叢書集成新編

九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九六册目錄

史地類

四川地理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　常璩撰　函海　一

入蜀記六卷　宋　陸游撰　知不足　五九

蜀都雜鈔一卷　明　陸深著　寶顏　七四

益部談資三卷　明　何宇度著　學海　七七

蜀中名勝記三十卷　明　曹學佺著　粵雅　八五

羅江縣志十卷　清　李調元稿　函海　二〇一

四川地方史

蜀鑑十卷附提要　宋　郭允蹈撰　守山　二三二

金川瑣記六卷　清　李心衡纂　藝海　二七四

黑龍江地理

黑龍江外記八卷　清　西清記　漸西　二九四

陝西地理

遊城南記一卷　宋　張禮撰注　寶顏　三二四

西征道里記一卷　宋　鄭剛中撰　金華　三二九

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三卷　清　孫星烈校註　得月　三三三

校正韓汝慶先生朝邑志一卷　附提要、補正　清　王元啓訂正　得月　三五七

秦錄一卷　明　沈思孝著　學海　三六四

陝西南山谷口考一卷　清　毛鳳枝撰　問影　三六八

陝西地方史

三秦記一卷　清　張澍編輯　二酉　三七六

都會

三輔黃圖六卷附補遺　撰人不詳　清　畢沅校正　經訓　三八一

三輔黃圖一卷　清　孫星衍　莊逵吉　校定　平津　四〇〇

三輔舊事一卷　清　張澍編輯　二酉　四〇八

三輔故事一卷　清　張澍編輯　二酉　四一二

兩京新記一卷　唐　韋述撰　粵雅　四一五

唐兩京城坊考五卷　清　徐松撰　連筠　四二一

長安志二十三卷附提要　宋　宋敏求撰　經訓　四七二

六朝事迹二卷　宋　張敦頤編　逸史　五五三

乾道臨安志三卷附札記　宋　周淙撰　清　錢保塘校記　式訓　五八二

東京夢華錄十卷　宋　孟元老撰　祕册　六一〇

武林舊事十卷附附錄　宋　周密輯　知不足　六三五

夢粱錄二十卷附提要　宋　吳自牧撰　學津　六八九

古杭雜記一卷附提要　元　李有撰　說海　七四二

南宋古蹟考二卷　清　朱彭輯　指海　七四四

[library stamp]

元故宮遺錄一卷　明　蕭　洵編　知不足　七六三

金鼇退食筆記二卷　清　高士奇撰　龍　威　七六六

界　務

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一卷　清　聶士成著　問　影　七七六

華陽國志

常璩撰

重刊華陽國志敘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后〔李本作後。〕世能封建爲郡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彊〔原訛疆。〕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廢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嘗〔李本作曾。〕不估畢而紀其詳。況夫環數千里之險。分城邑。始蹤數十。中間時異事殊、往往裂爲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乎。此晉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考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大〔劉李本並作太。〕康之混一、以迄於時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三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宏宣風教。使善惡知所徵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劉李本作刻。〕是書、以廣其傳。而歲祺荒忽。刓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蓋嘗博〔李本作傅。下同。〕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摭兩漢史、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

其它旁搜遠取、求通于〔李本作於。〕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李本有可字。〕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鋟木既具。輒敘所以冠於〔李本作其。〕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譏而律之。嘉泰〔宋寧宗。〕甲子〔四年。〕季夏朔。丹稜李𡌴叔廑甫謹序。〔李本作識。〕

華陽國志卷一

晉散騎常侍蜀郡常璩道將撰　宋丹稜李𡌴叔廑刊本　綿州李調元贊菴校定

巴志

昔在唐堯。洪水滔天。鯀功無成。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川蠲脩。〔劉李本作修。〕封殖天下。因古九圍以置九州。仰稟參伐。〔惠改代。〕俯壤華陽。黑水江漢爲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惟下中。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於是四奧〔惠校改隩。〕既宅。九州攸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何李本作厎。〕脊〔原缺一字。李本作脊。惠校改脊。〕財賦。成貢中國。蓋時雍之化。東被西漸。〔何本作漸。〕矣。歷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職。周文爲伯。西有九國。及武王克商。幷徐合青。省梁合雍。而職方氏猶掌其地。辨其土壤。甄其寶〔惠校改貨。〕利。起乎〔李本作於。〕秦帝。漢興。高祖藉之成業。乃改雍曰涼。革梁曰益。故巴漢庸蜀屬益州。至魏咸熙元年平蜀。始分益州巴漢七郡置梁州。治漢中。以相國參軍中山耿黼爲刺史。〔此下李本提行。何本連書。惠校連書。後做此。〕元康六年。廣漢益州。更劉雍州之武都陰平、荊州之新城上庸魏興以屬焉。凡統郡一十一。縣五十八。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會諸侯於

會稽、（李本作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何本亦作以、或改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此下何本迆。）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上（劉吳何李本作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紵、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李本誤臣。）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支、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葵。（原作根。劉李本亦作根。何本作葵。）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靈壽。其名山有塗籍靈臺石書刊（何李本作刊。）山。（何本迆。）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劉李本作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問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爲比。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鄧。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此下何本迆迆。無空位。）魯莊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希。（希下何本有興字。）戰國時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周顯王時、楚國衰弱、秦惠文王與巴蜀爲好。蜀王弟苴私親於巴。巴蜀世戰爭。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爲求救於秦。秦惠文王遣（劉本誤遺。）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道之富、因取巴、執王（劉李本誤玉。）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爲一（劉李本作一、或作二。）縣。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商於（李本作淤。）之地、爲黔中郡。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王乃重募國中有能煞（廣作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朐忍（李本作肥。）廖仲藥、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於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李本作節。）白虎常從羣虎、瞋恚、盡搏（劉李本誤博。）羣（廣作殺。）虎、大呴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廣作約。）王嫌（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煞人（李本有者字。）雇（劉吳何李本作顧。）死倓錢。（何本有注云倓錢蠻夷贖罪貨。）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漢興、亦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爲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号（劉吳何本作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今所謂弜頭虎子者也。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說帝、爲募發賨民、要與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爲長安建章鄉侯。帝將討關東、賨民皆思歸。帝嘉其功而難傷其意、遂聽還巴。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徙（何本誤徒。）封閬中慈鄉侯。目固辭、乃封渡（劉李本作度。目錄作渡。）沔縣侯。故世謂三秦亡、范三侯也。目復除民羅、朴、昝、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

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帝又兩割置犍爲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廣也。自時厥後、五教雍和、秀茂（何本作茂秀。）挺逸、英偉既多、而風謠旁作。故朝廷有忠貞盡節之臣、鄉黨有主文歌詠之音。巴郡譙君黃仕成哀之世、爲諫議大夫。（諫議大夫當去議字。）數進忠言。後遂避王莽、又不事公孫述。述怒、遣使齎（李本作齎。）藥酒以懼之。君黃笑曰、吾不省藥乎。其子瑛、納錢八百萬得免。國人作詩曰、肅肅清節士、執德實固貞。違惡以授命、沒世遺令聲。巴郡陳紀山爲漢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羌獻眩、王（李本作王。）庭試之、分公卿以爲嬉。紀山獨不視。京師稱之。巴人歌曰、築室載直梁。國人以貞真。邪娛不揚（劉吳何李本作揚。）目。枉行不動身。姧軌僻（廣作辟。）乎遠。理義協乎民。巴郡嚴（劉李本作莊。）王思爲楊（劉吳何李本作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轅、詔遂留之。居官十八年、卒。百姓若喪考妣。義送者賚（何本誤齎。）錢百萬、欲以贈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義崇不忍持還。乃散以爲食、食行客。巴郡大（劉李本作太。）守汝南應季先善而美之。乃作詩曰、乘彼西漢、潭潭其淵。君子愷悌、作民二親。沒世遺愛、式鏡後人。漢安帝時、巴郡太守連失道。國人風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觀。帝選元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禍福由人。願君奉詔、惟德日親。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目錄作曼。）君妻華、夙喪夫、執共（何本作恭。）姜之節、守一醮之禮。号（劉吳何本作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于（李本作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何本作死。）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永建中、泰（廣作秦。何本亦作泰。）山吳資元約爲郡守、屢獲豐（劉李本作豊。）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孝桓（何本誤恒。）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漢末政衰、牧守自擅、民人思治、作詩曰、混混濁沼魚、（魚叶流、古音也。）習習激清流。溫溫亂國民、業業仰前（劉吳何李本作前。）脩。（此下吳何本無空位。）其德操仁義、文學政幹、若洛下閎（目錄作宏。）任文公、馮鴻卿、龐宣孟、玄文和、趙溫柔、龔升（李本作叔。目錄作叔。）侯、楊文義等、播名立事、言行表世者、不勝次載者也。孝安帝元初三年、涼（吳何本作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動巴中。中郎將尹就討之、不克。益州諸郡皆起兵禦之。三府舉廣漢王堂爲巴郡太守、撥亂致治、進賢達士。貢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璊、皆至大位。益州刺史張喬表其尤異、徙右扶風。民爲立祠。孝桓帝以并州刺史秦（盧校改泰。李本作泰。何本亦誤。）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勲（廣作勤。）卹民隱。郡文學掾（劉吳何李本作椽。下同。）宕渠趙芬、掾宏（目錄作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閎、江州毋（何本作母。劉本作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曰、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李本誤入。）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唯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憂（廣作婚。）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久。（劉李本作支。）是以清儉夭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禽（廣作獸。）、思迫期會、陷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何本作難。）、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劉吳何本作疋。）婦、懽喜相賀、將

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朱本作永），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椽（胡本作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望深納之。郡戶曹史枳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朱本作訴），訟訴未蒙感寤（劉李本亦作寤，吳何本改悟）。明府運機布政，稽（李本作稽）當皇極，為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降等盛，於斯為美。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迹絕滅。罪錄（何本少錄字），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宄不絕。榮等及隴西太守馮含、上谷（目錄作斯）太守陳宏說，往者至有劫閬中令楊殷，殺淮侯婁（何本作吳），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巳。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煞（朱本作殺）郡椽（劉李本作掾）。枳謝盛（寒疑塞）、威、張御、魚復令尹詩、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獄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何本作得）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冤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溫風，遙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險（何本作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故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何本作娛）。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何本少臣字）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蹶隔護，其以聞。朝議未許，遂不分郡。分郡之議，始於是矣哉（李本無哉字，各本有，或作漢，此下吳何本迪）。順桓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恩信降服，於是宕渠出九種之米，朐忍（李本作朐䏰）有連理（李本誤理里，校改理）之木。光和二年，板楯復叛，攻害三蜀、漢中州郡，連年苦之。天子欲大出（何本二字倒）軍，時征役疲弊，問益州計曹，考以計（何本作方）略。益州計曹掾（劉李本作掾）程包（漢中士女志作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為業，立功先漢，本為義民，復除徭役，但出賨錢，口歲四十，其人勇敢能戰。昔羌數入漢中，郡縣破壞，不絕若綫，後得板楯來，虜彌盡，號（劉李本作號，後並同）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後建寧（後漢作建和，此下劉本提行）二年，羌復入漢，牧守遑遑，復（劉復字，惠校去）賴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則蜀漢之民，為左衽矣。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雖授丹楊（劉李本作陽）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亂，朱龜以并（何本誤井）涼勁卒討之，無功，太守李顒以板楯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過於奴婢，箠楚降於囚虜，至乃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冤州郡，牧守不理，去闕庭遙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於賦役，困乎刑酷，邑域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深謀至計，僭號（劉吳李本作號）不軌。但選明能牧守，益其資穀，安使賞募，從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昔中郎將尹就伐羌，擾動益部，百姓諺云：虜來尚可，尹將殺我。就徵還後，羌自破退。如臣愚見，權之遣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遣太守曹謙宣詔降赦，

一朝清戢。獻帝初平元年，征東中郎將安漢趙穎建議，分巴為二郡。穎欲得巴舊名，故白（劉本作曰，惠校改白，非是）益州牧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南龐羲為太守，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朐忍（李本作䏰）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允白璋爭巴名，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於是涪陵謝本白璋，求以丹興、漢髮二縣為郡，初以為巴東屬國，後遂為涪陵郡。分後屬縣七，戶二萬，去洛三千七百八十五里。東接朐忍（李本作䏰），西接符縣，南接涪陵，北接安漢（吳何本作德漢）、德陽（此下何本提行）。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畜牧在沮，今東突硤下畜沮是也。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其郡東枳有明月硤、廣德嶼，故巴亦有三硤（何本以下連書）。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扞（何本誤析）關、陽關及沔關。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有甘（吳何本作柑）橘宮，今北府城是也。後乃還南城。劉先主初以江夏費禕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迴十六里，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為州（李本作洲）。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亮將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嚴子豐代為都督。豐解後，梓潼（劉吳何李本作潼）李福為都督。延熙中，車騎將軍鄧芝（李本作芝文，鄧艾誤作文；吳何本作艾）為都督，治陽關。十七年，省平都、樂城、常安。咸熙元年，但四縣，以鎮西參軍隴西怡思和為太守，二郡守軍（此下何本空一位）。

江州縣。郡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李本作詞），云：漢初雖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渡（劉李本作虛）。今民曰張府君祠。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惠校改粉貢）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休（劉李本作休，吳何本作林，張佳允中本並作休）粉也。有荔枝（何本作支）園，至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劉吳何李本作米），陂池出蒲蒻藺（劉李本作藺），席其冠族有波、鉛、毋、謝、然、盧（李本作盦）、楊、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此下何本空一字）。

枳縣。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土地确瘠，時多人士，有章、常、連、黎、牟、楊，郡冠首也。

臨江縣。枳東西（何李本作四，劉吳張本作四）百里，接朐忍，有鹽官，在監、塗（何本作陰）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又嚴、甘、文、楊、杜為大姓。晉初，文立實作常伯，納言左右。楊宗符稱武陵人，在吳為孫氏虎臣也（此下何本空一字）。

平都縣。蜀延熙時省。大姓殷、呂、蔡氏（此下何本空一字）。

墊江縣。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桑蠶牛馬。漢時龔榮以俊才為荊州刺史。後有龔揚（何本作楊）、趙敏，令德為巴郡太守，淳于長寧雅有美兒（劉李本作貌，後並同）。黎夏、杜皆大姓也。

樂城縣。在西州江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此下劉吳何李本接寫不提行）。常安縣亦省。

巴東郡。先主入益州，改為江關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魚復（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羊渠（吳何本小注云：按晉志，巴東郡有宕渠）及宜都（一本宜都下空十字，吳何李本無空位，劉本空三位）、巫、北井六縣為固陵郡，武陵廖立（疑宜加漢二字）為太守。章武元年，朐䏰（何本作忍）徐慮、魚復蹇機以失巴名，上表自訟，先主聽復為巴東，南郡輔匡（避宋諱缺筆，劉李本作匡，後同）為太守。先主征吳，於夷道還，薨斯郡，以尚書令李嚴為都督，造設圍戍。嚴還江州，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為都督。到卒官，以征北大將軍南陽宗預為都督。預還內領軍，襄陽羅獻為代。蜀平，獻仍其任，拜凌江將軍，領武陵太守（此下何本連）。

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獻，獻保城，咨西侵至朐䏰，故蜀尚書郎巴郡楊宗告急于洛，未還，獻出擊闡，大破之，闡、咨退。獻遷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入朝，加錫（何本作吳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為武陵太守，住南浦，誘卹武陵蠻夷，得（何本作行）三縣初附民。獻卒，以犍為太守天水楊攸為監軍，攸遷涼（何本作梁）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為代。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為監軍，加廣武將軍，（此下何本連）迄吳平，巴東後省羊渠，置南浦。（此下何本連）晉太康初，將巫北井還建平，但五縣，去洛二千五百里，東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奴、獠、夷、蜑之蠻民。（此下何本空一字）

魚復（何本誤武）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何本誤感）熙初復，有橘官，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於傍，即雨也。（此下何本空一字）

朐忍（劉李本作䏰）縣，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何本作埶）、靈壽木、鹽井、靈龜。咸熙元年，獻靈龜於相府，（此下何本連）大姓扶、先、徐氏。漢時有扶徐、荆州、督石、楚訪，有弱頭、白虎復夷者也。（若石楚訪四字未詳。朐字音蠢，義同。其兩切，何本誤兩。又朐移切，弓蠢究，何本誤升。又如蠢切，又朐良切，文一軍音三。此下何本空一字。）

漢豐縣，建安二十一年置，在郡西北彭溪源。（此下劉本接寫不提行，何本空一字。）

南浦縣，郡南三百里，晉初置，主夷（何本有郡字，與下連。）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材。（此下何本提行。）

涪陵郡，巴之南鄙，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本與楚商於（李本作淤，下同。）之地接，秦將司馬錯由之取楚商於地，為黔中郡也。漢（何本無漢字。）後恆有都（何本作郡）尉守之。舊屬縣五，去洛五千一百七十里，東接巴東，南接武陵，西接牂柯（李本作柯，何本作牁），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戇勇，多獽、蜑之民，縣邑阿黨，鬬訟必死。無蠶桑，少文學。惟出茶、丹、漆、蜜、蠟。漢時赤甲軍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為連弩士，遂移漢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見元猨（何本作猿，下同。）緣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猨，中之，猨子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嘆曰：嘻，吾傷物之性，其將死矣。乃移其豪徐、藺、謝、范五千家於蜀，為獵射官，分羸弱配督將韓蔣，（吳何李本此下並無空位。）名為助郡軍，遂世掌部曲，為大姓。晉初移弩士于馮翊蓮勺，其人性質直，雖徙他所，風俗不變，故迄今有蜀、漢、關中、涪陵，其為軍在南方者猶存。（此下何李本無空位。）山有大龜，其甲可卜，（何本誤十。）其緣可作叉，世号（劉本作號）靈叉。（何本空位，有出字。此下李本提行。）

涪陵縣，郡治。（此下何本止空一字，後倣。）

丹興，蜀時省。山出名丹。

漢平縣，延熙十三年置。

萬寧縣，孝靈帝時本名永寧。

漢髮（惠作葭）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獽、蜑，又有蟾夷也。

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涼（何本作梁），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

馬、桑蠶。人自先漢以來，傀偉倜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布、（周舒子羣孫曰。）巖始、（譙岍子周。）周羣父子、程公宏等，或學兼三才，或精（李本作情）秀奇逸。其次馬勳、盛衡、承𢎞伯，才藻清（李本作精）妙，（譙緒嫩）德緒兄弟，英氣灼然，黃公衡應權通變，馬忠德信，王平子均、勾扶孝興、張嶷伯岐，建功立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緄車騎、范鎮南，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及晉譙周、侯循（劉李本作譬），文於前，陳壽君漁（何本作璞，李本作漁），劉炳於後，並遷雙固，偉業顯世，甄在傳記，縉紳之徒，不勝次載焉。（此下何本空一字。）

閬中縣，郡治，有彭池大澤，名山靈臺，見文緯書讖。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此下何本空一字。）

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大姓侯、譙氏。（此下何本空一字。）

安漢縣，号（劉本作號）出人士，大姓陳、范、閻、趙。

平州縣，其（李本作共）二縣為郡。

宕渠郡，延熙中置，以廣漢王士為太守，郡建九年省，永興元年，李雄復置，今遂為郡。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李本作母）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與人為大人者，及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之。先漢以來，士女貞賢，縣民車騎將軍馮緄、大司農元賀、大鴻臚龐雄、桂陽太守李溫（目錄作然）等，皆建功立事，有補於世。緄、溫各葬所在，常以三月二子之靈還鄉里，水暴漲，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其列女節義在先賢志。（以下何本並空一字。）

宕渠縣，郡治，有鐵官、石蜜，山關所採也。

漢昌縣，和帝時置，大姓勾氏。

宣漢縣，今省。

右巴國凡（何本無凡字。）分為五郡，二十三縣。（此下何本提行。）

讚曰：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故於春秋，班侔秦楚，示甸衛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風淳俗厚，世挺名將，斯乃江漢之含靈，山岳之精爽乎。觀其俗（原闕，惠校李本改俗字，吳何本作俗。）足以知其敦壹（何李本作一）矣。昔沙麓崩，卜（何本誤十）偃言其後當有聖女興，元城郭公謂王翁孺屬當其時，故有政君。李雄宕渠之廝伍，略（惠作畧）陽之黔首耳，起自流隸，君獲士民，其長人之魄，良有以也。

華陽國志卷二

漢中志

漢中郡。本附庸國。屬（何本作蜀）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在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應上昭于（劉李本作於）天。又曰。惟天有漢。其分野與巴蜀同占。其地東接南郡。南接廣漢。西接隴西、陰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賦貢所出。略侔三蜀。六國時。楚強盛。略有其地。後爲秦。恆成爭地。漢高帝既克秦。獲子嬰。項羽封高帝爲漢王。王巴蜀三十一縣。帝不說。丞相蕭何諫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從之。都南鄭。及項籍秉義。高帝東伐。蕭何常居守漢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蕭何鎮關中。資其衆卒平天下。以田叔爲漢中守。屬縣十一。去洛一千九十一里。叔既饋以軍糧。又致名材。立宮室。帝嘉之。後爲魯相。然以帝業所興。不封藩王。自叔之後。世脩（劉李本作修）文教。有假儁之士。異人並挺。鄭公抗言於孝哀之朝。以明忠壯之情。張騫特以蒙險遠。爲孝武帝開緣邊之地。賓沙越之國。致大宛之馬。入南海之象。而車渠（李本作磲）、瑪瑙、珊瑚、琳碧、罽寶、明珠、玳瑁、虎魄（李何本作琥珀）、水精、琉璃、火浣之布。蒲桃之酒。笻竹蒟醬。殊方奇玩。盈於市朝。振揚威靈。被於幽裔。遂登九列。杖節補衮。剖符

博（李本作愽）望。谷口子眞。衷翼穎之操。澹然特立。不營不求。德聲遠流。楊王孫厲至人之概。（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劉本有建二字。誤作分注。）自建武以後。群儒（何本誤）修業。閑按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郃公。歷登七政。太傅固子堅。奕世論道。其珪璋瑚璉之器。則陳雅伯臺李翾季子中伯隗陳之徒。文秀瑋（劉本作暐）。烱其州牧郡守。冠蓋相繼。於西州爲盛。蓋濟濟焉。（此下何本並迭書。）若時公孫述據蜀。跨有漢中。當奉隨之從。徵羅於（何本無於字）其害。安帝永初二年。陰平、武都羌反。入漢中。煞（何本作殺）太守董炳。沒略吏民。四年。羌復來。太守鄭廑（劉吳何李本作勤。下同）出屯褒中。欲與羌戰。主簿段崇諫。以爲但可堅守。來虜乘勝。其鋒不可當。廑不從。戰敗績。崇與門下史（何本作吏）王宗、原展及崇子勃、兄子伯生。力戰捍廑。并命。功曹程信素居守。馳來赴難。冒寇殯殮廑。虜遂大（劉吳何李本作太）盛。天子乃拜巴郡陳禪爲漢中太（劉本作大）守。虜素憚禪。更來盤結（李本作詰）。禪知攻守未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矯詔赦之。大小咸服。既誅其亂首。天子善之。徙禪左馮翊。太守程信怨恥。乃結故吏冠蓋子弟嚴孳、李容、姜濟、陳巳、賈𢾺、句矩、劉旌等二十五人。皆志報羌。各募壯士。潛結同死。以待寇。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孳等門下官屬。元（李本作光）和二年。羌復來巴郡。板楯救之。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二十五人戰死。自是後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詔襃歎。信崇等賜其家穀各千斛。宗展孳等家穀各五百斛。刻畫東觀。每新太守到。必先存問其家。以光與照陳禪。拜禪子澄（劉本作登）漢中太守。漢末沛國張陵學道於蜀鶴鳴山。造作道書。自稱太清元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傳其業。衡死。子魯傳其業。魯字公祺。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初平中。以魯爲督義司

馬。住（何本作往）漢中。斷谷道。魯既至。行寬惠。以鬼道教。立義舍。置義米（劉吳何李本作米。下同）義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過。過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賈（何本作價）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後行刑。學道未（劉李本作來）信者謂之鬼卒。後乃爲祭酒。巴漢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謂之米道。扶風蘇固爲漢中太守。魯遣其黨張脩攻固。成（劉吳何李本作城）固人陳調素遊俠。學兵法。固以爲門下掾。說固守捍禦寇之術。固不能用。踰牆走。投南鄭趙嵩。嵩將俱逃。賊盛。固遣嵩求隱避處。嵩未還。固又令鈴下偵賊。賊得鈴下。遂得煞（何本作殺）固。嵩痛憤。杖（李何本作仗）劍直入。調亦聚其賓客百餘人攻脩。戰死。魯遂有漢中。敗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此下李何本無空位。）至劉焉子璋爲牧時。魯益驕恣。璋怒。建安五年。殺魯母弟。魯率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爲讎敵。魯時使使漢朝。亦慢怡（李本作惰）。帝室以亂。不能征。就拜中郎將、漢寧太守。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璋數遣龐羲、李思等討之。不能克。而巴夷日叛。乃以龐羲爲巴西太守。又遣楊懷、高沛守關頭。說劉先主討魯。先主（劉李吳何本無討魯先主四字）更遣取璋。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魯。魯走巴中。先主將迎之。而魯功曹巴西閻圃（何本作閻）說魯北降歸魏武。贊以大事。宜附託。不然。西結劉備以歸之。魯勃然曰。寧爲曹公作奴。不爲劉備上客。遂委質魏武。武帝拜魯鎮南將軍。封襄平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時先主東下江安。巴漢稽服。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約爲三巴太守。留征西將軍夏侯淵及張郃、益州刺史趙顒等守漢中。遷其民於關隴。二十四年春。先主進軍攻漢中。至定軍。淵、郃、顒來戰。大爲先主所破。將軍黃忠斬淵顒首。魏武帝復西征先主。先主曰。孟德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李本作中）矣。先主遂爲漢中王。將還成都。

當待重將以鎮漢中.衆皆以必張飛.張飛心亦自許.先主乃以牙門將魏延爲鎮遠將軍、漢中太守.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漢中.卿居之若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若偏將十萬而來.請爲大王吞之.衆壯其言.初魏武之得張郃也.以雞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楊脩(何本作修.)知之.故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也. 是後處蜀魏界.固險頁守.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皆鎮漢中. 蜀平.梁州治沔陽.(李本作縣.此下何本提行.) 太康中.晉武帝子漢王迪受封.更因漢國.郡.但六縣.(此下何本空一字.後並同.)

南鄭縣.郡治.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之.有池水從旱山來.入沔.大姓.李.程(歷作鄭.)趙.公(劉吳何李本並作氏.)

沔陽縣.州治.有鐵官.又有度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鱒.(李本作鯿.) 濁水出鯆.常以二月八日(劉吳何本作月.)取.蜀丞相諸葛亮葬定軍山.

褒中縣.孝昭帝元鳳六年.置.本都尉治也.山名扶木.(何本譌水.) 有唐公房(後漢志注引作防.)祠也.

城(前後漢晉書並作成.)固縣.蜀時以沔陽爲漢城.城固爲樂城.(此下何本連.)

蒲池縣.

西鄉縣.

魏興郡.本漢中西城縣.(此下何本提行.後並同.) 哀平之世.縣民錫(李本作鍚.吳何本作錫.)劉光字長沖.爲交州刺史.徙交阯(何本作趾.)太守.王莽篡位.拒郡不附.莽方有事海內.未以爲意.值所在兵起.遂(何本作起.)自守. 更始即祚.(應作位.)正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爲大將軍.朝侯祭酒.封鹽水侯. 後漢中數寇亂.縣士獨存.漢季世.別爲郡. 建安二十四年.劉先主命宜都太守孟達.從秭歸北伐房陵.上庸.自漢中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原缺.劉吳何李本有封字.)乘沔水會達上庸.以申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達.耽降魏. 黃初二年.文帝轉儀爲魏興太守.封(劉李本無封字.)鄖鄉侯. 蜀平.遂治西城.屬縣六.戶萬.去洛一千七百.(李本有里字.劉本里字擠刻.) 土地險隘.其人半楚.風俗略與荊州沔中郡同.(此下何本空一字.後並同.) 西城縣.郡治.元康元年.封越騎校尉蜀郡何攀爲公國也.

錫縣.

安康縣.

興晉縣.晉置.

鄖(元作員.劉本李本亦作員.下同.何本作鄖.)鄉縣.本名長利縣.縣有鄖鄉.(漢地理志作鄖關.)

洵陽縣.洵水所出.(此下何本提行.)

上庸郡.故庸國.楚與巴秦所共滅者也.秦時屬蜀.後屬漢中.(此下何本連.後做此.) 漢末爲上庸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劉封征上庸.上庸太守申耽稽服.遣子弟及宗族詣成都.先主拜耽征北將軍.封鄖鄉侯.仍郡如故. 黃初中降魏.魏文帝拜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省上庸并新城.孟達誅後復爲郡.屬縣五.戶七千.去洛一千七百里.(此下何本空一字.)

上庸縣.郡治.

北巫縣.

安樂縣.(劉李本作樂.) 咸熙元年爲公國.封劉後主也.(此下何本空一字.)

武陵縣.

安富縣.

微陽縣.(吳何本有小注云.晉書上庸郡有上庸.無安樂.)

新城郡.本漢中房陵縣也.秦始皇徙呂不韋舍人萬家於房陵.以其隘地也.(此下何本連.後並同.) 漢時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縣. 漢末以爲房陵郡.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征房陵.煞(何本作殺.)太守蒯祺.進平三郡.與劉封不和.封奪達鼓吹.關羽圍樊城.求助於封.達.封達以新據山郡.未可擾動.爲辭.羽爲吳所破殺.達既忿封.又懼先主見責.遂拜書先主告叛降魏.魏文帝善達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與劉封.封敗走.達據房陵.文帝合三郡爲新城.以達爲太守.後蜀丞相諸葛亮將北伐.招達爲外援.故貽書曰.嗟乎孟子度.迺者劉封侵凌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望.慨然永歎.存足(何本誤天.)下平素之志.豈虛託名載策者哉.都護李嚴亦與書曰.吾與孔明並受遺詔.思得良伴.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表請馬籌於文帝撫軍司馬宣王以爲不可許.帝曰.吾爲天下主.義不先負人.當使吳蜀知吾心.乃多與之.過其所求. 明帝太和初.達叛魏歸蜀.時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何李本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唯苦無路耳.模之所言.(李本小注在書頭.郭模.亮遣詐降.泄孟達叛者.)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乃以書與亮曰.宛去洛八百.(李本有里字.)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劉本作將.)軍足辦.則(李本無此則字.)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起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亮以其數反覆.亦不救.遂爲宣王所誅滅. 宣王分爲三郡.新城屬縣四.戶二萬.去洛一千六百里.(此下何本空一字.)

房陵縣.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濾.(李本小注在書頭.濾字誤.當作漢.吳何本此下又有小注云.又按巴漢志.新城郡有維水所出.亦云東入濾.)

亦(吳何本作沶.劉李本作沴.)鄉縣.

昌魏縣.

綏(何本作綏.)陽縣.(此下何本空一字.)

右三郡.漢中所分也.在漢之東.故蜀漢謂之東三郡.蜀時爲魏屬荊州.晉元康六年始還梁州.山水艱阻.有黃金子午馬騁(李本作騁.) 建鼓之阻.又有作道九君搏(劉李本作摶.) 土作人處.而其記及漢中記不載.又不爲李雄所據.璩識其大梗概.未能詳其小委曲也.(此下何本提行.)

梓潼郡.本廣漢屬縣也.(此下何本連.後並同.) 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劉璋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劉璋將向存扶禁由巴閬水攻峻.歲餘不能克.峻衆才八百人.存衆萬計.更爲峻所破敗.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 二十二(何本作三.)

年，分廣漢置梓潼郡，以岐爲太守。屬縣六，戶萬，去洛二千八百三十八里。東接巴西，南接廣漢，西接陰平，北接漢中。土地出金銀丹漆藥蜜也。世有俊彥，人侔於巴蜀。此下何本空一字。

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或作抒。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四姓：文、景、雍、鄧者也。梓潼一本作梓。劉李本作梓。此下何本空一字，後並同。

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水通于李本作於。巴，劉李本有於字。吳何本巴下無蜀字，於作爲。蜀東北之要，蜀時大將軍鎮之。有宕田、平稻田。孱水出孱山，其源有何本作出。金銀鑛，洗取火融合之爲金銀。陽泉出石丹。大司馬蔣琬葬此。大姓楊、杜、李。人士多見耆舊也。

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水通于李本作於。巴西，又入漢川。有金銀鑛，民今歲歲取洗之。蜀亦大將軍鎮之。漆藥蜜所出也。大將軍費禕葬此山。上有若山字。或在漆藥蜜所出之上。大姓葬此者多。

白水縣，有關尉，故州牧璩將楊懷高沛守也。

廣漢縣。

德陽縣。此下何本空一位。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有閣劉何李本作閣。尉，桑下兵民也。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此下何本連，後並同。元鼎六年別爲郡。屬縣九，戶萬，去洛一千八百七十八里。東接梓潼，南接天水，北接始李本作陰。平。土地險阻，有麻田，氐傻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戇。出名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頃，險勢。氐傻常依之爲叛。漢世數征討之，分徙其羌，遠至酒泉、敦何本作燉。煌。其攻戰異戍處所亦多。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將軍雷同、吳蘭平之，爲魏將曹洪所破殺。魏雍州刺史天水楊阜治此郡，阜以濱蜀境，移其氐傻於汧、雍及天水略陽。建興七年，丞相諸葛亮遣護軍陳戒伐之，遂平武都、陰平二郡，還屬益州。魏將夏侯淵、張郃、徐晃征伐，常由此郡，而蜀丞相亮及魏延、姜維等，多從此出秦川。劉李本作州。遂荒無宦民。其氐傻楊濮屬魏，魏遷其郡屬蜀。此下何李本無空位。蜀平，屬雍州。太康六年，還梁州。八年，氐傻齊萬年反，劉李本誤及。郡罹其寇。晉民流徙入蜀、及梁州。永嘉初，天水氐傻楊茂搜、率種人爲寇，李本誤冠。保據其郡，貢獻長安。愍帝以胡寇方盛，欲懷來戎翟，拜驃騎將軍、左賢王。劉曜破長安，丞相平昌公上隴，據天水。茂搜數饋平昌公，拜茂搜長子難敵征南將軍，少子堅頭、孤驤將軍。種衆彊，劉李本亦誤。盛。東破梁州，南連李雄，威服羌戎。時平昌公爲劉曜所破，陳安作賊，于時并氐傻如一國。茂搜死，敵堅代爲主數歲。曜自攻武都，敵堅南奔雄。至晉壽，遣子爲質，又厚賂雄兄晉壽守將稚。曜不獲敵堅，引還。武都恃嶮驕慢，攻走雄陰平太守羅演、演稚舅也。稚恚，盡白兄含。何本誤含，下同。興雄求征之。雄使含將稚數千人攻之。時敵堅死，葬於陰平。含稚徑何本誤征。至下辨，何本誤辦。入武街城，以深入無繼，盡爲氐傻所破煞。李本作殺。敵堅死，子盤殺復代爲主。吳何本有小注云，下辨縣名，有亦字，按。成康四年，敵從弟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初煞盤殺兄弟代爲主，迄今。此下何本連。自茂搜父子之結據也，通晉李本誤作宜家。家，及李雄、劉曜、石勒、石虎、張駿，皆稱臣奉貢，受其官號，所向用其官，及其年號。此下何本連。

下辨縣，郡治。一曰武街。

武都縣，東漢水所出。有天池澤。後漢志注引作大池。何本作天地澤。小注云：一本云天池澤。

上祿何本上空一字。故道縣。

河池縣。漢志引此有一名仇池，地方百里，八字。

泉街縣。漢志注無縣字。水入沮，合漢也。

沮縣。何本上空一字。河池水，漢志作沮水，後漢志作河水。所出東狼谷也。何本有小注云：上祿、故道二縣名，俱屬武都郡。

平樂縣。

脩城縣。漢志作脩城，何本作脩武。

嘉陵縣。

陰平郡，本廣漢北部都尉。此下何本連，後同。永平後，羌虜數反，遂置爲郡。屬縣四，戶萬，去洛二千三百四十四里。東接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土地山險，人民剛勇。多氐傻，有黑白水羌、紫羌、胡李本誤湖。虜，風俗所出，與武都略同。漢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燒郡城，郡人退住白水。會漢陽諸羌反，發入漢，煞何本作殺。太守，漢陽杜琦自稱將軍，叛亂廣漢郡屯葭萌。漢使御史大夫唐喜討琦，進討羌，經年不下。詔賜死，更遣中郎將尹就討羌，亦無功。諸郡太守皆屯涪。元初五年，巴郡板楯軍救漢中，漢中李本二字不重出。大破羌，羌乃退。郡復治，置助都尉。劉先主之李本作屯。入漢中也，爭二郡不得。此下李本無空位，劉本提行。建興七年，李本作二年。諸葛亮始李本作徙，趙校改始。命陳戒平之。此下李本無空位，劉本提行。魏亦遙置其郡，屬雍州，自景谷有步道徑江由油，一作左儋行出涪。鄧艾從之伐蜀。元康六年，還屬梁州。永嘉末，太守王鑒粗暴，郡民毛深、左騰等逐出之，相率降李雄。晉民盡出蜀，氐羌爲楊茂搜所占有。

陰平縣。何本上空一字，下同。郡。漢曰陰平道也。

甸氐縣，有白水出徼外，入漢。

武平劉吳何李本作平武。縣，有關尉，自景谷有步道，徑江由李本作油。左儋出涪，鄧艾伐劉本誤代。蜀道也。劉吳何本誤則。主時，置護守、號關尉。

剛氐縣，涪水所出，有金銀鑛。

右梁州。

讚曰：漢河彪炳，盛光上照，在天鑒爲雲漢，於地攬爲梁州。而皇劉應之，洪祚攸長，蕭公之云，不亦宜乎。

華陽國志卷三

蜀志

蜀之為國．肇（劉本作肈．）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其地東接于（李本作於．下同．）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流．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下．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夏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泉源深盛．為四瀆之首．而分為九江．其寶則有璧、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罽、氂、犀、象、氈、毦（劉吳何李本亦誤毦．）丹、黃、空青、桑、漆、麻、紵之饒．滇、獠、賨、僰、僮僕六百之富．其卦值坤．故多班（劉吳何李本作斑．）綵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豳同詠．故有夏聲也．其山林、澤漁、（李本作川澤．）園囿瓜果．四節（何本作時．）代熟．靡不有焉．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劉本作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劉本作槨．）為縱目人冢也．（吳何本無也字．）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歷作郫．）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

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李本作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巴亦化其教而力農務．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獠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李本作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秦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劉李本哀下有念字．）乃遣五丁之武都檐（李本作擔．下同．）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歷作尺．）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檐是也．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歷作隴．）歸之曲．其親埤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何本誤被．）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橋．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長老傳言丁士檐土檐也．公孫述時．武檐石折．故治中從事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歲中卒．周顯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命曰五婦冢山．川平．有石為望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于（劉李本作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舡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為蜀侯．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船舡（劉本作舩．）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李本作於．）之地．為黔中郡．五年．惠王二十七年．儀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觀樓、（劉本作樓觀．）射蘭．（吳何本作闌．）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何本誤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脩（劉李本作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其築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劉李本此注何本無也字．作小注．）城北又有

龍堤池，城東有千（李本誤十。）秋池，城西有柳池，多夏不竭，其園囿因之。平陽山亦有池澤，蜀之漁畋之地也。赧（劉本作赧。）王十四年，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即斃。文王大怒，遣司馬錯賜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秦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何本有枉字。）死，使使迎（何本少迎字。）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為蜀侯惲（劉本誤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何本作笮。）及其江南地焉。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氐（劉本作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李本作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漢興，數使使者祭之。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劉吳何李本作撿。）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舡（吳作船，劉李本亦誤舡，下同。）。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劉吳何李本作致。）材（李本作林。）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劉吳何李本作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為耕（何本作畊，誤印。）牛二頭，一在府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是也；二（劉吳何李本並作一。）在淵中，乃自湔（何本作涌。）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自涉，水經注作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何本作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脅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舡（吳作船，劉本亦誤舡。），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鬭，迄（何本作至。）今蒙福。僰道有故蜀王兵蘭，亦有神，作大灘江中。其崖嶄峻，不可鑿，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有赤白五色。冰又通笮通汶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劉李本作水。）江，會武陽天社山下，合江。又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又有綿水，出紫巖山，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會江陽，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綿、洛為浸沃也。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舡（吳作船，劉李本亦誤舡。）而給助軍糧，收其精銳以補傷疾。雖王有巴蜀，南中不賓也。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郡。高后六年，城僰道，開青衣。孝文帝末年，以廬江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李本作博，下同。）士，受七經，還以教（李本無教字，劉本亦無教字，空一位。）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立文學。孝景帝嘉之，令（何本誤今。）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因翁倡其教，蜀為之始也。孝武帝皆徵入叔為博士。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揚州刺史。元光四年，置蜀四部都尉。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郭，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六年，分廣漢置犍為郡。元封元年，分犍為置牂柯（李本作牁，下同。）郡。二年，分牂柯置益州郡。六年，以廣漢西部、蜀南部為越巂（劉本作嶲。）郡，北部冉駹（李本作駹。）為汶山郡，邛笮為沈黎郡，合置二十餘縣。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南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何本少主字。）漢民。孝宣帝地節三年，罷汶山郡，置北部都尉。時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

十所，增置鹽鐵官。蜀自漢興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于（劉李本作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踐（劉李本作蹟。）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楊（劉李本作揚。）子雲齊聖廣淵，嚴（劉李本作莊。）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名儁（李本作俊。），李仲元湛然岳林，翁儒（何本誤儒。）訓詁玄（劉吳何李本並作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勳河平；其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恂恂焉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故益州刺史王襄欣之，命王褒作中和頌，令肖子作鹿鳴聲歌之，以上孝宣帝。帝曰：此盛德之事，朕何以堪之。即拜為郎。降及建武以後，爰迄靈、獻，文化彌純，道德彌臻。趙志伯三遷台衡，子乘兄弟相繼元輔，司空張公寬融皇極，太常仲經為天下材英，廣陵太守張文紀號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決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元名寬。劉吳何李本並作對名。）華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張俊、秦宓，英辯博通（李本作辨博，劉本亦誤博。）；董扶、楊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訓徒同風洙泗。其孝悌則有姜詩，感物（吳作咸，李本亦作咸。）盤禽，堅精動殊俗；隗通石撤（劉李本作樹。）中流，與順赤烏來巢其忠貞，則王皓（李本作顥。）限身不傾，朱遵斬馬必死，王累懸頸州門，張任守節故主。其淑媛，則有元常、紀常、程玦及吳几（吳作凡。），先絡、郫之二姚，殷氏兩女，趙公夫人，自時厥後，龍宗有鱗，鳳集有翼，搢紳邪右之疇，比肩而進，世載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風，範其儀則，搶名八區，為世師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劉吳何李本作烈。）士、貞女，不勝詠述，雖魯之詠洙泗，齊之禮稷（劉吳何李本並作稷。）下，未足尚也。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給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俠於蜀，資我（李本誤豐，下同。）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李本作大。）牢之廚膳，歸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豕夕牲，贈（吳作賵，劉何李本亦作賵。）襚兼加，贈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郄公從禽，巷無行人，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亦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蜀郡州治屬縣五，戶漢二十七萬，晉六萬五千。去洛三千一百二十里。東接廣漢，北接汶山，西接漢嘉、犍為。州治大城，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何本有小注：治按水經注沖治作沖里。），西南石牛門曰市橋，下石犀所潛淵中也。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曰（劉李本作里。）笮橋，橋從沖治橋西出折（李本作析。）曰長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吳何本作宜。）在七星間。城北十里有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郭西上有永平橋。於是江眾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為名。其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為有五津：始曰白華津，二曰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劉本李本作步，一本作沙。）頭津。（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劉璋時召東州民居此，改曰東州頭。五曰江南津。入犍為（何本脫為字。）有漢安橋、玉津、東沮津，津亦七。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李本作朕，下同。）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夷里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墻，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李本作池，吳校改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其郡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七，

王哀怜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冢在城北，今王女陌、是也。

其太守著德垂積者，前漢莫聞。建武以來，有第五倫、廉范叔度，特垂惠愛，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其後漢中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甫刊，第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播吾（劉李本作五），第以待足下。瑤換（何本作興），廣漢陳留高眹，亦播文教。大（劉李本作太）尉趙公初爲九卿，適子宮遜蜀眹命爲文學，撰鄉俗記，亦能雄士如此。廣漢王商，雖爲楊洪，皆見詠悅。 及晉建西夷府，太守多遷爲西夷校尉，亦遷益州刺史。

成都縣，郡治。有十二鄉，五部尉。漢戶七萬，晉三萬七千，名難治。時廣漢馮顥爲令，而太守京兆劉宣不奉法，免（何本作令）。顥奏之，立文學，學徒八百人。實戶口萬八千，開稻田百頃。治有（何本作號）尤異。後有廣漢劉庭（李本作龐。下同），爲令。大姓恣縱，諸趙倚公，故多犯法。濮陽太守趙子真、父子強擴（劉李本作橫），庭治其罪，莫不震肅。有蜀侯嗣郫氏陽伯侯奢侈，大（劉李本作太）趙璩嫁，因庭爲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庭復爲成都，豪右敬服。四大（何本作太）姓有柳、杜、張、趙、郭、楊氏（何本作吳，李本空）。富先有程、鄭、郝公，後有郭子平、奢豪楊伯侯兄弟。

郫縣，郡西北六十里。冠冕大姓何、羅、郭氏。

繁縣，郡北九十里。有泉水稻田。三張爲望族。

江原縣，郡西渡大江，濱文井江，去郡一百二十里。有青城山，稱江祠。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筒（李本作鍋）盛。小亭有好稻田。 東方常氏爲大姓。文井江上有守提三十，里士（何本作上）有天馬祠。

臨邛縣，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從（劉李本作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何本作熙光），以家火投之，頃（李本誤）許如雷聲（作入於宋……博物志），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王吉與之遊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 漢世縣民陳立，爲巴郡牂柯（李本作牁），天水太守，有異政。陳氏、劉氏爲大姓，冠蓋也。

廣都縣，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鹽井、漁田之饒。大豪馮氏，有魚池鹽井。縣凡有小井十數所。及漁（何本作爲）田（李本作非）之饒。江有養（劉李本作爲）漕。荼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獠民北送及葬，獠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頓許皆傲之曲折，迄今蜀人莫不歎辰之德鑒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

成都市官本有長。建武十八年省。

蜀郡，太康初爲王國，改號曰成都。內史王改封，乃復舊。

廣漢郡，高帝六年置。屬縣八。漢戶十七萬，晉四萬。去洛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

東接巴郡。本治繩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後治雒城。王莽改曰就（劉李本作新）都。公孫述名曰子同。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李本誤作仕）俊又，爲一州稱望。然漢述蜀郡、廣漢太守，每頂德（劉李本作得）高俊。故前有趙瑤、第五伯魚，後有蔡陳，表章禮物，殊於諸郡。其太守著功德者，有劉戩、孫寶、蔡陳、龐伯魚，自郎徙遷司徒。龐亦至三公。而殷鳳非（劉李本作且字異）、陸、鮮于定、趙瑤，皆公望也。薛鴻龐、卿佐也。而許靖亦爲上公，及何祗常閣（李本作闕），皆有稱位（此下何本空一字）。 以處州中，益州恒治此郡。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綿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其地不王，乃留孫修據之。 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則涕泣。益漢太守南陽張存曰：統雖可惜，違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非仁者乎？即免存官。十九年，拔（何本作枝）雒城。校（李本作拔）襄陽馬良書（劉李本作白，何本作詔）諸葛亮曰：承雒城已下，餘兒配業先（作光）。闕。魋兆見矣。時州或治成都，時復治雒，爲蜀淵府。

雒縣，郡治汎鄉（何本作縣）。有孝子姜詩，因地宅，姓族有鐔、李、郭、翟氏。

綿竹縣，劉焉初所治。綿與雒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有至十五斛。漢時任安定祖以儒學教，號侔洙泗。有多士。秦杜爲首族也。

什邡縣，山出好茶。楊氏爲大姓。美田有鹽井。

新都縣，蜀以成（何本作城）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有金堂山，水通於（劉本作于）巴。漢時五倉，名萬安倉。有棗、魚、梁，多名士。有楊厚、董扶，又有四姓馬、史、汝、鄭者也。

五城縣，郡東南。有水通于（李本作於。下同）巴。漢時置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出龍骨云，龍升其山，値天門閉，不達，墮死于（劉本作於）此，後沒地中，故掘取得龍骨。

郪縣，有山原田，富國鹽井（作濮），出好棗，宜君山出麋（作此）尾，特好，入貢。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馬家，世掌部曲。蜀時高勝、馬秦皆叛，伏誅。

廣漢縣，有山原田。蜀時彭義有（劉李本作存）雋才，世號令德。故二姓爲甲族也。

德陽縣，有青石祠。山原肥沃，有澤漁之利。士女貞孝，望山樂水，土地易爲生事。車騎將軍鄧芝、雅有修焉之思，後遂葬其山。太守夏侯纂時，古濮爲功曹，康古袁氏爲四姓大族之甲者也。

劉氏延熙中分廣漢四縣置東廣漢郡，咸熙初省。泰始末又分置新都郡，太康省。末年又置爲王國蜀郡。常璩爲內史，永嘉末省。

犍爲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鄨，縣十二。漢戶十萬。（李本鄨下有注云：鄨音鼈）故犍爲地，是也。鄨有犍山，見保乾國（劉李本作圖，何本作圖）。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愁怨，司馬相如諷喻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石通閣道。故世爲諺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蒙爲都尉，治南夷道。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孝昭元年，郡治僰道。後遂徙武陽。至晉，屬縣五，戶二萬，去洛三千二百七十里。東接江陽，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王喬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白虎仁於廣德，寶鼎見於

江戩。[劉李本作徙。]殺[吳何本殺縱。]和五年。又上實舉十六。劉向以爲美化所降。用立辟雍。而士多仁孝。女性貞專。王莽改曰西順。郡人不會。更始都南陽。遠奉貢職。及公孫述有蜀。郡拒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戰。衆寡不敵。遵絆馬死戰。遂爲述所幷。而任君業閉戶。收貽素隱。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修[李本作脩。]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蜀以劉氏瑞應。其太守漢興以來鮮有顯者。

武陽縣。郡治。有王喬、彭祖祠。蒲江大堰灌郡下六門。有朱遵祠。山出鐵及白玉。特多大姓。有七陽、五李。諸姓十二也。

南安縣。郡東四百里。治青衣江會。縣濱有名灘。一曰雷垣。二曰鹽溉。李冰所平也。有柑橘官社。漢有鹽井。南安、武陽皆出名茶。多陂池。西有熊耳。南有峨眉山。山去縣八十[劉本誤千。]里。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有四姓能、宜、謝、審。五大族楊、費。又有信士呂孟貞。紀至行也。

僰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距郡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馬湖江會。水通越嶲。[後漢志注引此有缺字。]本有僰人。故秦紀言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支、薑、蒻。濱江有兵欄。[何本有小注云。志云。有五兵閣。疑兵欄。]李冰所[何本少所字。]燒之崖。有五色。赤白映水。元黃魚從楚來至此[何本此字空。]而止。畏崖映水也。有韓原素祠。又有孝子隗通爲母[劉本誤毋。下同。]汲江膂水。天爲出平石。生江中。今石在馬湖江。而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崩江出好磨石。崩江多魚害。[何本少害字。]民失在於徵巫。好鬼妖。大姓吳隗。又有楚石辟相者。

牛鞞縣。受新都江。去郡三百里。元鼎二年置。相陽明鹽井。程、韓氏爲冠蓋之族。[此下劉吳何李本接寫。不提行。]資中縣。受牛鞞江也。先有王延世[資中人。]著勳河平。後有董鈞[資中人。]爲漢定禮。王[延世]、董[鈞]、張[晧]、趙[資中人。]爲四族。二縣在中。多山田。少稀稻之地。

江陽郡。[此下何本連之地句。]本犍爲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置郡。漢安程徵石訴白州牧劉璋。求立郡。璋聽之。以都尉廣漢成存爲太守。屬縣四。戶五千。去洛四千八十里。東接巴郡。西接牂柯[李本作牁。]西接廣漢。[劉李本無廣漢二字。]犍爲。北接廣漢。有荔支、巴菽、桃枝、蒟、給橙。俗好文刻。少儒學。多樸野。蓋天性也。

江陽縣。郡治。江、雒會。有方山蘭祠。江中有大闕、小闕。季春黃龍堆沒。闕乃平。昔云世祖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曰。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謫江陽民。不使冠帶者數世。有富義鹽井。又郡下百二十里者曰伯塗魚梁。六伯氏女爲徐氏婦。造此[何本無此二字。]梁。四姓王、孫、程、鄭。八族。又有魏趙先周也。[李本小注在上段書頭。是本江陽縣云云。接上段爲一。故疑小注于又有魏趙先周也句下。有荔支巴菽桃枝蒟給橙字。與上文巴志序所稱巴名大閙小閙。劉吳何本與此同。]

漢安縣。郡東五百里。土地雖迫。山水特美。好宜蠶桑。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家家有焉。一郡豐沃。四姓程、石、姚、郭。八族張、李、李、趙、翟。而程石傑立。郡常秉議論選之。

符縣。郡東二百里。元鼎二年置。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樂城。南水通平夷、鄨縣。永建元年十二月。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拜檄巴郡守。過成瑞灘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適分金珠作二鎏。繫兒頭下。

至二[李本作一。]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女絡[劉本誤洛。]乃乘小船[劉李本作舡。]。至父沒所。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尸[何本作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遣戶曹掾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士女志注無張字。]帛求其夫。[何本作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何本有小注云。汝南求貞事。據僰道張帛。疑此段有脫誤也。張帛疑乃云。]

新樂縣。郡西二百八十里。元康五年置。西楚僰道有鹽井。大姓魏、呂氏。[李本小注在分頭。西楚僰道四字疑誤。何本無此注。]

汶山郡。本蜀[何本誤屬。]郡北部冉駹都尉。孝武元封四年置。舊屬縣八。戶二十五萬。去洛三千四百六十三里。東接蜀[李本作巴。]郡。南接漢嘉。西接涼[晉作涼。劉吳何李本亦作梁。]州、酒泉。北接陰平。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牛、馬、旄、氊、班[劉吳何李本作斑。]罽、青頓、毞[本作毞。何本作毲。]毲、羊羖[本作羖。]之屬。特多雜藥。名香。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而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庸[李本作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羌反。使者[劉吳何李本亦有來字。]駱武平之。因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霖。後蜀郡趙溫亦著治績。故王莽遣任貴爲鎮戎大尹守之。自建武後數叛。章武三年。越嶲叟大帥[何本誤師。]高定元、稱王恣睢。遣都督李承之。殺[亦作殺之。]將軍梓潼焦璜。破沒郡土。丞相亮遣越嶲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建興三年。蜀安南將軍馬忠、率越嶲郡夷。郡夷剛猥[何本誤猥。]皆臨觀。忠率越嶲太守張嶷、將所領之郡。誘殺蘇祈[李本作析。]邑君冬逢[劉吳何本作逢。]及其弟隗渠等。恢集種落。咸信允著。諸種漸服。又斬斯都耆帥[何本誤師。]李承之首[何本誤及。]乃手殺焦璜龔祿者也。又討叛部降夷人安種落。豐夷率服。嶷始[李本作故。]以郡郛宇[李本作于。]頹。更築小塢居之。

舊本紀此段訛舛。不可重校。姑[李本作故。]考事之本末。略加整頓刻之。[李本此注在書眉。劉吳何本亦有此注。似呂氏語。劉李本作記。]

延熙二年。乃還舊郡。更城郡城。夷人男女。莫不致力興復七縣。嶷遷復後顧訢帆[何本作究。]雖有四部斯兒及七營軍。不足固守。乃置赤甲、北軍二牙門。及斯兒督軍中堅衛夷徼。[此下劉李本接寫。不提行。]

邛都縣。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後爲七部營軍。又有四部斯兒。南山出銅。有溫泉穴。冬夏熱。其溫可湯雞豚。下流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汚穢及沉亂髮照面[元本作回。古面字也。吳何本誤回。]則使人被惡疾。一郡通云然。

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砮是也。又有[illegible]。漢末夷皆有之。嶷取焉。[疑張嶷也。劉本無也字。李本小注在書頭。亦無也字。]

闌縣。故邛人邑。[李本作也。]邛都接寒闌。今省。

蘇示縣。漢末夷王及弟隗渠數皆[劉李本作背。吳何本作皆。]叛。以服諸種。張嶷先殺王弟隗渠。又叛逃入西徼。遣親信二人使嶷。嶷知奸計。以重賂使使殺渠。渠死。夷徼肅清。縣皆省。

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李本作家。又無下冢字。]冢不閉[元誤閑。後漢志注引作開。]戶。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後漢志注引作元。下同。]馬河。馬日千里。後死于[劉李本作於。]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馬冢是也。縣有天馬祠。初民家馬牧山下。或產駿駒。云天馬子也。今其天馬徑厥迹存焉。河中有銅胎[何本作船。後漢志注亦作船。]今[字疑衍在]以羊祀之。可取。河中見存。土地時產犀牛。山色青碧。[何本有小注云。後漢志注引本志曰元馬。]

大笮（前後漢書作苲·作莋。）縣，漢末省也。（劉李本無也字。）

定筰（前後漢書作定苲·作莋。）縣。筰，笮夷也。汶（李本誤作丸、命校改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種也。縣在郡西。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夷帥岑槃木明不肯服，嶷擒撻殺之，厚賞賜，餘類皆安，官迄有之。北沙河是。

三縫縣。一曰小會無，音三播（音三播字疑誤，劉本作音三播，繼音播。）通道寧州，渡瀘得蜻（李本誤蛸。）蛉縣。有長谷石（劉李本作古。）時坪（何本作平。）中有石豬子母（劉本脫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爲石，迄今夷不敢牧（何本作收。）於此。

卑水縣。去郡三百里。水通馬湖。

潛（劉吳何李本作潛漢，漢志作潛。）街縣。漢末省，晉初省。

安上縣。馬湖縣。水通僰道入江。晉初省。（劉李本無初字。）

右益州漢初統郡五，後漸分建蜀郡、及巴郡。又分爲五郡、廣漢、漢中、犍爲、爲四郡。又開益州五郡，合二十五郡。及（何本誤又。）寧州、梁州建，復增七郡。蜀於是有州四（本作三。）、十二郡，一百九十六縣（何本空位，有州字。）州分爲益州。凡新舊郡九，縣四十八，戶夷皆二十四萬。

讚曰：蜀之爲邦，天文井絡輝其上，地理岷嶓鎮其域，五岳華山表其陽，四瀆則汶江出其徼，故上聖則大禹生其鄉，媾姻則黃帝婚其女，顯族大賢彭祖育其山，列仙王喬升其岡，而寶鼎輝光于（劉本作於。）中流，離龍（何本作驪。）仁虎躍乎淵陵。開闢及漢，國富民殷，府腐穀帛，家蘊畜積。雅頌之聲，充塞天衢，中（李本作沖。）穆之詠，作（劉本作作。）二南。蕃衍三州，土廣萬里，方之九區，於斯爲盛。固乾坤之靈囿，先王之所經緯也。

華陽國志卷四

南中志

寧州，晉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諸郡，庲降都督（劉吳何李本作督。）治也。南中在昔（劉吳何李本作蓋夷越之地。）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嶲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畜（李本作俗。）遷徙，莫能相雄長。（下永昌郡有嶲唐縣，李本小注在此頃。）周之季世，楚威王遣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劉本作牂，李本作牂牁，下同。）柯繫舡（舡，劉李本亦改，下同。）于（劉本作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莊王苗裔也。以牂柯（何本少此二字。）繫舡，因名且蘭爲牂柯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并（李本作並。）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于（劉李本作於。）水濱，有三（劉本作一。）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爲姓。捐所破竹于（劉李本作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竹（劉吳何李本竹作石。）存焉。後漸驕恣。武帝使張騫至大夏國，見邛竹、蜀布，問所從來。曰：吾賈人從身毒國得之。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李本作諭。）南越。南越人食有蒟醬，蒙問所從，曰：牂柯來。蒙以白帝，因上書曰：南越地東西萬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李本作來。）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萬，若從番禺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可通夜郎（夜郎上何）

（本有得字。）道爲置吏主之。帝乃拜蒙中郎將。發（何本無此字。）巴蜀兵千人。奉幣帛見夜郎侯。（何本誤候。）喻以威德。爲置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戎邛筰。蜀之後圃。可置爲郡。帝既感邛竹。又甘蒟醬。乃拜爲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運興役。費甚多。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論以諷帝。且以宣指使（劉李本作使。）於百姓。（檄文在本傳。李本小注云頭。此下李本接上百姓。）卒開僰門。（李本有道字。）通南中。相如持節開越嶲。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武帝轉（何本作傳。）拜唐蒙爲都尉。開牂柯。以重幣喻告諸種侯王。侯王服從。因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爲太守。及置越嶲、朱提、益州四郡。後夷濮阻城。咸怨訴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等二十四縣民反。水衡都尉呂破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破之。後三歲。姑繒復反。都尉呂辟（何本正一辟字。）胡毄之。敗績。明年。遣大鴻臚田廣明等大破之。斬首捕虜五萬人。獲畜產十萬餘頭。富埒中國。封其渠帥亡波爲鉤（何李作句。）町王。以助擊反者故也。廣明賜爵邑。成帝時。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相攻擊。命（劉吳何李本作帝。）使太（劉李本作大。）中大夫張匡（何本誤尸。）持節和解之。鉤（何本作句。）町夜郎王不服。乃刻木作漢使。射之。大將軍王鳳、薦金城司馬蜀郡陳立爲牂柯太守。何（劉李本誤閥。）霸爲中郎將。出益州。立既到郡。單至夜郎召興。興（劉李本誤與。）與邑君數千（吳何作十。）人來見立。立責數。斬興。邑君皆悅服。興妻父翁指與興子恥（漢書作邪務。）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平帝末。梓潼文齊爲益州太守。（[illegible]）公孫述時。拒郡不服。光武稱帝。以南中有義。（何本有小注云。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齊妻子。許以封侯。終不降。聞光武即位。間道遣使。蜀平。封齊成義侯。）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劉本誤卜。）世。孝明帝初。廣漢（元誤漢廣。劉吳何李本作廣漢。）鄭純獨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表薦數。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歎賞。明帝嘉之。因以爲永昌郡。拜純太守。章帝時。蜀郡王阜爲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足（劉本作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安帝永初中。漢中陰平廣漢羌反。征戰連年。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嶲諸夷封離等反。衆十餘萬。多所殘破。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蜀郡楊竦將兵討之。竦先以詔書告喻。告喻不從。方略滌討。凡殺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十餘萬。降赦夷三十六種。舉劾姦貪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諸郡皆平。竦以傷死故功不錄。自是後少寧五十餘年。

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擁沒益州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何本誤崔。）故事弃（劉李本作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獻陳方策。以爲可討。帝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伐之。徵龜還。顒將巴郡板楯軍討之。皆破。陟得生出。後復更叛。梓潼景毅爲益州太守。承喪亂後。民夷困餓。米一斛千錢。皆離散。毅至安集。後米一斛八錢。

建安十九年。劉先主定蜀。（自下道字至果毅。何本作以鄧方治南昌。下接云云。）遣安遠將軍南郡鄧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方爲先主間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西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先主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劉本作大。）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裔府君如瓠壺。（李本誤壼。）外雖澤而內實麤。（劉李本作麁。）殺之不可縛。（何本縛上有令字。劉李本作轉。）與吳。於是執送裔于（劉李本作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

遣故劉璋子闡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際。牂柯（李本作牁。下同。）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劉本誤太。）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喻（劉李本作諭。）闓。闓答曰。愚聞天無二日。士無二主。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知所歸。其傲慢如此。頎至牂柯。收郡主簿考訊姦。褒因煞頎爲亂。益州夷復不從闓。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劉吳何李本作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螨腦三斛（何本作斗。）斵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以爲然。皆從闓。斵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本作牁。下同。）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筰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元誤擁。劉吳何李本並作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主。（李本作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柯。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置軍中。問曰。我軍如何。獲對曰。恨不相知。公易勝耳。亮以方務在北。而（劉本作面。恐校改而。）南中好叛亂。宜窮其詐。乃赦獲。使還。合軍更戰。凡七虜七赦。獲等心服。夷漢亦思反善。亮復問獲。獲對曰。明公天威也。邊民長不爲惡矣。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爲建寧。以李恢爲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劉本誤川。）刺史。移治味縣。分建寧越嶲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又分建寧牂柯（李本作牁。下同。）置興古郡。以馬忠爲牂柯太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何本作無。）當無前。（此下何本作號爲飛軍。）軍號飛闕。分其羸弱。配大姓焦（劉吳何李作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爲家部曲。得多者奕（劉李本作弈。）世襲官。於是夷人貪貨物。以漸服屬於漢。成夷漢部曲。亮收其俊傑建寧爨習、朱提孟琰、及獲爲官屬。習官至領軍。琰輔漢將軍。獲御史中丞。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都督常重用人。李恢卒後。以蜀郡太守犍爲張翼爲都督。翼持法嚴。（何本作特。嚴注。）不得殊俗和。夷帥劉胄（李本作胄。下同。）反。徵翼。以馬忠爲代。忠未至。翼修攻戰方略（何本作各。）資儲。羣下懼。翼曰。吾方臨戰場。（劉李本亦戲場。）豈可以絀退之故。廢公家之務乎。忠至。承以誅胄。蜀賜翼爵關內侯。忠在南柔遠能邇。甚垂惠愛。官至鎭南大將軍。卒後南人爲之立祠。水旱禱之。以蜀郡張表爲代。加安南將軍。又以犍爲楊義爲參軍副貳之。表後以南郡閻宇爲都督。南郡霍戈（劉吳何李本作弋。）爲參軍。弋甚善參毗之禮。遂代宇（劉本誤守。）爲監軍安南將軍。撫和異俗。爲之立法施教。輕重允當。夷晉安之。（四夷以中國爲晉。）及晉世。因仍其任。時交阯（劉李本作趾。）不附。假弋節。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今（何本作令。）官和解夷人。及適罰之。皆依弋故事。弋卒。子在襲領其兵。和諸姓。晉以巴西太守吳靜在官數年。撫卹失和。軍司鮮于嬰表徵靜還。嬰（李本無嬰字。）因代之。泰始六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爲寧州。爲刺史。

咸寧五年。尚書令衛瓘奏兼并州郡。

太康三年。罷寧州。置南夷。（按晉書地理志南夷下有府字。引此。）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鎭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皆豫作忿恚致校尉官屬。其供郡縣亦然。南人以爲饒。自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皆曲頭木耳。環鐵裹結。無大侯王。如汶山漢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何本作使。）爲主。論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與夷

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或曰有爲官所法。夷或爲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爲禍變。恃此也。其俗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毅後。永昌呂祥爲校尉。祥後數人。李廣漢從事南雍爲郡守爲校尉。久之。建寧太[劉本作大]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信鈍[何本誤純]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何本作睿]部曲。致詵弟耐[耐即耏也]罪。朱提大姓太[劉李本作大]中大夫李猛有才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俊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炤孝廉。不禮猛。猛等怨之。

太安元年秋。詵叡[何本作睿]猛逐俊以叛。猛貽[何本作遺]之書曰。昔稱侯失道。李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貪淫枉斷。吾郡亦遂約應之。作亂。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叡[何本作睿]走依遑耶五茶[何本作蔡]。夷帥[劉何本作師]于[劉本作子]陵承。猛箋降曰。生長遐荒。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長斜。東據永安。退考禍福。睹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罪有司。毅惡其言。遂誘殺之。[何本空位在行字]部[李本作郡]。永昌從事江陽孫辨上。南中形勢。七郡斗絕。皆弱夷獷。加其士人屈塞[何本誤寒]。應復寧州以相鎮慰。冬十一月丙戌[何本誤成]。詔書復置寧州。增統牂柯[李本作牁]。益州朱提合刺[劉吳本作七何李本]郡。爲刺史。加龍驤將軍。進封成都縣侯。

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叡[何本作睿]罪。毅許之。叡至。羣下以爲詵叡破亂州土。[本今上作]必殺之。毅不得已。詐諾。及叡死[何本作皆死]。于陵承及詵猛遑耶怨。扇動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爲

刺史。燒郡僞發。毅方疾作。力出軍。初以救恢。及聞其情。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役吏民。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李本作牁]。半亦爲夷所困虜。因[李本作四]攻圍州城。毅但病[何本作卧]。力固孤城。病篤不能戰討。時李特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何本作致]。

毅上疏陳謝。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游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已[劉吳何李本作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積四年[何本無積四年三字下接光熙云云]。

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李本作牁下同]。路塞。停住交州。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秀初適漢嘉太守廣漢王載。載將家避地在南。故共推之。又以載領南夷龍驤參軍。秀獎厲戰討。食糧已盡。人但焦[何本作燋]草炙鼠爲命。秀伺夷怠緩。輒出軍掩破。首尾三年。釗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數故吏毛孟等詣洛求救。至欲自刎。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以釗爲平寇將軍。領南夷護軍。遣御史趙濤贈毅少府。謚曰武侯[劉吳何李本並作威侯]。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朝延[劉吳何李本並作廷]以廣漢太守魏興王遜[李本作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代毅。自永嘉元年受除。四年乃至。遙舉建寧董敏爲秀才。郡久無太守。功曹周悅行郡事。輕敏不下其板。遜至。怒殺悅。悅弟泰臧長周昺合夷叟謀以趙濤父混昔爲建寧有德惠。欲殺遜樹濤。遜誅之。并殺濤。夷皆莫不惶懼。表釗爲朱提太守。治南廣。獠雖時荒亂後。倉無斛[何本作斗]。衆無一旅。官民虛竭。綱紀弛廢。遂惡衣菜[何本作蔬]食。招集夷民。夷微獻亂。漸亦返善。勞來不怠。數年克復。以五茶

夷昔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惡獠剛夷數千落。威震南方。官至平西安南將軍。及[李本作又]兼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褒中伯。而嚴猛太過。多所誅鋤。雖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柯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易[劉李本作逿]。梁水太守董慬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嶲。伐寧州。遜使將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遂逐指授。雖大破驤。不獲。遜恚發病薨。州人推中子堅領州事。

永昌元年。晉朝更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爲寧州刺史。南夷校尉。加安西將軍。奉威刑緩純[劉吳何李本並作鈍]。政治不理。

咸和八年。遂爲雄所破獠。南中盡爲雄所有。惟牂柯[李本作牁]謝恕不爲雄所用[此下劉吳何本並接聯五字篇]。

遂保郡獨爲晉。官至撫夷中郎將寧州刺史冠軍。是歲咸和八年也。

牂柯郡[李本作牁下同]。漢武帝元鼎二年開。屬縣漢十七。戶六萬。及晉縣四。戶五千。去洛五千六百一十里。郡上值天井。故多雨潦[何本誤獠]。俗好鬼巫。多禁忌。畬山爲田。無蠶桑。頗尚學書。少威儀。多懦怯。寡畜產。雖有僮僕。方諸郡爲貧。王莽更名牂柯曰同亭。郡不服。有公孫述時。三蜀大姓龍傅[何本誤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

明章之世。毋斂[李本作亦][劉本亦作叙]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材[劉本作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郡特多阻嶮。有延江霧赤煦水爲池。衛少有亂。惟朱褒見誅。其郡守垂功名者。前有吳霸陳立。後有漢中張亮則。廣漢

劉寵。犍爲費詩。巴西馬忠。皆著勳烈。

晉元帝世。太守建寧孟才以驕暴無恩。郡民王清范朗[吳何本作劉]逐[劉李本作遂]出之。刺史王遜怒。分半爲平夷郡。夜郎以南爲夜郎郡。

萬壽縣。郡治。有萬壽山。山本有鹽井。漢末時夷民共詛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

且蘭縣。晉沮。漢曰故且蘭。有柱蒲關也。[何本有小注云按地道記曰有沈水]

廣談縣。[此下何本接毋]

毋斂縣。有剛火也。[劉李本無也字]

平夷郡。晉元帝建興[李本作武]元年置。屬縣二。戶千[何本作千戶]。

平夷縣。郡治。有硃津安樂水。山出茶蜜。

鱉縣。故犍爲郡城也。不狼山出鱉水入沅。有野生蘇可食。大姓王氏。

夜郎郡。夜郎國也。屬縣二。戶千[何李本作千戶]。

夜郎縣。郡治。[此下劉吳何李本並空一位]有遯水通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有靈響也。[何本無也字]

談指縣。[後漢志注引此有[illegible]何本小注云[illegible]]

晉寧郡。本益州也。元鼎初屬牂柯[李本作牁]。越嶲。漢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郡。治滇池。上號曰益州。漢屬縣二十四。戶二十萬。晉縣七。戶萬。去洛五千六百里。司馬相如韓說初開。得牛馬

羊屬三十萬。漢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郡土大平敞。(劉吳何李本作敝。)原田多長松臯。有鸚鵡、孔雀。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俗奢豪難撫御。惟文齊、王阜、景毅、李顒、及南郡董和、為之防檢。後遂為善。蜀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為太守。改曰建寧。治味縣。寧州別建為益州郡。後太守李遐。恢孫也。與前太守董慬(劉李本作儁。)建寧發難共叛。寧州刺史王遜表改益州為晉寧郡。

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有澤水周迴二百(此下後漢志注引有五十兩字。)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焉(劉李本作馬。)即生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水神祠祀。亦有溫泉。如越巂溫水。又有白蜡山。山無石。惟有蜡也。

同勞縣。

同安縣。

連然縣。有鹽泉。南中共仰之。

建伶(後漢志作伶。何本亦作伶。)縣。

母(劉本作毋。)單縣。

秦臧縣。

建寧郡治。故庲降都督屯也。南人謂之屯下。屬縣。晉太安二年分為益州、平樂二郡。合縣十三。戶萬。去洛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

味縣。郡治。(按曹學佺名勝志引此作夾是。)有明月社。夷晉不奉官。則官與共盟于(劉李本作於。)此社也。

升麻縣。山出好升麻。有塗水。(何本小注云。按漢書為牧靡。李奇曰。靡音麻。晉世此郡有牧靡。)

同樂縣。大姓爨氏。

毅昌縣。漢武帝將軍郭昌討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時改為毅昌也。

同瀨縣。(何本小注云。按漢書地道記曰。銅虜山。米水所出。)

雙柏縣。

存馳縣。雍闓反。結壘于(劉李本作於。)縣山。繫馬枊(劉吳何李本作柳。)柱生成林。今夷言無雍梁。夷言馬也。

昆澤縣。

漏江縣。九十里出蠙口。

談稾(何本作槀。晉書作藁。前後漢志作稾。)縣。有濮獠。

伶(何本作冷。晉書志作冷。)邱縣。(此下何本有有字。)主獠。

修雲縣。

新定縣。

平樂郡。元帝建興元年。刺史劉建寧新定、興遷二縣。新立平樂、三迅、二縣。合四縣為郡。後(劉本作復。)太守建寧董霸叛降李雄。郡縣遂省。寧州北屬。雄復為郡。以朱提李壯為太守。(此下劉吳何李本缺錄此段。)

朱提郡。本犍為南部。孝武帝元封二年置。屬縣四。建武後省為犍為屬國。至建安二十年。鄧方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屬縣五。戶八千。去洛五千三百里。先有梓潼文齊。初為屬國。穿龍池。溉稻田。為民興利。亦為立祠。大姓朱、魯、雷、興、仇、遞、高、李。亦有部曲。其民好學。濱犍為。號多士人。為寧州冠冕。

朱提縣。郡治。

堂(何本作堂。)螂(後漢志作狼。晉志作蜋。)縣。因山名也。出銀、鉛、白銅、雜藥。有堂螂附子。

南秦(何本晉志並作秦。)縣。自僰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

漢陽縣。有漢水入(何本少入字。)延江。

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舊城也。

南廣郡。蜀延熙中置。以蜀郡常竺為太守。蜀朝召竺入為侍中。巴西令狐衷代之。建武九(李本作元。)年省。元帝世。刺史王遜移朱提治郡南廣太守李釗。數破雄。殺賊大將樂初。後刺史尹奉却郡還舊治。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與古太守朱(何本誤朱。)提李播為太守。屬縣四。戶千。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李本作部。)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渡(劉吳何本作度。)三(李本作二。)津。亦艱阻。故行人為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護泚。住柱乎(劉吳何李本並作呼。)伊。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李本誤揚。脫一頰字。)坂。其險(何本作嶮。)如此。土地無稻田、蠶桑。多蛇、蛭、虎、狼。俗妖巫。惑禁忌。多神祠。

南廣縣。郡治。漢武帝太初元年置。有鹽官。

臨利縣。

常遷縣。

新興縣。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後漢書作沙壹。劉李本作壹。下同。李本小注在)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有(劉吳何李本作於。)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君(劉李本作若。)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後漢書作背。)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後漢書作九。)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着十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嘗通中國也。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為其國譜也。孝武時通博(李本誤博。下同。)南山。度蘭滄水。㵲谿。置嶲唐、不韋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劉李本作章。)其先人惡行。人歌之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劉本作度。)博南。越蘭津。渡蘭滄。(後漢書作倉。)為他人。渡蘭滄木以取哀牢地。哀牢轉衰。至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後漢書作賢栗。李本小注在賢頭。)遣兵乘箄舡(劉李本亦誤舡。下同。)南攻鹿茤。鹿茤民弱小。將為所擒。(劉本作禽。)會天大震雷疾風暴雨。水為逆流。箄舡沈沒。溺死者數千人。後扈栗復遣六王攻鹿茤。鹿茤王迎戰。大破哀牢軍。殺其六王。哀牢人埋六王。夜虎掘而食之。哀牢人驚怖引去。扈栗懼。謂耆老曰。哀牢略徼。自古以來。初

不如此。今攻肥萎，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是何天祐之明也！漢威甚神。即遣使詣越巂太守，願帥種人歸義奉貢。(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世祖納之，以為西部屬國。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獠，其渠帥皆曰王。　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抑狼(後漢書作柳貌。)遣子奉獻。(此下吳何本無空位。)　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鄭純為太守。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劉本誤腴。)黃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又有貊獸食鐵，猩猩獸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大竹名濮竹，節相去一丈，受一斛許。其(劉吳何李本並作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以還，(何本無此二字。)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何本作乃。)賣與人。有闌干細布，闌干，獠言紵也，織成文如綾(李本作綾，劉本作紋。)錦。又有罽旄、帛疊、水精、琉璃、軻蟲、蚌(劉李本作蚌。)珠。宜五穀，出(何本無一出字，李本作山出。)銅錫。　太守著名績者，自鄭純後，有蜀郡張化、常員，(劉李本作有。)巴郡沈稚(李本作稚。)、黎彪，然顯者猶鮮。　章武初，郡無太守，值諸郡叛亂，功曹呂凱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　六年，丞相亮南征，高其義，表曰：不意永昌風俗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伉為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雲南、建寧界，以實(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二郡。凱子祥，太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還臨本郡，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劉本誤水。)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亂，閩濮反，乃南移永壽，去故郡千里，遂與州隔絕。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謝、楊氏。

不韋縣　故郡治。

比(何本作北。)蘇縣。

哀牢縣。

永壽縣　今郡治。

嶲唐縣　有周(李本作嶲，後漢志注引作同。)水。水從徼外來。

雍鄉縣。

南涪縣　有翡翠、孔雀。

博(李本誤博。)南縣。(此下何本空位，有西字，後漢志注引此有西字。)　山高四十里，越之得蘭滄水。有金沙，以火融之為黃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又有珊瑚。

雲南郡　蜀建興三年置。屬縣七，戶萬，去洛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雲川地，有熊倉(熊，劉吳何本亦誤倉，李本作熊蒼二字，劉本亦作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毒草。有上方、下方夷，亦出桐華布。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

雲南縣　郡治。(後漢志注引此云：縣西高山相連，有大泉水，周旋萬步，名為河。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結連，因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猶冰不消。)

葉榆(後漢志注作楪。)縣　有河洲。

遂久縣(劉吳何李本無縣字，下同。)　有繩水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何本小注云：按據志曰有繩水，石有青綠。)

弄(何本作弄。)棟縣　有無血(劉吳何李本亦作血。)水。水出逆山頭(水出逆山四字，何本作正文，李本作註，後漢志作虞山。)

蜻(漢晉志並作青。)蛉縣　有鹽官、濮水同出。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劉李本作景。)倏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雞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

其縣二，別為郡。

河陽郡　刺史王遜分雲南置。屬(何本誤蜀。)縣四，戶千。

河陽縣　郡治，在河中源洲(吳何本作州。)上也(元無也字。)。

梁水郡　刺史王遜分置，在興古之盤南。

梁水縣　郡治。有振山，出銅。

賁古(劉本誤吾。)縣(此下劉李本無空位，吳何本及前後漢書，並有采字。)　山出銀、鉛、銅、鐵。

西隨縣(何本小注云：按地道記曰：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水斷龍。)

興古郡　建興三年置。屬縣十一，戶四萬，去洛五千八百九十里。多鳩獠、濮，特有瘴氣。自梁水、興古、西平三郡少穀，有桄榔木，可以作麵，以牛酥酪食之，人民資以為糧。欲取其木，先當祠祀。

溫縣　郡治。　元鼎二年置。

律(李本作津。)高縣(此下劉何李本無空位。)　西有石空山，出錫。東南有盤(李本作盤，刊本作監。)町山，出錫。

鐔封縣　有溫水。

句町縣(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故句町王國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李本作毋。)，漢時受封迄今。

漢興縣。

勝休縣(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下同。)　有河水也。(劉李本無也字。後漢書注引此，作有大河從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何本小注云：一本云河水從縣百四十里，深數十丈。地道記曰：水東至毋掇入橋水。)

并都縣　故名雲夢縣。

西平郡　刺史王遜時，發保盤南，遜出軍攻討不能克。及遜薨後，遂據州下吏民。忠之刺史尹奉重募徼外夷，刺殺梁，而誘降李遇，盤南平。奉以功遷安西將軍，封遂陵伯。乃割興古、雲南之盤(劉吳何李本作盤。)江、來(何吳本作南。)如、南寄三縣為郡。

右寧州統郡十四，縣六十八。

咸熙元年，吳交阯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內附魏。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率(劉吳何李本作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　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為楊稷(劉吳何李本作稷，下同。)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侯。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脩則、領軍王攻稷，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戰于古(劉本作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更以犍為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　泰始七年春，吳王孫晧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劉李本作與。)扶嚴惡夷，合十萬伐交阯(劉本作阯，下同。)。稷遣炅及將軍建寧孟岳等與之戰於封溪，衆寡不敵，炅等敗績，僅以身還交阯，固城自守。破敗之後，衆

哉（何本作盛）。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壯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稷（吳、何本作斑）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太半。交阯人廣野將軍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卽斬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炅并交阯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陵。故楷（何本作階）稷及孟幹、爨熊、李松四人于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歐（劉、李本作嘔）血死。傳首秣陵，棄其屍喪于（劉、李本作於）海。幹、松、熊至吳，將加斬刑。或說皓宥免幹等，可以勸邊將。皓原之，欲徙付臨海郡。初，稷等私誓不能死節，困辱虜手，若嘗未死，必當思求北歸。稷既路死，幹等恐北路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轉付部為弓工。九年，幹自吳逃返洛陽，松、熊為皓所殺。初，晉武帝以稷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傳降，故不錄。幹至，表狀，乃追贈交州刺史，封松、熊後關內侯焉。古城之戰，毛炅手殺脩則。則子允隨陶璜。璜以炅壯勇，欲殺之，而允必欲求殺炅。炅亦不屈於璜。璜怒，乃裸身囚結面縛（劉、李本作缺縛）。呵曰：晉兵賊。炅亦烈聲呵曰：吳狗（劉、吳、何、李本作狗，下同）。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肝，罵曰：虜腹。炅罵不斷，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吳人新之。武帝聞而矜哀（何本作哀矜），卽詔炅（劉本誤允，吳、何、李本作炅）子襲爵，封諸子三人關內侯。九眞太守王素以交阯（李本作趾，下同）敗，與董元、牙門王承等欲還南中，為陶璜別將衛濮所獲。功曹李祚見交阯民殘害，遂（劉、李本作逐）率吏民保郡為晉。祚舅黎晃為吳將，攻伐祚，不下，數遣人解喻降之。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惟力是視矣。邵暉子胤，先為父使詣洛，拜奉車都尉。比（何本作北）還，暉敗亡。允依祚固守，求救南中。南中遂為之援。諸姓得世有部曲，弋遣之南征，因以功相承也。

譔曰：南域處邛、笮（劉本誤作）、五夷之表，不毛閩濮之鄉，固九服之外也。而能開土列郡，爰建方州，踰博（劉、李本作傳）。南越，關滄遠，撫西垂。漢武之迹，可謂大業。然要荒之俗，不與華同，安邊撫遠，務在得才。故高祖思猛士作歌，孝文想頗、牧咨嗟，斯靜禦之將，信王者所詳釋（劉、吳本作擇，何、李本作擇）也。馬、霍、王、尹得失之際，足以觀矣。交阯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焉。

華陽國志卷五

公孫述劉二牧（何本誤牧二）志

先主（何、李本作王）命史，立典遠則，經紀人倫，三材（李本作才），炳煥（劉本作煥）。品物（李本作物品）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李本作蒭）蕘之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譬聞（李本作輿）。瞽官，君子有採，所以綜核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部，物有條貫，必申斯籍者，格之前憲。左氏箴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旨也，而八體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身見，遊精博（李本誤博）。志，無嫌其繁矣。（此下劉本提行）漢十二世孝平皇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劉、李本作纂），盜稱天子，改天下郡守為卒正，又改蜀郡為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為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崢起兵廣漢，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李本作述）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固守防，遏逃魁，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為非。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為赤眉賊所敗。建武元年，世祖光武皇帝卽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子（何本作孫）系（後漢作八厶子系，李本小注在系頭），十二為期。述以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龍出府殿前，以為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為金行也。以功曹李熊為大司徒（後漢公孫述傳作以其弟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巴郡任滿為大司空，弟恢為太

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帛闌。（公孫述傳有船字。）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荊邯延牙並歸述。盡有益州。造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貿不行。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何本誤誅）當復。謂莽黃牛。述爲白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後漢作張隆。李本小注在當頭）、常少、數諫述歸帝稱藩（何本作蕃）。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蜀士清安。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承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邪。（何本小注云。當塗高者。君。按後漢書曰。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又按東觀記載。帝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荊邯說述曰。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以（劉吳何本作其。李）次漢祖敗而復征。傷痍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荊門、北陵關隴。與之進退。（劉吳何本作取。李）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也。述悅之。乃出軍荊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何本作萬）餘萬。世祖未遑加兵。與述及隗囂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囂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大司馬吳漢與（劉吳何李本作興）大司徒鄧禹討囂、平隴右。述聞而惡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元誤曰。劉吳何李本作白）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何本傳。小注云。述曰。按後漢書不可信。隗王彼者。）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與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荊門拆（劉李本作拆。應作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詔喻（劉李本作諭）述。述雖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婆室。　六年。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荊門關及沔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與（劉吳何李本作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婿延岑距宮。大司徒謝豐（劉李本作豐。下同）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取江橋及其少城。營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劉李本誤）、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奇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岸得出。後宮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古書曰。廝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廝。乃自出戰。述之（何本作）皆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李本誤）不得食。倦不得息。日迭（劉李本作昳）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等恨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臆作千。劉吳何李本亦作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徵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獨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譙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收贈任永、君業（李本小注在業字下、君行）、馮信等。闢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黃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劉李本誤博）。士程烏、李育（何本誤）。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悅款（吳何本作誠）。　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郡自保。

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劉李本作倡）之。事宜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賦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陵（何本無此二字）劉焉字君郎（何本有江夏竟陵人漢魯恭王之後十一字）。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何本作謂）焉曰。京都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河南郤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後漢書作張懿。蜀書作壹。何本小注云。按蜀書作壹）。涼州殺刺史耿鄙。焉（李本誤馬）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何本無此二字）。　中平元年。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祇等。聚衆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李本作役）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部。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既到州。移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入蜀。焉恣（恣。劉吳何李本亦作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致力。遂克岐、龍。焉意（此下何本有漸字）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瑁隨焉。焉聞相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遣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祆災。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又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本作率。何本無征字）劉表。　璋字季玉。既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約等叛詣（何本誤諸）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賨民爲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明年。韙（此下劉李本有破字。吳何本無破字。按寫不空）敗。羲懼。遣吏程郁宣旨于（劉李本作於）郁父（李本誤文）漢昌令畿。索益賨（何本誤資）兵（劉李本誤丘）。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効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羲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畿飲之矣。羲乃厚謝于（劉李本作於）璋。璋善畿。遷爲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公辟肅爲掾（劉李本作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弟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加表望不足。但拜越嶲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不利。兼以疫病。

渐劉主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因說（何本誤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爲不得已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何本誤代）張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彊（劉李本作疆）。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彊（劉李本誤疆）。曹公雖來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于（劉李本作於）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復遣法正迎劉先主。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何本作客賓）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客有太（劉本作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璋不聽。從事廣漢王累倒懸于（劉李本作於）州門以死諫璋。璋嘗（劉李本作一）。無所納。正既宣旨。陰獻策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富。憑天府之險。以此成帝業。猶反手也。劉主大悅。乃留軍師中郎將諸葛亮、將軍關羽張飛鎮荊州。率萬人泝江西上。璋初勅所在供奉。入境如歸。劉主至巴郡。巴郡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劉主由巴水達涪。　璋往見之。松復令正白劉主曰。今因此會。便可執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坐定一州也。軍師中郎將襄陽龐統亦言之。劉主曰。此大事也。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倉卒。歡飲百餘日。璋推劉主行大司馬司隸校尉。劉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牧如故。益劉主兵。使伐張魯。又令督白水軍。併三萬。軍車甲精實。而別璋還州。劉主次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曹公征吳。吳主孫權、呼劉主自救。劉主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李本誤生·劉校改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求益萬兵及資寶。璋但許四千。他物半給。張松書與劉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露松謀。璋收松。劉主歎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嫌隙（何本作隟）。始構。璋勅諸關守不內劉主。龐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無素豫。一舉而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數有牋諫璋遣將軍還。將軍遣與相聞。說當東歸。並使速裝。二子既服將軍名。又嘉將軍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劉主然其中（本作忠）計。即斬懷等。遣將黃忠（劉李本作忠·何本作中）。卓膺魏延等勒兵前行。梓潼令南陽王連因城堅守。劉主義之。不逼攻也。進據涪城。置酒作樂。謂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對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也。劉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僻（劉吳何本作舞）。豈非仁也。統退出。劉主請尋（劉吳何本作尋請）還。謝曰。向者之談。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　十八年。璋遣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劉主於涪。皆破敗。還保綿竹。縣令懿詣軍降、拜討逆將軍。　初劉主之南伐也。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衆不滿萬。百姓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禽矣。先主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足憂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黜度不

用。故劉主所至有資。進攻綿竹。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等。督綿竹軍。嚴觀率衆降。同拜裨將軍。進圍璋子循於雒城。　十九年。關羽統荊州事。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江降下巴東。入巴郡。巴郡太守巴西趙莋拒守（何本有張字）。飛攻破之。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何本作砍）。顏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趙雲自江州分定江陽犍爲。飛攻巴西。亮定德陽。巴西功曹龔諶（吳何本作諶）諶（劉吳何本本並作諶）迎飛。璋帳下司馬蜀郡張裔距亮。敗於柏下。裔退還、　夏。劉主克雒城。與飛等合圍成（劉本誤成）都。而偏將軍扶風馬超、率衆自漢中請降。劉主遣建寧督（遣建寧督四字元作注·劉吳何李本作正文）。李恢迎超。超徑至。璋震恐。所署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璋知不敢誅。被圍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穀支一（何本及蜀書並作二）年。衆咸欲力戰。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劉吳何李本及後漢書蜀書並作膏字）草野、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遣張裔奉使詣劉主。主許賓禮其君而安其民。劉主又遣從事中郎涿郡簡雍說璋。璋素雅（劉本作推）敬雍。遂與同輿而出降。吏民莫不歔欷泣涕。劉主復其所佩振威將軍印綬（何本作授）。還其財物。遷璋于（李本作於）南郡之江（何本及後漢書蜀書並作公）安。吳主孫權之取荊州也。以璋爲益州刺史。劉主東征、璋還吳卒也（劉李本無也字）。

讚曰。公孫述藉（何本作籍）導江之資、値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滅亡者也。然（何本作妖）。步告終期（李本作斯）。數有極。率身歸順。猶可以免於懲。遂非。何其頑哉。劉焉器非英傑。圖射僥倖。璋才非人雄。據土亂世。其見奪取。陳子以爲非不幸也。昔齊侯嗟晉魯之使。旋蒙易乘之困。魏君賤公叔之侍人。亦受割地之辱。蓋才懷遠誠。君子之先略也。觀劉璋曹公之悔（劉作侮）。慢法正張松。二憾既微。同怨相濟。成家國覆亡。或三（一作參）。分天下。古人一饋十起。櫛沐輝洗。良有以也。

陽國志卷六

劉先主志

先主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中山靖王勝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因家焉。祖父雄，察孝廉，爲東郡范令。父弘（劉、吳、何、李本作宏），早亡。（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自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童童如車蓋，人皆異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於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劉、李本誤作言。）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善。瓚年長，先主兄事之。喜狗馬音樂，美衣服。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耳。能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善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見而奇之，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何本作從。）衆。河東關羽雲長、同郡張飛益（何本誤翼。）德，並以壯烈爲之禦侮。先主與二子寢（劉、李本誤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若弟兄。然於稠人廣衆中侍立終日。 中平元年，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求謁督郵不得，乃入縛（劉、李本作縛。）執之，杖二百，以綬繫督郵頭，頸著馬柳（劉、吳、何、李本作枊。）（誅卿。）柱，委官亡命。頃之，應大將軍何進募，有功，除下密丞。復爲高唐（何本作堂。）尉，遷爲令。瓚爲中郎將，表先主爲別部司馬，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郡民劉平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

德，告之而去。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於先主。先主曰：孔文擧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廣陵太守下邳陳登（御覽有字字。）元龍，太尉球孫也，有雋才，輕（御覽作較。）天下士。謂功曹陳矯曰：閨門雍穆（御覽有有德二字。），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冰清玉潔，有德有言，吾敬華子魚；博（李本誤搏。）聞強識，奇偉（御覽作逸。）卓犖，吾敬孔文擧；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名器盛此。（此下何本空作有四字。） 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徐州牧陶（何本無此四字。）謙病篤，謂別駕東海麋（何本作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許。廣陵太守下邳陳登進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何本作騎步。）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何本誤生。）遂領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先主與袁術相拒，而下邳守將曹豹叛爲呂布所敗，先主失妻子，轉軍海西（李本誤內，吳校改西。）。麋（李本作糜，各本作糜、）竺進妹爲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銀貨物資之，先主因而後振。遂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衆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歸曹公，曹公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伐布。失利，布將高順復虜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爲明公將騎，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陽、董太師乎？公頷之。布曰：先主曰大耳兒最叵信者也。遂殺布。 先主

還得妻子，從公還許，爲左將軍，公禮之甚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又拜關羽、張飛中郎（李本誤即。）將。公謀臣程昱、郭嘉勸公殺先主，公慮失英豪望，不許。 袁術自淮南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命衣帶中密詔當殺公，承與先主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以將行未發。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何、李本作筯。）。會天震雷，先主因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還沛解（李本作觧。），公使覘之，見其方披惹，使斷人爲之，不端正，擧杖撲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覺也。其夜先主急東行，吳嘉復言之，公騎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殺徐州刺史車胄以叛，留關羽行下邳太守事，身還小沛，而承等謀洩受誅。（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先主衆數萬，遣從事北海孫乾自結於袁紹。公遣將軍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譚奉迎道路，馳以白父紹，紹身出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公壯羽勇銳，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呂布於濮陽，時秦宜祿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祿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李本誤他。），自納之。後先主（劉本誤王。）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 是歲，紹征官渡，遣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紹將莫敢。遂解延圍。公即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將其卒兵至汝南。公使將蔡楊（劉李本作揚。下同。吳何本及蜀志並作陽。）擊之。先主謂曰。吾勢雖不便。汝等百萬來。未如吾何。曹孟德單車來。吾自去。陽等必戰。爲先主所殺。 公既破紹。自南征汝南。先主遣糜竺孫乾詣劉表。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使屯新野。潁（李本誤）川徐元直、致琅琊諸葛亮曰。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何本誤）。至于（李本作於）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對曰。自董卓以來。豪桀（李本作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遂能克紹。以弱爲強（劉李本誤疆）。雖云天時。抑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劉吳何李本作嶮）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何本作以字）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何本及蜀志並有守字）。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國富民殷。而不知卹。賢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與亮情好日密。自以爲猶魚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嗣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將其衆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車數千兩（李本作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舡（劉李本亦誤紅）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雖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軍至。何以禦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何忍棄之。 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劉李本誤至）據之。乃釋輜重。以輕騎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弃（劉吳何李本作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走。公盡獲其民衆。急追先主。張飛據水斷橋。橫馬案矛曰。我張益（吳何本誤翼）德也。可來決死。公徒乃止。 先主邪（劉李本作卻。吳何本作卻）趣漢津。適與羽舡（劉李本亦誤紅）會。而趙雲身抱先主弱子後主。及操（何本作班）。 先主甘夫人相及濟江。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悅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軍三萬。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軍於赤壁。焚其舫舟（何本蜀志並作船）。 公引軍北歸。先主以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爲荆州刺史。 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吳何本作璇。李本亦作旋。劉）、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 琦病死。先主領荆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妹。恩好綢繆。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南三郡事。以關羽爲盪寇將軍。領襄陽太守。住江北。張飛爲征虜將軍。宜都太守。 初。先主之敗東走也。徑往（一作住。劉李本作住）鄂、無土地。關羽責之曰。早從獵中言。無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爲福也。（此下劉李本無窮位） 及得荆州。復有人衆。孫權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願以隆成爲一家。諸葛孔明母兄在吳。可令相并。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於山林。未敢聞命。權果輟計。遷觀別駕。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劉李本有備字） 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豐富盛樂。置酒

大會。饗食三軍。取蜀城中民金銀、頒賜將士。還其穀帛。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萬疋。其餘各有差。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正揚武將軍。蜀郡太守。關羽督荆州事。張飛爲巴西太守。馬超平西將軍。不用許靖。法正說曰。有獲虛譽而無實者。靖也。然其浮名。稱播海內。人將謂公輕士。乃以爲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徵益州太守南郡董和掌軍中郎。太守。漢嘉王謀爲別駕。廣漢彭羕爲治中。辟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劉李本作椽）。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於是亮爲股肱。正爲謀主。羽、飛（何本作飛羽）、超爲爪牙。靖、義及麋竺、簡雍、孫乾、山陽伊籍爲賓友。和、嚴、權本劉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璋之婚親也。彭羕、璋所排擯也。劉巴、已所宿恨也。皆處之顯位。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羣下勸先主納劉瑁（劉本誤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論其親疏。何與（劉李本作與）晉文之於子圉乎。從之。正既臨郡。睚眦之怨、一飡之惠、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亮曰。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內慮孫夫人變於肘腋之下。孝直爲輔翼。遂翻飛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本作正）。使不得行其志也。（蜀志法正傳有初字） 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杖劍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 二十年。孫權使使報先主。欲得荆州。先主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荆州相與。孫權怒。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會曹公入漢中。張魯定巴西。黃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於是先主與吳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劉李本誤陸）西屬。引軍還江夏。以權爲護軍。迎魯。魯已北降曹公。權破公所署三巴

太守杜濩（此下墮連寫。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朴胡袁約等。公留征西將軍夏侯淵、益州刺史趙顒、及張郃守漢中。公東還。郃收犯掠巴界。先主率張飛等進軍宕渠之蒙頭拒郃。相持五十餘日。飛從他道邀郃戰於陽石。遂大破郃軍。郃失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還南也。 二十一年。先主還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進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劉吳何李本作蜀。蜀志法正傳亦並作蜀）。而留淵郃。身遽北還。非智不逮力不足。將內有憂逼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我將率。舉衆往討。則必可禽。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從之。以問儒林校尉巴西周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先主遂行。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元誤共。劉吳何李本並作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書發兵。軍師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對曰。漢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機。若（劉吳何李本作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亮以法正從行。白（劉李本誤曰）。 先主以洪領蜀郡太守。後遂即真。初。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祇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拔英秀也。後洪祇俱會亮門下。洪謂祇曰。君馬何駛（吳何本作駃。下同）。祇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進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先主遣將吳蘭雷同（蜀志作銅）入武（蜀志作成）都。皆沒。乃拔萃茂才。時州後部司馬張裕亦知占術。坐漏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間。當失漢。因（劉本誤四）年在庚子。誅。 曹公爲魏王。王西征。問法正策曰。固知元德不辦此。又曰。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 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大司馬。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權爲光祿勳。王謀爲少府。武陵廖立爲侍中。關羽

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又以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其餘各進官號。軍師諸葛亮曰：黃忠名望，本非關、張、馬超之倫也。今張、馬在近，親見其功，猶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 時關羽自江陵圍（何本作圖）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犍爲費詩拜假節。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其班（何本誤排）爵，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黃忠字也。李本加漢升二字，在黃頭。吳何本止忠字無字），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劉李本無與字）君侯，譬猶一體，禍福同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羽即受拜。初，羽聞馬超來降，素非知故，書與諸葛亮，問其人才。亮知羽忠（蜀書關羽傳作護）前，答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傑，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不如髯之絕倫也。羽省書忻悅，以示賓客。羽美鬚（何本作髯），故亮稱云髯也。 羽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鏃有毒，須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於盆（吳劉何今本作盤）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將軍于禁督七（李本闕七）軍三萬人救樊。漢水暴長，皆爲羽所獲。又斬魏將龐德，威震華夏。魏王議徙許都，以避其銳。而孫權襲江陵。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糜（何今本作麋）芳降吳。羽久不拔城，魏右將軍徐晃救樊，羽退還，遂爲孫權所殺。吳遂取荊州，以諸葛瑾爲荊州牧，住秭歸。 是歲，尚書令法正卒，諡曰翼侯。以尚書劉巴爲尚書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譌傳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所在並言衆瑞，故議郎陽（何本作楊）泉亭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司馬殷純、別駕趙莋、治中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河洛符驗，孔子所甄（劉李本有水字。蜀書有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亦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寶書（蜀書作書寶號。何本重）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又言周羣父未亡時，數言西南有黃氣，立數十丈，而景雲祥風，從璇璣下來應之。如圖書，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先主未許。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黃初。漢獻帝遜位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也。春，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劉吳何今本作麋）、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乃勸先主紹漢絕統（何本作緒），即帝號。先主不許。亮進曰：昔吳漢、耿弇等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耿純進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從公也。世祖感（劉吳何今本作悟）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紹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乃從之。亮與博（李本誤傅）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便欲自立。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朝廷（劉吳何本作延）左遷詩（吳何本作師）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爲丞相，假節錄尚書。許靖爲司徒。張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馬超驃騎將軍，領涼州刺史，封斄（劉李本作漦）鄉侯。北督臨沮。偏將軍吳懿爲關中都督（何本有保字）。魏延鎮北，將軍李嚴輔漢將軍，襄陽馬良爲侍中，楊儀爲尚書，蜀郡何宗爲鴻臚，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五月辛巳，立皇后吳氏，吳懿妹，劉璋兄瑁妻也。子禪爲皇太子。 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

先主將東征，以復關羽之恥。命張飛率巴西萬兵，將會江州。飛帳下將張達、范彊（劉本作疆，誤）殺飛，持其首奔吳。初，飛羽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羽善待小人，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卒以皆敗。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過差，鞭撻健兒，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飛不悟，故敗。先主聞飛營軍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命丞相亮領司隸校尉。 秋七月，先主東伐。群臣多諫不納。廣漢秦宓上陳天時必無其利，先主怒，繫之于理。 孫權遣書請和，先主不聽。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軍巫（何本無巫字）秭歸，左右領軍南郡馮習、陳留吳班自建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溪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秭歸，吳班、陳戒（李本作忠、劉本作誠、蜀志作式）等水軍屯夾陵，夾江東西岸。 二月，將進，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何本作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連營稍前，軍於夷道猇亭。遣侍中馬良經佷山安慰五溪蠻夷。 夏六月，黃氣（劉李本作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數日，與吳人戰，先主敗績。馮習及將張南皆死。先主歎曰：吾之敗，天也。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李本作殿後），兵衆死盡，彤氣益烈。吳將喻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從事祭酒程畿獨泝江退，衆曰：後追以（何本作已）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況從天子乎？亦見殺。 黃權偏軍孤絕，遂北降魏。李異、劉阿等踵（何本作追）躡先主，屯南山。 先主改魚復曰永安。丞相亮聞而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使不東行；就（劉吳何本作既。注引法正傳作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是歲，驃騎將軍馬超亦卒。臨沒，上疏曰：臣宗門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唯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係（劉李本作繫），深託陛下。岱官至平北將軍。拜彤子僉左右（何本作中）郎將。 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太（劉本作大）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 十有一月，先主寢（劉李本誤服）疾。 十有二月，漢嘉太守黃元素爲亮所不善，聞先主疾（何本作疾）病，慮有後患，舉郡（何本作兵）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於成都，詔亮省疾于永安。元燒臨邛城，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由青衣水伐元，滅之。 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對曰：臣敢（劉李本有不字）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敕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與尚書令李嚴並受寄託。 夏四月，先主殂（何本作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表後主曰：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育無疆（原誤彊，吳何本作疆，劉李）。昊天不弔，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如喪考妣。乃顧遺（何本誤遣）詔，事（何本作事是。武侯集作是）惟太宗，百寮發哀，三日除服，到葬（劉何本有到字）復服。其郡國守相令長丞尉，三日除服。 五月，梓宮至成都。諡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

讚曰：漢末大亂，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連郡，衆踰萬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子（李本作於） 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龍興鳳舉四字元作非），伯（劉吳何李本作大文）豫、徐，假翼荊、楚，翻飛梁、益之地，元允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遑乎名號，爲義士所非。及其寄死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臣子以爲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華陽國志卷七

劉後主志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襲位時年十七。建興元年夏五月，後主即位，尊皇后吳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於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也。立皇后張氏，車騎將軍張飛女也。封丞相亮武鄉(劉本復脫下同)侯，中護軍李嚴假節，加光祿勳，封都鄉侯，督永安事；中軍師衛尉魯國劉琰亦都鄉侯；中護軍趙雲江州都督；費觀屯騎校尉、丞相長史王連中部督；襄陽向寵及魏延、吳懿皆封都亭侯；楊洪、王謀等關內侯。南中諸郡並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尚書南陽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曰：吾誠願與蜀和親，但主幼國小，慮不自存。芝曰：吳蜀二國之地，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何本無亮字)一時之傑，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時(李本作峙)。大王如臣服于魏，魏則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大悅，與蜀和報(何本作親)。使聘歲通。芝後累往。權曰：若滅魏之後，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滅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戰爭方始耳。權曰：君之誠懇，乃至於此。昔與亮曰：丁宏(何本小注云：蜀志宏作厷。孫權謂宏言多浮豔。此下蜀書鄧芝傳有掞字，劉李本空)掞張，陰化不實，和合二國，惟有鄧芝。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何本作誠)

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究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乎封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勸戒明也。辟尚書郎蔣琬及廣漢李邵、巴西馬勳(此下舉掾屬，劉與何李本錯出並位)為掾，南陽宗預為主簿，皆德舉也。秦宓為別駕，犍為五(劉李本作王)梁為功曹，梓潼杜微為主簿，皆州俊彥也。而江夏費禕、南郡董允、郭攸之始為侍郎，贊揚日月。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何本有在西二字)：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劉李本作於)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詩不曰乎(何本作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於東乎？曰：雖生於東，終沒於西。答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宓亦稍遷右中郎將、長本校尉、大司農。三年春，長水校尉廖立坐誹訕朝廷，廢徙汶山。立自荊州與龐統並見知，而性傲侮，後更冗散，怨望，故致黜廢。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宏農太守楊儀為參軍，從行，步兵校尉襄陽向朗為長史，統留府事。秋，南中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冬，亮還至漢陽，與魏降人李鴻相見，說新城太守孟達委仰於亮無已。亮方北圖，欲招(何本作推)達為外援，闢參軍蔣琬、從事費詩曰：歸當有書與子度相聞。對(何本作詩)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奉(何本誤命)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詩數率意而言(何本無而言兩字，有小注云：華意蒙遇，諸在蜀書傳中)，故淩遲於世。十有二月，亮至群(何本作郡)，官皆迎，而亮命侍郎費禕參乘，禕官小年幼，衆士於是莫不易觀。四年，永安都護李嚴還督江州，城巴郡(劉李本作都)大城，以征西將軍汝南陳到督永安，封亭侯。是歲，魏文帝崩，明帝立。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將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劉李本作忘)身於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報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以(劉李本作已)定，兵甲以(劉李本作已)足，當帥將(武侯集何本帥作獎率)三軍北平(何本作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克復漢室，還乎舊都。此臣所(劉李本有以字)報先帝而忠於陛下。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陛下亦宜自謀，諮諏善道，察納雅言，不宜引喻失所(劉李本作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君子，後漢所以傾覆。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斟酌規益(武侯集作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省之事，悉以諮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以尚書南陽陳震為中書令，治中張裔為留府長史，與參軍蔣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劉李本作右)馬。以鎮北將軍魏延為司馬。六(李本誤五)年春，丞相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中監軍鄧芝據箕谷為疑軍，魏大將軍曹真舉衆當之。亮身率大衆攻祈(劉吳何李本作祁)山，賞罰肅而号(劉吳何本作號)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何本誤郤)拒亮。亮使參軍襄陽馬謖、裨將軍巴西王平及張沐(何本作休，下同)、李盛、黃襲等在前，違亮節度，為郃所破。平獨斂(劉李本亦斂斂)衆為殿，而雲、芝亦不利。亮拔將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及沐、盛以謝衆，奪襲兵，貶雲秩，長史向朗以不時糾否免，雖超遷平參軍、

進位討寇（劉吳何李本作冠）將軍、封亭侯統軍。五年（李本作六年），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無方。春秋責帥，職臣（何本作匡）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亮書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稱維曰：姜伯約西州上士，馬季常、李永南不如也。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還。（此下劉吳何李本併空位。）魏將王雙追亮，亮合戰，斬雙。七年春，丞相亮遣護軍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將擊戒，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後主詔策亮曰：街亭之敗，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抑損，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授（何本作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赫然。復君丞相，君其無辭。夏四月，吳主孫權稱尊號，遣衛尉陳震慶問吳（何本無吳字），與蜀約分天下。冬，城漢、樂。八年春，丞相亮以參軍楊儀爲長史，加綏遠將軍，遷姜維護軍、征西將軍。秋，魏大將軍司馬宣王由西城，征西車騎將軍張郃（何本誤郃）由子午，大司馬曹真由斜谷，三道將攻漢中。丞相亮軍城固，表進江州都護李嚴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嚴初求以五郡爲巴州，書告亮言魏大臣陳羣、司馬懿並開府，亮乃加嚴中都護，以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大雨道絕，真等還。丞相亮以當先（劉吳何李本誤西）北征，因留嚴漢中，署留府事。嚴改名平。丞相司馬魏延、將軍吳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後將軍費曜（何本作耀）、雍州刺史郭淮于陽溪。延遷前軍師、鎮西將軍，封南鄭侯；懿左將軍，高陽鄉侯。徙魯王永爲甘陵（吳何本作汝）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故也。九年春，丞相亮復出圍祈（劉吳何李本作祁）山，始以木牛運。參軍王平守南圍。司馬宣王拒亮，張郃（何本誤郃）拒平。亮慮糧運不繼，設三策（劉本誤榮）告都護李平曰：上計斷其後道；中計與之持久；下計還住（何本作往）黃土。時宣王等糧亦盡。盛夏雨水，平恐漕運不給，書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指引退，張郃（何本作郃）至青（何本作清）封交戰，爲亮所殺。秋八月，亮還漢中，平懼亮以運不辦見責，欲殺督運領岑述，驚問亮何故來還；又表後主，言亮僞退。亮怒，表廢平爲民，徙梓潼。奪平子豐兵，以爲從事中郎，與長史蔣琬共知居府事。時費禕爲司馬也。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勸農，車騎將軍劉琰、

與（劉本誤興）軍師魏延不和，還成都。秋，亮練兵講武。十一年，魏青龍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閣運糧谷口。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馬運，從斜谷道出武功，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李本有立字）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于（李本作於）軍，時年五十四。還葬漢中定軍山，塚足容棺，斂以時服。謚曰忠武侯。鎮西大將軍魏延與長史楊儀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儀籌畫，不能偏有所廢，常恨恨（李本恨字不重，何本作常恨二人之不平，劉本二格，內亦刻二恨字。）之，爲作甘戚論，二子不感。延常舉刃擬儀，儀涕泣交流。惟護軍費禕和解中間，終亮之世，盡其器用。儀欲案亮成規，將喪引退，使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怒，舉軍先歸南鄭，各相表反。留府長史蔣琬、侍中董允保楊儀疑延。延逆（何本作道）欲擊儀，儀遣平北將軍馬岱（吳何李本作岱，劉本作武，蜀志延傳作岱。）討滅延。延自以武幹，常求將數萬別行，依韓信故事，亮不許，以亮爲怯。及儀將退，使費禕造延，延曰：公雖亡，吾見在。當率衆擊賊，豈可以一人亡，廢國家大事乎？使禕報儀，不可，故欲討（李本作計）儀。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

漢中事。初，亮密表後主，以儀性狷狹，若臣不幸，可以蔣琬代臣。於是以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以儀爲中軍師，司馬費禕爲後軍師，征西姜維爲右監軍、輔（劉李本誤輔）漢將軍，鄧芝前軍師，領兗州刺史，張翼前領軍，並典軍政。廖立在汶山，聞亮卒，垂泣曰：吾終於（劉吳何李本作爲）左衽矣。李平亦發病死。初，立、平爲亮所廢，沒齒常（李本作嘗）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感憤也。十三年，拜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以費禕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侍郎董允兼虎賁中郎將，統（何本無統字）宿衛兵。軍師楊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同（何本同作似）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皆怨望，謂費禕曰：公亡（劉李本誤王）際（何本小注云：公亡之際，按本存云。），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此下吳何本有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句，劉李本無，而以附錄其言提行。）禕表其言，廢徙漢嘉。儀又上書激切，遂行儀重辟。吳以亮之卒也，增巴邱守萬人，蜀亦益白帝軍，右中郎宗預使吳，吳主曰：東之與西，共爲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預對曰：東增巴邱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勢宜然，不足以相問也。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觀汶川之流。武都氐王苻健請降，將軍張尉迎之，過期不至。大將軍琬憂之。牙門將巴西張嶷曰：健求附款至，必無返滯（返滯，何本作他變，劉本亦作他變，蜀志作他變。）聞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將乖離，是以稽（李本作稍）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隨尉居廣都縣。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張氏薨，謚曰敬哀。是歲，車騎將軍吳懿卒。以後典軍、安漢將軍王平領漢中太守，代懿督漢中事。懿從弟班，漢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何本作臣）之子也，名當世，官至驃騎將軍、持節、鄉侯。時南郡輔匡（何本作臣）、光祿、零陵劉邕、南和官亦至鎮南將軍，顏川袁綝、南郡高翔，至大將軍。綝征西將軍。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敬哀（李本誤衰）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瑤爲安定王。以典學從事巴西譙周爲太子家令，梓潼李（李本誤者）譔爲僕射，皆名儒也。冬十二月，大將軍琬出屯漢中，夏（劉吳何李本作督，王平傳作史。）拜王平以前護軍署大將（劉李本將作府，何吳本有將字。）軍府事。尚書僕射李福爲前監軍、領大將軍司馬。延（何本作元）熙二年春三月，進大將軍琬大司馬，開府，辟治中從事犍爲楊戲（蜀小注云：琬傳作戲，蜀志作戲。何本作戲。）爲東曹掾（劉李本作椽）。戲性簡，琬與言時不應答，衆吏以爲慢。琬曰：夫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則顯吾之非，是以嘿（何本作默）然，此義之快也。（此下何本空位字，蜀志蔣琬傳有文字。）又督農楊敏，常毀琬作事憒憒，誠非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白（何本無白字）乞問憒憒（何本有之字）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憒憒矣，復問何也。後敏坐事下獄，人皆必死，琬心無適莫，是以上下輯睦，歸仰於琬，蜀猶稱治。輔漢將軍姜維領大司馬。是歲，西征入羌中，魏明帝崩，齊王即位，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安南將軍馬忠、牽越巂太守張嶷平越巂郡。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琬諮（何本無此字）論事計，歲盡還。五年春正月，姜維還軍涪縣。大司馬琬以丞相亮數入秦川，不克，欲順沔東下征三郡。朝臣咸以爲不可。安南將軍馬忠自建寧還朝，因至漢中，宣詔旨于（李本作於）琬。琬亦連疾動，捘計，遂忠鎮南大將軍，封彭鄉侯。六年，大司馬琬上疏曰：臣既闇弱，加嬰疾疹，奉辭六年，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除之未易。如東西掎（李本作犄）角，但當蠶食，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馬忠議，以爲涼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銜持河右，今涪水陸四

通惟急是赴。何本作急是赴北有虞。東北之便，廟之不艱。劉吳何李本作難。　冬十月，琬還鎮涪，以王平為鎮北大將軍，督漢中事。姜維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　十有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就遷江州都督鄧芝車騎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征西將軍夏侯玄征蜀。王平白何本無白字。與護軍零陵劉敏距何本作拒。興勢圍。以大司馬琬疾病，假大將軍禕節，率軍自成都赴漢中。何本有蔣琬二字。旌旗啓何本作起。路，馬人擐甲，羽檄交馳，嚴鼓將發。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劉吳何李本作別。求共圍棋，禕留意博李本作博。弈，色無厭倦。敏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比至，與等退。命鎮南大將軍馬忠劉本無中字。平李本作平守。尚書事。夏四月，安平王卒，子允嗣。何本作子允。無嗣字。　秋九月，禕還，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于李本作於。費禕、董允。於是禕加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大將軍，領益州刺史，允加輔國將軍、守尚書令。允立朝正色，處中上則匡主，下帥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群司。李本作於。　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劉吳何李本作號。四英。宦人黃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為非。後主欲採擇，何本有小注云：後主欲採擇以充後宮。允曰：妃后之數不可過十二。允常與典軍輔漢將軍胡濟、大將軍禕共期遊宴，命駕將出，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自以官卑，何本作少求去。劉李本亦無此字。少行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劉本作同好。吳何李本亦作同。同好游談耳。君以自屈，方展闊積，舍此就彼，非所謂也。命解驂止。親允之下士接物，皆此類也。君子以為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吳氏薨，謚曰穆。　冬十有一月，大將軍禕行軍漢中。　九年夏六月，禕還成都。　秋，大赦。司農孟光眾何本作於眾中。劉本作光責禕。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賢仁，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焉。初，丞相亮劉吳何李本無亮字。時有言公惜赦者，劉吳何李本無者字。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劉李本無矣字。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自劉李本亮歿後，茲制遂虧。　蜀初闕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賢人。其卿士皆勳德融茂，太常杜瓊學通行修，作脩。衛尉陳震忠恪篤粹，孟光亮直著聞，皆良幹也。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皆記。此下劉吳何本有空文六字，劉李本空位五，有性字。何本無性字。光祿來敏何本有……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指書世英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也。其朝臣尚書巴西司馬勝、義陽胡博，李本作僕射巴西姚伷，侍中汝南陳祗並譏何本作賢。事業。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以故丞相長史向朗為左將軍，朗自去長史，優遊無事，乃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篤心經籍，開門誘士講論李本作二字。古義，不豫世務，是以上自執事，劉何本作執政。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馬琬卒，謚曰恭侯。中書令董允亦卒。超遷蜀郡太守南陽呂乂劉吳何李本作父。為尚書令。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尚書事。維出隴西，與魏將劉李本有軍字。郭淮、夏侯霸戰，克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劉吳何李本作附。將軍維徙之繁縣。　汶山平康夷反，維復討平之。過見廖立，意氣自若。維還，假節。　十一年，鎮北將軍王平卒。以中監軍胡濟為驃騎將軍、假節，領兗州刺史，代平督漢中事。平始出軍，武不大知書，何本作大不知書。性警朗，有思理，與馬忠並垂事績。平同郡句扶，亦果壯亞平，官至右何本作左。將軍，封宕渠侯。後張翼與襄陽廖化並為大將，故時人為語曰：前有句

義有張嶷。廖平本發外家何氏，後復姓。　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誅大將軍曹爽，右將軍夏侯霸來降，淵子也。拜車騎將軍。　四月，大赦。　秋，衛將軍維出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衛將軍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五年，吳主孫權薨，子亮立，來告赴，之如古義也。立子琮為西河王。　命大將軍禕開府。　尚書令呂乂劉吳何李本作父。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加鎮軍何本作軍將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循劉李本作修，吳何本作脩。因賀會手刃殺大何本作大將軍。將軍費禕於漢壽，謚曰敬侯。禕當國名略與蔣琬比，而任劉吳何李本作功。業相繼，姬與戎于李本作于。外。慶賞刑威，咸咨於己。承諸葛之成規，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劉吳何李本作一。自禕歿後，閹宦幷權，衛將軍維自負才兼文武，加練西方風俗，謂自隴以西可制而有，禕常裁制，何本作從一字。至是無權，屢出師旅，功績不立，政刑失錯矣。　四月，維將數萬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救之，維糧盡還。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也。　春，衛將軍維督中外軍事。大赦。　夏六月，維復出隴西，隴西狄道長李簡舉縣降。維圍襄武，魏大將徐質救之，維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入蜀，居於綿竹及繁。　是歲，魏帝齊王廢，高貴鄉公即祚。　十八年春，衛將軍維復議出征，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維不聽。　夏，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眾死數萬。經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進，或毀此成功，為蛇畫足。維必進，魏征西將軍陳泰救狄道，維退駐鍾題。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　春，進衛將軍姜維為大將軍。　秋，何本無秋字。八月，維復出天水，至上邽。鎮西大將軍胡濟失期不至，大為魏將鄧艾所破，死者何本有甚字。眾，士庶由是怨維，而隴以西亦騷擾矣。　冬，維還，謝過引負，求自貶削，於是以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劉吳何李本無此字。　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叛，連吳，魏分關中兵東下，後將軍姜維復從駱谷出長城，軍芒水，與魏大將司馬望、鄧艾相拒。　景耀元年，維以誕破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　宦人黃皓與尚書令陳祗相表裏，始豫政，皓自黃門丞至令，為奉車都尉、中常侍。姜維雖班在祗右，權任不如，蜀人無不追思亮允者，時兵車久駕，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國論，言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人莫察焉。　征北大將軍宗預自永安徵拜鎮軍將軍，領兗州刺史，以襄陽羅憲元本無此字。為領軍，督永安事。　吳大臣廢其主亮，立孫休，來告難，如同盟也。　大將軍維議，以為漢中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據漢樂二城，積穀堅壁，聽敵入平，且重關鎮守，以御大敵，攻李本作功。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懸糧，自然疲退，此殄敵之術也。於是督漢中胡濟却守漢壽，監軍王含劉李本亦作舍，吳何本作合。守樂城，護軍蔣斌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以征西將軍張翼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廣武督廖化為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史。時南郡閻宇為右衛大將軍。　秋八月丙子，領中護軍陳祗卒，謚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閹宦，後主甚善焉，以僕射南鄉侯董厥為尚書令。　景耀三年，魏景元元年也。　秋九月，追謚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車騎將軍張飛曰桓侯，驃騎將軍馬超曰威侯，軍師龐統曰靖侯，後將軍黃忠曰剛侯。　是歲，魏帝高貴鄉公卒，常

道鄉公卽帝位。四年春三月，追諡故鎮軍趙雲曰順平侯。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鄉侯瞻、中都護、衞軍，邊董厥輔國大將軍，與瞻輔政，以侍中義陽樊建守尚書令。自瞻、厥用事，黃皓秉權，無能正(何本作匡)矯者。惟建持(劉吳何李本作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而祕書令河南郤正與皓比屋周旋，皓從微至著，既不憎正，又(劉本誤父)不愛之，官不過六百石，常免於憂患。(何本小注云，按晉百官表，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大將軍維惡皓之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本羈旅自託，而功効無稱，見皓枝附葉(劉本誤業)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何本作告)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皓承白後主。秋，維出侯和，爲魏將鄧艾(李本誤父)所破，還駐沓中。皓協比閻宇，欲廢維樹宇。故維懼，不敢還。(何本小注云，按沓中卽古松州，去文州三百里。) 六年春，魏相國晉文王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益州刺史師纂(李本作篡)五道伐(李本誤代)蜀。大將軍姜維表後主，求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不來，啟後主寢其事，羣臣不知。夏，艾將入沓中，會將向駱谷。蜀方聞之，遣張翼、董厥爲陽安(何本作安陽)關外助，廖化爲維援繼。大赦，改元炎興。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向建威，故待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鍾會圍樂城，遣別將攻關。分將蔣舒開門降，督傅(何李本作傅，劉本誤傳)僉格戰而死。冬，會以樂城不下，徑長驅而前。翼、厥之至漢壽也，維、化亦捨陰平還保劍閣拒會。會不能克，糧運縣遠，議欲還，而鄧艾由陰平景谷傍入。後主又遣都護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權子也，勸瞻速行固險，無令敵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從。前鋒已破，艾徑至涪。瞻退保綿竹。艾(李本誤支)書誘(何本作與)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琊王。瞻怒，殺艾使，戰於綿竹。瞻軍敗績，瞻臨陳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書張遵，皆必死沒命。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恩，不早斬黃皓，以致敗國殄民，用生何爲。乃驅馬赴魏軍而死。百姓聞艾入坪，驚迸山野。後主會羣臣議，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吳。光祿大夫譙周勸降魏，魏必裂土封後主。後主從之。遣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齎璽綬奉牋詣艾降。北地王諶恚憤，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後主輿櫬面縛(劉李本誤縳，下同)，銜璧迎(劉吳何李本有之字)。艾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承制拜驃騎將軍，使止其宮。執黃皓，將殺之，受賂而赦之。諸圍守奉後主勑(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乃下。姜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衞敵之難，而後逞志，乃迴由巴西出郪五城。會被後主手令，乃投戈釋甲，詣鍾會降於涪。軍士莫不奮擊(何本作激)，以刃斫石。明年春正月，會構艾，檻車見徵。會陰異計，奇維雄勇，還其節蓋(何本作印綬)本兵。謂長史杜預曰：姜伯約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劉本作大)初、諸葛公休不如也。鄧艾亦謂蜀人曰：姜維雄兒也。會維到(劉李本作到維，吳何本到作每)，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特維爲爪牙，欲遣維爲前將軍伐中國。維既失(李本誤天)衆，又知會志廣，教會誅北(何本有來字)諸將。諸將既死，徐(劉李本誤除)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後主(何本作復蜀祚)。密書通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何本誤杜)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魏太后崩，會命將發喪，因欲追(劉吳何李本作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張翼、後主太子璿等。軍衆抄掠，數日乃定。三(劉本作二)月，後主舉家東遷洛陽。丁亥，封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此。兄弟子孫爲郡都尉侯者五十餘人。以

譙周全國(劉李本誤爲)民，封城陽亭侯。祕書令郤正、舍妻子隨侍後主，相導威儀，封關內侯。於是尚書令樊建、殿中督張通、侍中張紹亦封侯。劉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稱尊号(劉吳何李本作號)四十二年。蜀郡太守王崇論後主曰：昔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之奇將，猶勤而後濟，然乃(何本作後)登天衢，車不輟轍，坐不安席，非淵明宏(何本誤引)，濟潮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主不常之君，雖有一蕭之經緯，內無骨附(何本改作肉)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鄧艾以疲兵二萬，溢(何本作道)出江由(何本作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以鍾會之智略，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尅難霧筭(何本作算，何本作策·吳)。相應優劣，惜哉。愍以爲維徒能謀一會，不慮窮兵十萬，難爲制御，美宜播越矣。

讚曰：諸葛亮雖資英霸之能，而主非中興之器，欲以一(何本作)區區之蜀，假已廢之命，北吞強魏，抗衡上國，不亦難(劉吳何李本亦作雖)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脩(劉李本作修，下同)民理，威武外振，爰迄琬、禕，遵脩弗革，攝乎大國之閒，以弱爲強，猶可自保。姜維才(李本誤官)非亮匹，志繼洪軌，民嫌其勞，家國亦喪矣。

華陽國志卷八

大同志

古者國無大小，必有記事之史，表成著敗，以明懲勸。稽之前式(何本作代)，州部(何本作郡)宜然。自劉氏祚替，而(何本無而字)金德當陽，天下文明，不及擬世，遠(何本作近)以多故。族祖武平(寳)府君、漢嘉杜(襲)府君並作蜀後志，書其大同，及其喪亂。然逵在李氏，未相條貫，又其始末頗(劉吳何本作頗)有不詳。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叙(何本作序)次顯挺年号(劉吳何本作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遺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吳何本作以)廣識焉。

(此下何本提行)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劉本作郡)爲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宏爲蜀郡，金城(原誤成，李本作城，何)太守天水楊欣爲犍爲太守。(此下何本連下同)後主既東遷，內移蜀之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幷三萬家於東，及關中復二(何本作三)十年田租。董厥、樊建並爲相國參軍。冬，分州置梁州。遣建嚴兼散騎常侍，使蜀慰(一作尉，劉吳何李本作慰)勞。(此下何本提行)晉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成(劉吳何李本作城)，將役徵，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詣相國府，陳邵撫卹有方，遠國初附，當以漸導化，不宜改易州將，失遐外心。相國聽留，辟忌爲舍人。(此下何本連)冬十月，晉武帝踐祚。(此下何本連)二年春，武帝宏納梁益，引援方彥，用故黃金督蜀郡柳隱爲西河(此下何本有太守二字)。巴西文立爲濟陰太守，常(劉李本誤尚)忌河內縣令。(此下何本提行)四年，故中軍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結亡命刑徒，得數百人，自稱諸葛都護，起臨邛，轉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閻(劉李本亦作閣，吳何本作閻)，衞纘(劉何李本云

（伸據。）富、遂州刺史黃策、斬之。初。諸葛瞻與鄧艾戰於綿竹也。時身死失喪。或言生走深逃。瞻親兵言當貌似瞻。故富假之也。（此下何本提。後倣此。）五年。散騎常侍文立表復假（何本無假字。）故蜀大臣名勳後五百家不預厮劇。（何本脫此四字。）皆依故官号。（劉吳何本作號。）爲降。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寧、雲南、永昌、興古四郡爲寧州。（何本一格內無寧州二字。）七年。汶山守兵呂臣等殺其督將以叛。族誅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陰平、武都。（何本誤督。）故於嶮（何本作險。）要。置守。自汶江、龍鶴、冉駹、白馬、匡（宋本作匡。何本作氐種。）用、五圍。皆置修屯牙門。晉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氂。三夕。長七八寸。生數里。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諫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獫狁孔熾。急及諸夏故也。今胡夷相殘。戎虜之常。未爲大患。而盛夏（何本誤盛。）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未晚。晏不聽。遂西行。軍城比入。（吳何本無軍城比入四字。劉李本作出。）晏入營中。軍占以爲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吳何本無水子二字。）燒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爲沮衆。斬之。（此下何本提。）夏五月。軍至都安屯觀坂上。旅復諫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徵不吉。昔漢祖悟柏人以免難。岑彭惡彭亡而不去。遂陷於禍。宜移營他所。晏不納其言。夜所將中州兵綦雄、宣班、張儀等以汶山道險。心提胡之強。晏（何本有復字。）復諫于（李本作於。吳何本作于。劉）晏。時衆庶所怨。遂（何本作逆。）引牙門張宏、督張衡等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爲。惟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勒弓力戰。射百餘發。且罵雄。衆斃之。盡見殺。（何本作戮。）從事廣漢王紹亦赴（何本誤趨。）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入東井。（劉李本無上井字。吳何本無下東字。）東井。益州之分野。殺刺史。戒客入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斗用事。若軍西行。護觀坂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數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誣表晏欲率己共反。故殺之。求以免罪。其衆抄掠百姓。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弘農王濬。宜急救。（李本作救急。）益州禍亂。保安無惡。必爲宏等所枉害。濬從之而發主簿蜀郡何攀。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縗経詣洛。訴晏忠孝。而宏等惡逆。（何本誤樂。）晏得分明。（劉李本明作誠。）詔。（詔作。）書因以濬爲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宏等。益州平。（此下何本提。）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一（何本作其。）道始用酒一斗。（何本作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曰（何本誤日。）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數百。（劉吳何李本亦作數百。）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此下何本提。後倣此。）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劉李本誤舡。）推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俗無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連理、嘉禾、黃龍、甘露之瑞。三月。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舡。（劉李本亦誤舡。下同。）爲伐吳計。（劉李本作調。吳何本作計。）別駕何攀以爲佃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劉本作中。）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舡入山。動數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舡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詣洛。表可征伐狀。（何本無狀字。）因使至襄陽。與征南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宋庭論進取計。（此下何本提。下同。）四年春。漢中郡吏襲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刺史濬（劉吳何李本有盜字。）遷大司農。至漢壽。重遣參軍

李驤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吳。五年。拜晉升（何本誤升。）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爲牙門。姚顯、郄堅爲督。（此下何本提。下同。）冬。當大舉。（四字連上段。）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何本作固。）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何本作遂。）帝乃許焉。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待（吳何李本作侍。）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至江州。詔書進濬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南軍皆受指授。別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太康元年春三月。吳平。攀殺以下。（何本無下字。）功封各有差。以雒南胡麟（李本作龍。）爲益州刺史。濬遷輔國將軍。（劉吳何李本此下無空位。）初。濬將征。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吳巢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備不貪榮拔。卒於布衣。（此下何本提。下同。）三年。更以益梁州爲輕車刺史。乘傳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吳軍司張牧爲校尉。持節統兵。州別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長史司馬。五年。罷寧州諸郡還益州。置南夷校尉。持節如西夷。皆舉秀才廉良。八年。武帝子成都王穎（劉吳何李本作穎。）受封。以（吳何本以下有蜀字。）蜀郡、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号（劉吳何本並作號。）爲（吳何本無爲字。）成都內史。元康六年。復以梁益州爲重州。遷益州刺史栗凱（劉吳何李本亦作凱。）爲梁州。加材官將軍。揚（劉吳何李本作楊。）烈將軍趙廞爲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此下何本提。）關中氐及馬蘭羌反。寇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發梁州及東羌鎮西討之。不克。益州遣牙門馬元尹方救拔之。以鹿車運成都米給軍糧。（此下何本提。）八年。廞至州。擧崇簡約。而性貪奢暴。略陽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閻式、趙肅、何巨、李遠等及氐叟數萬家以郡土連年軍荒。就穀（劉李本作谷。）入漢川。詔書不聽入蜀。益州勒關禁之。而戶曹李苾（李本作芝。據晉書李苾。何本小注云。乃侍御史。）開關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汶山興樂縣黃石、北地盧水胡成豚堅、安角、成明石等。與廣柔平康文降、劉紫利、羌有譽、逢與婢嗣羌郡、逢等數千騎劫縣令。求助討紫利。太守楊邠擅殺豚堅、而降其餘類。（何本脫下餘類二字。）餘類遂叛。殺長吏。（何本誤吏。此下提。）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軍。遣牙門將孫眺爲督護。萬人征之。恤千（李本作於。）常安。大爲胡所破。（此下何本提。）九年。炳以敗軍徵還晉。（此下何本提。）夏。用江夏太守陳總爲代。胡退散。永康元年。詔徵刺史廞爲大（李本作太。）長。（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秋。遂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爲益州刺史。折衝（劉本作衡。）將軍。因廞所服佩。初。廞以晉政衰而趙星黃。占曰。星黃者主。（劉李本作王。）陰懷異計。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傾倉賑施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弟庠。衛六郡人勇壯。厚卹遇。（劉吳何李本有之字。）流民恃（李本誤特。）此。專爲劫盜。蜀民患之。滕數密表。流民剛獷（劉吳何李本作獷。）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何本作繞。）宜移（何本作遷。）還其本土。不者。與東三郡陰地。觀其情態。（李本誤情。劉本亦誤情。）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禍於梁益矣。又言倉庫虛竭。（何本無竭字。）無以應鋒（何本作銳。）鏑一旦（何本作爲一旦。）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由是廞惡滕。（吳何本誤騰。下同。）州被詔書。已遣文武士千餘人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寶募庠黨羅安、王利等劫滕。（何本誤騰。）大敗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者。滕欲入州城。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搆治兵。怨隙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安住少城。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劉李本作氐。）陳西夷。（何本無此五字。）行至。且觀其變。不爾可退住犍爲。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何本誤騰。下同。）不從。（此下何本提。）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門。廞

遣親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此下劉何李本無空位。）厥又遣兵討滕。滕軍敗績。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負滕子奇依民宋寧藏。厥購千金。寧不出。尋厥敗得免。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何李本誤倒。）詣厥請滕死喪。厥義而不殺也。恂與戶曹掾常敞（何本缺。）共備棺殯葬之。（此下劉何李本無空位。）厥又遣軍逆陳總。總至江陽。聞厥有異志。主簿趙模進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惟當速行。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莫有動者也。總更緣道逆留。至南安魚涪津。以與厥軍遇。白總散財貨募士卒距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不能。更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馳（何李本並作弛。）總逃草中。模衣總服格戰。厥兵殺模。見非總。乃搜求總殺之。厥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以武陽令蜀郡杜淑、別駕張粲、（李本作璨。）巴西張龜、西夷司馬楚匡、（何本作尼。）江原令犍爲費遠等爲左右長史、司馬、參軍。（此下劉何李本無空位。）徙犍爲太守李庠爲威寇將軍。召臨邛令涪陵許弇爲牙門將。召諸王官。莫敢不往。又（李本作冬。）以廣漢太守張微（劉吳何李本並作徵。）汶山太守楊邠、成都令費立爲軍祭酒。時庠與兄弟流、驤、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何本小注云。晉書作上官惇。按）扶風李攀、始平費他、氐符成、隗伯、董滕（劉吳何李本作勝。）等、四千騎在北門。厥使庠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陳。不用麾志。（何本作幟。李本亦作幟。劉本作志。）舉矛爲行伍。（何本五，誤。）庠勸稱大號。（劉本作號。）漢庠部下放撥。（何李本作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厥等忌之。遂於會所斬庠、及其兄子宏等十餘人。特等爲變。又命爲督將。安慰其軍。遣特庠喪。其夜特流徹衆放歸綿竹。厥遣故陰平令張衡升（劉吳何李本作外。）遣費恕就殺納。皆爲特所殺。（何本作牙門所殺。）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李本作璨。下同。）逆（何本作固執。）不許。弇怒。於州閣下手刃殺淑、粲。郎

亦殺弇。二子。厥腹心也。永寧元年春正月。厥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以長史費遠爲職、前軍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餘人。夜襲之。因放火殺厥軍略盡。進成都。城中恟懼。中郎常美、與費遠、李苾、張微等夜斬關委厥走。文武散潰。厥獨與妻子乘小船。順水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裒（劉李本亦注疑字。）厥字和叔。本巴西安漢人也。祖世隨張魯內移家趙。趙王倫器之。歷長安令。天門武陵太守。來臨州。長子昺在洛。亦見誅。特流至成都。殺西夷護軍姜發及犍尼。成（劉李本作相。）都令袁治。（劉李本作洽。）因大抄掠。遣牙門王角、李基、詣洛表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厥反。表厥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必無同者。事終無成。敗亡可計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給衛節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尚牙門都尉義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遷梓潼太守樂陵徐儉爲蜀郡太守。（太守二字元作小注。劉李本並作正文。）揚烈（楊烈二字元亦作注。劉吳何李本作正文。）將軍隨西辛冉（李本作冉。下同。）爲廣漢太守。羅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奉迎。特原（驤作驤。劉本作後。李本作後。惠校云。後一作原。）進寶物。尚以驤爲騎督。特流奉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說尚曰。特等隨上寇盜劫賊。宜軍無後患也。會所殺之。辛冉本趙王倫所用。非資次。召當遷。欲討厥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納。冉又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自猜懼。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於都安之天拭山。遣王敦討之。殺數千人。大沒女弱爲生口。敦單馬馳。爲羌所殺。御史馮該、張昌、攝秦雍州從事督鄭。移還流民。從者萬餘家。而特兄輔素留鄉里。記（劉李本作託。）言迎家。既至蜀。因謂特曰。中國亂不足還。遣天水閻式累詣尚求寬假校。權停至秋。並進貨賂於尚、該。許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必欲移

之。式爲別駕杜弢（李本作敎。）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進民一年。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從之。弢致秀才板出還家。知計謀不行（劉李本作可。惠校云。可一作行。）故也。時有白虹。頭在井里。尾在東山。拖大城上。治中從事巴西馬休問閻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古言下有萬屍。氣甚迫於城。非佳應。（此下劉李本無空位。）天尊可遜乎。平西若能寬進民。災自消矣。冉苾又白尚流民前厥亂際。多所抂沒。宜因移設關以奪取。秋七月。尚移督梓潼所在抱關。八月。關督城。閻式曰。無寇而城。讎必保之。蜀將亂矣。九月。遣軍綿竹楊（劉李本作揚。）言種麥。實備越逸。冉又購特流首百疋。特驟悉更其購。云能送六郡大姓閻、趙、任、楊、李、上官、及氐叟梁、竇、符、隗、董、費等首、百疋。流民本無還意。大懷駭。趣特。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爲二營。特稱鎮北。益州流鎮東。皆大將軍。兄輔驃騎。弟驤驍騎。特長子蕩鎮軍。少子雄前軍。李含（李本作舍。下同。）西夷校尉。含子國離、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費他、皆將軍。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發、楊珪、王達、麴歆、陰平李遠、武都李搏（李本作博。）略陽夕斌等參佐。而閻式、何巨（李本誤臣。）趙肅、亦爲賓。從其餘皆有官號。（李本作數。）辛冉遣護軍曾元攻之。爲特所殺。尚遣督護田佐、牙門劉並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犍爲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冉、不能克。冉詭罪於綿竹令南郡岐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特等得廣漢。詐爲表奏。稱引梁統推舉竇融故事。以自貴大。（李本大誤。）尚遣檄告喻閻式。式答曰。辛冉傾巧。杜敖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扁之（劉李本並作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弢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初至。隨穀庸賃。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迸民不肯延頸受刃。其發在後。即聽

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生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雖聽未察。卿彼過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長遜。支分勢解。事漸及己。所謂不雅（劉李本誤雅。）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咎也。尚率其民盡渡郫水以南。尚阻長圍。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押（李本作押。劉本作拼。）特等保廣漢。太安元年春。尚牙門夏匡攻李特於立石。失利。征西遣督護衛博（李本作博。下同。）西征討特。博次梓潼。晉復拜前廣漢太守張微（劉何李本作徵。）廣漢太守據德陽。（此下何本連。）尚遣督護巴西張龜。督四十牙門軍繁城。博方遣參軍嚴紹誘特降。尚貽博書曰。昔年得李流驤。降心款款。由時咸帖。得還爲寇。閒特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從。故爲特所破於陽沔。梓潼太守張演委倉庫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班（吳何本作珍。）舉郡降特。（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衛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將軍河間王深器之。初爲陰平太守。爲從事巴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許雄以陽沔之沒。寇尚未至。聞鵲（何本作鶴。）鳴便退。博欲委罪梁州託以自不供給。梁州治中裴之。博以是得罪。晉乃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此下何本連。）八月。特破德陽。流次成都北上。李驤在毗橋。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覘士（李本誤上。何本誤土。）衆（何本有寡二字。）還以告尚。尚遣叟（何本作繙。）兵襲驤。驤破之。流驤并衆攻尚軍。（劉吳何李本並出軍字。）失利。喪其器甲。特（原本無特字。劉吳何本亦無。李本有。）梁州刺史許雄、數遣軍討特。特備險不得進。征西乃遣監軍劉沈將西征。以中國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李本誤。）毅、遣叟（何本作傻。）兵助尚軍數挫。特勢日盛。（此下何本提。）二（李本作三。）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軍。特從益底渡。蠶從亦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緣江守軍皆散走。太守徐儉遍降。尚保大城。特（何本無此五字。）營少城。而流軍（何本有屯遞二字。）江西之檢

上蜀民(何本有僅字)先已結村堡(元作保，李本亦作保，劉、吳、何)，特分人就主之。雄密諫特收質任，無得分散。猛說流亦諫之。特怒曰：大事以(何本作已)定，但當安民，何緣疑動，而劫害不止。尚從事蜀郡任叡(何本作睿，小注云按晉書作任明)說尚曰：特旣因逆(原本無此四字，劉吳何李本亦並無有)僥暴百姓，又分人衆，散在諸村堡(原本無堡字，劉吳何李本亦無)，怠忙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諸村，密赴戰日，內外擊之，破特必矣。尚從之，縋(何本作縋)出叡(何本作睿，下同)。使宣旨告諸村，期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慇語曰：在彼楊(何本作揚)水。叡先詣特降，充觀虛實。特問城中，叡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與啓信。諸村悉從叡，叡還報尚，如期出軍討特。諸村亦起，大殺特衆，破退，追及於繁之宵桑，斬特及兄輔遠等。李流斂餘(何本作衆)衆還赤祖，尚乘勝，但施遊軍征道，傳特首洛陽，焚其屍。(此下何本連。)

李雄以李離為梓潼太守，衆還赤祖，推李流為大將軍、大都督，而荊州刺史宋岱水軍三萬助尚，次墊江。前鋒建平太守孫阜破特德陽守將蹇(何本作騫)碩，太守任臧、退至涪。三月，尚遣督護張龜、何沖、左汜等軍繁城，而綿竹降，涪陵民藥(劉李本作樂)紳、杜阿應尚，尚又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為流驍騎、雄攻紳、深破。驤殺李攀，弟恭復為主。左汜、黃誾逼攻特北營，中氐苻成、隗伯石定叛應汜、誾，攻蕩、雄。蕩母羅擐甲略陳，伯手刃羅傷目，壯氣益烈。又時成伯戰於內，汜、誾攻其外，自晨至日中，營垂欲破，會流破深，蕩、雄破紳，還適與汜、誾會，大破之。成伯將其黨突出詣尚。蕩策馬追退軍，為叟(吳本作傻)長矛所樁(劉李本作椿，何本作楷)死。羅、雄祕不發喪，以安衆心。流以特、蕩死，而岱、阜並至，恐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與驤諫之，不納。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李離聞父舅將降，自梓潼還，欲諫不及。雄與離謀襲阜，曰：若功成事濟，當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與君計雖定，老子不從，若何？離曰：當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雖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乃說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憒，以共殘蜀民之禍，陳阜可富貴之秋，得以破阜。阜軍死者甚衆，而岱病亡，荊州軍退，轉攻尚。(此下何本連。)流懲其短，軍事任雄，雄數破尚軍，保大城。夏四月，尚殺隱士劉敞(何本作敝)。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尚皓首宋岱(李本作常)，屈志，亦不預世事，尚信祇(何本誤)言，殺之。殺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五月，李流降于(李本作於)孫阜，遣子為質，不下，乃舉兵興李離(劉李本作雄)，襲阜(劉吳何李本並出阜字)，軍敗績。宋岱病卒墊江，州軍退，雄逼攻尚，尚保大城中。六月，雄從帛(李本作冒)羊額渡，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據郫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盡移營據之。三蜀民流迸(何本作併)，南入東下，野無煙火，鹵掠無處，亦尋飢(劉何李本作饑)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賢自守。平西參軍涪陵徐輿求為汶山(何本誤)太守，撫帥江西民，與官(何本作尚)掎(李本作犄)角討雄，尚不許，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劉吳何李本並有雄字)，以為安西將軍，給其軍糧，雄得以振。九月，流病死，雄復稱大將軍、都督州牧。尚數攻郫。雄使武都朴泰譎(何本作詐)尚，曰：李驤與雄以飢(劉何李本作饑)饉孤危，日鬭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濟軍來，我為內應，可得也。尚以為然，大與金寶。泰曰：今軍故未立效，後取不晚也。又求遣人白隨說伺。尚從之。泰要發火，遣隗伯諸軍攻郫。驤使道設伏，以長梯上伯軍。伯軍見火起，皆爭緣梯。雄因放兵擊之，大破尚軍。雄徑追退，夜至城下，稱萬歲，曰：以(何本作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保大城。驤別攻犍為，斷尚運道，獲太守武陵龔恢。恢往(何本無往字)為天水西縣令，任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不？恢曰：識汝耳。

郡吏星散，惟(劉吳何李本作帷)功曹楊渙侍衛。回謂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能救與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昔主求生，何如守義而死。遂并(何本作併)見殺。以李禪為犍為太守。雄生獲伯，知其傷死，劍也，伯女為梁雙妻，為已用，故不殺。閏十二月，尚糧運不繼，而被攻急，夜退，由(何本無由字)牛鞞水東下，留牙門張羅(或改羅特)持城。終夜比(何本作北)，雄覺，去以(何本作已)遠，倉卒失節鉞，羅持從後得之，并詣賫應，雄得成都。梁州刺史許雄以討賊不進，檻車徵詣獄，惟犍為、漢國太守杜孟治、都戰帥趙汶、荊州太守梓潼(此下何本注一原闕字)守漢中。(此下何本提。)元興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陽(何本作揚)，軍司李(何本作辛)寶詣洛表狀，詔書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三(何本誤二)郡，供其軍賦。冬，尚移屯巴郡，遣軍掠蜀中，斬雄從祖冉(劉李本作舟)，獲驤妻昝(李本作外)、子壽兄弟。十二月，雄太尉李離伐漢中，殺戰帥趙汶。(此下何本提。)永嘉元年春，尚施從關戍至漢安僰道。(此下何本連，下闕。)時益州民流多在荊湘州及越嶲、牂牁，尚皆置郡縣，就民所在。又施諸村參軍。三月，關中流民鄧定、訇氐(何李本作氏)等掠漢中，冬辰勢以叛，巴西太守張燕、帥牙門武鑒、漢國郡丞宣定，遣兵圍之，氐求救(何本作教)於李雄。夏五月，雄遣李離、李驤、李璜、李鳳入漢中救定。杜孟治聞離至，命燕釋(何本誤什)圍保州城。初，燕攻定，定衆飢(劉李本作饑)餓，僞降，送金一器與燕，燕納之，居七日，氐至，定還冬辰勢，燕進圍之，不聽孟治言。離至，先攻鑒營，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懼，戰將百騎走。離等大破州軍。牙門蔡松退造(何本作告)孟治曰：州軍以破，賊衆不可待也。孟治將護軍欲城守，謂孟治曰：賊來雖衆，客氣之常(李本作理，何本作素)。區區有東道之通，必不分宿兵於外，不過迎拔定氐耳。孟治曰：不然。雄自稱帝王，縱橫天下，以遣重衆，必取漢中。雖有半城，士民破膽，不可與待寇也。乃開門退走，離軍北追。孟治入大桑谷，民數千家，車數千兩，一夜行才(何本作纔)數十里，而梓潼荊子(原注疑有誤字，劉李本作賊，何本無此注)以父與孟治有隙，合子弟進之，及於谷口，孟治弃(劉吳何李本作棄)子走，荊子獲之，及吏民十餘家。惟漢國功曹毋建荷(劉李本作擔)伏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以賊也，餓死谷中，積十餘日，離等引還。漢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還守南鄭。(此下何本提。)二年，(劉本二字闕)詔書錄尚討特功，加散騎常侍、都督二州，進爵夷陵侯，長子宇以佩率車都(劉本作督)尉拜(吳何本作并)，次子延壽騎都尉。(此下何本連。)梁州以雄所破壞，晉更以益甫商為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順陽內史江夏張光為刺史，治新城。漢中民逼李鳳寇掠，東走荊河。(此下何本連。)三年冬，天水訇琦、張金苟、略陽羅羕殺雄太尉李離、降尚；雄太傅驤、李雲、李璜攻羕，為所破，殺雲、璜。雄從弟也。為司空。(此下何本提。)十有二月，琦等送離妻子於尚，尚斬之，分其室。(此下何本提。)四年，天水文石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遐闢(何本闕蜀，此下何本連，下同)。初，巴西譙登詣鎮南請兵，鎮南無兵，表為揚(劉吳何李本作楊)烈將軍、梓潼內史，義募三巴、蜀漢民為兵，克復州郡。先征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馬脫，還治涪。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為之合水，巴蜀為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氐郡(劉吳何李本作甘)不得前。秋七月，尚薨于(李本作於)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陽人也。歷尚書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臨州。(此下何本闕。)詔書除長沙太守下邳皮素(吳何李本有字字)，素，泰混為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楊(劉吳何李本作揚)烈將軍，領義募人及平西將軍，當進治三關。時李驤急攻譙登，素次巴東，敕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尚子宇患恨，加登糧運不給，素至涪，欲治執事，執事懷懼，

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趙攀、閻闞等夜煞(吳何李劉本作殺。)素。(吳何本無下二句。)素字秦張，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煞(吳何李本作殺。)宇及涪、巴郡亂。不果。拔登三府官屬，上巴東監軍冠軍將軍南陽韓松爲刺史，校尉、治巴東。(此下何本提。)　五年春正月，李驤破涪城，獲登。巴西梓潼復爲雄有。(此吳李何本無空位，劉本提行。)　荆湘有亂，氐符成、隗文作亂宜都，西上巴東。雄衆攻僰道，走犍爲太守魏紀，殺江陽太守姚襲。　二月，氐隗文等反於巴東。暴重討之未下。重殺刺史韓松。松字公治，南陽人。(吳何本有也字。)隗文(吳何本作隗大。)司徒馳孫也。自領三府事。(此下何本連。)　三月，三府文武與巴東太守束其因重及妻子於宜都，殺之。共表巴郡太守張羅，字景治。(吳李何本有此三字，各本有疑是衍。)行三府事。羅治枳，自討隗文於宫坼。(何本作圻。)破降之。旬月復叛，劫巴郡太守黃龕，託以爲主。龕窮急(此下疑脫注字。)自殺。主簿楊預諫曰：文之宿惡，江川所知，拘劫明府，誰不危心。虛假之名，孰當信之。可使張將軍知其丹誠(吳何本作賊。)何遽如此。龕曰：賊已道斷，何緣得介款治知之。預乃作龕書，遣弟逃氐詣羅。羅(何本少一羅字。)曰：子宜宜吾自明之耳。隗文聞，怒因(何本誤因。)龕執預，鬪(劉吳何李本作聞。)遣信狀。(劉李誤壯。)龕曰：不遺也。文乃考預一日夜，預不言。文欲殺龕，預死杖下。文義之，赦龕。羅遣軍討之，破，還。羅自討之，敗績，身死。羅字景治，(吳何本無此三字。)河南梁人也。巴中無復餘種矣。文既(何本作跳。)略吏民西上降雄，將任(劉本作仕。)回。獲犍爲太守魏紀。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王巽行三府事。又(劉本誤又。)領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張光復治漢中。(此下何本提。)　六年，龍驤將軍江陽太守犍爲張啓，與廣漢羅琦共煞(何本作殺。)巽。巽字彥明，蜀人也。啓復行三府事，羅琦行巴郡太守。啓病亡。啓字進明，犍爲人，蜀車騎將軍張翼孫也。三府文武復共表涪陵太守義陽向沈行西夷校尉，吏民南入涪陵。(此下何本提。)　建興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癘，蜀郡太守江陽程融、宜都太守犍爲楊芬、西夷司馬巴郡常歆、蜀郡常宏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蘭維爲西夷校尉。(此下何本連。)　時中原既亂，江東有事，救援無所顧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東。遂爲雄將李恭、費黑所破獲。　五月，梁州刺史張光討王如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於盤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運、建走保(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拘(李本亦作拘，劉吳何本作枸。)山。光遣軍攻破(何本作殺。)之。建女壻(何本作婿，李本作壻。)楊虎保黃金山以叛。討之，虎夜弃(劉吳何李本作棄。)營，遁趣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萇討之，迭有勝負。光求助於武都氐王楊茂搜，虎亦求援於茂搜。初茂搜子難敵遣養子適賈梁州，私買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殺之。難敵以是怨光，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劉吳何本並作貰，李本誤貫。)也。陰謀討光。會光虎求援，(此下何本連下同。)　秋八月，茂搜遣難敵將騎入漢中。外言助光，內實應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犒勞，遣與孟萇共討虎。孟萇自處(吳何本作虎。)前。難敵繼後，與虎戰，久，難敵從後擊孟萇，大破，生禽孟萇，殺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州。　冬十月，虎與氐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氐虎得州城，發光塚，焚其屍喪。難敵得光鼓吹妓樂，自号(劉吳何本作號。)刺史。虎領吏民入蜀。漢中民張咸(一作威。)等討難敵，難敵(吳何本不重此二字。)退還，咸復入蜀。於是三州沒爲雄矣。　蜀自太康至于(李本作於。)太安，頻怪異，成都北鄉有人嘗(劉本作常。)見女子(本作僻。)入草中。往視，物如人，有身形頭目口，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有馬生角，長大各半寸。又有驢無皮毛，祖(原李本誤祖。)(本作留。)肉飲食數日死。繁什邡、郪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莖葉赤，子青，如牛角。內史耿滕以爲朱草，表美於成

都王。(此下何本提。)　元康三年正月中，獄(原誤獄，劉吳何李本並作獄。)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謠曰：郫城墾，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又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劉吳何李本作字。)及向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當下美。巴郡皮索之(吳何本之下空一位。)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武平府君云。譙周言：巴沒三十年後，當有異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歲，去周(吳本誤州。)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則孫阜不交，市三旬之間，流離(原作雄，吳何本作離·雍。)之首，縣於轅門，恩以爲宋岱方進，阜見得質。及更推敗，設岱生在，無所保據矣。(何本作也。)　杜弢自湘中興柳監軍書曰：前諸人不能貸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士權爲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詔失之毫釐，差以萬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漸爲恨者。流民初西，當承詔書閉關不入，其次易代超叛。選宜內遺平西綿竹之會，聽王敦之計，少可以寧寇亂之發，非彼之謂也。

讚曰：先王規方萬國，必兼親賢，能而任宗盟者，蓋內藩王室，外禦叛侮。故元牧有連率之職，奉貢無失職之愆矣。(劉吳何李本作愆。)及漢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著名前世，第伍(劉吳何李本作五。)倫、蔡茂，從登三司，斯作遠之准格，不凌之令範也。自大同後，能言之士，無不以西土張驤爲鑒，求王皇宗，樹賢建德，於時莫察，視險若夷，缺垣不防。(吳何本作妨。)任非其器，啓戎長寇，遂覆三州。詩所謂四國無正，不用其良也。

華陽國志卷九

李特雄壽勢志(劉李本無勢字。何本止李志二字。)

李特，字元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種黨勁勇，俗好鬼巫。漢末(劉本末字誤作求。)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魏武定漢中，曾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移於略陽北土，復號曰巴人。(此下何本連下同。)　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兄弟五人：長兄輔，字元政；次特；特弟庠，字元序；庠弟流，字元通；流弟驤，字元龍。皆銳驍有武幹。特長子蕩，字仲平，好學有容觀。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劉李本作冉，下同。)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爲人主。鄉里人多善之。與叔父庠並以烈氣聞，人多歸之。既克成都，衆皆飢(劉吳何李本作饑。)餓，驤乃將民入郪王城食穀芋。(李本作芉。)　雄遣信奉迎范賢，欲推戴之。賢不許，更勸雄自立。　永興元年冬十月，楊褒(何本作襃。)楊珪共勸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何本有公字。)公，祖父(何本無父字。)慕隴西王，父特景王，母曰太后。追謚世父輔齊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原本誤武，何李本作父，劉吳。)流秦文王，兄蕩廣漢壯文公。以叔父驤爲太傅，庶兄始爲太保，外兄李國爲太宰，國弟離爲太尉，從弟雲爲司徒，璜爲司空，閻式爲尚書令，褒(何本作襃。)爲僕射，發爲侍中，珪爲尚書，洪爲益州刺史，徐輿鎮南，王璩軍師，具置百官。下赦，建元太武。迎范賢爲丞相，從弟西、流子也，以不陪

列誅之.賢旣至.以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軍征不預.租稅皆入賢家.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劉李本誤培.)陵丹興人也. 光熙元年.雄稱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羅羕、訇琦等殺李離於梓潼.時閻式去雄依離.并見殺.驤攻不克.時李雲、李璜皆戰死. 明年.文碩殺李國.以巴西梓潼爲晉.平寇將軍李鳳在晉壽. 梁州先巳(何本作以.)爲雄所破.不守.而譙登在涪.平西參軍向奮屯漢安之宜福.張羅屯平無(何本小注云.後漢書郡國志無.有會無城.)逼雄.雄將張寶弟金在訇琦中.雄遣寶反爲奸.許以代離.寶素凶勇.先殺人而後奔梓潼.密結心腹.會羅尙遣使慰勞琦.琦等出送(李本作還.)其使.寶從後閉城門.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寶爲太尉.雄自攻奮.奮走.遣驤攻登.登初將驤子(元本作予.)壽欲以誘驤.驤攻急.救援不至.還驤壽. 五年春.驤獲登.遣李始、李鳳攻巴西.殺文碩.是歲.雄姨弟任小受張羅募.手刃雄頭.雄幾死.改元玉(劉李本誤王.)衡.是後.扶風鄧芝、楊虎等各率流民前後數千家入蜀.以鳳爲征北梁州.任回鎭南南夷.寧州.李恭征東南蠻荆州.皆大將軍校尉刺史.雄驍勤(劉本誤斤.)卹百姓於內.鳳回、恭招流民於外.稱有功.氐符成、隗文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皆以爲將.天水陳安舉隴右來降.武都氐王楊茂搜奉貢稱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晉涼州刺史張駿遣信交好.漢嘉夷王沖遣子入(何本無入字.)質.頃之.朱提審炤(審炤二字原作注.劉吳何今本作正文.)率民歸降.建寧爨量、袁嶮(何本作險.)委誠.其餘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虛己受人.寬和政役.遠至邇安.年豐(李本誤豊.)穀登.乃興文教.立學官.其賦民男丁壹(劉吳何李本作一.)歲穀三斛.女丁一斛五斗.(劉本作斛.)疾病半之.戶調(劉本誤綱.)絹不過數丈.綿不過數兩.事少役稀.民多富實.至乃閭門不閉.路

無(何本作不.)拾遺.獄無滯囚.刑不濫及.但爲國威儀無則.官無秩祿.職署委積.班序無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貨賄公行.懲勸不明.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伍.其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故綱紀莫稱. 李鳳在北.數有戰降之功.時蕩子稚(何本誤雅.)屯晉壽.害其功. 大(何本作太.)興元年.鳳以巴西叛.驤討之.久住梓潼.不敢進.雄自至涪.驤遂斬鳳.以壽代鳳.以知州征事. 二年.驤伐越嶲.又分伐朱提.(此下何本空一字位.中) 三年.獲太守西夷校尉李釗. 夏.進伐寧州.大敗於螳螂.還. 初.氐王楊茂搜子難敵堅頭爲劉曜所破.奔晉壽.晉壽守將李稚、蕩第二子也.受其賂.遣.不送成都.曜旣引還.稚遣難敵兄弟還武都.遂阻叛.(原誤北判.何李本今作拔.)稚.稚悔失計.通白雄求伐氐.雄許之.群臣多諫.雄不從.遣稚兄琀以侍中中領軍統稚攻難敵.由白(劉李本誤近.)水道.壽遣興(何本作田.) 稚弟玝由陰平入.二道討氐.難敵等先拒壽、玝.壽不進.而琀稚徑至下辨.以深入無繼.大爲氐所破.稚琀皆死.死者千餘人.雄深自咎責.以謝百姓.琀.蕩之元子.有名望志尙.雄欲傳以後嗣.甚痛惜之. 雄妻任無子.養琀弟班爲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群臣上立嗣.雄曰.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基兆.子止侯位.國志恥之.宜公舍子立弟.君子以爲知人.吾將鑒國志之恥.以繼宣公之美.驤與司徒王達諫以爲不可.雄不從.永昌元年冬.立班爲太子.驤泣曰.亂始於是矣.泰寧元年.越嶲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其(李本作兵.) 征南費黑救(何本作敵.)之. 咸和元年夏.斯叟破. 二年.謙移郡民於蜀. 三年冬.驤死.追贈相國.謚曰漢獻王.壽以喪還.拜玝征北梁州.代壽.以班行撫軍將軍.督晉壽軍屯. 五年.拜壽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中護軍、西夷校尉、錄尙書.總統如驤. 冬.壽

率征南費黑、征東任邵伐巴東.至建平.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 六年春.壽還.遣任邵屯巴. 雄以子越爲車騎.住廣漢. 秋.壽伐陰平. 冬.城涪縣. 七年秋.壽南征寧州.以費黑爲司馬.與邵攀等爲前軍.由南廣入.又別遣任回子調由越嶲. 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時壽已圍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雖至.齎糧不多.宜令入城.共消其穀.猶嫌其少.何緣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壽欲急之.黑諫曰.南道險(何本誤儉.)俗好反亂.宜必待其詐勇已困.但當日月制之.全軍取勝.以求有餘.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壽必欲戰.果不利.乃率(劉吳何李本作委.)以軍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何本作二.)郡. 三月.刺史尹奉舉州委質.遷奉於蜀.壽領寧州.南夷初平.威禁甚(劉李本誤其.)肅.後轉陵掠民.秋.建寧州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牂柯(何李本作牁.)太守謝恕舉郡爲晉.壽破之. 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爲寧州.爨深爲交州刺史. 封壽建寧王.張駿使參軍傅穎、治中張淳、遣樣.皆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引見謂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貴州將令行河沙.常所希冀.進思共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鈞(何本作在.李本作鈎.)闇至.(何本作室.)有何已已.頴淳以爲然.使聘相繼. 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劉李本作將.) 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琅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軍.使人欣然.雄之雅談.多如此類. 三月.壽還. 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時年六十一.僞謚曰武帝.廟稱太宗.凡自立三十年. 冬十二月丙(李本作內.)寅.葬成都.墓號安都陵也.

班(劉李本誤斑.下同.)字世文.蕩第四子也.少見養於雄.年十六.立爲太子.好學愛士.每觀書傳.謂其師友天水文夔、隴西董融等曰.吾見周(李本誤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何本誤不.)、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慚色.何古人之難及乎.進止周旋.勤於咨問.但性輕躁.失在川獄. 甲子.襲位.玝來奔喪.勸遣雄子越還江陽.而欲令期代己.知北(原誤此.劉吳何李本並作北.)事.班以未葬.不許.遣玝還涪. 冬十月癸亥朔.越殺班於臨次.并殺班仲兄領軍都.玝奔晉.期僞謚班曰戾太子.壽追謚曰哀皇帝.子幽.顚爲期(劉李本作其.)所殺.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無後.玝在晉.爲巴郡、襄陽、宜都太守.龍驤將軍.永和三年.從征西於山陽戰死也.(此下何本提行.) 期字世運.雄弟四子也.母冉賤.雄妻任養爲子.少好學問.有容(原誤客.劉吳李本作容.)觀.雄時令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纔得數百人.而期獨得千餘人.爲安東將軍.雄亡.越自江陽來赴喪.兄弟怏怏.旣以班非雄所生.又嫉玝不利己.與兄越密謀圖班.太史令韓約(何本作約.)上言.宮室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殺班.期自立.以越爲相國.興壽並錄尙書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使討玝於涪.封越建寧王.以仲兄霸爲中領軍.鎭南.弟保鎭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從兄始征東.代越.督大將軍.(此下何本迎.)玝走.即拜壽梁州.知北事. 咸熙元年春正月.立妻閻氏爲后.下赦.改元玉恆. 秋.以司隸景騫爲尙書令.征南費黑爲司隸.班舅羅演爲僕射.(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襲期.立班子幽.謀泄.殺澹.并誅班母羅.琀子礪.稚妻昝. 二年.景從子載.多才藝.託他事誅之.而霸.保皆疑病死.於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親.而期志益廣.忽慢(何本無此二字.)父時公卿.政刑失錯. 四年夏四月.壽自涪還襲期.假以誅越騫

爲言。雄兩散此宴十格戰。期謂壽不自薄。不許。既誅越爲。初廢期爲邛都縣公。　五月。乃殺期及誅李始等。殺兄弟十餘人。期死時年二十四。謚曰幽王。　五年。徙其妻子（劉本作丁）於越嶲。勢又（何本誤又）使人就越嶲殺其子。（壽以下劉李何本提行。空）　壽字武考。有幹局。愛尚學義。志度少殊於諸子。雄奇之。自代父爲將。志在功名。故東征南伐。皆有功（劉李本作攻）。事。雄疾病。侍疾左右。有侍臣造雄顧命。寄託於壽。期之殺班也。李始初欲附壽。圖共討期。壽不敢。始怒。說期取壽。憚李玝在北。欲藉壽討之。故遣壽。壽既受漢封北伐玝。告以去就。斜晉假道。故玝得由巴順水東下吳。壽雖代（劉李本作伐。吳何本作代）。玝鎮涪。茂終（劉李本作中）。當入朝覲。常自危嫌。（今本作探）：輒造漢中守將張才。急書告方外寇警。　成康二年。冬。北入漢中。破走司馬勳。壽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手下有強兵。懼不自全。數聘命高士巴西龔壯。壯雖不應。恐見害。不得已數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劉向之言。而患之。每謀壯以自安之術。壯之父及叔皆爲時所殺。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壽曰。何如舍小從大。以危易安。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劉本作恆。避宋諱）。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爲晉稱藩。會養弟收從成都病還。死道中。乃佯言越來殺之。又詐遣妹壻任調詐言。期越當廢壽。以惑衆下。衆下信之。乃誓文武。許賞城中資財。得數千人。南攻成都。子勢爲門內應。遂獲期越。誅其宗族十餘人。兵入虜（李本作擄）掠民家。姦淫在公主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迺定。恆（原作桓）興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以壯爲長史。告下。又勸令送期於晉。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何本作列）等勸壽自立。壽亦作心。遂背思明所陳之計。稱漢皇帝。尊父驤曰獻帝。母昝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漢興。以桓（原作恒）爲尚書令。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鎮北梁州。知東羌校尉。李奕鎮西西夷校尉。更代（劉吳何李本作代）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己參佐。省寧州以從子權爲鎮南南夷校尉寧州。於是成都諸李子弟（子弟二字原作注。吳何李本作正文）無復兵馬形勢者。雄時佐臣。及六郡人。皆斥廢也。　秋七月。李奕從兄乾。與大臣合謀欲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要。爲兄弟。進李閎爲征東（劉本誤東）將軍荊州。移鎮巴郡。　八月。天連陰雨。禾（劉本誤木）稼傷損。百姓飢（劉吳何李本作饑）疫。草莽臣龔壯上封事曰。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遺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何本誤變）遺託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逆理。頗違顧命。管蔡既興。讒訓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明（劉吳何李本作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朗。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氾濫。垂向百日。禾稼損傷。加之飢（劉吳何李本作饑）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李本誤）。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雖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劉吳何李本誤埸）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李本作求）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盛德。宗廟相承（劉吳何李本作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勳於上。生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面。歌詩與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哉。論者或言二（劉李本作一）州人附晉必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荊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大半。鍾鄧之役。放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

或不達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劉李本誤爲）臣當爲法正。陛下獲臣如天。發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讓皆不處。臣復何爲。當作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須尺兵。一國來附。威震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何本作北）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慮。縱令徵兵。但按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何本作戎）病之痿。實成殊遇。冀（何本誤翼）以微言。少補明時。當懼殞歿。不寫愚心。寃負恩厚。誅進惶伏。願罪戮。壽不悅。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僕射任顏。雄妻弟也。謀反誅。并殺雄子約等。　五年春二月。晉將伐巴郡。獲李閎。閎。恭子也。初壽許自牛鞞以東上隙與閎。執政者以爲不可。乃止。復不從兵。故獲從。因弟隨以是怨。故與朝有隙。是時壽疾病。恆（原作桓）思明等復議奉晉計。卒巴郡破。壽以爲附晉皆當以兵威。故不能自斷。遂輟計。　三月。拜李奕鎮東代（李本作伐）閎。　夏。建寧太守孟彥。率州人縛刺史霍彪於晉。舉建寧爲晉。遣右（劉李本誤又）將軍李位都討之。時權在越嶲。　秋。又遣尚書李撼（吳本作揔）爲御史。入南中。撫卹毅。令故寧州刺史以向與南人有舊。故遣之。揔從兄演自越嶲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車騎將軍王韜爲參軍。（[illegible]）　晉康帝建元元年。壽卒。勢立。改元太和。太（劉本作大）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勢乃更命

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固請許之。勢疑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被收。嘆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illegible]）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冬。李奕自晉壽舉兵反。單騎突門。門者射殺奕。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李本誤撩。李本此注在書頭）至（李何本無至字）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爲梓潼。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飢（劉吳何李本作饑）饉。境內蕭條。　三年春二月。桓溫伐蜀。軍至青衣。勢大發兵。遣昝堅等將之。（昝。子感切。姓也。此注李本在書頭）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劉吳何李本作碕）渡向犍爲。（[illegible]）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李原本作北。何本作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率（劉本作悉）衆出戰于（李本作於）笮橋。（[illegible]）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降。勢乃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李氏（何本李氏上空一字）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號四十三年。蜀中亦有怪異。期時有狗豕交。木冬榮。勢時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馬氏婦妊身。兒腦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有馬生駒。一頭二（何本作兩）身相著。六耳。一牝一牡。又有天雨血於江南。數畝許。李漢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遂（何本誤逐）斂於箕中。又跳出。寫於籮中。又跳出。有猿居鳥巢。至城下。地仍震。又連生毛。其天譴不能詳也。

讚曰。特流乘釁。險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極不建（何本誤見）。遇其時與期估爲禍階。而壽勢終之。詩所謂亂離瘼矣。爰（何本改奚）其適歸者也。長老傳譙周讖曰。廣漢（此下李本有城字。劉吳何）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元

宮自相賊，終如其記，先識預覩，何異古人乎。歷觀前世僞僭之徒，縱使虞劉，未有如茲，每惟啟人邱墟之歟。賈生過秦之論，亡國破家，其監不遠矣。

按（李本按字頂格）常璩華陽國志目錄第九卷，（何本無此三字）及序志，皆云述李特雄期壽勢志，則勢（何本作先）因有志也。今諸本皆無之，意者傳寫脫漏，因循不錄，遂失之歟。今本諸通鑑所述，參以載記所書，續成勢志，用補其闕，以俟後之博（李本誤愽）洽君子云。又史載散騎常侍常璩實勸李勢降桓溫，璩必作志者，因紀此云。

華陽國志卷十

先賢士女總讚

含和誕氣，人倫資生，必有賢彥，爲人經紀，宣德達教，博（李本誤愽）化篤俗。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煥炳，彝倫攸敘也。益梁爰在前代，則夏勳配天，而彭祖體地，及至周世，韓服將命，萇子忠懋，然顯者猶鮮。豈國史簡闕，亦將分以秦楚，希預華同。自漢興以來，迄乎魏晉，多士克生，髦俊蓋世，愷元之疇，感于（李本作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束帛戔戔于（李本作於）梁益之鄉，或迺龍飛紫闕，允陟璿璣，亦有盤桓利居，經綸皓素，耽懷道術，服膺六藝，翹（翹字原本闕，劉李本有）車之招，旍旌之命，徵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賢女，高劭足以振玄風，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載美。是以四方述作，來世志士，莫不仰高軌以咨詠，憲洪猷而儀則，擬名八區，爲世師表矣。故耆舊之篇，較羲史漢，而今志州部區別，未可總而言之，用敢撰約其善，爲之述讚，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尋事釋義，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蜀郡士女

嚴（劉李本作莊）君平，恬泊，皓然沉冥。　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耽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蓍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茲和。日閱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楊（劉李本作揚）雄少師之，稱其德。杜陵李強爲益州刺

史，謂雄曰：吾眞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見，不能屈也。強以爲不然，至州，脩（劉李本作修）禮交遊，遂見之，強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歎曰：楊子雲眞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稱之曰：不慕夷，則（劉李本作即）由矣。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仲元抑抑，邦家儀形。　李宏、字仲元，成都人，少讀五經，不爲章句，處陋巷，淬勵金石之志，威儀容止，邦家師之，以德行爲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贊、以見辱殺人，太守曰：賢者之子，必不殺人，放之。贊自以枉語家人，宏遣亡命。太守怒、讓宏，宏對曰：贊爲殺人之賊，明府私宏枉法，君子不誘而誅也，石碏殺厚，春秋譏之，孔子稱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宏實遣贊。太守無以詰也。州命從事，常以公正諫爭爲志。楊子雲稱之曰：李仲元爲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形者、穆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聽，吾先師之所畏。

子雲玄達，煥乎宏聖。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少貧好道，家無檐（李本作擔）石之儲、十金之費，而晏如也。好學、不爲章句，初慕司馬相如綺麗之文，多作詞賦，車騎將軍王音、成帝叔舅也，召爲門下史，薦待詔，上甘泉羽獵賦，遷侍郎，給事黃門。雄既升祕閣，以爲辭賦可尚，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讀大人賦，飄飄（劉本誤飄）然有凌雲之志，不足以諷諫，乃輟其業，以經莫大於易，故則而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莫善於蒼頡，故作訓纂（李本作纂），箴諫莫美於虞箴，故作州箴，賦莫宏於離騷，故反屈原而廣之，典莫正於爾雅，故作方言。初與劉歆王莽董賢同官，並至三公，雄歷三帝，獨不易官，年七十一卒。自劉向父子桓譚等，深敬服之，其元源淵懿，後世大儒張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爲注解，吳郡陸公紀，尤善於元，稱雄聖人。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元文，年九歲而卒。

林生清寂，莫得而名。　林閭、字公（孺字之誤）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車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劉李本作莊）君平（劉本誤平君）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韶，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楊雄聞而師之，因此作方言，閎隱遯世，莫聞也。

泛鄉忠貞，社稷是經。　何武、字君公，郫人也。初以對策甲科爲郎，歷揚兗州刺史，司隸校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守，廷尉，御史大夫。成帝初、具三公，拜大司空，封泛鄉侯。爲人忠厚公正，推賢進士，在楚致兩龔，在沛厚兩唐，臨司隸、致茂陵何並，居公位，進辛慶忌，皆世名賢。臨州郡，雖無赫赫（劉李本作赫，字原闕一）之名，及去、民思（原通思字，李本闕一。劉）之，才雖不及丞相薛宣翟方進，而正直過之。哀帝即位，以朱博（劉李本作愽）遣元爲公卿，用事免官，諫大夫鮑子都頌言訟之，丞相王嘉亦以爲慨，帝復徵武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時大司馬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氏遜位，亦以列侯見徵。哀帝崩，博（劉李本作愽）舉太常。莽從武求舉，武以莽姦人之雄，不許。哀帝崩，王太皇太后、莽姑也，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舉大司馬。丞相孔光等過王氏，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謀曰：莽五父世朝，權傾人主，必危劉氏，乃舉祿，祿亦舉武。太后不從，用莽爲大司馬。莽諷有司劾奏，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遂爲宰衡安漢公，欲圖篡漢，憚武與其叔紅陽侯王立不從，元始三年，因呂寬吳章檻車徵武，武自殺，衆

咸寃之。莽欲厭衆心，謚武曰剌侯，子況嗣。平帝崩，莽因居攝，後僭王位。

叔文播教，變風爲雅，道洽化遷，我實西珍。張寬、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寬詣博士(劉李本作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文學。由翁倡其教，蜀爲之始也。寬從武帝郊甘泉泰畤，過橋，見一女子浴渭川中，乳長七尺，曰：知我者，帝後七車。適得寬車，對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齊潔，則作女令見。帝感悟(劉李本作寤。)，以爲揚州刺史，復別蚺莽之妖。世稱云七車。張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長卿彬彬，文爲世矩。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遊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之，曰：吾獨不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悅，以爲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爲漢辭(李本作詞，下同。)宗。官至中郎將。世之作辭賦者，自揚雄之徒咸則之。

王(劉李本作子。)淵艷麗，蔚若華圃。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爲王襄作樂職中和頌。宣帝時，又上甘泉洞簫賦，帝善之，令宮人誦之。爲諫大夫，卒。

子山韓藻，道爲有厚。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後平太守，徙遷，作孤憤詩。明帝時，與班固、賈逵並爲校書郎，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作生民詩。又上符瑞詩十五章，制封禪書。著外傳十二卷，章句十五萬言，皆傳於世者。

少遊猛毅，垂勳三邦。陳立、字少遊，臨邛人也。成帝時牂柯(李本作牁。)有亂，將軍王鳳薦立爲太守，克平牂亂。徙守巴郡，秩中二千石，治有尤異。又徙天水太守，爲天下最。天子賜黃金四十斤。入爲左衛護軍。(李本作衛，蠡校改正。)

世公賦政，祥瑞來同。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倫察舉孝廉，爲重泉令，有鸞鳥集于(劉李本作於。)文學十餘日。遷益州太守，神馬出滇池河，甘露降，白烏見，民懷之如父母。

猗歟文父，叡發幼童。德濟會稽，道崇群雍。張霸、字伯饒，謚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數歲，以知禮義。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宗之，移家其宇下。啓母求就師學，母憐其稚，對曰：饒能，故字伯饒也。爲會稽太守，撥亂興治，立文學，學徒以千數，風教大行，道路但聞誦聲，百姓歌詠之。致達名士顧奉、公孫松、畢游、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遂授霸五更，條融於文學，年老卒，葬河南。

少府委遲，作卿作師。趙典、字仲經，成都人也。太尉戒孫(蠡校改子。)也。與穎川李膺等並號八俊，三爲侍中，(李本作世中，蠡校改侍。)自樂蘇倅施貧，方授國師，未拜，病卒。

何楊研神，貫奧入微。何英、字叔俊，郫人也。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二子學通經緯。英著漢德春秋十五卷。孫汶、字景由，亦深學。初徵上日食、盜賊起，有効，爲謁者。京師旱，禱雨即澍，遷爲陬國，著世務論三十篇，卒。楊由爲太守廉范文學，范稱能治，由言當有(劉李本誤存。)賊發，頃之，廣柔羌反，寇殺長姚超，郫人冶

豐(劉本作豐。)、蕭酒候之值(劉本作值。)客來內，由爲知其多少；又言人當致菓(劉李本作果。)，其色赤(李本作去，蠡校改赤。)，黃，果有送甘橘者。大將軍竇憲從太守索雲氣圖，由諫莫與。詩憲受誅，其明如此。著書十篇而卒。

司農明允，國憲是維。任防、字文始，成都人也。初爲葉令，治奸賊七十餘人，遷梁相、尚書令，清身檢(劉本作撿。)下。大將軍梁冀憚之，出爲魏郡，徙平原。歲出租稅百萬。冀誅，復入爲尚書令、司隸校尉，遷大司農，卒。弟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防父術、字伯度，爲長沙太守，得其父時爲五官事在精通也。

翁君美秀，牧後漸(劉李本誤漸。)機。何霸、字翁君，司空武兄也，爲郡戶曹，刺史王舒將之官，移諸郡不得遣迎太守。唯霸自宜往，太守遣霸。守大怒，霸對曰：太守遣霸，非脩(劉李本作修。)敬也，以去京師久遠，知朝廷起居耳。舒遽下車，持節對之，因奇霸容止，辟爲別駕，舉秀才，爲廣國中郎將，弟(闕名。)，穎川太守，兄弟五人皆有名。

伯鴻推賢，求善如飢(劉李本作饑。)。柳宗、字伯鴻，成都人也。初結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爲州郡右職，務在進賢拔致，求次方張叔遼、王仲舒、殷智孫等，終至牧守州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爲伯鴻所識。舉茂才，爲陽夏太守。

文侯顯卬(劉本誤仰。)，極位台衡。文侯趙戒、字志伯，少府典祖也。父定，以遊俠稱。戒順桓帝之世，歷司徒、太尉。登時(劉本誤時。)進，屢居公輔。免疑忠于(李本作於，下同。)，無(劉本作元。)妄之世，告歸于獨，薨家。

太尉顓顗，志振頹綱。趙謙、字彥信，戒孫也。歷位卿尹。初平元年，爲太尉。時董卓秉政，欲遷天子長安，謙與司空荀爽因諫，卓不聽，以爲車騎將軍，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隸校尉，作卓指，免。討白波賊有功，封侯，進司徒，免。拜尚書令、太僕。三年薨，謚曰忠侯。

司徒雍雖，倜俛推橫。趙溫、字子柔，謙弟也。以侍中與同輩西遷，封江南亭侯。兄亡，初平四年，拜司空，未莽進司徒。當世榮之。時車騎將軍李傕與郭汜、張濟等爭權，數遷移天子。溫以書切責於傕，(李本誤催。)天子聞爲寒心。尋曹公入徙天子都許，政出諸侯，禮待溫。居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薨。

猗操道柄，董李是譏。讓責也。董卓、李傕因擅，誅溫于(劉本誤子。)之。初文侯與李固、胡廣議立清河王蒜，而冀欲立蠡吾，趙戒脅而從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爲卓傕之惡，甚於梁冀。誅廢卓之牙，溫弄傕之爪。(劉李本誤瓜。)雖道權勢，以道陳訓，賢其祖遠矣。

侍中授命，分節亦章。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自荊州刺史遷京兆尹、侍中。張(劉李本作長。)水校尉，以兵衛大駕西幸，傕等作難，常侍衛天子左右，爲傕所殺。

磐夷猾擾，倡亂南鄙。子恭要傳，醜穢于據。楊竦、字子恭，成都人也。永初中，越嶲夷叛，殘破郡縣，柴十萬餘。刺史張喬以竦勇猛，授從事，任平南中。竦先以詔書告喻(李本作諭。)，不服，乃加誅殺，虜三萬餘人，獲生口千五百人，財物四千萬。降夷三十六種，舉正姦濁長吏九十人，黃綬六十人。南中清平，會被傷，卒。喬嘉州甫贈，列畫東觀。

伯春孟元，匡正時君。張充、字伯春。李堯、字孟元，江源(劉李本作原。)人也。充爲治中從事，時刺史侍蒙，每見

從事。布席地坐。已自安高床上。光入閤、不肯進。刺史爲（劉李本作焉。）乃更禮從事。刺史辟公孫特大姓犍爲李咸、楊雅、充晉。（兩本節。）時有水災。倫受刺史指、以漢中斗平不足表聞。兇因爭之。後刺史至、與倫不平。求郡短。劾倫不言水災。兇對以詔書上災異、不得由州。倫遂司空。辟兇椽。（劉李本作掾。）兇。（居希切。說文發也。始出。劉李本作炌也。兇古字。今作發。李本此注孔皆頤。）

楊羅爲令。（原誤小。劉李本作令。）遺愛在民。　楊班、字仲桓。成都人也。　羅衡、字仲伯。郫縣人也。俱師徵士何初山。班爲不韋茂陵令。治化洽洽。徙西城閬中令。號時名宰。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竹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爲立祠。

小伯溫恭循圖息紛。　陳湛、字小伯。成都人也。歷數縣令。民皆懷之。州辟治中從事。廣漢太守、遣子詣州脩（劉李本作修。）數交。使君欲納湛。湛諫不可失羔羊義。使君從之。後有言州郡秋（劉李本作私。）交者。考之無得。乃明也。

孟由至孝。遐棲嘯（劉本誤嘯。）風。　禽堅、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爲縣史。越巂爲夷所得。傳賣歷十一種。去時堅方姙。（劉李本作妊。）六月生。母更嫁。堅壯、乃知父湮沒。鬻力傭賃。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漢中。三出徼外。周旋萬里。經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見悲感。夷徼哀之。即將父歸。迎母致養。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從事。列上東觀。太守王商。追贈孝廉。令李苾爲立碑銘。迄今祠之。

仲昱勉師。　仲昱、成都人也。少受學於嚴季后。季后爲汶江尉。會呼仲昱。仲昱許十月往。會夷反斷道。仲

昱期於往。經渡六千幾死。數年。卒得至汶江。爲季后陳說。俱得免難。遠近歎之。

叔本慕仁。　任末、字叔本。繁人也。與董奉德俱學京師。奉德病死。推鹿車送其喪。師亡身病。齎棺赴之。道死。遺令勅子載喪至師門。敍平生之志也。

伯禽證將。　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爲郡功（李本誤公。校改功。）曹。太守與刺史王𡽪有隙。枉見劾。普詣新都獄。掠笞連月。肌肉腐臭。惡同死人。證太守無事。勅其子曰。我死、載喪詣闕。使天子知我心事。得悟理。（劉李本無理字。）普以烈聞。

文寺代君。　李磬、字文寺。嚴道人也。爲長宰裴主簿。旄牛夷叛入攻縣。裴倉卒走。鋒刃交至。磬傾身捍裴。謂虜曰。乞殺我。活我君。虜乃殺之。裴得免。太守嘉之。圖象府庭。

在三義敎。終始可稱。（此下李本空一格。）人生於三。事若一。君、（劉本誤以此八字爲讚詞。述圖正文。父師也以下。始提行作註文。）父、師、也。言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普磬可謂能終始也。

炎光中微。巨述僭亂。　炎、火光也。漢以火德王。自高祖至平帝、十二世。國嗣三絕。平帝早崩。安漢公王莽字巨君。遂篡（李本作纂。）天子位。稱新室皇帝。而茂陵公孫述字子陽。爲莽導江卒正。遂僭號於蜀。

章玉刎首。　章明、字公孺。新繁人也。　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明爲太（劉本作大。）中大夫。莽篡（李本作纂。）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皓爲美陽令。去莽歸蜀。公孫僭號。使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怒。誅其妻子。

侯剛哭漢。　剛、字直孟。新繁人也。爲郎。見莽篡（李本作纂。）位。佯狂負木斗守（斗字、劉李本作升。而無守字。）闕號哭。莽使人問之。對曰。漢祚無窮。吾寧死之。不忍事非主也。莽追殺之。

公卿絕脰。亦蹈節貫。　王嘉、字公卿。江原人。爲郎。去莽還留蜀。公孫述先聞其妻子。使人徵之。嘉聞王皓死。嘆曰。吾後之哉。亦自殺。述怒。貰其妻子。

羅生奬至。思濟艱難。述方逸非。殘彼貞幹。　羅衍、字伯紀。成都人也。爲述郎。說述尚書解文卿、鄭文伯。使諫述降漢。爲子孫福。解鄭從之。述怒。閉二子於薄室。六年。二子守志不回。遂幽死。卒。衍察孝廉。徵博（劉李本誤傳。）士。

劉主劉璋。資我英俊。鴻臚燭通。與道推遷。　何宗、字彥英。郫縣人也。通經緯天官推步圖讖。知劉備應漢九世之運。讚立先主。爲大鴻臚。方授公輔。會卒。

君肅矯矯。頡頏偉舉。　何祗、字君肅。宗族人也。初犍爲楊洪、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以爲蜀郡。嚴在官。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以爲廣漢。洪猶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之能拔擢秀異也。祗徙犍爲太守卒。

輔漢朗挺。服時之懃。（劉李本作勤。）　張裔、字君嗣。成都人也。汝南許文休稱其才鍾元常遊也。爲輔漢將軍丞相長史。丞相北征。居府統事。足食（劉本無此二字。）足兵。

太常清密。違遠鉤深。　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師事任安。精通經緯術藝。爲太常。沈默慎（李本作愼。）密。稱詁

生之淳。

休休衆彥。殊途（劉李本作塗。）同歸。金聲玉振。蜀之球琳。　休休、美也。衆彥、言此四十三人也。易曰。殊途同歸。百行齊致。貴於流光顯稱。揚名垂世。此四十三人者。雖立行不同。俱以垂美。如金玉之音聲。爲世名寶。

述蜀郡人士

敬司穆穆。惕始元終。　敬司、馬氏女。五更張伯饒妻也。饒前妻有三男一女。敬司產一男。撫教五子。恩愛若一。饒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勅也。遂葬蜀。子光超、寵母教。爲聘士也。

叔紀婉婉。十嫁仰風。　叔紀、趙女孫也。適廣漢王遵。至有賢訓。事姑以禮。生子商。海內名士。廣漢周幹、古朴、彭勰、漢中祝龜、爲作頌曰。少則爲家之孝女。長則爲家之賢婦。老則爲子之慈親。終溫且惠。秉心塞淵。宜諡曰化明惠母。

公乘氏張。兩髡義崇。　公乘會妻。廣都張氏女也。夫早亡無子。姑及兄弟欲改嫁之。張誓不許。而言之不止。乃斷髮割耳。養會族子。事姑終身。

助陳撫孩。節篤分兄。　助陳、臨邛陳氏女。犍爲楊（劉李本作揚。）鳳珪妻也。鳳珪亡。養遺生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乃引刀割咽。宗族駭之。幾死。遂全其義。

二常煢煢。顛錯再隆。　元常、靡常、江原人也。元常、廣都令常良女。適廣漢便敬賓。早亡。元常無子。養賓族

子。父母欲嫁，乃就刀嘗志而死。（此下劉李本空一格。）臘常、仲山女，適成都龐仲孫。家遭疫氣死亡，惟臘常在，十八收葬諸喪，養遺生子，立美成家。

紀常哀哀，精感冥融。紀常，常侍常洽女，適侯夫人也。父遇害在長安，一兄皆先沒。遺父門生罷發張順迎喪。時寇賊蜂起，晝夜悲哀，順登得將喪還。時人皆以紀常精誠所感。

貢羅哲志，貢羅，郪羅倩女，故奇妻也。奇（李本原奇字，錢校加之。）早亡，無子，父愍（原作之，李本作愍。劉）其年壯，以許同郡何詩育。羅自誓（劉李本作出。）貢父不還家，父使詩乃自州，州告縣，逼遣之。羅乃訴州刺史高頤，許之。

孩何忘生。孩何，郪何氏女，成都趙憲妻也。憲早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何恚憤自幽，乃不食，旬日而死。郡縣爲立石表。

昭儀殉身。昭儀，新繁張氏女，廣漢朱叔賢妻也。賢爲郡督郵，建安十九年，劉主圍劉璋於成都，賢坐謀外降誅，（劉李本無誅字。）璋以昭儀配兵將見逼，昭儀自殺，三軍莫不哀歎。

三（劉李本作二。）姚見旌。廣漢長郫姚超二女，姚妣、饒，未許嫁，隨父在官。值九種夷反，殺（劉李本作煞。）超，獲二女，欲使牧羊。二女皆不辱，乃以衣連腰，自沈水中死。見夢告兄慰曰：姊（劉李本作姉。）妹之喪，當以某日至溉下。慰寤，（劉李本作悟。）哀愕，如夢日得喪。郡縣圖象府廷。（劉李本作庭。）

峨峨淑媛，表圖銘旌。淑、姜、媛、婉婉也。言此十二女皆圖象列傳。

述蜀郡列女

右蜀郡士女讚第一　凡五十五人。（四十三人士，十二人女。）

廣漢士女

講學沖邃，洙泗是稀。尤帝絹犛，龐然時咨。楊宣，字君緯，什邡人也。少受學於楚國王子張，天文圖緯於河內鄭子侯，師事楊翁叔，能聽鳥言，長於災異，教授弟子以百數。成帝徵拜諫大夫。帝無嗣，宣上封事，勸宜以定陶恭王子爲太子，帝從之。出宣爲交州牧。太子即位爲哀帝，拜河內太守，徵太倉令。上宣封周公孔子後，帝從之，封周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又薦遂東王綱、琅琊徐吉、太原郭越、楚國龔勝等，宜讚隆時雍。平帝時命持節爲講學大夫。與劉歆共校書，居攝中卒。門生河南李吉、廣漢嚴象、趙翹等，皆作大儒。

長伯撫邊，蠻隱中徵。析虎命邦，綽有餘徽。鄭純，字長伯，郪人也。爲益州西部都尉，處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歎，表聞三司、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明帝嘉之，乃改西部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卒，列畫頌東觀。

三老泱泱，實作父師。楊統，字仲通，新都人也。事華里先生炎高。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圖書，與卿適應之。建武初，天下求通內讖二卷（內讖二卷四字，原作注，劉李本作正文。）者不得。永平中，刺史張志舉統方正，司徒稱恭辟掾。（劉李本作椽。）與恭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卷解說，遷侍中光祿大夫，以年老道深，授於辟雍，授几杖，爲三老。卒。內讖二卷竟未詳。

平（劉李本作王。）仲涉道，殆乎庶幾。王祐，字子仲，郪人也。少與雒高士張浮齊名，不應州郡之命，司隸校尉陳紀山名知人，稱祐天下之高。年四十二卒，弟獲志其遺言，撰王子五篇，東觀郎李勝文章士也，作誄方之顏子，列畫學官。（李本作宮。）獲，一作濩。（劉李本此注作雙行。）

文父明洞，探賾索微。楊序、（劉李本作厚，漢書亦作楊厚。後）字仲桓，（李本誤桓。）統仲子也。道業侔父，三司及公車連徵，辭，拜侍中。上言四方反，荊楊（劉李本作揚。）交州當兵起，人民疫蝗，洛陽大水，宮殿當災，三府當免，近戚謀變，皆効驗。大將軍梁冀秉權，自退去，授門徒三千人。本初元年，及建和中，特徵聘不行。年八十三卒，天子痛惜，詔諡曰文父。弟子雒昭約節等，縗竹冠帷文儀。蜀郡何袞幼正，侯祈升伯，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扶等，皆微聘辟舉，馳名當世。

元章元泊，韜光匿耀。（劉李本作燿，朱校改耀。）段翳，字元章，新都人也。明經術，妙占未來。常告太（劉本作大。）渡津口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人從冀州來學，積年，自以精究翳術，辭去。翳爲簡作書，封頭與之，告曰：有急發之。至葭萌爭津破頭，以書裹之，生乃喟然，知不及翳，還更精學。翳常隱居不使人知，門人皆號夫子。

稚子弈弈，古之畏愛。王渙，字稚子，郪人也。初爲河內溫令，路不拾（李本誤失。）遺，臥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遷兗州刺史，（李本誤吏。）部中肅清。徵拜侍御史、洛陽令，聰明惠斷，公平雍正，抑強扶弱，化行不犯，姦邪(?)懾伏，思若有神。京華窮靜，權豪長敬。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弔祭，行人商旅，莫不祭之。賈胡左威，遭其清理，制服三年，洛陽弦歌之，爲立祠。天子悼惜，每下詔書德令，必賜後嗣

與京茂等爲伍。

敬伯愷悌，樹德播惠。王堂，字敬伯，郪人也。初臨巴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及張璜陳髦，民爲立祠。徙任左（應作右。劉李本亦作左。）扶風，政教嚴明。治(?)拜車騎將軍閻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囑託，輒拒之。白鹿見象，不以爲瑞。徙魯相，又徙汝南守，舉陳蕃爲功曹，應嗣司隸校尉，號知人之鑒。

叔宰濟濟，以禮進退。馮顯，字叔宰，郪人也。少師事楊仲桓，（李本誤栢。）及蜀郡張光超，後又事東平虞叔雅。初爲謁者，威儀濟濟，爲成都令，遷越巂太守，所在著稱。爲梁冀所不善，冀風州追之，隱居作易章句，及刺奢說。（劉李本作修。）幘黃老，恬然終日。

大匠奇暢，妙鑒元察。蟲言世規，祇以隕越。翟酺，字子超，雒人也。少事段翳，以明天官，爲侍中尚書。常見太史令孫懿，歔欷涕泣曰：圖書有賊臣孫登，將以才智爲黃門開路，若表相應之。是以懷憤，後爲京兆尹、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爲故太尉龐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疾，權貴諱慎。及尚書令高堂芝交搆免死，著援神契經說，卒家。

司隸聽敏，循名後業。郭賀，字喬卿，雒人也。初爲太守黃昌戶曹，幸有事與漢中太守李栄俱被徵。賀勸幸呈行詣詔獄，自歸得免。榮稽留詔獄殺之，由是顯名。太守蔡茂命爲主簿，茂夢坐太極殿上，得嘉禾三

穢。以聞賀。對曰。明府位當至三公。旬日茂遷司徒。表賀明律令。稍遷侍中尚書僕射。司隸校尉。荊州刺史。明帝南巡狩。善其治。徵河南尹。卒。天子痛惜。賜錢三十萬。

鐔蘇嗣翩。交友推賢。　鐔顯、字子誦。郪人也。蘇弓、字子將。雒人也。俱攜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郃、張皓、[劉李本作皓上同。]陳禪爲友。共師司徒[此下劉李本無空格。]魯恭。顯又與王稚子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寵。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弓爲廬江太守。徵拜郎。而霸、郃、皓、禪、皆至公卿。

兩李麗采。文藻可觀。　李尤、字伯仁。[此下李本空一格。]李勝、字茂通。雒人也。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劉李本作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觀、辟雍、德陽、諸觀賦銘、懷戎頌、百二十銘、著政事論七篇。帝善之。拜諫大夫。樂安相。後與劉珍共撰漢記。孫光、有文才。勝爲東觀郎。著賦、誄、論、頌數十篇。

憲父縣車。　王稚、字叔起。堂幼子也。屢拒孝廉。公府十五辟公車。徵。及授二千石。徵以太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謚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

徵君肥遯。　馮信、字季誠。郪人也。郡三察孝廉。州舉茂才。公府十辟。公車再徵。不詣。公孫述時。託目青[李本作肯。]盲。侍婢姦其前。陽不覺。述卒以年不之出。

董任循志。束帛戔戔。　董扶、字茂安。[此下李本空一格。]任安、字定祖。綿竹人也。家居教授。弟子自遠而至。扶初應賢良方正。詣京師。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有道。爲侍中。覩漢將亂。求爲蜀國還蜀。安察孝及茂才。公府辟、公車[原誤居。吳何本作車。]徵。皆不詣。卒。布衣弟子杜微、何宗、杜瓊、皆名士。至卿佐。

文表汜博。[李本誤博。下同。]提攜士彥。　王商、字文表。廣漢人也。博學多聞。州牧劉璋、辟爲治中。試守蜀郡。太守荊州牧劉表、大儒南陽宋仲子遠慕其名。皆與交好。許文休稱商、中夏王景興輩也。商勸璋擢奇拔雋。甄善匡拔薦致名士。安漢趙雄、[劉李本此下無空格。]及陳實、盛先、墊江龔揚、趙敏、黎景、閬中王澹、江州孟彪、皆至州右職郡守。又爲嚴李立祠。正諸祀典。在官一[李本作二。]十年而卒。

超類拔萃。實惟世信。　劉寵、字世信。綿竹人也。出自孤微。以明公羊春秋。上計掾下。見除成都令。政教明肅。時諸縣多難治。乃換寵爲郫令。又換郪、安漢。皆垂績。還在成都。遷牂柯[李本作牱。]太守。初乘一馬之官。布衣蔬食。儉以爲教。居郡九年。乘之而還。吏人爲之立銘。王商、陳實、當世貴士。皆與爲友。

節英亢[劉本作元。]烈。仰訴[劉本作訢。]鼎臣。　段恭、字節英。雒人也。少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凡[劉李本作兄。]事馮翊騶巽孫。泰山彥之章。渤海紀叔陽。逸明天[劉本李本並誤大。茲校改天。]文二卷。東平虞叔雅、學絕高當世。遂遊於蜀。恭以朋友禮待之。後爲上計掾。[劉李本作掾。下同。]會有司劾太尉龐參。恭舉茂才孝廉。參性忠正亮直。爲貴戚所擯。以恚發病。遠近稱冤。恭不能耐其狂。亢疏表參忠直。不當以讒佞傷毀忠正。帝悟。即日召西曹掾問疾。持羊酒慰勞參。忠。

士遊孝淳。感物悟神。　姜詩、字士遊。雒人也。事母[劉李本誤毋。]至孝。母欲江水、及鯉魚膾。又不能獨食。須[劉本作頂。]隣母共之。詩皆供備。子汲江溺死。秘言遣學。不使母知。於是有涌泉出於舍側。有江水之香。朝朝出鯉魚二頭。供二母之膳。其泉灌田六頃。施及比隣。公孫述平後。東精爲賊掠害。不敢入詩里。時大荒饑。精

致米肉與詩。詩埋之。永平二年。察孝廉。明帝詔曰。大學[劉李本作擧。]入朝。孝廉一切皆平之。除江陽符長。所居鄉皆爲之立祠。

少林陰德。陽報是顯。　王忳、字少林。新都人也。遊學京師。見客舍有一書生。因[劉李本作困。]病。忳臨視。奄忽便絕。有金十斤。忳以一斤買棺木。九斤還要下葬埋之。後爲大度亭長。大馬一疋。來入亭中。又有繡被一領。飛墮其前。人莫識者。郡縣以畀忳。後乘馬到雒縣。馬牽忳入官舍。主人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說昔埋書生。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卿。乃葬之不報。天彰卿德。辟舉茂才。除郿令。宿斄亭中。數有人爲鬼所煞。忳上樓。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也。當之官宿此。枉爲亭長所殺。大小二十口。埋在樓下。悉取財物。忳曰。汝何故以指[李本作恰。劉本作怡。]殺人。女子曰。妾不得白日。惟依夜訴。人眠不肯聽。恚故殺之。初來時言無衣。忳以衣衣之。言訖投衣而去。旦召遊徼詰問。具服。即收同謀十餘人殺[劉李本作煞。]之。送涪令喪還鄉里。當世稱之。

仲魚謙沖。　羊菲、字仲魚。郪人也。父爲交州刺史。卒官。菲迎喪。不敢取官舍一物。郡三察孝廉。公府辟州別駕。皆不應。太守尹奉、弃[劉李本作異。]刑名。行禮樂。請爲功曹。刺史必欲借菲自佐。不得已爲別駕。後爲太守孫寶、蔡茂、被誣功曹。當欲渡津。津吏滯停車。待之三日。將宿中亭中。有縣吏引車避之。爲對王令。

雲卿安貧。　朱倉、字雲卿。什邡人也。受學於蜀郡張寧。餐豆飲水以誦。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終不受。著河洛解。家貧恒以步行。爲郡功曹。每察孝廉。盡辭。辭詣公府。試不就。州辟治中從事。以諷詠自終。

伯式元照。　折像、[劉李本誤象。]字伯式。雒人也。其先張江。爲武威太守。封南陽折侯。因氏焉。父國、爲鬱林太守。家貲二億。故奴婢八百人。盡散以施宗族。卹嫡親侍。葬死弔喪。師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爲諺曰。折氏客誰。朱雲卿、段節英。中有仙子趙仲平。俱說天文論五經。

孟宗當仁。味道好施。清風邁倫。　讚仲魚已下也。杜眞、[李本作貞。下同。]字孟宗。綿竹人。誦書百萬言。兄事翟酺。酺免後。尚書令與司隸校尉杜勁之。復徵詣獄。眞上章救之。受掠笞六百。獄中明酺無事。京師壯之。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公州辟命。及辭長吏候迎。每變於門。乃斷髮以自絕。

漢儒請雨。精感歷雲。　諒輔、字漢儒。新都人。爲郡五官掾。時天大旱。請雨不降。輔出齋祈。乃積薪禱神曰。不雨則欲自焚。爲食吏謝罪百姓。言終暴雨。

韓揆義烈。　韓揆、字伯彥。綿竹人也。爲令錡襄主簿。值黃巾賊入界。扶襄走入草中。襄遣求隱藏處。未還。襄爲賊所得見害。揆殯殮葬埋訖。詣從事賈龍、求兵討賊。賊破。曰。本報令君。而苟自活、非忠。乃自煞。[李本作殺。]

喬雲勇處。　左喬雲、綿竹人也。少爲左通所養爲子。通坐任徒。徒逃。吏欲破通臏。通無壯子。故爲吏所促。喬雲時年十三。喟然憤怒。以銳[李本作鈗。]刀煞[李本作殺。]吏。解通將走。令出追。初聞以爲壯士。及知小兒。爲之流涕。

楊寬毅將。烈播友人。　寬、字叔仲。新都人。[劉李本有也字。]父斌、證令萬世。太守殺誣。以忠義壯聞。寬爲郡吏。鄉人

馬閑章言太守王（劉李本作五）方，寬與兄俱詣獄證之，得理。後方遷南郡，閑復章之。寬乃發閑陰私事，閑伏罪。友人汝鋸爲張明所煞，寬怒縛（劉李本作縛）明，送鋸家，使自謝之也。

常叔執仇。　常叔字茂泰，廣漢人。與友人張昌共受業太（劉李本作大）學。昌爲河南大豪呂條所殺。叔殺條，自拘河南獄。順帝義而赦之。

張復師讎。　張鈞字子安，廣漢人也。師事犍爲謝哀。哀死，負土成墳。三年，哀子爲人所殺。鈞復其仇，自拘武陽獄。會赦免。當世義之。

賈爲士死，分侔虞朱。　賈栩字元集，什邡人也。雒孟伯元爲父復讎，聞栩名，往投之。雒縣追伯元蹤。栩（劉李本誤相）歎曰：士以義過我，豈可倍哉。煞雒縣，必移什邡，負我君。乃自殺。李勝言之以方虞卿、齊之朱家。

郭玉通直，蓋亦所脩。　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術，伎妙用針，作經方頌說。官至太醫丞校尉。

發迹劉氏，司農含章。爽朗翠粲，觀國之光。　秦宓字子勑，綿竹人也。初隱遁，不應州郡之命。丞相（李本作日・悲作相校故）亮領益州牧，以選爲別駕中郎將。吳使張溫將反命，亮率百官餞之。溫與宓語，答問若響，應聲辭義雅美，溫大敬服。以爲蜀之有宓，猶魯仲尼也。遷長水校尉、司農。宓甚有通理，弟子譙周具傳其業。

李王四子，並作琳琅。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偉南，郪人也。王士字義彊（劉李本作彊，誤），從弟甫，字國山，文表諸弟也。先生領牧（劉本誤收），朝爲別駕，舉（原作群，李本誤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後丞相亮辟西曹掾（劉李本作掾），亦有文才。兄弟三人，號三龍。士歷宕渠犍爲益州太守。甫善言議（闕）。人流其稱。白綿竹令爲州右職。

優遊容與，特進太常。　鐔承字公文，郪人也。歷郡守州右職，爲少府太常。時姜乘政，孟光來敏皆棲遲。承以和獨立，特進之也。

從事烈至，諫君刎首。　王累，新都人也。州牧璋從別駕張松計，遣法正迎先主。主簿黃權諫不納。累爲從事以諫（劉李本諫字在下，明不可句上）不入，乃自刎州門以明不可。

鄭度進規，忠謀莫受。雖云天時，抑由人咎。　鄭度，綿竹人（劉本脫人字）也。先主自葭萌南攻。說牧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急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南，一切燒除野穀，固壘待之。彼請戰不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當回。先主聞而惡之。璋不納言，雖在天、亦由璋之惑。

永年負才，自喪世主。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有俊才。劉璋時坐事爲徒。及先主入，自託龐統，爲州右職。失主意，左遷江陽太守。羕（蜀志本傳有怨望字）諸葛亮以爲心大志廣，難可保。勸先主因事誅之。

漢南哽哽，天奪其守。　李邈字漢南，邵兄也。牧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蜀志注有敗軍二字，李本無）。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三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

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劉李本並作臣）。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誅譏彥造，或否或友。昭德晉芳，垂名厥後。　總讚此四十六人也。

述廣漢人士。

任母（劉本誤毋，下同）治內，子成名賢。　任安母，姚氏也。縱稚閨門，早寡守義。資安遂事大儒，安教授，每爲賑卹其弟子，以慰勉其志。於是安之門生益盈門。

龐行養姑，婦師之先。　龐行，姜詩妻也。事姑，晝夜紡績以給供食。子汲江溺水死，秘言遣詣學，常作冬夏衣投水中，託言寄與子。詩呼妻，使爲姑作，應命遣兒（原空二格，劉李本不空）遺，不敢遠去，遊於外，供給因隣母致。姑勑還。

依依義侯（原誤抗，劉李本作抗），疏邦庭，誠感世主，從女懲刑。　義侯、狄道長妻程女，綿竹司馬雅妻也。既許婚，父坐事從朔方。雅就婚死（劉李本作顧），人送其喪。將父母死朔方。義侯獨與弟孤居十年。士大夫求，終不肯。乃上疏自訟，求還鄉里。天子愍悼，下朔方使送。遂下詔書，定律令：女已許嫁，不得從父母徙。

紀配斷指，以章威貞。　紀配，廣漢殷氏女，廖伯妻也。年十六適伯。伯早亡，己自有美色，慮人求己，作詩三章自誓心，而求者猶衆。父母將許，乃斷指明情，養子猛終義。太守薛鴻圖象府庭。

彭王進娥，殘體令誠。　彭非，廣漢王輔妻也。王和，新都人便敬妻也。李進娥，郪人馮（劉李本作馬）季宰妻也。輔早亡，叔父欲改嫁，非乃詣太守五（原作王）方，截髮自誓。敬亦早亡，和養孤守義，蜀郡何玉因媒介求之。兒曉喻以公族，可遐和恚割其一耳。季宰亦早亡，父母欲改嫁，進娥亦剪髮自誓，各養子終義。

正流自沉，水絜（劉李本作潔）冰清。　正流，廣漢李元女，楊文妻也。適文，有一男一女而文沒。以織履爲業。父欲改嫁，乃自沈水中。宗族救之，幾死得免。太守五（原作王）方爲之圖象。

相烏袁禍，義不存生。　相烏，德陽人袁稚妻也。十五適稚，二十稚亡，無子。父母欲改嫁之，便自殺。袁禍、亦德陽人王上妻也。有二子。上以喪親過哀死。禍哀感終身。父母欲改嫁，乃自殺。

汝（原作洪，劉李本作汝）氏世胄（李本作胄），由婦謙柔。　汝敦妻某，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財，嫂心欲得。妻勸送二兒，敦盡讓田宅奴婢與兄，自出居。後敦耕得金一器，妻復勸送二兄。夫妻共往，嫂性怪嗇，謂欲借貸，甚不悅。及見金踊躍，兄感悟，即出妻，讓財還弟。弟不受，相讓積年。後並察孝廉，世爲冠族。

思媚烈媛，美稱惟休。　總讚十一人也。

述廣漢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廣漢郡士女讚第三。

凡五十六（劉李本作七）人。四十六人士，十一人女。

犍爲士女（此劉本另頁刻起，不與上接。）

王延河平，纂（李本作築）禹之功。　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也。建始五年，河決東郡，汜濫兗豫四郡三十二縣，沒

官民屋舍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以不變職致河決自殺。(李本作殺。) 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在犍柯(李本作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堤謁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夾小船載小石治之。三十六日隄防成。帝嘉之、改年曰河平。封延世關內侯、拜光祿大夫。乃賜黃(劉李本無黃字。)金百斤。

文伯習禮。繼武孫通。 黃鈞、字文伯、資中人也。少受業於鴻臚王臨。永平初、議天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定其制。又定諸侯王喪禮。歷城門校尉、五官中郎將。以儒學貴、稱繼叔孫通。

張公執憲、克智克聰。極位喬紫、皆作司空。 張皓、字叔明、武陽人也。以文聰明、辟(劉本作群。) 大將軍掾。(劉李本作掾。) 遷尚書僕射。彭城相。進隱士閭邱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將廢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爭之。安帝不許。及安帝崩、濟陰得立、為順帝。以皓為司空。久之免。後徵為廷尉。削河趙騰等坐謗訕(劉本誤作訕。)當誅。所引八十餘人。皓以聖賢明義爭之。咸稱平當。

子鷩司京、桴鼓不鳴。 趙旂、字子鷩、資中人也。初臨甘陵宏農郡、甚善治民。徵尚書。遷司隸校尉。時梁冀子弟放恣。旂以法繩之。不敢為非。京師肅清。桴鼓不鳴。

孟文翹翹、平顯有成。 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也。以術秀博(李本作博。) 雅、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甚有嘉聲美稱。

伯邳正直、耀風揚聲。 楊竦、字伯邳、漢安縣人也。初為郡守、太尉李固、薦竦累世忠直、拜尚書、太傅陳蕃、表為河東。入為尚書令。奏審治南陽太守曹麻、潁川太守曹騰、濟南太守孫訓等子弟、依託形勢、恣縱。徵廷尉治罪。訓、梁冀婦家子也。於是憚之。又薦朱馮、侍騰延為尚書、陸稠為郡守、皆名士也。桓帝即位。(原誤作卿。劉李本作即。) 拜河南尹。遷司隸校尉。冀叔父梁忠為執金吾、不朝正。初劾奏之。朝士服其公亮。徙將作大匠。

翁君將命、遒播其名。 楊莽、字翁君、武陽人也。為功曹。刺史王尊當之州、移書諸郡、不得遣迎。惟犍為遣莽。(此下劉本脫蜀郡遣三字。) 何獨、巴郡遣嚴併。尊大怒。莽前對曰、使君不使奉迎、謙也。太守承迎、敬也。雖敬、上下之節不可廢也。尊乃欣。請辟別駕。舉茂才。官至揚(劉李本作楊。)州刺史。

奉君避世。 費貽、字奉君、南安人也。公孫述時、漆身為癘、佯狂避世。述破、為合浦守。蜀中歌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亂世、不避惡君。修身於蜀、紀名亦足。後世為大族。

任公開明。 任永、字君業、僰道人也。長歷數。王莽時、託青(李本作青。)盲。公孫述時、累徵不詣。子溺井中死、見而不言。妻淫於前、而不怍。述平、乃曰、世適平、目即清。妻自殺。光武徵之、以年老不詣。卒。

叔和順終。 杜撫、字叔和、資中人也。少師事薛漢、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卿召為功曹。司徒辟不及。聞公免、必往承問。東平憲王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劉李本作掾。) 後還為王師。在驃騎府者遣之。數年乃去。數應三公(此下原空一格。劉李本不空。) 徵。撫侍送故公作詩通議說。弟子南陽馮良、(良、字君卿。南陽冠軍人。) 亦以道學徵聘。

君橋密精。 趙松、字君橋、武陽人。為童子、數咨問費貽。及知其避世、密與周旋。終不露之也。述平、舉茂才。

為上黨太守。

英英四子、利於居貞。 讚費貽以下。

皇漢張(劉李本作弛。)綱。宵人失紀。文紀蹇諤。表明臧否。 張綱、字文紀、司空皓子也。在漢朝公平廉正。權官側目憚之。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持節、與侍中杜喬循行州郡、考察風俗。出宮、埋車、先奏太尉桓(李本誤桓。)焉、司徒劉壽、尸祿素餐、不堪其職。出城、又奏司隸校尉趙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贓穢濁亂、檻車送廷尉治罪。天子以乾、梁冀叔父、貶秩、免峻等。又奏督和蔑儀、儀自殺。威風大行。郡縣莫不肅慴。遷、冀恨之。出為廣陵太守。承叛亂後、懷集撫卹、甚有治化。在官十年卒。子續為尚書。續弟方為豫州牧。子孫數世至大官。

白虜狂僭、亂離斯圮。孝仲盡瘁、社稷是死。 朱遵、字孝仲、武陽人也。公孫述僭號。遵為犍為郡功曹。領軍拒戰於六水門。衆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為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復漢將軍。郡縣為立祠。

建侯弔梁、効志知己。 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為新都(此下劉李本無空位。原空一格。)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叔通敦孝、石生江汜。 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也。養母(劉本誤毋。下同。)至孝。母食欲江中正江水。相冬夏汲之。一朝有橫石生正流中。哀帝世察孝廉、平帝世為郎。

吳生致養、亦感蠶祉。 吳順、字叔和、僰道人也。事母至孝。赤烏巢其門。甘露降其戶。察孝廉。永昌太守。

劉后初載、賢多良才。季休忠亮、經事能治。 楊洪、字季休、武陽人也。先主領牧、為部從事。及征漢中、丞相亮表為蜀郡太守。先主疾病永安。召亮東行。漢嘉太守黃元反。後主從其計克元。封關內侯。後為中郎將、越騎尉、清公(劉李本有直字。) 亮甚信任之。

德山耽學、道以光時。 伍梁、字德山、南安人也。儒學雅尚。州選迎牧諸葛亮(劉李本無亮字。) 為功曹。遷五官中郎將。

烈武作合、度曠塗夷。皆哉公舉、帥直凌遲。 費詩、字公舉、南安人也。先主領牧、為前部司馬。奉臣勸先主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劉李本作基。) 盜(一作位。) 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尅、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獲子嬰、猶尚推讓。況未出門、便欲自立耶。以是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丞相亮南征。魏將李鴻來降、說魏新城太守孟達、欲背魏向蜀。亮方北面、欲招達為外援、欲與書。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事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也。亮默然。詩終劉氏之世、官位不盡其才。君子以昭烈之宏曠、武侯之明達、詩吐直言、猶尚凌遲、況庸主昏世、帥道直言而望肆効者哉。

文然簡略、不從詭隨。 楊羲、(原本義。李本亦作羲。) 字文然、武陽人也。輔漢將軍張裔、薦為丞相亮主簿、(劉本誤簿。) 大司馬蔣琬辟東曹掾、(劉李本作掾。) 歷二郡太守、為射聲校尉、性簡略、未曾以甘言加人、酒後言笑多慢詞、失大將軍姜維意、為維所廢。延熙十八年、作季漢輔臣讚、在蜀書。

車騎快快，與國安危。　張翼、字伯恭，文紀孫也。以文武才幹，歷征西、鎮南大將軍，封亭侯。延熙十八年，與大將軍姜維西征，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狄道，經衆死洮水者數萬人。維欲進，翼諫不可，必進無功。時維屢出隴西，翼常廷爭，以國小不宜黷武，必爲虵畫足。不聽。不得已，每快快從行。景耀元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蜀平後死。

猗猗衆偉，芳烈名垂，方德釋勳，雙之瓌瑰。

　述雙爲人上

進楊穆穆（穆，李本作移，下同），先姑是恁。　進、武陽楊氏女，大匠廣漢王堂長子博（李本誤傳，下同）妻也。博後母（劉本誤毋，下同）文有母儀之德，進楊則其教爲行，閨門雍穆特柯（劉、李本作）。太守李騰、家亦假係，每不和，欺恨徒富貴，婦間不及博家也。

陽姬南父（劉、李本作漢，下同），厥族蒙援，克諸內愛，訓及秀彥。　姬、武陽人也。生自寒微，父（此下劉、李本空一字）坐事閉獄。楊渙（元本誤渙）始爲尚書郎，告歸郡縣，敬重之。姬爲處女，乃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辭慷慨，涕泣漢懇。告郡縣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聘之。精婚大族，二弟得仕宦（原作官，劉、李本作宦，下同），遂世爲宦門。後文方爲漢中太守，以趙宣爲賢，將察孝廉，而封未定，病卒。姬秘不發，先遣孝廉上道，乃發喪，宣得進用，姬之力也。後文方兄子伯邳爲司隸校尉，時姬長子穎伯冀州刺史、仲子類二千石。伯邳以稟叔母教，迎在官舍，每教邳政治。伯邳欲舉茂才，選有二人，伯邳欲用老者，姬以其耄，欲舉五方，而其年幼，以咨叔母。姬舉方，後趙宣爲犍（李本誤健）爲，五方爲廣漢。姬尚在，故吏之敬，四時承問不絕。

周度劉懷，貞節是全。　周度、僰道人也。和登妻，十九登亡，中年令吳厚因人（此下劉、李本無空位，原空二格）求之，斷髮以誓志。後人猶欲求之，乃劓其鼻。養子早亡，其妻左、亦年十九，遂俱守義。世咸歎婦姑之貞，專其節操也。

敬姬洸淵，誠烈邈然。　曹敬姬、南安人也。周紀之妻，十七出適，十九紀亡，遺生子元餘。服闋，父母以許孫賓。詒母病迴還，知之，自投水，人赴之，氣已絕，一日一夜乃蘇息。送依紀弟居，訓導元餘，號爲女（原無女字，劉、李本有）學士。年九十卒。

貞玦玉操，彌久不（原作刋，李本作不，劉）刊。　貞玦、字瓊玉，牛鞞程氏女，張惟妻也。十九適惟，未幾惟亡，無子，養兄子悅（劉、李本作悅子），供養舅姑，夙夜不怠。資中王（劉本作玉）沖欲娶玦，玦叔父肱答以女志不可奪。沖爲太守李嚴督郵，嚴記縣遣孝義掾（劉、李本作椽，下同）奉羔鴈，宣太守命聘之。玦乃自投水，拯救不死。後太守蒲商爲立表，太守蜀郡鄧遺仁恕孫論曰貞玦，太守章陵劉威又爲作頌，故稱述也。

韓姜自財，后旌其寃。　韓姜、僰道（劉、李本有道字）人，尹仲讓妻也。二十讓亡，服除，資中董蒙因從事王爲表弟求姜，不許。蒙門生左習、王翁以爲姜可奪，教姜家言母病，迎還韓氏，因逼成婚。姜聞故，自殺。太守巴郡史楊哀之，煞（李本作殺）習、翁以報姜死。

謝姬引決，同穴齊塋（原誤定，李本作塋，劉）。　姬、南安人，武陽儀成妻也。成死，以己年壯，無子，將葬，乃預作殯殮具，書棺須夫棺入墓，拊棺吞藥而死。遂同葬。縣以表郡，郡言州，州上尚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賜家帛四

疋，獨穀二石。

媛姜疋婦，勉夫濟子，授命附固，義踰國士（劉本誤十）。　趙媛姜、資中（此下劉、李本無空位，原空一格）盛道妻也。建安五年，道坐過，夫婦閉獄。子翔方年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已矣。妾在後何益？若門戶，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言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代爲應對。度走遠，乃告吏，殺之。後遇赦，父子得還。道雖仕官（劉、李本作宦），皆世痛感，終不更娶。翔亦不仕耳（李本無耳字）。

黃帛求喪，伏身中流，靈植相感，攜夫共浮。　黃帛、僰道人，張貞妻也。貞受易於韓子方，去家三（李本作二）十里，船（劉、李本作紅）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帛乃自往沒處躬訪，不得，遂自投水中。大小號咷，積十四日，持夫手浮出。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蜀志有張字）帛求其夫，天下無有其偶。縣長韓子冉嘉之，名帛子幸之爲縣股肱。

烈哉諸媛，節稀義遒（李本不空格）。　敘之讚此九女也。

　述雙爲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雙爲士女讚第四。

　凡三十人。（二十一人士，九人女。）

　漢中士女

鄭眞哲（李本作嶽），蹈確乎其清。　鄭子眞、褒中人也。元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眞，亡。漢中與立祠。（神中五徵，未詳其義。李本此注在世號。）

衞衡泥蟠，元淵溜亭（劉、李本作渟）。　衞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幸（何本作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元誤儉，劉、何、李本作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桓（李本作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子眞不屈其志，豈（何本作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鄭公方到，忠枉原情。　鄭公、成（何本作先城）固人也。於帝時，御史大夫鼂錯、忠諸侯彊大，建議削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諸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鄭公爲謁者人（李本誤入），軍事問曰：七國聞鼂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爲萬世策。諸侯惡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懼，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李本不字下有取字，惠校刪之）。帝歎息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博（李本誤傳，下同）望致遠，西南來庭。　張騫、成（何本作城）固人也。爲人強大有謀，能涉遠。爲武帝開西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匈奴有功，遷衞尉，封博望侯。於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之塞（何本誤），豐（原作豊，李本亦誤豊）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外開通，騫之功也。

子游師生讒巧所傾．張猛、字子游．繇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侍元帝．帝嘗廟祭濟渭．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乞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廟祭矣．帝以（何本無以字．）不悅．猛進曰．主聖則臣直．今乘船（劉本誤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故大夫言之．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堪俱以忠（何本作中．）正、爲幸臣宏恭石顯所譖毀．乍出乍徵．堪平和．猛卒自殺．

王孫養性．矯葬厲生．楊王孫、城（原作成．何本作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裸葬．以復吾眞．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李本誤大．劉校改尺．）．既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偉（劉李本作瑋．）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眞無異暴骸中原．裹（何本作眞．）以幣帛．隔以棺槨．唅（劉李本作含．）以珠玉．後腐朽（劉吳何李本作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眞宅．祁侯無以易．卒裸葬如其言．

司徒監使．術暢思精．屢登上司．七政是經．李郃、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候（吳何本誤侯．下同．）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微（劉本誤徵．）行．至蜀．宿郃候（何本誤侯．）舍．郃爲出酒．夜飲．露坐．郃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郃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爲漢中太守．命爲功曹．察孝（何本有廉字．）．遂馳名．爲尚書郎．從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世稱名．順帝世薨．

炎精不類．朱明不揚．太尉謇諤．任國拔（劉李本作敉．）荒．溜日暘谷．將外（劉李本作升．）扶桑．惡直醜正．漢道遂喪．李固、字子堅．郃人也．陽嘉（何本誤喜．）三年．以對策忠亢（李本作元．）．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値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劉何李本有其字．）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春陵支宜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巳奏免江夏南郡（李本作南陽．劉校改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爲昆（爲昆、疑誤．李本此注在世頭．何本刪此二字及注．）等．州土自然安靜．（何本小注云．按本傳．因奏高賜等贓穢．仍徙固太山太守．春龍郎．厚賂梁冀．）賜徙太（劉李本作泰．）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何本誤河．）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李本誤後．）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錄尚書．沖帝崩．時徐楊（劉何李本作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專權．乃立樂安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何本誤湖．）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榮闓（劉本作閣．）．鄧騭立之禍．言國統三（何本作二．）絕．期運厄會．興崩之漸．在斯一舉．宜求賢王．親近不可擬（劉李本作疑．）暱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何本作後．）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繫（吳何本誤擊．）之．固書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慙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煞（何本作殺．）．二公得書．歎息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元脩（劉李本作修．下同．）敦重．威惠肯亮．張（劉吳何李本有元字．）則、字元修．南鄭人也．爲牂柯（何李本作牁．）太守．威著南土．永昌越嶲夷謀欲反叛．則換臨其郡．相謀而止．號曰臥虎．以戍狄勳．遷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平盜賊．巴郡板楯反．拜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史．又（劉本作久．）爲魏郡太守．所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表爲長史．不就．丞相曹公拜度遼將軍．

子雅溫恭．見稱文方．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李本作傳．）雅、太守犍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舉孝廉．官至犍爲太守．

二珪琬琰．三辰懸望．趙瑤、字元珪．瑛、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何本作弟．）五伯魚．徙蜀郡．爲司空．播吾第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瑛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尚書．不就．卒．

仲卿報友．行義以理．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煞（何本作殺．下同．）．綱免喪．往復之．値元醉臥．遠須醒．乃煞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宏農太守．初至．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天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伯度元龜．榮辱靡已．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數亢（何本無亢字．）．表宦官泰（何本作太．下同．）盛．椒房泰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帝怒．免爲庶人．悟然以咎失爲己責．久之．徵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淵然無自得之容．

德公在林．懸象垂晷．既沖靈潛．衡張儀准．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劉本有少字．）子也．父死時．（劉李本小注有燮字德公四字．）二兄亦死．燮爲姊（李本作姉．）所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犯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坐．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雖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於是下赦．燮得返．復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劉吳何李本作頴．下同．）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耶．徙嫌沸耳．慈明亦猶（劉李本[illegible]．）而心變．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以爲不可．果敗．遷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原作甫．）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

伯臺處諫．師言亢盡．末命防萌．妙觀元揆．陳雅、字伯臺．成固人也．殤帝時．爲諫大夫．閹官（吳何本作宦官．）用事．上疏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熹太后兄大將軍鄧騭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騭．安帝發遣黃門孫程（劉李本誤益．）．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吳何本誤起．）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即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尚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絕其姦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朱瑀等所殺．此即陛下所見．今宦官強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妖孽（何本作蠥．）並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尚可以安．奈後嗣何．帝

不省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朝廷推之。天下將大亂。維太平爭。（何本作功。今從吳本）無以貨（何本作貸）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孟度郁允。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有（何本作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俾明且哲。（何本作最）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蜀郡。吏（何本無吏字）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季子英琰。（李本作偉）李縣。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脩（劉何李本作修）文學。性行淸白。與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冠拜新城令。朝請都尉。

計君經筭。（劉李本作算）程包、（包已志作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吳何本作史）時巴郡板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方略。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光入漢中。輒蒙其力。東征南戰。世有功勞。由不料卹。以致叛亂。非有謀逆。能相聚殺。兵臨之。求必卒得。不如但選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安定矣。天子從之。卒如其言。後在道卒。

元盛斐斐。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遊學汝潁。（劉吳何李本作穎）及太學。通博（李本作博）藹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奇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禮高殉名。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廑、（李本作廑。下同）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從入漢中。從廑屯褒中。游東攻。廑欲戰。崇諫不可。願因壘待之。廑不聽。出戰。敗績。崇（李本作從。誤）與門下吏王宗、原展、

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廑殺之。

伯義死節。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居。馳來赴難。殯斂廑（李本作屍）。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衝計。（劉吳何本作討。今）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

四行齊致。在茲六子。讚圖志已下也。（吳何本無此字。而以王宗接上段爲一）又有王宗、原展、及嚴犨、李容、姜濟、陳巳、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郡廑（李本作廑。下同）。所命。王宗、原展與廑同死。犨、容等七人與信共并命。詔書既賜崇、信家。又賜九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復。（何本無復字）

元侯趙陳。嚴亦烈士。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郤（李本作欲。誤）（部校改）儉從事。使在內由。與從事董馥、趙允同行。役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嵩聞故哀慟。感馥允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官。（劉吳何李本作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脩所疾殺。嵩痛之。杖劍直入脩營。殺十餘人。幾殺脩。死。陳調少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脩。大破之。進攻脩營。乃與戰。以傷死。

澳濆龍宗。振振鱗趾。文炳彬蔚。漢之表帆。（此下劉李本誤接不空格。今）總讚三十五人也。

述漢中人士。其（何本自此…至其字。…加文在二字于篇讚之上。…前段爲一。刪去）[illegible]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

魏興、上庸三（李本作二。□校改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程文溫仁。化感爲親。程文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興、敦、覲、豫。程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興等憎惡文姜。文姜親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興等感將。（李本誤）自知失子道。詣（何本作誥）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月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何本作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興、字稚業。時舉逸。（何本作免。誤）爲南郡太守。

泰瑛嚴明。世範斂訓。泰瑛、南鄭楊拒（何本作相。下同）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拒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劉本誤）十（卜劉本誤）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何本空一字）止。四珍復起。

杜氏之教。父母是遵。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女（劉吳何李本作裴）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劉何李本作撿。下同）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爲天子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妻（何本作宴）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何本作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兒（劉吳何本作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孝上計。（劉吳何本作計。今）無不脩也。（吳何本作敬）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獨穆。言存典韻。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

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勅（劉吳何本作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劉李本作思下不字）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吳何本作務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悍。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飭。（吳何本誤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僚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淑誠。宗祀獲敬。文姬、南鄭趙伯英妻。（何本誤）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危。兄憲公、季公、並官歸。文姬嘆曰。李氏（何本作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謂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勅（劉本作敕）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已族。弟幸（劉吳何本亦有得字）濟、豈非天乎。愼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此下原空二格。吳何李本並接寫。劉）是又擬禍也。奉行之。後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陳氏二讓。或智或仁。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鄭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何本作弟）陳規、若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虜非元脩（劉李本作修）。詣於惠謙。惠謙（何本作弟）曰。恢宏（劉本私。誤）德教。存廉免恥。五刑三千。茲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子伯思（李本作師。校改思）。學仙道。惠

譏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高稱去（劉吳何李本作云）。女尙書之後耳。

禮脩（劉李本作修，下同）順姑，恩愛溫潤。　禮脩，趙嵩妻，張氏女也。姑（李本誤如，嵇校改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戲婚（李本作諧）更慈愛之。鄉人相謂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原作以，吳何本並作死，劉李本亦作以）因當絕于（李本作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嵇校改逼）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樹南悼夫，輕死重信。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功（何本作公）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勅（劉本作勑）更驗實，就煞（何本作殺）之。及固小子燮得逃，子賤嫡發報仇，貸人刺之。燮發，告郡煞（李本作殺，下同）。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更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白（李本誤日）兄嫂，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旋時，於梁下自煞（何本作殺）。

郡郡令姬，如玉如金，允矣淑媛，齊德姜任（李本作姙，此下劉李本誤接，不空）。　總讚此九人也（以下何本無）。

述漢中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漢中士女讚第五（此下劉李本接寫）。

凡（劉本誤几）四（劉李本作二）十四人。三十五人士，九人女。

梓潼人士（何李本作士女）。

鎮遠敦壯，立勳南浙。　文浙（劉李本亦作浙，嵇校改齊；吳何本及南中志並作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以（何本作之）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子仲有令德，爲北海太守。

巨遊玉碎，高風僉振。　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爲功曹，不詣。咸怒，欲煞（何本作殺，下同）之。業經入獄，咸釋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煞，不可辱也。遂飲藥死。述恥煞善（何本作名）士，賜錢百萬。子翬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爲遂久令。

文堅爾哉，南面懷民。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沇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太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成（原本成字闕，劉吳何李本並有）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米斗（何本作升）千錢，毅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巢其廳（劉吳何李本聽作廳，吳何本刪），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州牧劉焉表拜都尉。爲人廉正，疾淫祠，勅（劉本作勑）子孫惟脩（劉李本作修）善（何本作嗇）爲務。仁義（劉本下誤一格）爲福，年八十一而卒。

盛國好學，研覈聖真。　楊充（何本作克），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遂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穎（劉吳何李本作潁，下同）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穎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宗，漢陽孫子夏，山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略，疑非聖不以爲教。察孝廉，爲郎，卒。

漢伯雅業，諸生之純。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穎（劉吳何李本作潁）川李（劉李本作季）仲、勃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萬言。太守（劉李闕）（李本闕字作正文，本無此字，空一格，吳何）說命爲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李本誤博）士，徵（李本誤徵）不詣。然上陳時政（何本誤正），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衿（劉李本作衿，何本作衾）。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伯僖劭志。　張壽，字伯僖（何本作禧），涪人也。少給縣承楊（李本作揚，空一格，李本闕）放爲佐（吳何本並作佐二字）。放爲梁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田井，得三十萬，市馬五匹，往贖（何本作贖）。放遂爲羌所擬，凡往三年，計道遂不可得贖，乃單身詣賊，啼泣自說。賊哀（何本誤衣）其服求（劉吳何本作來），放還鄉（劉吳何李本還鄉作還鄉）。郡召爲中候（何本作候），詔書除巫尉，以身佩印綬讓所有財物與三弟，復爲郡掾（劉李本作掾）。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劉吳何李本作遷）功曹史（劉吳何李本作吏），徙五官掾，卒。

李餘殘身。　李餘，涪人。父早世，兄夷煞（何本作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不（何本作否）。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尙書，天子與以財葬（何本作帑），圖畫府廷（劉李本作庭，漢中士女目錄、李本此注在書頭，何本無。並人李餘涪人：可考於先）。

寇王二子，行勇以仁。　寇祺，字季朝，梓潼人也。與巴子侯莫供舉涼州，莫後爲勃海王悝（何李本作悝，下同）所煞（李本作殺）。祺杖（何本作仗）劍至悝家，値悝病（此下原空二格，劉吳何本接寫），悝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讎煞（李本作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煞悝，由是察孝廉，爲雒（劉吳何本作雒，李本誤維）陵令、濟陰相（此下吳何本接行）。王畟，字叔博（李本作博），涪人也。與廣漢張昌睢叔受業太（劉李本作大）學，昌爲河南呂條所煞（何本作殺，下並同），畟叔煞條，事在叔解。

李助多方，以茲立稱。　助（助字上何本有李字），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何本誤王）。自此以上（何李本無此四字，以下闕文，義不可曉，不錄，小注云，以上多闕文，劉本此下不空，原空一行）。

章武之興，亦迪才倫。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李本作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脩（劉何李本作修）文自終也。

國輔皓然，形動神沈。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何本有議字）大夫，從其所志。

思潛遊學，休志淆林。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徽、宋忠等，博（李本作博，下同）通五經，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略皆誦述，希（劉本作希，三國志作不）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何本誤王）立，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

欽仲朗博，(李本作傳。)訓詁典墳。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筭計、卜數、醫術、弓弩、機械之巧，(何本作功。)皆致思焉。為太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太玄指。(蜀志有歸字。李本誤傳。)依則賈、馬，異於鄭元，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同。

孫德果毅，作蜀幹臣。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主初為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為江州都督、揚(劉李本作楊，吳何本作陽。)武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領關都。梓潼文恭仲寶，亦以才幹為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衎衎偉(李本作衍。)彥，玉潤蘭芬。邵(李本作劭。)名表器，江漢之俊。(此下劉李本誤接寫，不空格。)總讚十五人也。(何本無此句，及下標目。)

述梓潼人士

季姜雍穆，化播二婦。王氏世興，實由賢母。(劉本誤毋。下同。)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李本作傳。下同。)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則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左右。紀、流出適，分己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為作袠，(劉李本作天。)於是內門相(李本誤祀。)化，勗行推讓。博妻、雖為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劉吳何本作號。)三母。(李本作異。)堂亡，姜(何本誤義。)勑(原作物，劉本作勅。)康、稚、芝之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李本作二。)卒。四男弃(劉吳何李本作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奔赴，內外冠(何本作官。)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劉李本誤與，惠校改興。)

杜慈專專，父不諒只。(何本加杜慈二字。)涪杜季女者，(何本刪者字。)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供養，亡不有恨。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奪，而許也。乃密謀與強逼迫之，慈縊而(何本誤歿。)死。

敬楊雖雌，壯踰烈士。敬楊，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為(何本空闕一字。)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楊謂孟曰：盛凶惡薄，(何本誤溥。)命為女，無男昆。(何本作比，有但字。)惡讎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為君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楊以大杖打殺(何李本作煞。下同。)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尉(李本作慰。)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為立圖表之。

惟茲三媛，仁暢義理。邦有斯媛，以馳迎紀。(此下劉李本誤接寫，不空格。)總讚三人。(何本無以下四行。)

述梓潼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梓潼郡士女讚第六。

凡士女十八人。(十五人士，三人女。)

讚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二百四十八人而已。(一百九十七人士，五十一人女。)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君子焉。如其遺脫，及後世可書者，願貽後儁。(何本作傷。)又春秋穀梁傳首敘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李本作傳。)

士。巴郡胥(何李本作肯。)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後漢時，魏郡太守王牧、潁尹方為三公，天子詔尚書郎蜀郡張俊策之，然不詳其行事。

讚曰：二州人士，自漢及魏，可謂眾矣。何者？世宗多士，則相如驥遊，伯司鳳翔，洛下鸞驤，叔文野應，在孝宣則王褒蔚炳，中和作詠，揚文甘泉，能為世鏡；在元成，則君公眷眷，心思國病，崖經劉危，直作王聰，其高者、則嚴(劉李本作君。)平。君味道，易俗移風，仲元端委，居為人宗，若夫秉心塞淵，與物齡沖，則楊(劉李本作揚。)子雲也。名重泰(劉李本作太。)山，華夏仰崇，則鄭子真也。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孔元也。不恥惡君，混道推運，則楊宣也。降及建武明章以來，出者則能內贊朝揆，外播五教，贊和鼎味，經綸治要，上答泰階，下允民照，處者則利居盤桓，皓然元蹈，天爵既之，人爵則笑，縣車門肆，丹惠齊紹，若斯之倫，海內服其英名，殊稱方其渙(劉吳何本作煥。)爛矣。故曰：漢徵八士，蜀出其四。又曰：漢其四義，蜀選其二。可謂不衆乎。然巴郡胥(劉吳何本作肯。)君安以儒學典雅，稱於孝成。蜀郡張俊策問尹方，不出五經常議。雖為呂孟，有託孤之節者，蓋之類，郡邑往往垂象刊銘，見有苗裔。旋晚生長亂，故老以沒，莫所咨質，不詳其事。但依漢書、國志、(劉李本誤作圖誌。)陳君所載，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而已。後賢二十人，合二百六十八人，以示來世之好事者。如能詳其遺脫，及有可書，願附于(李本作於。)左。

(劉何本頂格寫。)其傳志父祖子孫，及有名失事失官位者，不列。寧州人士(何本誤事。)亦不列。別為目錄，至晉元康末，凡三百九十二人也。(李本無也字。)

華陽國志卷十一

後賢志(何本上有西州二字。)

聞之：誇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實而不華。是以史遷之記，詳於秦漢；班生之書，備乎哀平。皆以世及事邇，可得而言也。西州自奉聖晉，後俊瑋倜儻之士，或節(劉李本作德。)德(李本有敏字，劉本空一格。)讓行，止從時，或播功立事，羽儀上京，策勳王府，顯名史錄，偉於先賢。會遭喪亂，軌迹華夏，顛(劉何李本作顛。)墜，典籍多缺，(劉吳何本作缺。)族祖武平府君，曁侯者斯，乃操簡援翰，拾其遺闕，然但言三蜀，巴漢未列，又務在舉善，不必珍異，撰之者衆，竹素宜闕，今(劉李本作令。)更撰次損益，足銘後觀者，(吳何本無者字。)凡(劉本誤几。)十九(劉吳何李本作二十。)人，綴之斯篇，雖行故墜沒，大較舉其一隅。

衛尉散騎常侍文立廣休，

散騎穆穆，誠感聖君。

西河太守柳隱休然，

西河烈烈，秉義居貞。(劉李本作貞。)

漢嘉太守司馬勝之興先，

漢嘉克讓，謙德之倫。

郫令州主（何本誤王・）、篠常勗（何本誤勛・）、脩（劉何李本作攸・）業。

郫君譽譚，自固底身。

江陽太守何隨季業。

江陽皎皎，命世清淳。（劉本缺宋羣・）

梓潼太守王化伯遠。

梓潼矜矜，在險能平。

太子中庶子陳壽承祚。

庶子稽古，邈同並璧。

漢中太守李宓令伯。

漢中翹翹，才蓋羣生。

犍爲太守杜軫超（劉吳何本作趙・）宗。

犍爲卬卬，友于實（吳何本作是・）令。

給事中任熙伯遠。

給事溫恭，尚德度榮。

中書郎王長文德儁（劉李本作雋・）。

中書淵識，寶道韜明。

大長秋壽良文淑。

長秋忠肅，明允篤誠。

大司農西城公何攀惠興。

司農運籌，思侔良平。

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允剛。

少府果壯，文武是經。

衡陽內史楊邠岐之。

衡陽固節，隱然不傾。

尚書三州都費立建熙。

尚書準繩，古之遺直。

湘東太守常騫季慎。

湘東汎愛，仁以接物。

武平太守常寬泰恭。

武平堅塞，冰清玉凝。

楊（劉李本作揚・）烈將軍梓潼內史巴西（吳何本無巴西二字・）譙登。（吳何本有楊明二字・此下吳何本空一行・何本側注一闕字・）

江陽太守江陽（吳何本無江陽二字・）侯馥。（吳何本有世明二字・此下吳何本空一行・何本側注一闕字・）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少遊蜀太學，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州刺史費褘（何本從衣，下同・）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褘大將軍東曹掾（劉何李本作椽・）。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晉武帝方欲懷納梁、益，引致俊（劉李本作儁・）彥。泰始二年，拜立濟陰太守。武帝立太子，以司徒李允爲太傅，齊王驃騎爲少傅，選立爲中庶子。立上疏曰：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甚涉大猷，猶朝日初暉，良寶耀璞，侍從之臣，宜簡俊乂，妙選賢彥，使覩覲則觀禮容棣棣之則，聽納嘗受嘉話駭耳之言，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清初陽，緝熙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誠非（何本作非誠・）甕朽（劉吳何李本作杇・）能可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盡力受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立上（一曰志有臣字・）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上請諸葛亮、蔣琬、費褘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敍用，壹（劉吳何李本作一・）則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傾東吳士人之望。事皆施行。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拔（劉李本作援・）濟殊方，伸幽滯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暱。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所管物性，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荒遺燼，犬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頗致二州人士，銓衡平當，爲士彥所宗。故蜀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望，素與立至厚。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西界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每善其恭慎。遷衛尉，納衆郡職。中朝服其賢雅，爲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替（何本作替・）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帝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于（李本作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公（何本脫公字・）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屢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嗣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爲書諫責，稱當立言。凡立章奏集爲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同郡毛楚、楊崇，皆有德美（何本作美德・）。楚，牂牁（李本作柯・）；崇，武陵太守。

柳隱、字休然，蜀郡（劉李本無蜀郡二字・）成都人也。少與同郡杜禎（劉吳何本作楨・）、柳伸並知名。隱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事設計，當敵陷陣，勇略冠軍。爲牙門將，巴郡太守，騎都尉，遷漢中黃金圍督。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伐（劉李本誤伐・）蜀。蜀人漢川關戍（劉李本作伐・）多下。惟隱堅壁不動。會別將攻之，不能克。後主既降，以手令勑（劉李本作勅・）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咸熙元年，內移（李本誤遂・校改移・）河東，拜議郎。武帝踐祚，以爲西河太守。在官三年，以年老去官，乞骸還蜀。卒於家。時年八十。長子充，連道令。次子初，舉秀才。

（此下劉吳李本提行・）杜楨、字文然。（此下吳何本接寫・劉李本提行・）柳伸、字雅厚。州牧諸葛亮辟爲從事。楨、符節令，梁、益二州都督。伸、廣文。楨子晞（劉李本作晞・吳何本作睎・），字伯重，略陽護軍。伸、（吳何本誤仲・）漢嘉、巴東太守，大同後並舉秀才。晞（劉本此字）

不省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大亂。雄夫立乎。(劉吳何李本作功爭。)無以貨(何本作賀。)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孟度郤尤。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有(何本作都。)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既明且昶(何本作景。)去苛去辟。勸以禮讓。遷蜀郡。吏(何本無吏字。)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季子英琼。(李本作偉。)李歷、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循(劉何李本作修。)文學。性行清白。與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拜新城令。朝請郤俭。

計君經策。(劉李本作筭。)程苞、(巴志作包。)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吳何本作史。)時巴(李本作巳。廖校改巴。)郡板楯反。軍旅數起。征伐頻。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方略。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充入漢中。輒蒙其力。東征南戰。世有功勞。由不料卹。以致叛亂。非有僭盜。能相率殺。兵臨之。未必卒得。不如但選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安定矣。天子從之。卒如其言。後在道卒。

元蓋婁斐。祝龜、字元蓋。南鄭人也。年十五。遠學汝潁。(劉李本作穎。吳何本誤款。)及太學。通博(李本作博。)薄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奇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葭萌長。撰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禮高殉名。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廑、(李本作廑。下同。)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從入漢中。從廑屯褒中。廑東攻。廑欲戰。崇諫不可。頗固執持之。廑不聽。出戰。敗績。崇(李本誤從。)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廑殺之。

伯義死節。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居。馳來赴難。殯殮廑(李本作廑。)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鄭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虜復來。信等將其同志舉先術計。(劉吳何李本作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

四行齊致。在茲六子。譜閣志已下也。(吳何本刪此六字。而以王宗接上段爲一。)又有王宗、原展、及趙舉、李容、姜濟、陳巳、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鄭廑(李本作廑。下同。)所命。王宗、原展與廑同死。舉、容等七人與信共拜命。詔書既賜崇信家。又賜九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復。(何本無復字。)

元侯趙陳。蓋亦烈士。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郡吏徵(李本誤欲。)郡(校改)。儉從事使在葭萌。與從事荒殘張允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與故哀慟。說殺允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官。(劉吳何李本作宮。)誅殺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脩所疾。殺嵩殉之。杖劍直入脩營。殺十餘人。幾獲脩。死。陳調少尚遊俠。聞固死。聚賓客百餘人攻脩。大破之。進攻脩營。乃興戰以傷死。

渙渙龍宗。振振麟趾。文炳彬蔚。漢之表則。(此下劉李本誤接。不空格。)總讚三十五人也。

述漢中人士。其(何本自總讚三十五人也。至其字。並刪去。而加又有二字於陳術之上。連前段爲一。)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也。失其行事。歷新城、

魏興、上庸三(李本作二。廖校改三。)郡太守。及錫光等不列也。

穆姜溫仁。化繼爲親。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興、敦、覲、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興等憎惡姜。姜親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興等感寤。(李本誤寤。)自知失子道。詣(何本作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月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何本作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其字稚業。特爲逸。(何本誤免。)爲南郡太守。

泰瑛嚴明。世範厥訓。泰瑛、南鄭楊拒(何本作相。下同。)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拒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劉本誤毋。)十(劉本誤卜。)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何本空一字。)止。四珍復起。

杜氏之教。父母是遵。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女(劉吳何李本作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劉何李本作撿。下同。)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子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綏(何本作妥。)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何本作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劉吳何本作揚。)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訂。(劉吳何李本作計。)無不循也。(吳何本作致。)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肅穆。言存典籍。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蒲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勅(劉吳何本作勑。)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劉李本思下衍不字。)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吳何本作給者。)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咸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吳何本誤飭。)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餐甑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叙敏。宗祀獲歆。文姬、南鄭趙伯英妻。(何本誤妹。)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能官歸。文姬嘆曰。李氏(何本作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於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勑(劉本作勅。)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已族。弟幸(吳何本有得字。劉李本亦無。)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此下原空一格。劉吳何李本連接寫。)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徙成在徐州。各與歲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陳氏二讓。或智或仁。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導。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何本作弟。)陳規、著書數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自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循(劉李本作修。)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宏(劉本誤私。)德教。養廉免恥。五刑三千。蓋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子(何本作弟。)伯思(李本作師。廖校改思。)學仙道。惠

李宓、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劉本誤毋。下同。)何、更行。見養祖母。治春秋左傳。博(李本作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辯(李本作辨。)捷。辭義艷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何本作膳。)飲湯藥。必過目嘗口。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何本作太。)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民間自足。與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宓曰。願爲人(何本作仁。)兄。吳主及羣臣稱之。大同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拒州郡之命。獨講學立旌授生。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相逼。宓上疏。(疏在本傳。李本小注在書面。)武帝覽之曰。宓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徙尚書郎。河內溫令。敷德陳教。政化嚴明。太傅鉅平侯羊公薨。無子。帝令宗子爲世子嗣之。不時赴喪。宓遣戶曹齎移推轂遣之。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宓至。中山王過縣。徵芻茭薪蒸。宓引高祖過沛、賓(何本誤殺。)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費。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何本作職。)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煩碎。所未聞命。後諸王過。不敢煩溫縣。盜賊發河內餘縣。不敢近溫。追賊者不敢經界。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家憚其公直。宓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亮不曲意勢位者。失荀張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爲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論中和仁義儒學道化之事。凡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深善之。又與士安論夷齊、及司馬文中、杜起(劉吳何李本作超。)宗、郄令先、文廣休等。議論往返。(李本作反。萬校改返。)言經訓詁。衆人服其理趣。釋河內趙子聲議(何本作誄。)詩賦之屬、二十餘篇。壽良、李驤、與陳承祚相長短。宓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

立於世。願(李本誤顧。)景爲騶、(吳何本作鄒。李本亦作騶。劉)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故宓六子、皆英挺秀逸。號曰六龍。(此下何本空。下同。)長子賜、字宗伯。州別駕。舉秀才。汶山太守。少與東海王(何本誤主。)司馬元超友昵。每嘗詩往返。雅有新聲。少子興、字雋碓。(碓、劉吳作雄。何李本作雋。)太傅參軍。幼子盛頤、寧浦太守。宓同詩蜀郡高玩、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術藝微妙。博(李本作傳。)聞強識。清尚簡素。少與宓齊名。官位相比。大同後。察孝廉。除曲陽令。單車之縣。移檄縣綱紀、不使遣迎。以明三材、(劉李本作才。)徵爲太史令。送者亦不出界。朝廷稱之。方論大用。會卒。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字伯休。安漢雒令。軫少師譙周。發明高經於譙氏之門。郡命爲功曹。鄧艾既破蜀。被徵。鍾會進成都。時太守南陽張府君不肯出官。軫進曰。征西因(本作因。)執。鎮西在近。必有所遣。軍亂之際。變害無常。宜避正殿。府君卽出住下舍。會果遣參軍牽宏爲太守。數百騎擐(劉本作援。)甲馳馬入郡。前監問侯所在。云已出舍之。(何本小注云。按晉書、宏問軫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避去。就之舍。既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宏器之。)宏復召爲功曹。察孝廉。除建寧令。徙仕山陽。新城。池陽。所在有治。入爲尚書郎。每升降趨翔廊閣之下。威容可觀。中朝偉之。遷犍爲太守。惠愛在民。還爲州大中正。軫既才學兼該。而器量偶儻。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此下何本空。)弟烈、字仲武。貞幹敏識。平坦和粹。名舉伴軫。察孝廉。除平康令。轉南鄭、安陽令。王國建。首選爲郎中令。遷衡陽太守。兄軫喪。自上求去官。以兄子幼弱。軫喪飄颻。(原作颻颻。何本作飄颻。劉吳)欲扶將靈柩葬舊墳。武帝歎惜。軫能用未盡。而嘉烈弟意。轉拜徙官犍爲太守。又轉湘東。少弟良、字幼倫。(吳何本作論。)亦有當世局分。舉秀才。茶(劉吳何李本作荼。)陵新都令。國王郎中令。遷涪陵建寧太守。兄弟並與州里以爲美談。軫二子。長子

毗、字長綦。少子秀、字彥穎。珪璜琬琰。世號二鳳。毗舉秀才。大將軍辟掾(劉李本作椽。)太傅參軍。平東(劉李本作東平。)長史。尚書郎。稍遷鎮南軍司。益州刺史。主簿。早卒。

任熙、字伯遠。蜀郡成都人也。漢大司農任方後(何本作任昉之後。)也。世有德彥。父元、字秀明。犍爲太守。執金吾。熙治毛詩京易。博(李本作博。下同。)通五經。事親至孝。居喪毀瘠。爲州鄉所稱。察孝廉。除南鄭令。以病去官。復授南鄭。不就。轉梓潼令。爲政清靜。辭疾告歸。勤農力稼。居家致給。術訓閭門。內則可法。博愛以謙恭接物。開門待賓。傾慎下士。老無長幼。必有供饍。清談遊講。不妄(劉李本作忘。誤。)失言。祇慎著聞。太康中。除越嶲護軍。非其雅好。不往。徵給事中。熙以侍臣日月左右。贊輝楊(劉吳何李本作揚。)光。不可苟私。終以疾辭。而蜀郡令每至官。爲之修(原作脩。劉何本作修。)謁。歲致羊酒。卽家拜朱提太守。固讓不之官。好述作。詩誄論難。皆燦艷。年六十九。卒於家。子著、字憲祖。察孝廉。新都令。西夷司馬。涪陵太守。著子進、字叔孤。少與巴西龔壯俱知名。而學業優之。早歿。熙同時犍爲楊彰、敬宗。弟遠、訓宗。各以德行稱。同察孝廉。彰、比蘇令。甘露降其縣。遷滇池令。殊俗懷其德。

王長文、字德儁。(劉吳何本作儁。注云。按本傳字德儁。吳何本小字。)廣漢郪人也。父頤、字伯元。犍爲太守。長文天姿聰發。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弱冠。州三辟審佐。丁時與衰。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愍皆若(劉本作者。)綠衣絳幘。索豬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明。常騎牛周旋。郡(吳何本無郡下初字、守字。)初至。詣門修(劉本作脩。)敬。至閣、走出。請、終不還。刺史維南胡熊、辟從事。祭酒。臥在治。能出板。舉秀才。長文陽發狂疾。步擠走出門。飛累遣敎諭。還、終不顧。還家養母。獨講學。著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易元。以爲春秋三

傳、傳經不同。每生諍議。乃據經撫傳。著春秋三傳十三(劉吳何李本作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辯清妙。汎愛廣納。放蕩闊遠。不以細宦廉分爲意。亦不好臧否人物。故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融養。試宰中。領蜀郡太守。郫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濬表以故州將軍吊祭。元康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李本作臘。)節慶。祈(何本作宜此節。)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皆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將爽去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彤(李本作肜。下同。)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命者。遂應彤(李本作肜。)招。爲從事中郎。諸王公卿慕其名。咸與之交。賈氏之誅。從彤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李本作博。下同。)士中書論議。以爲、長文議、廣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潁川府君。皆施行。除洛陽令。長文見彤(李本作肜。下同。)曰。主者不庶幾、奏長文爲洛陽令。彤笑答曰。卿乃不庶幾。非主者也。固辭不拜。(此下劉李本空一位。何本不空。)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繰桑之卦。歎曰。桑無蠶、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疾卒。時年六十四。長文時人、蜀郡柳竺、任興、亦博學著聞。俱爲州別駕。竺在右職。公亮蹇蹇。刺史從怒、欲殺人。羣下諫不聽。竺乃懷縛(何李本誤縛。下同。)徑入、頓几上。乃極陳其刑理。刺史從謝還縛。(劉本此下空四格。吳何本止空一格。)皆早亡。(何本下作長久。吳何本無此注。)

壽良、字文淑。蜀郡成都人也。父祖二世犍爲太守。良少與犍爲張微、費緝並知名。治春秋三傳。貫通五經。

涘身貞素.州從事.散騎、黃門侍郎.大同郡主簿上計(劉本誤計.)吏.察孝.(劉吳何李本有孝字.)不就.州辟主簿.治中別駕.舉才行.刺史皇甫晏貢之三司.遂辟太宰.除鄗城令.始平太守.治政著稱.從扶風轉秦國內史.文立卒後.溫令李宓表武帝.言二州人士零頹.才彥淩遲.無復廁豫綱紀.後進巖穴遐外者.良公朝在(劉李本也作在公朝.)時.二州之望.宜見超子紹繼立後.帝徵爲黃門侍郎.兼二州都給事中.梁州刺史.遷散騎常侍.大長秋卒.弈洛北芒(吳何本作邙.劉李本亦作芒.)山.(此下何本連.下同.)　徽、字建興.張翼子也.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緝、字文平.清檢(劉本作撿.)有治幹.舉秀才.縣城令.涪陵太守.遷犍內史.(良公緝疑誤.劉吳何李本無此注.)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漢司空汎鄉侯武弟、(李本誤帝.點校改弟.)穎川太守顯後也.(此下劉吳何李本並無空位.)　父包、字休楊.(吳劉何李本作揚.)察舉秀孝、皆不行.除瑯琊王中尉.不就.攀兄弟五人.皆知名.攀少夙成.奇姿卓逸.弱冠郡主簿上計吏.州辟從事.刺史皇甫晏稱攀王佐才也.以爲主簿.泰始十年.晏母歸家.晏爲牙門張宏等所害.攀操表詣洛訟釋.事得清.刺史王濬復辟主簿別駕.咸寧三年.濬被詔罷屯田兵作船.(劉李本誤紅.下同.)爲伐吳調.(吳何本作封.劉李本作闕.)攀進曰.今見佃兵但六百人.計作船六七年.財可勝萬人.後者未成.前者已腐.無以輔成國意.宜輒召四守休兵.及諸武吏.并萬餘人造作.歲終可辦.濬及綱紀.(何本無此二字.)疑輒召萬兵.欲先上須報.攀曰.官家雖欲伐吳.疑者尚多.卒(何本作率.)聞召萬兵.必不見聽.以佃兵作船.船不時成.當輒召以速爲機.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善之.議欲入山裁船.艑數百里.艱難.攀曰.今冢墓多種松柏.當什四市取.以速爲機.濬悅之.任攀典舟船器仗.冬遣攀使洛.攀曰.聖人之功可成.使人信之.不可必也.夫高則之大略.猶未察於韓信.婁敬因蕭何、子房而後用之.今建(何本作達.)非常之功.成莫之信.羊公使并同盟.國家所重.加鐘日失策江陵.恩有夙駕.宜與相聞.此一助也.濬曰.何但羊叔子.亦宋元亮之疑.(吳何本作稷偽.)君至洛、官家未有舉意.使前(吳何本有至字.)襄陽與羊公論之.攀既至洛.拜表獻策.因至荊州.與刺史宋庭論.宋未許.乃見羊祜.羊曰.共君用兵之要.攀曰.若令循清(劉李本作背.)海.以趣京下口.(何本作口.)濬春楊(劉吳何李本作揚.)州.直指秣陵.定豫踰海.並據桑浦.則武昌以東、會稽以西、騷然駭矣.荊州平南征造夏口.巴東諸軍.同守西陵.征梁之衆.乘(何本作自.)浮江東下.封樂鄉.望巴邱.則武陵、零桂、長沙、湘東、從風而靡矣.但明信賞.(劉李本作當.)首尾俱會.旌旗耀天.四面雲合.乘勝席卷.(何本作捲.)傳檄南極.吳會不盡平者、未之有也.羊祜大悅.遂表請伐吳.詔徵濬大司農.至晉詔以濬爲龍驤將軍.除攀郎中.參濬軍事.攀頻奉使詣洛.時未婚.司空裴公奇其才.以女妻之.五年秋、攀使在洛.安東將軍王渾表孫晧欲北上.邊戍警戒.朝議征(吳何本有伐字.下却作必.)　却須六年.攀上疏策晧必不敢出.宜因今戒嚴.掩取甚易.中書令張華命宿下舍.設諸難.攀皆通之.又濬性在忠烈.受命必果.宜重其位號.詔書遷濬平東將軍.督二州事.吳平.封關內侯.濬入拜輔國.攀爲司馬.上論時務五籌.除滎(李本作榮.)陽令.進廷尉評.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攀駁之曰.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以加刑.遂減死.多所議讞.遷散騎侍郎.太傅楊駿謀逆.詣衆官.攀與侍中傅祗、侍郎王愷等往.惠帝從楚王瑋殿中中郎孟觀策.戒嚴誅駿.駿外已忩忩.(何本作匆匆.)攀與祗、踰牆得出侍天子.天子以爲翊軍校尉.領熊渠兵.一戰斬駿.社稷用安.封西城公.邑萬戶.策曰.於戲.昔先王光(劉李本作先.)濟厥世.罔不開國

列士、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轉弄飛矢集於殿庭.白刃交於宮闈.攀受命徂討.(李本誤作封.)因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焉.今以魏興之西城.爲攀封國.錫茲元社.苴以白茅.永爲晉藩輔.往欽哉.敬乃有士.惠康黎元.無忝以墮爾顯烈.又賞絹萬疋.攀固辭.受五千疋.又賜拜弟逢平鄉侯.兄子蠻關內侯.遷宣(闕)內史.不就.轉東羌校尉.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徵還.領越騎校尉.武庫災.(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百官皆赴火.攀獨以兵衞宮.後賞絹五百疋.領河南尹.遷揚(劉吳何李本作楊.)州刺史.假節.在官數年.德教敷宣.征府將軍石崇、表東南有兵氣.不宜用遠人.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自表以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讓都職.於任熙、費緝.不聽.(此下劉李亦空一格.吳何本接寫.)　遷兗州刺史.錫賓劍赤舄.因辭不之官.時帝室政衰.多害忠直.又諸王迭起.好結黨徒.攀閉門治疾.不與世務.朝議欲以爲公.會薨.時年五十七.天子悼惜.追贈司農印綬.諡曰桓公.遺令勅世子務行恭儉.引荀公曾、諸葛德林、爲模範.子璋嗣.

李毅、字允剛.廣漢郪人也.祖父朗、字偉南.州別駕從事.父旦、字欽宗.光祿郎中主事.毅少散逸.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爲郡主事.太守宏農王濬臨郡.試問祭酒姬毅曰.學中有可成進幾人.毅對曰.可有百人.濬怒曰.童冠八百.而成者百人.教少何爲.毅對曰.如毅之言.明府之教.盛於孔氏.不爲少也.濬奇之.命爲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示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劉李本作掾.)吏.(何本作史.)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不持.不得不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爲秀才.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表晏反.毅白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久(劉李本作反.)當何求.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梁州者.於益州之領須防若(吳何本作在.)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宏小豎.衆所不與.宜時赴討.濬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爲賢.何況殺主賊急.當不拘常宜.濬從之.發兵與牙門滿恭等共討宏.斬之.詔書遷濬益州刺史.毅復爲州主簿別駕.舉秀才.及濬伐吳.與何攀並爲參軍.吳平.封關內侯.除隴西護軍.以疾去官.從繁令.遷雲南太守.濬隨堯上表.後武帝思濬勳.問毅所在.徙(劉本缺.)爲使持節.南夷校尉.久之.犍爲民毛詵、李叡與朱提民李猛(吳何本作猛.下同.李本作孟.)　其遂太守杜俊、雍約以叛.衆數萬.毅討破之.斬詵、孟首.叡走依五苓夷.亦叛.首朝.復寧州.以毅爲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夷遂大反.破沒郡縣.攻圍州城.中原亂而李雄寇蜀.救援不至.疾病薨於圍城.懷帝嘉其忠節.追贈少府.謚曰威侯.毅性通博.(李本作傳.)居情雅厚.賑卹親舊.篤於故舊.人咸愛歸之.但好談調.德重猶少.從弟苾、字叔平.少循(劉李本作修.)身.礪屬名行.數歎毅官自於嚴.毅笑應之曰.吾小來不治名者.終使於節.故可至九卿.卿清儉厲道.卒不失成都令也.時毅始受南夷而苾臨城.令果作成都.遷犍爲太守.位官不及毅.毅子釗、世承儒學.有格望.以父任爲謁者.除吉林侯相.不就.爲南中外兵郎.自表赴難.至牂柯.(李本作牁.)夷斷道.不得進.積年.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殺.奔茹草.泣至.奔喪.官至朱提越巂太守.西夷校尉.毅女秀.適漢嘉太守王載.有才智.父亡後.州文武推爲州三年.二州當太清中.位至方州節將者.壽良、何攀.及毅.永嘉中.巴(劉李本有郡字.)校尉.蜀郡(劉本作都.)張峻紹茂.爲監南中八郡事.西夷校尉.持節事.

張寔希閒.爲寧州刺史.南鄙長亦

楊邠、字岐之。犍爲武陽人也。少好學志古。蕃屬名行。州辟主簿別駕。刺史王濬舉秀才。安漢雒令。國王中尉。以選爲尚書郎。遷汶山太守。值夷復讎失殊俗和。徙授巴東。轉廣漢。永嘉初。遷衡陽內史。過流民叛亂。攻沒長沙湘東。邠輒救助。賊衆浸盛。遂破郡城。獲邠欲以爲主。邠不許。賊晝夜執守。邠候其小怠。夜急走。比曉已去遠。收餘衆。軍貢安。欲投湘州刺史荀眺。共圖進取。會眺降賊。邠孤軍固城。賊攻圍之。誓死不移。遂卒城中。時年六十九。帝爲鎮東大將軍、嘉其忠節死義大（吳何本作道。劉李本亦作大。）使弔贈。策曰。惟永嘉七年四月己未。使持節都督江陽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瑯琊王濬（原作容。劉吳何李本亦誤濬。）謹遣板（吳何本誤莚板。）命前衡陽內史楊君。忠肅貞固。守正不移。雖危逼、（何本作逼。）節義可嘉。不幸殞卒孤城。甚悼之。今列上尚書。贈君淮南內史。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邠同郡楊稷。文賢。泰始初。爲交阯太守。平九眞。林日南四郡。斬吳交州刺史劉俊。大將軍脩則。武帝方授交州。會孫皓遣大將陶璜十萬人攻稷。被攻八月。救援不至。衆困不敵。遂爲璜所獲。因稷欲以送皓。稷嘔血死。帝嘉其忠烈殉命。追贈交州刺史也。李本此注在世闕。吳何本作正文。此小注內。交阯阯字。劉李本作趾。劉俊俊字。劉李本作俊。追大將下。吳劉何本有軍字。十萬人攻稷下。劉李本衍稷字。末後劉李本無也字。）

發立、字建熙。犍爲南安人也。父林、字君讓。巴西太守。立學義沖邃。元靜沈嘿。察孝廉。王國中尉。王年少好輕行遊觀。立常正色匡諫。及上疏風（李本作諷。）喻。辭義剴切。合箴規之體。出爲成都令。縣名難治。立在之垂紀以性公亮。入爲州大中正。除巴西太守。不就。轉梁益寧三州都督兼尚書。值大駕西幸長安。常與大臣居守在洛。加員外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每推正三州人物。品格褒貶。帥意方（劉李本作分。）規。無復疏親。莫不畏敬。然委曲者多恨其繩犯。數辭諸郡。意在河秦汝潁。久之。朝議欲以爲荊州。永嘉六年。與子并沒于（李本作於。）胡寇。立時濟國呂毅叔偉德、以清彥辟。別駕秀才尚書郎。秦國內史。（且亦校尉。且外常侍。梁州都督。與立同沒胡寇。劉吳何李本此數句。並作正文。）

常騫、字季慎。蜀郡江原人也。祖父竺、字代文。南廣太守侍中。父（原作祖。李本並作父。劉吳何）偉、字公然。閬中令。騫治毛詩三禮。以清尚知名。州辟部從事主簿。郡請功曹。察孝廉。莘鄉令。以選爲國王侍郎。出爲綿竹令。國王歸之。復入爲郎中令。從王起義有功。封關內侯。遷魏郡太守。加材官將軍。以脊政衰。視中原不靜。固辭去官。拜新都內史。時蜀亂。民皆流在荊湘。徙湘東太守。疾病未拜、卒。年六十八。騫性泛愛。敦敬友宗族。嘗官修理。恕以撫物。好吝問。動必謙讓。州鄉以爲儀錠。二州清官見述者。先有宣都太守犍爲所定義業（吳何本作業。）隴西太守巴西馮倉（吳何本作企。）休朔。而後騫云。

常寬、字泰恭。騫族弟。郫令勗弟子也。父廓、字敬業。以明經著稱。早亡。閻門廣學。治毛詩三禮。春秋尚書。尤耽意大易。博（李本作傳。）涉史漢。强（劉吳何李本作彊。）識多聞。而謙虛清素。與俗殊務。郡命功曹。及察孝廉。不就。州辟主簿別駕。舉刺史羅尚秀才。爲侍御史。除繁令。隨民安縣寄陵以舉將喪去官。湘州叛亂。乃南入交州。交州刺史陶咸表爲長史。固辭不之職。雖流離交城。衣弊褞袍。冠皮冠。乘牛往來。獨鳩合經籍。研精著述。依孟楊宗虛師矩著典言五篇。撰蜀後志。及後賢傳續（吳何本作績。）陳壽耆舊。作梁益篇。（此下劉吳何李本無空位。）　元帝踐阼。嘉其德行潔白。拜武平太守。民悅其政。以榮貴非志。在官三年去職。尋梁碩作亂。得免難。卒於交州。凡所著述詩賦論議二十餘篇。子長生、字彭祖。亦有學行。州主簿。資中令。治中從事。早亡。時蜀郡太守巴西黃

容、亦好述作。著家訓、梁州巴紀姓族、左傳抄、凡數十篇。漢嘉太守蜀郡杜龔敬脩、亦著蜀後志。及志趙厥李特叛亂之事。及喪紀禮式。後生有取焉。

譙登、字慎明。巴西西充國人。譙周孫也。仲父熙、察孝廉。本郡大中正。河陽令。叔父同、字彥紹。少知名。拒州郡之命。梁州刺史壽良與東羌校尉何攀貢之三司及大將軍府。爲尚書郎。除錫令。亦有爲作傳者。（吳何本接寫。劉李本亦空一格。）　登少以公亮義烈聞。郡命功曹。州辟主簿別駕從事。領陰平太守。郡五官素大姓。豪捐侵凌、光晉。登誅之。郡中皆肅。後以李特作亂。本郡沒寇。父爲李雄巴西太守馬脫（吳何本作晚。下同。）所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時中原亂。守公三年。不能得兵。表拜楊烈（劉吳何李本作揚。）將軍。梓潼內史。使合義募。登凡募巴蜀流士得二千人。鎮西將軍羅尚、以遜住巴郡。登從尚索益軍討雄。不得。乃往攻宕渠。斬脫、食其肝。巴西賊破。復詣尚求軍。尚參佐多以必無利。登憤恚。數凌折之。又加責於尚。尚但下之而已。會羅羨殺雄太尉李離。舉梓潼來降。登徑進涪城。雄自攻登。爲登所破。而尚將張羅進屯犍爲之合水。文碩殺雄太宰李國。以巴西降。羅遣軍掠廣漢。破雄叔父驤。虜其妻子。募人所雄頭。賊以向困。而尚本參佐。恨登之見矜侮。不供其軍食。益州刺史皮素至巴東。勑平西遣故道將張順、楊顯救登。至墊江。素遇害。順（吳何本無順字。）顯還。雄知登乏食。遣驤攻攻。兵窮士餓。誓死不退。衆亦俱死而無去者。永嘉三年。爲驤所生得。與登致雄。言辭慷慨。涕泣歔欷。無服降匠折情。雄乃殺之。因其軍士。皆以爲奴。虜弁（劉李本誤弁。）兵士、而連陰雨百餘日。雄中以登爲枉。而所領無辜。怒氣感天。下赦。出登軍士淹沒者。　初。尚之在成都也。與雄攻戰。郫令犍爲張昕欽明。每摧破雄衆。雄（劉吳何李本作雄衆。）幬（吳何本作幟。）之。而救助不能并心。爲雄所殺。雄常言。羅尚將均如張昕、吾族早無遺矣。（此下李本無空位。）　時牙門左汜、亦有戰功。尚不能甄其兵殺。汜恚恨。以母喪歸。尚累召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誠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　登同郡縣李高、亦有武幹。平吳時。與牙門將扁前獲孫皓。封縣侯。官至金城隴門太守。

侯馥、字世明。江陽人也。察孝廉。平西參軍。（因。李本闕七字。吳何本闕一格。）　寧州刺史王遜、領（吳何本作領。）平西將軍。復取爲參軍。遜議欲遷牂柯（李本作牁。下同。）太守謝恕、爲涪陵太守。出屯巴郡之把口。表馥爲江陽太守。往江陽之洮（劉李本作洮。）。懸撫卹蠻獠。克復江陵。請通長江。雄征東大將軍李恭、巳在江陽。復招降夷獠。稍（劉李本作稍。）精舟艦。爲進取調（吳何本作討。）。馥白遜請軍。移恕俱出涪陵。不能自前。恭舉衆攻馥。衆寡不敵。爲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雄下廷尉。責曰。卿若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反沒其分。守心而已。無他顧（李本誤頤。）。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人張迎曉喻之。馥怒罵迎曰。吾邦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低眉海內。何面目相見也。且王寧州治亂才也。以吾有桑梓之恥。故遠上尚書、遣吾討賊。受命之日。實忘（劉本作亡。）寢（吳何本誤作寢。）食。但哉軀（劉李本作軀。）未辦。請軍未至。索擒不及。爲他所先。當滅身隕碎、以謝不及。冀上不負日月。下不愧王侯。吾豈苟生如卿兒女之人乎。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寇所獲犍爲太守建寧魏紀。漢國太守梓潼文琰。巴郡太守蜀西黃龕。涪陵太守巴西趙鸋。永昌謝俊。牂柯文猛。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數年卒。

讚曰：文王多士，才不同用。孔門七十，科揆百行，殊塗貴於一致。若斯諸子，或挺珪璋之質，或苞瑚璉之器，或就儒墨之業，或韜王佐之略，潛則泥蟠，躍則能飛，揮翮揚（劉何李本作揚）芳，流光遐紀，實西土之珍彥，聖晉之多士也。徒以生處限外，服膺日淺，負荷榮顯，未充其能，假使植幹華宇，振條神區，德行自有長短，然三趙兩李、張何之軌，其有及之者乎。譙登、侯馥，忠規猛烈，美志不遂，哀哉。

五公

司空何武。　司空趙戒。　太（劉本作大）尉趙謙。　司徒趙溫。　司空張皓。（李本原誤皓・劉本亦誤）

華陽國志卷十二

序志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疏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要之會，而各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稱爲專。司馬相如、嚴（劉李本作莊）君平、揚（劉李本作楊）子雲、陽成子元、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注史錄。而陳君承祚別爲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是刎，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逮遭陋運，函夏滑崩，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爲熊羆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劉李本作原）鮮麥黍之苗，千里蕭條，雞獨（劉吳何李本作狗）之響，邛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必若焚灼。懼益遐棄，城陴蕭闕，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劉二牧、成漢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皆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劉吳何本李本作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此下劉吳何本並有[illegible]）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將訪博（李本誤）者，流離困瘁（李本作粹），力

齊附爲於嶓冢之下，求依光於灰塵之中，剗滅者多，故有所闕（劉本作闕・李本作缺・吳何本作闕），猶懸於遺忘焉（此上劉李本據補）。

（吳何本提行）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劉本作植・李本作橫）有爲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荊人鼈靈死，尸化西上（劉吳何李本作土），後爲蜀帝。周萇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魄，化爲子鵑。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案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劉本李本不重參伐二字・吳何本同此）則蜀分野，言蜀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紀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不言，況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鵑鳥，今云是嶲，或曰嶲周（[illegible]）。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國時綏，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李本作於）秦，皆爲郡縣。雖有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人（劉吳何李本無人字）之國也。至于（李本作於）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承辟，[illegible]元鑿，性滑稽（李本作稽），用州牧劉焉談讖之末，與蜀士燕胥（李本作[illegible]），聊著翰墨，當時以爲極歡，後人有以爲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鑿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爲西土險固，衿帶易守，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逆迷必萃，奸雄闚覦。若帝王者，就天地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跂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而邀，神器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illegible]，陽拔大室。九州之險，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出，而無興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歷數，而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爲永鑒也。干運犯曆，破家喪國，可以爲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諱，所以防狂狡、杜姦萌，以崇春秋貶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爲懲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略，商國別分，啟何巴梁，式參縣辰，九侯述職，賦政以均，佐周黜紂，相漢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

述巴志第一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群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憑，洪祚攸長。

述漢中志第二

井絡啓耀，文昌契符，泄泄禹績，錫爲九州，功昔普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陵峙岳流，邦家濟濟，世德殊球。

述蜀志第三

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犍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顯德表（劉本表字空・李本作功）先，以明紀綱。

述南中志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何本誤猾．干吳何本誤于．竄．白廚乘釁．致民塗炭．爰迄盤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喪此艱難．

述公孫劉二牧志第五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劉李本作傑．瓜分天壤．宰割民物．倉彼倚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譎詐旋設．並以豪特．力爭當世．居正虛明．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

述劉先主志第六

乾坤運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二皇．苟非其器．窮高必亢．滾滾後主．弗虛弗藏．負乘致寇．世業以喪．

述劉後主志第七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紘失振．任非其良．趙倡吳本誤呂．禍階．亂其用長．羅州播蕩．朱劉李本作宋．旌莫亢．皮張不造．戎醜攸行．哀哀元劉李本作元．吳何本作亢．黎．跂踵睎望．

述大同志第八

素精南飄．天維弛綱．蕘蕘劉李本作䔒䔒．特流．肆其豺狼．潛雄篡李本作纂．承．殲我益梁．牧守顛擺．黔首幸容．三州毀曠．悠然以荒．緒結王圖．民亦流亡．

述李特雄期壽勢劉李本無勢字．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為世儁．劉李本作俊．幹為時貞．略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述先賢士女總讚論劉吳何李本亦作論．第十

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濬教洽．李本作治．誕茲彥茂．峨峨俊乂．藝藝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綽然有裕．

述後賢志第十一

博李本作傳．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川．憲章成敗．旌照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未然．

述序李本改三州士女．志第十二

讚曰．李本無此二字．吳何本有之．顯壯驥驥．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蔣獲西守．劉李本作狩．鹿從東燬．郤伯勞之．旬不接辰．睿茲珍嘉．甘心庶幾．中為令德．一行可師．瑣李本作瑣．瑋假儀．貫韜光暉．撼中劉李本作沖．吳何本作中．體正．平揖宣尼．導以禮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磬筦諧諧．金奏石拊．降福孔皆．總括道檢．總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乎哉．

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李一公本以此為卷十二始也．而升序志于巴志前為凡例．何允中本升三州士女目錄於前．改名序志．其序志元文．則在卷末．前之序志後移．原刊本此一行下有

常道將集四字．

高尚．逸民嚴劉李本作莊．遵．字君平．成都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高尚．逸民林閭．字公劉李本誤之．孺．臨邛人．揚雄師之．見方言．

德行．治中從事李宏．字仲元．成都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德行．給事黃門侍郎揚雄．字子雲．成都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文學．神童揚烏．雄子也．七歲預玄文．九歲卒．

文學．侍中楊劉吳何李本作揚．州刺史張寬．字叔文．成都人．始受文翁遣東．受七經．還以教授者．

文學．中郎將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文學．諫議大夫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尚書郎楊壯．李本作莊．成都人也．見揚子方言．劉李吳何本注無也字．下同．

美秀．中郎將何霸．字翁君．郫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執政．大中司空汜鄉侯何武．字君公．霸弟．以忠正為三公．王莽欲篡位．懼而殺之．

穎劉吳何李本作潁．川太守何顯．武弟也．兄弟五人皆在漢書．武子況．嗣武侯．王莽時絕．

黃門侍郎鄧通．蜀人．孝文帝時為侍中．漢有傳．

卓王孫．臨邛人也．見食貨志．鐵冶致富．列於執政日下．

政事．左衛護軍陳立．字少遷．臨邛人也．歷牂柯．巴郡．天水三郡太守．治為天下最．

節士．太劉李本作大．中大夫章明．字公孺．繁人也．劉李本作新繁人．

節士．尚書郎侯剛．字直孟．新繁人也．

節士．尚書郎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

節士．美陽令王皓．字子離．江原人也．

右十九人．在前漢．其侍郎旧協．楊德意．無諸事在中也．楊德意字．劉吳何李本作得．

知士．博李本作傳．士羅衍．字伯紀．成都人也．

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

長沙太守任循．字伯度．成都人．少失父．後為長沙．父流離道官長沙．為郡五官．父之母識知．是事在耕通也．吳何本有無傳二字．

公亮．大司農司隸校尉任防．字文始．循子也．

徐州刺史任愷．字文愷．防弟也．吳何本有無傳二字．

文學．侍中漢五更張霸．字伯饒．諡曰文父．成都人也．

校書郎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元本劉李本無此目．

聘士．張楷．字公超．文父子也．吳何本有無傳二字．

聘士．張光超．公超弟也．吳何本有無傳二字．

尚書張陵，字處沖。今遊子，有陵之後，世有大官。
義士趙定。成都人，以延仁起義，詔恤之焉矣。
保貲太劉本作大。尉司徒司空特進廚亭文侯趙戒，字志伯。定子。
文學國師太常趙典，字仲經。成都人，戒第二子也。
忠亮太尉司徒鄭忠侯趙謙，字彥信。典孫也。其子孫監廚亭侯不顯。
道德司徒司空趙溫，字子柔。謙弟，自是後世有二千石。
襄烈侍中長水校尉常洽，字茂尼。江原人。見趙溫傳。
道德侍御史常詡，張任尤引作翊。字孟元。江原人，在蜀大尉公耆舊傳。
述作謁者僕射何英，字叔俊。郫人也。作漢德春秋。
經治犍為屬國何汶，字景由。英孫也。由，吳何本誤田。
高士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見後漢方術傳。
篤愛高士侯祈，字升伯。繁人，文父楊序弟子。楊序劉本作楊厚。
篤愛博士楊班。劉校改班。字仲桓。成都人，何黃弟子。
公府辟士程衡，字仲伯。郫人，亦楊弟子也。
至孝孝廉翁堅，字孟由。成都人。
推賢漢陽令柳宗，字伯然。成都人也。
求交方，王仲曾、殷叔遂、殷知孫。並蜀人，伯遂所拔，皆致郡守，失其官名。
匡正治中從事張充，字伯春。江原人。
匡正司空辟士李艷，字孟元。江原人。
猛略部從事楊埃，字子恭。成都人也。子統為二千石，失其官。
守憲陳湛，字小伯。成都人。
節士冲。劉吳何李本作仲。星位。劉吳何李本此下缺空。成都人也。

高士王庶。晧子也，父為公孫述所聘，自刎。庶逃匿，述破後，郡及州命察舉，皆不往，曰：吾不能復辟取當世榮利也。吳何本作無像二字。復辟，劉吳何李本作復辟。榮利二字，吳何本誤科。也字劉李本作耶。
仁義志士任末，字叔本。繁人也。
烈士嚴道王尋，字文寺。嚴道人也。
義烈郡功曹史朱普，字伯禽。廣都人也。
巴郡太守朱辰，字元燕。廣都人。
述作漢中太守鄭廑，劉吳何李本作廑。字伯邑。臨邛人也。作耆舊傳。
右四十人，馳名後漢。尚書郎張俊，失其行事，不載。學士張寧，見朱倉傳。朱倉，字卿。見下。白什邡人，傳未詳。自字劉李本作白，吳何本亦誤白。
大鴻臚何宗，字彥英。郫人也。

雙柏長何雙，字漢偶。宗子。此下劉李本亦空格。吳何本接寫。雙柏乃益州郡屬縣也。吳何本有無傳二字。
穎逸廣漢犍為太守何祗，字君肅。郫人。
忠勲輔漢將軍張裔，字君嗣。成都人。
元寂太常杜瓊，字伯瑜。成都人也。
侍中常竺，字代文。在耆舊傳。
安南將軍張表，字伯達。劉吳何李本作伯遠。太守，見松，字子喬，成都人也。伯父肅，廣漢太守，州牧劉璋別駕從事。
永昌太守王伉。成都人。見蜀志。吳何本有本字。
右八人，在劉氏世。
五更張霸夫人司馬敬司。成都人也。
公乘會婦張氏。廣都人也。
犍為楊鳳珪妻陳助。臨邛人也。
廣漢便敬資婦常元常。江原人，廣都令常良女也。此行，惠校補之，而云存一人。李本無。
殷氏婦常靡常。江原人，常仲由女也。
趙侯夫人常紀常。江原人，常侍女。
景奇妻維貢。郫人，彭侍女也。
朱叔賢李本無賢字。妻張昭儀。繁人也。
廣柔長姚超二女姚妣、饒。郫人也。
廣漢王遵妻張叔紀。張霸女孫也。
右十一人，烈女。劉李本作列。
右蜀郡士女七十四人。吳何本作九，陳校云作八。六十三人士，十一人女。吳何本三作八，陳校云作七。吳

明略。渡河。吳何本作漢河。侯范目。閬中人。吳何本有以下士女、賨邑見巴志，然俱無傳辭句。
文學聘士洛下宏，字長公。閬中人。巴志作閎。
元始侍御史任文孫。閬中人也。
文學司空掾原誤椽，劉李本作掾。任文公。文孫弟也。
先生胥君安。此下劉李本無空位，見春秋傳首。
京兆尹徐誦，字子產。閬中人也。
忠正侍中譙隆，字伯司。閬中人也。
高清太中大夫譙元，字君黃。閬中人也。
潔白尚書郎譙瑛。元子也。以易授孝明帝。
公車令趙祥，字孫明。閬中人也。

公府掾(劉吳何李本作掾。序字也。)趙政，字仲都，
公車令(吳何本無令字。)臧太伯，(宕山人也。見拜傳。)
儒(劉李本作偶。)才，涼州刺史趙宏，字温柔，(閬中人也。)

右十三人前漢。

政事，楊(劉吳何李本作揚。)州刺史、嚴(劉李本作莊。)遵，字王思，(閬中人也。)
徐州牧嚴(劉李本作莊。)羽，字子翼，(王思子也。)
長安令王偉卿。(王思友，見王思傳。)
政事，大司農元賀，字文和，(宕渠人也。)
將略，大鴻臚龐雄，字宣孟，(宕渠人也。)
政事，幽州刺史馮煥，(宕渠人也。)
明略，使持節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煥子，宕渠人也。)
降虜都尉馮元，字公信，(緄弟。)
尚書郎馮遊，字文衡，(元子。)
政事，司隸校尉陳禪，字紀山，(安漢人。)
漢中太守、陳澄，(禪子。李本字澄字。)
别駕從事陳實，字盛先，(禮孫也。與王文表爲友。澄字劉本無登。王文文字劉本無。)
思防治中從事楊仁，字文義，(閬中人也。)
志士，荊州刺史龔調，字叔侯，(安漢人也。)
忠貞，魏郡太守趙晏，字平仲，(安漢人也。)
蕃賛，益州太守李顒，字德印，(墊江人也。漢書及巴志耆舊傳。)
汝南太守謁煥，字(闕。此下劉李本空二位。江州人也。見汝南記。江州吳何本作墊江。)
度遼將軍桂陽太守然(巴志作李。)温，字(闕。此下劉李本空二位。江州人。見巴耆舊傳。)
美化，越巂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也。)
越巂太守張瑞，(翕子也。太守三字，[illegible]。劉吳何李本三字作王。)
至孝，上蔡令趙邵，字秦伯，(閬中人也。)
孝子，嚴永。
名儒，陳髦。
隱士，黃錯。(右三人，巴郡太守王堂所進，失其實也。見堂傳。劉李本此注另行大書。)
巴郡太守龔楊，(吳何本作陽。)字(闕。墊江人。)
茂才，孟彪。(江州人。右並王文表所薦。)

日南太守黎景，字(闕。墊江人。)
茂才王濟，(閬中人。見文表傳。)
文學掾(劉吳何李本作掾。)馳棠，(巴志作榮。墊江人。)
桂陽太守李温，(宕渠人。)
戶曹掾(劉吳何李本作掾。)趙芬，(宕渠人。)
上庸(巴志作谷。)太守陳宏，(安漢人。見巴紀。宏字何本作宏。)
忠義，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人也。)
忠義，宕渠主簿馮禹，(宕渠人也。)
烈士，郝伯都。(閬中人。)

右三十五(元作九。劉李本亦作九。)人、後漢。(司隸校尉程烏等，失其事，不錄。)

義烈，江陽太守程徵，字季默，(閬中人也。)
程祁，字公宏，(徵子也。)
楊汰，字季儒，(巴郡人。)韓儼，(巴西人。劉本此及黎韜並提上篇。)黎韜，(巴西人。三人見楊文然傳。)
壯烈，將軍嚴顏，(臨江人也。見張飛傳。)
元眞，徵士周舒，字叔布，(閬中人也。)
文學，儒林校尉周羣，字仲直，(舒子也。)
傳(李本作傳。)士周巨，(羣子也。)
雅重，車騎將軍育陽侯黃權，字公衡，(閬中人。在魏儀同三司。)
尚書郎黃崇，(權子也。)
勇壯，折衝將軍西陵太守甘寧，字興霸，(臨江人。仕吳。)
政事，鎮南大將軍彭鄉亭侯馬忠，字德信，(閬中人。李本脫人字。)
將略，鎮北大將軍安漢侯王平，字子均，(宕渠人。)
果壯，左將軍宕渠侯句扶，字孝興，(漢昌人。見王平傳。)
將略，盪寇將軍關內侯張嶷，字伯岐，(南充國人也。)
尚書僕射姚伷，字子緒，(閬中人。見楊戲傳。諸葛故事也。)
別駕從事馬勳，字盛衡，(閬中人。見季漢輔臣傳。何本無季字。輔原訛軸，劉吳何李本作輔。)
尚書馬齊，字承伯，(閬中人。見蜀書。)
越巂太守龔祿，字德緒，(安漢人。父諶，犍爲太守。見巴紀。)
鎮軍將軍龔衡，字德光，(祿弟也。)
徵士譙岍，字榮始，(西充國人也。周父。劉李本無也字。空一格。吳何本無也周父三字。)

涪通，散騎常侍、城陽亭侯譙周，字允南，（譙岍子。在劉氏光祿大夫。）

右二十三人，在劉氏三國之世。

馮妙宗（吳何本作郝。）妻、義，（貞烈。）

王元憒妻、姬，（貞烈。已上蜀中人。）

壹女趙英，（廣女也。）

耿湊妻、行，（安漢人。）

趙蟬（巴漢作）君妻、華，（貞烈。）

趙瓊妻、姬，（節烈。宕渠人。）

趙萬妻、娥，（宕渠人。）

鮮尼母妻，（安漢人。）

右八人，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巴郡凡士女七十八（劉李本作八，吳何本作九。）人。（七十一人士，七人女。劉李本七十下無一字，吳何本有。）

道德、三老楊琁，字仲道，（新都人也。曾祖仲續，郡令。父琁，蜀公孫述將。吳何本仲續作仲績。）

光祿大夫楊博，（李本作博。）字仲達，（統長子。）

文學、侍中楊序，（劉李本作彡，叢校改序。下二行並同。）字仲桓，謚曰文父。（博弟。）

高士、寇儀，字文儀，（綿竹人，序弟子也。吳何本有見序傳三字。）

高士、昭約，字節辛，（雒人也，序弟子。二人見序傳。）

術藝、使持節、交州牧楊宣，字君緯，（什邡人。）

學士、嚴象，（廣漢人，宜弟子也。吳何本有附宜傳三字。）

大儒、趙翙，（廣漢人，宜弟子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

烏丸校尉郭堅，（劉李本堅作賢，叢校改堅。雒人也。）

光祿大夫、侍中、衛尉譙顒，字子誦，（郫人。）

廬江太守蔡弓，字子鴻，（雒人。元本及劉李本無已上二行，吳何本有之。）

蕃績、司隸校尉郭賀，字喬卿，（堅孫。劉李本亦作堅。）

永昌太守鄭純，字長伯，（郫人也。）

文學、高士王祐，字平仲，（郫人也。弟微有文才，而不悉行事也。吳何本無而字，劉吳何李本無事也字。）

文才、樂安相李尤，字伯仁，（雒人也。）

尚書郎李充，（尤孫也。）

文才、東觀郎李勝，字茂通，（雒人也。見尤傳。原本無見字，劉吳何李本無也字，有見字。）

公府、將作大匠翟酺，字（劉吳何本作子。）超，（雒人。）

聘士王稚，字叔起，謚曰恭文，（文父。吳何本作堂少子也。）

堂長子博，（李本作博。太守位。）

博子瓊，（亦失官位。）

隱士、馮信，字季誠，（郪人。）

蕃績、蜀郡太守王商，字文表，（還子也。）

隱士、夫子段翳，字元章，（新都人也。）

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涣，字稚子，（郪人。）

司隸校尉王堂，字敬伯，（郪人。）

越巂太守馬顺，字叔宰，（郪人。）

亢烈、辟士段恭，字節英，（新都人也。）

武威太守、南陽析侯、張江，（雒人。）

鬱林太守折國，（江四世孫，因封國，改姓折。）

高士、折象，（吳何本作像。）字伯式，（國之子也。）

治中、祭酒朱倉，字雲卿，（什邡人。邡字吳何本作郁，劉李本作加。）

政事、牂柯（李本作牂牁。）太守劉寵，字世信，（綿竹人。）

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雒人。）

陰德、郡令王忳，字少林，（新都人也。）

交州牧羊甚，（郪人也。）

推讓、野王令羊非，字仲魚，（甚子。）

文學、侍中常扶，字茂安，（綿竹人，楊厚弟子也。）

文學、聘士任安，字定祖，（綿竹人，亦厚弟子。）

高讓、義士杜眞，字孟宗，（此下劉吳何李本無堂位。綿竹人。）

精誠、五官掾涼輔，字漢儒，（新都人。）

義士、楊寬，字叔仲，（新都人。父諒見謂皆有謂君事。失其官位。）

義士、張鮒，字子安，（廣漢人也。）

烈士、賈栩，（劉李本作栩。）字元集，（什邡人也。）

節士、寧叔，字茂泰，（廣漢人也。）

忠義、綿竹主簿韓揆，字伯彥，（綿竹人。劉李本有此三字。）

壯士、左喬雲，（綿竹人。）

孝廉、汝敦，（新都人。）

周幹，（廣漢人。吳何本有無傳二字，劉李本無。）

彭勰，（廣漢人。吳何本有無傳二字，劉李本無。）

古朴，（廣漢人。右三人儒學文才，見蜀志及于陶傳。劉李本無右三人三字。）

方術、太醫丞郭玉，字通直。

右三十二（劉吳何李本作七十二。）人，馳名漢世。

別駕從事李朝，字永南，（郪人也。）

丞相西曹掾（劉吳何李本作掾。）李邵字偉南。（郪人也。）

文才、大司農秦宓字子勑。（綿竹人。）

益州太守王士字義強。（吳何本作彊。郪人。王祐從弟也。）

別駕從事王甫字國山。（文儀弟也。）

優遊、（劉吳何本作游。）特進太常關內侯鐔承字公文。（郪人。）

才雋、（劉李本作儁。）江陽太守彭羕字永（原本脫永字，劉吳何李本並有。）年。（廣漢人。）

忠謀、從事鄭度。（綿竹人也。見劉璋傳。）

忠烈、從事王累。（新都人也。見劉璋傳。）

右九人在劉氏世及二牧時。

聘士任安母姚。（綿竹人也。）

姜詩妻龐行。（廣漢人也。）

姜孃字義舊。（綿竹人，汝道長姜詩女，司馬稚妻。）

廖伯妻殷紀配。（廣漢人也。）

便敬妻王和。（新都人也。）

李珥字進娥。（新都人，李氏女，楊進文妻也。）

王輔妻彭非。（廣漢人也。）

李平字正流。（廣漢李元女，趙文妻。）

其（吳何本無其字。）、稚妻相烏也。（綿竹人。）

王上妻袁福。（綿竹人。劉李本無此條，吳何本有。）

汝（李本作洪。）敬妻。（失姓，不知何郡縣人也。劉吳何李本作失夫字。）

右十一人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廣漢郡凡士女七十二人。（六十一人士，十一人女。）

知術、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

揚州刺史楊恭字霸君。（武陽人。見何霸傳。）

忠壯、復（劉李本作復。）漢將軍朱遵字孝仲。（武陽人也。）

隱知、徵士任永字君業。（僰道人也。）

隱遁、合浦太守費貽字奉君。（南安人。）

精密、上黨太守趙松字君橋。（武陽人。劉吳何本作稱。）

文學、城門校尉董鈞字文伯。（資中人。）

秀穎、司隸校尉楊渙字孟文。（武陽人。見犍爲耆舊傳。）

漢中太守楊文方。（何李本誤爲滿。字仲緒。文方子緒伯，冀州刺史二千石。失其行事也。吳何本有楊傳二字。漢字劉何李本作滿子。文方子之子字。吳何本無。）

政事、司隸校尉楊準字伯邳。（文方兄子，太守。太尉李固舉之。）

清秀、大司空張皓字升（吳劉何本作叔。）明也。（武陽人。）

正直、光祿大夫廣陵太守張綱字文紀。（皓子也。）

郎中張植。（綱子也。）

尙書張綝。（植弟也。）

豫州牧張方字公始。（綝弟也。）

正直、司隸校尉趙旂字子犍。（資中人也。）

別駕從事王元。（武陽人也。刺史張翥時見楊統撰。撰字，劉李本作脩。吳何本亦撰撰。又有無撰二字。）

義士、公車令杜撫字叔和。（資中人也。）

義士、新都令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

孝士、尙書郎隗相字叔通。（僰道人也。）

呂孟。（南安人。不詳其事。）

吳貽字叔和。（僰道人。）

學士韓子方。（僰道人。張貞之師。）

學士謝褒。（南安人。見張霸傳。）

右二十四人在漢世。

政事、蜀郡太守關內侯楊洪字季休。（武陽人。）

固（吳何本作直。）率、諫議大夫費詩字公舉。（南安人。）

忠正、車騎將軍都亭侯張翼字伯恭。（武陽人。綱後也。吳何本無武陽人三字，有子微見蔣琬傳六字。）

文學、五官中郎將伍梁字德山。（南安人。）

文才、射聲校尉楊羲（三國志作戲。）字文然。（武陽人。）

右五人在劉氏世。（從事費龍不悉其事，不錄。）

楊進、（武陽人。廣漢王博妻。博字劉李本作傳。此行劉李本在前一行。）

漢中太守楊文方妻陽姬。（武陽人。）

相登妻周度。（僰道人也。）

曹禁（吳何本作敬。）字敬姬。（南安人，周札妻也。）

程貞玖（劉吳何李本作玦。）字瑗（劉吳何本作瑗。）玉。（王字，劉吳何李本作玉。牛鞞人，資中張惟妻也。）

尹仲讓妻韓姜。（僰道人也。）

儀成妻謝姬。（南安人也。）

趙嫂姜。(姜字，何本誤姜。資中人，趙盛道妻也。)

張貞妻黃帛。(僰道人也。)

右九人、列(吳何本作烈，劉李本亦作列。)女。

右犍為郡士女凡三十八人。二十九人士。(九人女。)

忠正，城陽中尉鄧公。(公字，吳何本作先。成固人也，成帝時。)

楊王孫。(成固人。)

致遠衛尉博(李本作博。)留侯張緄。(成固人，武帝時。)

爽朗，給事中張猛。(騫孫，元帝時。)

高尚，逸民鄭子真。(褒中人，成帝時。)

大儒，李頡。(南鄭人。)

文學，司徒李郃。(何本誤部。)字孟節。(頡子。)

執正，太(李本作大。)尉李固，字子堅。(郃子。)

雅望，京兆尹李燮，字德公。(固少子。)

奉車都尉李歷，字季子。(固從弟也。)

善績，司隸校尉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

勤篤，太守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

德望，廣漢太守趙瑤，字元珪。(宣子。)

溫雅，尚書趙琰，字稚珪。(瑤弟。)

義壯，宏農太守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何本作成都。)

義烈，從事陳調，字元化。(綱孫。)

知思，巴郡太守陳雅，字伯臺。(成固人。)

南郡太守程基，字稚業。(南鄭人也。)

大鴻臚劉巨公。(南鄭人也。見列女傳。劉字，吳何本作烈。)

廣漢屬國張泰，字伯饒。(南鄭人也。吳何本作繞。)

政事，度遼將軍張亮則，字元修。(泰從弟。)

愷悌，綿竹令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

隱士樊志張。(南鄭人也。見護羌將軍段熲傳。四字，吳何本誤南鄭，劉李本並誤熲。)

尚志，聘士衛衡，字伯梁。(南鄭人，樊志張弟子也。吳何本此一行在李頡前。)

籌畫，計曹史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劉李本誤範。)

文才，葭萌長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

義烈，郡主簿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

義烈，功曹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

嚴孝。(劉本作臣。)李容。陳巳。王宗。(李本作崇。)姜濟。曹旅。勾矩。劉旌。原展。(九人，太守鄭廣吏，見段崇程信傳。鄭廣，廣字，吳何李本作盛。)

義烈，從事燕邠，字元侯。(南鄭人。)

義烈，主簿趙嵩，字伯高。(南鄭人。)

右三十八(吳何本作九。)人。(下有在字。)後漢。

陳術，字申伯。(歷三郡太守，見蜀志。撰益部耆舊傳者。三郡，劉李本作二郡。)

右一人(吳何本此下有在字。)劉氏之(吳何李本無之字。)世。

李穆姜。(安衆令程祗妻，李法姑也。子基。姑字，劉李本作姊。)

劉泰瑛。(巨公女，楊恒妻。吳何本作楊相。)

杜泰姬。(南鄭人，太守趙宣妻。)

楊禮珪。(成固楊元珍女，陳省妻。)

李文姬。(太尉固女，趙□妻。)

陳順謙。(郪令卑□妻，陳伯益女也。兄子陳規，耆皆稱之。)

陳惠謙。(順謙妹，度遼將軍張亮則夫人。將軍之將字，吳何本作府。)

張禮脩。(劉李本作修。南鄭人，趙嵩妻。)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李本脫趙字。)

右九人，烈(劉李本作列。)女。

右漢中郡士女凡五十人。四十一人士。九人女。

忠義，鎮遠將軍義侯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平帝時，為益州太守。遂不服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光武，武字，劉李本誤式。)

北海太守文忳。(齊子。)

節士，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

遂久令李翬。(業子。)

益州太守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

政事，有道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

文學，孝廉楊充，字偉國。(梓潼人也。)

壯烈，濟陰相寇祺，字幸朝。(梓潼人。)

壯烈，賨人李餘。(涪人也。)

義士，功曹張壽，字伯傳。(傳，何本作儒。涪人也。)

義士．王娶．字叔博．李本作傳．涪人也．
方士．李助．字翁君．涪人也．
右十二人．吳何本有在字．漢世．
尙元．諫議大夫杜徵．字國輔．涪人也．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
太子僕．吳何本作中庶子．李巽．劉吳何李本作譔．字欽仲．仁子．
太子家令尹默．字思潛．涪人也．
丞相參軍文非．字仲賢．劉吳何李本賢作寶．梓潼人也．
果毅．前監軍將軍司馬李福．字孫德．涪人．見諸葛故事蜀書．
右六人．吳何本有在字．劉氏世．
文極．字季姜．梓潼人．將作大匠王堂夫人也．
巴郡廣顯妻．杜慈．涪．杜季女也．
郭孟妻．楊敬．涪．楊文女也．
右烈劉李本作列．女三人．
右梓潼郡士女．何本有凡字．二十一人．十八人士．三人女．
修愼．少府太常關內侯王謀．字元泰．泰字吳何本作漢．漢嘉人也．

雲南太守張休．
右二人．漢嘉人士．在劉氏世．
文學．荆屬作制．劉吳何李本作荆．州刺史尹珍．字道眞．毋斂人也．
巴郡太守傅寶．字紀嗣．下秀人也．劉吳何李本下作平．
忠義．冠軍將軍寧州刺史謝恕．字茂理．毋斂人也．
右三人．牂柯何李本作牁．人士．
忠義．大將軍朝侯祭酒錫光．字長冲．
右一人．西城劉李本作城．人士．
忠義．雲南太守陽遷亭侯呂凱．字季平．
右一人．永昌人士．不韋人也．吳何本此注在上行．劉李本亦在此行．
義正．安漢將軍建寧太守李恢．字德昂．
領軍襲習．
御史中丞孟獲．
右三人．建寧人士．

輔漢將軍孟琰．字休明．
右一人．朱提人士．
先泥和女絡．符人也．
右一人．烈劉李本作列．女．江陽人．
大凡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之終．士女載傳記者．三百四吳何本作五．十人．二百九十三人士．四十七人女．吳何本九十三作九十七．四十七作五十二．
公七人．劉李本人數並作側注．大將軍吳何本有軍字．二十二人．侯二十人．卿佐十四人．侍中七人．
尙書五人．司隸校尉六人．州刺史十三劉本誤二．人．郡守四十八人．國師三人．
光祿大夫四人．尙書郎十二人．中書郎將御史六人．公車令諫議太中十一人．
公府辟士八人．高士一人．聘士七人．徵士四劉本誤十．人．節士四人．
烈劉李本作列．女四十七吳何本作五十二．人．
此下李本另頁刻起．不與上連．吳何二本提寫．劉本前行亦適滿頁．故下頁遂立目錄刻起．與此頁不見斷續痕迹．
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錄遂立目錄．劉李本無目錄二字．
明略．大司農李本司農二字誤作小注．西城李本作城．公何攀．字惠興．郫人．
清秀．大長秋壽良．字文淑．成都人也．劉吳何李本無也字．下皆同．

果烈．西河太守柳隱．劉李本作隱．字休然．成都人也．
梁益二州都督杜楨．成都人也．
都督度支劉本誤文．巴東太守柳伸．字雅厚．成都人也．
德行．江陽太守何隨．字季業．郫人．
令德．犍爲太守杜軫．字超宗．成都人也．
犍爲太守杜烈．字仲武．軫弟．
建寧太守杜良．字幼倫．
益州刺史杜毗．字長基．
德行．給事中任熙．字伯遠．成都人也．
涪陵太守任蕃．字憲訓．熙子．
義正．郫令常勗．字脩劉吳何李本作修．業．江原人也．
州都常忌．字茂通．勗從弟也．
令才．太史令高玩．字伯珍．何本作眞．江原人也．
溫吳何本作閎．劉李本作溫．才．湘東太守常騫．字季愼．江原人也．
述作．武平太守常寬．字泰恭．騫從弟也．

使持節西夷校尉張岐，字紹茂，（成都人也。）
征西將軍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王異，字彥明，（成都人也。）
勇略，雍州刺史南中郎將重安關國侯李陽，字文叔，（郫人。）
征虜將軍廣漢、梓潼太守楊謙，字令志，（成都人也。）
　右二十二人，蜀郡人，在晉世。
強濟，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字允剛，（吳何本作綱，郫人。）
西夷校尉李釗，字世康，（毅子。）
仁讓，漢嘉太守司馬勝之，字興先，（綿竹人。）
德義，梓潼太守王化，字伯遠，（郪人，文表孫。）
巴東太守王振，字仲遠，（化弟也。）
作唐令王岱，字秀遠，（振弟也。）

述作，蜀郡太守王崇，字幼遠，（岱弟也。）
素隱，中書郎王長文，字德儁，（劉、吳何、李本作雋，郪人也。）
建寧太守耿容，字宗仲，（劉、李本作仲宗，廣漢人也。）
　右九人，廣漢人，在晉世。
漢中太守李宓，字令伯，（武陽人也。）
汶山太守李賜，字宗碩，（宓子也。）
太傅參軍李興，字雋（劉、吳何、李本作儁。）碩，（賜弟也。劉、吳何、李本賜作子。）
廣漢太守張微，字建興，（翼子也。）
護國內史費緝，字文平，（南安人，二子見耆良傳。）
執義，衡陽太守楊邠，字岐之，（武陽人。）
清正，（李本作義。）尚書裴立，字建熙，（南安人。）
　右七人，犍爲人士，在晉世。
衛尉文立，字廣休，（臨江人也。）
武陽太守楊宗，（臨江人也。）
牂柯（李本作牂牁）太守毛夢，（椒人。）
　右三人，巴郡人，（李本有士字。）在晉世。
述作，太子（吳何本設守。）中庶子陳壽，字承祚，（安漢人。）
驃騎府掾（劉、吳何、李本作操。）陳莅，字叔度，（壽兄子。）
上廉令陳符，字長住，（壽兄子。）

建寧太守陳階，字達芝，（吳何本作之，劉李本作芝，在弟。）
正直，漢中太守閻纘，字續伯，（安漢人。）
卓略，長水校尉荊州刺史張奕，字希祖，（南充國人。）
義烈，（李本誤烈。）楊（劉本作揚。）烈將軍梓潼內史譙登，字順明，（周孫。）
令德，錫令譙同，字彥紹，（周子，見周傳。）
　右八人，巴西人士，在晉世。
重長水校尉呂淑，（劉、李本作叔。）字偉德。
　右一人，漢中人。
廣漢太守李驤，字叔龍，（福子。）
　右一人，梓潼人。
忠義，江陽太守侯馥，字世明。
　右一人，江陽人。
三州後賢五十一人，（此下原空一行。劉、吳何、李本無空。）并前三百九十一人。
讚曰：凡此人士，或見漢書，或載耆舊，或見郡紀，或在三國書，并取其秀異、表之斯篇。其洪伐張（劉、李本作宏，吳何本作張。）顧耆生，（吳何本無上耆字，生作生。）附載者，齊之，其但見名目而不詳其行，故或有以傳無珍善闕之，以副直文，爲實錄矣。

入蜀記

陸游撰

入蜀記卷第一

宋　山陰陸　游務觀撰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巳時至錢清。食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壁好非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中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寺乃江文通故居也。有大碑。葉道卿文。寺額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廡大壁也。卒然見之。驚濤洶湧可駭。前輩或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涼。四鼓解舟。行至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渡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借爲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假舟於紅亭稅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案間設礬山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曄招飲。同集仲高兄、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鞭木枷枷之。蓋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木名石鞭。天生此爲我用也。其後石坐罪。責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闇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樞招飲。遇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羅場前。

二日。揭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聞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遂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荊館。小休前亭。班荊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官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蟹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甞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臥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則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晚行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晚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葺。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潔。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戲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求員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祕閣趙師夔。方務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樊自強左藏。樊自牧教授。（實甫曾賓　宣郡子。）聞人伯卿教授。（阜民茂德　劉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實晚歲所築。甫未成也。隔水有小園。竹樹脩茂。荷池瀰漫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遊寶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斷壞。磨滅之餘。時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撰。大略言祕書監陸公齊望始作尼寺於此。其後瀟遷澧兄弟又新之。（東謂遷輕此證誤。灘者則實公之父也。）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荊南呂援來。援字彥能。進士聞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識毛德昭。德

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予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盲而卒.無子.網言其盲後.猶
終日危坐.默誦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廳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
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導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光字子充.登中
諫議孫.居第深雅.末利花盛開.
七日.早.徧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姜醫視家人
及絢.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鮮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
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
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蠭蝱.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
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擢莘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銑.尉右迪功郎周郯來.縣治有石
刻曾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詣周尉招飮鄭端
誠.爲說絢脇脈.皆病苦也.市中賣魚鮮頗珍.晚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塔.煙波渺然.眞若圖畫.宿尹橋.登
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沿城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
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墅.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
氣象窘隘.非復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
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掩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喩子材郎中樗.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牀.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遺來.晚行.
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荊谿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絢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
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
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
涼.遂解舟.申夜過犇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覬.至犇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
閘.自宋祖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
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余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
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爲藤蔓所纏.若縶縛者

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
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達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寓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
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雲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
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闞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
已月餘.氣候不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媼.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
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
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邪.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
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亦
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鎭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平旦入鎭江.泊船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祕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
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眞.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郯.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功郎楊沖、焦
山長老定圓.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黃牛.灘如竹
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涼意.蔡自點茶頗工.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
人.云建茶舊雜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
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閘而止.
二十日.遷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衙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飲罷.登壽邱普照寺終宴.壽邱者.宋高祖宅.有故井尚存.
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寺.儀設僧伽道場.東望京山.
連亘抱合.勢如絛帶.官寺樓觀如畫.西闞大江.氣象極雄偉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狠石.世傳以爲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謀曹氏.石亡
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遊客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
主僧化昭所築.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舊.邂逅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容字
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史以爲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豬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無他祝史.
然勝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

府祠。皆奉巫奏加帝號。既而不果。逢興中虜再入。有近臣申言之。識者謂四瀆止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元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歔欷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踏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蜃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氣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鞺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蠶叢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眞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鶻山。舊傳有棲鶻。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濤大作。電影騰擊。正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幬。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邐迴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三十日。

入蜀記卷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挂帆。晚至眞州。泊壁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鎭。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觀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鎭。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卽軍之西北小山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眞州。而於故治築儀眞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眞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攜統遊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自建炎兵火後。廢壞瀦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荊棘荒城之地者四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讌堂、拂雲亭、澄虛閣。粗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橫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菜畦者。尙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鍾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眞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湍。常州人。

三日。右廸功郎監稅務閩人堯民來。堯民、茂德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巖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偏遊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眞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怪與圖史異。既歸。亟往遊。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

能遠儀與本末云。舊觀皆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幷座高三丈。以黃麾全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中嚴奉。宮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烟披。堤柳暎黃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眞觀者。昔黃冠入城休憩道院耳。晚大風。州人增攙。

四日。風便解纜。挂帆發眞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烟帆暎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峻峭。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貍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每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江面渺瀰無際。殊可畏。李太白詩云。維舟至長蘆。目送烟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復被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勢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繚繞如垣牆。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眞控扼要地也。自新河入龍光門。城上皆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

者以爲鍾阜良山。得庚水爲宗廟水。秦鑿淮。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天津橋北。橋琢石爲之。頗精緻。意非南唐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烜來。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七夕。而常以帝子鎭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旦。馳入建康。赴內燕。故至今爲俗云。然太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和侍郎。伯和名塤。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設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卽御書閣。蓋賜第也。家人病劇。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脈。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壼廟也。以嵇紹及壼二子眕盱配食。紹死於惠帝時。在壼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壼。非也。廟後叢木甚茂。傳以爲壼墓。墓東北又有亭。頗疎豁。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爲。忠貞、壼謚。今曰忠孝。則幷以其二子死父難也。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淸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榜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尙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

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於右街淸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長老寶鎰。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眞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邪。左迪功郞新湖州武康尉劉焯、右迪功郞監比較務李將來。焯、秦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產亦蕩。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脅。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舊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鱗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煙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游。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悵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即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皇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

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眞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邱爲大臣。後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敕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邱雖皆不足道。然當擾攘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唐主之亡。爲吳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嘗復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勤心。愈益經營。卒成盧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視家人疾。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淸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他邑尉者。亦獲盜。營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自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白

此所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佘(讀如蛇)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皇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挂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潊。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怨。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為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峻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為的對。而詩人未嘗拈出。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日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為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為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為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羣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於池州而已。其後若冰白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闉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壻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玄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為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為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為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夢錫、員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當塗縣右迪

廬郡王樞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將杌樂圃為予切脈。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背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僧淺治。然惟春夏之交稍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為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慍。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為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而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南數峯如畫。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聖廟。大聖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為嶽廟。而大聖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許改額。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皇、雨花之類。特因山顛名之。宋高祖所營。而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龍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溪水。甚甘滑。已而稍飲城中水。皆甘。蓋泉脈佳也。

十六日。郡集於道院。既遊城上亭榭。有半獻亭。頗宜登覽。城壕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之句為妙也。

入蜀記卷第三

十七日。郡集於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尙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眞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遊謝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爲湯氏所居。南望平楚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靑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巇。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雒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顏頰如丹。鬢鬚無白者。又有李媼。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祕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爽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於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孰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卽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入門山。江水邊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

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赴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傳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陽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尙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敍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敍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誌墳有大將軍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謁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堂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遷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鍊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

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卽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谿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求官入淮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巘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遊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卽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卽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於兵燹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靑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病。父抱詣靑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栢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象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

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柩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概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城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為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為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為可兼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修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天台異矣。岸傍荻花如雪。色見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山日，亦為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邪。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為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推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為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並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為行都，而祇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孰十詠決為贗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為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與，遊光孝寺。寺有西峯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為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凡鐵笛充數。予偶與說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殿逵所作西峯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為池，四隅皆因山石為岸，產鯽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存。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溢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為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鵝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雜木，亦有小神祠，篙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為之累欷。宿懷家洑。懷姓也。與有尚書郎懷敘，見劉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瞿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為悲憤歔欷，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颿，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謂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紆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腳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為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梯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昏晦，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颿，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柁旁，高二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袷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豬肉。亦有賣野豕肉者，云獵處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他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峯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他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

事。又有別祠在彭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彭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游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搏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赬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臯強仲、通判左朝散郎胡造、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夔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古屋。初不更兵燼。而道迹掃地。獨太清殿老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眞人女眞仙官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猶除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眞絕境也。庾亮嘗爲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鎭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半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椀。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張溪蓄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蓋社本遠法師遺迹。猶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擲筆峯下。是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淵深。登紹興癸文閣。實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

冽。堂皆嵌懺扁榜。有清虛內室。曹君置酒堂中。炙肫肉甚珍。酒亦清醇。夜寒。可附火。

入蜀記卷第四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壯。正殿爲九天采訪使者像。衮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眞君。而采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本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霧紫鵝帔。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眞君。及賜淨金殿額。兩壁圖十眞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爲巢穴。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綦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甓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飛翬。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賊所損。敲擊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概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挂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衮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藏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歸關勒名。蓋所不能述。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方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木。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

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於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柱。亦如記所云。其他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尙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眞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燬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址。云是王子醇樞密塋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公有畫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竹誌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官廳甚麗。廚廄備設。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雁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雁門人。老而懷故鄉。遂易號雁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六年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冷冷。環遶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馴伏。又有一居士立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廡有小閣曰待賢。蓋往時館客之地。今亦頹弊。東西林寺額。皆牛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增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塔壞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剌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望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於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眞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眞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眞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與袁幹約待蘄州會。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晚泊[illegible]。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鐙。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與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開寶中。既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珓。一珓旋空中不下。一珓躍出戶外。羣盜皇恐引去。未幾。遂敗。

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容寧，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艤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濟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者。蓋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以無嫌邪。徹奠。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務及酒官廨。像設斂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拋大江。過一木栰。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尙其小者耳。大者於栰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昳。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甚富。沿湖多木芙蕖。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譍。更欲窮之。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艤舟於此。晚。觀大黿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祠後。得便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稅秉義郎高世棟來。舊在京口識之。言此鎮歲課十五萬緡。雁翅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諸子登岸觀月。江面遼與天接。月影入水。搖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是日。買熟栗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煮所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冶

縣。皆是士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眞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荊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擘青玉。殆爲此山寫眞。又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闌谿。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埳。傳云吳攻蔡祚。刑白馬祭江神於此。自闌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捲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煙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龍圖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僻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牓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迹。惟遶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閭邱孝終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崖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蘇公饑渴窗汁之戲不虛發。郡人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督郵。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閔司酒神。曰此好飲徒。聊給酒養真。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

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穰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邪。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茆岡爾。略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洑。大堤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夔州迓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𨎛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紓同遊頭陁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歷歷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陁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陁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

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夔書碑陰云。乃命猶子夔。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夔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夔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鎮。而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豈遙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閒。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從。然駢儷之作。終亦不衰。故熙載鍇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效之乎。則歐陽氏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惟有簡棲碑文章蔚然立。蓋戲也。

入蜀記卷第五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過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匹練。江夏黃鶴樓。靑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肯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褘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猶傳有

仙人隱其中。時時潮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瀘州人。結廬洞側。殿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巉頭石也。色黃赤皴皺。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山江濱堤上遐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綿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昳。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遞隨爲鑑照視脈。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挂颿。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洑。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疊。得豬頭鯿魚。重十斤。洑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鮮魚。居民率以賣鮮爲業。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韻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才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藩茅屋。宛有

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臼。有莊居數家。門外皆古柳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菔。然不肯剮根。皆刈葉而已。過八疊洑口。皆有民居。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綱步。有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晻靄。小艇往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結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傍有果園甚盛。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廣福永固寺。闃然無一人。東偏有小軒前。橙方結實。雖小而穠香。相與烹茶破橙。抵暮。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過東場。沚水皆茂竹高林。隱隱如畫。雞犬閒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隔渡喚船者。使人悅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漲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鎭.蓋沌口也.晉王澄來荆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晚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畬場.煙焰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爲之頽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菱藕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變.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翥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荆渚所作也.

十二月.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確蓋山之麓.下臨淡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經.駒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樓至德如來.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鄰行者來.令刻爲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鄰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廢城.甃甓尙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曰.地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謂此也.泊假節亭.馴鷗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攜家再遊二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寖爲人知.而四

方學者.始稍有至者.嫌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此於其師花藏顏禪師.荆州絕無禪林.惟二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諺云.下江者疾走如煙.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拋江至升子鋪.有天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劉夢得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奉議郎權副衍、左宣教郎陳諤.荆南圖經以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銜.但云知荆南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倣而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自出城.即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疃數家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麞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遣兵之半負屍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豬.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弔.謝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逵.司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鑑.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郵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竹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黯.錄其叔祖仕僕待制說卦講義來.仕僕.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鑼.舟人皆大噪.擁堤觀者如堵.晚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頗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既而船戶趙青.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救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堰名頭百里洲。泊沱滙。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滙則爾雅所謂寮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滙也。

二日。泊桂林湖。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荊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昔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與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卽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苦。卻望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迴。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東羊、高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橫道。幾不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瀆。已而不果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隧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辱奇寶。須問眞師決哀爺。寄入雞張子高。鍾離權始自玉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今又將西遊。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仲冬望日權、卽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卽天覺。丹元子卽東坡先生與之書偈者。後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嘗費錄醮法成。浮玉山人謂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渙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冀州。方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開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卽去。而天覺適歸。墨猶未乾。注。冀州人云親見之。墳前碑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駕。挽留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升平。蓋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末句云。撫碑揩眼淚。著句與招魂。宜都知縣右文林郞呂大辨來。泊赤崖。

入蜀記卷第六

六日。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碚。望五龍及鑿龍山。巖巘正如夏雲之奇峯。荊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荊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爲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陝州。元豐中。郞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入。（夾從州）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入。（夾從州）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者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樹石磴。甚有幽趣。有靜樂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疏豁。泉在寺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頗疑之。但謂孤峯裂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昭帝廟、及東山寺。昭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令見縣左從政郎胡振。廳事東至喜堂。郡守朱慶部爲歐陽公所築者。已焚燬。柱礎尙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竹像殊不類。可歎。廳事前一井。相

傳爲歐陽公所從。水極甘寒。爲一郡之冠。井旁一楠。合抱。亦傳爲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傍臨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緋雪亭。取歐陽公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峯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腳。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尤可畏。緣山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深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碚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淺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鑿崖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磊磈江側。遡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遡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嶻嵲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荊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荊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遊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猨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瀼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沈。然銳石穿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嶮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於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并力盡鑱去銳石。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買板木。及滯留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通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敍此洞本末云。唐天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彥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鮓甕。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

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夏啓封孟涂於丹陽城。郭璞註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粳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屢船。差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爲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峯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珝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近官吏爵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荊南判官雍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荊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於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飂飂。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眞觀。謁妙用眞人祠。眞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眞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屛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黯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徵之。尉右迪功郎文浙凝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

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剝欲壓。字纔字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蜀都雜抄

陸深著

蜀都雜抄

雲間儼山陸　深著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嵋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從蟲。不當從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筍。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實帶橫一路是已。亦名松陵。

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郭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柏二千尺。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

謂柏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湛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巔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鴿鳩。鳴類人言。一云白水踞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撫爲川韓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燿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想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其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皆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燈然。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又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登眺時可見。蟲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白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東南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觀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僧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龍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揚子雲。晉則郭汝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見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敎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立大觀堂築二亭。前臨峯巔。下瞰大江。暇則觴咏治具。招避地名人相與登臨觴咏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即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藜杖。藜即灰藋之屬。藋生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機羯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藏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假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殺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奧。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予可南豐詠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制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瑣瑣。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竅。傍刻支機石三篆文。假是唐人書迹。想付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傅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華川衝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筍鋭而微頑耳。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賀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富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術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肯。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婺婺泉石間作齊堂以俟賓客。至竹牀瓦豆。具酒蔬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於禹貢之命名。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文清嘗作輿地會元口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自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荊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澄。向使荊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峰輩人也。荊公值宋祚將衰。故醞釀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遠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乘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起巖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鄭純序。稱先師貫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許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迤邐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爲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廣南閩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蠶叢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鄠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凡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亦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揚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揚雄。怪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岷山導江。縣經營於禹跡。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賢人倫之辨僞。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

有禹穴二字。訛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洞也。禹平水土時巴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藏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古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踏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處。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迹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朱枝謙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今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人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益部談資

何宇度著

益部談資卷上

明　安陸何宇度仁仲著

王逸少生平最愛蜀之山川。渴欲一遊。與周益州書云。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但言此。心已馳于彼矣。又云。吾有七兒。惟一小者未婚。過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緣。一段奇事。又云。鹽井火井皆有不。峨嵋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其言不一而足。雖雅志未酬。千載之下。猶與此中山水爭勝。

逸少帖。遊目汶領。即岷嶺。用古字也。與謝東山書。嘉州舊有石刻。今不復存。

宋陸務觀、范石湖。皆作記妙手。一有入蜀記。一有吳船記。載三峽風物。不異丹青圖畫之躍然。

益州耆舊傳。漢陳壽作。益州記。漢李膺作。華陽國志。晉常璩作。成都記。唐盧求作。蜀檮杌。宋張唐英作。成都古今集記。宋趙抃作。紺記。宋王剛中作。蜀鑑。宋李文子作。丙丁二記。宋范石湖、胡長文作。蠻記。本朝郭棐作。諸書惟華陽國志、蜀鑑、蜀檮杌、蠻紀有刻。餘俱湮沒久矣。

玉壘、青城。俱在灌縣。岷山在茂州。峨嵋在嘉定。李白讀書匡山在彰明。劍閣在閬中。嶓峨在眉州。瓦屋在集經。俱海內名山。鼎峙珠聯。盡于境內。

全蜀藝文志。楊用修所編也。網羅金石鼎彝秦漢之文殆盡。可謂博矣。然惜太繁。刻在藩司。已不存。太平

清話云。四川總志惟藝文一卷。乃用修所選。立例最古。似殊不然。豈俱未見二書乎。

蜀之山。大約近江源者。皆謂之岷山。峰巒岡嶺。千里不絕。今俗指青城爲岷山者。以此。又國凡稱岷嶓者。蓋兼山言也。凡稱沱潛者。蓋兼水言也。產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嶓。水出于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嶓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于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于漢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嶓沱潛者衆矣。參差不一。莫得其真。惟由不知左者皆得爲岷。右者皆得爲嶓。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爲岷山。金牛之嶓冢爲嶓山。陋矣。然今嶓冢又改隸陝西。非蜀可得竝論也。

蜀之水。宋王象之言之頗悉。四瀆惟江最大。發于岷。逕夔荊而入于海。自蜀而言。江之外。其水有七。出于綿州者綿水。出于什邡者洛水。分流于永康者湔水。三水皆合于綿。自綿逕懷安、資、富順至瀘。與江會。總曰內水。發源于江油縣。惟東至於合。曰涪水。發源于沔。逕大安、利、閬。合于涪水。曰嘉陵水。發源于小巴嶺。逕巴蓬至于渠。曰巴水。出萬頃地。逕與巴水合。曰渠水。巴渠二水合而與嘉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中瀘以附于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青衣逕洪雅夾江而下。羊山逕漢源至嘉定。馬湖自夷都流至敘。俱與江合而下夔峽。惟漢水出嶓冢。與江分流。由漢金過襄至江夏大別山。始與江合。而達于海。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冠絕一代。領袖百家。漢如楊雄、王褒、司馬相如。唐如陳子昂、李白。宋如蘇家父子。元如虞集。豈他方所能比擬。然不特此。香匳之產。若花蕊、當壚、製牋。才情豈在人下。

火井。邛州、蓬溪、富順咸有之。蜀都賦。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註曰。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焰出。以竹筒盛之。其火無灰。井有水火。取片火投水一斛。得鹽五斗。家火然之。則鹽減。邛州南鹽有火井巡檢司。蓬溪者。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隱隱出地中。少頃炎爍。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秋冬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衣裾。

油井。在嘉州、眉州、青神、井研、洪雅、犍爲諸縣。居人皆用之。然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然之。一筒可行數里。價減常油之半。光明無異。

茶爲蜀中郡邑常產。蒙頂在名中。霧中在大邑。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話峨嵋之味。初苦而終甘。茶經又云。瀘茶味佳。飲之療風。若余所見。成都之灌縣。夔門之開縣。初春所採。不減江南。

鹽井。各州邑多有之。大小不一。深可數十丈。上孔僅杯盂大。用竹作長筒。垂下取水。而煎曬。即成鹽。業此有成富者。亦有家爲之累者。隨其所遇。然開井祇憑堪輿家言。不知何術得此。

大禹。史稱生于西羌。方輿志謂今石泉縣之石紐村。是其發祥地也。山石紐結。題有禹穴二字。傳爲李太白所書。塗山氏之塗山。今在重慶城外。即其后家耳。後因巡狩而南。崩于會稽。會稽亦有禹穴者。乃其葬處。

元帝幻身。在今中江之玉壘山。峰巒透迤。殿宇宏麗。乞靈者踵接。另有志可考。

文昌帝君傳云。降生于越之西、巂之南、兩郡之間。今之梓潼縣是也。志稱祠中刻有帝親筆書、自作紫府

飛蓋洞記。落筆精妙。命詞簡遠。惜未得覩。

許眞君名遜。洪州人也。晉爲德陽縣令。有仙術。施救。點石化金以濟民。今縣治有煉丹井。煉丹臺。遺跡存焉。卽豫章鐵柱宮所祀者。

大峨山者。普賢大士道場。西竺僧所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寔眞第一山也。有蘇稽渡。故子瞻讀書處。及鶴鳴山、陳圖南諸墨蹟。石下泉水。云與楚玉泉寺通。郭璞江賦。峨嵋爲泉陽之揭。殆是乎。歐陽爲背楚狂棲隱處。中峰寺。有孫思邈藥鼎。小鳥如鸚鵡。鳴曰佛現。向人合掌取食。畜鼠成群。了不避人。石徑寸者。常放光。日射如虹。入蜀不遊此。何以稱奇。

宋祁有益部方物贊。曰海棠。曰楙。曰橙。曰竹柏。曰海芋。曰紅豆。曰紫竹。曰慈竹。曰棲竹。曰方竹。曰柑。曰赤鶴芋。曰綠蒲蔔。曰天師栗。曰天仙果。曰隱支。曰錦被堆。曰錦帶花。曰石蟬花。曰長生草。曰瑞草。曰紅蕉花。曰重葉海棠。曰月季花。曰佛豆添色拒霜花。曰黃葵藤。曰艾子。曰鴛鴦草。曰虞美人草。曰仙人褶。曰羞寒花。曰瑞聖花。曰七寶花。曰旌節花。曰婆羅花。曰木蓮花。曰鶴毛玉鳳花。曰菊。曰眞珠菜。曰朝日蓮。曰蟬花。曰娉麻。曰水硫黃。曰附子。曰石瓜。曰芎。曰大黃。曰餘甘子。曰金星草。曰桐花鳳。曰紅桐觜。曰佳雀。曰護花鳥。曰百舌鳥。曰鱥。曰龍羊。曰鱫。曰鯆魚。曰嘉魚。曰鯀魚。曰黑頭魚。曰沙綠魚。曰石鮨魚。曰金蟲。凡六十五種。

武擔山在蕃司右。西蜀記。蜀王開明妃死。遣五丁擔土爲冢而成。以是得名。史稱昭烈卽位于武擔山之南。卽此。

楊妃池在灌縣東。太眞外傳云。妃父元炎爲蜀州司戶。妃生蜀。嘗誤墮池中。故後世池以妃名。

文君井在邛州。采蘭雜志載。文君閨中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今白鶴縣中之井是也。水尙淸澈。州人釀酒必取之。

眉州象耳山。舊有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衣袖。疑如濯魄冰壺也。眞千古佳話。

播州今改遵義府。卽漢之牂牁。唐之夜郎也。李白貶于此。志載流寓以白稱首。

簡州逍遙洞。有漢碑。止十二字云。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旁書東漢仙集留題。乃古隸。

資縣有唐顏魯公書中興頌。刻于廣寺磨崖上。石理甚粗。字半漫滅。去碑五里。河名唐明渡。云明皇駐蹕之所。

資縣珠溪。有僧化去。今九年矣。幻體如生。或稱曰活佛。或曰乾和尙。葉令爲繪圖。作詩表之。

眉州有蘇長公水坻小像。李龍眠畫。子由贊。雖國初重刻。不失古意。又有長公馬券。刻黃魯直跋。及醉翁亭記。水調歌頭諸碑。皆近代效蘇、黃、儒者。

潼川卽古梓州。城外牛頭寺在焉。形如伏牛。竹樹迢遞。不負昔賢稱賞。問牛頭之稱。山僧指以路旁小石。而州之俗人。又刻龍于石。俱可笑也。山上俯視城郭。江流如畫。第青山畫不盡之句。無一碑刻。不免是此邦缺事。

漢州。古廣漢也。新都卽楊用修古里。宅第不甚宏麗。聞之遺脊僅存一二。

杜宇亦曰杜鵑。蜀人稱爲望帝魂所化。其說前人言之詳矣。志稱成都有望帝廟。

荔枝、敘、馬、瀘、涪、合俱出。嘉定、富順亦有之。敘、瀘爲上。涪、合爲次。嘉州今止一二株。周之蜀藩。華陽國志、載漢完帝時。荔枝開日。二千石張具其下。邀賓賞之。一騎紅塵妃子笑。蓋從棧道入關耳。涪僅有妃子園。類最肥大。馬馳七日夜。卽抵長安。其速如此。所謂無人知是荔枝來也。重慶啓昌諸處。又聞亦有龍眼。

白居易爲木蓮荔枝圖。各紀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門。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香味盡去矣。

邛竹出邛州之邛崍山。卽古臨邛地也。漢張騫奉使西域。得高節竹。還而植此。今人取以爲杖。鶴膝者佳。又敘州亦出此竹。雅州復有一種。名羅漢竹。皆爲杖之具。

海棠有色而無香。惟嘉州色香並勝。大足治中。舊有香霏閣。號曰海棠香國。謂杜子美諱母乳名。詩中不之及。恐亦宋人傅會。

諸葛菜。卽古之蔓菁。今之紅蘿蔔也。武侯謂祝諸蔬有六利。四時各食其根莖心葉。令軍中所至咸種。蜀故以是名之。

蒟醬見于相如、揚雄、左思諸賦中。註云。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蓋僰道通越嶲之地出蒟。僰人取以爲醬。僰地卽今敘州也。問之莫答。或云今之雞嵏油及滇中蔞葉。皆相彷彿。晉灼註。拘音矩。徐廣注拘亦作蒟。

香蕈。

蜀檮杌、載孟昶十月宴芳林園。賞紅梔花。乃青城山進三粒子種之而成者。其花六出而紅。淸香如梅。今不可得見。

傳稱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之日。酣飮。著簑笠獨往峨嵋山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斲以爲琴。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故世稱雷威琴。

東川有夷一種。名曰僰人。烏蒙卽古竇地。漢爲牂牁郡。鎭雄卽古芒部地。天全卽古氐羌地。黎州卽古西南夷筰都地。漢爲沈黎郡。龍安卽古冉駹地。松潘亦古氐羌地。漢設護羌校尉居此。雪嶺在其境內。建昌卽古越氐羌嶲郡。又謂之獲郡。其夷又謂之羅羅。

西番與蜀相近。貢道必由錦城。有三歲一至者。有一歲一至者。其貢則小鍍金銅佛。銅小寶塔。彩色小裝佛。銅鐵刀劍盔甲。及珊瑚、吹噴香、舍利子、氆氌諸貨也。舍利子止小菉豆大。紅紫色。用香蘇包裹。聞其俗云。伊國人初生時。卽能言前生功果者。國王拜爲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人者。國人卽謂異佛。遂合衆同焚。從灰燼中得舍利。今來獻貢之僧。皆係中年。紅補衣。僧帽。束五彩帨帶。乃伊國之賚官法師。中朝之賜衣也。言語不通中華。食中羊肉而飮酒。番物名不一。志載惟足力麻、鐵力麻、氆氌三種。而自蜀人言者。有曰細毯工布氈毯。緘邊工毯。姜納大貨貼裹縣。惟濕粗細顏色定價値。

川扇。不知起自何時。然李德裕有畫桐華鳳扇賦云。未若綺莚禽于紈扇。扇凉風于羅袖。則唐時此地已嘗製之矣。竹本蜀所富有。第不甚堅厚。紙則出嘉州彭縣。輕細柔薄。惟可製扇。是其來已非一日。欲不充貢稱乎。

諸葛鼓。乃銅鑄者。其形圓。上寬而中束。下則斂口。大約若今植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獸。四周有細花紋。其色不甚碧綠。擊之彭彭有聲如鼓云。貫于木擊之。其聲更鉅。

長腰鼓。卽古之蜡鼓也。長七八尺。以木爲桶。腰用籐束二三道。塗以土泥。兩頭用皮幪之。三四人橫擡扛擊。州郡獻春。及田間秧穉時。農夫皆擊此。復雜以巴渝之曲。

貘之爲物。多保獸形。諸深山中人跡罕到處皆有之。力能食虎。其皮色黑而大。勝于虎。掌味尤佳。然聞身之味亦不減。

道書載中國名山。青城、峨嵋、爲西嶽佐理。又三佐命山及十大洞天。皆有青城。而福地七十二。則巫山、臨邛、平都在其列。

青城山。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山有七十二小洞。八大洞。道書以爲第五洞天。神仙都會之處。

八陣圖有三處。一在新都弥牟鎮。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碁盤市。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

劍閣。兩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爲棧道。秦司馬錯由此伐蜀。

籌筆驛。在廣元。武侯出師。嘗駐于此。唐李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其地也。

石犀。在安縣。石船在大竹。俱江中。皆以形名。

聖燈。蓬山者爲最。初出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不常。未知何物。

虎豹。此邦常產。其[illegible]艾葉金錢爲佳。然聞有錢邊金鍵者。羊名羱者。其角年久而蟠。皮可坐數人。羚羊皮毛色青。兵中臥之。有警則自動。天狗皮毛純白。嚴寒坐臥之處。雪爲不積。皆出諸夷山中。

火浣布。不朽木。俱出于建昌夷中。其布卽取此木之絲而成。焚之然而無灰。焰過仍還故物。

兔之白者。自是一種。安縣間有。嘗至會城者。予因憶向年家食。曾于何州黃兵憲處。見有三小白鹿。云自關中攜歸。身白而目紅。儼如圖畫中所繪。豈凡物皆有白色。特未之多見乎。

鯢魚。一名鰨。一名鱅。出榮經河中。大皆長尾。而有四足。能緣樹攀木。聲作兒啼。土人皆食之。

雪蛆。產于峨嵋深澗中。積雪春夏不消而成者。其形如蛆。但無嘴。肥白。長五六寸。腹中惟水。身能申縮。取而食之。須在旦夕。否則化矣。

香豬、土犬。建昌松潘俱出。香豬小而肥。肉頗香。入冬醃以餽人。土犬亦小而肥美。群遊稻田。一犬登樹而望。如有捕者。則先鳴吠。令衆犬奔逸。

黃庭堅嘗謫涪州守。因自號曰涪翁。李白嘗避難過涪州。故今猶名曰李渡。

中巖諸距郡僻者道場離寺迺南五里。寺臨江干。有水月閣。下更遶江水。喚魚池在巖石下。小魚百十頭。僧拍手始集。三石筍從地而起。石逕高峻宛曲。泉從兩山而下。頗饒林壑之美。

凌雲山與嘉州對岸。石壁鐫千佛。內彌勒像。首撥峰頂。趾瞰江水。高三百六十尺。唐韋皐所造。寺之殿閣磴道。依山盤曲。前望峨嵋三峯。下俯眉雅諸水。眞江山福盛處也。寺左有蘇長公墨池、著書室。長公云。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

蜀中水陸舟車所經。凡有巖石。莫不鐫佛像。豈地近西番。前代風氣漸染如此。

保寧郡治。前對翠屏山。江流環遶其下。闤闠殷富。北川奥區也。張桓侯墓卽在治旁。廟宇巍巍。郡人威嚴事之。出郭而西。經槐樹、萬店、柏林、圓山、龍潭五驛。始抵廣元。重岡疊嶺。道路縈繞。行者苦之。關曰二郎、曰柏、曰梅。皆極險峻。擅登青天之勢。

廣元。卽利州。古之葭萌也。出郭數里。石壁臨江。鐫大小佛龕幾滿。非近代物。車馬蜀岸而行。下視深潭。毛爲之豎。宛然又一巫峽也。

廣元而西。經河沙、神宣、黃壩三驛。始出蜀境。巖嶺斗削。四無人煙。行者如臨絕境。視之歸巫道路。僅讓一籌。

七盤嶺。乃秦蜀分界處。一峯插天。萬石堅列。中開一線之道。而下俯絕澗。誦岑嘉州、杜工部之句。不覺七盤日月飛動。

蜀中諸郡。天氣不一。重、夔、四兩皆山城。基少土。冬雖不寒。夏則最熱。六七月間。裸體終日。瞶瞶如醉夢中。夜寢。汗透枕簟。惟錦城、隴多時或揮扇。夏夜間覆單衾。乃四時陰多晴少。數郡皆同。每誦子美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感嘆此老信是詩史。

松潘去省不旬日。聞仙中最寒。臥室之內。冬必燒火重衾。盛夏一雨。卽擁絮衣炭。蓋近西北地氣使然。

蜀江界兩山間。卽風亦鮮渡。舟且不饒。奈何禍常不測。予目擊之。始得其故。蓋灘急水駛。怪石林立。舟薄而載重。長年每倚客爲之。突然遇石。鮮不齏粉。是以絕無翻覆。惟有沉溺。患生于頃刻無事時。非如大江風波。可以閃避也。誠能反是。安得有虞。

出師表。五月渡瀘。以水色黑得名。今之金沙江是也。滇蜀之交。一在武定之南。一在姚安之左。

益部談資卷中

成都。一名錦城。一名錦官城。秦張儀所築。有大城、少城、子城三區。後始改合附郭。縣二。曰成都。曰華陽。華陽、古國名也。

成都城外皆平壤。竹樹蓊蔚。田地膏腴。江河諸流。交錯貫絡。昔稱天府沃野。信非虛語。

江從灌口來。夏秋水漲。闊數里許。冬春水涸如帶。邦人或以河名之。

錦城又名芙蓉城。昔蜀孟昶僭擬宮苑。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後世因之。亦種芙蓉于上。有直指登城。不便輿從。命稍芟之。軍卒因盡薙去。

東南角樓。榜曰芙蓉樓。名雖佳。規製不甚鉅麗。宴會亦不恆到。

西南角樓。榜曰錦江春色。俯視江河諸流。青羊浣溪諸處。景物差勝。

環城爲橋者四。曰駟馬。卽相如題柱處。舊昇仙也。南曰萬里。取孔明送費禕聘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之義。東曰錦濯。西曰浣花。名皆古雅可誦。

唐史、載元宗狩蜀至萬里橋。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元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

文翁禮殿。今學宮卽其故址。云漢文翁立學。作石室。繪三皇、五帝、仲尼、七十二賢、及兩漢君臣像于其中

配之。至唐已泄滅。宋嘉祐中。重爲摹寫。增至一百七十三人。今學宮止有孔門諸弟子石刻。不知仍是故物否。其餘不可見矣。因錄其姓名。

盤古。伏羲。神農。蒼頡。沮誦。黃帝。少昊。高陽。祝融。高辛。堯。舜。禹。咎繇。稷。契。伯夷。夔。益。伊尹。高宗。傅說。太王。王季。太伯。文王。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武王。太公。周公。成王。召公。仲山甫。宣王。管仲。子產。李冰。老子。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漢文帝。賈誼。文翁。漢武帝。董仲舒。公孫宏。倪寬。司馬相如。王吉。蕭番。滕藏。匡衡。王尊。李[illegible]。莊君平。劉向。揚雄。漢光武。鄧禹。張堪。張湯。桓溫。劉平。鍾興。第五倫。陳范。班固。黃昌。种暠。馬融。李膺。高鎮。陳寵。服虔。陳紀。鄭元。諸葛亮。蔣琬。董和。費詩。譙周。[illegible]。王戩。羊祜。張華。杜預。王濬。夏侯湛。譙智明。范廣。謝安。桓石虔。

蜀錦之名。其來久矣。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璧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轉運給其費。府掌其事。元豐中。建錦院。歲募軍匠五百人。其錦之名。凡三十餘種。今惟蜀藩製之。名雖多而價甚昂。不可易得。

蜀箋古已有名。至唐而後盛。至薛濤而後精。據譜云。箋之名不一。有曰玉版。曰表光。曰貢余。曰經屑。或布紋。或綾綺文。或人物花木蟲魚鼎彝文。唐韓浦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則又倍多于濤製。更有小面僅可書一詩者。乃今蜀藩所造。僅純白一種。淸瑩光細。長餘五六尺。寬僅三二尺。亦無諸花紋。遠讓古昔多矣。

十箋者。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淺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皆其異名。

史載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卽深紅箋也。又有百韻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學士箋。比百韻較短。何今日並無一種。

漢昭烈帝惠陵。去城南五里。古冢巍然。石碑僅末諸傍。卽昭烈廟。頗壯麗。用武侯諸將配享。前有穹碑。以亭覆之。乃唐之裴度記。柳公綽書也。當城古碑僅有此。予謂衛口當樹一坊。名曰漢昭烈陵廟。舊譜之當道。未果。

揚雄舊宅。在唐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元亭在焉。師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爲之悵然。宋米芾有墨池碑字。

子雲家貧嗜酒。問字者多載酒而往。淸賞錄載昔有雞爲人得雄草元之硯。如今製。但去圭角。

王褒宅在資陽。墓在資縣。舊碑剝落不堪讀。李白宅在彰明。聞有碑刻在焉。

花蕊夫人宅在灌縣。夫人姓費氏。青城人。以賦宮詞百首著名。全蜀藝文志仍載有追詩百首。是楊用修收者。

嚴君平墓。在新都。有碑。樹于道傍。貿卜之肆在省城。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爲嚴。以莊與嚴古同義。

武侯祠。在城西浣花谿上。與子美草堂相接。廟貌雖未頹壞。森森之柏。則不復存。

相如宅。在城西南五里。又云在市橋西。今琴臺去城西五里。豈非其處乎。秀柏參差。當壚滌器風流。宛可想見。

傳謂相如死、文君爲作誄。是文君豈徒以色稱者。

支機石。在城西隅。卽嚴眞觀。今以一亭覆之。高不盈丈。頑石無他奇。晉張華博物志。有人居海上。乘槎到天河。得一石歸。以問嚴君平。今蜀人相傳卽此。

子美石筍行。云在成都西門陌上。按志、有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南者高于北。以公孫時嘗折也。今偏問故老。于西門外覓無有也。豈後又盡被折去耶。

城南市名五塊石。有大石五片。疊疊其上。云石下有海眼。豈卽石筍年久傾斷於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

青羊宮。在城西南。竹樹蓊蔚。殿宇宏麗。宴會多往焉。昔老聃謂關令尹喜曰。後子于青羊肆相尋。卽此地。

杜少陵、勝國時加謚文貞。祠在浣花溪上。云卽草堂舊址。人多以草堂呼之。祠後堂匾陳方伯鎏曾萬里橋西一草堂。棟宇尙未傾圮。蓋監司郡邑常宴會處。予稍爲之修葺。繪公遊像及唐本傳于石。榜署皆用公詩。而檃括之曰。背郭堂成、錦里深山千古在。緣江路熟、靑郊竹樹四時新。又萬丈光芒、信有文章驚海內。千年豔慕、猶勞車馬駐江干。又萬里橋西、草堂佳句如新、宛見卜居之興。百花潭上、本檻蒼波依舊、長留懷古之思。不知墻博此公捧腹否。

浣花溪中。一洲橫出。下卽百花潭也。舊有洲上亭一。跨水橋亭一。名皆無謂。予易以浮槎、滄浪二榜。及增益竹樹于上。子美有靈。當亦稱快。

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爲尼居。名桃花寺。隋文帝時。始易以僧。大歷中。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重修之。繪任氏眞于其中。會呂中欲毁寺。夜聞女子啼泣之聲。中止。已而禱雨有驗。本朝賜名梵安寺。

百花潭口舊有任氏一碑。立于風雨中。予令人滌去苔蘚讀之。乃宋熙寧年間吳中復撰。八分書也。字半漫滅。略可成誦。知夫人微時見一僧墜汚渠。爲濯其衣。百花湧出。因而名其潭。後杜少陵、薛濤、皆買居潭側。

薛濤。唐之靑樓人也。其詩云。聞道邊城苦。于今到始知。好將塞下曲。唱與隴頭兒。濤本長安良家女。父卒于蜀。失身爲妓。晚歲住居碧雞坊。王建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墓在江干。碑題唐女校書薛宏度墓。宏度名蓋濤小字云。卒時年七十三。段文昌爲撰志銘。一時名士如韋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劉禹錫、張祜、咸與之唱和。

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淸澈。石欄周環。久爲蜀藩爲製箋處。有堂室數楹。令卒守之。每年

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爲入京表疏。市無貿者。

石犀寺。俗稱曰石牛寺。華陽國志云。□□年間建。今佛殿之前。有一大石。其形如犀。殿中又有水眼如井。云其水與海通。有太和年間馬季武寫經石幢。

射洪祠。在北門外驛傍。傳云、蜀獻王初之國。夢有神冠冕來謁者。王問爲誰。對曰。陳子昂也。今爲射洪土神。王忽過。護送至此。王因其地立祠祀之。世因謂子昂爲蜀土神。

大慈寺。唐至德年建。舊有元宗書大聖慈寺四字。寶光寺卽故無漏寺。亦創自唐時。惜皆無舊碑可考。

東坡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唐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嘗于大慈寺四壁。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若崩岸也。知微死。畫法中絕。今大慈寺故在也。四壁安能復覩。

桐花鳳。志稱、成都春日。桐花開時。有鳥小而具五色。如鳳形。盤旋樹上。桐花謝。莫知所之。問之郡人。亦不多見。

鸂鶒。成都甚多。梁山諸縣亦有之。春時飛鳴如陣。每過浣谿樹下。停車側耳者久之。

楊梅。蜀產夏日相餽。亦鹽水浸者。顆味俱讓吳下。

酴醾花。志載、惟成都最佳。予見三種。曰白玉盤。曰出爐銀。曰雲南紅。色香俱美。可敵南中黃薔薇。

牡丹。諸色俱備。千葉而大如毬。南都所不及也。一名魚血紅者獨豔。惟無黃者。

山茶有粉紅、石榴紅、謝嵩定數種。朵大勝芍藥。重瓣如芙蓉。土人自能接。他處所莫匹也。寶珠雖有。又拜下風矣。

素馨。紅者白者俱奇品。紅開于春。白開于秋。桂之丹者。色亦甲于南中。茉藜。枝如藤。花瓣稍大。山礬。四季有花。香氣襲人。又有一種。葉稍大。紅黃白三色。而窮冬新正盛開。名曰蠟花。則尤異也。

賽蘭香。葉如菉豆。開花似粟。香亦淸遠。此中人甚愛重。然云蘭爲所賽。似未必然。楊用修伊蘭賦。謂不足于豔。而有餘于香。載之數紛。經旬納馨。古人用紉佩類浴。西番有伊蒲佛供。卽是此花。

郫筒酒。乃郫人刳大竹爲筒。貯春釀于中。相傳山濤治郫。用筠管釀酴醾作酒。經旬方開。香聞百步。今其製不傳。

榿木籠竹。惟成都最多。江干村畔。蓊蔚可愛。每見必誦杜甫礙月吟風之句。第榿字音欺。不見字書。

金馬碧雞祠。在北門內金馬坊側。漢宣帝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褒醮祭。此宋賜廟額。曰昭應。今仍稱金馬云。

蠶叢祠。在府治西南。蠶叢初爲蜀侯。後稱王。教民桑蠶。蜀人至今德之。

八蜡祠。在城東南隅。有司春秋致祭。八蜡神者。先嗇、先農、司嗇、郵表畷、貓、虎、坊、水庸也。

宋景濂。國初仕學士。致政歸青蘿山。因其孫以罪被刑。安置公茂州。子瓚隨侍之蜀。間關萬里。卒于夔門。瓚與家人皆相繼而歿。蜀獻王憐之。移葬于成都之東郊。卽今之淨居寺也。祠廟宏整。有司歲舉祀焉。其

遺蹟尚有存者。方孝孺嘗遊蜀游聘至。因並立祠于左。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封。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觀如元天、紫霄。寺如昭覺、金像、淨居、淨因、（俗名萬福）金沙。廟如昭烈、宮如青羊。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

諸寺間藏有佛牙。甚至重七斤餘者。錦袱米匣。珍襲嚴祀。余頗疑之。偶檢本草。豹之齒骨極堅。人得之詐為佛牙。以誑俗。為之爽然自失。此可以一洗蜀僧之陋。

楊用修著述之富。古今罕儔。予所見已刻者二十九種。升庵全集。升庵詩集。升庵詩話。楊子卮言。赤牘清裁。詞林萬選。丹鉛要錄。丹鉛總錄。丹鉛摘錄。丹鉛餘錄。丹鉛續錄。藝林伐山。墨池瑣錄。詩話補遺。五言律祖。絕句辨體。禪林鉤元。水經古文。韻語轉注。古音略。古音駢字。古奇複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韻林原訓。李詩選。杜詩選。風雅遺編。皇明詩抄。未見已刻者三十九種。南中續集。玉堂集。長短句。長短句續集。書品。詞品。金石古文。書跋。赤牘拾遺。選詩外編。選詩拾遺。唐絕精選。唐音百絕。唐絕增奇。六言詩選。古文音釋。古音獵要。古音叢目。奇字韻。古文參同契。溫泉詩集。洞天元紀。檀弓叢訓。譚藻集。譚苑醍醐。陶情樂府。樂府續集。墊後新詠。壚戶錄。濮載記。賑位圖說。連夜吟。卷月節詞。千里面談。經義模範。花氏志銘。山海經補註。七十行戍稿。聞未刻者尚有七十一種。各史要語。晉史精語。夏小正解。管子敘錄。莊子刊誤。古雋。謝華啓秀。華書麗句。文海釣鼇。名奏菁英。四詩表證。古文韻語。別錄。古文詩選。皇明詩續抄。詩林振秀。五言絕選。選唐百絕。寰中秀句。古今柳詩。古謠。古今風謠。書耳紀遊。填詞選格。百琲明珠。詞苑增奇。草堂詩餘補遺。六書博證。六書探頤。篆韻索隱。古篆要略。六書統。摘要錄。駢。銘心神品。韻藻。諸鏤領筆。清暑錄。希姓錄。瀘程紀。書畫名跋。書畫神品目。素問糾略。藝點傳神。江花品藻。滇候記。引書品托。丹鉛別錄。丹鉛閏錄。丹鉛贅錄。升庵經說。文遊餘錄。卮言閏錄。敝帚。病榻手欣。蘇黃詩髓。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宋詩選。元詩選。羣公四六節文。古韻詩略。說文先訓。古今詞英。填詞玉屑。六書練證。逸古編。經書指要。唐史要。偶語。六書索隱。總之一百四十種。

用修之夫人能詩。其一律一詞。已載之王元美藝苑卮言矣。今從伊里人更得數首。曰珠淚紛紛滴硯池。斷腸忍寫斷腸詩。自從那日閒攜手。直到而今懶畫眉。無藥可療長夜恨。有錢難買少年詩。殷勤囑付春山鳥。早向江南勸客歸。又、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意。何處春山不杜鵑。又丈夫本是四方客。妾為離愁心似結。公義私情不兩全。願君早向凌煙勒。又閒道滇南花草鮮。輸君日日醉花前。銀河若得鵲毛渡。並駕仙舟聯採蓮。又織經賞月時。又是菊花期。歲月看流水。人生逗別離。

武侯祠壁間嵌小碑。上鐫繪像。衣冠甚古雅。題云。丁黼字文伯。石埭人也。宋嘉定初進士。有詩名。以恃史彌遠。出帥成都。賦餞人圖。詩曰。正是朔風吹雪初。行縢結束間征途。不能輙渭對婢子。已是昂昂真丈夫。常惠僑曾隨屬國。烏孫今亦病匈奴。不知漢節歸何日。準擬殷勤說汴都。元人入蜀。公不屈。死之。事聞。詔諡恭愍。賜廟涎溪。有司春秋致祀。字畫遒逸可愛。立此石者。名吳本義。不知何許人。

長樂花。枝葉皆如虎耳草。秋後叢生岔莖開。紫色小花。冬末轉盛。鮮麗可愛。居人獻歲。以此為餽。名曰時花。

任氏墓碑。予嘗搜之荊棘中。近見稗史載。任氏者。唐之衍書侯繼圖妻也。侯嘗讀書大慈寺。因秋風起。拾得一桐葉。有詩在上。貯之匣中。後數年。方卜任氏為妻。任見而驚曰。此妾書葉詩。胡為在君手。詩曰。拭翠斂蛾眉。鬱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在桐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字。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

益部談資卷下

蜀道難。自古記之。梁簡文帝詩云。巫山七百里。巴水紆回曲。為川東舟行峽中作也。李白詩云。不與秦塞通雲煙。為川北棧道作也。大都蜀道無不難。如上青天者。峽固險矣。而陸亦匪夷。如夷陵至巴東之陸程。則視棧道何異。是其難又在楚。不在蜀耳。

自巴東一日始抵蜀界。沿江而行。險稍減。巫山十二峯。從輿人指點。微見一二。遠插天外。

楚入蜀縣。首為巫山。倚山俯江。官民高下而居。江口有神女廟。荒蕪不治。乃有司新移置者。舊廟在江干。離縣十里。閣亦頹廢。予命人蹋古碑。無有也。宋玉高唐賦。想隨襄王之夢逝矣。

楚宮僅存遺址。在巫山西北。楚襄王所遊之地也。黃山谷楚宮詩刻。所謂細腰宮。即此。今覓不可得。

巫峽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州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抗峰岷峨。偕嶺衡嶷。結翼附。並出青雲。盛宏之荊州記云。三峽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杜修可峽程記云。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翟塘灩澦之類。不係三峽數。

趙文敏手書十二巫峰詞。昔刻于巫山縣。令尹厭其來索之煩。磨去。予僅于士夫家見之。

陽臺在巫山城內山頂。山不甚高。臺止半堞。荒煙野草。襄王神女。不知何在。

三峽猿聲。古人題詠極富。予未舟行。不及聞。訊之馬元亦云。峽中兩岸故多。或三五為偶。或有數十為羣。

沿崖援樹，不可勝數，惟亦未聞啼聲。

竹枝歌，唐劉禹錫、白居易，皆嘗賦之，淒婉悲怨。蘇長公云，有楚人哀屈弔賈之遺聲焉。鶴林玉露，載宋時三峽長年猶能歌之，今則亡矣。

夔即古夔子國，宋王梅溪留治也。四圍皆高山峻嶺，中橫江流一。對江之山，左爲赤甲，右爲白鹽。

巫山女子，皆善吹簫，嫁時，衆女子治具送之，吹簫數日爲樂。蜀中有此，毋乃神女之遺風乎。

魚復，即夔地。謂鱣魚至此復回不上也。對城隔江，有魚復縣古址。

白帝城，離夔東五里。崇山巍然，另作一城狀。下即西瀼峽口，大江橫流，湍瀨澎湃，眞楚蜀咽喉也。本朝設右所，官兵守焉。

城上舊建公孫述廟。後改漢先帝廟，以武侯關張配享。綽楔題曰漢代明良。廟後復有僧寺一區。宋陸務觀記云，有古松柏，及孟蜀時碑，與黃庭堅題石筍越公堂，俱無一存。自瀼而東，即子美東屯故居矣。

瞿塘，即峽內江水深沈處。灩澦乃一石筍，樹兩峽之中，若青螺寶劍插于鏡中波面。上下之險，信無逾此。俱在白帝城下。

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峽不可下。又云，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舟人以爲水候。總之夏秋不可行也。

峽口鐵柱二，不知是何代物。上鑄守關大將軍徐宗武等字。

峽口石上字多磨滅，惟一詩云。白帝城邊春草生，黃牛峽裏水波淸。追思昭烈千年事，長使英雄氣不平。後書大元至元十九年，歲次壬午，鎮國上將軍四川宣慰使何公同男到此吟而已。

諸葛八陣磧，在夔城者，江沙上碎石行列，如引繩。春冬時見，夏秋沒于水。然江漲即浮磧上數十丈，比退而陣石如故。子美詩有江流石不轉之句。

夔城無井，官府軍民咸取汲于江。雖治井亦不能貯水。府治後僅有一泉，自山巔流下，四時不竭。因而引入治內，鑿池以貯之，亦不能多分別派。

夔蓋蜀東門戶，然登後山，城中不一覽殆盡。前即過近江流，城內薪水，皆仰給城外。不知前人何以爲守。

夔郡縣皆屬蜀，而衛名瞿塘，則屬楚。國朝犬牙之製如此。

白帝城上，僅元人一碑，亦不甚佳。餘皆今人詩字。

杜工部祠，在郡東數里，倚山俯江，云亦新創。祠中止塑像，其秋興八詩，近代雖有刻，字殊不佳，餘無足觀者。予置碑二，一刻公像及史傳，樹祠中，一大書唐杜工部遊寓處，樹道旁。

工部舊日草堂，在城東十餘里外，尚有遺址可尋。止一碑，存數字。題重修東屯草堂記，似亦元物。

城西開元寺，唐了休禪師道場也。國初，張三丰與僧廣海善，寓于寺者七日，臨別贈詩云。深入浮屠斷世情，奢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微瑞，風葉琅琅詠大乘。密室造開雲作蓋，空亭夜靜月爲燈。魂銷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並留草履一雙，沈香三片，而去。後海以詩及二物獻之，文皇，答賜玉環一枚，千

佛袈裟一領。今猶藏寺中，稱世寶云。解學士縉有寺中法堂記碑。

先主永安宮遺址，即今之學宮。先主所崩處也。諸葛武侯受遺命于此。

甘夫人墓，在府治內後山。前有二碑，字似被近世更改，吏卒皆能指點道之。

子美遊蜀凡八稔。自大歷元年春至夔，大歷三年去而之楚。寓夔之東屯西瀼者凡三年，得詩四百餘首。

瀼者，土人謂山間通江之流曰瀼。

夔譙樓上柱聯，即當用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何等壯麗。俗人因諱悲字，置之。

志稱有詩史堂，刻杜工部遺像。又有萬丈堂，取光焰萬丈之義。俱在府治內，今不可考。

郡齋望隔江羣山，凡七峰，分列若屏。朝暮之間，翠色撲人衣袂。予因取杜句翠屏，名署中小齋。

夔之香橼，大而〃爲閩浙所無。亦有獅頭柑、佛手柑，皆可玩。

雲陽縣，即古雲安也。酒未見佳。纔傾一盞即熏人之句。每過，高誦數迴。

雲陽對江山上，有張桓侯廟，香火頗盛。傳云侯之首葬此。官舟過縣，必設牲醴望祀之。

萬縣，本漢朐䏰縣地。隔江有岑公洞，寬敞如庭。室中有石，狀如芝。傴人爲者，壁上多前代題識。洞前石碑林立。惟黃山谷楷書一通，學顏體甚佳。岑公，唐人也，爲仙化去。

出城渡河，有巨石，宜生水面。呼曰天生橋，又曰天仙橋。石橫百丈，寬數十丈，平坦如削。下有飛瀑崩騰，如萬馬之聲。過之毛豎。予語越尹，當建二坊標其勝，尚未就。

丙穴在達州，出鮥魚。杜工部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志又載雅州亦有丙穴。

梁山，亦漢朐䏰縣地。東九十里，有泉。自山頂下注。東坡昔以飛練名其亭。嘉靖間，守臣獻白兔，至此而斃。瘞之，因更建亭宇。故今稱之曰白兔亭。行山路既疲，坐聽飛泉百丈，十里聲不絕，誠長途一快事勝覽也。

又聞山上有洞，惜未及登。

黃葛樹，葉似桂，稍大，團欒陰數畝，冬春不凋。餘則臃腫，根皆蟠露土上。至于石壁之側，則全似不藉土生者。夔之梁萬最多，惜無材用。

竹鼴，太平東鄉皆有之。生于竹中之鼠也。形色俱類鼠。差大而肥。烹之，味與黃鼠無異。

郭公棠，梓夔門三傳。名宦則諸葛亮、李靖、源乾曜、韋處厚、唐介、虞允文、王十朋、李浩、査齋、劉光祖、余應求、孟珙。鄉賢則屈原、李遠、廖彥正、楊晟、費雨青、文勝、汪瀚、柳英。流寓則宋玉、杜甫、李白、寇準、張俞、邵雍、黃魯直、宋濂。惟武侯、工部、王梅溪，有特祠祀之。

何仁仲辭賦之業，士林聲稱籍甚，而不悉其有政事材。浮沈兩都散署十許年，僅得判夔府。當事者一切盤錯，輒屬仁仲。應時批解，飭簠簋而遠苞苴。人皆嚴重之。居夔僅數月，將府從諸幕下，使佐成都守，攝華陽令。其最不易辨者，爲貢篚。仁仲費省而事集，兩臺及監司予上考，而銓曹漫然用左官律監之。余使使訊仁仲。仲遺一編書，曰金部談資。君望我意氣乎。篋中裝盡是矣。余發視之，則皆蜀故實，山川人物之勝，瞭然指掌。應接不暇，而時吐致語，膴膴可聽。余謂仁仲，不聞沈休文之戲朱彥和耶。年少何乃不廉，天下

唯文義兼書。一時將去。仁仲以詞客兼吏事名。是爲姤媒。宦蜀三年。遂括蜀千古之英。英英斑斑。犖犖錦囊。又何得不左官人傳仁仲入都。面詰銓曹。左官坐何狀。曰不當以辭翰內交。仁仲言、能爲辭翰者內交我耳。非我交人。曰賢郎何必辭翰。仁仲失笑。此自蜀人司馬長卿作俑。夫以辭翰內交。孰與以賄。信如所云。長安輦上貴人。必不識一丁者耶。長揖而出。此語殊可爲談資。附之以資談者。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甫識。

蜀中名勝記

曹學佺著

蜀中名勝記目錄

卷之一
川西道
成都府一
成都縣 附郭
華陽縣 附郭
卷之二
成都府二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三
成都府三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四
成都府四
成都縣
華陽縣
卷之五
成都府五
新都縣
雙流縣
郫縣
新繁縣
溫江縣
彭縣
崇寧縣
卷之六
成都府六
灌縣
卷之七
成都府七
崇慶州
新津縣 屬崇慶州
茂州
汶川縣 屬茂州
威州
保縣 屬威州
卷之八
成都府八
金堂縣
簡州
仁壽縣
井研縣

資陽縣
資縣
內江縣
卷之九
成都府九
漢州
什邡縣
德陽縣
綿竹縣 俱屬漢州
綿州
羅江縣
彰明縣 俱屬綿州
安縣
卷之十
川西道
龍安府
平武縣 附郭
江油縣
石泉縣
卷之十一
上川南道
嘉定州 直隸
峨眉縣
夾江縣
洪雅縣
犍爲縣
威遠縣
榮縣
卷之十二
上川南道

眉州 直隸
青神縣
彭山縣
丹稜縣
卷之十三
上川南道
邛州 直隸
蒲江縣
大邑縣
卷之十四
上川南道
雅州 直隸
名山縣
榮經縣
蘆山縣
卷之十五
下川南道
敍州府
宜賓縣 附郭
南溪縣
長寧縣
富順縣
慶符縣
筠連縣
高縣
珙縣
興文縣
隆昌縣
下川南道
瀘州 直隸

江安縣
納溪縣
合江縣
卷之十七
上川東道
重慶府一
巴縣 附郭
江津縣
璧山縣
永川縣
榮昌縣
大足縣
卷之十八
重慶府二
合州
銅梁縣
定遠縣 俱屬合州
安居縣
綦江縣
南川縣
長壽縣
卷之十九
重慶府三
涪州
武隆縣
彭水縣 俱屬涪州
黔江縣
忠州
酆都縣
墊江縣 俱屬忠州

卷之二十
遵義道
遵義府
遵義縣 附郭
桐梓縣
仁懷縣
眞安州
綏陽縣 屬眞安州
卷之二十一
下川東道
夔州府一
奉節縣 附郭
卷之二十二
夔州府二
巫山縣
卷之二十三
夔州府三
達州
東鄉縣
太平縣 俱屬達州
新寧縣
梁山縣
萬縣
雲陽縣
開縣
大寧縣
大昌縣
建始縣
卷之二十四
川北道

保寧府一
閬中縣附郭
蒼溪縣
南部縣
廣元縣
昭化縣
卷之二十五
保寧府二
巴州
通江縣
南江縣俱屬巴州
卷之二十六
保寧府三
劍州
梓潼縣屬劍州
卷之二十七
川北道
順慶府一
南充縣附郭
西充縣
卷之二十八
順慶府二
廣安州
岳池縣
渠縣
鄰水縣
大竹縣俱屬廣安州
蓬州
營山縣
儀隴縣俱屬蓬州

卷之二十九
川北道
潼川州一直隸
射洪縣
卷之三十
潼川州二
蓬溪縣
中江縣
遂寧縣
鹽亭縣
安岳縣
樂至縣

蜀中名勝記卷之一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川西道

成都府一成都華陽二縣附郭

華陽國志。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嚳。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人與焉。尙書牧誓庸蜀羌髳是也。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又次後有王曰杜宇。始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治郫邑。或治瞿上。後傳位于其相開明。開明位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生保子帝。九世始傳開明尙焉。開明尙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揚雄蜀本紀云。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者也。巴與蜀讎。求救于秦。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儀築成都以象咸陽。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規制廣備。故左思蜀都賦云。金城石郭。兼帀中區。旣麗且崇。實號成都矣。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接于秦。西奄峨嶓。地稱天府。原曰華陽。漢武帝元朔二年。以新啓犍爲、牂柯、越嶲三郡。輿壤益廣。始稱益州。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

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王莽篡盜。改天下郡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遂公孫述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後據成都稱帝。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東觀漢記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于是改益州爲司隸。蜀郡爲成都尹矣。建武光復。二百餘載。迄于季世。王室多故。劉焉求益州牧。以避世難。始治綿竹。後徙成都。先主代劉璋而有之。即位于武擔之南。典略曰。元德于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也。後主建興二年。以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亮卒。拜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領益州刺史。蜀亡。晉太康初。乃屬王國。號曰成都內史。永嘉之難。沒于賊。成都記云。府治北三里許。有李特所築亦塗城。十六國春秋曰。李雄定成都。以嚴樓爲蜀郡太守。及即位。遷樓益州刺史是矣。桓溫西伐。李勢出降。劉義慶世說云。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于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焉。永和之際。周撫爲蜀部太守。四十餘年。甿士相安。王逸少與周益州書云。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但言此心。已馳于彼矣。又云。吾有七兒。惟一小者未婚。過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梁武陵王始封入蜀。元帝與之書云。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衞。書信常通。良所託重也。洎紀反戈東下。以地降于西魏。再折入周。至隋開皇。始定之。封其子秀作鎮于茲。營修宮室。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嘗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此其兆耳。後竟被徵。唐初闢國。太宗以秦王建益州臺遙

領之而已。貞觀十年。分成都縣之東偏。置蜀縣。在郭下。明皇西幸。駐蹕成都。始改蜀縣爲華陽。而成都華陽二縣。從此分矣。○按今成華二縣。與蜀郡護衞。尺籍繡錯。不能細爲分析。大較西門者屬成都。東門者屬華陽。而南北門則成都有三分之二。華陽居其一焉。予觀揚子雲答劉子駿書。有少時所作成都城四隅銘。則今之東南西北四門。斷爲近古。西門者。古之宣明門也。南門者。古之江橋門也。東門者。古陽城門。北門者。古咸陽門也。李膺益州記云。最東曰陽城門。次西曰宣明門。蜀時張儀樓。即宣明門樓也。重閣複道。跨陽城門。故太沖賦云。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矣。江橋者。大江水所經也。稍西爲市橋。曰市橋門。以漢舊州市在此橋南。橋下即石犀所潛淵。亦曰石牛門。故曰少城。南面有三門焉。咸陽門者。秦惠王二十五年。蜀侯惲賜死。封其子綰爲蜀侯。初蜀人葬惲郭外。綰聞惲無罪。乃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矣。○成都縣本治赤里街。秦守張若徙入少城內。少城者。子城也。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故蜀都賦云。亞以少城接于其西矣。周地圖記云。初張儀築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出于江。周行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乃伏于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即此城也。漢元鼎二年。大城立九門。少城立九門。故有十八郭之稱。而郡縣多城觀矣。○太城者。今南門城也。李石詩序云。張儀司馬錯所築太城。自秦惠王乙巳歲至紹興壬午一千四百七十八年。雖頹圮。所存如斷壁峭立。亦學舍一奇觀云。學舍在南。則太城可知矣。○少城者西南之間。今之錦江樓也。古今集記。錦樓在龜城上。前臨大江。下瞰井邑。西眺雪嶺。東望長松。白敏中嘗

賦詩于其上。舊記謂張儀所建。非也。殿在城中之後矣。范成大詩註云。少城張儀所築。子城也。土甚堅。橫木皆朽。有穿眼。土相著不解散。予按王右軍法帖。往在都見諸葛顒。曾見問蜀中事。云成都城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爲廣異聞。○華陽國志。張儀張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尺。造作下倉。上皆有屋。而置樓觀射闌。又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幷長丞。皆與咸陽同制。更于夷里橋南立錦官。錦官者。猶合浦之有珠官也。西又有車官城。其城東西南北。皆有軍營壘城焉。按此。皆從西南隅論耳。蜀漢昭烈即位于武擔之南。當在城之正中。今蜀藩是也。隋之摩訶池。僞蜀之宣華苑。皆在其內。昔諸葛武侯以丞相開府。領益州牧。故皆在益州刺史治太城。其制因之。亦唐節度使。宋制置使所稱建牙之就地矣。蜀太守治少城。故昔之郡治因焉。西門直街鼓樓。即宋銅壺閣也。陸游記云。閣南直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乃蔣堂知益州伐江瀆廟材所創。吳栻范成大相繼而修葺之。爲成都巨觀。書於史。又吳師孟修西樓記云。西樓直府寢之北。每春月花時。大帥置酒高會。僚佐於其下五日。復縱民遊觀。宴嬉西園以爲歲事。然由得遊其廡序而已。合此二說。則府治爲西門無疑。相沿蜀郡太守之故址也。今乃益藩而北。蓋不敢與藩邸抗。于是斥北城之地以居。故武擔山皆在城外。而今在城內。陸務觀有遊武擔村落詩可證矣。轉運使今之藩司也。鈐轄使今之都司也。運司昔在城東。有玉溪堂。即僞蜀權臣故宅。今藩司在城北。闕司相沿如故。若提刑漕使。即今之守巡使者。散在諸路。其廨居位置。皆有不同如此。○南門之勝。如石室、石犀、巖眞觀、江瀆祠、七星橋、昭烈武侯祠。其最著者。○華陽國志云。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室

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眹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李知幾云。西爲文翁祠。南爲高眹。此文翁石室。羌大皆有石像矣。樂史寰宇記云。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方輿勝覽云。前代以周公爲先聖。至唐貞觀。始從房元齡等議。更祀孔子。開元册諡文宣王。位南嚮。自是號文宣王殿。而周公之祀遂廢。然公像猶存。師袁說友乃爲殿祀之。按上南志以武侯征西南夷。而悉見周公。故牧所在祀周公也。任豫益州記云。禮殿。其欒櫨節制。猶古建。南基高六尺。厥屋三間。通皆圖畫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繫年錄云。紹興六年。成都教授范仲殳奏疏言。本府學殿建于東漢之初小。漢八以大隸記其修築歲月。刻于東楹。至今九百四十三年。蓋天下棟宇之古。無過于此者。按歐陽修集古錄。以周公禮殿記。蔡邕所書也。范鎭云。其柱鍾會隸書刻其上。李知幾十詠詩說。會與鄧艾同入蜀。在咸熙元年甲申。距漢獻興平元年甲戌。凡七十一年矣。會蓋追文翁高君之美而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跋云。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下闊。此記刻在柱上。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其字畫完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託于廡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記有云。甲午。郡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孝帝用爲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疑此記所載。即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唐盧照鄰文翁講堂詩。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靑。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岑參詩。文公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席何時散。高臺豈復全。想碑文字滅。冥冥不知年。裴鉶詩。文翁石室

有儀刑。庠序千秋播樹聲。古柏尙留今日翠。高峨猶講舊時靑。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歎
滄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宋李石詩。來爲人所愛。去爲人所思。君看文與高。慈惠蜀之師。至今室中
像。凜凜建立時。知非伯有石。定是桐鄉祠。蜀人愛二公。遺與千載期。宋京蜀學祠亡詩。君不見西漢文翁
爲蜀守。蜀學不居齊魯後。諸生競欲保翁名。石室鑴磨貫難朽。東漢高公又幾時。爲作石室還如舊。至今
二室堅且久。文公高公名不衰。喩汝礪踐文公堂詩。綠荻負幽翳。高槐泛輕涼。各詩一時好。披風互低昂。
距知五月中。微陰忽催黃。我行登侯宮。獨謁文翁堂。若人骨已朽。道在斯不亡。遂令蜀文章。照耀日月傍。
世與俱腐臭。斯文眞久長。雅頌能幾時。蕭條翳墟荒。富貴豈不好。千載同一傷。三歎爲何人。撫己誦自誇。
○寰宇記云。石室。司馬相如教授于此。從者數千人。按秦宓引地里志。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
士。盛于其世。與金石錄云。石室又有左右生題名碑。或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志攷之。江陽蜀漢置
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范蜀公云。西漢時諸生姓名。文學祭酒與學從事各一人。司儀
主事各一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可攷者僅百許人。按集古錄謂爲晉宋間碑矣。王象之輿地碑
目云。大周總管太學碑。益州刺史齊國公宇文憲立。益州州學廟堂頌。唐神龍二年史簡撰。益州館學廟
堂記。永徽元年賀公亮撰。益州孔子廟堂碑。開元中周渦撰。唐明皇追謚孔子。册文。宋太平興國五年。府
尹辛仲甫立石。又云石室贊。大曆十年。維州刺史鄭巖休撰。殿中侍御史李權篆。益州文宣王廟碣。會昌
五年裴儋撰。趙明誠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云。成都縣令顏有意撰。人題法曹陳王文學太子詹事待
詔宏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爲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
此記賈逵亮撰。未知果否。繫年錄云。宋高宗皇帝御書大成殿榜。紹興六年。賜成都府學。從教授范仲殳
所請也。成都記云。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尙書、周禮、毛詩、禮記、儀禮、左傳。凡
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大和舊本。歷八年乃成。
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時刻。古文尙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按巳
上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像。又近時摹宋本而刻者。人物衣褶。差有古意。石經禮記數段。
流落在合州資館中。李陽冰篆書之碑陰。于友范淞見而爲予言之。○石犀寺。一名石牛寺。華陽國志。周
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以珍玩之物。物化爲土。
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卒百人。
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旣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
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輿地志云。鄧艾廟南有石牛。卽秦惠王遺蜀王者。水經注。西南石牛門曰市
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于南
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于淵也。今寺正殿階左。有石蹲處。狀若
犀然。額曰聖壽寺。古之龍淵寺也。適晉王羽宅。後捨爲寺。改名龍淵。佛殿有水脈如井。云與海通。高僧傳
晉惠持到蜀。止龍淵精舍是矣。其後改名空慧。隋賜蜀王秀竹園六十頃。此地屬焉。唐儀鳳二年。敕天下

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皆七百人。此其一也。會昌中廢。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萬里橋南元和聖壽
寺額賢此。故曰聖壽寺。字則僖宗御書也。寺有尊勝咒石幢。高七尺。闊四尺。太和中馬季武行書。我明嘉
靖中。掘地得之。○唐岑參石犀詩。江水初蕩潏。蜀人幾爲魚。向無爾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
亦不如。杜甫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
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淸秋。○
益州記曰。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祝穆方輿勝覽云。縣城水中出金雁。因謂之雁橋也。錦里
耆舊傳曰。嚴君平宅卜肆之井猶存。今爲嚴眞觀。道教靈驗記云。成都卜肆支機石。卽海客攜來自天河
所得。織女令問嚴君平者也。太尉燉煌公好奇尙異。命工人鑴取支機一片。欲爲器用。椎琢之際。忽若風
瞀。墜于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乃已之。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穿掘其下。則風雷震驚。咫尺皆暗。
遂不敢犯。唐張九齡送姚評事入蜀賦得卜肆詩云。蜀嚴化已久。沈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
驛傳應鄰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岑參卜肆詩。君平曾賣卜。卜肆蕪已久。至今杖頭錢。
時時地上有。不知支機石。還在人間否。鄭世翼君平古井詩。嚴平本高尙。遠蹈古人風。賣卜成都市。流名
大漢中。舊井改人世。寒泉久不通。年多旣罷汲。無竇乃遂空。如何屬秋氣。惟見落雙桐。宋呂光弼詩。卜肆
垂簾地。依然門徑開。沈冥時已往。思慕客猶來。鳥啄虛簷壞。狐穿古井摧。空餘舊機石。歲歲長春苔。嗟汝
識游嚴眞觀。見壁上有記古鼎丹砂事。因述以詩云。古木其幽哉。長廊亦蕭如。於將步逍遙。且復散衣裾。
岸巖颯已空。道心與閒舒。不知度世人。去此歲幾徂。云何有丹砂。倘爾留庭隅。之機亦悠哉。誰復訂有無。
我知此公意。慨彼元鼎初。繼之五鳳間。斯民斃刀鋸。聊欲謝世網。敢以道自娛。抱獨埋自衒。曠懷遺所拘。
初匪逃世人。而世自我疎。含歎念斯理。起我發患餘。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莊遵賣卜成都市。市中仙隱
無人識。百錢度日復何求。猶有沈冥見文字。不因問著牛女星。下世安能知姓名。卜中雞犬拔家去。舊宅
寂寞秋蕪平。搘機石在年年長。藥鼎空留閟黃壤。前時發掘鑿猶新。明水神丹光混漾。金雁橋邊寺觀存。
神仙道事渺難論。安得先生爲我卜。俗骨庶可窺天關。○括地志云。江瀆祠在成都縣南八里。漢郊祀
志云。秦并天下。立江水祠於蜀。至今歲祀之。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矣。漢儀
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沈。有車馬紺蓋。以夏之日騰焉。按陸游江瀆廟碑云。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
及後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瀰浩設廳記云。廟前臨淸池。有島嶼竹木之勝。紅葉夏發。水碧
四照。爲一州之觀。田況放郡遊樂詩。伏日宴江瀆祠。避暑因遊江瀆池。此所寓乎安溜分也。宋祁集江瀆
池詩云。五月追涼地。滄江剩素漣。林煙昏岸日。樓影壓池天。篠密工迷徑。荷欹巧避船。機忘更何事。魚鳥
亦留連。又飛檻枕溪光。微言客徧觴。曾雲銷樹影。驟雨發荷香。辛白橙薤熟。庖刀鮒鱠長。頗風如有意。盆
裾借浮涼。又溪邊容翁知。舟移登岸長。煙稠芰荷集。霞漸蕩支房。披豎三攜鼓。杯寒十觴漿。使成逃暑醉。
宦事底相妨。又九月十日宴江瀆亭詩。節去歡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非短日。淡斂乍寒天。霜沼元非灝。
秋花自少妍。娃留新獻酎。華頰不殘煙。戲鯊衎餘樂。遊龍避折遷。泛芳眞可惜。從此遠窮年。○華陽國志

云。劉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爲名。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治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上曰笮橋。橋從沖治橋西出。折曰長升橋。揚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也。李冰所造。按七星橋者。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璣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笮橋。五尼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昇仙。此李膺所記矣。今南門江洲中有金沙寺。其處俗呼爲七星灘也。後漢書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按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爲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墮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江。就尚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皆今正南門外者。乃江橋耳。水經注云。南江橋亦曰安樂橋。在城南二十五步。宋孝武以橋爲安樂寺。改名安樂橋。十六國春秋。李特將起。蜀諺云。江頭橋闕下。李。成都北門十八子。即此橋也。南上爲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矣。蜀使費褘聘吳。丞相亮餞之。歎曰。萬里之行。始于今日。故曰萬里橋。唐岑參萬里橋詩。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里地。滄江東流疾。帆去如鳥翅。楚客過此橋。東看盡垂淚。江都陸肱賦云。萬里兮蜀郡。附都二橋兮地角天隅。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于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結構應似。途程甚偏。稱并派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易。此對銅梁。正用揚益相望準也。○寰宇記云。惠陵。蜀先主陵也。今有祠存。號曰惠陵祠。周地圖云。先主祠在府西南八里。惠陵東七十步。殘商帝夢夔州有天子幽篇。謝刺史傳草脩立。而規制卑小。至唐相國李回在鎮。更改爲守陵戶。四時祭祀。岑參先主廟詩。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威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張儀詩。祇名垂竹帛。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劉步禪詩。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宋晁迥詩。天地收霸氣。扼原餘幽宮。野人相指似。穿有若唐封。當時大耳兒。甚以隆準公。夫豈忘故都。崎嶇巴蜀中。劃然成三分。正欲扼兩雄。武侯振道根。秦隴竟莫通。獨憐曾昌明。千載時始逢。坐看五胡亂。蕭條河洛空。碑目云。先主廟碑。貞元四年蘇端撰。又云昭烈廟有裴中立、武侯碑。柳公綽書。今存。又有段丹石。爲燕者破碣。陳鴻作詩紀之。又有臨淮公武元衡碑。楊嗣復祠。祭畢觀碑感舊有作。寄楊汝士和篇。按元和初。元衡鎮蜀。中立爲節度推官。汝士先亦曾作文昌掌管也。酉陽雜俎。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按碑目以此爲嚴晉用撰。在昭烈廟中矣。○能改齋漫錄。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繼帥。毀以鑄錢。蜀諺曰。任是兩王。雖當二堂。樂史云。關羽、張飛祠。俱在惠陵左右。宋廬陵王立。按今昭烈祠左右侍側者。後主、北地王諶、諸葛丞相亮、亮子瞻、及關張兩侯。俱合爲一祠也。蜀志。國降之日。北地王諶率其宮屬哭于先主廟。以妻子自焚足矣。酉陽雜俎云。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入穴。見兩人張燈對弈。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

舊。成都記云。蜀先主祠旁有猿村。其民皆劉姓。事浮屠。而畜妻子自如。及李德裕下令嚴禁。乃盡如也。○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府西南二里。今爲乘煙觀。孔明表云。薄田十頃。桑八百株。即此地。孔明初亡。百姓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上。李雄稱王。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後封武興王廟。至今祠祀不絕。寰宇記云。諸葛亮相蜀。築臺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號曰讀書臺。在章城門路西。今爲乘煙觀。杜光庭錄異記云。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有古井。井內有魚長六七寸。往往遊于井上。水必騰涌。相傳其井有龍矣。杜甫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武少儀詩。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連吳振弱孫。欲盡智能傾僭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宜上請戰貽巾幗。始見才吞亦氣吞。楊汝士詩。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遠。馨香應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甿思。昔謁從征蓋。今聞擁信旗。因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陳鵠詩。建安綱紀如綫微。高光基業春冰危。豪家拔劍將羣盜。驅龍控虎爭雄雌。武侯當日臥南陽。躬耕隴畝吟梁甫。比管樂。胸中造化無人知。東吳北魏互強大。不肯逆德爲其師。先主欽聞元直語。三往乃來當世宜。勤勤陳說扶漢室。慨慨感義許驅馳。一說孫權敗曹操。劉氏從茲中興基。申明號令鼓雷霆。訓士卒輕蛟螭。分留猛將控荊楮。親戴昭烈來坤維。獻皇遜帝首勸進。應天劉位開鴻基。本謀漸據蜀富庶。養威用作并吞資。大勳未集昭烈崩。遺付嗣命如周姬。均平賞罰重恩信。比屋道路皆熙熙。七擒孟獲除後患。今南詔崇蜓祠。東征直據五丈原。欲復咸鎬殄華夷。上成先帝創業意。下副四海蒼生思。推忠伏節氣百倍。俯視敵衆猶嬰兒。流星落帳芒角惡。慘然不起軍如凝。仲達雖走禪終廢。人謀不可違天時。精魂埋沒已千載。今無英傑爲高規。劃方男子過廟下。秋天寥落簫風悲。林相脫葉聲颯颯。燈頹暮雨寒絲絲。妖狐怪兎穴壞壁。飢鷄餓鵲啼枯枝。樵兒敲斷段尹石。苦蘚爛斑裴相碑。手植勁柏尚存否。疑有神物潛護持。睥容。脊劍堂廡陋。龍祠神廟窮珍奇。吾心切切淼風概。瀟[illegible]成此詩。宋京詩云。昔不見孔明昔草道廟旁。古碑不見暮荒涼。臥龍未起蜀天遠。茅廬日日空南陽。赤符光寒白水涸。秣陵王氣猶能作。孺若嬰兒攫虎狼。脫去荊州殊不惡。十倍奇才安用昔。此翁昔時知有無。蜀人思昔識故處。未若江水存兵圖。黃冠所居門第改。祇有坊名今尚在。安得嘉遊見古人。秋草重生類莽帶。蜀古蹟記云。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祠宇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類故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彬遥祠之。其刻字宛若新瑩。題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文祀之而去。按此古昔武侯祠也。大祀任淵記云。昭烈廟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皆爲賦之是矣。今武侯祠在百花潭。與草堂並列者。不知何代增設。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

成都府二

西門之勝。張儀樓。石笱街。笮橋。琴臺。浣花溪。青羊宮。淨衆寺。少陵草堂。其最著者。○任豫益州記曰。諸樓年代既久。梭棟非昔。惟西門一樓。雖有補葺。張儀時舊跡猶存。古今集記云。張儀樓高百尺。初。張儀築城雖因神龜。然亦順江山之形。以城勢稍偏。故作樓以定南北。李膺記曰。成都有百尺樓。後名為白菟樓也。晉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嶢嶭臨太虛。高軒啓朱扉。迴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峨似荊巫。蹲鴟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恆有餘。鬱鬱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揚子宅。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奢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胥。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唐岑參張儀樓詩。傳是秦時樓。巍巍至今在。樓南兩江水。千古長不改。曾聞昔時人。歲月不相待。杜甫和嚴中丞西城晚眺詩云。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暇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闃。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暗相親。段文昌晚夏登張儀樓呈院中諸公詩。重樓窮戶開。四望斂煙埃。遠岫林端出。清波城下迴。乍疑蟬韻促。稍

覺雪風來。併起鄉關思。銷憂在酒盃。姚向和云。秦相架群材。登臨契上台。查從銀漢落。江自雪山來。偃曲觀流火。淩風洽小杯。帝鄉如在目。欲下盡徘徊。溫會和云。危軒重疊開。訪古上徘徊。有客嗟秦策。飛梁認楚材。雲霞隨鳳到。物象為詩來。欲和關山意。巴歌調更哀。楊汝士和云。從公城上來。秋近絕纖埃。樓古秦規在。江分蜀望開。遠山標宿雪。末席接寒灰。陪賞今為忝。臨歡敢訴杯。李敬伯和云。層屋架城隈。寶筵此日開。文雖推八詠。星分應三台。望雪煩襟釋。當歡遠思來。披雲霄近漢。鑿戺出塵埃。姚康和云。登覽值晴開。詩從野思來。蜀川新草木。秦日舊樓臺。池影搖中席。山光接上台。近秋宜晚景。極目斷浮埃。○石經始末云。錦官西樓有胡元質所鐫石經數板。蓋公得五代時監刻于一二故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凡石經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及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黃山谷跋張載熙寧卷尾云。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西樓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陸游跋東坡書髓帖云。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老學菴北窗手記。○常璩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笱是也。號曰笱里。寰宇記云。武擔石。俗曰石笱。在州城西門大街中。蜀部耆舊傳云。公孫述時。武擔石折。任文公歎曰。西方智士死。吾當應之。歲中卒。庾信賦逸珠云。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夾通志云。雙石笱在興義門內。即真珠樓基也。按西門王建武成謂之興義門矣。

李膺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為簾。其後蜀郡火。民家數千與七寶樓俱燬。趙清獻記曰。真珠樓基在石笱街。一說有大秦胡于其地起寺。門樓十間。皆飾以真珠翠碧。貫之如簾。寺即大秦寺也。老杜石笱行。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笱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註云。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有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笱。曰蜀妃闕。曰沈犀石。曰魚凫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寺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埋中接。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上有蜀獸向觸鐵方字。時人莫曉。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蜀字。可記去水災。寅卯歲獸字。可記去火災。辰戌歲蠶字可記去兵災。申酉歲蠶字。可記王侯儲富貴。悉只年事推應符墨矣。○徐康竹記。桓溫伐蜀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乘之。遂入少城。寰宇記云。笮橋去州西四里。名夷里橋。以竹索為之。因名笮橋。李膺笮橋贊云。複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也。益州記曰。市橋。笮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七十尺。云初營橋引機運此椎以盤橋柱。本有三。今餘二。南史宋大始初。益州笮橋忽生一洲。道士柳石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必有王勝喜也。及齊永明二年。武帝遣始興王為益州。勝喜者。即始興反語。蜀古記曰。笮橋邊有二石闕。乃漢趙典墓矣。○王氏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笮橋北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南有琴臺故墟。方輿勝覽云。琴臺後為金花寺。城內者。非其舊也。金花寺以昔胡僧持金花玉像住此。故名。按即今之金貝鋪

矣。梁簡文登琴臺詩。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遊。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歎。逝川終不收。唐盧照鄰相如琴臺詩。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杜甫詩。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高適同羣公秋登琴臺詩。古跡使人感。琴臺空寂寥。靜然顧遺塵。千載如昨朝。臨眺自茲始。羣賢久相邀。德與形神高。孰知天地遙。四時何倏忽。六月鳴秋蜩。萬象歸白帝。平川橫赤霄。猶是對夏伏。幾時有涼飈。燕雀滿檐楹。鴻鵠搏扶搖。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漁樵。兀然還復醉。尚握樽中瓢。岑參詩。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宋呂公弼詩。煙樹重城側。琴臺千古餘。早爲梁苑客。晚向茂陵居。賦給尚書筆。歸乘使者車。清風覩舊隱。長日鎖鄉閭。宋祁詩。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驚鳳去。它年駟馬還。死疑封禪晚。生愛茂陵閒。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歲華紀麗云。正月念八日出笮橋門。卽拜保壽侯祠。次詣淨衆寺。拜杜邠公祠。按杜邠公悰。唐元和間帥蜀者。又蘇明允集有張文定方平公祠碑記。亦在淨衆寺矣。高僧傳云。僧無相新羅國人。開元十六年至成都募化。檀越造淨衆寺。影堂在焉。寺有一巨鐘。重千鈞。會昌例毀。此鐘乃移入大慈。大中復還寺。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月。始到。方欲爲齋。辰去巳集。乃知神力所拽也。相有塔號東海大師塔云。唐鄭谷西蜀淨衆寺松溪八韻兼寄小華崔處士詩。松因溪得名。溪吹答松聲。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寒煙齋後散。春雨夜中平。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明。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帶梵

侵雲響。和鐘擊石鳴。淡烹新茗爽。暖泛落花輕。此境吟難盡。憑君畫入京。又淨衆寺雜題水詩。竹院松廊分數派。不空清泚亦逶迤。落花相逐去何處。幽鷺獨來無限時。洗鉢老僧臨岸久。釣魚閑客卷綸遲。晚晴一片連莎綠。悔與滄浪有舊期。七寶院小山詩。小巧功成雨蘚斑。軒車日日扣松關。峨眉咫尺無人去。卻向僧園看假山。忠公小軒詩。松溪水色綠于松。每到松溪聽暮鐘。閑得心源祇如此。問禪何必向雙峯。傳經院壁畫松詩。危根瘦蓋聳孤峯。珍重江僧好筆蹤。得向遊人多處畫。卻勝澗底作眞松。李洞宿成都松溪院詩。松持節操溪澄澈。一炷嵐煙壓寺隅。翡翠鳥飛人不見。琉璃瓶貯水疑無。夜聞子落眞山雨。曉汲波圖入畫圖。庭擁蜀城抽鎖後。此中猶夢在江湖。宋范鎮淨衆寺新禪院詩。金地西郊外。一來煩念祛。但逢是仙境。鮮不闞僧居。岸綠見鷗鷺。溪清無隱魚。殘陽已周覽。欲去幾躊躇。田況正月二十八日謁生祿祠。遊淨衆寺詩。千騎出重闉。嚴祠淨宇鄰。映林沽酒旆。迎馬獻花人。臨日披江霧。香飈起路塵。韶華將明媚。不似遠方春。按淨衆寺宋改爲淨因寺。今謂之萬佛寺也。○蜀本記云。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于成都郡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也。古今集記云。老子乘青羊降。其地有臺存。觀中有白玉蟾書碑。字徑半尺。宋何耕詩云。一再官錦城。咫尺望琳宮。未始得得來。正坐役役中。今朝乖晴雨。策蹇隨春風。頗愛意象古。停驂少從容。縹緲百尺臺。突起凌半空。憑欄俯脩竹。決眥明孤鴻。信哉神僊宅。不受塵垢蒙。稽首五千言。衆妙一以通。靜觀萬物復。豈假九轉功。區區立訓詁。亦陋河上公。擬人慕羽化。心外求鴻濛。要騎白鶴背。往訪青羊蹤。此詩刻石于臺前。缺數字。○方輿勝覽云。浣花溪在城西五里。

一名百花潭。按吳中復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墜污渠。爲濯其衣。里人刻百花滿潭。因名曰百花潭。按蜀志補遺。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夫人生辰。傾城出遊。成都記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也。蜀檮杌。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出遊浣花溪。龍舟綵舫。十里綿亙。自百花潭至于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方午。暴風起。須臾雷雨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起。騰空而去。或云變爲蛟。牛嶠李珣有浣花詞云。昨日西溪遊賞。芳樹奇花千樣。鎖春光。金樽滿。聽絃管。嬌妓舞衫香暖。不覺到斜暉。馬馱歸。又云。訪舊傷離欲斷魂。無因重見玉樓人。六街微雨鏤香塵。早爲不逢巫峽夢。那堪虛度錦江春。遇花傾酒莫辭頻。前調西溪子。而後浣溪沙也。宋祁浣花泛舟詩。早夏清和在。晴江沿泝時。岸風搖鼓吹。波日亂旌旗。醉槳添紬纜。遊蹊撲綵樹。來鷁浦進。山失悟舟移。雅俗西南盛。歸艎東北馳。此歡那復得。拋恨寄天涯。又春日出浣花云。側蓋天長蕩曉霽。暖風才滿仗暄。水通江渚容魚樂。草徧山梁報雉時。場雨滅塵盤馬疾。樓雲礙曲進觴遲。少陵宅畔吟聲歇。柳碧梅青欲向誰。田況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詩。浣花溪上春風後。節物正宜行樂時。十里綺羅青蓋密。萬家歌吹綠楊垂。畫船疊鼓臨芳溆。綵閣凌波汎羽卮。霞景漸曛歸櫂促。滿城歡醉待旌旗。馬浦浣花溪詩。浣花溪邊遊錦窠。百花滿潭溪水香。寶鞍散盡貫霜戟。草林匹馬不可當。當時濯衣只偶爾。豈似取履張子房。烈烈遺能蔽此蜀。與劇傾倒徒悲傷。年年春風蝴楊柳。綵幟婢蔚雲設張。溪邊遊冶紅粉娘。了不識字空悲颺。採花簪葉不歸去。暮隔煙水眠幽芳。黃魯直浣花溪圖引云。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爲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

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雞犬。老妻稚子宜眼前。弟妹飄零不相見。此心樂易眞可人。園翁溪友肯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牆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願聞解鞍脫兜鍪。老儒不用千戶侯。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眉攢萬國愁。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公寂寞。兒孫不蘇驢失腳。猶恐醒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絃千古無。○杜甫卜居詩云。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此卽草堂也。楊慎引文選注云。蕭齊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寺。又云。蜀人語草爲茨。成都令周顒既歸金陵。乃倣蜀草堂寺遺意。於鍾山之麓築草堂。亦曰山茨。不忘蜀也。可知蜀之草堂寺著名久矣。子美依其地而卜築。題詠日多。不具錄。其時軒蓋過從。有嚴中丞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作。有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詩。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作。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作。雖稍爲是以破岑寂。而要之非其好也。當時有南鄰北鄰者。其人皆不俗。子美南鄰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北鄰詩云。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對江皋。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斯蓋遁世之士。忘機之侶矣。岑參草堂村尋人不遇詩。數株垂柳色依依。深巷斜陽暮鳥飛。門前雀羅無行跡。應是先生出未歸。范鎮題曹山人野居詩。溪接浣花饒勝致。山人高隱在其中。一江絲竹晴天沸。爭及松窗半日風。亦昔彷彿其幽致也。喻汝礪晚泛浣花。遂宿草堂詩。扣楫泛溶瀨。溯流歸幽芳。晚襲被奇樹。夕影媚疎篁。歸鳥亦憩閑。夜帆動初涼。忽焉衆星微。天高月舒光。昔也杜陵子。瀟然此茅堂。客至酒自斟。句得意已忘。云何常念飢。客落在道旁。古來技入神。一飽豈屑望。吾輩天所窮。慨歌涙霑裳。邵博同楊元敞遊草堂詩。萬里橋西路。幽居今尚存。共來披草徑。遠去問江村。冉冉花扶履。蔚蔚竹映門。斯人隔今古。此意與誰論。劉望之草堂詩。風月藏詩骨。流離賦病骸。不禁一飽死。空遺百生懷。樹秀天通隴。山嬌客路淮。壁間無半偈。無乃留君屐。捫膝先生又有草堂詩六首。樹樹詩翁錦巢西。只緣詩好合窮棲。竹鋪冷色雲連寺。柳漾輕絲鳥過溪。凝望不禁攔樹陌。駐情應恨蜀山低。離人苦怕春歸盡。可怨紅英半著泥。又云。從教日日傲窗扉。嫌怕風花入眼遲。剩買芒鞋供踏竹。趁乘春雨去栽榿。若無官客催來後。薄有生涯獨下時。聞道鄰翁酒初熟。新篘一酌莫相違。又云。遠嶠曲洲縱復橫。沙邊繁鳥亦蕭笙。一軒簷冷松陰合。十里林香藥草生。路轉斷橋逢石半。風移深竹見僧行。晚來沖抱更清曠。時有幽人帶月耕。又云。亂後飄零歎此身。風光無賴更新晴。客懷易感酒添病。詩思苦憐花減春。南枝北枝鶯舌巧。前村後村雨腳勻。暫借溪邊老為客。花心柳眼莫欺人。又云。衆木搖臨溪之湖。遊子失氣生愁酸。詩力抽虎筋骨絕。泉流迸瀨道路難。布衾多年冷夜雨。土銼無火喘夕發。一生忠義老寂寞。旋燒竹葉供春寒。又云。竹外清疎淺碧溪。溪邊竹淡煙雨凄。開看野蔬對詩能。醉向西郊信馬歸。昔誤直憐變闕迴。夢魂長著五陵飛。故園秀木又春色。只恐歸去舊蒙非。宋京補亡詩云。花不見少陵舊宅首西郭。浣花溪水流堂腳。竹寒沙白自淒涼。只聞四松猶草薄。入門好在烏皮几。公去不歸換鄰里。西嶺千秋雪未消。舍北泥融飛燕子。祇今榿木半橋路。幾竹和烟鄰江家野。僧作屋衆草堂。不是柴門舊時處。碑目云。綿州草堂寺。劉畫前長史一十四人。氏稱絕迹。李文饒跋云。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締構。工不造奢者。○方輿勝覽云。梵安寺在成都縣南。與杜甫草堂相接。每歲四月中澣前一日。太守宴集于此。呂大防建草堂。繪少陵像。張燾記取少陵詩。勒石刻諸焉。何宇度益部談資云。武侯工部二祠之中。有寺一名草堂。一名中寺。前代為尼居。名桃花寺。附文帝時始易以僧。唐大曆中。崔寧鎮蜀。以冀國夫人任氏。本浣花女。遂宣施之。繪夫人肖于中。會昌亦在毀例。夜聞女子啼泣之聲而止。宋朝禱雨有驗。乃賜名梵安寺也。按高僧傳。唐僧旭上居草堂寺。惟其禪誦為業。蜀士猶尚二月八及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旭公獨端坐竹林。泊然寂想。四衆仰之。如朝日初出。因目之為旭上云。

東門之勝。禹廟、大慈寺、散花樓、合江亭、薛濤井、海雲寺、其最著者。○張俞上蜀帥書。俞再拜。本書寄諫明公閣下。世言古之人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犧農居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世惟以堯舜為法。歷自

聖人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尚不及堯舜。俞謂堯舜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得道德行於天地。萬物陶乎無為。其後洪水暴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彝倫攸斁。堯視天下之溺如己溺焉。乃博咨衆工。若皋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治。然後舉禹。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舜有天下。乃命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洪水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恐君臣父子不為魚鼈。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已來。羣聖之功。惟禹為大也。百川之長有四瀆。而江河為大。江出蜀之西徼。禹適生于西羌。石紐其地也。今淫鬼無名。饕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存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當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淵蘊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者在去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乃政之易者。衆不能是。明公若能舉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逃南賓。郡修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石以示後世。謹錄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有辱。若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非于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按此。禹廟立于成都之始也。今在城東北之馬務街。歲久傾圮。予以萬曆辛亥始克修復。仍以蠶叢李冰二神配于東西廡。按方輿勝覽。蜀主蠶叢氏祠。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昔蠶叢氏教人養蠶。作金蠶數十。家給一蠶。後聚而弗給。瘞之江上為蠶墓。南史。齊永明間。始興王蕭鑒為益州刺史。於州園得古冢。有金蠶數斗。鑒一無取。復為起冢立祠。又按寰宇記。秦李冰為蜀郡守。有功於民。作祠在府西南三里。及唐節帥李德裕重修。今蠶叢祠已不存。李冰祠李觀察家作宗祠。斗僧詣時勢。不能特舉。乃告于郡附庸之。且以紀禹之績焉。○通志云。大慈寺唐至德年建。舊有肅宗書大聖慈寺四字。蓋勑賜也。故會昌不在除毀之例。輿[illegible]云。唐僧大辯修功德碑。元和十五年立。在寺之文殊閣。唐韋南康碑二。並在寺之寶曆殿中。集古錄云。大慈寺承福院記。李德裕撰。長慶二年立石。在成都。記云。大慈極樂院有至和內申季春二十八日所賜。蘇軾與弟蘇轍來觀燈伽筆迹。留題。跋游政中和院東坡帖云。此一卷皆蘇仲虎與吉所藏。參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也。成都太守田況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元節道場詩。赤精流炎鑠。朱夏向清和。淨宇修嚴飾。華封祝聖多。錦裳千載遇。錦梵五天歌。道俗光尤盛。車騎有不頗。又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閣觀夜市詩。高閣銀潢貫紫虛。橋邊螺髻待星姝。年年巧若從人乞。未省嬴恩偏得無。又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觀施盂蘭盆詩。飛閣彎隆帆絮燦。盂蘭盛昔衆喧闐。且欣顛倒從茲誠。濟有涼風快夕眠。又冬至朝拜天慶觀會大慈寺詩。歲至凝佳辰。朝賀各國令。寶宮諸所斯。紫宇凌蒼峽。陽德比君子。吾道昔可慶。嫦丁莫遊事。過市競鄰聖。坤維晶凉方。循者此尸政。雅俗賢歸文。民康少訟爭。幸是官上黠。惟恐絲物性。良時不易得。行樂未為僻。尚寄娛嬉遊。豈成感繁發。求衆功既成。寄情於雅詠。

花成大會慶節大慈寺茶酒詩猶疑催曉五雲鮮萬國懽呼共一天渓渓暖紅旗轉日浮浮寒碧丸收煙銜杯樂聖千秋節擊鼓迎冬大有年忽憶捧觴供玉座不知身在雪山邊○方輿勝覽云雪錦樓在大慈寺門元宵守帥遊賞于此李棐十五日同登大慈寺樓得遠字詩重樓得勢氣深巒戶牖誰能發關鍵樓下輪蹄渙散馳行人一顧不容返好遊獨是我肩閒襞衣直上相推挽層軒危檻倚欲逼更假胡牀同息偃西南繁會惟此都昔號富饒今已損填城華屋故依然孰爲君王愛基本茫茫八表聊縱目情知日近長安遠白雲浩蕩飛鳥沒玉笙淒涼紅粉晚梁王吹臺得李杜黃公酒壚鮮嵇阮高風千載渠莫扳與世相濁徒泥泥荷衣蕙帶芙蓉裳對服猶堪敵華袞去梯孰復共君謀殺馬毀車從此遁勝覽云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七寶市俱在大慈寺前宋祁大慈寺前蠶市詩蜀雖云樂土民勤過四方寸壤不容隙僅能充歲輸閒或容嬉娛尚能備凶穰所以農桑具市易時相望野氓集廣鄽眾賈趨寶坊悖本誠急務戒其勝怠常在會良足喜後賢無忽忘田況大慈寺前蠶市詩高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蜀檮杌云孟知祥明德元年六月幸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已宴羣臣於華嚴閣下孟昶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于玉溪院賦詩通志云解玉溪在華陽大慈寺南韋南康所鑿也溪中細沙可以解玉蘇子瞻集成都玉溪之上有清風閣文慧大師應符所建因爲之記矣○方輿勝覽云諸葛井在大慈寺西里許自上窺之祇見其三邊更一邊不知其際涯也昔孔明鑿此以通井絡王氣俗傳有人入井聞其中有雞聲又云與福寺即昭覺院相對有天涯石按即今之寶光寺矣天涯石詳見詩話中○東城樓即散花樓也李白登錦城散花樓詩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窗夾繡戶珠箔懸瓊鉤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按輿地紀勝散花樓隋開皇建乃天女散花之處蜀檮杌云孟昶有國宮苑城上盡種芙蓉謂左右曰眞錦城也唐武元衡中秋夜秋樓望月分韻詩得東字玉輪初滿空迥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分飛碣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見闌圓鳳沼中王良會得清字碧星搖此夜珥月滿重城香銷煙嵐色飄颻砧杵聲令行秋氣爽樂感素風輕共賞千年聖長歌四海清柳公綽得濃字此夜年年月偏宜此地逢近看江水淺遙拂雪山重萬井金花肅千林玉露濃不唯樓上思飛蓋亦陪從張正一得苔字高秋今夜月皓皓正苔苔遠水澄如練孤鴻迥帶綃旅人方積思繁宿稍沈光朱檻叨陪賞尤宜清漏長徐放得來字玉露中秋夜金波碧落開鵲驚初泛灩鴻思共徘徊遠目清光徧高空爽氣來此時陪永望更得上燕臺崔備得前字請景同千里寒光盡一年竟天多雁過遥夕少人眠照別江樓上添愁野帳前防侯恩未報猶有夜珠圓又得秋字四時皆有月一夜獨當秋照曜初含露徘徊正滿樓遙連雪山淨迥入錦江流願以清光末年年許從遊溫庭筠錦城曲云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芽縈九折江風吹巧翦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巖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愁魂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五千里張承吉錦城詩錦江城外錦城頭回望秦川上軫憂正值血魂來夢

裏杜鵑聲在散花樓高騈錦城春望詩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煙花市郡樓不會人家多少錦春來盡挂樹梢頭卓英英錦城春望詩和風裝點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訪奇景豔花濃酒屬閑人眉娘和云蠶市初開處處春九衢明豔起香塵世間總有浮華事爭及仙山出世人斯二作皆女郎也又顧雲有濯錦江秋澄倒碧散花樓曉挂殘紅之句並稱警策矣○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西南自溫江縣來郫江一名永平江西北自新繁縣來昔李冰穿二江城中皆可行舟合於城之東南岸曲有合江亭唐符載云一郡之奇勝也是亭爲盤如山橫架赤霄廣場在下砥平雲截而東南西北豈然矣宋呂大防合江亭記云沱江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闢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隍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騈斥廣其城遂塞縻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於舊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壽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爲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之滄波修闊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巖與煙林篁竹列峙于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按即今之錦官驛矣宋周濂合江亭詩云共思赤腳踏層冰聊適江皋與白鷗昨夜雨聲喧濁耳曉來煙水快新晴山疑九疊張雲勢灘激千巖落布聲巾屨從來在邱壑臨階日此閒行其二御者追隨水上亭東郊乘曉戲殘星餘歟暗管來幽浦[illegible]疏煙入畫舲輿發江湖馳窮魏情鍾原隰詠飛鶴故溪何日垂綸去天末遙岑寸寸青和者爲田望吳栻孫娭諸君子惟岷有舊聞蜀地四時雨令快岷山千里晴之句可謂得驪珠矣楊甲合江泛舟詩云莫踏街頭塵寒欲城東水江頭放船去草間鬧漁子岸深魚有家鳧雁在中沚得酒可以歡得樹可以艤年年舟中客顏色不相似風波無前期遊者亦如此短篇醉時貧遠山醉時几我老不奈醒日落西風起姚公邈合江舟中詩云雲氣昏江樹春流沒釣磯何如連夜漲似欲送人歸亂石水聲急片帆風力微舟師且停棹白鷺畏人飛白麟合江探梅詩云艇子飄搖喚不回半溪清影漾疏梅有人隔岸頻招手和月和霜剪取來何耕自合江亭過渡觀趙園仲園亭詩喚舟芳草渡繫馬綠楊陰步入蒼苔徑門開花竹林王孫隨蝶遠發女隱雲深想見西南望悠悠空賞心陸務觀有遊東郭趙氏園詩清晨呼馬出緩轡尋所之錦城浩如海我亦無與期有花即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牀傲睨忘[illegible]人言白頭翁胡爲倚兒嬉老翁故不癡借花發吾詩詩句帶花香東風不敢吹徘徊雙蛺蝶許汝鼻端知此二園者亦與錦江相左右也○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冽濤詩序云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居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燕語時韋中令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非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創吟詩樓偃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五文昌爲撰墓誌題曰西川校書薛洪度之墓按

濤錦江春望詞云。花同不同賞。花開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其二。攬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其三。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其四。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王建寄之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無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海雲山在錦江下流十里。有海雲寺。鴻慶院諸勝。吳中復遊海雲寺唱和詩。王璹序云。成都風俗。歲以三月二十一日。遊城東海雲寺。摸石於池中。以爲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旟。鳴笳鼓。作馳騎之戲。大讌賓從。以主民樂。觀者夾道。百重飛蓋蔽山野。讙謼嬉笑之聲。雖田野間如市井。其盛如此。渤海吳公下車非月。俯鞠無事。從俗高會于海雲。酒既中。顧謂賓屬曰。一觴一詠。古人之樂事也。盍作七言詩以寫勝事。席客亦有以詩獻者。更相酬和。得一十三篇。遂命幕下吏俗稽王璹爲之序。璹斐陋不能文。恐愧勉從公命。夫俳借絲竹。其樂外也。吟詠情性。其樂內也。充諸內則能遺外之樂。流於外則內有所喪。今公既推內之樂以樂賓。又盡外之樂以樂民。可謂得其樂矣。中復詩云。錦里風光勝別州。海雲寺枕碧江頭。連郊瑞麥靑黃秀。遶路鳴泉深淺流。彩石池邊成故事。茂林坡上倚前遊。綠醅好伴衰翁醉。十日殘春不少留。范純仁和云。東郊行樂冠西州。古寺岧嶢翠嶺頭。化俗文翁傳愷悌。詩山謝傅繼風流。大旌緩酒欣相遇。劍外三春得共遊。雅興直須窮勝賞。年光難使隙駒留。韓宗道和云。茂林修竹翠煙收。寺枕清江江上頭。好鳥喈春知客恨。落花浮水近人流。政閑不廢登臨賞。意適真成汗漫遊。紫陌紅塵歸路遠。夕陽回首重遲留。句士良和云。佛土依山遍遠州。春行補騎上雲頭。補天彩石盆池在。朝海清江繞寺

流。四海仰頌鄭伯勞。肇山翹望謝安遊。早知爲礪爲霖益。惟有西民欲暫留。薛紹和云。寺上靈峯更近州。喧闐騎從錦纏頭。歌鐘乍奏晴雷殷。戈甲急趨春水流。幾處醉眠方枕藉。一城諸俗重嬉遊。賢侯惠意民知否。幾刻嚴闉爲謝留。宋祁集海雲鴻慶院詩。地勝祠仍古。春餘物徧華。山雲時抱石。佛雨不萎花。嶺挾樓梯峻。嵓牽殿墄斜。涼蹊雜環珮。怪壑走龍蛇。供佛飛缽香園客戲沙。吾遊真草草。深意寄煙霞。趙抃遊海雲山詩。縹緲齋雲閣。喧闐摸石池。物華春已盛。人意樂無涯。羅綺一山偏。旌旗十里隨。遊棚夾歸路。驍騎看星馳。蘇寀和云。雉堞揭虛閣。帷幕面春池。凡與民同樂。都忘天一涯。務遊嗟倏忽。故步喜追隨。陌上人如堵。歸鞍莫戒馳。邢夢臣和云。使旌臨近郊。民宴列芳池。渺渺春臺上。沉沉幕海涯。鴻旗人宛轉。屯激騎追隨。此會經年至。須防日似馳。崔交和云。山深藏古寺。傍枕符芳池。鼓響揭雲外。石探從水涯。使旌遊不倦。瑞麥獻相隨。非簡民公樂。歸心莫競馳。韓絳遊鴻慶寺詩。久旱雨初足。樂遊春正深。喧闐觀士女。清蹕入山林。佛界雲成寶。僧園地布金。方塘探子石。高閣會賓簪。沙水通溪白。松篁遶徑陰。紛華從滿目。幽寂自虛心。印組端爲累。巖扃得暫尋。晚風吹綠野。歸騎已駸駸。吳師孟和云。十里東郊道。茲遊歲月深。參僚從行府。高會適叢林。稚子喧沽玉。春姬笑拾金。咳珠僧施寶。醉弁客遺簪。天賜連宵澤。民歡舉蓋陰。分明造物手。自在出塵心。非相雖無住。殘芳尚可尋。都人望旌旆。車馬又駸駸。范成大十一月海雲賞山茶詩。門戶懽呼十里村。臘前風物已知春。兩年池上經行處。萬里天邊未去人。客鬢花身俱歲晚。妝光酒色且時新。海雲橋下溪如鏡。休把冠巾照路塵。十二月海雲賞山茶詩。追趁新晴管物華。馬蹄鬆快帽簷

斜。天府臘盡風晞雪。沐下春泉水漱沙。已報上林催市柳。仍從掌故問山茶。豐年自是驩聲沸。夾著衙前[illegible]鼓逼。喻汝礪遊海雲山詩。渺渺天宇初。便復有此山。清晨及茲遊。遐想百代前。來者幾何人。當時各爲歡。謳歌揚妙舞。哀絲遞清彈。樂事坐如昨。芳歲已屢殫。向來所遊人。落葉不復還。迴然散逝日。歲之爲長歎。竹逕非舊所。鶴巢豈昔眠。念誰當久存。而不住所緣。欣然聊一怡。山川御妻姸。未知後世士。誰復當來旋。

蜀中名勝記卷之三

成都府三

北門之勝。武擔山、子雲宅、金馬祠、太元城、玉局觀、昇仙橋、萬歲池、學射山。其最著者。○寰宇記云。武擔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爲女子。美而豔。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作東平之歌以悅之。無幾物故。王乃遣五丁于武都擔土爲冢。蓋地數畝。高七尺。上有一石。厚五寸。徑五尺。瑩澈。號曰石鏡。王見悲悼。遂作臾邪之歌。龍歸之曲。路史曰。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紀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杜甫石鏡詩。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按武擔山今在藩司門右。守西道設焉。祇一坏土耳。揚子雲賦所謂武擔鎮都。刻削成劍。玉碁既夷。蜀侯尚叢也。昔有咒士寺東西二臺。西臺有棲雲軒諸勝。唐王勃遊武擔山序云。若夫武丘仙鎮。吳王殉殁之墳。驪嶠崇基。秦帝昇遐之宅。雖珠衣玉匣。下貢窮泉。而廣岫長林。終成勝境。亦有猛將軍之大隧。過寫都連樗里子之孤墳。竟開長樂。豈如武擔靈岳。開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杜文公之死所。岡巒隱隱。化爲闍崛之峰。松柏蒼蒼。即入祇園之樹。引星垣於杏幛。下布金沙。棲日觀于長崖。傍臨石鏡。瑤臺玉甃。尚控霞宮。寶刹香壇。猶分仙闕。瑣檻接映。疑夢渚之雲。壁題相暉。殿寫長門之月。美人虹影。下綴虯幡。少

女風吟。落啼鳳鐸。琴公以玉津豐暇。偕林軒而延博。錦署多閒。想巖泉而結興。于是披桂幌。歷松扉。梵筵霞闢。扁局煙斂。雞林俊賞。蘿薜巖之居。鹿苑仙談。豐龍宮之偈。于時金方啓序。玉律驚秋。朔風四面。寒雲千里。層軒迥雪。齊萬物于三體。綺席乘雲。窮九垓于一息。碧雞盛宇。山川極望。石兕長江。汀洲在目。龍鐫翠轄。駢闐上路之遊。列樹崇闉。磊落名都之氣。眇眇焉。洋洋焉。信二蜀之奇觀也。昔者升高能賦。勝事長存。登嶽長謠。清標未遠。收振磴組。下探幽襟。庶延西土之遊。遠嗣東平之唱云爾。蘇頲武擔山寺詩。武擔獨蒼然。墳山下玉泉。鼈令時共盡。龍女事同遷。松柏銜哀處。幡花種福田。距知留鏡石。長與法輪圓。段文昌題武擔寺西臺詩。秋天如鏡空。樓閣化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姚向和云。開闢錦城中。餘閑訪梵宮。九層連晝景。萬象寫秋空。天半將身到。江長與海通。提攜出塵士。曾是穢清風。溫和和云。桑門煙樹中。臺榭造雲空。眺矚逢秋興。篇辭變國風。坐愁高鳥起。笑指遠人同。始愧才情薄。躋攀繼韶窮。楊汝士和云。清淨此禪宮。層臺復倚空。偶時三伏外。列席九霄中。平視雲端路。高臨樹杪風。自憐榮末座。前日別池籠。李敬伯和云。臺上起涼風。乘閑覽歲功。自隨白席貴。盡許羽觴同。樓殿斜暉照。江山極望通。賦詩思共樂。俱得詠時豐。姚康和云。松逕引清風。登臺古寺中。江平沙岸白。日下錦川紅。疎樹山根淨。深雲鳥跡窮。自慚陪末席。便與九霄通。薛濤有段相國遊武擔寺病不能從。題寄云。消瘦翻堪見令公。落花無那恨東風。儂心猶道青春在。羞看飛蓬石鏡中。宋蒲灝游呪士寺西臺詩。偶到城西寺。人言呪士墳。夕陽疑半出。秋草徑纔分。地下無紅粉。天邊有碧雲。徘徊追

往事。風急葉紛紛。又東臺詩。城郭層臺迥。祇園細路通。小亭臨白日。老樹足秋風。閱世年年改。傷心處處同。黃泉魂在否。紅粉亦成空。喻汝礪游西臺院。著雪軒。觀石鏡。詩。城中苦伊鬱。茲軒獨高爽。迴登勸叅差。錯畦橫阡陌。雪嶠斂孤峙。石與我周旋。遠翠浮清謹。輕雲下聯軒。密竹冒幽逕。新蒲瀉清漣。初游惘餘恨。既久幽念攢。憮彼泉下人。灼灼奪令顏。忽然睨榛莽。窈窕不可攀。一鏡空復情。況乃塊石頑。哀哉彼懟子。婉孌情可憐。差勝茂陵公。更就方士言。吳栻題著雪軒詩。呪士臺畔寺。披襟笑語開。千年雲抱石。六月雪瀰山。酒熟翁膂外。茶新磁碾間。要須時點筆。來此賦齋振。周濊和云。紫臺窮石照。氣味樂僞閑。南陸朱明馭。西闕白雪山。茶甌回否本。麈尾落談間。欲織風煙句。彈高不可攀。山皇和云。聖福軒宜靜。偶來心地開。因談丁士冢。知是武擔山。人在冰壺裏。天垂玉壘間。麈歌白雪句。巴客強追攀。孫埃和云。地僻宜逃暑。官曹幸頗閒。盧傳力士擔。始信蜀妃山。嶺雪青霄畔。城煙密樹間。詩談容款接。妙何難攀。王澧和云。望處疑蓬島。天長碧海間。雲收玉宇。煙浪湧銀山。茶入清談爽。風生兩腋間。詩成似西嶺。高峻不容攀。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蜀王妃子墓。哭兀城中若山積。嬋娟寒鏡淹蕪光。妒月欺爐化爲石。鴻荒無根漫野史。直謂山妖化妃子。臨終未免懷首丘。遣土山中葬于此。山名武擔鏡江邊。用是得名千萬年。如今佛閣倚空翠。老木無鬱攢蒼天。晴雲入穴西山出。捲簾坐見嵐光涵。安得文如汲冢書。免使後人疑往昔。按唐明皇幸蜀。從行妃子。亦有葬此山者。古今集記云。望妃樓在子城西北隅。明皇以妃葬在武擔山。爲此樓以望之矣。陸游行武擔西南村落有感詩。騎馬悠然欲斷魂。春愁滿眼與誰論。市朝遷變歸蕪沒。爾介餘翁

互吐吞。一徑松楠遙見寺。數家雞犬自成村。最憐高冢臨官道。細細煙莎遍燒痕。注云。有大冢高數丈。旁又一冢差小。莫知何代人也。俗號太子冢。成都文類云。武擔山循城而西。有前蜀王光嗣墓。墓前有永甯佛宮。王氏拜掃之所。按華陽國志云。成都四出大道。道實二十里。有衢。今言十八里者。昔蜀王女未嫁。年二十亡。王哀悼不忍言二十。故言十八也。王女墓在城北。今王女陌是也。○寰宇記云。子雲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元堂。何涉讀易堂記云。揚雄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在焉。按今在藩司西南隅。蜀城之北。與郡縣俱移來者。墨池二字。蓋是米顛書。扁刻于石矣。古今詩話。唐馮涓字信之。信都人。大中初舉進士。登宏詞科。時危隱商山十年。昭宗以爲眉州刺史。陳田拒命。涓乘郡。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焉。王勃詩。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鄰。從來揚子宅。別有尚元人。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滑滑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精怪遂無人。睢盱藏老樹。宋祁詩。宅廢經池在。人亡墨沼乾。蟾蜍兼濁被。科斗共苔殘。誰能甚猶翠。蒸餘竹自寒。宅揚無可問。撫物發長歎。蒲灝詩。寂寞一區宅。沈冥千載豪。但輕執戟賤。誰識草元高。蝌蚪猶翻墨。提壺欲載醪。著書端有意。不必反離騷。邵傅詩。自負天人學。甘居寂寞濱。卻憐投酒客。似識草元人。三世官應拙。一區宅更貧。千年尋故里。感泪獨沾巾。喻汝礪詩。讀書豈不好。變價還自茲。書中見古人。隱閔惻餘思。遇險理有激。尋分意多隨。娟娟感婕容。戚戚念幽棲。付是無聞然。孰爲惱所宜。覽之不自聊。恨焉起遙悲。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子雲草元西郭門。一逕秋草閒朝昏。何須筆冢高百尺。池墨黯黯今猶存。童烏侯芭竟流落。元學無人終寂寞。漢家執戟知幾年。雖老自投天祿閣。俗兒紛紛寬

劉向。思苦言艱勤嘲謗。漢已中天雄亦亡。不較空文從蹉跌。如今卻作給孤園。吐鳳亭前池水寒。安得斯人倘可作。會有奇字令君看。按野客叢談。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袁說友成都文類云。益州中興寺內有墨池。揚子雲讀書處。遺像存焉。圖經云。中興寺有子雲載酒亭是矣。成都記云。唐高僧智浩嘗於中興寺誦法華經。鄰有龍女祠。龍每夜聽之。一夕施一寶珠。浩曰。僧家無用此。龍以神力化大間石櫃而去。今以水澆之。則龍宮石室四字。隱隱可見。岑參詩。龍女何處來。來時乘風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語。蜀人競祈恩。捧酒仍擊鼓。○輿地紀勝云。銀馬碧雞祠在金馬坊。前漢宣帝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諫議大夫王褒持節醮祭而致之。宋朝賜爲昭應廟。封其神爲靈光侯。漢祭金馬碧雞文曰。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縹碧雞。處南之荒。深溪迴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按今北門內石馬巷。有石馬足陷入地。金馬祠在巷內。碧雞坊則在城之西南。杜甫詩云。詩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是矣。○古今集記云。高駢以成都土惡。城歲圯。易以磚甓。凡負城丘陵悉平之。以使農桑。訖功築待大畜之彖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占執大焉。文爲以下存上。因名太元城。詩話總龜載五五復五五。五五逾直數。洋世若浮雲。金

石一如故。與君相見時。杳杳非今土。石詩見於成都羅城北門壞石上。有乾符三年高騈名衘。餘字斷缺。莫知其爲何詩也。成都記。高騈展築羅城。下令縱民游觀。有孕婦至城北樓。免一女。騈聞之曰。此城他日代代客人爲主。其後牧守。果皆京師所命。碑目云。高騈築城記。唐中和四年翰林王徽作。在城中信相院。宋郝題信相院默菴詩。對言方有默。因默乃名菴。菴留默不遺。一物遂爲三。龜埔泥中痕。正恐力弗堪。自問阿默者。了然成妄談。坟文又題北樓詩云。少城西北之高樓。此地昔諸天意秋。鬢風白日忽已晚。落葉長年相與愁。極寒雲物自慘澹。趙林鳥雀時啁啾。繆上朔匙久不洗。安得手弄滄江流。按今北門謂之大安門。亦王建武成所命也。○華陽國志。城北十里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唐咸通中。眾安進士李遠。駟馬橋賦。所謂題記數行。寂寥千載者矣。按李膺記云。昇仙水起自始昌堰。有兩叉中流即昇仙。成都記云。城北有昇仙山。昇仙水出焉。相傳三月三日。張伯子道成得上帝詔。駕赤文於菟。于此上昇也。岑參昇仙橋詩。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却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羅隱詩。危梁枕路歧。駐馬問前時。價自友朋得。名因婦女知。直須論運命。不得逞文詞。流載若鄉里。榮華竟若爲。江邁詩。漢朝卿相盡。風雲司馬題橋衆又聞。何事不如楊得意。解搜賢哲薦明君。元虞集歸蜀詩云。我到成都住五日。駟馬橋下春水生。過江和送荷子意。遥知不留非我情。鸕鷀輕筏下溪足。鸚鵡小窗呼客名。賴得郫筒酒易醉。夜深衝雨漢州城。○益州記云。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名望鄉臺。在縣北九里。成都記曰。望鄉臺蜀王秀所作。杜甫詩。神女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蓋指此

也。昇仙橋北。長林脊翠。曲澗淙淙。大非人世間境。乃昭覺禪寺。高僧傳云。圓悟禪師宏振法席于此。臨終書偈。有萬緣遷變禪閑舉。五月山房冷似冰之句矣。李畋昭覺寺紀略。唐僖宗幸蜀。放隨駕進士三膀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遘建寺碑。俱在寺內。又有孫位張南本畫壁。長安頒來昭覺寺額。經亂而毀。范鎮遊昭覺寺詩。炎蒸無處避。此地忽知寒。松砌行無際。石房福自安。鷺鷥秋沼靜。蝙蝠晚庭寬。登眺見田舍。衡茅半不完。陸游飯昭覺寺。暮歸作云。目斷黃塵每慨然。攜兒瀟散亦前緣。聊遊方外山盂淨。一洗人間匕箸羶。靜院春風傳浴鼓。畫廊晚雨溼茶煙。潛光寮裏明窗下。借我逍遙過十年。○方輿勝覽。萬歲池在府北十里。華陽國志。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謂之萬歲池。郡國志云。龍堤在萬歲池。唐開元中。有僧誦法華經。感老叟來聽。僧問之。曰我池中龍也。僧曰。今方旱。何不降雨。叟曰。凡雨須天符。不爾。天誅之。今當爲師降雨。師其葬我。是夕大雨。質明。見池邊大蛇斬而死。僧取焚之。爲立塔。呼龍塚。錄異記云。成都至眞觀道士黎元興。龍朔中於學射山創造觀宇。夜夢神人引昇高山大殿之中。謁見黃老君。身長數丈。鬢鬚皓白。戴鳳冠著雲霞衣。侍衛十餘人。顧謂元興曰。吾近有材木。可構此觀。無煩疑也。如此數日。有人於萬歲池中乘舟取魚。忽見水色澄澈。池底大木極多。以告元興。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用以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像塑之。又制三尊殿。下及講堂、齋壇、房廊、門宇。皆是用焉。盧照鄰集云。至眞觀者。隋開元二年所立。有天尊眞人石像。大小萬餘軀。石壇三級。週迴百步。銅鐘一口。重七十斤。按至眞觀。後周所立。觀側小贊橋下。掘得古碑云。始奇之下。月與日。兩半同升合爲一。

大如彈丸甘如蜜。出從玉堂入金石。子若得之慎勿失。此皮世古元歌也。附半總源記略云。前臨逸陌。却負長瀛。蕪樓接砌景之房。瑤寄帶滿眞之室矣。今此觀猶存。○通志云。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近三鄉田。歲久淤澱。王剛中知府日。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歲華紀麗稱。三月三日。張伯子學射山上升。宋蜆貢符于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太守出遊。日晚宴于萬歲池。唐司空曙晦日。益州北池陪宴詩云。臨泛從公日。仙舟翠幕張。七橋通碧水。雙樹接花塘。玉燭收寒氣。金波隱夕光。野聞歌管思。水靜綺羅香。遊騎縈林遠。飛橈截岸長。郊原懷灞滻。陂澤寫江黃。常侍傳花詔。偏裨伺羽觴。豈令南峴首。千載擅餘芳。宋范成大上巳日萬歲池坐上呈提刑程詠之云。降春酒暖綠煙霏。漲水天平雪浪遲。綠岸鏤鞍如北渚。紅塵羅馬似西池。麥苗剪剪嘗新麪。梅子雙雙帶折枝。試比長安水邊景。祇無飢客爲題詩。○寰宇記云。學射山一名斛石山。在縣北十五里。李膺益州記。斛石山有兩女冢矣。田況三月三日登學射山詩。麗日照芳春。良會正元巳。陽禊俯祓除。華林程射技。所尚或不同。鼓俗亦足喜。門外將軍徒。山半列郎市。彩棚飛鱗鱗。歌席歡聲起。回頭望城郭。煙樹相表裏。秀色滿郊原。遙於洛川涘。日倦意將遠。思餘情未已。登高貴能賦。感物暢幽旨。宜哉賢大夫。由斯見材美。趙抃次蘇宋游學射山詩。錦川風俗喜時平。上巳家家出郡城。射圃人稠喧畫鼓。池波淨照紅旌。迎眞昔說登天此。命侶今聞出谷鶯。勉爲遨民同樂事。使君仍是得賢明。楊甲寒食游學射山詩。疾風吹沙天茫茫。日落木落原野黃。山空無人不磔磔。路長馬蹴石齧足。荒臺古林縣雲族。何人列鼎緡屠屋。當時萬騎塡山谷。至

今拾寶多遺鏃。故國山川愁遠目。人世悲歡風雨速。凌高舉酒天爲蹙。手攀巖岫扣雲木。何人唱我淒涼曲。興亡一眼冥冥綠。野木平蕪飛雁鶩。范鎮有仲遠龍圖見邀遊學射詩。是年魂夢寄西州。春晚歸逢學射遊。十里香風應不斷。半山晴日雨初收。指麾武弁呈飛騎。次第紅粧數勝籌。夾道綺羅瞻望處。管絃旌旆擁遨頭。自註云。故事往來皆呈馬騎。設射堋。衆賓皆射。道宮妓記籌。按學射山者。以劉主禪於此學射。故名。蜀檮杌云。王衍乾德二年秋北巡。后妃出餞於昇仙橋。於時旌旗戈甲。百里不絕。有六軍諸衛事者宰相王鍇也。後主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焉。是從來講武備於斯矣。今爲蜀府墳墓。此遊遂絕。通志云。府北三十里有天回山。揚雄蜀記。以杜宇自天而降。號曰天墮。及玄宗幸蜀。返蹕之後。士人呼曰天回。今爵之天回鎭也。○寰宇記云。玉局壇在城北柳堤玉局觀內。按今在新繁路。自堤上行十二里。有雲臺。足以當之。其側仍有一小觀存。方輿勝覽。道經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六十甲子。分隸之。玉局化其一也。彭乘玉局記云。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座。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崇寧七年。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既去之後。座隱地中。陷而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局上應鬼宿。恐開穴通氣。不利分野。乃刻石以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焉。節度使長史章仇兼瓊開元中備修觀宇。崇飾壇迹。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掘之際。晴景雷震。大風拔木。因不敢犯。按稽博物志。玉局觀洞高騈帥蜀時。取罪人以繩縛

其腰令探窺溪繩兩月方絕出青城山洞天觀門矣靈驗記云天寶歲玉局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明皇幸蜀有人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詔回留鎮太清宮今聖容猶是其處也亦名玉女堆與金沙泉古跡並接矣宋史祥符七年六月十八日申時玉局化老君洞中忽有五色光出見高三尺以來移時方散太守凌策畫圖具表以聞趙抃贈玉局李垂應太師詩云坐觀山水地幽清恬淡冲虛樂性情跡混光塵宗老氏術通仙俗似君平欣逢異侶論根本恥向權門叩利名濟世金丹得傳授先生高隱在青城司馬光送羅郎中登管勾玉局觀詩官名為玉局已與俗塵疎鐘出寒松迥香凝古殿虛鄉閭非甚遠俸祿豈無餘雖近神仙樂神仙恐不如范鎮送羅勝卿同年提舉玉局觀詩匹馬西歸去知君得意偏入情重鄉里官職更神仙曉後無銜晧旬頭有俸錢何須翻白鶴辛苦上青天宋京補亡詩云君不見青陽老人飛下天口宣寶道朝羣仙地中神仙捧玉局異事祕怪于今傳龜城坤隅地有穴俗說西與峨山連蜿蜒古觀森偉像老柏慘澹含風煙令威已去城郭在人物自改名依然亳州宮庭煥星斗真皇行幸祥符年所託得地近京邑此獨隱晦還方偏安得老人洗此心還我澹泊同古先蘇軾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蕭蕭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光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按子瞻自昌化軍貶所移廉州又移舒州乃敕提舉成都玉局觀他年老髯之讖竟驗然有謝表未赴

蜀中名勝記卷之四

成都府四

張詠劍殿記云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蜀都城方廣十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少城之跡今並湮沒附文封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舊城增築南西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秀所築之城東北也方輿勝覽云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梵語呼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又云摩訶池一名汗池陳人蕭摩訶所開也蜀檮杌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訶池為龍躍池王氏開國記云建將薨前兩月摩訶池有鸂鶒來集衍即位仍改龍躍池為宣華池消南集云摩訶池入王蜀宮中舊時泛舟入此池曲折十餘里至宋世蜀宮後門已為平陸然猶呼為水門也按今此池填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澄碧兩岸林木蓊翳遊者猶古思焉唐杜甫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詩云湍駛風醒酒船迴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教驚白鷺為伴宿青溪陽甫偶宴摩訶池詩云珍木鬱清池風荷左右披淺觴寧及醉慢舸不知移蔭簟林光冷照流鬢影欹胡為獨羈者雪涕向漣漪薛濤摩訶池贈蕭中丞詩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淒涼逝水頹波遠惟有碑前咽不流高駢殘春遣興云畫舸輕橈柳色新摩訶池上醉青春不辭不為青春醉只恐鶯花也怪人孟昶避暑摩訶池上作玉樓春詞冰肌玉骨

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
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宋祁過摩訶池詩十頃隋家舊鑿池池平樹盡但迴隄清尊滿道君知否
半是當年濁水泥又池邊不見扃閣船麥隴連雲樹繞天百歲興衰已如此爭教東海不爲田陸游摩訶
池詩摩訶古池苑一過一消魂春水生新漲煙蕪沒舊痕年光走車轂人事轉萍根猶有宮梁燕銜泥入
水門〇天寶逸事云明皇幸南京多以宮人自隨乃令成都畫手畫爲十眉以賜之一曰鴛鴦眉又名八
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嶽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又名卻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
煙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煙眉十曰倒暈眉也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云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
道來劍壁門高五千仞石爲樓閣九天開其二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
川得及此間無其三德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成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其四誰道
君王行路難六宮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其五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
江池石鏡更明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其六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
京還有散花樓其七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挂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仙庭其八秦開
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其九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
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其十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〇古今集記云王建初克蜀造有紅樓綵納華侈初潁川人華洪隨之入蜀賜姓王與諸
子連名曰宗至是造紅樓建以爲應華洪之讖乃誅之王氏開國記云乾德四年秋紅樓肥遺見後蜀辛
寅遜曰肥遺旱魃也張唐英引山經外傳肥遺有角蛇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鬼也按魃鬼目生頂上
矣〇檮杌云王衍即位之日即治宣華苑乾德三年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
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舄履交錯焉衍宴
宣華苑宮詞云輝輝赫赫浮玉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乃命宮人李玉
簫歌之勸王宗壽酒也成都文類云李珣梓州人其妹爲蜀王衍昭儀有詞藻即所稱李舜弦夫人矣洪
邁絕句載舜弦蜀宮應制詩濃樹禁花開後庭飲筵中散酒微醒濛濛雨草瑤階溼鍾曉吟愁獨倚屏又
釣魚不得詩云盡日遊釣錦鱗芰荷香裏暗消魂依稀縱有尋香餌知是金鉤不肯吞又隨駕遊青城
詩云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埃塵物象閑只恐西追王母宴卻憂難得到人間此與徐太后太妃同作者
后妃作詳見詩話中絕句又載羣仙降蜀宮六首其一后土夫人云偶引羣仙到世間叢風殿裏醉華筵
等閑貪賞不歸去愁殺蕭郎一疊眠其二王母云滄海成塵幾萬秋碧桃花發長春愁不來便是數千載
周穆漢皇何處遊其三麻姑云世間何事不潸然得失人情命不延適向蔡京廳上飲回頭已是一千年
其四上元夫人云思量往事一愁容阿母會邀到漢宮城闕不存人不見茂林芳草恨無窮其五弄玉云
彩鳳飛來到禁闈便隨王母駐瑤池如今記得秦樓上偷見蕭郎惱妾時其六太真云春夢悠揚生下界
一堪成笑一堪悲馬嵬不是無情地自遇蓬萊睡覺時蓋亦附會杜光庭王氏男女仙傳而然矣〇蜀檮

杌初王氏宮殿皆羽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入蜀居之人以爲先兆云長興五年正月白鶴遊宣華苑苑
即王氏所建孟氏呼爲仙花苑蓋語之訛或指仙人所進旌節花而名也明年七夕知祥宴丹霞樓觀宮
人乞巧內宴疾而終孟昶廣政三年上元觀燈于露臺舞娼李豔娘有姿容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六年
春昶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於是後宮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
安躍安情修容修媛修娟十四號秩比公卿大夫士焉花蕊夫人者本青城費氏女以才色寵于後宮吳
曾漫錄以爲徐匡璋所納女非貴妃別號花蕊夫人以其色似花蕊翾輕也又陞號慧妃喻其性也夫人
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其一云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其二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其三龍池九曲遠相通楊
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其四東內斜將紫氣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
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其五殿庭新立號重光島嶼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從處黃金閣子鎖牙牀
其六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其七夾城門與內門通朝
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其八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其九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分賜與宮娃
其十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直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其十一離宮別院遶宮城
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其十二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觱篥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其十三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綵波寬似海水心樓殿
勝蓬萊其十四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其十五六宮官
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相見錯相呼其十六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遶
曲池能向綵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其十七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
故將紅豆打黃鶯其十八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玉勒管絃聲動立浮油其十
九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其二十殿前排宴賞花開宮
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其二十一供奉頭籌不敢爭上前等喚近臣名內人
酌酒纔宜賜馬上齊呼萬歲聲其二十二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
鞚抱鞍橋其二十三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其二十四
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其二十五內人追逐採蓮時驚
起鴛鴦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溼羅衣其二十六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
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其二十七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衣巧製裁每到岸頭長拍水競提纖
手出船來其二十八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緣牆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搓出綵絲條其二十九
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其三十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
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牀前其三十一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宮牆面枕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其三十二。寒食清明小殿傍。綵樓雙夾鬬雞場。內人對御分明看。先賭紅羅滿擬牀。其三十三。水車踏水上宮城。寢殿簷頭滴滴鳴。助得聖人高枕興。夜深長作遠灘聲。其三十四。平頭船子小龍牀。多少神仙立御傍。旋刺篙竿令過岸。滿池春水蘸紅妝。其三十五。苑東天子愛巡遊。柳岸花堤枕碧流。新教內人工射鴨。長將弓箭繞池頭。其三十六。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其三十七。沈香亭子傍池斜。夏日巡遊歇翠華。簾畔越盤盛淨水。內人手裏剖銀瓜。其三十八。薄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欄無一事。水風涼處讀文書。其三十九。金畫香臺出露盤。黃龍雕刻遶朱欄。焚修每遇三元日。天子親簪白玉冠。其四十。六宮一例羅冠子。新樣交鐫白玉花。欲試淡妝兼道服。面前宣與唾盂家。其四十一。二月櫻桃乍熟時。內人相引看紅枝。回頭索取黃金彈。遶樹藏身打雀兒。其四十二。小小宮娥到內園。未梳雲鬢臉如蓮。自從配與夫人後。不使尋花亂入船。其四十三。錦城上起凝煙閣。擁殿遮樓一向高。認得聖人遙望見。碧闌干映赭黃袍。其四十四。大臣承寵賜新莊。梔子園東柳岸傍。每日聖恩親幸到。板橋頭是讀書堂。其四十五。舞頭皆著畫羅衣。唱得新翻御製詞。每日內庭聞教隊。樂聲飛出蹋龍池。其四十六。春早尋花入內園。競傳宣旨欲黃昏。明朝隨駕遊蠶市。暗使氈車就苑門。其四十七。半夜船遊載內家。水門紅蠟一行斜。聖人止在宮中飲。宣使池頭旋折花。其四十八。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沈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尊水上來。其四十九。慢梳鬟髻著輕紅。春早爭求芍藥叢。近日承恩移住處。夾城裏面占新宮。其五十。別色宮司御輦家。黃衫束帶臉如花。深宮內苑參承慣。常從金輿到日斜。其五十一。日高房裏學圍棊。等候官家未出時。為賭金鍼爭路數。專憂女伴怪來遲。其五十二。摴蒱冷淡學投壺。箭倚腰身約畫圖。盡對君王稱妙手。一人來耐一人輸。其五十三。慢揎羅袖指纖纖。學釣魚池傍水簾。忽冷不禁還自去。釣竿長被別人拈。其五十四。宣徽院

約池南畔。粉壁紅妝畫不成。纔是一人行幸處。徹長聞奏管絃聲。其五十五。丹霞亭浸池心冷。曲沼門含水腳清。傍岸鴛鴦皆有對。時時出向淺沙行。其五十六。楊柳陰中引御溝。碧梧桐樹擁朱樓。金陵城共滕王閣。畫向丹青也合羞。其五十七。晚來隨駕上城遊。行到東西百尺樓。回望苑中花柳色。綠陰紅豔滿池頭。其五十八。牡丹移向苑中栽。盡是藩方進入來。未到末春緣地暖。數般顏色一時開。其五十九。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其六十。盤鳳鞍韉閃色裝。黃金壓胯紫遊韁。自從揀得真龍種。別置東頭小馬坊。其六十一。翠輦每隨城畔出。內人相次簇池隈。嫩荷花裏搖船去。一陣香風逐水來。其六十二。高燒紅蠟點銀燈。秋晚花池景色澄。今夜聖人新殿宿。後宮相近覓祗承。其六十三。苑中排比宴秋宵。絃管挣摐各自調。日晚閤門傳聖旨。明朝盡放紫宸朝。其六十四。夜深飲散月初斜。無限宮嬪插亂花。近侍婕妤先過水。遙聞隔岸喚船家。其六十五。宮娥小小豔紅妝。唱得歌聲遶畫梁。緣是太妃新進入。坐前頒賜小羅箱。其六十六。池心小樣釣魚船。入玩偏宜向晚天。掛得綵帆教便放。急風吹過水門邊。其六十七。傍池居住有漁家。收網搖船到淺沙。預進活魚供日料。滿筐跳躍白銀花。其六十八。秋晚紅妝傍水行。競將衣袖撲蜻蜓。回頭瞥見宮中喚。幾度藏身入畫屏。其六十九。御溝春水

碧於天。宮女尋花入內園。汗溼紅妝行漸困。岸頭相喚洗花鈿。其七十。昭儀侍宴足精神。玉燭抽看記飲巡。倚賴識書為錄事。燈前時復錯瞞人。其七十一。後宮阿監裹羅巾。出入經過苑囿頻。承奉聖顏憂誤失。就中常怕內夫人。其七十二。管絃聲急滿龍池。宮女藏鉤夜宴時。好是聖人親捉得。便將濃墨掃雙眉。其七十三。密室紅泥地火爐。內人冬日晚相呼。今宵駕幸池頭宿。排比椒房得暖無。其七十四。三清臺近苑牆東。樓檻層層映水紅。盡日倚欄人度曲。管絃聲在半天中。其七十五。高亭百尺立春風。引得君王到此中。牀上翠屏開六扇。折枝花綻牡丹紅。其七十六。內人承寵賜新房。紅紙泥窗遶畫廊。種得海柑才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其七十七。翡翠簾前日影斜。御溝春水浸成霞。侍臣向晚隨天步。共看池頭滿樹花。其七十八。金碧闌干倚岸邊。卷簾初聽一聲蟬。殿頭日午搖紈扇。宮女爭來玉座前。其七十九。嫩荷香撲釣魚亭。水面文魚作隊行。宮女競來池畔立。倚簾呼喚勿高聲。其八十。新翻酒令著詞章。侍宴初聞意卻忙。宣使近臣傳賜本。總教諸院遍抄將。其八十一。畫船花舫總新妝。進入池心近島傍。松柏鏤窗楠水板。暖風吹過四圍香。其八十二。西毬場裏打毬回。御宴先從苑內開。宣索教坊諸伎樂。傍池催喚入船來。其八十三。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按罷霓裳歸院裏。畫樓雲閣總重修。其八十四。春來睡起曉妝成。隨侍君王觸處行。畫得自家梳洗樣。相憑女伴把來呈。其八十五。寢殿門前曉色開。紅泥藥樹間花栽。君王未起珠簾卷。宮女更番上直來。其八十六。海棠花發盛春天。遊賞無時列御筵。遶岸結成紅錦帳。暖枝低拂畫樓船。其八十七。日晚宮人外按回。自牽驄馬出城隈。御前接得高叉手。射得山雞喜進來。其八十八。朱雀門高苑外開。毬場空闊淨塵埃。預排白兔兼蒼狗。等候君王按鶻來。其八十九。會仙觀裏玉清壇。新點宮人作女冠。每度駕來羞不出。羽衣初著怕人看。其九十。老大初教作道人。鹿皮冠子淡黃裙。後宮歌舞全拋擲。每日焚香事老君。其九十一。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滿殿香花爭供養。內園

先占得鋪陳。其九十二。酒庫新修近水傍。潑醅初熟五雲漿。殿前供御頻宣索。進入花間一陣香。其九十三。白藤籠摺白銀花。閣子門前寢殿斜。近被宮中知了事。每來隨駕使煎茶。其九十四。金章紫綬選高班。每每東頭近聖顏。材藝足當恩寵別。只堪供奉一場閒。其九十五。安排竹柵與笆籬。養得新生鵓鴿兒。宣受內家教餵飼。花毛閒著總皆知。其九十六。內人深夜學迷藏。遍遶花叢水岸傍。乘興忽來山洞裏。大家尋覓一時忙。其九十七。小院珠簾著地垂。院中排比不能知。羨他鸚鵡能言語。窗裏偷教鸚鵡兒。其九十八。島樹花低約浪痕。苑中斜日已黃昏。樹頭木刻雙飛鶴。蕩起晴空映水門。其九十九。小雨霏微潤綠苔。石楠紅杏傍池開。一枝插向金瓶裏。捧進君王玉殿來。其一百。錦鱗躍水出浮萍。荇草牽風翠帶橫。恰似金梭攛碧沼。好題幽恨寫閒情。劉希夷蜀城懷古詩云。蜀土饒水竹。吳天積風霜。窮覽通表裏。氣色何蒼蒼。孫國有年代。青樓思豔妝。古人無歲月。白骨宜丘荒。寂歷彈琴地。幽流讀書堂。元龜埋卜室。朱鳳滅祠場。陣圖一一在。柏樹雙雙行。鬼神清漢廟。鳥雀參秦倉。歎世已多感。懷心益自傷。和凝蠶丘城。時當明月光。宋郝覽蜀宮故城有作云。國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鶖飛今日瓦。鹿聚向時臺。故苑猶梁柴。荒池但劫灰。頹遺栩處壞。圖記數殘枚。恨月窺林下。悲風覓隴來。依城狐獨速。失侶燕徘徊。廢社羝存樹。陰垣自上

吾。有情惟杜宇。長爲故王哀。○唐盧求成都記序略云。蜀郡太守自秦惠王滅蜀始。而李冰。文翁其最著
者。益州刺史自漢武帝開置始。而王遵。王襄其最著者。始時實一官也。而興廢異焉。劉先主于益州置牧。
蜀郡置守。而官始分矣。晉太康以刺史治太城。郡守治少城。而地亦分矣。改益州爲劍南節度使。自唐天
后始。改蜀郡爲成都尹。自明皇西巡始。其後州郡亦得相兼焉。宋知成都府事者。往往以密直使相稱簡
貴尊重。淳化初雖降爲州。而體自若。乃中興小歷所載。則以蜀有都轉運使。遂能制置之設。而蠶叢且得
以成都行四川民事矣。其公署邸閣留題碑記間者。班班可考焉。○轉運署舊有燕思堂。堂上爽西樓。樓趙
清獻再入蜀所建。文同與可記之於前。李石知幾記之於後矣。○轉運司園亦稱西園。園中有西樓。有錦
亭。一名翠錦亭。章楶詩序云。轉運西園。是僞蜀權臣故宅。爽塏清曠。亂處足樂。于是作爲十詠。蒲公成和
之。備錄以志其盛云爾。西園詩云。古木鬱參天。蒼苔下封路。曲花無時歇。怪石終朝踞。水竹散清潤。煙雲
變晨暮。何必憶山林。直有山林趣。玉溪堂詩云。堂因水得名。方沼當其後。潺潺瀉簷楹。窗戶挹花柳。蟲魚
不避人。鷗鷺若相友。午枕夏簟涼。此樂亦寧有。雪峯樓詩云。層樓壓池塘。不僭亦不偪。影浮江水靜。寒逗
雪山色。攜檻接修竹。遠榭引蒼柏。注目望長安。無那濃雲隔。海棠軒詩云。珍品寄幽島。正對孤山植。倦游
自俯仰。紅綠若組織。春酣晴日熏。坐久濃香逼。池面淨可鑒。朝霞翠澄碧。月臺詩云。蜀地饒夜雨。輕陰多
蔽天。見月月無幾。獨候待嬋娟。高疑桂影近。俯視雲屋連。顧盼已塵外。欲把瑤宮仙。翠錦亭詩云。榱楠百
尺餘。排列櫛鱗際。長日自成陰。隆冬寧減翠。應顯得寂理。懶癖貴濃睡。誰知官府中。獲此沖澹味。翠玉亭

詩云。傍砌闢小渠。迴環是流水。石縫吐珠涎。清響聒人耳。風微竹影碎。月皎波光起。颯爽無塵囂。靜適心
所喜。茅菴詩云。竹閒構閒菴。所向自蕭灑。珍禽弄巧舌。宛是居山野。暇坐見眞心。萬緣盡虛假。勿陋尋尺
地。鼓篙鳥意馬。水閣詩云。架木浮水中。路行通孤島。扶疎花影斜。鑽刺跳魚小。風月所得多。經營信云巧。
隱几寂無人。朱欄萃幽鳥。小亭詩云。花邊二小亭。雙跨清渠上。規摹雖甚隘。幽僻良可賞。幸依嘉木陰。未
羨大廈廣。不足延賓朋。擕筇常獨往。吳師孟和云。十紀權臣第。修城外舊宅。喬木不知秋。名花數逾百。遺
如山林幽。近與塵埃隔。遐敞祐一方。民猶以爲宅。又華構枕方塘。使臺寂佳致。二色異楠材。輪奐極精緻。
花木四面圍。如立復如侍。一道仰澄清。此是澄清地。又西北有高樓。梁棟雲常起。簷牙挂遠蜺。欄影搖清
泚。爽氣雪山來。一睇極千里。但欲攄遠懷。無憂可消弭。又花叢對高軒。如用丹青影。鏡水一匳紅。玉臺千
面笑。松宜雨翠幄。常護東西照。子細看韶妍。方知化工妙。又雅意待韶光。煩襟期爽快。無雲點太清。遠覽
周邑界。天宇淨琉璃。露下異沆瀣。勤渠諗後人。宜葺不宜壞。又東閣治甚敞。西堂備燕飲。介于二堂間。華
構饒花品。紅紫鎮長春。四時如活錦。公暇一繩牀。上有通中枕。又至人泉石心。偃耳使絲竹。離渠逗清冷。
朝夕涼寒玉。試聽自然聲。不減雲璈曲。卻返倒聞機。五音常自足。又結茅爲圓屋。環堵不開牖。雅居如雁
堂。廣長纔六肘。深藏子猷竹。不植陶潛柳。勿起誠定心。宴坐空諸有。又形制似方橋。鳥岸相逶迤。春和逗
涼颸。晝影浮淨綠。佳人躍輕橈。花時相步積。澄瀾忽生聲。下有雙鳧浴。又尺木走庭除。花木皆周市。雙亭
正相値。僅能容一榻。公餘時獨來。隱几聊噓哈。與竭成通名。東築有賓閣。許將和云。高牙負北郭。芳園路

西軒。鳥鳴檻木。閒書歸新晩。坐延花木深。行倚筇杖穩。窈然想林水。會心不在遠。又朱堂附玉谿。玉谿
清且幽。從公暫息偃。撫坎空爽豁。浮雲冠圓島。白日回方流。祇此有光碧。何必崑崙洲。又宜樓起城陰。乘
高望西極。列峯橫青天。飛雪千里積。疑是空素山。冬夏海中白。莫怪頻東向。上有思歸客。又海棠冠蜀花。
此軒花尤冠。紅雲簇蕊細。紅水照葉嫩。椅妝宮粉深。纖綺含光散。雨淚點春風。應懷上林怨。又蜀地山四
維。益州平如掌。宿花壁臨風。坐看月宵上。稍出叢木末。始覺衆巘爽。茲爲覽遊目。一覽天地廣。又闌干留
溜長。侍寢空埃靜。修林密葱翠。盡得錦城繁。雲舒青可色。風散搖搖影。宋爲夜行人。共此登遊永。又引泉
注清渠。潺潺漱寒玉。側出園風遲。驟瀉江雨速。飛瀨乍疑白。櫻木細涵綠。晝夜流不止。背效楚人哭。又茨
茅以爲菴。環顧蕭然虛。內業苟自足。容膝亦有餘。旁依修竹密。上蔭青松疎。勿言此中隘。中有君子居。又
飛閣出方池。修曲見空莽。旁臨花塢近。平覺春波長。反影澄餘暉。夕陰帶浮爽。從容觀魚樂。不減遊濠上。
又翩然滿上亭。左右相映帶。修柳列翠幄。長松偃高蓋。地偏塵遠囂。約志彌泰。誰知坐嘯間。心遊萬物
外。豐稷和云。仙化二十四。境遠難遍探。錦城使君園。雅與雲洞參。回光試一覽。紫翠絕西南。池映金波淨。
花沉玉露甘。又一水從何來。應是崑山頂。釀成綠玉池。虛堂逗清影。公退冷然賞。了非心外境。魚泳陽光
動。鳥啼春晝永。又峯在何許。樓倚青霄端。每來注心目。不覺生羽翰。終朝好風力。雲散銀闕攢。雙旭西
歸客。應笑空倚欄。又文錦初動機。繡雲欲歛照。香傳紫樓遲。影落玉溪倒。子美不能賦。春工一何妙。惟有
賞心人。相逢祇微笑。又石印魚在屏。屢透星入角。適知明月光。日用人不覺。眇此百尺臺。餘念坐消剝。洞

曉弦望機。仙丹孰可學。又篇外列楠木。凛凛正人氣。有塩必有文。爛分五色備。豈同天韶花。弄春裝龍被。
須信輪囷材。堪爲萬乘器。又養源在西山。如玉抱精白。引之落錦渠。歷耳不可擇。風雨雜鳴球。球璣寫雲
液。恰似假鷄聲。醒悟迷途客。又疊以潔白茅。環以瑯玕竹。天籟傍鼓笙。月明對鋪玉。借問清坐翁。此外更
何欲。笑指博山鑪。香飛柏子綠。又長虹臥松江。一葦航大河。豈如此安穩。無復畏風波。幽香翠花島。魚藻
皆且多。徙倚小欄曲。月色透蘋蘿。又東西對孤藤。杖屨可休歇。容光日月來。照此明四徹。鮮水張翠屏。
泉飛玉潔。往往得意時。宛在廣寒闕。又楠怡和云。池臺密相望。曾是故侯宅。賞心知幾人。喬木已百尺。低花
拂爲帽。古蘚駁苔石。欲問昔豪華。秋風埽無迹。又歲堂已深窈。那復要營室。使君寂無事。閑閣臥終日。臨
池狎清泚。養竹聽蕭瑟。不爲省春耕。轄車肯輕出。又倚倚樓下竹。灑灑竹間水。樓高蟠不見。清響長在耳。
晨光露晞。積玉照窗紙。崑閬亦何人。嘗從跨金鯉。又花如窈窕人。宛在水中沚。當軒有餘好。終日玩芳
囍。池清藻縈枝。波動魚爭藻。錦幄想合春。歸心浩然起。又嘉木密交陰。月夕苦眷戀。高臺出林杪。遠目望
天際。不厭清露寒。祇恐輕雲蔽。可但少陵翁。能思斫仙桂。又峨峨碧油幢。矗矗羽葆蓋。燕居不廢嚴。環辣
布亭外。濃陰至盛寒。微吹發天籟。隱几對凝香。衣冠嗒如蛻。又使君漱流心。官府未始忘。亭下玉溪水。撲
碎白玉璫。清耳不待洗。高懷自滄浪。安得援瑤琴。寫此聲琅琅。又縛茅如蝸廬。容膝纔一丈。規圓無四隅。
空廓含萬象。繩床每宴坐。不與物俯仰。惟許歲寒君。虛心環几杖。又小閣半池陽。危橋屬花嶼。杖屨樂幽
閒。龜魚陰深阻。刻柱記新誠。弄水滌煩暑。物我久相忘。珍禽近人語。又方亭惟四柱。對峙花竹間。下有雪

嶺水涼流日潺潺宛如雙綵舸穩向春波潑欲赴江湖心而奈風濤艱杜敏求和云滄浪刺史府宛在城市中誰知園亭勝似與山林同幽鳥語晴晝好花嬌春風物情如有待賦詠屬詩翁又堂前對花柳室後瞰沼沚臨有堂中入湍心泓如水煩暑當風消中宵臨月几作詩紀勝概詩與水清泚又西山最高峯積雪連四季登樓試寫日八國有故地烽堠雖久息武經思豫備文饒昔籌邊公意今無媿又東風開百花獨有海棠勝猩血染珠璣點綴枝頭勝日暖錦段新雨餘燕脂凝何時東閣梅方能動詩興又月從海上來皎皎入我牖何如登高臺對月把尊酒問月月無言浩歌詩千首幾人知此樂此樂公所有又材大難爲用嘗踏古柏精亭前老楩楠黛色亦參天夏暑借清陰秋顏得自然有如愛廣棘朝暮東西偏又林亭幽且深砌下玉溪水琮琤環佩聲曉夕清心耳使君性所樂愛玩不少已方持利物心默坐窮至理又深深竹林下團菴最幽僻高懷本恬曠野趣助閑適衆人奔名徒浮世迷物役豈知菴中樂道勝心自適又方池迎流水橫閣上尋丈晨曦夜月光景影相泓漾游魚時出沒飛鷗亦下上終朝倚欄干不見有風浪又二亭雖云小好在泉石間白石自齒齒清泉亦潺潺公府撫留事暫來寄餘閑筇杖烏角巾一日幾往

還○宋李良臣東園記云益州路兵馬鈐轄种湘治其後圃爲池亭臺榭植佳葩美木館宇是陳欄齋翼翼舊有池焉泉竇湮塞涸爲枯泥偶新泉破地而出從而導之則故泉繼發溜沸衍溢种公築堂其北命之曰雙泉挾以二軒一曰錦屏以海棠名一曰武陵以桃蹊名築池而南爲亭曰寒香以梅名後爲茅亭曰幽芳以蘭蕙名池東爲大亭曰三雨以桃杏棃名池南兩亭東西對峙曰綠漪曰迎翠雙亭之北有老柏數十株巨幹屹立爲亭其中曰翠陰復構其東曰朝爽西因垣而山曰五峯下曰五峯洞前爲山館水榭環之宛如山間文同丹淵集云成都鈐轄東園有梅樹樹下有索芳亭慶曆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府尹程公賦詩劉石存焉後二十年太原之子道恭及趙閱道又飲于亭上賞梅賦詩俾與可序之詩詳見方物記中○張詠籌邊記曰王建孟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僞册勳府爲治所淳化甲午降府爲州老道丁酉歲詠始議改作東因孟氏文明殿爲設廳廊有兩樓中門立戟因王氏西樓爲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挾室室前迴廊南爲暖廳廳屏有黃筌雙鶴花竹怪石在焉名曰雙鶴廳次南爲涼廳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使寒暑也涼廳廳西有都廳在使院六十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爲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積藏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寮以居前門通衙後門通廳所以便有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列馬廄酒庫園果疏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疏篁奇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戍兵一營南有軍資大庫改朝西門爲衙西門去三門爲一門凡得僭僞之迹屋大小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張俞府衙新齋堂詩引云虢路楊揆臣由將作監丞知益府新闢齋堂延儒者講文藝俞作新齋堂詩以贈之云志士營道日縮室養賢名幽窕出幽邃捐室迴虛明山嶽凌牆壁谿塘寫窗檻蘭蘅露氣晚松桂秋風生琴瑟閑古奏樽罍滿醇清默意馳萬象遊心覽八紘羣經互粲粲百氏紛營營精義立制作文章懸準程唐虞化已遠周禮道尚行師友得正士講論無俗聲邪哆不可入紛葩

固難傾候辭力工巧底畢逾慶耕天帝既白後入文取其案元侯方作鎮列士爭獻成學校溢都市謳吟治絃歌寧同稷下議飽食議縱橫○銅壺閣亦稱鼓角樓乘崖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鼓沓漏水歷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之守鼓者服爲神明公謂鼓角爲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京鏜帥成都首訪鼓閣屹然自若銅壺漸失舊矣因詢其漏法則寅申巳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據且其箭以七日半爲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斜顆數不無差忒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是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爲升箭之初歷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候昏明晝夜長短之數日異旬殊差布于箭乃爲亭其下閣刻漏製鐵諸石且名以惜陰延安吳栻記云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門以八分大字題額曰銅壺鼓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初闢災政和元年栻承之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岳然問吏吏曰前尹將郎蔣公爲門治材略具朝廷亦皆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今安在曰材爲他所耗錢亦用之殆删幣官奉稍足費矣栻曰午門既臺門也茲惟閣之宜奚臺之有即日便撤累土闢閣如慶歷時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密曲勢丹堊是飾傾攲覽蝕屬有彝度中設關鍵闢闔惟謹閣成初從天聖中燕梓州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闢災漏毀閣十載更六尹於茲而閣成漏悉如燕製匱一壺一泉一箭四十有八銅烏引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二百刻十二辰準是箭而定云○歲華紀麗天禧初趙稹爲守三月三日開西樓亭榭俾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于蠶市士女縱觀宋田況寒食開西園詩云春風寒食節夜雨曉晴天日氣熏花色韶光徧錦川臨流飛鬆落倚樹立秋韆檻外遊人滿林間飲帳鮮衆音方雜遝餘景更留連座客無辭醉芳菲又一年宋祁衆熙亭賦詩云長夏宜高明綏帶欲煩褥澀忻一超然目與天俱盡山從雲端現日就林外隱風來草樹披煙生井閭近

自公況多暇冲臆無留蘊即此可宴居何須事遊軫西樓詩云炎氛隨日入岑寂坐遙帷卷簾皆投簷遞蟬夜去枝桂華兼月破樓影帶星移珍重箔風好羲人即此時吳中復西園十詠詩序云成都西園樓榭亭池花洞最勝者凡十所又於其間勝絕者西樓賞皓月眺岷山衆熙臨清池濯錦水志殊土之產有方物快陰樾之風有竹洞雜花異卉四時遞開翠幹茂林蔽映軒戶足以資賓僚燕息因題十詠以見登覽之勝也西樓詩云信美他鄉地登臨有故樓清風破大暑明月轉高秋朝暮岷山秀東西錦水流賓朋逢好景把酒爲遲留衆熙堂詩云亭枕方塘上軒開四照新花漸清露曉風卷綠波春日暖眠汀鷺何蹦躍錦鱗熙熙遊宴地行樂慰西人竹洞詩云陰森近百步屈曲鈞莓苔翠色寒無改清風時自來葉龍合玉幹路入碧雲堆吏散無公事支筇到幾回方物亭詩云草木蟲魚部披詩自古無飛沈天產異生植土風殊物色隨心匠形容記繪圖扇亭玩眞意浩思滿紅湖翠柏亭詩云衆木豎黃落皴皮抱翠枝自然根性在不爲歲寒移蠹潤承多露清陰肯四時婆娑歲寒意每到坐遲遲閑通菴詩云對此閑通境陶然勝郡齋觀空無物我抑寂外形骸燕坐埋道照虛名莫我懷人間蝸角地所羨其山崖琴壇詩云瀟灑琴壇上賢侯養道情無今亦無古求意不求聲林邃風初靜雲收月乍明揮絃成一弄塵思浩然清流杯亭詩

云。結客來公暇。旅船送沿歔。亂峯晴倒影。曲水宛迴波。小海逢元巳。蘭亭記永和。西州行樂事。應比昔賢多。衙樹亭詩云。木古西園勝。亭延上客過。色無花并妒。翠爲竹箭多。幹有千年秀。根含一氣和。明堂求厚棟。可得老巖阿。錦亭詩云。簾幕臨彫檻。窗疏(牖)燭煙霞。園林初過雨。風日猛催花。香入遊人袖。紅堆刺史家。四時俱好放。終不似春華。○唐符李德裕建籌邊樓于成都府治之西。四壁圖蠻夷險要。日與習邊事者籌畫其上。女校書薛濤上籌邊樓詩云。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諸將莫貪羌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宋陸游曰。籌邊樓故基莫考。淳熙三年。制置使知府范公成大重建。卜地在子城西南隅。樓既成。公自作水調歌頭云。萬里籌邊處。形勝壓坤維。恍然舊觀重見。鴛瓦拂霓旗。夜夜東山銜月。日日西山橫雪。白羽弄空輝。人語半霄碧。驚倒路傍兒。分弓了。看劍罷。倚欄時。於茫平楚無際。千古鎖煙霏。野曠岷嶓江動。天闊崤函雲擁。太白暝中低。老矣漢都護。卻望玉關歸。按今籌邊樓在都院之東。撤隨使節而遷者。○李商云。華陽縣主簿廳。有會昌中壁記。乾符中柱刻。會昌迄今三百年。成都千門萬戶。時遭焚裂。求往日之破壁斷檻。殆尺寸莫獲。而此廳串獨存。圬墁朱墨。不改其舊。是豈偶然耶。爲之記而刻諸梁上。

蜀中名勝記卷之五

成都府五

新都縣

華陽國志。蜀以成都、廣都、新都、爲三都。號名城。古語云。廣漢有二雒。新都爲上雒。建寧、中江、爲下雒也。○寰宇記云。新都縣本漢舊縣。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故城在今縣東。太康中又爲縣。附移理於此。按晉史武帝咸寧二年。封子該爲新都王。以新都郡爲新都國矣。○唐張說新都南亭送郭元振。盧崇道詩。竹徑女蘿蹊。蓮洲文石隄。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碧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棲。褰幌納蟾影。理琴聽猿啼。佳辰改宿昔。勝寄坐睽攜。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歐陽詹新都行云。縹緲空中絲。蒙籠道傍樹。翻茲葉間吹。惹彼花上露。悠揚繚意去。苒弱花枝住。何計脫纏綿。天長春日暮。宋陸游早發新都驛詩。喔喔江村雞。迢迢縣門漏。河漢縱復橫。繁星明如晝。愛涼趣上馬。未曉出郊堠。高林起宿鳥。絕澗落驚狖。寺樓插蒼煙。沙泉瀉幽竇。我行忽萬里。坐歎關河富。官如廣文冷。面作拾遺瘦。今年盡歸哉。勿落春歸後。新都驛有遠平軒。劉望之題云。霜晴木落送歸鞍。袖手微吟此慰顏。賸欲憑欄招百鳥。更煩翦樹出青山。晚愁稍稍非三筌。頼許清詩見一斑。君到遠平纔得恨。我寧歸臥尺椽間。自注云。軒有外氏周次元帥蜀詩也。○本志云。治北半里寶光寺後有柱礎圍丈二尺。圓徑四尺。高尺八寸。唐僖宗避黃巢至蜀。道御史竇鑾胥召知元

國師。隱息其處。掘地得石函。中有如來舍利。尋建浮圖以瘞之。仍賜額曰寶光。○寰宇記云。廣元山在縣北八里。平地特起四絕。高三丈。有雙石鏡。廣五尺。昔掘其下至水。而未臻其極。○本志云。縣北十五里。二石闕各高丈三尺。一題云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之闕。闕兩角有斗。又作瓦屋。四壁刻神像、人物、牛馬之類。今已漫滅。詳碑苑中。○寰宇記云。八陣圖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蜀志。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李膺益州記云。稚子闕北五里。有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方一丈。高三尺。緯路曰八陣圖。在新都者。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陸游九月十日如漢州小獵於新都彌牟之間。投宿民家詩云。適從邛州歸。又作漢州去。天低慘欲雪。遊子悲歲莫。十年辭京闕。匹馬厭道路。野火燒高岡。江雲暗空戍。角弓寒始勁。霜鶻飢更怒。邂逅成小獵。尺箠聊指呼。北連武侯祠。南並稚子墓。合圍蹙窮鹿。設伏截狡兔。壯哉帶箭雉。耿介死不顧。吾寧暴天物。戰法因得寓。黃昏過民家。休馬燎裘袴。割鮮盛燔炙。毛血灑庭戶。老稚亦復奇。況肯邀我駐。丈夫倘未死。千金酬此遇。○古今集記云。新都南十七里。有天與戍山。高百四十丈。週三十餘里。山色赤岸。遙若有火光。又名赤岸。益州記云。赤岸山頂有湧泉。週迴數丈。深八九尺。澄徹不竭。○龍門山在縣南二十里。趙抃次孫所言九日登龍門山詩。皇祐二年秋九月九日。龍門過佳節。新都大夫孫賢之。報政優游。其民悅。升山高會。賓主俱。滿頭黃菊泛茱萸。遙開醉眼。極千里。身高氣爽。胸懷舒。遲時感物以次發。詩成落落傾璣珠。初言府政好太守。化行藏穡民力蘇。喜聲協氣遂以狂。稚子負老老者扶。又言登臨風甚異。澄川秀野如披圖。殊方真賞到奇處。未來空只誇江湖。得之獨善不在巳。遠道遺我開煩紓。嗟我江原亦民長。周遭百里平如掌。簿書役役甚因拘閡。有岷峨無計上。及聞治邑茲山奇。腳力不到神魂馳。誰知我亦好山者。篋中時復觀君詩。○西南十五里有繁陽山。與新繁接。錄異記云。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峯特起是也。神武皇帝潛龍之時。光化二年己未五月四日丙申。山土摧落。洞門自開。縣吏時康、道士張守真等。以事申府云。自洞門開後。每日有百姓往來者。府差縣典楊澤、畫工任從、與守真同往檢視畫圖申上稱。把燈燭入洞看檢。其第一門對北。高二尺。闊三尺五寸。入至第二門約五尺已來。第二洞門方一尺六寸。入內並是黑處。長一丈二尺。闊六尺。有石窟兩處。在東畔并西南。有洞門兩路。畔一路。圓闊一尺六寸。入內長一丈二尺。闊一丈。高四尺。南畔有石窟三處。西畔兩路入內通遊。門圍闊一丈七尺。內各闊五尺。高六尺巳來。門相去一丈。門尾一所。高五尺。闊四尺。從內往來。有刻科棋瓶瓦。約山作日月。衆作日字月字。隔子房一所。闊二尺五寸。高一尺五寸。刻科棋瓶瓦石寵一所。高一尺。闊一尺五寸。門闊五寸。石窟三處。各闊七尺。又西入洞門。圓闊一尺七寸。灣曲入向南門尾一所。高六尺。闊四尺。從內往來有石科棋瓶瓦。又有寵模兩所。共一牀。高一尺。闊二尺三寸。門闊八寸。有石科棋。西北角又有一門。方一尺六寸。內方二丈巳來。南畔。西畔。北畔。各窟一所。兩角又有一洞。闊一尺六寸巳來。排燈燭近前有磊

氣出燈火即滅更入不得其洞連接繁陽本山相去三里已來據諸生張贊等狀稱繁陽是古迹山每華勅祭祀其洞亦是元有往往閉塞元和中南康王韋皋治蜀洞忽開時人咸云洞開卽年豐物賤特又閉塞至是復開其後果遠近豐稔洞本名麻姑山側有麻姑宅基舊修道之所也

雙流縣

華陽國志云廣都縣在蜀郡西三十里漢元朔二年置有漁田鹽井之饒江有魚潰梁山有鐵鑛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過水二十里○唐司空曙送柳震還蜀詩白日雙流靜西看蜀國春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塞步徙相望先穫不可親知從江僕射登橋更何人宋李新廣都道中詩萬花穠纖凡幾曲綺屏處處閑茆屋家貧張日無羅綺東風吹開臭吹落居人應笑行客癡春去春歸殊不知予以庚戌暮冬過此作詩云萬里橋方度雙流徑卽存薄寒成翠色疎雨點黃昏竹柏審他樹水雲平過村林烏棲欲盡稚到縣西門○古跡有盤古祠徐整三五歷記云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八萬四千歲天地開闢清陽爲天濁陰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萬四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也此寰宇記所引羅泌路史亦云于廣都得盤古之祀矣○有大塔山陰弘道益州山川圖云阿育王使鬼兵造八萬四千塔廣都有其一○有商瞿里本志云治東十里瞿上鄉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時有錦雞白鷴見焉文明之瑞未艾也○有宜城山寰宇記云宜城山在縣東南十里李膺益州記云宜

城在牛飲水南今按紫草山岡阜相屬高百餘步連入陵州貴平縣界是矣周地圖云清水在縣北十里改名牛飲水李膺記云水名審會昔程鄭家於此每牽牛飲江爲之竭故名按蜀漢衛齊璘宋布衣李甲宅俱在宜城山下茂林清泉致可喜也○有公孫述墓寰宇記云在西四十里高三丈墓內銅作網結雖遭亂世莫能侵毀有葛陂本志云治北十里龍池舊名葛陂道漢費長房至此以杖擲陂中化龍去○有天師觀紀勝云在廣都縣北張道陵祠也壇下有井名伏鬼井趙閱道記華陽縣衡山有井妖怪藏其中道陵逆石以鎮之鬼妖乃絕邑人爲立祠植杖井旁今爲喬木曰戒鬼木矣○有朱辰墓華陽國志云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擁民北送及墓獽蜒鼓刀辟踊感動路人於是葬所草木頃許皆傲其曲折迄今蜀人莫不歎辰之德盛爲之感應今朱氏爲首族也○有牧馬川寰宇記云在陵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主于此置牧田牧馬在江中俗因名牧馬川今猶屬廣都縣本志云在縣東南八里○有龍華山唐詩紀事段文昌学墨卿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皆杜門力學于此俗謂之段公讀書堂長慶初朝議文昌少在西蜀諳詳利病詔授劍南節度使有邑人贈詩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閑發虎臨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翁相致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文昌還別業有詩龍華山寺廣宣上人詩云十里惟聞松桂風江山忽轉見龍宮正與休師方話舊風煙幾度入樓中郭虔題龍華山詩云昔年曾到此山回百鳥聲中酒一杯最好寺邊開眼處段文昌有讀書臺何耕題文昌讀書臺詩云段公曾此讀群書讀破應須萬卷餘家體一

傳爲雜俎稗官敎採附庸初按方輿勝覽文昌讀書堂在廣都縣龍聖寺南碑曰云龍華院山門路記後唐天復七年立今爲觀音院矣○何耕題龍華佛閣詩云西川鑿山三大像突兀皆在江之湄幽棲九頂見路盡獨此恨未瞻昭儀揭來勝地了時昔輕軒瘦馬相追隨百尺金軀信雄傑三乘寶閣何瑰奇然犀不用照幽鬼擬鼓自合搗彌夷前人開闢順力廣下與舟楫扶傾危六月灘聲劇奔吼一分性命爭毫釐篙工落膽行者泣彈指乞活天人師人心狎水水多禍佛力在人人不知年來獨產坐股側夜半有力眞能移軻峨大艑去不絕躁鶴破浪風揚旗佛慈只作布施想江神難怒將何爲又題龍華山寺云傑閣山爲佛精廬地布金水涵空闊路繞翠微深鳥下窺齋鉢龍歸識梵音城中塵昧日那得此幽尋又龍華大像蓋冀國夫人所作因成絕句云慈性元從戒定薰百花潭水浣僧衣箇中力量眞超絕故老尙傳娘子軍○有郭信可隱居卽郭印也何耕題北雲溪詩云幽居定何如頗恨未見之主人向我言喜色融雙眉修篁流翠陰寒溪瀉清漪頗聞一狀幽研發餘姿主人信妙士得此固所宜又題翠橋詩云隔溪蒼翠各西東架竹爲梁路始通缺月嬋林疑罪綠斷霞明水抹殘紅芒鞋步步幽深處柴杖聲聲屈曲中回首忽驚橋已遠冷然身在畫圖中風寒碧亭詩云憑欄日日俯清漪洗竹年年斬惡竿十頃琉璃秋色淨一林竿籟曉聲寒涼風有意生天末明月無邊照水端誰謂過清難久處溪元自不相安遠色閣詩云小小樓居著散仙淵明眞趣本悠然招呼雲月闌干曲扶拄江山杖前獨鳥倦歸翻落日誰家烟起疎煙根塵應接無留礙笑殺胡僧面壁禪假山詩云空庭幻出小嶙峋假外應須別有眞只恐話頭成兩

橛若爲融攝主和賓薝蔔詩云色香無比出西方何物妖狐號六郎手折一枝聊供佛前身定是老柴桑蘭坡詩云蘭與高人臭味同含薰聊復待清風紛紛蕭艾毋相笑爾輩繁榮轉眼空涸淵詩云門前大江何渺瀰昔人飲牛水爲乾水乾龍漸亦其理近在咫尺聊泥蟠魚蝦玩侮猶狎笑縱有靈怪誰皆君德人問余胡爲吾境使爾蟠室相遮攔坐令異類皆屛伏特有此耳差少安郤籽朱紱去臨郡遺我守舍良獨難昨來過門恍如夢龍致此語催歸鞍先生不信反大笑謂我饒舌狂豐干盧舟詩云君不見江臯車馬紛相送巨艑峩峩船載重西南使者解官歸水淺著沙牽不動如君材具豈多得合侍明光叅法從胡爲淺瀨著盧舟顚背胸中太虛洞闊君此意竟安在欲覘向人誰與北山林鐘鼎本同轍繫岸截江隨所用八窗窅窅淨無塵一水泠泠清可弄何當抱被過君眠分破江天幽夜夢忘機亭詩云太虛生微雲機事日夕繁衆忘豈不佳尙有忘者存稽首老龐翁妙處希一言請觀堂上月萬古無昭昏和光亭詩云□□倚寒巖三春無暖氣達人定汝笑胸中太涇渭不妨舉色海徑造佛剛地所以亦樂翁花前時一醉

郫縣

華陽國志張儀城郫周回七里高六丈上置樓觀射闌與成都同制晉元康三年民謠曰郫城堅盎底穿郫中細子李特細蓋李特自稱益州牧治此城也○寰宇記云犀浦縣周垂拱二年割成都之西部置蓋因李冰所造石犀以名杜甫詩南京犀浦道指此在縣東二十里本志云縣治儀門下穿洞直通犀浦橋深敞高可七尺許每夜月中天洞中曙光如鏡古謂之明月洞又云治內東土墩墳起下有池其底有井

爲之郫筒井芳畔產巨竹剖爲筒貯水而醞包以蕉葉纏以藕絲信宿香達于外或云山濤治郫以竹醞酴醾酒旬日香聞百步今池井俱存竹則不產一云池中土臺突起列方圓二井名鸚鵡井也○成都文類諫議司馬池尉郫之明年生子光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於是諫議公手植栟櫚一本于庭及溫公殁後若干年郫邑李丞作堂祀公且以護樹毀行成記之○揚雄蜀紀云杜宇一名杜主代魚鳬王蜀徙都于郫卽杜鵑城也後傳其位于鼈靈宋陳昇記云杜宇鼈靈墓在郫縣南一里二冢對峙若丘山俱綠郫林寺○方輿勝覽云郫縣有子雲讀書堂本志云縣南二十里外子雲亭卽葬所也亭北半里有拜臺相傳爲拜子雲墓而築○寰宇記云郫縣有漢司空何武宅武之弟顯從刺史王濬伐吳有功歸家園門治疾不預世事武之後隨有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遇見之恐盜者怖走或傷其手足因挈履徐步而歸矣○紀勝云郫縣有張白崖先生故居范鎮留題張少愚屋壁詩云高隱郫城下平時仍往還門關值冠蓋籬落爲江山沛雨入吟詩片雲天外閑泥封詔不起朝夕奉慈顏文同題張少愚書院詩云澗水浸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粘庭礎秋蘚乘霖登窗紙煙溪雨蘿衣折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煙景空○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爲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於兄曰當以明日自沈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屍於水郡縣表異焉○古蹟云郫縣七十寺分布四郊內其最著者法定寺高僧傳云法定寺是漢永平年佛法初入中國時建後晉惠遠寓居著神異至隋始改爲法定寺寺有彌勒聖像乃江流枯査所製唐貞觀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有僧汎愛者樹其浮圖礎巨盤身長二尺餘此塔皆被霆擊而復合爲釋惟忠所禱云

新繁縣

水經注云成都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之凡一千七百頃蜀漢延熙十年涼州胡率衆降增戶于此俗閒謂之新繁也○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安國註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鄭註云此沱尾入江不於江出晉太康地記云江沱在繁縣酈廣濟註江賦云觸玉壘山東迴爲沱據漢書溝洫志此江卽蜀守李冰所鑿非禹貢之江沱明矣本志云李冰導水見水勢横突乃鑿九井象九宮以厭之元末井湮塞新建石橋存○志云衞湖蜀漢縣令衞常所闢在學宮後又有東湖李德裕爲宰日將闢此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也明日於土中得一龜徑尺餘乃投之水後德裕果至宰相六十有三卒於朱崖驗其夢焉按宋僧衞公堂記略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饒堂者舊矣前植巨楠枝榦奇怪父老言唐李衞公爲令時鑿湖于東植楠于西堂之所爲得名也○志又曰宋蘇寶治平間爲繁令有異政嘗厭衞湖蛙鳴令人取一大者以硃點之戒曰毋再喧聒已果不鳴及湖中涸羣蛙結聚成團啓視之則硃點者居中羣蛙若擁翼焉蘇令悉放于江終其任湖蛙無一鳴者○唐初隱士朱桃椎茅茨賦云若夫虛寂之士不以世務爲榮隱遁之流乃以閑居爲樂故孔子達士仍遭桀溺之譏叔夜高人尙被孫登之笑況復尋山玩水散志娛神隱臥茅茨之間志想靑雲之外逸世上之無爲亦處物之高致若乃覩余庵室終躋陋質野外孤標山旁迥出壁則崩剝而通風簷則摧

頹而漏日是時閑居晚思茨緝靑春逃斯澗谷委此心神倒野樹而作杖卷竹葉而爲巾不以聲名爲貴不以珠玉爲珍風前引嘯月下高眠庭惟二逕琴置一枝散誕池臺之上逍遙巖谷之間逍遙兮無所託志逍兮還自樂枕明月而彈琴對淸風而緩酌望嶺上之靑松聽雲間之白鶴用山水而爲心託琴書而取樂谷幽偏覺鳥聲嬌巖高翻細蟲相調見許毛衣與亂錦聽渠聲韻宛如歌調絃作緩急向我茅茨集時逢雙燕來歷位遊蜂入冰開綠水更應流草長階前還復澤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名立也不須高爵知世事盡徒勞未會昔時三個士無故將身殞二桃贊曰先生知足離居盤桓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樂土爲室卷葉爲冠斲輪之妙齊扁同歡文苑云新繁朱桃椎茅茨辟稷爲之賦序略云隱臥茅茨之間想靑雲之外逸世上之煩襟逢明時之高志而已矣宋楊甲謁朱眞人祠詩云一濯巖下溪再拜巖中庭淸風瀟然來吹我衣上腥仙人芙蓉冠乘月下雲軿山空雜佩響靜夜朝百靈似聞客欲去小語猶丁寧蕭蕭上松柏急以雨耳聽寂寞古壇外但掛斗與星天明恐是夢恍惚遺心形去飲石上水再讀幽人銘靑山無行跡疏雨空冥冥○又有勾氏者隱於鑿溪成都文類勾某泰詩云黃塵沒車轂平地得林丘花木風光早陂地煙雨秋不彈長劍鋏甘賦大刀頭九軌利名衢逢君厭少戀又從俗鮮所得九牛中一毛强牽麋鹿性要學豹龍韜野服顏常好晴窗首自搔回來謂應聘處士紆吾袍又客主觚命酌爲言花已開靑山長委骨白骨舊生苦不飲悄癡絕偷詩宜數來頗疑明日雨紅紫落成堆又勝豁不肯黑浮類故能紅心寄塵埃外春歸杖屨中徑松靑譏讓庭草碧茸茸無術繫白日年光如轉蓬按盤溪主人勾友于字信卿李石記云有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自贊曰俗子汚我不我門凡士浼我不我室淸風滿戶明月滿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

溫江縣

華陽國志魚鳬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爲立祠成都文類孫松壽觀古魚鳬城詩野寺依修竹魚鳬迹半存高城歸野壠故國藹荒村古畫憑誰問行人謾苦論眼前興廢事煙水又黃昏註云在溫江縣北十里有小院存按漢文苑寶中王子淵以宣帝神爵三年有事湔上作僮約文卽此縣也○寰宇記云阜水在溫江縣李膺記相林寺前清阜二水是矣任僧渠堰志云九升口堰其源出於阜江至郫之棚頭別流爲溫江口西九升口者實稱江之匯也杜甫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詩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靑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卻笑當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趙抃早離溫江夜泊白沙步詩曉與諸孫別依然頗動懷去乘閑棹穩行得採衣偕漁父邀迎市村扉半掩柴夜來溪上宿夢已在高齋○宋史哲宗紹聖四年夏四月八日有芝生於溫江縣觀音院齋廚之楹一本而數結煙穟氤氳閱月不散邑令孫漸扁其處曰芝堂而爲之頌云西母萬齡金精効奇是生神草寔英瑤萁給園之中湍水之湄地其幽矣芳西孰知陟彼蜓宮眞人煩煩夜授祕訣謂余塗之沃之醴泉濯之天池羞以石髓茹而忘飢黃綺爲侶喬松可期盍獻天子以薦神祇○古今集記治西三里之金烏池唐高宗嘗夢金烏集于益州巨木上遣使訪至此見烏三足而金色浴於此池

志云，今有金烏觀存，○集記，溫江治西三十五步有女郎祠，張天師孫嗣眞之女名玉蘭者，幼不茹葷，十七夢吞赤光成孕，爲母所責，一夕無疾而卒，有一物如蓮花自腹中出，開視之，乃本際經十卷，葬百餘日，雷雨晦冥，失經所在，墳墟自開而飛昇，棺蓋掛於巨木之上，此三月九日事，鄉人至今如期齋祭之，按郡國志，梁州女郎山，張魯女浣衣石上，感赤光之祥而懷孕，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車忽騰躍升此山，遂葬焉，其浣衣石猶在，因謂之女郎山，其說略同。

彭縣

志云，縣西北三里，有劉宋時晉壽郡城，梁東益州，西魏天水郡，後周九隴郡，唐武德之濛州，垂拱之彭州，皆理此，○寰宇記云，濛陽縣唐儀鳳年於湔江之北置，故曰濛陽，蓋彌濛水源出九隴縣來，經當縣南二百五十步，本志云，東二十里之濛陽鎮，有故縣址，○志又云，北三十里之二郎鎮，乃九隴縣址，以九隴山爲名，寰宇記云，九隴山自永昌縣連亙至縣界，屈曲而九折也，方輿云，九隴者，古彭州之西山一伏隴，二豆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駱駝隴，七千秋隴，八較車隴，九橫擔隴，故有九隴之名，○陸放翁云，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植牡丹，有京洛之遺風，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于時彭門爲輔郡，輿州者多其城，里得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云，○治內有東湖，元符中，眞貫記云，九峯高峙，濛水濬發，樓閣亭軒，隱暎于茂林修竹間，又有西湖，元和中守王潛置，紹興進士鄧袞記云，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于西湖壺島花竹布置，罔不宛妙也，○勝覽云，南樓在郡圃，牛范百祿有記，文同彭州南樓詩云，百尺壓城端，飛簷欲上摶，湖光搖埤堄，山影轉欄干，秀野含春照，喬林擁暮寒，回頭大峨雪，千仞正巑岏，○勝覽又云，望雪樓在子城上，唐彭州守建，以望雪山，太和進士鄧袞銘曰，維蜀之郤，截如巨砥，厥郡維彭，西北天屏，危碧峭青，互靄蔽冥，蟉蜷虬奔，限隔番上，排雪峯，延壘萬重，鶴甃瑤斑，月積銷鮮，振古不溯，四節一色，皎皎披飄，寒涸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也，○高適爲州刺史，彭州山行詩云，峭壁連崆峒，攢峯疊翠微，鳥聲堪駐馬，林色可忘飢，怪石時侵徑，輕蘿乍拂衣，路長愁作客，年老更思歸，且悅巖巒勝，寧嗟意緒違，山行應未盡，誰與玩芳菲，蘇瓊贈彭州權別駕詩，瓊流脈脈錦城開，追餞年年往復迴，祇道歌謠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臺，黃鶯急囀春風盡，班馬長嘶落景催，莫恰分飛岐路別，還當奏最掖垣來，○集古錄載，秦李冰爲蜀守，鑿山導江，以去水患，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君操刀入水殺之，因刻石以爲五犀，立之水旁，與江神誓曰，後世淺無至足，深無至肩，謂之誓水碑，立在彭州，馬端臨云，彭州掘地得隸帖，碑本字畫猶勁，頗類蒼武岡而差殘也，○寰宇記云，九隴縣灌口鎮之城，西有玉女祠，祠西有蜀守李冰祠存，○五代史補，蜀王衍與其太妃遊青城山，遂至彭州陽平化，志云，今金城山之仙居觀，是其駐蹕所也，金城山形如城，上應角宿，即二十四化之陽平治矣，○志又云，治北五十里白石灘，即渦沅治也，上應房宿，治有渦都觀，下觀名曰懸石，寰宇記以渦沅作麗元，云范蠡學道於此，又云，五龍山有神溪水，仙人李伯陽昇山巔之今爲溪源，山高數百丈，延袤二十餘里，山巔有洞，旱時祈雨，巫者初入，提火燭之，行少頃，跂足而望，懸崖中有斧鑿痕，如井，深數十百丈，版

一線之明，而蜒蜒蠕蠕然上，衛謂之天生眼，至此少偃息，復入第三四五六洞，洞下寘淵，深不可測，盛夏水冷如冰，以編竹筏凝其上，遂逶迤附而入，抵第七洞，龍所穴也，始用符呪取水，盛竹筒而出，離洞口即有風雷隨之，而雨作焉，間値洞中木蹙，巫者多不得出，○勝覽云，葛仙山有崇眞觀，在濛陽北四十里，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葛仙翁壇、樹仙翁昇實，於此得道，大同中蒲仙翁高遠復於此白日上昇，梁武錫名上淸觀，劉孝先作碑，以紀其事，按成都記，葛案夢神人謂曰，異日富貴無忘葛璝也，後尹成都，再夢，乃復新觀宇，皋自爲記，寰宇記云，七鐵云，葛璝化週迴巖巒，左右嵌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觀下有礪泉，深在谷底，汲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砌十五步，巨石下有丁東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中和年，刺史安金山準詔投龍，郡縣參從者三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竭，安公與道流頗懷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祈，良久，涓涓而滴，雖從騎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三日，蠶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餘矣，○勝覽云，至德山在郡西三十里，上有廣明院，蜀王衍嘗事遊幸，嘗登是山，患其高險，令於爾唐寺東別開一徑，凡數里，廣可二丈，栽松砌石，以達於寺，從官悉騎以從，松枯石怪，尚有存者，本志云，至德山有三昧泉，自石竇噴洌，方大如斗，不竭不溢，俗傳，即知元國師洗人面瘡之處，至今疾者澆之多效，按高僧傳，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疑疾於五峯山，同會僧衆俱不之測，悟達國師獨善視之，將及九旬，病愈別去，云所苦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隴郡之茶籠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悟達洎盜至蜀，歷訪羣峯，訊老樵牧，皆以未嘗聞茲山名，乃嘆曰，噫，病禪之妄也，將回，遇一山童曰，某是彼巖之義沙者，前導而去，俄覩殿塔儼然，房廊環麗，果値昔之病僧迎門敍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我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爾以宿緣，一語遂止，言寄寓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詣果胡難，乃命侍童送師歸去，迴望之頃，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事也，時知元著傳之矣，得僧可思，尤閑地理，爲元作塋，兆於丹景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籠山矣，○志云，縣北三十里丹景山，舊志以爲山蒔牡丹，春時紅豔照人，故名，其前爲彭門山，兩山對峙，懸崖絕壁，相去數百步，如門，即天彭門也，或曰彭祖嘗遊洞府，以窺聖迹，嘗往來於其中，五代史補，僞蜀太后徐氏題丹景山金華宮詩云，碧煙紅霧漾人衣，宿霧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太妃徐氏和云，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輪金輅駐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靑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傳王業，積善終期四海同，○寰宇記云，白鹿山在九隴縣北五十里，周地圖記云，宋元嘉九年，有樵人於山左見群鹿，引弓將射之，有一鹿所趣險絕，進入石穴，行數十步，則豁然平博，邑屋連接，阡陌周通，問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後更往尋之，不知所在，○勝覽云，白鹿山有大乘金粟禪寺，本晉佛圖澄所建，上有洗腸池，按大同志，晉永寧二年，羅尚殺隱士劉敞，敞故州牧劉璋曾孫也，隱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嘗屈志，尚誣妖言而殺之矣，○輿地紀勝云，彭縣大隋山之景德寺，大業中神照禪師投錫之所，有本禪菴、白龍井，山生竹若龍頭，俗呼龍頭竹，勝覽云，大隋去堋口鎮三十五里，神照所居，有謙

布張天覺記云西山之勝在彭門者大隋爲甲郭印詩云我聞大隋名夢寐猶記錄得傲天彭道空氣知可掬出城六十里崎嶇轉江曲山門忽斗上危步依筇竹崩石帶煙雲異草羅澗谷寂鳥下窺人乘猿時掛木路窮纔見寺金碧煥雙目祖師古定光燈冷無人續開公生異世大事如付囑僧言山長陰朝莽雲容蹙森辰爲我晴峰岫堆濃綠嵐開俯秋風一洗塵土俗舉手捫丹崖橫身跨白鹿十年勞問訊親到心始足坐久燭漸微借榻雲閣宿山寒寐不成窗外泉鳴玉○高僧傳彭州土溪智陀子言莊主綿州人也初至大隋開舉石頭和尙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縣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了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初室成日作偈曰一鑿石龕全縱橫得自然淸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眛眠○勝覽云中隋山在大隋之後上山三十里至光相閣三月半間猶去積雪下視葛仙白鹿大隋眞塔壇也○碑目云九隴縣龍懷寺碑唐王勃撰略云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岷嶓之所控帶攢峯北走吐香蟬於元霄巨壑南馳敵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碧岫丹岑往來煙樹隋開皇五年始賜額爲龍懷寺因峙爲號澂崖列戶地鄰縣左途均縣上之恩山似龍盤卽建龍懷之刹矣○按彭州寺觀特盛故予隨類而詮次之則山川亦可見焉

崇寧縣

唐之唐昌縣宋初之永昌縣也熙寧間狄道李子忠來牧是邑搆堂於其所居之西北隅而命之曰治巳修篁珍榦羅立環擁寒溜瀠瀠渠行沼畜公事旣休卽來其間此文與可記之矣○唐咸通中御史中丞吳行魯出知彭州於州之唐昌縣心置草市歇馬亭及靈巖報恩院陳鍔爲之作記立碑建德鄉其詞曰聖上以南夷不虔邊塵亟起倏且授執政憲俾擇要郡以良難而牧之遂命御史中丞渤海吳公行魯持節出刺雅安公松筠植心金石勵志雅安實邊之衝東入輸隘應援由此公至止一顧屹如巨防當危疑之秋晏息無事郡人以考秩將滿預懷去思接武陳誠緬借殺撫丞相隴西公以公功業昭著飛章上聞請充節度參謀兼隨軍行營副都知兵馬使東路行營都知兵馬使仍兼知黎州巡邊制置公遂於大渡河瀨啟一橋亙五百尺自干戈未寧士馬旁午饋運往復商旅經過曾無覆溺之虞永絕滯留之患至今行者咸必歸恩異跡奇謀繁難具紀由是復昇於犍爲雅之南千里縣道烽堡相屬早夕軍食跂俟於犍爲公智出事先機生料外風波助意舟檝如飛是得閫境無虞諸軍飫飽實公之功也由是天子以彭門名郡而價其重勤公軔車之日卽究風俗民之疾苦巳明其重輕事之興廢巳熟其利病從便革弊幽顯恆心郡內旣肅施及支邑以唐昌縣中界接導江郫城東西縣遠不啻兩舍雖有村落僻在荒墟昔置郵亭廢毀將久行役者對食而泉飲貿易者星往而燭歸爰歟公行投告無所深溝雨溢古陌橋摧跬步難躋艱苦寧述況輸役賣限徵斂有程而欲罪其稽違者乎公惻然疑想卽日計成遂陳於連帥於縣心置草市因其鄉名便以建德爲號自此四來者旋歸而迓迎中望者舉目而知歸老幼攜挈倏忽而至萬家歡笑共事修營不旬日而告就今則百貨咸集蠢類莫遺旗亭旅舍翼張鱗次榆楊相接桑麻漸繁如此牧人可謂移風易俗矣昔武侯以蜀腥臊故令鄉邑朔日而市意在習其筋力而使之征徭又每及上春

以蠶爲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往公亦約之以期而候之其日商旅𧁾貨至者數萬珍織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想人之心豈待詢問而知其歡悅也復以路由諸郡輿跡輪蹄徘徊一息無稅駕之所遂出俸錢建長亭崇軒邃室外廄內廚帷薦精新器物充足則往來者非止暫食而卜夜可矣人旣繁會俗已豐饒又置一鎮抽武士三十人而穎之創立廨署早暮巡警盜將戢跡人遂高眠不虞攘竊無閉夜犬昔云康泰不可比儔又茲地會昌之前有佛寺數所因廢而未興鄉閭求福無處禮敬像設之儀莫諭鐘磬之聲不聞僻野深郊轉爲𢈀俗復置靈巖報恩院修北方天王及侍從奇工妙飾相好無雙高墉環合門廡揭立又度僧住持行道無有虛日斯人也非只豐足而永逃夭札之患得不紀其盛跡而垂於無窮者哉

蜀中名勝記卷之六

成都府六

灌縣

成都記云江水出羊膊山北逕甘松至于灌口永康軍志漢文翁爲守穿湔江水堰流以溉平陸春耕之際溶之如金號曰金灌口也○李膺益州記曰湔水路西七里灌口山古所謂天彭闕也華陽國志望帝之時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遂委以政事已而禪位於開明之西山隱焉按今灌口鎮有望帝祠存○道將又云秦李冰爲蜀守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相對如闕彷彿若有神見遂於水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漢興數使使者祭之按揚雄蜀記李冰以亡者過天彭闕精靈見焉○元和志灌口鎮在導江縣西二十六里後魏置自灌口坂泝千頃山五百里間兩崖壁立有瀑布飛流十里而九昔人以爲井陘之地寰宇記云唐貞觀於灌口鎮立鎮靜軍宋改爲永康軍矣杜甫野望因過常少仙詩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遺回岑參開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報恩寺詩聞君尋野寺便宿支公房溪月冷深殿江雲擁迴廊燃燈松林靜煮茗柴門香勝事不可接相思幽興長蘇軾送鮮于都曹歸當灌口舊居詩蟹遠羞巖照碧銅依然春晉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游無驥馬要將老健

啟千鍾。子孫三世惟身在。為向西南說病容。○水經註曰。江水又歷都安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有桃關及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立碑六字曰。深淘灘。淺包鄢。隱者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古今集記曰。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南十數州縣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今縣西三十三里鍵尾堰索橋有李冰祠。按即崇德廟也。宋尾仲肇仕為監永康軍。崇德廟即此。○范石湖離堆詩序云。沿江兩崖中斷。相傳秦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蜀漢水涸。則遣官致祭。灌都江水以自足。謂之擬水。民祭賽者。率以羊。歲殺羊四五萬計。其詩云。殘山狠石雙虎臥。斧跡鱗皴中鑿破。潭淵油油無敢嘩。下有猛龍拴鐵鎖。自從分流注石門。西州粳稻如黃雲。刲羊五萬大作社。春作伐鼓蒼烟根。我昔官稱勸農使。年年來激西江水。成都水米不論錢。絲管相隨看蠶市。○水經註曰。江水由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穎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膝。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都安之堰。亦曰湔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夫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李膺記云。玉女房鑿山為穴。深數十丈。中有廊廡堂室。屈曲殆若神功。非人力矣。○蜀志後主登觀坂看汶江。旬日始還成都。華陽國志。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兵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坂。上反在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隄堰志曰。導

自神禹導江正源至石紐。出汶川而南。其北無水。秦昭襄王時。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七十餘丈。首闊一丈。中闊一十五丈。後一十三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橫斷洪流。故曰都江。以分岷江之水。北折而東。灌溉蜀郡田疇以億萬計。蜀用富饒。號稱陸海。於所逼處又設護岸蓋龍石附岸。水不齧土。而渠可堅久。指水數十餘處如象鼻狀。以扞之。皆冰之所作也。都江口舊有石馬埋灘下。凡穿淘必以離堆石記為準。號曰水則。其下淘深二丈二尺。而水則下亦深七八尺。石渠水口橫一丈五尺。從一百二十丈。深六尺。石洞水分為三。曰灌田水口。橫一丈。從一百二十丈。深六尺。曰彭州水口。橫三丈。又分為二。其一從十有五丈。深五尺。其一從四十丈。深三尺。曰將軍橋水口。橫二丈三尺。從四十丈。深三尺。外應水口。橫四丈。從一百四十丈。而中分之。上流深六尺。下流二尺。保堂水口。橫一丈五尺。從一百三十丈。深四尺。倉門水口。橫八尺。從五十丈。深二尺。馬騎水口。橫六丈。從二百九十丈。深二尺。鼓兜石趾水口。橫二丈五尺。從六十丈。深二尺。東穴水口。橫三尺。從一百五丈。深五尺。投龍水口。橫五丈。從八十丈。深三尺。北水口。橫四丈。從一百八十丈。深三尺。鐵溪水口。橫一丈。從六十丈。深三尺。揷下水口。橫五丈。從一百二十丈。深三尺五。從水口橫三丈。從六十丈。深一尺。歲以為度。過與不足。其害立見。由漢以來數千百年。或因舊迹治。或因時疏築。而功實原於秦守冰。故歷代廟祀之。所謂馬騎水口者。東南六七里間有堤名上馬騎下馬騎。各長二百餘步。世傳冰駐馬於此督工。後訛以騎為隄也。○宋史曰。沫水出

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皁江皆為沫水。入西川。嘉眉獨鈕開。夏秋洋溢。必有衝決。可捍之患。自秦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耕桑之利博矣。皁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而分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而分曰石址。曰鼓兜。曰道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樟下。曰五徙。而石渠之水則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導。皆以隄揖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尊以竹龍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扞之。離堆之趾。舊鑱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諸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役工濬治。謂之穿淘。有碑刻熙甯制書云。凡創水碾礁。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元史曰。蜀堰舊為李冰作。歷數千百年。所過衝蕩盡壞。又大為民患。有司以故事。歲至隄防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亦數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緡為庸錢。由是富者屈於貲。貧者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鉅萬緡。大抵出於民者什九。藏於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償其費。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三十有二處。餘悉罷之。召灌州判官張

弘計曰。若甃以石。歲役可罷。民力可蘇。弘遂出私錢為小堰。堰成。暴漲不動。乃具白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下及鄉里之老。各陳利害。咸以為便。於是徵工發徒。自都江舊陸而治之。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分江導水。因勢疏堰。以鐵六千斤鑄大龜。貫以鐵柱。鎮其江源。然後諸堰皆甃以石。範鐵以關其中。以桐油石灰雜麻絲搗熟塗其罅。岸善崩者。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為固。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會則有石門泄蓄。自是水利省歲上其功。詔揭傒斯記之。是役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役徒三千九百。蒙古居二千。糧千石有奇。石材萬餘。灰六萬餘斤。油半之。鐵六萬五千斤。麻五千斤。共四萬九千有奇緡。工畢。官積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貴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淘灘。修堰之費。仍免灌之兵民常役。俾專力堰事焉。○舊經云。太初蜀王征西番。野人以壺漿為獻。王使投之江中。三軍飲之皆醉。因名味江。寰宇記云。味江水出青城長樂山下。江中有大石高數丈。號大坎。又有小石在其下。亦高數丈。為小坎。水激其上。洶湧聞于數里。古老傳云。味江水甘美。人爭飲之。因名青城。外史云。即今漩口江也。江口石有名大險小險。或即坎之轉音。大坎石磴邃窈。其傍深林老樹。猿猴攀掛樹間。春夏水至。則沒路矣。○水經註云。都安縣渡江有笮橋。按所謂索橋。溜筒。皆其遺制也。唐獨孤及笮橋贊曰。相引一索。人緣其上。如猱之縛。轉帖入淵。如鳶之落。尋橦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戒。實無底壑。志云。縣西二里有橋曰珠浦。即索橋也。其制兩岸鑿石為

穴棧石爲龍夾植巨木乾砥湍流絙竹繩跨江橫闊一丈離水面五尺長百二十丈方輿勝覽云繩橋前有翠閬山山上道院古王仙柯燒丹之處在永康縣西八里范成大過青城渡索橋詩織簟勻鋪面排繩疆架空染人高曬帛獵戶遠張罾渉險難承雨翻翻不受風何時將蜀客東下看垂虹志云笮橋在縣西六十里兩岸石柱以竹繩橫亙斲木爲笮狀似瓦壠繫繩上渡者以麻繩縛腰笮下仰面緣繩而過南通滋茂鄉與汶川界今易爲繩橋○古今集記云縣西十餘里有崖閣棧道二十五里有石箱閣道三十里龍洞閣道○碑目云距紫屏山二里許道旁有漢石刻三皆治道記也其一曰建平五年孝哀時刻也其二曰永平元年孝明時刻也在范公平崢崖之西○成都記云古魚鳧國治導江縣寰宇記曰導江縣本都安縣地太康地志云都安劉先主置屬汶山郡周武帝併入益州之犍別於灌口置汶山縣唐武德元年改爲盤龍縣尋改爲導江李膺記云山土色黃盤迴有龍形故曰盤龍外史云盤龍山不言所在今學宮之右有金鑑山壤黃而形蜿蜒者是也○志云導江廢縣在東二十里導江舖元爲巡檢司時土城尚在今悉平爲田初孟蜀改導江爲灌州宋改永康軍尋廢熙甯七年趙抃知成都乞復永康軍嘉定二年知軍虞剛簡上五事曰本軍近接威茂并青城一帶山不五七十里即是夷界蕃吐人寇自此途出又距成都百二十里而近其爲緊切甚于雅黎○方輿勝覽云玉壘堂致爽軒俱在軍治范至能詩夕陽塵外深郊壩六六峯頭夢覺餘竹色喚人來下馬亂蟬深處有歸書陸務觀和云黃塵亦日汗沾裾竹裏煎茶嘗有餘堪笑放翁窮巧欲君池館讚君嘗子燁和云圍闌竹色遶郊居勾引清風百畝餘憶昔破

門縣內翰而今下馬范中書○紀勝云巖奕亭在軍北朝天門太守呂汲公建李驥記曰危亭飛檻負城四出觀覽之勝甲于東南出金馬門過朝天寺登廣莫亭憑欄下視一目千里矣又有花洲在軍城南百步王子俊爲賦魏華父說○碑目云唐貞觀十三年韋作觀魚記在軍城五里北山朝天寺又云唐人徐浩書金剛在經導江天宮院今刻之石又云導江縣北迎祥寺鐘樓內有刻字不記年月觀其有節度押衙字即爲唐末五代間刻也寺有老泉爲記東坡書碑刻俱存○志云縣西二里崇德廟李文饒鎮蜀時重建段全暐爲記廟內有八分書聖水池碣近年掘地得之移入成都墨池按方輿勝覽聖水池在永康縣西一舍妙真觀觀昔有女子上昇仙洞藥爐尚存不知碣何以在崇德廟○碑目云唐吳行魯碑在導江縣北闕難壽有古碑刻字費瓚誠蓋唐大中十一年治隸彭州時吳爲長史所建又云僞蜀王建宗子嘉王宗壽與能一院僧卯往來書劄二十餘簡存于龍門院墨迹宛然如新按張商英龍門院本末記院在永康縣六里青城大面三十六峯嵯峨萬仞盡在軒檻間其詩云四時積雪蹭峨巘三派飛泉出洞天即此地○寰宇記云司馬相如墓在導江縣東十里又有楊妃池今爲唐氏之居按太眞外傳楊元琰爲蜀州司戶生貴妃於此妃兒時嘗誤墮此池志云在縣東二十里今爲丘洪二姓宅○陳後山云王蜀花蘂夫人姓費氏青城人也圖經相傳有花蘂舊宅不知其處費氏尚有裔存詳見詩話○方輿勝覽云蠶崖關在導江縣五十里以振西山之走集外史云關去縣二十里實汶川地有巨石高丈餘峙山之麓土人云此蠶崖石也關以此得名志云關當縣西岷江之北松茂驛路之衝周武天和二年剏立石路峻稜

如簇蠶因名杜少陵詩蠶叢鐵馬瘦灌口米船稀即此宋熙甯五年重建元末燬於兵火今設巡司關外有市謂之蠶崖市宋史韓忠獻公子絳知成都日所巡以爲夏夷互易之地杜絕西羌窺伺之端云舍部格曰勅松當悉維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已後即來彭州互市法司差上佐一人於蠶崖關外依市法至市點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志云玉壘山去縣三百里衆峯叢攢遠望無形惟雲表崔嵬稍露山石礬鑿可爲器亦磁碪之類唐貞觀拔關於其下名玉壘關亦曰七盤關乃番夷往來之衝也○碑目云玉壘關碑唐大中十年白敏中帥蜀日建關旁有大碑即幕府陳可度頌功德之碑米蔾翀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思故國見寄詩玉壘天晴望諸峯盡覺低故園江樹北斜日嶺雲西騎對看入小長空共鳥齊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躋崔信明送金敬陵入蜀詩金門去蜀道玉壘望長安豈言千里足方尋九折難西上村飛蓋東歸我掛冠猿聲出峽斷月影落江寒從今與君別花月幾新殘○李膺益州記云齊永明初置齊基縣於青城山東築土城週五里周地圖記云武帝改齊基爲青城縣因山名也志云廢青城在今縣西四十里散入大樂其亭二鄉○名山記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都山形似城其上有崖舍赤壁張天師所治處南連峨眉亦有洞天諸靈書所藏不知當是第幾洞天也○玉匱經曰青城山爲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一名赤城山對蜀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杜光庭記云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其第一峯耳高三千六百丈周而五千里靈仙所宅祥異則多於是有瑤林琪樹金沙玉田甘露芝草天池醴泉之異焉福地記中國名山以青城峨眉爲西嶽佐理又三佐命山及十大洞天皆有青城之

名○楊用修蜀志補罅云青城山有一百八景風日佳時登儲福宮望之歷歷可數曰彭祖峯曰石窑峯曰獨牙峯曰對雲溪曰藏雲塢曰齊雲榭曰垂虹亭曰捐雲閣曰倚石軒曰臥雲庵曰青溪曰碧桃溪曰芙蓉溪曰躑躅溪曰海棠溪曰溪光亭曰過溪橋曰乳泉曰潄珠泉曰檻泉曰清風湖曰鏡湖曰荻花洲曰翠嶼曰碧霞洞曰斜川曰曲水曰紫霞洞曰鑒橋曰樂圃曰紫薇洞曰餘醴洞曰清陰橋曰綠篠橋曰玉微亭曰紅蕖塢曰爛柯亭曰藏稍泉曰翠光亭曰茅堂曰紫陽洞曰桃源曰賸香亭曰金華室曰舸齋曰蒿谷曰黃梅嶺曰煎茶溪曰芹浦曰鸚鵡林曰蒼廬曰野人澗曰栢坪曰寶遂址曰妙高峯曰碧蘿坪曰木蘭岫曰桂香亭曰石寶曰白蘋洲曰藻經曰鑿峴嶝曰豹谷曰百花潭曰鹿關曰瑞香嶺曰芝畦曰瑞荷塘曰棲霞塔曰黃浦曰菱澗曰芭蕉谷曰直釣亭曰和芳雕曰金根徑曰桔徑曰鎰雄泓曰芙蕖島曰歲寒洞曰萬杭曰棲真洞曰望仙坡曰黃葵坡曰鳳簫樓曰跨鳳亭曰牛關曰瑕鶴峯曰化城洞曰望闕臺曰凝碧溪曰玉女溪曰寶陀巖曰暮坡曰藏春島曰桂子谷曰九曲池曰華海曰江梅島曰水仙灘曰落荷閣曰丹臺曰浴丹池曰躡藥臺曰芳草渡曰采薇汀曰金絲堤曰菖蒲谷曰種茶巖凡一百有八也○唐耿湋送崔明府赴青城縣詩清冬賓御出蜀道翠微間遠霧開群壑初陽照近關霜潭浮紫菜雪棧繞青山當似遺民去柴桑政自閑錢起賦得青城山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歌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說青城峯青城欲蒼碧遠壓峨眉吞劍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洞花明不知夕是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日落猿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傍旌旗綠蘿春月營門近知君對酒遙相思岑參寄青城

隱谿晏道人詩五嶽之丈人西望青晉晉雲開露崖嶠百里見石棧龍谿盤中峯上有蓮花僧絕頂小閣若四時嵐氣凝身同雲出無心與谿澄澄誦戒龍每聽賦詩人則衲衫風吹裂綻石壁懸孤燈久欲謝微祿皆將歸大乘願聞開士說庶以心相應從途寄青城山巔蘊師詩懷師不可攀師住杳冥間林下誰聞法塵中只見山移年人不到盡日鳥空還曾過無生說應憐獨未聞賈島送靈應上人詩遍參尊宿遊方久名嶽奇峯聞此公五月半間看瀑布青城山裏白雲中宋紫微孫處士送青城丈人詩深入青城好洞天白龍一覺幾千年鋪雲枕石長松下朝遊看盡日眠趙抃入蜀先寄青城張逸先生詩踰年青社待徘徊一日皇華下詔催蜀道五千馳驛去秦川百二捧雲開不同參政初時入也似尚書兩度來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又遊青城詩三十六峯峻維嶬在蜀奇方行御史部垂款丈人祠漫雲諸峯隱晴雲大面披訪仙窮寶洞勑鬼閱豐碑泉落寒崖響嵐依古木垂良工存舊筆老叟琢新詩陟險齊變嚴蓬幽鼓七絲盤桓不忍去還作更來期范成大青城山詩萬里將遊不暇馳雙旌換得一枝筇来從井絡直西路上到江源第一峯海內陰身輪我佚山中佳氣爲人濃趙詩賦刻巖前石付與它年餘筆重○李膺記云入山七里至赤石城有羊腸盤三師壇上五里至瀑布木澗二百步有二石梯有一石筍高三丈過二石門絕崖數百丈下起常道觀高峯下有水六時灑落東北有二石室名龍宮可容百餘人從龍宮過石室至石梯名龍橋又有一石梯洞穴深邃莫知所極西北有石室宛然見存又有黃帝壇石法天地上圓下方闊一丈二尺有十二角觀東石刻日月各闊五尺厚一尺二寸相對柱上烏兔輝煥方圓砂

磚可觀○五岳眞形圖云洞天所在之處其下別有日月分精以照其中龍橋處二山相去百餘步峯嶺危竦相對橫在峯首橋之半漸漸促小可六七寸長一丈五尺兩邊懸崖俯臨不測山傍有君石天師張道陵與鬼兵爲誓朱絲夾山青崖中絕今驗斷處石並丹色闊二十丈深六七丈望之絕然也○青城甲記黃帝封青城山爲五嶽丈人乃嶽瀆之上司眞仙之崇秩一月之內羣嶽再朝焉博物志青城縣歲春秋以疏饌享丈人山令躬行禮蓋蜀之望山也有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碑目云丈人觀四碑大殿右功德碑鄭𢿫書殿上視文碣進士任瑤文三門下置觀碑徐大亨文三門右紀符瑞碣廿道榮八分書杜甫詩云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李翼六言詩春凍曉鶴露重夜寒幽枕雲生豈是與山無素丈人著帽相迎眞蓋唐末仙人也陸游謁丈人觀詩黃金篆書榜朱門夾道巨竹屯蒼雲巖巔蜩若天地分千柱耽耽壓其根纓冠笑謁丈人君廣殿空庭吹寶薰婆娑雲髻手爲皴異哉山靈與土獚物怪鬱鬱冠丘墳偎人佩玉雜帨帉手盤貂冠拔不群欲去不忍恨日曛道翁採藥夜勤松根茯苓獲兼斤人芝植立強骨筋狗杞睪吠聲猩猩山爐小甑炊幽芬朱顏不飲常自醺我亦宿誦五千文一念之差墮世紛逝將從翁走如麋鹿昔祕訣何由聞又題丈人觀道院詩斷雲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盤偶忽青鸞塵世窄閑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藥異氣穿巖夜浴丹却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帶侍中冠按務觀三作多詠范長生事其劍南詩藁云青城山有孫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其詩又有浮世深

沉何足計丹成羽落珥貂蟬之句○方輿勝覽云碧落觀即長生觀在青城縣北二十里昔有范寂字蓋實劉先主時棲止青城山中以修煉爲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爲逍遙公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爲長生觀觀有古栝高數十尋圍三十尺世傳長生手植胡叔豹詩更斷盤根藏大藥也令嘉樹得長生即此觀有赤城閣縹緲甚遠外史云唐明皇登青城於長生觀駐蹕故志謂長生是元宗別殿雖就傾圮遺砌儼然唐求長生觀詩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眞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遊傍綠畦蘇嫩玉夜闌紅竈燃新丹鐘聲已斷泉聲在風動茅花月滿壇○乙記云上清宮上皇殿延慶宮皆明皇幸蜀時造吳綿錄云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瞰丈人峯直若培塿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檻下如聚浪起伏勢皆東傾孫知微詩臺殿壓半青峰頂松杉擁被白雲根者此也勝覽云昔朝起天宮於高臺山丈人祠側號曰上清宮其東北麓即天師種栗之處上有天池夜則神燈飛行遍空或謂草木之精所爲王叔瞻詩神燈點點光可掬星斗熒熒低欲挹即此宮庭又出瑞聖花見方物記○晉時又於丈人峯前建上皇觀蜀志補鐫云亦名元眞觀神芝異草嘉樹名花皆生於此芝草如稻苗食之可仙唐章孝標上皇觀詩煙霞星蓋七星壇想像先朝駐禁鑾蹤路已平栽藥地皇風猶在步虛壇樓臺瑞氣晴霧索杉柏龍身老屈蟠翻感惠休并李郭劍門空處望長安○延慶宮即常道觀也勝覽云自會慶宮西行一二里有常道觀乃古黃帝祠址隋建甲記云大業七年太常博士陸道碑在常道觀軒轅石龕下軒轅臺獨秀峙表下望衆山若蟻垤連抱之樹若薺志云石龕今呼天師洞有張天師像及唐碑字畫完好可搨碑文曰勑益州長史張敬忠頃者西南匪化備役殷繁山川既接於夷戎縣道有勞於轉輸自卿鎮撫百姓咸安萃弊澄訛良多優恤歲陰寒極比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領之蜀州青城先有常道觀其觀所置元在青城山中聞有飛赴寺僧奪以爲寺州既在卿節度檢校勿令相侵觀還道家寺依山外舊所使道俗兩所各有區分今使內品官王懷珍道士王仙卿往蜀川等州故此遣書指不多及右勑明皇行書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閏十二月十五日下十三年正月一日至益州二日至蜀州專檢校移寺官節度使判官彭州司倉參軍楊𧦬蜀州刺史平嗣先青城縣令沈從儒常道觀主甘道榮勒字右款八分書碑目云延慶移觀手詔碑在觀後絕峯之上石龕中韓擇木八分書記銘在延慶靈寶眞人五

符幢下俱開元十二年立志云延慶觀亦名昭慶文與可昭慶觀詩琳庭盤玉帶彩翠挽步武崇價不可誰泉石鬪難諳神幢邈百尋帝輦勝萬古鑒瀑誰與窮長飛六時雨所謂神幢即五符幢也○碑目唐元宗眞容碑在六時巖下按志明皇像亦在天師洞或以爲孟景像也錄異記云六時水在宗元觀南二里對觀有崦崖高百餘尺五崖上授道壇昔甯眞君與軒轅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有自然水從崖上灑入澗底有石龕刻元宗皇帝御容勝覽云常道觀南有六時水云六時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灑陽時則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灑六時飛京鏜詩八千里隔東西域十二時分晝夜泉即此又有石日月日在延慶觀東北月在溪西崖中並徑五尺六寸半一日石天地天形有十二角地形正方闊六七尺或云即鬼城也○方輿云鬼城山在丈人觀西北又云常道觀北有張天師誓鬼壇志云漢時龍穴出

水隳害禾稼。張道陵立石碣以鎭之。名曾鬼碣。甲記曰。壬子七月十三日。鬼城山崩。漾水大至。山高百餘丈。丈人觀居其下。將墮摧壞。俄有大石墜下。堰水向東。竟免漂陷。初觀中資溪水日用。負汲爲勞。自漾水之後。流泉直注廚下。甘美不竭。碑目云。昔天師自鬼城山驅鬼於絶域。有鬼界古碑。字畫磨滅。不知年代。又云。天師戒鬼筆迹在大龍橋側。深一十三丈。闊十三丈。○輿地紀勝云。清都觀在延慶上二三里。一名洞天觀。唐道士薛昌濟丹井。杜光庭墓俱在觀後。薛昌卽飲呂陸酒得道者。文潞公鎭蜀日。市觀側隙地以贈張俞。所謂白雲隱居也。其下白雲溪出焉。任宗易詩。悵隨六詔上丹闕。高臥一峯巖白雲。少懋自題云。欲作外臣誰是友。白雲孤鶴在巖扃。○杜廣成曰。延慶觀南天倉山。神仙以爲幣庫。有三十六峯。前十八日陽峯。後十八日陰峯。河圖括地象。白沙一百八景。青城三十六峯。謂此也。虯公迴詩。天峯夜半剝冰花。三十六峯如玉立。趙雄詩。三十六峯如不到。青城還似不曾遊。○勝覽云。天倉下儲福宮有唐容宗女玉眞公主像。宮有天峯閣。望三十六峯如列屏。沈少南詩。劉燕齊封奉聖元。更開泌水古名園。何如帝子空山外。落日騎鱸芳草原。胡叔豹詩。弄形如還促簪神。阿兄燭醉梨園春。人間百城之耳不聞。何物女子乃獨醒。徑來空山臥白雲。不見漁陽胡馬塵。文同天倉山威儀觀詩。羣峯削瓊瑤。老蘚抹古綠。應朝大岷去。簪笏儼相逐。珠宮祕仙仗。錦笈凝寶籙。上帝此爲倉。其田堆種玉。○蜀檮杌。咸康元年九月。王衍與其母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宮。人皆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歌之。住山中旬日。設醮祈福。太后太妃又謁王先主鑄像。已幸丈人。元都二觀。及金華宮。夫人李舜絃隨侃詩曰。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埃盡物象間。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志云。金華在丹景。玉華在青城。陸游青城山夜登玉華樓。木蘭花慢詞云。問邯鄲夢境。歎綠鬢。早霜侵。奈華岳燒丹。青谿看鶴。尚負初心。年來向濁世裏。悟眞詮。秘訣絶幽深。養就金芝九畹。種成琪樹千林。星壇夜學步虛吟。露冷透瑤簪。對翠鳳披雲。青鸞遡月。宮闕蕭森。瑣函一封奏罷。自鈞天。帝所有知音。却過蓬壺笑傲。世間歲月駸駸。○乙記云。青城有天國寺。玉置經云。青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谷山。谷音近國。卽天國也。方輿勝覽。天國山在永康縣。左連大面。右連鶴鳴。前臨獅子。後枕大隋。上有龍池及融照寺。按卽天國寺也。云是黃帝築壇封甯封處。未詳。唐眞人張令問隱居於此。號天國山人。以詩寄杜光庭曰。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清晝眠。山有玉女洞。亦曰素女。碑目。附刺史薛道衡。磨崖碑在玉女洞後矣。五嶽圖曰。青城山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八大洞應八節。玉女其一也。元中記曰。青城洞穴分三孔。西北通崑崙。外史言有李氏好道。嘗率丁夫持炬賚糧入山下古洞。行三日至一大溪。不得涉而止。比出洞口。不自合。迷不知處。○寰宇記云。聖母山高二千餘丈。週三十餘里。其南有深洞。在八大洞之數。傍使山高下。與青城相接。當吐蕃之界。谿谷深邃。夏積冰雪。所以限爽夏也。大面山在三溪北。杜光庭曰。前號青城。後曰大面。其實一耳。按此溪水色黑。又名黑水溪。雲笈七籤。隋褚聖母黑水溪人。悟達國師題其居爲聖母院。山亦從而名之。宋時山中有二隱士。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召至揚州。留入講筵。不可。拜通直郎致仕。百三十餘歲猶存。巢徑險絶。人不能到。先生數年輒一出山前。人亦罕有見之者。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

在圍城中。夜率將士攻賊營。不利。騎驢遁去。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不出。淳熙間有子丈人觀道院見之。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蓋皆得道於山中也。○錄異記。青城縣西北二里有老君觀。門東上有一泉。號馬跑泉。水味甘美。四時不絶。春夏如冰。秋冬反溫。昔老君與天眞皇人會眞之所。其泉是老君所乘馬跑成。卽沖妙觀也。碑目。沖妙觀記。杜光庭撰。○勝覽云。飛赴寺在青城縣飛赴山下。舊名昌聖院。乃唐左軍容使嚴君美捨宅。有四望亭。呂汲公詩最勝。西峯下林梢四望亭。江山觀望擬梁益。布丹青。文陵州詩。平林露屑巘。上獨覺孤寺。羣仙馭飛翻。往往赴於此。風光皓影亂。日落鐘聲起。誰可謂詩豪。興來吟萬紙。○志云。香積山寺卽靈巖寺也。有瀑布及鷄骨禪師塔。卽周地圖之通靈山寺。又云。今縣東南四十里。承天寺有馬祖靈骨塔。高丈六尺。俗呼爲馬祖寺。有碑云。大歷間靜照頭陀建雲峯道場。至宋宣和豫以予黃冠者。於是師之靈谷與塔俱遷。建炎三年。復還舊物。建塔於故址。柑生石合。識記冥符焉。紹興元年立石。○碑目云。青城寶幢院記。元和十四年立。觀音院記。乾符二年立。改海安寺記。中和二年立。供在海晏殿中。○艾子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方輿勝覽。老人村在大面山之北。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云。潛夫張不疑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叟致敬而問。答曰。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徒居此。爲終焉之計。圖經云。卽獠澤也。在青城北百三十里。昔諸葛亮遷獠於山下。故名。○碑目云。獠澤水石記在路次石門崖壁上。吳行魯大中七年奉使巡邊行所鐫。按志。獠澤關在縣西南百里。乃常卜胡通華捷徑也。○古今記云。老人村有牡丹坪。十洲序。謂有牡丹高數十丈。花開盈一尺。范至能詩。十丈牡丹如錦蓋。人間姚魏敢爭春。卽此。方輿勝覽云。牡丹坪者。自青城之長平山捫蘿而上。歷鳥道三十里許。有平阜數十畝。高樹蔽天。春深先花後葉。狀如芙蕖。香類牡丹。譙定天授。季浩太素。二先生隱其中云。

蜀中名勝記卷之七

成都府七

崇慶州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詩。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宋之問送趙少府之蜀州詩。餞子西南望。煙綿劍道微。橋寒金雁落。林暗碧雞飛。職拜輿方遠。仙成履會歸。定知和氏璧。遙掩玉輪輝。崇慶在唐稱蜀州也。○碑目云。天章雲篆碑在蜀州。唐開元壽王請書。又云。蜀州刺史廳壁記。大歷年間作。以張柬之鍾紹京李峴王縉四公嘗牧是州。故有四相堂。唐詩紀事云。貞元十四年皇甫澈刺蜀州時。賦四相詩序云。居相位者。前後四公。謨明弼諧。遷轉歷比。夙已無取。忝跡於斯。躬行道烈。嗟歎不足也。謹述其行事。詠其休美。庶將來君子知聖朝之德云爾。○本志云。州治判官廳後池即罨畫池。趙抃有蜀倅楊瑜邀遊罨畫池詩。占勝芳菲地。標名罨畫池。水光菱在鑑。岸色錦舒帷。風碎花千動。煙團柳四垂。巧才吟不盡。精筆寫徒爲。照影搖歌榭。分香上酒卮。主人邀客賞。和氣與春期。○勝覽云。文潞公祠在判官廳。蓋公之父在天禧時來作判官。令公受業於晉原大夫張錫之客任君。後爲立祠。○紀勝云。西湖在郡圃。蓋皁江之水皆導城中。環守之居。因瀦其餘。以爲湖也。范成大吳船錄云。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覓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

潾宴紫臺爲西州勝處。陸游劍南詩藁云。蜀人謂唐安有三千官柳四十琵琶。故詩云。歸心日夜逆江流。官柳三千憶蜀州。致能詩云。閒隨蜀水來。偶到湖光裏。仍呼水月舟。徑度雲錦地。誰云不解飲。詩已荷香醉。湖陰玉蜻蜓。亭立紅妝外。何須東閣梅。悠然自興思。驚風入午暑。水竹有秋意。朵荔不盈掬。與與蓴絲會。遙知新津宿。魂夢亦清麗。○碑目云。范公鎮留題在府城之太平院。范遊岷山過此。題紀院之經閣上云。熙寧八年三月遊青城。四日趨峨眉。俱過此。與百世相見。百朋百嘉侍行。蜀郡公記。○志云。西南附郭龍門街是晉原縣治。寰宇記云。白馬江自晉原縣入新津縣界。即杜甫詩白馬江寒樹影稀者。○碑目云。蜀先主碑在晉原縣西南二里。唐房琯文。又云。唐開元碑天寶八年立。在晉原常清觀。鮮于仲通文。○周地圖記云。晉原西五十六里鶴頭山上有鹿市。百步平坦。諸山之鹿日一聚於此。○寰宇記云。鶴鳴山在晉原縣西八十里。絕壁千尋。李膺益州記。張道陵登仙之所。嘗有白鶴遊其上。此與邛州交界。又云。臨邛故城。俗名公孫述城。益州記云。蓋李雄據蜀。李壽從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爲獠居。臨邛縣。因茲置也。○志云。蜀州有東亭。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志云。東三十里江原鎮。即漢江原縣治。華陽國志。江原縣郡西渡大江。濱汶井江。水經云。汶井江亦李冰所導。井上有守捉。三十里上有天馬祠。李膺益州記。蜀州有馬元河。河邊牧馬

產駿駒。一日千里。至此斃之。岸南人爲立祠于此。水經註。小亭山有天馬冢是也。○寰宇記云。郫江出獸金。一名皁里水。自永康軍青城縣。百丈水。南流入江源界。志云。皁江逕江原至新津入河。昔張道陵投墨於江。其水盡黑。故名皁江。有北橋。杜甫詩云。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朵。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廚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勝覽云。杜工部祠在江原縣。邑宰趙抃建。昔杜甫依高適寓於此。○寰宇記云。公孫述女冢在江原縣東一十三里。高三丈。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冢銅作紋緒。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碑目云。唐李百藥碑在江原縣之萬歲寺。唐樊知還碑在江原縣治居寺。顏師古文。今俱殘缺。又云。唐太平公主出家勅在天慶觀。按魏了翁江原縣天慶觀雲屋記略云。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語其徒曰。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益縣官。今逆氛若此。又不能剸刃賊腹。脊首原野。盍姑杜門以俟底定。乃相與校藏書。見其書有爲九層之臺。可以爲民禳沴祝釐者。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屋。列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之象。而羅祠焉。○宋景祐間趙閱道爲江原令。其二弟錫抗輿俱。有引流聯句序云。江源縣。江繞治廨址。而東距三百步。湍湍馳激。朝暮鳴在耳。使人聽愛弗倦。濬舀渠通民田。來圃亭增廡閒。環迴逶旋。溝行沼渟。起居觀遊。清快心目。公暇事休。與弟抗揚坐東軒。樂鯈盤桓。共爲詩章云。別派從江埧。邀流入蟲畎。淙淙來源深。瀰瀰度溝淺。闔穿竊艾茇。暫斷荊榛翦。疏功浹辰流。洑利千步遠。田觀逕澤豬。坎聽頻鼓建。北濱歸鑿池。曲折漾裴蠏。寫界紋湍駛。迴瀠珠細轉。過竇石服寬。經虛吐口吮。流行值落葉。浸長浮生蘚。孤鶴眼怪觇。纖魚驚跳展。中沉無穢澀。底靜有紋嶠。映紫色莫分。喧琴韻難辨。坩霖人鬧蛙。涵月夜驚犬。倚筐鞭起萌。過水抵垂茧。慘黃羨菊雛。惜紫扶蘭畹。吏治羈

鬟髮。畫戲芒車卷。準擬合手勞。漱掬致腰俛。庭秋臨加涼。軒夏向消暑。我於近清能。値賀遙沒免。貯兕理
巨艦。鑄爵架修覓。供淘飯盎糧。給淪甕鼎樹。調藥修膏餌。製茶試羅篩。坐客頻泛觴。跡兒屢洗硯。聆寒心
脫煩。挹冷酒除面。閒眺策步隨。靜沿吟嘯。高懷造文擷。清興闡詩道。瑰章非俗成。怪句自幽遘。瀕詞波
翻瀾。綿亘紛抽繭。省廾字隸行。款碣石辭琬。題爲引流篇。記耳非自衒。

新津縣

張天覺以古三墳書得於縣北陽民家。墳皆古文。傳乃隸書。天覺。新津人。○范成大新津道中詩。雨後郊原淨。村村各好音。宿雲浮竹色。清溜走榿陰。曲沼擎荷蓋。新畦點稔針。江天空闊處。不受暑光侵。予以萬曆庚戌過此。詩云。結束爲津口。分明作秀顏。羣峯俱喉水。天祇角名山。客自荊吳外。民其邛蜀間。昔賢有佳句。磊落動人寰。壬子歲再過此。詩云。風日何淒緊。予行在仲冬。平林煙已盡。近郭渡猶重。古市沙中火。僧樓水際鐘。東西雖不辨。彷彿認前峯。蓋指修覺山也。○志云。南一里修覺山。神秀禪師結廬於此。唐明皇駐蹕。爲題修覺山三字。寺有左右二井。春夏汲東。秋冬汲西。水則甘洌。反之則否。名曰林泉。殆鹽泉云。其下爲三江渡。因岷江。皁水。白馬。三江並列而名。其上爲寶華山。橫跨江表。俯瞰平川。取物華天寶之義也。峯頂多雪。又名雪峯。杜甫新津寺寄王侍郎詩。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又遊修覺寺詩。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又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志又云。南二里四安寺。亦神秀建。杜甫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詩。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碑目云。唐開元皇帝送趙仙甫尊師歸蜀詩。碑見在新津縣寶華觀。○志云。南二里平岡。治下第八治也。上應參宿。蜀人李阿瑩君於此學道。有杜天師壇。○勝覽云。投龍觀在新津縣南六里。枕夜郎溪及白木水。上有龍穴。祈禱皆應。○又云。稠稉山在新津南八里。有草名稠稉。服之長生不死。上有丹竈。古碑。宮闕。天池。軒轅帝於此得仙。中第四稠稉治也。上應危宿。○予友竟陵鍾伯敬遊修覺山記云。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萱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千仞壁千仞。竹樹模糊。出沒晴嵐者。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遊修覺寺詩。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宜山石之覆者爲磴。亂勢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咫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樹際。際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若童子戲。葉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願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往修覺寺道也。曰姑舍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暇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直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三四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著。

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臨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手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豁然臨江者曰雪峯。南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稉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稍遠。從修覺上雪峯視江乃返近。舟中所指江千仞壁者。卽著腳處也。降自雪峯復過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彭山宿。

茂州

史記曰。南越破後。冉駹等皆振恐請臣置吏。武帝元鼎六年。以冉駹爲汶山郡。○華陽國志。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牛馬旄氈斑罽青頓毞毲羊羖之屬。特多雜藥名香。土地剛鹵。不宜五穀。惟種麥。而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傭賃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歲以爲常。蜀人謂之作五百石子也。○禹貢岷山導江註曰。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岷山。而禹導之。郡縣志。岷山在茂州西北最後。番曰列鵝村。村有岷山。名曰鐵豹。一曰羊膊。則分水之上源也。一自西南入大渡河。一自正南入灌村。經石紐過汶川水。經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又曰。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註云。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天彭闕亦謂之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荀卿曰。江水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焉。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又自白馬嶺迴行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古蜀謠云。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郭璞岷山贊曰。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至淼漫。作紀南夏。天清地靜。漢書註。岷山一名瀆冢。一名汶焦。在隴山南首。故稱隴蜀。山直上六十里。括地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正義曰。岷江發源隴山。東北流入渤涉。水經註。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自岷山投賦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王羲之與周益州書云。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返。實不朽之盛事。又與謝安書云。周益州書遜蜀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雹。校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山海經云。岷山神馬首龍身。祠用雄雞。瘞用黍。則風雨可致焉。郡國志。岷山俗謂之鐵豹嶺。陵陽李新詩。在昔岷峨神。龍文衡馬首。卽鐵豹之形也。○華陽國志。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羌反。使駱武平定之。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謂藏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年。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唐茂州都督府壁記云。貞觀初。置羈縻州九。曰維。翼。霸。塗。炎。徹。向。冉。穹。維州今威州。翼州今疊溪所。筰以下則皆白狗羌矣。其時一州所領。不過數十里而已。○寰宇記云。梁普通年。於此置繩州。取桃關之路。以繩爲橋也。繩橋之法。先立兩木於水中爲橋柱。架梁於上。以竹爲絙。乃密布竹絙於梁。繫於兩岸。或以大竹

落盤石。繫緪於上。又以竹梗布於緪。夾岸以木爲機。緪緩則轉機收之。智猛法師所謂冰崖皓然。百千餘仞。飛絙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寒氣慘酷。影戰魂慄是也。又有度索尋橦之橋。大江水峽極如箭。兩山之脅。繫索爲橋。中劄木爲橦。拴繫行人於上。以手自緣索到彼岸。則旁有人爲解其系。尤極危險。陸游詩。度索臨千仞。梯山躡半空。卽此。○方輿云。柏公嶺亦名茂濕。州之主山也。州治內有雪峯堂。又有列岫堂。鄭微列岫堂記云。九頂列於南。屏風臺盤列於西。巨人崴駝列於東。又有練光亭。王吉留題云。汶江自徼外東繞汶川郡西北出。極目可百里許。每朝陽舒彩。夜月流天之際。一望水光若萬丈長虹。天矯其上而吐吞之也。舊有亭曰觀瀾。蓋城之隅。不與景會。因取少陵賦岷山沲江圖川蜺飲練光之句。以練光題其額云。○碑目。唐刺史黃崇榮記。爲寶歷元年刺史竇季餘。大中三年刺史劉成師。咸通三年刺史蓋巨源題。又云。張延賞修城記。載唐大歷十四年吐蕃大下。火焚郊館。興元元年張延賞重修。其後別駕大夫修建城宇。僞壁雉堞。又云。唐迴車院碑。刺史蓋巨源撰。大中十三年立。又云。茂州治平寺碑。寺舊在外。綿叛羌董阿丹焚毀。元豐初移雁城中。○勝覽云。巨人山在州南三十里。山頂有石如人立。而南元宗幸蜀時。以石人背立。勅令鞭之一百。下有九池。俗傳是九龍湫。其湫四山環遶百二十里。○又云。雞宗山在州西四十里。扼羌人出入之路。熙甯九年。置鎮羌寨。按宋史熙甯九年。靜州楷文緒導番董阿丹作亂。聲援俱絕。至將木牌投於江以告急。朝廷遣內使王中正將兵旁出雞宗山擊之。文緒等伏誅。碑目云。政和丁酉。倅貳跨鼇先生李新目擊靜州之變。記載其事甚詳。名更生碑。今在更生閣。○演繁露云。蘇易簡言本朝使人使西番。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伏梁上。雞窠中。乃其見在子孫九代祖也。其說甚怪。丙申十月十六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貞元間韋臯攻吐蕃。其所攻州名。有維保松及雞栖老翁城。予欣然自笑曰。易簡之說。豈因此二城名而增飾之耶。按寰宇記。茂州西北至吐蕃栖雞城下。或卽此處。

汶川縣

華陽國志。漢嚴季后爲汶江尉。成都人仲昱少受學於季后。及爲汶江。以書呼昱。昱許十月往。會夷反斷道。昱期必往。經渡六十。幾死數四。卒得至汶江。乃爲季后陳策。俱得免難。遠近欽之。按漢武置汶山郡。卽置縣曰汶江矣。○水經注曰。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西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於大江。水經又云。江水歷氐道縣北。有湔水入焉。註曰。水出綿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按汶川本漢綿虒縣地矣。○寰宇記云。玉壘山在縣南三里。又有玉輪坂。其下汶水所經。謂之玉輪江。山出璧玉。卽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勝覽云。七盤山去汶川縣九里。志云。卽玉壘關也。賈島送元巖上人歸西蜀詩。玉壘山中寺。幽深勝概多。藥成彭祖搗。頂受七輪摩。去臘催今夏。流光等逝波。會當依蓋掃。五嶽徧頭陀。○勝覽云。慈母山在青城山東。導江人馮大量與神仙相遇入隱此山。外史云。滋茂龍池在汶之尤溪。萬山叢立。中有方池。周四十里。廣幾百畝。淸水鏡開。芳草四積。眞藍境也。登眞書云。滋茂池龍。一曰慈姥。在益州西南四百里。有靈藥可以已疾。山無毒害。猶慈姥焉。故曰母。田況益州龍祠記云。蜀之西山有池曰滋茂。亦曰慈母。以其能興雲雨救旱暵。極會百穀而名。唐開元中章

仇兼瓊既得平戎城。夢一女子謂曰。我此城之龍也。今棄戎歸唐。願有以居我。章仇異之。表爲立祠。按總志。慈母山在縣南百五十里。昔有婦人引子采藥山中。虎負其子去。母逐虎不得。因長號而絕。見者哀之曰慈母也。則其所載又不同矣。碑目云。滋茂池善應廟碑。張商英撫蠻處士文。其神或傳姓吳。或傳姓郭。頗有異同。○勝覽云。龍洞在牛溪鎭。入洞數步。向南石壁有穴可通。無路可陟。掌洞道人附巨竹一枝於穴內。令遊人扳竹而上。可達龍池。○文同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云。縣玉壘南下過笮橋西。循阜江左折。越大平渡。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卻立。大陸初露。畦麻嗜稻。杳邃空闊。披壖薙蘸。城土鮮潤。景物瑰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陁德欽。戒操甚嚴。獨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慨其所將底墜落。願擇高行。闢以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愼。守僧律。作佛事。瑰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旣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鑿石。大構材礎。構廣庭。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今號。庭堂廡敞。簷宇飄動。丹明碧照。續繙巖谷。誠爲響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遂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詩城諸峯。惟大帳最爲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脈絡表裏。披斂出沒。嗣繫鉤連。縈紆曲折。高林巨樾。與倒險頂。旦暮夕曛。染潰輝耀。湍瀑淙激。禽蟲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寓眼傾耳。不知厭倦。此方外淸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以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琢諸堅石。遂以爲記云。熙甯二年十月十五日。

威州

漢徼外冉駹之地。蜀劉禪時。姜維馬忠等討汶川叛羌。其屯兵之處。號爲姜維城。唐武德七年。白狗羌酋領鄧賢佐內附。於姜維故城。置維州以統之。至上元之後。河西隴右州縣皆陷吐蕃。贊普更欲圖蜀川。累年攻維州不下。乃以婦人嫁維州門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城遂陷。吐蕃得之。號無憂城。外史云。古維州在今保縣之外可八十里。其對面有無憂城。三面臨江。巋然峯頂。實諸夷之襟喉。中國之要塞也。李文饒籌邊樓故址存焉。今棄爲外徼矣。按僞蜀永平二年改維川郡爲保甯縣。徙就中州城。卽今治也。州治後卽玉壘山。蜀後主觀瀬江至此。親書玉壘山三字於州署。其大盈丈。左有龍洞焉。瀬水自玉壘峽出而注爲泉。有魚長可徑尺。州人以爲神魚。無敢捕者。○本志云。州城原爲汶川縣址。城內之民。半屬汶川。城以外純屬汶矣。碑目云。鼓角樓記。唐維州軍事判官高測文。乾符五年十月十五日維州刺史李光置。又云。天寶寺碑。唐咸通六年建。軍事判官陶師文。又云。伏波廟碑。咸通八年左武衞兵曹參軍崔遂文。俱在維州。○張舜民畫墁錄云。凡自岷州趨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大山中。入棧路或百十步。復出略岸。嶮峻不可乘騎。必步至臨江寨。得白江。至階州。須七八日。其所經。皆使傳所不可行。致之。山水秀絕。天下無有也。臨江寨上望一處。當大山中。西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無際。出衆山上。居人曰此雪

山佛居也。有獅子人常見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積雪如玉耳。

保縣

志云。姜維築維州城。遂築下邑。其舊址在南溝之西。李德裕築無憂城。東築薛城。戍舊址在縣東莽墳壩。○又云。縣四里。編戶七姓耳。通化、鹽溪。已併入州。所存者玉山。箭上。二里。皆番也。近亦叛去。按通化縣本唐咸亨二年刺史董弁招慰生羌置。小封縣在西番通鶴軍。垂拱二年城為北番所沒。今置在威戎軍西。宋宣和加封西岳神敕詞云。維彼通化。地當西極。金天氏之分域也。即隋之金川縣矣。今隸州為通化里。○鹽溪縣。隋之定廉縣。與金川同置者。唐貞觀初。改為鹽溪縣。以村有鹽溪。民得採漉。今演化禪師所居之地。○玉山夜靜恆有霞光。冉冉橫山前。東北半壁。天皆丹色。照林水如畫。甚且方滅。俗名為筆架山。○箭上在縣東里許。一岡斗直而下如矢。曰箭嶺。又云。箭上即唐之守捉城也。亦不隸內地。

蜀中名勝記卷之八

成都府八

金堂縣

水經注云。新都縣有金臺山。水通於巴漢。以水出金沙。因以名山。蜀記云。金泉縣古有金船。沈江之東岸綻底。民於水中往往見之矣。○寰宇記云。縣即漢處士段翳宅也。輿地碑目云。段翳宅。治內天慶觀是。有段隱居、李真人、二像。碑字磨滅不可讀。又云。如舜禪師塔銘在金堂龍槐院。唐節度使杜悰撰文。○宋之問送楊六望赴金水詩。借問梁山道。嶔崟幾萬重。遙州刀作路。絕壁劍為峯。惜別路窮此。留歡意不從。並來生白髮。時晚愛青松。勿以西南遠。夷歌疑盛容。台階有高位。留復久臨邛。宋勾龍行父送孫太沖詩。金淵春三月。桃李照城郭。石峽賴鯉魚。時時醉賓幕。○金淵志云。懷安蕞爾國。而有專峯月峽之勝。山之雄峙。從梁劍而來。江水洪深。自瀰灌洛而至。晁公武作雨客堂記云。堂依雲麓。而中江縈之。氣象蔥鬱。巖壑洲渚之美。映帶左右矣。○按中江在軍西北。源從漢州彌牟、洛水、毗橋等三水會為一江。志云。東十二里曰前河。即彌牟水。又三里曰後河。即雒水也。碑目云。有幽州刺史牂柯太守漢張子陽墓。在沿江五里許。其碑表載順帝永建四年造。又云。放生記碑文。唐太和二年令狐綯撰。亦在中江岸上。○圖經、懷安軍縣二而鎮九。以縣而言。金堂為大。以鎮而言。古城為富。諺謂軍不如縣。縣不如鎮。舊縣在峽口。距東南四十

里。鎮在北一里。下為古城。河水由灌子灘入斜灘也。○志云。峽口相傳鱉令所鑿。又云。金溜口東枕雲頂。南披峽口。水出山下。如岷江之狀。上有李冰祠。金川在其下流。稍寬平處。又云。金溜口之東有七絨溪。白沙清流。文理如織。又有柳溪在舊縣南七里。常有柳葉從穴中出。○華陽國志。李冰導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志云。東南十里有大度鄉。漢書新都王忳有陰德。署大度亭長。初到日。有馬與繡被馳至。後為郿令。行至漦亭有鬼夜見。稱其夫為涪令之官。過此全家見殺。召遊徼按之。悉伏辜。而還其喪。時人為之謠曰。信哉少林世為過。飛被走馬與鬼語。有廟在山麓。○志云。北十五里昌利山有石室三門。容數十人。俗呼為三龍門。碑目云。唐昌利山有延祥觀碑。開元中金堂尉沛國武提撰。○寰宇記云。銅盤山在西北二十里。北接雒縣。南接新都。山形如盤。洛水、彌牟水、毗橋水、經此山下。合中江也。○名山志云。金堂三學山。乃漢州北山。一名雲頂。一名石城。亦名棲賢。開照。其實一山也。志云。東三十里三學山。李八百三度學仙於此。故亦名棲賢。其下隘口壁立千仞。惟一路可通人騎。謂之三學隘。寰宇記云。雲頂山舊名石城山。其狀如城。在縣四十五里。頂上平可十畝。有神泉方丈。澄清如照。雲霞常興。唐天寶六載改為雲頂山。西察略云。唐明皇至劍門。山神見形迎駕。稱姓李氏。後陟武擔東臺。遙望祥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石城山。乃悟山神屈衛之意。遂改雲頂為慈雲寺。僧傳。唐開元年。慧源禪師於此山講華嚴。感聖燈現。菩薩放光。大松林後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其山四方面各三十里。因謂之開照山矣。勝覽云。三學山有佛迹石理堅潤。瑩白如玉。非世間磁琢所能。又有碧玉佛龕。稱綵裝盔。錄字心經。貝葉金字涅槃經。寺前後檜柏。皆隋唐故物。又有飛石乃自雲頂飛來。先是寺有楠樹已枯。石雖而為二。有王頭陀語曰。五百年後寺當廢。若楠再生。石再合。然後復興。果如其言。碑目云。王頭陀塔銘在雲頂塔院。貞元十五年薛𨾏撰。又云三學山飛石記。邑宰張西撰。又云支提石塔記。在三學山。唐節度使段文昌撰。又云。鶖鷺舍利塔記。在三學山。蒲皋撰。又云李義山為八戒和尚謝復三學精舍表。略云。三學山夜有神燈。朝明佛足。風飄雨濕。且無金爐落時。蘇樹菩提。尚有寶花來處。又云杜光庭功德記在三學山。○隋僧智炫遊三學山詩。秀嶺接重煙。嶔崟上半天。絕巖低更舉。危峯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影易穿。抱裘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澄想白雲邊。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唐王勃遊梵宇三學寺詩。杳閣披青磴。琱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羅幌棲禪影。松門聽梵音。遽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薛能自廣漢遊三學山詩。殘陽終日望棲賢。歸路攜家得訪禪。世缺一來因薄命。雨留三宿是前緣。詩題不忍離巖下。履齒難忘在水邊。猿鳥可知僧可會。此心常似有香煙。又題開照寺云。盡室偏相將。中方上下方。夜深楠樹遠。春氣柏林香。聖跡留岩險。靈燈出渺茫。何因將慧劍。割愛事空王。僞蜀太后徐氏漢州三學山看聖燈詩。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寶香焚靜夜。銀燭炫遙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樹杪風。印金標聖迹。飛石顯神功。偶望天涯極。臨看日腳紅。猿來齋宅上。僧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假果。社稷保延洪。太妃徐氏和云。聖燈千萬炷。旋向碧雲生。細雨灑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

光如有情宋王雍題雲頂山詩五色琉璃白晝寒當年佛脚印栴檀網絲織出三衣妙貝葉經傳一偈難夜看聖燈紅藹藹曉觀飛石碧琅玕更聞鸚鵡因緣塔八十山僧試說看

簡州

華陽國志犍爲郡牛鞞縣受新都江去郡三百里漢元鼎置有陽明鹽井即牛鞞井也南齊牛鞞戍設在州城西岸即古簡縣址○三國志姜維聞鍾會入犯裴守陽安關關在西南三里上流井依山爲之晉陽安縣及今陽安驛本此名水經注云晉羅尙乘牛鞞水東征李雄發自陽安關矣○九州要記陽安縣南七十步有赤水如絳源出隆州今治西二里絳溪是也溪上龍門洞有石如龍壁上龍門二字州人許奕書傍刻柳子厚鈷鉧潭諸記乃宋臨歐陽詢書又云陽安有雁水源出廣漢曹榮蹇詩城下水流金雁月亭中人弄玉弦琴是也雁赤二水之間有江月樓薛濤江月樓詩凭闌却憶騎鯨客把酒臨風手自招細雨聲中停去馬夕陽影裏亂鳴蜩○方輿勝覽簡郡設廳棟宇盡唐制梁上題寶歷元年刺史張炎建抵嘉定之壬午已二百九十有八年矣碑目郡守壁記名氏始唐貞觀十三年見劉左史折柳亭記亭在朝天門外俗名惜離橋刺史雍陶詩從來只說情難盡何事教名惜離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教離恨一條條○方輿云紹興中建西州道院在州治南黎持記云陽安鄰於會府而有江山之勝處於高仰而有魚稻之饒民事獄訟比之旁郡十無一二凡蹈於吏者樂趨焉人目之爲西州道院又云望湖樓在州治道院之後湖光山色交相輝映輕舟小艇時時撐出柳陰中不謂闤闠間乃有瀟湘苕霅之景也○志云簡縣忠清門外有唐太子誦詩紀功碑甚巨元和二年朝議郎使持節簡州諸軍事守簡州刺史李繼勒石碑目云南康郡王紀功碑乃憲宗撰文太子誦書貞元十三年建原在龍興寺宋天聖五年移在州

衙門外頒春亭側又云在郡市心居民室下紹興丁巳穴土見碑石太守命工取之重撤民居不果上錄其文乃唐御製紀功碑銘并序皇太子書碑面殘缺不全惟碑陰乃開成元年皋從孫鎭爲本州守日紀述其文俱全逢殺之按此碑已取出今存○志云城內雙市街有叢桂樓以宋紹興中朱熹同榜李傲如李進修范時中袁炎牟子正俱州人也太守郭由中爲樓記○方輿勝覽崇德觀在郡南一里山谷集云簡池發縱道人城東道友也住崇德院其家風十二時似趙州東院西池種竹兩枝於宴坐軒中山谷老農作頌曰往在江南住竹山道人兩歲三來訪聽風聽雨看成龍牛羊折角入朝餉簡州城東刮地寒手種楨欒三兩竿竹成要作無孔笛若有鑒龜一任鑽鑿直又有題其也足軒詩詳詩話中○圖經簡有四巖東西南北也三溪東南前也三池柳鳳賴簡也劉涇云三溪號一郡之勝前溪在陽安治後亦稱後溪文同後溪晚步詩云陰陰芳樹暗迴堤路入叢篁轉野溪澤雉應媒高復下林鵶引子歇還啼菁蒲宛宛垂淹水紫竹斑斑半出泥倚杖風前感時節亂煙斜日一蟬嘶○巨濟又云南溪壽昌寺前水是也由南溪沿隄一里許爲東溪李良臣詩簡州外巖放最佳東溪清絕人所誇溪上有碧波亭宋姚孳詩賴簡池邊兩蜀誇東溪別是一仙家令人却憶康王谷坐看珠簾濺雨花志云劉文節墓及讀書樓俱在東溪上今東林寺是其樓址一名東溪菴○志云柳池折柳橋下水也鳳池在治南三里水自北一里鳳翅山來

賴簡山接金堂山郡池名皆因之○勝覽云東山在東江之外州治之左志云在城東五里巖高數丈刻東巖二大字有東巖院賀迦禪師卓菴處地居兩山之間溪流其中下有懸溜清音不絕旁有洞又有古柏大可二十圍爲一郡之勝刹也志云即天王講寺貞元初施頭陀剏○近巖有雙牙山兩石對峙如牙上有井及石箱人見兩金鵝其側並浴於井夜棲於箱○蜀志補罅云西巖在簡州湧泉鎭有石刻大悲像光相屢現志云在治西五里巖洞深三丈五尺闊如之洞門刻西巖二字宋嘉定甲子王武卿結菴於此題名○近巖有石柱山孤高獨立上有石像百餘石室數間有仙人楊氏養丹爐鼎尙存登其巔可望逍遙山○勝覽云逍遙洞在元都山去城三十里崇德間有楊用晦者隱居此山其上有層崖命工鑿之得東西二室西室後刻二龕若養丹之所又鑿二龕中可坐五七人東西二壁鐫二孔雀二神人有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胥仙友十二字漢隸也今存按用晦簡池人有仕才能詩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樂隱洞中時太原王載京兆金惟吉南陽鄧曦度杜審嗣劉昱遠來訪刻詩壁間○志云南巖在治南一里有洞深三丈闊二丈五尺方輿勝覽南巖有光孝寺前敞飛閣盡覽江山之勝左有洞可容數十人即淳風洞也石刻無名氏詩煙飛嵐翠撲衣裘落日牛羊下壠頭莫道山中生意薄江邊桃李白風流簡州學記李淳風生於州之乾封鎭有故宅及墓按今銅鐘寺即報恩光孝寺舊址宋孝宗隆興二年陽安府歐陽舜建疏請衡山和尙住持寺前高敞有會勝亭趙抃知益州時寺僧有能琴者見知於公作琴軒詩附之云輟飲支筇會勝亭溪山佳處古琴橫溜若傾耳殷勤聽一弄清風四座生諫議大夫張方詩早向溪山得趣深建亭今復寄餘音紛紛塵市無閒地獨有斯人物外尋○志云北巖在治北二里洞深三丈闊五尺有坐榻茶灶傍開石隱隱下有泉清冷不竭有寺舊名白馬院開元中馬祖建倚壁有丈六金身無名

氏詩云一帶江煙半倚巖檻前時眺煙蘿潭低吊竹影疎明月屈曲松枝拂簷樹老硬根穿石罅草生嫩葉入離蓰西來白馬無蹤跡寒鵲昏鴉暮亦合碑目云院有唐碑其歲月乃大曆時重修石壁刻云郡守瀘川王武卿攜家渡江過唐氏閣倚茫舟泊山下登劉氏江閣因上北巖禮大佛開禧改元二月十有三日書○近巖有洞曰朝陽深三丈餘高丈有八尺廣一丈內有石牀額篆石室二字蓋昔人煉丹之所○志云四巖附郭之勝也其稍遠者有玉華池天光觀登林寺又遠則爲分棟長松諸山○寰宇記陽安縣北二十里玉女鑒山東北有泉西北兩岸各有懸崖腹有石乳房一十七眼狀如人乳流下土人呼爲玉華池每三月上巳日有乞子者漉得石即是男瓦即是女自古有驗山爲仙人李八百修煉處○勝覽云李八百居棲賢觀一名天光觀碑目云天光觀在陽安縣東二十里有唐碑可讀者云太和初三洞道士王道賜因張文舉施地基瓶建按今爲明教寺○志云甃亭山在治南四十里石甃舖有登林寺在大道傍王欽若過登林寺詩物擁塵襟思倍清竹風山色亂泉聲安民功淺君恩重又策羸蹤向古城趙抃詩古寺無碑刻僧云不記年自余安所問惟是愛林泉○志云分棟山在州西七十里寰宇記曰山北連秦隴南入資瀘東北入靜戎軍在雒池縣東上十五里劉涇分棟山少休亭記云自成都趨陵簡如在蜀必由鹽泉過分棟其山周數百里高大阻險以石爲級爲步若雨冬雪則馬不進僕亦以病告欲少休於

尼庵亭名少休焉。○志云。西北七十里長松山爲州脊處。界內諸山皆發脈於此。長松寺本蠶叢廟址。謂元中馬祖行至和尙乃建寺。明皇召對。賜額長松衍慶寺。又賜名香爲亭以貯之。曰御香亭。宋賜名崇福寺。今名鹽峯。○唐鄭谷集云。谷自亂離之後。在西蜀半紀餘。多寓止精舍。與圓昉上人爲淨侶。昉公住長松山舊齋。嘗約他日訪會。勞生多故。遊宦對年。雖契未諧。忽聞謝世。愴吟四韻以弔之。詩曰。每思閒靜話。雨夜對禪牀。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雲終負約。薄宦轉堪傷。夢繞長松塔。遙焚一炷香。○志云。蟠龍山與長松相接。大歷四年。鄉大夫傅者造大佛建院。曰石門。以山石分開似之。院門又有石形如燕。刻字其上。曰燕石。楊甲遊長松寺宿石門僧舍。以石門新露白爲韻。得露字詩云。扶風吹輕衣。攜我雲脊路。人間一回首。雖絕不敢顧。爲投盧無底。渺渺不知處。峯巔蟻丘垤。與世同所鶩。試看一蒼莽。誰有不平慮。倘憐對僧尾。佛面荒苔蘚。陡崖對呀吻。洶洶崩石怒。我來得奇觀。拄杖即巖樹。靑山有驕色。斯客不得句。平生二三子。樾我一相遇。娟娟松間月。幽夕亦可度。夜闌更小話。風遞遊響去。酌君無多酒。繼以木蘭露。蹄公綸石門院詩云。搖空槲色金猶嫩。傍道梨花雪未開。咫尺長松煙霧裏。石門頂上暫徘徊。○碑目云。周文王廟碑在陽安縣西北七十五里。即後周高祖文帝之廟。舊碑題額云。大周植繼碑元年歲次丁丑造。元年。卽後周閔帝之初元也。今石刻存。○志云。去郡治五十里山曰賴簡。自賴簡西逐潛度雁江而直走龍泉。又曰隆泉。在治北八十里。以潤木隆盛爲名。○寰宇記云。鹽泉在鹽池縣南三十五里。階初。縣傍出湧泉。因從平泉縣於此。唐改鹽泉。志云。唐鹽泉縣在州西北七十里。隆泉驛之右。楊甲鹽泉山中詩云。小縣相僧依嶺岑數百家。果蔬爭晚市。樵牧亂晴沙。落日半林迥。南山去路賒。倘居無事在。隨意問桑麻。又野色山圍盡。風煙更可憐。客情牛鐸外。農事藕花前。綠汲松根井。寬愁石底泉。雲安須斗水。詩興亦超然。又勝地仙藍宅。徵官也謫居。焚香他日夢。隱几向來書。小睡便山雨。長齋稱野蔬。逢人問無恙。滿意說樵漁。又日下叢林薄。芊芊露晚歸。閉門成小隱。飲水亦生肥。醉著溪藤杖。歸來木葉衣。狂歌有虎兕。吾道只應非。又何處長松寺。南花雲外裴。山從百曲轉。路入九關回。老桁成龍盡。殘柯借鶴來。人間斤斧亂。風露夜壑哀。又鹽泉山上晚望詩云。野曠樹還亂。林深煙更微。天隨殘日盡。雲暝斷山飛。玉壘風煙闊。楚樓草木非。憑高千萬事。今夜客沾衣。蒲瀛宿鹽泉。無我軒懷次山詩。幽軒著無我。居此合何人。聞道東山隱。當時此地親。心源將止水。世事甚浮雲。今日尋遺跡。空餘狹墨春。自註云。壁間有次山題字也。○成都文類。蜀部十縣多引江水溉田。成爲沃壤。惟雒縣地疏決不到。須候天雨。俗謂之雷鳴田。縣東山下有朱眞人洞。洞北隔嶺連屬。逾廿里得精舍祠。化跡尤異。民咸事之。祈禱輒應。潘洞詩云。爲里城東邑。高原十六鄉。江流分不到。天雨降爲常。節及三春後。時逾兩月強。龍乖尋穴蟄。魚困入泥藏。樹影金斷綠。苗姿半吐黃。耕夫皆慘戚。市戶亦倉忙。潛冥秘無竿。深疑政有傷。推恩蠲窘主。引咎謝烝皇。馨祈眞人宇。星奔聖女堂。先時霑玉佩。繡夜浴蘭湯。洞口焚香遠。山椒作梵長。幽誠期必遂。元應果旋彰。雷振南峯下。雲飛北嶺傍。聲稠喧竹塢。勢迫瀉銀潢。飄灑連三巷。深稽遍一方。稻畦煙漠漠。蓮沼水泱泱。物態涵優渥。民情遂樂康。洪施周庶品。餘潤浹他疆。秘識遐堪待。陰功詎可忘。明靈何以報。結藻紀道芳。按朱眞人祠。卽安靜觀也。

楊甲宿安靜觀詩。靑山轉龍脊。矯首西南天。上有仙人祠。壺殿飛後前。下見雲雨興。樹色暗平川。仙人雨黃鵠。一去無歸年。向來道上履。人著幾何錢。一朝即羽化。悵望空流涎。御揮發中金。瓦礫來投捐。巖巖化金碧。香火通雲煙。人間萬事爾。且暮有愚賢。而況爭奪場。轉手分媸姸。仙人一回首。破隴與荒阡。紛紛不足道。哀此區中緣。石泉竅幽潔。意寂不宜喧。夜聞松風露。起坐心寥然。又云。一灈巖下溪。再拜巖中廷。滿風瀟然來。吹我衣上腥。仙人芙蓉冠。乘月下雲軿。山空雜佩響。靜夜朝百靈。似聞客欲去。小語猶丁寧。蘼蕪上松柏。急以兩耳聽。寂寥皆塵外。但掛斗與星。天明恐是夢。恍惚遺心形。去飲石上泉。再讀幽人銘。靑山無行迹。霧雨松冥冥。○古今集記云。鹽泉縣界有瑞應院。唐永平中段文昌來爲鹽泉尉。手植四松於此院有石刻云。乾坤毀。則無以見寺。寺不可毀。四松其遠乎。松垂天福初。止存其一。縣令張松復補植三株。有栽松記刻於石。今不存。楊甲詩云。木落石出荒山空。上有佛寺孤崔嵬。斷椽拆瓦無四壁。古佛已倒何人推。野蜂古竅挾屏脊。山鼠出穴銜髯鬚。老僧見我欲愁哭。野莓蔽路官船來。文昌種松有斷刻。石柱半裂荒苔。老翁昇祖無一在。獨樹晚出非耆舊。乾坤未毀已先滅。雖見賊火猶狂雷。至今野叟塈山破。石竅尙有龍筋骸。當時手種意已遠。欲與草木爲渠魁。

仁壽縣

寰宇記云。陵州漢武陽之東境。晉初西城戍也。州南有陵井。周武帝因以爲州名。○陵井監。圖經。漢張道陵經益地。有山神稱十二玉女。指陵上開鹽井。監以陵名。志地也。文同奏疏謂因張陵以名井。復因陵井以名州矣。大觀四年改爲仙井。避其諱云。郡國志曰。仙井陰氣襲人。入者輒死。投以火。則煙氣上衝。謖謖隱石。沸吼如雷。今玉女祠是其處。○王象之碑目云。張天師鹽廟碑。元和十五年知陵州李正卿撰文。成通十五年丘冲書。又云。黃帝陰符碑在州城至道觀。宋京記云。此中江山瑰奇。自古士公、貴人、詞客、才士、木皆一至。故不得見於歌詠。而爲浮屠老氏之學者。往往擅而有之。○方輿勝覽云。臨陽洞在州城北至道觀之後。昔天師旣登玉女冷井。因藏去其衣。鎖之石室。或謂之藏衣洞。洞在雨巖下。嶙峋幽窈。晦明變化。千態萬狀。雖距闤闠不數武。而若與世隔。蓋道陵修煉之區也。杜光庭錄異記云。焰陽洞。古老相傳在陵州陽山之上。從來隱蔽。人莫知其處。乾德三年辛巳正月十六日癸卯井監使保義軍使太保馬全章夢一紫衣東帶紱冠者。狀若道流。揖之。俱行至崖壁所。告曰。此焰陽洞也。閉塞多年。能開發護持。可以福利邦國。又指其地近闕小徑曰。可斷之。勿使常人踐踏。言訖而去。及旦往尋其所。果見土勢微陷。以杖導之。深不可測。卽令本軍節級侯廣之勾當人夫斷地。漸獲蹤由。相次開掘。見三重石門。洞內並是細砂。一無蟲蟻他物。其洞自東入西。深三丈九尺。闊五尺三寸。洞門三重。第一重高六尺。闊五尺二寸。第二重高五尺五寸。闊三尺七寸。第三重從頂至底一向高六尺一寸。三門相去各只三四尺。鐫鑿精巧。殆非人工。三門內南畔別有石房。闊七尺四寸。高四尺八寸。深四尺二寸。其後別有一小洞。洞門有片石遮掩。旁通一竅。以燭照之。深不知其底。北畔亦有石房。深四尺。闊七尺三寸。高五尺。房內有石牀一。西畔又有小石房。深二尺。闊三尺五寸。高三尺一寸。西北畔有石牀長三尺八寸。闊二尺八寸。有石道枕長二尺三寸。額

闊七寸。簷深八寸。周圍三尺五寸。計從洞門向東一直至鹽井西。相去可四十一丈八尺。井在洞門正東北。令章乃召當井監天師院主內大德費省真聞之。答云。天師院見有元和年刺史李正卿著天師聖德碑。云。天師以東漢建安二年。自沛遊蜀。占對爲分野。見陽山氣象。指謂弟子。此山直下有鹹泉焉。今驗此洞臨當井上。卽夢中所指者也。碑目云。洞額隸書陽仙洞四字。字體皴篆。不知何代書。旁有款識。歲久磨滅。東南貴人見此碑本。寶而藏之。以爲眞漢隸。志謂有東漢仙都四字在天師洞。未詳。○碑目又云。仙井監有蔡君謨法帖、蘇東坡心經帖、文與可書千字文、陸務觀跋蔡帖云。近歲蘇黃米蔡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朱宣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眞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勝覽云。臨陽洞前有蓬萊閣。秦少游詩。雄齋傑檻跨崢嶸。席上風雲指顧生。千里勝形歸俎豆。七州和氣入笙簫。人遊晚岸朱樓遠。鳥度晴空碧嶂橫。今夜開尊東越分。滿星應帶少微明。程公闢次韻云。半天鐘鼓宴崢嶸。早晚晴陰景旋生。湖暖水香春載酒。月寒雲迥夜聞笙。金鼇破海頭爭並。玉雁排煙陣自橫。我是蓬萊東道主。倚欄先占日初明。按蓬萊閣在治東百許步。又有含暉閣。近五十步。趙閱道詩。曉川嘉樹照雙扉。披豁幽軒景盡歸。自喜吾懷已虛白。三峨山色更清輝。○輿地紀勝云。平雲閣在郡圃。文與可詩。陵陽郡事多稀少。頗守長閑半日閒。晚後須來上高閣。就中無脈是雲山。與可在州從通判喻郎中詩。可笑山州爲刺史。寂寥都不似州城。若無書籍兼圖畫。便不教人白髮生。又云。近日衙書全簡少。吏人稀兩衙休。歸來便只爲冠履。遙遙林亭山上頭。○與可又有自然水石記云。陵陽守居負山面石。西左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題曰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鬧。視遠若畫工引淡墨作遠嶺巖巖。時與煙雲相斷續。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休。卽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類巨礪如拋。宜鐫刻。遂擬治將紀建置歲月。沃水盥拭。見鑿理若髮狀。傾灑平波。瀾漫散迤。複嶺先後倫次。崖淵發浪。左右役目。自非天寫神授。人巧孰能爲是。必由融結。因已有堅包厚藏。待予始發。聿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然。苟遂此。與知命何遠。雖實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漫也。○李膺益州記云。東西南三山相對。州治居其中。去陵井各一里。謂之三峨山。按古諺云。三峨青。陵陽紫。三峨翠。陵陽貴。郡守何耆仲營於東山之下作青紫臺以表之。張紹祖山屏記曰。有岡北來。莫窮所自。不亟不徐。紆迤東南。欲薄城下。歧而爲三。行且五里。虎蹲盤礴。不復去。此陵陽之所謂三山也。○西峨曰跨鼇。卽州衙坐山。李石超覺寺記云。州以跨鼇名者。居三峨山之梁也。去治半里。方輿勝覽云。跨鼇山上有跨鼇亭。每歲上元、重九。太守率僚屬燕其上。有石姥在山頂。歲旱。里人轉徙之。天卽澍雨四注。文同賦云。上蟠岑之飛泉兮。披脊蔚之椽莽。爰有石之跂跂兮。旁無他而相伍。其遠睨之若人兮。追猶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恭兮。號相尊而曰姥。又云。印山在其坳。卽捫膝先生喻汝礪故居。○南峨曰翳斷。頂上有翳斷廟。相傳、神卽巴郡太守嚴顏也。宋何栗作碑記。併書山前有將漢堂。紹定中。隆州軍事推官文太虛爲碑記。俱存山之麓。有更生寺。宋丞相虞允文爲其父秦國公建碑云。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鄉人鮮于遂既死復甦。言地府有更生佛。故秦國虞公祺也。明日以告丞相。正秦國小祥之期。丞相

因言秦國臨歿時微疾耳。忽睨坐客。古佛俱來。吾當歸。允文泣下。公顧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合笑而逝。按寺在縣東南數百步。秦國又有功德院。在城西玉屏山。○元虞集仁壽寺僧報更生佛祠前生瑞竹詩云。蜀道故國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溢市。孔明廟裏柏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伯生丞相翁孫也。有迎鄉詩云。迎鄉思遠去鄉遙。王事相縻敢後期。里父留看題壁字。山僧打送捨田碑。胡桃錯竹南方要。盧橘枇杷上國知。此日君親俱在望。徘徊三顧欲何之。又云。未忍他鄉作故鄉。故因徙騎入陵陽。鄉人共訝聲音似。客路疑將髮鬢蒼。親老扶接鄉里思。孫多宜置墓田旁。治生自可依諸葛。數頃膏腴八百桑。○東峨曰飛泉。上有超覺寺。按圖經。附仁壽元年。獠反。百姓城於山頂避難。遂有飛泉湧出。救平泉涸。因呼爲飛泉山。文與可詩。東城兀高峯。爽氣浮翠微。散光射巖壁。中有寒泉飛。碑目云。飛泉院碑。唐神龍元年立。超覺寺碑。廣明二年陵州刺史薛能撰記。志云。超覺寺有爾朱仙影刻二片。一全影。一半影也。有乾道中虞丞相書碑。勝覽云。飛泉山下蟠溪丞相何公栗所居。何公始生六日。瑞雲山當夜半紅霞亘天。此山東去蓋四十里。○碑目云。佛龕山有唐貞觀中率更令歐陽詢書金剛經摩崖碑。按卽佛崖山也。在縣東二十五里。志云。山有三石像。背巖而坐。俗呼倒坐寺。○碑目又云。東北石城山平等寺。有天寶四載鮮于金撰造超和尚精舍碑。勝覽謂石壁如城。絕頂望見峨眉也。○寰宇記云。州南一里。鼎鼻山。隆然特起。又曰隆山。隋大業改陵州爲隆山郡。本此。郡國志云。周之九鼎淪一於此。往往見鼎耳。因名。南七里。一泉水碧色。投銀其中。成色卽變。孕婦飲之墮胎。俗以爲聖泉矣。○圖經云。南二十里有醴甘山。山下鹽井。是十二玉女故迹。以玉女美麗。井水味甘。合而爲名也。又云。古鹽井號社井。井傍有神祠。號曰社祠。○又二十里有儲社山。虞允文書碑云。紹興癸酉十月八日。允文來遊。知先世禱德本末。歲儲久之。石刻今存佛子寺。○郡國志云。縣西朝女山。昔有女子居山悟道。肘懸之迹印石上猶存。○碑目云。後唐同光三年。鹽泉院碑。在本院山上。按卽諸子池也。亦名天池。宋進士郭周藩詩云。鹽泉在山頭。酌之不盈卮。試詢陵陽叟。何云諸子池。一叟爲我言。郡有譚叔皮。在唐開元末。生兒名阿宜。墜地解言笑。九歲森髯髭。不食且不飲。超然忘渴飢。十五銳行走。登若神駒馳。二十入山林。人莫知所之。父母念不泯。鄉人爲立祠。大曆元年春。此兒忽來歸。頭簪鳳凰冠。身著雲霞衣。再拜向父母。一吐心中詞。兒乃仙子流。塵市不可羈。鄉人意雖厚。立祠將焉爲。妖魅一朝據。作祟無休期。急爲告鄉人。毀之勿遲遲。祠下多金藏。不知使何時。盡取濟不給。幸勿聚於私。言訖卽辭去。仙袂風披披。於焉撤祠宇。突兀成平夷。果獲于黃金。貧匱得所資。金盡泉繼湧。淇若琉璃。不滿亦不涸。旱潦恆若斯。嗟之立有廟。翁如蜺協霓。由來羽化人。出處同鬱儀。去今數百載。跡在名遐垂。志云。天池山旋有顯忠院。宋尚書僕射何㮚葬主處。㮚從徽欽北狩。死沙漠。葬衣冠猶存。又有寶錄院。宋寶謨待制陳咸葬所。號寶謨阡。已上在北二十里。宋故事名位顯者。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焉。○志云。陵州梵宇多以龍名。若龍興、龍居、龍泉、龍崖是也。龍崖者。鐫石爲龍。臥崖下。卽文與可鐫怪石墨竹處。跨鼇山入李新題云。淺梢疏節似瀟湘。正向鄰寒敵晚霜。清興未窮僧已老。自餘山色與溪長。雅安食料程壬孫詩。風雨勞先別。敢

雜爲酒深。一梢點上竹。留作歲寒心。俱在寺壁。龍興即報恩寺。寺有大悲堂、大悲閣、王象之碑目云。龍興寺大藏經碑、開成五年吳商撰。古大悲堂碑、乾符三年周宋言撰。俱在報恩寺。篆字心經碑、咸通七年仇濤撰并書。修大悲堂碑、皇祐二年僧承徽記。俱在小大悲閣。又云。僧曉徽碑、在寶林院西。蜀明德元年立。又有顯教大師碑、廣政四年立。鐵騎將軍碑、在歸安鎮。孟蜀廣政二年立。○寰宇記云。貴平縣漢廣都之東南境。後魏時與中井縣同置。舊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一統志云。元憲宗時併省縣。按蜀經祿川距貴平縣三十步。發源簡州。下注資江而東。水多魚蝦。縣人利之。過祿川有幽溪。唐隱士張鴻居其上。按益州記。平井縣兩籠二十八鑊。日收鹽四石。如籠寺是也。○碑目云。貴平縣文宣王廟碑、長慶五年陵州刺史李正卿撰。尹泰階書。按碑在縣址後百步。可摘而塑賢石像委榛莽中。近方舉之碑後巖下。○寰宇記云。唱車廟在貴平縣南九里。漢朱辰爲巴郡守。有恩於巴。吏人送辰到蜀。回至此爲辰立廟。以其山近鹽井。聞推車唱歌之聲爲名。今鹽井推轆轤。皆唱爲號令焉。碑目。唱車山開國王碑、貞元元年貴平令王覺撰。尹倚書。寶記、同光五年簡州刺史陳貴民撰。○又云。貴平西北四十里。寶峯院有唐人撰寶峯院記。院內有王羲之記。王氏盧墓銘。按志。邑王氏女至孝。親沒。盧於墓側三年。有司立碑表之。王羲之爲作盧墓銘。刻蝕殆盡。○寰宇記。梁天監置廣都。隋廢爲縣。里語訛爲籍縣。志云。在縣百七里。今爲鎮。又籍田公館近華陽界。縣南有地。畝餘。踏之軟動。有泉瀰瀰。旱不涸。澇不溢。名曰息壤。魚蛇水在其北。導江水在其南。丹砂山在其西也。○碑目。漢黃龍甘露之碑。在籍縣江口。上銳下方。其狀如鐘。大書漢黃龍甘露之碑七字。餘不可讀。其可識者。羣臣將軍位號。蓋爲龍紀也。

井研縣

寰宇記云。縣本漢武陽地。有彭山。彭首獠姓、在始建鎮之東。志云。後魏置蒲亭縣。今縣東一里。黃丞相池是也。池中生蒲。起亭以存古意。○周地圖云。蒲亭縣有鐵山。諸葛亮取爲刀劍。宋文度封鐵山侯。即此。志謂鐵山一名茆香山。在縣東六十里。舊始建縣東。○寰宇記云。井鑊山在縣北。其山俯臨井鑊。因以爲名。元宗幸蜀。井鑊山神見。即此山也。○碑目云。唐節度使楊公墓碑在隆州井研縣。道傍有石刻云。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御史中丞上柱國節度使楊公墓。旁多楊姓。乃其子孫也。又有宋何㮚撰陳德用墓碑銘。在縣南四十里木龍鄉。宣和六年立。又有青陽仲廣塔記。在縣之天王寺。其略云。寺有塔以藏舍利。爲層十三。此釋迦氏殊勝莊嚴。僧訓逢創始。於隆興壬午。悲歎力不繼。邑人憫焉。願綜其事。邑之利源以歸自層一至九。皆所取者三之一。施心殊未厭。又合力爲第十層。工徒執瓦之供。日十而上。合尖有期矣。嗚呼。事有一人營之。百人終之者。不營於始。無以開其先。不終於終。無以卒其功。百人者一人之繼。是塔之興。雖多歷年所。然終於有成者。百人之助也。掌化任剛乞文刻石置層上。以紀歲月云。

資陽

華陽國志。資中縣出牛鞞水。寰宇記。縣本漢資中縣。後周武成於資中故城置資陽縣。以資水爲名。○志云。城西二里。資谿灣紆九曲。合流縣江。近掘得宋張方題資谿橋詩。有資水右旋江會合之句也。王巖資

陽江詩。淡雲殘雪簇江干。策蹇迴徊客興闌。持鉢老僧來咒水。倚船商女待搬灘。沙翻白鷺非真靜。竹映繁梅奈苦寒。阮籍莫嗟歧路異。舊山溪畔有漁竿。范祖禹月夜船行入資川詩。憶昨臥碧山。松杉叢桂間。白雲爲屏石爲枕。綠蘿長掛明月閑。忽乘輕舟泛江水。山月隨人還在此。白鷺驚飛宿鵲間。青山倒臥蒼波底。此時孤棹發中流。川後停波聽棹謳。不學子猷中夜返。欲乘明月向資州。○志云。漢王褒故宅。即今縣理廨中。八卦井三字。子淵筆也。輿地碑目云。西漢王褒宅在資陽縣西驛馬里。今改爲靈仙觀。有觀碑。二說微有不同。舊圖經云。資陽南五里書臺上。豎碑廿餘片。刻聖主賢臣頌。山是王子淵讀書處。有洗硯池一勺。○又云。縣之延壽寺。漢董鈞故宅也。志以爲宋張方宅。按亭泉墓在縣北廿里。有石獸存。其宅未詳。○方輿勝覽。資山在縣西南三里。迴然秀拔。即寰宇記之獨秀山也。范祖禹資山詩云。醮壇巖谷多神仙。鶴車鳳輦隨飛煙。神女瀟瀟來暮雨。浮丘往往下雲軿。○碑目云。資陽有三仙磨崖石。在三江鎮。刻云。貞元十四年十月十日杜錫、崔能、席夔、三人同遊。○郡國志。資陽有鐵溪。百丈池。所謂溪流如鐵。池深百尺也。志云。學宮前有半月池。有井傍池如星。東一里有放生池。有碑碣。顏真卿書。南廿里有孔子溪。石壁上鐫孔子字。云其地昔有鄉校祀夫子。刻記猶存。

資縣

禮記、萇宏氏孔子嘗問樂焉。死之三年。而血化爲碧。按圖經、萇宏資中人。有祠在青泥坊。數里之內。土色尚青。又云。王子淵墓在縣東二十里。墓前石碣高丈餘。碑目云。王褒墓右有河相宏墓碑。未詳人代。○唐元和中。羊士諤爲資州守。風流文采。照耀一時。其詩云。洛陽歸客滯巴東。處處山櫻雪滿叢。峴首當時爲風景。豈將官舍作池籠。登郡南山作也。一雨東風晚。山鶯獨報春。淹留巫峽夢。惆悵洛陽人。柳道龍升監。梅魂擬錦商。年華行可惜。琉琴莫生塵。郡中早春作也。腰章非達士。閉關是潛夫。匣劍當永試。籠鶴但自拘。江清牛渚鎮。酒熟步兵廚。唯此前賢意。風流似不孤。郡中詠懷作也。二毛非騎省。朝鏡忽秋風。絲纏塞衣上。霜華舊簡中。承明那足戀。車服愧無功。日日山城守。淹留豈桂叢。郡中見白髮作也。又郡齋讀經作云。壯齡非濟物。柔翰誤爲儒。及此齋心暇。翛然與道俱。散材誠獨善。正覺豈無徒。半偈遂生水。幽香桂滿爐。息陰慙蔽芾。講義得醍醐。跡似桃源客。身嬰竹使符。華夷參吏事。巴漢混州圖。握草慚若子。移風念當夫。醫桑俄有績。宿麥復從租。則寂期超詣。澗殘幸已蘇。解空囊不智。減狀谷何愚。幾日遊歸轍。吳翁始欲蘇。資叔向雨後月下寄懷羊二十七資州云。夕霧涼飈至。翛然心賞諧。清光松上月。虛白郡中齋。置酒平生在。開襟顧見乖。殷勤寄雙鯉。夢想入君懷。○碑目云。羊士諤在郡有毗沙門天王贊碑。歲久陷於城北隅。紹興中郡博爲守。始掘得之。又云。青松亭記在州治。唐乾符四年西川節度使成都尹高駢文并書。又云。瀛洲亭在郡圃。紹興十八年士解于恍文并書。又云。聚書樓記。李石文。博雅堂記。張震文。俱乾道七年立碑。○聚書樓記略曰。國家渡江以來。脫五厄之餘。收四部之富。頒詔首降。三館所儲。南學所集。分錫郡國。州有書樓。侈其賜也。宣和辛丑前太守魏侯謂。以州號多士。而於朝誠他州之賜以益此州。宛乎如韓宣子所見。周書之在魯矣。歲久蠹穿魚齧。且爲有力者夜半負去。今守宇文侯爲州起齋乎昔之家

傳人市殘缺散逸者成蒐錄焉比舊目增千餘卷因舊樓徙故書新復爲廚肆貯之○傅雅堂記略曰宇文紹奕爲資守風清事簡則歎日自吾承先大父右丞相公餘烈以詩書發身凡二十年間衆書上自孔氏下至歷代諸史稗官小說與夫國與名公之文合萬餘卷手所校錄者幾半之不爲不多矣顧猶有遺恨者皆見前漢文字之奧篆隸之工鐘金石而傳後世倘有可攷乃其在中原者淪於夷狄後生不可復見吾家故所貯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傳之是邦以與學士大夫共之於是摹刻漢石經及他碑凡五十四卷龕以石柱大屋名其堂曰博雅登斯者如入太廟見尊彝鼎鬲簠簋豆之陳聞咸韶濩武雲和箋簫之音列天球河圖寶玉大弓之器獲太羹元酒昌歜茫蘊之味莫不咨嗟歎息以爲君侯好古博雅之士矣○方輿勝覽云金仙閣居郡治北憑高瞰下納一郡之要李石爲記以李傅侯張各據一山合四山而拱挹之故曰金仙亦曰蓬萊○志云州北二里離堆山李阿修煉處有像猶存杜光庭有離堆山北帝院記以爲張道陵居焉山畔有洞鑿石七十二級遠望之如入雲中范祖禹詩離堆高倚羽天開中有清都白玉臺蔚擁雲旌乘月去風吹仙樂下天來○方輿云縣西三里平岡山傅仙宗所宅也崔中吉嵓蓬亦居此○志云玉清山上可以瞰平湖在州南二里侯與人遊跡存焉又云得道山在州西十五里張開光於此得道也碑曰陳圖南得道山詩鐫於壁邵博跋○宋京云東蜀領郡十六而江山瑰琦資中爲最資中勝遊十數而北巖爲最謂縣有東西南北四巖也圖經距州城東三里曰東巖形若剖瓮側立千尺溪壑深杳石壁上刻中興頌顏魯公書縱廣丈去岸五里有唐明渡以明皇所經夾巖上鐫宋

承議郎鄭鋼詩云逕轉得幽谷雲巖屹相向谽谺偃頂登得環依岫嶂緬想融結初鑱鑿自天匠了無斧鑿跡但覺盤根壯深可數千尺廣踰八九丈洞穴既窈窕松門亦昭曠廊合三千界中列五百像巨楠布蘿蔓翠葢垂帷帳木靈不知名境幽或難狀我時馳征軺奔走勤塵鞅獲此一段奇欣然慨微尚欲去還未闌行行重回望末云宣和壬寅題又鐫云丞相大觀文沂國趙公以東川鎮鉞造補來歸詔節鄉郡爲父老大夫士七日留乃歸內江之府第郡守楊楨執門生禮敬餞於東巖一時賓客直祕閣新利路運副韓炳新巴州趙伯纔新恭州趙蕃韶新大寧監黃中前昌州黃圖南新富順監黃袞制幙句龍復成與俱醫出林杪攝慨與坐客盡醉公抗大節於天下而略位貌於鄉黨於是氣凌八極矣摽請勝翠壁紀盛事共託公爲不朽咸曰然淳熙壬寅二月十七日題○方輿勝覽城西六里爲西巖山行不踰百步石壁夾道如城如峽○又云城南五里爲南巖按即重龍山也巖崒蟠屈隱若龍轉有亭閣梵剎跨其上江山城市歷歷可觀○又云北巖去郡城半里等慈寺之東唐盧梓詩地盤無俗草巖靜有仙禽者此也郡志巖巓古像半蝕苔蘚乳泉滴瀝四時不絕蜀志補遺唐李泗爲刺史有遊山詩云淮陽清漭理永嘉山水心到於等慈寺壁碑目云邵泰修北巖寺碑茂公石馬塔院碑滴水巖結界碑俱在本寺又云盧梓及張公璵北巖詩俱刻在龍水縣○寰宇記云龍水縣本資中地隋置在龍鼈溪資陽西界依龜山爲城今縣三十里龍水鄉是也溪水屈曲蟠擁猶龍亦曰龍潭石壁有古刻云積雨新霽灝爽澄空寫巽探幽人生行樂殊不易得縣令任聖用挈鄉人蒲君勉楊述美泊邑士張和叔飲於龍吟亭風味相投山樹巖石咸

助意氣且移觴潭上醉歎歌笑見月迺歸乾道辛卯仲秋丁未述美書○范祖禹知龍水縣公餘紀與詩云縣門倚巖谷終日對青峯初仕借爲幸諳書過三冬忘機狎鷗鳥觀稼親老農訟庭可羅雀銅印苦錫封○紀古今記龍水縣有昭烈息帝碑形如方柱頂如蓬壺文剝落三之一紹興丙寅孫康濟書○碑目云龍川邑小而江水環秀距邑不三里曰靈巖又其傑出者端平乙未夏五月十有八日東川撫屬古渝李梓甫來酬供於此邑令眉山孫子山嘗曾烏山張子叔相與訪古溢漱載酒酌其上午暑正劇樹林陰翳巖氣襲人恍若此身在冰壺絕不知人間炎熱之苦竟日徜徉與殊未盡而景已晡矣遂拂翠崖而書以紀歲月云前蜀羅錄虛巖秋月詩青松崖上紫雲生崖下仙人約落星駐馬看碑猶化鶴殘星何宿萬家城錄仕前蜀武成爲盤石令也○寰宇記云盤石在州城北二里狀若盤陀後周以之名縣遂隋因之唐盤石遂治記云珠江流其前丹神隱其北離堆據其左靈巖蟠其右劉光祖記云資號珠江以地之靈而產瓌異相傳江中有夜光如燭方輿勝覽云丹神山在盤石西北五里山之神靈福早告之即寰宇記之丹山縣因此名也○按魏書保定二年資州盤石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總管陸騰率軍討擊破斬之而蠻子復反所在蟻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又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今資陽之丹山鎮入其縣界○圖經云銀山縣在州東四十里山形如錠今銀山鎮是其處古今集記云唐田游巖入蜀居於銀山其弟子歌雅詩以爲樂今山有雅歌亭石刻存志

云銀山侯館因掘地得一小碣石乃黃山谷與門生或經弟綱尺牘云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爲先務涪翁書贈戴六六七二秀才伯仲志云鎮之杜家灘池水一泓清冷澄澈下即龍泉洞也天將雨則雲生竅穴滃翳空谷前有石柱殿相傳龍出毀殿止存二柱崖上鐫二龍士人懼其飛動摧去兩角山谷嘗遊此碑目云龍泉洞壁刻有淳熙丁未三月九日何少嵓少明從以郡張無咎來汲深晤坐因訪舊題數丁亥仲春六日李書與當時人物去已六七十年間幾風雨矣少嵓且老日有倦遊之歎方爲涪翁釣磯之行益起丘壑之念故山猿鶴其能忘情哉又有王齊賢李若水王俯熊九能謝凡度步武而去○寫韻樓云資州古碑有祝融氏祝誦氏之號學齋佔畢云資州掘地得漢碑有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等語碑目云隋勅改維漢院碑在法雲院唐開元樓神山路記在法缽池前刺史房漠文崇濤觀碑天寶二年建元宗皆額御史中丞宋渾文已磨滅裴晉公白贊在靈虛院左僕射裴璞篆在盤石縣北五里有世譜碑記藏於寶嶽院馬端臨通考云資州以新絳帖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藏石上紹搨者不逮舊所得本逾勁也上皆不可攷

內江縣

華陽國志江陽郡漢安縣郡東五百里土地雖迫山水特美好宜蠶桑有鹽井魚池以百數家家有焉一郡豐沃○水經注云維水又逕漢安縣謂之綿水口○寰宇記云周天和中於資中地置漢安戌在水濱

尋改爲中江縣。胥開皐避先諱改爲內江。仍徙治於漢安故城。即今縣也。勝覽云。中江水經盤石縣。自十字水流入縣界。又云。內江有水深百丈。皆羣川鍾會之所矣。晉郭璞城讖云。山行依盤台。水去復返來。沈約宋書云。中江爲內水。涪江爲外水。按志。中江源出汶山。自灌口分支經懷口入僞縣。歷資江而下爲中江。經三堆山下。西折而東。至縣復東折而南。至禪木鎮。又南折而西至黃市。市距三堆十五里。一水周環九十餘里。而縣當其中。故曰中江。江去城不百武。與城內桂湖相通。以瀹縮清濁知之也。按湖在西北街。宋黃思莊大書二字於岸石上。旁植桂樹。影可鑒焉。○碑目云。漢永建五年。陳君爲漢安長。失其名。有陳君德政碑。在猴井壩附崖之腹。字雖磨滅。然尚可致。又有漢永建五年漢安修棧道記。俱在內江縣。○本志云。宋紹興末於內江縣置安夷軍。黃昌齡時爲令。移徙新市平縣基。得小碣一片。刻詩云。戰馬向風嘶。荒雞傍水啼。終日隨征旆。何時罷鼓鼙。○志云。城東半里東林寺。紹興中建。有石佛。按即東津寺也。范祖禹資州路東津寺詩云。山行無晨暮。日暝棲谷昏。哀猿落客淚。永路驚旅魂。巖陵高山巔。俯視大江奔。迴環島嶼合。縈轉洲渚屯。行雲逝炎天。飛鳥下蜀門。地遐怪物聚。寺古深殿存。憶昔李氏末。煙塵暗中原。姦雄競草竊。割據窮海根。干戈百年後。見此敗屋垣。我來屬清秋。登覽無俗喧。山深虎豹蹲。本靜蛟龍騫。臨風獨笑吒。浩蕩欲飛騫。自註云。寺有石佛殿。唐乾甯元年建。○志云。城南銀杏鋪江邊有放生碑。款爲宋都護校尉周仲享立。有寶光洞。壁上鐫雲籍溪口、金波光明久十字。紹興進士邑人閻執中書。又云。銀杏鋪之陰。江所遶也。渡江對岸爲葛仙山。相傳吳郡葛孝先曾棲其上。今有巨人跡。網戶葛仙里之名。本此。○志云。治南二十里有高峯山。瀕江有洞、曰會真。中刻大士雜識、甚古。唐大姓閻氏所闢者。洞幽邃。時或撫掌聲若鳴蟬。洞有斷碣。○志又云。城西二里化龍山麓。舊縣址也。有長生觀、凌風霜、及冷然洞。成淳中。郡有朱真人者。棲其中修煉。有吐納之術。其冷然洞記略曰。予落迹安夷。有長生祠、丹臺、冷然洞。青眼不逢。揭竿而去。因有容迹安夷尋遂者。無緣寄語共乘風之句也。成淳癸酉九月五日記。又留題化龍山云。郭外郊西柳巳斜。東流注目浩無涯。江明白白紅紅樹。春在三三兩兩家。幾度來臨逢社燕。一樽相對到昏鴉。此邦物色吟成畫。高謝山中拔致嘉。刊碑在長生觀中。正嘉之間。山崩得古鏡及劍印。石刻識云。有宋之始。化龍爲記。日月相均。永遠不墜。亦疑朱仙所留。○又五里爲聖水寺。寺有鐵湫古碑。紹興庚申水觀羅師所叛。邑尉蔡逸詩云。二月春事半。縣花無數開。江頭連騎行。江霧結紅埃。下馬坐猜蔭。觀激大江殷。行行匯山寺。金碧森樓臺。拂石有唐碑。字老生蒼苔。緬想古今事。悠然一傷懷。解榼醉泉石。徬徨不忍迴。辭徑下扁舟。重開暇榜擧。江煙暝川谷。冰輪出雀嵬。水面映金波。流光浮玉杯。蕩漾洲渚間。往來恣徘徊。一棹轉洄沙。燈火來相催。高歌賦脈脈。會須期再來。又云。蓋日苦征賦。公餘來放懷。谿雲生怪石。宿雨漲懸崖。鳥倦巖猶伏。僧眠午未齋。高人莫相笑。仙尉亦吾儕。○又云。城西廿餘里三堆山。三峯插漢。高闕遙空。有古石像。士人多遊焉。昔耕者於山掘得小銅版。上鐫詩云。塵世不我留。身寄白雲浮。若問眞遊處。三山與十洲。不知爲何代物。○志云。西北十五里有華萼山。有寺臨江厓。上鐫臨淵有斐四字。唐范崇凱書。方輿勝覽、華萼山距內江縣十里許。唐范金卿讀書處。按范崇凱元宗時獻花萼樓賦。爲天下第

一。鄉人榮之。以賦名其山也。其弟元凱亦能文。時稱爲梧岡雙鳳。李太白贈范金卿詩云。君子枉清盼。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願成蹊。那能吐芳信。好鳥相招攜。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珉齊。拂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慚白豕。楚客羞山雞。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嘁嘁自索莫。留舌示山妻。其二。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爲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遊子睹佳政。因之聽頌聲。白集又有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一首。志云。亦送崇凱作也。金卿所居故址有臥碑。鐫華萼樓賦。剝落殆盡。山之後灣有金卿墓。○志云。石筍山治東南七十里。有石如筍者三。下圓上銳。聳峙漢表。清影沉江。則長虹滿地。新月初上。則明燭當天。形家謂爲邑之地軸。以三堆爲天關云。

蜀中名勝記卷之九

成都府九

漢州。

古語云。大旱不旱。蜀有廣漢。華陽國志。所稱蜀之淵府。設以縣雒者也。陳子昂爲雒縣令。張知古頌德碑云。此邦膏腴。利在江沒。陶翰送孟浩然入蜀序云。廣漢城西三十里。清江盈綠。兩山如劍。中有微徑。可人峨峨。括地志云。郡在水南。故曰廣漢。寰宇記云。漸陽故城在州南一里。漸陽漢縣以其爲漸水之所經矣。○圖經。洛水在治東半里。又名沉犀水。水性剛。宜淬刀。與信州葛溪同。雒字元從水。漢火德忌水。故改從雒。范曄後漢書曰。洛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和帝時陳寵爲太守。敕縣案收葬骸骨。哭聲遂絕。三國志。建安十九年。先主攻雒城。拔之。襄陽馬良書謂諸葛亮曰。聞雒城已下。尊兄配業光國。魄兆斯見者也。○圖經。雁江在治北半里。李膺記云。張任與劉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敗。即此雁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宋郭印卜臺記云。故老相傳。州治形勢南高而北下。多火災。嚴君鑿井壓間。上應七星。杓指南方。以厭勝之。越千百年。卜臺既已堙蕪。而井之應輔星者。亦多壞塞矣。○益州記云。廣漢郡北一里半有星橋。即白魚水也。志云。河出棚口。有白魚出焉。在治東十里。○寰宇記云。漢州赤水有湧泉。水脈五六。自山下湧出。因成大池。流三二百步。可激碓磑。匯爲大溪。○志云。治西九里有赤河源

亦出堋口河岸壁石如階級有石梯橋下出縉士可代墨又云彌牟河在治西二十五里自灌口經州自金堂峽俗謂之三水關矣○舊道將云廣漢郡本治繩鄉永和中陰平漢中羌反元初二年移涪後治雒城王莽改曰就都公孫述名曰子同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爲一州稱望縣史云漢州有西伍城宋元嘉年於舊伍城立新都國乃于城南別置西伍城焉○漢還廣漢太守師重德高俊表章禮物殊于諸郡前有趙謐鄧五伯魚後有陳寵趙瑤皆公望也唐天寶初房琯以故相爲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德裕詩云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惜廣陵絃禹錫和云尚有竹間路永無亭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餐霞人鄭滑和云石室寒飈聲孫枝雅器裁坐來山水操絃斷弔餘哀○宋律於治西鑿有西湖自題云高流縱峻開城下補丘城決渠信浩蕩遭島放江湖結宇依迴渚水中信可居三伏氣不蒸四達暑自徂同人千里駕鄰國五馬車月出共登舟風生隨所如舉疊指極浦欲極更盤紆緣繞各殊致夜盡情有餘遭亂寧不閒即理還暫祛安得長晤語使我憂更除杜甫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詩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闊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皁蓋灘淺正相依李德裕月夕遊房太尉西湖詩云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偶因明月夕重敞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客暫依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又云晚日臨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亭古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冶城遊劉禹錫和云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絃一掩抑風月助登臨榮駐濟油騎高張白雪

晉祇言州唱美良史記王儀又云靜對煙波夕猶思棟宇清臥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顧步襟期遠參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鄭滑和云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鉤旌旗還夜交舟楫泛中流目極想前事神交如舊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又云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久寂寞煙月似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嚴公貺題漢州西湖詩鳳池才未盡餘思鑿西湖珍木羅修岸冰光映半闕琴臺今寂寞竹島尚縈紆猶蘊濟川志芳名終不渝能顯漢州西湖詩西湖天下名可以濯香纓況是攜家賞從妨半驛程皆茶春味渴斷酒晚懷清盡得幽人趣猶嫌守吏迎重參逢角暮雨中寄詩成坐阻湘江詠誰爲訴政聲文同題房公湖詩一頃清波四面平宛然唐相舊經營高秋林木形容老落日樓臺綵絢明有景可尋閑櫂遠無幽不入竹橋橫二年所得官居樂肯厭頻來綴帶行陸游題房公西湖詩房公一跌叢衆毀八年漢州爲刺史繞城鑿湖一百頃島嶼屈曲三四里蘇轍既房湖詩酒賦郫筒不用黏花傳五老出新圖此行真勝成都尹直爲房公百里湖魏了翁題漢州房公樓記略云成都守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度聿修迺作樓於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尚德之意樓故金鑑亭處陵翠瀲橫陳夾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上端握要會奐華父又和宇文漢州乞舟樓記詩云房公曾中妙刀尺剪刻玻璃貯寒碧今侯著樓於其上竹色荷光得良覲詩來殷勤問故侯別日離悰情轉密因思當年飛蓋遊鷗鷺不驚潛鯉出春濃雪絮人影亂秋老雲松半天乾蘇公二十四橋月偏愛西湖風月夕江山好處餘戀戀縱不即人人自即況今發摽雲與齊激楚高歌朋友集向來寒

乞翻自嗟詩補黃泥已無迹功名老我後加鞭文字餘人先奪席欲搜萬象供刻畫自有此湖難此筆終當爲君記斯遊摹寫蒼顏眞六一按金鑑亭者信蜀武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漢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鑑徑寸遊於荷葉之上畫圖以獻故以之名亭也○丹淵集云赤侯友仲立漢州學制度宏侈爲三蜀之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怪偉勢若飛動告孟氏僭竊苑囿所遺者皆當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視旣面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往見於好事家園館凡白璘許來者一一皆具款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詭上下可愛雖到茂灘中奇章號爲好事諒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郡進士試於此且尋環總其下歎惜之不足乃爲之銘其辭曰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磈砢一抱嶔崟九尺怒蹙騰首狂飆轉脊擧空將飜壓地欲拆神乳溜腹老苔漬額堅包勁脊調吐活脈誇殺羽人詠窮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怪碧與可又有題漢州王氏林亭詩云短彴疎籬入野橋竹煙松露滿襟清奔湍激瞼飛寒響弱蔓穿深挂短英惜去更觀會壁記來重注舊題名門前便是紅塵道誰肯同過洗俗纓亦肯詢事也

什邡縣

寰宇記云什邡本漢縣屬廣漢郡舊治在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雍齒即漢什邡侯也墓在縣南一里李膺記云雍齒墓高四丈闊四畝有石麒麟二○志云今縣治乃唐紫極觀地也殿左衛眞人墓在焉觀前舊有水西南流名老君洗腸溪眞人乃衛元嵩嘗貫七鐵以爲有術碑刻存矣○寰宇記云南

陽郡故城在縣西二十三里李膺記云漢中李雄亂蜀道李壽掠漢川五千餘家流寓於此晉太康元年立南陽郡後魏三年廢南陽郡南七里有新婦水故老傳云昔有新婦勤於侍姑負汲水遠不辭冰雪泉爲之涌出故曰新婦水流合廉江水○志云治北六十里高境關關外即章洛山亦曰章山又曰洛通又曰楊村諸山物產出焉華陽國志謂大姓楊氏之所居矣山有風洞即之氣冷有火洞即之氣熱古老傳云有堅有子避難死於洛通山即此○古碑云江木出高崖關大郎廟前始大放分流十丈又云自章山內合五溪而總名洛江出章山分洛江爲十河縣之名即從起也○華陽國志李冰導水於洛通山志云章山後崖有大冢碑云秦李冰葬所按開山記云什邡公墓化上有升仙臺爲李冰飛昇之處古蜀記謂李冰功配夏后升仙在後城化藏衣冠於章山冢中矣○方輿勝覽云治西五十里有大蓬山高崖峻天而立瀑布飛落最爲奇觀有保聖院紹興中蜀中大蓬山記略曰嘗自紫微度綿水覺佳氣逼人竹木叢邃殿鐸發松根寒泉流注不竭懸崖高仞瀑布如練山腰有大小白崖甚奇上有太子宮遺址僅存而事迹不可考崖下有洞極深邃中有石柱撐之左右映出白龍十三蜿蜒如畫又自西越澗行一里有馬師井捫蘿躋磴至峯頂有石室可坐百人蝙蝠大如烏所謂扁蝠洞者也北望龍居山狀如偃月有保聖寺唐天福中鏡鐘羅師誅茆之處其曰馬師即馬頭陀與師同時者○本志云大蓬山朝雲初起日射圓光於山頂視佛像西澗光焰數重作青黃紅綠色稍升象王峯大徑百丈中有黑影彷彿佛像食頃方散山高百里六月積雪不消國朝明本禪師因名爲鎣華山○高僧傳馬祖什邡人志云北郭羅漢寺唐

中宗時，馬祖出家之處。山門右有說法臺，臺角有井，皆祖所鑿。○勝覽云：龍居山在什邡縣，有尊慈院，飛瀑千尺，虛亭屹然，橋橫路轉，高柏雖衆。志云：龍居寺附近，旁有神龍潭，其右爲蜀王孟知祥墓也。孟昶遊花蘂夫人至寺避暑，寺僧水觀禪師先一月預知之，因賜號爲預知焉。○成都參軍任蕿蜀王廟記云：什邡之西，行十許里，有古佛寺，曰南陽，宋大明中所建也。後周沙汰寺廢，隋文帝以皇子秀爲蜀王，王以暇日獵至寺廢址，有兔逸入墟中，發墟得石像甚巨，於是即其舊址復爲寺，以像寘其中。時有進禪師者，善水觀，王異之，從問道，得大無礙。今寺之左有王祠，祠下有泉，匯爲陂，泮於方亭，遂出於雒。其發源流百許里，溉田數十萬頃，雖大旱，民不告病，其爲利可謂深且博已。卽泉之始，則進禪師水觀之餘波也。李白冷泉亭詩：惜彼落日暮，愛此寒泉清。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志云：亭在南陽寺矣。

德陽縣

地理志云：東漢分綿竹置德陽。寰宇記云：綿竹縣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李膺益州記云：石子嶺二十里，即故綿竹縣，諸葛瞻埋人腳戰處也。○樊眞公德陽錄略曰：邑西南石亭江畔，有石亭寺，江畔有（缺）亭，因以名江。晉李特、李流軍綿江，趙廞遣將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是也。德陽學宮有石版，陰陽書（缺）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磴疊，發飛務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滿，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崑，耿月魄以終夜，浩天容之方春，信者爲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興蜓螾，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缺）首。末無題名，其字倣版字，勢遒勁似王稚子，墓前石闕漢八書法也。釋其文意，似爲石亭而賦，或三版四版，今存一版，斷文矣。○縣一名旌陽，晉太康初，許遜爲旌陽令，屬歲大疫，死者十七八，遜以神方拯治之，符咒所及，登時而愈。蜀民爲之謠曰：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爲。本志云：東關內有旌陽井，許眞君浴丹於此，其水香冽，若飲尤宜。半倚江岸，嚴誠不崩。○治有三遊亭，李膺記云：秦子勳之舊宅也。太守夏侯纂三遊門，故以爲名。其宅綿水衝毀，僅有餘跡。○南偏有普果寺，晉泰始中建，唐名淨寂寺，王勃碑記以爲梁武帝所建矣。○寰宇記云：縣北五里有鹿頭山，自綿州羅江縣來，迤邐入縣界。古老云：昔漢有張鹿頭於此造關，因以爲名。杜甫鹿頭山詩云：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砕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徐脂膏地，慘澹豪俠窟。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其下有龜勝山道場，乃高崇文破劉闢處。初，闢據鹿頭關，高與之對壘屯營，有神龜出壁門，來躍於牙旗之下，公命役之遺礪，翌日復至，識者以龜介蟲之長，介胄斯服，蜀有龜城，其城是師果爲受降之兆，乃以龜勝名山，立道場焉。掌書記鄭宗經大唐乙酉明年六月記。○本志云：治北十里秦中治，天下第七治也。上應箕水豹，王逸少嘗欲遊焉，石洞產九節菖蒲，秦時韓仲修煉之所，此雲笈七籤所載，以爲其山浮。寰宇記云：浮中山在縣北三十里，益州記云：角陰平鄉東有浮中山，每芳春遊人登賞，謂之迎春岡，四面斷絕也。○鎮蹈

云：縣東南有鄧林禪院，按邑人公孫輔記云：吾鄉精藍之勝，鄧林爲第一。其地蓋起於綿、洛之左，宛若秦川壠坂，高下起伏，北包鐘嶺，南互旌邑，直走於鎣華之東南，楓楠柞柏，拔地倚天，蔚爲鄧林。東山襟其前，江水帶其中，川原綺錯，雲煙出沒，飛鳥上下，農夫耕穫，樵牧往來，庭戶間皆一覽而有也。眞公以爲從大將軍鄧芝而起，此非鄧芝欲居何陽，乃遂寧縣。

綿竹縣

綿竹漢縣，地理志云：紫巖山，綿竹所出，有綿水流注，謂之綿堰口矣。寰宇記云：綿竹縣晉屬廣漢郡，隋開皇三年徙晉熙郡城，改爲晉熙縣。十八年改爲孝水縣，以境有姜詩泉焉，高僧傳南武都今之孝水縣也。舊縣北三十里紫巖山極高大，亦謂之綿竹山，亦謂之武都山。○唐吳融綿竹山詩云：綿竹東西隔，千峯勢相屬。崚嶒壓東巴，連延羅古蜀。方者露圭角，尖者鑽箭鏃。引者蛾眉彎，斂者虎屑縮。尾蟠蟠蛇盤，頭低元兔伏。橫來突若奔，直上森如束。歲在作噩年，銅梁搖蠹蕃。相國京兆公，九命來作牧。我提虎僕毛，專奉猩頭纛。行府寄精廬，開戀對林麓。是時重陽後，大氣曠清肅。茲山昏曉開，一一在人目。霜空正泬寥，濃翠霏撲撲。披海出珊瑚，貼天堆碧玉。俄然陰霾作，城郭殞嚴蕤。絕頂已凝雪，晃朗開紅旭。初疑崑崙下，夭矯龍銜燭。亦是蓬萊巔，金銀台盈盈。紫霞或旁映，綺段鋪繁褥。晚照忽斜籠，赤城差斷續。又如煮鹽萬萬盆，初熟又如濯楚練，千千匹未軸。又如水精宮，蛟螭結川瀆。又如鍾乳洞，電雷開巖谷。丹青畫不成，造化供難足。合有羽衣人，飄飄曳煙躅。合有玉色禽，叫嘯含仙曲。根雖限劍門，穴必通林屋。方諸滄海隔，欲去憂綸羅。翠玉縹緲間，未可益往復。何如當此境，終朝嘯幽獨。往往草檄餘，吟哦思幽獨。早晚歸樵漁，筋鼓迎暢轂。休飛礙轉車，能繫蝦蟆木。勒銘燕然山，萬代垂芳郁。然後恣逍遙，獨往攀麋鹿。不管安與危，不關榮與辱。但樂濠梁魚，豈怨鍾山鵠。紉蘭以園廬，採芝將實腹。石牀須卧平，一任閒雲觸。○綿竹山有鹿堂致。即二十四化之第二化也。漢元帝時，老子偕張道陵遊此，有仙基仙宮，古人度世之處。李膺記云：山崖有隙，出神泉，若詣者精志，則泉流奔湧，其信道不篤，使清源頓竭也。又有庚除致，爲第六化，方輿勝覽云：山有二石室，三國初，有籌雲子者入洞中，見樓臺金碧，門者呵止之曰：子凡骨，可亟去，不然及禍。籌雲子出後，再至，遂迷路矣。○武都山有玉妃溪，成都耆老傳載妃與五丁同生，父母棄之溪，後聞呱呱聲，就視乃一女五男。女即蜀妃，男即五丁，故華陽國志云：武都山精化爲美女也。○山下有嚴眞觀，乃君平父嚴子晦所覬。楊天惠記之甚詳，見神仙傳。又有君平池，古老傳云：君平拔宅上昇，基陷而成池。○武都山有惠淨寺，梁太清年建，唐貞觀九年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舍，王勃爲之銘曰：武都仙鎮，靈墟奧域，邑動香城，山開淨國，澗流百道，峯雲五色，谷暗藤斜，山高樹逼，千櫚鶴列，萬拱星懸，分林構趾，接磴開廛，臨附竹樹，遠棟風煙，龕前怪石，塔下秋泉，綠崖疏迥，青岑拒室，窈道相縈，煙房互出，紫濃礙淨，花深嶂密，鳥度雖尋，猨驚易失，磴分石寶，地絡金沙，丹丘抗月，碧洞棲霞，松開野路，桂列山家，金爐柏葉，寶座蓮花，砌因巖曲，橋隨峯返，果出天厨，香來仙苑，玉鑄啓曙，金鐘照晚，谷思鍾長，山悲鐸遠，閭閻踐勝，銅墨高情，攀飛則邑，望勤亦城，懸金道肆，刻石山楹，千載之後，吁嗟令名。○又有嚳鷹寺在馬跑溪，相傳隋蜀王秀妃患心

衆召寺僧法進不往王怒親往加罪之所乘馬至溪邊而自跪若爲之請者因名馬跪溪高僧傳唐武德初釋世瑜獨住此山有四猿供給山果辱食初惟一泉後有三泉流出於下俗謂之三溪河也亦名射水河相傳蜀王秀營軍於此乏水王乃親禱望三溪山下發三矢有三泉從石竇出遂成河流又有馬尾河注之河出無爲山宋淳熙間有碑云羣雁排空成無爲二字因名有河水出焉流如馬尾因名馬尾河也○志云綿竹故城有二其一爲宋時築在郭外西南隅近龍頭橋即湖橋也魏華父湖橋記曰知縣宇文西叔嗣度地飛鳧門外瀦爲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爲四矼矼崇四尺架橋其上而屋之衡從合十丈以通南北東徙之往來蓋紹定四年碑也其一爲灌城即德陽之西界華陽國志稱汎鄉有孝子姜詩田地宅是矣姜詩廟曰孝感鄭少微記略云漢州德陽縣西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故號姜詩鎮治平中知綿竹縣事郭震謂士遊行甚高宜諱其名白郡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爲呼於是開州司理參軍白壽則與鄉之士民列於縣曰姜詩夫婦事跡彼詳於漢史舍側湧泉至今不絕民相灌漑或遇旱歲禱焉輒應其厚俗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請縣乃上之有旨賜名孝感命至之日稚耋來滌敬舞蹈躍抃觀爲人子者咸欲詩之行在其身也爲人女若婦者咸欲龐氏之行在其身也爲人父母若舅姑者咸願有子如詩有女有婦如龐氏也則又相與詫於他州之民曰吾鄉雖僻陋而姜詩夫婦乃吾東家子也爾州曾有是耶方且侈上之賜以永稱厥名云爾

綿州

元和郡縣志云按州城理漢涪縣也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東據天池西臨涪水形如北斗臥龍伏焉梁天監中嶽齊賢爲太守更造樓櫓門敵有東西門東門久塞富樂山氣所衝門開則喪亂宋元嘉初太守王懷素開之果致喪敗爾後復塞○輿地碑目云漢刺史李恂碣在綿州又云州治十賢堂繪涪翁羅統蔣琬杜微尹默李白陳該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共十人又云綿州通判廳有伐木堂鮮于子駿立文與可記陸務觀劍南詩藁云姜楚公畫鷹在綿州錄參廳杜少陵有詩輿地紀勝云六一堂在司戶廳舊爲推官廳昔歐陽文忠父鄭公觀嘗爲推官公實生於此地○方輿勝覽云越王樓在城西北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爲刺史建杜甫詩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迹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刺史喬琳詩三蜀澄清郡欲開登樓擧酹日躋攀頓覺胷懷無俗事迴看掌握是人寰灘聲曲折涪州水雲影低銜富樂山行雁南飛似鄉信忽然西笑向秦關唐詩紀事王鐸與綿州守于興宗登越王樓以詩寄朝士云謝朓題詩處危樓壓郡城雨餘江水碧雲斷雪山明錦繡來仙境風謠入帝京恨無青玉案何以報高情刺史樊紹述越王樓詩序云綿之城帝猶獄揪明威翩石硎馳涪瀨左陵凌紅積鬱天地送行癸壬且擲趾踞於西北蟠紅頷青越王貞故爲樓孤軒壘飛門明牕臺牽鑒蹇予始登謂日月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遊霜辛霹酸星辰介行神鬼變化草木顚黯衛蘉芰皆可察極既繁礙其江帶又極覩其土岡斷纍遠近山象巖若陽之東皇天原開見荊山我其黃河鬭然爲曲直涙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日杲星昱

過歸尙恐不能解直爲詩以釋岙不可個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繼以華藻其念留云詩曰危樓倚天門如闔星辰宮梭薄龍虎怪泂泗雷風徂秋試登臨大藹屯蒼空不見西北路老懷益凋窮石瀨薄溉漑土山杳冥冥昔人悄爲逝所適酡顏紅今我茲之來猶校成歲功畯田植科畝遊圃歌芳叢地財無粢厚入室安取豐旣之富庶能千萬慚文翁○勝覽云江樓枕城之東隅上有唐時江亭記杜甫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詩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牕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沉○文苑英華王勃綿州北亭羣公宴序云下官人間獨傲海內少徒志不屈於王侯身不縛於塵俗孤吟五嶽長嘯三山背往東吳已有梁鴻之志今來西蜀非無張載之懷況乎踐名場攜勝友風月無幾琴酒俄乖半面十年一別千里何少府故人攀桂撫金石而論心韓法曹新鍰班荊臨江湖而執手離亭北梁煙霞生故國之悲別館南開風雨積他鄉之思於時蒼雲寡色白日無光沙塵起而桂浦昏兜雁下而蘆洲晚傍鄰蒼野霜飄橘柚之園斜枕碧潭日斷芙蓉之水旣而登臨悟別嗚悲少留季札何人親逢贈縞子荊不慈思掛頹城悵悵北梁指琴臺而漸別徘徊東道思錦署以行遙嗟乎人事乖矣江山遠矣請命離前之筆爲題別後之資五際飛文想羣公之不讓一言有贈知下筆之有神○盧照鄰綿州官池贈別詩云聯軒遊上國仙琴下璧關樽酒方無地聯襟意暫攀離言欲贈策高辯正連環對徑浮雲斷芳池春草斑殘花落古樹度鳥入澄潭欲鼓他鄉枻幽介有綿蠻○本志云巴字水在治西四里涪水自北繞城西而析爲二安水自東逦迤繞城東南匯之芙蓉溪成一巴字每江漲登山望之點畫天然甚肖也芙蓉溪即東津杜甫觀打魚歌是此處子美又有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詩云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舂容霄漢愁高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胷唐庾芙蓉溪詩云人間八月秋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如掃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枿還芳叢只應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李膺益州記云金山在涪縣東五十步東臨潤水光采映川長七八里每夏淮雨金粟散出○州東五里有鹽山郡國志云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山有絕巖有方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砧也○周地圖記云富樂山高廣爲衆山之秀登之望見州內勝覽云在巴西縣東五里劉先主入蜀劉璋延於此山望見蜀之全盛飲酒樂故得是名又有石盆山迴眞觀臥佛院洞靈觀俱在此山之麓雍有容詩當時四海一劉備至此已堪悲失腳出語翻爲樂國悲是人止可偏方著大漢曾封陸準翁開道山河錦繡中安能鬱鬱久居此陣晥三秦日欲東唐子西詩富樂之名誰所留建安年中劉豫州擁兵入蜀萬貔貅虎璋送國來迎與軍中醮酒椎千牛肉如巴山酒如涪酒酣握手登高丘極目紫芋蹲春疇丹木藂富樂山桺文云星東熒熒鍋風糠霆出霧入雲回翔太淸是爲古富樂之英方劉豫州置酒高會於吾山也升高延佇虎視徜徉沃野綿亙鬱乎蒼蒼曰富樂哉有德易王其興勃然唐高宗顯慶中建壇山上舊館江皋瑞氣凝於翠巘鮮光燗於丹霄武宗會昌中投金鮫室沉璧龍淵雲鶴降以飄颻天花舞而翩躚石刻長存

於今屹然。○碑目云。富樂山有唐乾符間王助碑。又有集古堂。治熙間史祁建。悉舉近郭仆碑植於堂之左右。而繪像於堂中。渭川王讜記略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而喬木婆娑者。蔣公琰萬秋之宅。鐘士季之所嘗致敬也。○漢書郭玉傳。涪翁者。左綿人。肥遯不出姓名。所居處爲漁父村。玉從之受易焉。本志。州南四里有巖。即涪翁山也。宋別駕楊叔闢書涪翁山三字刻於石。併刻弔涪翁詞。○益州記云。猿門山在涪縣之北二十五里。上多猿。北峯雙竪如門。故曰猿門。○寰宇記云。鹽泉縣。漢涪縣地。後魏於此置魏城縣。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縣。以地有鹽井。民得採漉。爲四方貿售之地。蜀都賦云。家有鹽泉之井。取此爲名。羅隱魏城逢故人詩。一年兩度錦江遊。前值東風後值秋。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山將別恨和心斷。水帶離聲入夢流。今日因君試回首。淡煙喬木隔綿州。○成都文類。魏城縣南五里有長嶺。高涼泉出焉。其始至也。則風於一山。玉溜潺湲。衆籟成吟。笙竽匪遺。登之洗然。如謁羣仙。心意自殊。若與道俱。橫石如陬。匪斲匪鑿。傍架絕壁。根山不落。上廡層甍。屹然岩岩。其間可俯而入焉。則崆峒博敞。如堂如室。苔蘚古壯。奇怪生妍。旋開混元。益偉造物。然則始知乎山林獨得之士。一丘自足。窮年忘歸。亦何必際耕父於清泠。送白日於昧谷。然後爲異也。傍有篆銘隱隣餘字。即久視元年崔司業融守茲邑。高祕致齋。刻石斯存矣。元和元年侍御史李朔記。○州南百里界於潼川。四山如城。涪水經乎其中。漢設涪城縣於此。三國志。昭烈自葭萌擊蜀。進據涪城是也。杜甫涪城縣香積寺官閣詩云。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外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按李雄春秋。巴蜀謠曰。進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張羅守合水。巴氏那得前。是涪城與巴西向爲犄角之地。予以萬曆壬子陽月過此。有羅漢寺。是舊縣址。

羅江縣

寰宇記曰。縣本廣漢涪地。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李雄之亂。移就潺亭。今縣城是也。○水經註曰。潺水出潺山。歷潺亭而下注涪水。今縣北二里有潺亭故址。舊經云。有唐開元二十四年立潺亭碑。文字磨滅。僅有潺亭二字。碑陰有宋邑令太常博士宋彥嘉書云。嘉祐三年予始署邑事。明年訪古迹而潺亭廟有遺址存焉。東南百步有碑仆於民田中。其潺亭二字亦不復視。稽其址歷數百年。廟與碑俱廢。是神之祀於民者不亦闕乎。且俟因官之美材。而復廟貌。未幾。里民請自修之。次年廟成。秋大旱。民禱而夕雨。自是潺之民益鑒其神。相與輓碣揭之祠下。時嘉祐五年也。○圖經。唐明皇幸蜀至萬安驛。歎曰。一安尚不可。況萬安乎。乃迴登宿於興明寺。按驛在治西一里。昔有碑書一安且不可句云。是元宗御筆。今亦毀蝕。宋張績詩云。勁兵直鎮付胡奴。歐雀毆魚計自疎。地入萬安知幾許。御轎此邑始回車。○志云。元宗入蜀。縣令造亭於北一里祗候。士人呼爲接王亭。遺址猶存。北三里又有企僊亭。乃車駕上昇處。宋師堯爲作記。○寰宇記云。縣西南十里有羅璝山。羅公遠隱居之處。山下有洞號真人宮。又有龍池山。山上有池。池有伏石如龍蟠也。○碑目。有文錄書龍洞仙蹤壁刻云。太白山道人李洞賓。以太平興國五年。龍集庚辰仲春乙丑朔越十二日。齎敕賚內庫乳香二十斤。詣璝山相度仙洞焚燒。初抵劍門。逢老人之告

關。亥離巴岸。逢孤鶴以來迎。及屆洞中。睹雙童之出入。已臻巖下。見玉帑之蹤由。又聆音樂淒清。蝶蛺翩若。非吾道神機。其孰能與於此乎。勒於洞門。以爲他年會語張本。○異語云。羅江大龍有洞。盈中有五色靈芝。陶註曰。此洞爲南異及司命所任之處。志云。大霍山在縣西南十里。羅公遠修真處也。上有羅真宮。宋何彥異有記。外志云。大霍山巔有丈餘磐石。耕者每宿其上。輒夢云。接引佛上可臥耶。蘇以告寺僧。掘其下。果得像若天成。不事雕琢者。○碑目。有元人虞瑣東山寶明寺碑。曰東山巔有娑樂寺。迺唐高宗神龍中所建。宋大中祥符初改今名。相傳十三尊者遊戲之所也。在縣東偏一里。○古蹟志。馬馳寺有井在山谷中。四時水溢。可以灌田。近日忽枯涸。士人浚之。得龍首骨及大珠如卵。光同水晶。閃爍奪目。衆競視之。忽然雷震。珠復墜於井中。○寰宇記。白馬關在羅江西南十里。與鹿頭關相對。志云。山上平坦。有小徑僅容車馬。三國時營壘也。其下名落鳳坡。按鳳雛先生龐士元侍昭烈至此。卒於流矢下。其葬在鹿頭關桃花溪東岸。墓右有龍洞。昔時人見白馬自洞中逸出。舊有白馬關巡司。

彰明縣

寰宇記云。縣治初在待廉鄉。梁大同四年移於讓水鄉。宋書。范柏年梓潼人。明帝語次問卿鄉土有貪泉否。柏年曰。臣梁益間有廉讓水。不聞有貪泉。帝嘉之。即拜蜀郡太守。按廉水在縣北。平地出泉。或云。飲之生廉遜。故名。○吳曾漫錄。彰明縣清廉鄉有李白讀書堂。後廢爲隴西院。蓋以太白系出隴西云。院後有太白像。○李翰林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郡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邑有大小匡山。大匡乃白讀書處。圖經。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縣之實梵寺三門下。志云。碑在縣南二十里。即白故宅。○按匡山在縣北三十里。後改康山。疑宋世避藝祖諱。併杜詩而改之也。杜甫寄李白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康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一云。宋改匡山爲翰林山。○方輿勝覽。大匡又名戴天山。白集有訪戴天山道士詩。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無人知處所。愁倚兩三松。○李膺益州記云。自戴天山向西連接爲石磬山。週三十里。山有石室。口方丈三尺。內有石牀。四面高一丈。有懸石如磬。擊之聲聞數里。下有漢泉。甘冽可掬。○寰宇記曰。孟津山在縣東南一里。自十八籠山而來。西魏自讓水鄉移縣於孟津里是也。○三洞羣仙錄。黃寧先移家入蜀。隱太華山。山盛牡丹。寧先栽蒔登雕。春時花開。望之如錦幛然。在治北五里。○杜光庭錄異記。綿州昌明縣寶圌山。眞人竇子明修道之所也。西接長岡。猶可通車馬。東臨峭壁。陡絕一隅。自西壁至東峯。石筍如圌。兩崖中斷。相去百餘丈。躋攀絕險。人所不到。其頂有天尊古宮。不知建始年月。古仙嘗笮繩橋以通登覽。而經笮朽絕。已積歲年。里中諺曰。欲知修續者。腳下白生毛。如此相傳久矣。咸通初。山下居人有毛意歡者。幼知道。常持誦五千言不輟口。著弊布褐。日於市廊乞酒。醉而登山。攀緣峭險。以絕道爲橋。山頂多白松。樹以繩繫之。橫亙中頂。布板梯於繩上。士女善者。隨而度焉。行及其半。動搖將墮。而其底不測。莫敢俯視。數年繩朽橋壞。無復繼者。咸通壬辰。邑令與賓客醮山。登西峯展禮。時毛師他游。人有留令曰。此峯側有小徑抱崖。纔通人跡。無所攀援。意欲常從此去。適旬而出。令

頻其隱在穴中。座上有廣陵郭頭陀者。令諸由徑往探之。頭陀去久始還。瞪眙不能語。已曰。此徑去約三十餘丈。然後到一穴口。纔三五尺。下去平地。猶數百尺。穴內可坐十餘人。中有巨木匱。緘鎖極固。其旁經藏。石面平滑。有足膝痕。經卷在焉。不知意欸所之。意欸有一妻一女。每持燈桅度縄橋山側。居人見之。以為非常。山多奇蛇猛虎。人莫敢獨往。意欸雖夜歸。亦無所畏。常有二鴉棲巖下。客將至。鴉必飛鳴。意欸乃整飾資糧。未幾客果至矣。○高僧傳云。綿州城西北四十里寶圌山。梁大同中僧林所居也。山北涪水之陽。渠來無猿。自林師棲託。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渡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孳乳產生。乃至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方輿勝覽云。猿門自縣北特起。去縣二十里。山多猿兒。嵌固如門。舊有猿門戍。瑯環記云。啼猿之地多巖。而縣於是有巖山矣。○郡國志云。彰明縣巖山有鍾乳穴十九。又西岸有自然石塞其下。流水上有一懸石似磬。擊之有聲。○寰宇記云。彰明有附子山。自松嶺關東來。去縣四十里。山出附子。其水亦名附子水。○勝覽云。彰明縣有李膺墓。西南去州四十里。按膺涪城人。梁時為益州大中正。即撰益州記者。

安縣

寰宇記云。龍子山自漢州綿竹縣東入縣界。亦謂之龍安山也。志云。縣北十里龍安山有蜀王秀避暑亭清泉。修竹餘韻猶存矣。○元中統間。升石泉軍為安州。以神泉。西昌為轄邑。神泉即今神泉壩。西昌即今花街鎮。舊址尚可考。○神泉者。郡國志云。縣西三十里有泉十四穴。甘香異常。癇疾飲之即差。故曰神泉。今有祠。勝覽云。銀線潭在神泉縣南山。相傳白龍潛泳其間。水面有銀線一痕。以物擲之。即不見。波定如故也。○西昌舊名益昌縣。括地志云。城西十里。地名木櫃。有益昌縣者此矣。唐永淳年以利州有益昌。故改為西昌縣。取西昌山在縣北。山特起。舊名馬鞍。天寶六年勅為西昌山也。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

川西道

龍安府平武縣附郭

顧野王輿地志云。陰平縣本漢梓潼縣地。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北陰平郡。西魏廢帝二年定蜀。改北陰平為龍安。魏志。景元四年。諸軍攻蜀。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險難。艾以氈自裹。轉而下。將士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即此地。晉於此置平武縣。○志云。唐宋之龍州在雍村壩。梁李龍遷築城於此。魏為龍州。遺址尚存。雍村壩者。宋紹定進士郡人雍絳孫有文學。見所製文昌祠碑。村因此名。今之郡治則樂平鎮也。蕭規修造記云。通隴蜀之路。嚴禁出入。與劍門關為比矣。○唐許棠送龍州樊使君詩。曾見邛人說。龍州地未深。碧溪飛白鳥。紅旆映青林。土產唯宜藥。王租只貢金。政成閑宴日。誰伴使君吟。李洞送龍州田使君詩。御札軫西陲。龍州出牧時。度關雲作雪。挂棧水成澌。劍淬號猿岸。弓懸宿鶴枝。江燈混星斗。山水亂旌旗。鎖庫休秤藥。開樓又見詩。無因陪宴集。吟苦憶京師。項斯龍州與韓將軍夜會詩。庭綠草纖纖。邊州白露沾。別歌緣劍起。客淚是愁添。見月猿啼樹。迴風雪滿簾。將軍盡尊酒。樓上賦星占。李洞亂後龍州送鄭郎中兼寄鄭侍御詩。侍東登峻嶂。經亂集鴒原。省壞閣移深。臺寒柏有根。縣晴江入峽。樓靜雪迎村。莫隱匡山社。機宜受晉恩。又龍州送裴秀才詩。遙拜

旆旌，刷松陰路半千。樓衛高屯曾驛閉，亂雲眠處掛臨江省。名姬赴宅途，人來新蜀賦，應我浣花牋。宋郁稽仲詩，嶠壁陰森古木稠，亂山深處指龍州，猿啼鷺躁溪雲雜，不是愁人亦是愁。○方輿勝覽，龍州倅廳有吏隱堂，倪鈞超衆詩，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靜，吏束刑書日日閒。司馬君實和云，四望逶迤萬叠山，徼通雲棧訪雲鬟，誰知東道纖樓隱，未必人間有此閒。范祖仁和云，花陰插檻常欹枕，月色侵門不下關，因誦君詩想佳致，夜涼依約夢魂閒。○寰宇記云，龍穴山在陰平縣東北五十里，昔老相傳此山有龍鬬死，血變爲石，采齊於此，皆龍血成。李膺益州記云，龍血東有龍像巖，絕壁約萬餘丈，有四石龍在壁間，今尤可驗。巖之東北有洞穴，莫測深淺，泉出其下。○又云，馬閣山在陰平縣北六十里，北接梁山，西接峨眉，昔鄧艾伐蜀，從景谷路經龍州江油縣，至此懸崖絕壁，乃束馬懸車，作棧閣，方得路通，因名馬閣山。○龍門志云，竇子明遇仙處在縣西北九十里，今仙女鋪是。宋理宗寶祐間，有人於小溪山下見二女子，冉冉升雲而去，異香經日不散。龍安新志又云，仙女洞在治南江村口，山勢盤旋，巖洞深邃，水自中出，百里流入劍南。故老相傳，每風日清和，遙見仙女靚妝遊行巖上，或理髮，或浣衣，於洞壑中，隱顯不常，人跡罕到。洞中石乳融結，狀甚奇怪，色如碧玉，取可供玩也。○道教靈驗記云，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既殁，便葬山側，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唐初改爲觀。其後武氏革命，鑿斷山脈。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即令刺史蘇遇併工修塡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乃升龍州爲都督府，號應靈郡。僖宗幸蜀，宗子李特請道道士醮山斷嶺，禮有加焉。按唐譜，高祖紀七世祖曰暠，爲梁昭武王，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天錫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爲高祖。虎當西魏時，賜姓大野氏，是虎祇仕西魏，亦非仕梁也，此說不知何據。○陰平修路記云，龍安棧閣在治東者，曰石城，曰佛崖，曰鷹園，曰甚頭，曰黃林，曰三店，原曰七里，即左擔也，曰飛仙，已上凡八，在東南者。曰石回，曰興文，即袁烈婦投崖處，曰猿臂，在東北者。曰秦隴，曰東關，已上凡五，在治東者。曰金鼓，以形肖也，曰芭蕉，曰楮株，曰盧匡，監司盧姓者所修，曰天井，曰桑坪，曰兜索，曰木蕊，曰飛泉，已上凡九，在治西北者。曰金匱，曰桐油，曰隆寨，曰胡空，曰黃梗，曰劉村，曰靈頂，曰禪峯，曰石門，曰仙女，曰馬桑，曰深塲，曰黑水，曰羅漢，曰羊腸，已上凡十有五。

江油縣

古江油郡及縣，今平武之江油鋪是，以江水所由矣。元遷江油於武都興教鎭，則今縣也。○方輿勝覽云，太白臺在江油縣，太白與江油尉往來，故有臺在尉亭，蕭翰爲之記。其附江油主簿詩云，嵐光深院裏，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雲入古廳。日斜孤吏過，簾捲亂峯靑。五色神仙尉，焚香讀道經。爲米芾書，刻在縣衙。志云，縣西三里有山，接彰明界，高聳亭亭，形如匡字，此大匡山也。又云，南二十里點燈山，即彰明之小匡山，上有太白祠矣。○寰宇記云，涪水在縣北一里，自松州甃峒山出，西北至州界，南入綿州界。益州記云，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鄧艾由此伐蜀。勝覽云，左擔路上涪水，崖壁有閣道六，曰青崖，曰蘇頭，曰石回，曰七里，曰東閣，曰石城，即陰平所記者。又縣有二閣，曰猿臂，曰黃林，不在左擔之數。○寰宇記云，石門在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漢水記云，與氐分界於石門，仇池戍去石門四百餘里。左思蜀都賦云，緣以劍閣，阻以石門。顧野王輿地志云，石門在漢中之北，漢中之西。今按其山兩邊有石壁相對，望之如門，鄧艾伐蜀經此。○寰宇記云，天池山在州南百三十里，高九十二丈，上有池，周迴二十三步，其水常滿，號曰天池。本名石人山，天寶六年，勅改爲靈液山。○勝覽云，太華山在江油縣南百四十里，有三峯奇怪。碑目云，弘農觀古碑在江油縣南百三十四里太華山之登眞觀，此碑最古，不記撰人姓名。按此山即李仙錄所載黃華仙隱處。

石泉縣

漢靈帝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廣柔即今之石泉也。志云，縣北二里有泉甘冽，崖上刻甘泉古篆四字，此縣名之始矣。唐屬茂州，宋神宗時，靜州羌寇邊，攻茂州，窒隴東以抵石泉。成都守孫羲叟經畫事宜，以石泉爲邑，介綿茂之間，道里闊遠，緩急不相應，非扼其衝要，不足以外患，於是詔改石泉縣爲軍。按新編，張上行字道從，漢州德陽人，登元豐第，習於邊計。後會石泉夾邪邊，朝廷命羲叟帥蜀，召公問計。公引唐王涯傳云，吐蕃有兩道，一由龍安青川縣，一由綿州威蕃柵，取勝雞城，皆虜之險要。今石泉三十里威蕃亭地名柵底，即唐之威蕃柵，宜先築堡寨，以禦其來，改陞石泉爲軍，以重其權，然後調思黔義軍，以制其變，則取功一時，爲利後世。不然，蜀之殆未艾也。羲叟盡用其策。○石泉圖經，國乎衆山之隈，林樹叢薈，樵蘇悉取，不食地利，而生計亦足。○寰宇記，縣蜀山氏。史記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蓋此山也。○郡國志云，石紐山今在石泉縣南。帝王世紀，以爲鯀納有莘氏，胷臆坼而生禹於石紐。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薰修禊享，歲以爲常。水經注云，石紐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也。碑目云，禹穴二字，大徑八尺，李太白書，刻在絕壁上。○又云，石泉縣有周萬歲通天碑，前內供奉皆手王惠元書，其石質之精，殆全類玉者。碑陰有段文昌留題，在報恩光孝觀。又云，誓水柱在治西四十五里河岸，柱高丈許，圍五尺，蜀人恐水衝縣，故立此誓之。未詳年代。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一

上川南道

嘉定州

水經曰。江水至犍爲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酈道元註云。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縣暨有濰名壘坻。亦曰雷壘。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襟帶二水矣。○華陽國志云。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李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至今蒙福。按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沫水之患。晉灼云。離古堆字。即此。○寰宇記云。青衣水發源自瀘山徼外。東南流逕嚴道洪、雅夾江。至龍游與岷江合。沫水發源大渡河。一名渽水。自陽山縣流入江。按青衣、沫水合流。在州西十五里。俗名尖山。其下爲紙房。楮薄如蟬翼。而質堅可久。○通志云。嘉定州治在南川合流之際。晉郭璞所定。治東有八卦井。即璞所鑿。○水經注云。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邑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爲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鼈令以爲相。時巫山峽塞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蜀記云。古夜郎國傳爲一女人浣溪。

有竹浮下。而中啼聲。取而視之。則孩也。及長呼爲夜郎。封竹溪王。今治北三里有竹公溪矣。按宋祁答劉農李淵宗嘉州江上見寄詩。嘉月嘉州路。舸艤接翠船。山縱杜宇國。江入夜郎天。即詠此事。○輿地廣記云。漢武帝開夜郎。置犍爲郡。漢書地理志。夜郎故縣。乃屬牂柯郡。如此則今之嘉州犍爲縣。非夜郎故地矣。後世徒見嘉州名犍爲郡。又領犍爲縣。遂以爲夜郎國。恐失眞。○蜀志補罅云。嘉州十五景。唐貞觀中刺史盧士瑆記曰。望雲峯。曰西巖精舍。曰石梁水。曰後槃。曰分溪坼。曰桂竹汀。曰楩原。曰茗岡。曰六度潭。曰長林閣。曰望山臺。曰青梅徑。曰山桃園。曰石盤院。曰南洲草堂。併賦詩刻之石上。宋鄧諫從云。天下山水窟有二。曰嘉定。曰桂林。鮮于綽議道堂記云。漢嘉背負三峩。襟帶二江。爲西南州最清絕處。○海錄碎事載。僞蜀歐陽彬得嘉州。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其後太守呂昌朝以宋復古所畫八景圖。皆天下名勝。縣於州治。與相映發。蘇子瞻有八詠。繼東吳之贈也。○蜀都賦云。戶有橘柚之園。注曰。出犍爲南安縣。華陽國志。南安有柑橘官社。出名茶。○寰宇記云。有石碑山。山上遍植海棠。爲郡守宴賞之地。一名海棠山。花譜云。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之嘉州者有香。○吳中復戒石云。嘉州出荔枝。輿地紀勝。有荔枝樓。愛日齋叢鈔云。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盡刻石于荔枝樓下。○方輿勝覽云。梨花山過西津橋五里。有梨花百餘株。人寒疾取此花食之即愈。岑參過西津王判官所居詩。勝迹不在遠。愛君池館幽。素懷著中語。宛得塵外遊。○通志云。蓮花山在治東八里。山陰有溪。四時不涸。產蓮花爲盛。○樓臺亭榭雅與勝會者。曰都督府。唐于邵序云。犀灘古地。熊阜外陟。長空青冥。遍波萬里。

○曰郡齋。平望江山。岑參詩。山光圍一郡。江月照千家。○曰丁東院。在州學前院。有方響洞。洞腹有水。如環珮聲。黃魯直詩。古人題作丁東水。自古丁東直至今。我爲更名方響洞。但知山水有清音。范成大詩。隔凡水韻不可越。乘興微步壺中月。徙倚含風玉佩聲。何須聽作殘貲鐵。自注云。漢嘉廣佛院中水洞有聲。瑯然莫知其所由來。前名丁東水。山谷易今名。且有詩也。石介詩云。萬樹芙蓉秋色奧。千家方響月明中。○曰澄江樓。在憲司。左覽龍泓。右瞰烏尤。高明爽塏。得江山之趣。洎蒞提刑程逢辰摹刻。蘇子瞻書其外。寓賢公逸事於此。○曰明月樓。在譙樓之右下。瞰明月湖。郭璞讖云。鬱姑鬱姑。將州對洛都。但看于歲後。變成明月湖。後隋鬱姑將軍開此湖也。洛都山名。在州西五里。○曰壁津樓。宋郡守游仲鴻建。魏了翁記。在治東南。跨城爲樓。下瞰江流。三峩九頂森列左右。○曰萬景樓。在高標山上。高標一名高望。郡之主山也。有宏明觀。後周所賦。隋大業末。方製大殿。翔飛天神王像。無名氏記其神異甚詳。樓爲宋郡守呂由誠建。宇文粹中記。范成大云。嘉州城中山上登覽。勝絕殆冠西川。予令蜚工作圖。以歸山谷。山谷來遊時。但有安樂園。未有此樓也。後人立涪翁亭。在此樓前。○曰月榭。陸務觀詩。試傾萬里湖亭酒。來看半輪江月。秋爲同年王子蒼作也。註云。傍榭有一亭。景趣尤佳。子蒼欲作樓未果。○曰碧雲亭。在召箭之陰。楊堂記云。石挺出於山旁。高丈有二尺。上銳而下廣。衆水匯於前。左右視羣山之迴。逕若飛走於地。此亭在其上也。○熊耳平羌。城其上流。寰宇記云。熊耳水一名熊耳峽。古老言武侯鑿山開道。即熊耳峽東古道也。又云。平羌縣本漢平羌戍。在榮州鹽鹽縣界溪谷。戍是也。周保定年置縣。隋大業中徙縣移就大江。唐寶

縣中又移於開峽驛。道書謂之平羌化。山圖經云。天下二十四化之一也。有太白亭在焉。相傳太白讀書於此。黃魯直作亭其上。蘇子瞻詩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石鼈堂。溪環遶其趾。郡國志云。龍遊縣有二石闕。即漢武帝使唐蒙下夜郎從。碑目云。嘉州舊市鎮石闕上有唐李德裕鎮蜀兵過此九字。寰宇記云。石堂溪水在縣東一里。源出溪泉。流入明月湖亭。退入流花橋。會大江。薛能石堂溪詩。三面枕濺樵。前門向郡橋。岸沙崩橘柚。山徑入茶苗。夜擁軍煙合。春浮妓舸邀。此心無與醉。花影莫相饒。○九頂爲尤傑。立捍流。方輿勝覽云。九頂山在城左。有九峯曰鳳集、棲鸞、靈寶、就日、丹霞、祝融、擁翠、望雲、兌說。唐會昌已前。峯各有寺。今惟存凌雲一寺。又名大像寺。開元中僧海通於潰江、沫水、濛水。三江之合。衝濤怒浪之險。鑿山爲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至韋皋時積十九年而工始備。皋有大像記。墨莊漫錄云。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皋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字畫雄偉。實於潘義榮處見之。岑參詩。寺出飛鳥外。青峯戴朱樓。搏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始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江上浮。迴曠煙景豁。陰森棕枏稠。願割區中緣。永從塵外遊。回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颼颼。迴合俯近郭。寥落見遊舟。勝槩無端倪。天宮可淹留。一官詎足道。欲去令人愁。薛能詩。像閣與山齊。何人登石梯。萬煙生聚落。一崦露招提。霽月人來下。殘陽鶴去棲。從遊亦已極。烽火是沉黎。司空曙詩。春江古寺遶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壁。萬龕燈焰隔煙嵐。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多。不與方袍同結社。下歸塵世竟如何。李習凌雲漫興云。古寺臨江開

碧波。石梯深入白雲窟。僧禪寂寂無人跡。滿地落花春又過。薛濤寄題凌雲寺上韋相公詩。聞說凌雲寺裏苔。風高日近絕纖埃。橫雲點染芙蓉壁。是待詩人寶月來。黃庭堅凌雲記遊詩。凌雲一笑見桃花。三十年來始到家。從此春風春雨後。亂隨流水到天涯。陸游凌雲禮佛詩。山郭尋幽一笑新。旋呼艇子截煙津。不辭疾步登重閣。聊欲今生識偉人。泉鏡自涵螺髻綠。浪花不犯寶趺塵。始知神力無窮盡。丈六金身小果身。自注云。一泉泓然正在膝下。每歲水漲。不能及佛足。○碑目云。凌雲山麓有唐放生碑。山頂有清音亭。邵博記。天下山水之勝在蜀。蜀之勝在嘉州。嘉州之勝在凌雲寺。寺之南山又其勝也。蘇子瞻名其亭曰清音。又南山之勝也。其下有治易洞。東坡摩崖大字云。聖作易。晦其數。劉傳吳識易祖。蓋宋郡守吳祕得之於劉牧耳。○紀勝云。烏尤山一名離堆山。在九頂山之左。舊名烏牛。突然水中。作犀牛狀。至山谷題涪翁亭始謂之烏尤。又名烏龍。碑目云。郭璞移水記。謂世主播遷。戎羯亂華。於是優游笑傲。放意山水間。乃於嘉州城東百步烏龍山鑿書臺而蘇子由詩亦指其註爾雅於此。史謂璞無入蜀之文。按移水記有嘉州二字。則碑非璞手筆。恐後人之附會耳。蓋嘉州之名。始於後周。而自周已前。止曰漢嘉郡。曰龍游縣耳。安得有所謂嘉州哉。子由詩云。巉巉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腳見江滸。俄頃已不見。烏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陰。峭壁上無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箋註。洗硯去殘墨。遍水如黑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提刑張方詩。竹橋沙水度烏尤。絕壁孤巖意氣驕。故與凌雲分半坐。僧窗假寐見金焦。以其似金山焦山也。○青衣石峽。循而東去。東觀漢記曰。元初二年五月。青衣蠻唐律歸義。註云。地在大江、青衣二

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寰宇記云。青衣津在治南四十里。有青衣神。益州記云。神號雷垍。廟即華陽國志之雷地也。班固以爲離堆。下有石室。名玉女房。蓋此神耳。岑參上嘉州青衣山中峯。題惠淨上人幽居。寄兵部楊郎中詩引云。青衣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迴絕。崖壁蒼峭。周廣七里。長波四面。有惠淨上人廬於其巔。唯繩牀竹杖而已。恆持蓮花經。十年不下山。予自公浮舟。聊一登眺。友人夏官崔楊侯。清識之士也。素工爲文。獨立於世。與余有方外約。每多獨往之意。今者幽躅勝槩。歎不得與此公俱。爰命小吏刊於石壁。以識其事。乃詩以遺楊友爾。詩云。青衣誰開鑿。獨在水中央。浮舟一躋攀。側逕緣穹蒼。絕頂訪老僧。豁然登上方。諸嶺一何小。三江奔茫茫。闢若向西開。峨眉正相當。猿鳥樂鐘磬。松蘿泛天香。江雲入袈裟。山月吐繩牀。早知清淨理。久遇機心忘。尚以名宦拘。聿來夷獠鄉。吾友不可見。鬱爲尚書郎。早歲愛丹經。留心向靑囊。渺渺雲智遠。幽幽海懷長。勝賞欲與俱。引領遙相望。爲政愧無術。分憂幸時康。君子滿天朝。老夫憶滄浪。況值廬山遠。抽簪歸法王。或云青衣即烏尤山。然烏尤之廣。不能以七里計也。○方輿記云。東巖在城東。佛峽即聖岡山。薛能詩。古蹟是何王。平身入石房。遠林通後遷。一郡隔前岡。查靜惟羈客。春來有女郎。獨醒回不得。無事可焚香。巖半有洞。出泉宜釀。東坡詩。一時付與東巖酒。即此。陸務觀詩。能仁院前有石像。高丈餘。蓋作大像時稿也。詩云。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斜陽徙倚空三歎。嘗試成功自古無。○碑目云。東津院有黃魯直草書圓照大師小碑。其詩云。赤栴檀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羅客相逢以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又云。黃太史自敘南經此。有所作鑿竹記。○予觀嘉州新志。城西一里有揚雄山。石洞幽邃。相傳以爲子雲遊此。有子雲草亭。蔡楨詩云。獨步城西路。偏憐一草亭。古苔環

徑碧。脩竹遶軒清。石壁觀書所。碑鑴陋室銘。草元今已矣。千載想儀刑。東北四十里有麻平河。流出千佛崖與泥溪合。王勃麻平曉行詩云。百年懷土望。千里倦遊情。高低尋戍道。遠近聽泉聲。磵葉纔分色。山花不辨名。羈心何處盡。風急暮猿清。泥溪詩云。弭棹臨奔壑。低鞭躡峻岐。江濤出岸險。峯磴入雲危。溜急船紋亂。崖斜騎影移。水煙籠翠渚。山照落丹崖。風生蘋浦葉。露泣竹潭枝。泛水雖云美。勞歌誰復知。

峨眉縣

任豫益州記云。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兩山相對。狀如峨眉。張華博物志。以爲牙門山也。本傳云。善財過德雲比丘時佇立妙高峯。觀此山如初月現。故稱峨眉。○李膺益州記云。隋開皇九年立峨眉縣。以山爲名。縣在南安之西。峨眉之東。唐乾元間。獠叛。移就峨眉觀東。今縣理是也。○禹貢梁州之山四。岷、嶓、蔡、蒙。西山皆岷。北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飛元羽經曰。峨眉之山。金臺之室。飛元羽經祕其內。稽神樞云。句曲洞天。西通峨眉。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華陽國志云。峨眉山孔子地圖言有仙藥。漢武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碑目云。宋太宗峨眉山普賢殿簡版書。天真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按雜華經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故我世尊等正覺而有方所。說經而有道場。普賢於道場開化人天等衆。故現相海於峨眉山中。密引世人而通菩提覺性。○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峨眉

山。黃帝往受眞一五牙之法。○費士戣歌鳳臺記云。按晉皇甫謐高士傳。葛洪神仙傳。宋劉孝標注世說。皆以接輿爲避楚入蜀。隱於峩眉。不知所終也。○寰宇記云。中峩山。在峩眉縣南二十里。又名覆蓬山。有葛仙洞。入穴初纔容人。行數里漸寬。洞中蝙蝠大如箕。小峩山在峩眉縣南三十里。一名鋒刃山。山有季仙洞。是爲三峩。○李膺益州記云。龍門山在峩眉西十里。兩崖嵴崪。其形如削。仰視靑天。纔餘一線。又云。峩眉山下有池。廣袤十里。號龍池。○方輿記云。綏山廢縣在峩眉縣西四十里。按列仙傳。葛由周成王時人。好刻木爲牛賣之。一日騎水牛見人蜀中。王侯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山西南。其高無極。隨之者不復返。皆得仙道。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水經注云。峩眉山有濛水。卽大渡水也。水發蒙溪。東西流與涐水合。邐迤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愼以爲涐水也。从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通志云。羅目河出峩眉山麓。有溪自小天池以東。左溪自黃毛坪以北。至羅目廢縣界。合二溪之委爲江。水石甚奇怪。縣址去治西九十里。唐麟德從朱省入。○寰宇記云。隴當山在羅目縣東南七里。神仙傳云。宿山圖者。隴西人也。採藥此山。服之羽化。○又云。嘉樹在羅目縣東南三十里。陽山江濱。兩樹對値。圍各三二尺。上引橫枝亙二丈。相援連理。陰庇百夫。其名曰黃葛。號嘉樹。蘇子由詩予生雖江陽。未省到嘉樹。卽此。○又云。夾惜水在羅目縣東北五十里。源出嶲州界。中有嘉魚長三尺。每年二月隨水而下。八月逆水而上。入穴。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是也。○予按名山記。峩眉山周而千里。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凡遊大峩者。自縣勝峯門出至華嚴院。恰十五里。前代於峩眉山粗寺六。光相居山絕頂。爲遊山之底極。華嚴居山之前峯。爲遊山之嚮導。而白水寺居其中。自白水至光相。歷八十四盤。山徑如線。如是者六十里至峯頂。卽普賢示現處。屋皆以板爲之。○予以萬歷辛亥歲遊是山作記云。出嘉州之西門。爲峩眉徑。而峩愈用自遠。渦津焉絕流者二。揭衣者一。旣入縣。縣田食堰水。膏液雲油。有沃益之稱。過嶺焉。閣覽於上。宋時建。魏華父書也。首坡名解脫。以出山者釋危就坦。至此而盡。噫。予惡知乎出解脫入解脫耶。過此爲華嚴寺。卽華嚴坂。爲純陽殿。殿前類谿。有石如船。水出灌堰。石上龍門二字。蘇子瞻書。又過爲中峯寺。閣乾明觀。黃帝直居之。爲歌鳳臺。列仙傳所稱楚狂接輿隱於峩眉山中。不知所終也。陳希夷福壽字。殊俗筆。峩石神水亦亡謂。又過爲雙飛橋。山中橋非一。此可稱橋。一橋受一水。一水自一洞來。有黑白之分。若挾而舞。若搏而赴。勢不相下。過橋始狎。久之乃濟。有石狀如牛心受水所激而成。有前後牛心寺。前者白水。而後者黑水也。謂之符文水。孫思邈居于白水。今之萬年寺。卽白水寺。由山下至寺。一舍而遙。悟之而近。如循牆自牖以達堂奧。每過一嶺。颯如止扉。寺前爲四達而內則大宮也。其地皆稻田膝坪。倚隈陝。氣候和暖。不異於外。有蒲氏村。而人居之。云漢蒲公之後。蓋羅輿是山爾。出寺至明月池。俗名初喜亭。其嶺逶延。行之無盡。石磴雖數。始治終亂。騎已絕。與用二十許人舁。蹐處予內。不能蔽軫。劣似與形者耳。苦十人不任輿。以舟視輿。背如弓。繩如紱。猶不滿與者意。左右八人。翼伸縮如猿臂。莫知定向。輿首者察路如察脈。常苦眩。次者如眩師。或亟跳出輿外。或僮入輿內。或同謝後左右爲一井。計二十人之形。如鴻雁木葉。偶成文字。莫知所以。又或作十數肘如懸線。或攤肱一處

如水遷也。輿不可以足代。足不可以手代。扶予行者不善地。以善讓於予。善在左則乘右者。善在右則乘左者。亦有時而下。下不十上之一。輿相詬厲彌甚。首者捫不任輿者背。如相讐然。留十數人後。後者踹石。石隨足下。躡前者足。旋全輿前者登平地。欲盡後者未脫險。不能從。出初喜亭。至化城寺。俗名木皮殿。徑一線。狹束如溝。水所流注。多磊砢。善脫足。謂之滑石溝也。由木皮殿至雷洞坪。行者禁聲。有禁聲碑。輿二十人。他輿者半。共百五十人。俱行篔簹灌莽中。若不相顧。若夢與人語。而人不應。其永連困糾紛。或寓或族。或相切劘。或自弊死。或翹纏而句。或無枝而橛。每上一嶺。不能半望。若靑天則有樹立於旁。爲客絲役而悍肝也。木皮殿以上。磴不能石。疊木如馬齒。雷洞坪以上。樹不能枝。向空如虎爪。由雷洞坪至天門。石路詰曲。爲八十四盤。峭直纔減半。梧丘當途。或出其前。或出其後。又或出其左右而還之輿者。實則輿向空久。始實與者空。則輿雖礪地有聲而過。門以外爲娑羅坪。娑羅其葉冬靑。其花春蜀。其色赤白。木皮殿以上皆有之。然有雜樹。故不之稱。稱天門。天門樹娑羅三之二。松居其一。有一樹枯而復榮。定者居之。漸合無迹也。門內有橋曰天橋。有井曰井絡。有臺曰光相臺。有鐵瓦殿。昔建。有銅殿。今建。有巷以棲羽者。予登乎臺焉。其嶷嶷肅肅者耶。其明明斤斤者耶。其見乎蒼蒼之色。不在穹窿者耶。其於世也。悠悠洋洋者耶。前之岷江大出而尾下也。背之瓦屋上正而平章也。遠之雪山瀸浮而汨沒也。予何以知朱明之別於元英。又何以知皋且之別於辜涂。何以知蘊曉瀧滾之相終始。何以知蠕蝀掣武之自消息。又何以知穿日寖雲之不爲氛氣五采耶。又何以知人世之離網而觸緒。目眩而心亂者之有異乎此耶。噫。觀止矣。舉佺曰。予遊名山多矣。直上百里。無所因緣。則未之聞見也。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大峩先生之言也。楚人李維楨述於臺側。李公木嘗前予守西川也。○陳子昂感遇詩。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峩眉。變化固非類。芳菲能幾時。疲痾苦淪世。憂悔日侵淫。眷然顧幽褐。白雲空涕洟。又浩然坐何慈。吾蜀有峩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會。涕泣久漣洏。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羣化。遺世從雲螭。婉孌時永矣。感悟不見之。李白峩眉山詩。蜀國多仙山。峩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靑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泠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吹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尙。歡笑自此畢。煙容如在顏。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攜手凌白日。鄭谷峩眉山詩。萬仞白雲端。經春雪未殘。夏消江峽滿。晴照蜀樓寒。造境知僧熟。歸林認鶴難。會須朝闕去。祗有畫圖看。賈島送譚遠上人。下視白雲時。山房掛樹皮。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棋。淸淨從沙劫。中終日未欺。金光明本行。同侍出峩眉。釋皎然思遊峩眉寄林下諸友詩。剛有峩眉念。秋來錫欲飛。會抛湘寺去。便逐蜀帆歸。雜世掛言善。隔人合見機。殷勤別諸友。莫厭楚江微。曹松送僧入蜀看夏詩。師言結夏入巴峯。雲水回頭幾萬重。五月峩眉須近火。木皮嶺上祇如冬。薛能詠峩眉聖燈詩。莽莽空中稍稍錢。坐看迷濁變淸澄。須知火盡煙無盆。一夜闌邊說向僧。○予有前後峩眉二歌。前峩眉山歌金陵。爲松谷上人作云。峩眉山上月。千里若爲看。峩眉山上雪。萬古遍人寰。山高如黛雪如粉。明月鏡中何隱隱。雙峯縹緲誰畫眉。指在長空不可盡。西域雪山絕嶙峋。此中應見西方人。普賢菩薩行其足。三千徒衆皆應眞。如信峩眉自惆悵。不作巫山神女身。八十四盤娑羅樹花

開如繪。復如素。一間版屋千重嶺。正値行人間山路。春山路轉難。投寺日已晩。古苔如髮長。新松學蓋偃。冰窟。炊不成。雷洞眠難穩。與僧人定久。行腳乞食遠。鉢裏龍形小。窗前鳥聲嘶。雨氣沉如煙。雲光疾似電。應有千化身。故作百寶現。橋梁宛虹架。樓臺疑蜃變。天女皆騎象。星光盡散燕。奕奕九微燈。熒熒五色線。人人爲攝受。各各覩顏面。欲知色是空。色卽空中滅。世事如幻影。距必歎奇絕。依倚峩眉山。明月照清徹。君來白門秋。山月幾個缺。浩浩江水流。倘帶峩眉雪。○後遊峩眉歌云。君不見太行誠險阻。西蜀峩眉峯與伍。又不見雪嶺長品登來缺。峩眉一段青。禹貢蒙山此稱首。梵語勝峯傳日久。洞天列在位之七。秀色甲乎州有九。君不見軒轅氏。跪謁皇人叩元旨。又不見鬼谷子。著書跡珠藏洞裏。隴西仙人宿山圖。採藥山中顏色殊。爲由賢羊從此去。接輿歌鳳胡爲乎。君不見子規啼處寶詛悲。夜啼竹裂人不歸。又不見昆嶓伯仲未可分。逸少曾詢周撫軍。唐家子昂稱詞伯。青蓮居士李太白。往往見諸吟詠間。白頭欲返青山宅。豈是峩眉善妬人。江水茫茫難問津。我今來遊亦偶爾。不然惆悵蜀國將三春。三春花已謝。本冰猶未嫁。五月披重裘。四時無一夏。娑羅闕雪開。松枝受風亞。仙僧如故常。客子旌云乍。乍見甚逢迎。人生不再來。足篆符文水。身居光相臺。井絡金臺下。天門玉蘂開。願言獻北斗。千秋萬歲杯。

夾江縣

青衣水來逕縣界。而飛水溪注之。溪源出瀑布泉。狀如素練。李太白所謂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者耶。而鳳凰、天馬、虎雌、伏龜、諸山或舞、或崧、或跨、或蹲。左右而挾持之。過當縣城下。稍平坦。宋謝逵夫詩。兩峯懷抱揖平川。張孝芳詩。平川麥穗翻如雲。過此而東南三十里。乃作龍鉤之狀。昔張神君所謂日移紅影在龍鉤者此也。○道書云。平岡化依鳳凰山。亦謂之依鳳岡。及桐梓林。山下有石獄門及石筍出柱。可以禱雨。在縣南十里。○通志云。天馬山其勢飛騰似天馬。一曰馬鞍山。在縣東二十里。○形勝志云。青衣水遶於南。黑虎山峙於北。○輿地記云。伏龜山有仙掌洞。相傳李阿眞人所遺。宋人書其壁云。跨龍門。飲盤泉。廉仙掌。扣丹爐矣。○本志云。治西二十五里南安鎭。卽漢南安縣治。有鄧通宅故址。前有瑪瑙溪。中有礬石。可以修硯。○寰宇記云。夾江縣本漢南安縣地。卽封宣虎爲侯之邑。隋開皇中分龍游平羌二縣。置於涇上。臨江水。故號夾江。按涇水昔秦惠王得蜀。移秦人萬家以實之。秦人思故鄉水。乃呼此水爲涇水也。唐天寶六年改爲秦水。史記年表。宣虎以破臧荼功。食邑於此。○碑目云。漢和帝時開道碑在夾江縣西。青衣越巂道界中。有永和七年永和八年等字。○又云。漢楊宗、楊暢墓在夾江縣東十里。墓前兩闕。其左右皆隸書。縣志云。東二十里漢川縣界有亭。亭內碑二通。前立二石柱。一云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道。一云漢故中宮令楊府君諱暢。字仲普墓道。皆隸書大字。○予按楊雄賦云。五兀參差。左太神賦。踞五兀之蹇滻。本志以爲縣之北踞五兀山也。後漢書。費貽宅審草生焉。常有五色雲氣覆其上。貽蓋不屈於公孫述者。犍爲郡之夾江人。

洪雅縣

雒堆川流東西屈曲百三十里。而後入大江。所謂洪雅川也。○碑目云。古夷獠李碑在洪雅縣市中。又云。

漢靈帝時張道陵碑。在洪雅之易俗鄉。有熹平二年三月一日等字。○此縣之西十里。峰文山卽雅江所注。灘湍怒濤。名曰龍淵。漁者不敢入焉。又二十里。其地多竹。爲竹箐山。石蹬梯磴。盤折而上。唐宋所設也。○又十里爲臨蒙山。昔處士龐居正字臨蒙隱此。○又二十里爲花溪。發源自瓦屋山。與青衣合。可望雪嶺。積雪經年不化。范忠宣詩。雪堆峯嶺錦緞界。日射金仙照碧津。○又廿里思經山。則與雅安分界矣。山雖有廢嚴道縣基。其上呵叱山。瀑布千仞。響撼山谷。有巨石上鐫羅漢一百有八。○縣之東南有金釜山。下臨平羌江。古老相傳。昔有王鶴於此煉金丹。故曰金釜山。亦名主簿山。

犍爲縣

左思蜀都賦。東越玉津。註云。江出璧玉。故名。華陽國志。蜀有七津之一也。今之犍爲縣東有玉津縣。陸務觀冊過玉津詩。玻瓈江上送殘春。盤鼓催帆過玉津。宋白爲玉津令貽田表聖詩。玉津縣裏三年閑。金粟山前九月愁。又云。竹裏衙人吏。花間押簿書。○今縣治在沉犀山上。寰宇記云。昔有犀牛渡到此上沉。一名沉犀灘。志云。沉犀洞在沉犀山下。上有赤壁數丈。下有元水千尺。○縣有石人。蜀記云。昔諸葛亮征蠻中。十里刻一石人。今黎嶲之路尚有存者。陳羽城下聞夷歌詩。犍爲城下牂柯路。空冢灘西賈客舟。此夜可憐江上月。夷歌銅鼓不勝愁。○郭璞記云。犍爲縣北百里有樓山。是孔子昔遊樓。○本志云。子雲城在縣南三十里。昔楊子雲避亂於此。後人壇築爲城。今水月寺是其故址。俗謂爲紫雲城。○碑目云。孝女碑在犍爲縣清溪口楊洪山下。東漢永建初。孝女叔先雄以父尼和墜湍水。尸喪不歸。於湍處自投水。死後五日與父屍相持浮江上。郡表言爲雄立碑。宋元祐中重立。本志云。清水溪在縣南十里。流曰孝女渡入江。○神異傳云。趙昱昔隱青城山。隋煬帝起爲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譟。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州水漲。人有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於波面過。宋太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碑目云。犍爲縣東南四十里有唐大佛寺。寺中菊坡二大字。乃袁天綱筆。○通志云。宋邵博嘗在犍爲縣。博爲制置司參議。卒葬於此。本志云。康節嘗言世亂惟蜀可居。宜和宋伯溫攜家入蜀。止於嘉州。今犍爲之紫雲城。是其故業矣。○杜甫宿青谿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詩。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自註云。青谿驛在嘉州犍爲縣。崔塗秋日犍爲道中詩。久客厭岐路。出門吟且悲。平生未到處。落日獨行時。芳草不長綠。故人無重期。那堪更南渡。鄉國已天涯。范成大犍爲江樓詩。河邊堞立看歸艫。三老開頭轟欲東。漲水潮灘迷峽內。淺山浮石似湘中。無人驛路榛榛草。有客江樓浩浩風。種落麃消少公事。臘裁新語寄詩筒。蘇軾犍爲王氏書樓詩。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濆。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氳。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嬰兒嚴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獻。區區何者爲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陳。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威遠縣

縣有中峯.峯勢峭拔.又有中溪.溪水幽淸.寰宇記云.東十五里葛仙山.古志相傳.葛仙翁曾遊其地.志云.舊設觀仙壇碑.刻剝落矣.○山居錄云.威遠李圖.治熙中以忠州別駕歸隱白茅山中.築秀發齋.吟咏自適.齋銘曰.前山特秀.入我牕戶.朝來爽致.起我幽趣.望天宇之澄明.何迷途之獨悟.搘頤終日.爲蝶爲周.兩忘之矣.聊舉扇以自障.豈世塵之能污.行歌山中.採其薇矣.雲外飛鴻.悠然來去.而弋人何慕哉.

榮縣

蜀地不宜松.而榮州之松獨著.紀勝曰.榮黎松樹如龍盤.陸游詩.柟根橫走松倒植.依稀有其奇狀矣.○曰榮黎.曰榮隱.曰榮德.所謂三榮也.寰宇記云.榮黎山在州東十五里.山上有龍池.池邊有松如盤龍.竹亦有如龍形者.俗謂之羅漢杖.碑目云.榮黎山古寺碑.唐元和禱雨碑.俱在本山上.紀勝云.榮隱山在州西三十里.一名石鵠.無名氏石刻云.鵠山高聳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古有榮隱先生修道於此.石室猶存.碑目.有榮隱山修道觀石碑.○方輿云.榮德山在州東北四十二里.州以此得名.其山在谷中.獨拔五百餘丈.中有希夷觀.老君祠.刻石爲像.有小路至山巔.以水爲梯.半山有唐刺史薛高丘磨崖碑.碑目云.開元二十年刺史薛高丘立.多載僚蠻事.今已磨滅.本志云.榮德山爲陳摶修眞處.又名希夷山.有石室二十四.及龍池千葉蓮.○唐劉兼初至郡詩.嘉陵江畔接榮川.兩岸旌旗下瀨船.郡印已分炎瘴地.朝衣猶惹御爐煙.蓮塘小

飲香隨艇.月榭高吟水壓天.錦字莫嫌歸路遠.華夷一統太平年.又有去年今日詩云.去年今日到榮州.五騎紅塵入郡樓.雞犬只知迎太守.蠻夷不信是儒流.姦豪已息時將奏.疲瘵全蘇歲又周.聖主若容辭重祿.便歸煙水狎鳧鷗.○碑目.有唐貞元二年建.榮縣碑.今移植於東橋.有榮州院碑.僞蜀司倉參軍荀延慶撰.本志云.蓮宇山在學宮後.有宋人九域圖碑.城東桂林山.舊縣學.有衡陽王肯文明碑.○碑目又云.眞義侯碑在本廟.唐元和二年建.舊經云.卽古蜀雙獨孤白馬二人廟也.又云.大周聖德勒石碑在州衙子城門外.長安三年立.鐵撰文.○劉兼登郡樓詩.偶承綸詔旭川.郡樓佳致盡依然.松欹鳥道雲藏寺.月滿漁舟水浸天.望帝古祠花簇簇.錦城歸路草芊芊.有時倚檻垂雙袂.故國風光似眼前.○陸務觀自序.其詞云.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予留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幕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一首.所謂衰翁老去疎榮利.絕愛山城無事也.○城北有橫溪閣.務觀閣上小宴.沁園春詞引云.橫溪閣者.跨於雙溪之上也.一自西來.其水濁.一自東來.其水淸.二水合流於城下.爲閣以類之.其北鳳鳴山.則黃魯直所題.榮川鳳無大師此君軒在焉.紀勝云.鳳鳴之竹多茂實.言此竹結實.有鳳來棲也.魯直詩云.王師學琴三十年.響如淸夜落澗泉.有酒如澠客滿門.不可一日無此君.當時手栽數寸碧.聲挾風雨今連雲.此君傾蓋如故舊.骨相奇怪淸且秀.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瘦.霜鐘堂上弄秋月.微風入絃此君說.君家周彥筆如椽.此君語意當能傳.○勝覽云.龍祠在州東南四里.眞如院巖穴暗深.洞左右壁奇聳.巨柏老蒼.洞右有石角立.舊經以爲孫登嘯臺.三者乃榮之

勝處.陸游詩.嘯臺載酒雲生屨.仙穴尋梅雨墊巾.碑目云.嘯臺磨崖記.宋隆興元年端午日榮守太史公李巖仁父書.○予考諸傳記所載.榮雖山谷間.實爲郡國一都會.靑陽門記云.榮州有靑陽洞.以少昊國在其北門.今正臨之.故名.按皐黃帝子元囂封於靑陽.國爲少昊金天氏.少昊降居江水.國於靑陽.以金德王.位在西方.集覽云.江水在蜀靑陽.宋朝類苑.崔仰之送人牧榮州詩.山色臨巴迴.江流入洪淸.○志云.邑東榮川.卽古遜水河.岸有竹王祠.蓋以祀夜郎王者.蜀記云.昔有女人於溪浣紗.有大竹流水上.觸之有孕.後生一子.自立爲王.以竹爲姓.漢武使唐蒙伐牂柯.斬竹王.士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廟.歲必祠之不斷.爲人忠.薛濤題竹郎廟云.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漢地理志云.縣有濮池.周迴三百里.水出駿馬.日行五百里.事同大宛.又有馬鳴戍.益州記云.漢刺史章拔夜過此地.聞神馬嘶.漢中馬嘶以應之.故有此戍.○成都市.九州要記云.和義郡古夜郎之地.武帝時開南中.使僰道令通僰靑衣道.無功.唐蒙將殺之.令曰.恨不見成都市而死.蒙卽立市如成都以殺之.故曰成都市.按和義郡本屬瀘州.寰宇記云.唐貞觀八年割屬榮州.○志云.城西淸當山.有古榮王府.按周榮公封國之後.唐憲宗封其子幢.宋眞宗封子纏雍.孝宗封子光宗.寧宗封子嘰.俱曰榮王.縣舊有綾錦村.杏春村.皆宋藩封故迹也.○朝野雜記.天子卽位.宵所領州鎭.自防禦州而下.皆陞軍名.若節鎭州則建爲府.光宗自榮州刺史進封榮王.而榮州不錫軍名.蓋中書之誤也.南渡後始陞爲紹興府.○宋名臣傳.載李畋爲國子直講.求郡.屬登講席.諸生見畋巾幘焰火起.是日報得榮州.蓋當時亦甚重之矣.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二

眉州

賈島送穆少府知眉州詩.劍門倚淸漢.君昔未曾過.日暮行人少.山深異鳥多.欲啼知峽樹.棧盡到江波.一路白雲裏.飛泉灑薜蘿.李頻眉州別李使君詩.何首學參前.朱門心杳然.離人自嗚咽.流水莫潺湲.毒草逝蟠微.秋林近漏天.一生從此去.五字有誰傳.薛濤送鄭眉州詩.雨暗眉山江水流.離人掩袂立高樓.雙旌千騎騈東陌.獨有羅敷望上頭.趙抃按獄眉山舟行詩.攜琴曉出錦官城.千里秋原一望平.放舸念流身覺快.披雲擴眼增明.農田雨後畦畦綠.漁笛風前曲曲淸.訊獄遠邦先澹慮.郵亭休戚在民情.蘇軾寄黎眉州詩.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黃庭堅次韻子瞻寄眉山王宣義詩.參軍但有四立壁.初無臨江千木奴.白頭不是折腰具.桐帽棕鞋稱老夫.滄江鷗鷺野心性.陰壑虎豹雄牙鬚.作裘初服在.猩血染帶鄰翁無.昨來杜鵑勸歸去.更待把酒聽提壺.當今人材不乏使.天上二老須人扶.兒無飽飯尙勤讀.婦無複褌且著繻.社甕可漉溪可漁.更問黃鷄肥與臞.林間醉著人伐木.猶夢官下聞追呼.萬釘圍腰莫愛渠.富貴安能潤黃壚.○郡有孫氏書樓.魏了翁記曰.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迄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所爲樓以儲書.則由長孺始.樓建於唐之開元.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

字耶之，今石本尚存。自僞蜀毀於兵，乃遷魚師，其居爲佛氏所據，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因以書樓名。長孺之五世孫降眞，嘗遊河洛，識藝祖皇帝於龍潛，建隆初召至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尙未復也。則爲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雝之副，與官本市書捆載而歸，即所居復起重樓藏之。魚師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塾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聞名於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爲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倜儻，不耐衣冠，衣方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爲誌其墓，有不儒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六世孫曰某，惟忝厥世，乃更請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鈔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山學載興。以余二十年雅故，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於火，書僅有存者，儒心之請書厥顛末。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府之盛，或壞於火，或覆於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毀於盜，或散於遷徙。本朝之初，如江正叔所藏，合江南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爲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偶過安陸，亦得其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他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饋之窘，僅供之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宋宣獻、畢文簡、楊文莊二家書，可敵中秘之藏，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藏，校讎是正，視諸家爲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井氏，藏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耶。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亦不可尙矣夫。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鈔，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

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徧天下，加以傳說日繁，萃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髓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爲何用，則誠不加省，然則雖充廚牣几，於我何加焉，可不甚懼矣夫。彼書樓復興，雖在魚師江，而始剏則在州城也，今蜀中書賈之家，往往稱書樓，蓋本諸此。○有石氏畫苑，蘇軾記曰：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髯而黑，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爲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遊，知其急難甚於爲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二，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爲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册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遊，如兄弟，故得其畫爲多，而余亦善其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有三蘇祠，在紗縠行，即蘇氏故宅也。

門前楡樹，云老泉手植，奇怪磊礧，人爭取去爲假山。魏了翁知眉時，祭公文曰：眉號士大夫郡，聖天子不以某不肖，俾守此土，其在境內，凡百辟卿士，有益於民，夙夜承祀無斁。矧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業，在太史之典策，今居郡滿歲，顧瞻時享，嘗闕然弗講，非所以風境律我有民也。用修圭薦展於廡下，以內翰太師文忠公、黃門太師文定公從祀，既齋既禋，神保攸歆，敢不永與多士，丞嘗斯文，以無忘德。○有觀蓮亭，在祠西池中，環壕皆蓮，中有碑刻東坡小像，李龍眠畫，山谷題贊，今移入祠。○方輿勝覽云：臨風閣在州治內，宋沈迥詩：烟霞生座右，林沼匝城隈。州圃十詠，邵博著，環湖在署後。魏了翁築翠羽書臺，遠景樓在州治北，太守黎錞建，蘇軾記。通志云：書臺在遠景樓前，亦希聲築。○本志云：東北二里有洛城，後漢時築，蜀漢廢。齊通城在城北，南齊建武置，隋開皇廢。碑目云：唐眉州新羅城記，大順二年盧拯撰，文略云：象耳鎮於後，峩眉列乎前。勝覽云：嘉祐閣枕羅城，繪三蘇於上，刻東坡和陶詩於壁間。宋史：唐末山行章據眉郡，守值四方擾攘，乃合五縣之力築城，周迴八里有奇，計一千八百六十五丈，名臥牛城。淳化中，李順之變，攻圍不下，及順誅，守者以城完受賞焉。○通義志云：昔人評吾州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列眉通衢，平直廣衍，夾以槐柳，綠陰黯然。小南門城村，家多竹籬桃樹，春色可愛。橋之下流，皆花竹楊柳，泛舟其間，鄉人謂之小桃源。蘇子瞻詩：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子由詩：彷彿城南路，繁香撲市橋。○通志云：醴泉山在治西八里，環繞州城，山半有八角井，清甘如醴。松江在治東南，自岷江分派，西南流，至州城與醴泉江合。○方輿云：蜀江在城外，一名玻瓈江，水色清澈似之。陸游詩云：玻瓈江水千丈深，不如江上離人心。君行未過青衣縣，妾心先到峩眉陰。金樽共醉不知曉，月落烟渚天橫參。車輪無角留不住，馬蹄不方何處尋。空派尺素寄幽恨，縱有綠綺誰知音。愁來只欲掩屛睡，無奈夢斷聞

疎砧。范成大和云：玻瓈江頭春漾漾，別時泫泫流到今。祇言日遠易排遣，不道相思翻苦心。烏頭可白我可去，舊花易肯君易尋。人生若未免離別，不如碌碌無知音。蘇軾送楊孟容詩：我家峩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瓈江。後人因立共飲亭，又改爲江鄉館，在津口矣。陸務觀詩：玻瓈江上柳如絲，行樂家家要及時，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蟇頤。蟇頤山在江東七里，狀如蟇頤，因名。有至德觀，有爾朱洞，丹泉傳記所載，以爲軒轅氏丹宅，山腹有穴曰龍洞，傳者以爲四目老翁。唐末有楊太虛得道於此。今祠中有三仙象，四目居中焉。人日出東郊，渡江遊蟇頤山，眉之故事也。春風樓、明鏡閣，俱在山上。○蜀檮杌云：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論事，坐貶，令孜遣人殺之蟇頤津，後人爲立祠，裴澈詩云：一章何罪死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烟雨夜，杜鵑應作兩般聲。本志云：孟拾遺祠在蟇頤山上，今廢。○志又云：老翁泉在蟇頤山東二十里，蘇明允嘉祐集云：十數年前，月夜有一老翁，蒼顏白髮，偃息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洵甃以石，建亭覆之，而爲之銘曰：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溢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里無斯人，將此爲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嘻，更千萬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竭無濁，以永千祀。梅聖俞寄蘇明允詩：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淵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淵中苟無魚，子特翫滄浪。日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

百鳥哉羽翼。不濟彼泉傍。〇蘇軾送賈訥倅眉二首云。當年入蜀嘆空回。未見峩眉肯再來。童子遥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鹿頭北望應逢雁。人日東郊尚有梅。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覔子淵才。又云。老翁山下玉淵迴。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小軒臨水爲君開。試看一一龍蛇活。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苕華白甲待歸來。自註。先君葬於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爲一往。感歎之深。故及之也。外史元羽張大諭志云。歐陽永叔爲明允作志銘云。公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在今蟇頤山之東。地名石龍。柳家溝老翁泉之側。或石可二字易誤。嘉靖壬子。臺史喻公按眉。聞老泉墓。徼有司求所在而修復之。上下彭眉間數月。竟無所得。於是從老翁泉之傍。設一虛塚。青神余修撰承勛記其事於石。又有廣福寺者。乃勅賜門下侍郎蘇轍香火院也。宋故事。宰相得賜寺院。廣福。文定入相時有賜。貶官後。章呂輩追奪之。復官。手詔再賜。因爲文記之。人以爲墳必在賜院之近。又乃就寺之後山。更作一塚。顧頴濱記中云。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盛夜漲溢。又曰。墳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轍以請於朝。則爲所修泉傍者蓁蕪。而廣福之墳非也。但廣福傍有古桂樹。樹陰一畝。大十圍。亦非近代物。若明允之族譜亭。則在州西南古修文鄉蘇氏祖塋側。今亭廢。刻石亦不存矣。〇碑目云。天池院。去眉山縣十里。蘇文忠公嘗過之。今柱上有手書云。自老翁井還。偶憩。治平丁未十二月七日子瞻。凡十八字。〇勝覽云。石佛山在眉山之南。蘇子瞻寄子由詩。石田向何許。石佛山下路。下有爾家山。千畦穲秫秔。山泉宅龍蟠。平地流青乳。志云。豬龍泉在治南石佛鎮。曾有乳豬伏於此。化二鯉。蠡豬祖也。詳見怪異記中。志又云。孫抃墓在石佛鎮乾明寺前。按乾明寺在魚鳧鎮。孫學士書樓山學碑藏寺中。即宋賜孫公抃爲福地也。〇志又云。大旺山在東南五十里。自蟇頤山南趨。或起或伏。至此峯巒屹立。迴拱州城。蓋與三峩氣接矣。〇勝覽云。息墓山在治西四十里東館鎮北。太平廣記載。眉州有叟嘗攜子入此山。過一道人。指其子曰夭。叟欲道人已。長跪求導。道人取籌檢視曰。壽止十八。叟與其子懇求不已。乃塗筆改爲八十。後子壽果如數焉。〇志云。大明寺近東館鎮。隋建。有九樓十八殿。皐嶷三千。井亦四十八眼。基跡猶存。又有燈龕寺在東館鄉。宋紹興建。有東館書院。紹興初。眉州學者甚多。州學不能容。東館鄉士大夫呂君玘倣古鄉校規爲學廟。春秋釋奠。以鄉士大夫居家者主之。丹稜令馮時行爲之記。〇志又云。連鼇山在西南九十里。山形如鼇。傍即栖雲寺。東坡少時讀書寺中。嘗於石崖上作連鼇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勁飛動。其蓋專車。今存。

青神縣

益州記曰。青衣神號爲雷塠廟。班固以爲離堆也。蜀江至此。始有峽之稱。華陽國志。望帝以熊耳爲後戶。熊耳峽即今之縣治矣。郡國志云。漢武帝使唐蒙破西南夷。路始於此邑也。〇志云。青州城梁置。在治南十五里。古青神郡縣皆治此。自熊耳山視之。今當爲百花鎮。黃山谷集云。青神尉廳。谷城頭舊屋。作借景亭。下瞰史家園水竹。終日寂然。了無人迹。又當綠陰之間。戲作長句云。當官借景未傷民。恰似鬚池取明月。蓋尉乃雅安張禮介卿。山谷之中表也。〇志云。縣東門外有青羊橋。相傳老子騎青羊過此。而入成都。

又云。長泉鎮有麒麟橋。王蜀時麒麟見於此。因立麒麟院。又云。縣西瑞草橋。橋崩得殘碑。乃蘇東坡與丈人丈母書也。東坡外家在是。所謂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矣。後洪雅主簿王宣義謝事。家居於此。東坡贈之詩云。歸來瑞草橋邊路。獨遊還佩平生壺。〇縣之名勝。在乎三巖。三巖者。上巖、中巖、下巖也。今惟耕中巖甚。自縣解維。始由芙蓉溪。以兩岸多芙蓉也。繼由五渡溪。以溪水曲折。凡五渡也。又過慈姥磯。有石刻李璧詩云。洗盡一春歌酒塵。沓江吹破碧鱗鱗。韶華過眼都如夢。祗有三峯是故人。泊舟直抵下巖。有題名云。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院僧以路險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沿溪數折。有喚魚潭。上即慈姥巖也。篆刻中巖二大字。徑可四尺。河南邵博書。陸務觀詩云。春枕悠然夢何許。兩枝筇杖喚魚潭。又跋程伯正題所藏山谷帖云。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瀞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擁石談風煙。煑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爾。過瀆。循山三里。始至寺。爲中巖。其傍有獅漢洞。即牛頭僧以木鑰叩石豁處。此地懸崖峭壁。上刻千佛。石豁如屋。中有臥仙之迹。有玉泉坎。黃山谷銘云。玉泉坎坎。來自重險。發源無所。龍口璇璣。我來峽中。初酌蛙顏。靈湫世鮮。百泉莫與比。甘山僧清拙。賛餅磬香。遨遊論茗。泉味不擇。行爲白虹。止爲方塗。口噉此德。用勸沓广。其上巖去中巖一里許。唐末有佛刹。號乖拱寺。相傳巖下有龍聽僧講經於此。由是建寺。有三石筍。唐無盡禪師伏虎在石筍下。所謂伏虎臺也。范成大詩。亦巖倚蟠嬡。翠巇森戟。岑蔚嵐氣重。稀聞著光海。聊尋大士居。往扣洞門鑰。雙擁紫玉關。中藏翠雲幄。應供華嚴海。歸坐寶樓閣。無法可示人。但見雨花落。不知龍湫勝。何似魚潭樂。夜深山四來。人靜天一捉。鑑若杯桂白。月影到林樾。門前六月江。世界塵漠漠。寶餅有甘露。一滴洗煩濁。捫天掇斗杓。請爲諸君酌。〇山谷題名云。元豐庚辰歲秋多雨。其八月戊午。口遊慈姥巖。觀諸瓦那供者。巖下有泉發山足。奔突色如乳。而味甘。取之不竭。豈瓦那所來供耶。余因蹋其舊水。消灕見石少焉。復從坎濾泄。投澗中喚魚潭投齋餘飯。魚出食者數百。見人不驚。〇眉山程逢時跋余所詩云。相公平賊後。攜吏上峰巒。暨公以後。無此奇遇。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歐陽子而後。世無此樂。先生暨公德業。文忠詞章。古史精妙。硯鑷。王有逸氣。而於山林悠然心會。殆伯仲之間。有裴、歐也。試語山靈。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幾曾有此客耶。〇鄉溥來紹興元年五日旦。從其弟搏任也。〇資中張方自漢川易節益部。將母游、弟岦午、猶子觀復、二子知復、錫何杓、侍眉山蘇禮僧來。嘉定壬午二月既望。〇金華楊緯被命赴闕。艤舟巖下。敬修尊者香火而去。紹熙壬子孟冬九日。弟綜及男師復、師晉同至。〇河陽郭忠得之行部嘉眉。艤舟巖下。攜子游中巖。瞻尊者過憩石筍庵。歷覽勝境奇哉。政和八年六月三日。〇里人任逢被旨赴闕。長子商輅侍行。親友送別筍峯者。三十有九人。嘉定丁丑十月癸酉。〇邑人楊大全被旨進朝。將家來修淨供宗黨。親朋餞別於此者。五十五人。紹熙三年九月旦。〇谷居翁大丞相趙公留題。淳祐壬子。鄉貢方於此題名。巖寺至書。適從天來。是秋楊叢冠。外省史步錫在選中。以山英盜發越。愈大遂儀。趙公握登平闡。繼倚南宮第一之名。明年端午。合邑士楊興仁、申錫柄、仲步炎、懌森、孫侯國、史朝瑞彪、錫王鉞文起之異已。程方何則、居庠大書以侈

疊巘。以開方來。○嘉元戊午冬。高公純道姪魏了翁止能飛集試。縣所來遊。男杖、夏卿、文卿、定子、姪遊、侍行。越三年。戎定子、被檄行郡。復侍親過此。弟夏卿、文卿、林卿、長弟淞、同山下飲。作伴留。又二年。癸丑秋十月。了翁蒙恩召除侍東去。舍於眉。信於青衣。明日。孫與勤飲餞於此。兄弟之偕行者如戊午。獨伯仲不與。紹定己丑六月丙午。○郡人蘇燾。侍諸父率四弟。以嘉定戊寅上元日。遊。誦坡翁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語。信然也。弟嵩書。○慈谿貫序。人心久鬱。秋季之旦。晴景開霽。草木悅茂。江山清新。太子宮史雞聖源。命前王懋伯恭、及前進士楊穎臣廷芳、進士程敬叔既、衫衣李有嚴仲祥、出邑東津亭。方舸南下。登石徑數里。遊中巖。僧居淸婺。蘚莽闢道而歸。試校書郎領綿濛越石君玉。俾識其時。乃嘉祐丁酉之歲也。茲旣題。○辛亥歲。予友楚人鍾惺來遊。作記云。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臨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迤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其壑複磴。竹樹蒙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月樓。樓址踞江。寺冠之。由樓覘江則已顯。由寺登樓乃反降。階垂窮與樓後。階代樓爲梯者強半。攝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址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礫磴如蟻。歷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而微頫。潭湫其歷。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僂而入。如行牛角中。際處稍右。則爲伏虎巖。鑱巖爲百千萬億佛。如恆河沙數。巖之半跨梁爲一小石橋。衡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緣磴行。與步數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度可四三里。乃復覿前鑱巖佛像。須眉歷歷可數。才隔一壑。尋橦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往。行皆並壑。石壁夾之若岸。壑若溪。藤蘿蘙薈。壑中若荇藻。老樹如樁。根若石狼。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耳。諸峯暎帶。時讓時爭。時遠時應。時拒時迎。寔益邃就。準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議。又行里許。蹭蹬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三石筍不遠。所謂諾距那尊者。引牛頭僧持鑰扣石筍。筍開。得低頭佛盜珠是也。鍾子曰。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覩上。頂踵腹背。其石脈皆當爲筍。筍隙且平處則置門。仄則鑿磴。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剎。雖一居之內。前軒後寢。縈縈綴高壁。上下疊而不碍。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即廢前頂。石筍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筍。屹若浮圖。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筍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筍耳。筍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災石者亦復惜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晚。惺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諾距那尊者堂。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眞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遊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予凡三過中巖。皆有詩。其一云。中巖如化出。秀色翠烟含。到爲無歸路。遊魚或泳潭。泉聲隨地有。石筍與天參。若作此山志。於心無不堪。其二云。再識中巖好。彌添乍到情。泉流因委曲。雨氣益淒淸。橋險必當度。樓虛何所成。唯應石筍上。安坐學無生。其三云。莫謂客來數。聊無應俗來。嚴光存

落日。梅意入初年。手揭碑文古。身行洞穴連。白魚灘最急。且宿在灘前。蓋予最後遊。同青神令康君親攜山谷諸碑刻。又自梓州牛頭洞來。故及之。

彭山縣

揚雄蜀記。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卽此地也。郡國志云。漢元光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周圍千三百丈。本志云。今之舊土城是。有任公橋。後漢朱䕸獲麟於馬頰嶺。因改名爲麒麟橋。○漢犍爲郡理。本志云。治西北五里。犍爲城。漢建元中築。碑目云。漢犍爲太守楊洪碑。在彭山縣北小板橋。五十年前。餘楊洪碑三字。今皆磨滅。○華陽國志云。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三津吏民悅之。嚴因更造起府寺觀。壯麗爲一州勝宇。其地東接江陽。南接朱提。北接蜀郡。西接廣漢。按晉永和中於此置西江陽郡矣。初唐沈宇武陽送別詩云。菊黃蘆白雁初飛。羌笛胡琴淚滿衣。送君腸斷秋江水。一去東流何日歸。○郭璞江賦云。流二江於崌崍。託崌山、北江所出。崍山、邛崍山也。中江所出。皆東注於大江。○寰宇記云。崌崍山在縣東北十二里。導江從山南合流下。有漢張綱墓。志云。墓在崌崍山東百五十步。漢書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仕廣陵太守。平賊黨張嬰。有恩。卒之日。嬰率其徒五百人送喪還武陽。負土成墳而去。按崌崍二山。在漢嚴道界。其尾入江。○雲笈七籤云。第五北平治在眉州彭山縣。上有池水。縱廣二百步。昔越人王子喬得仙處。碑目云。此山有大書北平山治之碑。餘不可讀。碑陰書大唐上元二年道士施仕衛等字。本志云。北四十里北平治應室宿。上有天柱峯。夜常見五色燈。山下有王喬墓。唐杜光庭詩。桐柏眞人曾此居。焚香座下誦靈書。朝回時宴三山客。洞裏開飛五色魚。天柱一峯凝碧玉。神燈千點散紅蕖。寶芝常在知誰得。好駕金蝌入太虛。○南中八郡志云。犍爲有魚鳧津。數百步。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導江、阜江等水會處。彭祖冢及祠在此。後漢岑彭爲刺客所中而死。又名彭亡山。亦名平模山。郡國志謂之朝女山。云昔有朝祖女於此山得道。今足跡尚存。故名。志云。山距治北十二里。曰彭女、彭模、平模、平無。皆一山。○神異記云。犍爲有一白虎。出則衆黑虎隨之。不傷人物。漢至後招提雞神祠。黃龍見兮白虎仁。蓋指此也。寰宇記。引秦昭王射白虎事。非。○李膺益州記云。周德既衰。九鼎淪散。一沒於此。或見其鼻。故名鼎鼻山。一名打鼻山。上有城。亦名鼎鼻、打鼎。皆近也。大江過於山下。有灘。宋將朱齡石伐蜀。立寨於此。括地志云。鼎鼻山北有龍洲。東接導江水。按巳上卽常璩所稱王喬升其北山。彭祖家其彭蒙。白虎仁於虞德。寶鼎見於江汜也。○漢書。綏和五年。犍爲人上寶鼎十六。此地因謂之寶鼎洲。○益部耆舊傳。朱遵武陽人。仕爲功曹。率兵拒公孫述。絆馬死。贈復漢將軍。有祠。○後漢建安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劉氏以爲瑞應。因立廟在長江村。導江東岸。碑目云。漢刻黃龍甘露之碑。在彭山黃龍鎮。今移於繫龍橋。周地圖記云。彭山縣北四里有澤水。後漢漢安元年。仙人瞿君武入峩眉山得道。每年繫龍於灘。處錦詩。巢鳳閣邊勞遠夢。繫龍灘下認前題。按巳上郞常璩所稱犍爲上寶鼎十六。劉向以爲美化所降。後漢朱遵拒公孫述。光武以爲士大夫郡。建安末年。黃

龍見，武陽赤水，蜀人以爲劉氏之瑞應也。○寰宇記云：金華山在彭山縣東五里，有丈六佛像，夜多神燈。○紀勝云：彭山東北六里盤石山，普照寺藏有宋太宗、眞宗、仁宗御書。庄之半有石室，范鎭詩云：窮幽訪盤石，細徑入荒涼，踏葉履巖溼，觸花衣袂香。○方輿云：平蓋山在彭山縣北，二十四化之一也。七籤云：山下有玉人，長一丈三尺，昔吳郡崔孝通於此學道得飛仙。本志云：平蓋治上應婁宿，治前洗墨池，唐隱士羅公遠題詠之處。有清暉、灑覽二亭。提刑張方記以爲在鼎鼻山椒，而勾氏之逍遙軒，特與之相對也。杜光庭詩云：勢壓長江空八陣，吳都仙客此修眞。寒江向晚波濤急，深洞無風草木春。江上玉人應可見，洞中仙鹿已來馴。龍車鳳輦非難遇，只要塵心早出塵。亡名氏詩云：平蓋山高古木疎，昔人曾此鍊仙居。井通八角寒泉湧，觀燬三清劫火餘。洗墨池邊丹竈冷，蟠龍巖畔石潭虛。吟成獨坐荒苔上，閑看蝸牛學篆書。○七籤云：本竹觀在彭山治北，相傳以爲竹林，黃帝所手植者。杜光庭詩云：樓閣層層觀此山，雕軒朱檻一躋攀。碑刊古篆龍蛇動，洞接諸天日月閑。帝子影堂香漠漠，眞人丹澗水潺潺。捕空雙竹今何在，只恐投波去不還。○楊祐甫彭山十景記：一曰象耳山，二曰彭祖宅，三曰大悲道場，四曰寶現磨鍼二溪，五曰太白書臺。有石刻太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杜光庭詩：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障開。花月冰壺依舊在，靑蓮居士幾時來。六曰師悟志樓，二大士、會昌寺。七曰薛范二詩。八曰龍池盤泉。九曰千歲松柏。十曰石恪畫虎法神。○志云：縣東北二十五里有磨鍼溪，在象耳山下，相傳李白讀書山中，學未成棄去，適過是溪，逢老媼方磨鐵杵，問何爲，曰：欲作鍼耳。白感其言，

遂還卒業。媼自言武姓，傍有武氏岩。薛能過象耳山詩：一色青松幾萬栽，異香薰路帶花開。山門欲別心潛願，更到蜀中還到來。又到處逢山更欲登，白雲身作往來僧。徒行至此三千里，不是有緣應不能。文同題象耳山寺詩：轉谷縈巖路始窮，隔林遙望一門通。溪山俱在見聞外，臺殿盡藏懷抱中。僕閣眾見明海日，經幢瓔珞撼天風。勞生又逐輕帆去，珍重高僧解苦空。○碑目云：縣北四十里有古塔，刻云唐中和三年浴佛日，知元禪師自成都遊峨眉，還至此山，愛其幽僻，遂立庵於上，名曰知元庵。○按巳上即彭道元所稱武陽龍尾仙者，羽化之所，神棲白雲，翩想芳流，猶念泉鄉，遺詠在茲也。○寰宇記云：馮翊王廟在縣五里，古老相傳有漢馮翊王郭子明墓。按漢書功臣，非賜姓者不得封王，恐此非實。又漢武帝遣拔胡將軍郭昌再度入蜀討南夷，昌字子明。漢記云：武帝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使將軍郭昌擊之，郎是此人。○碑目云：彭山縣東三十里有宋師中碑，云梁武陵王蕭紀寓此練兵，欲東下，故後人爲立武陵寺。○方輿記云：縣界有樂黎城，唐開元十道要略云：漢何斌爲蜀郡太守，理於此時，郡邑凋殘，人物窮困，乃以巳祿米施惠百姓，此數城之民由是獲存。臨別，百姓以白米倍塡曰：荷君父之恩，無以報。後之州郡有職田，始於此矣。

丹稜縣

志云：赤崖山在治北二十里，高聳赤色，如鳥斿之狀，拱翼縣治，雖林木叢茂，不能蔽之，縣以此能名也。其下即丹稜川矣。○漁隱叢話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館鎭，至今猶顯英氣，血食其鄉。按花欽字敬定，本闕

中人。唐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後平寇亂，單騎塵戰，喪其元，猶操戈至東館鎭下馬沃盥，適過浣紗女謂曰：無頭何以盥爲？遂自僵仆。居民葬之溪上，廟祀不絕。宋封爲忠應公。鄒博云：州西有花將軍廟，廟史以回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諸云：花敬定將軍也。兩綦羽花卿冢行云：湛淵榜糊埋秋空，南青沙白丹稜東。荷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冢。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冢知者誰。横壟木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蘇州柘黃魂正飛。○本志云：縣北十五里龍鵠山三大字，宋孝宗書也。有松柏山碑記云：山有三宮九觀，乃咸無爲楊正見、李鍊師成道處。唐天寶年建。杜光庭龍鵠山詩：抽得閑身伴瘦筇，亂敲青碧嗅岐龍。道人摘徑松子，缺月初懸天柱峯。李洞詩曰：已作清時鳥，倦飛杜鵑何事更催歸。似嫌住處猶城郭，不解攜家隱翠微。其子璧詩云：薾條白日閉巖扃，留作遊人萬古情。猶有山中舊時鹿，舉頭如聽讀書聲。○此縣有楊素翁者奇士，從黃魯直遊，盡刻杜子美兩川詩於庵山，所謂大雅堂也。魯直記曰：余謫居黔州，遂書子美夔峽兩川諸詩，以遺丹稜素翁，俾刻諸石，使大雅道音，久湮沒而復著三巴之耳。素翁乃作高屋廣楹以庇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爲作記。其略云：由子美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家室之好耶。余嘗欲析然會意，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在無意於文，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而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指，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三

邛州

漢書.張騫自河源歸來.得高節竹.植於邛山.故名邛來.郡國志云.邛崍山自沉黎直走千里至臨邛環抱爲鎮.山圖經云.山曰邛崍.祲曰邛水.民曰邛民.毛曰邛竹矣.○水經註云.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莽改成都爲導江.太守爲卒正.時公孫述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志云.廢公孫述城.在州南十里.○華陽國志.張儀城臨邛.周迴六里.高五丈.其制與成都郫同.○寰宇記.卓王孫宅.在州南五里.基方十里.耕者往往得銅錢.按史記.卓氏之先.趙人.秦破趙.遷卓氏夫妻.推輦而出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乃求遠遷.致之臨邛.華陽國志.臨邛有古石山.出石礦.大如蒜子.於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廟.漢文帝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寰宇記.鐵山鑄錢.即此山也.山出木遠.不異水之芬芳.○史記.司馬相如成都人.素與臨邛令王吉善.相如客客舍都亭.王吉日往朝.卓王孫聞令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甚都.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奔相如.與俱之成都.○采蘭雜志.載文君閨中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沐浴則滑澤鮮好.它人汲之.與常井同.本志云.白鶴峰有文君井.水作

酒味.釋無可送李少府之任臨邛詩.邛南才作尉.調補一何卑.謾論惟公幹.承家乃帝枝.山長風裂棧.江陵石和澌.觸井王孫宅.遊獨有期.陸務觀西川詩.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幾度上琴臺.青鞋自笑無拘束.又向文君井上來.○水經註云.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江上有長堤.堤路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賦.○酈道元又云.文井江至蜀郡臨邛.與布濮水合.華陽國志云.布濮水自布濮來合.文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斛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博物志云.臨邛火井.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蜀都賦云.火井沉熒於幽泉是也.隋徙火井縣於此.郡史云.袁天罡爲火井令.殘碑尚存.有斷其鹽跌以作益者.立鼇.圖經云.天罡嘗登山和縣治.其處有相臺山.文同寄太博孫公遊火井詩.七盤磴道與雲浮.下見高林廢縣樓.元時始省入州.○張說被使在蜀詩.即今三伏盡.尚自客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李頻送友人之蜀詩.天際蜀門開.西看舉別杯.何人不異禮.上客自懷才.夜祠青林賀.秋江綠水來.臨邛行樂處.莫到白頭回.唐求送友人歸邛州詩.鶴鳴山下去.滿篋荷瑤琨.放馬荒田草.看碑古寺門.漸寒沙上雨.欲暝水邊村.莫忘分襟處.梅花撲酒罇.又邛州水亭夜讌.送顧非熊之官詩.寂寞邛城夜.寒塘對廢樓.蜀關蟬已噪.秦樹葉應秋.道路迷天遠.笙歌到曉愁.不堪分袂後.殘月正如鉤.又贈邛州寄友人詩.茫茫臨一馬.自歎又何之.出郭見山處.待船逢雨時.曉雞鳴野店.寒葉墮秋枝.寂寞前程去.閑吟欲共誰.李商隱寄蜀客詩.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梅堯臣

送錢鄂部知邛州詩.細雨梅初熟.輕寒麥已秋.路危趨劍道.步穩過刀州.桑棠非異食.巴糭類越[illegible].當壚無復舊.試似長卿求.范鎮送文與可通判邛州詩.半刺爲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綬帳寵.更侍版輿行.仙縣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壚漿故父老.應在半途迎.王安石送文與可通判邛州詩.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聞君行何爲.隴正繁緒.中和助宣布.循吏縱南芳.豈特爲觀榮.區區誇一方.○鶴山在城西八里.常璩云.臨邛名山曰四明.亦曰峯羊.即今白鶴也.漢胡安嘗於山中乘白鶴仙去.弟子即其處建白鶴觀.魏華父嘗造記曰.州之西直治城十里.所有山曰白鶴.林麓蒼翠.江流縈紆.嵩爲縣州之盟.隋唐迄今.庵院凡十四所.還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近有常公誦讀書之庵.泉有滴珠.樹有木遂.白鶴有巢.玉兔有蹤.中峯信美、平雲之觀.西巖翠屏、萬竹之境.皆山中勝處.壁間繪像.率范揖、杜遊.丘文播諸人名筆.雖丹青剝落.而筆法具在.本山志云.前輩丹青則有任子逸、范瓊、與夫文同湖州之遺筆.文人詞翰.則有鄭少微、張公庠、與夫張商英、王賞、趙雍之舊題.至於盤鶴去而蘊萃.玉兔潛而石化.此山之有可紀書如此.宜其斂西州之勝.而爲臨邛無窮之觀也.信美亭、翠屏閣.俱在山頂.句龍庭實信美亭詩.鄰渭渡水過西頭.東面一亭无限幽.火井江湖盤附郭.浮圖天際表吾州.陸務觀翠屏閣詩.把酒孤亭半日留.西崖獨擅鶴山秋.○按益部耆舊傳.胡安臨邛人.聚徒於白鶴山.司馬相如從之受經.此縣又

有林閣。善博學。自古天子有輶車之使。惟閩與嚴君平知之。嘗揚雄所師。○本志云。西十里蟠陀山。有石刻佛像。唐人鐫吳師二字。其上又有郭汾陽師四字。五代及宋人皆有書題。○又云。西八十里萬松亭。魏太和中建於山絕頂。今僅遺址。文同詩云。四野豁嶷亭。松門夜不扃。水邊來半偈。月下了殘經。又云。西百里石盤戍。俗呼爲望軍頂。昔諸葛武侯駐軍於此。○碑目云。臨邛令封君遺愛碑。陳子昂撰。又云。大唐邛州臨邛縣花置山寺。新造無量壽佛石龕像記。朝議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前殿中侍御史馬宇撰。元和丁卯十二月立碑。又云。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刻。文同跋。元豐中元日書。

蒲江縣

蒲江者。以治枕蒲水也。志云。南八十步。蒲泉方丈許。冬煖夏涼。四時不濁。蒲華生焉。有亭覆其上。曰蒲亭。○方輿勝覽云。浴丹池在蒲江縣之崇眞觀。世傳軒轅修煉於此。鶴山集云。嘉泰中常有羣鶴西來。翔舞於紫極殿之前檻。自後閒歲一至。志云。紫極觀在蒲江治內。○七籤云。主簿山治在邛州蒲江縣界。郡主簿王興於此學道得仙。一名長秋山。南有石室玉堂。松柏生其前。本志云。長秋山有臥牛井。昔女冠楊正見修煉於此。得石臥牛於下。砌井而泉湧出。今井碑尚存。寰宇記又謂之小可盤山。言登此山若躡仙風非小可也。○紀勝云。南十五里莫佛鎮。相傳漢文帝時。有莫將軍征西南夷。歸而學佛於此。其佛龕前石羊虎尚在。居民往往於其處得金銀。杜光庭莫公臺詩。奇絕巍臺峙濁流。古來人號小瀛洲。路通霄漢雲迷晚。洞隱魚龍月浸秋。舉首摘星河有浪。自天圖畫筆無鉤。將軍悟卻希夷訣。贏得清名萬古留。

大邑縣

寰宇云。大邑縣唐咸亨三年分益州晉原縣置。在鶴鳴山東。道書云。鶴鳴山二十四化之第三化也。應氐宿。山有二十四洞。應二十四氣。洞口約闊三尺。深不可測。每遇一氣。則一洞豁開。餘皆不見。有七十二穴。應七十二候。東西二溪出其兩腋。太清宮建在頂嗓。元眞坊建在項。大坪是其背。延祥觀在天柱山。石柱腰巖是其兩翼。冠子山三峯中峯是其尾。乃馬成子。張道陵昇仙之處。杜天師鶴鳴山詩。五氣雲龍下泰清。三天眞客已功成。人間回首山川小。天上凌雲劍佩輕。花擁石壇何寂寞。草平輦迹自分明。麀麚高士如相遇。不待巖前鶴有聲。文同題鶴鳴化上清宮詩。秘宇壓孱顏。飛梯上屈盤。清流抱山合。喬樹夾雲寒。地古芝英折。巖秋石乳乾。飆輪遊底處。空自立層壇。東北十五里有青霞峯。峯下有碧玉潭。劍南詩藁云。青霞。嶂碧。玉潭。皆山水佳處。詩云。千巖角逐互吞吐。一峯斂起衿崔嵬。日光徹漏見潭底。水氣上薄雲成堆。志云。此山常孕雲霧。又名霧中山。峯頂有金剛足跡。曰金剛臺。張俞詩。霧山環合自雲川。戶有清溪種玉田。萬木桃花不知處。幾人曾得問秦年。碑目云。鶴鳴山柱腰巖有李陽冰篆龜鶴齊年及陳搏阜翁福壽大字。○勝覽云。平寀亭在大邑之靜惠山。蓋文忠范公鎮所居。公熙寧間上疏論新法致仕。既遊蜀。築山水勝處。徜徉此山。詩云。磴道雖云險。肩輿亦可行。坐來知日永。立處與雲平。本志云。靜惠山一名東山。山下土城。相傳是蜀漢將軍趙雲築。蓋雲嘗防羌於此。有雲墓及廟存。○通志云。鳳凰山在大邑西八十里。勝覽云。鳳凰山有虎跑泉。唐契覺道人結菴於此。有虎爲之跑地出泉。有柏十圍。根盤巨石之上。如騎

鯨然。曰騎鯨柏。文同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云。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延綿礴。深蟠遠走。直注大渡。限廻巒嶠。鬱如雲烟。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態。其間孤峯萃然。傑立褎峙。首領崖巘。腹背舉聳。翼開長翔。尾棹高岡。緊林茂樹。綠蔚繁榮。團擁森合。釋若毛羽。地志書之曰鳳凰山者。蓋前人嘗以狀而名之爾。唐有契覺道人艾草鑿址。構庵此地。日誦華嚴秘典。以作佛事。嘗汲泉澗下。願念其遠。有虎爲之擘地出泉。澄潔甘寒。悉異他所。發源甚盛。於今賴之矣。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四

雅州

史記。秦始皇二十五年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漢爲縣。屬蜀郡。文帝徙淮南王之族於此。楊用修蜀志補遺引蜀本紀。以爲許由之友嚴傳所隱地也。○漢高六年分置青衣縣。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註云。縣故有青衣羌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沈黎郡。置西部都尉主青衣。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爲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得此良臣也。本志。又有邛穀王任君貴越嶲人。新莽之亂。糾集英雄。起越嶲。殺其所立太守枚根而自立。保全一方。見西南夷傳。按州城隅有任使君廟矣。○晉末李雄竊據。夷獠雜居。西魏僑立蒙山縣。後置雅州。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名。○圖經。州治舊在雅安山上。大中祥符間。國子博士何昌言爲守。以地多嵐瘴。徙於山之麓。本志云。州治後雅安山又名月心山。山形如月。象心字。州治左點。所治右點。文廟居中。皆倚山也。○禹貢。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葉少蘊解云。蔡在嚴道。蒙在漢嘉。漢嘉即嚴道也。舊傳。諸葛亮於此夢見周公。因立文憲王廟。遂號周公山。按文憲王廟記。軍事推官王肯撰。參軍李夢徵書。夫周公山半有石窟。移之卽雨。寰宇記云。山勢屹然。有龍穴。常多陰雲。李嚴遊蔡

山序蜀稚岷山蔡蒙二山雅獨兼有之本志云旅平者禹治水成功旅祭於此俗呼爲落平山頂有萬歲亭在焉○寰宇記云和川路在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禹貢所謂和夷底績也本志云東北有和夷嶺是矣○大唐新語云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道亡瘴死行旅無算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嶲諸軍事兼招慰使親驗艱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壑深谷無景至有斗絕旦險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捫壁傍崖脅息而度雖冠日登虹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踏穿象先覽之竟惕遽能役仍舊路以開蜀人賴焉○孫樵昭應廟記云其山蔡蒙其關邛崍水經注云岷山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中江所出東注於大江崍山邛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又東百五十里曰點山北江所出東注於大江故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崌崍也○圖經云嚴道山在縣南五里本名鹿角山唐天寶六年勅改爲嚴道山山下有兩穴出嘉魚方輿云萬勝岡在州西有龍觀寺其趾曰百丈山自邛崍或起或伏環繞州治本志云諸葛武侯擒孟獲旋師至此岡下人聚觀之因建亭於上爲龍觀亭○碑目云高孝廉墓碑在嚴道縣東二十里按其碑有年月乃漢建安十四年立高君兄弟皆孝廉有二石闕其一曰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吏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頤字貫方其一曰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實字貫光又一大碑其首云故益州太守高君之碑本志云漢孝廉高君墓在金鷄山下孝廉橋墓跡蕪沒惟二石坊在田中坊亦以大石堆累而成非石柱也其一方隸云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君仍有數字剝落方輿云金鷄山在嚴道北三十五里俗傳有金鷄鳴於此循金鷄山而上二百步有石室中有石像爲爾朱眞人宋嘉泰中刻尚存碑目又云羊竇道碑在嚴道縣東三十里金鷄山下漢永初六年碑也○梁益記云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深沉晦多雨而黎州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宇文溥新路賦惟天下之至險有嚴道之漏闕焉孤峯上絕於青天湍波下走於長川斷崖橫壁立之岸飛溜騰千尺之泉洪适隸釋云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東漢八分斯爲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冠章甫而衣縫掖使人起敬不暇雖敗筆成冢未易窺其藩籬也○碑目云平羌江繩橋碑在嚴道縣平羌橋有唐咸通十年上官朴所撰碑字亦隸體今在江瀆廟方輿云平羌江源出西徼邊西北郭謂武侯平羌夷於此又云沫水自盧山發源注於平羌江與沉黎之陽山江合流○本志云州西北一里曰清源橋東北十里曰龍門橋三十五里道遠垻橋五十里魚鰓河橋西七里曰銅頭河橋近多功路曰大繩橋已上皆索橋也凡橋每歲仲春於兩岸各樹兩梟長二丈有奇梟上橫穿二枸上布竹繩互兩岸繩之餘者屈垂向下轆轤絞束復橫以木梯布以篾笆周以欄索其高低闊狹視江爲度唐獨孤及索橋贊曰笮相引一索人縋其上如猱之縛嚩帖入淵如鳶之落尋橦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戒習無底壑即此橋也○錄異記云唐王果爲雅州刺史經平羌江中望巖腹有鐵棺欲墜緣崖觀其碑曰地裂山崩水漂我臨及長江危欲墜欲墮不墮遇王果五百年後改葬我乃改葬之○本志云州北百四十里山谷中湧泉深不可測一日三潮風浪如雷昔見白馬

自泉出田野間雲擁之復沒名曰白馬泉又曰龍淵又曰龍門有宋紹興間所南碑猶存○此州罰事有雙鳳亭在署廳後爲蘇子瞻子由設至和中老泉攜二子謁太守雷簡夫簡夫以書薦於張文定公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其後太守樊汝霖作堂以表其事○無蔽亭在州學前長清江側隱士王潛所居潛好琴趙清獻公爲榜其亭曰濯纓文同書○黃脩直木蘭歌帖梁甫吟帖俱在郡治○竹溪在郡西三十里隱士昝丸鼎所居陶仙洞在焉有林泉之勝魏了翁嘗題昝園詩云昝君頎然來錦裳昝矣奴探囊發詩卷一一卿大夫未識昝園仙詩卷自此闢捕石臥石影長鋪斷幸區昝君於此時林泉傲金朱

名山縣

禹貢蔡蒙旅平蔡屬雅州而蒙屬當縣矣九州記云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山有五頂最高者名上清峯有甘露井水極清冽四時不涸相傳漢僧理眞所鑿後曰隱化井中圖經云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獨烈方輿云唐元文宗爲名山監茶今清溪橋頭北臨猶在有梅及槐柳皆雍國手植塔閣道碣尚存○水經注曰縣有蒙山青衣所發東遂其縣與沫水會於靈關道寰宇云平羌水上源曰邛崍水又名平鄉水西北自嚴道縣流入自眉州洪雅縣界下又名青衣水本志云五頂山下青衣河流遶縣前下田水口入嘉州○寰宇記云羅繩山在縣西五里從蒙山西流入盧山縣又北接邛州大邑縣又云鷄棟山在縣西南十七里地里志以蜀有鷄鳴山俗傳金鷄鳴天下太平也紀勝云鷄鳴山即古之名山因爲名山戍○碑目云名山治東一里許有紫府飛仙洞開府丁卯邑人荀洙於梓潼觀後鑿一洞穴刻神之父母像併鑿石龍蟠於其中請神作記親書於石今名龍書院是也○本志云東北三十四里古七城周七十二丈乃武侯征蠻所築遺址見存○寰宇云大蓬山在縣東四十里南接河羅戍北入邛州高七十里上發天際靈怪錯雜之所○九州要記云百丈縣本嚴道縣地李膺記臨邛縣南百二十里至百丈即其地圖經云有一穴口方闊百尺深如之山有九折坂夏則凝氷冬則毒寒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興歎因之棄官唐武德元年置百丈鎮貞觀八年改鎮爲縣今之驛曰百丈里曰安賢矣本志云百丈河在東北六十里源自蓮花山來經百丈驛東與邛水合流至新津入白馬河又名千尺潭又云百丈縣南五里銅鼓山爲漢唐戍守之地○寰宇記云泉池山在百丈縣東四十里山四面懸絕上有泉池因名○本志又云東南七十里佛鼻山左右有二目謂之天目元時於左目下建寺曰天目有大石燕小石燕之名

滎經縣

寰宇記滎經縣本嚴道縣地東西連接大山並無州縣巖險阻絕不辨疆界唐武德二年置縣因界內有滎經水口戍爲名本志云滎水在城北一出相公嶺一出番嶺經水在城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一出汶川按相公嶺者以諸葛丞相征蠻所經也改丁河源出黑石汶川源出邛崍馬耳滎經水北流入擒孟渡即孔明七擒孟獲之地○方輿云瓦屋山在滎經縣東北二十里形如瓦屋上有金佛鳥婆羅花其巖朝現辟支午現普賢夜有神燈或問禪惠大師瓦屋何故卻以木皮蓋師曰錦府豈從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開李蘩詩瓦屋如廉平金仙闢光景○雅安志云滎經西北二十里紫眼關以紫眼番人僑寓得

名。卽費溪關。○寰宇云。邛崍關在縣西南七十里。隋大業十年置。約山據險。當雲南大路。以扼蕃夷之襲害。碑目云。邛崍關開路記。大寶六年章仇兼瓊撰。又云。漢蜀郡太守治道記碑。在滎經縣西三十里。建武中元二年立。又云。尊楗閣碑。建武中元二年物。亦在縣西三十里。蒙崍懸崖間。巽巖李燾有跋。以辨正年譜。且引後漢紀。建武二十三年夏四月改爲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二十三年爲建武中元元年。以此知記與志合。而紀失之矣。又云。神水閣記碑在滎經縣東三十里銅山峽中。碑久磨滅不可考。古老相傳。其體大率如尊楗閣云。

盧山縣

寰宇記云。盧山縣亦嚴道縣地。晉書地理志。姜維於此置城。隋仁壽元年頂開此地。遂於姜維古城置盧山縣。以界內盧奴山爲名。按紹興二十三年。徐閎中記士人祀姜伯約有廟額曰平襄。○志云。治有開明王城故址。華陽國志。蜀王開明以靈關爲前門。寰宇云。靈關山在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傍夾大路。下有山峽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爲重關。通蠻貊之鄉。入白狼夷界。漢書通靈山有假孔四。一名鐵豹山。文選註。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縣界。陳陰鏗蜀道難云。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隋孔德紹送蔡君知入蜀云。靈關九折險。蜀道二星遙。乘槎若有便。希泛廣陵潮。按服揖注史記曰。漢鑿開靈山道。於此置靈道縣矣。○寰宇記云。盧奴山在縣東五里。與始陽山相接。始陽山在縣東七里。本名蘆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爲始陽山。高八里。東道

控川。歷嚴道縣。橫瓦人邛州火井縣界。又云。大渡水從生羌界來。流入浮圖水。浮圖水在縣五里。從生羌界來。水中有孤崖。狀如浮圖。出貢金。○志云。盧山南十里三江渡。通天全、六番。下注多功峽。入雅之平羌江。多功河上飛仙閣。爲木棧道。卽古靈關也。○方輿云。龍道山在盧山縣。前後峽綿亙四十里。天橋如龍。控接番部。實爲要害。又云。崖鉢山在縣西三百里。上聳雲漢。莫測其高。○志云。漢樊敏墓在縣南七里。前有二石馬。隸碑在石馬東。碑自云。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又云。兩面碑在盧山縣南五里。與府君碑甚近。碑面與背皆有篆文。歲久訛闕不可識。或辨其文曰盧山縣碑。○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右漢巴郡太守樊君碑。其文云。君諱敏。字叔達。肇祖虙羲。遺苗后稷。爲堯種樹。舍潦從岐。天顧宣甫。乃萌昌發。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曾爲韓魏。晉分爲楊。充曜封邑。厥土河東。楚漢之際。或居於楚。或集於梁。君纘其緒。華南西疆。又云。總角好學。治殺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冠。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大將軍辟。光和之末。京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投核長驅。畢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七辟外臺。常爲治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瘧居。姦狡並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洿恥。復辟司徒。道辟不往。牧伯劉公表授巴郡。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從義都尉。年八十有四。歲在汁洽。紀驗期臻。奄忽滅形。其後有銘。題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他漢碑類多刓缺。而此碑首尾完存。故載其大略於此。所謂米巫因虐者。謂張角也。宋成都丘常跋云。此碑相傳名魏受禪碑。爲世絕出。而其款乃建安十年。又在黃初之前。雖暴露中

埜。而字畫醇古。文尙可讀。豈非所寓僻遠。而人無知者歟。然而千餘年間。霜雨之所濯。驕陽之所暴。有毁已倒。有門已摧。而此碑將仆。是可憫也。余因扶其既倒。植其將仆。又爲屋以庇之。庶幾永其傳也。崇寧壬午知縣丘常題。○宋程勤跋云。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圖當京師父老。流涕太息。思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盧山天下最窮處。迺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額曰巴郡太守樊侯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遙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興。固有數耶。紹興己卯眉山程勤懋傳書。○國朝李一本跋云。此碑踞於遺周。迨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前訛爲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謂其字文湮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爲注目。予捧撥蒿萊。於莊壁經過焉。見其荒於荊榛。蝕於莓苔。亦謂信然。越弘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詩、駱瑛、陳宜、宋萬全等訪古。偶憩其下。因束篠爲帚。擂拂之。條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迥異。從者適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奇遇乎。亟爲磨洗。尋其楷蹟。如法摹搨。得墨本有三。蓋以防字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然其模糊不可讀者。亦過半矣。既而歸置軒次。校以隸本。參以衆目。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傍爲點注。以俟博古者正焉。嘗考古文苑所紀。樊毅、樊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相類。或者當時史遷之徒爲之也。夫文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乃補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亦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知歟。抑或惑於聞見之似。而不及錄歟。吁。是碑雖不見錄於古。幸而石不泐壞。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爲斯邑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爲志者。苟徒據耳之所記。而不博蒐以致審焉。則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是月十一日長至。蜀忠南李一本識盧山廣文也。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五

下川南道

敘州府 宜賓縣附郭

水經云。江水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注之。華陽國志云。僰道縣治。馬湖江會。輿地廣記云。馬湖之上源曰若水。出旄牛徼外。南徑三絳。淹水注之。又東逕越巂之馬湖縣。為馬湖水。又東北至朱提縣。與瀘水合。至僰道入大江。○夷俗考云。僰人者。其先世本華人。有罪屏遠方。以棘闌之。故其字從棘從人。漢制郡縣有蠻曰道。故曰僰道。其俗每歲六月二十四日為星回節。燒舉火把徧野。居傍城郭。與漢人無異。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施。而秦紀所謂僰人之富也者。非邑。漢高后六年城之。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人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尺。其鏨之迹猶存。王莽更曰僰治也。○郡國志云。僰在施夷中最賢者。多以荔枝為業。園植萬株。歲收百五十斛。徐州記云。荔枝灘在僰道縣山頂。有一家惟生女貞樹。樹上常有白猿棲息。古謂之王女家。志云。即峯巖也。在宜賓西百里。山坡荔枝連袤。今多屬廖氏。黃魯直詩。廖致平家綠荔枝。即此。○圖經云。僰道縣故址有三。漢武帝時在中方鄉。即今西南與長寧界。及唐太宗徙於蜀江之右。二江口即今府治。武宗會昌中。以大水復徙於蜀江北岸。即今舊州。○輿地紀勝云。西漢僰道。

朝廣武道。唐始鑿石。以通南中者。今有門是也。本志云。石門江在府西南百三十里。俗呼橫江。又名小江。唐書韋皋傳。石門即隋史萬歲南征之道。古有詩云。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聲聞風落石。界天白額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按本傳。萬歲入南中。見諸葛亮碑銘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方輿勝覽云。蘭山在僰道縣界。圖經云。蘭生於深林石門尤多。有春蘭、秋蘭、崇蘭、鳳尾蘭、竹蘭、石蘭諸名。春蘭花生於叢之下。崇蘭花生於葉之上。黃魯直幽芳亭記。一榦兩三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十數花。而香不足者蕙。○水經註云。僰道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猶有赤白元黃五色。照水。魚從楚來。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本志云。西北二十里朝陽崖是。○華陽國志。有孝子隗通為母汲江膂水。天為出平石於江中。今石在馬湖江口。○益部耆舊傳曰。張貞妻黃氏女也。名帛。貞乘船覆沒。求屍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時人為之語曰。符有先絡。僰有張帛者也。○寰宇記曰。僰道縣有貞婦石。在縣七里舊州岸。古老相傳。昔有貞婦。夫沒無子。事姑甚孝。姑抑使嫁。竟不從。終姑之世。身沒。所居室有一大石湧出。後人號為貞婦石。○黃魯直跋王荊公書云。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帳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誌。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荊公嘗誦之。因書於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嘗欲摹刻於僰道。有李解者聞之。欣然輿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訢。僰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險巇。與世殊絕。嘗從軍得守戍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晏居自如。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朱提漢舊縣。屬犍為郡。東漢屬犍為都尉。蘇林云。提音時。晉太康地志云。章武元年。先主以犍為屬國為朱提郡。鄧方為都尉。先主因易名太守。領漢陽等五縣。朱提縣治有千秋池。今府西南六十里有朱提山。山下有大池。曰瑞蓮池是。又有朱提村。今即文郡處也。諸葛武侯云。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古志云。朱提西猶有船翻。以南則無矣。○志云。瑞蓮池在府西南六十里馬湖江側。故老傳云。江有石虫魚。常游聚。漁者甚利之。一日獲巨鯉。衆分食之。翌日又至。俄見江中有三石室。各長丈許。廣七尺。人咸異之。顧見對岸石亦有三穴。如鑿去者。其長短與此無異。而向之食魚者所居皆陷沒為池矣。巨鯉蓋龍子也。池有無種蓮。歲開十數花。花開則國家有大吉事。舊志。朱提縣有千秋池。疑即此。今在朱提山麓。按華陽國志云。崩江多魚。此之謂矣。○寰宇記云。開邊縣在州西南六十里。亦僰道地。隋開皇六年於此置縣。以開拓邊疆為名。在馬湖、朱提、兩江口。大黎山、小黎山、在此縣界。四時霖雨不絕。俗以為大漏天、小漏天。其諸山自嘉州以來。每峯相接。高低隱伏。奔走三峽。石狀難名。本志。即今之開邊鄉也。○寰宇記又云。宜賓縣本漢南安縣地。屬犍為郡。蜀諸葛亮南征。於此置郁鄢戍。後改為郁鄢縣。唐開元十七年為義賓縣。後移於狼川。即今理也。宋朝開寶九年。改為宜賓縣。○通志云。宜化縣在宜賓縣境。本唐之義賓。宋之宜化。今省入者。舊址在當縣之宜化鄉。○水經注云。存水出犍為郁鄢縣。王莽之屠鄢也。夷率雍闓繫馬於柳。而柳成林。故曰存馬。本志云。縣西北百六十里為郁鄢鎮。○蜀志補遺云。可無山古宜

賨縣也。今訛名可慮。○方輿勝覽云。賨牢山在宣化縣南。賨人祭社於此。飲酒歡樂。賨語以牢爲樂故也。二蘇有過宜賓見夷牢亂山詩。輿地紀勝云。宣化縣南山叢秀。中一峯突出爲菩薩頂。故老皆見聖燈。碑目云。宣化上流三十里。吳季成所卜築。在山之阿。有山谷老人所書盤谷序。戎州學記碑刻。本志云。復魚池在府西北百七十里。故宣化縣東。宋皇祐間。白雲先生張俞爲記。○寰宇記云。梁武帝使先鐵計定夷獠。乃立戎州。以鐵爲刺史。方輿云。宋紹聖四年。戎倅蘇時上書曰。今車書同軌數一。而州名戎。是夷其名也。請易之。遂改名敍州矣。○唐劉兼秋夕書懷呈戎州郎中詩。蒙律初迴枕簟涼。松風飄泊入華堂。談雖寂默紗窗靜。夢蝶飄蕭玉漏長。歸去水雲多阻隔。別來情緒足悲傷。霜砧月笛休相引。只有離襟淚兩行。○碑目。唐都督李迺破賊碑。在州南百里。今亦殘缺。又云。唐古戎道記在州治之對天蒼山崖壁間。筆畫勁正。乃乾封二年僚君秀修復此道。爲之記幷書。又云。定蕃湖碑在戎州城外。有唐人所立碑曰。山蒼蒼兮煙際橫。波渺渺兮湖水平。其餘漫滅不可考。○古跡考云。縣有張儀同城。古老相傳。以爲張儀同嗣也。不知何說。魏鶴山集。有僰道諸葛武侯碑。又有答馮敍州邦佐謝武侯廟碑啓。本志云。府城南姜維屯一峯突起。高千仞。其頂平。相傳姜伯約於此駐軍。○勝覽云。敍州有東州道院。在州治內。碑目云。治東環妙亭。貯黃庭堅筆跡。○杜甫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坐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劉兼重陽感懷詩。重陽不忍上高樓。寒菊年年照暮秋。萬疊故山雲總隔。兩行香淚血和流。黃茅莽莽連邊郡。紅葉紛紛落釣舟。歸計未成年漸老。茱萸羞戴雪霜頭。○勝覽云。東一里花臺寺。即今壽昌寺也。東殿石壁。露立大像。其地內外石闕。鐫有萬佛。即刺史張九宗撰記。○又云。東山在州城東門外。有報恩寺塔。高二百尺。南望七星山。七峯圍秀。狀若連珠。即南山也。○方輿記云。西樓在州治。陸務觀詩。撥船衝雨入戎州。縹緲山橫杜若洲。須信時平邊堠靜。傳烽夜夜到西樓。○碑目云。韋南康紀功碑。在江西佐州治岸既。元和五年刺史張九宗立。碑陰載南康謝表。大半磨滅。又云。唐黎幹蒙表。在州西岸石馬溪之上。今石馬尚存。○本志云。馬鳴溪在府西十九里。俗稱龍馬溪。源出盧符之西。會馬湖水。達於蜀江。昔士人鄭氏牧馬於溪上。產龍駒。四蹄利爪。朱鬣赬尾。高可七尺。州聞之。將以貢行在所。截至溪口。擲鬣長鳴。躍於江溪。因以名。○寰宇云。濱池在州西二十里。一名天池。一名波浪池。其池長五十里。闊七里。風吹一動。波浪湊山。中有菱荷。按秦惠王破濱池。始通五尺道者。即此也。志云。濱池與天池相連。大者廣一里。長五里。小者廣一里。長三里。其中有石橫亙南北。如橋梁狀。往來由之。唐韋皋天池晚棹詩。雨霽池塘生意足。花間誰詠採蓮曲。舟浮十里芰荷香。歌發一聲山水綠。春煖魚拋水面綸。晚晴驚立波心玉。相將歸去月黃昏。直至更深不假燭。宋張孔錫詩。天池十里如鑒湖。荷花可折魚可餐。○本志云。縣西五十里水濱。昔有浮舟者。見空中飄然降一道人。止於峯頂。士人呼其處爲師來山。後改爲普樓山。○勝覽云。無等院在州南門外。魯直以元符間寓居作槁木寮死灰庵。今猶存。其寺額亦魯直筆跡。陸務觀詩。文章何罪觸雷霆。風雨南溪自醉醒。八十年間遺老盡。壞堂無壁草前青。○李嘉謀記。紹聖初。章蔡用事。山谷以前史官得罪。安置黔州。二年移戎州。方公之遷。以涪州別駕。因

自號爲涪翁。放浪山水間。初不知有遷謫困窮之意。城南有溪。公遊而樂之。命曰涪溪。其後溪山悉以是名。○本志云。舊戎州南門外里許金魚井。山谷品其水爲第一。○寰宇記云。鎖江在城北兩岸。大石屹立。因置鐵鎖橫截其處。捍禦夷寇。黃魯直鎖江亭酌酒詩。西來雪浪如炰烹。兩崖一葉乃可橫。酒盃未覺浮蟻滑。茶鼎已作蒼蠅鳴。又云。山擁樓臺鐘鼓晚。江觸石磯碪杵鳴。鎖江主人能致酒。願渠久住莫終更。又云。鎖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雲江自橫。李侯短褐有長處。不與俗物同條生。蓋同李仔任道也。又安樂泉頌云。鎖江安樂泉。爲僰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釀酒。甚清而可口。食之令人安樂。故予兼二義名之曰安樂泉。幷爲作頌。姚子雪麴。杯色爭玉。得湯郁郁。白雲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濁。甘而不噦。辛而不螫。老夫手風。須此晨樂。服花作頌。顛倒淡墨。○本志云。北二里鬱姑臺。相傳宋楊仙遇鬱姑於此。○又云。蘇溪在府北二里。以蘇子瞻嘗遊於此。故名。○輿地紀勝云。自州治泝流十里。有前後潭。瀑布自懸崖千尺而下。本志又云。水簾洞在府北十五里。瀑布瀉出兩峯間。垂數十丈。如珠簾狀。其側有亭。黃山谷扁曰奇觀。何師心滿江紅詞。一水飛空。揭起珠簾全幅。不須人捲。不須人軸。一點不容飛燕入。些兒未許遊魚宿。向山頭款步聽疏音。清如玉。三峽水。堆人掬。三級浪。堪龍浴。更兩邊瀟灑。數竿脩竹。晚倚碧煙爲純綠。夜深新月爲鉤曲。問當年。題品是何人。黃山谷。○又云。北百二十里眞溪。源出於罰山。舊有姓眞者居之。今爲眞溪驛。又云。北百七十涅溪。有阿涅者居其傍。故名。今之月波驛是。余以壬子暮秋宿此驛。書懷作云。月波來夜宿。月色似波明。遇著一相逢。觀空聊復情。寒蟬吟似咽。水鳥去何輕。借問渝州路。還家近幾程。蓋亦情見乎詞矣。

南溪縣

漢地理志。武帝太初元年。置南廣縣。隸犍爲郡。蜀志。後主延熙中。立爲郡。以常竺爲太守。元和郡國志。晉分朱提郡。置南廣郡。齊郡廢。後周於此置南武戍。隋改龍源戍。又改爲南溪縣。在僰道之南。○水經注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三津。俱險極難行。故行人語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註云。出南寧州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縣入江。一名阜水矣。○郡國志。犍爲郡故城。在青衣江七里。舊經云。青衣江在南溪縣南十五里。古有青衣國。與敍州相隣。其人因貫至蜀。見漢衣冠。遂求內屬。因以名焉。其地名龍腦溪。即隋之龍源戍。今之龍騰驛是也。○按青衣。蜀中見者凡三。其一在漢嘉者。即大渡河所經。漢書公孫述傳。據青衣。人不賓是也。其一在青神者。以蠶衣青衣教民農事。人皆神之是也。其一在常縣。以古有青衣國。蠶叢來賓云。○志云。龍騰山半有洞。深四丈。李八百所鑿。額鐫曰李公洞。八分體。字畫遒勁可觀。洞前有折梅亭。宋楊萬里詩。李異宅子故依然。道院西偏古洞前。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落九千年。○龍騰山下有岑參別業。參從明皇幸蜀。遂守嘉州。置業於此。國朝成化中。搜得遺碑。有南溪別三字。傍題嘉州主人岑參六字。其集中詩曰。結屋依青嶂。開軒對翠崎。樹成花兩色。溪合水重流。竹徑春來掃。蘭樽夜不收。逍遙自得意。鼓腹醉中遊。○志云。溪北有橋曰黃渡。魯直每遊龍騰山。必經此橋。故名。唐韋莊詩。大江西面小溪斜。入竹穿松似若耶。兩岸嚴風吹玉樹。

一潭明月照銀砂。因尋野渡逢漁舍。更泊前灣上酒家。去去不知歸路遠。棹聲煙裏獨嘔啞。蘇軾南溪對雪詩。南溪得雪眞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跡。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居語不囂。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皆此橋中景物。○寰宇記云。馬湖江從州西南流。出東郭與蜀江合。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則此水之上流也。○郡國志云。乞子石在馬湖南岸。東石腹中流出小石。西石腹中懷之。蠻人乞子於此有驗。因號乞子石。寰宇云。乞子有二石。夾青衣江。對立如夫婦。古老相傳東石從西乞子將歸。○魚鳧津。按郡國志云。南溪縣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鶖鷀圻是也。鶖鷀圻者。以烈婦黃氏得名。詳見僰道。今縣有吊廟子。在飛崖閣西阜上。阜有飛崖井。嘗有赤颶自井中貫日。觀者如堵。因建飛崖閣焉。○祠廟記云。南溪琴山有忠利廟。祀漢牂柯太守陳立。廟中有銅祠古碑。張鼎修所記。負山帶江。地勢險阻。○志云。治西彈琴臺。唐楊發彈琴於此。瘗琴其下。父老言。每夜靜人或時聞琴音發亦家於此。有南溪書院詩云。茅屋住來久。山深不置門。草生垂井口。花落擁籬根。入院將雛鳥。尋蘿抱子猿。曾逢異人說。風景似桃源。○志又云。陽江琴山横洲。舊聞俗云。無徵則琴不鳴。元時能萬戶者。乃聚土爲徵。依巖開鑿。刻羅漢諸像。以成其勢。○輿地紀勝云。東南邇江七里有隱山。唐李涉詩。如雲不厭蒼梧遠。似雁逢春又北飛。惟有隱山溪上月。年年相望兩依依。又云。銅鼓灘在縣東十里大江之右。波浪極險。縣治坐乾。此水出巽。爲不利。近歲灘之上流生石磧。高十數丈。蔽塞下流。水從巽出。自是文物稍振。寰宇記云。西南十五里平蓋山。山有九隴。惟此特出衆山之上。頂圓似蓋。一名瑪瑙山。漢其人劉哉鶴隱此。至魏武時。始跨鶴仙去。有石洞。深邃不測。中有小穴。圓如蓋。有水出焉。山上有木生葉。其紋如篆。謂之符葉也。○志云。西七十五里桂輪山。背涪翁書大桂輪山四字於其崖壁。是山惟中秋見月。故名。有桂輪山寺。

長寧縣

圖經。西徑馬湖。南控烏蠻。東介安溪。北接綿水。趙紹討平夷表云。左連阿水。右通石門也。○碑目云。長寧志。嘉定己卯教授賀甫東亭又云。蔚符平夷本末、慶曆皇祐平夷略、元豐平乞弟本末、嘉祐三年給長寧頭首斗蓋尤土刺史誥、熙寧七年范中書百蘇晉夷文。皆有可考。○十道志云。長寧淯井監。供輸紫竹。本志云。縣西北七十里古賢鄉。宋時鑿崖見紫竹山是也。方輿引舊郡志。今夷衆開箐路。皆去斫竹。惟冬蕩箐可以入樂。○寰宇記。寶屏山軍治之主山也。與械山諸峯相對。登雲亭在寶屏山上。每歲九日登高於此。○紀勝云。牛心山在軍治。山形峯峙如牛心。然硯石溪在牛心山後岸。石如磐。可以爲硯。○東溪發源白崖山。與嘉魚泉合。嘉魚泉者。去城一里。馬鞍山之趾。泉激石涌出小魚。四時如一。不增不長。故以名之。邦人醸酒。必用山後秫及嘉魚泉。則味甘冽。王育嘉魚泉記。兵廚之酒。冠於東州矣。上有臨流閣、流杯池諸勝。○志云。南一里金龜山。四面平曠。中突一阜如龜狀。又名松子山。輿地紀勝以其上有波淪殿。舊志。邑人於四月八日取嘉魚泉浴佛。故曰波淪也。○勝覽云。介湖在郡治西城下。中植荷芰。有西溪。發源越王山。與桃源溪合。此溪相傳有耕者得一銅版。鐫曰小桃源。其陰有詩云。綽約去朝仙源萬木春。要知竊桃客。定是滑稽人。其水發源筆架山。其軍城滑水溪上。嘉定己巳太守張公市民田。植桃李。創滑亭

榭。橋曰仙津。洞曰桃源。亭曰森霞。堂曰祐然。○通志云。萬松嶺在長寧縣西。宋趙使君詩。消溪狹逕小橋東。春日桃花處處同。我爲日長無一事。偶然來此聽松風。○紀勝云。小離堆在城北岸溪上。崇德廟前。溪中有怪石似離堆之象。因作亭於此。榜曰小離堆。○燕脂去軍北三里許。在樓眞洞路旁。石峯嵯峨。森列者數百處。易簡有記。○本志。東西二溪至淯井合流。名淯溪。至武寧砦爲武寧溪。至安寧砦爲安寧溪。○碑目載。王蜀武成三年。牒淯井鎮羈縻十州五團土都虞候羅元審。又牒淯井鎮羈縻淯井土刺史羅元楚。文俱在木匱。○歸田錄載。蘇子瞻常得淯井監夷人所貢蠻弓衣。其紋織成梅聖俞春雪詩。蓋當時名重。傳落夷狄故也。○本志云。東十五里武寧溪。上有巨石。横截中流。廣尤丈鑿之。以通舟檝。石上大鐫廣公峽三字。溪左遷灘。有瀑布自山頂飛流而下。數十丈爲深潭。○輿地記云。越王墓在寧遠巖。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有合抱古柏。故老傳爲越王墓。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卒葬此。○志云。治東九十里有凌家崖。有水流寺。遠眺敍瀘之景。大江如帶矣。

富順縣

華陽國志云。江陽富義有鹽井。郡國志。劍南鹽井。惟此最大。舊日爲額八百餘斤。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消操堂記云。三榮富順産鹽。其地號爲貪泉。韓子華詩。土瘠事刀耕。家無終歲蓄。所資鹽井利。持易他州粟。方輿云。宋太宗朝置監。有榕齋在監治。以榕木名也。○水經注。綿水、涌水、與洛水會。逕牛鞞、資中。又東逕江陽縣方山下入江。按此水至富順神龜山下。縈紆向西而去。謂之洛源。以源出洛通江也。後周於此置洛源縣矣。謂之金川。以綿、洛、瀘、三水會於金堂峽也。秦時於此設金川祠。亦謂之釜川。則以其盤繞縣治。有若釜形然。○寰宇記云。雞足山、同心山。俱在城東隔水三五里。教授鍾士開記。翠巘絡繹。張其前。大江縈繞環其下也。○輿地紀勝云。神龜山下有湖。嘗見大龜出。小龜從之。不可勝數。山背有讀易洞。里人李晛讀易其中。○李昌金川驛記。南距戎瀘。北走普資。爲制等於諸縣。嘉祐以新例擬於列藩。本志云。金川神廟在縣西二百餘步。有十像。莫知姓氏。相傳秦惠王時擒蠶治水有功。即此神也。○勝覽云。凌雲山在監西。與養秀山相接。大江前横。一峯突兀。瑪瑙山亦與凌雲相接。西北諸山。惟此最高。○又云。西湖在監之西。相傳有此監。即有此湖。皇祐間周侯延儁記。仍有亭榭。輿地紀勝云。西湖周迴三里。有洞窈邃。昔有入洞者。見二女梳髮於寶間。遺以石鏡。其人致富百倍。碑目。西湖洞前崖上鐫觀音大士像。天禧元年刻石記云。六月廿四降像前。明日又降紹聖元年又降。瑩潔如珠。程驤富順西湖詩云。春風楊柳曉藏鴉。秋水芙蓉晚著花。細數一年湖上政。天涯行客忽思家。○志云。西五里中江之右。有峯峭拔數丈。如佛像。傍有二石如侍者對立。因鐫成之。藤蘿遶身。而不上其面。輿地紀勝謂之聖佛。有摩崖碑。皇祐七年知監張齊古題云。西山城郭。沿灘數里。羣峯重疊。一佛獨立。容相端正。眞如塑出。高聳數丈。古代留跡。後倚林翠。前瞰江碧。○西崦在縣西南七里。輿地紀勝云。由城南絶江而上。西行六七里。廣六十畝。高松森列。嘉樹雜立。爲李氏西崦。晁公武記云。有亭臺齋館。泉石花木。盤據一山之上。○方輿云。聖燈山在監西五里。碑目云。山址有叢孝子墓。表云漢綿州刺史廣平郡侯叢孝子。○紀勝云。中岩山在西北二里。山勢盤

蒨。林木蓊茂。有叢林氣象。有霧隱堂。貲中趙丞相沂公謁中巖大士。或以夢告。明年舉於鄉。公爲文記之。後人爲建斯堂。碑目。中巖普覺院。天禧丁丑賜名。康定二年翰林學士李淑撰。碑志云。中巖以北。崖山居左。瑪瑙山居右。此居其中。故名。唐咸通中。依崖鐫大悲佛像。宋初僧自悟架屋三百楹。天聖丁丑賜名普覺院。藏兩朝宸翰。後林靈素毀佛法。欲壞其像。斲鑿之不損。乃以泥覆之。纔禁。將水洗去。依然如新。岑象求中巖詩。滿酒斅城隈。聊驅俗慮回。世塵飛不到。山色翠成堆。太常博士周延儁詩。茲辰始休沐。夙駕出公府。往造釋子居。嶔崎僅容戶。雲林信樂觖。安問非吾土。衆香馥發春。微雲忽蔽午。敲石煎佳茗。忘歸搴芳杜。徘徊仍少留。蹝泛渡前浦。御題衣上塵。猶濕山際雨。○志又云。北崖在縣北二里。附大歷中建資國寺。有彌陀崖。足容數百人。有五百羅漢洞。有水簾。並元祐八年李元淵記。

慶符縣

漢置。屬犍爲郡。蜀先主置朱提郡。以縣屬焉。華陽國志云。有漢水入延江。本志云。漢陽山在縣北八十里。漢武通西南夷自此山之南。皆漢地。故云。諸葛武侯征蠻過此。今崖壁上鐫武侯征蠻故道六字猶存。縣有昭應廟。乃祀禹護者。我明永樂中。尚書宋禮奏神有陰助運木之功。賜萬貫以葺其廟。命有司每歲三月二日致祭也。○碑目。晉張麟夫人墓表。在慶符縣南百六十里。又云。大唐南詔王碑在石門界。貞元七年袁滋題云。此石門即隋史萬歲南征之道。○志云。祥州故址。在縣西一里。初本南廣地。宋改名祥州。置慶符來附二縣。而南廣爲鎭。宣和中省州。止存慶符縣。黃山谷所書戒石銘尚存。今來附縣爲來復鋪矣。

筠連縣

漢定川縣。唐之筠連州也。其地南通芒部。西控烏蒙。四山皆竹。一色相連。因謂之筠連矣。志云。舊州黃牛山。距縣南三十里。高山石壁。作人作驅牛狀。因呼爲黃牛山也。又云。縣西南孔雀溪。有孔雀巡檢司土舍主之。

高縣

志云。唐高州故址。在縣南百二十里正州鄉。縣有朱水。勢如之元。有騰山。常孕霧雨。俱在西南五十里外。

珙縣

唐羈縻隨、鞏二州也。隨州今之下羅計。鞏州今之羅星渡矣。志云。治南北五十步。即珙溪也。多石似玉。民以筒引車入田中。得灌溉之利。又云。落哨山有生成石鼓二。石鼓堋下有仙洞。石乳凝聚。如人如獸。千態萬狀。至洞頂。黑質白章。如雲如篆。又云。縣北四十里芙蓉山。有九十九峯。其南三峯突起。謂之小芙蓉。

興文縣

戎州故址。在留遠坊之西。唐晏州羅陽郡。領思峨、柯陰、新賓、扶來、思晏、多岡、羅陽七縣。今皆屬夷。南五里有南壽山。宋時夷酋卜漏據山爲砦。一豆一燈。數有五斗。故名五斗夷。又十五里有丹竹砦。其巔竹彩浮於木杪也。

隆昌縣

隆昌新設之地。古跡無聞。予閱諸劉給事有金鵝洞焉。溪水東來遶城西折里許。孤山柱立。水環其趾。下爲懸崖。壁立千尺。飛流下墜。當時如匹練。如散珠。及至溪水暴漲。倒立懸垂。雷聲衝激。聞數十里。細霧翻塵。飛灑千步。亦奇觀也。峭壁中有洞。方廣丈許。人跡難至。疑鬼工所鑿。名曰金鵝。不知所本。俗傳有藏金鵝其中。或以銅鵝換之。故又名換鵝洞。其編戶亦有換鵝里。

馬湖府 屏山縣附郭

龍湖去郡三百里許。四圍皆峻。崖長二十里。廣七里。中有堆如螺髻。去大江二里。有水與江同消長。日夕作潮。相傳有龍馬見於此。○四夷考云。馬湖江發源西蕃。流至打沖河入會川衛。與安寧河合。經雲南與浪滄河合。至武定與金沙江合。繞東川烏蒙。始達於蠻夷司界。經府前流出。與敍州江合。○志云。馬湖鎭舊城。唐乾符中。高駢築。按馬湖所轄地。漢之豐縣、平夷縣。唐之滴浪州、沐川寨也。遺蹟有不狼山。豐水所出。附志。平夷縣有雛津。宋史。寇瑊祥符中爲轉運使。多剛夷斗望叛。瑊與滴浪刺史筒松李紹等平之。○志云。平夷東百二十里有沓樓山。編戶爲沓樓鄉。又云。府西三百八十里雷番山。隋史萬歲征西南夷過此。書雷番山三字鐫於石壁。山中有毒。經過牲畜必籠其口。行人必緘默。若或吐聲。雖冬月必起雷霰。○碑目。沐川古碑。唐垂拱三年玉津令馬元慶等破馬湖夷紀功者。張無盡沐川寨記略云。南蠻東北接境。常挾吐蕃以爲中國患。蓋其路一出大渡河。一出沐川源。一出馬湖江。其狹邪之徑。曰榮涇。曰八面箐。曰黑水。曰中鎭。曰賴因。曰龍水。曰陰川。而沐川之路。常爲啸集之地也。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六

瀘州

漢江陽縣。蜀志曰。魏武屯漢中。諸葛亮出屯江陽是也。水經曰。江水又東過江陽南。洛水東南注之。酈道元注曰。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爲侯國。○洛水與綿水合。至州西方山下。謂之綿水口。通志云。廢綿水縣在綿水溪口汶江水中洲上。梁置縣。宋省入江安矣。○洛水逕資中謂之中江。又謂之支江。支江水從富義縣獵雞池屈曲方至城。與汶水合流。又有赤水。源從昌州昌元縣界流入去合支江。○有合江在州治東。蜀江與之溪合流處之溪。源出仁懷縣。其形曲折。如之字。○有悅江在州治東北。源出戎縣諸武等縣。經悅州因名。○有思晏江在州治西四里。源出古思晏縣。○有宋江在州治東百步。源出大壩兒北洞。經宋州故名。任汲記云。滾流東北百其隅矣。○李堅西山堂記云。郡得名爲瀘者。蓋始因梁大同中管徙治馬湖口。置瀘州。蓋馬湖即瀘水下流。因遠取瀘水以名州也。志云。宋制置使余玠遷州治於神臂山。則在百里外。號鐵瀘城矣。○句公權瀘川縣廨記云。江陽氣候偏陽。夏秋多炎燠。冬無苦寒。每夏秋蒸濕。如燔烙火熾爇。○孫羲叟修城記。瀘控西南諸夷。遠連爨蠻。最爲邊隅重地。元豐以來用武臣。其後始更從儒守。錢若水以右贊善拜茲官。宋太祖召見於武德殿。謂之曰。瀘川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蓋重之矣。○方輿勝覽云。整暇堂、雅歌堂、俱宋時建在郡圃之內。四香亭在州治。淳熙中郡

守趙公建。自題云。永嘉何希深之言曰。荼蘼香春。芙蓉香夏。木樨香秋。梅花香冬。斯名以之。有南定樓。取出師表語也。陸務觀南定樓詩。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流。一名海觀。侍郎閻蒼舒詩。雲南之陰大江東。二水奔騰如海衝。誰能具此壯觀眼。南定樓中今臥龍。○水經注。江中有大門小門焉。季秋之月。則黃龍死漏也。郡國志。瀘江水中有大闕。季春三月黃龍堆沒闕。即平黃龍堆者。昔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美樂。楊聲悲歌。船人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歎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按曹植之惡鳥論。韓愈之履霜操。皆指此事。志云。州東三里歸子山。相傳伯奇溺處。○又云。三國董允墓在州治東。今名董允壩。○方輿云。東巖在汶江之東。紹興中邦人開鑿。大像依厓。不足以庇風雨。近歲有庖者郝氏親死。廬舍棄俗。奉香火於此厓。邦人信之。不十年重樓複屋。佛宮經藏。甲於一境。碑目。黃太史大像記。醉僧圖碑刻。並在此巖之開福寺。○州志云。東二十里。潭中一小山。相傳下有龍窟。二水交流。清濁不混。每春瀦其山若浮。州人遊賞之處。通志云。即龍馬灘也。唐王昌遇落魄仙授以道術。比歸。售馬送道童於澤前。得馬乘之。躍息至家。而馬化龍入潭。潭上有沖虛碧梧二觀。俱宋建。○勝覽云。龍女洞在城東南二十五里。高崖之畔。有二穴。俗傳爲龍女洞。李兆巖管遊有留題。○寰宇記云。雙井在城西偏。紹興中掘濠塹得碑。乃唐乾元中蘇德充所開。○紀勝云。滴乳泉在城西巖如寺。自崖石中流出。味甚甘。尋直繹行大書此三字。碑目云。唐眞如寺碑在本寺內。山谷集云。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甘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山谷又跋常山公書云。常山公書如從長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寰宇云。尹吉甫江陽人。有祠在城南。又報恩觀址。清程宮以祠之。碑目。李流記。周尹吉甫實生此地。見於祠碑舊矣。陳帥損之。作清聲堂祠焉。觀酈道元水經注。江陽異聞與華陽國志頗類。其按揚雄琴清英。載伯奇流放。作子安之操。附於江陽。雄蜀人也。其說必有據。○勝覽云。寶山在城南。初名保子山。爲巡檢廨。陳公損之。移廨山西。建堂其下。袁公說友榜其堂曰江山平遠。易保子爲寶山。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都回志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云。五月渡瀘也。李㬊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錄考之。諸葛渡瀘。乃在越嶲之地。非瀘之寶山也。本龍崖在寶山之趾。有古榕木。盤結天矯如龍。黃升直爲題榜。○通志云。瀘州寶山之瀘峯有武侯廟。每歲蠻人賽焉。相率拜於廟側。宋劉光祖詩云。蜀人所至祠遺像。蠻徼猶知問舊碑。紀勝云。黃太史書祗柱銘碑在瀘峯高寺。○通志云。三泉在寶山嵌嵓間。昔王大過鑿山濬泉。榜曰三泉。○志云。州南元妙觀有紫房洞。唐隱靜煉丹於此。丹竈石牀尚存。有煉丹井。亦唐眞人所棲之所。又云。治南二里荼蘼洞。石刻荼蘼洞三字。西南有飛雲洞。爲唐庚讀書處。按子西丹稜人。徙居瀘之安夷門外。自號眷國先生。有文集行世。○寰宇記。方山距州南一舍許。又名回峯。其山八面。下瞰江流。有魏武帝廟。唐元宗敕文。華陽國志云。方山蘭祠。昔漢光武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光武怨爲子立祠。

謫江陽人不使冠帶。通志云。蟠池在方山之頂。周圍一里。有龍潛其中。○勝覽云。北巖在城北。有小庵。尙書楊汝明捐爲大刹。又創五峯書院。以爲士友會課之所。○志云。州北二里撫琴臺。山石生成。周圍七尺。昔尹伯奇投江。吉甫登其上。鼓子安之操焉。○又云。州北有望亭。郡人王綸以母姜氏卒。終身不敢食蕈。因植蕈於亭側。以志不忘。○又云。東北二十里特凌橋。宋治平中。有女子因母病歸省。溪漲不能渡。忽見一木橫凌水面。遂舍生以濟。既渡失木所在。○通志。州東北有餘甘渡。唐子西瀘川六言云。百斤黃鱸鱠玉。萬戶赤酒流霞。餘甘渡頭客艇。荔枝林下人家。○又云。播溪在州東北七里。黃山谷過而顧焉。自以爲播。呼爲播溪。書大字於石。見存。○山谷有瀘州中壩葛氏竹林留題云。江南黃庭堅自僰道蒙恩放還。元符三年十二月道出江安。江安宰石諒信道以親親見留作歲。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丙寅。置酒中壩葛氏之竹林而別。

江安縣

漢地理志。犍爲之漢陽縣也。注曰。犍爲都尉治。山有閩谷。漢水所出矣。今縣南七十里迎天山。漢水出焉。又西南有漢陽山。以在漢水之陽也。廢漢陽縣當在此二山間。○寰宇記云。灩灘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刺天。瀑布飛瀉。相傳武侯營壘之地。此唐涇南縣所爲設也。縣有綿水郡。即古之綿水縣。有思娥江。即古之思娥縣矣。○本志云。有縣市。有井市。宋南渡後。改南井監在縣東北。隔有鳳凰山。山上有雁塔。刻唐五代以來進士題名。○勝覽云。偶作亭在江安縣之對。建中初。爲涪自僰道還。過邑宰石諒同遊此亭。書琴操。後改爲渡瀘亭。碑目。瀘州平夷記。熙寧中范百祿撰。今在江安偶作亭。○志云。北城山有浮圖碑亭。宋時范百祿立。自叙其平夷事迹。今碑止存篆額熙寧甲寅平夷之記八字。○都巡檢使鄧巽陽安濟廟記曰。吾邑城外。汶江流其東。清溪匯其左。溪上陰崖嶄峭。草木蒼鬱。下臨深潭。巖路寒碧。有神宅焉。號曰五龍。○紀勝云。凝子山在江安縣南五里。又名照山。一峯中峙。兩峯旁翼。二溪交流。禾稼蔥蒨。庭廬梵宇。金碧交輝。旁有二潭。爲龍所居。綺草飄颻。山有眠雲石、龍淵橋、玎璫崖、廩鐘溪。爲一邑勝遊之地。

納谿縣

宋紹定初。割江安之地而立納谿。則瀘川縣所爲廢也。納谿水源自阿永番部。爲唐之羈縻納州。納水所出矣。流至縣之西門與瀘江合。○通志云。縣東一里有樓子山。層峯疊嶂。若樓閣然。三里有搌旗山。相傳諸葛武侯豎旗於此。以誓蠻人也。又其遠者爲保子寨、倒馬關、石虎關。則皆通牂柯、且蘭、交趾諸夷。○本志云。治西有寺。其地產青白石似玉。曰玉林寺。又云。治北十里爲舊縣基。昔人掘得銅鼓象樽一。太和甕盤二。爵三。貯於學宮。

合江縣

漢符縣。東漢爲符節縣。水經曰。江水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酈道元注曰。縣故巴夷地。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漢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漢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

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有二子五歲以遲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舟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寰宇記安樂山在縣東五里八十步羣峯峭拔瀑布千尺天寶六年敕改為合江山圖經安樂山在合江西五里三峯俱秀溪流遶其下有石楹為仙人藏經之所歧而左有爛柯跡後有仙影隱隱在石壁中歧而右歷柎木崖仙人室十二盤至剸刀峽循山有入洞通南崖有石曰許由瓢又有芙蓉墩滴水崖白猿洞此三峯之勝也黃山谷記云安樂山劉真人飛昇之所真人字薛巖初卜居時曰棘道平蓋氣濁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清而不秀成山而清秀惟安樂山耳乃居之碑曰唐高宗取丹經詔碑賜進經道士詔碑劉真人藏經碑俱在安樂山志云在本山經齋峽中其峽峭削人跡不到世傳為有黃澤者在揚子雲之前藏於名山即此峽也○吏隱閣記曰宋治平四年郡太師館作邑於瀘川曰瀘之合江邑居之南轉清溪而上六七里曰安樂山世傳隋開皇劉珍先生登真之地杜光庭傳李淑記開皇所置三觀其一尚在乃命道士作劉真人祠堂因名其閣曰吏隱志云安樂山俗名筆架山唐神童先汪有記今藝文不載惟載其一絕句云碧峯橫倚白雲端隋氏真人化蹟殘翠柏不凋龍骨瘦石泉猶在鏡光寒任伋遊安樂山詩云安樂溪上峯萬木生翠羽孤撐切天心橫拓壓坤股氣勢西吞夷光芒南定楚雲泉出石竇淋漓瀉玉乳煙嵐鬱林樹搖拽垂翠組山有天符葉樹一夕大風雨拔去後得於容子山葉如荔支而長上有紋苑如蟲篆或以為劉真人仙跡蘇子瞻詩天師化去知何日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安樂溪側有呂光廟苻秦時光討李鑑之亂於此李屋詩西涼宮闕化灰塵一時壯觀今何許又名登天王祠西南隅有之溪三遶筆架九遶文明過月臺迤邐而去望如秋練形如之字注於江○南五里月臺山三溪旋遶山足形如臺面列十二月波上有晉王廟祀唐李克用又五里丁山形如丁字倒峙又曰文明丁火文明之象也有丁公廟其碑乃蕭齊時立趙世延先氏書崖記云合江之北有神臂山呀然崖開清窈奧深廣袤百十步飛泉雁垂列巘屏蔽嵐光林影映帶左右與塵閑迴隔山之麓即先氏書崖志云鎮瀘城三里讀書岩父老往往過之聞書聲後神童先汪七歲至其地曰吾讀書故處也遂寢處其中為九經注元虞集跋云涼國公勳業開顯著於天下我國家之善繼也年七十餘閑居金陵又以文章學術為吾道砥柱北得於天而裕於人何其盛哉讀書崖之記序其原委博贍考據鄉里曉生後進蓋有不及聞者吾蜀百千年故家舊族若先氏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一表章於大臣元老之手乎然先氏子孫所恃以不朽有不徒在於崖者矣謝端跋云端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不知幾何所覽讀書崖之記始知先氏世有賢子孫哉竊今老矣行於四方欲求一畝之居而不可得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泝江而上從書崖嵐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香簡終汝願其尚不吾知也其可感慨也夫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七

上川東道

重慶府一 巴縣附郭

山海經曰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城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有巴遂山澠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郭璞注云今三巴是也後照乃巴人始祖辛氏即酆氏出是塵土言般盛也食象即巴蛇也○水經注曰江州縣故巴子都也按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嘗始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伐庸實始見經及後七國稱王巴亦稱王華陽國志慎王五年蜀直和攻苴侯奔巴巴為請於秦秦使張儀救苴滅蜀儀貪巴道之富遂滅巴執王以歸乃城江州而置巴郡焉漢書列傳揚雄之先稱揚侯逃於巫山至漢興其族遡江上居巴之江州即此縣矣○兩漢巴郡東至魚復北接漢中西連僰道南極黔涪孝桓帝時刺史但望采文學掾趙芬等議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刺史行部不到十縣太守行桑虞不到四縣凡江州以東濱江以西土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朝議未許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治安漢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為固陵郡

巴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胤白璋爭巴名乃改永寧爲巴郡以陵爲巴東以治安漢者爲巴西於是有三巴之號按今地理沿革但墊江猶屬巴郡耳○巴志曰漢世郡治巴水北有柑橘官今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志云北府城今江北南城今南城坪是○常道將志云劉先主時都護李嚴大城江州週迴十六里欲鑿城後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爲洲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不許亮北征召嚴漢中故穿山不遂然造蒼龍白虎門別郡縣倉皆有城按治西十里佛圖關左右顧巴岷二江是李正平欲鑿處斧跡猶存今府城爲門十有七九開八閉以象九宮八卦或曰象龜首乃向塗山○水經曰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注曰強水即羌水宕渠即潛水渝水又云巴水出宕渠縣巴嶺山南流歷巴中經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是也巴水亦名西漢水寰宇記云巴縣所理岷江之北漢水之南矣○李白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可容昭發渝州卻寄韋判官詩紅燭津亭夜見君繁絃急管兩紛紛平明分手空江轉惟有猿聲嘯水雲○府治枕金碧山漢時分祀金馬碧雞處也宋淳祐中制置使余玠因舊址累爲臺曰金碧臺皆有詩餘一闋隸友石二字刻在治後式燕堂玠又嘗剏招賢館於府東偏下令曰有謀欲以告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言於郡以禮遣之館中供帳一如府帥焉○輿地碑目渝州有漢故益州刺史碑有延熙中嚴孝子碑有漢靈帝時太守張納頌德碑俱云在郡治有劉宋義熙碑在岷江邊水淺涸始得見之見必有秋又名豐年碑○本志云郡學後蓮花壩有石麟石虎相傳爲古時巴君冢又云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餘俗呼古陵亦曰巴子冢

矣縣學有夫子燕居像有元文宗書萬里歸程四字故稱御書樓○梁書曰巴郡有地忽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圖經唐刺史韋甫珣於巴縣南鑿石六丈得泉號爲新井以別於舊井也○志云城內崇因寺有淨香亭修竹檜欒與金碧臺相掩映又云治平寺有石刻西山佛三字旁刻開山祖月名祖月宋治平時僧也有羅漢先天二洞皆古洞又云城中有東華觀觀後有東華十八洞皆相通今土人呼其處爲神仙口相傳東華眞君於此得道又云五福宮乃城中最高處俯窺闤闠坐帶江流矣○寰宇記云塗山在縣東南八里岷江之南岸高七里周迴二十里尾接石洞峽劉備設關於此峽東西約長二里許華陽國志曰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帝禹之廟銘存焉又曰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陶宏景水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幃夏禹所以集羣臣也按游錄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瓶裝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今不存○三巴記云塗山北水有銘書辭云漢初犍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度又云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林粉也今山下有清水溪因其處舊有道院名清溪院清水穴左爲龍門峭壁中分瀑布下垂春遊泛艇必曲折經此渡江面歸穴之右爲海棠溪溪植花木當夏漲時挐舟深入可數里而得幽勝矣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黃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圖經云塗山之足有古黃葛樹其下有黃葛渡側設余玠詩云龍門東去水和天待渡行人暫息肩自是晚來歸興急江頭爭上夕陽船此黃葛晚渡作也○白樂天塗山寺獨遊詩云野

徑行無伴僧房宿有期塗山來去熟惟是馬蹄知宋余玠詩木魚敲罷起鐘聲法出叢林萬戶驚一百八聲方始盡六街三市行人行則今之覺林寺矣○志云城西雉堞下有洞曰洪崖設以巨石其下嵌空飛瀑時至亦名滴水崖有元豐時蘇軾任伋黃庭堅題刻嘉泰中成紳於中起吏隱亭洪偲又起轉紅亭焉○茅盈內傳曰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有巴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於是改臘爲嘉平也今治西有楗眞洞在大茅峽相傳洞中仙人大茅君云○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之堆石志云治東江對廣陽壩即廣陽州也字宜從洲此石江中突起俗名遮夫堆○華陽國志郡東枳有廣德嶼有明月峽故巴亦有三峽也王維曉行巴峽詩云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雞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迴二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故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別離情杜甫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詩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益州記云遮堆石東二里至明月峽峽前南岸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如滿月狀本志明月池邊有高家校刻伯喈書三大字按蔡邕曾遊巴郡太守不拜有謝啟云巴土長遼江山修備宜暢聖化道遊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其爲求辭矣此有紫金山有寺名紫金寺又過此有古灘城爲巴子置津處又二十里有銅鑼峽以水響聲似之是涪岷水會處峽有關據當可葬其上有圓石高懸○志云治西十里石壁有佛像一徑僅容輿馬即佛圖關也又三十里爲多功城宋末築有寺名多功寺門頭猶存寺有天池水又四十里爲長安洞乘燭深入可里許見雙石墩猶

龍過此則皆渟泓積水矣相傳崇因寺前居民屋內有洞與此通故崇因寺亦謂之長安寺也又二十里爲東陽鎮唐置東陽城焉輿地碑目蜀廣政十五碑在東陽鎮市心即此陳子昂入東陽峽與李明府舟前後不相及詩云東巖初解纜南浦遂離羣出沒同洲島沿洄異渚濆風煙猶可望歌笑浩難聞路轉青山合峯迴白日曛奔濤上漫漫積浪下沄沄倏忽猶疑及差池復兩分離離間遠樹藹藹沒遙氛孤狖啼寒月哀鴻叫斷雲仙舟不可見遙思坐氛氳又合州津口別弟至東陽峽步趁不及詩江潭共爲客洲浦獨迷津思積芳亭樹心斷白眉人同衾成楚越別島類胡秦林岸隨天轉雲峯逐望新遙遙終不見默默坐含嚬念別疑三月經遊未一旬孤舟多逸興誰共醉爲鄰峽之臨岸亦名龍門有石刻是江津縣龍門灘矣○圖經縉雲山在縣西北百三十里其山高聳多林木下有溫泉分東西流相傳黃帝於此合藥陶宏景水仙賦曰增城崑閬縉雲玄圃黃帝所以館百神也方輿勝覽即謂之巴山矣宋盛成侯廟碑云此山出於禹別九州之前黃帝時有縉雲氏不才子曰混沌縉雲氏高辛氏亦有不才子八人投出於巴賓以禦鬼魅名甚於此山有九峯寶塔峯最著亦阿育王塔八萬四千之一也迴龍寺者於九峯頂上示一十三是又仿製袁印文於獅子峯○按咸通錄縉雲寺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岸生相思竹形如桃釵矣吳均春秋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三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賊往還無不喻訝經月不滅高

僧傳。隋無相禪師渡笠所。慈應禪師受記二龍處矣。○稽雲傳勝錄云。宋初慧權禪師住持。太宗皇帝御賜梵經二百四十函。眞宗咸平元年迎至寺。景德中勅改崇教寺。封慧權爲慈印大師。有慈印師遺誡碑。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立。凡十三則。有熙寧三年提點夔州路諸州刑獄江中行立石界約秘訣。有權渝州事都管宋搆藏經記。按宋史仁宗天聖元年三月庚辰。涪陵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舊址。發之得金銅像三百二十有七。則此山在宋時稱極盛矣。○山館溫泉懸崖湧出。四時騰沸。中有遊魚數十尾。人皆見之。宋推官彭臨求詩云。公程無暇日。乍得宿淸幽。故覓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簷疑在沃州。周茂叔艤舟其下。刻之於石。方輿勝覽載緒雲先生馮時行詩云。借問禪林若何。半天樓殿冠嵯峨。莫言暑氣此中少。自是淸風高處多。崖畔九峯晴有靄。欄邊一水遠無波。我來游覽便歸去。不必吟哦雜道歌。○圖經云。西南百里。涪江中有魚石鹿石。俗呼魚鹿峽。以形肖也。○杜光庭錄異記曰。江州縣南五十里。沱江山下有七里店。其處夜常有光十餘枚。如流星環石。或聚或散。石亦有光。乃珠胎於此。或人見而密識其處。遲明尋之便不得。○志云。治南六十里冠山多古寺。有仙侶洞。洞中石脉石乳。儼如刻畫。又十里爲大華山。有荔枝禪院。按華陽國志。江州縣多荔枝園。熟時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今樹已烏有。而院名無恙也。

江津縣

南齊爲江州縣理。寰宇記所稱僰溪口矣。今呼南溪。溪源在縣東南合岷江。遶治如几。亦名几水。按四夷縣道記云。自江津路南尋僰溪水路。往南平州。卽此。○周地圖記。七門郡治僰门。今之七門灘也。志云。在縣西七十里。有七石横江中。○志又云。治西有石門。號龍門灘。卽龍門峽也。按陳子昂龍門峽詩曰。龍門非禹鑿。詭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峽。不與衆山同。長竇亙五里。宛轉若嵌空。伏湍煦潛石。瀑水生輪風。流動無晝夜。噴薄龍門中。潭河勢不測。藻葩垂綵虹。我行當季月。煙景共春融。江關勘亦甚。嶮巘意難窮。誓將息機事。煉藥此山中。○志又云。縣西十里有古石羊驛。其地亦名石門。對江壁上鐫大佛。亦大佛寺。故相張無盡所擬。亦名無盡庵。傍有亭翼然。據大石。而藏茂林脩竹中。客登之徘徊四顧。南有鼎山。東有天池。北有馬驍。其高各剌天。中突一峯。名筆架。尤奇特。邑聚横前。萬瓦鱗列。大江從西來委蛇山折。灌流杯池。漱挑燈石。直注亭下。鷗鷺往來。在烟波杳靄間。淸絕不可名狀。○宋知縣事冉木袁碑云。廳事後有合抱荔枝。唐人所種。每熟時。令邑士大夫會食樹下。猶有漢之遺風。荔枝旁有亭。亭中碑刻。歲久剝落。想涪亭卽舊址也。昔黃魯直過江津。與馮壽李仔善。其樂閒堂記。爲馮作也。魯直與王觀復書云。梓州李仔任道。流寓江津。二十餘年。言行有物。叅道得要。老成人也。山谷晚號涪翁。亭名想涪。寄遐思耳。○圖經。縣北有巴子養魚池。神龍是潛。志云。在岷江南十里。有長池。廣袤五丈。四時湛然。范景仁嘗居其北。按流寓傳。范蜀公居縣之長池里。又云。居樓臺山。山在治西。有范鎭村。○碑目云。剛直御史之墓。唐允文。爲杜莘老書。按碑在縣之杜村。有紹興乙亥右朝奉郎守司農少卿杜莘老題。次乾道丙戌杜宗甫廖匡宗甫卽莘老拾遺之後也。自靑神僑居於此。又蘇伯瑜者。叔黨之後。亦自眉山僑居縣之聖鍾里。東坡書歐陽辭

翁亭記。眞蹟尚藏其家。○李膺益州記云。江州縣西南有仙池。昔有仙人於此池側。結樓而居。多植香草於樓下。一夕忽縱火焚其草。天降紫雲。飄然而去。後又指此地爲香草樓。志云。在今治西南三十里。○志又云。唐大聖寺在縣西七十里。按太平廣記。東蜀大聖院一木像。製度瑰異。耆老云。像自荆湖泝流而上。縣歸峽。尋郡。所過多具舟楫。取千夫牽挽不抵岸。流至渝州。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建此院安置焉。○異物志云。在昔天旱。水泉皆涸。有姑氏病渴。思得甘泉。其婦徬徨。至周陽山下。遇一叟曰。能與吾叙則泉可得。婦拔釵授之。墜於地而泉出。至今破中餘淺水一泓。周五六尺。有金釵影一雙。按在縣西之周溪上。婦亦周姓。○又云。昔有飛鳥銜僧衣袖。僧異之。隨至石隙中。窺見一金注子。手不能及。鳥復銜一枝與僧。因得取注。頗覷銜枝。乃菩提木也。其處在治北五里。○碑目。縣南三里。挑燈石壁上鐫云。乾道辛卯正月十九日。天水趙宜之。隋王屋李希仲。太原王直夫。同寺首珍說來遊。飲不至醉。王屋李孝友書。按此卽蓮花石也。在江中不恆見。見則歲豐。○巴中記曰。江州縣有篔簹峽。按在今縣東七十里。珞璜鎭。渝志云。五十里有西山。石壁上刻絕有新月半邊無夕陽之句。志又云。近時縣發王居士墓。中鐫二詩云。官無名字私無借。架有衣裳廩有儲。只此便同天上樂。不知天上又何如。又芳草煙村宿雨收。牧童歸去倒騎牛。笛中一曲昇平樂。弄得生來未解愁。此墓在縣南一里。居士亦不知爲誰。

璧山縣

宋李濬璧山龍潭廟記云。國朝蜀分爲四。而方各有鎭。由劍之巫爲七曲。劍以東爲白崖。劍以西爲玉壘。自蜀而下爲渝。則有璧山。是四山者。如蜀之鎭一道。生靈之司命也。○寰宇記云。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迴二百餘里。唐天寶中諸州逃戶多投此營種。川中有一孤山。西北二面險峻。東南削平。土人號爲重璧山。五代史後梁乾化三年五月。璧山麟見。二鹿隨之。歐陽永叔嘆以爲異也。

永川縣

縣有蓮池壩。二巨石嶸峩欲合。平衍可半里許。石竅中出水。匯所爲小池。世傳蓮子從石竅中出。而生蓮不由栽植。又有石松坪。在來蘇鎭。有松化石。石質而松理。或二三尺許。大可合抱。然不過相望數由有之。俗呼雷燒松。杜詩所謂萬年松化石者卽此。○志云。鐵山鎭在治東三十里。趙抃過鐵山鋪。寄交代吳龍圖詩。暫留山驛又晨興。西望旌纛想蜀朋。三院雍容曾對直。兩川兵印復交承。年光頃刻如驚。世態心情冷似冰。境上懸詩馳遠意。雨泥寒曉入雲登。又云。六十里有牛尾驛。鄭國華留題云。龍尾道中退朝客。雕鞍寶馬黃金勒。誰憐遠使足胝胼。夜半孤村牛尾驛。

榮昌縣

譚用之榮昌記云。巴蜀之饒。谿交水橫。列岫羅巘。瓜瓞不斷。詩紀云。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贄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靑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此鷄江總別袁昌州作也。勝覽云。唐段建中太尉。文昌之父。嘗典榮昌二郡。事見李德裕成都資福寺記。唐守之可考者。惟建中、楊珦、李師望、韋君集、四人而已。唐史載大歷中。韋君靖爲榮昌令。値黃巢兵起。君靖引兵從征。勳以信義。所向克捷。累

官尙書僕射矣。○碑目云、演教院碑在昌州舊志院。有斷碑載唐咸通歲縣令唐允中。又云、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又云淨土院碑在昌元縣東四十里。唐太和五年建。又云、昌州北二十里亂石灘。有唐人碑刻曰龍灘。北溪深遠千餘丈。世傳古有龍行。石裂成溪因名。○大抵昌州。今之舊州壩是昌元里。卽唐昌元縣地也。今榮昌乃古寶蓋鎭。志云。南一里曰寶蓋山。有臥佛寺。山形如卑蓋。圓淨明朗。聳翠炫奇矣。○楊子讓顯惡廟記。靜南、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仙蹤逸迹。尙有葉葛之遺風。按志云。縣東二十里曰葛仙山。相傳漢葛孝先受左慈術於此修煉。又有峯腦山。山巓有白石如羣羊狀。下有石洞。亦葛仙修煉處。崖畔有巨石突出。石縫中生桃一株。高丈餘。葉𩐛與凡桃異。花實不常。國朝宣德中。桃實各闊尺許。○紀勝云。縣南二十里老鴉山。有李戡、李戣、兄弟故宅二。李善棋。曾厨紫棋戰。詔求天下善奕者。獨帥以職應詔。厨留風知長。不敢措手。文潞公贈以詩云。昌元建邑幾經春。百里封疆秀色新。鴨子池邊登第客。老鴉山下着棋人。

大足縣

唐光啓以前。昌元是昌州。光啓以後。則昌州理大足矣。縣左有碑。字殘模糊。大略是昌州郡孔目題名也。碑目云。六經圖碑在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又云。漢王方平古碑。兩荀公皆在舊學。今徙爲別刻。字尙在碑陰矣。○冷齋夜話載。有人謂官都下。踰年始得昌守。已而求易便郡。有淵才者。聞而往見之曰。昌佳郡也。官欲易地有之乎。曰然。淵曰誤矣。曰俸給優乎。淵曰否。訟簡乎。淵曰否。然則奚誤。曰海棠患無香。獨靜南者有香。非佳郡而何。故昌號海棠香國。土人云。地宜此花。易植易蕃。郡治香霏堂。一老樹亘扶疎莓。每花或二十餘瓣。花氣穠郁。餘不能及也。○志云。縣之東禪寺有宋徽宗手碑。西禪寺晉永和建。寶頂寺唐柳本曾學吳道子筆意。瑤崖數里。鑿浮屠像。奇詭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志又云。老君洞在治東南三十五里玉口山巓。洞宏敞可容十餘人。內石牀、石臼、丹竈尙存。洞巓一隙透明。有泉自石罅中流出。山巓惟一小徑可通。相傳老子煉丹於此。○又云。寶珠溪在治南四十里。唐貞觀時。漁人郭福者。夜捕魚見水際有光。卽之有蚌如斗。剖得珠徑寸。獻之太宗。賜以積善非碑。碑存。○又云。北巖在治北三里。唐韋君靖建寨其上。曰永昌。有石刻治巖。皆浮圖像。輿地碑目云。吳季子墓碑在北山。相傳以爲孔子書。開元中。殷仲容摹詔摸搨。大歷中顏定移刻潤州。有張從申題其後。又云。高祖大風歌碑在北山。又云。古文孝經在北山。凡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王粲之曰。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尙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廢。而古文獨不列之學宮。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古文遂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眞。祖禹又爲之說。亦云古文廣得其正。○碑目又云唐韋君靖碑在北山。乾寧二年。靜南令胡密所作。按胡密永昌寨碑云。永昌寨者。君靖韋公所建也。與乾寧之際。天下騷然。旱蝗相仍。兵戈四起。公覩茲遐僻。民不聊生。遂合從義兵。安戶口。抑強扶弱。務穡勸農足食足兵。以殺去殺。自黃巢侵陷。京闕鑾輿。出幸成都。四海波騰。三川鼎沸。韓秀升劫亂黔峽。侵軼巴渝公迺統率義軍。討除逆黨。依秀升蠢撓舟艫。闗過郡城。公迺詳度機宜。上下攔截。依山排陣。背水布兵。兩

面夾攻。從中觀撲。賊勢大敗。我武維揚。渝牧因公備錄聞奏。廻賜忠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値用師效逆。帥臣專征。公又收復合州。絕其枝蔓。加右散騎常侍。拜合州刺史。泊鄭雄僕射失律。廣漢山行章尙書攻圍當州。故太尉順公歷降命旨。頻招延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屢告蓍龜。中令士卒。並破二十七砦。殺戮五萬餘人。上聞偉績。特加檢校工部尙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使。加刑部尙書右僕射。公以臨郡歲久。適思退居。上表陳情。懇求允。特旨挽留。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銜鳳詔。直剖魚符。致想潁川。化隆河內。邑有箱筐之咏。俗多襦袴之謠。求瘼之念彌堅。去害之心益切。其於駕馭英傑。取舍毫釐。重仁義如邱山。輕金帛如泥滓。憐孤恤老。濟弱扶危。行旅如歸。遠邇鄉莊之驛。遊人若市。悉從漢和之門。其拯救四方。乃如此也。每遇良辰美景。月夕花朝。張管絃以追歡。啓華筵而召佾。周旋有禮。揖遜無譁。樽俎不空。座客常滿。王衍之冰壺轉逝。稽康之玉軸寧頹。其禮讓謙恭。有如此也。至若立功立事。爲國爲民。或身提黑槊。或坐運元機。身先士卒。首挫兇徒。謀必十全。舉無遺策。其剛毅果敢。又如此也。當夫賞功訴罪。激濁揚清。甄獎功勳。剿乘私黨。三異彧德。萬衆歸心。其恩威刑賞。有如此也。公以海誇末息。雲陣猶橫。常願膽矜。安從左綿。載實倉廩。奔衝途府。使牒呼逼。邊徼征行。然士馬雖精。其如糊末同何。思大易習坎之義。徵王公設險之辭。迺於景福元年歲次春月卜築。當鎭西北。維治岡山。建寨茲山也。上摩掩觸。下抗平原。崇似長雲。峯如斷岸。崖巘重疊。磴道崎嶇。一夫荷戈。萬人失據。由是芟薙草萊。相度地形。人力子來。畚鍤雲至。迤邐比屋。萬戶千門。高亢溶流。煙籠粉堞。霧捧朱樓。龍吟笳角之聲。雷動鼓鼙之響。而又良工削墨。心匠設規。築城堡二十餘間。建敵樓百十餘所。遙瞻天際。非龜城之可偸。高倚雲間。豈蜃樓之能擬。其上則飛泉迸出。綠水滂流。蜂巘一十二峯。周迴二十八里。蓋造化之凝結。豈金湯之比倫。況儲十年。兵屯萬數。遐邇微休。軍民皆慶。耕織無妨。徭役不缺。可謂一勞永逸。有備無患者矣。其軍中節級。將校等。皆深達機略。博識古今。有如同志。弟兄異姓。骨肉一心。報國。戮力從軍。成承沾恩。皆沾倚重。或崇帶劍。或位專城。或榮授金紫。或職兼[illegible]憲。雅荷除命。尤觸休明。請列署石衍。庶不墜勳業云爾。乾寧二年乙卯十二月朔日癸未十九日辛丑記。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八

重慶府二

合州

三國志先主詣劉璋取道墊江入涪常道將曰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又曰墊江在巴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桑蠶牛馬漢時富于長寧雅有美貌即此地矣○圖經云魏之合州石鏡縣隋之涪州涪陵郡唐之合州巴川郡宋之合州石照縣皆理此方輿勝覽州南百步內江水心有石屹立正圓如月其根蟠屈如雲捧之謂之石鏡冬出水可三丈碑目云涪內水石鏡題名云大曆三年此石出兵甲息黎庶歸六氣調五穀熟刺史兼侍御史王鑑記按石鏡石照縣俱以此名○魏華父瑞應山記云紫微開合州瑞應山出異木文理成天下太平字志云瑞應山在州後濮子墓在其上光教寺在其下寺今爲州理所○方輿云張柬之守合州姚崇薦其沉厚具相才故州治有沉厚堂今名其厚本此堂中篆繫辭八字字徑四尺李陽冰書碑陰爲孟景石經周禮數段○碑目云李當塗篆龍門鳳穴司馬君實書公生明蘇唐卿篆紫泉竹鶴等字俱嘉定間李元庚刻在治北蒲林巖上治西鶴鳴里有招鶴亭三字宋徽宗書按志宣和間許生舉進士愛其隣人朱受家群鶴起亭作詩招之鶴果來集朱憤而愬諸朝上命均之鶴以離群悲鳴不已趙君爲賫亭額賜焉○州有永清里里中有夜雨寺僧智果所居取李義山巴山夜雨之句也又

有蟄江里里中有龍骨寺爲龍蛻處巴中記云墊江多龍矣志云周元公判州事嘗與客弈一老人來觀口流涎而香公徐問曰汝龍也何以至此老人曰安知之公曰以涎知爾忽大雷雨起老人化龍拆溪而上公乃令琢方石二十四片以鎮之今通曉橋是其處在城內之明月街○魏公武濟華樓記曰合州其山龍多銅梁上接峨峨下綿甌越附海而止所謂南戒者也水則涪水嘉陵合流城下貫江沱通漢沔引衆流入於海所謂南紀也○水經注云宕渠水亦名潛水又名渝水俗謂之渠江寰宇記云渠江水在縣北十五里源自萬頃池分來經巴達渠廣安岳界至本州東北與嘉陵江合即西漢水勝覽云西漢水在石照縣東百步戰國策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也其源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又遷大安軍利劍閬果與涪水會○裴松年南北史補云吐谷渾主登其國西墟觀墊江源問水所經長史曾和對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而入於江度廣陵會於海主嘆曰水倘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於劉宋○志云會江門樓即唐之會江樓也杜詩君今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尹江花未盡會江樓范成大詩非隱東山縣山河古合州本根擎斷岸急雨洗江流關下嘉陵水沙頭杜老舟江花應好在無計會江樓文苑穆員送合州徐使君序云二月中節時芳爲人柳先桀折而乘水待隄泛而滿花迎酒客而笑鶯隨詩人而吟亦會於江樓矣○方輿勝覽云直郡治之會江樓有學士山其高不能踰傍山而南峯斜崖諸妙班班若出其下亦甚異也山舊有張氏荔枝異本合韓唐文若曲端皆賦之○勝覽又云石照東北七里東登山漢末薛融讀書處東十里東山趙子伯章別業有東山二字廣丈餘西二十里牟山唐康元良讀書處○舊經云合州北崖在州北五里或以古濮國附會爲濮巖非也崖有古柏數十章圍八九尺有定林院歲正月九日郡以故事設宴於此遊人叢集又有荔枝閣沿崖鐫象設古意生動及古賢題刻甚多又有濮湖在巖下雖傾圮古隄及巖上刻字猶存岑象求定林院詩對闕遙宮迥樓高半倚山地連巴峽近門對濮溪灣柏徑松煙濕巖房雨蘚斑白雲邀客住明月伴僧閒經梵喧譁外香燈爛熳間勝遊成邂逅危搆喜躋攀世路長何極塵心久欲還輶車正催發級步出重關元祐五年太守劉象功作濮崖銘其序云距城三里有僧舍依大江林巒樓觀錯出如畫者伏於雜木間其絕俗幽邃歷歷可指予幼時侍先君嘗遊今被命領郡復至其所慨然有感親懷舊之嘆因作銘書諸崖石云合之二川河漢發源極地通天浩渺東傾奔龍竄鯨存變走荊上有荇巖喬松古杉陰晴撲蔫飛崖斷壁烟昏霧塞潰卒獄坼巴濮鄰國氣象相賊爲狠爲貊劍血糊蝕二王滅迹黑闇晝寂世變茫茫山空地荒鳥獸微滅創業其時鑿高搆危立剎開基在昔幼冲侍於先公曾步崖宮帝命惟汝克蹈前武得治茲土馳馬歲久江山惟舊中懷孔疚勒銘北巘子承孫傳與山齊年○輿地碑目石照北崖盧舍那佛題名云敬造盧舍那佛一軀菩薩二軀唐長慶三年歲次癸卯三月十九日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合州諸軍事行合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溫溫自幽燕而來從左羽林軍使改授此記之踣正寺巖○又云石門彌陀像開元二十三年州別駕張釗爲刺史孫希莊作○又云闕詠永宣王哲徽之李儀表臣皇祐壬辰寒食日來○又云崇寧丙戌歲祈雨露足因觀民田率巡檢高公綜

仲實。石照令王叔陵仲陸。法曹馬師古宗道。主簿姜宇定中同行至此早膳。並午後一日。郡守李樂道題。○又云。馮茂菲。郡酉民。唐立夫。紹興乙亥十月癸巳同遊。○又云。宇文休。冉德濟。閻文叔。呂達夫。乾道己丑三月廿四日來遊。○又云。濮嚴東州勝處。乾道辛卯立秋。杜國光。偕趙彥和。馮廷式。及其弟處遠。酌處寒亭。○方輿勝覽云。釣魚山在石照縣東十里。涪內水在其南。西溪上流經其北。郡人遊者。以舟下涪水。艤而上。已乃繞山北。沿西漢水而歸。此遊觀之奇也。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傳異人坐其上。投釣江中。山以是名。下有大刹曰護國寺。歲二月八日太守率僚屬宴集於此。志云。釣魚山東西南三面據江。峭壁懸崖。安撫使余玠於山建城。以禦胡元。故又呼釣魚城也。上有天池。周五百餘步。後有石梯。凡二十四片。石壁歲開山。石頭和尚所瓶。西南隅有祠。奉李忠宣公德輝。蓋安撫王立之義妹李氏。在閫中。忠宣奏闕。得保全其人民云。元人登釣魚山詩。豪倚層層萬仞高。魚龍回面訪遊遨。振衣更切臨淵想。擬選長竿學釣鼇。又峯頭借得月為釣。把向江心自不收。莫笑山人似緣木。蟠溪元是釣西周。又道庵故傍唐僧塔。荒壘猶餘宋戰場。讀罷趙詩聊騁望。半江寒霧送斜陽。○輿地碑目。眉山王魯望萬里西歸。艤舟合陽。趙濱甫。侯德之。定之。孫相之。杖之。相與遊釣魚。秋雨初霽。心意豁然。酌酒倡明。興盡而返。○又云。眉山家涵歸。以嘉定乙亥七月九日訪釣魚小供。因留詩石上。暫脫塵纓入古巖。西風送我與飄然。派開二水虯朱鬣。嵐際諸峯玉碧拜。兩武深痕留屐跡。一推打獻躡雲庵。自憐把釣人多老。消息遙遙自渭南。○又云。紹熙改元。郡守汲國呂交修無棄。以清明日率長安毋如愚。子發長。江杜几伯。扶實中。馬三提。周原普慈。楊

文彥。章逢溪。江若璐。成人郡某。既放舟來尋釣魚城之勝。稍雨初霽。放懷舉酒。男崇仁。姪近仁。明仁。其仁。偕麟孫佐。偕侍行其傍。有閬人宋溥詩云。釣魚磯上閒著身。曾次應無一點塵。偶爾不逢周漢主。此心端弗愧臣人。紹熙辛亥臘月既望。○又云。東沂尉行之。帥之。約營國趙宜深。才父。遂留陳子龍。征呂千國來。錦官王正仲。乙卯慶元仲冬來遊。○又云。眉山李璧來遊。賜劉沖之。族子潮。俱慶元三年九日。○又云。新南劍州使君三衢徐公。以今春解南昌之組。治舟合陽。遊夏秋之際。以良月甲子解纜西歸。婦郡倅李忠父偕同僚史仲立。趙李紳。梅若用。張子信。何文振。張通叔。白德章。劉光父。姪李子。餞別於此。○郡國志云。巴城在漢南江。是楚襄王滅巴。封其子為銅梁侯。故有此城。方輿勝覽云。石照南五里。有巴子城。乃周武王封其支庶處。在涪江南銅梁山下。紹興間時行店。謂山有茶。色白甘腴。俗謂之水茶。甲於巴蜀。元和志。謂其多玉蕊花桃竹杖也。○寰宇記云。銅梁山在石鏡縣南九里。東西迤互二十餘里。山頂平整。與合諸峯。此其獨秀者。岡繇有宿雲庵。方崖。松風閣。讀書堂。博古齋諸勝。趙伯宜之別業也。○志云。山在州南五里。有梁橫亙。其色如銅。崖鐫銅梁山三字。有石洞。深丈餘。有石牀。可坐十餘人。唐閬丘道人居此。五十餘年遁化去。棋局丹井猶存。題名於洞壁者。有閬州城南果何在。水州猶留天下稀。使山谷見之。當復作何等語。紹興癸酉春九日。韓國趙善敏。渡擇上季家。晉慈馮思來。○又梁叔解組。舟過合陽。奉同學劉柴屈主趙周祐。鄉人王彥澤。梁公行。家姪方叔俱來。紹興二十九年四月癸巳。崇和仲書。○又魯國趙彥博高文。從元嘉兄遊銅梁山。觀洞天石室。丹臺靈泉。茂林脩竹之富。仙境宛然。追思周祐兄清標高致。今已隔

世。恨不常日得陪杖屨。周祐乃元嘉仲弟。其子師美敦皆樂善。予子信常與之同從。知有子矣。是晚元嘉具酒肴於洞靈之道院。道京師陝西事。談論竑倦。衮衮可聽。吾宗之英也。元嘉之子師偘。師老侍。皆孝友菲儉。克其家者。日既夕乃歸。淳祐二年五月十三日題。○蜀都賦云。外負銅梁。劉孝威詩。銅梁不可攀。孔德紹詩。銅梁忽背飛。王維送李員外賢郎詩。少年何處去。負米上銅梁。借問阿戎父。知為童子郎。魚腹詩時賦。檀布作衣裳。葭萌扶衰病。歸來幸可將。姚公武洵發合州詩。銅梁山倚空翠直。石鏡水落灘聲迎。皆此山也。○寰宇記云。隋析石鏡。置赤水縣。以赤水出其源也。按志。州西百餘里有赤水鄉。赤水縣址在王象之碑目云。唐令長新戒。在赤水縣。開元二十四年立。元宗皆採縣令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其後為縣者。皆以戒刻石。集古錄取焉。嘉祐中令重刻之。今非唐故物矣。又云。雕塔題名在赤水縣。解宜和相柳瑊始刻。從長安慈恩寺。此蓋搨本也。又云。赤水縣龍多山。唐人刻字。此山高明窈深。變態萬狀。下視涪水如帶。烟雲出沒。山之偉觀也。又云。祭龍多題名。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一日。大中大夫守巴川郡太守眞信縣開國男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藏鋒謹祠醮祭。又云。唐孫樵龍多山錄。舊刻刓闕。元祐七年劉宴功再書。遒勁可喜。又云。集聖院記。在赤水縣之龍多山。唐咸通間李稀作。又云。龍多山鶯臺院。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緒雲馮時行記略云。龍多山有立道觀。觀東大池。為則天后放生池。中有鶯臺佛燈二院。栽萬竹。竹圍徑尺。有仙柏。圍丈有二尺。中空。而柯葉敷腴。有鹽山院。泉自崖出。滙為方池。大旱不竭。有似鶴軒。下瞰涪水如帶處。○圖經云。晉永嘉三年。馮仙舉家十七人於龍多山升去。按即馮蓋羅也。今仙臺

觀其燒丹處。至頂觀壁間。其絹像存焉。馮時行詩云。兒童使讀山中記。老大才登記裏山。何勝詩。世路登牙赤水過。故升天險問龍多。彭應求詩。一望東川盡數州。依崖泉石更清幽。不辭捫月披雲隊。擬取山房一夕秋。志云。山遠且高。透迤如龍蟠。故曰龍多也。涪江在其下。去州百二十里。○寰宇記。南有山在石鏡西二百二十里涪水之南。漢時山裂之處。至今猶存。李膺益州記曰。昔巴蜀爭界。久而不決。漢高八年。一朝密霧。崗石山為之裂。自上及下。破處直若引繩焉。於是州界始判。上有古祠。靈於水旱。華陽國志所謂肯有神矣。○予觀孫樵龍多山記云。梓潼南部。邃五百里。其中有山。崛起中天。即山之址。得徑委延。畢武三十。北出其巔。氣象鮮妍。孕成陰晦。屹石巉巘。別為東巖。嵯牙重複。爭先角逐。若絕若裂。若缺若穴。奕者虎怒。企者猿踞。橫者木仆。挺者碑豎。又有似乎。飛篷連軒。欃槍交戟。敧撐兀柞。骫棟危碇。殊狀詭貌。愕不得視。下有畝平。砥若戶庭。擁乳側脈。窅窈泓石。俯對絕壑。杪臨幽谿。仙宇標異。叢石負起。屹與山斷。蒼鳥踞絕。腹質而空。路由其中。斷斷相望。攀緣上下。闘然而出。瞰見白日。始時永嘉。飛眞益羅。元蹤斯存。有刻傳聞。丹成而蛻。鸞鶴騰天。一去遼邈千載。寂寞荒泉。傳靈別絕。明風閣境清。寂寞無聲。佳木美竹。岡巒交植。風來怒黑。雷動巖谷。山禽鳥獸。提翮互鳴。競吟喧啼。悲之淒淒。迴環下瞰。萬植在目。因由帶川。青縈碧聯。蒼蒼際天。杳杳不分。月上於東。日薄於泉。颯朗輪谷。出入目前。其或宿霧朝雲。割裂紛山。延漫瀰漫。莫知其端。陽曦始浴。徹天升紅。蟠高而赤。洪流微明。滌蕩錦裂。綺析千狀。萬態倏然。收斂捲起。來而遊。有車而休。登降信宿。開見智熟。始曰山乎。昔未始有。待乎無處。今世釣名者。皆此處局乎。且欲闢於鄒

陽之徒乎。

偏梁縣

川曰巴川。以水邊其治。前如巴字矣。山曰巴嶽。以峯高出雲表如獻勢矣。○碑目云。古碑巖在巴川縣。有閬隱隱如篆文不可讀。又云。季札墓銘在巴川縣。相傳以爲孔子所書。○紀勝云。縣東里許。丘曰羅垠。名東嶽。宋馮俊記云。歲星位於泰。熒惑位於衡。太白位於華。辰星位於常。鎭星位於嵩。而羅垠計都二星位於巴嶽之旁。昭然可考也。○勝覽云。南峯在巴川縣東四十里。高五里。是爲峽山之首。兩山複出對峙。中廣十里。淺左有穴謂之嵈峒。其深五里。瀉水流出爲澗。有嘉魚。又云。中峯在巴川縣東南六十里。山環二十里如盤。民錯居如蟻。有泉自山注下曰天池。○紀勝云。縣南十五里。有巴嶽山。絕頂蟠蝸若爐。其下有嵐崙洞。多蒼玉。產仙茅。皆唐長慶中。采樵者服之得仙。又產木蓮花。高五六尺。葉如楩楠。花如菡萏。出山則不植。有玉板泉在山上。味甘冽不竭。相傳昔人斷井得玉版。叩之清越。如磬聲然。○碑目云。唐永泰二年石刻在巴嶽山之化度院。石刻但云。永泰二年。按永泰齊明帝。唐代宗年號。齊永泰止五月。而唐永泰二年十一月始改大曆。故知爲唐無疑。○周茂叔天池詩云。清和天氣午能幾。絺葛輕紗近水涯。風似和知偏到袖。魚如迪信不離槎。笑凭山色傾新醖。醉傍汀陰數落花。嘯傲不妨明月上。一行歸路起栖鴉。又有觀巴嶽木蓮詩云。仙姿元是華顚栽。不向東林沼上開。嫩蕊聽隨梅雨放。清香時傍竹風來。枝懸縞帶垂金彈。瓣落蒼苔墜玉杯。若使耶溪少年見。定拋蘭槳到崗隈。是時濂溪判合州事來游。二作亦皆輕逸不沾道學氣。可喜也。○志云。治西百步有望仙樓。爲唐刺史趙延之建。延之刺合州。破賊有功。後得道仙去。詳神仙記中。按少陵巴山詩云。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寒召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又有亡名氏詩云。西山頂上最高樓。登眺能消萬古愁。秦使客來纔十日。登仙人去已千秋。荒涼巖樹含風雨。曲折巴川學字流。傍晚鑿爐林下過。露雲潭影兩悠悠。皆爲延之作也。

定遠縣

縣南江邊有新明寺。古斷碑云。此昔之新明縣也。嘉陵。玉溪在其左右。中有一巖。據大江以西。秀拔自雄。此即西岳境。而漢初縣設焉。○碑目云。唐趙應龍塚在舊漢初縣上。有一坊。左右畫彩鳳。大書雍侯之居。開元乙卯季秋十九日立。又云。大圓山有光塵子题詩云。三山相接欲飛騰。高下來爲半日登。合向中間著夫子。大員道士小員僧。傍書宋乾道壬辰年。相傳以爲呂仙作矣。

安居縣

陳子昂詩序。入峭峽安居谿伐木。谿源幽邃。林嶺相映。有奇致焉。其詩曰。肅徒歌伐木。驁檝漾輕舟。靡迤隨迴水。潺湲泝淺流。烟沙分兩岸。露島夾雙洲。古樹連雲密。交峯入浪浮。巖潭相映媚。谿谷屢環周。路迴光逾逼。山深興轉幽。麏閒寒思晚。猿鳥聲秋。誓息蘭臺策。將從桂樹遊。因書謝親愛。千歲覓蓬丘。此即舊縣之安居壩也。○今縣別名瓊江。以官灘溪平灘一帶流入涪江。舊傳有瓊花浮水面而出。故號爲瓊

江矣。縣理在波羅川東里許。舊有波崙寺云。層峯峭壁。聳插雲霄。凭欄而望。江山如繡。每月白前後。皎然冰輪若自頂出。而殿閣飛翬。悠悠松楠間也。三仙石連理樹。俱在其趾。濟勝者所必由矣。又東去爲鳳凰山。昔人於此得逍碑云。胡棲梧桐。暮宿此山。其山頂巨石平正。謂之鳳凰臺。而西南對立者曰龍歸山。上有龍歸寺。山形盤旋如龍。亦一方之幽勝也。正南則龍門山。兩峯壁立如門。漢隱士蘇汝礪藏書三萬卷於此。此初學記所載。宿居銅梁。今割入當縣。碑目云。龍門山東八里有印土院。院有將軍祠。石刻云。故唐將也。逃難山中而死。葬山陰。或曰戰國時人也。歲春夏。民以車蓋迎其神至水上。張帷致饗矣。○志云。縣太平里有唐柳玭墓。玭在僖昭間判渝州。遷瀘州道。卒葬於安居也。玭公綽之後。壽昌初任御史大夫。在瀘時。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矣。其剛正如此。

綦江縣

江發源夜郎。作蒼黑色。故名綦。昔南平軍之長官司也。志云。治南三會溪關上有雁塔碑曰。此地南平軍舊址。南平王墓亦在此關。○瀛山在縣境。去郡百二十里。有四十八面。壁立高峻。四時青翠。望若蓬瀛。唐貞觀設瀛山縣於此。宋劉望之詩。山盤四十八面險。雲暗三百六旬秋。其上有白雲觀。觀前石筍參天。有碑名烏道碑。○方輿勝覽云。南平軍西北有東溪。溪上小市有孝感橋。紹興甲戌有里婦從姑過溪。姑墜水。赴救之亦墜。漂至灘下。皆不溺。

南川縣

陳復亨廳事記云。南平州邊夜郎。外控諸酋。跨漢二郡。唐五州之境。○寰宇記曰。武德二年置南州。理隆陽縣。取西水隆山爲名。先天避諱改爲南川。貞觀四年置南平州。理南平縣。八年改爲霸州。又云。貞觀十一年涪州置隆化縣。亦取永隆山。先天改爲賓化縣。按三地相去密邇。俱在渝州南境及涪陵枳縣之舊境矣。通志謂宋初於當縣設南平軍。熙甯省入隆化。尋復置。元併南平軍及隆化入焉者也。文苑英華李嶠有勸奉議郎行涪州隆化縣元妻履制。縮符兩穴。游刃三巴。賓僚繼仰。譽漢謳吟者矣。○寰宇記云。南平西四里有赤水。即丹水也。唐置丹溪縣於此。丹溪合於僰溪。故改南州爲僰州。志。僰水流入江津縣。南齊所謂僰溪口也。今縣西二里有僰水寺。○方輿勝覽云。僰溪。東溪。葛溪。合流當縣西北。故貞觀又置三溪縣焉。其所理名爲石城。在今縣東。甚峻險。○僞蜀毛文錫茶譜云。南平縣有狼猱山。出茶黃黑色。渝人重之。寰宇記云。狼猱鄉人構屋高樹上。謂之閣欄。不解絲竹。惟擊銅鼓祭鬼以祈福。一名獠屋。在南平軍西。○方輿勝覽。熊木平木斗夷得地五百里。山高谷深。乃奏爲南平軍。謂即板楯七姓故地。先是劉孝標守南州。南置郡縣。遠人安之。姿殊爲孝標撰墓銘。尚在。○劉夷叔雲山堂詩。山繞郡樓初過雨。月臨池樹晚生烟。蒲公南川驛詩。岩花非漢舊。棟宇尚唐餘。趙彥逍歲熟詩。豈爾曾無一掌平。由來作郡亦強名。雲連萬嶂山橫翠。川合三溪水繞城。又云。風俗連巴楚。封疆接播溱。方輿勝覽。縣北溱溪三十里爲鹿洞堡。去播州三百里爲白錦堡。○王象之碑目云。溱溪寨路西心坎厓上有隸書。本初三年三月十六日共二十餘字。文多殘缺不可讀。漢質帝時刻也。去南平軍七十餘里。又云。溱州堡吹角壩上有古磨厓。風雨朧

剝。苔蘚侵蝕。惟識其一二曰建安。其他不可辨。漢獻帝時刻也。又云。吹角壩有姜維碑。始士人闢山得一穴。穴內有碑。姜維字猶可辨。又云。南川鎮下三里崖上有石佛像。近有碑出於其下。司法參軍員外郎置司正新豫撰序云。南州城門前右岸盧舍那石像。乃開元十八年十二月丙戌中大夫使持節南州諸軍事守南州刺史上柱國晉昌唐岌長所造。又云。白鶴寺鐘碑。字磨滅垂盡。僅餘一二可識。曰白鶴寺鐘處士彭城劉欣文也。又云。羅𡈼城上有古碑。名平翼碑。未詳。按志。治境上有此城。

長壽縣

華陽國志。江州郡樂城縣。在州西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按今縣界有樂碩鎮。即其地。寰宇記曰。唐武德置樂溫縣。秦時枳地也。桓元子別置枳縣。在巴之北。涪之南。至後周省入於巴縣焉。○樂溫志曰。樂溫山下有樂溫灘。在縣南四十里。元時置涪陵巡檢司。因唐縣址也。地氣常溫。禾稼早熟。因之得名。志以此山人多耆壽。亦名長壽山。○圖經云。昔徐神翁煉丹於枳。有丹崖高二十餘丈。下垂瀑布。注於江。崖下老榕蒼翳。宏敞而陰森者。清陰洞也。洞中多留題。剝蝕不可辨。有數行遒楷。稍似涪翁。及元許衡偕門人趙進翼來遊題名。志云。在學宮右側。圖經。集仙山爲徐神翁飛昇處。在縣之北。翼觀。搗藥杵臼尚存。有臺曰烟霞臺。即此。○志又云。白虎山亦名鳳山。在涪西一里。山麓刻讀書處三字。旁識云。端平二年鶴山赴樂溫爲史子書。按眉人史大用讀書於樂溫白虎山。作崇德廟碑者也。鳳山下有韓村。宋開禧中。士人韓申之見山坡有綠衣婦坐招麾。其僕入村酤酒。有白驢齕草其旁。即文昌書所謂牧驢化去。圖經云。白虎山石龕篆風月之臺四字。甚古。其上石巖桃花水出焉。有洞古邃幽深。張鵬石筍。杳然入境。即桃花洞也。○志云。不語灘在縣東一里。相傳客航過此。皆相戒不言。言則灘加洶湧。又云。玉溪里在縣西八里。宋對譙定天發髮淵亞夫所居也。譙學於伊川。墨學於考亭云。○輿地碑目。古書山去樂溫縣四十里。有大歷年石刻云。昔人砌山路。見石穴中藏蝌蚪書數軸。古書之名起於此。○宋安劉中張桓侯廟記云。漢自建安以來。皇綱齊弛。神鼎震覆。姦雄觀釁。實生豕心。本初孟德之徒。磨牙礪吻。血視生靈。期於吞噬。不留遺臭。元德抗慨。爲國志在撥拯。一時豪英。殉義蜂起。相與提挈。共成大事。諸葛關張。實爲之最。深烈威風。萬夫之雄。荊州之役。挈盜鼎來。公爲後拒。單力盡死。以抗羣醜。奮髯張目。橫戈一叱。蛇豕畏縮。魄逃遁。咸淵之日。復耀西南。竪公之功。迄今千載。英靈之氣。森發如在。廟食百世。在禮固宜。樂溫之山。下瞰大江。公之神爽。實茲寓焉。自古迄今。長藏祀典。舟行上下。與彼士民。奔走奉事。敢不度至。九殺嘉生。連被原隰。神樹往返。安流無恙。陰相之功。在國與民。天朝累封。進爵爲王。惟是廟宇興建。歲久行廊爛頹。往來咨嗟。力莫能振。郡守李公。向者赴朝。祇謁祠下。再拜祈禱。厥應如響。至郡未幾。首議修繕。自捐金帛。衆趨成之。功役雖多。了不病民。撤去卑陋。增飾輪奐。開展基地。比舊加倍。是役也。議與於庚午之冬。落成於辛未之春焉。

蜀中名勝記卷之十九

重慶府三

涪州

華陽國志。巴子時雖都江州。先生陵墓多在枳。又云。涪陵郡。巴之南鄙。從枳南入。析丹涪水。與楚商於地接。司馬錯背取商於。蓋此道也。漢時恆有都尉守之。蜀延熙中。車騎鄧芝以江州都督治陽關。於此陽關者。巴子所置三關之一。○水經。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又云。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酈註曰。水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寰宇記云。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黃石者。橫石灘也。謂之石梁。○水經註曰。江水東逕黎鄉。縣雞鳴峽。江之兩岸有枳縣治。故華陽國志謂枳縣治涪陵水會。庾仲雍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又曰。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王莽更名巴亭最爲縣。曾公孫述來據。於時同心義士。選習水者筏渡。拱於小別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方輿勝覽云。涪江者。自思州之上發溪源。經五十八節名灘。方至黔州。既自黔州。既與施州江會。流九十里。經彭水武隆二縣。凡五百餘里。與蜀江會於州之東。以其出於黔州。又呼黔江。亦名內江。其水淵澄清澈。可鑒毛髮。底見苔石。魚蝦可數。○張祐送李長史歸涪州詩。涪江江上客。歲晚卻還鄉。莽過高唐雨。秋經巫峽猿。急灘船失次。疊嶂樹無行。好爲題新什。知君思不常。戴叔倫漸至涪州先寄

王員外使君縱詩文教通夷俗均輪問火田江分巴字水樹入夜郎烟毒瘴含秋氣陰崖蔽曙天路雖乏計日身老不由年將命甯知遠歸心詎可傳星郎復何意出守五溪邊陸游詩古壘西偏曉繫舟倚闌搔首思悠悠欲營丹竈竟無地不見荔枝空遠遊宦遊近江多亂石人家避水半危樓使君不用勤留客猿兩蠻烟我欲愁○方輿云黔江東岸有龜山州治其上元和志涪州在岷江南今州在涪江西蜀漢涪陵太守龐肱有惠政輿地碑目淳熙中左綿任子宜過涪陵於民家見漢隸石闕上書漢涪陵太守龐肱闕闕製如碑○東渡高峯之上與州治相對爲石甃破方輿勝覽云太守吳侯嘗遊石甃破遇一女織蓋步磧上曰吾父居此瀨去解一玉環付瀨吏爲我謝使君異日當歷顯任子孫復守此州言訖不見按志吳光輔爲涪守後三十年其孫仲復又守是邦今吳公溪吳公山所爲得名也○舊經云吳君山一名鐵櫃山橫亙江北與涪陵縣相望雄壓衆山俯臨長江屹立如櫃相傳武侯屯兵於此舊城猶存○勝覽云鐵櫃之南爲北巖王眞人修煉處也紹聖丁丑程伊川謫涪即普淨院闢堂傳易再閱歲爲元符庚辰乃徙夷陵○碑目云涪陵江北普淨院記治平間校書郎傅耆撰北巖書院記嘉定丁丑循祀劉光祖撰普淨院鉤深堂牓別得黃庭堅書又有淳祐辛亥三月既望古綿劉濟川三山林元成都杜庭堅三瀘何靖題名又有許陽吳克舒以紹興癸未季冬日挈家來遊陪撩侍行諸刻○輿地紀勝云開寶四年黔南上言江心石魚見上有古記云廣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魚見部民相傳豐稔之兆按其處在近州鑑湖中央石上刻雙魚一銜蓂草一銜蓮花各三十六鱗傍有石秤石斗或十年或三五年一出唐大順元年鐫詩甚多○方輿勝覽州西一里白鶴灘爾朱眞人沖舉之處志云爾朱既浮江而下漁人有白石者舉網得之螺聲方醒遂於涪西灘前修煉後乘白鶴仙去因以名灘○又云爾朱先生種松山在州東二里雖時松影映石石皆有松紋至今呼松屏石採者禱於先生乃得往不煩人力自然成文○華陽國志延熙二年馬忠定越嶲復赤甲軍常取涪陵之民蜀丞相諸葛亮亦發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按志有赤甲戍與黃草峽相近在李渡之上南市之下杜甫詩云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即此地也○碑目云許雄山有古廣漢縣令神道碑俗呼爲督虎碑偶碑仆遂有虎入城縣官設祭復豎碑虎害乃止按山在州西南七里山之東有馬援墦○志云馬援墦在治南四里伏波祠在治東十里相傳將軍征武陵蠻駐兵之處寰宇記涪陵江中有銅柱灘故老餘昔人維舟於此見水底有銅柱云○灘之東爲錦繡洲九域志云此洲人業織錦故也宋翰詩錦繡洲猶在熊羆步已無文風齊兩蜀仙洞接三都白石從天設青崖見地開荔枝妃子園不復擬時輸○方輿勝覽云城西十五里有妃子園其地多荔枝昔楊妃所嗜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多斃於路百姓苦之故杜牧之過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華陽國志涪陵郡有丹興縣以山出名丹也蜀時有李特傳范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涪陵丹興人按史記巴寡婦清之先得丹穴而擅其利家富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秦皇帝以爲貞婦而爲築女清臺括地志云女清臺山在永安城東北七十里爲涪陵南平二郡界

武隆縣

漢涪陵枳二縣地唐武德元年分涪陵縣立以邑界武隆山爲名本志云枳縣故址在治東上流二十里李膺益州記云內江水自萬甯西北二百八十里至關頭灘灘長百步縣居倚水舟檝莫通寰宇記云內江一名涪陵江一名巴江在縣南屈曲北流又云蜀江門灘在縣前巴江水中○志云縣西一里古渡頭有斷石中白痕如劍光芒燭天名爲天劍又云南二十里有信水在峽口其泉如沸水與江等日有三潮每至則高尺餘又云龍寶潭在縣東北七十里古筲崖其人烏兩絕杖藤而入幽徑可十里忽平沙廣野曲壑清泉別一世界○四夷致云武隆之地東鄰黔楚西接牂牁北枕巴江南通貴竹又三面界土司爲酉陽之咽喉石砫之頂背至若與州則挨背之患矣所謂雖先全蜀險阨諸蠻者也

彭水縣

史記秦司馬錯取楚商於之地爲黔中郡即此寰宇記云即劉璋之漢葭縣矣隋開皇十三年置黔內縣故於此地設彭水縣黔州亦州之所理也本志云舊理在壺頭山之麓今移於紹慶府基按宋史太平興國八年黔州摩圍山慶雲出通判黃仲覩圖畫以獻中興小歷理宗始追封爲紹慶府焉○權載之黔州觀察使廳記云黔中爲楚西南徼道在漢爲武陵莊蹻循江以略地唐蒙浮船以制越舊經地近荊楚候如巴蜀五溪襟束蠻獠叢落陰雨多瘴草木少凋寰宇記云五溪謂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傳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爲一溪之長一說五溪蠻皆盤瓠子孫自爲統長故有五溪之號古謂之蠻獠聚落也三國志劉先主於五溪蠻之地置黔安郡即此地梁史以爲郡後周設奨矣○劉長卿送任侍郎黔中充判官詩不識黔中路今看遣使臣猿隨萬里客鳥似五溪人地遠官無法山深俗易馴須令荒徼外亦解懼埋輪司空曙送崔判官赴黔中詩云天遠風雲異西南見一方亂山來蜀道諸水出辰陽堆案青油暮看棋畫角長論文誰可製記室有何郎李嘉祐送上官侍御赴黔中詩莫向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日啼南方饒翠羽知爾飲清溪許棠寄黔南李校書詩征戎巫峽外吟興更應多郡響蠻江漲山昏蜀雨過公筵饒越味俗土尚巴歌中夜懷吳夢知經灔澦波顧非熊送皇甫司錄赴黔南幕詩黔南從事客歲利向來饒官受外臺屈家移一舸遙夜猿聲不斷寒木葉微凋遠別因多感新郎倍寂寥杜荀鶴送人尉黔中詩盤山行幾驛水路復通巴峽涨三川雪園開四季花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知尉黔中後高吟采物華許琳黔中書事詩巴蜀水南偏山窮塞壘寬歲時將近臘草樹未知寒獨狖啼朝雨羣牛向暮灘更聞蠻俗近烽火不艱難竇羣黔中書懷詩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沿流如著翅不敢問歸橈李頻黔中酬同院韋判官詩平生同所爲相送偶然違各著青袍後無歸白社期江流來絕域府地管諸夷聖代都無事從公且賦詩○碑目云漢故孝廉柳莊敏碑在州廨內字迹銷磨所黔南節度使趙國珍德政碑上元二年立在州南隔江崔能神道碑集古錄以爲長慶二年立在州治山谷刀筆云宋左藏庫副使東南第八將秦世章自長沙買石墓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回黔安璧之紹聖院庭堅爲之跋按世章秦

子明，涪州人也，丹鉛錄謂寶月帖，又在隋開皇帖，南唐昇元帖之前，比之金簿資紙銀錠搨痕者，僅劣當縣矣。○紀勝云，晉庭爾居，有涪翁晚覽杖，至此觀江漲，南餘天欲涼十五字，墨蹟在州之嘉禾堂。又黔中與人帖云，庭堅頓首，竊觀鎮靜足以安夷獠，清節足以服吏民，郡閣宴閑，時與僚佐歌舞，以謝江山，當亦無不樂時，別後未嘗不思其對也。齋中小宴，歌舞中更得新進否，此邦樂籍，似皆勝渝瀘，微有成都之風也。○本志按宋冉木撰黔州倅衙月山巖銘云，黔號古郡，地居極邊，倅治倚山，其山刺天，有曰月巖，古老相傳，艱步累月，徧求蒼然，偶滌溝渠，巨石中墳，深掘視之，厥狀嶒峴，中竇一穴，透明而圓，皎如秋月，鑿絕雲烟，旁稱三疑，如星之聯，枚拭細觀，古識存焉，奔命僕夫，挽置座前，負以層石，映以溜泉，日對其側，卷舒簡編，凡物識過，皆有貴賤，高岸深谷，知幾變遷，惟我月巖，存千萬年。又飛來峯銘云，黔山角逐，雲空相摩，壘石其間，如戟如戈，否則蹲伏，橫立攢阿，千狀萬怪，知名幾何，惟飛來峯，涪翁相遇，有筆如椽，三字袞袞，一經品題，聲價倍高，豈如人乎，何地無材，不遇知音，均混草萊，有婁吹噓，清冥路開，一飛沖天，迴絕塵埃，嚱歟茲石，千古嵯峨，四維砦植，如出剪裁，日炙雨澆，蒼然生苔，不動惟汝，何從飛來，因涪翁重，汝何能哉。○志云，綠陰軒在治南一里，石軒下平曠，可容十數人，黃魯直過此，手書綠陰軒三字，鐫於石壁。至元年紹熙總管向午鳳重修，有臥佛巖，與綠陰軒相近，巖石欹懸，生一竅甚圓，仰窺之，又生一竅，其中虛明，有撗石一塊，眉目宛然，如來佛曲肱枕臥時也。○紀勝云，西南過江五里，有陳圖山，夷獠呼天爲圖，以其高嚟於天也。道家謂之洞天福地，昔有樵者攀緣入洞，見二老圍棋，其中回復尋之，了不可得，魯直安置黔中，萬開元寺，號陳圖老人。有石泉在山頂，山勢壁立，泉從石竇中流出，寺僧以甕接之，爲朝夕清供。碑曰戢陳圖山唐人石刻云，巴黔路途闊遠，亦無館舍，凡至宿泊，多倚溪邑，就水造飡，鑽木出火，山谷集云，丙子仲秋，黔守席上客，有舉杜少陵中秋詩曰，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因戲作詞云，搔頭無語，家在月明生處住，擬上陳圖，最上峯頭試望之，偏憐鍾秀，言淡同甘誰更有，想見牽衣，月到愁邊總未知。又丙子仲秋，黔陽曹使君伯達翫月，作减字木蘭花，兼簡施州張使君仲謀云，中秋多雨，常是雌雄猶羅去，今夜雲開，須道姮娥得得來，不知雲外，還有清光同此會，笛在層樓，聲徹陳圖頂上頭。○九州要記云，黔州有彭水，在信甯縣，即古之黔中地。志云，唐長孫無忌墓在信甯西岸岐山之麓。按史，無忌洛陽人，累官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時諫立武后，許敬宗誣奏無忌反，削其官爵，謫黔州安置，沒，葬是鄉，居人歲以三月三日致祭云。

黔江縣

隋之石城縣也。志云，城東三十五里爲故縣矣。又云，歌羅驛在治東百九十里，黃魯直竹枝歌七首題於驛壁，其一云，浮雲一百八盤縈，日落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志云，四十八渡水在治西二十里，發源棚山溪，水折流四十八灣，夾於兩岸之間，春月百花飄落，隨木可愛。又云，治西五十里，峭壁中有木櫃，人迹不到，曰櫃子崖，在四十八渡之中。李頻泛黔江詩，野梅將雪競，江月與沙寒，即此水也。

忠州

譙周三巴記曰，臨江縣，後漢初平六年立，在永甯郡東四百里，臨江南古城。○水經曰，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盬江縣也。郡國志云，梁於此立臨江郡，隋置臨州，貞觀始改爲忠州，忠之名以巴蔓子，或云嚴顏。按華陽國志，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甯，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今治西北一里，有蔓子冢。○三國志，劉璋使嚴顏守巴郡，爲張飛所擒，欲降之，顏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命斬之，顏從容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今臨江縣西南二十里，有嚴太守碑及祠，蘇軾詩云，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以爲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蘇轍詩云，古碑殘缺不可讀，邑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閒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自註云，碑在忠州。本志，州西五十里江中高阜，名塘土洲，有嚴顏墓碑及祠。○九域志云，臨江郡有古屈原碑，王象之碑目亦引之。東坡謂屈原古塔在忠州，不當有此，意者後人追思爲之。其詩曰，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陸游詩云，我遊南賓春暮時，蠲船竹繫掛猿枝，雲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塔在江之南岸。○紹聖四年，王闢之知忠州，建四賢閣於治後，四賢者，故相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弘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皆有像設，今移在學宮。○輿地碑目云，忠州學宮有漢江原君石闕，闕上延熹二十七字，可搨，自州西十五里移來者。又有晉王右軍半月橋帖，經涪翁題跋。○又云，州治有漢建初中修道碑，字已漫滅，惟建初等十二字可辨。治內議道堂有唐學更柘漿帖碑，太守王與涂賜，自臨江農民瞿氏命男宗舉刻，紹聖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後有山谷題跋。○又云，州儀門下有漢延熹嚴孝子碑。按華陽國志，元初中賈孝子嚴永，即此碑矣，字已漫蝕，餘延熹二年等八十餘字，自城西二十里移來者。○文苑英華，唐蘇頲有授忠州刺史上騎都尉王守廉制。陳子昂有忠州江亭喜遇吳參軍、牛司倉序，略云，江亭遐瞰，雜樹於階基，山樹遙臨，列翠峯於戶牖，丹藤綠篠，俯映長筵，翠渚洪瀾，交流合坐者矣。杜甫宴忠州使君姪宅詩，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爲看。李端送濮陽録事赴忠州詩，成名不遂雙旌遠，主印還爲一郡雄，赤葉黃花隨野岸，青山白水映江楓，巴人夜語孤舟裏，越鳥春啼萬壑中，聞說古書多未校，肯令才子久西東。白居易郡中春讌因贈諸客詩，僕本儒家子，待詔金馬門，塵忝親近地，孤負聖明恩，一旦奉優詔，萬里牧遠人，可憐島夷帥，自稱爲使君，身騎牂牁馬，口食巴江鱗，暗淡

緋衫故，爛斑白髮新，是時歲一月，玉脈布春分，頒條足阜澤，命宴及良辰，冉冉趨府吏，蚩蚩聚州民，有如蟄蟲鳥，亦應天地春，薰草席鋪座，藤枝酒注樽，中庭無平地，高下隨所陳，蠻鼓聲坎坎，巴女舞蹲蹲，使君居上頭，掩口語衆賓，勿笑風俗陋，勿欺官府貧，蜂巢與蟻穴，隨分有君臣。○樂天刺史忠州，風流暇豫，日事遊賞，其蹤跡最著者，有東樓、荔枝樓、鳴玉溪、龍昌寺、巴子臺、東坡、東澗諸勝，黃錦直爲王聖涂作記云，樂天東樓以燕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侑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舊處焉。○東樓，即城東樓也。白公東樓詩云，山東邑居窄，峽牢氣候偏，林巒少平地，霧雨多陰天，隱隱煮鹽火，漠漠燒畬煙，賴此東樓夕，風月時翛然，憑軒望所思，日斷心悄悄，又東樓竹詩云，瀟灑城東樓，遶之多修竹，森然一萬竿，白粉封青玉，捲簾睡初覺，欹枕看未足，影轉色入樓，牀席生浮綠，今城絕賓客，向夕彌幽獨，樓上夜不歸，此君留我宿。○荔枝樓在治西南隅，即西樓也。公既作荔枝圖以寄親友，又建樓以賞之，其詩曰，鄉路音信斷，山城日月遲，欲知州近遠，階前摘荔枝，又西樓詩云，悄悄復悄悄，城隅隱林杪，山郭燈火稀，峽天星漢少，年光東流水，生計南枝鳥，月沒江沈沈，西樓殊未曉。○寰宇記云，鳴玉溪在州西十里，上有懸巖瀑布，高五十餘丈，溜洞幽邃，古木蒼然，前刺史房式嘉其幽絕，特西闢若，凡有五橋以渡，長廊集云，鳴玉溪上木蓮稷茂，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本志云，溪在治西二里，發源西匡，水聲如珮玉，其傍有古刻，亦名西溪，又云，西北五里有木蓮洞，宋錢求之詩云，鳴玉溪邊堪寓目，木蓮洞下更關情，忠州好景無人說，祇得孤城小市名，今治內有木蓮樓，相沿其名，

非故處也。○龍昌有上寺下寺，俱唐建，在西山頂者爲上寺，即巴臺寺也，與翠屏山相對，故云可以望江南，志謂之巴子臺，巴子所築也，唐宋詩刻存焉，下寺即治平寺，寰宇記曰，龍昌寺在臨江縣東，今爲治平寺，白公嘗於寺旁植柳，柳盛則寺興，柳衰則寺廢，寺僧愛此柳，比之甘棠。○白傅亭城東古臺，詩迢迢東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墓，巴歌久無聲，巴宮沒黃埃，志云，巴王廟在州東一里，神即蔓子將軍也，歲三月七日，太守以豕帛致祭，先期土人共千釣蠟祠之，宋爲永順祠，今爲忠貞祠。○王象之碑目云，漢丁房雙石闕，在巴王廟前，按左闕高可二丈，覆以飛甍，屑觀，故上琢雙扉，一美人現半身，倚立中層琢車馬人物，旁刻文蝌紀蟠，長可三四尺，僉石古文云，此漢碑之始也，正面漢隸十行，行三十字，雖半剝落，惟漢都尉丁房五字相聯可讀，它無誌者，尚三二十字，闕陰鐫云，紹聖丁丑五月戊午，知忠州軍州事齊國王闢之，軍事推官荊南李堅，兵馬監押錐陽田毅，巡檢安化楊中孝，監稅濟南蓋轍，過錄事高陽張復，臨江縣令江陵張徵，司戶參軍陽安文同，司理參軍寓安常彥，臨江縣主簿東武鈌同遊，永順王祠，坐東軒，面巴峽，臨岷江，望東溪之龍潭，崇山峻嶺，激湍清流，眞山陰之蘭亭也，於是賦詩酌酒，極一時之適，將歸，共觀石闕之上，讀漢都尉丁房碑，欲重加刊刻，而文字磨滅，竟不可辨，相與嘆息而去，右洮闕就圯，近日爲有司者新之，了非故物。○巴臺下江中，有石圓光如鏡，旁有五石篐簇之，呼爲仙人照鏡臺。○勝覽云，東坡在南賓郡圃，有亭名東亭，白公詩，綠樹爲閑客，紅蕉當美人，又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長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檎，蘇子瞻東坡之號，皆始於此，其詩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大，

粗似樂天，非東坡之名，偶尒同也。○志云，東澗在治西開元寺側，亦樂天時鑿，公有東澗植柳詩云，野性愛栽植，植柳水中坻，三年未離郡，可以見依依。○水經曰，江水又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今州西二里，有石梁三十餘丈，横截江中，俗呼倒鬚灘，即其處。○輿地碑目，楚土洲有貞元十七年段文昌撰哲老思碑，有唐刺史房公式彝狀碑，志云，楚士洲在治西五十里，有崇德寺彝狀碑，立在普賢院中。○水經曰，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左逕石城南，志云，即黃華洲，在東五十里，江浦迴迴可二十里，碑曰云，有宋忠州宜院碑，參軍安元白立，金魚堡碑，陞忠州爲咸淳府碑，俱在此洲上，咸淳碑詔文，勅門下，皇天畀付有家，敢忘繼承之敬，乾元首出庶物，聿懷潛躍之初，念聖考之貽謀，擇价藩而錫履，巖陵龍水之鎮，受節齋壇，永嘉忠南之封，分茅主社，瞻言屏翰之重，允協謳歌之歸，漢輿地之上闢，若規先憲，周晉邦之新命，並錫府名，以壯萬年之觀，亦倚一人之慶，其改陞溫州爲瑞安府，嚴州爲建德府，宜州爲慶遠府，忠州爲咸淳府，咸淳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午時，急速，按寰宇記，石城在臨江縣東百里，岷江之北岸，李雄之亂，巴西郡寄理於此，城四面懸絕，亦謂之巴子城矣。○華陽記曰，臨江縣有鹽官，在監涂二溪，一郡所仰，按涂溪在州東八十里，發源蟠龍洞，來經涂井，井神爲漢楊伯起，井廟碑云，神嘗刺史荊州，迴江至此，憩於南城寺，謂人曰，江北二三里間，安得有寶氣耶，至蟠龍洞，見周柱下史丹爐曰，此地有龍無虎，宜其丹不就也，至涂山，見白鹿飲泉曰，寶氣在此矣，土人從所指處鑿石而得鹽泉，廟在治東一里，志云，東南八十里方斗山，以形名也，山有龍洞，其神號方斗龍王，所謂涂山與蟠龍洞者，此是又云，東二十里祥爐堆北，

有石碑云，處士楊佐墓，漢楊伯起之裔孫。○南山即翠屏也，在對岸二里，山中有禹廟，陸宣公墓，玉虛觀，朝眞洞，望夫臺，仙履迹諸勝，白傅作樓以望之，其詩云，江上新樓名四望，東西南北水茫茫，又有巢南山寄行簡詩，臨江一幛白雲間，紅綠層層錦繡斑，不作巴南天外意，何如昭應望驪山。○輿地碑目，禹廟有唐碑，字畫漫滅，不可讀，宋碑乃張俞作，杜甫詩云，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噓青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度禹廟緣山行，可里許，爲玉虛觀，輿地碑目云，玉虛觀有唐人修建碑，四方輿勝覽云，玉虛觀南三十步，有陸宣公墓，舊經陸宣公墓葬於此，或曰宣公已歸葬檇李，忠南特虛冢耳，然子美已歸葬偃師，而耒陽之墓自若，太白已移殯青山，而采石之冢猶在，則敬輿此墓，宜封殖之矣。玉虛亦名紫極觀。○通志云，忠州南十里有望夫臺，未詳其事，按東坡忠州望夫臺詩云，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似石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本志，仙履跡石在治北八十里，相傳昔有異人立此飛昇，今足跡尚存，宋秦東詩，仙人雙赤脚，踏石如踏泥，泥痕尚可沒，石痕不可迷。○杜甫嘗居龍興寺，有題院壁詩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陸游龍興寺弔少陵寓居詩，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塵到兩京，扈蹕老臣身萬里，天寒來此聽江聲，註云，寺門外江聲甚壯，在州北八十里，又二十里有拔山寺，與龍興寺俱漢永平間建，宋鴻時行寶華寺詩，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去法堂空，長廊無事僧歸晚，盡日門前只看松，即漢之普明寺也。已

上三寺。志云。在州北九十里。○志云。東北三十里大成寺。漢初平建。西北四十里寶珠寺。皆永和建。西北百里雙龍寺。唐貞元建。張詠雙龍寺詩。未踏閬陽已見山。木鯨時吼翠微間。老僧隨隊看雲起。居士忘機共鶴閒。入眼烟光依砌濕。偷窓霧氣遶山環。三朝寶訓神明護。大讀經章祝玉顏。

酆都縣

水經曰。江水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註謂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國志。巴子雖都江州。或治平都。即此。續漢書永元二年分枳置平都。取界內平都山爲名。○方輿勝覽云。自酆都縣東行二里許。始登山。石徑縈迴。可一二里。平瑩如掃。林木蓬茂。夾逕翠柏黃葛殆萬株。有數十株是千年物。此即平都山也。○酈道元曰。平都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道書號爲平都福地。輿地紀勝云。仙都觀在平都山。唐建。宋改景德。又名白鶴觀。有陰長生壽。天成四年書也。通攷云。陰眞人祠刻詩三章。乃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過洞下。閱石定爲陰仙之作。乃與知夔州吳師孟皆石。遂蓋觀中。詩見神仙記。○石川學海云。治平末。蘇東坡泝峽泊舟仙都山下。道士持陰長生石本金丹訣。就質眞僞。東坡答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按古今詩話云。蜀道觀中。滌井得一碑。其文曰。有物。可大可久。採乎鉛汞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奔父虛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寒慚。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趨鬼驟。金敫玉敫。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此即陰仙所著丹訣也。○勝覽云。陰長生以延光元年於平都山白日昇天。山頂五雲洞中。常有雲氣從丹井中出。

洞有五雲樓。壁上瑤池樂部四字。段文昌書。○輿地碑目云。仙都觀有二仙公碑。李虔撰。二仙銘。薛逞撰。俱景雲二年立。陰眞人影堂碑。王眞人碑。俱李吉甫撰。貞元年立。其石瑩潤而白。號爲玉石碑。又有商比千銅盤銘。開元間掘自偃師縣。翻刻於此。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銘。茲焉是寶。又有中和元年忠州刺史陳侁三賓碑。丞相段文昌修觀碑。段少監修齋記。天寶石像記。老君石像記。張大理詩。杜光庭石函記。按今皆不存。○志云。總眞羣仙之府。道山洞天等刻。或隸篆。或眞行。大徑尺。呂純陽書。見存。純陽登平都有訪仙詩云。孟嘯清曉過平都。天下名山總不如。兩口單行誰解識。王陰姿使馬蹄虛。又云。一鳴白鳥出青城。再謁王陰二友人。口口惟言三島樂。桂唪已過洞庭春。宋蘇軾詩。足躡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覺到雲間。拉唪四顧乾坤闊。日月星辰任我攀。又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歲月閑。午夢任隨鳩喚覺。早朝又聽鹿催班。蘇轍詩。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柏老。舟中去客日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眞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下來迎。去如旋風轉紫霄。眞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殫盡絕粒常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冷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范成大詩云。神仙得者王方平。誰其繼之陰長生。飄然空飛五雲輧。上賓寥陽留玉京。石爐丹氣常夜明。龍光萬柏森千齡。峽山偪仄帆江縈。洞宮福地古所銘。云有北陰神帝庭。太陰黑簿囚鬼靈。自從仙都啓嚴扃。高旌流電飛伏精。赤爛下墮燦九冥。塞絕苦道升無形。至今寶殿棲岑嶸。隋坊唐壁留丹青。十仙怪奇溪如清。瑤池仙仗紛娉婷。琅璈趨節鸞欲鳴。我來秋暑如炊蒸。汗流呼氣扶枯

蘿。巖巒乘蹤不暇評。聊記梗槩知吾曾。○段文昌修平都觀記云。平都山最高頂。即漢時王陰二眞人蟬蛻之所也。峭壁千仞。下臨瑞波。老柏萬株。上插峯巔。靈花綠羽。皆非同志中所載者。骨且萬狀。信非人境。貞元十五年。余西遊岷蜀。停舟江岸。振衣虔潔。詣諸洞所。石品鑑質。蒼然相次。若稱古昔。依稀可辨。時與道侶數人坐於亭。須臾天霧不起。萬竅風息。山光撮於耳目。煙霞拂於襟袖。相顧神竦。若在紫府元圃矣。牽於行役。不得淹久。瞻眺惆悵。皆名而去。迴來已三十四年。太和庚戌歲。自淮南移鎮荊門。有客由峽中來者。皆言當時題記文字。猶在觀宇。歲久臺殿荒毁。不三數年。必盡摧沒於巖壑矣。乃捨一月秩俸。俾介修葺。予來同力。決旬報就。去年冬十一月詔命換歷幢。再領全蜀。泝三峽。歷舊遊。依然景物。重喜登覽。閱泉聲而緩步。愛松色而離別。遂命筆硯。志於巖谷。時太和七年正月五日。○道經云。老子騎青牛度函谷。將以駕於平都。今縣二里有青牛山。在平都之左。○方輿勝覽云。景德觀前。鹿跳時出沒林間。與人狎。志云。自平都西去一里。林樹叢密者。白鹿山也。雪錄云。蘇老泉將遊仙都觀。知縣李長官云。故知君之將至也。問何以知之。曰。此山巨鹿鳴。輒有客至。屢驗。輒未一失。老泉亦皆爲人言之。東坡白鹿山詩云。日月何促促。塵世苦拘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竹城霞。至今聞有遊仙客。夜來江浦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客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蹤跡。山之翠微有玉鳴泉。變作琴音。清澄玉色。其麓有流杯溪。溪凡七出。相傳平都之仙常燕集於此。○華陽國志。巴子又立市於龜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註水經曰。平都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東坡詩。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城

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題云。過石龜山作也。舊志石龜山在縣東五十里。其下有村墟。○志云。縣在豐民洲。登平都山。望岷江西來。繞之而去。其支流派別名爲溪者。可得而數焉。稅溪。在治東。山上有魏國夫人墓。未詳年代。葫蘆溪在西南。邃窈莫測。蛟龍是宅。青螺綠嶂。上下相映。志謂之月鏡潭也。碑溪以古碑名。不知何代物。去縣稍遠。望途溪在古南賓縣地。今爲南賓里。在忠州。鄰石砫司。○志又云。龍渠縣今名縣壩。屬散毛宣撫司。縣有引藤山。出藤大如指。可以吸酒。白樂天詩。閑拈蕉葉題詩句。悶折藤枝引酒嘗。亦近南賓界。○愚按豐民洲在平都山下。隋南取之以名縣。自豐旁加邑。而羅酆地府之說始行。今引眞誥廣記二文附此。眞誥曰。羅酆山在北方癸地。註此癸地未必以六合言。當是於中國指向正在幽州遼東之北。北海之中。去岸不知幾千萬里。又曰。六天宮。是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世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陶宏景曰。此應是北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其神即經所稱閻羅王矣。太平廣記曰。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塼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曰。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然范成大詩云。有北陰神帝庭。太陰黑簿囚鬼靈。則酆都之說。亦不起於近代。

墊江縣

唐通典曰。魏恭帝始置忠州墊江縣。後周改名魏安。隋開皇十八年。復爲墊江。蔡松年南史補曰。漢之墊

江。今之合州也。合州治自西魏。及隋煬帝改合州爲涪陵郡。於是移墊江之名於桂溪縣。桂溪溪旁多桂樹也。縣以樹名。寰宇記曰。桂溪縣有清水。有容水在桂溪南三里。清水出縣名。猶開州之清濁二水矣。縣又有鹽溪。今治北小溪上有古碑。乃宋淳熙中物。○孟康註地理志曰。墊江之墊。音重疊之疊。皆木康地記曰。墊江因李雄之亂。移治於陽關。陽關未詳。疑即陽關。爲三關之一。○碑曰。會仙洞勝。在治東四十里之鳳凰山。李太白書。羅王洞勝。在治北五十里之西山。李唐勅賜也。按西山盤石上有巨人迹。或羅王枋之始名。○志云。東北二十里。有古寺。曰秋月羅關。唐馬祖修淨之所。即峯頂山也。又二十里有古洞。飛瑞喧豗如雷。聲聞十餘里。久晴聞之則雨。久雨聞之則晴。○段氏遊蜀記曰。忠州墊江縣。以蘇滿爲席。縣爲經。其色深碧。○渝志云。明玉珍僭號。以墊江爲鷄鵝食邑。亦猶巴子以東突峽爲吾牧涎矣。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

遵義道

遵義府遵義縣附郭

漢書。唐蒙上書說武帝曰。竊聞夜郎國。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從巴莋關入。見夜郎侯。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馬相如又往諭意。皆不聽命。數反叛。及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乃反殺使者。會越已破。引兵誅且蘭。遂平南夷。○唐書云。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戒。南戒自岷山。逕遡及北地上郡。西南至巴蜀漢中。東及牂柯。今遵義之區。雖四塞窮崗。而襟帶之脈。則牂柯江水矣。○郡志云。碧雲峯。在治西。四峯並峙。中央迴出。青碧如雲。按神君張碧播州玉皇碑云。城西碧雲峯下。公府西北隅。夾衍清勝。隱然神仙窟宅。○志又云。城外桃源洞。石乳天垂。見者駭目。沈德元詩云。亭跨桃源石。溪山眞美哉。笑同今日上。醉去幾時來。環野誰堪攜。寸心當自栽。丈人千古意。倚望一銜杯。後人因立美哉亭。○四夷傳。宋淳熙中。遷遵義軍於穆家川。志云。穆家川源出龍巖山。流經湘山。一名湘川。李白詩云。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長安還一笑。不知何處是西天。白詩又云。石筍如擁筆。縣於山之巔。誰謂不平者。與之爭青天。志云今樓山關石

筍登天。是白雲詩處也。○志云。海龍囤爲楊酋穴壘。在治北三十里。四面斗絕。後有側徑路一線。今居人尙不知通於何所。故老相傳。昔白龍太子據此。今爲白龍寺。又城外福光寺有銅佛像。初人見之荒莽中。欲取者數。風雷輒作。不敢近。有異僧率士人齋戒。乃得今在寺中。又有龍山鎭黑達樹。皆異物也。播平鎰爲水西持去。樹猶存。○志又云。城北門有廖孝廉故宅。城東郭有二冉故宅。司北有黃齋郎故宅。按齋郎太廟執事之官也。人代未詳。寰宇記謂齋郎水源出蕎麥里楚米陂。經小溪里入涪江。本此。二冉宋末播州名士。冉璡冉璞也。有文武才。前後辟召皆不赴。余玠安撫四川。築招賢館。兄弟往謁。玠與分庭抗禮。久無所試。使人窺之。惟相對據地。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狀。因獻城釣魚山之策者。廖孝廉事不可考。○寰宇記云。貞觀九年。分牂柯北界。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释燕六縣。十一年省。十三年又於其地置播州。取播川爲名。仍復六縣。其明年改恭水爲羅蒙縣。高山爲舍月縣。貢山爲胡江縣。柯盈爲帶水縣。邪施爲羅爲縣。释燕爲胡刀縣。十六年又改羅蒙爲遵義縣。二十年以夷州之芙蓉琊川二縣來屬。顯慶五年廢舍月。胡江。羅爲三縣。並能三年隆播州爲都督府。先天二年能。天保元年改爲播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播州。○寰宇又云。舍陵山在遵義縣東四十五里。夷牢水西自帶水縣來。東流經縣北一里。又屈曲南流。入廢胡刀縣界。帶水源出府縣西大山。東流經帶水縣城北。又東流至廢胡刀界。注胡江水。按唐永徽中。廢帶水縣。在府北三十里。宋大觀。建遵義軍於白綿堡。亦在府北三十里。似同一地。○隋楊素贈薛播州詩凡十四首。即薛道衡也。汾陰人。少孤。專精好學。甚著才名。隋高祖除爲內史。累遷上儀同。其爲

播州。疑在煬帝之世。詩云。在昔天地閉。品物屬屯蒙。和平替王道。哀怨結人風。麟傷世已乎。龍戰道將窮。亂海飛羣水。貫日引長虹。干戈異革命。揖讓非至公。又南河定寶鼎。八水域神州。函關絕無路。京洛化爲丘。漳滏尙湮沼。涇渭余別流。年郊滿戎馬。涉路起風牛。班荊疑莫遇。贈縞竟無由。又五緯連珠聚。千載澗河清。金亡濟虎質。閶盡自蛙聲。聖期伊旦暮。大祿啟炎精。霧生三日重。星飛五老輕。禋宗答上帝。改物創羣生。又道昏雖已朗。政故猶未新。刳舟恒水際。結網大川濱。出遊迎釣叟。入夢訪幽人。植林遵各樹。開榮豈異春。相逢一時泰。共幸百年身。又有居賢丘園。生猶自幽谷。塵芳金馬路。潤滿鳳池澳。寄露既垂光。清風復流穆。傾蓋如舊知。彈冠豈新沐。利心金各斷。芬言蘭共馥。又自余歷端揆。緝熙慙時乏。及謝陪帷幄。出納先天曉。高調發清音。飄藻流餘韻。或如彼金玉。歲暮無凋變。余松待謝心。爾筠留我節。又在茜枯歲時。爽悃同遊處。悃闊既超朝。承明還宴語。上林陪羽獵。甘泉侍清蹕。迴風含落氣。飛雨凄寒序。相顧惜光陰。留情共延佇。又滔滔彼江漢。實爲南國紀。史牧求明德。若人應斯美。高臥未褰帷。飛聲已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峴山君儻遊。淚落應無已。又漢陰政已成。嶺表人猶鬱。借寇比方新。還珠總如故。楚人結去思。越俗歌來暮。陽鳥尙歸飛。別鶴還廻顧。君見南枝巢。應思北風路。又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雁飛窮海寒。鶴唳霜皐淨。含悽心未傳。聞音路猶敻。唯有孤城月。徘徊獨臨映。吊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又養病顧歸閑。居榮在知足。樓遲茂陵下。優游滄海曲。古人情可見。今人遊路躅。荒居接野窮。心物俱非俗。桂樹方叢生。山幽竟何欲。又所欲棲一枝。粟分夢諸已。園樹避鳴蟬。山梁遇時雉。野陰冒叢莽。幽氣含蘭

芒。悲哉春秋別。春草復萋萋。鳴琴久不斷。閨總空流水。又。秋水魚遊日。春樹鳥鳴時。濠梁莫共往。幽谷有相思。千里悲無限。一見杳難期。山阿散瓊蕊。庭樹下丹滋。物華不相待。遲暮有餘悲。又。銜杯向南浦。寒色黯沈沈。風起洞庭險。煙生雲夢深。獨飛時慕侶。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時暮。時暮感離心。離心多苦調。詎假雍門琴。○唐韓愈作柳宗元墓誌略云。初子厚自柳州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桐梓縣

華陽國志。夜郎郡。古夜郎國也。屬縣二千戶。治夜郎縣。有遯水通廣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靈響。劉敬叔異苑云。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狄氏。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所破之竹棄於野。即生成林。王嘗與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人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湧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

唐蒙開牂柯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為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本志云。夜郎里有竹王祠。是其故處。○九州要記云。夜郎自古非臣服州郡之地。昔漢武帝開拓南邊。始置夜郎縣。○後漢書曰。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唐蒙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抵牂柯江。即此地。十三州志云。牂柯者。江中山名。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置夜郎郡。兼置充州。寰宇記。唐武德二年。以梓橦縣為充州。開元十五年。改為夜郎縣。又云。充州故夜郎侯邑。牂柯郡尉居之。南中八郡。悉夜郎之西隅也。其屬縣有梓橦。思王。思邈。底水。按梓橦。即今之桐梓縣矣。○志云。編戶夜郎里中有李太白故宅。白坐永王璘之禍。南流於此。按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邊。以此觀之。則太白豈從人亂者哉。○太白集有流夜郎題葵葉云。慚君能衛足。歎我遠移根。白日如分照。還歸守故園。其流夜郎聞酺不預詩云。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漢酺聞奏鈞天樂。願得風吹到夜郎。寄內詩云。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流夜郎贈辛判官云。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著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桃李向胡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寄韋南陵冰云。胡驕馬驚塵沙起。胡雛引馬天津水。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

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竄夜郎憶秋浦桃花舊遊云。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挂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煉金骨。又夜郎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京師示息秀才云。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鯨鯢未翦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克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宮。回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叱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在中。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唐李嘉祐送上官侍御詩。莫問黔中路。令人到欲迷。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張籍送蠻客詩。借問炎州客。天南幾日程。江南惡溪路。山邊夜郎城。按志。夜郎城在桐梓驛二十里。有碑版字已剝蝕。明楊愼元夕梓桐驛詩云。載石孤峯古驛門。背光吹笛報黃昏。三家村裏無燈火。千樹梅花作上元。夜郎曲云。夜郎城。桐梓原東蝶蝶平。村民如野鹿。猶說竹林名。夜郎溪。棐木陰中半景西。漁舟投樹宿。水鳥遶花啼。夜郎歌。漢宮曾取教秦娥。竹枝傳窈糾。楊柳轉猗儺。○志云。夜郎里有廢扶歡縣址。按寰宇記。扶歡縣。唐貞觀十七年與榮懿縣同置。以縣東扶歡山為名也。屬溱州。唐書。貶韓愼為榮懿尉。即此地。又有廢溱溪郡。按寰宇記。溱州土地所屬。與夷州同。亦貞觀十七年置。天寶元年。改為溱溪郡。志又有廢朗山縣。在治西十里。不知何代設。城壘猶存。

仁懷縣

寰宇記云。芙蓉縣。唐貞觀五年置。屬郭州。尋屬牢州。十六年牢州廢。改屬夷州。又改屬播州。初置在芙蓉山上。後移於縣東南三里之芙蓉江側。此芙蓉縣之所由名也。○寰宇記又云。仁水在縣西南一里。東南流注郭水。志云。仁水在宣撫司東南五十里。此仁懷縣之所由名也。○圖經云。廢舍月縣在州東南九十里。唐貞觀九年於縣理置高山縣。旋改為舍月縣。以界內舍月山為名。涪陵江在其東九十里。○廢胡江縣。在州東南四十里。貞觀九年於縣置貢山縣。旋改為胡江縣。以界內胡江為名。有巴水在其南三十四里。○廢羅為縣。在縣西南二百里。貞觀九年置郭施縣。旋改為羅為縣。以界內羅為水為名。水源自縣西百里羅為山出。流經縣南。又東流至胡江。入涪陵水也。顯慶五年廢。城址猶存。○廢胡刀縣。在縣西南五十里。貞觀九年置粹蘧縣。旋改為胡刀縣。因胡刀水為名。水在縣南一里。東流合胡江。開元二十六年廢。

真安州

圖經云。本夷州之境。與黔思犬牙。其地山溪竦秀。岡巒連綿。竹樹茂林。千里不絕。物產頗饒。與渝之南川。武隆。彭水相接壤。○寰宇記云。唐貞觀十七年開闢邊夷。置播川鎮。後因其處有降珍山。乃以鎮為珍州。取山名也。長安四年改舞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鶴州。十四年復為珍州。宋乾德四年。刺史田遂上言。自給賜珍州郡名已來。連遭火災。乞改州名。詔改為高州。尋以嶺南有高州。加西字。元復為珍州。偽夏明玉珍避諱。因改為真州。○圖經云。唐太宗開山洞。始置珍州。時幷置夜郎。麗皋。樂源三縣。寰宇記云。其縣幷在

州側。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隨有宿田處爲寄理。移轉不定。方輿云。珍州有麗皋。白崖。思義。安定。壽山五堡。官軍所駐也。夜郎今桐梓縣。樂源廢縣在治西六十里。有樂道書院。漢尹珍建。又云。尹珍以俗教稼穡。併建務本堂。〇紀勝云。珍州有東松。西松。豹子。羅豢四山。按二松俱在州南三百二十五里。豹子在州北八里。山多產豹。羅山在州西南三百里內。唐志有羅豢縣。言此山高遠。可瞰羅豢也。〇勝覽云。三江者。去州三十里。即明溪。又曰虎溪。在州東十七里。思溪在州西北百八十里。出南小軍。與明溪合。又有貫珠溪。按在今治西八十里。源出虹轉山下。屈曲今合三江矣。〇志云。楊六郎寓白鳩亭。亭在古城。其憩休處在三塊石。是迹猶存。按六郎宋太原楊業之子楊延昭也。事跡不可考。又云。僞夏傑號其將江中立。築城以守舊州城是也。眞州將鄭昌孫據石城抗之。今南山寨是也。大兵初至。昌孫執中立以獻。命待世其地焉。按平播之後。眞州始加安字。州判官有鄭。駱二姓。鄭即昌孫後也。駱氏未詳。方輿勝覽云。宋徽宗時。大駱解上下族帥駱世華。駱文貴等獻地。立珍州。亦曰樂源郡。或即駱之始云。

綏陽縣

寰宇記云。夷州義泉郡理綏陽縣。在漢爲牂柯郡境。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隋大業七年。始受招慰。置綏陽縣。屬明陽郡。今甯夷縣西北八十里。舊明陽郡是也。唐武德四年。罷郡。置夷州於思州甯夷縣。領夜郎。神鳳。豐樂。綏養。雞翁。伏遠。明陽。高富。甯夷。思義。丹川。宣慈。慈岳十三縣。六年。廢雞翁縣。貞觀元年。廢夷州。仍省夜郎。神鳳。豐樂三縣。以伏遠。明陽。高富。甯夷。思義。丹川六縣隸務州。宣慈。慈岳二縣隸溪州。綏養縣屬智州。四年。於黔州都上縣復置夷州。六年。復分置雞翁縣。十一年。以義州之綏陽。黔州之高富二縣來屬。其年又自都上縣移於今理。領綏陽。都上。高富。雞翁四縣。十七年。又以廢牢州義泉。洋川二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義泉郡。乾元元年。復爲夷州。按今貴州石阡府所轄。多係夷州地。以綏陽爲舊理所。故詳及之。〇圖經。綏陽縣有波利山。在北二十里。有安徽水。一名孤徽水。西自綏養故縣來。東流經縣南八里。又東入都上縣界。涪江水在縣東十八里。南流注安徽水。〇方輿云。綏陽故城在今縣西三里。貞觀十二年。移於今理。廢城存。按縣志。今綏陽又移治筋竹里。在眞州長官司西北二百五十里外。〇志云。縣北十里碧霄洞。闊數十丈。懸石嶙峋。天成萬態。如刻如畫。又二十里。有三瀑水。即羅甘溪也。其源出於古井。每日辰午申三潮不爽焉。〇古蹟考云。趙家里之望魚樓。旁有三撫墓。按楊氏家廟碑。三撫姓趙氏。鄱陽人。乾符初。播有白龍太子之亂。其父常聚闔綠使偕楊祖平之。遂插草爲標於杉木堂。入籍而生三撫。既長。有神異。讀書於趕水鎮。嘗騎馬歸。轡下拖砂石兩片。今趙廟前上馬礅是也。刻有壬戌年等字。墓存廟後二十丈許。有隙可窺見其棺以鉤懸去地二尺許。〇古蹟考云。朗水里之溪源地。有柳宗元書院。按子厚以柳易播。尚未得請。不知何以有祠。曰眞其義也。〇志云。宋大觀初。於綏陽縣置承州。廢都上縣在其南二十五里。廢義泉縣在西南百里。廢洋川縣在西北百里。〇寰宇記云。都上縣。隋置。唐武德元年屬黔州。貞觀四年。置夷州縣爲理所。十一年。州始移綏陽。有溶水。一名狀野水。西北自綏陽縣界流入。經縣西十四里。又折西南流。入費州雞翁縣界。〇義泉縣本牂柯地。隋大業十一年置。初屬明陽郡。唐武德二年。改屬義

州。貞觀十一年。於縣理置牢州。十七年。牢州廢。縣屬夷州。有文離水。東北自廢綏養縣流入。流經縣西。又東南流入廢樂安縣界。〇洋川縣。亦牂柯地。武德二年。於縣東北七十里置屬義州。貞觀元年。改屬思州。開元二十五年。屬夷州。有小水西南自廢高富縣流入。東北經縣七十里。又北入務川縣界。〇甯夷縣。舊屬思州。開元二十五年。屬夷州。〇廢高富縣在今州東北百里。隋大業七年於廢縣南三十里置屬明陽郡。末年陷夷獠。唐武德四年。再置屬夷州。貞觀元年。改屬務州。十年。又改屬黔州。十一年。復屬夷州。有小水在其縣南三十里。東入甯夷縣界。〇廢雞翁城在縣西南七十里。武德四年。置屬夷州。有狀對水。東自都上縣界流入。經縣南三里。又南入費州城樂縣界。永徽後。與高富縣同廢。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一

下川東道

夔州府一 奉節縣附郭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寰宇記云。南鄉峽在奉節縣西四十七里。龍洞溪出焉。按即今之龍洞候館矣。梁元帝早發龍巢詩。征人喜放溜。曉發晨陽隈。初言前浦合。定覺近林開。不疑行舫動。惟看遠樹來。還瞻起瀑岸。稍隱陽雲臺。〇經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注云。劉先生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郡國志曰。劉備改魚復爲永安。仍於州西七里別置永安宮。城在平地。陸游入蜀記云。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辟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按寰宇記云。周武帝天和元年。自白帝城移理於永安宮南五十步。宣政元年。復還白帝城矣。〇志云。郡有義泉。諸葛武侯所鑿。侯慮城中無水。乃接筒引泉入城。後夔守亡藝。以權水取錢。至宋侍制王龜齡罷之。陳剛中記云。夔惟節度府。漕臺西廳有井。紹興二年。井大壞。故公領使事。發地二百尺而始及泉。以桐木甃之。〇志云。郡學即永安宮址。陸文裕云。郡守錢唐畢夔同。漕使渡澤張琦。以紹熙元年六月初吉。祗謁先聖先師。因延建業之士。則從漢嘉張子宸。郡文學

三山村中皆在。施萬大富文學校、樓堞李廷光、九華詩崑過三衢。毛遂竇與島。遂會宜岡道。規廡一所。是國子教池。任精經營之美。因毀著觀三峽圖。聽水許整。詩話久之。茫然忘著。遐想詠歸之風。名教之樂。其有既耶。按柯甲跋云。其字皆隸古體。○碑目云。少陵遊蜀。凡八稔。在夔獨三年。平生所賦詩。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三百六十有一。治平中知州賈昌言刻十二石於北園。歲久字浸滅。建中靖國元年運判王蘧彙爲十碑。今碑在漕司。○北園即瀼西果園也。入蜀記云。地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士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杜甫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詩。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其二。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登擣干戈際。全生麂鹿群。人江北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其三。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鉏立。江猿吟翠屏。其四。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又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四十畝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鴨初。雪籬梅可折。風樹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因歌野興初。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郡有制勝樓。即北樓也。宋張商英序云。夔據荊蜀往來之衝。渝瀘施黔貊場之郡。倚州爲重。而頹垣廢壘。居民暮夜出入不禁。殆非所以防微消患。嚴官府。壯屏翰之意也。熙甯十年。轉運副使董大夫請於朝而新之。知郡事王仲祥董其役。遂負赤甲之固。合月臺之遺址而增築之。建爲譙樓。宏大煥發。凡山川

之形勝。蓋在目中。大夫以制勝名之。意深哉。既落成。諸公亦作詩以詑之。將鑱于石。以廣其傳。於是金馬張商英適西來。爲之序云爾。倚書司門郎中知渠州事王延禧北樓詩云。夔子城新築。長江使作濠。欲兼諸四敵。故起北樓高。即舊基仍峻。因時力不勞。青天纔咫尺。翠壁似周遭。近與東西瀼。遙分上下牢。百蠻歸指掌。三峽見秋毫。帝道方無外。皇威到不毛。三鉤閑夜鎖。八陣試春遨。守土慙非稱。提兵亦豈叨。經營皆使指。備禦本戎韜。力憑爲山助。名加制勝褒。登臨欲吟咤。深愧杜陵豪。○方輿勝覽云。白雲樓在計臺。有三閣。程之才序云。漕舍據此山之麓。西園錦石堂。又據漕舍之北。地勢益高。歲久且敝。因稍增築。代以重樓。名其上曰白雲樓。中曰秋蕖閣。下曰山堂。登覽之勝。甲於一郡。於其成也。不可無紀。輒吟詩一篇。爲作者前驅耳。詩云。竊態城郭邊蒼崖。高壘煙嵐亦壯哉。平地窺觀心未愜。重欞徙倚眼前開。披襟風月爭新入。刮目江山破迴來。日落三峨知處所。雲浮雙闕欲崔嵬。剗牀不愧庾公興。奚囊還思杜老才。更待攜衾藏清景。夜深欄檻逼昭回。○勝覽云。江月亭在戎鈐司。王龜齡詩。長江何處水。明月幾州天。月與江無約。相逢是偶然。碑目云。癸亥燈夕前一日。臨川何異同叔招王鈐轄飯。次日當用故事。遂遣使鉦對李誠之同至江月亭。鈐轄錄示梅谿舊題。扶有所請。方辭以老態無復強綴語言。聊記歲月云爾。是夕五鼓。形於夢寐。得二十字。其辭曰。月湖湖上月。到處有光輝。既解相隨出。當須照我歸。覺而甚喜。歸日可期。既登茲亭。水月相得。愈切刀頭之夢。故併書以遺之。鈐轄名光遠。字宏父。是爲江月主人。○陸游文類云。瑞白堂在治內。郡守王十朋五月十五日夜與劉昭美草酌於瑞白堂。秉燭觀跳珠。分韻得跳字。詩云。五月峽

中天氣激。竹筩引水能流。江濤能老臥未起。崖石不枯珠自跳。草草杯盤對君酌。燈前疑是簷花落。宦牆寫出萬斛珠。其向炎天作冰雹。妃子名園荔子丹。纖手初摘堆金盤。細擘輕紅唱君曲。咀嚼水晶芳頰寒。老翁與僮如年少。激水成珠堆一笑。劉侯自有胸中珠。不止照人兼自照。劉儀鳳得珠字云。別來世故朝昏殊。相與言之忻模糊。兩翁得酒促坐席。感深念極氣欲蘇。龜龍亦解作水供。細碎尋文如渴烏。衣巾生秋冒毛髮。金石相擊環珮趨。江山豪壯傍簷組。醉中頻貫熒熒珠。此時一事復挂口。爲樂未竟成暗嗚。夔州變民困湯火。潤澤有志無其途。眼前焦熬十萬戶。欠伸戲笑皆潸。自操盆鼓入官廩。不輸一錢分水符。讀書功力無表畔。久矣俗吏輕吾儒。○昭美有自歸州陸行至夔州詩云。久客歸心速。江流陸險艱。夢驚人鮮麗。生出鬼門關。草滿雕驍國。神依霧雨山。未平千古恨。慘澹入蘺攀。又飛潞時時雨。疎風處處蟬。草萬秋臥月。雲幕午垂天。夷險鑑與底。陰晴爲道邊。荒村無勢酒。坐睡婦顛屑。又戶口村無幾。犁鋤力不堪。林荒樗櫟蕃。月黑虎狼貪。幽絕雲眠穩。猿閑谷飲甘。故山深未極。斷盡茅菴。又倚伏關犁勸。幽微各有生。燒痕移窟穴。林曲聚飛鳴。將士常饑色。層坡被惡名。經行不睡地。山好故留情。又曠對無人宿。危亭犯雨過。徧雲堆巘峭。剎府現兜羅。酒觸秋懷壯。天留暮色多。不勝行役苦。裁入竹枝歌。又行行夔子國。尺寸到江濱。開闊一杯酒。平生三故人。遂危猶嬴蹙。步壞欲抽身。脫棄羨鞶覓。宦關任汝嗔。自注云。故人謂龜齡元章。行可也。按昭美。普州人。性酷嗜書。嘗閣板木抄錄殆遍。親自校讎。至杜門絕交。爲人勁鯁。諾見著作記及詩話中。○經云。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云。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

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週迴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一磧東西一百步。南北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劉賓客嘉話錄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高似孫緯略曰。八陣圖在魚腹者。隨江布勢。壘石爲規。前蹲豎門。後倚御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假月九六鱗差。江白龍來。奔怒湍激。疾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從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孰蟲枚椿。知進何年。曾不一戾。是非天所愛神所敬者歟。詩林載晉桓溫伐蜀。觀八陣圖詩云。訪古諳其真。尋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仍謂從事曰。此常山蛇勢也。杜甫八陣圖詩。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劉禹錫詩。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鸛飛。波濤無動勢。鱗甲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蘇軾詩。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

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奸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屢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群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蘇轍詩。滾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四數。遙指如布棋。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兵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豈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使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李興宗詩。江從岷來觸瞿唐。夏潦潰裂怒勢張。豁滿水落洲渚露。壘壘江石堆作行。半斜半直半疏密。方營周币門東出。相傳呵護有鬼神。驚波不能移寸尺。想見當年諸葛公。綸巾羽扇揮悲風。令嚴部伍寂如水。出沒變化機無窮。乾坤不足當經理。寓留古法良苦趾。上灘下峽一千年。多少英雄測元旨。小兒元子識多知。當山蛇勢吾能窺。灘上枋頭異絕倒。空使虬髯論蝸奇。斷輪不可傳其子。此公天機藏骨髓。奈何蝦蟆生螻蝸。炎劉已灰吹不起。天教三馬食一槽。老馬嘶噎暫咆哮。渭陽巾幗勢將蹶。大星夜附西軍號。嗚呼興廢盡天意。中原腥膻今六紀。胡雛骨肉正相殘。欲挽遊旋嗟誰使。大官館燕粥粲餘。小官踏臍塵埃裏。舉目厭厭九泉人。誰訪草廬談世事。向來蹐路棧莫投。而今投機欠良籌。君不見峽山深深茅舍底。有人抱膝高聲嘯。張縯陪安撫大卿登八陣臺覽觀諸葛公遺像。偶成長句云。白帝城西魚復浦。十月江平見陣跡。當年累石紛成行。此地臥龍經講武。轅門外建嚴守權。列陣相承存後伍。何人蛇勢識當山。未數魚麗矜鄭拒。滕知精神貫金石。尚想號令嚴鉦鼓。老兵料敵應疑生。川后澄波其敢侮。向令赤伏有餘符。下睨皇州直指取。云何遺跡司神明。獨斬豐功被寰宇。高城置酒北臨眺。往事興懷增歎憮。巍然王佐三代前。信矣明言照千古。○舊經云。八陣圖銘石刻在磧中。今不復見。張季長詩。刻銘久伏水底碑。教戰時存山下鼓。自注云。有圖銘巨石。今伏水底。又云。山下有石鼓。相傳爲武侯教戰之音也。○志云。先主廟舊在永安宮南。今移白帝城內。杜甫謁先主廟詩。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爲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三山林栗詩序云。諸葛武侯祠舊在西山。歲久摧圮。永嘉王霨事帥夔日。移置陣磧。淳熙漕使還著庭賓恢。杜甫諸葛廟詩。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歎息吟梁父。躬耕起未遲。竇叔向武侯廟詩。永安宮外有祠堂。魚水恩深祚不長。角立一方初退舍。擬稱三漢更圖王。人同過隙無留影。石在窮沙尚啓行。歸蜀降吳竟何事。爲陵爲谷任蒼蒼。○方輿勝覽云。武侯廟在八陣圖之臥龍山上。時州理白帝。故少陵詩云。猶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也。有堂曰開濟堂。何耆仲開濟堂小記云。堂闕歲久。垂壓矣。淳熙獲圖作硯濆山。何耆仲假守埜而新之。因勒著本末。肖侯像。摘老杜兩

朝開濟老臣心之句。以字堂。坐山尉任份來蒞事。春二月乙亥落成。丁酉遊臥龍山詩。日長春老職司閑。縱轡因尋郭外山。花氣半飄清磵外。泉聲多在白雲間。香燈肅殿僧事。鐘梵蕭蕭爽客顏。坐有詩人樽有酒。挺挹城市宿醒闊。溫陵曾借和。承平桑者自閑閑。巴俗燒畬滿四山。招集賓僚來野衣。追呼父老到田閑。及時勸課知宣化。繼踵催科卸厚顏。庭半羣僧享安逸。坐令檀施叩禪關。陸游題臥龍山詩。浩蕩幾日客。遺蹤獨倚崖。作吏今三月。偷閒始一來。雲歸就宿。江怒卷山迴。更欲窮幽賞。城頭疊鼓催。查篇炬臥龍武侯廟詩。山巔祠貌儼丹青。千載懷人爲一登。隱隱故營迷白帝。茫茫恨水向西陵。石根幽芷香無價。雲頂松杉翠作層。人事天機古難料。詩成試語定中僧。周時題臥龍詩。幽過翠峯入骨清。秋來曾憶去年登。無風細路蒼蒼寺。落照孤城認綺陵。瀏漣江濤隨渺渺。清明花樹又層層。不聞不見無窮盡。唯有禪房白足僧。王十朋題臥龍山觀音泉二十韻。是行可元章云。去歲游廬山。社中觀白蓮。不飲遠公酒。聊酌聰明泉。肩輿過武昌。乘興西山巔。嵒乳飲菩薩。詩篇誦蘇仙。夔州苦無井。甕俗殊可憐。竹筒喉不乾。可浣不可煎。日汲臥龍水。陟賴濟夫肩。所取卻幾斛。深慙未投錢。前日招提游。入耳聲潺湲。孤澄可照膽。草木皆光妍。道人出新茗。林間手親研。至今清夜夢。猶到幽亭邊。交遊況離索。回首成悵然。何時鹿呦呦。重訪山中禪。柯甲題臥龍武侯廟詩。巴江一綫東巴山。不礙登臨氣象寬。寺隱蟠龍松影亂。碑殘科斗蘚痕斑。十分激酹隨宜啜。一酌泓澄徹骨寒。欲覩孔明千古恨。令人勇跨玉驄鞍。三山朱焕詩云。野往從來物外使。瘦筇拄到臥龍巔。下臨斗絕疑無地。峻極盤旋別有天。遠遠峯巒猶帶雪。蒼蒼竹柏幾經年。武侯向日三分國。大士今朝一派泉。休泥遺蹤論往事。且將此水滌真田。淵源瑩深爲方寸。世界收藏擬大千。黃山谷臥龍行記云。天水張茂先世京、南昌黃庭堅魯直、京叔向嗣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新雨晚晴。同登中閣。觀白鹽之崇峭。想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裴徊久之。跋云。涪翁以文學名世。曾學徐浩而婉美。翁死三十年矣。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遊者。莫不欣然慕之。都運徽猷久從翁遊。而文學翰墨皆造其妙。步趨之相若。模範之相承。登望之相維。觀映婉嫕卓乎。其能肖也。後之人苟未知涪翁之賢。請觀於公可知矣。苟有未知公之賢。請觀於涪翁可知矣。建炎五年正月日門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王行謹跋。○穎川劉均國邀古雍李紹隆、洛陽邢仲時、陽翟衛師房、黃山韓次阮遊臥龍山。咸平院謁長老忠禪師。建炎四年十月晦日。均國之子瓌侍。○侍郎閻公運使張公同遊臥龍。紀行云。余初自宣威幕府從季長湊事北闕。人道山爲學士後三年。余始被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今丐祠得請而歸。曾季長護漕夔門。相與道舊故。握手號咷。蓋闊別已十年矣。辱道家燕款。浹辰亡倦。故後游臥龍山。松風簫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積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不問天涯爲樂之至於斯也。淳熙九年三月癸巳唐安閻蒼舒才元書。○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涷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纏絡松上。如積雪。崇陶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送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盛。前已開。道人植

舊護持，留以供客，歐能縱步泉上，論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陸游跋闕著作臥龍行記云：著作闕公出使峽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遊以孤生起羈旅，萬里佐州，沒闒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闕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貴也。公免歸之明年，游以事至臥龍山，成平寺長老惠樞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游書其末。游曰：方闕公之門可炙手時，此寺伏不出，今公歸臥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樞方刻其書，為不朽計，嗟乎，是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游識。按闕著作者，孫，芮城人。○黃傑臥龍紀行云：帥帳跨巖，陳蕃之榻，衣具次，王勝聯轡登臥龍，置酒高會，賓客從者十有六人。是日金虎嘯風，丹雲蔽日，涼生尊俎，興在江山，獻酬既洽之餘，挹大士泉，訪海仙像，壁瓶息，神情清，瞿塘逕漏乘盡乃去，眞勝遊也。慶元己未七月十有四日，普齋黃人傑書。○李壁臥龍行記云：眉山李季允、同漢嘉王中父、襄陽晁正夫來遊，時春陽暖嬌，風埃四起，酌泉松石間，意頗愜。無何，雷雨忽至，晚登寺閣，望赤甲白鹽，山色如洗，相與舉酒樂甚，遂留宿山房。慶元六年五日。○水經注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即沒，秋時方出。灩澦如象，行人莫上；灩澦如馬，行人莫下。峽人以為水候。李膺益州記云：灩澦堆與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故曰灩澦。又曰淫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預也。爾史云：淫豫大如襆，瞿塘不可觸。樂府云：淫豫大如馬，瞿塘不可下。類要云：淫豫大如鼈，瞿塘行舟絕；淫豫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坤元錄又作猶豫。水經注灩澦歌曰：江頭白浮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孝子傳云：庾子與扶父柩過瞿塘，六月水泛，子與柩而遂平，既過，泛溢如故，人歌之曰：灩澦如牛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成子韶高齋過灩澦水則云：開封成鐇子韶，寄瞿塘關愼安、晏澤民，成都郭公臨舜卿東去，過高齋，覽形勝，遣人撐舟乘繩際石，則灩澦之水約八十四丈。子韶曰：夏中江漲，灩澦上水猶三十餘丈，可想見矣。澤民之子慶胄侍。淳熙乙巳正月二十五日。○范成大吳船錄云：六月丙辰，泊夔州，早遣視瞿塘水，僅能沒灩澦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灩澦撒髮。人云如馬尙不可下，況撒髮邪。是夜半水忽驟漲，渰及排亭，及明，走視灩澦，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夔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獨灩澦之頂猶渦紋瀺灂，舟拂其上以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盡皆驚阻。余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招頭處，任其蕩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俗諺云：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束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水勢適可，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淹沒草木，謂之青草齊，則諸灘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灘，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陸游入蜀記云：二十六日晚至瞿塘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歲旱時，石露大半，有三足如鼎狀。○闕者孫瞿塘關行記云：乾道庚寅中元日，闕者

孫約、李時雨、陳彥哲、建譙、宋昔、李普、張徽之、雍大椿，飲於三峽堂，晚擕餘尊下瞿唐關，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司關者之居是也。遂飲於此，茂林修竹間，小亭縈紆。客曰：此唐劉夢得故宅址，夢得遺愛有石，好事者取去。復飲關上高齋，誦少陵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歎此老具眼如此，變江山元氣為少陵所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壁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為太守汪君言，客陳彥哲挺贊出席，願出力助築之。僕謂不可隘而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故貫今司關唐闕者。○詩話珊瑚鉤云：唐周郎自蜀買奴曰：木精滯沈水，乃昆侖洞水之屬也。郎疑瞿塘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瞰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按今謂之下關城矣。○樂府解題曰：瞿，盛也；唐，陂池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也。又云：夏則為瞿，冬則為唐。杜甫瞿唐兩崖詩云：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白居易夜入瞿塘峽詩云：瞿塘天下險，夜上信難哉。岸似雙屏合，天如匹練開。逆風驚浪起，拔篙暗舡來。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宋祁峽口詩云：萬里西南路，瞿塘居上游。峽分山對立，江介水爭流。蛟鱷從來患，風波自古愁。幾時飛雨槳，歸去滿帆秋。蘇軾瞿唐峽詩云：自昔懷清賞，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瀚，壁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墮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僧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儘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舊俗接魚蠶。板屋漫無瓦，巖居窄似庵。伐薪常冒險，得米不盈甔。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無諳。矍鑠空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耽。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遊霄漢，無心顧雀鶴。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蘇轍入峽詩云：舟行瞿塘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瓢。峽門石為戶，鬱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呼吸信奔浪，不復由長篙。兩山蹙相值，望之不容舠。漸近乃可入，白鹽玆雄高。草木嘗倒生，哀叫悲元猿。白雲繞長袖，碧露如飛毛。○峽程記曰：瀘、合、遂、蜀四州，皆峽中郡。白鹽江、枯柏、滄溝等江，至此二百八十江，會於峽前，次荊門，都四百五十灘，即有清水、正峯、胡灘、漢灘、忽雷、閃電、浩灘、湖灘、猴尾、使君、主簿二灘，以沈舟得名，其他不悉記。三峽者，即明月、仙山、廣澤，其有瞿塘、灩澦、燕子、屏風之類，皆不預三峽之數。唐楊炯廣溪峽詩：廣溪三峽首，曠望兼川陸。山路遶羊腸，江城鎮魚腹。喬枝百丈懸，飛水千尋瀑。濺浪迴天高，盤渦轉深谷。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陽有龍伏。常山訓軍旅，永安興版築。池臺忽已傾，邦家遽淪覆。庸才若劉禪，忠佐為心腹。設險猶可存，當無賈生哭。○經云：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注云：斯乃三峽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白鹽崖，高千餘丈。天旱，然火白鹽，推燼入淵，即雨。常璩以澤有神，鳴鼓則雨，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刺史二千石經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下，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此峽多猨，猨不生北岸，北唯一處，或有取之放著此山中，初不聞聲，

辯同駱駿渡汶而不生矣。其峽蓋自神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杜甫白鹽山詩曰。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放舟歸。按盛宏之荊州記。謂漢高祖伐秦。途經於此。見淵中白璧赤柱。狀若官府。因名龍淵矣。○經云。江水又東南逕赤岬西。注云。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毫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郭仲產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注云。赤岬山巖穴中路一匣。甚高不可升。相傳乃古兵書匣。○經云。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注云。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謂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城。取其王巴蜀。蓋巴東郡治也。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以魚復爲固陵郡。趙允訴劉璋改爲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迴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十七丈。又東傍瀼溪。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唯馬嶺小差委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猨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縣有夷溪。即狠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益州記曰。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水經注云。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木。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漢書地理志云。江關都尉理魚復。寰宇記。蜀章武二年。先主爲吳所敗。改白帝爲永安。晉太康中復永安爲魚復。有故江關。在江南岸。北對州城。宋泰始三年。以山峽險隘多寇賊。立三巴校尉以鎮之。宋末廢。唐置都督府及刺史。郡治於此。○文苑英華。常袞授持節都督夔州諸軍事兼夔州刺史。柏貞節制云。山峽雄重。江關要衝。輿地碑目。夔州都督府記。唐會昌五年刺史李貽孫文。繆師禹書。見歐陽公集古錄、今在瀟湘集。古錄云。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湮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於斯也。如貝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況其書乎。余以集錄之博。僅各得其一爾。○又云。唐夔州刺史廳壁記。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刺史中山劉禹錫撰。今見存。○張說下江向夔州詩。天明江霧歇。洲浦棹歌來。綠水逶迤去。青山相向開。城臨蜀帝祀。雲接楚王臺。舊知巫山上。遊子共徘徊。司空曙送夔州班使君詩。魚國巴庸路。麾幢漢守過。曉樯爭市隘。夜鼓祭神多。雲白當山雨。風清滿峽波。夷陵舊人吏。猶誦兩岐歌。戴叔倫送盧使君赴夔州詩。曉管隨旌旆。高秋遠上巴。白波連霧雨。青壁斷蒹葭。凭几蠻童靜。登樓萬井斜。政成知變俗。當應讓輪車。唐求舟行夜泊夔州詩。維舟鏡面中。迴對白鹽峯。夜靜沙堤月。天寒水寺鐘。故園何日到。舊友幾時逢。欲作還家夢。青山一萬重。鄭谷入夔州詩。萬家煙樹[illegible]隱隱見夔州。夜靜明月峽。春寒堆雪樓。獨吟誰會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張祜送曾黯遊夔州詩。不遠夔州路。層波灩澦連。下來千里峽。入去一條天。樹色秋帆上。灘聲夜枕前。何堪正危側。百丈半山巔。又送楊秀才入蜀夔詩。非諸逢游客。瞿塘上去船。峽深明月夜。江靜碧雲天。舊俗巴渝劇。新聲蜀國絃。不堪揮慘恨。一涕淚潸然。釋齊己送周秀才遊峽中詩。又向夔城去。知難

勸旅魂。自非亡國客。何處斷腸猿。灩澦分高仞。瞿塘露淺痕。明年期此約。平穩到荊門。○白帝城。公孫述所築也。東觀漢記。白帝城舊名魚復。公孫述見白龍入井中。以爲應己之祥。改爲白帝。陳子昂白帝懷古詩云。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猶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杜甫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又上白帝城樓詩。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城中有白帝廟。入蜀記云。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碑目云。關城白帝廟碑凡三。其一元和元年。其二長興二年。其三廣政元年。廟有斫殘柏柱。大可十圍。高二十丈餘。乃公孫述時樓柱。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又有三石筍。王十朋詩云。白帝祠前石筍三。根連灩澦立相參。不知此石能言否。往事應同老柏談。自注云。有二柏甚古也。石筍上。行記云。江通濟道。呂珣東玉、黃庭堅魯直、同來。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方輿勝覽云。越公堂在瞿唐關城內。隋楊素所建也。杜甫宴越公堂詩。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堦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杯氣。心傷豔蕊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向東流水。生涯未即拋。張俞越公堂詩。越公作隋藩。烈烈耀威武。駐馬白帝城。營堂壓巴楚。俯瞰萬里流。徘徊覽千古。鬼工役精魄。梓制衒刀斧。四柯無櫱櫨。大廈唯柱礎。崢嶸露節角。犀㮰轉欂櫨。丹漆久磨滅。風雲尚吞吐。自注云。堂奇構宏敞。內無撐柱。負楹中脊。邈不可度也。○城隅有堂曰三峽堂。宋祁詩云。林梢十里上崢嶸。飛檻初濛縹緲間。壁子風煙依白帝。夜郎耕稼接烏蠻。砌橫亂石遙臨檻。門對高峯近帶山。咫尺瞿塘吁莫測。每來登此念江關。又云。初尋磴路踏雲煙。漸引茅簷屋數椽。江影動搖波面日。山光隱見峽中天。放懷樽酒邀梱客。回首旌旗趁市船。要與舟人同此樂。移花種竹滿巖前。呂商隱三峽堂行記云。商隱被命赴闕。大卿李先生實帥夔門。作三峽堂。成而未考也。因相率置酒作樂其上。同來者郡僚張悅之、陳子長、員仲文、尉邦彥。堂據峽口。俯瞰洪流。堠摇灩澦。實爲偉觀。歲淳熙己亥八月二十三日成都呂商隱周父書。○有杜甫宅。少陵移居夔州郭內詩。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愧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概欲相兼。其二。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其三。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束風常急。江流氣不平。祇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又西閣詩云。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又西閣雨望詩。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徑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疏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溼。萬慮傍簷楹。又夜宿西閣曉呈袁二十一曹長詩。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輿地紀勝

云城東有東瀼水公孫述於水濱墾稻田因號東屯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爲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爲差帥曹月得九斗故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畝畝存我亦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陸務觀高齋記云少陵居夔三徙居皆名高齋其詩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又云東屯李氏居已數世上距少陵纔三易主大曆初故券猶在杜甫從瀼西移居東屯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又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市喧宜近利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勝客迷又道北逢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沿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又竿落西江外登溪北戶開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移佳景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回首憶朝班嗣者孫遊東屯詩呼船渡西瀼策馬行東屯猶有竹下屋依然柴作門林深多鳥雀山夠有猿猱世隔券猶在堂非基自存稼雲迷曠野屏翠墮層軒士厚疑吾卑深清何處源殖英金有種飯粒玉爲根盧翁戀春緒嚴芽蕃故園山名稱諸葛城傍爲公孫雲雨峽前夢琵琶山後村留人惟野趣隔市絕塵喧白裝東屯行云雨足稻畦新水滿插秧未半青短短馬鬣道逐下關頭北望東屯轉山坂一川洗盡峽中想遠浦疎林分氣象滿塍漫漫堰源低灘瀨泠泠石磯響中田築場亦有廬登飛夏屋何渠渠李氏之子今地主少陵祠堂疑故居○劉昉東屯祥雲寺行記云紹興戊申正月中澣出郊勸耕至東屯因落少陵故居祠堂之故闢祥雲寺後有瑞石歸路就往觀之策杖行山磵亂石間纔里許石果異也事無大小必先難而後獲是日自東屯還過瞿唐已將暮任資政之去留北同在者趙沂詠道文定國公才鄧高叔誼王鼎子新李驥元駿家茂秀實張非遜之朱齊卿醇甫李宗臣元聖楊舉時美眞勝實也劉昉方明書○辛昆曰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杜甫詩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寰宇記云三鉤鎮在州東三里鐵鎖斷江山橫江有張兩岸造舟爲梁施戰牀於上以禦寇焉鎮居數溪之會故曰三鉤唐武德二年廢碑目云鏁水記碑字但紀官名有都押衙金吾大將軍白元曜等字後漢書岑彭攻江關偏將軍魯奇應募直衝浮橋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皆殊死戰因飛炬焚之始得入關五代史後唐張武石照人仕王建爲破浪都頭大破高季興於夔以功陞鎮武軍節度使武帝作鐵緪絕江中流立於柵兩端謂之鎖峽宋史太祖遣曹彬伐蜀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中興小曆云紹定五年守將徐宗武於白帝城下巖穴設欄江鎖七條長二百七十七丈五尺五千一十股又有二鐵柱各六尺四寸刻徐宗武字○志云白帝城東十五里有勝己山以高出衆山之上也王十朋命名龜齡四月二十一日同運使周丈吞丈行香報恩精舍登佛牙樓觀勝己山望江流之險飯疏齋茗而還因作詩云盥與拂曉出東關鐘磬聲開香靄間心欲報君頻入院人逢勝己更觀山竹香細細禪房靜江水渾渾野渡閒欲問漁人與興廢黃鸝隔葉語綿蠻劉儀鳳報恩寺詩序云寺有唐立夫題字云本皆鐵佛寺有像今徙他處而碑記無存者是日寺僧汲相國泉烹香山茶甚新因次韶奉呈安撫待制詩云晚途無力走登攀佛士維摩草數間決去已

伴泓白水重游仍依佐青山舊詩句記懷疏儒師甘棄屢乞閒似我更宜歸計早雨簑擢日以夔州始興寺移鐵佛記爲劉禹錫撰矣唐文若報恩寺行記云紹興丙子七月峽中久不雨秋暑熾盛已已晦迎夕霧縮水復大漲余繫舟擁中杖策同二子將參來遊道人定觀迎謁欣然乃邀中作亭憩食方丈登佛牙閣覽其江山鮮明草木秀潤頓失三峽之獰寺本皆鐵佛院距今八百餘年屢易而不廢良有以也○寺產香山茶因名香山寺黃魯直香山寺行記云太守高仲本舉南昌黃魯直執江漕虔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爲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志稱巫山之側有天池凌可千頃杜甫天池詩云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出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嬰炎古今同聞道乘雷黑初霑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二

夔州府二

巫山縣

經云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注云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本志云烏飛巖在西南四十里與燕子坡相對宋晏守王十朋詩燕子歸期近吾今亦得歸烏棲一枝穩何必更高飛自注云隔江有烏飛崖也○經云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云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爲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謂之夔國也寰宇記云梁武帝廢建平郡而縣在隋加山字縣本夔子熊摯所治今多熊姓西北五十步有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生宋玉賦云遊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皆孟康註曰言其高出雲之陽也本志云陽臺山下有古宅廟其廟即唐張巡將雷萬春縣之跳石人也史載令狐潮征兵圍雍丘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驚詫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宋游入蜀記云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又娥字木蘭花詞云春水茫茫欲

渡南陵更斷腸，今有南陵渡矣，志云，廢南陵縣與陽嶺相對，晉置，劉宋廢，其址存，○碑目云，漢鹽鐵鍒記，在巫山縣，黃太史石刻云，余弟嗣直來攝邑事，堂下有大鹽盆，有款識，蓋漢時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造，桓溫隸字碑，亦在巫山，嘉定癸未，漕使王觀之併黃太史跋，俱徙置泮廡，王謂又作跋語，考其文為晉周撫墓碑，今不存，○入蜀記云，日晚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本志曰，楚宮在女觀山西畔，小山頂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務觀云，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額前欲壓，字纔半存，按此豈即周維州墓耶，○戰國策蔡靈侯飲茹溪，見北辛幸臣論，溪水流入城外五十步，東井，志云，東井在北城外，茹溪，俗名小溪也，○經云，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註云，溪水道源梁州晉興郡之宜漢縣東，入南遷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遷北井縣西，溪水又南屈遷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潔石穴，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王梅溪集云，縣東半里孔子泉，其旁民居童子亦能書，詩云，巫山亦有泉，可飲仍可沂，泉旁人幾家，嗔悲多奇兒，○經云，江水又逕琵琶峽，本志云，琵琶峯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翠女子治其吹笛，唱竹枝詞送之，梁簡文琵琶峽詩，由來歷山川，此地獨迴邈，百嶺相紆蔽，千崖共隱天，橫峯時礙水，斷岸或通川，遙瞻已迷向，直去復疑前，夕波照孤月，山枝斂夜烟，此時愁緒密，愁魂逝九遷，○入蜀記云，二十三夜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背出，色黯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應幾來，志云，清溪在縣東十里，○經云，江水又東逕巫峽，註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耶，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峽中有十二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栖鳳、登龍、聖泉，其下即神女廟，范成大吳船錄云，下巫山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入蜀記云，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峯，巒上入霄漢，山腳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峭，宜為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經云，江水歷峽東，

逕新崩灘，註云，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眾，皆崩崖所損，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竦桀，吳船錄云，自神女廟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艑掀舞，不當一槳，或為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矣，○水經註云，新崩灘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塗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曰血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訟於血塗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謂生居山上，郭景純云，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金石古文云，巫山峯頂古篆乃秦時物，邑人向萬云尚存，集古錄云，神女廟唐李吉甫詩一首，以貞元十四年刻，邱元素一首，無刻石年月，李貽孫二首，會昌五年刻，敬騫一首，元和五年刻，沈幼真詩，其他皆無書人名氏，可摸搨，○漢樂府，巫山高云，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齊王融巫山高云，想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霞乍舒卷，蘅芳自斷續，彼美如可期，寤言紛在矚，憮然坐相思，秋風下庭綠，劉繪云，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障，出沒不易期，嬋娟以惆悵，梁武帝云，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與芳晚曖，容光既豔復還沒，復還沒，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元帝云，巫山高不窮，迥出荊門中，灘聲下濺石，猿鳴上逐風，樹雜山如畫，林暗澗疑空，無因謝神女，一為出房櫳，簡文帝云，巫山七百里，巴水三迴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還續，梁沈約云，陽臺氤氳多異色，巫山高高上無極，雲來雲去常不息，常不息，夢來遊，極萬世，度千秋，庾義云，南國多奇山，荊巫獨靈異，雲雨麗以佳，陽臺千里思，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高唐一斷絕，光陰不可遲，裴親詩云，巫山光欲晚，陽臺色依依，彼美巖之曲，寧知心是非，朝雲觸石起，暮雨潤羅衣，願解千金佩，請逐大王歸，范雲云，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去，溟溟暮雨歸，巖懸獸無跡，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空依依，王泰云，迢遞巫山竦，遠天新霽時，樹交涼去遠，草合影開遲，谷深流響咽，峽近猿聲悲，只言雲雨狀，自有神仙期，陳後主云，巫山巫峽深，峭壁聳春林，風巖朝蕊落，霧嶺晚猿吟，雲來足薦枕，雨過非感琴，仙姬將夜月，度影自浮沉，蕭詮云，巫山映巫峽，高高殊未窮，猿聲不辨處，雨色詎分空，懸巖下桂月，深澗響松風，別有仙雲起，時向楚王宮，齊李孝貞云，荊門對巫峽，雲夢邇陽臺，旅火如奔電，隱石似驚雷，天寒秋水急，風靜夜猿哀，枕席無由薦，朝雲徒去來，陵敬云，巫岫鬱岧嶢，高高入紫霄，白雲開抱石，元猿迥掛條，懸崖激巨浪，脆葉殞驚飈，別有陽臺處，風雨共飄飄，唐盧照鄰云，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驚濤亂水脈，驟雨暗峯文，沾裳即此地，況復遠思君，劉方平云，楚國巫山秀，清猿日夜啼，萬重春樹合，十二碧峯齊，峽出朝雲下，江來暮雨西，陽臺歸路直，不見白家迷，[illegible]世翼云，巫山凌太清，岧嶢類削成，霏霏暮雨合，靄靄朝雲生，危峯入鳥道，深谷寫猿聲，別有幽棲客，

淹怜楚柱情。閻立本云。君不見巫山高高半天起。絕壁千尋畫相似。君不見巫山磕帀翠屏開。湘江碧水遶山來。綠樹春嬌明月峽。紅花朝覆白雲臺。臺上朝雲無定所。此中窈窕神仙女。仙女盈盈仙骨飛。清容出沒有光輝。欲暮高唐行雨送。今宵定入荊王夢。荊王夢裏愛穠華。枕席初開紅帳遮。可憐欲曉啼猿處。說道巫山是妾家。喬知之云。巫山十二峯。參差互隱見。潯陽幾千里。周覽忽已遍。想像神女姿。摛芳共珍薦。楚雲何逶迤。紅樹日葱蒨。楚雲沒湘源。紅樹隱荊門。郢路不可見。況復夜聞猿。沈佺期云。巫山峯十二。合沓隱昭回。俯眺琵琶峽。平看雲雨臺。古槎天外倚。瀑水日邊來。何忍啼猿夜。荊王枕席開。張九齡云。巫山與天近。煙景常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神女去已久。白雲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李白云。江行幾千里。海月十五圓。始經瞿塘峽。遂陟巫山巔。巫山高不窮。巴國盡所歷。日邊攀垂蘿。霞外倚危石。飛瀑凌絕頂。極目無纖煙。卻顧失丹壑。仰觀臨青天。青天若可捫。銀漢去安在。望雲知蒼梧。記水辨瀛海。周遊孤光晚。歷覽幽意多。積雪照空谷。悲風鳴森柯。歸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花早啼猿。松暝已吐月。月色何悠悠。清猿響啾啾。辭山不忍聽。揮策還孤舟。李端云。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虛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澗。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清秋見楚宮。張循之云。巫山高不極。合沓奇狀新。暗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二江春。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李沈云。從天心開地。脈浮動。凌霄。拂藍碧襄王。端眸望不及。似睹瑤姬長歎息。巫妝不治獨西望。暗泣紅蕉抱雲帳。君王妒妾夢荊宮。處把金泥印仙草。江濤迅激如相助。十二峯能怒行雨。崑崙謾有通天路。九峯正在天低處。李賀云。巫山

碧叢叢插天。巴江翻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溼雲間。盧象云。高唐幾百里。雲樹接陽臺。曉見江山霽。宵聞風雨來。雷從三峽起。天向數峯開。靈境信難見。輕舟那可回。皇甫冉云。巫山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戴叔倫云。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峯十二凌紫煙。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波逆激將覆船。雲梯豈可進。百丈那能牽。陸行巉岸水不前。灑淚向流水。淚歸東海邊。含愁對明月。明月空自圓。故鄉回首思綿綿。側身天地心茫然。孟郊云。巴江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峯。荊王獵時逢暮雨。夜臥高丘夢神女。輕紅流煙溼豔姿。行雲飛去明星稀。目極魂斷望不見。猿啼三聲淚滴衣。陳陶云。玉峯青雲十二枝。金母和雲賜瑤姬。花宮磊砢楚宮外。列仙八面星斗垂。秀色無雙怨三峽。春風幾夢襄王獵。雨態不在欄吹簫。斑竹題詩寄江妾。飄飄散絲巴子天。苦裝玉鬱紅復蟠。歸時白帝掩青鎖。瓊枝草草道湘烟。羅隱云。下壓重泉上千仞。香雲結夢西風緊。縱有精靈得往來。狖睨軒亦鄙陌。嵐光嵱嵷雷隱隱。愁為衣裳恨為襞。容灑朝行何所之。江邊日月情無盡。珠零冷露丹墮楓。細腰長臉愁滿宮。人生對面猶異同。況在千巖萬壑中。蘇軾云。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塊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容。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

意。野老笑吾傍。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峯。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女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為神女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峯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昀。澗谷千尋縋。山高狼虎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蔥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掛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櫱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為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許睹猶何變。來去如脫屣。嗟爾若無還。絕俗應不死。王安石云。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猱。下有出沒灘瀨之蛟龍。中有倚天縹緲之神宮。神人處子冰雪容。呼風吸露虛無中。千歲寂寞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丹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櫳。象牀玉几金芙蓉。陽臺美人多楚語。只有纖腰能楚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襄王夢裏事。但見朝朝暮暮長雲雨。范成大云。溼雲不收烟雨霏。峽船作灘捎石磯。杜鵑無聲猿叫斷。惟有佩珮迎客飛。西真功高倚禹跡。斧鑿鑄數倚天壁。上有瑤簪十二尖。下有黃福三百尺。蔓花虯木風烟喬。蘇珮翠微香火寒。靈游飄忽定何許。時有行人開廟門。楚客詞章元是諷。紛紛餘子空嘲弄。玉色頹顏不可干。人間錯說高唐夢。○唐王無競巫山神女廟詩。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晚蒼蒼。劉希夷云。巫山幽陰地。神女豔陽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歸來高唐夜。金釭焰青烟。頹想臥瑤席。夢魂何翩翩。搖落殊未已。榮華倏徂遷。愁思滿湘浦。

悲涼雲夢田。猿啼秋風夜。雁飛明月天。巴歌不可聽。聽此益潺湲。張九齡云。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薄宮觀啓。蔓草今如積。朝雲為誰起。崔塗云。楚黛儼如嫩。應傷故國春。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夢覺傳詞客。靈猶隔楚人。不知千載後。何處又為神。溫庭筠云。黯黯閉宮殿。森森蔭薜蘿。曉峯眉上色。春水臉前波。古樹芳菲盡。扁舟離恨多。一叢斑竹夜。環珮響如何。張子容云。巫嶺岧嶢天際重。佳期宿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峯。李羣玉云。寂寞高唐別楚君。玉人天上逐行雲。停舟十二峯巒下。幽佩仙香半夜聞。又云。廟閉春山曉月光。波聲四合樹蒼蒼。自從一別襄王夢。雲雨空飛巫峽長。王周云。廟前溪水流潺潺。廟中修竹聲珊珊。襄王一夢杳難問。晚晴天氣歸雲閒。李商隱云。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又云。非關宋玉有微詞。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胡曾云。楚國城池颯已空。陽臺雲雨過無蹤。何人更有襄王夢。寂寂巫山十二重。劉禹錫云。巫山十二鬱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珮。雲雨歸時帶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曹松云。巫山蒼翠峽通津。下有仙宮楚女真。不逐綵雲歸碧落。卻為暮雨撲行人。年年舊事音容在。日日誰家夢想頻。應是荊王留不住。至今猶得覩芳塵。劉滄云。十二峯嵐莽夕暉。廟門深閉霧煙微。天高木落楚人思。山迴月殘神女歸。觸石晴雲凝翠鬢。渡江寒雨溼羅衣。嬋娟似恨襄王夢。猿叫斷巖秋蘚稀。韋莊云。亂猿啼處訪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山

色未能忘宋玉。水聲猶似哭襄王。朝朝暮暮陽臺下。爲雨爲雲楚國亡。惆悵廟前無限柳。春江空鬭畫眉長。宋蘇軾云。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鼈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閒。飄蕭倚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妝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遐聽搖玉珮。來聽水潺潺。蘇轍云。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娑歌舞。空山日落悲風吹。舉手睢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麋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遊九州。朅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君虛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飄颻薄煙霧。泊然冲虛自無營。朝飧屑玉嚥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湍岸激作聲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書玉笈世莫覿。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廟中鼓吹長簫。採蘭爲飧蕙爲肴。玉缶薦芰香飄鼎。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沉寥。神君聰明無我責。爲我驅獸擾龍蛟。乘船入楚泝巴蜀。濤旋深惡秋水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多。范成大云。凝真宮前十二峯。兩峯娟妙翠插空。餘峯競秀尚多有。白壁蒼崖無數重。秋江漱石半山腹。倚天削鐵荒行蹤。造化鍾奇藴瑤嶽。與鑑探勝深珠宮。朝雲未能暮雲起。陰晴變日長浪瀼。瑤姬作意送歸客。一夜收潦乃回風。仰看館御飛欃過。回首已在虛無中。惟餘烏鵶作使者。迎船送船

西復東。吳宗旦云。長江出蜀初入荊。巫山十二開翠屏。雲華夫人王母女。東朝海若窺滄溟。金銀宮闕照水府。瓊壁瑤楹侔帝庭。江鑒河伯陪班立。龍女仙娥傍靉迎。眼看日卿出暘谷。身乘氣躡返金城。玉樓一似巫峯起。飈輪路爲巫峯停。鴻濛沃天帝疑譴。重臨殞鯀禹嗣興。悲風撼石從空落。蒼崖自裂無人聲。水工吁嗟愁白日。孤臣涕泣哀空山。兩山攢東一遇聖。心驚目駭遙乞靈。傳呼侍女詔侍從。指授神策煽神兵。黃魔披髮導狂翳。童律持石同庚辰。朝雲暮雨滿空碧。飛鶴游龍翔太清。卻疑魍魎遝妖怪。披文寶鼎防依憑。律前面對鬼神問。禹乃悟見虛空形。昔師三元授素書。今師元教居玉英。寶號雲華上宮主。亦是西華少陰精。在人爲人人莫識。在物爲物物莫名。了知真仙亥於聖。力拔倜款祈扣扃。樓氛緲縹凝雲上。觀闕巍峩飛瑤瓊。抱關師子虬綵倚。啓途天馬垂朱纓。靈官仙童濟濟與。毒龍猛獸光晶熒。瑤臺蕭瑟凝玉笙。龍袞拂地傳真經。汝功汝能幸及物。曰希曰夷猶未瑜。欲超大海躍爲馭。欲度飛沙雲作軿。沙高無耕路將絕。術闕無馭空難勝。寶書吾來自寥廓。伏讀汝可叱幽冥。出入水火縛虎豹。倒插五星呼六丁。回睥笑指丹玉笈。素手捧出容華綾。水行乘舟山乘樏。巨石自擘川自平。龍蟠蛇結除毒螯。巢穿穴堙蘇黎蒸。山形斗破餘斧迹。鬼工斲鑿非人程。元圭帝錫彰水德。真人號位居紫庭。東瞻禹穴付大寶。上聞若帝仍百齡。藤蘿滅長廢古廟。梅梁飛墮鐵繩縆。峽祠萬里跨江漢。血食千秋如弟兄。遂封真人行極妙。遺配夏后功相仍。云何言入楚王夢。作賦謝今宋玉矜。廣寒羿妃月色瑩。藐姑處子雪肌輕。月闕嬋娟窺繡戶。

雪呈體態入疎櫺。身行天上渺無迹。步到人間容有情。前賢撫實言語妙。今我復以歌詩鳴。晴嵐空翠不改色。迴流穡水長相縈。剪刀剪雲向空住。插竹插葉隨風容。仙人峩冠上玉砌。仙女舉帔搖金鈴。衆峯翼張浮翠葆。國手圖畫傳丹青。數從黃冠拜行殿。甫遂祝史祠郊坰。當衙文石白璐璐。入門青蓋高亭亭。元臣授策功照耀。小儒學道心精誠。頗聞秘訣換凡骨。遥參律呂騎長鯨。唐相云。楚澤隱巫山。翠壁開鴻濛。萬流東長峽。怒浪日箭奔。朝躋高唐。巖阿閟彤宮。衆壑散烟霞。榮光繞長虹。恭聞雲華君。少陰鍾沖融。受道紫清闕。飛化凌三空。徜徉江海上。千騎馳蒼龍。羽節回天維。夾夾朔斧。悵惘下宝人。昏墊無所容。寶書授神禹。百靈俟奔從。蛟螭委鞭策。山川奠西東。九州免爲魚。遂成萬世功。嗟余晚聞道。遂心敬倥侗。維舟垂崖邊。再拜望遺蹤。嶙峋山頭石。雲衣尚溶溶。縹緲玉珠靈。如在指顧中。童律不可聞。至言誰發蒙。仰首天壇下。松檜回悲風。宋鑄之云。靈均媒虙妃。喻意非法語。粤若古高辛。先爵娀娥女。兩美歲必合。參差會成阻。女生願有家。士仕期致主。德協斯服從。禮失那得取。弟子頗自異。昔契今齟齬。依然憎謗嫉。正爾困狎侮。邈探姑射機。轉弄離騷杼。冥心古先后。矯志雲外侶。上述懷世知。潔身幸親附。中言天淵互。廣遠萬物祖。矧茲德不逮。開聖足自輔。進儀來羨門。鵠室升公聚。太一禮既接。神人儼相遇。卒之志莫原。賴怨辭稱波。顛倒失所依。闇暝不知處。忠賢代所昧。妙麗衆目覩。微辭屬王惑。說夢疑人誤。高真渠元化。昏墊閱下土。平成啓文命。臨降枉飛馭。在楚俗則然。借秦良自喻。陳思懷抑鬱。敝識始天付。感此致意深。濟洛獨擬賦。虙妃泊重出。鏤枕猶妄語。騷詞信非經。傳者無奚趣。真游結習盡。體道棲純素。剪除魔魅想。毋重龍鬼怒。共磐拯民心。塗人可爲禹。范子長云。峽山多奇峯。擢秀推二六。雲谷臨天宇。岡脈蟠地軸。巉巖

照粉黛。宿雨留膏沐。岷江寄徑來。一帶縈仙麓。巖隈著叢祠。瑤席蔭嘉木。古初滾帝命。禹地任司牧。疏鑿佐夏后。鬼神受要束。洪流廻滄海。明德被金蜀。陋哉兒女見。幽獨在空谷。甚者雕蟲人。綺語汙流俗。女媧補天手。相望繼高躅。難以形色求。矧乃夢寐瀆。九章述明祀。千載起祇肅。若爲女蚑事。大間繼繡闕。靈均尙好奇。何怪門入玉。杖藜款祠宮。采芷薦清酤。斐章回無取。聊以詒巫覡。何獻云。丹師告我巫山下。不見圖經聞古語。廟嘶白馬雄黔烏。壁掛朱猿穴蒼鼠。可憐巫子分毛髮。豈有神仙飽芝茹。我然沈水焚寒泉。作送迎章沐雲雨。又云。玉虬旖旎懷余楚。羽幌淋漓笑神女。去去來來刺史詩。朝朝暮暮高唐雨。理辭清堪城錄。斷石斑斕蒼空靡。肅然生敬攝邪心。云是瑤姬佐禹。舟居常云。朝雲夕雨自虛無。玉笈親傳昏墊初。夏后已通三峽水。巴人誰省九天書。烟鬟杳杳藏旌仗。江月沈沈想佩裾。千古文章愁宋玉。可無一字及其魚。○吳世延十二峯詩。望霞峯云。披圖古勝高雲華。初見靈峯冠綠霞。拂拭塵容開眼睜。舟人指點到仙家。翠屏峯云。四合藤蘿羽葆垂。遠烟蒙靄畫屏圍。青冥向上疑神望。似鬥天關第二扉。朝雲峯云。清晨縹緲結層陰。掩映真靈洞府深。不是名書丹玉笈。上清宮闕若相尋。松巒峯云。無名草木易凋零。獨立蟠雲偃蓋青。任是霜深微露。也應根柢有精靈。集仙峯云。左歸白帝右紅崖。中有瑤池阿母家。笑飲蟠桃丹樹下。一杯時與醉流霞。聚鶴峯云。方憐病羽困樊籠。仰見脩翎喚遠空。明月不知飛處夜。一聲聲入白雲中。淨壇峯云。巍巍盤石拔天成。拂拂箭筵助潔清。一息齋宮渾不寐。九霄閒微步虛聲。上升峯

云。登萊方丈悵滄溟。尚賒松翁此得朋。白日南天外小遠。琼臺玉闕一肘肘。起雲峯云。油然膚寸起叢嶺。變化須臾雨洗空。舒卷無心神莫測。去來誰謂帝鄉遙。棲鳳峯云。碧梧脩竹翠微間。刷羽朝陽不可攀。寄跡雲林飛有路。何當阿閣遇天顏。登龍峯云。三分東下九淵深。直上青螺碧玉林。怪得風雲長庇護。有時飛作早天霖。聖泉峯云。日出一泓高下雲。穰帶紫迴玉淵奔。獻奇宴安人不覺。誰知此物有靈根。袁誌友巫山十二峯云。中生磊塊山林姿。一邱一壑眞成癡。寸峯卷石皆眼過。張皇搖覺帷堂遲。東南佳山多秀麗。就中所欠唯奇。神簡巫山冠巴峽。奇峯十二相參差。昔年閱畫曾一見。欲見此山無路之。扁舟兩游上三峽。千巖萬壑爭追騰。終朝應接已不暇。心目洞駭俱忘疲。猗然鼓高唐上。峯樹二六耕旌旗。一峯霞綵翔在望。一一峯嵐翠開屏帷。無心出岫雲吐色。假益平樹松並枝。僊蹤鶴駕羽衣近。壇石瑤臺閬閬低。白雲一起飆風下。猜泉四合咬龍螭。翠峯角立變態異。一一大巧乾坤爲。外楚擊相賦聲律。中含造化分四時。天下名山亦多矣。未有列岫奇如茲。閻伯敏十二峯詩。望霞峯云。東皇若水流晚霞。着君西北王母家。雲華夫人王母女。肯爲廟食留三巴。翠屏峯云。秋山黃落春山青。不識仙家雲錦屏。六銖天衣下拂石。香風馥郁朝眞亭。朝雲峯云。山頭行雲自朝朝。陽臺暮色迷雲車。朝來暮去變雲雨。送老行客無回撓。松巒峯云。舟船搖搖大巫前。松間羅綵望縹緲。屏風角轉恰市背。心在山頭人倚船。集仙峯云。秋蕤鞋紫苔行縹。東薪縕火開山田。雲間仰聽山佩響。遂知拂掠有烟。紫鶴峯云。望夫石女春復秋。巴歌楚舞隨遨頭。夜深九泉猶啼聲。仙禽亦替離人愁。淨壇峯云。山頭枝枝竹拂壇。舟子竹枝歌上灘。灶香上廟擲杯珓。但乞如願舟平安。上昇峯云。黃魔白馬功告成。雲華夫人朝玉京。禹王夏后引旌節。高低峽船搖櫓聲。起雲峯云。斂頭嫋娜山花枝。掃尾徘徊山麻衣。朝隨雲起采薪去。暮趁女伴穿雲歸。棲鳳峯云。山頭鳳鳴來其凰。山前家家背鳳筐。竹花結實未忍食。刀耕火種五里香。登龍峯云。故而成章合爲龍。回風混合遊鴻濛。舟人上下神女供。俗妝鉛粉臙脂紅。聖泉峯云。靈源一派瑤池分。濺落掠石向東奔。楚人但愛香溪水。溪邊爲有昭君村。元趙孟頫十二峯詞。疊嶂千重碧。長江一帶清。瑤臺夜冷月朧明。欹枕若爲情。雲過船窗晚。是移宿霧曉。古今離恨難平。惆悵峽猿聲。右淨壇峯。片月生危岫。殘霞拂翠桐。登龍峯下楚王宮。千古成遺跡。柳色眉邊綠。花明臉上紅。欲尋遺跡問江風。離思杳無窮。右登龍峯。松鶴推風落。陽臺枕水潤。風清月冷好花時。惆悵阻佳期。別夢遊蝴蝶。離歌怨竹枝。悠悠往事不勝悲。春恨入蛾眉。右松巒峯。雲裹高唐觀。江邊楚客舟。上昇峯月照妝樓。離思兩悠悠。雲雨千重隔。長江一帶秋。歌聲頻唱引離愁。光景恨如流。右上昇峯。絕頂朝雲散。寒江暮雨頻。楚王宮殿已成塵。過客轉傷神。月是巫娥伴。花爲宋玉鄰。一聽歌調一含嚬。哀怨竹枝春。右朝雲峯。雨過前汀遠。雲深水國遙。渡頭斜聚木蘭橈。纖穀楚宮腰。映水勻紅臉。假花襯翠翹。行人倚棹正無聊。一望一魂銷。右集仙峯。碧水鷺鷥浴。平沙荳蔻紅。望霞峯翠一重重。帆卸落花風。濃抹雲籠月。輕微雨灑篷。孤舟晚泊浪雲中。無處問音容。右望霞峯。芍藥虛投贈。丁香漫結愁。鳳棲鴛去兩悠悠。新恨怯逢秋。山色驚心碧。江聲入夢流。何時絃管簇歸舟。蘭棹泊沙頭。右棲鳳峯。碧水澄香黛。危峯聳翠屏。竹枝歌怨月三更。別是斷腸聲。烟外黃牛峽。雲邊白帝城。扁舟清夜泊蘋汀。倚棹

不勝悔。右翠屏峯。寫信三山遠。程排片水深。高唐春夢杳難尋。惆悵至如今。十二峯前月。一千里外心。紅牋錦字信沈沈。腸斷麝香衾。右起雲峯。曉色凝紅豆。平沙枕碧流。泉聲雲影弄新秋。觸處是離愁。凝淚橫波淡。用攢片月收。佳人無笑門難休。來整玉搔頭。右聖泉峯。裊娜江邊柳。飄颻嶺上雲。歸帆迴棹楚江濆。歸信夜來聞。欲拂珊瑚枕。先飛翡翠裙。江頭含笑去迎君。雲鳳登成群。右起雲峯。○隋薛仲方夜宿巫山詩。荊門秋水急。巫峽斷雲輕。若爲教月夜。長短聽猿聲。楊炯過巫峽詩。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重巖窅不極。疊嶂凌蒼蒼。絕壁橫天險。莓苔爛錦章。入夜分明見。無風波浪狂。又云。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傷。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呂梁。美人今何在。靈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沈佺期十三四時嘗過巫峽。他日偶然有思。作小度巫山峽。荊南春欲分。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別來如夢裏。一想一氛氳。崔湜寄盧八象云。客從巴水渡。傳爾溯行舟。是日風波霽。高唐雨半收。青山滿蜀道。綠水向荊州。不作書相問。誰能慰別愁。李白宿巫山下云。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唐。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邱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岑參下峽舟懷終南舊居云。杉冷曉猿悲。楚客心欲絕。孤舟巴山雨。萬里陽臺月。水宿已淹時。蘆花白如雪。顏容老難賴。把鏡悲鬢髮。早年好金丹。方士傳口訣。敝廬終南下。久與眞侶別。道書誰更開。藥竈烟遂滅。頃來厭塵網。安得有仙骨。巖壑歸去來。公卿是何物。皎然宿巴峽云。江聲五千里。瀉碧急於絃。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一汀巫峽月。兩岸子規天。山影似相伴。濃遮到曉船。李頻過巫峽云。擁棹向驚湍。巫峯直上看。削成從水底。聳出在雲端。暮雨晴時少。啼猿渴下難。一聞神女去。風竹掃空壇。崔塗巫山旅別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峯前一望秋。無限別魂不得。夕陽西下水東流。盧綸巫山竹枝云。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舲灘上子規啼。孤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春風憶建谿。徐凝荊巫夢思云。楚水白波風嫋嫋。荊門暮色雨瀟瀟。相思合眼夢何處。十二峯高巴字遙。陸龜蒙過巫峽云。巫峽七百里。巫山十二重。年年自雲雨。環珮竟誰逢。蘇軾出峽云。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眞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巖腹有穿壙。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幌。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茆屋沽村醸。玉虛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鄧諫從題巫山瞻華亭云。峨峭玉削三千丈。翠微嵐光冷相向。風含太古雲氣長。變化叢叢紛萬象。陰晴一日具四時。天籟聲深盧白響。神山娟妙攢羣姿。錦鏽鋪張獻奇狀。蟠根積盤臨百川。龍螭蛟鱗鏡跌宕。勢連三楚此開國。故址荒宮帶溪漲。樓臺井邑老風烟。環珮清閒駐仙仗。竹林風味便讀易。久與江山爲輩行。鳴絃餘暇豁心眼。戲著飛欄雲雨上。爽明自可達蠻陬。對璧又何勞草創。政和民氣長似春。故迴心平過於掌。征鴻明滅志何許。黃鵠追隨意尤放。當年李杜經行處。太史銀鉤剗青嶂。寶刀殊惡出耕犂。曲水織腰迷草莽。平盆古隸雜秦篆。飛動閑舉永平樣。珊瑚交柯烱不蝕。髣髴

將軍勳業壯。英雄繁盛隨流水。詩有竹枝唐牧唱。孔泉文物起騷經。國色明妃守孤向。我家峨嵋紫翠間。爲愛奇峯廿萬疊。秋風野水慣蕪葛。擊汰夷猶理烟榜。李埴離巫山晚泊棹石灘下云。黃昏風雨囲江濱。翠綰峯巒暮色匀。一夜子規啼到曉。孤舟愁殺未歸人。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三

夔州府三

達州

州以元微之左遷司馬著名。方輿勝覽。有勝江亭在州西三里。乃郡守王蕃讀白樂天寄微之詩云。達州猶似勝江州。因以名亭也。長慶集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塵壁間有數行字。乃是僕十五年前初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緬思往事杳若夢。中懷舊感今因讀長句。呈白居易詩云。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昔教紅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馬愁。又見樂天詩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館無人虎印泥。忽向破簷殘漏處。見君詩在柱心題。其間酬唱甚多。未可殫述。○當時有李景信者自長安來訪。周旋少日而別焉。微之有李十一將信到詩云。何事相逢翻有淚。念君緣我到通州。留君夥住君須住。我不自由君自由。又有丁溪館別景信詩云。京城每與閑人別。猶自因心欲白頭。今日別君心更苦。別君緣是在通州。○陳昇翠玉軒序。通川之境。東瀉巴渠。西峙鐵嶺。南對鳧雲。北望鳳山。寰宇記云。巴渠江在石鼓縣南四十步。流入通州界。江中有南昌灘。元微之南昌灘詩云。渠江明淨峽逶迤。船到名灘拽簺遲。櫓窡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畬餘宿麥黃山腹。日背殘花白水湄。物色可憐心莫恨。此行都是獨行時。○志云。鐵山在州西二十里。石色如鐵。上有獅子石。和尚巖諸勝。爲逍遙自石城來者。山四面絕崖。西有一路登

頂。寰宇記云。後魏廢帝二年。開拓山南。改宣漢爲石城。從山名也。○輿地紀勝云。翠屏山橫列州南。元微之建覓雲亭其上。山北又有流水寺。巨石刻成殿形。餘址蕪沒。惟佛像屹立江邊。○寰宇記云。鳳凰山在通川縣北五里。山形鳳翅。掩映州城。有梧桐坪。寶芝洞諸勝。洞中石乳成峯。玲瓏如刻鏤。又有砥石縱橫丈餘。鑿爲曲道。可以流觴。志云。鳳山有呂公巖。相傳呂純陽幻形乞食。寺僧知而蹤跡之。逐雲影冉冉逝矣。○輿地碑目。漢車騎將軍馮緄碑。在永睦縣之西八十里。緄薨於桓帝之永康元年。文尚歟然可讀。其父煥亦有兩碑。斷裂不全。僅存大概。又云。有漢廣漢蜀國侯李翊及蜀國侯夫人墓銘。翊以靈帝熹平二年卒。夫人不著姓氏。疑其爲減字。首尾亦不刓缺。又云。晉字巖碑。在巴渠縣西十里。多斷缺。不成文理。惟存晉昌太守。字接晉。孝武方立晉昌郡。則此必東晉以後人碑耳。又云。唐處士墓碑在州城北十五里楊斗壩馬腦山下。乃唐景龍二年刻。字畫遒媚如歐柳。可愛。又云。元稹告命三陽神文。元和志載在通川縣之華陽觀。又云。廣福院修福殿記。在永睦縣。即唐福田寺。有會昌三年王欽說修福殿記。又云。瀘溪院鐫佛記。在通川縣東富教里岸側石上。乃唐人所鐫。傍有中和造像人姓名百餘字。多漫滅。又有黃山谷贈通川令韓廣叔碑文。廣叔赴通川日。曾直以言贈之曰。惟勤能辦公家。惟清能律貪吏。嚴而信。則吏不病民。簡而敏。則民多在野。又有趙節婦碑。節婦姓趙氏。寡居。有兇人欲犯之。脅以白刃。節婦不爲動。既而誘以百端。終不可。遂刎殺之。時景祐二年。知州薛億懲其節爲之立碑於達州之西北山上。後邑令醫仲俔翔祠繪像於中。

東鄉縣

治南有石鼓橫江上。爲石鼓鎮。楚春申君之花果園也。寰宇記云。唐析石鼓縣之西鄉地。在東關水北五十步。置巴渠縣。紀勝云。舊巴渠縣後鹿子山。漢樊噲嘗屯兵于此。四夷述云。唐武德中。移東鄉縣治於今縣東一里安仁故城。○寰宇記云。萬戶溪在巴渠縣東八十里。自開州萬歲縣界。北流來合。縣既江水。又有成熟溪亦自開州萬歲縣來合。文字溪紀勝云。西北四十里。崖壁間懸二石。左類日。右類月。月中空瞭有娑羅樹一株。

太平縣

舊明通縣地也。勝覽云。丙穴在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皆產嘉魚。春社之前。魚即出穴。秋社旋歸。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泉也。○紀勝云。太平東七里有龍潭。峯巒環拱凡七十二。澗會合凡四十八。諸而匯爲潭。廣餘百畝。其深叵測。實爲龍湫。又云。東北八十里爲頃池。是春申君故居。旁有平田爲頃。都邑諸水。源皆出于此。

新甯縣

寰宇記云。故新甯城在縣西北十里。後魏恭帝二年於此立縣。隋開皇三年廢。唐武德二年又置。後遷於寶城。通志云。宋更爲三岡縣。至道中。移治於新安市。元至元初。復稱新甯矣。○紀勝云。新甯南十里有黃茅嶺。即古詩所稱猿聲啼不斷。月色好平看也。

梁山縣

邑名高梁，又曰都梁，皆因山也。寰宇記云：高梁大山在縣北四十里。尋江源記云：高梁山東尾跨江，西首劍閣，東西數千里，山嶺長峻，其峯崔嵬，於蜀市望之，若長雲垂天，一日行之，乃極其頂，俯視衆山，猶若平原。劍閣銘所謂巖巖梁山，積石峨峨者也。張文琮蜀道難詩：梁山鎮地險，積石阻雲端矣。輿地紀勝云：都梁又名高都，在縣治北十五里，舊有高都驛，乃天寶進荔枝之路也。山垠腴而黃，其民多業種蠶。○寰宇記云：本漢朐䏰地也。後魏廢帝分朐䏰置魚泉縣，今縣即魚泉縣地，以內穴嘉魚爲名。尋江源記云：內穴有嘉魚，其味甚美，水出柏枝山，在縣東南十五里是也。方輿勝覽云：五代僞蜀在今軍治置務，曰石氏屯田務。宋開寶初，土豪石處贇納庄田八所，遂廢田務，移縣於此，因陞爲軍。劉煥題名序，稱田甚腴，常多豐年矣。○紀勝云：乘雲樓在子城之北，左瞰萬石，右倚東山，景物奇麗，峽中未有。又有瑞豐亭，陸務觀詩：峽中地偏常苦貧，政令愈簡民愈淳，本來無事只畏擾，擾者才吏非庸人，都梁之人獨無苦，須晴得晴雨得雨，父老羅拜豐年賜，織蘆芝房非上瑞。○勝覽云：峯門山在軍東十五里，其山高大，頂有寒泉，兩岸對峙如門也。○又云：蟠龍山在城東二十里，孤峙秀傑，突出衆山之上，下有二洞，洞有二石，龍狀，首尾相蟠，故名。旁曰噴霧巖，洞中之泉下注，垂崖約二百餘丈，噴薄如霧。張無盡留題云：水味甘腴，偏宜煮茗，非陸羽莫能辨。范石湖以爲天下瀑布第一。有飛練亭與之相對，舊取徐凝詩句，東坡以爲惡，乃易名飛雪亭，取歐陽公所稱六月飛雪灑石矼矣。魏了翁飛雪亭詩云：自荆入蜀路險絶，黑猿聲中膽欲折，萬州江頭舍舟檝，又趣躋登窮岌嶪，危磴連雲如植鐵，亂石砭足十九跌，僕夫流汗馬止舌，遥望蟠龍掛天脇，懸瀑落巖噴雪屑，中間有亭曰飛雪，十里陰風寒人髮，人言此地無六月，呼取大斗酌甘潔，一飲令君消內熱。予以壬子歲再過此，作詩云：春水三年別，寒聲十里聞，鶯花流出洞，樹石掛成文，有意同高潔，無心作使君，前車行度險，予且坐斜曛。按蟠龍洞古碑云：張卞爲蜀將，先主攻閬陵，諫不聽，乃入山修眞，遇樵叟，自稱鴻夷人，授之丹訣，得道矣。○碑目又云：舊梁山驛碑在軍東四十里，舊相傳李唐時有白虎蛟龍爲民害，民盡遷居以避。韓昌黎皆按部經行，二害乃去，作碑識之，今名其地爲碑坳，碑猶存于溪側，字漫滅不可復識。又有唐碑題云：令長新誡之記，乃明皇御製，梁山令尹茂元得於萬州守河東裴公而刻之，蓋大中十年也。嘉定丁卯，郡守李錫移於軍治。其詞云：我求令長，保乂下民，民之不安，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眞，教化爲先，惠

卹於貧，無小無大，必躬必親，青旌勸農，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此碑原在舊驛中。○勝覽云：書院峽在軍東五十里，峽石市之北，每風雨冥冥，如聞讀書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巖，峽下有平臥石塔。按夫子、子貢、韓退之皆未嘗至蜀，此必附會之說也。○勝覽云：寒泉洞在軍之西龍鎮十里許，有洞曰寒泉。○紀勝云：軍西二十里赤牛山覺林院之東，有一石龕，琢石爲大悲像，四十二手皆有所執。碑目云：赤牛城有石刻，淳祐二年上元落成，週三百六十步，敵樓百四十三座，四門各有廢刻，垣壕將壘，各基址猶存。○紀勝又云：縣西五十里多容山，時有神光現，見之多獲喜事，故名。陳希夷曾居此，丹爐石枕俱存。有雌

雄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左竭右盈。古志讖云：東有飛龍，西有赤牛，文必拜相，武必封侯。按飛龍，即蟠龍山；赤牛，即牛頭寨也。宋張無盡拜相，漢張卞至唐時始封廣澤侯矣。○紀勝又云：金鳳山在軍西五十里楊市之北，其山之南，半崖有巖邃然，內皆洞明，其石上有若圖仙女狀，面貌儼然，時若動搖，迫而視之，則不見。○又云：軍西七十里落雲潭，常有雲覆其上，他日漁者拋網，得一石老君，自此不復有雲氣，像在永安市民冉氏園中，背有字曰天漢二年刻也。○寰宇記云：石瓦山在縣西百一十三里，山頂有古人磚瓦劍，亂石如積瓦焉。紀勝云：瓦城山在軍西百二十里，圖經亦曰石瓦山，山下有古欄楯蹤迹，屈曲至于山上，其巔平坦，耕者往往得古銅片。○紀勝又云：軍西百四十里筆山，即白雲山也，奇峯如筆，故云。宋張無盡詩：白雲山上揖世尊，各以願力濟羣生，即此。予以萬曆己酉歲登峯上，即別寄題詩云：似筆挺然秀，山川亦好文，宿渠花裏出，楽嶺竹間分，石臼生春水，香爐積暮雲，經過難久住，日後覺離羣。壬子歲再過此，作詩云：霧到此中止，分明要客登，水田開四野，松石閉孤僧，步入禪鐙慣，詩題綵筆曾，稍紆行役苦，惟有勝緣能。○寰宇記有逢溪山，云在縣南八十步，水西南流入忠州桂溪縣界。○通川志云：浮圖碑載梁山軍忠州兩界，舊有漢刻石，署白虎夷王姓名，今其上刻漢時官屬及白虎夷王及時民等姓名，尚有可考。碑目云：近大夫碑在梁山軍界上，字雖漫滅，然乃漢隸也。○夷堅雜錄云：梁山有漢武帝祠，至今祭時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懼，徹饌然後羣去，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必致病。按常璩云：益州刺史毀蜀中山川神祠，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漢武帝祠，則蜀之祠武帝久矣。○紀勝云：梁山呂保藏家高崖峭絶，半腹有一穴，漢赤眉之亂，邑人呂保藏家皆萬鑿石以居，寇不能近，後舉家隱焉。宋紹熙中，有樵夫得一劵於崖側，非銅非鐵，其聲鏘然，上有古篆云：西漢之末，赤眉逼近，黃金千兩，坑埋而走，爲豚十餘，其財自阜。今藏所猶存。

萬縣

華陽國志：巴東郡南浦縣，在郡南三百里，晉初置主夷。又云：昔武帝平吳之後，巴東省羊渠，置南浦。按南浦在縣南岸。蜀志：建安二十一年，先主分朐䏰之東南界立當縣，故其西四里天子城，相傳昭烈駐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是也。三面峭壁，惟山後長延一脊，容徑尺許，累石爲門矣。○羊渠，漢縣也。通志云：萬縣西五十里羊飛山，相傳有道人令童子牧羊，戒使勿放，一日童子放之，其羊沖天而去。按蜀鑑，羊飛山下有羊渠縣，即此。○縣南百二十里，又有廢武甯縣，後周建德所立。唐王周過武甯縣詩云：行過武甯縣，初晴物景和，岸迴蹤水急，山淺見天多，細草濃藍潑，輕烟匹練拖，晚來何處宿，一笛起漁歌。○輿地紀勝云：武甯縣西一里許，旌陽舊宅，即今之白鶴寺也。宋大章未嘗讀神仙傳，疑而不信，新都宰張澤語之曰：

許遜本瀘人，曾任蜀之旌陽令，雅顧此山，因有別業，亦何疑乎。○一統志載萬縣西百里有木櫪山，昔大禹治水過此，見衆山漂沒，惟此山木櫪不動，故名。寰宇記云：在武甯縣東南十三里，山頂有池，淺深隨江水漲減，以地里合之，是矣。樂史又云：石笴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其狀如笴，舟過瀼溪，瀼溪之側，見之相日焉。○水經曰：江水又東逕瀼溪而歷胡灘，又東逕界壇，咸云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界也。按瀼溪

驛在當縣南六十里。江中有石似胡人。名曰胡灘。飛瀑湍流。其勢險急。杜少陵詩。不是怕胡灘者此矣。亦今上下川東之界也。○經云。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註云。二溪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溪。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夾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爲桶。徑五尺。修煮不絕。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水逕其縣西。又南一百里入朐䏰縣。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䏰尉治此。按分水驛在當縣西南八十里。此水由天生橋而出。方輿勝覽云。天生橋在州西岑溪上。乃一巨石自然成橋。長與溪等。平闊如履平地。溪流出其下矣。○經云。江水又東逕石龍。註云。水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殆于岨峩江川。夏沒冬出。甚爲通渚。按此縣西之盤龍磧也。江岸中有黃金沱、蛾眉磧、古練石。皆以形似得名。碑目云。隋朝寶傑記在古練磧矣。○陳子昂萬州曉發放舟乘漲還寄蜀中親朋詩。空濛巖雨霽。爛漫曉雲歸。嘯旅乘明發。奔橈鶩斷磯。蒼茫林岫轉。絡繹漲濤飛。遠岸孤烟出。遙峯曙日微。前瞻未能眴。坐望已相依。曲直多今古。經過失是非。衆期方浩浩。征駟日騑騑。寄謝千金子。江海事多違。王周萬州公居詩。公居門館靜。旅寄萬州城。山共秋烟紫。霜并夜月清。無愁干酒律。有句入詩評。何必須林下。方馳吏隱名。劉長卿寄萬州崔使君令欽詩。時艱方用武。儒者任浮沈。搖落秋江暮。憐君巴峽深。王門多白首。蜀郡滿青襟。自解書生詠。愁猿莫夜吟。鄭谷寄南浦謫官詩。多才翻得罪。天末抱窮愁。白首爲遷客。青山遶萬州。醉醒梅障晚。歌聽竹枝秋。望闕懷鄉淚。荊江水共流。范成大萬州詩。晨炊維下巖。晚酌艤南浦。波心照州榜。雲腳響衙鼓。前山如

屏牆。得得正當戶。西江朝宗來。循屏復東去。官曹倚巖棲。市井喚船渡。丸屋仄石磴。猿猱鬧人語。剔核杏餘酸。連枝茶賸苦。窮鄉固瘠薄。陋俗亦寒窶。營營謀食艱。寂寂懷觚斧。昔聞吏隱名。今識吏隱處。自注云。此萬州之實境。非親到者不知其語之工也。○紀勝云。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上。即絕塵龕也。碑目云。絕塵龕三字。在西山石壁。字體清勁。類晉宋間人書。有唐人詩刻。相傳以太白讀書於此。巖下有池。宋郡守馬元穎。魯有開所鑿。廣一畝。植以芙蕖、荔枝、雜果。凡三百本。有勒封院。黃魯直記云。庭堅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與其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由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松柏蒼翳。水泉澌爲大湖。亭榭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觀重複。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邦之人歲修禊事於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大壑。西盡郁鄢。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脩竹之間。仲本以爲不奢不陋。冬燠而夏涼。宜於遊觀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黃魯直題。張俞宴萬州西山湖亭呈宋使君詩。西嶺鬱盤紆。寒泉注原隰。下有非龍池。何年此殊極。復爲龍蟄撤。亂我清泉色。松榦巳交擢。石牙空鬪立。穆侯獨窮勝。無事日尋陟。蕩滌滿汙流。宛如疏鑿力。池光復涵澈。萬象皆鑑入。亭觀出浮雲。彤彤映邦城。左右浮居宮。儲然爭築崖。昔乃荊棘荒。今爲蓮藕豐。綠樹低華陰。嘉會在文翼。使君池上宴。何誠襄陽習。又題西山臨江亭詩。南浦逢除日。天涯有去舟。登城和雨閑。峽水帶春流。不負新年感。惟多故國愁。當無賀春酒。徒此半羈囚。○勝覽云。岑公洞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浮四十餘丈。石巖盤結如華蓋。左右方池。有泉涌出。巖簷瀉瀑。夏注水如簾。松蘿鬱蔥。苔翠。真神仙

窟也。圖經云。岑公名道願。本江陵人。隋末避地隱此巖下。百餘歲。肌膚若冰雪。後二十年。尸解去。碑目云。岑先生銘。唐嚴挺之撰。開元二年立。又有段文昌銘。貞元三年四月十五日鐫。唐刺史馬冉詩云。南溪有仙洞。咫尺非人間。冷冷松風下。日暮空青山。宋趙善贛詩。異人邈何之。恍惚不可見。洞居獨嵌空。壁瀏明珠濺。藤蘿含深濛。竹柏翳蔥蒨。至幽合人心。遠眾落江面。對老乘鑒輿。使君肆清燕。日影樹下倒。雲谷坐間變。大木嚴欲傾。遂數路微轉。峥嶸施屏風。點綴成彩絢。雖云急行樂。勝賞殆亦遍。欲歸重盤旋。拂石看古篆。郭印詩。岑公來避世。甲子十周年。夏屋虛巖豁。神芝結蓋懸。木喬從古種。香杳至今傳。學道能堅忍。何人不得仙。宋徽宗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幸徐常旗。因念逾期未歸。信筆立成一絕。可知常詳茲眷意。廌速西上也。詩云。人生何事厭塵囂。汎宅浮家冬復春。今日暫來猿鶴語。他年應召白雲人。黃庭堅題中靖國元年三月。萬守高仲本宿約遊岑公洞。夜雨達旦。戲贈二小詩云。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應是岑公憐病客。春江一夜雨連明。又云。高枕雨如漚。恰似槽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強健可頻傾。范仲黼詩。石壁虛涵雲氣深。水簾蔽蔽墜瑤琳。客來但愛幽棲好。誰識岑公萬古心。趙希漢詩。自有烟霞護石扉。更深曉色近清暉。巖前老檜吟風處。似請仙翁化鶴歸。○碑目云。萬州虛鑒眞人贊。朝請大夫知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提舉房隨郢州兵馬巡檢公事柱國借紫岑象求撰文。陽徵李鷹書丹。南京進士成逑題額。奉議郎權知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賜緋借紫蓋休立石。于元符元年。又云。宣和中道君皇帝御書。賜州妙庭觀岑洞碑。紹興二十八年二月。朝右朝請大夫權發遣萬州

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借紫臣李莘民述記。沖妙大師前權差充萬州道正主管教門公事賜紫臣冉涵明立石。已上諸碑。予以癸丑歲二月歸舟。過訪而攝之。○圖經云。峽中漢刻少。今萬州報恩寺。有碑高五尺。乃漢桓帝延熹間所刻石。凡百餘字。土人謂之宜子碑。○紀勝云。西南三里壽寧觀。有唐太宗明皇銅眞像。治北集虛觀。有唐垂拱時碑。○碑目云。萬利廟碑。乾德乙丑。白廷誨爲刺史。重修。距今二百三十餘年。漫滅不可讀。又云。白刺史題名記。開寶二年九月記。同時僚佐姓名。在州萬利廟。有碑仆草莽中。考閱得之。字皆漫滅。獨白刺史名在。○碑目又云。大雲寺碑。有唐僧圓澤傳。及元和間萬州守李裁書聖業院碑。在周溪大江之滸。三生石旁。薜封。可見者。咸通三年壬子歲十一月建。十餘字耳。按周溪在縣東四十里。忠義傳載李源道人再生事。詩云。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又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冷齋夜話云。此僧贊寧所記。東坡以爲即圓澤也。○經云。江水又東。彭水注之。註云。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道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過山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又入朐䏰縣西六十里。南流至於江。謂之彭溪口。按在縣東八十里巴陽驛。是俗名小江。舊小彭驛故焉。紀勝云。小彭驛邊有二石虎。高五尺。各有四翅。石刻詩云。巍巍二虎一塵埋。巨石鐫成尚有痕。只此也須防夜窗。瀰陵恐遇李將軍。蓋一尉題。俗稱石麒麟云。

雲陽縣

釋云。江水又東右逕朐䏰縣故城南。註引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𤃬矣。輿地紀勝。朐䏰城本漢縣。在萬戶城西。固陵集敘李嶷朐䏰記云。余泊舟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今驛之左右。則朐䏰故城也。仁父又有曲水留題云。或言雲安之西三十里許。有自然曲水。閏月甲午朔。泊州橫石灘上。攜子居、登、懋、錢、璧、覺及劉愕卞子道、子步訪之。水極淺急。不可流觴。巖罅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剝落已不可讀。細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識金數於石耳。殆非禊飲處也。好事者因年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塑像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取酒酌其旁。賞晤良久乃去。輿地碑目云。夔州守楊輔去官。過萬戶驛故朐䏰縣治。泊舟遊古寶巖。見刻石滿其上。意當時或有像設屋室。蓋縣人常所往來之地。縣徙歲月不復可考。而石刻亦漫漶就盡說。者但有歷劍。乃因雲安大夫劉甲備攀巖上下。石刻試考詳之。庶幾其猶有遺也。同來者雲安大夫鄭邦基、郝奚仲、從姪有聲。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按橫石灘今之橫梁候館設焉。萬戶驛即萬戶場。去縣西四十里。〇萬戶驛北有漢城山。乃漢扶嘉所居。按扶嘉朐䏰人也。初、嘉母於遊溪側遇龍。後生嘉。巧發奇中。高祖爲漢王。與嘉相遇。獻定三秦策。高祖以其志在扶翊。賜姓扶氏。爲廷尉。臨終有言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按馬嶺在縣北三十里。三牛在縣北二十里。皆近鹽井監矣。〇經云。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註云。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之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

大如甑。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櫾也。經云。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註云。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入峽所無。按故陵者即古陵花也。酈道元以爲舊郡治。今名舊縣場矣。碑目云。漢處士金廣延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又有一碑。所勒皆車馬人物。或云。古者修車馬備器械之圖。此皆在舊雲安郡也。〇寰宇記云。使君灘在軍東二里。大江中。昔楊亮爲益州。至此舟覆。徵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爲使君灘。一曰博望灘。荊州記云。張騫奉使西域。於此覆舟。亦名使君灘。乃在今縣之西矣。〇江中又有龍脊灘。形如遊龍。歲人日。邑人遊於上。以雞子卜歲豐凶。古諺云。龍脉如扶。濟舟必吉。龍脉彷彿。濟舟必沒。宋馮時行龍脊灘留題云。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知縣毋邱元崑、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逢人日。未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寶之季。此詩蓋之。今日天宇清明。江國熙然。太平之期。指日可俟。江夔與諸公偕遊。所謂人日也。馮當可書。〇杜詩。東城抱春岑。江閤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唐詩有峽斷見孤邑。江流照飛甍。暮色四山起。愁斷數猿聲。皆雲安景象。〇元和志。郡有鹽官。橘官。今五峯驛前有橘官堂也。宋李壁雲安橘官堂記云。建炎中改軍爲縣。隸于夔。猶存使名。官儼仍備太守之略。而時節得以奏章自達於朝。他邑莫比焉。治內有杜鵑亭。杜詩。雲安有杜鵑。名本於此。

杜詩又曰。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按杜鵑子規共一鳥。蜀本紀以爲望帝所化。詳在方物中。予過雲安。題杜鵑亭詩云。春林血淚染山青。獨客中宵忍淚聽。何處蜀山不啼遍。雲安偏有杜鵑亭。又過雲安絕句之三云。也是山青水碧時。客懷何事動深愁。春林三月無行跡。若未前來聽子規。蓋兩用之。〇方輿勝覽云。飛鳳山與縣治相對。古刻鳳凰巖三字。瀑布泉出焉。注於白玉池。唐太乙元精石。按張桓侯祠設在此山之脊。鄧當可所稱武烈祠也。有石如杵。黝而澤。設在案前。即元精石矣。〇經云。江水又逕東陽灘。註云。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靈壽木及橘圃也。水經註曰。江水過下瞿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爲鹽。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耳。湯溪下與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歷檀井溪。檀井入湯水。湯水又南入於江。名曰湯口也。〇唐南真君飛昇記云。雲安風俗淳厚。陶染真風。如翟法言、楊雲外之徒。繼出。故琳宮祕館。獨盛他處。輿地紀勝云。棲霞觀。舊名昇雲宮。在縣北一十里。宮據山絕頂。下瞰羣峯。塔墩可數。唐翟法言於此修煉。白日仙去。巨柏參天。皆二仙手植。殿左有五龍池。能興雲致雨。碑目云。唐雲外尊師碑在雲昇宮。杜光庭文。見九域志。今名棲霞宮。又曰。縣西四十里集靈觀。有碑云。象山腳地。玉華仙館。唐商真君飛昇之所。〇又曰。縣西百里有上下巖。黃魯直云。唐末有劉道者。開道於雲

居膺禪師。爲開巖第一祖。法號道微。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猶詩不可勝讀。莫能超此。開巖者。故予作詩表見之云。空巖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莫道衲苦鎖靈骨。時應持鉢到諸村。又云。寺古松楠老。巖虛塔廟開。清絲笠麥去。官數荔枝來。石室無心骨。金鋪稱道苔。若爲劉道者。拽得鼻頭回。自註云。其一用楊子安韻。一用王定國韻也。按下巖即燕子龕。見郭信可詩矣。王維贈燕子龕禪師云。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搥磬。一飲常帶索。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巖腹乍旁穿。澗唇時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鳥道悉已平。龍宮爲之涸。跳波誰揭厲。絕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郭印題雲安下巖云。地涉雲安境。山名燕子龕。飛泉垂急溜。蓋假得修楠。牢落前賢跡。光明有佛龕。幽禽知客至。一一解元談。趙抃過雲安軍下巖僧舍云。幽寺倚巖阿。雲扉掩薜蘿。老僧中燕息。誰問世風波。喻汝礪雲安下巖次浩翁韻云。徑向山腰轉。門從水面開。片雲巖下宿。一鉢朔方來。落日鳥銜樹。輕陰花覆苔。惟應荔枝熟。時躡白雲回。又路暗松杉密。天空霧雨開。山容依檻轉。鳥影度江來。沒水僧歸寺。銜花鹿印苔。年年登麥熟。貧道縱齋回。宋駱䢼下巖云。古寺依叢壑。雲深暗薜蘿。山僧居陡異。林鳥語聲和。絕壁疑無路。長江忽自波。暫來還趣駕。衰早倦經過。又下巖逢雨云。地險重樓仄。巖虛古殿開。泉鳴風處瀨。石暗雨邊苔。黃葉曾攀柳。青梢未折梅。居僧因解笑。歲晚

向西來.又嵐光分碧瓦.江影動丹扉.林鳥爭晴竹.沙鷗印夕暉.風幡空白舞.雲岫幾時歸.石室君無問.塵埃萬事非.又盡把瑞碑擬.難勝浩蕩愁.西風吹落日.小雨弄殘秋.壞殿千山擁.微官萬壑流.宦途如客路.吾意轉悠悠.黃人傑題云.十月水痕瘦.維舟過下巖.鷗行沙作路.龍像石爲龕.風定煙光合.霜遲日色酣.賦詩無好語.聊用志瞿曇.李巖和黃豫章韻云.山與蜀江並.殿從天漢開.禪僧若箇住.詩客幾人來.金剛掛白練.石窟封綠苔.趨家便墳隱.歸檝重徘徊.宋永孚詩云.江漲桃花後.風薰荔子前.來瞻千像佛.去此十三年.巖溜翠常滴.林花紅欲然.因知山與石.本性亦虛圓.又雨山中斷曉天開.萬頃無波浸綠醅.巖外水簾垂到地.坐看煙雨過江來.楊邁下巖詩云.竹樹藤蘿密復疎.路迴崖斷見精廬.龕藏衲子千年骨.神護浩翁半壁書.落日紅光浮戶牖.曉雲空翠濕衣裾.塵勞獨愧山僧靜.一飯蹣跌不煩餘.又下巖避暑云.古寺從來興轉添.舟中午暑正炎炎.野僧引客登山閣.稚子穿雲放水簾.熱得清涼身暫健.惱便閒靜意難厭.人間劫火方撩亂.法雨何如爲普沾.令狐處暑詩云.地遠塵囂不染埃.懸崖屈曲寄層臺.山頭玉溜隨簷滴.巖下金容就石開.寺影不妨流水過.松香常逐好風來.偏遊未盡無窮景.爲報舟人且莫催.杜東之詩云.濤江翻雪捲胡灘.晚泊巖扉暫解顏.夙有靜緣逢寺喜.老無生理伴僧閒.殘雲已斷獨飛雨.落日將沈御黑山.半夜秋聲驚客夢.一簾珠貝冷珊瑚.蜀人朱煥下巖次韻云.勝地都無一點埃.倚倚對竹映樓臺.僧同巢鳥林端見.佛與鑑光石面開.道者已隨鸞鶴去.世人時爲水雲來.登臨清興無窮盡.一下層巒暮色催.○予以萬曆壬子暮春過此.作詩云.病中入寺情相得.雨後看山興轉添.片石僧寮無結構.一春巖溜自垂簾.題名刻像成今古.背臂臨江恰見瞻.我已忘機來此地.白雲深鳥莫猜嫌.因遍訪舊石刻.其可見者.游仲鴻游季辭未遊.時段難仲適尉此邑.邂逅巖中.酌酒共坐而去.淳熙乙巳四月十四日也.○軍.張吉.監井史澤.判官陳與.以嘉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寺下.偶新蓬州司理向宣顏僧遊.○資郡張此能少頴解褐西泝.艤舟來謁.尊者拜三先生遺像.紹定庚寅仲春念一日.男達卿侍.○杜世東就銓西歸.親書絕句.柱年題柱記行色.今日支筇還獨來.道者相看定相笑.若爲牽得鼻頭回.○樂溫尉鐘浩陵尉鄭隋平.治平乙未六月五日同遊.住持本院主僧法能刻石.

開縣

舊漢豐縣也.華陽國志云.漢豐縣建安二十一年置.在巴東郡西北彭溪源.寰宇記云.後周改漢豐縣爲永寧縣.今州西四十九里濁水故城是也.志云.縣南四十里疊江.一名濁水.源出梁山縣之高梁山.春夏泛漲.人多墊溺.流至渠口.鋪入開江.又云.清水源出萬歲縣之石塔山.西南流經石門山.又西南流經巴渠故城東.輿地紀勝云.巴渠縣.劉宋所置.宇文氏改爲萬歲縣.以縣北有萬歲谷也.舊址在今縣東北五十里.即宋之清水縣矣.○縣西北一里有盛山.以唐刺史韋處厚著名.韓愈作盛山十二詩序云.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偁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才.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縱

河隄以障屋齧.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十二詩遺余者.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時應而知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侯名處厚.和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爲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少監.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云.○韋處厚詩.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卮.將來山太守.莫向習家池.右流杯渠.不資冬日秀.爲作暑天寒.先集誠非鳳.來翔定是鸞.右竹巖.嶢嶷巖中嶠.落標方嶺.勿謂枕蒼山.遠當礎清廟.右繡衣石榻.誰爲溫侍御.置雨合飛危砌天.開倦曉窗壽平聯.郛柳帶繞抱城江.右宿雲亭.爽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臨近又先春.右梅谿.暇日舒紅錦.通蹊茂綠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右桃塢.疏鑿徒爲巧.圓窪自可澄.倒花紛錯綺.照月靜涵冰.右胡盧沼.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紫英肥.右茶嶺.繚繞縈雲上.璘玢甃玉聯.高高層幾折.極目瞰秋鶩.右盤石磴.徧地堆層磊.因崖遂削成.淺深嵐嶂色.盡向此中呈.右琵琶臺.綆汲豈無井.頹崖愧深浚.願漑塵垢餘.一兩擬整潤.右上士瓶泉.詎爲柳律師.初映鉤如線.終銜鏡似鉤.遠澄秋水色.高倚曉河流.右隱月岫.張籍和云.獨入千竿裏.緣巖踏石層.筍頭齊欲出.更不許人登.右竹巖.曲沼春流滿.新蒲映野鵝.閒齋朝飯後.拄杖繞行多.右胡盧沼.月出深峯裏.清涼夏亦寒.每嫌西落疾.不得到明看.右隱月岫.臺上綠蘿春.閒登不見人.每當休暇日.著履戴紗巾.右琵琶臺.清淨當深處.虛明向遠開.捲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右宿雲亭.自愛新梅好.行尋一徑斜.不教人掃石.恐損落來花.右梅谿.山城無別味.藥草兼魚果.時有繡衣人.同來石上坐.右繡衣石榻.紫芽連白蕊.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觸露行.右茶嶺.階上一眼泉.四邊靑石甃.惟有護淨僧.添瓶將盥漱.右上士瓶泉.綠酒盆白杯.隨流去復回.似知人把處.各向面前來.右流杯渠.渠石盤空遠.層層勢不危.不知行幾里.得到上頭時.右盤石磴.春塢桃花發.多將野客遊.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頭.右桃塢.○此方洞壑聯屬.而溫湯洞爲最.杜光庭錄異記云.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水.泝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在北山上.麟德年因雷雨震.山腳擺裂.洞門自開.當門有石鐘.自然成形.如數千斤鐘大.懸身去地二尺許.外象鐘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人.鐘旁有小徑.高六尺已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無文字而已.碑側有巨屏.上與頂相連.下有一穴.側身可入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有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之左右滴乳爲石.羅列衆形.龍鱗鸞鶴.瓶雲戟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顧.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蹙遠嶺.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綴垂瑩.皆可攀躋.旋生石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脆斷.及出洞門外.待風.皆爲白石矣.自臺側三四十步.有蓮花羅布於地.旁有甘泉.水色溫白.遊者衆若於此.前有橫溪.湍波甚急.其聲喧洌.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

得黃土坡，高四五丈，迨復險滑，行者必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淨，中高數丈，壁上皆有遊山之人題記年月。紫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尺，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遊人攀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者。

大寧縣

水經注：北溪水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井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不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勝覽云：寶山在大寧監北十七里，半山有穴如瀑泉，即鹽泉也。山有牡丹、芍藥、蘭蕙，雜花卉。圖經云：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者此矣。知監亞子申大寧志序云：一溪前陳，可濯可沿，衆峯巉絕，如削如畫，亦峽郡之桃源也。○紀勝云：觀音巖在監治東鳳凰山，郡守張孝芳愛其類湘中山水，暇日窮討，得月窟、雲巖、釣雪、玉環、浮玉、寶華之勝。又云：距城二里，兩江合處，中有石巖峙如門，高二三丈，溪流噴如瀑布，謂之南淵。監官孔嗣宗春日與客泛舟飲於綠陰下，商民鼓吹隨之，其樂不減於益市矣。○志云：二仙洞去鹽場二里，一名王子洞，山高百餘丈，上下皆削壁，惟一徑寬二尺，長四五丈許，始達中可丈許，凡遊者不敢下窺。洞口寬高十餘丈，深不可測。巖上石文生成千字，水出石窩，四時不絕。相傳昔有王子採樵，見二人圍棋於此，局未終而斧柯已爛。其人仰壁留題而去。詩曰：仙人洞裏無春秋，白雲深處心悠悠。爛柯樵子半途客，安得乘風駕玉虬。千年勝事今朝說，一〻一重重心練結。從來流水與高山，更有清風共明月。王子後不知所終，但傳蛻仙骨長丈餘。○碑目：丁晉公謂夔州移城記云：開寶伐蜀，師分劍巫而入，時灩澦激射，樓舡戰艦難進易退，步騎自襄州西山裹糧兼行，林麓無際，澗壑相接，不知道路之所從，得蜀民詣王師獻書，由大寧路直取夔州，平蜀之師，實取道於此也。景德三年記。

大昌縣

水經注云：巫溪水源出宜漢縣，南逕建平郡之泰昌縣南，卽大昌也。○寰宇記云：千頃池在縣西三百六十里，波瀾浩渺，莫知涯際，分爲三道：一道東流當縣，爲井源；一道西流，爲雲安縣陽溪；一道南流，爲泰節縣西瀼水。○杜甫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詩云：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颻。

建始縣

三國時屬吳之建平郡。隋開皇爲業州，今縣東三十五里有州基山，是其處。○黃山谷馬上口號呈建始李令云：驛亭新似眼波明，篠路開如掌樣平。誰與長官歌美政，風搖松竹是歡聲。志云：縣西三里有石通洞，壁刻涪翁二字，蓋山谷曾來遊也。○志又云：縣西五十里石乳山，山石層疊，多生石乳，其上置石乳關。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四

川北道

保寧府一 閬中縣附郭

閬中本秦舊縣，張儀伐蜀所置。通志云：張儀城在城東二十里。郡志云：閬中縣中二十里白沙鎮是舊縣治。○國初徙入城。按此則張儀城卽舊縣矣。通志云：本府城漢末劉璋所築，蜀漢巴西守張飛治此，增修。國初千戶滕貴拓之，甃以石，是前郡縣不同城也。寰宇記云：張飛冢在刺史大廳東二十步，高一丈九尺。碑目：閬中有張桓侯與張遼書石刻，漢文八分書。○方輿勝覽云：唐魯王靈夔、滕王元嬰皆鎮是州，以衙宇卑陋，遂修飾宏大之，擬於宮苑，謂之隆苑。其後避明皇諱，改曰閬苑。又云：或謂閬苑仙有五城十二樓，向但有五城而樓尚闕，宋德之爲守，乃建碧玉樓於衙城之西南隅，亦名十二樓，以成閬苑之勝。按杜甫詩：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樓名取此。○通志云：東樓跨府城上，形製尚古。杜詩：府城有高樓，制古丹艧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勝覽云：閬州江山奇秀聞天下，直前據其脊曰南樓，唐滕王元嬰所建也。宋太守李獻卿詩云：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圍山勢鎖烟霞。馬鞍嶺上渾如錦，繖盖門前半是花。○通志云：會經樓在府治將相坊，按華陽國志云：巴有將，蜀有相，後因有閬苑三學士、錦屏三狀元之盛，故以將相名之。樓元祐中建，置經史子集三萬餘卷，蘇軾題額，蒲宗孟記。○勝覽云：整暇堂在府治，貞魯

九十六冊
12B

舊記又云。治平閣。宋治平初太守朱壽昌築於牙城東。文與可嘗爲賦十絕。其錦屏閣詩云。茂林斑若錦。秀巘高如屏。底處供登覽。闌干在杳冥。清風臺云。無時來見欵。有地更臨高。坐客消餘熱。紛紛落塵毛。四照亭云。晝箔褰何礙。珍叢發已圓。賢公貴遊賞。莫爲一隅偏。柳橋云。披風詩晚態。垂雨傳春容。爲問題芳意。同誰倚畫欄。曲池云。水似琛瑤入。池如玉磬開。臨流唯自適。魚鳥莫相猜。明月臺云。微稜生海角。圓魄到天心。共上惟佳客。無容照俗襟。三角亭云。合棟交生角。廻欄互引牙。由來因地勢。不是故矣斜。花塢云。繚繞穿紅蕚。斕斑踏紫苔。誰將錦步障。端爲使君開。藥欄云。玉筍齊抽日。金釵競列時。自然俱可愛。莫放畫龍垂。郎中巷云。已築環爲堵。仍裁月作牀。公來時隱几。身世在羲皇。按通志名宦載壽昌治閬有異政。○寰宇記云。閬中山。其山四合於郡。故曰閬中。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聖遊集之所。志云。即錦屏山。在城外嘉陵江南。與郡治相對。兩峯竪立如屏。又名寶鞍山。方輿云。山上有瑪瑙寺。雜漢。迄錦。西橋三院。後又築闐峯亭以眺望焉。宋陸游詩。城中飛閣連危亭。處處闌干對錦屏。涉江親到錦屏上。卻對城郭如丹青。喚汝磯詩。瞑色輕烟罩郡城。漁舟燈火倒觀星。寒山遠水江村暮。自在欹斜水墨屏。按古載安志。火井令袁天綱題云。此山將滅。英靈乃絕。其下爲海棠溪。多海棠。唐張元實詩。寒食淸明倍惘然。海棠風落小花鈿。如今獨有孤魂在。半落嘉陵半錦川。○李膺益州記云。閬中盤龍山南有一石長四十丈。高五尺。當中有戶。有門若人之掩閉。古老以爲玉女房。通志云。在城東三里。望如蟠龍之狀。後魏盤龍郡以此山名。唐貞觀中候氣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氣。太宗令人入蜀。次閬中。果見山氣葱蔚。後鑿破山脈。水流如血。今

號鋸山。咸亨初。移徙閬中縣於此。即今之鋸山關也。志又云。蟠龍山前袁天綱嘗築臺於此。以占天象。○寰宇記云。仙穴山在縣東北十里。周地圖云。靈山峯多雜樹。昔蜀王鱉靈登此。因名靈山。山東偶有玉女搗練石。頂有泉常清冽。洞穴懸絕。微有一小徑通。天寶六年。勅改爲仙穴山。志云。一峯峭拔。介宋江嘉陵之間。上有鼈靈墓。元稹八月六日與僧如展前松滋主簿韋戴同遊碧澗寺。賦得扉字。引云。寺臨蜀江。內有碧澗穿注兩廊。又有龍女洞。能興雲雨。詩中噴字以平聲韻。詩云。空闊長江礙鐵圍。高低行樹倚巖扉。穿廊玉澗噴紅旭。湧塔金輪接翠微。草引風輕馴虎睡。洞驅雲入毒龍歸。他生莫忘靈山別。滿壁人名後會稀。○玉臺山在城北七里。杜詩閬州城北玉臺山。有滕王亭。杜詩。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即此地。後有滕王墓。古碑云。閬之第四景爲頤神石洞。洞虛壁拱。密邇玉臺。昔滕王建亭於此。古人詩文隱隱可辨。○勝覽云。東巖在城東。有寺。鑿山爲巖。○西巖在城西。有奪錦亭。與錦屏山相對。陸務觀詩。奪錦軒中醉倚欄。錦屏背濯插雲端。平生不慣言爭奪。付與遊人自在看。○南巖在城南。有大像山。乃唐高士安隱居之所。志云。一名台星巖。陳堯叟兄弟讀書於此。有擇研亭。與地碑目云。天聖九年本路運使司馬池來遊。子光侍來。云君實擇硯。勾龍宣請以擇研名亭。○北巖在城北。有繖蓋山。高僧宣什住持。乃城中開元寺衲也。謂之東寺。創元稹題樂天詩於壁。及文同寄詠澤師竹軒處矣。什公博通經典。魯王出鎮。裝而異之。後居繖子山。山上無水。以杖叩巖。浩然泉湧。今爲卓錫泉。○喚汝磯。玉巖記云。自古常言天不負人。吾初不信。嘗游太學。不啻六千三百日。知古所謂屈原賈誼揚雄韓愈柳宗元輩。亦頗識其

面目。及得一第。則枯冷羞澁。笑破人口。比來閬中。持手板謁上官。奔走伺候。作主簿少府模樣。燕居作樂則搖口吻。弄語言。以侵貴人。而覓所謂舉狀者。嗟乎。其局促如此。則天果不負人耶。然飽閱閬奇山川。而賢士大夫最多。亦復把酒自慰。一日登錦屏。挐舟嘉陵江。步至占星巖。徘徊縱觀。倚老松。臥怪石。往往摩腹一笑。然是三境之遊。須廢吾一日糧。吾不得與女旦莽相從也。惟毋丘氏漱玉巖近在牆壁外。乘興步屐。從小奚奴。直謁主人。脫衣散髮。坐巖腹。酌酒賦詩。相與作物外笑樂。酒酣發狂。即呼天大叫曰。天乎。眞不負喚汝磯矣。吾常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唯遺逸未遇之人始得彙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資賢人而舒其憂愁之思者也。吾寄落荒山。鬱鬱無聊。賴有錦屏嘉陵之雄偉。占星漱玉之勝槩。所謂閬之四奇者。吾皆得而有之。他日解官。被吾破蓑。無復新井縣一物。驅老瘦獨負四物以歸。朋遊故舊從吾覓閬中土物。吾則與之飲酒。取吾詩而歌之。則是四境者不移足而在几席間矣。○通志云。文城山在城東三十里。峯巒秀列。林木葱蒨。一峯拔出。名元都壇。張道陵授符籙之所。○寰宇記云。天目山在治東界。一名天溪洞。爲仙公修道之所。赤烏七年勅置集靈觀。先天二年改名天目觀。中和二年改名福唐觀。郡志云。天目山在城東五十里。唐杜光庭詩。盤空蹋翠到山巔。竹殿雲樓勢逼天。古洞草深微有路。舊碑文滅不知年。八州物象通簷外。萬里煙霞在目前。自是人間輕舉地。何須蓬島訪眞仙。又云。會集雲水此山遊。行盡層峯更上樓。九日登臨須有意。七年岐路亦堪愁。樹紅樹碧高低影。烟淡烟濃遠近秋。暫爇爐香不須去。佇陪天仗入神州。○寰宇記云。嘉

陵水一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經閬中。即閬中水。又云。閬中水亦曰渝水。譙周三巴記云。閬中有渝水。賨銳氣喜舞。漢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路史云。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孕十有二歲而降神。生於仇夷。長於起城。註云。所都國有華胥之淵。乃閬中渝水地也。○通志云。宋江源出漢中府寧羌縣。經蒼溪縣。東流入嘉陵。有白水源出階州亂山中。至昭化縣北。合嘉陵。唐鄭谷詩。蒼蒼白水下嘉陵是也。漢地里志。縣有彭道將池。東西二里。南北約五里。文緯書讖云。巴西郡治有彭池大澤。四夷述云。城西南十里有郭池。周約五十畝。勝覽云。彭池即今之南池也。郭池即魚池也。二池與漢志相符。遁甲開山圖註云。仇夷山四面絕立。與彭池成紀皆西土。是伏羲生處。仇夷即仇池。成起即成紀。二字通用。○南池有漢高祖廟。杜詩。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劍南詩稿云。唐長慶中南池新亭碑在漢高帝廟側。○寰宇記云。客星池在縣西北四里。後漢書傳趙瑤爲閬中令。時西州遭旱。瑤[illegible][illegible]於客星池。歸咎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大雨。○侯鯖錄云。閬州有三雅池。昔有人於此池得三銅器。狀如杯盞。上各有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按魏文典論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注一斗。次曰仲雅。注七升。小曰季雅。注五升。今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通志云。城東百廿里有譙元廟。漢譙元。字君黃。閬中人。少好學。能說春秋。成帝時舉議郎。除奉谷令。後舉繡衣使者。王莽居攝。易姓名竄歸。公孫述僭號。連聘不起。予毒藥。將服之。其子瑛泣請家貲錢贖。建武十一年卒。光武勅所在還元家錢。策詔本郡祠以中牢。

○古碑云汝南令翀道關在閬中縣未著人代郡守張陶辨云於東面得篆字十有二缺不可識有七○輿地紀勝云唐貞觀碑在閬州太霄觀其石光瑩前後可鑒號透明碑○本志唐漢州刺史房琯墓碑在縣城外杜詩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碑目云唐道襲墓碑在城中報恩寺按蜀檮杌王建以道襲爲閬中刺史改其鄉爲烈士鄉○又云崔寧德政碑在衙門東按寧武成中爲刺史有惠政民八頌之

蒼溪縣

蒼溪於閬中爲上游即臨嘉陵水也江岸有放船亭杜詩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只愁騎馬滑故作放船回後人因以名亭○元稹蒼溪縣寄揚州兄弟詩蒼溪縣下嘉陵水入峽穿江到海流憑仗鯉魚將遠信雁回時節到揚州劉滄宿蒼谿館詩孤館門開對碧岑竹窗燈下聽猿吟巴山夜雨別離夢秦塞舊山迢遞心滿地莓苔生近水幾株楊柳自成陰空思知己隔雲嶺鄉路獨歸春草深文同少泊蒼溪山寺詩正午風色高遂泊蒼溪縣層崖抱林木有寺藏惠褊出船步危磴蔭密躡縈轉上到金佛家綠空列崋殿修篁掛縣溜坐覺炎暑變老僧晚經論言語何質穿引我上高閣闌干俯江面寥寥百里內山水盡奇觀誰謂羇旅中所見皆所願汀洲白鳥聚井邑清煙散樂此聊忘歸疎鐘起巖畔徙倚下松門何怪舟人喚○舊治在曲肘川去縣一里後周所設也源出玉女山東南流入嘉陵江曲折如肘○其近山有小錦屏與錦屏相似其稍遠者縣南三十里爲大獲山天池浸其中宋江環遶其下石城四周淳祐間余玠徙閬州治於此又遠之東八十五里有方山遠望如几案古方州城也宋歲大飢居此因以方山名集矣○其著者東南三十五里有雲臺山寰宇記云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上方百里有魚池宜五穀無惡毒可度災周地圖云漢末張道陵在此學道使弟子王長趙昇投身絕壑以取仙桃長等七試已訖九丹遂成郡國志曰雲臺山天柱巖下有一桃樹高五尺皮是桃心肉似柏張道陵與王長趙昇試法於此樹四百餘年不朽小碑記之志云山有洞四曰麻姑芙蓉平仙峻仙巖二曰松根蟠桃池二曰浴丹玉魚山多榕柏大者空中可坐數人道經云永壽二年重九日道陵將諸品祕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乃與夫人雍氏登峯絕頂白日昇天時百二十三歲昔顧長康畫雲臺山記見畫苑碑目云唐元稹謫通州司馬曾遊雲臺山書行記於山之鐘樓枋上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風馭忽泠然雲臺路幾千蜀門峯勢斷巴字水形連人隔壺中地龍遊洞裏天願言迴駁日圖畫彼山川馬毓寄雲臺觀田秀才云雪嶺松枝拂石窗幽人獨坐鶴成雙晚來激齒敲冰渚閒讀仙書倚翠幢宋祁西州猥藁云予昔遊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祠堂緬想其人今追作此詩仙館三峯下年華百歲中夢休孤蝶往蛻在一蟬空藥笈微言祕霄燈浩氣通丹遺呃後鼎林道御餘風市霧沈荒白鬟霞委暗紅蜺蝕有歸約飛步與誰同元廖寥蜀望詩雲臺突出衆山低小徑縈紆上石梯古寺獨存人寂寂斷碑惟覆草萋萋滿空香散春巒綻萬壑烟生曉樹迷爲愛其間風景好登臨幾度杖青藜○志云蒼溪縣金櫃治道得石家遺骸尚存有石銘云歲月不須論車塵擁石門若逢金主簿移我上高原遂改葬之相沿爲金主簿墓不著年代

南部縣

南部本充國地漢末徙巴而郡於閬中有充國城在焉寰宇記云即今新井縣東北二十八里充國故城是也李雄亂後荒廢○唐書趙彥昭舉進士少豪邁風骨秀爽嘗謫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善往來吟詠不絕○新井西水二廢縣皆接閬中通志云西水河在南部三十五里源出龍州後周西水縣以此名也○勝覽云岷山在新井縣東二十里相傳嚴君平隱居於此有朝遊蓬漢暮宿閬登之句三面峻絕俯臨西江○本志唐開元中何澳爲殿中侍御史知名家於西水明皇賜其鄉爲柏臺鄉○又云新井縣有二龍里唐任畹仕時之所居也姚合送任畹及第歸蜀詩子規啼欲死君聽因無愁闕下聲名出鄉中意氣遊東川橫劍閣南斗近刀州神聖題前字千人看不休○有巖曰鹽雲唐蒲崇珣家於此巖開爲居室至者不知其爲巖也在蟠龍山下有洞人入之履地作鐘磬李甕詩云路轉居閬十里餘武陵傳者亦難如昔年煉藥仙人室今日發函道士居洞外蟠桃開錦繡巖前石溜漱瓊琚猗與盛氣爲時雨可惜圖經闕不書○有樓曰清風宋蒲宗孟左丞延其家多書架此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書可無衣飯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有院曰慈光寇平仲遊新井慈光院看海棠詩云臨風花雜滿欄香盡日幽吟歎異常翻笑牡丹虛得地玉階開落對君王○縣東南與蓬州相接三十里爲禹跡山志云禹治水所經也山項平衍有小石泉鑿石爲像層樓覆之宋紹興間何汝賢有禹跡山院記○五十里爲離堆山即古新政縣地蜀三離堆之一也唐顏真卿謫蓬州長史來遊作磨崖記謂此山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上峰嶸而下洄洑不與衆山相聯屬故曰離堆志云東西有石堂故京兆尹鮮于仲通與弟叔明所鑿堂北有盤石石上有九曲流杯池○歐陽修集古錄云新政縣磨崖記唐顏真卿撰併書以寶應年立碑有魯公祠宋馬存記云上元中顏真卿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凜然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求余文以爲記○輿地紀勝云新政縣大歷碑在江岸之次顏魯公書碑傍有佛老孔子像像傍又有二小記皆大歷中物按此所謂三教院也碑目云鮮於氏兩神道碑一在三教院崖上一在墓田其文與書皆出顏魯公又有獎諭仲通碑亦在墓田○志云新政縣十里對江報本院鮮于仲通叔明兄弟葬其傍有韓雲卿所撰墓碑猶存其字儼然無剝落○按鮮于之後宋時皆家于此景祐間鮮于侁登第爲轉運判官值行新法而民不擾司馬溫公稱之曰子駿福星也又有十世孫元卿同知縣范百祿州掾任宏觀將公刻題名○其與離堆相近曰仙鳳山志云在縣南五十里上有七曲臺始落成時地上土痕成仙鳳二字大數丈○碑目云宋新政令裴迪唐丞相晉公之後也因家于此尚收得晉公像及累任告身自撰眞贊並存

廣元縣

廣元蜀口古今所必爭之地宋寧武軍志云前接劍表後據劍門烏奴山祠堂記云郡城故錯羌氏與上庸百濮徽髳彭盧俱皆一大都會也元改爲廣元路碑云在易曰廣大配天地在春秋謂一爲元以示張

大之意。○縣治在烏奴山東。晉壽綿谷二縣皆其處。志云。烏奴山一名烏龍山。在廣元西二里嘉陵江岸。峭壁如削。有洞不可上。昔李烏奴于此修寺。因名。○按北史王元邈傳。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將白馬戍元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使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元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元邈果不負吾意遇也。此烏奴之始矣。○今之臨清門川主廟。即唐皇澤寺也。九域志云。利州都督武士彠生武后于此。因賜寺刻其眞容。李商隱利州江潭詩註。感孕金輪。乃武則天事也。詩云。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宮帷箔卷冰綃。他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彫。蓋后母感龍而有孕也。○縣北即黎州城。梁大同置。後魏之益州。附之義成郡。皆理於此。宋唐庚詩。黎州酒貴無金汁。解盡寒衣幾一吸。○南有刀環山。益州記曰。葭萌縣南十里有刀環山。赤銅水出焉。○東即望鄉臺。去縣三里。武元衡送柳郎中詩。望鄉臺下秦人去矣。○其見諸紀傳者曰嶓冢山。原爲漾水。即西漢水也。曰潛水。出綿谷之龍門山。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漢書注云。潛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即禹貢潛水也。○曰九山。爲平蜀廢縣。即利州衛治。史記九侯爵九山。出錦衣。○曰丙穴。地在沔水之南。出魚肥美。詩疏云。沔南丙穴是也。○其見諸雜記者曰白馬山。寰宇記云。張平子仕漢爲侍中。少時學業于此。○曰明月峽。晏殊類要云。三峽謂巫峽。巴峽。明月峽也。惟明月峽乃在此郡界。○曰滌溪。事林廣記云。天下十二溪。有上眞廟。爲聖眞居之滌溪。其一也。在利州。又云。漢江水帝廟爲眞龍宮。在漢坪石。○其驛路有曰問津。志云。昔孔明行師于此問津。故名。按即古嘉陵驛也。在治西一里。後魏嘉川縣設焉。唐姚鵠嘉川驛樓晚望詩。樓壓寒江上。開簾對翠微。斜陽諸嶺暮。古渡一僧歸。因迴雲衝起。汀遙鳥背飛。誰言坐多倦。日極自忘機。文同嘉川道中寄周正孺詩云。草木春深處。山川雨過時。清佳常滿目。疲倦故忘詩。好尙舊若此。飄零今比誰。爭如畫堂上。日日熱新詞。又嘉川驛詩云。嘉川之西過新棧。里朱欄繞青壁。我行落月尙在水。水影照人襟袖白。繁英雜綴條蔓上。綠錦纈帶垂百尺。清香滿馬去未休。賴爾春風慰行客。○鮮于侁爲利州轉運使。文與可有寄子駿運使詩云。西鄉巴嶺下。嶮道入嶙顛。使騎到荒驛。野禽啼亂山。問民青嶂裏。訪古白雲間。擬日南城路。新詩滿軸還。有鹽溪驛。在嘉川縣中。碑目。黃山谷紀行碑在嘉川縣鹽溪寺。是矣。運使子駿題以五言。曰桐軒。竹軒。柏軒。巽堂。山齋。燕閒亭。會景堂。寶峯亭。凡八景。其詩略云。金城環雉堞。雲屋瞰闤闠。雙林聳江右。九隴亂天外。按金城者。縣北四里金山是也。滌溪環其右。九隴者。去邑西二十里。山環九十九峯。如劍戟之排列。昔漢祖駐蹕于此。有漢王寨。其時司馬君實。范景仁。文與可。蘇子由皆和有詩。溫公年譜。隨其父利州轉運使遊此。有祠在焉。○南去有望喜驛。今廢。元稹詩云。滿眼文書堆案邊。眼昏偸得暫時眠。子規驚覺燈又滅。一道月光橫枕邊。李義山詩云。嘉陵江水此東流。望喜樓中憶閬州。若到閬州還赴海。閬州應更有高樓。其二云。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煙帶月碧於藍。今朝相送東流後。猶自驅車更向南。○北爲棧閣道。劉禹錫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云。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

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于劍門十有七。道途次舍可見于此。又云。棧閣淩虛下臨。合呀層崖峭絕。納木絙鐵。因而廣之。限以鉤闌。狹徑深隍。從而拓之。方罽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斜倚玉壘。旁綴青泥。纔唐蜀之道途。統岐雍之康莊。○其最險者爲石欄橋。方輿云。自城北至大安軍界。管橋欄閣共萬五千三百六十一間。惟石欄。龍洞二閣著名。鮮于蘄田云。其他閣道雖險。然在山腰。亦微有徑可以増置閣道。獨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而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沈佺期過蜀龍門閣詩。龍門非禹鑿。詭怪乃天功。西南出巴峽。不與衆山同。長竇亙五里。宛轉復嵌空。伏湍煦潛石。瀑水生輪風。流水無晝夜。噴薄龍門中。濞河勢不測。藻葩垂彩虹。我行當季月。煙景共春融。江關勤亦甚。巘崿意難窮。晉隸息機事。煉藥此山東。岑參赴犍爲經龍閣道詩。側逕轉月壁。危梁透滄波。汗流出鳥道。膽碎窺龍窩。驟雨暗溪谷。歸雲網松蘿。屢聞羌兒笛。厭聽巴童歌。江路險復永。夢魂愁更多。聖主幸典郡。不敢嫌峨嵯。杜甫龍門閣詩。淸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本志。北十里千佛崖。即古龍門閣。先是縣崖架木作棧而行。後鑿石爲千佛像。成通衢矣。○唐蘇頲利州北題佛龕記云。吾見夫山迷嶮巇。水合江沱。山兮水兮。路窮險巘。南望兮此情多。吾又見像法住世于巖之阿。百千萬億兮相觀我。載琢載追兮吾匪他。伊古昔兮。焦呂不懼。必忠信兮艱危若何。故吾因空而即有。孰不適向以援那。行矣些。陽故瓶兮泉改色。陰風起兮自增波。○小許公利州北佛龕前重于去歲題處作詩云。重巖載看美。分塔起層標。蜀守經塗處。巴人作禮朝。地疑三界出。空是六塵銷。臥石銷苔蘚。行塵暗綠條。歲年書有記。非爲學題橋。○按龍門山亦云慈嶺山。梁州記云。慈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號爲龍門。又云。山東南有玉女山。山上有一石穴。中若房宇。有玉女八人。不出穴前。修竹下有石壇。風來動竹。拂壇如帚。又云。山北有燕子谷。中有好礜石。即志所稱石燕山。○又北三十里有大小漫天嶺。極高峻。羅隱詩云。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險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高駢詩云。萬水千山音信稀。空勞魂夢到京畿。漫天嶺上頻回首。不見虞封淚滿衣。嶺上有寺。元稹題漫天嶺智藏師蘭若云。僧臨大道閱浮生。來往憧憧利與名。二十八年何限客。不曾閑見一人行。又漫天嶺贈僧詩云。五上兩漫天。因師懺業緣。漫天無盡日。浮世有窮年。○又北五十里爲朝天嶺。路徑險絕。方輿云。舊路在朝天峽棧閣。後開此路。人甚便之。文與可朝天嶺詩。嶺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巖陰。按今設有沙河驛。亦沿江行。其曰朝天者。水驛也。○四十里爲潭毒關。志云。潭下淵底有一鐵索。見則兵動。向有御前軍屯此。以捍蜀口。○又二十里爲神宣驛。即古籌筆驛也。相傳武侯出師駐此。唐杜牧詩。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李義山詩。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是也。神宣驛者。世傳二郎神持劍逐惡龍過此。因名。○又八十里爲九井驛。志云。琳瑯九井。以琳瑯山出泉九處。派石若琳瑯也。碑云。九井灘。舊時有蝦蟆。青牛。青堆。三巨石。伏水爲舟楫害。治熙間利路提刑張襲容募降人冉得者治械。如榾樁狀。冶鐵爲杵。重千五百斤。拋擲半空而下。三石俱碎。化險爲夷。有碑刻剝落。其上爲七盤關。乃秦蜀分界處。唐沈佺期詩。獨遊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

入戶低。後人因立爲天河閣。廟非熊天河閣即事云。萬壑窮中路。何層不架虛。徑雲和巖起。樵徑帶峪餘。
巖狖牽壅巢。當鶯接躍魚。相逢維艇處。塢裏有人居。

昭化縣

葭萌地入廣元。而其縣理在漢爲漢壽。晉爲晉壽者。則屬昭化。本志云。縣北百八十里施店驛。即古葭萌驛。驛即古縣址也。未通保寧路時。自秦入蜀。罔有不由昭化者。唐張說再使蜀道詩云。渺渺葭萌道。蒼蒼褒斜谷。烟霞爭晦深。雲山共重複。古來風塵子。同眩望鄉目。芸閣有儒生。軺車倦馳逐。青春客嶺白露搖江服。歲月鎮羈孤。山川俄反覆。魚游戀深水。鳥遷戀喬木。如何別親愛。坐去文章國。蟋蟀鳴戶庭。蟏蛸網琴筑。○北接廣元。則龍門石櫃。白水。景谷之地。彼此參錯。海內東經云。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郭景純註。水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傾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梁州記云。城西南百八十里白水澗。即李固解印綬處也。蜀志先主斬楊懷高沛于此。○元和郡國志云。景谷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白馬山。孔明造木牛流馬處。○南接劍門。則有大劍城。元和志云。即秦張儀司馬錯伐蜀所由路。又謂之石牛道。有小劍城。注水經云。小劍城去大劍城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是唐益昌縣地矣。又有小劍故城。在益昌縣西南五十里。其山截野。橫天奔峯。倒地挾楚包漢。呀秦據蜀。劉先主以閣道至險。又置關尉焉。岑參和杜相公發益昌詩云。相國臨戎別帝京。擁麾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獨持衡。○利州淳化帖跋云。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淳化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此寺內。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云。○劍嶺中有馬鳴閣。蜀志云。先主使陳戒絕馬鳴閣。魏武聞之喜曰。此閣過漢中之陰平。乃咽喉之要路。○又有白衛嶺。唐明皇幸蜀過此。見元元皇帝騎白衛而下。示取祿山之兆。遂封嶺神白衛公。唐詩紀事載明皇幸蜀。登白衛嶺。眺覽良久。歌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詩。曰。李嶠眞才子也。○有桔柏潭。今柏林驛是。驛有古柏。土人呼爲桔柏。故以名潭。志云。桔柏渡舊傳其津有二魚負舟往往沈溺。一道士求渡。操舟者難之。道人云。吾乃葛仙翁。命取石書符。令舟人佩之。至中流。二魚果出。擲符水中。少頃。浪息。次日二魚死于龍爪灘下。按唐書元宗幸蜀。次益昌縣。渡桔柏江。雙魚夾舟而迎。從臣以爲龍也。杜甫桔柏渡詩云。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盼。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五

保甯府二

巴州

山曰大巴。小巴。世所稱九十巴山也。志云。大巴之險過子棧道。下逼漢中。又云。小巴之南即古巴國。繫年錄云。巴之北境。即米倉山。下瞰口元出兵之孔道。即今關堡相望矣。○輿地廣記云。巴江源出大巴山。至當州東南分爲三流。而中央橫貫勢若巴字。通志云。清江源出廣元縣前通半鎮。經舊恩陽縣。至州與巴江合。寰宇記云。清水一名白石水。即向白石縣之所理也。李白巴水歌云。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日三十里。郎行幾日歸。嚴武巴江喜雨詩云。連夕霧氛翳建瓴。送將涼意滿郊坰。江邊萬口大半牧。天外一峯無限青。御信神龍元解事。豈容旱魃更爭靈。從今懷抱如冰釋。閉閣燒香伴六經。鄭谷巴江避亂詩云。亂來奔走巴江濱。愁客多於江徼人。朝醉暮醉雪開霽。一枝兩枝梅探春。詔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徵兵尙苦辛。鬢禿又驚逢獻歲。眼前渾不見交親。○華陽國志。漢末劉璋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䏰至閬陵爲巴東郡。而巴遂分矣。志云。此居其中爲中巴。宋洪邁升梯書院記云。今之巴非昔之巴也。本志。忠義廟祀漢嚴顏。張飛。名宦載王濬。恐但沿巴之名。然按碑目嚴將軍廟記。在巴州城西門內。唐貞元元年韋竹文。則祀之亦非一日矣。惟嚴武。辟逢爲巴州守。則今之巴也。○杜甫寄馬巴州詩云。勳

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烏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云。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鄭谷巴賓旅寓寄朝山從叔云。舊秋思浩然。信美向巴天。獨倚臨江樹。初聞落日蟬。衰榮悲往事。漂泊念多年。未使甘休去。吾宗盡見憐。王周和杜運使巴峽地暖節物與中土異。黯然有感詩云。垂柳參差破綠芽。此中依約欲飛花。春光是處傷離思。何況歸期未有涯。其二云。始看菊叢開籬下。又見梅花寄嶺頭。攬轡巴西官局冷。幾巡春酒沃鄉愁。張禕巴州寒食晚眺云。東望青天周與秦。杏花榆葉故園春。野寺一傾寒食酒。晚來風景重愁人。任約和巴州羊刺史留云。鄉關日斷隔咸秦。又向巴江度一春。可惜清明好時節。看花空憶洛陽人。○治內有春風樓。秦坦記云。奇峯森列。躍入詩謨。高下眩轉。隔闋風雨。又有擊甌樓。唐張禕詩。駐旌元帥遺風在。擊缶高人逸興酣。水轉巴文清溜急。山連雲岫翠光涵。宋馮介詩。坐上擊甌清似玉者此也。碑目云。擊甌樓。唐中和四年尚書右丞相戶部張禕記賦。在樓下。按擊甌樓賦。實張曙作也。序略云。宋玉九辨。悼余生之不時也。甲申竄身巴南。避許濟師。郡刺史甚權接。眷一日登郡南樓。下臨巴江。置酒簇樂。以相爲娛。言間有馬處士攜瓷擊甌者至。請即清謳。發聘妙絕。處士遊音以知聲。余謂樂以知化。斯可以抑揚放淫。頓挫飽竹。連動節奏。出鬼入神。太守請余賦之。余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酒酣。援筆乃爲賦云爾。○宋皇祐初知軍事馬伯作記。以爲應是有唐御史裴禕會昌四年記。宋鹿子創建東

樓。此其事也。○碑目云。州內有紫極宮天王堂。俱唐大中元年軍事判官進士趙琦記。有折柳亭。宋嘉祐五年太守鄭澗賦折柳詩十絕句。刻石。有巴南十七景詩。宋知閬州軍蘇欽以閬中望江南十首記郡景。別駕彭永仍賦巴南十七景答之。○碑目又云。唐會昌四年。巴州刺史裴禕修廨宇記。巴南新創屋宇什物石記。俱在郡廨。○城外東龕。在字江東岸巾子山下。卽唐兜率寺。寺廢碑存。○西龕有古墨巖。在懸崖上。有壯觀二大字云。是李太白筆。有流觴亭在西龕寺。碑目云。唐乾元戊戌嚴鄭公武所創。大曆間盜起。遍遂廢。開成丙辰刺史唐元封復修。蓋取羊士諤流杯十四詠以自序爲證。又云。有嚴侍御暮春五言刻。亦在寺內。有唐人題西龕櫻桃。其名歷滅。按州志城北三十里鼓樓山之旁。有玲瓏山。山頂有泉出小石如櫻桃。自然有竅。可以穿縷。村兒女以爲瓔珞。名曰櫻桃珠。如此則西龕所詠。爲石爲果。未可知也。○嚴武題龍日寺西龕石壁詩云。聖澤久潤物。皇明當燭幽。恩從群鳳翥。衡與和氣遊。報國建香剎。開巒臨僻州。天長面綠水。地迥起朱樓。詩異遍衆藝。坐禪逢一丘。永懷根本妙。響以身心修。奇色遊峯嵐。珍名嘉樹稠。遠江崩濤喧。複澗微雨休。暝猿鬱谷。參差峯入流。碧煙與宜徑。白日懸沙洲。泛海謝安石。吟詩王子猷。揚雄愛清靜。山簡多優游。性分固有適。著龜何足求。神聞孤峯月。目送千里舟。攜手逸群品。浩歌邀悠悠。山情甚爲尚。詩格皆曹劉。旌能舉滯詩。選異拔奇秋。鼎食當自致。巖棲難久留。嗟余參符守。濃主遠分憂。往往行春到。聞鐘散客愁。○朱尹游西龕詩。朝出城南門。循溪陟西嶺。西嶺鬱岧嶢。坳窪金僊境。懸崖古墨存。白日蛇龍奔。嵐霏塗空濛。泉洞咽清冷。汲之瀹山茗。數啜心醒醒。城郭瞰在襟。三峯聯九井。四野

各嬉煦。犬鼠亦無聲。豈曰予所能。帝德實綱領。獲茲簿書餘。怡情對斯景。○任約題西龕詩。門徑森寒柏。小橋穿竹溪。滄江朱檻北。晚照翠巖西。修竹清泉逗。高楠邃閣齊。盧廊面青壁。危棧路丹梯。絕頂舒中席。遙峯出半圭。軒窗俯星斗。襟袖拂虹霓。甘露春霑浹。濃嵐晝霧迷。猶猿悲夜嘯。谷鳥響晴啼。唐寺南龕近。巴城東郭低。杯流故池水。壁刻古人題。豁著不能到。清風如鎖攜。何年脫羈鎖。來此養真棲。自註今歲甘露降于龕前松柏也。○南龕有廣福寺。志云。唐時建。有乾元年間契眷碑。目云。唐古佛龕石刻。在城南二里。大書乾元三年山南西道嚴武奏臣頃牧巴州。其州南二里有古佛龕。舊有鐫佛五百餘。伏望特賜洪名。敕以光福爲額。唐詩紀事載嚴武史俊楠木唱和詩。碑目云。刻在南龕。又云。鄧昂陪嚴使君暮春五言二首。在南龕。詩甚典麗。又云。南龕題詩石刻。在州南二里之廣福寺。自唐迄今。名公題詠皆存。又云。南山記。唐中和四年尚書右丞相戶部張禕題。圖經云。定僧在南龕上。以漆漆其眞身。龕在石壁。不知何時人。惟嚴武奏乞山南寺額表云。願度有道行僧。永以住持。俾其修習。意亦唐以前人也。本州志云。丹梯書院在南龕山。因其山有峯巒秀。有若丹梯而名。舊志載杜甫曾讀書于此。而建後經兵燹。宋紹興二年。知州趙彥戒重建。元季復燬。惟古碑尚存。唐進士楊興義有和杜甫詩云。莫嫌袍紫歸家晚。且遂豐年雅俗安。又題秋風詩云。溫風一夜將紅葉。換盡江頭萬木青。通志云。南龕有雲閣。杜甫寄嚴侍御詩。遙知簇鞍馬回首雲間閣者此也。○宋權維直修雲間閣記云。閣在南龕絕頂。叛自李唐。歲久廢。見寺僧請易而新之。不閱月間。碧瓦朱甍。雕梁畫棟。突然聳出于翠山之表。暇日登臨。倚檻周覽。巖壑萬狀。雲煙出沒。朝暮變態。曾無窮已。則昔之隱伏晦藏而不見者。今若神驅而出之。皆雖潛出幽。吐奇露彩。章章于目前也。○

羊士諤遊南龕詩云。物外眞何事。幽廊步不窮。一燈心法在。三世影堂空。山果青苔上。寒蟬落影中。歸來還閉閣。棠樹幾春風。趙公碩知郡。使君題南龕留云。南龕幾百年。古木鬱雲嶂。崖傾千仞垂。路懸一線險。飛狖哀屑巔。嚴嶐怯盧暫。楓葉紅爛斑。松蓋翠搖颭。石獲風雨剝。殿古丹奇儼。拂拭坐空巖。摩挲觀翠琰。江勢從何來。斗起不以漸。瀉危意欲飛。眺遠目疑颯。鳥鳴山更幽。紋淨衣好染。煙際漾漁舠。風前亂霜槳。縱賞有餘歡。高懷無一慊。尺璧非所寶。白圭焉受玷。入蜀眞可念。得郡亦云忝。雖遠長安日。猶勝陽山貶。平生足疎懶。寧復事拘檢。佳時方一來。薄日已半掩。雨餘煙阜深。月照山樓儼。珍重詩律高。詞變神光閃。民樂樂時康。吾髮髮歲歉。般勤謝吳霜。歸鬢不堪點。○相迪有美農臺。志云。在治南二里。相傳昔梁太守極宦於此勸農而樂。今廢址不存。○有唐太子賢墓。志云。在治南二里。高如一小阜。唐史高宗上元二年夏四月。立雍王賢爲太子。永隆元年八月。廢爲庶人。開耀元年冬十一月。徙於巴州。中宗嗣聖元年。太后殺故太子賢。太子嘗作黃瓜臺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當時有銘其墓者云。勘一指得天下。凡人不爲殺愛子。竊帝位。武后行之。噫嘻。賢之遺隧。萬世之元龜。○北龕志云。在北山一里。有白馬泉。九州要記云。卽黃牛山。有穴。白馬奔出。故名。碑目云。王望山舊名北山。山半石壁隱出老君像。唐人爲賦北山老君影迹詩。圖經云。王望字子濃。開元初。官與元宗遇。俗傳爲昔時人。旦跨白驢入長安市。暮復回。勝覽云。王望山在江之北岸。自郡城絕江南登山。高二里許。

巖徑極險，占一郡之勝。相傳王眞人得道此山，眞人名蒙，故名王蒙山。舊志云，唐元宗控白騾至此山，望見京闕曰，此去京師不遠，故名王望。志云，龍洞在王濛山巖腹間。楊蟊仲記云，左曰東洞，門如鐫鑿，高幾三百尺，耀若太儀之庭，兜率之宮。又百餘步，則空穴開明，有琉璃洞，及𢊍迦像，石犬，石烏，凡石之詭形怪狀，莫不畢獻。又六七里，逾後山之根，右曰西洞，其奇怪亦亞于東洞。楊廣仲遊王望山詩云，白雲環其巔，流水遶其趾，古木與雲齊，偃蹇龍蛇似。飛仙渺何許，風馭難其企。手種空流傳，歲月尚誰記。化鶴空歸來，某樹遐可指。仙凡隔咫尺，世人謬千里。丹竈空伏火，河車爭挽水。學仙仙登遐，樵死空山裏。我欲問眞訣，豈憚航一葦。便當掛冠纓，超然謝塵滓。仙人拍手笑，外物儻來耳。○有君子泉，宋黃裳則銘云，有洌者泉，達於泉南，浩然天中，其流無窮，於暑而涼，於冬而溫，豈其槪耶。有變者存。州志云，未詳所在。惟治東四十里廢曾口縣西朝陽巖有之，其泉自巖石流中，清洌無比，上鐫有君子泉三字，宋人來官多遊於此，石刻具存。今附錄于後。○嘉定壬申夏五月朔，邑令會稽宋拱與尉錦屏鮮于永清避暑來集，桃巖雲，弄泉玉，偕有山水之樂，所謂意不在酒也。○銅梁曹輿龍，宕渠伯規，何學望，古郫李忠父同遊此，汎舟酌巖下，日西乃歸。淳熙己酉閏月十有二日。○巴州都監播縣尉義渠毛仲子中，通江曾口縣巡檢峨嵋王顧天啓，通江縣尉長安水延年仁叔，淳熙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同遊朝陽巖。○邑宰范沚何瀹之，亨通邑尉漢中李天辣子莊，以閏正月下澣日遊曾口故縣基野，飲于修篁古木之下，絕江少西，息朝陽巖，酌君子泉，流連至暝而歸，皆乾道九年也。○有几水，方輿云，水形如几，奇章縣臨之。志云，舊奇章縣在州東八十里，陸游過奇章僧刹詩，轉盡嶢山入翠微，松陰拂拂冷侵衣，長天秋水自一色，斷岫孤雲空四飛。客路何年閒馬足，蟠溪半昔負漁磯。僧窗不得吟清晝，又擁籃輿到夕暉。○有平梁城，宋淳祐郡統張實創築，取捕平梁州之義也。下有平梁洞，妙通居士羅甯仲所居，有石牀石竈。按舊城記云，平梁山頂有地數十畝，居民數戶在上，佳穡納稅矣。志云，在州西二十里。○有化成縣，輿地紀勝，化成縣鳳谷山之上有安羊觀，熙寧中通守楊黃中記云，唐明皇與葉法靜神遊於羊蒙山，忽思篆羊，山靈遣以羊進，詔于其地立觀，今名廣福。志云，在州西四里，唐喬琳，巴州化成縣新移文宣王廟頌云，殷之系聖，周之斯文，生我夫子，世教之君，周微唐興，千祀于茲，春秋祭菜，俎豆其時，維巴之南，亦揭其宇，廬公宰邑，人之父母，假我升堂，爾彼𡏖堵，爰就爽塏，長松之下，公之志思，人亦勤止，變此夷俗，參乎孔里，學者行之，造次于是矣。○有恩陽縣，碑目云，唐貞元石刻，在恩陽縣南渡江，從石梯數百級，上義陽舊縣治石梯之側，縣堪上有刻字云，唐貞元四年十月二十日，再修此路，餘皆磨滅不可辨。又云，大曆初，韋應物送令狐岫宰恩陽詩，亦刻石于縣之驛亭。○小說撫遺云，古靜州知州王鶚子讀書于義陽山，忽一女子前，自稱爲張芙桃，題紅梅詩于壁，墨跡未乾，遂不見人，疑爲梅仙。以山屬平梁，故志於此。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頻上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杆。按恩陽即義陽也，詳見通釋。○又北面百里有大牟縣，碑目云，在恩陽縣西北百里，有斷碑刻云，南隆州大牟縣界十里，北集州難江縣界五里，縣令李昱立。○按曾口、奇章、化成、恩陽，俱梁普通年置，大牟，唐武德置，屬集州矣。

通江縣

治在古壁州。壁州者，以城西南壁山爲名。志云，壁山在縣南一里，有嘉祐寺，唐節度使鄭畋建，至今人呼爲鄭公山寺。碑目云，通江縣一里龍興寺碑，唐壁州刺史鄭凝績之父鄭畋作，乾符中凝績侍養其父畋于壁也。又云，壁州山寺記，大唐中和歲次癸卯，丞相鄭畋撰，略云，壁山境勝之所，鬱密喬樹，怨猿悲鹿，元月澄日，搜索奇秘，得泉洞于西南，纖鑿石架，篁繚繞登降，山縣旗旛，疏爲泓沼，峭壁危棧，遂來向旋，乃于舊亭東隅，建構佛宇，召僧匡信主其事，多出私財以益之，爲堂三間，徘徊爲門，爲廊二十六間，高下返合，暈飛鱗次，廊外爲僧房，庖廚數十間，又立眞堂文之，高界爲左右，默感與凝績泊孫子昭允，俱寫形于方丈中，負山面江，雄壓勝地，日月先照，風雨所交，鐘梵松篁，鏘鏘滿聽，千家亞棟，歷歷在眼，是烟夕臨，輝燦戶庭，鷗鷺篙榜，以資景物于時，行朝卿士，或寄寓於諸州，給事中孫君儲，秋曹正郎鄭君損，皆税車此地，邀以同遊，書琴棋弈，隨後聞作，自仲春至于維夏也。本志又載其碑陰云，僕至郡覩舊碑三埋于戟屏前之泥中，遂飭役兵出而濯之，其一斷而磨滅者，乃唐鄭公台文修山寺記也。始讀之，文多訛缺，及其完處，令人愛歎之不已，而又得公進退之詳，按僖宗紀幷公傳，各亦舛略，此公文是可信者矣。惜其湮沒，遂命輒正訛補缺，離句緝綴，解凡六十七字，斲石命僧守丕書之，刻而立于州學，庶幾永永。記成于唐中和甲辰孟秋二十有三日，重刻於大宋之嘉祐癸卯孟秋中澣，凡三甲子云。太常博士俞瑊君玉序。按此則嘉祐寺以重修得名者，原名爲龍興也。○本志又載鄭相遺蹤，在壁山下石澗中，桃石齒，披烟蘿，人幽巖苔蘚間，有字云，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鄭畋，門吏給事中賜紫金飛魚袋孫儲，尚書刑部郎中賜紫金緋魚袋鄭損，中和三年十二月八日，收訪泉石，偶題于此，僧匡信看題榜。又刻有畋明年孟秋念七日與姪昭允至此訪別一段，是其辭金蔚壁，尙有可尋者。○碑目云，辟使君布政碑，唐乾符年間，壁州刺史裴眞辭作，乾符間立。又云，壁州神廟石刻，在今通江縣北四十步，有元光三年制書。本志云，元妙觀右星稿石，唐人刻篆甚多，民間琢毀其半，俱在治內，唐推官鄭損星精亭詩云，星沈萬古痕，孤絕勢無鄰，地窄少留竹，空多蹋古雲，釣篷和雨看，樵斧帶霜聞，莫惜詩常到，淸風不負人。○方輿云，歐䐏山與壁山相對，上有石鼓，聲聞數里，遇聲即雨。通志云，通江縣南有秋錦山，隔江望之如錦，與壁山相連也。○壁山之上有玉櫬池，志云，昔有人拾玉櫬於此池內，因名。按朱慶餘送壁州劉使君詩，江分入峽路，山見採櫬人，即詠此事。有鳴鹿祠，五代史，王建爲壁州刺史，後僭位，永平三年，麟見於壁山，二鹿隨之，此立祠之始也。宋皇祐初，太守胡俔記其事云，朝廷有大詔令，官屬有遷除，鹿必鳴，鳴於山陽爲福，鳴於山陰爲禍，靈驗如符。山下枕諸水，諸水即宕水所激，聲若呼諸，後魏諸水縣，以此得名也。○志云，縣東南隅有公山，臨江形如公字，舊傳張道陵七世孫刺集州，於此上昇，絕頂有張康侯廟。○舊志載孫思邈種藥於縣東十里石澗之畔，名爲孫氏池亭，石竈丹臼尙存。按碑目云，孫氏園在通江縣二十里龍灘之側，唐末監察御史盧中阜率壁州刺史辛乘父等六人分詠賦詩，有石刻存。宋米仲賢孫氏池亭詩云，密林抱淸溪，微徑入煙靄，亂流縈石轉，浩浩兼萬派，披蘿出潭上，結宇在竹外，坐嘯孤雲還，開軒遙相待，崩崖臨絕壑，幽趣擬盼睞，容滿

12A

埋其餘下注陰壑澗道情留紺簡詩輿延皂蓋賞遂景物偏心期臨仙槩日低迴岡後爲入塞林內暝色交殘光明滅郡木態後之視今日猶今視千載永懷滄洲人功成身將退符陽縣令陸千嵗和云斷崖青松林林下發燒草一徑捫綠蘿數里尋芳藹巖開野人屋結搆遐孤島石斷寒泉流亭幽翠巘繞擺翠龍虎狀宛若鬼神造隔崖聞猿聲皆窗見夕照巴南絕境處勝似東溪好高籟清心胸孤雲節煩惱鎮邀聽馬客寫物窮探討舉匣開時開柴門不須鏁執云造化工永與天地保長揖謝王侯塵紛徒浩渺○本志又云西十里有古佛龕唐人題詠風雨剝蝕惟一碑粗可識乃龍朔中壁州參軍裴洪撰又一碑乃阿彌陀佛龕也○縣之洞有二一曰龍洞志云在西二百里吳墳鄉洞周圍二十餘丈高三丈深七尺內有池殿清瑩湛然一曰蛇洞志云在北四百里南端寺唐建也每歲端陽前後有蛇自柱礎間出沿階滿室大小顏色非一種然不爲害昔人傳言萬四千尾不可數也按此即巴蛇洞云○碑有二三曰仙人碑志云在東三百里有石竇可容百人崖上刻公孫秀才讀書處年代不可考有山茶高數丈和傳是唐時樹一曰牛角碑志云在縣西三百里金溪有石室可容千人石筍數十自崖頂下綴望之稜稜如牛角俗呼爲牛角碑按說文碑礪石也此以形似得名○古墓有二一曰吳將軍甘寧墓志云在縣西百里通志云在通江縣西蕗溶溪上謂之甘谷一曰向佺墓志云東六十里大鐘山獨起萬山中如覆鍾其下即向佺墓左龍池山峭立插漢蒼松偃蹇有石池龍湫注之○古城關二一曰得漢城縣志云東北百里萬山中崛起斬崖四面峭絕獨西南二徑陵險轉折而上誠一夫當關之勢斷崖多前代遺蹤可識舊志載漢帝帝據此以通餉道石壁刻云宋淳祐己酉季冬大使余學士親臨得漢城山觀其形勢而授都督制張實躬

率將士因險形勝儲糧建邑爲恢復舊疆之規分任責者總管王昌金之福鈐路張虎臣司幹杜淮王安杜時順徐斯李成劉文德劉清梁福陳寶賀山進李崇制領郭俊杜成周仙周○一曰桐柏關志云在東北八十里與楞林關相對有關羽廟相傳神曾守此時耕者往往得箭鏃

南江縣

寰宇記云難江縣後周天和五年置以江水難涉爲名通志云國初始易爲南江也南江出米倉山縣當縣前下與巴江合○碑目云唐難江公山威惠廟記天寶改元田彥誠撰神乃漢張魯後又云唐李繼顏誥詞刻于郡廳光化三年中書舍人錢珝行撰有城牙樓記圖經以爲李樺文有舊碑二其一僞蜀廣政己未之記其一天聖乙丑之記○碑目又云集州南角山記唐集州刺史楊師謀書今在難江縣志云南三里孤雲兩角二山王子韶詩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有石刻蕭何追韓信處下有溪是名韓溪按孤雲兩角山及載賢嶺俱在棧道去縣二百餘里其碑刻則移近縣耳又有宋集州刺史張龜年回車院記道士蕭善從勒石○縣之勝者有灘曰放生石刻放生灘三字水落方見意亦唐刻也其上鐫七佛龕圖經云乃唐張濬扈從僖宗入蜀時經此所鐫○有峽曰石鼓碑目云趙貢爲集州刺史有石鼓峽記在難江縣○有石曰探梅志云縣東北五里探梅石亂石中有刻云宋人少華陳祉介卿浚儀潘士政執禮厥次來高元叔攜樽探梅靖康丙午閏四月歲望○有渡曰涉烏碑目云在難江縣有唐集州刺史蘇味道遊字

○有灘曰洋灘志云縣北洋灘楊侍郎墓碑字多蝕碑座是柴玉見存但不知何代人○有澗曰菖蒲碑目云菖蒲澗記唐開成四年集州刺史蘇味道題跡志云菖蒲澗在縣北一里縣崖峻壁石室空曠有唐朱諸賢石刻云自瀆北入澗行經此新開路東不曾三百步其間巨石壘倚嘉木交映空森復聳奇姿異狀綠苔青莆印棱縱縱捫手探足無非含翠幽微皓皓飛泉湜湜若有異人仙客鼓瑟吹簫於洞穴之中使人心逸神暢悅然忘歸斯實方外之佳賞也噫自有此澗杳無人蹤豈異夫浮世之非通塞有時耶今鑿崖爲路梯石爲徑迤延抵於碧崖盤石之東究其澗外之所開成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武功男子記借宏興尋澗之迹窮諸山房○古碑刻云有宋改元政和清明後一日權縣事長安杜德興元發訪菖蒲之溪溯尋其源言採其樂轉步而返則振衣碧巖屏石而坐解帶古林幄雲而息然後歸頗恨得此之晚○大宋改元政和辛卯歲仲春月清明日縣吏馮子茂與職長楊子山巡同局中李二都王四都楊工四沿澗究菖蒲碑文兩日方返故題於碧巖三月十四日楊嵩岳山書記○廣都蔣城吳大年古郫李椿秦亨權師雄大梁趙絢閬中馮時周谷米居約以紹興十八年九月十有四日訪古菖蒲澗觀唐人武功子石刻置酒碧巖溪效柳子序飲損其籌爲一題名投之澗或洄或止或沈皆賞惟直前無滯則免坐客卒三四十飲笑歌諧嬉日晡乃罷並成記○紹興庚辰上巳游菖蒲澗飲於碧巖效昔人觴詠故事穎昌王芹宕渠韓慶孫開封裔嘉成都周瑞行男夏卿凡五人○李異李國用楊羲仲勾成允唐棟淳熙甲辰正月晦來時春日融明惠風相暢爲蘭亭之飲且歸○嘉定壬申仲春三城郭仲深攜車集山清明後一日遊菖蒲澗振尋古巖居山屆才叔小登劉溫叔適上楊珍父同來○有山曰十二峯方輿勝覽云十二峯

在難江縣四十里馬盤渦巖巖聳秀最爲奇觀有客題詩曰插立翠屏峯十二爲君喚作小巫山○有水曰明水寰宇記云明水在難江縣北五十餘里水出硯屏林木山川之形隱於石間○有古城曰平梁志云平梁城遺址在縣西三百里上有古寺龍池淳祐間都統制張實遵大使余龍學指授規畫率諸軍規平梁山城云取梁平梁州之義坐據要地豎立萬仞天人助順漢中在掌握矣刻於石○有橋曰五馬志云李虎仙者往來難江通江二縣縣人修五馬橋工匠數十虎仙於皮袋中出小釜可容三升以米麵炊物納其中炊之以飼人人皆飽○有寺曰柏院志云縣南六十里柏院寺唐高宗末年建相傳爲章懷太子修行之所有碑文剝蝕○有宮曰紫微志云唐賈真人居難江縣之紫微宮白晝登仙留詩壁間云此後不知誰有分雖間留得上天梯○有觀曰銅人志云縣南隔江銅人觀唐開元集州刺史李彥裕奏設背像皆銅初名紫極宮有殘碑數行開元二年兵部尙書牛仙客文宋集州守楊方平重立石又有碑刻載黃逢石事略云黃逢石乃大蓬之仙者姓顏氏唯充薪水偶設於寺見金瓶貯穴乃飲水而遺瓶是夕夢困臥籬籬間醒忽頓悟能詩逢之名士無能出其右者頃乃隱於大蓬人不之見○按玉堂閒話云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則深谿峭巖捫蘿撮石一上三日而達于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緪蘿繫腰縈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沈黃泉也復登措大嶺蓋有稍平處除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遁歸西楚蕭相國追

之。及于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梁帥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留題於淮陰祠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曾懸去住心。不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寸中華未可侵。若其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也。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六

保寧府三

劍州

漢陽山。州之主山也。武功康海德涵劍州重陽亭記所云。頫枕聞溪。前對漢陽是矣。○碑目云。劍州石柱文。晉太元十八年刻。東園聞泉賦。唐貞元中蘇洪之刻。開元寺重修中和極樂院銘。大順三年劉崇望記。宣詔亭碑。蜀天成四年四月一日記。宋高宗籍田手詔碑。皆治內之珠琪云。○碑目又云。唐大中八年太守蔣公侑始建。李商隱序而銘之。石刻在郡東山之陽。志云。東南一里東山。又名鶴鳴山。上有磨崖顏書元結中興頌。蔣有重陽亭在焉。李義山記略。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乃大鏟險道。緄石見土。其平可容考工車內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貫。若出平地。無有噫嘻。侯姓蔣氏。名侑。銘曰。仁之爲道。隆磊英傑。天備其勞。薦以事物。惟君之缺。擬取不窮。有如武庫。蔣之有世。以仁爲歸。伯氏之宜。仲氏之恩。厥弟承之。純而不紕。以令爲□天子之德。汝侯爲理。劍有寅戾。君南臣北。父坐子伏。飲牛漏管。田訟以直。市正獄清。謁歸告休。朝雨滂滂。濕其頫頭。民樂以康。顧有廡廬。侯作南亭。北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推險爲夷。大石是扛。亦既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古有召衞。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擬其超。尾箕缺馬。惟蔣之融。由唐擬嘏。惟是亭銘得其韻。且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撰。○宋閬州通判吳師孟記略。東山一峯。特竦千仞。衆小山迤邐卑附。初奔走。如侍從。茂林蒼翠。煙靄縈紆。有一亭嵩冠於山椒。碧瓦鱗差。朱欄煥明。長溪清瀉。流影不去。乃唐刺史蔣侑所建重陽亭。李商隱序而銘之者也。權知州軍郭子皋題其碑後曰。李義山記重陽亭曰。作亭東山。以醉風日。而不記名亭之因。予讀張平子西京賦有云。集重陽之清澄。釋云。上爲陽。下爲陰。清澄亦爲陰。則斯亭也上據高巘。下瞰澄溪。蔣公名亭之意。其得之於此耶。釋碑以告來者。元豐六年題。又康德涵記以爲亭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宋張琥筆。○安東山即臥龍山。寰宇記臥龍山在縣東二里。盤同州市。高百丈。其上爲九龍山。高三百丈。唐天寶六年敕改龍洞山。山上曾置九龍祠也。○州北爲故壘山。益州記云。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其山峭壁。俯臨絕澗。○又二十里即劍門關。棧閣相盟。顏師古曰。棧即閣也。按史記蔡澤謂范睢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坐制諸侯。棧道千里。通於蜀漢。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如此。則棧閣爲二矣。蜀漢以前曰石牛道。史記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使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唐李遠五丁力士開蜀門賦云。在昔蠶叢未通。荒陬異域。物產難究。封疆罕測。秦王將欲廣其南鄙。其北。張儀於是度其勢。策其力。假牛之計斯設。餧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闢高山。貪功饕餮。忘情險難。捫峯巒於日側。伏虺蜮於雲間。將以砥崤峰。等騎華。俄而白日溶搖。九天忽雷。鬼哭神怨。風號霧靡。怒髮森植。雄心憤踴。瀧珍汗以迸散。瞪星眸而也落。將欲斷磋鑿。排疊巘。謂巨靈之所拓。踩重林。迴絕壑。疑夏后之所鑿。吁。可畏哉。江樓峻棧之形。呀然地裂。闢鬪高峯之色。赫若天開。已而後患方啓。前心莫遂。道路無阻。關梁雖備。五丁死而蠶叢移。一逕通而秦人至也。○輿地廣記曰。石牛道者。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餘。漢永平中司隸楊厥又鑿而廣之。諸葛孔明以大劍至此。有隆峽之稱。乃立劍門縣。復於關道置尉以守之。常璩云。閣道三十里至險。有閣尉。桑下兵民也。昔晉李特入蜀。至劍閣。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所置關之地。皆有關官。而於劍閣獨未置關。至唐始置劍門關。後又置大劍戍。小劍戍。五代嘗增置兵扼劍門關。又爲七砦。按圖經云。關官許令直受頒降詔敕。亦許直行申發文字。聖節月旦。亦有表疏。異時訓飭關吏。至親酒宸翰。所以重設險也。○周地圖云。大劍山亦曰梁山。山海經。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實白蒂。可以走馬。王隱晉書。張載隨父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虎其文。乃表天子。刻石於劍閣焉。又有小劍山。在西北三十里。故此爲大劍。崔鴻十六國春秋。苻堅使楊安伐蜀。其將徐成破二劍是也。東連涉縣。西接綿州。凡二百三十一里。故左太沖云。緣以劍閣矣。○碑目云。劍閣有魏太尉鄧公神廟記。唐劍州刺史邢册題。又鄧衛聖侯碑。唐刺史郭淮立石。又有唐李復撰劍閣碑。唐魯叔明劍門記。貞元二年張允迪。唐劍門制置記。廣明元年立。俱在棄繻亭前百步。○寰宇記云。隋始州銘。在劍門縣二十里許。有古州基。自縣至彼。築木緣壁。至此稍平。一豐碑字名漸滅。開皇三年李德林文。土人謂之劍門縣。蓋隋時以此爲始州也。○唐昔元和元年。御狐楚賀收劍門表云。臣得上都進奏院官高振報嚴礪下告捷官嚴公貺奏。正月二十三日收復

劍門破賊五千斬僞授劍州刺史武德昭訖○碑目云唐韋表微劍閣銘在報國寺鹽泉側昔唐僖宗巡幸至此有微恙飲其泉自愈因名爲報國鹽泉今有石刻存焉○又云唐淯義何氏古碑在劍門縣登高臺光宅中建所載有名籍者生四子孝弟義遜家八十口不異居儀鳳二年敕賜淯義門○又云劍門有棧閣石刻天成五年立又有五代敕牒甚多皆天成長興廣政間刻○方輿勝覽云有玉女臺在大劍絕頂峭壁千仞下瞰古道行人如蟻有小石刻云玉女煉丹之所○又有仙女觀圖經云在孔崖頂唐先天二年置去觀一里渡仙女橋有煉丹臺巖畔有仙女影近代以來改爲禪院○有誌公殿劉埃記云劍閣之下有壽聖寺在石壁之西偏由岔昌攢中續之隱隱如行僧頂伽帽每秋時出或見光景陸游劍南詩藁云劍門東石壁間影有若僧負杖者杖端彷彿有刀尺拂子狀○有梁山寺產茶亦爲蜀中奇品東坡南行錄詩有飛猿如劍寺之句其註云出劍門東望有一寺山巔樓閣隱隱可見有一二碑皆磨滅故唐碑也○有龍巖洞穴幽邃雨雪急小說云王建爲盜朝廷捕之急逃於劍門巨石穴中即此洞口宋人隸書龍巖二字○有思賢樓在水門上畫張孟陽李太白杜子美柳子厚像○有文焰堂本記云按劍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爲重而世未有並祠之者會從李參預壁所得所賜阜陵御書蜀道難又從李左史得趙忠定汝愚大書劍門詩因建祠刻二詩於側榜其堂曰文焰取韓退之詩語也○按晉張載劍閣銘云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李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柳宗元劍閣銘曰井絡坤垠時以饒足深血睿士元機在握分命雞狄陳爲犄角右逾嶓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鑿天蹈空兇醜阻艱破裂肩壘殄殲羣頑內變因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大慝囚戮戎夏咸敕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翰爽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歐陽詹劍門棧道銘云天挺地橫本亦備設大象雖全或偏或缺損多從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紳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資斯有造鑽堅劖勁無蹤以通若川堤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橋雖在功存亦由德須彿劉怒從完以踣附落我榮自顛而跚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惑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倒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共同我思○李文饒集劍門銘註云劍門當中有一岑峻嶺橫峙望若崩屏此一峯最奇而說者未嘗及也故銘云巍山西來波猾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層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飛高闕翠嶺中橫黯然黛色樹若雄屏以衞王國○梁張愼蜀道難詩云梁山鎭地險積石阻雲端深谷下寥廓層巖上鬱盤飛梁纏絕嶺棧道接危巒攬轡獨長息方知斯路難唐元宗巡狩言歸駐蹕劍門詩云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

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王勃普安建陰題壁云江漢深無極梁岷不可攀山川雲霧裏遊子幾時還盧照鄰大劍送別劉右史云金碧禺山遠關梁蜀道難相逢屬晚歲相送動征鞍地咽綿州冷雲凝劍閣寒倘逢中孝所爲道憶長安李頎送張瑄入蜀云出門便爲客惆然悲徒御四海維一身茫茫欲何去經山復歷水百恨將千慮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孤雲傷客心落日感君深夢裏蒹葭渚天邊橘柚林蜀江流不測蜀路險難尋木有相思號猿多愁苦音莫向禺山隱禺山地非近故鄉可歸來眼見芳非盡岑參入劍門寄杜楊二郎中云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開坼雙崖倚天立萬仞從地劈雲飛不到頂鳥去難過壁速駕提巖傾單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暫赤凜凜三伏寒巉巉五丁迹與時忽開閉作固或順逆磅礴跨岷峨巍蟠限蠻貊星當觜參分地處西南僻隴俗燈景殊吝將華夏隔劉氏昔顛覆公孫曾敗績始知德不修恃此險何益相公觀師旅遠近能金革杜母來何遲蜀人應更惜暫回丹青盧少用開濟策二友華省郎俱爲幕中客良籌佐戎律精理皆碩畫高文出詩騷與學窮討賾聖朝無外戶寰宇被德澤四海今一家徒然劍門石杜甫劍門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王維送崔五太守云長安廐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幰唯有白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迴使君年紀三十餘少年白皙專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李白蜀道難云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彫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崩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孫逖送斬十五侍御使蜀云天使出霜臺行人擇吏才傳車春色送離與夕陽催驛遶巴江轉關迎劍道開西南一何幸前後二龍來張喬送蜀客云劍閣緣空去西南第幾州丹霄行客語明月杜鵑愁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滯少年遊李端送鄭宥入蜀迎覲云事親西陟險君去異王陽在世誰非客還家即是鄉劍門千轉盡巴字一支長請語愁猿道無煩促淚行李德裕題劍門云奇峯百仞懸清眺出嵐煙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參差霞壁聳合沓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目前戎昱入劍門云劍門兵革後萬事盡堪悲鳥鼠無巢穴兒童話別離山川同昔日荊棘是今時征戰何年定家家有畫旗許棠送張員外西川從

事云。爲郎不入朝。自是赴嘉招。奚角初離首。金章已在腰。劍横陰綠野。棧響近丹霄。迎關應相續。縣愁去路遙。匪熊送李庶侍御赴劍南云。烏道見猿趣。元戎正急賢。圖書借朋友。吟詠入戈鋋。山色城池近。江鼙鼓角連。不應誇戰勝。知在檄蠻篇。李商隱題劍門寄上西蜀司徒杜公云。峭壁横空限一隅。劃開元氣建洪樞。梯航百貨通邦計。鍵閉諸蠻屏帝都。西壓犬戎威北狄。南吞荆郢制東吳。千年管鑰誰鎔範。只自先天造化爐。楊凝送客入蜀云。劍閣迢迢夢想猶。行人歸路繞梁山。明朝騎馬搖鞭去。秋雨槐花子午關。于邵送嶽司法赴劍亭序云。決曹掾嶽侯理行歸於劍。十月吉矣。難哉是行。休於嘉陵之陽。日與樵牧爲伍。而吾子言涉江水。至於宗廬告軷之期。不遠千里。然則取諸羽翮。擊波風水。時之來也。鴻可驚人。而燮親之道。敬養爲切。安得擇仕而以三諾爲屈哉。東江劍門。又足助興。地氣初開。河風稍嚴。青冥爲空。黃落向盡。咸物論別者。庶存乎歌詩。其二云。人謂稽于通於理者也。藹然作揖。榮聞所致。故寵之下。清風可挹。入能盡驩。邵眞知勉矣。宜以令弟仕於劍。太夫人就養。適乎遠離。迫王事。心馳倚閭。朝辭府庭。夕次郊郭。不俟高駕。拂衣而南。華公錫類。詎敢留心。各以壺酒垂楊好陰。金秋始交。火雲猶赫。指日獻錄。在原增光。送君遂行千萬無盡也。○劍門東南有七盤嶺。以山曲折而七盤也。方輿云。武連縣在七盤山上。按武連縣舊爲武功縣。故郭璞識云。縣路祭。武功貴。縣路青。武功榮。其後青城何琰宰是邑。遂刻石於縣門。志云。逍遙樓廢址。在武連廢縣。唐顏眞卿書扁三大字。碑刻在焉。元改武連縣爲魏公書院。以唐魏徵所生之地也。學正王惠爲之記。○有鑑泉。劍南詩藁云。過武連縣安國院。有二泉。傳云唐僖宗幸蜀至此。飲之而甘。賜名鑑泉。其詩云。涵灌珠璣翠壁間。異時曾得奉龍顏。即此。○有都竹水。寰宇記。都竹水從武連縣流入普安縣。南流至掌天山。下入閬州。益州記云。掌天山在臨津縣。山多柘。堪爲良弓。雖樂綠燕角。不能勝也。志云。柘溪水出柘谷山。多生柘水。○有下辯城。寰宇記。廢下辯城。即臨小潼水。李膺益州記云。宋元嘉二十九年。以武都流人於下辯縣安置。大明二年。改爲武連縣。寰宇記。小潼津發源京兆山分水嶺。謂之京兆水也。○本志云。武連縣九龍山有洞。石壁如屋。內有九井。○又云。華仙洞在武連縣。洞中無他物。惟石窟數間如堂宇。有水自西向東。不知所來。山下長老云。曾有數人耘苗。見洞中聲樂嘹亮。嵒覡於洞口。見列坐如天人狀。奏樂者無數。欲進前觀之。即不見。自後人數見焉。因名爲華仙洞。按武連下辯二縣。皆因秦人僑置者。○劍之西南有黃安縣。晉置。宋改爲晉成縣。縣在跨鶴山。一名倚空山。山腹有紫霄觀。崖上有僧懷素草書。多缺落不可辨。跋云。右懷素草字。肆綠潘氏載入法帖。誤繫張長史書末。今潘氏墨本不可多得。因刊於倚空山崖石。與伯英草聖並列。共傳永久。隆興元年癸未季冬。濺洞野叟識。○志云。城南百二十里有漢王潭。在黃安縣之東境。上有漢王廟。○又云。晉成縣南一里紫霄觀。舊名晉成。宋聞有李隱君名普成者。與其弟普濟白日昇去。是晉成縣以仙名也。縣傍有石麒麟。每天旱。士人飄纜取水洗之。即雨。○又南八十里有義津。即古臨津縣地。碑目唐盧照鄰悟本寺記。在故臨津縣悟本寺內。

梓潼縣

水經曰。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注云。故廣漢郡也。公孫述改爲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峻爲守焉。王勃梓潼南江泛舟序云。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湛幽凝。鎮澆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丘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沈竿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涔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雜以妙論。亦有嘉餚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唐皆天寶之亂。左拾遺房琯獨馳蜀路。至普安郡。謁見元宗。與語。大悅之。即日拜文部尚書門下平章事。復次梓潼。寰宇記云。明皇過梓潼。望見山上有一窟。近臣奏云。漢司馬相如讀書之窟。遂勅名爲長卿山。○志云。山上有長卿寺。下有讀侍御史李業石闕。舊經云。前漢侍御史李業葬此。遭赤眉亂。二闕以臨關俱破壞。志又云。縣東北有二石闕。其一題曰漢沛國相范伯友墓。其一題曰漢趙相國雍輔君之墓。○宋周必大曰。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君碑額。先敍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闕。模脫隸書而非鐫也。○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惡子。道術顯著。廟在梓潼。元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僖宗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見於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神也。郡國志云。濟順王本張惡子。戰死而廟存。昔惡子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劍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將至七曲。迷道。遊騎覓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棄食而去。按此即世所奉祀梓潼帝君也。唐判度支蕭遘和王鐸作張惡子廟詩云。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作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酇侯爲國新簫鼓。堂上神尊更布兵。文同丹淵集。出守陵州。有祭梓潼神文。○梓潼又有百神廟。在縣南四里。咸通十一年。盧耽除西川節度時。蠻寇圍成都。大將竇滂行營統師過此。見斷碑皆古卿相之名。默致禱焉。既而王師大捷。乾符三年。行營除東川節度。遂於路側置百神之廟。最福。大順間。廟遭兵火。王氏僭號。夢神人求祠宇。稱是梓潼百神。因重興置。○又有五婦山。在縣北十二里。高四百二十丈。按蜀記云。梓潼縣有五婦山。秦王遺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潼。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蜀王登臺而望之不來。因名爲五婦侯臺。漢書地理志云。梓潼五婦山。碑誌存有五婦神廟。李膺又云。梓潼有鳴湍折碑祠。西臨潼水。湍迅激流。俗呼張湍祠。亦呼爲石碑祠。○又有隱劍泉。在五丁力士廟西一十步。古老云。五丁開劍路迎秦女。拔虵山摧。五丁與秦女俱斃於此。餘劍隱在路傍。忽生一泉。又云。此劍每庚申日現。○又有蛟龍神祠。在縣東十九里兜鍪山。俗呼爲兜鍪神。古老相傳。此神昔用生人祭之。不則擄疾水潦爲害。張道陵戒之。遂絕。○又有葛山。志云。梓潼縣西南二十里葛山。又名臥龍。相傳武侯伐魏。駐兵於此。見虎豹蛇蟲勢惡。自臥草中。獸皆俯伏。有古碑在此山之紫福院。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七

順慶府一 南充縣附郭

嘉陵江既逕宕郡流。則將匯巴宕之水而下墊江矣。華陽國志云。劉璋分墊江以上爲巴西郡者此也。寰宇記云。嘉陵江在州東二百步。自相如縣界流入南充。按十道記云。果州左有西漢水。遠源蔚然。有相如琴臺。觀此。則嘉陵江之爲西漢水益明矣。○韋應物聽嘉陵江水寄深上人詩。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按長慶集云。韋貫之坐考策。收直言者。出爲果州刺史。今嘉陵驛設於此。○耆舊錄云。自漢紀信以下三十六人。並見學錄。蒲士龍所編耆舊。而趙嗣業。趙昌裔游開爲之贊。此外隱逸王公宇以下十四人。併繪像於郡之鄉賢堂。又復搜訪王綰以下二十餘士。悉繫於左。○郡志云。譙周墓在治後。有碑。今闕。○碑目云。唐王維送楊長史赴果州詩。刻在郡治。其中聯云。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唐詩三體注云。漢法。祭酒上客之稱。女郎祠以謝自然上昇於果山。按常璩云。張魯以鬼道立教。後乃爲祭酒。巴漢夷民多便之。則祭酒稱上客是矣。謝自然昇仙乃貞元間事。在右丞後。不應引此。官橋者。志云。郡西三十五里有西橋。舊名官橋也。按女郎亦張魯女。感孕而生龍者。祠在漢中。○碑目又云。唐移縣碑。在南充縣門。大中年立。文字磨滅。不可辨。二良牧碑。馬肩孟撰。載唐二刺史事。碑在郡治酤庫之側。永興節度使王彥超重建行成思堂石刻詩。不著其姓。今附見云。作堂在姑孰。把麾來果山。男子四方志。萬

里如日前。振振佳公子。性行純如天。既知仁有本。自應枝葉繁。宣尼譜參孝。推廣十八篇。君能擴充之。九思極其至。道行身亦立。揚名顯其先。回觀廬墓人。卑卑何足言。方輿記云。有仙鶴樓在郡城後子城上。下瞰大江。宋邵博詩。春去秋來好風月。鶴樓端勝庾公樓。○郡之東南有開漢樓。郡守楊濟記云。聖朝寵綸有賞開漢業之語。因摘二字以名是樓。按開漢樓詩序。嘉陵大江。襟帶於左。金泉。栖樂諸山。雄峙於右。宋忠祐廟誥詞云。以忠殉國。代君任患。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雖糜捐不避者。侯有力焉之謂也。○有清居山。勝覽云。在南充縣南。唐姚昂詩。天設兩峯南北對。地盤一水古今流。內有四亭。曰白雲。光相。吸江。五友。按五友亭。宋游炳題。明月清風爲道友。古典今文爲義友。孤雲野鶴爲自在友。怪石流水爲娛樂友。山果芋栗爲相保友。是五友者。無須臾不在此間也。續志云。金墉在清居山。高與山齊。亭亭如浮圖。嘗有光焰出焉。○有滑泉山。方輿云。城南十里有古刹。下瞰龍門諸山。寰宇記云。龍城山盤屈若龍。絕壁如城。蜀志補遺即龍角山。道經以爲福地。○有朱鳳山。寰宇記。在州南十里。高百七十二丈。周迴二十里。昔有鳳凰集於此。因名鳳山觀。方輿云。乃爾朱仙李滄風養煉之地。迴視郡城。如在掌握。碑目云。唐朱鳳山觀銘。長史袁玘文。○有漢充國城。志云。在府南三十五里。按充國。漢永元二年分閬中置。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爲南充國也。邵博詩云。山圍聚合水連雲。萬室樓臺照眼明。勝地風流眞樂國。四州惟說好充城。○有畫卦石。志云。在治東四十里。其石平如砥。上有八卦。相傳周柱下史以足蹋之。足跡尚存。○有大斗溪。志云。在治東八十里。源出老君山。與嘉陵江合。傍有大石如斗。○有都尉壙。嘉陵志。郡南五十里

有都尉墓。俗云都尉娘。西充女子也。代父戍。以功授都尉。歸爲嫂氏所嘲。乃剖腹見肝腎以死。葬鳳丁山。有豐碑。祀今廢。其年代姓氏無考。墓前翁仲猶存。或云。即陳壽妻。壽嘗爲騎都尉。故人以稱其妻。○西北有果山。寰宇記在州西八里。層峯秀起。松柏生焉。方輿云。果山。郡以得名。陳壽隱居於此。有祠。志云。陳壽有萬卷樓在山之麓。邵伯溫果山即事詩。果山仙果秀天香。處處園金樹樹芳。謂黃柑也。志云。果山書院在城北五里。蜀譙周建。後郡人邊速達以祕書監致仕。歸隱於此。藏書四千二百七十一册。碑刻爲至正八年。○又云。治北五里有譙周觀星臺。一云是其故宅。有碑存。按華陽國志云。譙侯修文於前。陳君煥炳於後。則此山之靈秀有自來矣。○有金泉山。方輿云。在城西果山之足。唐貞元十年。謝眞人名自然於縣界金泉紫極宮白日上昇。郡郭是夕有虹霓雲氣。萬目所共覩焉。有清霞觀及眞人祠。韓愈詩。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施肩吾謝自然昇仙詩。分明得道謝自然。古來漫說尸解仙。如花年少一女子。身騎白鶴遊靑天。有步虛臺。宋鄭芳庭詩云。平山酷好遊之詩。謝女仙蹤頗自疑。不到步虛臺下看。瑤笙玉佩有誰知。有靈泉院。碑目云。謝眞人父諱寰。所居名謝寰山。山有院。名靈泉。唐碑。字多訛缺。通志云。靈泉。即金泉也。唐李滄風於此燒金化爲泉。宋江萬里書金泉二字於崖上。碑目云。唐金泉山仙居述。太和五年果州刺史韋公肅文。唐鄭餘慶詩刻。唐誥刻。僞蜀刺史徐光溥詩刻。俱在金泉山。李宏遊金泉觀詩云。昔時謝女昇天處。此日遺蹤尙宛然。蟬蛻舊衣留石室。龍飛勝地湧金泉。碑書

故事封崟蘇。殿寫眞容鏁翠煙。湖暮松巔聽鶴淚。猶疑彷彿下神仙。○有寶臺山。在城西。與金泉對峙。有覽秀亭。呂好問覽秀亭記。思史貧之遺風。弔譙陳之舊蹟。想程對之仙蹤。慕張閎之英躅。謂史誼恕。貧泌。蕪周。陳壽。程太虛。謝自然。張嶷。閎穖也。○有舞鳳山。志云。西北八里。舞鳳山三字。乃宋人隸刻石。○有栖樂山。志云。在西十里。相傳謝自然昇天之日。仙樂振響峯頂。故名。有栖樂池在山頂。甃之以石。泉水清潔。與嘉陵江相通。○有安漢城。志云。在府城北三十五里。漢地里志云。有魚池在南莽。曰安新矣。劉宋於此岩宕渠郡。又云。宕渠城在府城北四十里。即石苟壩城也。○有大方山。方輿云。城北十五里。通志云。城西三十里。又有小方山。千峯萬嶺。儼若洞天。其上有滴乳泉。道士何志全飲此水。年老而面如桃紅。樊汝賢詩。盤液洛山腹。脈與崑崙通。云何山中叟。八十桃顏紅。即今之乳泉舖也。○有昆井。益州記云。南充縣西六十里。有大昆井。即古之鹽井。○有大就山。與小就山相對。志云。西百里大就山。隋楊就修道於此。因名。○名賢馬錄有晉譙秀器。按秀譙周之孫。隱居不仕。躬耕山藪。李雄徵之。不應。晉王逸少書云。聞譙周有孫。其人高尙不仕。可得見否。唐李商隱詩。欲向巴西覓譙秀。巴西惟是有寒蕪。○有譙休墓。方輿云。南充人。眞宗朝不應辟召。歸山著書。○有何涉墓志云。在琉璃山下。按涉讀書博古。著作甚富。明道雜志載其爲司馬溫公所推重。○有游仲鴻墓。後漢劉光祖表其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有趙夫子墓。在據德里。鄉人稱趙能也。○予遍閱唐人集。元稹嘉陵江詩。秦人惟識秦中水。長想吳江與蜀江。今日嘉川驛樓下。可憐練繞明窗。其二云。千里嘉陵江水深。何年重繞此江行。只應添得清宵夢。時見滿江秋月明。微之又宿嘉陵驛詩。嘉陵驛上空牀客。一夜嘉陵江水聲。仍對牆南滿山樹。野花撩亂月朧明。其二云。牆外花枝壓短牆。月明還照半張牀。無人會得此時意。一夜獨眠西畔廊。白居易嘉陵夜有懷詩。露濕牆花春意深。西廊月上半牀陰。憐君獨臥無言語。惟我知君此夜心。其二云。不明不暗朦朧月。非暖非寒慢慢風。獨臥空牀好天氣。平明閑事到心中。武元衡題嘉陵驛詩。悠悠風旆繞山川。山驛空濛雨似煙。路半嘉陵頭已白。蜀門西更上青天。歐陽詹聞嘉陵越鳥聲呈林蘊詩。正是閩中越鳥聲。幾回留聽暗霑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有離鄉萬里情。陸龜蒙宿嘉陵館樓詩。離思茫茫偏值夜。每因風景卻生愁。今宵難作刀州夢。月色江聲共一樓。李洞將之蜀別友人詩。嘉陵雨色清。澹別酌參苓。到蜀高諸岳。窺天合四溟。皆來應隔雪。夢覺已無星。若遇多吟友。何妨勸些經。薛能嘉陵驛詩。江濤千疊閣千層。銜尾相隨盡室登。稠樹蔽山聞杜宇。午煙薰日食嘉陵。頻題石上程多綫。暫歇泉邊起不能。如此幸非名利切。益州來日合攜僧。劉滄春日遊嘉陵江詩。獨泛扁舟映綠楊。嘉陵江水色蒼蒼。行看芳草故鄉遠。坐對落花春日長。曲岸危檣移渡影。暮天棲鳥入山光。今來誰識東歸意。把酒閑吟思洛陽。右嘉陵水。閬中廣元皆得稱之。雖不知所指。然今驛設在果州。故幷及之。

西充縣

始析南充後。乃併流溪而有之。仙蹤古跡。特著其大。陵鎭則有扶龍山。志。在高陽之扶龍村。蓋紀信此縣人。祠在紫崖。其小陵鎭則有背巖。石竇空潤。泉水清潔矣。唐盧藏用弔紀信文曰。皇綱圮兮帝紐頹。王風

悲兮精道衰。天運促兮周以發。炎德興兮漢業開。何項王之暴虐。作驅除於雲雷。豈淵海之飛鱗。貪拔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羣雄率馭。皇矣漢祖。獨負其直。炳滎陽之圍城兮。既孤而迫。偉將軍之天謗兮。矯舊其譎。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爲觀兮。罔恢帝基。感將軍之墳隧兮。壯大義之在茲。仰前修以砥節。顯車迴而焉逃。嗚呼。身既焚兮業既昌。楚歌絕兮漢道光。君不延兮史不揚。功不錄兮歿不傷。奄孤墳以叢葬。抑千祀而爲荒。皇周敦訓兮。澤及枯骨。伊予寡德兮。忝宰茲地。奉宣褰獻兮。幄尸厥位。思將軍兮尤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兮。實獲心志。乃斷石於他山兮。式幽墳以昭貴。詞曰。攢攙貞哉兮。奉揚仁風。跋涉草莽兮。祠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爲忠。九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石刻名兮千萬歲。魂魄光烈兮爲鬼雄。○南岷山則有九井十三峯。漢何岷之所隱也。後程太虛嘗修煉於此。志云。太虛自幼好道。精修勤苦。隱居南岷山。絕粒有二虎侍左右。九井十三峯。皆其修煉處。一夕大風雨。砌下得碧玉印。居人每乞符祈年。印以授之。輒從豐稔。唐元和中解體。後遷神於元宮。容貌不變。宣宗命人求之。使者過西山。宿逆旅。踰險。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見一道士。自稱程太虛。祖居西充。且囑曰。明歲君自蜀入南岷山。無忘我。及至蜀。躬覩畫像。與前見者無異。宋賜號道濟太師。碑目云。唐程仙師蟬蛻偈。阜莢碑。唐仙林觀碑。中書侍郎趙遼昭撰。俱在本山之降眞觀。○流溪縣則有鐵冠仙人鈐記云。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有漢車騎崖石刻。郡國志云。後漢車騎將軍馮緄於此鐫崖刻石十有餘處。寰宇記云。在流溪縣。按金石錄云。右漢車騎將軍馮緄碑。以范曄後漢書考之。史云字鴻卿。而碑云皇卿。史云初舉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持節揚州諸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都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碑云。討賊時坐迫州縣正法。而史不載。又云。爲隴西太守。坐問吏辜。旬不分。去官。以羌叛動爲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而史但言遷隴西太守。史云。爲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拜車騎將軍。以碑考之。緄爲遼東太守以前嘗爲治書侍御史。遷尚書。遂爲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也。史云。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張敞承宦者旨。奏緄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而碑云。臨當受封。以讒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史云。復拜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拷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譖緄。坐輸左校。而碑云。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瓆。不宜以宦論坐法作左校。亦皆不合。史又云。爲河南尹時。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拜屯騎將軍。復爲廷尉。卒於官。而碑云。復廷尉。奏中官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永康元年薨。亦嘗以碑爲正。碑又云。緄謚曰桓。而史亦不載。余嘗謂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至於善惡大節。則當以史氏爲據。今此傳首尾顚倒錯謬如此。然則史之所載。是非褒貶失其實者多矣。果可盡信耶。○又云。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尙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馮使君神道。按後漢書馮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而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爲煥闕也。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八

順慶府二

廣安州

治有秀屏樓。背漢閣。皆顏魯公書。擬峴亭。南峯寺。皆張商英詠。○圖經云。右何秀屏。左瞰渠水。志云。秀屏山昔有石土地像。宋太祖以筆點此山立軍治。其像因自墜。今郡治即石土地所在。○通志。張無盡題擬峴亭詩。英雄往事堪歎息。闌干徙倚情何極。舉取山公醉似泥。不同羊祜謀人國。又題南峯寺詩。孤雲飛遠岫。落日滿平川。寺據南山頂。僧傳北祖禪。○碑目云。大唐三聖碑。睿宗御製文。俱在州學內。道德經碑。在城北紫極觀。唐咸通中州刺史程崇立。公府建置碑。宋開寶三年張琪記。乾德六年許允修創也。○州立於濃洄鎮。濃洄二水名。寰宇記云。濃水出龍扶速山。東流入渠江。洄水即渠水。縈洄爲潭者耳。按唐地里志。岳池有龍扶速山。環水出焉。非濃水也。州志云。濃水即西溪水。水色常不澄。故曰濃。發源距州治百二十里蓬州之綿埧。流至橡树埧。二溪相合。經龍扶速山下龍崔灘。與環水合。又至城南五里。東折入渠江。與洄水合。是龍扶速山乃三溪有流處。非源也。○渠江有三十六灘。水之灌輸其間者。渦漩渠別。莫知其凡。中兩渠相距二尺。廣深半之。可受流艦。天巧致然。非人力疏鑿。○碑目云。案水在州東北五里渠江曲尺灘下。石磧平坦。冬月水涸磧露。仲春水生磧沒。深不盈尺。日光照映。金波透徹。其年若登。則紋苑

成篆籀。溁洄波面。其見不常。郡人以之卜歲云。○宋石刻故事。以三月三日至河曲過渠江流杯。大觀。乾道。淳熙。紹興。嘉定間。知軍宇文能。承務郎張廷堅。德州參軍李陶。桃彥遠。何溫叔。游伯玘。何宋卿。楊次皋。安廣民。各同時題游。皆其中有迤游二三日者。如崇慶杜鵬舉。率親挈家來遊。○有龍鏡潭。水圓如鏡。宋刻龍鏡二字於石。有琉璃淵。兩水相映。其一紫碧。痕如羅帶。其一深清。淵如琉璃。俱在案水左右。○江中沱磧。有若鸕鶿。若龜蛇。若蟠螭。若張織。有如明月之圓缺。有如神仙之遊戲。皆以形似得名。名賢韻士。每過其處。爲之流連題詠。唐元稹詩云。渠江明淨峽逶迤。船到名灘拽簦遲。櫓窡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畬餘宿麥黃山腹。日背殘花白水濱。物色可憐心莫恨。此行都是獨行時。宋張無盡詩。濃洄江水寫高灘。中有神龍久屈蟠。衆樂妙音時響亮。雙娃長袖忽蹁跹。世間變化無非幻。閣上登臨正好歡。觀幻見眞眞亦幻。谷花巖草謾凭欄。何行中宕渠廣安驛泊記。南連巴徼。北接通川。複嶺東橫。清江西下。林深箐密。巖穴幽邃。信爲奇觀也。○其有姜山。則以伯約屯兵而名。山有姜山寺。唐僖宗時建。下有飛泉二字。僧可徹曾志云。在州東二十里。○晶然山。則以晶然山龍祠之神得名。碑目云。勅賜孚惠靈公廟碑。在晶然山。有晉太康八年碑文。志云。在州東南四十里。按安子文有晶然集。指此。○子仙山。則以神仙得名。志云。馮緄有子修煉於柘門山。一日辭父母。謂當仙去。以來歲白鶴飛翔爲候。緄登此山望之。已而果然。又名望子山。吳廣安志曰。子仙觀在州治西二十里子仙山上。五代時居人將軍馮勝之子修煉於此。一日仙去。將軍立堂數楹於得仙處。則所謂將軍者馮勝也。非漢車騎將軍馮緄也。緄傳子鸞舉孝廉。爲

郎中。並無得仙之事。○鶴棲山。則以謝自然得名。碑目云。鶴棲山在冀都鎮。有古碑。字雖漫滅。尚髣髴可認。其略云。唐貞元十年。歲在甲戌。果州女子謝自然白日昇仙。刺史李堅以狀聞。又爲之傳。於時先有雙鶴棲宿此山。然後飛迎自然。偕之而去。自是俗呼爲鶴棲山。按自然昇仙。在果州金泉山。李堅上其事。唐德宗賜詔。今刻於金泉。年月日與此碑所載不差。通志云。在州東之新明鎮西南十里。○故宕渠城。古之賨國都也。晉中興書曰。賨者廩君之苗裔。巴氏之子務相乘土船而浮。衆異之。立爲廩君。子孫布列於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其賦稅。人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爲賨。因名。○大小良城。石崖四絕。天險之地。宋史淳祐四年。制置使余玠移渠州治於此。已上二則志云。俱在州東北五六十里。○其爲名賢芳躅。則有孝義墓。通志云。唐陳子昂之後有遷居於此者。七世同居。唐旌表之。宋時墓尚存。○故縣鎮顏魯公碑。碑目云。舊傳邑宰有姓顏者。魯公之先。魯公之刺湖州也。過道院。因有碑銘。今碑磨滅。存命除湖州刺史顏眞卿勒銘於道院。凡十四字。乾道中移置軍城。○有張唐英墓。志云。在州西三十里。按唐英新津人。慶歷三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卒葬雙流之三珠里。紹聖三年。其子庭玉徙居廣安。改葬於岳門山東南峯下。其弟商英往來常居於此。山水名勝。多所品題。○有安丙墓。志云。在州南五十里。宋史吳曦僭叛。丙矯密詔誅之。除四川安撫使。○有張庭堅墓。志云。在州北。宋史。庭堅廣安人。元祐進士。爲右正言。逾月數上封事。詆司馬光呂公著之冤。疏蔡京章惇之罪。○有黎錞鄉。志云。渠江人。任直講。宋英宗以蜀士問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錞也。

岳池縣

寰宇記云，岳安山在縣東三十五里，高六百丈，岳池之水出焉，上有晉聲鳥也。○唐何少卿讀書在龍穴山。方輿云，岳池之封山也，去縣五里。宋元豐間張謙議廷堅讀書在羊角竹洞。志云，北三十里，梁天監中有講道德經者，致二羊蹲聽，故名。嘉熙間狀元游信讀書在金隴山。志云，碑見存。○碑目云，龜山碑在岳池縣東六十里，鑿地得斷碑，乃唐人經行所記。又云，杜甫巘山寺詩，刻在縣北三十里巘山上，有象王獅石，左右龍洞，背巖四旋。又云，老君山舊碑載唐天祐間有道士乘馬至此，馬化爲石，道士亦不見。○其寺名之佳者，志云，西三十里，西溪源自舊縣流入，平灘有酉溪寺。○又云，西二十里鴨山，昔人見雙鴨飛入山池，化爲石，因名。上有鴨山寺，唐乾元中建。○又云，南二十里雲鉤寺，唐貞觀建，每晨有白雲鉤其棟宇，舊名毗廬也。然予謂縣西千佛崖古觀寺，峻級長林，煙蘿下垂，拂人車馬，致可悅耳。按畫苑以爲唐開元僧元應鐫，舊額栖巖寺。

渠縣

周書曰，渠州言鳳凰降於楓樹，百鳥列侍。志云，東北百里鳳凰山，梓潼化書之第五十二鳳山化也，今爲鳳來里，有清河寺，古清河縣學基有二石柱，刻蟠龍甚工。○華陽國志，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太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識者以爲應之。○寰宇記云，宕渠山一名大青山，圖經云，在州東五十里，其山東西兩門，延迤相接，山澗長狹，有似維渠，蜀都賦，外負銅梁而宕渠也。碑目云，有石刻宕渠及花果園大字。○志云，渠水有三源，一出達州明通鎮，一出巴山，一出羅娛山，至三會鎮，過宕渠山，會潛水，至縣北，會渝水，經廣安南渠口，合嘉陵江，至合州會涪水入江。按潛水亦發源於宕渠山麓，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而南，入於江是也。○寰宇記云，渝水，即流江也，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華陽國志，宕渠，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碑目引九域志云，流江有賨城，有古碑，文字磨滅。唐鄭谷渠江旅思詩云，流落復蹉跎，交親半逝波，謀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故楚青田廢，窮巴瘴雨多，引人鄉淚盡，夜夜竹枝歌。○天寶寺記曰，宕渠古郡，依山爲城，自珠嶺東下，至石門，伏而特起，隱隱隆隆，由郡北直南而下，爲馬鞍，爲登高，爲西巖，擁蔽坤維，升虛降原，始得郡治閎分嶺別，俛首東向爲袁氏之巖，邐迤南轉爲瞿氏之山，下瞰巴江，舒絮展匹，直逼水濱而後已，由瞿山之北，袁巖以南，川原開曠，形勢之勝，與郡治相埒，是爲天寶寺。按賀知章題袁氏別業云，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即袁氏巖也，志亦收之。○附書地里志，通川宕渠，其地皆接連漢中，有八濛山。寰宇云，在縣北七里，起伏八處，有水環之，不甬者一里，常有煙霧繞其上，故名。三國志，張郃自漢中進軍宕渠之蒙頭盪石，與張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狹，前後不得救，飛遂破郃，巴土乃安。志云，上有張飛廟，碑目有流江縣題名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碑目又云，唐末中原爲黃賊擾亂，前進士崔塗避地於渠州，春日獨遊沖相寺，由此登眺，翌日北歸，題名於石。按沖相寺距城四十里，乃定光佛道場也。崔塗本集詩云，水流花謝本無情，

送盡春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催滿鏡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方輿又載鄭谷渠州洪江寺詩云，此居蕭灑寄禪關，高掛朝簪在室間，孤鳥帶留雙鶴欲，五雲爭放二龍閑，輕舟共泛花邊水，野屐同登竹外山，仙署金閨虛位久，夜清應夢近天顏。按古洪江寺在縣東起文峯下，宋改爲祥符寺矣。他若山中之柏，四時常綠，洲上之魚，背像皆黃，亦勝異可會云。

鄰水縣

寰宇記云，鄰水出鄰山南，流中有大磧，懸流十丈，奔急若箭湍直瀉。又云，龍穴在鄰山之金盤山下，入龍門，鎮有瀑布百八十尺，號爲散水也，此山出鐵，鄰比相次，華陽國志云，宕渠郡治有鐵官，石蜜山圖所采耳。○志云，杜工部寓居此縣之龔慶里，昔建有書院，巖上大鐫少陵二字。○又云，郭璞遊此遺碣云，日出照華山，金銀對馬鞍，鷺鷥池裏宿，石版響三灘，蓋天池山下溪河中有石一方，每擊則響聲三應，今謂之響石板也。

大竹縣

昔治在鳳來鄉，按渠縣界，今治在木門鎮。志云，縣東門城內二小岡，上有兩木對生交合，形如闕門，元徙縣治於此，二岡雖連，土色則迥別矣。○傳記所稱九盤七石，昭其數也，榮城亢谷，別其象也，巴河漢墓，記其跡也，馮碑沈闕，銘其功也。○九盤者，治西十里，有山高峻，盤旋九折，行者憚之。○七石者，雁平里有七石，參差並立，若碑林然。○榮城者，仙門里有榮城，四圍險峻，高阜寬平，宋鮮史君呂保相禦元兵之所。○亢谷者，鑿片西里有亢谷石，長數丈，高五尺，厥形若鮨。○巴河者，榮安鄉有巴王河，相傳巴王經此，今爲鎮。○漢墓者，平池里有王平墓，土人掘得銅香爐、安漢侯銀牌等器，有漢王將軍字額。○馮碑者，廷尉馮緄，此縣人，墓在縣北古寶城雙石闕西南，闕高丈二尺，額篆云，漢車騎將軍馮公之銘，文作隸書，字猶可辨。○沈闕者，亦雙石闕，在縣北一里，其一鐫云，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其一鐫云，漢新豐令交阯都尉府君，其闕上各鐫出尾字，禽獸飛走之像，又有單石闕二，相去雙石闕一里，其上鐫雕物像，與此同。

蓬州

圖經，環蓬皆山，而北山爲之主，溪壑奇秀，兩蓬高峙，屹然雲霄，多神仙隱士，又多雋闢黃花，每春秋開時，清香滿山谷間。○方輿云，大蓬山在州東南七十里，狀若海中蓬萊，因以爲名。小蓬山一名秀立，與大蓬對峙，相去二里。綏山即大蓬之始號也。按列仙傳云，葛由者，蜀之羌人，周成王時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山在峨眉縣東三十里，隨之者皆得仙術。本志云，宋元符進士何格非遊大蓬山詩注引葛仙翁云，綏山狀類海中之山，是蓬山名由此而改。○山有透明巖，孔穴相通，宛如穿鑿之狀。方輿云，亦名棲真巖，在大蓬山前，俯瞰縣郭，天氣清明，渠達諸山，隱隱可數。碑目云，透明巖下有爾朱真人書隔凡石三大字，又云，唐人知軍任忠琳所書透明崖三大字，橫直各二尺餘，楷法遒勁，石

劉宛然○志云隋開朱眞人修煉於透明巖成道唐懿僖間挺蓬州客安漢舘張氏十二年州守以爲盛集沉於江二漁者得之釋其縛三人白日昇天○有仙閉巖夜出聖燈志云聖燈現處凡五北山鳳凰山連翹山大蓬山小蓬山其在大蓬者尤靈異○有降香碑志云宋元豐間此州陳才人宋充媛爲皇子公主祈福立降香碑在大蓬山邑人元祐進士雍沿蓬州十三景詩有云元豐天子太平時宮掖賢明有二姬能就此山修醮灶至誠爲國長金枝○小蓬山下有仙女墳志云元時晉安里民家女及笄一日父母他出有道士叩門求火女不啟戶道士大詈閉門不納四字而去女手拭之不去舌舐之乃滅因感而娠父母疑而責之不自白遂投江死其屍逆流親戚相與撈葬之忽自腹中裂出肉印方驚駭間水漲湧沙成一大墳於江中水左右夾流若神力焉今名仙女墳○舊縣以相如名嘉陵江遶之周地圖記云司馬相如故宅在縣南二里本地有相如坪相傳云相如別業在此西溪漢水繫舟鬱然其碁亦名琴臺高六尺周四十四步碑目云相如故宅碑在相如縣西南光聖寺漫滅不可讀陳子昂文○又云唐相如縣石龕佛像記在縣治縣令陳子良撰按子良伯玉之兄也今州有相如祠宋王偁以縣本長卿像圖於祠壁祠成爲記略云伏念長卿傑出於西京文章極盛之際至今薄海內外人無賢愚皆知有長卿嘗踏之妙若揭日月僑嘗遊縣之琴臺乃圖繪所謂長卿故宅者一時遺跡彷彿尙在又謂縣雖僻左而江山風物可樂也從其人遊皆好學能文章亦有所自來矣今之從政者祖律令所有乃敢知至於風化謝非己事否則日不暇也鄧侯獨以自任不辭其爲政知所先務矣按元時祠圮延祐四年驛丞苗成書重建○志云嘉陵江畔有石佛寺建於晉魏間有一僧以解龍困獲寶鉢弟子爭之龍取鉢去元翁西崖歌詳其事今有驛名龍溪或取此志又云嘉陵江有龍宮昔有鮮于氏子見人從雲霧中引入龍宮覽諸怪異歸述家人云云志又載鮮于氏之子遊學錦官偶老翁丐通一家信道次石門取書置石上忽有人引生前行見一王侯曰荷君寄書乃以爽數粒授生後生壽至百歲按石門在治北六十里右有石梁橫臥嘉陵江中甚險元至正壬午龍斷其梁水由中行下有深潭魚龍之巢穴也○酈道元注水經云縣有漢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二月還則漢水暴長郡俗於水上祭之○有雞鉀神祠益州記云雞鉀祠在相如縣以神在雞鉀溪側故爲祠號○有芳溪館元稹感夢詩云蓬州三十里有館名芳溪已上三則俱在水傍○若夫巖峙東西之勝泉分金玉之形樓著文明之盛宮開紫極之祥守以眞卿始爲勝地韓因宗密大振家風皆可述焉○方輿云東巖在龍章山俯瞰大溪前眺歐陽安南諸山歷歷可致西巖在報恩寺西南前有閣曰松風謖謖來吹人○本志云咸安郡西資聖院金錢井每月朔輒有金錢影浮水上又云州治內有玉環井形如玉環也○文明樓額志云郡人何弱翁建臨卭魏了翁書里豪藏之家爲雷所擊移之普院雷復擊之凡三擊而木不傷今縣在北門外樓上按弱翁宋進士也了翁自號華父丞相○志云紫極宮在州南泮宮之側東巖中巋然峙也後殿上有金鑄元宗像宮中老君殿題字乃蜀王建永平年號○顏魯公本傳唐上元元年李輔國遷明皇於西宮眞卿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宋尙子西題杜守詩云去天一尺古蓬州宗守今來得勝流○志云老

禪師名宗密相傳州之鷲峯山有井井側有巨人跡師母履之而孕已娩師以爲不祥棄之野牛馬避弗踐鷙鳥羽覆之母乃收撫及長出家於青蓮山講經地湧青蓮八龍鵝講今有八龍池

營山縣

咸安在蓬州曰郡在營山曰縣若大蓬山則兼得而有之州之北山卽縣之南山也說者以爲大蓬之秀士巖飛仙巖朝陽洞魯公祠皆當縣界○按秀士巖乃李特讀書處俗名天子讀書臺巖下石室刻雲屋二字○志云登封縣令應眞人諱靖唐僖宗時爲登封令後棄官學道得仙紹興中何格非見之於大蓬飛仙巖東自是數至格非第○又云大蓬山有朝陽洞空闊可容數百人封塞已久萬歷中重開○紺碑目云營山縣顏祠有米元章書仙眞事石刻乃近日南充王陞吉得於營縣草莽中者翻刻於此○其東四十里則青羊山有青羊宮元人建眞武古像碑刻存焉鳳院山頂有鳳凰臺相傳鳳凰曾棲其上有龍馬槽石形隱隱如龍鱗之狀宋郡守吳幾復詩蒼石皴紋龍跡在清泉涵泳海源通○西南六十里則披衣山天將雨山上雲霧馳曳如披衣焉山上有雲山寺寺中有池去果州嘉陵江三十里江水或淺其池亦淺江水或漲其池亦漲號天生池其山又有清溪之水出焉○北百二十里則孔雀洞洞門如圭竇其中宏敞左右有石床洞畫處有石孔雀水出隙中

儀隴縣

石銘儀隴洞勒金堆乃晉張英遇仙處也石門雙扇痕迹宛然事詳神仙記中○古方州置在方城山下今縣之主山也爲抱朴子結菴之處有抱朴菴三字刻諸石壁圖經葛洪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與囂塵空山弄明月卽此山作矣○志云古伏虞縣置在伏虞山下宋僧道澄結菴於此孫諤贈以詩曰聞說虞山有道澄白雲深處不開扃自言古佛何爲者只是無心一老僧刻石於本山之谷國寺○若夫龍車之穴四時花發六澗之水相扶合流火井天寒焰從地出龍鮫聖水浴蠶祈利則皆以秀特聞矣

蜀中名勝記卷之二十九

潼川州一

漢郪縣。三國志云。先主入蜀攻劉璋。造諸葛亮等分定州郡。路地至郪。百姓以牛酒犒師於會軍堂山。卽此地東。廣漢郡後主世也。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之富。蔬食果實之饒。宋劉甲人物志序。唐以前凡稱梓潼者。卽今之隆慶。稱涪者。卽今之綿州。惟稱郪及廣漢縣。乃潼川也。○楊炯送梓州周司功詩。御溝一相送。征馬屢盤桓。言笑方無日。離憂獨未寬。舉杯聊勸酒。破涕暫爲歡。別後風淸夜。思君蜀路難。盧照鄰送梓州高參軍還京詩。京洛風塵遠。褒斜烟霧深。北遊君似智。南飛我異禽。別路琴聲斷。秋山猿鳥吟。一乖靑巖酌。空佇白雲心。王維送梓州李使君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司空曙送崔校書赴梓幕詩。碧峯天柱下。鼓角鎭南軍。管記催飛檄。蓬萊輟校文。棧霜朝似雪。江霧晚成雲。想出褒中望。巴庸方路分。李洞送東川高僕射詩。油幢影裏拜淸風。十里鏘鏘一片雄。三印鎖開霜滿地。四門關定月當空。泉浮山葉人家過。詔惹爐香鳥道通。新起畫樓擕客上。粧歌筵內海榴紅。李義山梓州罷吟寄同舍詩。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坐交珠履。我爲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多病竟無憀。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元稹詩序。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監察御史使東川。往來鞍馬間。賦詩凡三十二章。祕書省

校書郎白行簡。爲予手寫爲東川卷云。○唐梓州參軍蘇榮丞相味道之父。到職。授會鄉人曰。頃注吏部州參子。號縣帶。郪名由來。不涉老身。併是婦兒官職。孫光憲北夢瑣言云。西川人言梓州者。我東門之草市也。柳仲郢爲東川節度使。美績流聞。嘗語人曰。吾仕朝廷三十年。淸華備歷。今日始與西川作市令耶。人皆以爲善謔。○州治名世堂。畫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君平、[illegible]、陳子昂、李太白、蘇子瞻八人。皆蜀產。而稱歸在蜀漢時爲建平郡。故三國得兼收之。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爲公擕棠溪畫像。或相織自注云。蜀中太守賢者。無不畫像矣。○元和郡國志。州城宋元嘉中築。舊潼川志云。州之子城上紅樓。蓋唐時建碑目云。後唐武信軍衙記。廣政中歐陽烱撰。遂花淵天聖中燕肅爲守日。盡以候晷曉。仍自爲記也。○杜甫春日梓州登城樓詩。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卻少壯。迹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係樵梓潼移江記云。涪繞于郪。迫城如帶。浸淫秋狂。突堤齧廬。榮陽公始至。則思所以洗民患。乃鑿江東壖地。別爲新江。東北注流。使水道與城相遠。百姓利賴之。魏了翁潼川府新城銘云。嘉定中永嘉曹侯奉使按刑。乃建治城隍。且包牛峯移西溪。爲久遠之計矣。○通典云。左帶涪水。右挾中江。水經涪水出廣漢涪縣西北。南至小廣魏。與梓潼水合。注云。小廣魏。卽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經又云。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又西南至小廣魏南。入于墊江。註云。昔岑彭與臧宮伐公孫述。從涪水而上。卽此。亦謂之內水也。鄭谷東蜀春晚詩。如此浮生更別離。可堪長慟送春歸。潼江水上楊花雪。剛逐孤舟繚繞飛。○方輿勝覽云。城東三里有東山寺。一名普惠寺。寺有蘇公泉。臨川門下瞰涪江。志云。臨江修阜如長城。有蘇公泉暨石塔在焉。杜甫陪章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普

惠寺詩。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巓。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魏了翁臨發遂生。許侍郎奕提刑餞於東山。賦詩留別云。人生出處亦何常。又到涪江江上鄉。山色如逢故人語。松聲仍作去年香。紅妝大船滿淸鏡。翠幌白沙明夕陽。未省此懷何日更。擬邀明月照昏黃。○李膺益州記云。桃花溪在東三十里。從涪城縣南流入涪水也。○本志云。西郊有亭。宋蒲規記以爲蜀相高平公所建。杜甫有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詩。○寰宇記云。牛頭山在郪縣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爲一方之勝概。方輿勝覽云。郪江源出銅山縣赤岸溪。遶牛頭山足。入涪水。亦謂之中江水也。又云。石谷溪源出當州杜山下。亦遶牛頭而入中水。○九州要記云。牛頭山葛仙翁多遊於此。今立寺與白獸山相述。秦時有白獸爲害。夷人射之。因刻石於此山。今遺像尙存。圖經云。牛頭山永福寺據其頂。廣化寺據其岡。羅漢院據其麓。本志云。永福寺梁武賜名長樂。唐名鹽瑞。宋名永福也。杜甫上牛頭寺詩。靑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啼鶯切。移時獨未休。李洞秋宿牛頭寺詩。月去篆三尺。川雲入寺樓。鹽山頓離衆。列宿不多稠。篆字焚初缺。飜經誦若流。窗開二江冷。簾捲半空秋。話散松梢別。卦終竹節收。靜增雙闕念。高並五翁遊。鶴夢生紅日。雲門鎖梓州。望空工部眼。撥亂廣文頭。石室僧調馬。銀河客問牛。晚樓歸下界。大地一浮漚。柳公綽題牛頭寺云。一出西城第二橋。兩邊山木晚蕭蕭。井花淨洗行人耳。留聽

溪聲入夜鬧。○按靈瑞寺有浮圖。隨開皇建。王勃碑略云。牛頭山者。廣漢之名峯也。圓崎疑乎數里。直上邈乎百仞。蒼岑隱嶙。旁分玉砌之階。絕洞逶迤。下趣金陵之苑。因危立戶。跨險分榮。又于山頂別立浮圖。每至兩江春返。四野晴初。山川霽而風景涼。林園清而雲霧絕。賞因時井。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神僧傳云。牛頭山半有洞。人傳八百里與眉州通。曾有避罪者匿其中。後於青神中巖見之。碑目云。洞門寺。一名天宮。在牛頭山麓。舊鐫洞門字于巖側。○本志云。西五里三臺山下有鴛交洞。交讓書於此。即宋仁宗手錄其詩夜吟者。○盧照鄰集云。梓州城南池亭者。長史張公聽訟之別所也。觀其巖嶂迴複。川流灌注。雲窗綺閣。負繡堞之逶迤。淵戶山樓。帶金隄之縈繞。信巴蜀之奇制矣。閒潭寫鏡。光浮落日之津。雜樹開帷。彩綴飛烟之路。蘼蘼杏藹。挂碑陰以送秋。鳬雁參差。結流音而將夕。百年之權不再。千里之會何常。下客悽惶。暫停歸轡。高人賞玩。豈輟斯文。咸請賦詩。六韻成章云爾。照鄰得池字詩曰。二條開勝跡。大隱叶沖規。亭閣分危岫。樓臺繞曲池。長薄秋烟起。飛梁古蔓垂。水鳥翻荷葉。山蟲咬桂枝。遊人惜將晚。公子愛忘疲。願得迴三舍。琴樽長若斯。杜甫宴章梓州水亭詩云。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覽勝云。兜率寺在南山。一名門寺。亦隨開皇建。即東坡詩所稱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壠也。林泉糾合之勢。山川表裏之形。抽紫巖而四絕。盤丹峯而萬變。連溪拒壑。所以控引太虛。蒸雲泄雨。所以藏浹元氣。此見諸王勃本寺浮圖碑矣。杜甫上兜率寺詩云。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車遠近。且欲上慈航。文同題兜率寺云。簿領迷人客暫開。聊尋古寺陟孤巒。柏藏一徑中澗聳。雲斂千峯四面寬。遠

目巳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點殘。○寺內有文冢銘云。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貴。號文明代。生植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旗旒。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鷃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用。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皆獲助於天。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勸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嗜欲蹤蹟。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蔫煤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遁獮、如旋怒。勸遏怪異。夫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開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我廩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般般隉隉。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疑吉。卜於火。如桼兆。惟曰六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圖闕。土叶吉。螿螿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爭之兆乎。且其

古曰土之文爲阿山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泄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潔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遞腐爲墟壤。生爲蕪以食牛羊乎。化爲泥塗。動陶以作器乎。將瑰爲五色而分封茅社乎。流爲樂、爲土鼓、爲木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濘池以滌生植乎。祀爲壇竈乎。窮爲非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爲吾用。惟速化爲百工之用。慎毋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毋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毋滴爲醴泉。以味乎謟口。慎毋蔚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毋狩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萌爲齒莖。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服冒舒而爲螾。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學閣而來歸兮。祝不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几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祟文其無祟乎。喻非珠玉。斂無衽襭。後世詩禮之儒。撫擗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按蛻字復愚。唐懿宗朝爲左拾遺。上書言令狐綯之子滈不宜爲言官。貶山陽令。後寓居瀘川。又北夢瑣言云。劉蛻桐廬人。早以文學進士。其父嘗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沒後。愼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常爲同列言之。從部鐵貲云。文冢庭前古柏數百株。皆虬枝而龍幹矣。○通志云。州南五里印臺山。趾方而頂圓。故名。其右三四里有落馬坡。昔有易元子乘馬至此。馬化爲龍。蹤入江。○輿地紀勝云。州南七里有鶴林寺。杜詩。牛頭望鶴林。梯徑遶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客。回看不住心。○碑目云。王勃庾信護聖寺碑。在城北本寺內。又云。唐護聖寺鐘銘。龍紀二年節度使顧彥暉錄。有銘。又云。護聖寺水陸浮上殿北有甘泉亭碑。李潮八分書。又云。甘泉寺普單碑。李雍書。又云。護聖寺彌勒崖佛頌。唐大中年東川判官李商隱文。○高僧傳云。梓州城北有白門蘭若。在長平山。即北山也。山長而平。故名。碑目云。梓州官僚摩崖贊。唐武后時司法參軍楊炯作。在北崖。字十六七。磨滅不可讀。炯又爲北山惠義寺銘曰。長平山兮建重閣。上宵隆兮下磅礴。紛披寬兮駢交錯。儼盈相兮沖寂寞。誰所爲兮天匠作。杜甫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詩云。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闌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射洪縣

李膺益州記云。婁僂灘東六里有射江。土人語訛。以江爲洪。後周從俗。因改射洪矣。注水經云。涪江水又東南合射江。志云。縣東十五里射江。源自劍州。歷梓。至獨坐山下。與涪江合流也。○楊用修雜字韻寶云。谼。大壑也。俗省作洪。川中之射洪、徐州之呂梁洪、義皆取此。其言不知何據。然按寰宇記云。萬頃澤田在通泉縣東北二十二里。澤內方萬頃。則亦與大壑之義近矣。通泉、今併當縣。○陳子昂故宅在東武山下。本集云。子昂四世祖陳方慶好道。隱於此。有唐朝道觀址。而真諦寺在其左。有暉上人者。子昂與之往還。本集酬暉上人夏日林泉詩云。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流雜樹。石室千年古。林臥對軒窗。山陰滿庭戶。方釋塵勞事。從君襲蘭杜。又酬暉上人秋夜山亭有贈詩云。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靜。禪居感物變。

獨坐開軒屏。風泉夜聲雜。月露宵光冷。多謝忘懷人。塵憂未能整。又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詩云。鐘梵經行罷。香牀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寫鳴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元。寧知人世裏。疲病苦攀緣。又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云。永淳二年四月孟夏。東海齊子宣于此州。雖黃綬位輕。而青雲器重。故能季布若而坐嘯。屈刺史而知名。尉乎聲猶巡方。諸侯納貢。將欲對揚天子。命我行人。執玉帛而當朝。搢驂騑而戒道。指途河渭。發引岷嶓。粵以丙丁之日。次於暉公別舍。蓋言離也。聞其巖泉列坐。竹樹交庭。吐青蘿於軒牖。棲白雲於左右。參差雜樹。亂山水之清陰。縱橫階庭。雜峯崖之異勢。入禪林而避暑。肅風衿於中庭。開水殿而追涼。徹氣埃於戶外。遙岑合沓。翠壑時行。謂窈窕於天人。極留連於暮刻。飲而歡樂極。良辰征轡。白日而不迴。唱浮雲而告別。山光黯黯。疑綠樹之將曛。嵐氣沈沈。結蒼雲而遂晚。雖同交未阻。風月可留。岐路方乖。關山咸恨。嗟乎。朝廷子入。期富貴於崇朝。林嶺吾棲。學神仙而未畢。青雲路絕。朱紱途遙。言此會之何時。顧相逢而誰代。永懷千古。豈知仁者之交。凡我三人。盡崇不朽之迹。斯文未喪。題之此山。同疏六韻云爾。○碑目云。陳拾遺故宅有趙彥昭、郭元振題壁。杜甫過陳拾遺故宅詩云。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圖經載陳拾遺建德碑。大歷六年趙儋代梓州鮮于刺史作。予過縣之東門闤闠中。榜曰唐拾遺陳公宗祠。想必其後遷徙入城者。○子昂讀書在金華山。志云。上佛寺瀆。下瞰涪江。有玉京觀在本山上。方輿云。東晉陳勳學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監中建觀。有唐明皇所鑄老君像。陳拾遺祠中有盧藏用祭文。陸魯望云。枝峯蔓壑。秀氣磅礴。不啻神仙登臨也。觀亦有宋治平二年賜號玉京。延祐元年。道士陳若海重修。二年歲次乙卯九月丙午朔。重九日甲寅。前渠州學正杜文炳記。本集春日登金華觀詩云。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遙。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煙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疑赤松子。天路坐相邀。杜甫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云。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澹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烈傷雅材。盧藏用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予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其相近者爲黃溪。志云。在縣北一里。即黃初平叱石成羊處。○爲上方寺。志云。北關外。唐有釋氏文公知名。杜甫贈之詩云。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爲石鏡寺。志云。在縣北二里金華山之側。盧照鄰詩。古墓芙蓉塔。神銘松柏煙。鸞沈仙鏡底。花沒梵輪前。鐵衣千古佛。寶月兩重圓。隱隱香爐夜。雞聲徹九天。按寺宋紹熙間復建。國朝成化三年。僧繼圓於草莽中得古碑。字漫滅不可致。惟存一詩云。昔日朱輪守。經過野寺家。柱間留墨跡。泉下隔年華。雲去空雕檻。風來捲碧沙。江山雖似舊。每到動吁嗟。繼圓因遺址重修。○其稍遠者。益部耆舊云。射洪北三十里。山巖迴合。林壑逶迤。谷口石刻風硐雲門

四字。乃唐何將軍山林也。杜少陵與鄭廣文同遊處也。○少陵早發射洪縣南詩。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蓋指通泉路也。○子昂之墓在獨坐山。寰宇記云。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周迴一里。高一百丈。卓然孤峻。南枕涪梓二水。志云。此山似人巍然獨坐。故名。在縣南十五里。盧藏用題曰。道喪于茲。而得陳君子昂。郭廷謂詩。魂逐東流水。唯依獨坐山。○按此山東北有公成山。唐時梓潼宦史掘得石函。中有僧像一。真人六。獅子昆侖各二。于時王維爲留司表賀略云。甚聖祖見於萬春鄉。諸絳都人。而指其處也。周流六虛。言於晉而降於蜀。混成一氣。出於有而入於無。未遂齋心。初迷三里之霧。既符真氣。儼成五色之雲。山腹洞開。仙容儼若。尚物今觀。予劫未逢矣。○其近者爲懸巖山。寰宇記云。在縣南一十五里。遙望懸崖。儼如白雪。舊名白崖山。大寶三年。敕改梓州志。白崖即玉屏山。下有陸使君祠。使君諱鶴。梁代瀘州刺史。卒於官。櫬過射洪之玉屏山而舟覆。邑人哀之。爲立廟於此。土人呼曰白崖廟。宋世賜號顯惠。梁書有傳。即陸放翁所云以杜詩爲讖。讖往往有驗者。詳見詩話中。○爲龍門洞。志云。在臥龍山右里許。宋良范先生隱處。紫巖張公嘗訪之。大書龍門二字。左有紫巖更闕書。又其下題云。淳熙戊申仲冬十三日。秦國張燈自翠巖縱步良范龍門。拜觀先公太師魏國忠獻遺跡。江山增重矣。燈敬拂塵。不勝感慨。○爲金真觀。志云。縣南二十五里金真觀。有古柏形如臥龍。又名木龍觀。○遂之爲乾明寺。志云。治南五十里。唐貞觀間僧悲悟開山。宋熙甯中。僧居信建。王安石贈以詩云。如今別我去成都。始從吾師道更殊。坐看空中雲與雁。五湖明月一輪孤。寺中有御書閣。其下爲堂庭。可容百人。柱皆連抱。兩山盤礴。楠柏森然。此知軍州事陳鵬所記矣。已上是通泉西界。○高僧傳云。通泉縣西山有大佛像。高百三十尺。兩邊泉流。唐貞觀甚所鑄也。○有歸雲洞。志云。在縣南五十里。洞深四丈五尺。廣八尺餘。其高如廣之度。中有石榻二。石爐二。茶竈石棊局各一。宋岑象求先生讀書處。按象求通志稱中江人。第進士。官至侍講。出將指使。入侍經筵。存心制行。爲士所矜式也。○又遂之百里。則沈水出焉。爲昔通泉縣治矣。黃潛名川。大遂名寺。皆取流泉交注之義也。寰宇記云。沈水在通泉縣北。即漢臧宮破公孫述將延岑處。又云。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百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涪江。湧泉郡故城在此。老杜通泉驛詩。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楊天惠通泉閣記。通泉爲梓名邑。江山秀潤。土田平衍。蓋供詠嘆其美也。○碑目云。昔雲南太守段宗仲德政碑。在通泉縣。碑在臺下。又云。唐薛稷書慧普寺三字。方徑三尺。筆畫雄勁。在通泉慧聖寺梁古堂。按慧普寺。梁大同中建。初造彌勒下生一座。相好端足。唐貞觀年放光。戶牖皆明。燭人稱異焉。王勃頌曰。長江睿域。廣漢遺區。川分隨峽。途接岷渝。閭閻四會。亭障成紆。爰開寶地。實控名都。崇墉百雉。雲甍四注。紫闕霄煙。搶樓結霧。波流虹起。雷奔蟻步。網罩星蹄。瑤柄月兔。靈機藻繂。禪室安閑。琱金範玉。架紫浮丹。神功不夜。虛室長寒。光超有色。現出無端。清露花徑。飛泉葉戶。彌綠苔秋。山蒼樹古。茫茫塵類。擾擾淨土。慈燈同歸。華夷共聚。第一義諦。寥廓法門。迹離生滅。思舉乾坤。情迷則復。道在爲尊。唯名與器。萬古長存。○張彥遠名畫記云。薛稷畫鶴。在通泉縣署屋壁後。老杜詩。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即此處也。唐詩紀事。郭元振神龍時尉通泉。任俠使氣。不事小節。武后召。欲詰問。既與語。奇

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之嘉歎。杜甫過代公宅詩。豪傑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帷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我行得遺跡。池館皆蕪蠻。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志云。郭代公墓在通泉縣東。按慈普寺南園有代公姬薛氏殯地。陳子昂爲誌銘矣。○予觀李知遜義冢偈。信達者之言也。併錄之。偈云。佛子初出母胎時。云何便有人我相。布施慳貪分兩種。是義不義相對治。恩怨一墮於有情。親愛路人生異見。我今施汝大屋宅。與汝普供諸有情。同舟胡越遇風。忽然得此大洲島。熙熙于于相勞問。笑語相接如一家。佛子便當具正見。此本無情而相聚。不作思惟能相忘。此義廣大無情故。彈指贊歎諸佛子。願如流水大池魚。同日上生忉利天。受諸天子大快樂。長者亦以無情施。是故不名爲義者。淳熙二年九月己卯朔。朝散郎前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李石撰。○右方舟先生所述射洪雍氏義冢記。邑士高君喻持以相示。乃爲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神之著也。夫生於土。歸於土。雖物理之常。悲其死而不忘者。其神存也。若專於冥漠之中。輪轉且久。一旦得塊士。掩骼。所託何厚。若猶有知而不昧。歸趣。吾將以觀其復。而爲生生化化之候。淳熙丙申甲寅迪功郎遂川府射洪縣主簿管學事韓南杞謹跋。

蜀中名勝記卷之三十

潼川州二

蓬溪縣

縣有三興之號。晉爲晉興。又爲巴興。唐爲府興也。有赤城山神君之跡著焉。有靑石山鄧芝之墓存焉。有長江賈島之祠設焉。○按赤城山在治東一里。中峯岿然。左右環拱。上有七曲老人祠。高齋五府。山皆赤土。張神君解道德經于此。亦九節菖蒲也。蓬萊溪遶其下。流入涪江。縣以溪名。唐天寶年改。舊爲唐興矣。○靑石山靑嶺。在靑石縣。卽晉興縣也。有祠甚嚴。九州要記云。天下靑石無加於此。可爲磧礎。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其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捲木葉塞其創。芝嘆曰。吾傷物之性。其將死矣。見此山之美。後遂葬焉。李膺益州記云。靑石嶺有九折。亦名九節嶺。九嶺之陰。水出焉。碑目云。靑石縣九節鎭金地院。有孝童孝女碑。志云。九節鎭在縣東南百里。與合州接界。○長江後魏置縣。卽巴興縣也。賈島送僧詩云。久住巴興寺。如今始拂衣。欲臨秋水別。不向故園歸。島蓋主簿是縣者。寄令狐相公云。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有明月山在縣西南二里。島詩云。言心俱好靜。廨署落暉空。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長江頻雨後。明月衆星中。若任遷人去。西溪與剡通。○志云。浪仙有墓在焉。杜荀鶴詩。謫官自麻衣。銜冤至死時。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暗松

風雨夜。空使老猿悲。唐安錡詩。倚恃才難斷。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誤宣宗。馳擧超先輩。吟詩下我儀。司倉舊曾署。一見一心忡。曾松詩。先生不折桂。謫去抱何冤。已葬離燕骨。難招入劍魂。旅墳低却草。稚子哭勝猿。冥漠如搜句。宜邀賀監論。喻鳧館詩云。豈予命堪悲。唐人獨解詩。左遷今已矣。清絕更無之。畢竟吾猶許。商量衆莫疑。嘉陵四十字。一一是天資。李洞詩。一第人皆得。先生豈不銷。位卑終蜀士。詩絕占唐朝。旅葬新墳小。魂歸故國遙。我來因奠灑。立石用爲標。李頻詩。秦樓吟苦夜。南望只悲君。一官終遠從。千年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冤氣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月下聞。宋秀詩。幾生松雪地。猶死葬山根。詩骨降今古。官卑誤子孫。家闌寒月色。人哭苦吟魂。暮雨滴碑字。年年添蘚痕。崔涂詩云。雕琢文章字字精。我經此處倍傷情。身從謫宦方沾祿。才被槌埋更有聲。過縣已無曾識吏。到廳空見舊題名。長江一曲年年水。應爲先生萬古淸。劉滄詩云。處處寒窗我獨看。別來人事幾凋殘。空留道寺一僧去。雲滿巴山孤客寒。落葉墜巢禽自出。蒼苔封硐竹成竿。翠雲超遞長江遠。向夕苦吟歸思難。鄭谷詩云。水邊荒墳賊路斜。耕人訝我久諮嗟。重來兼恐無尋處。日落風吹鼓子花。黃滔詩云。曾搜景象恐通神。地下還應有主人。若把長江比湘浦。離騷不合自靈均。張蠙詩云。生爲明代苦吟身。死作長江一逐臣。可是當時少知己。不知知己是何人。○宋龔鼎賈浪仙祠堂記云。唐韓退之善爲歌詩。導性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號友善。而浪仙學詩于劉叉。晚得偕與二子游。頗以才調相推尙。雖然。觀其風致淸邈。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之流。舒孰敢外三子焉。浪仙由長江徙官安岳。而卒于普昌。三年。凡爲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島俱謂之譏。天仙集傳之

既久。反以讚爲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賈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于普史無傳。逮來朝廷新其寺。遂得附名于退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于蜀士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于是邑。管議其室雖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唐爲主簿之廨址。誠得遷其舊構。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旣經營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其地不與而淸。兩傍封植。蔦柏鬱然。嗚呼。浪仙沒。距今二百二十餘歲矣。名始著于史策。而其遺蹤又得宅于故邑。適知士之能蹈善。雖日用之遠。必有爲黜陟其迹者。今幸爾刻其身後之所待。惜之無窮。宜不復恨矣。而伯氏遂以書諭。俾文其實。且使後人知改作之有由也。○碑目云。招隱祠在長江縣南二十里。內有唐貞元千題字。可搨。舊長江縣南二十里。有唐廟崖金剛經。○又云。長江毘苑寺有唐元和十二年遂州刺史張九宗撰錄鎭記。併書。○異物記云。蓬溪西北長江縣界。古有珠玉村。其下爲珠玉溪。又有火井。在長江縣客館鎭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隱隱然發于池中。少頃、燄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也。○舊唐興縣客館設于此。杜甫記云。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縣豪侵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撓。險阻而行。而壹咨于官屬、于幕吏、于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澤。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成曰。是事至濟。厥材則逮。觀于大壯。作之開闓。作之堂構。以永令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則將

徑從.泰壯上承.安若泰山.兩序旁開.發軔葺蓆.潛覆深矣.步櫚複宦.萬瓦在後.匪丹臒爲.質陳達爲.洞屬南注.又爲殺廊.以容并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少劣.自左附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費財.人不待子來.定不待方中.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天子之使至.則曰有人焉.某無以粟附.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當也.予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予覩某多矣.敢辭.貲.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宅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至于館之醯醢.出于私廚.使之承顧闕.辦于私廄.若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寄掛好.賓乎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寢高枕乎.君謹不病.吾人矣.是琅琊忽忄.若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杖之朋友.嘆曰.美哉.是館也.夜而人不知.入不怒.解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府君曰.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新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月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已.

中江縣

居山程建用與蘇子瞻書云.中江於東蜀號爲劇邑.以衰擄臨之.始至若無暇.沿半年而滯獄清.期年而庭事稍就緒.乃議葺亭榭池館之舊.則西園之勝.有瑤翠亭焉.亭面北而枕南.相傳以爲公旧所建也.亭前兩株桐.挺直無節.目高二丈餘.枝葉扶疎.亭後疊石爲山.傍植紅蕉三面.控挽以欄.欄間列詩碑.皆蘇公與其子孫任本路憲日.非歷政諸公之所作也.袤百有五十丈.曰發閣亭.亭之後爲頤正堂.夾堂植花果.堂之東爲潛開.開之前牡丹數叢.深紫色.此蜀花之鮮有也.閣後懸斷.斷外竹百餘本.紫如瓷.纖如筍.森如束.高出簷際.皆廖公子孟前植.文公同爲之記.其亭雄壯.冠於邑居.西有臺.高丈餘.榜曰觀風.登臺倚欄.其南北與西境.山川歷歷可觀.惟東則爲亭屋縣樓之所蔽.西有棲妙山.山有洞.田眞人所名也.今爲集虛觀.古記云.此地舊多惡蟲蛇.唐廣德中.眞人自南陽來.卜居其地.遂絕此患.南江自綿之神泉縣來.衡山足.已而東走百五十里.至郡城下.合涪江.東江來自涪城.經馬橋鎮.過五成山.至元武山下.入於南江.二江之水.冬或可涉.夏秋積雨.往往漲至數丈.爲墊溺之患.歷政繫以隄防.惟廖公有碑.亦與可之文也.五成在邑之良地.山始有二圓崖.高徑各丈餘.俗號摵眼.以邑民多頑悍寡賦.於是前令修堤命匠者.塊之以爲堤址.今無矣.觀山之壯而詳其名.則五成者.取爲壇五成之義.今以成爲城.蓋誤也.元武在邑東.其山周回三里.六屈三起.有龜蛇之象.昔之邑名與山皆取於此.僧寺枕其麓.榜以大雄.而元武之象實寓其中.其下有潤澗.前後石大如拳.小如彈.邐迤五七里.有龜甲之文者.近年又有蛇蟠之形者.猶江之民三四孫之.以售於好事者.此物理之不可考也.觀風臺之南有一亭.亭壁畫龍山.榜曰栩栩巖.取夢蝶之義.昔官於此者.或譏其蛩疑.彼固以此爲名.建用因而廣之.以塑我眉.而致其意焉.建用昔寓我眉六七年.歸吾鄉而卜居於北郊.則又遠與之相直.每春晴秋晾.則夫蒼翠觸峰.巍然當吾庭之門.自從官於茲.別是山也.不爲不久.而歸遊未有期.故形於塑.塑匠邑民也.亡慮百餘人.凡兩川釋宮老廟之象.與夫豪貴之家.欲狀山川禽獸草木之類.莫不出於邑匠.選其匠之尤者.而指示以圖.於是曲盡其妙.自

公之暇.近而視之.由其足而循之.以至於頂.磴道橋閣相屬如縠.僧寺山洞皆如其地.鍛岩之穴.光相之巖.枯木飛瀑.鮮不悉備.恍然以爲昔年之旅寓也.遂而觀之.瑣碎不能分.而大妙椽天宇.忽然以爲出吾廬而倚衙門也.嗟夫.玩其塑以爲眞.其迹可笑.然窮其眞.亦何異於塑.而玩之者未能離形骸之內.則眞與塑何所往而非迹.況區區之迹.旅寓之年.與夫去北郊之居.逾二紀矣.徒然以齒髮之暮.而彼雀鬼者不失其故.不知冥冥中去者.彼亦不得而逃.此子追末明者之所爲.豈可以累於通人哉.建用欲易栩栩之名.而記其所以塑壁之意.恨才力之不逮.故舉一邑之大槩.以似明公.雖最樹之地.不足以攄文宿.亦願明公命一名.撰一記.使不才之入得以附諸末卒也.東坡答書云.軾啓.自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聞.獨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諧.感怍不可言.感別紙所記.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日.如到其間.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甚.入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偈佛語耳.千萬察.非推辭也.遠甚不欲盡言.所示白是一篇高文.大似杷飯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紙悽然.○文同中江縣新堤記云.縣爲江所環.故名之.按縣東南有二樓.河水所經.西橋河自縣州來者.邀羅江縣.至此始可舟.古巴歌云.豆子山.打瓦鼓.陽平山.撒白雨.下白雨.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卽此水也.○

志云.西橋河爲有流杯池.水色如黛.唐文如海註南華經於此.○碑目云.遊仙觀老君碑.田眞人殿記.俱在中江縣西.集虛觀.蜀廣政六年立.志云.昔南陽田眞人寓栖妙山.修煉.每江漲.往來水上.如履平地.廣德中於市南石橋上輕舉矣.集虛觀在縣西一里.宋縣尉車彥遠有記.杜甫詩.凱州城下瑞水流.凱州城隔多古丘.集虛道人不復見.白雲西北多悠悠.○方輿勝覽云.句溪廟卽天齊王祠.蘇子瞻詩.遙知句溪路.老稚相扶攜.看讚古叢祠.百怪朝幽拱.通志云.句溪廟在中江治西.祀防凱州守李直之.按此之字正叟.本長安人.刺史凱州.興學設教.化行俗美.末年上疏乞骸骨.隱銅官山.童稚歌曰.我知古凱州.今日得李侯.李侯切莫去.此地可無疑.○東橋河自涪城來者.郪中江也.李膺益州記云.蜀漢五城縣立.此水祇在三隅山之東.華陽國志云.郡東南有水通于巴漢.時盈五倉.發五縣民.尉部主之.後因以爲縣.注水經云.涪水又南.枝水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爲五城水.是矣.○本志云.城東常國寺.在廢五城縣側.隋人夫趙才.司功年德建.宋祕書丞萬當世記.并贊存焉.○東西二水.至元武山下.合而東南流.九州要記云.元武山一名赤雀山.一名官君山.山有麈尾入貢.又華陽國志云.元武山一名三峨山.在縣東二里.其山六屈三起.出龍骨.傳云.龍升其山.值大門閉不達.死於此.後沒地中.民掘取其骨入藥.○唐詩紀事.王勃.盧照鄰.邵大震.九月九日登元武山旋眺.倡和絕句.詳見詩話中.盧照鄰宿元武山詩云.方池閑曉色.圓月下清陰.已乘千里興.遊撫一絃琴.杜甫題元武禪師屋壁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恍若廬山路.眞隨惠遠遊.本志云.元武山卽大雄山也.聖泉水出焉.千物集嚴.元武山有聖泉焉.淩雲煙數百千年.來巖祕湧.接巔分流.下瞰長江.沙堤石岸.咸古人遺跡也.茲乃甫蹟綠芟.紫苔脊緋.遂使江湖思遠.寤寐寄託.旣而崇巒左披.石壁前榮.丹嶒萬尋.碧澗千頃.松風唱響.竹露蒸空.滿滌乎人曲之難尚也.方欲以林壑爲天.偶琴樽爲日用.嗟乎.古今不改.方深川上之悲.少

長同遊且盡山陰之樂盡題芳什共寫高情待泉字詩曰披襟乘石磴別鵲宴深泉幽氣藹山酌松聲韻野猿響飄垂槳外香度落花前興盡林塘晚重巖起夕煙○子安又有遊元武山通君廟詩序云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嘗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猶羈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疏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烟霞板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元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鑒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叢倚元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元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芳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群狎山鶯互囀崇松埒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元都紫微之事耶方斂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宏胤安陽邵令遠耳蓋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詩曰源水終無路山阿若有人驅羊先動石走兔欲投巾洞晚秋泉冷巖朝古樹新斜崖鳥翅磴上魚鱗化鶴千齡早元龜六代春浮雲今可駕滄海遂成塵其二云振翮凌霜冷征月佇天潯回鑾凌翠壑飛軫控青岑巖巒靈篋沒磵毀石渠沈宮幽雲開近江山物外臨玉壇樓縈液珠洞給秋陰藹藹離俗影樓樓望鄉心誰憶山遊好徒傷人事侵又有遊廟山賦序云元武山西有廟山東有道君廟蓋幽人之別府也長蘿巨樹搢雲日王子駮風而遊冷然而喜益悵若漢之舉而忘城闕之戀矣思欲攀洪崖於煙道邀羨門於天路仙師不存壯志徒御俄而泉石移景秋陰方積松

柏峯吟悲聲四起背鄉關者無復四時之策焉嗚呼有其志無其時則知林泉有窮路之嗟烟霞多後時之歎不其悲乎遂作賦曰陟彼山阿積石峨峨亭臯千里谣如之何啓松崖之密陰攀桂巖之崇柯臨浮埃於地絡披頹氣於天羅榭其綠巖分徑蒼岑對室菌軒丹札芝場翠密俯石泉之清冷臨風飈之蕭颾仰紺臺而攜手望元都而容膝踏霞闕於玉砌步雲崗於金壇懷妙童於異女想青螭及碧鸞情恍恍而將逸心迴迴而未安見丹房之晚晦知紫洞之宵寒既而簪昏千嶂烟浮四野恨流俗之情多痛飛仙之術寡嘯逸思於方外蹈高情於天下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此邦也亂曰已矣哉吾誰欺林壑逢地烟霞失時託宇宙兮無日俟營丘兮未期他鄉山川祇令人悲○去縣五里內則爲火烽山通志云諸葛武侯嘗於此置烽火十里內則爲犂刃山李膺益州記云山長八里高出衆峯形如犂刃○爲牟谷宋史牟煥中江人隱居讀書躬耕而食人勸之仕不可嘗有詩云日中逕有昃川盈逕有缺我心比日月晝夜常皎潔鑿石藏書銘之曰竊慮其中惟書之容忍將腹萬卷而足此山峩峩人誰相磨書傳世久永觀以壽至今名其地曰牟谷○一舍內則爲覆船山十道錄云堯時洪水州人維舟泊此覆於樹下因名覆船山又名泊山益州記云覆船山中十五里有七里坂一名羊腹坂屈曲盤立難升之路○百里內則爲銅山昔漢文帝時鄧通采鑄之所後立銅官大烏山小烏山大郪水小郪水皆出於其處也○寰宇記云大飛烏山高二里周迴二里又有小飛烏山高一里周迴二里峭峻削兩山相向如飛烏之狀隋唐飛烏縣鎮皆以此名又云郪江源出銅山赤岸即故郪王城也流至飛烏合衆流入江小郪江源出郪池

鄉小山下東流六七十里合郪江王勃飛烏縣白鶴寺碑云白鶴寺者蓋菩提寺之遺址梁武皇之所建也恐絕磴以岡規俯長溪而作固神明攸宅俯日月以長驅鸞鳳知歸攜雲霓而上出矣

遂寧縣

德陽舊壘石山名區初由縣而郡後乃以節鉞雄矣英華所載岑文本冊遂州都督彭王元則文使持節皆遂普果合四州諸軍事兼遂州刺史衙也白居易行刺史李繁制云遂居蜀之腴劉儀鳳南樓記平原沃野負以涪江氣象寬舒爲東蜀之都會李石賦云山維東蜀如逆如伏此貞觀之所以建竹府而我宋之所以壯龍邸也水控內道或正或譎此劉裕之所以策譙縱魯奇之所以抗閩孟也○按五代史孟知祥兵陷東川唐節度使夏魯奇死守徹諸道文有城如斗有壁如金此之謂也知遂州軍事李嗣忠節廟記略云方蜀孟逆衡稱兵十萬突次明月池而公以騎卒二千勢不相敵乃堅壁清野率困強敵始自戊寅迄於己巳不幸食盡勢窮義不苟生背裂血衄竟以死謝蹴守起邦追維前烈遂度地於東城之隅建廟請額刻之堅珉以風來世本志稱遂寧治後有忠井即故節度夏公魯奇死所每晴明霞彩上浮○陳子昂遂州南江別諸親故詩楚江復爲客征棹方悠悠故人憫追送置酒此南洲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邱遂此鄉山別長謠去國愁賈島嚴州使君改任遂州因寄贈云庭樹幾株陰入戶主人何在客閒蟬鳴開原上高樓鎮撫波池東古井泉趁靜野禽竹後到休吟鄒叟始安眠仙都山水誰能憶西去風詩書滿船鄉谷將之遙郡旅次遂州遇裴晤謫居於此感舊淒涼因寄二首云誰解登高問上元謫仙何年謫詩

仙雲遮列宿離華省樹蔭澄江入野船黃鳥晚啼愁疏雨青梅早發中秋烟不知幾首南行曲留與巴兒萬古傳又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溪荒僧已無今日同思錦城事雪鋪花謝夢何殊亂離未定身俱老騷雅全休道甚孤戎拜節門更南去荔枝春熟向渝瀘○范成大遂寧府始見平川喜成短歌云峽之西遂之東更無平地二千里惟有高山三萬重不知誰人鑿混沌獨此融結何其工我本吳江弄水月忽來蹈福西南彖不知應界在何許但怪星辰浮半空直疑九入蝶夢境此豈應有行人蹤今朝半遠見城郭云是東川軍府雄原田坦若看掌上沙路淨如行鏡中芋區粟壟潤含雨楮林行徑涼生風將士嘶呼馬嘶快康莊直與錦里通半年崎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松柏之石昔著貞堅桃李之村今猶瀾漫按輿地紀勝云宋建炎間轉運使馮國有松石外猶松柏而中化爲石又云近郭東北有村三十里高阻望皆桃李春時盛開爛漫如錦綺郡守春日講出郊故事於此○碑目云蜀安國寺有碑在遂州羅城外水平二年立石○志云城南報恩寺前有白塔一名白塔院舊傳隋煬帝公主隨夫謫蜀而建此塔中藏舍利一粒大如櫻桃今寺廢塔存歲有鶴來巢其頂宋改今名○寰宇記云梵雲山者三面懸絕東臨涪江西枕落星池志云在縣南三里○又云東二里靈泉山與鑄香山相連有飛來石二挺立巖際有唐人呂巖張九宗詩按寰宇記香山本名血腥山唐刺史白子防改今名○碑目云縣東七里靈泉山壁間鐵七泉二字東坡筆王象之云隋開皇中靈泉山大霧晦冥三日始散忽有釋迦石像立其所遂建聖佛寺即古聖院也方輿云香聖院在小溪靈泉山孫諤詩四山叢一寺方丈壓諸峯回首半禪處白雲深幾重○紀勝

云慣和寺在縣西五里巖壑之勝甲於一方雲蔚之供含聞蕭府唐建中初建爲善濟院天祐改元爲奇
興寺宋乾興爲廣利寺國朝爲廣福寺開山克脩禪師詳見高僧傳中本志云宋祥符著文易壁山人惟靖
閬中人俱入廣利淨居說法爲第三第四禪師矣○予以壬子歲過之遍搴碑刻有唐觀察支使朝議郎
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柱國賜緋李仁表撰勅賜遂州再興禪林寺記天祐改元甲子歲進奉
祿大夫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相事侍御柱國賜紫鄭繁行牒○宋元祐五年守普州知安岳縣事趙嗣業
撰大唐克幽禪師塔記併書篆○元豐八年乙丑金陵清谿逸叟李回爲廣利寺文易記碑○紹聖元年
七月辛亥同嶼淨禪師者寄此上南昌黃庭堅題○尚書省牒奉敕賜善濟塔崇寧二年癸未敕戶部尚
書右僕射蔡京行牒○提舉榮州軍事推官馮世雄撰遂州廣利禪寺善濟塔碑瀛州防禦推官知渠州
武康縣事充轉運司管勾帳司張康時書篆梓州路轉運司勾管文字賜緋孫韶通判遂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權勾軍州事武騎尉賜緋何修輔梓州路轉運判官飛騎尉賜緋許安石梓州路轉運判官兼提
舉學事飛騎尉謝瑾崇寧二年癸未立石○尚書省牒奉敕宜賜圓覺慧應慈感大師牒至準敕故牒蔡
知政事鄭雍右丞相秋乾道九年十二月御製○又有崇寧甲申大師忠惠秦國公祠東劉愼遠詩云大
士難知何代人克幽開創昔艱辛細思勳竹相迎理元是金剛不壞身廣利月華千古皎補陀潮水四時
新可能得悟如來意使我塵心不染塵慶元丙辰二年中書省參知政事何澹題云王事勤勞來去忙征
鞍暫歇叩禪房凝經劫火肅田園一入禪林心地涼塔下久藏金鎖骨嶺前長放玉毫光石頭路滑人難
到我欲趨參問大方寶慶丙戌僧隆榮序云纔過高橋眼力忙重重樓閣擁僧房千巖秀色諸緣斷一井
清泉萬劫涼山上玉毫朝現瑞塔中金鎖夜垂光補陀殊勝歸南海誰信飛來墮此方慶元四年戊午四
川都大茶馬官丁逢題云出城數里即青山路入蒼松白石間只合步行尋曲徑不宜呵喝入松關○碑
目云縣西長慶院有浮螺亭又有卡高五十六體篆字碑○志云兵如院在東南十五里唐咸通中建石
塔上有大寶幢高二丈餘刻西方神咒又倚山起屋鑿石爲佛凡佛龕一百儀仗三千○又云北二十五
里遂寧寺一名崇善院隋袁使君別業也其相近法寶寺一名妙臺宋陳志剛文彥修遊此有碑云白城
中來飲切肅堂歲晚江寒極目烟巒龍從欲登妙臺更索照上座茗椀乃去○寰宇記云龍頭山在州東
五十里山有石勢如龍頭唐乾元二年奏置龍歸寺○又云龍池寺故老相傳池側有柳樹大十圍周武
帝天和初有龍自樹下升天士女共觀之自龍升後其樹乃枯池亦淺竭○志云南五十里有花板寺元
憲宗入蜀在此寺中生一子名辨都尊卒於此後每遇天雨陰晦見太子著赤袍行水上鄉人以爲神遂
刻像立祠祀之○志又云大佛寺在縣南一百里即古定明院在下遂寧縣南唐咸通中建倚巖石朱
治平間賜額定明其崖上有石佛首靖康丙午道者王了知命工展開身像高八十尺下俯江流寺前有
石壁立色如黃羅故俗名黃羅帳其左有石磴緣巖人撫掌則鳴其聲如琴又有合掌石石左右向宛有
指爪介於湍流之○方輿記云東蜀道院在郡治內冕子西爲記碑目云唐張九宗題記在城東崇元觀
其字圓勁有虞褚風骨○本志云東十里嵩山觀有唐呂巖詩云兩日行山興尚稠塵緣未斷且回頭一

天風雨吹涼閣四面藤蘿作客留著眼盡難爲業障半生無處是淨瀛何須臨死言名利尋得清閒即便
休○寰宇記云鶴鳴山在城東北二十里上有古觀松上皆有鶴吹○志云集虛觀在城北二十里廣山
山極孤峭斗入江心潛江郡水倚其下下有龍潭山常動搖有鏡鑄明皇像殿柱上有葛璝題字削之愈
明絕頂有葛仙祠碑曰云遂寧廣山葛仙翁洞上有殘碑紀詩云几字江頭鎖翠烟一峯插立已登天我
來直上無人識贏得清巖盡日眠一云城東八十里有崇真觀在白鶴山巖腹乃周隋間葛仙翁煉丹之
所○與地紀勝云遂寧有上清觀祀董上仙董上仙唐小溪縣民女也神姿雅異一日紫雲垂布於庭天
樂青童引之上升父母號泣呼之復下開元中詔迎入闕乞還未久竟仙去詔畫像于上清觀志云又于
此地建唐興館今唐興觀是也入蓬溪界已上山川俱見寺觀中

蓬溪縣

趙徵君蕤此縣人習術數之學隱居不仕著長短經李太白往訪之縣有濯筆溪云太白從徵君習書處
也唐永泰縣文同與可生于其鄉丹淵集有北橋記自敘邑令郭君緯請于其邑人文同者又有永泰劉
令清曦亭詩云木杪照初日捲簾知曉晴軒窗無限思圖史有餘清露下濃花重風來泛竹輕何須嫌五
斗持此謝淵明○與可有夏日閒書墨君堂詩云先人有弊廬涪水之東邊我爲漢中守歸此聊息焉
是時五六月赤日烘遙天山川盡燎燥草木皆焦燃處嘗既暫解勝境乃獨專高林抱深麓清蔭密石綿
屏巖啟戶外淹瀰流窗前邀客上素琴留僧酌寒泉竹簟白石枕穩處只偃邊忽時乘高風遠望立雲烟
野興極浩蕩俗慮無一線氣爽神自樂世故便可捐卻憶爲吏時荷重常滿肩几案堆簿書區處忘食眠
冠帶坐大廳額汗常涓涓每懼叢瑣責取適敢自便安閒獲在茲恍若夢遊仙行將佩守符復爾趨涪川
山中豈不戀事有勢外牽倚子頸未畢安能賦歸田其二歸來山中住使作山中人冠帶亦自閒累月不
著身散髮屧巖阿濯足清淵濱石鮮黏簡册松風墮衣巾鄉里多舊遊不厭過從頻山肴與野釀待我如
佳賓有召即走赴愛其愛我真常恐禮數乖取間吾交親正此一夏樂忽茲遊斯屣遠愧擁千騎又走西
道塵此蓋石室先生所居處也○杜甫行次鹽亭詩云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
泠丹淵集云縣既官於群山其脩隴茂麓迤邐蔓衍元勢而往爭會于左鯨偃鼇臥尾吻相屬谿澗谷
蟠縮破斷叢荒源野沼淺湧深激夏泠秋滌相倚爲美故郊圻之地少爽陵矣○志云西負藏山則臨梓
潼水從劍門來者隋張峻夫祠在焉東瀰亭山則臨鹽亭水從閬州來者隋董叔祠在焉○寰宇記云負
戴山一名高山峻高巢郡城也其山龍盤虎踞由劍門入當縣起伏四百餘里至此而蹲山有飛龍泉眞
下南流入梓潼江水色清冷其味甘美時以爲瑤漿水也嚴氏功德碑云山南西道節度使移與元升震
張弟山南西道移東川節度使彌二藁但存負戴山下○神異記云隋張峻夫遊蜀至鹽亭遇一老嫗泣
問之嫗曰地有井蟒每歲祭以男女方沒今輪次當以某男女祭峻夫聞之愕然許以除害次日縛男女
致祭蟒從井出將噬峻夫即杖劍投之蟒遁山洞滅迹峻夫登山洞口封以巨石書紫微仙洞四字蟒害
遂除上帝命主此山爲神至今血食○寰宇記云董叔山在縣東九十步高一里臨涪江水孤峯絕島峭

壁千仞。舊名泓亭山。隋開元四年。縣令董叔封嘗遊宴於此。後人思其德政。號曰董叔山。十道記曰。董政山。隋開皇中縣令董叔封高雅之士。去官之後。民咸思其德。因指此爲董政山。○寰宇記云。驛亭水源出簡州西水縣。西南流入當縣驛亭井。故名。驛亭水去合梓潼水也。○碑目云。李義府碑。在永泰縣北。寰宇記云。義府本此郡人。武后時爲中書令。後人立碑以旌餘烈。眞德秀云。李義府奸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湛者。可謂能蓋父之愆矣。

安岳縣

寰宇記。梁普通中。益州刺史臨汝侯賜鞏猿金券鏤告。其文云。今文汝置普慈郡。可率爾子弟奉官租以時輸送。此立郡縣之始也。○普州三亭。文同皆有詩。一曰均逸亭。詩云。亭宇跨城端。新昔礎道盤。風光晴水石。烟鼓暮林樹。簿領仍多暇。賓從每盡歡。何由掉塵鞅。聊閒倚闌干。一曰東溪亭。詩云。短彴遶迤渡。高欄大縊沈。波光環堵淨。日色綠梁深。萍荇翻金鯽。蘭苕起翠禽。主人公事簡。事此照清襟。一曰碧匡亭。詩云。碧嶂綠溪邊。危亭翠壁前。軒囱誰是客。詩酒自稱仙。遠岸春藏雨。長波夜起烟。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圖經云。城東南大成山。世傳孔子經宿于此。有古碑。又云。安岳城南樓。杜老教捫其上。所爲南樓絃誦聲者也。○唐蘇絳賈島墓銘序云。島字浪仙。范陽人。長材删氣。超卓挺生。屬思五言。孤絕之句。記在人口。穉謗責授遂州長江主簿。自長江簿遷司倉參軍。又遷普州戶參軍。終焉。有祠在城南三里。碑目云。此碑以會昌四年立。碼賢書又云。唐宣宗大中八年賜浪仙墓表曰。於戲。有唐詩流賈君之墓。志云。賈島墓在城南三里安泉山。即田家嘴也。○集古錄云。唐紫極宮碑。樂閑撰。賈島書。樂彥融篆額。元元皇帝祠也。碑以會昌元年立。在普州。○又云。唐西巖禪師受戒序。普州刺史韋忠開元十年建。又云。唐開元觀老君應見碑。開元三十九年。岳陽郡奉敕建。大宋淳化二年重鐫。又云。唐棲巖山寺贊銘。開元戊辰前刺史玄盤楊珪。博陵崔克讓書。刺史房公刻於山之石壁。下半已剝落。○志云。鐵山者。縣治之所枕也。一名鳳凰山。後二里曰大雲山。方輿云。鳳凰山在郡治後。形如飛鳳。嘴濟寺居其頂。舞鳳亭當其咮。州治據其脊。左爲慈氏院。右爲白馬廟。延袤數里。氣象雄勝。唐獨孤及詩云。雁陣起秋果。雞聲滿林屋。客思不可禁。憑峯駐雖殺者此也。方輿云。鐵山神姓姚。諱萇。字茂徹。隋文帝時。普、呂、盧三州夷作亂。帝命神爲都統。將兵討平之。卒葬錦川鎮石城山。後人爲立廟。嘉定己卯。紅巾作亂於益昌。遂入普。屯于廟山。是夕暴風雷雨。撤揭寨舍。渠魁莫前。見空中神異。詣廟謝過。探教得擒賊先擒王之句。已而就擒。志云。有司每以十月十七致祭其誕日也。○方輿云。大雲山在鐵峯門外二里。有棲巖寺。即李洞讀易處、洞、雍州人。避朱泚之難。入蜀。於大雲山鑿石爲洞。讀易其中。皆師事賈島。鄭谷哭進士李洞詩。自開東蜀病。唯我獨關情。若近長江死。想君勝在生。瘦藏丹灶溼。燈隔素帷情。冢樹僧栽後。新蟬一兩聲。○方輿云。岳陽溪在安岳縣。天聖中郡守彭乘鑿石爲曲水。後名翰林灘。每歲修禊事于此。按溪在郡西七里。與岳陽溪合而東。按乘、益州華陽人。爲漢陽軍判官。顧望鄉閭。悵然曰。親老矣。乞歸侍養。寇準薦之。召爲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出蜀宦。特思自乘始。遂縣中與歐陽文忠、宋景文、張文定同在翰林。今東溪上曰翰林灘。洛公

遺跡也。○志云。岳陽溪即南竹溪。又云。南二里禁水潭爲岳陽溪上流。上下皆石。水觸之聲如金鼓。其渡如側。其澄如泚。○本志云。破石井在城西北。水清冽。乃一巨石鑿開而得水云。漢揚相地所開。按李宗諤圖經。謂陳搏字希夷。普州崇龕人。既長。辭父母去學道。或居亳。爲亳人。或居洛中。爲洛人。或居華山。爲華山人。舊普慈志云。崇龕梨、天池碑、三者皆希夷所植也。○方輿云。岷巖在岳之崇龕鎮。杜孝嚴等書長排鑿辭其上。又作杜氏寶田銘云。昔我皇祖節孺處士。嘗居谿上。題於石壁云。忠孝二字。吾家之田。爲我子孫。留此基銘。舊屋故矣。谿山自如。面溪背山。新構吾廬。山獄石壁。可以大書。乃作斯銘。毋忘厥初。銘曰。忠孝之寶。出爾天性。忠不待貴。孝不待富。荻水壺飯。苟能保此。既美且安。繼史之田。在爾當奮。穗穆是格。稂莠是除。善心立志。斯爲良田。雖有饑饉。必有豐餘。光明之由。燭玉初露。下築山根。寶田所富。此山不磨。此寶長明。此山不減。此田長畊。壞堵既新。勒山爲銘。子子孫孫。生生成式。按杜孝嚴官武禮部尚書。史稱安岳杜孟游大學。見童蔡用事。翻然引歸。所謂節孺處士也。○志云。馮公墓碑。在棲巖山。字多剝落。名不可考。按諸馮自唐馮宿之後。爲彭明令。因家于蜀。在普有南宗北宗之別。南宗有馮如晦。能辨范純仁之冤獄。馮宋與陳東同伏闕上書。北宗則有馮光啟。能戒大將楊瓊之叛降。馮澥之忤蔡京遺貶。皆著名當世。

樂至縣

樂至池。即治內池也。寇萊公爲縣令。嘗讀書于此。又有蓮池。一名洗馬池。舊傳勾侍郎所鑿。○治南　祠。石刻小盤谷三字。見存。而龍洞。龍湫。皆可以禱雨。此通志所載。

跋

右蜀中名勝記三十卷。明曹學佺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陝西副使。天啓中除名爲民。崇禎初復官。不赴。唐王起閩中。進尙書太子太保。殉節死。事蹟具明史本傳。能始嘗官蜀中。著有蜀中廣記一百八卷。凡分十三門。後福淸林茂之乃摘其廣記中名勝一門。改名蜀中名勝志。　四庫提要已深詆之。惟是蜀中廣記。近已刊傳。而此書所載皆勝蹟名區。多足供詞人采摭。故雖未得爲全豹。而藝林傳誦。亦不能廢焉。其中博引繁徵。極爲該備。然亦時小有舛譌者。如蜀有數離堆。向來莽如聚訟。今於灌縣下引范石湖離堆詩。序嘉定州下又引紀勝云。烏尤山一名離堆山。已覺混淆。而灌縣下則引古今集記云。李冰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是以嘉定之離堆移爲灌縣之離堆。益舛謬矣。郫縣下云。山濤治郫。以蜀醲酴醽酒。旬日香聞百步。按山濤足迹未嘗至蜀中。此殆志乘無稽之說。而能始輒濫收之。未免無識。嘉定州凌雲山註。雅臺乃犍爲文學舍人注爾雅之地。近人吳白華侍郎考之甚詳。俗儒不知有舍人注。乃移之郭璞。并僞撰璞有移水記。此書雖疑璞記爲附會。而不能明指註雅者何人。亦爲失考。眉山下稱有三蘇祠。在紗縠街。即蘇氏故宅。按傅藻東坡紀年錄云。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至今紗縠行尙存。此云紗縠街。疑屬筆誤。成都下雪錦樓。本以杜詩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得名。此書不載其命名之義。以上數條。均屬千慮之一失。要其詳贍典雅。固足與益部談資、全蜀藝文志等書

並傳也。能始在明季與謝在杭、徐興公輩齊名。才藻甚富。而且致命遂志。大節凜然。雖隻字單詞。悉堪寶貴。況此裒然鉅著耶。爰亟加校錄。以付梓人。光緒乙亥小滿前二日南海伍紹棠謹跋。

羅江縣志

李調元編

序

羅江縣舊無志。乾隆九年，邑令秀水沈公潛延余先君石亭公纂修。時兵燹初定，並無書籍可考，又急於卒役，不及細訪前代名家著述。今百餘年來，本朝文教光昌，大開四庫全書，重修永樂大典，於是乎內府秘藏，幾乎家有其書矣。此縣志之所宜亟亟也。調元自歸田以來，杜門讀書，念日月之已逝，恐文獻之無徵，若不繼前志而補前缺，恐一旦塡溝壑，咎將誰歸。爰取先君所纂舊志，逼加考訂，又復於登山臨水之餘，坐小輿，攜胥吏，由本州五邑，山巔水涯，凡有半碣殘碑，自明以上者，莫不手自摹搨，家故有萬卷樓，又復紬祭漁獵，夜以繼日，互相校讐，並取州邑舊治，去其無徵，摘其可據，歷三寒暑以成此書。其每條俱載原書之名，用朱竹垞日下舊聞例也。其所採金石文，俱照式繪圖於旁。其門則分沿革、城池、縣署、名宦、各署、城內、東鄉、南鄉、西鄉、北鄉、人物、節孝、道釋、技術、土產，共十五門，獨不編藝文一門，俱附見於名勝古蹟之後，以便查閱。皆低一格。其拙作詩文亦間錄於後。至調元偶有考證，則低二格，附按焉。共十卷。此書原名梓里舊聞，因裁縣改州，不言縣志。今因復設羅江，故仍曰縣志。其但言稿而不言撰者，蓋欲俟諸賢大夫他日纂修古綿總志，以備芻蕘之一採也。嘉慶七年九月重陽前一日，雨村老人李調元，時年七十。

羅江縣志卷一

邑人李調元雨村稿

沿革

羅江縣，禹貢梁州之域，參觜分野，秦屬蜀郡，漢涪縣地，晉末置萬安縣，屬梓潼郡，宋齊因之，梁末移治潺亭，改曰潺亭縣，西魏復曰萬安，置萬安郡，隋（開皇二年）郡廢，縣屬綿州，唐因之，天寶（元年）改曰羅江，宋、元、明仍舊，編戶三里。（□觜天文分野之書）

晉綿州歌，豆子山，打瓦鼓，陽平關，撒白雨，白雨下，娶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晉）

按明曹學佺名勝志，羅江，兩水相盪成羅紋，因以爲名。及考宋地輿廣記，則疑羅江卽潺亭。又云，有羅璝化江，因以爲名。迄無定論。今按晉詩，一半屬羅江，則江名羅江早見于晉，不始于唐矣。或者江先名羅，然後名縣歟。

羅江縣，綿州西南七十八里，舊二十鄉，今十鄉，本涪縣地，晉于梓潼水尾置萬安故城並萬安郡，隋廢，屬綿，唐改羅江縣。（太平寰宇記）

緊，羅江，州南七十里，一十鄉，黃鹿、金山、石泉、三鎮，有金山、羅江、潺水。（元豐九域志）

按唐改羅江縣，亦設羅江驛，見唐唐彥謙羅江驛詩云，數枝高柳帶鳴鴉，一樹山榴自落花，已是向

來多疲毁，知亭頭首在天涯。全唐詩。

城池

羅江舊無城。明成化初，知縣盛䒷築土城。正德中，僉事郝綰、什知縣陳堂瑩，包砌以石，高一丈五尺，周四里三分，計七百七十四丈，門四。萬曆中，知縣丁深增修，後毀于寇。國朝順治初，知縣陳鎬樑綸重修。十六年併入德陽，雍正七年復設。大清會典。十三年，知縣王榮命捐修東西二門。乾隆三十二年，知縣楊周冕垂建估修。羅縣志。

縣署

羅江縣治，明成化中建。本朝雍正八年，知縣王榮命重修。直隸綿州。州治於康熙三十一年，涪江水溢，衝州城東北之半。乾隆三十二年，涪水復溢，城墩于水者十之七。三十四年，川督阿爾泰疏裁州歸之羅江縣，徙州治焉。領縣分四，德陽、安縣、綿竹、梓潼。而改舊州爲金山驛。嘉慶七年六月，勒公保奏駁州仍回舊州，復設羅江縣治。

羅江縣署前石屏銘。

萬曆三十年壬寅歲，仲春之吉，知羅江縣事直隸龍舒少闓姚誠指俸，刻石屏於公署之前。落成，乃題其銘於屏上。爲石屏銘，雖所以自警，亦所以告後之來是邑者。銘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設守保障，有如斯屏。捍災禦患，衞國蔽民。王家柱石，昔鑑鉅鎮。維茲屏立，欣慕訓訓。君子學道，則能愛人。厥道維何，禮樂教行。禮以防躬，樂以養情。慈祥豈弟，卓哉著明。隨在皆學，隨在皆政。沐潤其事，金石其心。百爾財用，脊脂相憐。民吾赤子，無告尤兢。敢多撫字，刑戒濫淫。鋤強植弱，革弊觀仁。懸茲前屏，用做官箴。見道于屏，作我法程。茲歌道範，敢步芳塵。後有君子，三復屏銘。

俸廉

羅江係首衝。知縣養廉九百兩，俸銀四十五兩。本縣驛馬三十疋，歲支草料棚槽例攤銀八兩。

倉庫

常平倉向無積貯，添採買四千石。鹽稅銀二百一十二兩一錢七分三釐六毫。茶課稅銀二兩五錢。

糧銀

新舊承糧花戶陳世英等一千一百六十六戶，糧銀三千八百二十兩三錢四分。以上俱大清會典。

名宦

唐何易于、明盛䒷，二人有傳。

唐知縣何易于傳。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茶，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刻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一有郵字免竄海

爾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害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文粹作辨。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僂杖者，易于必召集一本下有與字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親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約，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刺史休，出鎭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一作儉易于廉約如是。

孫樵曰：會昌五年，樵過一作遇出益昌，有能言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恃賦如何。曰：上一作止請常一作嘗亦作賞期，不欲緊一作堅繩百姓，使賤一作賦出粟帛。恃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一作年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上考，由考下一作上下考某人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恃賦，先期而畢；某人能恃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千盜。上無四字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一下有在字上位者，皆知求才一作財字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經緯集。

知縣 二 白大信，永徽五年任，引劍水溉田。知縣 三 韋德，貞元二十一年任，引折脚水灌田。

宋知縣 一 陳琞，奉旨以兵馬監押知縣事。見茅亭客話。知縣 二 宋嘉彥，嘉祐三年知羅江縣事。詳見藝

亭廟碑記。

明知縣盛䒷傳。䒷字允高，吳江人，景泰二年進士，即授御史，巡通州，命都御史王翺召入與同宿察院。䒷不爲之下，翺使人出外，䒷遂鎖其門，不得入。翺憚之。景帝時，以災異求言，諸御史以奏稿示之，䒷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爲之。時上頗事遊宴，䒷族父叔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家燕言及之，䒷即以入疏，如造龍船、撤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上欲取汝首。鎡曰：苛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以言爲職，不關自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於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䒷問禁中事密，汝何自知之。曰：聞之族叔。叔大懼，欲死，而䒷自如，曰：必不至死，重則戍邊耳。其疏竟留中。察山東政，以災傷上疏乞蠲民所負學息，巡按廣濟，水賊起，䒷單騎諭降之。劾巡撫侍郎揭稽不法，稽坐左遷。見黃淳紀聞六年七月，以時多災異，偕同官倪敬等上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事，不宜非時而行。遊以齋僧，屢出帑金易米，不知揃風沐雨之邊卒、愁嘆怨恣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能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帝報聞，然意終不懌。未幾，詔都御史蕭維禎會同冢宰王翺考察其屬，論令去之。御史能黜者十六人，而敬、䒷、與焉。皆謫爲典史，以䒷浮躁，改廣西古田典史。䒷肯爽負氣，見明史倪敬盛䒷合傳其去蓋猶以劾故也。辭

院長成惜之。景曰、此于淙雖怒。尚存一吏字也。嘗賦詩曰。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宜長要逢迎。大順改元。調羅江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韓都永熙謂王曰。九皋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置諸山水間耶。景答以詩曰。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鑒。一度移官一度閒。（見林氏許）初景移四川羅江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四入朝。求去位。景上疏言致盜由泰。乃委之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翺爲尚書。擱置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景。翺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見澤紀聞）時羅江縣歲旱。教民鑿池一千二百五十餘所。遂爲水利。德陽寇趙鐇。僭稱趙王。流劫郡縣。景伏奇兵邀擊。大敗之。邑以完。民爲立生祠於雒。黃觀擢綏州府。或人瑛爲高士。袑叛。朝廷遣將討之。前軍遇賊稍卻。景在後突之。矢着兩耳。戰益力。賊嬌亂。官兵乘之。遂大克。以耳創甚。致仕。後追理前勞。遣使賚金幣寶鈔賜于家。景孝友。自綏州還。莅第郡城。呼兄弟共居之。又迎養姑姊之無依者。至今鄉族猶稱之云。（見綿州府志）

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在。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日。自景蒞任。不復然。一日私爲失所畜雞。禱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聞與皂隸。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景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雞被釘。乃鬼卒猾吝飢。故爲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景不許。明旦遂撤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留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語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蹙額曰。須公自爲之耳。彼畏公威。不敢干也。令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蜀山堂外紀）

按近時秀水盛百二柚堂筆談云。家御史羅江署後廟神事。又見李漁村巵齋筆記。自非虛言。以是觀之。邪不勝正。自古然矣。惟自勵此心。有一毫打不過在。先自餒矣。君子所以貴集義也。

知縣 二 汪頤。（成化十三年任。見鶴鳴寺碑記）知縣 三 陳堯臣。（正德四年任。見四川通志）知縣 四 張綸。（興平人。知羅江。有爭訟久不決者。輒剖之。得其情。帖然平野）

知縣 五 鍾嘉嶠。（江西人。見四川通志）知縣 六 丁澤。（萬曆年任）

本朝知縣 一 毛相主。（順治年任）知縣 二 陳鎬。（順治十年任）知縣 三 羅綸。（見碑目）

順治十六年。羅江併入德陽。改縣爲鎮。

雍正七年。復設羅江縣。

復設知縣 一 王榮命。（直隸舉人。雍正八年任）知縣 二 李德源。（四川廣安人。乾隆初年任）知縣 三 田朝鼎。（石門人。乾隆四年八月任）知縣 四 王嘉令。（江南上元人。乾隆七年任）知縣 五 沈潜。浙江秀水人。字亦昭。乾隆九年任。延石亭公纂修羅江志。并白馬關路。教民耕織。先是羅民不知蠶事。資州知州張文嵐撰有農書一卷。澡布政刊行。並附以蠶桑說。詳明樹桑育蠶之法。並造蠶筐架。頒於民間。民咸賴之。在任三年。卒。民爲塑像於城隍廟左廡。至今祀之。知縣 六 孫法祖。（字克家。浙江舉人。乾隆十五年任。修文筆南塔）知縣 七 葉崧。（貴山人。戊辰進士。乾隆十七年任）知縣 八 謝自泌。（雄縣舉人。乾隆十八年任）

知縣 九 楊周冕。雲南臨安舉人。乾隆三十年任。訪集黃華書。修建江書院。及奎星閣。羅自順治庚子科余昌宗登榜後。中者寥寥。至是鱗聯登科甲者接踵焉。

乾隆三十四年。裁羅江縣知縣。以綿州移駐。

知州 一 黃叔顯。（廣東連州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知縣歸班。選授綿州知州。卒）

知州 二 博純。（滿洲人。乾隆三十九年任。未幾內召。復放川北道）

知州 三 張官五。（浙江蕭山人。由監生捐納。乾隆四十八年任。陞長沙府知府）

知州 四 陳作明。（浙江餘姚人。由吏員。乾隆五十二年任）

知州 五 沈念慈。（字葆齋。浙江安吉人）

知州 六 陸鼎。（錢塘監生。乾隆五十六年任）

知州 七 潘邦和。（字調羹。江蘇吳縣人。由監生。乾隆五十七年任）

知州 八 王鳳儀。（字雲浦。直隸人。乾隆六十年任）

知州 九 劉印全。字嘉陵。江南武進人。乾隆壬辰進士。由資陽令陞合州。駐藏三年。復陞綿州。嘉慶初年到任。絕苞苴。嚴盜賊。五年庚申正月十五日。教匪偷渡嘉陵江。將逼涪城。公即日自捐一千金、米五百石。身先士卒。日夜搶築石城堵禦。其難民入城避賊及渡江得活者。不下萬人。俱呼劉青天。各各踴躍。情願捐資衆修。緣遂不累帑項。公又前後自捐。及民捐幾及萬兩。俱用大方石砌城。賊去來兩次。俱不敢逼。城遂保全。皆劉公力也。于是州民詳請勸公保奏。請正印回綿。嘉慶七年六月奏准。部文始到。各官俱各回舊任。先是署羅江陳公到任。然後劉公到州任。其政詳見予捐修綿州城碑記。

嘉慶七年六月。復設羅江縣知縣。

復設知縣 一 陳啓泰。字析林。浙江會稽人。嘉慶元年冬。由巢縣典史。堵禦教匪勦賊有功。奉旨以知縣用。七年。綿州移回舊地。復設縣治。於六月初十日署任。

廳署

典史署。舊驛丞所居。今移治北街西。

宋縣尉鄒崇讓。（見華亭客話）

明典史羅勝。（與知縣羅景同時。見鶴鳴寺鐵鳥碑記）

本朝典史。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養廉八十兩。（大清會典）

典史 一 劉定。旗德人。乾隆十年任。（見舊志） 二 張朝職。 三 沈文玉。以下俟查明再補。

嘉慶七年六月。復設羅江典史。

復設羅江縣典史陳鑑。湖北黃州府人。嘉慶七年七月到任。

學署

文廟。在東大街。春秋二祭。

羅江縣學。治東。宋熙寧二年建。明成化六年遷至今所。宏治二年增修。正德三年。知縣盛崇重修。十二年。知縣羅綸繼修。署印郡丞張道振有遷建學宮辟文。及司訓吳可美遷建儒學碑文。

明吳可美遷建儒學碑文。謹按本縣儒學，燬於元末兵燹，至洪武十六年，縣令仍舊址創建。三十二年，許新，皆坐北向南。成化元年，知縣盛旂，改而東向。十八年，縣官汪顯、教官徐浩議遷於西南隅，去縣治五十步，近市狹隘，□□科第寥寂，□□□諸生欲易□□□□與指吉於城東，因與生員吳國綱易地焉。謀遷□於萬曆三十一年秋，暫移二齋爲文廟明倫堂，以定吉壤。此不過築室道傍之知策。三十二年八月十九日，署印都司都事張諱道振來縣，目擊荒蕪，不堪從祀，慨然議申，且捐俸倡首，捐貲成終。二三士夫稍稍助工十之一二，且羅民向坐貧瘠，無能輸財，祗效力協□□黨之中，庶民歡樂子來，不事催督。於此可見人心之至順至虛，用是不兩月，而隆宮輪奐，廟貌重光，叶亦神哉。爵署縣鼎建之力，督官鳩聚之能，昭昭在人耳目者，永不磨滅，爾多士其所以衎蹟聯鑣，步武前芳者，恐又不必當恃學址之吉，蚤暮磨勵，以無負提調汪公厚意，深有望也。尚慎旃哉。余愧不能文，姑紀其時日，以俟後之君子敍其詳云。萬曆甲辰孟冬。

按此碑今在鄭都廟，應移于學宮內。

明

余學官。

明楊慎送余學官歸羅江。豆子山，打瓦鼓。陽平關，撒白雨。白雨下，娶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我誦綿州歌，思鄉心獨苦。送君歸羅江浦。升菴集

本朝。羅江縣學訓導，俸銀四十兩。大清會典

縣學額本六名，乾隆三十五年，羅江縣裁併綿州，今嘉慶七年復設羅江縣，其學額尚未定。劉州牧印金以羅江文風爲五邑冠，懇請上憲加額二名，定爲八名，尚未奉有明文。

訓導韓文範，乾隆十年任，見舊縣志，其杜璧乾等，皆改州之訓導，俟查明再補。

嘉慶七年七月，復設羅江縣訓導。

復設羅江縣訓導李育堂，眉州歲貢，嘉慶七年七月任。

李化楠明倫堂碑記。事之亡其實而僅附其名者，廢之可也。而并之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者，廢之不可也。若明倫堂之建，非所謂著其名而並存其實，而有其舉之莫敢或廢者哉。粵稽三代造士之法，至詳且備，而其設教之地，於國則曰學，於鄉則曰校、庠、序，而又有小胥、大胥、小樂正、大樂正、司徒、司馬之官，以因時而簡教之，以故士之沐浴詠歌者，皆曉然於人綱人紀之重，而飭典敦倫，期無負選造之至意。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不信然哉。此明倫堂之所自昉也。國家建立學校，責以師儒，其造士之法，直可比隆三代，而又屢頒聖訓，諄諄以孝弟爲先，無非欲多士之爭自濯磨，以共勉於人倫中也。第羅邑係新分之縣，學宮雖建，而明倫一堂實闕，不惟司訓者無以進多士而講業，而士之入黌序者，亦將無由顧名而思義。雖有鼎新之志，而疑以不果。蓋築室道謀者十餘稔矣。幸乾隆乙丑仲夏，旌陽闕明府來治吾羅，下車之始，日躬學宮曠缺，慨然議新之，首捐二十金爲士夫倡，而司鐸韓君亦盡解清橐，身率諸生繼其後，兩閱月而堂成。伐石屬余記其始末。余惟斯堂之廢，不知幾何年，今一念經

營，而成也忽焉。并願心學校，雅意作人，以振興斯文爲己任者，烏能有此。繼自今，羅人士執經問業，博習親師，不患無地，而存斯堂者，日躋道存，亦將默勸其慈孝友恭之念，而不容自已。韓子云，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於是乎在矣。然則斯堂之建，豈徒以其名哉。

紋江書院。今改羅江在治南，乾隆三十一年知縣楊周冕建。

李化楠紋江書院田房記。世之學者，莫不由教入，顧教之於塾，與教之於城異。教之於塾，則人自爲師，耳目不廣。教之於城，則人共爲師，見聞日開。古人推黨庠州序之遺意，合一邑秀民而納之書院者，良有由也。顧地必爽塏，室必宏敞，師必名宿，脩必豐厚，諸生膏火必以時均給，官師考課必以時獎賞，然後可。羅江雖故爾邑，有明三百年來，名賢輩出，厥後罹流寇之禍，民若晨星，文亦天喪，吾羅遂以委靡。幸聖朝撫綏招徠，休養生息，百餘年間，元氣漸復，然而書院之設，前此未嘗議及也。滇南楊公來治茲邑，爲政精敏而仁恕，決獄不事敲朴，聽訟務得其情，逾年而境內乂安。於是以其公餘，銳意建修書院，以廣教澤，召諸生而與之謀，僉曰唯唯。時余適以憂歸里，公命偕諸君董其事。余以羅故有奎星閣在城南，今書院既設，則宜並舉，匪但培補風水之云，亦取朱衣文明之兆。公曰然，是予之夙心也。議既定，一切相度地形，規畫可否，公爲之主，余與二三友人贊襄其後。甫期年，大工告竣。郡人士及鄰黨之秀者，喁喁向風，公之功偉矣。抑不知吾羅之感公，戴沐膏澤而咏勸苦者，宜何如之咨嗟太息而不忍置也。奎閣計三層，上塑奎星及文昌像。書院凡四進，大門三間，二門一間，廳三間，講堂五間，耳房八間，房四間，亭子一座，池一口，用示壯觀。至書院田舊在東村廣興寺者，計七十五畝八分九釐一毫，地四十五畝五分一釐一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五十七石。近從吳家莊撥入者，計田二十五畝二分二釐五毫，每年收租穀市斗一十六石。路村河灘地一十九畝零八釐九毫，每年收租銀六兩。北關外新墾田一畝八分，每年收租穀市斗一石六斗。公董其事，以屬縣尉張君，履勘丈量，給形定界，另立紋江書院册名，歲糧糧銀二兩九錢一分零四毫。佃房代納，街房門面九間，縣署前七間，歲收租銀四十六兩二錢。書院大門旁二間，歲收租銀九兩二錢。外有各寺捐銀二百兩，交與值年會首生息，以濟膏火，用垂永久。是役也，前署縣尉張君朝職、沈君文玉，及署儒學訓導王君名佐，皆與有勞，例得備書云。

奎星閣在南街，前令楊周冕建。

駐防

駐防署在西街，南向。

羅江縣志卷二

城內

城隍廟。治東大街。明吳琰有記。

明吳琰羅江縣重修城隍廟碑記。京師郡邑之有城隍。猶夫天下之有民牧守令也。位次之崇卑。享祀之隆殺。亦各隨其所在以爲貴殺。其名號則均曰城隍焉。夫城者雉堞之曰。隍者陂池之名。凡國於天地間。其所恃以保障者。藉此焉耳。易曰。城復於隍。勿用師。傳曰。高城深池。徧天下。夫險者夷。則師不利。夷者險。則大勢張。故累石爲城。而不厭其高。穿塹爲隍。而不厭其深。蓋不如是。不足以語城隍云爾。假神以是名。蓋取其陰佑下民之義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爲垣。大邦爲屏。大宗爲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但凡著屏蔽之功。扞禦之績者。咸可稱是名號。以申伯之賢。而謂其良翰。世勣之略。而日其長城。況夫神也者。扞大災。禦大患。以陰佑下民爲職者。固宜其稱謂若是也。以故取義於彼。與號於此。春秋則禮祭於壇。災異則祈禳於祠。巍然以峙其宮。煥然以華其宇。使人瞻拜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故不得以京師卑其禮。亦不以郡邑殺其制。無非安其神。棲止法庭。以光其陰佑之職而已。羅江城隍廟。在縣東三百步許。經時旣久。材多毀折。且其基隘狹。四週民居。無於開拓。故耳正德庚辰冬。丁侯澤以舉人來治是邑。相其廟。將改爲之。會百務煩冗不果。踰甲申歲。物豐民和樂。政治畢舉。乃料

物材。乃市隙地。乃徵工匠。乃課章程。朝督夕稽。完舊益新。鼎建拜廳一。神寢一。門房一。廂廡二。垣牆百堵。松柏雜植。鈕杖儀物。黝堊丹漆。偕作。並多成。然後神得所棲。而一時之奇觀聳目。於是諸老先生有言者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故神之於人也。觀其德政而均布福。人之於神也。因其職分而享祀行。丁侯知羅江。齋明正直。精潔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仁足以和其民人。苟無祠之修葺。其精白以承休饗者。猶將感格於冥漠。茲復祇栽益度。祠廟重新。則禮夫神者何如也。吾聞之。惟德爲能感神。惟神扶于有德。繼今以後。寧不有以啓侯之衷。相侯之治。以顯其陰佑之靈者耶。衆皆曰。諾。請記之以徵厥後也。余故首著城隍之說。次諸先生之言如此云。大明嘉靖甲申孟夏十五日立。教諭濱南沈森青丹。訓導鶴巖陸雲逵篆額。德陽張本正刻字。（舊縣志）

城隍廟左側。有明刻祈雨止雨碑。明萬曆十五年巡撫徐□行。知縣吳德元立石。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恪撫地方事。奉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憲票。照得本部院巡撫川南地方。目擊天時亢旱。雨澤愆期。致妨農務。已經案行司道州牧縣令。虔誠祈禱去後。今照本部院存有春秋繁露一冊。向在京師行之輒驗。合行發司刊發。爲此票仰布政司官吏。卽將發去前書。令人謄寫。作速刊書。背冊通發各該官司。如法虔誠祈禱。務要挽回天意。使甘霖早沛。以便各處農民播種。施行。奉此。刊刻遍發。須至書冊者。一春求雨法。正月二月三月。一先於甲乙日。爲大青龍一條。長八丈（今官尺六寸二分合古周尺一尺）。居中央。又爲小青龍七條。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各八尺。以竹編成龍形。取吉土塡實其中。用青紙糊之。指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籃畫鮮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於初八、十八、二十八日。於郡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稍高於地。卽止。植青繒八（繒帛也畫青色以繒畫五方者繪之畫）。於壇旁開池。方八尺。深一尺。池中貯水。水中繫活蝦蟆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共工神位。備生魚八尾。元酒八大罇（潢酒也）。清酒八大罇（美酒也）。脯八盤（脯腊也又脯肉）。脯八盤（乾肉也）。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飲酒者不用）辯口利詞者以祝。祝祀齋三日。臨時穿青衣。先再拜。乃起而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所選少童八人（童卽稚也）。皆令先齋三日。齋者。不食葷腥。不飲酒。不食五辛。並夜宿於壇中。穿青衣而舞之。田嗇夫（卽里老耆鄉民也）。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穿青衣而立之。又於壇中聚小腳蛇（一名蠑螈一名蝘蜓）。生山內澤中。祈禱時。多聚此蛇。置貯水大缸中。折柳枝泛其上。晒於日中。得雨卽送還本山。又一法。取蜥蜴十數條。置水甕中。令童男女折柳枝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天下大雨。放汝歸去。一祈雨之人。或端公道士。但能事神者。集於壇上。依科行禱。日色雖熾。不許張蓋。一旣立壇。使將南門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頗曉經義道士十數人。將本邑神咒誦熟。繞壇念之。一每過三日不雨。其生魚八尾。元酒大罇。清酒八大罇。膊脯各八盤。祀齋三日。前人穿青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敢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前選童子八人。穿青衣而舞之。齋夫穿青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豭猪（卽母猪也）。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勿令死。又其老母猪

二隻。一隻置於北門之外。一置於市中。令城中各更鋪設鼓一面。閉南門中迎水。即逐鋪傳入市中。直至北門。各用火燒猪尾。一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於皇曆中查水日。各里立社。焚香致禱社神。一各家於大門外設香桌水一缸。每日祀戶。一禁諸人勿伐古木。勿斬山林。一里社之溝渠疏浚。使與里外之溝相通。一於社中各鑿五池。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蟆每池各一枚。一將無主屍骸。并各家停放屍柩。盡令掩埋。一將山谷積水深處。開浚疏通。一將鯉魚或鱉以狗血塗抹。投於深潭之底。一道路橋梁。有壅塞不行者。悉決疏通。一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菜一桌。（不令豐盛也）用白茅爲席。不得斬斷。所以致潔。此得雨之後酬神之禮也。夏令四月五月。一先於丙丁日。爲大赤龍一條。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赤龍六條。各長三丈五尺。（尺如前式）於南方皆南向。其間相去各七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填實其中。以紅紙糊之。鬚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紅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于初七、十七、二十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郡邑南門之外。方一丈。稍高於地即止。植赤繒七。各長七尺。（赤紅色）於壇傍開池方七尺。深一尺。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蟆五枚。一於壇中設蚩尤神位。備赤雄雞七隻。元酒七大鐘。清酒七大鐘。脯七盤。脯七盤。（解俱同前）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弱疾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紅衣。先再拜。乃跪陳設品於壇上。陳說。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畢。所選壯者七人。皆令先齋三日。臨時穿紅衣而舞之。司空（官名如無）以道官代之。嗇夫（見前）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臨時穿紅衣而立之。一既立壇。使將南門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顧曉經義道士十餘人。繞壇念木郎神咒。一每過三日不雨。具雄雞七隻。元酒七鐘。清酒七鐘。脯脯各七盤。祀齋三日。前穿衣再拜。乃跪而陳祭品於壇上。陳說。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前選壯者七人。穿紅衣而舞之。司空嗇夫穿紅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母）猪。皆用火燒其尾。令勿死。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凡遇水日。城市鄉村人家。各祀竈神。一將井泉淘浚使深。勿留汙濁。一將竹日盡搬本家門外。置之街路。一將各里溝渠疏浚。使與閭外相通。一於社各鑿五池。池中置水。水中置活蝦蟆每池各一枚。一禁各家勿得擅動土工。違者罰舉首。季夏求雨法。一禱山林以助之。山嶽能興雲致雨。當禱之以求助。一令郡邑徙市於郡邑南門之外五日。禁勿得行走入市。一於戊己日。爲大黃龍一條。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黃龍四條。長一丈五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填實其中。用黃紙糊之。鬚角耳目爪牙俱全。用黃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聚巫（即祈雨道人）徙於市之旁。爲之蓋以覆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黃帛爲旗。各長五尺。樹之中央）於壇中設后稷神位。備母（宜猪）豝五盤。元酒五鐘。（淡酒也）清酒五鐘。（美酒也）脯五盤。（豚脯又臘肉也）脯五盤。（乾肉也）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弱疾者不用）辯口利詞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黃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說。復再拜。乃起而祝曰。昊天云云。（四句如前）畢。所選丈夫五人。皆令先齋三日。（不食葷）（不吃葷。不飲酒）五晝夜宿壇中。穿黃衣而舞之。老者亦令先齋三日。（齋如前）穿黃衣而立之。一既建壇。使將南門關閉。斷人行走。置水缸於中門外。一選顧曉經義道士十餘人。繞壇念木郎神咒。一每過三日不雨。具母豝五盤。元酒五鐘。清酒五鐘。脯脯各五盤。祀前齋三日。人穿黃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

上。陳說。復再拜。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畢）前選丈夫穿黃衣而舞之。老者穿黃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母猪。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勿令死。一凡祈雨。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凡遇水日。令城市鄉村人家各祀竈神。一將井泉淘浚使深。勿留汙濁。一將竹日盡搬本家門外。置之街路。一將各該里社溝渠疏浚。使與閭外之溝相通。一於社中鑿五池。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蟆各一枚。一令各家祭中霤。（中霤堂上）勿得擅動土工。違者罰舉首究治。一禁男子勿得行走入市。一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菜一桌。（不令豐盛也）以白茅爲席。不得斬斷。以致潔。此得雨後謝神之禮也。秋令七月八月九月。一先於庚辛日。爲大白龍一條。長九丈。居中央。又爲小白龍八條。各長四丈五尺。（尺如前式）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各九尺。以竹織成龍形。取潔土填實其中。用白紙糊之。鬚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粉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于初九、十九、二十九日。於郡邑西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九尺。植白繒九。以白繒爲旗。各長九尺。於壇旁開池。方尺。深一尺。池中注水。水中置活蝦蟆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太昊神位。以桐木刻成木魚九尾。元酒九大鐘。清酒九大鐘。脯脯各九盤。（解俱同前）而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弱疾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白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于上。陳說。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如前）祝畢。前所選鰥者（老而無妻者）九人。皆令先齋三日。不食葷腥酒併五辛。晝夜宿壇中。穿白衣而舞之。司馬（官名）如無。以巡撫、巡檢、或營中軍官、代之。亦令先齋三日。穿白衣而立之。又祈雨之人。或道士端公。俱能事神者。集於壇上。依科祈禱。日色雖熾。不許張蓋。一既立壇。使將南門閉。斷人行走。置水缸於中門外。一選顧曉經義道士十餘人。將木郎神咒繞壇念之。一過三日不雨。具桐木魚九尾。元酒九鐘。清酒九鐘。脯脯各九盤。前人穿白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說。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畢）前選鰥者九人。穿白衣而舞之。代司馬者白衣而立之。又取三歲雄雞。三歲母猪。皆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宇。令勿死。一凡祈雨。傳牌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禁民家不許焚燬山林。不許鐵治。不許將金銀銅鐵之物鎔化。一令各家每日設香案祀門。一於社中各鑿五池。池中貯水。水中置活蝦蟆各一枚。幸而得雨。以猪一隻。酒菜一桌。（不令豐盛也）以白茅爲席。不得斬斷。以致潔。此得雨後謝神之禮也。冬令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先於壬癸日。爲大黑龍一條。長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黑龍五條。各長三丈。（尺寸如前）於北方。皆北向。其間相去各六尺。以竹織成龍形。用黑紙糊之。鬚角耳目爪牙俱全。用煤畫鱗遮蓋。製完。待臨時用。一每月於初六、十六、二十六日。於郡邑北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六尺。植黑繒爲旗。各長六尺。樹於壇中。開池方八尺。深一尺。池中注水。水中置活蝦蟆五枚。一於壇中設立元冥神位。備黑狗子六隻。（小乳狗也）元酒六大鐘。清酒六大鐘。（解見前）脯脯各六盤。（解見前）以祭之。於道士端公人役之中。擇精潔（有體氣弱疾者不用）辯口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臨時穿黑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說。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云云。（五句）祝畢。所選老者六人。先齋三日。不食酒葷併五辛之物。晝夜宿壇中。穿黑衣而舞之。尉（官名。即今之州縣佐二首領及巡捕之巡者）亦令先齋三日。穿黑衣而立之。一既設壇。使將南門關閉。斷人行走。置水缸中於門外。一選顧曉經義道士。將木郎神咒繞壇念之。一於壇中假物爲黑龍一條。令不時而舞之。

欲其不懟不乖不以，而與雲致雨也。一，於境內之名山祈禱，欲求出雲助之。一，每過三日不雨，具黑狗子六隻，元酒六鐘，清酒六鐘，肺脯各六盤，祀齋三日，前人穿黑衣先再拜，乃跪而陳設祭品於壇上，陳訖復再拜，乃起曰吳天云云。（五句略）前選老者六人，皆穿黑衣而舞之，尉亦穿黑衣而立之。又取三歲公雞母豬，皆用火燒其尾於四通神字，令勿死。凡祈雨示諭城鎮鄉村居民，一令各家祀井，凡井湮則浚之，溝塞則通之。止雨法，一，四時雨大多，郡縣出示，令各居民於皂居中擇土日塞水道，蓋井，禁婦人不得行走入市。一，郡邑令人打掃社壇，郡邑若知州知縣，或同知縣丞，吏與齋夫（郡邑各）三人，以一人祝禱，皆令先齋三日，不食葷酒五辛之物，齋夜宿於壇，備羊一隻，豬一口，酒黍一槕，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而陳，陳訖復再拜，乃起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也（久雨），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除民所苦。毋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之意當在于利人，人願止雨，敢告。於鼓，鼓而無歇，至龍乃止。一，將里社用紅絲圍繞十遍，祝禱者穿紅衣，頭戴紅巾，以請於社神，祝其能雨，一皆於辛亥之日，州縣之社，若同知縣丞各主之，社令齋夫吏與里長里人至於社下，日晡而能（晡申時也）三日而止。如未及三日，天大時可必矣，亦止之。

按董子春秋繁露原文，原本求雨第七十四，原止雨第七十五，原在十六卷中，有明郎瑛註釋甚詳，見七修類稿，乃董子原文也，蓋當時各省俱有頒行，此特變其文以通俗爾。

碑陰

白玉蟾註解木郎神咒，乾晶瑤璽玉池東，盟威聖者命青童，挪大萬里拔炭宮，雨騎迅發來大蒙，木郎太乙三山雄，霹靂破石泉源通，坤震巽戶皓靈翁，猛馬四張鼓火衝，流精騰光奔祝融，巨神泰華登雲中，黑鴉皂纛揚虛空，掩雲蔽雨屯雲濃，風伯撼動崑崙峯，幽靈翻海元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蓬萊弱水與都功，龍蹻捷疾常翔兇，朱髮巨翅雙目彤，雷電吐毒驅五龍，四瀆雙鼓羅陰容，一聲四海改昏蒙，雨陣所至川流洪，金光流精斬旱虹，洞陽幽靈召驅嶐，玉雷浩師變嵯峒，虛皇太華捕妖爞，翠梁元皇號簡鋒，祠泉惑庭威天公，斂火律令翻穹隆，鞭撻妖魅驅蛇蟲，勾婁吉利炎赫縱，登僧潭頭悉聽從，織女西歌心公忠，扶我救旱助助隆，赤鞭紫鵝飛無窮，摧虛縛祟送北酆，勅紫虛元君降攝，急急如火鈴太師律令，皇明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孟冬吉旦。（有德者丞天和無愛水旱一天時元陽不能保其必無此以爲動植民臨之一助云春去太畢）（冥去祝獻或祈雨及不在祀者以木生火冥陽人令非所宜祀不如祀共工神能興雲致雨先賢所傳俱有深意）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於其上，復以木因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擊，雨立至，此宜城徐華陽尙書試于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于陰陽五行之說，不誣矣。（湧幢小品）

徐元泰，字華陽，宣城人，嘉靖乙丑進士，歷順天府尹，時蜀中楊柳寨賊窯，擁衆入平脅貲，大肆殺掠，西川大震，命元泰以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秦重破砦三十五，斬首二千餘級，進壁河西，賊乞降，明年復逆，悉討平之，拓地九百餘里，以功進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乞歸卒。（江南通志）

北街有明石坊一，書兄弟繼美四字，爲吳瑱、吳琰立也。

關帝廟，治西南三百步，有前代碑一截，碑今毀。

酆都廟，在大東街後，明初所建，即所謂三遷文廟地也，廟有明吳可美建學碑文，詳見卷一，碑尙未移，先君石亭公由乾隆辛酉壬戌聯捷進士，歸班候選，爲張姓尊延請課徒廟中，從者幾及百人，先君攜予附課，時予未及十歲，頗能屬對，一日客至，見予手持蜘蛛網竿網蜻蜓，客出對曰，蜘蛛有網難羅雀，即應聲曰，蚯蚓無鱗願學龍，客大奇之曰，此不凡子也，言猶在耳，今近七十，一事無成，顚顚如此，不凡何在，自歸田十八年，每憶少時兒戲事，自悔自慚，深負期望，載筆至此，不禁淚涔涔也。

嘉元宣過酆都廟有感詩，此是當年舊書塾，童蒙于此課初爻，長與撥草尋蛇窟，晌晚攀枝探鵲巢，每以收威遺夏楚，偏予兒何解推敲，如今老矣全無用，回憶趨庭淚欲拋。

酆都廟前，有明御史盧雍羅江八景詩碑。

羅江八景詩。

泮林古桂

雙玉佳林秀，盤根月窟分，天香飄太遠，多士共清芬。

景樂梵鐘

蒼鯨何處吼，紺宇聚徵抄，餘音渡空江，下界知昏曉。

天臺秀色

城南翻嶺橫，嵐翠入江清，瑞旭霞光爛，依稀是赤城。

龍洞仙蹤

異人上昇去，古洞白雲間，見說月明裏，龍車自往還。

馬跡靈井

大旱爲霖雨，應知江海通，此方常稔歲，此井有神功。

大雅奇峯

疊表數峯青，聞名知大雅，神僧久化去，石鉢水不涸。

紋江夜月

波淨羅紋細，偏宜夜月明，應是江妃織，不聞機杼鳴。

潺水秋風

潺山有澄潭，滿滿鑑毛髮，時有微波動，涼風起蘋末。

四川巡按御史吳人盧雍題。

正德十三年五月立石。

盧雍字師邵，吳縣人，正德辛未楊慎榜進士，授御史，武宗北狩，督宣府建行宮甚急，雍上疏請罷役，已請戎畿內長寧伯橫斂緊民，雍抗章請釋無辜，而還其侵地，河間旱，奏請免賦減科，請盡出藏鏹貸民，全活

甚衆。按四川首劾巡撫不法。一方肅然。妖人挾幻術惑衆。立擒置法。監治雖爲之驟回灘。溫江之三渡。以便行舟。擢提學副使。未任。卒。雍性嗜學。能詩。爲李東陽所賞。尤喜表章先賢。嘗葺黃子、毛公二祠。及浣花、三陳、東坡、道直、四書院。所著有方舟聯舫二集。奏疏詩文若干卷。蘇州府志。

羅江縣在綿州西南七十里。自縣至省一百九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五十里。東西距五十里。南北距六十五里。

羅江縣志卷三

四鄉 蓋自四城門出東南西北之四鄉而概言也。東至雞鳴橋四十里。交綿州界。西至鹽溝橋十八里。交德陽界。南至瀆子口三十五里。交中江界。北至[illegible]鼻[illegible]三十五里。交安縣界。東南二十里至羅漢場。交中江界。東北二十五里。交安縣界。西南二十五里。交中江界。西北二十五里。至六女堰。交綿竹、德陽、彰明三縣界。縣內分爲六村。縣村。東村。略村。上村。下村。新村。

東鄉

羅江。即東門河也。右水自安縣來。即安昌水也。左水自綿州來。即涪水也。合流而經此。盤成羅紋。縣因以名。亦謂之紋江。方輿紀要。

按今東水。自安縣石堰子經臭水河。過神泉之塔水場來。西水。自睢水關、白溪河、兩河口來。至北寺合流而南。至中江。並不與涪水合。涪水與龍安水皆歸潼州大江。此云涪水。誤。

芙蓉溪。在縣東一里。一名蚌溪。又名三柴水。源出白馬關山下。東南曲流十五里。至城南。入羅江。四川通志。

東山巖有景樂寺。乃唐高宗神龍中所建。本名寶明寺。宋大中祥符初。改今名。相傳十三尊者遊戲之地也。廣輿記。

斷碑

邑庠生張元和同室唐氏
男張永程辭發
玉京山景樂宮修砌
神龕一座塑像
川主聖像一尊
沐手謹白
成化八年八月十二

按此碑乾隆五十五年九月。道士劉靜虛忽于地掘出。字半剝落。其可辨者。僅四十八字。存此可以知玉京山之所名。

調元玉京山訪琴道官劉虛靜。時藏劉二生先在。步履玉京山。景樂幽虛敞。山靜寂無人。但聞棋聲響。戶外有樓二。排闥直入幌。不復論主賓。脫幘同抵掌。地既曲且幽。天氣亦清朗。秋陽曝人背。茶能汗流頸。菊花翻東籬。深竹映西廠。雨肥蕉葉大。林深石芝長。香櫞何馥郁。乃知此處廣。贈我攜袖中。芬芳自天上。本鮮俗累牽。又獲同心賞。縱何住綿城。得此一日爽。回語琴道人。明日再來訪。

調元遊玉京山景樂宮。贈道官劉虛靜彈琴二首。到門琴忽止。羽扇出前軒。使謂閉雙扉。疑神爲一彈。焚香翔白鶴。度曲引青鸞。此去蓬萊近。微嫌尚作官。遶屋盡蕭竹。人間無此幽。忽聞過站馬。驚退出關牛。地好偏隣郭。仙居只變樓。知君日無事。坐對水悠悠。

東山寺巖下。有川主石龕。

玉京山。漢嘉訓導朱光庭石龕川主碑記。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玉京山道士就紋江右岸。刻龕。肖川主像祀之。工竣。請記其事。余曰。道士知川主爲何人乎。曰。秦李冰也。曰。非李冰。趙昱也。隋嘉州守。時州有蛟患。昱令民臨江鼓譟。與其七人。仗劍披髮。入水斷蛟。猝波而出。江水爲赤。蛟患遂息。開皇間。入山。踪跡之不復見。後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借一童子腰弓挾彈以遊。唐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幸蜀。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蜀亂。屢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是川主。趙昱也。非李冰也。有功德于蜀者也。道士曰。然則刻石龕肖像祀之。無乃不可乎。曰。昔蘇長公爲潮州韓昌黎廟碑文云。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有。今刻石肖川主像祀之。安知神之在石。不猶水之在地乎。道士笑而請曰。願即以是爲記。玉京山住持道人譚至正。

江南貢生周文麟東山寺詩。并序。羅江宰沈公潛。余中表昆也。延予隨羅三年。會沈公卒于官。貧未

歸。因縣尉劉公定並邑人延予授徒。留東山寺因感懷偶作城外東山一片青。無邊景色在山巔。參天老柏爲冠蓋。繞舍修篁作障屏。老衲間鐘尋古寺。遊人隔水聚涼亭。閒看山下紅塵擾。馬足車輪總未停。 同是山高共水長。眼中景物意中傷。賢侯白髮悲前路。旅客青山望故鄉。淡月微雲蕭寺外。淒風苦雨古城旁。閉門且誦離騷句。飲露餐英問彼蒼。舊縣志。

大井舖。縣東十五里。有明萬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都察院役舖兵碑。

金山舖。縣東十五里。卽古金山郡驛站。又有崇正十五年七月都察院禁役舖兵碑。

關元宿金山舖拜東嶽廟詩二首森森無患木陰稠。東嶽行祠在上頭。一夜拜香眠不得。君毋惟借佛燈油。 入夜何須秉燭遊。天街自有月光留。人聲已靜雞聲起。誰對疎燈話酒樓。

東嶽廟。縣東三十里。去金山舖一里。有明天啓七年碑。

關元夜宿東嶽廟恭迎仁和孫補山節相。准大臣年老優免當差詩四首。黃閣元勳再鎮邊。蜒蛾啾氣遍閩陲。韋皋出遣兵三路。嚴武回朝帥兩川。變理陰陽沾澤溥。節和風雨沐恩偏。老農家住金山下。望見旌旄喜欲顛。 和如湛日藹如秋。百鍊堅剛遶指柔。師道未忘存趙氏。公房師兗在義烏令時加崇信已設君恩深諱伐交州。公征交阯已破其城封賞上公旋因兵敗歸罪有司么者皆知之五銖不待黃牛復。蜀中自乾隆四十三年後錢多私鑄以至小錢盛行商民交病公奏開重鑄制錢私鑄錢其弊始絕雙殺爭看白鹿觚。如此船星如久借。九重西顧復何憂。 文武才原將相兼。運籌難得是神恬。一車兩僕清如水。萬騎千軍靜若雍。竹馬兒童瞻風拜。杖藜父老惜絲髯。就中獨有支離叟。感泣私襟淚盡沾。 歸來猶喜化鷗鳧。只把烟波自樂娛。得句每遭人敗興。清狂非是自卑污。愧非徐孺蒙分榻。豈料文翁再剖符。從此漁樵亦安堵。殘山剩水住妻孥。

羅江至雞鳴橋四十里。交綿州界。

雞鳴橋西山勢蜿蜒。古明月坡也。舊有碑記。坡下有泉。涓涓若酒。味如玉乳。山人魏鳴皋酌而甘之。修治成井。護以松竹。辛丑歲。其叔解元傚祖爲題精泉二字於石。自是精泉名始顯。綿州諸生嚴履豐有精泉賦。

嚴履豐精泉賦。伊一泓之秋水。具萬斛之源泉。拂雲根而味美。溜石罅而色鮮。鳴琴則涓涓而繞齧。激玉則皎皎而同妍。豈曰無源。非剩山於此日。是爲有本。問剖竹以何年。原夫泉也者。或則稱醴。或則稱溫。嘗著則氣尤冷冽。迨秋則色更澄清。嘉名雖由人以肇。甘漿實自天而成。維羅邑之勝地。寔蜀國之佳城。驛號金山。素練流十里之外。坡名明月。雪花迸鞍武之陰。雖非元酒太羮之美。堪比瓊漿玉液之精。則見靜鑑盈盈。流波瀰瀰。包天列五行之先。盈科爲四海之始。飲而髮爽。冰心止許伯夷。酒亦尤歎娥攤誰稱仲子。漾來竹影。青可畫眉。惹動柳陰。綠堪彈指。於是時而春也。則數點硃砂紅。郁郁蓋而映桃色也。時而夏也。則一塘翠蓋綠。英英蓋背。翻荷葉也。時而秋也。則羊羔美酒。可以山頭望月也。時而冬也。則獸炭圍爐。可以烹茶煮雪也。井而非井。固衆山之所同。而泉又滋泉。實此地之所獨。又或夕陽西匿。月影漸移。風停波定之候。微落鶩飛之時。泉聲清兮。牧笛閒閒。相上下。泉色澄兮。銀河耿耿共高

卑。蓋其一源引出百尺延流。迥異昔霖之諸。事同紅蓼之洲。惟雁賓鷗戲之弗及。故吞月懷珠而自傲。所以三漢神蛾。疑瑤池之倒挂。七襄織女。愛昆明之下浮。試問名於軒轅。覺後先原自有異。將比鮮於堯醴。豈古今適不相猶也哉。

羅江縣東北三十五里。由金山舖至白土寺五里。由白土寺至馬驄寺二十里。

馬驄寺有寺在山谷中。四時水盈。可以灌田。近日忽枯涸。士人淺之。得龍首骨中有珠。衆競覩之。忽然雷大震。珠復墜于井中。名勝志。

馬驄一作驄誤井。羅江縣東北三十里。禱雨輒應。萬曆四川總志。

正覺寺在鳳凰山馬驄井後山。明初建。比邱妙叢重修。有碑。

明高第羅江縣鳳凰山修正覺寺碑記。距羅江二十五里許。有鳳凰山者。蓋以形似得名。一名馬驄。則謂其山巔巨石背馬跡存焉爾也。山脈自安縣蜿蜒而來。四顧有情。風氣攸聚。前有土主神廟據之。鑿鑿甚著。不知昉於何代。無所於考。至我國朝。始建爲寺。曰正覺。則在其後山之阿。歷歲滋久。頹敝日甚。其中中比邱妙叢。則慨然以修理爲事。肇工於正德己卯。迄工於嘉靖癸丑。自神廟以及寺宇。前後殿。天王殿。祖師堂。齋堂。兩廊僧舍。皆易以美材。加之斧藻。靡不精麗。又粧塑諸佛。刪天神天王諸像。靡不煥然改觀。其殺皆出其力耕之餘。日積月累。相時而圖。間有鄉居善士助其不及者。則亦不辭。是故歷三十餘年而後完美。其用心亦勤且久矣。夫今之時。非如來所謂末劫耶。其教法行于中國。已非一日。而末劫之人。雖投身沙門。號爲佛氏之徒者。亦往往畔教而放恣。日營營以爲身謀。況諸凡民乎。妙叢之重其教。不私其財。而爲是不朽之圖者。可不謂難得矣乎。叢且年幾七十。貌癯而神清。宛然一大阿羅漢也。厥工既畢。叢又肆設水陸報恩諸大齋。以爲幽明之助。乃今無復爲有爲法矣。余聞叢別爲禪室。頗幽僻。于是乎從事於無爲。以求如來向上事。則法中所謂鬍鬚變修。叢當兼有之矣。其庶幾無忝于兩足尊。而茲山將不因叢而益重耶。余既爲記之。又從而勗之。夫道豈遠乎哉。古德有云。卽心是佛。是在叢用心何如耳。叢俗姓彭氏。瀘川州和鄉人。幼而師事本寺比邱晉天。晉天爲默庵入室弟子。則嘗受法于雪峯禪師者也。其詳。別有紀載。故不多及。其諸相助善士。有不可泯。則皆諸碑陰。告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八月吉旦。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前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左綿高第撰。郡人鳳岡方妙恩徒永乾協心立石。

明釋桂菴洪靜禪師藏身碑記。

師諱洪靜。字默菴。古澄棠人也。姓黃氏。母曾生師。貌古。德性寬柔。甚遊釋閫。惟喜出家。其親遂捨於邑之西禪。投禮吾祖雪峯大和尚。祝髮爲徒。名曰洪靜。具戒習禪。傳之巾瓶。八九載矣。于一夜中。焚香入室。禮而跪曰。予欲諸方雲水一回。特來請問。如何是見性成佛一着大事。祖乃見其至誠懇切。遂以從上七佛至於列祖以來。不列文字。遞相直指心源。不歷階梯。徑登佛地之旨。而印其心。叮嚀告戒。許爾諸方涵養去也。不可以少爲足。生死一着大事。直要討箇分明。方可休心歇意。子若到此田地。徑來與

你証罡師閉命矣。拜別辭之。遂杖錫不日而止於梓州。與居士志祕、志通、作成住玉壘山寶峯山。掛錫落包。隨時飲啜。數叩通法院清璵禪師。究明生死四大無常迅速。以得心法。守分甘貧。閼覺名播大方。由是前綉衣公姓盛名崇者。除授羅江知縣。下車以來。徧謁境內山川。因到馬馳。見其年代既遠。聖像儼然。窮其源流驗其跡。問其故則有仙井濬光。龍洞曉霧。古柏撐天。鳳凰撲地。故號鳳凰山正覺寺。其間則殿宇傾頹。大廟則久曠梵獻。衆皆以師薦于盛侯。即耆老涂鑑、陳權、持書請以就命。給以印信下帖。推以住持。師弟祖高。不幸幼而椿殂。惟事曾氏。八十有一。晨昏定省。孝養盡歡。盛曰。出家若子者鮮矣。所感率其同僚。暨諸掌吏利武略將軍張侯作乃父乃子。各捐己俸。導諸旗老士子張全裝賢助緣。禪師重修大廟。以展禪林。以致正殿兩廊。法堂。齋堂。三門。退居。端塑金容。圓覺諸天龍神祖師聖僧羅漢。莫不恢恢焉。晃晃焉。雖古之祇陀林。不過是也。且盛侯遵奉欽差巡撫莊。并諸三司保陞敘州府事。去後。不恔省顧。猶得張侯父子眷顧無怠。又弗寧於是。禪師後得新令尹汪侯。自到任時。仍與盛侯撫字騈新。德政相游。其奉神衛教之心。若同車轍。香名并馳。真爲民父母也。吁。太華之善。非筆舌能盡焉。禪師一日造乎荒山。從容告曰。人生實境所得。緣聚而生。緣散而逝。然性命須無生滅。而虛幻之質矣有學耶。吾茲于退居後。豫造藏身之記。非塔非塚。平實成焉。周圍方丈許。上以砌石爲臺。中豎其碑。特於禪旨□□□□□□□□恐謂性者。天生至神空靈之謂也。命者。先天至精空氣之謂也。性之造化係乎心。命之造化係乎身。是故身心者。精神之舍也。精神者。性命之本也。學者因知性命兼該。知命者不明其性。見性者不達其命。天命終時。莫知所歸。惟聖而知者。知性知命。不生不滅。終無所泥。若子思子中庸首曰天命率性。修道謂教。皆是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我而物。我眞之爲靈覺之性。照耀古今。疑爲一身之主。八識五官。每聽命焉。嗟乎。南參禪問道。老子云。抱元守一。雁道合眞。此性命之正也。以宏辨禪師言之。唐宣宗得以究明性命之端。紫袍敷天下。修埔塔。各令守護。以俟司所疑恐遇涅槃。亦爲此也。昔裴休禮黃蘗爲師。亦爲此也。今我禪師。幸得搢紳君子。衞教者衆。皆道所感然也。豫修藏身之塔已就。又以性命爲重而言也。可謂上知天命之盛衰。能順造化之消長。可使百世之後。日斯碑者。如睹景是慶雲之美。無以異也。予雖述至此。忽有客問。如何是性命無生滅處。予曰。景換年推。大不易海枯石爛月遊同。予雖不敏。姑述此以塞其請。文出桂巖之藏□書文者□□□□之永綱。皆大明成化十三年。歲舍丁酉。正月初一日庚子朔。啓盟官知縣汪顯。典史羅勝。千戶張璘。百戶李推日上。

調元遊馬馳寺記。馬馳寺在綿州北三十里。中有靈井。爲州八境之一。去余家僅十里許。髫年讀書鶴鳴寺。寺去非不十里。心久慕之。思一遊而未得。後服官三十年。時時在念。人有問者。愧無以應也。今年九月二十六日。黃葉初飛。菊花滿地。余弟鼎山謂予曰。曷不作馬馳遊乎。余欣然。使攜門人黃生。從一奚童。肩輿出門。由馮家嘴山口小徑。過雙石橋。迤邐至寺。寺在鳳凰山麓。左爲九龍山。橫雲擁翠。迴環如抱。右爲金頂山。山頂一松。如織如蓋。登山四望。氣象萬千。洵一大道場也。殿宇五層。第一爲樂樓。樓下有巨石如馬足印痕。寺所由名也。二層爲靈官樓。三層爲金剛殿。再上四層。爲關帝殿。再上即佛殿

矣。所謂十丰廟。已毀。而基猶存。兩廊十餘間。僧二三人。不免古寺平落之歎。禪房前有古桂樹。大可數十圍。蔭蔽一畝。百餘年物也。西廊下有紫薇樹。根幹奇古。如攫如拏。皮脫而肉現。搔之則動。所謂怕癢樹也。東爲有樹一株。如盤大。葉似枇杷而長可尺。葉背叢于顛。皮似白楊。異之。僧曰。此水冬瓜樹也。六月開花。八九月結子成穗。然究不知何木也。殿前石臺下有碑。爲明嘉靖三十二年。左綿尚簡。爲比邱妙叢撰正覺寺修理記。又由外垣折而之殿後。爲明釋桂菴爲其師默撰藏身碑記。四方碑石。碑高一丈。寬四尺。所謂搖亭碑勵者。今已圮。兩碑皆爲荊棘所縛。而字尚明顯。爰命予弟與門生錄之。顧所謂靈井獨不見。僧曰。井在山下方家塝。去此尚一里。盍往觀乎。遂命從人肩輿覓路。至則井在野田中。有兩婦方摝井水盥。旁有兩没瓶。曰此必是矣。問之果然。其井面有盤石板。方其外而圓其口。縱橫八尺。有圓石井蓋。仰臥于地。寬廣亦如之。問之老民。曰此井向有浴光。如佛背光。然每風和日朗。井中緑氣或上。則爛熳爲雲兩。旱禱輒應。故啓閉必以時。不知何年。爲浴衣者所穢。遂不復光。今不靈矣。故不復閉。然塌中民藉其泉以溉田。可灌二百餘畝。則仍食井之報也。然不敢浴。浴則病。故皆尊之。曰聖井云。余聞而益異之。觀其深不過數尺。而泉流泯泯。晝夜不舍。遂至澤及百家。此而不靈。更何爲靈乎。佛光之照。若有若無。何益民生。則固不以此而易彼也。使天而雨珠。飢者不可以爲食。又何必詫能珠出背。常處復壁之奇奇怪怪哉。老人與余弟皆以爲然。故記之。

由馬馳寺西至風神廟十里。東至楊家菴十里。

羅江縣志卷四

南鄉

羅江衙門。至南塔五里。

天台山在縣南。山似吳之天台。折脚之水出焉。太平寰宇記。

王嘉會補修天台山記。堪輿家動言形勢。予嘗屏之而弗信。謂其說近於誕。不可盡誘之以廢人事也。然而崧生嶽降。自古誌之。蓋山川鍾淑之氣。其間蜿蜒磅礴而不可解者。不鍾於物。則鍾於人。故必有魁梧奇偉之士焉。此乃理勢之自然。不足深怪。今必從而悉屏之以爲不可信。勿乃矯枉過正耶。羅邑地雖蕞爾。有明三百年間。頗稱才藪。若高節、陳良翰、金深、吳瑛、翟後先繼美。彪炳一時。可謂盛哉。迨我聖朝雅化重熙累洽。百年于茲。宜乎士之乘時振興。蜚聲藝苑者。所在多有。而羅邑人士。往往以青衿終老。自順治庚子科後。八十餘年。登賢書者指首一屈。又何衰也。此豈昔之易而今之難歟。抑或廢興有由。而所謂形勢之說多缺略而未講歟。庚申仲□。予將備命。來蒞茲土。爰於課士之餘。問厥所由。邑人士告予曰。城南里許。有山名天台。北望雲蓋。西臨大龍。蓋一邑形勢之所在也。舊有文筆峯。遭兵燹後。傾圮者久矣。雖之頹頓不振。或職此之咎歟。予聞是說而信之。乃率邑人醵金補其巔。三閱月而工竣。孤梯出雲。歸然屹立。向之所謂文筆峯者。宛然如繪。將自茲以往。人文蔚起。甲第連鑣。幸是邑者與

有榮施。伐石記事之請。予雖不文。亦烏能辭。然猶有說。孔子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茲山崩頹剝落。不知經幾歲月。而一旦慨然有志修之。不數月而告成。此平地爲山之明效大驗也。使邑人士以此爲山之志。轉而爲學。窮經稽古。蔚爲國家有用之才。夫安知由小成以底大成。不有較勝是山者乎。予旣喜其能修是山。而又懼其狃於形勢。遂因之以廢人事也。故並著其說。以爲邑人士勗焉。乾隆五年庚申。舊縣志。

文筆峯南塔。乾隆十八年知縣瀋陽孫志祖建。

知縣孫志祖重修南塔記。嘗讀詩。至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人之傑。地之靈也。然人因地傑。而地之靈尤必藉人工之培修而始顯。乙丑冬。銓補茲邑。聞之竊私心自喜曰。予得覩文光矣。羅邑夙稱文藪。元宋以來。弗深考。有明前代。人文蔚起。甲第聯鑣。蓋煌煌乎盛地也。迨抵任後。調册按詳。科第寥寥不數覯。是豈今人之不古若耶。抑兵燹之餘。未嫻誦讀。遂至微缺若斯耶。予竊疑之。公餘偕紳士父老詢其故。僉曰。城南外里許有天台山。不知起自何時。相傳上有南塔。塔爲通邑文風所關。國初以來。傾圮如平地。由是歷八九十年委頓不振。辛酉。前任王公宰是邦。率邑人建之。二水環流。一峯聳峙。是歲化補李君鄉會聯捷。而是科郭大有亦副應鶚。自此之後。未及一歲。圮壞如舊。迄今十年。諸生落落不偶。任與前等。夫塔立而興也勃焉。塔廢而頹也忽焉。邑士之興頹。其迨操券於茲山歟。抑成敗興廢。天實主之。非一塔之微。能握造化之權歟。但稽之往古。東淵西漢。元公不惟相宅之勞。而紫陽朱子。亦往往兼稱地理。則斯言也。亦未可厚非也。夫學問之道。如山然。其進其止。皆在於吾。諸生誠能深九仞之懷。切切磋之懼。積小高大。層累以幾於有成。亦若茲塔之高聳出雲。崢嶸倚漢。而突然塵埃之表。縱不克騰驤道路。已足增光士林矣。矧實至者名自歸耶。然則謂斯塔爲邑之文峯也可。並爲諸生之師保也。亦無不可。緣是記其事之始。予之惓惓予諸人士者。以詩諸石。

廣漢諸生張憓豫。偕玉京山道官劉虛靜遊南塔詩二首。官路高於樹。孤城小似拳。大江流碧海。一塔指青天。山密幽禽避。雲深古佛眠。夕陽微不散。化作滿江烟。　綠岫烟霞古。丹房草木幽。花間迷白鹿。松下臥青牛。塔勢飛南嶽。鐘聲動北樓。羽衣無俗事。吟嘯自悠悠。

接二詩歲誤入玉京山。其實遊南塔作也。應移于此。

南塔。文昌宮碑記。邑令孫志祖建。

又志祖文昌宮碑記云。文昌之廟祀於今也。凡縣皆然矣。而我羅獨缺。予抵任有志建之。而未暇。壬申秋。修南塔成。偕諸同人並邑紳士父老登高望之。見山麓坳有遺址。岿然而高。士人曰。此古廟基也。俗呼南寺。明季毀於寇。遂成荒蕪。予用是慨然曰。此其文昌之宮也哉。爰倡捐募化。卽其地構廟三楹。中塑帝君聖像。或者曰。茲非七曲山文昌之宮也。得毋以帝君文明之主也。塔所以培文峯者也。其事有更相表裏者歟。然使予僅以掌桂籍主祿位而建此也。不幾啓後人徼倖之心哉。考文昌先越雋人。因報母讐。徙居梓潼。秦代而後。歷著靈異。是帝君固一代孝子也。又秦惠王遺蜀王美女。遣五丁迎之。帝

君諫弗納。怒逐之。是帝君又一代忠臣也。邑人士登斯山。望斯塔。瞻禮斯廟。觀感興起焉。不徒沽沽舉子業。將求忠于孝。移孝作忠。後之過斯地者。咸嘖嘖稱羨曰。此某忠某孝故里也。不必登科登甲。已大增士林光。足爲吾黨榮矣。況忠孝上格昔穹。寧有忠孝神而不鑒忠孝人者哉。又何必竊竊然以七曲疑也。予于是爰筆而記之。乾隆十八年孟夏月吉日。

墨香泉八分詩刻。

墨香泉詩

泉源混混自天成最喜長年徹底清時有文人將操浣詎無詩客引觴幷芷香日暖滿芳徑樹色春深腴古亭憶昔羲之若聞此也須醮筆草黃庭

萬曆壬寅仲冬楚江夏處桂程宗道題

䖍元墨香泉并序云。墨香泉在羅江南塔天台山下。向聞玉京山道人劉虛靜爲余言。欲遊未果。今年正月十九。至東山。邀虛靜同遊。乃過芙蓉溪。披荊剪棘。沿江而上。有石曰釣魚磯。亭廢。倘餘柱眼。折而東。上有巨石。鐫上天梯三字。爲邑人蘇字姚大護書。無年月。稍偏。又有石書山高水長四字。失名姓。再上。卽觀音堂。今爲邱氏祠堂。翠竹青松。與怪石相間。旁石楷書釣鰲亭三字。石供橫臥。刻鱗蛇魚龍之形。其有泉涓涓流注。廣三尺許。纔如牛跡涔。而水黝黑。終年不竭。虛靜指曰。此卽所云泉也。上有隸書三大字曰墨香泉。並題詩云。泉源混混自天成。最喜長年徹底清。時有文人將操浣。詎無詩客引觴幷。芷香日暖滿芳徑。樹色春深腴古亭。憶昔羲之若聞此。也須醮筆草黃庭。萬曆壬寅仲冬楚江夏處桂程宗道題。此碑向爲州志所不載。余因採入梓里舊聞。並紀以詩云。我生好遠遊。最近返不曉。聞道南山下。有泉出林表。厥名爲墨香。未到已傾倒。朝來同羽衣。訪此小瑤島。細逕如羊腸。曲磴隨飛鳥。伊誰釣魚磯。投綸餌陽鱎。至今餘柱礎。亭廢已難考。遂登上天梯。便覺衆山小。何年觀音堂。邱祠已改造。翠竹夾青松。小棘扶大棗。亂堆石亦奇。刻劃工頗巧。造鑿釣鰲臺。颯沓鱗蛇擾。忽聞琮琤聲。俯見流瑤漱。借問誰著書。道下洗墨上下有黑蛟沉。上有盤龍繞。欲飲愁心黑。成文試手攪。黯黮陰氣多。淘泥阿膠少。硯榻。得非烏玉玦。又爲唐生詩。不然松滋侯。骨於此浴澡。復疑元香守。廿獨從人噂。懭恍不能明。誰復探幽渺。細觀泐石人。爲明程宗道。詩固庾信清。隸亦李斯好。生爲羅江人。不識羅江寶。急付小胥臟。留作縣乘稿。

羅江西南有龍池山。文獻通考。

龍池山在縣東南三里。山上有池。池上有伏石。如龍蟠。太平寰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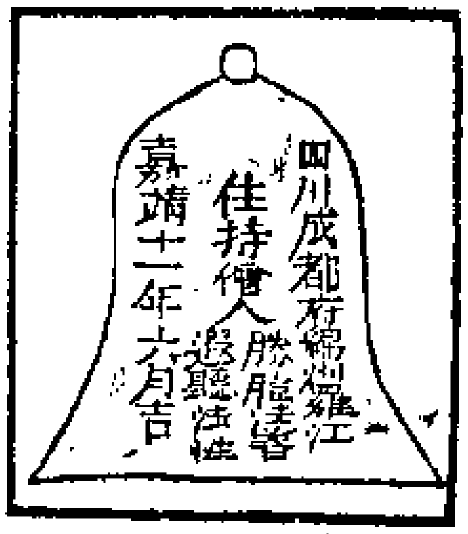
又十五里有羅漢寺。

有寶峯菴斷碑。明崇禎五年立。

按寶峯菴。卽今余家菴也。今毀。存此十篆字。可以查全碑。

明鐘

慧覺寺



按明鐘可知建慧覺寺之由來。

南至瀲子口三十五里。交中江縣界。

黃水河過羅江東門河。八里。往南。係山溪水。

五郎溝至金山鋪側石橋八堠。至鄧家嶺二里。

三倒拐。雒綿交界。約一里卽濫泥溝。鼎元、駿元、兩翰林父墓在焉。有墓誌銘。

誥封文林郎李公香如墓誌銘。

九十六冊
140

化梓字香如，號溁溪，羅江人。祖美實生英華，英華生化楠、化梗。三郎君也。生而沉毅，好讀書，受知督學萬克明先生，爲上庠。屢應鄉試，屢不售，自知不投時好，乃發力于古之數子，必于擇師之論，遽遇必負笈隨後，從旁督見師講不合，卽攜子去，人稱善教子。生平喜行善事，愈困，行善益力，稍有餘，則以周鄉里之貧乏者。常述程子語語人曰，一介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若必有餘而後濟人，則終身無濟人之日矣。以故鄉里緩急來告，無不竭力應。間有立券者，屆期無償，以情恕，輒爲焚券。然性嚴介，寡言笑，見人作非禮，卽面斥，爲人排難解紛，無阿私。有構訟者，得府君數語，曲直立判，遂能訟。後以日用不支，棄農學估，共事三人，君尊掌出入，或有語君曰，筆下多一撇，便足致富。君曰，冥冥中何可欺耶。卒無毫釐私。歷半載，獲利千餘金，歸成都，聞故人子楊四知者以負官項繫獄，杖病殆死，君解囊代償之，出之獄，故估亦無獲。嘗慨然曰，人生功名，必由積累，吾顯忠以傳家，嘗如山然，愈高愈積，自問無虧心事，既不得功名于身，將必得之吾子。既而長子鼎元、次子駿元，相繼成進士，入翰林，勅封如其官。三子本元亦中鄉試，人皆歸爲行善之報云。性孝友，事親每食必嘗，長兄卽順天北路同知府石亭公。師事尤謹，獨次兄其勝未得一官，爲鼎貤封，以成全美。五十年，恭逢國舉，君年合例，奉旨入千叟宴，與宴于乾清宮，欽賞御製千叟宴詩一章，壽杖、朝珠、如意、紬緞、洋盤、螺甸瓷、鈎、皮盤各一，貂皮、紗緞各二。有恭紀聖恩詩，蒙恩刻入千叟宴詩集。宴畢，又恭和御製元韻詩曰，春王正月正春妍，法祖重開戢瑞筵，萬穀無疆欣獻日，一人有慶遇斯年，瓊宵玉液沾恩渥，海錯山珍荷賞延。獨有微臣歌既醉，府擱賡聲作詩屑，卽日又恭繪御賜諸珍，圖各紀以詩，合刻成集，眞異數也。卒年享壽六十一，爲進士及第、經筵講官、誥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管禮部事務、南書房、尚書房行走、軍機大臣、韓城通家弟王杰頓首拜撰。

羅江縣志卷五

西鄉

西寺。城西一里。有憩亭。

王嘉會憩亭記。羅雖蕞爾邑，而介在隴蜀，爲往來孔道，冠蓋相望，歲無虛日。以故官斯土者，迎送之事最劇。郭外半里許，西寺下舊有屋三楹，不幸爲風雨所破壞，予乃偕廣文廖君、駐防駱君、縣尉劉君，重葺之。凡有迎送，輒止其中，而題其額曰憩亭。嗚呼，豈謂予與諸君子馬蹄遂遂，至此暫憩云爾哉。凡吾邑之出者入者，四方之往者來者，以及負載奔走，困頓飢渴，思息肩而駐足者，皆可憩也。是則予名亭之志也夫。乾隆壬戌仲夏。

獅子橋。縣西一里。舊縣志。

萬安驛。在羅江縣西。舊經云，唐明皇幸蜀至此，聞驛名，嘆曰，一安尚不可，況萬安乎。移宿眞明寺。舊驛碑所載如此。方輿勝覽。

昔有碑書一安且不可之句，云是玄宗親筆。今亦毀蝕。輿圖經。

宋張續萬安驛詩。勁兵重作付胡奴，驅雀毆魚計自疎。地入萬安知幾許，卻憐此地始回車。全蜀藝文志。

按續字季長，蜀唐安人，隆興元年進士，官大理少卿。

七里橋。縣西七里，下卽芙蓉溪。舊縣志。

白馬山。郡國志云，昔漢高帝乘白馬過此，遂有祠。太平寰宇記。

按白馬山今爲白馬關，考漢魏地理志以下至元和郡縣志以上諸書，俱不載白馬之名，始見于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據引郡國志，則漢高乘白馬過此遂有祠，是白馬乃漢高遺跡也。今俗傳昭烈與龐士元換白馬，中流矢，乃出自小說三國演義，因高帝白馬而附會其說，不可據也。

白馬關。在縣西南十里，與鹿頭關相對。太平寰宇記。

白馬關山至險峻，有小徑，僅容車馬，三國時營壘也。其下爲落鳳坡，鳳雛先生龐士元侍昭烈于此，卒于流矢下，其葬在鹿頭關桃花溪東岸。葬時，人見白馬逸出。讀史方輿紀要。

漢龐靖侯統士元之墓。

漢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采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方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勢，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猝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

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鎭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三國志。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江表傳。

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九州春秋。

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綿竹移雒縣城，築闕門，云其地不干，乃出孫惟據之。建安十八年，劉先主自涪攻圍，且一年，軍師龐統中流矢死，先主痛惜，言則流涕。廣漢太守南陽張存曰：統雖可惜，違大雅之體。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非仁者乎？卽免存官。華陽國志。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十九年夏四月，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通鑑綱目。

按綱目質實註：雒城卽雒縣，明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東漢爲益州刺史治所，晉爲新都地。宋、齊、梁、爲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據此則雒城卽國朝之漢州也，舊縣治以雒江爲雒城，誤矣。乾隆二十八年，邑令楊周冕築城于北寺下，古阜封之爲張任墓，更于湔水交流處立橋，名金雁橋，遂作碑記，予爲辨明雒城實漢州，非邑，遂疑蓋羅江在漢時乃涪縣地。劉甲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城，卽今綿州也。若使雒城爲羅江，則朱子綱目於建安十七年冬十二月大書曰劉備進據涪城，不應又于十八年夏五月復書曰進圍雒城矣。白馬關三國時營壘，去雒城七十里，安知非攻雒城時中流矢卒而葬于此乎？落鳳坡之名，想亦後人因鳳雛死于此而名之，未必當時有此坡名也。果令有之，何以唐元和郡縣志及宋九域志、地輿廣記、寰宇記、方輿勝覽、明一統志，皆不載其名。國初顧氏讀史方輿紀要白馬關一條下，始載其名，蓋自近時人有立落鳳坡三字石于道旁者，顧氏因採之。逮葬時祠中有白馬逸出之言，俱未深信也。

鹿頭山。有鹿頭關，古老云，昔有張鹿頭于此置關，因以爲名。太平寰宇記。

鹿頭關。唐高崇文擒劉闢于此。方輿勝覽。

鹿頭關。在成都府漢州德陽縣北三十里，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東西兩川之要道也。唐建中四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作亂，入成都，鹿頭城將叱千遂討平之。元和元年，劉闢以西川叛，詔高崇文討

之.關據鹿頭關.連八柵.屯兵拒守.崇文擊敗之.關又設柵於關東萬勝堆.（城禪之萬勝山）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下.戰關城.八戰皆捷.大將阿跌光顏引兵深入.軍于鹿頭關西.斷關糧道.于是鹿頭綿江諸將皆降.遂趨成都.中和元年.黃巢亂.關中.帝自興元幸蜀.西川節度使陳敬瑄迎謁于鹿頭關.四年.楊師立以東川叛.高仁厚自西川進討.屯德陽.師立遣將鄭君雄據鹿頭關拒之.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因立十二寨圍之.既而悉衆陳于鹿頭關城下.君雄出戰.敗.遂棄關走.仁厚進圍梓州.光啓三年.王建自閬州爲田令孜之召.詣西川.陳敬瑄復拒之.建怒.破鹿頭關.敗西川兵于綿竹.拔漢州.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九月.遣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前鋒至綿州.綿江浮梁爲蜀人所斷.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遂乘馬浮渡.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蜀人迎降.蓋自關以西.道皆坦平.故西川恆特此爲巨防也.（讀史方輿紀要）

羅江舊縣南落鳳坡.有漢龐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逆獻之亂.其部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日.王屏藩亂蜀.祠復燬.今惟一石獲現尚存.（離蜀餘聞）

孫可望與李定國.皆張獻忠義子.冒張姓.號東府西府.後獻忠敗死.俱走入滇.戰敗乃降.封可望義王.世襲.賜第長安門外.可望死.其子徵淇襲封.康熙十二年降封慕義公.蜀綿州鹿頭關龐士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僞衛.柱國太師兵部尚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池北偶談）

唐杜甫鹿頭山.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閒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杜詩）

鄭谷蜀中馬頭春向鹿頭關.遠樹平蕪一望間.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江樓客恨黃梅後.村落人歌紫芋間.堤月橋燈好時景.漢庭無事不征蠻.（雲臺編）

宋趙抃過左綿偶成.東西再守二年間.從蜀何須問險艱.入覲已逢龍尾道.出遊還過鹿頭關.與民共約三春樂.顧我都忘兩鬢斑.歲滿乞骸何處好.仙棋一局爛柯山.（清獻集）

宋陸游鹿頭關過龐士元墓.士元死千載.淒惻過遺祠.海內常難合.天心豈易知.英雄千古恨.父老歲時思.苔蘚無情極.秋來滿斷碑.（劍南集）

張漢.鹿頭關龐士元祠.尋訪當年龍鳳姿.兩公伯仲合同祠.伏龍未起三分定.落鳳前占一死奇.蜀魄有聲悲杜宇.楚魂無地赴湘纍.風雲不了英雄事.腸斷空山暮雨時.

周文驊龐靖侯祠.王路馳驅謁靖侯.巍峩廟貌屹千秋.臥龍早解三分定.雛鳳還爭一計優.壘壘青山祠外曉.森森翠柏墓前幽.南州冠冕人何在.坡上猶餘浩氣浮.（舊縣志）

李化楠謁靖侯祠.夾道陰森漢代松.靖侯祠墓白雲封.三分已奪曹瞞氣.中計能邀漢主從.不改蒼山長鬱鬱.徒留碧血恨重重.漫言落鳳魂孤寂.明月相隨有臥龍.

謝元鹿頭關謁龐靖侯墓祠內並祀武詩.江鎖雙龍合.關雄五馬侯.益州如肺腑.此地小咽喉.事急爭

難口.時平失鹿頭.至今松柏塚.風雨不勝愁.　誰言此州小.曾有鳳雛來.首獻三條計.消非百里才.生無慙驥足.死合道龍陪.一自星飛後.千山潤水哀.

棲鳳亭.乾隆五年知縣李德淵建.周文驊記.

羅江縣南十五里.有羅璝山.（元和郡縣志）

綿州羅江縣羅璝山.有羅璝洞.昔羅眞人名瓊.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瘵.禱之.靡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烟.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附稱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迨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低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迺遡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鄭崇讓、等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齎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健步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翌日.與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崟.魂悚汗濫.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穢汙之跡.（茅亭客話）

明石鼓墩.

羅眞觀石鼓.高二尺.周圍一尺.腹徑二尺.式如鼓.四面鐫蟠龍文.中刻七字.大明正統元年造.蓋僧家坐墩也.

大崔山蓬萊坊.

明丁宇耀蓬萊坊修道記.羅江縣良宰蔡公文舉.原係湖廣黃岡縣人.同本山王庠貫、郭朝良、郭鳳.因祈雨見道不平.發心修補山門.至蓬萊坊道路七十五丈.善果旣隆.立碑爲記.以爲引道接口之階邑庠生丁宇耀題.天啓四年孟秋月吉旦.

大崔山有羅眞宮.宋何彥眞有記.山巔有丈餘磐石.耕者每宿其上.輒夢云接引佛上可宿耶.驚以告寺僧.掘其下.果得像.若天成.不事雕琢.（名勝志）

羅江大崔山下有祠.司命君之府也.中有神靈瓜.食之心通至玄.（黃庭經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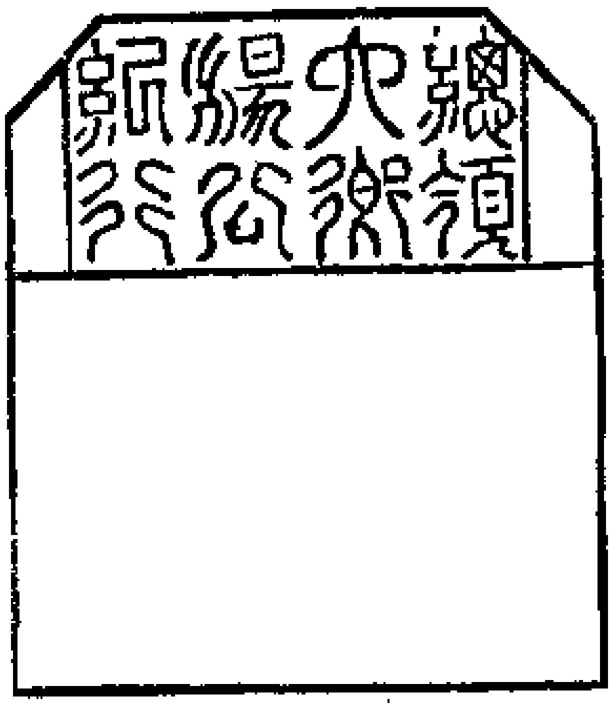
羅江縣釋僧恐者,居雹山,構立茆屋,上有石池如盂,深可六尺,常出清泉。劉敬叔異苑。

僧恐,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雹山,構立茅屋,孤在池(一作潭)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師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師將舉錫撥之,恐其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也。

太平興國年,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五色。知州仲士衡緣迹至洞口,聞雞犬聲。湘山野錄。

文釋書龍洞仙蹤,壁刻云:太白山道人李洞賓,齎內庫孔香二十斤,詣鹽山相度仙洞焚燒,初抵劍門,遇老人之告,謝次離巴岸,逢孤鶴以來迎,及居洞中,睹雙蠶之出入,已臻巴岸,見玉轄之蹤,由又傾音樂護清,羅鈸疏越,若非吾道神變,其孰能與于斯乎。勒於洞門,以為他年會晤張本。輿地碑目。

總領六卿湯公紀行斷碑。



右湯公斷碑,祇有上半截,在觀音殿後,僧覆其背,用作砌石。余命僕人洗拭,得篆文八字,碑工楷,但文多難解,湯公俟掘出砌石再考。

明涇陽令吳白崖墓,在大雹山頂,旁有張素挽詩碑,又一碑為吳仰山墓。明翰林院編修劉宇亮題。

明張素挽涇陽令吳白崖詩:楚望家聲舊,賀叢慶澤延,百年敦積善,間世特生賢,淵角人爭羨,周才地

所遷。擬誼宜左右,素風慣周旋。輪翮輕千里,詞鋒動四筵。好修金作礪,烟介石維堅。雅度觀昭曠,懿章通太玄。禰衡僉曰帝,韓爽獨稱妍。鑑賞無前達,源流溯昔傳。積經登抑餘,強學絕京編。但使安弦巧,何妨坐榻穿。尾龍方入夢,鵾鵬逐沖天。合浦珠光耀,豐城劍氣連。允諧歸楷頌,未了榜花緣。德驥鳴吳坂,靈蛇兆蜀阡。明蛸三五缺,美玉始終全。能子徵鹽茲,為郎戒飲泉。趙張孳逸傲,元𦔍合隨肩。婷節凌西華,和風滿北堤。深仁漸偃鼠,薄罰示蒲鞭。黔首欣成貨,青衿豫采甄。逃亡爭復業,游惰亦于田。竹閣疎簾靜,花村吠犬眠。雉馴三異見,虎渡一誠虔。篤信推陳寔,榮施畏黃宣。效忠依日月,利用得坤乾。淳化歌來暮,涇陽喜作先。峻階臨午步,逆豎苦相煎。解組鳴飛鶴,遺榮等脫蟬。和如剛謝病,康直退遊仙。賀傳臨單闕,卒尼悟寂禪。昔香高節在,政績口碑傳。錦水同文藻,眉山晃夜然。友朋悲宿草,林麓怨啼鵑。列宿沈滄海,佳城鎖夕煙。無憂端可喜,有後足光前。主鬯恢三葉,登瀛裕四銓。牛刀盤錯試,鑑語寵恩偏。茂典榮長世,英雄歷九淵。朱絲恒奕奕,瓊轂亘綿綿。嘉靖春二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廣西布政司參政安寧碧泉張素謹題。男知州吳士達偕弟士進、士選立,塔生員可懋書。

羅江縣南十八里至廣濟橋。交德陽縣界。

羅江縣西北三十里,由鹿頭關西至換馬溝十里,即換白馬之訛,而並訛為王莽溝也。再十里下至略坪古村鎮也,有場南交德陽、綿陽江界。

火神廟旁有牛王廟新建樂樓碑記。

調元略平牛王廟樂樓碑記。牛王者何也?農耕田必用牛,牛於農有功,故神之為王,而共祀之也。樂樓者何也?每歲祀牛王,必演劇,劇必有樓,所以悅神而共樂之也。牛王廟不知始于何時,惟列異傳載秦文公立怒特祠,應徵於此。今諸廟多塑像如觀音,而以牛為坐騎,稱之為牛王菩薩,不知何故。考清異錄,陽翟莊合有田老者,謂牛為黃毛菩薩。大抵皆農人以牛為命,故尊之曰王,而親之曰菩薩也。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蓋穀者民之命,牛植穀,王法禁殺,故本朝世祖章皇帝首重殺牛之戒,而各處地方有司,並嚴湯鍋之禁,蓋為此也。夫戒殺牛,非細事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為是心足王,使今人而盡推此心,則君即堯舜也,臣即皐、夔、稷、契也。不忍於牛,即不忍于人矣,故曰足王也。今之祀牛王而並建樂樓者,豈非不忍之心所感,而並思悅牛神以求保衆牛哉。考大玉匣記,牛王神誕本在七月二十五日,今以十月初一為祭日者,蓋七月農方收穫,故相沿改期,以便民也。略平牛王廟本無樂樓,今之樂樓,乃嘉慶三年十月某日衆士民捐貲所創立,例刻名於碑陰,而總其事者,羅泰山也。

又十里西至黑泥寺,山下有泉,溉山田數十畝。

羅江縣志卷六

北鄉上

翠望亭。在城北一里。唐元宗入蜀。縣令造亭於此祇候。人呼為接王亭。遺址尚存。名勝志

宋陸游羅江縣翠望亭詠宋景文公詩。揆馬征塵拂不開。高亭欹帽一徘徊。蜀山地暖稀逢雪。閏歲春遲未見梅。陂水近人無鷺下。烟林藏寺有鐘來。宋公出牧曾題壁。錦段雖殘試剪裁。劍南集

按翠望接王志言遺址尚存。今俱無考。只有朝天寺為國朝所建。或其故基歟。朝天亦接王意也。

又二里。有企僊亭。乃車岩上昇處。宋師堯俞作記。名勝志

按萬厯總志。二里有三清觀。今亦無考。或企僊也。

北寺。縣北四里許。即古潺亭廟也。建於明末。今梁上有大明崇正十三年歲次庚辰三月初一日甲申吉旦捐貲功德主國學監生邑人余履鼎建。三十五字尚存。

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水經注

晉於梓潼水尾商安故城。置萬安縣。李雄之亂。移就潺亭。太平寰宇記

唐開元二十四年。立潺亭碑。文字磨滅。尚有潺亭二字。碑陰有宋邑令太常博士宋嘉彥書。蜀圖經

宋嘉彥重修潺亭廟碑記。嘉祐三年。予始涖邑事。明年。訪古跡。而潺亭廟有遺址存焉。東南百步。有碑

仆於民田中。其潺亭二字。亦不復睹矣。稽其址。歷數百年。廟與碑俱廢。是神之祀於民者。不亦闕乎。且侯因宜之美材而復廟貌之。未幾。里民請白慫之。次年廟成。秋大旱。旦禱而夕雨。自是潺之民益盛其神。相與輓碣立之祠下。時嘉祐五年也。名勝志

本朝王士禎羅江縣。故縣也。今省入德陽。城北有潺水潺亭。前旌已拂鹿頭關。風雨勾留不肯閑。何處行人最愁絕。潺亭亭下水潺潺。

去潺亭五里。官堰山。古名雲蓋山。山崖石刻行書雲蓋仙峯四字。甚遒勁。舊縣志

唐令白大信。縣北五里有芒岡堰。引射水溉田入城。永徽五年令白大信置。唐書地理志。永徽高宗年號

韋德羅江令。縣北十四里有楊村堰。堰引折脚水溉田。貞元二十一年令韋德築。同上

志云。今縣境有芒江、泉水、玉女、馬山、過龍、乾河堰。讀史方輿紀要

溫水河。俗名冷水河。自西北由安縣河壩場泥江鎮分派。由羅江野人山入境。離城三十五里。由石皮灘又過石坎。至獅子院。東流同乾河與溫水河合流。作三堰。至北寺前。與潺江合流。波流瀠洄如羅紋。故名羅江。由東門外轉南二里。合芙蓉溪水。合流至三輛車。又十五里至斜灘河。又十里至潰子口。出口至中江縣下流。

乾河。城西北三十五里。亦自安縣發源。由彰明旱壩。又至安縣觀音壩。入羅江境。離城三十里。過石坎灘闌堆壩田。至獅子院。與溫水合流。同歸羅江。至潰子口入中江芒江堰。即乾河水也。

綿陽河。縣西北四十里。自茂州牛心山發源。經天池大壩。至綿竹縣東北綿陽口。分數派。西一支灌綿竹十餘堰。東一支由河壩場南流入羅江境。為乾河。又中分一派。經野人山。西分一支。灌德陽柳梢堰。其綿陽河正流。既彰明穿山堰。又灌羅江玉女堰。出紅岩山口。灌略坪村田。又為紅岩天池二堰。又東入羅境。為後壩堰。又灌德陽芽包堰。又灌羅江麻山堰。南由德陽境下流。舊縣志

按綿陽江。即蜀都賦所謂浸以綿洛也。蜀地名綿。皆因之。有誤作沔陽。非也。沔在漢中。

黑水。在羅江西北。自安縣南流入境。下流會於漢州之綿水。五代時。蜀攻破西川兵於黑水。遂克漢州是也。讀史方輿紀要

按古今地輿諸書。惟本朝顧氏讀史方輿紀要。最為荒謬無徵。如引黑水在羅江西北。自安縣南流入下流會於漢州之綿水。而以五代時蜀攻破西川兵事為證。不知綿水與雒水並趨而下。合為沱水。即巴水也。何曾回到漢州。再往下流。又不知漢州何處飛來黑水。此非大謬乎。夫禹貢所謂華陽黑水惟梁州。所包甚大。以在華山之陽。華山屬雍州。古者封域合梁於雍是也。黑水出滇臘潘州界。今屬夷地。是為岷江之始。水自汶山下過。猶河水之過崑崙也。又一派入滇。而出金沙江。流入馬湖江。與汶水合。今之敘瀘界。瀘即黑也。諸葛亮所云五月渡瀘。即此也。所謂四川者。即岷、瀘、雒、巴四水也。岷水自綿州而下。瀘水自雅州而下。雒水自漢州而下。巴水自重慶而下。是黑水與四水久已各入四支。趨入于海矣。安得在羅江小邑之間。尚徘徊來往穿插哉。顧氏又引疊溪營城西北有黑水。

郎古賢水。源出梁州。生番東。亦南由茂至安入羅。蓋見水黑。郎稱黑水。皆黑水之小者也。水黑約有四。一、漢志符縣有水出雒爲南廣縣符關山。北入江。此符縣黑水也。又、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此南鄭黑水也。三、黑水出充中。南通典扶州尚安縣。有黑水。此尚安黑水也。四、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元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石皆黑。此崇慶黑水也。皆非梁州黑水。行水金鑑。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從夾地分流。千古卓識。而顧氏區區指其一爲梁州黑水。誤矣。

平池寺。縣北十二里。雍正年比丘盛果修。前有平池。今湮。乾隆年間如秀重修。（如秀[illegible]人。曾同叙化撲制衙拜陀。）

雲龍寺。縣北十五里。元張無知娰。明釋智寧重修。有碑。

明吳士遷重修雲龍寺碑記。按羅志北十里許。有雲龍寺。山象聳翠。雲蔚龍蟠。羅之第一福林也。先是至元庚午。敬菴張公無知自龍山來。錸性於此。迺建觀音殿。凡三楹。其徒德進復宏厥制。世鉢相傳。迄明嘉靖。則二百有餘歲也。歲久殿宇漸次頹敝。觀風者多惜焉。羅僧智寧者。姓劉氏。甫八歲。性恬靜。厭囂塵。杖錫遊雲龍者幾六十載。勵行精苦。眞能絕俗。士大夫咸奇之。且積錢穀若干。私是發性篤力。一日謂磐溪子曰。異哉。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寺。吾之禪家也。敬菴始之。德進述焉。而吾坐待其敝。於二師有餘愧也。縱師不咎予。將不爲山靈愧乎。而況吾之所積者。將何用也。遂捐所積。鳩工取材。斷礪甓石。今年、三教殿成。明年、祖師殿成。又明年、天王殿、觀音殿、禪堂成。復建僧舍二三十所。迺裝塑天王、迦伽藍、達摩祖師。舖者以飭。敝者以修。圮者以興。肇自嘉靖癸未。迄今己亥告成。制度宏遠。煥然改觀焉。而寧則不自以爲功也。羅士大夫往來之。因請記於磐溪子。磐溪子曰。夫寺、僧之本也。夫財、人之心也。

方今逐財以自侈者環天下。孰肯捐所愛以遺人哉。自非吾儒之灼見道體者。鮮克有此。今寧以愚者流。而能如是。其殆悶名而名儒行者耶。豈天欲斯寺復見雲龍之盛。乃假寧以重修之耶。毋亦敬菴禪蛻。以顯其異。而後生寧以濟厥美也。況寧安閑厚慈。淡寂禪林。入定法華。趺坐松月。朝夕乎六祖之論。三觀之理。固不但事師以禮。事親以孝爾也。觀彼之怪誕慢䖍以惑世者。其賢不肖何如耶。謹拓諸石。以志重修之意。抑以表上人之功當垂於不朽也。是爲記。嘉靖十八年歲在己亥。季春之吉。磐溪山人吳士遷子安撰。奉政大夫知潤廣茶陵州事前己卯鄉進士邑人吳士達篆。蜀府典膳所典膳邑人吳士造書。

雲龍山扁擔灣。李有亭公祖瑩在焉。有李氏宗祠。右有美實公神道碑。左有英華公神道碑。

李化楠（[illegible]）祠堂記。古者立祠堂爲四龕。以奉四代神主。高祖、曾祖、祖、父也。始祖之祭。始自程子。雖朱子有似僭之疑。然世遠而派別。不有始祖一祭。無以收族。是亦禮以義起之一端也。況所謂始祖者。以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者爲之。非必厥初生民之祖也。隨分致祭。何僭之有。吾家上世不可知。論遷居此地及初有封爵之義。則當以美實公爲始祖。而厚公不與焉。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美實公則吾先世之別子也。是爲始祖。而美實公之長子。世世以長繼別。是爲大宗。美實公之衆子。則各以其長繼已。是爲小宗。始祖百世不祧。小宗親盡則

祧。此古之宗法也。故古者子孫繁衍。廟制非一。有禰之廟。自己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祖之廟。自父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曾祖之廟。自祖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高祖之廟。自曾祖以下之兄弟子姓咸屬焉。有始祖之廟。則一姓之兄弟子姓咸屬焉。其爲典也備。而其爲制也詳。後世人不思古。親親道微。生者侈輪奐之觀。死者無一瓦之覆。匆匆送葬。三載除服。以爲人子之事於是焉畢。歲時不告。飲食不獻。生辰忌日。澹若罔聞。則求其有祠堂不可得。又何論乎百世五世之繼別也。夫主必有祧者。一定之制。而追遠不忘者。報本之心。近世士大夫家。建立祠堂。自始祖以下。木主皆設廟中。雖親盡而不祧。此其制非古。而要爲不忍忘其親之意。吾家祠堂。卽用其法。正祠三間。長房居中。其高出者爲始祖。二房居左。三房居右。各設一龕。每一代爲一階。層遞而下。所謂禰廟祖廟。均於是焉在。大宗小宗。卽於是焉分。庶幾遠有所統。近有所宗。名分得而支派明。子子孫孫。皆得以展其孝思矣。祠建扁擔灣。係徐國玉之業。今三房用價買其田地山林。而以基址一所。並附近田一畝。捐作祠基。約同族人起造。正祠十一柱。三間。耳房七柱。東西各三間。拜廳五柱三間。大門五柱三間。廚房五柱三間。共十八間。祠成。改扁擔灣爲祠堂灣云。（李氏族譜。）

李榮旺。字美實。羅江縣雲龍壩人也。生三歲而孤。母王氏。再適同邑李貲卿。公隨母育於李。値流寇張獻忠作亂。人多逃亡。時李富於財。旣死。其僕何納納者謂公曰。子非李氏嫡。而受其財。族衆忿甚。不去。將殺汝。公於是歸。時年二十三矣。至則宗族盡散。無一存者。公孑身無倚。隨鄉里二三人走石泉。是時賊衆猖獗。所過殺傷焚掠殆盡。民食無所出。強者殺人而食。弱者幸以身免。則潛跡深山。採樹皮草子爲餅充饑。公嘗絕食三日。夜於空宅中獲一貓。燒食之。得不死。張養心者。宋有聯之妻弟也。公與有聯同避兵。故識養心。一日至其廬。養心召公同食。時無碗。以瓦片盛肉而已。公稍嘗。知其味異。然不敢明言。乘其不見而棄之。歸以語有聯。有聯曰。若猶素食人肉者。奈何食其食乎。於是心影成疾。腹膨久不愈。聞渡夫王五善針灸。就而灸之。他日又至其家。王五夫妻方食魚鼈。止餘頭尾。見公至。則以食公。而謂之曰。好好。有頭有尾。予之疾自此除矣。由是果愈。公在石泉二年。値蜀中平定。乃歸住河村壩。土曠多年。田地在荆棘中。公開荒刈草。獨力經營。又歷十餘年。粗有積蓄。始娶妻。卽吾祖母李氏也。時年四十一矣。厥後移居毛家

壩。又十餘年移南村壩。子孫今家焉。當時兵燹之後。鄉人存者。百僅一二。而公族屬又無一人在者。故前後三遷。皆就伴居住。未得復業。公爲人忠信渾樸。不校是非。凡事退讓。人有犯者。輒語謝之。嘗謂人曰。吾昔在兵劫中。蹈越險阻。衝冒鋒刃。野居露處。朝不保暮。自分必死。今幸賴上天之眷。祖宗之蔭。以有此身。得延李氏之一綫。吾何求哉。吾惟有吃得虧三字。可以保身。可以遺後。願世世子孫守而勿失。至於機巧變詐。是吾所短。然亦羞而弗爲也。鄉里以此多之。至今稱爲長厚。治家以勤。當徭役繁重時。惰者多失業。而公未嘗缺之。遇成熟有急貸者。多所周濟。以明天啓丁卯年生。至國朝康熙庚辰年卒。享壽七十四歲。以孫化楠貴。乾隆十九年。貤贈美實公爲文林郎。李氏貤贈儒人。子三。文彪、士達、文彩。（李氏族譜。）

李文彩。字英華。與兄鴻飛公孿生。狀貌絕類。外人往往莫辨。束髮受書。通大義。値時事艱難。棄而力耕。喜

賓客.好施捨.計田中每歲入蔬布足自給.餘悉以餉客.過人方資急.輒設法周濟.或代出名立劵.後難借息債.無怨悔.有謂世民者.僑寓村中.聞公好善.因以急難告.公爲代借數十金以應.已而謂挈家逃去.公設措代還.越數年有自金堂來者云.謂在其處.公置不問.其陰德長厚類如此.公天性過人.孝友純篤.兄弟之間.歡然無間.分居析產時.公直自損抑.但收其瘠者.地取其不毛者.謂少服於是.不須更易.祖遺舊屋.讓歸長房.偕鴉飛公另自營屋而住.居鄉黨侃侃直言.爲人排難解紛.悉悅服.又度益豁達.不與人校是非.過有非禮相干之事.旁人代爲不平.公付之一笑而已.晚年喜植花卉.尤嗜讀書.當天朗氣清時.手一編坐北窗下.披涼風.謂羲皇上人無以過.又或寄興江湖.則攜斗酒至河干.或垂釣.且釣且酌.放懷自適.視人世繁華艷治.如無有也.公性仁.於愛物而廉於自奉.長子化楠.遊宦浙江.公誡之曰.吾家世本布衣.今遭逢聖主.得叨一命.幸矣.惟作好官.可以報國.好官必以清爲主.我雖年老.粗衣淡飯.尚自不缺.無需祿養.爾其勤勞王事.毋玷清白.以辱爾祖.化楠謹遵其教不敢忘.乾隆十九年.勅封文林郎.元配趙氏.勅封孺人.公生於康熙戊辰.卒於乾隆丁丑.享壽七十歲.子三.化楠、化棟、化梓.同上.

羅江縣志卷七

北鄉中

雲龍山北象山.有李石亭公別墅.名曰醒園.額爲丹徒編修王文治書.

李化楠山居即事詩四首.有序云.買地十畝.築室三楹.避俗離塵.風景擅平泉之勝.背山臨水.烟霞給輞川之圖.手栽竹木.漸成林.樂哉斯士.自是園廬多逸興.老矣歸田.散步獨遊.曲折檻欄花爛熳.邀高遠眺.迷離村樹屋參差.既適志以安身.亦陶情而悅性.年華易逝.那有仙藥駐紅顏.富貴何時.肯對盞山辭綠蟻.本來面目.醉裏乾坤.僻地無鄰.嶺上白雲常在戶.高峯有主.天邊明月不須錢.登東皋以舒懷.擬篇成韻.倚北窗而寄傲.雅號生涼.謂我何求.只向林園尋活計.於心已足.不勞塵島問因緣.爰作、小詩.以賞同好.　何處堪宜着此身.園林幽僻絕囂塵.鋤荒結就三間屋.便與烟霞作主人.　山居非吏亦非仙.喜得名花盡日妍.酒罷長吟無一事.望江亭下水連天.　添衣直上七層巔.眼底乾坤大放開.林樹蒼茫村舍遠.白雲深處有人來.　看看兩鬢白如絲.角利貪名到幾時.願得人皆開似我.當來共對一杯棋.石亭詩集

園中有大石缸.養金魚十餘尾.缸面坐小石山.山上栽花木數種.蒼翠可愛.缸上有石亭公石刻詩.山一卷.天半落水一勺.長不涸.上承綠樹陰.下見紅鱗躍.春色滿園林.亭臺隨地着.吾心淡無營.吾身

欣有托.何須海外覓三山.此間便是蓬萊闕.

醒園圖.重慶太守漢軍朱孝純子穎所繪也.朱初爲珙縣令.道出羅江.曾遊此園.後同年編修海寧祝德麟芷塘.復以庚寅偕檢討湖南鄧文泮、入蜀典試.回京路過.見訪留詩.次年.予至京補官.與朱祝相晤.各憶舊遊.子穎遂爲繪圖.祝首題詠.寄回醒園.懸石壁間.以後題者甚衆.

庚寅四川正主考編修祝德麟題醒園圖詩.并序云.歲庚寅.奉使入蜀.時主人偃臥醒園.子穎方守重慶.試事畢.迂道訪舊.流連竟夕.沙竹之勝.魚鳥之樂.得周覽焉.主人送至金山驛而別.途中用工部韻作十律.寄之.高下幽曠之趣.略盡.越二載.主人來京師.子穎亦以改守山東.待覲闕下.別筵作畫.遠形近勢.如在目前.醒園僻在遐陬.以主人之賢.凡名流入蜀者.莫不至其地.至必有詩.子穎亦親見者.故寫狀獨眞.而松風水月.僅付臥遊.豈所謂寓意于物.而不留意者耶.余既幸斯園之得主.復不忘今昔之感.錄前詩歸之.借醒園用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韻十首.頭圖狀山面流對天已與待我登挹頭轉時逢遊過南鄉登堂拜母而別.故人志驛.跡坦.　跡滯三秋後.身遊萬里橋.黃花明異域.青鳥返重霄.知李幽居僻.長須突騎招.逢迎欣得主.遺訪肯辭遙.　減從聯雙騎.天光出郭清.溪喧催祭獺.秋老不開鷹.野父除瓜架.山妻茹菜羹.殷勤語楚客.何似武陵行.郭雲山洲所歷徑途絕似楚南鄉某.林外波聲活.潺江別一支.叱牛收水磨.呼鴨上陂池.徑亂堆樵遏.櫳重獨鳥知.只應游屐過.荊棘已教披.　漸近醒園路.山寒少雜花.插天峯似象.赴壑水如蛇.蘚壁看松老.梧稚想祥餘.他年長千尺.喬木識君家.園依雲龍山爲址.其旁日梁山.李氏祠墓所在.樓舍兩松.皆尊甫所手植.柴荊無酒掃.今日逐江開.堂棟方求木.雨村方課興築.亦先志也.寒暄異望梅.楊懸徐孺至.黍具范卿來.爲問門前路.容誰掃綠苔.　握手讀詩集.高詠源泉思.親新涕淚.懷友寄纏綿.唱和聯諸謝.評詩待老錢.雨村向學詩于錢香樹所.調吟變

桂後.若箇長西川.升崖桂堂新郎今已應.飲我郫筒酒.吞嚼麵米香.庭烟銜暝黑.園菜盆浸涼.遲忘兒能誦.杯乾婦久藏.乘醺思振策.下界鬱蒼蒼.　窺徽尋石磴.由徑半臨池.莫欲謀答客.偶來倒驥維.人家圍竹色.秋水瘦魚兒.早識溪山美.應令舉手隨.　雪嶺明晴旭.花驄獵亂雲.碑前重墮淚.身後但遺文.碑刻皆其.祠堂拜母衣冠肅.論交雅行分.合科獲馬弟元於是故之.童時釣遊處.指點復紛紛.　一飯南村舍.臨岐意若何.別人甘語少.看客比鄰多.敢忘對床約.難爲行路歌.回頭問野老.使節幾經過.壬辰重陽後三日.

調元和.憶昨金山驛.銷魂似斷橋.獨歸聽夜雨.相望隔雲霄.仍對烏雛侶.難爲白鶴招.今宵燈送落.萬里素書遙.　開緘鯨掉尾.瘦字逼波濤.已列班中鷺.猶思谷口發.交寒甘似醴.詩却和於羹.此夕渾忘寐.持吟徹曉行.　病抱年來久.逢迎總強支.原非拐子宅.誰問習家池.鋤草憐蟲跡.移花許蝶知.自經君染翰.景色競紛披.　三秋飛謝菊.二月又飛花.忽送江雁.因嗟赴壑蛇.十詩寧易得.千里不難賒.天意憐孤寂.風吹過我家.　人到殘春後.天教積霧開.諸君非軾轍.座主是歐梅.一夕成佳話.千秋此偶來.但看攜手處.三徑未生苔.　留客斟清聖.烹茶滌碧泉.更長眠未穩.語短意殊綿.香消雲垂紙.燈明夜博錢.顛狂聲不細.一日遍三川.　高軒來過處.草木有清香.衣帶巴江草.牀分楚簟涼.詩緣聽雨作.書借看雲藏.尚喜顏甘待.毋須嘆老蒼.　吾家涪水曲.柴屋正臨池.天使回旌節.主人方援謝.柳門

竇野客，送楂遊諸兒，却悔分張日，車塵失計隨。並馬送君去，濤江水壓雲，山川供別賦，風雨助論文。棧閣程空望，綿州路早分，當時腸最斷，歸緒淚紛紛。寫能驚膽寄，茫茫奈若何，劍南鴻字少，並下故人多，雖忘背燈作，數歷白雲敵，至今明月夜，猶夢使星過。

順天府府尹南匯吳省欽，君才美如蜀錦，段段蹟奉凝淹三年，蕊田丙舍計粗就，來枕說省香煙，雲龍山旁象山館，游江東遊鳴濺濺，小園雖小衍先澤，漁父信宿時資綠，一樓一閣從帖妥，一花一藥羅芳鮮，亦知人情重懷土，損鸞鸑怨終由天，笑鬢生綃乞能手，朱老其似南鄰然，古來行軍著要約，馬蹶往往摧平泉，即今松維事撻伐，喻檄例謝和盾錢，君爲蜀人朱蜀守，時蠟雨屐張長筵，想見雪嶺戍天外，千里貼席忘戈鋋，予於是園欠親歷，蹉居川觀寧非仙，掉頭不住入京洛，山水之福將唐捐，賴此證本秘行篋，玉蝃蝀淚流徵沼，醒園獨醒太無賴，豈若貰醉長安眠，棕林他日大於斗，過訪我亦浮巴船。

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蜀山西自豔漢之中來，千仞萬仞雪崔巍，劍門山南錦江暖，桑麻沃野當中開，綿州縮穀劍關口，白沙碧水環杉柳，吏部平生居此州，萬株種松百瓶酒，錄詩空谷感英靈，投轄使驛招賓友，天下傳名此醒園，君今却出劍關門，我見君顏長不澤，君道思家歸未得，況復西山有畔夷，軍興大渡河西北，滿氏山蠻財凤叛，又傳兵馬乘繩橋，丁男盡力助輸輓，園林坐見生蓬蒿，前夕渝州使君至，看山猶歷邛駹地，爲逃縱園意何長，就君傳出西南事，爲君水竹貌平分，先親松維雪嶺雲，低臥信知魚鳥樂，明年定能殿前軍。

侍讀學士青陽王懿修，卜築新堂綠野如，芙蓉溪畔謫仙居，家聲試溯平泉記，手澤猶存種樹書，長愛清閒對琴鶴，未勘羈旅往蟲魚，名園自是迴翔地，辛苦貽謀慶有餘。仙才未合住岩阿，數畝園如傳舍過，宦跡共瞻星使遠，文心應貯錦囊多，春風海外新桃李，客棠山中舊薜蘿，此日堂陰真濟美，胡良遙接潞河波。

潁州府知府陽湖口山口，吏部文章信有之，使君閎雅翰林詩，必逢佳士醉尤好，但得名園醒亦宜，花木泉亭千里夢，竪芟宦構百年思，家山亦有烟霞癖，猿鶴同君怨別離。

編修欽縣程晉芳，重慶太守能詩復善畫，昨來與予剪燈話，乘閒乘興晉上峨嵋，攀高頂，俯瞰大千銀世界，嶺撫平勢淵無聲，凍雀冷雲爲一派，淩虛抗手欲招真，不信人間多芥蒂，談神說鬼撫此瑰且奇，使我聆之起衰憊，因覽其近詩，蕭瑟空濛，具得山水力，醉後拈毫繪醒園，乃是雨村所促迫，雖經促迫繞遠神，羅江亦有峨嵋春，斜亭曲沼歸方幅，瀉入平江月一輪，依巖作屏植木如錦，丙舍桑柔熟丹甍，清泉白石日惺惺，暢好於中圖快飲，笑以獨醒爲自命，狂特甚，啼猿叫更寒噤，墮葉鏗鏗響秋林，皇然遽然炊未酣，斯境可稱撫上之上品，太守懷蜀子憶家，眼中維底開烟霞，此時蓉溪芙蓉白於玉，間君何苦留京華，離門畫彼松遮却，空際描摹難捉摸，後人讀畫羨遺迹，詩家流爲詩家作。

戶部主事會稽吳璜，棕林籠竹夾空垣，中有臨江舊業存，彷彿深屏過細雨，荷鋤閑立聽吟猿。翰林奉使詩竹和，太守來遊畫幅展，好貫郫筒多酌我，當筵一效次公狂。

翰林院庶吉士德清陳珊，羅江山水清且妍，浮空一碧通雲烟，雲龍之峯勢突立，俯瞰衆巒如隨肩，芙蓉溪水環其前，清光似練涵長川，羣峯倒影落明鏡，恍若玉女高鬟懸，雨村卜居在翠間，登臨縱目千山連，寨帷幕招西嶺月，把酒吟挹峨嵋天，揭來催程赴日下，山靈應笑奔塵緣，草堂風色定不改，特乞好手圖林泉，輕風絲江天淡淡，微雲入樹山娟娟，林亭石室互蔽蔽，畫中彷彿花源仙，京師八月秋氣鮮，高槐雜樹鳴涼蟬，明窗坐靜拂綃素，對之如泛西吉船，我思茲園歷已久，前人作室基開先，當時經營手澤在，詩篇幾處付題鐫，龍門皆謁今幾年，古杭風月吳山偏，蒿田靝見生宿草，西望蜀道悲啼鵑，安得驅車來古綿，相從鄒架披遺編，與來更若上山巔，高巖一枕松風眠。

調元題醒園圖有感六首，車家山下老農夫，走上長安十二衢，昨夜鄉愁眠不得，呼燈起看醒園圖，自分途窮命裏該，君平不必太驚猜，虎頭不是封侯相，款段他時歸去來，每到花開躑躅殘，故山不見與誰春，生憎一幅桃源畫，付與漁郎去問津，再向天涯理客衣，回頭三十九年非，蓉溪春色花如錦，不爲蓴鱸也合歸，煩惱詩人二月天，長安買醉日高眠，不須怪我朝慵懶，夢裏醒園只枕邊，故山茅屋傍雲龍，欲寄新詩再拆封，寄語兒童獨角外，明年添種幾株松。

醒園梨樹最多，青黃二種，約二百株，皆先君手植。

調元梨園遺興二首，笑對青山曲未終，倚樓閒看打魚翁，歸來只在梨園坐，滑破繁華總是空，生涯酷似李崆峒，投老閒居杜鄠中，習氣未除身尚健，自敲檀板課歌僮。石刻

天然牀，大如廣廈，瑰瑋剔透，擅一園之勝，即先君石亭公箭亭所坐牀也，臨江露置，風日無損，遊者皆登焉。

調元詩，序云，天然牀，古柏根也，昔先君應羅江令楊古華聘，爲修登基閣，取材於東山，有柏高二千尺，大四十圍，霜皮溜雨，不知爲何代物，中梓人選，因伐之，以其身爲棟，而棄其根爲薪，先君惜之，謂古華曰，此可鋸爲牀也，遂欣然送之，掘及九仞乃得，備盲夫擡之，溯江昇至醒園，除其沙礫，剝之剔之，稍加修飾，杈枒蟠結，百竅玲瓏，盡作龍鳳龜蛇之狀，截而平其頂，登之能容八人，可坐可眠，有若生成，故曰天然牀，其廣一間屋不能容，故置於箭道，以箭亭覆之，率爲風雨所拔，然根竪於鐵，故雖風日亦不能剝蝕也，因於臨江安置，作歌以記之云，綿州今開齊雲宦，建者楊侯字古華，當時伐木十選一，兩川斫盡仍三巴，就中先子實首事，古柏輪囷牛封記，忽與楊侯登東山，黛色參天互蔽蔽，細者爲楠大者宗，乃惜其根乞作牀，自從擡至醒園後，夜夜玉衡星有光，斵成縱橫皆一丈，龍鳳龜蛇形各像，犬牙和錯虬文蟠，略加修飾非由匠，不須寶筍不須磨，洗瑩如楚龍句，涼天若徙北窗臥，清風定認羲皇人，我聞牀以柏爲貴，柔柏登柏皆稱異，何況人棄我取之，貧戰無多豈非瑞，所惟直局腳微分，釘爭金鐵前朝開，莫教又夢玉棠去，夜中催撰牀婆文，嗟余須髮雖未皓，歸來宦與跡如掃，安得此牀化黃楊，高枕吾廬睡無蚤，琥珀瑪瑙猶不如，況又萊杞與菅藜，惟此先人手澤在，琳與吉運七寶齊，不願翻跌不願坐，但願醉來此間臥，不妨露頂若敲天，一任浮雲太虛過。

由醒園左手而下，即康家壩也，縣北三十里，有觀音巖。

調元觀音巖重修大殿記：觀音巖本名白石巖，在北鄉三十里之康家壩，前此未有觀音之名也。乾隆辛酉秋，霖雨淋漓，山崩石裂，雷轟電燦，忽從霹靂光中而觀音石像出焉。是月，先君石亭公即中鄉試三十六名，附近居隣皆以爲神，遂以名巖。遠近禱者有求輙應，以是通都大邑，輻輳而來，而每逢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誕辰，乞靈報賽者畢集，此日爲之醉神演劇，其會之大幾與二月初三七曲山梓潼會等，蓋綿州之第一叢林也。顧巖逼巨石，峭壁插天，建殿不易，從前開山和尚祥喜，依巖建造大殿，添設東廊，閱既久，飛瓦墮落，殿頗損壞。今年七月，天雨連綿，山水陡發，巖爲崩裂，遂將大殿壓倒兩間，而東廊亦傾圮其半。道姑趙復坤念無以安神居也，爲之惻然，思重修之，更建玉皇樓於三層之上，而力絀不逮，不無望於十方之施主，爲之請序於余，以倡之。余思觀音之神，起於南海，顯於西蜀，化七十又二之身，無不普照，遍三千有奇之國，共荷慈悲，而獨顯靈於吾土，此尤居民之太幸也。求福者神無不報之矣，而斷使神居不安可乎？乾隆五十二年冬月上澣記。

調元遊觀音巖：何年靈巖擘鐵壁，混沌乾坤忽中裂。風衛號呼山爲搖，普陀飛賜一靈石。從此文運吾家開，聯翩三鳳齊飛來。天荒畢竟須大破，五丁終不如五雷。

鵠鴿寺，縣北二十五里，余僑讀書處。

調元賦畢復歸鵠鴿寺詩：歸山重掃舊書床，一路寒山木葉黃。游浙有師皆老宿，歸川無試不高庠。齋牎已見蛛縣網，翻雀先看鼠自忙。一秀才回時亦貴，吟箋纔寫有人藏。補遺考附三等，一時亦附高等。坐嘗有三年始見一秀才之聞。

金頂山，縣北二十八里，頂有古松，元明間物也。

李化楠詠金頂古松詩：天上何人下碧霄，千年怪叟在山腰。雲爲翠蓋身全露，風撼蒼枝影不搖。老鐵龍鱗經歲月，長揮麈尾絕塵囂。幾回佇立江干望，滿耳秋濤早晚潮。

調元雨中望金頂山詩：一山孤立衆仙宗，盤繞青螺萬萬重。雲裏長疑披絮帽，雨中偏似着輕容。人言海內無三島，我道村中第一峯。倚得孤松喚金頂，問他可也受秦封。

獨家崗月峯山，縣北三十里，有文昌宮，人稱上梓潼，以南村爲中梓潼，闔堆爲下梓潼，相去俱七八里，每年二月初三文昌誕日，三處並賽，士女奔觀焉。

李化楠重修月峯梓潼宮碑記：獨家崗有山曰月峯，在羅江縣北三十里，巒勢特出，峭壁嶙峋，擁衣而上，登其巔，則河村、南村之烟戶歷歷可數焉。蓋一邑文風所背萃也。上有文昌宮，爲士子瞻拜之所，創造不知何時，明末兵亂，委於灰燼，有志者議修之，不果。康熙壬午，庠生范延淵刈草爲菴，董其中，慨聖靈之未妥，文教之未光，乃興明經陳君獻三招募衆財，莊嚴聖像，復修樂樓一座，迄於今數十年矣。風雨漂搖，木朽蟲生，加以乞兒羅盤踞於中，日散夜聚，或拆毀牆壁，或汚穢殿庭，以致愈加荒涼。陳君目擊心惻，以爲坐觀其敗，罪將有歸，爰倡首刻日鳩工重修，去其朽腐，易以良材，又於正殿旁接修偏房二所，前修拜亭三楹，亭下砌石爲臺，中設一門，懸於巖畔，以時啓閉，擇醇良者掄之，遂煥然爲兩村

之冠焉。是役也，始自庚午冬，越辛未夏，不一年而成。其間之募衆捐貲者固多，而陳氏之父子祖孫宜力爲尤多。帝君之靈，從此其永安矣。而今而後，將使兩村之人以時瞻拜，入門生敬，追維孝友之訓，益深報本之思，當必有魁梧傑出之人，以爲文教先，是又山靈之秀氣所鍾，而亦即帝君之仁澤所發育於無已者也。

由醒園右手而下，即闔堆壩河也，有文昌宮，人呼爲下梓潼，在縣北三十里。

調元二月三日至闔堆壩文昌宮觀劇，見葉理之天相、毛殿颺德純、兩秀才攜姪而至，獻飫至暮：故友攜樽枉顧過，一醉同佛聽笙歌。君能有酒謀諸婦，我異無殽得刺蝬。蜀人爲刺蝬。古寺僧稀松葉少，戲場人散蔗皮多。蔗每賽會，兒婦尤嘗之。戲場甘蔗多，嚼其汁而棄其皮滿道焉。十年不到闔堆壩，白髮看看奈老何。

又五里有寶豐寺，有牛王會。

又八里至南村東山，有東嶽廟，皆明初所建。

羅江縣志卷八

北鄉 下

龍神堂，前明時古剎也，在縣北三十里南村壩。

己卯、偕周尤廷士拔遊龍神堂并序：尤廷、德陽縣令周明府際岐次君也，明府豐潤辛酉孝廉，與先君同年，去歲曾邀余至署爲太夫人晉七十壽屏，故遣子來謝。尤廷尚未弱冠，少余一歲，詩文敏捷，非凡器也，留連數日，遍遊南村龍神堂諸寺，得詩二首奉贈云：禪林何處足堪投，除却龍神少可遊。花被客嬲根盡出，竹儲人看筍長留。不妨對佛同流醱，且喜因僧得酒籌。可惜柏松官取盡，荒山未便挽賢騶。

君家豐潤我羅江，萬里相逢意便降。敢謂文人今有二，從來國士定無雙。翩翩眞是佳公子，濯濯來過淺陋邦。不是蚤吟無好句，龍文已讓鼎先扛。士拔後中進士，爲溢陽令。

斷碑。

博士邑人源溪張勳隸額
邑人竹溪冉廷恩書丹
邑人竹軒丁校正
博士邑人柏山何永貞撰文
□得龍神容像殊爲靈感士人迄今日爲龍神堂
傳冠徒之諱法與者卽其兄之孫繼興而徒則今
宦氏子法□中餘自萬曆乙酉冬以別□□□
業歸自綿竹中清山道經小憩則見□□□□□

按乾隆五十六年.龍神堂住持寂慧.掘出斷碑半邊.文字剝蝕.可識者僅一百二字.存之可以知創建年月.孫徒法嗣.及龍神堂所由名.

龍神堂.古名觀音寺.

李化楠觀音寺補修碑記、烈士殉名.貪夫殉財.名可殉而財不可殉也.近世殉名者寡.而殉財者衆.此在人情類然.而緇流爲特甚.余嘗論釋子能參禪悟道.吐棄一切者.上也.其次則不貪利.不惜勞苦.補修寺院.期於有成.次也.若逐逐於羶腥之場.與庸夫俗子爭多較寡.風斯下矣.觀音寺僧如永.本平池僧教洪法嗣.因地屢易住持.禪宇廢壞.墻垣坍塌.左右樾越目極不忍.爰商同衆姓.延請如永與其徒常文居住.永自到寺至今.中間不過十年.而西廊之朽者重新.東廊及前殿之圮者改換.山門三間.禪房一所.買水田三十二畝.添供香火.築磚墻週圍.架鑑官於門樓.栽竹柏於隙地.今又改造正殿.另塑大佛三尊.凡此如永師徒自爲指貲修建.並未叩及十方也.寺自兵火後.妙空禪師塑於康熙初年.其後三傳而絕.安縣僧如善繼居之.纂建西廊.不再傳而亦絕.非永師徒相繼鼎新.則妙空禪師所建造.幾何不復化爲灰燼耶.吾聞有不世之功者.必享非常之報.今如永之建竪如此.子孫自此其興乎.抑亦可以愧僧之貪利而不饜.垂死訖無一成者也.

龍神堂有文昌宮.先君石亭公新建.人呼中梓潼.額有文教光華四字.余童子時書.

李化楠新建文昌宮碑記.文昌之宿.在奎璧之次.主文柄.而帝君之尊.配武曲.厥祀遍天下.於吾蜀尤謹.蓋靈異之跡.明而爲人.幽而爲神.切近昭著.俱可徵信者.莫茲士若也.羅江距梓潼.不出二百里.以實沈井參觜觿主汾之義例之.則山川星辰.民所瞻仰.於是焉在.又非止文字之行世者.水之行地.無往不在.宜人人不忘其所宗主而已也.羅江縣北之三十里曰河村.有山名月峯.上起文昌宮.而余之家在南村.與河村隔一水.當二月三日帝君降誕.則兩村之人及附近各村.並走相與焚香祝獻.儺侑歌舞以爲樂.辛未之春.南村人與本村得所爲龍神堂者.中有聖像一尊.第卑小.乃思斥其楹而新之.改故像而大之.旁爲天聾爲地啞.余請次家居.實贊其謀.其夏卽上京謁選.至壬申三月而落成.龍神廟者.取其址而已.鳩工伐木.棟楹梁檻.皆更爲之.墻垣門戶極堅好.四壁圖畫.煥發精采.又雕刻神龕

羅江縣志　卷八　八三

一座.神像裝設.俱如創始所謀者.合前後所費.共八十餘金.皆公衆力所贊襄.自是凡遇會.逢不必更至河村.而自成南村一勝地.余惟文昌尊神.一方文運所關.不厭家祀戶祝.又況吾鄉.窮頑鄉之人.媚於帝君孝友訓.以事其父兄.以教其子弟.歲時祠祀.進退雍容都雅.無長其囂凌好勝之習.以漸進於敦龐.而又嚴爲戒飭.求所以有始終者.是則可書也已.

又文昌宮惜字宮告成賦十五韻.代序.奇偶起文字.書契易結繩.龍光浮靈簡.栗尾染溪藤.象形並會意.聲音點畫增.五經昭雲漢.六書寶光凝.大道於斯在.斯文所由興.何乃世間人.竟不知欽承.踐踏及拋棄.相習以爲恒.不知聖人典.曷觀奉佛僧.盥手誦經文.齋沐常服膺.殘編與故紙.珍惜深戰兢.誰默計及此.劉子一念興.家弟與之偕.石宮起七層.其光看射斗.火色上飛騰.是字皆可惜.無曰我不能.若子求多福.多壽亦其徵.

同善橋在南村李家灣東.

又同善橋碑記.善可同也.不可獨也.蓋獨則私.同則公.獨則難爲.同則易舉.凡爲善者皆然也.而橋爲尤著.吾鄉素號醇謹.父老子弟敦朴有古風.數年來.于路之崎嶇者.靡不治.橋之傾圮者.靡不修.獨此地當橋孔頹而闕焉不舉.非人心不同.亦事必以漸也.甲子冬.吾鄉人一念經營.衆志咸孚.諏吉鳩工.閱兩月而告竣.予惟世之有財者多矣.然往往慳囊難破.卽或間有施捨.亦多惑於浮屠.又或共爲一事.二三其見.築室道謀.不能度德比義.以相勉於善.孰若吾鄉之除道成梁.不吝己貲.而衆人一心者乎.雖然.橋者善之一端也.由是而推廣之.以幾於風俗淳美.型仁講讓.不獨父其父.子其子.而後謂之大同.吾鄉之人.其不以此自足.而共勗于道.以永守此同善之風也.是則吾之所禱也夫.

月波橋在南村李家灣西.

又月波橋碑記.南村有水.源出蔣公堰.自象鼻山張家堰.以達於劉家河.蓋里人之所資以溉田也.水之支流汶港甚多.而居其中.可以作堰宜淺者.則曰大溝.溝闊不可踰.而瀦水之處又甚深.非橋莫可濟.舊有二橋.久不治.里人謀所以新之.共解囊鳩工.始戊寅冬.迄今年夏.而二橋成.橋之左右.凡係小水之處.如所謂支流汶港者.俱架石焉.蓋舉其大.不遺其細.詩曰.履道坦坦.不信然歟.其一橋在龍神堂前.舊名飛龍.今仍之.其一橋初未有名.今題曰月波.蓋水勢蜿蜒如龍.其環抱之處.形如半月.故曰月波云.

南村前有別業.名曰困園.前有小西湖.

調元小西湖初成.並序云.余在通籍官.每日思歸.遂見之夢.夢中輙見南村屋左有荷花池.池中樓臺掩映.醒問自川來者.皆以爲田.然不夢則已.夢則如是.余心度曰.得勿使化田爲湖.後半生居於是乎.果爾得歸.當成吾志.自是不夢.今名小西湖.遂初志也.內鑿方塘外甃堤.一朝鑿破夢中迷.不栽便有菰蒲長.幾種旋看竹樹齊.十畝肥饒化魚鼈.百年浮沒任鳧鷖.更移紅白新繁藕.要當西湖在屋西.

又困園雜詠四首.困園初築亦悠然.地狹偏能結構堅.疊石爲山全種竹.穿池引水半栽蓮.拈花偶笑

人稱佛。戴笠行吟自謂仙。曾到名山遊脚倦。此生只合老丹鉛。 獨坐園林百不思。細觀物理論安危。鳥巢密樹飛方穩。魚在深淵躍始知。甕面常留親漉酒。案頭時有自圈詩。本非坐阜何妨醉。莫怪長年獨把卮。 老來意氣倘縱橫。指點前賢入品評。未許陶潛稱酒隱。肯教杜甫占詩名。好官市上儂兼偏。佳客門中弟與兄。看透世情惟冷眼。知予不是不平鳴。 一年一度出遊遨。多所枝梧少所遭。題壁草書驚太怪。逢場作戲詫猶豪。不能酒却常求醉。略解棋偏自謂高。漢帖唐碑是知己。歸來何惜校讐勞。

署州倅潘邦和認齋見訪南村敝廬四首。琴鶴始謀遠。崔能望氣佳。几筵新拭派。遊釣舊生涯。草色青迷路。苔痕綠上階。高臺瞰四極。秋意濟人懷。 已陟萬松嶺。還登萬卷樓。泰山兼士壤。淵海納川流。酒露旋光起。然藜夜未休。古香如可挹。欲去更夷猶。 才疎餘短髮。淼薄仗長揖。自信心常逸。人嫌骨本凡。間奇探奧窔。學誥仰雕鑱。勿屏門墻外。因風患一緘。 座上客俱醉。園中人獨醒。雖羣常泯迹。魚服欲潛形。游水升卿月。京門頌福星。未思不遺舊。名已貯金瓶。

車家山在南村本宅後。縣北三十里。調元父母墓在焉。不葬扃攢村者。遵父命也。

先君誥封奉政大夫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公墓誌銘。

羅江在四川成都府之東北境。本朝百餘年來。儲英毓秀。登甲榜者。自今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公始。公未弱冠。爲名諸生。試輒利。辛酉膺選拔。登賢書。壬戌捷南宮。後二十年。公長子調元繼之。甲第蟬聯。爲羅江勝事矣。顧嘗綜公平生。始爲名儒。後爲循吏。有不徒以科名貴者。初、公考充咸安宮教習。不就。歸。遠近學者多宗之。及辛未之官浙江。癸酉補餘姚令。姚邑賦重民頑。奸宄出沒。公親督搜捕。創立杆生所。捐俸給食。局使自新。擇執藝人爲之師。量所執大小。皆借官錢資之。藝既成。乃保釋之。使自謀其生。人咸悔悟。終身不復作賊。值歲歉。公先期稽查戶口實數。以備賑卹。上官入境。爲口講手畫。某里某甲。如數指上文。無尚疑爽。丙子、調秀水。移署平湖。積案三千有奇。公自立程限。每日分辰午申三時訊之。時各數事。三月盡理。令洞開門庭。任人觀聽。有未愜衆心者。咨詢得實。立時更定。先是乍浦多賊。公至。捐俸設局教之藝。如餘姚之法。甫兩月。復秀水任。民間有七年喪烟。兩月青天之謠。巡撫楊公廷璋。論公循良。以知府薦。尋丁父艱。庚辰進秩司馬。署滄州牧。州爲四方盜逃淵藪。公嚴保甲法。稽覈部內丁男年貌。按冊搜索。鮮脫者。改署涿州。州方患旱。得旨賑卹。公嚴督吏役。捐俸煮粥加賑。民賴以安。癸未、補天津府海防同知。抵任。復燮歸。丙戌。署薊、冀兩州牧。丁亥、補宣化府同知。駐新保安。境亦多盜。立查吏法。以小紅旗三十二。半爲守旗。半爲望旗。初作。給邏卒守旗。夜分。更給望旗。天明。必以望旗驗。傳柝中宵不輟。由是奸宄屏跡。戊子。調順天府北路同知。兼署密雲事。值有冤獄。公偵識得情。將力爭之。是時天子秋獮於木蘭。行在樞府以檄來提勘。留不發。幾排吏議。旋經寬免。上廻蹕時。日公于道左。曰。爾爲李化楠否。可謂強項令矣。其有定識定力。守正不屈如此。公爲人狀貌雄偉。氣度豁達。明于趙公。爲政寬猛相濟。然一以愛民爲主。不輕勾攝。曰。堂上一點硃。民間一滴血。所在約束吏役。絲嚴公事。或詣里墟。應以吏役家所有。而厚償其值。緝則不差捕役。令鄉保里正報所知者擒送。彩花鼓樂以

雄之識。獄不事刑求。使盡其情。虛衷以聽之。精算法。凡丈量倉儲。彈指間盡得其數。性介潔。絕饋遺。如浼。每監視鄰境工程。粒粟不擾。家人亦不受一錢。其在浙之餘姚也。兩充壬申丙子鄉試同考官。立姚江書院。延壬申所得士李君祖惠爲山長。李故宿學。馳聲文坫者五十年。得出公門。冠榜首。人咸服公之精鑑。平生孝友任卹。力於爲善。期積一累萬。顏其居曰萬善堂。每日自日其開過。必多作有益之事。庶不負此光陰耳。喜藏書。以川中書少。購諸江浙。航于家。爲樓貯之。曰此吾官囊也。工吟詠。熟韓蘇全集。覆按不失一字。善騎射。設垛百步外。每發必中。家居亦習射于圃。曰此運甓意也。公子調元與諸同舉春官。嘗述公少時承庭訓極嚴。不當意。輒使之耕。不令入塾。耕少惰。即投以瓦礫。以故公頷有傷痕。而公仍私挾策于隴上。據高阜而讀。乃使卒業。又嘗觀時與群兒戲。公自爲官。兩兒設爲兩造。有狡黠不以理訴者。變色扑之。群兒卒輸情受杖而去。識者知公他日必爲名儒爲循吏。今公之歿也。以痰疾陡作。倉卒不能救。抱長材而未竟所用。良可哀也已。公姓李氏。名化楠。字廷節。號石亭。有名厚者。始卜居羅江縣之南村壩。爲公曾祖。祖名攀旺。父名文彩。並以公貴。贈文林郎、浙江秀水縣知縣。妣俱孺人。文彩生三子。次化樓。監生。化樟。諸生。公其長也。生於康熙五十二年閏六月十四日午時。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七。原娶羅。以子調元貴。贈恭人。繼娶吳。封恭人。子三。長即調元。癸未進士。由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翰林院庶吉士。吏部文選司主事。次謹元。國學生。次鼎元。爲化樓後。孫二。朝礎、朝磉。女二人。孫女三。諸孤于公歿之明年。奉喪歸川。又閱廿年。長君以擢任廣東主考、學政、在隸通永道歸。乃克卜葬于車家山之陽。命其弟太史李鼎元以狀來。屬誥文其墳石。納諸幽。而系以銘。曰。育民以仁。如護斯活。植民以義。如莠斯拔。歷辛彌裕。任重不折。樽石志堅。餘泉品潔。書澤遺愛。銘詞徵實。佳城千祀。永保貞吉。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總理刑部事、軍機大臣、年眷姪富陽董誥頓首拜撰。

羅恭人墓在桑家壩西。去縣北三十里。有墓誌銘。

羅恭人係誥封中憲大夫順天府北路同知石亭李君元配也。父兆蕤。世爲羅望族。石亭父英華君以羅本鄰齡交。又衡宇相望。稔知恭人賢淑。遂委禽焉。時李君爲德陽諸生。以貧之多館於外。後又設爲羅江縣。爲邑令上元王嘉會明府所器。延至署教其子。而親授以科舉文。故數歲不歸。恭人事舅姑。輙以一身兼子婦職。凡井臼操作。無不備極辛勤。至今人稱其孝。並無閒言。卒時享年二十八。姊妹二人。母居長。二姨爲國子生冉子建之妻。即舉人冉玉嘉之㚷母也。卒時。長君調元方六歲。止有一妹。甫三歲。乳名閣。伶仃孤苦。尚無知識。嗚呼。可哀也已。後二十歲。長君始舉己卯賢書。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提督廣東學政。乃得封贈焚黃焉。閱二年。爲直隸通永道。相晤於京。乃求銘於余。有子如是。恭人可謂不死矣。恭人生於康熙壬辰年六月初六日辰時。卒於乾隆己未年九月二十五日亥時。葬於後山之陽。乃爲之銘。曰。煌煌世閥。奕奕儒門。懷珠蘊玉。篤啓後昆。巍巍兆宅。盘立南村。蒼松翠柏。蔭護雲屯。綿綿科甲。世德代興。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

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總理刑部事、軍機大臣、年家姪富陽董誥頓首拜撰。

象鼻嘴五顯廟。

五顯廟記。五顯之名。佛典以爲華光菩薩所化。然不見於儒書。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略有五顯記。引祖殿靈應集。言與天地同本始。逮唐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言當血食於此。於是建宇棲之。宋大觀以後。累封王秩。宣和始封五顯。廸功郎胡升作星源志。則疑曾婁不載。而推本於五行。五行者。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又名五帝。即所謂太昊、炎帝、少帝、昊、黃帝。其神即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也。小宗伯既兆五帝於四郊。後人又爲五專祠於世。殆此義歟。論頗近雅。據此則五顯正神。其來舊矣。南村上流。滿江。有山遊迤而來。直插江滸。曰象鼻嘴。崖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某思瘵病。百醫不治。有異遊道人於袖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瘥。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蕭。問其居。曰象鼻嘴。後至山下訪之。遍問無姓蕭者。有父老沉吟久之。謂某曰。兒時曾聞祖父言山舊有五顯廟。曾覽三教源流。五顯父爲蕭永福。一胎五子。俱以顯爲派。以聰明正直德爲名。而顯德居五。尤著靈異。能降妖安民。故後人祀之。其殆是歟。某乃登山遍覓有小土廟。以筊卜之。其應如響。遂捐金立廟。而並塑觀音像於中。據此則五顯非虛也。故記之。

象鼻嘴在縣北四十里。有餘慶橋。交安縣界。

李化楠餘慶橋碑記。善不足以濟則非善。顧以一人濟衆人。其勢將立窮。而以衆人濟衆人。其事恒易舉。古者杠梁之設。皆之在官。歲一新之。以便斯民。然而窮鄉僻壤。山巔水涯。非能一一而杠之梁之也。故以民勸民。而梁之成也忽焉。凡以斬有濟而已。象鼻嘴者。綿、安接壤也。北走神泉。南通紋水。往來行人絡繹不絕。中有一澗。雖非巨流。而自夏徂秋。河本泛溢。招舟子而無從。欲褰裳而莫濟。隔岸相呼。不無咫尺天涯之恨。甲子歲。吾鄉人侯等一念經營。首倡盛舉。募衆捐貲。架以石橋。是役也。費約百金。工匝一年。自今告成以後。履道坦坦。乘輿者有按轡徐行之樂。徒步者無涉深厲揭之艱。濟之衆矣。善莫大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知諸君子之好善。必有以獲其祥矣。故以餘慶名橋。而爲之記。石亭文集。

象鼻嘴。地居羅江縣上流。凡縣中之田。皆資灌溉。

潺水。本郭家溝山溪小水。縣民跨水作羅漢堰。下流入中江。名潺江。東北由龍安之石泉縣三面山發源。名龍安水。東流入安縣境。由吳水河至塔水橋。經彰明縣境。至縣北二里許北寺前。與溫水合流。雲龍堰、易家堰、全子堰、皆潺水也。

馬家壩有野壩堰。縣北四十里。上接安縣大河水。溉河村壩田五千三百畝。

蔣公水有堰。引水溉南村壩田三千畝零。

毛家水有堰。縣北三十里。自象鼻嘴下流。過河南二村。溉毛家壩田。以上俱舊縣志

南村有寶林寺。寺有仙人掌。鐵幹森梢。開花如芙蓉。

羅江縣志卷九

人物 有傳三人

明羅江舉人。

一 雍原。永樂甲午。

二 陳良翰。宏治甲子。

三 高節。正德辛卯。

四 吳琰。正德丁卯。

五 鄭泗。嘉靖癸卯。

明羅江進士。

一 陳良翰。宏治十八年乙丑顧鼎臣榜。

高節。嘉靖十一年壬辰林大欽榜。題名碑載羅江民籍。有傳。

高節。綿州羅江人。名見題名碑。簡弟。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編修。署員外郎。三十三年甲辰。命太子賓客、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張潮、左春坊左庶子江汝璧、爲考試官。以節與修撰茅瓚、編修沈坤、彭鳳、歐陽曒、等同充房考。時潮入貢院三場畢。以病死。考試惟江一人。而後序則屬同考修撰茅瓚。是歲取中瞿景淳等。廷試賜秦鳴雷、瞿景淳、吳情、及第。而少傅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與焉。少傅以嫌故辭諸卷。不許。既試。以進卷呈上。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至第三。復抑第三卷置二甲第四。折卷果汝孝

也。刑科給事中汪姣、王堯日、論劾少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瞻、署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翟鑾以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既連中鄉試。又連中會試。若持券取物然。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姻。又同受業。四人者會試俱一號。汝儉、汝孝、奇勳、皆彭鳳所取。詩同考官五人。何俱在鳳一房。歐陽瞻與汝儉等師。本同經。又改看書經。跡若引嫌。而陰助鳳。詩卷及沈坤之取中陸煒。高節之取中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故有一鑾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乞明正其辜。且欲追順天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翟鑾之罪。上下其章吏部都察院。從公參看。鑾隨具疏自理。且請特降題目。命部院大臣覆試。上怒曰。鑾被劾。有旨參看。乃不候處分。肆行擾辨。屢屢以眞無假爲辭。同夏言禁坐輪止。罪一人。全不愧懼。敢以撰科文贊元修爲掩飾。內閣任重。不早止。以賊不早朔。並君行事。二子縱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僻如此。部院其參閱治罪。不許回護。部院覆請下汝璧于理。嚴究分別情罪輕重。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制。遂勒鑾並汝儉、汝孝、奇勳、清、及鳳、瞻、俱爲民。汝璧等俱下鎮撫司逮問。已法司會訊。謂汝璧、鳴夏、應奇、雖各阿取輔臣之子。然實非賄故。坤之取煒。節之取一中。亦然。獨彭謙實以校尉張岳賄五百金而中。監察御史王珩、沈越、失於糾察。罪亦難逃。疏上。詔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閒住。永不敘用。珩、越、降一級調外任。節、岳、充軍。謙爲民。坤、一中、煒存留供職。（坤出科會試州考別）初嚴嵩之入閣也。鑾以資格居其上。權遠出嵩下。不平。而嵩終惡鑾不能容。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吏部尚書許讚。亦發鑾請屬私書。帝皆不問。會鑾子汝儉、汝孝、連捷鄉試會場。嵩屬汪姣、王堯日劾其有弊。鑾遂獲罪。（見明史翟鑾傳）而節亦牽入嵩所屬劾中。遂敗。

贊曰。明世綿州三高齊名。皆以文章著。科名亦相埒。而出處略異。高節以詩人自命。恬退自得。囂然不滓。可謂明哲保身矣。高簡雖廷杖遣譴。旋復起用。亦以晚節自修。惟節以鼎甲開吾羅。爲明三百年所未有。然竟以科場事充軍。齎志以沒。衆論惜之。然當嚴嵩擅權之時。朝紳無不受其籠絡。其事起於嵩傾翟鑾。而牽連被害。則其不附嵩可知矣。受賄之事。奚必其有無。得無亦如魏忠賢誣熊廷弼行賄。以陷楊左諸清流乎。小人之害君子。何所不至。識者察其原委。而諒其心可也。（查山文集）

嘉靖壬辰科。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選者故入平湖人王梅前後皆與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碑作恆建。拜給事。並用前二科衰裘所順之例。末名兩度俱郭希顏。反留爲史官。時留者七人。而未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狀元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親出爲提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遣戍。其吉士中受極刑者二人。一爲胡守中。其一即郭希顏。（野獲編）

本朝舉人。一 余昌宗。（順治庚子。）　十五 曾世儉。（嘉慶丁卯。）

二 李化楠。（乾隆辛酉。）

三 李調元。（乾隆己卯。）

四 錢林虎。（乾隆庚辰。）

五 柴邦直。（乾隆乙酉浙江仁和籍。）

六 劉濟。（乾隆戊子。）

七 李鼎元。（乾隆庚寅。）

八 李驥元。（乾隆丁酉。）

九 李本元。（乾隆丙午。）

十 曾昌曙。（乾隆己酉。）

十一 李朝琎。（乾隆乙卯。）

十二 冉玉嵩。十三 楊上珍。（俱嘉慶庚申。）

十四 余人鳳。（嘉慶辛酉。）

本朝進士李化楠。（乾隆七年壬戌金甡榜。有傳。）

李化楠字廷節。號石亭。羅江人。乾隆辛酉。選拔鄉試。壬戌進士。狀貌魁梧奇偉。分發浙江。巡撫黃廷璋一見即器之。謂司道曰。此將來浙中第一循良也。以是上官俱刮目。癸酉補浙江餘姚縣令。姚邑濱海。自上林至閩風七鄉通錢塘。橫亘八九十里。時有海潮爲患。十五年秋七月。颶風挾雨大作。吹瓦拔木。三晝夜不止。公戰慄跪庭中祝曰。海地窮民。甫離災難。若天不降康。堤潰水溢。民其爲魚。水旱頻仍。罪在長吏。願身受謫。爲此地民暫延殘喘。祝畢。即分役查看水勢。天明。廟山巡檢俞璉馳報水幾潰隄。賴東南風大作。潮竟不至。人皆以爲公至誠所感云。姚邑賦重民頑。爲盜賊出沒之藪。公銳意廓清。懸賞格追比。一時小賊多獲。而巨猾依然漏網。因思緝捕不可專委捕快。因密錄難獲猾賊四五人名於票。夜喚皂隸李兆、吳壯、裴恩、至署。出票袖中而諭之曰。賊某等現藏某所。爾若依限獲。受上賞。否則革役。二役唯唯退。不三日。積賊盡三擒至。內外無知者。又十餘日。逸賊張子顯、張文紹、陸通儒、鄒士元、繆允年、孫善平、等先後就擒。審出屢次行竊。及賄賂勢豪。州同楊某串捕庇縱各實情。通詳分別軍流抵罪。重賞兆、恩二役。合邑據以爲神。乃將小賊創立棲生所。捐俸給食。俾使自新。擇執藝人爲之師。並所執大小。暫借官錢資之。藝既成。乃保釋之。人咸感悔。終身不復作賊。丙子。調秀水。移署平湖。前令積案三千有奇。公自立程限。每日分辰午申三時訊之。時各數事。二月盡理。去之日。平湖民送者萬人。頂香跪道。以灰塗壁。寫七年如雲烟兩月見青天二句。大街小巷皆然。七年。謂前任平湖令盟天翮也。楊公廷璋論公循卓以知府處。尋丁父艱。庚辰服闋。進秩司馬。署涿州牧。州爲四方盜逃淵藪。公嚴保甲法。稽覈部內丁男年貌。按冊搜索。鮮有脫者。署涿州。州方患旱。公捐俸煮粥加賑。民賴以安。癸未。補天津海防同知。抵任復以憂歸。丙戌。署薊、霸兩州牧。丁亥。補宣化府同知。駐新保安城。亦多盜。立查更法。由是奸宄屏跡。戊子。授順天府北路同知。兼署密雲縣事。是時京師婦人剪辮髮者。蔓延數省。無佐證。北路有張乙者。爲鄰人誣告。公知其冤。而行在虛囚甚急。公以獄讞未定。拒不發。已挂吏議。旋經大臣察其實。奏請寬免。事始解。上行圍木蘭。公駕伏道旁。上笑謂扈駕諸臣曰。這個大漢。可謂強項矣。人謂上有嚮用意。即大府益倚重公。密奏令任某以事彼劾。公識得實矣。有齮齕公者。力持之。而公素肥碩。令浙時。疾常上逆。至是又患怔忡。祀竈日。以事過鄰門。歸途

餌自縊越二日入會城命從者瀹茶忽解所佩刀自傷茶至從者號相呼公躍然起曰吾安得血被手耶創未深然亦竟不治聞者皆詫嘆後任某卒以贓罣重法而力持者亦得罪戍邊衛以去人以是服公神明云著有萬善堂稿石亭集醒園錄子二長調元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廣東副主考陞考功員外郎兼翰林院編修提督廣東學政誥封中憲大夫官至直隸通永道二驥元太學生

贊曰公以壬申校浙闈得沈君諷悳爲解首儒林多稱之要其筵上治民不媿古循吏矣疾由心作天若甚之然君之沒未幾而忌君者旋以他事收繫尖獄亦卒如公所譏報固若斯不爽也抑亦可以無憾矣 年姪侍郎吳省欽撰

調元字羹堂號雨村十八歲補諸生即隨先君浙江秀水任讀書因在鎮食俸大司寇錢香樹先生家居金陀坊時至衙署先君呼出拜見以素所作詩文請質先生號曰公子殆非獨人乃吾浙人也可受業吾門吾嘗教之然吾門生多大老汝遂以吾兒少寇汝誠爲師而呼余爲太老師可也自是在金陀坊受業一日見先生命諸公子擬作御試詩題春蠶作繭先生命同作調元得一聯云不梭還自織非彈卻成圓先生聞之大喜曰此名句也當爲諸卷之首又復批於卷曰憶昔十年前侍上于乾清宮元宵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閣謝家絮霜點澗庭橙一時王公大臣俱推僕爲五字長城固不敢當今見足下聞字一聯與前事堪印證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予企望之從此以詩學受知於先生來風中盡丁丑一年明年戊寅隨先君以艱回蜀從此不獲侍左右然至今未嘗忘也又受知于提學洗馬史公貽試第一謂諸生曰吾在蜀三年今始見一個秀才也即日送入錦江書院肄業中己卯鄉試第五名辛巳由落卷取中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癸未會試中第二名進士殿試第二甲第十一名改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考差第一充廣東副主考回陞考功員外郎丙申以議稿遂押爲同司所回舒爲先人所中填入浮躁引見蒙上詢及軍機傳吏部堂官明白回奏尚書武進相國程文恭公以畫稿遂押對上曰司官有不安于心者向例原准不畫押如何便填大計程曰是上問居官何如奏曰辦事勇往遂奉旨着仍以員外郎用卽日到任未幾員外尙未補缺卽命提督廣東學政三年任滿回京卽授直隸通永道召見勤政殿上曰汝乃朕提拔之人也非朕乾剛獨斷倘在明朝汝能免權臣之害乎汝須謹記朕言在部數月上督從容謂相國程文恭及侍郎袁清恪曰李調元能與舒阿爭稿頗有骨氣但性子不好須令改之乃終不自悛在道任甫二年又因永平府爲府所傷遂褫職遣發伊犁以母老贖罪不作出山想後上問弟鼎元李調元是汝何人奏聖恩猶在念也然時和方當國遊其門者成摹豫知冰山必敗不肯復謀補官遂毅然而歸豈知家居十八年冰山始敗可以報國而吾亦老矣以遂名之人而受高廟特達之知如此其重誠爲千古罕有終不能勉力向上每一念及惟有涕淚涔涔而已聊書于此以示後世子孫世世以報國爲念無令我長抱終天之恨也

李鼎元字墨莊由廩生中庚寅鄉試戊戌會試殿試第三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改授內閣中書己未八月十九日命李鼎元至琉球國偕正使太湖趙文楷充册封天使賜正一品麟蟒

服庚申過海辛酉春回朝復命陞宗人府主事

附鼎元琉球異夢記

詩有夢中得句者率多恍惚難解然竟有卒得其解者余弟墨莊戊午八月十九日奉命册封琉球紀恩詩有廿年夜夢背述因句自注云甲辰九月以假遊浙夜夢過海作詩覺而忘之惟記有雲蒸淡蝶深句頗自得意而未得其解余讀之亦覺茫然欲查典故而書樓已燒無可校正今年壬戌六月二十五日冉甥玉嵡自京回墨莊抄寄所作右旋白螺記云右旋白螺者西藏入貢供器也乾隆丁未春上命大學士福康安勦臺匪林爽文賜此螺時余方在翰林修國史得恭讀高宗純皇帝御製右旋白螺贊謂微物而能測天攜以過海吉祥安穩心竊誌之後數月提督臺官舟行往來順利此螺遂奉旨留貯閩省冀備渡海用嘉慶四年己未琉球國王尙溫以其祖尙穆喪來告請襲封例遣使余時官中書適在選八月十九日引見得旨試修撰趙文楷以行庚申二月出都四月抵閩中丞汪公志伊齎螺至云皇上命督臣玉德奉許供奉封舟乃望闕謝訖啓鑰審視螺長五寸六分參之數得天地之中和圓腹混沌象太極首尾各長二寸象兩儀旋四折而止象四象螺皆左旋此獨右者以陰承陽迎天行也層檢寶石八合八卦數色配之襲以錦五重重一色取五行相生義所以養之也藏以金匣而嫌極之理備焉蓋造物者生是非偶也先是乾隆甲辰余假歸九月四日泊舟溫城下夢航海樓船巨麗旗幟飛揚風浪拍天擊節爲詩醒記異蒸淡蝶深句並舟牌皆免朝字舉以問人無知者以夢也置之及奉命下檢同鄉海山先生琉球志略封舟圖有免朝字已驚前夢驗豈復料白螺之命能使十七年夢中之句字字有着落哉五月七日自閩開洋十二日抵中山十月二十五日自中山開洋十一月朔日歸閩去來皆六日竊惟琉球自前明迄今册使往來三十有餘次往往中流猝遇颶颱檣傾柁折甚者觸礁破舟此行獨遊順利與福公後先一轍謂非白螺之神曷克致此五燈會元謂廣南有鎮海明珠者殆此螺之類歟並寄接到白螺恭紀二首卽以夢中句爲起句云雲蒸淡蝶深居然夢可尋光華瞻日月靈異測陰陽定海風凝避降龍佛法欽波濤知不起止水是臣心雲蒸淡蝶深光滿八寶沈貯從寧是錦捧日識爲金已佐將軍績重煩聖主心不才叨異數何以靖微忱夢之足徵如此前因之說信不誣也誰謂不可解乎 雨村詩話補遺

李驥元 乾隆甲辰殿試翰林有傳

李驥元字其德號鳧塘羅江人生不好弄天性愛書甫四五歲見鄰童入塾即跟隨不回父香如尋歸問之則曰我亦欲讀父曰汝能識字乎對曰先生教彼認書我從旁聽之十已記其八矣試之果然父奇之遂留自課南村有龍神堂在大溝北中有文昌宮每年二月初三日誕會演劇闔村士女無不聚觀弟獨絕跡不出父憐其體弱恐勞瘁成疾諭令出觀不得已隨去隔溝而望仍挾一書且看且讀及父至劇場回視之則已回塾矣人皆以爲異時戊寅余隨先君自秀水丁祖妣艱歸先君命余在環翠軒課弟鼎元而香如叔亦令鼎驥兩弟從學舉業惟弟年幼苦讀未弱冠而文已如成人然是年值羅江縣試滿擬縣

覆居首.未幾榜發.則見峻一人同聞之.哽咽不言.淚如雨下.乃知首選無名.因慰之曰.觀汝志氣如此.必不久居人下也.次年.即由縣州院連取三案首.入庠.學憲南匯吳沖之愛其文.深器之.弟初名繼.公親筆改爲峻.曰汝千里駒也.勉之.自是歲科屢試第一.丁酉選入選拔.中鄉試第五名經魁.余時亦提學廣東.聞之喜曰.此可繼先君及余之故步也.次年戊戌.又聞弟鼎元中進士.以三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又喜曰.此可繼余館選之故步也.是科弟雖未第.而鼎授館.得檢討.家聲由是日起.人皆榮之.余曰未也.須得編修.乃慰我心耳.必得者其在峻弟乎.又三年.余由廣東學政任滿回京.補授直隸通永道.因接二弟在署.辛丑會試.余與鼎往內城看榜.見四川進士額止二名.弟與巴縣張錦與焉.一時榜下譁然曰.皆讀書種子也.我輩不第可無恨矣.殿試二甲.改庶吉士.後三年散館.竟得編修.于是三翰林之名噪天下.大總裁兵部尚書獻縣紀曉嵐先生.謂諸王公曰.吾今科所取.皆讀書人.而首推者.資雨村之弟驥元也.吾昔皆二甲.未得編修.今不缺矣.成吾志者子也.時香如叔亦自山東泰安令.弟婦兄何人麟.聞信回京.相見於通.歡讌竟日.余時亦將歸里.臘月初五.爲余誕辰.弟曾作詩二首.祝壽餞行.送至薊直頭.各灑淚而別.丁未.兩弟丁叔父艱.始得回里相見.然一自楚北來.一自粵西來.雖喪葬稍支.而萬里千山.風塵碌碌.已苦不可勝言矣.居半年.惟與父老閒話桑麻.絕口不談溫室樹.生平不喜應酬.在京亦不多赴讌會.來川典試編修溫汝适.順德人.爲會試同年榜.後道過羅江見訪.已行至祠堂.蓋欲兼觀醒園也.弟既不迎送.亦不備餐.溫悵然而去.後吾弟聞之.若不知也.服闋至京.此後遂與弟不復相見矣.次年.適值乙卯科各省鄉試.考差得頭等.蒙恩差與太常寺卿施朝幹充山東副主考.回京復命.召對稱旨.問家世甚悉.天顏大喜.未幾即陞左春坊左中允.蓋超陞也.人皆以爲簡在帝心.不日將大用.王公及掌院等交相薦舉.戊午大考.雖照例仍改編修.每逢站班.常被顧問.尤爲成親王所器賞.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奉特旨派入上書房行走.除夕.蒙上賞賜貂皮等節物.隨詣公門叩謝.己未年五月初三.忽得咯血之疾.始猶勉強上朝.因誤服涼藥.遂至不起.蓋弟一生讀書之心血.至此而盡.雖身列詞華.而骨體已枯.故臨死而猶不自知也.弟工於小楷.每以趙子昂爲法.作文簡古.似韓柳.尤工於詩.立意學蘇.數年前.曾以兔塘稿托余增張玉溪寄余求序.其詩頗爲少司寇王蘭泉先生所賞.序成.寄巢非爲刊行.不知刊成否.弟天性孝友.兄弟和睦.從不問家人生產.故至今同居無閒.童氏.張氏.生有二子.長子五歲.次二歲.俱於弟卒後一年夭殤.竟無子.其存惟張氏所生一女而已.弟生於乾隆乙亥年七月初二日寅時.卒於嘉慶四年己未九月二十二日寅時.年四十有五.

贊曰.昔王沂公夫婦.積德無子.每夜禱天.願賜一愛讀書子.後夢神人送一子.謂曰.今以曾參爲汝子.後生兒.遂名曾.今弟之好讀.毋亦天所賜歟.雖非三元宰相.而馳名翰苑.幾二十年.叠膺帝眷.可謂深矣.乃年止中壽.沒竟無子.亦又何哉.豈天能生之而不能成之歟.抑其稟氣之厚薄有以使之然歟.嗚呼.天道無知.眞無知矣.兄調元撰.

本朝副榜.一 郭大有.乾隆辛酉.

二 陳德.乾隆己亥.
譚有容.嘉慶戊午.

本朝拔貢.
一 趙亮.雍正乙卯.
二 李化楠.乾隆辛酉.
三 李驥元.乾隆丁酉.
四 計國成.乾隆己酉.

本朝歲貢.
一 嚴秉剛.
二 陳註.
三 范昂.
四 陳策.
五 石維嶽.
六 陳格言.
七 冉睿.
八 謝周望.
九 計萬安.
十 計天麟.
十一 梁建昌.
十二 陸士彬.
十三 李朝杰.恩貢.
十三 陳懷瑀.

本朝武舉.
一 李應宿.
二 張杏鈴.
三 謝應元.
四 李彥青.

羅江縣志卷十

節孝

宋節孝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吏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楚，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汙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躍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氏，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牌其所居曰孝感坊。宋史

道釋

羅江縣道士譙又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為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為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乏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

親之，皆驗，然恢嘆得免，忽于宴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者，盍于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又俊依此度告，忽爾太山府君御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太平廣記

技術

羅義，綿州之南村人，父兆鯨，即吾外公也，生三子，長超，次玖，三即義也，超、玖皆慤謹，獨義不治生產，任俠仗義，好奇術，每為人報不平，二兄皆惡之，幼時，有老喇嘛至門求食，義怒其腥膻，逐之不應，以石擊其額，流血滿面，喇嘛遂臥地號冤作死狀，義悔，扶至家，厚待飲食，為謝前罪，喇嘛曰，無妨也，速以水來，義以杯覓水與之，喇嘛咒水，而自洗其痕，頭皮如故，義神其術，出斗米求之，遂密授其訣，謂義曰，此鐵牛水也，以濟人則可，不可以自利，自利則不得其死也，遂去，鄉里有患跌折金傷者，得之無不立驗，接斷雞腿，並能治之，吾母吳太夫人患乳巖，火赤焮痛，飲食不進，延義咒水噴乳，便不知痛，以佩刀割其腐肉，遂愈，又善金石變化之術，以小石置杯中，蒙以帕，咒之，即成小銀錠，先君石亭公，庚午年授徒觀音寺，寺前有陳五店，共試其術，始見滿杯皆石，去帕則皆銀也，陳五以為真，盡納之懷中，探之則又成石矣，義笑曰，此未為奇也，櫃筒有青蚨，經我一搖，則盡入吾袋，陳五不信，先出筒紀數，復入始搖，方開樂而筒空矣，陳五甚詫，義出其袋，笑曰，錢在此也，數之，毫髮不爽，先君奇之，因延與飲，嘆食無魚，義曰可得也，以紙醮水成二圈，投碗中，則雙鯉宛在水中，鱗鬣游泳，似新出水者，皆曰烹乎，義曰不中烹也，傾之於地，仍成紙圈，為之術然，一日先君殺雞食義，見曰，何故殺生也，以手逗其頸，接之，咒畢，雞復飛去，其神異如此，然義自有此術，不長刀棍，頗多持刃以為能，非數十人不可近，或見斫傷，即以水自咒，平復如故，前後傷人無數，兩兄患

之，義曰，我終不以一人累兄也，然既嫉我，我豈為周處貽害鄉里乎，遂去，不知所往，癸酉，先君宰浙之餘姚令，余奉母買舟由涪開程，一日至重慶上岸，登酒樓，則義在焉，問余曰，汝來時，曾聞州中有人殺七刀尚活乎，余曰，不知也，後至酆都，復見之，並給予數，別曰，君去，余亦歸矣，後余宦京師，聞義殺人前案發，為孫法嚴所獲，以印釘其足，夾之幾斃，置鐵牢中者屢年，先是縣有甲首黃某者，素見信於孫，多剝民脂以邀官寵，鄉人呼為黃虎，義之殺人而逃也，經一年，事已息矣，黃知其歸，密為孫耳，又暗為捕日，故獲義，以故恨黃刺骨，逾年孫去，赦出，義百計覓黃，黃巧避之，終不敢出，己丑，余自京丁父艱歸，見義於花街鎮，蓋新移來此以易故，登堂拜之，見精神如昔，而腳稍蹩，問其故，目光炯炯，似大不平者，後戊戌，余服闋補官，提學廣東，鄉人有來粵所者，告余曰，義以去年二月殺黃某於關堆之劇場，屠割無全膚，其殺黃某，亦自殺，余聞之，始嘆喇嘛之言至此終驗也。

贊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黃與義本無夙昔之仇，徒以身充甲首，橫行鄉里，助官虐民，遂至身遭慘死，可不畏乎，殺一人而除一方之害，義亦烈男子也哉。

土產

桃花犬，淳化，合州貢羅江桃花犬，甚小而性慧，常馴擾于御榻之前，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

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後因以斃，詔以敝蓋葬于熙陵之側。

楊大年談苑，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常衛于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僊，號呼涕洟，以至疲瘠。見者隕涕。參政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館錢若水。方輿勝覽

翰林學士李至（字言幾，真定人。舉進士。太平興國中，為翰林學士，兼秘書監，判國子監。真宗朝，拜工部尚書，知河南府，卒。）作桃花犬歌，呈修史郎錢侍郎（宋史錢若水傳：太宗有犬甚馴，常在乘輿之左右，及崩，嗚咽不食，因送永熙陵。李至皆詠其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詩曰：宮中有犬桃花名，綷錯團頸懸金鈴。先皇為愛馴且異，指顧之間知上意。珠簾未捲扇未開，桃花搖尾常先至。夜靜不離香砌眠，朝飢祇傍御牀餧。彩雲路熟不勞牽，瑞草風微有時吠。無何軒后鑄鼎成，忽遺弓劍棄寰瀛。迢迢松闕伊川上，遠逐龍轜十數程。兩目漣漣似流涙，骨見寒毛頓顦顇。萬人見者俱傷心，微物感恩猶若是。韓盧備獵猶足嘉，西旅充庭豈為瑞。聞君奉詔修實錄，一字為褒應不曲。白魚赤雁且勿書，願君書此懲浮俗。古今詩話

宋王禹偁園林犬賦。嘉彼御犬，既良且馴。蒙先朝之乃眷，向皇宮而託身。有警蹕以皆從，無起居而不親。繡組飾以煒煒，金鈴發而振振。飼以公庖，彰澤之魚公曾何足道；畜之士性，西旅之獒兮詎得同倫。健隨天步，慵眠地茵。效珍比夫異獸，供命等乎邇臣。若乃風暖掖庭，花繁禁禦，扇侯鐵翼之雉，龍近寶衣之女。入紵袖兮曳尾，即寬裳兮率舞。巡繞乎金墀，徘徊乎瑤圃。睥睨燈燭，追隨蠟炬。見觀寢于乙夜，聽求衣于未曙。旣無吠乎投簪，每夙興于曉鼓。莫不默識聖心，潛知天語。備指顧以弗迷，奉周旋而見撫。第晨遊而夕憩，又安在乎逐躁而捕凶。彼宋鵲之與韓盧，又安得同華而接武者哉。嗟乎！事變人天，時移今古。秦皇採藥，島中之士未迴；軒后鍊丹，湖上之龍已去。欠砥鼎以登仙，對遺弓而戀主。臥錦薦兮罔安，唱鮮食兮彌苦。豐頤救減，負重鏡而不勝；病骨其羸，求敝蓋于何所。赫赫嚴命，明明嗣皇。念犬馬之微誠，義存始卒；徵父母之所愛，深增涕傷。俾守園陵之地，且殊槃瓠之鄉。廣索絹以璀璨，琢龍檻而熒煌。仗陪鹵簿，車逐轜輬。鑾幽宮兮蹡蹡，號白日兮茫茫。松阡夜月，柏城曉霜。依六尺之輿，已成疇昔；蓋一杯之土，亦足隄防。裴中天之巨痛，甘朽骨於龍岡。狻兔盡而見烹，理殊炎漢；駿馬死而陪葬，事類皇唐。逸予生之介立，荷太宗之推恩。明澤宮之一第，玷承明而三入。恥懷祿以不言，惟報君之是急。悶薄命之多屯，顧寸功而莫集。嗟白首于郎署，慟梓宮而嗚咽。生未得圖形烟閣，想英衛之難追；死不當賜葬長陵，豈蕭曹之能揖。吳臣哉之可歎，信龍也之罔及。聊作賦以自傷，寄毫端而零泣。小畜集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宦官宋璋上言，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警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人謂之宋羅江。東軒筆錄

馬鹿李。李出馬鹿寺。樹高七八尺，葉微小，結實生熟皆青灰色，核小如米，而甘脆。一名青脆李。

石瓜樹，在馬鹿寺正殿東廊塔下。土人呼為冬瓜樹。樹端挺葉，肥大如冬青，花似桑，色淺黃，實長不圓，殼解而子見。見益部方物略記。又廣羣芳譜，烏撒軍民府土產石瓜樹，生堅如石，善治心痛。今羅江縣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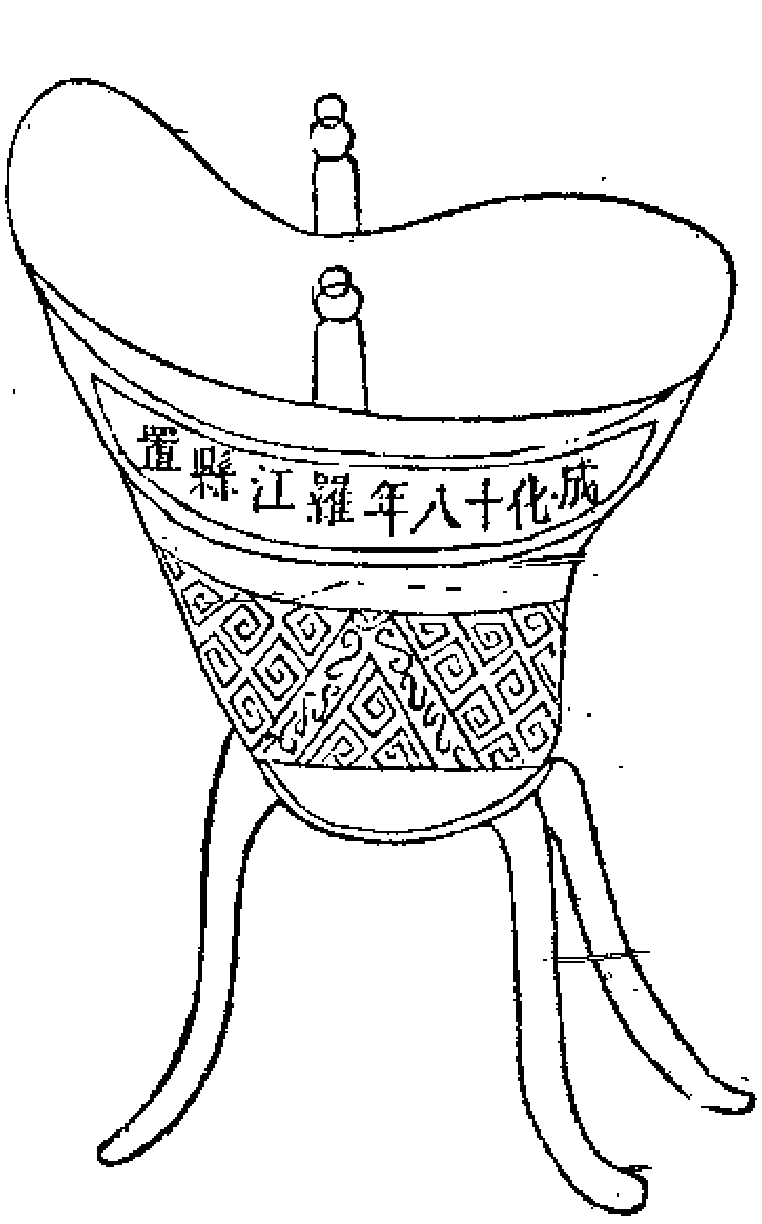
海紅豆。紅豆出路平小天台山，遍地有之。枝如木蓮，葉碧綠，三月開花結莢，莢內有豆如紅豆，可作飣果。春取根下小枝移栽易活。

附銅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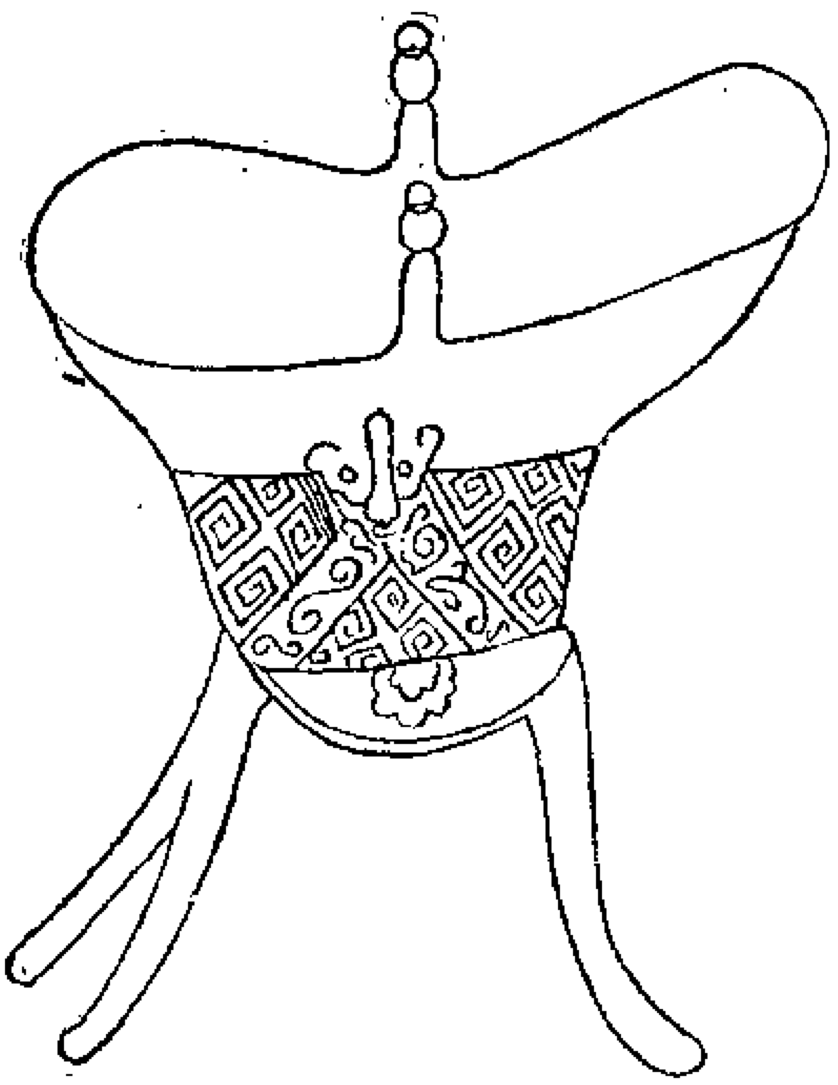
羅江縣北寺周士泰家中，掘出明銅爵二，高五寸，上闊五寸，腹二寸，脚二寸半。以其亦係羅江縣土中掘出，故附記之，使後人知有羅江縣故也。

明銅爵二

面



背



調元銅爵詩并序云。潺亭山下有八十歲老人周士泰。掘出明兩銅爵。上有成化十八年羅江縣造九字。予購得之。並記以詩云。人間何處是滄桑。生把他邦換此邦。丁鶴歸來城郭變。兩銅爵上見羅江。

附删誤舊志一條

按舊志。西山觀設有羅隱木牌。不知始於何人。蓋羅隱曾有魏城逢故人詩。疑其亦遊于羅。故祀之。又因查不出搢紳以羅江爲雒城。始於何代。遂引羅江東集中有雒城作一首。其詩云。大鹵旌旗出洛濱。此中煙月似埃塵。更無樓閣尋行處。只有山川識舊人。早得鑄金誇范蠡。旋聞垂釣哭平津。舊遊難得時難遇。迴首空城百草春。觀其詞意。蓋客寓洛陽作也。古洛雒通用。故曰洛濱。與羅江蕞爾小縣。全不相合。且此時五代分爭。十國各霸。前後兩蜀爲王、孟、所據。吳越王獨守正朔。終身稱王。故江東皆依之。何曾有腳跡入蜀中來。祀羅人。殆如楊公周冕欲修金雁橋。而先與漢州爭雒城也。善乎劉甲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城。即今綿州也。凡稱雒城。即今漢州也。如使雒城爲羅江。則朱子綱目於建安十七年冬十二月大書曰。劉備進據涪城。不應又于十八年夏五月復書曰。進圍雒城矣。羅江去雒城七十里。安知非中流矢後歸葬於此乎。羅江爲涪分邑之地。當時不過村鎮驛站往來之所。並未立有主名。自改設羅江縣後。遂無古名可稱。搢紳出于京都琉璃廠書賈。多係妄爲。全不足據。遂強安雒城二字。以至仕宦者俱遵用之。此誤之又誤者也。故不可不删。又大雀山乃羅瓊隱居之所。今人多誤爲羅公遠。則又走入唐明皇月宮去矣。然仙家事本屬荒誕。可以不辨。至此事則讀書人明而易見者也。不得不全删之。以免貽誤後人。冒認雒城爲羅江之號。而並不必引羅江東詩人以爲我羅江光寵也。然則羅江古名當何稱乎。曰潺亭、萬安、皆可稱也。何必區區與漢州爭雒城也。調元又記。

羅城與羅江全不相涉．不知何以相沿誤稱至此．羅豎木牌．想亦起於沈公修志時．附會其說．今得吾師辨明刪除之．閱者可以昭然發矇矣．受業冉玉嘉跋．

蜀鑑

郭允蹈撰

蜀鑑序

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凡一統之離合，形勢之險易，賢才之衆寡，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基，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殿下受封茲土，既篤志二帝三王之典，以明道立德，復縱觀史策，考論臧否，以爲勸戒，暇日覽是書而有取焉，俾臣序之，將重鋟而傳於世。臣惟洸崎不易者，山川之形也；變遷靡常者，古今之事也。形勢得之而後固，事變得之而後安。君不得之則無以守其國，臣不得之則無以守其身者，萬世常行之道也。蜀之形勢，天下之險莫先焉，然惟有道者處之，行仁義之政，盡忠順之禮，維持人心之具，膠結而不可解，範防外患之方，鞏固而不可陵，則山若爲之益高，江若爲之彌深，關門不加譏呵，而衆庶樂業，福祚自至。苟不循道，上無以得乎君，下無以宜乎民，而欲恃江山以爲守，其果足恃乎？是非成敗之已然者，概可見於此書矣。恭惟殿下之國甫五歲，寬大仁厚之政，洽乎夷蠻，忠孝順恭之德，聞于四方，不怒而羣臣知恥，不殺而萬民畏威，固已超乎千載之表，何俟此書以爲鑑？抑書之意，亦何俟臣之言而後明哉？然聖智之慮，不止於善一身、安一時，而必欲垂法子孫黎民，以傳示後世。夫後世至遠也，子孫黎民至衆也，欲至遠與至衆者，皆若殿下之心，以保邦家於無窮，則示之以往古之鑑，非過也，而臣承命而有言焉，雖自知其過而亦不敢辭也。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謹。

蜀鑑宋刻甚稀，藏於李蒲汀司徒，司徒歿而子孫不能守，遂歸直汾胡太史所得。余尹治，乃從胡太史所借而錄之，略記此書始末於首云。時嘉靖乙卯夏日檀山主人　允題。

蜀鑑序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爲右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勢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襄後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賴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賓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邏耀而鄰荆者，精之舊史，披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發，雖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觽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鑑焉。因名曰蜀鑑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蜀鑑十卷。原本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方孝孺序。稱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採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二百年事之繫乎蜀者。爲書十卷云云。世遂題爲文子作。考尊淵源錄。亦載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案光澤即昭武之屬縣。今尚仍古名。）李方子之弟。紹興四年進士。官至知太安軍。領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然考端平三年文子所作序中。稱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賓中郭允蹈輯爲一編云云。則此書爲資州郭允蹈所撰。文子特總其事耳。世即以爲文子作。亦猶大易粹言本曾穜命方聞一作。直齋書錄解題遂誤以爲穜作也。其書每事各標總題。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每條有綱有目有論。如朱子通鑑綱目之例。其兼以考證附目末。則較綱目爲詳核焉。宋自南渡以荊襄爲前障。以興元漢中爲後戶。天下形勢。恆在楚蜀。故允蹈是書所述。皆戰守勝敗之迹。於軍政之得失。地形之險易。恆三致意。而於古人用兵故道。必詳其今在某處。其經營擘畫。用意頗深。他如辨荊門之羿橋。引水經注以證荊州記之誤。陳倉之馬鳴閣。引蜀志以證寰宇記之誤。斜谷之遠要。引興元記以補裴松之注之缺。諸葛亮之築樂城。引通鑑以辨華陽國志寰宇記之異同。於地理亦頗詳核。又所載羅尚之抗李雄。張駿之謀雄爲。亦較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爲詳。皆足裨史乘之考證。唯所論蜀之地勢。可以北取中原。引漢高祖爲證。則與李舜臣江東十鑑同意。姑以勵恢復之氣

耳。諸葛亮所不能爲。而謂後人能之乎。末二卷敘西南夷始末。既載犍爲郡之設於漢代。而不知唐之莊炎播郎等州即其故地。又所載南詔始末。謂驃信敗於韋皋而南詔始衰。不知敗於高駢而釁乃不振。所記宋事稍略。然其時方慮內訌。無暇外攘。英審之志。主于捍扼秦隴之師。振控巴渝之險。其他邊徼之事。固在所略。亦其時勢爲之矣。

蜀鑑卷一

宋 郭允蹈撰

秦人取南鄭

秦厲公二十六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秦躁公二年。南鄭反。

秦惠公十三年。秦伐蜀。取南鄭。

南鄭本古褒國。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東周之初。鄭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居此。因曰南鄭。後爲蜀所併。至是秦始取之。

論曰。常璩謂蜀以褒斜爲前門。則南鄭者。蜀之扞蔽也。南鄭既入秦。七十二年而蜀遂亡。脣亡齒寒也久矣。後之經理蜀者。可不鑑乎。

秦人取蜀

秦惠王初更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蜀王封弟葭萌。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出奔。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曰。蜀國

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資。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秋。秦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又戰國策曰。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顧爭於戎狄。去王業甚遠矣。錯曰。不然。富國者務廣其地。強兵者務富其民。以秦攻蜀。譬以豺逐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起兵伐蜀。取之。蜀既屬。秦益強富。輕諸侯。

葭萌在今利州。石牛即今大安軍金牛鎭。

秦惠文王十一年。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莊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移秦民萬家實之。

秦惠文王十四年。陳莊反。殺蜀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莊。〇案史記書誅蜀相壯。在武王元年。華陽國志。陳壯反及誅陳壯。俱在周赧王六年。當秦武王二年。與此互異。

秦武王元年。封子煇爲蜀侯。〇案蜀侯名。史記作煇。不書始封年。華陽國志作惲。封於周赧王七年。當秦武王二年。與此互異。

秦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封子綰爲蜀王。〇案華陽國志。封綰在定蜀之明年。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王誅蜀侯綰。但置蜀守張若。取筰以及江南地。

論曰。秦人取蜀以王其親子弟三。而卒皆殺之。歷三十二年而始定。其取之不亦難乎。初置守張若而定黔中。繼用李冰而始平水害。蜀自是安寧。而漢高帝用之以取三秦。其所係不亦重乎。

秦人取漢中

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庶長章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分巴蜀置漢中郡。〇案華陽國志。漢中郡。周赧王二年置。當惠文王十二年。較前一年。

秦孝公初。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之地。孝公招戰士。明功賞。國以富強。至是惠文王既取蜀。遂乘勝取楚地六百里。又分巴蜀置漢中焉。

論曰。按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乃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爲一。自此始。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即今金房兩州地。西漢地里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漢中乃秦楚巴蜀必爭之地。秦得之而全據上流。以謀楚矣。

昭襄王十三年。任鄙爲漢中守。

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

秦人自蜀伐楚

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馬錯發隴西。因蜀伐楚黔中。拔之。

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黔南爲黔中郡。

華陽國志云。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〇案華陽國志。此條係封撰之年。史記不書。疑係文誤。巫郡。在今巫山縣及施州。黔中郡。即今涪黔鼎澧諸郡。皆黔中地。

論曰。秦併六國。自得蜀始。蓋與秦爲怨者楚也。秦既取蜀。取漢中。又取黔中。則斷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勢孤矣。劫質懷王。操縱予奪。無不如意。於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

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

漢元年春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秦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巴蜀漢中居其三。割南鄭以隸漢中。漢因建都於此。

漢王欲攻項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令張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

漢王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良說漢王燒絕棧道。

杜南在今京兆府萬年縣。古杜伯國也。蝕中入漢中道川谷。寰宇記曰。褒口在褒城縣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爲一谷。自褒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鳳翔府郿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張良勸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今地名石門。

漢王至南鄭。拜韓信爲大將。

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韓信亦去。蕭何追之。信說漢王定三秦。遂聽信計。今興元南鄭縣米倉山。有截賢嶺韓信廟。或云蕭何追信於此。

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秋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章邯迎戰陳倉。敗走。止戰好畤。又敗走。遂定雍地。

華陽國志曰。漢祖自漢中出三秦伐楚。蕭何發蜀漢米萬船而給助軍糧。又曰。巴郡有賨民。多居渝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令樂人習學之。謂之巴渝舞。 故道。在今鳳州兩當縣。陳倉在鳳翔府寶雞縣。好畤在鳳翔府天興縣。

論曰。漢高帝留漢中。未幾。反其鋒以向關中。足跡雖未嘗至蜀。然所資者巴蜀之軍糧。陷陣者巴渝之勁勇。由故道戰陳倉。定雍地。而王業成矣。孰謂由蜀出師。不可以取中原哉。

公孫述盡有蜀地

漢更始元年。公孫述自稱益州牧。

述。茂陵人。王莽以爲導江卒正。治臨邛。南陽宗成等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述遣使迎成等。選精兵迎擊殺之。併其衆。假漢使者自稱益州牧。 按王莽改蜀郡爲導江。太守爲卒正。

更始將李寶張忠徇蜀漢。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緜竹。大破之。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

光武建武元年。述遣其將侯丹取南鄭。

南鄭人延岑反。圍南鄭。更始所立漢中王嘉初擊收之。岑復反。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將李寶所破。岑走天水。述遂遣其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岑屯杜陵。與赤眉將逢安戰。大破之。漢中王嘉亦與赤眉將廖湛戰於谷口。大破之。光武令鄧禹招嘉。嘉因來歙請降。延岑自武關走南陽。述遂有漢中地。　武都。今階州。天水。今秦州。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散關。今大散關。谷口在今鳳翔府醴縣。武關。今商州。南陽。今鄧州。

述遣其將任滿據扞關。

李熊說述東拒扞關。述遣儀從關中下江州據之。

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爲扞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顏師古注。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後漢史注。扞關在今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存。即巴山縣地。此爲得之。扞關即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王有。拒扞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荊門虎牙在扞關之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險而但守魚腹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　江州縣名。今重慶府。關中今關中。

述遣其將李育程烏屯陳倉。漢將馮異迎擊大破之。

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遣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猶三輔。馮異擊走之。育烏俱奔漢中。陳倉在鳳翔寶雞縣。

光武得隴望蜀

建武八年。來歙伐隗囂。拔略陽。

隗囂據隴右。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略陽在今秦州隴城縣。

隗囂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囂盡銳攻略陽。累月不能下。

夏四月。帝自征隗囂。至高平。河西竇融來朝。

高平。今鎮戎軍高平寨。古安定地。

隗囂將妻子奔西城。

西城。今金州西城縣。

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

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救兵五千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

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元等決圍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城。　冀城。在今秦州隴城縣。上邽。在今秦州。

隗囂病死。子純立。（○案後漢書：事在建武九年。）

帝使來歙率諸將屯長安。遂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之。純降。（○案後漢書：事在建武十年。）

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公孫述使王元拒河池。來歙蓋延進攻。大破之。遂克下辨。

隗囂將王元降述。述使拒河池。歙與蓋延等破之。遂克下辨。乘勝而進。蜀人大懼。　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盜殺來歙。

王元遣刺客殺來歙。以蓋延領其軍。

岑彭吳漢由江道取蜀

建武五年。岑彭自夷陵屯津鄉。

田戎據夷陵。岑彭攻拔之。獲其衆萬餘人。戎亡入蜀。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軍江州。田鴻軍夷陵。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夷陵。今峽州夷陵縣。夷道。今峽州宜都縣。津鄉。左氏傳曰。楚太子大敗於津鄉。後漢志云。江陵有津鄉。寰宇記云。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渚宮即其地。

建武六年。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取荊州。不克。江關。漢地理志云。江關都尉理魚腹。注水經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十七丈。東傍瀼溪。西南臨大江。瞰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公孫述據蜀。自以金承土運。故號曰白帝城。寰宇記云。赤甲城。公孫述築。不生樹木。土石悉赤。如人袒臂。故曰赤甲。與舊白帝城相連。皆在縣北。即江關之要也。在今夔州奉節縣。

建武九年春。述遣田戎下江關。據荊門虎牙。

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大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荊州記云。南荊門。北虎牙。二山臨江。楚之西塞。酈道元注水經云。公孫述依二山作浮橋。拒漢師。下有急灘名虎牙灘。郭璞江賦曰。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礴。淵九回以奔騰。分流雷呴而電激。寰宇記云。虎牙山有石壁。其色黃。間有白文。亦有牙齒形。夷陵志云。上有城。下有十二碚。有灘甚惡。在今峽州。

建武十一年春。岑彭破夷陵。入江關。上龜江。馮駿守江州。

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

荊門之事由公而已。閏月。彭募攻浮橋。先登者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東風狂急。奇船逆流。直衝浮橋。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擒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奏威虜將軍馮駿入江關。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墊江。即今合州。平曲未詳。然彭既指墊江。從涪水上平曲。則在今遂寧潼川之境也。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侯丹拒黃石。

漢立廣漢郡。資中。今資州資陽縣。乃平水經歷之地。寰宇記云。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有黃石灘。岑彭巳上墊江。則述拒廣漢以備涪水。屯資中以備江陽。又先遣侯丹率二萬人以拒黃石。則逆拒於江州之先也。

岑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使臧宮拒延岑於涪水。大破之。彭遂進拔武陽。

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州。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沈水。臧宮以饒糧不繼。降者欲散畔。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岑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大震恐。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自是降者以十萬數。王元舉衆降。　後漢志。沈水當爲沉水。案○今按漢光武紀、郡國志。俱正作沈。惟臧宮傳作沉。　水經注云。沈水自廣漢郡入涪江。今按中江縣有一水入涪。臧宮旋平緜竹。必自今中江水也。

論曰。延岑自廣漢入涪水以拒墊江。今合川。而岑彭下墊江。由江州復上都江。拔武陽。武陽今彭山縣。由今合州復回重慶府上。[illegible]此蜀人所以爲神也。史謂自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考訂之誤矣。

冬十月。盜殺岑彭於武陽。十有二月。吳漢將三萬人泝江而上。

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進拔廣都。

吳漢破述餘黨於武陽。帝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吳漢入成都。述自殺。族延岑。

論曰。光武得隴望蜀。其勢若易矣。而功反難。岑彭泝流討蜀。其勢若難矣。而功反易。何耶。以下辨河池、武都之阨塞。述能守之。城未易窺。而瞿唐爲蜀之天險。述不之守。而遠恃荊門虎牙以爲固。浮橋一燎。而述之技窮矣。然光武中興。復漢舊物。遠納隗囂一隅。斗絕之蜀。此其兒與井蛙何異。身死族滅。非不幸也。

蜀鑑卷二

曹操平張魯取漢中

漢獻帝初平二年。益州牧劉焉遣張魯襲漢中。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爲五斗米道。居於蜀。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建安五年。劉璋襲父焉位。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修。殺之而并其衆。○案後漢劉焉傳、三國志張魯傳。俱作魯襲殺張修。在璋嗣位前。此誤。　魯遂據漢中。與璋爲敵。

建安二十年。曹操擊張魯。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攻破之。

武都。今階州同谷武興等地。舊有白馬氐據之。

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

秋七月。操至陽平。魯遣其弟衛等據陽平關。操遣將夜襲破之。魯潰奔巴中。操遂入南鄭。

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操於是大饗軍士。七月至陽平。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操乘險夜襲。大破之。魯潰。奔巴中。操入南鄭。盡得府庫珍寶。　陽平。後漢史注。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也。又按寰宇記。褒城縣有漢陽關。在縣西北。漢時所立也。先主破夏侯淵於其地。水經注又云。白馬城亦名濜口。有陽平關。在今西縣。西縣乃古

沔陽去褒城縣七十里邑名遷徙未可知也郡縣志因謂曹操昭烈孔明皆嘗至關下未嘗越關則謨矣今大安軍五里亦有陽平關頗險要然非舊迹也

十二月操留夏侯淵張郃守漢中

操之留淵郃也以雞肋示外人外人莫察主簿楊修獨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也

論曰曹操英雄雖僞定一時再入漢中而不能下殆強弩之末非眞不可向也抑天留以遺昭烈孔明使萬世之三綱賴以不泯耶

昭烈君臣由江道入蜀

建安十六年昭烈自荊州將數萬人入蜀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

昭烈帝在荊州三顧諸葛亮於草廬問以計策亮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王室可興矣昭烈既破曹操張松說璋遣法正迎昭烈於荊州法正陰勸昭烈取益州昭烈疑未決龐統復贊之昭烈乃留諸葛亮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璋率步騎三萬人往會之歡飲百餘日

按昭烈自今重慶府入合州江路上水至涪即今綿州唐乾符間王助綿州富樂山碑云昭烈入蜀劉璋延之此山望見蜀之富盛飲酒樂甚故得名

璋推昭烈爲大司馬使擊張魯昭烈至葭萌

璋增昭烈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　白水軍按後漢史注公孫述將侯丹開白水關城西南有水關葭萌在今利州

昭烈自葭萌襲劉璋進據涪城

劉璋斬張松昭烈大怒召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幷其兵遂進據涪城

涪城今綿州

建安十八年昭烈圍雒城

雒城今雒縣

建安十九年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遂與張飛趙雲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

法正與劉璋書曰今翼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平分資中德陽三道並進將何以禦之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數道並進已入心腹恐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楽

滅巴置巴郡治江州江州縣名今重慶府巴縣是也劉焉分巴爲二墊江以上爲巴西治安漢今果州墊江以下爲巴東治江州墊江今合州是也江陽今瀘州犍爲今資榮嘉眉等地德陽今遂寧府趙雲自外水至瀘州分定資中嘉眉等地張飛自重慶入合州定遂寧果州等地衞時法正稱翼德入犍爲界平分資中德陽此正在雒城與璋書非能遙度於千里之外者飛自墊江上未嘗入犍爲資中也

昭烈進圍成都劉璋出降

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自武都密書請降昭烈令引兵屯城北城中震怖圍城數十日璋遂出降

吳蜀分荊州

建安二十年關羽屯江陵吳孫權遣諸葛瑾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呂蒙取長沙、桂陽、西郡零陵太守郝普固守

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者也遂於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　長沙在今潭州零陵在今永州桂陽在今郴州

昭烈至公安遣關羽至益陽爭三郡吳孫權進駐陸口使魯肅屯益陽以拒羽郝普以零陵降呂蒙

權遣書召呂蒙舍零陵急還助魯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遣客諭郝普以昭烈在漢中關羽在南郡無外援可恃普懼出降蒙即日引軍赴益陽　公安在今江陵府陸口在今鄂州蒲圻縣寰宇記有孫權城益陽在今潭州益陽縣寰宇記云有魯肅城常德府沅江縣有關羽屯兵之處名曰關州沅江亦益陽縣境魯肅關羽會語於此

昭烈求和於吳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

昭烈聞曹操攻漢中遣使通好於權遂中分荊州　江夏在今鄂州南郡今江陵府武陵今常德府

論曰荊州首吳尾蜀據腹心之會合二長以向中原上也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次也若中分而與吳共之則吳可以攻而蜀不可以守公孫述之困於夷陵是已惜哉昭烈君臣奮興之晩而三分天下僅有區區之一隅也

昭烈取漢中

建安二十一年張飛大破張郃軍於宕渠○案三國志・華國志・飛破郃事係建安二十年・

曹操既定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黃權言於昭烈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建安二十二年昭烈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曹操遣曹洪拒之

法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以圖巴蜀必有內憂故耳今舉衆取漢中必可克

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中可以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此不可失也.

昭烈從之. 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建安二十三年.魏曹洪及吳蘭戰於固山.蘭敗.死之.

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曹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乘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吳蘭.殺之.張飛馬超走. 固山未詳.

昭烈屯陽平關.

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昭烈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昭烈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馬鳴閣.寰宇記曰.在今利州昭化縣.按蜀志曹操曰.此閣乃過漢之平陰.咽喉之要害.恐非昭化也.廣石.陽平關西有廣石關.

建安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破夏侯淵於定軍山.斬淵首.

昭烈與夏侯淵相拒踰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遂使黃忠乘高鼓譟攻斬淵及趙顒.張郃引軍還陽平.明日.昭烈欲渡漢水攻郃.諸將以衆寡不敵.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謂郃曰.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可破也.既陳.昭烈疑不渡.淮遂固守. 定軍山.在今興元府西縣.興勢.在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

三月.曹操自長安出斜谷.至漢中.趙雲破其軍於漢水.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兵退.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墮漢水中死者甚多.明旦.昭烈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遮要.興元記云.曹操城在縣西北十二里.斜谷口遮要置軍處.

夏五月.操與漢中諸軍還長安.

操後嘗語人曰.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

昭烈遣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下之.劉封乘沔水.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以耽爲上庸太守.耽弟儀爲西城太守.定漢中地. 秭歸今歸州.房陵今房州.上庸西城皆今金州地.即漢地理志漢中諸郡也.

秋七月.昭烈即漢中王位於沔陽.以魏延領漢中太守.

沔陽今興元府西縣.

孫權襲荊州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自江陵攻樊.大破于禁龐德於漢水.

關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等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于禁遂降.殺龐德. 樊城在今襄陽府.

羽圍樊城.

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洶懼.滿寵謂曹仁曰.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乃殺白馬爲盟.同心固守.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陽太守傅方.皆降於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鋭.

呂蒙襲江陵取之.關羽退走.死於章鄉.孫權遂定荊州.

呂蒙屯陸口.勸孫權取蜀.全據長江.蒙遂稱病篤.權檄蒙還蕪湖.陰與圖計.遣陸遜代蒙屯陸口.遜深自謙抑.爲盡忠自託之意於羽.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以呂蒙爲大督.孫權又疏曹操.請討蜀自效.羽聞之.猶豫不能去.會傅方胡修皆死.羽遂撤樊城之圍.呂蒙至潯陽.羽所置江陵守麋芳.公安守傅士仁.皆降.蒙入江陵.撫其將士.封府庫以俟權至.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輿致之.即遣濬平武陵.斬其從事樊伷.以陸遜領宜都太守.關羽西保麥城.權命朱然斷其徑路.得羽及其子平於章鄉.害之.遂定荊州. 陸口今鄂州蒲圻縣.蕪湖今太平州.潯陽今江州.武陵今鼎州.宜都今峽州宜都縣.麥城在沮水上.水經注.沮水又逕麥城西.荊州記云.麥城東有驢城.西有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攻麥城.俗諺云.東驢西磨.麥自破.章鄉在漳水上.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又東過章鄉南.荊州記云.即楚交城.故老相傳昭王所築.並在今荊門軍當陽縣.

蜀失漢中三郡

蜀漢章武元年.孟達以上庸降魏.

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劉封不協.封侵凌之.達率部曲四千餘衆來降.魏主丕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達與夏侯尚等兵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丞相亮勸昭烈除之.遂賜封死.達後入城.登白馬塞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上庸.西城今荊州縣.房陵今房州.

昭烈攻荊州不利

章武元年.昭烈自率諸軍擊孫權.張飛自閬中會江州.飛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奔孫權.

章武三年.○案蜀志.三年作二年.昭烈至秭歸.遣黃權督江北諸軍.昭烈屯於夷道猇亭.

昭烈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請爲先驅以當敵.昭烈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蜀軍緣山行軍.勢

不得展。自當懼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矣。漢人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溪諸蠻夷。授以官爵。猇亭在今峽州夷陵縣。蹤跡夷滅。已不可考。佷山在今峽州長楊縣。武陵今常德府。

昭烈敗績於猇亭。

漢人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上疏於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敵師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它變。諸將先進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昭烈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死者萬數。昭烈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傅彤爲後殿死之。馬良亦死於五溪。黃權在江北。率其衆降魏。建平在今歸州。馬鞍山在猇亭。夷陵志云。夷陵要害。南有石鼻馬鞍猇亭。寰宇記云。今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山有石逕深若重門。劉主爲陸遜所破。燒鎧斷道。然後得免。

論曰。關雲長以萬人之敵。臥護荊州。昭烈君臣以爲長城。而墮呂蒙之詭計。昭烈勇於一決。以爭荊州。君臣於是俱失之矣。或謂是役也。昭烈不自將。而孔明長嘯以下荊州。則何如。曰。非孔明之志也。孔明固謂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又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又謂法孝直在。必能諫止此行。孔明蓋亦難之矣。曰。然則荊州遂可從之度外乎。曰。向使雲長自江陵出襄陽。而麋竺黃權有一人焉爲居守之計。則固可震撼中原。而無後顧之憂矣。雲長既死。雖孔明亦末如之何也已。

巴西太守閻芝遣馬忠將五千人至永安。

章武四年。〇案蜀志。四年當作三年。諸葛亮至永安。昭烈崩於永安。

永安今夔州奉節縣。

蜀鑑卷三

漢諸葛忠武侯北伐

蜀漢建興五年。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陽平沔之北。石馬或云陽平關北有白馬山。石當作白字之誤也。

建興六年。丞相亮出師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降。

亮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請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公從斜口來。亦足以達。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祁山在西和州長道縣東。寰宇記云。上有城極嚴固。開山圖云。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又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云。祁山縣去沮五百里。有人萬戶。沮在今沔州。天水南安。今秦州地。安定。今涇州地。三郡即隴右也。郿。今鳳翔府郿縣。箕谷。今鳳翔府寶雞縣子午谷。王莽所通。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從今洋州路。

魏遣將張郃拒亮。馬謖與郃戰於街亭。敗績。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亮以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

軍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趙雲鄧芝亦敗於箕口天水三郡復入於魏

街亭今秦州隴城縣有街泉亭即馬謖所敗之地寰宇記又載之南鄭誤矣西縣隴西郡有西縣今興元府有諸葛亮城樂史云亮拔隴西千餘家築城以處之

冬丞相亮出散關圍陳倉不克師還魏將王雙追亮亮破其師斬之

亮上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先帝之明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民窮兵疲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之與行勞費正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魏使郝昭守陳倉亮不能克糧盡引去　散關今大散關陳倉今鳳翔寶雞縣城是也寰宇記云陳倉有二城相連上城是秦文公築下城郝昭築

八年丞相亮攻武都陰平二郡拔之

亮遣其將陳戒○案華陽國志作陳戒與此合三國志作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遂拔二郡以歸　曹操嘗徙武都氐五萬餘落於秦州故丞相亮得取其地　建威水經注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導原建威西北鳳州圖經云梁泉縣有武侯城又有思計臺在城南武侯登臺籌畫因以為名華陽國志武都郡治下辨今成州一名武街有故道縣河池縣即鳳州也蓋武都乃今階成鳳州之地南鄭之喉襟武侯所必爭也陰平今文龍等州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案三國志華陽國志拔武都陰平築漢樂城俱在建興七年

昭烈即位於沔陽故漢中治沔陽今西縣是也以沔陽為漢城成固為樂城通鑑所書據華陽國志寰宇記云西縣有樂城在山上周三十里亮築以防遊當考

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來攻丞相亮次於成固赤坂

會天大雨棧道斷絕真等還　西城今金州子午谷在萬年縣斜谷今鳳翔府成固在興元府

建興九年春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師還郃追至青封破之郃中箭死

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司馬懿於上邽郭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至於鹵城亮既至又登山掘圍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上邽鹵城皆在今秦州青封通鑑云在今木門未詳

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運黃沙

寰宇志云漢水之東黃河水注之水側有黃沙屯亮所闢也今興元府有黃沙倉

建興十一年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伐魏夏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屯五丈原

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上五丈原諸將無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向隔絕隴道搖盪民夷非我之利也乃使淮屯北原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丈原在武功故縣今在鳳翔府郿縣水經注云積石原在渭水北即郭淮所據北原也

八月丞相亮薨於渭南○案蜀志建興十二年亮出斜谷屯五丈原秋八月亮卒華陽國志同此係在十一年誤

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懿巾幗懿怒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密授楊儀費禕等退師節度亮薨年五十四遺令葬定軍山不封不樹莫知所在　張宣公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漢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昭烈名義既正好賢之益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侯恢復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尤爲切至侯之廟深且遠矣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軍無私焉興圖之復已在日中不幸蚤謝匪天數然與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天將昌漢以侯舉措捕撿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

蜀漢蔣琬費禕保蜀

後主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丞相亮之薨至是五年

延熙五年將軍姜維自漢中還屯涪縣

延熙六年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以王平督漢中

先是蔣琬以丞相亮數出秦川糧運之絕迄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爲事有不獲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後主遣費禕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魏跨帶九州未易速得志且當分裂蠶食摧其支黨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思漢如渴宜以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從之維遂徙屯涪琬自漢中還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督漢中吳步騭朱然亦上疏於吳王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　魏以西城爲魏興郡在今金州上庸今房州涪今綿州

論曰蔣琬委去南鄭稱疾屯涪復無遠略非但不足於攻且不足於守然則乘漢沔以復漢中保涼州而役氐羌殆虛語耳蜀之不競琬之罪也

延熙七年，魏大將軍曹爽由駱谷向漢中，將軍王平拒興勢，遣大將軍費禕往赴救，魏師退，禕還成都。

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〇案元上疑脫夏侯二字。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過三萬，諸將皆恐，欲守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敏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遂帥前鋒，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爽兵拒興勢，不得進，涪軍及費禕兵繼至，遂引退。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　駱谷在鳳翔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云，漢魏通道也。興勢，今洋州興道縣有興勢山。駱谷入洋州，上屈曲八十里，下屈曲八十四盤。黃金戍在縣西北，張魯所築，水陸艱險，以黃金水得名。三嶺，關名，在蒿嶺南陽嶺北。

延熙八年，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漢守。

延熙九年，費禕還成都，大司馬蔣琬卒。

延熙十年，雍涼羌胡叛降漢，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

延熙十一年，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

延熙十二年，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

維至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韶等守之。魏郭淮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可不血刃而拔其地也。乃使泰率徐質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遂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鄧艾留屯泉北，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延熙十三年，姜維復入西平，不克。

延熙十四年，大司馬費禕出屯漢壽。

昭烈改葭萌爲漢壽。

延熙十五年，盜殺大司馬禕於漢壽。〇案蜀志及華陽國志，盜殺費禕，在延熙十六年。此誤。

姜維出師隴右

延熙十六年，姜維出師圍狄道。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負其才武，欲誘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衆，費禕常裁制不從，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圍狄道。司馬師使郭淮陳泰拒之，維糧盡退還。　陳壽蜀書云，維圍安南狄道。今熙渭州，安南今鞏州。

延熙十七年，姜維出師隴西，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徙居於綿竹繁縣。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出隴西，由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徐質與維戰，役將軍張嶷，漢兵

乃還。　狄道，今熙州渭州。臨洮，今洮州所治臨潭縣。河間當作河關，今西寧州龍支縣。

延熙十八年，姜維出師至狄道，與魏將王經戰，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駐兵鍾提。

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陳泰救其將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泰進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維進圍之。鄧艾與陳泰并力拒維。泰謂諸將曰，姜維提兵深入，當挫其銳氣。王經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破賊之時也。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攻，泰與交戰，維遁走，退駐鍾提。　枹罕，今河州。洮水源出西羌，北至枹罕，東入河。狄道，今熙渭坊州地。鍾提，在古狄道縣。

延熙十九年，姜維出師攻祁山，趣上邽，鄧艾與戰，敗績。

姜維在鍾提，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逸勞不同。狄道、隴西、安南、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彼從安南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維率衆出祁山，聞艾已有備，乃西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狄道，今熙州。隴西，今渭州。南安，今鞏州。祁山，今長道縣。渭水出今隴州渭州之間。上邽，今秦州。段谷水出秦州清水縣東山下。

延熙二十年，姜維出駱谷，次於芒水。

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艾不應。　駱谷在盩厔縣。沈嶺，寰宇記云姜維嶺在縣南五十里。長城，在華城華陰縣，秦晉分界處。芒水，水經注云，出南芒谷。

景耀二年，督漢中胡濟屯漢壽，將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〇案蔣斌，華陽國志作蔣舒，與蜀志異。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後主從之。　漢城在沔陽，今西陽。樂城在成固，今洋州。杜佑通典云，洋州郡之西鄉興道洋源皆爲漢成固舊城，今非故境矣。漢壽在今利州。

論曰，蜀之門戶，漢中而已。漢中之險要在漢，魏則陽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因陽平之圍守，而分二城以嚴前後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窺，而後其攻也使之莫能禦，此敵人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維之退屯漢壽也，撤漢中之備而爲行險僥倖之計，則根本先撥矣。異時鍾會長驅而入，漢中曾無一人之守，而敵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鄧艾之出江由，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後可見。嗚呼，姜維之亡蜀也殆哉。

景耀五年，姜維出師洮陽，與鄧艾戰，敗於侯和。維退住沓中。侯和，城名。其後符秦使王撫守侯和。

鄧艾鍾會取蜀

後主景耀六年。魏遣鄧艾鍾會等伐蜀。取之。

魏大興徒衆。命鄧艾鍾會諸葛緒等數道以並攻。姜維先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漢主不從。鄧艾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漢人聞魏兵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鍾會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頎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挫。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列陣以待艾。遂與子尚俱死之。譙周勸後主出降。後主從其計。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後主又遣使喻姜維使降鍾會。維降。將士以刃擊石。 陽安關口即陽平關。陰平橋頭即今文州橋頭。在白水上。水經注云。白水東北逕橋頭。甘松城名。在秦州。其後乞伏國仁升以為郡。今廢。松中是也。沓中近甘松。其後王澄自房陵欲奔沓中。

蜀鑑卷四

晉王濬自蜀平吳

晉武帝泰始十年。吳大司馬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陲。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乞特詔簡閱。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併力備禦。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西陵今峽州。建平今歸州。

咸寧二年。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

祜鎮襄陽。與陸抗對境。務與抗通和。會抗卒。祜上疏曰。蜀平之時。皆謂吳當幷亡。十有三年矣。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知者。不能為吳謀矣。咸寧四年。祜病。求入朝。面陳伐吳

之計。且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還鎮。舉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咸寧五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伐吳。

羊祜以王濬爲益州太守。濬大治舟艦。木柹蔽江而下。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虐。宜速征伐。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類無失事機。

太康元年。王濬唐彬會杜預王渾諸軍伐吳。

大舉伐吳。王渾出江西。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王濬唐彬擊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丹陽城即秭歸。

王濬克西陵。克荊門夷道二城。

杜預進攻江陵。克之。預等分兵以益濬攻武昌。克之

王濬自武昌徑趨建業。入于石頭。吳主皓請降。

王濬既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亦曠世一事也。濬自武昌徑趨建業。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兵勢甚盛。吳人見濬入。吳主。吳主聞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諸濬節鉞。明日當發。其衆悉潰。王渾遣信要王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建業。建康府。石頭城在建康。

論曰。秦自蜀伐楚。未得大志也。王濬以益州之力破丹陽。克西陵。下荊州。攻武昌。片帆而直指建業。遂平江東。其功偉矣。蜀保於上流之安危。亦大彰明較著矣。晉武之平吳。用蜀之力如此。而子孫之偏安於江東者。乃棄蜀弗顧。可勝言哉。

李特入蜀

晉惠帝元康八年。巴氐流人李特等自略陽入蜀。

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魏武克漢中。李氏歸之。遷於略陽。號曰巴氐。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窮乏。特兄弟賑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詔書不聽。敕劍閣禁之。戶曹李苾開關放入。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永康元年。李特入成都。殺前益州刺史趙廞。

趙廞陰有據蜀之志。以李特兄弟材武。厚遇之。詔徵廞爲大長秋。以耿滕爲益州刺史。廞遂殺滕。自稱益州牧。任用李庠。庠驍勇得衆。廞心忌之。會庠勸廞稱號。廞斬之。李特李流怨廞。引兵軍綿竹。廞遣費遠斷北道。屯綿竹之石亭。李特收兵得七千餘人。襲遠等軍破之。遂進攻成都。廞走廣都。爲從者所殺。

羅尚討李特

永寧元年。詔羅尚爲益州刺史。

特等聞尚來。甚懼。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牙門將王敦。廣漢太守辛冉。勸尚殺特。尚不從。

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以李特爲宣威將軍。

朝廷符下秦雍。使召還流民。又遣御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流民與討廞者將加封賞。辛冉疑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李苾以爲不可。尚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尚不從。冉苾與尚謀。欲殺流民。取其資貨。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相率歸特。特又以計激怒之。旬日之間。歸特者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尚。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至綿竹。勸特深宜爲備。特從之。

廣漢太守辛冉。犍爲太守李苾。襲李特營。不克。特攻冉於廣漢。冉敗奔德陽。特據廣漢。遂攻羅尚於成都。

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

太安元年。以張微爲廣漢太守。○案張微。晉載記。華陽國志。俱作張徵。惟嘉本紀作張微。疑微誤。　軍德陽。特攻微。取德陽。以其將蹇碩守之。李驤李流進攻成都。

太安二年。詔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阜進逼德陽。特遣任臧拒之。

羅尚遣兵討特。斬之。傳首洛陽。

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

李流至成都。羅尚閉城自守。

李雄襲擊孫阜軍。大敗之。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遂退。

雄。特子。德陽今遂寧府。墊江今合州。涪陵今涪州。荊州之軍自墊江上也。

李雄入成都

太安二年。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取郫城。李流徙屯郫。

汶山今茂州。郫城今郫縣。

李流卒。李雄自稱益州牧。治郫城。

羅尚襲郫城不克。退保大城。

李驤攻犍爲。斷羅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犍爲。特治武陽。今犍爲縣。輿地廣記云。即武陽縣地。犍爲郡由郡嘗治此而得名也。近世爲江鄉志者。乃謂治今彭山。非是。

李雄攻羅尚。尚由牛鞞水東下。雄入成都。

牛鞞今簡州安陽縣。即中水也。入江陽郡江。

羅尚抗李雄

永興元年。羅尚至江陽。

尚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荊州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又遣治中何松屯巴東。爲尚後繼。 巴東。今歸州。

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

巴郡治江州。今重慶府。

永嘉元年。尚施治閬成至漢安僰道。

漢安今資州。僰道今敘州。戍漢安所以防中水。戍僰道所以防大江。尚在江州而設戍於此。則猶爲南安以西皆爲雄有也。

秦州流民鄧定等。據成固。掠漢中。李雄遣李離等助之。遂陷南鄭。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伯等。○案華陽國志作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

永嘉二年。雄遣將軍李鳳屯晉壽。以寇漢中。詔以張光爲梁州刺史。治新城。

晉壽。漢葭萌縣。昭烈改爲漢壽。晉泰始中改爲晉壽。新城。魏文帝分漢中立新城郡。治房陵。

天水訇琦殺雄太尉李離。○案原脫李離二字。依華陽國志補。以梓潼降尚。驤及琦等戰敗死。○案訇琦殺李離。事在永嘉三年。又華陽國志。李特雄皆勢志。但云羅尚遣訇琦殺李離。驤以不克。李云李驤皆戰死。驤卒於晉成帝咸和三年。大同志言太傅驤入寇琅等攻。夷。爲所破殺。並衍文。此承其誤。

永嘉四年。荊州牧劉弘表譙登爲梓潼內史。登進攻宕渠。殺雄巴西太守。還據涪城。

譙登。周孫。居巴西。雄巴西太守馬脫殺登父。登詣劉弘請兵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募三巴屬漢民爲兵。克復州郡。登進攻宕渠。殺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 涪城今綿州。

雄以李國鎮巴西。天水文石殺國。○案文石。晉書作文碩。此從華陽國志。以巴西降尚。

巴西治閬中。晉志。充國宕渠安漢皆屬巴西郡。

折衝將軍張羅進據犍爲之合水。

華陽國志云。巴蜀爲語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西巴。張羅守合水。巴氐那得前。 合水。在今嘉定府龍遊縣。青衣水出於廬山之徼外。合於岷江。故謂之合水。

雄遣張寶襲梓潼。訇琦等奔巴西。

秋七月。散騎常侍。都督梁益二州。長陵侯羅尚薨。

論曰。李特父子。乘晉室之亂。跳梁於蜀土。羅尚一庸人爾。徒以晉室方伯之權。猶能誅特而抗雄。雄雖

僭號於蜀。漢中三巴之地。固非其有也。當是時中原政亂。劉弘雖死。而瑯琊在建業。陶侃在武昌。蜀之衣冠南下荊州者十餘萬。譙登等猶能崛起以自立。使江左君臣尚跨有荊益之規模。任陶侃以討賊之責。驅蜀土之人士西歸以興復。則雄豈遂爲逋誅不討之寇哉。惜乎茂弘士行爲謀之不遠。而遂委蜀於賨夷也。

李雄僞定蜀地

永嘉四年。以皮素爲益州刺史。羅宇殺素於巴郡。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官屬表韓松爲刺史。治巴東。

李雄遣李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之子宇惡登。不給其糧。皮素至巴郡。欲治宇罪。羅宇使人夜殺之。暴重還殺宇。巴郡亂。官屬表監軍韓松爲刺史。

永嘉五年。李驤拔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遂拔巴西。太守文石死之。始定巴西梓潼地。

驤攻登於涪城。登食盡援絕。驤攻之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叛者。正月拔之。遂乘勝拔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爲雄有。雄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不屈。雄殺之。

雄遣師攻僰道。犍爲太守魏紀棄城走。江陽太守姚襲死之。

僰道。今敘州。犍爲治今敘州犍爲縣。資中牛鞞南安諸邑皆隸焉。江陽。今瀘州。雄始定其地。

氐隗文等作亂。暴重討之。重殺刺史韓松。自領其事。

隗文等反於宜都。在峽州。

巴東將吏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之。表王異行刺史。隗文等驅略吏民以降於雄。

華陽國志曰。巴中無復餘種矣。三府事。謂平光將軍、益州刺史、西夷校尉。

江陽太守張啓殺刺史王異而代之。啓卒。官屬表涪陵太守向沈代啓。南保涪陵。○案華陽國志。事在永嘉六年。

愍帝建興元年。向沈卒。蜀郡太守程融等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將吏民北出至巴東。雄將李恭費黑等獲之。

於是自巴郡以東皆爲雄有矣。

涪陵王逝。巴西王建。寇漢中。梁州太守張光遣參軍晉邈擊殺之。建子靖楊虎收餘衆屯於厄水。光遣子孟萇討之。不克。

厄水。在南鄭縣東。

成都氐王楊難敵遣兵救楊虎。與張孟萇。孟萇敗績死之。光卒。州人立胡子序領梁州。楊虎難敵攻序。序棄城走。

建興二年。漢中民張咸等逐楊難敵。以其地降於蜀。遂定漢中。

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寧州刺史。李恭爲荊州刺史。

以鳳鎮漢中。回謀南中。恭控巴東也。

九十六冊 16B 244

蜀人杜弢等流徙荊湘

晉泰安二年。益州流民十餘萬戶徙荊州。

李特之亂。三蜀流民逃南入東下。城邑皆空。野無煙火。其入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鎮南將軍劉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才授用。流民稍安。

永嘉五年。蜀人李驤殺樂鄉縣令。南平太守應詹、醴陵令杜弢擊破之。

巴蜀流民布在荊州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應詹與杜弢擊破之。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祖植有名蜀土。才學著稱。州舉秀才。爲成都別駕。巴氐流民入蜀。羅尚奔追之。弢勸尚寬流民一年。尚不從。弢辭秀才板歸家。李特反。弢避地荊州。應詹愛其才而禮之。辟爲醴陵令。驤聚衆屯樂鄉。弢擊破之。

荊州太守王澄討驤。驤請降。澄詐而襲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

益州流民起兵湘州。奉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

李驤既死。流民益怨恨。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流民汝班進碩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杜弢時在湘中。衆兵推爲主。眺委城走。攻下郡邑。

征南將軍山簡鎮夏口。弢具陳其事。簡尋卒。

王澄遣王機擊弢不克。澄徙治孱陵。

永嘉六年。以周顗爲荊州刺史。王敦遣陶侃尋陽太守甘卓共擊弢。王敦殺王澄。

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遣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王敦疑王澄與弢通信。縊殺之。

建興元年。周顗屯潯陽。弢掠其人口。陶侃遣朱伺救之。伺大破弢師於武昌。拜侃荊州刺史。

陶侃兵敗於杜曾。王敦表侃白衣領職。侃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侃官。

建興三年。杜弢移書應詹。請降於琅琊王。王許之。

弢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値。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所知也。客主難久。嫌隙易結。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擁其黨帥。惟恐筭不經遠。力不陷堅爾。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變。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元覽。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慕義。乃骨肉之施。此公喪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不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係於三川。威則威矣。然吾衆爲未以爲檻。昔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縱之以遠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

軌遠於四海。道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府。踐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徵榷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介抱枉於時。不辭於大府耶。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救李陵。雖刑殘而無愧。足下抗威千里。聲播賊衡。遊宣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宿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牋令。時達盟府。逆大使光臨。使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諸紐於紀綱。爲一康於聖世。使吾廟列羲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攄清方夏。卻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申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投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顧吾忠誠。則汝嶽存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惟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苟可全生。其音識然。鳴鳴十餘萬口。亦勞捧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武。血誠不亮。益州受殃。不惟鄙言而已。詹哀之。乃啓呈弢書。幷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淸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儋邵界。其眞心堅白。脫所委悉。李驤爲變。樂鄉劫掠。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堙敵血。義氣慷慨。會騷攻燒南平。弢遂東流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糾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附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弢今若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欽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冠運之會。思弘遠猶。故將赦射鉤之誅。各貫斮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康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怨。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宏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 通鑑不載弢與應詹書。本末今具列如右。蜀土流移十萬餘家。雖散不保。此大事也。豈宜略邪。按此乃陶侃上惲王敦規模不大。不能招納弢等。欲討殺以論功耳。今史以成敗論人。乃謂弢等請降於元帝。帝不許。觀弢與詹書。則先未嘗請降而不許也。又謂弢僞降於山簡。皆非其實。讀史者以意逆志可也。

以弢爲巴東監軍。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其降。諸將攻弢不已。弢遂殺運。遣其將王貢入武陵五谿。斷官軍運道。

弢既受命。諸將徇功者攻之不已。弢不勝忿怒。殺運復反。 武陵。今常德府。路通五谿蠻。

陶侃應詹進攻杜弢。弢將王貢出降。弢遁走不知所在。

侃等諸軍齊進。弢乃逃遁。不知所在。城中金寶溢目。應詹一無所取。惟取圖書。莫不嘆之。 晉史應詹傳。稱城中金寶溢目。豈有賊而收圖書者乎。此皆梁益流徙之衣冠也。悲夫。

論曰。蜀之流民十餘萬家。流徙東下。劉和季在江陵。給其田疇。山季倫在夏口。接其歸附。庶乎招懷之略矣。四方騷擾。江左獨安。瑯琊君臣。念流離之及境。隨才授任。援之甲兵。及其鋒而用之。李雄僭號。而魚復江關。曾莫之守。向可長驅而復舊物。合二長以問中原也。王處仲剛愎猜忍。不忠王室。陶士行亦不知此。乃以討杜弢爲莫大之功。振旅紀勳。由此專任上流。則亦陋矣哉。愚觀士行與溫太眞共討蘇

峻。獨以不貞臨命殺斂。且恃其區區之巇峙。欲貳其勤王之誠。心事之不純。抑亦可知。是雖神機明鑒。克勤小物。功烈之在行者如彼。其卑也。爲得爲忠順如孔明者乎。然巴氐至蜀者二萬人。爾而蜀士衣冠。不務料鄉閭爲討僭逆守墳墓之計。乃輕脆易襲。率然東下。陷踏異鄉。陷於誅死之罪。杜弢之事。其亦蜀士之永鑒與。

元溫討李勢

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荊州刺史元溫伐蜀。拜表遂行。

溫將伐蜀。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勸之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蜀。拜表即行。

溫軍泝魚復。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 魚復。今夔州奉節縣。

永和三年三月。溫軍至青衣。漢主勢遣李福、李權向彭模。昝堅引兵向犍爲。

福等自山陽趨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 青衣。今嘉州。山陽。在廣都。合水。今嘉定府龍游縣。鴛鴦碕。華陽國志蜀守記並載在今敍州南溪縣。昝堅與溫。故迂路怯懦。引兵自鴛鴦碕向犍爲也。犍爲。今敍川府犍爲縣。

溫至彭模。昝堅至犍爲。還自沙頭津。衆潰。

溫至彭模。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縣軍深入。若分兩軍。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釜甑。齎三日糧。示無還心。勝可必也。乃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昝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比至。溫已軍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 沙頭。在今崇慶府新津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

溫長驅至成都。李勢降。

勢悉衆出戰於笮橋。袁喬督士卒戰。大破之。勢輿櫬出降。 舊史稱李勢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然後出降。通鑑亦言走之葭萌。此俱誤也。成都去葭萌何但九十里。勢降表言即日到白水城。姑少避溫鋒耳。豈眞走至葭萌白水者。晉史大抵舛誤無法。司馬公辨之。亦時有不精耳。

四月。溫振旅還江陵。

溫留成都三十日。李勢降表以三月十七日降溫也。李特以惠帝元康八年入蜀。特子雄。雄傳姪班。子期殺班。李驤子壽殺期。壽傳子勢。六世。至永和三年滅。凡五十年。

論曰。李雄之據蜀也。北不得漢中。而懼唐鄧。預又無一夫之守。二門悉開。洞見堂奧。元溫之泝魚復也。徘徊以觀八陣之圖。如入無人之境。而遂制蜀之死命矣。嗚呼。然後知陶士行坐鎭荊州四十一年。曾

不加一矢於僭僞。眞不忠於晉室也哉。

李壽縱獠於蜀

晉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壽從牂牁引獠入蜀。

李雄時。嘗遣李壽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傍郡戶三千已上以實成都。又從牂牁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爲獠居。蜀本無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家。獠遂挾山傍谷。與土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不爲編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履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難以道義招懷也。 北史不載李壽縱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禍之因。賴李膺益州記詳著其始。惜司馬公之不及此也。象山未知何地。曰。蜀之衣冠。流徙荊湘。而名郡樂郊。皆爲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猶未已也。文物之不逮於南京。幾數百年。職此之由。自蜀通中國以來。得禍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鑒哉。

蜀鑑卷五

江左不用蜀

晉咸康元年。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漢主壽擊敗之。壽遂發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案晉紀事在咸康二年。

永和三年。荊州刺史元溫伐蜀。取之。蜀故將鄧定隗文等反。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涪城。今綿州。德陽。今遂寧府。

振威將軍蕭敬文殺楊謙於涪城。遂取巴西。通於漢中。

永和四年。益州刺史周撫擊范賁斬之。益州平。○案晉紀事在永和五年。

賁。范長生之子。隗文等立爲帝。

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懸鉤。

趙主石虎死。國亂。雍州豪傑遣使告晉司馬勳。帥衆赴之。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餘人。 水經注。渭水又東。駱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水北流。逕長城西。

司馬勳釋懸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宛城。南陽縣。

永和十年。溫大舉伐秦。遣司馬勳出子午道。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　子午道從杜陵徑漢中。均口。南鄉。淅川。皆在今鄧州。武關。今商州。春秋左傳哀公四年。少習即武關也。

司馬勳掠秦西鄙。

元溫別將進擊靑泥城破之。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大敗之。元中又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溫至灞上。秦太子萇退屯河南。秦王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泥水。泥水經注。北歷嶢柳城。魏置靑泥軍於城內。故謂之靑泥城。即嶢柳關。亦名藍田關。白鹿原。三秦記云。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遊此。因得名。並在京兆府藍田縣。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

女媧堡。寰宇紀云。藍田山有女媧氏谷。或云今金州有女媧山。非也。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於陳倉。勳奔漢中。

王猛謂元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溫兵不利。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司馬勳自陳倉奔漢中。涼秦州刺史王擢亦奔略陽。　灞水出京兆府萬年縣灞城。秦穆公所築。

哀帝興寧三年。益州刺史周撫卒。以其子犍爲太守楚代之。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

梁州刺史司馬勳舉兵反。圍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溫遣朱序救之。

勳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引兵入劍閣。圍周楚於成都。

海西公太和元年。荊州刺史元豁遣元羆攻南鄭。討司馬勳。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獲之。大司馬溫斬勳。傳首建康。

簡文帝咸安元年。益州刺史周楚卒。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爲益州刺史。

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乃以周仲孫代楚守蜀。

孝武帝寧康元年秋七月。大司馬溫薨。

論曰。晉室南渡。中原非復晉有。猶曰五胡蠭起。力未易支也。若夫吳蜀脣齒之邦。孫劉連衡。用之以抗曹魏矣。桓溫之取蜀也。擇忠信之長。嚴毅之帥。滋殖其生齒。教誨其人民。招集其流離。驅逐其蠹賊。庶幾積年之汙俗。咸與惟新。然後命一將以出秦川。而自將以向宛洛。孔明之志。庶幾少伸矣哉。軍至灞上。徒出而歸。司馬勳犄角之師。曾何足仗。西土之變未艾也。溫死而苻堅得蜀矣。堅疑之難信乎。

苻堅取蜀

晉寧康元年。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

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戰於靑谷。亮兵敗。奔西城。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

靑谷未詳。西城今金州。劍門今重慶府。

秦梁州刺史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守涪城。母爲朱彤所獲。虓遂降於安。安克梓潼。

荊州刺史元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至綿州。帥騎五千奔於南中。

秦遂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於秦。仲孫坐失守免官。

秦苻堅以楊安爲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鎭仇池。

墊江。今合州。仇池。今成州。

元沖以毛虎生爲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以虎生子球爲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建平。今歸州。巴西治今閬州。巴東治今夔州。

寧康二年。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鄧羌討之。

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元石虔帥衆二萬及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瑤石虔屯巴東。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晉屬廣漢郡。縣有五城山。故名。臧宮破延岑。亦於此地。

張育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秦楊安鄧羌與育敗之。鄧羌敗晉兵於涪西。楊安敗張重尹萬於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

益州復入於秦。　苻堅雖得蜀。而夔路未嘗失。所以晉不久復得之也。

晉孝武太元三年。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秦既得蜀。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明年拔之。韋鍾遂圍西城。　魏興。在今金州。治西城縣。

太元四年。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秦將張紹等敗之。虎生退屯巴東。韋鍾拔魏興。吉挹死之。

寰宇記。吉挹爲梁州將。○寰原本作都晉。依寰宇記改。爲苻堅所敗。於縣南九里峻山築城。攻圍不下。名吉挹城。巴中。今夔路。巴東。今夔州。

太元六年。秦王堅以裴元略爲巴西梓潼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穆帝永和三年。梓潼郡僑置巴西。治今綿州。苻堅因之。

太元八年十一月。苻堅入寇。大敗於淝水。

晉復取蜀

太元八年夏五月。元沖帥衆十萬伐秦。遣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秦遣張蚝姚萇救涪城。

張魯出斜谷亮引兵還元沖數伐秦蜀無功而還但拔蜀兩邑

　五城今潼川府中江縣涪城今綿州

太元九年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等將水陸兵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秦遣王廣回拒之

　巴郡治今重慶府巴縣

姚萇叛秦王堅秦益州刺史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

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太元十年秦益州刺史王廣以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廣帥所部奔還隴西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丕蜀人爲江陵太守　秦政方亂而蜀人之歸秦者三萬人以夷獠亂其城邑而皆不暇謀也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刺史李丕復取益州以廣州刺史羅友爲益州刺史鎭成都

　裕討譙縱

晉安帝元年二月元玄僭位○案通鑑桓元僭位在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此文疑有譌脫益州刺史毛璩傳檄遠近討之進屯白帝

　玄僭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玄以元希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之璩仍率衆次於白帝　白帝今夔州

毛修之及馮遷斬玄於江陵

　玄以乘輿幸江陵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遂與毛祐之費恬擊玄益州督護漢嘉人馮遷抽刀斬玄乘輿反正於江陵

元振復陷江陵

毛璩遣將攻漢中斬元希

義熙元年毛璩帥衆三萬順流東下討元振璩遣其弟瑾出外水參軍譙縱反殺毛瑾於涪城璩還成都爲縱等所殺

　毛璩遣其弟瑾出外水參軍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於水引出之共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固辭暉縛縱於輿襲毛瑾於涪城殺之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共殺璩及弟瑗　外水今大江也庾仲雍云江城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內外水之所以名也江城縣即今重慶府涪水水經云出廣漢涪縣之小廣漢南入於墊江所謂內水也涪城今綿州墊江今合州內水之所委也五城水口在郪縣今中江縣水也中江自有一水入於涪即漢時所云廣漢郡有洗水臧宮穿破延岑於此水水經注云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此甚誤江水未嘗絕綿洛又逕五城而至廣都涪水亦未嘗逕五城與綿洛初無相干廣都又在五城之上非下流也舛誤甚矣大抵蜀自後漢以來由廣漢而下涪水多逕五城亦爭戰之地今中江縣也

義熙二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於白帝破之

　譙縱以弟洪爲益州刺史子明爲巴州刺史屯白帝

劉裕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等討之修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還白帝

　宕渠宋於墊江治東宕渠郡今合州

義熙三年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擊楊承祖斬之

　馮遷漢嘉人手刃元玄者爲鄉郡太守

劉裕表襄陽太守劉敬宣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義熙四年劉敬宣與諸將至黃虎譙縱遣譙道福拒之敬宣引軍還

　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及將軍文處茂時延祖等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王秦王興遣姚賞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遣譙道福悉衆拒險相待六十餘日敬宣不得前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　黃虎在今潼川府通泉縣寰宇記云有黃虎川

義熙六年譙縱遣桓謙譙道福寇荊州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於枝江

　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道規追斬謙　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

譙道福陷巴東

　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巴東今夔州○按自譙道福陷巴東至毛此原本誤連上修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義熙八年太尉劉裕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帥臧熹劉鍾等伐蜀

義熙九年六月朱齡石從外水入成都臧熹從中水入廣漢

　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慮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曰至白帝乃開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　外水都江水自江陽、南安、平漢、入成都內水涪水自墊江、德陽、黃虎、上涪中水發源爲綿洛瀨三水自江陽泝流上富義、資中、牛鞞、上廣漢

論曰劉裕之發函書即岑彭自墊江還江州泝都江上武陽之故智也

譙道福鎭涪城

　以備內水

譙縱遣侯暉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朱齡石帥諸軍攻克之

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侯暉譙詵火岸築城以拒．朱齡石以天時盛熱．欲養銳息兵．劉鍾曰．不然．賊因兵守險者．懼不敢戰也．蓄銳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知人虛實．譙道福以涪軍來．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城．若蓄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潰矣．秋七月．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平模．今彭山縣．

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

牛脾．今簡州陽安縣．此中水所經由也．打鼻．寰宇記．彭山縣有鼎鼻山．亦名打鼻．蓋小苟所據也．

譙縱棄成都．朱齡石入成都．縱自殺．獲譙道福於獠中斬之．

蜀鑑卷六

氐羌楊氏據武都

晉惠帝元康六年．略陽氐羌楊茂搜保仇池．

初．略陽清水氐楊駒始居仇池．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爲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爲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彊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爲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　仇池．在今成州．卽武都也．

愍帝建興二年．楊難敵楊虎攻漢中．刺史張光子孟萇死之．梁州入張咸．起兵逐難敵．

元帝建武二年．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案宋書氐胡傳．楊茂搜卒于晉愍帝建興五年．

茂搜長子難敵．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　下辨．今成州．河池．今鳳州．

永昌元年．趙主劉曜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難敵稱藩於趙．

明帝太寧元年．楊難敵與弟堅頭奔漢中．趙遣擊之．以田崧鎮仇池．難敵請降於蜀．難敵還武都．

秦州刺史陳安據隴右叛．趙主曜擊殺之．難敵懼．奔漢．

初．曜以田崧鎮仇池．難敵旣迎降．遂還武都．據險不服．雄遣李稚出白水．李壽出陰平．以擊難敵．難敵遣兵拒之．壽不得進．李稚及李琀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稚琀深入無繼．皆爲難敵所殺．

太寧三年．楊難敵襲仇池克之．殺田崧．

成帝咸和三年．趙劉朗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

朗掠三千戶而歸．

咸和六年．蜀李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成和九年．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

毅自稱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爲右賢王河池公．遣使求稱藩．

成康四年．仇池氐楊初襲殺毅．自立爲仇池公．○案宋氏胡傳．事在成康三年．北魏書氐傳同．

初殺族弟．稱臣於趙．

穆帝永和九年．秦攻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

永和十一年．楊毅弟宋奴刺殺楊初．初子楊國殺宋奴．自立爲仇池公．元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

求和十二年．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四年．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海西公太和三年．楊世稱藩于晉．以世爲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武都太守．世又稱臣於秦．

太和五年．楊世卒．子纂立．

世始與秦絕．叔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西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纂亦降秦．以統爲南秦州刺史．○案晉載記苻堅傳．與此同．宋書氐胡傳．北魏書氐傳．則云太和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緊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擁．是統已前被殺．無降秦事．未知孰是．

秦西縣侯雅楊安姚萇等伐仇池．楊纂帥五萬之衆拒之．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兵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纂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爲南秦州刺史．以楊安鎮仇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不克．

廣與楊安戰．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還守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

秦王堅伐蜀陷之．以楊安鎮成都．王統鎮仇池．

太元十年．楊定自稱仇池公．

秦以楊定爲雍州牧．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

太元十九年．楊定攻西秦．兵敗死．定弟盛稱仇池公．遣使稱藩．

秦王苻崇爲西秦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乾歸遣將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太元二十一年。封楊盛爲仇池公。

晉安帝義熙元年。仇池王楊盛據漢中。

譙縱反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秦伐仇池。攻漢中。拔成固。楊盛請降于秦。

秦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

義熙三年。楊盛遣苻宣入漢中。刺史王敏攻之。盛軍遂口。敏退屯武興。○案氐胡傳。姚興遣王敏攻城。因梁州刺史苻宣求救於盛。盛遣軍次遂口。敏退。事在義熙元年。

盛復通於晉。以大將軍授之。 遂口。在陽平關。武興。今沔州。

義熙十年。後秦伐仇池。不克。

楊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趙琨等攻之。姚恢出鷲峽。姚渠上羊頭峽。胡翼度出汧城。興自雍赴之。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曰。先帝神略無方。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爾。使君具述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

義熙十二年。楊盛攻秦祁山。拔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封楊盛爲仇池王。

宋文帝元嘉二年。楊盛卒。子玄立。

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玄立。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元嘉三年。龐諮據武興。四庫全書考證。原本闕上有秦字。謹案通鑑。吉翰爲梁秦二州刺史。蕭守始平。楊道護武興。此蓋節略其文而致誤耳。今刪。 楊難當將兵拒諮不克。

難當。玄弟。

元嘉四年。楊玄圍秦梁州刺史赫連輔政於赤水。

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口逃還。 駱谷見上。注水經云。駱谷南逕仇池郡。

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魏遣公孫軌奉策拜玄。玄不出境。軌責讓之。玄懼而郊迎。

元嘉六年。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元嘉九年。難當以保宗鎮宕昌。以其子順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難當囚之。

宕昌。西羌國名。今西和州界。後五年。釋保宗之囚。使鎮董亭。

楊難當遣司馬飛龍寇蜀。逐陰平太守。益州刺史劉道濟擊斬之。

益州刺史劉道濟專斂刻虐。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宗室。往依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道濟擊斬之。蜀人趙廣等因是爲亂。殺道濟。以司馬飛龍爲名。後蕭思話遣裴方明討之。踰年而後定。

元嘉十年。楊難當襲漢川。克之。

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宋帝乃自徒中起蕭思話代之。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白馬。又攻葭萌。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遂有漢川之地。 水經沔水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之地。帝蠲復其鄉。更名曰縣。目曰洋川。以表其祥。

元嘉十一年。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復取漢中。

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爲前驅。緣道收兵。進據磝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城。思話擊破之。健甲子退保下桃。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蕭承之以猾擊之。氐不能當。走據大桃。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甄法護賜死。蕭思話徙鎮南鄭。初。盛據漢中。刺史范元之等皆治魏興。惟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故思話徙焉。 寰宇記云。黃金城。張魯所築。水經漢水注云。漢水東逕小大黃金南。注云。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旁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皆容百許人。以其峻險。故以金鐵制名。下桃城南城北城在城固。皆今洋州眞符縣地。或言韓信所立。或言張良所築。葭萌水。華陽國志曰。漢水有二源。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

元嘉十三年。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改元建義。然猶貢奉宋魏不絕。其後復稱武都王。

魏楊難當據上邽降之。

楊難當據上邽。魏遣師討之。先遣崔頤齎詔書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守下辨。

元嘉十六年。楊難當寇魏上邽。

・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元嘉十八年。楊難當寇漢川。詔裴方明討之。

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劉眞道○案宋書本紀作劉眞道。而氐胡傳又作劉道眞。未知孰是。擊沖斬之。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詔裴方明討之。

元嘉十九年。裴方明克楊難當。難當奔魏。以楊保熾守仇池。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辨、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苻弘祖守蘭皋。使其子和將重

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追和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子虎。
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
冀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濁水。水經注。白水之異名也。

元嘉二十年。魏擊仇池取之。
楊保熾走。

魏殺武都王楊保宗。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屯葭蘆城。
楊保宗謀叛魏。魏河間公齊鎭駱谷。誘保宗送平城殺之。鎭東司馬苻達遂據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遣古弼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鎭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詔以文德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葭蘆。水經注。羌水又逕葭蘆城南。寰宇記。在文州曲水縣城五十里。

宋姜道盛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城。不克。
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戰死。

元嘉二十四年。魏人毀楊文德敗走漢中。
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守五郡氐皆應之。魏仇池鎭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棄漢中。宋人削其爵土。〇案在宋氐胡傳。事在元嘉二十五年。

元嘉二十七年。取陰平平武郡。以楊頭戍葭蘆。
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楊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

元嘉三十年。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鎭將苟莫干將突騎救之。道成等引還南鄭。

孝武帝孝建二年。以楊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
元和。保宗子也。宋以其初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爲魏所執。而爲宋堅守無貳心。王玄謨請以頭爲西秦州刺史。安輯其衆。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即以授頭。必能捍禦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明帝泰始二年。以楊僧嗣爲武都王。
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奔魏。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蕭惠開復遣兵至梁州。楊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閒使以聞。以僧嗣爲武都王。惠開自益州舉兵。多任刑誅。蜀人猜怨。合兵圍成都。上赦其罪。圍亦解。

蒼梧王元徽元年。楊僧嗣卒於葭蘆。弟文度立。降魏。
魏以文度爲武興鎭將。

順帝昇明元年。楊文弘襲魏仇池陷之。魏皮歡喜等討之。文弘棄城走。魏拔葭蘆。斬楊文度。以其弟爲武

都王。
魏皮歡喜等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爲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

齊高帝建元元年。魏葭蘆鎭主楊廣香降於齊。

建元二年。齊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爲武都王。鎭武興。

武帝永明四年。氐王楊後起卒。稱入集始立。
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爲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爲武都王。

永明十年。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擊破之。集始走還武興。請降於魏。

明帝建武二年。魏圍南鄭不克。
魏仇池鎭將拓跋英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誘仇池諸氐斷其運道。英全軍還。

建武四年。氐帥楊靈珍來降。遣其弟襲武興王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亦來降。魏遣李崇代之。克武興。楊靈珍奔齊。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慕容拒從它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敗走。獲其妻子。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靈珍爲仇池公武都王。

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楊集始自齊降魏。守武興。
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魏梁州刺史楊椿遣集始舊。開以利害。集始遂降魏。魏人還其爵位。使守武興。

梁武帝天監二年。楊集始卒。子紹先立。
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天監四年。漢中太守夏侯道遷殺楊靈珍。以漢中叛降於魏。
夏侯道遷爲南譙太守。奔魏。魏使道遷從王肅鎭壽陽。以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州刺史莊丘黑鎭南鄭。以道遷爲漢中太守。黑卒。詔以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謀降於魏。先是楊靈珍來奔。以爲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遂送於魏。魏以邢巒爲征梁益諸軍事。魏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將擊走之。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附於魏。攻景民斬之。〇案北魏書邢巒傳。巒表氐侍遣不降。遣巴州刺史嚴元思往攻之。與此異。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遂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遣軍以逼之。梁遣孔陵戍深阬。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巒遣王足將軍擊破之。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石亭。水經注。漢水逕西石亭。深阬。在今梁州北。南安。李膺記云。宋置南安。在今劍州。成

縣南。石固。在利州西。今名石同銘。按南鄭非魏能取之。乃夏侯道遷以之降魏也。然魏得仇池。則漢中亦漸孤矣。

天監五年。魏執楊紹先滅之。置東益州。

紹先稱帝。集起集義稱王。圍魏關城。邢巒使傅豎眼破之。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又改爲東益州。　按武都郡。即今階成鳳河文五州之地。自晉惠帝元康六年丙辰。楊茂搜據之。至梁天監五年丙戌。爲後魏所滅。凡二百一十一年。

論曰。蜀。長江之上流也。褒斜漢中。蜀之門戶也。武都。又漢中之藩籬也。江左君臣。視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爲長江全勢。無俟乎蜀也。蜀與漢中。置之度外。而區區氐羌。遂得以據四州之險。歷二百年而後亡。然無武都則無漢中。無漢中則無蜀。蜀非梁有。一傳爲陳。而江左之勢孤矣。已事之覆轍。可不鑒乎。雖然。以武都四川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國者二百年。曾謂以吳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

蜀刺史始不專用武人

齊武帝永明二年。始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

晉代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帝以始興王鑑爲刺史。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塹上。韓武方出降。僚佐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晉宋齊梁益州刺史。　晉周撫。　周楚。撫之子。　周仲孫。　羅友。　司馬軌之。　鮑陋。　宋張茂度。　劉道濟。致趙廣之變。　甄法崇。　周籍之。　蕭惠開。多任刑誅。晉原一郡反。　齊始興王鑑年十四。　劉悛。爲江淹奏贓貨鉅萬。在益州治金浴盆。　梁劉季連反。　魯休烈。　鄧元起。　蕭淵猷。　蕭淵藻。　武陵王紀十七年。　見於史者十九人。

論曰。巽巖李氏曰。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四代咸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譙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且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厭用於晉宋齊梁。諸失在於不能招徠之也。愚按蜀之士大夫。狼狽於杜弢之流徙。於譙縱之衝突。非復兩京之舊矣。爲益州刺史者。類無豈弟之政。一始興王鑑。乳臭少年。粗好文學。而蜀人已歸之。邢巒所謂蜀之民望文學風流。亦爲不少。率居山谷。不獲仕進。則流風餘俗。豈盡泯哉。李文簡公之論。其亦深究當時之實哉。

魏邢巒謀伐蜀

梁天監四年。魏統軍王足進攻涪城。

梁將魯方達王景胤等三十九人皆敗死。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

魏梁州刺史邢巒上表請伐蜀。不報。魏王足奔於梁。巴西復降於蜀。

巒上表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劣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能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常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迹。是以鬱快多生怨望。比道遷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梁遣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王足自魏奔梁。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　南安。今劍州普成縣。涪。今綿州巴西縣。晉穆帝永和中。於梓潼郡僑置巴西。宋元嘉十五年。割屬益州。爲巴西梓潼二郡。治故涪。今名巴西縣。

梁魏爭漢中

梁天監十三年。魏遣高肇督步騎侵益州。梁遣任太洪襲之不克。

魏將步騎十五萬。命傅豎眼出巴北。羊祉出涪城。奚康生出綿竹。甄琛出劍閣。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虛動大衆。舉不謹始。悔將何及。不從。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梁遣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

招誘氐羌，絕魏運路，會魏大軍北還，大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進圍關城，堅眼遣委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大洪棄關城走還。

天監十四年，晉壽歸於梁。

傅豎眼性清素，氐獠懷之，元法僧代之，素無治幹，加以貪殘，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魏也，殺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

天監十五年，梁張齊圍武興，魏擊敗之，復取東益州。

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遣使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其妻劉氏拒戰百有餘日，梁兵遂退，張齊復出白水侵葭萌，傅豎眼敗之，齊走還，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普通六年，梁蕭淵猷圍魏和安於小劍，魏淳于誕擊敗之。

淵猷圍和安於小劍，遣其將樊文熾潛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魏淳于誕焚其柵，乘而擊之，文熾大敗，僅以身免。

大同元年，梁鄱陽王範樊文熾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和來降，晉壽歸于梁。

敬和，豎眼之子也。

梁蘭欽引兵攻南鄭，梁州刺史元羅降，南鄭歸于梁。

自天監四年漢中入于魏，凡三十年而歸于梁。

梁簡文帝天寶二年，魏侵梁南鄭。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循不可，魏宇文泰遣達奚武取漢中，循遣參軍劉璠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川刺史楊乾運救之。

梁元帝承聖元年，梁遣兵救南鄭，魏人敗之。

楊乾運至劍北，達奚武逆擊破之，劉璠還至白馬西，為武所獲，送長安，宇文泰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民請屠之，泰將許之，璠請之不許，泣請不已，泰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梁州刺史蕭循以州叛降於魏。

達奚武遣人入南鄭說蕭循曰，足下所因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據，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於誰為忠乎，循乃請降，魏賀蘭德願請攻之，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不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鬭，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于魏。

自大同元年漢中歸於梁，歷二十七年而復入於魏。

西魏尉遲迥取蜀

梁承聖元年，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侯景之叛，湘東王繹起兵，紀遂稱帝。

承聖二年，武陵王紀伐江陵，魏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王繹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作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大將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

魏師圍成都，武陵王紀敗於西陵，紀衆潰，樊猛殺之，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

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矣，受之，魏以迥為益州刺史。　蜀自晉惠帝元康八年戊午李特亂，至梁承聖元年壬申入于西魏，凡二百五十四年。

論曰，蜀在江左，歷晉宋齊梁，若存若亡者凡二百年，而夏侯道遷以漢中入魏，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歷三十年歸于魏，而元羅又以漢中歸於南，又歷二十七年歸于梁，而蕭循復以漢中入于北，亦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漢中既亡，而魏人以涪城為重鎮，涪城今綿州，武陵王紀空國東下，尉遲迥擣虛而來，蕭撝遂以成都降矣，豈迥之威足以加蜀哉，蜀一也，諸葛孔明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而有餘，江左諸人以吳蜀之全保蜀而不足，果在德不在險也。

蜀鑑卷七

唐明皇幸蜀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帝出奔蜀。

安祿山反。哥舒翰敗績。賊遂入關。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餘疋。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帝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馬嵬驛在興平二十二里。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疋。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非人。卿等從朕倉卒。不得別父母妻子。遠涉至此。勞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宮前行入蜀。亦自足達。衆皆哭曰。臣等以死從陛下。不敢有二。

扶風改爲鳳翔郡。

帝至散關。

分扈從將士爲六軍。使潁王璬先行詣劍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致說原本脫將字。據資治通鑑補。

帝至河池郡。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

帝至普安。房琯謁見。以琯同平章事。

普安今隆慶府。

太子即位於靈武。上皇至成都。

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

至德二載。上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冬十月。上皇發蜀郡。

上皇至鳳翔。

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

論曰。蜀蕞爾一隅耳。漢高帝以布衣特起。項羽王之漢中。焚絕棧道。示無還意矣。徘徊南鄭。鬱鬱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適沈溺宴安。召禍致寇。不復堅守京師。狼狽奔蜀。使非李郭諸人。輔肅宗以號召關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哉。厥後德宗至興元而避反。中和之亂。留蜀者三年。朱溫遂以篡唐。唐人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豈知河北之失。又甚於明皇之棄京師而走蜀歟。

高崇文討劉闢

順宗永貞元年。劍南西川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節度使韋皋薨。闢久佐皋幕。自爲留後。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爲西川節度使。徵闢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以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憲宗以初嗣位。未能討也。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劉闢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憲宗元和元年。以神策軍使高崇文。將前軍兵馬李元奕。將次軍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討闢。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將軍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遂命高崇文將五千。李元奕將二千。與嚴礪同討闢。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折人筯者。崇文斬之以徇。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闢據劍閣以抗王師。

高崇文入屯梓州，斬李康，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嚴礪奏克梓州，制削奪闢官爵。韋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鬭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以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劉闢城鹿頭關，高崇文擊敗之，又破闢於漢州，嚴礪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石碑谷。

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將高霞寓攻奪之。崇文又破闢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萬勝堆未詳。

高崇文破劉闢衆萬人於玄武。

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玄武，今潼川府中江縣。

高崇文又敗劉闢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

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士卒降者萬計。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伏誅。

崇文直指成都，克之。劉闢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盧文若先殺妻子，乃縋石自沈。檻送京師斬之。

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嚴礪爲東川節度使。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合事宜，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論曰：河北逆衛，旅拒朝命，地險勢強，誠未易支也。區區之蜀，豈得與之爲比。唐都關中，蜀近在戶限之外，徒以正元姑息，吐蕃陸梁，韋皐得以久任者二十餘年。劉闢一狂生，遽欲踵皐之轍，自爲留後，此而不討，何以爲國。憲宗任杜黃裳爲相，決誅一加，而威行兩河，偉哉。

唐僖宗幸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黃巢趨長安，既入城，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霸上。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

上至壻水，詔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預爲備擬。

帝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中和元年春正月，發興元，至成都。

陳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

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黃頭軍使郭琪帥所部作亂，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田令孜用事，昭圖上言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蟇頤津在眉州眉山縣。

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作亂，押牙高仁厚討平之。

陳敬瑄鎮西川，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問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殺之以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爲盜，旬月衆至萬人，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官軍與戰不利，恐獲罪，多執村民爲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皆聚衆以應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伐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皆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閔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使尙書求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等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役半審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將斬之。監軍力救，僅免命。悉平塹柵，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不欲卽遣汝歸，爲前諸寨未知吾心，或有疑猜，借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也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川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日，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兼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

賊衆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城悉平。敬瑄梟三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咼之。阡能孔目官張榮，歷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非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陷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家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飭身。若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升楊師立之禍，無自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涪州刺史韓秀升反，高仁厚討平之。

涪州刺史韓秀升等聚衆，遏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淯井路不通之險。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平之。 雲安，今隸夔州。淯井，今長寧軍。

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平之，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高仁厚之討韓秀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舉兵反，詔仁厚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仁厚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圍頭使楊茂言不能禦，師衆走，諸寨聞之皆走。茂言走至張把，追及之，詰旦，仁厚斬以徇。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數日，鄭君雄斬師立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 張把，在潼川府。

光啓元年，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

光啓二年，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厚。

敬瑄疑仁厚，欲去之。會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陷城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 司馬公考異云：張彤書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極忠孝，使在王司徒，不過淳滿司徒，謂王建也。

論曰：僖宗之幸蜀，歷三年之久，而叛者亦三年，非一高仁厚爲之撫平，則雖區區之蜀，不容以一朝居也。愚觀仁厚忠誠智勇，雖古名將何以加諸。嗚呼，世運雖衰，而天之生才也未嘗乏。當僖宗之時，有鄭畋以爲相，有仁厚以爲將，使二子得伸其志，而敬瑄令孜不遂其姦，則唐室未至於不可支也。觀仁厚之平阡能，歸吐露心腹於蚩蚩之氓，而至於不戮一人，亦可謂忠厚之至矣。議者謂蜀民喜亂，不爲過乎。彼唐溪邛州一孔目官耳，其明智與廉，爲後世君子之所樂道，而高仁厚之忠厚卓卓如此，宋景文公乃略其事，謂其不可與事天子，惜矣。

王建據蜀

唐僖宗光啓三年，利州刺史王建襲據閬州。

山南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軍勢益盛。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保漢州。

西川陳敬瑄懼王建與東川顧彥朗合謀圖己，田令孜曰：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帥精騎至鹿頭關，敬瑄悔，遣人止之。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維立於蠶此，又拔德陽。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學射山在成都。蠶此，屬新繁縣。

文德元年，王建攻彭山，陳敬瑄救之而去。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使。

王建表請討陳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上素惡田令孜，情藩鎮跋扈，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以韋昭度鎮西川，楊守亮副之，王建軍新都，綿竹士豪何義楊安仁帥衆等擁兵自保，皆附於建。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治邛州。

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爲節度使，削奪陳敬瑄官爵。

昭宗大順元年，王建攻邛州，拔之。

簡資嘉戎四州皆降，又取蜀州。

大順二年，詔顧彥朗王建罷兵，王建遂拒韋昭度，還攻成都。

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從之，諷其親吏，脅昭度，大懼，以邛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一百五十里。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

田令孜以邛節詣建，陳敬瑄開門納之。建遂自稱成都留後，徙敬瑄居新津，以縣租賦給之。

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

陳敬瑄以其將楊晟守彭州，王建圍彭州踰年，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民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而向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此者，今諸寨且出淘虜，薄暮乃返，皆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候淘虜者移遠，使出精兵，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羸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於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例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虜；三乞招安寨

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付帖崇佩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便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牒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窖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糴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胡氏曰。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取之廣。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則下受其賜。而亂無自起矣。王茂先走卒也。王建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勝計哉。是宜裒而用之。俾盡見其所長。而建不能。官所就之狹劣也。

論曰。昔先正呂汲公之敍華陽國志也。其言曰。先自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數百人。可謂衆矣。復自晉初至於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書無幾人。忠魂義骨。與游塵野馬同沒於邱原者多矣。觀唐溪邛州一孔目官王先成彭州一軍士。而致堂胡氏舉舉予而進之也。如此。蜀之才遺逸之久。如汲公之言。眞可惜也。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取興元。楊守亮奔閬州。

宦者楊復恭奔興元。與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拒王命。茂貞討之。遂取興元。守亮等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知興元府事。遂有漢中之地。

王建遣兵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

二年。○案二年上原衍大順二字。今刪。 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請於朝。不許。遂殺之。

乾寧元年。王建克彭州。殺楊晟。

建克彭州。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其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 晟今有廟在彭州後圃。

乾寧三年。荊南將許存降於王建。更名宗播。

荊南節度使成汭遣存泝江略地。以存爲萬州刺史。存遂降於建。

乾寧四年。王建遣王宗侃攻渝州。王宗阮攻瀘州。取之。

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宗厚。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通。

王建遣華洪攻東川。王宗謹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

顧彥暉代其兄彥朗爲節度使。楊守亮嘗攻之。求救於王建。建嘗遣華洪救彥暉。因而執之。彥暉德其謀。至是彭州既平。建乃謀東川。 玄武。今中江縣。

鳳翔將李繼昭救東川。留偏將守劍門。王宗播擊擒之。王建自將攻東川。克之。顧彥暉自殺。

以張琳守成都。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朝廷遣使和解兩川。遇建於張杷寨。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

不可奪也。建與彥暉五十餘戰。遂圍梓州。用蜀州刺史周德權策。遣使諭以外無救援。彥暉勢益孤。知遂州侯紹。知合州王仁威。鳳翔將李繼溥。皆以援兵降於王建。建攻益急。彥暉自殺。城兵尚七萬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 彥暉兄弟有廟在潼川府子城。

論曰。王建以盜賊之質。乘陳敬瑄田令孜斗筲竊柄之時。遂假王命以逐元帥。楊晟顧彥暉獨攖其鋒。以死拒之。然晟蓋敬瑄之黨。而彥暉亦不欲爲建者。非果忠於唐也。以區區之蜀。連兵喋血。數年乃定。其禍也慘矣。二州之人尸而祝之。不亦異乎。

天復二年。王建取利州。

西川兵至利州。李繼忠棄鎭奔鳳翔。王建以王宗偉守之。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至興元。李繼密戍三泉以拒之。王宗播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西寨。王宗綰破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遂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鎭之。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遂殺之。以王宗賀權興元留後。 三泉今大安軍。金牛、黑水、西縣、褒城、馬盤並在今興元府。

王建取洋州興州。

李思敬以洋州降於建。建攻拔興州。以王宗浩爲興州刺史。

天復三年。王建出攻秦隴。判官韋莊入貢。

建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蜀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雅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玆數。

進王建爵蜀王。

王建取夔忠萬施四州。屯軍夔州。

王宗本兵至夔州。刺史侯矩以城降。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建復以矩爲夔州刺史。更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棄歸峽。屯軍夔州。

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據閬州反。至天復三年癸亥。凡十七年。然後取夔門。盡有蜀地。

天祐元年。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劫上幸洛陽。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於王建。建遣王宗祐將兵會鳳翔。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

建始自用墨制除官。

五月。趙匡凝攻夔州不克。

匡凝領荊南。遣水軍上峽攻夔州。知渝州王宗阮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王建與鳳翔李茂貞連和，合兵討朱全忠。

馮涓言於建曰，梁唐屯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得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乃與茂貞修好。

天祐二年，王建取金州，馮行襲復取之。

行襲奏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後數年，乘弘志又克之。

天祐四年，王建稱帝。

岐蜀交爭

蜀永平元年，岐攻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梁以僭號，唐已亡矣，今係以蜀。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王宗侃等與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王宗浩奔興州，道襲奔興元。

先是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卒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王宗播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斜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縣屬興元。王建置安遠軍，廉讓二水名。南齊梁州記，范柏年因出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間。明珠曲未詳，斜口，斜谷水口也，在今興元府廉水縣。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主入利州，命彭彥章破岐二寨，王宗侃在安遠，遣人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王宗弼救安遠，宗弼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蜀主自利州如興元，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岐兵解圍遁去。　金牛屬大安軍，黃牛川在南鄭縣黃牛山下，中巴在今巴州，泥溪在利州西南，今米倉山間道也。

蜀永平二年，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永平四年，蜀攻岐階州，破長城關。

永平五年，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

蜀遣王宗播攻秦州，王宗瑤攻鳳州，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乘勝趨秦川，王宗鐸克階州，王宗綰克成州，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奉牌印迎降，王宗紹自河池兩當會王宗瑤攻鳳州，克之。　泥陽水北出泥谷，上染坊屬天水，入　郊堡南。

通正元年，蜀攻岐，圍鳳翔。

王宗綰與軍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李繼岌棄隴州，奔於蜀軍，蜀軍進攻隴州，會大雪，蜀主召軍還。　故關在隴州隴安縣。

先天元年，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

高季昌攻蜀

蜀王建永平四年，荊南高季昌攻夔州，不克。

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

後唐取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

紹琛攻蜀威武城，指揮使唐彥思等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

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

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爲武興節度使。

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爲招討，將兵三萬人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

蜀主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

李紹琛趨利州，魏王繼岌至興州，宋光葆及諸城鎮皆降。

蜀武德留後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其餘城鎮皆望風款附。

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歸成都。

王承休與安重霸在秦隴，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閣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西南還蜀，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寰宇記，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爲鎮，文州西至扶州鎮番界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

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施州，茅遁去，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繼岌降。

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充招討使，季興常欲取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桔柏津梁。

魏王繼岌至劍州。

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李紹琛至綿州，浮馬渡江，入鹿頭關，進至漢州。

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拒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漢州。

王宗弼差使勞軍，且輸降款。

魏王繼岌、郭崇韜、李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

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王宗弼王承休伏誅，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追上蜀籍，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家，

王建自光啓三年丁未入閬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三十九年。

蜀鑑卷八

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郭崇韜之伐蜀也，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爲西州帥，崇韜素與董璋善，蜀平，崇韜薦爲東川節度使，詔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平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平蜀之役，紹琛功爲多，董璋位居下，帥東川，紹琛不能平，會郭崇韜誅，紹琛謂董璋曰，欲復呫囁誰門耶，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使，諭以命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委，大怒，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詔以任圜討之，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虔釗請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積樹木爲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與民更始，遣趙廷隱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天成四年，遣李仁矩如兩川。

詔令西川獻一百萬緡，東川五十五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

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夏魯奇爲武信節度使。

詔割果閬二州。以仁矩爲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又給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益兵。戍之。董璋孟知祥大懼。璋素與知祥有隙。至是結爲婚姻。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董璋築七寨於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

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爲患。知祥與璋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疑懼。詔書慰諭之。璋表武虔裕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又閬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擊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侯弘實會璋攻閬州。

知祥謀於趙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遂使約董璋同舉兵。

董璋陷閬州。殺李仁矩。

詔削董璋官爵。遣石敬瑭討之。

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爲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孟知祥遣李仁罕圍遂州。

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降於仁罕。

董璋攻利州不克。

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　漫天。山名。在利州。

孟知祥遣張武將水軍趣瀘州。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朱偓分兵趣黔涪。

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

石敬瑭襲劍門。克之。王弘贄等破劍州。退保劍門。

石敬瑭入大散關。王弘贄等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　人頭山。在利州昭化西。

孟知祥遣李肇據劍州。趙廷隱自遂州將兵會屯劍州。李筠向龍州。董璋將兵屯木馬寨。

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矣。遣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

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擁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木馬寨。距劍州十里。來蘇。近劍門小路也。劍門南有鎮店。與大路合。

王弘贄等遣兵分道向文州。

官軍將襲龍州。爲西川潘福超等所敗。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石敬瑭進屯劍州。不利。退屯劍門。

敬瑭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兵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劍門。

詔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累表論奏。以爲蜀可伐。明宗頗善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遂州。守將夏魯奇死之。

魯奇有廟在遂寧府。

召安重誨還。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石敬瑭以遂閬既降。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李彥琦棄城走。兩川兵入利州。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

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安重誨以讒誅。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果州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璋已族滅。尚何謝爲。由是復爲怨敵。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孟知祥圖蜀

明宗天成元年。孟知祥增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又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以趙季良爲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爲西川都監。

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李良爲三川都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李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

天成二年，孟知祥殺李嚴。

高季興襲取夔州。

季興請夔忠萬州爲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以劉訓爲南面招討使、東川節度使，董璋將蜀兵下峽，會湖南兵三面進攻。

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

從孟知祥之請也。

唐蜀兵敗荊南軍，取夔忠萬州。

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

天成三年，孟知祥置三場於漢州榷鹽。

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請免之。

毛重威將三千人往。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長興元年，孟知祥割雲安鹽監隸西川。

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許之。

長興二年，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知祥以李仁罕爲峽路招討使，將水軍東略地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自均房逃歸。

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

長興三年，董璋襲西川，克漢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遣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

孟知祥遣趙廷隱拒董璋。知祥出與璋戰，璋遁走。

廷隱將三萬人拒之。知祥留趙季良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遲明，廷

隱陳於雞蹤橋，璋陳西川兵衆，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塚督戰，毛重威、李[illegible]瑭守雞蹤橋，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其親兵八千餘人。璋拊膺曰：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武侯津。趙廷隱追至赤水。赤水在漢州東彌牟鎮，有武侯八陣圖。雞蹤橋在彌牟鎮。武侯津在彌濛水。李膺益州記云：昔有人姓侯，兄弟五人住此水側，皆武勇殷富，俗人呼爲五侯水。

董璋歸東川，王暉殺董璋，降於知祥。

知祥入梓州，遂定東川。

長興四年，以孟知祥爲東川節度使、蜀王。

閔帝應順元年，孟知祥稱帝。

唐山南節度使張虔釗、武定節度使孫漢韶以兩鎮降。

遂有山南洋州之地，乃命李肇將五千人戍利州，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

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

蜀明德十年，漢秦州節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案通鑑，事在孟昶廣政十年，五代史在廣政十二年。明德乃孟知祥年號，止於四年，此云明德十年，誤。又通鑑云，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五代史蜀檮杌無重字，餘俱同，與此互異。

據五代史蜀檮杌亦云。

階州刺史王君懷以州降。

據通鑑。

昶遣孫漢韶攻鳳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

攻鳳州，據五代史云，克成州，據蜀檮杌，於是盡有王衍故地。蜀檮杌云：遣李廷珪，非孫漢韶也，今從之。

又通鑑書此殊略。

周世宗伐蜀取四州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

王景拔黃牛寨，蜀將趙季札遁歸，蜀主昶斬之。

世宗常憤中國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請自行。世宗遣王景伐蜀，自散關趣秦州，王景拔黃牛寨。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單騎馳還成都，蜀主怒斬之。黃牛寨在鳳州東，州去興趙原四十里，原去寨十五里。

王景敗蜀師於黃花谷，蜀師皆潰，取秦階成州。

宰相以周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帝從之。蜀李

延珪道先鋒部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蜀糧道。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扼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斜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 馬嶺寨。在鳳州之西。去州三十五里。白澗鎮。在鳳州。唐倉鎮及黃花谷。在北川水上。水經注。北川水出北洛榆山。南流逕唐倉城下。黃花谷水亦出此山。寰宇記云。唐倉鎮入蜀要路。魏將唐倉於此柵而立倉廩。故謂之唐倉柵。廢黃花縣。在今鳳州梁泉縣。

王景克鳳州取之。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固鎮屬鳳州。

論曰。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亂。盜有土宇。塵涉華岷。論蜀者竊稱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僭定蜀地。知祥之據蜀也。委迤而后能有階成秦鳳四州。襲而取之。可謂難矣。及其末也。兵不戰而自潰。褒斜劍閣。如涉無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設險者以人爲險也。故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蓋士之賢於長城也久矣。區區之蜀。何足道哉。

本朝王全斌下蜀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以王全斌爲鳳州路都部署。劉光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分道伐蜀。

蜀知樞密院王昭遠說蜀主。遣使并門發兵南下。而蜀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受敵。以窺關右之地。蜀主遣趙彥韜等齎蠟彈帛書。間道北漢主劉鈞約兵濟河。同舉入寇。彥韜至都下取其書以獻。上笑曰。吾西討有名矣。翰林醫官穆昭嗣初事高季興。遂上問以蜀中地理。昭嗣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笑。於是命全斌等分道進討。上出蜀圖。謂全斌等曰。西川可取否。裨將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即平矣。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等帥兵拒戰。

十二月。王全斌取興州。

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圌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山南節度使韓保正棄城走。史延德入興元。追獲之。蜀軍退保葭萌。

保正聞興州破。遂棄由南退保西縣。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惴慴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千餘萬斛。裨將崔彥進與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入夔州。蜀守將高彥儔死之。

光義等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生擒戰棹使袁德宏。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柵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曰。泝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步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守將高彥儔謂其副趙崇濟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遂領千人以出。光義遣張延翰等引兵前與守謙戰於豬頭鋪。守謙敗走。延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衆出鬭。而延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解符印授濟。反拒其戶。整衣冠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王全斌入利州。

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難並進。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等入劍州。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爲元帥。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峽名來蘇。蜀人於江西設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欲進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趣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命而走。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奪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納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昭遠爲追騎所獲。太子玄喆等皆嬉遊不卹軍政。至綿州。聞劍門已破。棄軍西遁。

王全斌次魏城。蜀主孟昶以表請降。全斌等入成都。

蜀老將石奉頵請聚兵堅守。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李昊勸昶降。遂遣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

劉光乂曹彬自夔門會王全斌等於成都。

光乂等發夔門。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至遂州。知州陳愈亦降。諸將所過。咸用屠戮以逞。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至成都。王全斌等縱部下掠奪子女。曹彬屢請旋師。不聽。其後事具國史。茲不著

論曰。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三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爲四。僭稱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平僭僞。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年安枕矣。

蜀鑑卷九

西南夷本末上

西南夷在蜀徼外。非羈縻也。漢武帝始置郡縣。叛服不常。屢見於史。今從通鑑繫年書之。武都氐羌至楊氏而始大。其後遂爲階成興鳳等州。爲蜀之藩籬。已別見。不著于此。

漢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爲中郎將。使通南夷。始置犍爲郡。

初。建元六年。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蒟醬。多竊持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　華陽國志曰。昔楚威王遣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牁繫船。於是且蘭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通。遂留王滇池。因名且蘭爲牂牁國。注。牂牁。繫船杙也。後漢注。牂牁。江中名山也。筰關在沉黎郡。又云。犍爲郡治鼈。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云。鼈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史注。鼈水

通牂牁郡。出沅江。水經注云。東逕沅水出且蘭。東逕辰陽南。又逕沅陵縣西。寰宇記云。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夜郎且蘭縣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牂牁郡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地也。鼈水出符縣。今瀘州合江縣。即符縣。南廣。今敘州南溪縣亦其地。鼈與南廣。皆在都江之南也。

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西夷。置都尉。

唐蒙發卒治道。數萬人自僰道指牂牁江。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法誅之。巴蜀民大驚。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漢。天子大悅。　靈關道。漢地理志。屬越巂郡。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盧山縣北二十里。峯嶺嵯峨。靈關鎮在盧山縣北八十二里。四面險峻。控帶蕃蠻。一夫守之。可以禦百。蜀都賦云。廓靈關而爲門。邛徠山本名邛筰。即邛人筰人之界。邛徠關在雅州榮經縣。孫水。本名長河水。又曰沙水。出巂州臺登縣。繩水出徼外。若水南至大筰入繩。〇案自司馬相如爲中郎將至此。原本誤連上條之末。不復分段。今詳文義分之。

元朔三年。罷西夷。

儻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注自保守。且修其城郭。〇案今漢書西南夷傳注。作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蜀宜徑。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滇池。寰宇記。秦惠王破滇池。此地始通。華陽國志云。滇池縣治滇國。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漢爲益州郡治。蜀漢又改爲晉寧郡。唐爲昆州。滇池在晉寧縣。戎州都督。北接嶲州。戎州今敘州也。

元鼎六年。且蘭君反。平之。以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以爲夜郎王。以邛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武帝又誅邛君。幷殺筰侯。冉駹之戎等皆震懼。乃置四郡。　且蘭、夜郎、牂牁、已見上。寰宇記云。郡有越水嶲水。皆出生羌界。言越嶲者。以彰威德也。越嶲郡在黎州徼外。唐置昆明縣。以南接昆明夷。越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筰都最大。爲沈黎郡。今黎州之境是也。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爲汶

山郡。今茂州諸羌是也。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武都郡。今階成興鳳文州等境是也。今茂州有路可通文州。元封三年。武都氐反。分徙酒泉。今附見此。

元封二年。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元封二年。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帝乃遣郭昌發巴蜀人擊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漢史。夜郎之西。有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北接嶲州。名爲嶲昆明。在敍州徼外。已詳見上注。益州治昆明也。

孝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牂牁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

益州廉頭姑繒氏反。殺長吏。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犇命萬餘人擊牂牁。大破之。廉頭、姑繒、未詳。談指、同並、皆漢牂牁郡屬縣。並音伴。

始元四年。姑繒葉榆復反。遣呂辟胡將兵擊之。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溺死者千餘人。漢書。北至葉榆。注。澤名。因以立號。後爲縣。屬益州郡。

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等擊益州夷。大破之。以鉤町侯亡波爲鉤町王。

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鉤町。益州郡縣。後爲牢川。晉屬興古郡。興古在唐爲盤州。近朱提徼外。

宣帝地節元年。武都白馬氐反。使駱武平定之。廢汶山郡。置都尉。

駱武平白馬羌。因慰勞汶山吏及百姓。詣武自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郡建以來四十五年矣。武以狀上。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按華陽國志。汶山郡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卽今茂州汶山縣是也。在漢有綿虒縣。

成帝河平二年。西南夷相攻。以陳立爲牂牁太守討平之。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弃其民。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其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

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興妻父翁指收餘兵。迫脅二十二邑復反。立討之。威震南裔。鉤町、漏臥、漢屬牂牁郡。後屬興古郡。近朱提。在敍州徼外。今敍州有陳立祠。

王莽始建國四年。西南夷殺牂牁大尹。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

莽天鳳元年。大發兵擊夜郎。蠻不克。越嶲蠻亦殺其太守。

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大賦斂。而粵嶲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光武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粵嶲任貴殺大尹。以城降于述。益州太守文齊牂牁功曹謝暹入貢。

齊。廣漢人。爲益州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成都。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卽位。乃間道遣使自聞。三蜀大姓龍傅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牂牁郡。聞光武在河北。乃遣使自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爲義郎。蜀平。徵文齊爲鎭遠將軍。封成義侯。帝以齊有義。特褒之。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建武十四年。以邛穀王任貴爲越嶲太守。

建武十九年。西南夷棟蠶反。詔劉尚討之。尚誅任貴與棟蠶等。連戰破之。

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弄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遣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破之。追至不韋。斬棟蠶首。邛穀王任貴恐尚定南方。已不得自縱。因欲襲擊尚。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尚虜獲生口馬牛羊甚衆。姑復、楪榆、弄棟、屬雲南郡。連然、滇池、建伶、昆明、屬建寧郡。朱提郡。在唐曲州。今敍州宜賓縣接境。建寧郡治味。有郁鄢縣。屬敍州宣化縣接境。餘見下注。華陽國志云。不韋。永昌郡治。哀牢國。建寧之極西南也。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夷酋詣越嶲太守鄭鴻降。封賢栗等爲君長。

牢山夷散在溪谷。絕域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兄弟六人。其埋之。夜爲虎食其尸。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恐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人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遂率種人戶詣越嶲太守求朝貢。自是歲來朝貢。

明帝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傳首京師。

太守張翕安漢人。政理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蘇祈叟二百人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蘇祈亦作蘇示。如字。屬越嶲郡。安漢今果州。

永平十二年，哀牢內附，以其地置博南哀牢二縣，始置永昌郡。

哀牢王柳貌內附，戶五萬，西南去洛陽七千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以廣漢鄭純為太守，獨尚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詠，帝嘉之。　古今注曰：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嶲唐、北蘇、楪榆、邪龍、雲南也。華陽國志：博南山高三十里（○案今華陽國志作四十里。），度蘭倉水也。哀牢在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僄越、躶濮、身毒之民，治不韋縣。寧州治味，與朱提相接，在今敘州徼外。味音昧。

永平十七年，白狼夷稱臣奉貢，作詩歌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奏之。

輔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徠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臣輒譯其詞語，遣從事史李陵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是時邊郡官吏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白狼在邛筰之外。華陽國志曰：邛徠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攷道原本倒誤若，據漢書改。），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蓋高坂卽靈關道也。哀牢記，並在雅州盧山縣。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夷殺守令反，攻博南。發永昌越嶲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等，擊破於博南，斬之。

哀牢王類牢等殺守令，攻越嶲，太守王尋奔楪榆。帝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疋，封為破虜傍邑侯。　楪榆，後屬雲南郡。博南，永昌郡。

元和五年，以王阜為益州太守，始興學校於南中。

阜治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文學，漸遷其俗。尹珍者遠從許叔重受五經，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案王阜事見後漢西南夷傳，但云元和中。考元和止於三年，疑五年或誤。）

和帝永元六年，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象。

漢史哀牢夷傳。

永元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重譯入貢。

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金印綬錢帛，並附哀牢夷傳。

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王唐繒等內附。

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附筰都夷傳。　旄牛，今黎州通望縣地。

安帝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內附。

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攻蠶陵城，殺縣令。

蠶陵，翼州，今茂州界。

元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為奉通邑君。　毦，結毛為飾也。音餌。

元初三年，越嶲徼外夷大羊舉種內附。

種人三萬一千戶內屬。（○案種人，疑當作八種，原脫屬字，攷後漢西南夷傳補。）

元初四年，越嶲反，殺遂久令。

漢史注云：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屬雲南郡，唐盤州。

元初五年，永昌益州蜀郡夷叛，應越嶲夷，詔益州刺史張喬討平之。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先以詔書告示三郡，乃與封離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喬有遺愛，拜其子湍為太守。竦，成都人也。

永寧元年，撣國王再遣使入貢。

撣國雍由調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由調為漢大都尉。

延光二年，旄牛夷反，攻零關，張喬擊破之。

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　旄牛，屬今黎州。零關，在今雅州。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秦時白虎為患，夷朐忍等射之，號曰板楯蠻。

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

蠶陵，在唐冀州衞山冀水兩縣，古松州悉州之間，與茂接境，近西羌。

延熹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

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執益州太守雍陟，詔以李顒為益州太守，討平之。

諸夷反，執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幷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米至數十云。

獻帝建安十九年，昭烈定成都，以鄧方為庲降都督。

昭烈遣安遠將軍鄧方為朱提太守、庲降都督，輕財果毅，夷漢敬其威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以李恢為庲降都督。

鄧方爲昭烈問代於治中從事建寧李恢。對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用恢爲都督。治平夷縣。寰宇記云。平夷即興古郡。華陽國志云。建寧郡治味。味音昧故庲降都督屯也。味在唐爲郎州。與朱提相接。今在敍州徼外。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益州郡耆帥雍闓聞昭烈崩殂。殺太守正昂。以張裔爲太守。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外雖澤而內實麤。殺之不可。縛與吳。於是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寵。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能追。鄙士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共。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闓不聽。都護李嚴與闓書諭。闓荅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悖逆如此。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斬雍闓。遂平四郡。

亮率衆南征。參軍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欲俟定元軍衆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孟獲代闓爲王。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月。亮渡瀘。進征益州。生虜孟獲。使觀營陣之閒。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秪如此。即易勝耳。乃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以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拔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冬。亮自滇陽還。亮又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

神龍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䘏。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亮又爲誓碑云。碑若仆。蠻爲漢奴。蠻人至今以石搘之。李膺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東下三百里。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可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水經注曰。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差無害。山海經云。黑水之閒。若水出焉。若水沿流。閒關蜀土。大度水出徼外。至大莋與若水合。〇案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東南流。分爲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據此。則生大莋合若水者乃繩水。非大度水也。[illegible]又有孫水。名白沙江。出臺登縣。經邛都縣入若水。繩水又逕越嶲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瀘水、繩水、孫水、大渡水、淹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正是異水沿江。通爲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樂史寰宇記云。嶲州會川縣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丈。四時多瘴氣。諺曰。多語瀘而不同。何也。鄭道元之說。在始昌不韋縣。樂史之說。在嶲州會川縣。以史觀之。樂史之說是也。蓋孫水若水繩水。皆出於西北徼外。而合于邛笮之閒。其山即廬峯。故唐吐蕃嘗屯三瀘水。謂之三瀘。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瀘。則由越嶲入益州也。益州即滇池。遂然雲南等縣矣。不韋縣在永昌郡。又益州之極西南。三瀘自越嶲入朱提。諸史所言皆然。經益州界則有之。若謂之逕不韋縣。又謂廬峯在不韋。則誤矣。樂史又以保寧爲廬。則採摭不精矣。渡瀘細事。尚然非妄稽者史。則未易知也。

改益州郡爲建寧。即分永昌置雲南郡。牂牁郡。興古郡。

以李恢爲建寧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丞相亮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伉爲永昌太守。以馬忠爲牂牁太守。建寧郡治味縣。即郎州。今敍州宣賓界也。雲南即古滇王國。唐爲姚州。治弄棟川。即漢弄棟蜻蛉縣地。漢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在此地也。興古郡即唐盤州。漢平夷縣地。平夷北接味縣。同樂升麻等地。郎州又接曲樂州。即朱提縣。朱提又接今敍州也。

建興十一年。以馬忠爲庲降都督。

庲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夷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翼召令還。其人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胄斬之。

延熙三年。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越嶲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嶷爲太守。以討降其君長。誅戮無新定笮諸豪。貪。續治城郭。蠻夷數力。定笮臺登卑音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

延熙十年。汶山平康夷反。遣將軍姜維討平之。

寰宇記云、今維州城有姜維故壘、唐武德七年、白狗羌降附、於姜維故城置維州。

晉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

武帝以益州地太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之交州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以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夷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寧州、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

光熙元年、寧州五苓夷攻圍州城、太守李毅卒。

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屍爲戮。時李雄作亂益州、而所在有事、救援莫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初、李毅死、其子釗自洛往州、人奉之以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爲刺史。旣至、表釗爲朱提太守、至南廣、時寧州內逼於李雄、外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以五苓夷首爲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會夷發夜郎莊王墓、遜因此遂討滅之、及討爨蠻、刪夷數千落、威震南方。　莊王墓卽莊蹻墓也、楚威王遣莊蹻伐夜郎、遂王滇池、滇王其後也。南漢朱提、漢屬犍爲郡、在今敘州徼外。

愍帝建興三年、夷王沖歸、朱提雷炤、建寧爨量、降于李雄、遣李驤破越巂、李雄伐寧州、遜破之。

犍爲太守朱提雷炤、流民陰貢、平樂太守董霸、破牂牁、平夷南廣、北降李雄、又建寧爨量與益州太守李易、梁水太守董憚、保興古盤南以叛、雄遣叔父驤破越巂、攻臺登縣、遜使督護雲南姚岳距驤於堂螂縣、遜遣指授、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　堂螂、朱提屬邑、今敘州徼外有堂螂山。

瀘水、馬湖江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朱提太守楊術與李雄將羅恆戰于臺登、兵敗、術死。

臺登屬巂州、今黎州徼外。

咸和八年、李壽拔朱提、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李雄。

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爲前鋒、拔之、又遣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巂、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惟牂牁謝恕不爲壽用、遂保郡屬、獨爲晉官、壽復擊取之、李雄以李壽領寧州、威鎮南中。

晉康帝建元元年、李壽縱獠於蜀。

事已見上、蜀土無獠、始從山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自此蜀之漢蠻蕩然、南夷之事、不可推訪、夷惟獠爲患、至唐末猶見之史、要不足採、今不復錄。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平越巂、置西寧州。

遣大將軍鄭格將兵平越巂、因廢郡。　李膺益州記云、晉永嘉分崩、李雄竊據、蜀地蕪廢、將二十紀、夷人侵軼、獠又間之、公私路絕、無可推訪、後魏廢帝二年、始更招攜、民漸變獷、因僑立蒙山郡。十道志云、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叛乍服、後周武帝征越巂、又開其地、因立嚴州、取其嚴敬爲稱、隋開皇四年、改嚴州爲西寧州。　蒙山郡、今雅州。

附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初、王謙反于蜀、梁睿討平之、西南夷獠莫不歸附、惟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寧州漢世牂牁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士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初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略定南寧。帝未之許、其後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史萬歲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州毛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紀功碑、渡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明年、翫復反、上欲誅萬歲、翫懼入朝、文帝誅之。　紀功碑在拓東城、西洱河在南詔所都城下、卽葉榆河也、渠濫川在神龍河之西、卽滇池也。

以梁毗爲西寧州刺史。

毗爲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

蜀鑑卷十

西南夷始末下。

吐蕃南詔。爲唐深患。其疑不特以蜀也。天寶初分天下爲十道。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統六宦屯十二州之境。關係亦重矣。次第南夷之始末。而以吐蕃之寇蜀者附之。

唐武德元年。以西爨蠻弘達爲昆州刺史。

南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晉寧、喩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士多駿馬犀象明珠。隋末爨翫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卽位。以子弘達爲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歸葬。益州刺史段綸因遣使招諭。其部落皆來降。曲州。卽漢朱提郡。升麻。作漢建寧郡。唐爲郎州。靖州在曲州之側。

武德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昆彌。卽漢之昆明也。以西洱河爲境。卽葉榆河也。嶲州治中吉弘緯〇案唐南蠻傳作吉弘偉。通南寧。至其國。說之來降。自是歲與牂牁使偕來。

武德七年。以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

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仁壽旣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蠻

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爲刺史。蠻夷悅服。各遣子弟入貢。上大悅。命仁壽徙鎭南寧。以兵戍之。

太宗貞觀三年。蠻酋謝元深來朝。

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是歲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朝。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州。隸黔州都督。牂牁酋長謝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牁爲牂州。中書侍郎顏師古因是上言。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入朝。如元深冠服不同。可寫爲王會圖。詔可。

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等入朝。

松外蠻尙數十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爲鉅族。皆據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餘。有稻麥粟豆絲麻薤蒜。以十二月爲歲首。嶲州大都督劉伯英上疏。松外諸蠻。率暫附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太宗以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進討。酋帥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羣蠻震駭。走保山谷。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爲縣令。餘衆感悅。西洱河蠻亦曰河蠻。道繇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嶲州道千五百里掩之。其帥楊盛大駭。建方振旅返。大首領楊同外、楊斂、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

貞觀二十三年。督西爨。開蜻蛉弄棟爲縣。

爨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於是內屬。以其地爲傍望覽邱求五州。隸郎州都督。白水蠻地與蜻蛉弄棟接。亦隸郎州。

高宗永徽元年。郎州道總管趙孝祖討白水蠻。

蠻酋禿磨蒲等據險拒戰。孝祖督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死亡略盡。孝祖言。正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蜻蛉弄棟爲州縣。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常扇誘弄棟。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與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人衆殷實。多於蜀川。今因破白水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

永徽六年。嶲州道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東魯等蠻於斜山。拔十餘城。

顯慶元年。西洱蠻酋長陽棟附等率衆內附。

棟附與顯和蠻酋長王羅祁、郎、昆、黎盤四州酋長王伽衝等。帥衆來歸。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

於昆明之弄棟川置。

咸亨三年。以梁積壽爲姚州總管。將兵討叛蠻。昆明蠻內附。置殷、敦、總三州。

永隆元年。築茂州安戎城。

吐蕃寇河原。黑齒常之擊却之。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得羊同黨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等州。南接天竺。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擊吐蕃。陳子昂上書諫。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靡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遼。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既而役不果興。

武后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內附。

天授中。遣御史蕁裴懷古安集西南蠻。至是永昌蠻帥部落二千餘萬戶內附。

聖曆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乞罷戍姚州。不納。

蜀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爲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深。國家開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省。于瀘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遣御史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九徵爲姚巂道討擊使。擄以鐵絙居登切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

睿宗景雲元年。姚巂蠻反。攻御史李知古殺之。

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巂路絕。

玄宗開元三年。西南夷寇邊。遣將軍李玄道討之。

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

開元十七年。巂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救安戎城。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爲高要尉而死。　安戎城。在今茂州。見上注。蒲婆嶺一名蓬婆嶺。

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

南詔。本哀牢夷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居姚州之西。永昌之間。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北與吐蕃接。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徐嗟切咩綿婢切城。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困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此城距龍尾城十里。夷語山陂陀爲和。故謂之大和城也。

開元二十八年。復取安戎城。吐蕃入寇。發關中兵救之。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軍政悉委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安戎改爲平戎。

天寶十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敗績。

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怨。發兵反。陷雲南。取夷州三十二。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不得已叛唐之故。

天寶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天寶十四載。南詔陷越巂會同軍。

安祿山反。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尋傳與驃。皆蠻名。驃在南詔國南。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長安。上幸陝。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雲南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明年。節度使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大曆十二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又大破之於望漢城。

大曆十四年。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追擊於大渡河。

南詔異牟尋新立。與吐蕃悉衆二十萬。三道入寇。一趨茂州。踰汶川。擾灌口。一趨扶文。掠方維白壩。一侵黎雅。叩邛崍關。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發禁兵四千人。使李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趨白

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死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羊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閤羅鳳陷嶲州。獲西瀘令鄭回。回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相。號淸平官。雲南有數十萬衆。吐蕃每入寇。常以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韋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令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貞元四年。雲南遣使入見。

異牟尋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王驃旁苴等入見。且獻黃金丹砂。金示順革。丹亦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韋皐令其屬崔佐時隨至羊苴咩城。時吐蕃使者亦在。異牟尋夜迎之。佐時宣天子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遂與佐時盟。沈載書於西瀰水。發兵攻吐蕃使者殺之。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人拒破之。

吐蕃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使東蠻轉攻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淸溪關外。 會川屬嶲州。即盧嶺關。淸溪關亦在嶲州。

貞元五年。韋皐將兵擊吐蕃於臺登谷。復嶲州。

嶲州邛部臺登之間。有勿鄧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林蠻。皆謂之東蠻。勿鄧苴夢衝爲大鬼主。數爲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乞兵于韋皐。以攻吐蕃。皐遣將劉朝彩出銅山道。吳鳴鶴出淸溪道。鄧英俊出定蕃柵道。進逼臺登城。吐蕃退壁西貢川。據高爲營。苴那時戰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三節度軍於北谷。斬首二千級。遂復嶲州之境。苴夢衝內附。吐蕃斷南詔使路。皐以兵召至琵琶川斬之。

貞元八年。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貞元十年。劍南西山羌蠻來降。雲南與吐蕃於神川大破之。

詔加韋皐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五千人。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躡其後。晝夜兼行。襲吐蕃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遣使來獻捷。

遣使立異牟尋爲南詔王。

先是貞元初。李泌勸德宗和回紇。且請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曰。雲南自漢以來。臣事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於吐蕃賦煩役重。未嘗不一日思爲唐臣也。其後韋皐遣雲南王書。欲與

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人築城於境上。諸侯相保。永同一家。於是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冊使。賜以銀窠金印。[illegible] 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器物。笛工歌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

胡氏曰。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乃卒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強。於非我族類者。羈縻斯。因封守。來則不拒。不來不強。然後不召患於藩籬之外矣。

韋皐進南詔奉聖樂。

驃國者。在永昌南二千里。西接東天竺。亦與波斯婆羅門接。拒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屬海北。南詔以兵強地接。常羈制之。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韋皐。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皐作南詔奉聖樂。

貞元十一年。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近嶲州。

貞元十三年。吐蕃入寇嶲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

貞元十五年。吐蕃擊南詔及嶲州。韋皐與異牟尋發兵禦之。

貞元十七年。韋皐大破吐蕃於雅州。

吐蕃寇麟州。上勅韋皐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皐遣兵二萬。分出九道。攻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大破吐蕃于雅州。轉戰千里。拔城七。遂圍維州及昆明。吐蕃救維州。西川兵據險設伏。城守以待之。虜衆大敗。擒其將論莽熱。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

南詔大破吐蕃於瀘水。

韋皐屯重兵於嶲州。扼西瀘吐蕃路。吐蕃謀以兵襲南詔。以八萬人圍嶲州。皐命部將武免等屯嶲州。約南詔有急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雞貢川分二軍。一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嶲州。異牟尋先欲攻東蠻。皐報嶲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虜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東蠻庸敢懷貳乎。免按兵嶲州。雖南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敗北。乃屯三瀘水。遣間誘脅邏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酋潛導南詔與皐部將杜毗羅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級。又破之于瀘西。吐蕃君長共計。不得嶲州。患未艾也。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成都。

異牟尋既死。子尋閤勸立。尋閤勸死。子勸龍晟立。元和十一年。爲弄棟王嵯巓所殺。嵯巓遂專國政。於是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障候弛沓。相蒙。戍卒反爲鄉導。襲嶲戎二州。又陷邛州。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又寇東川。節度使郭釗兵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巓。嵯巓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

而去嶠願自爲軍殿及大渡水謂人曰此南吾境也恐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嶠願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殺爲鄉導以誅虐帥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貶元穎循州司馬。

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表其狀不受。

南詔入寇蜀中殘弊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于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爲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修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後大中初杜悰復取維州。維州今威州。

司馬公曰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旣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約信可矣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狄人所以要孔子者非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智無所施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七字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太和六年李德裕築仗義禦侮柔遠城。

德裕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料擇州兵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

人河中弩中浙西器械卑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渡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寇制蕃抄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又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人口得數千人而還上命德裕築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時壯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以歸蜀人洶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鑒者蠻寇已退元穎始捕市人爲兵約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約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德裕又奏蜀兵羸疾者請從來終身不飭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化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

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皋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子酋龍立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三年南詔攻陷邕州寇嶲州。

杜悰上言南詔強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上從之會南詔寇嶲州遂不行。

咸通四年南詔陷交阯經略使蔡襲死之。

咸通五年南詔寇邕州官軍陷沒。

咸通七年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阯。

咸通九年建定邊軍於邛州以李師望爲節度使。

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從之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幷統

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六百十里。雅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遂入成都。

初。南詔遣使來。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朝廷徵師望。以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矣。是月。南詔酋龍傾國入寇。進入嶲州。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竇滂遣將師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十二月。蠻詐爲我敗卒。至江岸呼船以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遂陷嘉州。酋龍詐遣人約和。語未畢。乘船筏爭渡。竇滂單騎宵遁。再榮等進兵乘夜攻之。蠻大驚引去。進陷黎雅邛州。軍資儲峙。散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西川之民。爭走入成都。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盆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攝參謀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至眉州。耽遣使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進軍新津。耽遣使告急于朝。以抒一朝之患。朝廷命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蠻謂王爲驃信。遂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王晝至漢州。詷援軍。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毗橋。與蠻戰不利。退保漢州。竇滂欲西川陷沒。以分其責。每欲留官軍。不使遽進。二月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鈎鐶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蠻斂兵約和。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蠻復進攻城。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慶復至新都。蠻分兵拒之。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步騎數萬復至。宋威以二千人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詣支詳請和。亦依違答之。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昇仙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壍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僖宗乾符二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崍關。節度使高駢追至大渡河。大破之。

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走。而設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繼。遂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不至。景復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成都驚擾。大爲守備。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先遣使走開成都門曰。吾在交趾。破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攻雅州。聞之引兵由。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支吾。所發鄜坊等兵。並乞勅還。既至成都。

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又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凡九十六日而畢。駢又遣僧景仙說南詔。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先往。驃信果迎拜。信受其言。　沐浴川。嘉州接蠻境。分兩路。川在東南路。清溪關在嶲州。

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嗣位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于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荊南宣歙數軍。餘減十七。朝廷既許南詔和。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督爽。蠻官也。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者。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鄭畋盧攜共議。擬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滑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遂皆罷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分兵八百人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都押牙尹戡等用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怨。都虞候趙可立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官龐勛爲主。朝廷討之。數年乃定。黃巢於是繼起而唐亡。

范正獻公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民從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肯尼披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實者蠻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權夷常爲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論曰。漢武帝窮荒極遠。郡縣四夷。以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之多事。彼固不知三代聖王之盛德遠慮也。南夷在蜀徼外。叛服不常。而漢之威令足以震讋之。漢之官吏。是以厭服之。至於武侯。而南征四郡。深入不毛。將以絕後顧之虞。非特藉其資以給軍用而已。王業偏安。不得已也。然天威所臨。至于今能使之襁魄喪膽。北面厥角。不幸而爲永嘉李氏竊據。縱猿於蜀。蜀人被南夷之禍者幾三百年。時無武侯。而武帝開邊之思。於是乎慘矣。至唐而鮮于仲通辱國喪師。處僻小醜。遂有輕中國之心。三入蜀境。而亂華之患。與西戎北狄等。惟我藝祖。遵法三代。玉斧畫河。不貪其土。而蜀於是鮮有腹心之疾。凡我疆吏。謹固封圻。壹是皆以延彌靡闥爲安邊之本。孰謂其不行於蠻貊哉。雖百世而無南夷之憂可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易坎卦）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伊川易傳）

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邱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尙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白雲郭氏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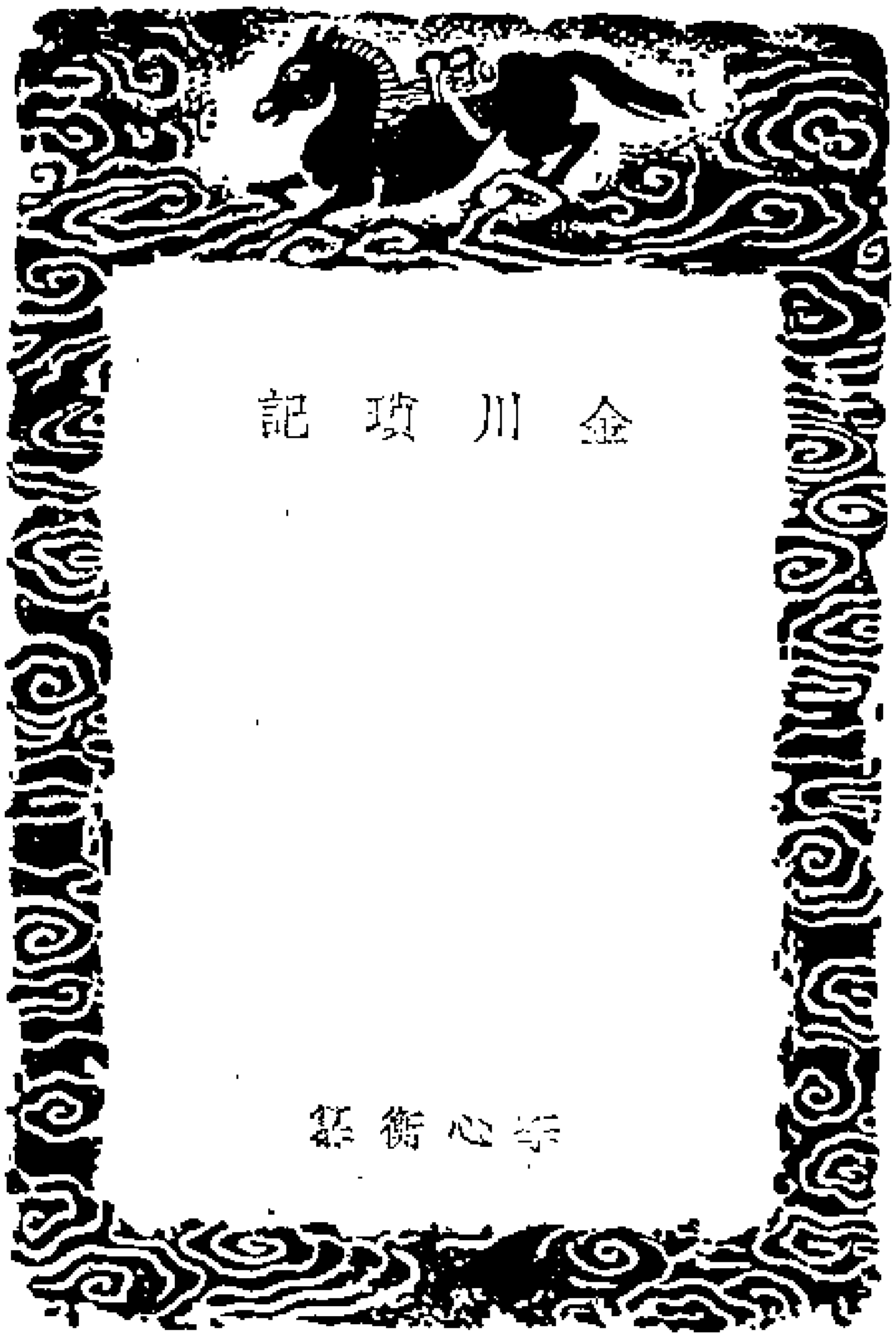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通鑑周紀）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旣爲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義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眞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淪淪。余自邇列出鎭長沙。名爲託墓。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卽世亦幾十年矣。嗟乎。揚雄旣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淳祐五年八月某日古鄧別□跋。



自序

予從弱冠後隨任楚南。繼又宦游西蜀。苗猺五谿及邛僰獠蠻巧頑洩髮之區。十餘年來。游歷不尠。皆欲出所聞見。珥筆記之。未遑也。甲辰秋。承乏綏靖。至己酉春始得交替。歷徼外者五年。地本西夷部落。新入版圖。習俗多異中土。積久。夷情漸稔。習而安焉。事日從簡。暇時因得彙及筆墨：凡耳聞目覩。得輒志之。漸積成帙。殊瑣瑣不足道。然而蘭珠桐布。編入華陽。杏粥桃符。詳於荊楚。不賢識小。固古人所不廢。昔蠻府參軍嘗有娵隅躍清池句。夫娵隅細物。形諸歌咏。聊作詼諧。則是編儻足佐矜奇者一哂乎。時乾隆歲次上章閹茂壯月。上海李心衡識。

例言

一、恭錄御製碑文欽頒祭文并首。尊王也。

一、是編專紀新疆風物。其餘概不敢攙入。防濫也。

一、是編詞皆紀實。不同傳奇家。架虛立論。故詞皆徑遂而少紆回。存真也。

一、金川遠在西南徼外。載籍絕少。名物象數。無從考其源流。重以孤陋寡聞。尤不敢妄爲附會。闕疑也。

金川瑣記卷一

清 李心衡 纂 [illegible]

促浸儹拉

金川原名促浸，噶喇依為其巢穴，舊官寨在勒烏圍。小金川原名儹拉，美諾為其巢穴。今析促浸為綏靖、崇化二屯，析儹拉為懋功、撫邊、章谷三屯。

兩金川 御碑亭 [illegible]

勒烏圍官寨四圍多梨、棗、柑、栗、核桃、石榴諸樹，蔽芾可觀。後因用兵斫去，僅存荒山。奉勅建立御碑亭一座於其巔，下臨大江，金碧輝煌，山川增色。其他如小金川之美諾、大金川之噶喇依，俱有勅建碑亭，恭錄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劫木巢木。[illegible]

[illegible] 上下同心，擣虛散傾。西路途遄，南路路泥。[illegible] 丫口深入，爰克羅博。[illegible] 喇穆喇穆，併占默格。[illegible] 獲康薩爾、木思工噶。[illegible] 遂克爾宗。其險難託。[illegible] 凡此數處，林立堅碉。層次攻勦，我師賈勇。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遙 [illegible] 曰勒烏圍，賊酋官寨。[illegible] 固碉高力守要害。經擄補車，陡嶮賚界。木卡石城，置籬鱗絆。[illegible] 柵周遭，披路截其汲水撬橋。壽士濟師 [illegible] 穴道旁出。[illegible] 罅以地雷。叶 凡此百計，用靡無遺。[illegible] 四面破攻，碉摧垣

裂。遂督大軍，斫撞衝闖。游魂弗支，奔迸驚竄。功成一夕，中秋八月。[illegible] 十五夜也 乘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胹乎厥忠，卓乎厥猷。銘誌鴻功，永示千秋。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服，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栜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弟兄出獻爾，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密圍巢穴，火器團攻，腹心潰內，羽翼失傍。[illegible] 方將剔柴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俯伏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壘，我師萬層險歷，千戳咸揚。譬之大木，已盡去其枝葉，則根本亦可待其立殭。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器，聚族焚而自殺，棲巢如所云，則雖獻馘蒇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爲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于是翦界厥地，屯戍我兵，鎮壓番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御製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悖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蓋僧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悖德。亦因僧拉之發。故戊辰之役。以救僧拉。而有促浸之征。（[illegible]）茲辛卯之師。以伐僧拉。乃並促浸而搗。（[illegible]）彼其狡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入強。（[illegible]）機謀深造。則僧拉遠不如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illegible]）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朋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撫不宜摧堅剛。遂據官寨之穴窟。（[illegible]）此固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悖德之招。是用勒銘會巢。永鎮雀徼。

臣心衡謹按。碑文具滿、漢、回、番、四種書。滿字從後豎讀至前。漢字從前豎讀至後。回字從前橫讀至後。番字從後橫讀至前。此其異致也。

山川（西路山川欽頒祭文）

金川大江。發源西北徼外。合岷江下注。越爲大渡河。復洩衆流。遥四川、湖廣、江西、江南、至鎮江入海。蓋岷江爲江源。此又爲岷江之源。皆按水經注。江水又出汶江道。汶出徼外崏山玉輪阪。下而南行。又東注於大江。又大渡水出徼外。羊膊牛道（漢志作牛。）南流入於若水。又濊水發蒙溪。（大渡水即濊水。[illegible]）東南流與洮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蓋謂玆水。（[illegible]）是乾隆三十七年。駐兵江濟數日。水波不興。撒營後江水忽暴漲十餘丈。衝砂捲石。勢不可當。益信聖德遠孚。神益呵護。一軍臚異。畢平將軍上其事。特遣致祭。并勅春秋崇祀。列人祀典。所以答靈貺而報神功者。欽崇備至。同時勅祭者金川大河神、甲索山神、索烏山神、墨爾多山神。（[illegible]）謹錄欽頒祭文。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皇帝遣某致祭於金川大河之神曰。溯源松徼。輸派岷江。經丹壖以邐迤。洑歸衆壑。匯金川而由注。派合雙流。幾者師駐攀濟。列柵而沙痕斂漲。迨乎兵翻巢窟。移營而箇影浮濤。用嘉効順之靈。肇錫維馨之祀。路逾邛笮。澄滴標大渡之名。水別沱潛。疏導紀桓江之遠。通津利涉。俾無阻於川梁。溉種含滋。庶並宜於粱麥。沈薶特舉。胼蠁攸同。神其式臨。歆茲有秩。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皇帝遣某致祭於甲索山之神曰。微崤崛巃嵷。犄角重夾恂之勢。崖旋螺逕。鬱盤開鎮地之基。丕功克集。夫方行。靈佑式彰。夫深入。逮闢闤負嵎力抗。攻堅直指攢峯。綽

斯甲執梃前驅。選銳逕臨絕壁。奮戈鋋而逼壘。候據建瓴。鳴鼓角以穿雲。遂成破竹。平坡下壓。斷右臂於連閫。隔水相聞。會中權於擣穴。喜廣動之雙藏。迅奏伊渠。冀樂士之同登。犁安食力。爰舉秩祠之典。垂爲命祀之文。當時甲積。歷斧銘勳。水彰師武。此日戍屯假載。廢縣用答神庥。尙克歆承。服時明命。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皇帝遣某致祭於索烏山之神曰。集隋勳於擣穴。楯比開屯。稽殷典於封山。盤紆聯勝。恢天威而致討。溯神眖以披圖。嶂疊栫迴。拱揭出群峯之表。氛消霧卸。嵯峨雄南鎮之間。白馬尼谷嶠之兼收。泊昆色拉枯之進剿。勢懸歷卯。先登而狡窟難憑。威震雷霆。再鼓而逆巢就剿。俯綢金之林立。盡我藩籬。厥沃士以疆分。藝之稷黍。玆惟昭佑。爰考彝章。報功宜永於春秋。賽對用賚夫保障。緬昔六師俺捕。効靈實助我行。欣玆千耦雲與秩祀聿隆典禮。尙其昭鑒。勿替歆承。

維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某月朔越某日。皇帝遣某致祭於墨爾多山之神曰。參旗下指。控引箕翼子之徼。井絡遙分。襟帶擁翠盤之勝。溯神庥之助順。緬醜索之求寧。石仄冰橫。始負嵎而首禍。蝸爭狙附。終有藪以藏逋。夾攻爰勵夫兩肱。全境遂收於數月。洎乎遄馳勁旅。載靖蠻氛。鐸振長風。密皆蚴落羅之樹。梯蟠絕磴。迷峯資震懾之威。廣功克奏。夫永清。靈貺用垂。夫默佑。言稽令典。肇錫明禋。石棧鉤聯。迹通鄰而布德。芳膴綺錯。資保障以爲屏。式薦惟馨。庶其昭鑒。

廣法寺（[illegible]）

寺本名雍中喇嘛寺。距崇化屯署三里。由來既久。日就蕪廢。乾隆四十一年。帑項重修。賜名廣法寺。並賜御書正教修宣匾額。欽差堪布喇嘛住持。例帶徒弟十六名。俱黃帽黃馬褂。西藏之小喇嘛及土喇嘛俱披黃袈裟。共百數十人。皆食天糈。有定額。番俗有黃教、紅教之分。紅教者。釋氏中之邪教。堪布爲黃教宗師。番民信重。每年正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九日。四方土司頭人等挈妻孥攜百姓以萬計赴寺誦經。徵佛福。進獻牛羊肉脯如山積。酥油酪漿以斗量。其土司頭人及妻女。咸跪獻哈達。（如三尺許漢人用長絲[illegible]）喇嘛有大喇嘛親乎爲之持咒挽結。套其頸而撫摩者。殊自慶幸。人皆羨之。彼亦揚揚有喜色。饋獻不留餘力。此兩次大會日期。各跳布札一次。大慈爲之代奏。衣裝俱賜自尙方。故極其鄭重。跳時。人各左手執器。右手執連髮腦骨一片。共相舞蹈。或龍頭虎額。或長袖峨冠。象飾枯髏如人。雜演其間。鐃鼓嘈囋。屢舞僊僊。聒耳眩目。擾攘竟日。五十年。各述奏請捐俸重修。金碧耀燦。彌復壯觀。懋功屯亦有喇嘛寺一所。勅名勝因寺。例挑雜谷腦番僧住持。三年一換。俱奏請欽定。屬廣法寺堪布喇嘛管轄。

義烈墓（[illegible]）

懋功屯尉之崇德汎。有義烈墓。封屍纍然。中植石碑。曰衆士義烈墓。予每過此。必下馬酹弔。方水果木失事時。自官弁以至軍士民夫。死者甚多。輿尸狼藉。纍骨縱橫。令人傷心慘目。夫其効力疆場。見危授命。固分所當然。朝廷既加䘏典。當事者復循例祭享。而好義諸君子又先後爲之掩薶。亦足慰忠魂而妥靈爽。所惜蟲沙微細。姓名既湮沒不彰。而死事君子。僅什記其一二。恐閱時既久。併知者亦且忘之。非所以表揚忠烈也。因錄尉忠祠死事文職諸臣傳略。庶覽者得以知其人之姓名里居及殉難顛末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金川瑣記卷二

入金川路

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肅回部。西南控三藏與十八家土司部落毗連。犬牙相錯。然重關疊險。山路險巇。馬既不能馳。人喘不能騎。分隘而守。若天有以限絕。使不得兼併者。自灌郫至金川。有兩道。一由汶川之桃關出口爲大道。一由汶川之牛頭山出臥龍關爲小道。大道塘汛外。百里無人烟。往來者必攜糗糧鍋竈。爲銀餉所必經。小道商賈奔走。絡繹不絕。然每至一程。居民歇店。僅有十數家。類皆啞雜。黑暗。屋通數楹無遮隔。僱糧須自致。而牛頭巴郎諸山。石仄水橫。尤難投足。危坡絕壁。架橋飛跨百餘丈。通一線路。偶被雨潦衝圮。咫尺前途。不能飛越。坐待修葺。伐木椎石。動經旬餘。常有絕糧患。丁未戊申間。有余姓道士董其事。鑿山開道。余亦捐助俸銀。并合省公助。計費二千餘金。牛頭山數十里。今漸夷坦。然其地險仄者。未可枚舉。不能盡鏟而平之。亦一憾事。憶家大人與梧郡時。爰攝直隸鬱林州牧。北流至州。有旱道四十八里。石筍棱塞。人患顚躓。仿古法燔柴灌醋。遂爲灰燼。不兩月竟成坦途。又梧郡所屬岑溪至容縣。急流多亂石。觸損舟楫。陸道尤苦崎嶇。復用前法。凡百五十里。險阻盡平。宜兩郡士民誦德弗諼也。

五道進兵

往來征金川進兵分五道。一由灌縣至懋功爲東路。一由打箭爐至章谷爲南路。一由雜谷至撫邊爲西路。一由綽斯甲布至綏靖爲北路。一由木坪至鄂克什爲中路。

控卡山海子

控卡山絕頂。爲崇化、懋功、兩屯分界處。高出雲表。雖盛夏、積雪逾尺。午後率多大風。人馬不能行立。必擇五鼓或黎明時過之。山脊凹處有水盈盈。可望不可卽。俗稱海子。寬約數十頃。漣漪在目。歷冬夏不涸。雖滂雨旱暵。未嘗有增減。經其地者必屏息相戒勿語言。苟一叩聲。風雹立至。土人云。此中隱有三足蟾蜍。大風冰雹。俱從此起。昔曾有將軍領兵過此。飭軍士施鎗礮警之。狂風陡發。下冰雹如拳。伏鞍不敢喘息。行李墜落巖岫。人力不能施。困頓殊甚。

雪牆

予於甲辰八月抵任。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爲陳遊戎大[illegible]言之。陳公云。歷夏日。秋陽照爍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斯足驚人耳。予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予自知之。後予過撫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塗就塘兵烤火炊茶。熱。請予小憩。扶掖循路。逶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面前雪高倍於屋。嶮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徹。如琉璃屏障。門闕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始悟陳公之言不謬。非親歷者。斷不能信也。

夏雪

嘗夏日行過控卡。正值陰霾密雪。登陟頗艱。及躋山巔。晴日晃耀。無纖翳。玉樹排空。濃陰低蔭。馬上吟哦。率成絕句云。風高飛雪欲浮空。人馬盤旋蟻磨中。日午登身凌絕頂。俛看積玉滿羣峯。馳驅峽掌中得此樂趣。亦如病煩熱人。投一味清涼散也。

石井

綏靖營之西里站。有自然井一所在山半。其洞深曠無底。週圍皆石骨。人力難施。蓋天工也。民居距江水遠。賴此井汲飲。嚴冬澂水既盈。井不稍減。澄碧可愛。味同江水。疑其潛通江源云。

溫泉

溫泉在綏靖屯治東六十里。約長半里許。熱可澡浴。時有浮漚泛湧。雖嚴冬沍寒。蒸氣騰鬱。而泉水發源自黨壩。土司部落名直趨大江。並寒沁與常水同。殊不可解。因憶楊用修丹鉛錄云。溫泉所在必有白礬、硃砂、硫黃三物爲之根蒸爲暖流。乃知硃黃諸物尤有凝結盤薄處。詢之土人。果有硫黃氣息。惜相距稍遠。未遑議建屋宇爲歲時祓除游也。

刮耳崗

崇化屬之刮耳崗。爲大金要路。蜿蜒線棧。約長數百丈。石壁峻嶒。俯瞰作欲墮勢。下視蒼茫。大江當膺。往

來者捫壁附石。轉側傴僂。勢與俱傾。苟一昏眴。顚隕無底。雖弄棟、揭毋之險。未足以喩。乙巳夏。管理崇化屯務別駕蔣榕園士[illegible]。崇化營亮遊戎[illegible]捐俸率衆修理。予亦捐資助之。攻石、攻木、攻金之工。一時並集。石倒出者鑿墮之。險巇者椎平之。偪仄不能容足者。鏟鑿而開拓之。又琢石成級。橫木加板作偏橋。板厚尺許。釘鉸鉤聯。約以曲欄。俱堅甚。由是道寬各數尺。向之側身匍匐猶恐失墜者。今可掉臂遊行。眞一大快事。是役督率查催。亮公之力居多。

演礮石

由刮耳崗下里餘。卽爲崇化較場。隔江一山。人跡不到。有一巨石聳出如堋的。每歲營中操兵。卽於此演礮。人因名之曰演礮石。

氣候

金川氣候。一日之間。寒暖倏殊。咫尺之地。陰晴各異。嚴冬天晴時。日中可穿春服。盛夏天陰時、朝晚亦可披裘。四時無大寒大熱。然倏忽變幻如此。不必煙瘴爲厲。稍不自護。中之立病。

風穴

金川春日率多大風。風發時。偶一失檢。屏幛圖軸。輙有捲裂患。若懋功、章谷二屯尤甚。每至午後。風聲颼颼。徹夜不止。蓋山多風穴云。

金川無醫藥

地距華土既遠。苦無良醫。雜肆中藥餌不全。眞贋混淆。以故病死者多。前管綏靖屯務龔公晗璽浙江山陰人。卒於官。嘗捐俸銀數十金。貸殷實舖戶生息備糴。以資窮民及行旅之饑斃者。仍飭鄉保董理其事。予益增數十金。始不至匱乏。又捐購藥餌及古人經效丸散。以濟疾苦。擇近城荒地。四圍築牆爲義塚。以免枯骨暴露。嘗暇日集諸相好於竹香居。綏靖營遊擊札公那阿蒙古人云。昔官伊犁。回至中途。一僕忠鼻衄猝死。棄於附近旅舍之荒地。夜聞覺被野狼所發。及驚覺尋視。則已血肉模糊。肢體散落。急爲之收拾殘體。天明僱匠具棺深瘞之。因此就延二日。札公言之。猶慘悼不能自已。凡居官荒徼者。尤宜留心此種。亦一陰德事也。

痘症

夷人終身不出痘。間有一二患此者。輙棄數月糧。舁置荒僻巖洞中。父母兄弟。曾不一顧。懼傳染也。以故患痘症者。十死七八。倖而獲免。踡踡以歸。舉家欣慶。雖窶貧必延喇嘛誦經數日。

格言

先大父比部公。著有功過格輯要行世。凡所以懲惡勸善者甚備。暇嘗翻覆紬繹。內有載宋時。有人於京師見其故父白晝乘馬行。揖之不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鎭江太守葛繁足矣。其子往謁之。問何以見重幽冥。葛公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脚凳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我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

人事也。其言至簡至平易。然終身行之不能盡。無論貴賤貧富。皆力可為之。最為促切易行。鄙民見屯所事簡。閒持幅紙求書。予每謂之曰。字畫固不成體格。然所書格言。寘之座隅。觸目關心。良有裨益也。

皮船

甘肅鄰近黃河之西寧一帶。多渾脫。（音駝）蓋取羊皮。去骨肉製成。輕浮水面。騎渡亂流。李太僕開先搴上曲有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之句。其巧便已可概見。然渾脫祇可渡一人。且下體不免沾濕。不若金川之皮船。工省用博。其製尤巧。用極堅樹枝作骨。蒙以牛革。形凹如栲栳。一人持槳。中可坐四五人。順流而下。疾於奔馬。頃刻逾百里。雖縣泉峻灘。曾無觸礙。船中人咸相戒不得動。動即顛覆。百無一生。船不能行逆流。輒艤岸負之而趨。輕若戴笠。蠻俗不知刳木之製。大江往來。賴此一物。秋冬潦盡潭清。翠流凝碧時。見皮船與波駛遞。正如一葉隨風。釋清泉（錫）嘗作句云。隨波奔蕩傍斜陽。萬頃江中一葦杭。太乙蓮花應並試。杜陵春水正相當。圓如月鏡浮滄海。穩想禪杯渡法王。若把渾脫相比擬。未知誰更利中央。最能曲肖。

獨松

大海中有一島渚。約長千餘弓。廣僅半焉。細沙圓石。寸草不生。中一巨松。枯萎殘折。僅留其半。猶長數尋。此獨松所由名也。土人云。數年前其松高插雲漢。旁枝亦可蔭十餘畝。蓋千百年間物。乾隆三十六七年。松忽摧折以死。時值逆酋不恭。王師勦伐。不數年。而金川蕩平。則松樹忽斃。不可謂非促沒之妖孽云。

大磐石

獨松北有大磐石。方十餘丈。高亦稱是。上平如砥。四面整齊。屹立道中。位置妥貼。殆天工。非人力也。丙午冬。汛官花公（璽林）構江神廟宇數楹於其上。遠望巍然。亦一勝景。

龍登碉

龍登碉（懋功屯地）為兩金川要口。山形雄峻。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也。討逆酋時。三年不能下。四路夾攻長驅直搗。因乘其懈。蹙破之。實賴黔兵之力。蓋黔兵生長山區。越峻巖如履平地。趫捷勇果。甲他省云。

火彈

火彈一名西瓜礮。形如西瓜。中實火藥。燃藥綫投入碉卡。轟發。人物值之。俱成灰燼。甚者碉卡亦被轟裂。殺敵致果。功同大將軍礮。

官寨

夷俗稱土司署所謂官寨。民居曰寨子。每一戶中。必有一兩座碉房。為守望之所。頭人土目家。并有經樓。及轉經樓。俱華瞻精緻。小金川官寨。祗美諾一處。今懋功屯地基。大金川官寨有四。一在噶喇依。今崇化營盤地基。一在勒烏圍。今隸綏靖屯。惟存瓦礫。一在馬爾邦。今隸崇化屯。巍然尚存。一在獨松。今隸綏靖屯。危碉峻牆。屹立望表。為逆酋倉廒。其在噶喇依者。逆酋索諾木常居之地。餘不過歲時遊覽。如晉之虒祁。楚之章華。齊之雪宮而已。

碉樓

碉樓如小城。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層。每層四面。各有方孔。可施鎗礮。家各有之。特高低不一耳。頂上四圍。偏豎雜色布旗。旗各印刷佛經。以多為貴。

造屋

蠻俗造屋。鑿川土。蓋先砌石作牆。架巨木為梁。以雜木橫搭之。蓋土於其上。築之令極堅。雖傾盆雨不能漏。惟落霖連月。須加土再築。其碉樓及一切牆垣。俱砌亂石。遠望作冰裂紋。整齊如刀削。雖漢人工巧者不能及。其所用階梯。以獨木截成鋸形。凹處僅容半足。漢人登之不能動寸步。彼徒負重上下。趫捷如飛。

瓦板

間有木板蓋房。上壓碎石。縣之衙署。處處皆然。陡發狂風。走石飛板。從空擲下。劇足傷人。木板俗稱瓦板。以松木爆乾。用斧劈之。自成片段。無事刀鋸。詩稱言念君子。在其板屋。此則猶有西戎遺風云。年來漸有瓦屋。民間市廛。亦鱗鱗相錯矣。

轉經樓

樓中設機軸如車輪。四圍刻佛像。羅列經卷印布。手推之即旋轉。俗稱轉經樓。謂推轉時佛像經卷。俱從身過。不啻誦經宣佛號。又有名轉轉經者。長三寸許。卷疊佛經數千言。貯以銅匣若竹筒。上有機捩。可以旋轉。佩胸前。日夜撚動。以當宣誦。亦即轉經之意也。

歡喜佛

夷地多喇嘛寺。大者殿宇如浮屠。中間空洞直上。四旁重疊棋列。塑釋迦像一。如中土。餘俱塑歡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藍身。作男女交媾狀。機捩隨手展動。不穿寸縷。或立或坐。醜態萬端。細求見有臥像。清淨祇園。不減唐宮祕殿。詢之喇嘛。云是佛公佛母。然何必描摹狀第穢褻至此。男女身有瓔珞寶玉嵌飾。象以枯髏作纓佩。或繫垂馬纓。身下踐藉者。無莫非枯髏。更有所謂牛頭大王者。形如夜叉。獨立諸歡喜佛間。瞠目注視。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狀。下陰翹然。手自捧持。云是護法菩薩。寺僧為喇嘛。曾過廣法寺。見四壁圖畫。亦仿此式。殊覺不雅。為堪布喇嘛反覆言之。今皆用哈達遮蔽下體矣。在喇嘛固見慣不足異。要使遊覽者皆知有羞惡之心也。

玉筍峯

章谷之墨爾多山。高插雲漢。相傳釋迦佛成道處。上多喇嘛寺。常出異僧。土人每歲春秋。不憚千里。必往參禮。俗稱朝山。山巔一峯名玉筍峯。天日晴朗。輒有雲氣迷離。不甚明了。惟天陰時。瞭然在望。此其靈異。非意想可測。

寧邊橋

寧邊橋初名徐公橋。在章谷屯。綿州刺史徐公[illegible]管章谷時建造。橋長百步許。通打箭爐。為往來要道。初行旅必由猴子嶺。嶺原特險。山路盤曲。殆紆行十數里。行者苦之。橋成往來稱便。僉曰徐公橋。所以頌

德也。年久傾圮。時有顛隕之患。管理章谷屯務穆清泉朔府、蒞任之明年。捐俸率衆重建。越數月。工始告竣。橋下臨大江。夏潦方盛。每猝漲數十丈。水勢陡立。幾及橋半。相傳有龍戲水之說。工費既奢。橋得堅固。以垂永久。今名尊邊橋。

襲職

各土司部落。俱數千百年來父子傳襲。未嘗有變更。其間亦有貪縱淫虐者。百姓至死不敢貳。夷俗上下之分極嚴也。無論土司。即以頭人論。百姓莫不敬之如神明。無一言敢稍拂。居家妻不敢與抗禮。或自遠行歸。其妻必率家屬及百姓男婦。跪迎數里外。觀此可見一斑。

品秩

土司中有襲宣撫司銜者。秩三品。安撫司、宣慰司。秩四品。長官司秩七品。今就近土司。因勤王功。咸叨陞賞。俱戴珊瑚頂。幷有戴孔雀翎者。章服已居極品。然見漢官。執禮甚謹。固見恭順。實由聖天子德威遐播。無思不服也。漢官銀章、銅章。土官鐵章。

夷例

夷俗最重竊盜。事發。擄綑縛犯人。投大江中。殺人者罰牛馬銀物。入土司贖罪。至姦淫一事。不足爲異。未見有告訐者。即或事敗。不過私自罰柴數百觔而已。其有規避徭役。不遵土司飭遣者。例被嚴懲。藉沒其家。將其人幷家屬分賞各部落爲奴。

地爐

寨子正中一間。必挖地爐。寘鼎鍋。爲舉家炊爨所。或支鐵架。或繫鐵索。下垂數十鼎鍋、一時並舉。最爲便益。地爐四圍。男女雜坐烤火。無間冬夏。漢人居夷地久者。雖夏日亦喜煨榾柮。甚矣習俗之移人也。

跳鍋裝

俗喜跳鍋裝。嘉會日。里黨中男女各衣新衣。合包巾帕之屬。磬家所有。雜佩其身。以爲華贍。男女紛沓。連臂踏歌。俱欣欣有喜色。腔調詰詘。無一可解。然觀其手舞足蹈。長吟永嘆。又似有一定節族。此亦任昧之亞歟。因思周官韎師及鞮鞻氏所掌。當亦爾爾。暇日曾令彼歌跳。嘗以酒肉。俱踴躍欣喜。

負任

嘗見黔楚苗猺。及西藏夷人。攜帶貨物。或以繩縛頭頂。或繫絆脊背。頭不得轉動。身不得屈伸。視肩挑手挽。勞苦尤甚。然彼徒習以爲常。樂此不疲。至金川夷人。輒用皮條長數尺作活套。束物繫背。仍手持其端。勞頓時。背就路石。手鬆其套。可小憩。蓋金川陡步皆山。頑石磯伏。搘撐良便。夾道崎嶇。又復盤旋曲折。若用橫擔。非特上下觸礙。抑且轉側多阻。因地制宜。其法甚善。

節令

國人於正朔、長至、令節外。復於歲中扣滿三百六十日爲一週。是日互相往來。登堂稱賀。不計閏。不計大小盡。不計冬夏。總以周天爲度。至夷俗特重十月十一月節令。每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十四日。頭人

家及士人在官者。（通率稱字之謂）齊聚親戚男女。及其所部百姓。宴飲賞勞。歡笑竟日。儼亦吹豳息蜡之意耶。

金川瑣記卷三

俗重藏經

夷人不知有儒教。讀書識字。皆本藏經。爲授受。如中華讀四書五經。然字畫又與西藏稍異。其有學業深邃者。輒遠赴西藏。從班禪佛處。皆覺學經。十數年後歸來。便翹然自異。舉以喇嘛目之。抗衡於土司倚長之列。徭役賦稅。俱捐免。親戚朋黨。咸趨承恐後。不敢與抗禮。有延之誦經者。贈賄倍優。以故民間兄弟多者。必有一二人爲僧。由俗所尚也。

徭役

夷俗多力役之征。一家中更番出應。終歲幾無虛日。惟喇嘛及土僧。得從優免。此外雖頭人之弟兄。亦與齊民同作苦云。

信鬼

俗尤信鬼。人患病。延喇嘛誦經咒。復捻酥油肖病人形爲替身。送諸荒野。或捨身爲僧。其宦家殷實者。輒僱人作替。歲時旁磔。先立土壇。設紙供數串。厚疊薪芻。選兩長人。踞肩疊立。高及丈許。蒙以大衣。偉狀殆如亦郭。蓋取食鬼之義。人各執弓矢。鳴鉦鼓。四處尋索。追至土壇。將積薪焚之。俗稱得爾布斯。猶有月令大儺遺意也。

人皮鼓

俗既信佛，家各有經堂，有事必延土僧及喇嘛禮懺。夫所謂土僧喇嘛者，出家而在家，居處並與人同，特無妻室耳。然口誦佛經，手持牛羊肉脯咀嚼，無拘忌。梵鐘樂器中有聲似鐃鈸者，削人脛骨爲之。又有小鼓如鞉者，截兩髑髏以膠漆黏連，顱門骨兩面蒙人皮（用背脊皮），取肉之色微黃，薄似羊皮，而腥穢特甚，令人森寒植毛髮。吁，彼徒所謂佛法，與採生折割者又何擇乎。

三撮鬚

夷人終身不留鬚髮，間有留者，率卷曲如佛頂螺髻。更有一種三撮鬚，最爲奇觀，兩口角及下唇三處各留少許，如初生榆莢大，雖于思長鬣，僅存數莖，隨風飄颺，乍見令人捧腹。

名字

兒初生時，輒延喇嘛誦經咒，祈福命名。名字自一二字至六七字不等（如色布星之音名喇嘛止一字，其他屯弁日安本日嘛塔爾日一字；蒿斯甲日丹比西拉布嘉大喇嘛名爾布藏札木楊，多寡不齊如此者；肆因寺住持喇嘛名雍中甲噶竹諾爾布，并不止七字矣，此可見一斑）。大抵取藏經中絕嘉者，以致什伯雷同，甚難識別（如羊中，如肯甲，如綽斯甲之類，于人中取名者數數見）。覺有父子一名。嘗見水經注，有林邑王楊邁死，其子咄代立，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同名，鄙普長謂爲林邑將亡之兆，殊不知夷俗同然，無足異矣。

婚配

夷俗無問名、納采諸禮，男女率先私合，然後婚配。男家倩喇嘛擇吉日，通知女家。至期，兩家各延喇嘛誦經禮懺，親戚鄰里咸集女家，擊飯豬羼吸雜酒。男家倩一人前往，如媒妁禮，女家亦倩一人，壺漿以迎，酌之酒，男家人長跽而後飲之，女家者端坐不動也。飲畢，率擁新婦至夫家，笑言謔浪，相率跳鍋裝。跳畢，各侈飲啖，既醉既飽，忽如鳥獸散，而新婦亦飄然逝矣。自此往來不常，食宿無定所，迨生有子女，然後依棲夫家。

居室

夷人無姓氏，不知有族屬，遂至婚媾混亂。即居處亦大可異，其俗男臥碉上，女臥碉下，男女分類雜處，臥無定所，無牀枕衾褥，惟毛氈貼地而已。雖新婚夫婦不同室，夜間鶴步下梯，暗中摸索，未聞有以誤入桃源誚譏者，相沿成俗，猶有弄明遺風。惟土司及頭人家漸循華禮。

耐寒

兒生不洗浴，以手拭之，置之地而裸體焉，不知襁褓纏裹，然亦未嘗感冒風寒。行旅往來，身攜裘褐，托宿長林豐草間，蒙以披氈，雖過冰雪，坐臥其中，曾不致疾。蓋垢膩既多，腠理自密，風寒不得而入也。予嘗於六月間因公事路入雪山，至絕頂，密雪亂飄，風冷如刀割，雖身被重裘，得以無害，然足趾凍裂欲墮，而彼徒衣不加增，行歌自得，殊無畏縮之象，豈其眞不知寒，亦由自幼習慣使然也。

夷葬

人死有天葬、水葬、火葬三種，獨不知土葬，悉於衆卦決之。天葬，取死人臠割如泥，和麵成丸，投鳥啄食。

或舉全屍餵虎狼，蓋即頓遜裸鳥葬之意。水葬委屍大江，實魚鼈腹。火葬積薪焚之，亦猶釋氏之茶毗。爲之嚴切禁止，咸知土葬云。

金川往事十三則

小金川逆酋（僧格桑）之妻，即金川（索諾木）之姑，姻黨聯結，朋比爲姦。附近十八家土司推兩金川爲雄長。初兩金川有夙怨，不甚聯絡，劃控卡山梁爲界。後金川日強，遂越控卡佔踞小金川之大牛廠，小金川退保小牛廠。小金川本恃控卡爲保障，至是益懼，遣使卑詞厚幣，結婚姻爲援實圖，自是漸凌弱小，日益縱肆，以致滅亡云。

革布什咱鄰近金川，金川遂包藏禍心，陰以重金密賂革布什咱土司左右，以故事機得先知。值土司率妻子赴熱水塘洗浴，勒烏日（逆酋索諾木之叔）率輕騎襲之，殺土司及其頭人，俘其婦歸，遂踞有革布什咱部落。附近巴拉克底、巴旺之屬（俱土司地名）望風懾慴，咸納女以自固。迨平定金川，始復革布什咱土司職，歸其土地，今隸綏靖之獨松溝、百越溝諸處，猶是革布什咱舊地。

（勒留日留習）既殺革布什咱土司，察其國中小頭人及百姓多有未服，因遣人布告曰：爾土司不道，是以殺之。今須立其子孫爲後，國中稍安，且曰擇日於交界地方會議，彼此不得攜兇器。革布什咱信之，惟恐中悔食言，皆欣欣然携手俟命，並不虞有他變。（勒留日留習）先密令瘞藏兇具，至日率其頭人百姓赴會，猶令去衣服，以示無廷，使不我備。革布什咱益信之，議時乘間發利刃攻之，梟梗令者數百人，餘皆懾伏乞命，莫敢動，其地遂平。陰險強悍類如此。

小金川與沃克什連界，世爲寇讎。乾隆十三年間，曾圍攻沃克什官寨，岳威信公（鍾琪）率兵討之，追逐至卡撒，輸款乃止，遂分兵戍之，沃克什藉以稍安。金川桀驁之狀，蓋非一日矣。至今岳公碑猶植卡撒道旁。（卡撒屬崇化屯。）

莎羅奔郎卡（索諾木之父）未故前，忽有野豹一羣突至官寨側近，攫傷數人，須臾衆集，圍擊殪之。不數日郎卡死。

小金川生聚日盛，嘗有吞併意，復圍攻沃克什，官軍亦被困，告警甚急。當事遂奏請發兵申討，美諾既克，巢穴搗平，逆酋（僧格桑）逃匿金川，遂與金川鈎聯一氣，潛召降番爲內應外合計，致有木果木之失。由是進勦金川，此兩金川自取滅亡之緣由也。（僧格桑）之投奔金川也，有一大頭人力勸之，使勿納，或納而獻之軍前，且可獲重賞。逆酋（索諾木）不聽，又惑其姑（阿青）狂悖之說，遂決意拒命，未幾駢首就戮。嘗曰：自作孽，不可活，其謂是歟。

番目（舍圖甲）臨陣被官軍斫去兩臂及頭骨一片，回寨數月始死。

勒烏圍舊有喇嘛寺，女喇嘛住持，能先知未來事，爲夷人推信。每因事進見土司，必苦勸使投順，（索諾木）不聽。兵圍時不知所終，寺被鎗礮擊燬，今遺址尚存。

大兵圍金川甚急，逆酋之小頭人等率先歸順者，俱賞給頂帶有差，如（生格塔爾）給土都司職，（舍圖甲）給

士守備職。最著功力。將軍即遣回招降。比時索諾木自知悖惡既盈。有悔禍心。且念若輩俱小頭人。輸款後尚賞有頂帶。欣然有羨意。會有一二頭人與索諾木耳語久之。似阻且詈者。遂變喜為怒曰。若等背叛本國。其心叵測。今又來誆我耶。若等既戴藍頂、白頂。我獨不能賞渠黑頂耶。令左右以巨鐵釘釘其腦。磔裂支體。以狗夷衆。

金川番民色耶歸順後。復被逆酋擒獲。抉去兩目睛。糝以石灰。仍禁錮之。事平。將軍錄功。給土外委職。至今尚存。歲時來參謁見之。目眶空洞。令人生慘。心想爾時身受者。不知作何痛楚也。

小金川逆酋有臥牀。雕刻龍鳳狀。繪彩陸離。形製巨甚。可臥數十人。土人中有曾侍僧格桑者云。土司居中。妾媵環臥其內。僧差淫縱為何如。其淋吳明府光奎隨營管糧時目覩。後為兵火焚燬。此與偽蜀孟昶之寶衾。俱獨出心裁。為亡國妖孽云。

金川將破前數日。大兵雲集。圍官寨數十重。烽火連天。礮聲震巖谷。大江中密施鐵網。懼其逃遁。且自沈也。索諾木窮蹙。日日議降。畏死不敢出。適奉詔生擒。故軍中不縱擊。及反縛詣降。遣兵數百人。檢搜官寨。地雷藥發。轟然一聲。屋宇片瓦不存。數百人一時齏粉。時烏總鎮爾納。結營江滸。距官寨數里。為飛石擊死。其餘死傷者甚多。

官寨自震燬多人。無敢輒近。數年後。好事者潛為挖掘。忽得地室。空曠無際。中砌方石。池積水未涸。有一枯骨。僵植其中。頸際猶綰銀鎗。衣服水漬成灰。硨磲頂帽尚儼然戴首。土人云是水牢。又獲銅印一方。大如斗。漢篆金川土司之印六字。疑是前明頒發。廣榕圃則綸曾親見之。未知後歸何人手也。以上屯通事外委卡爾吉通事松朋說。亦有得之同寅談述者。恐傳訛未確實。姑錄存之。以備一說。

屯戶

金川設屯田。招徠民戶。每一戶給地三十畝。使為子孫恆產。慮其路遠不能挈妻子而來也。本籍咨送。准令大口每名日給鹽菜銀一錢。小口銀三分。口糧各一升。自本籍至屯所若干程。銀糧應若干。由沿途牧令支發。於是得免行旅艱。又慮其既至屯所。何以托足。准給房屋。無屋折價銀二兩。於是得免露處艱。又慮其無耒耜。則資以農具。又慮山田人力不能施。則資以耕牛。兩戶合一牛。一牛折價銀十兩。於是民得肆力於耕作。又慮播穀無資。每戶各給籽種二石。又慮民力未紓。准免五年納糧。自六年起每戶僅納一斗二升耳。而猶慮其青黃不接。無以餬口。准令赴屯倉借貸。還新以易陳。國家為民計者天地父母之懷。委曲周盡。宜夫戶口日增。復墾幾無隙地矣。

租婦

亦有不由本籍咨送。就近報墾。多係商民。去家既遠。中饋乏人。納金本地頭人。或他處土司。可得夷婦。俗謂租婦。其人他徙。或回內地。仍須送歸原主。任其別配。不能挈之俱行。租之名以此。非若打箭爐及雜谷腦之夷婦。有三年、五年期限者可比也。

醫卜

綏靖屬之屯千總行營都司甲嘛爾善索卦。臨陣時卜勝負。十不爽一。以故用兵必徵調。名籍甚。予初不之信。因其謁見。姑留試占之。俱近而可驗者。殊不謬妄。見予患齒痛。因詢其所管百姓羊中爾江泰能醫。召之來。亦知切脈。但雙手把握如捉拏狀。已知其非嫻習者。復於佩囊中取紅色末藥少許。有麝香氣。令擦患處。竟不敢妄試。賞以荷包、刺刀、煙、茶諸物。欣然而去。

鷄犬

鷄犬與中土異。鷄大者僅觔許。喜飛鳴樹上。犬大者高至三尺。毛尾蓬鬆。頗似狻猊。能緣牆走屋。形既獰。聲噌吰如華鐘。喜啖生肉餅餌。投以鹹食。輒病瘦不救。尤畏炎熱。嘗攜一頭至內地。夏日中暍死。

天星米

俗喜蓺天星米。一名喇嘛秫。米如黍粒。可作糧食。葉經霜、紅如老少年。秋深滿山紅葉。亦一大觀。皆植之階除。點綴秋景。

圓根

圓根即蔓菁大頭菜之屬。比處皮堅實。味如蘿蔔。微帶辣氣。夷人歉歲作糧食。葉可飼豬。

鸚鵡

每歲麥菽成熟時。鸚鵡千百羣飛蔽空而下。綠羽璀璨。其聲嘀啞。農人持竿守護。有黠者設械穗間。俟翔集時。機發潛罥其足。可以生擒。性極畏烟。觸之病目死。有紅嘴、黑嘴二種。一說雄者紅、雌者黑。又一說由黃口漸黑而變紅。未知孰是。總之紅嘴者習人語較易。黑嘴者差難耳。

左插子

男子喜佩刺刀。俗稱左插子。身衣毪袍。長僅及脛。圍帛兩端。垂綴尻後如尾。無貧富皆同。獨腰間佩刀長尺餘。外鞘鑲嵌不一。竟有值至數十百金者。佩犢、佩牛之俗。嚴禁未能盡革。

夷字

寫字用竹錐削尖。蘸墨汁寫。猶有古人漆書遺意。字形如蛇蚓。變化不一。留心數年。竟不能識一字。細看似有行、楷之分。其橫寫倒讀。則在滿書、回字之間。

夷畫

喜向緇布畫佛像。施朱傅粉。仍用漢筆。綏靖畫手推土僧羊中爾吉第一。然佛像外。翎毛花卉俱不足觀。

糌粑

番地無米穀。夷人日食糌粑。炒青稞磨粉。或用大麥、小麥、豌豆為之。入牛乳酥少許。用手撚和。捻為團子。食畢。舐手及所用木鉢。以代盥洗。手黑如鬼。終身不澣。無碗筯亦無鹽醋諸物調和。頭人偶或用鹽。然惜之如金。

食糌粑益人

夷人惟日食糌粑一兩碗許。莫不強健多力。嘗仿其法為之。和以酥油。調以蔗糖。亦尚適口。管理懋功屯

務吳明府已食不穀。年五十餘矣。轉益精壯。

雪鵝

嘗有友人貽予一建昌鴨。其大如鵝。頭戴鷄冠。又嘗行卡撒道。見雪鵝數十。翔步雪中。或先或後。不甚畏人。白毛紅嘴。與家鵝無少異。微覺高大。但距印雪上作鴻爪痕。不似尋常連蹼鵝鴨鳧畜耳。種類之異。乃爾。天下之大。眞無物不有也。土人云。雪鵝喜眠食雪中。

黃鴨

野鶩之屬。較家鴨微小。毛羽深黃色。土人網得數頭來獻。予厚賚之。爲翦其翼翮。與家鶩同畜。日漸馴熟。聞呼祝祝聲。輒逐隊競前。物我忘機。眞有飛鳥依人之趣。後爲穆明府清泉攜去。

披毯

俗喜畜牛羊。春夏日暖。多翦取牛羊毛。積綫作毛毯。男女衣服取給焉。鄭康成尚書注。織皮謂西戎之國。良不誣也。衣服之外。橫披大幅長毯。若釋氏袈裟。日以蔽風雨。夜以代衾綿。寒暑不改服。民好徒跣。男女皆同。間用革鞾。形製詭異。男子穿袍袴。女子短衫長裙無袴。裙帶闊尺許。亦用牛羊毛織成。下垂五色流蘇。其重足以壓風。

績術

數十畝之家。必留三五畝種麻苧。闔家衣服。特以取給。近日婦女下裳多用白布、或麻紬製成。邊幅鑲紅布。裘積細緻。如百褶裙。頭人家婦女衣裙多用碎綿鑲成。臨風飄颺。頗似古時舞衣。

首飾

耳飾叉墜。大於腕臂。間跳脫。幸空中不甚重。特訝其耳際垂珥。爲地有限。何能銜此鉅環。詢之士人。始知幼時穿耳。即用樺皮卷塞。日漸增添。後遂可貫拇指。髮梳數十小辮。挽結作髻。如西洋畫圖中式樣。梳時極難。非半日不辦。每月祇梳一次。其解髮垂髻。即八月洗帮日也。俗不貴珠玉。特重珊瑚、寶石、綠璁、硨磲。用金銀鑲嵌作首飾。

造紙

夷人亦解造紙。剝取楮樹皮。入鍋煑爛。復用杵椎搗。滑諸清水中。竹簾木械。並如漢式。隨造隨曬。頃刻可成。雖極堅韌。然質厚理麤。不堪供書寫。其有細薄者。頗似高麗紙。楮樹自一二尺至四五尺不一。徧地皆有。二三月間開小黃花。攢簇如桂。

索卦

索卦即耆卜之法。地上先布土石雜物。覓卜者手持牛毛繩八條。每繩兩端各有散毛如流蘇。即於散毛上隨手挽結擲地。卦成。取土或取石。分行標識。如是者三。以定吉凶。

弈棋

夷俗弈棋有二種。一名板骨屑。二人對下。枰內二十四位。人各十二枚。子先盡者爲輸。一名孔屑。與漢人

大川舒將軍戲同。無象棋、圍棋諸戲。

數學

夷俗於數學一道。不知有乘除諸法。所恃惟牟尼珠一串。曰誦佛所需。亦即用以記數。多一曲折即茫然不知所為。五十年春。綽斯甲布土司雍中旺爾吉呈稟日蝕日期。時刻分秒未備。然先期推算。寔寔獨造。有是多者。詢所從來。出自土屬喇嘛指示。喇嘛持齋修鍊。穴居山洞。數十年不預外事。叅不解持籌布子。何以前知如是。釋典靜生慧之說。良不誣也。

南瓜

兩金川俱出南瓜。其形如瓦甕。圍三四尺。重一二百觔。每歲大纛巡邊。必攜數枚去。每一枚輒用四人舁之。

金川瑣記卷四

百穀

兩金川祇有大麥、小麥、青稞、黍、稷、蕎、粱、豌豆、胡豆、天星米之屬。有平生未見稻穀者。蛙步皆山。無尺寸平地。傍大河及有水泉可灌溉者。爲水田。可種小麥諸穀。其旱田祇可種蕎、黍。間有以稻穀試種。秀而不實。山高霧多也。山土甚堅。夷俗亦知用牛馬耕耨。但牛則扼其兩角。馬則鉤其鞍橋。運犂無力。未得深耕易耨之法。故勞倍功半。金川多再熟之田。小金川歲祇一熟。

燕麥

夷人間亦藝種燕麥。其實細而長。可入饘粑咂酒中用。古樂府云。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殊不其然。揚升菴丹鉛錄亦謂滇南蒼洱一路土人以爲朝夕常食。則燕麥何嘗不可穫乎。

蕙蘭

崇化林卡山中。蕙蘭極多。乙巳春。蔣榕園別駕送數十本。來樹之庭除。開花十餘枝。結蘭係二葉。蘭如建蘭。花瓣甚巨。又嘗登榕園所建容光閣。超然塵表。俯瞰大江。凝碧無際。旁列蘭草數盆。皆並蒂可翫。

菊枕

蔣榕園雅愛菊花。有異種輒多方購取。雖遠在千里。必遣健役致之。故崇化屯署獨盛。替人卞叅軍潮復

加培植，花時路出崇化，必留余信宿，把盞吟賞，審記昔歲菊殘時，摘取數千朵貯予作枕囊，至今蘧蘧夢醒，猶覺曲屏深幌間幽香可掬也。

山羊

獵戶嘗獻一山羊，高三尺，角長數寸，蹄尾如常，卻有駿鬣，周身褐色，脊有黑毛一線，連接至尾，劇似騾，性很難馴，爲作木籠欽貯，後以悞餵桃葉脹死。

山羊有渠魁

山羊喜居窮山深邃處，日再出飲水，出必以羣，嘗曉行控卡山，見羣羊橫過馬首，相去僅百步，高大如馬，其行甚捷，先一羊前行，餘羊約數百皆佚佚隨後，魚貫而進，行次殊整齊，予爲勒馬觀望，距人既遠，前羊少憩，餘羊皆止，止而復行，如是三數次，始滅影不見，土人云，獵者遇山羊，必以計竊取其魁，成驚惶不知所措，可捲羣而獲，不然，越山超澗，雖神駿不能及矣。

咂酒

番地無六酒六漿之風，祇有咂酒一味，以小麥、青稞及黍子、燕麥爲之，將稞、麥等入水鍋內煮半熟，倒向沙地上曬乾，然後拌酒麯入皮囊內，上用牛羊毛蓋煖，數日後聞有酒氣，再入酒罈，用牛糞封口，惟恐泄氣，用時移貯銅瓶，入涼水少許，以細竹管數枝插其內，（酒面味薄，酒底有沙土，故用竹管吸取中間。）男女數人可以雜吸，似喫煙。甫到任，勘鄂民地畝，過勒烏圍屯，赫守備（阿柏棣）跪道，壺漿以迎，予本不飲，不欲拂其意，略爲取飲，味甜無酒氣，及細問通事，釀酒顛末，幾欲嘔下。

鎮臺瓜

西瓜有紅、黃二種，出崇化、章谷二屯者尤佳，乾隆三十八九年間，有一總鎮駐兵江浒，攜種栽植，遂傳至今，俗稱鎮臺瓜，雖青陵遺種，卻與張騫苜蓿、葡萄爭先後矣。

竹筧可培旱田

綏靖屯屬之雙柏樹，（地名，數有楊，附則斑汛。）旱田十數頃，民番田畝，錯雜其間，每歲祇種蕎黍一熟，因不通水泉，山土常乾也。土人云，可從巴布里設竹筧引水，歲得再熟，雙柏樹距巴布里約遠十數里，跨越重山，人工物料，需費數百金，時值連年冰雹，且民夫新從臺灣征勦回，方事休息，未暇施工，爲之歎然，後之撫斯土者，儻時行之，亦培植地方之一助也。

羌活魚

羌活，徧地有之，走卒登山行渴甚，輒析取咀嚼，云清涼如蔗漿，巨者蔚茂，高二三尺，根下每有水潭，藏羌活魚一二，其形如鯢魚，有四足，長僅四五寸，土人云，可治心痛症，市得數尾，亦不敢妄試，嘗閱鄭仲夔冷賞，載凡產黃連之地，必有小蛇尺許，盤旋其中，觸之傷人，必先去小蛇，然後敢恣採，羌活中有魚，亦猶黃連中有蛇，未足爲異也。

土蔘

藥草可指名者，不翅百種，餘多不能識別，懋屬之大牛廠、綏屬之黑山梁、宜喜、酢倘諸山，皆有土蔘，俗稱山羅蔔，雖三椏五葉，形模不殊，然味薄如黨蔘，嘗煎汁成膏，服之有效。

佛掌蔘

懋功屯屬之小牛廠、大牛廠兩處，數十里內出佛掌蔘，其形五椏平列如手掌，新採時，纖白腴潤，不減柔荑，味甘平，食之益人。

蚊

金川無蚊、蚋，間有一二，飛聲甕然，大如蜻蜓，不螫人，乃知金文靖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信然，嘗撲獲一枚，豹文長腳，頂有黑翎如箭羽，夾臘諸書籍中，以爲他日佐笑。

酥油

酥油，取牛乳積盆盎中，漸滿，取皮囊盛之，兩人對立，用手或用腳挪轉之，令勻化，貯靜處，俟凝定取開用之。

熬茶

熬茶用大粟茶同牛乳煮至百沸，用長勺提揚，沃之以鹽，名曰酥油茶，不能常用，日惟飲水耳。（夷俗熬茶，必佐之鹽，茶以外，俱湯食。）

犛牛

犛牛性極馴，其身龐然，幾倍吳牛，（即水牛）毛長尺餘，下垂如纓絡，中土絕無，郭景純謂犛牛出西域，信然，凡可爲拂，亦可飾兒鬆，昔有人以犛牛尾貽劉先主，嘗手自結眊者即此。

寶母石

章谷屯多寶母山，日色照耀，徧地作金銀光彩，石如木晶，拾其巨者，片片揭之，薄於蟬翼，用糊窗牖，晶瑩明晃，一無隔礙，亦可遮風，倘施之曲房邃室，當不減寶幄紅炭也，綏清泉嘗手裂數百方，附予至今珍藏之。

猪膘

夷地多荒山，畜牧既便，尤喜豢猪，與尋常剛鬣稍異，率皆紅毛尖嘴，或紅毛黑毛相雜，適均如邵陽之斑纈布，所食惟草菜糞穢，及不瘦瘠，背立皮厚一寸許，用時懸高處縊死，封其背去腸胃，用樹條撐開風乾，名曰猪膘，爲極珍之物，非親戚宴會不輕用也。

不解煎炒

夷人臉俱黑色，千百人中僅有一二白晢，然率塵垢盈寸，目睒睒如鬼，獨齒牙疊潔如白玉，蓋食物中祇有酥油、糌粑數品，不知有鹽、醬、煎、炒故也。

陽雀

綏靖屬之遜克宗（地名）有一種雀類，形如斑鳩，長尾，常自呼曰貴貴陽，晝夜不絕聲，土人目爲陽雀，云係雀

王。深樓叢卉。不喜飛翔。日依華雀供蟲豸。此雀非蟲不食。便遺下活蟲如蟲母。夜間與叫月子規空山答響。倘亦聞明魂化耶。

山驢

曾於馬遊戎（鎮）處見一山驢駒。高二尺餘。與尋常櫪中所畜無甚歧二。惟頭戴繭栗為可異。其家因與馬駒同牧。日漸馴擾。小兒騎跨。予戲謂曰。他時頭角崢嶸。恐不知者笑其指鹿為馬。

屯營

屯所同僚五人分屯而治。各遠隔數百里。自覺岑寂。幸同城有綏靖、慶寧兩營。得時與往還。綏靖營遊擊札公（郎）阿行三。蒙古人。性真率。敦古誼。與予故投契。同事半年。暇即會晤。為忘形交。有時覓步而來。司閽者未及報。早已搴衣即席矣。兩署相距雖邇。而札公之脫略雅爽。亦可概見。尋以檄調松潘鎮中營別去。接任馬公甘肅進士。能左右射。喜談諧。亦朝夕過從。每於冬令後。約同山中獵較。馬公偕兩營備弁率馬步數百人。予亦率屯練及壯丁數十人。為捐給口糧。鋤毛葦。捐飛翼。窮日始返。論功賞獲。即以寓講武焉。馬公奉回教。治乳酪極精潔。每往輒供飲不倦。聊當盧仝七碗茗云。

黑帳房生番

綏靖與綽斯甲部落交界。再進十數程。有一種生番。名黑帳房。其地不生五穀。性好獵殺。日以捕取禽獸為業。蓋亦打牲夷類。家各畜牛羊千百頭。擠肉酪漿。所居無屋宇。以牛皮作穹廬。藉庇風雨。遷徙無常。月嘗數易。率在深山窮谷中。其俗無頭目。衆併憑陵。自立部落。推剽悍者為雄長。雖峻巖深壑。層冰積雪。輒縱馬未嘗顛蹶。其地無鹽、茶、布、帛、鼎、盤之屬。就近番民。結數十人販貿。可博十倍利。其相失在後及一二人獨行。每被搶掠。俗稱放夾壩。所產馬性極驍騰。生番亦常挾以易貨。是以金川時有黑帳房馬。驟試之、雖勇士不能馭。

貝母

種類有三。枝葉叢生、根如百合者為上。一莖數葉、根如獨蒜、及僅有一大瓣抱附者次之。花皆淺色。皆從莖端下垂若懸燈。

雪魚

昔嶺在綏靖屯治東一百十里。討逆酋時。曾立營盤牆卡。至今尚存。俗呼萬里城是也。積雪袤丈。雖三伏日山徑常封。土人云、中有雪魚。其大如臂。想亦雪蛆、雪蝦蟆之類。然在綏靖數年。未嘗親覩。章谷屯屬之梭嶺。亦積雪不化。經猜泉云。其章姓典吏曾一見之云。

土鹽

深山中產土鹽。夷人知地脈者識之。偕醜類挖掘。日引不窮。色如灰土。雜以砂礫。其鹹不減內地白鹽。微帶苦味。章谷尤多。

星宿雞

又名翠角雞。頭生兩肉角。翠色鮮潤。能伸縮。嬉怒時其形嶽嶽。無事下垂頷際如帶。毛色陸離可愛。每一翎輒有白眼如豆大。（似孔雀翎眼惟白色精異耳）勻淨不紊。因有星宿之稱。或曰即吐綬鳥。他如山雞、馬雞之屬。種類甚多。因中土常有。不足異。未及備紀。

小麯酒

杜少陵、蘇子瞻皆盛稱郫筒酒。赴屯時、道出郫邑、問之土人、茫然不知。肆中惟有小麯酒耳。味薄劣不適口。久服輒病不起。自郫邑至口外。酒家釀造。亦惟此一味。予素不解飲。涓滴不能入口。朋來小敘。沽內地大麯酒。藉友酬酢而已。若紹興酒。其價較省垣數倍。且長途背運。半多酸壞。新甕寒苦。筵席中用之者絕少。

不齋

夷人不知天下有菜蔬。即土僧及喇嘛事佛惟謹者。非酥油、饝粑及牛羊豬肉不食。蓋積習使然。（近日僧知喫漸葷齋其漸近諳嘅）惟受戒喇嘛忌奉水族。然土人多半不食。非有他意。緣水葬者多。腥惡特甚。不堪入朵頤耳。乃世之崇奉浮屠者。動輒長齋茹蔬。借此為戒殺生節嗜欲計則可。欲做法西方。則急宜屏除伎樂鬘飾鼎彝。庶幾香積廚中德馨遠逮矣。

雪蓮

生深山積雪中。獨莖無葉。其花淡紅色。土人採取者、結伴裹糧、窮搜雪窖。有見潛往採之。苟語言、指晰即失所在。偏索不可得矣。俗謂此品山神最貴惜云。

苦筍

金川少竹。惟綏靖之正地溝有數十叢。筍味甚苦不堪食。黃山谷所謂諫筍也。相距既遠。得亦不易。章谷出巨竹。其筍必多。第未知筍味何如耳。

么鳳

章谷屯出么鳳。通毛羽大僅如拇指。五色咸備。視丹山鸞鷟。其體而微。性極靈警。不易獲。間為士人設械買取。可綴婦女雲鬟。與釵頭雙燕爭勝。每歲二三月。千百成羣。飛往成都府屬之灌郫一帶。啄食桐花。花謝即歸巢深巖密洞中。終歲不再見。土人亦謂之桐花鳳。蘇子瞻詩。故山亦何有。桐花集么鳳。翁子曠詩。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蓋即指此。特未明言其所從來耳。

寶砂

又名八角砂。其形八角。大於黃豆。堅如金剛石。屑之可以治寶玉。章谷屯江滸甚多。淘漉之。一人日可得半升許。沙際時有玉璞。馮刺史（克著）管屯時。曾檢得一枚。命玉工治之甚佳。碎石嵯峨。惜無巨眼指識。

牡丹

五六月間。牡丹盛開。綏靖屯尤盛。嘗按行至深山中。花開滿山。紅白相間。下臨碧水。掩映增妍。雖洛陽花肆不是過也。惜俱單瓣。無重臺者。色有淺紅、淡白二色。

魚蔬

松潘有魚龍雞鳳菜蘿芝之語，見包公刻南中紀聞。兩金川距松潘不甚遠，然綏靖、崇化、章谷三屯，江魚甚多，懋功路少，惟撫邊一屯，纖鱗貴擬魴鱖，雞種雖小，獨地有之，蔬則亦推綏、崇、章三屯爲最，菜肥碩如山東黃芽，蒜大於拳。

斗米千錢

金川險遠，腳價不貲，以故百物騰貴，斗米千錢，率以爲常，安得閩中烏飯草，縮米絕細，便於取攜，庶直稍賤耳。南中紀聞載閩中烏飯草能縮米，用以煮米，米粒堅緻，每斗僅得升許，第略帶黑耳，果爾則腳價可省十倍。

猴經

獨松汛之正地溝，山高箐密，巖洞中獲猱充牣，土人攀援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至數十百觔。土人云：牝猴天癸，可治婦女經閉，皆買得一二觔藏之簡篋，以不載本草，未敢妄用。獨松汛把總花連林云：猴洞深處，羣牝經水堆積滿焉，雖出外數十里，臨期必歸原處就之，未嘗輕擲，物性如此，殆類九節狸溲溺必有一定之處云。

金

兩金川徧地生金，命名以此。首推撫邊，披沙所得，自然成片段，巨者至兩餘，細亦重分許，色皆上赤，俗稱瓜子金是也。他屯祗產金屑，俗稱麩金，入火小能鎔化，不足貴也。

雄兔

俗說兔純雌無雄，故戊先、柯古之倫，咸謂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志之載籍。然木蘭歌云：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王充論衡亦云：兔舐雄毫而孕。則兔原有雄矣。丙午冬，嘗偕約予同獵山中，獲雄兔數十頭，中有雄兔，覩其陽有二具，與他獸異，毛皆獨色，性狡甚，非若家畜白兔，可供階墀間戲翫。聞之好事者云：兔天癸月至，課必以時，歲十二乳，非妄言也。

延壽果

又名長壽果，金川處處有之，形如羊棗，叢生沙土中，去皮和米煮粥，極香甜有味，亦可入牛酪烹煮。

樸兒

樹不甚高，夏日結穗，形與色俱如桑葚，味甜，未熟時略帶酸澁，小兒喜食之，加糖醃漬煮，亦可染作紫色。

俗尚

夷俗尚武，咸工騎刺之術，雖婦女亦解談兵，聞有征調，殊踴躍向往，臨陣奮不顧身。遞年兩次出兵甘肅，兩金川屯練俱錄有戰功，我綏巴圖魯頭等侍衛（丹比西拉布）實爲金川屯弁之冠。近因會勦臺匪，檄令率領屯練赴勦，瀕行闔以杯酒，并賦七律送之，落句云：翁叔勳名原崛起，佇看延賞耗侯家。未幾臺匪蕩平，將軍上其功，給二品銜，得膺伊子屯守備銜。此外河西屯都司（勒爾瓦）、照壁山屯千總都司銜（阿忠）、巴布里屯千總都司銜（綽窩斯甲）、小金之巴圖魯散秩大臣銜（穆塔爾）俱屢立戰功，爲兩金川屯練翹楚。

兵器

夷人多恃力，類能手挽強弓，然弓小如箕，弦控牛筋，復與箭不相稱，箭鏃利甚，卻無翎羽，是以射近能飲石，不能及百步之遠。又皆用火鎗，鎗製亦與中華小異，綏靖有飛鎗手十餘人，能殪飛鳥，亦屯練中之尤者。

金川瑣記卷五

異僧

戊申五月初八日，有一喇嘛路經綏靖，巡查兵役，以其形異，纔獲送署。見其深目權鼻，兩顴聳峙，鬚以上髭，捲倒指拂髮，眉額下鬢拳曲作螺旋，覺似寺中裝塑羅漢像。詢其籍貫，重譯不能喻，開一小囊，取出路票十數紙，率藏以西班禪及達賴喇嘛所給，皆夷字難識，惟廣法寺堪布喇嘛所給者可以譯釋，備陳喇嘛係西天人，因慕中華峨眉、盤爾多、諸名山，出外十三年，今朝山事始畢，回途不必阻擋云云。問答既不通，惟作手勢示意，稍暇即閉目危坐，口中諷誦梵咒而已。與之食，必禮天地四方，身西向持咒，然後食。又喜拾菸草，口內咀嚼，不用菸管，時時手撚少許納鼻中，蓋夷俗素尚鼻飲也。形雖怪異，持律甚嚴，非尋常游方僧可比。會値家大人初度期近，爲延致署室中，令誦梵典，以祈佛力福佑，三晝夜未嘗輟聲，腔調高下疾徐，殊疏怪可聽。問以占卜之事，笑而頷之。時提臣（胡南）自丁未十月遣回江南，代覲，屆指往返程期，五月中可以抵綏，圖形幅紙間，復作手勢叩之，須臾課成，植七指示人，謂爲七日內可到，覺搖首不然，出手珠撚捏久之，按兩端令數得七十顆，意謂七十日也，人皆掩口揶揄之。餽之銀錢衣物，欣喜接受，答予藏佛二尊，予受其一。藏佛以紅泥範成，其形如規，長僅寸餘，中具千手佛像。瀕行，以大指示予曰好好者，不一而足，蓋亦讚頌之意，於漢語中僅解一好字耳。越數日，予過廣法寺，談及此事，堪布喇嘛云：此所謂

咒語。寺中有之。並其經典。乃佛國真經。中土所無。僅能知其名。不能復讀也。後果於七月二十日抵綏靖。喇嘛占卜日適符其數。先知有足多矣。所納藏佛至今珍藏之。

撫邊城隍

前營撫邊屯某。嘗夢見走卒持名刺。稱撫邊糧務拜會。某自訝瓜代尚遠。何忽有替人。恐別有事故。方驚詫間。客已入門。趨出肅客。則故重慶府太守吳公一鶚。遜就客位坐。因驚問曰。太尊秩重。何爲來作交替。公曰。幽明異路。底用多疑。始憶吳太尊於木果木失事時。爲護守登春滿糧臺。身已殉難。驚悸而醒。輾轉中宵。翌日。預捐俸購材。延造城隍廟數楹。費多一時不能集事。僅設木位。後通判史冊嘗撫邊時。復爲修葺裝塑神像。煥然可觀。時因公事集懋功。聞顧公云。

女怪

綏靖署後一山。童童然高。僅與衆山齊。然平時發風及大雨雹。未嘗不從此山起。土人云。上有數十游子。怪物叢聚。獨擺鎗礟。農民播種後刈穫前。須官爲之備。庶冰雹不致爲大害。乙巳六月間亭午。天晦。由後忽有一女子露上半截。長可插天。東逝甚迅。雲氣擁之。不甚了了。餘忽聞狂風舞石。雹大於拳。頭施鎗礟。得止。經過地方。麥蕎損壞。

神樹

又界後山上有枯樹一株。骨幹離奇。蓋數百年物也。自開屯田招墾。致干來居民日盛。樵蘇所及。近山叢彙。惟此木相傳有憑附。犯者輒死。是以巍然獨存。

許竹亭

許三竹亭。文華。江蘇鎮江人。籍蘇湖。爲綏靖泉內親。嘗客遊西蜀。性豪爽。重氣誼。詩情邁逸。時輩無有比倫。與予定交於崇城旅舍。朝夕過從無虛日。未幾予有徼外之行。色雨天涯。熒然形影。無聊欲絕。忽得尺素寄喜。躍如獲拱璧。附來近作數十章。半爲停雲之什。良友倦懷。兩地心相印也。今錄其二絕。弓衣斜壓鞬速刀叠。穿山城虎嘯高。將略詩情堪自許。一時意氣爲君豪。塞雲高捲五營連。壯士齊歌勅勒川。細類鐵籤索詞論。定知人羨李屯田。末綴語云。讀放翁談宮之詞。擬升菴滇南之事。忽生感慨。漫成二絕。寄懷云云。爲錄一通。如與素心人數晨夕矣。

禁蛇

章谷屯有營兵辭伍家居者。忘其姓名。性嗜蛇。每日必用數頭作羹膾。取之不竭。人始疑之。其友因伺其出。潛躡於後。見某入荒山無人處。禹步彳亍。口中喃喃不絕聲。頃之。如臂如椽者。蜿蜒而來。絡繹相繼。至某前。咸俯首不少動。先至者居下。隨後以次相積。竟成高堆。末後一蛇。形不甚巨。然較常蛇稍異。獨踞其顛。某遂擇肥者一二頭。置筠籠中。復持誦數聲。皆紛紛散去。其友驚訝之。且詰之云。爾何術致此。既致之矣。或不多取數頭。必將且且爲之。殊不憚煩耶。某云。我術原爲除害救疾苦。今降而充口腹之奉。在法固不得多傷物命。其後者爲蛇王。尤不得殘害。違者術不效。或有欲傳其術者。始靳之。強而後授焉。其人如

法持咒。蛇果畢集。竊喜其術之驗。及誦退咒。蛇不動。且隨之行。驅之不去。正窘極無計。幸其家尋至。始向延某來爲之解救。嗣後莫敢有師其術者。

鼠異

丁未。小麥收穫前。田鼠爲害千百成羣。較常鼠略小。專嚙麥穗。往來倏忽無定。所接壤連畦。竟有一家被殘數畝。而他家曾不傷及一莖一穗者。如是三數日。遂杳然不復見。幸不致成災。去來無蹤。無從捕除。乃知古者祭虎迎貓。列於八蜡。良有以也。

中鎗

署懋守備杜公得成。嘗言其數年前爲疊溪營外委。檄調勦金川。派隨都司某守勒烏圍小路隘口。黑夜帶領兵數十人。沿江巡哨。軍中忌持炬燎。恐被敵人覷也。耳聞鎗子聲颼颼不絕。習爲常矣。一夜忽然毛髮森寒。恍如沃以冰水。幾不能自持。疑疾作。急尋歸路。須臾覺寒液徹股。壓以手捫摸濕而且黏。嗅之覺腥穢甚。方自念未嘗病楚。安得血流。比至營帳中。急燭之。血已淋漓透袍袴。大驚。遂知鎗子中。救甦。視之已貫革洞胸矣。昏憒間若有人爲其療治者。未及數月。遂行坐如常。杜公袒衣示予。見其胸前瘢痕如豆。背後則大如盆碗。蓋鎗子從胸前入。斜出於背脇間也。使非鬼神佑其義勇。萬不一生。如杜公者。足以風世矣。

飛僧

夷人紅教喇嘛有妖術。往往能興雲致霧。聞茹寨昔年有一喇嘛。居高山荒寺中。足跡不出戶。人未嘗見其飲食。疑其得道者。忽一日聳身碉巔。輕若飛鳥。見者詫爲神仙沖舉。莫不合掌膜拜。正驚羨間。巨雷一聲。喇嘛顛墜。視之已被殛死。時青天無片雲也。

風變

嘗因公事赴懋功。舉妾石霞次。暑中日亭午。忽同雲密布。如欲雪狀。稍焉狂風大發。梁椽震震有聲。勢欲傾壓。急走庭院中。風猛不能行立。爲堅抱木柵不敢動。久之雨來風漸息。始得從容。時戊申冬十一月初六日也。翌日懋功專城千總魏玉麟來言。有一奇事。昨日大風吹去十九歲一女子。爲綽斯甲屆姓養媳。數日前蚤起。髮蓬蓬然如刀薙。素不識字。忽合掌誦經咒數十語。至是益詭爲異。問其居址。住綽斯甲中。問其家有何人及所居房屋幾間。則姑蚤歿翁赴錦城未回。居屋三楹。虛其中爲唔客所。東首嫉夫兄弟臥室。其女妯娌同居西偏。皆未婚配。因問嘗有往來人乎。魏曰無之。予笑謂曰子特未之留心耳。試急往追捕。行當不遠。魏既去。聞果於雕登碉盤獲。藏僧帽。衣僧衣。足穿男子鞋履。爲綑縛歸營。人問從何知之。予曰。是不難。知薙髮誦經必有方外交。狂風驟簸。人不暇顧。彼得乘間逃逸。山高路險。纖步難行。是以知其不遠耳。匆匆旋綏。未能悉其究竟。

篾索橋

進金川必度汶川縣索橋。軍興時。建立於兩金川者不少。後皆撤去。今惟章谷屯有三所。每歲撥項修葺

有例。一得腳橋。一卜何橋。一甲楚橋。凡索橋所在。必水勢崎嶇。既不可運方舟。又皆石壁危仄。高出千尋上。水復湍急。不能施橋梁。後漢書注所謂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也。其製兩岸植椿千百。鎖巨石於其上。繫以長繩。絡以板片。兩旁用巨索約身如欄楯。人行其上。隨足傾陷。如履泥淖中。一里中間。隨風簸蕩。勢更岌危。板罅下窺。驚濤響雷。耳聾天風。目眴噴雪。足躡雲氣。身飄飄如紙鳶。進退無主。命懸一線。有欲落不落之象。萬感茫茫。併集於寸心。因憶趙光祿度汶川索橋詩。平明出郭門。篾䋲度繩橋。征人踏無語。水石爲怒號。入關（岷江山前關至汶川）江始雄。激湍百丈濤。羅縧無力。乃欲仗索綯。兩頭縶巨杙。壓以石屋牢。如饑支祈鎖。恐挾駭浪逃。僕馬戒少留。短策手自操。俯聆驚雷鳴。仰睇浮雲飄。中流一掀簸。目眩心魂搖。始知呂梁游。忠信良可恃。一僕送既濟。辭歸語切切。從軍乃吾分。胡爲累汝曹。其形製及危險狀。非身歷者斷不能道隻字也。

章谷通事

丙午春。章谷城隍廟落成。舖戶中一銀匠某死。越半日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已有十人。幷我得十一人矣。尚缺其二。盛無可充通事其人者。（以漢人通番之語）我舉通事某。謂可用。城隍已賜允。我生前無大過惡。幸不致譴責。冥間與陽世無異。戒妻子勿悲泣。言訖長逝。某。小金川人。充章谷屯通事有年矣。強健無恙。翌午。發心腹猝痛。瞬刻即死。金川漢番錯處。非通事不能達語言。豈神無不格。猶需狄鞮耶。固知陰陽一理。事非偶然矣。管章谷屯經歷泉說。

崇化水發

戊申夏六月。積雨過多。江水暴漲高十數丈。各屯道路橋梁。俱有衝圮。崇化獨甚。崇化營盤及民居舖戶。俱依高山坡下。泉水一道出其後。沿澗修有磨房十餘所。十七夜三更後。泉水忽決。勢如萬馬奔騰。挾巨石如屋如臼者。凌空飛下。不可計數。地爲震動。吼聲聞百里。旁趨小較場。磨房一所。民居二三家。被水衝刷。片瓦不存。平地開成百道溝谿。若使泉水循磨道直下。營盤民居。莫不摧蕩一空。數千百生靈。恐無一倖免。茲雖衝壞公私房屋數間。不傷一夫。冥冥中實有神助。時祖笠衫（[illegible]）管理崇化屯務。

姚生

綏靖有一小徑。可通撫邊。越三重雪山。昔嶺亦在其內。路險甚。站程三百餘里。行旅絕少。武生員姚（[illegible]）常因事返撫獨行。歸途傍晚。見村居纍纍。男婦雜遝。往來營作。不異常人。因附近取火。視之。面無下頷。猶顧習然。驚怪馳走數里許。去村既遠。見有行人。始敢駐足。復向前備述所遇。其人掩口大笑。心竊詫異。細視之亦無下頷。時天色漸昏。神魂驚喪。進退無據。投身積雪中。再起再仆。蛇伏而行。尋得巖洞。深可藏身。自喜身離鬼窟。然狐嗥梟咆。徹夜不眠。悸定病生。又迫以饑寒。天明。身不能起。距路殊遠。呻吟莫應。惟待斃而已。初。姚生出門時。原約某日回家。過期不至。其子約同鄉佑數人徧索山中。於巖洞得之。舁歸。奄奄一息。口不能言。調養月餘。始平復如常。姚生謂見時。親爲予言。深山獨行。良足爲戒。

起蛟

丁未六月初二日。大雷雨。章谷屯屬之邁克宗山梁大穴中。有一巨蟒被雷擊死。又數日。瓦寺土司所屬之碉哥嘴起蛟。山爲傾頹。水黃色。斗立數十丈。衝淌行旅數人。橋梁俱爲捲去。水退後。兩岸沙痕如壘壘。殊不可解。適邢司馬（鳳竹）赴撫邊任。阻水駐留旬日。目擊之。嘗憶寶慶府志所載。郡多山。時有蛟患。方其始。惟與雌雉氣感而孕。遺卵草間。聞雷一聲。入土一尺。日久成形。遙望即有黑氣如縷煙。近觀則不見。由是聞雷漸升。將近土面。便聞鳴鳴如醉漢語。或如殺豬聲。即循聲掘之。兩目未開。形如螣蛇。殺之可以除害。又祁門縣亦因出蛟遭水患。尋奉檄文令各省教令預除蛟害。治法略同。凡有地方之責及山居者。不可不知。

蛟形

前一年夏間。積雨後。瀘定橋中間忽植一朽木。自大江中矗立數十丈。梢出橋面尺許。如是數日。往來人見者咸驚訝之。猶未足奇也。忽一日清晨。濃霧四塞。震雷駭空。朽木飛騰而上。水勢洶湧從之。遠入雲際。橋已片木無存。幸民居距橋遠。得以無恙。始知朽木乃潛蛟化形也。

熊

有人熊、馬熊、狗熊、豬熊四種。予所見惟狗熊。署中嘗畜其一。喜啗米飯餅餌。生才四五月。食兼數人。高已三尺餘。每作人立。手足如人。遍體黑毛。惟心胸間有白毛如偃月。吼怒時一二人努力不能制。半年後漸高於人。常竊雞啗。性極婪。能俯吮其勢咽精。輒沫流口角。其聲嗚嗚。殊自得意。竟日不厭。亦豢豬自爲牝牡之意。鐵項鍊鐺甚鉅。時被掌斷。幸馴熟不傷人。每逸必徑入庖廚攫食。庖廚常有傾折患。後因需用熊膽。令強有力者擊斃之。熊油能透物。試擦油手心中。果直透手背。可入藥濟人。熊掌因未得烹飪法。體臊膩人。不堪下箸。後聞諸金明府（玉）云。須傳土火煨。其毛始淨。再入鍋中煮去臟汁。然後加醯醬燜蒸。味極可口。卻未一試也。

放索子

夷人極耐苦。耕鑿之暇。輒從事射獵。手格猛獸。雖重傷弗恤也。亦有機智。常於幽僻叢箐野獸出入必由之徑。設機械潛伺。必弋獲。俗稱放索子。其法、取極堅樹條。彎曲如弓。實繩其間。鋪淺土中。獸踐其上。機發。足懸空際。雖猛獸無所用其力。且可生擒。較之擭獸陷阱。似更便捷。惟遇草豹性靈狡。輒宛轉齧斷繩索逸去。夷人亦無如之何。用鎗銃制之而已。

甲咱汛衙署

綏靖屬之甲咱汛。舊有喇嘛寺。四壁畫神像及歡喜佛。彩繪鮮明。工極堅固。金川平定。改寺爲都閫衙署。其後裁汰。僅設外委一員。領兵三十名駐防其間。署內牆壁雖經塗墁。然畫壁形像。猶隱約微露。甚奉居住者。神物輒擾害不能安。甚至白晝爲厲。汛官古一（[illegible]）川北閬中人。習回教。素不信佛。褻慢尤甚。旋病不起。瀕危始悔。遂之塘房。越日死。死生有命。古亦適相值耳。然其署至今荒廢。莫有敢居者。

猿兒魚

大江中產孩兒魚。酉陽雜俎作鯢魚。（出自汗如膠汁方可食不有毒）形如守宮。聲如嬰兒。能陸行。甲辰秋。赴任。路過小牛廠。見民家盆盎中養二尾。皆長尺許。聞所用云可治跌撲損傷。細視其爪有四。梅似雞距。訝其形異。售之。放大江中。乙巳秋。因事公出。民間獲一巨者。重九十餘觔。市人環觀。哀鳴甚慘。翌日旋斃。已不發購放。嘗見洪文敏夷堅志載。應山縣大龜山寺外一池產牙兒魚。有四足。能登岸升木。作聲咿嚶如嬰孩。大者重一觔許。又張芸叟南遷錄載。蘇子瞻在武昌獲一魚。似鮎而有足。能履地而行。或曰此鯢魚也。想是魚種類亦繁。特不常見耳。然予宦於被端五年。未聞復有重至九十餘觔者。居民食之。未見有疾害。聞諸土人云。懸其肉於無人處。下垂至地。聞人履聲。輒收縮如舊。亦物異也。

示夢託生

前任懋司馬。蒞任半載。其眷屬始至。未至之前一夕。夢見已故都闔王公。公服佩刀。整齊嚴肅。似有上官將按臨演習祗迎狀。詢之。云吾母安車即來。故伺候道左耳。俄覩之見其左足步穩。惟右足著鞾。心竊詫異。卽驚寤。初不解其語。次日宜人至。妾正有娠。隨得一子。胸有四乳之異。乳名十官。生卽岐嶷。今才數齡。美秀而文。非復桓赳氣象矣。然貌與王肖。無人不知為王公轉生者。先是王官嘛爾丹寺守備。遷南坪營都司。行有日矣。因公私累重不得脫身。遂自縊死。清貧如洗。無以為殮。懋為經理其喪。復出助旅費。其家始得扶櫬而歸。感動幽冥。託生圖報。理或有之也。

聲聽

軍中有聲聽之法。掘地丈許。可聽十數里。自此深一尺。則遠十餘里。以次遞增。可及百里。靜夜伏地潛聽。百里中人馬行聲。雖銜枚捲甲。皆歷歷可聞。趙光祿從軍徼外。有聲聽詩。潛脊入定氣初屏。大地出虛聲自來之句。蓋紀實也。

土地夫人

龍笠衫司馬嘗夢見一人。衣冠古處。不類今制。來謁見。儀容和藹。鬚髮皓然。讓之坐。其人遜讓而後坐。退云。室人初到。有事欲求尊夫人。故挈之同來。使進見耳。卽辭出。未幾。一婦人入。直抵燕寢。遠望似白皙而衣服殊布素。龍宜人亦夢見一少婦入見。若有所求。而囁嚅不能出口。詢之亦不答。遂寤。白所夢。夫婦相符。驚異咸默識之。越數日。笠衫過近郊。見土地祠神像。儼然夢中所見。蓋孑然無偶者。歸告其宜人。遂脫簪珥。施以塑其所見少婦像配焉。復於屯署後圃建祠一楹。塑二神像以供香火。

金川瑣記卷六

藏佛

藏佛有銅、泥二種。銅者用模範鑄坯。或餟熟銅一塊。鏨錯對成。工匠遲鈍。窮年累月不能竟其功。形製亦不甚相稱。率多小首大身。中藏蠅頭細字佛經。土人珍之。非重價不可得。若莊嚴銅像。皆內地漢人鑄造。腰充藏佛。不足貴也。惟紅泥印成之佛像。夷人重之如拱璧。用革囊盛貯。佩身畔不暫離。聞之徐守之世綱云。西藏喇嘛屑佛骨為之。近日稍異。俄化後。屍坐龕中。血肉潰爛。漉取血汁。雜泥土砂硃印成。在西藏中已不可多得。佩諸身畔。鎗礮不能及。欲試之者。懸像於羊頸射之。其贋立驗。守之曾管西藏糧務。故知之最悉。

乩仙

歲暮燕閒。客有解扶乩術者。為設香案沙盤。如法致請。須臾乩動。賦降壇詩云。青鳥銜來一紙書。紫鸞扶下七香車。軟紅塵近蓬萊遠。迴望新成碧玉廬。自稱碧霞仙子。予戲與友人細語云。署廨寫塵。固不足駐鸞鶴。乃眷眷三壺。倘亦未能解脫否。且神仙亦勞土木。何怪人間事忙。乩卽大書曰。瑤臺瓊宇。縱不煩塵世工匠。然豈若蜃樓海市。可以頃刻幻成耶。信如子言。則月宮八萬戶。如吳剛斲直須栽撤耳。將世所傳落成玉樓。勒銘新宮。盡剔歯妄矣。塵俗下士。未足知此。時馬濯衣亦在座。驚訝之。因默所指示終身。乩卽

示詩云：囊橐方路傾丹陛，銅柱勳名到白頭。惜忘其全詩，蓋皆切馬姓者也。時[illegible]，以爲他日建牙邊裔之兆。越年，馬卒於官，始悟白頭一語，仙已明示之矣。又有患留瘦，踰年未愈者，祈求仙方，乩即示之。一試而痊。後歷試，裙邊瘡及一切腫毒，無不立效。其方祈桑樹一枝，刮去粗皮，剝取中間一層白皮，[illegible]，蘸生桐油少許，再退以桐油，浸透爲度。視所患大小，蓋覆於上，用帛紮緊，立效。輕患數年不能治者，每日一換，連換數次，無不脫然而愈。又有被刀傷，祈求仙方者，用生熟松香（各等分爲末）不拘多少，研末各半，塗患處，立愈。并示云：能于端午午時虔製，封納磁瓶，陳年者益佳。嘗依方救人，雖血湧如泉，無不立止，痛亦頓停，愈後亦無疤痕。其方俱簡約易辦，可以廣傳濟世，因錄之。

夷語

夷人語言詼異。謂水曰答幾，謂火曰突米，稱其頭人曰達參，稱其土司曰甲爾布，非通事譯字不能解。官其地數年，始得十通一二。其頭人中常往京師朝覲者，語言清利，全似燕音，幾不復知爲土著。即其服飾儀文，雖中土人好自修飾者，亦無以過之。蓋夷人混沌未闢，猶是渾金璞玉，易就彫琢也。

女子不穿裙袴

布拉克底部落，毗連崇化，巴旺部落，毗連章谷，兩處男婦服飾，俱與金川相同。所異者，未嫁之女子不穿裙袴，上衣極短窄，復用麻線或羊毛線粗細如錢串者，千百條，長僅尺許，束腰際，垂掩前陰，如係箔，以獸革囊護尻後，自股脾以下，竟赤露無織縷矣。風吹日暴，色皆類炙膊，嚴冬亦如之，貧富皆然。乍見令人駭詫，此與裸形國何異。土人云：處女恥言裙，必嫁後始得衣裙，其彰身制度，何詭異乃爾。

山魈

崇化營遊擊衙署，四面皆衆兵居屋，遊戎會客密室，須上兩磴階級，其地勢較之頭門約高十數丈，非有間人可到。一日亭午，亮公兩[illegible]獨居寂坐，忽有碎石自窗櫺中投入，傍左右巡查，出言未畢，飛石如雨下。然僅刮耳掠面，卻未傷人。正驚訝間，內有飛報長公子被鬼迷倒，趨視之，面如土色，口吐血沫不止，驚惶無措，左右急以薑湯灌醒，食頃始能出聲，云見一黑人，不甚了了，迎面擒搏，便覺悶絕，不知其他。亮公亟延巫覡治之，諮訪得一兵新自建昌假回，素事獨脚神，疑其爲祟，按法懲治，驅而遠之，其怪遂絕。此丙午正月事，予適因公赴崇化，將格園爲予言之。獨脚神即山魈木魅之類，鬼怪陰屬，見睍曰消，白晝爲厲，事涉神奇。亮公今陞廣西省川營參戎。

雷獄

役入雷獄，恭禀赴懋寧幹事，歸途稍晚，丙夜至沙爾尼，（地名）聞婦人哭聲甚慟，復有慰解之者，似老嫗聲。燈光不能燭遠，黑暗中無所見，因默念深夜荒郊，安得有婦人，心急足忙，燈復觸滅，登時疾趨十數里，始得抵署，向夥伴述之。因共憶其地向有兩櫬，爲舖戶買姓少年喪偶，遺有一子一女，未得葬地，附依鄰媼權厝者。咸曰：鬼安其宅，斯不爲人擾，既與厥夫素識，盍勸其早爲窀穸，以安幽明。翌晨趨告之，見其家燈彩陸離，賓朋雜沓，若有事然者。詢其鄰人，知厥夫續膠吉日，始悟夜來哭聲，正爲此耳。夫新人如玉之婉，兒

女盧花之虐，一靈未泯，雖死猶生，女魂亦苦矣哉。

小普陀

甲咱汛爲綏靖往來要路，距汛三四里許，有沙地，極平坦，旁接高巖，壁立千尺，上有古樹數株，屈曲如偃蓋，靈秀之致，迥與常殊。因命夫役翦荊榛，伐藤葛，豁一空，遂覺巖境豁然，覓徑攀援而上，見巖石彎然如覆盂，側倚欲墜，嵌空玲瓏，成鳥獸鬼物狀，飛者走者，傴而睡者，鼓而立者，無不畢肖。復有玉乳下垂，如笋如瑤，如鍘管者，不可勝計。皆滲滲滴泉水下，識者謂卽鍾乳，蓋千年滴溜結成者也。水既滴瀝不絕，苔滑不可行，從左偏攀藤躡石而上，得一巖洞，廣才數弓，高亦稱是，地勢略平，可以小憩。洞無罅隙漏光，然明爽可辨毫髮。四旁石壁常濕潤，生苔蘚，以指甲刷之，楓鏽石管如蜂房，細若之中通山骨，瑩然透明，微有水珠流出。由洞口再上數十級，爲半坡，橫出半壁，仰觀石崖如削成，鳥枝絡蔓，恍在半空中下望練江雲棧，近列目前，眞異境也。因捐俸敬塑觀音大士像，供巖洞中，兼造慈雲擁翠各亭，往來行人，胥得瞻仰遊憩焉。又鑿小普陀三字於半巖，以爲標識。普陀在望，不必南海中求之矣。

冰柱

慈雲亭落成於丁未秋杪，至次年四月，冰柱摧，致壓檻折，復建石牆，圍抱亭後，始得堅久。冰柱者，滴溜冰凝，自冬及春，日積月累，漸如楹柱，巨者不能合抱，夏日爲日光曬爍，始有蝕折患。柱形晶瑩明潤，如水精琢成，卽徼外他處亦不恆見。

三官橋

懋功之三官橋，爲往來要道，近橋皆山路，崎嶇逼仄，猝難投足，復下臨大江，方木架木尖事時，撤回兵馬及被傷民夫，莫不求生奪路，擠墮者不可勝數，須臾橋爲壓斷，人既擁擠，一鬨而前，勢如排山倒海，不能自主，紛紛歸歸，皆趨入大江，江爲斷流，未幾積屍成堤，人馬皆踐踏而過，土番追躡於後，復殺傷無數。事平數年來，每當天陰雨溼夜，猶聞鬼哭聲。丙午春杪，有懋功營張姓兵丁，洗菜江干，聞回，擲菜於地，狂趨出門，似甚恐避者，其子詢所往，不答，追問之，則云：有人約予談，形神有似瘋狂，奔隨其後，直趨三官橋下，拱手厥然，左揖右揖，似與數人足恭者，其子急扶掖之，已投身江中，幸近岸有淺沙，得以救起，衣袴淋漓，已不省人事，行路者聞呼，咸爲趨救，昇歸灌薑湯得醒，詢之云：方我洗菜時，有數人邀予酒食，數人中有二人乃舊相識，細憶之，卻忘其姓名，我辭以有事未暇，彼二人曰：故人久別，今得會晤，一尊話舊，人間至樂事，奈何以瑣務推託耶。附歸莫菜而來，我等當恪立峯候耳。復往見數人方延佇望予，禮意殷勤，遂睹河干，帳房連屬，旗幟鮮妍，默念軍營何以至今未撤，忽有一人謂予曰：軍中千總缺出，予盍圖之，予方欲言，其人執予手曰：爾子來矣，必阻爾事，爾隨我來，遂惝然不知，言訖瞠目四視曰：何以身臥在牀也。其子延醫調治，月餘始愈，自此春秋祭享日，居民附燒錠帛爲錠[illegible]。

玉帶泉

泉在綏靖屯廨之巴布里，飛流懸注若玉帶，嘗得句云：四圍雲樹添山翠，半壁風泉映草青。丙午初夏，按

行過此屯。稱都司（綽窩斯甲）延至其家。集其民戶百數十人爲跳鍋裝。極其歡謔。因犒以牛酒。復將前句裁作對聯。鐫木贈之。

冬蟲夏草

俗稱蟲草。初生。抽芽一穗。如鼠尾。長數寸。無枝葉。雜生細草中。採藥者須伏地尋擇。因芽及根。蟲形未變。頭嘴倒植土中。短足對生。背有皺屈紋。稜稜可辨。芽從尾茁。蓋在殭蠶。非僅形似也。然剖之已成草根。每歲惟四月杪及五月初旬可採。太早則蟲蟄未變。太遲即變成草根。不可辨識矣。味甘平。同鴨煮去滓食。益人。

夜光木

其木不易多得。率在深山人跡不到處。疑數千年古木所化。積雨山木墜下。隨流赴大江。土人撈獲以獻。日間與尋常朽株無異。夜有光瑩。綠如螢火。踰月漸退。惜不能耐久也。

狐祟

署東偏空院。方廣數十弓。地勢高曠。毗連倉廒。短垣外。下臨舖戶。僮僕輩夜間輒往便旋。旹有一黑物躍踞院中。則人皆即遠颺。見者不甚閒詰。如是者已非一次。因相約潛往窺伺。則毅然一狐。撮土爲香。對天禮拜。蓋已通靈矣。羣拍手相譁。轉眼即不復見。由是其來漸疎。後舖戶有一雷姓者。因事他適。賸糧斗許。鎖閉木櫃中。越數日歸。則封識儼然。而櫃已罄空。素知有狐祟。延一喇嘛持咒治之。其怪遂絕。

魘鬼術

夷俗能爲魘鬼法。或男子或婦女。魘形作羊豕騾驢之屬。嚙人至死。吮其血。見諸南中紀聞。予初未之信。自來之綏靖。士人僉云。黑蝦房夷類。慣行是術。學其術者。授咒日誦之。漸能變化。自後或貓或狗。隨其意爲之。以盜竊人財物。間有被獲及擊斃者。輒與畜獸無別。惟角不如人。不能改變。然則太平廣記所載。板橋三娘子易餅變驢一事。未足爲異矣。

女千總

崇化屯之獨角寨屯千總（甘朋）死。子幼。其妻（阿依克瑪）攝職。撫治番民。歲時隨各屯弁晉謁。服男子頂帶。時無作色。旹閱秦良玉傳。秦本重慶儒家女。嫁石砫土司馬千乘。馬死。秦襲職。時值明季寇亂。賊渠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之屬。出沒川省。攻陷郡邑。草薙禽獮。禍發無底日。秦親率土兵數千名。剡木爲梃。所至立功。保全數郡。時號白桿兵。賊不敢偪。明懷宗賜詩二章。有從此麒麟添譜事、丹青先畫美人圖之句。則土司亦有婦人爲之者矣。其他若夫人城。娘子軍。皆以女子擅名。至晉天水李毅爲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毅死。子釗任洛未還。文武以毅女秀。明達有父才。遂奉領州事。則流官且以女子襲職。無論土官也。

祲異

乙巳三月。下冰雹。自辰至午始止。大者如栗。小者如豆。徧滿山谷。每顆中有猪毛一片。造神亦巧矣哉。第不知如許毛羽。從何處得來。

女魂

蔣榕園崇化任滿。挈眷回成都。起程稍遲。傍晚過黑虎碉。（地名）夫役皆散去覓茶湯。有婢女名金桂。坐肩輿中。忽見一巨人。頭大如栲栳。兩腳跨水溝路。水溝闊約四五尺。目光熌爍。直視輿中。婢驚大呼。輿夫等聞聲紛集。始隱去。是夜婢即疾作。及抵懋功。夢一女子來求附載輿中。自述張都閫妾。塞外無棲身處。每欲還家。奈一路關津嚴密。被檢攖驅回者屢矣。今幸值爾主任滿之便。爾主與家長爲莫逆交。諒不至拒絕。且陽官公事往來。陰府不敢盤詰。或叨芘蔭。旅魂得歸故土耳。婢夢中辭以輿窄不能容兩人。女曰。我伏爾座下。於爾固無妨礙也。諾之。遂驚醒。自後婢疾日重夜輕。肩輿亦倍重。輿夫疑婢挈帶何物。嘖有煩詞。及見空無所有。咸驚詫。不復敢言。比至灌縣。婢疾頓瘳。肩輿亦輕如平時。蓋妾係灌縣人也。先是張公因中年無子。遣縣納寵。越歲夢協熊虺。產後渴飲冷茶兩盞。日久凝血成形。往來不定。時於胸腹間突起。手按之。啾唧作聲。隨逝去。必氣絕踰刻。臨終呼痛。慘極不堪聞。距榕園任滿日不過半年耳。予與張公交好。故略詳其家事。張公名占魁。今陞綏靖營遊擊。

石龍

綏靖有開平山坡建房者。砂土中忽有石骨橫亙。蜿蜒數丈。大可合抱。鍬鋤不能施。灌水剷去砂礫。鱗甲爪牙具備。惟兩目未開。宛然真龍。其人驚懼。不敢施工。有教之以積柴焚燒之法。竟日搥平。今開店舖在營盤西偏。

關壯繆顯聖

金川之役。關壯繆嘗於卡撒顯聖。赧面長髯。橫刀立馬。番兵爲之辟易。軍中即其地建立廟宇。至今巍然如新。廟在半山。爲往來必由之道。部民有曾在軍營貿易者。尚能歷歷言之。壯繆麾下周將軍、亦嘗顯神登春溝。（地名屬崇化屯）方降番劫掠大營。遂乘勝而襲登春也。賊勢張甚。官兵及站夫被圍數重。力敵不能出。四顧無援兵。而賊衆絡繹至者如蟻附。正倉皇急遽中。忽有一巨人。持大刀。橫掃殺數十人。賊衆稍卻。兵夫等遂得乘勢撤回。當力戰時。咸見其皤腹晬目。一足著韈。一足著鐵履如草鞋形。及歸大營。徧尋其人。已不見。莫不對天叩首。謝神助。後有回成都省城。遊文廟街關廟者。見周將軍塑像。即登春所見巨人也。服飾亦同。方悟助順殺逆。効靈邊徼。實惟將軍神威也。今各屯武廟中塑將軍著一韈與草履。益存其聖蹟也。

陳生

陳生。成都人。年少時驕居在家。性喜武藝。豪縱不拘小節。馳馬彎弓。少暇輒爲狹邪游。偶過委巷間。蓽門半啓。見一女子。年僅及笄。殆天人也。駐足凝視。女似省覺。轉身入內。悵望久之。杳不復見。嗒然而歸。自此形神俱惑。朝夕關心。足不停趾。訪其鄰佑。則一孤媼攜幼女僑寓。不知族姓里居。生因託故與媼往還。女亦漸稔。無人時女輒以秋波送媚。眉語寄意。生益惑焉。生有事他適。旬餘始返。急往探詢。則屋宇鎖閉。蓋嫗已於三日前挈女遷徙矣。問所往俱無知者。神昏意亂。木立不復能動。鄰人扶掖以歸。遂患心疾。輒

轉香青中。忽恨柔情嫋嫋。則曠然矣。又悄乎中悟處。何處追尋。則啜以悲。欲歌欲言之狀。病似瘋狂。一日烈風驟雨。正沉悶間。見一女子翩然入。細認之。則媼女也。嬉笑起坐。詢所自來。女爲細述之。始知媼以做偕昂遊往鄉中。適逢往石於氏。避雨至此。詢得病源。顛蝕情念。假傍之際。吹氣若蘭。生渴思大慰。精爽頓爍。挽女留數日。燕婉如伉儷。由是雖月會。積年餘。羸瘦骨立。親朋有知之者。咸苦勸之。稍延迴不決捨。既患瘵疾。女來益頻。每至深夜。輒就作淫。生力不自支。苦其擾。稍厭之。又念姓氏居址。恍惚無憑。每值雨雪夜。女子獨行數里。衣履不沾。疑非人類。心益滋懼。侵晨女去。乘收拾行李。附賈人舟至夔州養疴。年餘漸復。於人伍。變於渝至外委。值公所會集。醉後細述往事。於同僚中。意謂地隔千里。事越數年。當已永絕。屆故同訊。則其女艷妝眩服。坐待已久。生一見大驚。口噤不成語。女笑謂曰。一別七年。何處不尋。適承垂念。是以不遠千里而來。何見拒之深。出白鏹數十錠置案頭。生恍惚不能決。然悅其色。貪其賄。亦且安之。會調征金川。女亦遂絕。今陳官懋晉千總。名國英。襲綏靖營守備杜公爲予言之甚悉。後過懋功晤陳。啟問狐女事。陳笑諾而不敢言。乃知杜公之說非誣也。少年恣慾。幾至不起。倖而獲免。良足戒矣。又聞國英之兄國瑞。年少時亦嘗遇狐。以年滿千總退居打箭爐。地震壓死。

山中魚

綏靖屯署本在勒烏圍。卽軍興日將軍營壘也。因倉廒遠在阿爾古（地名）。支收不便。汶川令軍公（埠）管屯時。撤材料捐修移建於公地。而取高坡。質遂就倉儲也。方其施工間。中山石見砂礫中有水一潭。雙魚游泳其內。嘗見載籍多有掘地得魚事。然猶謂滄桑變易。魚子傳土。得地水而生。今山石中魚從何處來。卽有格物者恐亦不能格。予於乙巳秋捐俸卽其地建衙神祠。

石髓

祠據外爲民番往來路逕。路旁有一石筍。聳出地表尺餘。牢不可拔。黑夜惧觸。每有顚蹶患。居民募石工搥去。石乍平。有微竅噴出黃水無數。既而滴瀝汪汪。汛溢不絕。越三日夜始止。此乾隆四十二三年間事。蓋道家所謂石髓也。飲之後天而老。惜未聞有試飲者。

巴布里神

巴布里（地名。屬綏靖）山巔海子。有一物大如屋。形似青蛙。背頭蹣蹬潛中。翹首出水而四顧。不爲人害。士民遙望見之者。合掌誦佛號。卽潛伏不見。己酉夏。雨澤愆期。爲結壇西里（地名）。延聖寧營外委吳（之俊）作法虔求。（吳擅敕物及所雨術）予偕馬遊戎齋戒三日。執香步行。往返烈日中十數里。以虔祈甘澤。復念微外深山多海子。率皆致冰雹爲民患。而巴布里獨異。必有神物式憑。爲一方庇佑。因其犧牲致祭。迎取杯水供壇中。逾日甘霖大霈。神物顯靈若此。聞自後歲有旱暵。當事者虔求輒驗云。

溜箭橋

綏靖之噶爾丹寺。（地名）向有溜箭橋。已久廢。其址尚存。士民中有一年老者爲予言之甚詳。江面既闊。夾岸皆高山。既不能立磉建橋。復不能建索橋。（索橋形製詳前）不得已始爲溜箭。其橋製特異。危險亦百倍於索橋。兩

岸高處。各植一巨柱。低處亦各植一巨柱。凡四柱。柱皆深鑿山石中。出地高數尺。柱旁俱建屋一間。各設夫役二三名。爲往來人接應。此岸高處之柱。與彼岸低處之柱。遙遙相對。柱端相連鐵索。索外套一五六尺長之巨竹筩。用牛革及生漆裹護極堅。筩上繫一細索。較鐵索略短。其端緊繫高處柱杪。人畜欲渡者。抱縛竹筩高處。夫役持索緩緩放之。乘勢而下。直抵彼岸。解縛。卽收回竹筩。彼岸欲來者。亦從高處溜下。法與前同。內地惟雅州府屬之天全州獨多。蓋天全本屬夾地。雍正年間始改土歸流也。是非高山夾峙。水勢深險且闊者。不必爲此危險事。然此法有可取者。仿其意爲之。亦可以濟急務。如衙途州縣。值緊急文報嚴限時刻。而境內有大河險灘者。阻渡往往誤時。師其法。植竿兩岸。各設遞夫接送。似較便捷。因備書之。以俟採用者。

瘞骨護報

綏靖界皆過遜克宗（谷地。屯章）後山。見雪消處。白骨甚多。及徧尋之。幾滿山谷。因令夫役百名。捐給資糧。掘數十巨坑。疊石深瘞。親自巡視。督飭甚勤。積雪處於雪窖中者二十餘日。始得竣事。時清泉年逾三十。猶乏嗣。不出二年。卽在章谷任所連舉丈夫子。英挺岐嶷。僉謂積善之報未有艾也。

附題詞　跋

西南地勢闢厚坤。亘億萬載離照昏。聖清式廓揚赤旛。誕歸丕冒涵濡恩。偉哉造物不可論。奇奇怪怪驚心魂。眞宰變幻竹無言。雖鏤不著斧鑿痕。丈夫苦如駒伏轅。要當西馬聯塞垣。千尋銅柱追馬援。吁不解下筆傾詞源。指顧萬里風雲奔。傳之名山永勿諼。吾舅風骨矜鳳騫。文章聲價傾璵璠。焦桐終爨寧非冤。（舅甲午者式彼詩錄身傀矢劉石菴 先生已亥武子科試時俱拔第一）掉頭忽作征西軒。大吏器之异以繁。艷寒冰雪無春溫。嗚呼噫嘻日夕喧。須知性命同一原。行術吏事志倍敦。驅策虎豹馴鹿猿。雪山萬狀歸柔蕃。暇時還將竹素翻。詳載節目及本根。體例嚴肅文不煩。運意名雋詞精渾。千秋文章氣厥門。後來述者子孫。大闡經濟校元元。細及名物一一存。珊瑚木難射朝暾。疑泛珠海登崑崙。嗟予闕觀守愚苍。忽閱眼界慚無垠。豈惟八九雲夢吞。甥女歸懋儀恭題。

夫挾管窺之見者。不足以測奇。存夏蟲之知者。不可以達化。故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而登高能賦。大雅之才也。雖然。鞍韉之役繁。則丹鉛之趣減矣。馳騁之日多。則竹素之業荒矣。迺若寄意虛無。放詞詭誕。無關乎故實。僅取乎鋪張。斯則游戲之文章。難語大方之著述也。維吾叔父湘帆先生之作爲金川瑣記也。既遠在西南萬里之外。草昧經開闢。億載以來。奇蹟怪事。瓌偉連牂。寢遊心魂。搖眩耳目。豈特周王馬跡所不到。謝公屐齒所未及已哉。爰以鞅鞅餘閒。說研墳典。錄東所至。搜討山川。一見一聞。識大識小。分爲六部。彙爲一書。皆本風土爲驗陳。實與輿政相表裏。俾後之仕者得所據。學者有所稽。豈非藝林之

龍虎。家乘之璠璵。與至其命意摛詞。尤多卓曠。質而不俚。華而不浮。詞文旨遠。居然晳人清言。含英咀華。絕勝唐人小說。將張華博物。成且遜其精詳。干寶搜神。未足方斯嚴謹也。瑣幼隨几席。長隔貲山。竊嘆歆羣文學。自昔同源。益信花月風雲。總無異乎。受而卒業。常覺浩乎無涯。紀以數言。非敢阿其所好云爾。嘉慶丁巳四月下浣。姪學瑣盥手書後。

黑龍江外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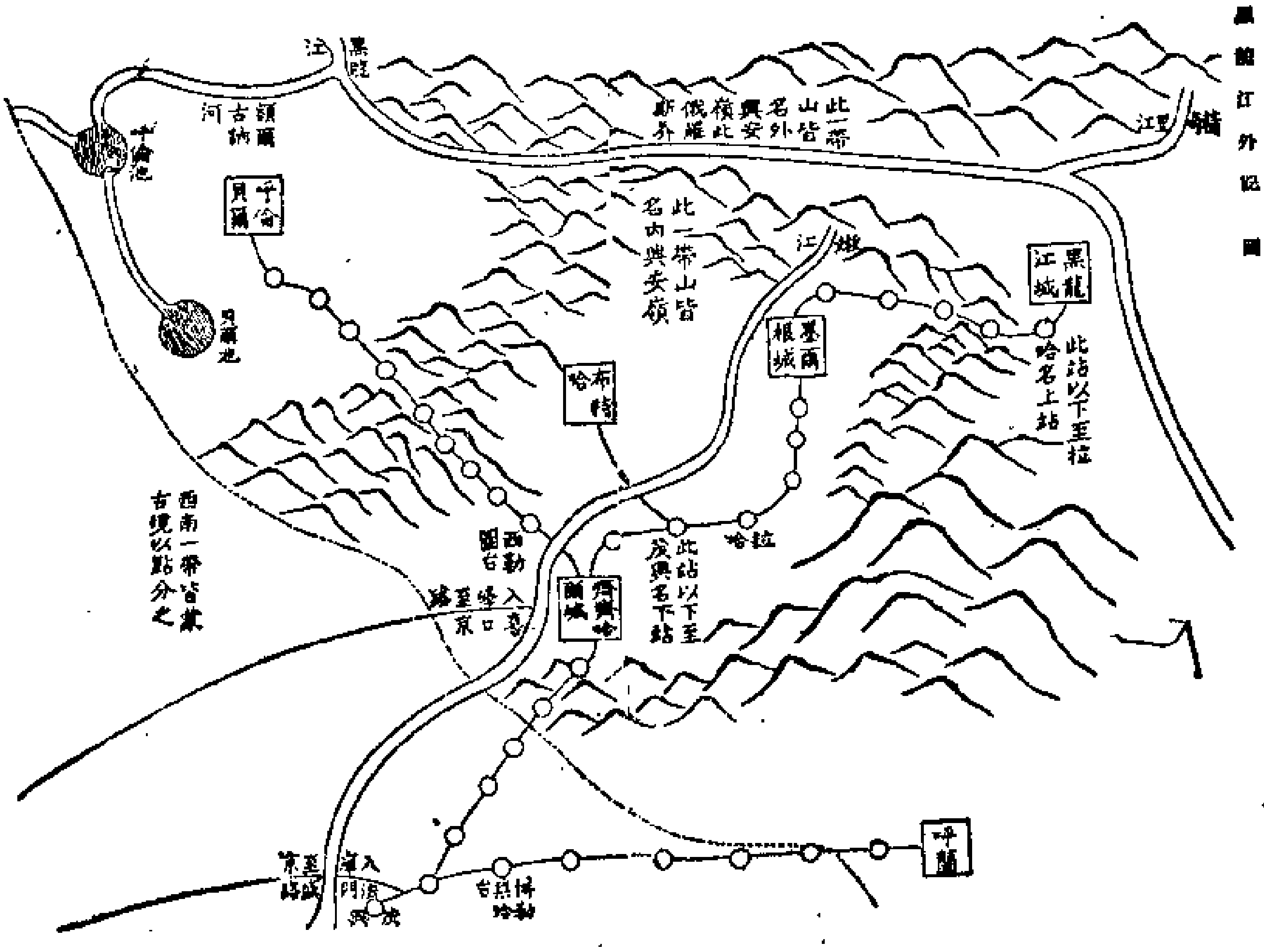
古者能使絕域，別爲一科。何人好講異書，不求甚解。爰有西林覺羅氏，善擇故暇，博覽土風，寫往代盤雲老上飛鴉，則萬點俱寒。話殘家將柳北盟負駝，則一行猶瘦。然此或閒情也，抑亦才華也。堂堂倅食之人，慄慄銀官之氣，判不妄下，語豈徒作。彼弓鞬識字之夫，未害裂衫書壯。琵琶擁帔之子，頗能飲酒遠悲。無非蒼蒼茫茫，敕勒歌。否則吾吾牙牙，鮮卑語而已。茲黑龍江外記，括興山備衛之輿圖，本盛京三省之地志。左右龍虎，咫尺方隅。日落不昏，星高愈大。二嶺崒夾，興安千卡，撫揉夫雅，薩哈爾田疇廣哉。有土之精，谷馬河魚，包蘊無人之境。遐能釋彌詩禮，互市滋興。智人武而人仁，捍我陲而我圉。非復冰天萬里，旋禿堪憐。早有春風滿院，角吹不凍，則是福也。上宜騎獵，旁拓纖紲，以示按堵六城。樂生八種，而養而教，無蕪無厥。熙熙乎椎牛其鑿，祭臺其舞焉。信美哉。君方和管疾書，我愛翦燈細讀。體務見大，事取傳信。不作無益，此謂知本。典使發旃聞俗，載在征輞。奚啻蠡穿數行，便於行篋，容把青銅鏡子。不知白髮之日生。噫呼黃豆辯兒，爲報赤鬚之欲返。

嘉慶十五年上章敦牂之歲相月，復史氏序。

卷一、述山川形勢沿革。卷二、述城堡台站卡倫。卷三、述部落種族戶口官制兵制。卷四、述俸餉餉鈔糧出

入貢賦。卷五、述官品風俗刑律互市。卷六、述風戍方言服食及紅白事件。卷七、述歷任職官及流徒鄉賢人物。卷八、述五穀果蔬物產。西清係文端公鄂爾泰之孫，若竹孫也。

左圖右書，古今並重。恭閱欽定盛京通志，列黑龍江將軍所屬形勢圖，以數千里疆域之大，收於尺幅中，俾人得瞭如指掌，亦既詳且備矣。茲縮圖六城，以概全省。圖二嶺，以概群山。圖三江二池，以概諸水。而道路驛站，不常見於他圖者，就幕府藏本約略寫之，以便省覽。古人於貢道邊防，往往迂遠其途，使譯者莫竟其端委。覩今同軌之盛，里堠井然，道道蕩平，可益見規模之廣大已。研齋西清識。



黑龍江外記卷一

清 長白西清記

黑龍江今爲東三省之一。在京師東北三千三百餘里。古肅愼氏遺墟。漢鮮卑。鮮卑乃部種。非地名。今爲伯及俄之西伯利。待鮮卑之轉音也。魏勿吉。隋黑水靺鞨。唐黑水府。宋契丹。遼上京。金蒲與路。元開元路。明朵顏衛。案明置建州、海西衛、野人衛。統名之曰朵顏三衛。又有南北關四百八十衛之稱。則朵顏不得爲黑龍江一省之專名。皆其地也。我朝初入版圖。旋爲俄羅斯國[illegible]羅剎所侵掠。聖祖遣使宣諭。仍負固。乃發大軍由吉林水陸並進。逼所踞尼布楚城。始納款乞盟。以興安嶺爲界。於是東南至吉林。西至蒙古喀爾喀部。北至俄羅斯。廣輪數千里。鎭以重臣。屯以勁旅。以齊齊哈爾爲省會。而墨爾根、黑龍江、呼倫貝爾、布特哈、呼蘭五城隸之。百餘年來。與吉林、奉天爲脣齒。屹然稱重鎭。

齊齊哈爾、屯名。在今城西南十餘里。城所在號卜奎。相傳始築城議在齊齊哈爾。旣以中隔嫩江不便。改今地。故齊齊哈爾雖以名城。而卜奎習通稱。卜奎、方言也。國語奎作克伊切。有音無字。因以奎代。亦作魁。或作博克西。誤。至謂力大善撲爲布庫。有布庫居此。故名卜奎。又有解卜奎爲江名。遂呼爾名者。皆附

會。俗或以爲不灰。愈誕妄。其境南至混同江五百里。東西北皆以內興安嶺爲界。東西一千三百里。北五百六十里。盛京通志稱鉅野爲襟。長江作帶。近懾俄羅斯。遠鎮邊荒。扼四達之要衝。爲諸城之都會。是齊齊哈爾之形勝也。

墨爾根。以河名城。或曰。康熙初。掘井得石。有文曰艾來耕。幾唐時年號。故名。此不經之說。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四百三十餘里。南至訥謨爾河一百六十里。東西北皆以內興安嶺爲界。東西四百七十里。北一千三百餘里。通志稱北負崇山。南臨沃野。江河襟帶。上下要樞。是墨爾根之形勝也。

黑龍江。國語曰薩哈連烏喇。（案稱松花江爲松阿哩烏喇。）初爲都會。因以名省。今通稱其地爲愛呼。以附近有愛琿古城。轉琿爲呼也。城在齊齊哈爾東北八百里。東至外興安嶺二千六百里。西至內興安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喀木尼峯七百里。北接俄羅斯二千里。通志稱左枕龍江。右環興嶺。誠哉東國屏藩。允矣北門鎖鑰。是黑龍江之形勝也。

呼倫貝爾。一作呼倫布雨爾。通稱海蘭兒。蓋其地有池。一曰呼倫。一曰貝爾。官軍屯駐二池間。因以名地。而謂之海蘭兒。則指凱喇爾一河。亦音轉也。昔遼太祖金縱一箭。定都茲土。所謂上京臨潢府諸蹟。雖已無存。稽之典册。宋人奉使契丹。屢嘗往來斯地。則拘墟之士。動謂江塞從古不通中華。其謬可知。地在齊

齊哈爾西北八百四十里。東至吉爾起克山三百五十里。西南皆接蒙古喀爾喀部。西四百七十里。南四百四十里。西北二百二十里爲額爾古訥河。則與俄羅斯接壤。通志稱北控俄羅斯。南撫喀爾喀。山河險固。並重龍江。是呼倫貝爾之形勝也。

布特哈。譯言獵。故有打牲處之稱。其地起齊齊哈爾。總墨爾根境內。東北直達黑龍江城。總管駐伊倭齊地。在齊齊哈爾北三百四十里。嘉慶五年。土人得銅印一。徑二寸。厚三分以強。直紐大篆文曰。朵顏衛左千戶所百戶印。背識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禮部造。及顏字二號字樣。則江塞在勝國。嘗列藩服。與明史朵顏傳合。此印足爲左驗。近有議其能致荒祲。當沈諸淵者。余力辨之。仍請藏幕府。

呼蘭。以河得名。又號富倫。在齊齊哈爾東南八百四十里。毗連吉林。崗山雄峻。間亦產參。初隸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兵路更巡徼。既以宵小盜採。禁或未嚴。始奏設官兵駐守。與諸城有犄角勢。其土沃腴豐。諸城不及。

土人言黑龍江地勢極高。去天較近。故夜深不甚昏暗。豈似日在地中返照者。康熙三十一年。駕幸瀛臺。尚書庫勒納請曰。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聖祖諭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所以如此。天語信昭然亙古矣。

黑龍江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出漸早而入漸遲。晝之所以漸長。夜之所以

漸短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出漸遲而入漸早。晝之所以漸短。夜之所以漸長也。至於一歲節氣。視京師、盛京、吉林皆早。如嘉慶十五年庚午元日立春。京師酉初一刻十分。盛京酉初三刻九分。吉林酉正初刻七分。黑龍江則酉正初刻九分也。而伯都訥在黑龍江西南。酉初三刻十四分立春。雅克薩在黑龍江西北。酉初一刻九分立春。亦較黑龍江爲早。所以然者。不敢臆說。就時憲所載。記其大略如此。

出關東行。漸遠漸高。所過岡阜。既上輒平坦。有軌途。法庫門又東。岡起愈平。無俯瞰低下勢。土人謂之上天邊子。可以驗地形矣。地高則天邊近。測量家惟依北極高度爲準。日月出輪較大。色亦深赤。夜見斗杓橫插角。星點亦大。手若可捫。四時之氣多風。四月猶衣裘。夏日偶晴。或有風作。必雨。不雨則霰。蓋興安嶺一帶陰山中。雪不常。或冰澌融入谿澗所致。惟皆至四月始開。伏天多雨雹。大者如盤。七月已霜。八月則無不雪。所謂高處不勝寒。可以驗天時矣。

境內呼蘭獨煖。黑龍江、呼倫貝爾至寒。齊齊哈爾昔亦有凍墮耳鼻事。今殊不然。豈中土人聚。地氣亦稍遷歟。然連雨服綿衣。夜不輟炕。盛暑開燒炕。冬日唾抵地輒如凌。節節斷。牛馬冰塞鼻如毬。雖犬不進炕。多凍死。不過較煖於黑龍江、呼倫貝爾而已。

黑龍江省山爲北陲山之大者。曰內外興安嶺。（案外興安嶺。昔俄羅斯稱東倫山。亦曰倫剛林。剛林。國語云山也。西南山乃科塔遜北之阿爾泰山。今亦劃歸俄境。）內嶺環衛諸城。外嶺限制俄羅斯。岡巒起伏。聯絡數山。諸水多出其下。考分界碑文。循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

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又侍郎圖理琛異域錄。言奉使土爾扈特。（案圖理琛使北時。我內圖伯俄。是時土爾扈特部附俄。至乾隆中始內附。安插伊犁一帶游牧。今其部落猶在。時時爲附俄之哈薩克侵虐。又圖理琛奉使。係由俄之西西伯利部。折而南。至亞耶巨衍根。非身歷土爾扈特地也。）出張家口六日。度興安嶺。則嶺之東西綿亙約略可知。

興安二嶺外。山之著名。見於盛京通志者。有喀爾喀圖山、綽喀里山、雅克山、科伊山、額赫勒爾山、烏塔里山、索勒東吉山、伊克果克托山、伊勒庫里山、旺安山、額勒克爾山、博科里山、枯木爾山、朱德赫山、圖勒里山、阿喇爾山、蘇克都爾奇山、達爾奇沙山、碩喇爾山、吉爾圖山、穆克圖爾山、哈瑪爾山、伊克圖魯山、庫略爾山、查喀爾庫峯、蘇喇石峯、茂峯、拖里爾峯、喀木尼峯、必斯峯、查哈顏峯。又通志不載。見於幕府圖籍者。有阿勒坦額門山、都爾哈喇山、鳴勒巴爾山、西白山、達罕德因山、綽倫山、諸門布爾克圖山、特爾沁山、喀勒古布爾古特圖山、察岳特山、克什圖山、索岳勒集山、烏哈納山、特克申山、伊巴格圖山、畢郎武山、達克圖山、額貴山、阿喇克諾惠山、諾克拖山、烏努呼勒皆山、圖庫爾山、扎克達齊山、圖墨勒吉山、吉爾阿山、碩多隆科山、阿木巴恩額穆山、福晶赫山、匡塔山、尼瑪喇山、那爾集瑪山、蒙古羅山、布倫山、納丹哈達喇山、佛斯亨山、雅克嶺、賽堪嶺、烏哈納嶺、額博爾哈巴爾嶺、集林峯、拖林峯、察卜齊喇庫峯、特閭庫勒峯、特尤峯、多永武峯、過堅峯、哈卜齊魯峯。皆在境內。東西北三面距齊齊哈爾城。近者百餘里。遠者千數百里。

山名大半蒙古索倫語。故諸書音譯多譌。即土人亦傳聞異辭。不能畫一。然不可不備存其名也。

木葉山著名遼代。後人喜稱之。吳梅村詩、木葉山高烏亂啼。其風景可想也。然山之所在。諸書所載不同。今齊齊哈爾西北數百里穆克圖爾山。相傳即木葉舊跡。未識然否。

烏努呼勒首山、在齊齊哈爾西北。入山者不敢呼山名。誤犯之。風雪驟來。迷人歸路。

查哈爾峯、在黑龍江城北九百里。峯上一穴。晝見焰。夜見火。嗅如石灰。色黃白。撚之成屑。不識為何物。

喀木尼峯在黑龍江城南七百里。雙峯對峙。江流其間。水勢至此。較高江面數倍。舟行者懼之。甚亦龍門之險也。

黑龍江、發源蒙古喀爾喀部之鄂特山。其上游。蒙古謂之鄂倫河。他書亦作敖嫩河。即元史斡難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此東北流。經俄羅斯尼布楚城之南。入省北境。受西南來之額爾古訥河。經雅克薩城。折而東南。至黑龍江城北九十里。受北來之精奇里江。繞城東南流。會混同江。入吉林境。受烏蘇里江及俄賽格林諸水。東入於海。

黑龍江水黑。古名黑水。土人亦稱黑河。松漠記聞諸書。謂黑水掬之微黑是已。然特據其上游或下流言。不知既受精奇里江以後。未會混同江以前。其間水色黑黃各半。分界劃然。鱗蟲出沒。俱就黑去黃。所以然者。精奇里江水黃不濁故也。然則世有碧黑合流不混之說。不為無據。但黃碧差不同耳。

黑龍江深十數丈。閩人善泅者。嘗暑月測之。言其下巨石如削。寒不可耐。

黑龍江歲以九十月乃冰。天命元年。征薩哈連部。師次江上。忽冰結如橋梁。既濟而泮。據凝結如初時方八月初旬。此天助也。

山海經、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璞注、浴即黑水。黑水今黑龍江。北史謂之完水。唐書謂之室建河。至遼史始有黑龍江之稱。道宗本紀、太康三年夏四月。泛舟黑龍江。前此未之見。然觀地理志、太祖陵有黑龍門。祖州有黑龍殿。陵殿並在上京。並名黑龍。又似遼初即名黑龍江。陵殿因以為號者。近人以金史有混同一名黑龍之語。遂謂黑龍江名至金始著。失之遠矣。

黑龍江亦稱烏江。聖祖泛松花江詩、源分長白波流迅。支合烏江水勢雄。

又稱為龍江。祗陵神功聖德碑、北跨嫩江烏龍江。因不臣服。吳兆騫長白山賦。出乎松花之陬。注乎烏龍之外。蓋本諸此。至盛京通志、濱瀕海以帶龍江。又曰龍江合流而左注。則直可以稱龍江矣。

黑龍江見於前賢題詠者。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元劉靜修先生題金太子允恭墨竹句也。

精奇里江、發源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水黃。俗稱黃河。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傳、恭載聖祖諭云、我兵將至淨溪里烏喇。令索倫援濟牛羊。則羅剎不得納我逋逃。淨溪里烏喇即精奇里江。國語謂江為烏喇。

嫩江、發源興安嶺之伊勒庫里山。南流至墨爾根城。西北又南流至齊齊哈爾城。東北折而西南入蒙古

境。受拖爾河水。經郭爾羅斯兩部。出而東與混同江會。

嫩江古名難水。亦曰難河。見北史。又名那河。見唐書。明史謂之腦溫江。又曰呼喇溫江。然唐書有那河。或曰他漏河之語。考他漏河一作淘兒河。即今之拖爾河。其源流千里。並在蒙古境內。至齊齊哈爾西南。始與嫩江合。則唐書誤也。

江欲冰前數日。先有碎冰片片順流而下。曰冰牌。黑龍江復有所謂老兒牌者。自俄羅斯淌來。往往有人畜行跡見于上。冰既壯。嫩江厚等身。黑龍江過之。以此驗其地尤寒。所謂積陰之處。冰厚六尺。見錯論不誣。

三江皆無潮汐。呼倫、貝爾二池有之。潮來以朔望。挾魚出水無算。近其地有風變。士人賴魚以活。潮之力也。

呼倫池、古名俱輪泊。唐書、室韋西有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之西。是也。明謂之闊灤海子。源出額特山陽。東流為克勒倫河。古名臚朐河。至總管駐處之西二百五十里。會烏爾孫河之水。匯為池。方數百里。產五色瑩。不貴可食。

貝爾池、亦作布雨爾池。闊踏、布雨二字切讀成貝。故並存之。古名捕魚兒海。方數百里。亦產鯽。在總管駐處西南三百五十里。蒙古境內之喀爾喀河。是其源。而北流為烏爾孫河。則呼倫池水之所會也。

呼倫、貝爾二池外。池之著名盛京通志及幕府圖籍者。有烏雨爾池、溫托歡池、塔爾哈池、阿木唐圖池、烏珠古爾池、察罕池、吞池、莽扎哈塔蘭池、庫庫池、塔爾璜池、烏蘭池、鳴勒畢池、博和里池、西尼克喀拉呼吉里池、伊本喀拉呼吉里池、安集池、鈕科池、塔山池。皆平野瀦之水。土人呼為鄂謨。鄂謨、池也。惟通志載庫楞湖、布雨爾湖。不見圖籍。士人亦不知其名。而詳其源委方向。皆與呼倫貝爾兩池同。當是重文。存以俟考。

三江二池外。河之著名盛京通志者。齊齊哈爾境內有塔哈爾河、呼雨爾河、通鄰河、崔倫河、巴蘭河、雅綠河、屯河、扎里河、扎克達木圖河、洪果河、烏蘭絡河、哈魯河、木齊河、雅河、甘孫河、圖魯河、阿什克坦河、德倫河、烏屯河、都魯河、野里白赫河、拖新河、庫勒奇魯河、雅爾河、哈代罕河、吉沁河、綽爾河、阿魯木河、諾敏河、訥墨爾河、格尼河、畢喇爾河。墨爾根境內有愁爾根河、木沭里河、烏德林河、羅羅喀河、甘河、吉文河、木魯爾河、裕起爾河、雅克河、倭多河、東俄絡河、和絡爾河。黑龍江境內有鑾爾敏河、博屯河、哈拉河、佳里河、福河、霍河、牛曼河、集林河、庫木諾河、珠春河、康雨爾河、蘇爾河、昆河、孫河、占河、科勒斐因河、額木爾河、烏因河、巴爾坦河、平武河、博絡英達河、烏爾素河、俄爾多昆河、拖克河、火格爾畢齊河、格爾畢齊河、諾爾赫蘇起河、卓絡克齊河、額爾河、庫丹河、呼瑪爾河、庫爾喀河、威勒克河、塔哈河、淨泥河、貳格河、阿爾吉河、英墅河、烏爾鳴河、烏嫩河、烏爾格河、邏格河、拖曼河、夏爾曼河、西里木第河、翁格河、鐵牛河、那拉河、烏勒鳴爾

河、畢沙河、俄隆克伊河、額爾𡃁拉呼河。呼倫貝爾境內有集喇木台河、伊密河、吉敦河、烏蘭布爾噶蘇台河、恰蘭河、墨海圖河、庫勒都里河、僧河、喬河、果烏里河、俄爾齊起河、克魯河、木爐河、烏諾爾河、噶勒敦河、雅綽起河、伊本河、輝河、西爾克河、威圖克河、威那河、匡果爾晉河、塔喇齊河、烏爾孫河、克勒倫河、額爾古訥河、凱嗽爾河、墨勒格爾河、根河、特勒布爾河、喀木河、伯魯河、色木特爾克河、哈拉爾河、墨里勒克河、紐爾河、安河、盆楚河、駋河、特尼克河、烏蘭布喇克泉。又通志不載、見於幕府圖籍者。齊齊哈爾東南一帶有克因河、額伊琿河、安集密河、那爾吉河、呼蘭庫河、訥誠河、碩絡河、佛特庫河、西拉喀河、密絡河、木楞河、布雅密河、阿木巴滿拉琿河、阿集格滿拉琿河、噶勒噶河、阿木巴烏納哈河、𧦈林河、宜莽河、宜孫河、綽勒堅河、西台河、阿木巴呼特亨河、阿集格呼特亨河。西南一帶有呼倫蘇台河、西巴爾台河、古爾班𡹸地河、哈勒達蘇台河、訥墨爾亨河、哈勒巴哈圖河、阿木巴哈勒琿河、色那勒集河、烏勒惠河、色勒河、特門河、烏爸克楚爾河、噶亥河、綏哈圖河、多雅倫台河、庫齊台河、額墨格西台河、集班克圖河、綏圖河、努斯圖河、雅爾呼台河、德伯台河、蕭庫台河、海喇蘇台河、烏拉貴河、科背河、烏哈納河、阿勒塔爾河、阿倫河、呼玉爾庫河、貴勒爾河、索爾河、扭爾河。東北一帶有巴延河、蘇魯河、吉坦河、塔爾曼河、布屯河、伊楞烏河、𤩽河、瑪爾瑪勒塔河。或出山谷入於三江、或起平野入於諸河。其源流不能備敘。要之水落則單騎可涉、水長則巨舟難行。塞上溪河、大率類是。此爽險所常、而行旅之所苦也。

額爾古訥河。自呼倫池東北流出、受諸河之水、入黑龍江。每歲、齊齊哈爾察邊者卓帳南岸。河之北、俄羅斯地。

格爾畢齊河。源出興安嶺、南入黑龍江。河口東岸有石、勒滿、漢、蒙古、及俄羅斯、喇第諾。（蠟拉那諾卽西洋文字。）五體字。康熙二十八年所立分界碑也。余嘗從土人得分界盟約清文、較世傳界碑、漢文微有異同。昭代掌故所關、譯出以備參考。其文云、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都統、一等公、舅舅佟國綱、都統郎談、都統班達爾善、鎭守黑龍江等處將軍薩布素、護軍統領瑪喇、理藩院侍郎溫達、會同俄羅斯察罕汗使臣俄昆尼等、在尼布楚地方公議得、一、將自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卽烏魯木河、附近之格爾畢齊河爲界、沿此河口之大興安嶺至海、凡嶺陽、流入黑龍江之河道、悉屬中國。其嶺陰河道、悉屬俄羅斯。惟烏第河以南、興安嶺以北、中間所有地方河道、暫行存放、俟各還國察明後、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議。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爲界、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羅斯、其南岸墨里勒克河口現存俄羅斯盧舍、著徙於北岸。一、雅克薩地方俄羅斯所築城垣、盡行拆毀、居民諸物、悉行撤回察罕汗處。一、分定疆界、兩國獵戶、不得越過、如有一二宵小私行越境打牲偸竊者、拏送該管官、分別輕重治罪。此外十人或十五人合夥執仗殺人劫物者、務必奏聞、卽行正法。其一二人誤犯者、兩國照

常和好、不得擅動征伐。一、除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現有之俄羅斯人、及俄羅斯國現有中國之人、免其互相索還、著卽存留。一、兩國旣永遠和好、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一、自會盟日起、逋逃者不得收納、拏獲送還。一、兩國大臣相會、議定永遠和好之處、奉行不得違誤。

山中林木蓊蔚、水澤山沁之區、號窩集。黑龍江境內著名窩集四、曰巴延窩集、庫穆爾窩集、巴蘭窩集、吞窩集。見幕府圖籍。而盛京通志不載。然通志稱寧古塔城東北六百五十里、混同江北、有巴蘭窩集。稱東百餘里、有吞窩集、則圖籍似誤。通志又稱齊齊哈爾城東七百五十里、有巴蘭河、稱東三百里、有吞河、並南流入混同江。夫窩集、河水所源、河在齊齊哈爾、而以窩集屬寧古塔、何相距之懸遼耶。

墨爾根東南一口地中忽出火、石塊飛騰、聲震四野、越數日火熄。其地遂成池沼。此康熙五十八年事、至今傳以爲異。

齊齊哈爾西門外瀦江瀕爲池、號西泊。土人便之。將軍傅玉（𤣥）慮其或涸、鑿渠引江水、爲源源而來之勢。一時春餔役豪族子弟應之。渠成、名官瀦。宗室永（琨）爲將軍、嘗攜屬僚泛舟於此。後將軍那（奇泰）以形家之說、塞渠、泊雖存、水淺見底、而所瀦者、積雨爲多。

三家子、齊齊哈爾城南一屯也。地瀕逼嫩江、撤灘則田廬蕩然。將軍觀（明）相度形勢、築堤禦之。自是無水患。

齊齊哈爾井水、濁而鹹。惟東郭陶家側一井獨甘。有力者爭載入城、號曰甜水。

境內江河山谷之外、皆沙也。沙性有燥溼、質有粗細、色有黑白。黑溼而細者、墁壁光潤、亞於灰。然必和白者乃不裂。白者俗稱白土、能去衣上油垢、和而墁壁、則稱細泥。然惟齊齊哈爾有之。

黑龍江、嫩江兩岸淤沙中、多五色石子、如瑪瑙、如琥珀、如翡翠、珊瑚、試金石。拾置案頭、頗供清玩。然堅脆不受琢、故不成器。又呼倫貝爾山中出錫石。察邊者拾歸以遺親族。錫石、礦也。有謂黑龍江出空青者、土人茫不知空青爲何物。

黑龍江外記卷二

齊齊哈爾內城，排木爲垣，實以土，且雉堞之設，四門皆有樓櫓，方一千三十步，崇丈八尺。外郭，因沙阜高下，甃以土墼，方十里，東南北各一門，西二之，有大小西門之稱，康熙三十一年築。

墨爾根內城，四隅亦有樓櫓，餘與齊齊哈爾同，外郭，築土爲之，方十里，五門，而二居北，康熙二十五年築。

黑龍江內城，與齊齊哈爾同，西南北三面，排木爲外郭，方十里，南一門，西北各二，東臨江，康熙二十三年築。

三城中八旗，皆按法勒哈，釋與、法勒哈、國語地面也，兩黃旗北，兩白旗東，兩紅旗西，兩藍旗南，制如京師。取五行相尅意，至城中地勢，齊齊哈爾北高南下，夏日南面苦泥淖，北面沙路平坦，仕宦家多據之，東南西南兩隅，僻陋孤屋，如在村落間，不免有小竊處，要皆不如木城中人家稀少，地面寬敞，且有廨舍廟府在，可高枕臥焉。

城中通衢委巷，皆無名號可稱，惟齊齊哈爾南門一街，因有酒樓，俗呼九龍衙衚，九龍者，酒樓之轉音也。

境內多廢城，最著者曰愛琿、雅克薩二城，愛琿俗稱愛呼，在黑龍江城東北十二里，方九百四十步，門五，

未詳何時築。雅克薩城、羅剎築，久爲大兵所毀，遺址在黑龍江城西北一千三百里。又有尼布楚城者，他書作尼布抽，亦作尼布潮，亦羅剎築，東南距黑龍江城二千里，大兵進勦，直抵城下，羅剎懼，乃定分界之議，今屬俄羅斯，康熙三十九年聖祖諭云，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特、烏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稱爲樹中人，後俄羅斯強盛，遂幷吞之，可見地本非其有，特中國不屑爭尺寸耳。

布特哈有土城，因山起伏，西去數千里，直達木蘭，相傳兄弟二人築，土人謂之烏爾科，流人亡去不識途，多循此入關。

高宗御製文集、有古長城說，卽烏爾科也。

齊齊哈爾東南通肯河上，有瑪達呼城，夜行者嘗聞其中雞犬聲，戍鼓隱隱，見旗仗騎從，如貴官出遊狀，且時有銅人及金玉諸物現於內，然苟有貪攫取，輒目眩不能出，間有即結累日，僅得古錢數枚者，不知何時遺跡也。又齊齊哈爾西北四十里，喀喇屯有廢城，中多林木，望之翳然，大樹一株在城後，公海蘭翁旣貴，嘗砍樹祭其父，蓋父寄食此屯，死無塚墓故也。屯稍北，卽因沁屯，舊時艳勒罕在此。

齊齊哈爾境內廢城，約略可考者，西南三十里，梅楞屯之鄂勒歡城，西五十里，綽安屯之克伊特城，七十里，哈爾雅台屯之果多城，東三百里之鄂吉倍城也。鄂勒歡城方二里，尼堪外蘭築，太祖癸未年撫降之。克伊特城，甲辰年撫降之。果多城方一里，癸丑年撫降之。鄂吉倍城方一里，甲辰年撫降之。此外東南六十里，有勒布爾爾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有綽勒城，西北二百里，有阿齊爾城，東北三百里，有喀布齊賚城，三百六十里，有納延城，東二千里，新附伯克伊河，有城無名，土人並以古城稱。

黑龍江城東五十里，有濟噶蘇城，六十里，有徹赫特城，東南百里，德文蘇蘇福穆蘇蘇之間，有德勒德尼城，東北有奇塔特城，在黑龍江城西北者，二十里曰泰安城，城東薩哈連部故墟，八十里曰額蘇里城，九十里曰洞城，百里曰穆爾蘇蘇城，果布噶爾城，三百里曰烏魯蘇城，城北庫爾喀部故墟，三百二十里曰呼瑪爾城，將軍薩布素征羅剎時築，九百里曰多隆城，阿蘇哲城，一千三百里曰烏庫勒城，多歸城，其修築時代，歲遠無徵，要皆壁壘陳跡，不可不記。

邊地城垣，率用土木，是以廢址不過土壍，無瓦礫，惟一老將云，巴圖爾巢顛有甎城，方數里，址猶存，及肩者，其甎式與色，皆非近代所有，則城之從來遠矣。巴圖爾巢顛在呼倫貝爾北境，有喀倫一。

石晉末，胡嶠陷遼，爲蕭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案五國城近今寧古塔府，舊在吉林烏喇寧古塔之間，此誤。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然蹤跡何在，茫不可指，即遼之皇都龍居宮，東西南三樓之名，故老亦無知之者，渤海王大氏賀勒得慈，有無一抔，愈難懸揣，則古蹟之傳於後者，不過如是，必欲刻舟求之，豈惟邊塞，內地亦難。

將軍廨、在齊齊哈爾木城中、偏東、正門三楹、轅門東西向、繚以鹿角、中建纛牙、朔望及拜疏、揭黃旗正門內、戶兵刑工四司左右列儀門內東西、復有四司、夏日治事所、中爲大堂、亦後堂、皆五楹、後堂左曰燬堂、冬日坐之、右曰印房、俗稱堂司、東北隅樓房數十楹、軍器貨物幣庫也、大堂東瓦樓三楹、銀庫也、庫後正房三楹、主事治事所也、房後有屋、守庫者居之、每日官二員、兵十名、協領等輪班稽察之。

將軍廨俗有鐘鼓樓、以傳更點、將軍那(蘇圖)執形家言毀之、懸鐘南門側、旬夜鐘起、商販擊鉦柝以應、惟南門一街如此、餘則風傳不順、寂無所聞、以市肆寥寥、無鉦柝之助故也。

墨爾根黑龍江副都統廨、初皆將軍治事所、規模與齊齊哈爾同、呼倫貝爾廨舍、北枕沙岡、岡上多古松、南一街店肆夾列、無城郭、布特哈、呼蘭亦無城郭、不過廨舍一區、宛如山僻村落、然布特哈廨後臨水有樓、岸上榆柳相雜、公餘足快登眺、相傳總管額(勒登布)建。額、齊齊哈爾滿洲仕至黑龍江副都統。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倉、備用倉、並在城外、齊齊哈爾五十九廒、二百九十五間、墨爾根七十七廒、二百三十一間、黑龍江一百七廒、五百一間、呼蘭亦有備用倉八十九廒、三百六十四間。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八旗官學、各草室五楹、皆乾隆九年建、齊齊哈爾義學、初用御史府空舍、後將軍那(蘇圖)以爲御史奉裁、舊府當毀之、生徒乃就教者私寓受業、十餘年來、學雖不廢、而講肄迄無定所。

協領、總管、參領、屯站等官、各有治事所、謂之官房子、前鋒番子亦有官房、則謂之前鋒番子房、他如教場、破房、火藥局、稅課司、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之、而齊齊哈爾收禁罪人之所、在將軍府西、排木爲垣、中分內外、內曰牢獄、官司之外曰倉子、旗下官輪守、因病、醫官診治、醫官、流人、獄官、士人、頂戴嶡然(也)。

將軍私宅稱府、在廨舍西北、中積舍三楹、疊石爲假山、將軍觀(明)栽野芍藥數本、顏曰芍藥廳、廳前有李一株、嘗秋月再花、將軍有詩記之。

副都統私宅皆稱大人府、齊齊哈爾舊在木城外、後移城內、某將軍謂大人府不宜在將軍府上、復改城外、嘉慶十一年火、依舊制建廨舍北、與將軍府隔一街。

管庫理刑主事、向皆僦居借舍、有家屬者貸廩、湫隘囂塵、安宅絕少、塔(清阿)在任十年、上下十八口、住屋五楹、可見也、余初來寓城南萬壽寺、尋以教義學、買草舍五楹、明年八旗以官房廿餘楹見售、帶扣帑金、爲價頗廉、房在城東南隅、甚幽僻、故侍郎保(泰)嘗居之、侍郎去、贈鄧君光瓚、鄧去、貨入官、院中野草一叢、秋結紅豆、余因榜曰紅豆山房、嘉慶十五年、將軍宗室斌(靜)爲理刑者覺羅玉(成)買宅一區、並擬買紅豆山房、爲他日管庫者計、果爾、兩主事任所有家、將軍此舉、一愜局、一便公、誠兩得也。

齊齊哈爾西南至混同江、(案此混同江、指伯都訥一帶之松花江。)東北至黑龍江城一千三百五十里、中設十九站、康熙二十四年、郎中包(奇)奉詔定、今茂興、古魯兩站間、有烏蘭諾爾一站、則爲二十站、雍正五年、將軍傅(爾丹)增、故

烏蘭諾爾有新站之稱、齊齊哈爾城中卜奎站起、西南五十五里曰特木德赫、七十五里曰溫托歡、七十五里曰多鼐、七十五里曰塔爾哈、六十七里曰古魯、五十五里曰烏蘭諾爾、四十五里曰茂興、凡八站、卜奎站起東北六十里曰塔哈爾、七十里曰寧年、凡二站、此十站謂之下站、站官一員治之、寧年站起東北八十里曰拉哈、六十里曰博爾多、四十三里曰喀木尼喀、四十二里曰伊勒哈、七十里曰墨爾根、七十五里曰科絡爾、七十六里曰喀塔爾希、八十五里曰庫穆、三十五里曰額玉爾、七十八里曰黑龍江、凡十站、謂之上站、站官一員治之。

齊齊哈爾西北至呼倫貝爾、雍正十年設十台、曰西勒圖、曰納爾希、曰蒙古勒烏克察起、曰新赫昂阿、曰巴里瑪、曰延博裕托、曰雅絡起、曰搯都克伊、曰雅克薩、曰集爾瑪大、呼倫貝爾筆帖式二員治之。

烏蘭諾爾站、東至呼蘭、雍正十三年設六台、曰博勒集哈、曰察布爾勒、曰俄多勒圖、曰布喇克、曰扎喀岱、曰呼蘭、下站站官兼治之。

齊齊哈爾東南至呼蘭、東北至黑龍江、按站計程、皆八百餘里、此外別有捷徑、約近大半、然通呼蘭者行旅不絕、通黑龍江者終歲無一人、所以然者、呼蘭道中蒙古家可以借宿、黑龍江則深山窮藪、寂無人蹤也。

康熙二十一年、將軍郎(談)疏言、臣等從達呼爾、墨爾根諸處、圍獵而行、凡十六日、至羅刹雅克薩城、從黑龍江順流、同凡十五日至愛琿城、觀水勢從愛琿至雅克薩、舟楫可通、無險阻之患、俄羅斯俱可泝纜而行、從愛琿至黑龍江、混同江會合處、(案此云混同江、指上游而言、松花江至伯都訥以下與嫩江合流處合與同圖們之混同江。黑拉林阿勒楚喀三姓俱黑龍江匯流處、合之為黑河口、又東得烏蘇里河口、又東至於海。)馬行可半月程、從兩江會口至雅克薩城、馬行可一月程、舟行逆流可三月程、疏載八旗通志名臣傳、時尙未設驛站、故道里如此。

上下站壯丁、自爲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房待過客、私開旅店、間亦有之、過此則黃沙極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聞雞犬聲不得。

過混同江北來、直至多鼐站、環站雜處皆蒙古、蒙與站丁往來、或結姻亞、然讓畔讓路之風微、勸以省角鼠牙、寖成蔡府、將軍傅(玉)惡其生事、禁蒙古不得擅入城、偶值、則馬前杖逐之、一時蒙古咋舌、有老虎將軍之目、邊境安然。

黑龍江至京師有二路、由吉林、奉天入山海關者、俗稱大站、此進本路、由蒙古郭爾羅斯、扎賚特、都爾伯特、烏珠穆沁等部入喜峯口者、俗稱蒙古站、亦曰草地、此遞摺路、又由蒙古境入法庫邊門、(案俄人地圖於黑龍江由郭爾羅斯入法庫邊門加一綫、此捷徑殆已知之。)至盛京、有一路、俗稱八虎道、八虎者、法庫轉音、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奏奉天請驛、卒於

八虎口。即此循販往來必由之路也。三路道里遠近。入關出塞者所宜知。並爲詳考。而附記於後。

由大站至京道里。自茂興站起。南八十里至吉林省伯都訥站。七十里至舍利站。六十里至蒿子站。三十五里至孫扎包站。俗名五家子。四十五里至陶賚洲站。五十里至蒙古站。四十五里至登額勒哲庫站。俗名秀水甸子。四十五里至法特哈站。站在法特哈邊門內。四十五里至舒蘭河站。六十里至金洲俄佛羅站。俗名晉松站。五十里至尼什哈站。站在吉林城外十里。七十里至搜登站。俗名蘇通站。七十里至伊勒們站。五十里至蘇瓦延站。俗名雙樓站。六十里至伊巴丹站。俗名驛馬站。六十里至阿勒坦額墨爾站。俗名大孤山。六十里至赫爾蘇站。八十里至葉赫站。案葉赫、明之北關、故一部落、以弟爭長、故由此入、爲我太祖所併。四十里至棉花街站。站在奉天威遠堡邊門外。五十五里至奉天省開原站。七十五里至高麗屯站。七十里至懿路站。七十里至盛京城。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巨流河站。七十里至白旗堡站。五十里至二道井子站。五十里至小黑山站。七十里至廣寧站。八十里至十三山站。五十四里至小凌河站。五十四里至高橋站。六十二里至寧遠站。六十二里至東關站。六十三里至涼水河站。九十七里入山海關至昌黎縣遷安驛。六十里至樂亭縣榆關驛。四十里至撫寧縣蘆峯口驛。七十里至盧龍縣灤河驛。六十里至灤州七家嶺驛。一百里至豐潤縣義豐驛。八十里至玉田縣陽樊驛。八十里至薊州漁陽驛。七十里至三河縣三河驛。七十里至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都城。凡三千三百餘里。

由蒙古站至京道里。自卜奎站起。西一百六十里至蒙古境內哈代罕站。八十里至綽羅站。一百二十里至克爾蘇台站。一百六十里至哈沙圖站。一百八十里至諾水齊站。一百四十里至伯里額爾格站。一百三十里至奎遜布喇克站。一百四十里至希嫩果爾站。八十里至三陰哈希站。一百三十里至遂喇海站。一百四十里至俄倫羅克圖站。一百二十里至洪嵩圖站。一百二十里至伯里克站。一百四十里至圖哈圖站。一百五十里至奎蘇康站。一百三十里至大平格爾站。由此循西北一百八十里至熱河。九十里至寬城驛。八十里至喜峯口。七十里至三屯營。七十里至遵化州。六十里至石門驛。七十里至薊州。七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至通州。四十里至都城。凡二千三百餘里。

由八虎道至盛京道里。自茂興站起。西六十里至蒙古境內色克吉。以下皆蒙古村名。案此即俄國加稱之道、由郭爾羅斯草地入法庫門者。十五里至納哈代。十五里至捫圖克伊。四十里至齊罕特默。五十里至哈淒爾罕。五十里至烏蘭札勒哈。十八里至奈吉。三十里至古爾班格爾。十里至俄爾拖巴喇。四十里至奈瑪代。五十里至烏拉勒

吉台。五十里至察倫郭多克。三十五里至白彩。三十里至遜蘭錫伯。二十五里至瓦房。十里至克什克騰。八里至鄭家屯。二里至格爾薩台。二十里至蒙古拖羅凱。八里至烏蘇倫扎蘭。二十里至都爾本台吉。八里至塔木格爾。三十里至納安錫伯。五里至噶布喇。二十里至輔巴爾台。七里至阿爾袞台吉。八里至多倫諾因。五里至翠郭多克。四十里至多倫格爾。十五里至都爾本格爾。五里至六家子。四十里至鄭公屯。十里至新安堡。二十五里至燒鍋。五里至法庫門。門在奉天開原縣西北二十里。案法庫譯人言深布也。二百餘里至盛京城。凡一千餘里。

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國語謂之喀倫。俗稱卡路。案今稱卡倫。卡倫之稱有三。一常住卡倫。二冬夏遞移卡倫。三隨時添撤卡倫。水陸多從卡倫[illegible]。古區脫遺制。在齊齊哈爾者。曰莽鼐喀倫、綽羅喀倫、博爾齊勒喀倫。凡三處。而茂興等十二喀倫不與。在墨爾根者。曰庫爾河喀倫、諾敏河喀倫、喀布齊勒希喀倫、綏楞額山喀倫、喀木尼希喀倫、布爾扎木喀倫。凡六處。在黑龍江者。曰烏爾蘇溝喀倫、畢喇拉河口喀倫、牛曼河口喀倫、遜河口喀倫、訥謨爾河源喀倫、黑龍江通同兩江會口喀倫。凡六處。在呼倫貝爾者。東北曰庫爾都勒喀倫、特爾墨勒哲喀倫、特尼克喀倫、沖尚嶺山溝喀倫、墨爾根河口喀倫、河圖拔圖山溝喀倫、喀喇俄索山溝喀倫、陰爾奇圖山喀倫、凱喇拉河喀倫、翁庫喀倫、烏蘭綽克喀倫、布喇克圖泉喀倫、畢爾圖泉喀倫、揚洛齊圖喀倫、俄爾托希喇克泉喀倫。凡十五處。以防俄羅斯也。西南曰喀布齊海圖喀倫、阿喇爾圖喀倫、扎喇布爾奇勒喀倫、圖什海圖喀倫、哈沙圖喀倫、吞沁喀倫、阿魯布扎克喀倫、墨敦哈沙圖喀倫、扎密拉都克喀倫、布伊爾布隆德爾素喀倫、俄爾綏河喀倫、額布都克喀倫、希林喀倫、拉都克喀倫、額布爾布喇克喀倫、納爾蘇圖喀倫、布喇克喀倫。凡十六處。以防喀爾喀也。又有珠爾特伊喀倫、希布爾布喇克喀倫、巴延珠爾克喀倫、烏爾爾齊喀倫、巴雅斯呼朗圖喀倫、巴圖爾哈碩喀倫、庫庫多博喀倫、額爾德尼拖洛什喀倫、蒙克什里喀倫、岡布拔圖喀倫、蘇克特伊喀倫、察罕敖拉喀倫。凡十二處。亦爲俄羅斯設。案從前中俄界在尼布楚雅克薩、故通近呼倫貝爾處置卡倫最密、今界在黑龍江、三姓、當江岸烏蘇里河與興凱湖、改設卡倫百餘處、從前老卡倫不可用矣。在布特哈者。曰喀爾爾圖喀倫、烏爾布爾喀倫、吉爾吉哈諾爾喀倫、溫托琿喀倫、喀喇山喀倫。凡五處。在呼蘭者。曰珂延宮勒哈喀倫、綽羅河口喀倫、諾敏河口喀倫、布勒爾里喀倫。凡四處。通計六城喀倫。共六十七處。皆據山川險要。爲之防守。每處官兵多寡有定額。而更代之遲速亦有定期。要皆佐領等官之責役也。

齊齊哈爾城中。有城隍廟、土地祠、馬神廟、觀音菴。城外有先農壇、關帝廟、萬壽寺、三官廟、龍王廟、大悲菴、藥王廟、鬼王廟、昭忠祠、普恩寺、河神廟、鎮江閣。住僧皆隸戶司。有僧官一人爲之長。僧率叢與閣被罪者爲之。利齊施被黜。戒律非所聞。未知其能起懺悔心否。

社稷、孔子，偏天下皆得祀。黑龍江一省獨無。此爲闕典。至其祠宇在官之祭，曰先農壇，曰關帝廟，曰文昌閣，曰昭忠祠。先農春祭。關帝文昌昭忠祠春秋祭。祭日昭忠祠遣官。餘將軍、副都統親行禮。祝版、先農、關帝滿文。文昌漢文。皆部頒。其迎神送神獻爵讀祝儀，將軍宗室永璋定。然惟齊齊哈爾行之。他城不爾。

城隍廟在城中西南隅。神故塑。塑像如四十許人。云是生時曾鎮斯土，歿而祀之者。有盜馬案，主者翁七閱月已具服。其魁吳保兒獨無辭。將軍觀明疑之，命余與果君德興等覆訊。余念盜賊即不畏法，猶不畏神。因默禱即神前夜鞫之。未及明，情盡得。後聞吳保兒甫入廟時，殊沮喪，數乘頭自語曰，此豈兒戲地耶。於此見神道設教之理。因書額曰惠從影響，懸殿上。時嘉慶十三年七月。

城隍廟東爲瘟神，主救民疫癘。西爲秦叔寶像。小說謂叔寶嘗爲快手，故番子祀之。有祖師秦二爺之稱。

馬神廟在城中卜奎站側。前殿祀關帝，而馬神祔。故門額大書關帝廟三字。馬神廟仍俗稱也。殿後即文昌閣。閣下有塑像，或以爲朱衣，或以爲朱子。余以爲孔子尚不知爲何論朱子。此必朱衣無疑。佐領崔君遂與阿嵩立惜字會，歲于重九，閣前焚化。是日叢飾畢來登高，俗有先生會之目。

北門土地祠在高阜上，旦暮登眺，遠近可即。相傳明季爲將軍夫人病，夢一傴僂老嫗乞棲身地，寤而物色之，得大士舊像於祠中，遂事裝嚴，改名觀音寺。然至今稱土地廟如故。

觀音菴在木城西南，乾隆間都中戍一老尼死此，由是稱姑子菴。菴西南禮拜寺，回人所建，不在僧剎之列。

關帝廟在城西南。內殿像設極威神。兩壁繪戰陣，亦井井有序。殿之外甲仗森然，皆從征將士凱歸所陳列者。籤詩百，最著驗，與京師正陽門同。惜無善本。某公嘗虔錄一帙存廟中。

殿東有室，中塑如來，左老聃，右孔子，而以匠作醫卜雜技之祖配。榜曰三教祖師。不知始於何時，非禮也。將軍傳玉嘗毀一韓匠祖師像曰，何物醜鬼，亦濫香火。其剛果可想。然獨怪聖人之祀雜於異端，從無議及更正者。坡公云，坐令孫叟作蠻蠻，今古同慨。

萬壽寺在南門外，中供皇帝龍牌。非遇三大節，將軍率屬於此行禮。後有樓，貯雍正時頒到藏經。兩舍三楹，送往迎來所也。余初至，寄居一月，乃買宅入城。

萬壽寺稍南，舊有木牌林立，歷任將軍副都統之德政去思碑也。碑無文，但書銜名及在鎮年月。相傳將軍傅玉碑甫立，有潛刻詆毀字面於旁者。官不問。久之公再來，官櫃爲重立之。後遵功令碑盡毀。

大悲菴在萬壽寺後。藥王廟側殿旁有祠，塑像本朝冠服，繫黃帶，蓋康熙間將軍宗室楊福也。嘉慶十四年，將軍觀明調任烏里雅蘇台，去之日，商販流民哭送南門外，強留其韈及佩囊射韘，爲建生祠，而庋藏遺物於祠中。祠亦在大悲菴。余有記，程君煐代作，門人齊轍布書。

城西普恩寺，俗稱娘娘廟，地據沙阜，形如龜。林木翳薈。西望嫩江如帶。春秋遊覽之所，此爲第一。寺中有

紙本飛來大士像，殿上掛一牌，楷書靈異記。杭州旗人華照撰，照自言，乾隆壬戌以上嘗得罪來黑龍江，中途夢碧霞元君呼爲道中人，有所云云。自是醫學大進，痘疹尤著效。又言元君手授劍一，籠箭一，命與嗣戰。是夜果有龍骨出嫩江，見於官喇爾吉屯，語殊荒謬，不可爲訓。

普恩寺前有亭，乾隆四十八年流人劉廷耀築，自書護蔚雲興額，黃君道煛分書浮幻因緣額，亭名闕如。嘉慶十三年，余重修之，名曰海粟，自爲記，與舊額並揭亭中。識者笑曰，一亭之費，一季俸也，盍名秋俸亭。讀矣。

普恩寺西北，河神廟、鎮江閣，並臨嫩江。閣前壘土高七八尺，環欄爲鄂博。每歲四月，八旗祭江河，對此行禮。鄂博、蓋蒙古語也。又各邊分汛之所，積土爲標識，亦稱鄂博。呼倫貝爾等處多有之。

墨爾根、黑龍江關帝城隍皆有廟。龍王、馬神等廟，墨爾根有之。土地祠、觀音菴、大佛寺、娘娘廟，黑龍江有之。呼倫貝爾有喇嘛寺二。此外荒村僻壤，莫不有廟。大抵關帝土地之祀最盛。然規模狹隘，至有結室高一二尺，即奉香火者，不勝記也。

齊齊哈爾諸廟各有會期，或三日，或五日，誦經演劇，商販醵金以辦。僧與伶皆流入也。惟四月二十一日普恩寺一會，首事者皆娼妓，是日進香觀劇者肩摩轂擊，十倍平時。程君煐嘗作賽會詩以諷之。

黑龍江外記卷三

黑龍江，索倫地。今所居不盡索倫。滿洲、漢軍，徙自吉林、巴爾呼、鄂勒特，歸自蒙古達呼爾、俄倫春、畢喇爾，則其同鄉而別爲部落者，世於黑龍江人不問部族，概稱索倫。黑龍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號。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壯。此論得之。

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轉而爲伊齊，一氣。（案宜作轉而爲伊齊。又轉爲齊氣。）其初多吉林產也。又有所謂庫雅喇滿洲、瓜勒察滿洲者，以地名，皆伊徹滿洲也。百餘年來，分駐齊齊哈爾、黑龍江、呼蘭三城。編其旗爲八，曰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左翼也。曰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右翼也。左右翼國語曰達斯歡瑪喇、哲伯勒噶喇。土人但稱達斯欵哲伯勒。所謂歇後士語類然。約計之，八旗佛滿洲不過什一，而族望索著者，惟瓜爾佳、舒穆魯數姓。

漢軍、其先多出山左。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三城有之。其望族崔王兩姓。崔尤盛，號崔半城。而東崔不與王氏相傳完顏裔。又有果氏者，以爲系出滿洲，皆不可考。索倫族類至繁，有敖喇、都喇爾、布喇穆等姓。

布特哈、呼倫貝爾皆有之。在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者寥寥。亦有流寓俄羅斯者。其國謂之喀穆尼漢。又謂之通古斯。蓋羅刹作亂劫去者。數十年前嘗有願歸故土之請。今不聞。

達呼爾一作達呼里。舊作打虎兒。有音無字。譯寫偶不同也。著姓有克因、精奇里、瓦爾果、布勒等氏。而占籍於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布特哈。間有流寓呼倫貝爾者。不過數家。

巴爾呼、鄂勒特。皆蒙古也。巴爾呼一作巴爾虎。亦有新舊之別。在齊齊哈爾者。舊巴爾呼也。在呼倫貝爾者。新舊巴爾呼相間。而新者盛也。鄂勒特一作厄魯特。多在呼倫貝爾。齊齊哈爾間有之。

俄倫春。索倫、達呼爾類也。亦有姓都喇爾者。似與索倫為近。其隸布特哈八旗為官兵者。謂之摩凌阿俄倫春。其散處山野。僅以納貂為役者。謂之雅發罕俄倫春。（案鄂倫春部人。皆用火槍。黑宿編入隊伍。）摩凌阿、雅發罕。猶言馬上步下。此國語也。雅發罕俄倫春。有布特哈官五員分治。三歲一易。號曰諳達。諳達歲以微貂至其境。其人先期畢來。奉命惟謹。過此則深居不可蹤跡矣。畢喇爾亦然。畢喇爾有驍騎校四員分治。其人有姓默訥赫爾者。有姓都訥亨者。蓋即俄倫春類。

旗下八部落外。來自內地編入軍籍者。營、站、屯三項也。營、水師營也。總管治之。站、上下二十站也。站官治之。屯、官地也。屯官治之。三者流人戍卒子孫。而吳、尚、耿三藩舊戶。站上居多。故皆無仕進之例。不應役則自食其力。而屯丁轉運糧餉之。營站兩項不能也。

流人遇赦不歸。例入官地安插。不則自入伯都訥民籍。然後可居境內。非是者謂之浮民。境內不留也。然今齊齊哈爾浮民無數。商販私立家業者亦不少。皆例所禁。嘉慶十三年。編審戶口。齊齊哈爾旗營站屯、九千七百二戶。四萬八千三百一十一名口。墨爾根八旗營屯、一千八百五十五戶。七千九百六十九名口。黑龍江八旗營屯、四千一百九十九戶。一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名口。呼倫貝爾八旗、四千七百六十九戶。二萬九千七百一十三名口。布特哈八旗、四千三十三戶。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名口。呼蘭八旗營屯、一千六百五十九戶。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四名口。通計余省共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七戶。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名口。生齒可謂繁矣。黑龍江設將軍鎮守。自康熙二十二年始。原駐黑龍江城。二十九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移齊齊哈爾。（案齊齊哈爾距愛琿八百餘里。卜魁大不相距。自以遂駐黑龍江城為是。）百餘年來。率以宗室及京師滿洲為之。惟塔爾岱為齊齊哈爾土著。然公歸自軍營。即予告。終未受事。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各副都統一員。國語曰梅勒章京。俗稱二大人。齊齊哈爾康熙三十七年設。墨爾根三十二年設。黑龍江二十二年設。始為之者。墨爾根喀（特雖）。黑龍江溫（岱）。後移駐於齊齊哈爾。遂為省城副都統之首。

墨爾根、黑龍江未設副都統時。城守尉一員駐之。既設副都統。遂裁。而其印至雍正八年乃廢。以副都統

有印。自是年始。齊齊哈爾副都統與將軍同城。故無印。年班及巡閱缺亦不署。然通省事皆得與聞。此與墨爾根、黑龍江專治一城者不同。

將軍幕下。初設管檔主事一員。倉屯官、筆帖式為之。士缺也。以司堂上事。俗稱堂主事。從前掛朝珠。知非定制乃已。然今僭用繁纓如故。

乾隆三年。部議黑龍江設理事通判一員。將軍額（爾圖）請改主事。在幕理刑。並請銀庫設員外郎。部議亦覆主事。均由六部、筆帖式簡投。久之。將軍宗室恆（秀）請理刑主事改用士人。未幾。所改者以屯官獄戍伊犂。乃照例復用刑部、理藩院筆帖式。筆帖式都下筆帖式相揶揄曰。若何酷似黑主事。黑主事、管庫理刑之謂也。

將軍副都統下。統理旗務者。協領也。國語曰闡山達。舊作固山大。齊齊哈爾一員治一旗。共八員。墨爾根、黑龍江一員兼二旗。各四員。並以滿洲、索倫、達呼爾、巴爾呼為之。亦有參用漢軍者。軍營薦授非定例。又將軍那（奇泰）嘗請簡用京員。尋以京員得罪。不復用。

協領下。分理旗務者。佐領也。國語曰牛彔章京。有公中、世管之分。齊齊哈爾、滿洲十六員。漢軍四員。索倫四員。達呼爾十二員。巴爾呼四員。共四十員。墨爾根、漢軍二員。索倫十員。達呼爾五員。共十七員。黑龍江、滿洲十六員。漢軍二員。索倫一員。達呼爾七員。共二十員。而齊齊哈爾索倫近日式微。其佐領缺。皆為達呼爾所并。

佐領之貳。驍騎校也。國語曰芬德撥什庫。設立部族員數。與佐領同。但無圖記。

介乎佐領、驍騎校。可以稽察一旗者。防禦也。國語曰圖錳沙喇哈番尼（案當作尼哈番。）昔爾吉章京。俗但稱昔爾吉章京。亦稱蘇喇章京。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各八員。皆滿洲。

水師營總管一員。國語曰烏赫里達。駐劄齊齊哈爾。其下有四六品官各二員。而黑龍江四品官一員。五六品官各二員。及駐劄吉林造船四五六品官各一員。皆總管轄。例以漢軍為之。其所屬同。

火器營參領一員。國語曰扎蘭章京。舊作甲喇章京。亦漢軍缺。其下素無士卒。春秋操放鎗礮。調旗兵暫用之。而所司火器。旗下佐領二員典守。是其屬官。故齊齊哈爾水火二營參領號閒曹。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各七品倉官一員。掌關記而無俸。初以三年滿離任候陞。將軍宗室恆（秀）奏改四年。諸部人皆可為之。

屯官管理官屯。七品官。先是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既立官屯。事皆倉官兼理。雍正十二年。郎中達（魯）請各設屯官一員。五年滿在任候陞。將軍宗室恆（秀）奏改四年。諸部人皆可為之。

上下站各站官一員。諸部人皆用之。本六品。有印。乾隆三十七年。給事中薩（炳）請照吉林改八品。並改六年滿在任候陞為離任停俸候陞。今則六年改四年。亦將軍宗室恆（秀）奏定。

額設筆帖式，有清漢繙譯、蒙古繙譯、營倉站三項之分。齊齊哈爾三十八員，墨爾根、黑龍江各六員，皆未入流。惟銀庫二員，九品食俸，例選習漢文者引見補授，亦乾隆三年設。

上下二十站，各筆帖式一員，站上稱相公，而站官下關防筆帖式二員，稱總老爺，他無此號。

筆帖式未入流者，咨部註册，號實缺。其將軍委放，不咨部，仍歸春秋操閱者，謂之阿喇哈筆帖式。士人戲爲語云：頂上金頂亂飾，提到官事發楞，問君多大前程，二十四兩準枰。譏其實爲馬甲也。

康熙三十四年，將軍薩布素疏請墨爾根兩翼各設一學，助教一員，每佐領選幼童一人，肄習國書，是爲建學立師之始。今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官學，其生徒每佐領一人如故，惟司訓者名教習，俗稱學官，例以筆帖式充補，滿三年引見，用驍騎校。

宗室永琨爲將軍，選齊齊哈爾八旗子弟二十人，從裴君先瓊習漢書，歲給束脩八十兩，柴炭費二十餘兩。事始嘉慶元年，俗謂之漢官學，實義學也。後繼任副都統，徙呼倫貝爾，王君霖代之。將軍那彥成召繼還。王卒，繼復代之。十一年秋，余初抵任，繼赦歸，將軍觀明從八旗請，乃以余代。

墨爾根、黑龍江官學，歲報諸生功課於將軍幕。齊齊哈爾官學，例由戶司稽察。義學初立，以水師營官果君德興爲學長，將軍不時至學考勤惰。後將軍去，學長裁，生徒之額，遂不足，雖補送之令，戶司時下，八旗虛應故事而已。說者謂滿官學生，歲給膏火銀二兩，義學生無之，然則滿官學生，實溢額，義學生實不足額，膏火有無，所致也。

呼倫貝爾，向遣內大臣或侍郎一員爲統領，始雍正十年。至乾隆八年，改設副都統衔總管一員，歸將軍管轄，其缺例用滿洲。有關防，而其下按部設官，有索倫、巴爾呼總管二，副總管四，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四，新巴爾呼總管二，副總管四，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四，鄂勒特總管一，佐領二，驍騎校四，護軍校二，並其餘關防蒙古繙譯及管台筆帖式，凡一百二十有八員。

布特哈，初設索倫、達呼爾總管二員，副總管八員，謂之打牲頭目、副頭目。康熙三十年後，陸續增設滿洲總管一員，副總管八員，掌印治事，以佐領、驍騎校各九十七員，關防筆帖式八員爲之屬，皆部人。

呼蘭城守尉一員，雍正十二年設，其下副總管二，佐領、驍騎校各八，倉屯官各一，筆帖式四，委官六，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人與本城參用，故號公缺。

黑龍江自雍正元年始歲遣滿洲御史一員，駐劄齊齊哈爾，乾隆間，改五年巡察一次，近乃裁御史，改遣盛京侍郎，故士人猶有御史大人之稱。至侍郎按部，例以歲暮至省，先黑龍江，次墨爾根，次布特哈，次呼倫貝爾，次齊齊哈爾，次呼蘭，由呼蘭回任覆命，此巡察之序也。先倉庫，次軍器，次船艦，次技藝，次文案，次台站，此巡察之事也。

達呼爾部舊有提督鎮守，八旗通志、將軍郎談傳云，是晚令鎮守達呼爾提督白克進戰船於雅克薩城

東南，以備水戰。事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時黑龍江已設將軍，提督一官，未詳駐劄何地，何時裁撤。

黑龍江八旗士卒，品類有五：曰前鋒，曰領催，曰馬甲，曰匠役，曰養育兵。統計全省額設前鋒一百八十六名，領催七百五十二名，馬甲八千四百一十三名，匠役一百五十二名，養育兵八百名，共一萬三百餘名。平時自應其役，軍興皆聽調撥，往往以勇猛敢戰，取翠翎珊頂及巴圖魯名號，如榮此海內所以稱勁旅也。

前鋒，國語曰噶布什先，轉爲噶布先，俗呼噶巴什。齊齊哈爾八十名，墨根爾、黑龍江各四十名，呼倫貝爾二十六名。其人例服白比甲，有頂則服白馬褂，將軍副都統有事出入，佩橐鞬、負旗幟爲先導，遇決囚，亦充劊子役，蓋兵中號勇捷者。

領催，國語曰博碩庫，轉爲撥什戶，佐領下會計書寫之兵也。齊齊哈爾一百六十名，墨爾根六十八名，黑龍江一百四名，呼倫貝爾二百四名，布特哈一百八十四名，呼蘭三十二名，例以識字者充補。凡馬甲所在，率若從長之。

馬甲，國語曰烏克申，俗稱披甲。尤西堂詩、八旗披甲聚如山是也。齊齊哈爾一千九百三十三名，墨爾根七百六十八名，黑龍江九千九百九十四名，呼倫貝爾二千二百六十六名，布特哈一千八百名，呼蘭四百五十二名。其役至雜至苦，稍習書算者，多給事諸司，或爲親隨，以取頂戴，所餘以筋力任奔走之勞，人愈寡，役愈繁，故俗於馬甲有破披甲、窮披甲之目。

康熙三十年，聖祖諭云，齊齊哈爾地方，以索倫、達呼爾之衆，酌量令其披甲駐防，遣滿兵二百人往彼教訓之，伊等居址附近，亦心樂披甲，如此則既無遠徙之苦，亦不致需用糗糧矣。按今日索倫、達呼爾馬甲，較滿洲技藝有過無不及，可謂青出於藍。

匠役，國語曰法克什，其名曰弓匠，曰箭匠，曰鐵匠，曰鞍匠，凡四項。齊齊哈爾六十一名，墨爾根三十一名，黑龍江四十四名，呼蘭十六名。平時無事，多在將軍副都統宅執灑埽役，或繫鑼以傳更點，在銀庫貼寫有逾三十年者，此爲最雅。

養育兵，國語曰華沙布勒綽哈，嘉慶九年新設，齊齊哈爾三百二十名，墨爾根一百八十名，黑龍江三百名。先是康熙五十五年，署將軍瑪喀請撥旗營兵三百五十名，在烏留克爾、珠爾亨等處屯田，以備積欠。雍正六年，欠項完結，將軍富爾丹請留兵一百八十名屯田，餘並徹還應役。乾隆三十九年，將軍傅玉請將屯田改在齊齊哈爾附郭地方。至是將軍觀明請改屯田馬甲一名爲養育兵二，並墨爾根、黑龍江屯田者亦歸畫一，號曰公田，此養育兵所由來也。

水師營兵，齊齊哈爾領催七名，水手二百六十八名，墨爾根領催一名，水手四十三名，黑龍江領催八名。

水手四百一十九名、呼蘭、領催一名。水手三十九名。駐劄吉林造船、領催八名。水手三百名。水手許充番子仵作。間有委放筆帖式者。然與屯站二項。例皆不與征伐。與旗兵異。

上下二十站。關防領催二名。外每站領催一名。壯丁二十六名。惟卜奎站壯丁多三名。博勒集哈等六台。每台領催一名。壯丁九名。領催皆支餉銀。壯丁無。又茂興等站將爲克申五十三名。緝捕逃盜。是其專責。雖壯丁、爲之而支餉附於八旗。

齊齊哈爾官屯、領催三名。壯丁三百名。墨爾根官屯、領催一名。壯丁一百五十名。黑龍江官屯、領催四名。壯丁四百名。呼蘭官屯、領催五名。壯丁五百一十名。壯丁亦無餉。與台站同。

幕府諸司抄錄文案者曰貼寫。國語謂愛什拉喇。部院吏胥類也。馬甲爲之。可授筆帖式。他如兵司之舒什哈、銀庫之庫丁。印房之皆辦。諸司之費匠。雖亦馬甲所充。不過拔補前鋒領催而已。舒什哈、國語鞭也。兵有過者罷鞭之。故名。皆辦、用印者也。費匠、蓋背屋字、裝釘冊籍者也。質不副名。未詳何意。

戈什哈、親隨之稱。將軍副都統名下。前鋒、領催、馬甲並爲之。長以佐領等官。號戈什哈哈番。俗稱鬥官。從前亦用布特哈兵爲戈什哈。乾隆六十年。以事裁汰。始專用本城。協領佐領主事亦有戈什哈。皆馬甲。

番子司巡緝。統以協領等官。而隸於刑司。故析楊鎚楚皆經其手。領催馬甲水手並充之。戶司亦有番子。照料貨物而已。

外郎協領下辦事馬甲也。領催爲之。稱固山撥什戶。皆於所部佐領下拔其尤者。而佐領下又自有牛彔。外郎撥什戶。旗曰固山。佐領曰牛彔。此國語也。

闊達。探路兵也。官遠行如察邊之類。例有闊達爲前導。其精幹者。馬上望之。能測數里外有無泥水。是否營、迂路行亦一長也。闊達、喀喇之間切讀成一字乃合。

每歲駕幸木蘭。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例派官兵十六人赴行在。較射布靶。五箭中者賜綴翎頂。餘賞銀有差。又呼倫貝爾派十人。布特哈派二十人。隨獵入哨射生。謂之固中默爾根。猶言三十名好身手也。有能馳獻麅鹿。則拜翎頂黃馬褂之賜。而其外有哨鹿者二名。布特哈人。

前鋒、領催缺。馬甲補之。馬甲缺。匠役、養育兵、西丹案西丹謂幼丁。補之。名曰驗缺。其驗缺之制。旗下報出缺於兵司。兵司調應補者集教場。人與木牌一。牌書旗分年歲及從征行役各履歷。然後將軍副都統按牌觀馬步射。擇技藝精勞績著、與夫食指太衆者補之。有因衰老請退者缺。即以其子弟補此。將軍觀明驗缺法也。一時藐綠請託。絕跡無聞。識者以此將軍綽爾多謂其公正相埒。

營站屯領催水手及喀倫烏喀申缺。將軍副都統驗其能張弓者補之。餘貼寫之類。諸司揀名咨取兵司註冊。不關白將軍副都統。

旗下未入伍者號西丹。遇有征伐不得與。多充庫圖勒。因人自奮以取功名。如公海蘭察即由此起家。庫圖勒轉爲庫特勒。譯言控馬奴也。都人嘗謂不受凌虐而衣食足者可稱庫特樂。其反是者直庫特累耳。韓文懿公有懷堂詩作苦獨立。蓋亦此意。

黑龍江外記卷四

黑龍江歲需一切銀兩。皆仰給盛京。地方所出牛馬稅。官房租外。無他項也。一歲應用如干。十一月內造冊。遣協領一員、率佐領驍騎校等、之盛京請領。而於明年元旦後數日回省。此齊齊哈爾之一歲也。若夫墨爾根等五城銀兩。初亦由齊齊哈爾官一并領來交庫。而五城自於庫上領之。乾隆六十年。奇三案起。乃改由五城派官自之盛京請領。於是齊齊哈爾銀庫之權分。主者乾沒之弊亦頓減。

官兵歲支俸餉。齊齊哈爾八萬一千八百六十九兩。墨爾根三萬一千四百兩。黑龍江五萬九千八百五十九兩。呼倫貝爾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兩。布特哈三萬七千九百兩。呼蘭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兩。通計全省共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八兩。而制錢一千六百餘串附。亦由盛京領來。諸城搭放兵丁有定數。官員歲支俸銀。將軍一百八十兩。副都統一百五十五兩。城守尉協領總管參領一百三十兩。佐領水師營四品官一百五兩。防禦水師營五品官八十兩。主事驍騎校水師營六品官六十兩。屯官四十五兩。站官四十兩。銀庫九品筆帖式二十一兩有奇。例於二八月朔支領。將軍養廉初定二千兩。後析五百兩歸成都將軍。今裁定一千五百兩。副都統養廉七百兩。例於三月十月朔支領。

管庫理刑主事。歲支公費銀十二兩有奇。例於二八月稅課司領。

呼倫貝爾副都統衙總管俸銀。視副都統。無養廉。月支鹽菜銀十餘兩。其過有食全俸者。新巴爾呼、鄂勒特總管以下官。有食半俸者。索倫巴爾呼總管以下官。布特哈官。滿州全俸。索倫、達呼爾半之。半俸昉於乾隆二十五年將軍綽（留多）之請。前此無。其世職初襲半俸。次卽裁。故應襲者以不選爲幸。

兵丁歲支餉銀。前鋒領催三十六兩。馬甲屯站領催二十四兩。呼倫貝爾、布特哈前鋒領催同。水師營領催鳥鎗匠十八兩。養育兵、弓鞍鐵匠、水手十二兩。呼倫貝爾、布特哈馬甲同。例於二八月朔支領。布特哈則禁勒罕時放之。閏歲三十六兩者加三兩。餘可類推。

卜奎站。額設馬四十匹。牛三十頭。特木德赫至茂興等七站。每站馬二十六匹。塔哈爾至黑龍江等十二站。每站馬二十匹。餘茂興等十九站。每站牛二十七頭。博勒集哈至呼蘭等六台。每台馬五匹。牛五頭。通計台站額馬四百九十二匹。牛五百七十三頭。每馬月支草豆銀一兩五錢。牛月支草豆銀一兩。歲共支馬牛草豆銀一萬五千七百兩有奇。例於春季支領。

二十站六台。額設馬牛。歲按三分倒斃。應銷馬一百四十七匹。牛一百三十七頭。每馬價九兩。牛價七兩。西勒圖等十台。應銷馬四十四匹。牛六十頭。每馬價六兩。牛價五兩。又歲修車一百輛。每輛銀五錢。此二十站六台所無。通計歲支買補馬牛及修車銀共二千八百八十兩有奇。亦於春季支領。

庫貯備用銀。雍正十一年。額設齊齊哈爾十二萬兩。墨爾根三萬兩。黑龍江五萬兩。行軍救荒等事。動用如干。歲終照數領補。

庫貯賞銀。乾隆三十七年。額設、齊齊哈爾九千兩。墨爾根三千六百兩。黑龍江五千六百兩。呼蘭一千八百兩。官兵婚喪事請領有差。所謂克什袞溫也。亦歲終領補。

庫貯借銀。乾隆三十五年。額設、齊齊哈爾一萬三千兩。墨爾根四千兩。黑龍江八千兩。呼倫貝爾四千兩。布特哈四千兩。呼蘭二千兩。官兵役遣及婚喪事借支後。按二年四季。扣俸餉歸款。

庫貯牛具銀。乾隆二年。額設、齊齊哈爾一萬兩。墨爾根五千兩。黑龍江七千兩。呼蘭三千兩。旗營兵丁買耕牛無力者。春秋借支後。按四年八季。扣餉歸款。

庫貯買補牛具銀。康熙四十一年。額設、齊齊哈爾二百七十八兩。墨爾根一百三十二兩。黑龍江四百五十兩。呼蘭四百四十兩。官屯牛斃。以此買補。亦歲終領補足額。

庫貯舊有糧價銀。半糶倉穀項也。修工用之。乾隆五十九年後。比歲不登。倉貯缺額。是以平糶不行。糧價久無其項。而修工費以備用銀代之。

齊齊哈爾牛馬羊豕。以每兩三分納稅。歲派佐領管官二員、筆帖式一員司榷事。額交稅銀一千五十兩。

墨爾根、黑龍江、呼倫貝爾、呼蘭亦有稅。其額銀通計不足一千兩。至齊齊哈爾官房二十間。墨爾根官房二十二間。皆康熙雍正間兵力捐建。商販僦居稱便。歲納租銀。裁二百餘兩。此通省一歲之所出也。

每歲由盛京領銀至省。加封暫存銀庫。開印前。將軍副都統、監視彈兌如數。然後按款入匱。而每千兩出銀七錢。號爲盈餘。存之以入明春俸餉。明春又扣盈餘如例。此亦近年奏定。從前無。

齊齊哈爾出銀千兩。用天平。餘城悉用秤。天平正副二分。各砝碼三十一枚。皆部頒。近以東三省天平輕重不齊。詔悉送工部修造。齊齊哈爾天平、與奉天、吉林乃歸畫一。然初次由部領來。每千兩較舊秤轉重廿兩。及送部重修。仍重八兩許。同官曰。鎔礎之。余不敢。卒白將軍送部修造。如式。今銀庫所用者是。皆開庫上遺失砝碼一枚。罰主事俸三個月。又以將軍用二兩平放銀。陷主事一級留任。皆近歲事。不可不知。

銀庫無印。鈎稽出納。但憑朱筆。庫鑰在將軍手。有事。在庫官皆可請。往往請鑰開庫。事已畢。主事始知。惟將軍觀（明）不見余不發庫鑰。且皆飭在庫者毋濫。主庫事。在庫者滋不平。而余則賴以盡職。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倉。額貯米穀皆三萬石。乾隆四十六年。將軍宗室永（瑋）奏定。備用倉額貯米穀。齊齊哈爾、黑龍江皆十萬石。墨爾根六萬石。三十七年。將軍宗室增（海）奏定。呼蘭十萬石。四十八年將軍宗室恆（秀）奏定。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公田。養育兵官屯壯丁。每名歲交糧二十二石。呼蘭官屯壯丁。每名歲交糧二十五石。共交糧齊齊哈爾公田七千四百八十石。官屯六千六百石。墨爾根公田三千九百六十石。官屯

三千三百石。黑龍江公田六千六百石。官屯八千八百石。呼蘭官屯一萬二千七百五十石。此通省一歲之所出也。

主事俸米。歲三十石。屯官二十石有奇。站官二十石。銀庫九品筆帖式十五石有奇。此外惟孤寡例支口糧。餘不與。

呼蘭倉儲最裕。餘城額貯不足。稍欠動十萬石。遇水旱。倚呼蘭接濟。其由嫩江運自呼蘭者。齊齊哈爾、墨爾根二城也。由黑龍江運自呼蘭者。黑龍江城也。嫩江歲可三次。黑龍江僅一次。歸舟皆逆水。非力挽不進。且黑龍江山石之險。風濤之惡。十倍嫩江。舟人憚之。所幸者過一轉運。非常事。

關外田土以晌計。一晌六畝餘。黑龍江亦然。然廣狹長短。大抵約略其數。非如關內以弓步丈量之準。

索倫達呼爾不諳農事。康熙間特遣部院課其耕種。督以郎中博（奇）。課耕有法。禾稼大收。奉旨褒美。事在二十五年。見盛京通志。

土人種田一犂。率駕三二牛。沙性堅實。一牛不勝也。犂亦較內地長大。犂多者殷實之家。故相逢敘生計。必問幾副犂使。

黑龍江地利有餘。人力不足。非盡惰農也。爲兵者一身應役。勢難及於耕耘。而間遐者又多無力購牛犂。

以開荒於數十百里之外。故齊齊哈爾等城。不過負郭百里內有田土者。世守其業。餘皆樵牧自給。或傭於流人賈客。以圖溫飽。而曾賦萬晌荒而不治。曾無過而問之者。蓋亦勢使之然也。

歲報秋成分數。主者識率從少。上官議率從多。嘗以日不定。惟在上官能覈實情。秉公酌斷。其下雖欲取巧覬恩。勢無可入。不然。聚訟挾制。甚且上書告訐。齊齊哈爾曾有之。此嘉慶八年事。先是將軍那奇泰定分數。從多。主者請少之。不聽。曰。使田閒采多草。眞草亦足抵穀。何少為。協領五人不服。陰遣人入都奏其事。詔部臣來省案問。如所奏。將軍罷去。協領等以誣分上寄戍奉天。相傳朝使來。流言將殺某協領。某故達呼爾也。同部者聞之。聚衆數百。謀刼朝使。某驚。計解之。衆乃止城外。吁。一出令微涉不公。機逢不測。邊地人情。蓋可忽乎哉。

旗營官例皆自備盔甲。其掌之有司。以時分給兵丁者。齊齊哈爾、鐵甲八百副。棉甲八百領。墨爾根、鐵甲三百三十六副。棉甲四百領。黑龍江、鐵甲五百二十副。棉甲六百領。呼蘭、鐵甲一百五十二副。棉甲二百領。呼倫貝爾、棉甲一千領。盔頭一千九百九十六箇。棉甲、從征領之。鐵甲、盛京侍郞點驗時一陳。餘惟貯庫不動。

八旗兵每名例弓一張。梅針箭五十枝。腰刀一把。皆官物。而櫜鞬自備。外銅釜一口。兩人共之。並可炊。夜擊以警。號鑼鍋。蓋刁斗類也。亦有司掌之。從軍用梅針箭。行獵用骨披箭。骨披箭、鮑頭鳴鏑。闊梅針箭

鏃數倍。一人例佩十三枝。今則十一枝。為壯士率佩七九。國語骨披箭曰古。故俗謂其鏃曰古莿廬。亦稱哨箭。土人自製之。

將軍塔爾岱神於射。所用弓箍人度為弦。宗室都爾嘉為將軍。嘗借以遍試僚佐。惟驍騎校多爾濟能闢滿。發三矢。多、耀姓。年裁十九。從征川楚戰歿。得雲騎尉世職。祀昭忠祠。

盛京通志、雍正九年。薩哈連烏喇拉章京那莫善得一古刀。光澤異常。有若水珠一顆。隨刀上下。以手拭之。全無痕迹。按國語黑龍江曰薩哈連。烏喇、此云薩哈連。自指黑龍江言。然考舊通志、薩哈連作三哈喇。餘無異辭。國語姓曰哈喇。三哈喇即三姓。乃吉林地。豈二說有一誤耶。

歲操類設鳥鎗。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四百五十杆。墨爾根一百杆。呼倫貝爾五百九十六杆。例皆演放時領出應用。而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有額外殘毀。及俄羅斯鳥鎗數千杆。貯庫不動。

俄羅斯鳥鎗。其受藥筩中。凹凸如梅花。不圓。此與內地鎗迥異。察邊至墨里勒克者。購而售之俄倫春。利害數倍。餘察邊者不能得。

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礮。曰神威無敵大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四位。曰神威將軍。齊齊哈爾、黑龍江各十二位。墨爾根八位。曰龍礮。齊齊哈爾六位。曰威遠礮。齊齊哈爾、黑龍江各一位。曰子母礮。齊齊哈爾二十位。墨爾根、黑龍江各十位。其雅克薩城所獲羅剎礮三位。烏拏克爾、珠爾亭等處所獲羅剎

礮二位。並殘毀。子母礮一百九十五位。行營礮四位。皆齊齊哈爾庫貯。永遠不動。

八旗通志、將軍郞談傳。臣等愚意。欲取雅克薩諸城。非紅衣礮不可破。記奉天府有紅衣礮數座。若遣官得二十礮。即可濟用。又言、令副都統溫岱等濟進紅衣礮於城北攻之。護軍參領博里、秋等於兩翼放神威將軍礮夾攻之。又言、率護軍參領馬世基以龍礮擊之。然則今日庫貯礮具。皆平定羅剎故物也。

操放鎗礮。每鎗例火藥六觔六兩。蟲藥一兩二分。鉛彈五百三十三枚。神威無敵大將軍一位。例火藥一百八觔。神威將軍一位。例火藥五觔一兩。龍礮一位。例火藥一觔六兩五錢。蟲藥一兩八錢。鉛彈九枚。每歲京師、奉天、吉林遞發之數止此。其諸城備用數目。統計火藥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七觔。蟲藥三百四十九觔。鉛彈八十二萬四千三百五十枚。而白布三百四十一丈。火繩六百丈。綫麻七千九百八十觔。附儲藥。引火所必需也。

齊齊哈爾、大戰船十隻。二號戰船十五隻。江船五隻。在城西南十五里船渡停泊。墨爾根、二號戰船、江船各六隻。在城北停泊。黑龍江、大戰船十隻。二號戰船四十隻。江船十隻。在城南七十里拖里府崇河渡停泊。三城共船一百二隻。皆康熙二十二年吉林造來。水師營司之。然今二號戰船謂之花船。江船謂之小戰船。見於官文書。而盛京通志所載列子船。今無其物。且不聞有舉其名者。疑花船即划子船俗音。攻戰之具。必不以花名也。又通志稱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皆有運糧船。今惟呼蘭有十隻。餘不聞。

戰船例以五年大修。十年拆造。其備用物料。三城庫貯。共鐵六千三百觔。桐油五千八百觔。綫麻四千六百觔。白布一千三百匹。棉線四十五觔。風竹一千九百根。抱桅八百塊。竹簟一千掛。棕繩七百六十條。麻繩七千條。綫麻一百條。遇修造。動用如干。報工部請領歸款。所謂風竹、竹竿也。抱桅、竹片也。竹簟、綫繩也。皆官文書中語。

齊齊哈爾船隻備用物料庫。亦在船渡。其地近臨嫩江。微有林阜。所居皆營卒。中有關帝廟。水操及祭船時。以此為行館。

齊齊哈爾城西五里。嫩江渡船二隻。東北六十里。塔哈爾河渡船一隻。墨爾根城西北一里。嫩江渡船一隻。南一百六十里。訥墨爾河渡船二隻。在嫩江者。水師營司之。在塔哈爾等河者。站官司之。此外墨爾根、黑龍江、呼蘭渡船五隻。例皆十年拆造。無備用物料。

威呼。獨木船也。長二丈餘。闊容膝。頭尖尾銳。載數人。水不及舷皆寸許。而中流蕩漾。駛如竹箭。此其利為舟也。過河水暴漲。則聯二為一。以濟車馬。余來時。奉天、吉林途中。數乘之。中流瞑目不敢視。其險可知。

扎哈、小船也。較威呼尤輕捷。裁受兩三人。相傳墨爾根察邊者猝遇江漲。協領那里勒泰以馬革為扎哈徑渡。其後預以樺皮為之。猶那遺法。

土人習於扎哈、威呼。尤能泅水。嘗見牽馬渡江者。威呼溺。人不見。俄馬登岸。人提馬尾亦上。竟無恙。時江

面寬二里許。孱弱者所必死。

達呼爾隨意造輻轅車。輪不求甚圓。轅不求甚直。軸徑如椽。而載重致遠。不脅轂輮。惟山路崎嶇。防損折。則以笭簝隨之。

輻轅車。牛曳之。一童子乘御三五輛。載糧草類。然富者乘之。以氈毳爲蓋。蔽風雪。間亦用樺皮。式如棺。號樺皮車。布特哈多此物。近乃有厭其朴野。購太平車於京師者。齊齊哈爾尤甚。

一佐領乘太平車。車與騾値百金。將軍觀明偶見之。怒斥其侈而非禮。其人謝罪。藏其車乃已。余初至。借乘氈帷敝車。適理刑者塔清阿借車亦氈帷。戲謂余曰。我輩兩主事。雖得今日都入氈包。實不是京樣好處也。聞者絕倒。

扒犁。國語曰法喇。制如凌牀。而不施鐵條。屈木爲轅。駕二馬。行雪上疾於飛鳥。或曰。此元時蒲與路之狗車。然今日不見有駕狗者。惟聞吉林烏赫哲費雅哈等處。役犬如牛馬。號使犬部。所謂狗車。當在其地。

二八月望日。城南樓吹布楞。半月。然後至教場。吹以操放烏鎗。佐領例派馬甲一名。日三吹。其聲嗚嗚。

布楞。海螺也。蓋古笳吹遺意。取壯軍威。然春聲敵。秋則愈悲。內地氣應之。不堪入羈人聽矣。

烏鎗馬步射。春秋皆操四十日。將軍帥下者皆早閱之。使兵得盡力於農。且省遞旅久候之苦。不然。日日集教場。遇風勁厲。其皴瘃尤不勝也。

馬步射。協領佐領遞閱。將軍、副都統閱時。官兵步射皆佩刀。協領等三品官有時免射。非定例。

春秋操射。兵如匠役養育兵。官如管檔主事、倉屯站官、皆缺筆帖式例不與。宗室都爾嘉爲將軍。謂管檔主事等曰。旗人本業在騎射。若雖文。有轉武時。概命射之。

土人步射。隨意張弛。無轍可尋。然挽強命中。是其所長。索倫箭所以利於戰也。至小兒甫三四歲。置馬背。路無恐怖。七八歲便喜疊騎驍馬。過十歲。類能馳峻阪如平地。稍長。則馬上射生。以虛發爲恥。性相近也。然有力家易逐飲博聲色。貧者惟衣食之謀。心旣分。氣亦漸餒。有司不善爲之計。則精兵流爲疲卒。勢有不期然而然者。

演放鳥鎗。參領日月在教場閱視。其九進十連環之式熟。八蠶下鎗聲如一。然後請將軍副都統閱之。職以霜降日在齊齊哈爾城東十餘里演放。將軍副都統或去或不去。事亦責在參領。

水操在霜降前。例十日。此水師營事。然營官不過指揮水手。習捩棹之役。其放鎗者旗兵也。余來四載。水操皆以江凍能。所聞如是。

十月。將軍副都統過江捕雉備貢。名野雞圍。此年例。然派官代去者多。往來約一月。

楚勒罕時。布特哈人將至因沁屯。將軍率官兵迓之。先與獵較。舊例也。自楚勒罕改歸省城。事久廢。嘉慶十四年。將軍宗室斌靜舉行之。舊典遂復。

黑龍江外記卷五

將軍副都統等。歲獻方物。六月進白麪。七月進鷹鷂。十月進魚雉等野味。曰進鮮。十一月進年貢。亦魚雉野豬類。而篩餝樺皮木火茸附。俗謂之走大車。同月進海東靑。十二月進鮮魚。內惟鷹鷂送木蘭行在。餘悉貢京師。

往歲。恭遇高宗八旬萬壽。將軍副都統等呈進貢物。有鶴、有鹿、有馬、有堪達漢、有四不像、有貂鼠、有灰鼠。皆沿途護飼以進。而貂皮、灰鼠皮、舍利猻皮、元狐皮及刺鰶如意附。嘉慶十四年。恭進皇上五旬萬壽貢。敬依往制。惟元狐九張不備。購未得故也。

拜發摺本。諏吉。包封供堂上。轅門三鼓。將軍副都統北面行三跪九叩禮。差官跪。穿堂斜負黃袱馳而出。若時節表文。差官馬上捧之。兩官代控。出轅門然後馳。交吉林。由吉林轉遞盛京、直隸。如期恭進。

春祭先農。有耕耤禮。旱有請雨禮。雨有謝降禮。日月食有救護禮。皆如內地。惟恭迎恩詔儀文不備。待使者禮亦略。

官員歲領清文時憲書。由欽天監十月頒發。明年春始至省。轉送諸城。亦有漢文時憲書。商販在都購買。

至省較早。然士人惟以淸文爲重。

黑龍江滿洲、漢軍、有在奉天入學之例。鄉試屆期。京師必行文咨取生監。不過奉行故事。其實付應童試者無。

城中皆草舍。屋上多積薪芻及雜糧。以防竊。風偶作。輒慍炊爨。番子沿街喊收幌子。以禁坊肆燒柴。值有災。城上打鑼。市擊鉦應之。將軍以下率兵搶救。雖有激桶。久廢。所資惟坊肆水車數桶。

乾隆五十九年。齊齊哈爾大雨。嫩江暴漲入城。負郭數十里。非舟不行。田廬淹沒無算。嘉慶十一年。城中火。副都統宅及附近店肆被焚。而木城東南面亦爲灰燼。十二年大旱。士人掘食草根。或以鹽米一撮煮野菜爲美食。十四年。城西北雨雹。小如胡桃。大如茄。田苗盡死。大抵邊陬災不常見。惟霜旱傷穀。則間歲輒然。

將軍、副都統三年輪覲。謂之年班。例皆十二月抵都。明春還鎮。呼蘭城守尉亦然。

協領等三品官。六年俸滿引見。有軍功者。或擢副都統。例與佐領以下官俱入。五年軍政卓薦者。出考送兵部。劣者黜。

主事有三年京察例。卓薦者、年終吏部帶領引見。加一級回任。

管庫理刑主事。引見補授後。本鎮公庫例給路費銀五十兩。吏部請領執照。限五十日抵任。既抵任。執照繳部。自抵任日。連閏扣滿五年。將軍出考。咨部候推。以今日選法觀。大約并筆帖式俸較足十八年方可得缺。故理刑主事塔（齊阿）既報滿。仍在任五年。乃推陞京工部員外郎。以底俸僅九年也。

管庫理刑主事既報滿。接准調京引見部文。即離任。而新任之來。率在一年後。中間出納聽斷。士人得而主之。

管檔主事。五年滿。陞佐領。就文用京部員外郎、倉屯等官。四年滿。陞驍騎校。就文一等用京部及盛京主事等官。二等用小京官。然從前年滿就文者。主事皆背阿、倉官王起鳳。皆未得缺。以事能。

協領以下缺選。應陞二人。擬正陪引見。例用正而記陪者名。遇缺坐補。不更送部。此體卹意也。

將軍、副都統。五日一入署。餘日屬僚就邸中畫稿。謂之上門。宗室永（琪）爲將軍。畫稿在五更後。黎明即散。

那（彥泰）爲將軍。日高畫稿。或抵暮始散。故永時卜晝蟣貴。那時屬僚等一食。

宗室永（琪）爲將軍。屬僚啓事。有雙膝並屈自稱奴才者。副都統巴某每見將軍宗室都爾嘉。必屈一膝。近日一宗室遣戍將軍。其本旗協領謀於同事曰。謁見問起居。我膝當雙屈耶。非而無禮類此。

管檔主事。將軍、副都統前稱名。管庫理刑者稱額哲庫。國語主事曰額哲庫哈番。此云額哲庫者。省文。然間從前亦有稱司官者。

屬僚啓名下。例用伯特赫布克達斐字樣。譯言跪也。理刑主事塔（齊阿）獨書京烏勒默。頗得體。京烏勒默、國語恭謹之詞。

協領等三品官兼辦司事掌關防者。號正堂。餘號副堂。佐領以下通稱司員。其座位、正副堂正坐。司員旁坐。筆帖式隅坐。而管庫理刑者向隨司員坐。塔（齊阿）爭之。乃改主事中坐。協領等左右之。

將軍、副都統入署。屬僚站班。管庫理刑者舊在協領佐領間。宗室敦（啟）爲將軍。改主事於佐領後。至將軍那（彥泰）復進主事於協領前。今仍舊。

協領等出。一卒持穀龍前導。主事佐領持毯。塔（齊阿）裁之。今亦不用。

幕府章奏文檄。例用國書。而凡奉到諭旨部覆係漢文。皆譯出存案。近日工繙譯者。推四品官某君德興、佐領崔君達興阿。崔尤習漢文。有戰功。後致仕。某亦物故。今遂無能繼之者。

理刑主事用部員。自有深意。然司印不歸主事。僚屬吏役皆士人。且事涉索倫蒙古者。案問須舌人。此主事之所以難也。

塔（齊阿）初爲理刑主事時。掌印者協領阿（留保阿）造大枷。一枷縶四三人。塔請於將軍宗室敦（啟）毀之。又數言阿用酷刑非律。將軍遂命塔掌印。塔固辭。阿亦見疎。後又有兼司其濫用刑。塔言於將軍那（彥泰）。將軍不介意。俄轉聽某言疎塔。愈見理刑主事不易居其職。

鞭作官刑。旗人用之。扑作教刑。民人用之。鞭數溉以二十七。或加至四五倍。扑不用杖。以柳條。抽之不於其臀。於其髀。有皮肉綻裂潰之以鹽者。非法也。

命盜案已服。必一用夾棍。曰非是無以祛上官之疑。噫。視三木求之者。尤爲不究事理。

部頒洗冤錄。平時最忌翻閱。臨時但憑仵作喝報。其實仵作於洗冤錄亦不甚了了。近日呼蘭某甲死。身有三傷。城守尉以自戕報。所司委員覆驗。曰被殺也。悉拘死者家屬隣人來幕府。敲扑旬月。被殺無據。然以自戕定讞。恐累覆驗者。乃還所拘於呼蘭。飭城守尉自審結案。此主事塔（齊阿）既去新任未來時事。

因絞既決。折其脛至斷。曰不然有甦而亡去者。識者以爲此腰斬也。口號云。盛世不聞腰斬律。莫教泉路怨非刑。主者微聞之。其俗漸改。

流人遇赦。如遷更生。遇有部檄行查。由幕府逐名册報。此依例奉行按籍可稽之事。往往輕率遺漏。至翻閱累日經時。而猶有向隅者。過雖無心。孽實不小。司事者其加慎諸。

達呼爾某甲死。將軍傅（玉）疑之。召婦詢狀。婦衣綠襦來。愈疑之。時夫屍已焚。乃坐以因姦殺夫毀屍滅跡。婦及奴並論如律。又一卒伐木入山。久不返。將軍疑其婦奴致死。不勝敲扑。誣服之。問其屍。曰沈江矣。時冬月。將鑿冰覓之。而卒適歸。獄乃解。說者曰。達呼爾某甲之死。病也。焚屍。俗也。綠襦乞諸其隣。不敢以衰見也。故兩人將就刑。怪風起幕前高數丈。將軍曰。冤耶。已然矣。奈何。語未既。風旋轉出西郭。直至市曹乃

息。

協領索某，遂呼爾也。署刑司印，號稱能事。一日祿簽過市肆，聞人大呼其名，視之烏有，以爲鬼物，遂狂囈如囈，漸至不識妻子，或疾走出東郭，且行且言，若與人辯是非，久之竟死。後有協領阿某，滿洲也，初不預刑司事，因屯官獄久不定，阿自謂能審，數日案果結，屯官論死。死之夕，阿忽長跽街門外，口稱老大我錯我錯。明日續之，殺牛馬無算，自是得狂疾，死於火。老大云者，屯官行大，而兄事阿也。屯官某，祖伺畜孫。

每歲五月，布特哈官兵悉來齊齊哈爾，納貂皮、互市，號楚勒罕，譯言盟會也。初在城西北四十里因沁屯，本名克伊勒屯。乾隆六十年，以事改城中，而其部人卓帳城北，故俗有北關集之稱。先是在因沁屯楚勒罕，將軍、副都統率屬僚駐劄其地，凡穹廬、馬匹及羊酒，皆布特哈按項供應。後當事者誅求無厭，布特哈苦之，未有以發。會部卒爲齊齊哈爾兵所毆，走白將軍，反得荷校罪。於是副總管奇三，列款潛之木蘭行在奏之。勅重臣來省案問，得實，將軍、副都統以下皆論罪，奇三亦以越分上書戍伊犁。余嘗見土人家清文一帙，敘奇三上書始末甚悉。且言，奇三將上書，訣於其母，母曰：救一部出湯火，卽死不辱汝父，吾何恨。此文疑卽奇三作，亦遂呼爾巨擘也。然齊齊哈爾、布特哈不相能自此始。交納貂皮，楚勒罕第一事也，選入格者充貢，餘聽布特哈自售，謂之瑪克塔哈色克，譯言擲還之貂也。在因沁屯時，入格者故爲擲還，陰以賤値逼買，無問大小，概銀九錢，布特哈怨不敢言，而減價之議未已。後與奇三入訴，朝使將臨，兩瘞所買貂於壚蕩閒，多爲樵牧拾去。今則將軍至貴買貂，亦索重價，餘可知。

選貂之制，將軍、副都統坐堂上，協領與布特哈總管分東西席地坐，中陳貂皮，詳視而去取之。甲乙旣定，鈐小印於皮背，封貯備進。然後印擲還之皮，而皆刖其一爪。如皮背無印而四爪全者，私貨也，事干例禁，人不敢買。買貂有一等二等好三等尋常三等之分。嘉慶十五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歲大略如是。而列一等者，皆雅發罕俄倫春及畢喇爾物。

布特哈，無問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歲納貂皮一張，定制也。如甲皮不入選，多選乙一張，甲出銀三兩償乙，此類甚多，事皆主於總管，故每歲俸餉，皆選貂後支放，乘除損益之數，至此始明也。若雅發罕俄倫春則不然，其所納皮張，較勝別部，故一等足額，入其餘於二等，二等所餘，入於好三等，而皆按照定價，由庫給銀，以酬其所餘之數，蓋雅發罕俄倫春散處山野，非索倫、達呼爾及庫凌阿俄倫春可比，故定制如是。而畢喇爾一部亦然。布特哈交納貂皮，先已自定等第，尋常三等之外，皆以綾籤標記，紅籤者，索倫、達呼爾物，綠籤者，庫凌阿俄倫春物，黃籤者，雅發罕俄倫春、畢喇爾物也。

歲貢貂皮，先將等第數目六月內奏聞，然後派齊齊哈爾官偕同布特哈總管一員，解送木蘭，否報行在戶部、理藩院、內務府，其頭則收貯，則內務府掌。

楚勒罕時，城西北穹廬徧野，男女雜遝。布特哈之所屯也。稍東爲買賣街，列肆陳貨，皆席棚。牛馬市於日中，羊羣散於原野。有來自呼倫貝爾者，有來自蒙古諸部者，通謂之營子。說者謂在因沁屯時，營子之多，十倍今日。布特哈男婦車馬之盛，視往日亦殊遜之，故其時集號殷富，官稅亦賴以充。

布特哈屯聚，徵有部曲，其穹廬門皆東向，總管治事所，編柳條爲垣，餘皆環列轄轆車，人畜雜處其間。初來北門外，設喀倫以禁外人，既納貂，乃徹，遊者徑入其營，雖少婦不避。

布特哈向無商販，其俸餉例於納貂後支領，故楚勒罕時城中集上，無男女爭買貨物，爲一歲之計。然老嫗坐穹廬外，撚麻繩造樺皮斗易錢自給者，不一而足，其艱窘可知。

將軍舒亮與齊齊哈爾協領某偕在軍中，爲莫逆交，及爲將軍，兄事某，務悉委之，復用其子，亦爲協領，父子權傾一時，將軍不覺也。奇三案起，朝使將入境，將軍倉皇失措，但下令速閉城門，遠近傳爲笑柄，某疾死，子亦以放廢終。

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間，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墨里勒克、楚爾海圖（楚爾海圖卽俄羅斯國有墨河山與會盟近東匠汗幌，此地爲俄人所重處，詳見恭錄總將軍公牘。）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畢齊、額爾古納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也。每齊齊哈爾協領與墨爾根協領會，墨爾根協領與黑龍江協領會，各書銜名月日於木牌，瘞山上，明年察邊者取歸，以呈將軍副都統，又各瘞木牌以備後來考驗，此爲定例。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寧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至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爾。察邊者旣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意，屋不甚高敞，四面多窗，無牆，皆嵌玻璃，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匕，故我官宴瑪玉爾，設掛麪，瑪玉爾愛之，難於入口，以彼俗不慣用箸，慮之也。瑪玉爾，俄羅斯官名。瑪玉爾來，或與妻偕，妻以喇嘛爲侍從，

跬步不離，喇嘛深目高鼻，髮鬈，類西洋人，官兵望而遠之，不與戲。

將軍觀明初下車，察邊，瑪玉爾過河來謁，將軍不陳中伙，召與談帳中，後瑪玉爾見官兵，稱將軍天人。且有不名一錢，我國豈知之語，每官兵歸，必傳語問將軍安，然則瑪玉爾亦異域之解事者歟。

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索倫蒙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牀至軒編氈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通草花、印板畫，易以皮，爲殊珍，重官兵緣以爲利。

盛京通志引龍沙記略云：秋[illegible]，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氈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爲之，易緞布煙草薑椒糖餳諸物。按今互市法，我兵一手持酒與之飲，一手攬其手中

物。酒甕物亦得。或從而攤之。不則酒爲騙去。然其所有不過佩刀、鞍韂、鐵鍋、樺皮斗及蒜獺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顧其人獷悍不易制。故官兵輻輳皆納窮中以防竊。蓋其人俄羅斯之得罪戍邊者。

齊齊哈爾城中。編鋪戶爲十二排。更番值月。供應官府。有火災。十二排鋪頭。持鉤奔救。說者民官貲之民官、番子、章京通稱。餘城類是。

鋪戶歸番子章京管轄。故番子章京一管街之稱。將軍宗室恒秀謂鋪戶良民。不應隸巡緝者。乃別派員尋司。協官舍曰管理商民處。尋裁。

商販多晉人。鋪戶多雜貨鋪。客居應用。無不備。然稍涉貴重。或販自京師。若綢緞之類。恐入勢要手致折閱。則深藏若虛。非素親厚不能買。既買。猶歡囑毋令某某知也。

娶婦之家。綵綢紅氈。喪家。搭棚所需席片及桦盤燈籠諸物。無問官兵。皆值月鋪戶供應。而其權在番子。雖事過見還。然損壞遺失。無人賠補。故鋪戶以值月爲苦。

牛馬羊豕外。諸貨皆無稅。惟城中典鋪。每鋪歲徵銀二兩餘。號曰贓銀。而典物限二年內取贖。過限爲死。聽其變價。且無問典錢如干。概三分息。此與京師不同。

棉花非土產。布來自奉天。皆南貨。亦有販京貨者。毛藍足青等布是已。然皆呼爲京錠。而江南來者號抽鑲布。俗謂一布爲小疋。二布爲大疋。製一衫小疋不足。大疋有餘。布之尺寸可知。

北史勿吉傳。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唐書黑水靺鞨傳。有鹽泉。氣蒸薄鹽。凝樹顛。盛京通志、黑龍江有土鹽。按今木鹽土鹽皆不聞。呼倫貝爾兩池出五色鹽。無人取食。所食皆奉天鹽。

齊齊哈爾出鹻。城東有鹻廠。流人相聚煎鹻。通行吉林。又出火鐮。闌以東貴之。稱其加鋼甲於內地。號卜奎火鐮。相贈答以爲土產佳品。樺皮鞍韂次之。

土人能爲瓦器者。杯柈瓮盎等。磁器皆吉林貨。船上買之。船以楚勒罕時來。泊齊齊哈爾城西嫩江關前。楚勒罕畢。隨至布特哈。秋月乃還吉林。

齊齊哈爾賣香蠟者。河南人。夏來秋去。賣通草花者。寶坻人。冬來春去。所賣皆閨閣物。得利最厚。可知好尚日趨豔靡。邊方且然。

城內外門前揭簾籬者。旅店也。外來投宿。例報番子房。土人則否。

土人用錢。五百當千。此京錢也。除陌之法。一千六文。五百三文。與京師稍異。至交易糴米糶銀。一兩折錢一千七百文。他貨不然。

地方所有興作。無項可支。例由八旗照數攤派。各佐領借之鋪戶。而以兵餉償之。謂之摺之鋪。摺子云者。稱貸之符契也。故每季兵餉不能滿支。間有不敷扣項。仍須設法彌補者。將軍觀明嘗曰。可以不作者省

一事則窮兵紓一分之力。言殊藹然。

商家放債。取利三分。至輕也。春秋二仲。算還子母。至緩也。然三月借者。秋取六個月利。七月借者。秋亦取六個月利。春季仿此。則似輕實重。似緩實急。兵力日絀。未必不由於此。

商販舊與郭倫春互市。地名齊凌博爲戲鱗。因有戲鱗營子之號。後將軍傅玉搜獲逋逃無算。乃禁互市。今無聞。

黑龍江外記卷六

黑龍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雜犯重罪。載在刑律者。或以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至此。分管束安插當差爲奴諸條。各有等差。惟官吏奉謫遣戍。從徵不在常例。其雜犯每歲絡繹而至。無慮數百人。向皆分遣諸城。惟呼蘭、琿春、吉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遣。遞來爲奴者。齊齊哈爾留大半。外城不過十之二。此輩中由教匪洋盜免死。悍戾成性。與他命盜案及牽連坐罪者尤不同。約計齊齊哈爾今有三千餘名。餘城亦千名以外。蓋久未停遣。東來者日衆。游手聚居。是在撿遣鈐束之有法耳。

旗人發遣。向皆隨旗當差。近亦有劃面爲奴者。一蒙古、一漢軍。皆京師世家子。

發遣當差者。旗人本旗點卯。民人水師營點卯。而仍按期點卯於兵司。有保者免點。號曰保卯。不則一月三點。其令至嚴。

齊齊哈爾隨旗當差者。滋事有據。例送部改發他省。亦有不送部徙往墨爾根等城者。一時權宜。非定例。

隨旗當差者。俗呼點卯底。三年無過。許在配披甲。然有所繫援。皆不待三年。即占土缺。餘並傭於店肆。苟且自活。不然。抱瓦盆丐燒酒。枕耤號呶於城市間。致以狗皮見嘲而已。狗皮、無賴之稱。

流人初至齊齊哈爾。不遽留也。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遞諸城。流人懼之。貲緣求免。則中假之機。巧者乘之。吏有不端。梟桎出郭。歡迎。陳塞上之情形。睨府頭之行李。一踐北術。身難自主。受害有不可勝言者。

流人罪狀不一。皆自標名曰。曰書案。曰花案。書案、以文字得禍。殃及子孫。禁錮塞垣。有至四五代者。花案、則狂且蕩子之流。所謂自作孽也。

爲奴者。律皆給披甲人爲奴。給索倫達呼爾爲奴。後亦皆給窮披甲爲奴。從無給官員爲奴。及給發遣當差者爲奴字樣。而兵丁得奴。向亦惟貧者、勤者、有勞績者給之。示鼓勵。故有叩謝官長之禮。從未有勢家子弟。始列親隨。即邀分賞者。士人言將軍傅玉給一奴。如賜萬金。非受知深。難邀得。是可爲法。

將軍傅玉見一卒挑菜勤苦。給奴代之。後遇卒。問奴何如。卒曰善。詰其所以然。卒莫能隱。乃曰。某父既飽。扶杖牧豕。不自逸。渠猶高臥不下炕也。將軍怒。立鞭從。更給卒以馴良者。又江西王某爲奴於某甲。一日。將軍見某甲自擔水。問左右。記昔給渠一奴。曰然。然則何不令擔水。曰。書生不能也。然則書生但能殺族父乎。立杖王某。從操衙根。所謂殺族父。即犯字貲獄者。某所發也。後所犯子孫亦以誠死來戍。甫入城。某適以是日死。

流人妻子、緣坐者奴之。隨御則否。隨旗當差。某管官御史。得一奴。揚州人。隨妻少艾。見者惑焉。一日。妻手御史面訴主者。言御史無狀。證以壁上物。主者恐陷御史。薄責奴而出之。此婦迄爲娼。然御史之舌。終不

辨。其何以斷也。

寶坻某爲奴於達呼爾雜帖式家。甫二日。先爲奴者乘其出。搜篋得二餅。啖之甘。以餉雜帖式之母妻。俄某還。見啖者皆啞水。睨其餘餅失。疾呼以桐油解。兩亡去。去則飲桐油者皆死。獨雜帖式妻息尚存。捕得某。問餅所從來。砒也。所以防不然者。然自言在家曾毒死叔嫂之弟。解刑部按之烏有。僅以毒餅案論死。

奴亡去、謂之賞逃犯子。由免死減等者。官兵三路追捕。謂之捕逃犯子。追者皆多。獲者皆少。例無賞罰。官兵不力故也。

齊齊哈爾有西洋人入水師營安插。又有金川苗。奉將軍傅玉命運內與安置亂石、在齊齊哈爾北境建造碉樓二座。今尚存。

賠奴俗號花臉子。滿洲呼爲麻布什闊。諸城皆有。齊齊哈爾最衆。大半閩、粵、楚產。惰者服役主家。黠者賭身自使。網魚採木耳。撿覓衣食。稍有立業。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乃聚賭竊倡。竊馬牛爲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猶以給奴爲恩。得奴爲喜。強買逼賄。諸弊叢生。是在當時者思患豫防。發其奸而約之以法。所關於地方不小也。

士人於國語、滿洲生知。先天之學也。漢軍等部學知。後天之學也。然以都人視之。士人皆生知也。蓋都人語文而散。士人語質而樸。都人裝冠博帶。有矜持心。士人大戟長矛。無造作氣。此官話鄉談所以辨歟。

國語、蒙安陵墓也。猶伊爾、塚墓也。士人多呼塚墓爲蒙安。將軍那（奕學）斥正之。然習而不察。如此類者正多。此士語之所以不可爲訓也。

索倫語多類滿洲。達呼爾語多類蒙古。聽之既熟。覺其中皆雜漢語。龍沙記略云。索倫、達呼爾語言。與蒙古稍異。間雜漢語。當是元代軍民府之遺。此說得之。惜未見其今書。亦不詳何人撰。（案龍沙記略一卷。桐城方式濟撰。式濟字渥源。康熙己丑進士。官中書舍人。皆省親塞外黑龍江。記所見聞。考核山川古蹟。因成此書。近人何顏輯方域叢書。採其十之八九。又有楊氏柳邊略。許尹明末兵戍甯古塔之始末。撮其有關刊之。柳邊紀略。山陰楊賓字大瓢撰。其父皆戍甯古塔。大賓爲甲省親。前後諸發卒以救得生還。康熙初孝子也。）

晉商與蒙古、索倫、達呼爾交易。皆通其語。問答如流。蓋皆童而習之。惟通漢語者寥寥。滿洲多能漢語。故也。布特哈近歲能漢語者亦多。然故作茫然。不先出口。此其狡黠之一端。呼倫貝爾則實不能。士人無問何部。繙譯通鑑綱目、三國志。（案此乃繙譯三國演義。國初盛行。非陳承祚書。）類能強記。動爲議論。而不知讀繙譯四書、五經。其習漢書者。三字經、千字文外。例讀百家姓、名賢集。然於論孟學庸。略能上口即止。間有治一經。誦古文數首者。又皆徒事佔畢。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絕少。第能句讀部檄。得其大旨。則羣起而指曰爲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

蒙館諸書。買之店肆。紙版模糊。字多減筆。如聖賢作圣炅、與作与之類。不知何處得來。余嘗投一漢軍門

人易書詩三經卒業。皆余行篋中物。則書之不行於塞上可知。然嘗見士人家有內版爾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詞林典故、寫本春秋左氏傳、汲古閣五代史、古香齋淵鑑類函、坊刻通鑑綱目、史記、漢書、評林、晉子鹽鐵論、參同契、解頤集、記效新書、詩海、甫編、廣博物志、秘書廿二種、呻吟語、施愚山集、午亭文稿諸書。又閱有明史武備志、數理精蘊、東醫寶鑑、協記辨方書、及郡邑諸志。皆散佚斷爛。不可收拾。則書之不重於塞上可知。說者謂崔氏顯時。子弟知習漢文。故其家多書。後式微。書亦散亂。今所存止此。然已無能閱卷者。再閱十年。不知又居何等。此亦不獨塞上爲然也。爲之一慨。

齊齊哈爾蒙師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負欠與訟者。墨爾根、黑龍江蒙師寥寥。有志習漢書。多倩晉商指授。故口中別字。愈不勝數。

滿洲曲類古樂府。如云阿穆巴嚕薩齊斐闐門阿尼牙德伊集密。譯言既伐大木、燒盤萬春也。阿穆巴博商阿斐阿卜開克什德班集密。譯言巨室成荷天恩也。長篇短句。意皆類是。然多拍手以歌。不似蒙古隨以火不思。若索倫達呼爾曲。聲調亦頗悽可聽。惜不解其詞意。要之淫哇之音少也。

盛京通志稱土俗云。行者不賚糧。而雞黍之設必豐。父兄對賓客。子弟侍立。執杯杓必恭。按今黑龍江城一帶。過客到門。必留酒食。肴不過豬肉雞卵。而以雙上爲禮。如雞卵二柈、豬肉亦二柈也。飲酒、則子弟執

壺侍側。酒不盡不去。果如志所云。他城雖不逮。勞餚似之。

滿洲宴客。舊尙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漢習。亦盛設肴饌。然其款式。不及內地。味亦迥別。庖人之藝不精也。所謂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士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誚。

士人遇節。上元湯圓。端陽角黍。中秋月餅。家自爲之。店肆亦有鬻者。惟二月二日太陽糕、九月九日花糕、不見食之者。此與都下少異。

士人以黃米造酒。謂之黃酒。又有名秋酒者。關以東處處貿之。達呼爾以牛馬乳造酒。案漢書謂之挏酒。謂之阿爾占。演名奶子酒。蒙古諸部家有之。南酒來自奉天。歲不過數罈。燒酒來自伯都訥。歲不下數十萬觔。從前呼蘭議開燒鍋。將軍覲則駁之。至今不果行。

士人熬飲黑茶。間入奶油炒米。以當飦。黑茶、國語喀喇紋也。茶葉來自奉天。一包謂之一封。又稱一箇。性不寒。能消肥膩。塞中爭重之。亦有滄香片大葉等茶。啜以蓋碗者。滿洲漢軍數家外。晉商多如此。

士人官戴纓帽。兵戴貂尾帽。貂尾一雙也七之。爲貂纓。官于役用之。兵帽冬皮。春夏秋皆氈。夏日雨纓帽。官及幕府貼寫用之。而墨爾根等城。草帽亦綴貂尾。兵丁之便服也。

索倫、達呼爾以獸頭爲帽。雙耳挺然。如人生角。又反披獸服。蒼毳蒙茸。少見多怪者。鮮不望望然去之。然亦窮苦者裝飾如此。

商販春秋氈帽。夏草帽。惟晉商帽皆有纓。夏必戴雨纓。在呼倫貝爾者不然。居然蒙古也。

士人以褡褳布製袍。或用繭綢。色尙藍灰醬紫之。皆缺襟。亦有服綢緞者。十僅二三。則其得之不易可知。

協領等三品官服長褂。佐領以下在印房者偶服之。餘皆馬褂。宗室恆秀爲將軍。帖寫中能事者賜服長褂一時榮之。以爲可比阿喇哈筆帖式。今不行。

冬衣名哈爾瑪兒者。麞鹿等皮之毛落而鞟存者也。服之作苦。最耐磨涅。

官員公服。亦用一口鐘。朔望間以袞補褂。惟蟒袍中不用一口鐘。滿洲謂之呼呼巴。無開衩之袍也。亦名一裹圓。

極邊苦寒。過夏猶服棉衣。與冬可無裘服。然窮簷委巷。褵袴闕如。所賴就火一烘。向陽一曝。又苦風雪不時。艱於柴草。則兵力之拮据。亦有司之所當知也。

官兵向皆著布韈。近日官多緞韈。冬日行役。率著烏拉、踏踏瑪兒。烏拉、鞵類。踏踏瑪兒、韈類。並牛革爲之。鞵底而藉以草。溫煖異常。

兵多鞹子韈。達呼爾則有皁韈。韈尖綉白雲頭。嫩江以西類然。

夏日婦女多跣足。或剗韈行。然野花滿髻。老少無分。故有簪頭不怪腳之諺。

達呼爾女紅。織皮毛最巧。嘗見布特哈幼童服一馬褂。雉頭毳毛爲之。均齊細緻。無針綫迹。登程懷所獻。不爲奇異。

齊齊哈爾人家。門皆高大。可通車。院皆寬敞。可容牛馬。屋不過三層。間造重門。設照壁。然牆多及肩。行路窺見堂奧。若墨爾根等處。則殺於折柳而樊矣。

草屋南向者。三楹或五楹。皆以中爲堂屋。西爲上屋。鄉居者率稱西面爲德爾吉。譯言上也。蓋尙右之意。

草屋一苫可二十年。土屋須歲歲振塈。土屋謂之平房。列肆者多。居家者少。至以瓦爲之。不過佛殿數楹。非僅陶瓦難得也。禦寒不如草舍。故人家不用。

屋脊置木架壓草。以防風揭。謂之馬鞍。亦有以甎代者。不多見。

柱埋於地。離二尺許。造屋其上。貯不虞潮溼之物。望之如水榭者。曰樓房。倉廩類然。人家亦有。然大風有傾欹之患。故亦不多。

牆有土墼者、堡墼者、泥堆者。堡墼最耐久。堡者、野甸泥塊土草結成。堅如甎。齊齊哈爾外城皆此。又有拉哈牆。縱橫架木。擰草束。密挂橫架上。表裏塗以泥。薄而占地不大。隔室宇宜之。

窗自外糊。用高麗紙。紙上撥鹽水。入蘇油飲之。稍以禦雨。冬月窗欞間射霜內結如樹介。稍暖則化點滴如雨。

屋內三面皆炕。燒之室自煖。不然。雖爐火紅爐。寒氣不散。地下四時堅凍。即三伏。炕必一二日一燒。否則嚴

臍間易致疾。疾甚。須以熱炕烙之。

寒賤者兩家倂居一室。僅以各炕爲畛域。客來仍許借宿。無間城鄉。類如此。

久燒之炕。洞中積有煤炱。往往隨煙出筩。延燒廬舍。故炕必一歲一掏。謹修之乃無患。

屋側煙筩。過簷數尺。甎者望之如堞堵。一家不啻五六座。亦有土木爲之者。卑陋不耐風雨。

煙筩出火曰煤了。疾散鹽一握。或投豬矢於筩。而密堵竈門。其火自息。

達呼爾屋脊插一小幟。院中亦樹高竿。無斗。而縛草一束。與滿洲家索摩小異。滿洲漢軍及流人家亦立天燈。然平時點者少。正月、點者十室有九。

呼倫貝爾布特哈居就水草。轉徙不時。故以穹廬爲室。最便拆遷。穹廬、國語曰蒙古博。俗讀博爲包。冬用氈毳。夏用樺皮及葦。然布特哈近日漸能作室。穹廬之多。不似昔時。風氣一變。

一統志、稱黑龍江性質樸、果決。好耕植之餘。勤於騎射弋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盛京通志、稱齊齊哈爾性質樸。好射獵。兼習禮讓。務農敦本而不逐末。墨爾根民性勁質。務農之餘。熟嫻騎射。黑龍江風氣醇古。人樸厚。好騎射。呼倫貝爾人勁勇。性質直。耕鑿日勤。漸成沃土。此全省風俗之大較也。以今日觀之。滿洲直而易。漢軍精而文。索倫、達呼爾等渾然噩然。有般伏鞠居之道。至於務稼穡。習田獵。臨陣遇敵。奮不顧

身.無問何部族.皆出性成.是惟在良有司栽培誘掖.使之勤不爲貪.剛不爲亂.範圍於禮義廉恥之中.以保全其果敢雄強之氣.則有補於干城禦侮者大矣.

滿洲、漢軍.女既聘.婿先行叩頭禮.然後送翎耳衣服.富者或致羊豕鵝酒.謂之過禮.娶之夜.婿家黃紙朱書麒麟在此四字貼門上.女乘綵輿.輿前懸綵燈及鏡.沿路放爆竹.鼓樂導之.明日設席待親族.賀者至.飲酒三杯輒去.擇日更設席謝之.

達呼爾、巴爾呼以牛馬爲聘禮.多多益善.禮不備.女不容娶.然婿既行喝喇扎發密禮.許來往女家.與女同寢處.稱夫婦.故有聘逾數載.乃能備禮迎娶者.往往子女成行.隨母入門.而翁姑受拜.仍以新婦稱之.喝喇扎發密.譯言執手.

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呼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管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

官員有力者.妻不生子.或怵慫不任家政.則更娶一妻.號二房.此舊俗也.近則有二房不已.復娶三房.皆良家女.媒妁所成.鼓樂肆筵.親族聚賀.然不敢報幕府請領賞銀.則事干例禁.其人非不知.

士人婚娶.無附遠厚別之義.惟漢軍梁氏以爲係出滿洲瓜爾佳.與瓜爾佳氏世不結親.此外無別.蒙族尤甚.人死三日既殯塞.其子以紙囊盛紙錢負入土地祠.即神前焚盡三匝.焚畢.曰亡者收去.出而焚之.謂之送褡褳.

喪家門內樹高竿揭旛.舁櫬用槓.以旗牌馬爲執事.皆與都下略同.然富者爲亡人焚裘帽.一火皆抵千百金.從前猶焚輿馬.侈僭之甚.

人死.焚屍而瘞曰熟葬.老人間有免者.然亦滿洲、漢軍數家.熟葬之法.舁櫬至郊野.置柴上.請師舉火.火熾屍起.梃而仆之.須臾肉盡.骨僅存.然後拾貯所謂淨匣中而瘞之.土然師之業苟不精.骨亦易爲灰燼.此勢家之所以嚴擇師也.

呼倫貝爾布特哈人死.掛樹上.恣鳥鳶食.以肉盡爲升天.世有鳥葬樹葬之說.即此俗.

流人死.苟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狐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無行者.而發塚一事.亦時有之.

土無片石.凡葬處亦有封樹.間立碑碣.石皆來自奉天.費爲易渤.雖以崔氏之盛.墓碑亦然.佳石尤難致可知.

親死服百日.薙髮.服役.有職者遇缺准陞.因之憒憒者小祥未過.居然娶妻納妾.假口於例不丁憂.失之遠矣.

客死者.概還鄉時.請鬼票於城隍廟.過關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過.甚若光瑱又爲亡兒買鬻請鬼票於幕府.皆理之必無而事之竟有者.

佛滿洲家立索羅竿.春秋二仲行還願跳神.背燈換索諸禮.與都下無異.漢軍舊家祭先有燒香禮.亦磬秋舉行.餘關帝、馬神等祀.滿洲、漢軍按期舉行.尤誠敬.

庫雅喇滿洲以犬祭天.間用牛.近則諱犬而諱言用豕.不知犬曰羹獻.古禮以之薦宗廟.何諱爲.

達呼爾家父子兄弟如干人.其西壁草人亦如干.識其眉目.蠡其半身.死去之.生增之.歲時祭祀.所謂祖宗也.巴爾呼亦然.其祖宗故忌動搖.觸之主人必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下戶獲祭者.饒則陰誠發上.蠢可笑也.

滿洲清明墓祭.新墳插佛朵.舊墳插柳枝.皆示人有後意.佛朵之式.粘五色紙條如旛.漢名佛花.都下亦用.

水讀爲豳.柴讀爲財.土音也.元旦.擔水抱柴.扣門戶問之.答曰送財.則入之.而錢其水其柴於盆盎中.大城曰添財添財.家家如是.

上元.城中張燈五夜.村落婦女來觀劇者.車聲徹夜不絕.有鑿五六尺冰爲壽星燈者.中然雙炬.望之如水晶人.此爲難得.

四五月青草初生.載酒索羊.飲宴於江邊林下.號曰耍青.

除夕.入家門外燒馬通.店肆門外燒炭.蓋都下柏柴爐炭之意.向來諱竹梅少.近則通市蘇然.亦有鎖金門神五綵畫福之類.宦宅則封印條示春聯.一如內地.

機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爲業.然得一獸即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載自苦.索倫達呼爾亦然.近日漸知樹藝.闢地日多.呼倫貝爾彼然畜牧爲生.富在羊馬.力田者寥寥也.

機倫春婦臨產.夫爲搭棚數里外.送婦居之.既生兒.彌月乃迎歸.

達呼爾病.必曰祖宗見怪.召薩瑪跳神禳之.薩瑪.巫覡也.其跳神法.薩瑪繫太平鼓作歌.病者親族和之.歌詞不甚了了.尾聲似曰耶格耶.無分晝夜.聲徹四鄰.薩瑪曰祖宗要馬.則殺馬以祭.要牛則椎牛以祭.至於驪黃牝牡.一如其命.往往有殺無算.而病人死.家亦敗者.然綰有人病.無牛馬.猶宰山羊以祭.薩瑪之令終不敢違.伊徹滿洲病.亦請薩瑪跳神.而請扎林一人爲之相.扎林.唱神歌者也.祭以羊.豗用腥.薩瑪降神亦擊鼓.神來則薩瑪無本色.如老虎神來猙獰.媽媽神來嗅咴.姑娘神來靦覥.各因所憑而肖之.然後扎林跽陳所神救命意.薩瑪則吸羊血.嚼鯉.執刀槍叉梃.即病者腹上指畫而默誦之.病亦小愈.然不能必其不死.口云能救病者小童者.其志誠壹能凝神定氣故也.故卻病發生之術無他.曰和而安.和則物之惡我者輕.安則我之應物者順.輕則氣舒.神住則氣住.

小兒病.其母黎明以杓擊門.大呼兒名曰博德珠.如是七聲.數日病輒愈.謂之叫魂.處處有之.博德珠.家來之謂.

內地掘屍火之，呼爲旱魃。黑龍江呼旱孤樁。明季已有此稱。成化間，錦州賀給事欽嘗寓書有司，禁其事。近歲齊齊哈爾大旱，喇嘛誦雨率健兒十餘輩，大索孤樁不得，詭云將與龍戰，致士人耗金錢無算，卒不雨。

喇嘛有跑凳術，蒙古、達呼爾失物，喇嘛以細紫板凳，挽而咒之，凳自行如飛，止某家，曰盜也。搜之無獲，則又咒，凳又自行。嘗止數家，失物卒無跡，而數家傾貲倒篋，所失轉多。然不過鄉愚受其惑，近乃有行之官府，釀成重案者。

蒙古盜馬得罪，所盜馬本官代賠。無力者例在將軍幕鑽刀自刵，謂之旭督。

老嫗多邪術，乞貸不遂，咒人生瘡，往往得雞魚骨於瘡內，因之殘廢，名曰犍蠱。嘗見范石湖文集云：嶺南有采生之害，其術於飲食中行厭勝法，致魚肉能反生於人腹中，而人已死，則陰役其家。初得疾，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則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即用升麻或膽礬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湯調鬱金末二錢服，即瀉出惡物。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李巽嵒侍郎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按所云與犍蠱相似，不知古方能驗於今日否。

一嫗工咒，人無可咒，咒孫，孫死。蹤所瘞木偶蘇，許以子祭。姑微聞之，搜獲得木偶，針揷瓮中，壓以石，燒之。初聞瓮中如兒啼，俄媼跟跄自外來曰：心痛心痛。大號一聲竟絕。

齊齊哈爾賭風最盛，貴賤老少，罔不能嫖。大者擲骰壓寶，以多金較勝負，小者鬪於打揺，蓋即鬪葉子戲。婦女尤嗜之，飽食終日，浮游成風，甚且因此破家，而不聞以賭博得罪者。至如流人設局漁利，寺廟店肆處處爲博塲，亦肆無忌憚之一端。惟將軍傅玉禁賭最嚴，犯者繩以重法，如治盜賊，而盜亦闃然，遂至夜不閉戶。

邊俗不甚別男女，出則同川而浴，居則短垣可踰。一二守禮者，往往爲蕩子所指目，百計剔覷，務即敗行乃已。倡妓之從，其始流人賤戶，迫於凍餒爲之；近則土人亦漸不自惜，狂夫引邪入室，公然與母妻雜坐。良婦女率妖冶容飾，出入於叢祠闤市間，甚至恣爲狎媟不可問。邇年齊齊哈爾忽有女曲，呼窩窪班，皆關內人，從伯都訥等城來，或投官宅，或匿僧寮，勸觴伴宿，人爭昵之。得軍令始驅境外，然因是破家傾生者比比矣。焉得官境內風端而嚴禁革之，使之務本還淳，豈非地方一大造福事。

黑龍江外記卷七

黑龍江始爲將軍者，吉林滿洲薩布素，富察氏，以寗古塔副都統征羅剎有功，因有是命。據通志，公在鎮垂二十年，凡所興作，足傳久遠，故一時有文武幹濟之稱。然嘗見侍郎宗室塞爾赫送德處士芳卿扶父薩將軍柩歸葬祖塋詩云：扶櫬承遺命，東歸黑水濆；我憐今孝子，人憶故將軍。秋冷黃榆日，霜迷紫塞雲；薊門煙樹晚，悵望獨斜曛。則謂公歿於鎮者傳聞特異。

繼薩布素爲將軍者：沙納海、寶鼎、宗室法都、宗室揚福、托留、成泰、富爾丹、那蘇圖、卓爾海、塔爾岱、烏爾布、額勒圖、博第、傅森、富爾丹、綽爾多、清保、達爾黨阿、達色、綽爾多、國多歡、富僧額、傅玉、宗室永瑋、傅玉、宗室永璥、宗室恆秀、宗室琳寧、宗室都爾嘉、明亮、舒亮、宗室永琨、額勒伯克、那奇泰、宗室嵩椿、那奇泰、觀明，並今將軍宗室斌靜，凡三十有四人。而中有前後兩任者，富爾丹、綽爾多、傅玉、那奇泰也。

將軍國多歡初下車，問鄉中器具，是前任所遺抑有司備辦，曰出於商販。悉命還之。一日造支窗竿甚佳，問價，曰不用。然則匠人布施乎？命給價，而猝召匠詰問，知得價乃已。將軍觀明照市價買物，仍防閑家人，不令商販隱受累。嘗買羊，報價錢一千五百，呵之曰：安得如是賤，將毋商販以諛我乎？強給三千錢，故至

今商販稱二公，謂其清節不汚，與綽(留多)、傅(玉)並垂千古。(口云，伏馬如羊，不以入廄，使令如衆，不以入閫。逆將惟羅公知人情，乃能樹威信也。)

將軍宗室永(琨)，喜吟詩，與魁君光瓚唱和，有作皆名詩，甚見親禮。然一紙不當意，輒付所司拘繫，旋釋之，待如初。嘗贈詩云，塞垣雖密少知音，兩兩枝頭語夕陽。獨倚才華能好古，共爭雅觀是論心。幾中宜得析詩寄胸次，都無俗氣，伎倆魁奇，人須著意，筆閒莫漫作狂吟，見亟戒之意。今寺院多玉華主人詩，將軍自號也。

副都統以文雅稱者，黑龍江慶(保)、墨爾根富(增格)，皆京師謫謝。慶號雨亭，能詩，善作字，士人得尺幅寶之。福號松君，日與吟詠如諸生。旣去，遺稿一册，士人得之，後歸謫者，攜入都。

管庫主事恭(普)，欲致宦令不爲衆喜。一日某庫總管承將軍指，借支庫銀三百兩，恭不可。強之，則大恚曰，堂委總管，欲挾我欲除主事聽職掌耶。卒不與。其後某主事怯，不敢抗，竟出銀三千兩應所需，幾罹危法，殊昧前車之鑒。和傳欣能詩，喜圍碁，後陞盛京戶部員外郎。

士人以勳閥著者，首推將軍塔(爾岱)。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雍正十年，積功授本省將軍。乾隆六年九月，御賜詩云，百戰歸來毀鑠身，凌煙姓氏竟誰倫。是時合適林中趣，憐伊仍隨黨後塵。赫奕虎符明龍嗇，輝煌竹簡紀功新。爲詢閱歷艱攝事，幾度開之鹿念頻。詩卷今存協領穆(克登布)家，嘗屬余以國書譯之。穆、將軍曾孫也。

士人有仕京之例。尚書阿(爾泰)、都統阿(爾保)，皆以此起家。尚書、漢軍崔氏也。初以水師營六品官爲將軍辦棺木，誤進雙櫬，不自安，遂居京師。受世宗知，累擢將軍總督，內用戶部尚書。乾隆初，爲家丁所戕，歸葬齊齊哈爾城北，俗稱總督墳。都統、逆呼爾也。微時以射名。將軍傅(玉)素知之，會選善者隨獮木蘭，意在阿不斷行，五發故不中，拂將軍意，鞭三百，強遣之。至則留京師，累官至鑲藍旗蒙古都統。臨壯勇，葬在齊齊哈爾城西。嘉慶九年賜祭有碑。

公海(蘭察)，呼倫貝爾索倫也。微時爲流人朱姓御貨車，往來奉天、吉林，爲朱所重。會金川用兵，公以庫圖勒殺賊有功，受知大將軍阿文成公，由是累擢將帥，爵列上公，相傳公貴還鄉，宿朱家，贈遺特厚。又言公征臺灣，接弟書，訴齊齊哈爾某官詬辱甚。公怒，奏調某爲戈什哈。將報之，久見某勤勇過人。大呼曰，幾誤我，遂累薦某至協領。皆從德事。近有副都統倫(布春)，布特哈索倫也，征川楚有功，方賊被執，爭欲一見倫大人，見則言將帥皆如公。我輩何敢有今日。士人識公者，亦稱驍勇類海公，而守正不阿過之，惜早亡。

布時哈由(屯)，索倫也，生有膂力，善用強弓大箭，嘗射鹿洞胸，矢橫雙樹間，鹿奔而矢不折，爲佐領，以事罷，謫之木蘭，即車駕前一發得虎，高宗壯之，取視其矢，歎曰，箭與餾耳。呂布善射，未必能爾。累擢至齊齊哈爾副都統。

沙(晉)，呼倫貝爾索倫也，驍勇號無敵。俄羅斯憚之。越境盜牲畜，不犯其帳。一日沙外歸，聞牛馬爲俄羅斯掠去，徒步追及，盡刵取從者十餘輩，驅其牛馬以返。自是俄羅斯兒夜啼，稱沙晉來即止，如古人呼麻胡云。

協領紐(倫)，瓜爾佳氏，齊齊哈爾滿洲也，素嫻習事，所擬咨合例，將軍毀之，輒搖首瞪目，辯堂上，必待盡諾然後已。以是見忌。思擠之，會紐受部下羊草一千束，乃以贓貨虛下劾奪，戍伊犁。初將軍劾紐已發摺，事秘，紐不知，至是聞命，即自去帽頂，詣所司，解送上刑具，將軍微悔之，傳令暫歸家與妻子別，紐不顧，登車徑去，後赦還，終於家。

佐領(恭)，崔氏也。管上站時，往來自備糗糧，不以擾站丁。會冬月包魚雉，藉府沿例徵馬革，恭不奉令，曰，馬不死，革安從來。將殺馬以進革乎。抑減馬芻秣以易革也。其兄雅(爾)周勸之，卒供不如數。後爲黑龍江佐領，自度不能容，謝病歸鄉，居二十年，年七十有五卒。雅(爾)嘗官參領，以五世同堂旌門如例。

摩凌阿，俄倫春阿(穆勒洛)。公海(蘭察)義兒也。生而魁梧多力，馬逸步追之，擊尾則馬不前。嗜酒，飲輒醉。嘗指瓶謂其儕曰，瓦器何知，容如許忘憂物，我輩號飯餅者，苟甌瓿者不若，寧不羞死，後征川楚，以功授總管，加副都統銜。

士人鮮能詩者，惟聞崔君璡一絕云，客況淒涼不可評，挑燈獨坐待天明，雙親若問今朝事，風雨連綿在伴城。又過將軍灘云，我本將軍子，何妨過此灘。君、尚書阿(爾泰)子，嘗捐州同，刻有吟稿，不傳。

漢軍知習漢書，然能執筆爲文者絕少。其能敦禮文士以書傳家者尤不易得。惟開進布衣瑞、不惜重貲購書史，爲子延師，歲費百餘金。此爲巨擘。近則水師營四品官果君德興，年逾三十，爲倉官，聞誦讀者講四子書，愛之，遂命子弟悉讀漢書，見一通文墨者，雖在城旦鬼薪，禮之惟恐失。君猶子齊稱布、受業於余。故知之悉。

達呼爾富(林)，齊齊哈爾人，以馬甲貼寫幕府，喜與黌館老生遊，久之漸知書理，習卜易，祀先亦設神主，部俗盡改，同類自爲怪物，不卹也。皆言跳神一事，不見經傳，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變夷之謂何，其識如此。惜未三十病卒。

滿洲、漢軍及營站孀婦守節者，有請旌例。今齊齊哈爾城中節婦坊數座，惟木城北梁氏一坊，頗爲之規模較大，俗有賢孝牌之號。梁氏，漢軍監生崔君瑚室。

齊齊哈爾烈女長姐，馬甲西納穆保女也，鄰人羅繼科逼污之，長姐力拒被害，事聞，入祀節孝祠。此乾隆三十九年事。近歲有某女者，親殁，養某協領家，稍長，協領將納爲妾，女不從，從入副都統宅泣訴，身爲旗人，且與協領有瓜葛，不應辱以賤婢。副都統素厚協領，乃官聘此女，而薄責協領，以句當公事至都，又官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爲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曰，兒生官屯，至賤，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

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莫不替女扼腕。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

一滿洲媼鄰舍火起。擬負祖先木主避之。而繩繫斷。至不可結。乃坐地大哭。將自焚。婦視之。所結者引火艾繩也。又一漢軍媼。夜半避鄰火。且行且仆。然猶手家譜一册。不肯授親故。兩媼非知書者。而所行合禮。

布特哈老婦。佐領妻也。夫亡訟產。幕府主者少之。語偶不遜。婦怒。袖出一卷置頭上。大呼云。官官認此何物。敢辱四品命婦耶。視之誥軸。主者大窘。

土人言。初設十九站。廬舍器具。皆戍來之總督蔡榮捐辦。按八旗通志名宦大臣傳。蔡毓榮。字仁庵。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五年。由雲貴總督內遷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謫戍口外。未幾召還。三十六年卒。土人所云。殆即此公。特其名字傳訛耳。

阮侍郎葵生茶餘客話云。猗氏衛爾錫既齊撫黔時。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其友劉六皆為之經紀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於此見前輩交誼古道照人。

一等男詡留保。滿洲人。康熙間戍齊齊哈爾。與桐城方君登嶧善。鄂勒特犯哈密時。朝廷徵黑龍江兵進勦。詡具狀請從不果。賦詩云。小醜邊螳臂。天威振九征。西陲馳羽檄。東海動旌旗。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公存緊越志。誰為請長纓。詩名甌沙集。方君登嶧序云。拙庵十三年居窮髮之地。吟師弟嶧。暇則以塞衛嵬短車出郭。荷鋤移野卉數十種。蒔階下。非襟懷浩蕩。烏能如此。拙庵。詡自號也。

方恪敏公觀承未遇時。變姓名為馬飛熊。往來齊齊哈爾。左右其父。袁簡齋枚隨園詩話載公句云。龍來陰嶺作游戲。雷竄光中舞雪花。即此時作。久之父歿。方嚴骸骨還鄉之禁。公從之歸、杖幾死。卽之復蘇。竟徒步負入關。余嘗見士人家行書一幅。署名桐城方登嶧。或即公之族人。案方登嶧字鳧宗。號屏拓。官工部主事。以家累謫戍外。恪敏公之祖也。恪敏之父名式濟。字沃園。官中書舍人。侍父均歿戍外。聞嘗撰卜奎雜志一書。惜不傳。

先叔母之祖李徵君鍇。漢軍人。居盤山。著尚史睫巢集。世稱廌青山人。有兄鋐。號伊山。官佐領。以事謫戍。徵君念其老病。請假省視。居匝月歸。非載徵君行狀。戍何地未詳。甌沙集有送李伊山以運餉蒙恩解戍詩云。雪消遼海霧雲開。揚柳春風拂面來。萬里羽書飛玉塞。十年寶劍返金臺。愧篤應比甯何力。勤石原饒班固才。行李前程須努力。漫憐羈旅重徘徊。然則謫戍乃在齊齊哈爾。而黑龍江亦徵君遊屐所及。故陳筤公梓為徵君誌生壙。稱其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竚。或窮險極幽。撫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蓋謂此也。

富察尚書傅鼐。雍正四年為盛京戶部侍郎。以事戍黑龍江。九年。召還。李徵君鍇作家傳云。公遭嚴責。被嚴譴。所親代之憂。公方率老僕。腰斧伐山木。故上有以結主知。而旁人莫窺其涯涘。袁簡齋枚撰神道碑云。公聞命。負背一僕。步往卒家。僕斧薪自炊。於此見尚書行乎患難。卓有本末。

海寧李仁山撥戍齊齊哈爾。妻查氏。自都買一婢偕來省視。久之。與婢各舉子歸。贈仁山詩。遺於鄉。查之弟儉堂中丞禮也。所著銅鼓書堂遺稿中有文云。雍正己酉。仁山戍卜奎。在京師北六千里。自瀋陽抵卜奎。中間千數百里。無居民。晝則子行。夜則露處。豺虎四嗥。猾盜盈野。數語寫塞外景象逼真。但謂卜奎在京師北。誤也。六千里之說亦不合。或其時道路故迂遠歟。

河間齊某戍黑龍江。歿有年矣。有子在籍。欲收骨而艱資斧。鬻屑豆為藥。且行且售。病應手愈。因得善價。莫測其所以然也。已負骨歸。行次窩集。遇三盜。泣陳其事。盜憐之贈金。方拜謝。一盜攤跡大號曰。若貌孤不遠數千里為此舉。自命英雄如我。可漠然置之耶。因別其黨云。若等自便。我且之薊州尋親。揮手竟去。事載姑妄聽之。紀文達公昀之書也。文達自言十一二歲聞之叔父。事當在康熙雍正間。所云窩集。林木深邃。非地名。

滿洲世臣字崇齋。雍正丁未進士。為盛京禮部侍郎。得罪。戍齊齊哈爾。一日點卯來稍遲。主者鞭之。歸即恚憤成疾卒。此乾隆十九年事。嘉慶二年。其子保文來訪遺殖不得。登夜持客丁哭市上甚哀。一白髮者見之。遙指倉後蔓草云。記少時見此葬一人。問其足履卑靴。乃併藏紅頂者。或即若翁。如其言掘之。果見卑靴。乃輿櫬歸。白髮者。漢軍也。余嘗見而親詢之。惜逸其名。

齊齊哈爾城東一堆類僧塔。而所葬京師蒙古也。其人精術學。言事多中。一時有半仙之目。將死。謂儕輩曰。我某日死。可葬某地。見有馬騎人者是吉時。至期。果有健兒負駒過。遂葬之。土人至今道其事。訪其姓名。曰保顏爾克。

章灤山汝楠。紹興人。乙榜。宰甘肅。得罪戍齊齊哈爾。館木師營呂家。坐臥一室。終年不出。戶部侍郎保[illegible]高其學品。數招之不就也。門人呂君炭儒將婚。灤山名與諏詣云。某昔與老妻初接面。約以寡言笑。毋預家政。比作合。得三帨。毋一。老妻弟婦分其二。若二。則毋一歲一。不忍獨與妻也。其善誘多此類。久之老且窮。或周之。可以無取必不取。曰不忠不孝。可復以貧賤累人乎。後赦歸。呂君述其事程君煐為文記之。

甘肅案遣戍道府州縣官在齊齊哈爾者。若汪君皋鶴、史君堂、貢君道嶼。今寺院皆有筆墨遺蹟。惟宋知縣。士人多稱其老而工詩。不幸客死。然無能舉其名號鄉貫者。隨園詩話云。杭州宋笠田明府名樹穀。等鮮湖有賢聲。能官耳起。補兩當縣。過隨園一宿而別。聞為甘肅案謫戍黑龍江。年近七旬。恐今生未必再見。幸鈔存其詩。然則士人所稱。詩話所載也。

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齊齊哈爾最著者。江西王雨亭宸。教授八旗義學。仿周興嗣千文。撰萬字文。未就卒。天台齊丹峯傳總。老不廢詩。或傳其在獄詠岳忠武手植柏云。冰雪含神古。風波抱恨深。佳句也。家有寫本萬卷樓稿。余嘗借而觀之。蓋亦齊宗伯召南之書。丹峯。宗伯族子。後亦死戍所。河南李謙六慎吉。初館呂君景儒家。既呂君見其能文。請為諸子師。有勸其立家室者。謙六以家有糟糠辭。時人義之。俶

卒。我三十餘。又范如松者。字近仁。安南人。事黎維祁。爲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國。安插水師營。亦以詞賦爲業。識者稱其熟於史鑑。惟概有華風。後釋歸國。

常州胆興林光瓚。戍齊齊哈爾。妾生子。小名寶寶。聰慧嗜讀書。將軍那奇泰。數使給下蒼頭。貸入邸第。命說易大義。一日寶寶問將軍。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對。漫曰。在常州爲江南地。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母同。寶諾之。而心不然。頃之曰。占一聯云。秋光凝白露。瘦影入黃花。越數日竟殤。時重陽後也。殆九歲。

關內人來貿易。俗稱跑腿。有殷姓者。不詳何籍。在齊齊哈爾貿易。頗以信義稱。一日致粳米一石於章君汝楠。且留小摺。請恕此日取餉肉以養老。章君訝非素識卻之。殷屬告曰。某非有求於先生。以先生行誼過人。而貧若是。故分衣食之餘。供養之卜。至之大安知無類某者。聞風繼起。則先生可以不死。某豈有求於先生哉。章君卒不受。殷謝泣去。不知所終。章君嘗作詩記其事。後程君煐和之。有廉讓之則容我讓、演庠以後得斯人句。豈可不泯矣。

土人無知醫者。醫多來自內地。余惟聞晉商武翊善鍼灸。施藥濟人。不計利。得良醫體。章君汝楠爲作傳。以授呂君崇儒。呂君亦業醫。敏晳心細。不輕下藥。偶時疫作。陰合藥投井中。活人甚夥。是其不愧武翊。

黑龍江外記卷八

黑龍江土賦宜糜子。糜子粒如穀。子微大。赤黃二色。爨以熱炕。然後碾食。諸書多以爲稷。土人呼爲伊喇。伊喇、國語黍也。若稷當曰斐式赫。今不言斐式赫而言伊喇。是以糜子爲黍。與書不合。按月令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說文云。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今考糜子五月種、八月即熟。俗稱六十日還家。與說文合。則土人以爲黍。呼曰伊喇。固宜。且按字書。糜从米。無穀解。穈从禾。音門。謂穄粟。惟䵚从黍。說文穄也。呂覽、陽山之穄。注、冀州謂之䵚。又嘗見汪氏昂注本草云。穄乃黍類。似粟而粒大。疏散。乃北方下穀。南土全無。北人亦不之重。所謂穄即糜子。足訂諸說。益以知方言之足資考證也。

小麥。春種秋收。磨麵勝內地。尤貴者。將軍、副都統等公捐麥價。雖五六過。麩飛雪白。如束晳賦所云。歲以六月時進十二囊。囊六十觔。十一月年貢亦附之。

蕎麥出黑龍江城者尤佳。麪宜煎餅。宜河漏。甘滑潔白。他處所無。河漏、掛麪類。俗稱合絡。河漏二字見本草綱目。

鈴鐺麥。穬麥也。懸肘根、黑龍江以秣馬。亦配穀穄貯倉。然不經久。易霉爛。

蘇子。可榨油。多種之地。不宜胡麻。香油來自奉天。至貴。桐油本官貯物。由部領價採買。然近亦多雜蘇油矣。

稻米。自奉天來者。食者少。價亦過昂。他如高粱、稗子、黑豆、豇豆之屬。皆土產。此外有穀穗長尺許。色如血。名老羌穀。有蔬類萵苣。而葉碎翠。上有紫筋。名老羌白菜。其種自俄羅斯來。人家偶見之。非關閫所宜。老羌白菜或皆作俄羅斯菘。蓋菘字之誤。

流人闢園種菜。所產惟芹、芥、菘、韭、菠菜、生菜、芫荽、茄、蘿蔔、王瓜、倭瓜、葱、蒜、椒。茄長而不圓。王瓜長者幾二尺。皆四月後上市鬻之。然亦惟齊齊哈爾如是。墨爾根、黑龍江皆自食不賣。呼倫貝爾、布特哈俗重肉食。無菜色也。

野菜有名柳蒿者。春日家家採食。味初不甚鮮美。滿洲謂之額穆吡。國語蘩曰額穆吡。豈其種耶。

藥如赤芍、黃芩、百合、防風、大黃、連翹、益母草、茵陳、車前子之類。境內產之。然惟益母草有人熬膏。餘皆不採。藥店所售。貨自奉天。以贋亂真。多無佳品。

相傳齊齊哈爾東北山中亦產人薓。以路隔紅眼哈坍。人不敢過。紅眼哈坍。淤泥地也。人行輒陷。常無生理。野鳥亦不敢落。昔年有盜採者。紅眼哈坍既凍去。將化還。率以俄倫春爲前導。否則路徑易迷。虎狼害尤不測。

野花多不知名。人家容栽者。不過罌粟、鳳仙、虞美人、蜀葵、牽牛、江西蠟數種。萬壽寺玫瑰兩叢。將軍府芍藥數本。色略有致。無香。間有檀丁香、菊花、石榴者。內地購來。經年卽萎。否則有葉無花。地極寒故。

地寒。花果絕稀。四月中見杏枝繁蕊綻。可供膽瓶。蓋屯中人自野間折來。詢其結實。大不及指。此外了無春色。棠梨花葉。望之皆似白丁香。或言土人緊綁係其上。伏臘祭之。忌折其枝。此俗今不聞。

歐李、野果也。異域錄作歐梨。或云卽郁李。大如櫻桃。色味皆如李。漬以餳蜜。秋日下酒佳品。有言歐陽文忠使契丹。嗜此果。因名歐李者。附會可哂。

伊勒哈穆克。叢生黑龍江城山野中。色紅。味甘酸。大如豆。摘食。入口成漿。置盂中。不久化爲水。國語花曰伊勒哈。水曰穆克。故漢名花水。亦名高麗果。又有都哲者。伊勒哈穆克類也。和牛乳造爲烏他。味殊甘美。

榛子生於野。何樹大如荊棘。皆圓滿。未可以十棒九空之諺例之。經荒火者尤佳。炒而售者。高唱火燎榛子。終年不絕。

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自插秧至曬葉。胼胝之勞。婦女任之。皆自鬻於城市。富者坐車中。貧者披裘枕帽。踞地上。曉出暮歸。無間風雪。夫若子不預其事。得錢則分之。達呼爾以繩貫煙葉。壓而扁之。繩長約五尺。故其煙以庹計。流人改一庹爲數束零售。謂之把兒煙。店肆復有所謂葉片者。遜於達呼爾煙而價賤。土人搓而吸之。蓋甯古塔產。甯古塔、吉林烏城。俗呼甯古臺。

達呼爾敬客，以煙為最，客或自吸煙，遞掣其筒於口，裝己煙以進，禮也。將軍崖戍初戍齊齊哈爾，負薪一車，其僕方吸煙，指示推何地，忽負薪者掣其口中筒，僕以為攘奪，怒毆之，不知負者故達呼爾也。欲盡禮而反受辱，入里不問，僕之過歟。

齊齊哈爾羊草暢茂，馬食輒肥，遠行者微加粱豆，餘不用，故養馬甚易。有阿敦者，十家而九，阿敦譯言牧羣也。墨爾根等城，羊草少且不佳，皆以鈴鐺麥和穀草秣之，馬亦茁壯，然穀草剉而後食，羊草較省力。

五代史、契丹發澤有息雞草，味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今羊草以束計，一馬日食十餘束，或即息雞類也。唐人詩一作席箕。

苦房草有章茅、黃茅兩種，歲久草上積沙，西北風雨過，皆綠如苔，積雪常數日不化，惟春風大作，不免與杜老卷我屋上三重茅之歎，而丙丁有警，盧尤非小。

都下諺云，關東三寶，人葠、貂皮、烏拉草。草細軟溫煖，宜絮烏拉，故名。境內有之，然未若奉天、吉林之多。

燒柴，柳條為上，蒿次之，蒿艾雜草又次之。柳條多出布特哈，蒿多出齊齊哈爾城東呼爾蘭河，來路較遠，故價貴。蒿艾雜草則日日車載上市，不難致，然夏秋漸少，價漸高，疑不暇為樵故也。

土人刈草用大刀，如鐮，柄長七八尺，近刀處置曲木，謹刃刈時立執而左右之，遠視若掃雪然。

墨爾根有草，和飯飼蠅，蠅盡死。黑龍江有樹，傷於刃者，屑其皮敷之，傷立愈。土人謂之刀瘡藥，然皆不詳其名，皆稱漠北押不蘆，食之立死，或即毒蠅草。

布特哈一達呼爾入山獵，陰雨迷途，鎗筒披道旁草，嚼而塞之，俄覺精神頓長，思御內不可忍，趨歸，不出門者累日，同類怪問，以為草力使然，跡之不復得，後達呼爾既老，壯健異常人，識者曰鹿游牝多氣絕，牝以草納其口即活，俗稱還芝草，達呼爾所嚼，豈即此歟。

原野草盛，冬日易引荒火，火起處，昔如萬盞燈光，熒熒地上，夜則照耀一天，數十里外望見之。齊齊哈爾西北索岳勒集山者，遼之七金山也，乾隆間有荒火之變，林木蕩然，野獸焚死無算，可知火勢之大，嚮邇為難。

黑龍江源，必有大木順流下，土人取以造屋宇，餘供炊爨，足支一年，此自然之利也。齊齊哈爾用木，皆楚勒罕時貿之布特哈人，其木由嫩江運下，積城西北，商人合抱之材，價銀數錢，此關內所不能，然較二十年前，貴已三倍，伐木日多，入山漸遠故也。

平地多榆，近水多柳，榆無合抱者，柳皆叢生，燒之爐火，故條子價倍雜草，條子、土人謂柳也。

盛暑，架木鋪條子以避暘，謂之冷棚，因沁屯楚勒罕時，行幄冷棚，布特哈辦，其後一棚條子派萬束，而事罷仍命辦者運入邸第，為錢多計，奇三案起，繫乃革，將軍宗室永瑒詩，貂鼠於人既無分，柳棚從此不須開，指此。

山谷多樺木，土人以為箭笴，為鞍版，為刀柄，皮以貼弓，為車蓋，為穹廬，為扎哈，縫之如栲栳，大者挹水，小盛米粟，謂之樺皮斗。俄羅斯亦有之，極小，雕鏤精巧，宜貯榛榔鼻煙，號老羌斗。本草、樺生西北陰寒地，味苦氣平無毒，乳癰腐爛，樺內年久樺皮燒灰酒服一錢，日一服，此用土人不知。宋洪忠宣皓使金，流冷陘，寫四書於樺葉，授弟子，此樺葉之見用於古人者，今不聞冷陘雖在境內，亦無考。

松有果松、杉松、油松數種，又有伊齊松，轉為異氣松，松性燥易裂，入土則裂者復合，堅如石。伊齊地名也。

松入黑龍江，歲久化為青石，號安石，何秋濤云，安石即康干石。俗呼木變石，中為礪，可發箭鏃，備磨、礪砥、砮丹，彝語，肅慎氏楛矢石砮，即此。將軍那奇泰嘗以製硯，不下墨。先文端公鄂爾泰恭和御製瀛臺木變石歌，有湍水不汶火不然句，得石性矣。或言化石者非松也，小椴木也，類松，故從而松之，存之以備一說。

墨爾根協領那爾勒泰歿數年，棺化為石，則知木之變石，亦不盡因木力。唐書、僕骨有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變為青石，名康干石，殆即今日之木變石歟。

內府辦弓矢金桃皮，出齊齊哈爾城東諸山，樹高二三尺，皮赤黑而裏如泥金，故名金桃皮，其實不結桃也。歲折其枝入貢。

歲貢箭笴八千枝，有樺、有柳、有背楊，亦在齊齊哈爾城東採取，其鵰翎翮羽貢之以備製箭者，向皆折價在都購辦，未詳自何年始。

作木亦名鑿子木，取枯心以引石火，謂之木火茸，歲亦充貢。

枯作經雨生木耳，俗呼黑菜，亦曰耳子，採者春去秋還，山中為棚寮以居，歲無慮數千，皆齊齊哈爾流人也。布特哈懼其聚衆滋事，驅逐之，然利之所在，終莫能禁。

櫟亦作類，結實名橡子，殼曰橡盌，內地以之染皂，既出色，乾復可燒。土人不解此用，但伐之燒炭，冬日需之齊齊哈爾，車運距城遠，雪則價長，黑龍江扒犂運，距城近，雪則價落，地勢使然也。

大抵燒炭多用雜木，已成炭中尚有脂，人家每日爐底必剔去黑塊，炭氣如血，餘者始無恙，燕音訓，見韻補，若觸其氣，輒頭涔涔，致危眩嘔逆，疾如中煤毒然，初入境者不可不知。

遼東鶴本方物，或得其二，略不加惜，以遺某公，日放庭園中，飼以料，脩頸高跱，殊自得，性喜浴，每雨過，軒舞有節，或啄薪木擲空作遊戲，丹頂日鮮，乃知此物非可翦翮而飼畜之者也。余因謂某公曰，是當名放鶴園。

海青、一名海東青，身小而健，擅異常，見鷹隼以翼搏擊，大者力能制鹿。本草集解、青鵰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元史、合蘭府有海東青，由海外飛來。明一統志、五國城東出海東青，今歲以十一月入貢，中途

飼以鴨肉。且夕嘗引其爪立冰上。性靈熟也。

諸城送鷹鷂於幕府。諸選貢。例在七月初旬。故齊齊哈爾有鷹來立秋之諺。

鷹初生曰細普特。漢名窩雛。長成曰扎發堪。漢名秋黃。逾歲曰呼克中。漢名籠鷹。故養鷹家有一籠兩籠三籠之說。鷹過三籠。無能爲也已。

鷹見雉兔飛起而俯視。曰打椿。得雉兔而雙爪緊抱。曰扣環。遺失曰打條。颺去曰寠了。發鷹之隱語也。

鷹與兔相持。犬來助鷹。往往亦傷鷹。犬與兔相持。鷹來助犬。往往亦傷犬。助之者志同道合。傷之者忌功爭利歟。

齊齊哈爾副都統巴某。士著達呼爾也。一日出獵。見兔。甫縱鷹。猝墜馬。左右馳而挽之起。瞋目大罵曰。我死即死耳。鷹脫颺去。若當何罪。其重鷹而不顧身如此。

嘉慶八年。將軍觀（明）進白鷹。十年。萬壽節。站丁得白雉獻之。傲婦察觀。雉無驚態。一時稱異。乃陪以常雉送京師。

都人稱關東云。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在飯鍋裏。余嘗見野雞盛時。往往飛集門窗。一握而得。則此言不誣。然亦有貢額不足。多方購補之事。未可以一律論。

士人得野雞。例擬首於翼下。故關內有彎脖野雞之稱。禮所云獻鳥者。佛其首也。

野鴨。二月始見。西泊中嘗百十爲羣。以鎗得之。亦足充饌。

黃肖鳥名飛龍者。斐耶楞古之轉音也。形似雌雉。脚小有毛。肉味與雉同。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故漢名樹雞。有呼沙雞者。非也。沙雞又一種。爾雅注。鵽鳩生北方沙漠地。大似鴿。形似雌雉。鼠脚無後趾。岐尾。爲鳥憨急。羣飛。本草釋名突厥雀。即爾雅鵽鳩。本草集解。突厥雀生塞北。狀如雀而身赤。諸書所言。殆即飛龍也。

春夏之交。當見一鳥鳴道上。聲孤孤然。訪其名於諸生。漢軍曰臭姑姑。滿洲曰晋達羅拔齊克。達呼爾曰顆鵓鴿。言人人殊。迄無定名。幕中偶話及之。一老貼寫曰。吞蘭達。不記時憲書乎。所謂戴勝降桑即此。余聞之豁然。愈見博物之難。吞蘭達。譯言聲長。土人以稱主事。冒之也。

關以外多雁。故稱雁塞。往來噰噰。南飛北向。一如月令夏小正之記。時燕則四月來。九月去。不似內地皆在社日。此爲小異。

齊齊哈爾樹上多烏巢。烏朝去夕返。食田禾。飛嘗蔽日。鵲惟春冬有之。餘日不知所在。故鵲巢難見。鵲噪亦罕聞。

呼倫貝爾馬養於他城者。秋日聞黃豆瓣兒聲。輒垂頭不食。自廐中騰踔嘶鳴。思還故土。其去也。絕韁而馳。踰山越澗。不復由故道。布特哈馬亦然。將軍那（彥寶）有愛馬。布特哈種。一日聞黃豆瓣兒遂去。縱跡之。

馬方長嘶。主人寶處外。索之不勸。篭之則踏鬻並施。若欲甘心者。物類之相感如此。黃豆瓣兒。野鳥名。

呼倫貝爾產馬。骨格不甚高大。多力善騎。奇者常鬻鬣而不繫蹄。何於楚勒罕時售集上。吉林一帶。皆來採買。後嘗畢者先以賤值拔其尤。售者苦之。匯其良駿。潛驅多倫諾爾求善價。而以所餘爲互市之貨。齊齊哈爾無好馬矣。多倫諾爾。蒙古地名。俗呼腦兒上。

將軍塔（爾岱）一黃馬。久從行陣。無一蹶之失。勅賜鄂勒哲伊圖阿爾薩朗名。鄂勒哲伊圖。蒙古語有壽也。阿爾薩朗。國語獅子也。其後將軍請告。食全俸。馬亦月支芻秣於有司。

牛一身無棄物。皮肉外。油製燭。骨製錙。脬製酒囊。糞餅可代薪。熾火無穢氣。家家與馬通並積成堆。值大風與沙俱揚已。

回人賣牛肉。例諸稅課司以火印烙牛股。乃敢就屠。齊齊哈爾一牛納銀一錢。餘城多寡不等。余詢稽時。戲指火印。此穿鼻公勾魂牌也。聞者嘔噱。

土產驢羸。形體皆小。騎騾惟呼倫貝爾有之。其地不多畜家。特食羊。故其人偏有羶氣。殊類蒙古。

羊一歲謂之庫爾布子。二歲謂之二毛子。冬日宰而去毛轉售。謂之羊孤皮子。猶關內之謂羊羔也。上並有稅課司印記。無者罰加倍。

羔兒缺乳。伏山羊於炕使乳之。既久。羊與兒習。兒啼羊遽至。狀如母子。孳字誠非妄語。

士人消羊皮以鹽。至關內爲煤火所蒸。多自裂。故皆商皆以硝熟。蒙古則以牛乳熟。較用硝鹽者稍柔軟。而潔白遜之。

人家豢犬爲守備。多者畜至五六。性既不馴。狀尤猙獰。夜深嗥吠。聲徹四城。穿窬者所由裹足也。然白晝當門。獨行者易遭其虐。致婦孺花來手不釋梃。則犬之材有用也。德質不足稱矣。

布特哈田犬各拉一長。精於虎者不捕野豬。精於野豬者不捕雉兔。其捕雉兔者。雉兔伏數矢外。此能嗅而得之。號聞香狗。

庫雅喇滿洲選家犬肥潔者。畜室中。飼以粱肉。以備祭天。然其俗平時不食犬肉。不御狗皮。曰忌諱。今亦不盡然。

呼蘭多虎。虎過。父子兄弟不相讓。獨殺之。以獻幕府。余嘗見呼蘭送一虎極大。云已七歲。滿洲某佐領所殺也。聞佐領父亦嘗殺虎。可稱世勇。

虞者言。虎伏於莽。背鹿群。致鹿至。則無所逃其口。是可名黠虎。

關東鹿尾。見重京師。齊齊哈爾諸城皆馬鹿。知味者所不取。謂不如梅鹿。盤大藏遺爲食家珍品。梅鹿即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金史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鹿射之。今布特哈有哨鹿者。即呼鹿也。其哨以木爲之。長二尺餘。狀

如牛角而中空。國語謂之秘喇庫。喀時吹秘喇庫。能仿游牝巳饑之聲。則牡者甡甡來。然不能人人擅長。蓋亦有獨得之妙焉。

堪達漢、(柳邊紀略作堪達韓) 鹿類。背上項下。旁擴駱駝。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即此。境內諸山皆有之。毛蒼黃。體高大。重或千觔。性極馴。而水行尤速。角長大。色如象齒。以製射韝。益著無穢氣。然黑章環繞。勻而不錯者。載數角不得其一。店肆所售皆偽造也。

堪達漢皮中為韉。土人貪其身而美之。號猩脣。按山海經、猩猩如豕而人面。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堪達漢鼻。何足以當之。

四不像、亦鹿類。俄倫春役之如牛馬。有事哨之則來。舐以鹽則去。部人賴之不殺也。國語謂之俄倫布呼。而異域錄釋之為角鹿。嘗見滿文彙書云。四不像牝牡皆有角。食苔。則稱角鹿不為無本。土人飼以石花。即苔也。

狐有元狐、青狐、火狐、沙狐數種。元狐最上品。沙狐號倭刀。貢邀元狐。皆非境內所出。惟火狐、沙狐。廣者得之。沙狐生沙磧。所謂天馬蓋毛幹音。其腹皮也。烏雲豹、其頸皮也。土人輕褻何此。

邊地不識雞毛帚何物。撣塵所需。以狐尾為之。冬日遠行。帶狐尾繫馬鞍。搵以煖手。狼尾亦間用。然狐尾輕軟滑勝。余嘗謂狐尾拂塵。雉翼扇火。蒙釋邊上兩解意奴。或有句云。塵滌青案狐搖尾。煙起茶鐺雉展翎。能道其實。

舍利猻、國語曰西倫。轉為舒倫。廣者諱其名。稱曰威呼肯扎爾孤。威呼肯、譯言輕也。扎爾孤、譯言獸也。猶之釋虎曰阿勒哈扎爾孤。豹曰呼敦扎爾孤。皆隱語。阿勒哈、斑斕之謂。呼敦、疾速之謂。而惟舍利猻能升木。護防之。否則溺下著衣。肌膚立潰。此其毒於虎豹處。

野豬極大。其威在牙。牙踏吻外。馬尾一拂。萬鬣俱斷。所謂獠牙也。生山谷。以榛子、橡子為糧。吉林者則食松子。時以背抵老松揩癢。久之。遍體皆瀝青。黏沙石於毛鬣間。如披七札。弓弩莫能傷。惟布特哈田犬能咬腎囊致之死。程子解大畜豶豕之牙云。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觀於田犬之制野豬。愈見前賢說經之妙。而來氏知德駁之。謂天下無閹人之豕。特未見野豬故耳。

黑龍江城、忽一熊自北門入。跳躍叫嘷。馬牛辟易。良久不知所之。一老翁語其儕曰。恐有火災。頃之城中火延燒殆盡。此數十年前事。考明季有熊入西直門。或以為熊字能火。是歲都城果有回祿之變。老翁非知書者。所見脗合。

猥夜入城。殘害牲畜。人家往往縛草為人。戴鐵頭。蓋以形似者怖之。亦內地壁畫灰圈意。或曰草人拒鬼。

非也。

挹婁出好貂。見後漢書。今之貢貂。挹婁貂也。布特哈人歲輒入山採捕。利在大雪。故秋即去。春始還。往往有空手歸者。則貂之難得可見。說者謂貂見人走入穴者。取之如探囊。升木則稍難。然守待旬日。亦有到手之時。惟匿石罅中。則無計可施。此亦存乎貂了之際遇耳。

貂以榛子為糧。畜者多飼雞肉。性畏人。近之瞪目切齒。聲如鼠。見捕嘗緣壁走承塵上。狀如倒挂烏。其便捷、雖猿無以過之。

貂皮氣煖。遲時、官員在堂上。汗皆浹背。黑龍江過夏用單袷衣。扇為虛器。至是須服絺綌。脫帽露頂將軍前。不然。千萬張蒸蒸之氣難耐也。

將軍觀(明)選貂皮。皆指黑潤者曰。蘇季子敝裘未必及此。旁一官應聲曰。不能不能。因拾黃色者進曰。蘇秦不過如是耳。將軍笑而不答。

貂鼻七枚。燒存性。酒沖服之。止胃痛。土人試屢驗。方書不載。

灰鼠尾長。時時掉置背上。自覆其首。栈以榛子。雙爪抱嚙如猴然。出諾敏河者佳。號索倫灰鼠。

騷皮不挂霜而毛易落。故服者皆少。車運之為車帷。其肉則製冬美味。海騷遇之海驢名布勒都里科。自海中來。動以萬計。如羊群。履而進。鮮應手皆踣。此布特哈自然之利。

野驘似驢而小。國語謂之齊赫特伊。肉可食而皮不足貴。亦不多得。

兔有兩種。內興安嶺以南者。體長毛雜。形如貓。土人呼跳兒。即京師所謂野貓。嶺以北者。目赤。毛純白。純黑。好事者捕而畜之。不食。

鼢鼠穴地行。經過處路之成坑坎。故呼倫貝爾道中。馬蹄易陷。多鼢鼠也。俗呼黃鼠子。

獺兒。穴居小獸也。毛色如土。不甚煖。俗以製馬褂。貧者服之。相傳獺兒為穴出積土。一仰臥載之。衆嚙尾曳之。久之。載土者背毛脫落。鞟僅存。故俗有奴才獺兒之稱。

黑龍江、嫩江魚名不可枚舉。鰉鱣外約略言之。有放花、有哲綠、有紐摩順、有發綠、有草根、有威儉、有昂次、有達發哈、有屆爾富、有勾辛、有蝓蝓。說者謂、放花鱖也。哲綠鯿也。紐摩順細鱗也。發綠魴也。草根鯇也。威儉鯽也。昂次黃顙也。達發哈方口鱒頭也。屆爾富鯉鯢類也。惟勾辛、蝓蝓不詳何種。要皆長大有餘。鮮美不足。一網率得千萬尾。而多魚以為富哉。

魚價素賤。夏日尤甚。參贊大臣愛(星阿)初涖齊齊哈爾。以百錢得鯉鯉。重十餘觔。詫為異。然貧家買一尾。老幼當飯。嘗恐不足。價不賤何足以聊生。故五月、閭戶皆市魚。剖而繩繫之。晾屋上。謂之晾魚胚子。終歲用之不竭。魚網極大。得魚多。非數十人曳之難出水。故前獨織一網者。此富戶也。從前將軍有官網。八旗備辦。漁者屢受其累。而將軍食魚幾何。皆為司網者中飽。將軍觀(明)在鎮六年。未嘗一舉網。官網遂廢。

將公藏休故開與之窗

冬日鑿冰眼下網，較水面稍難，而得魚亦多，惟三伏歇網不下，網入水易爛故也。

歲貢惟鱘鰉、哲祿、紐嚕頎三種，而哲祿、紐嚕頎皆澆水使凍，如在玉瑩、此京師所謂冰魚也。

鱘鰉、魚古名秦王魚，音之譌也。大者皆專車，捕之之法，長繩繫叉，叉魚背，縱去徐挽，穩以從數里外，魚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則一身力竭，然後幾其腮使痛，自然一躍登岸，索綸尤貴能。

黑龍江人以鱘鰉魚胃造刮鰾，粘紙補字，刀刮用之，勝糨糊，遠過將無府者，攜布貼之，勝膏藥。將軍那穆泰嘗謂黑龍江人要幕府，督造累月，迄無成，亦地道有限。

刮鰾一塊，大寸許，厚二分，有金鑲、蔴葉、青囱諸式，一匣皆貯九塊，此尋常餽遺物。其尺長如意杵大拱璧及懸磬之類，皆近年新式，雕鏤尤巧，得之較難。

鱘鰉魚胃本來物，潮因歲貢刮鰾太多，漁者居奇，遂需重價採買，漸及於外城，約計自蔡胥至刻鰾，非三閱月不能成器，則用工庀材之費可知，然不售賣圖利，不過點染土物，備上官送禮而已。

鱘鰉頭骨、腦內重之，以為美於燕窩，土人初不愛惜，近乃有關內特來收曬以待價者。

達發哈魚、出東海，歲入黑龍江，逆水北行，至錯降節近，躍躍於呼瑪爾河，不下億萬頭，土人謂魚躍日果多，轉爲狐東，故達發哈有狐東魚之號，或曰，唐太宗征高麗，達發哈躍入御舟，帝怒謂當歸之黑水，故今魚腹有印痕，唐遺跡也，聞之可發一噱，然謂魚入江始生牙，語則不謬。

達發哈魚未入呼瑪爾河，取而乾之，冬日餽遺外城，與黑龍江凍豆腐並稱佳品。

勾章魚、一作勾星，喙長而鱗如小鐵，以箸探口中，齧不放，擲而置之案，猶躍躍欲出，可稱強項魚。

哈什螞、田雞類也，生水邊石罅，土人嗜食，都門亦重之。口云予在京師食之，狀如水蛤，味甘膩，一盤之費白金半兩。

介之屬，江中惟有大鼈，然去醜而食，土人不解亦不識，蝦蟹，關內帶來者，眾目爲怪物，不敢食。

東珠產吉林江河中，歲有珠戶採取入貢，而珠戶亦以時至黑龍江、嫩江一帶泅採，則境內亦產珠之所也，然私採有禁，故不易見珠，且不聞有藏珠之家，旱歲西泊既涸，徒見老蚌纍纍仰死泥淖而已，珠戶皆旗人，世居吉林境內布特海烏喇城，俗稱打牲烏喇。

齊齊哈爾東南十餘里一坑，稍雨成池，忽有龍見，旋得白骨，說者以為龍蛻，因名龍坑，坑附近一林，較城北崔家墳尤深密，副統統瑚爾奇葬所。

冬月江冰忽裂，長數十丈，土人以爲蛟動，聞見一物，波濤中蜿蜒如龍，蓋蛟也。

齊齊哈爾附郭無蛇，嫩江西間有之，蟣蝱、蜈蚣之類，皆非土人所識，其蟲豸傷人者，馬蜂、土蜂外，蚊、虻最毒，蚊絕大，飛如雨，虻俗呼瞎虻，集馬牛，釘人肉，須臾白者變紅，故商旅夏皆夜行，避其鋒也。城中蚊較少，然有花草家，黃昏亦不支斜坐。余嘗七月出城，行數里，頭面已如包穀，世有言黑龍江近城無蚊，蚊不入室者，皆以耳爲目語。

俗呼蟋蟀曰趨趨，絡緯曰聒聒，螳螂曰刀螂，蚓曰曲蟮，螢曰火蟲，蚱蜢曰矢殼螂，蜻蜓曰螞螂，阜螽曰蚂蚱，蟢蠨曰蛛蛛，皆與內地無異，惟夏秋不聞蟬聲，土人亦不識蟬爲何物。口云蟬蛄不知春秋，此并不知有蟬，故北方寒而人多壽。

余寓中雜栽野卉，時有粉蝶栩栩來，然大者少，五色尤少，而瓦隙多蟻穴，雨前奔馳成陣，或言黑龍江無蟻，殊不知蟻誠自在也。口云大內宮廷處處有之，外間名物搜考者殊不自知其夢耳。

黑龍江外記跋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册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勦権巡復向黃方伯借鈔，今以周校刊之，重勦言，既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瀋耳，然多方覓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瑷琿新城、灣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臚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能詳，蓋西淸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台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勦之言如此，又若眉有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刊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又道光中、薩英額所撰吉林外記十卷，向亦未有刊本，重勦仍屬校刊，尚未竣工，光緒甲午十有一月長至日，桐城蕭穆時病新起，書于海上廣方言館。

此書得於京肆。有葉氏印。是漢陽葉東卿先生平安館物也。內有秋濤注字。是閩人何願船員外所書。何由甲科改部曹。博通經史。家書最多。咸豐間、余猶及見之。未幾、與葉崑臣（名琛）、潤臣（名澧）昆季歿後俱歸道山。兩家藏書俱售散。此書鈔本。坊間所無。尤宜珍秘。同治九年伏日。樊彬識。

葉崑臣、兩廣總督。死於暎國。後得歸葬漢陽。潤臣、內閣侍讀、捐道分發浙江。病故。有敦夙好齋詩行世。宅在虎坊橋路南。徐大司寇舊寓。有子午井。

遊城南記

張禮撰注

遊城南記

宋 浙右張 禮茂中撰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東南門。

張注曰：唐皇城之安上門也。至德二載，改爲先天門，尋復舊。肅宗以祿山國讎，惡聞其姓，京兆坊里有安字者率易之。○續注曰：志總序云：唐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以京城爲西京。天祐元年，昭宗東遷，降爲佑國軍。梁開平元年，改府曰大安。越二年，改軍曰永平。後唐同光元年，復爲西京。晉天福元年，改軍曰晉昌。漢乾祐元年，改軍曰永興。其府名皆仍舊，有宋因之。故其南北相值之街，亦曰安上。

歷興道、務本二坊。

張注曰：興道坊在安上門街之西。景龍三年，改瑤林坊。務本坊在安上門街之東，與興道坊相對。景龍二年，改玉櫝坊。景雲元年，並復舊。二坊之地，今爲京兆東西門外之草市，餘爲民田。

由務本西門入聖容院，觀薦福寺塔。

張注曰：聖容院，舊唐薦福寺之院也。今爲二寺。寺之浮圖，今正謂之薦福寺塔，尚存焉。其寺文明元年立，謂之大獻佛寺。天授元年，改爲薦福寺。景龍中，宮人率出錢起塔十五層。續注曰：貞祐乙亥歲，塔之纏腰尚存。辛卯遷徙，廢蕩殆盡，惟磚塔在焉。

南行至永樂坊。

張注曰：即橫岡之第五爻也。今謂之草場坡，古場存焉。隋宇文愷城大興，以城中有六大岡，東西橫亙，象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宮室，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大興善寺以鎮之。玄都觀在崇業坊，大興善寺在靖善坊，其岡與永樂坊東西相直。長安志云：坊東有裴度宅。度欲入朝，有張權輿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蓋嘗有人與度作讖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嘗討淮西，平吳元濟，宅據岡原，與興善、玄都相連故也。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

張注曰：寺本隋無漏寺，貞觀二十一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爲慈恩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惟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域窣堵波，即袁宏漢記所謂浮圖祠也。長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加營建，至十層。其云雁塔者，天竺記達嚫國有迦葉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蓋此意也。嘉話錄謂張莒及進士第，閑行慈恩寺，因書同年姓名于塔壁，後以爲故事。按唐登科記有張台，無張莒。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鉶下及第，馮氏引之，以爲自台始。若以爲張莒，則台時已有題名之說焉。塔自兵火之餘，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爲之記。長安士庶每歲春時，遊者道路相屬。熙寧中，富民康生遺火，經宵不滅，而遊人自此衰矣。塔既經焚，涂圬皆剝，而磚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畢見，今孟郊、舒元輿之類尚存，至其他不聞于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續注曰：正大遷徙，寺宇廢毀殆盡，惟一塔儼然。塔之東西兩龕，唐褚遂良所書聖教序及唐人題名碑刻存焉。西南一里許，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廟碑，工部侍郎張彧撰，司業韓秀弼八分書，字皆隱隱可讀。

倚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爲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

張注曰：江以水流屈曲，故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隑洲。蓋其地也。劇談錄曰：曲江本秦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江故有泉，俗謂之漢武泉。又引黃渠之水以漲之。泉在江之西，岸而鑿南有廢，今爲瓊江裴家渾寨，然春秋積雨，池中猶有水焉。黃渠水出義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經三像寺，鮑陂之東北，今有亭子頭，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鮑陂。鮑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鮑陂西北流，穿蓬萊山，注之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經慈恩寺而西。歐陽詹曲江記，其略曰：茲地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坎窞，窪坳港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濬川，鉤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蘊藏含和，厚生蠲疾，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滌慮延歡，棲神育靈，觀此可

得其概矣。唐進士新及第者。往往汎舟遊宴于此。文宗時。曲江宮殿廢十之九。帝因誦杜甫哀江頭之詩。慨然有意復升平故事。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三千人疏浚。修紫雲樓彩霞亭。仍勅諸司有力建亭館者。官給閑地。任營造焉。今遺址尚多存者。江水雖涸。故道可因。若自甫張村引黃渠水。經鮑陂以注曲江。則江景可復。其他不然。疏其已塞之泉。浮豬旋月。亦可觀矣。樂遊原亦曰園。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漢宣帝起樂遊廟。因以爲名。在唐京城內。每歲晦日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賞祓禊。樂遊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絕勝。賈島所謂行坐見南山是也。

出寺。涉黃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祁公家廟。

張注曰。杏園與慈恩寺南北相直。唐新進士多遊宴於此。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隋離宮也。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杜祁公家廟。咸通八年建。石室尚存。俗曰杜相公讀書堂。其石室曰藏書龕。○續注曰。石室、奉安神主之室也。

出啓夏門。覽南郊百神壇基三壝。

張注曰。啓夏門、唐皇城之南門也。北當皇城之安上門。少西。蓋京城之南。凡三門。中曰明德門。今謂之五門。西曰安化門。今謂之三門。此其東門也。三壝在門外西南二里。百神壇基二壝頹毀。而圓丘特完。南一里有蓮花村。未詳其所以名也。○續注曰。少西北有唐贈戶部尚書楊貞公瑒廟碑。晉公李林甫撰。王曾書。王敬從題額。次東南有唐相國令狐氏廟碑。太和三年。劉禹錫撰并書。陳鴻篆額。楊氏苗裔。太和間尚盛。人呼爲廟坡楊。辛卯羅移後無聞焉。

次杜光村。

張注曰。杜光村有義善寺。俗謂之杜光寺。貞觀十九年建。蓋杜順禪師所生之地。順解華嚴經。著法界觀。居華嚴寺。證圓寂。今肉身在華嚴寺。

東南旋仇家莊。

張注曰。莊即唐宦官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皆賜晉昌軍節度使安彥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俱存。其南爲郭子儀墓。西南長孫無忌之墓。碑皆踣仆。○續注曰。撫定後。府南趙牛里皓陽觀主李可貞爲志朴相過。語余觀西北有二大碑云是郭氏墓碑。他日往視。其一鄯州刺史郭敬之神道碑。敬之、子儀父也。以子儀貴。贈太保祁國公。碑額御題。韓國公苗晉卿撰。序篆華書。其一郭氏所尚昇平公主墓碑。書撰姓名失傳。

過高望。西南行。至瀟灑墓讀碑。

張注曰。瀟、灑之父也。碑乃明皇題額。張說爲文。梁升卿書。蓋瀟灑墓別業張曲。

由趙村訪章敬寺基。經檄川王論弓仁墓。

張注曰。五代周太子太師致仕皇甫玄莊在趙村。建隆二年。瘞葬在村東。碑在其莊內。章敬寺。長安志曰。在通化門外。本魚朝恩莊也。後爲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爲名。殿宇總四千一百三十間。分四十八院。以曲江亭館、華清宮觀風樓、百司行廨及將相沒官宅舍給其用。今此基不甚修。且與志所載地里不同。豈四十八院之一耶。論弓仁者。吐蕃贊普之族也。世相贊普。或曰爲宰相。論因以爲氏。聖曆三年。以所統吐渾七千帳降唐。累有戰功。死贈檄川王。葬趙村。張說爲碑。今已毀仆。字無存者。獨其題額在焉。

下劇陵坡。入牛頭寺。登長老文公禪堂。夜宿寺之南軒。

張注曰。劇陵坡、今牛頭寺之坡也。寺即牛頭山第一祖徧照禪師之居也。貞元十一年建。內有徐士龍所撰碑。太平興國中。改寺曰福昌。元豐癸亥。長老道文自南方來居于寺之北堂。其南軒爲延客之所。今有朱公挾題壁。

己酉。謁龍堂。循清明渠而西。至皇子陂。徘徊久之。

張注曰。龍堂在牛頭寺之西。寺故有龍泉塔院。此堂即其地也。泉北有塔。俗稱龍堂。坡地甚平衍。中多植杏。謂之杏花坪。見杜甫勝遊錄。清明渠隋開皇初引沈水西北流。屈而東流入城。當大安坊南街又東流。至安樂坊入京城。今其渠自朱坡東南分沈水。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經牛頭寺下。穿韓符莊。西過韋曲。至塑北村。西北流。入京城。皇子坡又在龍堂之西。秦葬皇子於坡底。起冢於坡北原上。因以名坡。隋文帝改永安坡。唐復舊。

覽韓鄭郊居。至韋曲。扣堯夫門。上逍遙公讀書臺。尋所謂何將軍山林。而不可見。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舊跡湮沒。無所考求。豈勝遺恨哉。

張注曰。韓莊即韓昌黎城南雜題及送子符讀書之地。今爲里人楊氏所有。懸洞架閣。引泉爲池。穿地得大賜起信論碑之上篇。鄭谷莊在坡之西。今爲里人李氏所有。韋曲在韓鄭莊之北。堯夫、進士韋師錫之字也。世爲韋曲人。遠祖夐。後周時居此。蕭然自適。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時人嘉其閒素。號爲逍遙公。明帝貽之詩曰。香動秋蘭佩。風飄逆葉衣。北史有傳。今其讀書臺□□□立。逍遙谷則在驪山西南。蓋亦慕夐而名之也。杜甫何將軍山林詩。有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又曰。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今第五橋在韋曲之西。與沈家橋相近。定昆池在韋曲之北。楊柳渚今不可考。南塘按許渾詩云。背嶺枕南塘。其亦在韋曲之左右乎。嘗讀唐人詩集。岑嘉州有杜陵別業。終南別業。而石鼈谷、高冠谷皆有其居。鄭士元有吳村別業。段覺有杜村閒居。元微之亦有終南別業。盧氏有蘭陵里。梁升卿有安定莊。今皆湮沒漫不可尋。蓋不特何將軍山林而已。

晚抵申店李氏園亭。夜宿鄘子盧書舍。

張注曰。申店夾潏水之兩濱。李氏名之郡、字公材。嘗爲進士。邴子虛名徵。李舍人增也。園之東有閣。曰毖春。北有小軒。曰明月。

庚戌。子虛邀飲韋氏會景堂。及門。主人出迓。明微以爲不足。子虛道其景。且誦其詩。明微聞之。始入其奧。

張注曰。韋氏名宗禮、字中伯。世爲下杜人。蓋唐相之裔。家失其譜。不知爲何房。城南諸韋聚處韋曲。宜其昭系系易知。然或東眷。或西眷。或逍遙公。或鄖公。或南皮公。或龍門公。不知其實何房也。中伯博學好古。葺治園亭。奇花異卉、中實不有。日與賓客宴遊。朝奉郎白序題其堂曰會景。中伯園中有對金竹。其狀與對青相似。長安有此竹者。惟處士蔡季明、張思道與中伯三家而已。

復相率濟潏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謂之交水。西合於澧。北入于渭。

張注曰。長安志曰。潏水今名泥水。一作坑水。自南山流至皇子陂。今潏水不至皇子陂。由瓜洲村附神禾原上穿申店。而原愈高。鑿原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謂之坑河是也。瓜洲村之東北原上。潏水北岸上。尙有川流故道。西北過張王村之東。又西北經內家橋。又西北經下杜城。過沈家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卽杜子美陪諸公子納涼遇雨之地。潏水上原西北流。而合御宿川水。是名交水。在香積寺之西南。香積寺唐永隆二年建。中多石象。塔碑中裂。院中荒涼。人鮮遊者。

下原。訪劉希古。過瓜洲村。

張注曰。劉希古名舜才。爲進士不第。退居申店潏水之陰。瓜洲村、俗以爲牧之種瓜之地。予讀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村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佑三子。師損、式方、從郁。牧之、從郁子也。由此考之。在佑已有瓜洲別業。則非牧之種瓜地明矣。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豈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亦猶長安縣有高陽曲。因高陽人居之而名也。

復涉潏水。遊范公五居。

張注曰。范公莊本唐岐國杜公佑郊居也。門人權德輿爲之記。纂敍幽勝。極其形容。舊史稱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卉木幽邃。佑日與公卿宴集其間。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居此。式方傳又云。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之賦亦曰。予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秦漢園。斜陽衰草。其地有九曲池。池西有玉鉤亭。許渾詩所謂九曲池西望月來。池蹟尙存。亭則不可考也。又其地有七葉樹。每朵七葉。因以爲名。羅隱詩所謂夏窗七葉連簷暗是也。以是求之。其景可知矣。此莊向爲杜氏所有。後歸尙書郎胡拱辰。熙寧中。侍御史范巽之買此莊于胡。故俗謂之御史莊。中有溪柳、巖軒、江閣、圃堂、林館。故又謂之五居。

東上朱坡。憩華嚴寺。下瞰終南之勝。翠巖玉案。圭峯紫閣。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盡也。

張注曰。朱坡在御史莊東、華嚴寺西。牧之朱坡三絕句極言其景。華嚴寺、貞觀中建。寺之北原。下瞰終南。可盡其勝。岑參詩所謂寺南幾千峯。峯翠皆可掬是也。終南一名大乙。一名地肺。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內爲福地。柳宗元碑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秦末四皓隱于其間。後因立廟。唐文宗詔建終南山祠。册爲廣惠公。圭峯紫閣在祠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號圭峯禪師。紫閣之陰卽渼陂。杜甫詩曰紫閣峯陰入渼陂是也。太乙在祠之東。翠巖玉案。附麗而列。二峯之間有冰井。經暑不消。長安歲不藏冰。夏則取冰于此。紫閣之東。有高觀峪。岑參作高冠。蘇之奇作高官。未知孰是。

已而子虛希古開樽三門寺。僧子齊出詩凡數百篇。皆詠寺焉。予賞蘇子美詩。明微吟唐僧子蘭詩疏鍾搖雨腳、積雨浸雲容之句。及讀相國陳公悔把吾廬寄杜城之言。則又知華嚴之爲勝也。酒闌。過東閣以華嚴有所蔽。而登覽勝之。與如塔在焉。謂之東閣。以西有華嚴寺故也。今爲草堂別院。

張注曰。長安志曰。與如塔在華嚴寺。今其塔在東閣法堂之北。壁間二石記。皆唐刻也。且載華嚴寺始末。則華嚴東閣本一寺也。不知其後何以隸草堂焉。

下閣至澄襟院。院引北巖泉水。架竹落庭。注石盆中。瑩徹可掬。使人不覺頓忘俗慮。時子虛希古先歸院之東。元暠之居也。予與明微宿焉。

張注曰。澄襟院。唐左街僧錄徧覺大師智慧之塔院也。碑云。起塔于萬年縣神禾鄉孫村。今屬鴻固鄉。元暠世爲樊川人。其居北倚高坡。泉聲泠泠。竹陰相接。圃中植花。穴洞巖間。架閣池上。茂林脩竹。與之隱映。眞有幽勝之趣。（）納注曰。澄襟院水久涸。今爲長老資巨源衣鉢院莊。則金興定辛巳間尙爲元氏之居。遷徙後。遂無聞焉。近代李楷卽莊建閣。鑿洞立三清像。遂呼爲三清閣。兵後。高資老率披雲眞人爲十方院。門人樊志高爲有元莊。典刑雖在。盛事則廢。

辛亥。歷廢延興寺。過夏侯村王白二莊林泉。

張注曰。延興寺在楊萬坡。斷碑遺址。瓦礫徧地。興廢之由無可考。今爲里人劉氏所有。竹木森蔚。泉流清淺。景勝元暠之居。但不葺治耳。駙馬都尉王銑林泉在延興寺之東。與朝奉郎白序爲鄰。王氏林泉久不治。白字聖均。莊有揮金堂、順年堂、疑夢室、醉吟巷、翠屏閣、寒泉亭、辛夷亭、桂嵐亭。今爲王員外家所有。

東次杜曲。前瞻杜固。盤桓移時。

張注曰。唐史稱杜正倫與城南諸杜素遠。求通譜。不許。銜之。世傳杜固有王氣。諸杜居之。衣冠世美。及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旣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方止。自是南杜稍不顯。居杜固者。謂之南杜。以北有杜曲故也。杜固今謂之杜坡。所鑿之處。崖塹尙存。俗曰馬堋崖。或曰鳳皇嘴。不知何謂也。杜氏世葬少陵原司馬村之西南。杜甫嘗稱杜曲諸生少陵野老。正謂杜曲少陵相近故也。甫爲晉征南

將軍頵之後。頵玄孫某。隨宋武帝南遷。遂爲襄陽人。甫曾祖某爲鞏令。又徙河南。宋祁譔甫傳。以牧之爲甫族孫。蓋同出于預也。是甫乃城南諸杜之裔耳。然唐宰相世系不載。不知何故。俟再考之。

越姜保至興教寺。上玉峯軒。南望龍池廢寺。

張注曰。興教寺、總章二年建。有三藏玄奘、慈恩、西明三塔。寺倚北岡。南對玉案峯。元豐中。知京兆龍圖李公登眺于斯。命僧刱軒。是名玉峯。撰萬年令陳正舉爲之記。龍池寺直玉案山之北。○續注曰。興教寺開成四年沙門令總載修三藏塔銘。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劉軻撰慈恩塔銘。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弘慶撰西明塔銘。貞士宋復撰三藏塔居中差大。右慈恩左西明差小。殿宇雄制精密莊嚴。

過塔院。抵韋趙。覽牛相公樊鄉郊居。

張注曰。塔院者。京兆開元寺福昌塔之莊也。俗謂之塔院。修竹喬林。森結參天。池臺廢基頗多。不知在唐爲誰氏業。俗傳國初狂人李瑛居之。瑛誅沒官。後福昌塔成。賜之爲常住。韋趙卽有牛相僧孺郊居。子孫尙有存者。僧孺八世祖某隋封奇章公。長安城南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書千卷。僧孺居之。依以爲學。後爲相。與李德裕相惡。門生故吏各相爲黨。先是冤陵相德裕宅爲玉盌。僧孺宅爲金杯。且云金盌可作他器。玉毀不復用矣。其言果驗。然唐史傳方技者不載其事。其亦闕文矣乎。

遂登少陵原。西過司馬村。穿三像院。尋舊路。逕歸孫君中復之廬。

張注曰。長安志云。少陵原南接中南山。北直滻水。本爲鳳棲原。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卽其地呼少陵原。杜牧之自志云。葬少陵司馬村。柳宗元志伯妣墓曰。葬萬年之少陵原。實鳳棲原也。原脈起自南山。曲屈西北。岡阜相連。蜿蜒不斷。凡五十里。然則鳳栖少陵其實一本。因地異名耳。漢趙謂之洪固原。今萬年縣有洪固鄉。司馬村今在長安城之東南。少陵在村之東北。則滻水在東。非在北矣。少陵東接豐梁原。或作鳳涼原。滻水出焉。東北對白鹿原。荊谷水出焉。二水合流入渭。杜甫詩所謂侵高索滻原是也。少陵之東岡下卽滻水之西岸。其地有泉。舊傳有犢跑鳴而泉出。今謂之鳴犢鎭。三像寺、開元中建。背倚北原。高數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又云開元末爲武惠妃建。武氏墓在鳳棲原長興坊與寺亦相近。中復田家子。今爲進士。

壬子。渡滈水而南。上原。覩乾湫。憩塗山寺。望翠微百塔。子盧約遊五臺。而與僕夫負行李者相失。遂飲于御宿川之王渠。醉還中唐。幾夜半矣。

張注曰。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東。俗傳有龍移去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故謂之乾湫。炭谷之水。遂著靈異。歷代崇爲太乙湫。或曰。炭谷本太乙谷。土人語急。迷呼之耳。○續注曰。塗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東南。舊傳皇甫村有三社。曰鸞鷲坪、鳳皇嶺、及駐柄眞觀。翠微寺在終南山上。本太和宮。武德八年建。貞觀十年廢。廿年。太宗厭禁內煩熱。命將作大匠閻立本再葺。改爲翠華宮。元和元年。廢爲翠

微寺。杜甫詩雲南翠微寺。則元和之前固已謂之寺矣。百塔在梗梓谷口。唐信行禪師塔院。今謂之興教院。唐裴行儉妻庫狄氏嘗讀信行集錄。及歿。遂窆於終南山鴟鳴堆信行塔之後。由是異信行者。往往歸葬于此。今小塔纍纍相比。因謂之百塔。塔東爲石鼈谷。廣惠神祠在焉。西爲豹林谷。种放隱居之地。放居今爲女冠所有。蘇季明松門亦在其西。而蓋村者。翠微寺下院也。又在其西。自蓋村西行幾十里。曰豐德寺。豐德長老所居。今其寺猶有僧焉。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峯卓立。故名五臺。圓光寺王建集爲靈應臺寺。陸長源辨疑志爲嶽光寺。韓偓集爲神光寺。今謂之圓光寺。五臺之北有留村數寺。皆下院也。御宿川。按揚雄傳曰。武帝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遊觀則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大抵樊川御宿。皆上林苑地也。

癸丑。詣張思道。循原而東。指蓮花洞。經裴相舊居。越幽州莊。上道安洞。抵炭谷。旣行。小雨而還。復憩會景堂。淸談終日。

張注曰。思道、唐學士鷟之後。居潏水之陰。好讀書。善屬文。雅居有祖風。自思道之居。東行五六里。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蓮花。傳爲村人鄭氏之業。鄭氏遠祖乾曜。尙明皇之女臨晉公主。杜甫詩有宴鄭駙馬洞中云。主家陰洞細烟霧。宜卽此地也。自洞東行三四里。爲唐裴相國郊居。林泉之勝。亦樊川之亞。今爲鄱陽沈思之居。又南行三里。至幽州莊。李氏林亭。李氏燕人也。故以幽州名。泉竹之盛。過沈莊矣。南行四里。至道安洞。今爲尼院。院中起小塔。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擧目可遊。又南行七八里。至炭谷。自谷口穿崖渡水。蹈亂石。冒懸崖。行十餘里。數峯聳削。磴道之半。有司馬溫公隸書二十八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擇平穩之地而措足。則不跌。人莫不知之。鮮能愼。谷前太乙觀有希夷先生所撰碑。觀南爲故盧士雷偕夫隱居之地。

甲寅。北歸。及內家橋。子盧別焉。予與明微自翠臺莊由天門街上畢原。西望三會寺。定昆池。遂遊入明德門。

張注曰。內家橋今名也。或曰雷家。或曰能家。皆姓也。橋之西又有沈家橋。第五橋。亦以姓名。羅隱城南雜感詩有賴家橋上潏河邊之句。似當以賴爲是。翠臺莊不知其所以。莊之前有南北大路。俗曰天門界。北直京城之明德門、皇城之朱雀門、宮城之承天門。則界當爲街。俗呼之訛耳。詩注有天門街望之詩。可據。天門街當畢原之中。長安志曰。少陵原西入長安縣界五里。蓋畢原也。志誤以爲少陵。西望三會寺。寺邊有大冢。世傳爲周穆王陵。北有池。舊與昆明池相通。唐爲放生池。有臺。俗曰迴葉佛說法臺。而傳記以爲昔額造寺。蓋景龍中中宗幸三會寺。與羣臣賦詩。上官婕妤所謂釋子談經處。軒臣刻字留是也。定昆池、安樂公主之西莊也。在京城之延平門外。景龍初。命司農卿趙履溫將作少監楊務廉爲園。鑿沼延十數里。時號定昆。中宗臨幸。與羣臣賦詩。

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之地。至崇業坊。覽玄都觀之遺基。過岡。論唐昌觀故事。

　張注曰。唐昌觀又曰唐興觀。在安業坊玄都觀北、中有玉蕊花。元和中。有仙子來觀。嚴休父元稹盧俱有倡和。

既而北行數里。入含光門而歸焉。實閏月十六也。

　張注曰。城南之故。有因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見於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若牛頭寺碑陰記永清公主莊、長安志載沙城鎮韓藤南山別業、羅隱雜誠詩有黃堆觀、姚家園、葉家林。聞其名而失其地者也。翠臺莊、萬望樓、公主浮圖、溫國塔、朱坡。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楊舍人莊、唯釋院神禾、少陵兩原、三清觀、滾山寺、陳氏昆仲報德庵、劉翔集之漾溪、劉子袁之樊鄉、五臺僧塔院。見於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故皆略之。以俟再考。至於名蹟可據。而暴于人之耳目者。皆得以詳書焉。

遊城南記一卷。爲宋人所作。記城南之景甚備。中丞許少華先生手書之。予得觀于張華原兄之家。甚愛焉。遂自錄一過。後考他書。始得著述者姓氏。明微姓陳。西楚人。茂中姓張。名禮。潮右人。博學好奇。有足多者。斯記也。爲詞考事。詳哉乎言。夫宋去唐未遠。而風景池亭猶有存者。今門坊之名。亦漫不可考矣。嗚呼。滄桑易變。陵谷雖常。後之遊者。其將有取於斯文。古稷藏小山道人跋。

西征道里記

鄭剛中撰

西征道里記原序

紹興乙未，上以陝西初復，命簽書樞密樓公，諭以朝廷安輯混貸之意，某以祕書少監，被旨參謀，是役也，審擇將帥，重錄軍馬，經畫用度，詢訪疾苦，振恤隱孤，表揚忠義，公皆推行如上意，故其本末次序，胥吏不敢私錄，至於所過道里，則集而記之，雖搜覽不能周遍，而耳目所際，亦可以驗遺蹤，而知往古，興夫兵火凋落之後，人事興衰，物情向背，時有可得而紀者，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舟出北關，六月二十四日，至永興，七月十三日，進至鳳翔，越三十七日，府告無事，公率官吏以歸，水陸凡六十驛，往來七千二百里。本計七千一百九十把水里，以未至縣十里，河水南從自晏子坡移路旁山回程衍十里。右通直郎、尚書戶部員外郎李若虛參議，左朝請大夫、新差知吉州軍州事江少虞，左朝請郎、新除陝西轉運副使姚焯機宜，右從事郎、新湖州德清縣主簿樓埴書寫機宜文字，左朝奉郎、行大理寺丞王師心，右奉議郎、監行在權貨務閣大鈞，右宣教郎、前溫州平陽縣丞郭子欽幹辦，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李孝恭提舉錢糧，右承直郎、前江西提刑司幹辦事稽平，左承直郎、新泉州永春縣丞王曦韓，右文林郎、前監潭州南嶽廟曹鼎，右迪功郎、新潭州善化縣主簿宋有右，從事郎葉

光准備差遣，右文林郎、前建州建陽縣尉李若川，點檢醫藥飯食，凡一十五員，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序。

西征道里記

宋 鄭剛中撰

行府舟具，欲發前一日，宰執出餞于接待院，二十二日，道銅口、臨平鎮、長安閘，宿崇德縣，二十三日，石門、皂林、永樂，由秀州城外，宿杉青閘，二十四日，兩界首，宿平望，二十五日，大風阻吳江不進，二十六日，吳江縣，登垂虹亭，宿平江府，二十七日，許市、望亭，宿無錫縣，二十八日，潘葑、樂社、橫林，宿常州，二十九日，犇牛、呂城閘，宿丹陽縣，三十日，新豐、丹徒鎮，宿鎮江府，五月一日，行府官望拜于府庭，二日，會茶丹陽樓，登連滄觀，觀人馬輜重渡，三日，濟渡，至瓜州鎮、揚子橋，宿揚州城外，四日，邵伯閘、車樂，宿高郵軍，會茶韓世忠園，五日，樊良丁至梵水，宿寶應縣，六日，黃蒲鎮、河橋，宿楚州，七日，磨盤，宿淮陰縣，八日，高秋堡、洪澤閘，宿瀆頭，九日，龜山鎮，宿泗州，僧伽有像而未塔，劉麟嘗因賊翁誕日祝辭，而鐘輒無聲，叩之墜地，麟縱火焚寺去，住持云，十日，治陸，十一日，機宜姚焯等三員，管押激賞庫行，十二日，唐家店、湖口，宿臨淮縣，十三日，中路宿青陽驛，十四日，馬翁店、通海鎮，宿虹縣，城因隋渠為壕，渠水深闊，城具樓櫓，虹西諸邑，往往皆城，虹獨堅密，豫賊蓋自此為邊也，隋自虹以上為陸，木已叢生，縣以東水接淮口，淮地卑，而縣西北隅有湖，

曰萬安．東西百里．北南半之．豫賊引湖擁城．而東南出其流於隋．又淮湖可登三十里．與湖水接．通小舟．若偃閘於泗．以時入湖．又路治隘塞．則數十斛之舟可致宿無疑．或謂引五丈河水入蔡河．上皇奉玉淸之所也．由殿後小竹徑．登景命殿．出前廊福寧殿．福寧是謂至尊寢所．簡古不華．殿上有白花石．鋪一席地．聞祖宗以來．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東廡下曰洗面閣．曰司施閣．餘不能記．由殿後稍北．至坤寧殿．殿屏止畫墨竹蘆雁之類．然無全本矣．（他殿皆此類）自福寧至孝思殿．前一殿．卽欽先．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皆在．由欽先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後見陝西諸將．自言數對劉豫於此堂．堂左竹徑之上．曰迎曦軒．石為假山．對迎曦曰月榭．榭有御書銘曰．巍然屏石．秀色拔塵．仰止豈賓．乃與月鄰．安得是德．靜樂深仁．俯臨沼沚．永固玉春之下．鑿石為曲水．又至修內司．謂是宣繪堂．兩旁軒閣．不能悉記．復由延春閣下稍東．今太母之故居．不敢詳也．過小門．入錦莊．無雅飾．用羅木作假檻香．堂後有池．左曰擷芳軒．右曰觀瀾軒．上曰棲鸞閣．凝至之旁曰紫雲閣．中有小閣．爐可坐三人．爐四柱承以雕蓮．入睿思門．登殿．殿左曰玉鑾．右曰淸微．後曰宣和．庭下皆修竹．殿後左曰迎眞軒．右曰玉虛軒．迎眞之上．曰妙有閣．玉虛之上．曰宣道閣．又一殿．忘其名．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由玉華下．入抵後石屏．亦御書．左序有軒．曰稽古、宣和．東廡下五庫．以聖德超千古為號．皆縑金抹綠小牌．庫上曰翰林司．曰寶閣．西廡下．曰御書內省．餘不能記．復由宣和西繞曲水．出後苑．至

太淸樓下．壁間有御書千字文法帖之類．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殿相對．不能偏至．自瑤津趨出過拱辰門．上馬出．後以閱視所於忠銳將留二日．京師舊城外．不復有屋．自保康門外．西至太學．道無數家．太學止餘廡．敗屋中存敦化堂．榜猶在．兵卒雜處其上．而牧彘於堂下．國子監令以養太學生．具舊壁．略如學校．郡亭牓東偏廳事榜牌．偽齊年號．糊窗用舉人試卷．見當是試題及舉人文字．專用本朝廟諱．瓊林苑．廚人皆以為營．至今圍以小小城．今明池斷棟頹壁．望之蕭然．四日．八角鎮、稍溝．宿中牟．五日．白沙鎮、圃田．宿鄭州．六日．候家莊、須水鎮．宿滎陽縣．滎陽、濟水復出之地也．濟入江．不與江合．橫江而出於滎陽．復入地．至陶邱而出．故禹貢記濟水．謂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往年京師之水．人不知所從．但言鄭州積水不決．蓋濟水也．周德修侍郎云．七日．洪溝店．道旁隸三大字曰濃洪溝．今雖草莽間假有長坎．然必非楚與漢鬥者．又孟店、汜水縣、灩坡子、洛口鎮．宿鞏縣．汜水、卽行慶關也．過關．乃下視大河．與虜營相望．洛河又在大河之南．洛口牆數圍．閣之．卽所謂洛口倉者．八日．十八里．朝拜昭厚陵．又七里．過黑石頭渡．十里．鳳凰嶺．又拜五里會聖宮．宿偃師縣．仁廟永昭陵．最與英廟永厚陵近．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道旁不塡而周以枳橘．陵四面闕角樓觀雖存．頗毀亦半．隨闕角為神門．南向門內列石羊馬駝象之類．神臺二層．皆植柏．層高二丈許．最下約闊十五丈．作五水道．臺前與內門臺及大門外．皆二大

石人對立．欽慈曾太皇陵．望之可見．又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問．餘陵規模皆如此．厚陵下宮為火焚．林木枯立．諸陵、洛河在前．少室在左．嵩高在右．山川佳氣不改．而宮屋蕩然．聞皆為賈班所毀．守陵兵卒云．九日．石橋店、白馬寺．宿西京．京號三川者．卽黃河、洛河、伊水也．伊闕又名闕塞山．又謂龍門．大內對伊闕．望王屋不百里．宮牆之內．草深不見道．基皆分水南水北．居水南者什七八．今止水北有三千戶．水南墟矣．（同程日知州翟琦謂予．城外近落五百餘家．）白馬寺、漢明帝所建．今惟瓦礫．府治後圃有堂曰晝錦．留題所為．翟本西洛人．今為鄉郡．故云．十一日．楡林鋪、磁澗．宿新安縣．未至新安十里許．道旁山石一柱．裂勢欲傾危．過者毋仰視．父老與縣令皆言．豫聖封永定將軍．半山有廟．月皆賜錢三十千．然無文識可攷．十二日．缺門鎮、千秋店．宿澠池縣．行十里．過會盟臺．澠池新安之間．溪山人家．如東浙．用溪石甃牆．十三日．東西土壕、乾壕．宿石壕鎮．杜甫作石壕新安吏二詩．卽其地．是日．陝府安撫吳琦甲馬來迎．（他郡守迎送不錄者行府事陝西用也．）十四日．魏店、橫渠．宿陝府．十五日．望拜召公甘棠木．猶在府署西南隅．今亡矣．郡有召公原．原蕭颯．諸府縣七．而夏縣平陸兩城今皆隔河．夏距城九十八里．卽溫公涑水也．府瀕河築二小城．時一二騎揭小旗偵邏．或放牧堤上．馬蹄渠在城之東南．虜人破陝所自入．初陝之圍也．郡將李彥仙固守．彥仙遇士卒有恩．方城中食盡．煑豆以啖其下．而自飲其汁．雪寒單衣．將校反加以衣．彥仙復持以予寒者．城破巷

戰而死．覆其家．郡之婦人女子．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輟．故陝無噍類．父老謂虜久不得城．餘食欲去．適有人告以馬蹄渠可入城．遂陷．虜始敢西．而全陝沒矣．十六日．新店、曲屋．宿靈寶縣．縣前五里．卽函谷．十七日．黑曲、稠桑、靜遠鎮．宿胡城縣．十八日．乾伯鋪、盤豆、攢簵店．宿閿鄉縣．閿鄉胡城二縣．元屬虢州．太平興國三年．隸陝府．自府界至虢三十里．是日．虢守賓班父老迎於胡城之東．胡城南桃林塞．卽武王放牛之地．閿鄉縣治對荊山．一山自秦川起至閿鄉．荊山之西．皆為秦嶺．退之赴潮陽．度此嶺也．中條在大河北．與潼關相對．又東則首山也．伯夷居水北山南．故謂首山為首陽．十九日．關東店、潼關、關西店、西嶽廟．行府官謁於祠下．至華陰縣．出南門．朝謁雲臺觀．然後還宿潼關．或謂是古桃林塞．河山之壯．俯視他關．獨城內蕭條．華州差使臣番休守關．關門北向．入縣半里．大河洶湧．乃涇渭洛三水合處．號三河口．洛水有二．一水自藍田．由商入西京．所謂伊洛者．一水自西夏．由阜鹽之間．出保安同州．至陝華．與涇渭合．所謂三水之洛．潼關三．獨河口下無屏障．道上入馬．河北皆見之．若稍加營治．戍兵其間．未易窺也．關以西漸與河遠．是日．知華州武功大夫處迪甲士迎於關西店．嶽祠草創．門右明皇大碑．火後剝裂．有辨數百字．不復連文．約六丈高．蓋累石成之．庭下四石闕．裴度出淮西．題名刻其西偏．副使馬揔、行軍司馬韓愈、判官馮宿、李宗閔之徒．不能悉記．雲臺觀屋存無幾．獨聖祖升章聖皇帝御容所在．曰會眞殿．無

惹。暨閣御像如新。老道士云。以南極壽星榜其上結牓。故得不毀。觀後希夷祠堂。堂前石刻太宗皇帝御書并詩。詩有蒼生任亂離弊凋殘、今我如同赤子看、大開無爲三教盛、承平方說四方寬之句。又一章。有凌霞成鶴骨、餌藥駐童顏、靜想神仙事、忙中道路閑。（注。萬曆陝中亦得暇於忙。蓋之謂也。）又一章。俗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章聖皇帝賜道人牓臨一章。有誰醉皮裘思晦迹、行高終自有人知。又一章。賜鄭隱歸山。蓋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獨遊萬壑成嘉遁、偶出千峯既治平。仁宗皇帝賜武元亨一章。只向身邊有大還、貽神月殿在秋天、三髮宿像誰分別、尸質清虛本自然。詩石皆無毀闕。老道士又指一古槐。謂是無疑木。希夷嘗藏書槐腹中。觀依華山而立。蓮華峯、仙人掌、石月、玉女盆、二十八宿、明星館、石鼓山皆在最高處。獨蓮華峯、仙人掌可望而見。蓮峯下有瀑布水簾。仙掌石間隱然有跡。如人對面出右手上擎偃月。玉女盆、卽杜甫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是也。崇嶽西卽劉禹錫所見道士種桃者蔽之處。所謂玄都觀者。今亡矣。華山審訛謂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蓋謂東北爲冀。東南爲豫。西南爲梁雍。又士人皆有康通判者。嘗與東坡爲僚。踰百歲。從弟子四五人往來諸峯間。無定處。然士人不能具道其名。又有道士能言。張碓之子宏爲豫賊守華。嘗題詩曰。華山起伏朝靈嶽。給罰千官拜至尊。吳蜀未平宜假手。願將餘力致乾坤。二十一日。敷水鎮、柳子店、將相鄉。按石刻。乃郭汾陽之里。宿華州。州治對少華。對太華者。華陰也。二十一日。赤水鎮、東西陽村。宿渭南縣。二十二日。零口鎮、新豐市。道北一里。有馬周廟。宿臨潼縣華清宮之西館。宮後卽驪山。新豐古城。故驪戎國。故山以驪名。山間宮殿基址皆在。迎理木在長生殿之上。蓮花湯發自山足。爲石渠。引泉入室。雕白石爲蓮。開十竅以泐泉。號白蓮池。卽妃子浴所。次太子泉。次百官泉。雖穢。故號。僕隸今游之。獨白蓮倘浴士大夫。西館、卽當時遊幸梨園總宴之地。明皇自臨潼爲復道。往來長安。按石刻。可盡見。今止有玉石像一軀。立荒廟中。二十三日。灞水漲。不進。是日。知永興軍、節制諸路軍馬張中孚。渡輕舟來迎。二十四日。灞橋鎮、滻水、長樂坡。宿永興軍。軍以禮居爲府治。後有涼樹。別爲一區。堂下張芸叟與數人題名刻石。東門外興慶池。乃明皇藩邸。漸橋、澄周勃以下迎文帝之地。常樂坡、唐人餞與卿使希烈之塘。鄠縣、夏之扈國。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卽秦天、泰天元隸乾州。熙寧五年。廢乾。故隸府。二十五日至七月七日。行府並治事。永興軍。八日。楮林店、沙坡、偏店。宿咸陽縣。縣在渭水之東北。未渡渭二里許。有故城。謂是舊咸陽。自楮林道旁土堠。西入十里。卽未央宮基、又蒼頡制書臺、樗里子墓。皆渭河南。不及至也。是日。環慶帥趙彬甲士迎于咸陽橋。九日。魏店、馬跑泉、酉店。宿興平縣。馬跑泉、高店之間。塚土數尺。高鋪。雜木二三本。曰楊妃塚。十日。東陽臺、馬嵬坡、東扶風。宿武功縣。馬嵬旁短牆周圍。路人指謂妃子死所。縣之報本寺。唐太宗所生之第。殿後一堂。中有神堯像。而繪蔣帝于壁。報本之東。又有大佛閣寺。僧亦謂是李氏故居。實太宗之所生。未能詳也。自

榮陽以西。皆土山。人多穴處。謂土理直。無摧壓之患。然見路旁高山多摧折。存者僅如半掌。則土穴疑有壓者。居人嘗自能擇術。惟武功大佛旁一洞。數里遠。報本寺僧云。洞盛自巢賊時。今人又增穿之。中間避亂千餘家。入其中。勝知而不能取。陝西往往爲洞。皆所不及。穿洞之法。初若掘井。深三丈。卽旁穿之。自此高低橫斜。無定勢。低處深或四五十丈。高處去平地不遠。烟水所不能及。凡洞中土。皆自初穿井中出之。土盡洞成。復築塞其井。卻別爲入竅。去竅丈許。爲仰門陳勁弩。攻者過簷卽斃。如是者數處。時於半里一里餘斜氣穿道。謂之哨眼。哨眼或因爲角與夫懸燈積水之旁。人不能知其下。繫牛馬、置碓磨。積粟鑿井。無不可者。土久彌堅。如石室。但五年前一洞壓死者千餘人。僧云。此亦天數。然今陝西逃民。半是土洞中生。今人居者。頗懲覆壓之禍。於洞下多立柱布仰板矣。武功今屬醴州。是日。知州武功大夫趙立來迎。十一日。杏林店、還店。宿扶風縣。十二日。東新店、龍尾坡、青陽店。宿岐山縣。后稷封有邰。岐山卽其地。或謂有邰城今鎮鄉是也。又云。郿之鎮亭。或謂是。武功皆未能詳。郿縣在府東南百里。有塢。卽董卓所築。是日涇原帥張中彥、知鳳翔府賀景仁來迎。十三日。任官村、橫水店。至鳳翔府。府、古枳風郡。據地饒沃。四川如掌。長安猶所不逮。岐山之陽。蓋周原也。平川盡處。修竹流水。彌望無窮。農家穡床尤盛。生民之詩曰。維穈維芑者。蓋謂床也。俗今從燥爲床。秦州有床穆。僅床米類稷。可麪可餅。可爲粢子。西人飽食麪。非床猶飢。將家云。出戰糧糗。乾不可食。囓床半掬。則津液仙生。餘物皆不咽。士卒用小布袋盛。馬上遇水。取袋漬潤之。尤美。邊郡刈床。則自外而內。刈麥。則自內而外。蓋床以寒熟。麥以暖熟故也。府治廳事。李希烈所建。無甚雄大。而四面出簷。制度如殿。後爲蘚蕩堂。東偏中和燕申二堂。亦舊屋。餘皆近歲。東北隅有凌虛臺。東坡嘗記之。臺高纔二丈。不見凌虛之勢。然水竹幽勝可喜。燕申堂後。磁趺大刻。蓋茂正德政碑。後人磨去刻維摩頌。游師雄後刻九成宮圖於其陰。九成宮、隋仁壽中所建。去州百里許。按。圖。大略與驪山相似。以有圖。且不親到。故不詳載。師雄記謂文帝遣楊素營之。士木之役困一時。死傷甚衆。宮旁夜鬼哭。文帝聞而怒。獨孤后爲言於帝。乃解。後遂與后俱歲避暑。多逆樂不歸。東有華清。西有九成。訪遺跡。則見隋唐之不競也。寶雞縣府西南六十五里。本秦武公所都。所謂陳倉者。自是入大散關。河池。（河池在[illegible]爲故道。）爲西蜀之吭。府之視蜀也。吳玠既敗走之。道迷不能出。猶且盡。乘軍待斃。趙立爲謀歸路。乃得脫。其後立又爲先鋒道之。府再入而玠少卻。十四日至八月十九日。行府皆治事鳳翔。新鄜延路經略使郭浩、熙河路經略使楊政、秦鳳路經略使吳璘、四川都轉運使陳遠猷以下。各宴議分職而退。二十日。行府還宿路。歸次舍道理如故。獨至涇州。由平涼、天長、大儀出鎮江府。然後舟行。陝西兵歸者。禁軍合計三萬四千有奇。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遞。將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舊法猶在也。涇原禁軍僅八千。比諸路爲勁。而涇原勁兵盡在山外。陝西弓箭手舊一十六萬。今存七萬。復以土田不均。古破無法。雖七萬人。未必可用。夏國主

興州。謂之衙頭。衙頭至麟府。路近處可九百里。遠處六百里。環慶三百里。會州界二百五十里。諸路今與西界接壤。惟鄜延最闊。熙河會川城至涇原甘泉堡。止百里。以北皆西界也。夏國左廂監軍司接麟府沿邊地。分管戶二萬餘。宥州監軍司接鄜州保安軍延安府地。分管戶四萬餘。鹽州監軍司接涇原環慶地。分沿邊管戶一萬餘。茲其大略也。某自吳淞泝。道京入洛。至關陝。其所經歷。得於聞見者。旣不具載。竊觀今日天下之勢。東南爲天子駐蹕之臨。朝廷委省監司守令耳目親近之地。故治具比他道爲修。陝西諸郡。雖號新復。然自渠魁元惡。用意變易三綱五常之外。自餘軍民。無不內懷天日。相與持循檢約。未敢有無國家、毀法度之心。故其風俗綱紀。視東南猶彬彬也。獨京西京畿。與夫接淮甸之地。一時陷沒於劉豫兒。威虐焰之中。郡邑無民。官府無法。田野未耕。荒穢猶在。如久病困瘁之人。頭目手足。皆有生意。而中焦痞潤。蓋未易全復也。朝廷誠能精選長吏。審擇牧守。仍於三京擇成士夫。使之撫視調療。修治關隳。於年歲間。生養氣血。與東西上下。脈絡流通。則天下平矣。

校正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

孫星烈校注

校正武功縣志瑪序

夫邑之有志。猶歷代有史也。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對山武功志。猶歷代諸史之有司馬氏史也。對山舊以史法為志法者。蓋邃史。則知斯志之善矣。然此特論其文。而經濟之學。實蔵於中。未嘗以文掩。予自弱冠時。即開卷多名志。而對山武功志人皆推為第一書。丁丑秋。奉命來邑。取其志讀之。僅七篇。初疑為簡。竟讀。始知其不可增。地理自有邰氏肇封。迄於勝國。數千載沿革。與夫川原古蹟。不俟煩言。歷歷可考。顧以風俗終。殆謂移易者責在邑長爾。志建置。次第井然。官署外。獨於學校興復加詳。長斯邑者。得不視為急務歟。事神為治民之典。故祠以祀之。有修葺。必書。示主祀者知所敬也。若夫地關民聚。賦役有經。而官忘撫字。吏肆貪求。豪強任所低昂。物產因而虧蝕。民力奚支。言之惘然惻然。使人一披覽傷懷者。田賦志也。思深哉是篇。親民之官。尤宜三復。官師志善惡並列。足為勸懲。令讀者慕且懼焉。斯非當官之炯鑑耶。人物選舉二篇。可互觀。至其賢才蜚出。科第聯翩。必歸諸政教。則言外之意可思矣。要之七篇義法。原於龍門。而經濟名言。皆關治理。於乎。此志之所以善哉。予膚學無能。切荷聖恩簡用。忝之名區。五載於茲。自慚碌碌。報稱何由。每讀斯志。法戒分明。知為切要之編。可借以策其未逮。所慮魚魯混淆。更或點竄動移。

失其本色耳。在籍太史孫酉峯先生。覺奮翻細為校讎。正其謬。闕其疑。加之評註。有年矣。而志之善乃益章焉。予求觀之。遂付梓。以公諸同好者。當不徒取其文。而遺其所載。視為飾輪轅之虛車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陽前一日。知武功縣事長白瑪星阿書。

校正武功縣志孫序

自對山康先生著吾武功志七篇。世之讀者。莫不稱善。予讀斯志數十年。好之甚篤。竊謂先生實史才。以史才而見於邑志。宜其志之法扶世教。正人心。埒於良史。而傳之獨可久焉。豈以文哉。然豈不以文哉。或謂先生史官也。故以史體為志體。是篇見其官師篇美惡並書。別於他志。而於七篇無筆非史法者。殆未之悉耳。夫志之與史。偶殊者體也。而無不同者法也。有其才。則有其法。體之同否。可無拘歟。先生作志時。解史局已十載。試觀七篇中地理建置祠祀田賦選舉五者。視史體復何殊。惟官師人物。義不當假史官褒貶之權。而官師人物之列於前史。如酷吏趙禹毛若虛。其行又詎能隱之。即明代官師。亦自有不能為之隱者。則先生之於美惡並書。非僭也。然非後人所易效。至於明代科貢人物。有褒無貶。與史體略殊者在茲。故曰志者史之餘也。邃野呂氏云。康德涵淡馬遷之材。學之博猶未逮。此為深知先生。語學者不知遷史之法。烏知斯志之即史。知遷史之法。而徒事摹擬者。亦烏知斯志之為史法史才。而不襲遷史之貌耶。於乎善哉。已仕者讀之。可以識政。未仕者讀之。可以勉學。而沾丐所及。則更有資於攻文者。可由此而闚龍門之津也。斯誠邑乘之極則已。原刻無藏者。鈔本多豕亥相淆。而予尤病其失作者本色。嘗從事校

書。欲復先生之舊。近得張子萊峯所藏舊本。與他刻相參覈。正其訛謬。闕其所疑。而又以素所管窺者。妄加評點。而略註之。自知譾劣不足測斯志之妙遠。亦聊記予數十年讀之之功。俾後之讀斯志者。因予說而細論焉。原序二。跋一。新增趙子函序一。諸家評語附序後。命次子樹毅而存諸篋。時己卯歲夏五月也。今年秋七月。明府牧齋瑪公刻先生集方竣。即欲續刻斯志。予重明府留意於斯。而非若予之徒好其文也。遂樂與再為訂之。而請正於世之同好者。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月丙申。邑後學孫景烈書。

武功縣志呂序

予嘗南至武功。涉漆汭。陟雍邱。遊鳳泉。渡渭而詩太白終南之奇。北顧九嵕諸山。則見碧流襟帶。翠巘揖讓。珍木蔚薈。湖光相輝。風氣翕乎四來。龍虎擁而交應。未嘗不臨流命徙。而羨斯地之勝也。及予訪后稷之墟。覽唐太宗之舊。問蘇子卿之冢。叅張橫渠之寀。歸康尚書之勳。然後知斯地之致。而對客談山言未嘗忘之。夫美極不發。境嫌怪松不挺。培塿斯已然矣。若乃根高而築堵不織。表正而式影弗端。則求諸嗣有政教者焉。夫后稷政之祖。橫渠教之宗。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師無橫渠之志者皆貨客。如仁義之有託。即政教之成興。繄茲人物有不恒茂者乎。雖然。政不必皆官。論法者即可立。教不必皆師。見道者即可端。故陳烈（嘗作王烈。陳烈見宋史。隱逸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之政。亦行太原。綿駒之歌。能教齊右。武功之志。凡以發夫此也。志七篇。地理約而不漏。建置則而有據。祠祀（下疑有闕二字。）先今而後古。官師直書而勸戒自形。人物之志。浩乎其無窮也。君子於是乎思古。於是乎徵今。於是乎開來。其志已勤矣。選舉崇義而黜利。蓋志之良者也。學者觀其志目。亦思過半矣。是志也。樸之者吾友康子德涵。刻之者邑侯西蜀馮玉仲。則斯政教也。為有歸矣。正德己卯冬十一月甲寅。涇野呂柟書。

武功縣志何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燦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懲。有可述焉。夫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敘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滅波。（大復集作良。）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饕殫。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口戶、（大復集作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蠹。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廢（大復集作陵。）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正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大復山人汝南何景明撰并書。

武功縣志趙序

昔在漢蕭相國入秦。先收圖籍。說者謂圖籍卽今中秘書。而余獨不然。三代時書。已盡付漢龍之炎。安所得中秘書而收之。秦所有圖籍。不過山川道塗之廣狹。郡國人民之增減。紀綱風俗之上下。然則今志之類耳。諸相國汲汲于此。以輔成四百年之治。魏晉而後。皆不能及。則相國之爲周也。相國所收之圖籍。類以爲與今之志又異。古之志。非狐之直。邱明之核。不以操觚。故其文多可存者。而今之志博雅不足。其繁但褒貶無當。其繁妄甚者。狂心護舌。毀譽紛紜。倘令在漢。不足以當蕭相國之一盼。而又何收焉。明興百有餘年。人文蔚起。當宏正時。有康先生德涵爲首倡。顧獨假翌前籍以死。而以其華袞斧鉞之權。寄之武功之志。然則康先生之志。卽古之良史。不是過也。康先生亡。而康先生之志愈益著。評者至闢爲今郡邑志之最。而板本雖存。不無追蠡之恨。又其後百有餘年。而許侯賓來。迺蒞漆水。浙雍原。弔康先生之里。而首求康先生之志。慨然表章之。然則許侯之刻康先生之志。卽古之良相。又不是過也。夫今天下有一統志。諸省有通志。諸郡邑亦各有志。作述代興。莫不家董狐而人左氏。而歷世未久。銷亡幾盡。顧安得爲志者皆如康先生。今天下之縉紳而稱長吏。提往事屈。縉塵絡繹。其盛者侈稱穎川。其窮者咨嗟卽墨。而核其

圖籍。百不舉一。諸安得爲郡邑者皆如許侯。以是采之太史。上之相國。予以觀其山川道塗之諸狹。稽其郡國人民之增減。致其紀綱風俗之上下。以庶成聖天子之治。比隆炎漢。庶後知康先生與許侯所以相遇不虛耳。余不敏。竊慕康先生久矣。而又與康先生之孫禹民萬民友善。因得識著其意以示後之讀康先生之志者。盩厔趙爾撰。

諸家評語

胡可泉序甘肅志曰。今之州郡。古國也。今之志。古史也。而可他擬乎。況編年乎。而何以訓乎。廣康太史志功武。當太史志沔陽。猶存史體。可放也。

邑令相達石邦教曰。七篇文簡而明。事嚴而要。且其義昭鑑。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於此志矣。

王阮亭蠶尾集。新城縣新志序云。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志。不替充棟。而文簡事嚴。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誌武功。其他若王渼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鄜。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邑之志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

阮亭又曰。近世志書。能文簡事嚴。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次則王渼陂之鄠志。呂涇野之高陵志。韓五泉之朝邑志。喬三石之耀志。胡可泉之秦志。趙浚谷之平涼志。孫立亭之富平志。張光孝之華志。皆秦人。皆比美於對山者。

阮亭跋朝邑誌云。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爲巨麗。

阮亭池北偶談云。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宋牧仲題對山武功志卷尾詩。有簡潔居然並馬班之句。桂林陳榕門云。對山武功志。文簡事核。凡所紀載。悉關國計民生人心風俗。確乎可傳。可爲志乘之極則。

校正武功縣志目錄

卷之一
地理第一
建置第二
祠祀第三
卷之二
田賦第四
官師第五
卷之三
人物第六
選舉第七

夫志者、記也。記其地理風俗人物之事也。武功志、余先君子長公蓋嘗述之。然縣官掌故弗嚴。人匿之矣。

余於是卒成先人之志。略序撰之。凡山川城郭。與風俗推移。皆地理所具。作地理第一。官署學校。及諸有司所興行。皆建置之事。作建置第二。治民人者先其神。故祠祀興焉。作祠祀第三。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田賦之政。國所重焉。作田賦第四。疆域人民。非官不守。禮樂教化。非官不行。作官師第五。文獻之事。邦邑所先。以稽古昔。以啓後賢。作人物第六。科貢制行。士繇以興。作選舉第七。凡七篇。滸西山人識。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一

明　滸西康海對山撰

清　有邰孫景烈孟揚校註

地理志第一

夫武功。古有邰氏（說文。炎帝後姜姓所封。邰音台。）之國也。有邰氏有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生弃。教民稼穡有功。堯封于邰。號曰后稷。后稷卒。子不窋（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安化縣南三里。窋作入聲。）嗣。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乃奔于戎狄之間。周興。爲岐豐之域。平王東遷。賜豐鎬于秦。邰遂爲秦邑。至始皇列天下爲郡縣。（邰、武功俱屬內史。）以邰爲斄。（後漢地理志。邰亭。註曰。斄是斄縣。後省。）漢改武功縣。（元和志。武功。秦孝公時置。柳子厚云。秦作四十一縣。郿、斄爲武功各與。）隸右扶風。（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漆縣、武功三縣。）去古邰城二十里。王莽曰新光。（按後漢郡國志。永平八年。復武功縣。）東漢復徙古邰城。（蘇字記。東漢省斄縣。自渭南移武功於古斄城。）魏置爲武功郡。（按魏武功縣屬扶風郡。後魏扶風郡領縣五。併武功屬焉。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

功縣,貴字記,後魏移美陽於故郿城中.領美陽縣.晉改屬始平郡.後魏復為武功郡.周改雍州.(隋書周書,武帝天和元年,築武功郿斜城以置軍人.)武帝建德三年.復置武功郡.(按隋書,周置武功郡,建德三年郡廢.)治郿城.巳而復為縣.(寰宇記,周省武功縣,立武功縣於中亭川.)隋改隸京兆郡.唐武德三年.改置稷州.以武功、好畤、盩厔、郿、鳳泉隸之.尋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圍川(見唐地理志.舊本作圍川誤.)隸之.七年.又以隸岐州.(唐書,武以郿縣隸岐州.)貞觀元年.隸雍州.天授二年.又置稷州.(唐書,天授二年置稷州,大足元年州廢.)領武功、文明元年.(文明在天授前.)析以奉乾陵.乾寧二年.以奉天置乾州.領好畤、武功、盩厔、醴泉.而屬京兆府.後唐同光中.隸鳳翔.長興元年.復立京兆.而以武功隸焉.後晉置武功郡.後周復改為縣.宋隸永興軍路京兆府.政和八年.同醴泉移隸醴州.金改武亭縣.(金志以國諱,更武功為武亭.)元復為武功.隸乾州.明與因之.而通屬西安府.廣四十五里.袤五十里.東與平.東南鄠.南盩厔.西南郿.西扶風.西北麟遊.北乾州.東北醴泉.城圍三里二百二十步半.附雍原之麓.元末.張良弼(張良弼即張思道.時陝西州郡.俱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李思齊增築以據守.諸原又列十有二城.洪武九年.長興侯(耿炳文.)築都督忠奉韶屯戍于此.以控制關內.復增築之.諸城皆至今存.舊志云.雍州之城.非鬼之次.有平原控其東.鳳岡翼其西.長川帶其北.終南太白拱其南.蓋古形勝之區.強武之國也.治凡十五里.(里名見建置志社壇下.○敘數千年沿革簡要詳明,擬合存.擬補為疏古.)

舊志有山原七.川六.太乙山屬盩厔.太白武功南山與褒谷水屬郿.五丈原屬岐.三畤原屬扶風.故俱不復載.載其今有者.

東原在縣東.其南與雍原相近.或曰通西原.皆謂雍原云.

雍原即縣西原.城所附者.古周原也.鳳岡者.原北行岡也.

武亭川.縣川也.其南十二里古川口.蓋漆水川也.(通鑑,武亭川,駐川在漆渭交合處.)

漆水、縣東門外水.今謬為武水者也.自麟岐之間來縣北.受洛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序地理.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麟岐涇渭脈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況其餘乎.詩曰.自土沮漆.漢書曰.漆在漆縣.今部(與豳)封里有漆村是也.(詩小雅,吉日漆沮之從,此漆在涇之東,即禹貢之漆也,與古公自土沮漆之漆在豳地者別.漁仲謂出富平入渭,蓋指禹貢之漆耳.括地志,漆水源出普潤縣東南岐山漆溪.書,縣漆水源出杜普潤縣西背山下.經麟遊.合岐杜諸水.下好畤.至黃家堡入縣界.漁仲名樵.莆田人.宋迪功郎.學者稱夾漈先生.著通志.前漢地理志.漆水在縣西.)

洛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麟西梁山來.意此或即沮水.關西人讀洛若于.于沮因易訛耳.漁仲亦以東自富平入渭.殊誤.(按乾州西夾道水名漠谷.寰宇記云,漠谷水出永壽縣平嶺,經乾州西南三十里.行夾谷中.至黃龍村入縣界.○此繼未確.擬宜自作讀者知其文可也.)

漳水即圍川水.自扶風東門外受鳳泉水.至縣南.從漆水入渭.(章水源出岐山章谷.)

韋子溝在縣南十七里.近慶善宮.(唐太宗習弧地.)

美陽故城在縣西原八里.後漸徙鳳泉東.則今扶風境內也.

古邰城在縣南八里漆村東.古有邰氏之國也.今縣西南三十里亦有邰城者.前漢徙置之邰.(史記正義曰.故斄縣南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縣.又曰.故斄城在雍武功西南二十二里.)

高泉宮在古美陽城.秦宣太后宮也.(宣太后,秦昭王母.)

慶善宮在川口東南.今沒于渭.唐高祖故宅.武德六年.改名慶善宮.太宗所生宅也.(按唐書,高祖武德四年,幸稷州,如武功舊宅.)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曰.壽邱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一作日.)逐衛文螭.(一作魑.)端扆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元(一作芸.)黃遍原隰.儲時(一作禾穎.)積京坻.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起居郎呂才.(清平人.)被之管絃.為功成慶善樂.名九功之舞.十一年.冬.獵于武功.賦冬狩詩曰.烈烈寒風起.慘慘飛雲浮.霜濃凝廣隰.冰厚結清流.金鞍移上苑.玉勒騁平疇.旌旗四望合.罝網一面求.楚踣(一作措.)乎麗(一作兕.)殪.秦亡(一作巴.)角鹿愁.獸忙投密樹.鴻(一作鴻鶩.)驚起沙洲.騎斂原塵靜.戈迴嶺日收.心悲洛汭逸.意在渭濱遊.禽荒非所樂.撫轡更招憂.因再幸慶善宮.上更賦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叢.況茲承眷德.懷舊感深衷.積善忻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廻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烟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帝又有過武功舊宅詩二篇.許敬宗上官儀應制奉和焉.今悉著于篇.可以覩見當時之盛云.帝詩其一.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苔古半階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辭此地.四海遂成家.其二.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破叢.庭鋪荒草蔓.流觴半池空.紉佩蘭凋徑.舒珪葉翦桐.昔地一蕃內.今宅九圍中.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八表同文軌.無

勞歌大風。敬宗詩。飛雲臨紫極。出震表青光。自爾家寰海。今茲返帝鄉。情深感代國。樂甚宴譙方。白水浮佳氣。黃星聚太常。參風鳴層閣。鄴雀賀雕梁。桂山猶總翠。蘅薄尚流芳。攀鱗有遺皓。沐德仰稱觴。載詠石淵清。晚夏旋輿御早秋。神壓歌殊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祥雲泛。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筑。叢烟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闕帶鶴洲。候伯（疑郎僚師）歌元化。處躍頌王游。遺簪謬昭奬。珥筆荷恩休。宮後又改爲慈德寺。史逸其年。今資村北仍有寺名慈德。蓋沒而遷者也。（慈德寺今在城南立節村。）

斄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漢地理志載亭長事者也。東漢徙縣古斄城。而以爲亭也。今屬扶風縣。（斄鄉王純字少林。除郡令。到官。經斄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也。純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稱冤。明日召謀從諸同伏辜。見獨行傳。）

高望亭在縣東二十五里。唐天后武氏行宮。世說中宗築以望乾陵者。

綠野亭今在縣南郭東外。爲宋儒張子子厚寓所。張子與武功令張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從子厚遊。亭此講學焉。宏治八年冬。戶部尚書沁水李瀚時以御史巡按至。諸生以白御史。御史迺謀于提學副使今少傅吏部尚書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遂菴。安甯州人。）楊公以知縣學通有良治。能用其民。一以責學通。踰年乃成。故曰綠野書院。擇師授徒。文教彬彬然勃然興焉。書院前爲堂。祠祭子厚。而後建諸堂學舍。故禮部尚書吳文定公（名寬字原博。長洲人。）有碑。碑曰。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學（碑無學字。）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敘。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然至其時。已千歲矣。（碑無矣字。上有孟子下。碑有矣字。）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皆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稱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故當是時。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過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野亭。先生之遺跡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論易。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於朝。他日。治獄外郡而還。即移疾屏居南山下。以事著書。蓋史之所記。大略如此。綠野之跡。豈其西還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君應甯。由近臣出領學政。公勤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君曰。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亭者。歲久既毀。而遺址猶存。（綠野書院非綠野亭故址也。）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構屋以祠先生。別爲屋俾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

止景行之意。諸生聞之。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李君叔淵。叔淵雅重風教。乃下其事于君。君以縣令宋學通嘗復古廢祠。亦知急先務者。復以（碑有其字。）事委之。學通方經度財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綠野書院。擇士子充于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俾日講性理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睢陽類。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堂上。躬督勸之。渢渢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聞以書請記。夫養士于學校。取士于科第。此尚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者。皆經傳之精微。欲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昧其意。以聖賢之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李賢憲臣有見於此。糾其故習。（碑作革其故習。）特爲此舉。以作興之。學政之大無踰於此。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風教其不變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於此無弗嘗講者。而橫渠先生尤吾今日皋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書求其心。反之於躬。見之於事。而又謹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拔于流俗。爲世醇儒。此固賢憲臣所望于士子者也。于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行其所學。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禁哉。書院建于宏治九年六月。工畢于是年十二月。明年十月癸未記。今去改建才二十三年矣。其廢壞已十四五。況久遠乎。綠野亭故在邇義勇武安王廟後稍北原戶下。有古洞。成化末。猶傳有石刻亭記。居民惡其害己也。乃投其石于井中。宋侯欲去狹隘。且慨與細民爭校。故移之于此。此故黛眞庵。宋侯易民田恢闊爾。何若仍在諸戶下。爲實錄近理也。縣學訓導趙文傑詩。城南步百路西村。四五常關小洞門。綠野有名亭已沒。荒碑少字石猶存。經籍柏老乾坤影。逝帶河流今古痕。仰止橫渠尋未得。日中立馬到黃昏。正德壬申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柟於綠野書院謁橫渠祠堂詩。二月入武功。載謁橫渠祠。春桃雜芳潤。好鳥鳴天枝。綠野終南翠。含情背在茲。踏來昔夙夜。人亡道未涯。徹皋下程氏。執禮西仲尼。表時脫支葛。訂頑那有私。勝依眞氣實。撫復夢中疑。茲邦有君子。（謂對山也。）蹤跡路不岐。豪邁存餘烈。高懷有我知。鵬飛要扶搖。鯤化自天池。斯文應不斬。白日令見之。（戶額入耀作萬也。○吳碑載于校科第不相背。柟請切使今之領學政者一段。更切要可爲講學指南。）

韋應物宅。應物長安人。漁陽兵亂（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漁陽。）後。流落失職。始更折節讀書。屏居于武功。然莫知何里。其經武功舊宅詩云。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復。感居人少。茫茫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羈雌宿。多累恆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

婁原墓。舊志云在上南門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有三坎。墓在坎上。與東原梅家莊直。

隋煬帝墓在縣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按隋帝本紀。將軍陳稜葬帝於吳公臺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唐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八月辛亥。葬隋煬帝。）

22A

（唐地理志。武功西原。高帝所葬。高帝疑考城縣字相似易訛。）

蘇武墓在縣北。

蘇許公墓。（公名頲。）在縣西南博村。其神道碑在新寨西道南。（石墨鐫華。碑隸書。剝蝕過半。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藏用書。而金石錄云藏用撰。考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

游師雄墓在縣西北八里。碑爲耕者沒之地。華表存焉。（按。歷代石刻。師雄墓志邵籲書。石墨鐫華云志張舜民撰。）

東漢地理志曰。鄠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中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故志曰。風俗剛勁。不事華侈。務學力農。有古人之風。洪志亦曰。好稼穡。務本業。有先王遺風。然風俗與時推移。弊諸習俗。自予所聞見。今已數變矣。非可以定論哉。成化時。人重使氣。不肯順理。豪桀者至於把持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或至武斷於鄉。今即有冤者。不敢正目下吏矣。宏治時。習侈奢饕。無豐儉之節。日日鼙鼓聚會。歸有厭飫。少年得分銀尺布。則兆計蔬饌。置酒彈絃。不避長老。時節遊衍。男女率冶容袄服。佔佔自見。或又好爽快爲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壻與婦爭至於傾産。蓋承平之久。法制明白。貪官汚吏。毋所肆意。百姓富庶。鮮有他虞。要之天下皆然。不獨此也。今或不能供賦役。甚田盧矣。然人事日趣諸簡約。斯亦反古之漸也。（袄與祆同。俗作妖。佔佔平聲。佔佔輕薄也。○自剛而柔。自奢而儉。因敘歷論。設趣横生。結語精警。亦有力。）

建置志第二

縣署在城西北。北抵城。西抵后稷廟。下原麓。東抵文廟。洪武初。知縣祀東建倉二。俱在署內原麓下。草場一。在城隍廟西。（闊一百八步）　唐有柳子厚縣丞廳壁記。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府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邰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邰、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邰殷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穀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之十五年。改邑于南里。（今縣治二里許。地名南里城。）　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循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爲記。夫以武功彊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循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爲之記云。宋有游靖重修縣廳碑。大觀四年夏六月。汝陽劉侯幹以承事郎來宰是邑。侯喜於事功。臨政不苟。

夙夜夔勤。以身任責。數案牘。決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擾役。民無積逋。閭閻歡戚。政益閑暇。一日。侯謂同僚曰。有官守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事漏弗塡。忽傾弗支。期以代去。自爲得計。其或好遊觀。務將迎。起臺榭。陂池之役。倚勢作威。因緣爲姦。至於公宇之敝。往往引嫌而不加意。是誠何心哉。及其屋壞垣頹。蓋是失措。又負僨植疲民。費財不可勝計。如是則公府奚賴。予持罪於此。既喜民之易治。又喜前人之用心。然瞻庭宇。華屋在前。金碧輝映。乃開封高士微所建手詔亭也。堂皐在後。規摹簡約。乃監縣呂義山所新正寢也。淮陽錢秉創鑒堂。　大梁李宗作清心堂。河南趙茂曾增修鏤庫及居養院。陽翟孟通廣醫庾舍。內外完葺。煥然一新。唯令廳湫隘敝陋。殆不堪處。驗其故記。實天聖中种公世衡改造。迄今八十餘年。侯復嘆曰。不廢不興。不敝不新。舍此而不事。不惟有愧於前人之用心。亦何異夫樂因循而憚改作者邪。矧是廳也。無詔出令。承流宣化之所。臨制劇邑。絡繹兩川。喉襟數路。正當四達之衢。亦必有以稱矣。於是庀材鳩傭。徹去榱楹梁棟之折撓。與夫蓋瓦級磚之缺者。躬自經營。揆使有術。人不以爲勞。增廣制度。壯偉閎耀。人不以爲侈。廳既成。侯會賓娛落之。是日也。黃童白叟。闐溢庭下。瞻仰咨嗟。始知公府之嚴。令尹之尊也如是。嗚呼。嘗是職者。必有以處是廳也。處是廳者。必有以任是責也。侯之通坦踐歷中外。爲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侯念德不忘。果能任責以字民。是真可謂善世其家者也。則斯文之作。豈特記新廳之歲月。揚屬侯之盛美。又得發明名邑之因。以召後人。故係之以詞。其詞曰。太白峥嵘。作鎮坤靈。武功山連。亘古長青。堯封后稷。周賜秦嬴。作邑於地。因山命名。漢自渭南。徙古郁城。宇文造周。易治中亭。中亭之州。原隰砥平。唐爲稷州。作輔陪京。復隸天府。邑是以寧。鳳岡西拱。武水南傾。人尚禮遜。俗務農耕。神堯誕聖。瓌瑞騰聲。姚合發詠。柳子詳評。我侯臨蒞。訟簡刑清。民無調發。兵無戰征。匪植其私。匪僥其榮。克紹祖德。允協民情。恢廣制度。新于其廳。廳非侈己。乃尊朝廷。吏振其職。民樂其成。敢勝敢仰。政治惟馨。敢告來者。無忘經營。（勝字上下疑有闕字。營字下似不宜空。）

儒學在縣署東北。抵城。東西皆抵民廬。而獨堂西七丈許抵北街。洪武初。知縣祀建。正統時。知縣俊重修。宋有縣令趙茂曾碑。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爲榮遇焉。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曾知武功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曾始來。是秋貢士。府十四縣。縣格所取。武功居多。皆嘆息其遺者尤衆。既冬。邑人相謂曰。戢盜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弟婣睦。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孔子廟。聚生徒。而淺陋不可居。十二月。有詔建州學縣學。養士之法。同條相縣。以州縣吏牌督職有次。其申明孝弟。執後先邪。茂曾惟然以

興曰。嗚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冀於府。順易廟西樓店基為學舍。知府事虞公實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于計臺。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卽日給官錢五十四萬。資其用度。於是經新基。南向為麗澤堂。左右前廡。挾布八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宣聖殿。小學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宿舍是焉。補缺益卑。興新尤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二尋餘六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嗚呼。學校為事。必興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覽也。蓋備所養。以期所用。今吾君待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思所以副之。茂佾何人。獲宣聖化。且得效犬馬之力於其間。為邁為築。問可言計。謹拜稽首。敘事勒銘。著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夏后庠序。商邦瞽宗。周王頖宮。申之孝弟。漸摩仁義。名殊迹同。明明我主。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有彝則。好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術國。黜庠序學。慨然崇。遷升次舉。匪私。是與尤期。於公啓爾有衆。學以致用。勿尸厥中。入孝出弟。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盛時。尤能熙載。三代之風。據碑。則今之縣學乃學。不知何時改易之。豈金元兵燹之餘。草昧之際。縣廢而學存。治事者姑且居之。乃其後竟因而不返。與正德八年。知縣劉紹重建明倫堂。十三年。御史張文明行縣。以廟學頹敝。命知縣昌修理。更以渭源度頭抽分益之。昌尋去。明年。御史張欽行縣。見其敝。乃與守巡參政畢昭。副使楊鳳謀。通借咸陽行筏抽稅。屬同知趙錦監抽。會都御史鄭楊徵至。嘉啓厥工。提學副使何景明。知府劉璘又通貸諸知縣琛。董方集工。舉事未已。云。倉一。在堂西南。碑文載勁可式。

稅課局正統二年能。

邰城驛在城東南。洪武初。知縣祀建。驛倉卽堂左右廂。驛草場在驛東南城隅。

長甯驛在縣東三十五里。俗曰東扶風鎮。軍站也。成化中。移置清水石嘴。按對山集。驛改置清水。而其卒徙皆從自扶風。

陰陽學在縣門外。今廢為縣獄。

醫學在大十字東。舊有地三間。今存其半。俱知縣祀所建。

僧會司在報本寺。

道會司在鴻解觀。

申明亭在縣門外。與旌善亭同處。舊志言遊鳳有古旌善亭。又有古倉在社學之西。

諸行署。布政司在宣化街。按察司在縣署西。東面。府署在縣南。北面。長甯分司卽故長甯驛址。敝則與興平縣合力修之。禮部侍郎河東薛文清公瑄過武功。書按察分司廳壁。持節西來過武功。扶桑日出曉光紅。渭河水道波聲小。太白山高樹影重。遺址已無慈德寺。居人猶說有漦封。東行無限前朝事。盡在黃塵綠野中。都御史郴陽曹琏次韻。后稷封漦萬世功。登臨偏感夕陽紅。風生武水波千尺。雲鎖香山樹幾重。

唐宅基遺青草合。許公碑古碧苔封。行人欲問當年事。都在漁樵曉笛中。侍郎南陽張周幹次韻。南有名山號武功。渭河水浸曉霞紅。墳迷隋塚高千尺。雲鎖邰封厚幾重。比屋詩書多巨室。滿城桃李繼花封。太宗府主曾生此。猶說遺蹤在寺中。都御史淳安方漢次韻。誰向姜原啓聖功。周人王業作殘紅。猶瞻王氣千年過。敏道名山萬里重。慶善有宮留佛住。姜嫄無廟任雲封。迎城舊跡知多少。都入荆榛瓦礫中。知縣宋學通次韻。公暇循阡過武功。滿川春雨落花紅。泉通玉井三千丈。雲鎖迎城十二重。邰伯遺亭皆綠野。姜嫄荒塚倚邰封。大唐天子讀書處。遺跡猶存上閣中。

諸急遞鋪。縣總鋪在府衙西。迤東三鋪抵興平。曰韓店、可會、長甯。迤東北一鋪抵乾州。曰蒞晁。

諸社學。舊惟儒學西有故稅課局址。弘治癸丑。知縣學通以提學條約。則里設一學。又遴選其子弟可教者。里設一師。已乃時督率之。學各有所在。今得詳之。有興復者。庶幾因而求焉。在城里卽儒學西者。坊廂里在布政分司之西。俱得里在王宅村。遊鳳里在遊鳳集。奉安里在鳳安村。韓店里在可會鋪西。馬午里在故長甯驛西。興城里在焦上村。顯義里在燒香臺。渭源里在東渭源村。會同里在鄭村。永豐里在張捕村。永安里在南姚安村。邰封里在高村。姚安里在鏡照村。里置一學。設一師。聚童子而授以小學。年十五。選入縣學書院。做朱子白鹿洞規。教之人才。其日盛乎。

演武教場在東郭門北外。

養濟院在邰城驛西。

漏澤園在東郭門南外。

市集在縣方內者三。而縣不論。最大者長甯集。月無閒日。遊鳳集、普濟集以月相遞而已。漢語亦佳。蓋錄妙故也。

祠祀志第三

文廟在縣署東。宋知武功趙茂曾建。元世祖十五年至元戊寅。縣令王君詹復之。尹摧行臺掾去。長安杜淵繼為令。力成其役。宋有大觀聖作之碑。天下皆有刻。茲不載。元有李顯碑。洪武初。知縣祀更建。正統中。知縣俊加葺治焉。有新導山新碑。二碑文辭鄙冗。俱不載。文辭鄙冗者不載。此著述要旨。

社稷壇在北郭門外。

風雲雷雨壇在南郭門外。

厲壇在小北門外。

城隍廟在東門內。成化時。知縣璉重修。正德初。知縣鍾仁嗣修焉。

姜原廟。長安志在城外西南原。號聞。傍有后稷廟。今俱亡矣。今后稷祠在城內西上。故寶意寺址也。弘治丙辰。知縣學通改建。祠後又作姜原祠。修撰呂柟登謁后稷祠詩。夫子天下烈。播穀廣炎皇。直米當茲土。

植穗遷無弱。有口咸食力。因極齊寶著。二月武功曲。鸞鳴柳半黃。星宮拜古祠。紗山雲中翔。鱉川臨奉縣。覽梅獨慘愴。鳳塵翳寰宇。黎裂予腸。稿惟躬稼穡。誰可使均穫。

唐高祖祠在鳳岡之巔。前則太白行祠也。太白蓋封內故山。漢永平八年。建祠于此。洪武丙辰。都督耿忠以縣有高祖故宅。故祠高祖于太白廟堂之後。而別自為太白祠。記。洪武九年春。予欽承上命。領兵來戍陝右。操練屯田。以為邊備。東自臨潼、櫟陽、高陵、涇陽、三原、醴泉、興平、乾州、武功。西抵鳳翔、岐山、扶風。南至郿縣、盩厔等處。悉致屯所。屢作飢與厄於亢陽。種末得下。遠近咸以為憂。詢諸故老。皆曰西南太白乃本邑之名山。上有湫池。歲旱則奉迎是水。每禱輒應。學以四月中旬。擇日齋戒。躬致祝辭。遣僧覺用等齎香帛祝文。詣山頂投辭請水。既至。率官僚吏卒暨郡民數百千人。備鼓吹郊迎。展祭于武功太白之神祠。是夕大雨。翳谿三日乃止。遠近罔不周沃。及六月又旱。禱請如前。復獲甚足。秋八月。禾將垂實。旱甚。役詩禱之。大雨隨至。變枯槁為欣榮。易呻吟為歌嘯。咸神之賜甚渥也。越明年丁巳夏四月六月。俱旱。復奉迎詞禱。如前歲之儀。而亦兩獲靈貺。雨皆尺餘。闔輔之中。軍民鼓舞。二歲之間。凡五禱於神。其感應前後一如影響。百穀咸成。年歲豐登。靈貺駢臻。弱伸報答。先是鳳岡上舊有神之行祠。歲代綿遠。廟貌傾圮。門廡廢闕。乃命工匠士卒。補完而增修之。圖繪兩壁。妝塑神像。煥然一新。又令人於武功故城得神之碑。誌於遺廟之側。具載太白古今顯點之跡。并歷代加封徽號。蓋自唐元宗天寶中。勅建廟貌。封神應公。宋仁宗嘉祐初。封濟民侯。七年。改封明應公。神宗熙甯八年。進封神應王。其所以衛國濟民。靈應昭斷。祀典秩然。歷歷可見。嗚呼。人敬神而獲福。神依人而顯靈。人以誠感神。神以靈佑國。此幽明自然之理也。今以神前後靈感顯應之跡。直書刻石。從於廟壁。庶使後之觀者。亦知所崇敬云。此記有對山點竄。本書遂家所宜知也。

唐有李白登太白峯。杜甫喜達行在所詩。因并附之。李白詩。西上太白峯。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為我開天關。願乘泠風去。直出浮雲間。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一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杜甫詩。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其二。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其三。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唐太宗祠在北郭內鴻禧觀三清殿後。宋元祐戊辰。直龍圖閣游師雄建。有遺茂碑。學有大寶。聖人守器。上惟軒羲。傳記罔悉。道德乎堯舜。仁義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勳集武。而幽厲之。侯國蜂聚。七雄蟻爭。以暱祖龍。而二世亡之。漢乘秦虐。俯首以取。權操與備。因漢弱而撰裂。晉則虛誕不枝。而宋齊梁陳。消鑠於夷狄。正統墜絕。有隋附姦附以興。僭踰寖衰。五代竊據。天開地泰。乃歸於有宋之真人焉。顧若相因迭為興廢者。得明主賢臣可取法。有姦君汚吏足為戒。皆所以資我聖胄為永永無窮太平之治具也。然歷

觀前史。惟其有甚撥亂之患。然後生大英傑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黎庶於塗炭。則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其倫乎。按唐記。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有唐慶善宮。今為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先是縣圖雖狀繳事。而祀秩無文。龍圖游公慨然興嘆。率里人即報本北閈締始廟貌。法大壯以建殿宇。倣天日而形塑。翼以左右。壁間悉圖正觀朝臣英姿。凜然彷彿見當時之盛。於是虛嚴致敬。有所寄。元祐三年戊辰歲也。後十四載。洛陽趙茂曾被命長邑。一日至祠下。而龍圖公弟師韓語之故。且求以記。遂諾之曰。僕元祐末與獄平涼。見君之伯氏為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激風俗。敦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浹於田父野老之肌骨。雖古昔召父杜母之流。袞可過者。若夫執律馭師。則折衝尊俎。笑談帷幄。預計勝否。驗若符契。致朝廷威靈。遠震於戎狄。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超李牧之徒。無以尚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述其梗概。茲幸君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相年以廉泉之名。訪其閭里。而史筆書之不遺。矧公雄是祠宇。俾後世識者以人物稱其風氣。則追遠厚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前世治亂之迹。見文皇帝之英傑。因記其祠之者名字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寧元年中元日謹記。不知何時作觀。祠前洪武初。都督耿忠重修。而仍圖淩煙功臣二十四人于左右壁。其上各書唐史本傳。乃更刻太穆皇后傳及帝世系。於舊刻帝幸慶善宮詩碑陰。跋諸後曰。洪武丙辰春。忠欽承上命。領兵萬餘來關中。悉建屯戍。因駐武功。而控制之。武功實有唐太宗誕育之地。山川孕靈。篤生賢聖。信不誣也。暇日尋訪故基。得古碑於城南榛莽中。上刻太宗御製詩二首。乃復立於慈德寺。而更樹於安養堂。并碑陰載順聖皇后傳。歲代既遠。字體磨滅。殆不可辨。於是成文皇之聖孝。慨靈迹（碑有之字）沈讚。遂命工重為（碑有摹字）勒。復設於城北鴻禧觀。蓋太宗遺像在焉。庶使後人益知所敬。而傳之永久云。時洪武丁巳正月十有九日也。康長公謁祠詩。附日生靈梅。羣雄間獨夫。八荒歸聖歷。數語見皇圖。李密終滔洛。鄭陽背專臾。獺香朝周殿。想像賦懸弧。此詩亦有對山點竄。

名宦祠在縣署內儀門東外。所祀古今二十三人。

鄉賢祠在文廟戟門西外。所祀古今三十八人。

報本寺。高祖別宅也。在北門外。慈德寺見慶善宮。寶意寺見后稷祠。橫渠先生祠見綠野書院。太白行祠見高祖祠。鴻禧觀見太宗祠。外有東嶽廟。在東郭外漆水東。關王廟在南郭西外坎下。火星廟在小北門外東北野田中。無名氏慈德寺詩。昔年高祖宅。今日梵王宮。堵聳白雲外。僧行綠樹中。真容唐刻塑。遺蹟宋諸公。半日休心處。京華話祖風。韋應物經寶意上方詩。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火照晴川。諸僧近住

不相識。且總徵鐘記往年。康長公實蔵寺詩。傷秋人事絕。習靜入招提。拂葉坐松下。清齋忽日西。高空雙
蠶斂白髮近年齋。欲別浮生者。悠悠向樹棲。前人同高令登太白洞。疑李思齊故城。元命厭天紀。八表鶴
同昏。羣雄各自起。天眷安所存。李生效時哲。疑雋來此軍。崇墉倚深壑。飛鳥不能伸。自謂險宜恃。詎知君
欲仁。古帝發漢浦。裨將入咸秦。一鼓事乃定。初接身已殉。冤魂夜夜哭。血風千里閉。國不務宏遠。險阻何
足云。前人樹鴻臚觀藏法師壁。結髮尚玄道。半百勝所指。因崇宮殿清。常陪躡逸士。醫言鼓翼。詮清心詣
元理。雲冥雙鶴歸。露下紫雲巳。婉爾烟霞人。安得從圭匕。康阜觀東嶽廟賽神。鳴鑼擊鼓天黃昏。老姆稽
首如蠟蟠。板呼賊盆驚地起。鬼怪蜿蜿相應存。女兒百十擁隊出。拽朱點翠如天孫。神祇若來豈若棄。節
拍未覽新者奔。君不見豐年黍稌未彌望。夜半科催方叩門。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宏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總用一九字中用二增字。末用一計字。總成妙文。）
戶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有一。視宏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民戶九百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醫力士戶五。僧戶一。打捕戶一。皆戶各二。樂戶九〇。志田用題錄。志戶口用遞錄。三視字真妙。此對山編得之能也。）
賦。宏治已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抄。（夏秋數與總數不合。）棉布一千三百五十匹二丈四尺。有桑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

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亡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移。蓋右者或據其業為己有。不然。即徵大寧勢。流移者懼。自恐逃之弗遠也。故益抵佃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填墓識田廬者矣。（當日站戶之害如此耶。觀之惻然。）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貫折銀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二斤。菖蒲五斤。栝樓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賦役之事。往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淆亂。何可勝道。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卒居朱喜說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點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滋。至有舉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為規避。姦倚貨賄賄官胥吏。無所不至。戶以己為高而已反趨低。故低者益高。高者益低。愚民懞懂相蒙。至以為能不如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對山文人也。而於官吏民情洞悉如此。文則古雅渾樸。卑其筆性情已。非華飾吏算者所能測也。）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槐柳梓椅桐柏楸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薊甘遂地黃半夏香附車前益母薄荷。鳥獸惟所有畜。亦有狐兔雉鵠鳩隼鴻雁燕雀。然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棉桑。故蠶織之業廣焉。然多為細人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衣纊綿。語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前錄曰。乃劉生武功川谷〇只用數虛字運化許多物名。畢寫若融。能令輪常之物傳成精巧。化妙之文。此種筆寫從史遷貨殖傳得來。最能醫俗。讀者定悟入也。不解此法。將物名即為贅肉癰子〇論事）

南豐錢同刪。劉潼華重存。

官師志第五

唐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忤役乾陵。會歲饑。羅身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問同時。（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子。遷戶部郎中。善裁判。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能。不答。謫為武功主簿。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善知人。）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丞。有罪。貶賓化尉死。

李憕，并州文水人，（唐書作汶水。）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丁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選主簿，累官京兆尹，祿山陷東京，蔣清害之，贈司徒，諡忠懿。（憕音登。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坐府中，御史中丞盧奕當臺中，祿山使人殺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非蔣清害憕也。）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尋爲武功尉，治有政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爲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終河南令。

陳諫仲，穎川人，貞元十八年，爲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爲循諫。

姚合，陝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按唐書合係元之第三子奕曾孫。）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號觀察使，終祕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朱張及王建爲令，皆繼刻石，茲縣著中，縣居詩其一。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遶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思（一作問）嵇叔夜，不擬作詩題，其二方拙天然性，爲官是事疏，惟尋向山路，不寄入城書，因病多收藥，緣餐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其三微官如馬足，祇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其四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消，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逃（一作簾）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其五曉鐘驚睡覺，事事便相關，小市柴薪貴，貧家砧杵閑，讀書多旋忘，賒酒數空還，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其六性疎常愛臥，親故笑悠悠，縱出多攜枕，因衙始裹頭，上山方覺老，過寺暫忘憂，三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其七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閑求病假，因醉弃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山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只都隨分過，已是錯彌深，其九鄰里皆相愛，門開數見過，秋涼送客遠，夜靜詠詩多，就架題書目，尋欄記藥窠，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其十窮達天應與，人閒事莫論，微官從似客，遠縣豈勝村，竟日多無食，連宵不閉門，齋心調雜硯，唯寫五千言，其十一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邊地去，村入郭門來，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爲踏青苔，其十二自下青山路，三年著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十三日出方能起，庭前看種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岐路荒城少，烟霞遶縣（一作山）多，同官數相引，下馬上西坡，其十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其十五誰念東山路，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誰知斗，閒吟不著行，人間長檢束，

與此豈相當，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壘山高過城，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簿籍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錢，遊任嫌詩僻，親情怪酒顛，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其十八閉門風雨裏，落葉與階齊，野客嫌杯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閑行祇杖藜，其十九腥膻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吠，鄰雞帶雨鳴，守官常臥病，學道別稱名，少有洞中路，誰能引我行，其二十官名渾不計，酒熟且開封，晴月銷燈色，寒天挫筆鋒，猶衙時並起，開客數相逢，舊園蕭條思，青山隔幾重，其二十一假日多無事，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驚蝶遺花蕊，遊蜂帶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其二十二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閑宜縣僻，說品喜官微，淨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唯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其二十三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從僧乞淨水，憑客報閑書，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其二十四朝朝門不閉，長似在山時，賓旅抽書讀，兒童斫竹騎，久貧還易老，多病懶能詩，道友應相怪，休官日已遲，其二十五戚戚常無思，循資格上官，閒人得事晚，常骨覺仙難，愁臥疑身病，貧居覺道寬，新詩久不寫，自算少人看，其二十六設作容身計，今知拙有餘，青山迎驛使，白髮憶山居，道友憐蔬食，吏人嫌草書，須爲長久事，歸去自耕鋤，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家百事休，焚香開敕庫，踏月上城樓，飲酒多成病，吟詩易長愁，殷懃問漁者，暫借手中鉤，其二十八長憶青山下，深居遂性情，壘階溪石淨，燒竹竈煙輕，點筆圖雲勢，彈琴學鳥聲，今朝知縣印，夢裏百憂生，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疎，祇是看山立，無因出縣居，印朱沾墨硯，戶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妨乏斗儲，其三十作吏無能事，爲文舊致功，詩標八病外，心樂百憂中，邦別卷朝客，歸依鍊藥翁，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又有遊春詩十二首，皆作尉時詩也，其一正月一日後，尋春更不眠，自知還近僻，衆說過如顛，看水宜依路，登山欲到天，悠悠芳思起，多是晚風前，其二卑官常少事，僻縣又無城，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樹枝風掉軟，菜甲土浮輕，好箇林間鵲，今朝足喜聲，其三詩酒相牽引，朝朝思不窮，苔痕霑水裏，春色竹烟中，迎雨綠池草，攢花倚樹風，誰非名利事，愛此少人同，其四座中主印吏，誰道有高情，趁暖努斷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色，冰敗滿池聲，漸覺春相泥，朝來醉不輕，其五疎頑無異事，隨例但添年，舊曆藏深篋，新衣薄絮綿，暖風滋酒色，晴日暢琴弦，同伴無辭困，遊春貴在先，其六看春長不足，豈更覺深勞，寺裏花枝淨，山中水色高，嫩雲輕似絮，新草細如毛，倂起詩人思，還應費筆毫，其七悠悠小縣吏，頗領入新年，遠思遺詩惱，閑情被酒牽，戀花林下飲，愛草野中眠，疎懶今成性，誰人肯更憐，其八處處春光遍，遊人亦不稀，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嫩柳行移長，幽禽語旋飛，同來背去盡，衙夜獨吟歸，其九朝朝看春色，春色似相憐，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竹滿庭煙，親故多相笑，疎狂似少年，其十卑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遙，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橋，廢埃生暖色，藥草長新苗，看却烟光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一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嚼花香滿口，書竹粉沾衣，弄日鶯狂

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惰性。得事亦應稀。其十二。曉脫青衫出。閒行氣味長。一瓶春酒色。數頃野花香。朝客閑應羨。山僧見亦狂。不將靑僕去。恐鬧損風光。吉縣丞宿縣宮殿半山上。人家向下居。古隄眠易墜。老吏語多虛。雨水澆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籬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簷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棋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砧。還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

宋。張及。舉進士。爲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爲武功令。有政績。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爲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諸詩四十餘首于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兄子也。放字名逸。隱終南山。稱退士。後復避召。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聖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凡所行。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爲便己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寇掠。民洶洶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險僻中。世衡集父老告曰。賊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傲寡備。盻縣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曰。官使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諭易之。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卽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遷制環慶鄜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羌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淸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爲大理丞。治平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縣故有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迺更以石體書刻而識之。

高士徵。開封人。爲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爲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時有武功令石飛刺。見司馬文正公集。

錢棄。淮陽人。知武功。愛民猶嗣。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爲鄠簿。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後知襄陽卒。

趙茂曾。洛陽人。先爲高陵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覺奏更武功。崇甯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姓咸服。

孟通。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爲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爲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偃師人。熙甯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字公掞。程子門人。簿萬年。程伯淳簿鄠。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齊。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元。王君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爲武功令。建從廟學。工欲成。擢行臺掾去。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明以前官師人物。多載歷代史志節錄。亦有附宋傳志者。非盡對山手筆。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成關內。而居於武功。號令嚴明。士卒敢易。暇日開俗修教。民忻忻興禮讓。爲學校城郭皆所議。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滸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以明初知縣有與明相始。有耿都督一傳。竟成奇格。

知縣自建從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循列其行事。先將知縣二十七人總敘。亦見興劉代縣官分別寫法。不必見實事。

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壝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列二十七人事。具寫插遇分合伏筆之法。可作一大傳讀。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能令人稱其惠。亦賢矣。

宮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忘之矣。終九年。無細過去。忘而不忘。見減寫法。然亦非不能忘者。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宮。亦九年去。渾閩天然。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無小大。無敢忽。卽不怒。民無弗威。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徹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來。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鬮。以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翔得。後果二子科舉。斷一奇情。插鬮取也。內與相同。

○有平政。只是不作。○將嚴公以下五人總一篇。用蘇公實叙。公卽借蘇公顯嚴公。法餘。○予神數語。率涉誕而文獨雅。

遲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辨。迎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民何可令尉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不具。射煩宜仰聽者。故事無留滯。）

劉志。河內人。為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豐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其感觸得寒。別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我何可褻易不敬。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子哭送塞蹊者。不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仁厚有禮四字。據而充之。即古之循吏也。）

李玉。江西人。

張英。沁水人。

孫琰。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三人合傳。文選類劉公以上七人。○無惡聲亦據。）

劉鑑。鳳山人。美鬚髯。治尚嚴肅。民敬畏之。（治尚整肅。非有傳者不能。）

湯鐸。蘄城人。善書。髯威儀。以賊能去。（髯疑鬚。）

高璲。紫陽人。爽愷明允。政無冗焉。（政無冗是知大體者。）

張宏。內鄉人。成化中除。為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能蠲潔。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為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靜能去。至今咸以為冤。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成化時知縣。謂遲如圭至王劉十二人。○將成化時十二人總下斷語。正是顯應前後處。）

劉資。介休人。朴實無威儀。乃為百姓侮。成疑癲面歸。則死路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傑。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尚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況父老素無蓄積。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邱乎。於是發倉賑焉。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是時盜賊恣橫。閭豪傑者四捕之。雖束薪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

或皆禮之甚。即又增罵無忌。已即又作若未嘗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寬易善謔。好遇士大夫。必敬禮之。然上村地施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屍遍滿數井。翼悉發治之。時以為能。

王琰。祥符人。宏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

宋學通。字文淵。永川人。宏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苟。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循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耳。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稱意徵儒至里老耆鄉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有方略計善巧之人。毋能匿其貧。緣呼集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佃年餘遊戲坐亡援。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即有所毀辱。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后稷祠。綠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歎忻向工。若赴納逾居九年。以誣能去。人莫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諸西子曰。予為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屢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賂。以宋侯與善也。託解之。宋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且夕。倘弗利。奈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既有以訾之。今予明知其非。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餞者。此貴勢陰為之耳。宋侯去後。遵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為艱。豈不誠然乎。（正德十二年一語。暗藏第二十六人劉瑛。）

党茂。忻州人。宏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吏治民。不貴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吏剛正不畏強禦。舉來不喜諛。至不怒。有長者之道。時當路者以為才劣於縣。故滑源。徹至。慨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總為第二十五人。預透一筆不測。）

歐陽讓。吉水人。宏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即嚨呼喚於前。伴唯唯耳。卒不敢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黠給辨。莫能窺識所指。故吏胥殊窮。浸潤者終其官。雖貴無紀。實不能夠致一錢。皆自言曰。已既不能廉。又使人分肩下民。此何為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忠。遂州人。宏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設。惟恐人弗駭異也。中倘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脩然非復區區刀筆所拘縶也。再逾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胥手作弊。紹發治之。踰月。胥手死。其家人誣以為杖死也。舁其屍來。請金為非。貳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為民父母。可

忍其死無非也。於是以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當塗者咸禮重已甚。而居已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又能鎮靜凶躁。壬申癸酉之際。蜀賊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究。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始徐爲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勞。人情勞久則避。故弗能爲用也。與人無間言。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宴會。輒引飲不辭。卽甚醉。益從容不放。閒居未嘗出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輿。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啓宗。陝州宏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發報至。卽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爲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予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並指爲貪鄙。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喩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窶屯乏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瑋。字玉仲。遂甯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丞有襄陵賈縫、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邱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備終九年去。而彥士能禁料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焱。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簿遷。（筆法何[illegible]簡潔。）

典史有董英、常泰、郭自綱、董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人。有才略。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董廣。虞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頗用之。二董之後。略無足觀者。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爲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卽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紙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爲同事者。假傳儀子死。兵酣寢。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張進固安人。科索戕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悛。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斲令丞戶。兇很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爲令時。進以私贓舉發。已逃去一年。及昆知定妥。乃復來。昌矜其遠久且貧。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甚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縣丞十人一傳。典史七人一傳。猶詳。）

教諭有謝茂賓。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爲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風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倚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早起卽是事。亦卽是敎。無少怠是學。到自然處也。）

楊綷。安岳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日。（勤以敎人。可謂能盡其職。）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人過失。文卽以爲毀己。輒嫚罵無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懟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潤知縣時。有所會集。僚佐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之。陳亦不以爲慢己也。九年。致仕而去。（獨易之。亦是無所求於彼。）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論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參教。士多愛之。後舉遷唐府右長吏。（論說終日無倦。是誠厚。）

曹山。字東陽。蜀崇縣人。性敏易。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懇亟亟。惟恐弗智賢也。當是時。士習尙漸貿。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遠。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諸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爲生員。親被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爲訓導。遂庵（楊公一淸）虎谷（王公雲鳳山西和順人。）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遊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敎人懇懇亟亟。惟恐弗智賢。是實有用心。）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數齊。六年遷鄢安知縣。有政績。辭改成都。再遷甘肅。行太僕寺丞。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鉞。孟人張憲。泌陽人晉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楡次人。顏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弟知其卑官矣。（能約束諸生。可以爲所事矣。）

趙文傑。（號桂齋。少保貞吉祖。）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罔計。而甘貧嗜學。寒暑顚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殫盡心力。收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謗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謗己。顧督責益嚴。時遂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督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諸西子曰。昔余爲諸生時。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爲責索。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爲腐己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雖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予卒戾其指意。今爽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恢視。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固。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

民。趙先生力窮徙之。後覺以其黨所陷能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趙德之而移一心服焉。此其所以爲對山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蘇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教諭訓導以先生稱者。曾山西文儀陳厚三人而已。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列諸遷史。況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官師之末。

楊珣。長安人。以名醫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擬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爲訓科。善方脈。能與病者臨年決死生。歷千百人亡一誤者。有醫鬪三卷。雜治略五卷。診法一卷。診。音軫。候脈也。

校正武功縣志卷之三

人物志第六

史記。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韓詩章句。姜姓。原字。或曰。姜嫄也。詩傳名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史記。踐之下。又有踐之二字。被明略。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以初欲棄之。因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鞏昌府志。凡例云。依太史志武功縣內摘出后稷邰人。

國太宗帝王。非牧之人物。不另標題。或疑其賢。太史曰太姬高祖山仿直。案敘假此名胥錯訛也。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自暠五世。有名天賜者。爲魏幢主。韓。音林。編帶匹旃之屬。生虎。有功于周。與李弼等八人皆拜柱國。號八柱國。周受魏禪。追贈唐國公。虎生昞。昞生高祖。獨孤皇后。隋文帝后高祖之從母也。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大業中。爲岐州刺史。治于武功而家焉。所謂慶善宮也。太宗實生于此。大業十三年。高祖爲太原留守。時煬帝南遊。盜賊蜂起。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舉大事。慍帝不從。因與裴寂選晉陽宮人私事帝。乃告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與突厥連和。遂起兵而有天下。在位九年。傳之太宗。舊校斷行二十四字。惟此卷前二葉每行少三字。且於校改未符。似翻刻時有所增益。非對山原文。

太宗皇帝。諱世民。神堯次子。母曰太穆后竇氏。開皇十八年己卯十二月戊午。生帝于武功宅。有二龍之瑞。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懼其語泄。使追殺之。不知所往。因以爲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于鴈門。帝年十六。應募往救。遂隸將軍雲定興部下。設疑示虜。虜遂引去。後高祖起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至霍邑。會天久雨。高祖欲還兵。太宗諫曰。義師爲天下起也。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守一城。是爲賊耳。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曰。還則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須臾。所以悲耳。高祖寤曰。起事者女也。成敗惟女。遂進兵克長安。定四方。累遷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太宗功益高。高祖屢許以爲太子。建成懼。與齊王元吉日謀害太宗。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元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聞之大驚。遂以太宗爲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帝聰明英武。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漢以來未之有也。

史傳。周。富辰。襄王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史記。王使游孫伯服請滑。此傳多一公字。如鄭請滑。鄭人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子頹。非王子。惠王弟。惠王之叔父也。有寵作亂。惠王奔溫。鄭爲王。鄭與虢君伐殺頹。復入惠王。今以小忿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又諫王。王弗聽。後大叔襄王弟叔帶。通於翟后。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周大夫。富辰曰。吾數諫王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漢。蘇建。其上世因封居故蘇城。蘇忿生。爲周司寇。居河內。後徙武功杜陵。故建或稱爲杜陵人。漢書。蘇建杜陵人。非杜相。世系表。蘇忿生。從武功杜陵。徙扶風平陵。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衞尉爲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史記。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與匈奴遇。將其餘騎八百。降單于。建盡亡其軍。獨以身歸。當斬。贖

爲庶人。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奉車都尉。賢、騎都尉。中子武。自有傳。

蘇武。字子卿。少以父任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匈奴留漢使前後十餘輩。及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單于、烏維單于之弟。）初立。恐漢襲之。迺盡歸漢使。武帝嘉其意。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亦送匈奴使歸。因厚賂答單于。單于見漢幣。遺益驕。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昆邪王姊子。）與虞常（長水人。）謀反匈奴中。單于使衛律論虞常。欲因以降武。（虞常引武副張勝知謀。斬常勝請降。）武不動。律更曲爲說武。武駡絕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益欲降武。迺幽武大窖中。（舊穀米窖之空而無者。）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北海上牧羝。羝乳乃歸。（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李陵降後。單于又使陵往說武。陵因武有悲心焉。昭帝即位。遣使求武。陽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繫帛。知武所在。單于驚。始遣武及其官屬尚在者惠等九人。（惠、常惠也。初以假吏隨武往匈奴。）始元六年春。武至京師。拜典屬國。子元。坐法死。（元與上官桀子安有謀。）以別子通國爲郎。

趙禹（班史、酷吏傳。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武帝時。禹以積勞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禹爲人廉倨。（漢與傳同。）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背中廢。已爲廷尉。始條侯（周亞夫。）以禹賊深。及禹爲少府九卿。（史記。及禹爲少府比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爲平。王溫舒（陽陵人。）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誖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後漢、蘇竟。（范史、竟、扶風平陵人。）字伯況。平帝時。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尋拜侍中。以病免。初鄧仲況（延岑護軍。）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謀主。（龔字孟公。善議論。）竟時在南陽。以書曉之。於是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于世。年七十卒于家。

蘇純。字桓公。建六世孫也。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私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

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此言長之稱。）永平中。爲奉車都尉。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

李育。（范史、育、扶風漆人。）字元春。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光武子。）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誹謗。與廖歸國。）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蘇章。（范史、章、扶風平陵人。八世祖建。）字孺文。純子也。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值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改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赴。卒于家。

蘇謙。章兄孫也。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暠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范史作具。）交通。貪暴爲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發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後私至洛陽。暠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所害。（舊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暠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刑其屍。）

蘇不韋。字公先。謙子也。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載其喪歸。殯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刺暠不克。又潛鑿地旁達暠寢。殺暠侍。暠在廁。止殺其妻及其子。留書而去。更以其父首祭謙。（不韋日夜飛馳到魏郡。掘暠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暠因憤恚死。不韋始改葬行喪。後不韋竟以暠客所死。（武威段熲與暠素善。熲爲司隸。乃追捕不韋。便從事並覆案。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

魏、蘇則。（唐宰相世系。則爲并州刺史章五世孫。）字文師。漢平陵侯後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郡。悅之。使爲軍導。魯破。徙金城太守。太祖崩。西平麴演（魏志。）

(西平復叛，則為兵討之，非謂用平儀也。)文帝以其功，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則悉平之，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蘇昭(字公仁，定陶人，歷官太僕。)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吾膝非佞人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不聞則也，問曰：吾受禪而有哭者何也？則鬚髯悉張，方正論對，傅巽招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以前燉煌獻徑寸大珠，復欲求市，則對曰：陛下化治中國，德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帝獵，槎桎拔，失鹿，帝怒，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欲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殺群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剛侯。

晉、蘇愉，字休豫，魏侍中則弟二子也。兄怡襲侍中爵，為都亭侯。怡死無子，愉更襲封都亭侯。晉受魏禪，以為太常卿，遷光祿大夫，至尚書，卒。(山濤啟事稱愉忠篤有智意，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紹弟愼，左衛將軍。)

後魏蘇稚，字天祐，魏侍中則之後，位至中書侍郎、玉門郡守。

蘇祐，稚子也，官至太山郡守。

蘇協，亦稚子，為武功郡守。

蘇亮，字景順，祐子也。(周書云：亮祖權，魏中書侍郎，父稚，字天祐，存考。)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讓及從弟綽皆著名西土。初舉秀才，齊王蕭寶夤引為參軍。(蕭寶夤，齊明帝第六子，東昏侯寶卷母弟也。寶夤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寶夤敗，孝武西遷，(孝武帝西奔，都於長安，是為西魏。)授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文帝(寶炬，孝文帝孫。)以亮為司馬，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耳。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變，善談笑，周文帝(泰，姓宇文氏。)為丞相，甚重之，有所辭議，率脫會其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如恐弗及，故當世敬慕焉。歷秘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岐州牧。十年，徵拜侍中，卒。所著文都(北史周書俱作文筆。)數十篇，行於世。子師嗣。起家黃門侍郎。(北史，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世稱二蘇，先過河內，常景，景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

蘇湛，字景儁，少有志行，頗涉群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討關西，以為行臺郎中。寶夤反，令姜儉(儉，天水人，湛從母弟。)報湛。湛舉聲大哭，儉止之。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屠滅，云何不哭。王以窮鳥依人，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今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破亡之期，不旋踵矣。湛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為王族滅也。願乞骸骨還鄉里。寶夤知湛不為己用，於是聽還武功。寶夤敗。(梁武帝既克建業，將害寶夤，寶夤夜出，至萬年之寶，城主杜元倫迎之，時年十六，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孝昌三年反，永安三年賜死。)莊帝徵湛拜尚書郎，

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臣之罪也。莊帝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尚書。(本傳云：拜散騎常侍，仍領郎，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卒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蘇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聲政，卒于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北史云：讓有人倫鑒。)

後周、蘇綽，(北史：綽，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字令綽，後魏武功郡守協子也。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周文為魏丞相，餞於都門外，謂曰：願言君家子弟可任用者。讓因舉綽，召為行臺郎中。凡臺中公文，皆綽與條式。(周書：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臺中稱能焉。僕射周惠達(字懷文，文安人。)與文帝論事，乃綽所擬定，文帝異之曰：孰與為此議者。惠達曰：郎中綽也。後文帝與公卿觀魚昆明池，問故倉地，得綽對，愈益敬禮，乃更從容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故，並馬徐行，及池不漁而返，詢訪政道，夜以達曙，攬衣而坐，不覺其膝之前也。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大統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監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民之道，故綽盡其智能，牧守令長，非通綽六條(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及計帳，不得居官。文帝厭文章浮華，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文與六條俱見本傳。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文帝亦推心委任。十二年，卒于位，年四十九也。子威嗣。

蘇椿，字令欽，綽弟也。性廉愼，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強濟，特為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眾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兵。(北史云：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隋、蘇威，字無畏，魏度支尚書綽子也。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本傳作東曹。)周晉公宇文護(周文帝長兄邵惠公顥子。)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初威恐護專權，乃逃入山中，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狄道縣公。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隋文帝。)為丞相，高熲(一名敏，字昭玄，渤海蓚人。)屢言其賢，召入臥內，與語大悅。高祖受禪，徵拜太子少保。

追贈其父爲郢國公。以威毀爲尋兼納言民部尚書。（按本傳。文帝九年。升尚書右僕射。）多識言直論。語在本傳。煬帝立。加威上大將軍。（按本傳以本官領右武衞大將軍。時封邳陵侯。尋進封邳公。）楊元感（隋越國公素子。）反。帝曰。此兒聰明。將不爲患邪。威諷之曰。所謂聰明者。識是非、審成敗也。元感麤。何謂聰明。直恐亂自此階耳。與宇文述（代郡武川人。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對盜賊事。威曰。往但據長白山。今近在滎陽汜水耳。復問伐遼東。威請赦羣盜。進討高麗。上益怒。御史大夫裴蘊（聞喜人。祖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希旨劾威。詔威除名。尋從幸江都。帝欲復用威。蘊等奏威昏耄。乃止。宇文化及（述子。）既弑帝。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太宗遣人數威曰。公隋室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請見高祖。又不許。卒于家。年八十二歲。

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北史。夔博覽羣書。尤以鍾律自命。初名伯尼。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起家爲太子通事舍人。楊素（字處道。汾州刺史敷子。）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字栖鳳。西城人。）議樂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自見。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爲雍州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帝。帝指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鴻臚少卿。關中盜起。詔夔巡關中。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唐、劉文靜。字肇仁。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倜儻有氣（唐書作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歎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英豪所資也。吾二人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納。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祖魏太祖之徒歟。俄坐李密親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光不能定也。王曰。今過此。非兒女子相愛。直欲與共大計。文靜曰。上南幸。兵塡河洛。盜賊蜂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誠能投天會機。奮袂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尊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合我意。於是卒起兵。以文靜爲司馬。竟平隋有天下。後爲裴寂所構。與弟文起並坐法。貞觀三年。詔追復官爵。

蘇世長。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騷州刺史建威縣侯。父死王事。詔世長襲爵。入隋。爲長安令。

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喻降。世長輒殺之。洛陽平。始歸帝。帝詰世長。世長對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鹿。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元武門。與語平生。後又拜諫議大夫。帝欲獵武功。時武功新經突厥之寇。世長諫之。不聽。後與宴披香殿。世長曰。此殿煬帝作邪。何雕麗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顧以我所作爲煬帝邪。對曰。臣聞瓊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倚第。才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方厭隋侈。以歸有道。宜刈淫奢。復朴素。乃雕飾如此。欲易其亂得乎。帝善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咨、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

蘇勗。字愼行。武德中。爲秦王咨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尙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

蘇良嗣。世長子也。高祖時。爲周王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禪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竹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垂拱初。遷冬官尙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貴遇尤渥。尙方監裴匪躬建言鬻諸苑果蔬儲利。良嗣曰。公儀休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能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繫。引逮之。后辯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蘇瓌。字昌容。隋僕射威曾孫也。擢進士第。歷朗歙二州刺史。來俊臣貶州參軍。（俊臣由玉州追還。）人懼其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能過待小人乎。俊臣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神龍初。始入爲尙書右丞。再遷戶部尙書。拜侍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力毆鄭普思。流儋州。（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謀賊。瓌則推鞫誅竄亂。）累拜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中宗崩。遺詔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宗楚客沮之。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開元二年。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配享睿宗廟庭。太和中。錄佐德。官其四代孫翔。

蘇幹。瓌從父勗子也。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杖姦。勸課農桑。由是流亡畬復。以治稱。拜右羽林將軍。遷工部尙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蘇頲，字庭碩，（廷一作）瓌子也。幼敏悟，一覽千言，能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覆來俊臣冤獄，多所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元宗平內難，凡制詔皆頲所爲。又遷工部侍郎，以父喪不拜。終制後，詔以爲中書侍郎、知制誥，始給政事食，尋襲封許國公。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帝前敷奏，璟有不及，輒助成之。故帝皆納焉。璟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公不顧私，則今丞相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又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從封太山，詔領朝覲壇，世咨其文。選，分主十銓事。（通鑑，分吏部爲十銓，以頲等十人掌之。）卒年五十八，詔贈右丞相，謚曰文憲。文章與張說齊名，時號燕許大手筆云。

蘇詵，字廷言，頲弟也。舉賢良方正高第，累轉給事中。時頲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朕自用詵，卿奚不若郈奚也。出爲徐州刺史，治有良迹，贈吏部侍郎。

蘇震，頲子也。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強學有成人風。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祿山陷京師，震與崔光遠（光遠時爲京兆尹）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赴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累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幸東都，復以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富嘉謨，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時新安吳少微亦尉晉陽，既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則天詔張昌宗撰三教珠英於內殿，引文士李嶠等二十六人分門撰集，成一千三百卷。）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此傳宜在蘇頲前。）

蘇源明，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寄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閒，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詔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值禁中醮祠，窮日夜，（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而史思明陷洛陽，詔幸東京親征。源明上疏極諫，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以秘書少監卒。

蘇弁，字元容，瓌從孫也。（按唐書，弁良嗣從孫。）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恂恐，欲逃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峙畢給。帝嘉之，試大

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累擢倉部郎中、判度支。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畢位，郎中上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坐廢累，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皆司戶參軍。袞年老，瞑不能視，帝閔之，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追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三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云。

蘇鶚，未詳其行事。崔豹古今註云有行義集十卷。

元讓，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屏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勞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此傳當在蘇良嗣蘇袞之前。）

蘇檢，字聖用。（唐宰相世系表，蘇遇子粲子檢。）舉進士，歷中書舍人。昭宗天復二年，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崔允反覆爲姦，朝廷急於累卵，檢以韓偓有才辨，數言于李茂貞，欲以相偓。偓陰附允，知事不可，不肯拜。（通鑑，檢數爲偓經營入相，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汙耶。）初茂貞與諸宦者恐上自別用人，故協力薦檢。明年二月丙子，允與全忠竟害檢。

夫蘇氏除世長至弁史各有傳，予讀唐書宰相世表，觀其人至繁衍顯盛也。今略序之，使好事者得誦說焉。按表，蘇氏猶有秘書監一人，踐言；（良嗣子。）都督一人，璟；（寶文子。）駙馬都尉二人，彥伯、（良嗣孫。）震；（良嗣曾孫。）郎中二人，績、（工部。）沒；（駕部。）獻，（幹子。）刺史八人，震、（青州，晉子。）澄、（沁州，威衛尚明，尚女晉安公主。）珣、（虔州，晉子。）務瑩、（并州，監官子。）妙、（泉州，乂子。）易、（賓州，瓌孫。）奕、（光州，詵孫。）繁；（雅州，晉子。）太府卿一人，恒；（良嗣元孫。）太守一人，頲；（淮安，環子。）驍衛將軍一人，鯉；（璟子。）國子司業一人，虔；（字執儼，震孫。）王傅一人，檢；（瓌孫，嘉王傅。）而其系推自平陵侯。檢別爲蘇氏，非平陵侯後。（按世系表，又有濟州刺史景，幹孫；又良嗣傳，踐言子務元，郇王府長史。）

宋、蘇曉，字表東，父瓚，仕後唐，歷秘書少監。曉，宋初爲淮南轉運使，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發李守信贓。（守信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按之，逮捕甚衆。）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卒年七十三。然深刻少恩，非長者云。

游光濟，官至大理寺丞，附朝請郎，子師雄最知名。

蘇昞，字季明，與游師雄同學于張載，乃後晚又卒業二程。元祐末，呂大忠（字進伯，大臨之兄。薦昞，稱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薦

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游師雄字景叔舉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順德宋史作德順軍判官與鄜延諸將計議邊事賴以無患元祐初
爲宗正丞主簿議棄四砦事甚力執政弗從遷軍器監丞夏人謀分據熙河師雄語劉舜卿制之之策已而
哲大捷斬獲數四千人擒鬼章及其大首領九人遷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洮崝復入
熙河師雄議於定西通渭之間建三柵及護耕七聖當作七砦以限蕃醜爲無窮之利詔以師雄識付范育字巽
之三水人舉子入拜禮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計轉輸事上皆從之有詔詢嗣哲宗勞之曰洮州
之役可謂爲功但恨賞太薄耳拜衛尉少卿上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陳歷以來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
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重
夏人擾邊詔犒熙河宋史作熙州與使者及帥臣共謀之師雄志在築城守禦而使者方銳於討擊然卒用師
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
慨豪邁少有文學事横渠張載從得其奧及被委用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究才爲恨弟師韓亦以英俊
知名子端竑蟻蚧蟀皆舉進士傳其家
游靖舉進士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秦鳳路機宜文字有學行克肖厥父文章簡易順理時以爲[illegible]
元康氏諱廷瑞字子安讀書長齋西門原上有弟子數百人宗師子安明性理之學於是稱之曰西原先
生後辟爲興化訓導其行事見家譜大傳孫諱汝楫在皇明最有勳德
皇明康氏諱汝楫字濟川洪武初舉明經爲縣學訓導太祖皇帝選天下文學知名之士教太子諸王乃
以訓導爲燕王相參錄其軍國事洪武末出爲安岳知縣靖難後太宗皇帝徵赴行在拜刑部左侍郎留
北京輔皇太子凡城守冗治事皆聽便宜行之侍郎有大勳德上將封之爲侯固死不拜比卒又上表乞
勿賜贈謚上悉皆允之一日上召其子俱來値中子年買在外遂以長子諱爵爲上林苑監左監正季子
醴爲監副又賜中子年千金鏹數十千貫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察上謂廷臣曰侍郎忠其子孫必忠聞
侍郎尙有孫侯長當拜官之又曰二子初仕或未諳悉法禁錦衣衛可記名有過勿刺洪熙元年贈工部
尙書諱爵字以德在上林即條陳山西苑戶久役之苦上皆從之累遷南京太常寺卿醴字以敬有文名
官至右通政太常子諱儆字自強天順初有詔起尙書孫應祀者受通政司知事知事子諱鏞字振遠世
稱康長公以文章名世自曰關西夫子仕爲平陽府知事其言語行事並見家譜大傳子阜字德贍七歲
能詩十八歲死以次子海贈翰林院修撰

馬京字子高少學於康尙書以文學知名洪武十三年進士及第按明史選舉志洪武十八年廷試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爲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此云十三年誤
士又云及第俱誤授翰林院編修永樂初拜刑部右侍郎未幾卒仁宗皇帝附少傅禮部尙書諡文簡京爲人方正
有才思立朝多所建明上嘉納之然取之囹圄之中而卒於效用之始故其美大莫究時論惜焉子健以
陰爲太常寺典簿後至兵部主事天順末主事孫昭舉鄉試景泰四年後爲武邑知縣昭子安以例爲國子生
終榮河知縣按明史京與陳濟許思溫俱死獄中洪熙元年贈榮祿大夫少傅諡文簡志云取之囹圄之中卒於効用之始又云贈禮部尙書俱無考
刻女帝嚳元妃姜原有邰氏女也初無子與帝嚳禋祀郊禖以求有子出過巨人跡悅而踐焉震動有孕
乃生后稷是爲周人生民之祖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原蓋此之謂也餘見史記周本紀
太姜者周太王妃有邰氏女也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
謀事必於太姜大姜相太王修復后稷之業積德行義至其孫武王遂有天下此太姜之德也
苻秦竇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眞之孫郞之第二子也按通鑑史妻蘇氏名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歸于竇氏滔
甚敬之苻堅寵襄陽以滔爲安南將軍留鎭襄陽滔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
音問後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回文縱廣八寸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因以寄滔襄陽滔覽
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陽而歸陽臺於關中恩好愈篤著有文詞五千餘言隋亂不傳止傳其回
文回文有武后記言蘇氏事甚詳命儀息帝製文云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才情之妙超今邁古
皇明丁氏喬銓妻銓死無子守節四十餘年始終無玷正德二年知縣鍾仁以聞後八年命始下知縣紹
表其門
喬氏李銳妻銳死貧無以依挈其女居故族兄祿家織紝自活幾四十年女子已嫁値壻死乃更與女居
節操莊嚴士大夫累言諸有司知縣璋至始上聞于朝云銳祖胸主簿文國子
王氏周村人弟讓妻讓少喪父母武氏年二十餘寡居辛苦萬狀偕甸至讓成立爲取婦有子子夭乃讓
亦死王氏親鄰多勸之嫁不從曰有姑在不可無與養也姑乃更勸之王氏曰姑昔値舅亡有盛年艾容
誓死不更人所以極辛苦者徒以讓衛今讓不幸死無能終老母之養妾爲之婦忍姑更偕匃耶於是卒
意自守力作養姑終身不貳武氏之節從王氏口中再爲敘述而王氏之節與孝自著

選舉志第七

武功代有寂俊，其被舆選舉要不勝矣。自傳記所視載者，魏有蘇則舉孝廉，後魏有蘇亮、蘇湛舉秀才，唐蘇瓌、蘇頲、蘇踐言、蘇縉、蘇獻、富嘉謨、蘇弁、蘇冕、蘇奕、蘇愃、蘇顏、蘇度、蘇檢舉進士。（唐進士有蘇璋，別見人物志。）蘇幹元讓、蘇澄、蘇均、蘇務寂、蘇妙、蘇易、蘇繁擢明經，蘇詵、蘇益舉賢良方正。宋游師雄、游端、游鼓、游璣、游妤、游煉、元張壽皆舉進士。（陝省通志：宋有進士蘇乾。）壽子張綸、孫張顯舉鄉貢。明興，科舉之制未定，其舉明經有先尚書公，舉進士有馬文價公，舉人材有吉安府同知王璉、瑞州府同知文顯、德安倉大使康舉。自科貢之制定，士非此不能仕，今列諸科貢者於篇，使後世足覽焉。

科。洪武十二年一人馬京。（見前。）三十年二人黃琮（岳州府通判）、成禮（洛州訓導）。三十三年三人張羽（國子文水縣知縣）、李源（高唐州吏目）、董嚴。（長清縣知縣。按洪武十二年方議科舉，京係十八年進士，疑誤。無所考。通省志：京舉二十九年丙子鄉試，又云欽賜進士，俱誤。明史選舉志：洪武三年八月特設科舉，明年會試，令各行省連試三年，既而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始定科舉式，後遂以為永制。宋肯濂會試紀錄序自壬子至甲寅，三載進貢盈數三百人，遂於乙卯始復舊制。）

永樂元年一人舒忠（荊州學訓導）。三年一人李欽（翰林院編修）。六年一人景昇（房山縣主簿）。九年二人張純、于岩（武邑縣學訓導）。十二年一人趙庸。十五年二人魏浩、蒲忠。十八年三人楊昔、張敏、武成。二十一年二人劉徵（引禮舍人）、王戩。

宣德元年一人符信（以子將封鄉府右長史）。

正統三年一人符泰（洪洞、太平學訓導，林縣學教諭，鄭府右長史）。六年一人丁璿（乙丑進士，行人司行人）。九年二人張翊（清澗縣縣丞，絳州判官）、李杞（絳州學訓導）。十二年一人景丙。

景泰元年二人張輔（羽子，太原府推官）、劉綸（臨縣知縣）。四年二人陶清、馬昭（京孫，武邑縣知縣）。七年一人馬驥（潞城訓導，山東鄒縣知縣）。

天順三年一人丁仕能（璿從子，潞縣、平陸訓導，寶雞教諭，大同縣知縣）。六年一人李琳（臨武縣知縣）。

成化元年二人李得春（平陽、南陽府學訓導，宣州、撫安縣學教諭）、馬驥（驥弟，二十年進士，戶部主事、員外郎，河南按察司僉事，布政司右參議，四川左參政，進右布政使致仕）。七年一人魏珊（潞城、寶雞學訓導，吳江、鄢陵學教諭，寶坻學教授，國子監助教，代府右長史）。十六年一人文朴（驥從曾孫，浮山縣知縣）。

宏治二年二人侯相（漢州學正，閬陵縣知縣）、楊和（閬中縣訓導，玉田縣知縣，西安州判官）。十一年三人楊秉中（舟子，正德六年進士，行人司行人，監察御史）、康海（十五年進士，翰林院修撰。參）、劉臣（丹稜縣知縣）。十四年一人李堯賢（得春子）。十七年三人康浩（鑾中子，正德六年進士，戶部主事）、吳世皓（銅梁縣知縣）、張舜舉（羽元孫，太原府城學教諭，內鄉縣知縣）。

正德二年一人趙雍熙（以任子敘，臨清縣知縣）。五年二人楊瑄（懷子，許州學正）、朱維屏（聰子，伊陽縣學訓導）。十一年二人牛兆祥（經子）、李朝綱（陽曲縣學教諭）。十四年二人耿儲、耿朝用。

貢。洪武時十人：鄭岩（十七年，安邑縣知縣）、張憲（十九年，刑部主事）、袁渟（二十一年，浙江按察司僉事）、王祺（二十三年，仁壽縣知縣）、崔裕（二十五年，榮昌縣訓導）、楊貞（二十七年，戶部照磨）、王用（二十九年，刑部員外郎）、鄭宓（三十一年，山西按察司經歷）、楊凱（三十三年，銅梁縣知縣）、張貞（三十五年）。

永樂時十人：張謙（二年，汝南府檢校）、鄭訥（四年）、耿輝（六年，府軍前衛經歷）、王郁（八年）、劉鈞（十年，定興縣縣丞）、楊沂（十二年，留守千戶所吏目）、徐智（十四年）、何玉（十六年，四川安撫司吏目）、馬健（十八年，鴻臚寺引禮舍人）、虎文（二十年）。

洪熙時一人文郁（元年，臨州吏目）。

宣德時六人：李瑢（二年）、宋瑀（四年）、王佐（六年）、何著（八年，鎮江縣主簿）、朱琛（九年）、董璉（十年）。

正統時十四人：鄭信（元年）、李茂（二年）、宇文泰（三年，光祿寺監事，徐州判官）、馬良（四年）、包璘（五年，雲州吏目）、宇文政（六年）、李澂（七年）、李俊（八年）、段通（九年，曲陽縣主簿）、李材（十年，平陽府通判）、殷倫（十一年）、張本（十二年，三萬衛經歷，四川布政司都事）、王琉（十三年，□府典儀□）、張隆（十四年）。

景泰時七人：趙輿（元年，大同縣丞）、許敬（二年）、劉福（三年，江都縣主簿）、党遇（四年，潯州州判，保定衛學教授）、鄭莊（五年，榆社縣丞）、馮寅（六年，內鄉縣丞，南城兵馬副指揮）、張鳳（七年）。

天順時四人：曹俊（二年）、李永（四年，臨洮府推官）、王翰（六年，江寧縣主簿）、申靖（八年，茯苓巡檢）。六年又許貢四十，已上者十人：郭維新（東昌府知事）、尚賢（中城兵馬副指揮，順天府推官）、侯清（霍城縣丞）、荀容（絳州稅課所大使）、李尚義、葛琛（富平稅課所大使）、寧春、楊福（河陰縣訓導）、劉珹（盧江縣主簿）、任和。

成化時十一人：張繪（二年，安慶府山口鎮河泊所官）、于壽（四年）、李文圃（六年，丹陽縣主簿）、康長公（諱鏞，八年，見前志）、馬負圖（十年，臨縣丞）、劉演（巢曾孫，十二年）、段子玉（十四年，靈武縣主簿）、康錫（長公弟，十六年，延城縣丞）、張通（十八年，貴池縣主簿）、李迪（二十年，寧府知事）、劉振（二十二年，潞州府檢校）。

宏治時十一人：閻秀（元年，夏縣主簿）、楊舟（三年，夏縣訓導，封監察御史）、張巽（羽孫，五年）、丁丙（七年，大同左衛學訓導，鄭府伴讀）、李本（九年，金堂縣主簿）、朱聰（十年，貴州鎮遠長官司吏目）、牛經（十一年，常州府經歷）、康錦（長公季弟，十二年，長洲縣丞）、党寶祿（十三年，寶雞縣丞）、劉大經（十五年，大同縣丞）、馮義（貴子，十七年，南城兵馬司副指揮）。

正德時，張獻、（舉子，元年，蘇州山陰學訓導）蔡蘭、（三年，宜陽訓導）康永嘉、（貢子，五年）符珽、（泰子，五年，西鄉貢）趙章、（七年，淳化學訓導）楊珂、（貢監子，九年，慶府學訓導）覺旺、（貢子，十一年，汾水學訓導）張儀珍、（十三年，河閒縣訓導）張秉、（貢中子，十五年）

武功之士所進用於呂時者，如是而已。舊志不列其行事，夫國家承平百五十年，諸君子豈無表然在人者，今已不逮，後何以觀焉。余於是懼，因鄉先生各道其所知，乃略著其行事。於乎，盛哉！餘不及其存者，君子事定於蓋棺之後也。（此於舊志人物後別為科貢人物，惟傳樸與官師志載知縣二十七人略同，但捷錄一事，其分錄附卷。）

張憲，奉儀羽，倜儻有氣。年十八，歲貢入大學，太祖愛之，以為刑部主事。上每以部中事問憲，憲應對務有條理。同官有異者，或引及憲，上曰：是我小主事耶，必非若比。遂寘不問。乃後竟以引速讁戍象昌，至元孫猶有功陞百戶。

袁禮，字汝公，為浙江按察司僉事，有令名。訟者至，則迎刃而決，無有凝滯。以墨誤左遷吳縣知縣。後又坐糧戶失金讁戍。

黃琮，字伯玉，善周易，為岳州通判，能其官，人稱廉平。歸時，行李蕭然，若諸生時也。

張羽，字仕儀，為文水知縣，政令嚴明，發摘若神。禁民有稱十虎三彪一太歲者，羽悉按法徙之，時以為能。

王用，初為刑部主事，用法平恕，私門亡所交接。事聞，太祖皇帝嘉賞之，因遷員外郎。

李紓，為平陽府通判，平陽人云有遺愛焉。

符泰，字伯亨，信子也。舉時年十八，在太學聞母喪，徒跣至家，廬居墓側者五百日，父命徙歸，乃更廬于中門外。免喪，除洪洞訓導，能以禮教諸生，自令丞士大夫以下皆殊敬之。有繼母喪，改永平學。天順初，上言十一事，論時政得失，詔遵滿，遷林縣教諭。先是吏部以泰援選御史，會目眚不預。再有繼母喪，改偃城。偃城縣民以為平，乞為令，巡撫累疏薦補，不報。教諭滿，乃拜鄭府右長史，在鄭府多有讜正，王敬納之。詳見家集。泰篤厚恭謹，孝友天成，居鄉守官，人無間言。年六十七卒于官。子珽，為西鄉學生，正德五年貢太學。

丁璘，字大器，第進士，除行人。為人溫恪閎遜，所交人無小大，皆敬信之。卒後，士大夫過者，必哭加賻焉。成化甲辰，侍郎來賑關中，行縣至，則首訪其家，拜其妻，歎曰：吾大器乃如此，天乎，善人何尤！即以所有賫俸賻之。後其妻亦以貧死，子紹先讀書無成，死無子。

張鏞，字鳳儀，為清遠縣丞，有惠政，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賢。說當治效若清遠。後遷絳州判官，絳為絳人所愛，子兼、殿皆歲貢。

李紀，以貢為趙州訓導，質朴無華，教人勤懇詳至。能歸後，乃益貧，又不欲干謁人，猶聚徒教授取給焉。可

以知其志矣。

潘宣，字子敬，未仕時，聚童子為小學之教，凡灑掃應對之節，曲盡其節。後為內鄉丞，歸，已足以自養矣，猶孳孳教人，不憚煩碎，有古昔鄉先生之風焉。今士大夫謝仕以居者，或不欲自課其子孫，況凡民童子哉！

（子教於其山東鄉，升登其四面，子之可謂能知人矣，見其山集。）

尚琰，字周臣，為中城兵馬副指揮，有膽氣，能不奪於豪貴，禁姦止暴，令出唯允，中城人殊敬畏之，至今猶以為良兵馬云。有劉原者，故無子，以從子治業，及原有子，原未幾死矣，從子私其蓄積，毋肯與原子。原妻屢訴，皆為從子請託失理。一日，妻夢原令訴，既所返來，訴詞已先夢原訴指其匿貨所在，頓發得之，人以為神。遷順天府推官，致仕，年七十卒。

馬驗，字濟房，潞城訓導，遷房山知縣，有父喪，改南部。性爽慨，重然諾，好義有氣。鄉里婚喪，多所成助，出百金急人之難，無悋色。變同氣，老而不衰。能南部歸，日與士大夫故舊遊宴相樂，曰：歲月如坂上走丸，直不可不適也。年六十五卒于家。

楊福，字宗善，甘貧嗜學，居官恬上方。從遊及門者若將百人，福每雞鳴而起，坐當風雨無所間。後除河陰訓導，以所教於貢者教之，士子沛然從焉，至今河陰人猶稱福善教不忘也。福後卒於河陰。

李得春，字時魁，初為平陽訓導，年甚少也，能自治威嚴，諸生咸畏憚之。後改南陽，金城（今蘭州）段先生堅知南陽，獨禮重之。段先生號有理學，故得春益造詣閫奧，遂密闡教諭，以憂改榆次，致仕歸，貧至居敝，不以人以為難，未嘗請託長吏。閒居詠歌古昔，絕不談世事。年八十卒。

魏讓，字廷賓，歷潞城、應邑訓導，吳江、商河教諭，所至皆有嚴憚，遂擢千助教，再遷代府右長史，卒于官。讓為人質直好義，此時學秉禮，平日未嘗妄言，讓論閑非禮之言，則其顏俱赤，待人無衆寡小大，各得所敬，曰：施報之際，固宜若此。年六十八卒。

侯相，字良弼，以親老，求為蒲州學正，學正滿，遷湯陰縣知縣。湯陰道衝，政繁，相欲以簡易為理，遇當塗者或至闕略體面，當塗者乃以為迂，相益自信，不肯易。居二年，有疑，歸，以能縣，貧居尚志。年五十八卒。

其以例入監者：天順六年四人，王粲、（大同府知事）張禮、（南皮縣知縣）宇文紹、（大寧前衛經歷，廣安州同知）宇文鑑。（通江縣主簿〇舊志……武功人……生）

成化二十年，八人，郭成、（鴻臚寺序班）王紹、（集子，鴻臚寺序班）馬萬國、（鐸子，曹縣主簿）馬崇衛、（鐸子，縣主簿）陳紀、伊德、馬安、（昭子，東安主簿……縣知縣）王大經。（泰子，伊府典儀正）

正德三年。十人。王佩、昭子。馬嵩城、謙子。魏鎮、寬子。劉璣、大綱子。馬執中、應魁子。王宦、丁誥、紳子。張世璘、王繼祖、大用子。王堂、璜子。十年。三人。張仲儒、馬正中、閣子。馬存信、安子。

掾史入官者。成化已上。縣不過數人。今益多不可勝紀矣。取其卓然名於官者。列諸篇焉。

張輝、寶鷄縣典史。李能、內鄉縣典史。楊宗隆、鳳陽留守司經歷所官。景儒章、南樂縣縣丞。楊景儀、光祿寺監事。澤州判官。丁紬、郿縣典史。賀澄、嵐縣典史。楊景新、河津縣主簿。王昭、丹稜縣典史。張翱、濟南衛運大使。宋得山、潼水縣典史。魏經、高縣典史。

武職。趙興、蘇州衛指揮同知。靳通、定遼後衛指揮僉事。秋敬、會州衛千戶。王大、撫州衛百戶。亞子英。陞洮州衛千戶。杜安、開平衛副千戶。馬記、留守前衛副千戶。張瑛、虞元孫。擎呂衛百戶。余四、蘇州衛百戶。李貴、寬河衛百戶。賀胡兒、河州衛百戶。李忠、興隆左衛百戶。

封贈。尚文英、以父贈中城兵馬司副指揮。馬肅、以父贈戶部主事。康儒、以公華倍父。贈戶部主事。

耆民。馬宗祿、有信義。持是非。鄉人服。壽年九十三歲。康和、華子。長厚有禮。於物無所忤。嘗自言曰。人嗟善哉。人打罵遇人罵詈者何較乎。人至今稱其言。党端、富財好義。喜怒不形。有偷兒夜入其所。竊薪粟。得之。謂曰。不足何不告我。而若此。夏以所衣令子孫予。喬鼎、重厚靜寡。於人無所爭。與弟鼐並有良名。又嘗厲鄉鄰人目曰大齊小齊云。而遵之終身不言貴倫兒名。張朋、親洪睦鄰。無所組墨。歿時年八十又九。唐古外切。晉唐樹葉之貴也。

游西子曰。余爲武功志。其義例皆見諸篇。余不知其詳與略也。故猶望後之君子。繼而正焉。志作於正德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成於是秋八月三日。冬十月十九日。隴郡馮韶書成入梓。

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後序

明贈元康對山著武功縣志七篇。簡而有體。質而彌文。辭直而事核。善惡並述。以寓勸懲。無虛恢。無曲避。爲實錄而近理。論者比之太史公。嘗夫是尙記載之極軌。志乘之標則也。康歲久湮漫。已亥難稽。乃翻剞時。復有從而點竄删移者。於康對山之志。其非完書久矣。西峯先生者。言輒及之。爲形歎息。適余家中故有所藏原刻善本。遂取以詳校而訂正。用還對山之舊。而七篇復成完書。更以其平日所獨心得。或參考諸史集者。爲評且註也。邑侯瑪公刻對山文集旣竟。因繡付梓。匝閱月而工告竣焉。昔王新城縣數奏中名志。獨以武功爲第一。而凡他著述家。皆莫不亟稱其美善。今且復得西峯先生評註。俾後之讀者作者。咸知法焉。遠矣哉。其嘉惠之心。蓋亦曷有弗極也。至書中義法之精深。體例之微密。已具詳先生與邑侯序中。故第爲繼其顛末如此云。

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冬十月望後五日。邑後學張洲渼峯書。

原跋

夫志郡國之史。作者詳或失之泛。簡或失之略。私失之去取不守一。如是志法廢矣。昔者司馬氏世爲太史。談未及者。遷畢其論著。爲史家獨步。我康長公嘗作武功志。散失不存。對山太史繼而成之。其繁簡取捨。咸得精守。說者謂不愧司馬父子。其知言哉。正德庚辰春二月。北山居士楊武跋。武字丕文。岐山人。官僉都御史。

校正韓汝慶先生朝邑志

王元啓訂正

校正朝邑志序

壬寅冬余從王惺齋先生脩濟甯州志得讀所校史記漢書二書自裴駰應劭諸家未出之先讀史者往往有以己意竄入之語先生精爲鑒別涇渭了然離弃所句多與今世俗本有異間著一二語必深析其竅要如見古人之所用心者余以爲得所未覩至於錄而藏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不以耳目剽賊爲能尤精於文律凡所論畧悉以義法裁之偶得朝邑志爲悉心校勘不兩日畢事余讀之凡繁衍闕剟駁訛舛一一過其原書遂甚矣志者記事之書事不載無以垂信於後故余宦遊所至輒以修志爲務數十年來所見舊志甚夥而典核矜慎不失史法如先生者絕少竊嘆志本五泉韓大參汝慶父所撰筆墨簡嚴甚非苟作先生亦謂其出康對山武功志之上顧昔賢稱述多不之及意其書未甚流通今得先生而名益著中所核正凡若干事非好與古人求異蓋亦非一家之私磨疵擬鍊務使功歸完粹以俾學者尚論之郎邑志乘之中得窺古人作史之大旨此則先生之志也竊謂是書於文章矩矱識超而義密當與朱子韓文考異楚辭辯證二書並垂因爲稍校付梓并序其緣始如此乾隆三十九年秋七月東昌府知府桂林胡德琳序

朝邑志前序

余讀郡邑志甚衆天下之撰亦然蕪雜而不詳者病而不能自亂而不能理爲此要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改革省見其疾苦援行其已行察書其政治使天下爲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爲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今煞字）非以誇耀張其縟繁飾之觀也而撰者之志每不若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今陵川王君惟賢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請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歎焉曰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爲志也與（二字當在五泉子下）天下之（四字宜刪之）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冊錄詳總志此

所通見而不能載者斯予之所謂簡而不詳略而不自亂而不理者矣今舉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宦師行事人物所以備其率後之儀烈其恐猶有所遺而未盡也括之以雜記四卷之際凡川原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舊皆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其矣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純甫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正德己卯（己卯爲正德十四年）九月十又八日己酉滸西山人康海序

朝邑志自序

朝邑舊有志然不載商御史及劉烈女事二人者代不數人顧可缺耶（耶也二字可省）奇異如程濟善終如周或寵任如楊恭遇畧而不書沮水入渭甚數千歲近時遽徙入河川原改革此其大者而弗書後之人何考焉（悉可知焉四字當刪）縣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傳然烏可以但已耶遂以口（以下當有闕字）五泉韓子於是編焉夫昔人之朝邑志也（按朝邑志三字當作志朝邑五字則當云爲朝邑志）豈不自以爲善哉然後之人猶有議而更之者豈非一人之見有時而窮耶今之志如斯也夫（句）今之見猶昔人也夫（句）（夫吾不敢自是之詞故下云可議者不如有幾者於也字）穩句其繁簡取與之間（其此其字可省）可議者吾不知其有幾也後之

君子以其所見刪補而更正之猶今日吾於斯爲全志矣豈不善與今志凡七篇正德己卯二月六日五泉韓邦靖書（按史邦靖年十四舉於鄉正德三年與兄邦奇同第進士官工部員外郎乾清宮災切言事端爲民請命起山西左參政大同饑乞發帑不報乞歸抵家卒年止三十六乾清宮災於正德九年是書蓋創稿於五年所作）

校正韓汝慶先生朝邑志

校正朝邑志目錄

五泉韓邦靖汝慶纂

總志
風俗
物產
田賦
名宦
人物
雜記

校正韓汝慶先生朝邑志

新興王元敬根齋訂正　長白榮　桂辛與重校

總志第一

朝邑為縣起自西魏以據朝坂故名（首十四字當刪附於後文義切）邑古芮州之地殷周時為芮國有大荔戎秦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秦商鞅以臨晉國更名臨晉後晉奪河西之地乃以屬晉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乃復入秦漢為臨晉縣隸左馮翊有河水祠有芮鄉晉（亦為臨晉縣）（衍六字）為左馮翊治後魏分置南五泉縣（改）[illegible]（五字補 十 脩慣長春宮）尋復為朝邑縣有河水祠西海祠口武德中（補一字 武德上有）析為河濱縣又為

河西縣以隸河中府大歷中復為朝邑縣隸同州迄今因焉而以隸陝西西安府（同州）（後出同州字當節去）於天文為井之分野東有大慶關又東至於河東蒲州蒲州者山西屬州也西有鐵鑣山又西有高陽坡又西至於興鎮西為同州北有長春宮又北有（若）泉（按後文若泉當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其次縣正在長春宮後金泉祠南此苦泉之誤）又北至於金水河北為部陽南有漆沮又南有太白池又南有麻子池又南至於渭南為華陰西南有沙苑城又南九龍池戶凡八十二里成化末歲大饑民多餓死又多亡去乃更為七十二里正德五年又去其七里今為六十五里云縣先西原上有相地者云城居高而左下法不利知縣後其言稍稍驗乃更移置原下然無城景泰初知縣申問築焉方三里有奇東門一西門二北無門南門一城中東偏為縣衙縣衙南為西安行府府南為儒學文廟在焉儒學南為按察分司西為布政分司布政分司北為城隍廟城隍廟北為陰陽學及醫學倉凡三所一在縣一在學一在城西原上（句）壇凡三所社稷壇在城西北山川壇在城南邑厲壇在城北草坊二所一在城西一在山川壇東養濟院在城南教場在城東柰園在教場西淵澤園在山川壇南鋪凡一十八所（厲史乎遞急遞諸鋪字並從金原本誤皆作鋪按俗字）在城者一城西者（二）（當作三）城東者三城南者三城北者五西北者三社學凡三十所一在城一在柳部一在新市鎮一在趙渡鎮一在趙部一在南陽洪一在永豐鎮一在大慶關一在白塚一在蓮池一在嵐

門部一在辛城寨一在兩女鎮一在岔頭一在教駕庄一在許部一在顧現一在延壽一在王家莊一在八里莊一在治子部一在段伯一在步昌一在苦泉鎮一在霸城一在小伏坡一在白池一在小部（社學三十所當云一在城其餘分設四鄉東鄉某某凡幾所南鄉某某凡幾所西鄉某某凡幾所北鄉某某凡幾所乃按方志大乃有紀事史公為封禪河渠書及貨殖列傳皆足考見無不皆然原文率意鋪敘如市井積貨註記似少紀律又通計社學止二十八所恐尚有脫漏）大慶關在縣東三十里即古蒲津關今設巡檢司隸潼關衛又置稅課局關東即黃河西岸岸去水不甚高然不溢他處或高四五丈輒溢土人以為鐵牛鎮河故不溢鐵牛者唐時鑄鐵為牛從河西岸（兩岸）（疑當作）岸各四牛各重數萬斤下為鐵山尾施鐵軸以繫浮橋旁置鐵人以（繫）（牽）牛（當作）宋嘉祐中河漲橋壞繩曳西岸牛子河元有僧懷丙者乃為機法取牛河中已得三牛會有謂取牛不難者丙怒棄去後人用其法取牛然牛竟不出今西岸止存三牛共一牛（乃）（當作）在河中始河漲時非壞岸元鐵判院全蒙口（陸）（當作[illegible]）下其法乃合今不敢輒補特為口以空其處西北為大荔戎城即王城左傳陰飴甥與秦伯盟於王城即此地後改為武鄉今廢唐元宗過蒲關詩云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蓋）（唐詩作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

漆沮一名洛水（按漆沮本二水[illegible]）自耀州同官縣來至朝邑東南三十里入渭（[illegible]）成化中乃崩入河（[illegible]）水北有新市鎮宋元置稅監又有俟益寺寺中舊有歲春塢貯古名賢石刻今不存獨殿壁上有宋賈炎諸人題名石（金）趙秉記曰（按金字當改作[illegible]）在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木蔚然小徑縈紆約（略）（有字）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俟益乃陝（石）（當作古）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其不稅駕投憩於此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不可勝數

前後主併廢歲口(餘下當有灰字)沒滅悉勒之于石寺遭兵火焚毁殆盡
(知按朔字誤當作前)前人石刻往往埋沒於頹垣遺址下抃承之
舊碩欽率至此恨不及見饒益全盛之時(寳爲不足實爲)(字爲有誤今同)
宜晴古島取日亦行命寫侯事銘禁(寳云手錄掌)以形近而謗搜抉于荆蓁瓦
礫之間雖彼名公大臣之行記詩刻(例)皆斷折訛缺(作刻當)讀之令
人悲憾即其稍完者舉而置之于殿寮墻壁其後之游觀者與非
之不替(恕)(疑然字)周覽環視必思共入焉時阜昌癸丑九月初一日
東萊新市監趙抃記(按金史紀元但有明昌無阜昌明昌癸丑為金章宗之四年若阜昌則係偽齊劉豫之三年天會宋高宗紹興十年考金太宗本紀九年辛亥以陝西地賜齊十年壬子齊遣使謝地據此則朝邑在宋建炎中已爲齊有府文合應非當云偽齊趙抃)
馬坊頭在縣西南十五里唐宋沙苑牧馬及上供牛羊皆放監于
其地
沙苑城在馬坊頭西廣可數十里即宇文泰敗高歡唐王重榮敗
邠甯朱玫處今歡所種柳不存低凹處木多白楊
太白池在馬坊頭西南三里池周遭可十餘里泂然深泉其上常
有雲氣亦能致雨池中有大鼈常食飲馬人以爲神(池北有蓮池)
(此下元本接府子池今別爲一節)(然池北蓮池並見下文此當刪去)
府子池在太白池正(北)五里(前云太白池西南府子池今云府子池在太白池正北二處必有一誤又按下云池東南有安靖寺敕法自北而南則此當爲正南下句斜及東南北字當從前文改爲南字又府字當去池迥)
長可二十里多蓮開花爛然映雲日池東南有安靖寺唐元宗祀
汾時駐蹕寺中今殿前有大柏樹縣宋崇寧中所鑄鐘
九龍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池東有霸城寺寺東有盛德殿仙人
張三丰宿怨泥中今爲道會寺自九龍池東至于趙渡鎮漆沮經
馬蓮水皆種桃樹二三月時兩岸桃花紛然三十里不絕(北當非上麻子)
(池當本是大白池下今削爲三)
長春宮在縣西北原上後周宇文護所築隋文帝常幸其上以戲
河華洛渭宮下花木四時茂盛如春故名長春(祖起兵太原)
西定長安休士于此東有金龍寺僧會司在焉已有元王由義塋
南有唐嚴說墓旁即洪祠
苦泉在縣西北四十五里以飲羊不瘦南有唐同州刺史姜師度

通靈陂故稱田百餘頃今廢又南有元戊平章廿社寨
金水河在苦泉東北五里自郃陽縣來者引水溉田今廢北爲
夏陽伯韓信木罌渡處

風俗第二

語曰王治之極四海殊俗今天子神聖海內一統烏有所謂異俗
者哉然閭閻婚姻節序往來嬉戲之間則有與他處異者然民皆
力農朝邑頗事賈婚姻論財仕者尚雅有頌前常然今少變焉
元日樹紙竿接天神以麻縛木炭貼門云吉利二月婿往拜婦家
五日以故綵紙爲婦人皮夜乃出婦人送窮(當云戊夜出送窮之名)二十三
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清明婦女競出游觀三日
乃已不得作女工云即舉之且宜四月四日男女戴皂角莢巳頭
痛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送女之已嫁者歸月
五日食五色煮豆毒也食之已五毒

物產第三

(朝)邑無他奇產(朝邑朝字當刪下句同)產獨服食他處俱有者不載載其
美者多香梨則瓜桃梨棗菜則韭蒜薤則麻黃甘蓮香附枸杞魚
則鯽鯉畜則羊服則木棉絲(按木棉之棉从木絲棉之棉从系下田賦棉同出南陽洪武初)
斷則易繼引之則長者(風俗則取其異者物產則載其美且多者)
(皆當以古法云當事作文之道盡之矣)(不當作不被採錄例之在後之移志者)

田賦第四

(朝)邑土田凡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九頃三十四畝戶(今)一萬二千
九十八(戶)(今字亦當作凡句)軍(戶)二千三百八十七(戶)匠(戶)三百
六(戶)雜役(戶)一百七十八(戶)(三戶字俱當刪)餘俱民戶爲口凡六
萬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口字亦當刪)秋夏稅凡二萬七千五百石有
奇草七千三百六十束有奇木棉三千八十三斤絲綿六斤有奇
布九千七百三十三匹絹一百八十二匹此其以田賦者由
(畝從則及其中以較一分高下之差和後世把田輕重折布於千)
(丈尺之額不嫌煩瑣一一具書者使後世不得更用巧法滑加)
(而後之人亦得有所考據今但約其意)
(畢大凡而非孔子追敘夏殷之意)其以丁賦者又有鹽鈔十有七
萬六千八百四十貫準銀三錢(準字舊作准俗字也下同)　綿羊二千斤斤準
銀七分綿羊二十隻準銀六錢細辛一百三十斤斤準銀六

分凡得銀五百一十六兩有奇又有石青大材木炸塊木柴黃熟
銅山羊皮諸雜稅銅多寡不同而力皆不貲焉宏治以前丁賦力
差供役足則止不派故能以三十六里更用而迭作之以後乃通
取焉所以然者以用聽差者聽差者差已足(句)無差而聽差也然
差者官盡收銀而貯之庫上戶丁九錢至七錢中戶丁六錢至四
錢下戶丁三錢至一錢時帶者丁一錢於是無空民矣

名宦第五

朝幅員不及二百里東有鹹灘西有鹽地凹而有沙苑皆不可耕
可耕者纔十分之二三耳而又界河渭漆沮三水者歲遭雨著崩
溢瓶浸不耕崩乃數十年不得田以故朝邑民獨貧少生業大共
和朱安義獨在縣官耳縣官治績顯者洪武中則有縣丞卞禮宏
建百規開先來者成化中則有知縣李英然英善修舉喜用民當
其罪雜名雜甚去之日民莫能思也宏治中則有知縣韓榮康謙
不接賓戎而吏近時則有知縣衛傑非惡自持取與峻潔他無錄
焉若夫元氏以往其或治績其考而名氏猶存有非聞人碩士必
其遺愛不忘用並書之以垂不朽而教諭翟方附焉
晉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爲(朝)邑令
晉劉曲求　人爲(朝)邑尉
李郱　人爲(朝)邑尉(按爲朝邑記名宦但書朝邑尉縣令如知縣縣丞夫人而知其爲朝邑也又劉曲求李郱皆晉人宜分書其邑里而題之曰俱爲縣尉用從古文好謹嚴者之例其前後不)
畢縣令名字其考
元成好德頗其俱(朝邑)知縣(按元時知縣尹此云知縣誤)
大明卞禮　人洪武中(爲朝邑)縣丞(此下數爲字宜併刪之)
李英河南祥符縣人成化中(爲朝邑)知縣陞去
韓榮河南南陽縣人宏治中(爲朝邑)知縣罷去
衛傑山西夏縣人正德五年(爲朝邑)知縣致仕去
翟方山西榆次人成化中任儒學教諭善教(朝)邑科目成化中甲
戌甲午科舉六人庚子科舉五人(朝字亦宜刪去)

人物第六

衛戶部尚書
戮人疾者蓋德業行江淮多矣豈不偉哉整宏治中江水暨趙氏
基葬崩行石曰皇慶二年旌表孝子趙貞 揭缺未了恐其下尚有脫簡
謨循少公管脫郭解于厄吏入蹤跡至少公少公乃自殺以滅口
殷謨 唐字宣者最謨之上以別于郭少公之爲謨也爲下文申明四人之冠于例乃合又按例李吾思故字行者史方伎
傳有異□則天時爲詳審使活死囚八百餘人龍疑獄百人又屬
不貸者千餘號善風角與李淳風爲太史令占熒惑入輿鬼及諸
張敢及諸陵墓事俱驗謨子向爲鳳翔尹有政聲
申屠思恭呂鼎郭瓛張元亨唐書云亦親居喪著異行者
元趙貞孝子
王亨爲縣掾官亨孫由義王禮部侍郎歐陽元王氏世德序曰亨
爲縣掾官持守端楷(于)時尚同異 于當作與句疑有訛 逢迎乘去不仕由義
爲徽政院都事能抑內侍節浮費爲御史果有獻替徙李上京抗
章論衛士縱牧蹂民田行省無敢犯者又與時相爭江西行省戰
功(至)相宥怒不爲動 至字衍
大明商翔程濟楊景學馬仲昌洪武中俱以明經徵翔有文學節
行爲監察御史高皇帝甚眷注翔翔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嘗
上心者革除間文帝素聞翔召翔將大用之會翔服衰服入見語
又作旨乃殺翔族其家沒入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以
世世怨翔御史也御史親戚皆配爲軍獨有法衡爲四川岳池縣
學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不廢

卒除間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
京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無兵 明上當有及字 臣死未
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遂) 遂字衍 更以爲軍師護諸
將北行與靖難軍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帝至
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諸將乃樹碑載戰伐次第及
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文皇帝過徐州望見
碑顧左右曰碑者何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趣左右椎碑一再擊遽
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擊
處 用當作當 得免濟蓋有之祭蓋禳之也楊景學縣丞馬仲昌大理寺
左丞

李濟與晁齊賦劉讓上志韓□□ 未君名○元本有末君名四字與汝慶今按縣志韓汝治
縣志作下當乃□□以空其名三字作小注爲是
王朝選俱登進士李濟官至左副都御史一統志云濟才敏學優
歷官守法晁德城官至河南參政先爲都給事中吏部推晁戶部侍
郎英廟方倚晁曰與晁豈戶部邪可吏部侍郎無何英廟晏駕乃
不果用劉誠王通政管易州柴廠保定府志稱其廉謹自守劉讓
至知府誠有氣先爲戶部主事監太倉與內臣爭虞杖惡乃調吏
兼通判後爲永平府同知永平府志稱其剛斷韓□□ 韓下元本有家君
當三字今按前已注明不用序出 王福建按察司副使上志馬驍
但爲□□以空其處河也後做此
俱知縣王巹至郎中倜儻任豪數有論奏按理至按察使理先爲

郎中上疏論時政時人稱爲今宋任郎韓邦奇至僉事 按史邦奇
事時中官上疏爲韓某稱人爲汝衛汝稱邦奇遇按上俱作爲其 浙江僉句
督副使韓□□子 句 令俱以罪論爲民斗斗令義觀王朝璽令依
親韓邦靖曰宏治中教諭西蜀李君志朝邑 李君當有其名此紀事文不宜用諱
之體其稱家君曰登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副使居官有爲執法
平恕閩人思之成化中爲刑部郎中朝廷有大獄擇公正官鞫之
僉推公初往與定再往大同曲直允合上心宏治初元上疏論時
政多所允命云
楊仲貞吳琪唐彝倫楊恭王巽趙楚歸僑李睿王讓馬驍王剛楊
茂王孜王恪安永周道張玘王禮程溫王賢楊禮趙衡靳能陳善
雷啟周易韓倫楊瑛趙誠劉偉靳時熙安才孟熊郭儒張祿劉永
張珣梁文盛雷衍李貞齋鵬周珹李變倪昉千並宿寬楊煥楊友
党府東附韓邦彥程範王朝雍雷子質孟璵劉得仁俱鄉試舉人
楊仲貞楊禮張碧倪昉俱至教授孫淳潔業尚書造士甚精吳琪
郡縣唐彝倫王賢楊茂王禮靳能韓倫安才郭儒李夔党
爵俱知縣倫剛介有行爲治曹縣曹縣志稱其吏人畏服楊恭王
陝西左布政使宣皇帝時恭詔選吏部言事稍盲帥日召見上以
恭言非有才(而)見又容貌雄 帥當作及 乃勅吏部與左布政使部尚
書言左布政不缺員缺獨陝西恭不得往上曰朕買以獨不爲會
稽那恭奏不可陝西遂改恭恭頓首因辭上曰吾知若辭布政矣

顧陝西鄉里地而法耳乃令恭得(往) 往當作 治事而賜免死券十
道又以子剛爲錦衣指揮始恭行時入朝知縣知縣不爲禮既得
遷乃令從者不得言布政衣故敝衣納深券破囊中貫驛上寄往
見知縣知縣不知恭已得□□布政 布政上宜添陝西二字下(又)字衍去
爲陝西(左)參之曰楊進士甚勞苦所得何官邪恭曰比知縣差大耳
知縣素易恭聞恭言(匡)怒曰 匡字衍 若言官大豈爲布政邪縱布政
將如朝邑知縣何恭笑曰安知非布政邪且正能治朝邑耳 當云安知
不可以治朝邑上救知縣驚懼理合作兩 乃徐徐出其券中恐券
異詳書前後未違例止不必還處處改
乃陝西布政也一縣人盡驚知縣卒得罪去趙楚至監察御史周
道至僉事道中式時驛歸將渡渭一婦人從後呼之(作)二字 衍 曰
君騎者楊子也妾寡居待此子以生今其當渡渭故追視之耳道
側然命騎步歸役爲御史征雲南復終兵官饒貨貢後千金道却
之又爲山西僉事有惠政卒于官喪出民遮道哭者三日不得行
李睿不仕王孜程溫俱衛經歷王恪都司斷事王贊撫郡雷啟揚
友俱教諭趙衡陳瑯劉永俱訓導楊珪至太僕寺丞珪[illegible]
下文教授程子 吾修廉隅倚儀度尚退不干(教)授程子 此四字當刪去 劉
偉至知府以廉能稱先爲文水刀桿劇縣偉不威而治梁文
盛至知府雷衍張珣王府同知李貞周珹雷寬丁亨俱王通
判雷珣俱純篤康謹至老不踰珣先爲通判聘吏部卒天下廉有
司二十八人珣與焉時人榮之楊煥韓邦彥令任知縣邦彥副使韓

□□子王朝雍雷子質程範楚得仁孟璵今舉進士朝雍刑中郎
子範縣丞珪子仰未仕卒靳時熙知縣能子
孫誠許清黃秀孟濟張亨張環蔡禮席慶仇純石秀李珍薛義李
蔡馬恭張翼党聰李敬李時楊溶楊賓孟賢王臣趙瑛馬賢唐通
馬充韓威上忠楊銘周璜王璉劉紹翟祥暢廣程珏吳瑀張輔李
聰王純翟景陽王誥馬因呂聰王銳孟奎尚貴馬格俱歲貢薛誠
王山西參政一統志云誠處心忠信措事寬平許清王知州黃秀
孟濟蔡禮石秀張翼楊溶王璉楊廣俱知縣張亨王臣俱判官張
環楊銘李珍薛義趙瑛唐通韓威周璜俱訓導馬恭程珏李時上
忠劉紹俱縣丞紹知府讓子党聰李敬俱衛經歷楊賓州同知馬

野府照磨馬国州吏目餘不仕卒

尉能吏員至光祿寺卿禮部右侍[郎] 尉能字不須積出右侍下郎字知不可省能字盜御郎

有廉操歷官不營產業卒賜諭祭 之誤文

尉選閣 尉選之誤當注州 王式賈訥仇名善俱洪武中以人材徵閭至通

判王式賈訥至知府仇名善知縣 此段當附明經之後蓋明經與人材俱以徵辟起家其次進士

周光科取其次也貢又其次則上舍于進入仕次文次第當如此 周或洪武中上書求仕進上召

見與語 或本誤去見字今按見字當存 大悅乃授觀察使或舉劾無所避于是百

僚皆畏憚察使俄遷吏科給事中同東宮治春邸獄歸[丙]陞通政

使 乃字衍 以讒下獄籍其家得衣一襲俸米數升上召閱曰通政官

薄祿厚何太貧耶或叩頭曰臣以草茅待罪九卿自知無功能不

稱任使所得俸不敢盡受皆歸之官耳已而遷政司[乃]上或所歸

俸金 此乃字亦衍 上知其枉赦之因賜錦衣二襲寶鈔若干 按不聽盡按則宜歸

財之規太條且近于所宜矣以上恩錫官 或沒上歎曰周或雖得賤用之不盡其才

也

劉倖田蓬王朝璽蘇民望皆親喪廬墓三年倖仕監察御史口璽

口望今納銀爲監生 朝璽民望法當備書不宜各闕其一字

嗚呼節義人之大閑口 當云節義大閑也下句即人之二字不宜如此枝蔓 苟非人之自

立於世者歟吾觀世之達人通士熟稱知道翻翻然以自異于世

夫其日日稱說仁義不離口其自預豈在婦人女子下哉然竊觀

其所以不逮遠矣吾邑有劉烈女者龍門村人[衍] 女字也成化中

父母許婚楊氏楊氏子死女乃素服哭泣不食將臨其[民]喪 今按失字

家人咸非笑之有舉人倖者女族兄也 當刪上存楊氏于三字則其字正指其夫不立猶眥

女往質焉倖曰女所爲誠是 女當讀爲汝 奈世俗何女曰吾所爲求是

而已矣 只此一言足以傳烈女矣古人易簀結纓亦止爭此一念耳 奚以世俗爲然家人竟止

不得往 飭其夫[喪] 四字亦當刪 女乃自縊死嗚呼[斯]人者蓋所謂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嗚呼下直

抄中簡至二十餘字漫衍可刪今擬更其語曰女求而以死 其夫不免于賢者之過然其志則是則與古聖賢易簀者

異哉懲矣 嗚呼烈矣節婦則有太淑人薛氏韓太宜人張氏馬宅妻王

氏張三妻衞氏王亨妻靳氏韓迪妻楊氏楊賓妻張氏薛繼宗妻

雷氏

雜記第七

漢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使] 使字當從史記元本作故

故鹵地 誠得水可令畝收十石於是發卒萬餘人穿渠引洛水

至商顏下

唐太宗貞觀四年駕幸鹽池經朝邑賜朝邑民今年田租

[國]初 正德庚午[衍] 邑民周雄言 按初字衍當云國朝又朝邑字衍當改稱邑民下倣此 朝

邑縣東北故有鹹灘萬餘畝近年河水淤漫頗堪耕種當同常田

徵稅巡按御史王廷相議曰朝邑鹹田雖皆堪耕種然保將來若

便同常田徵稅將貽禍無窮乃不徵今鹹田果不可耕如御史議

云

正德戊寅[衍]邑民張某言朝邑太陽諸里民田地於河幾萬餘畝

乞議處田稅巡撫都御史鄭公移縣覈狀知縣陵川王君 此紀事之文知縣王君宜直書其名曰王進 詣曰誠如民某言所坍田稅宜從蠲免都御史可

其議於是田以橫折而者凡若干畝

關中南有首山之固北有嵩榆之塞西扼棧道東據黃河古稱四

塞之地故曰秦得百二焉然河自夏陽而北兩岸山嶺峻複不可

以師夏陽而南至朝邑平蒲關凡百里皆平曠易渡故漢祖往來

關中常由臨晉七國叛反亦欲由臨晉入兵是朝邑者關中之隊

道也故一方不戒三隴俱失矣 此篇通論大勢與前後紀述體不同當改附之後列於疆域篇

異上句凡若干較句附以蒲關之 調今紡另作一篇且爲附錄疆域

正德己卯知縣陵川王君[宜] 宜直書王道之爲朝邑有德政洪武初陵流述 之後列前者舊朝邑志主王者姓名今僅見此 又也呼王君苦非復名賢之序文後人自此不書其名不敢錄非 君宜直朝邑

朝邑爲山陝要衝與蒲華等然[衍]邑 衝無驛所出當刪

又近時河南應驛者率避潼關而至朝邑遂爲三省之衝朝邑民

不任供送于是巡撫都御史鄭公下其事乃以郃陽馬驛二十口

夫百人遂城爲驛十有五口夫八十人協濟朝邑 兩夫字俱宜易一匹字

校正朝邑志終

校正朝邑志後序

右朝邑志七篇工部員外五泉韓汝慶之所編也紀錄皆實而文

彩煥炳可誦其傳人物說高翔程濟及烈女劉氏事詢乎皆觀其

人[面]是以廉頑而立懦不可謂無筆力也 面字當作也下十五字宜刪去 而雅記一

篇又多政事利害所關以示後之爲朝邑者[何] 何字當作可 感焉何作何感亦復不耐

其餘五篇事雖不異他志而紀例亦[口]精核簡確之

稱信矣然則陵川王君純甫知是邑而刻此編人雖曰不長於政

則吾不信也正德己卯秋七月二十二日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

撰儒林郎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高陵呂柟書 柟當作柟仍宜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然

華指爲同年矣按此序在集中文最下更不如康海作

跋語

世言郡邑志關中最善關中多前代名人手筆而康海武功志尤
為前輩所推許閒嘗得而讀之其刻意洗削殆他志之孫而不治
者甚遂顧其不合於古人述作之體製者亦頗不乏未敢遽目為
良史才也壬辰冬客遊東昌太守胡君德琳示余以五泉韓邦靖
所撰朝邑志於此邦建置沿革山川風土文獻之事上下數百千
年一一苦心知其故而剪裁彌縫悉以己意行之不一語剿剿前
人故其文特簡而有法竊謂此書筆力旋幹之能在武功志之上
而前輩不甚言之可怪也余特愛其繁簡之際去取有方得以己
意其所不合者十二三因稍為釐正命兒子尚珏錄而藏之并書

校正朝邑志跋語

其後如此癸巳元春日祇平居士王元啓書
韓君素不以古業名家而是書較列之方多有與史公相冥會者
蓋其精思措撰期于詮次事理一一皆井然有條貫即自足與古
人抗顏而不愧昌黎子云從古于辭必己出距不信夫後二日又
書

附識

家君所讀書於錯備則乙之脫文則為方格以空其處衍文訛
字悉於字外加圍為識衍文則更縮為小字而附著之其從他
書補入者別用朱筆書使不淆于原文庶後人得再加研覈凡
校史記漢書及歷代諸家子集無不皆然今承命錄朝邑志尚
珏亦一一謹遵此例明備錯然而有言生平足跡不及天下又
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歎耳請家君校訂之暇亦可微想
其夙蘊之一二焉男尚珏附錄

校正朝邑志跋語

余閱近代方誌率多蕪穢不治偶得韓邦靖朝邑志愛其詞法謹
嚴謂非苟作近訪王惺齋先生於洨口得其校本讀之亦絕妙宜
法律愈精東昌胡郡伯謂即此可想見古人作史之大旨甲午秋
業取付梓會以事廢余特為踵成其志抑此特先生一班之著見
而已先生承郡伯命佐手備任城圖記一書其中人物宦蹟諸列
傳無一不獨闢生面而賦役水利學校鹽政諸志直可上配八書
書成數十萬言亦以郡伯解組未及付梓然遠近慕仰先生著述
者多嘗必有闡其幽潛為之經國門以示後世者余愧力未能任
剞劂之任姑以是書為之嚆矢可耳是書郡伯之序已詳先生復
命余敘名其末因為記其刻竟之歲月而并誌余力所不能而有

校正朝邑志後序 四

待於他賢之代成其事者以為是書之後序云乾隆四十年春三
月日照縣知縣海鹽楊志梁書

朝邑縣志二卷

明韓邦靖撰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朝邑人正德戊
辰進士官至工部員外郎事迹附見明史韓邦奇
傳是書成於正德已卯上卷曰總志曰風俗
曰物產曰田賦下卷三篇曰名宦曰人物曰雜記
上卷僅七頁下卷僅十七頁古今志乘之簡無有
過於是書者而宏綱細目包括畢備蓋他志多詳
飾風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然
敘次點綴若有條閒覽然無局促束縛之迹自明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朝邑縣志提要 一

以來關中輿記惟康海武功縣志與此志最為有
名論者謂武功志體例謹嚴源出漢書此志筆澀
硬古源出史記然後來志乘多以康氏為宗而此
志莫能繼軌蓋所謂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者也前
有邦靖自序又有康海序末有呂柟後序及朝邑
知縣陵川王道跋並文格高潔與志適相配云

四庫提要補正

朝邑縣志二卷　胡玉縉撰

是書成於正德己卯上卷四篇曰總志曰風俗曰物產曰田賦下卷三篇曰名宦曰人物曰雜記上卷僅七頁下卷僅十七頁古今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是書者而弘綱細目包括略備蓋他志多誇飾風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然敍次點綴若有餘閒寬然無局促束縛之迹自明以來關中輿記推康海武功縣志與此志最爲有名論者謂武功志體例謹嚴源出漢書此志簡畧疏宕源出史記然後來志乘多以康氏爲宗而此志莫能繼軌蓋所謂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者也

陸以湉冷廬雜識五曰云王阮亭謂韓五泉朝邑志與康對山武功志並稱先龍稱爲巨麗今案朝邑志字僅五千七百餘筆墨簡古洵爲傑作然名宦不載事實選舉不載年歲失之太略紀楊恭親復知縣事乃小丈夫所爲未免採擇不精未若武功志之簡而能核也錢泰吉曝書雜記云觀韓氏於人物中敍程濟祭碑楊布政騎驢見知縣事文質鋪張奇偉然當時已有病其簡略而爲續朝邑志者矣（王學謨撰見四庫存目）方之云朝邑志任意分合凌亂椏牙未有所本以爲法孟堅則皆當總志而風俗物產等六篇又何以分也當日朝邑與武功並稱即對山之序亦盛推之而武功志例已迥與朝邑不侔向使坐二人於側而質以當何從吾恐二人亦交相疑也夫朝邑之奇在爲書簡而文核高古故可貴武功雖有名而實不逮之論者稱武功義例分明夫地志最重者謂其要尤在沿革武功皆闕之而以祠祀爲一大門其官師志又獨爲校官多立傳師心妄作輕重失倫不知此爲何等義例也要之對山非文家文律之不知況史例乎五泉文筆雖佳而於史例亦未諳世俗骈於盛名相與推之非篤論也雖然以二家較之猥鄙下劣俗筆則固足賢矣

朝邑縣志提要補正　二

秦錄

沈思孝著

秦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關中多高原橫亘大者跨數邑小者亦數十里是亦東南岡阜之類但岡阜有起伏而原無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牽連而來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級而登辭以四五丈不及黃泉井凶數十丈方得水脈故其入窠者博大勁直而無委曲之態蓋關中土厚水深川中則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源之義人性之稟多與之推移也。

南山謂終南山也脈自大散關而度左消右漢黑白兩龍江往之其東出者自武功太白牽連而至商洛皆是南山如太行在燕代隨處異名耳太白極高上有積雪盛夏不消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鳴鼓角則疾風暴雨立至今乃爲盜據而窟之游人登者使山盜受討武功亦北連太白與之並峙太華削成四方高五千仞自回心石以上仰攝四十里步華三峰副之終南面亘麓川盤屈中對長安杜者經樊川杜曲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韋乃安石別業杜斷岐公墅而孫牧增爲者二曲爲長安林泉花竹最勝今皆荒落自此入山走深谷大塹卽三四百里不能窮中多修道求仙人數百歲者雲水游人往往見得之子午谷去城南百里路自南通北正對長安故名然止單人獨騎可行昔魏延請孔明出軍貴妃飛騎進荔枝皆此

長安爲周秦漢隋唐所都歷代位置亦非一處然皆不出五十里之外周后稷封邰在𨻶城今爲武功縣其後不窋失官竄於戎狄則慶陽有不窋城公劉徙豳

豳州太王遷岐岐山至文王遷豐始近今長安之境豐鄠縣豐水出其谷焉猶存其趾尚存又東則爲鎬水武王都鎬鎬與豐東西對峙相去二十五里名宗周也諸家皆言漢武穿昆明池鎬京故基淪入于池秦始保西陲至非子居犬邱當是畜牧之地繆今興平始皇改名廢邱示周廢不復興也孝公始作咸陽築冀闕而都焉其地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以南爲陽水以北爲陽故曰咸陽然史記黃圖云始皇都咸陽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則是跨渭水而都之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之東北也龍首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乃始折而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爲基故宮基直出長安城上建章昆明皆在原西而秦長樂離宮漢修之亦東西峙焉其後以居母后名東朝三秦記曰此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低可六七丈色赤漢既據其上立未央宮矣而山勢尚東趨唐大明宮又據其趨東之脈故含元正殿高平地四十尺也若此山方北行未東之時垂波東

下爲龍首原原有六坡象易乾卦隋包六坡爲都城大興宮殿據第二坡應第二爻唐遷都因隋無改止易宮名太極至高宗風痺惡太極下溼遂遷據東北山上別爲大明宮至山勢盡處引水以爲蓬萊山池因名大興爲西內大明爲東內又於別建興慶宮爲南內此五代都長安大略也咸陽有三秦城在本朝縣東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漢城在渭水北杜鄠館西鎬京東漢遺石門乃阿房之西門名卻門舊以吸　人隱刃正在鎬水入渭之處漢都長安北城在渭之南而秦咸陽之東南也故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陽也隋都亦在長安舊漢城東南十三里今西安府半龍首山南十里未央東南十四里則今城正當大興舊址

長安宮殿惟秦漢最盛想當時秦地大木多取用不盡若今嘉靖間午門三殿災萬曆間慈甯乾清災動費四五百萬金府庫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開礦一木之費輒至千金川貴山中存者亦罕千溪萬壑出水爲艱卽欲效秦漢百一未能

也始皇兩朝遺略秦始皇所造宮室多在渭北每破侯國卽放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以所得美人充之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複道相屬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三十五年別度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宮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車行酒騎行炙記其縣亘則閣道八十里直抵驪山表南山之闕以爲塞絡樊川爲池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度規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其他舊陽國楊平陽黃泉長楊新年

諸宮不暇殫舉漢修長樂周二十里又起未央宮周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百尺深百五十丈高三百五十尺至孝武以黃金爲壁帶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飾青鎖丹墀又作建章宮於宮西跨城作飛閣構輦道以上下爲千門萬戶前殿下視未央別作鳳闕對峙井幹樓樓閣俱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而左鳳闕北員闕則高皆半之甘泉宮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他如集靈五柞回中北宮長信不暇殫舉黃圖曰秦北至九嵕南至鄠杜

東至河西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三百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漢幾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

長安稱關中蓋東有函關西有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而長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關之在隴山瓦亭關之在岡原駱谷關之在盩厔子午關之在南山蒲津關之在同州豹頭關之在漢中設險守國皆在名義之內

余偕叔祥遊鴈塔問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又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比閱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湧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荊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啻若今日即泛舟之處亦爲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陝田土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頃八十五畝零

夏秋二稅共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六斤　絹九千二百二十一疋　綿花絨一萬七千二百八斤　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疋

行太僕苑監所屬馬共五萬七千七百餘匹

洮州河州西寧三茶馬司課茶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漢中府屬及四川保寧府屬茶課易番馬四千八百餘匹

稅課魚課鈔共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六貫九百七十文零又小麥二千四百九十三石四斗

額徵工部四司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兩零

陝西鹽課司（額靈州一司漳縣西和二鹽井計行鹽鞏昌臨洮延安河州鹽州）額辦鹽小引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課三萬八百五十五兩西漳二井額鹽七十一萬二百六十八斤該銀二千五十九兩內徑解（寧夏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十四兩零本鎮門攤商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固原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

始皇陵倚驪山下作者刑徒數萬雖其璧玉爲星辰水銀爲江河金帛機械無所不備業已下錮三泉然登

陵望之正當渭水反弓之處即以堪輿論固當二世而已

陝惟西安鳳翔二府深藏三窟自西北汧隴一窟沿邊城二窟外各鎮三窟三代前以王畿求中則居鳳翔秦漢後欲就四方則居西安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爲捷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爲險道漢高祖諸葛亮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棧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昔志謂駱谷儻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散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斜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父老云見何仲默三秦志中志稱同一谷者謂褒城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洋縣谷南口曰儻北口曰駱

華山與長河會處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淵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

延慶平涼民悍勇若邊患臨犁鄉接羌番風河後多回種婪羌人仰茶利開關絕市可制死命然河套尖守非浪棄地三邊懸隔

南山東西通接商洛汝鄧漢興褒河山深谷密綿亙數千里內多巖洞盜易潛匿宜預搜索

蓋秦甯夏之抵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

關中都邑最遠者如鞏昌府成縣去府東南六百里兩當縣去府東五百六十里階州去府南八百里皆白馬氏所居武都故地延安府葭州去府六百里神木縣去府九百里府谷去府東北千一百里皆周環河

役之內

余行漢中過禹廟問漢源因見大安河自略陽來北流尤大不知當時何以表漾爲源也心疑之及讀丹鉛總録始知有東西漾焉今引而記之總録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梁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河拘徼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今謂之西漢又經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藍田關卽秦嶢關圖七賢過關者卽此蓋是春雷初霽張說張九齡李頎李白鄭虔孟浩然共訪輞川王維也當時鄭虔文自爲圖有詩曰二李才名壓二張歸鞭遙指孟襄陽

澄城縣山崩初爲一山至是東西分馳三四里遺播平陷爲一脊此嘉靖丁未六月也唐武后臨潼縣因風雷湧出一山初高六尺漸高至二丈因名慶山以

此知古稱穀洛水鬬信乎不誣宋紹興十四年亦有樂平水鬬有司奏言河衝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壁破樓二水鬬於杉墩北前且卻十餘刻乃解正德中又有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入多避其中山川且然況人物乎以是知造物之奇無所不有

嬰陽後遂入善蠱術有爲稻田蠱者能使其人腹中有土一塊中出稻芒穿腸而死樹蠱者則出樹枝撑腸是亦挑生之類然則是術不獨粵中有之

寶雞以西蓋屋放以板用石壓之小戎曰在其板屋古西戎之俗然也此地流渠走水依稀江南在關中稱沃土

自古稱棧道險今殊不然歲年修砌可並行二轎四馬其褒斜二谷衝黑龍江威乾灘亂石不知漢張湯何以欲轉漕於渭豈古今陵谷是淵者是其站皆軍夫

以百兵爲殿置是軍無餘糧惟自種山田數畝而已今軍日獮而往來之絡繹如故是宜有以處之入川如秋林富村古店諸站丁庶而富其氣象又與漢中別

會甯鮮流水源泉土厚脈沈泥淖斥鹵卽鑿井極深亦不能寒冽居民夏惟儲雨水冬惟窖雪水而飲峨屑

太岳頂上無水亦然

大隴首山峯連六七百里其上多鸚鵡行人過此困頓欲絕故樂府曰隴頭流水鳴聲鳴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崆峒山有元鶴洞深無底中有三元鶴時出飛翔雲際遊者見之以爲瑞鳥鼠同穴山則飛走同爲牝牡此殆異乎鳥曰鵌鼠曰鼵

無定河名也此地浮沙善陷與人急走急換足　則陷矣故名

甘涼處原中國地昔涼州志云周衰其地爲狄後匈奴使休屠渾邪等王王月支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南隔羌而斷匈奴右臂以通西域故張騫通三十六國班超復定五十餘國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譯皆後通者不過二三國耳古燉煌今嘉峪外地也卽昔之西海郡居延等縣元爲亦集乃城蓋在肅州東北五百里瓜州蓋在今肅州衛西五百里卽古西戎地漢爲玉門關沙州城蓋在衛西八百里漢月支地漢又有晉勒縣卽諸昌地亦卽古陽關西北去又數百里爲伊州柔遠縣又西去數百里爲蒲昌縣又北去數百里爲唐安西府交河縣其地又遠而太宗所置伊西庭州高宗所置龜茲于闐四鎭總之在玉門之外而天寶以後河西隴右始陷吐蕃至本朝守嘉峪棄玉門以外大都甘州西去五百里爲肅州漢酒泉郡肅州在及百里卽嘉峪若河西諸郡皆在甘州行都司之內甘州卽漢張掖如甘州東北百二十里爲山丹亦張掖地東五百里爲鎭番東南三百里爲永昌五百里爲涼州南九百里爲莊浪皆漢武威東南一千三百里爲西甯乃古湟中卽漢破羌縣屬金城郡古賢如張奐張芝索靖索綝父子咸燉煌人

涼州稱涼者以西北風氣最寒而名也五六月白日中

如雪噎噎而下者謂之明霜

河套雖古朔方之地但漢唐來棄之已久起甯夏至黃甫川黃河北遶二千五百里卽南自川至定邊亦一千三百里以國徵求之當得縱橫各一千二百里餘其中皆蕪野荒原惟圖可就水草住牧安得中國人居之卽遷人實之從何得室廬耕作所謂得其地不足田得其人不足守幸而昔議不成耳卽成費國家金錢數百萬取之移亦必棄爲虜復得惟是錢出身任事之臣一旦爲好保所持陷身首異處不能不令

志士髮上指冠也
固原本稱腹裏宋治中四火節入寇遂當其衝始改縣
爲州卽州治爲鎭城以固靖蘭等衛隸之與甯夏山
屏蔽稱重鎭焉鎭迢遞千餘里地當四衝賓兎諸酋
及海濱生番諸部迭出剽侵不能制禦自臨洮設而
西無海寇之虞聲援易及自松山復而北無靖邊之
警城堡相聯藩離既固堂奧漸安矣東起鹽溝抵甯
夏石空寺界西至靖邊抵臨洮蘭州會甯界新疆東
北大小鹽城墟抵臨洮三眼井界

臨洮衛舊屬固原鎭華長雖及萬歷二十三年始設專
鎭蘭河洮岷階文成隸之又拓松山地三百餘里屯
戍相望爲金城以南保障東自會甯抵固原靖邊界
西自宏化寺抵甘肅鎭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泰川
邊牆迤南由黑城子洮民二衛抵四川松茂界
延綏舊治綏德撥千戶屯治榆林附近諸衛所官軍輪
班哨守成化初設榆林衛余都御史子浚復廣衛城
增東西中三路營堡塹山堙谷另爲一邊因移鎭焉
東連牛心之堡西截河套之衛包收米脂魚河一帶
地三百里柘王既多控扼亦要鎭東由黄甫川至定
邊營接甯夏之花馬池計一千二百里花馬池北抵
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甯夏堡也而達諸黄甫川
則本鎭邊境共長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黄河之內
邊牆外悉屬河套
甯夏邊境東接延綏西抵固原計一千八百餘里係橫
城堡渡河而西是爲鎭城係鎭城之鎭遠關二百四
十里中衛四百里是在黄河之外賀蘭紆迴繞之山
之役皆　住牧又係鎭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

秦錄

章州三百四十里章州南接固原之預望城又在黄
河之內矣黄河東自臨洮府蘭州經中衛南過峽口
一百里峽口距鎭城四十里南山和夾河經其中塞
北一勝嬰也河東修設始於巡撫徐廷璋而楊一淸
王瓊廣龍增築花馬池一帶邊牆鹽川東西三百餘
里藉保障焉
甘肅鎭所轄漢河西郡地也國初定河西棄燉煌置嘉
峪關爲界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爲煌中地置西
甯衛自涼州歧而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置鎭番衛
又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於酒泉領州衛
於金城皆屯兵扞守全鎭綫二千里惟一線通西
控西域南破羌戎北捍胡　稱孤懸重鎭云東自松
[illegible]阿萱嶺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
八百餘里境外北有松　流　瓦剌南有大水海
阿夕諸酋及諸番住牧
松山東抵黄河北抵賀蘭西亘莊浪南緜蘭靖延袤千
里國初設郡隔絕胡　翼護羌夷賓鵰御奴右臂自
款市招引賓酋盤踞其中滋我三府墩臺就近築邊

莊浪僅成一線萬歷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割大小蘆
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洮岷阿霸
嶺大靖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黄河索橋至土門
長四百餘里而蘭靖莊涼俱稱內地云

陝西南山谷口考

毛鳳枝撰

序

秦據天下上游之勢控河山百二之雄一旦盜至叩關入絕無留者而往來自如也豈爲秦有人乎夫關中被山帶河險固之四塞未改也因猶然天府之國也伊古稱昔王者得之以王霸者資之以霸即中才處之亦猶足以自保苟舒翰輩不足論何以同治之元賊汧武關既失之爲幫以成秦禍越五年而寇我潼關猶其之惑而坐失連城之險鄉邪韓退之守戒曰在得人豈不信哉人之一身肢體爲急護其要害數處而止耳秦爲天下之脊南山則秦之脊也而山之諸谷則其兵饗也臨其說往往散見於編未有匯而著之者倉卒有事將何憑而不得其要領較是書而講其利害榮餉選兵以扼之外侮絕焉衆良有司而撫揗其民內亂奚生瑞毛子作爲是書其猶是守秦無人之識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苟得其人雖無險陷乎劉將陵坳潦以銀戎馬列保寨以固藩籬別擁河山之勝哉雖然彼泄泄者咸安不忘危之義方且迂是書以覆瓿而與之者也毛子其奈之何也毛子曰君子得位則行其道窮則立言以備用有採擇焉以衛　國家者乎是書也吾將存之以俟其人同治七年歲在著雍執徐秋壯月既望山陰馮方駒序於長安旅舍之豫齋

陝西南山谷口攷

甘泉毛鳳枝撰

關中之險東有潼關西有隴阺東南有武關北有大河所謂四塞之國也而其足爲關中之患者則恒在南山誠以南山迤邐起崑崙巴徼岷嶓橫亘潼關華陰華州商州雒南渭南藍田咸寧長安鄠縣盩厔郿縣寶雞之境幾及千里深山窮谷不可殫究其正南通興安出鄖襄其東南抵商州連荊豫其西南畔漢中達隴蜀昔年賊蹤出沒無不假道于此故關中之患恒在南山而南山之患又在諸谷也議者謂三秦地利自古稱雄多事之秋足以自守不知古人尚車戰故山谿足以阻戎馬今則步騎風馳處處道通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有出于鄧艾陰平之上者而南山諸谷徑路紛岐多置兵則備多力分少置兵則顧此失彼故今日之關中不若大梁之易守也大梁雖四戰之地然我無險賊亦無險關中則不然我之險要善守之足以制寇不善守之使賊乘間而入則南山之

險反爲賊用彼利則進攻不利則退守是猶納蜂蠆于袖中閉虎狼于一室其不噬且螫者鮮矣昔故曰守大梁易守關中難雖然地無常勢兵無常形善用兵者因地形以知利因地利以設謀雖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尚能禦寇況乎百二之雄哉故攷南山谷口北向者起潼關抵寶雞凡得一百五十所著于篇（山谷）

自潼關以西渭水之南山之大者皆曰南山南山之高者悉名秦嶺潼關之南又有小秦嶺接商州境其谷副一曰太谷俗名太峪口亦曰秦峪嶺

在潼關城南四十里有太峪關舊志云關河南閿鄉三省邊防道路攸由雄南縣北三十里曰石家坡又三十里石嶺又二十五里道險　又二十五里黑章坡又十五里太峪嶺　至潼關界山路陡險由谷口沿山東行可達閿鄉亦間道也

又西爲麻谷

在潼關城南四十里有麻峪關

又西爲禁谷（一名）禁谷之北曰蒿岔峪

禁谷在潼關城南三十里有禁峪關通志云在潼之左有谷中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谷之南爲雒南界唐廣明初黃巢陷商州揚兵至遏屯潼關關左有禁谷官軍忘守即此今案谷之北有龍王廟又北曰高岔谷有高岔水北入河沿谷水北行登潼關南原復折而西可越過潼關達華陰境

昔人嘗設十二連城于此望兵戎守以防秦嶺諸谷今連城既廢禁谷幾成坦途矣○通志云潼關古關險隘有十六一曰古城關在城東南四里自此至西谷皆有烽墩一曰寺角營關在城東南十五里一曰車峪關在城東南二十里一曰西峪關在城東

南四十里一曰石門關在城南二里一曰禁峪關　在城南十里一曰遮底關在城南十里一曰高西關在城南十五里一曰蒿井關在城南二十里一曰五非關在城南二十五里一曰無峪關在城南三十里一曰水門關　在城南三十里一曰太峪關在城南二十里　一曰禹峪關在城南三十里流峪舊有防兵一曰上訓在城南三十里一曰南坡關在城西十里一曰永樂關在城東北四十里有永樂鎮設員上十六關皆屹俱存而防守城塗敗壞久廢

潼關連城說

昔人謂泥丸東封函谷關今日之潼關鎖鑰西秦即古之函谷者非也然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之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昔漢祖破秦由此入咸陽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蒲坂百里大河易渡淮祖往來關中常由臨晉而七國之變亦欲兵由此入是又入關之隙道也五泉先生云一方不遏三險俱失戍設是言也然武關商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明邑避日平曠百里命將建營于中路設巨壘數十南北巡守則大河即天塹也至潼關之守則禁阬最爲要地昔黃巢從禁阬破關則逆闖令自成亦由禁阬陷關豈非一方不戒而失三險之明驗乎蓋疏忽地理之要而十二連城之設也古設十二連城于禁溝之西由南郊以抵山巔計三十里而十二城是三里一城也每城設兵百人而十中城倍其兵多設火器矢弧連絡呼應決若風雨即有百萬之衆豈能超越而飛渡耶故守關而不守禁溝者猶勿守也守禁溝而不建十二連城者守猶未善也是猶一室之內杜門塞竇以阻鳥雀之入而忘開其牖也是以關予敵非所以固關也守關者繇地理之形勢謀封疆之與全周歷山川戰覽古昔參觀成敗其于建連城以控禁溝控禁溝以固關亦詳謀而熟慮之乎

附載通志云潼關南門外不數步即閿鄉華陰界今案輿圖由潼關東南三十里之黃龍原　西行過高岔峪河又渡潼河西行可越過潼關至華陰又由潼關東南之金陡關西行至閭王溝　傍南原西行渡蒿岔河又渡潼河舊案河亦可越過潼關至華陰疑皆間道也

或云潼關北城門外黃河水涸時由河灘行走亦有間道至華陰

又西爲水谷

在潼關城南三十里有水門關自水谷以西南山之高者皆名秦嶺

又西爲潼谷水經注謂之遠谷

在潼關城南二十里潼水出谷中北入河有潼谷閘峪口有老君洞

又西爲蒿谷

在潼關城南三十五里爲潼關華陰連界處

陝西南山谷口考

右潼關谷口凡九關城南距秦嶺三十里

又西爲松果山

在華陰縣東南二十七里通志云山爲甕邪之闕

又西爲水谷

在華陰縣東南有泥泉水北入渭谷南爲秦嶺

又西爲籠谷

在華陰縣東南

又西爲潤陽山一名留碉嶺

在華陰縣東南山南爲秦嶺通志云秦嶺在華陰縣南屬華雒分境之界（[illegible]）一西接華州東抵潼關盤紆崇峙高不可攀通行者皆曲徑實祇南一線

又西爲蒿谷

在華陰縣東南有蒿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杜谷一名杜谷

在華陰縣東南有杜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黃神谷

在華陰縣東南有黃神潭水北入渭

又西爲泰華山

在華陰縣城南十里

又西爲仙谷

在華陰縣西南有車箱谷水北入渭（[illegible]）

又西爲好漢山

在華陰縣西南十五里

又西爲甕谷

在華陰縣西南十五里有黃神水北入渭土人云甕谷有路通藍田通志云甕谷舊抱如甕爲雒陽道道險隘有防兵谷之南有升山爲黃神水發源縣志云甕谷爲商雒捷徑道甚險惡明知縣王時雍修治之入谷五十里曰甕嶺京轉爲華陽川即古華陽故也通志謂傳致由雒南縣北二十五里曰青嶺鋪又三十里楊氏坡鋪又二十里板廟河鋪又二十里度黃龍山至華陰縣甕谷鋪即甕谷路矣（[illegible]）

又西爲大敷谷一名羅敷谷

在華陰縣西南三十里有敷谷水受秦嶺諸小水經流最大北入渭通志云入谷十三里有相公嶺

又西爲蕨谷

在華陰縣西南三十五里有蕨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大谷

在華陰縣西南

又西爲方山谷

在華陰縣西南爲華陰華州連界處有方山河北入渭谷南爲嶠嶺山又南爲乾當舖通雒南界（[illegible]）

右華陰縣南山谷口凡十三縣南距秦嶺五十里又三省通衢道（[illegible]）致由雒南縣之雷水鎮邁西北二十里曰孤山又三十里曰麻坪又七十五里曰苦竹與華陰連界山路崎嶇

又西南三甲山

在華州東

又西爲鳳居山

在華州東南三十里轄子嶺南山接秦嶺南來之處突立一峯左右兩山如舒翼然

又西爲構谷

在華州東南有構谷水北入渭谷之西南爲嶺底鋪東南爲乾嘗鋪與華陰雒南連界通志云白谷西南四十里爲構嶺又三十里爲秦嶺翻嶺而南有路通雒

又西爲白崖谷

在華州東南谷之北有移山潭又北爲蓮花池二水自池中北流爲渠會構谷水入渭谷之西北爲羅紋鋪自羅紋鋪入谷南行三十五里曰嶺底鋪又東南三十里至乾嘗鋪又四十里至華陰甕谷鋪合甕谷路通谷南

又西爲獨虎谷

在華州東南

又西爲甯山

在華州東南二十里山之東有阜顏山西北至州城十五里

又西爲小敷谷一名白石谷

在華州東南有羅紋水北入渭通志云入谷二十三里曰玉女廟又東有金峽又十里曰蒼坪又十里曰仙入洞

又西爲大平谷一名太白谷

在華州東南有太平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獨秀峰又西爲少華山又西爲五龍山

均在華州城南十里

少華山之西爲白石谷又西爲潭谷又西爲水谷

均在華州西南有潭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石隄谷

在華州西南十二里有石隄谷水北流爲石橋鋪河又北入渭後漢殺習神（[illegible]）石隄樹谷南通西雒（[illegible]）通志云入谷南行曰五里泉又五里曰東峻溝又十里曰黃池又六里曰千斤二磴又二里曰寬兩石門又十五里曰秦嶺廣嶺十五里曰黑龍潭峽又五里爲青岡坪（[illegible]）由青岡坪東南行十五里爲金堆城又南二十里爲五勝溝接雒南境華州續志云州南至秦嶺雒南界八十里又南一百一十里至雒南縣城雨山岡坪五秦嶺之南居然一挖亢也其西南百里可達藍關其東南可通武關荊楚往來行客絡繹不絕爲華州通西雒要道不可忽也〇又石隄谷之西南小楴原又南爲雞嶺自小楴原邁西曰柳村原其北曰瓜坡鎮古瓜田也（[illegible]）自瓜坡而西南曰平原又南曰金堆谷可達秦嶺南之金堆城案石隄谷爲華州南面之隘而瓜坡大明高唐三鎮皆在其南宜于瓜坡等處設兵控守以扼石隄之口所謂總龕之區也

又西爲籽桃山

在華州西南

又西爲赤隄谷

在華州西南有赤隄谷水東北流貫石隄谷水至華州城西爲西溪復折而西會石隄谷水北流入渭入谷南行有箭盧潭谷又南二十五里即秦嶺嶺南曰桃坪接雒南境由桃坪東南行九十里即至雒南縣城

又西爲陂谷

在華州西南有陂谷水北流入渭通志云雒南縣西北百里有百花嶺嶺之西爲和尚溝又西爲陂谷和尚溝之下爲金堆城金堆城之西爲東西桃坪案桃坪即赤隄谷入　南之路與秦嶺南之青岡坪金堆城皆要地也

又西爲箭谷山海經謂之英山一名玉箭谷一名太公谷一名招谷

在華州西南三十里瓜坡鎮之西有箭谷水北入渭案箭谷之西北爲豐原東南爲瓜坡鎮南爲大明鎮（[illegible]）又東南爲高唐鎮（[illegible]）有高唐嶺之南有李峪白李峪南行有路通西雒自箭谷以西山勢折而南行曰雞山山之南曰潤谷雞山在華州西南三十里自雞山南行十里曰潤谷谷之東爲高唐鎮北曰大明鎮南曰孤桐原東赤水發源于此北入渭通志云潤谷之北曰江村原有江村鎮（[illegible]）江村原之西有牛耳峪潤谷之西曰龍耳山

在華州西南四十里

又西南三箭谷一名箭谷嶺山海經謂之竹山

在華州西南五十里渭南縣東南四十里通志云由華州西北行二百里即達箭谷爲華州渭南連界處（[illegible]）西赤水發源于此北入渭峪下爲華州原峪西爲渭南界通志云箭谷之東南曰青岡坪南通西

陝西南山谷口考

雖一帶其東南與武關通自商關界至東西川之南曰大嶺
其東南曰小秦嶺嶺南屬商州界嶺陽以西渭南以東在南爲太華少華
諸山又南則爲大小秦嶺由商雒北出華州渭南諸處必度大小秦嶺始達
平原二嶺之間爲東西川白靑岡坪
合華縣皆在其內爲度嶺必由之道度嶺用由箭谷又爲必由之道防禦未
可稍疏也
右華州南山谷口凡十八州城南距秦嶺八十里附載通志云商州北八十
里有栒谷嶺嶺下有栒谷道出華州
右自潼關至華州南山谷口凡四十均隸同州府境
又西南曰箭峪谷又西南曰黑峪谷
在渭南縣東南有小水二東北流會箭谷水入渭
又西曰鳳凰山
在渭南縣東四十里
又西南曰靈臺山
在渭南縣東南六十里一名七盤山山北有岑谷
又西南爲曹谷
在渭南縣東南曹谷之南爲小寨嶺通商州
又西曰大谷
在渭南縣南谷之東南接商州界
又西南曰元象山
在渭南縣南七十里滴水出焉北入渭
元象山之西北曰黃狗谷又有黃狗谷折而東南有一山曰南月回北月回
淸水河經其中南月回山四面懸崖僅通一徑上有仰天池池旁有田
千餘畝
其西南曰小谷相近有阮谷
小谷在渭南縣南阮谷在渭南縣南七十里通志云阮谷之東南有莊二曰
南古北古其間有曰楊端鏃鉞洞石松楊苦竹小道也南古莊之南曰七嶺
嶺之南曰大秦嶺其間曰南北川東西川東西川之北曰南岡坪坪西北曰
箭谷嶺是阮谷亦通商雒雖要道不可忽矣案華州之石隄谷箭谷渭南
之阮谷皆通商雒南以南岡坪爲輻湊之區是南岡坪尤爲要地也
右渭南縣南山谷口凡八縣城南距秦嶺七十里附載通志云雒南縣西北
至楊家河渭南縣界一百二十里又案輿圖雒南縣西北八十五里有家嶺
山當與華渭交界之箭谷相通
自小谷以西南山分爲二支南山之間爲平川其間有堠子鎭
堠子鎭在渭南縣西南七十里藍田縣東五十里臨潼縣東南六十里當

南山諸谷之口爲三原生界處南行入阮谷將通商州實兵家之重地也
謂效宋敏求長安志云堠子鎭在渭南縣西南與藍田縣接界以南山多堠
故斥堠于此余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有虎候山祠今堠子鎭西南有虎
候山即虎候山矣又說文邑部郎京兆藍田鄉也从邑从口讀若其
音略與堠同今之堠子鎭疑即說文之郎鄉
南山之麓自堠子鎭西北行者曰分水嶺又
西北曰堠子嶺又西北曰牛思嶺又西北曰金山
又西北曰橫嶺又西北曰磯山此爲南山之別
幹
案南山至堠子嶺分爲二支其間道路紛岐四通八達堠子鎭之西南曰屏
風嶺又西爲藍田縣城又西北爲咽瓠嶺又西北爲新街
鎭入咸甯境岡阜復利用伏兵此固兵家出奇之地矣
其東南行入藍田境者曰玉山
在藍田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覆車山漢書地理志所謂南山出
山出美玉是也案灞南之西北臨灞之東爲大山別出者惟驪山一支其南
入藍田境則爲峯巒峻峙高接雲天卑者爲峴首諸山高者爲秦嶺正幹古所
謂繞霤青泥諸險多在于此故論驛傳則臨潼爲衝途論行軍則以藍田爲
要險云
自玉山以西山勢復分爲二支其西北行者曰虎岡山
在藍田縣南十里相近有悟眞谷
又西曰七盤山
在藍田縣南十里一名七盤坡赴商州者必取道於此通典所謂七盤十二
繞藍田之險路也漢書王莽謂于藍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其即斯歟
自玉山折而東南曰峪谷又南曰輞谷
均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谷中水均西流入灞
又西南曰倒溝谷一名倒回谷
右藍田縣東南五十里有倒溝谷水一名石門水西北流入灞藍田縣志道
路攷由縣城東行十五里曰普化鎭又十五里坍風鎭又五里玉山又二十
里倒溝谷又十里黃沙嶺又三十五里爲草廟又二十里大嶺廟
又二十里麻家川又三十里蘆家樓又九十里至雒南縣城○案陝西
通志言倒溝谷即藍田谷今攷咸甯縣志及藍田縣志水道圖藍田谷均在
留谷之西而倒溝谷在留谷之東通志殊誤也今留谷之西爲藍谷或何從
志之藍田谷歟
自倒溝谷以西山勢復折而西行谷之東曰鳳兒山一名早兒山
在藍田縣東六十里

谷之西南曰劉谷今名留谷
在藍田縣東南五十里有留谷水西北流入灞道路攷由商州西行百里至
黑龍口又西三十里鐵爐子又二十里張家坪
又二十里李家坪又十五里劉谷口又五十里藍田縣城由此道行走
山路較易可越過牧護關
又西曰藍谷一名藍田谷
在藍田縣東南二十里灞水出焉西北流會滻入渭漢書地理志所謂京兆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入渭是也谷之南有牧護關爲赴商雒要道道路攷
由藍田縣東南行十五里七盤坡又二十里北泉鋪又二十里藍橋鋪又二
十里新店鋪又二十里牧護關又二十里郭家店又三十里大商原又
十里泥谷店又三十里麻澗鋪又二十里郭家原又二十里商州城又東一
百八十里至武關此爲由楚豫由商州赴陝西孔道所謂武關路也
○案通志引元和郡縣志云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括地
志云即秦嶢關也今案牧護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五里與舊志嶢關地望
僅差三里然則嶢關藍田關牧護關實一關矣
又西曰鄧家嶺
在藍田縣城東南
又西曰峻山
在藍田縣南二十里一名青泥嶺水經注峣柳城亦謂之青泥城
又西曰輞谷
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爲嶢山之口有輞川西北流入灞長安志云輞谷有
細路通上洛道路攷入谷口南行三十里至閻家店又四十里
馮家岈又二十里鐵鎖橋又五里稿牌嶺又二十五里秦嶺口又二十里雞
冠梁又二十里花紅溝又三十里馬家山又一百一十里至鎭安縣城
又入谷口西南行二十里曰石灰窰
又三十里雷家川又二十里紅門寺又二十里散嶺又三十里紅石溝又二
十里西家坪又四十里彩石溝又三十里上孟里又十里關帝祠又十
里胡家寨又二十里胡家嶺又二十里五皓溝又四十里王家坪又十里鎭
安縣城
又西曰土門谷又西曰代谷又西曰楊谷又西曰孟谷
均在藍田縣西南有小水西北入灞
又西曰採谷
在藍田縣西南三十里有採谷水北入灞長安志云採谷有細路通上洛
又西曰石門谷谷之西北有湯泉故俗名湯峪
在藍田縣西南四十里有石門谷水北入滻咸甯縣志云自西安省城東南

24 A

行十五里曰三兆又二十五里鳴犢鎮又五里至藍田界入湯峪路入谷南
行可達孝義廳之龍王廟溝（關志又云由孝義廳之龍王廟溝西北行出湯谷至縣治二百二十里）通志云唐
時于谷南置大昌關爲戍守處
又西曰庫谷（[illegible]）
在藍田縣西南五十里咸甯縣東南八十里爲藍田咸甯交界處有庫谷水
北入灞三省邊防道路攷由鎮安縣東行五里曰舊寺又十里表德鋪又十
五里楊馮河又三十里黃龍鋪又三十里嚴屋河又十里大坪又三十里石
灣鋪又三十里鳳凰嘴又二十里黃家店又二十里探卡嶺又五十里閻王
溝又二十里沙嶺又十八里陰溝口又十八里小嶺又二十里（[illegible]）大秦嶺又
二十里（[illegible]）若峪口（[illegible]）又九十里沿山西行至引駕迴又四十里西安省城
此爲鎮安達西安之間道（[illegible]）
右藍田縣南山谷口凡十七縣城東南距秦嶺一百二十里南距秦嶺八十
里

附載商州雒南孝義鎮安赴藍田徑路
通志云商州西北至鄭家坪藍田縣界一百四十里○三省邊防道路攷由
商州西行二十里曰梁家原又二十里麻澗鋪又三十里泥谷店由泥谷店
逕西南又五十里油磨又二十里康家河與藍田連界山路崎嶇○又孔商
州西行百里至秦嶺又六十里至黃柏岔與藍田連界山坡小路○又由商
州西之楊峪河西北行十里曰五谷川又十里房家店又三十里曾家坪又
二十里白石山與藍田連界山坡小路○又由州屬之麻子溝逕南行二十
里曰赤水谷又三十里東牛槽又二十里西牛槽與藍田連界山路盤曲○
又州西九十里有白龍洞逕藍田界由雒南縣西行十里曰柳林鎮逕西北
三十里曰保安街口又四十里兩岔河又二十五里馬家河與藍田接界山
坡小路○由孝義廳東行至黑虎廟折而北行經粗子川小水河口北河
封家河紅崖子與藍田接界山路陡險○鎮安縣東北百五十里有東采谷
西采谷與藍田接界○又由鎮安東北百里之杏樹坪向北三十里曰牛槽
[illegible]上冠又二十里紅崖子又一百九十里至藍田縣城山溝小
路○又由杏樹坪四十里鈴古莊又二十里瓦房口又二十里師子口又三
十里曾家坪又二百一十里至藍田縣城山坡小路○方輿紀要藍田有虫
鄉渴有間道通關○嚴如煜曰商州古商於地[illegible]高觀入關即由此路故
商州爲秦中必守之險州暨與縣鎮安居南山之中四通八達山陽商南與
楚之鄖西上津接連雒南密邇豫州各邑均山大林深稽防未可稍疏也
自庫谷以西其山曰終南山（一作中南）其谷曰石埵谷（[illegible]）
在咸甯縣東南案庫谷以西盩厔以東其山皆名終南卑山則同原何氣
象雄闊故會垣適當其處兩山諸谷距省城遠者百餘里近者悉數十里陡
峭尤要矣○嚴如煜曰數挺之亂西安谷峪口賊初如類蔓何後無視榮納

閭練民勇偏設卡旨分布防堵時屬秋七萬金鼓揚旌旗分隊巡邏聲勢甚
壯賊不敢犯平原所保全者甚多亦可知團練之功未嘗無成效也
又西爲大義谷俗名大峪口（[illegible]）
在咸甯縣東南六十里浦水出焉西北流合滈水（[illegible]）又西會澧水入渭北
周庾信義谷銘序云東出藍田則揔灞滻逝子午則領涇渭控其形勝
可知矣長安志云義谷在長安縣東南八十里東南至乾祐縣（[illegible]）
至興元府（[illegible]）案今由大峪口至孝義其正南通興安其西南通漢中與古
路合惟山路峻峭棧道尤險也三省邊防及咸甯縣志道路攷由西安省
城南行二十五里曰鮑陂又二十五里引駕迴又十五里大峪口又二十五
里鐵鳳鋪又二十里板廟子又三十里秦嶺（孝義界）又五十里鐵子石又三
十里大山岔（[illegible]）又三十里響玉堂又二十里孝義廳城計程二百七十
里大峪口逼近省垣爲孝義赴西安孔道防禦未可稍疏也（[illegible]）
嚴如煜曰由咸甯引駕迴過大峪口上下秦嶺七十里山勢陡險一徑羊
腸峪折于叢林懸巖之間稍不慎則人馬墜深澗大山岔在秦嶺南地稍平
與又南則孝義廳城乃南山扼要之處不可忽也○又咸甯縣志云由鎮安
之磨溝西北行出大谷至縣治三百二十里
又西爲白道谷
在咸甯縣東南有白道谷水西入滈通志云谷內有嘉五嶺山及黃甫嶺
又西爲錫谷一名小義谷俗名小峪口（[illegible]）
在咸甯縣東南六十里有小義谷水西入滈谷之內有仙人潭長安志云錫
谷東南有路至鑄安鎮（[illegible]）
谷路通漢中是古之錫谷即今之小峪口矣（[illegible]）咸甯

縣志云谷口南至秦嶺五十里入谷南行至板廠有路至孝義廳
又西爲羊谷（一作[illegible]）又西爲土門谷又西爲交谷（一作[illegible]）均在咸甯縣東南有小水
二注交水交水即滈水西北流會滈水又會澧水入渭
又西爲太乙谷一名炭谷（[illegible]）
在咸甯縣東南六十里有太乙谷水北入滈入谷南行三十里至嵐坪嶺接
孝義廳界案韓昌黎有題炭谷湫祠堂詩是炭谷之名在唐已著其詩云石
磴皆險滑顛躋莫牽攀則谷中之路險可知矣
又西爲小庫谷又西爲庫谷又西爲小陽谷又西爲大陽谷又西爲白石谷又
西爲竹谷
均在咸甯縣東南六十里有小水六西北注交水
又西爲石鼈谷（[illegible]）一名石壁谷
在咸甯縣西南五十里爲咸甯長安連界處有石鼈谷水北流會交水注澧

入渭入谷東南行七十里至筍坪嶺爲達孝義廳路（[illegible]）入
谷西南行至鼎子坪爲達甯陝廳路（[illegible]）甯陝廳志云行距
谷在廳北五百一十里
右咸甯縣南山谷口凡十五由縣城南行入大峪口至秦嶺共百四十里入
小峪口至秦嶺共百一十里（[illegible]）湯
峪在咸甯縣屬之龍王廟溝在城東南一百八十里與孝義藍田接界湯水北
流入藍田湯谷自溝中西北行出湯谷至縣治二百二十里又縣屬之磨溝
在城南二百八十里與鎮安接界自溝中西北行出炭谷（[illegible]）至縣治三百
二十里○又聚園茶山在鎮安縣西北八十里相近有王谷嶺接咸甯界又
考山在鎮安縣北七十里亦與咸甯接界自聚園茶以下均見陝西通志與
圖案通志修于雍正時彼時尚未開設孝義廳故鎮安之北地界極廣以今
地望準之聚園茶諸處當撥入孝義廳矣未知其詳姑存舊說以資參考

又西爲黃谷
在長安縣南
又西曰柚梓谷一名椴子谷（[illegible]）俗名東西紬子峪
又名駱駝山（[illegible]）
在長安縣南有柚梓谷水西北流會交水注澧入渭甯陝廳志云柚梓谷在
廳東北五百四十里
又西爲豹林谷俗名抱龍峪
在長安縣南有豹林谷水西北流會交水注澧入渭甯陝廳志云豹林谷在
廳北五百四十里
又西爲子午谷
在長安縣南六十里有子午谷水北流會交水注澧入渭通典云由漢中入
長安取子午谷路凡八百四十一里（[illegible]）嚴氏甚
苑曰子午道南口曰午在漢中府洋縣東百六十里北口曰子在西安府城
南百里（[illegible]）谷長六百六十里或曰即古蝕中也（[illegible]）谷南
通梁漢乃孔道四出輿儒（[illegible]）稱六大谷漢元年漢王
之國南鄭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illegible]）
（[illegible]）
漢元始五年王莽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逕漢中後漢建興六年武侯
伐魏魏延請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
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城
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
以西可定矣武侯以爲危計不用延常謂六年魏鍾會分兵由子午谷入
漢中劉遂不守晉永和十年桓溫伐秦遣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谷秋長

陝西南山谷口考

安五代漢天福十二年蜀將李廷珪出子午谷援長安明孫傳庭討流寇亦命賀人龍出子午谷餘其南徑畫用武之要地故漢代置子午關（[illegible]）（長安縣南百里漢平帝元始五年通子午道[illegible]）甯陝廳志云子午谷在廳北四百八十里案子午谷以南之地本隸長安嘉慶中平定教匪乃劃谷以南設甯陝同知復設寗將於亦守險扼要之意也三省邊防道路攷由甯陝廳城北行二十里曰豹子溝又二十里七佛溝又二十里火地又二十里蓮花石又二十里文公廟又二十里油磨又二十里洵陽壩又三十里雞公梁又三十里徐家梁又三十里白神廟（[illegible]）又十里東江口（[illegible]）又三十里苦竹溝又二十里高關又二十里沙溝又二十五里夾嶺又二十里秦嶺又三十里石羊關又二十里竹子坪（[illegible]）又三十里子午谷（[illegible]）又十里子午鎮又十里出平原至黃良鎮又三十里西安省城共程五百里爲漢中興安兩郡赴西安孔道又由鎮安縣西行三十五里曰典史溝又二十五里龍王廟又四十里沙溝口又五里（[illegible]）龍王廟又二十里（[illegible]）盤陀山又十五里（[illegible]）鎮安紀道甯陝赴西安之路而以東江口爲要隘云嚴如熤曰由長安子午谷口至五郎關（[illegible]）重山複嶺沿途並無平壩而東江口爲適中倚山臨水山勢陡險溪流湍激南至徐家壩四十里北至高關五十里沿溪流而下爲仁河通鎮安西路東通月河經竹山溝沙羅嶺至孝義廳界東北由高關經沙嶺子百丈嶺至鄠縣之澇谷由龍谷八十坪接連盩厔之秦嶺四路相通爲山內扼要之區故長安王謫駐此又立江口營都司留兵防守

又西爲白石谷又西爲太和谷（一作本谷）

均在長安縣南五十五里有小水二注交水會灃入渭

又西爲灃谷

在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灃水出焉北入渭漢書地理志所謂右扶風鄠鄷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是也甯陝廳志云灃谷在廳北四百四十里

又西爲祥谷

在長安縣西南

又西爲高冠谷一名高觀谷

在長安縣西南鄠縣東南三十里有高冠谷水北流會豐入渭谷口有鐵鎖橋爲長安鄠縣連界處通志云谷內有高冠潭老軍洞倉頡祠相近又有神水谷谷內有勝佛洞〇志云神水谷在鄠縣東南三十里

右長安縣南山谷口凡十縣城南距秦嶺一百三十里

附載山陽縣至西安徑路

三省邊防道路攷由山陽縣西行八里曰桃源由桃源折而西北二十里曰韓家山又廿五里黑山口又三十里秦嶺又三十五里赤水峪又四十五里兩河又五十里金銀川又六十里石灰廠又四十里魏家寨（[illegible]）又五十里至西安省城（[illegible]）案石灰廠在藍田縣輞谷內此路以輞谷爲出山之口可以越過藍田直達西安故附記於此

又西爲太平谷一名林谷

在鄠縣東南三十里有太平谷水北流會豐入渭通志云谷中有紫花山又有燒王洞黃崖洞草坪

又西爲冠陽谷今訛爲化羊谷

在鄠縣東南有冠陽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椒谷

在鄠縣東南

又西爲幽谷

在鄠縣南三十里通志云谷內有蓮花山石灰洞嵩岸潭石嘴洞斑竹嶺上

至一碗泉嶺又相近有黃柏谷內有土地嶺又有烏桑谷內有長仙洞觀音淨赤千嶺

又西曰皂谷

在鄠縣西南二十里有皂谷水北入渭通志云皂谷內有東平溝西平溝子房洞兵溝鐵樓溝黃土坡又石門有仙人跡將軍石由山口至上銀洞三十里

又西爲直谷

在鄠縣西南有直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栗谷

在鄠縣西南二十里有栗谷水北入渭通志云谷內有馬蓮岔車輪坡石牆溝東夾溝西夾溝由山口至黑龍大王嶺約三十里

又西爲馬谷

在鄠縣西南

又西爲澇谷

在鄠縣西南二十里爲鄠縣盩厔連界處澇水出焉許君說文所謂澇水出扶風鄠北入渭是也（[illegible]）通志云去澇谷二里有支鍋潭潭南有臥龍石桃花溝磨石溝瓦箭溝十八盤銀洞澇峪渭陽溝沿谷兩崖則西盩東鄠分界也張士奇曰谷內苦竹溝八里坪鍾間坪土地廟肥羨三省邊防道路攷由甯陝廳北之高關（[illegible]）西北經蒿溝八里坪沙嶺子兩郎百丈嶺出澇谷計程二百餘里爲甯陝東江口出鄠縣小道由兩郎至澇谷口石山側立沿溝而行夏秋水漲則人跡阻隔〇附載方輿紀要引唐六典云鄠縣有庫谷有庫谷關今未詳所在附記於此

右鄠縣南山谷口凡十二

又西爲華陽谷

在盩厔縣東南

又西爲石鏡谷

在盩厔縣東南七十里谷南十里有五泉嶺谷之東爲清涼山又東四里爲澇谷接鄠縣界

又西爲甘谷（[illegible]）

在盩厔縣東南七十里有甘谷水北入渭通志云谷之東爲望仙坪西爲通仙觀

又西爲耿谷今訛爲貴谷（[illegible]）

在盩厔縣東南六十里有耿谷水北入渭通志云谷南六十里有高山嶺有池闊五里

又西爲悅谷今名大渠谷（[illegible]）

在盩厔縣東南通志云谷南有紅石洞

又西爲牛谷今名牛角岔（[illegible]）

在盩厔縣東南

又西爲赤谷

在盩厔縣東南五十里有赤谷水北注爲渠灌民田通志云谷南五里曰迎陽洞

又西爲田谷

在盩厔縣東南三十五里有田谷水北入渭通志云谷南五里爲仰天池在山頂又南五里爲十老洞縣志云自谷西南六十里爲金井又南一百八十里即柴溝關爲達漢中甯陝之路三省邊防道路攷由甯陝廳城西北行三十里曰金雞山又三十里甘家壩折而北行三十里曰黃官谷又三十里長坪又二十里陳灣又二十里響巢口又二十里中水磨又二十里上水磨又

三十里北石崖又二十里栗子坪又四十里秦嶺又五十里木子坪（[illegible]）又二十里金牛坪又十五里鐵爐岔又四十里田谷口又二十里（[illegible]）終南鎮又三十里盩厔縣城共程四百六十里極其幽險（[illegible]）〇陝西通志云盩厔縣東南四十里有五福山其南爲遠紫府可通洋縣案輿圖五福山在田谷之南相距僅數里

又西二里爲開仙谷

在盩厔縣東南通志云谷東崖有呂公祠

又西二里爲東觀谷

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通志云谷東爲臥牛池

又西二里爲西觀谷俗名塔兒谷

在盩厔縣東南通志云谷南三十里有樓子山

又西二里爲龍昇谷

24 B

在盩厔縣東南
又西三里爲就谷
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有就谷水北入渭通志云就谷之南爲樓觀臺又南
爲說經臺其西爲吾老洞
又西二里爲馬召谷又西五里爲圍樓谷又西五里爲黃谷
均在盩厔縣東南縣志云黃柏峪口有塘房有守兵
又西爲黑水谷一名芒谷
在盩厔縣南二十五里黑水出焉北入渭谷南三里又有韓
谷通志云入谷南行一百八十里即达秦嶺爲入漢中道三省邊防道路攷
由盩厔縣城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四畝地折而北行三十里曰黨家棚

又十五里太山廟又二十里廟房子又二十
里火地又二十里溫泥湖又十五里十里河又二十里文公廟又二十里
至地口石又二十五里虎狼坡又二十里新店子又二十里小王澗
又二十里雙流河又十里鐵索橋又十里黃草坡又四十里陡嶺子又三十
里唐家場又二十里從谷村又十五里仙遊寺又十里黑水峪口又四十里
由平原至盩厔縣城共程五百四十里陡嶺子上下六十里道接青漢尤爲
幽險嚴如煜曰四畝地在甯陝西一百二十里逕山壁嶮峯巒紛紜其西通
洋縣之陳家壩其西北通盩厔之噴口石爲山內要隘舊設都司營今改分
防把總
又西五里爲虎谷又西二里爲駁斗谷
均在盩厔縣南二十五里
又西二里爲新口谷
在盩厔縣西南二十七里有新口谷水北入渭留壩廳志云由漢中留壩城固
東原公至洋縣馬暢進瀛水口縣鐵冶河沙壩至盩厔之二郎壩黃柏園楊
泗廟都督河扇子山厚畛子父子嶺鐵甲河八斗河高莊瑤黑河
橋至老君嶺近北懸賓河范家砦南岡起出孟口谷達長安計險七百數十
里亦南山之間道也
又西三里爲黑風山
在盩厔縣西南
又西一里爲西駱谷
在盩厔縣西南三十里有西駱谷水北入渭縣志云西駱谷有塘房有守兵
通志云入谷南行八十里曰十八盤關又南十里至河底鎮
爲故駱谷關通典云漢中至長安取駱谷路凡六百五十二里

顧氏祖禹曰儻駱道南口曰儻在漢中府洋縣北三十里北口曰駱在西安
府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谷
長四百二十里其中路屈曲八十里凡八十四盤後漢延熙七年魏曹爽來
伐諸軍入駱谷三百餘里不得前牛馬轉運死傷略盡引還費褘據三嶺
以截爽爽失亡甚衆二十年姜維引兵出駱谷
至沈嶺魏鄧艾拒郤之景耀六年鍾會分兵從駱谷趣漢中晉永和五年梁
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壁于懸鉤唐武德七年開駱谷道通梁州興
元初德宗由駱谷幸興元自是關中多故朝廷每由駱谷幸山南以其
道之近且便也留壩廳志云唐德宗幸梁州史稱由駱谷進又言路甚于蜀
谷失道則其道在華陽於

厚畛子一路由漢中留壩城固東原公至洋縣馬暢進瀛水口懸鐵冶河沙壩
至盩厔之二郎壩黃柏園楊泗廟都督河扇子山厚畛子父子嶺鐵甲河八
斗河高莊瑤黑河橋老君嶺茅坪出駱谷此路山幽谷險崎嶇難
行非褒斜二谷比也道路攷自洋縣城西北行二十里曰田家嶺又二十里
漢王山又二十里羅司灘又二十里黑峽子又二十里銀杏壩又二十里牛
嶺又三十里華陽又東北行一百八十里至厚畛子復東北行一百四十里
至盩厔縣城計程六百七十里嚴如煜
曰由華陽至厚畛子二百八十里由厚畛子至盩厔縣城二百四十里皆要
隘也華陽古縣治今有土堡西水環北浙渓田數十頃附行經大小牛嶺漢
王山至洋縣城一百五十里其北經厚畛子至盩厔縣城五百卌里其東北
接盩厔之太古坪其西北接盩厔之二郎壩其正北接佛爺坪層樹疊
嶂四塞之區故洋縣縣丞駐此又設都司營以資控守
又西八里爲稻谷
在盩厔縣西南有稻谷水北入渭通志云稻谷東四里有尉山又東爲駱谷
又西五里爲強谷一名強豹谷
在盩厔縣西南三十八里有強谷水北入渭
又西三里爲車谷一名底保谷
在盩厔縣西南通志云谷南十五里有翠峰上有廚仙姑祠
又西二里爲安樂山
在盩厔縣西南
又西五里爲氣谷今訛爲泥谷
在盩厔縣西南爲盩厔郿縣連界處有韋谷水北入渭谷南三十里爲掃帚
嶺有路通佛坪廳谷之北十里有倉谷又北有紋縣谷
右盩厔縣南山谷口凡二十八由縣城東南行入田谷路至秦嶺共一百七
十五里由縣城南行入黑水谷路至秦嶺共二百四十五里
○駱谷通志云由洋縣東北至五郎關盩厔
縣界二百四十里又志云盩厔縣南九十五里舊有老君山路又盩厔縣東
南四十里有五福山其南爲道榮紅可通洋縣嚴如煜曰盩厔山內東與鄠
縣甯陝南與洋縣西鄉西南與城固留壩西北與鳳縣寶雞山內皆相接連
其地方之遼闊山谷之阻深較甯陝有老君嶺以南
即入老林其北近縣治一二百里開設木場四木廠柴由辛谷口黑水谷
西駱谷而抵渭河漸次開闢老君嶺而南厚畛子四十里至都督河西六十
里至黃柏園西北行頭太白坡二太白坡三太白坡
則徑通岐山縣之三才峽西南六十

里至二郎壩由二郎壩西北觀音峽默場坡雞冠梁至新房溝由雞冠梁之
分水嶺均通鳳縣山內二郎壩西大小牛尾河平頂關至留壩之太白河南
由都督河進二十四壩柴楊西至華陽由都督河東佛爺坪火燒溝至
鰲山大南小南由火燒溝南至洋縣之源風埡太古坪月亮坪由厚畛子東
南太平河長嶺至板房子黑虎塘與甯陝老林相接猿鷄寨甯周圍數百里
南山老林此內爲最廣閼稽查防範不可稍疏也余案嚴氏之論就未設佛
坪時而言故盩厔山內之地幅員最廣自新設佛坪盩厔山地大半撥與佛
坪而山內老林日事開墾則今日附道較昔日尤多防範更爲不易況南山
谷口盩厔一縣共有二十八處路路可通故論驛傳以咸陽爲衝途論行軍
以盩厔爲斷道嘉慶時教匪齊王氏突也峪口經略額侯有盩厔之捷賊遂
不敢窺三輔然則盩厔一縣實爲省垣西南之屏藩論形勢者豈可忽哉
安康張補山先生曰西鄉之北接石泉石泉之北接甯陝甯陝之北接盩厔
相距二百餘里
右自渭南至盩厔南山谷口凡八十三均隸西安府境
自
草谷西南其大山曰太白山
在郿縣東南四十里山南爲洋縣留壩境山北爲郿縣境山東爲佛坪境山
西爲鳳縣留壩境秦中之望山也其高處四時積雪故名太白漢書地理志
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
皆在縣東故漢之武功縣在今郿縣境非今之武功也今之武功乃古
之美陽今之郿縣得漢武功地而太白山實在縣東然則今之太白山即漢
志之終南敦物也孟城邑雖殊而山川不改矣水經注云武功縣太一山一
名太白山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行軍不得鳴鼓鳴
鳴則疾風暴雨至今山中靈蹟甚多山巔有龍湫雨禱多驗

陝西南山谷口考

又西爲大振谷一名大棧谷又西曰湯谷又西曰涅谷又西曰黑谷又西曰赤谷又西曰洛谷又西曰桐谷

均在郿縣東南有小水七北入渭通志云入洛谷南行五十里至太白山至洋縣界道路不通難以里計余案通志修于雍正年彼時山林未開故不知里數今則山中老林漸次開墾諸谷之間當有捷徑矣[illegible]

[illegible]

又西曰萬戶谷又西曰井案谷又西曰磨石谷

均在郿縣南有小水三北入渭

又西爲蒼龍谷

在郿縣西南有蒼龍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斜谷

在郿縣西南三十里有斜谷關通志云入谷口二百二十里抵鳳縣界西出連雲棧復一百五十里出褒谷口抵褒城謂之褒斜道南北高峻谷中水南北分流漢書地理志所謂右扶風武功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是也[illegible]

顧氏祖禹曰褒斜道南口曰褒在漢中府褒城縣北十里北口曰斜在鳳翔府郿縣西南三十里谷長四百七十里建安二十二年昭烈帝爭漢中曹操出斜谷以臨漢中不克既還歎言南鄭爲天獄中斜谷道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後漢建興五年武侯北伐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閣魏延請以奇兵出子午谷武侯不用乃揚聲由斜谷道取郿魏使曹真屯郿谷以拒之八年魏曹真欲由斜谷伐漢陳羣曰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十二年武侯作木牛流馬復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明年大衆出斜谷屯軍于渭水南之五丈原[illegible]景耀六年魏鍾會分兵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趨漢中唐興元初李懷光朱泚之亂德宗幸梁州既而渾瑊率諸軍自斜谷出拔武功屯奉天[illegible]皆由此道自昔爲出奇之地宋留瑞通志云斜谷在郿縣武侯治樂城樂城今爲城固然則武侯伐魏北出斜谷即今城固小河口趨斜谷路也計至長安較褒谷路[illegible]捷二百數十里客商尚多取徑于此道路致由城固縣東北行三十里[illegible]至許家廟又二十里[illegible]雞冠梁又三十里[illegible]石報坪又三十里[illegible]雙溪又三十里[illegible]小河口又六十里[illegible]梔桁石梁又六十里[illegible]西江口[illegible]又三十里[illegible]栢樹關又三十里[illegible]王家城又三十里[illegible]苦竹街又二十里[illegible]寇家關又三十里[illegible]蓮口關[illegible]又三十里[illegible]七門寨又四十里[illegible]方柴關[illegible]實又十五里[illegible]鸑川[illegible]又十五里[illegible]杜家莊[illegible]又二十里[illegible]桃川[illegible]又二十里[illegible]鸚哥嘴又四十里[illegible]斜谷關

由關東北越桃牙[illegible]亞柏[illegible]經盤盧[illegible]鳳縣平行至西安省共二百四十里[illegible]共程八百八十里余案褒斜二道古屬通稱其實由褒者不必由斜由斜者不必由褒也以今道里考之一由褒城谷口入連雲棧至鳳縣折而東北行取道草涼驛逕紅花舖長橋黃牛舖江龍溝東河橋廟蔡坪觀音堂二里關[illegible]大散關至石家營[illegible]渡渭而北抵寶雞又東爲岐山又東爲扶風又東爲武功又東爲興平又東爲咸陽復渡渭而南至西安此爲孔道漢高帝由故道[illegible]出陳倉[illegible]還定三秦即由此路所謂褒谷路也其路坦而迂一由城固之小河口經留壩之西江口鳳縣之進口關寶雞之虢川岐山之桃川又經鸚哥嘴出斜谷抵郿縣不渡渭循渭水南岸東行爲盩厔又東爲鄠縣又東至西安此爲間道武侯伐魏屯兵五丈原即由此路所謂斜谷路也其路險而近昔武侯屢攻陳倉不下故改道由斜谷取郿以出魏人不意所謂不虞之道也然則陳倉之險[illegible]不可不防矣而斜谷之間又可忽乎哉[illegible]

又西爲白玉嶺

在郿縣南山谷口凡十二秦嶺在縣城之南計三十里

又西爲石樓山

在岐山縣南五十里爲郿縣岐山連界處有白玉溝水北入渭

在岐山縣南五十里接寶雞縣界西北至寶雞縣城一百二十里

又西爲磻溪谷一名蟠谷一名凡谷

在寶雞縣東南八十里有磻溪水出秦嶺北入渭谷中有煙霞洞三省邊防關入磻溪谷南行有路通方柴關可達留壩

又西爲箕谷

在寶雞縣東南六十五里有箕谷水北入渭案後漢建興六年武侯以大兵出祁山[illegible]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兵據箕谷是箕谷亦有道通漢中矣

又西爲洛谷古名綏陽谷

在寶雞縣東南六十里有綏陽溪水北入渭武侯與兄瑾書云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壑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illegible]○三省邊防關洛谷之南有磻溪宮入谷南行有間道達鳳縣之進口關

又西爲馬谷

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有馬谷水北入渭

又西爲陳倉山

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山南二十里即秦嶺矣元和志云陳倉山接梁鳳二州界[illegible]

又西爲大散嶺古名散谷[illegible]

在寶雞縣西南五十二里漢中府鳳縣東北百二十里有大散關在嶺上爲秦蜀之襟喉嶺北之水名路河一名井水北入渭河嶺南之水曰故道河西南流逕鳳縣境又逕甘肅兩當徽縣境至陝西略陽縣境入西漢水顧氏祖禹曰終南山自藍田而西至此方盡又西則隴首特起扼渭水之上游所謂山川之會扼南北之交漢元年漢王自故道[illegible]出陳倉實由散關也自後秦蜀有事必爭散關之險史不勝書矣中興四朝志云大散關在寶雞南爲秦蜀往來要道自關距和尚原纔咫尺[illegible]南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三省邊防道路致由鳳縣東北行三十里曰王家營又十五里曰家店又十五里五星寨又十五里草涼驛[illegible]又二十里紅花舖又十里長橋又十里黃牛舖入寶雞境又二十里[illegible]龍溝又十里東河橋又十里廟蔡坪又二十里觀音堂又十里二里關[illegible]又二十里大灣舖[illegible]又二十里寶雞縣城[illegible]攻自散關西南行取道鳳縣西至兩當爲達甘肅之路南至留壩爲達漢中之路自散關西行捲渭而北取道清水[illegible]爲達甘肅秦州之路自散關北行渡渭而北取道汧隴爲達甘肅平涼之路蓋綜兩隴有實一脉交敵梁益有事散關適當其衝而隴右有事散關之勢爲尤重云○[illegible]益門山在寶雞縣南十五里俗名寶雞口即秦嶺北麓之口山嶺險阻凡有事梁益者必取道於此故曰益門山又通志云陝西既入關平衍千餘里西南抵寶雞復

峙然山合惟一隘口始入是爲益門鎮[illegible]

又西曰晁谷古名峪谷[illegible]

在寶雞縣西南五十里三省邊防道路致由鳳縣東北行四十里[illegible]家河又四十里唐藏[illegible]又二十里太[illegible]又二十里獅子川又十五里柴子嶺又二十里楊家河又十五里[illegible]由利橋東行五十里曰東岔又十五里渭坪又二十[illegible]柏楊林又八十里東岔河又四十里嶺頂又二十里姚峪又五十里寶雞縣城其

計四百四十里山路崎嶇爲鳳縣縛達秦州建寶雞之路又由秦州東行六
十里曰馬跑泉又二十五里花廟皁又三十里團子舖又二十里吳寨[illegible]
[illegible]又四十里籍川鎮又六十里胡店又六十里入[illegible]吳峽又五十里南靈縣
城計程三百四十里經漢高帝半爲峽嶇又由甘肅清水縣東行四十里曰
草寨子又三十里廉灣里又三十里團子頭又二十里吳彩又十五里王家
山又六十里籍川鎮又六十里胡店又二十里東岔河又四十里吳峪又五
十里寶雞縣城計程三百七十五里爲秦州清水直達寶雞之路均經道也
[illegible]
吳谷之西南又有谷口二一曰石門子一曰鐵溝谷[illegible]其西通秦州其
南通鳳縣而陝西南山谷口畢備於斯
右寶雞縣南山谷口凡八縣城南距秦嶺六十里以上自鄜縣至寶雞南山
谷口凡二十均隸鳳翔府境

最如煙曰興安漢中與長安相通山路一由安康之琉璃溝縣洵陽北境鎮
安縣孝義廳而至大峪口與安達西安之路也興安達省由漢中大路行走
共一千八百餘里徙子山中增新路由洵縣之祖家灣南河縣[illegible]
[illegible]經鎮縣安孝義出大
峪口山程七百里較棧道捷甚然鳥道羊腸中如九里岡琉璃溝[illegible]判官嶺
丛坫嶺[illegible]蓍花建縣上架[illegible]簇子石大山岔[illegible]高峻險峻闕一徑于樹枝石
角之間稍不慎則人馬均墮非如棧道雖險而路寬也一由石泉之迎風壩
西鄉之子午鎮[illegible]經南陝東江口營夾嶺汎而至子午谷[illegible]于石泉西鄉
達西安之路也一由洋縣之鐵冶河[illegible]經孝義廳厚畛子而至盩厔之西駱
谷洋縣達西安之路也一由城固小河口經留壩之西江口鳳縣之黨口堡
而至郿縣之斜谷關城固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褒城連雲棧經留
壩鳳縣黃牛鋪而至寶雞漢中達鳳翔轉至西安之路也一由略陽古興州經
甘肅徽縣兩當出鳳縣而至寶雞利州今四川廣元經鎮州達鳳翔之路也計自寧
州經徽田至寶雞共七十二峪口山誠寬何內地必由峪口而出故當扼誠
之衝防其寬突于各峪口宜設卡堡之以重者戍門戶
又西則爲甘肅秦階二州境昔武侯出祁山鄧艾度陰平皆由此道今則山林
蕃驛等路紛歧而由隴蜀東行不能越鳳縣寶雞之境故陳倉之險南控漢中
西屏隴右形勢尤重焉
最如煙曰棧道之西爲秦隴階文徽成各州縣東則南山老林山嶺谷口處
處可以棧越形勢如蛾蚣狀防堵爲難又曰由甘肅之階州翻山西往四川
龍安府路最崎嶇即鄧艾襲蜀之陰平道又曰鳳縣東南爲南山老林由城
西邊山溝約百餘里至甘肅之兩當在西爲徽成兩縣毗連秦州山叢寬甘
省多取徑于此故于鳳縣增設漢鳳營余案嚴氏之說甚四川甘肅之防堵
而晉若豫陝省之防則屯重兵于大散之關足爲西方保障矣[illegible]大記云

陝西南山谷口考

入蜀漢建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
所從皆殊稱志爾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所出有四從武和散文出者爲沓
中棧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南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寶鳳
出者爲今之連雲棧蕭曹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武侯屯
渭上由之此三谷四道書關南之險扼守攻取所從來遠矣[illegible]
夫用兵之道攻守相聯知彼之所以攻則知吾之所以守故凡山谿道路叢散
于書其他無名小谷所在有之以無關於地利之數故不著
敘曰方同治元年髮逆犯陝假途南山其北無省垣也實出咸甯之大峪口自
時厥後外寇南平內訌繼起而三輔軍與生靈塗炭究本禍亂之所由基豈非
南山之故歟昔縣氏洪先有言關中雖稱四塞然南山東通豫楚西連漢鳳山
深谷邃紆盤互無慮數千里盜賊往往遁逃其中潛通聲息顧氏登范亦言
四中有事南山爲必爭之地故姚萇時設六谷大都督[illegible]僞南山之險
唐時設南山五谷防禦使以鎮盜賊昔人論關中形勢無不以南山爲重詳哉
有味乎其言之也顧南山谷口以百數稱名之異同道里之遠近載籍多未錄
余甚闕焉已乃叔嚴氏樂園三省邊防料及沈自廬陝西通志其言兩山諸谷
特詳又復蒐見書籍散而弗紀者書之余乃剌取二書之文本其山川聯其
脈絡畢其地望詳其道近揭其要害以及土俗之稱名水道之派流因不具書
盩三縣稱南彼咸也最南山谷口遠關九以樂谷遠谷大谷爲要華陰十三以
甕谷牛心谷爲要華州十八以構谷石隄谷赤隄谷谿谷箭谷爲要渭南八以
曹谷流谷爲要藍田十七以倒溝谷輞谷藍谷[illegible]峒谷採谷湯谷庫谷爲要
咸甯十五以大義谷[illegible]小義谷[illegible]石鼈谷爲要長安十以子午谷爲要鄠
縣十二以涝谷爲要盩厔廿八以田谷黑水谷新口谷西駱谷爲要郿縣十二
以斜谷爲要寶雞縣八以散谷鼠谷爲要凡得谷口百有五十尤要者卅有一
焉其敘大山脈發東迄西則放西山經之體例也盖山經所謂西山大都陝境

之南山矣論者謂關中險要既在南山宜放唐人之制於谷口分置防兵以資
戍守然而今昔不同時勢迥異唐人建都關中動於丞屯關內各道轉輸挽輸
易給至於今日地廣關處兵單兵多則餉饋難紓此其難行者一也又咸謂以守
爲戰宜仿金川碉樓之制于谷口多建卡倫安設巨礮以逸待勞以少勝多其
說似也然而土木之興需費甚鉅先事布置則籌款甚艱臨事興修則緩不濟
急此其難行者二也然則南山終不可守乎余曰遠關以西寶雞以東大山深
谷隨地異名皆終南之一脈而正南絕巘之山皆名秦嶺南山爲關中之屏秦
嶺又南山之脊自山南至山北必度秦嶺然後出谷口達平原故秦嶺尤稱要
害也[illegible]
[illegible]秦嶺之南在西以漢中爲都會在東以商州爲
都會漢中之東曰城固城固之東曰洋縣洋縣之東北曰佛坪佛坪之東南曰
甯陝甯陝之東北曰孝義孝義之南曰鎮安鎮安之東曰山陽山陽之北曰商

州曰雒南此十城者皆秦嶺以南之要區也而商州之南有丹江漢中之南有
漢水轉運灣尤稱利便誠于各城添設屯營扼要固守往東營應壯我聲威
使賊不能度嶺而北斯爲上策縱之度嶺乃扼之於諸谷則兵力易分斯爲中
策不守谷口縱之出山與之野戰斯爲下策故拒賊于秦嶺之北不若拒賊於
秦嶺之南也嶺南之地在昔皆爲老林嘉慶中平定教匪廣營佛坪甯陝孝義
三廳皆立營防漢中與商州四鎮漢中堅勢聯絡名臣舉畫防禦甚周衆能致
其經制自漢中至商州凡有營汎力與要隘要其貴粮置其器械增將弁練士
卒修關隘築碉堡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安見南山之險終不可守歟若
夫桃林阨南自昔稱雄然黃巢稱兵於前闖賊奔於後商南原藥谷關道紛
岐天險難憑允宜設守斯土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illegible]
綴余論[illegible]
平定三省方略采輯額忠毅楊壯果楊文襄諸公奏議凡師

行攻守要地悉別紙錄出彼彙爲一篇以念當世之好談形勢者後得毛
氏此書就關中一隅滿相校證同者十之八九遂輟筆藏其稿今閱十年
且失之矣邪匪之亂起於楚鄖及於川陝倚南山爲險阻出沒卵育之區
其後秦防園賊路中梗勢漸衰楊勤勇留兵南陝節制于午華陽黑河諸
營並爲漢北第一重鎮然則守南山即以守秦守秦又即以防川楚毛氏
所專谷口百有五十自遠關西至寶雞要口三十有一分疏博證經緯粲
然後世籌山防者其念之哉光緒戊申夏六月新昌胡思敬跋

三秦

記

張澍編輯

三秦記序

杜君卿通典州郡門注辛氏三秦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今按此書在李唐時尚未亾徐堅初學記魏王泰括地志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虞世南北堂書鈔司馬彪郡國志張守節史記正義司馬貞史記索隱皆引之梁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並多零失見存四十二家又任昉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存唯十二家此書諒在其中宋樂史録稱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二書援引尚多余鈔撮成卷匪之餧笥已稀鄉邦故實叢弁郭憲洞冥子年拾遺傒譚幻謠者異矣

三秦記

辛氏撰

武威張澍介侯甫編輯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開岷導四瀆注鑿龍門曰通河鑿岷山曰開江導淮于桐柏導濟于王屋故言導四瀆初學記

澍按此文有注未知即辛氏原注抑後人爲之

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河津一名龍門禹鑿山開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莫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過者便化爲龍初學記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江海大魚俱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顋龍門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云河津一名龍門縣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魚鼈莫上故江河大魚有曝顋龍門之困字句稍異

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不上者魚故曰曝顋龍門太平御覽

澍按水陸後漢書注作水險又括地志引云龍門水縣船而行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故曰曝顋點額龍門下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莫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上者便化爲龍注

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十一作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其龍門水浚箭涌下流七里逆流三里太平廣記

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而入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一引王清濁不合東合漆沮水至渡津入於河尚書稱導渭自鳥鼠同穴又東會于涇又曰涇屬渭汭是也初學記

函谷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太平寰宇記

驪山在長安東三百里高不知其幾千切如半天之雲太平御覽

澍按一引切作壘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切

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車馬經過好行則牧馬山林下休息惡行則決河漫延不得過矣水經注 元和郡縣志

蒲坂出鹽池縣生莫取民爭市之北堂書鈔

長安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郡國志注

澍按宋敏求引杜山下有又有阜陌西北有孝里西有白起臺

杜郵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其地後改爲里孝也史記正義

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郡國志注

澍按水經注始皇厚葬建塚于驪之戎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酈氏曰藍山爲驪山誤

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梁北谷名斜谷尾七百里後漢書注

澍按史記索隱引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又宋敏求長安志引云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

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綿亘千里蓋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處故嶺南之水皆謂之江嶺北之水皆謂之河禹貢錐指

澍按此非樂氏所引較詳不知茅瑞徵何據

秦嶺東起商洛西盡汧隴東西亘八百里嶺根水北流入渭號爲八百秦川亦即丹水所出也太平寰宇記

澍按一本引云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

始皇作驪一作三山陵周回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渚民怨之作甘泉之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堀太平御覽

澍按關中記云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今陵下餘石大如塢土屋弁此異疑此字句有誤又蔡質漢儀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扣之空空如下天狀帝

輯之曰豐之不入渭之不贊其旁行三百步乃止皇覽云墳
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
驪山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
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患心故
川得厥目注 藝文類聚 水經 太平御覽
謝校水經注天狗作大狗吠而護之作有賊則狗吠之無患
心作無患
周平王東遷之後有白鹿游此原以是得名則秦里之緣也 太平寰宇記
驪山西有白鹿原漢文帝至霸陵居此臨厠指新豐路示愼夫

三秦記 五

人 太平寰宇記
謝校原引有藍昭曰高岸夾水爲厠今斯原也但注文
白鹿原東有霸川川之西阪故芷陽也 太平御覽 括地志
終南山其山從長安向西可二百里中有石室靈芝常有一道
士不食五穀自言太乙之精齋潔乃得見之而所居地名曰地
肺可避洪水信相傳云山上有水神人乘船行追之不及猶見
有故漆船者秦時四皓亦隱於此山 太平御覽
謝校北堂書鈔引云大盧山上有池神人常乘漆船于其內
今有故漆船在焉經典釋文引云終南山一名地肺初學記
引云終南山一名地肺可避洪水俗人云山上有水神人乘
船行追之不及猶見有故漆船者秦時四皓亦隱於此山太
平御覽又引云孤嶺太乙山有水神神人乘船今有故漆船
也
太乙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石室靈芝常有一
道士不食五穀自言太乙之精齋潔乃得見之其狀如人而所
居地名曰地肺可避洪水信相傳云上有水神人乘船行追之
不可及猶見有故漆船者秦時四皓亦隱于此山 初學記
謝校一本初學記引云太乙在驪山西山之秀者也山中有
石室常有一道士不食五穀自言太乙之精
長城在蕭城東五十里秦築長城 輿地志

三秦記 六

謝校寰宇記秦孝公九年築長城何公二年塹洛今沙苑長
城是也
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 輿地志
謝校宋敏求長安志曰玉之美者二句引作周禮非
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
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川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
㩳勢與天通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兼至
也 太平御覽 古今集注
謝校舊本御覽無在武功縣十一字新集御覽去天三百下
有尺字誤也又一引無山川險阻四句
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山上有石雞與山雞不同
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
謂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得雄者王雌者霸秦穆公得
雌故霸 太平御覽
謝校不同一作不別一作各別三十里寰隱引作十里謂一
作言太平寰宇記引無陳倉城上有神雞數句御覽引有之
又校史記正義引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上有石雞
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 郡國志注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初學記
秦始皇作地市弃死人交易令曰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

三秦記 七

始皇云死者能生人生人歪入市門斬斷馬脊故俗云秦地有
斷馬脊 太平御覽
謝校初學記引云驪山始皇陵始皇作地市生人弃死人交
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疑字有誤
驪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弃神女
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瘡始皇怖謝之神女爲出溫泉後人
因以澆洗瘡 水經注
謝校藝文類聚引云驪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
人肉初學記引云以三牲祭之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又引
云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始皇生時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今石柱
見存山上去祠名曰露臺西有溫泉俗云始皇弃神女戲不以
禮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後人因洗浴 太平御覽
謝校太平寰宇記長安志引云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
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今石柱猶存山上去祠名露臺弃此稍
異
始皇墓在驪山北有始皇祠不齋戒往即疾風暴雨人理欲上
則昏冥失道縣西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 郡國志注
謝校太平寰宇記引云驪山頂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
雨迷道

三秦記 八

秦始皇冢驪山牧羊兒尋羊失火燒之三月烟火不絕 太平御覽
秦始皇作長池引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一作十里築土爲
蓬萊山刻石爲鯨魚長二一作百丈亦曰蘭池陂秦又有蘭池
太平御覽 初學記
謝校秦又有蘭池五字據宋敏求引補
蘭池陂即古之蘭池在咸陽縣界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爲長池
築爲蓬瀛刻石爲鯨魚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 括地志 史記正義
謝校一引咸陽界下有二十五里四字王海引瀛下有山字
又一引丈作尺又校史記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弃武
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荊軻入秦爲燕太子報仇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
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
王乃掣衣而走得免 太平御覽
謝校琴操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
之劍可負而拔弃此微異又一本引掣作裂
咸陽秦所都也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秦自
孝公惠文悼武昭襄王始皇二世並都之始皇二十六年一天
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陽徙天下豪富二十萬于咸陽胡亥時閻
樂爲咸陽令沛公元年秦二世子嬰降漢項羽引兵西屠咸陽
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漢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

三秦記

屬（一作入）長安元鼎三年更名渭城縣屬右扶風王莽改曰京城後漢省入長安（宋敏求長安志）

謝校北堂書鈔引括略而宋敏求引云沛公元年又云漢高帝元年疑文有誤

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並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厭王氣（胡綜別傳）

謝校胡綜別傳吳時掘得銅印（一作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鏤之布寶母于其上開之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大帝以問綜綜對云云其事見三秦記此蓋是乎今據補

中平五年分池陽爲南安郡（劉昭續漢書注）

長安城北有平原數百里無山川湖水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長生或曰夷齊食三年顏色如故（太平御覽）

謝校太平寰宇記引云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可五十丈即此原也水經注引亦稍異

長安城北有始平原長數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謂之北芷嶺何戎襲于北芷龍溝坂（太平寰宇記）

伯夷叔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太平御覽）

謝校齊民要術引舍人云薇芑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其說最異又按古史考夷齊采薇首陽有婦人難之文選辯命論注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列士傳或王使王摩子入山難之乃不食而死又云夷齊餓于首陽有白鹿乳之

三秦記　十

新城秦穆公築爲霸宮漢於此置新豐縣（史記正義）

謝校爲霸宮當作以章霸功

龍首原起自南山東義谷渡水西岸至長樂坡西北屈曲至長樂古城西六七十里（太平寰宇記）

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帶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赤不毛（御覽引毛作有下有云字）昔有黑（一作蒼）龍從山出飲水（御覽引作飲渭）其行道（御覽引道下有因字）成土山（御覽引有故以名也四字）今長安城即疏山爲基殿臺基不假板築張衡西京賦云疏龍首以抗殿是也王莽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其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麓高故爲京之最階高於平地三十餘丈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中無間隔左右寬平東西廣百步西都賦云漢之西都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即此之形勢也（太平寰宇記）

謝校初學記引云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又入字御覽作至達字御覽作連山南一作南山張衡西京賦至壽成室宋敏求引今據補

三秦記　十一

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爲城（郡國注）

謝校太平御覽引云長安城中地皆黑壤今城赤何也昔堅如石如金父老相傳云盡鑿龍首山中土以爲城及諸城闕亦然又按御覽所引是言地黑城赤郡國志所引乃言長安地皆黑獨城中之地赤彼此違異又按藝文類聚云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槐與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似即三秦記原文

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縣津（一作西）南一十五里即秦文公所制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爲名張衡西京賦云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太平寰宇記）

謝校黃圖又有柳市東市西市有當市樓宮闕疏云長安太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各方二百六十六步

據圖西北三十里有重泉城即漢武帝爲李夫人築（太平寰宇記）

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帝明日游戲於池見大魚銜鉤帝曰豈夢所見耶乃取鉤而放之又間三日帝復游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謝校一本引云昆明池嘗有人釣魚云云不言即白鹿原人銜鉤作銜索豈夢所見耶作豈不穀昨所夢乎取上無乃字下無鉤字池濱作池邊皆俗非

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戲於池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太平廣記）

謝校西都賦注引云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

大魚如牛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瘤（太平御覽）

遂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靈池池中有倒披蓮連錢荇浮根菱天泉池上有連樓閣道中有紫宮戲子池龍池魚池牟首池蒯池菌鶴池西陂池當路池東陂池太一池牛首池積草池糜池含利池百子池（玉海）

謝校其十八池文云十五池未詳

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返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太平御覽）

三秦記　十二

謝校宋敏求長安志引云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返遂即葬之名曰思合墓昭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陽邑三千戶列仙傳鉤翼後避諱改爲弋王宴雲陽邑云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三輔黃圖孝武鉤弋夫人有寵生昭帝妊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曰鉤弋宮漢武故事鉤弋宮在直門之西列仙傳鉤弋夫人齊人姓趙

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謝校一本引云藏鉤因鉤弋夫人世人法此也初學記引末
句云今人學藏鉤亦法此
漢帝三季子毋竹生白虎殿岸時謂之孝竹羣臣獻孝竹頌
謝校詩義曰南中生子毋竹今慈竹是也一作述異記或作
秦中記皆非
柏梁臺有銅鳳因名鳳闕 史記正義
謝校郊祀志元鼎二季春起柏梁臺食貨志時大修昆明池
治樓船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
柏梁臺上有銅鳳名鳳闕柏梁臺高二十丈以香柏為梁也香
聞十里漢武帝元封三季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
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
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材 一作才 丞相
后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衛青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
史大夫兒寬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周建德曰撞鐘伐 一作擊
鼓聲中詩宗正劉安國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路博德曰周
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徐自為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杜周
曰平理請讞決嫌疑太僕公孫賀曰修飾輿 一作車 馬待駕來大
鴻臚壺充國曰郡國吏功差治 一作次 之少府王溫舒曰乘輿御
物工 一作主 治之大司農張成曰陳粟萬 一作書 石揚以 一作旨 箕執
金吾中尉豹曰徼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盛宣曰三輔盜賊天
下尤 一作危 右扶風李成信曰盜阻南山為民災京兆尹曰外家
公主不可治詹事陳掌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
會 一作貢 常會期 一作其 就 一作舍 大匠曰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官令曰枇
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罝罘 一作罝 郭舍人曰齧
妃女脣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 宋敏求長安志
謝校柏梁臺千武帝元鼎二季起在未央宮北門內元封三
季賦詩太初元季十一月乙酉臺災也
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處處
擬明珠金爪玉階晝夜光明 玉海

謝校初學記引云明光殿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簾箔寰宇
記引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明光殿一本引云明光殿在甘泉
宮中御覽引云明光殿以金為陛玉為階廣韻引云明光殿
以金玉珠璣為簾箔
明光殿以金為陛玉為階王莽篡位令孺子為安定公孝平皇
后為安定太后改明光殿為安定館安定太后居之 宋敏求長安志
桂宮一名甘泉或帝作迎風臺以避暑 太平寰宇記
梁山宮在好畤皆文后名繼館城 玉海
謝校太平寰宇記引宮下有城字又校三輔黃圖古公踰梁
山邑于其下卽此
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陝西通志
謝校高帝本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闕中記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所謂北闕又宋敏求
引無徵字
未央宮有朱鳥堂非常室畫堂甲觀 玉海
謝校應劭云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
毋如淳云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顏師古云甲者甲乙丙丁之
次也畫堂但畫飾耳應劭說謬矣非常室三字宋敏求引有
據補
未央宮有堯閣閣 玉海

謝校中之正門曰未央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
漢武帝果園有大棗十五枚為一升 初學記
謝校太平御覽引斗作升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破其
主取布囊承之名曰含消梨 初學記
謝校三輔黃圖引云御宿苑出梨 一作棗 十五枚一勝大梨如
五勝落地則破其取梨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同與也
括地志亦引三秦記之含消梨又校顏師古漢書注御宿今
長安城南御宿川也蓋宿雖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三
輔黃圖御宿川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上宿其中
故曰御宿
長安城西有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臺 陝西通志
宣曲園有漢武帝果園 玉海
新豐界有鳳皇原以鳳集得名 太平寰宇記
風門在新豐縣東南兩阜相對其所多風 太平寰宇記
渭水橋西有溫水 初學記
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
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
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
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太平御覽

謝校太平寰宇記引云隴渭西關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幾許
欲上者七日乃得越絕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山
頂有泉清水四注東望秦川如四五里俗歌曰隴頭流水鳴
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去長安千里震關遙望秦川如
帶關中入上隴者想還故鄉悲思而歌有絕死者
隴坂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
家清水四注下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
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
度汧隴無蠶桑八月乃麥五月乃凍解 郡國志
隴渭西關其坂九迴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流
離西下念我一身飄然曠野西上隴坂羊腸九迴山高谷深不
覺腳酸手攀弱枝足踰弱泥 下二句缺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
身飄然曠野朝發欣城莫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隴頭流
水鳴聲幽咽遙想秦川心腸斷絕 古今樂錄
小隴山一名隴坻又名分水嶺 太平御覽
河西有沙角山峯崿危峻踰於石山其沙粒粗色黃有若乾糒
又山之陽有一泉云是沙井泉縣歷古今沙不填足人欲登峯
必步下入穴即有數角之音震動人足 郡國志
謝校北堂書鈔引云河西有沙角山山頭堆沙則鼓角鳴又
校寰宇記引作嶽御覽作岩無色字填足寰宇記作沙填

不滿登峯伛入穴步下有倒字
仇池山上有百頃池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西山絕壁百仞
上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
東西二門盤道可七百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
固也（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云仇池山上有百頃池平如砥其南北
有山路東西絕壁萬仞有數萬家一人守道萬人萬向山勢
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東西二盤道可七百里上有岡阜泉
源又按初學記引云仇池號百頃上有百頃池壁去百仞一
人守道萬夫莫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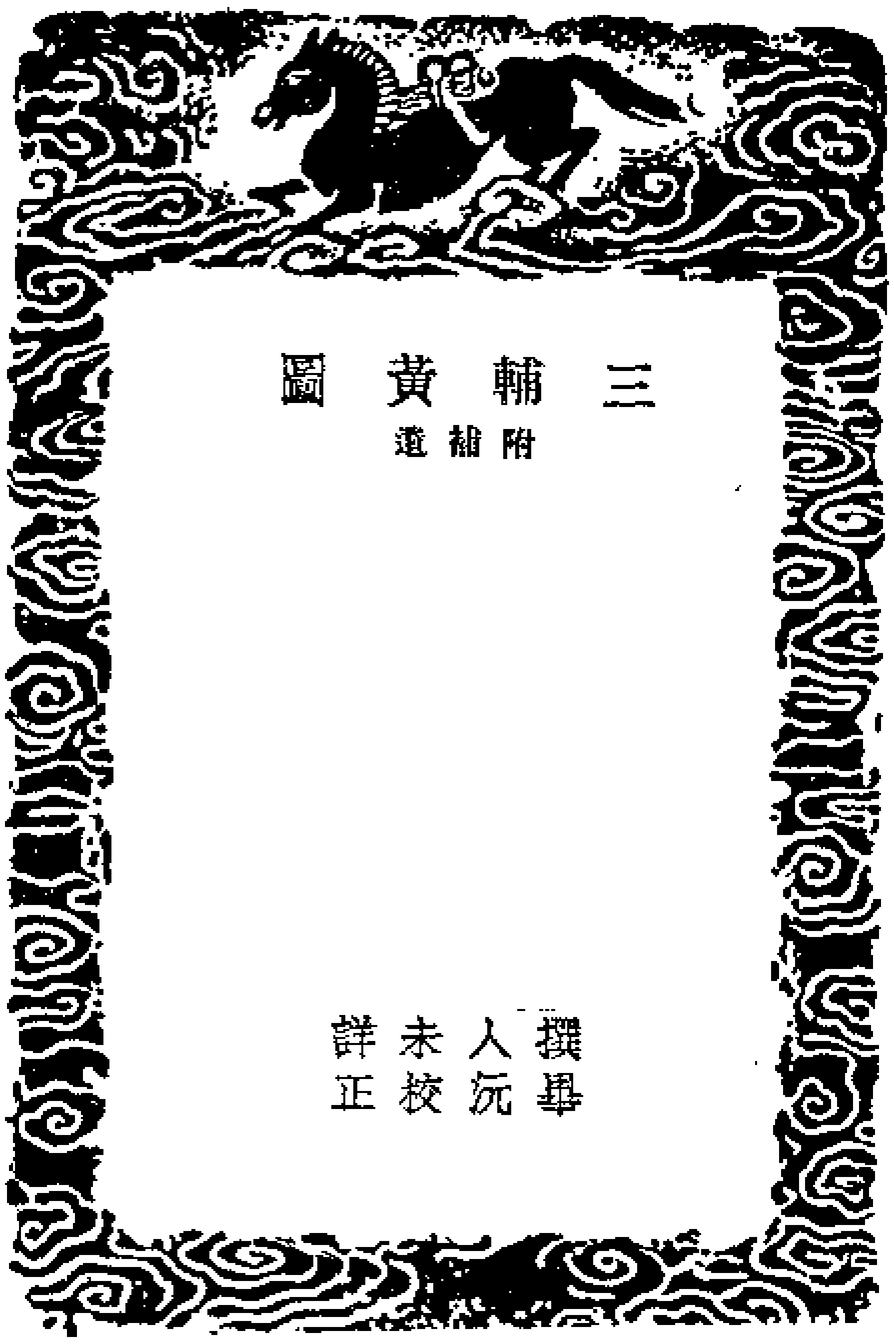
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滄洛二谷之間
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太平御覽 後漢書注）

敦煌西域大秦隔海心無恐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恐數
季不得渡諺曰心無惡意不經二旬心若惡患遠離三春其土
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遇風雨不和則議賢而治之
（太平御覽）
澍按後漢書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
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寰宇記引作瀾）往來
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寰宇記作遲遲）亦有三歲者
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

英聞之乃止又大秦國名犁鞬即肩蘊時犁靬國又名拂菻
國在西海之西其王治都安城宮室柱梲皆以水晶琉璃為
之實臣廿二共理國事（今本作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常人簡賢
者立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即共廢之有鳥似鶩毛緑色
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毋食有毒其鳥輒鳴也此段与三秦記
相符

鯸魚肥炙甚美故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弃鯸魚額
澍按此三秦記文太平御覽引作三輔決録誤今改入

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後漢書劉昭續志注）
澍按元和志南安郡漢靈帝立此書十三州志文疑劉昭引



重刻三輔黃圖序

隋志云。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卽所謂舊圖也。如淳晉灼注漢書。酈道元注水經。字文愷議立明堂王元規議上帝后土壇並稱之。此本作六卷。蓋唐世好事者所輯。故雜用晉以後書。幷顏師古說。又多與淳等引據不同。故宋敏求程大昌陳振孫王應麟諸儒所見。卽今本是也。知唐以後舊本已佚久矣。大昌云。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祖本舊圖。今漸臺高廟無舊圖云云。恐今本更非宋舊焉。今並加校正。而以今本所無者。附載于後。以乾隆四十有九年六月刻成。是爲序。畢沅撰。

三輔黃圖序目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此隃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幷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爲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

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寖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卷之一

三輔沿革　三輔治所

京兆 馮翊 扶風
咸陽故城
宮
萯陽宮 棫陽宮 西垂宮 平陽宮
橐泉宮 步高宮 步壽宮 虢宮
長楊宮 蘄年宮 梁山宮 信宮
興樂宮 朝宮 阿房宮 蘭池宮
馳道 鍼宮 雲閣 望夷宮
林光宮
漢長安故城 秦漢風俗
都城十二門
霸城門 清明門 宣平門 覆盎門
鼎路門 便門 章城門 直城門
雍門 洛城門 廚城門 橫門
卷之二
長安九市 長安八街九陌 長安城中閭里
漢宮
長樂宮 未央宮 建章宮 桂宮
北宮 甘泉宮 司馬門附
卷之三
長樂宮
鴻臺殿 臨華殿 溫室殿 長信宮
未央宮
宣室殿 溫室殿 清涼殿 宣明殿
廣明殿 昆德殿 玉堂殿 麒麟殿
金華殿 承明殿 掖庭宮 椒房殿
昭陽殿 飛翔殿 增成殿 合歡殿
蘭林殿 披香殿 鳳凰殿 鴛鴦殿

安處殿 常寧殿 茝若殿 椒風殿
發越殿 蕙草殿 高門殿 非常殿
織室 凌室 暴室 弄田
內謁者署 金馬門 路軨廐
建章宮
駘盪宮 馺娑宮 天梁宮 枍詣宮
奇華殿 鼓簧宮 神明臺
北宮
壽宮 明光宮 太子宮中甲觀畫堂
甘泉宮
鉤弋宮 昭臺宮 長定宮 長門宮
永信宮 中安宮 儲元宮 犬臺宮
葡萄宮 步壽宮 梁山宮 黃山宮
回中宮 三良宮 集靈宮 集仙宮
存仙殿 存神殿 望仙臺 望仙觀
棠棃宮 竹宮 宜春宮 扶荔宮
五柞宮 宣曲宮 鼎湖宮 思子宮
萬歲宮 首山宮 明光宮 池陽宮
養德宮 日華宮 曜華宮附見
卷之四
苑囿
周靈囿 漢上林苑 甘泉苑 御宿苑
思賢苑 博望苑 西郊苑 三十六苑
樂遊苑 宜春下苑 梨園
池沼
周靈沼 漢昆明池 鎬池 滄池
太液池 唐中池 百子池 十池在上林苑

飲飛外池 秦酒池 影娥池 琳池
鶴池 冰池

卷之五

臺榭
周靈臺 漢靈臺 柏梁臺 漸臺
神明臺 通天臺 涼風臺 魚池臺
酒池臺 著室臺 鬬雞臺 走狗臺
壇臺 韓信射臺 果臺 東西山臺
鈎弋臺 通靈臺 望鵠臺 眺蟾臺
桂臺 商臺 避風臺 長楊榭

辟雍
周辟雍 漢辟雍

明堂
周明堂 漢明堂

圜丘

太學

宗廟
太上皇廟 高祖廟 高廟 原廟
惠帝廟 文帝廟 景帝廟 武帝廟
昭帝廟 宣帝廟 元帝廟 成帝廟
寢廟園 新室九廟

南北郊
天郊 地郊 甘泉圜丘 后土汾陰

社稷
官社 官稷

觀 樓館附
豫章觀 飛廉觀 屬玉觀 青梧觀
射熊觀 石闕觀 封巒觀 白楊觀

長平觀 龍臺觀 涿木觀 細柳觀
成山觀 僊人觀 霸昌觀 蘭池觀
安臺觀 渝沮觀 棘觀 黃賢觀
蒼龍觀 當市觀 旗亭樓 馬伯騫樓
麒麟館 朱雀館 龍興館 含章館

卷之六

閣
石渠閣 天祿閣 麒麟閣 未央宮堯閣
白虎閣 馮車閣

署
虎威 章溝 八營

庫
武庫 靈金內府

倉
太倉 細柳倉 嘉倉

廄
未央大廄 六廄 九廄 騎昌馬廄
都廄 中廄

囿
秦獸圈 漢獸圈 虎圈

橋
黃橋 渭橋 霸橋 便門橋
飲馬橋

陵墓
漢十五陵 李夫人墓 王莽妻億年墓

雜錄
禁中 省中 鹵簿 清道
靜室 離宮 行在所 陛下

麟館　蠶室　織室　作室
長安御溝　闕觀　甃　城
掖門　閣臨　永巷　鬱夷邸
關中八水

三輔黃圖卷之一

清　畢　沅校正

三輔沿革

禹貢九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孝公十二年，於渭北作咸陽，徙都之。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邱。今興平縣地。沅案，此下小注皆用唐時地理，知此書爲唐時人所纂輯。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謂之三秦。漢高祖入關，定三秦，元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郡，復爲內史。五年高帝在洛陽，婁敬說曰，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衆可立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又田肎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勢之國，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是漢始都之。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輔俱在長安古城中。

三輔治所

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京，大也。天子曰兆民，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馮，憑也。翊，輔也。翊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風在夕陰街北。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也。今岐州。

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沅案，雲陽二字各本皆無，顏師古引有之，今增入。祋栩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沅案，城北二字各本皆無，顏師古引有之，今增入。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案百官表顏師古注引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沅案，此案語未知何人所加。

咸陽故城

在今咸陽縣東二十里。

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亥並都此城。秦孝公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高貲富豪於咸陽二十萬戶。諸廟及臺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徼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之。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沅案，則俗本皆作制，藝文類聚初學記及長安志等書皆作則，今依改之。紫宮，象帝居。引沅案，水經注藝文類聚初學記長安志等書皆無引字。渭水灌沅案，通水經注雍錄皆作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沅案，水經注作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沅案，水經注作七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沅案，水經注作百二十二梁，玉海作百二十梁。橋之南北隄，激沅案，玉海作徼。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宮

雜道附。

寶陽宮，秦文王所起，今在鄠縣西南二十三里。棫陽宮，秦昭王所作，今在岐州扶風縣東北。西垂宮，文公元年居西垂宮。沅案，雍錄云，此宮不知何屬。平陽封宮，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於平陽封宮。橐泉宮。

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步高宮.在新豐縣.亦名市邱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號宮.秦宣太后起.在今岐州虢縣界. 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之所. 蘄年宮.穆公所造.廟記曰.蘄年宮在城外.秦始皇本紀.蘄年宮在雍.（沅案.雍錄曰.黃圖蘄爲祈.漢書亦作祈.古字通用.） 梁山宮.始皇幸梁山在好畤. 信宮.亦曰咸陽宮.（解見前.）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餘里.漢太后常居之. 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朝宮於渭南.下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古以銅爲兵.） 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也.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三輔舊事云.鑄金狄人.立阿房殿前.） 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二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百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絡樊川以爲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磁石門.乃阿房北闕門也.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止.以示神.亦曰却胡門.） 周馳爲複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基旁.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 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注渭城縣.有蘭池宮. 鐘宮.在鄠縣東北二十五里.始皇收天下兵.銷爲鐘鐻.此或其處也.（沅案.在鄠縣者爲鐘官.非宮也.此實誤.） 馳道.案秦本紀.始皇二十七年.治馳道.注曰.馳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 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與南山齊.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以爲宮名. 林光宮.胡亥所造.縱廣各五里.在雲陽縣界.

漢長安故城

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三十日罷.城高三丈五尺.

下闊一丈五尺.六月發徒隸二萬人常役.至五年.復發十四萬五千人.三十日乃罷.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是也.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沅案.玉海作九百七十三頃.） 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槐與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秦漢風俗

漢志曰.秦有四塞之固.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業甚備.秦都咸陽.徙天下富豪十二萬戶.漢高帝都長安.徙諸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是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富強則商賈爲利.貧窶則盜賊不禁.閭里嫁娶.尤尚財貨.送死過度.故漢之京輔.號爲難理.古今之所同也.

都城十二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曰.霸城門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霸城門曰仁壽門無疆亭. 長安城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一曰籍田門.以門內有籍田倉.一曰凱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屋瓦且盡.即此門也.漢宮殿疏曰.第二門名城東門.莽更名曰宣德門.布恩亭.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又疏廣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郭.（沅案.東郭舊本作東都.從玉海改.） 即逢萌掛冠處也.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一號杜門.廟記曰.覆盎門與洛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輸所造橋.工巧絕世.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沅案.舊本作故曰下門.此從玉海增.） 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所斫覆盎門出奔湖.王莽更名曰永清門.（沅案.水經注作永青門.） 長茂亭. 長安城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北對武庫.王莽更名曰光禮門.顯樂亭. 長安城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一曰便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武帝建元二年.初作便門橋.跨渡渭水上.以趨茂陵.其道易直.三輔決錄曰.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沅案.舊本亦作便橋.）

（此以意改。）橋北與門對，因號便橋。王莽更名曰信平門，誠正亭。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漢宮殿疏曰：章城門，漢城西面南頭第一門。三輔舊事曰：章門，一曰光華門，又曰便門。漢書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顏師古注云：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王莽改曰萬秋門，億年亭。長安城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漢宮殿疏曰：西出南頭第二門也。亦曰故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本名直門。王莽更曰直道門，端路亭。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王莽改曰章義門，著誼亭。（沅案：舊本皆作著義亭，從玉海改。）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呼曰函里門。

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漢宮殿疏曰：高門，長安北門也。又名鸛雀臺門，外有漢武承露盤在臺上。王莽更曰進和門，臨水亭。（沅案：舊本皆缺王莽更名句，從玉海增。）長安城北第二門曰廚城門。長安廚在門內，因為門名。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漢書：厩上小女陳持弓走入光門，即此門也。門外有橋曰橫橋。（漢書作走入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王莽更曰朔都門，左幽亭。（沅案：舊本皆缺王莽更曰句，從玉海增。）漢城門皆有候，門候主候時謹啟閉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闢，（沅案：雍錄引闢作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云：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又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是也。

三輔黃圖卷之二

長安九市

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沅案：水經注云：光門亦名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作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張衡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又案郡國志，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於東市，晁錯朝服斬於東市，西市在醴泉坊。

長安八街九陌

有香室街、夕陰街、尚冠前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縣藁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

長安城中閭里

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有宣明、建陽、昌陰、尚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大昌、戚里。漢書萬石君徙家長安戚里。宣帝在民間時。常在尚冠里。劉向列女傳。節女長安大昌里人也。

漢宮

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里。（元案。玉海引作二十餘里。）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序中（元案。玉海作兩序。長安志、太平寰宇記作兩杼。）三十五丈。（元案。太平寰宇記作二十五丈。）深十二丈。長樂宮有鴻臺。有臨華殿。有溫室殿。有長信宮。（元案。玉海引此作長信。疑衍宮字。）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宮。漢書宣帝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王莽改長樂宮爲長樂室。在長安中近東直杜門。

未央宮。漢書曰。高祖七年。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闕門觀也。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門闕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闕東門。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然乎。）前殿、武庫、（藏兵器之處也。）太倉。（儲粟所在一百三十倉在長安城外東南。）上見其壯麗之甚。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對曰。以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自櫟陽徙居焉。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前殿曰路寢。見會要臣瓚注也。元案。高三十五丈下玉海校之云一曰三丈五尺。前殿下十二字亦作大字書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樂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疏山爲臺殿。不假板築。高出長安城。西京賦所謂疏龍首以抗前殿此也。）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木蘭香木。棼橑棟椽。）文杏爲梁柱。（杏木之有文者。）金鋪玉戶。（金鋪。扉上有金華。中作獸及龍蛇。銜首以銜環也。玉戶以玉飾戶也。）華榱璧璫。雕楹玉碣。（楹柱也。碣柱下石也。）重軒鏤檻。青瑣丹墀。（青瑣窗也。丹墀殿階也。）左墄右平。（右乘車上。故使之平。左以人上。故爲之階級也。）黃金爲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鉤弋等殿。又有殿閣三十有二。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元案。玉海作飛羽。太平寰宇記亦作雨。）鳳凰、通光、曲臺、白虎等殿。廟記云。未央宮有增城、昭陽殿。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麒麟閣、天祿閣。有金馬門、青瑣門。玄武、蒼龍二闕。朱鳥堂、畫堂、甲觀。非常室。又有鉤弋宮。著弄田。三輔決錄曰。未央宮有延年殿。（元案。玉海作延年。）合歡殿。回車殿。（元案。回車玉海作四車。玉海又作回車。並互異。）又漢宮闕記（元案。玉海作宮殿疏記。）云。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德四殿。又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未央宮起高門、武臺殿。漢武故事云。神明殿在

未央宮。王莽改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如路寢也。（元案。玉海王莽以下十二字上有案舊圖云四字。）案舊圖。（元案。玉海無此三字。）漸臺、織室、凌室皆在未央宮。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大起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爲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輦道爲閣道。可以乘輦而行。）宮之正門曰閶闔。（閶闔天門也。宮門名閶闔者。以象天門也。）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左鳳闕。（闕上有金鳳高丈餘。漢書孫注曰。今長安故城西有峰古女樓即建章闕也。）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曾臺高神明可居其上。）門內北起別風闕。（在閶闔門內。以其出宮垣識風從何處來。以爲闕名也。）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連閣曲閣也。以覆道相通。罘罳屏也。刻爲之。或以爲鳥獸形。其形罘罳然。）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廣中殿。（元案。玉海作唐中殿。）受萬人。三輔舊事云。建章周回三十里。（元案。水經注作二十里。）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壞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廟記云。建章宮北門高二十五丈。建章北闕門也。又有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元案。水經注作七丈五尺。）鳳凰闕亦名別風闕。又云嶕嶢闕。在圓闕門內二百步。繁欽建章序云。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案銅雀即銅鳳凰也。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凰闕爲貞女樓。（司馬相如[illegible]貞女樹。[illegible]冬夏常青。未嘗凋落。有貞節。故以爲名。）漢書曰。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建章有駘蕩、馺娑、枍詣、天梁、奇寶、鼓簧等宮。又有玉堂、神明堂、疏圃、鳴鑾、奇華、銅柱、函德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

桂宮。漢武帝造。周回十餘里。（元案。玉海作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周回十餘里。在未央宮北。）漢書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關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北。中有明光殿。土山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陛玉階。晝夜光明。又西京雜記云。武帝爲七寶床、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爲四寶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

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回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漢書曰。呂太后崩。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又曰。哀帝崩。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甘泉宮。一曰雲陽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

泉宮。沅案水經注引此云圖中記曰甘泉宮一曰雲陽宮一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玉海引此末句無一曰之字並以甘泉宮云本同秦所造疑何也是與水經注同。 秦所造。今在池陽縣西故甘泉山。沅案玉海無故字。宮以山爲名。或曰高泉山登覽俯臨眺覽。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志雲陽縣有休屠金人徑路神祠三所。師古云匈奴祭天處本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郊祀志云徑路神祠在休屠王處。 道甲開山圖云。雲陽先生之城也。沅案太平寰宇記引此作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漢儀注曰甘泉宮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甘泉祭天處。遁甲開山圖曰雲陽先生之城也。中有仙宮。雜鐵石之祀與此稍異。 武帝造闕於南。沅案玉海作造亦闕於南。以象方色。於甘泉宮更造前殿。始造宮室。沅案玉海引始廣造宮室。有芝生甘泉殿房中。房中樂有芝草之歌。漢官儀云。芝有九莖。芝草歌曰九莖連葉。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於紫殿。今案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沅案元缺作玉木。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沅案太平寰宇記引作今案甘泉宮北岸有古槐樹。 楊震關輔古語云。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在故宮之南雲陽宮記。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宮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耆舊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 甘泉有高光宮。沅案水經注作殿。玉海作宮。又有林光宮。有長定宮。竹宮。通天臺。通靈臺。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雲陽甘泉中。西廂起彷徨觀。築甘泉苑。建元中作石闕。沅案玉海闕作闕。 封巒鳷鵲觀於苑垣內。宮南有昆明池。苑南有棠梨宮。 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公車主受章疏之處。司馬門。凡言司馬者。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司馬主武事。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案漢宮衞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王莽改公車司馬門曰王路四門。分命諫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百官表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令丞。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

三輔黃圖卷之三

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中宮室臺殿

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漢書。惠帝四年。長樂宮鴻臺災。 臨華殿。在長樂宮前殿後。武帝建。漢書。成帝永始四年。長樂宮臨華殿災。 溫室殿。按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閣記。在未央宮。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鑑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

右長樂宮

宣室。溫室。清涼。皆在未央宮殿北。宣明。廣明。皆在未央殿東。昆德。玉堂。皆在未央殿西。 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也。又王莽地皇四年。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燒宮。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暖也。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淡

書曰。孔光爲尙書令。歸休。與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何木。光不應。（漢書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列臣會議溫室。 淸涼殿。夏居之則淸涼也。亦曰延淸室。漢書曰。淸室則中夏含霜。卽此也。董偃常臥延淸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邪。又以玉晶爲盤。（沅案。白孔六帖引作水晶爲盤。下同。）貯冰於膝前。玉晶與冰相潔。侍者謂冰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墜。冰玉俱碎。玉晶。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 麒麟殿。未央宮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賢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閎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金華殿。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尙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卽此也。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年。燕飛集承明殿屋。 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掖庭宮。（表天子左右如肘腋。）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號飛燕。以其體輕也。）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其中庭彤朱。而庭上髹漆。切皆銅沓。（切門限也。）黃金塗。白玉堦。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班婕妤居增成舍。（後宮八區。增成第三區也。）哀帝時。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高門殿。漢書曰。汲黯請見高門。注曰。未央宮高門殿也。又哀帝時。鮑宣諫曰。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三年。鄭通里人王褒。綺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殿上室名。）解帷組結佩之。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放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謂以誰何稱。因用爲官名。有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狂易。謂病狂而變易其常也。）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屬少府。沅案。玉海引有此三字。） 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豳詩七月篇曰。納于凌陰。周官、凌人。職掌藏冰。大祭祀。餘食則供冰。漢書、惠帝四年。織室凌室災。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有嗇夫官屬。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耕于鈎盾弄田。應劭注云。帝時年九歲。未能親耕

帝籍、鈎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成帝建始三年。小女陳持弓年九歲。闌入尙方掖門。至未央殿鈎盾禁中。 內謁者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宮中步帳散物。丁乎漢官云。令秩千石。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沅案。得字本皆作時。依玉海改。）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卽此。 路軨廐。在未央宮。掌宮中輿馬。亦曰未央廐。漢書曰。武帝時期門郎上官桀遷爲未央廐令。（沅案。舊作路軨閑。）

右未央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遍宮中。言宮之大也。 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 枍詣宮。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沅案。玉海引此條在天梁宮之前。） 奇華殿。（沅案。雍錄引作奇寶殿。玉海仍作奇華。）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沅案。塞玉海引作滿。） 鼓簧宮。漢宮闕疏云、鼓簧宮、周匝一百三十步。在建章宮西北。 神明臺。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廟記曰、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長安記。仙人掌大七圍。以銅爲之。魏文帝徙銅盤。折。聲聞數十里。

右建章宮

壽宮。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沅案。玉海引此下有云。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三秦記曰。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處處明月珠。晝夜光明。殿以金爲階。玉爲堦。又注云。一本此宮在甘泉宮中。是玉海所見之書固有兩本矣。致本書三秦記云在桂宮下。桂宮近于未央。故亦指爲未央宮殿。） 漢書。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蓋卽此。王莽建國元年。改明光宮爲安定館。安定太后居之。 太子宮甲觀。太子宮有甲觀畫堂。（漢書注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元后傳曰。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謂宮殿中彩畫之堂。

右北宮

鈎弋宮。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閒人。少好酒。病臥六年。右手鈎卷。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見召。姿色佳麗。武帝披其手。得玉鈎。而手展。有娠。生昭帝。姙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曰鈎弋宮。自夫人加婕妤。後得罪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

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雲陵。其棺櫬但有彩履。干發雲陽宮記。（沅案。舊本無此宮字。以意加。）曰。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漢武故事曰。鉤弋宮在直門之南。昭臺宮。在上林苑中。孝宣霍皇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後十二歲。徙雲林館。遂自殺。長定宮。林光宮中有長定宮。三輔決錄曰。后從帝行幸於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餘徙長定宮。長門宮離宮。（沅案。玉海引無離宮二字。）在長安城。孝武陳皇后得幸。頗妒。居長門宮。永信宮。孝哀帝尊恭太皇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中安宮。孝哀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儲元宮在長安城西。漢書外戚傳曰。信都太后與信都王俱居儲元宮。犬臺宮。在上林苑中。長安西二十八里。漢書。江充召見犬臺宮。葡萄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以太歲厭勝所舍之。此宮也。步壽宮。秦亦有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漢殺樹宮。宣帝神爵二年。鳳凰集殺樹縣。鳳凰集處得玉寶。乃起步壽宮。（沅案。初學紀引作京兆有步壽宮。築之步壽。詳見水經注。）梁山宮。梁山好時界。（沅案。宮云在好時界。）即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古公踰梁山于岐下。及秦立梁山宮。皆此山下也。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二年。幸梁山宮。即此也。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即此也。回中宮。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又有三良宮相近。（沅案。雍錄引作回中宮在汧。本書無此語。宮並不在汧也。玉海引亦作注語。）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華山記及三輔舊事云。昔有太元眞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漢武帝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華。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五十年。先識者逢女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又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令追其父。登華岳。見父與數人坐於石上。敕度令還。又華山記。宏農鄧紹八月晨入華山。見童子執五彩囊。盛柏葉露食之。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時祈禱焉。漢書云。華陰縣有集靈宮。又有望仙觀。在華陰縣。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在雲陽南三十里。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書儀云。竹宮去壇三里。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宮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

橘、皆百餘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沅案。北堂書鈔作交趾太守唐羌極陳其弊。乃始罷貢。）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有五柞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數畝。宜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爲名。鼎湖宮。在湖城縣界。（又一說在藍田有亭。沅案。竹如云、宮在藍田也。見史記集解、文選注中。）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宮。思子宮。武帝痛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萬歲宮。武帝造。汾陰有萬歲宮。宣帝元康四年。幸萬歲宮。神爵翔集。以元康五年爲神爵紀元。首山宮。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以爲高靈館。明光宮。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坂。去長安五十里。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傳。戚姬養之。趙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

右甘泉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曜華宮。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右日華曜華宮。營搆不在三輔。然皆漢之諸王所建。以附宮室篇末。

漢幾內千里。並京兆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班固西都賦云。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往修造之。

三輔黃圖卷之四

苑囿

周靈囿，文王囿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毛萇注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靈囿，言道行於苑囿也。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其利也。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沅案：玉海引作四十里，注云一本作四十二里。

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

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上林苑有昆明觀，武帝置。又有繭觀、平樂觀、遠望觀、燕昇觀、觀象觀、便門觀、白鹿觀、三爵觀、陽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樛木觀、椒唐觀、魚鳥觀、元華觀、走馬觀、柘觀、上蘭觀、郎池觀、當路觀，皆在上林苑。又漢舊儀曰：上林有令有尉，禽獸簿記其名數。又有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之事，屬水衡。又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宮殿、魚臺、犬臺、獸圈。

甘泉苑，武帝置。起仙人觀。沅案：舊本皆無起仙人觀四字，從初學記、太平御覽、長安志加。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沅案：太平御覽、長安志俱作三百八十里，無一字。西入扶風，沅案：初學記、太平御覽、長安志俱作入右扶風。凡周回五百四十里。沅案：玉海作四百五十里，太平御覽仍作五百四十。苑中起宮殿臺閣百餘所，有仙人觀、石闕觀、封巒觀、鳷鵲觀。

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云：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棃如五勝，落地則破。其取棃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含消。此園棃也。

思賢苑，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室六所，沅案：玉海引作堂皇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抑脫，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博望苑，武帝立子據為太子，為太子開博望苑以通賓客。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太子冠，為立博望苑，使之通賓客，從其所好。又云：博望苑在長安城南杜門外五里，有遺址。

西郊苑，漢西郊有苑囿，林麓藪澤連亘，繚以周垣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百餘所。

三十六苑，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宦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之牧馬處為苑。

樂遊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春起。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元帝紀注：東南為曲池是。

梨園，雲陽宮記曰：雲陽車箱坂下有梨園一頃，梨數百株，沅案：太平御覽引作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

池沼

周文王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漢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身毒國即天竺也。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而為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漢書曰：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戍吏弊法者，謫之穿此池。食貨志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也。乃大修昆明池也。三輔舊事曰：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沅案：玉海此句下有注云，一作池地三百二十頃。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建戈矛，沅案：玉海引作有戈船、樓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

垂幡旄。（沅案。玉海引無此旄字。）葆麾蓋照燭涯涘。廟記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廟記曰。池中復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因欲遊戲。養魚以給諸陵祭祀。餘付長安廚。三輔故事又曰。池中有豫章臺及石鯨。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一說。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又曰。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鳳蓋。以鳳飾。）建華旗。作櫂歌。（櫂歌。櫂女歌也。又曰。櫂歌。謂舟人之歌也。）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阯。牽牛立其左。織女居其右。今有石父石婆神祠在廢池。疑此是也。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餘灰也。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鉤。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取鉤放之。閒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耶。

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廟記曰。長安城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二里。（沅案。玉海作二十一里。）溉地三十三頃。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至華陰縣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祖。始也。龍者。人主之象。謂始皇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

滄池。在長安城中。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

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沅案。長安志引作關中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為魚龍奇禽異獸之屬。（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環洲。有樹名影木。月中視之如列星。方萬歲一實。食之輕骨。上有枝葉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鑾之觀。飾以環玉。直上於雲中。有青瑤瓦覆之。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為倒龍之狀。懸火精為日。刻黑玉為烏。以水精為月。青瑤為蟾兔。於地下為機捩。晝以則光明。不斷。猶若有風冷然而至。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食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以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北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歇滅。戶皆向北。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砂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風吹竹葉。聲如鐘。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方千里。瑤玉為林。雲色皆紫。上有通霞臺。西王母常遊於其上。常有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三山統名崑丘。亦曰神山。上有不死之藥。食之輕舉。武帝信仙道。取少君欒大妄誕之語。多起樓觀。故池中立三山。以象蓬萊瀛洲方丈。）廟記曰。建章宮北池名太液。周回十頃。有采蓮女鳴鶴之舟。又按三輔舊事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至虞淵即暮。此池象之也。昭帝始元元年春。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成帝常以秋日與趙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

為舟。（沙棠木。遇舟不沈溺。）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虯龍。雕飾如真。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柁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常恐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

唐中池。周回十二里。在建章宮太液池之南。

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嘗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以和之。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闋。以五色縷相羈。謂之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棊。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斗星辰求長命。乃免。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池上。

十池。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積草池、東陂池、西陂池、當路池、犬臺池、郎池。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蒯池生蒯草以織席。西陂池、郎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陂郎二水名。因為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煥然。

少府佽飛外池。漢儀注。佽飛具矰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故有池。（元帝紀。沅案。一本有此三字。）

秦酒池。在長安故城中。廟記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於池中。酒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常欲夸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西征賦云。酒池監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

影娥池。武帝鑿池以翫月。其旁起望鵠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名影娥池。亦曰眺蟾宮。

琳池。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池南起桂臺。以望遠。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雖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脈治病。宮人貴之。每遊讌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障日。以為戲弄。帝時命水嬉。遊燕永日。士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耶。乃命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柁。刻飛燕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起商臺於池上。

鶴池。在長安城西。

盤池。在西北並廢。

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蓋冰彪聲相近。傳說之訛也。

三輔黃圖卷之五

臺榭

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人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元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詩曰經始靈臺庶民子來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劉向新序云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得死人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者死人之主又何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周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沅案作高二十丈周回四百二十步似誤）

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沅案玉海作天文災變）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沅案舊本作大宇遇寓者非也遇風乃動句玉海引作千里風至乃動）又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尺（沅案玉海作一丈二尺）廣尺二寸題云太初四

年造

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漸臺在未央宮（沅案引作在建章宮攷漢書昭帝紀云黃鵠下建章太液池則云未央者非也）太液池中高十丈（沅案玉海作高二十餘丈）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爲臺名未央宮有倉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

神明臺見建章宮

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涼風臺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闕輔記曰建章宮北作涼風臺積木爲樓（沅案玉海引作宗爲有）

長樂宮有魚池臺酒池臺秦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鬬雞臺走狗臺壇臺漢韓信射臺又未央宮有果臺東西山二臺未央宮有鉤弋臺通靈臺（見宮門沅案鉤弋臺疑當作釣臺按長安志引未央宮有釣臺是也此疑誤）望鵠臺眺蟾臺桂臺商臺避風臺（并見滄池）

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臺上有木曰榭）

辟雍

周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雍如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詩云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毛萇注云論思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鄭元注云文王作靈臺而知人之歸附作靈沼靈囿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

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卽此禮樂志曰成帝時犍爲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帝宜興辟雍焉

明堂

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先儒皆說其制不同成曰明堂在國之陽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窻卽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漢明堂在長安西南

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即位，嚮儒術，以文學爲本，議立明堂於城南，以朝諸侯。應劭注云：漢武帝造明堂，王莽修飾令大。漢書：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又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是歲元封五年也。本紀：元封二年，上作明堂于泰山下。五年，修封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

圜丘

漢圜丘在昆明故渠南，有漢故圜丘，今按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

太學

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董仲舒策曰：太學，賢士之關，教化之本原也。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

宗廟

宗，尊也。廟，貌也，所以髣髴先人尊貌也。漢立四廟，祖宗廟異處，不序昭穆。太上皇廟在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香室街南、馮翊府北。關輔記曰：在酒池北。高祖廟在長安西北故城中。關輔記曰：秦廟中鐘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三輔舊事云：高廟鐘重十二萬斤。漢書儀云：高祖廟鐘十枚，各受十石，撞之，聲聞百里。漢舊儀：文帝時盜取高廟玉環故事。又云：光武至長安，宮闕以宗廟燒蕩爲墟，乃徙都洛陽，取十廟合於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高廟事。高廟有便殿，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高園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閑晏之處也。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帝廟，謂之原廟。惠帝廟在高帝廟後。文帝廟號顧成廟。孝文四年作顧成廟，在長安城南。文帝自爲廟，制度逼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景帝廟號德陽宮。景帝中四年造德陽宮，景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號爲宮。故事云：景帝造德陽宮。武帝廟號龍淵，今長安西茂陵東有其處，作銅飛龍，故以冠名。武帝元光四年，河決濮陽，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之宮，取此爲名。武帝廟不言宮。說案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五月起龍淵宮。如淳注曰：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顏師古駁之曰：黃圖實云龍淵廟，古宮與廟通稱耳，如說未是。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在杜陵西北。神爵三年，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遊。按其處，今呼樂遊廟是也，因樂遊苑得名。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太上皇高祖父也。有寢廟園原廟。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皆有園。孝惠皇帝有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皆有寢園。衛

思后戾太子母。皇祖悼考皆有廟園。宣帝父史皇孫。廟曰奉明。元成之世，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遊衣冠。四時祭宗廟，用太牢。列侯皆歲酎金以助祭。諸侯王及列侯歲時皆詣京師侍祠助祭。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奪爵。又册封諸王，必於祖廟册命之，示不敢專也。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於廟中册命。漢制，封皇子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爲諸侯王。新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莽曰：予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莽又親舉築三下。九廟：一黃帝，二虞帝，三陳胡王，四齊敬王，五濟北愍王，六濟南悼王，七元城孺王，八陽平頃王，九新都顯王。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數萬。

南北郊

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所屬掌治壇墠，郊宮歲時供張，以奉郊祀。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乙於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陽位也。祀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取象地形，就陰位也。至成帝徙泰畤后土于京師，始祀上帝於長安南郊，祀后土於長安北郊。

社稷

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稷於官社之後。後漢祭祀志云：黃儀藏、元始儀品、令本紀合入。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郊，就陽位，祀地於北郊，就陰位。圓丘象天，方澤象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質誠，元器成匏，以貴質因。天地神所饗，故聖王所在，而事能爲。昔甘泉太陽，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案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致人事，故曰：位弟其子，求福不回，同而求福，祭路不通。正月奉封，乾坤合體，天地元通，萬物榮由，其祀太振。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子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岳則北辰，川即河，山皆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停陟、阜澤，以類相從，各數秩望祖序。於是定郊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光案：此條亦舊誤圖文。

觀 漢博士劉熙釋名曰。觀。觀也。於上觀望也。

豫中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又一說曰。上林苑中有昆明池觀。蓋武帝所置。桓譚新論云。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以水。而御駟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以於池上。曄然自若。即此也。　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為名。班固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神人見於東萊山。欲見天子。上於是幸緱氏。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衛青白上云。仙人可見而上往遽。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為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外。為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為錢。　屬玉觀。在右扶風。元案。舊本無右字。從玉海加。　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宣帝甘露二年十二月。行幸萯陽宮屬玉觀。　青梧觀。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射熊觀。在長楊宮。武帝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作賦諫。揚雄亦作長楊賦。元案。玉海引云。射熊館在盩厔。本元光五年。參本射熊館。　石闕觀 元案。文選注引。皆作石闕觀。　封巒觀。甘泉宮記云。宮東北有石門山。岡巒糺紛。干霄秀出。有石巖容數百人。上起甘泉觀。甘泉賦云。封巒石闕。弭迤乎延屬。　白楊觀。在昆明池東。　長平觀。在池陽宮。臨涇水。　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　涿木觀。在上林苑。　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石徼是也。　成山觀。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以為觀。成山觀不在三輔。例見宮室門。　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安臺觀、渝汩觀。在城外。又有禁觀、眾賢觀、椒唐觀、當市觀、旗亭樓、馬伯騫樓在城內。　麒麟、朱鳥、龍興、含章、皆館名。

三輔黃圖卷之六

閣

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所。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賢才也。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麒麟閣。廟記云。麒麟閣蕭何造。漢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霍光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三秦記云。未央宮有麒閣。　廟記云。未央宮有白虎閣。屬車閣。

署

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衞王宮，周廬在宿處。

庫

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劍，愼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工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倉

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有百二十楹。（沅案，舊本無此五字，從玉海加。）文景節儉，（沅案，玉海小作文帝節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廄

未央大廄，在長安故城中。漢宮儀曰，未央宮六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　金廄、翠華廄、大輅廄、果馬廄、騎馬廄、大宛廄、軛梁廄、胡河廄、騊駼廄，皆在長安城外。（沅案，本皆無金廄二字，長安志云，金廄以下九廄並見黃圖，則無者非也，今從加入。）　騎邑觀馬廄，在長安城外。　都廄，天子車馬所在。　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圈

獸圈。列士傳云，秦王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怒，使置亥於獸圈中，亥瞋目視獸，眥血濺於獸面，獸不敢動。　漢獸圈九，彪圈一，在未央宮中，文帝問上林尉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

橋

橫橋。三輔舊事云，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漢末董卓燒之。）　渭橋，秦始皇造。渭橋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今石人在。（渭橋在長安北三里，跨渭水爲橋。）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爲長存橋。

便門橋，武帝建元二年初作。橋在便門外，跨渭水，通茂陵。（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對直，因號便橋。）飲馬橋，在宣平城門外。

陵墓（漢諸陵，先隸屬太常令，後依其地界屬三輔。）

漢太上皇陵，高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因置萬年縣於櫟陽大城內，以爲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昭靈后也。（高祖母昭靈后，葬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北原。沅案，顏師古引太上皇崩葬北原下，有起爲萬年陵治長丞六字，後漢書注引作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號爲萬年，仍分置萬年縣，皆異。）　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按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　呂后陵，在高祖陵東。按史記外戚世家，高后合葬長陵。注云，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　惠帝安陵，去長陵十里。按本紀，惠帝七年八月戊寅，崩于未央宮，葬安陵，在長安城北三十五里。安陵有果園鹿苑云。（沅案，太平寰宇記引作安陵有果園名鹿苑。）　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沅案，藝文類聚引作不起山陵，稠種柏。）　景帝陽陵，在長安城東北四十五里。按景帝五年作陽陵，起邑。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武帝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武帝自作陵也。）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周回三里。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一萬六千，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園有鶴觀。（戶一萬六千，一本作六萬一千。沅案，漢書正作六萬一千。）　昭帝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掃地而祭。　宣帝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好遊鄠杜間，故葬此。元帝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成帝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一曰成帝於霸陵北步昌亭起壽陵，以武帝之延陵也。）　王莽時，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色洿其周垣。　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口。　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卽今所謂薄陵也。）　昭帝母趙婕妤雲陵，在雲陽甘泉宮南，今人呼爲女陵。

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僊臺。（一曰高三十七，周回三百六十步。）　王莽妻死，葬渭陵長壽園，僞謚曰孝睦皇后，僭號億年陵。（舊本云億年陵，王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城長壽園西，陵曰億年。）

雜錄

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閣有禁，非侍衞通籍之臣，不得妄入。（通籍，謂記名於門，通出入禁門也。籍者，謂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

行道豹尾中。亦親幸中。謂天子出行道中則有備豹尾。至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省察也。皆出入禁中。皆當省察。不可妄也。　鹵簿。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二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八十一乘。屬車皆相銜屬不絕也。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車祠宗廟用之。　清道。謂天子將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掃灑清淨。　靜室。天子出入警蹕。舊典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蔡邕獨斷曰。天子所至曰幸。幸者宜幸也。世俗謂車駕至所。民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

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　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為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天子至尊。臣下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或謂之車駕。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　陛下。陛所由陞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階陛。以戒不虞。臣下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殿陛下以告之。故稱陛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如群臣士庶相與語曰。閣下足下之屬。　繭館。漢宮闕疏云。上林苑有繭館。蓋蠶繭之所也。　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司馬遷下蠶室。　鐘室。在長樂宮。高祖縛韓信僦鐘室中。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　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　塾。門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熟詳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　掖門在兩傍。如人臂掖也。　閨閤。宮中小門也。　永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置獄焉。列女傳。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　蠻夷邸。在長安城內藁街。藁山街名。蠻夷邸在此街。若今鴻臚館。沅案。脊好引作在長安城門內。　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　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　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　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　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鎬水。在昆明池北。　牢水。出鄠縣西南入潦谷。北流入渭。　潏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

三輔黃圖補遺

神明臺上有九室。建章宮。　棘門在橫門外。　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南有以下二十字無。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柱南以下三十七字無。　有船庫官。後改為縣。船司空。

水經注四條

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堦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

之二。垣象紐徽目之昭。旗六尺。其外倍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堂。明）上帝壇。經五尺。高九尺。后土壇。方五尺。高九尺。

隋書二條

棘門在橫門外。高寢在高廟西。尺蹄鍵取府。（臣瓚引作西京百官取下此）

史記注三條

棘門在橫門外。（引。如淳）龍淵宮（引。如淳）回中宮在汧。（引。如淳）掖門北面西頭第一門。（引。如淳）涝潏二水名。在甘泉苑內。（引。晉灼）高廟在長安城中安門裏大道中。又在桂宮北。（晉灼引。長安志引作在長安城西安門內。東太常街南。）三輔皆有都水。（師古引。以下俱漢）上林中。池上籞五所。備元宮在上林苑中。（今作在長安城西。）漸或為徽字。（漢。漸）

漢書注十條

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未央宮中有白虎殿。（引。晉灼）未央宮有大玉堂殿。（晉灼引。今只作玉堂殿。無大小之分。）未央宮有小玉堂殿。（引。晉灼）未央宮中有溫室殿。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長樂宮有椒房殿。（今作未央宮。）長樂宮有神仙殿。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上帝壇。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丈。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二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寨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一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

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六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偏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

後漢書注十一條

始皇造虞高二丈。鐘小者千石。長安有修宮。方市。秦德公自汧徙雍。明堂者天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員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孝武讓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令袞等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興、越席、皮弁、蓋興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未央宮有麒麟殿。藏祕書。即揚雄校書處。長安有望遠宮。（今作上林苑有遠望觀）

初學記八條

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圓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東。就陽位也。去城七里。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論議槐下。（又引此下有侃侃誾誾字。）賨陽宮。（疑當作賨陽宮。）明堂有十二。法十二月。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羽所發。牧兒亡羊。羊入冢中。燃火求羊。燒其藏槨。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新[illegible]列種柏。

藝文類聚七條

甘泉宮有牛首山。蘭池觀在城外。未央宮中有白虎殿。未央宮有大玉堂殿。未央宮中有溫室殿。長樂宮有椒房殿。長樂宮有神仙殿。上林有豫章宮。（今作觀。）明堂。方象地。員象天。又曰。明堂順四時行令也。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明堂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于此賣買。號槐市。驪冢為山。

文選注十三條

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河以爲秦西門。

太平御覽二條

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 漁水。 成帝于新陵北步昌亭起昌陵，卽成帝之廢陵也。

太平寰宇記三條

回中宮在汧。 漸或爲灕字。 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甘泉宮中有牛首山。 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今無懷刃五字。） 未央宮有麒麟殿，藏祕書，卽揚雄校書處。 未央宮有釣臺。 神明臺上有九室，今謂之九子臺非也。 武帝起集靈觀。（今有集靈宮，不云觀。） 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 漁水。 期門樓。（今有期門，無樓字。）

長安志十二條

長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大丈，與街等。 曲江池周回六里餘。 棘門在橫門外。 回中宮在汧。 敬法殿。（未央宮。）

雍錄五條

宮室，布政教之宮也。 長安城下有池，周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尺，與街等。

玉海二條

三輔黃圖，不著撰人名氏，所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苑囿特詳。經籍志、唐志都穌著錄，而中興書目以爲崇文總目及國史志不載，以此疑非本書。㞐案書中頗搜集劉昭漢志應劭漢書解語，然如淳顏師古復引此書爲據，是雖非出於漢魏，恐不在齊梁以後，諒唐人重加叠載，分析卷次，遂以唐地名附之耳。昔衞尉卿趙岐撰三輔決錄七卷，摯虞皆爲注解，晉世又有三輔故事二卷，今其書皆不傳，黃圖僅存，傳寫宜亟。中丞秋颿先生於公暇致精往賾，既校刻龍圖學士宋敏求長安志，復督勸是編付刊木家，且攟取水經注、太平御覽諸書，如晉灼所引黃圖爲今書所無者，一一補其漏略。視康熙初顏方伯光敏重刻，較爲完備。嗟嘅葛洪關中記、裴景仁秦記、薛寘西京新記、韋述兩京記、凌準邠志、李綽秦中歲時記、韋懷徽咸鎬故事、趙珣陝西聚米圖經，俱湮滅無存，惟程大昌之雍錄，何仲默之雍大記，無廣循李慮詳之確。將路行將次第傳布，以爲關中徵文考獻之資，世之讀是書者，可想見敷政之優優矣。後學嘉定汪黼跋於齊門使院之小方壺。

三輔黃圖

孫星衍 莊逵吉校定

三輔黃圖新校正序

三輔黃圖一卷始見於隋經籍志不著撰人名氏如淳音灼多引其文按劉昭注郡國志引黃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則爲漢末人後漢咸陽并入長安故記咸陽故事亦多繫之長安也書亦名西京黃圖舊有敘不傳故臣瓚引西京黃圖敘民摩錢取屑也舊書有圖特以文爲標識故其詞甚簡今書中所稱舊圖云云者標識之辭下有文複出者圖說是也若後云圖曰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回四十里前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十里下云舊圖云西有彪池上云冰池在長安西之爲隋志云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是其體例尚可尋求後人既益以注解多引史記漢書及三輔故事三秦記宮闕疏廟記等書傳寫者又亂入本文今長安志引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案之本書云在長安城中香室街南關輔記曰在酒池北則是宋敏求卽遑用其注程大昌以爲唐人增續成之是也樂史宋敏求所引又勝於南宋時本雍錄所引有漢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取飛廉并銅馬置之西門以爲平樂觀董卓悉銷以爲錢則後人所益玉海所引有岐州扶風縣及湖城縣等不能別擇亦前此所無其引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哀集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東都不與焉又云始於三輔治所終於雜錄 併凡一十九條是其篇目已非隋志之舊然王所引據詞旨簡質尚與今本不同今本于三輔治所前有三輔沿革其辭至劣又分十九條爲三十六條是又非宋本之舊矣玉海指證此書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皆隸甘泉與史不合今覽其文殆有甚者鉤宮之誤爲鐘宮乃附子宮類豫沐館之譌爲豫沐觀乃列于觀屬溫室殿實在未央而載在長樂宮云按漢宮殿疏在長樂宮又漢宮闕記在未央宮旁且無據渭橋一名便門橋亦卽橫橋見水經注而妄加橫橋便門橋與渭橋爲三或本書與拾遺記西京雜記同文則以彼繁詞增其篇幅或傳注稱引本書後及他書後爲按語皆牽連抄撫或非三輔宮觀妄附本書無果甚矣王應麟弟應鳳有訂正三輔黃圖今復不傳嘗得宋紹興癸酉撫州刊本後有苗昌言題以校明本頗有異同亦無殊絕予以爲唐人所引三輔故事諸書亡矣畧見於此不宜刊落可用舊本漢人著書存者絕少削繁補遺倘復舊觀則亦相輔而行焉頃涉覽書傳剌取舊文依隋志成爲一卷以續應鳳之舊僕既訪古關中西涉桃林東觀芒竹南窮入水北覽九㠁憑眺遺墟搜求故實加之目驗猶恐面牆近得莊公子逵吉共相鑑訂付之剞劂如有舛誤以俟知音

乾隆五十年太歲乙巳冬至孫星衍撰於關中節署

三輔黃圖一卷

陽湖孫星衍 莊逵吉 同校定

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顏師古引如上與今本異今本見行世不復著錄其文）太初元年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太平御覽引如上顏師古云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不如御覽爲長今本作三輔者郡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云云三十七字後人妄改）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置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今本脫此二字）祋栩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自渭城安陵以西至此顏師古引今本有後漢光武之後云云後人以關中記妄加）

咸陽故城自秦孝公至始皇帝胡亥並都此城始皇兼天下都咸陽（太平寰宇記引如上入字御覽同初學記作始皇都咸陽）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今本渭水上有引字諸書所無）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諸書引悉如上）橋廣六尺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水經注引如上今本多脫自此已下有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雲陽云云是史記正義引廟記文今刪去）

萯陽宮秦文王所起（藝文類聚引云長安有萯陽宮則此下疑有在長安數字玉海引有在今鄠縣西南二十三里與今本同乃唐人所加今刪去後皆如此）

棫陽宮秦昭王所作在扶風（晉灼引如上三字案此兼萯陽宮而言萯陽宮在鄠亦屬扶風）

西垂宮文公元年居西垂宮（此類疑亦後人以史記加入古本當只作西垂宮三字）

平陽封宮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
封宮（此亦史記文）
橐泉宮（下有皇覽今制去案地里志及　昔例此下疑令有考公起三字）
步高宮在新豐縣（初學記引作京兆有步高宮寰宇記同此）亦名市邱城
步壽宮在新豐縣步高宮西
萯宮秦宣太后起
長楊宮在盩厔（文選注引云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盩厔今增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
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
以為名門曰射熊（雍錄下有館字）秦漢遊獵之所（上于案引王海如）
（所見本已為離宮人竄亦不盡可據然其詞簡王寒　皆新宋本也工引他書亦多不改字故從舊其也）
蘄年宮穆公所造
梁山宮始皇幸梁山（當脫一字）在好畤（今本又見後卷者非）
信宮亦曰咸陽宮
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餘里漢太后
常居之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
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
道通驪山八百餘里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絡樊川以
為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
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慈石為門懷刃者
止之（文選注引長安志引有上五字今本脫下　馭驛為覆道云云皆史記文後人妄加）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
也（初學記引作始皇造虡高二丈鐘小者千石）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顏師古作其銘）
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
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顏師古引此云云）
（今本下云及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銷人　以為小錢及其輔記云云皆後人妄加今本　之兵上有云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　是史記文又有庭中可受萬人車行西銅行矣　是長安志引三輔舊事文皆後人妄加又朝宮　夫今本分作二條朝宮在前未央在後皆非本書　恐削去）
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微行咸陽逢盜蘭池（王海引如此今本有與武士四人俱夜出後人妄刪）
雲閣二世所造（下有云起雲閣欲與南山齊是文選注引三輔故事）

望夷宮在長平觀道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以為宮
名
林光宮胡亥所造從廣各五里
長安故城漢之舊都高祖（王海作帝）七年方修長樂宮成
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
至惠帝更築之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
尺雉高三坂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
斗形至今人呼漢舊京為斗城（玉海引如上今本有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云云乃後人以漢書加入）人城下有池周繞（玉海此字無）廣三丈深二
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玉海雍錄二字作等相）
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水經注作本名二字）宣平門民間
謂東都門（都字當為城）建始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
日從東都門至枳道疏廣受乞骸歸公卿大夫為設
祖道供張東都門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都（後漢書注）
（引作其外郭門名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玉海引如上今本又為後人妄加然其郭門民所）
（加水經注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之語疑亦）
門至外郭亭十三里（今本霸城門為第三門據水經注皆有訂正）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東都
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今本門下有三字水經注皆有玉海訂正）一曰凱門（亦誤玉海去城一）
曰籍田門以門內有籍田倉（徵水經注異）
東出南頭（漢殿宮人）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玉海引如此）
東出南頭第三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水經注此二字無）
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青門外玉海十九字）召平種瓜青門外（引如水經注後人加入云莽改名仁壽門無疆亭上九字今本）
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王海無一字杜門是號）有舊
有釋班輸所造橋其南有下杜城故曰下杜門（水經注杜門今據刪上此去四字）
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莽更名永清門長茂
亭（門一號杜門如玉海上引）
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北對武庫莽更名
光禮門顯樂亭
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後漢書注引云平門北對未央宮城南西頭古者平門即便門）
央宮一曰便門即平門也（王海引同及今本三年初作便門字建本有）

（橋十九字水經注無今刪去）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
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水經注作章門）元延元年章城
門杜自亡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玉海亦誤入漢宮殿疏非又元延元）
（年已下十字水經注無亦後人加入今姑從玉海）
西出南頭（水經注此二字無）第二門曰直城門（水經注亦曰直門）
故龍樓門門上有銅龍（水經注云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
西出北頭第三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水經注疑此二字亦衍）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呼曰函里門（水經注呼）
（門名下有云又曰光門亦曰突門上十三字當作一曰雍門今本漢書注據玉海訂正）莽更名章
義門著誼亭（玉海引如此）
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如淳云橫音光一門北其外郭）
有都門有棘門（水經注有棘門在橫門外九字如淳及引今本亦云玉海此門）
外有橫橋莽更名朔都門左幽亭
北第二門曰廚城門（水經注作又曰長安廚官在）長安廚官在
門內因為門名（水經注作廚門以王莽改名又曰今本有廚官故名）莽更
名建子門廣世亭（後漢書注引作長安城內有廚官其門名之曰）
（為廚城門）
北出東頭第三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水經注作杜門亦曰本）
（利城門其外有客舍故名又曰洛門也客舍門）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
漢城門皆有候主候時謹啟閉也（玉海引如此主作掌）
右記三輔治所及秦城秦宮漢城文甚完備今本
妄分七條曰三輔沿革曰三輔治所曰咸陽故城
曰宮曰漢長安故城曰秦漢風俗曰都城十二門
其第一條取志家通語第五條取地理志語以充
之已屬淺陋第四條至以鐘宮馳道妄加秦宮之
後馳道則取秦本紀文鐘宮乃寶鐘官字誤長安
志所稱鄠縣鐘官城又名灌鐘城在縣東北二十
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銷為鐘鐻處蓋如鐵官
瓦官之屬耳此以為官居宋人必無此謬妄知又
在其後也今並刪去
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即秦文公造物無二
價故以直市為名（太平寰宇記引如上玉海作物無二價故名直市）又有柳

市東市西市有當市樓有令舍以察商賈貨易三輔都尉掌之玉海引如上有香室街夕陰街尚冠前街

長安閭里百六十有宣明建陽昌陰尚冠修城黃棘北煥南平大昌戚里玉海引如此

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一云三丈五尺玉海有云前殿曰路寢見諸侯羣臣處也今本作注後文有王路堂如路寢對此非本文也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玉海有云山長六十里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西京賦所謂頫龍首以抗殿是也今本作注是也後人又增其文至孝武以木蘭爲棼橑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硪右平下有黃金爲璧帶已下十九字玉海所無未央宮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鉤弋等殿又有殿閣太平寰宇記作臺殿三十有二有壽成萬歲廣明椒房清涼永延玉堂壽安平就宣德東明飛雨鳳皇通光曲臺白虎太平寰宇記作白獸等殿玉海此下有云有成昭陽延年合歡將宮明今溫室見德承明等殿案今本是宮殿諸書長又有玉堂增盤閣宣室閣玉海引此微異但後複出不如今本與王莽改未央宮曰壽長宮前殿曰王路堂下有路寢也四字是注如此玉海所無案舊圖玉海此三字在王莽改未央宮上三字後人注語以圖閱資故存之漸臺織室淩室皆在未央宮宣室溫室清涼在未央殿北宣明廣明在未央殿東昆德玉堂在未央殿西今本在後卷非其文義在此其中又有麒麟金華承明殿石渠天祿麒麟閣金馬青瑣門元武蒼龍二闕黃堂朱雀堂甲觀非常室玉海引此一下宜室清涼在未央殿北一云熱如此

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已上太平寰宇記只作長樂宮三字疑後人以漢書加入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杼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長樂宮有鴻臺有臨華殿有溫室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寧四殿高帝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在長安城中近東直杜門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王莽改長樂宮爲長樂室玉海引如上

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水經注引如上玉海及今本後人以漢書妄加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下有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云云是注辭宮之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已上二十五字據今本文玉海撰異左鳳闕水經注作其東高二十五丈水經注引作七丈尺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鳳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下有輦道相屬焉五字玉海所無後人以漢書妄加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唐中殿受萬人玉海引如上玉海云今本下又有璧門三十臺高三十丈云云是冰誤注引漢武故事今删去建章有駘蕩馺娑枍詣天梁奇寶鼓簧等宮又有玉堂神明堂疏圃鳴鑾奇華銅柱函德等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自建章有駘蕩至此玉海引作有玉堂函德等二十六殿太液池唐中池

桂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玉海引如上周回十餘里玉海云一本云閣道四十里又云在未央宮北此五字見北宮下

北宮在長安城中近桂宮俱在未央宮北周回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廣五十步珠簾玉戶如桂宮

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此下舊有史記秦三字據玉海刪去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及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回一十九里中有牛首山長安志引如上二十字文選注引云甘泉宮中有牛首山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圓丘祭天處武帝造赤闕於南今本脫字郊王者赤以象方色於是甘泉宮更置前殿始廣造宮室今本脫廣字據玉海增有芝生甘泉殿房中乃作芝房之歌帝又起紫殿雕文刻鏤黼黻以玉飾之成帝永始四年行帝甘泉郊泰畤神光降於紫殿自帝又起紫殿至此見太平寰宇記安志今本下有今泰云云即秦史語而雍綠載引之甘泉有高光宮作森殿鋒引又有林光宮有長定宮竹宮通天臺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建元中作石闕封巒鳷鵲觀玉海引如上

漢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王莽改公車司馬門曰王路四門分命諫大夫四人受章疏以通下情玉海引此條或多詳其文義乃後人注語

右記市里及未央長樂建章桂宮北宮甘泉六宮今本妄分四條曰長安九市曰八街九陌曰長安城中閭里曰漢宮每條雜入廟記三輔故事等書又其文有與西京雜記拾遺記同者則以彼文增改本皆今多據玉海删去今本長樂宮在未央宮前據本書云漢未央長樂甘泉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則未央當在前

蒼龍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內謁者署在未央宮屬少府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內因以爲名玉海引如此

未央宮有宣室布政教之室也玉海引如此

未央宮有清涼殿長安志引如上夏居之則清涼也亦曰延清室薰假以玉晶爲盤貯冰同色侍者謂冰無盤必融溼席乃拂盤墜碎白孔六帖引如此今本妄加

未央宮有溫室殿後漢書注引如上武帝建冬處之溫暖也

未央宮有金華殿

未央宮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晉灼引如此

未央宮有高門殿如淳引如此

未央宮有椒房殿後漢書注引如上文選注引未央作長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有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位

掖庭宮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上人字今本作注并

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未央宮有石渠閣蕭何所造其下礱石爲渠以導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又成帝於此藏祕書焉玉海引如上又一引云石渠藏入秦府所得圖書所謂天祿石渠典籍府志代都其閣之舊圖是古本

天祿閣藏典籍之所

未央宮有麒麟殿藏祕書即揚雄校書處長安志引如此今下九字妄引漢書哀帝燕董賢父子飲麒麟殿事非本書也

未央宮有滄池池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玉海無此四字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長安志引此作關中記無言池水蒼色故曰滄池

凌室在未央宮藏冰之所也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
有令史屬少府
暴室主掖庭織作染練之署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
耳有嗇夫官屬
未央宮有果臺東西山二臺（長安志引作東山臺西山臺）
未央宮有鉤弋臺通靈臺望鵠臺眺蟾臺桂臺商臺
避風臺
影娥池武帝鑿以翫月其旁起望鵠臺以眺月影人
池中亦曰眺蟾臺（玉海引如此）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
千步池南起桂臺亦望蓮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
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名曰
低光荷以文杞爲船木蘭爲柁刻飛燕翔鷁飾於船
首（玉海引如此影娥池及此二條疑後人所加因釋商臺桂臺）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
路軨廄在未央宮掌宮中輿馬亦曰未央廄
獸圈九蕞圈一在未央宮中（長安志引此）文帝問上林尉
及馮媛當熊皆此處獸圈上有樓觀
訂正
右未央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玉海引駘蕩二字下無也字）
馺娑宮馬行迅疾一日遍宮中言宮之大也（玉海引如此）
枍詣宮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玉海引無枍詣二字木名上）
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
又有奇寶殿鼓簧宮
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
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
唐中池周回二十里在建章宮太液池南
瀸臺在建章宮
太液池中高二十餘丈瀸浸也言爲池水所瀸
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爲臺名
神明臺在建章宮中（水經注引上有五字）祀仙人處上有銅仙

舒掌捧銅承雲表之露
有
涼風臺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
右建章宮
長樂宮有鴻臺（玉海引如上）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
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惠帝四年三
月長樂宮鴻臺災
長樂宮有魚池臺酒池臺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鬭雞
走狗臺壇臺漢韓信射臺
長樂宮西有長信宮長秋殿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
主信故以長信長秋爲名（玉海引如上）又永壽永寧殿皆
后所處也
臨華殿在長樂宮前殿後武帝建
長樂宮有神仙殿（文選注引長安志如此）
長樂宮有建始殿廣陽殿中室殿月室殿（長安志引如此今脫）
右長樂宮
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
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
二千人充之（玉海引如此）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滿
三十者出嫁之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者隨出者
右疑桂宮
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
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
太子宮有甲觀（如淳注如此引）畫堂宮殿中采畫之堂在北
宮（玉海引如上）
右北宮
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武帝時作柏梁柱
承露仙掌之屬
竹宮甘泉祠宮也以竹爲宮天子居中
林光宮中有長定宮
甘泉苑武帝置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今本作三）

一百八十一里西入右扶風凡周回五百
四十里苑中起宮殿臺閣百
餘所有仙人石關封巒鳷鵲觀（玉海引如此）
增成宮在甘泉宮垣內（初學記引如此）
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雲陽南三十里（玉海引如此）
右甘泉宮
今本甘泉宮內妄入鉤弋宮昭臺宮長門宮永信
宮中安宮儲元宮犬臺宮葡萄宮步壽宮梁山宮
黃山宮回中宮三良宮集靈宮集仙宮存仙宮存
神殿望仙臺望仙觀宜春宮扶荔宮五柞宮宣曲
宮鼎湖宮思子宮萬歲宮首山宮明光宮池陽宮
養德宮日華宮曜華宮皆長安上林或有不在三
輔者當由古本列諸宮與甘泉諸宮近後人莫辨
耳
上林苑中有昆明觀蓋武帝
所置豫章觀武帝造在昆明池中亦曰昆明觀（文選注引）
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作飛廉神禽能致風
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
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
昭臺宮在上林苑中
涿木館在上林苑
儲元宮在上林苑中
犬臺宮在上林苑中外有走狗觀
葡萄宮在上林苑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以
太歲厭勝所舍之即此也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
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山薑桂龍眼荔支檳
榔橄欖千橘之類

白楊觀在昆明池東

宜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名宮（玉海引如此下十五字後人所加姑從玉海）

漢上林苑卽秦之舊苑也建元三年開闢周袤三百里（玉海引如上）上林苑有昆明觀武帝置又有繭觀平樂觀遠望觀（初學記引長安有望遠宮卽此）燕昇觀觀象觀便門觀白鹿觀三爵觀陽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樛木觀椒唐觀魚鳥觀元華觀走馬觀柘觀上蘭觀郎池觀當路觀皆在上林苑又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宮殿魚臺犬臺獸圈（後漢書注引此云上林有建章承光等十一宮平樂繭觀等二十五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宮十二觀三十五建章宮承光宮儲元宮包陽宮尸陽宮望遠宮犬臺宮宣曲宮昆臺宮葡萄宮萬餘平樂觀博望觀益樂觀便門觀白鹿觀樛木觀三爵觀陽祿觀陰德觀鼎郊觀椒唐觀當路觀則陽觀走馬觀虎圈觀上蘭觀昆池觀豫章觀郎池觀華光觀以上十二宮二十二觀皆在上林苑中舊岳此言當本黃圖今本脫落多矣）

上林中池上籞五所（顏師古引如此今本脫）

上林苑有昆明池周匝四十里（今本作圖曰蓋舊因此標題圖首者其下云云乃書中語也長安志引如此）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西周四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蓋（玉海引如上二十五字今本亦以三輔舊事增入）

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卽周之故都也

上林苑有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積草池東陂池西陂池當路池大一池（初學記引如此今作犬臺）郎池牛首池在上林苑中西頭蒯池生蒯草以織席西陂池郎池皆在古城南上林苑中陂郎二水（晉灼引漢二水作甘泉苑內館此）名

內爲池積草池中有珊瑚木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南越王佗所獻（玉海引如此玉海牛首池在上苑中西頭巳下作注今詳晉灼所引云云疑本文）

右上林苑

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後漢書注長安志引如此今本脫）

京兆有步壽宮（初學記引如上玉海壽作高）秦亦有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秦在新豐縣步高宮西（玉海引如此初學記引作京兆有步壽宮秦之步壽）

明光宮在城中近桂宮（顏師古引如此今本脫之攷雍錄云明光宮有三一與長樂宮連一在甘泉宮中一爲御書奏事之地卽此宮也似據俗本黃圖而言今明光宮兩見一在長樂宮後一在甘泉宮其甘泉宮者疑卽此耳）

長門宮在長安城（玉海引如此）孝武陳后居之（玉海引如此）

永信宮孝哀帝尊恭皇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孝哀帝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

鉤弋宮在城外（顏師古及長安志引如此）

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近下杜在郭者宜春觀（玉海引如此）

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玉海引作在長安城中北）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玉海引如此）

細柳觀在長安西北

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安臺觀渝沮觀在城外又有禁觀黃賢觀苔龍觀當市觀旗亭樓（長安志作期門樓）馬伯騫樓在城內麒麟朱雀含章皆館名

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如淳引此云御宜春者苑名也）漢武帝爲離宮別館禁御人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玉海無東字）

樂遊苑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起曲江池武帝所造周回六里餘（雍錄引云曲江池周回六里餘玉海引云曲池武帝所造周回五里）今本脫

思賢苑孝武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褥甚麗（玉海引如此）（本西京雜記文玉海又有陵王宮寓別初學記無十字今本又周西京雜記入）

博望苑在長安城南杜門外五里有遺址（玉海引如此今本脫）（有博望苑武帝立子據爲太子云云後人妄加）

秦酒池在長安城中（玉海引如此今本作酒池非）

鶴池在長安城西盤池在西北並廢

長安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玉海引如此今本云冰池在長安西齋日云云）如上

百子池在宮內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池上（玉海引如此）

少府佽飛外池

鼎湖宮在藍田（晉灼及司馬貞引如上玉海及今本作在湖縣界非也）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攀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漢武帝於此建宮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皆武帝宮觀名也（此句上有俱在華陰縣界六字後人所加）在華陰縣

思子宮武帝痛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

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

池陽宮在池陽南上原之阪去長安五十里（玉海引如此）

長平觀在池陽宮臨涇水

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

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玉海無扶風二字）宮中有五柞木因以名中有青梧觀（玉海引如上）在五柞宮之西觀亦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脅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腳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駘玉觀在右扶風（玉海引如此）駘玉水鳥似鴻鶴以名觀也又曰駘玉似鴨而太長頸赤目紫紺色

黃山宮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卽此（今本此前有梁山宮已見秦宮當是後人所益）

回中宮在汧（如淳引如此雍錄同）又有三良宮先近

萬歲宮武帝造汾陰有萬歲宮（晉灼引上六字）宣帝元康四年幸萬歲宮神爵翔集以元康五年爲神爵紀元

首山宮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羣臣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作首山宮以爲高靈館（玉海引如此）

成山觀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爲觀（玉海引如此）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玉海引如此）

曜華宮梁孝王作曜華宮築兔園有鴈池鶴洲鳧渚

〔玉海引如此〕

漢畿內千里並京兆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

所秦離宮二百漢武帝往往修造之〔玉海及今本妄加〕

右記宮觀其大宮有六曰未央長樂建章甘泉桂宮北宮餘宮閣池觀分隸各宮中後記京兆馮翊扶風諸宮其例似倘可尋今本妄分十條曰長樂未央建章北宮甘泉宮中諸宮殿曰苑囿曰池沼曰臺榭曰觀曰閣因以四大宮中殿閣池臺分入諸部所載長樂宮中有溫室殿甘泉宮中至有汾陰山諸宮其謬甚矣又有梁山宮已見秦宮有養德宮取西京雜記文今刪去日華曜華二宮亦取西京雜記文已見玉海今姑存之西郊苑取西都賦文三十六苑取漢儀注文梁囿取長安志雲陽宮記文亦皆刪去餘宮觀次第略依長安志更正其文

虎威章溝皆署名漢有長水中壘屯騎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宿衞王宮周廬直宿處〔按薛綜注西京賦云〕〔虎威章溝未詳其意則此疑後人所加〕

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笑曰爲天子鑄劍愼勿言曰得公佩劍雜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衅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劍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玉海引如此〕

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有百二十楹文帝節儉〔今本作文景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玉海引如此〕

細柳倉嘉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初建一百二十楹〔玉海引如此〕

未央大廄在長安故城中金華殿〔今本脫華字〕翠華廄大輅廄果馬廄騎馬廄大宛廄軛梁廄胡河廄騊駼廄凡廄九〔太平御覽引有上三字〕皆在長安城內霸昌廄馬廄在長安城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渭橋秦始皇造跨渭水爲橋〔玉海引止此〕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今石人在〔玉海及今本此條前有橫橋下引三輔舊事云云今本霸橋下有便門橋云武帝建元二年初作橋在便門外跨渭水通茂陵案水經注云渭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下引橫橋南度云云則橫橋便門橋作渭橋也後人妄加顯然可證〕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下十一字後人妄加今刪去〕王莽時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更霸橋爲長安橋

飲馬橋在宣平門外〔玉海引作城門外〕

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閤有禁非侍衞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至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省察也言出入禁中皆當省察不可妄也

鹵簿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副車小車祠宗廟用之

清道謂天子將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埽灑清淨

靜室天子出入警蹕儆輿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按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離宮天子出遊之宮也

行在所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以京師宮室居處爲常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車輿所至奏事皆曰行在

陛下陛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陛以戒不虞臣下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以告之故稱陛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如羣臣士庶相與語曰閣下足下之屬

蘭館蓬籠蘭之所也

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司馬遷下蠶室

鍾室在長樂宮高祖縛韓信置鍾室中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

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

塾門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熟詳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

掖門在兩傍如人臂掖也

閨閤宮中小門也

永巷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置獄焉

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太平寰宇記長安志引如此〕

蠻夷邸在長安城內藁街〔晉灼引作長安城門內〕

關中八水皆出入上林苑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滻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北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牢水出鄠縣西南潦谷北流入渭滈水在杜陵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

右記宮禁儀注及上林苑迴流之水求其文例當承宮觀之後今本妄分六條曰署曰庫曰倉曰廄曰圈曰橋曰雜錄又增秦獻園取烈士傳文今刪去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發牧兒墮羊冢中然火求羊燒其椁藏〔藝文類聚引如此〕

漢太上皇陵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顏師古引如上後漢書注引云高祖初都櫟陽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陵號萬年仍令置萬年縣皆與今本異〕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昭靈后也

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宮寺皆在中〔顏師〕

（古引長鐵至北）陵
呂后陵在高祖陵東
惠帝安陵去長陵十里安陵有果園鹿苑云（太平寰宇記引作安陵有果園名鹿苑）
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不起山陵稠種柏（藝文類聚引如上七今本妄改）就其水名因以爲陵號
景帝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山方二十步高十丈
武帝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周回三里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有鶴觀
昭帝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裁足祠祝萬年之後埽地而祭
宣帝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好遊鄠杜間故葬此
元帝渭陵在長安城北五十里
成帝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成帝於霸陵北步昌亭起壽陵卽武帝之陵也按上注太平寰宇記引之疑本文）王莽時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色洿其周垣
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上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口
文帝母薄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
昭帝母趙婕妤雲陵在雲陽甘泉宮南今人呼爲女陵
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尺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長安志引如上）亦云集僊臺高三十丈周回三百六十步（今本作注）
億年陵王莽妻死諡曰孝穆皇后葬渭城長壽園西陵曰億年（今本作注云是舊本誤今本正文藝類聚乃後人妄加當删去）
宗尊也廟貌也所以髣髴先人尊貌也漢立四廟宗祖異處不序昭穆
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今本作長安西北長安故城中其文是後人以括地志妄）（如今之）香室街南馮翊府北（史記正義引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西北今本作北七字妄人改）（長安志引作香室街南渭上之北此爲唐時所增）
高祖廟在長安城中西安門內東太常街南有鐘十枚可受十石撞之聲聞百里（長安志引作廟在長安故城門街東括地志）高廟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如淳引作高廟在寢西）又立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閒晏之處也
孝惠更於渭北建高廟謂之原廟
惠帝廟在高帝廟後
文帝廟號顧成廟
景帝廟號德陽宮
武帝廟號龍淵今長安西茂陵東有其處作銅龍故以冠名（水經注如淳引作故其處有銅龍今長安亦有其處）
昭帝廟號徘徊
宣帝廟號樂遊在杜陵西北（師古引如此今本上五字作注）
元帝廟號長壽
成帝廟號陽池
太上皇有寢廟園寢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皆有園孝惠皇帝有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皆有寢園衛思后皇祖悼考皆有廟園廟曰奉明
元成之世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陵月祭於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四歲祠又月一遊衣冠四時祭宗廟用太牢列侯皆獻酎金以助祭
新莽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太平御覽引作九廟長安志引作九）莽曰予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莽又親舉築三下九廟一黃帝二虞帝三陳胡王四齊敬王五濟北愍王六濟南悼王七元成孺王八陽平頃王九新都顯王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數萬
右記陵廟今本妄分二條曰宗廟曰陵墓以廟居前陵居後非也
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辟雍員如璧雍以水異名同事其實一也（初學記引蔡文如此今本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玉海引文下有黃帝曰合宮後人妄加）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丈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此隋書引如今本脫）
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孝武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宣等議曰案五經禮樂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天地比類陰陽以成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蓋與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修之也（自孝武議立明堂至末初學記太平御覽引如此）
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周靈囿文王囿也靈者言文王之有靈德也在長安縣西四十里（一本作四十二里玉海引如此）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
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災變更名曰靈臺（玉海引如此）
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辟廱（玉海引如此）

璧之圓雍之以水象敎化流行也

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閒獻王對三雍宮卽此玉海引如此

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王莽作宰衡時建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

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藝文類聚引作在東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起國學于國內之西南爲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于其中央爲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于此中此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槐市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藝文類聚作賦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官寺門南出治令丞吏詰姦究理詞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第侍講及二十四人學生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太平御覽引如此藝文類聚又引節文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爲博士會三十區爲會市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槐下侃侃誾誾如也太平御覽一引如此文選注又引節文

右記明堂辟雍古者與靈臺太學爲一處今本妄分四條曰辟廱曰明堂曰太學又以靈臺入榭類靈囿入苑囿類妄改明堂舊文

漢圓丘在昆故渠南有漢故圓丘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玉海引如此

天郊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所屬掌治壇墠郊宮歲時供張以奉郊祀武帝定郊祀之事祠太乙於甘泉圜丘取象天形就陽位也祀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取象地形就陰位也至成帝徙泰畤后土於京師始祀上帝於長安南郊祀后土於長安北郊

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天之義莫大于承天承天

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元器成匏勺貴賤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佑耳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攷人事故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星則北辰川卽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淳汙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東祀

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丈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爲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二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　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　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

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槐方二丈高一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續漢書劉昭注引黃圖載元始儀最悉云云如上太平御覽亦引日冬至已下文今本脫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平帝元始三年始立官社之後

右記郊畤今本妄分二條曰圓丘曰南北郊曰社稷而删元始儀

長安有修池宮初學記引二宮偁書末見疑由字誤故附後

船司空有船庫官後改爲縣水經注引

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劉昭注引

茂陵本槐里之茂鄉顏師古引

方市初學記引

秦德公自汧徙雍初學記引

陵冢爲山文選注引

樗里子葬於渭南章臺之東上十一字以意增在漢長安故城西史記索隱引

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太平御覽引

三輔黃圖一卷終

三輔舊事

張澍編輯

三輔舊事序

唐志地理類有三輔舊事三卷不著撰人名故事類有韋氏三輔舊事一卷然按漢書郊祀志注引建章宮承露盤仙人掌擎漢書祭祀志注引長安城東靈星祠史記始皇本紀索隱引東天下兵器鑄銅人後漢書盆子傳注引長安城中有藁街或稱三輔故事或稱舊事而初學記藝文類聚諸書亦故事舊事互引梁劉昭已引其辭唐志遂爲韋氏据後漢書韋彪傳肅宗建初七年車駕西狩行太常數召彪入問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追錄高帝中宗功臣彪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然括地志引討舊事言魏太祖馬點是舊事未必爲韋氏所著也又文選西京賦注引建章宮北作清淵海陶徵士誄注引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熊耳山二事稱三輔三代舊事選注所引作事祇稱故事舊事無三代二字疑引者誤衍二字耳其書大抵弁溢宮闕疏三輔宮殿簿漢官典職三輔黃圖漢舊儀廟記同體

三輔舊事

武威張澍編輯

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主人伊長孺爲姓謂之伊耆（太平御覽）

始皇帝都佐在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初學記）

初秦都渭北渭南作長樂宮橋通二宮閒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二門相去八百里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漢都渭南開北闕以臨渭渭北則陵廟所在（初學記）

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至胡亥時天下苦秦漢元年楚王子嬰降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及漢興以爲咸陽縣屬右扶風（太平寰宇記）

橫橋秦造漢承秦制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守之號爲石柱橋（三輔黃圖）

澍按水經注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又按橫橋漢末董卓燒之

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梁橋之南有堤激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北堂書鈔）

秦造作橫橋漢承之置丞令石柱以南屬京兆以北屬右扶風各分其半（太平御覽）

澍按初學記引微畧

秦時秦都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椽幌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太平御覽）

澍按一引秦都句下云有天下以來不復甚過牽牛句下云中外殿觀百四十五

秦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珠爲月中多文貝（太平御覽）

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班于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于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括地志）

澍按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象牽牛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于水惟背以上左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長樂宮括地志引作興宮未知孰是

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回二十（玉海引有餘字）里宮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兩序中（一作杼）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長樂宮有鴻臺臨華殿溫室殿信宮（玉海引長字）長秋永壽永寧等四殿高帝始居此宮後太后常居之孝惠至平帝皆居未央宮王莽改長樂宮爲常樂室在長安中近東直杜門（三輔黃圖）

澍按昭帝紀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皇太后歸長樂宮置屯衛水經杜門北對長樂城南東來第一門也

四皓秦時爲博士避於上洛熊耳山（文選注）

澍按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人注之水經注丹水源出上洛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

燕太子丹曰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張中擊筑（太平御覽）

曾有犢失母哀鳴甚苦地爲發泉因名鳴犢泉今天旱祭之降
雨在鄠胡（水經注 太平御覽）
長樂宮有椒房殿有鐘室（玉海）
秦二世欲起陵雲閣與南山齊（太平御覽）
澍按北堂書鈔引云秦二世起陵烟閣與南雲山齊玉海引
此作三輔故事又按三輔黃圖云雲閣二世所造起雲閣欲
與南山齊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賣餅商人立爲
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太平御覽）
澍按一引屠兒下有沽酒二字
秦始皇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
樂宮門（文選注）
澍按太平御覽引云秦始皇造銅人十枚在大夏殿前一引
云秦作銅人立阿房殿前漢著長樂宮大夏殿前又玉海引
云漢徙秦金狄置長樂宮大夏殿前又按漢書五行志二十
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
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始皇
本紀與五行志均言十二人一引舊事作十枚者誤也
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跡
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移長樂宮大夏殿前（後漢書注）
澍按水經注秦始皇二十六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
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
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胸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
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皆
李斯所書也
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
千人唱萬人和其外有城名阿城東西北三面有牆南面無牆（宋敏求長安志）
澍按始皇本紀云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關中記云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
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三輔所記步里均
不同又按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
北一十四里正義云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
房宮城東面也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
隱云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
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通天者言此臺高通於
天也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一
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一云令人升
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宮作爟）火而
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
間臺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沙而
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辯華以交紛下刻峭其若削亦曰候神
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太平御覽）
武帝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史記正義）
澍按高帝本紀元封二年夏作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
上通于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
武帝於未央宮起高門武臺殿（玉海）
澍按黃圖云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西京雜記云未央宮周
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回七十里臺殿四十三
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
後宮門闥凡九十五
建章宮北作清淵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爲之（宋敏求長安志）
澍按本紀太初元年冬柏梁臺災乃起建章宮又按文選注
引云建章宮北作清淵海
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池周回千頃日出暘谷浴于咸池至虞淵
即冥此池象之也（太平寰宇記）
昆明池地三百三十六頃有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各數十
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麾蓋照燭涯涘池中有豫章臺及石
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立石牽牛
織女于池之東以象天漢（三輔黃圖 宋敏求長安志）
澍按太平御覽引作畫地三百二十五頃程大昌雍錄引作
三百二十頃也又按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
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
昆明池象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又按元狩三
年發謫吏穿之
日出暘谷浴于咸池至虞淵即暝此池象之昭帝始元元年春
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成帝常以秋日與趙飛燕戲于太液池
以沙棠木爲舟以雲母飾于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虯
龍雕飾如真夾雲舟而行紫桂爲柁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
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使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于波上每
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常恐以
身微賤何復得預纓結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
裾之處（三輔黃圖）
澍按玉海引無觀雲棹水至纓結之遊十一句
桂宮內有明光殿（西京賦注）
建章宮周回三（一作數）十里殿東起別風闕（一作別起閣）高二十五丈
乘（一作[illegible]）高以望遠張平子西京賦曰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
是營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
十五丈上有銅鳳皇赤眉賊壞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象天若
雙碣之相望設璧門之鳳闕上觚棱而棲金爵是也（文選注）
澍按玉海引云鳳皇闕武帝造二十五丈五尺一名別風闕
又曰嶕嶢闕門內二百步武帝本紀太初元年冬十有一月
乙酉柏梁臺災春二月起建章宮
漢靈臺在長安城東十里（太平御覽）
漢太學在長安門東道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
有市有獄光武東遷學乃廢（太平御覽）
澍按道一引作十里二字又誤作書又按玉海引云漢太學
中有市有獄在長安門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
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柏樹（太平御覽）

陵諸陵皆屬太常不屬郡縣其人盜柏者棄市初學記 太平御覽

漢作渭陵日西孟同登而觀之黃氣為蒸炯赤兵黑水太平御覽

成帝作延陵及起唐寶將軍有青竹田在唐南恐犯陷之言作陵不便乃徙作昌陵取土十餘里土與粟同價太平御覽

謝按水經注鴻嘉元年于新豐戲鄉為昌陵縣以奉初陵宗始元年詔曰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為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徙將作大匠解萬年敦煌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

洛女冢南有洛陂俗號曰洛女陂太平寰宇記

邠禹敗於潼關後大破赤眉於崎太平御覽

江充為銅人長尺日鍼刺其腹埋太子宮中聽留衛因言其事太平御覽

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嶽鼻當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亓子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太平御覽

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關五日白虎闕前溝中血沒足太平御覽

長安城中八街九陌丞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懸藁街太平寰宇記 玉海

長安城中八街九陌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玉海

長安有藁街甘延壽陳湯上疏云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門太平御覽

謝按劉盆子傳注引云長安城中有藁街

長安八街九陌有香室街夕陰街尚冠前街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懸藁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三輔黃圖

謝按玉海引無張衡西京賦五句

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桑文公造物無二價故曰直市為名班固西都賦云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張衡西京賦云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又有柳市東市西市都國志長安大俠萬子夏名章居柳市史記司馬季主卜於東市晁錯朝服斬于東市三輔黃圖

謝按初學記引長安有九市一句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曰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闢隱曰金椎周曰林木左右出入為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班固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張衡西京賦云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途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太平御覽

謝按水經注玉海引作三輔決錄者非是

長安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三十里形似北斗也史記索隱

謝按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又按黃圖云長安城高帝修惠帝更築高三丈五尺下闊一丈五尺上闊九尺雉高三板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至今人呼為斗城

長安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宋敏求長安志

武帝於槐里之茂鄉徙戶一萬六千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林園有鸛觀三輔黃圖

謝按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周回三里又按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

樂游廟在曲江西北史記注

謝按關中記云宣帝立廟于曲江之北號樂游按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蓋本為樂游苑後因立廟

未央宮有延年殿合歡殿回車殿太平御覽

謝按黃圖引作三輔決錄今改正

南山四皓所隱處惠帝為四皓立碑於其所隱處史記索隱

謝按高士傳曰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

高帝使張良詣南山迎四皓之處因名為高車山

哀帝與王莽發傅太后冢曰鐃餘彝屍逗宜陶太平御覽

斐泉在岐山水經注

謝按酈道元云姜帝長于姜水即此又太平御覽引山下有縣字

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史記正義

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史記索隱

謝按初學記引云滕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今俗人謂之馬冢也水經注滕太尉夏侯嬰將葬曰柩馬悲鳴輕車罔進下得石槨銘云子達勝公居此室故遂葬焉又按長安圖滕時七里渠有飲馬橋

柏梁臺高二十丈用香柏為殿梁香聞十里太平御覽

謝按玉海引柏梁臺高二十丈一句又按蘇鶚演義云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殿脊今人多作鴟字

柏梁臺以香柏為梁也武帝嘗置酒其上詔群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玉海

謝按史記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若甘泉賦詩乃元封三年也五行志太初元年十月柏梁臺災也

漢文帝遣將軍周亞夫屯細柳今呼石徼是也玉海

太液池北岸有石魚長三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並長六尺玉海

謝按顏師古漢書注引作三輔故事又按一引三丈作二丈廣作闊二枚作三枚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藝文類聚

楚漢相距于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索隱

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
宮觀名也縣有太元眞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
盈曾祖父濛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武帝即其地造宮殿歲
時祈禱焉北堂書鈔
謝校漢書郊祀志華陰有集靈宮
高廟鐘重十二萬斤白氏六帖
謝校關輔記云秦廟鐘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漢舊儀云高
祖廟鐘十枚各受十石撞之聲聞百里
章門一曰光華門又曰便門三輔黃圖
謝校案一引作畢長安城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漢書
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王莽改名爲萬秋門師古曰
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平便皆同字
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橋一作橋北與門對因號便橋三輔黃圖
謝校三輔黃圖引作三輔決錄並見舊事中語今改入又按
橋爲武帝建元三年造張晏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
曰去長安四十里
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
方時所作也高祖臣之斬白蛇及定天下藏于寶庫守藏者見
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臣此
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北堂書鈔
渭關關因水得名水去關一里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
林之塞即此寰宇記
尖冢呈子臺母冢宋敏求長安志
謝校子臺母即夏太后史記呂不韋傳夏太后別葬杜東正
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宋氏以舊事說爲
非
清城門內大鐘二枚各重萬鈞玉海
后從帝行幸於甘泉宮居長定宮孝成許皇后廢處昭臺宮歲
餘徙長定宮
謝校黃圖引作三輔決錄今改入舊事

皆有太元眞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
濛於華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
成駕龍上昇入太淸時下元洲入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
學之臘嘉平三輔黃圖
王莽夢大廈殿有五銅人語祭祀之斧所斷銅人腹太平御覽
謝校水經注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法惡之念銅人銘有皇
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
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屬兒寬從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
莽亥其時所授官皆屠沽之輩也北堂書鈔
謝校王莽傳稱商人杜吳殺莽吳虞古字通東觀記亦作杜
虞又太平御覽引無末二句又按王莽傳校尉公賓就斬莽
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後漢書注引三輔舊事云
觸切千段後漢書注城中少年子弟張魚等攻莽千漸臺商
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將軍申屠建等傳莽首詣
宛

三輔故事

張澍編輯

三輔故事序

按隨書經籍志三輔故事晉世撰二卷唐志則云三輔故事二卷自袁郊其書亦無左證然諸書援事故事互引莫得而統分之今就所引別錄各為卷帙以備省覽

三輔故事

武威　張澍　編輯

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畢陌南北（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寰宇記引無召公二字

周后稷居部公劉遷豳（初學記）

天祿石渠閣並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後漢書注）

澍按西都賦注引云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又引云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又按漢宮闕疏天祿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太平御覽）

澍按石渠蕭何造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成帝又於此藏秘書焉

天祿閣石渠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又畫賢臣像凡二十人從光弟一蘇武弟十二（後漢書注　太平御覽）

澍按太平御覽引二十八作十二人為是又按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此言在天祿石渠疑是脫麒麟閣三字

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西都賦注）

澍按漢書注引云建章宮其闕闕上有銅鳳皇宮殿疏云建章宮東有鳳闕高二十餘丈楊雄古語云信詢鳳皇闕為玉女樓

建章宮東有折風闕（西都賦注）

澍按關中記折風闕一名別風闕即鳳皇闕一名嶕嶢闕在閶闔門內以其出宮垣識風從何處來以為闕名也

建章宮北作清淵海（西都賦注引作三輔三代舊事）

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是也（文選西都賦注　藝文類聚）

澍按藝文類聚引云建章宮盤或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未有欲以求仙也何晏長安記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宋書五行志作魏明帝又按後漢書注引無屑瓊藥二句

未央宮東有蒼龍北有玄武闕（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未央宮有東山臺西山臺鈎弋臺倉池中有漸臺（後漢書注　太平御覽）

澍按黃圖云倉池在池水蒼色也三輔黃圖漸或為瀸字瀸亦浸也宋敏求引有西山臺字據補

桂宮周匝十餘里內有複道橫北渡西至神明臺（初學記）

澍按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恆置九天道士百人師古云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水經注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西京賦云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逕北通於桂宮

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複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

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西（水經注作棲）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玉海）

澍按武帝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一說漸臺星名也

通天臺武帝時祭太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一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宜作爟）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臺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

刻隕其若側亦曰候神臺又曰望仙臺以候神明望神仙也（玉海）

昆明池地三百三十二頃中有戈船各數十樓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玉海）

謝校漢武帝元狩四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西南夷傳曰天子使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漢書曰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郡成卒之半及吏弄法者謫之穿此池又廟記曰池中後作豫章大船可載萬人上起宮室因欲游戲養魚以給諸陵祭祀餘付長安厨西京雜記作付長安市賣之

昆明池中有豫章臺及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一說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殿柱風來自香又曰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建華旗作櫂歌雜以鼓吹帝御豫章觀臨觀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玄阯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今有石父石婆神祠在廢池疑此是也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之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餘灰也（藝文類聚）

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後昭帝小不能復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魚乃賤（初學記）

謝校廟記作餘付長安厨

漢武帝作昆明池武帝崩後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付長安市池有二石人如牽牛織女像（太平御覽）

獅子圜在建章宮西南（太平御覽）

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唐會要）

謝校唐禮儀志賈曾議引同會要而略史引云祭於圜丘上帝后土皆南面雖有舛略

漢作靈臺於城東作靈沼於灃水之東常以四孟之日登臺而觀（太平御覽）

謝校括地志云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又按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更名靈臺郭緣生述征記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尺廣尺二寸題曰太初四年造

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事謂之高廟（太平御覽）

謝校玉海引云光武至長安以宗廟燒蕩爲墟乃徙都雒陽聚十廟合於高廟作一廟分爲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一作掌）高廟事高廟有便殿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宋敏求引云見宮闕蕩爲宗廟爲墟乃徙都云云又按禮儀制度曰光武都洛陽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次當八光武弟九故立元帝爲祖廟後遵而不改後漢書光武紀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

太上皇廟在香街南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太平御覽）

謝校街一引作寺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見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祖館（北堂書鈔）

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史記索隱）

謝校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旻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是爲九天也正義曰太玄經云一中天二羡天三從天四罰更天五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龍臺高六丈去豐水五里（藝文類聚）

東山臺西山臺鈞臺（玉海）

王莽起九廟爲銅薄櫨（太平御覽）

謝校水經注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撤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褫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又按九廟者黃帝太初祖廟帝虞始祖昭廟陳胡王統祖穆廟齊敬王世祖昭廟濟北愍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又濟南伯王尊禰昭廟元城孺王尊禰穆廟陽平頃王戚禰昭廟新都顯王戚禰穆廟也顏師古云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楷也

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池中酒池北起臺天子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作以夸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西征賦云酒池監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太平御覽）

上林北至甘泉九嵕南至長楊五柞連綿四百餘里（西京賦注）

謝校西都賦注引云上林連綿四百餘里又按漢上林苑即秦之舊苑也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盛宮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帝大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

漢諸陵皆屬太常不屬郡縣其人盜柏若弃市（初學記）

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後漢書注）

衛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北堂書鈔）

謝校大鼻太平御覽引作藏鼻

婁敬曰臣願爲高車使者持節徑至匈奴庭與其分土定界至曰汝本處北土之濱秦亂汝侵其界不居中國地今婚姻已成當還本牧還我中國地汝作丹書鐵券曰自淮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割土盟子然後還（太平御覽）

謝校北堂書鈔引云婁敬爲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分地

畀伯丹書鐵券書曰濟曰南冠蓋之士處焉濟曰北枝弦之
士處焉此文有訛畧且曰貴敵之言爲叙事兩有違異
高祖敗十創十二矢后中通者四卒曰征英布中流矢崩 史記集解
惠文帝遣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后徹是也后徹西有
細柳倉城東有嘉禾倉樊噲傳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漢書注
謝校宋敏求長安志引云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后徹是也后
徹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禾倉
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 史記索隱
謝校據舊何内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注服虔曰在長
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
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
細柳渭北棘門灞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明矣當如揖說在
昆明池之南者也續郡國志長安有細柳聚弟爲書周亞夫所
屯處元和志細柳營在萬年縣東北三十里相傳云周亞夫
屯軍處今按亞夫所屯在咸陽縣西南二十里應原倉也亞
夫軍次細柳即此是也張揖云在昆明池南恐爲疏遠
弄田在未央宮中 太平御覽
謝校昭帝紀注臣瓚引作西京故事
應丞相夏侯嬰塚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今俗人謂之馬冢也 初學記 北堂書鈔
謝校博物志云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蹢地悲鳴
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
乃葬之
成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央
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
謝校太平御覽引作三輔決錄其文作故事今移入
后從帝行幸甘泉宮居長定宮長門宮在長安城孝成許后居
之邸臺在上林苑中孝成許皇后廢處邸臺宮後徙長定宮
謝校玉海引作三輔決錄者非今入故事中

西臣隴關爲界東曰函谷爲界南曰武關爲界北曰蕭關爲界
四關之中謂之關中 史記索隱
謝校何義春學京兆府引云秦都咸陽東有函谷關南
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咸陽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非
此謂異
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 西京雜記 玉海
謝校兩京賦注引作三輔三代故事無前字玉海引有據補
關中記銅人胸前名曰李斯蒙恬所書
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館一百四十六所不足曰爲大會
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
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 西京賦注
始皇后葬用大蠟二十斛 太平御覽
秦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珠爲月中
多文貝 太平御覽
秦始皇葬驪山明月珠爲日月水銀爲江海金銀爲鳧鶴又刻
玉石爲松柏 北堂書鈔
謝校一引江作大鶴作雁
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錮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珠
爲日月人魚膏爲脂燭金銀爲鳧雁金蠶三十箔四門施徼奢
侈太過六年之間爲項籍所發牧羊兒墮羊冢中燃火求羊燒
其槨藏 太平御覽 宋長安志
謝校初學記引驪作墳周作周步作丈明下有日字脂作燈
何下有水銀爲大海五字末引金蠶以下數句
驪山在長安東北三十里 太平御覽
秦始皇時隱宮之徒至七十二萬所刻男子之飄高積成山 史記集解
楊震改葬華陰潼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身悲
鳴葬畢始飛去時人刻石像鳥立於墓前 北堂書鈔
謝校一引末有丟身符秦丞相王猛墓相近非故事本文今
刪

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史記索隱
謝校此宜是三輔決錄徐整引作三輔故事姑仍之

兩京新記

韋述 撰

兩京新記卷第三

唐 韋述 撰

卷首缺……京城之壯觀寺內有碑面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寫太宗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爲時所重

東曰輔興坊東南隅金仙女官觀

景雲二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及第九女昌宗公主並出家爲立二觀改西城爲金仙昌宗爲玉眞仍以公主湯沐邑爲二觀之□制度造爲京城之華麗

□

西南隅玉眞女官觀

本工部尚書竇誕宅武太后時以其地爲崇先府景雲二年爲玉眞公主立爲觀事踰物制與金仙同此二觀南街東當皇城之安福門西出京城之開遠門車馬往來實爲繁會而二觀門樓綺榭聳對通衢西土夷夏自遠而至者入城遙望窅若天中

南曰頒政坊南門之東龍興寺

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所立西北隅本隋之[illegible]有佛殿今現在有鄭法輪之古跡

十字街東之北建法尼寺

隋開皇三年坊人田通所立隋文帝初移都使出寺額一百枚於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通孤貧子然惟有園宅之室乃敬情詣闕請額而製設於所居柴門蓽牖上穿下漏時陳臨賀王叔敖母與鄰居人捨宅以足之其寺□漸營建也

十字街北之東證空尼寺

本工部尚書段綸之祖廟貞觀十七年立爲眞空寺

武太后改爲證空寺

西北隅大崇福觀

本楊士達宅咸亨中爲太平公主立有道士劉含概者京兆三原人善講論爲時所重垂拱中李御史中丞李嗣眞臨弔哭賦詩申意

南門布政坊西門之南法海寺

本隋江陵總管清水公賀拔華宅開皇七年爲□沙門法海捨宅奏立爲寺因以法海爲名咸亨元年寺內有英禪師□□見鬼寺主沙門惠簡嘗日晚見二人行不踐地入英房中惠簡怪而問之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饑虛甚久以師大慈從師乞一飧幷從者一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晚食當來耶相候也惠簡便以酒脯助之至時秦王果至侍從甚衆貴賤雜列食訖悤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昔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赦矜恤之以福消受罪未了受此一餘更□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白起此是王翦爲殺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陳軫爲老庵非亦受

罪未了英曰王何不從寡食自受餓答曰慈心人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對人又不可妄作禍罰所以然也因指脯曰寺主將來耶深有所愧臨去謂英曰其號禪師弟子有物在卸送相償城東通化門尖冢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呂不韋冢英曰往適亦有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麤物去好者深藏取不得今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揖謝而去

北門之東普法寺

隋開皇三年沙門法藏所立

十字街東之北明覺尼寺

本隋御史大夫裴蘊宅開皇中太保河間王宏立爲寺開皇七年鑄鐘未擊自鳴散騎常侍元行冲以對其事焉

東北隅有金吾衛西南隅胡祆祠

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次南曰延壽坊南門之西懿德寺

隋開皇六年刑部尚書萬安公李圓通所立神龍元

年中宗爲懿德太子追福重加飾爲禪院內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縣人關法通自終南扛來法通少出家初極怯劣同侶輕之乃發憤乞願非健捷夜不捨後內靑衆樹下日中迸沫流出三升其母驚遽呼喚通曰忽夢大人遺之默祝使通啖之通啖一默便驚悟耳自爾健壯將異試舉大木石不以爲困此寺僧行賊本稱脅力過邁衆其裂裟衆堂柱以壓之行賊者見驚異盡力莫能取之通乃徐舉柱以取裟大駭通力兼百人時人咸伏以爲神力

次南曰光德坊東南隅京兆府廨
後魏武光四年置府内廨宇並隋開皇中制度其後
隨事改作開元元年孟温禮爲京兆尹奏以廨宇殘
修理爲緝焉
西南隅勝光寺
本隋幽州總管燕榮宅寺西院有畫行僧及鬭花自
觀初中口令王定所寫爲京城所重
十字街之東北慈悲寺
武德元年高祖爲沙門曇獻所立初曇獻爲隋末僧

儲常以賑給貧乏爲京故以慈悲爲名
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
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誅後
沒官武德初爲萬春公主宅貞觀中賜濮恭王泰泰
死後官市立寺寺内有楊素舊井玄感被誅家人以
金投井後人窺見釣汲無所獲今寺中呼之爲井在
僧廚院内初楊素用事隋朝奢僭過度制造珍異資
貨儲積有美姬本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陳主叔
寶之妹才色冠代在陳初封樂昌公主初與德言夫
妻情義甚厚屬陳氏將亡德言垂泣謂妻曰今國破
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貴人家我若死
幸無相忘若生亦不可復相見矣雖然共爲一信乃
擊破一鏡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貴人家幸將此
鏡合於正月望日市中貨之若存當冀志之知生死
耳及陳滅其妻果爲隋軍所沒隋文以賜素深爲素
所寵嬖爲營別院恣其所欲陳氏後令閽奴望日齎
破鏡詣市務令高價果值德言德言隨價便酬引奴
歸家垂泣以告其故并取己片鏡合之及寄其妻題

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
月輝陳氏得鏡見詩悲愴流涕因不能飲食素怪其
慘悴而問其故具以事告素憫然爲之改容使召德
言還其妻并衣衾悉與之陳氏臨行素邀令作詩敘
別固辭不免乃爲絶句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時人哀陳氏之流落而以
素爲寬惠焉
東南隅靜法寺
隋開皇十年右武侯大將軍陳國公竇抗立西院中
有木浮圖抗弟璡爲母成安公主立高一百五十尺
皆伐樞國梨木充用焉
南曰崇賢坊十字街之西北大覺寺
開皇三年文帝爲人周子祭所立子祭家代方術深
爲隋主所重其地本祭之佛堂也
西門之南法明尼寺
開皇八年長安富商王道賓捨宅所立
次南曰延福坊西南隅紀國寺
開皇六年獻皇后爲母紀國夫人崔氏所立也

東南隅鄴王府
舊新都寺廢今爲鄴王府
次南曰永安坊次南曰敦義坊次南曰大通坊次南曰
大安坊
、坊南街抵京師之東面
右皇城西之十三坊
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第三街街西從北第一曰
安定坊東南隅千福寺
本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捨宅立爲寺

西南隅福林寺
武德元年所立
東北隅五通觀
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所立子順能驅使鬼神
受諸符籙預告隋文受命之應及即位授上開府永
安公徐州刺史固辭當諸謀軍國由入臥内帝恐其
往還疲頓令遷近於此立觀仍以五通爲名焉
次南曰休祥坊東北隅崇福寺
本開府儀同三司觀國公楊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

皇后外氏故宅立
東南隅萬善尼寺
周宣帝大象二年立開皇三年度周氏皇后嬪御已
下千餘人爲尼以處之也
寺西昭成尼寺
先天二年爲昭成皇后立爲昭成寺
次南曰金城坊
本漢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板築
王中見金欲使使以事上聞隋文曰此版之金城之
化因以金城爲坊名
北門有漢戾園
即戾太子史良娣葬宣帝改葬於此其地本曰亭
園東南湧博望苑
漢武帝爲戾太子立本曰門外道之東也
東南隅開善尼寺
隋開皇中宮人陳宣華蔡容華二人所立
西南隅會昌寺
義寧元年義師入關太宗頓兵於此武德元年因立

此寺
十字街之南東樂善寺
開皇六年尉遲迥孫大師爲其祖所立焉
次南曰醴泉坊
開皇初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七所飲
者疾愈因以名坊及寺焉
西南隅三洞女官觀
隋開皇七年所立也
觀北妙勝尼寺
開皇三年周平原公主所立
十字街北之西醴泉寺
初隋文此置醴泉監以甘泉水供御開皇十三年廢
監立寺焉
十字街南之東波斯胡寺
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
西北隅廢祠次南曰西市
隋曰利人市南北盡兩坊之地隸太府寺市內店肆
如東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雜糅貨賣之所訛言

反說不可解識寺西北有海池以爲放生之所池側
有佛堂皆沙門成法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載敏碑蕲
州司兵徐彥伯爲其文也
次南曰懷遠坊東南隅大雲經寺
開皇四年文帝爲沙門法經所立
寺內有二浮圖東西相值
隋文帝立塔內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
工韓伯通作佛像故以三絕爲名
十字街東之北功德尼寺

隋開皇七年周宣帝女細要公主所立武德中移於
此
次南曰（下闕）

成當往及經曁開元四年八十一卒給事中裴子餘
爲其碑文左衛長史郭謙光八分書之
次南曰永達坊次南曰道德坊

隋有□□觀武德中廢
次南曰先行坊次南曰延祚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
右朱雀街西九坊
朱雀街西第二街此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街西從此
第一□太平坊西南隅溫國寺
景龍九年賜帝爲溫王立寺內淨土院爲京城之最
妙
西門之北定水寺
隋開皇十年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爲禪師慧能所
立
東南隅舒王□名宅
今爲戶部尚書□思貞居之
次南曰通義坊西南隅興聖尼寺
高祖潛龍舊宅武德元年以爲通義宮六年高祖臨
幸大宴從臣引見鄰里父老賜有差貞觀元年立
爲寺高祖寢堂今見在景雲二年寢堂前楠樹枯
更生枝條繁茂如故有勑封植焉

次南曰興化坊西南隅空觀寺
隋開皇七年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洵陽公元孝矩
捨宅立
西門之北今邠王守禮宅
宅西隔街有邠王府
次南曰崇德坊西南隅崇聖寺
隋仁壽元年秦孝王俊捨宅所立
東北隅道果尼寺
隋開皇二年立
次南曰懷貞坊西南隅御史大夫樂忽晦宅次南曰宣
義坊次南曰豐安坊次南曰昌明坊次南曰安樂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右朱雀街西第二街九坊
朱雀街西之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
南出安化門北出芳林門入苑
街西從北第一□頒政坊西北隅興福寺
本左領軍大將軍彭國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
爲穆皇后竇氏追福立制度華麗焉武太后移往東

都至坊北隅牛住不行帝□益重其尼并咒使動至
都謂於天堂供養後天堂災因是燼滅
南曰通軌坊次南曰歸義坊全一坊隋蜀王秀宅
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闊遠恐□□□□□□□□於
南郊立第時秀有寵封王殷富起第最華今周其
迹見在秀死後□宮今爲家令寺園
次南曰昭行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右皇城西之第二街之十一坊及西市

朱雀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第二街街西從北第一曰
修真坊
今坊之南門門屏即周之太廟板也
坊內有漢靈臺
漢平帝元始四年所立望雲物之所今餘趾高六尺
周迴一百二十步
次南曰普寧坊
南街西出通開遠門
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

其地本長安故城南安門之外焉
次東漢辟雍
漢元始四年所立
東南隅東明觀
明慶元年孝敬升儲所立規度□西明之制長廊廣
殿圖畫彫刻道家館舍無以爲比觀內有道士馮黃
庭碑又有道士巴西李榮碑永樂李正己爲其文也
十字街東之北靈化寺
隋開皇三年沙門善告所立其地本告之宅講堂□
有古冢不詳姓名高五丈僧徒射暮□人儀仗儼然
乘白馬著白袴褶衆從甚衆或有聚掘冢土多見災
異焉
西北隅祆祠次南曰義寧坊南門之東化度寺
隋左僕射齊國公高熲宅開皇三年熲捨宅奏立爲
寺時有沙門信行自山東來熲立院以處之乃撰三
階集三十餘卷大率以精苦忍辱爲宗言人有三等
賢愚中庸今此教之故以三階爲名其化廣行故爲
化度寺寺內有無盡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捨後

斯須盈貞觀之後錢帛金繡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
僧監藏供天下伽藍修理藏內所供天下伽藍修理
燕涼蜀趙咸來取給每日所出亦不勝數或有舉便
亦不作文約但往至期還送而已貞觀中有裴玄智
戒行修理入寺灑掃十數年間寺內徒衆以其行無
玷缺使守此藏後密盜黃金前後所漸略不知數寺
衆莫之知也□便不還衆驚視其寢房內題詩云將
軍遺狼□放從狗前頭自非阿羅漢誰能免作偷竟
不知所之武太后移此藏於東都福先寺天下物□
遂不復集乃還移舊所開元元年勅令毀除所有錢
帛供京城諸寺修緝毀壞其事遂廢
西北隅積善尼寺
隋開皇十二年左僕射高熲妻賀拔氏所立其地本
賀拔氏之別第
十字街之東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
南街東出通金光門坊內隋有依法寺岸凝觀寺大
業中□時凝觀寺有僧法燉□□□ □紵像未成恭
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去見官將

家殿上有一□□若王者見法燉在前有一像忽來
爲殿上人曰燉□我□□何乃令死便擯之薄云燉
食韮而命未終蹔上□□□□給荷葉也終其年言訖
而忽失所在大智便蘇叙異之乃往凝觀寺問燉時
亦蘇說□□問遂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而披齋
時進八□知□終身屬說諸乞以成其□□今見在
先天寺文淵南人舉道京永徽中因病風瘸後使皆
食其不復經□但噉土飲水以終其身時人謂□人
□也

東南隅光天寺
□□□淡國公餘趾先天元年改爲光天寺
西北隅普□寺
隋開皇七年突厥開府儀同三司鮮于遵義捨宅立寺
傳□□隋帝西域胡人善咒術常咒枯楊使生枝葉
南門之西奉恩寺
本將軍尉遲樂宅神龍二年立爲寺也
次南曰羣賢坊東門之南直長安坊西南隅長安縣廨
去府六里

南門之東□□□
神龍中中宗爲永泰公主追福所立寺內東精舍有
隋中大夫鄭法士畫釋迦滅度之變左□廊有殷王
庫勇李雅畫聖僧之跡也
北門之東大法寺
武德中右光祿大夫□遜所立焉
十字街西之北崇義寺
武德二年桂陽公主爲駙馬趙慈景所立焉
次南曰懷德坊西南隅慧義寺
本隋太保吳武公尉遲剛宅初剛兄迥置妙象寺於
故都城中移都後剛捨宅復立於此改名慧義寺其
殿堂□宇並故都舊寺之材木
十字街西之北慧安寺
武德三年高祖爲豳懷王元鳳所立
次南曰永平坊東門之北宣化尼寺
隋開皇五年周昌樂公主及駙馬都尉尉遲安捨宅
立寺門金剛上人爽法雅所制頗有靈跡有一尼常
傾心供養

□心尼寺
開皇八年宮者儀同宋祥捨宅所立也
十字街東之北寶化尼寺
開皇十年冀州刺史源雄捨宅所立
東南隅中宗昭容上官氏宅
今爲南陽縣主所居之
次南曰懷德坊
□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宅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玉資貨不可勝計常與朝貴往還因是勢傾朝市邸店田宅遍滿海內其家男女婢僕□□玉食服用器物皆盡一時之□常嫁女娶婦□請朝士并常賓客數百人衆皆瞻然不知孰是□婦又嘗謁見□高祖請市終南山山中每樹□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而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貴賤之所驚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後子漸以窮迫又有富商王元寶者年老好戲謔出入市里爲人所知時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焉

西南隅新法寺
開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盧勣所立也□□
東北隅淨虛觀
開皇七年隋文帝爲道士□呂所立呂卻穀練氣故以淨虛爲名
次南曰待賢坊
此坊隋初立天下諸州朝集使邸故以待賢爲名之
東北隅白鹿觀
開皇七年隋文帝爲秦王孝俊所立

□南曰淨和坊東南隅隱太子廟次南曰常安坊東南隅章懷太子廟
神龍中所立也
坊內南北街之東即大莊嚴寺街西□總持寺
次南曰陽坊
坊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也
半已東大莊嚴寺
隋初□□□三年爲獻后立爲禪定寺宇文愷以京城西有昆明池地勢微下乃奏於此建木浮圖高一

百三十例周匝百二十步寺內複殿重廊天下伽藍之盛莫與爲比大業末此寺有僧智興□□□□□□□云三途六趣聞此解脫時仲冬寒烈掌中凝□□□告化後寺僧三果有元任待賢坊因從煬帝南幸忽感夢其妻曰吾至彭城不達病死生於地獄賴若常備□令日初聞禪定寺智興師鳴鐘發微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免今得託生思報其恩□其絹與之妻覺不信又夢如初妻辭以家貧無所得絹答曰有吏枉得絹三十匹不合得用今吾將來置於後牀與足是矣妻驚視持火照牀果有絹三十匹遂發哀持絹送寺啟□而因問至武德元年改爲莊嚴寺
十字街西之北辯才寺
本鄧孝王亮隋代舊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開皇十年爲沙門智凝立此寺於待賢坊以智凝辯才不滯因名寺焉武德二年移於此
東門之北慧日寺
開皇六年立本富商張通宅捨而立寺通妻陶氏常於西市鬻飯精而價賤時人呼爲陶寺寺內有九級

浮圖一百五十尺貞觀一年沙門道□所立
次南曰崇化坊東南隅龍興觀
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勑□□□□□□□遂立此觀乘拱中有道士成元英長於言論著□老數部行於時也
東門之北經行寺
本長安令屈突蓋宅開皇十年邑人張緒市所立焉
西南隅淨樂尼寺
隋開皇六年所立
次南曰豐邑坊
南街西通□平門此坊多假貸方相送喪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門閥朝廷衣冠皆認與爲近屬行一人惡其如此設便□□之先問周隋間房氏知名者皆云是從祖從叔次曰豐邑公相與公遠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公是方相姪兒其可嚇鬼何爲誑人自是大愧遂無矜誑矣
半已西大總持寺
隋大業元年煬帝爲文帝立初名禪定寺制度與

莊嚴同亦有木浮圖高下與西浮圖不異武德元年改爲總持寺今莊嚴總持即隋文獻后宮中之號二寺門額並少府監所書竹林傳云隋代所賜至今儼然
右皇城西第二街之十三

兩京新記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題兩京新記後

唐韋述撰兩京新記五卷宋史藝文志著於錄予偶得古抄本一册乃其第三卷而首又闕數紙錄卷尾識云寫金澤文庫本則是書之流播此間舊矣但其不完殊爲可惜已彼中撰著援引此書者絕罕惟宋程大昌雍錄明郎瑛七修類稿皆一及之而其他無見也則是其佚於彼焉及讀淸人朱彝尊書韓衛長安志後云東西京記世無完書乃識其書雖存而非完本矣安知彼之所佚非我之所存乎嗚呼唐代遺書傳世者罕斷簡剩策固在可珍況兩京當時之盛亦可因以概見則在好古者尤所宜珍尚焉者抑亦覩隻羽片鱗以想大鵬鳳之姿也已未秋八月小盡日

揅經室外集

兩京新記唐韋述撰原本五卷見宋史藝文志及程大昌雍錄明郎瑛七修類稿亦皆及之朱彝尊書韓衛長安志後云東西京記世無全書則彝尊所見已非完本矣此一卷在原書爲第三卷所載坊寺宅觀園附於東西南北比次頗詳日本人採在佚存叢書中唐人著述現存者少茲遵

四庫全書採錄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之例移錄存之

右兩京新記一卷唐韋述撰案述事蹟具見新舊唐書本傳是書原本五卷此一卷在原書實第三卷與文館詞林並見日本國編佚存叢書中阮文達揅經室外集跋稱遵　四庫全書采錄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之例鈔存者也夫行日本人題後稱朱竹垞所見非完本安知彼之所佚非卽我之所存乎然竹垞而後更無他人獲見別本殆卽此册耳述性嗜書新唐書稱其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又稱其與諸儒卽祕書纂成七志好譜學撰開元譜二十篇詔修六典徐堅搆意歲餘未有所適引述同撰乃列六官規制始定舊唐書稱其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勒成國史一百十三卷並史例一卷又稱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踰韋氏史才博識述爲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是書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而今幾盡亡矣述本良史才所著書今皆不傳而僅傳此書此書亦大半不全而僅存此册一鱗片甲皆成五采後之覽者幸勿等於尋常斷楮而忽之也咸豐癸丑新秋八夕南海伍崇曜跋

唐兩京城坊考

徐松撰

唐兩京城坊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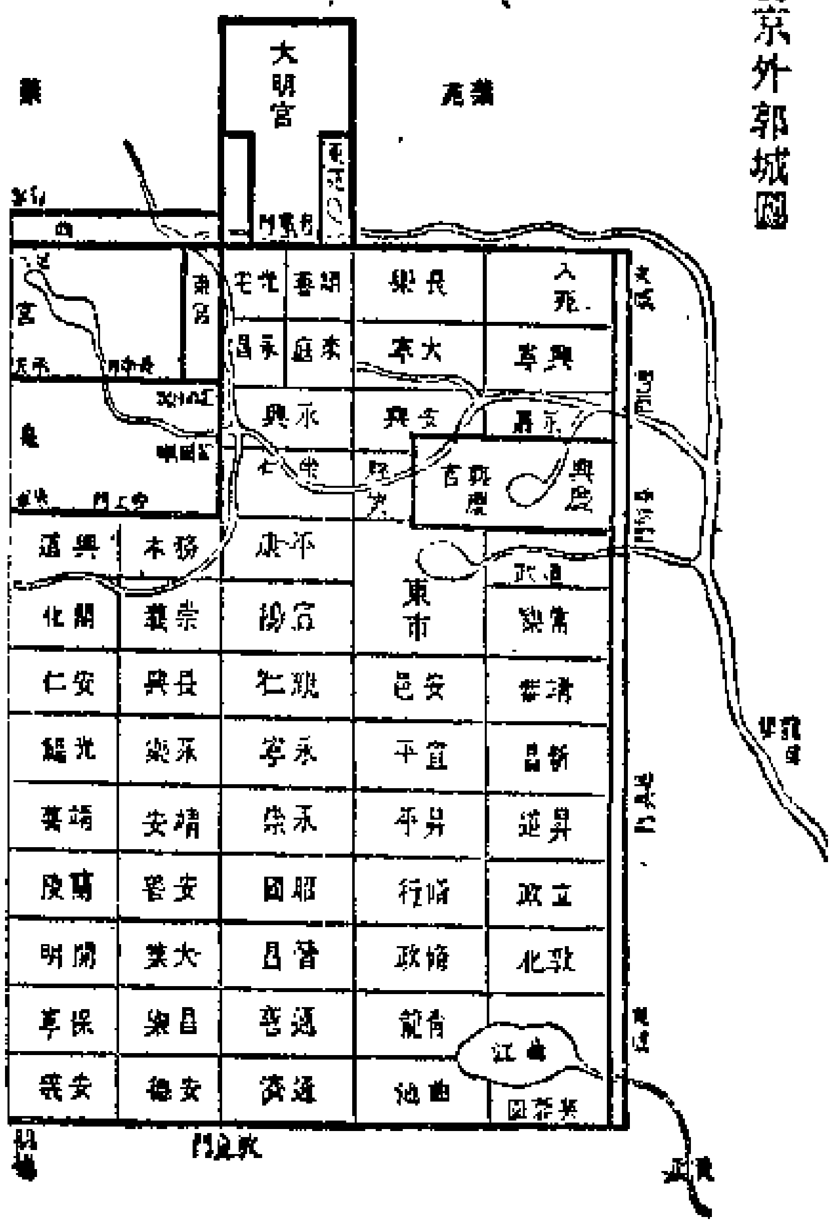
古之爲學者、左圖右史、圖必與史相因也。余嗜讀舊唐書及唐人小說、每於宮苑曲折、里巷岐錯、取長安志證之、往往得其舛誤、而東都蓋闕如也。已巳之歲、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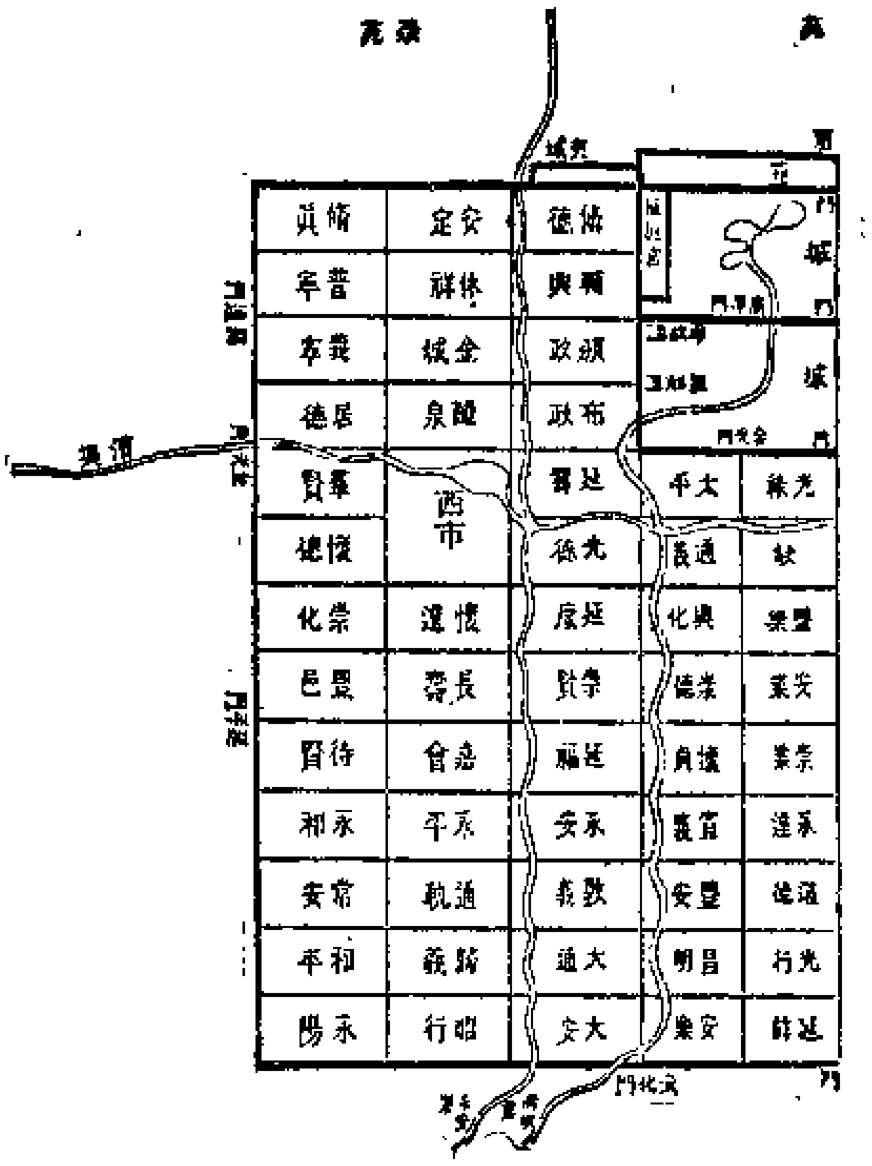
詔纂輯唐文、於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證以玉海所引、蔡扁所載、灼是次道舊帙。其源亦出於韋述兩京記而加詳焉。亟爲摹鈔、愛同球璧。校書之暇、采集金石傳記、合以程大昌李好問之長安圖、作唐兩京城坊考、以爲吟咏唐賢篇什之助。昔宋皇祐中、欲行入閤儀、而莫知故實。後仁宗得唐長安圖、其儀始定。元豐時、都官員外郎張安國、得唐都省圖、獻於朝、遂遷舊七寺監如唐制。政和四年、宋昇奏端門橋制考唐洛陽圖之四橋、而胡身之注通鑑、亦引閣本太極宮圖、閣本大明宮圖、是唐宮省之圖、在宋時已珍重如斯、況於今又數百年後哉。嘉慶蒼龍上章敦牂孟夏之月、北平徐松、書於文穎館直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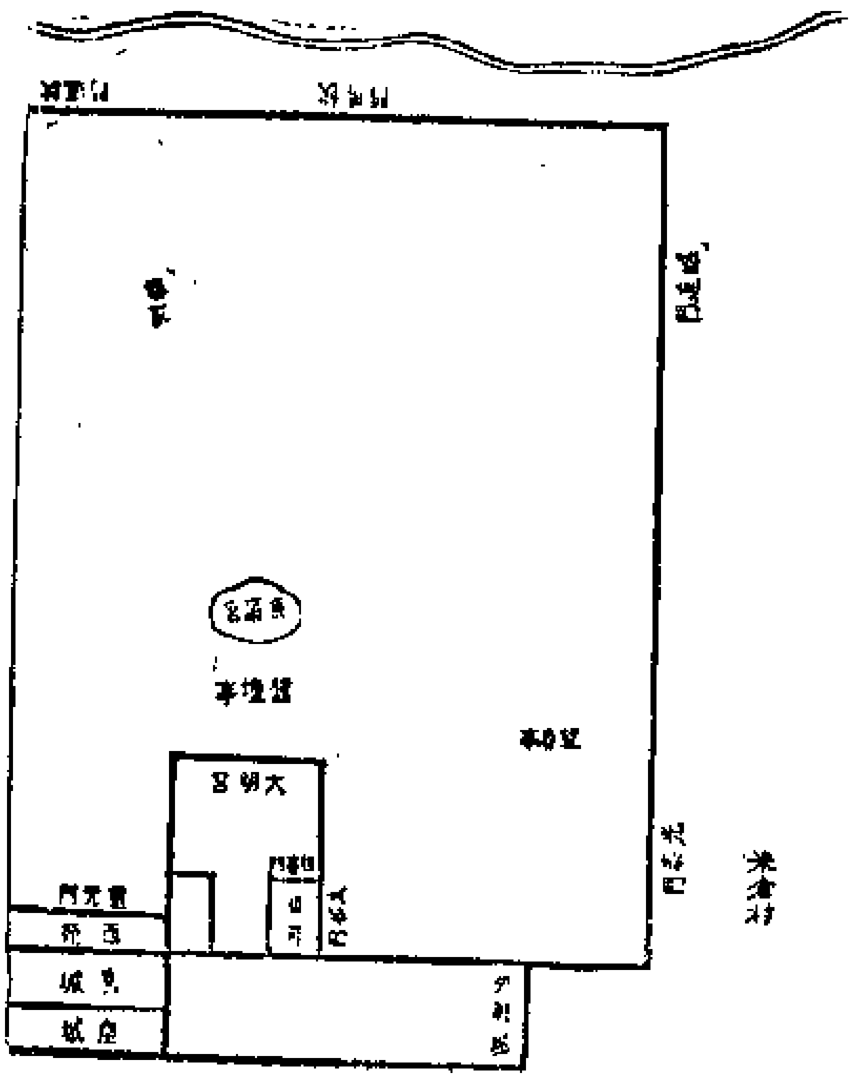
唐兩京城坊考圖

西京外郭城圖
西京三苑圖
西京宮城圖
西京皇城圖
西京大明宮圖
西京興慶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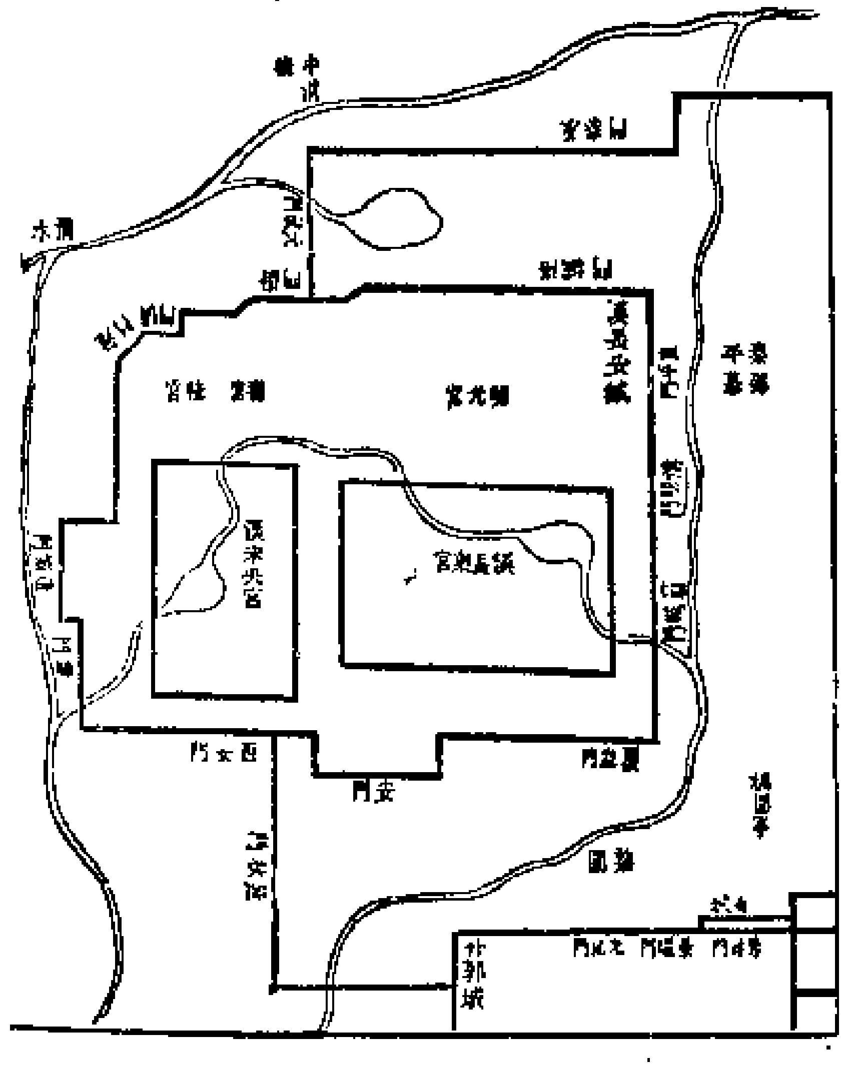
西京外郭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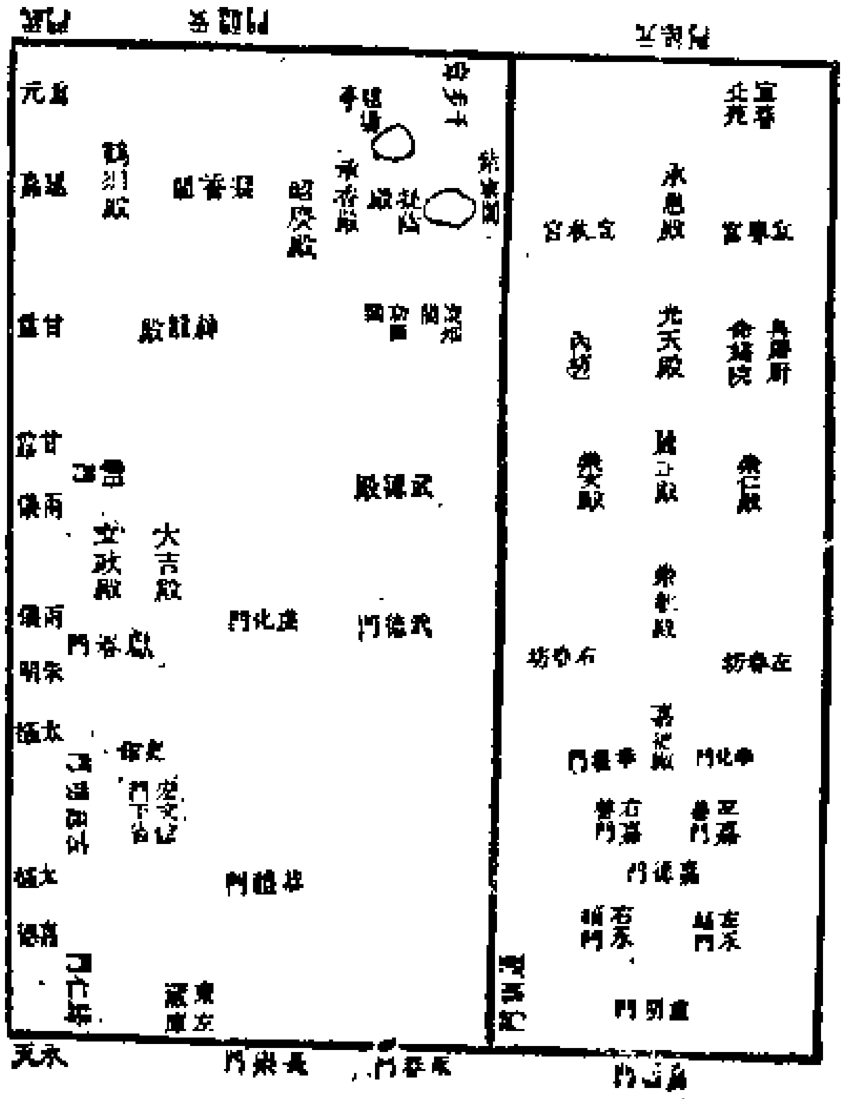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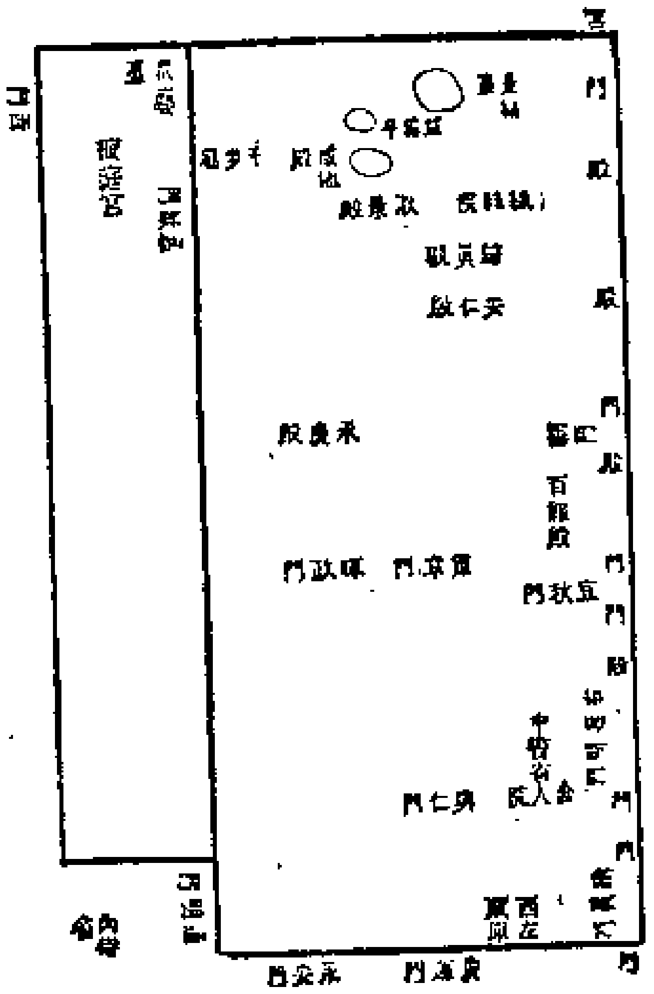


西京三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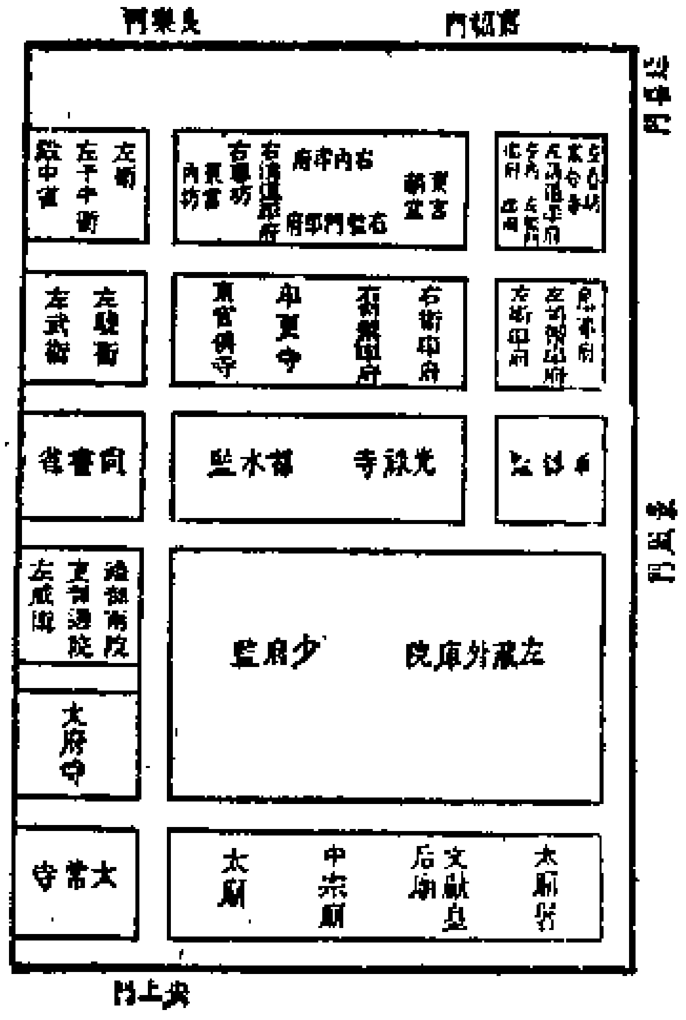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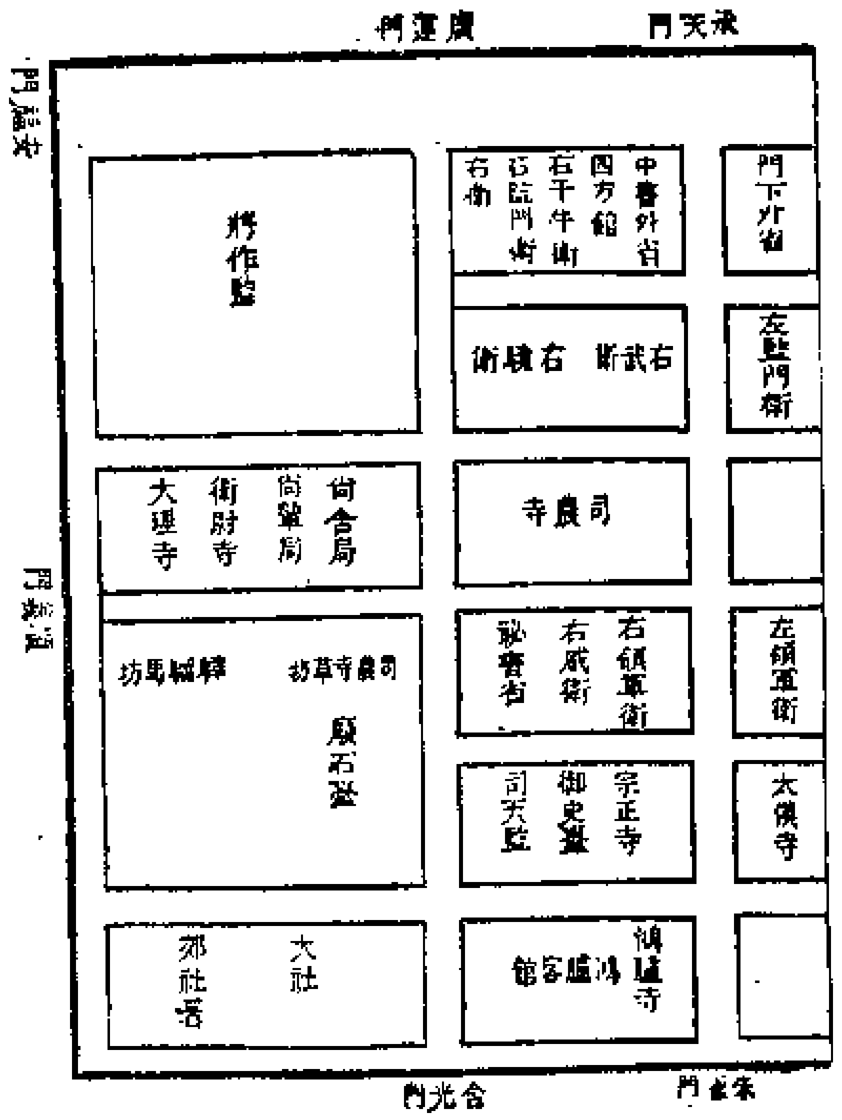

永巷
宜春北苑
宜春宮
承恩殿
宜秋宮
宜春宮
光天殿
崇文殿
崇教殿
內坊
右春坊
左春坊
大吉殿
立政殿
武德殿
長樂門
重明門

西京宮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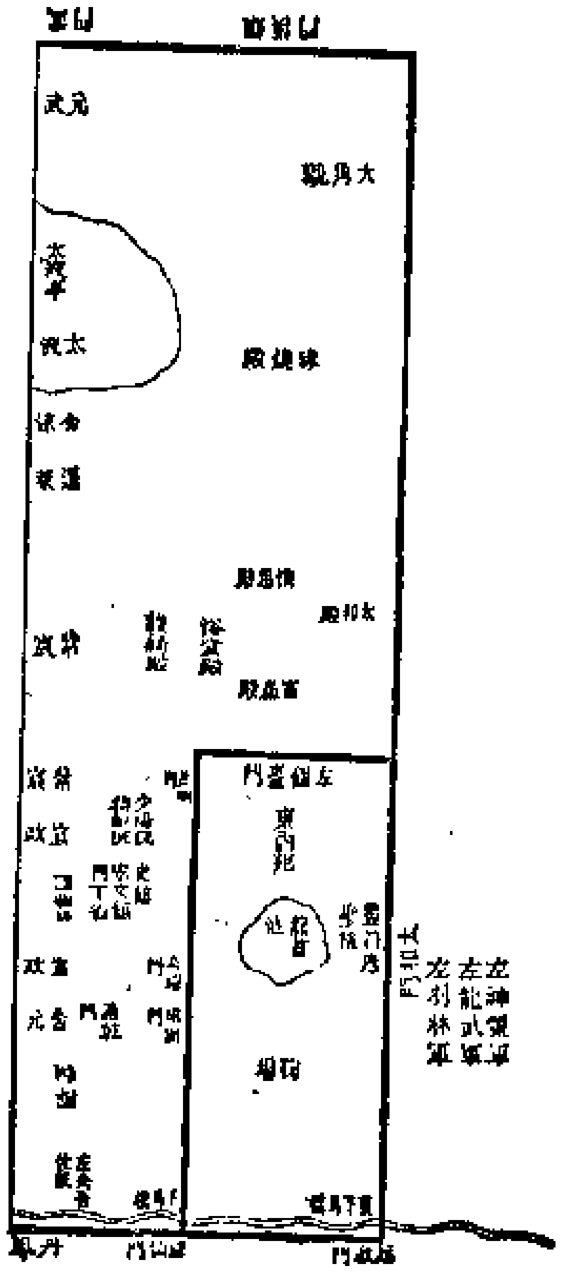

安仁殿
承慶殿
百福殿
宜秋門
承天門
永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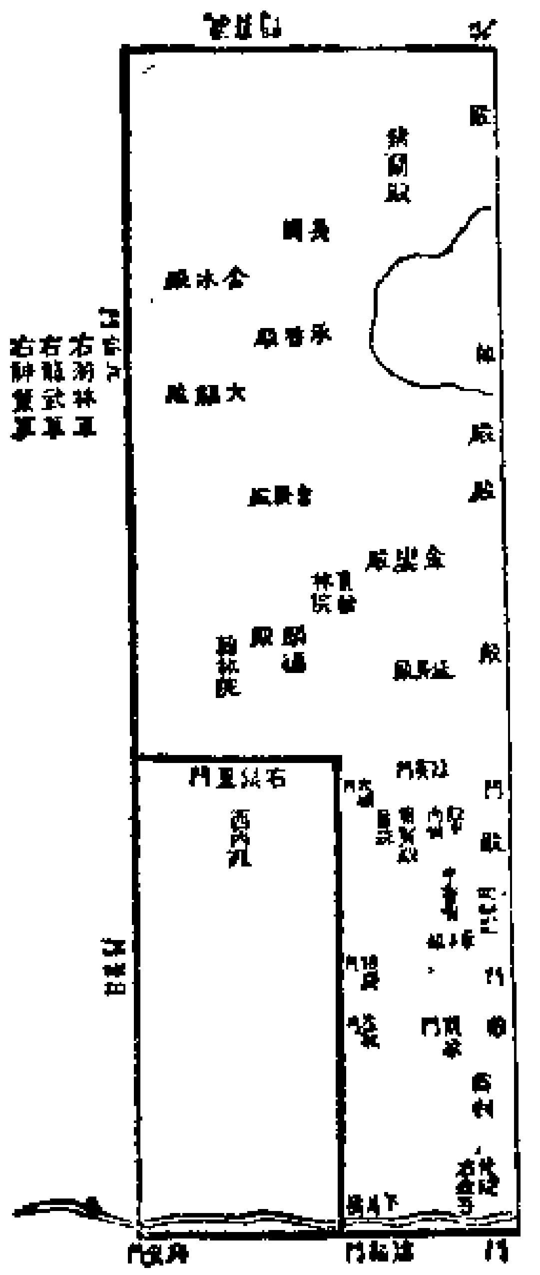
西京皇城圖


延喜門
都水監
光祿寺
太府寺
太常寺
少府監
左藏外庫院
太廟
太廟署
中宗廟
安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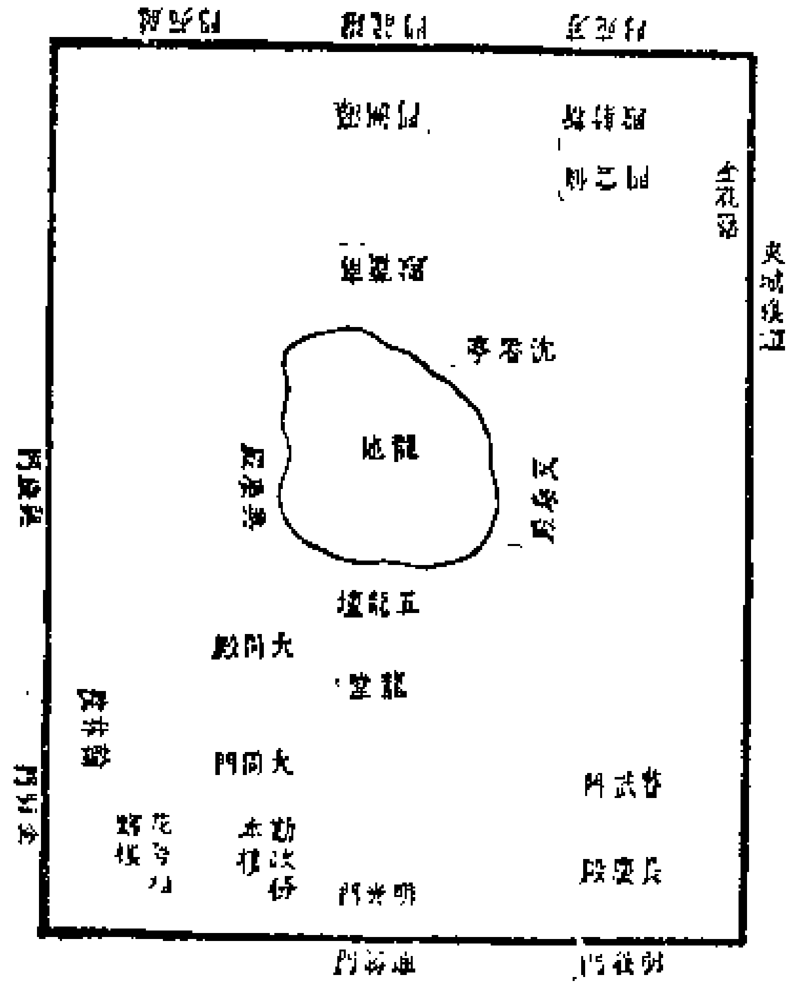

廣運門
承天門
安福門
順義門
將作監
中書外省
四方館
右千牛衛
右監門衛
右衛
門下外省
右驍衛
右武衛
左監門衛
司農寺
大理寺
衛尉寺
尚輦局
尚舍局
秘書省
右威衛
右領軍衛
左領軍衛
司天監
御史臺
宗正寺
太僕寺
鴻臚客館
鴻臚寺
郊社署
太社
含光門
朱雀門

西京大明宮圖





西京興慶宮圖



唐兩京城坊考卷之一

大興徐松星伯譔
平定張穆石州校補

西京

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開皇二年所築。按周漢皆都長安，而皆非隋唐之都城。文王作豐，在今西安府鄠縣。武王宅鎬，在今咸陽縣西南。漢都城在唐城西北十三里，自劉聰劉曜石勒苻健苻堅姚萇所據，皆漢城也。隋開皇二年，始移於龍首原。唐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次年曰上都。

宮城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按七十，呂大防長安圖作四十。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北抵苑。東爲東宮。西爲掖庭宮。隋時規畫，先築宮城，次築皇城，次築外郭城。故唐西京宮城最在北，皇城在宮城南，外郭城又在皇城南也。

宮城亦曰西內。其正牙曰太極殿。唐德明後天子常居大明宮在宮城東北故謂大內爲西內景雲元年改曰太極宮 城之南面五門。長安志作六門蓋通東宮門計之 正南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名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曰承天門門外有朝堂東有肺石西有登聞鼓其門上有樓舊書王琚傳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琚等從元宗至樓上 舊書高祖紀南郊仁於順天門即承天門也 朝野僉載西京朝堂北頭隋曰唐興村門前有大槐樹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熲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熲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 按唐興村隋曰廣興村唐時改之 若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會。赦宥罪。除舊布新。當萬國朝貢使者四夷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 按舊書李泌傳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於承天門是畢竟山陵亦御此門 承天門東長樂門。舊書王志愔傳開元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爲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蓋由景風門入皇城西行折而北由長樂門入宮城也 長樂門內。東左藏庫。承天門西廣運門。長安志以廣運在長樂之東非是今從六典 廣運門內有西左藏庫。按隋初有左藏開皇十三年始置左藏院故有左藏庫之稱或以在西者爲右藏誤也 雍錄太極宮中東左藏庫在恭禮門東西左藏庫在安仁門西 按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言西左藏之西與通訓門通訓門蓋通明門之誤 長樂門東永春門。廣運門西永安門。東面一門鳳皇門。隋曰通春門後改通訓門明皇時鳳皇飛集通訓門詔改鳳皇門 西面二門。南通明門。北嘉猷門。北面一門。長安志作三門亦通東宮門計之 中爲定武門。南直承天門李氏涵作元武門 按舊書尉遲敬德傳元吉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宮府諸將率兵大至屯於元武門則作元武爲是 通鑑隋文帝忌太子勇於元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胡注元武門隋大興宮城北門亦作元武 定武門東安禮門。

太極殿者。朔望視朝之所也。六典太極殿古之中朝隋曰大興殿武德元年改高宗以後居東內則大禮多預此殿 正門曰嘉德門。南直承天門 穆城劉氏詩話唐魚符有文曰嘉德門內巡疑入宮城所領符非東宮之嘉德門也 殿門曰太極門。隋曰大興門後改乾陽門貞觀八年改太極門長安志云殿東隅有鼓樓西隅有鐘樓貞觀四年置永樂大典載閣本太極宮圖鐘樓在東鼓樓在西 門之兩廡爲東西閤門。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 按閤門可轉北入兩儀殿太宗時以此爲入閤若東內則以入宣政殿爲入閤 兩廊爲左右延明門。在東者左延明門在西者右延明門舊書節愍太子傳誅武三思成王千里擁左右數十人攻右延明門 開元時朔日受朝儀注設御幄於太極殿與兩儀殿官位於橫街之南並延明相向中爲東西橫街也 左延明門外爲門下省。兩京新記天子幸於東都皇太子監守於武德之殿以門下內省爲左春坊 爲史館。在門下省北以貞觀三年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又置史館以編國史尋隸秘書內省 爲宏文館。在門下省東宏文館始置於武德四年以聚書名爲修文館九年改宏文館又曰文學館館側有殿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不載此館 宏文殿貞觀三年移於納義門西九年改昭文館開元七年復舊 右延明門外爲中書省。省內有內客省通鑑上自武德殿入虔化門撻賈智超李晟於內客省胡注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客省在焉 爲舍人院。舊本長安志圖作舍人院在中書省東南今從之 嘉德門之南廊。東爲歸仁門。又東恭禮門。南直長樂門 西爲納義門。又西安仁門。安一作興南直廣運門 太極殿北曰朱明門。門亦有東西上閤門。見大典閣本太極宮圖 其左爲虔化門。虔一作乾 按通鑑高祖封唐王時日於虔化門視事是虔化隋舊門名也

右爲肅章門。虔化南直恭禮門肅章南直安仁門朱明門以內爲內朝故虔化肅章以內爲宮內舊書節愍太子之衆上官婉兒倚王宸之側亂兵欲入肅章以入宮也實錄貞觀之亂睿宗出肅章門文德皇后之葬段志元等亦由肅章以出宮也 肅章西爲暉政門。虔化東爲武德門。閤門之東曰萬春殿。又東曰立政殿。見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與大典閣本圖合立政殿前有立政門太宗文德皇后崩於此殿 又東曰大吉殿。見長安志前有大吉門注稱太子晁於少陽院還居此殿 又東曰武德殿。殿有東西門門西與虔化門齊貞元四年節度自武德東門出宮城此東門也舊書高宗紀許敬宗待詔武德西門此西門也 舊書高祖命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更無限隔 六典注武德殿後有延恩殿 閤門之西曰千秋殿。長安志兩儀殿前有獻春門宜秋門當即萬春千秋兩殿之門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云宜秋門在千秋殿西百福門東然則獻春門東向宜秋門西向矣舊書隱太子傳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獻春或作宜春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射殿在宜春門北 又西曰百福殿。唐有百福門睿宗崩於此殿宣宗改爲福和殿內有親親樓爲諸王宴會之所 又西曰承慶殿。前有承慶門即太宗所居舊書作承乾者誤 則有暉政門焉。門東與肅章門齊高安公主就貶於暉政門 朱明門北爲兩儀殿。六典兩儀古之內朝隋曰中華殿貞觀五年改中宗以後帝后寢亦多御此殿 按舊書令狐德棻傳高宗召宰臣及宏文館學士於中華殿是其時猶用舊名 常日聽政則御之。殿北曰甘露殿。明皇自潞還常居此殿 其門曰甘露門。門外爲永巷。東西橫街 巷東東橫門。再東日華門。巷西西橫門。再西月華門。甘露殿之北曰延嘉殿。大典閣本太極宮圖兩儀殿後即延嘉殿無甘露殿長安志云延嘉殿在甘露殿北殿南有金水河往北流入苑故附于此 延嘉之北曰承香殿。長安志圖作奉香殿誤 則達元武門焉。長安志承香殿東即元武門 西大典閣本太極宮圖元武門在承香殿正北 甘露之左曰神龍殿。中宗元宗皆崩於此殿前有神龍門 右曰安仁殿。前有安仁門 安仁之北曰歸眞觀。觀北曰綵絲院。大典閣本圖作綵綠 院西曰淑景殿。又西則三落四落五落。爲東西千步廊。千步廊在月華門北廊之北三落四落五落自淑景殿以次而西爲衛士之居 城之西北隅有山池院。其南有薰風殿。就日殿。見大典閣本圖 其東海池三。西內凡海池四一在咸池殿東一在凝陰閣北一在凝雲閣北故有大記所之四海池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云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元武門內之東近凝雲閣北海池在元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並以近望雲亭與凝陰閣者爲一也 舊書尉遲敬德傳元吉時高祖泛舟於海池 凝陰閣、長安志作凝香閣誤今從大典閣本圖 望雲亭、景福臺西見長安志 鶴羽殿、凝陰閣西 咸池殿延嘉殿西 環之。又東曰景福臺。承香殿西北 神龍之北曰功臣閣。凌煙閣。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延嘉殿之東爲功臣閣功臣閣之東爲凌煙閣與大典所載閣本圖合貞觀十八年圖功臣像於此閣段志元碑貞觀十六年圖形於戢武閣未知即凌煙閣否又唐段碑有凌煙閣字載於附賊庭前其事在高祖時則閣之建也舊矣後唐應順元年修凌煙閣奏云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有中隔隔內北面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諸侯王隔外面次第寫功臣題贊 其北有海池、凝雲閣、通鑑注引閣本太極宮圖及大典閣本圖竹作凝雲閣長安志作凝陰殿誤 毬場亭子凝雲閣北 環之。城之東北隅有紫雲閣。其南有山水池閣。西爲南北千步廊。南至尚食內院西北盡宮城 殿閣之外。廟一曰孔子廟。大典閣本圖月華門西有孔子廟他書不載 寺一曰佛光寺。長安志寺在神龍殿西大典閣本圖有佛堂無佛光寺 柳宗元爲王京

[illegible]花園一，[illegible]神龍寺即佛光寺以近神龍殿得名也。院二，（已見。）曰尚食內院，（長安志作尚食院，大典閣本圖有內字。[illegible]）殿，公主院。（長安志：院在千秋殿西。）庫三，（左藏庫已見。）曰司寶庫，（閣本圖。）曰武庫，（在武德東門東，見大典閣本圖。）曰甲庫。（在西左藏庫西，見大典閣本圖。[illegible]）倉一，曰內倉廩。（在通化門內，見大典閣本圖。[illegible]）

三清殿、（[illegible]）昭慶殿、（承香殿西，大典閣本圖。不載不知在殿庭左右。）親蠶殿、（長安志[illegible]）玄文殿、（[illegible]）觀德殿、（[illegible]）[illegible]也。新殿、（長安志近萬春殿有新殿。）相思殿、（通鑑[illegible]）飛霜殿、（貞觀二十五年[illegible]）[illegible]在元武門北。昭德殿、（太平廣記引大唐新語[illegible]元年。）臨湖殿、（[illegible]）長樂殿、嘉壽殿、臨照殿、望仙殿、翔鳳殿、乘龍殿、文思殿、（見六典注。）翔鳳門、宣猷門、崇道門、昭德門、正禮門、惠訓門、宜光門、通福門、光昭門、崇光門、暉儀門、壽安門、綏福門、（見六典、長安志。）肅政門、（見六典注。）顯福門、（通鑑注：西內翰林院在顯福門內。）與安門、（通鑑：太宗[illegible]）顯道門、金液門、（通鑑：太宗[illegible]）元德門、白獸門（通鑑[illegible]）不知其處。

東宮傳宮城之東，南北與宮城齊，（長安志不載東宮東西里數，以宮城四里[illegible]）南面門爲嘉福門，（長安志作[illegible]）北面門爲元德門，（[illegible]）宮之正殿曰嘉德殿，（[illegible]）正門曰重明門，殿門曰嘉德門。嘉德門外之兩廊爲左右永福門，其門內之兩廊爲左右嘉善門。（永樂大典圖作左右嘉善，今從長安志。）嘉德殿之左右，東爲奉化門，西爲奉義門。（長安志作[illegible]，今從大典圖。）其內爲左右春坊。嘉德殿之北爲崇教殿，（[illegible]）崇教殿之北爲麗正殿，（正一作政。）麗正殿之左爲崇仁殿，麗正殿之右爲崇文殿。（[illegible]）麗正殿之北爲光天殿，（長安志作光大，今從大典圖。）又北爲承恩殿，其北爲元德門。（諸殿方位皆依大典圖。）承恩殿之左右爲宜春宮、宜秋宮。

（[illegible]）宜春之北爲北苑，（通鑑注：[illegible]）其南道東爲典膳廚，道西爲命婦院，宜秋之南爲內坊。又有八風殿、射殿、（大典圖在宜春門內之東。）左右長林門，（皆見長安志。[illegible]）[illegible]亭子院、山池院、佛堂院、（皆見長安志。）鷹鷂院、（見大典圖，皆在北苑中。）按長生院（[illegible]）[illegible]不知其處。

掖庭宮傳宮城之西，（[illegible]）北與宮城齊，南至通明門，有西門。（貞觀[illegible]）[illegible]承藝臺、（長安圖志[illegible]）內侍省在宮西南。（[illegible]）

皇城

傳宮城之南面曰皇城，亦曰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新書志：皇城長一千九百一十五步，廣一千二百步。按唐志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則南北之廣當作一千二百二十步。）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illegible]）東曰安上門，（至德三載改爲先天門，尋復舊。）西曰含光門。（[illegible]）東面二門：南曰景風門，北曰延喜門。（[illegible]）西面二門：南曰順義門，北曰安福門。（[illegible]）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左宗廟，（在安上門內之東。）右社稷，（在含光門內之西。）百僚廨署列於其間，凡省六、寺九、臺一、監四、（[illegible]）衛十有八。（按左右金吾衛在皇城之東西，左右羽林軍在大明宮之東西，此繫十八衛也。）東宮官屬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自兩漢以後至

於晉齊梁陳。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整。實隋文之新意也。

宮城南門外。即承天門。有東西大街。謂之橫街。東出皇城之延喜門。西出皇城之安福門。皇城各街皆廣百步。惟此街南北廣三百步。所以限隔二城也。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門街。東西廣百步。南出皇城之朱雀門。中朝故事。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為槐衙。

承天門街之東。宮城之南。第一橫街之北。近有得窖納粟磚者。其文曰。貞觀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街東第一院。從北向南第六行。從西向東第九窖。納和糴粟六千五百石。第四題記。王府典籤隋元瑜。右監門直長鄭□。監太倉府史韓遠。監督宮副監常明。副使晉王府□隨元士。使人水部郎中邦仵臣。又一磚文曰。貞觀廿三年十二月九日。大街從北向南第一院。從北向南第六行。從西向東第十三窖。納和糴米四千四百石。第一題一千五百石。和糴官人右領□騎□賈仁。左衛兵曹任元逸。第二題二千九百石。和糴官人平准丞裴□。雍州參軍□歸有。左監門校尉張武達。右監門校尉□和。隨窖匠張阿劉。太倉府步勤。監事趙□丞□吳□田□。和糴副使左監門長史王元發。大殿中丞段孫文。則司農卿楊河公協宗。檢校窖藏之地不可考。而所謂大街與街東者。當是承天門街之第二橫街。故和糴官人多是左右監門左右衛王府之人。以皇城地皆廨舍。故可置窖。若朱雀門外之大街。則諸坊所在。民居相雜。非可置窖處。附此俟考。

從西第一門下外省。次東殿中省。次東左千牛衛。次東左衛。隋左監門衛左衛二府之地。武德初併為此衛。門觀本睿宗所居。開元初進入內。街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內坊。長安志作內作坊誤。次東右春坊。次東右清道率府。次東右監門率府。府北右內率府。府東東宮朝堂。有北街。街東第一左監門率府。府北左內率府。次東左清道率府。次東家令寺。次東左春坊。坊東有南北街。街東即皇城東面延喜門之內。

承天門街之東。第三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監門衛。武德中分取左武衛地。自北街移於此。次東左武衛。本東宮觀中有左金吾內府故殿。次東左驍衛。衛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僕寺。次東率更寺。次東右司禦率府。長安志作司禦衛誤。次東右衛率府。府東有南北街。北當東宮朝堂。街東第一左衛率府。次東左司禦率府。長安志作司禦衛誤。次東詹事府。府東有南北街。街東即皇城之東面。

承天門街之東。第四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尚書省。省門觀。本睿宗舊。開元初進入內。後有庶子執事所題。省內當中有都堂。本尚書令廳事。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舊戶部在西。武太后改天地六官之名。以戶部為地官。因移在東。凡二十四司。左右丞相總領其事。大曆新語。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頗悵悵。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去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以膳部在省東北隅也。考功員外郎廳事。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為讚。工部尚書廳事。有薛稷畫松石。並為時所重。右丞廳事。有占家。俗號為得丑子廳。國史補曰。郎官正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閑。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因話錄曰。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傳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李涪刊誤云。尚書郎上事。宜面北再拜。並京城官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望堂。省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都水監。次東光祿寺。寺東有南北街。北當東宮朝堂。開元初置。街東軍器監。本少府監甲弩坊。後為軍器使。開元四年置監。監東即皇城東面景風門之北。李氏日新唐會要云。武德初有武器監。七年廢。八年復置。九年又廢。開元以軍器皆出在衛方。三年置軍器監。十一年廢為甲弩坊。隸少府。十六年復為監。按唐會要作武德元年置軍器監。貞觀元年廢。十六年復為監。會要作天寶六載。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領軍衛。衛北有兵部選院。次東左威衛。衛北有刑部格式院。次東吏部選院。以在尚書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名之所也。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按唐進士舊例。于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院東安上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僕寺。寺西北隅乘黃署。別開北門。署內貯掌輿輦車輅及鞍轡之屬。次東大府寺。舊都水監之地。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少府監。當宗再舂山南。太廟被毀。權以少府監大廳為太廟。次東左藏外庫院。隋大府寺置於此。又分置坊院。東有南北街。街東即皇城東面景風門南也。

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常寺。□祀引國史異纂。舊曰知禮職中外。俱不得入座。及為太常卿。于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崔公望省樓。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太廟。其地本隋大府寺玉作坊。坊中有御井。貞觀中廢玉作坊。于此置大府寺。然坊以此四方貢賦之物。按者先天中移廟於坊北。中宗廟。元獻皇后廟。韋公肅議曰。乾元元年。立廟於大廟之西。寶應二年。遷神主於太廟。貞元三年。安昭德皇后神主。永貞元年。祔於太廟。次東太廟署。署東署南並有街。即皇城東南隅也。

承天門街之西，宮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中書外省，次西四方館。（舊曰謁者臺，即唐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通鑑：姚崇嘗寓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源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次西右千牛衛，次西右監門衛，次西右衛，衛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三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武衛。（衛西以銀中有右金吾內府，後廢。）次西右驍衛，次西含光門街，街西將作監。（即皇城西南面安福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西，第四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司農寺，寺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尚舍局。（本幄幕坊局，內有山池。）次西尚輦局，次西衛尉寺，次西大理寺。

寺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北。）

承天門街之西，第五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領軍衛，次西右威衛。（衛門本南向，開元七年，御史中丞李尚隱以衛南門與御史臺門相對，不便，遂白政事，移門北向。）次西祕書省。（監院廳事前有隕星石，隋自咸陽移置于此，少監王劭作瑞石頌以贊美之。監院東有藏書閣，重複以貯古今圖籍。大唐新語：虞世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奧義，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因話錄：祕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又曰：祕書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書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省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六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宗正寺，次西御史臺。（御史臺記曰：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按鄴都故事曰：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爲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蓋時創造者不釋，反於故事，而諸司並以權宜耶。譚賓錄曰：北開者，或云自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元和四年，御史臺佛舍火，罰直御史李膺一季俸料。唐語林：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於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於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冠也。殿院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真跡。）次西司天監。（本隸祕書省，爲太史局，後別爲渾儀監，尋復舊名，而不屬祕書。監內有靈臺，以候雲物，崇七丈，周八十步。畢氏曰：太史局，武德四年置。改渾儀監，光宅元年也。復舊名，長安二年也。景龍二年，又曰太史監，不隸祕書省。景雲元年又爲局，開元二年復爲太史監。十四年復爲局。天寶元年復爲監，不隸省。乾元元年曰司天臺。）監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

磨石臺。（本司農寺草坊之地。景龍中，韋庶人置石臺，雕刻精麗，臺上述頌，並蛟龍蟠繞，下有石馬石獅子侍衛之像。初，韋氏僞稱衣箱有五色雲氣，使畫工圖像以示於朝，及節愍太子誅武三思，韋氏又上中宗尊號神武，遂刊名以紀其事，詔之頌，蓋上官昭容之文也。并勒公卿姓名於上。睿宗即位，有垂與實，景雲元年毀之，後爲御史臺推事院。按長安志既載石臺於此，又載於朱雀門街下，謂在開化坊，而開化坊下無一言及之，志文踳駁，今刪彼而存此。）臺北司農寺草坊。（坊門北開。）次西驊騮馬坊。（坊門北開。）坊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西，第七橫街之北。（橫街南即皇城南面朱雀門之西。）

從東第一鴻臚寺。（德宗建中元年，以鴻臚寺左右威遠營隸金吾。通鑑：同鼓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並入門而東即寺也。）次西鴻臚客館。（如漢之蠻邸，四夷慕化及朝獻者居焉。）館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大社。（南門鐘，隋平陳所得，即東晉王右軍所題，隋代取以移於之。）次西郊社署。（署西有南北街，即皇城之西南隅。）

大明宮

大明宮在禁苑東偏，舊太極宮後苑之射殿，據龍首山。（龍首山長六十里，來自樊川，由南而北行，至渭濱乃折向東。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故宮當長安城上。大明宮又在未央之東，其基高於今地四丈。）南接都城之北，西接宮城之東北隅，亦曰東內。其城南北五里，東西三里。（呂大防圖云：大明宮城廣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雍錄謂長安志云：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一千八十步，今實計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按雍錄謂長安志之數，即長安志南北五里東西三里之數，其實數即呂大防圖之數。惟圖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則呂圖當云廣三里三十八步也，蓋有脫誤。）貞觀八年，置爲永安宮。次年，改大明宮，備太上皇清暑。龍朔二年，高宗病風痺，以宮內湫溼，命司農少卿梁孝仁修之，改名蓬萊宮。（初，梁孝仁悉於庭院列白楊樹，指示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何力不答，但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冢墓木也。孝仁遽伐去，更植松柏。）南面五門，正南丹鳳門。（至德三載，改明鳳門，尋復舊名。本當京城翊善坊北門，置宮後分翊善、永昌各爲二坊，當北門街廣一百二十步，南北盡二坊之地，南抵永興坊北門之東。）其東望仙門。（南當皇城東第二街，貞元中修，有樓十間。望仙門內之東壁，有推樂樂具庫，見樂府雜錄。）次東延政門。（抵長樂坊之北。）丹鳳門西建福門。（南抵光宅門外坊之北。望仙、建福二門，各有下馬橋，跨東西龍首渠。按宰相入朝，與衛及北衙門而止，見令狐楚傳。）門外有百官待漏院。（雍錄：故事，建福門、望仙門皆兩開，五更五點而啓。憲宗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據班品爲次，在建福、望仙門外，候禁門啓入朝。）次西興安門。（南當皇城之延喜門，舊京城入苑之北門。開皇三年開，餘四門並與宮同置。按劉闢與吳元濟獻俘皆於此門。）東面二門，南爲太和門，門外則左三軍列焉。（門之北，從西第一左羽林軍，第二左龍武軍，第三左神策軍。）太和門北爲左銀臺門。西面二門，南曰營門，北右銀臺門。（門皆有仗舍。通鑑：昭宗恐李順節作亂，詔劉景宣、西門君遂召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遣順節於仗舍坐語。按北軍仗院在銀臺門之南，不應已入銀臺而反南至仗舍，疑各門自有兵衛，皆有仗舍。）右銀臺門之北九仙門。（通鑑注引閣本大明宮圖，

有鍾鼓門之北，有九仙門，又北轉東則凌霄門。金鑾密記，九仙殿銀杏有雌二株，枝葉交接，宮中呼爲雌雄樹。蓋九仙門內有殿也。太宗尊號有九仙門敕。門外則右三軍列焉。門之北從東第一右羽林軍，第二右龍武軍，第三右神策軍。按左右三軍即所謂北軍也。以中官領之，以在苑北，又謂之北司。北面三門，中元武門。德宗造門樓，外設兩廊，持兵宿衛，謂之北衙。按本紀，大中二年，修左銀臺門及南面城牆至睿武樓，則元武改睿武矣。門外有飛龍廄。雍錄，後苑有飛龍院，禁馬所在。元武之左銀漢門，右凌霄門。凌霄一作凌烟，又作青霄。李輔國伏兵凌霄門以俟太子，即此。

丹鳳門內正牙曰含元殿。武后改大明殿。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按殿有東序門，見魯世代宗皇后沈氏傳。大朝會御之。殿之前廊有翔鸞閣、棲鳳閣。舊唐書郭虔瓘傳，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肅宗紀，至德三載，大閱諸軍於含元殿庭，上御棲鳳閣觀之。李華含元殿賦，左翔鸞而右棲鳳。閣下即東西朝堂，有肺石、登聞鼓。金吾左右仗院。按李訓傳言石榴甘露，則左仗院也。通鑑，李訓破宋申錫，含元殿前舍金吾仗院，則右仗院也。其側有門曰側門。綠中。於側門降敕，對罷，較授人官，時諸王退朝於側門候止。後又於側門受制敕，引對都督刺史之官及御史出使者。閣前有鐘樓、鼓樓。舒元輿御史新記曰，每朝會，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甎道，縫人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庭前，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左右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龍尾道自平地七轉上至朝堂，分爲三層，上層高二丈，中下層各高五尺，邊有青石扶欄，上層之欄柱頭刻螭文，謂之螭頭。左右二史所立也。諫議大夫立於此，則謂之諫議坡。兩省供奉官立於此，亦謂之螭眉。其中下二層石欄刻蓮花耳。夾道東則通乾門，西則觀象門。含元殿後曰宣政殿，天子常朝所也。殿門曰宣政門，門外兩廊爲齊德門、在東。興禮門。在西。一作齊禮與禮，舊傳本長安志圖作齊禮門，當從之。按門外有藥樹，元稹之詩，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蓋可得知。其內兩廊爲日華門、在東。溫造傳，宮中昭德寺火，火在宣政殿東隅，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環列於日華門外。月華門。在西。唐詩紀事，李肅曹張九齡裁擬翰苑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按宣政門內皆植松，入閤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下。日華門外爲門下省。太和六年毀，如京倉，以其地歸門下省。又云，寶曆末，好廣苑囿，門者爲殿，因通入禁中，至是遷之。其東宏文館。太宗始於宏文殿側置宏文館，後徙於門下省。又東待詔院。唐初仿漢立待詔，後以武后臨朝，改詔爲制。每御正衙日，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之待制。又開元又令未爲長官而預常參者，亦每日引見，謂之巡對，亦謂之次對。蓋此待制院，候宣政殿引對者也。思政殿側之待制院，候延英殿引對者也。待詔院在史館西，據大典載閣本大明宮圖訂。又東史館。劉寬夫刻竹記，左史院退宴所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有竹一叢，架接階尾。史館北爲少陽院。雍錄，長慶元年，於門下省東少陽院設幡及樓觀。劉子遂謂昭宗于少陽院，更名闕安宮。通鑑注，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長安志曰，右銀臺門北翰林院北有少陽院。少陽院東有南北街，街北出崇明門。崇明門東即左銀臺門。元宗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還其家，蓋由此以出左銀臺門。街南出含耀門，又南出昭訓門。昭訓門東與太和門直，西即通乾門。月華門外爲中書省。書有政事堂，舊制宰臣常於門下省議事，政事堂在門下省，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云知門下省事。高宗永淳二年七月，裴炎自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爲中書門下印。錢氏大昕云，後唐升元殿展有數印，其文曰中書門下之印，蓋宰相印也。書有四門，憲宗命宰相開中書西門，擅揣滑涎是也。宋申錫傳，亦言中書東門。又有西軒，見通鑑杜悰傳。政事堂爲有後門，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常袞塞之，以示尊大。唐人以左右分兩省，官左散騎、左諫議、給事中，左省；右散騎、右諫議、中書舍人，皆屬右省。白居易有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詩，蓋中書省

中之舍人院東接右騎省也。南面有戶，而北無之，靈氏設於省北闢戶，以通騎省焉也。雍錄曰，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時云，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鳳池者，中書也。言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歸東省，又復送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與杜同時，杜寄岑詩曰，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謂岑相從宰相，出月華門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而西，若杜爲左省官，仍自東出日華門也。省南爲御史臺。於中書省。南廊架南北爲軒，由東入院門，首爲中丞院，次西雜事院，又西左右巡使院，門皆北向，故曰御史北寢，亦曰御史臺中書南院，見舒元輿記。省北爲殿中外院、殿中內院。長安志不載外院，內院作內省，據大典閣本改。通鑑注引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北有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與大典本合。長安志，內省之北有親王待制院，閣本圖不載，故不取。院西爲命婦院。命婦朝於光順門，故設院於此。後改爲集賢殿書院。舊書職官志云，大明宮所置書院，本命婦院，地宇宏敞。按西京之有書院，仿東都之制也。開元二十四年，駕在東都，張九齡逝資官魏光乘先入京造之。院西有南北街，街北出光順門。外命婦朝皇后及百官上書，皆於此門。門西即右銀臺門。街南出昭慶門，又南出光範門。光範門西與日華門直，東即觀象門。昌黎上宰相書伏光範門下者，蓋由此門入中書省。殿東西皆有上閤門。御紫宸殿時，喚仗由此閤門入，故曰入閤。常朝閤東閤門，宗辰則閤西閤門。宣政殿後爲紫宸殿。宣政之後爲第一橫街，紫宸殿之後爲第二橫街，見莊埈錄。殿門曰紫宸門，天子便殿也。不御宣政而御便殿曰入閤。紫宸之後曰蓬萊殿，西清暉閣，其北太液池，池有亭。通鑑注，池中有蓬萊山，亦謂之蓬萊池。李德裕云，陛下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其時命爲翰林學士院於蓬萊殿側，故太子見之於蓬萊池。又順宗欲逝翊苑中，至蓬萊池西，從池之西出元武門，入重元門，即禁苑。太液亭有尚書君臣事跡，文宗命工匠所刊。龍首之勢至此東爲平地。而蓬萊之西偏南，餘有支隴，因坡爲殿曰金鑾。殿西曰金鑾坡。長安志云，金鑾西南有金鑾御院。環金鑾者曰長安，大典閣本圖長安殿在金鑾殿南偏西。長安志云，長安一名長樂。曰仙居，大典閣本圖仙居殿在金鑾殿西。長安志仙居在長安北。曰拾翠，大典閣本圖拾翠殿在仙居殿西北。曰含冰，大典閣本圖含冰殿在拾翠殿東，金鑾西北。曰承香，大典閣本圖承香殿在含冰殿東。長安志云，承香殿在含冰殿東南。曰長閣，長安志承香殿北有長閣。曰紫蘭，長安志紫蘭殿在承香殿東北。通鑑貞觀二十年，宴回紇俟利發吐迷度等於芳蘭殿，注云，閣本大明宮圖元武門內有紫蘭殿，此芳蘭疑即紫蘭。按今閣本圖紫蘭殿在元武殿之前，胡注後或有字之誤。自紫蘭而東，則太液池北岸之含涼殿。長安志含涼殿在太液池南，今據大典閣本圖改。元武門內之元武殿也。長安志元武殿在紫蘭殿東北。由紫宸而東，經綾綺殿、雍錄據閣本圖在浴堂北，今從通鑑注引閣本圖及大典閣本圖。浴堂殿、殿前有浴堂門，見舊實錄。又有北廊，見李紳傳。宣徽殿、在浴堂殿東，見大典閣本圖。溫室殿、在宣徽殿南，見通鑑注及大典引閣本圖。明德寺在左銀臺門之西，見大典閣本圖。長安志作昭德寺。以達左銀臺門。銀臺門之北，爲太和殿、清思殿。通鑑注引閣本圖，入左銀臺門稍北即太和殿，又西即清思殿。又通鑑盛元明入銀臺門作亂，上時在清思殿擊毬，注云，自左銀臺西入經太和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舊唐書存傳，敬宗於宮中造清思院新殿，即此也。武元衡賀甘露表，聖恩以元和殿前所降甘露宣示百寮，疑元和或太和之譌。望仙臺、在清思殿西，見大典閣本圖。唐詩林武宗於大明宮中築望仙臺，改爲文思院。裴廷裕東觀奏記云，望仙臺在宣政殿東北。珠鏡殿、在望仙臺北，見大典閣本圖。大角觀，長安志，大角觀在珠鏡殿東北。大典閣本圖不載，而珠鏡殿西北有元元皇帝廟，疑即此觀也。則極於銀漢門。大典閣本圖作銀漢門，蓋傳寫之訛。由紫

宸而西，歷延英殿、前有延英門。通鑑注，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六典會要，以延英在紫宸之西。長安志、呂大防圖、雍錄、程大昌皆據李庾賦，謂在紫宸東。王伯厚證以元和十五年於西上閤門西廊時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則不在紫宸東明矣。僖宗乾符中，以殿梁上生玉芝，改為靈芝殿，尋復舊名。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降宣頭開延英；中書有數奏入牓子，請開延英。延英門內之左有含象殿。思政殿、在延英南，與延英相對，天子於此見宰臣，畫者推鄰，許或落銘，傳皆召對思政殿。穆宗亦對段文昌於此。待制院、在思政殿側，舊學院地，大歷十四年立，為兩省諫官待制。內侍別省、見大典閣本圖。以達右銀臺門。銀臺門之北為明義殿、承歡殿、通鑑注引閣本圖，光順門在紫宸門之西，光順門內則明義殿、承歡殿，與大典閣本圖合。明義在東，承歡在西，以地準之，二殿當在右銀臺門北。大典圖截在延英殿東，似誤。還周殿、在承歡殿北，見大典閣本圖。左藏庫、見大典閣本圖左，長安志作右，誤。麟德殿、殿有三面，南有閣，東西有樓，故曰三殿。憲宗謂李絳則曰三殿對來是也。雍錄又謂之三院。東樓曰鬱儀，西樓曰結鄰，亦曰西鄰。順宗實錄有西亭，或即西鄰也。殿東即凝殿之北，相連各有障日閣。凡內宴多於此。貞元十二年，宴宰相於麟德殿之東亭。文宗幸三殿東亭，觀[illegible]封圖。長安志：麟德殿有會慶亭，紫蘭、麟德殿側有承雲閣，殿之左即左藏庫。明皇將幸蜀，移仗北內，出延秋門，過左藏。通鑑注謂北內為大明宮。翰林院、在麟德殿西重廊之後，以其在銀臺門之北，故草制其間者因名北門學士。開元二十六年，於院南別設學士院，戶皆東向。學士院南廳五間，翰林院北廳五間，中隔花磚道，承旨居北廳東第一閣。九仙門、翰林院之門曰翰林門，長安志翰林門北即九仙門。三清殿、大福殿、二殿在凌霄門內，三清在左，大福在右，見大典閣本圖。則達於凌霄門。宮垣之外，兩邊有披門，門內有凝霜殿、鵲羽殿、紫蘭殿、鬱儀閣、承雲閣、修文閣。此條見長安志。按諸書不言披門，未知所在。大典閣本圖於左銀臺門外有夾道，當披門所在歟。九仙門之外，有闘雞

樓、走馬樓。見大典閣本圖。闘雞樓在北，走馬樓在南。思賢殿、通鑑，文宗與諸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當亦在大明宮。會寧殿、通鑑，文宗幸會寧殿作樂。咸泰殿、通鑑，懿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天福殿、文明殿、天福二年，御史臺奏云：文武百寮每五月一度內殿起居，在京城時百官於朝堂幕次，自文明殿門入，穿文明殿，過入東上閤門，至天福殿序班。疑文明殿即宣政殿之更名，天福殿即紫宸殿之更名。長生殿、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閻氏若璩云：大明宮寢殿也。壽春殿、通鑑，上夜劍登乞巧樓，韓會諸將通上下樓，上行樓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焚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踏闌干。中和殿、通鑑考異引實錄，宣宗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乞巧樓、通鑑，昭宗在乞巧樓，劉季述、王仲先伏甲士於門外。胡注云：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元門內，近思政殿，門即宣化門。仰觀臺、見雍錄。含春亭、東觀奏記，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含春亭召對，燒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南亭院、東觀奏記，宣宗歸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赴京師，館於南亭院。仙韶院、舊書陳夷行傳，有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柿林院、通鑑，王叔文入至翰林，而王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宣化門、東觀奏記，王宗實為淮南監軍，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元英門、德宗貞元三年，作元英門及觀於大明宮北垣。元化門、大典閣本圖，在宮城東北隅。俟考。毬場門、大典閣本圖，毬場門在元武門外。按元武門外即禁苑，不得有門，疑誤。乾符門、東觀奏記，大中十二年，用鄭漳、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已十六宅，詔以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一謁，故光蘄王以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不知其處。

興慶宮。

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外郭城之興慶坊，是曰南內，距外郭東垣。武后大足元年，睿宗在藩，賜為五王子宅，明皇始居之。宅臨大池，中宗時，望氣者云此池有天子氣，故曾宴遊此池上，以厭之。南街東出春明門。開元二年，置宮，因本坊為名。十四年，又取永嘉坊南之半增廣之，置朝堂。十六年正月，以宮成，御朝聽音，徙以下第。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經通化門磴道以達此宮，夾縛春明、延興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也。宮之正門西向，曰興慶門，其內興慶殿，殿後為龍池。本是平地，垂拱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支分溉之，日以滋廣，至神龍、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本以坊名池，俗亦呼五王子池。置宮後，謂之龍池。拾遺記，李伯龍池詩以讚其宰公卿多和之。按以坊名池，蓋曰興慶池也。新書五行傳有興慶池。元宋敏求注云：興慶池周袤五七餘里，荷菱藻芡，岸有花橋，菱多是元時所有舊址。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醉者嗅之立醒，名醒醉草。見開元天寶遺事。池之西為文泰殿，天寶十載作。文一作交。殿西北為沈香亭。在池東北。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上因移於興慶池東沈香殿南。興慶門之南曰金明門，門內有翰林院。學士院記曰：翰林院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張說上闕羊燕於金明門不遠。按予休烈傳云：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等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蓋亦在翰林院也。南面二門，西曰通陽門，東曰明義門。永樂大典閣本興慶宮圖作初陽門。通陽之內曰明光門。在勤政樓東。大和二年，鑄明光鐘。其內曰龍堂。閣本圖龍堂在龍池內。金花落。據閣本圖方位，蓋衛士之居。曰五龍壇。在池南。明義之內為長慶殿。唐語林：明皇為太上皇，居興慶宮，每置酒長慶樓，南臨大道，從者觀覽。殿北曰睿武門。通鑑：李輔國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北面三門，中曰躍龍門。天寶十三載，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躍一作耀。其內瀛洲門，南薰殿。殿南即池。左曰麗苑門，右曰芳苑門，芳苑之內新射殿、仙雲門。在瀛洲門東。宮之西南隅曰花

萼相輝樓。開元二十四年十二月，毀東市東北角、道政坊西北角，以廣花萼樓前地。置宮後，寧王憲、申王撝、岐王範、薛王業邸第相望，環於宮側。明皇因題花萼相輝之名，取詩人棠棣之義。帝時登樓，聞諸王音樂，咸召升樓，同榻宴謔。舊唐書將軍許劍賦序云：嘗公讌樓上，御花萼樓置酒。其東曰勤政務本樓。樓南向。開元八年造。每誥千秋節，御樓賜宴。元和十四年，以左右軍官健三千人修勤政樓。按明皇勞遣哥舒翰及試制舉人，皆御此樓。樓前有柳，白居易勤政樓西老柳詩：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樓北大同殿，殿壁有李將軍與吳道元畫嘉陵江山水。又進玉龍，每欲大雨即鱗甲飛動。開元十七年，幽州新津晦興化寺殿柱木文隱起太上老君像，及天寶元年所得玉像老君，皆于大同殿供奉。天寶七載，大同殿柱產玉芝。殿前左右有鐘鼓樓。天寶十載六月，鐘樓鐘自鳴三聲，暨六十下，中書門下賀。興殿前為大同門，西與翰林院直。中朝故事：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又有咸寧殿、舊書：憲宗莊憲皇后王氏崩於南內之咸寧殿。義安殿、敬宗母王太后居此殿，號義安殿太后。積慶殿、文宗母蕭太后居此殿，號積慶殿太后。冷井殿、懿安郭太后崩於此殿，舊紀作冷泉殿。會寧殿、見舊書莊恪太子傳。飛仙殿、同光殿、榮光殿、宜天門、承雲門、飛軒門、玉華門、見六典。和風門。唐會要：興慶宮之集賢院在和風門外橫街之南。

三苑

西京大內凡苑三，皆在都城北。

西內苑在西內之北，亦曰北苑。通鑑貞觀十七年，引魏王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程大昌曰：以在太極宮之北，亦曰北苑。南北一里，東西與宮城齊。按大明宮左銀臺門內爲東內苑，右銀臺門內其地即入西內苑，然則西苑之地東出於宮城之東，而近東偏者南北亦不止一里也。外垣門東爲日營門，西爲月營門。按長安志曰：內苑東曰東雲龍門，西曰西雲龍門，豈東西雲龍門即日營、月營二門耶。北爲重元門，一曰飛龍門。其南門即宮城之定武門也。定武門北迤東爲觀德殿、□光殿。舊本長安志光上一字似含字，金字者僞，則與禁苑複矣。迤西爲廣達樓。廣作廣達樓，僞通，今從舊本長安志圖。舊書王毛仲傳有廣達樓在東都。又西爲永慶殿。其北東爲冰井臺，西爲通過樓。又西出西雲龍門而北，則爲大安宮。太宗初居承乾殿，武德五年，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號宏義宮。八年，帝臨幸，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宮中立山村景勝，雅好之。至貞觀三年，徙居之，改名曰大安宮。宮有垂拱前殿，高祖崩於此，又有戢武殿、□文殿、翠華殿、綏福殿。按宋永樂大典載大安宮圖，與唐會要、長安志皆不合。其圖南面三門，中曰豐天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北面一門，無名；西面無門；東面一門，曰集賢門，並通西內苑之門也。豐天門之內，左右各有井一，大安殿前曰仁壽門，左曰日華門，右曰月華門，大安殿之後曰宜明門，又北曰政和門，門內爲仁政殿，殿東西各有門一，無名。宜明門東首曰左嘉會門，西首曰右嘉會門，右嘉會門外爲瑤池，池之南隔一垣有一門，無名，直南即右掖門也。池之東北爲蓬萊閣，閣北一門無名。左嘉會門東爲承明門，與集賢門相直，承明門之北曰昭慶門，與政和門相直，承明門之南曰會通門，與大安殿相直，又南即左掖門。其殿左右門內外各有大木一章，豈即所謂山村景勝耶。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從大典摹出，附識於此。又西出苑入夾城。舊本長安志圖，西苑之西當芳林門，有二門，東曰昆盛門，西曰萬石門，疑入夾城北端之門也，按此宮作縱。冰井臺之北曰櫻桃園。會要，景龍四年四月，遊櫻桃園。內有拾翠殿、看花殿。園之西爲祥雲樓，北至重元門，在東者歌武殿，在西者翠華殿。以上皆據舊本長安志圖。又有永安殿、見長安志。寶慶殿。禁扁引西苑。

東內苑在東內之東南隅，南北二里，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即延政門，北即左銀臺門，東即太和門，苑之近北，有左右飛龍門。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賈昌，景龍四年持幕竿隨元宗入大明宮，誅韋后，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元宗即位，治雞坊於兩宮間，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按長安志興圖左右雲龍門皆在西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通鑑注：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於此池。大和九年毀銀臺門，又填龍首池以爲鞠場。池東有靈符應聖院、會昌元年造。僖宗崩於靈符殿，疑即西院之殿。承暉殿、元和十三年造。裴度傳作凝暉。看樂殿、小兒坊、內教坊、御馬坊、在東下馬橋，鞠文宗置。毬場亭子殿。

禁苑者，隋之大興苑也。東距滻，通鑑：廣平王俶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胡身之注：過京城南，歷安化、明德、啓夏門外，繞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滻水。北枕渭，西包漢長安城，南接都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舊書地理志作三十里，玉海引作二十里。按長安志皆承門去宮城二十三里，今從之。周一百二十里。正南阻於宮城，故南面三門偏於西苑之西。旁西苑者芳林門。唐末有芳林十哲，謂自此門入交中官也，亦謂之芳林園。元和十二年置新市

於芳林門南。次西景曜門，又西光化門。西面二門，近南者延秋門，明皇幸蜀自此門出。次北元武門。北面通鑑：李晟收京城，使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麚村。新書李晟傳：神麚村在苑北。三門，近西者永泰門，次啓運門，次飲馬門。按漢宣平門外有飲馬橋，此門蓋以橋爲名也。東面二門，近北者昭遠門，次光泰門。門臨滻水。通鑑：上出光泰門，度滻水。胡身之注：禁苑東面出滻水者其門爲光泰門耳。按朱泚之亂，李晟收京城，陳兵於光泰門外，又移軍光泰門外米倉村。程大昌云：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東七里有長樂坡。苑中四面有監，在東西者曰東監、西監，南面長樂監，北面舊宅監，又置苑總監領之。監有廨在苑中。通鑑言明皇率兵誅韋后，會於鍾紹京廨舍也。皆隸司農寺。苑中宮亭二十四所，可考者曰南望春亭，曰北望春亭。卽望春宮。天寶二年，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名廣運潭，在長安城東九里。楊復光收復京城，奏捷露布云：雁門節度使李克用今月八日遣牙將前鋒將樑守宗等三十二都，至午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從卯至申，賊兇大損，自望春宮前驅殺至昇陽殿下。按望春宮內有昇陽殿、放鴨亭，見舊書本紀：大和元年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曰坡頭亭，曰柳園亭，曰月坡，曰毬場亭子，曰青城橋，曰龍鱗橋，曰棲雲橋，曰凝碧橋。卽凝碧池之橋。肅宗幸凝碧池，命軍士取魚，長大者送新渡池。曰上陽橋。穆宗迎沈太后入上陽宮，在大明宮之西，疑橋卽上陽宮之橋。曰廣運潭。宋祁敘廣運潭錄序云：唐天寶紀元之九年，陝郡太守韋堅有請治漢所運渠，起關門，抵長安，以運山東之賦，有詔從之，乃絕滻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復與渭合，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舟楫，二年潭成，天子臨幸，賜潭名廣運。曰九曲宮。去宮城十二里，在左神策軍後。李氏圖九曲宮在魚藻宮之東偏北。長安志曾宮中有殿舍山池。按舊書昭宗諸子傳，昭宗遇弒之日，蔣元暉於西內設社讌，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爲元暉所殺，投屍九曲池，疑卽此宮之池。曰魚藻宮。貞元十二年，浚魚藻池深一丈。穆宗又發神策六軍二千人浚之。所會要去宮城十三里，在禁苑神策軍後，宮中有九曲山池。貞元十三年，詔魚藻池先深一丈，更淘四尺。通鑑注：自東內苑光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按玉海云：禁苑池中有山，山上起魚藻宮，在大明宮北，則胡氏說非也。曰蠶壇亭。在苑東，皇后親蠶之所。曰顧興亭。李氏圖在飛龍院東。曰元沼宮。李氏圖重元門北爲凝碧池，池西爲元沼宮。曰神皋亭，曰七架亭，曰青門亭。卽邵平種瓜之所，在長安城東，去宮城十三里。曰桃園亭。去宮城四里。唐書紀景龍四年宴桃花園，疑卽此園。曰臨渭亭。按臨渭水，當在苑之北。其隸舊宅監者七所，曰咸宜宮。漢之舊宮，去宮城二十一里。蘇頲傳：元宗游咸宜宮羽獵。曰未央宮。長安志：武宗會昌元年因游畋至未央宮，見其遺址，詔葺之，建二百四十九間，作正殿曰通光，東曰韶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門，其內揭未央宮名，命學士裴素撰記。通鑑：貞觀七年，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胡注：未央宮在長安宮城北禁苑西偏。曰西北角亭，曰南

昌國亭，曰北昌國亭，曰流杯亭。禁扁作游杯，皆在未央宮北。曰明水園。李氏圖皆在漢長安城內。皆漢故址也。通鑑注：漢長安城東西十三里，皆隸入苑中。余同年友王氏森文所作漢唐長安城圖，皆親自履勘，較長安志圖爲精審，故作禁苑圖用其說，凡圖中所載者皆實有舊址可考也。所謂梨園者，在光化門北。長安志：梨園在通化門外正北。按通化外郭東面之門，蓋卽光化之誤。高宗紀：儀鳳元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園作坊。中宗紀：景龍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梨園，卽此園也。至明皇教梨園弟子，乃在蓬萊宮側，非此梨園。近梨園者，有蒲萄園。長安志：禁苑有東西蒲萄園。舊書李嶠傳：中宗時春宴梨園，夏宴蒲萄園。又有昭德宮、李氏圖在九曲宮南。光啓宮、見長安志。含光殿、李氏圖在魚藻宮西。飛龍院、驥德殿、李氏圖，飛龍院近飲馬門內，驥德殿在院東南。

虎圈、李氏圖在禁苑東北隅,又有鷙鶻院,當在虎圈,故不載。白華殿、朱說,自含元殿徙居白華殿。通鑑注云,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又云宮在大明東苑之東,是亦在禁苑。會昌殿、長安志,禁苑南有文宗會昌殿。西樓。通鑑,魏徵將葬,上登苑西樓望哭。胡身之注,長安禁苑之西樓。不知其處。

唐兩京城坊考卷之二

西京

外郭城

外郭城。隋曰大興城,唐曰長安城,亦曰京師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灃水。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舊書地理志云,長六千六百六十五步,按當作六千五百九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地理志,廣五千五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地理志,周二萬四千一百二十步。其崇一丈八尺。隋開皇二年築,永徽四年,率天下口稅一錢更築之,開元十八年四月,築西京外郭。南面三門,正中明德門。北當皇城朱雀門,南出抵終南山入十里。東啓夏門。門外西南二里有圜丘,及先農藉田二壇。按長安圖,東南角有遊芳門。西安化門。東面三門,北通化門。門東七里長樂坡上有長樂驛,下臨滻水,至德二載改為達禮門。兩京道里記曰,通化門改達禮門,識者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非嘉名,二年而元獻皇后崩,遂復舊名也。裴度李吉甫李光顏之出鎮,天子皆御此門送之,李藏坡致仕歸東都,公卿餞於此門外。中春明門。當門外有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南延興門。同昌公主薨,懿宗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按通鑑,隋紀,李淵遷館於安興坊,胡身之注,安興坊在安興門外,又引亦錄及安城東面三門,有安興,是延興先為安興,不知何時改。西面三門,北開遠門。宋說,隋

宗諱直,皆由此門出。南詔新當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示戎人不為萬里之行。中金光門。西出趣昆明池。南延平門。李光弼傳,請擧臣送於此門外。北面即禁苑之南面也。三門皆當宮城西,中景曜門,東芳林門,隋曰華林門,北入苑。舊書高士廉傳,隋皇太子士廉率東宮臣至芳林門。元和十三年,西市百姓於芳林門祀無遮齋。西光化門。西北出趣漢故城。郭中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其間列置諸坊。隋煬帝改坊為里,每里置里司一人,官從九品下,至義寧初廢。雖每坊皆有門,自東西以出橫街,而坊北無門,其說曰北出即損斷地脈,此城隋文帝多忌諱,故有司承意如此。按此說非也。呂大防長安圖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廣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廣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門,四面街各廣百步。有京兆府萬年長安二縣所治寺觀、邸第、編戶錯居焉。城中一百八坊,景龍記曰,其中有折衝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祆祠四,隋大業初有寺一百二十,謂之道場,有道觀十,謂之玄壇,天寶後所增不在其數。當皇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隋曰郭外之明德門,自朱雀門至明德門九里一百七十五步。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為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閏。每坊皆開四門,有十字街四出趣門。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則周禮九逵之制。隋三禮圖見有其像。朱雀街東第一坊,東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東西四百五十步,次東三坊,東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街西準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四坊從南第一第二坊南北各五百五十步,第三坊第四坊南北各四百步。兩市各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

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從北第一興道坊。景龍三年,以駙馬都尉武攸暨名,改曰瑤林坊,景雲元年復舊。朝野僉載,開元八年京興道坊一夜陷為池,沒五百家。按事不見他書,未可信。

西南隅至德女冠觀。隋開皇六年立。唐語林,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妝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太平公主宅。沒官後,賜散騎常侍李令問居之。吏人宅。舊書敬宣,郭侍郎承嘏初應舉,誤納試卷,一老吏為換出,承嘏歸親仁坊,白以錢三萬,送至興道里酬之。旅館。廣異記,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興道里。乾䐑子,隴西李僖伯,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為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長三尺已來,咄咄似有所尤。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孝幡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觸髏,僖伯以其事上聞。

次南開化坊。

半以南大薦福寺。寺院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西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主辭以姑姊異居有闕禮則,因固陳請,乃取園地充主第,又辭公主邸,不欲異門,乃併建之院門,襄城薨後,官市為

義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日，立爲大獻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實之。天授元年，改爲薦福寺。中宗即位，大加營飾。自神龍以後，翻譯佛經，並於此寺。寺東院有放生池，周二百餘步，傳云，即漢代洪池陂也。　名畫記，薦福寺額，天后飛白書。寺內有吳道元楊琛學宏道常東名德道律師碑銘，律師終於京大薦福寺。王維有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又有薦福寺光師房花藥詩序。張又新煎茶水記云：與同年期於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憩西廂元鑒室。又任華有薦福寺僧院送辛員外洛郊序，皇甫松有薦福寺贈白上人詩。　按唐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又謂之山臺野邑。　南部新書，長安戒壇多錄於尼寺，小者在寺觀，其大寫國永泰。西門之北，法壽尼寺。隋開皇六年立。太傅蕭文達宅。于邵撰蕭文達碑，薨於雍州開化坊里第。

右武衛將軍柳嘉泰宅。鄭納柳嘉泰碑，終於長安開化里之私第。國子祭酒韓洄宅、尙書左僕射令狐楚宅。按酉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戶部尙書馬總宅、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光顏宅。舊書李光顏傳，薨開化里第。尙書吏部侍郎沈傳師宅。杜牧沈傳師行狀，於京師開化里，數築償錢三百萬，成二第，奉准諸之，及在疾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前司徒兼侍中崔垂林宅。舊本作崔垂休。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魏國公崔允宅。通鑑，崔允居第在開化坊。

次南安仁坊。本名安民，永徽元年改。

西北隅，薦福寺浮圖院。院門北開，正與寺門隔街相對。景龍中宮人率錢所立。柳宗元觀說有實曰輪者，異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東南隅，贈尙書左僕射劉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延景即寧王憲之外祖，昕即薛王業之舅，皆是親王外家，甲第並列，京城美之。萬春公主宅。元宗第二十五女，初降楊朏，又嫁楊錡。戶部尙書兼殿中監章仇兼瓊宅。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譚賓錄曰，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又於近郊起亭榭，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城南別墅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二百餘人。杜陽雜編曰，載宅有芸輝堂，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唐實錄曰，發元載祖及父母墳墓，斵棺棄柩，及毀載私廟木主，並毀大寧安仁里二宅，充作百司廨宇，分宮之藏也。又貶寫州刺史，永泰爲漢州長史，外司馬。時皆任貴州刺史韓首姑，悉處氏山水，爲載造東都私第，故也。

義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谷郡王張孝忠宅。權德輿張孝忠夫人谷氏碑，遘疾，夫人終安仁里私第。太子右庶子崔造宅。權德輿崔公夫人柳氏祔葬墓誌，故相國安平公夫人河東縣君考終於京師安仁里。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宅。權德輿衛國夫人李氏墓誌，終於安仁里第，夫人即于公之妻。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按稹贈毛仙翁詩序，仙翁謂余曰，入相之年，相候於安仁里。余拜而言曰，鳥如幽納絲拂拂以俟靈鳳音，獨孤交遊亦言安仁元相國，是元稹入相時居此里。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宅。舊書杜佑傳，薨於京師安仁里。按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於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然牧自撰墓誌云，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是其後仍得舊居也。

次南光福坊。隋有聖經寺，大業七年廢。

坊東南隅，舊有永壽公主廟。公主，中宗第五女，降韋鐬，早薨，以其中廟爲鐬宅，鐬孫後爲瑒柏校宅在廟北，隔街發寶慎其宅，慎其朱技拆廟基居姊夫竇庭芳。驩州流人竇參宅。唐語林，相國竇參居光福里第。檢校司空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賈耽宅。鄭餘慶賈耽碑，終於光福里第。翰林學士李泌宅。通鑑，李泌於衡山歸，賜第於光福坊。右衛上將軍南充郡王伊愼宅。權德輿伊愼碑，終於光福里。太子賓客劉禹錫宅。劉禹錫有酬鄭州權舍人見寄詩注，舍人舊宅光福里，時爲東鄰。禮部尙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宅。權德輿與獨孤邈踐臨慈天於光福里，又有孤氏亡女墓誌，故韓神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郁妻天水權氏寢疾，終於京師光福里盈於母家也。周皓宅。白居易有贈周皓大夫光福宅詩，又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與元尹兼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宅。舊書王播傳，京城光福里第，王起兄弟同居，斯爲宏敞。

次南靖善坊。

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釋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神龍中，韋庶人追贈父貞爲酆王，改此寺爲酆國寺，景雲元年復舊。寺記云，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以三藏役龍，意其枝必有靈也。東廊之南素和尙院，庭有青桐四株，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其汗，謂素曰，弟子爲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牆，其形高大，爲天下之最。大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寺有左顧蛤像，于闐玉佛寶像。　名畫記，寺有劉若尹琳吳道元畫。行香院堂後壁，有梁祐畫，塔內有隋朝舍利銅像。堂中有隋時寫時非時經。

次南蘭陵坊。

東南隅，天官尙書韋待價宅。宅西，工部尙書李珍宅。汝州魯山縣令皇甫枚宅。三水小牘，咸通辛卯歲，皇甫元眞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忠武軍節度使曲環家廟。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家廟。權德輿于公先廟碑，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於京師蘭陵里。李舍人宅。權巨源有送李舍人歸蘭陵里詩。蕭氏池臺。詳下永寧坊殷保晦宅下。

次南開明坊。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

光明寺。

次南保寧坊。

昊天觀，盡一坊之地。貞觀初爲晉王宅。顯慶元年，爲太宗追福，立爲觀，高宗御書額，并製嘆道文。　唐語林，京中昊天觀廚後井，俗傳與驪山湯源通，李衛公取諸流水稱量，惟驪山與昊天等。　獨孤及新平長公主故季女姜氏墓誌

氏平於京師吳天觀。

次南安義坊。坊南抵京城之南面西南趨明德門。

貞順武皇后廟。兩京新記曰開元二十五年立廟乾元之後祠享遂絕。

右朱雀門街東第一街九坊。

朱雀門街東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 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景龍三年以韋庶人父名貞本改爲玉樹坊景雲元年復舊。

半以西國子監。監東開街若兩坊街北抵皇城南盡一坊之地監中有孔子廟貞觀四年立。按開成石經舊在務本坊蓋立於國子監也。 領國子館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唐語林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號稱學之北即安上門。

坊內南街之北先天觀。景龍三年韋庶人立爲翊聖女冠觀景雲元年改爲景雲觀天寶八載改爲龍興道士觀至德三載改先天觀本司空梁國公房元齡宅。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乾元二年於務本坊先天觀置壇院護黑髭老君之像。

左龍武軍統軍歸義郡王程懷直宅。德宗賜懷直務本里宅詳安業里下。

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延德郡王張茂昭宅。權德輿張茂昭墓誌太尉兼中書令延德郡王自河中來朝發疾薨於京師務本里第。

左散騎常侍于德晦宅嶺南節度判官宗羲仲宅。豆盧詵宗羲仲碑館於上京務本里第。

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鈞宅。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盧公邁京兆尹鈞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見王山人至盧宅。

西川齊州進奏院。通鑑胡注使京師諸邸率爲與商賈雜居貞觀十七年始命有司爲之作邸舍紀大曆十二年五月甲寅諸道邸務在上都名曰留後改爲進奏院 按進奏院有官居之郭子儀祭貞懿皇后文造上都進奏院官傳壽是也流繁驚引宋會要云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則留後實作留候。

旅舍。羯鼓錄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

鬼市。輦下歲時記曰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月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空有月有和者云六街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次南崇義坊。按通鑑甘露之變右神策軍擒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於崇義坊斬之。

黜鐵常平院。按司空圖避賊常平倉下舊館此常平院也詳下司空圖宅

坊內橫街之北招福寺。乾封二年睿宗在藩所立本名正覺寺寺南北門額睿宗所題寺塔肥正覺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佛堂於此遂爲此寺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剛像一鋪並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親題額二王親送至寺繡幡與羽衛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散景龍二年諸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睿宗在藩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修之聖容院門外鬼神數驅自內移來畫跡甚奇鬼所執野雞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眞畫

蜀王西閣祭酒蕭勝宅。見勝墓誌

西南隅太子左庶子駙馬都尉蘇勖宅。後爲英王園其地漱下無人居勖尚高祖女南昌公主

南街之北博陵郡王崔元暐宅宅西秘書監馬懷素宅刑部尚書韋

堅宅。贈太尉段秀實宅。德宗所賜宣宗大中十年詔秀實舊賜坊宅諸院奥在人上計錢三千四百七十五貫宜賜莊宅錢收贖仍令歸還少卿段叉懸道貼合人計會。

尚書左僕射賈易直宅。明皇雜錄曰本中書令崔圓宅祿山盜起王維鄭虔張通皆處于賊庭洎剋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之舊宅崔圓因召于私第令畫各有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極能事其後皆得寬典至於貶謫巡移皆在善地其將圖於易直大和中賣尚存

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承業宅。武俊之孫士眞子也 王處材撰常山王武俊四子士眞士清士平士則孫則士眞並鄧士眞士眞五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承宗惟爲成德軍節度使未嘗節度劍南承業並承榮傳寫之譌

太常寺協律郎李賀宅。見賈編沈李賀歌詩序申胡子劉客李氏之蒼頭也李氏亦世家子晉與劉會於長安崇義里

前進士司空圖宅。司空圖段章傳曰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國愚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舍避所亂匿常平倉下

興元鄜坊易定進奏院。

次南長興坊。隋有誠恭寺武德初廢 唐會要五年詔皇城南六坊內不得置私廟其朱雀街東是南郊御路至明德門夾街兩面坊及曲江側近亦不得置餘圍外深僻坊並無所禁初武宗行禮南郊見天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令禁斷中書門下奏朱雀門至明德門凡有九坊其長興坊是皇城南第三坊便有朝官私廟實與逼近宮闕自城逐南向南三坊俗稱圍外地至閑僻於此置廟無所妨礙從之 南部新書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於長興坊得玉璽文曰天子信璽

禮賓院。院在坊之北街元和九年六月置 按院即禮會院自崇仁坊移此敬宗初又廢以賜教坊

乾元觀。代宗實錄曰大曆十三年七月以涇原節度使馬璘宅作乾元觀道士四十九人其地在皇城南長興里璘初創是宅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獻之代宗以其當王城形勝之地牆宇新潔遂命爲觀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加乾元觀之名乾元肅宗尊號也 按代宗實錄以爲璘獻爲觀德宗實錄與新舊紀皆云命毀之未詳孰是

左領軍府大將軍房仁裕宅。房仁裕母李夫人碑薨於長興坊之第

東北隅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師道尚高祖第五女長廣公主宅地後分裂爲右監門大將軍韓琦府尚書刑部侍郎裴元寬刺府司馬謙光靈等居

坊內橫街之南中書令張嘉貞宅。本太常少卿崔日知宅唐書曰貞元中裴延齡爲度支奏請將郭鏦延齡令嘉貞之子徙所置廟德宗不許長安志引韋述記云延齡所徙乃嘉貞家廟嘉貞宅在思順里今無思順坊未詳

宅西太子賓客元行沖宅。次北隔街禮部尚書致仕王邱宅紀國大長公主宅。肅宗第五女始封宜寧降鄭沛。呂溫公主墓誌肅宗第二女薨於長興里之私第

漢陽大長公主宅。順宗長女卽德陽郡主也降郭鏦

河南尹駙馬都尉鄭顥宅。舊書鄭顥傳鄭顥嘗爲詩序曰去年在昌節赴殿上壽回憩於長興里第 按顥尚宣宗長女萬壽公主

同平章事駙馬都尉于琮宅。琮尚宣宗第四女廣德公主

工部尚書致仕昌郡王辛京杲宅。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宅。鴻漸於長興第飾門館賦詩曰常願追隨陪化源朝士多和之

太子右庶子韋聿宅。權德輿韋聿墓誌以官終於長興里。

國子祭酒鄭仲宅。貞元時人

禮部侍郎裴士淹宅。酉陽雜俎開元末裴士淹爲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當時明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路隨宅河南節度使王璠宅。舊書王璠傳李訓敗之日璠歸長興里第爲禁軍所擒

左神武統軍史憲忠

宅。附太原郡夫人王氏宅。王端工部尚書夫人王氏墓誌。卒於大寢於長興里之私第。戶部尚書李愿宅。舊書李愬傳。愬爲戶部尚書。此爲吏部尚書。知政事。時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盧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鎮州進奏院。畢羅店。酉陽雜俎。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晝夢倚徙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問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夢忽覺。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旅館。酉陽雜俎。段成式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

次南永樂坊。按永樂。舊書裴度傳作平樂。

西南隅。廢明堂縣廨。總章元年分萬年縣置。其廨地本酷王眞宅。長安三年廢。萬年後以其廨地賜駙馬都尉裴巽。縣東宅都觀。隋開皇七年。道士孫昂爲文帝所重。常自開道。特爲立觀。本在永興坊。武德初徙於此地。本隋寶昌寺。觀東永壽寺。景龍三年。中宗爲永壽公主立。按光福坊有永壽公主廟。元稹答姨兄胡靈之詩注。逼之寓居永樂南街廟中。疑即此寺也。名畫記。永壽寺有吳道元畫。坊內橫街之北。資敬尼寺。隋開皇三年。大保薛國公長孫覽爲其女立。按舊書元載傳。載得罪。其女資敬寺尼眞一。收入掖庭。又韋述撰傳。李廣宏者。宗室。疑爲僧。舍於資敬寺尼智因之室。以酒食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逆。東南隅。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本侍中王鍔貞宅。後大加修葺。時常侍言曰。洪師與說居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永蓄者。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洪又至。謂燕公曰。此宅氣候忽然索漠。恐是有取土於西北隅者。公與洪俯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坑三數。坑皆深丈餘。洪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駭曰。塡之可乎。洪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欲塡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也。燕公子均垍皆爲祿山委任。克復後。均賜死。垍長流之。

東門之南。夏官尚書王璿宅。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紹宅。李翱王紹碑。終永樂里私第。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宅。唐實錄曰。度自興元請朝覲。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毀沮。有張權輿者。無爲吠犬。尤出死力。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常有人與度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蓋以度嘗征討淮西。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數。度永樂里第。偶得第五岡。故權輿以爲詞。蓋欲以此。然竟不能動搖。大理卿崔昇宅。崔昇墓誌。終於京兆府永樂里之私第。左監門衛上將軍李思忠宅。武宗會昌三年。嗢沒斯內屬。賜李姓。名思忠。命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兼撫王傅。賜第永樂坊。尙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寘宅。冀州刺史蘇遇宅。博異志。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復無人住。其舍宇惟堂廳存。有扶風蘇遇者。貧甚。乃以賤價買本主之。至夕。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忽見東牆下有赤物如人形。而叫曰。咄。西牆下有物應曰。諾。遂乃於西牆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又於東牆下掘近一丈。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丈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又掘丈餘。得一鐵甕。開之。得紫金三十斤。遂遷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爲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前京兆尹楊憑別宅。辟下永寧患。侍中王珪家廟。兩京新書。貞觀六年。文皇爲王珪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趙嘏宅。按趙嘏有下第後歸永樂里自題二首。崔生宅。博物志。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古冢。在坊內橫街之中。李濟翁資暇集云。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墓。有制度。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號爲東方朔墓也。當時久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

次南靖安坊。按靖或作靜。羅隱送生東遊序。余窮迹長安中二三年。時時于遊閑面人一年。過生於靖安里中。

樂府。隋置。在崇敬尼寺東。西南隅崇敬尼寺。本會寺。隋文帝所立。大業中廢。龍朔二年。高宗爲高安長公主立爲尼寺。高宗崩後。改爲宮。以爲別廟。後又爲寺。咸宜公主宅。元宗第二十二女。初嫁楊洄。又嫁崔嵩。太子賓客崔倫宅。殿中少監唐昭宅。女端墓誌。女子字端。姜殿中少監唐昭之第三女也。終於京兆府靖安里之第。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元衡宅。舊書武元衡傳。元衡宅在靖安里。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及眾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尙書吏部侍郎韓愈宅。皇甫湜作神道碑。李翱作行狀。皆言愈薨靖安里第。昌黎集息國夫人墓誌云。乞歸於其第。韓愈撰。夫人爲鄂州節度使李翃妻。則翃宅亦當在此里。刑部侍郎劉伯芻宅。按劉伯芻又有安邑坊宅。見安邑坊下。郴州司馬李宗閔宅。宣室志。唐丞相李宗閔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斗。忽然躍久之。唐語林。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傅固言。靖安少師宗閔也。水部郞中張籍宅。張籍移居靖安坊答元八郎中詩云。長安寺裏多時住。按籍先居延康里。見白居易詩。後寓居寺中。又移居靖安也。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白居易贈微之詩。樹依興善老。草傍靖安衰。注云。微之宅在靖安坊西。近興善寺。按興善寺在靖善坊。靖善東與靖安鄰。故元宅西與之接也。元集亦有靖安窮居詩。又答姨兄胡靈之詩注云。予宅在靖安北街。微之宅中有辛夷兩樹。樂天與微之嘗遊息其下。亦見長慶集詩注。按微之有宅。已見安仁坊。蓋又移居安仁也。檢校司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程執恭宅。舊書程懷直傳。子執恭。至京師。表辭戎帥。以靖安里私第側狹。賜地二十畝。令廣其居。給事中蕭直宅。獨孤及直墓誌。終於靖安里正寢。韓國貞穆公主廟。唐會要曰。德宗女。自唐安公主追冊。貞元十七年立廟。旅舍。程貞河南少尹裴濟墓誌。卒於京師靖安里之旅舍。

次南安善坊。

盡一坊之地。爲教弩場。隋明堂在此坊。高宗時。併此坊及大業坊之半。立中市署。領口馬牛驢之肆。然已偏處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後但出文符於署司而已。貨鬻者並移於市。至武太后末年。廢爲教弩場。其場隸威遠軍。按威遠軍當即在此坊。元稹詩注。予宅又南鄰教弩場。

次南大業坊。本名弘業。神龍中避孝敬皇帝諱改。

東南隅。太平女冠觀。本宋王元禮宅。儀鳳二年。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親。不許。乃立此觀。公主出家爲女冠。初以頒政坊宅爲太平觀。尋徙於此。公主居之。其頒政坊觀改爲太清觀。公主後降薛紹。不復入觀。西有駙馬都尉楊愼交山池。本徐王元禮之池。新昌觀。

次南昌樂坊。

行臺右僕射屈突通宅。舊本作左僕射。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家廟。大中中。來孫謩爲相。再新舊廟。以元成爲封祖。李氏曰。元成。徵之字。崔璵魏公先廟碑。立家廟於長安昌樂里。山南東道節度使蔣係家廟。官園。坊西官園。供進籠花蕾。

次南安德坊。坊南抵京城之南，面東即啓夏門。

右武衛將軍蘇方宅。術士桑道茂宅。

右朱雀門街東第二街九坊。

唐兩京城坊考卷之三

西京

朱雀門街東第三街。即皇城東之第一街，北當大明宮之興安門，南當啓夏門。街東從北第一翊善坊。

保壽寺。酉陽雜俎曰：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年，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元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張于雲韶院。按唐書，高力士於來庭坊造寶壽寺，段成式所記在翊善坊者，蓋二坊南北毘連也。高力士捨宅，詳來庭坊下。寺塔記：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民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遣之不去。常于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篩灰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驃騎大將軍虢國公楊思勖宅。張說潁川郡太夫人陳氏碑：太夫人羅州大首領楊歷之妻，驃騎大將軍虢國公思勖之母也，薨於長安之翊善里。

絳州溫仁縣令任兕宅。杜甫任兕妻夫人姚氏墓誌：終於西京翊善坊之私第。

內侍護軍中尉彭獻忠宅。

裴仲淑彭獻忠碑：薨於翊善里之私第。

其西光宅坊。本翊善一坊之地，建大明宮後，開丹鳳門街，遂分為二坊。大和元年，鳳翔獻郿縣杜首解魁于光宅坊西北角三日而去之。

侍漏院。元和初置。

右教坊。崔令欽教坊記：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按自大明宮視之，則光宅在右，延政在左也。

橫街之北，光宅寺。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敕令掘得石函，函內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寶臺，因改寺額。酉陽雜俎曰：七寶臺，登之四極眼界。其下層壁下，有吳道元畫祖草圖。以自居內庭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舊說寺本天后梳洗堂。寺塔記：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有舞影堂。師體量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羯鼓錄：宋沈為太常丞，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回，復至寺舍，問寺主僧曰：塔鈴有一是古製，此姑洗之編鐘耳。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李揆宅。李揆謝賜光宅坊宅表云：中使至，奉宣聖旨，知臣無宅，以光宅坊去內最近，賜臣宅一區。

民家。酉陽雜俎：元和中，光宅坊民，其家有病者將困，邀僧持念，婁見旗守之。一夕，見一人入戶，衆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問取氣袋也。

次南永昌坊。舊本有坊東丹鳳門街。

給事郎李伏奴宅。李府君夫人王氏墓誌：夫人諱昞，字令儀，卒於萬年縣永昌里第。伏奴即王氏之子。

茶肆。舊書王涯傳：李訓事敗，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人即殺，涯等蒼皇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

次南來庭坊。本永昌一坊之地，與翊善坊同分，隔東有仁法寺，大歷七年廢。按翊善來庭皆近宮內，故多閹人居之。

莊宅司。坊西北。按大達法師塔碑陰有大中五年敕內莊宅使牒一通，號安國寺僧買莊地之事，然莊中使之名不見唐志。宋史職官志云：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此坊所設，蓋其職官。

特進王仁祐宅。永徽時人。

洛陽縣令鄭敞宅。薛稷鄭敞碑：終於萬年縣之來庭里第。

內侍高延福宅。力士父孫翌作墓誌銘，張說作神道碑，並云延福終來庭里第。按高力士本馮盎之子，延福以為假子，衛聖麥氏亦來依之，皆居來庭里。開元十四年，延福卒。十七年，麥氏卒。至天寶九年，乃捨宅為保壽寺。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內常侍孫志廉宅。申堂構孫志廉墓誌：終於咸寧里來庭里第。

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劉宏規宅。李德裕劉宏規碑：薨於長安來庭里第。又按周邈劉氏太原縣君盧夫人墓誌銘：劉遵禮嘗居來庭里之私第。

李氏宅。廣異記：上都來庭里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姊，身衣白服，戴布幞巾，逕來逼己。李氏驚疑，乃出門絕叫，有北門萬騎卒以馬鞭擊之，隨手而消，止有擊衣，乃婦人也。行至于來庭里私第，從夫人宮中，遂將其子行立之，望遊則行深之子也。順市街，然至地，其下得一幞樸骨焉。

丹鳳門街至此而絕。

次南永興坊。隋有普集寺，大業中廢。隋右驍衞將軍長孫晟居於此。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晟之女，大業中后常歸寧。

西南隅、左金吾衛。神龍中自崇仁坊徙。十字街西之北、據十字街長安志脫十字二字今從兩京記增後做此。荷恩寺。景雲元年睿宗立。西門之北、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宅。本隋安平公宇文愷宅。封演見聞錄曰，魏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爲營構，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燒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後裔孫謩爲相，宣宗居藩邸時。按通鑑會要並云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詔憲宗命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舊第之作相，仍居舊第，祖與魏公先廟碑舊宅永興里第下只劉是也。左龍武軍統軍咸寧郡王戴休顏宅。賜第。畢氏曰，咸寧傳但言爲左龍武將軍，不及咸寧郡王。右驍翊衛長史贈丹州刺史任丹宅。王維任丹碑，嶽疾卒於永興里第。雲麾將軍左龍武將軍劉感宅。李邕劉感碑誌，卒於永興里之私第。鳳翔、陳許、湖南進奏院。太常樂工宅。新書，讓皇帝之子璡，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聲，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他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民家。酉陽雜俎，唐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街司申金吾，韓約令塞之。

次南崇仁坊。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選人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輻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大曆中駙馬熱朝鮮於坊之兩街設盛會奏內坊音樂。長安志載昌化坊而不知所在，按坊內有寶國寺及岐陽公主宅，岐陽宅在崇仁坊，岐陽宅內云疏龍首池爲沼，崇仁坊正龍首渠所經，疑昌化卽崇仁之異名，故以昌化各宅附此坊下。坊南門之西、禮會院。本長寧公主宅，主及駙馬楊愼交奏割宅向西一半，官市爲禮會院，每公主郡主縣主出降，皆就此院成禮。開元十九年四月置，兵興以來廢而不修，移於長興坊。舊紀，至德元載，逆胡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侯莫陳氏，義王妃閻氏，陳王妃韋氏，信王妃任氏，駙馬楊朏等八十餘人於崇仁之街，疑卽在院而殺害也。北門之東、寶刹寺。本邑里佛堂院，隋開皇中立爲寺。佛殿後魏時造，四面立柱，當中構虛起兩層閣，榱棟屈曲，爲京城之奇妙，故天子以寶刹爲名。按名畫記，寶刹寺有楊契丹、陳靜眼、楊廷光畫。東南隅、資聖寺。本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爲文德皇后追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改爲僧寺。長安三年七月火焚之，灰中得經數部，不損一字，百姓施捨，數日之間所獲鉅萬，遂營造如故。寺額中州刺史殷仲容所題，楷法端妙，京邑所稱。寺塔記，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駭。院門裏盧楞伽畫，常學吳勢，吳亦傳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畢此而卒。中門窗間吳道玄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睛將轉。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嵋師善隆頂上，戍窮光佳。塔中藏千部妙法蓮花經，各實記。交鞍寺有吳道元悅、姚景仙、楊廷光弈碑畫。西南隅、元真觀。半以東本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衛，神龍元年併爲長寧公主第。東有山池別院，卽舊東陽公主亭子。韋庶人敗，公主隨夫爲外官，遂奏請爲景龍觀，仍以中宗年號爲名。初欲出賣，官估木石當二千萬，山池仍不爲數。天寶十三載改爲元真觀。肅宗時設百高座講，名畫記，元真觀有陳靜心、程雅畫。東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許國公蘇頲宅。本中書令薛元超宅，廢。用蘇頲碑，終崇仁里第。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宅。賜第。蘇頲褚無量碑，終崇仁里第。餘干縣尉王立備居。集異記云，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駮放，每丐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婦人同路，立因誘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妾居崇仁里，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遂就焉。婦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色慘惻，泣謂立曰，妾有冤仇，爲日深矣，伺便復仇，今方得志，便須離京，此居處五百緡自賣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言訖收淚而別。吐蕃內大相論莽熱宅。章皋傳，生擒論莽熱，遣使獻於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太華

公主宅。明皇第二十五女降楊錡。義陽公主宅。德宗第二女降王士平，宅在昌化坊。岐陽公主宅。憲宗第六女岐陽公主下嫁杜悰，帝爲御正殿，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疏龍首池爲沼。杜牧有岐陽公主墓誌。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柳渾宅。柳宗元柳渾行狀，終於昌化里。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宅。顧況韓滉行狀，終於昌化里私第，又權德輿韓洄行狀，終於昌化里私第，按洄卽滉之弟。東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兗州、太原、幽州、鄭州、滄州、天德、荊南、宣歙、江西、福建、廣、桂、安南、邕州、黔南進奏院。造樂器趙家。樂府雜錄，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損，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裴六娘宅。通幽記，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昌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師婆阿來宅。朝野僉載，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並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又云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

次南平康坊。南門之東、菩提寺。隋開皇二年，隴西公李敬道及僧惠英所奏立。寺西院綠組日，寺之制度，鐘樓在東，惟此寺緣李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大中六年改爲保唐寺。寺塔記，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舊跡，元中因城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蹟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降魔盤龍等壁，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吳道元畫消災經事，樹石古險。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元和末，俗講僧文漵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尚書題此壁詩曰，但虞彩色得無虞，背胖庶留掛障離師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利施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瓶甕於兩廊下，引吳道元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貪，欣然而許。中三門內東門，張希復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筆也。名畫記，菩提寺有吳道元、楊廷光畫，祿山之亂，王維縶在菩提寺，裴迪公幽位帖有詩，擬寺行香詩卽此寺。十字街之北、陽化寺。隋內史舍人于宣道爲父建平公義母獨孤夫人所立。萬安觀。天寶七載，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觀。其地西南隅本梁國公姚元崇宅，次東，卽太平公主宅，其後敕賜安西都護郭虔瓘，後悉併爲觀。名畫記，觀內公主影堂，李昭道畫山水。嘉猷觀。本李林甫宅下，明皇御書金字額以賜之，林甫女爲觀主，觀中有精思院，王維、鄭虔、吳道子皆有畫壁。林甫死後，改爲道士觀，揀道術者居之。西北隅、太師中國公李穆宅。其地景龍中爲長寧公主府及觀，楊粟寄中勝井錢，樹散與居人。西南隅、國子祭酒韋澄宅。蘭陵長公主宅。李義府蘭陵長公主碑，薨於雍州萬年縣之平康里第。按碑，長公主爲太宗第十九女。太子右庶子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護軍孔穎達宅。于志寧孔穎達碑，薨於萬年縣平康里第。西門之南、尚書左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自遂良父太常卿亮居焉。南門之西、刑部尚書王志愔宅。次北、戶部尚書崔泰之宅。侍中裴光庭宅。張九齡裴光庭碑，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左羽林大將軍臧懷亮宅。李邕臧懷亮碑，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東南隅、右相李林甫宅。本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宅。景龍中韋庶人妹夫陸頌所居。韋氏敗，頌妹孫散騎常侍令同居之，後爲林甫宅。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處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又其宅妖怪，東北隅溝中至夜每火光大起，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分其宅東南隅立爲嘉

獻親。宣室志。祕卿者。以議術聞。嘗過李林甫宅。謂人曰。後之人有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李林甫爲奉御。移居焉。祕師曰。爲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雖然。吾懼其易制中門則禍及矣。林甫果相元宗。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既毀其舊。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貶沒。開天傳信記。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張宏靖宅。本國子司業張蘊舊第。有嶢嶷鬱然。

虔州刺史王哲宅。酉陽雜俎。虔州刺史王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

汧陽郡太守王仙宅。王維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薨於長安平康里之私第。安喜縣君乃王諸之母。諸之父名綱。官至定州刺史。備之祖即石泉公方慶。

鄧國夫人王氏宅。楊綰撰陽王婆鄧國夫人王氏碑。終於平康里之私第。

校書郎陳褒宅。柳宗元伯祖妣夫人墓誌。終於平康里。接於華三婿校書郎渭南尉潁川陳褒家。又宗元亡姑陳夫人權厝誌。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

河南府錄事趙處章宅。孫樵趙處章墓誌。皆終於平康里私第。處一作容。

馮媛宅。續元怪錄。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里坊正、對南門。往看見一賣醋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買醋至此入宅。未還其直。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乃從人於門左右伺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來。躡梁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遂奔於南山。其衣服尚是邪時者。

邢鳳宅。沈亞之異夢錄。邢鳳帥家子。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

同華河中河陽襄徐魏涇原鹽武夏州昭義浙西東容州進奏院三曲。北里志云。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

次南宣陽坊。

東南隅、萬年縣廨。去府七里。縣門乃宇文愷所造。太平公主降薛紹。於縣廨設婚席。初以縣門隘狹。欲毀之。高宗敕宇文愷所造。製作多奇。不須毀拆也。

權璥院。坊西南隅、淨域寺。隋文帝開皇五年立。煬帝即位。於此寺置。酉陽雜俎曰。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佛殿內西座番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盜此神。立于壇而輒相傳。當時頗有靈。寺塔記。王昭隱畫門西裏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外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壁門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煙可懼。東廊樹石險怪。高僧亦怪。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元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佛殿東廡有古佛堂。其地本雜卉。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蕃僧修此堂。名畫記。淨域寺三階院東壁。張孝師畫地獄變。杜懷亮書牓子。院門內外神鬼。王昭隱畫。王什書牓子。

奉慈寺。本開元中虢國夫人楊氏宅。虢國即貴妃之姊。其地本中書令馬周宅。津陽門詩曰。入虢新起合歡堂。注曰。虢國構一堂。價費萬金。堂成。工人償價之外。更邀賞技之直。復與絳羅五千段。工者投而不顧。虢國問其由。工曰。某平生之能。殫於此矣。苟不以信。願得螻蟻蜥蜴蜂蠆之類。數其目而投於堂中。使有間隙。得亡一物。即不論功直也。於是又以綺錦珍具與之。又明皇雜錄曰。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其比。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于堂廡。忽見一婦人衣黃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既不能制。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衢路。而自嘆曰。不才無能。爲勢家所奪。古人之戒。將見於今日乎。而與韋氏隙地十數畝。其他一無所酬。虢國中堂既成。召匠圬墁。以二百萬償其直。而復以金盞二、瑟瑟三斗爲賞。後嘗有暴風拔樹。委於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其制緻妙。皆此類也。寺塔記曰。安祿山僞命百官以田乾真爲京兆尹。取虢國宅爲府。後爲駙馬都尉郭曖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爲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賜錢二千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

駙馬獨孤明宅。寺塔記。淨域寺有金剛。右寶天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悅西鄰一士人。皆期於寺門。有巨蛇東之供奉。

南門之西、杞國公竇毅宅。毅、即太穆皇后之父。宅西、有皇后舅寺院。後施淨域寺。宅南有杞公廟。

十字街之西北、秋官尚書燕國公李晦宅。後爲京兆韋氏。後賜虢國公主。畢氏曰。唐書有關韋述此乃韋處厚後父兄。

西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宅。宅東有陝州刺史劉希進少府監楊務廉宅。按新書長寧公主傳云。楊務廉將作大匠。又云務廉卒坐贓數十萬。廢終身。是務廉終於將作大匠也。

次西北、隅巷有國子祭酒韋叔夏宅。光祿卿畢思遠宅。

十字街東之北、刑部尚書李乂宅。畢氏曰。此疑李乂碑。乂終宣陽里第。

次西有絳州長史李襃。太子賓客鄭惟忠宅。

東北隅兵部尚書郭元振宅。張說郭元振行狀。薨於宣陽里。居二十餘年。不遷諸院。爲府每朝回。對二親有笑顏。容如也。杜甫過郭代公故宅詩注云。郭元振宅在京師宣陽里。

前司空兼右相楊國忠宅。虢國夫人居坊之左。國忠第在其南。畢氏曰。唐書云。國忠第在宣義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虢相接。舊異記。天寶末。祿山初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等皆囚禁於宣陽里楊國忠舊宅。

西門之南、右羽林軍大將軍高仙芝宅。東門之北、京兆尹李齊物宅。司徒致仕薛平宅。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宅。畢氏曰。唐書傳。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

麟臺正字陳子昂宅。獨異記。京師東市有賣胡琴者。陳子昂千緡市之。語衆曰。余居宣陽里。明日專候。來者集者凡百餘人。

禮部員外郎常無名宅。常袞叔父無名墓誌。薨於西京宣陽里之私第。

將作監韋文恪宅。文宗時人

右神武統軍張義潮宅。咸通六年。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自沙州入朝。賜除統軍。賜第一區。

邠寧東川振武鄂州進奏院。柳宗元有邠寧進奏院記。

賈昌宅。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以鬬雞得幸元宗。祿山朝京師。遇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被太上皇歸興慶宮。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

次南親仁坊。

西南隅、咸宜女冠觀。睿宗在藩之第。明皇升極。於此與元初置昭成、肅明二皇后廟。謂之儀坤廟。睿宗升祔。昭成遷入太廟。而明留於此。開元二十一年。肅明皇后亦祔入太廟。遂爲肅明道士觀。寶應元年。咸宜公主入道。與太真觀換名焉。名畫記。咸宜觀。有吳道元、解倩、楊廷光、陳閎畫。南部新書。長安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按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

回元觀。即安祿山舊宅。祿山故事曰。舊宅在道政坊。元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內庫錢。更造堂皇三重。皆象宮院宇之盛。帷帳幃幕。充物其中。天寶九載。祿山獻俘至京。命入新宅。譚賓錄曰。祿山入朝。敕於親仁坊南街造宅。堂皇三重。皆象宮中小殿。房廊窈窕。綺疏詰屈。無不窮極精妙。什物充牣。以金銀器皿。每欲賜之。明皇猶嘗謂左右曰。祿山眼孔大。勿令笑人。

西北隅、尚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宅。後併入汾陽王宅。闢地設廟。後以賜貴妃叔盧氏。後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黃門侍郎李暠等數家居焉。

十字街東之北、太子詹事韋琨宅。次東又有中書侍郎楊宏武、太僕卿王希雋二宅。雋所居。即兵部尚書裴子餘宅。

北門之東、駙馬都尉鄭萬鈞宅。東門之北、滕王元嬰宅。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譚賓錄曰。宅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入出者。不知其居。又曰。親仁里大啟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

不聞宣召。王夫人盧氏愛女方啟。親對鏤桂枝公處下。將軍出鎮去。及郎官皆被召。令護水持戟。顧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鎮列陛護公。公不顧。于是擬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擇宜。以賞以賤。曹游臥內。某等以爲雖尹道不當如此也。公笑謝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俸食糧者五百匹。官糧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慾將起。禍以不臣。其有貪功苦事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其追。今蕩蕩無閑。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吾諸子皆伏其西。本子志寧宅。劉禹錫有劉令狐相公親仁郭家花下即事見贈詩。姚合有題郭侍郎親仁里幽居詩。

駙馬都尉太常卿兼戶部侍郎楊暄宅。舊唐書楊國忠傳。國忠子暄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

昌樂公主宅。明皇第十八女降[illegible]公實錄。

西華公主宅。宣宗第三女降工部尚書嚴祁。

太子太師汧國公李勉宅。檢校司空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

李石宅。舊唐書本傳。開成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驚回鞚。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

兵部尚書致仕歸崇敬宅。

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宅。盧氏雜說曰。宿從子袞爲給事中。宅有山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遣一家人主之。謂之鳥省。按馮袞玉泉子作馮兗。

朝散大夫祕書省著作郎致仕韋端宅。柳州下邽縣丞韋公夫人墓誌。疾終於長安親仁里之私第。按夫人王氏墓誌之葬。端時爲下邽令。宅在此里。卒於元和十四年。其時宅在新昌里。見新昌里下。

柳州刺史柳宗元宅。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終於親仁里第。

給事中陸質宅。柳子厚與陸質同學。見子厚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前進士許棠宅。許棠親仁里雙鶴詩云。雙鶴來日已無只。知我是江人是家此里。

唐彥謙宅。唐彥謙親仁里閑居詩云。朱雀府東半[illegible]

大同軍節度使李國昌宅。咸通中。朱耶赤心徐州討賊以功。賜宗姓姓名。編入屬籍。系鄭王房。及賜第一區。

旅館。柳宗元[illegible]於長安親仁里[illegible]

[illegible]旅館也。姚合親仁里居詩云。三年賃舍親仁里。寂寞何曾似在城。又有街西居二首。是旅館在街之西也。

次南永寧坊。隋有明覺寺。大業七年廢。坊南門之東。隋薛國公長孫覽宅。西門之北。隋田安宅。安子仁撝獻之。及孫元嘉以孝義旌表。時稱美之。

東南隅京兆府籍坊。按此長安志文。籍坊未詳。或從坊狗坊之類誤也。

司天監。乾元元年。改太史監爲司天監。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官六十人。其地即安祿山所賜永寧園也。

永寧園。賜祿山永寧園。爲鄰。又賜水碾公主池觀爲遊燕地。

南門之西。禮部尚書裴行儉宅。

東門之北。贈太尉祁國公王仁皎宅。本禮部尚書鄭善果宅。後賜江王囂。賈之。神龍初。宗正卿李晉居焉。續還爲甲第。晉誅。復賜仁皎。舉氏曰。太宗第十一子江王囂。亦號江王也。此置。

吏部郎中楊仲宣宅。唐書楊仲宣傳。遭疾。終於萬年永寧里之私第。

右豹衛大將軍附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宅。張說獨孤公墓誌。夫人李氏薨於永寧里。先人之舊第也。有通渠轉池。巨石崇墉。[illegible]酒潭沈沈。[illegible]遊衍之處者十四五載。夫人之孫[illegible]而圖形。[illegible]俾其能救。參人。[illegible]

西北隅中書令裴炎宅。炎死後沒官爲營坊。

開府儀同三司博陵郡王李輔國宅。按杜陽雜編。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輔國碎之爲粉。所居安邑里。芬馥彌月。是輔國宅又在安邑矣。俟考。

贈太子少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公徐浩宅。張式徐浩碑。薨於長安永寧里。

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宅。白居易高相宅詩云。青苔故里懷恩地。白髮新生抱病身。涕淚雖多無哭處。永寧門館屬他人。謂高郢也。

河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宅。鍔子稷。進永寧里第。實錄辛子。

時議以鍔因緣[illegible]而入於官。園其所也。盧氏雜說。祖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盞地。後永寧爲王鍔宅。安邑爲北平王馬燧宅。後王馬皆進入官。王宅累賜韓弘。正史院。[illegible]李載義等。所謂金盞破而成也。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盞破而不完也。

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載義宅。大和五年。載義自幽州入朝。文宗賜以居第。及米粟封帛甚厚。

前京兆尹楊憑宅。舊唐書楊憑傳。憑治第功役甚興。又幽妓妾于永寧別舍。[illegible]坐是貶臨賀尉。按柳宗元亡妻宏農楊氏誌。以[illegible]之後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蓋楊氏即[illegible]之女。

前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宅。乃鳩集既廣。[illegible]名書畫。以金玉爲復壁藏之。甘露之變。可獲者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illegible]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其宅入於官。

太傅致仕白敏中宅。按李商隱白居易墓碑。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仲冬[illegible]備宰相儀物。[illegible]永寧里中。[illegible]宅[illegible]所居[illegible]也。

太子太保涼國公李聽宅。按李晟宅在永崇。而聽在此坊者。蓋其時各立第宅。[illegible]

衛尉卿李有裕宅。

太子太傅分司東都李固言宅。唐語林。李固言宅在永寧。按劉禹錫有投永寧李相公詩。皆是固言。

資州刺史羊士諤宅。羊士諤有永寧小園即事詩。永寧里園亭休沐悵然成詠詩。酬盧司門晚夏過永寧里弟居林亭見寄詩。又永寧里小園與沈校書接近悵然題寄詩。

御史中丞充武昌軍節度副使竇鞏宅。鞏有永寧小園與校書接近因寄詩。是宅在此坊。但不知校書爲誰。即羊士諤詩所謂沈校書也。

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宅。自幽州入朝居此。舊唐書黃巢傳。宰相[illegible]不及從之。則[illegible]所由拘索殿急。乃微行入永寧里張直方之家。多依之。既而賊皆誣云直方謀反。納亡命。賊攻其第。直方族誅。流衛數百人皆遇害。按北夢瑣言。[illegible]直方[illegible]於他族。與[illegible]相對。是張休宅亦在此坊也。

義成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宅。三水小牘曰。鐸中別立書齋。退朝獨處其中。欣欣如也。

校書郎殷保晦宅。三水小牘。廣明庚子。冬十二月。寇犯京師。人大潰。故時書校書殷保晦。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於崇陵里南氏池莊。[illegible]五門以爲賊不復入。明日。[illegible]校書爲所俘。夫人封氏諱[illegible]字夷文。天官侍郎[illegible]孫也。賊將以便[illegible]戰之。夫人[illegible]賊。遇害。[illegible]良久。是夜[illegible]三稚子相攜投渡井而死。

次南永崇坊。

東南隅七太子廟。其地本萬年六州之邸。總章中以爲明堂縣治。後徙於永樂坊。神龍初。立節愍太子廟。即中宗之長子。睿宗即位曰。天寶六載。詔章懷節愍惠莊惠宣惠文太子。並官爲立廟。比來子孫自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諸室。同爲一廟。並於永崇坊東街。就節愍太子廟立廟。呼爲七太子廟。寶應二年。停享。大曆三年。又加靖恭太子一室。

廟西。靈應觀。女道士宋遺所立。

宗道觀。本興信公主宅。實興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其後入官。大曆十二年。爲華陽公主追福。立爲觀。按觀爲華陽公主立。故亦曰華陽觀。歐陽詹玩月詩序。貞元十二年。[illegible]陳可封游在華陽。於永崇里華陽觀是也。白居易華陽觀詩注。觀即華陽公主故宅。有舊內人存焉。

龍興觀。坊有龍興觀。見李商隱爲馬公郡夫人王氏黃籙齋文。

孝廉陳巖宅。宣室志。潁川陳巖。[illegible]舉孝廉至京師。居永崇里。

瀛州都督王湍宅。楊炯王湍碑。薨於京師永崇里。

十字街西之南。刑部尚書韋抗宅。

諫議大夫呂崇粹宅。唐古今五行紀。唐開元中。呂崇粹宅在京永崇坊。

祕書監楊銛宅。明皇貴妃之兄。舊唐書楊貴妃傳。貴妃以忤旨。[illegible]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按明皇時在南內。故永崇北行人自安興里門也。

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宅。興元元年。賜晟永崇里甲第。詔宰臣諸節將會送。是日。特賜女樂八人。錦綵銀器等。令教坊太常備樂。京兆府供具。

鼓吹迎導，集賓京師以爲榮觀。乾曜子孝義太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凶甚，直二百十千，實又買之，築園打墻，拆其瓦木，各爲一堆，就耕之。太尉宅中有小樓，常下瞰焉，晟欲併之爲擊毬之所，他日乃使人向實又欲買之，實又確然不納，云某自有所要，俟至休沐日，送具宅契書請見晟，晟問，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僻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見此地寬閒，其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俯賜照納。晟大悅。杜牧有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詩。

驍衛將軍薛夔宅。集異記，貞元末，驍衛將軍薛夔遷居永崇里，與觀之北，多妖狐，或謂曰，妖狐畏獵犬，西鄰李太尉第中，獵犬頗多，何不假其駿者，向夕以待之，夔即詣西鄰，遂其事，李氏以三犬付之，是夕月明，夔縱犬與家人登樓視之，見三犬皆被羈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及曉，三犬困殆，臥而不食，經夕復爲之，夔大恐，猶留滯，旋鬻宅，奈何寬徙焉。東都留守杜亞宅。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李巽宅。權德輿李巽墓誌，寢疾，薨於永崇里。司徒兼中書令韓宏宅。韓愈韓宏碑，薨於永崇里第。兵部尚書蕭昕宅。宣室志，唐故兵部尚書蕭昕爲京兆尹，京師大旱，時天無纖雲，三藏居靜住寺，昕請寺僧以持念召龍，昕詣寺，請致禱，三藏命其徒取樺木皮僅尺餘，纘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僧呪貫頃，以纘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自水出，俄而數丈，俄起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庶子致仕沈聿宅。集異記，貞元中，庶子沈聿致仕永崇里。溫縣主簿韓慎宅。柳宗元韓慎墓誌，卒於長安永崇里。前進士崔塗宅。崔塗有上巳日永崇里言懷詩。旅館。顏真卿元結表墓碑，大曆七年，朝京師，薨於永崇坊之旅館。宣室志，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僑居永崇里。放生池。

次南昭國坊。隋有香積寺，大業七年廢。此坊本犯中宗廟諱，長安中改昭國，或作招國。按韋應物有過昭國里故第詩，又有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詩，皆未知何人之第。

西南隅崇濟寺。本隋修慈寺，開皇三年，魯郡夫人孫氏立，貞觀二十三年，以尼寺與慈恩寺相換，而移於樂坊甘露尼寺，又比于宏濟寺，故換所居爲本寺。神龍中改寺焉。寺內有天后繡成蛟龍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

律師製、釋鑾堂。太府少卿裴子餘宅。即廢香積寺之地。前進士李嶷宅。獨異志，開元五年，進士及第李嶷者，貴主家婿，主居昭國里。南門內、一作東門。太子太傅鄭絪宅。酉陽雜俎，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又有怪異，鄭絪龍相，自嶺南節度入爲吏部尚書，居昭國里第，緝爲太常少卿，皆在家廟，侍備其藍，如物於窗中益之，誰窺尺餘，迎燊不已，其旁有蟻十餘所，并兩耳，慢將良久，悉能行，乃止，從上每三鐵，其一差而行出，廚東過水渠，在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崩，其盤蓋悉爲黃埃黑煤，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鄭餘慶宅。唐語林，司徒鄭貞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司徒第在北，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尚書右丞庾敬休宅。國史補曰，敬休宅屋壁有畫奏樂圖，王維畫。將軍韋青宅。樂府雜錄，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青於街牖中聞其歌，即納爲姬。其處維熟顧而笑，或問其故，紅曰，此曲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刑部尚書白居易宅。白氏長慶集有昭國里閒居詩，時爲左贊善大夫，居易與楊虞卿書云，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訊招國坊，已不及矣。按白居易始居常樂，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國，又次居新昌，今於各坊俱載之。夏綏宥等州節度使李寰宅。寰贊守博野碑，宗賜其子方回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宅。柳玭云，崔氏居昭國宅，子孫昌盛，衣纓不絕。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修己宅。溫庭筠程公墓誌，遘疾，歿於昭國私第。涇原節度使段祐宅。酉陽雜俎，涇帥段祐宅在昭國坊。

次南晉昌坊。晉，或作進。

半以東、大慈恩寺。隋無漏寺之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爲寺，故以慈恩爲名。仍選林泉形勝之所，寺成，高宗親率佛像幡華，並從宮中出，太常九部樂送至寺。寺南臨黃渠，水竹森邃，爲京都之最。會昌五年，詔天下毀寺，上都每街各留寺兩所，僧各三十人，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六年，左街添置寺八所，興唐寺、保壽寺兩所依舊額，六所改名，寶應寺改爲資聖寺，青龍寺改爲護國寺，菩提寺改爲保唐寺，清禪寺改爲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爲唐安寺，崇敬尼寺改爲唐昌寺，右街西明寺改爲福壽寺，莊嚴寺改爲聖壽寺，添置八所，二所依舊名，千福寺、興元寺，六所改名，化度寺改爲崇福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爲延唐寺。寺塔記，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東歸，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直百餘金，其工無針綖之跡。寺有兩池，韋應物有慈恩寺南池秋荷詠，司空曙有早春遊慈恩南池詩，趙嘏有春盡獨遊慈恩寺南池詩。寺有牡丹，唐詩林，慈恩浴室院有牡丹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唐詩紀事，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甚盛，慈恩寺元果院花最先開，太平院開最後，裴潾作白牡丹詩題壁間，又有遊寺看花見李端憐書詩序。寺西院浮圖六級，崇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倣西域窣堵波制度，以置西域經像，後浮圖心內卉木鑽出，漸以頹毀，長安中更拆改造，依東夏刹表舊式，特崇於前，有辟支佛牙，大如升，光彩煥爛，浮圖東有翻經院，即元奘爲慈恩上座所居。按上官昭容宗之間，有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詩，自後唐人詩甚多，又爲進士題名之所。名畫記，慈恩寺塔院有吳道元、尹琳、胡人尉遲乙僧、楊廷光、鄭虔、畢宏、王維、韋鑾、閻立本、張孝師等壁畫。塔前鐫有獸環耳獅子鉄心花，爲時所重，見唐詩林。西南隅、楚國寺。本隋興道寺之地，大業七年廢。高祖起義并州，第五子智雲在京，爲陰世師等所害，後追封爲楚哀王，因此立寺。寺塔記，寺內有楚哀王等身金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太和中賜白鶴鸂鶒，水竹幽靜，類於慈恩。十字街之西北、淨住寺。本隋吏部尚書牛宏宅，開皇七年立爲

寺，有石塔本魏茂之浴室。十字街北之東、尚書左僕射鄖國公韋安石宅。前進士陸賓虞宅。唐語林，陸賓虞進士，在京師，寓晉昌里。叛臣朱泚宅。語中紀，泚夜分斬南騎，取立于晉昌，先泚舊宅，其宅爲潛龍宮，徙珍寶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寺塔記，楚國寺西朱泚宅。若耶女子寓居。若耶溪女子題三鄉詩序云，余家本若耶溪，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其居迴絕，壓驚花木，統鄰東西第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地。

次南通善坊。

杏園。爲新進士宴遊之所。按貞元四年，以曲江草堂慈恩寺杏園花發詩試進士，慈恩、杏園皆在曲江之西南也。

次南通濟坊。坊南街，抵城之南面。

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宅。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家廟。尚書右僕射盧鈞家廟。劉得仁宅。劉得仁有夏日通濟里居酬諸先輩見訪詩，又通濟里居酬盧肇見尋不遇詩。

右皇城東第一街十五坊。

朱雀門街東第四街。即皇城東之第二街。街東從北第一長樂坊。後改延政坊。按坊之北、即延政門，故以門名坊。

大寧以東、大安國寺。睿宗在藩舊宅，景雲元年立爲寺，以本封安國爲名。憲宗時，吐突承璀盛營安國寺，欲使李絳爲碑文，絳不肯撰。後沒權地。宣宗欲復修，未克而崩。咸通七年，以先帝舊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軍再建之。寺有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元和中，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時號爲紅樓集。寺塔記：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元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不）施彩色，尚有典刑。名畫記：安國寺有吳道元、楊廷光、尉遲乙僧畫。南部新書：長安名僧多聚安國寺。唐語林：劉相國晏任大理評事日，居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段成式寂照和尚碑：白長慶中寶麻木大和初告說寺安國寺。西南隅、興唐觀。本司農園地，開元十八年造觀，其時敕令速成之，遂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取大明宮乘雲閣造門屋，樓拆白蓮花殿造精思堂，屋拆甘泉殿造老君殿。元和初年，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千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拒禁城，因是開複道，爲行幸之所，以內庫絹千匹、茶千斤爲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千萬、雜穀千石充修齋醮之費。按權德輿有興唐觀新鐘銘。左教坊。元和十四年，徙置仗內教坊於此。

次南大寧坊。

東南隅、興唐寺。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爲武太后立爲罔極寺，窮極華麗，爲京都之名寺。開元二十年，改爲興唐寺，明皇御容在焉。酉陽雜俎：長安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名畫記：興唐寺有吳道元、楊廷光、周昉、尉遲乙僧、董諤、尹琳、楊坦、楊喬、李生畫。又有韓幹畫一行大師眞，徐浩書讚。西南隅、太清宮。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一所，依道法醮。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元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符，傳於元宗。仍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令尹臺西得之，於是置廟於大寧坊中，東都於積善坊。九月，改廟爲太上元元皇帝宮。二年正月，加號大聖祖。三月，改西京廟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諸州爲紫極宮。十二載二月，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每歲四時及臘終，行朝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爲眞像，衮冕之服，當扆南向，元宗、肅宗侍立于左右，皆朱衣朝服。宮垣之內，遍植松竹，以像仙居。殿十二間，四柱，前後各兩階，東西各側階一。其宮正門曰瓊華，東門曰九靈，西門曰三清。御齋院在宮之東，公卿齋院在宮之西，道士雜居其間。天寶五載，詔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像，列侍于聖容之側。林甫犯逆，又刻楊國忠之形而瘞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敗，又燕毀之。八載，立文宣王像，與四眞人列左右。殿內有吳道子眞元元眞，見名畫記。蔣長貌迎甕木表，太清宮道士陳希烈等狀，得聖訓殿院東九嵕門北，有柰樹連理，異枝還合。按此地本臨淄舊邸。西門之南、左侍極兼右相陸敦信宅。次南、大理卿孫伏伽宅。南門之東、戶部尚書許圉師宅。北門之南、太子詹事陸餘慶宅。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舊書本紀：誅元載，私廟主於大寧里。又本傳載：得罪以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右武衞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宅。劉憲乙速孤行儼碑：薨于大寧里第。行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王庭瓌宅。扶風郡夫人馮氏墓誌：終於京大寧里之私第。按夫人即庭瓌之妻。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渾瑊宅。興元元年賜第，兼賜女樂五人，錦綵銀器，宰臣節將會送，有司備供，充於新第。酉陽雜俎：上都渾瑊宅，戟門外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夏月霽後，有蜘大如巨臂，長三尺餘，白頸紅斑，領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晚悉入穴。白居易有看渾家牡丹花詩，疑渾令之宅也。路與義昌軍節度使渾偘

神道碑：薨於大寧里私第。按偘即瑊之孫。義章公主宅。德宗第三女，降張茂宗。鳳閣侍郎李元素宅。李昭爲李元素遣冬楊炎，京兆尹年賜大寧坊宅。宅內有桑樹一株，春秋生子，劉冬枇杷。力君

張幹居。酉陽雜俎：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次南、安興坊。後改廣化坊。隋有隆化寺，大業七年廢。唐書裴度傳：度出通化里，遇三盜，以劍擊度。按度自永樂里入朝，必經安興之西，其曰通化者，安興東抵通化門也。

玉山營。見楊復恭宅下。樂官院。樂府雜錄：廣化里太平里各署樂官院一所。南門之東、申王撝宅，以東、岐王範宅。長安志：南門之東，寧王憲宅。按舊書讓皇帝傳：憲于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于安興坊東南隅賜宅。則寧王宅爲申王撝之訛，今正。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韓臯宅。千志寧穎川定公碑：寢疾薨于安興里第。西門之北、戶部尚書陸象先宅。次北、開府儀同三司宋璟宅。開寶錄曰：璟宅中造屋悉東西正闢。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揆宅。顏眞卿郭揆碑：終於安興之私第。曹州司法參軍秘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踐猷宅。顏眞卿殷踐猷墓碣：終於京師通化坊之私第。恆安郡王宅。張說鄎國夫人神道碑：終于通化里。按夫人鄭氏，開元皇帝寵妃之母，恆安郡王之妻。尚書兵部侍郎李巖宅。天寶中人。亳州刺史致仕王同晊宅。顏眞卿從兄孫逖王同晊碑：終于京兆安興里之私第。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仇士良宅。鄭薰仇士良碑：終廣化里第。內侍省內常侍孫常楷宅。于邵孫常楷碑：卒於廣化里之私第。按楷曾孫榮義碑云：內省少監致仕孫公諱榮義，疾薨於京師廣化里私第。榮義，即常楷之猶子。內侍省內給事員外同正員王文幹宅。趙造王文幹墓誌：終於京兆萬年縣廣化里私第。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楊復恭宅。舊書楊復恭傳：第在昭化里，近玉山營。復恭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或告云謀亂。昭宗御延喜樓，守信以兵拒之，既而守信、復恭挈其族出通化門，趨興元。長安志云：昭化即廣化之譌，新書作昌化里。同昌公主宅。懿宗長女，降韋保衡。杜陽雜編曰：其宅窗戶皆以衆寶飾之，金銀爲井欄。又曰：大會韋氏一族于廣化里，時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軒。行內侍省內僕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李從證宅。尹寶錄李從證墓誌：終于廣化里私第。

次南、勝業坊。本名宜仁，後改。朝野僉載：郭務靜，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溝，車躓之即翻，黏土擁其餅，甚苦之，乃將鍬劚去十餘步，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劇談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宏勇而多力，嘗於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適當其道，季宏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

西南隅、勝業寺。武德初，高祖爲沙門景暉立。景暉嘗言高祖當膺符命，及興義兵，先爲立寺，其坊因此改名。寺東又爲立尼寺，以與甘露尼寺相近，勅自居國坊換居之。十字街北之西、修慈尼寺。本安國僧寺，隋開皇七年立，貞觀二十年。寺西、甘露尼寺。隋開皇五年立。楊去盈宅。楊炯從弟去盈墓誌：殁於京師勝業里。西北隅、薛王業宅。本開元禮部尚書韋行佺宅。舊書讓皇帝傳：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東北隅、寧王憲山池院。十字街北之東、銀青光祿大夫薛紓宅。紓兄弟子姪數十人同居一曲，姻黨清華，冠冕茂盛，坊人謂之薛曲。左

散騎常侍徐堅宅。太僕卿駙馬都尉豆盧建宅。尚元宗建平公主。禮部尚書席豫宅。中書舍人朱巨川宅。李紓朱巨川碑：終上都靖恭里私第。特進行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河郡開國公康阿義屈達干宅。顏眞卿康公碑：薨於上都靖恭坊之私第。朝散大夫守司農少卿隴西縣開國男李倏宅。權德輿李倏墓誌：疾終於靖恭里私第。宣州司功參軍魏邈宅。邈居於靖恭里，見子凡賢所作墓誌。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吳逵宅。寇同潁陽吳逵墓誌：疾終于靖恭里之私第。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存宅。舊書本傳：處存，京兆萬年勝業里人。劉[illegible]錄：勝業坊富人王氏，雜左事，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一日與賓朋過坊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生忻然，遇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歡數曲，然以金銀賂之，衆皆訝其厥費，自此與諸貨日輸其門，未幾數年，遂至貧乏。按處存世隸神策軍，為京師富族，則富人王氏亦其族也。

崔小玉宅。蔣防霍小玉傳：鮑十一娘謂李益曰：霍王小女字小玉，住在勝業坊古寺曲上車門宅是也。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陝府鄭滑進奏院。狗脊嶺。通鑑：武宗斬太原將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于狗脊嶺。舊書黃巢傳：高仙芝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詣闕請罪，敕於狗脊嶺斬之。

次南東市。隋曰都會市。舊書回紇傳：大曆十年，回紇白晝刺人于東市，市人執之，拘于萬年縣。

南北居二坊之地。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開二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北街當皇城南之大街，東出春明門，廣狹不易於舊。東西及南面三街向內開，壯廣於舊。街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萬年縣戶口減於長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勳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當中東市局。次東平準局。並隸太府寺。鐵行。乾𦠆子：成市鐵行有范生，卜畢人流中成敗，每卦一縑。資聖寺。太平廣記引博異志：元和四年，代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擒恆陽生口馬奴婢三十人，詔闕歸宗，令斬於東市西坡資聖寺側。西北街。唐書蔣鎮傳：斬于東市西北街，蓋刑人之所。[illegible]斬于東市之北。東北隅有放生池。分渠水渠自道政坊東入城，西流注此池，俗號為海池。

次南安邑坊。隋有右武衛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宅。

奉誠園。本司徒兼侍中馬燧宅。燧子少府監暢以貲甲天下，貞元末，神策中尉申志廉諷使納田產，遂獻舊第。國史補曰：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韓愈馬繼祖墓誌：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北平王即燧也。竇牟奉誠園聞笛詩注：園馬侍中故宅。元稹詩注、杜牧過田家宅詩：安邑南門外，誰家板築高。奉誠園裏地，牆缺見蓬蒿。博異志：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及安化門外，遇一車子，通以銀裝，頗極鮮麗。從二女奴，皆乘白馬。琯隨之，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郎君且此回，某即出奉迎耳。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坐于廳中，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姿豔若神仙。琯自喜心所不能論，及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腦裂而卒。家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下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按自永寧至安邑甚近，無由至安化門，其時李聽宅興寧，永寧或興寧之訛，自興寧至安邑，先經通化門，訛為安化耳。十字街之北，元法寺。本隋禮部尚書張穎宅，開皇六年立為寺。寺塔記：張穎曾供一僧，僧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

國宅實聞經聲不絕。張驚知其冤，悔不及，因捨宅為寺。東廊南觀音院，盧舍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有虞世南書。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謂侍郎、錢起郎中贊。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illegible]上有相觀法，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太眞觀。天寶五載，貴妃姊裴氏請捨宅置太眞女冠觀，寶應元年與肅明觀換名焉。西南隅，左衛大將軍范陽公張延師宅。延師兄大師，贈銀青光祿大夫、華州刺史；兄儉，金紫光祿大夫、贈并州都督。兄弟三人同時三品，甲第宏敞，高門洞開，一宅之中，鳴鐘列戟，時人榮之，號三戟張宅。其地後歸中尉魏[illegible]居焉。彭畢氏曰：顧[illegible]安樂公主駙馬。按延師兄弟皆不載於世系表，而張嘉貞墓誌云：終於安邑里私第，則延師當亦河東房也。次東金吾大將軍楊執一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宅。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安邑宅，說者謂其地形為玉杯；牛僧孺宅為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破傷，道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䛒宅，䛒自辨岡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䛒必引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並德裕，貶其家滅矣。劉賓客嘉話錄：李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太子賓客盧貞宅。因話錄：盧貞自[illegible]受曰：老彭有道術，兼能知人。元和初，宗人宣、師、正衡，俱候焉，留坐，自之甚久，命貞自亦年垂入日之日，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族子諮初舉進士，亦就安邑所居謁之。刑部侍郎劉伯芻宅。按唐語林載：從伯伯芻居安邑里，口與鬻餅者為鄰事，是伯芻宅在此坊也。戶部尚書封敖宅。唐語林：封侍郎知舉，有訪[illegible]羅曰：生司安邑住，邸與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司農卿常偕宅。柳宗元故祕書少監陳京行狀：移于安邑里紫藤之室。韓注：京娶常袞兄女。按常袞之兄名偕，為司農卿。饒州刺史吳丹宅。白氏長慶集酬吳七見寄詩云：君居安邑里，左右車徒喧。竹藥閉深院，琴樽開小軒。誰知市南地，轉作壺中天。按安邑坊正在東市之南，其時樂天住昭國里，故又曰：隔街如隔山。吳七即吳丹。陸氏宅。河東記：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製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與其兄咸嘗晝寢，夢見良久方寤。李娃宅。李娃傳：鄭生巡于里閭，以乞食為事。一旦大雪，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即娃之第也。

次南宣平坊。平或作政。酉陽雜俎：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遁入一大宅門。官人隨入至一大槐樹下遂滅。張籍有和許宋國宣平里古藤詩。南部新書：寶曆二年六月，京兆府參法曹參軍獨孤訓踪跡得去年十月於宣平坊北門外殺人并剝人面皮賊翰元與等三人。

東南隅，新諸王府。唐會要：大曆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錢聞奏狀云：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毀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莊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賜與邠寧節度使高霞寓。宜慈寺。西南隅，法雲尼寺。隋開皇三年，郇國公韋孝寬所立，初名法輪寺。睿宗在儲，改法雲寺。景龍二年，韋庶人改翊聖寺，景雲元年復為法雲寺。本隋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宅。寺東義陽府。貞觀中置。呂氏曰：唐書志京兆府下無義陽府，此可以補史之缺。十字街南之西，鼓吹局教坊。按左右教坊，已見光宅、長樂二坊，或元和前未徙時在此也。俟考。十字街東，宗正卿李璩宅。兄有璩弟左監門將軍琬宅，二人寄居。尚書左僕射鄭絪宅。見乾䐈子。太子賓客羅珦宅。權德輿羅珦墓誌：薨於宣平里之私第。太子少師鄭朗宅。東觀奏記：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實衝之。大理卿劉遵古宅。尚書右僕射盧鈞宅。尚書故實：宣平太傅相國盧公，致事。按盧公即鈞也，其宅當在宣平。劉太白宅。白居易過劉三十二故宅詩：朝來惆悵宣平過，柳巷當頭第一家。按劉三十二即太白。刑部尚書白居易宅。白居易襄州別駕府君事狀：夫人潁川陳氏，歿於長安宣平里第。按夫人即居易之母。舊書白居易傳：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

匡有慈母敎貧從海乞知公輔佛于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元和六年丁母陳夫人之喪長慶集有初除戶曹喜而有志詩是陳夫人歿於居易之第。御史中丞晉州刺史高武光宅。盧處高武光碑遷萬年疾歸休于宣平里私第。贈太子太保姚南仲宅。權德輿姚南仲碑疾薨于宣平里第。國子祭酒竇牟宅。褚藏言竇牟傳告終于宣平里之私第。著作郎顧況宅。劉太眞有顧著作宣平里賦詩序云宣平里硯猪之宅焉末秋除疏蓋孚猜友生顧幷冥之所也。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宅。東觀奏記高湜自蕭鎭檢理爲瑑保薦得從事湜卽劉瑑舊寀也劉瑑於宣平里私第。祕書郎李郴宅。郴撰其妻宇文氏墓誌夫人得疾終宣平里。王生宅。前定錄京師宣平坊王生善易筮。相者宅。定命錄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旅館。前定錄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七八就禮部試不利旅居宣平里。

次南昇平坊。

東北隅、漢樂遊廟。漢宣帝所立因樂遊苑爲名在高原上餘址尙存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　按白居易登樂遊園望詩云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爰首南內之宮闕也　沈旣濟任氏傳天寶九年六月韋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値三婦人行于道中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西北隅、有東宮藥園。尙書右僕射裴遵慶宅。國史補曰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　楊綰裴遵慶碑薨于萬年縣昇平里之私第。洪州刺史趙國公魏少遊宅。左散騎常侍潘孟陽宅。孟陽盛葺第舍錢用度過侈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不敢治。兵部尙書柳公綽宅。公綽子仲郢自拜諫議大夫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第之庭木戟架皆滿比五日而散家人以爲候除天平軍節度烏不復集至於鎭。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羣宅。唐語林崔羣子婿遠中賢相位羣之女往云勸相卽昇平崔家。京兆府少尹元宗簡宅。白居易集有和元八侍御昇平新居四絶句元八卽宗簡元稹集所謂居敬兄也楊巨源亦有和元員外題昇平里新齋詩　按白居易詩每言與元八卜鄰其後哭元尹詩云水竹鄰居竟不成是終未鄰也。太子太傅致仕劉沔宅。按舊唐書新唐書傳皆作太子太保非也今從石刻。左羽林軍大將軍史用誠宅。爲毅元史用誠碑卒于昇平里之私第。萬年縣丞柳元方宅。柳宗元柳元方墓誌終于長安昇平里之私第。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杜行方宅。杜府君墓誌啓手足于上都昇平里之私第。進士張喬宅。按許棠有題張喬昇平里居詩。前進士李嶢宅。蒲晉李嶢及第在偏侍下未遍起居霖雨不止貸油幕以張之嶢先人舊廬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迤邐通衢幾一里餘東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留礙者面金碧照耀頗有嘉致。

次南修行坊。本名修業武太后母諱改修行坊景雲元年復舊後又改之寺有通注寺大曆七年廢。

贈太子少保鄭宜侍宅。蒲州刺史杜從則宅。工部尙書李建宅。按白行簡三夢記云元和四年河南元稹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

曲江詣慈恩佛舍偏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酬甚歡暢。嶺南節度使胡證宅。證在嶺南好聚斂自奉修行坊第連亘閭巷車服奢侈識者非之李訓敗衞軍利其財聲言賈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溵內左軍斬之。端州司馬楊收宅。收兄發假弟嚴皆居顯貴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相比。太常少卿段成式宅。酉陽雜俎段成式修行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又云開成元年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株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叢大如斗下有五足又云段成式修行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胎土爲巢於庭前檐　劉得仁有初夏題段郎中修行里南園詩　顧非熊有夏日會修行段將軍宅詩朱知雖宅侯孝。刑部員外馬氏宅。姚合有題刑部馬員外修行里南街新居詩。張氏宅。白居易松聲詩注修行里張家宅南亭作。

次南修政坊。按文安縣主墓誌作循政里循修二字古通用。

尙書省亭子宗正寺亭子。輦下歲時記曰新進士牡丹宴或在于此。文安縣主宅。嗣虢王女降竇誠。尙書右丞相張九齡宅。

次南靑龍坊。

東南隅、廢普耀寺。隋開皇三年獨孤皇后爲外祖崔彥穆所立開元二年廢。西南隅、廢日嚴寺。隋煬帝爲晉王仁壽元年施營第材木所造因廣招名僧以居之貞觀六年廢。

次南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以近芙蓉園因以名。

東北隅、廢建福寺。龍朔三年爲新城公主所立其地本隋天寶寺寺內隋彌勒閣崇一百五十尺開元二年廢。坊北有殯宮。壽州都督府士曹參軍□虛專墓誌殯於雍州萬年縣曲池坊之北一百步。

右皇城東第二街十一坊及東市。

朱雀門街東第五街。卽皇城東之第三街。街東從北第一坊。

盡坊之地築入苑十六宅。政要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後以年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之名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十王則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濟也其後盛壽信義陳恆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天寶中惟十四王居內而府幕列于外坊歲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十王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三四百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納之給用諸孫婚亦就十宮中太子不居東宮但居于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於崇仁坊之禮會院也李氏曰唐書及新唐書但云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濟十二王計十王舉全數也後盛壽信義陳恆涼七王亦居之惟光王死忠王爲太子慶棣和州雖號稱十四王居院與此不同　宅又名西觀院院有親親樓大中元年改親親樓爲雍和殿。

次南興寧坊。南街東出通化門。

大中報聖寺。東觀奏記宣宗出內藏緡帛建大中報聖寺本獻皇后寄日介福殿又以休祓之所爲慶恩殿由複道出造于寺　按獻皇后寄居翰林作憲宗御容嘗從之。南門之東、淸禪寺。隋開皇三年文帝爲沙門

蟲錢所立。大中六年，改爲安國寺。名畫記：清禪寺有鄭法士畫。　華封觀。天寶六載，驃騎將軍高力士捨宅置觀。　西南隅，開府儀同三司姚元崇宅。國子監官所造。　安西都護郭虔瓘宅。在姚元崇宅東，本太平公主宅，後賜虔瓘。　宅北，特進王毛仲宅。東南隅，左衛大將軍泉男生宅。太子少保崔琳宅。琳祖義元，父神慶，伯父神基，皆爲相，其從父兄弟之子，官其自出參朝宴者，數十人，唱玉珍道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一時矚目。　贈安州都督王仁忠宅。李邕王仁忠碑：捐館于京兆興寧里之私第。　淄青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懷宅。第。臨

次南永嘉坊。此坊爲東有方士云有氣，特盛自武德、貞觀之後，公卿王主居之多於他坊。

東北隅，太子少師李綱宅。綱子孫茂盛，四代同居，朝廷美之。　東門之南，侍中張文瓘宅。後併入興慶宮。　宅東，兗州都督韋元珪宅。薛王妃父。　西南隅，申王撝宅。本中書令許敬宗宅，後爲無量壽寺，寺廢，賜申王撝宅。按申王宅已見安興坊，蓋永嘉之西南即安興之東南，宅居跨二坊也。又按太宗有許敬宗家小池賦云：引泥涓之餘波，絜咫尺之方塘，疑即是水爲之也。　宅南，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廟。廟北近于興慶宮，及廣宮地，明皇以世南盛德之祠，特敕不許侵毀。　十字街南之西，成王千里宅。南門之東，蔡國公主宅。睿宗女，降王守一，後降裴巽。　次東，禮部尚書竇希玠宅。李乂和奇禮部尚書竇希玠宅應制詩曰：家世千門側，亭臨二水傍。　西北隅，涼國公主宅。

睿宗第六女，降薛伯陽，後降溫曦。蘇頲作碑云：公主終永嘉里第。　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馬存亮宅。李德裕撰存亮碑：薨於永嘉里第。

次南興慶坊。本名隆慶，明皇即位改。

東南隅，禪林寺。隋時所立。　中書令馬周宅。許敬宗馬周碑：薨於萬年縣之隆慶里第。　尚書左僕射溫國公蘇良嗣宅。五王宅。舊書睿宗諸子傳：玄宗兄弟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宮。　開元閒爲南內。見上。

次南道政坊。隋有法雲寺，大業七年廢。

寶應寺。代宗實錄與舊書同：本王縉宅，縉爲相，溺於釋教，妻李氏，其妻也，大曆四年，以疾請捨宅爲寺，代宗爲之題額，寺以縉崇，諸有節度使至，縉諷令出錢助之。寺塔記：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酒漫遊，幹常徵債于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有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彌勒殿即齊公寢堂，東廊北面有楊岫之畫鬼神。名畫記：寶應寺又有張璪畫。　北門之西，吏部尚書侯君集宅。後爲申王府。　南門之西，尚書左僕射張行成宅。宅西，羅國公張平高宅。東門之北，工部尚書劉知柔宅。李邕撰劉知柔碑：終于京師道政里之私第。　鎮國大將軍王榮宅。獨孤及撰王榮碑：薨於道政里之私第。　東平進奏院。奇鬼傳：道政里十字街東，貞元中有

小宅，怪異日見，後爲東平節度使李師古買爲進奏院。　旅館。羅隱中進士，會文丁亥年冬，寄書同陽，權輕命，死于道政里客舍，移也。道政長道政之訛。

次南常樂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　寺塔記：官大同坊靈化寺，疑此坊亦名大同。　册府元龜：貞元四年四月，京士元與處崇等四人自發挾弓操劍於萬年縣常樂坊，劫史捕之士元等殺吏，步相自延壽門出。

西南隅，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獨孤皇后爲父趙景武公獨孤信所立，西南隅有觀日。寺本曰弘善寺，開皇十八年改。名畫記：景公寺西門內西壁有吳畫帝釋，其南廊亦吳畫，東廊內東門南壁有畫行僧，轉目視人。寺塔記：景公寺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觀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南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須，筆跡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捨宅爲寺，門閣維摩曰本曰大悲，大塔何稠所造。天后在云，塔尺尺而凌，後有光烟，寺塔記：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聖容中有于闐鍮石立像，甚古。　南門之西，靈花寺。本隋大司馬竇毅宅。開皇六年，捨宅爲寺，數改爲靈花寺。隋開皇中，即雍州之師也。寺名畫記：靈花寺有趙武端王知愼畫。　洞靈觀。

嶲十字街之東，中書令來濟宅。豆盧遜宅。故駙馬都尉河南少卿思宜殷有碑銘，君諱遜，字貞順，衛尉少卿第三子，以顯慶四年，卒於雍州萬年縣之常樂里第。　兗州都督于知微宅。姊宗于知微碑：薨于長安常樂里第。按知微，雍州明堂縣令子大猷碑亦言終於萬年縣常樂里之私第。大猷即知微之弟也。　殿中監張九皐宅。九齡之弟。蕭昕張九皐碑：薨于西京常樂里之私第。　和政公主宅。肅宗第三女，降柳潭。顏眞卿和政公主碑：薨于常樂坊之私第。　許州刺史郭敬之宅。子儀父。郭子儀父日，贈太保郭敬之碑：終常樂里第。　贈太子太師郭釋之廟。敬之父也。　吏部尚書致仕韋徵宅。按權德輿殿中侍御史韋鎮方墓表：故華州刺史吏部尚書徵之子，貴終于常樂里第。　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馬實宅。

歐陽詹馬實碑銘：終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　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關播宅。見白氏長慶集。　刑部尚書白居易宅。白居易有常樂里閑居詩，又有養竹記云：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按樂天始至長安與周諒等同居永崇里之華陽觀，至選授校書郎，乃居常樂里，此爲卜宅之始也。　渭南縣丞盧佩宅。河東記：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腳，佩棄官奉母歸長安，寓于常樂里之別第，將欲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名籍甚，屢造於門，忽見一白衣婦人，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佩因拜見婦人曰：君有何急，佩告之，婦人曰：妾有薄技，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引婦人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起矣。於是一家歡躍。婦人曰：但不棄繊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安敢論功乎，即具六禮納爲妻，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賤以爲異，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　蝦蟆陵。坊內街之東有大冢，俗誤以爲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同。漢帝幸芙蓉園，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爲蝦蟆陵。

次南靖恭坊。靖一作靜。寶曆二年，萬年縣靖恭坊南街槐樹上降甘露，有詔賀。

十字街南之西，祅祠。通典：唐有祆正。　西北隅，駙馬都尉楊慎交宅。中宗第四女長寧公主下嫁楊慎交，新書長寧公主傳：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合爲宅，右屬都城，左頫大道，作三重樓以憑觀，築山浚池，帝及后數臨幸置酒賦詩，又並坊西隙爲鞠場。　司農卿韋玢宅。在楊愼交宅南隅街。　中書舍人王敬從宅。開元中爲給事中中書舍人，畢氏日：孫逖神道碑：敬從官終太子右庶子。　忠武將軍行薛王府典軍上柱國平棘縣開國男李無慮宅。賈彥璋李無慮墓誌：終于靜恭私第。　輔國大將軍符璘宅。璘爲附載

軍節度使薛嵩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欲脅子平與郡封，平納其不軌，遣將將三百騎逐納，會馬燧討悅，與以兵降，詔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李宗閔撰碑：終于靖恭里賜第。祕書監致仕韋建宅。太常卿韋渠牟宅。權德輿韋渠牟墓誌：終于靖恭里。按孟郊有贈韋少保靖恭宅藏書洞詩，未知誰宅。吏部郎中韋元甫宅。獨孤及韋元甫集序：終于京師靖恭里之故宅。翰林學士吳通微宅。按本長安志作吳通微舊院，未詳。刑部尚書楊汝士宅。與其弟虞卿、漢公、魯士同居，號靖恭楊家，爲冠蓋盛游。南部新書：大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蓋朋黨聚議於此耳。驃騎大將軍論惟賢宅。呂元膺論惟賢碑：薨于靖恭里之私第。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宅。劉禹錫史孝章碑：薨于靖恭里之私第。孝章，即憲誠之子。太子太保崔彥昭宅。裴中詵墓誌撰崔公尚書爲鎮綱，自靖恭宅居從板輿入太常，鑑者樂之華氏曰：唐語林傳爲太常卿事。尚書司門員外郎仲子陵宅。權德輿仲子陵墓誌：終于靖恭里第。開州司馬宋申錫宅。按舊唐書：靖恭里坐事謫，宋相宅中錫也。爲宋申錫傳：王守澄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太子賓客盧摶宅。黃滔編有代鄭郎中上靖恭盧相啓，盧相摶也。陸氏宅。前定錄：陸賓虞于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寄還，因寓於從。夜來宅。酉陽雜俎：靖恭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金州進奏院。罷曲。寺塔記：僧聚本住靖恭坊罷曲，忽睹光如鏡，光至崇化寺，其崇化寺在常樂坊，此坊之北也。

次南新昌坊。南街東出延興門。

南門之東、青龍寺。本隋靈感寺，開皇二年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靈感爲名。武德四年廢。龍朔二年，城陽公主復奏立爲觀音寺。初公主疾甚，有蘇州僧法朗誦觀音經，乞願得愈，因名焉。景雲二年，改爲青龍寺。北枕高原，前對南山，爲登眺之美。名畫記：青龍寺中有王韶應畫。東觀奏記：宣宗酷好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太平廣記引逸史：江陵副使李君下第，因過於青龍寺門前坐。又唐語林：趙璘閑居，暴靜深巷，杜門不與李元賓遊之。琛引元嘉同坊青龍寺日者。白居易有青龍寺早夏詩。崇真觀。本李齊古宅，開元初立。禮部尚書蘇頲宅。蘇頲詩序：先是，新昌小園，期京兆尹一訪，兼郎官數子，自頃沈痾，年復一年，茲願不果。鄂郡任

城縣尉裴回宅。王維裴回墓誌：卒于西京新昌坊私第。御史中丞判刑部侍郎同平章事舒元輿宅。舒元輿養貍述：予養其能息鼠竊。歸致新昌里客舍之初，未爲某府時，暫寓寄家，處長安市下，曾月餘，予與友生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是元輿宅在青龍寺北也。中書舍人路羣宅。唐闕史：中書舍人路羣與給事中盧弘正相善，一日，都下大雪，路在假，盧將入道，過新昌第，路方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此亭鶴髮，擁火命觴，以賞嘉致，閽盛雪大寒，遂命迎入。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崔羣宅。唐語林：崔相羣，于新昌宅小廳中見門生。禮部尚書李益宅。許防送小玉詩：李益長安會于新昌里。考功郎中錢起宅。錢起有新昌里言懷詩。侍郎侯劍宅。盧綸有同柳侍郎題侯劍侍郎新昌里詩。京兆府咸陽縣丞權璩宅。權德輿有從叔咸陽縣丞遜墓誌：終于新昌里。又有咸陽縣丞權公故夫人獨孤氏墓誌：終於京師新昌里。尚書左僕射致仕楊於陵宅。於陵子嗣復，文宗時嗣復官平盧軍節度使，其孫損與路巖第相接，巖欲易損馬廄，讓之，損兄弟在朝者凡十數，曰：時相可拒之耶。損曰：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巖不悅，自殿中侍御史命出按獄黔中。李翱楊於陵墓誌：卒于新昌第。又熊言楊嗣復，其家中敷，故剛勝大宴於新昌里第。儋州流人路巖宅。檢校司空鳳翔尹鳳翔節度使竇易直宅。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注云：一首新昌竇給事宅南亭花下作。按易直時官給事中。吏部尚書裴向宅。

唐書本傳：向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內外女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祿，必同其費。按裴度過裴宅在外平里，向後移于新昌也。宅有竹園，元和中宰相武元衡遇害，或言賊匿於新昌坊向之竹林者。太子少師牛僧孺宅。祕書監張仲方宅。仲方，九齡弟九皐之孫。白居易作墓誌云：仲方終新昌里第。刑部尚書白居易宅。居易爲主客郎中知制誥時，居新昌里，有題新昌所居詩云：街東閑處住。又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云：丹鳳樓當後，青龍寺在前。又自題新昌居止詩云：最近東頭是白家。其時有和元微之詩序云：微之轉爲江陵士曹掾，會予下內直歸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於街衢中，自永壽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馬上話別。按微之宅在靖安里，永壽寺在永樂里，永壽寺之南即靖安北街，樂天下直歸自朱雀門，經靖安之北，集中有靖安北街贈李二十詩是也。微之爲東出延興門或春明門，故經新昌之北。又按居易宅有松數株，其新昌閑居詩云：但有雙松當砌下。又寄楷十八詩云：新昌七株松。守右僕射門下侍郎李紳宅。唐語林：李相紳居新昌。紳有詩序云：新昌宅聚書堂前有藥樹一株，今已盈拱，前長慶中於翰林院內西軒藥樹下移得，纔長一寸，僅大如一丸，泥以附植，今則長成，名之天上樹。太子右庶子王定宅。獨孤郁王定碑：王公歿，歸全於京師新昌里。朝散大夫祕書省著作郎致仕韋端宅。韋公元堂誌：公寢疾於長安新昌里私第。按端先有宅在親仁里。國子司業嚴公宅。獨孤及嚴公墓誌：歸全于長安新昌里之私第。禮部尚書溫造宅。實錄志：新昌里尚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二柏樹甚高大，和九年溫造居其宅。祕書少監姚合宅。姚合新昌里詩，作寄常樂坊井泉，岡而遠新居，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太子少傅致仕盧宏宣宅。進士盧燕宅。河東記：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居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皆純黑，一物，狀若紙羊，亦高丈許，自東至西。處士丁重宅。劇談錄：丁重者，於相人，新昌私第，車馬造門者甚眾。

次南升道坊。

太子太保鄭畋宅。見劇談錄。太原府司錄事參軍李雍宅。權德輿李雍墓誌：終于長安升道里。進士張庾宅。續元怪錄：貞元中，進士張庾居升道里，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往。進士謝翺宅。宣室志：陳郡謝翺，舉進士，嘗居長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鬟髻高聳，色甚殊麗，謂翺曰：願憩所居。翺即回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入門，與翺相見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

次南立政坊。隋有法化寺，大業七年廢。按長安志，此坊外爲讀書坊，非是。

讓皇帝廟。舊唐書：讓皇帝廟，開元二十九年，廢祠于啓夏門內立政坊。上元二年，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河東節度使李漢家廟。大中五年，按孫武昌軍節度使損請立家廟。

次南敦化坊。一作敦教坊。太平御覽引作道化坊。按長安志分爲和坊，非是。酉陽雜俎曰：長安敦化坊百姓家，唐大和中有木蘭一樹，花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東門之北，都亭驛。十字街之北，淨影寺。隋文帝爲沙門慧遠立寺，額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題。東南隅，行臺左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宅。本隋蔡王智積宅。西門之北，祕書監顏師古宅。太常少卿歐陽詢宅。著作郎沈越賓宅。貞觀、永徽間，顏師古、歐陽詢、沈越賓住此坊。顏、歐同南朝舊族，歐陽與沈又江左

士人。時人呼為吳兒坊。

鄭國夫人楊氏宅。武惠妃之母。　京兆尹韋武宅。元和人。

次南曲江。長安志以曲江在升道坊，致太平寰宇記，曲江與芙蓉園相連，則其中不容隔立敦化二坊，今移於此。

曲江。觀音寺之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隑州，蓋其所也。張揖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碕字耳。言臨曲江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巨依反。劇談錄曰：曲江池本秦時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即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　南部新書：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其水自竭，自後宮闕成荊棘矣。

龍華尼寺。在曲江之北。高宗立，景龍二年復置。　白氏長慶集有龍華寺主家小尼詩，注云：郭代公愛姬薛氏，幼嘗為尼，小名仙人子。

貞元普濟寺。在曲江之南。貞元十三年以額勒閣為名。

紫雲樓。綵霞亭。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池，修紫雲樓、綵霞亭，內出二額，左軍仇士良以百戲迎之，帝御日華門觀之。仍敕諸司，如有力要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任營造。先是，鄭注言秦中有災，宜以土工厭之，故浚昆明、曲江二池。帝又嘗誦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遂思復昇平故事，而加修創焉。　摭言：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宏詞科，宴于曲江亭子，假與方甜，俄睹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衆皆致怒，瓦礫亂下。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馬來救，左右從前但入門，門亦隨閉。

侍中李日知宅。在龍華寺東。

虢州司馬楊炎家廟。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池側立私廟，尋以近帝之所，當塗止。後楊炎取之為私廟，俄有飛語言炎知此地有王氣，故取之。

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家廟。石林燕語：文潞公知長安，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一堂四室，旁為兩翼。　按杜牧上宰相書，有歸于延福私廟之語，是杜氏有廟在延福坊，而長安志亦不載。

次南芙蓉園。

芙蓉園。考太平寰宇記，曲江與芙蓉園相連。李賢注後漢書：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同為苑地，不容中隔立敦化二坊，今移於此。　大唐新語：貞觀末，房元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視風俗，元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按房元齡宅在務本坊，其時未為禁城，故幸芙蓉園自西而東也。通鑑：貞觀七年十二月，上幸芙蓉園。胡三省注引景龍文館記：芙蓉園在京師羅城東南隅，本隋世之離宮也，青林重複，綠水彌漫，帝城勝景也。　舊唐書穆宗紀：長慶二年，先有詔疏芙蓉苑，南面居人廬舍墳墓並移之，聞者驚擾，詔敕罷之。

右皇城東第三街十坊及內苑曲江芙蓉園。

唐兩京城坊考卷四

大興徐松星伯撰

西京

長安縣所領朱雀門街之西，從北第一光祿坊。長安志于此坊缺二坊名，無本可證。李濟翁資暇集：永樂坊古冢下注云：光祿坊內亦有古冢，新記不載，與以之與永樂者對，遂目為王母台。楊郎中嘗云：常於鞍韉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墓，以對呼為王母，所以東呼為王公。　按光祿坊之名不見長安志，既云與永樂相對，又云東呼為王公，是在永樂之西，恐兩缺坊內有一名光祿者，今注於第一坊下以俟考。

次南□□坊。劉元忠夫人令狐氏墓誌云：夫人卒於京兆府殖業里之私第。按以南數坊多以業為名，或此缺坊為殖業歟。不言縣而獨言京兆府，以府廨在光德坊，與此坊相近也。存之附考。

次南豐樂坊。

西南隅法界尼寺。兩京新記：隋文獻皇后為尼華暉、令容所立。有雙浮圖，各崇一百三十尺。　橫街之北大開業寺。本隋勝光寺，文帝第二子蜀王秀所立。大業元年徙光德坊，於此置仙都宮，即文帝別廟。武德元年，高祖為尼明照，廢宮立為證果尼寺。貞觀九年，徙崇德坊，于此置靜安宮，即高祖別廟。儀鳳二年，廢宮復立為開業寺。　實錄：廣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　名畫記：開業寺有曹仲達、李雅繪、丹鉞、土道。　姚博新處使田

李安。絹五千匹。駙馬園樂寺見崔駙馬 李昌符宅。許棠題李昌符豐樂幽居詩云：詩家依闕下，野景似山中。又云：破門韋曲對，淺岸御溝通。

次南安業坊。

西南隅，資善尼寺。隋蜀國公主捨宅立。 東南隅，濟度尼寺。隋太師申國公李穆之別宅，穆妻元氏立爲修善僧寺。其濟度尼寺本在崇德坊，貞觀二十三年徙于此，武君爲尼，即此寺也。其舊所今名所靈寶寺。盤作崇業。 橫街之北，鄎國公主宅。睿宗第八女，降鄭孝義。華氏日公主初嫁薛儆，又嫁鄭孝義。 次南唐昌觀。劇談錄曰：觀有玉蕊花，花每發，若瓊林玉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丱髮黃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顧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有詩。休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蕣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稹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詩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禹錫曰：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顧，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枝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居易曰：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京兆尹張去奢宅。弟去逸、去盈，同時三品，亦號三戟張家。 左龍武軍統軍歸誠郡王程懷直宅。貞元十年，以懷直甲第一區，妓女一人，令歸滄州。初，懷直自滄州歸朝，德宗賜務本里宅，又賜安業里別宅，有池榭林木之勝。

次南崇業坊。街南隋遷善坊。按會要首移元都觀至安善坊，疑安善爲此坊之舊名。

元都觀。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改名元都觀，東與大興善寺相比。初，宇文愷置都，以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觀及興善寺以鎮之。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又再遊元都觀絕句曰：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日。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名畫記：元都觀殿內有范長壽畫。 福唐觀。本新都公主宅。公主，中宗長女，嫁武延暉。景雲元年，公主生子武仙官出家爲道士，立爲觀。 新昌觀。天寶六載，新昌公主因駙馬都尉蕭衡卒，請度爲女冠，遂立此觀。公主，元宗第十一女。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家廟。按廟碑劉禹錫撰。 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崔羣家廟。牛僧孺撰崔家廟碑：元和十四年，崔有相中書侍郎平章事清河郡公立家廟於長安崇業里。

次南永達坊。

華陽池度支亭子。輦下歲時記：新進士牡丹宴或在永達亭子。玉泉子：崔鄲爲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蓋爲度支遊憩之所，故三司使於此宴客也。 左拾遺王龜宅。舊書王播傳：起子龜，少以詩酒琴書

自適。起兄弟同居光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詩齋，吟嘯其中，目爲半隱亭。

次南道德坊。隋有遵遠觀，武德中廢。

開元觀。本隋滕王宅，武后朝置永昌縣，神龍元年縣廢，爲長寧公主宅，景龍元年置道士觀，開元五年金仙公主居之，改爲女冠觀，十年改爲開元觀。名畫記：開元觀有楊廷光仙跡也。按白氏長慶集詩注云：開元觀西北院，即隋時龍村佛堂，有古柏一株，至今存焉。 東南隅，崇恩廟。神龍初立，以祀武氏，景雲元年廢。 成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武俊家廟。

次南光行坊。行字本犯中宗諱，長安中改，一作光仁。

東南隅，華州刺史文經野宅。觀軍容使魚朝恩宅。

次南延祚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右朱雀門街西第一街九坊。宋張禮遊城南記云：入明德門，歷延祚、光行、道德、永達四坊，並崇業坊，覽元都觀之遺基，過同徐唐昌觀故事，既而北行數里，入含光門，即此九坊地也。

朱雀門街西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 街西從北第一太平坊。坊內有隋尚書左僕射趙士茂宅。

典官院。見安興坊下。 武成王廟。顏真卿撰元結碑曰：任太常寺奉禮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祭於武成王廟行事。元佐任常樂，集任親仁，元佐任安邑，元鼓齋拉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按崇賢坊在寶安邑坊，次之觀仁坊又次之。元結先約元佐、友約泉西行，歷興道坊至太平坊也。 西南隅，溫國寺。本實際寺，隋太保薛國公長孫覽妻鄭氏捨宅所立。景雲元年，殤帝爲溫王，改溫國寺。大中六年改崇聖寺。寺內淨土院，爲京城之最妙，院有尹琳與道元畫。 西門之北，定水寺。隋開皇十年，荊州總管上明公楊紀爲慧能禪師以宅立寺。名畫記：定水寺有王羲之題額，又有張僧繇解倚猴之迹。 東南隅，舒王元名宅。後爲京兆府學，又爲戶部尚書尹思貞宅。 袁夫人宅。按盧長夫人袁氏，洛州永昌縣人，卒於乾封縣太平里第。 節愍太子妃楊氏宅。張說作墓誌云：開元十七年，中宗節愍太子妃楊氏薨于京師太平里第之內寢。 御史大夫王鉷宅。天寶中，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闌，不知其價。 給事中鄭雲逵宅。東鄰醫王彥伯宅。乾𦠆子：貞元中，鄭雲逵及詔時，謂醫王彥伯住太平里，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一朝士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使前趨曰：某前及第，有刺鶴之役，忽患寒熱，具說其狀。遂命僕人延坐，爲診其脈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彼遽然而去。 駙馬都尉薛良佐宅。駙馬都尉薛良佐塔銘：龍集協洽，君從然卒於西京太平里之第。 陸氏夫人宅。柳宗元叔妣陸氏夫人誌：夫終于長安太平里第。 戶部尚書王源中宅。舊書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嘗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微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並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 京兆少尹羅立言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坦宅。按樊子有太平坊韋兵部裴郎中故宅詩，坦嘗爲職方郎中。 邕管巡官王定保宅。定保摭言自序云：鍾蒙僦舍太平里西

賜太常樂京師。

次南通義坊。

西南隅，興聖尼寺。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貞觀元年，立為寺。舊書楊收傳：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于長安通義里舊第，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寺有高祖寢堂。景雲二年，寢堂前枯柿樹復生，有敕封植焉。按彭王志暕有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西北隅，右羽林大將軍邢國公李思訓宅。本左光祿大夫李安遠宅。武太后時，高平王武重規居焉。神龍中，又為中宗女成安公主宅，又為思訓所居。開元中，睿宗女蔡國公主居之。十八年，捨宅立九華觀。朔方節度使李進賢宅。劇談錄：通義坊李進賢第有牡丹數叢，覆以錦幄。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為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瞻北京尹，復為翰林學士，又自承旨入相，俗以十千稱。東南隅，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宅。荊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崔鉉宅。秘書正字徐賁宅。據徐賁有通義里寓居即事詩云：家住寒梅艷東吳，安時節詠逸韻。

次南興化坊。隋有成道寺，大業七年廢。

西南隅，空觀寺。寺本周時村佛堂，多靈，時名平寺。隋開皇七年，駙馬都尉元孝恪捨宅所立。名畫記：寺有實子昂畫，又有三絕，是佛殿門扇、孔雀及二鶴。寺東，尚書右僕射密國公封德彝宅。中宗時嗣虢王邕居之。西門之北，邠王守禮宅。宅南隔街有邠王府。東門之南，京兆尹孟溫禮宅。租庸使劉震宅。劉無雙傳：唐王仙客者，中朝臣劉震之甥。涇原兵士反，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震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待久不至。商客目斷，遂迷城至啟夏門，門閉。守者曰：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日午後，有一人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識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慟哭，歸店。三更向盡，傳呼斷所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獵走，歸襄陽村居。後知賊復京師，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忽見蒼頭塞鴻。揖曰：阿舅、阿母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天門街也）鴻曰：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晉國公裴度池亭。白氏長慶集有宿裴相公興化池亭兼蒙借船舫遊泛詩。按劉禹錫酬晉公養疾贈夢得之月夜過暫南園，令家僮舁至嵩欄，蓋即此池亭。自永樂里視之在南，故曰南園。太平廣記引逸史：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曰：何處去得？左右曰：從令公亭子甚近。乃與亭下馬，鐵過家長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請之，乃與園第一部樂徒。此人遂解衣操刀，鱠畢，忽有使人呼曰：晉公籠宵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擲刀，帶落門而走。都官郎中竇臮宅。盧元輔二王書錄跋尾：貞元十一年正月五日，於都官郎中竇臮興化宅見王廙、鍾會書各一卷。長安主簿李少安宅。柳錦與李少安墓誌：感疾不起于長安興化里第。職方郎中蕭徹宅。河東記：元和八年，職方郎中蕭徹卒於興化里。按柳子厚答貢士沈起書：前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疑即此宅。

次南崇德坊。本名宏德，神龍初改。

西南隅，崇聖寺。寺有東門、西門。本濟度尼寺，隋秦孝王俊捨宅所立。東門本道德尼寺，隋時立。至貞觀二十三年，徙濟度寺于安業坊之修善寺，以其所為靈寶寺，盡度太宗嬪御為尼以處之。徙道德寺額於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為崇聖宮，以為太宗別廟。儀鳳二年，併為崇聖僧寺。秦中歲時記：進士櫻桃宴在崇聖寺佛牙閣上。唐詩紀事：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名畫記：崇聖寺西殿有范伯仁畫，東殿有閻立本畫，又有鄭德文畫。東北隅，證果尼寺。本隋月愛尼寺，貞觀九年，徙豐樂之證果寺于此，改為尼寺。西北隅，廢報恩寺。嗣虢王邕，神龍中娶韋庶人妹，捨宅立寺。韋氏敗，寺廢。鑄錢院。特進芮國公豆盧寬宅。芮定公碑：薨於京城之崇德里第。按寬之孫欽望移宅於頒政坊。朝散大夫守秘書少監周渭宅。權德輿周渭墓誌：君已寢疾，拜章請老，先終室於崇德里，有高樹修竹，休沐吟咏，以文自娛。司勳員外郎竇常宅。劉禹錫秋日題竇員外崇德里新居詩云：長愛街西風景閑，到君居處暫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碧松通月朗，多栽紅藥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閑。精誠有賢，公光歸道途遘疾，追至數下，告終于崇德里之私第。又有宅在永樂坊。羅隱宅。羅隱有西京崇德里居詩。

次南懷貞坊。武太后以母號太貞夫人，諱貞字，改為懷賢坊。神龍元年復舊。按許棠有冬夜懷貞里友人會宿詩。

東北隅，廢乾封縣廨。本[illegible]州邸。按乾封縣總章元年置，長安三年省。戶部尚書畢構宅。即從封縣廨。西南隅，介公廟。本御史大夫畢構宅，後為廟。懿宗咸通增修。橫街之北，尚書右僕射唐休璟宅。舊唐書唐休璟傳：延和元年，薨於長安懷貞里第。[illegible]字作璟。惠昭太子廟。郊廟新儀曰：元和八年置。義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韋讓宅。大中三年，徙街造。會昌有司奉勅。王郎中宅。劉禹錫有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詩云：愛君新買街西宅。

次南宣義坊。隋有靈法、積二寺，並廢。

東門之北，燕國公張說宅。按說宅在永樂坊，此乃別宅。叛臣安祿山池亭。司徒致仕李逢吉宅。園林甚盛。前司空兼右相楊國忠宅。舊書楊國忠傳：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王郎中宅。劉禹錫有題王郎中宣義里新居詩云：愛君新買街西宅。

次南豐安坊。隋有宣化尼寺，武德中徙永平坊。按俗本作安豐。

戶部尚書裴寬宅。蘇郎中宅。劉禹錫有和蘇郎中尋豐安里舊居寄主客張郎中詩。王相宅。溫庭筠有題豐安里王相林亭詩。

次南昌明坊。全一坊，隋漢王諒宅。諒敗後，賜給官，為家令寺。

家令寺園。貞觀中，日南王入朝，詔於此館焉。後家令寺遷，遂廢，復為園。

次南安樂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西之安化門。

叛臣李希烈宅。戶部侍郎、殿中監王鉷舊宅。王鉷得罪，抬宅爲蹴踘宅，在城南安化門內道東第一家，地父相傳，竹樹茂已，更數代，逝向百年，歸爲何之買田，岐爲偏僻，與蚍蟹之近市，轉覽慶臣于此中逢其勝處，減寓官之祿，傳問聚賜之金帛，搬除遺棋，剏組道區。

右朱雀門街西第二街九坊。按此數坊，每有池亭，皆清明渠水所經也。

朱雀門街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街北出安化門，北出芳林門入苑。街西從北第一修德坊。本貞安坊，武太后改坊。內有章寢人父滕王元嬰廟，章氏敗壞毀。

右神策軍營。唱宗自華還京，割修德、輔興二坊，別置右神策營。夾城。憲宗元和十二年，中尉第五守進，以衆二千，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逸興福寺，又留所築夾城，剏開門曰光化，造樓曰昇陳。德明興聖廟。唐會要：舊圖新修曰：天寶二載，建在安化門內道西。貞元十九年，祔獻祖、懿祖主于廟。西北隅，興福寺。本右領軍大將軍彭國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立爲宏福寺。神龍元年，改爲興福寺。寺北有果園，復有萬花池二所。太宗時，度召天下名僧居之。沙門元奘於西域回，居此寺西北禪院翻譯。寺內有碑，面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寫太宗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爲時所重。宣室志：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長作北滌禪師碑，會昌元年卒，滅于興福塔院。河西隴右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宅。朝議郎行宮闈令充威遠軍監軍上柱國西門珍宅。西門大夫墓誌：遇疾，終于修德里之私第。軍器使、內寺伯袁公宅。王孟浦故軍器使內侍伯袁公夫人太原郡夫人王氏墓誌：終于長安修德里。

次南輔興坊。

東南隅，金仙女冠觀。景雲元年，睿宗第九女西城公主、第十女昌隆公主並出家爲女冠，因立二觀。二年，西城改封金仙公主，昌隆改封玉真公主，所造觀便以金仙、玉真爲名。武宗會昌中，建御容殿於金仙觀，李德裕爲贊。西南隅，玉真女冠觀。本工部尚書竇誕宅，武太后時以其地爲崇先府。景雲二年，爲玉真公主作觀。此二觀南街東當皇城之安福門，西出外郭城之開遠門，車馬往來，實爲繁會。長安志在正平坊，不知其坊所在。按實錄，當爲玉真公主所居，疑輔興即正平改名也。宋道觀道士蔡瑋撰玉真公主受道靈壇祥應記云：公主又居王屋山靈都觀。按玉真觀主下小女冠阿容見白氏長慶集。朝議郎行內侍省內侍伯上柱國劉奉芝宅。趙州劉府君墓誌：大終於輔興里之私第。宮闈局令、充閤門使朱朝政宅。推節朱公故夫人趙氏墓誌：終于長安輔興里之私第。按朝政即夫人子。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劉漢潤宅。劉漢潤妻楊氏墓誌：卒於輔興里之私第。又劉仕儒墓誌：終于輔興里。仕儒即漢潤次子，漢潤劉仕儒墓誌作漢閏。內侍陳忠盛宅。處士陳忠盛碑：終於輔興里之私第。

次南頒政坊。隋有寂然、證覺二寺，大業七年並廢。

右軍巡院。舊圖　南門之東，龍興寺。本普光寺，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所立。神龍元年，兩京及天下諸州，並置中興寺，遂改此寺爲中興寺，又改爲龍興寺。西北隅本隋之昌樂寺，有舊佛殿，寺內有鄭法輪迹。監壇之大德禪師

碑。開元廿一年，恩旨復令入都，寺南龍興寺，曰此入境之靜也，遂以居焉。十字街東之北，建法尼寺。隋開皇三年，坊人田通捨宅所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額一百二十枚於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便任取之。通孤貧孑然，首請之室，乃穿鑿行淵，請觀而道遙於所居，柴門並闢，上穿下漏，時謂臨賀王叔敬舉之鄰居，又捨宅以足之，其守方穆修建。十字街北之東，證空尼寺。本工部尚書段綸之祖居，貞觀十七年立爲真空寺，武太后改爲證空寺。西北隅，昭成觀。本楊士達宅，咸亨元年，太平公主立爲太平觀，尋移于大業坊，改此觀爲太清觀，高宗御書飛白額，垂拱三年改爲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爲大崇福觀，武太后又御書飛白額，開元十七年以昭成太后追福，改立此名。南隅、尚書左僕射芮國公豆盧欽望宅。崇明觀。舊圖　東南隅，右散騎常侍徐堅宅。張九齡徐堅碑：卒于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贊國大千院。天寶二年，盛獻置天王寺，成通七年改。左衛翊衛武騎尉王行威宅。王行威墓誌：行威字山，寶應疾，終頒政里第。恆州長史張承休宅。張說張承休墓誌：終於頒政里。議郎行鳳州司倉參軍上柱國司馬宗宅。司馬府君夫人孫氏墓誌：夫人字醫靜，適于司馬司倉宗，終于長安頒政里第。

次南布政坊。隋有明法、證覺二寺，大業武德中，本名隆政，避明皇名改。

東北隅，右金吾衛。隋曰右武候府。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也，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祆神始末見北魏書，後太后時立此寺。善果寺。舊圖西南隅。東南隅，廢鎮國大波若寺。本隋王慎國地，貞觀三年立爲寺，景龍中廢。西門之南，法海寺。本隋江陵總管徐恭公賀拔華宅，開皇九年爲沙門法海捨宅立寺，因以法海爲名。北之東，濟法寺。隋開皇二年，沙門法藏所立，寺本梁村之佛堂，及隋武侯將軍章和業宅，其佛殿隋光德太子之舊宮，太子既殁，捨於此，置西禪院，隋國公竇威所立。十字街東之北，明覺尼寺。本隋御史大夫張蓋宅，開皇中大保河間王移於京師，布政坊本名…，中宗時改。祕書觀。本鄭國公竇毅宅，天寶十三載立爲觀。東門之北，侍中魏知古宅。中書令蕭嵩宅。左神武大將軍河間郡王食利澄宅。功曹參軍梁君宅。梁君故夫人成氏墓誌：夫人諱淑，雍州渭南縣主簿第三女，成府公之後也。卒於布政里之私第。朝議郎行尚書倉部員外郎集賢院待制權自挹宅。權德輿權自挹墓誌：終于布政里私第。尚書都官令史王珣宅。異聞記：永徽二年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珣暴死，更歸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珣拜謝，故尉乃放，買白紙作錢，并酒食，自於所居隆政坊西渠水上燒之。 按渠謂永安渠，隆政即布政坊之西。旅館。李娃傳：天寶中，常州刺史滎陽公子生應進士，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生佇立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敕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相知一年，倚籬欲觀，宿於其家，將致禮求其居第，不復再見。此後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牲牢酒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之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喪事之費，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不詰其所遷。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三日，遘疾甚篤，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

次南延壽坊。隋有懿覺寺，大業七年廢。杜陽雜編：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坊市豪家相與爲無遮齋大會，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

南門之西、懿德寺。本懷門寺，隋開皇六年，刑部尚書萬安公李圓通所立。神龍元年，中宗爲懿德太子追福，改名。加饒穴雜院內有大石臼重五百斤。名畫記：懿德寺西廊東靜眼張山水。東南隅、駙馬都尉

裴巽宅。其地本隋齊州刺史盧賁宅，高宗末，禮部尚書裴行儉居之，武太后時，河內王武懿宗居之。土地平敞，水木清茂，爲京城之最。裴氏曰：巽尚中宗女宜城公主。張說裴行儉碑：薨於京師延壽里。成安公主宅。中宗第八女，嫁韋捷。

寶應經坊。大曆十二年，淮西節度兵馬使李希烈，節度使許州李忠臣，請捨所居延壽里宅爲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寶應經坊。贈太州刺史楊志誠宅。張說楊志誠碑：夫人尉氏，終于長安之延壽里。曹鼎精舍。

貫休有延壽里精舍寓居詩，又有延康吟詩云：高居延壽里，爲與延康鄰。不覺延壽里，愛此里中人。延康在延壽之南，中隔光德一坊，故得言鄰也。王薰宅。宣室志：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四鬼，與貪食所居，既飲食，燭而後有頃，曲有影，外有語曰：君有食，不能一見呼耶？顧命少者置於中庭，其中茹其山，即與之。其鬼遂引去，少頃，又仰其位，又設肉於案中，已而又去，于是相與歎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斷之，臂既墮，乃一鵰足，血淚滿地。進士李某宅。宣室志：李及河東人，居長安延壽里，于堂北垣下得一金缶，上有小篆，崔子玉座右銘。趙某宅。沈既濟夫人張氏墓誌：夫人歸于天水趙公，終于長安延壽坊之私第。李處士宅。唐國史補：延壽坊有水銀賣處士，以藥別品，遊公門。

古池。吳融有題延壽坊東南角古池詩。按：池在永安渠滑渠所經也。

次南光德坊。隋有常法寺，大業七年廢。

東南隅、京兆府廨。府廨先爲雍州廨舍，見雍錄。府內廨宇，並隋朝舊規，中制度，其後隨事改作。開元元年，孟溫禮爲京兆尹，因奏請以隋西京雍州廨宇，宜宗時盧溫爲尹，又修繕加葺之。東觀奏記：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鄲爲京兆尹，因徙延獄於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京兆府有東西土獄，牢西土獄數念珠，靈言多判案至一百八道也。四土獄廳前有槐，周迴可十五步，見太平廣記引聞奇錄。西南隅、勝光寺。本隋幽州總管燕榮宅，大業元年，自豐樂坊徙勝光寺於此。寺西院有迴行廊及圖花鳥，殿內中書令王定所畫，爲京城所重。名畫記：勝光寺有王定畫佛像，尹琳畫塔，東南院有周昉畫水月觀自在菩薩，又劉整畫捲簾，光及竹。十字街東之北、慈悲寺。

武德元年，高祖爲沙門曇獻立，因隋末饑饉，曇獻傾家賑給貧乏爲事，故寺以慈悲爲名。南門之東、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宅。仁軌薨後，尚宮柴氏居之，後立爲光德寺。柴使度爲尼，故號初道柴氏入寫寺逢醮。鄱陽

公主邑司。孫思邈嘗居于是，庭前有病梨木，盧照鄰賦之。太子賓客裴垍宅。按：裴光庭亦居此坊，光庭爲中書舍人，亦贈尚書，門爲東客，裴白別爲宅也。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

積宅。裴積墓誌：終於長安光德里第。按：積即光庭子，積與裴諝神道碑考，終命于長安光德里第，侍郎光庭孫。柳宗元裴墓誌人傳云：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封叔名瑾，子以姊夫郎積之從孫，宗元亡姊裴君夫人墓誌，終于光德里。吏部尚書

崔郾宅。郾與弟郇西歸於東，使相推宦，光德懿相，宣宗聞而嘆曰：崔氏一門孝友，可謂士族之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兵部尚書劉崇望宅。

唐語林：劉崇望爲光德劉，相按：李洞有題劉相公光德里新創茅亭詩。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太尉孔緯宅。舊書本傳：時盜縱火，緯宅也。又按：仁軌爲尉氏，房琯蓋爲河南劉氏，故別爲宅。

隸從駕至華州，疾漸篤，先還京城，卒於光德里第。緯又有賜宅在崇仁里。舊書朱玫傳：玫有盜作翰林之作玫居孔緯。按：緯之賜宅在光德，崇仁宅誤也。蓋舊朱玫宅乎。玫敗後，即以玫宅賜孔緯耳。潘將軍宅。劇談錄：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常寶玉念珠一串，附之以貔貅，王合，一旦開合，唯已亡珠矣。主藏者常識京兆府伶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他日過勝業坊北街，有三鬟女子，衣木履，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超獨異焉，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超因以他事熟之，從容徐謂曰：潘將軍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曰：偶遊斯傳爲戲，終卻送還，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如期而往，寺門始開，塔戶猶鏁，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歘然攜念珠而下，明日勒之已空室矣。張氏宅。自行開經步云：長安西市百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于財，居光德里。

次南延康坊。隋有明輪寺，大業七年廢。

諸王府。寶應三年，以延康坊官宅一區爲諸王府。唐會要：諸王府在京師者，有官局自天寶以後，王不出閣，所置寮案，過于閑冗，其胥吏散司，方共一員，至是遂并府邸，將會要論，遂猶官府。按：諸王府本舊令遇之宅，見居會要。又按：蘇頲集寶太子與婦張氏碑：良娣張氏，遊疾，歿寓于京延康第之寓邸居于諸王府也。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誅後，沒官。武德中爲萬春公主宅，貞觀中以賜濮王泰，泰薨後，官市之。顯慶元年，高宗爲孝敬太子病愈立寺。大中六年改爲福壽寺。會內侍府院有楊素舊井，元感被誅，家人以金投井，後人窺見，竟汲無所獲。寺東門之南有井。名畫記：西明寺殿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贊，褚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畫，第四間歐陽通書。盧氏小說：宗簡行西明寺，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特身烏巾紗帽，上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濟何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令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駕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牓，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使回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卓憐太子有西明寺鐘銘。陳元奘曾居此寺，寺有牡丹，見白氏長慶集。東南隅、靜法寺。隋開皇十年，左武侯大將軍隴西公李抗所立。寺門拆抗宅棨戟門所造。西院有木浮圖，抗弟蹈爲母成安公主建。重疊綺麗，崇一百五十尺，皆伐抗園梨木充用。其園本西魏大統寺，周武帝廢佛教，以其寺賜抗爲宅。寺錄一作淨名寺。名畫記：淨法寺有張孝師、范長壽畫。北門之西、中書令閻立本宅。後中書侍郎王元居之。西亭有立本所畫山水。水部郎中張籍宅。白居易酬張十八訪宿見贈詩：遠從延康里，來訪曲江頭。按：籍有宅在靖安，已見。馬璘西宅。元怪錄：太常協律韋生，有兒自云曾生無懼，聞延康東北角有馬璘西宅，常多怪物，具酒肉，夜獨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夜中見一小兒長尺餘，自池中出，循階而上，韋生以手擒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腳。明且粹碎其鼎，染之有血色。王靜信

宅。唐故蔣周夫人墓誌：夫人，吳興人也，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終于延康之私第。邠寧節度使馬璘池亭。璘卒，池亭入官，貞元後，駕臣多賜宴于中。

次南崇賢坊。隋有隆覺尼寺，寺廢。大業武德中廢。

南門之西、崇覺寺。隋開皇四年，淮南公元偉捨宅爲沙門法聰所立，名崇聖寺。又有王紹隆寫，寺又有王韶隆子嗣廟法士塔。十字街北之西、大覺寺。隋開皇二年，文帝爲醫人周子鉢所立，其地本塔之佛堂也。西門之南、法明尼寺。隋開皇八年，長安宮人王道賓捨宅所立。又有慈仁尼寺，本在法明寺西，開皇三年，隋大興公主有女出家，爲尼號曰女郎師，爲帝爲立此寺。至開元二年，敕併入法明尼寺。十字街東之南、崇業尼寺。本崇業寺，隋開皇十年，尼法覺立于法界之西，其地淺陋，大業三年，合州刺史崔鳳捨宅移于此。神龍元年改爲崇敬。西南隅、秘書監嗣虢王邕宅。西門之北、黃

門監盧倍愼宅。倍愼居官淸儉，宅在崇賢，屋宇卑不蔽風雨。光祿少卿竇璇宅。昭成太后之從父弟，咸通中河中節度使竇瑗與弟河東節度使澣同居崇賢，鄰家富于貲者，世系表不載，疑亦瑗之族。太子少師崔景晊宅。今華州獄碑夫人鄭氏，終于崇賢里。按夫人即晊之母。進士獨孤遐叔宅。河東記，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家貧下第，至蜀，羈棲不偶，踰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尙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旣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瞑，絕無逆旅，惟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中郎將曹遂興宅。乾臊子，崇賢里有中郎將曹遂興宅，堂下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賈父謂寶之，仍與中郎議之，不令有損，乃出錢五十文以納中郎，與斧斤匠人議伐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因選就衆材及陸博局數百，鬻于本行，計利百餘倍。集州司馬裴通遠宅。集異記，唐憲宗葬畢，都城人士畢觀。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裴女輩亦以車輿縱觀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者哀其奔迫，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卽謝曰與嫗同里，可同載至里門，嫗荷及至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送者面衣四枚，諸女驚駭，棄于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按自通化至崇賢里，必經平康後經天門街。羅鄴宅。羅鄴有春日宿崇賢里詩。陳朴宅。酉陽雜俎，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槐樹，嘗黃昏徙倚，見若婦人及老狐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枝，一枝空中，一枝中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枝中襁一死兒，長尺餘。崔生宅。酉陽雜俎，凌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曹郎中宅。今河有府曹郎中崇賢所居詩云：閒坊宅枝穿宮水。按穿宮水卽永安渠水也。胡人米亮宅。乾臊子，竇乂令小兒拾破麻鞋，每三輛以新麻鞋一輛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雇人於崇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乾貯廟院中。又胡人米亮因又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乂西市櫃坊鎮錢盈餘，卽依直出錢市之。書契日，亮與乂曰：亮攻於玉，曾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眞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銙二十副，每副直錢三千，乂遂令琢成，果得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錢數十萬貫，其宅并元契，乂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儆舍。杜寶符杜夫人墓誌，卒于崇賢里儆舍。按夫人杜從之女，寶符之姊，牧撰之銘。

次南延福坊。隋有神通寺，大業七年廢。

慎化府。長安志引舊圖，按地理志闕京兆府。十字街東之北、宣平府。按地理志不載。西南隅、紀國寺。隋開皇六年，獻皇后爲其母紀國夫人獨孤氏所立。名畫記，紀國寺有鄭法輪畫。東南隅、玉芝觀。本越王貞宅，後乾封縣治于此，又爲新都公主宅，籍爲新都寺，寺廢，乃爲鄧王府，天寶二年立爲玉芝觀。西北隅、瓊山縣主宅。縣主，開元中適隴西慕容氏，卽吐谷渾之酋帥，富于財產，宅內有曲池臨湖，仙自然林木，忽親京城稱之。御史黃滔宅。黃御史集，有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紹餘酬寄詩，附戲從弟僻和從兄御史延福里居詩。進士何氏宅。黃滔有酬何昌記先輩延福新居詩。進士張循宅。黃滔有延福里秋懷詩。進士孫棨宅。鄭谷有訪題進士孫棨延福南街居詩。沈氏家廟。河東記，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邊上從事魏式暴卒于長安延福里沈氏私廟中，前二日之夕，將寢，見有司門令史辭者，頓首而請曰：有黃彩人以其脉以手相就而出，良久，請辭曰：但致錢二千，得便當相捨。因令遣許求錢，於是其家果取紙錢焚之，旣見紙錢化爲銅錢，又謝曰：請解致腳直。冥悟其所居之西百餘步有一力車將載者，遂興黃彩俱詣北門，稱曰：有客要相顧賃載者延平門外。車曰卸裝其鍾鼓，黃彩曰：請相送出城門。三人相引，部領出城，西街抵長興西南而行，時鐘鼓將動，黃彩曰：天方曙，不可往矣，當且止延福沈氏廟。遂巡至焉。按城西街西字疑衍。旅邸。宣室志，元和中博陵崔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

次南永安坊。

永壽寺。寺塔記，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右衛將軍淄川縣公李孝同宅。李孝同碑，薨于京師永安之里第。右羽林大將軍高仙芝宅。

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薛苹永安水亭。白居易有和薛尙書相後夏日遊永安水亭詩。

次南敦義坊。

東北隅、廢福田寺。本隋靈覺寺，開皇六年蜀王秀所立，武德初廢，乾封二年，武后爲其姊賀蘭氏復立爲崇福寺，儀鳳二年改福田寺，開元二年廢。東南隅、廢法雲尼寺。隋置，開元二年，併入敦義寺。太尉中書令臨淮郡王李光弼宅。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家廟。

次南大通坊。

東南隅、左羽林將軍須寶迦山宅。尙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園。後爲咸陽公主別館。

次南大安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大安亭。通鑑，吐蕃劫盟，李晟大安園多竹，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按晟園當在此坊。呂溫有春日遊郭駙馬大安亭子詩，按汾陽王園在大通坊，兩坊相連，故園地得至大安，詩有借鳳彩船射之句，蓋引永安渠水爲池。南康郡王韋皋家廟。權德輿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

右皇城西第一街十三坊。

朱雀門西第四街，卽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從北第一安定坊。

東南隅、千福寺。本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捨宅立爲寺，大中六年改興元寺。按唐畫斷，千福寺西塔院有王維畫，一壁楓樹，一圖輞川。名畫記，千福寺額上官昭容書，東塔院額高力士書，又有楊惠之塑，懷素書，楊廷光畫，韓幹畫，吳道元、李綸、尹琳畫，又說太宗聖教序碑，迦舍利塔碑，顏魯公、張芬、吳通微、韓擇木所書，諸碑皆公所書，郎多寶塔碑，也塔在寺中，造塔人木匠李伏橫，石作張愛兒，塔院有石井，闌上有李陽冰篆書。西南隅、福林寺。其地本隋律藏寺，武德元年，以太原寺于永興坊，以義師初起太原，因以名寺，後移于此，咸亨三年改爲福林寺。東北隅、五通觀。隋開皇八年爲道士焦子順所立，子順能驅役鬼神，傳諸符籙，預告隋文帝受命之應，及帝卽位，拜爲開府永安公，立觀以五通爲名，旌其神術。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守進宅。

次南休祥坊。大和二年，休祥坊百姓三百人詣京兆府，訴當坊有神策軍地賜百姓，經四十餘年，不納地稅，今被府令軍徵索，時金吾令稱者五十人，詣府所訴者，遂歸于通衢，久之方散，文宗以地爲百姓業久，不欲奪，因賜左右三軍錢各一千五百貫，其休祥地歸百姓。

坊內有漢顧成廟餘趾。廟北漢奉明園。宣帝父悼皇考墓園也。園北漢奉明縣。東北隅，崇福寺。本侍中觀國公楊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后外氏故宅立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為魏國寺。載初元年，又改為崇福寺。寺額武太后飛白書。名畫記：崇福寺有吳道元畫，并昭王陀子畫。裴休元祕塔碑：大達法師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又曰稟持犯于崇福寺昇律師。東南隅，萬善尼寺。本在故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置，隋開皇三年移于此。盡度周氏皇后嬪御以下千餘人為尼以處之。寺西，昭成尼寺。隋大業元年，元德太子為尼華暉、令容所立，為慈和寺。永徽元年，以崇德坊之道德寺，乃移額及尼於此寺。先天二年，又為昭成皇后追福，改為昭成寺。南門之西，武三思宅。本駙馬都尉周道務宅。神龍中，三思以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大加餝，三思誅後，主移于金城坊。開元中，道務子勛奮復居之。延壽觀。京苑總監上柱國茹守福宅。茹守福墓誌：卒於長安休祥里第。

次南金城坊。本漢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築，土中見金聚，欲取便沒，隋文帝曰：此收金城之兆，因以金城為坊名。隋有釋實法寺二寺，大業七年廢。大唐新語：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司法參軍尹伊判追禁西市胡，果獲賊黨。蓋金城近于西市也。

西南隅，匡道府。即漢思后園。漢武帝衛皇后葬園也。宣帝追謚改葬于此地。本長安故城之杜門外大道東也。按匡道府見地理志。北門有漢戾園。戾太子史良娣葬，宣帝改葬于此。此地本曰亭。園東南，漢博望苑。本在門外道之東。東南隅，開善尼寺。隋開皇中，宮人陳宣華、蔡容華二人所立。寺北，廢太清觀。本悖逆庶人宅。初封安樂公主，出降武三思子崇訓，崇訓誅後，自休祥坊移宅於此，改適武承嗣之子延秀，及誅後，敕太清觀道士史崇元居焉。崇元以先天二年謀逆伏誅，遂廢。西南隅，會昌寺。本隋海陵公賀若誼宅。義寧元年，義師入關，太宗頓兵于此。武德元年立為寺。十字街南之東，樂善尼寺。本名會稽寺。隋開皇六年，尉遲迥孫太師為其祖所立。景龍元年改為溫國寺，二年又改為樂善寺。瑞聖寺。會昌廢。冠軍大將軍代州都督上柱國許洛仁宅。許洛仁妻冀邑縣君宋氏墓誌：夫人諱善主，字令儀，定州安喜人，薨於金城坊里第。雲麾將軍劉元尚宅。劉元尚墓誌：終于金城里之私第。昭武校尉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陳義宅。[illegible]陳公墓版文：卒於上都金城里之私第。華州參軍柳生宅。乾𦠆子：華州柳參軍，於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後簾，侍婢女子容色絕代。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請為子納焉。崔氏不允，其母乃命輕紅于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令期三日，就禮。柳生自備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何王氏與柳生，柳生挈崔女與輕紅，金吾之子告父，遂捕柳生。王氏既敗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氏。經數年，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乃與輕紅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往與訟之，柳生長流江陵。邢縡宅。通鑑：王鉷弟戶部郎中銲所善邢縡謀作亂，鉷使賈季鄰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帥其黨突出，鬪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高力士引飛龍禁軍至，擊斬縡。空宅。朝野僉載：中書舍人郭正一[illegible]高麗婢[illegible]于金城坊中空宅捕得之。

次南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二年，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坊有光寶、隆政二寺，大業七年廢。西南隅，三洞女冠觀。本崇聖道士觀，隋開皇七年立。貞觀二十二年，自永崇坊移所居于此。觀北，妙勝尼寺。開皇二年，周靜帝皇后平原公主所立。十字街北之西，醴泉寺。

隋文帝于此置醴泉監，取甘泉水供御廚。開皇十二年廢監立寺。十字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于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西門之南，祆祠。東南隅，太平公主宅。公主死後，沒官，為陝王府。宅北有興寶方回宅，太平公主為置之。南門之東，中書令宗楚客宅。楚客誅死，其宅後賜中王[illegible]。烈士臺。世傳安金藏之居。輔國大將軍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公段志元宅。段志元碑：薨于京師之醴泉里第。王安仁宅。文林郎王君夫人墓誌：上元年終于醴泉里第，安仁其子也。孝子郭思謨宅。郭思謨墓誌：終于長安醴泉里之私第。遊擊將軍張希古宅。張府君墓誌：公字希古，終醴泉里之私第。

次南西市。隋曰利人市。舊唐書楊貴妃傳：天寶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

南北盡兩坊之地。市內有西市局。隸太府寺。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市署。署前有市令載敕，雍州司兵徐彦伯為其文也。平準局。衣肆。沈既濟任氏傳：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見任氏。按韋述記：西市署前有大衣行，當即此衣肆也。鞦轡行。逸史載盧副使十升事，有西市鞦轡行。秤行。竇家店。乾𦠆子：竇乂西市買油靛數石，雇庖人執爨，僱人割破麻鞋，制為法燭。燭爨之種藥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汚之地，目曰小海池，為旗亭之內眾穢所聚，竇乂遂求買之，其主不測，又錢三萬，既獲之，于其中立標，懸幡子，繞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及團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團子償。不踰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礫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為竇家店。張家樓。會昌解頤錄：西市有食店張家樓。景先宅。霍小玉傳：小玉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于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放生池。市西北有海池，長安中，沙門法成所穿，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池，池側有佛堂，沙門法成所造。獨柳。刑人之所。按西市刑人，唐初即然。貞觀二十年，斬張亮、程公穎于西市。舊書文宗紀：王涯等又腰斬于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西市在宮城之西南，子城即宮城。

次南懷遠坊。隋有法寶寺，大業七年廢。劉禹錫嘉話錄：行序河南房琯士得善等人于長安懷遠里。

東南隅，大雲經寺。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文帝為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焰，隋文奇之，將改所住寺為光明寺。曇延更請立寺，以廣其教。時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為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此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寺內有浮圖，東西相值。東浮圖之北佛塔，名三絕塔，隋文帝所立，塔內有鄭法輪、田僧亮、楊契丹畫跡，及巧工韓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絕為名。按名畫記：隋田僧亮、鄭法士同于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契丹畫外邊四面，又有楊廷光畫馬。十字街東之北，功德尼寺。本在安定坊，隋開皇五年，周宣帝女[illegible]公主所立，武德中移于此。左監門大將軍雍城郡公樊興宅。樊興碑：終于雍州長安縣懷遠里第。戴夫人宅。冉元一[illegible]府君墓誌：公諱[illegible]，終于[illegible]首里第。夫人戴氏，終于懷遠里第。盧氏宅。前定錄：李[illegible]授官寓于懷遠坊盧氏之舍。

次南長壽坊。隋曰廣恩坊，避煬帝諱改。有崇力寺，大業七年廢。

西南隅、長安縣廨。去府六里。按縣治隋開皇二年所立，見長安志。南門之東、永泰寺。本梁太尉吳王寶孝宅。隋開皇四年，帝爲令門皇延立爲延興寺。寺東院舊公廨宅，官廨亡，官入寺。神龍中中宗爲永泰公主追福，改爲永泰寺。寺內東精舍有隋中大夫鄭法士畫釋迦滅度之變，左壁有隋王廣直今雅洪聖匠之跡，又有楊契丹畫。北門之東、大法寺。本宏法寺，武德中光祿大夫李遠所立，神龍元年改。十字街西之北、崇義寺。本隋延陵公于鈞宅。武德二年，桂陽公主爲駙馬都尉趙慈景所立。十字街北之西、鄭國公楊溫宅。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宅。朝議郎行澤王府主簿梁寺宅。詳悅錄坊下。中書令閻立本宅。按閻令宅在延康坊，太平御覽引作延康。長安志載在此，恐又因延康而誤也。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家廟。大曆四年，有虎止于載之私廟，命將軍薛兗周皓射殺之。

次南嘉會坊。

西南隅、褒義寺。本隋太保吳武公尉遲剛宅。剛兄迥，從周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後，剛捨宅立寺，名褒義，材木皆舊寺者。名畫記，褒義寺有盧稜伽、杜景祥、王元之畫。十字街西之北、靈安寺。武德三年，高祖爲衛懷王元霸立。盱眙尉顧非熊宅。顧非熊有幽試落會里閒蟬感懷呈主司詩。起居舍人袁莊宅。按袁莊有嘉會里閒居詩。鄭國莊穆公主廟。禮閣新儀曰，德宗女封鄭國章公主追贈，貞元十七年附廟。竇氏家廟。乾𦠆子，扶風竇乂，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閑廄使、宮苑使，于嘉會坊有廟院。在月初，長安盛飛榆莢，乂掃聚得斛餘，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乂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宿，晝則往廟中。以二鍤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十五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于其中。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

次南永平坊。本名永隆，明皇即位改。

東門之北、宣化尼寺。隋開皇五年，周昌樂公主及駙馬都尉尉遲安捨宅所立。寺門金剛，上人惟法推所制，顯有靈跡，有一尼常偏心供養。東南隅、宣城公主宅。公主疾後，太子太師竇希瑊居之。高安長公主宅。高宗女，降潁州刺史王勖。蘇頲高安長公主碑，薨于長安永平里第。日者寇鄘宅。乾𦠆子，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云，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姁，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布施與羅漢寺，寺家貨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鄘，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庫，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與崇賢里法明寺僧普照爲徒。其夜，掃堂獨止，至四更，聞一人哭聲，鄘乃命照公與作道場，請七日。崇屏之下四尺開土，忽起把中有一女人，屬遂掘積水之沙淵，自後更無怨懼，乃有崇賢尚出家，永平里宣化寺尼爲王夫人之門，竭其坊舊人，頗多從賈此宅，往往來喧，或聞有聲。不驚，皆青衣夫人，命高築屏風，此宅既因是焉。亦云青衣不驚，滿避處，由是生靈此地焉。崔氏宅。紀聞，劇城尉崔宗輔來，堂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長姪下堂，有物在階下，身如狗，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悲者，醜者，老者，少者，蠻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長，五色。崔氏恐，以告宗輔，同請巫，巫育贊之，五難災則消矣。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死，又數日，崔氏死，又數日，宗輔亡。天平軍節度使殷侑家廟。按碑，廟在永平里之東北隅。

次南通軌坊。

次南歸義坊。

鄎公廟。文敬太子廟。禮閣新儀曰，貞元十七年初在長安坊，後徙于此。

全一坊，隋蜀王秀宅。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闊遠，恐竟虛耗，乃使諸子並於南郭立第。時秀有寵，封於蜀，因起第宅。秀死後沒官，爲家令寺園。

次南昭行坊。本名顯行，犯中宗諱，長安中改。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十字街之南、汝州刺史王昕園。引永安渠爲池，彌亘頃畝，竹木環布，荷荇蕃秀。

右皇城西第二街十一坊及西市。

朱雀門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從北第一、修真坊。韋述曰，今坊之南門門外，即開之大衢門衢也。隋有積善寺，武德中徙義寧坊。坊有漢靈臺餘址。崇五丈，周一百二十步。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曰此烏遇千里風乃動。郎將葛威德宅。張說葛威德碑云，夫人郭氏，薨于京兆之修真里。

次南普寧坊。南街西出開遠門。

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其地本長安故城南安門之外。次東、漢辟雍。漢元始四年所立。次東、漢明堂。二所並廢，猶有餘址。十字街東之北、靈化寺。隋開皇二年，沙門善吉所立。其地本吉之宅。錄堂有古冢崇五丈，不詳姓名。東南隅、東明觀。顯慶元年，孝敬升儲後所立，規度仿西明之制，長廊廣殿，圖畫彫刻，道家館舍，無以爲比。觀內有道士馮黃庭碑，又有道士巴西李榮碑，永樂李正己爲其文也。廣異記，林則爲所舉人，獻中夜夢見人召去，從酒會，醉眠而歸覺，寒憲作竟。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取一物記之。其夕，熟寐，復然，又往，見人中醉，見有觀在前席，悄以手攜印子，曲身屏風上，自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訪宮觀求之，與于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迹所處道流，已潛遁矣。張因爲道士居東明觀，柳宗元有東明張先生墓誌。西南隅、太尉英國公李勣宅。北門之西、司農卿韋機宅。西北隅、祆祠。

次南義寧坊。本名熙光坊，義寧元年改。冥報記，雍州別駕沈裕，于貞觀八年八月夢其身行于京師義寧坊西南街。

南門之東、化度寺。本真寂寺，隋尚書左僕射齊國公高熲宅。開皇三年，熲捨宅奏立爲寺。武德二年，改化度寺。寺中有無盡藏院。敬宗賜化度經院金字額，御札以賜之。大中六年，改爲崇福寺。名畫記，化度寺盧仲容顯寺有楊廷光、楊仙喬畫。按武后移此寺無盡藏于東都福先寺，日久漸耗，尋移歸本院，至開元九年，以所餘物散京師諸寺，遂絕焉。西北隅、積善尼寺。隋開皇十二年，高熲妻賀拔氏所立，其地本賀拔氏之別第。十字街東之北、波

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東南隅，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宅。背城縣令達奚思敬宅。見牛千濟奚思敬碑，終于長安義寧坊之私第。右龍武軍宿衛閻庭尊宅。清河張夫人墓誌，夫人號咸諦，清河之族，適于閻氏，終于京兆長安縣義寧里之私第。又云嗣子庭尊，右龍武軍宿衛，次子庭珍，右羽林軍宿衛。

次南居德坊。南街西出通金光門。坊內隋有依法、寶岸、凝觀三寺，並大業廢。

漢圓丘餘趾。東南隅，先天寺。本寶國寺，隋開皇三年，敕大興、長安兩縣各置一寺，因立寶昌、禪林二寺，東西相對，時人謂之縣寺。其地本漢之圓丘。先天元年，改爲先天寺。西北隅，普集寺。隋開皇七年，突厥開府儀同三司鮮于遵義捨宅所立。南門之西，奉恩寺。本侍中尉遲樂宅，神龍二年立爲寺。大中六年改興福寺。南門之東，司禮太常伯劉祥道宅。宅接先天寺，嫌鐘漢圓丘舊趾，因基高築。房州刺史杜元徽宅。劉太眞杜元徽碑，終于長安居德里私第。左驍衛將軍折氏宅。曹夫人墓誌，夫人曹氏，諱明，年十有八適左驍衛將軍折府君爲命婦，終于居德里之私第。

次南羣賢坊。南有臨門大將軍、黃城公元慶、上柱國、鄜城公梁軌二宅。又有法身、寶王二寺，大業七年廢。

東門之南，眞心尼寺。隋開皇八年，宦者儀同三司宋祥捨宅所立。十字街東之北，眞化尼寺。開皇十年，冀州刺史馮臘捨宅所立。武太后改爲光化寺，神龍元年復舊。東南隅，中宗昭容上官氏宅。後爲南昭縣主所居。處士程元景宅。程處士墓誌，先生諱元景，字師明，東光縣安人，遘疾終于羣賢里。內供奉強瓊宅。故琅邪郡王氏夫人墓誌，夫人卽故玉壺官內供奉臨靜亂發陵雪之勢，乾符元年終羣賢里第。

次南懷德坊。

西南隅，羅漢寺。隋開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盧勣所立。十字街西之北，辯才寺。本鄭孝王亮隋代舊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開皇十年爲沙門智凝立此寺於羣賢坊，以智凝辯才不滯，因名寺焉。武德二年徙于此。東門之北，慧日寺。開皇六年所立。本富商張通宅，捨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飯，精而價賤，時人呼爲陶寺。寺內有九層浮圖，一百五十尺，貞觀三年沙門道□所立。李邕道因法師碑：法師終于長安慧日之寺。安光寺。天官侍郎李至遠宅。鄭氏曰：唐書本傳，至遠爲天官郎中。朝議郎行譙王府錄事梁寺宅。唐府君夫人唐氏墓誌，府君諱寺，字師陳，郡州寶田人，終于長安懷德里第。按梁寺之卒在聖曆四年七月五日，又云其夫人唐氏以垂拱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終于長安懷德里第，疑梁府君卒後又從居是坊里也。韓寶才宅。韓府君墓誌，君諱寶才，長安人也，卒于京城懷德之第。右賢王墨特勒宅。賢力毗伽公主阿那氏墓誌，三十姓可汗愛女，建冉賢力毗伽公主，雲漲紀法，身入宮闈，特許歸覲，見右賢王墨特勒私第。開元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薨于右賢王京師懷德坊之第。楚州兵曹參軍劉盛宅。劉盛墓誌，終懷德私第。鄒鳳熾宅。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

次南崇化坊。本名安化，避孝敬皇帝諱改。

東門之北，經行寺。本隋長安令屈突蓋宅。開皇十年，邑人張緒市之，立爲寺。大中六年改龍興寺。西南隅，靜樂尼寺。隋開皇六年所立。東南隅，龍興觀。本名西華觀。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禱獲愈，遂立此觀。垂拱三年，以武太后祖諱，改爲金臺觀。其時道士成元英住此觀內。神龍元年又改爲中興觀，三年改爲龍興觀。名畫記：觀有吳道元畫明眞。朝議郎行長安縣丞翁思亮宅。翁思高嵩誌，終于京崇化里第。河陽節度使烏重允廟。韓愈烏氏廟碑：廟于京師崇化里。

次南豐邑坊。南街西出通延平門。此坊多假賃方相輀車送喪之具。按李娃傳：因肆有東肆西肆，傳言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則西肆在街西，東肆在街東。西肆在豐邑，未知東肆是何坊，俟考。

東北隅，清虛觀。隋開皇七年，文帝爲道士呂師元所立。師元辟穀鍊氣，故以清虛名之。司徒兼中書令李晟林園。舊唐書李晟傳：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

次南待賢坊。此坊隋初立，天下諸州朝集使邸，故以待賢爲名。隋又有左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按兩京記：史萬歲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卽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廁，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萬歲爲隋將，每征討，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

東北隅，天長觀。本名會聖觀。隋開皇七年，文帝爲秦孝王俊所立。開元二十八年改千秋觀，天寶七載又改天長觀。節愍太子廟。

次南永和坊。本名淳和，元和初避憲宗名改。

東北隅，懿德太子廟。

次南常安坊。

東北按兩京記作東南。隅，章懷太子廟。神龍中立。

次南和平坊。

坊內南北街之東，築入莊嚴寺；街之西，築入總持寺。

次南永陽坊。坊之西南卽京城之西南隅。

半以東，大莊嚴寺。隋初置宇文愷別館于此坊。仁壽三年，文帝爲獻后立爲禪定寺。宇文愷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池勢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圖，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業七年成。武德元年改爲莊嚴寺，天下伽藍之盛，莫與于此。寺內有佛牙，長三寸，沙門法獻從烏纏國取以歸，後章王暕自揚州持入京，隋文帝改置此寺。大中六年改聖壽寺。名畫記：寺有盧稜伽、尹琳畫。西大總持寺。隋大業三年，煬帝爲文帝所立，初名大禪定寺，內制度與莊嚴寺正同，亦有木浮圖，高下與西浮圖不異。武德元年改爲總持寺。莊嚴、總持，卽隋文獻后宮中之號也。二寺門額，並少府監殷令名所書。寺中常貫彩花數萬。龍文館記曰：帝自立法殿，稱觀朝呼韋后爲莊嚴，因以名寺。名畫記：寺有張孝師、吳道元、尹琳、李昌畫。恭僖貞獻

二太后廟。

右皇城西第三街十三坊。

龍首渠。

龍首渠、一名滻水渠。隋開皇三年、開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坡在通化門東七里。臨滻水。自坡北可望漢長樂宮。故名長樂坡。西北分爲二渠。東渠北流、經通化門外、至京城東北隅、折而西流、入東內苑、爲龍首池。餘水、經大明宮前下馬橋下。西渠自而西南流、經通化門南、西流入城。經永嘉坊南。又西南入興慶宮垣、注龍池。又出而西流、經勝業坊崇仁坊景龍觀。又西入皇城。經少府監南、屈而北流。又經都水監東宮僕寺。長安志作內太僕寺。誤。坊之西。又北流。入宮城長樂門。又北注爲山水池。又北注爲東海。貞元十三年。又自永嘉之西北。分支至大寧坊太清宮前。

黃渠。

黃渠自義谷口潤分水入此渠。北流十里。分兩渠。一渠西流。經樊川。合丈八溝。一渠東北流。經少陵原而北流。入自京城之東南隅、注爲曲江。

永安渠。

永安渠、隋開皇三年開、亦曰之交渠。唐會要。元和八年。修城南交渠。引交水西北流入京城之南。經大安坊之西街。又北流。經大通敦義永安延福崇賢延康六坊之西。又經西市之東。又北流經布政頒政輔興修德四坊。及興福寺之西。又北流入芳林園。又北流入苑。又北注於渭。明皇自蜀還京。肅宗至開遠門外望賢宮迎明皇。命親稱馬行數十步。執鞭引進。過此入宮。卽過此永安橋。王建早春五門西望詩云。當經通濟橋頭出。過柳條綠水面。晴萋照水。皆在城西。

清明渠。

清明渠、在永安渠東。亦隋開皇初開。引泬水自丈八溝分支。經杜城之北。屈而東北流。入京城之南。經大安坊之東街。又屈而京。經安樂坊之西南隅。屈而北流。經安樂昌明豐安宣義懷貞崇德興化通義太平九坊之西。又北經布政坊之東。右金吾衛之東南。屈而東南流。入皇城。經大社北。又東至含光門西。又屈而北流。經尚舍局東。又北經將作監內侍省東。又北入宮城廣運門。注爲南海。又北注爲西海。又北注爲北海。

漕渠。

漕渠、天寶元年開。京兆尹韓朝宗分潏水。據通鑑。注交之水。當作分潏水。本誤。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之街。以貯材木。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又自西市引渠。經光德坊京兆府。東至開化坊薦福寺東街。北至務本坊國子監東。由子城東街。經景風延喜門入苑。渠闊八尺。深一丈。舊紀。渠成。上御安福門觀之。

唐兩京城坊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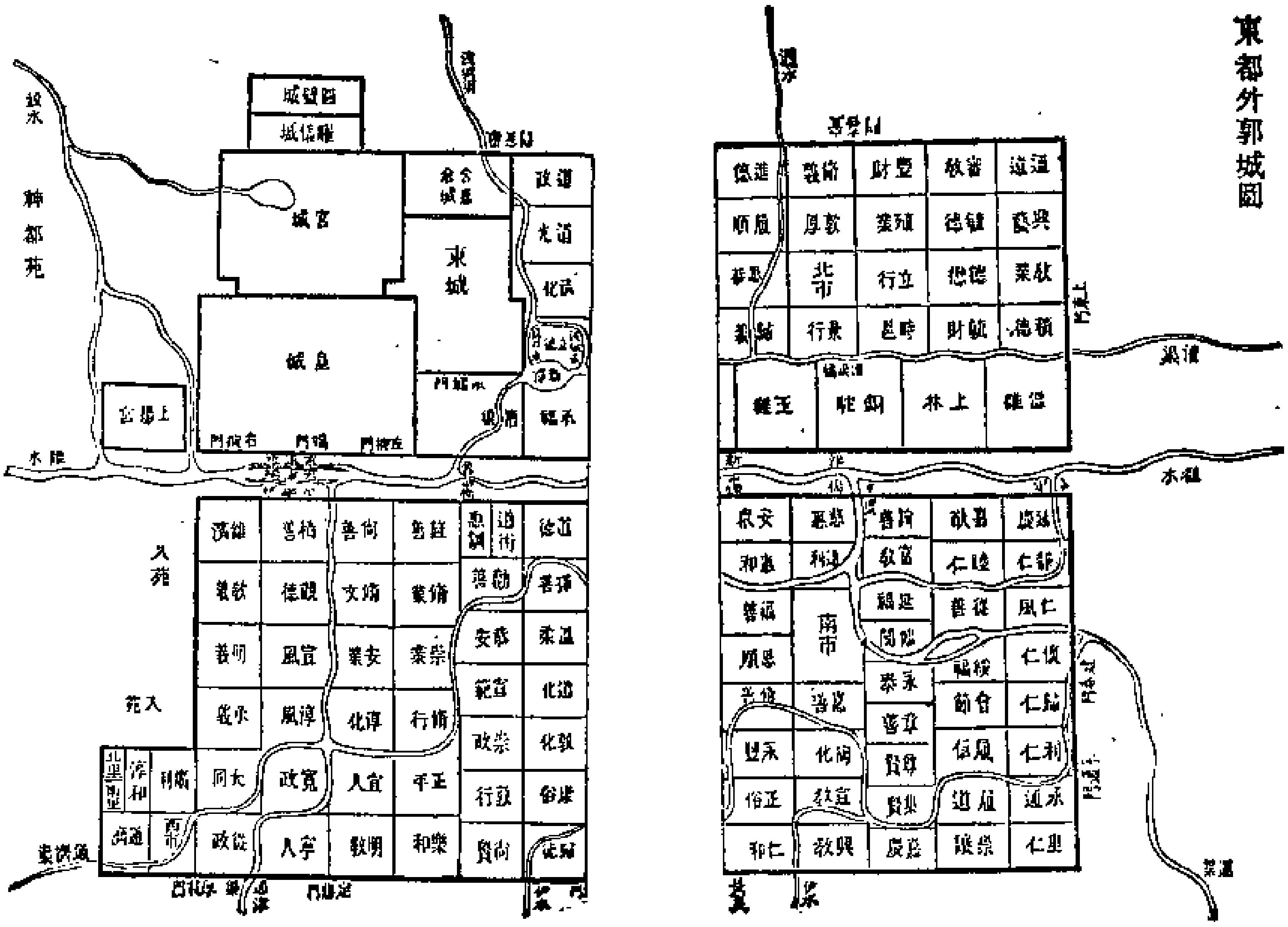
東都外郭城圖

東都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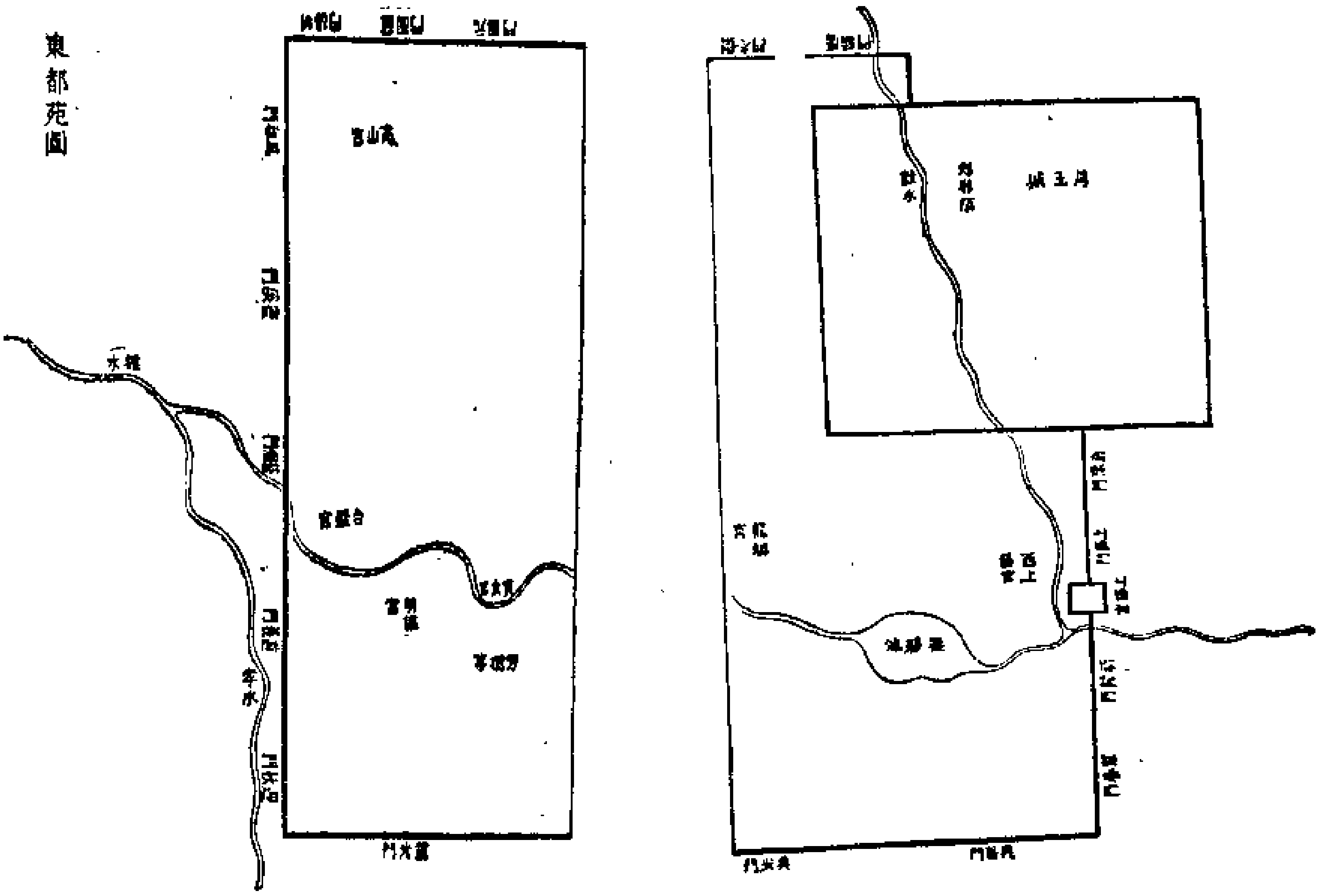
東都宮城皇城圖

東都上陽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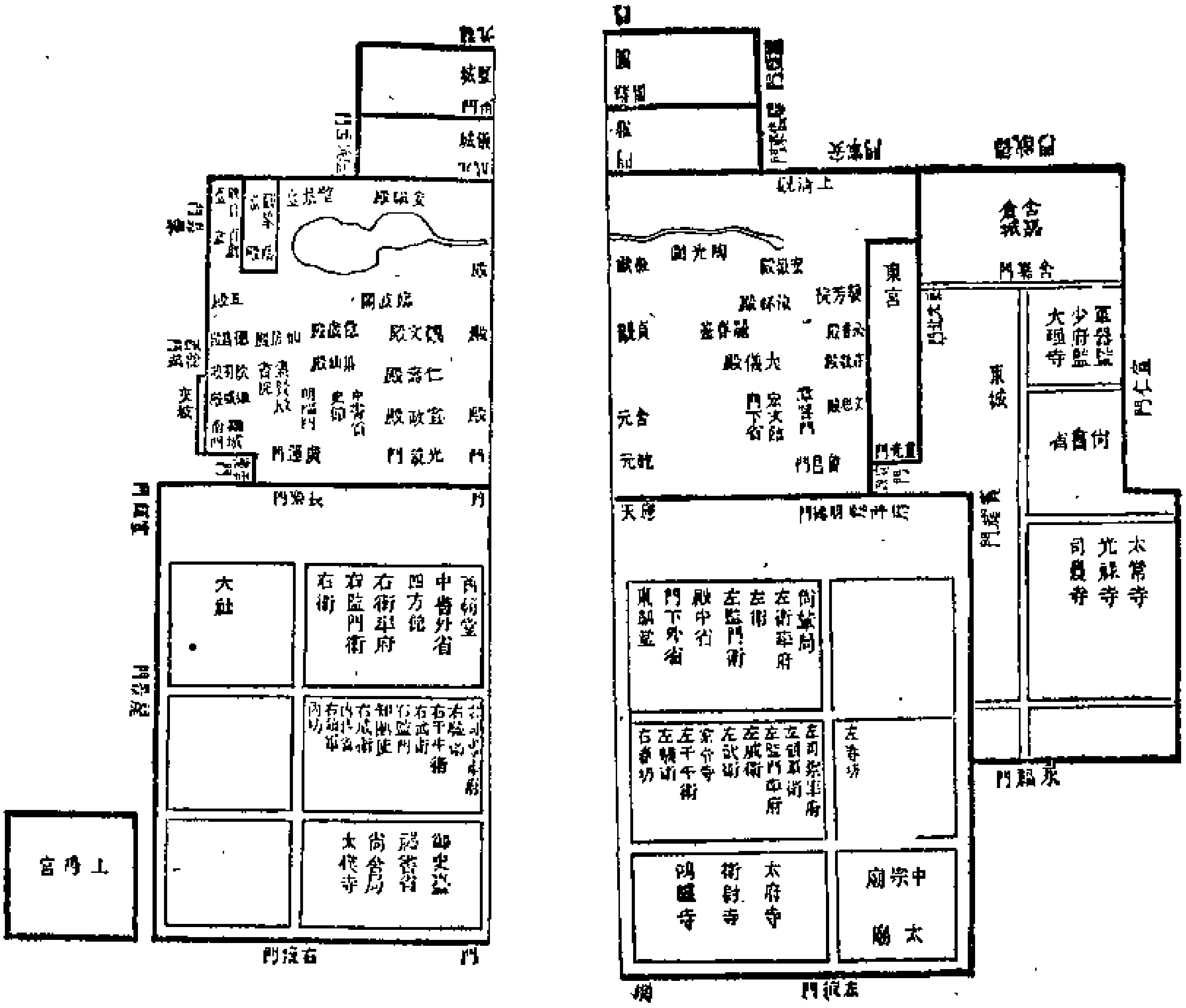
東都外郭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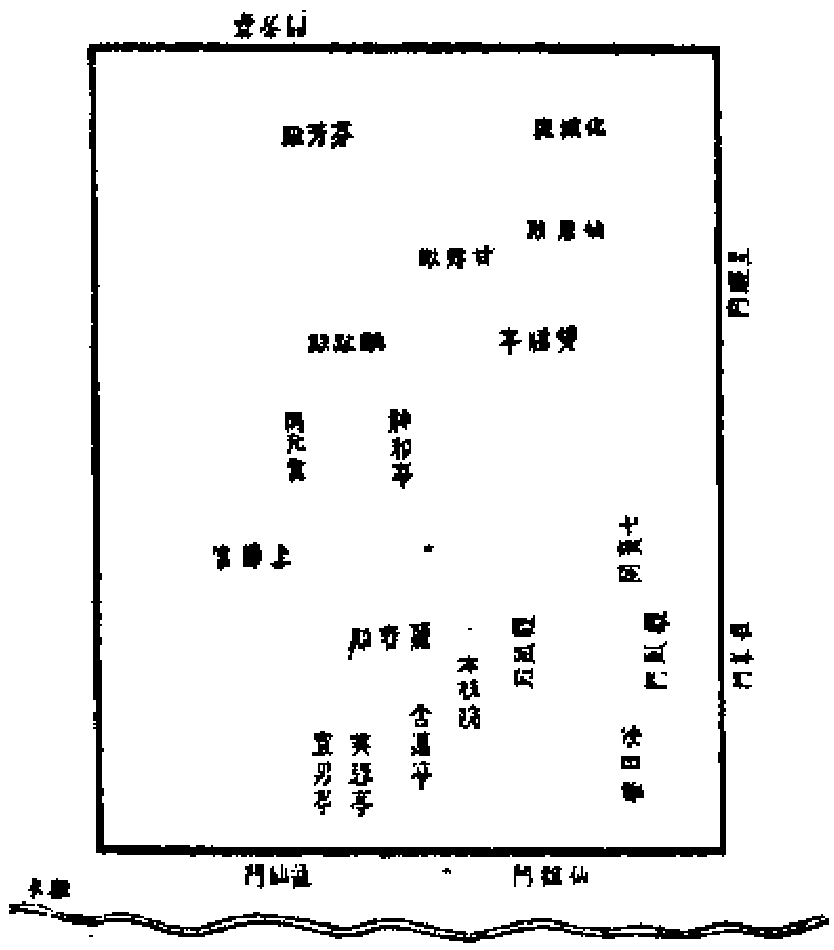
東都苑圖



東都宮城
皇城圖



東都上陽宮圖



唐兩京城坊考卷之五

大興徐松星伯撰

東京

東京。一名東都。始築於隋大業元年。周武王克殷。定鼎郟鄏。營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所謂王城。即郟鄏也。又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所謂成周也。王城爲朝會之所。周公營後治之。成周則爲之下都。以遷殷頑民。兩城相去四十里。平王東遷。居王城。敬王避王子朝之亂。乃遷成周。城小不能受王都。故晉合諸侯以城之。戰國時之東周。後漢魏晉元魏之都城。皆成周也。隋煬帝始于舊成周之西十八里。營王城之東五里。築京城。謂之新都。唐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顯慶二年。曰東都。光宅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天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罷京。次年。復爲東都。

宮城

宮城在皇城北。因隋名曰紫微城。貞觀六年。號爲洛陽宮。武后光宅元年。號太初宮。東西四里一百八十

八步。（新唐地理志長千六百二十步廣八百有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新唐地理志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衛。城中隔城二：在東南隅者，太子居之；在西北隅者，皇子公主居之。城北隔城一，在北者圓璧城，次南曜儀城。南面四門。（河南志作六門，乃于應天、明德、長樂之外，增重光門、太和門，謂雒城南門爲六也。然志言明德之東爲重光，又東爲太和，太和門內爲左藏庫，志又於乾敬殿條下云，乾敬殿東有東宮院，次東即隔城之東，即左藏庫。按重光爲東宮正門，東宮已在隔城之東南隅，不容其東尚有隙地設左藏庫與太和門。雖太和門與武成門皆對門，同在乾元殿之傍，故六典不之載也。重光屬東宮，亦從六典刪。）中應天門。（門上飛觀相夾，門外即朝堂。武德四年，以其太奢，令行臺僕射屈突通焚之。顯慶初，司農少卿田仁汪隨事修葺，後又命司農少卿韋機更加營造。初隋稱之名曰則天門。神龍元年，避武后尊號，改應天門；又避中宗尊號，改神龍門；尋復爲應天。）東明德門。（初名興教，後改明德。東城屈向北五十步有門，東宮曰宣政門，即稱之永泰門。）西長樂門。（初名光政，後改長樂。按六典作興教、光政，則明德、長樂之改在開元後也。昭宗遷東都，復名長樂爲光政。按從東隔入宮，御正殿受朝賀，御光政赦天下。西城屈向北五十步有門，西曰隆慶，避明皇名，改崇慶。）西南隅雒城南門。（乾封中開。舊書楊炯傳，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雒南門與百寮觀之，即雒城南門。）東面一門，重光北門。（隋名。門內即東宮。）西面二門，北嘉豫門，（隋曰寶城門。）南雒城西門。（通鑑，秦王世民移軍青城宮，王世充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拒唐兵。胡身之注，方諸門，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按王世充時據宮城，則方諸門當是宮城西面之門，不知即雒城西門否也。）北面二門，中元武門。（隋名南宮曜天門。通鑑，中宗改元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按唐兩京大內皆有元武門，中宗之所改，則此處之元武門。蓋以誅張易之等，兵從此門入耳。禁扁屬之興慶宮，非也。）東安寧門。元武

門北則曜儀城。城二門：東面曰曜儀東門，西面曰曜儀西門。（並顯慶中開。按曜儀城亦隋時舊城。通鑑，王世充使韓王道衛守曜儀城是也。蓋東西二門則顯慶中始開耳。）曜儀城北則圓璧城。城三門：南面曰圓璧南門，（隋曰曜儀門，顯慶中改。）北面曰龍光門，東面曰圓璧門。（門外即外郭之外。）

宮之正牙曰含元殿。（隋曰乾陽殿。通鑑，秦王破王世充，焚乾陽殿是也。麟德二年，命司農少卿田仁汪因舊址造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東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武后垂拱三年，改造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高三丈，號萬象神宮。去都百餘里外遙望見之。其北造天堂，以貯佛像。證聖元年，明堂、天堂同焚，更造明堂，倬其制，其上刻寶鳳，後以金珠代之，號通天宮，其中號端扆殿。不復造天堂，於其所爲佛光寺。明皇開元五年，幸東都，改爲乾元殿。十年，復爲明堂。二十七年，毀明堂之上層，改修下層爲新殿。二十八年，佛光寺火，延燒殿舍，改新殿爲含元殿。殿下有九州鼎，武后所鑄。隋之乾陽殿，有東西上閤門。通鑑，王世充執越王侗等，引入東上閤門是也。唐制宮殿亦因之。按）殿四門，南曰乾元，（隋曰永泰門，武后改通天門，開元五年，改乾元門。門南直應天門。唐詩紀事，東京乾元門，蓋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北曰燭龍，東曰春暉，西曰秋景。（六典作秋澄，今從河南志。）乾元門外有橫街，街東日華門，西月華門。（隋曰東華、西華，唐初改左右延福，後改日華、月華。按舊紀，天寶二年六月，應天門觀災，延燒至左右延福門，是天寶時猶名延福。通鑑注云，大明宮朝堂外有側門，洛陽宮亦有側門，疑在乾元門內之左右。）乾元門左右有萬春門、千秋門。（萬春左，千秋右。）含元殿北曰貞觀殿。（隋煬帝造，以下殿閣皆唐永淳年製名。）又北徽猷殿。（殿前有石池，東西五十步，南北四十步，池中有金花草，紫莖碧葉，丹花綠實，味酸可食。通鑑，命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胡注，時以洛陽宮前殿爲貞觀殿，內朝爲崇勳殿，則貞觀殿北當有崇勳殿。）又北陶光園。（園在徽猷殿之北，東西數里，南面有長廊，即宮殿之北面也。園中有東西渠，

西通于苑。）園北則元武門。其天子常朝之所曰宣政殿。（在含元殿西，初名武成，後改宣政。）殿門曰光範門。（河南志云，宣政殿南有武成門，又南千秋門，又南敷政門，千秋後改乾化，敷政後改光範。殿之東門曰東明門。按疑當如含元有四門，今惟有東門、南門名也。）宣政之北曰仁壽殿。（河南志作萬壽，今從六典。）又北觀文殿，又北同心閣，又北麗日臺，又北臨波閣，北臨池。池有二洲，東洲有登春閣，其下爲澄華殿；西洲有麗綺閣，其下爲凝華殿。池北曰安福門。（北院雜飾宣華，隋煬帝賦御詩。）當明德門內爲會昌門。（隋名。）又北章善門，門內門下省、宏文館在焉。章善之東爲太和門。（玉海引河南志，太作泰。）門內左藏庫在焉。自此而西有文思殿。（在章善門之東北。）其北莊敬殿。（殿東有東宮院，次東即隔城。）又北飛香殿。又北興芳院，又北上清觀，則達安寧門。（門在觀東。）莊敬之西爲大儀殿，其北麗春臺，又北流杯殿。（殿上渠繞九曲，從陶光園引水注莊敬殿。隋煬帝與宮人爲曲水之飲。）又北宏徽殿，則達陶光園。當長樂門內爲廣運門。（隋名。大唐新語，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元武門，斬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勒兵廣運門。舊書元宗紀，新造渾儀成，置于武運門內，武運疑即廣運門。又河南志以廣運爲隋名。按煬帝時斷無以廣爲門名者，疑隋曰興運，唐避諱改爲廣運耳。）又北明福門。（本名顯福，避中宗名改。通鑑，王世充使其[illegible]守章善、顯福二門。）門內中書省、史館、（在中書書西。）內醫局、（史館南。）尚食廚、（史館北。）命婦院、（中書省北。）修書院（命婦院北，本太平公主內宅。）在焉。明福之西爲集賢

門。門內集賢殿在焉。（舊書，開元十三年四月丁巳，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殿書院改集賢殿書院。胡注引洛陽宮記云，開元之際，即明福門外設集賢殿書院，置學士，以校讎其間。按開元五年，于東都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因號乾元院。六年，改爲麗正修書院。十二年，移置明福門外，名麗正殿書院。十三年，改集賢殿書院。張說恩制賜食於麗正殿書院宴賦詩：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俗本作西閣，誤。舊書馬懷素傳亦以西垣東壁對舉，正殿見[illegible]制記。）自此而北有仙居殿。（在集賢殿北。）其東有億歲殿、（在仙居殿東。舊書崔義元傳，神慶則天時入朝，待制億歲殿。）集仙殿。（在宣政殿西北，武后造，前有迎仙門，亦謂之迎仙宮。舊書桓彥範傳，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時則天在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于廊下。迎仙宮，張易之傳作迎仙院。按五王誅二張，逼太后所寢長生殿，則[illegible]殿皆謂之長生殿。通鑑二百七有長生院，胡注，院即長生殿。）同明殿。（在億歲殿東。舊書薛訥傳，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於同明殿召見。）其北則達九洲池。（在仁智殿南，興教門西，其池屈曲，象東海之九洲，居地十頃，水深丈餘，鳥魚翔泳，花卉羅植。）池之洲殿曰瑤光，（隋造。武后殺僧懷義于瑤光殿前樹下。）亭曰琉璃，（隋造，在瑤光殿南。）觀曰一柱。（隋造，在琉璃亭南。）環池者曰花光院、曰山齋院、（在池東。河南志云，二院並在仙居院北。按北爲南之誤。）曰翔龍院、（在花光院北。）曰神居院、（在翔龍院北。）曰仙居院、（在安福殿西。）曰仁智院、（在仙居院西，殿西有千步閣，隋煬帝造，南有興教門。）曰望景臺。（在池北，高四十尺，方二十五步，大帝造。）西則達于隔城。隔城者，閶闔在其上，蔭殿在其下。（隔城中南有三殿，北有二殿，皆皇子公主所居。隔城之上有閶闔，閶闔南北皆有觀，蓋遊女使仰觀之所。下有蔭殿，東西二百五十尺，南北二百尺，殿前後三丈。）隔城之西曰映日臺。又南百戲堂。（又有五明殿。）又南儀鸞殿。（劉軻撰元奘塔銘，法師謁文武聖皇帝于洛陽宮，二月己亥，對于儀鸞殿。殿有射堋，東即雒城門，門外有給使坊及內教坊、御馬坊。）又南五殿。（在

隔城。西映日。臺南下有五殿。上合爲一。亦古殿也。臺厚五丈。高九十尺。東西房廊皆五十間。西院有厨。東院有教坊內庫。大帝常御此殿。又南德昌殿。在儀城西門內。殿南曰延慶門。又南曰韶暉門。河南志誤作延慶殿、韶暉殿。據禁扁改正。又南飲羽殿。又南雒城殿。則達雒城南門。雒城南門之西有麗景門。夾城自此潛通上陽宮。

延祥殿、延壽殿、六合殿、北殿、武后改于北殿。崇福殿、宏福殿。避孝敬皇帝諱改。含章殿、宜春院、迎祥院、六合院、觀禮門、收成門、光慶門、瓔珞門、劉宏基從太宗經略東都。賊于瓔珞門外。左右銀臺門、金鑾門、廣達樓、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在東都。千秋節。御廣達樓。宴羣臣。武宗時。宴廣達樓。宴諸王君幾作上宴君錫及宴夏氏于廣達樓。以上皆見河南志注。紫宸殿、通鑑。則天常御紫宸殿。胡身之注云。六典洛陽宮不載紫宸殿。以西京大明宮準之。紫宸殿內朝也。其位置當在乾元殿後。積善宮。通鑑。宋全忠害何太后于積善宮。不知其處。舊唐書地理志。太初宮內別殿臺館三十五所。

東宮在宮城東南隅。正門曰重光門。東西各有小門。東曰賓善。西曰延義。一曰含清門。見禁扁。宮中有馬坊。通鑑。天后使薛元超等鞫太子賢于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

皇城。

皇城傳宮城南。因隋名曰太微城。亦曰南城。又曰寶城。通鑑。大業十一年。有孔雀自西苑集寶城朝堂。胡身之注。即皇城。王世充命楚王世偉守寶城。按河南志。宣輝門次北舊有寶城門。蓋即皇城之西門。因城爲名也。東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新唐書地理志。長千八百一十七步。廣千三百七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新唐書地理志。周四千九百三十步。高三丈七尺。玉海引河南志。作二丈七尺。二字誤。其城曲折。以象南宮垣。按城形正方。而與西微。其西連上陽宮。則缺西北隅。東接東城。則缺東南隅。有似曲折也。南面三門。正南曰端門。北當應天門。南當定鼎門。東曰左掖門。通鑑。隋皇泰主殺于洪建於左掖門外。西曰右掖門。兩掖門各去端門一里。通鑑。王世充出右門。即右掖門。東面一門曰賓耀門。隋曰東太陽門。武德中改東明門。顯慶五年又改賓耀。按隋東太陽門出則天門橫街直東七百步。李庾東都賦。粵太和而登賦。側賓耀而疏軒。太和與賓耀對峙。則太和之近賓耀可知矣。西面二門。南曰麗景門。西入苑。河南志誤作麗正門。誤。隋亦曰麗景門。通鑑。武后置獄于麗景門。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宏義戲呼曰例竟門。北曰宣輝門。隋曰西太陽門。武德中改西明門。顯慶五年改宣輝。按隋西太陽門出則天門橫街直西七百步。宣輝。河南志作宣耀。誤。據文苑英華。有賀幸宣輝門觀武舉人試。則作耀者誤。宣輝次北舊有寶城門。門外苑又有二門。南曰由儀門。北曰咸安門。見河南志。城中南北四街。皆五街。東西四街。

應天門外第一橫街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東曰東朝堂。通鑑。王世充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當即此東西朝堂。次東門下外省。次東殿中省。隋曰殿內省。次東左監門衛。開元初。分左衛地造內省。次

東左衛。隋曰左翊衛。次東左衛率府。開元初。分左衛地造。次東尚輦局。與左衛率府隔左掖門街。隋少府監作坊之地。

東朝堂之南第三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右春坊。分左驍衛地造。次東左驍衛。次東左千牛衛。隋曰左備身府。次東家令寺。分左千牛衛造。初。東都有司不備。武后時。猶寓官他所。開元初。明皇幸洛陽。分地營繕。乃備矣。次東左武衛。次東左威衛。次東左監門率府。河南志作左監門衛。據六令改正。次東左領軍衛。隋曰左御衛府。按此衛應補左領軍率府。次東隔左掖門街。應補左春坊。

東朝堂之南第四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曰鴻臚寺。隋司隸臺及光祿寺之地。次東衛尉寺。據河南志圖補。次東大府寺。次東太廟。在左掖門街之東。隋少府監之地。武后初以爲武氏七廟。中宗因而止爲安國山陽雒陽。以太廟爲崇恩廟。其神主收東京後。寄主于太常寺。以廢宏敬寺爲太廟。由太微宮迎主祔焉。次北中宗廟。隋東宮率府之地。

應天門外第一橫街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西曰西朝堂。次西中書外省。隋曰內史省。次西四方館。隋曰謁者臺。次西右衛率府。分右衛地造。次西右衛。次西舊有右衛院。西據城之西北街。後併入太社。按此則隔右掖門之西應補大社。又按右衛率府之次當補右監門衛。

西朝堂之南第三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司禦率府。分右驍衛地造。次西右驍衛。次西右千牛衛。次西右武衛。次西右監門率府。分右武衛地造。次西匭使。分右威衛地造。次西右威衛。次西內侍省。本右威衛地。武后移造于此。仍以關地充衛。次西右領軍衛。次西內坊。分右領軍地造。

西朝堂之南第四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御史臺。次西秘書省。省內有秘書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安國。周武帝時徙置鄴。隋煬帝爲太子。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秘書監魏徵奏于京秘書內。書省武后復徙於此。次西街舍局。次西太僕寺。隋爲秘監之地。武德初。改名內侍省。武后曰司僕寺。徙于此街。于此設右肅政御史臺。按其中。開元八年。王毛仲爲太僕。奏自安業坊移寺于此。寺門即右掖門門內道西。舊有坊。

賓耀門內道北。

詹事府。大寧宋 詹子尚。

東城。

東城亦隋時所築。唐因之。以在宮城皇城之東。故曰東城。通鑑。王世充使太子元應守東城。 東面四里一百九十七步。南北面各一里二百三十步。西屬宮城。其南屬一百九十八步。爲宮城之東北隅。南面屈曲。逕瀍水之勢。北卽含嘉倉城。 高三丈五尺。正南門曰承福門。東面一門曰宣仁門。直東與外郭之上東門相直。通鑑。元文都等爲李密備宣仁門東。安祿山之陷東京。封常清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走。 北面一門曰含嘉門。南當承福門。含嘉門北卽含嘉倉。倉有北曰德猷門。門出外郭。 城中南北街一。東西街三。舊四街。後併曹司殿街。

承福門內南北街之東。從南第一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司農寺。舊西城寺之地。乾封中徙。次東光祿寺。舊司農寺之地。乾封中徙。次東太常寺。

承福門內南北街之東。從南第二橫街之北。

東當宣仁門街北尚書省。長壽中。左丞李昭德奏加修飾。造爲壯麗。通鑑。王世充殺元文都等。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

承福門內南北街之西。從南第一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少府監。次西軍器監。本在甲孝坊。開元初立爲監。次西大理寺。兩氏此街之北。從東第一衛尉寺。第二都水監。第三大理寺。皮北又無東西一街。街北從東第一宗正寺。第二太僕寺。第三將作監。乾封之後。諸隸東都。始移併焉。

上陽宮。

上陽宮在禁苑之東。通鑑胡注云。苑東距上陽宮七里。 東接皇城之西南隅。南臨雒水。舊紀。開元二十九年七月。雒水汎溢。毀天津橋及上陽宮仗舍。 西距穀水。東面卽皇城右掖門之南。北連禁苑。上元中置。上元中。司農卿韋機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宮聽政。初大帝登雒水高岸。有臨眺之美。詔機於其所營上陽宮。宮成。移御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修廊亘王城外。豈愛君哉。 東面二門。南曰提象門。舊唐作提象。卽宮之正衙門。司農卿韋機渊道。大與引洛陽宮。作前是步廊。則達宮南門。通苑內。封常清傳。祿山渡河。賊大軍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于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于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 北曰星躔門。門外有廠事院。 南面二門。東曰仙雒門。通

鑑。開元二十年。置官于上陽東洲。胡注云。上陽宮南臨雒水。引雒水爲中洲。于宮之東。 西曰通仙門。舊在苑內。按唐書。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妖賊劉定高作亂。犯通雒門。疑通仙應作通雒。涉上仙誤耳。 北面一門。芬芳門。 西面二門。六典不言西面有門。河南志舊圖有二門。而無名。永樂大典引洛陽縣記上元元年。郭子儀於上陽西金華門外伏下。獲僧徒報金華。當是上陽西門。

宮之正殿曰觀風。殿東向。武后遷朝政後。居此殿。其內有麗春殿。殿東有亭九州亭。河南志作九洲亭。云亭院內竹木森翠。 前曰觀風門。東直提象門。 次門者。南曰浴日樓。東臨穀水。 北曰七寶閣。觀風殿之北曰化城院。開元十年。御撰城門賦文章及第人。會武后嘗顯烈于化城院考。 次曰仙居殿。武后崩于此。 化城院之西南曰甘露殿。殿東雙曜亭。雙曜作鏘。 亭西麟趾殿。殿之南東曰神和亭。西曰洞元堂。觀風殿之西曰本枝院。又西曰麗春殿。河南志以麗春殿與麗春殿合爲一。疑誤。今從六典。 殿東含蓮亭。西芙蓉亭。又西宜男亭。又西則上陽宮。芬芳門內曰芬芳殿。又有蓮菊亭。 春妃廣仙好冰井等院。六典好作仟。 通仙門內曰甘湯院。

西上陽宮在上陽宮之西。南有夾水。架虹橋以通往來。

玉京門、金闕門、泰初門、六典。通仙門次北。東上曰玉京門。門內北曰金闕門。南曰泰初門。 含露門、六典。上陽宮西曰含露門。禁苑作含桃。 仙桃門、壽昌門、六典。玉京門北出曰仙桃門。又西曰壽昌門。 元武門、六典。玉京北面曰元武門。 客省院、蔭殿、翰林院、六典。皆在玉京之西。 飛龍廄、六典。在元武門內之東。 上清觀、河南志。觀在宮西北。內女道士所處。 不知其處。河南志上陽宮圖。據六典所載。玉京以西門名皆不合。疑舊玉京以西諸門皆屬西上陽宮。未知所據。今闕疑俟攷。

神都苑。

唐之東都苑。隋之會通苑也。又曰上林苑。武德初改芳華苑。武后曰神都苑。東抵宮城。按在宮城之西。故亦曰西苑。李希烈圍鄭州。東都震恐。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是也。 西至孝水。北背邙阜。南拒非山。按水經注。甘水與非山水會。 穀雒二水會於其間。周一百二十六里。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一作二十九里。 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一作二十里。 舊書苑方二百二十九里一百三十八步。大業雜記。據其城垣之以賜居人。按苑缺東北隅者。屬于周之王城也。周書作雒解。王城郛方七十二里。當有闕十八里。 垣高一丈九尺。東面四門。從北第一曰嘉豫門。門上有觀。南曰[illegible]觀。 次南曰上陽門。次南曰新開門。最南曰望春門。南面三門。從東第一曰興善門。南曰清夏門。 次西曰興安門。次西曰靈光門。南曰昭仁門。 西面五門。從南第一曰迎秋門。次北曰遊義門。次北曰籠烟門。次北曰靈溪門。次北曰風和門。北面五門。從西第

一曰朝陽門，次東曰靈囿門，次東曰元圃門，次東曰御冬門，最東曰廣福門。顯慶三年，始建東都，始發洛陽宮總監，改青城宮監爲東都苑北面監，明德宮監爲東都苑南面監，洛陽宮農圃監爲東都苑東面監，食貨監爲東都苑西面監，凡四監，知苑中種事。按通鑑，王世充自方諸門出兵拒唐兵，胡注，方諸蓋自都城出禁苑之門，今未知所在。

苑內最西者合璧宮，顯慶五年命田仁汪、徐感造八關涼宮，改名合璧宮，其中殿曰連璧殿，又有齊聖殿，北據山阜，其處最北，孝敬薨此宮之綺雲殿。最東者凝碧池，東西五里，南北三里。六典有凝碧亭。祿山入東都，宴其群臣于凝碧池。通鑑：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唐改海爲凝碧池，隋煬帝之積翠池，蓋即凝碧池水因地易名耳。宮中央者龍鱗宮，大帝所造。通鑑：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唐之龍鱗宮，乃以龍鱗渠名之也。十六院皆在海之北。合璧之東南隔水者爲明德宮，隋曰顯仁宮，南通山北，臨洛水，宮北有射堂、官馬坊。按唐書魏徵傳，太宗幸洛，次昭仁宮，貞觀政要及魏鄭公諫錄皆作顯仁宮，是昭仁宮即明德宮矣。合璧之東爲黃女宮。宮三面臨池水，水深浮遠，黃女冢因以爲名。按太平寰宇記云，後魏移平陵縣于黃女城側，疑黃女即黃女冢訛。其正南而隔水者芳樹亭也，在黃大宮南，大帝造。苑之西北隅爲高山宮，司農卿韋機造。按貞觀十一年以發揚谷爲飛山宮之元圃院，因置水家，疑高山宮即飛山宮也。東北隅爲宿羽宮，韋機造。西南與大池通，池通水觀。按宮中有宿羽亭，通鑑武后宴突厥使于宿羽亭，注云高宗顯慶元年所起。舊書突厥傳作宿羽亭。東南隅爲望春宮，又有冷泉宮，隋造，有泉，冷因以爲名。積翠宮，隋造，六典作翠微宮。按隋煬帝築西方苑，鑿池于東京西之芳華苑積翠池，則宮以池得名。通鑑，貞觀十一年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注云，洛陽西苑殿與二水會于其間，開元二十四年盛其泛溢爲三陂以禦之，一日積翠，二日月陂，三日上陽。顯慶二年，駕幸洛陽，會元奘法師于積翠宮。青城宮，隋造，在宿羽宮西。通鑑王世充屯于青城宮，胡三省注，青城宮在洛城西北。金谷亭，大帝造。凌波宮，隋造。六典穀洛二水會于苑中，中有十一宮。

隋及唐初苑內又有朝陽宮、栖雲宮、景華宮、成務殿、大順殿、文華殿、春林殿、和春殿、華渚堂、翠阜堂、流芳堂、清風堂，永樂大典引洛陽志，清風堂下有光風堂。崇蘭堂、麗景堂、鮮雲堂、迴流亭、流風亭、露華亭、飛香亭、芝田亭、長塘亭、永樂大典引洛陽志作草塘亭。芳洲亭、翠阜亭、芳林亭、永樂大典引洛陽志，芳林亭下有流芳亭。飛華亭、留春亭、澄秋亭、洛浦亭，皆隋煬帝所造。武德、貞觀之後，多漸移毀，顯慶後田仁汪、韋機等改拆營造，或取舊名，或因餘所規制，與此異矣。

外郭城。

東京城，隋大業元年築，曰羅郭城。唐長壽二年，李昭德增築。按隋時外城僅有短垣，昭德始築之。改曰金城。按會要，天寶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改東都羅城曰金城，則金城之名非始於武后矣。前直伊闕，後倚邙山，東出瀍水之東，西出澗水之西，雒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按三輔黃圖云，始皇築咸陽宮，端門四達，以象紫宮，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則煬帝並取秦之舊也。周五十二里。東京記曰：東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十步。新書地理志曰：東西五千六百十

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西連苑，北自東城而東二千五百四十步，周二萬五千五十步，其崇丈有八尺。六典注作西面連苑，距上陽宮七里，北面距徽安門七里。有大匠宇文愷營建東都羅城，皆高九仞，隍深五丈。南面三門，正南曰定鼎門。南通伊闕，北對端門，隋曰建國門，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大唐新語：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斤，錢二萬七千貫，于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東曰長夏門，在定鼎門東五里。隋開皇庚子，汝州召募軍士巡光等一千五百人自圮門回，掠東都南市，焚其長夏門而去。蓋南市與長夏門惟隔四坊也。西曰厚載門，在定鼎門西二里，隋曰白虎門，唐初避諱改。東面三門，北曰上東門，西對東城之宣仁門，隋曰上春門，唐初改。中曰建春門，隋曰建陽門，唐初改。薛懷義於建春門內敬愛寺別造殿宇，改名佛授記寺，見舊書外戚傳。南曰永通門，河南志作中曰羅門，南曰建春門，而無永通之名，惟于注中引東京記曰，建春南曰永通，蓋永通後廢，作志時已無此門也，今從六典、東京記。按定命錄，吳以沛有吳見任鄆縣令，使人招之，遂出永通門，宿靜徽希出永通門，疑李氏所記是唐時有此門也。北面二門，東曰安喜門，隋曰喜寧門，唐初改。按西曰徽安門。南部新書，徽安門樓上元多鵂鶹，後絕無，情像中帝上此樓，自彼俗謂之火燒門。職事在洛城，將來蜀嶺云見兩人持符來召，相引徽安門出，直北上邙山，蓋此門外即邙山。杜鵑聲傳。城內縱橫各十街。河南志引韋述記曰：定鼎門街廣百步，上東、建春二橫街七十五步，長夏、厚載、永通、徽安、安喜門及當左掖門等街各廣六十二步，餘小街各廣三十一步。凡坊一百十三，市三。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每坊東西南北各廣三百步，開十字街，四出趨門。通鑑：貞觀二年，司州牧唐州王京謀燒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詔發畿內丁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按唐時坊一百十三，則隋時坊數非城外數之，或字誤也。又按唐之三市，皆非隋三市之舊，隋時有豐都市、西市、東市。當皇城端門之南，渡天津橋，至定鼎門，南北大街曰定鼎街。亦曰天門街，又曰天津街，或曰天街。河南志引韋述記曰：自端門至定鼎門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時種櫻桃、石榴、榆柳，中爲御道，通泉流渠，今雜植槐柳等樹兩行。程顥定鼎門詩：郟鄏城高門倚天，九重蹤跡尚依然，須知道德無關鎖，一闢乾坤一萬年。

定鼎門街東第一街，從南第一曰明教坊。

龍興觀。西南隅，尚書右丞宋璟宅。太平御覽：璟宅與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顏魯公宋璟碑，薨于東都明教里第。南門之東，清河縣子國子司業崔融宅。太平御覽：融爲則天所賞，用思過苦，下直省過其門不從，文就而卒。

次北宜人坊。本曰宜民坊，唐太宗諱改，或作仁者非。

半坊太常寺藥園。本隋齊王暕宅。西南隅，荷澤寺。

次北淳化坊。

鄖國公太尉益州大都督王仁皎宅。

次北安業坊。隋有薛道衡宅。廣異記：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聞，書生遂之出坊，至寺門鋪，蓋定鼎門內，安宜當即安業之訛。

太僕寺典廄署。衛王元軌宅。李懷遠宅。

次北修文坊。隋立國子學于此，因曰修文。有薛儆杖宅。

宏道觀。開耀二年，并此一坊之地爲雍王宅。王升儲，立爲宏道觀，因改坊名曰宏道。按會要章懷太子于咸亨三年徙封雍王，則開耀時不得有雍王宅也。河南志原注誤。名宜記宏道觀東封國是宏道元從前京記乃云非名字，誤也。

次北尚善坊。

太史監。本崇賢館。宗正寺。內僕局。右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忠宅。阿史那忠碑，薨於洛陽尚善里之私第。岐王範宅。本武三思宅。宅有諸科傳臨。舊書外戚傳，武崇訓尚安樂郡主。時三思用事于朝，欲寵其禮。中宗爲太子在東宮，三思宅在天津橋南，自重光門內行親迎禮，歸於其宅。薛王業宅。本太平公主宅。坊北天津橋。元和郡縣志：天津橋在河南縣北四里。隋煬帝大業元年初造此橋，以架洛水，用大纜維舟，皆以鐵鎖鉤連之。南北夾路，對起四樓，其樓爲日月表勝之象。然洛水溢，浮橋輒壞，貞觀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爲腳。爾雅：斗牛之間爲天漢之津，故名取焉。按唐人由西京至東都，皆由天津橋而至東都，百官見于天津橋南是也。白居易詩：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

右定鼎門街東第一街六坊。

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北盡洛水，當皇城之左掖門。從南第一曰樂和坊。

國子學。本韓王元嘉宅。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建昌郡王武攸寧宅。齊景冑宅。工部侍郎李適宅。吏部尙書李景讓宅。新書李景讓傳，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次北正平坊。正，或作政，非。

孔子廟。國子監。開元初，諸生爲尹知章造師碑立廟。舊書儒學傳：尹知章卒，門人孫季良等立碑于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安國女道士觀。本太平公主宅。安慶緒因顏謫于安國觀，見舊書忠義傳。李商隱爲馬燧公鄭夫人王氏資政州文妻葉在河南府河南縣正平坊安國觀內。常州刺史平貞昚宅。張說平貞昚碑，薨于河南之正平里第。兵部尙書李迥秀宅。舊書本傳，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鵲爲巢，所孔中宗以爲孝感所致，旌其門閭。左散騎常侍襄陽郡王路應宅。韓愈路應碑，薨于東都正平里第。

次北修行坊。

奉國寺。本張易之宅。白居易有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豆盧欽望宅。銀靑光祿大夫致仕李翰琰宅。舊書本傳，翰琰宅無正寢，弟義瑜從材遂殘，竟不修葺，及將歸東

都田里，公卿已下相送于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劉軻宅。劉軻牒元奘塔銘：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吳興沙門曰令儀，自上京遊洛，訪余于履道里，以三藏遺文爲託，訪余東門于行修里，行修請予行之誌。太常少卿杜氏宅。溫庭筠有和太常杜少卿東都修行里有嘉蓮詩。

次北崇業坊。

福唐觀。李邕有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申王撝宅。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裴度宅。

次北修業坊。

景雲女道士觀。本許敬宗宅。張說鄎國長公主碑，薨于河南縣之修業里。按公主爲睿宗第八女，降薛儆，後降鄭孝義。代國公主宅。本陸頌宅。鄭萬鈞代國長公主碑，薨于河南修業里第。按公主爲睿宗第四女，降鄭萬鈞。

次北旌善坊。北臨洛水。

崇化寺。特進尙書右僕射上柱國溫彥博宅。岑文本溫彥博碑，薨於旌善里第。鄴王憲宅。本安樂公主宅。明威將軍梁待賓宅。梁待賓碑，待賓卒，終于東都旌善里私第。李翱宅。李翱來南錄：元和四年正月，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東都。

右定鼎門街東第二街六坊。

定鼎門街東第三街。北當洛水之中橋，又當東城之承福門。從南第一曰尙賢坊。

天官侍郎張錫宅。父子五人列戟，時號萬石張家。建安王武攸宜宅。檢校納言兼肅政臺御史大夫狄仁傑宅。大理卿裴談宅。崔明允宅。河東節度使韋湊宅。左衛將軍范陽郡公張知謇宅。

次北敦行坊。

司農寺司竹園。本周興宅。吏部尙書裴濯宅。鄴郡太守長垣縣子恆王傅吳兢宅。滄州刺史鄭齊本宅。以致仕終于此里，見孫逖所作墓誌。里肆。杜牧池州守大夫劉公墓誌，寓居敦行里肆，有屋壁十餘。

次北崇政坊。

秋官尚書杜景佺宅。刑部尚書王志愔宅。李伯瀞宅。按李伯瀞，未知何人。誌云：有唐大夫李君墓誌銘云：君諱某，天寶十四載，終于東京崇政里之私第。疑此伯考。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崔沔宅。顏魯公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公既佇司東都，遂賣所乘馬，就故人監察御史張孫子深河南府崇政坊宜宅以爲居。此宗廟于西南隅，先太夫人安平郡夫人堂在宅之中，偏而不隨，樸而不華，六十餘年，復校如故。堂東連盧夫人所居堂之東北隅，氏李氏姊歸，遺所居堂之北五步之外，建其堂三間以居之。

次北宣範坊。

半坊爲河南府廨。西北去宮城七里，古陸渾城，即古之甘城也，隋置都，并之。按禹貢豫州之域，秦始立三川郡，三川者伊洛河也。漢改河南郡，曹魏時以司隸校尉所察置司州，領河南等五郡，晉趙帝時相道入雒陽，復置河南郡，宋武帝復置司州。後魏都雒陽，爲河南尹。隋文帝置河南道行臺省，煬帝建新都，改雒州爲豫州，大業三年，龍州爲河南郡。十四年復置雒州。王世充又爲司州。武德四年復爲雒州，開元元年改雒州爲河南府。太子賓客元行沖宅。

次北恭安坊。隋有趙明宅。

太子僕寺。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无量宅。禮部侍郎賈曾宅。魏率古宅。王怡宅。

次北勸善坊。隋有李圓通宅。

東北隅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太平御覽：魏徵宅山池院，有進士盧光又置山水，爲時所重，後王方慶居之。開府儀同三司、莘國公竇希瓘宅。戶部尚書巫榛宅。

次北惠訓坊。北至雒水。隋有國子監館。

長寧公主宅。按公主爲中宗第四女，降楊愼交，後降蘇彥伯。新書長寧公主傳：東都廢永昌縣，主丐其治爲府，以地勸洛，築鄣之。又日魏王泰故第，東西盡一坊，瀦沼三百畝，泰死，以與民，至是主丐得之。按永昌縣廨在道德坊，道德與惠訓相接，故兩坊皆有長寧公主宅。而魏王池在旌善坊，暨之間，東與兩坊相鄰，長寧因丐得之也。岐王山亭院。衛尉二州刺史鄭仁愷宅。按顏鄭仁愷碑：終于東都惠訓里第。坊北街中橋。隋大業初造，名立德橋，唐上元中，韋機徙于東街。

半巳西道術坊。隋煬帝多忌惡，五行占候卜筮醫藥者皆追集東都，置此坊，遣使檢察，不許出入。唐改爲坊，爲里，以此坊居里外，既按爲所聚，因之道術坊，皆貞觀中併坊地以賜魏王泰，泰爲池，湖斷數頃。魏王泰死，後立爲道術坊，分給居人，神龍中併入惠訓坊，並爲長寧公主第。開元初復舊。通典：大業三年，勅河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據此則道術坊即十二坊之一也。

右定鼎門街東第三街八坊。

定鼎門街東第四街。北隔雒水，當外郭之徽安門。郎長夏門之西街，從南第一曰歸德坊。

黃門侍郎扶陽縣子韋承慶宅。尚書左丞相徐國公劉幽求宅。左散騎常侍劉子元宅。中書令韋嗣立宅。張說遊韋公嗣立山池詩注：歸德里。盧言宅。唐語林：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其址甚大，牆四壁有韋曼郎中畫馬七匹，東壁有張旭草書，言知舊宅之東，與顧言新記云：是杜鳳舊宅。旅舍。續錄鬼傳：本中回言初未第時寓歸德里。長夏門內客舍。水南倉。制度兵號，敢有南有土家，俗傳是倉也。水南草場。

次北康俗坊。俗，或作裕。

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張說先府君張騭碑：夫人長樂馮太君，馮氏，歸骨于東都康俗里第。按騭即燕公父。馮氏即燕公母。張九齡燕公墓誌銘：薨于東都康俗里第。又張說李氏張夫人墓誌：唐溫李伯魚妻范陽盧氏女，伯魚卒，夫人寓居新子，以尉宗爲祠，逝于東都康俗里。按張夫人即燕公之姊。太子詹事陸餘慶宅。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劉知柔宅。前亳州刺史盧璵宅。酉陽雜俎：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璵宅于東都康俗坊，璵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于庭，巡翔空間，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斗，將出破之，血流數斗，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出戶，如履散之，出門而滅。成都功曹趙公宅。穆員趙公墓誌：終于康俗里第。

次北敦化坊。本名嘉化坊，長壽初避諱，改名敦化。隋有永嘉公主宅。

隸跡女道士觀。劇談錄：東都敦化坊有隸跡，見于顯慶數，刻字曰安喜。成通中鄭延相國則令僻邑，延基址因構巨觀，將謂自鑿。雒州刺史賈敦頤宅。後爲鄭王府。突厥阿史那斛瑟羅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乾曜宅。戶部尚書韓象先宅。嗣許王瓘宅。桂州觀察使李勃宅。酉陽雜俎：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大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河南府法曹參軍盧貽宅。韓愈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卒於東都敦化里。按貽與苗氏即呂溫之妻父母。鄆縣尉劉剛夫宅。三水小牘：彭城劉剛夫，大中年授鄆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雒陽敦化里第。汝州魯山縣令皇甫枚宅。按枚撰三水小牘云：余在雒敦化里第，滌公嘗爲余言王知古事，是枚宅在此坊矣。

次北道化坊。道化，一作遵化。隋有王劉宅、萬才宅。

定安公主宅。公主爲中宗第三女，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崔銑。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贈禮部尚書皇甫無逸宅。本隋玄惑所居，後爲無逸宅。右領軍府大將軍厉仁褚宅。本隋都學。中書令崔湜宅。張說榮陽夫人鄭氏墓誌銘：終于河陽之遵化里。按鄭氏即湜之母。

次北温柔坊。

次北擇善坊。

李晦宅。太平公主婿豆盧光祚居焉，後爲韓國公主宅。按會要，韓國公主，睿宗第七女，曰薛國，或形近而訛。瑯山縣主宅。閑門使薛貽簡園。據薛氏筆錄，園內醒酒石，傳自平泉徙致。

率更寺。太尉英國公李勣宅。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宅。本宋璟兒宅。宣城公主宅。宣城公主，睿宗第五女。按雜錄，第宅多是武后中宗時及東都所立，中宗以後，不得有公主宅，或中宗第二女曰宜城公主，降裴巽，宣宜之誤也。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譙縣子婁師德宅。

次北道德坊。本曰道訓坊，北臨雒水。本府有燕王府宅。

東南隅永昌縣廨。永昌中析河南雒陽二縣立永昌縣，治此坊，神龍元年省。按紀聞云，唐衛州司馬杜某爲雒陽尉時，有賊在雒陽城南午橋人家殺人，將財至城，舍于道德里，欲出外，不能去，乃出道德坊南行，既至中有大澤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入縣門，遂是未省縣時也。武成王廟。景龍女道士觀。南北居半坊之地，金仙公主立。按公主爲睿宗第九女。長寧公主宅。內史史務滋宅。

右定鼎門街東第四街、長夏門之西街七坊。

長夏門之東第一街。定鼎門街東之第五街也，南出長夏門。從南第一曰仁和坊。坊本名民和，避唐太宗諱改爲人和，而太平御覽、白居易集及河南志所引韋述記，皆作仁和。

河南志引韋述記云：此坊北側數坊，去朝市遠，居止稀少，惟園林滋茂耳。

兵部侍郎許欽明宅。欽明，戶部尚書圉師猶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里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雒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禮部尚書裴寬宅。子孫留家焉。鄒此故子孫文云，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昏而魏陷羅織獄，家徒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荊門，則裴寬聘以迎矣。

兵部侍郎裴隣宅。按白居易裴常侍贈裴使君詩注，裴君所居名仁和里，盧亦裴氏之族也。諸城劉氏云，大和題名有裴潾，則隣當作潾。益州長史南陽公杜行敏宅。杜牧六代祖，賜宅在仁和里。按宰相世系表，行敏爲牧之六代祖。

次北正俗坊。按宣室志，長慶初，雒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於車中，因返入利俗坊，疑利俗即此正俗也。

元元觀。李從遠宅。太子太傅分司東都李固言宅。盧氏宅。按從道盧公夫人崔氏墓誌，元和甲午，終于東都正俗里之私第。

次北永豐坊。

尚書右僕射楊再思宅。戶部尚書崔泰之宅。吳師道宅。邠王府長史陰公宅。張均陰府君碑，寢疾東都，終于永豐第。按陰君夫人即燕公之妹。太

子賓客杜氏宅。唐詩紀事，崔防有杜賓客永豐里新居詩。西南隅柳樹。盧貞和白居易詠永豐柳詩序，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

次北修善坊。坊有燕王智積宅。河南志引韋述記云：坊內多車坊酒肆。

波斯胡寺。太子賓客盧正己宅。權德輿盧正己墓誌，終于東都思循里之私第。按循順聲古多通用。

次北思順坊。隋有諸葛穎宅。洛陽龍門三龕有貞觀二十一年思順坊老幼造彌勒像，即此坊也。

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宅。中書令張嘉貞宅。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爲相，其居第爲宰相之冠，甲于雒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家。

次北福善坊。此坊有坡，坡勢隆起，名福善坡。河南志云，韋述記不著此坡，疑張全義保南州時所築壘，其後未嘗平夷。因以得名。賈氏錄云，唐末二百八十餘年，河決二十，雒城蕩爲丘墟，天津橋斷，則築城郭不已，宋時白詳積土而成者，乃在鎮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長夏門不及，維中有諸云，長夏門外有花福善坡顧有宅，乃知未盡不衍云。

次北惠和坊。唐大曆四年坊內道東南隅，泉涌出，水面闊五尺，蹙而上泉上，常有私婢疾病者取飲之，多效，時人謂曰神泉，至九年枯竭。

安修仁宅。官舍。王叡宗兄元宗口授鎮序，張鉄之旋吉六兄凡扶大衡委化于伊雒之間，歸居惠和里之官舍。

次北安衆坊。北臨雒水。

工部尚書尹思貞宅。尚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宅。令狐德棻于志寧碑，薨于東都安衆里之第。竇庭芝宅。唐語林，李勣僕居于河清縣，竇庭芝入雒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庭芝遂而進，從入分司，竇庭芝且外宅，鄰侯與從者共遣其門，庭芝由降階而拜，延揖傳餐，甚厚，但云其違之日，願以一家爲託，及朱泚之亂，庭芝降賊，德宗首命誅之，鄰侯果自以爲辜事，乃赦其罪。按晉中橋之南即安衆坊也。坊北中橋。中橋。此橋據雒水而建。按舊書，李昭德傳，初，都城雒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雒水衝注，常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腳，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右長夏門之東第一街八坊。

長夏門之東第二街，從南第一曰興教坊。

秘書少監趙冬曦宅。河南志引韋述記十餘興教里有趙冬曦宅。按敬即教之訛。李師道留後院。通鑑，李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于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二百餘人遣盜兵使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杖，遂使兒第一人告河南府，當時市兩縣吏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道坊院，數重，因縱火焚其院。按興道即興教，通鑑言城出長夏門望山而遁，興教正在長夏門內也，或原作興道，河南志因下宜教而訛。留後院，舊書呂元膺傳作邸院。

次北宣教坊。本名崇教，神龍初，避孝敬皇帝諱改。

懷音府。見地理志。全眞觀。鄭州司馬陸孝斌宅。張說陸孝斌碑：夫人盧氏終于雒陽之宣教里。安鄉郡長史黃據宅。劉庭琦撰故安鄉郡長史黃府君夫人彭城劉氏誌銘云：夫人歸江夏黃據，寢疾，終於東京宣教里之私第。太子少師皇甫鏞宅。白居易皇甫鏞墓誌：薨于東都宣教里第。少師嘗作少保。淮南節度使趙國公李紳宅。李紳廉察東都，初到，擬臨寓居宣教里。

次北陶化坊。南有修行寺、史靜宅。元稹贈呂二校書詩注：與呂校書同年科第，後爲別七年，元和己丑歲八月遇于陶化坊舍宿。

侍中譙郡公桓彥範宅。禮部尚書蘇頲宅。太僕卿華容縣男王希儁宅。張九齡王府君墓誌：薨于雒陽之陶化里第。楚材按：希儁之名見蘇頲撰王希儁太僕卿制。希儁又有宅在西京朱雀門街東第三街親仁坊。河南府參軍張軫宅。呂巖說張軫墓誌：開元廿年六月五日因避疾，終于洛陽陶化里之私第。按軫，柬之之孫，柬之作其父元弼墓誌，亦言終于洛陽，是洛陽世有張氏宅矣。穆案：星伯先生卒於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此條則將易簀之前四五日手書示穆，令補入書中。時穆新遭長兒孝闓疾亦垂危，介皇擗劃之際，寶持手澤，幸未遺失，附注於此，以誌痛也。工部尚書東都留守盧從愿宅。王光輔宅。光輔名瓚，以字行，石泉公方慶長子，官蒲州刺史。楚材按：石泉公居魏鄭公宅，在定鼎門第三街勸善坊。太子賓客高重宅。空宅。宣室志：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夜深敧枕，爲見道士與僧各十五人，從堂中出，排作六行，別有二物，展轉于地，秀才以枕擊之，皆不見。明日于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骰子一雙。

次北嘉善坊。南有元文都宅、韋津宅。

菏澤寺。經坊鄭果宅。嗣虢王邕宅。秘書監蘇踐言宅。五行記：蘇踐言，左相溫國公之子，居于嘉善里。永昌年六月，與其弟崇光府錄事參軍踐義退朝還第，宏道觀東牆外暴雨，雷電光來繞踐言騎馬，回旋甚急，有頃方散。

次北南市。隋曰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貞觀九年，併中坊通遠市。李密以孟讓爲總管，夜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又曰：越王侗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按豐都市隋之東市，唐以其在雒水南，故曰南市。

長壽寺。朝野僉載：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寺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塼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書肆。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紙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題處猶分明。詩注云：貞元十四年，友人崔仁亮於東都買得研神記一卷，有昭容列名書縫處。

次北通利坊。

太尉英國公李勣宅。按勸善坊亦有李勣宅。尚舍直長薛氏宅。薛府君夫人裴氏墓誌：夫人裴氏，河東聞喜人，寢疾終于通利之里第。玉沙灘。在坊之北，亦曰玉沙磧。

次北慈惠坊。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此坊中巳北即雒水之橫堤。異聞錄：京兆韋安道，大足年中於雒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由里門循牆南行百餘步，有朱門西開，扣之，有朱衣官乘，安道以大馬與之聯轡出慈惠西門，由正衙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

紫微令姚崇宅。胡皓姚文獻公碑：公從母劉氏累封彭城郡夫人，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終于洛陽慈惠坊之私第。又見張說姚文貞公碑、及光祿少卿姚府君碑。銀沙灘。亦曰銀沙磧。

右長夏門之東第二街六坊及南市。

長夏門之東第三街。北隔雒水當北郭之安喜門。從南第一曰嘉慶坊。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東都嘉慶坊內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

次北集賢坊。

刑部尚書魏國公楊元琰宅。泉獻誠宅。中書舍人孫逖宅。孫逖宋州司馬先府君墓誌：棄背于東都集賢里之私第。中書令裴度宅。舊書本傳：東都立第于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勝概。太師致仕盧鈞宅。

次北尊賢坊。

楊元琰宅。泉獻誠宅。按二宅已見前坊，或跨有兩坊之地也。崔元童宅。東都留守鄭叔明宅。宋國府君墓誌：叔明祖母郇國府之女，尊賢里中有小樓，宋夫人習隱讀之所。按張說有滎陽縣主簿鄭約墓誌，言卒於東都尊賢里第，疑是叔明之族，附此俟考。成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田宏正宅。酉陽雜俎云：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朵。

次北章善坊。

太子少傅幽國公竇希瑊宅。昭成太后之弟，見舊書。洛州錄事參軍殷子恩宅。顏魯公殷府君夫人顏氏碑云：夫人顏氏，太子中舍人顏昭甫之曾孫，右清道率令雖之孫，洛州錄事參軍子恩之妻，河安公薨之年，殁于東都章善坊私第。按顏公爲會稽人，是年卒於會稽，夫人蓋依母家也。

次北永泰坊。貞觀九年析南市置。

鴻臚少卿張敬詵宅。蔣長撰張敬詵墓誌：卒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按武衛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誌云：公諱銑，終于洛陽永泰里之私第，疑是敬詵之族，俟考。率府郎、上柱國某氏宅。徐珙某夫人墓誌：□君游邢夫人，疾終于雒陽永泰里之私第。

次北臨闤坊。

次北延福坊。

福先寺。有水碾，四輪齊轉，名甚比。福先寺吳道元畫地獄變，有病龍最妙。　按舊書德王裕傳，昭宗至雒下，一日，幸福先寺。

次北富教坊。

次北詢善坊。北面，維水。

郭廣敬宅。後爲桃崇山池院，爲金仙公主所治。

右長夏門之東第三街九坊。

長夏門之東第四街、從南第一曰崇讓坊。

禮部尚書蘇頲竹園。河南志引韋述記曰：此坊出大竹及桃，諸坊即細小。兵部尚書顏少連宅。杜黃裳顏少連碑：薨于崇讓里之私第。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李商隱即茂元壻，有崇讓里詩數篇。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宅。瓘自州觀察使除分司，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過洛，題壁云：分司優閑，或爲恭官，途遲滯分亦可知，因吟作官不了，卻歸來，遂是杜陵一男子，余洛川宅在崇讓里，有竹千竿，有池一畝，龍鄂之日攜一隻，越鳥一雙，坐看數片旃，歸洛中方與歸鳥爲侶，得喪之際，豈足介懷。舒州刺史鄭甫宅。穆員鄭甫墓誌：卒于東都崇讓里第。李氏宅。宣室志：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其宅弗吉，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遂徙居於洛別墅，開元中，有王長史者，買李氏宅以居焉。

次北履道坊。坊有樂平長公主宅，即文帝長女周宣帝后也。又有宇文愷宅。

長壽寺。果園。源匡贊宅。高力牧宅。西門內刑部尚書白居易宅。舊書本傳：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爲池上篇曰：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　按居易宅在履道西門，宅西牆下臨伊水渠，渠又周其宅之北，宅去集賢裴度宅最近，故居易和劉汝州詩注云：履道集賢兩宅相去一百三十步。　新書本傳：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程按元史塔里赤傳：也里白本旨南征至洛陽，得居白樂天故址，遂家焉，是其時猶有遺跡。宅南吏部尚書崔群宅。按白居易與劉夢得偶到敦詩宅，感而題壁詩云：履道鄰居新築宅，蓋其宅在白宅之南，故居易聞崔嘉詩注云：東鄰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鄰崔尚書今秋逝。又祭崔尚書文云：維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旅舍。杜牧上劉大夫詩注：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罷官舍，今于履道坊賃宅居止。

次北履信坊。本弘信坊，避武太后曾祖改名。

邠王守禮宅。本故王元璋宅。館陶公主宅。公主爲高祖第十七女，降崔宣慶。太子少保韋夏卿宅。宅有大隱洞，元稹有陪韋尚書丈歸履信宅詩，呂溫韋夏卿碑：薨于東都履信里之私第。武昌軍節度使元稹宅。白居易詩注：微之履信新居多水竹。太子賓客李仍叔宅。宅有櫻桃池，仍叔嘗與白居易劉禹錫會其上，白集有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詩。陝虢觀察使盧嶽宅。穆員盧嶽墓誌：貞元四年，盧公終六十，中疾于位，從詔得謝家東都履信里。左千牛韋珮宅。元稹韋珮母段氏墓誌：終于履信里第。將軍柳當宅。盧氏雜說：柳當將軍者，在履信東街，有池林甚盛。本之韋氏宅。定命錄：崔元綜任吏部侍郎，韋堂綜宅在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崔元綜試斷其宅。　按元綜一作元琮。

次北會節坊。

祆祠。左散騎常侍徐堅宅。河南志云：堅宅，述記不載。趙懷正宅。酉陽雜俎：百姓趙懷正住會節坊，段成式家人賈其妻賀氏翦針。按雜俎作懷節，今正。

次北綏福坊。

道沖女道士觀。河南兵曹元鏘宅。穆員元鏘墓誌：卒于東都綏福里第。

次北從善坊。坊有臨寶梁先宅。

來庭縣廨。長壽中，以審坊爲立天樞，武太后析洛陽、永昌二縣置來庭縣廨于此坊，以領四方蕃客，後蕃客隸鴻臚寺，神龍元年省。孝敬皇帝廟。禮閣新儀曰：開元七年，建廟于東都從善里，天寶之後，廟墜廢祀。　按舊書元宗紀，于東都來庭縣廨置義宗廟，其時縣已省，故即廨以立廟。左散騎常侍劉子元宅。劉子元宅在歸德坊，而權德輿集孝子劉敦儒狀云：孝子劉敦儒年四十九，曾祖子元，祖貺，父湊，住東都從善坊，其時旌表門閭，即在從善坊，豈中宗之劉孝子，從其徙居也。孝子郭思謨宅。孝子郭思謨，何據新書孝友傳郭思謨，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劉太白宅。元稹送劉太白詩：洛陽大底居人少，從善坊西最寂寥，想得劉君獨騎馬，古堤秋樹隔中橋。註云：太白居從善坊。

次北睦仁坊。仁字避太宗諱改，當作人。而韋述記與所傳皆作仁。坊內出梅實，俗稱睦仁之梅，爲眾之美。　坊有豐寶象先園，園有松檜。

次北嘉猷坊。北面，維水。

右長夏門之東第四街八坊。

長夏門之東第五街、從南第一曰里仁坊。

次北永通坊。本曰依仁。河南志引韋述記云，此坊東出外城之水通門，其後門塞，又改坊名。按河南志于外郭城條下言通門，於宋初則言歇迷，誤。

虢州刺史崔元亮宅。白氏長慶集有聞崔十八宿予新昌敝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詩，其詩有曰依仁萬竿竹。又有崔十八新池詩，蓋宅有水竹之勝。

次北利仁坊。

慕容詢宅。和州刺史張擇宅。白居易張擇碑，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居易利仁北街詩云，草色斑斑春雨晴，利仁坊北面西行。踟蹰立馬緣何事，認得張家歌吹聲。按所謂張家者，疑即擇之後人。擇終于天寶十三載，不與白傅同時。

次北歸仁坊。

壽山廟。乾寧元年建。太子太傅留守東都牛僧孺宅。舊唐書本傳，僧孺嘗治第于歸仁里，任淮南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廷，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吟詠其間。按白集有牛相公歸仁里新成小灘詩。

次北懷仁坊。南街東出外城之建春門。

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徐彥伯宅。張嘉福宅。鄭夫人宅。孫逖鄭孝本墓誌，孝本終于東都懷仁里。行里夫人王氏，終于東都懷仁里。

次北仁風坊。風，咸作豐，非。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齊國公魏元忠宅。濟王府錄事參軍裴榮期宅。杜甫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碑，終堂于東京仁風里，即河東裴榮期之夫人也。

坊南運渠。

次北靜仁坊。

百獸園。

次北延慶坊。北面雒水。

右長夏門之東第五街八坊。

定鼎門街西從南第一曰寧人坊。本曰寧民，避太宗諱改，其後多曰崇仁。

龍興寺。名崇恩。寺有舍利子塔，藏八萬三分舍利。按集有東都龍興寺尚上人功德記。并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吏部尚書荊州大都督崔日用宅。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韋虛心宅。孫逖韋虛心碑，薨于東都歸仁里私第。

次北寬政坊。隋有于仲文宅。坊有興福寺碑，唐中書侍郎嚴挺之撰，胡霈然書。

河南縣廨。河南縣本漢舊縣，後魏靜帝改為宜遷縣，周宣帝復為河南縣，仁壽四年遷都，移縣治于此坊。駙馬都尉裴巽宅。本舒王元名宅。駙馬都尉鄭萬鈞別宅。太常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崔日知宅。榆柳園。俗傳隋煬帝置，垣牆內外多植榆柳，亦曰西御園，與獅子園隔街相對。

次北淳風坊。隋有淨行寺。

同中書門下東西臺三品贈汴州刺史楊宏武宅。駙馬都尉王守一宅。本武嗣宗宅。

次北宣風坊。隋有新文昇宅。

安國寺。寺舊在水南宣風坊，本隋楊文思宅，後賜樊子蓋。唐為宗楚客宅，楚客流嶺南，為節愍太子宅。太子升儲，神龍三年建為崇因尼寺，復改衛國寺。景雲元年改安國寺，會昌中廢，後復葺之，改為僧寺。諸院牡丹特盛。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李嶠宅。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時稱巧絕。

次北觀德坊。隋于此坊設官射堋，取射以觀德之義，因以名坊。又有國子監，唐初唯內臣所居，長壽中敕不許他人居止。

景福寺。本千金公主宅，垂拱中自教業坊徙景福尼寺于此，會昌中廢。

次北積善坊。北面臨雒水。隋有周法尚宅。文昌雜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權京師巡馬步使朱守殷于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

太微宮。天寶元年正月置元元皇帝廟于此坊，九月改廟為太上元元皇帝宮，二年改太微宮。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云，衛州得玉龍子，穿地得魚一頭，長三尺，其狀似鐵，發微帶紫翠之色，又如青石光瑩麻綺，殆非人功所成也，扣之其聲清，使來獻，帝呼為瑞魚，寄命送于太微宮。明皇傳宅。本諸王匪宅，聖曆初元宗兄弟出閤，五人分院同居，此坊號五王子宅。明皇入分曾院。右金吾衛韋機宅。後為郎神勛宅，神勛誅，以賜張易之，易之誅，為將作監。河內縣尉陳該宅。陳子昂陳該石人銘，遇疾于神都積善坊寺終。司禮卿贈幽州都督崔神慶宅。李及宅。唐鼎記，李及性好飲酒，所居在京積善坊。月陂。河南府志曰，雒水自苑內上陽宮南瀰漫東注。隋宇文愷版築之時，因築斜隄，束令東北流，當水衝，拔堰作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陂。其西有上陽積翠月陂三堤，明皇開元末作三堤，命李適之撰記，永王璘書，其記云，及泉而下，巨木飛輪而出，伏水然後積石均卑而培滿，方下而銳上，縱皆燒幽，不可辨認之者。列明皇諸子及當時公卿名位。世傳安祿山僭號，讀之云此多有賢士之名，將令誅為賊，遂毀其碑。

右定鼎門街西第一街六坊。

定鼎門街之西第二街，北隔雒水，當皇城之右掖門。從南第一曰從政坊。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戶部尚書李傑宅。

次北大同坊。本曰植業坊，隋大業六年徙大同市於此，凡周四里，市開四門，邸一百四十一區，資貨六十六行，因亂廢。唐顯慶中因舊市以名坊。

洛汭府。見地理志。

次北承義坊。承，或作永，非。

申王撝宅。後爲王毛仲宅。刑部尚書韋抗宅。蘇頲撰韋抗碑，薨于雒之承義里第。

次北明義坊。本曰顯義，避中宗諱改。隋有齊王暕宅。

左右教坊。崔令欽教坊記云：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尚書左僕射、郇國公韋安石宅。

次北教義坊。

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後立太原寺。武后登上陽宮遙見之，輒悽感，乃徙于積德坊。此坊與禁苑連接。

次北洛濱坊。北臨雒水，拱中錯入苑。

右定鼎門街西第二街六坊。

定鼎門街之西第三街、即厚載門第一街、從南第一曰西市。河南志引韋述記曰：厚載門第一街，街西本周本坊，又改西市。隋有姚辨宅甲第坊天經宮。乃文帝疑廟。朝野僉載則天時因知微于西市。據唐以隋之東市爲南市，故不置東市，而於隋南市之西置西市。

望仙橋。南對厚載門，北對右掖門。

次北廣利坊。河南志引韋述記曰：廣利坊，其北抵苑，即隋宣義坊，隋有陳叔寶宅。

右定鼎門街西第三街一坊及西市。

定鼎門街之西第四街、即厚載門第二街，從南第一曰通濟坊。河南志引韋述記：通濟坊，即隋慎德坊。

次北淳和坊。

其西南里。河南志引韋述記：南里北里在淳和之西。

次北北里。

吳少微宅。吳少微與富嘉謨齊名，詩序：河南富嘉謨卒，予時疾于雒陽北里。

右定鼎門街西第四街三坊。

雒水之北、東城之南、承福門之東，從西第一曰承福坊。坊南新中橋，南當長夏門。

次東玉雞坊。按水經注：谷水始受玉雞之稱于雒水，故坊以爲名。李庾東都賦：左掖垣東，右披洞西，豁故地之銅駝，猶舊里之玉雞。

次東銅駝坊。通鑑晉懷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水經注：雒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按此坊蓋取銅駝爲名，而非即魏晉之銅駝街也。

次東上林坊。

次東溫雒坊。

右雒北漕南二水之閒五坊。

雒水之北、東城之東、第一南北街、北當徽安門西街、承福坊之北、從南第一曰立德坊。在宣仁門外街南。

胡祆祠。四鎮摘要西學下云：引宋敏求東京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立。此按東京無寧遠坊，而會要與此皆有祆祠，未識所引東京記見于何書，俟考。王本立宅。後爲都水監。

都還院。

監察御史裴氏宅。穆員裴府君墓誌：終于立德里之第。水陸轉運判官孟郊宅。孟郊有立德新居詩。寫口渠。通鑑：隋煬帝文引兵對世充，世充軍不能入，值交走趨唐軍，至宮門，追獲

之。殺

次北清化坊。隋有鄴王楊慶宅，許遠進宅。河南志引河洛記曰：越王侗即位，李密遣徐世勣以清化里爲邸，洪政宅爲資節以處之。通鑑羅士信帥勇士夜入雒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

左金吾衛。按朝野僉載：天后永昌中有宿衛十餘人于清化坊飲，宿即金吾衛士也。宏道觀。有老君像，明皇、肅宗二像侍立。恆州刺史、建昌公王義童宅。楊炯王義童碑：薨于雒陽之清化里。

宅。博異志：天寶中，金陵陳仲躬攜數千金于雒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命匠淘之，得一古鏡。次日移居立德坊。後三日，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旅舍。定命錄：真天觀初至雒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僉載人物常論。

都亭驛。

次北道光坊。隋有元崇寺。

昭成寺。名畫記：寺有張遵禮、程遜，西廊陰日回城記圖，楊廷光所畫。朝野僉載：雒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用錢三萬。韓氏宅。逸史：太學博士鄭遵古向東洛，再娶李氏于昭成寺後，假宅拜席，宅主姓韓。

次北道政坊。本曰元吉坊，永徽中改。隋有楊義臣宅。

千金堨。水經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發張方入洛，破之。太和中，修復故堨。

右徽安門西街四坊。

東城之東第二南北街，北當徽安門東街，從南第一曰歸義坊。坊南即玉雞坊，漕水自北來，東南合洛。

太平寺。垂拱二年，太平公主建。祕書監致仕穆寧宅。按穆寧與夫人裴氏皆卒此宅，見穆員所撰元堂誌。福建觀察使李貽孫宅。大中時人。

次北思恭坊。河南志引韋述記：思恭在歸義之北。

張大安宅。右羽林軍大將軍、遂陽郡王李多祚宅。駙馬都尉王守一山亭院。歙州刺史邢羣宅。杜牧邢羣墓誌：卒於東都。唐參軍宅。廣異記：雒陽思恭里有唐參軍者，立性修整，簡於接對。王廣宅。杜牧故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卒於雒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朱七娘宅。廣異記：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媼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不得已，隨之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斂床被，見一婦人在被中，問其故，送還家焉。

次北履順坊。隋有牛宏宅。

次北進德坊。北抵城。隋有辛公義宅。

沙苑監。杜康祠。

鄭鄴府。見地理志。

右徽安門東街四坊。

東城之東第三南北街，北當安喜門西街，從南第一曰景行坊。

拜洛壇。華嚴寺。江州刺史姚齊梁宅。在拜洛壇北。都亭驛。舊臨漕水。唐制：驛在京者，有馬九十匹，在都一百五匹。按京謂西京，都謂東都。

次北北市。本臨德坊，顯慶中立為北市。廣異記：張仁亶幼時貧乏，恆在東都北市寓居。

次北敦厚坊。隋有觀王楊雄宅。

試大理評事裴君宅。柳宗元裴君墓誌：終于河南敦厚里。

次北修義坊。北抵城坊。有隋司空裴[illegible]宅。

右安喜門西街三坊及北市。隋北市曰通遠，見通鑑注。蓋亦自通遠移于此也。

東城之東第四南北街，北當安喜門東街，從南第一曰時泰坊。隋有通遠橋，跨漕渠，橋南通遠市。周六里，市南臨雒水，有臨寰橋。

放生池。其南即上林坊之地。

其東時邕坊。隋有蕭瑀宅。

鄭王宅。本隋貴妃宅，其南即上林坊宮闕之地。戶部尚書致仕崔倰宅。按元稹有贈太子少保崔倰墓誌銘云：薨于雒陽時邕里。疑倰即倰之誤。旅舍。張讀故瀛州河間縣丞崔[illegible]昇，奉使上都，遂疾終于時邕里之旅館。

次北立行坊。隋有宇文述宅。

大聖真觀。上東門草場。其東北有土臺，俗傳云曾石崇綠珠樓珠臺。河南志皆筆錄不載，疑非是。

次北殖業坊。坊有晉司空王戎墓，封識開見，銘曰：王戎墓。隋代醜家穿其傍作窨，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君王公之銘。俗傳為朱買臣墓，非是。

衛國寺。神龍二年，節愍太子以本封為名。會昌中廢，光化中復立，有小院十一。趙仁獎宅。御史臺記：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宅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麞，與宦官有舊，因所業託，最能中官薪諂附，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朝日旋拜監察。睿宗朝，左授上蔡丞。時搢宣一使于都，仁獎附會于家，留云：西京趙御史皆附判雒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黃麞一頭，宣一以嘗示朝士。客舍。陳子昂孫虔墓誌：遇暴疾，卒於雒陽殖業里之客舍。酒家。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雒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

次北豐財坊。北抵城。

中書令汾陰公薛元超宅。楊炯薛公行狀、振字元超、薨于雒陽豐財里之私第。

右安喜門東街五坊。

東城之東第五南北街、從南第一曰積材坊。隋雒陽縣廨在此坊、西去宮城八里。又有李雄宅。

大雲寺。本後魏淨土寺、隋大業四年、自故城徙建陽門內、貞觀三年、徙此坊、天授二年、改大雲、會昌中廢。秘書監常山縣公馬懷素宅。馬懷素墓誌、終于河南之積材里第。郎中李敬彝宅。北夢瑣言、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為郎中、宅在東都積材坊、土地頗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驗。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李宅。郭大娘宅。廣異記、雒陽郭大娘者、居積材里、以當壚為業。某氏宅。白居易有題積材宅有感詩云、新闢廣庭皆僕舊、只是當時欠一人、未知誰氏之宅、俟考。

次北德懋坊。

次北毓德坊。

洛陽縣廨。元和郡縣志、洛陽本在毓德坊、貞觀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內毓德坊。鬭富臺。洛人相傳、石崇王愷鬭富之所、河南志首載之、不審誰宅。陸渾尉崔泳宅。程崔泳墓誌、卒於洛陽毓德里之私第、又有崔少尹夫人盧氏墓誌、終于洛陽毓德里之私第。按盧氏即泳之母。

次北審教坊。北抵城。

戶部尚書朔方軍節度使王晙宅。御史大夫贈右丞相程行諶宅。蘇頲程行諶碑、薨于洛陽審政里第、按政即教之訛。陳遊宅。陳遊墓誌、終于東都審教里第。

右東城之東第五南北街四坊。

東城之東第六南北街、從南第一曰積德坊。隋曰遊藝坊、唯一坊為楊素宅、宅有沈香堂、坊南即通洛之地。

太原寺。自教義坊徙于此、按唐代皇太子賀天后之草表云、伏承先皇生于東都太原守舍利窣屋下。司農寺、輸場、長松營、太平公主園。

次北教業坊。隋有孟福宅。

天女尼寺。貞觀九年、廬江縣主立、武后改天女、會昌中廢。金吾將軍裴休貞宅。鄭閎、休貞墓誌、與弟元崇居敦業里。

次北興藝坊。

金谷府。見地理志。麟趾尼寺。

次北通遠坊。北抵城、隋改作遠。

樂工李龜年宅。明皇雜錄曰、開元中樂工李龜年能歌、特承顧遇、于東都通遠坊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于公侯、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後裴晉公度取撤之、移于定鼎門外別墅、號綠野堂。

右東城之東第六南北街四坊。

漕渠。

漕水。在雒陽縣西南三里、河南縣北四里。西自苑內上陽宮之南、流入外郭城、東流、經積善坊之北、分三道、當端門之南立橋。南枝曰星津橋、中枝曰天津橋、北枝曰黃道橋、元宗紀、開元二十年四月、改造天津橋、毀皇津橋、合為一橋。過橋、又合而東流、經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為魏王池。與漕水隔隄、初建都、築隄壅水北流、餘水停成此池、下與漕水潛通、深處至數頃、水鳥翔泳、荷芰翻覆、為都城之勝地、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泰薨後、賜東宮、為家令寺。又東北流、經惠訓坊之西、分為漕渠。分流處也。過斗門、又斗門上有橋、橋上有屋、水勢峻急、欹斜百餘步、員有新修漕河石斗門、及新修漕河石斗門亭二記。經斗門之西、衢中橋。隋名立德橋、北當徽安門、因水泛壞、顯慶中、韋都、後置中橋、上元中司農卿韋機移入東街。東流、經新中橋。南當長夏門、北通西口橋、南北三百步、武德初置浮橋、尋廢、垂拱乃徙中橋于此、後漕水復壞、永昌中、敕將作監少匠劉仁景造橋、李昭德統其事、殊為壯麗、永昌橋遂廢其名。又東經安眾慈惠二坊之北、有浮橋。隋通遠利涉橋、北據通遠市南壁之西偏門、王世充平後、市與橋廢、開元中復置、南當南市之北壁東偏門、北當北郭之安喜門、乾封中又廢、後乃私造以舟為梁。又東流、經詢善嘉猷延慶三坊之北、出郭城。

通濟渠。

通濟渠。自苑內支分穀漕水、流經都城通濟坊之南、故以名渠、將過通濟坊又東北流、經西市東、折而東流、至河南縣之西、又北流、至寬政坊之西北隅、東流、過天門街、經宜人正平坊、北流至崇政坊、西過河南府宣範悲安坊西北、又東北抵擇善坊西北、東流經道德、惠和、通利、按渠至通利慈惠之北、有浮橋、通濟云、洛水過端門左右、按門前有天津、永濟、中橋三橋、按橋

舊名永濟，考疑即通濟之訛，橋遂誤作永耳。寶教、睦仁、靜仁六坊之南，屈而北流，過宣範、延慶坊之東，入雒水。天寶中，堙廢不通。渠遂涸絕。

通津渠。按通津之名，蓋以通天津橋也。

通津渠，隋大業元年開，於午橋莊，在長夏門南五里。西南二十里分雒堰，分雒堰北十里有宜津橋，見宋會要。引雒水，又于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伊水在河南縣東南十八里。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雒本一支西北流，名千步磧渠。又東北距河南縣三里，名通津渠。由厚載門入都城，經天街北天津橋南，入于雒。伊水分二支，而支正北入城，經歸德之西，折而東流，又北經正俗、永豐之西，又折而東南流，經修善、嘉善南，合于東支。東支東南入城，經興教坊西，又折而東流，經宣教、集賢之南，又折而北，經履道之西，以周其北，又東經永通之北，又折而北，經利仁、歸仁、懷仁之東，以入于運渠。

運渠。

運渠自都城之東西北流，至外郭之東南隅，屈而北流，經永通、建春門外，又屈而西流，入城，經仁風坊南，又西經從善坊南，分爲二流，屈曲至臨闤坊南而合，至南市北，有福先寺水磑，又北流，經延福、富教、詢善坊西入雒。

漕渠。

漕渠本名通遠渠，隋開，自斗門下枝分雒水。當雒水中流立堰，令水北流入此渠，有餘水，然始東下。時令官奴除此堰，亦號斗門子堰。初隋煬帝以爲水勢浸多，石磧不通舟航，乃開此渠下六十餘里，至偃師之西，復與雒合。東北流，至立德坊之南，西溢爲新潭。長安中，司農卿宗晉卿開，以通諸州租船，四面植柳，中有租場，壘石其下，于上布土，渾立石柱，爲吉甫爲其文，紀於京書，後泄於水，淺租船不能至。又東流至歸義坊之西南，有西漕橋。南當中橋，乾封中造。又東流至景行坊之東南，有漕渠橋。大業初造，初曰通濟橋，南抵通遠市之北西門，自此橋之東，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塡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塡塞，若西京之崇仁坊。又東流，經時邕、毓財、積德三坊之南，出郭城之西南。

穀渠。

渠在雒水之北，自苑內分穀水，東流至城之西南隅，入雒水。渠南附有石磧，發入上陽宮。玉海載宋會要云：政和四年宋昇奏西京城門前，考唐洛陽圖，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則上陽宮皇城之間，以上當有橋也。

瀍渠。

瀍水。元和郡縣志：瀍水在河南縣西北六十里。按西北疑當作東北。自修義坊西南流，入外郭城，南流經道德、履順二坊之東，又東南流，穿思恭坊，過宣仁門南，流經歸義坊，入漕渠。開成五年七月，瀍水溢，漂隄，故瀍水爲害也。

泄城渠。

渠自含嘉倉城出，循城南流，至宣仁門南，屈西東流，經立德坊之北，至東北隅，通其坊，屈而南流，入漕渠。

寫口渠。

渠自宣仁門南枝分泄城渠南流，與皇城中渠合，循城南流，至立德坊之西南隅，灌其坊，屈而東流，入漕渠之西，有司農官磑。

長安志

宋敏求撰

長安志序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崇文院檢討同知丞事趙彥若撰

雍之爲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世統屢更累起相襲神靈所儲事變叢巨宜其較然有明備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圖牒殘脫宿老無傳求諸故志唯韋氏所記爲一時見書遺文古事悉散入他說班班梗槩不可復完非好學深思博物善作孰能盡收其載而追成之長安志者今吏官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公所定著也公以文章世家爲朝廷名臣兢業之餘紀述自命蓋考論都邑網羅舊聞詞人所錄精而載筆之尤務也近代建國率繇西遷觸函之區陶冶設濟實上游要會最重之地而陵毀零落寖就堙沒將無以自振校之本末先後二京已錄固不得徧覩於此前在河南旁接三輔嘗有意於搜采矣然猶未遑暇又踰二紀乃剏屬僃緒纘次其言窮僃記諸子鈔類之語絕編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爲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俾其風流光塵有以衍於永久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職河渠關塞有利病皆干於治而施於用取諸地記集而讀之而後見其法敘列在踰遠者謹嚴而備近者周密而詳各有所因兼規模猶親處其世畫里陌同繩行之熟而後見其功自本而推始終大略其所昭發又不特如是而已竊嘗望丹鳳門故趾勞倖礫石疑非人力所爲因想當時眞偉觀也及驗未央建章殿當宮闕之役則其業殺宏麗氣象矣勸過大明遠甚以漢室之隆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亦可信也復上覩於周惟有鎬京靈臺辟雍明堂豐宮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又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昔之與衆同樂遂物之性所以致之之效乃能至於此乎察其故尊尚簡易儉約曾不言形勝強富蓋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於不足漢唐之迹更爲可羞烏乎盛夫若然得以資於明朝監千載餘徼修豐鎬故事以澤吾人豈曰小補哉

熙寧九年二月五日謹序

新校正長安志序

秋帆先生撫陝陝故長安也搜得宋敏求長安志二十卷校正刻之附以圖三卷問序於予予向求此書未獲今始一讀焉既卒業作而歎曰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乎流俗絕遠也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司書掌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然則欲知輿地必藉圖志周公已言之章章明矣蕭何入秦先收圖書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民所疾苦蓋備者不出戶庭而能周知方域此讀書之所以可貴也以此從政則能先時豫籌因地制宜恢恢乎游刃有餘焉可見圖志之裨益於政事似緩而實急夫豈俗吏所知哉唐以前地志存者寥寥宋元人作存者不下二十餘然皆南方之書北方惟有此志與于欽齊乘耳而長安漢唐都邑所在事蹟尤夥紀載尤宜加詳宋氏此編糾條明析體而不蕪可云具體厥後程大昌雍錄好發新論穿鑿支離不及宋氏遠矣先生旣刻此又於其間糾正踳駁疏釋蒙滯附於逐條之下蓋夫以軍民政務之塡委交檄籌旗之旁午他人將應之日不暇給先生乃能以餘力表揚墜典斯其才之大識有過人者若其靜慕乎攷古之足以證今披圖案牘以興革利弊其裨助化理殷切則尤先生用意之深也先生本名儒爲文學侍從臣出掌封圻治績茂異固宜卓識之度越流俗絕遠與圖三卷署河濱漁者實出元李好文謂古人地志必與圖俱司會司書等職所謂版圖地圖者此物此志也先生兼討以備亦猶土訓誦訓之道地圖道方志云爾

乾隆五十有二年歲次丁未季秋之月嘉定王鳴盛西莊氏再拜謹撰時年六十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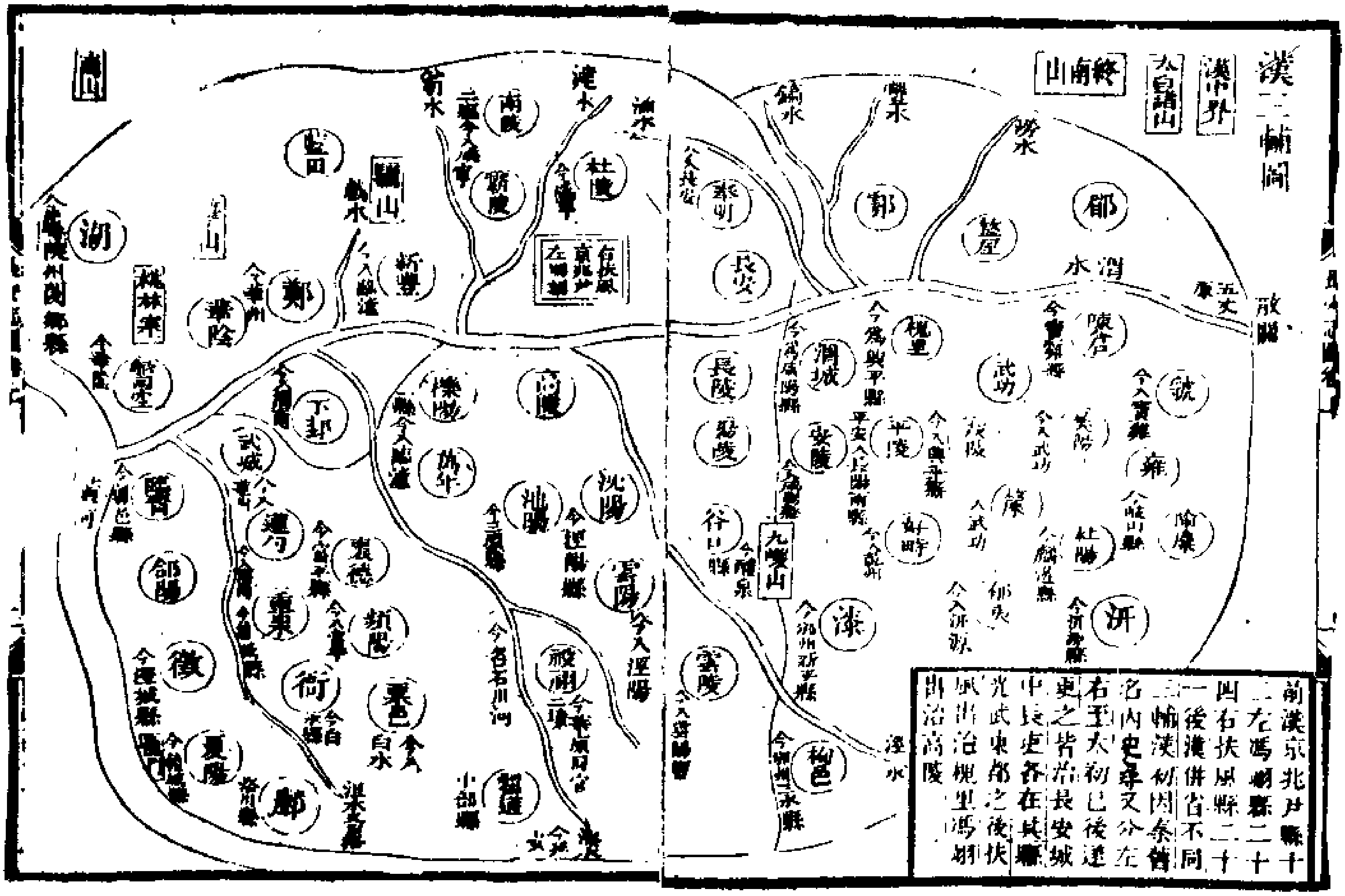
長安志圖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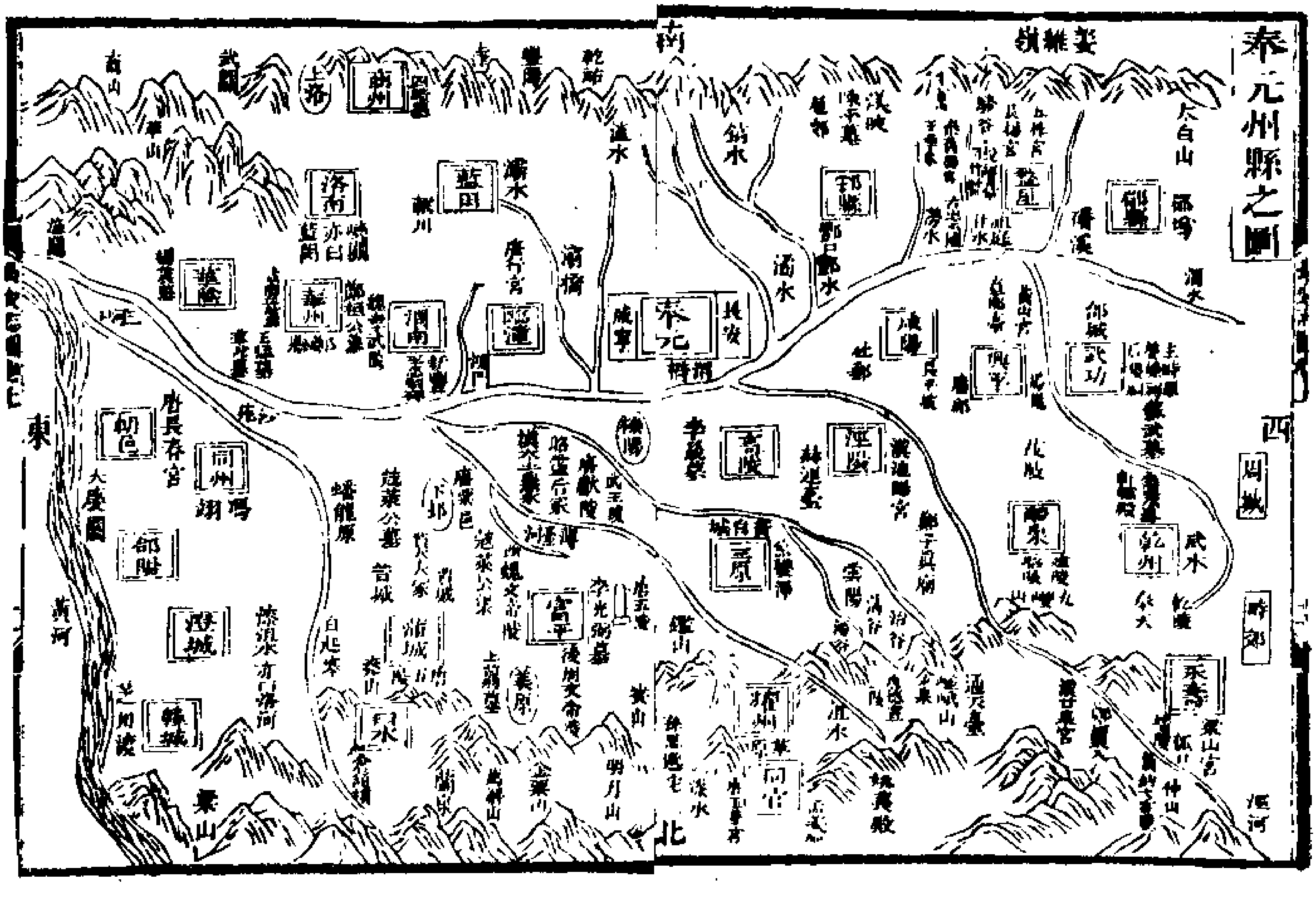
河濱漁者編類圖說　前進士頻陽張敏同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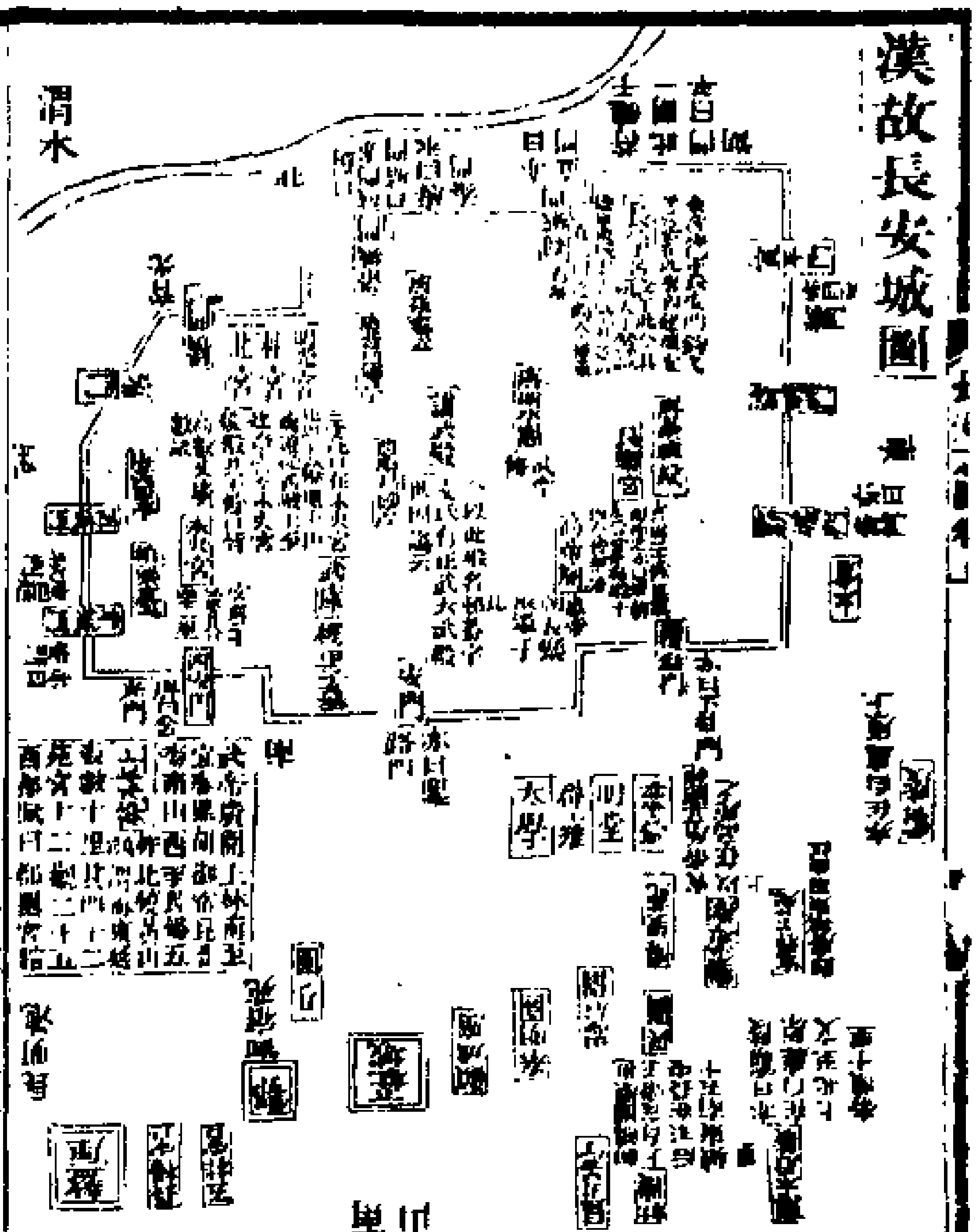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卷上目錄

漢三輔圖　奉元州縣圖
太華圖　漢故長安城圖
唐宮城坊市總圖　唐禁苑圖
唐大明宮圖　唐宮圖
唐皇城圖　唐京城坊市圖
唐城市制度圖　奉元城圖
城南名勝古跡圖　唐驪山宮圖


漢三輔圖
前漢京兆尹縣十二
左馮翊縣二十四
右扶風縣二十一
後漢併省不同
三輔漢初因秦舊
名內史帝又分左
右至太初已後遂
更之皆治長安城
中長吏各在其縣
光武東都之後扶
風出治槐里馮翊
出治高陵
終南山
渭水


奉元州縣之圖
東
西
南
北
渭水
黃河



建章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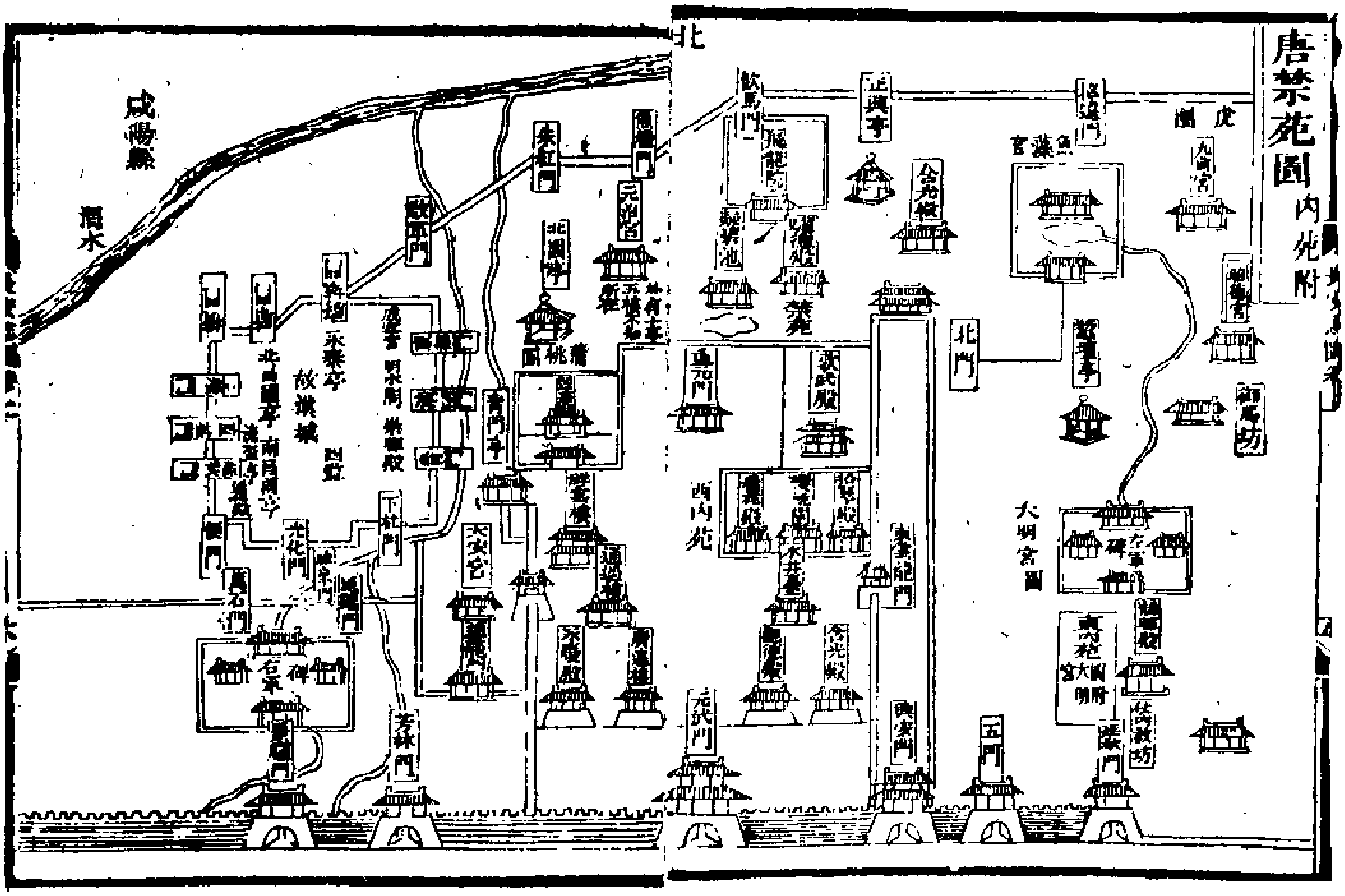
宮自長安城西周二十餘里廣爲千門萬戶與未央宮桂宮飛閣相屬所謂凌磴道而起西墉者是也其中有漸臺太液昆明井幹別風駘蕩承光等殿今城西有土基十餘所皆廣數畝

龍淵宮元光三年救河決起龍淵宮應虛口在興安城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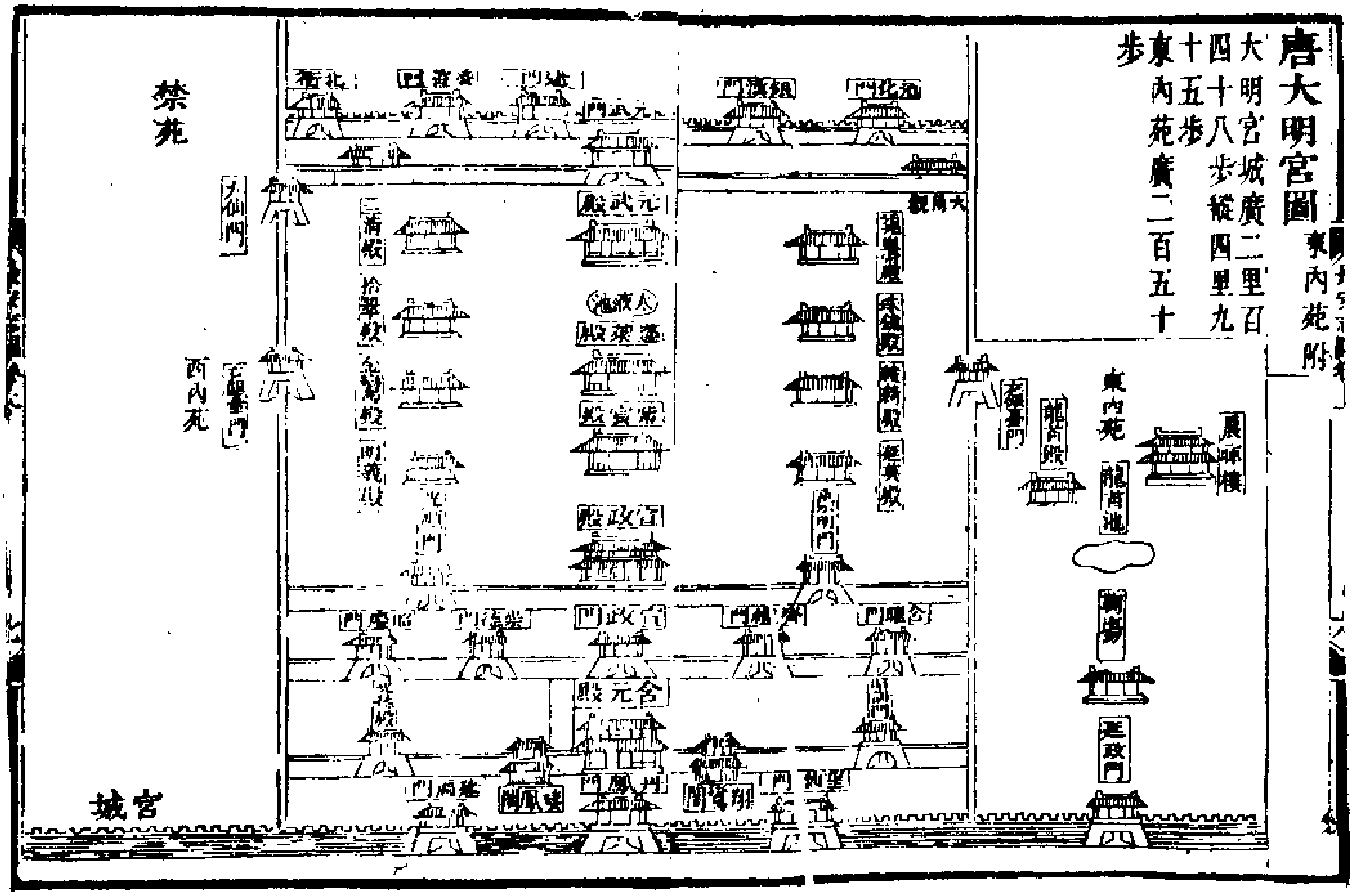
百四十五餘垣鑄斛四百餘里今米北至蜀山去城百里而近銜陵冀北幾西百里鼎湖前今之湖縣作版驛東驛大抵因秦之舊嘗修之亦呼爲殿

漢城惠帝時築後趙石虎亦嘗修之城在今奉元路西北十二里苻秦西魏宇文皆都之隋開皇三年遷都龍首川此城遂廢至今氏猶呼曰楊家城在唐隸禁苑置四監其中掌園囿種植之事故其宮室因漢舊而葺焉龍首川通鑑作龍首山

城制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九市十一里計地九百七十三頃其街陌等名並載志書此不具錄



唐禁苑圖 內苑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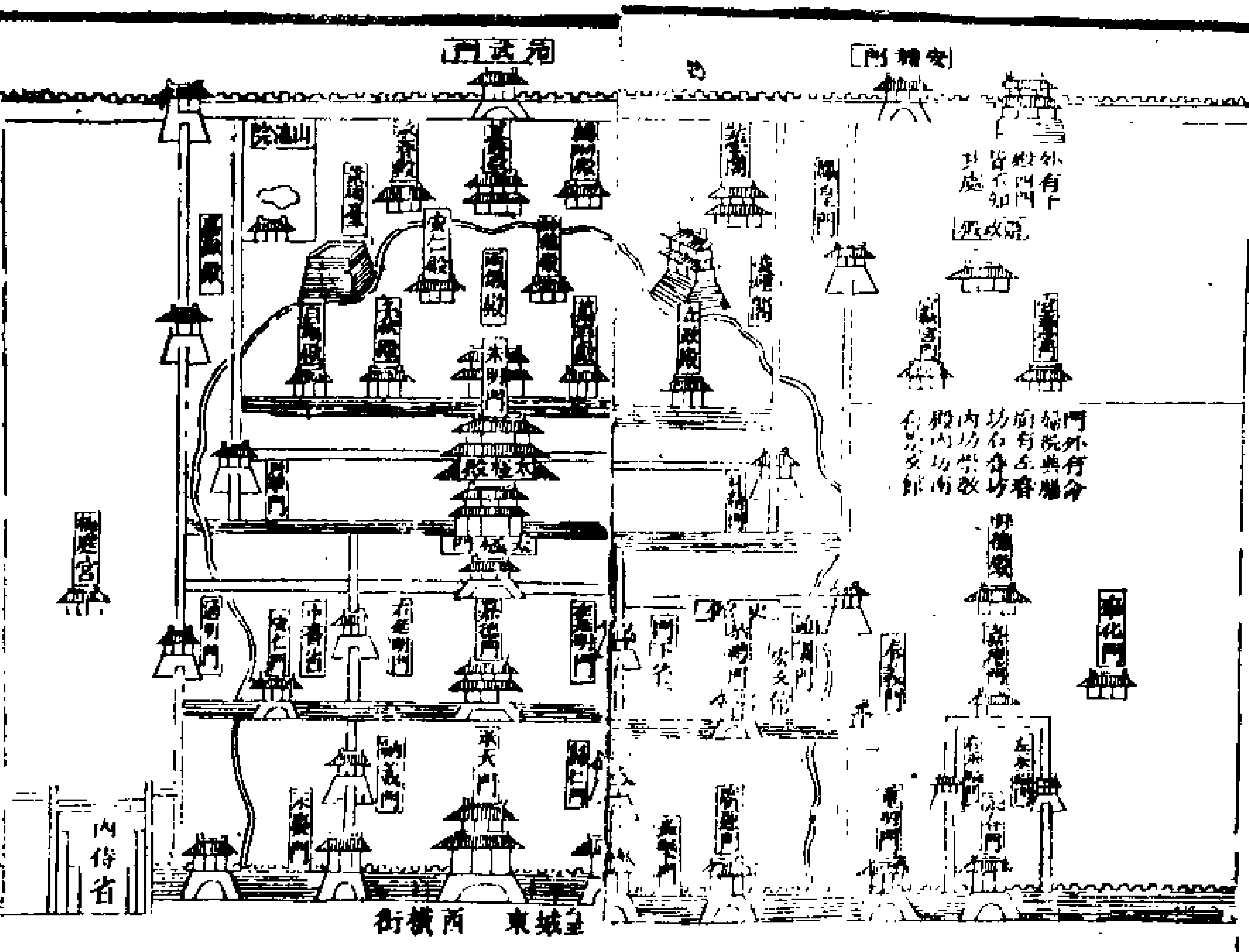


唐大明宮圖 東內苑附

大明宮城廣二里百四十八步縱四里九十五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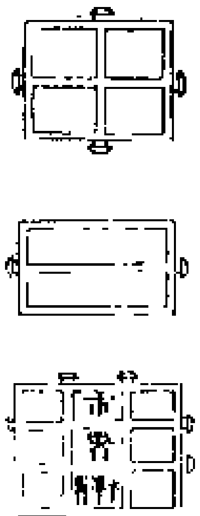
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

唐宮城圖



圖制大概如此外有殿閣池庭門闕四十餘名皆不詳處所不敢强爲布置也

城市制度



市制四面皆市人居之中爲二署蓋治市之官府也皆圖全書坊市制度今闕小不能記容別畫一坊之制以見其餘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一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掖庭宮廣一里隋開皇二年六月詔規建制度見築宮城次築皇城次築外郭城皇城亦曰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省寺衛承天門外有東西大街南北廣三百步限隔二城也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東西廣百步即朱雀門街自兩漢以後都城並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爲不便於事於是皇城之內惟列府寺不使雜居公私有辨風俗齊肅實隋文之新意也

外郭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外郭城東西南面各二門直十一衢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曰朱雀街東曰天門街各廣百直明德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二街各廣百步許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稍衢四三街各廣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夾城元宗以隆慶坊爲興慶宮附外郭爲複道自大明宮潛通此宮及曲江芙蓉園又十宅皇子令中官押之於夾城起居西外郭廣後寬宗於夾城南頭開便門自芙蓉園北入青龍寺俗號新開門杜牧之詩六龍南幸芙蓉苑十里飄香入夾城謂此

坊市總一百一十區萬年長安以朱雀街爲界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萬年領之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長安領之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街一十四坊象一年有閏每坊皆開四門中有十字街四出趨門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周禮王城九逵之制其九坊但開東西二門中有橫街而已蓋以在宮城正南不欲開北街洩氣以衝城闕棊布櫛北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比也

城圖云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二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廣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廣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門四面街各廣百步

渠水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滻至長樂坡釃爲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興慶宮由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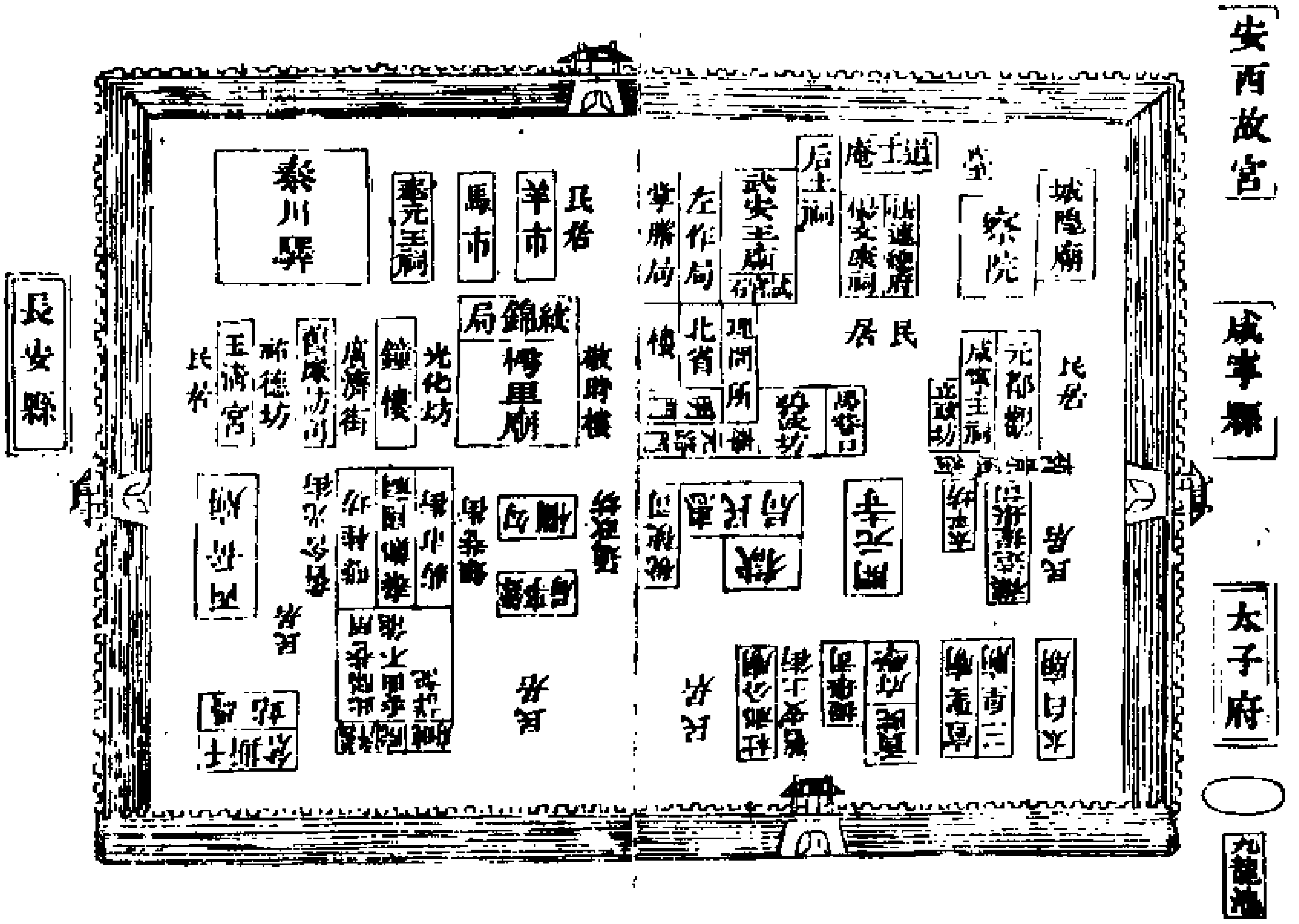
呂氏曰隋氏設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碁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姦僞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門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唐人蒙之以爲治更數百年不能有改其功亦豈小哉隋文有國纔二十二年其剗除不廷者非一國興利後世者非一事大趣皆以惠民爲本剸決庶務未嘗逸豫雖古聖人夙興待旦殆無以過惜其不學無術故不能追三代之盛予因考證長安故圖觀呂氏此言是圖之作其來尚矣愛其制度之密而勇於敢爲且傷唐人冒疾史氏沒其實聊記於後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大防題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邠州觀察支使石蒼舒書

跋語此圖舊有碑刻在京兆府公署兵後失之行臺德元帥完顏椿者訪得碑本訂補復完命工鋟梓附於長安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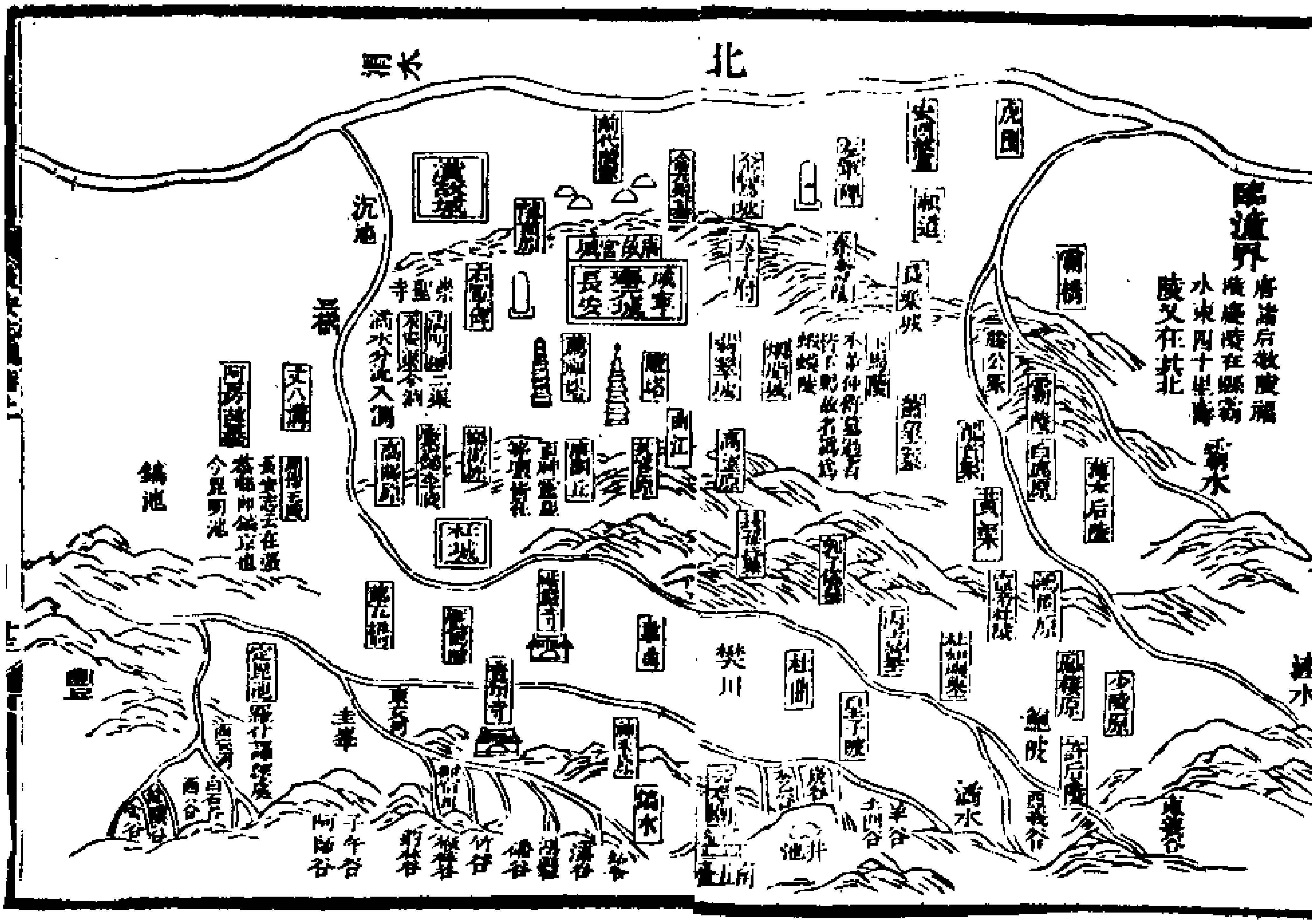
壬子年中秋日谷口邠邦川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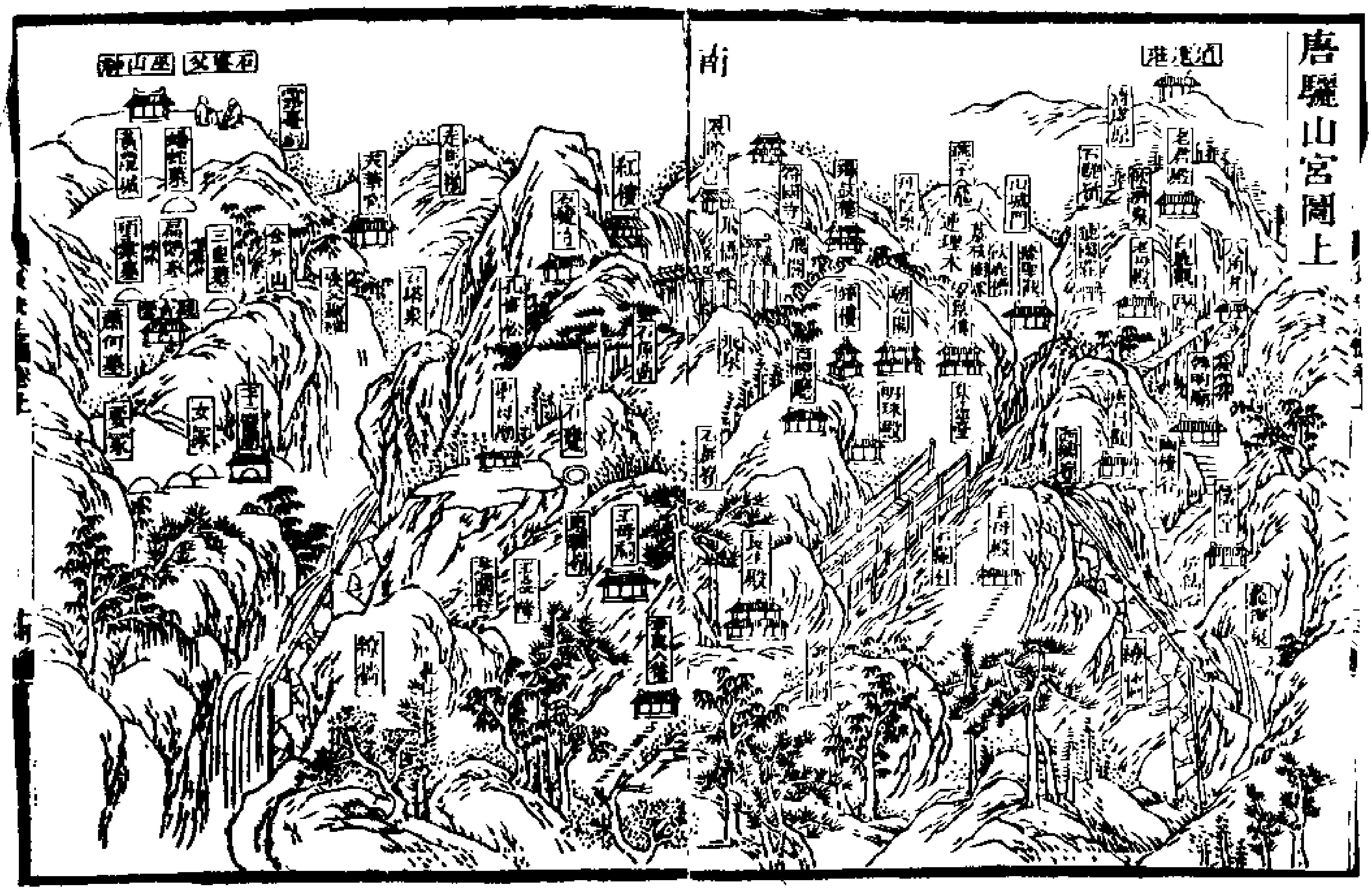
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國節度使韓建築時朱全忠遷昭宗于洛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廬舍長安遂墟建遂去宮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閉朱雀門又閉延喜安福門北開元武門是爲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內外二重四門門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內重其北街在東又有小城二以爲長安咸寧縣治所謂案長安京兆舉例但有天下初爲京兆府後爲安西路至大四年改奉元路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貴治於此改路不知何年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至元七年改行尚書省九年改設十相府十七年罷門行相府復立行中書省一十五年以四川分省成都專立陝西行省二十八年立行御史臺於雲南大德元年移置陝西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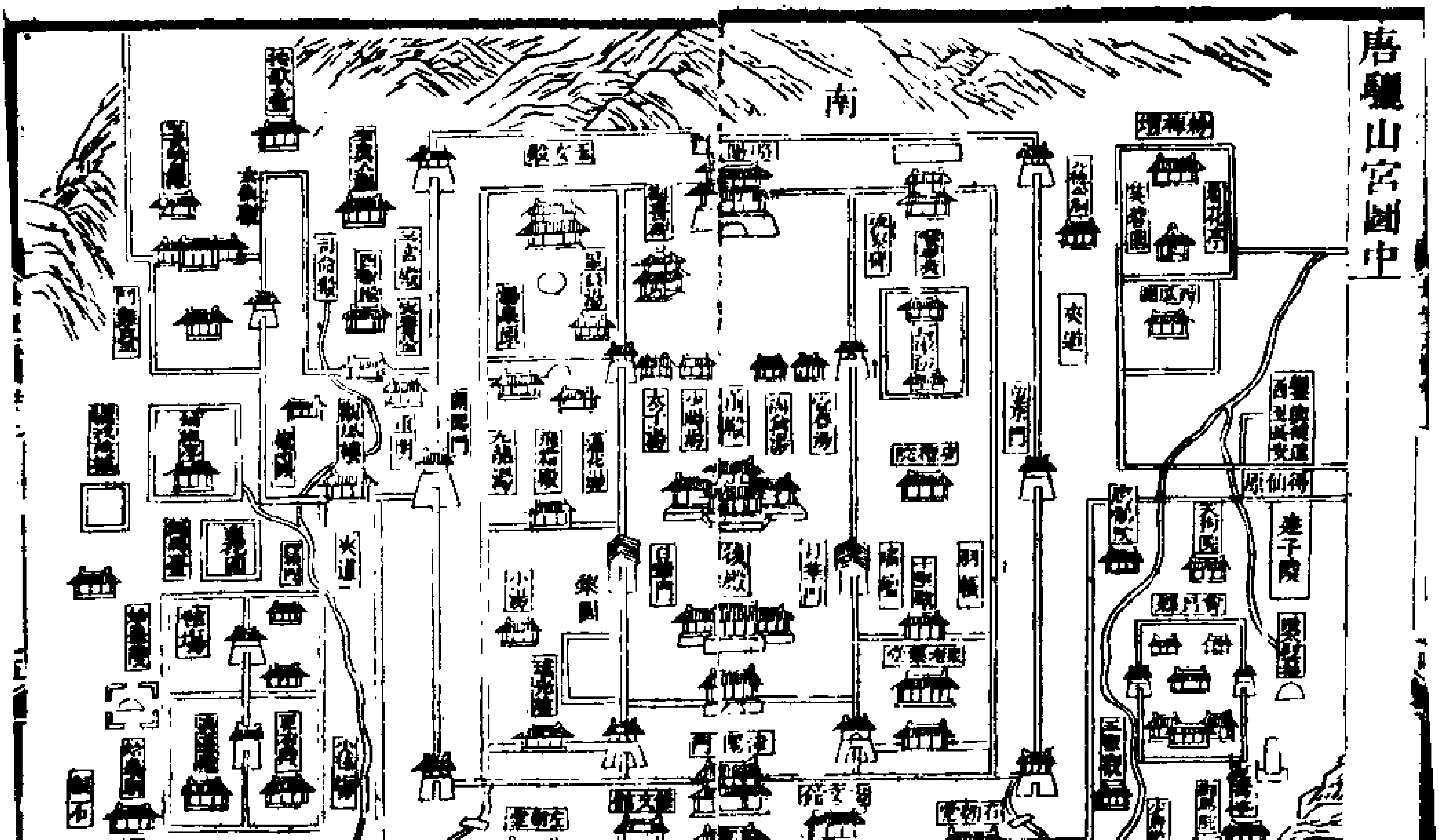
奉元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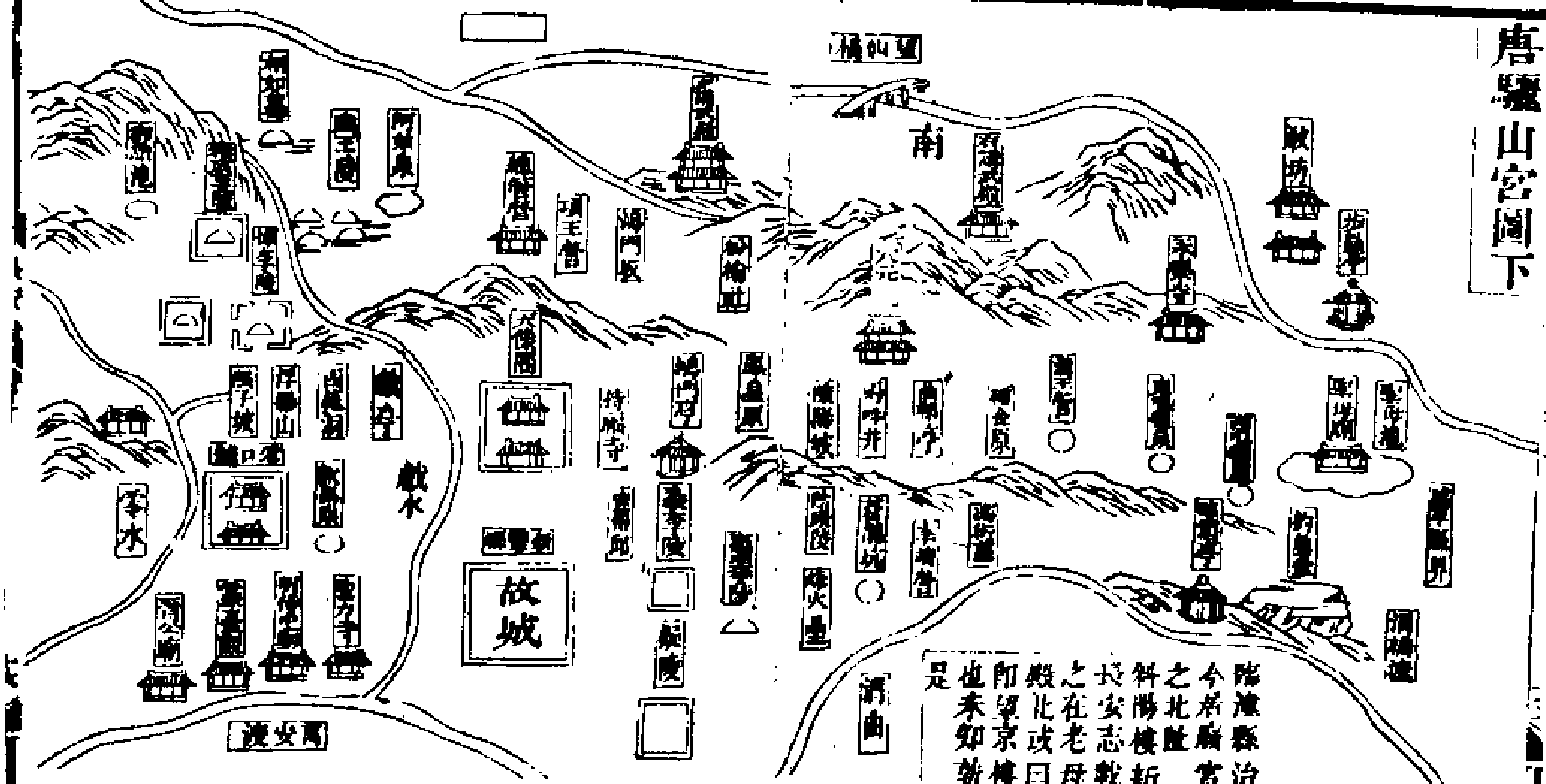


城南名勝古跡圖




唐驪山宮圖上
南


唐驪山宮圖中
南



臨潼縣治今爲驪宮之北壁斜陽樓新長安志載之在老母殿北或曰即望京樓也來如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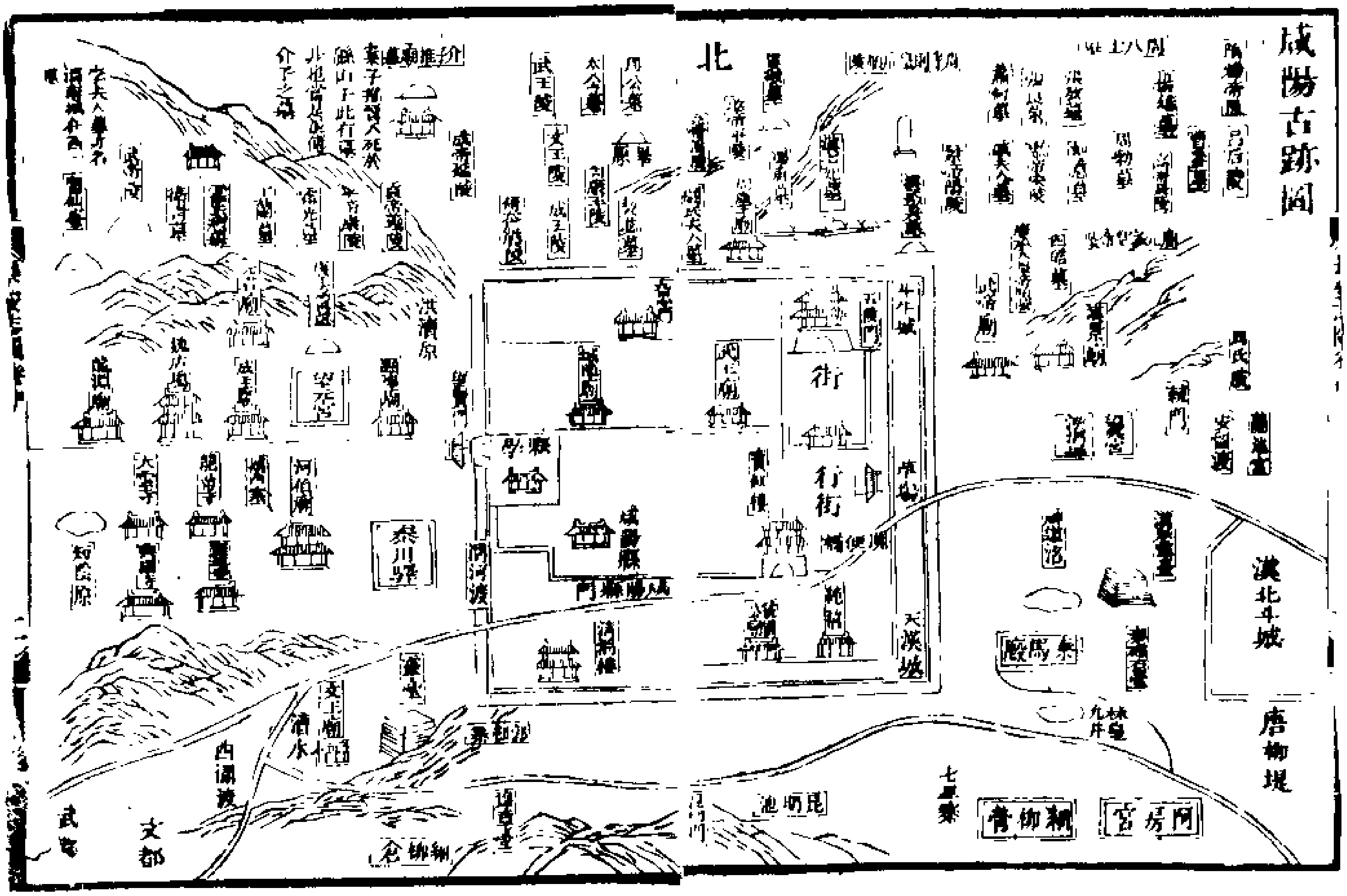
驪山溫泉自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中始營御湯天寶六載築羅城於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爲池增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宮爲華清宮明皇歲幸焉殿日九龍以待上浴日麗霜以奉御寢日長生以備齋祀其它樓觀殿閣不可勝紀麻山之亂天子遊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日靈泉觀以賜道士元所三年中秋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道石刻在臨潼

長安志圖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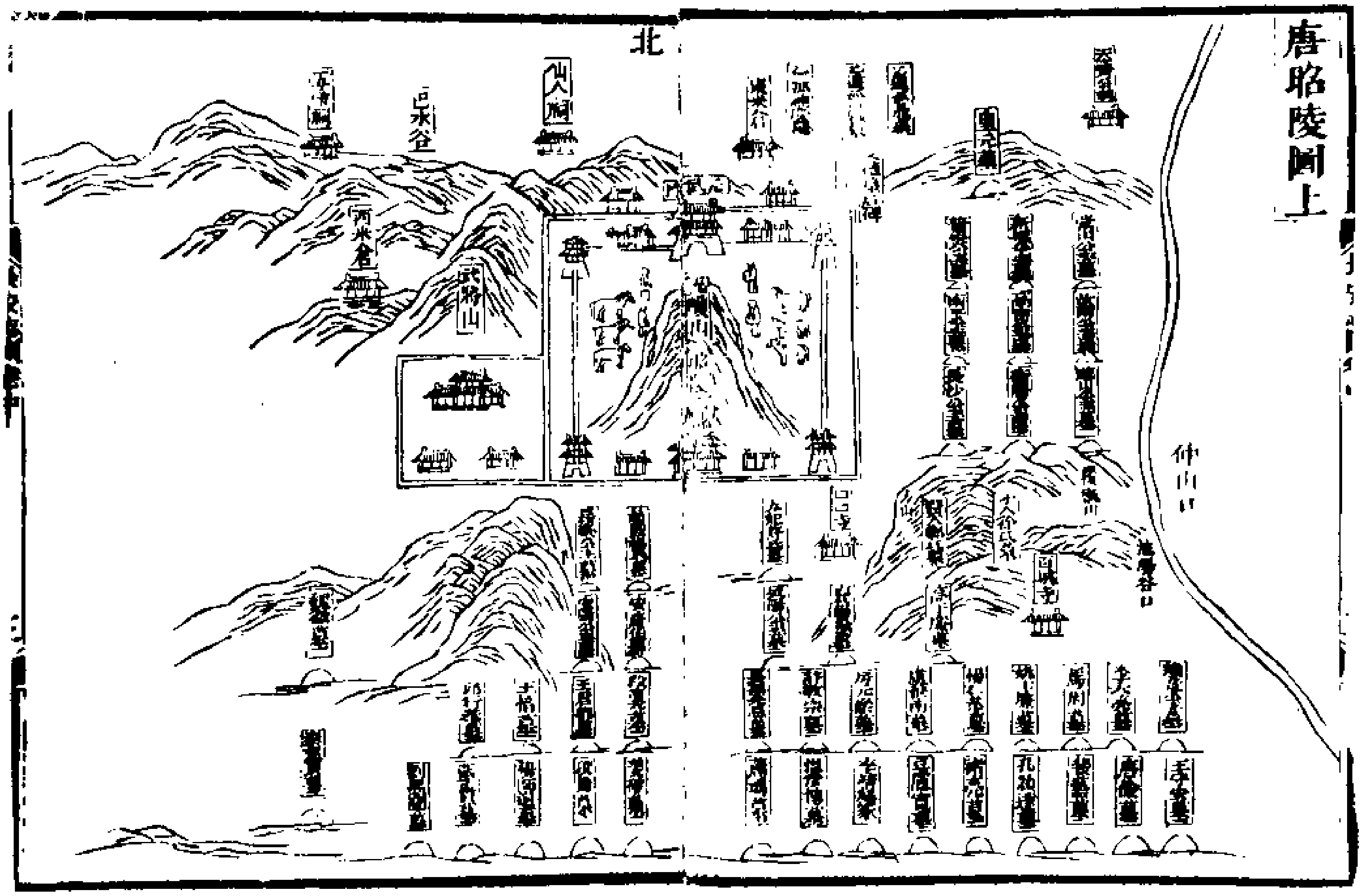
目錄卷中

咸陽古跡圖　唐昭陵圖
唐建陵圖　唐乾陵圖
唐陵圖說　圖志雜說一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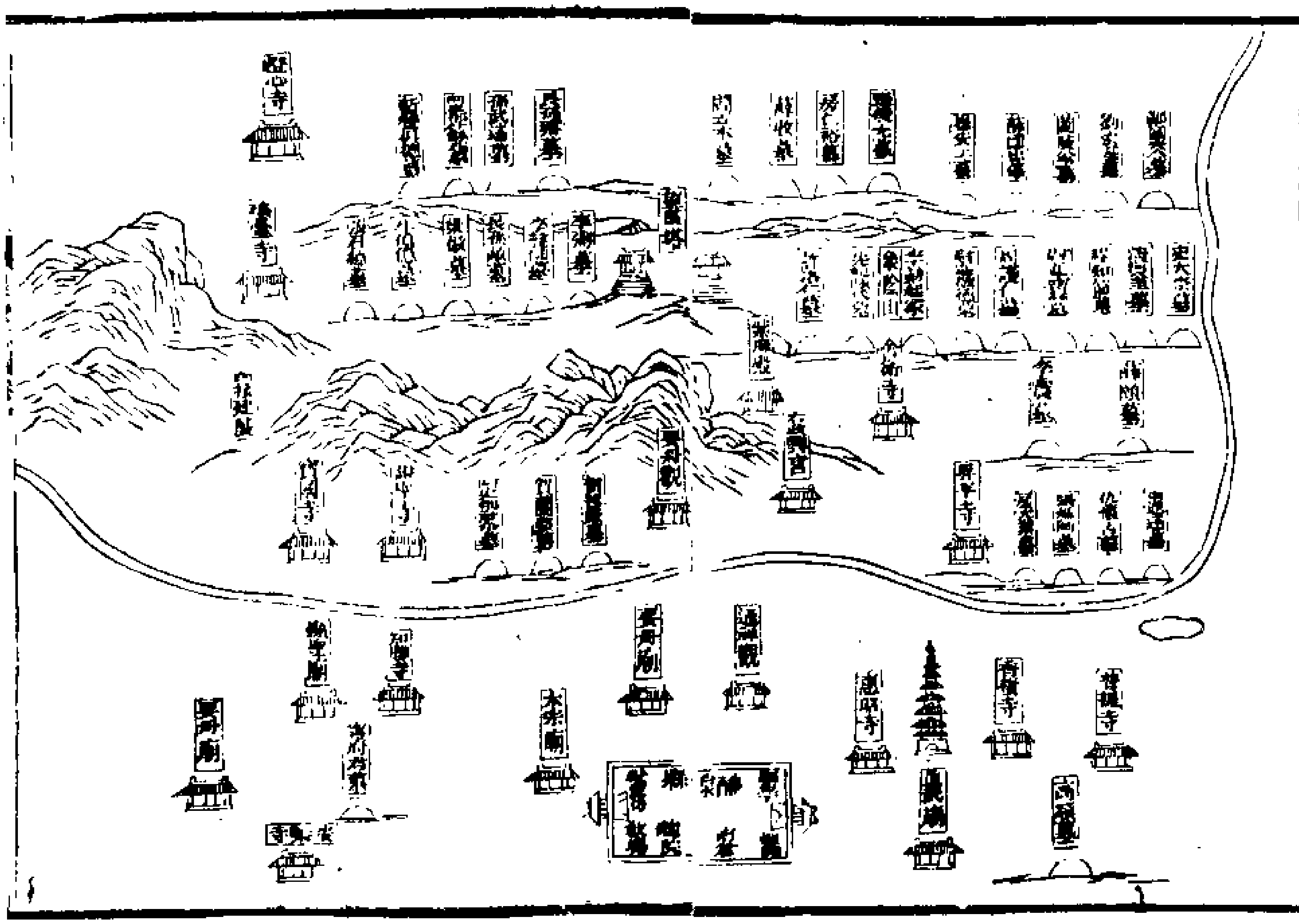
沅案此書昭建二陵圖即用游師雄昭陵石刻圖分爲三耳師雄石刻在今醴泉然所載陪葬名位以蜀王愔爲王愔吳黑闥爲劉黑闥閻立德爲閻立本牛進達爲中進達仇懷吉（見萬年宮銘碑陰題字）爲仇懷古公孫武達爲孫武達之屬似日不覩史傳人所書師雄既謬于前此又承而不改何其陋也今仍其舊而駁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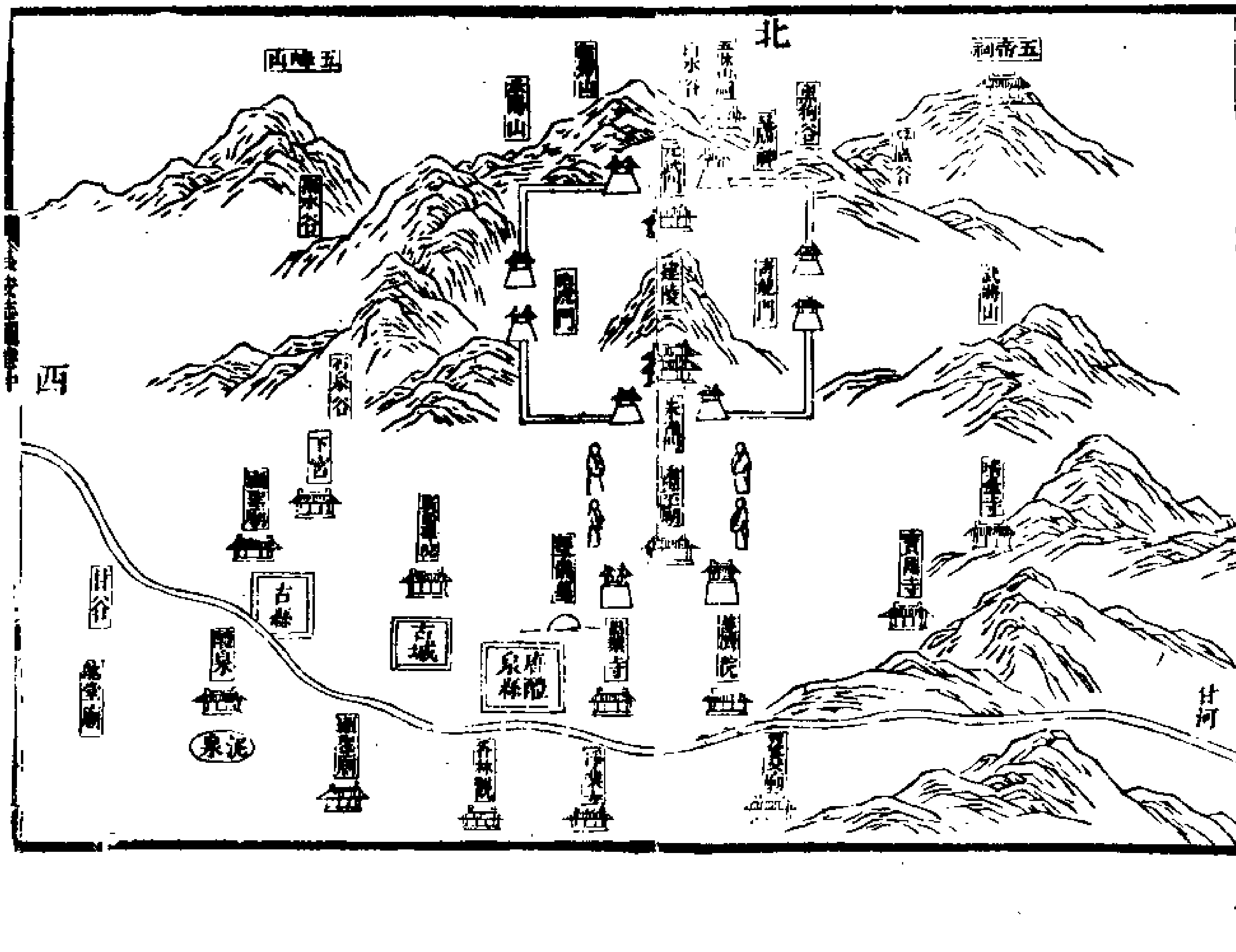
咸陽古跡圖
北
咸陽縣
漢北斗城
唐柳堤
阿房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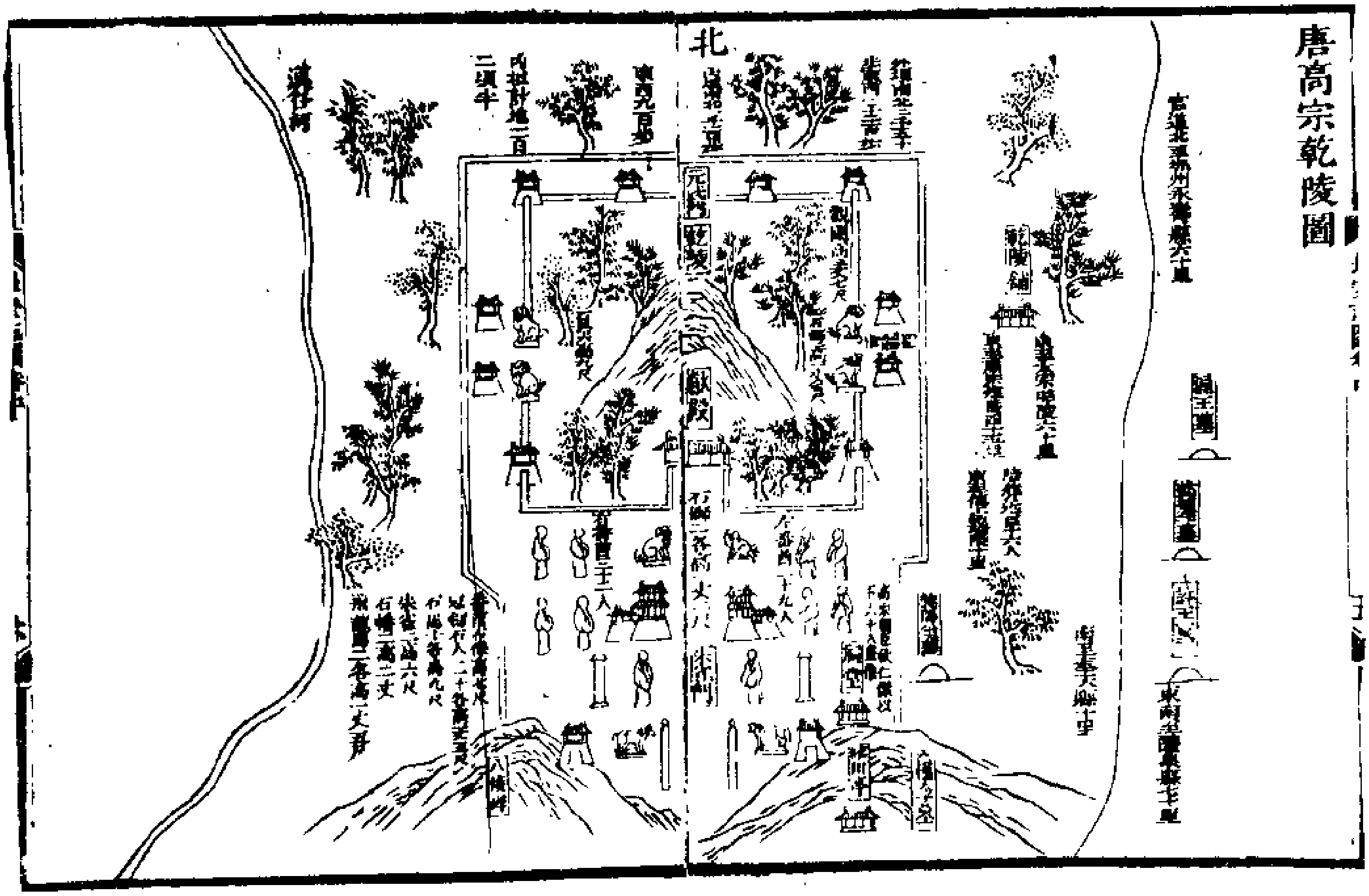
唐昭陵圖上
北
武將山



唐昭陵圖下



唐肅宗建陵圖



唐高宗乾陵圖

昭陵圖說（諸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營修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纔高五十丈茂陵四十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峰特起上摩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諭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為此制務從儉約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葬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圖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回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亡八九悲夫因諭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illegible]）（射郎張句主簿[illegible]知醴泉縣事[illegible]立石）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妃嬪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丞郎三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沈案會要云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陵司馬門內[illegible]）（[illegible]將名字乃[illegible]仲容書）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突厥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瀰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illegible]○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真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王伏闍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林邑王范頭利○婆羅門帝那伏帝阿羅那順（[illegible]）人（沈案合利苾可汗及阿史那社爾為一人又合[illegible]可汗及吐蕃贊普為一人又[illegible]誤分為二人[illegible]）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一曰什伐青騅平竇建德時乘（[illegible]）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illegible]）三曰特勤驃平宋金剛時乘（[illegible]）因曰颯露紫平東都時乘（[illegible]）拳毛騧平劉黑闥時乘有石真容白披箭處（[illegible]）六曰白蹄烏平薛仁杲時乘（[illegible]）

肅宗建陵陪葬功臣尚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高宗乾陵在奉天縣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師雄刻之所塑推官趙楷為之記曰乾陵之葬諸蕃之來助者何其衆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餘威遺烈乃欲張大誇示來世於是錄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鐫之琬琰庶使後人皆可得而知之

石人背刻各人姓名歲久漫滅近得游公所刻四碑而亡其一每碑十六人各寫其衣冠形迹及其名爵其不知者闕之今錄可知及有闕字者凡三十九人于左

左一碑　左二碑十人　故左威衛大將軍兼金微都督僕固乞突　右威衛將軍□□都督□□施處蒂勤德　右領軍將軍兼于泉都督泥□□　小阿梨古度悉波　故左衛大將軍兼燕□大都督葛邏旦　故右威衛將軍兼深山都督突騎施傷斯　故右衛將軍兼頡利都督拔塞幹藍羡　故左武衛將軍兼雙可□□□□舍提欲護斯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延陀都督處木昆屈律啜阿史那盎路　故右金吾衛將軍兼俱□都督闕傷汗阿悉吉那斯大首領可汗頡利發　右一碑十三人　故大可汗驃騎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　故右驍衛大將軍兼龜茲都督龜茲王白素稽　故右武衛將軍兼□□□龜茲□白國地羅徽□跋勤王裴夷健密施□康□□泥涅師師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羅□吐渾青□□駙馬都尉慕容諾曷鉢　右驍衛大將軍兼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十姓可汗阿史那元慶□吐渾□□征西鉢□于闐三尉遲璥□叱火□□于持勒郡達健　右一碑十六人　右□□于右怨那　故左武衛大將軍□□十姓衛官人首領吐屯藏相娑□波斯大首領南昧□木俱罕□□斯陁勒□左威衛大將軍兼堅昆都督結骨蛮□府賀咄□□叶谷使大論悉囊然□吐火羅葉護咄伽□十姓大首領鶻風□都督阿史那忠節□右金吾衛大將軍兼洵本都督五姓㘨藍葉護昆職□點啜使移力貪汗達干□播仙城□河伏帝延□吐蕃大酋長贊婆□默啜使葛邏啜達干□龜茲大首領那利自阿力□碎葉州刺史安車鼻施□□□伏仁傑以下六十八人畫像姓名今皆不從其見于奉天縣承趙楷所像記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記文多不盡載據其大旨略曰唐之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謂盛矣宜其邱隴完固及於無窮今兵火之餘荒壚壞皿死壁僅存理亦宜也獨高宗武后之陵崇邱磅礴上詣青冥雙闕聳峙丹□猶在是豈造物者有以扶護而致然耶抑亦窮匱國力深規厚圖使人未易窺耶轉運游公一日按部過乾陵愾然興嘆乃錄高宗天后時朝臣六十八人重圖於陵所其間忠良骨鯁高才俊邁如張說蘇頲狄仁傑婁師德劉仁軌唐休璟宋璟李嶠賀知章馬周李昭德王綝張仁愿崔神慶李務光裴寂之魏元忠陸元方李懷遠畢誠杜景佺皆一代善士固當紀者若尺武三思章巨源崔湜武承嗣蘇味道封德彝之輩回邪險佞負國自謀而皆繪形于壁鐫記于石丹青可渝而善惡之迹不可變琢石可磨而勸戒之意不可泯則斯名也其與天地同於不朽哉楷之記在元祐七年六月吉日

唐之諸陵各有陪葬見於志者此不具錄其諸帝之陵在乾陵之東者僖宗靖陵也在三原者高祖獻陵也敬宗莊陵也武宗端陵也在雲陽者德宗崇陵也宣宗貞陵也在富平者中宗定陵也代宗元陵也順宗豐陵也文宗章陵也懿宗簡陵也在蒲城者睿宗橋陵也元宗泰陵

也憲宗景陵也穆宗光陵也

圖志雜說

龍首山古志曰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又曰漢取山土爲城山之餘尾在城西南數里乃盡今按城南鼎門之西南北附城有土岡可二三百步望之隱然如城俗名之曰土蛇疑此即山之餘土也又漢臺殿城闕皆栽山土爲之是以高大數千年不圮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是也山之餘尾城南皆已湮平坡陀亘出復見於唐大安宮西東西橫亘逶邐而去今大安宮城及內苑後猶含元殿臺一帶俱在山上下去平地可六七丈南望城市俯而視焉原自含元以東其地漸平不見畢原一目登泰冢望之隱然而東直際滻水與白鹿諸原映帶南去又自長樂坡下其岡中斷道出其間其西爲終平多塋墓岡之人云安西築邱冢取其上也

北斗城三輔舊事及周地圖曰長安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然漢志及班張二賦皆無此說予嘗以事理攷之恐非有意爲也蓋長樂未央酇侯所作皆據岡阜之勢周二十餘里宮殿數十餘區惠帝始築都城酇侯已沒當時經營必須包二宮在內今南城及西兩方凸出正當二宮之地不得不曲屈以避之也其西二門以北渭水向西南而來其流北拒高原千古無改若取東城正方不惟大寬又當渭之中流人有至其北城者言其委曲迂迴之狀蓋是順河之勢不盡類斗之形以是言之豈後人偶以近似而目之也歟

賦詠文人之詞固多張誕然身未嘗至目未嘗覩亦未可輒拒而不信嘗讀漢人之賦遂知西京宮觀之盛班孟堅曰軼雲雨於太半虹蜺迴帶於棼楣又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張平子曰將作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王子淵曰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杪以闚泉論者以爲皆危悅悚慄非王公所宜乘履誠爲確論予至長安親見漢宮故基皆因高爲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幹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覺森竦使夫當時樓觀在上又當如何由是觀之則數公之言未可遽爲張大也昔蔡九峰不信鳥鼠同穴後人譏之予恐不知而論將使後人而復譏後人也

小兒原駱氏志載新說唐皇子幼則居內漸長成於東內苑爲大宅於外爲十六王宅王宅外又置百孫院王子王孫勿得出外鬬雞走狗蹴鞠彈射於苑中龍首原俗號曰小兒原或曰今原東有西番浮圖至元中所建其下是一古冢經營之始斬之爲基得一石椁有篆文三曰小兒冢意者原名以是然今亦不知有此名矣

鄠名長安咸寧二縣民多以故宮殿門闕名其所居然訛謬不可盡記志稱下馬陵訛爲蝦蟆陵秦壽陵訛爲韓生冢建章宮訛爲貞女樓嬖華殿訛爲祭酒臺不特是耳至以漢城爲陽甲城霸城門爲高戚門覆盎門爲紅門西安門爲黃門正武殿爲講武殿城中又有白盆殿亦不知是何名然亦有傳襲舊名而圖志不載者如以宣平門爲玉女門以其東有玉女山也以西門爲金天門亦非野人之語若此之類又恐前代嘗有是名耳有人嘗言於京師朝官家見一雜書帙陽甲嗤之說曰陽牛於子面天方闕爲一代闕之之始如陽始牛以朔闕未央可見慧業此說輒爲一理然如漢已有之何故傳記曾焦有言稱之當以古書王之名日其據宋炎適不見取但言階蓋都此城遂廢俗呼蓋揚帝試父閣民斥其名政稍府表云爾復何疑予其後又博而爲盤家也甲術也漢有大下甚則又粗陽甲之宮名未漢是上陽因仁甲志廣極露情博亦廣城此說是也

漢瓦形製古妙工極精緻雖塵壤漬蝕殘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爲華藻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有曰長生無極有曰漢并天下有曰儲胥未央有曰萬壽無疆有曰永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皆人有於陳倉得秦瓦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是知古人製作不苟雖一瓦甓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爲然耳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於咸陽北阪上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之歟又未央字瓦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古瓦陽面多作小篆花狀如雨點亦有作細痕者予嘗過其處嘗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已前製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固泥也此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黍猶故城中未央瓦表裏皆黑堅如鐵錫今不多得其所得者皆離宮瓦也由是言之雖其宮室壯麗猶爲近古尚質也歟

長楊關中人家園圃池沼多植白楊今九龍池尤多皆大合抱長數丈葉原多風恒如有雨因憶唐人詩刱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正謂此樹以見故宮悲涼之意也說者以長楊爲漢宮今宮在盩厔去驪山百餘里殊無相涉且漢以木名宮如棫宮棠梨豫章五柞者非一又安知長楊不以是木名耶

樊川本樊噲食邑故名又云今其墓在神禾原上長安名勝之地周處士韋唐杜公牧之郊國杜公奇章牛公之居皆在焉唐人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可見昔時之盛今雖殘廢之餘而終南之神秀原隰之前洩源泉之滋茁草木之懋倚近蜀之饒固自若也然古人勝迹之見於文章篇什者歷歷可考變遷以來蓋有名存而實亡有存其處而名不可知者前輩有張茂中同其友爲城南之遊嘗作記以紀之當時遺跡猶有存者今欲訪之尚能見其彷彿據可知者別爲一圖敘其遺漏以補其闕曰杏園者唐新進士宴遊之所在曲江鴈塔之南今皆耕爲民田曰韓莊者在韋曲之東退之與孟郊賦詩又并其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鄭十八虔之居也曰塔坡者以有浮屠故名在韋曲西何將軍之山林也今其地出美稻人謂之塔坡米蓮花洞在神禾原即鄭駙馬之居所謂七家陰洞者也翠微寺在終南山又有牛頭寺數少陵所謂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者也李抱玉碑在杜永郵有墳柳宗元碑其祭之文在少陵原之北人陵西有子美故宅蕭灌墓在焦郵叶蕭論弓仁墓在趙郵讓戚墓亦在城之西南餘皆不能備載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而況區區之宅第邱壠哉特以古人之名所仰止不欲遺之故耳樊川今有華嚴寺人但謂之華嚴川云其東十里許有興教寺在原上企望南山最爲名勝

杜陵今在奉元城東南二十五里三趙郵陵在高原之上即所謂鴻固原也陵之制正方高之居人每方有二十步據地六十畝四面去陵十餘步皆有覦闕基附其東南數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案漢史宣帝后許氏早崩

葬杜陵南闕大杜陵十八里今在司馬郵少陵原上俗呼曰司馬冢皆以后陵所葬遂誤稱爲又宣后陵立王儀作爲后後爲人宗太后年七十嘗感帝爲崩合葬杜陵都東閣其陪葬之冢稍大者悉是消陽宗王等侍于之冢其小者成貴人以下冢也何以言之其東陪葬數十若群臣附葬必不在後宮之列以是知之

冢環拱森列大小不等其北里許亂冢自條自是以北直至城南東西延亘高原之上纍纍皆是但不知其名耳

前代陵冢大明宮城北十里許唐禁苑也近漢城之東有大陵十餘制度雄偉年代久遠必古帝王陵也其西南亂冢尤多以予觀之蓋是秦陵何則唐之禁苑非營葬之所苻姚西魏世代不遠下支相仍恐無此承平之制設爲當時帝王之陵亦不當如此之近且西魏孝武陵在渭南文帝及後周文帝陵皆在富平隋文陵在武功煬帝陵在畢原宇文陵在好畤苻健噴石安原而有終焉之志周漢諸陵皆不在此獨秦陵不見今楊里子墓在漢城中莊襄陵在今城東始皇扶蘇陵又在臨潼正與此陵俱是一帶予固以爲秦陵無疑也其餘叢冢以號天驕所載韓信冢在霸城門東三十里新唐則夫漢及苻姚以降諸臣或亦有之不可知也大抵古人監冢圖志雖載其處然亦不敢必其所指是亦知之之一道也

華州亂石華州東有亂石十里藏野橫路馬闌幾不可行其大者皆如岡阜而不成山問之人云少華山崩也遂考諸宋史熙寧五年九月知華州呂大防言少華山前阜頭谷山嶺摧陷其下平地東西五里南北十里潰散墳裂涌起墳阜各高數丈陷居民六社凡數百家林木廬舍亦無存者近山之民云熙寧年以來谷上常有雲氣每遇風雨即隱隱有聲是夜初昏略無風雨山上忽雲起有聲漸大地震動有此變余翰林應[illegible]神宗遣有司[illegible]字坡賦序云坡在華州之東宋熙寧閒阜頭神廟移地皇有[illegible]統已已春遊其間觀而賦之今其[illegible]地有阜頭神廟壁畫風雷山移之狀因閱前史漢獻帝初平四年華山崩裂世遠不可推究唐武后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初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名曰慶山今在臨潼東南三十五里與此事皆在人耳目者遂表山之嗚呼大化旋移振盪迴薄神變倏忽何怪不有夫以漢之獻帝唐之武后宋之神宗而皆有此希闊之大異則其爲儆亦可知矣

火餘碑唐碑爲巢寇所燬而尚存者三其一華岳碑在西嶽廟剝裂之餘巉巖峭刻勢轉奇特初不類爲碑者卓立而不仆者數百年矣其一華岳樓碑在九龍池南其一在軍碑在城西北嗚呼碑之壞以屋累也令其本欲傳遠反以屋覆之其爲計也淺矣

試官石在九耀街武安王廟前橫臥街側色黑而瑩長四五尺高二三尺世傳唐時舉人就試以釘釘之下其中者今觀石上有釘數十餘釘頭皆露亦有半入而上曲者昔李將軍射石飲羽蓋偶然爾此豈偶然者耶其理殆不可曉

關中碑刻自古有之降喪下發漢以來所在碑多爲時碑[illegible]之物風氣之所[illegible]錄[illegible]後自古[illegible]余[illegible]未[illegible]子[illegible]

圖制有宋呂公大防所訂志中時亦引用觀其布置大段皆是然其宮室臺榭門闕委曲之詳理固不能盡也近因劉梓復加比較見其與志微有不合或與故跡顯然相戾者略載一二唐大安宮爲亂所以處秦王也志曰在宮城之西今乃在其西北壞堞宛然今人猶目爲秦王府圖本所載是也宮城西偏附城有小城乃押掖庭宮也今見其處止可容置一宮而圖乃以大社稷處其中大非所宜又志亦不詳載特此之類必是碑本磨滅後人不詳撰附之者又漢城中有石人石馬定心石之類今皆去之惟掖庭東北垣上有一方臺不知何基考之於志恐所謂宮人教藝之所名衆藝臺者也注云舊圖有之遺跡尚存今圖本卻無不敢削入其類然相戾者內苑北偏牟在龍首岡上今其東乃是城墉兩頭有二角樓基跡皆高數丈其南卻是平地全無係著其北樓基西有小牆甚析而西夾即內苑之北牆也其牆約二里許直一大基方廣數丈牆亦自此而絕其基正當大安宮之東北以志考之當是磐華殿基所謂祭酒臺者是也不然是亦一樓基其西南樓基歲久湮平遂使後人疑也今圖乃以禁苑之毬場誤置在此其上頂所存城墉樓基與畫本宮殿全不相合然竟不曉當時之制果如何也因記於北欲使觀者必參志而求之方見古人全盛之制

水磨賦浮休居士之所作也華州畫學有石刻不書時代或門宋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未詳是否序曰浮休既投迹少陵一日行以水磨求傳者相其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皇曲自漢唐已來諸皇居之與後周逍遙公[illegible]杜岐公韓退之鄭[illegible]鄭都宮之園池鄰里離落埇塽皆在入云李太白嘗居此也仰終南之雲物俯潏水之涓溜喬林隱天修竹蔽日眞天下之奇處關中之絕景也暇日卿爲之賦云粵自大樸既散機事滋熾抱瓮無譏斷輪改制脫大車之左轂隱橫流之肆設圭測深淺審度面勢從圓星之沉沉匯長溪之沸沸徒觀大者相成集衆木山積碓臼相資齒牙相切嘰磨其易晝夜不息洶洶浩浩砰砰砌砌鼓濤揚浮交相觸擊飛屑起濤雪驟冰析仰而觀之何天輪之右旋覆輾膠戾蟻行分寸遲速間隔俯而察之何地軸之左行消息斡運措捧挺較千匝萬轉而不差忒逆而視之終架纖直高岸壁立沄沄漾漾滉滉瀁瀁如砥之平如練之明忽然走下若衆壑之赴禹門也順而索之盈科後進遇險斯止激激漴漴漴成文布理汪澄淵默乃見柔德力盡而休功成而退若君子之善出處也彼華山三峰之飛瀑呂梁百步之噴沫徒有駭心之玩曾無利物之實未若斯磨也不踰尋丈之閒不匱一夫之力曾無崇朝之久而可給千人之食如是則騎馬不用麥城任堅農夫力穡知者圖焉故君子役其智小人享其利萬爲一鄉之賴豈止一家之事賈生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孔子觀於川流莊生監於止水因事會理是謂道紀況夫維爲九州之沃壤涵乃八水之上游樊杜引其吭豐鎬泄其尾壽山架其表崇岡固其裏空淡烏沒木老天深凭高四顧騁望千里其地產則動植飛潛充牣甘美亡所不備大府取之而不竭陸海探之而無底其人物則有漢唐已來韋杜二氏軒冕相望園池榭比逍遙公襲慶而鄭尚君卿鑿山而引水韓退之之西鄰鄭都官之北鄰參以太白忘機般縱賤將代之層遷顧風流之未弭未有一叟扶杖來止非爽非惠不農不仕或釣或弋翱翔徙倚鶴髮鮐背頹然而已矣

補遺　晉愍帝建興元年劉曜攻陷長安入外城焚龍尾及
諸營還屯逍遙園四年曜攻陷長安外城晉麴允退
守小城今按故築止有大城二重長安志亦不云有小城
惟數帝王世紀曰漢初置長安城本狹小惠帝更築廣大
以是面惟恐初置者爲小城惠帝所築不是外城郎今故
城是也但恐弋營是其遊不有耳不然豈有王者之御集
外郭也又長隻城門名多青後咢恐亦有內城門名後世
不詳併猜爲一城也前以知之志者宮中門汁門巳苟陵
曰春王門民曰東城門其外郭曰東節門兩京城亦曰經
城道營郭郭是其一謗駿又所引漢勢儀及都郭志說處
城里數處必有豫宇　龍尾當退之詩亦曰經南曉望歸
龍尾近曰龍尾坡長安地名今案龍首田頭入渭水其尾
則與杜陵諸原相去不遠矣　追遠闕志載其名見於城
秦西蘗時以言史言前世巳存見遐但不古其處郭天雖
謂今圭嶂草堂是也于以虞字捕之恐當在產水之東
又志書記都長安有內潢及符符賊舞則闕庶皆有宮闕
然劉畢亦書十年史柄曜作鄠明等宮及壽陵周四里後
依衡陵制度志則不書令雜不知其處豐有有亦當知之
晉愍帝時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
案漢史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其論
予矣杰猶不史爲盜所補犬有有封樹之述者豈信其俗
而亡物哉且所謂得金帛多名豈泉帝不能盡建武帝之

謂或杜陵二陵所有不可知也　并之諸陵亦皆遇盜發
乾陵傳定豈偶探秘盜不知之也今其西北有大溝入謂之
黃巢溝其發時掘也俗又云乾陵之上人有蔚夫戲撥海之及
取其瓦石者時有靈響或別有他路往往有驗者夫武氏之
感靈赫一射白世之尚能警動柄臨人卿下　余既爲秦陵狀亦因閱史記具列
秦先君葬所其所在地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大槩不出
秦雍之域也其可知者闕志亦不盡載其不可知者今所
在無名之冢又安知非是耶今敘史記所載以補志之闕
且見余言之不妄云襄公文公葬西垂（今始立國在岐之　內今隴西之西縣）寧公出子葬衙（馮翊有衙縣記曰寧公徙居　中陽陽內出日郡之下陽）武公葬宣陽
聚東南（紀云葬雍平陽初以人　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德公宣成公葬陽繆公葬
雍（皇覽曰冢在橐泉宮祈年觀　下從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康公葬竘社共公葬康公
南桓公葬義里丘北景公葬丘里南（一作　僖公）畢公葬車里北
（卽哀　公）夷公葬左宮惠公葬車里（一云簡公　子葬陵圖）悼公葬僖公西
城雍龔公葬入里（一作八里懸案乎者二十石家之名今　移里正在長安城中又引見名者恐未）
（有相　近者）躁公葬悼公南懷公葬櫟圉氏靈公葬悼公西簡公
葬僖公西出公葬雍獻公葬囂圉孝公葬弟圉惠文王始
都咸陽葬公陵南武王葬永陵（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　安陵西北畢陌中冢是也）
（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今案成　陽圖畢有周文王冢以是考之則是秦武王冢矣）昭襄王
葬茝陽（今霸陵也在鄠以內皆立陽　紀又云立人丘弟山陽縣山）孝文王葬壽陵莊襄
王葬茝陽（今東門外呼韓　生冢者是也）始皇葬酈邑（裴蘇家　亦丹焉）二世葬宜
春（紀曰以黔首葬二　世杜南宜春苑中）
秦苑御史宋宜之嘗於阿房故基得一古尺長二尺許高
廣六七寸正方漸殺如斧形宛然若屋狀竪厚如白石陽

隆邃作繩疏其相接處亦有筍距如今瓦但朴素耳長安
古迹此類甚多但不得盡見也

長安志圖卷中

長安志圖卷下

目錄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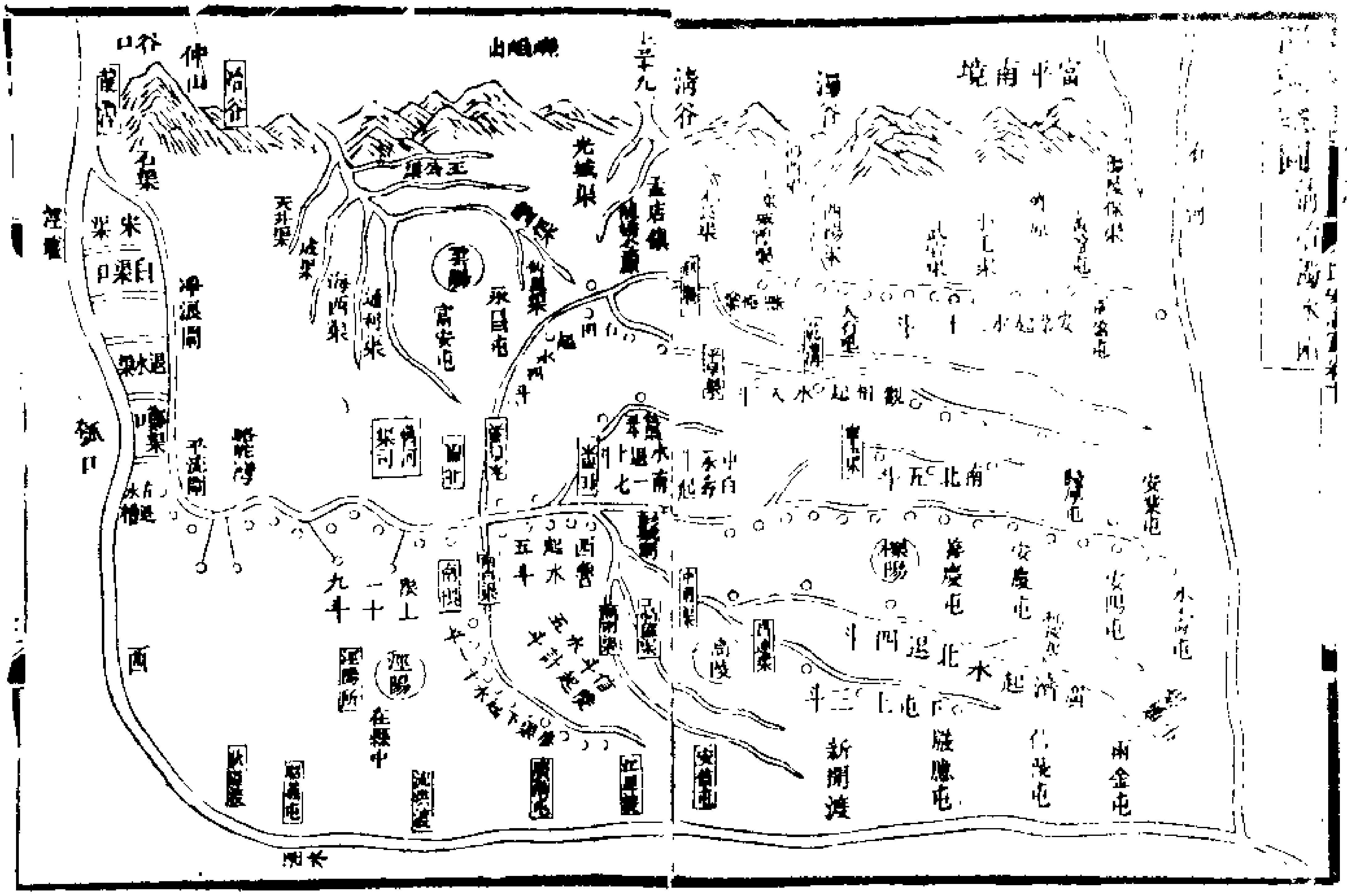
涇渠圖說序　涇渠總圖
富平石川溉田圖　涇渠圖說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建言利病　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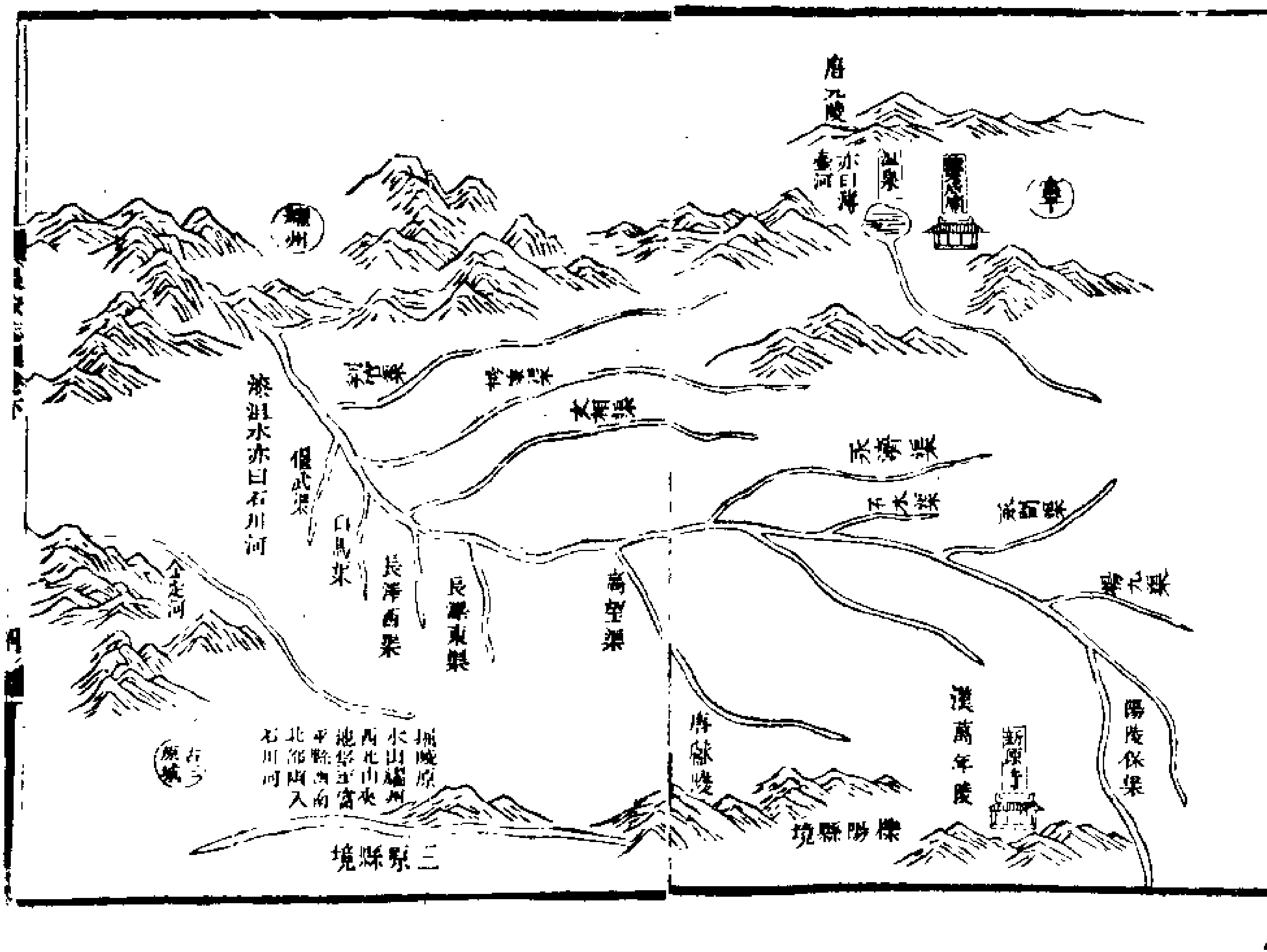
涇渠圖序

古者因井田而通溝澮勸播殖以盡地力陂澤之利其防
於此乎太史公作史記而書河渠自時厥後術智之士能
以水利利民者代有人焉關中自秦鄭國鑿涇水溉斥鹵
之田爲沃野民賴其饒者二千年國家因前代故迹渠石引
水注堰鬬以贍民疇廣屯田以助經費設官分局如古郡
守刺史職甚重也然而日久法禁弛而人弊滋典守者或
不知其所事積習循玩使古人良法美政幾乎熄矣走年
二十餘從先君宦游於關中已知涇渠爲民利害而未識
其詳也後三十年遂備員御史甫至興前祭酒李公惟中
今爲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每以撫字爲念嘗刻涇水爲
圖集古今渠堰興壞廢置始末與其法禁條例田賦名數
民庶利病合爲一書名之曰涇渠圖說索而讀之信乎其
有禆於治也嗚呼其知恤哉夫苟其職而不知其所以爲
職非智也知其職所當爲而不爲之非仁也今也食君之
祿治君之民邈焉如視越人之肥瘠而反擅剝之暴戾之
豈士君子之心哉因書其端以諗夫從事者至正二年冬
十月日奉訓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桂隱必
申達而序

圖說目錄（圖說本長安志圖之下卷也以其言涇　渠利民爲大故自爲一編書凡六篇圖二今列其目以便觀者）

涇渠總圖　富平石川溉田圖
涇渠圖說　渠堰因革
洪堰制度　用水則例
設立屯田　建言利病
總論


富平南境
仲山
治谷
清谷
光城渠
五店鎮
富安屯
承昌屯
涇陽
高陵
新開渡
安樂屯
南金屯
在縣中


溫泉
白馬渠
偃武渠
長澤西渠
長澤東渠
高望渠
漢萬年陵
陽陵保渠
頻陽縣境
三原縣境

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

四曰豐利渠宋大觀中詔開石渠疏涇水入渠者五尺下與白渠會溉七邑田三萬五千九十餘頃豐利渠口又在白渠之口所謂豐利者是也今有宋資政殿學士侯蒙撰碑具存其文略曰

大觀元年閏十月主客員外郎穆京奉使陝西既復命以白渠歲罷民堰水起十月盡次年四月其間水齧堰與隄防圮壞溉田之利名存而實廢者十於八九得獻說者宣德郎范鎬鄜州觀察推官穆卞以謂熙寧間嘗命殿中丞侯可自仲山傍鑿石渠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泉會下流合白渠鳩工自熙寧七年秋至次年春渠之已鑿者十之三當時以歲歉逸役今其蹟可考案舊蹟而道建瓴之勢因民心而興萬世之利易若反掌乃詔本路提舉常平使者趙佺與獻說者相地計工二年七月詔可俾佺董其事經始以是年九月越明年四月土渠成下廣一丈有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形之高下袤四千一百二十丈南與故渠合計工六十一萬七百有畸越明年閏八月石渠成下廣一丈有二尺上廣一丈有四尺深視地形之高下袤三千一百四十有一尺南與土渠接又度渠之北視其勢高峻留石僅三丈截隄實以防溉水計工四十九萬八百有畸九月甲寅疏涇水入渠者五尺汪洋渝駛不捨晝夜稚耋驩呼所未嘗見凡溉涇陽醴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邑之田總二萬五千九十有三頃異時白渠所溉不過二千七百餘頃歲以八月屬民治堰土木一取於民費以億計夾渠之民終歲翹間然望水之至不可得而輸賦如平時民以是重困是役也費不煩民因民之利工乘成臣穆京適帥秦鳳上道京師視役且撫問官吏給賜工師緡錢遠方知上之德意明見萬里鼓舞趨役不日而成鑿山堙谿民不告勞既奏功上嘉之詔賜名曰豐利渠

開修洪口石渠題名記布多闕字節略其文永興軍耀州六縣民田舊資白渠溉之利歷時已久淤淀渠低渠勢高卬不能取水適歲八月六縣令率夫數千築長利起巨堰壅水入渠至明年四月去壅所溉田財二千頃然堰成輒壞或數月壞故費修之功要爲文具而民無寔利大觀元年今秦鳳路經略使穆公侍郎京以太府少卿出使陝西宣德郎范鎬承直郎穆卞因言開修洪口石渠之利穆公具聞于朝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公佺被旨相視具陳可成之策朝廷從之遂命趙公總護渠事初議鑿石與涇水適平然後立堰以取水趙公謂立堰當爲遠計適使渠深下水面五尺則無修堰之弊而利博且久既終功凡石土渠共七千一百一十九尺石渠北自涇水上流廣山尾南與土渠接初料一千四百二十五尺其後土石接處發土見石通展一千七百一十六尺通計三千一百四十一尺上廣十有四尺下廣十有二尺淺深隨山勢其最深者三十八尺分隸六縣會工四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三料工之始視石之堅柔定以尺寸爲工其下石頑攻不中程乃增工二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凡石渠之工總四十九萬八百六十六元年九月工興四年九月畢土渠北自石渠口東南與故渠接初計六千四百五十九尺而所展石渠既已省一千七百一十六尺其後接故渠處土雜沙石旋治隨壞度不可持久迺卸其石關橫渠二百尺與故渠合地脈堅實功倍而徑又省舊所治渠九百六十五尺實計土渠三千九百七十八尺上廣五十尺下廣五十八尺淺深隨地形其最深者七十五尺分隸六縣會工二十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內涇陽三原高陵所隸有石礀纏土下厚或一丈或七尺八尺迺損土工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一而增推鑿之工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九凡土渠之工總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四二年九月工興四年五月畢渠成惟石渠依涇之東岸不當水衝迺鑿渠口爲工入水鑿二渠各闊一丈南渠百尺北渠百五十尺使水勢順流而下又涇水漲溢不常迺即火燒嶺之北爲橫下因石爲二洞曰迴瀾曰澄波限以七尺又其南爲二洞曰靜瀾曰平流限以六尺以節湍激渠之東岸有三溝曰大王溝小王溝又其南曰透槽溝夏雨則谿谷水集每與大石俱下壅遏渠水迺各即其處鑿巖陷木爲柱密布如櫺貫大木於其上橫當溝之衝者兩岸鑿石則水由而下大石盡格透迺之口與石櫚接如此已無慮餘二溝則鑿渠兩岸比大木覆口口溝水入於涇石櫚者石壓迺中上下皆上不北一處其常溝口者水從下過空如棚狀今所謂橋者是也大王溝小王溝叢棚溝三溝皆在合自渠次北來壁刊蒸之東其溝皆從東來橫衝渠身開渠之將溝上二溝下黃穿斷推透借溝至渠上過有石棚渠水流於棚下畢雨則水石從櫓上通流入渡河櫚二二溝水石皆落棠中故富將樹木爲口以抵大石而砂蝶而人渠內至前金時有王築剩姓者始爲一溝人禦之處情雨石橋於匪水上使與溝口相接其制橋上於高中供一如楯狀若遇溝木條漲砂石皆從上過鋒人渠河而渠方兒石無之悉乔人猶呼日濮木楢又其東月十里曰樊坑當曰渠之南岸其北直大溝水暴則岸與渠流俱潰決之則渠不能容而下流爲川患迺疊石爲渠岸東西四十尺北高八尺上闊十有七尺其南石尾相銜而下四十尺瀉水至則渠之所受滿其堤而止其上泄餘水以注坑中與涇合土石之工畢於是乎導涇水深五尺下寫三白故渠增溉七縣之田一晝一夜所溉田六十頃周一歲可二萬頃大觀四年九月朝散大夫專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都大提舉開修石渠飛騎尉蔡溥記

本朝至大元年承德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王琚建言於宋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今用之

元料渠長五十一丈闊一丈五尺深二丈沅案元史河渠志作闊一丈深五尺計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已開一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六工五分未開九千四百五十三工延祐元年興役後至元五年沅案宋史河渠志作五年書訖渠成延祐元年至三年先開一十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九工四分至元三年再開四十四百零二工一分五年兩閘一萬五十九百六十五工是年秋故堰王新渠口堰水入渠琚字神毅廣甯鄭平人登吉未堰行去歲後再佐晉之

諸渠至元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準奉大司農司劄付呈準中書省劄付先後講究定條畫使水法度內一款節文此後文案此皆低行大宁者之自古以來有治瀾谷石川金定薄臺等水并耀州三原富平鄜州管下淳化縣行流河水俱係灌溉田不於民久利之事准令河渠司官管領監授節制每渠直渠長一名依涇水例論給申破水直

案長安志涇陽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醴泉七縣皆涇水所溉之地今惟涇陽高陵全被涇水之利其雲陽

北境高卯涇不及今引岸谷水西北 [illegible]

三原 [illegible]

櫟陽 [illegible]

武功 [illegible]

長安 咸寧 [illegible]

洪堰制度

聖朝因前代故迹，初修洪口石堰，[illegible]

西長八百五十尺，每行一百零六條，計十一行，闊八十五尺，總用囤一千一百六十六個。

照得洪口往日水擊西岸渠口，在東勢直衝，堰故常吹去。今來役擊東岸白癸巳年創立渠堰，每年增修云云。

囤行廣窄委是堅牢，雖遇水漲止是衝破，能口或捲去堰上石頭，或吹損囤口，或衝透囤腋，故每歲增修及淘。

若渠上下泥沙入功不貲，又舊例水軍二十人看堰，今議得令各縣差富實人夫二名，五縣計一十名看堰。若有微損即便補修。[illegible]

石渠下廣一丈二尺，上廣一丈四尺，上渠下廣一丈八尺，上廣五丈，深視地形之高下，渠岸兩邊各空地一丈四尺。

舊例岸兩邊無得當欄遮水道徑 [illegible]

立三限閘以分水，凡三所：三限閘其北曰太白渠，中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太白之下是爲邢堰，邢堰之上渠分爲三：北曰務高渠，南曰中白渠，彭城閘渠分爲四，注北曰中白渠，其南曰中南渠，又其南曰高望渠，又其南曰[illegible]南渠。中南之下其北分者曰倉波渠，其南分者曰昌連渠。渠岸兩邊各空地八尺，凡渠不能用水則改而通之。

照得三限彭城兩處砦五縣分水之要，北限入三原、櫟陽、涇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illegible]分水時官令各縣正官一員親詣限首堰同分用，庶無偏私。若守閘之官不應或乘起閘一寸，即有數微餘水透入別縣，甚可關防。[illegible]

立斗門以均水，總爲斗一百三十有五，渠岸兩邊各空地五尺。限上斗門十九 [illegible] 南限斗門十二 [illegible] 中限斗門十 [illegible] 北限斗 [illegible] 門二 [illegible] 務高斗門五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 阜 [illegible] 中白斗門十 [illegible] 中南斗門十五 [illegible] 高望斗門十一 [illegible] 昌連斗門十一 [illegible] 析波 [illegible] 凡水出斗各戶自以小 [illegible]

渠引入其田，委曲必達。

舊例仰渠司正官預爲修渠，砌壘斗口，使無壅滯。

又體知得人戶偷開斗口，故使渠岸頹毀，望令溫水偏入其地，亦有懶墮不肯修理，仰巡監官斗門子預爲催督利戶修理渠口，或令有砌木閘，無致損壞透漏費水。又如遇開斗從田渠司差人監運木頭，務在使水，如有違犯即便申報。

退水槽

凡遇漲水泄以退河。

邢堰 [illegible]

凡修渠堰，自八月興工，九月工畢，春首則植榆柳以堅堤岸。

年例先於七月委差利戶各隨地面開淘，應干行水渠道須管行水通快。

又每遇春首令各斗利戶，逐其地面廣栽柳榆，以堅堤岸，既立當時修理，及禁諸人不得砍伐。

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徼，以百二十徼爲準，守者以度量水日具尺寸申報所司，憑以布水，各有差等。

舊例三限并石囷兩處係關防分水，禁限五縣各差監戶一名，與都監一同看守，限日每日探量水深尺寸，赴司申報。[illegible]

用水則例

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

舊例仰上下斗門子預先具狀開寫斗下邨分利戶種到苗稼，赴渠司告給水限申帖，方許開斗，上下斗分水 [illegible]

水時須澆過苗色頃畝申破水直違時者斷罰斷遣

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住罷

照得十月一日放澆夏田三月澆麻白地及秋白地四月止澆一色麻苗一遍五月改澆秋苗今渠司舊例五月澆秋每夫三十畝此時麻正佃澆秋苗亦渴仰水人戶計其所利豚重口苗將水分澆不可好不係一色輒便斷罰深爲未便議得各人合得水限於內分用又不過其所限雖非一色苗稼合從民便以厚其利

又舊例驗工合澆麥苗秋禾頃畝間遇天旱可澆者不得使水不須澆者却令使水如此澆溉妨慢不便今後驗合澆頃畝如不過元數從民便使水毋得因而多澆如違斷罰

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一（今實溉一頃八十畝）

照得舊日渠下可澆五縣地九千餘頃每夫一名澆地一頃三十畝自十月一日入水澆田至七月十五日住罷方才周遍即今五縣地土亦以開遍大約不下七八千頃所起人夫一千五百名每夫澆地一頃七十畝計地二千五百餘頃亦是十月入水七月方罷以此較之則所澆之地實同而入官之地數即少明見其餘地畝每歲上隄貧暗渠斗人吏盜用澆溉事發陷罪民甚苦之又切知人民數多一家之地多者不過一二頃少者或十畝故一頃二十畝爲限服夫一名以此計之則上戶之家不過二名下戶或三戶或五戶出夫一名今日地廣民稀難同此例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頃至五頃雖小戶不下一頃有餘是故人民畏其夫多將地盜澆日罪致罰援昇相繼議得不若全夫一名依前限一頃三十畝夥則加地一倍止出夫一名添給其水如此加倍則民雖少亦可撫往日人戶三分之二實如有盜澆俱地不管嚴行斷罰

又舊例每夫一名計澆田夏田一頃三十畝秋田四十畝其一頃七十畝議得今地廣人稀若依舊例其水有餘中間不無巡水之徒令無夫之家買水澆溉今擬令人戶更不增添夫數每夫一名令澆二頃六十畝庶望革去買水之弊

又人戶合澆田禾頃畝照依舊例驗工輪番使水各斗下若有在前不出夫役使水之家今後無得使水監澆官斗門子人等看循與水者依例斷罰

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輟功

舊例各斗分須要從下依時使水澆溉了畢方許閉斗隨時交割以上斗分無得違越時刻又使水屯戶與民挨次自下而上溉田

又體知得用水之家多使驅丁看水至冬月澆田遇夜避寒貪睡使水空過至明却稱不曾澆溉違由時枉費水利合行嚴加斷罰

又五縣行使口水斗門舊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放澆却因地形高低不等累經洪水吹滌渠深地高在前官司權令打立截堰放澆今來體知得其餘斗分不提公法屯利人戶將地不盡實報倚仗人衆擅上築打死堰將下次利戶合使水直改斷恣意放澆直至夜深却將水直分撥下流已下利戶不曾隄備以致泛溢澆過不應地畝或還入河底致水利議得除本深地高必用倒堰斗口比及定奪以來權且依舊外據其餘斗分務要依例自下而上挨排次序照依元供地畝合澆水直放澆無得似前打立截堰縱意多澆違者斷罰（渠五縣之地本皆斥鹵與鄭渠絕異必須常澆不然乃一歲如失灌溉鄰降終亦不成甚用澆渠之例一日而不河屬地也）

請違害禁作姦弊者斷罰有差

照得大司農司元定若有違犯水法多澆地畝每畝罰小麥一石至元二十年承奉官尉司劄付犯水人戶有做夫之家亦有不做夫之家議得如係不做夫之家每畝罰小麥一石與工利戶每畝五斗至元二十九年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講究得違犯水法不做夫之家每歲減半罰小麥五斗與下利戶每畝二斗五升外據犯罪每畝笞七下罪止四十七下又案舊例凡攙越盜用渠岸修築不牢澆溉不應地土渠吏藏匿不申及斫護岸樹木無故於三限行立者皆有罪罰

設立屯田

庚子年八月欽奉聖旨以梁泰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據梁泰奏告京兆府有舊來三白渠兵革以來渠堰缺壞地土荒廢陝西人戶雖有種蒔不得水利稅賦不敷軍馬用度修成渠堰每畝可收一石（庚子元係太宗皇帝十二年）奏奉（聖旨）準奏仰梁泰就帶元降御前金牌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直隸朝廷

至元十一年初立河渠營田使司安置屯田二十八年改屯田總管府

是年九月十五日奏過事內一件節文安西府延安府鳳翔府這三路在前交軍立屯來根腳裏這軍每不是額定的正軍行放都府怜併將分幾處教來上年省官人每奏了這軍交依舊爲民來若是這軍每散了呵屯田的勾當待將的勾當誤了也者這軍每雖交做民呵只交這的每種田不交罷阿怎生麼道也先帖木兒等京兆省官人每奏將來那般者麼道聖旨有來立屯田府的勾當裏三箇路裏合立三處營田司衙門休立營田司立一箇屯田總管府衙門委付着好人管着屯田的勾當中也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欽依施行準此省府照得營田司已經革罷即將元管戶牛地土額辦糧草已未送納及懸千不了事件交割外據六盤迤東彭原等處元係放都接應軍人數爲民屯比及別行設官以來恐誤合辦糧草擬令元管屯田千戶時暫約鈴管辦（皇慶元年再內予元十年創立屯田於各縣 交參總府下戶內營屯田至元二十一年奏 過事內一件在前軍站下戶放罷收係屯田）

設官四員

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凡二官銜內並帶兼渠司事行文仍止稱屯田總管府 爲本府兼渠事同知事兼渠司事）副總管一員同知一員

首領官三員

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按牘一員吏譯人等二十五人（通事一人譯史一人書吏一人司吏四人都監一人奏差四人）合千一百五十二

人右守洪口閘槩夫一十名看守渠堰三十名閘口水匠人夫四名看守採量彭城限水則人夫二名猪字雍兼人夫一名分保水匠斗門子一百二十五名

司屬五所

終南渭南涇陽櫟陽四所各設令一員[illegible]平涼

所本府法擬正副提領各一人

屯四十八終南九屯懷教屯熾屯忠力屯曲泉屯樂成屯利壽屯本上屯安化屯

渭南一十六屯[illegible]

涇陽九屯[illegible]

平涼五屯[illegible]

深水石川虎戢

戶四千八百九十□地五千六百六十四頃一十二畝六

分三釐八毫內除閑地一千六百八十七[illegible]七畝二分七釐八毫

農器二千二百三十三副八分五釐牛二千一百零九

具一隻九分[illegible]除地二頃納粟小麥二十石[illegible]

糧至大元年尚數九萬三千六百七十九石二斗九升一

合六勺草三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束四萬五千九百二

十秤

至正二年實辦糧數除僧免事故逃亡等戶外七萬二千六百五十

九石七斗八升二合二勺四抄大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五石二斗零捌合

小麥二萬六千六百八十二石五斗一升八合七勺八圓[illegible]

建言利病

承務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言洪口之利始於秦水工鄭國於仲山之下鑿引涇水首起瓠口尾注于洛溉田四萬餘頃至漢大始中水利廢壞趙中大夫白公因其故跡徙開渠口於上流首起谷口尾入石川以注于渭降及隋唐以至仁宋其利又廢大觀中又於小龍潭之上復鑿石土渠數里疏引自來之水入渠五尺賜名曰豐利渠迨今二百餘年其利漸少至大間沅案宋史河渠志云三年監察御史王承德建言於豐利渠北開鑿石渠長五十丈歲月已久春水漸少入渠之水既微則渠堰勞而民利寡於是考古今求利之路蓋因河身漸低渠口漸高水不能入是以公私咨不繼於鄭渠獲利不得不開於白公之渠由今勘利渠口去水又已漸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爲功若不增治豈惟漸失民利慮恐日就湮塞迴因巡歷至縣親詣新舊渠口一一相視逐探衆論斷以管見苟欲其利溥博其流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開洞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選委得人不當惜費今將所說圖本具呈憲臺照詳施行　一相視得鄭渠起於瓠口今騎驢橋西北是也上至白公渠口二千七百餘步白公渠口即今小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豐利渠又上至王御史新開石渠五十六步已上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漸高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一丈三尺相懸如此雖欲不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渠未開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囤堰水計用囤三百八十箇高一丈有餘費役甚廣而水益艱澀是以王御史乃於上流穿鑿此渠止用囤一百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然其底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囤堰厚止三重河流深處囤之高者乃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立捨擋以爲固也今涇水有賊文捨石壁猶存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詢諸衆言皆言新石渠起於山腳地勢高於接流其底既比元言猶有三尺未開宜與以鑿渠底通行計料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囤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囤但比本高五六尺則渠受水之多不言可知宜計料堰廣狹新囤高下則今三重之上截作九重囤與既低且厚縱遇小漲其於囤上漫流而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囤壞亦不妨自然入渠之水此法之外無以復加　一相視得舊閘二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中間元用退水者槽至今見存其當槽去處上離宋渠四百四十九步離新開石渠五百五十□□□□□口退水槽近上三十餘步渠深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閘以備洶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於任罷流用之後水既無用遂開此閘乃退渠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水之小或淨浪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漏漫渦水併下兩閘以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安可廢而不行近年以來渠岸崩摧民漸失利擬合將二閘修置以時開閉則渦泥不得入渠穿渦之下可以減半又淨渠相離新渠窵遠濁水入渠必至淤澱宜將此閘移於渠口近下一二十步安置　一相視得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穿掏兩岸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高岸開爲通道名曰鹿巷凡穿掏泥沙由鹿巷運於岸外近年以來掏出泥土填滿鹿巷只於岸上堆積或於霖雨其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費力殊爲累年堆積以至太多是以爲難此皆有司因循姑息之過也起夫穿掏妨農病衆甚爲可憐擬合於農務未忙天暖人閑之時差遣五縣人夫將鹿巷開至平地搬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亂閉岸巷假以歲月積土漸除渠道自通人力既省官政亦簡民之受賜胡可勝言　一漢之鄭白宋之豐利功大而利久者由其委任得人不惜財費故也今自王御史建言以來三十餘年而工尚未成者原其所自實由選委不當有所靳惜不能成爾今欲開鑿前渠復修兩閘監督之官宜當遴選工食之給不可吝惜自古及今爲經久之計者不計重費成非常之功者惟在得人今詳此功勞費雖廣可以永遠擬合擇選諳曉水利練達時宜廉幹官員度宜優給以成久利之功如其不然將見五縣之民日趨窮苦屯田之說亦爲虛設況今石渠已至仲山石腳更無開展去處若更不成是使二千年歷代養民之利一朝而廢豈不痛哉所以行省必合選官與治毋惜小費明立賞罰使有懲勸然後事可集而功可成也

雲陽人楊景道嘗論涇水之善一則民苦渠堰之勞費獲灌溉之利二則限畝法弊論次不明致使小民勤劬

刑憲卽欲上言未果爲采其說以附于左其略曰至元九年至十一年二次準大司農劄付勸農官韓副使暨用朱太守等官二同講究使水法度王準中書省以爲定例雖其節目若有未詳然其大綱固已條舉其後改立官府至元之法漸以廢弛水法壞亂多寡不均如以闗堰疏濬渠道淺並水郵微少夫役聚重斷罰相繼使涇水之利反爲河北之害今略與二以明其弊 一至元續議捉令人戶依上年額定夫數更不增添每夫今澆夏秋田二百六十畝庶望革去賣水之弊切詳所議寬限之法如此明白不見遵依今欲舉行宜將二頃六十畝之數停分三次兩月一遍每次放澆八十七畝不限名色自今歲十月爲始至來年五月澆八箇月若其渠堰如法水流不斷可以澆溉四次前二次已及元限後一次爲澆秋苗如是深水大小不一隨積相繼可復澆溉則遠近貧富均獲水利矣 又水例云渠下可澆五縣之田九千餘頃以今屯利人夫一千八百名計之絕多補少每夫一名爲田五頃舊利一名限澆五頃七十畝是二分之中盜澆者常有二分是以人皆犯法動觸刑憲故至元寬限作二頃六十畝則明澆者一半而不及者尚有一半其法雖未盡善而猶勝一頃七十畝之少今以渠水計之全水一百二十徼二分去一爲八十徼一晝夜可澆田六十餘頃自今歲十月爲始盡來年五月計二百四十日可澆一萬四千餘頃假使開啟渠堰便利致使水及百二十徼全數則一歲所澆又不止是今論者皆以卽今水小爲難殊不知今日水數亦不下八十徼實全水一歲每夫可澆一十餘頃今吏歲作六十徼一夫猶當澆田五頃限以二頃六十畝豈可謂太多乎若太立限太寬倘遇天旱迅水有力者恣意多澆貧者遠水者愈不得則故就一頃六十畝爲限□雖多亦可周遍水大則必加倍況今既有兩限分□□法又有交承時日之則水小則拘限而能均水大則有贍日民得盡利此誠得中正不二之良法推行而不相悖者也 一各斗下利戶澆田既無先後排輪之次亦無各家合使日期惟以畝數爲限或遇天旱民急日前之利遂限多澆欲盡斷罰則傷百姓若不嚴禁復不能均又先開十分多占月日及增澆洩今得其利前後十分往往過時失誤歲計一歲之中水不過一二次水限畝數亦少合今每水頭一道十日庇處驗各斗人夫多寡分定合開日時六十日內須要周遍仍令人戶供報花名地段頃畝見數置簿該寫合該水程日時須要自下而上惟渠澁岸高者別爲區處官及斗門子各收一簿永爲定式憑驗使人知某日爲某邨之水某時爲某家使水之期自然不敢技越易避而難犯矣 一限首限同分水其法今亦廢弛故五縣水利不均蓋洪堰計用人功而成理宜驗夫用水但地理遠近不等渠道懸絕不一分水之時斟酌增減斯於均平可也如北限居南中限懸當增北限而減中限涇陽近而櫟陽遠當益櫟陽而損涇陽仍將各渠定有夫數各限應得之水隨水大小議爲則例刻之日石立于限首庶使官吏將來有所憑驗易於舉行又驗夫二分與合得水程徼數更如管日分作一迴輪者流溉庶可與其餘水頭一齊周遍民免爭水之罪矣又如白渠水小之時宜將限工且中限備石止住總下縣先澆候水大之時將閘下水俱并開一十或三十日補之故限日有志水有古語云水利有人上限上開之上水例有人腰限上不得澆閘

前人規模之大方也

經渠總論

經水出安定郡岍頭山西自平涼界來經邠州新平淳化二縣入乾州永壽縣界下有餘里皆在高地東至仲山谷口乃趍平壤是以於此可以疏鑿且溉五縣之地夫五縣當未鑿渠之前皆斥鹵磽确不可以稼自被澆灌遂爲沃野至今千餘年民賴其利但經劫鑿之時與河中勢無甌窳歲月激蕩河低渠高遂不可用雖白公趙侯繼之於後終亦不能久者蓋仲山洪口萬嶺環複兩崖劃斷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爲石堰其怒愈甚土石不受不得不崩今其下有小龍潭其深不測是水激射而成也河既漸下渠岸自高所灌之田日復淤閼雖强舉遏堯無長策今新石渠已迫山足又高三四尺矣苟不可存千載之功誠爲可惜抑嘗考夫涇之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猶或不知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之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鍵石伐木掘泥壘土入水宿國不測（[illegible]）十月引水以溉來歲入秋始罷又復就役寒暑晝夜不得稍休（[illegible]）而望闕私斂摧枯之勞猶不與焉加以官府督責勞年此所係約限禁坰府尤甚近年水嘅艱澀所潤益寡分爭訟鬩姦弊百出究其委曲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與其利以免勤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illegible]）嗚呼夫韓本欲疲秦人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是言之爲之柰何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使西門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爲之吾知其有不患者矣當今之時必欲繼疏鑿之功復古人之迹使千百世永永而無敝者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奇偉如若人者哉

長安志圖卷下終

長安志卷第一

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判尚書禮部侍郎常山侯宋敏求撰

經筵講官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畢沅校正

總敘　分野　土產

土貢　風俗　四至

管縣　戶口　雜制

總敘

京兆府（治萬年長安二縣）尚書禹貢雍州之域，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又古豐鎬之地，周文武之所都。毛詩曰：作邑於豐。又曰：宅是鎬京。（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武王作邑在鎬京。）漢書曰：文王作豐（師古曰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世本曰：武王在鄷（杜預左氏傳注曰豐在始平鄠縣東。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史記蘇秦說秦孝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外有洪河之險，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此天府也。又曰獻公從居櫟陽，孝公用商鞅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至孝公始都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間是謂關中之地，東西方千餘里，南北近山者相去一二百里。南山自華嶽西連秦嶺終南太白至于隴。北有高陵平原，南北數千里，東西二三百里，西接岐梁……八川）。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封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興平縣）；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陳古，取河華之閒為塞耳，非桃林……）；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謂之三秦。漢高祖元年，更雍州為渭南郡。五年，高祖在洛陽，從婁敬說始都之（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九年，罷渭南郡，復為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沅按分左右內史，地理志以為武帝建元六年，百官公卿表以為景帝二年分置為是）。三輔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又置三輔都尉，中輔理華陰，左輔理高陵，右輔理郿，兼三都尉，亦曰六輔（沅按新官簿曰三輔典其境理人，與其衛同而俱在長安城中，又置司隸校尉，三輔咸隸）。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沅按此朔本傳文而書數字本書此例最多）。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史始元年，三輔各復其舊。光武都洛陽，以關中地復置雍州，領縣十，尋罷，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曰陸海。遂徙都長安。魏文帝分河西為涼州，隴右為秦州，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省司隸，於長安置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始平、北地、新平七郡，州治京兆郡。惠帝永安元年，張方劫帝幸長安。光熙元年六月，還洛陽。懷帝之後，劉聰、劉曜、石勒、苻健、苻堅、姚萇相繼竊據之。勒復置雍州，健置司隸校尉，堅分司隸為雍州，分京兆為咸陽郡（晉書載記作常安）。萇孫泓為劉裕所滅。東晉復置雍州及京兆郡，尋為赫連勃勃所破，遣子璝鎮長安（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俱作），號曰南臺。後魏太武始光元年，破赫連昌，以其地置秦雍南秦三州，雍治京兆，秦治天水，南秦治伏光。雍州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五郡三十一縣。京兆郡領縣八（長安、杜城、鄠、山北、新豐、霸城、藍田……）。孝武永熙三年，自洛遷都長安，號西魏，復置京兆尹（後周明帝二年六月分長安為萬年縣，改雍州刺史為京兆尹）。後周興，隋因之。開皇三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一里，遷都龍首川，改京兆尹為雍州。大業三年，改州為京兆郡，統縣二十二。唐武德元年，復為雍州，以古雍州之地分為關右十二道。後改為關內道。三年，分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沅按新唐書志云以武功好畤盩厔及鄠州之鄠鳳泉置稷州，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分醴泉、秀石門二縣置泉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武功、好畤、盩厔來屬。十七年，廢宜州，以華原、同官二縣來屬。天授元年，改雍州為京兆郡。其年，復為雍州。二年，分始平、武功、奉天、盩厔、好畤等縣，復置稷州；分雲陽、醴泉、三原、涇陽、富平、美原等縣置宜州（沅按新唐書志云以永安同官美原富平置）。大足元年，廢鴻宜鼎稷四州，以始平等一十七縣來屬。開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城為西京，京兆府領縣二十二。十一年，置五十道採訪，為京畿道（沅按此二十一年舊本作二十二，三年五十道舊本作十五道誤）。正至德二載，曰中京。元年建丑月，停京名，尋曰上都（沅按元年）。（宋本有上元二字）自周秦歷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為帝都。天祐元年，昭宗東遷於洛，廢為祐國軍。梁開平元年，改府曰大安。二年，改軍曰永平。後唐同光元年，復為西京，府曰京兆。晉天福元年，改軍曰晉昌。漢乾祐元年，改軍曰永興。其府名皆仍舊。皇朝因之（所載皆用圖經舊文，按圖經所出蓋取唐梁舊言十道志）。

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在天官書，東井輿鬼為雍州之分，兼得趙魏之交。漢書地理志曰：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沅按地理志作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此蓋以律曆志參之），於辰在未，秦之分也。廣雅曰：北斗樞為雍州。尚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西河）。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言三水同）。荊岐既旅（旅謂祭也），可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二山也西）。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言原隰致功至於豬野。沅按地理志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為豬野澤）。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山名，言可居也，三苗之族大有次序……）。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近流所會）。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兼得禹貢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商都鄗，則雍州為王畿。及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按三輔黃圖曰：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西門一作西川）。故賈誼過秦論云：踐華以為城。又班孟堅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張平子西京賦曰：廣衍沃野，厥土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皋。

土產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利玉石，其人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漢書地理志曰：雍州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之下肥饒曰膏腴）。班孟堅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藍田美玉，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盩厔芎藭白芷烏頭澤瀉，三藝華原芍藥赤石脂礬）。（沅按此下疑有缺文）

土貢

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唐十道圖貢隔紗韈毡㲲草席酸棗仁地骨皮麩粉葛粉櫻桃紫稈粟（沅案太平寰宇記止有已上數種又鄭樵通志載十道圖貢止[illegible]地骨皮酸棗仁三種）大小麥麵晉天福中並停今止貢酸棗仁地骨皮充正旦庭實其外歲貢興平酥咸陽梨不列方物貨殖傳曰關中由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

風俗

漢志曰秦有四塞之固（沅按今漢志無此語亦敏求所意加）昔后稷封斄（音邰）公劉處豳大王徙郊（音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沅按一本作灌）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榦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錯（沅按地理志作居）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閭里豪桀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沅案已上地理志文）故漢時京輔稱爲難理又隋書地理志曰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爲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強者縱橫貧窶者窮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也春秋說題辭曰秦金精堅故秦俗亦堅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聰（[illegible]）白色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

四至

東至東京一千二百八十里 東至西京八百五十里 東至華州一百八十里
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里 南取庫谷路至金州六百八十里 西南至洋州（[illegible]）
西微北至鳳翔府三百一十里 西北至邠州三百[illegible] 北至坊州[illegible] 正東微北至同州二百[illegible]
西北至乾州（[illegible]）

管縣（[illegible]）

漢

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

縣十二

長安（[illegible]）新豐（[illegible]）船司空（[illegible]）藍田（[illegible]）華陰（[illegible]）鄭（[illegible]）湖（[illegible]）下邽（[illegible]）南陵（[illegible]）奉明（[illegible]）霸陵（[illegible]）杜陵（[illegible]）

左馮翊（[illegible]）戶二十三萬五千一百一口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二

縣二十四

高陵（[illegible]）櫟陽（[illegible]）翟道（[illegible]）池陽（[illegible]）夏陽（[illegible]）衙（[illegible]）粟邑（[illegible]）谷口（[illegible]）蓮勺（[illegible]）鄜（[illegible]）頻陽（[illegible]）臨晉（[illegible]）重泉（[illegible]）郃陽（[illegible]）祋祤（[illegible]）武城（[illegible]）沈陽（[illegible]）褱德（[illegible]）徵（[illegible]）雲陵（[illegible]）萬年（[illegible]）長陵（[illegible]）陽陵（[illegible]）雲陽（[illegible]）

右扶風（[illegible]）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十

縣二十一

渭城（[illegible]）槐里（[illegible]）鄠（[illegible]）盩厔（[illegible]）斄（[illegible]）郁夷（[illegible]）美陽（[illegible]）郿（[illegible]）雍（[illegible]）漆（[illegible]）栒邑（[illegible]）隃麋（[illegible]）陳倉（[illegible]）杜陽（[illegible]）汧（[illegible]）好畤（[illegible]）虢（[illegible]）安陵（[illegible]）茂陵（[illegible]）平陵（[illegible]）武功（[illegible]）

後漢

京兆尹（[illegible]）十城戶五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七十四
長安 霸陵 杜陵 鄭 新豐 藍田 長陵 商 上雒 陽陵

左馮翊（[illegible]）十三城戶三萬七千九十口十四萬五千一百九十五
高陵 池陽 雲陽 祋祤 頻陽 萬年 蓮勺 重泉 臨晉 郃陽 夏陽 衙 粟邑

右扶風（[illegible]）十五城戶萬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萬三千九十一
槐里 安陵 平陵 茂陵 鄠 郿 武功 陳倉 汧 渝麋（沅按[illegible]）雍 栒邑 美陽 漆 杜陽

晉

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戶九萬九千五百

京兆郡統縣九戶四萬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陵 萬年 新豐 陰槃 鄭

馮翊郡統縣八戶七千七百 臨晉 下邽 重泉 頻陽 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

扶風郡統縣六戶二萬三千 池陽 郿 雍 汧 陳倉 美陽

安定郡統縣七戶五千五百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 西川

北地郡統縣二戶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始平郡泰始二年分[illegible]統縣[illegible]戶一萬八千 槐里 始平 武功 鄠 蒯城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戶二千七百 漆 汾邑 [illegible]

隋

京兆郡統縣二十二戶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

大興 長安 帶郡[illegible] 始平 [illegible] 武功 鄠

盩厔 醴泉 上宜 [illegible] 新豐 華原 宜君 同官 鄭 渭南 萬年

藍田 三原 涇陽 雲陽 富平 華陰

唐

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開元元年爲府天寶元年領戶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二十一口百九十六萬一百八十八

縣二十[illegible]

萬年 長安 咸陽 興平 雲陽 涇陽 三原 渭

南 昭應 高陵 同官 富平 藍田 鄠 奉天

櫟陽 好畤 武功 醴泉 奉先 華原 盩厔 美

原 [illegible]

本朝

京兆府 [illegible] 七百二十

萬年 長安 鄠 藍田 咸陽 醴泉 涇陽 櫟陽

高陵 興平 臨潼 [illegible] 武功 乾祐

耀州 [illegible] 戶一萬七千八百二十

華原 富平 三原 雲陽 同官 美原 淳化 [illegible]

乾州 [illegible] 戶九千三百七十一

奉天 好畤 永壽 [illegible]

華州

渭南 戶五千六十三口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七 蒲城 戶二萬九百八十五口三萬二千五十五

鳳翔府

盩厔 [illegible]

雜制

開寶元年詔起漢文帝廟去霸橋鎮二十里景帝廟去中橋鎮十五里宣帝廟去巡鎮二十里今本府各移鎮就廟安置鎮將句當灑掃又周武王廟在咸陽縣郭下漢高祖廟去長安縣四里武帝廟去咸陽縣五里唐太宗廟去醴泉縣三百二十步諸宗廟去甘北巡鎮三里餘縣令主簿句當灑掃又周文王廟成王廟各去咸陽縣一十五里康王廟去咸陽縣六里秦始皇廟去昭應縣一十里後周太祖廟去富平鎮一十三里耀州唐高祖廟去三原縣鎮一十八里宣宗廟去雲陽縣鎮四十里今移縣就廟縣令主簿句當灑掃若令縣鎮遠者望委兩川斷令吏部銓曹應上任罷任令簡批上歷子如此則合縣官不得與官不批者仰銓曹勘同本州如廟宇不修殿宇損壞即依長安定格爲批例殿降其資若有[illegible]損壞並當議決罰勒停 [illegible]

長安志卷第一終

長安志卷第一終

初[illegible] [illegible]

長安志卷第二

雍州　京都

京兆尹　府縣官

雍州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爾雅曰河西曰雝州注自西河至黑水疏李巡曰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壅也晉太康地記曰以其西山之地故曰雍者名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閼也

春秋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殽阪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雍壅也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

春秋文燿鉤曰雍岐以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之野雍州也屬魁星沅按魁字當爲鬼

釋名曰雝州在四山之內雝翳也

應劭注漢書曰四面積高曰雍[illegible]

呂氏春秋曰西方爲雍州[illegible]

晉摯虞雍州詩曰於皇先王經啟九有有州惟雍於京之右上載興隴山苞岍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悠州域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內含岐豐周餘既沒夷穢未終莫不慕義焉俗移風

漢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沅按[illegible]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沅按初學記[illegible]字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京都

釋名云都者沅按釋名本作國城曰都都者此省三字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邑猶俋聚會之稱也沅按釋名本作邑猶俋也邑人聚會之稱也此省三字

尚書大傳曰十邑爲都

周禮曰四縣爲都又曰距國五百里爲都

春秋左氏傳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沅按左傳本作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春秋公羊傳曰京師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白虎通曰京都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或曰夏邑殷爲商邑周爲京師

帝王世紀曰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又曰天子所宮曰都

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沅按爾雅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邱李巡以爲邱之高大者爲京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邱也此以京爲非人力所能成是違合雅義用之

三輔決錄注曰京大也天子曰兆民

五經要義曰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王褒古今通論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美鄉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譙周法訓曰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爲太王以修德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卽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者也周道之端蓋自此始

史記曰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人推之輅音胡格反衣其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見上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成王卽位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張晏曰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言之上卽日車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沅按此文亦節字

又曰田肯說高祖曰陛下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絕千里所以能擅諸侯者得入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臨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

漢書曰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牧者也[illegible]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

後漢杜篤論都賦夫大漢之盛代籍雍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

祚缺於孝平傳代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四代歷涉也合二百一十四年北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德義而復盈道徵而復彰詔呂氏亂而文帝興自邑而帝廢而中興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宏麗可思可榮後漢已來無茲著明大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雁后稷封邰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鄷王居鄷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王所以衍功聦士角難之場也衍廣也謂函關內也

京兆尹

春秋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

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者正也大衆所聚故曰京兆秩一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與左馮翊右扶風是爲三輔理長安城中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

又曰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鉤距者設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次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沈案漢書本傳載廣漢及下敞治京兆尹時事甚詳此皆節刪

又曰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貰赦也把執持也音市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行願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皆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門閭赭汙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又曰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在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自以便面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尹九年與楊惲厚坐惲大逆誅

又曰王駿爲京兆尹成帝欲大用之故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固及逸鳳皆爲京兆尹並有能名語曰前有張趙後有邊延張趙謂趙廣漢及張敞也袁山松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敢欺沈案今後漢書本傳篤亦字叔堅不作叔固又作前有張趙後有延延二君此亦節引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息

李燮別傳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乃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後周陸逞爲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豮豕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唐蕭乾鼎爲京兆尹政存寬簡

黎幹爲京兆尹嚴肅爲治人頗便之

李勉大歷二年拜京兆尹政尚簡肅時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求媚於朝恩每候其將至監則盛設酒饌爲數百人之饌傾府之吏以辦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獎主先置者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勉候於太學軍容因宜具主禮勉官忝京尹軍容儻惠顧至府豈敢不飾蔬饌乎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至太學矣

吳湊貞元十四年爲京兆尹是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皋以政事不理黜之上召湊自左金吾衞大將軍面拜尹沈按唐書作右金吾衞大將軍即日令視事綏宿方下制逾月湊論奏掌閑廏騎飛龍內園芙蓉園及禁軍諸司等使雜供手力資課太多並宜減省從之湊孜孜爲治以勤儉爲務人樂其政應務成舉奏罷宮市等又所便之皆於官街樹槐及湊卒民指樹而懷之

許孟容元和四年爲京兆尹有左神策軍吏李昱假長安富人錢八千貫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且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中有功軍士益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治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云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嘉其意乃許之自此權右斂跡

孔戣爲京兆尹時旱禱於曲江是夕大雨沈案戣巢父從子文宗時爲此官唐書作禱雨于曲江

韓愈長慶三年四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特放臺參以後不得爲例新會要曰時韓愈以爲臺司之臨府縣者自甲令宿宮千理自當革去臺使之人不爲劍課非立制臺入之道也

崔珙開成二年爲京兆尹時京畿旱奏灌水入內者十分請減九分以賜貧民溉田從之

薛元賞會昌中爲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元賞威風甚嚴唯廟軍者即令守取物文李德裕奏京尹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爲補帝曰灼然

柳仲郢歷京兆河南尹以寬理周鄭人或謂與西府之政有異爲疑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他郡皆宜以惠養爲本

韋澳大中十年爲京兆尹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至是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宅始命尹不得離府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尉李信主其事嘗創府舍極一時壯麗復進羨餘澳進者信兩上下者

府縣官

唐肅宗元年建寅月勑京兆府縣官多被諸使奏請避難就易殊非奉公自今後諸使諸司諸州改官充判官支使隨身驅使等準舊勑不得放去

廣德二年三月勑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周已上親及女壻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丞簿尉

長慶二年閏十月中書門下奏伏以所立隄防止絶權要今一槩防閑事誠太過今後請應宰臣左右僕射御史大夫中丞給事舍人左右丞諸司尚書侍郎度支鹽鐵使在城者并諸王駙馬中周已上親并女壻外甥請準前後勑不得任京兆府判司次赤畿令簿尉其餘官不在此限從之

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京兆府判司及兩縣簿尉帶諸司職事伏以列官分職各有司存苟或侵踰則乖彞憲近府判司及兩縣簿尉多兼諸司職掌遂使額外假攝一人兼判數曹易爲因循難以責辦臣等商量自今以後諸司職掌改除集賢史館宏文館外並不得帶府州司及兩縣簿尉仍每衙不得逃一員其見在諸司充職者請勒歸司從之

長安志卷第二

長安志卷第三

宮室一

周　秦　漢上

周

鎬京 [illegible]

城門 [illegible]

社 [illegible]

靈臺 [illegible]

辟廱 [illegible]

明堂 [illegible]

靈囿 [illegible]

宮門 [illegible]

靈沼 [illegible]

鄗宮 [illegible]

鎬池 [illegible]

秦

阿房宮 [illegible]

磁石門 [illegible]

木蘭為梁 [illegible]

鑄金人十二 [illegible]

阿城 [illegible]

端門四達 [illegible]

貫山傳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illegible]

右阿房宮

甘泉林光宮 [illegible]

大夏殿 [illegible]

上林苑 [illegible]

牛首池 [illegible]

西苑

凌雲閣

蘄年宮

梁山宮

觀二百七十

曲梁宮

望夷宮

羽陽宮

高泉宮

棫陽宮

射熊館

酒池

信宮

右總敘宮殿苑囿

四時

太昊黃帝以祠三百

漢上

右邠祠

未央宮

司馬門

端門

前殿

非常室

金馬門

青瑣門

白虎殿

承明殿

宣室殿

清涼殿

溫室殿

玉堂殿

金華殿

承明

石渠閣

漸臺

織室

凌室

東山

蒼池

西山臺

建章宮

千門萬戶

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丈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

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

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

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

輦道相屬焉

析風闕

駘盪殿

馺娑殿

枍詣殿

承光殿

銅柱

承露

仙人掌

太液池

清淵

孤樹池

鼓簧宮

奇華殿

涼風臺

中龍華門

表閣

右建章宮

長樂宮

東朝

東闕

西闕

前殿

長秋殿

永壽殿

永寧殿

長定殿

建始殿

廣陽殿

中室殿

月室殿

神仙殿

大夏殿

椒房殿

酒池

右長樂宮

長安志卷第四

宮室二

漢中

桂宮 [illegible]

鴻寧殿 [illegible]

明光殿 [illegible]

龍樓門 [illegible]

走狗臺 [illegible]

四寶宮 [illegible]

右桂宮

明光宮 [illegible]

右明光宮 [illegible]

長信宮 [illegible]

東宮 [illegible]

永信宮 [illegible]

中安宮

長門宮 [illegible]

鉤弋宮 [illegible]

右長信等五宮

北宮 [illegible]

交門 [illegible]

紫房複道 [illegible]

右北宮

林光宮 [illegible]

長定宮 [illegible]

右林光宮

甘泉宮 [illegible]

前殿 [illegible]

紫殿 [illegible]

通天臺 [illegible]

竹宮 [illegible]

高光宮 [illegible]

延壽館 [illegible]

洪厓宮 [illegible]

旁皇觀 [illegible]

儲胥觀 [illegible]

鳷鵲觀 [illegible]

石闕觀 [illegible]

封巒觀 [illegible]

迎風館 [illegible]

仙人觀 [illegible]

通靈臺 [illegible]

益壽宮 [illegible]

右甘泉宮

昆明池 [illegible]

長安昆明觀 [illegible]

右昆明池

上林苑 [illegible]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illegible] 苑中養百獸 [illegible]

長楊宮 [illegible]

射熊館 [illegible]

鳳皇殿 [illegible]

承華殿 [illegible]

門十二 [illegible]

平樂館 [illegible]

延壽門 [illegible]

豫章觀 [illegible]

陽祿觀 [illegible]

昆明觀 [illegible]

上蘭觀 [illegible]

牛首池 [illegible]

昭臺宮 [illegible]

儲元宮 [illegible]

蘭館 [illegible]

建章館 [illegible]

涿沐館 [illegible]

元宮 [illegible]

承光館 [illegible]

包陽館 [illegible]

大臺館 [illegible]

當路館 [illegible]

鹿館 [illegible]

虎圈觀 [illegible]

鄢郭觀 [illegible]

昆池觀、蒯池觀、博望觀、椶木觀、便門觀、眾鹿觀、走馬觀 [illegible]

觀則陽觀、陰德觀、上蘭觀、昇觀、豫觀、白鹿觀、三爵觀、椒唐觀 [illegible]

觀元華觀、郎池觀、益樂觀、華元觀、明光觀 [illegible]

西陂池、東陂池、郎池 [illegible]

蒲萄宮 [illegible]

犬臺宮 [illegible]

走狗觀 [illegible]

龍臺 [illegible]

繁氏館 [illegible]

平首池 [illegible]

積草池 [illegible]

初池 [illegible]

麋池 [illegible]

蒯池 [illegible]

蹄池 [illegible]

鶴池 [illegible]

當路池 [illegible]

犬臺池 [illegible]

右上林苑 [illegible]

作室門 [illegible]

殿含章殿 [illegible]

溫調殿 [illegible]

昆德殿 [illegible]

長年殿 [illegible]

麒麟殿 [illegible]

朱鳥殿 [illegible]

龍興殿 [illegible]

函德殿 [illegible]

東明閣 [illegible]

西華閣 [illegible]

紫閣 [illegible]

馬伯騫樓 [illegible]

貞女樓 [illegible]

期亭樓 [illegible]

獲禪殿 [illegible]

清暑殿 [illegible]

商門殿 [illegible]

銅柱殿 [illegible]

尋真殿 [illegible]

右總敘殿閣

五柞宮 [illegible]

流渠觀 [illegible]

相思觀 [illegible]

華池觀 [illegible]

射熊觀 [illegible]

宮市觀 [illegible]

白渠觀 [illegible]

三爵觀 [illegible]

溫觀 [illegible]

德觀 [illegible]

霸昌觀 [illegible]

龍淵宮 [illegible]

鼓簧宮 [illegible]

首山宮 [illegible]

交門宮 [illegible]

萬歲宮 [illegible]

夜光宮 [illegible]

扶荔宮 [illegible]

步壽宮 [illegible]

高靈館 [illegible]

曲臺 [illegible]

思靈館 [illegible]

觀九華觀 [illegible]

鄢章觀 [illegible]

鴻雀觀 [illegible]

昆明觀 [illegible]

華光觀 [illegible]

天梯觀 [illegible]

瑤臺觀 [illegible]

渭橋觀 [illegible]

雲林館 [illegible]

陽儀觀 [illegible]

雲陽宮 [illegible]

集靈觀 [illegible]

長門宮 [illegible]

宜春觀 [illegible]

霸成觀 [illegible]

白鶴館 [illegible]

蘭池觀 [illegible]

黃山宮 [illegible]

長平觀 [illegible]

鳳玉觀 [illegible]

萯陽宮 [illegible]

細柳觀 [illegible]

飛廉觀 [illegible]

桂宮 [illegible]

龍臺觀 [illegible]

宣曲宮 [illegible]

鼎湖宮 [illegible]

天梁宮 [illegible]

青梧觀 [illegible]

宜春宮 [illegible]

北臨璧南出曰昭臺水恩皆館名 承恩館 上見 平陽宮 郊祀志下陽宮雍垣大沉雨

按史記孝武紀平陽封師此地 棫陽宮 雍秦宮 儲人觀 安臺觀 淪

沮觀 扁魚觀 董賢觀 倉龍觀 輔黃圖見 望仙宮 宮廟記漢武望仙

或云觀黃圖郡縣南望仙觀

右總敘宮館 四十五

思賢苑 三輔黃圖曰孝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廡高軒屏風幃帳甚麗

博望苑 漢書曰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甲觀 漢書曰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即太子堂也

丙殿 元后傳曰太子幸丙殿

右太子宮

水衡禁圃 宜春下苑 三輔黃圖曰宜春苑在杜縣東晉灼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杜陵西北

少府佽飛外池 三輔黃圖曰少府佽飛外池

樂遊苑 在杜陵西北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

御宿苑 三輔黃圖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

御羞苑 三輔黃圖曰御羞宜春皆苑名也

百子池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言在宮內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

王渠 漢書曰王莽作

師子圈 在建章宮西南

虎圈

右池苑

長安志卷第五

宮室三

漢下 後漢 獻帝 晉 司馬氏 前秦 苻氏 後秦 姚興 西魏 元氏 後周 宇文氏

漢下

太上皇廟 三輔黃圖曰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南馮翊府北 高廟 漢書注晉灼曰高廟在長安城中西安門內東太常街南

原廟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顧成廟 漢書曰文帝四年作顧成廟

孝惠廟

德陽宮 漢書曰德陽宮乃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言廟故為宮

武廟

千人聚 漢書曰武帝衛皇后埋長安城南桐柏園宣帝即位追謚曰思后改葬置園邑三百家

戾太子 太子妃史良娣也太子遇害良娣亦死宣帝即位思悼不已尊太子為悼皇考妃號戾后

戾后園 漢書曰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

樂遊廟

孝元廟 漢書曰王莽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留孝元廟故殿為文母篹食堂

孝成廟

渭陽五帝廟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夏四月始幸雍時郊見五帝齊人新垣平以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詔作渭陽五帝廟 廟記曰五帝廟在長安東北

圓丘 括地志曰漢圓丘在長安城南

北郊

靈臺

明堂 漢書曰武帝造在長安城南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復

辟雍 漢書曰成帝時犍為郡水濱得磬十六枚劉向因是以宜復辟雍庠序三雍宮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曲臺

大學 漢書曰王莽為宰衡復大學弟子舍萬區起市郭上林苑中其門東曰修仁之門南曰循禮之門西曰守義之門

右郊丘章終

中朝 漢書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

東朝

右朝省章終

黃門 漢書曰元帝初元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

尚方 少府屬官也

內者

平準

藏府

中尚方 長樂御府 中御府 都內

丞相府

御史大夫府 漢書曰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數月不來長老異之

京兆府

保宮

司隸府

左馮翊

右扶風府

中尉府

長安廚

凌室 漢書曰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

敖倉 漢書曰

長安西市 修成倉

[illegible]未[illegible]廄[illegible]登華廄（[illegible]）[illegible]軨廄大廄果馬（[illegible]）廄輅軨廄騎馬廄大宛廄胡河廄騊駼廄[illegible]廄（[illegible]）[illegible]若盧獄掖庭秘獄（[illegible]）[illegible]獄（[illegible]）

右宗府寺終

廣長安城（今在府北之是也）本秦離宮也漢書曰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都之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illegible]）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illegible]）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illegible]）五年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復作城成賜民爵戶一級（[illegible]）

東出北頭第一門名宣平門外郭門曰東都門第二門名曰清明門外郭門曰東平門（[illegible]）城東出第三門名曰霸城門外郭門曰青門亦曰青城門門外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亡棄仕於青門外種瓜南出東頭第一門名曰覆盎門又曰杜門又曰端門與洛門相對去一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所造橋北對長樂宮故曰端門第二門名曰安門又曰鼎路門第三門名曰西安門北對未央宮平門（[illegible]）西出南頭三門第一門名曰章門又曰章城門第二門名曰直城門又曰龍樓門第三門名曰西城門又曰雍門北出西頭三門第一門名曰武門又曰橫門第二門名曰廚城門第三門名曰洛城門又曰高門

右京城章終

八街九陌華陽街香室街（[illegible]）章臺街（[illegible]）夕陰街（[illegible]）尚冠街（[illegible]）大常街藁街（[illegible]）前街漢書長安有[illegible]街九市（[illegible]）四市（[illegible]）柳市（[illegible]）東市漢書晁錯腰斬東市西市（[illegible]）交門市（[illegible]）孝里市（[illegible]）交道亭市尚冠里修成里黃棘里宣明里建陽里北槐里南平里戚里（[illegible]）函里大呂里秦帝亭代郎楚王邸蕭何第漢書曰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王莽為安漢公以故為何宅為安漢公第北第惠帝賜夏侯嬰居曰今近我以尊異之（[illegible]）崔光甲第（[illegible]）王根第王商第董賢第（[illegible]）

右街陌里第章終

後漢獻帝宮在長安故城中本京兆府舍也帝王世紀曰獻帝開闢東兵起董卓遷帝都長安見未央等宮遭赤眉之亂宮室廢弛故寄京兆府舍

晉太極殿周地圖記曰太極殿晉愍帝之宮在長安南門

後姚興重建

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太極前殿晉書曰苻健皇始元年稱天王大單于都長安繕宗廟即位於太極前殿立子厲王苻生享群臣於太極前殿苻堅建元十七年春正月慕容暐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來賓館前秦苻健永和十年丙房乞沒薄邪遣子入侍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東華門平朔門靈臺杜門朝門文武苑（[illegible]）東宮（[illegible]）東掖門端門雲龍門（[illegible]）東堂西殿東閣（[illegible]）明堂（[illegible]）太學客堂（[illegible]）辟雍（[illegible]）明光殿晉書曰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illegible]）

[illegible]議堂（[illegible]）社稷（[illegible]）東苑（[illegible]）西宮（[illegible]）永安宮（[illegible]）律學徽音堂（[illegible]）逍遙園（[illegible]）黃龍門（[illegible]）永貴里有波若臺（[illegible]）南臺武庫朝堂

西魏孝武帝以雍州公廨為宮北史魏孝武帝永熙三年高歡入洛宇文泰迎帝入長安（[illegible]）逍遙閣清暉室（[illegible]）陽武門（[illegible]）凝雲觀乾安殿逍遙觀（[illegible]）圓丘（[illegible]）

後周露門圓丘方丘大社太廟乾安殿北史孝閔帝宇文氏元年春正月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祀圓丘大社太廟也乾安殿班賞有差昆明池觀魚（[illegible]）右寢（[illegible]）延壽殿（[illegible]）正武殿（[illegible]）紫極殿重陽閣方林園麟趾殿（[illegible]）大武殿大學（[illegible]）露寢（[illegible]）道會苑（[illegible]）露門學（[illegible]）大德殿元都觀崇信殿雲陽宮肅章門會義殿含仁殿雲和殿思齊殿青城門大極殿（[illegible]）天臺正陽宮青門露寢天興（[illegible]）孔子廟（[illegible]）應門（[illegible]）咸陽宮（[illegible]）天德殿通道觀軍器監崇義宮連珠殿雲和樓（[illegible]）

右後漢晉秦魏周宮室章終

長安志卷第五

長安志卷第六

宮室四

唐上

京城即隋文帝開皇二年自故都徙其地在漢故城之東南屬杜縣周之京兆郡萬年縣界南倚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滻灞西枕龍首原命左僕射高熲總領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將作大匠劉龍工部尚書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大府少卿尚龍義並充使營建

右新都章終

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北抵苑東即東宮西有掖庭宮

右宮城章終

西內南面有正殿南承天門隋開皇二年作初名曰廣陽門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為承天門門外有朝堂東有肺石西有登聞鼓龍朔後天子常居大明宮乃謂此宮為西內神龍元年改為太極宮門東曰長樂門次東曰廣運門內有中書省西北有武庫次東曰重福門北入右延明門又北有章門門內入宮中次東曰永春門承天門之西曰永安門北入右安仁門又北有承福門若元正冬至陳樂設宴會赦有罪除舊布新當萬國朝貢使者四夷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焉東面一門鳳皇門隋日達泰門後改通訓門後改鳳皇門西面二門南曰通明門北曰嘉猷門北面三門正北曰元武門次東曰安禮門東宮北門曰元德門當承天門內北曰太極門隋曰大興門後改曰乾化門貞觀八年改為太極門其內正殿曰太極殿隋曰大興殿武德元年改有東上閤門西上閤門朔望視朝則登此殿東廊有左延明門西廊有右延明門太極門外承天門之內曰嘉德門東廊有歸仁門西廊有納義門嘉德門東有恭禮門西有安仁門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延明門西南舍人院宏文館在門下省東武德四年置聚天下書籍貞觀六年選朝官有才學者以充學士九年改為昭文館元宗開元七年復舊史館在門下省北貞觀三年置祕書內省以脩五代史又置史館以編國史尋廢祕書內省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乾化門右曰肅章門肅章門西曰暉政門乾化門東曰武德門其內曰兩儀殿在太極殿後隋曰中華殿貞觀五年改常日聽政視事則臨此殿其西曰萬春殿新殿千秋殿公主院左有獻春門右有宜秋門百福門門內曰百福殿宣宗改雍和殿內又有親親樓諸王會宴之所也承慶門內曰立政殿立政門東內曰大吉門承慶門內元案唐書云曰承慶殿東門曰大吉門此景互誤門內大吉殿甘露門內曰甘露殿在兩儀殿之北殿門外有東西永巷東出橫門又東有日華門西出橫門又西有月華門院北有東西千步廊西有掖庭明皇自蜀還常居西內甘露殿左有神龍門內曰神龍殿在武德殿後右曰安仁門內有安仁殿在甘露殿西乾化門內佛光寺在神龍殿西歸真觀在安仁殿後觀後有綵絲院院西有淑景殿殿西有第三落次西第四落又次西第五落延嘉殿在甘露殿延北殿南有金水河往北流入苑殿西有咸池殿延嘉北有承香殿殿東即元武門北入苑殿西有昭慶殿殿西有凝香閣閣西有鶴羽殿延嘉西北有景福臺臺西有望雲亭延嘉東有紫雲閣閣西有南北千步廊舍南至尚食院西北盡宮城閣前有山水池次南即尚食內院紫雲閣之西有凝陰殿異聞集曰天寶七載明皇於此令葉靜天師設醮甘露遂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上帝自為讚詞褚遂良題額又有功臣閣在凌煙之西東有司寶庫凝陰殿之北有毬場亭子作一毬場亭子宏文殿觀雲殿北海池南海池東海池西海池永安門西有掖庭南門有內侍省又有興仁宣猷崇道惠訓昭德正禮宣光通福光昭華光暉儀壽安綏福等門

右西內章終

嘉壽殿紫微殿貞觀末阿史那社尒平龜茲獻俘於此殿沅案唐書賀曾傳云貞觀內廟會計兼請先驅為導詔寰鳥青殿玉醇云貞觀二十二年外帝遊幸敕奉御王孝積于顯道門內起業徽殿十三間翰林院在明福門內金波門貞觀二十二年勅皇太子聽政於金波門長樂殿

右別見章終

大安宮太宗初居承乾殿武德五年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號宏義宮八年帝謂群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宏義宮中立山林勝景雅好之云貞觀三年徙居之改名曰大安宮會要云武德五年營宏義宮以秦王克定天下之功建宏義宮以居之至九年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貞觀三年乃徙居之改此宮則會要之文也疑有脫誤此宮在城之西舊構前殿戢武殿文殿翠華殿祭酒臺

右大安宮章終

掖庭宮宮城東西四里南即皇城北抵苑掖庭西門貞觀二年勅左丞戴冑於掖庭西門簡宮人出之按掖庭宮蓋高祖所起宮人教藝之所也

右掖庭宮章終

東宮正殿曰明德殿本名嘉德殿東廊左嘉善門西廊右嘉善門疑此殿即顯德殿太宗即位之殿後避中宗名也沅案唐書太宗本紀武德九年即位于顯德殿會要正作明德殿南有嘉德門門外東廊有左永福門西廊有右永福門正南有宣明門當宮坐者南西有重明門嘉德東有奉化門北有宜春宮門外道東有典膳廚道西有命婦院宜春北院宮門外有左春坊坊南有崇文館嘉德西有西奉化門北有宜秋宮門外有右春坊坊內崇教殿麗正殿開元改為集仙殿十三年又改集賢殿光大殿承恩殿崇文殿崇仁殿八風殿射殿又有亭子山池佛堂等院左右長林門本名宏諸嘉福高祖武德九年改重光宣明門

右東宮章終

禁苑在宮城之北隋曰大興苑開皇元年置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沅案玉海引作二十里東接灞水西接長安故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西即大倉北距中渭橋與長安故城相接東西十二里南北十三里亦隸苑中苑中四面皆有監南面長樂監北面舊宅監東監西監分掌宮中植種及脩葺園苑等事又置苑總監領之皆隸司農寺苑中宮亭凡二十四所南面三門中曰景曜門東曰芳林門西曰光化門東面二門南曰光泰門北曰昭遠門西面二門南曰延秋門北曰元武門北面三門中曰啟運門苑北東曰飲馬門西曰永泰門啟運門之南有內苑北曰重元門東曰東雲龍門西曰西雲龍門苑內有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坡頭亭柳園亭月坡毬場亭子青城龍鱗栖雲凝碧上陽五橋廣運潭九曲宮去宮城十二里在左右神策軍後宮中有殿舍山池貞元十二年詔浚魚藻池深一丈至穆宗又發神策六軍二千人浚之蠶壇亭在苑之東皇后親先蠶之亭正興亭元招宮

神皐亭七架亭青門亭去宮城十三里在長安故城之東邵平種瓜之所桃園亭去宮城四里臨渭亭咸宜宮未央宮二所皆漢之舊宮也去宮城二十一里唐脩都邑之後因其舊址復增脩之宮側有未央池漢武庫及杪里子墓武宗會昌元年因遊畋至未央宮見其遺址詔葺之尚有殿舍二百四十九間作正殿曰通光殿東曰詔芳亭西曰凝思亭立端門命翰林學士裴素撰記永泰門去宮城二十三里西北角亭南昌國亭北昌國亭流盃亭在未央宮北漢之舊址明水園內園凡十九所此其一也並皆宮苑所領也內苑門元武門外北至重元門一里東西與宮城齊觀德殿在元武門外永安殿東西外五門日營門月營門其北重元門營內苑北門也飛龍門舊重元門東內苑南北二里與大明宮城齊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即延政門北即銀臺門東即太和門龍下殿龍首池凝暉殿一作承暉憲宗時也靈符應聖院在龍首池東會昌元年造內園小兒坊仍有看樂殿內教坊元和十四年復置內教坊東下馬橋東頭御馬坊文宗發置東頭御馬坊毬場還龍武軍直殿及亭子殿

右禁苑內苑章終

昆明池漢武帝鑿以習水軍欲征昆明國故就此名至秦姚興時竭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命京兆尹韓皐充使浚之追尋漢制引交河灃水合流入池又有蓬萊池凝碧池一作凝碧敬宗時幸凝碧池令軍士取魚長大者送新浚池梨園在通化門外正北禁苑南有文宗會昌殿含光殿昭德宮櫻桃園東西葡萄園光啓宮雲韶院

右別見

東內大明宮在禁苑之東南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宮城之東北隅南北五里東西三里貞觀八年置爲永安宮明年改曰大明宮以備太上皇清暑百官獻貲財以助役龍朔三年大加興造號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改曰含元宮尋復大明宮初高宗命司農少卿梁孝仁制造此宮北據高原南望爾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視如在檻內蓋其高爽也南面五門正南曰丹鳳門至德三載改爲明鳳門尋復舊名本當京城翊善坊北門當宮後苑分翊善永昌各爲二坊當北門之地南抵永興坊北門之東街廣一百二十步南北盡二坊丹鳳東曰望仙門南當皇城東第二街貞元中修有樓十間次東曰延政門抵長樂坊之北丹鳳西曰建福門抵光宅坊之北望仙建福二門外各有下馬橋門外有百官待漏院次西曰興安門東面一門曰太和門西面一門曰日營門北面一門曰元武門德宗造門樓外設兩廊持兵宿衛謂之北衙丹鳳門內當中正殿曰含元殿武太后改曰大明殿即龍首山之東麓也階基高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十餘步中無間隔左右寬平東西廣五百步龍朔二年造蓬萊宮含元殿又造宣政紫宸蓬萊三殿此本苑內觀德殿爲三九射之所改爲含元殿也殿東南有翔鸞閣西南有棲鳳閣與殿飛廊相接又有鐘樓鼓樓殿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夾道東有通乾門西有觀象門閣下即朝堂肺石登聞鼓如承天之制又有金吾左右仗院殿後有宣政門門外東廊有齊德門西廊有興禮門一作興禮門宣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閤門殿西有西上閤門殿前東廊曰日華門永泰中宮中昭德寺火延及太和宣政殿東廊垣將及中書省東門外即此也東有門下省東宏文館次東史館館東南北街南向含耀門門南曰昭訓門北曰崇明門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有中書省省北曰殿中內省西有命婦院北有親王待制院省西南北街南出昭慶門南當光範門昭慶門北曰光順門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殿後有蓬萊殿次東有含象殿後有延英門內有延英殿肅宗時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華至德宗乾符中改爲靈芝殿自蜀還復舊名殿相對思政殿待制院蓬萊殿後有含涼殿殿後有太液池池內有太液亭子文宗時命侍講韋處厚等入此亭講毛詩尚書文宗又命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令工匠刊於太液亭以備觀覽清暉閣綾綺殿在蓬萊殿之西殿北珠鏡殿環周殿在蓬萊西承歡殿在環周南金鑾殿在環周西北長安殿長一名業在金鑾西南又有金鑾御院宣化門武德西門浴堂門內有浴堂殿又有浴堂院長安殿北有仙居殿殿西北有麟德殿此殿三面南有閣東西皆有樓殿北相連各有障日閣凡內宴多在於此殿東亭會慶亭東面左銀臺門西面右銀臺門內侍省右藏庫次北翰林門內翰林院學士院又東翰林院北有少陽院結鄰殿翰林門北曰九仙門大福殿拾翠殿三清殿含冰殿承香殿在含冰殿東南北有長閣紫蘭殿在承香殿東北元武殿在紫蘭東北明義殿在紫宸殿西大角觀在珠鏡殿東北元武門左曰銀漢門右曰凌霄門宮垣之外兩邊披門門內有凝霜殿承羽殿紫蘭殿鬱儀閣承雲閣修文閣

右東內大明宮章終

長生殿教坊唐紀曰元宗置左右教坊於蓬萊宮側帝自爲法曲俗樂以教宮人號皇帝梨園弟子光政門崇運門命婦朝堂文成殿含華殿叛臣朱泚逆亂於此殿僭號元英觀含寧殿玉清殿竹樓仙林院中和殿會元殿臨碧殿元和殿宣光殿宣明殿臨光殿大明殿武宗敕造大明殿俾在於此興泰殿德政殿嘉慶殿凝化殿會昌殿承安殿穆宗置也貞元公主所處元化門長樂門寶慶殿百尺樓昭德門清思殿壽昌殿長慶元年生玉芝一莖長六尺於此宮中是年穆宗謹作工用銅鑑三千片金箔十萬番飾清思院宣和殿昇陽殿延嘉門崇風門清思院東殿仙韶院文宗開成三年造內山亭院於內山亭院置息元放鴨池野狐落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燒宮人所居幾盡是夜火出中南方不知其數出宮人數百凡三年正月望夜燈王公主於太和殿宣徽殿咸泰殿於文宗咸泰殿中三年正月望夜太后諸王公主觀燈文思殿崇元館天寶中明皇命周尹愔爲崇元館學士值祿山兵亂館宇至武宗特詔營創置吏鑄印以劉元靜爲崇元館學士號廣成先生入居靈符殿望仙臺武宗時命神策軍士脩望仙樓及廊舍五百餘間大中八年復命葺之補闕陳嘏上疏諫而止改爲文思院含春亭親武樓乾符門五王內院宣宗時夔王以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說延資庫咸寧殿靈臺殿承安宮孝明鄭太后所居在齊一作藏天請庫章信門安喜門昭德殿龍紀元年殿中獲金龍一昭宗考昭宣殿以此殿 學人皆同文殿昭敬殿唐一十八帝御容所在也昭宗光化三年有秃鶖鳥鳴於此殿殿之北有乞巧樓光化三年造二樓構飛橋以通來往思元門應乾門問安宮昭宗傳位於太子居東內爲問安宮紫延院保寧殿昭宗宴李繼昭等將於保寧殿親製功臣以賞之仍命伶官作樊吟排召曲

雜戲以樂之壽春殿保安殿延喜樓長樂樓

右別見

太和門外之北從西第一曰左羽林軍第二曰左龍武軍第三曰左神策軍以上左三軍九仙門外之北從東第一曰右羽林軍第二曰右龍武軍第三曰右神策軍以上右三軍元武門外西曰飛龍院又曰飛龍廄內有驥德殿太和八年安

右左右三軍飛龍院章終

長安志卷第六

長安志卷第七

唐皇城

唐京城一

唐皇城

皇城（俗號子城）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沅按新唐書志皇城長一千九百一十五步廣一千二百步）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北當宮城之承天門南當外郭之明德門）東曰安上門（[illegible]）西曰含光門東面二門南曰景風門北曰延喜門（[illegible]）西面二門南曰順義門北曰安福門（[illegible]）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其間並列臺省寺衛（[illegible]）宮城南門外有東西大街（[illegible]）承天門外橫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門街（[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東宮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門下外省次東殿中省次東左千牛衛次東左監門衛（[illegible]）街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內作坊次東右春坊次東右清道率府次東右監門率府府北右內率府府東東宮朝堂有北街街東第一右監門率府府北右內率府次東右清道率府次東家令寺次東左春坊（[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東第三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監門衛（[illegible]）次東左武衛（[illegible]）次東左驍衛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東宮僕寺次東率更寺次東右司禦衛次東右衛率府府東有南北街（[illegible]）街東第一右衛率府次東左司禦衛次東詹事府（[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東第四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尚書省（[illegible]）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都水監次東光祿寺寺東有南北街（[illegible]）街東軍器監（[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東第五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左領軍衛（[illegible]）次東左威衛（[illegible]）次東吏部選院（[illegible]）次東禮部南院（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院東安上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東第六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僕寺（[illegible]）次東大府寺（[illegible]）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少府監次東左藏外庫院（[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東第七橫街之北

從西第一太常寺寺東安上門街街東第一大廟（[illegible]）宗廟元獻皇后廟（[illegible]）次東太廟署（[illegible]）

承天門街之西宮城之南第二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中書外省次西四方館（[illegible]）次西右千牛衛次西右監門衛次西右衛衛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三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武衛（[illegible]）次西右驍衛次西含

光門街西將作監（皇城西南面安福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西第四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司農寺寺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尚書局（本帳幕坊局內有山池）次西尚輦局次西衛尉寺次西大理寺寺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北）

承天門街之西第五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右領軍衛次西右威衛（衛門本南向開元七年御史中丞李尚隱以此衛南門與御史臺門相對不便遂白政事發門北向）次西秘書省（監院廳事前有隕星石隋自咸陽移置於此少監王劭作瑞石頌以贊美之監院東有書閣重複以貯古今圖籍）省西含光門街橫街抵此而絕

承天門街之西第六橫街之北

從東第一宗正寺次西御史臺（御史臺記曰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焉按鄴都故事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又致成御史臺亦北開院剏中新村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宮門前門當時創是有不經反於旋事同諸司慕以攏宜即譚賓錄曰北開者或云自隋初稷鄴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獄向省廢近庾閣北門元和四年御史寺佛合火尚崔御史李屬一季庫料）次西司天監（本隸祕書省為太史局後別為渾儀監尋復舊名而不隸祕書監內有靈臺以備雲物崇七丈周八十步沆按太史局武德四年置改為儀監光宅元年也復舊名長安二年也景龍二年又曰太史監不隸祕書省景雲元年又為局隸省開元二年又為太史監十四年復為局天寶九年復為監不隸省乾元元年曰司天臺此報次亦不許明頃）監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廢石臺（本司農寺草坊之地載初中置臺先天中廢後為御史臺推事院沂按推事屬侍御史所謂四推者是也）臺北司農寺草坊（坊門北開）次西驊騮馬坊（坊門北開）坊西有南北街（街西即皇城西面順義門之南）

承天門街之西第七橫街之北（橫街南即皇城南面朱雀門之西）

從東第一鴻臚寺（德宗建中元年以鴻臚寺在威遠營隸金吾）次西鴻臚客館（如漢之藁街四夷慕化及朝獻者所居焉）館西含光門街街西第一大社（南門衛南平陳所得御東罰主右軍所處隋代重以粉壘橫之）次西郊社署（署西署南鄰街即皇城之西南門）

宮城之西有掖庭宮掖庭西南安福門內大橫街北有內侍省（隋長秋監唐貞觀三年改內侍省光宅元年為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省內有集前亭院掖新唐書志長秋監武德四年曰內侍監龍朔二年為省垂拱元年曰司宮臺與此異）

右皇城

唐京城

外郭城（隋曰大興城文帝初封大興公及即位以名城縣門殿園池及寺焉唐曰長安城亦曰京師城）東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隋開皇二年築永徽四年率天下戶稅一錢更築之）

南面三門正中曰明德門（北當皇城朱雀門南出抵終南山八十里抗接中南謂本並作終明文翔閣本作中）東曰啟夏門（門外西南二里有圜丘先農籍田二遁接長安圖東南南有進芳門）西曰安化門

東面三門北曰通化門（門東七里長樂坡上有長樂驛下臨滻水至德三載改為達禮門尋微徽德宗章通化門觀章敬寺迎御書頌裴度北蔡州憲宗送度於此按李成白東問橋務壁光黍門以傳春城光秦門在通化門東北小城之東門也兩京道里記曰通化門成逵禮門滿看曰三年之責天下達禮非寡名三年而元蕭蒙驚還復舊名也）中曰春明門（當門外有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南曰延興門（同昌公主葬懿宗與郭淑妃御延興門哭送沆拔王印御妃所生）

西面三門北曰開遠門中曰金光門（西街趣昆明池）南曰延平門

北面一門曰光化門皇城之東五門（赤見上人明宮）皇城之西二門當皇城西第一街曰芳林門（隋曰華林門北入苑元和十三年西市百祥於芳林門置無遮僧齋）當皇城西第二街曰光化門（西北出趣長安故城沆按向褒故城）

郭中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其間列置諸坊（隋瑤帝啟坊焉坦神里置里司一人官從九品下至義寧初廢）有京兆府萬年長安二縣所治寺觀邸第編戶錯居焉（城中一百八坊韋述記曰其中有折衝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觀十女觀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業初有寺一百二十謂之道場有道觀十謂之玄壇天寶後所增不在其數）當皇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南出明德門外自朱雀門至明德門凡九里有七十方步常龍中章無人置石學於此街在欄御一坊之閣陳刻秘樓上建尊象城龍嬌遠下有石馬石像子倚於之像初章氏撟稱衣籍有歹邑雲氣使濤工閣飾似示朝朝及飾慰太了遇害韋氏又匕中宗霎威神武妙材石以紀其事謂之頌臺上官昭客之文也并勅公卿姓名於上蕭詞備事有乘典實景雲元年碧之）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為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長安領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皇城之東盡東郭東西三坊皇城之西盡西郭東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閏每坊皆開四門有十字街四出趣門皇城之南東西四坊以象四時南北九坊取則周禮王城九逵之制隋三禮圖見其象其隊祿坊化闕東西九門中有橫街前巳青以禮宮以有南不開北街洩氣以內城闕杰布衛元衛衛在直自直帝京未之有也朱雀街東第一坊東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東西四百五十步次東三坊東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街西準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四坊從南第一第二坊南北各五百五十步第三坊第四坊南北各四百步兩市各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

右外郭城

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從北第一興道坊（景龍三年以駙馬都尉武攸暨父名改曰瑞林坊景雲元年復舊）西南隅至德女冠觀（隋開皇六年立）太平公主宅（沒官後賜散騎常侍李令問居）之

次南開化坊

半已南大薦福寺（寺院半以東隋煬帝在藩舊宅武德中賜尚書左僕射蕭瑀為西園後瑀子銳尚襄城公主詔別營主第北財蕭瑀嬀異有閒禮門乃因同陳諸乃取園地光主第又辭以姑蒙戴不欲異門乃併施瑀之院閣裴威業後官市為公工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後百日立為大獻廟寺度僧二英七以貴之入長元年改焉廣福寺中宗和位大加營飾百八龍以後翻澤帶參泰於此寺東院有放生池二有餘步傅立即漢代洪池陂也）西門之北法壽尼寺（隋開皇六年立）國子祭酒韓洄宅尚書左僕射令狐楚宅（按酉陽雜俎楚宅在開化坊牡丹最盛而李商隱詩多言晉昌里第未詳）戶部尚書馬總宅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光顏宅（崇禮穆宗坊朝以賜為第別宅）尚書吏部侍郎沈傳師宅前司徒兼侍中崔垂林宅清渠（會要京兆尹韓朝宗分渭水入自金光門置潭於西市西街以貯材木又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幹以京城薪炭不給鑿渠自京兆府直東至薦福寺東街北至國子監正東至子城東街運至延喜門入苑）

次南安仁坊（本名安民坊永徽元年改）

西北隅薦福寺浮圖院（院門北開正與寺門隔街相對景龍中宮人率錢所立）東南隅贈尚書左僕射劉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即寧王憲之外祖足親王外家）萬春公主宅（明皇女降楊錡沆按公主初嫁楊朏又嫁楊錡）戶部尚書兼殿中監章仇兼瓊宅前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宅（起亭開帥帳新籍昔如箱故城南郎寶甲元第文於中開釋緬二百徐入杜陽編門模宅有別北二甲十乃寶近戊北了關國唐寶變門撥毀毅帳胝與師尺數繡香寶名也及焚毀載私廟木文茸發人崇交仁坪當公鼎修蘭東惟解宇行官之義也又誕同州刺史木甲為官光首外司司轉晉任藜州剃史辛百則採盧氏山木為載志東都私第故也）義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谷郡王張孝忠宅（沆按權德輿孝忠夫人鄭國夫人谷氏神道碑云夫人終安仁里私第）太子右庶子崔造宅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宅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宅

次南光福坊（隋有寺大業七年廢）

坊東南隅舊有永壽公主廟（公主中宗女景雲中廢北隔又曰為駙馬宅在廟廟陽）（街東竇懷貞宅後賜太平公主）驩州流人竇參宅檢校司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賈耽宅（沆按神道碑）右衛上將軍南充郡王伊慎宅（沆按神道碑云終於光福里第）

次南靖善坊

大興善寺盡一坊之地（初曰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後大崇奉釋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神龍中為酆國寺景雲元年復舊）

代北樹各植一松西文谷有表獻峴曰我神之久是無十餘年公亥以拜丐人施崇三歲名夜有以我必病之日是無計赤公不出院中轉法輪三藏七十餘年夜半有梵字白光日門内壁龍與南寺内殿說法並爲大中寺殿二處昨年末中陪宮門之殿寺崇高之扶中常寺之殿南内廂形奇大佛像大曰號此寺號曰大興佛殿城之最制度與太廟同總章二年火焚之更營建又廣前居二十畝之地

次南蘭陵坊

東南隅尚書右僕射裴行儉宅沉按唐書行儉傳歷官吏部尚書侍郎可以爲入官尚不書及其右僕射宅西工部尚書李珍宅忠武軍節度使曲環家廟太子賓客燕國公于頔家廟

次南開明坊

自朱雀門南第六橫街以南率無居人第宅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雖時有居者煙火不相連

光明寺

次南保寧坊

昊天觀盡一坊之地貞觀初爲晉王宅顯慶元年爲太宗追福立爲觀高宗御書額并製歎道文

次南安義坊坊内西南隅有宗聖觀元之前門西之役酮前門亨元年建五年廢

貞順武皇后廟

右朱雀街東第一街九坊

朱雀街東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景龍三年以爲駙馬都尉楊慎交等馬球場後以爲第後爲崇元

半以西國子監監東開街當皇城南面安上門街之北以其地爲國子監坊之東北隅有孔子廟貞觀四年立一領

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坊南街之北先天觀景龍三年置

實觀八載改爲龍興道士觀後改爲先天觀太平公主宅天寶中改爲先天觀梁國公房玄齡宅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延德郡王張茂

昭宅左散騎常侍于德晦宅西川齊州進奏院鬼市記曰坊内有鬼市冬夜蕭然有聲西人何也舊說此坊有人行蓋鬼市也又或云是九故有市至夜常聞鬼神之聲令又或背月夜其中聞

次南崇義坊

坊内橫街之北招福寺乾封二年睿宗在藩立本隋正覺寺國朝二年廢以其地立寺名長寧宮後敕中宗所爲立於長安坊內因以名之先是延康坊內以中宗王宅地在長寧宮南門二年改置其寺等更於此額嗣王宗泰二年召天下名匠巧醫宗奉一人宮入中寺上重新院置大爲修齊門之也新雕寶寺西南隅

駙太子左庶子駙馬都尉蘇勗宅後人爲英王園勗其地尚微之下女南公主南街之北博陵郡王崔元暐宅元暐按唐書傳宅西秘書監駙馬都尉崔惠童宅工部尚書韋堅宅西賜太尉段秀實宅鴻臚卿天寶中刑部尚書並工部尚書韋堅第宅三千宗中大四百七十十年五朝秀實宅崇義坊賜宅在賜坊鹽鐵常平院尚書左僕射竇易直宅賜追於私第令本百中計令集賢學士宅崔群宅嗣薛王宅鹽鐵院於其後崔判中書事遷刑部尚書敬宗興元年學士崔元翰賜其宅其後太和中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承業宅

興元廟坊易定進奏院

次南長興坊

坊内横街之南中書令張嘉貞宅

東北隅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其地後爲中書

沖宅次北隅街禮部尚書致仕王邱宅邠寧節度使馬璘宅衛國公李靖宅德宗貞元中賜...

書致仕晉昌郡王韋皋宅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鴻漸宅國子祭酒鄭伸宅太子右庶子韋聿宅漢陽大長公主宅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路隋宅鎮海軍節度使王璠宅左神武統軍史憲忠宅河南尹駙馬都尉鄭顥宅

右僕射駙馬都尉于宗宅

乾元觀

紀國大長公主宅

右僕射平章事于惠中同德平射也云而乾已有

編州進奏院

次南永樂坊

西南隅廢明堂縣廨都觀

街之北贊善尼寺

東南隅左丞相燕國公張說宅

宅東門之南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琚宅

東門之南吏部尚書判戶部事王琚宅沉按唐書琚傳

平章事蕭寅宅

次南靖安坊

西南隅崇敬尼寺

寺東樂府

正觀公主廟

宅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元衡宅尚書吏部侍郎韓愈宅刑部侍郎劉伯芻宅郴州司馬李宗閔宅

太子賓客徒倫

次南安善坊

盡一坊之地爲教弩場

次南大業坊

東南隅太平女冠觀

新昌觀

次南昌樂坊

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家廟 大中中來孫謩爲相新書廟以元成爲封祖沅按元成

孝禮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宅 沅按唐書傳通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卒附尚書右僕射

山南東道節度使蔣係家廟 官園 坊西官園供進梨花蜜

次南安善坊 坊南盡京城之南面東卽啓夏門沅按以下[illegible]本所無明文類聚本有今用之

右武衛將軍蘇方宅 術士桑道茂宅

右朱雀街東第二街九坊

長安志卷第八

唐京城二

朱雀街東第三街即皇城東之第一街 北當興安門大明宮

南當啟夏門 街東從北第一曰翊善坊

保寧寺 [illegible]

其西曰光宅坊 [illegible]

橫街之北光宅寺 [illegible]

次南永昌坊

坊東丹鳳門街

丹鳳門街東來庭坊 [illegible]

丹鳳門街在此而絕 特進王仁皎宅 [illegible]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次南永興坊 [illegible]

西南隅左金吾衛 [illegible] 街西之北荷恩寺 [illegible]

西門之北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宅 [illegible]

咸寧郡王戴休顏宅 [illegible] 左龍武軍統軍 [illegible] 鳳翔隴 [illegible]

湖南進奏院

次東廣化坊

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仇士良宅 [illegible]

玉山營 [illegible]

次南崇仁坊 北當皇城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按選人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坊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

西南隅元眞觀 [illegible]

坊東南隅資聖寺 [illegible]

北門之東寶刹寺 [illegible]

東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許國公蘇瓌宅 [illegible]

右散騎常侍舒國公褚無量宅

坊南門之西禮會院 [illegible]

宅 [illegible] 東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兗州太原幽州鹽州豐州滄州天德荊南宣歙江西福建廣桂安南邕州黔南進奏院

次南平康坊

南門之東菩提寺 [illegible]

街之北陽化寺 [illegible] 西北隅太 [illegible]

隋申國公李穆宅 [illegible] 西門

之南尚書左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宅 [illegible]

西南隅國子祭酒韋澄宅 蘭陵公主宅 [illegible]

萬安觀 [illegible] 東南隅右相李林甫宅 [illegible]

嘉猷觀 [illegible] 南門

之西刑部尚書王志愔宅次北戶部尚書崔泰之宅侍中裴光庭宅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張宏靖宅[illegible]同華河中河陽襄徐魏涇原靈武夏州邠義浙西東容州進奏院

次南宣陽坊

東南隅萬年縣廨[illegible]縣門宇文愷所造[illegible]坊西南隅淨域寺[illegible]街之西北秋官尚書譙國公李晦宅[illegible]南門之西杞國公竇毅宅[illegible]西門之北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宅[illegible]道街東之北刑部尚書李乂宅[illegible]東北隅兵部尚書郭元振宅奉慈寺[illegible]右相楊國忠宅[illegible]西門之南右羽林軍大將軍高仙芝宅東門之北京兆尹李齊物宅司徒致仕薛平宅右驍衛大將軍韓公武宅[illegible]右神武統軍張議潮宅[illegible]將作監韋文恪宅[illegible]邠寧東川振武鄂州進奏院榷鹽院

次南親仁坊

西南隅咸宜女冠觀[illegible]西北隅尚書右僕射燕國公于志寧宅[illegible]街東之北太子詹事韋琨宅[illegible]北門之東駙馬都尉鄭萬鈞宅東門之北滕王元嬰宅叛臣安祿山宅[illegible]回元觀[illegible]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illegible]子太師汧國公李勉宅[illegible]昌樂公主宅兵部尚書致仕[illegible]毅宅劍南東川節度使馮宿宅[illegible]大同軍節度使李昌國宅[illegible]西華公主宅[illegible]

次南永寧坊[illegible]

東南隅京兆府籍坊南門之東隋尚書左僕射房國公蘇威宅西門之北隋兵部尚書田宏宅[illegible]南門之西禮部尚書裴行儉宅東門之北贈太尉祁國公王仁皎宅[illegible]承寧園[illegible]西北隅中書令裴炎宅[illegible]司天監[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博陵郡王李輔國宅[illegible]彭王傅徐浩宅尚書右僕射致仕高郢宅河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宅[illegible]前京兆尹楊憑宅[illegible]門下平章事王涯宅[illegible]前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illegible]河東節度使兼侍中李載義宅[illegible]太子太保涼國公李聽宅衛尉卿李有裕宅太傅致仕白敏中宅[illegible]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宅[illegible]義成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宅[illegible]

次南永崇坊

東南隅七太子廟[illegible]廟西靈應觀南刑部尚書韋抗宅秘書監楊綰宅[illegible]街西之[illegible]司徒兼中書令李晟宅[illegible]東都留守杜亞宅吏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李巽宅司徒兼中書令韓宏宅放生池

次南昭國坊[illegible]

西南隅崇濟寺[illegible]太府少卿裴子餘宅[illegible]太子太傅致仕鄭絪宅尚書右丞庾敬休宅[illegible]夏綏宥等州節度使李寰宅[illegible]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珙宅[illegible]

次南進昌坊[illegible]

半以東大慈恩寺[illegible]

竹森邃爲京都之最會昌五年詔天下廢寺上都每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

寺西院浮圖六級崇三百尺 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

西南隅楚國寺 本隋興……

東南隅興唐寺 ……

西門之南左侍極兼右相……

隆敦信宅 次南大理卿孫伏伽宅 南門之東戶部尚書許

圖師宅 北門之南太子詹事陳餘慶宅 前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別宅 按唐書載有……宅

使諫中書令渾瑊宅 ……

義章公主宅 ……

太清宮 ……

次南安興坊 隋曰安興坊……

街之西北淨住寺 ……

之東尚書左僕射鄭國公韋安石宅 叛臣朱泚宅 ……

分數百騎取此於進昌先此號其宅爲群龍宮殺珍寶貨之人請酒龍勿用亡兆也

次南通善坊

杏園 青槀

次南通濟坊 坊城之南面街南面無

侍中扶陽郡王桓彥範宅 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家廟 元按劉禹錫撰碑 尚書右僕射盧鈞家廟

右皇城東第一街之十五坊 元按實十七坊五字當誤

朱雀街東第四街即皇城之東第二街街東從北第一長樂坊 後改延政坊

大半以東大安國寺 本睿宗在藩舊宅景雲元年立爲寺以本封安國爲名……

西南隅興唐觀 ……

次南大寧坊

南門之東寧王憲宅 以東岐王範宅 西門之北戶部尚書陸象先宅 次北開府儀同三司宋璟宅 亳州刺史致仕王同晊宅 尚書兵部侍郎李嚴宅

次南勝業坊 本名宜仁後改

西南隅勝業寺 ……

街北之西修慈尼寺 ……

西北隅薛王業宅 ……

東北隅寧王憲山池院 街北之東銀青光祿大夫薛繪宅 ……

左散騎常侍徐堅宅 ……

太僕卿駙馬都尉豆盧建宅 禮部尚書蘇頲宅 中書舍人朱巨川宅 ……

狗脊嶺陝府鄭滑進奏院

次南東市 隋曰都會市

南北居二坊之地 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開二門定四面街各廣百步北街當皇城南之大街……

街東出春明門……

東北隅有放生池 ……

當中東市局 次東平準局 ……

次南安邑坊

街之北元法寺 ……

西南隅左衛大將軍渾瑊宅 ……

東金吾大將軍楊執一宅 太真觀 ……

奉誠園 ……

平章事趙國公李吉甫宅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次南宣平坊

西南隅法雲尼寺 ……

本隋太保薛國長孫覽宅 寺東鼓吹局 教坊 ……

街東宗正卿李齊宅 ……

嚴殺宅 太子賓客羅珦宅 太子少師鄭朗宅 宜慈寺

大理卿劉遵古宅

次南昇平坊

東北隅漢樂遊廟 ……

西北隅有東宮藥園 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宅

部尚書魏少遊宅 左散騎常侍潘孟陽宅 ……

書柳公綽宅 ……

人以爲僕准除天平軍節度鳥不復集蓮卒于鎮太子太傅致仕劉沔宅沅按唐書傳作太子太保致仕

次南修行坊本名修華武太后時避諱改修行坊景雲元年復舊後又改之隋有通法寺大業七年廢

贈太子少保鄭宜尊宅蒲州刺史杜從則宅工部尚書李建宅沅按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建終修行里第嶺南節度使胡証宅証在鎮好聚斂自奉修行坊第連亘閭巷車騎議者非之李訓敗軍利其財舉言訓匿其家爭入剽劫執其子溵內左軍殺之沅按啟唐書傳作建桂州司馬楊收宅收兄發假弟嚴皆貴顯號修行楊家與靖恭諸楊比沅按唐書傳貶端州司馬

次南修政坊

尚書右丞相張九齡宅尚書省亭子宗正寺亭子輦下歲時記曰新進士牡丹宴或在于此

次南青龍坊

東南隅廢普耀寺隋開皇三年獨孤皇后爲外祖崔彥珍所立開元二年廢西南隅廢日嚴寺隋煬帝爲晉王仁壽元年施營第材木所造因廣招名僧以居之貞觀六年廢

次南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以近芙蓉園因以名

東北隅廢建福寺龍朔三年爲新城公主所立其地本隋天寶寺寺內隋彌勒閣崇一百五十尺開元二年廢

右皇城東第二街之十一坊及東市沅按實十坊及東市一字當衍

長安志卷第八

長安志卷第九

唐京城三

朱雀街東第五街即皇城東之第三街街東從北

第一坊盡坊之地築入苑

十六宅政要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後以年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之名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濟延其後盛壽陳豐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內宅天寶中諸十四王居內前府泰剩于外坊歲時遷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十王宮人每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納之給用諸孫婚嫁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東宮但居于乘輿所幸別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於崇仁坊之禮會院也沅按唐書及新唐書皆云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盛濟十二王言十王舉全數也後壽信義嘗陳鈍孫七王亦居之帝光慶死忠王爲太子慶顯繼糞唯乘儀十四王者皆實此不同

次南興寧坊南街東出通化門

南門之東清禪寺隋開皇三年文帝爲沙門曇崇所立大中六年改爲安國寺西南隅開府儀同三司姚元崇宅生宇甚官所造其東本太平公主宅後賜安西都護郭虔瓘沅按此即勳造坊宅宅北特進王毛仲宅東南隅左衛大將軍泉男生宅太子少保崔琳宅琳珪瑤元父神慶伯父琳其皆爲相其父昆弟[illegible]大中報聖寺[illegible]淄青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愬宅[illegible]

次南永嘉坊

坊南龍首渠一名滻水渠隋開皇三年開自東南龍首堰下支分滻水北流至長樂坡西北分爲二渠東渠北流入苑西渠[illegible]東北隅太子太保李綱宅沅按唐書傳[illegible]東門之南侍中張文瓘宅[illegible]西南隅申王撝宅[illegible]南贈禮部尚書永興公虞世南宅[illegible]西成王千里宅南門之東蔡國公主宅[illegible]次東禮部尚書竇希玠宅西北隅涼國公主宅[illegible]

次南興慶坊本名隆慶坊[illegible]

南內興慶宮距外郭城東垣[illegible]

宮之正門西向曰興慶門南曰通陽門北曰躍龍門西[illegible]

南門曰勤政務本樓[illegible]其西樓曰花萼相輝樓[illegible]

正殿曰興慶殿[illegible]其後曰文泰殿[illegible]前有瀛州門內有南薰殿北有龍池[illegible]池東有沉香亭[illegible]躍龍門[illegible]

有芳苑門右有麗苑門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illegible]

大同門西曰金明門[illegible]

內有翰林院[illegible]瀛州門左曰僊雲門

北曰新射殿通陽門東曰明義門門內曰長慶殿[illegible]勤政樓東曰明光門[illegible]其內曰龍堂五龍壇[illegible]宮內有義安殿[illegible]積慶殿[illegible]

次南道政坊[illegible]

北門之西吏部尚書侯君集宅[illegible]南門之西尚書右僕射張行成宅[illegible]東門之北

工部尚書劉知柔宅寶應寺（[illegible]）

次南常樂坊（[illegible]）

西南隅趙景公寺（[illegible]）

南門之西靈花寺（[illegible]）

東濟宅殿中監張九皋宅（[illegible]）和政公主宅（[illegible]）壽州刺史郭敬之宅（[illegible]）太子太師渾釋

街南之東中書令（[illegible]）

之嘛吏部尚書致仕魏徵宅祠堂

次南靖恭坊

街南之西祆祠（[illegible]）西北隅駙馬都尉楊慎交宅（[illegible]）中書舍人

王敬從宅（[illegible]）輔國大將

軍符璘宅（[illegible]）

四十秘書監致仕韋建宅太常卿韋渠牟宅翰林學士吳通微（[illegible]）

集賢院工部尚書楊汝士宅（[illegible]）魏博節度使史

憲誠宅太子太傅崔彥昭宅（[illegible]）金剛進奏院

次南新昌坊（[illegible]）

南門之東青龍寺（[illegible]）崇義觀（[illegible]）

部尚書裴向竹園（[illegible]）尚書左吏

僕射致仕楊於陵宅（[illegible]）

太子少師牛僧孺宅（[illegible]）

秘書監吳仲方宅（[illegible]）禮部尚書溫造

宅太子少傅致仕盧宏宣宅（[illegible]）衢州刺史入路巖宅（[illegible]）

次南昇道坊

西北隅龍華尼寺（[illegible]）

東南曲江（[illegible]）

寺東侍中李日知宅（[illegible]）

紫雲樓（[illegible]）

崖州司馬楊炎宅（[illegible]）

貞元普濟寺（[illegible]）

太子太保鄭畋宅（[illegible]）

次南修德坊（[illegible]）

興福寺（[illegible]）

河西隴右副元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玉宅（[illegible]）

次南立政坊（[illegible]）河東節度使韋滲家廟（[illegible]）

讓皇帝廟（[illegible]）

次南敦化坊

東門之北都亭驛（[illegible]）南街之北淨影寺（[illegible]）

東門之北東南隅行臺左僕射鄖國公殷開山宅（[illegible]）

門之北秘書監顏師古宅（[illegible]）京兆尹

武宅（[illegible]）鄭國夫人楊氏宅（[illegible]）

次南豐樂坊

西南隅法界尼寺（[illegible]）横街之

北大開業寺（[illegible]）

次南安業坊

西南隅資善尼寺（[illegible]）東南隅濟度尼寺（[illegible]）

横街之北鄎國公主宅（[illegible]）

次南唐昌觀（[illegible]）

左龍武軍統軍歸誠郡王程懷直宅（[illegible]）京兆尹張去奢宅（[illegible]）

次南崇業坊（[illegible]）

元都觀（[illegible]）

唐昌觀（[illegible]）

下平章事王涯家廟（[illegible]）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涯（[illegible]）同中書門

次南永崇坊

華陽池慶（[illegible]）

次南道德坊（[illegible]）

開元觀（[illegible]）東南隅慶崇惠廟（[illegible]）

曆元年成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武俊家廟

次南光行坊（行字本犯中宗諱長安中改一作光行）

東南隅華州刺史文綸野宅觀軍容使魚朝恩宅

次南延祚坊（[illegible]）

右朱雀街西第一街九坊（[illegible]）

朱雀街西第二街北當皇城南面之含光門街西從北第一太平坊（[illegible]）

西南隅溫國寺（[illegible]）

西門之北定水寺（[illegible]）

太子妃楊氏宅 御史大夫王鉷宅（[illegible]）

武成王廟 戶部尚書王源中宅 京兆尹羅立言宅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垍宅

次南通義坊

西南隅興聖尼寺（[illegible]）

西北隅右羽林大將軍邢國公李思訓宅（[illegible]）

華觀（[illegible]）

東南隅戶部尚書長平公楊纂宅（[illegible]）

荊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國公崔鉉宅

次南興化坊（[illegible]）

西南隅空觀寺（[illegible]）

東尚書右僕射密國公封德彝宅

西門之北邠王守禮宅（[illegible]）

東門之南京兆尹孟溫禮宅 晉國公裴度池亭（[illegible]）

次南崇德坊（[illegible]）

西南隅崇聖寺（[illegible]）

東北隅證果尼寺（[illegible]）

西北隅廢報恩寺（[illegible]）

鑄錢院

次南懷貞坊（[illegible]）

東北隅廢乾封縣廨（[illegible]）戶部尚書畢構宅（[illegible]）

西南隅介公廟（[illegible]）橫街之北尚書右僕射唐休璟宅 惠昭太子廟（[illegible]）義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韋讓宅（[illegible]）

次南宣義坊（[illegible]）

東門之北燕國公張說宅（[illegible]）叛臣安祿山池亭 司徒致仕李逢吉宅（[illegible]）

次南安豐坊（[illegible]）

戶部尚書裴寬宅

次南昌明坊（[illegible]）

家令寺（[illegible]）

次南安樂坊（[illegible]）

判臣李希烈宅

右朱雀街西第二街九坊

長安志卷第九

長安志卷第十

唐京城四

朱雀街之西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街南出安化門北出[illegible]）

從北第一修德坊（[illegible]）

德明興聖廟（[illegible]）

北隅興福寺（[illegible]）

右神策軍營（[illegible]）

次南輔興坊

東南隅金仙女冠觀（[illegible]）

西南隅玉真女冠觀（[illegible]）

次南頒政坊

南門之東龍興寺（[illegible]）

街東之北建法尼寺（[illegible]）

街北之東證空尼寺（[illegible]）

西北隅昭成觀（[illegible]）

西南隅尚書左僕射芮國公豆盧欽望宅 崇明觀（[illegible]）

護國天王院（[illegible]）

東南隅右散騎常侍徐堅宅 右軍巡院（[illegible]）

次南布政坊

西南隅法海寺（[illegible]）

西門之南法海寺（[illegible]）

北門之東濟法寺（[illegible]）

街東之北明覺尼寺（[illegible]）

東北隅右金吾衛（[illegible]）

西南隅胡祆祠（[illegible]）

亦以朝叔弃其職沉毅胡飲神妬末見北魏書靈太后聀三立此寺東南隅廢鎮國公救若寺本蔣王惲園地景龍三年立為寺景雲中廢東門之北侍中魏知古宅中書令蕭嵩宅開府儀同三司畢國公竇琥宅陽第毅成太后之弟沉按琥帥希瓘改名福祥觀二郎戩宅天寶十僕立為觀左神武大將軍河間郡王舍利澄宅義果寺南隅舊名

次南延壽坊隋有德懷寺大業七年廢

南門之西懿德寺本慈門寺隋開皇六年刑部尚書萬安公李圓通所立神龍元年中宗為懿德太子道為戒名加隋東南隅駙馬都尉裴巽宅其地本隋齊州刺史盧賁宅高宗之土禮部尚書裴行儉居之武太后時同內王武宗女宗宮嬪之地年數木本満茂為京之最沉晦兩貧其西節度公主成安公主宅中宗女寶應坊兵馬使李重府判州李蓋陣諸捨所居延壽里宅為佛經坊許之仍賜名寶應

次南光德坊隋有常法寺大業七年廢

東南隅京兆府廨府內廨開元元年為尹又故作別元元年開皇中為賜緒加元宗之時西南隅勝光寺本隋蜀王秀所立文帝以其地賜之街東之北慈悲寺武德元年立隋末廢南門之東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宅光德坊寺遂為此坊之後鄱陽公主邑司太子賓客裴瑨宅吏部尚書崔鄭宅兵部尚書劉崇望宅

次南延康坊隋有明輪寺大業七年廢

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謀反誅後沒官武德中為萬春公主宅貞觀中以賜濮恭王泰泰薨後官市之顯慶元年高宗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東南隅靜法寺本隋開皇十年左武候大將軍陳國公竇抗所立西門之西中書令李靖宅北門之西中書令閻立本宅

西南隅馬璘池亭元和中為奉誠園太子太傅馬燧宅東南隅酆王府廨楚國公姜皎宅

次南崇賢坊

南門之西法明尼寺隋開皇八年長安縣令支茂為尼立南門之東法覺尼寺

一王府不出閣諸王府有一王府中宗時以為延康坊第

東南隅護國天王寺

西南隅王遺興捨宅所立又同慈仁尼寺三年隋大興公主有女出家為尼號曰女郎寺帝為立於皇此寺至開元二年勅併入法明尼寺街東之南崇業尼寺十年安業寺隋立法界尼寺捨宅西其地於此西南隅祕書監崔慎由宅

嗣虢王邕宅西門之北黃門監盧懷慎宅懷慎居官清儉宅在陋巷

光祿少卿竇璨宅中宗河間公主故宅

次南延福坊隋有紀國寺大業七年廢

西南隅紀國寺隋開皇六年獻皇后為其母紀國太夫人崔氏所立東南隅新都公主宅東北新都寺街東之北宣平府西北隅瓊山縣主宅

次南永安坊

右羽林大將軍高仙芝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薛苹家廟

次南敦義坊

東北隅廢福田寺本南武德初為太宗所立二年廢寺東南隅廢法覺尼寺開皇六年武后為其母立東南隅太尉中書令臨淮郡王李光弼宅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家廟

次南大通坊

東南隅左羽林將軍贊沙山宅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

次南大安坊坊之南街南抵京城

太安亭越王臺西街永安渠隋開皇三年自京西引交水北流入城經延康崇賢延福永安坊之西又北流入皇城至太極宮北經安業崇義興化通義之東又北流東入苑又東流入禁苑

右皇城之西十三坊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西從北第一安定坊

東南隅千福寺本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捨宅立為寺大中六年改興元寺

西南隅

林寺其地本隋太子亦為寺武德元年後為廢北隅方通觀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所立五守蓮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

次南休祥坊坊有崇福寺

坊內有漢顧成廟北漢奉明縣東北隅崇福寺本楊恭仁宅北隅萬善尼寺西北隅東南隅

此寺本隋大業元年為尼所立又咸亨元年武后為太原王妃立永徽元年為母楊氏立成尼寺光宅元年又為武三思宅延康坊南門之西武三思宅

次南金城坊本漢博望苑之地

西南隅匿道府隴西郡公崔漢衡故宅北門有漢戾園東南隅漢博望苑東北隅會昌寺西南隅太清觀西南隅瑞聖寺南之東崇聖尼寺

次南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二年繕築此坊

三洞女冠觀北妙勝尼寺西門之南祆祠東南隅太平公主宅街南之東舊波斯胡寺街北之西醴泉寺西南隅

烈士[illegible]

次南西市 [illegible]

南北盡兩坊之地市內有[illegible]

[illegible]長安中沙門法成所穿[illegible]以為放生池 平準局 獨柳 之刑人之所

次南懷遠坊 [illegible]

東南隅大雲經寺 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文帝為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illegible]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為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 寺內有浮圖東西相值東浮圖之北佛塔名三絕塔隋文帝所立[illegible] 街東之北功德尼寺 [illegible]

次南長壽坊 隋曰[illegible]

西南隅長安縣廨 [illegible] 南門之東永泰寺 [illegible] 寺北門之東太[illegible] 街西之北崇義寺 [illegible] 街北之西鄱國公楊[illegible]宅 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宅 中書令[illegible]立本宅 [illegible]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家廟 [illegible]

次南嘉會坊

西南隅褒義寺 [illegible] 街西之北靈安寺 [illegible] 鄭國莊穆公主廟 [illegible]

次南永平坊 [illegible]

東門之北宣化尼寺 [illegible] 東南隅宣城公主宅 [illegible] 高安長公主宅 [illegible] 天平軍節度使殷侑家廟 [illegible]

次南通軌坊

鄜公廟 文敬太子廟 [illegible]

次南歸義坊

全一坊隋蜀王秀宅 [illegible] 為家令寺園

次南昭行坊 [illegible]

街之南汝州刺史王昕宅 [illegible]

右皇城西第二街之十一坊及西市 [illegible]

朱雀街西第四街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從北第一修真坊 [illegible]

坊有漢[illegible]

次南普寧坊 [illegible]

坊西街有漢太學餘址 [illegible] 次東漢辟雍 [illegible] 東南隅東明觀 [illegible] 北靈化寺 [illegible] 西南隅太尉英國公李勣宅 北門之西司農卿韋機宅 西北隅秋嗣[illegible]

次南義寧坊 本名熙光坊義寧元年改

南門之東化度寺 本真寂寺[illegible] 西北隅[illegible] 街東之北波斯胡寺 [illegible] 右僕射戴至德宅

次南居德坊 [illegible]

東南隅先天寺 [illegible] 西北隅普集寺 [illegible] 南門之西奉恩寺 [illegible] 南門之東司禮大常伯劉祥道宅 [illegible]

次南群賢坊 [illegible] 二寺大業七年廢

東門之南真心尼寺 [illegible] 街東之北真化尼寺 [illegible] 客上官氏宅 [illegible]

次南懷德坊

西南隅羅漢寺 [illegible] 街西之北辯才寺 [illegible] 東門之北慧日寺 [illegible] 天官侍郎李[illegible]道宅 [illegible] 宏光寺

次南崇化坊 本名弘化坊避孝敬皇帝諱改

東南隅龍興觀 [illegible] 東門之北經行寺 [illegible] 西南隅靜樂尼寺 河陽節度使馬重元家廟

次南豐邑坊 [illegible]

東北隅清虛觀 [illegible]

次南待賢坊 [illegible]

東北隅天長觀 本名會昌觀[illegible]

[illegible]節愍太子廟

次南永和坊 本名淳和避憲宗名改

東北隅懿德太子廟

次南常安坊

東北隅章懷太子廟 神龍中立

次南和平坊

次南永陽坊 坊之西南隅[illegible]

坊內南北街之東築入莊嚴寺街之西築入總持寺

半以東大莊嚴寺 [illegible]

半以西大總持寺 [illegible]

[illegible]恭仁[illegible]獻二太后廟

右皇城西第三街之十三坊

昌化坊

太華公主宅 [illegible] 義陽公主宅 [illegible] 寶[illegible]院 [illegible]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 韓滉宅 岐陽公主宅 [illegible] 同昌公主宅 [illegible]

延平坊

其街乃刑人之所元和五年斬成德軍道將一十五人于延壽坊街從陽所獻也

修仁坊

宏道觀坊內舊有隋國子學及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宅貞觀二年併爲一坊爲雍王第王升儲永隆元年立爲觀

正平坊

安國觀本太平公主宅長安二年睿宗在藩公主奉爲元年乃以本封爲名開元十年玉真公主居之爲女冠觀

右四坊別見坊名改易

李義琰宅義琰宅至補闕臨離居相位在宮府堂院以安宗座方丈之宗宮宗開而賜職遊敕將作造以宗

報恩寺宣宗時河湟平出內藏錢和糴建報恩寺於京城設憲宗聖容于介福殿又建度思殿爲史衣之

所新羅寺數

右別見坊皆名失

章敬寺大曆元年作章敬寺于長安之東門總四千一百三十餘間四十八院內侍魚朝恩請以通化門外莊爲章敬皇后立寺故名章敬以爲代宗資是居莊林木不足奏毀曲江及華清宮觀風樓及百司行廨并將相沒官宅給其用費逾萬億以城中材木不足乃奏折曲江亭館及華清宮觀風樓

定昆池秀延卷池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中宗以昆明池百姓蒲魚所資不與公主遂奪民田作池號定昆池延袤數里司農卿趙履溫爲造累石象華山引水爲澗自寺以北

右城外

振旅亭於開遠門外

縣一

萬年

萬年縣京次赤本漢舊縣高帝置屬左馮翊今在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櫟陽故城是案元和郡縣志云三十五里三輔黃圖曰太上皇葬櫟陽北原起萬年陵因置萬年縣王莽改曰異赤案此縣爲漢霸陵杜陵奉明園縣地故城皆在其地晉屬京兆郡後魏復爲萬年縣

地圖記曰後周明帝二年分長安霸城及姚興所置山北三縣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屬京兆尹

東京取漢縣舊名也太和二年省山北縣建德二年又省霸城杜城二縣皆併入

皇三年遷都改萬年爲大興徙治宣陽坊東

領市一坊五十四唐武德元年復爲萬年縣二年析置芷陽縣七年省總章元年析置明堂縣長安三年省天寶七載改萬年縣爲咸寧縣至德三載復舊乾元元年復爲萬年縣

同光元年復舊

縣境東西一百七十七里南北一百七十里

七鄉管二百九十六邨二里唐陵

洪固鄉在縣南一十五里管邨四十八內貴里

龍首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管邨三十五神鹿里

少陵鄉在縣南三十里管邨四十八

白鹿鄉在縣南四十五里管邨五十

薄陵鄉在縣東三十五里管邨三十六

東陵鄉在縣東三十里管邨四十

苑東鄉在縣東北二十里管邨三十九

社壇在縣東南二十里平康坊

南郊壇

百神壇

靈星壇以上並在縣南十五里啟夏門外

風師壇

青帝壇

先農壇以上並在縣東北一十五里滻水東

九宮壇在縣東南一十里古城春明門外

馬社壇大曆五年置

鳴犢鎮在縣南六十里鳴犢鎮在縣西南俗傳因犢跑泉得名

霸橋鎮在縣東二十里

滻橋鎮在縣東四十里

義谷鎮在縣南八十里

涉城鎮唐昭宗乾寧二年縣啟夏門出居之今廢

太寧驛在縣城東草市東至昭應驛四十六里西至秦川驛四里

滋水驛在縣東北三十里兩京道里記曰隋開皇十六年置

長樂驛在縣東十五里長樂坡下兩京道里記曰舉歷元年勅滋水驛去都亭驛路遠馬多死損中間置長樂驛東去滋水驛一十三里西去都亭驛一十三里

霸橋隋開皇三年造唐隆二年仍舊所爲南北兩橋

橫橋渡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渭橋渡在縣東北二十里

光泰門渡在縣東二十里

官磑店在縣東界

終南山在縣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長安縣界

以谷水與長安縣爲界東西四十里

鳥鼠孔安國注三山名言相望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

梅毛注周之名山中南也春秋左氏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注曰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漢書曰太一山又爲終南山（沅案地理志太一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則終南太一不得爲二山明矣然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耳（沅案此亦本水經注文太白山亦曰太一山）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沅案初學記云福地太一山長安西南五十里中終南有四十關中記肯非福）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沅案初學記引三秦記與此文不同所引三秦記曰終南山一名地肺）一名地肺山（沅案初學記引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

皇甫謐高士傳曰秦有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時呼四皓（沅案高士傳四皓四字無）其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帝名之四人乃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沅案初學記引云漢高祖徵之不至乃深自匿終南山今本高士傳同已傳作之非）漢東方朔傳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沅案傳無終字大字）其山多（沅案傳多作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沅案傳本脫所字）萬姓所仰足也唐文宗嘗曰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即有雨若晴霽雖密雲他乜竟夕不雨宜命有司建立祠宇

畢原在縣西南二十八里（沅案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白鹿原在縣東南二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曰在縣東二十里）自藍田縣界至滻水川盡東西一十五里南接終南北至霸川盡南北一十里亦謂之霸上（李兒藍田）

少陵原在縣南四十里南接終南北至滻水西屆曲六十里入長安縣界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於此俗號少陵原（沅案漢書外戚傳云許后葬杜南是爲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也去杜十八里）

樂遊廟在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亦曰樂遊原（沅案太平寰宇記在昇平坊）

長樂坡在縣東北一十里即滻水之西岸十道志曰舊名滻坂隋文帝惡之改曰長樂坡蓋漢長樂宮在其西北

高望堆長安圖曰在延興門南八里（潘岳西征賦曰陟高望之陵……太平寰宇記……）

御宿川在縣西南四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南十七里）揚雄羽獵賦序曰武帝開上林東南至御宿川（沅案寰宇記傳川字）孟康注曰爲諸離宮別觀禁御不得使人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川漢元后傳夏遊御宿師古曰籞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李記一名籞宿川）

樊川一名後寬川在縣南三十五里十道志曰其地即杜陵之樊鄉（沅案說文樊鄉字作鄨）漢高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功最賜噲食邑於此故曰樊川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

金鳴在縣北漢文帝廟在其北（北一作內）

義谷在縣東南八十里東南至乾祐縣及金商等州西南有路至興元府

錫谷在縣東南六十里有路至舊歸安鎮合義谷路通興元府

華谷在縣東南六十里

炭谷在縣南六十里

豨谷在縣東南六十里

竹谷在縣南六十里（方輿紀要曰竹水俗謂之赤水出竹山北流沅案水經注云竹水南出竹山北逕福加谷謂之大赤水北注于渭即此水也西山經竹山赤水出是）

石鼈谷在縣西南五十里

荆谷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渭水在縣北五十里西自長安縣界流經縣界入臨潼渭陽之詩曰我送舅氏于渭之陽史記曰西伯獵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又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又赤三日洪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漢書曰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三輔決錄曰項仲山飲馬渭水日與三錢以愼之山海經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東注河入華陰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天水略陽扶風始平京兆至華陰縣入河）列子曰夸父逐日將飲渭水不足乃渴死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霸水在縣東二十一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二十里）自藍田縣來合

滻水北流入渭

滻水在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十道志曰荆谿狗枷二水之下流也水經注曰滻水出京兆藍田北至霸陵入霸水（沅案水經注此文以上是渭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霸）不復出（沅案此注無十字）地理志曰滻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沅案水經注……）又曰滻水北至霸陵入霸水史記曰秦都咸陽滻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祠之（沅案……）

灃水今名沈水（一作沈）自南山皋子陂西北流入縣界字林曰灃水出杜陵縣許愼說文曰灃古亢反（沅案今此作徐鉉切音反）水名在京兆杜陵漢書注晉灼曰灃音決師古曰地理志鄠縣有灃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縣則無此水（沅案……）水經注曰灃水自樊川西北流經杜伯冢（沅案……）又西北逕下杜城其字或作水旁亢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沅案……）括地志曰灃水又名石壁谷水又名高都水漢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高都水入長安城（事見上卷李善曰灃水經至昆明池入渭）

灃水即交水也水經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沅案……）

庫谷澗水（沅案……）北流二十五里合採谷水下流入荆谷水號滻水下流二十五里合霸水號霸水北流二里入渭

採谷水來自藍田縣界西北流三十里入縣界二十里合採谷爲滻水北流四十里入霸水

石門谷水來自藍田縣北流十里入縣界合採谷水北流一十五里合庫谷水爲滻水

荆谷水一名荆谿來自藍田縣至康鄉入縣界西流二十里出谷至平川合庫谷採谷石門水爲荆谷水一名滻水

兩京道里記曰荆谿水名長水後分兆異遂謂陰谷

義谷水自縣界由乾祐縣下流入山一百里至谷口西北流二十里合錫谷羊谷水入坑河西流一十五里入長安縣界

郊谷水北流一十里合錫谷水自谷口北流一十里爲坑河入長安縣分界

石鱉谷水北流一十五里復西流一十里入長安縣界

漕水由縣界坑河分水約五里西流

龍首渠一名滻水渠漢書曰穿渠得龍骨故名龍首渠沅案漢龍首渠引洛水在今同州蒲城縣此龍首渠引滻水名偶同耳敏求誤合爲一自縣界龍首鄉馬頭埪堰滻水入此渠西流出府城東過入長安縣界兩京道里記曰隋開皇二年引水北流入苑渠水長樂坡上

黃渠自義谷口溜分水入此渠北流一十里分兩渠一東北流入庫谷一西流入樊川灌溉稻田西流入坑河

九龍池在縣東南五里九曲池在其西

曲江在縣南十里

永安坡在縣南二十五里周七里十道志曰秦葬皇子起冢故北原上因名皇子陂沅案此即秦悼太子冢前人誤據史記秦本紀昭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在雍州萬年縣西今臨潼縣界以爲秦韋曲鄭田吉爲芷陽也隋文帝改

豐潤陂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六里三輔舊事曰後周太祖名爲中都陂隋文帝改

洛女陂在縣東一十五里三輔舊事曰洛女冢南有洛陂俗號洛女陂

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六里沅案史記作軹漢書作枳漢元年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沛公處蘇林曰枳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沅案史記索隱引蘇林說作三十里非師古曰枳音軹軹道亭在霸成觀西四里沅案師古說止此漢時有白蛾飛自東郭門經軹道入苑內地道記曰在霸水西

長門亭漢書文帝出長門沅案漢書注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門東封禪書作出長安門括地志云長安門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後館陶公主長門園武帝以長門宮皆因此亭爲名若見五人於道北立五帝壇

郎官亭漢武帝時官后葬霸陵郎官亭東流案水經注引在長安東南三十里

千人聚皇覽曰衛思后葬城東南桐柏園今千人聚是闕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葬曰奉明園衛皇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聚者是漢書成帝建始四年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師古曰桐柏亭名衛思后葬于其地也沅案地理志有奉明縣宣帝置本奉明園戶爲奉明縣本名廣明其地當在東后元年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此

戲園在通化門東北二十五里

霸陵故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霸水之東沅案史記正義同太平寰宇記云在東北二十三里十三州志曰霸陵秦襄王所葬芷陽也沅案史記秦本紀云莊襄王葬芷陽此秦襄王俱葬芷陽漢文帝更名霸陵葬曰水經郡國志曰在通化門東二十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作二十一里秦襄王葬于其坂謂之霸上其城即秦穆公所築沅案郡國志無此文太平寰宇記文與此同不云出郡國志漢王元年十月至霸上子嬰降文帝後六年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文帝後葬其地謂之霸陵因爲縣東南至文帝陵十里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晉改爲霸城沅案霸城後魏爲霸城縣此晉改非地形志此誤後周建德二年省關中記曰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水經注曰城東之人見薊子訓沅案水經注無城東之人但云有人見薊子訓字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曰正見鑄此計時已近百年矣沅案水經注作五百年

南陵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漢文帝七年置屬京兆尹沅案史記孝文本紀云七年南陵則地理志云文帝七年非也漢舊儀曰薄太后葬之所亦謂之南霸陵因置縣以奉陵寢後省沅案漢書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師古曰沂音先歷反沅案漢書沂字當爲滻字之誤入霸水師古不知音誤引之非也

杜陵故城在縣東南一十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同漢宣帝以杜東原上爲初陵置縣曰杜陵而改杜縣爲下杜城王莽改杜陵曰饒安沅案漢書昭帝紀元鳳元年杜陵亦名下杜後魏改杜陵爲杜縣後周建德二年省沅案魏書地形志所名杜縣有杜城文杜陵杜郵亭

漢長樂宮在縣東北十里

唐大明宮在縣東北五里今有遺迹悉廢唯複道猶含元蓬萊殿逆敦山遺址尚存

南內興慶宮在縣東南五里宮牆複道今悉存

翠微宮貞觀二十年營太和宮於終南山之上改爲翠微宮正門北開謂之雲霞門視朝殿曰翠微寢殿曰含風并爲太子構別宮闕正內門曰金華殿曰喜安

望春宮在縣東十里臨滻水西岸在大明宮之東東有廣運潭

靈符觀兩京道里記曰天寶初桃林獲寶符將入城宿於此因置觀在長樂坡南

太一觀在縣南六十里終南山從谷口

薦福寺聖容院塔院在縣南三里唐寺

慈恩寺在縣東南八里唐寺

義善寺在縣南十五里貞觀十九年建

華嚴寺會聖院貞如塔在縣南三十里貞觀中建

興教寺在縣南五十里總章三年建

興唐寺在縣東北五里唐寺

三像寺在縣東南五十里開元中建

鎮國寺在縣東南兩京道里記曰乾元二年方士王列國奏營內置寺四十九所此其一也

乾元寺在縣東北四十里乾元三年建

靈應臺并下院其九處去縣六十里并在終南山唐長安志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雲母谷俗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十八里皇峯謂之寶靈臺上有塔塔中有釋迦像是六朝時安太清所造

牛頭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貞觀六年建

羅漢寺在縣南六十里終南山石鼈谷有羅漢石洞三

太平興國寺在府東街舊圖經曰本唐崇徽宮太和初爲寺按西京記承天門南爲皇城乃在布政坊與東宮重明門之地

廣惠公祠唐開成二年冊終南山爲廣惠公命長安縣令杜燧南山下置祠宇以季夏土王日致祭

靈臺神廟在縣北四里十道志曰漢文帝罷露臺於此

九龍堂在縣東六里地志曰九龍池

澄源夫人湫廟按今縣有顯應夫人廟所在與此正同當

是澄源改封在終南山炭谷去縣八十里唐封澄源夫人

湫池尚在

漢文帝廟在縣東本陵北去縣二十五里

漢宣帝廟在縣東南本陵北去縣十里

四皓廟在終南山去縣五十里唐元和八年重建

唐杜佑公祠在古城啟夏門內道東去縣八里咸通六年建

漢太上皇陵按高祖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曰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及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

薄太后陵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白鹿原上（兩京道里記曰陵高十丈周三里六十步去道五里又案漢書太后崩葬南陵亭南又案故洲志鄭縣有薄姬墓則今宣塔有碑蓋傳為薄也）

文帝霸陵在縣東十里（宋敏求記云霸陵北去縣二十五里）白鹿原上（顏師古曰在長安東南霸陵因山為藏不治墳也）

宣帝杜陵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宋敏求記元和郡縣志云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唐明皇貞順武皇后敬陵在縣東四十里

武宗母宣懿韋太后福陵在縣東二十五里

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陵

蕭望之墓在縣東南五里古城春明門外（宋敏求記云……）

唐杜如晦墓在縣南三十里（宋敏求記云杜如晦葬在……）

郗古墓在縣南二十里（宋敏求記云在……）

昭宗母恭憲王太后安陵在縣東二十五里

靖恭太子陵在見子西原（……）

昭靖太子陵在細柳北原

尖冢兩京道里記曰在通化門東二里是呂不韋冢（……）不云在此（……）三輔舊事云是子楚母冢皆非也（……）豈人臣所宜據韋述兩京記云秦襄王……始皇非襄王之子以此致誤也（……）

馬冢漢滕公夏侯嬰冢也東臨滻水郡國志曰滕公乘馬至此馬踣地悲鳴因掘地得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也吾死即安此乎冢在飲馬橋南時人謂之馬冢（……）

蝦蟆陵在縣南六里韋述兩京記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昔漢帝幸芙蓉園即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陵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歲月深遠誤傳為蝦蟆陵（……）

懿宗母元昭晁太后慶陵在縣東二十五里

僖宗母惠安王太后壽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顏師古墓在縣南二十里（宋敏求記曰在……）

王君㚟墓在縣東界滻水驛東道北兩京道里記曰君㚟開元中任涼州都督死王事指宛林此張說為碑文（……）

渾瑊墓在縣南何十五里（……）

長安志卷第十一

長安志卷第十二

縣二

長安

長安縣（……）本漢舊縣蓋秦之地名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王弟長安君成蟜將兵擊趙又曰盧綰封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書曰楚懷王封項羽為長安侯（……）又曰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王莽曰常安唐賈耽郡國縣道記曰長安縣故城今謂之苑城漢京兆府在故城內上冠里其縣治今失其所在長安蓋古鄉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對秦咸陽宮漢於其地築未央宮謂大城曰長安城（……）隋開皇二年遷都徙縣治長壽坊西南隅（……）五十四唐總章元年析置乾封縣（……）治懷真坊長安三年省梁開平元年改為大安縣後唐同光元年復舊

縣境（東西四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二里）

六鄉管六里（……）

義陽鄉在縣西南二里管布政里（……）

善政鄉在縣西一十五里管安化里

河洛鄉在縣西南四十里管安寧里

豐邑鄉在縣西二十里管龍臺里

苑西鄉在縣北三里管崇徽里

華林鄉在縣南一十五里管居安里

子午鎮在縣南四十里至東北角郵景祐二年置以南山子午谷為名

社壇在縣西南五里光德坊

黃帝壇

百神壇

赤帝壇以上並在縣南一十里安化門外

白帝壇在縣西一十里開化門外

夕月壇在縣西一十里開遠門外

雨師壇在縣西一十里金光門外

黑帝壇在縣北二十里中橋

司中司命壇在縣西北一十里開遠門外

社角鎮在縣南四十五里又有西社角

秦社鎮在縣西南灃水西四十里入鄠縣路

臨皋驛在縣西北一十里開遠門外今廢

子午關在縣南一百里漢書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通子午道因置關今廢沉案漢書王莽傳云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此蓋求其意耳改又曰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illegible]

中渭水渡在縣北二十六里

嘉麥渭水渡在縣北二十六里

段留渭水渡在縣東北二十六里

北灃唐灃水渡在縣西四十里

南灃唐灃水渡在縣西四十五里

南山一名終南山在縣南七十里連乾祐縣界

龍首山在縣北十里三秦記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可六七丈土赤不毛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illegible]也

武將山長安記曰長安城西北有武將山即前漢末竇融所隱之處[illegible]

少陵原在縣南四十里東接萬年縣界西入縣界五里

高陽原在縣西南二十里

細柳原在縣西南三十二里

尖邱在縣西北一十五里[illegible]

潏水西在鄠縣界流入水經注曰潏又東過長安縣北灃水從南來注之[illegible]

灃水又作酆出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原闊一十五步其下闊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經縣界綠馬坊鄠入咸陽合渭水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箋云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汜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詩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疏曰[illegible]師古曰豐水出鄠之南山[illegible]水既從入渭豐水亦同來也又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文子曰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決錄注曰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水經注曰豐水出豐溪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支津一水西北流又北交水自東入焉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經靈臺西又北至石墩注于渭又曰渭水東與豐水會短陰山無他高山異巒唯原阜石墩而已[illegible]水上舊有便門橋括地志曰豐水渠今名賀蘭渠東北流注交水

鎬水[illegible]出縣西北十八里鎬池水經注曰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鎬水又北流[illegible]西北與滮池水合又北經清泠臺西[illegible]又經慈石門注于[illegible]渭帝王世紀曰今鎬池即周之故都也廟記曰長安城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一里溉地二十三頃史記曰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來夜過華陰平舒道[illegible]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illegible]持璧與客曰[illegible]為我遺鎬池君因

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後漢志曰[illegible]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illegible]女子周公家皆在鎬聚東杜中[illegible]

滮池水出縣西北二十里滮池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注曰滮流貌也鄭元云豐鎬之間水北流也[illegible]

潏水在縣南一十里東自萬年縣界流入[illegible]

交水[illegible]東自萬年縣界流入水經注曰交水又西南流與豐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又西至石碣分為二水一水西流注豐一水自石碣北經細柳諸原北流入昆明池[illegible]

坑谷水[illegible]在縣南二十七里自萬年縣界流經縣[illegible]合交水

樓梓谷水出南山北流合成兩渠又西北豹林谷水入焉又西北流至縣東南三十里入交水豹林谷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來會又北流一里有子午谷水自東來會自北以下亦謂之子午谷水[illegible]

龍漯谷水合鄗河

太河谷水合鄗河

灃谷水合四小水西北入城郭西南入苑沈水自南入焉有堰堰下分為二水一水流一里一小合鄗水一水西北流又東流為漕越渠[illegible]

清明渠東自萬年縣流入西北流又屈而東北流入京

城（[illegible]）此即

永通渠隋開皇四年開起縣西北渭水與城隍初名富民渠仁壽四年改

野狐澤即漢牛首池也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潏河在縣南一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于[illegible]）

漕渠漢書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illegible]）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而注于渭

明渠漢時渠也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沉案[illegible]）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八里入於渭

漆渠在縣西二十里首自縣之坑河分水經縣界二十里入漕河漢書曰漢穿渠通漆水故曰漆渠（[illegible]）

永安渠隋文帝開皇三年開在縣南（沉案[illegible]）引交水西北入城經西市而入苑沈水自南入焉有堰堨下分為二水流一里一水合交水一水西流又東流為濆越沈水上過流名水安渠（[illegible]）

漕渠唐天寶二年京兆尹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于西市以貯林木大歷元年尹黎幹自南山谷口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薪炭

石堨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水經注曰交水西至石堨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所造

昆明池在縣西二十里今為民田（沉案漢書注臣瓚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定昆池在縣西南十五里景龍文館記曰安樂公主西莊在京城西延平門外二十里司農卿趙履溫種植將作大匠楊務廉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定昆池通典曰神龍中安樂公主恃寵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發怒自以家財別穿池號曰定昆池

鶴池在縣西十里

盤池在縣西北二十里

雁鶩陂廟記曰在鎬池北地方六頃水昆明池下流

河池陂水經注曰昆明故渠[illegible]昆明池（沉案[illegible]）

東鎬河池陂而北亦曰女觀陂

雍門顏師古曰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記曰趙父家在門西門鈎弋趙后父也

長安故城在縣西北十三里（[illegible]）

下杜城在縣南一十五里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春秋左氏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注曰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國記曰周宣王四十三年杜伯入為王卿士無罪而王殺之史記曰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鄠此地也括地志曰蓋宣王殺杜伯以後子孫微弱附於秦及春秋後武公滅之為縣漢宣帝時修杜之東原為陵曰杜陵縣更名此為下杜城（沉案[illegible]）七里廟記曰下杜城杜伯所築東有杜原淡在底下故曰下杜（[illegible]）

秦阿房宮一名阿城在縣西二十里（沉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及元和郡縣志[illegible]）西北三面有牆南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崇八尺上闊四尺五寸下闊一丈五尺今悉為民田十六國春秋曰苻堅建元二十年慕容沖據阿房城初民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數千萬株于阿城以待鳳皇之至沖小字鳳皇終為堅賊

漢未央宮在縣西北一十四里（沉案史記正義引此元和郡縣志云十五里誤）石虎號武十一年發雍州梁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餘見唐禁苑中

建章宮在縣西北二十里

長樂宮在縣西北十五里（沉案史記正義引此元和郡縣志云十四里誤）

桂宮在縣西北十三里

柏梁臺在未央宮北（沉案[illegible]）

（[illegible]）

漸臺在未央宮西

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苻堅姚萇宮在長安故城內

後周宮室在長安故城中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以後並廢為陂田爛陂地

漢博望苑在縣北五里

上林苑在縣西南一十四里周二百四十里（沉案舊本作二十四里今[illegible]）

玉真觀在縣西北四里

金仙觀在縣西北三里

開元觀在府城西北街

永慶寺在縣南六十里太和谷口（沉案元和郡縣志云太和宮在縣南五十五里[illegible]）初唐武德八年造太和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太宗厭禁內煩熱公卿重請修築命將作大匠閻立德再葺號翠微宮籠山為苑宮北門曰雲霞門有翠微殿含風殿太子宮西門曰金華門有安善殿元和中廢為翠微寺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

開利寺在縣南六十里皇甫鄉唐香積寺也永隆二年建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

三會寺在縣西南二十里宮張鄉唐景龍中中宗幸寺其地本倉頡造書堂

大寧寺在縣西南五十里江曲鄉唐靈感寺也景龍二年建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

興教院在縣南六十里樊川谷口本百塔信行禪師塔院唐大歷六年建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

嚴福寺在縣南五十里義[illegible]鄉唐咸通七年置本翠微下院皇朝太平興國三年改

妙果尼寺在府西南唐為西臺寺唐御史臺也有推提所撰御史臺精舍碑皇朝開寶中改

石門山神廟在縣西一十三里劉[illegible]橋西

石炭廟神廟在縣西南四十里荊任鄉唐貞元十四年置

石父廟

石婆神廟並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靈沼黑水元阯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注云立牽牛織女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今不入宛在後人名石

父老傳云

河伯廟在縣北二十六里中橋鄉

漢高祖廟在縣西四里延政坊皇朝開寶三年勅修

雍侯廟在府城北街漢元年立秦王將分關中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自漢建都長安而雍地無復侯王之名章邯死廢丘而廟食長安亦雍之舊地又雍齒亦侯未知孰是

安平公廟在府西街隋宇文愷封安平公文帝開皇中遷都城實愷之功故廟食存焉

周穆王陵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張恭鄉（沅案元和郡縣志無大中字當作）

樗里子墓在縣東北長安故城中史記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昭王七年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謂人曰（沅案史記無謂人二字）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也（沅案史記無也字）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

唐息隱太子陵在縣境

恭懿太子陵在高陽原（沅案已上二陵太平寰宇記無而有李靖墓在縣西有大李鄉二十五里賈既墓在縣南二十里若安坊此不載考李靖陪葬昭陵當亦酤泉柔史云在此誤也）

長安志卷第十一

長安志卷第十三

縣三

咸陽

咸陽縣（今次畿正東微南至本府四十里）本周王季所都秦舊縣也孝公十二年於渭北城咸陽（沅案史記秦本紀云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始皇本紀云孝公十三年都咸陽）自汧隴徙都焉三秦記曰咸陽秦所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縣在山之南水之北故曰咸陽）秦自孝公惠文悼武昭襄王始皇二世胡亥並都之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陽徙天下豪富二十萬戶於咸陽（沅案胡亥時移咸陽令秦）沛公元年秦二世子嬰降漢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漢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入長安元鼎三年更曰渭城縣屬右扶風王莽改曰京城後漢省入長安按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里故城是也（沅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元和郡縣志云今縣東二十二里太平寰宇記云十五里又亦不同）漢渭城縣亦治於此（沅按漢長陵安陵平陵故治皆在此縣南故東興渭北平與實平馬興平則見興平）前趙石勒於渭城置石安縣苻堅於今縣東北長陵置咸陽郡後魏太和二十年徙咸陽郡於涇水北今涇陽縣是也隋開皇初郡廢九年改涇陽爲咸陽十一年徙故咸陽城西二里屬雍州即秦之杜郵也大業二年省入涇陽唐武德元年復析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郡寄治鮑橋（沅按舊唐書地理志云初治鮑橋與此不同）二年徙白起堡六年又徙便橋西北即今縣也天授二年武后以其母順陵在縣界陞爲赤縣神龍元年（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元年十月）復爲畿今爲次畿

縣境東西七十五里南北四十八里

五鄉管五里（唐二十鄉有五雲鄉長陵鄉餘皆不傳沅案南高陽原今在縣東北亦名高陽原今在縣東一十里）

河南鄉在縣南管資川里

平原鄉在縣北管平城里

安業鄉在縣北管介公里

龍首鄉在縣北管慶雲里

奉賢鄉在縣東管奉城里

縣城崇一丈五尺壕深九尺闊一丈二尺周四里

中橋鎮在縣東二十五里

陶化驛在縣郭下東去府四十里西去興平縣四十五里

臨皋驛在縣東南二十里

溫泉驛在縣西二十里今廢

渭河浮橋在漢渭城縣南北兩城中開架渭水上（沅案元和郡縣志云便橋在縣西南十里）自漢之便橋也漢書曰武帝建元三年初作便門橋（沅案舊本脫門字）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去長安二十里（沅案今本漢書注無長安二十里中字水經注云黃圖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顏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平易（沅案漢書注云易道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唐末廢皇朝乾德四年重修後爲暴水所壞淳化三年徙置孫家灘至道二年復修於此（元和郡縣圖志曰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對門故名便橋沅案水經注云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

中渭橋在縣東南二十二里（沅案史記索隱云此橋與此不同）本名橫橋（沅案三輔黃圖曰橫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渭水南有長樂宮北有咸陽宮欲通二宮之間故造此橋廣六丈南北三（沅案一作）百八十步洞六十八柱七百五十梁二百一十二（沅案水經注作七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下二橋南北（沅案水經注南北有）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漢末董卓入關遂焚之魏武帝更造劉圖經曰劉裕入關又毀之後魏重造唐貞觀十年廢（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十年移於今所）都水令以掌之號石柱橋水經注曰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鐓乃可移動也橋之北首壘石中有付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付留曰我貌醜（沅案水經注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以腳畫地付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中惟背以上出水（沅案水經注作）

上立水其後魏武帝重造村留之像因乘馬見之驚又命下
之水中沅案水經注云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其後全不號求樹拔之
中橋渡在縣東二十五里
安劉渡在縣東三十五里
南寺渡在縣西十五里淳化三年廢
嘉麥渡在縣東三十五里
畢原在縣北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注曰紀基也堂
畢道平如堂也鄭注曰畢終南山之道名跡如堂之牆然
尚書曰周公薨成王命葬公於畢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
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文王武
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沅案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在縣西南二十八里
又案春秋左氏傳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
我自夏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若武王克商之後以
其地封文王次子又曰畢原沅案此字疑衍鄠郭文之昭杜注曰
畢在長安西北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陌此許原之陌
也秦謂之咸陽原漢長坂沅案元和郡縣圖志曰畢原
短陰原在縣西南二十里
渭水西自興平縣界來流入高陵縣界
灃水在縣西十一里自長安縣界來流至宋村合入渭水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與灃水會于短陰山內其水經南山
鄠水合流沅案其水已下九字疑衍
鳥頭泉在縣西二十五里
要冊泉在縣北八里
下郇泉在縣西北一十五里
李郇泉在縣西北十里
蘭池陂即秦之蘭池也在縣東二十五里沅案水經注云

周氏陂周十三里水經注曰漢周勃冢在此其子亞夫有
功遂賜此陂故地以氏稱之長安圖曰周氏曲在咸陽縣
東南三十里李善曰今周氏陂南一里有漢蘭池宮
興成渠在縣西十八里唐李石爲相奏咸陽令韓遼治之
東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爲漕渠起咸陽抵潼關三
百里無車輓之勞其後堙廢自此復之
細柳倉在縣西南二十里漢舊倉也文帝後六年周亞夫
爲屯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
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師
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
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三輔故事曰周亞夫軍于
細柳今石徼是也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渭水倉
傳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
棘門在縣東北十八里漢文帝後六年徐厲爲將軍次棘
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
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
杜郵亭在縣西南三十八里白
起自刎之處水經注曰杜郵亭在咸陽西十七里長安
城西有九嵕山西有杜山又有畢陌西北有孝里西有白
起冢杜預曰畢國在西北
杜郵館在古縣城東
曲郵在縣境漢書高帝征黥布張良送至曲郵
交道廢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秦咸陽故城在縣東二十里
渭城亦治於此
隋故縣城在縣東二十二里渭水北即秦之杜郵其城周
八里
唐故縣城在渭河北杜郵館西城崇一丈五尺

蔛谷水合豐水
白谷水合豐水
聖女泉出縣西二十里昆明池北平地上周十步西北流
五十步與牧豬泉合
池水相近也
野豬澤即漢牛首池地在縣西北三十八里
漕河在縣南十五里自萬年縣界來經縣界五里入于渭
漢書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龍首渠在縣東北五里自萬年縣界流入注于渭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水經注曰在長樂宮桂宮之間
清渠在縣西五十里自鄠縣界來經縣界十里流注于渭
漆渠在縣西南二十里舊自縣之灃河分水經縣界二十
里入漕河漢書曰穿此渠通漆水故曰漆渠
承安渠隋文帝開皇三年開在縣南引交水入宮之北門
唐望賢宮在縣東數里開遠門外
普因寺唐穆宗由複道幸咸陽止于此寺
周文王廟二處一在縣西一在縣東相去各十五里
武王廟在縣北五里
成王廟在縣西十五里
康王廟在縣北七里
漢呂太后廟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景帝廟在縣東北十五里
武帝廟在縣東北八里
介子推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武安君秦將白起廟在縣五里
西晉廟在縣東二十五里
漢鄗侯蕭何廟在縣西三十里
周文王陵在縣北十五里
尚書曰周公薨成王葬於畢注曰不

致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注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畢文王墓近鎬也漢書劉向傳曰文武周公葬於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沅案舊本京兆二字作長安誤今按裴駰史記注引皇覽又文武裝作文王武王長安鄗聚東社中又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沅案劉昭注郡國志安陵縣下亦引此文人以為周文王冢非也文王冢在社中記亦引此此文皇覽以此為秦文王武王所葬元和郡縣志咸陽縣亦不載文王陵也

武王陵在縣北十五里沅案史記秦本紀云悼武王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陌今安陵西畢陌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又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此則周武王陵為今杜曲也

成王陵在縣西北二十里

康王陵在縣北十五里沅案已上二陵元和郡縣志無太平寰宇記有

漢高祖長陵在縣東三十五里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咸陽東三十里太平寰宇記亦云長陵在縣東三十里今縣東北四十里與此不同漢書曰在長安北西十里沅案漢書注皆云臣瓚曰呂后六年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西出及便殿掖庭諸宮寺皆在中是節錢陵城為邑非止謂邑君也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漢長安城三十五里關中記曰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陪葬者皆在東徙關東大族萬家以為陵邑長陵令秩祿千鐘諸陵皆六百

呂后陵在高祖長陵東沅案裴駰注史記云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史記外戚世家曰高后合葬長陵注曰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沅案此裴駰引關中記

惠帝安陵在縣東三十五里元和郡縣圖志陵在縣東北二十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同元和郡縣志又案裴駰引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長安北咸陽東也臣瓚曰在長安北三十五里三輔皇圖曰去長陵十里關中記曰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為陵邑善為啁戲故俗稱女啁陵也沅案地形志云石安有安陵城

四皓祠在安陵西

張敖冢在安陵東三十里冢上有石獄之像今人謂之五獄冢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無

景帝陽陵在縣東十五里元和郡縣圖志曰陵在縣東四十里沅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又太平寰宇記俱同元和郡縣志漢書曰景帝五年作陽陵也後三年葬陽陵臣瓚曰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帝王世紀曰陽陵山方一百二十步高四十丈

昭帝平陵在縣東北一十三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同此水經注云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元和郡縣志云在縣西北二十里又案太平寰宇記云故城在縣東北七十里漢書曰帝作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作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沅案此見三輔黃圖臣瓚曰陵在長安西北沅案當云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又案河南通志云漢昭帝陵在洛陽縣非

元帝渭陵在縣東北一十三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同此元和郡縣志云在縣西北七里臣瓚曰陵在長安北三十六里王莽遣使壞渭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漢氏也沅案此出三輔黃圖

成帝延陵在縣西北十五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同此元和郡縣志云在縣西北十三里漢書曰成帝葬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沅案此當云臣瓚曰關中記曰延陵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渭陵之東延陵是也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言事者以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避沙渭消取東山土東山土與粟同價所費巨億數年而陵不成谷永等奏昌陵積土為高山樟郁猶在實土之上浮土之下非永年之基延鄉之地帝爲陽下道貫二州二十餘縣宜還就延鄉乃詔衛尉淳于長行視長奏宜如永等議乃從延陵而棄初言者將作大匠郭萬年於敦煌配役三輔舊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昌陵有南池在陽角之故言作陵不成乃徙昌陵邑一餘里土集粟同價

哀帝義陵在縣西八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同此元和郡縣志云在縣北八里漢書臣瓚曰義陵在右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平帝康陵在縣西二十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俱云在縣西北九里漢書臣瓚曰在長安北六十里舊圖經曰康陵在興平原口沅案三輔黃圖云在興平縣口

漢傅太后廢陵水經注曰在霸城西北沅案水經注云秦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大后陵王莽發其陵沅案水經注作秦發傅太后冢今其處積土猶高謂之增犨又謂之增阜沅案舊本其處作虛屏作屏阜作埒井

唐代祖元皇帝興寧陵在縣東三十五里五雲鄉周五里

承天皇帝順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長陵鄉周二里此陵乃武后之父母也追贈皇帝皇后沅案已上二陵太平寰宇記無

周太公墓在縣東二十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太公塋在縣東北十里太平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尚父齊太公呂望也鄭元曰太公受封于齊留為太師五世之後乃歸葬于齊沅案此亦節錄史記注又案裴駰引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則為在此東也

周公墓在縣東北三十里沅案裴駰引皇覽云周公冢在京兆長安杜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同皇覽不知何據

漢蕭何墓在縣東北三十七里沅案今志云三十里恐非今縣即唐末治也云何墓在此本漢長陵記及括地志今城志及河南承縣志並載何墓

曹參墓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沅案今志云二十五里

張良墓在縣東北三十六里沅案今志云二十五里留侯陪葬沅案留侯世家正義曰張良

長陵與高祖長陵相去五里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黃石冢在兗州此未知何據

楊雄墓按楊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詔陪葬安陵阪上弟子鉅鹿侯芭負土作墳號曰元冢沅案漢書本傳雄卒弟子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又案太平寰宇記引雄家諜亦云葬安陵阪上而新志云雄墓在成都郫縣非是

順陵在縣東北三十里唐武后追尊其母曰孝明皇后號順陵沅案元和郡縣志有太平寰宇記無在縣西北十五里又案舊唐書云在縣東北三十里又云在縣東北十八里今志云在縣東北四十里有武后母楊氏墓不載者豈以其武氏之故與又案今志云順陵在咸陽縣東北三十里

長安志卷第十三

長安志卷第十四

縣四

興平　武功

興平

興平縣 東至府九十里 唐次畿今次畿 本周犬丘之地帝王世紀曰周懿王二年自宗周徙都犬丘今槐里也史記秦之先大駱生非子居犬丘秦名廢丘 沅案漢書作廢丘之更名廢丘也 秦項羽封章邯為雍王都廢丘漢高帝三年改曰槐里縣 沅案史記 本紀作二年 地理志作三年 莽曰槐治今縣北故城是 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 故城一名廢丘在始平縣東南十里 屬右扶風武帝析置茂陵縣 沅案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置茂陵邑 王莽曰宣城 沅案師古曰本槐里之茂鄉 [illegible] 又析置平陵縣屬右扶風王莽曰廣利今縣東二十里咸陽縣界平陵古城是魏黃初元年改平陵為始平縣 沅案太平寰宇記云改為始平國當為始平縣此是也宋書州郡志云始平令魏立 因原以名之晉太始二年 沅案晉書地理志作三年非 置始平郡 沅案元和郡縣志云晉武改置始平國 領槐里始平武功鄠蒯城五縣苻堅徙始平於茂陵故城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省始平郡縣入扶風郡為孝莊帝永安元年又徙縣於今縣東北一十五里 十道志作永安 [illegible] 文學城 [illegible] 明帝元年又徙今縣東北二十五里後周宣帝大象二年復徙今縣東南十五里文學城 沅案舊本脫里字 隋開皇三年隸京兆郡 沅案隋書地理志云始平舊置扶風郡開皇三年廢 大業九年徙於今治唐天授二年隸稷州大足元年還雍州景龍四年 沅案元和郡縣志作二年誤 金城公主降吐蕃昔中宗送至縣因改為金城徙於馬嵬故城至德初置興平軍二載改為興平縣 沅案今記云尋又復為金城今改為興平

此缺 義

縣境 東西五十里 南北六十里

六鄉管二百二十邨 舊十鄉 [illegible]

被化鄉在郭下管邨四十

耿祠鄉在縣西三里管邨四十

零保鄉在縣東三里管邨四十

文渭鄉在縣南五里管邨三十六

保安鄉在縣東北五里管邨三十六

崇節鄉在縣北三里管邨二十八

縣城周七里餘二百步崇二丈隋大業九年築六門

槐里驛在郭下東至咸陽驛四十五里西至武功驛六十五里馬嵬驛在縣西二十里今廢

石橋在縣西二十里馬嵬店

龍宮渡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渭水上

始平原在縣北二十里東西五十里南北八里東入咸陽界西入武功界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其人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漢時亦謂之北芒巖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九百人於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為園鳥獸草木皆徙植上林苑又曰何武葬於北芒

龍蟠坂

王嘉冢在縣東北一里

渭水南去縣二十九里 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南去縣二十一里 自武功縣界來勞水注之入咸陽縣界

玉女泉在縣東南

史家泉在縣北楊妃故冢西

板橋泉在縣西北一十七里深百尺流入白渠後魏地形志曰槐里縣有板橋泉

龍泉亦名溫泉又名姜子泉在縣西一十七里周數十步深不可測

淫龍泉新泉相去十餘步在縣西一十七里周數十步流入白渠

馬嵬泉在縣西二十里周數十步深百尺流入白渠

靈寶泉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數十步深不可測舊圖經曰漢帝時遣部得靈寶符于此泉後所禱有應因名之

醴泉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數十步深不可測舊圖經曰醴泉在扶風鄉唐貞觀十二年自然湧出其味如醴飲之疾愈

成國渠在縣北一里西自武功縣界流入縣界凡六十里溉田二百四頃東流入咸陽縣界即古白渠也水經注曰成國故渠故 沅案水經注故字作渠 魏尚書左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 [illegible]

界原渠在縣南一十五里西自武功縣流入縣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餘頃東流入咸陽其原出汧水自鳳翔虢縣城西北原流至武亭合流數里西南至六門堰東成國渠合流西南出縣界以其界原而流故名之唐垂拱初運峻醴水今涸

普濟渠在縣南十里自武功縣流入縣界凡六十里溉田七十餘頃東流入咸陽今涸

清渠在縣南二里東流入咸陽縣界

馬牧澤在縣東南二十里南北四里東西二十一里

百頃泊 沅案元和郡縣志作百頃澤寰宇記泊亦作澤 在縣西二十五里周一十六里 沅案元和郡縣志作周回六十里誤

宋泊在縣西二十一里周十四里

曲泊在縣西南十五里 百頃泊而下並有蒲藕之利舊人利尋開皇十五年各築堤防蓄

溫井在耿祠鄉唐貞元五年自然湧出有疾者飲之皆得愈遠近汲取朝夕如市

章邯臺在縣東南十里

石星晉穆帝太和年中隕于槐里

槐里故城即犬丘城在縣東南十里周十二里崇一丈五尺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遶帶防陴舊渠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晉灼曰統環槐里隄者是也

小槐里李奇曰即槐里之西城也東已有槐里城故以此城為小槐里魏志太祖以楊阜為武都太守以武都孤遠欲移之人多戀土然阜威信素著前後徙人在京兆扶風天

水界者萬餘戶於是徙郡於小槐里百姓隨之（沅案太平寰宇記在武功）

茂陵故城在縣東北一十九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北十七里）周三里三輔舊事曰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六萬一千置茂陵縣屬右扶風舊圖經曰徙陵城蓋苻堅時也魏恭帝末年徙於今城（十道志曰舊志茂陵言者置接武帝時已徙戶居之至宣帝時爲縣）

文學城在縣東崇二丈五尺十道志曰今謂之故縣城

武學城在縣東一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南十里）崇二丈五尺與文學城相接二城並秦章邯築

興喈城在縣南十里崇二丈西京記曰漢王襲雍章邯敗走廢邱城命將軍樊噲圍之於城西築臺以望之（今縣西南有武延臺疑是焉）

馬嵬故城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孫景安征途記曰馬嵬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姚萇時扶風王驎以數千人保馬嵬故城

漢黃山宮在縣西南三十里

隋仙林宮在縣西十八里文帝置

登眞觀在縣西南一里唐垂拱元年置

天興觀在縣東北一里景龍元年置

要冊廟在縣北一里

露觴將軍廟在縣西北五里

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沅案史記秦本紀云寧公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案其國在三原始平界索隱曰亳南諸云周無王時自有亳其王號湯非殷也則此亳王耳云湯者非也近顧炎武駁說文毫京兆杜陵亭也以爲湯居在此不知杜陵自有亳王而湯居亳之字壘子商子等本作薄字然則議之不可不廣也故附論之）

漢武帝龍淵故廟（沅案水經注云故渠北逕漢北即龍淵廟元和郡縣志作龍泉避高祖諱）在縣東北一十七里

龍淵廟在縣東北二十四里武帝廟（沅案疑有脫字也）

漢武帝茂陵在縣東北十七里武帝建元二年置茂陵邑後元二年葬（師古曰本槐里之茂鄉故曰茂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關中記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四面[illegible]）

李夫人墓亦名習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在縣東北十六里三輔黃圖曰李夫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水經注曰李夫人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

霍去病墓在縣東北十九里崇二丈漢書曰去病爲票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沅案今鄭州志云有霍去病墓非）

衛青冢在縣東北十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十九里）崇二丈漢書曰青爲大將軍大司馬長平侯尚平陽主元封五年薨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

原氏仟漢書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遂大治起冢舍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仟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曰（沅案漢書曰下有署字）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仟（沅案元和郡縣志有漢公孫宏墓在縣東北十八里太平寰宇記有李延年墓在縣東北一十八里董仲舒墓在縣東北二十里此皆不載）

四馬務在縣東南二十餘里從東第一曰飛龍務次大馬務次小馬務次羊澤務地凡三百七十一頃南渡渭河廢歷中爲營田尋罷之其後民占佃簿籍亡散不復歸於有司

武功

武功縣（唐隸今改隸東南至府一百四十里）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周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孝公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其一也武功蓋在渭水南郿縣地是（案漢書右扶風有斄有郿有武功今此縣舊文斄美陽各爲縣西又云縣在郿縣地疑斄郿美陽皆入武功耳）左傳周景王使詹伯辭於晉曰我自后稷邰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云邰在始平武功縣邰地是也廟記曰武功本名邰後改爲斄城鬭驷十三州志曰斄古文作邰古今字異耳舊縣境有武功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是則縣不以山水立名也漢屬右扶風王莽曰新光後漢省永平八年復自渭水南徙武功縣於故斄城任安以武功小邑無豪易高故居武功晉屬始平國（沅案地形志云晉屬扶風非宋書州郡志亦云太康地志屬始平）後魏太和十一年改爲美陽又置武功郡（沅案地形志云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來領美陽（沅案地形志宋作漢）西二縣屬岐州（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周武天和四年移郡理）後周孝明帝武成二年以武功郡屬雍州武帝建德三年省武功郡美陽縣自此以前皆治斄城今西南二十二里故斄城是其後立武功縣於今治所中亭川唐武德三年分雍州之武功好畤盩厔郿四縣於今治置稷州（沅案唐書云分雍州之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其郿割郿州之郿鳳泉來屬當云以武功好畤盩厔扶風郿鳳泉六州）州也因后稷所封爲名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之圍川隸之（沅案唐書云四年隸雍州此誤）七年以郿隸岐州貞觀元年廢稷州省圍川以鳳泉隸岐州盩厔武功隸雍州天授二年復爲稷州領武功奉天始平盩厔好畤等五縣大足元年廢稷州縣復隸京兆（沅案唐書云復隸雍州）後唐同光中隸鳳翔長興元年還屬京兆府

縣境（東西四十六里南北五十里）

四鄉管四里（中亭一鄉餘不傳四鄉有）

高望鄉在縣東管望鄉里

周源鄉在縣南管懷德里

節婦鄉在縣東南管樹陽里

義門鄉在縣北管順義里

縣城周三里二百二十步崇九尺上闊一尺五寸下闊四尺五門

太一山在縣東漢書古文以爲終南

垂山在縣東漢書古文以爲惇物（沅案史記索隱引地理志垂山作敦物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正義曰在岐州此華山必非大華山也地理志用云古文以爲惇物之山在武功者是此山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華山爲西岳注云古文之惇物山蓋謂矣又案封禪

吉有岳山嶽亦此
太白山 沅案水經注云地理志云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則太一太白一山也秦嶺之非是 三秦記曰太白山在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出下軍行不得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兼至也 沅案此亦見水經注不云出三秦記或今本脫字亦有數字不同 周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爲候驗之如聲鼕焉故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水經注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沅案此水經注引杜彥達語 魏略曰吉茂蘇則値亂隱於扶風南太白山中以經籍自娛

三畤原在縣西南二十里崇五十丈西入扶風縣界

上武亭川東原至興平縣西界三十五里

上武亭川西原至鳳翔府扶風縣東界十一里三百二步

高望川在縣東二十五里

渭水自鳳翔府扶風縣來入縣界水經曰渭水東經武功縣北 沅案水在今縣北十五里

斜水漢書出衙領山北至郿入渭水經注曰出縣西南衙領山北歷斜谷過五丈原東 沅案水經作過 原在縣西十餘里水出武功縣亦謂之武功水諸葛亮長道虎步監孟琰 沅案水經注云延以諸葛亮表云遣虎步監孟琰 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出騎爲人來攻琰營 沅案水經注出騎作長來攻作攻 亮作車橋懿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沅案水經注作懿見橋成馳去 後漢志引西征賦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

褒水漢書亦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

武亭水北自好畤縣來至縣南亦爲漠合渭水 注謂之武亭水云俗名大猶水非也漠水即杜水也漠川之水乃雍水上流所合之水三名

白水本名雍水亦曰閩川水西自扶風縣界至縣合武亭水 沅案水在今縣西南一十二里

莫谷水水經注曰莫谷水南經美陽縣與中亭川水相合 沅案今本水經注莫谷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 舊圖經曰自奉天縣界十里流至縣東北合武亭水十道志曰三畤原莫谷水南經武功縣北 沅案水在今縣東北康海武功縣志

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即禹貢之沮水云水本名冶水閟西人讀冶若予予沮因易爲沮者又謂其實禹貢又東過漆沮乃朝邑入渭之洛也

雍水十道志曰俗名白水亦曰閩川水西北自扶風縣界流入 沅案十道志云白水本名雍水亦云此重出

湿泉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湧如湯水經注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漠流北注渭

白渠在縣南一十三里西魏大統十三年置入興平縣今無基址 隋志有永豐渠普濟渠

成國渠注渭水在縣境

五泉渠十道志曰西自岐州扶風縣界流入渠經三畤原上東流經縣西南去縣十二里隋文帝葬原上因絕此水又東合成國渠

六門堰十道志曰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置六斗門節水因名之

陂池在縣北二十里義門鄉

蘋亭新論曰郿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後漢書曰王忳字少林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忳曰 沅案後漢書作忳呪曰 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財貨 沅案後漢書作悉字 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侵冤勿復害良善也 沅案後漢書作殺 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見旦 沅案後漢書作明旦 名游徼詰問具狀伏罪 沅案後漢書無狀字 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晏 沅案後漢書作安

孝義亭在縣北十里義門鄉

故斄城名武功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 沅案元和郡縣志云二十二里太平寰宇記云二十二里 周部國也

周城在美陽城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居邑也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契我龜築室于茲帝王世紀曰周大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陽城舊周地也 沅案元和郡縣志云武功縣中水鄉是周大王所居

美陽故城在縣西七里漢書曰美陽縣屬右扶風注周大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所起 沅案地理志無所字 後魏太和十一年廢

慶善宮在縣南十八里神堯之舊第也太宗降誕之所南臨渭水武德元年建武功宮六年改慶善宮貞觀六年太宗臨幸讌群臣賦詩後廢爲慈德寺

武太后行宮在縣東五里高望鄉

乘本寺在縣西北一里本唐神堯宅太中元年建爲報本寺

寶意寺在縣西一里亦唐神堯別宅乾封二年建爲寶意寺周顯德二年重建寶意寺寺東臨絕崖

垂山斜水淮水祠三所 沅案地理志文

后稷祠在縣西南二十二里

姜嫄祠在縣西南二十二里 沅案地形志武功有姜嫄祠寄爲姜

隋文帝泰陵在縣西南二十里三畤原

唐殤帝陵在縣西原上

漢蘇武墓在縣北十里義門鄉案郡國志蘇武家在好畤縣東二十里里名宇伶鄉與此地里相接 沅案郡國志無此文今本脫之 與又案文獻通考云崇明宗有蘇武墓今醇熙縣遇蘇武墓當以此爲是

長安志卷第十四

長安志卷第十五

縣五

臨潼　鄠縣

臨潼

臨潼縣（唐次赤今次畿 西至府五十里）本周驪戎國春秋時晉獻公伐驪戎其後秦滅之爲驪邑漢書高祖七年（沅案史記本紀云十年）置新豐縣（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三輔舊事云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如舊士男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爲也移者皆喜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別本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爲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郡國縣道記曰今縣東十二里故新豐縣西南四里新豐故城即高帝爲太上皇所立（沅案成帝紀鴻嘉元年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諸書及此俱缺載）後漢安帝末徙安定郡陰盤縣寄治於此城今亦謂之陰盤城（沅案水經注云安帝建寧三年改爲都鄉封段熲爲侯國後分陰槃縣）後魏太和九年徙陰盤縣於今縣東三十二里冷水西戲水東司馬郵故城是（沅案地形志云陰槃眞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此城故）其新豐縣自陰盤寄治後又徙於故城東三十里舊在零水側周閔帝元年又徙於天寶廢新豐縣東南七里所大業六年又徙於天寶中廢縣所治垂拱二年以縣東南三十里有山湧出改爲慶山縣天授二年於縣界零口置鴻州析慶山渭南兩縣置鴻門縣（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取兩縣十二鄉於郭下置鴻門縣）以慶山高陵櫟陽渭南五縣隸鴻州久視元年廢州并鴻門縣神龍元年復改慶山爲新豐縣開元後元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以縣去湯泉稍遠天寶（沅案唐書志云二年是新書志云三年此云四載非）載析新豐萬年二縣於溫泉宮置會昌縣於今治以山名名之又外爲赤縣（六載發馮翊華陰丁夫築會昌羅城於溫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七載省新豐改會昌縣及山曰昭應（郵昕汴陽門詩注十時有詔改新豐爲會昌縣移日於溫故城西十山中在明非十月老君見于朝元閣南於其處立降聖觀改新豐爲昭應縣尉宇始成令大將軍高力士等共榮以落之）皇朝大中祥符八年避玉清昭應宮名改縣爲臨潼

縣境（東西五十五里 南北四十里）

三鄉管一百一十六邨（十八村）

旌儒鄉在縣西南管邨三十九

會德鄉在縣東南一十里管邨三十六

酒潤鄉在縣東南四十五里管邨四十一

零口鎮在縣東四十五里

昌驛亭在縣西南五十步東至華州渭南縣驛八十里西至本府秦州驛五十里南至藍田縣七十里北至櫟陽縣三十九里

戲水驛南京道里記曰大業六年置在戲水店

驪山在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故以名案土地記曰即藍田山也溫湯出其下其陽多寶玉其陰多黃金三秦記始皇作閣道至驪山八十里人行橋上車行橋下今石柱猶存山上立祠名曰靈臺述征記曰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恒若雲霧之中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七載二改曰昭應山而神曰元德公（[illegible]）

慶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唐垂拱二年湧出（[illegible]）

鴻門坂在縣東十七里漢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縣中記曰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里新豐縣漢書沛公會項羽處又文帝登霸陵指新豐路示愼夫人曰此是北走邯鄲道也又亭尉呵李廣處（漢書郡國志新豐有鴻門亭）

坑儒谷在縣西南五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在縣東南）秦始皇坑儒於驪山下故名坑儒鄉漢書注師古曰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老相傳以爲秦阬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恐若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此則閔儒之地其不謬矣唐天寶中改爲旌儒鄉立旌儒廟（賈至作碑）

磑千谷在縣西南七里

鳳皇原後漢延光二年鳳皇集新豐即此原也亦驪山之

唐韋嗣立構別廬於驪山鳳皇原

鸚鵡谷有重巖洞壑飛流瀑水中宗臨幸改爲清虛原幽棲谷（[illegible]）

狼石在縣東十里秦始皇陵東南二里形似龜初始皇之葬遠採此石將致之驪山至此不復動石崇一丈八尺周十八步

渭水在縣北十里西自萬年縣界來東入渭南縣界

冷水（一作零）在縣東二十五里來自渭南縣界亦曰白丈水水經注曰冷水出肺浮山逕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沅案地形志陰盤有冷谷水即此水冷靈三字同）

戲水在縣東二十七里漢書曰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邯距破之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絕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應說失之戲許宜反水經注曰冷水出浮肺山戲水出驪山鴻谷（[illegible]）又北歷戲亭東即周幽王死處（[illegible]）南京道里記曰戲水周幽王以褒姒遊於此故以爲名水至渭北流入渭東西有唐南去昭應縣二十九里

陰盤城河水在縣東北十四里出縣北楊郁社

魚池水在秦始皇陵東北五里周回四里水經注曰泉出驪山本導源北流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初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

薦谷水在縣東三十里流入渭（沅案地形志作薦谷水）

盤泄泉在縣西南五里（泄餘制切而泉出也）

鳴犢泉在縣西北十里

石瀏河在縣西二里

水碓河在縣西五里

王橋河在縣東三十里流入渭

碼牛井在縣東北上七里官道側井旁有逼道崇模及千

木次

溫湯在縣南一百五十步驪山之西北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三秦記曰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不爾（沅案水經注引此作不爾即爛人祭初學記引此同）即爛人肉（沅案水經注所引云不同此與初學記同）俗云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沅案水經注作[illegible]初學記引作[illegible]並非）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為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為驗（沅案此亦初學記引）漢武帝故事曰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張衡賦序曰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十道志曰今案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周武帝天和四年大冢宰宇文護所造隋文帝開皇三年又修屋宇列樹松柏千株餘貞觀十八年詔左屯衛大將軍姜行本將作少匠閻立德營建宮殿御賜名溫泉宮太宗因幸製碑咸亨二年名溫泉宮（唐年小錄曰開元十一年置溫泉宮元和郡縣圖志曰開元十年置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驪山上下益治湯井為池臺殿環列山谷明皇歲幸焉又築會昌城（是歲發馮翊華陰等郡丁夫築會昌城）即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北向（[illegible]）正門曰津陽門（[illegible]）東面曰開陽門（[illegible]）西面曰望京門（[illegible]）南面曰昭陽門（[illegible]）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illegible]）其南曰飛霜殿（[illegible]）御湯九龍殿（[illegible]）亦名蓮花湯（[illegible]）玉女殿（[illegible]）七聖殿（[illegible]）宜春亭（[illegible]）重明閣（[illegible]）四聖殿（[illegible]）

（[illegible]）有長生殿（[illegible]）集靈臺（[illegible]）朝元閣（[illegible]）老君殿（[illegible]）鐘樓（[illegible]）明珠殿（[illegible]）筍殿（[illegible]）觀風樓（[illegible]）按歌臺（[illegible]）鬬雞殿（[illegible]）毬場（[illegible]）連理木飲鹿槽丹霞（[illegible]）羯鼓樓（[illegible]）祿山亂後天子罕復遊幸唐末遂皆圮廢晉天福中改為靈泉觀賜道士居之

安營幕兩京道里記曰相傳漢高祖幸新豐安營暮於此

枌榆社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新豐東北十五里

謝聚關中記曰在始皇陵北十餘里

鴻門亭在縣東七里

曲郵亭張良追漢高祖處

步昌亭三輔黃圖曰成帝於新陵北步昌亭起昌陵即成帝之廢陵也

驪戎故城在縣東二十四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兩京道里記曰城高一丈五尺周回望

幽王城一名幽王壘在縣東南戲水上城高八尺周二百八十步（兩京道里記[illegible]縣東北四十里[illegible]）史記曰幽王滅于戲蘇林曰戲亭名也在新豐縣東南三十里戲亭是也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沅案史記作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沅案史記[illegible]）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說之（[illegible]）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沅案史記[illegible]）犬戎共攻幽王（沅案此[illegible]）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潘岳西征賦曰履犬戎之侵地疾幽王之詭惑舉偽烽以沮眾淫嬖褒而縱惡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亡國

陰盤城在縣東北一十四里漢縣也兩京地里記湯泉水陰盤故城東門外去驪應十五里故城漢高祖與太上皇所置新豐邑漢處帝改封段熲陰盤侯即此是陰盤城高一丈三尺東西南北各三千二百步往來大路必由此城行人憤憤無所觸礙近古帝王未嘗經度必迂迴城西別開御路貞觀中乘輿將自東門入湯泉水岸深數丈時木橋張平岸又見物如豬當于門臨命有司致祭其物起向北因失所在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自城東北角起倏忽滿城從官將相失上策馬踰城赴官路下屯渭川雲氣稍解侍臣分散尋求乘輿所在既謁見悲喜逆涕上亦快然行是還宮數日不出翰林學士通事舍人王儔作答客問上之詞曰能躍湯泉雲漸迴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潛龍見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

新豐故城在縣東北十八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十八里）

昌陵故城漢成帝鴻嘉元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即古曰戲水之鄉（元和郡縣志曰昌陵在新豐縣東二十里）

白鹿觀在縣西南一十五里驪山中本驪山觀有老母殿唐高祖武德六年幸溫泉傍觀川原見白鹿遂改觀名

太元觀兩京道里記曰唐武德二年置在驪山下開元二十七年以宮牆逼近於肅敬乃令諫議大夫道士尹愔徙之今在宮北一里

靈臺觀在零口店北二百步兩京道里記曰天寶初供奉聽霞奏置

寶雲寺在零口鎮市東坡上臨零口去縣二十六里隋開皇中置號靈巖寺唐會昌五年廢咸通六年再置名鷲嶺寺太平興國六年改竹園寺津陽門詩注曰本名慶山寺德宗時改寺有祿山樓道南上武后朝以禁匠取宮中制度結構之

福巖寺兩京道里記曰在縣東五里南山半腹鶴石甕谷有懸泉激石成臼似甕形因以谷名名石甕寺太平興國七年改津陽門詩注曰石魚巖下有天然石其形如甕以貯飛泉故元宗以石甕為之寺名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斜引修綆長二百餘尺以汲甕泉出於紅樓喬樹之杪開元中以造華清宮餘材脩繕佛殿中有玉石像幽州山所進與朝元閣道像同至精巧無比叩之如磬餘像並楊惠之塑脫空像皆元伽兒之製能妙纖麗曠古無倚紅樓在佛殿之西巖下臨絕壑樓中有元宗題詩草八分每

何一體王維山水兩壁寺前有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土千年則成琥珀

露臺祠在縣東南十里即秦始皇祠也三秦記曰驪山頂有始皇祠不齋戒而往即風雨迷道強即死之沉案劉[illegible]志据引三秦記字多不同兩京道里記曰到彼即下祓諸山行祓[illegible]已降形唐王褒[illegible]於驪縣南三十里山頂[illegible]露臺大地變文祠叙是此然三秦記已有之未詳

秦始皇廟在縣東一十五里會德鄉

李真人廟兩京道里記曰真人名順興後魏時得道於此津陽門詩注曰順興後周時修道此山神堯傳禪真人潛告符契至今山下有祠宇

周幽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兩京道里記曰陵高一丈三尺周三百步

秦始皇陵在縣東一十五里沉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云在縣東八里史記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平天下天下徒送詣沉案史記脫此字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也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腳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漢書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謂山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如淳曰[illegible]壙中為游[illegible]師古曰多累石作椁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其巧變也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illegible]不能盡其本數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者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掘之而求其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離遭也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賈山傳曰始皇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illegible]役作徒以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言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illegible]沉案今本漢書[illegible]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沉案今本漢書作埋皆俗改此是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illegible]沉案今本漢書無此已下五字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十萬人作驪山北山石為槨水經注曰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取羊燒之沉案水經注作求羊火延千日沉案水經注作九十日不能滅郡國志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鴈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沉案郡國志無此文闕中記曰秦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六里今在陰盤縣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消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用功力或隱不見者驪山水泉本北流北流者陂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令陵下餘石大如靈土壘其消功力皆此類也三輔故事曰始皇陵七百步以明珠為日月魚膏為脂燭金銀為鳧鴈金蠶三十箔四門施徼奢侈大過六年之間為項籍所發兩京道里記曰陵高一千二百四十尺內院周五里外院周十一里俗呼背陵南嶺尖峯作望峯言築陵望此為準沉案發驪望覽曰[illegible]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

始皇太子扶蘇墓在縣東南三十四里墓崇九尺沉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俱無

後漢馮衍墓在縣東十四里墓崇二丈沉案章懷太子賢後漢書注曰衍墓在今新豐縣南四里太平寰宇記云在縣西南里

唐孝天皇帝齊陵在縣東一十六里旌儒鄉新豐店西

唐文敬太子惠昭太子二陵在縣東一十五里旌儒鄉

恭懿太子陵在縣境沉案方志云在縣北

莊恪太子莊恪陵在驪山北原

贈太尉段秀實塋在縣西一十五里

僧一行葬塔在銅人原明皇幸溫湯過其塔前駐馬徘徊

鄠縣

鄠縣唐書今次畿東北至府六十五里本夏之扈國也尚書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曰甘有扈郊春秋左氏傳夏有觀扈杜預曰始平鄠縣有扈鄉帝王世紀曰扈至秦改為鄠沉案漢書[illegible]曰扈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甘亭殷為崇國文王代崇是漢志鄠縣屬右扶風有扈谷亭晉屬始平郡沉案春秋左傳杜預云在京兆鄠縣晉承後漢地志云屬後魏太平真君七年屬京兆郡自漢至隋皆於鄠城置縣即今縣北二里故城是沉案太平寰宇記云其城周四里[illegible]猶在大業十年徙今治

縣境東西五十二里南北一百里

五鄉管五里唐二十四鄉漢有長水鄉餘不傳

宜善鄉連縣郭管陳平里

扈亭鄉在縣西北一十二里管甘泉里沉案地里志云鄠有扈谷亭即此

太平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管仁讓里

貢陽鄉在縣西一十三里管五貢里沉案說文云鄠右扶風鄠鄉讀若倍即鄠貢鄉李斐音貢為倍是古音同也古文尚書以予之貢今文作負字是

珍藏鄉在縣北一十二里管貢泉里

縣城周二里二十四步

甘泉鎮在縣西北三十里

秦渡鎮在縣東四十里作四十五里

馬祖壇在縣東北三十二里龍臺澤中

驛在北門內東北去本府秦川驛七十里西至盩厔縣驛七十里

終南山在縣南二十里

雞頭山在縣東南三十一里十六國春秋曰苻生不能守長安欲西上隴山士卒散叛逐入雞頭山亦為追兵所害

牛首山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南接終南山在上林苑中西京賦曰繞黃山而款牛首山海經曰牛首之山有鬼草其葉如葵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使人沉案中山經無使人二字不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沉案山海經牛首之山在霍山南四十里勞水出[illegible]

五柞山在縣境（沅案此下舊缺去縣道里恐郊祀志鄠有五柞為是祠而非山或其山在甘泉此亦祠之與）漢書曰鄠有五柞（案近世僧院有在重雲山集賢山雲際山白雲山者此並不載）

渭水北去縣十七里

豐水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

潏水北過上林苑入渭（沅案潏水舊作王非）

澇水在縣西二里說文曰澇水出扶風鄠北入渭山海經曰牛首之山澇水出焉西注於潏水多飛魚狀似鮒可已痔疾（沅案此亦誤勞山西澇勞爲在此說見前卷山海經作衛）李善注文選曰潦水即澇水也漢書注顏師古曰潦音牢亦水名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于渭

高觀谷水在縣東南三十里闊三步深一尺其底並碎砂石北流入長安縣界合豐水

太平谷水在縣東南三十里闊七步深二尺其底並碎砂石北流入長安縣界合豐水十道志曰太平谷水一名林谷水即清渠水之上流也源亦出終南山

檀谷水十道志曰長樂渠之上流也源出縣南終南山檀谷

甘谷水在縣西南二十二里闊三步深一尺其底並碎砂石北流入興平縣界合渭水

耿谷水在縣西南三十里闊三步深一尺其底並碎砂石北流入興平縣界合渭水

扈陽谷水（沅案今俗作谷化扈化聲相近化字誤）十道志曰一名扈水又名馬腹陂水水經注曰扈水上承扈陽溪（沅案水經注無文而太平寰宇記亦引之）

沒豬泉在縣東南其源潛湛俗傳昔有野豬投而為泉闞經曰案說文豬亦瀦也水所停曰豬尚書禹貢曰大野既豬亦曰彭蠡既豬皆由水所停爾又曰黑水西河為雍州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今鄠縣實終南之隈（沅案豬野澤在今甘肅敏求以為有此誤矣）沒泪沒也豬泉澤即水所亭滀俗而謬之非也今傍有禹廟

渼陂（沅案說文水部元和郡縣志俱作美）在縣西五里出終南諸谷合朝（一作胡）公泉為陂十道志曰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誤名之本屬奉天又說文曰渼陂在京兆鄠縣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唐寶曆元年勅渼陂令尚食使收管不得雜人採捕其水任百姓漁獵勿令廢稼穡之用文宗初詔並還府縣

龍臺澤在縣東北三十里周二十五里有唐馬祖墳在其中十道志上林有龍臺觀上林賦曰登龍臺掩細柳是方輿記在豐水西北近渭

八部澤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周五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在縣東南五里）

滈地渠在縣東北二十八里周三里即鎬水上源東北流入長安縣界[illegible]鄗

甘亭在縣西南五里續漢書曰在甘水之東長水鄉漢有營校之地胡騎所屯（[illegible]）

文殊臺一在縣東三十里（沅案春秋左傳云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此縣缺載）

論公臺在縣西南五里

望仙臺在縣西三十里

新羅王子臺在東南六十里

縣故城在縣北二里即漢鄠城也周四里縣枕終南山澧鎬二水合流入渭山水之勝甲於秦中故班孟堅西都賦曰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鍾官城又名灤鍾城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銷為鍾鐻處

周鄠宮在縣東三十五里（沅案舊本脫三十二字）

秦萯陽宮在縣西南二十三里

隋太平宮在縣東南三十一里（沅案舊本脫一字）對太平谷

隋甘泉宮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對甘泉谷

漢宜春觀在縣境

逍遙棲禪寺在縣東南三十里後秦宏始三年置

雲際山大定寺在縣東南六十里隋仁壽元年置為崇賢

捧日寺本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初居長安大隱鄠見明施南居賢鄠爲周太尉所重今以所居鄠置寺以居賢人號居賢寺因名鄠爲居賢鄠鄠興自號武之始隱號此山念持全斷經紫臺寬塔以記經數南北三嶺嶺稱爲中坑寸窘思其地舊有寺剛武未寺驪至大業中乃因此地陽駙馬都尉災國公尉建宋爲紫莊安害見一老人素服需安口此古寺建例不再篇之安遂求攝寺因獻地得縣興石像寫）

周王季冢在南山（沅案呂氏春秋云王季葬于渦山之尾郎鄠山也渦鄠聲相近論衡作滑字之誤國策作楚山）

漢陳平墓在縣南十里（沅案明一統志陳平墓一在完縣一在永壽縣一在陽武縣河南府志云在洛陽蘭陽縣志云在縣東鄠劉邳皆無考惟可據當以此為是）

長安志卷第十五

長安志卷第十六

縣六

藍田　驪泉

藍田

藍田縣（畿。今次畿。東北至府八十里。）秦舊縣也。（沅案：史記六國表云：秦孝公六年爲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命太子向爲藍田君。（沅案：太平寰宇記及此舊云書王紀成字非）水經注曰：藍田縣，蓋子向之邑。漢書曰：藍田縣，秦孝公置。山出美玉。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沅案：周禮無文，通典引周禮亦有此，尚爾不云周禮。）三秦記曰：蓋以縣出美玉，故名藍田。案縣秦屬內史，漢屬京兆尹。（沅案：據首皆屬之。）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七年省縣，（沅案：地形志云藍舊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復置藍京兆郡。（沅案：地形志有山北縣亦此縣地。）後周閔帝三年析藍田置玉山、白鹿縣，以二縣置藍田郡。武帝建德二年省郡，廢玉山、白鹿入藍田，以隸京兆，自縣西三十里故城徙嶢柳城，今治是也。唐武德二年析置白鹿縣，三年更曰寧民。（沅案：舊唐書作寧人，蓋承舊史避諱字。）又析藍田置玉山縣，貞觀三年皆省。（沅案：舊唐書云貞觀元年。）（廢寧人下山入藍田縣州此及舊書志云二年誤）

縣境（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里。）

四鄉管四里（唐二十七鄉有節歸鄉傳）

秦道鄉連將郭管安仁里

玉山鄉在縣東一十里管巖宋里

白鹿鄉在縣西南二十里管安道里

盧珍鄉在縣西北一十里管康和里

縣城本名嶢柳城，（沅案：嶢柳字亦作嶢崤。）以前對嶢山，其中多柳，因取爲名。水經注曰：泥水歷嶢柳城南，魏置青泥軍於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苻健，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即其處也。城周八里，今縣城上東南一隅而已，周三里餘八十步，崇一丈六尺，凡三門。

青泥驛在縣郭下

藍田驛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韓公堆驛在縣南三十五里（驛作桓公者非）

藍橋驛在縣東南四十里

藏平驛在縣南九十五里（以上五驛並廢）

玉谿館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入商州路，俗曰礓子平。

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八里，（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嶢關也。漢書曰：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門。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建德三年改曰藍田關，因縣爲名。隋煬帝大業元年徙復故所，即今關是。

終南山在縣南七十里

藍田山在縣東南三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在縣東二十八里。）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一名覆車山。郭緣生述征記曰：山形如覆車之象。其山出玉，亦名玉山。後魏風土記曰：山巔方二里，聖賢仙隱之處。（沅案：太平寰宇記引云仙聖遊集之所。）劉雄鳴學道於此。下有神祠，舊嚴。灞水之源出藍田谷。西又西有尊盧氏冢，次北有女媧氏谷，則知此地是三皇舊居之所。（帝王世紀曰學庖氏林皆氏後）魏略曰：劉雄鳴，藍田人，少以採藥射獵爲事，常居覆車山，每晨夜出行雲霧中，識其道不迷，時人因謂之能爲雲霧。晉太康地記曰：藍田出美玉，故曰藍田。括地志曰：臣秦冢。聖賢冢墓記：驪山之陽多美玉。今縣西北四十里有驪山，即此山之北阜，驪山之陽或謂此也。

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卑兒上。（鄭氏曰蕢音蕢氏曰蕢音劉顏古曰蕢音是）（也即怪反。沅案：水經注有視山即蕢山也，蕢讀相近。）

倒虎山一名元象山，在覆車山北。苻堅時王子年始隱于東陽谷，後避石季龍之亂，徙於此。

嶢山在縣南二十里

虎候山在縣境。（出地道記。沅案：今俗云虎何山，在縣西十五里，候、何聲相近，字之訛也。志家不知，乃云虎候山或即刪虎山，非矣。）

金山在縣南一十里。（沅案：今方志云金山在縣東北三十里，蓋非。）

弋盤山在縣南二十里

王順山在縣東南二十里。舊圖經曰：昔道人王順隱此山得道。（沅案：今俗呼望爲山尊之誤。）

皋兒山在縣東二十里。鄉俗所傳，昔有一僧止此山泉側，隨之蜒爲鳳也，因名鳳兒山，語訛作皋兒山。

白鹿原在縣西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六里。）三秦記曰：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此原，以是得名，蓋秦運之象。其原接南山，西北入萬年縣界，抵滻水。昔苻雄與桓沖戰于白鹿原。（晉中興書曰：桓溫伐苻健，健遣鄧羌等奮擊于白鹿原。）

鳳涼原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南接石門山，北入萬年縣界。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川有阜，名曰鳳涼原，亦雍州之福地，即硯山之陰也。（沅案：水經注引云在硯山之陰。）水經注曰：狗枷川水有二原，西川水出硯山之新盤谷，與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鳳涼原西。（沅案：舊本脫逕字、西字。）

橫嶺在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縣界，橫接華州界。

桓公堆在縣南二十五里。晉書：桓溫伐苻健，遣苻萇等拒溫於秋思堆，後因名桓公堆。

靜坡在縣東南。通典曰：七盤十二靜，藍關之險路也。

傾谷在縣東五十里

同谷在傾谷之西。（沅案：本經同作洞谷。）

倒回谷在縣東南五十里。灞水上源出此谷，谷內通商州洛南縣界。

藍谷在縣東南二十里

輞谷在縣南二十里

採谷在縣西南三十里，與輞谷並有細路通商州上洛縣。

石門谷在縣西南四十里。（唐昭宗乾寧二年行幸城鎮，又改石門鎮之聖壽寺。）

庫谷在縣西南五十里，谷有關。

霸谷，古滋水也，亦名藍田谷水，即秦嶺水之下流也。東南至商州上洛縣界，流入灞。漢書曰：霸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古曰滋水。（沅案：舊本古曰上有階字，後人據俗本地理志加入，非也，此班固自注。）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水經注曰：霸者，水上地名也。水出縣之藍田谷。三秦記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圖經曰：其源出縣東南秦嶺倒回谷，西北流九十里，出縣界，入萬年縣界，寄郵岸闊六十尺。（十道志：霸水源出終南山金谷。沅案：鄭樵通志地理略云霸水出藍田縣終南山金谷，承鄭臨涼非人周然長安志，云霸水從上洛界入漢，今長安志無此文，霸水亦無由入漢也，即云入漢水山谷本字訛，鄭無以爲經霍非矣。）

金谷水出縣西南終南山之金谷。水經注曰：水東北流，注滻水，又北流歷藍田川，北注于霸。（沅案：水經注云滻水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

南井谷東北流洋涅小河水又北流逕藍田川北流注於霸水即此水也

劉谷水一名泥水出縣東南劉谷水經注曰水出藍田山之東谷俗謂之劉谷西北與石門水合沅案水經注但云劉谷水又西流入泥水泥水又西逕嶢關北此所引皆無之蓋今本脫文

銅谷水出縣東銅谷水經注曰石門谷東有銅谷水合輞谷水西注泥水沅案水經注云西北有銅谷水次東有輞谷水二水合而西注又西入泥水上無石門谷文石門谷文在後云東川水也南山之石門谷

白馬谷水出縣東白馬谷南流經縣南又西北流入霸水

白牛谷水出縣西北白牛谷西南流入霸水

閻谷水又有岐谷水出縣西南岐谷南流入霸水

狗枷東川水出縣西南終南山水經注曰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一堡無患故川得名焉沅案水經注云得厥目焉又曰狗枷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五水合而西北流歷風涼原東沅案今本水經注作五水出谷西北歷風涼原東北入萬年縣界沅案此五字據求增

荊谷水自白鹿原東流入萬年縣唐郿界沅案此即水經注之長水出杜縣白鹿原謂之荊谿也

輞谷水出南山輞谷北流入霸水

藍谷水南自秦嶺西流經嶢關藍橋過王順山下水出藍谷西北流入霸水

傾谷水自秦嶺出南流入滻

採谷水自秦嶺出北流三十里入萬年界

石門谷水自秦嶺出北流三十里入萬年界

庫谷水自南山出北流入萬年界合滻水

蓼子澗在縣南三里出南山西北流合輞谷水入霸水

咽瓠泉在縣西北一十五里舊圖經曰唐李筌於此遇驪山老母說陰符經傳教既畢令筌取水筌乃攜瓠詣泉汲水已失老母因名咽瓠泉

杜泉在縣東北四十里泉畔舊有杜根唐武德六年亭尺令頗加引南出水入京城

冰池在縣東南六十里唐藏冰之所

淹池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淹一作[illegible]

石門湯在縣西南四十里石門谷口舊圖經曰唐初有僧止于此大雪其地雪融不積僧曰必温泉也掘之果有湯泉湧出遂置舍兩區凡有病者浴多差其後有白魚之瑞復神女類降遂立玉女堂於湯側明皇時賜名大興湯院

昆吾亭在縣境漢宣帝許皇后葬亭之東

藍田故城在縣西三十里

白鹿故城在縣西十一里

周玉山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

唐玉山故城在縣東南四十二里有萬金堡

寧民故城在縣西南三十二里

青泥城在縣南七里案嶢柳城亦謂之青泥城即今縣是也未詳復有此城

思鄉城一名柳城在縣東南三十二里舊說宋武帝入關築城於此南人思鄉因名之沅案說出元和郡縣志又以城傍多柳故曰柳城

尚可堡在縣東今存

明市堡在縣西南四十里

鷄子堡在縣北四十里土坡狀如鷄子因以為名

黃檀堡在縣北三十里

漢御羞苑鼎湖宮皆在縣境

唐尚泉宮儀鳳二年建

萬全宮在縣東四十五里開耀二年詔新造涼宮為萬全宮高宗遣吉萬全芳桂奉人寺宮亦於嶮文明元年武后諸事天宮置道士觀芳林苑內今各置僧寺以為宮爲名沅案會要云儀鳳三年作永淳二年廢新唐書云永淳元年作宏道元年廢

勝因寺即唐法池寺也在縣城內舊圖經曰寺舊有池故以名焉說有藍田法池寺二法堂咸大中中改通靈寺後又改今名

崇法寺即唐悟眞寺也在縣東南二十里王順山白居易有詩述其靈異後改名

永福寺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本唐神堯山莊

崇仁寺在縣東北四十里唐開元二十六年置

淸源寺在縣南輞谷內唐王維母奉佛山居營草堂精舍維表乞施為寺焉

虎候山祠漢書曰秦孝公置

金山神廟在縣南十里輞谷口金山之前舊圖經曰黃帝時風后滅蚩尤之衆於此蓋風后之祠

廣泉侯廟在縣東南五十里倒回谷曰其神名石門將軍唐京兆尹弟五琦禱雨至祈有應乾元中歲旱詔使致禱應時霑霈遂封廣泉侯增葺廟宇今加助順王未詳

都神廟在縣城內會縣境諸神歲時祭於此

黃排神廟在縣東五十里頓谷口

古華胥氏陵在縣西二十里

荊軻冢在縣西北三十里

燕子冢在縣東八里沅案今方志云在縣東五里非漢書曰臨江閔王榮景帝太子沅案此節其文廢為臨江王沅案漢書曰廢為王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將行沅案漢書云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沅案漢書作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世名燕子冢沅案世名燕子冢五字非漢書

賀若婦冢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婦縣人也姑有疾割股肉奉姑疾遂愈府縣以聞敕旌表門閭名其鄉為節婦鄉口口叢康月犀唐事沅案此條小注各本脫字

醴泉

醴泉縣唐次赤今次畿東南至府九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俱云東南至府一百二十里者誤及宋初治在此縣西又案今縣東三十里舊縣即宋故城也本漢左馮翊谷口縣地在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今縣東北四十里谷口城是沅案今縣東北十里是漢故城也王莽曰谷喙後漢魏晉為池陽縣後魏武帝於谷口置溫秀寧夷二護軍改池陽為寧夷縣隸咸陽郡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為寧秦郡沅案隋地志後周改為秦郡無寧字又云以新時甘泉二縣入焉則二縣地當在縣境也隋開皇十八年改寧夷縣為醴泉縣隸京兆郡沅案隋開皇三年置雍州煬帝改為京兆郡則縣初隸雍州後隸京兆以縣界有漢醴泉宮因以為名方輿記曰漢宣帝時閱泉時如酒故因名縣亦藏宮之名也沅案漢醴泉宮當云周醴泉宮漢宣帝嘗云周宮帝宇之漢也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直云縣有周醴泉宮名太平寰宇記又壽縣醴泉苑在縣東北十里並宮並周窮立宮在今永壽縣境尋醴書舊叢時無醴泉宮也其城即古仲橋城也沅案今縣北十里是唐故城唐

武德元年析置溫秀縣〔案隋以北有溫秀舊志以此為名〕後省醴泉〔沅案舊書志云武德二年分醴泉置[illegible]〕貞觀十年營昭陵在九嵕山析雲陽咸陽二縣復置醴泉縣〔沅案唐書志云武德三年[illegible]〕天授元年隸鼎州〔沅案[illegible]〕大足元年還隸雍州〔沅案[illegible]〕廣德元年別為赤縣〔沅案元和郡縣志云次赤縣又案縣以乾寧中隸[illegible]梁乾化中又隸咸勝軍後唐晉漢周仍屬〕

縣境〔東西六十二里南北一百二十里〕

六鄉管二百五十邨〔唐十六鄉有白鹿長樂瑤臺[illegible]鄉餘十不傳沅案[illegible]〕

美華鄉在郭縣管邨四十四

通時鄉在縣西北六里管邨二十四〔沅案[illegible]〕

新留鄉在縣西一十二里管邨三十

興孝鄉在縣東北一十五里管邨四十九

神安鄉在縣西北三十里管邨五十四

白澤鄉在縣北五十里管邨四十九

縣城周二里餘一百步

醴泉鎮在縣城內

北鄉泉鎮在縣北二十里〔沅案今有北鎮疑是此〕

醴泉驛在西門內東南至咸陽驛四十五里西北至乾州

奉天驛七十里今廢

谷光渡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涇甘渡在縣東北三十里

九嵕山在縣西四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北五十里者[illegible]〕漢書地里志曰谷口縣九嵕山在西[illegible]郡國縣道記曰九嵕巖東連仲山西當涇水出處高六百五十丈周十五里

武將山在縣西北五十里〔一名[illegible]〕

芳山在縣東北五十里〔一作方〕

嵯峨山在縣東北四十五里

承陽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有石泉三輔黃圖所謂溫水

無勞山在縣西北六十里

溫宿嶺在縣北漢時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隋書志作溫秀〕

甘谷在縣西八十里

泥泉谷在縣西北三十里

石泉谷在縣西北六十里

波水谷在縣北七十里

承陽山兩水谷在縣西七十里

豆盧谷在縣西北八十里

黑狗谷在縣西北九十里

巴谷在縣西北九十里

白水谷在縣西北一百里

涇水自乾州永壽縣西北流入縣界尚書禹貢曰涇屬渭汭〔詩傳渭水北也水北曰汭〕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illegible]〕史記曰秦二世夢虎嚙左驂殺之卜涇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沅案[illegible]〕而欲祠之〔沅案史記[illegible]〕漢書曰涇雒不在大川之祀以近咸陽得比大川之祀漢書注顏師古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笄頭山東至陽陵入渭益部耆舊傳曰漢武祀甘泉至涇橋有女子浴於涇水乳長七尺上怪還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水經注曰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秦始皇巡狩西出笄頭山即是山也蓋大隴之異名〔[illegible]〕

甘河自縣西北甘北鎮西來至縣東北涇甘渡河入涇水

谷口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漢縣也溝洫志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城也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升仙於寒門水經注曰九嵕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也〔沅案水經注但[illegible]〕[illegible]案雲陽縣谷池水所出謂之谷口未詳孰是

紫府觀在縣東北三十里唐太宗為道士訥頤置今廢

瑤臺寺在縣西北昭陵之西

要册三廟一在市北一在縣西二十里一在縣西三十五里〔案舊志有天齊公五林山仙人五帝祠四所圖經皆不著〕

唐太宗廟在縣西門外去縣一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皇朝建隆三年敕立廟致祭〕

肅宗廟在縣西北三十五里〔[illegible]〕

太宗昭陵在縣西北六十里〔[illegible]〕九嵕山白鹿長樂瑤臺三鄉界[illegible]下宮去陵一十八里〔元和郡志曰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

陪葬諸王七〔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illegible]蔣王惲沅案此書紀陪葬與唐會要[illegible]文獻通考[illegible]〕公主二十一〔清河公主駙馬都尉程懷亮[illegible]〕妃嬪八〔[illegible]〕宰相一十三〔[illegible]〕丞郎三品五十三〔[illegible]〕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illegible]〕

[illegible]

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青騅平竇建德時乘（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什伐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贊曰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颯露紫平東都時乘（贊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淩八陣）拳毛騧平劉黑闥時乘有石貞箭自拔箭處（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白蹄烏平薛仁杲時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寢宮在山上元無井泉百姓供水勞弊後經野火徙瑤臺寺側貞元十四年欲就寺側修復之以移改舊制訪近臣僚議然後葬焉

肅宗建陵在縣東北一十八里武將山修文鄉劉郡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陪葬功臣一（尚書汾陽郡王郭子儀）

沅案載昭陵陪葬者此外有陵廟記唐會要文獻通考昭陵圖及近人諸碑通考諸書所載各有譌舛蓋陪陵例有三一賜葬如諸王公主妃宰相丞郎功臣大將軍也二祔葬子從其父孫從其祖與特賜葬異也三石刻諸蕃夷君長後人亦誤以為陪陵也新舊史所紀但賜葬者故與諸書異沅自官關隴前後十餘稔嘗以案部周覽古王賢哲塋道不修樵牧上下心用慨焉其在祀典者請

帑修護係亦立石書名飭縣勿損昭陵在醴泉縣東北五十里以乾隆四十二年八月飭知縣張心鏡特起欄牆立碑亭十餘所四十八年十月又飭知縣蔣騏昌復加修築并立碑紀事又東西立石書陪葬諸臣名位以垂久遠後之好古者庶有述焉因以碑文附于此志

大清防護昭陵之碑

[illegible]

夫如堂者若斧賢惟帝之阿時植高日斯乃淵明之冢舍是以尊廬庇隴尚彷彿于盤山西海衣冠必封崇于上郡何況龍蟠大麓比鄰聚之群盛天命元宮繼長陵之功烈者哉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嵕山唐太宗文皇帝昭陵之所在也帝提劍乘天握圖出震驅除吞噬彈壓殷齊白魚赤帝之祥醴泉丹水之跡謙讓展而肅五日之禮遇斧浙而正二叔之辜浮飆不足效其文斷鼇不足號其武帝系之所傳史牒之所頌盡美又善無得而稱焉原其終始靡閒歸藏乃若山陵有彰聖哲且夫雄略之主必廟皇乎上仙蓋代之氣每綢繆于沒世水衡灌地將為江河玉棺厭尸思畢天地故以七十餘萬驪山穿治之徒一萬六千茂陵大徒之戶帝則深遵節約屢鑒蜷峨似委宛之制樹擬穀林之通樹齒乘之黃悟旨莊周獨抉之明徵言季札克終后志遂下王言侍衛減于常儀瓦木止于形具此則帝之儉也鹹弓高獵志士因而拊心長頸烏喙哲人于焉長往子胥抉目于吳關彭越覆醢于淮南未嘗不掩浸潤之明損豁達之度帝則我言嫌媚推心置腹之誠視見瘡殘丈夫意氣之語暫乎鼎湖羿去閉壁地之空號渙水和存想張朝而再見金枝玉葉左武右文前部鼓吹東園祕器祔連之冢亙馳道以如山義塤之文敞元宮而似蝕此又帝之仁也兵者凶事不得已而用之守在四裔將驕騰而紛絕然奇肱之車飛而偶主長悄之服通而復迷帝則溥伐之勇係絨于明堂畏懷之從輸誠于身後卞使酋豪謝罪兼殲血于墳沙落長歸朝門圖形于元闕拜官尚主天下一家椎髮雕題駿奔左右此又帝之大也昔者宣尼遊訓古墓無墳漢臣陳言南山有隙亡羊之牧厥誤入于三泉踞虎之邱滕見傷于敵國帝則流廷翰墨眷惜鍾王以堯典之同棺當佳城之銘梓令沙邱之字勢怵于登堂寶鼎之斑力窮于發塚嗟爾後世假有先知倒我衣裳詰之斷紙此又帝之智也若乃宣室之問不信無徵眾羅之言將罔然見鬼雖非毅魂氣何之楚平一去被辱于仇鞭武侯見形憤心于磨劍帝則歸復于土陵降在天呼吸若墟之神叱咤投壺之電黑雲閃野澶妖慧于咸陽黃旗亢空禦賊軍于華澤皇堂奏異血汗如神祖龍無所用其驅黿尤不足比其雄此又帝之靈也帝緝熙之德不憐于生存服異之恩彌光于奕祀故能冀不朽之基業享絕代之明禋廣廟設祀建陵周寶之遺陵戶豐碑洪武崇禎之蹟我

國家光宅八表懷柔百神屢致馨香頻加守護使昆夜出峽圖竣之神光資火朝輝褷封中之雲氣沅守官關隴案部池陽瞻拜神宮周游墓道其山也北據寒門之坂南帶甘泉之流右睨溫秀之峯左眺樵穫之藪巖巒巍嶭三嵕角其雄名陛道嵱羅九嵕爭其遠勢非烟非霧立而望之鬱鬱葱葱佳哉氣也而風雨摧圮石室摧基地匪判生陰堂絕僅僅無下上曾無百步之防雖曹侵陵或至諸臣之冢皆碑斗剝蓊仲全傾因以乾隆四十二年檄築圍牆三十餘丈大書丸府以分籬隸之奇列植松楸庶食甘棠之敬旋因入覲

上適垂詢始知聰明之德久契乎

聖懷平成之歡待格乎神漠沅出之官又踰五稔兼營祠宇特用陵租知縣蔣君能平其政實任斯勞恐古塚之為田考陪陵事往牘紀其名位復立貞珉仰體

皇議光昭來者將興會稽之石共磨誠于苗山厯后神堆謝浮沈于黃木游心隨武九原可作之臣宁想非龍五世歸周之葬風雲如會陵谷長存豈止狄山之祀久迷視肉之方濟陰之祠但獲龍魚之瑞云爾

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望日醴泉縣知縣蔣騏昌立石

[illegible]

思摩以蕃王附葬見于新舊史具傳賛丁賛普甲劉書此蕃傳所稱賛昔棄宗弄讚商宗捉爲劉馬部計者新羅王女眞德郎勒羅傳王善德林頁錯下鑿九年夫廢百清之乘者二人但何作像形丨昭陵九闕之卜而片爲陪陵又其謂也孝文本云并男駙倘男光茂云庫男原州別焉暉咸駙縣不則將本駙之并州謂洲判史誕是明其附今考馬觀被中執周了北上將志前了志刹穎達子姜晦及較也丁避簡于簡稱了將嘉舊徐于謀权玉孫子豆盧與松亦甚于求基寬了高裴鼓子李致明李害駙靖帝尉並實新數德于阿史部道與祀兩子楊思訓恭仁子此皆無奇異列續直附其又與不稱與陪陵同史例不載而曾婁列在陪葬不云并男文其謬也其時有功臣下弟實又陪陵而非附葬書若稱蹟之不因璐程處亮之不固鄭節史則載之亦不可不斯也江包玉道宗帝于象州新書云始諸主妃主自璽拱後藉害者皆纂掩之神乾例而州縣皆姻承訪請王皆陪葬宿麻二陵道宗陪弟或只此時與載武子踐孝覆有功此二人寶是將陵當文有諸王子而與承郎同列又臨陳公李規瑯瑯公李珍常山公李倩皆趙王與子于金公李傳曾王明丁李之常承冊子承旌燧子瑕壽王惲于中山王李琳休道了宗道亦將上惲了此數人昔應附蕭王而與陪藉諸田通列又其讓也足以璩驊王沖爲駙蕭子隸爲蕭業之都錢田字漢不足義巳長安志于公主中增淳陽汝南常山妃轄中增寶卿赫石緒宰相中增杜如隋承郎中覽姜兩駙段倫長孫瘡安康伯薛頭銀青光隙大丈李長功從大將軍中無李思摩葬實王讚晉新羅丨女值倚向增王恪劉宏基千進達公孫武達陶史羅杜亦李狄儀附史郡献爾仇懷古賀按儀楊思諷姜斯方棺並用曾要史亦智質抜獻楊思訓姜昕考李思摩實志特具封使化王聰兵部向書夏州靜譽府彝昭陵元增以象何道丨公孫武遠術舊史皆云陪并牛進肆幣史自陪彝事而有仏命之勞見秦瓊傳武史關其陪彝事陪誤恭仁子或附其父舅其所記實足補曾娶之賊表若杜如晦陪陵新舊書皆無實舊史云貞機七年十二月舂如少陵原諸以少祭乾如晦杜淹李鋼之纂太子寶了記尚年縣杜如宰纂在縣南三十里大繪邰則并陪宇明也陶史邪祖爾已見駙馬都尉王恪郎勇王陪已陵諸于輔國大將軍劉宏基郎蔓哥公劉宏恭已孝千見又見功陪阿史郡仕錄茲郎突陳利可汗阿史與中郡忠亦在諸蕃君長昭陵刻名之列而派以爲陪非此林謂迫者所祀諸臣官位亦多與史不合烈則倉安良其吉及文縣通考得失可考見突延論祀通考入部据安北食不致碑凡唐臣葬醇泉者明皆以乃陪葬吉子京婦亮之云之連撰父子墓在吃丁郎九爛山役三十宮不存文解道考所指一自二十里墓田之內安得謂墓陪葬也又其重出者前有掌州刺史贊義節役有李之刺史貫義節前有牛前偉後有于伯德葡有源州都州李正朝被有源州都晉李政明又不加裴大內方近陪之光而云張使尤子甄大師又以俗本文獻門巿常南公李倘字謀爲常州公而云常州司馬懷節亂四子又倶撰吉作仇懷古項邪王沖作駙本文本子景倩作方倘云孫字之誤李客師作容師如此之祭抑亦鎮實縣吉之長仇懽古作吉同萬年官碑陰題名公王中多三人妃一人同長安志其載盧赤松西平王安實補諸書所無煦誠閻立德爲立李牛達達爲申遣達韻失善爲剝善劉宏基爲宏與又誤入薛仁實之類舛錯甚多今悉正之其范文光闕錫主諸君所考大都長短互見亦擇共善若字文士及倍陵與金石志書王劍石之考証則星術有力爲兩人未之及也

長安志卷第十七

縣七

櫟陽　涇陽　高陵　乾祐　渭南

櫟陽

櫟陽縣唐畿今次畿西南至府九十里沈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在云一百里本秦舊縣獻公自雍徙於此爲沈案史記秦本紀云[illegible]公二年城櫟陽六國表云十一年爲縣漢高帝元年項羽以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如淳曰櫟音藥二年高帝爲漢王還都櫟陽七年徙都長安高帝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遂分櫟陽借萬年縣以爲陵邑治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illegible]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王莽改曰師亭[illegible]後漢省櫟陽入萬年後魏孝文太和二十二年析萬年置鄣縣沈案元[illegible]宣武景明元年又析置廣陽縣屬馮翊郡屬明帝二年省萬年入廣陽高陵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廣陽仍隸馮翊郡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廣陽隸雍州唐武德元年改爲櫟陽沈案舊唐書云武德元年改爲櫟陽分櫟陽置平陵此皆誤二年析置粟邑縣沈案新唐書志云二年析置平陵粟邑此不載并陵但云二年析置非曰貞觀八年廢粟邑入焉天授二年隸鴻州大足元年還雍州沈案元[illegible]縣境東西五十二里南北三十一里四鄉管四里唐二十五鄉元和元年析太澤鄉隸富平縣奉陵十五年析爲今鄉隸奉先縣本景陵傳俗不

五陵鄉在縣東管平定里

清州鄉在縣西北管孝亭里

永豐鄉在縣東北管芬芳里

卑遠鄉在縣西南管高唐里

縣城周三里

櫟陽鎮在郭下

粟邑鎮在縣東北三十四里石川河東粟邑

渭水渡七西抵高陵縣東至下邽縣

田王渡　田家渡　周夏渡

堅力渡　萬安渡　耿渡

孟渡

石川河渡二並在縣東

橋渡　粟邑渡

渭河西自高陵縣界來入縣界流入下邽

石川河亦曰沮河在縣東三十里自華原富平兩縣來入縣界合渭水水經注曰沮水東經萬年故城十三州志沈案水經注作闕因此以意改萬年縣南沈案南爲西有渥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沈案此即禹貢漆沮從之沮水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沮水一名石川河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縣南

五丈河在縣西南今涸

清渠在縣西據州界青治谷水下流由白三原高陵縣界來入白渠至縣界合渭水

五渠其水自渠門分入高陵縣北下須入渭水

中白渠從北第一斗門七　析波渠第二斗門二　中南渠第三斗門七

武渠第四斗門二　偶南渠第五斗門在北界之南斗門一

煮鹽澤在縣南十五里澤多鹹鹵苻秦時於此煮鹽周二十里

清泉陂在縣西南十里多水族之利

畦畤在縣東北二十里史記秦獻公時櫟陽雨金自以得金瑞故於此作畦畤櫟陽以祀白帝沈案封禪書云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此內意改晉灼曰形如種韭畦畦各一土封

古縣城在縣北東西九里南北三里

漢師得官在縣界

胡唐觀在粟邑鎮西南去縣二十里舊圖經曰觀內昔蔻尊師舉家白日上昇今廢

要冊廟在清川鄉陰郎去縣五里

漢武帝廟在五陵鄉嚴店郎去縣西南十八里

盧陵王廟在五陵鄉大順保西南去縣二十里

漢太上皇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舊圖縣道記曰高帝葬太上皇於櫟陽北原其陵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也

涇陽

涇陽縣唐畿今次畿南至府七十里沈案太平寰宇記云府北一百里本秦舊縣史記

秦昭王弟封涇陽君兼今渭州平涼界涇陽故城是洪崖安定郡惠帝四年改池陽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縣西北二里以其地在池水之陽故曰池陽符堅於今縣東南二十八里置涇陽縣後魏於縣置咸陽郡沅案元和郡縣志下有廢字又案地形志云真君七年併池陽屬咸陽郡此皆缺載太平寰宇記並有安則後魏非廢縣後周建德中省池陽縣隋開皇三年罷咸陽郡徙縣置於廢郡隸雍州即今縣也唐天授二年隸鼎州大足元年還隸雍州

縣境東西七十五里南北二十五里

六鄉管六里八鄉八里

瑞寧鄉管神狐里

永順鄉在縣東管棚南里[illegible]

會仙鄉在縣東管仙洞里

廣吉鄉在縣東管張艮里

河池鄉管養生里

宜善鄉在縣外管輔政里

洪池監在縣西北五十里掌三白渠

涇陽鎮在縣城西街北

臨涇鎮在縣西北宜善鄉白渠貫其中

迎冬驛在廣吉鄉十道志曰有池陽縣城俗名迎冬城城中有尹吉甫碑後爲驛今廢

涇水渡九

百光渡　寧日渡　涇甘渡在縣西

臨涇渡縣西北　睦城渡縣西南　劉洪渡縣西南

張市渡　郭渡　孫渡並縣東南

石安原在縣西南七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在縣南七里崇二十丈東西三十八里南入咸陽縣界崔鴻前秦錄曰苻健攻張琚于宜秋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

長平坂在縣西南五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作五十里俗名騣城坂東方朔記曰沅案藝文類聚引作別傳漢武上甘泉沅案藝文類聚引上作幸至長平坂上馳道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狀沅案藝文類聚引云赤如牛肝頭口鼻耳齒盡具先驅旁所視馳還以聞方朔從上在後車沅案藝文類聚引作屬車上使往視之還對曰怪也沅案藝文類聚引云朔曰此謂怪哉上曰何謂對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怨恨氣之所生也是地必秦之故獄處也詔丞相公孫宏按地圖果秦獄也上曰善當何以去之朔曰積憂者得酒而忘沅案藝文類聚作消憂令置酒其上必消乃以酒澆之果消沅案藝文類聚引作乃取蟲置酒中立消上大笑曰東方生眞先生也賜帛百匹自此之後屬車載酒沅案藝文類聚引云屬車上載酒其餘所引與此多不同此文較多

涇水在縣西北自池陽縣界來東南入高陵縣界

白渠在縣西北六十里堰涇水入焉西自雲陽縣界來東入高陵縣界十道志曰太白中白南白謂之三白渠也縣上斗門四十八元和郡縣圖志曰太白渠東北十里中白渠首承太白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承中白渠東南流亦入高陵縣界自此沅案元和郡縣志亦皆作受

三限口在縣東北在南北分渠處

限上十巡管斗門十一

限上下八巡管斗門八

南限管斗門十三

中限管斗門十二

北限管斗門三

焦穫藪在縣北亦名瓠口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史記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爲渠水經注曰涇水東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凡溉田萬頃沅案水經注今本無此文疑脫云

龍泉陂在縣南三里多蒲魚之利

胡縣城在縣西南角

秦望夷宮在縣東南八里沅案裴駰引張晏曰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漢池陽宮在縣西北八里

長平觀在縣東南九里

赫連臺在縣北宜善鄉

龍泉廟在縣城西門外街北

涇河廟在瑞寧鄉

顯聖廟在廣吉鄉

丘犇神廟在會仙鄉

白鹿神廟在瑞寧鄉

鄧太尉廟在河池鄉

高陵

高陵縣唐舊書今次赤西南至府八十里本秦舊縣孝公置左輔都尉治所也史記秦昭王弟封高陵君漢隸左馮翊王莽改曰千春其治在縣西一里故城後漢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陵魏黃初元年改爲高陸縣隸京兆郡沅案晉亦屬京兆其治今在縣西南後魏徙於今所沅案後魏屬馮翊此缺載隋大業二年復爲高陵沅案此當云又屬京兆郡唐武德元年析置鹿苑縣沅案舊唐書志云武德二年此及新唐書志云元年誤貞觀元年省天授二年隸鴻州大足元年還雍州

縣境東西二十八里南北三十三里

五鄉管一百一十九邨唐七鄉會昌元年析清平鄉奉政鄉隸三原縣奉陵鄉餘不傳沅案說文有鄉亭

仁義鄉在縣西七里管邨二十

奉君鄉在縣北八里管邨一十五

修眞鄉在縣東一里管邨二十五

上原鄉在縣西南一十里管邨二十八

閩國鄉在縣南一十八里管邨二十一

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二十步隋大業七年築

高陵鎮在縣城內

渭橋鎮在縣南一十八里

毗沙鎮在縣西南一十八里

鴻臚館在縣南一十八里今廢

神臯驛在縣北一百五十步今廢

奉政原在縣南一十一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三里

鹿苑原在縣西南三十里東西長一十五里南北闊一里

三輔黃圖曰安陵有果園名鹿苑

涇水西南來自涇陽縣界合渭水

渭水在縣西南二十里來自咸陽界流入櫟陽界

白渠自涇陽縣界三限下中限爲一渠流至縣界彭城堰下分爲四渠並溉民田唐寶曆元年令劉仁師請更水道渠成名劉公渠彭城堰

中南渠東西長三十五里

高望渠東西長三十五里
耦南渠東西長四十里
中白渠東西長三十里四渠下流並入櫟陽縣界
古縣城在縣西一里周七里崇一丈五尺闊四尺沅案此漢故城
高陵故城在縣西南周二里沅案此高陵故城
唐龍躍宮在縣西十四里唐神堯舊宅武德六年以為義
宮後龍躍宮德宗改為修真觀內有神堯真容御井猶柏
梁開平中廢
正道觀在縣北十三里有吳道子畫今存
法隆院在縣南一十五里唐大歷元年置
昭惠院在縣東南三十里唐大中年置
慶安泥寺在縣西南十里唐初置貞觀元年重修後廢晉
天福六年再修
鹿臺神廟在鹿苑原上郡國志曰鹿臺祠百姓祈禱水旱
有感俗名鹿臺將軍沅案此所引郡國志劉昭注本皆無當是郡國縣道記也
後秦二主墓姚萇姚興在縣東十三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姚興墓在縣東一十三里姚萇太宇記有
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十里沅按裴度撰神道碑云葬于高陵縣奉正原

乾祐

乾祐縣西北去府二百五十里沅案新唐書云縣中下本漢洵陽縣地唐萬歲
通天元年析商州豐陽縣地置安業縣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分豐陽縣及洛南縣等各選戶以置景龍二年隸雍州景雲元年復隸商州乾元
元年改為乾元縣隸京兆府尋還商州永泰元年為羌賊
燒毀徙治今縣西北三十步長慶二年復治今縣光啟二
年經蔡賊焚蕩復徙今縣西北西王谷龍紀元年復歸舊
縣漢乾祐二年隸京兆府改為乾祐縣
縣境東西一百二十五里南北三百五十里
五鄉管十五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舊三鄉今五鄉
乾祐鄉在縣西管里五
蘊谷里　東杜里　長陵里
西杜里　乾祐里
小和鄉在縣西管里三
大和里　小和里　仵谷里
大和鄉在縣東北管里三
龍谷里　長望里　西王里
左綿鄉在縣西北管里三
黃花里　青皮里　團田里
平定鄉在縣東北管歸安里
歸安鎮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長陵山在縣東七十五里沅案山在今鎮安縣東北二十里此縣名取長陵易治又稱遷故紀其見在山川道里也
夢谷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其山嵯峨常有雲起沅案山在今鎮安縣東北三十里
石驢山在縣西南一百八十里山有石狀驢沅案山在今鎮安縣東南一百里
石馬山在縣南三十里山有石狀馬沅案山在今鎮安縣北四十五里
車輪山在縣南五里沅案山在今鎮安縣北八十里
考山在縣北七十里沅案山在今鎮安縣北百七十里
重崖山在縣東五里沅案山在今鎮安縣東八十里
柞水在縣東五里出萬年縣界秦嶺下流入金州洵陽縣
界沅案水經注作柞水云西北出柞谷南流逕重崖壘西縣南東流逕其壘南東南注於旬水作即柞字俗也
甜水在縣西南七里出考山下流入柞河沅案太平寰宇記云甜水在縣西南七里谷在今鎮安縣北七十里
洵河在縣西南一百里出萬年長安兩縣界秦嶺下南流
經縣入金州洵陽縣沅案水經注作旬水云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柞水合

渭南

渭南縣唐畿西至府一百三十里本漢新豐縣地前秦符堅置渭南縣
屬京兆郡漢初有渭南郡因以取名述征記曰渭南縣夷
狄所置則謂堅也後魏孝昌三年徙置今縣東南四里明
光原上為南新豐縣仍置渭南郡西魏廢帝二年分置渭
源中源二縣改南新豐為渭南縣後周建德二年郡及二
縣並廢入渭南屬雍州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徙縣於今治
兩京道里記曰隋文帝過之以原上乏水故徙之唐武德元年隸華州五年復隸
雍州天授二年於零口鎮置鴻州析渭南慶山置鴻門縣領
渭南慶山高陵櫟陽鴻門五縣大足元年廢鴻州併鴻門
入渭南縣隸雍州周顯德二年析隸華州
縣境東西三十八里南北七十五里
四鄉管八里唐九鄉
神德鄉在縣郭下管里二
仁和里　豐陰里
石泉鄉在縣西南管里二
曹劉里　嘯泉里
神川鄉在縣南管里二
清化里　樂坊里
廣陽鄉在縣東管里二
臨渭里　金泉里
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重九尺括地志曰隋煬帝大業九
年築
渭南鎮在縣郭下
赤水鎮在縣東一十五里
堠子鎮在縣西南與藍田縣接境以南山多虎故立斥堠
於此
渭南驛在縣郭內東至華州右順館三十四里西至臨潼
縣驛六十二里南至商州洛南縣秦嶺為界無堠館北至
耀州富平縣驛七十里
東陽驛在縣東一十三里兩京道里記曰西魏大統十四
年置在東陽谷側因以為名
杜化驛在縣西一十三里兩京道里記曰亦大統十四年
置在杜化川今二驛廢
倚橋在縣東五里橋架倚水因名之
靈臺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倒獸山一名元象山在縣東南三十七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
皆云在縣東南十里十六國春秋曰王嘉字子年隱於東陽谷鑿
崖穴而居弟子傳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兵亂棄
其徒眾至於長安潛隱終南山結庵而止門人聞而復隨
之乃遷於倒獸山即此也
廣狗谷在縣南三十里
賁鄉原在縣東南十里水經注曰東陽水西陽水並南出

廣鄉原北並
新豐原一名青原在縣西南二十里水經注曰泠水歷陰
盤新豐二原之間案今泠水經此原之右
胡城坡在縣南一十五里東西一十五里南北接山三十
里
柳㭊坡在縣東南一十五里東西一十里南北接山三十
里
秖羖坡在縣西南二十里東西三十里南北接山三十里
蚌蛤隄在縣南二十里崇三十尺周二百步
孟家隄在縣南六十里崇一百尺周二百步
灰隄在縣西南五里崇三十尺周一百步
渭水西自臨潼縣界流入去縣西里東流入鄭縣界
酋水出縣西南石樓山水經注曰酋水出倒獸山南總五
水單流北注經泰步高宮東歷新豐原東而北經步壽宮
西又入渭
東陽谷水出縣東南廣鄉原北
西陽谷水出縣東南廣鄉原北
杜化谷水出縣西南
零谷水出縣西
梁泉在縣東南一百五步
甘泉在縣城內
姜泉在縣城內唐元稹為劉希夷有詩曰姜泉流逝步今縣內陰陰盈縣內多引流泉
漕渠在縣北一里來自臨潼東入鄭縣界今涸
王尚澤在縣西十五里
霸池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後魏永熙元年水自湧出因而
成池周八十步
鴻門亭即漢高帝見項羽之處大道北下坂口名
牛日郵太平寰宇記曰此郵以山高藏郵陽形常照其一
卜
風門三秦記曰在新豐縣東南兩阜相對其所多風
釣魚峰在縣東南十七里
縣故城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括地志
曰渭南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

東縣故城疑在其所置渭南縣括地志所引當是南新豐縣
右倉堡城在縣東三里
張堡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嚴堡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青原堡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姚堡城在縣南二十里
胡城在縣南十里舊說何奴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
居因名胡城
泰步高宮一名南邱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二十里
隋崇業宮在縣東十五里煬帝大業二年置
唐遊龍宮在縣西一十一里兩京道里記曰唐開元二十
五年勅兩京行宮遠近不等宜令將大匠康晉與州縣均
融修葺取黑龍飲渭名之今有遺址
建明觀在縣西三十里後魏普泰元年置今廢
慈雲寺在縣城內本唐啟休寺元和中舊後改今名
後魏孝武帝孝陵在縣東南二十二里廣鄉原陵崇六丈
周一百二步石人尚存

長安志卷第十七

縣八

蒲城 盩厔

蒲城

蒲城縣唐志云西南至府二百四十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府東南九十里本秦重泉縣史
記秦簡公城重泉沅案史記正義曰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故後漢省之沅案
此當云屬左馮翊 莽曰調泉後漢復舊沅案晉志亦屬馮翊 至後魏省即今
縣南五十里重泉故城是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沅案元魏志云十二年
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為名沅案此當云白水
郡 西魏廢帝三年改白水為蒲城縣以縣東有蒲城因名
之本屬同州沅案隋志云西魏置白水郡後周郡廢開皇初又云本屬同州非又案元和郡志亦云本屬同
州非又案元和郡志亦同 唐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府宗橋陵改
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天祐三年復屬同
州皇朝開寶四年改曰蒲城天禧四年隸華州
縣境東西九十里南北八十里
十鄉管十里唐元和元年析蒲城富平縣又有宣化豐陽二鄉併不傳奉先豐陵十五年以櫟陽縣萬年鄉來屬奉先界
呂寧鄉管宜安里
善化鄉管孝仁里
崇德鄉管懷化里
龍泉鄉管豐山里
翔鸞鄉管懷仁里
懷仁鄉管聖母里
普濟鄉管伍龍里
蒲城鄉管温泉里
原陽鄉管積善里
賢相鄉管數賢里
縣城周八里一百八十步崇七尺壕深四尺
蒲城鎮在縣城內
荊姚鎮在縣西南三十里
東渡鎮在縣東南五十里
常樂鎮在縣東南四十里
漢帝鎮在縣東南一十八里

折衝府十
相原府　孝德府　温湯府
宣化府　懷仁府
昌寧驛在縣城內
通靈驛在縣西北景陵下去縣一十里
堯山驛在縣北光陵下去縣一十里
孝城驛在縣東北泰陵下去縣三十里
豐山驛在縣北橋陵下去縣二十里
豐山在縣西北三十里一名嵒山
金粟山在縣東北二十里
白堂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舊圖經曰山之前秦白起立寨之所因以為名
白堂谷
不夸山在縣東北白堂山南舊圖經曰諸山勢嶮峰巒相接唯此山孤迴因以為名俗謂之孤山
金熾山在縣西北二十里
堯山亦名浮山在縣北二十里舊圖經曰昔堯時洪水為災諸山盡沒唯此山若浮因以為名
重山在堯山前舊圖經曰以其與堯山有重疊之象故號重山
銅斗山在縣西北四十里
馬家山在縣西北五十里
木堰堤西在縣東偏南五十里沮水之岸舊說夏禹治水至此堰下弃泥積之成堤各闊二里堤高一百尺
蟠龍神原在縣西二十里舊圖經曰唐明皇遊幸見原上雲霧中有黃龍之狀於下得石狀似蟠龍以其地為龍樂鄉今其石尚存
良將谷一名白堂谷在縣東北三十里
炭谷在縣西北二十里此人出炭
佛空谷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谷內有佛空院唐會昌五年□
白馬谷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沿水谷在縣東五十里由白水縣來南流一百里入同州

馮翊縣
白鹵泄渠在縣南四十里白鹵鹽池道東入沮水闊五十尺深二丈蓋鹵水汎濫流注故曰鹵渠
溫湯在縣東六十里源出沮水之岸西流二里入于沮水
山陽堰在縣北一十里舊圖經曰為當陵寢修此堰
漫浴池在縣西一十五里漫源郁其水微小惟居民灌溉
蔬圃
蓮子池在縣西北三十里舊有蓮藕之利
東鹵池在縣南二十里漢宣帝微時嘗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曰鹵中服虔曰鹵中或曰澤中孟康曰蓮勺縣西北也按漢蓮勺縣在此縣東南下邽縣界今此謂鹵中未詳唐大曆十二年東池生瑞鹽後勅禁斷鹽不復生
西鹵池在縣西四十里
東泉故城在縣南五十里
蒲城在縣東二十里
故同州城即漢殺祠城
賈城在縣西南一十八里古之賈國左氏傳謂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是
晉城在縣東南五十里未詳所出
魯王宮城在縣西南四十里大統記曰即晉哀王城也觀其餘迹尚有宮觀故築之處今在內政郁
晉穆公寨在沮水東岸相去五里
晉太子虛糧寨在縣東北六十五里沮水西岸史記晉世家曰晉穆侯四年娶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漢地理志懷德縣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案今朝邑縣西南有懷德故城即古條近焉虛糧史傳無聞
白起寨在縣東北三十里
避難堡在縣東北八十里未詳

同元觀在縣城內
仙奉觀在縣西二十里橋陵南有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于此觀
鹵泊神祠在縣南二十里鹽池峰
馬跑將軍祠在縣西南四十里仇池鄉
竹谷神將軍神祠在縣西北一百里豐義鄉
黃崖神祠在縣東南四十里常樂鎮諸坊鄉
唐睿宗橋陵在縣西北三十里豐山宣化鄉積善鄉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元宗泰陵在縣東北三十里金粟山懷仁鄉散母鄉封內七十六里下宮去陵五里陪葬一人高力士
憲宗景陵在縣東北一十三里金熾山豐陽鄉巢鄉封內四十里陪葬妃后三
穆宗光陵在縣北二十里堯山西案嶺陵康鄉普濟延興二鄉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陪葬后二
讓皇帝惠陵在縣西北一十里豐陽鄉胡郁鄉封內一十里陪葬諸王三公主三
賈大夫冢在縣內一十八里春秋左氏傳昭二十八年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預注曰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今縣有賈城即古之賈國
故重泉縣後唐王卑字代公為重泉令時大旱收葬強吏按察宗將出是謂雨有鴻渠縣壁為罷樂應聲而舞旬日方去其化感如此
盩厔
盩厔縣 漢舊縣也武帝置屬右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以名之後漢省晉復縣隸扶風郡後魏太平真君七年併武功縣入焉後周天和二年徙縣今邪

縣西北三十五里析雍州之終南郡於此置恒州領周南郡建德二年徙縣於今治置周南郡（元案隋書地理志云後周又有恒州[illegible]陽[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並廢隋廢郡以縣隸京兆郡唐武德三年廢恒州縣隸稷州後又於漢盩厔故城置終南縣八年省（[illegible]）八年廢終南入盩厔[illegible]貞觀元年廢稷州復隸雍州（元案[illegible]三字當在北[illegible]）天授二年又隸稷州大足元年復隸雍州天寶元年改為宜壽縣至德二載（元案唐書[illegible]至德三載三月十八日新唐書云二載[illegible]）復為盩厔（[illegible]）天復元年隸鳳翔府（[illegible]）

縣境（東西七十一里南北一百六十里餘一百步）

一十七鄉管二百二十五社（唐十七鄉[illegible]）

望仙鄉在縣東四十里管社一十四

書臺鄉在縣東三十里管社一十七

仙楡鄉在縣東二十五里管社一十四

五柞鄉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管社一十四

長城鄉在縣東南七十里管社一十八

仙果鄉在縣南五十里管社一十五

神就鄉在縣西南三十里管社二十四

睦教鄉在縣東北三十里管社一十七

永泉鄉在縣東北二十里管社一十八

鳳泉鄉在縣東南一十五里管社一十八

陽化鄉在縣北四里管社二十七

豐邑鄉在縣西北三十里管社一十八

仙遊鄉在縣南二十里管社二十六

口口鄉在縣西北一十五里管社二十一

遷善鄉在縣西南一十三里管社一十四

長陽鄉在縣西二十里管社一十八

司竹鄉在縣東南二十里管社二十七

縣城周五里餘一百二十五步崇二丈二丈壕深一丈三尺

司竹監在縣東南三十里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元池奏廣樂三日是曰樂池乃植之竹（元案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元池天子三日休于元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此所引與文稍異字作植）史記曰渭川千畝竹漢謂秦地有鄠杜竹林晉地道記司竹都尉治鄠縣其園周百里以供國用唐置監丞掌之隋義寧元年唐高祖起兵其第三女平陽公主聚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

葦園在縣東南三十里周二十頃

驛在縣城內至鄠縣驛七十里南至終南山櫻桃驛四十五里

櫻桃驛至三交驛五十五里

三交驛至林關驛四十五里

林關驛至洋州眞符縣大學驛七十五里

駱谷關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武德七年開駱谷道以通梁州在今關北九里貞觀四年徙於此

古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漢魏略曰少帝正始四年曹爽伐蜀諸軍入駱谷三百餘里不得進牛馬騾驢以轉運死略盡魏志曰少帝甘露三年蜀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其後廢塞唐武德七年復開東北自鄠縣界西南經縣入西南入駱谷出駱谷入洋州興勢縣界

終南山去縣三十里

姜維嶺本名沈嶺在縣南五十里蜀後主延熙二十年大將軍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沈嶺

韋谷在縣西南三十里

倉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故縣谷在縣西二十五里

底保谷在縣西南三十里

強弩谷在縣西南一十五里

西洛谷在縣南三十里

韓谷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黃谷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田谷在縣東二十里

牛谷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赤谷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壇谷在縣東南三十七里

洛谷在縣南三十里有道入洋州

玉女洞在縣南三十里洞門崇四尺闊三尺

渭水在縣北五里自郿縣界來流入興平縣界

芒水水經注曰出南山芒谷逕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又北逕縣之竹圃中分為二水漢書所謂曰（元案水經注作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師古曰芒竹在盩厔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一水東北為枝一水北流注渭

韓水在縣北三十里出終南山蒲澗北流二十五里入渭

沙河在縣東二里自終南山北流經縣界三十五里入渭

曲河在縣西五里其水亂泉水合之北流入渭

田谷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出終南山下北流入黑水河（水經注有田溪水疑是此）

鹹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三里

白龍泉在縣東北一里北流三里入渭

永女泉在縣西南五里

滉底泉在縣北一里流三里入渭

漆渠在縣南五里

韋谷渠在縣西南三十五里自南山流下至青化店（太平寰宇記漳水在縣東北五里疑是此元案太平寰宇記漳水在今縣北五里者或是漳水）

繭觀在縣界漢武帝宮

望仙澤在縣東南三十七里（元案元和郡縣志云三十一里）周一十里舊州記曰望仙澤在盩厔縣東南周地圖記曰望仙宮南澤中有石盤龍雨順甲動有雲氣將如鳴錦水經注曰槐里東澗水又北歷[illegible]而亦謂之仙澤（元和郡縣志山中有龍居也）

仙遊澤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周一十二里

仙遊潭在縣南三十里闊二丈其水黑色相傳號五龍潭每歲降中使投金龍（隋志有温湯圖經不載）

讀書臺在縣東北二十七里舊圖經曰後漢馬融讀書所（元案今宮乃玉女房為[illegible]疑非也）

董龍社樹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圖經曰董龍盩厔人家貧郁社衆人祭社迷出之龍遂以泥造飯祭之後穿地得黃金因大富遂名董龍樹

終南故城郡國記曰即漢盩厔城也（元案太平寰宇記引云唐武德二年于漢盩厔故城置終南縣八年縣廢因名終南城）

宜壽城在縣西一里隋有宜壽宮疑置此城

五郡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周三里舊說有義兄弟五人共居此城不詳建立

崆峒山寨在縣南九十五里

羅閒山寨在縣南六十五里

解保寨在縣東北三十里

秦長楊宮在縣東南三十三里水經注曰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經長楊宮東（沅案太平寰宇記云秦長楊宮）

漢五柞宮在縣東南三十八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秦五柞宮）

隋宜壽宮在縣東南三十三里（隋志又有文山宮鳳皇宮）

仙遊宮在縣南三十五里舊圖經曰隋文帝避暑處

上清太平宮在縣東三十里清平鎮本北帝宮建隆元年置太平興國二年重修改今名每三元聖節命使設醮歲以爲常

興國觀在縣東三十二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樓觀在縣東三十二里太平寰宇記云樓觀）本尹喜宅也周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院相承至秦漢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唐武德初改名宗聖觀事具樓觀本記及先師傳

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

龍行寺在縣前一里唐開元十二年置

寶相寺在縣東一里餘二百五十步唐元和中置爲光耀寺太平興國三年改

崇明寺在縣西一百步唐元和十四年置爲瑞光寺太平興國三年改

仙遊寺在縣東三十五里唐咸通七年置

隋文帝廟在縣東五十里唐天寶三載建

老子廟在縣界華陽子錄記秦始皇好神仙於尹喜先生樓南立老子廟晉惠帝元康五年更修蒔木萬株南北連亘七里給戶三百供灑掃隋文帝開皇元年復修

尹先生廟在老子廟北先生內傳曰先生姓尹名喜周康王時爲大夫領散關長遇老君說道德五千文付先生先生白日上昇於此

老子墓在縣界水經注曰就水北經大陵西俗謂之老子墓（沅案水經注俗作世墓作陵）秦老子爲周柱下史適西戎（沅案水經注云什李耳爲周柱史以世衰入戎云）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子曰（沅案水經注作莊周書）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有冢可也（沅案此非水經注李字）

長安志卷第十八

長安志卷第十九

縣九

奉天　好畤　華原　富平

奉天

奉天縣（唐次赤東南至府一百六十里）漢池陽縣地屬左馮翊晉屬扶風郡後魏爲咸陽郡寧夷縣地隋改寧夷曰醴泉隸京兆郡唐光宅元年析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壽五縣之地置奉天縣（沅案舊唐書云文明元年置縣）屬京兆郡（沅案舊唐書云天按二年隸邠州大）以縣西北有唐高宗乾陵所在因名曰奉天（足元年還隸州此皆缺載）興元元年德宗出幸升爲次赤乾寧二年以縣置乾州及覃王出鎮又以畿內之好畤武功盩厔醴泉隸之尋廢復舊天佑中李茂貞墨制以奉天縣復乾州領奉天一縣梁乾化中昇爲威勝軍析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縣以隸焉後唐同光二年罷軍名復爲乾州屬鳳翔府領奉天好畤二縣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盩厔入鳳翔天成三年領奉天一縣其好畤還京兆府皇朝乾德二年復析好畤與邠州之永壽二縣隸之熙寧三年廢州以奉天隸永興軍（沅案今乾州治奉天故城）

縣境（東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

四鄉管四里（唐一十九鄉元和元年所析鄉諱富平奉壹陵有梁山岑陽二鄉餘不傳）

孝節鄉在縣東南管文川里

仙仁鄉在縣南管披桂里

乾陵鄉在縣西管金井里

節義鄉在縣北管恭和里

薛祿鎮

子城周五里四十步城上闊一丈下闊二丈二尺崇二丈二尺壕深一丈八尺闊三丈漢乾祐中重修古羅城東北玉子城西門外自北三面有城牆周一十一里崇二丈一尺上闊五尺下闊一丈二尺壕深一丈八尺闊三丈唐書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初得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之居外象龜形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莫知其故至播

逐都彼乃驗朱泚之亂

驛在縣南二百步東至興平縣驛七十里北至永壽縣麻亭驛八十里

梁山即禹貢所謂壺口治梁及岐又古公亶父踰梁山至于岐下及秦立梁山宮皆此山也（案此山當在左馮翊夏陽縣沉案夏陽今韓城縣之山即禹貢治梁及岐及詩奕奕梁山爾雅梁山晉望梁山則古公亶父踰梁山及秦梁山宮之山非此山也）

莫谷水在縣東北二十里自永壽縣温秀嶺經縣四十里入醴泉縣界合涇水

漢好畤故城在縣東北七里好畤鄉周二里五十步崇三丈

唐好畤故城在縣西北六里（沉案元和郡縣志云貞觀八年廢）

靈源寺在縣東南三十里唐開元八年置

漢楊喜將軍廟在縣南二十里

唐桑道茂廟在縣西南三百一十步漢乾祐元年重修

唐高宗乾陵與武皇后合葬在縣西北五里梁山鄉丈八青仁堡子三郵界周八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陪葬太子諸王五（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公主一（沉案義陽會要陪葬又有彭都公主承泰公主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審禮禮部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此皆[illegible]）

僖宗靖陵在縣東北一十五里奉陽鄉雞子堆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按輿[illegible]乾陵谷[illegible]）

商妲巳墓在縣西五里莫谷西半崖陂內（沉案武王殺妲巳于鹿臺不當在此太平寰宇記及此有妲巳冢未知何據又案太平寰宇記又有隋賈粲墓在州東北二十里岑陽甘河西原）

好畤

好畤縣（唐畿東南至府一百八十里）本漢縣屬右扶風隋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三里（沉案元和郡縣志作十三里）奉天縣界好畤故城是時者神明所依止也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以郊上帝諸神也漢書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戰好畤（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畤縣名）非古好畤也後漢省晉元康中復於舊縣東南二里置好畤縣後魏隸扶風郡周建德三年省入莫西縣隋開皇十八年復改莫西為好畤縣大業三年省唐武德二年析醴泉縣復置好畤縣於莫谷東南隸雍州今奉天縣西北六里隋大千乘陵城是三年隸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復屬雍州二十一年與岐陽縣並廢依舊置上宜縣（沉案太平寰宇記云十年移上宜縣於今理也）年尋改上宜為好畤（隋開皇十八年貞觀八年省）今縣治即舊香谷川也天授二年復隸稷州大足元年還雍州後唐同光中隸鳳翔府長興元年還京兆府皇朝乾德二年隸乾州（沉案好畤故城在今乾州東北七里漢西故城）

（在今州西北六里見今奉天縣）縣境（東西四十里南北四十里）

二鄉管二里（唐三十鄉沉案太平寰宇記云唐七鄉）

武都鄉在縣東管教本里

美川鄉在縣西管編川里

縣城周三里二百步崇一丈二尺闊一丈

大横關

梁山在縣境（沉案北師奉天梁山在今乾州北十里）

境山在縣東漢書顏師古注境音郢畯反（沉案境山在今乾州東北與[illegible]）

明月山在縣西北一十六里（沉案太平寰宇記云在縣西十五里山在今乾州西）鳳翔扶風分界

石門山在縣西一十五里美川鄉

武亭水在縣城東門外九十步自麟遊縣界來經縣四十里流入武功縣界（沉案水今在乾州西四十里）

莫谷水在縣西二十五里來自永壽縣界流經縣流入武功縣界（沉案莫水今[illegible]在今乾州西北十里）

軒轅殿基在縣西南三里

臨平觀基在縣東南七里

齊襄神廟在縣西北二十里明月山東嶺上

宇文陵在縣東一十五里

吳妃陵在縣西北二十里明月山下

華原

華原縣（唐畿西南去府一百六十里）本漢祋祤之地（師古曰祋音丁外反祤音詡沉案說文祋殳也從殳示聲詩何戈與祋[illegible]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祋擊之以為祋祤之名也沉案說文祋[illegible]祭神求福[illegible]王安石字說祋祤[illegible]）景帝二年置屬左馮翊宣帝神爵二年鳳皇集祋祤城今縣東北一里祋祤故城是（沉案[illegible]在縣東南十里唐治所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亦云東北一里）其後廢後漢永元九年復魏文帝自今宜州彰原縣界富平故城徙北地郡於此其縣遂廢後魏初徙北地郡於今宜君縣界義亭故城於此置北雍州永熙二年自三原縣界永安故城徙北雍州於今華原縣西魏改為宜州又廢帝二年別立通州郡領泥陽縣（沉案元和郡縣志云泥陽故縣在縣東南十七里）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宜州六年改泥陽為華原縣大業三年省宜州縣屬京兆郡以土門縣入焉義寧二年又於縣置宜君郡領華原宜君同官并置土門四縣（沉案隋志云開皇初郡廢）唐武德元年罷郡立宜州貞觀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二縣屬雍州宜君屬坊州垂拱元年改為永安縣（沉案唐書志新書志皆云二年）天授二年又以永安置宜州領永安同官富平美原四縣大足元年廢州改永安復為華原縣（沉案唐書志云大足元年廢宜州縣還雍州神龍元年復為華原者誤太平寰宇記年下脫神龍元年四字）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僭行墨制以華原縣置耀州建義勝軍節度領華原一縣析同州美原縣為鼎州以為屬郡（沉案職方考云耀州唐末屬李茂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正明元年改耀州為崇州義勝軍為靜勝軍鼎州為裕州後唐同光元年復為耀州名順義軍析雍州之富平三原雲陽同州之同官美原五縣屬焉三年降為團練州周顯德中降為刺史州皇宋開寶五年陞為感義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改感德軍（沉案縣故城在今耀州北）

縣境（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一百三十里）

四鄉管一百七十二邨（唐四十鄉）

流惠鄉在縣西北一里管邨二十七

石門鄉在縣西三十五里管邨二十五

孝義鄉在縣西北二十里管邨二十八

風遊鄉在縣北管邨二十二

子城周一里二百八十四步上闊七尺下闊一丈崇二丈一尺

羅城周七里四十步上闊七尺下闊三丈崇二丈五尺夾城壕闊三丈八尺羊馬城土木通人行下闊一丈五尺崇

二丈五尺外城壕深二丈五尺闊六十尺

亭谷鎮在縣西北八十里

泥陽驛在子城內西至富平縣驛五十里西北至亭谷鎮驛八十里

亭谷驛在縣西北八十里亭谷鎮西北至邠州二百里

牛耳山在縣北八十里（沉案此山在今耀州北十八里此云八十里當是字誤）

風孔山在縣東五里（沉案此即今俗稱嵯峨山也）

石門山在縣西北八十里

安君山在縣東五里

樹子山在縣北四十里

石泉山在縣北四十里

把樓山在縣北四十五里

土門山在縣東南四里水經注曰宜君水東南出土門山西（沉案水經注云又南出土門山西）

三石山在縣北六十八里（沉案山在今耀州北八十里）

玉女山在縣西北六十里（隋志有嵯山圖經不載沉案山在今耀州北六十八里）

清水谷在縣西三十五里石門鄉十道志一名鬼谷昔太康地記扶風池陽縣有鬼谷先生所居今案此地即池陽之境又司馬彪曰鬼谷在潁川（沉案[illegible]鬼谷在陽城[illegible]亦以意改）虞喜志林在隴關裴秀雍州記在池陽未知孰是（沉案史記甘茂傳蘇代謂秦王曰[illegible]及至鬼谷[illegible]）也

其水自縣西北雲陽縣界來經縣八十里南流入三原縣界（沉案此[illegible]涇陽三原[illegible]入石川河）

漆水自縣東北同官縣界來經縣一十五里南流入富平縣界（沉案[illegible]）

合沮水俗名石川水（[illegible]）

太王去豳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曰自土漆

沮（沉案此即石川水其漆水則[illegible]）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名洛水出馮翊北（沉案[illegible]）正義曰雍州漆水出扶風漆縣西（[illegible]）沮則不知所出（[illegible]）山海經曰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漳津入於河（[illegible]）又曰渝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illegible]）水經注曰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illegible]）

沮水自縣西北邠州界來經縣九十五里南流合漆水入富平縣界石川河（沉案石川河即漆沮水也[illegible]）

濁谷河水來自縣西北孝義鄉焦崇鄉南流七十里入三原縣界

冶谷河水自縣西北孝義鄉大海鄉來經縣四十五里南流入三原縣界（沉案[illegible]）

殺蒯故城在縣東北一里

漢步壽宮在縣東北三十里（沉案宣帝置宮）

姚萇殿在縣西北七十五里風遊鄉（沉案太平寰宇記云十七里）上有御池泉水其阯尚存

唐永安宮長安二年置

孫思邈舊宅今為僧寺在縣東五里流惠鄉惠政坊碧玉山

殺蒯廟在縣東二里惠政坊

漢武帝廟在縣南五里冬溫坊

富平

富平縣（西南至京兆府二百五十里）本漢舊縣屬北地郡漢書曰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渾懷都尉治塞外渾懷障莽曰持武前漢縣治在今靈州回樂縣界後漢徙今寧州彭原縣界後徙縣於今縣西南十一里懷德城後魏自今華原北殺蒯故城徙北地郡於華原縣東南通川故城西魏文帝大統五年自懷德城徙於今治周閔帝二年於縣置中華郡（沉案中華故城在今縣南）武帝省郡以縣屬馮翊隋開皇三年隸雍州唐天授二年隸宜州大足元年州廢還雍州開元中從縣於義亭城蓋古之鄉亭也貞元四年昇為赤後唐同光元年隸耀州

縣境（東西六十五里南北五十六里）

一十一鄉一十一里管二百七十九邨（[illegible]）

招福鄉積善里在縣東北管邨二十八

義亭鄉龍門里在縣南管邨三十二

薄臺鄉懷仁里在縣西南管邨三十二

安豐鄉進善里在縣東南管邨三十二

永閏鄉京陽原義里在縣西北管邨二十八

大澤鄉龍內里在縣西南管邨一十一

豐閏鄉保濟里在縣東南管邨一十七

義林鄉神雍里在縣西管邨一十六

牌陽鄉龍遊里在縣南管邨二十二

臨原鄉大象里在縣東南管邨二十九

平皐鄉昌仁里在縣北管邨三十九

縣城周三里一十二步崇一丈五尺壕深八尺闊八尺

棘店鎮在縣南二十里

縣驛在縣城內西北至三原縣驛五十里南至華州一百三十里

荊山在縣西南二十里（沉案元和郡縣志云三十五里者府治不同）今名掘陵原尚書曰荊岐既旅又曰導汧及岐至于荊山孔安國曰荊在岐山東非荊州之荊也方輿記曰昔黃帝鑄鼎於此帝王世紀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今山下有荊渠

壇山在縣西北三十里

天乳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兩峯相對類乳形
嵩陽峯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羊蹄原在縣東南三十里
中華原在縣南三十里
北虜原在縣西北一十里沅案地形志頻陽有南肉原南虜字同當即此頻陽故城在今縣東此故以原爲南原也
八公堆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其堆兩畔各有一小谷象八
字中心有堆象公字因以爲名
萬戶堆在縣西三十里
黃金堆在縣西二十里
北虜川在縣北五里
薄臺川在縣南五里沅案地形志云高陵有薄水即此
漆沮水在縣西北四十五里亦名石川水自華原縣界來
入義亭脾陽豐閏三鄉通過沅案水經注云爲水自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爲之來沮水地形志頻陽有漆沮水即此非夏書之漆沮
澤多泉在縣西一十三里永閏鄉溫泉郵東入薄臺川三
十里東南入漆沮河溉民田沅案此即水經注之澤泉云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東逕薄昭墓南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
鹹泉在縣東南五里
白馬泉在縣東一十里
鹽池澤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周回二十里
鄭國渠在縣南二十里史記曰秦既有事山東欲兼并諸
侯諸侯盜懼韓惠王聞秦之好興利沅案河渠書云韓聞秦之好興事自此已上皆敏求意增欲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息秦伐韓之計之乃使水工鄭
國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並北山東注洛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
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
韓延數年之命爲秦開沅案溝洫志開作建萬世之利也沅案韓延數年之命至此實溝洫志敏求以意增入又王以爲然沅案史記王作秦卒使就渠渠就用
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
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北白渠亦名大白渠在縣南二十里漢書武帝太始二年
趙中大夫白公鄭氏曰時人多相謂爲公師古曰此時無公爵也蓋相呼尊老之稱耳復
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雲陽縣治谷是注
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
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興於秦時故云前
舉臿爲雲決渠爲雨師古曰臿鍬也所以開渠者也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如淳曰[illegible]衣食京師億
萬之口衆白渠西自三原縣界來流經縣溉脾陽大澤豐
閏三鄉民田四十里有斗門一十五所其水東入漆沮河
唐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
萬餘頃今爲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於是高
宗令分檢渠上碾磑皆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廣德二年
尚書工部侍郎李栖筠復陳其弊代宗亦命拆去私碾磑
七十餘所歲餘栖筠出常州私制如初至大歷中水利所
及纔六千二百餘頃元和郡縣圖志曰白渠水起谷口入櫟陽延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
堰武渠在縣西北四十五里義林鄉來白華原縣界流經
縣溉民田八里
白馬渠在縣西北四十里義林鄉信義郵引漆沮河水溉
民田一十五里
長澤渠在縣西北三十里義林鄉西陽郵引漆沮河水溉
民田一十五里
高望渠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義林鄉閏郵引漆沮河水溉
民田三里
文昌渠在縣西北一十七里永閏鄉白義林鄉引漆沮河
水溉民田一十五里
石水渠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里
永濟渠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二
里
陽渠在縣西南二十八里引漆沮河水溉民田一十五里
直城渠在縣西南二十里引漆河水溉民田二十里
龍門堰在縣南二十里
石川堰在縣南二十里
常平堰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樂觀臺在縣西南三十里
胡馬臺在縣西南一十二里
懷德故城在縣西一十五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在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也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爲名今有廢城存周三里漢書懷德縣屬左馮
翊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
寖王莽曰德驩
秦穆公城在縣南三十里南面西面崇一丈五尺東面北
面無墻
直市城在縣西南一十五里事見漢宮室街衢下
雨金堡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八百步東有雨金泊史記秦
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後因名堡案其地古櫟陽縣界也
王侯堡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丁溪廟在縣南四十里
鹹泉廟在縣東南五里
漢武帝廟在縣南二十里
後周文帝廟去縣一十三里
秦王翦廟在縣東北三十里
後漢梁統廟在縣東北三十里
後魏孝武帝陵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西魏文帝陵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後周文帝成陵在縣西北一十三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西北十五里
唐中宗定陵在縣西北一十五里[illegible]廟記在縣東北一十一里龍泉山陵廟記曰原風山
周文鄉門郵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陪
葬太子一節愍太子重俊公主五宜城長寧城安定安永壽平同[illegible]
代宗元陵在縣西北三十里檀山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四十里新唐書志云在西北二十五里檀山
永閏鄉管郵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敬宗莊陵在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熾山沅案元和郡縣志新唐書志云在東三十三里金山皆作三十五里非
通關鄉修善義周公孫三郵封內四十
里下宮去陵五里
文宗章陵在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永閏鄉洪波封內四
十五里下宮去陵三里陪葬楊賢妃沅案會要云章陵無陪葬者
懿宗簡陵在縣西北四十里沅案太平寰宇記云四十五里紫金山會善
永閏兩鄉范郵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七里

王翦墓在縣東二十七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在縣東北二里太平寰宇記云一十七里）

唐李光弼墓在縣西四十里（沅案太平寰宇記又有蔣陷墓在縣西一里董[illegible]冢在縣東三十里司馬防墓在縣西二十五里此皆缺載）

長安志卷第十九

長安志卷第二十

縣十

三原　雲陽　同官　美原

三原

三原縣（唐故赤西南至府一百一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同太平寰宇記云[illegible]）本漢池陽縣之地案池陽縣惠帝四年置應劭曰在池水之陽前秦苻堅於嵯峨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豐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爲三原（沅案太平寰宇記下有云屬北地郡）後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沅案此地形志）周地圖記曰孝明孝昌三年蕭寶夤逆亂關右毛洪賓立義柵捍賊莊帝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洪賓爲刺史俗謂之洪賓柵其故城在縣北五十五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五十五里作五里太平寰宇記云四十五里舊作一十五里非）又徙縣於清水谷（沅案谷舊作任以義改之當爲谷入）宋魏書毛遐洪賓兄也亦有功於魏孝明詔析北地郡之三原縣爲建忠郡屬北雍州以旌其兄弟功也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隸馮翊郡今縣治西北三十一里三原故城是隋開皇三年以縣隸雍州（沅案此當云大業中爲京兆郡）唐武德四年徙治清谷南故任城改爲池陽縣六年又析故所改爲華池縣仍分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原縣改華池爲三原縣隸雍州（沅案唐書志云天授元年隸鼎州元年隸京兆府此皆缺載）後唐同光元年隸耀州

縣境（東西四十七里南北四十里）

一十二鄉管一百四十四邨（沅案[illegible]年以高陵縣清平鄉來屬[illegible]太平寰宇記云唐二十四鄉又案[illegible]碑有云三原縣長城鄉此亦唐鄉）

豐元鄉在縣北管邨一十

萬壽鄉在縣北管邨八（沅案十道志宇[illegible]碑有云[illegible]萬壽鄉即清池里又于大[illegible]碑云大人李氏合葬于壽鄉長坊之[illegible]）

清水鄉在縣西北管邨一十九

常平鄉在縣西南管邨一十八

萬嗣鄉在縣南管邨一十八

從化鄉在縣西南管邨一十三

脩眞鄉在縣西南管邨一十四

務高鄉在縣東南管邨七

呷泉鄉在縣東管邨七

龍池鄉在縣東管邨六

新樂鄉在縣東管邨九

奉節鄉在縣南管邨五

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二十步崇一丈

嵯峨山在縣西北六十里

堯門山在縣西北三十二里（沅案史記秦本紀云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正義引括地志云堯門亦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十里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爲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置石門縣貞觀中改爲雲陽縣）

天齊原在縣西北二十里（沅案元和郡縣志云二十五里）連嵯峨山上有天齊祠

清水谷河自縣西北華原縣界來經縣西南入白渠東溉民田（十道志曰一名鬼谷管太康地記扶風池陽縣有鬼谷先生所居今案此地固在池陽之境而司馬彪云鬼谷在嵩山潁陽志林在陽城[illegible]州記云在池陽縣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濁谷河自縣西北華原縣界來經縣西一十五里谷口有大堰其水東流溉民田

六輔渠漢書元鼎六年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以溉鄭國旁高卬之田（師古曰素不得鄭國之溉者也卬謂上向也讀曰仰）圖經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六渠亦號輔渠

中白渠北白渠兩渠水自正西雲陽縣界來經縣通流過富平縣界溉民田兩白渠下斗門二十八（北白渠四十白渠二十）

黃白城在縣西南十五里後漢李傕亂獻帝幸長安三輔饑歎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

永安故城亦名洪賓柵在縣北十五里後魏北雍州城也孝武永熙元年徙北雍州於宜州仍於城中置永安鎭今在富平縣界

秦曲梁宮在黃白城內（沅案水經注云高谷水逕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大上陵南原下則城以宮名也）

寶應金輪寺唐寶應年置在縣東北一里餘二百四十七步

唐景皇帝永康陵在縣西北十八里曹原萬壽鄉（[illegible]）

鄉封內二十九里（[illegible]）

高祖獻陵在縣東十八里龍泉鄉唐朱村（[illegible]）

封內二十里下宮去陵五里陪葬諸王十一十六（[illegible]）

敬宗莊陵在縣西北五里太平鄉劉郎封內四十里下宮

去陵八里陪葬一人（悼懷太子[illegible]）

武宗端陵在縣東一十里神泉鄉騰張鄉封內四十里下

宮去陵四里陪葬一人（宇記[illegible]）不載

雲陽

雲陽縣（唐次赤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縣臨晉（[illegible]）

漢屬左馮翊古有雲陽宮因以為名（[illegible]）亦為美原縣地（[illegible]）後漢末

省縣今縣西北六十里古城即漢縣也魏志曰司馬宣王

撫慰關中罷雲陽縣置撫夷護軍及晉趙王倫鎮長安復

罷護軍後氐苻反又立護軍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

別置雲陽縣屬北地郡後周置雲陽郡隋開皇初郡廢唐

武德元年析雲陽縣置石門縣（[illegible]）三年於石門縣置泉州領石門溫秀二

縣徙雲陽縣於南十五里治水衡城貞觀元年廢泉州省

溫秀縣改石門縣為雲陽縣改雲陽縣為池陽縣屬雍州

省雲陽以其地入池陽而改池陽為雲陽天授二年以雲陽置

鼎州領雲陽三原涇陽醴泉四縣大足元年州廢縣隸京

兆府（[illegible]）後唐同光元年析隸耀州

縣境（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十里）

五鄉管七十四邨（[illegible]）

流金鄉在縣東南管邨一十二

嵯峨鄉在縣北管邨一十八

萬善鄉在縣東管邨一十二

武康鄉在縣西管邨一十八

青龍鄉在縣南管邨一十四

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一十步崇九尺壕深二尺

孟店鎮在縣東一十里

梨園鎮在金龜鄉王褒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梨園漢

武築之大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鎮因名

之（沅案漢書音義曰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有宮[illegible]）唐李克用以并師討邠岐

駐軍梨園寨皇朝淳化四年建為淳化縣以雲陽念[illegible]

泉古胖三鄉仍析山後甘延溫豐咸遠三鄉屬焉（[illegible]）

多（言此地山林深僻多聚盜賊建為縣）

折衝府

水衡府（在縣西南三十里）　仲山府（在縣西北四十里）

嵯峨山一名截嶭山在縣東北十里東西二十五里南北

二十里漢書截嶭山在陽池縣北師古曰俗呼嵯峨山是

也音截嶭雲陽宮記曰東有慈峨山蓋又名慈峨四夷郡

縣圖記曰山頂有雲起即雨人以為候昔黃帝鑄鼎於此

山下

仲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史記漢武帝獲寶鼎於汾陰（[illegible]）

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illegible]）有黃雲蓋焉（[illegible]）徐廣云關中有中山非冀

州者也雲陽宮記曰宮南三十里有仲山未詳古之何山

山有竹箭生焉俗傳高祖兄仲所居今山有仲子廟積旱

祈之閒此射獵則風雨暴至廟有一泉未曾水竭

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俗云磨石嶺在縣西北九十里周六

十里關中記曰甘泉宮在甘泉山上漢書單于烽候以應

甘泉即此山也又有甘水經縣十道志曰甘泉水出石鼓

西原

車箱坂在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單軌纔通上坂即

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即趨甘泉宮道也

涇水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曰鄭水東流歷峽謂之

涇峽（沅案水經注無此文太平寰宇記亦引之）

冶谷河水自縣西北淳化縣界來經縣嵯峨武康青龍等

鄉溉民田雲陽宮記曰冶谷去宮陽八十里封禪書所

謂谷口是也其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因以為名入谷便洪

瀑沸騰飛泉激射兩岸皆峭壁孤豎橫懸坑谷凜然凝沍

常如八九月中未明盛暑當晝昔臨爽秋曉候縕袍不暖

所謂寒門者也又曰入冶谷二十里有孔里槐樹樹北有

泉名曰金泉（谷中有毛原監）

五龍谷水水經注曰五龍水出雲陽宮西南（沅案水經注無文）

鄭泉在縣西四十里雲陽宮記曰漢鄭朴子真隱於谷口

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

為鄭泉（沅案此泉今在醴泉縣界）

金泉雲陽宮記曰泉出數穴清徹無底雍州記曰有人飲

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故名金泉（[illegible]）

馬泉

鄭國渠

大白渠自西南四十里涇陽縣界取涇河水洪門六門三

明來經縣入三原縣界溉民田

六輔渠

流金泊在縣東北一十里

古石虵在縣西北四十里

漢故城在縣西北六十里（沅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縣西北八十里[illegible]）

雲陽宮在縣西北八十里今在淳化縣界

通天臺在縣西北八十一里（沅案舊本作八十里非）

振錫寺在縣北一十五里嵯峨山上唐元和七年置

神祠在甘泉山下漢書雲陽縣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

三所越巫䣙䣙祠三所（[illegible]）孟康曰䣙音

辜[illegible]匈奴祭天處

本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郊祀志徑路

神祠祭休屠王也

漢武帝廟在縣西（沅案太平寰宇記云[illegible]）

漢昭帝趙太后雲陵（[illegible]）

人呼為女異在故縣南(今宜君縣西北五十八里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書鉤弋
趙倢伃昭帝母也史記曰鉤弋夫人死雲陽暴風揚塵(沉案)
此本史文而三秦記曰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反遂即葬
之名曰思合臺昭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
雲陽邑三千戶列仙傳曰鉤弋夫人齊人姓趙少好清淨
病臥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
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反其手伸上鉤而手尋展遂生昭
帝後武帝害之及殯尸香一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
有絲履雲陽記曰鉤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
里葬雲陽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
臺上往來至宣帝乃止
唐德宗崇陵在縣北一十五里(陵廟記在縣東北三十里)嵯峨鄉化青
封內四十里下宮去陵五里
宣宗貞陵在縣西北四十里(陵廟記在縣西北五十里)小王山谷口鄉
鄭郡封內一百二十里下宮去陵十里(沉案太平寰宇記有考陵封象在縣)
西北一十五里此其不載

同官

同官縣(東北至府一百五十里)本漢祋祤縣之地(上音丁括反下音詡)屬
左馮翊前為頻陽縣([illegible])
([illegible])十六國春秋曰苻堅於祋祤城
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罷護
軍置銅官縣屬北地郡莊帝永安元年屬宜君郡後周武
帝建德四年自今縣東南十里同官故縣徙於今治同字
舊從金至是除金止作同字隋開皇三年改宜君郡為宜
州以縣屬焉大業二年省宜州以縣隸雍州唐貞觀初又
置宜州十七年州廢復來屬天授二年又隸宜州大足元
年還雍州梁開平三年自京兆府析隸同州後唐同光元
年隸耀州
縣境(東西八十一里南北一百二十里)
四鄉管二百三十郵(舊六)
丹青鄉在縣東管郵六十二
神水鄉在縣北管郵六十三
永寧鄉在縣南管郵四十一
宮化鄉在縣西南管郵三十七
縣城周一里無城堡
黃堡鎮在縣南三十里
文王山在縣西四十里
馬欄山在縣北(沉案今字亦作蘭在今縣北三十里)
三泉山在縣東南三十二里
白馬山在縣西北(沉案山在今縣西四十八里)
女回山在縣境(沉案新唐書志同作迴又案寰形志在今縣北四十里有女回山疑即此作方回志)
(里又案[illegible]山在縣形志[illegible]山)
同官川水在縣北五十里自坊州宜君縣界來經縣南流
入華原縣界水經注曰同官水出祋祤城東北而西南經
同官川謂之銅官水(沉案水在今縣東北一里左合一水)
雄同川在縣東四十里西南與同官川水合流入華原縣
界
雷平川水在縣西北五十里入同官川水(沉案水在今縣西北二十五里)
(恐當作二)
烏延川水在縣東二十五里入蒲城縣界(沉案水在今縣東北十五里)
漢井泉水在縣東北三十里南合入烏延川水(沉案水在今縣東北)
(三十二里)
大石盤川水在縣東北五十里馬欄山北東流入坊州宜
君縣界(沉案水在今縣北三十里)
亭子泉在縣東一里
柏榆泉在縣西南一里
鼓臺二(一在縣北一里一在縣西南一里)
高山女華祠廟在縣北四十里(沉案太平寰宇記云[illegible])其山層峰
秀出每有大風雷多從華搖至此舊說華搖女君在此山
上人因立祠每水旱禱祈有驗焉

美原

美原縣(東南至府一百八十里)本秦漢頻陽之地屬左馮翊漢書
頻陽秦厲公置(沉案史記年表秦厲共公二十一年)應劭曰在頻水之陽舊
縣在今縣南三里頻陽故城是(沉案元和郡縣志云在今縣[illegible])
後魏[illegible]周地圖記曰苻秦時於此置土門護軍後魏太武
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地入同官縣宣武景明元年省頻
陽縣分銅官縣置土門縣屬北地郡因縣界頻山有土闕
狀似門故曰土門元和郡縣圖志曰頻陽縣以縣西北十
一里有頻山秦厲公於山南立縣故曰頻陽又頻山有二
土闕狀似門故曰土門隋大業二年省義寧二年復置屬
宜州唐貞觀十七年咸亨二年又割富平華原及同州蒲
城縣置美原縣於土門縣([illegible])
([illegible])州天授二年又置宜州縣仍隸焉大足元年還雍
州天復中(沉案新唐書[illegible])李茂貞墨制以縣為鼎州梁正明
初改為裕州隸崇州後唐同光元年復為美原縣屬雍州
縣境(東西五十[illegible]南北三十[illegible]里)
四鄉管七十一郵([illegible])
(今[illegible])
永寧鄉在郭下管郵二十一
通關鄉在縣西二十里管郵一十一
勾龍鄉在縣西北一十里管郵一十六
頻陽鄉在縣西南一十五里管郵二十二
縣城周二里餘八十步崇一丈五尺
頻山在縣北一十八里秦將王翦此縣人
石堂山在縣北一十五里
萬斛山在縣東北二十里
金粟山在縣北一十五里
玉鏡山在縣西北一十里
明月山在縣西北二十里
玉女山在縣西三十五里
大石谷澗在縣北一十五里
小石谷澗在縣北一十里
勾谷澗在縣西北一十五里
三泉谷澗在縣西北上三十里
梁邱澗在縣西四十五里
頻陽故城在縣西南五里(沉案元和郡縣志云三里太平寰宇記云南三里前敘末亦云)
(南三里)周六里餘一百五十步
廣武城南南原案後魏地形志頻陽縣
靈集觀在縣西二十五里

鳴犢寺在縣東門外二百步

化城寺在縣西北二十里明月山上

真寂寺在縣西四十五里邑子山上

頻山神廟在縣西二十五里

秦王碣廟在縣東南一百步

長安志卷第二十

長安志序

趙彥若撰

雍之爲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世統屢更衆起相襲神靈所儲事變甚巨宜其較然有明爲大興於天下耳目而圖牒殘脫宿老無傳求諸故志唯韋氏所記爲一時見書遺文古事悉散入他說班班梗概不可復完非好學深思博物善作孰能盡收其軼而追成之長安志者今史館修撰大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公所定著也公以文章世家爲朝廷名臣銳業之餘紀述自命蓋考論都邑網羅舊聞詞人所銳精而載籍之尤務也近代建國率由西遷崤函之區埒台後裕實上游要會最重之地而隋煬毀零落滋就堙廢將無以自振校之本末先後二京已錄固不得獨闕于此前在河南嘗按三輔嘗有意于捜采矣然猶未遑暇又踰二紀乃創爲體緒次其舊聞傳記諸子抄集之語絕編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爲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傳其風物光塵有以發于永久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廨河渠關塞有利病皆干于治而施于用取諸地記集而讀之而後見其法設列往躅遠者詳巖而觀近者周密而詳各有所因革損益猶親處其世畫里陌同經行之熟而後見其功自本而推始終大略其所昭發又不特如是而已竊嘗望丹鳳門故址勢倬礴石疑非人力所爲自想當時眞偉觀也及驗未央建章殿當存闕之使則其繁夥宏廓氣象飛動過大明遠甚以漢室之隆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亦可信也復上覩于周惟有鎬京靈臺辟雍明堂豐宮詩所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又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皆之興衆同樂遂物之性所以致之之効乃能至于此乎察其故專尚簡易儉約曾不以形勝強富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漢唐之迹更爲可羞矧乎盛夫若然得以貢于明朝監千載餘敝備豐編故事以擇吾人豈曰小補哉熙寧九年二月五日謹序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崇文院檢討同知禮院事

趙彥若撰

長安志二十卷

宋宋敏求撰敏求有唐大詔令已著錄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韋述西京記疏略不備因更博採羣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產宮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嘗以爲考之韋記其詳不啻十倍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程大昌雍錄稱其引類相從最爲明析然細細校之亦不免時有駁複如曲臺既入未央而又入之三雍是分一爲二矣長明宮在都城之外長門亭畔而列諸長信宮內則失其位置矣況宮殿閣固又多空存其名不著事迹則亦無可尋繹矣云云其說雖不爲無見實則凌雲之材不以寸朽爲病也敏求尚有河南志與此凡例稍異而並稱賅博今已不存又楊慎丹鉛錄謂杜常華清宮詩見長安志詩中曉風乃作曉星檢今本實無此詩蓋慎喜僞託古書不足爲據非此志有所殘闕惟晁公武讀書志載有趙彥若序今本無之則當屬傳寫佚脫耳

六朝事迹編類

張敦頤編

六朝事迹編類序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爲吳在春秋末爲越（魯哀公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自越之後一百四十年爲楚（周顯王三十六年楚滅越）自楚之後一百一十年爲秦（楚負芻五年爲秦所滅乃周赧王時也）初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以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金陵屬鄣郡（故鄣屬今吳興郡也）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爲秣陵縣（秦秣陵縣在今府城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漢武帝元封初屬鄣郡置丹陽而秣陵縣不改初漢置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春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晉大康初廢建鄴復爲秣陵愍帝諱業即改爲建康元帝即位以建康大守爲丹陽尹宋齊而下咸都於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于石城置蔣州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陵縣唐武德二年爲揚州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輔公祏據江東七年平又改爲蔣州八年罷行臺稱揚州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爲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爲揚州乾元元年改爲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啓三年復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隸之置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爲金陵府號曰齊國封李昇爲齊王以建康爲西都以廣陵爲東都昇僭位國號唐皇朝開寶八年復爲昇州天禧二年改江寧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之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在六朝事迹尚有脫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攷之分門編類綴爲篇目凡十有四卷雖猥陋無益於治道然展卷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間非徒得之于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盍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六朝事迹編類目錄

總叙門第一
六朝興廢　六朝建都
六朝宮殿　六朝郊社
六朝郡國　六朝保守
形勢門第二
鍾阜（建康之東近北）　石城（建康之西）
朱雀航（建康之南）　真武湖（建康之北）
城闕門第三
越城　吳固城
金城　冶城
琅琊縣城　建康縣城
同夏縣城　白下縣城
臨沂縣城　蔣州城
臺城　檀城
石闕　朱雀門
白下門　丹陽門
樓臺門第四（亭館附）
落星樓　烽火樓
景陽樓　入漢樓
梁昭明書臺　衛玠臺
周處臺（亦名子隱堂）　九日臺
雨花臺　新亭
五馬亭　賞心亭
白下亭　東冶亭
翠微亭　三山亭
儒學館　湯泉館
儀賢堂　祓禊堂
聽箏堂　蠶室
三閣　馳道

齊雲觀　層成觀
桂林苑　樂遊苑
上林苑　芳林苑
芳樂苑

江河門第五 溝渠溪井附

大江　秦淮
直瀆　横塘
青溪　潮溝
霹靂溝　北渠
蟹浦　覆杯池
落叉池　三㠊石
邀笛步　迎檐湖
太子湖　蘇峻湖
半陽湖　絳巖湖
固城湖　丹陽湖
溧陽源　五馬渡
桃葉渡　麾扇渡
白鷺洲　長命洲
葛仙丹井　景陽井 亦名胭脂井
應潮井　藏氷井

山岡門第六

石硊山　天闕山
鳳臺山　覆舟山
幕府山　雞籠山
方山　攝山
東山　白山
濁山　湯山
大壯觀山　臨沂山
祈澤山　東廬山
盧龍山　馬鞍山

大巫山　小巫山
平陵山　鐵冶山
絳巖山　竹里山
大城山　望祭山
白土岡　白楊路
千佛嶺　謝安墩
桃花塢　方山埭
雞鳴埭　鑄劍坑
射雉場　絕地

宅舍門第七

孔子巷　言偃里
四學　陸機宅
孫瑒宅　劉子珪宅
朱异宅　諸葛恪宅
宋齊丘宅　杜姥宅
烏衣巷　乘黃署
紙官署　扶南樂署
銅鏑署　錦署
芟衣街

讖記門第八

秦淮石誌　石印
石室　三斷石
寶公銅牌記　潛鶴鼓
天水碧　獨足臺

靈異門第九

八功德木　誌公鱠殘魚
牝狙羂網　感龍產鯉
郗氏化蛇　燕雀湖
新洲　生人馒
木醴

神仙門第十

茅君山　仙人臺
尋仙觀　太虛觀
華陽洞　華陽宮
鸞洞宮　太平觀
青元觀　洞元觀
仙杏山　白都山
石城洞　道士塢
靜壇　春硎
玉晨觀

寺院門第十一

吳建初寺　同泰寺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半山報寧禪寺
清涼廣惠禪寺　昇元寺 亦名瓦棺寺
大愛敬寺　法寶寺 亦名臺城寺
法光寺 今名鹿苑寺　棲霞禪寺
祈澤寺　鐵索寺
明慶寺　佛窟寺
普濟寺 舊名頭陀寺　淨妙寺 舊名齊安寺
寶林寺　寶乘院 亦名草堂寺
聖湯延禪寺　景德寺
長干寺 今名天禧寺　能仁寺

廟宇門第十二

吳大帝廟　蔣帝廟
晉元帝廟　武烈帝廟
楚平王廟　晉謝將軍廟
晉卞忠正廟　晉陰山廟
梁祈澤夫人廟　青溪夫人廟
潘眞君廟　茅君白鶴廟
荊將軍廟　茅司徒廟

菩提王廟　二判官廟
楚靳尚廟　五龍堂
興德王廟
張僕射廟　炳靈公廟

墳陵門第十三

吳大帝陵　吳步夫人陵
吳宣明太子墳　吳甘寧墓
吳葛仙公墓　晉元帝陵
晉明帝陵　晉成帝陵
晉康帝陵　晉穆帝陵
晉哀帝陵　晉簡文帝陵
晉孝武帝陵　晉安帝陵
晉恭帝陵　晉山簡墓
晉溫嶠墓　晉郭璞墓
晉竺使君墓　宋武帝陵
宋文帝陵　宋文帝袁后陵
宋明宣沈太后陵　宋明帝陵
大司徒甄邯墓　宋謝濤墓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　冥漠君墓
齊劉皇后墓　齊獻武公墓
梁吳平忠侯墓　梁始興王墓
梁安成王墓　蕭臨川王墓
梁建安侯墓　陳高祖陵
陳文帝陵　左伯桃墓
雙女墓　南唐張懿公墓
南塘李順公墓　南唐高越墓

碑刻門第十四

吳大帝封禪碑　吳後主紀功三斷石牌
晉西平侯顏含二碑　晉竺使君銘
晉竺使君頌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記

齊獻武公碑　梁忠武王碑
梁安成王碑　梁昭王墓誌銘
梁敬太妃墓誌銘　梁靖惠王碑
梁吳平忠侯碑　梁建安侯碑
梁許眞人壇碑　陳江捴棲霞寺碑
陳宮井欄題刻　隋平陳碑
唐明徵君碑　唐棲霞寺齊會記
康律大師碑　唐開善寺記
唐玉清觀四等碑　唐沈傳師齋疏
康王法主碑　唐紫陽觀碑
唐玄靖先生碑　唐孫尊師詩碑
唐韋君碑　唐下泊宮記
唐許眞人井銘　唐白鶴記
唐義女碑　僞吳銅鑄文
僞吳釘石鑄文　南唐寶華宮碑
南唐請鍾記　南唐寶華宮什物記
南唐李順公碑　南唐張懿公碑
南唐蔣廟碑　南唐易氏墓誌
南唐李後主祭文　南唐開善寺井記
南唐義井欄刻　南唐棲霞寺詩
棲霞寺殿記　重建蔣廟碑
惠烈廟記　蔣廟篆祭文
道光泉記　八功德水記
蔣山寺莊田記　蕭帝寺記
予隱堂記　白雲菴記
寶禪師語錄　宋齊丘鳳臺山詩刻
潘君校官碑 漢碑附此

六朝事迹編類目錄 終

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宋新安張敦頤 編
明新安吳　琯 授

總叙門第一

六朝興廢

吳

大帝 卽位在魏太和七年壬寅歲

權字仲謀姓孫氏吳郡富春人堅之次子兄爲吳侯將死以事授之破曹操於赤壁襲關羽於荊州黃武元年四月卽位在位三十一年年七十一葬蔣陵

年號

黃武七　黃龍三　嘉禾六　赤烏十三

大元二

會稽王 卽位在魏嘉平四年壬申歲

權少子諱亮字子明母潘夫人權薨卽位至太平三年謀誅大將寧孫綝不克綝黜亮爲會稽王永安三年孫休鴆殺之在位七年

年號

神鳳二　五鳳二　太平三

景帝 卽位在魏甘露四年戊寅歲

權第六子諱休字子烈母王氏亮廢綝迎休卽帝位綝典禁兵欲誅休因臘受賀縛而殺之永安七年七月休薨在位七年

年號

永安七

歸命侯 卽位在魏咸熙二年甲申歲

權廢太子和之子諱皓字元宗母何氏休薨丞相楊興大將軍張布說太后朱氏迎皓卽帝位皓既得志驕淫麤暴誅興布殺景后夫紀四年晉遣王濬舟師至建鄴之石頭皓降之舉家西遷晉太康元年詔賜

歸命侯越五年死在位十七年年四十三

年號

元興一　甘露一　寶鼎三　建衡三

鳳凰二　天冊一　天璽一　天紀五

右吳四主共六十二年

吳初都鄂後遷建業傳世四東據江南盡海置交(理龍編今安南府)廣(理番禺今廣州)荊(理南郡今江陵)郢(理江夏今鄂州)四州有州四十二以建平(歸州)西陵(峽州陸遜陸抗鎮守)樂鄉(江陵松滋縣東)南郡(江陵)巴丘(岳州魯肅孫皓鎮守)夏口(鄂州)武昌(鄂州縣)皖城(舒州)濡須塢(和州)牛渚圻(宣州)為重鎮後得沔口邾城(黃州)廣陵自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之後時劉璋牧益州周瑜請於權曰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幷張魯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東晉(繼西晉)

元帝

諱睿字景文姓司馬氏西晉宣帝懿之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母恭王妃夏后氏妃通小吏牛氏生元帝故元石圖有牛在馬後初嗣父位永嘉初用王導計鎮建鄴西都不守承制改元稱王愍帝崩問至遂即位(元年丁丑)會憲都建康帝性簡儉初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永昌元年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

年號

建武一　大興四　永昌一

明帝

元帝長子諱紹字道畿母荀氏元帝貴人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即帝位(元年癸未)大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乘巴滇(多年切)駿馬微行觀敦營壘敦夢日環其城驚曰此必鮮卑奴來帝狀類外氏鬚黃故云秋七月敦水陸五萬至于南岸帝擊破之敦憤惋而死三年閏八月帝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七葬武平陵

年號

大寧三

成帝

明帝長子諱衍字世根母庾氏明帝崩帝即位年五歲中書令庾亮輔政(元年丙戌)咸和三年蘇峻作亂遷帝于石頭陶侃攻殺峻賊黨立峻弟逸為帥滕含敗逸奉御于溫嶠舟已而造新宮遷之咸康八年六月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葬興平陵

年號

咸和九　咸康八

康帝

成帝母弟諱岳字世同咸康八年六月即位(元年癸卯)建元二年九月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葬崇平陵

年號

建元二

穆帝

康帝子諱聃字彭祖母褚氏康帝崩帝即位年二歲褚后臨朝(元年乙巳)升平五年崩在位十七年年十九葬永平陵

年號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哀帝

成帝長子諱丕字千齡所生母周氏穆帝崩帝即位(元年壬戌)雅好黃老辟穀餌藥遂中毒不識萬機興寧三年崩在位四年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年號

隆和一　興寧三

廢帝

哀帝母弟諱奕字延齡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迎帝即

位(元年丙寅)桓溫欲立威權憚帝守道誣以牀第廢為東海王又為海西公安于屈辱太元十一年崩在位六年年四十五葬安平陵

年號

太和六

簡文帝

元帝少子諱昱字道萬所生母鄭氏廢帝廢皇太后詔統皇極咸安元年十一月即位(元年辛未)二年崩年五十三葬高平陵

年號

咸安二

孝武帝

簡文帝第三子諱曜字昌明所生母李氏咸安二年即位(元年癸酉)帝溺於酒色長星見心甚惡之於華林舉酒曰長星勸你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邪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李太后有身夢神人謂曰汝生男宜字昌明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流涕時帝戲所寵張貴人以年幾三十當廢貴人潛怒向席帝醉遂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

年號

寧康三　太元廿一

安帝

孝武帝長子諱德宗字[redacted]所生母陳氏武帝淑媛太元二十一年即位(元年丁酉)元興二年靈寶逼帝西上後復過東下督護馮遷斬靈寶帝反正于江陵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崩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年號

隆安五　元興三　義熙十四

恭帝

安帝母弟諱德文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元年己未）元熙元年六月禪位於裕裕以帝爲零陵王居秣陵二年裕使人踰垣殺帝在位二年年三十六謚恭帝葬沖平陵

年號

元熙二

右江左十一帝都建康共一百六年

劉聰既殺愍帝元帝即位遷都建康號曰東晉傳世凡十有一爰自永嘉南渡境宇殊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元帝初命祖逖鎮雍丘（今東京）逖死北境漸蹙于是荆豫（自淮北蔡潁濟等州以北）青兗四州（登萊密海淄齊州是）及徐州之半（徐沂等州）陷劉曜石勒以合淝（今廬州）淮陰（今楚州）壽陽（石季龍死後復之今壽州）泗口（今在泗州）角城（在泗州）爲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今谷成縣）穆帝時平蜀漢（擒李勢）復梁益之地又遣軍西伐入關至灞上（討苻健）再北伐一至洛陽（討慕容暐破其將姚襄于伊水）一至枋頭（今衛州）所得郡縣軍旅又[redacted]泊苻堅東平慕容暐西南陷蜀漢西克姑臧（滅涼）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爲堅有及堅敗再復梁益青徐兗荆河内之地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荆河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扞後梁益又陷于譙縱（義熙陷）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于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淝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荆河梁益之地而政移于劉氏之宋矣

南朝（劉東晉）

宋武帝

高祖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人楚元王交

二十二世孫父翹郡功曹母穆氏元熙二年十二月晉恭帝禪位帝表讓至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位改元（元年庚申）都建康傳世凡八帝以儉德先天下碎虎魄枕施直脚牀却人筒布用葛燈籠三年五月己亥崩于西殿在位三年年六十七葬蔣山初寧陵廟號高祖

年號

永初三

少帝

武帝長子諱義符小字車兵母張夫人永初三年夏五月癸亥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亥）景平二年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其過惡廢爲營陽王六月癸丑徐羨之等弒帝于金昌亭在位二年年十九

年號

景平二

文帝

武帝第三子諱義隆小字車兒母胡婕妤少帝廢徐羨之等迎立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帝位（元年甲子）三十年二月甲子爲元凶太子劭所弒在位三十年年四十七葬長寧陵廟號太祖

年號

元嘉三十

孝武

文帝第三子諱駿字休龍母路淑媛殺元凶劭自立（元年甲子）元嘉三十年四月辛酉即皇帝位于新亭帝少機穎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大明八年夏五月庚申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葬秣陵巖山景寧陵廟號世祖

年號

孝建三　大明八

前廢帝

孝武帝長子諱子業字法師大明八年閏五月庚午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甲辰）帝自以昔在東宮時不爲孝武所禮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乃縱糞于陵肆罵孝武爲齇（壯加切）奴又發殷貴妃墓十一月帝左右壽寂之等謀廢帝懷刀入宮弒之乃崩于華光殿在位一年年十七葬丹陽秣陵

年號

景和一（○正月乙未改永光）

明帝

文帝第十一子諱彧字休景母沈婕妤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即帝位（元年乙巳）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崩于景福殿在位八年年三十四泰豫元年五月戊寅葬臨沂縣幕府山高寧陵廟號太宗

年號

泰始七　泰豫一

後廢帝

明帝長子名昱字德融母陳氏李道兒妾人呼李氏子明帝崩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癸丑）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元徽五年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入氈幄內弒帝于仁壽殿年十五葬秣陵

年號

元徽五

順帝

明帝第三子諱準字仲謀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立昇明元年七月壬辰即帝位（元年丁巳）改元徽五年爲昇明元年三年四月壬辰禪位于齊齊封爲汝陰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殺之葬于遂寧陵

年號

昇明三

右劉宋八帝共六十年
宋武帝北平廣固（慕容超廣固今青州）西定梁益（譙縱）又克長
安（姚弘）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
廢帝景和中武牢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
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理建業（今建康）南徐理京
口（今潤州丹徒縣）徐理彭城（今徐州）南兗理廣陵（今揚州）兗理
瑕（今兗州縣）南豫理歷陽（今和州）豫理汝南（今蔡州汝陽縣）江理
潯陽（今江州）青理臨淄（初理歷城後理廣固後又移理臨淄今青州縣）冀理
歷城（今濟州縣）司理義陽（今信陽）荊理南郡（今江陵府）郢理江
夏（今鄂州）湘理臨湘（今潭州）雍理義陽（今襄州）梁理南鄭
（今興元府南鄭縣）秦亦理南鄭益理成都（今成都府）寧理建寧（今戎州）
廣理南海（今廣州）交理龍編（今安南府）越理臨漳（今廉州）郡
凡二百三十八縣千百七十九初文帝元嘉中遣
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碻磝滑臺（今滑州）武牢（今河南）
洛陽（今西京）西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克洪
農開方二城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碻磝守之尋
皆敗退於是後魏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
步（今揚州）退攻盱眙（今楚州）不拔而還明帝時後魏又南
侵淮北冀徐兗四州又荊河州西境悉陷沒則長
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淮陰今楚州鍾離立徐州鍾離今濠州）
立青冀二州寄理贛榆（今海州東海縣）其後十餘年而
滅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垂瓠（今在蔡州形若瓠垂故名）彭
城歷城東陽（今青州益陽縣）皆為宋氏藩扞

南齊（繼宋）

高帝

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漢蕭何二十一世孫建
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受宋禪即帝位於南郊（元年己未）都
建康傳世凡七帝性簡儉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
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
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四年三月壬戌崩于臨光殿在位四年年五
十六葬于武進泰安陵廟號太祖

年號

建元（四）

武帝

高帝長子諱賾字宣遠建元四年三月壬戌以皇太
子即帝位（元年癸亥）明年正月辛亥改元永明帝性剛毅
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言
常恨之未能頓遣永明十一年七月戊寅崩于延昌
殿在位十一年年五十四葬景安陵廟號世祖

年號

永明（十一）

廢帝鬱林王

武帝孫文惠太子長子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永
明十一年戊寅武帝崩以皇太孫即帝位（元年甲戌）帝淫
亂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
箇不得今日得用汝矣西昌侯鸞屢諫不聽帝欲誅
鸞屢諫不聽帝欲誅鸞鸞使蕭諶等領兵入宮弒之
在位一年年二十二

年號

隆昌（一）

廢帝海陵王

文惠太子第二子諱昭文字季尚鬱林王廢延興元
年秋七月丁酉即皇帝位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
皆諮而後行十月辛亥皇太后使宣城王入纂帝統
令廢帝為海陵王建武元年冬十月鸞遣師殞之

年號

延興（一）

明皇帝

始安貞王子諱鸞字景棲海陵王廢太后以帝纂統
建武元年十月辛亥即帝位（元年乙亥）永泰元年七月己
酉帝崩于正福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七

年號

建武（四）　永泰（一）

廢帝東昏侯

明帝第二子諱寶卷字智藏永泰元年七月己酉以
皇太子即帝位（元年己卯）帝惑于潘妃為神仙等殿極奢
麗又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
生蓮花也永元三年秋七月蕭衍至南豫州帝閉宮
門自守十二月王珍國張稷率兵入殿殺帝斬首遊
蕭衍在位三年年十九

年號

永元（三）

和帝

明帝第八子諱寶融字智昭中興元年三月乙巳即
皇帝位（元年辛巳）二年遜位于梁梁奉帝為巴陵王宮于
姑熟四月戊辰殂追尊為和帝在位二年年十五葬
恭安陵

年號

中興（二）

右齊七帝共二十四年
南齊淮北之地所有絕少青州理朐山（今海州縣）冀理
渦口（今泗州臨淮縣）荊河理壽春（今壽州）北兗理淮陰（今楚州）
北徐理鍾離（今濠州）又置巴東理巴州（今夔州）其餘州
郡悉因前代州凡二十有二郡三百九十五縣千
四百七十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
沔北諸郡相繼政沒（今鄧州地）又遣軍北伐敗于圍馬
屯盆城（今鄧州界）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全盛也南
鄭（今興元府）樊城（今襄州臨漢縣）襄陽（今襄州）義陽（今信陽）壽春（今壽
州）淮陰（今楚州）角城（今泗州臨淮縣東南）漣口（今泗州漣水縣北）朐山

今府州縣悉為重鎮

梁繼齊

武皇帝

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人父為丹陽尹毋韓氏中興二年三月丙午齊禪位于梁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帝以梁王即帝位元年壬申都建康傳世凡四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有大在手曰武帝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有文武才幹性溺于釋教郊廟牲牷皆代以麵宗廟薦羞始用菽粟幸同泰寺鑄十萬斤銅像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會設四部無遮會講金字三慧經三度捨身羣臣以錢億萬贖帝請臨宸極三請乃許大清三年五月丙辰侯景舉兵攻陷宫城帝憂懼寢疾崩于淨居殿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葬于修陵廟號高祖

年號

天監十八　普通七　大通二　中大通六

大同十一　中大同一　太清三

簡文帝

武帝第三子諱綱字世讃母穆貴妃大清三年五月辛巳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庚申大寳元年十月乙未侯景逼帝幸西川使彭雋等進觴與帝極飲帝醉寢雋以土囊壓之帝崩在位二年年四十九葬莊陵廟號太宗

年號

大寳

元帝

武帝第七子諱繹字世誠母阮采女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首江陵十一月丙午即帝位江陵元年壬申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遇有闕魏相安定公憾之三年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大攻帝出枇

杷門親臨督戰兵敗見執十二月魏軍殺之帝在位三年年四十七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帝廟號世祖葬顯寧陵

年號

承聖三

敬帝

元帝第九子諱方智字惠相母夏貴妃承聖三年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自采石渡江入建鄴丙子即偽位司空陳霸先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紹泰元年九月丙午即帝位元年乙亥太平二年十月遜位于陳陳奉帝為江陰王薨在位三年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年號

紹泰一　太平二

右梁四主共五十六年

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二十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十有七郡縣亦稱此初武帝受禪數家郎失漢州及淮西之地梁州刺史夏侯道遷降後魏魏將元英[illegible]義陽今申州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于淮南淮北互有勝負雖得瓠城俄而又失又克壽春宋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其後諸將又復漢中自天監十二年失漢州凡經四十二年克復至侯景東魏將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年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沒于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又圍建康陷之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得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及于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而復大抵雍州今襄州地下溠側駕反音槎戊今隨州棗陽縣夏口今鄂州白苟堆今蔡州真陽縣硤石城今潁州地合淝鍾離淮陰朐山為鎮

陳繼梁

武皇帝

陳氏諱霸先字興國吳興人都建康傳世凡五帝所出甚微初仕鄉為里司又為油庫吏後仕梁為陳王太平二年十月辛未梁敬帝禪位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即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元年丁丑帝雄武多英畧性甚仁愛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三年六月丙午崩于璿璣殿在位三年年五十七葬萬安陵廟號高祖

年號

永定三

文皇帝

武帝兄始興昭烈王之長子諱蒨字子華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即皇帝位元年庚辰帝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初起自布衣知百性疾苦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崩于有覺殿在位七年年若干葬永寧陵廟號世祖

年號

天嘉六　天康一

廢帝

文帝長子諱伯宗字奉業母沈氏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以皇太子即帝位元年丁亥帝性仁弱刑政皆歸冢宰故光大二年冬十一月甲寅宣太后令廢為臨海王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在位二年年十九

年號

光大二

宣帝

始興昭烈王第二子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太后既黜廢帝以帝入纘皇統元年己丑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

卽帝位十二年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十四年正月甲寅崩于宣福殿在位十四年年五十三葬顯寧陵謚孝宣廟號高宗

年號

太建十四

後主

宣帝長子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母柳氏大建十四年正月丁巳以皇太子卽帝位（元年癸卯）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張麗華孔貴妃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爲狎客是年秋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如血天外有如風水相激之聲帝設會捨身大赦天下禎明三年正月隋將賀若弼韓擒虎進軍宮城帝逃于井中以繩引之而出至京師見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于洛陽在位七年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煬莖河南洛陽之芒山

年號

至德四 禎明三

右陳五主共三十三年

陳氏土宇彌蹙于梁西不得梁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文帝初湘州之地爲周軍所陷後克平之今鼎澧衡等州之地是也）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吳明徹斬高齊將于壽春）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吕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又總軍北伐至吕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大建五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于梁淮北城鎮下邳朐山）旋爲周軍所敗悉虜其衆（十年周將[redacted]來伐吳明徹退師全軍沒于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入于周復以長江爲界（十二年周將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克新野尋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今峽州宜都縣界是）公安（今江陵府縣是）荊門安蜀地（今峽州夷陵縣界是）巴陵（今岳州）已下並風靡迷散（信州道大總管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之守將相繼而破信州卽今雲安郡歸州是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

六朝建都

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建康京口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論之詳矣吳孫策以會稽爲根本文帝嗣立稍遷京口其後又嘗任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間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荊揚而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畧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捨建都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嗣主舍建鄴而還洪府南唐遂不能以立王導斷然折會稽豫章之論而以建鄴爲根本自晉而下三百年之基業導之力也故孫皓議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危險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峽危童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夫民謠本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而知民所苦也蘇峻亂宗廟宮室並爲煨燼溫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古之金陵聖皇所居孫仲謀劉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冠衛文大帛之冠何往不可若不績其麻樂土爲墟矣由是嶠等之議不行齊蕭頴冑議遷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帝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之議遂息梁元帝臨荊峽二十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都江陵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聖王所根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人建鄴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豫章而王都官舍軍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莫不思歸自此論之六朝以來都邑之議莫不以建康爲根本也

六朝宮殿

吳孫權遷都建鄴徙武昌宮室材瓦繕治太初宮吳實錄有曰臺城蓋官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倉城蓋儲蓄之所在也宮室記云皆不出都城之內輿地志云都城二十里一十九步未吳宮址蓋謂是也晉瑯琊王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修而居之卽太初宮爲府舍及卽帝位稱爲建鄴宮更明帝不改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窮極伎巧侈靡殆甚宋齊而下因之稱爲建康宮以此攷之六代宮室門墻雖時有改築然皆因吳舊址晉新宮在吳太初宮之東吳昭明宮（孫皓所起）在晉建康宮城西南惟元帝建鄴宮乃仍吳太初宮之舊今[redacted]行宮之東北乃其地也

太初宮

建康實錄吳孫權黃武中徙武昌棟瓦而增起卽長沙王孫策故府在晉建康宮城西南卽臺城之西南也

建康宮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曰建康宮亦名顯陽宮注云卽今之所謂臺城也輿地志云在法寶寺之南今在府北五里

新宮

晉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殿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爲梁殿成乃畫梅花于其上以表嘉瑞楊修有云玉案金爐對御牀肅然應是覺靈光螭頭直上雙魚尾不讓西京舊柏梁

未央宮長樂宮建章宮長楊宮

南史宋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東府城爲未央宮以石頭城爲長樂宮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東府城在古青溪橋東

金華宮

輿地志云梁大同中所築昭明太子蔡妃所居在青溪東

披香殿

楊修金陵詩注云在臺城後宮庚子山詩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裡作春衣蓋指此也

靈和殿

在臺城內晉武帝時殿下柳本蜀郡所獻條如絲縷帝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緒字思曼楊修有詩云得地邑深雨露偏丹墀左右玉堦前君王屬意君知否好似風流一少年

六朝郊社

終吳之世未暇禮文宗廟社稷不見於史晉初置宗廟在吳郡城宣陽門外輿地志云在縣東二里圖經云大社大稷壇在縣二里宋齊而下時有改易晉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輿地志云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圖經云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成帝作北郊壇于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又按通典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鍾山北原道西今鍾山定林寺山巔有平基二所闊數十丈乃其地也南唐郊壇在長樂鄉去縣十二鳳遺址尚存也今為藏氷之所

六朝郡國

三國鼎立之後土宇分裂得失不常魏武定西朔所置郡國十二（新興 帶方 樂平 譙 西平 樂陵 新平 章武 畧陽 南鄉 陰平 襄陽）而省者七（上[redacted] 朔方 漁陽 五原 廬江 雲中）文帝置七（朝歌 新城 陽平 義陽 [redacted]）明及少帝增二（上庸 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 漢嘉 巴西 朱提 梓潼 宕渠 江陽 涪陵 汶山）後主增二（雲安 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臨廣 珠崖 武昌 新安 廬陵）少帝景帝各四（臨川 天門 臨海 建安 衡陽 建平 湘東 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 九德 始興 吳興 邵陵 東陽 安 桂林 新昌 滎陽 武平 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 上路 頓丘 陽淮 東莞 隨郡 襄城 陰平 汝陰 義陽 長廣 毗陵 廣寧 宜城 昌黎 南康 新野 晉安 寧浦 樂平 始平 南平 畧陽）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司 豫 冀 兗 荊 徐 揚 青 幽 平 并 雍 梁 秦 涼 益 寧 交 廣）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所置十一 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二 置二 三）惠帝不君中州盡棄永嘉南渡建鄴（今建康也）開基九州之地有二焉自茲以降國分南北東王迭霸疆理不常宋至孝武大明中州凡二十有二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又置巴東一郡餘並因之為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頻與元魏侯吞相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中有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陳氏較之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而以長江為境有州四十有二是其地愈狹文名益多為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此皆疆宇之列乎南者也

六朝保守

晉蔡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方其強盛皆當諱而避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為今之計莫若養成以俟時王羲之曰以區區江左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二人者能言之而不得行之行之而足以安江南者孫權一人耳陸瑁嘗勸權曰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陸遜嘗勸權曰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之曰發調者蓋謂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何以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以此知權之志未嘗不在于天下然以傳考之亦未嘗求逞于中國曹公宋侵則破之拒之而已治艦立塢築堤遏湖作涂塘明烽燧始終所以備魏者至矣及移戍于曹公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則權固未嘗得志也嘉禾中因蜀寇魏一攻淮南聞明帝東行遁則斂避諸將之攻樊城司馬懿救之亦引軍亟退自後世觀之謂之怯可也而權不以為恥豈非失下之勢既宋有可投之隙與其力爭而取敗不若退守而待時也耶史稱權繼父兄之業有臣以為腹心股肱爪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此權之所以為智也及嗣王立諸葛恪為政首侵邊以怒敵東興之戰幸捷顧不能持勝復違衆大家一敗塗地恪既喪軀而孫氏之業因以衰焉則權之兵不妄動利害果何如也其後孫皓用諸將計數侵盜晉鄙陸抗曰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成自保不可輕動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罰訓諸司以德拊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弊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謀非國家之良策也抗之言兼有陸瑁陸遜蔡謨王羲之之論而皓不之用此其所以亡也東晉自庾亮經營征伐皆不能有成謝安父子乘苻堅傾敗之餘圖之如恐不及也至于渡河入鄴訖無尺寸之得未文自以富強諸戎兵千元[redacted]道濟再行無功[redacted]諸將以敗[redacted]敗而胡馬遂至瓜步梁武遭魏氏之亂陳慶之以數千兵入洛而蕭高之襲幾至殲盡及貪河南之地納叛將棄睦鄰而身國顛覆陳宣帝[redacted]宇于北齊旋失淮泗于後周雖以桓溫劉裕非常之才度越歷代諸將而溫伐苻犍慕容[redacted]皆幾成而敗裕

平南燕滅姚秦亦既得而失則六朝用兵攻伐之策可見矣

形勢門第二

鍾阜 建康之東餘見寺苑門蔣山寺

圖經云在縣東北周回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臨青溪南自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宋有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於鍾山吳大帝為立廟封曰蔣侯吳錄云大帝祖諱鍾因改名曰蔣山按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連山嶺而蔣山岧嶤嶷異其形象龍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嘗至京觀秣陵山阜云鍾山龍盤蓋謂此也又按輿地志云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峯地有五顧樹柞木也宋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應驗寰宇記云自梁以前立寺七十所今存者六又按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又雷次宗元嘉中開館雞籠山文帝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至齊周顒亦于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後顒出為海鹽令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舊經云晉謝尚齊朱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並隱于此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亦隱此山號遺名子顏真卿題其所隱之堂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又陳后主與張機遊是山嘗以松枝代麈尾故梅摯詩有千松[redacted]麈尾之句又按文選沈休文鍾山應教詩云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岳靈又云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蓋美之也荊公絕句云偶向松關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又一絕云澗水無聲遶竹流竹間花影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一鳴山更幽又一絕云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今屬惟政鄉去縣十里

石城 建康之西

吳孫權沿淮立柵又於江岸必爭之地築城名曰石頭常以腹心大臣鎮守之今石城故基乃楊行密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其形勢與長干山逐接輿地志云環七里一百步在縣西五里去臺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涼寺之西是也諸葛亮論金陵地形云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正謂此也及晉伐吳王濬以舟師沿江而下自三山抵石城劉夢得金陵懷古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來順帝昇明元年以司徒袁粲出鎮於此由晉以來常為戰守之地左太冲吳都賦云戎車盈于石頭蓋謂此也宋文明中以其地為離宮及齊武帝為世子即以為世子宮城之東有巨石俗呼為塘闕乃王敦害周伯仁戴若思之處按建康實錄晉元帝永昌元年敦收周顗戴淵殺於石頭城東塘頹石上百姓冤之至今紀其處至陳宣帝太建二年其城復加修築以貯軍食後主禎明元年徐孝克為都官尚書性清素常以石頭津稅給之唐武后光宅中徐敬業舉兵使其徒崔洪渡江修石頭以拒之敬業[redacted]分軍三百人守之尋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故唐書地理志云昇州有石頭鎮中宗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于冶城德宗時浙江觀察使韓滉迺於石頭築五城今連址尚在江南野史汪台符上書陳民間九患為宋齊丘所沮後齊丘使人夜縛其口沈石城下先主聞而歎之江淹侍始安王石頭城詩曰開局遶夫邑襟帶抱尊華何遜登石頭詩曰天暮遠山青潮去邊沙出皆謂此也

朱雀航

晉咸康二年作朱雀門新立朱雀浮航在縣城東南四里對朱雀門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橋輿地志云吳南津大航柵也王敦作亂溫嶠燒絕至是始用杜預河橋法作之地志云朱雀門孔對吳都城宣陽門相去六里為御道夾御溝植柳自來雀門南渡出國門羅鄴金陵野步望宮柳詩云色承陽氣煖陰帶御溝清里俗相傳今桐樹灣相對浮橋即其地也

真武湖

按建康實錄吳後主皓寶鼎元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巡遶殿堂窮極伎巧至晉元帝始創為北湖故實錄云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遏北山之水東至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又按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真武湖於樂遊苑之北湖中亭臺四所後黑龍見于湖側春秋使連士祠之至孝武大明五年常閱武于湖西七年又于此湖大閱水軍按輿地志云齊武帝亦常理水軍于此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覆舟山詩南瞻儲胥館北眺昆明池蓋謂此也又于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故臺中諸溝水常縈流迴轉不舍晝夜又按南史元嘉二十三年造真武湖文帝于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固諫乃止今圖經云湖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不知何所據也本朝天禧四年改為放生池其後廢湖為田中開十字河立四斗門以洩湖水跨河為橋以連往來今城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為後湖見作大軍教場處是也

城闕門第三

越城

春秋時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於是築城江上以

鎮江險圖經云周回二里八十步在秣陵縣長千里後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上鼓噪相慶茲建康之南也今南門外有越臺與天禧寺相對見作軍寨處是也

吳固城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南九十里高一丈五尺羅城周回七里二百三十步子城一百一里九十步勝公廟記吳時瀨渚縣也楚靈王與吳戰吳兵不利遂陷此城吳乃移瀨渚于溧陽南十里改為陵平縣靈王崩平王立使蘇[redacted]為將戰于吳吳軍敗收[redacted]陵平縣自平王聽費無忌佞言伍胥奔吳闔閭用為將舉兵破楚奔南海固城宮殿逾月煙焰不滅其城遂廢

金城

建康實錄金城吳築晉桓溫咸康七年出鎮江乘之金城後溫北伐經金城見為琅琊時所種柳皆十圍因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楊修金城詩亦引此為據又按古圖經晉中宗于金城立琅琊郡溫嘗為琅琊內史至咸康七年出鎮金城前云琅琊蓋指此也今去府城三十五里

冶城

今天慶觀即其地也本吳冶鑄之所因以為名寰宇記晉元帝大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地有冶金火相爍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為園徐廣晉記云成帝適司徒府觀冶城園即此也

琅琊郡城

寰宇記云晉元帝過江為琅琊王國人立也其城在江乘縣界王隱晉書及山謙之南徐州記云江乘南岸蒲州岸有琅琊城其立琅琊內史以治之圖經云在縣東北六十三里今句容縣有琅琊鄉亦其地也

又按寰宇記齊武帝永明六年移琅琊郡于白下在縣北十八里圖經直以蒲州津城為白下非也又按南史武帝永明六年于琅琊城講武習水步軍九年又幸其城講武觀者傾都梁徐鈇業登琅琊城詩曰表裡窮形勝襟帶盡巖巒登陴起遐望回首見長安

建康縣城

吳冶城東今天慶觀東是其地寰宇記云在縣西一里晉太康三年分淮水北為建康縣上元之地居多

同夏縣城

南史梁武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及即位大同元年分同夏里為同夏縣寰宇記云在城東十五里其地在長樂鄉

白下縣城

按圖經及寰宇記引輿地志云本江乘之白石壘也齊武帝以其地帶江山移琅琊唐之唐武德元年罷金陵縣築城于此因其舊名曰白下正觀七年復舊治此地遂廢今攷唐書地里志云武德三年更江寧縣曰歸化八年更歸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隸潤州正觀九年復更白下曰江寧前說興廢本末與此不同宜以唐史為正又按南史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于動役劉係宗啓諦役在東者上從之後武帝講武白下履行其地曰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圖經云在西北十四里今靖安鎮北有白下城故基父老傳云即此地也屬金陵鄉去府城十八里

臨沂縣城

按輿地志云晉成帝咸康二年分江乘縣置臨沂縣琅琊郡陳亡廢矣在府城北三十里

蔣州城

杜佑通典隋平陳於石城置蔣州寰宇記輔公祏據江東用為楊州唐趙郡王孝恭平公祏又於其城置

楊州大都督後徙揚州於廣陵此城遂廢

臺城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七年新宮成名建康宮汪即今之所謂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回八里又按輿地志云同泰寺南與臺城隔路今法寶寺及圓寂寺即古同泰寺基故法寶亦名臺城院以此考之法寶圓寂寺之南蓋古臺城地也今之基址尚在元和初陸喬家于丹陽一夕有叩門者曰我沈約也呼左右召青箱來俄一兒至約指謂曰此吾子也近從吾過臺城命為感舊詩因諷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興懷古垂淚國門前楊修有詩云六朝遺跡好山川宮闕灰寒草樹烟江今白頭歸故國多情合賦黍離篇

檀城

輿地志云本謝玄之別墅太傅謝安與玄奕棊所勝者至末屬檀道濟故名檀城圖經云在縣東八里今按建康實錄在墅城東八里非去縣八里也地圖謂之城于墅今清風鄉有城子墅在黃城橋之西即其地去府城四十里

石闕

縣北五里有四石闕在臺城之門南高五丈廣三丈六寸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銘之時陸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侯景作亂焚燒宗廟城郭府寺百無一存尋高麗百濟等國入貢見其凋殘遂哭于闕下楊修有詩云雙石巍巍慰眼青滿朝珍重佐公銘宮城府寺俱灰燼翻使夷人設涕零

朱雀門

晉都城南門也按晉[redacted]新宮立三門于南面正中曰宣陽與朱雀門相對王導嘗出宣陽門望牛首山兩

峰相向導指爲天闕牛首山在今城南門近東面勢正與桐樹灣相對以此地考之今上元在南廂也

白下門

兩漢地里志未有白下縣按南史宋明帝時聞人謂宣陽門爲白門以爲不祥甚諱之右丞江謐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按唐會要及地理志武德二年更江寧曰歸化八年又更歸化曰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正觀九年又更白下曰江寧則白下縣始于此然未知其得名之因一說謂春秋時楚使子木之子勝處吳邑爲白公金陵吳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說謂本江乘縣之白石壘以其地帶江山之勝故爲城于此曰白下城東門謂之白下正其往路也一說謂齊武帝時已閱武于白下自唐武德以後因之也荆公東門詩有東門白下亭之句參寥訪荆公詩曰苦嫌榮祿早收身歸與漁樵共隱淪白下門西山迤邐與來長是岸烏巾徐師川詩曰廣陵才過又金陵白社還思白下亭鷹翅[redacted]連千里浪蛾眉山出兩峯青正謂此也

丹陽門

丹陽丹楊丹徒各自有義按前漢志秦鄣郡乃漢丹陽郡武帝二年更名也九域志引江南地志云漢丹陽郡北有赭山丹赤故因名曰丹陽至東晉始以丹楊爲義按地理志建鄴秣陵丹楊句容溧陽江寧皆隸丹陽郡屬揚州所統注云丹陽山多赤柳在郡西故曰丹楊丹徒春秋時謂之朱方按建康實錄孫權鎮京口注曰來始皇發赭衣刑徒伐山開道故名邑曰丹徒

樓臺門第四 亭館附

落星樓

圖經在縣東北臨沂縣前吳大帝時山上置三層樓樓高以此爲名左太沖吳都賦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是也今石步相去一里半有落星墩里俗相傳卽當時建樓處今去城四十里

烽火樓

圖經云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楊修詩注云沿江築臺以舉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達按南史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爪步聲欲渡江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又齊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蕭穎胄詩合旨帝謂穎胄曰宗室便不乏才

景陽樓

輿地志云宋元嘉二十二年築里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名之今法寶寺西南遺址尚存

入漢樓

東晉書云義熙八年于石頭城東起入漢樓在城西門外

梁昭明書臺

舊傳梁昭明太子著書于此今遺址尚存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峯上

衛玠臺

晉書云玠字叔寶初字豫章南辭王敦歸建鄴都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尋以疾終年二十七時人謂之看殺葬江寧楊修有詩云年少才非洗馬才珠光碎徒玉光埋江南第一風流看無復羊車過舊街其臺傳在城南十里

周處臺

府雉東南有故臺基曰周處臺今鹿苑寺之後梅摯記云按西晉史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弱冠時好馳騁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自知爲衆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里人以三害切諷於是射虎斬蛟往見陸雲具以誠告曰古人學道貴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第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遂退而嚮學有文言必信行必謹如是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吳平入洛累遷郡太守率有善狀拜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權貴卒樹功名沒世遠耀噫天地至大根一氣陶萬化未始無過陰陽寒暑小有繆戾則從而攻之卒歸大順而況于人乎古聖賢本天地之[redacted]以修其性亦奉嘗諱過後之人不獨諱之而已抑又從而文之自底悔尤良可嗟惜惟子隱少而不逞長乃自悟一旦番然去惡卽善遂爲名世忠賢可不重乎則中人所稟因物染遷爲時詿誤德有小眚言小疵未甚子隱之害于而鄉又何憚攻爲哉予因來是臺新是堂非止卜高明之居包遊覽之勝而與民同樂亦將有激時世云

九日臺

南史齊武帝永明四年四月作商飈館于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十道四蕃志云武帝九月九日以宴羣臣孫陵岡卽吳大帝蔣陵今在鍾山鄉蔣廟之西南俗呼爲松陵岡去縣十二里楊修有詩云甲光如水戟如霜御酒杯浮菊半黃宋日西風滿天仗簫韶一部奏清商

雨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于此感得天雨賜花天厨獻食荆公有詩云盤[redacted]長千有絕脛并包佳麗人江亭新霜浦溆綿綿靜薄晚林巒往往青楊無爲有詩云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微貝葉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近筆藥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老遂公應望歸

新亭

晉初元帝渡江僕射周顗與羣臣遊宴坐中歎云雖風土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而流涕王導曰諸公當須戮力中原以壯王室何爲作楚囚悲邪衆皆肅然整容宋孝武卽位于新亭僕射王僧達改爲中興亭城南十五里俯近江渚楊修有詩云滿目江山異洛陽此人懷土淚千行不如亡國中書令歸老新亭是故鄉

五馬亭

晉元帝與彭城王玄西陽王羕南頓王宗汝南王宏南渡之後當時讖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謂此也亭今廢其地屬金陵鄉去城西二十五里幕府山之側

賞心亭

丁晉公建也公以家藏袁安臥雪圖張于其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無敢覬覦者後爲一太守以凡筆畫蘆鴈易之王琪密學來作守登臨賦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坐隅荆公有詩云檻折簷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雖披草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東南興欲望江流萬里長又詩云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只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尋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霽却疑山月是朝暾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無言醉客喧

白下亭

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别詩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王荆公有詩云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則亭在東門明矣荆公舊宅在今報寧寺故基其詩有門前秋水可揚舲有亭西尋白下亭之句今廢矣

東冶亭

晉太元中於汝南灣東南置亭爲士大夫餞送之所楊修有詩曰忍淚相看酒共持一生心事幾人知年年折盡東亭柳此别綿綿無盡期舊傳在縣東八里

翠微亭

城西五里淸涼寺山頂南唐時建林逋有詩云亭在江于寺淸涼更翠微陳軒金陵詩集註云淸涼寺翠微亭最爲佳處

三山亭

城西五里者涼寺石頭城之西面對三山其地屬金陵鄉

儒學館

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卽今覆舟山之南也

湯泉館

徐鉉有湯泉舊館詩今遺基尚存在神泉鄉湯山之下

儀賢堂

建康實錄吳時造號爲中堂楊修詩注云在臺城內梁武帝謙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東年七十餘鶉衣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賜之帝問三教九流及漢舊事了如目前帝心異之舉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而禮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時目爲之四公于楊修有詩云兩兩鶉衣白髮翁講延談柄坐生風昭明太子歎柄得應異商山四皓同

祓禊堂

楊修金陵詩注云在縣北五里臺城內天淵池中架石引水爲流杯之所六朝上巳日宴錫公卿于此輿地志云宋元嘉二十二年鑿天淵池造景陽樓今法

寶寺之南有景陽樓古基側有池舊傳卽天淵池歲久湮沒今不復有堂矣

聽箏堂

晉元帝幸謝安宅命謝安侍坐桓伊吹笛爲一弄畢又撫箏按歌金縢曲聲伊慷慨俯仰可觀安淚下霑襟乃越席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此堂基至今樵采者不敢近楊修詩云鳫柱鸞絃十有三南山安石位嵩巖逡巡奏罷金縢曲堂上霑襟嘆不凡

蠶室

隸縣北七里耆闍寺前沙市中六朝皇后親蠶之所也楊修詩云摘繭抽絲女在機茅簷葦箔舊堂扉年年桑柘如雲綠翻織誰家錦地衣

三閣

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牕牖戶壁欄檻之類皆以沈檀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朱簾內設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麗華居結綺閣（麗華本兵家女以織席爲業）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江摠等對貴妃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詞被以新聲采宮女有容色者千百數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麗華聰慧有神采嘗于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官啓奏並

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每置張麗華于膝上共決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内外交結貨賄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克臺城二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柵下北史高熲傳隋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伐紂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當以北史為正

馳道

宋孝武帝作馳道自閶闔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餘里為調馬之所也楊修有詩云路平如砥直如絃官柳千株拂翠煙玉勒金[redacted]天下駿急于奔電更揮鞭

齊雲觀

陳後主禎明二年建國在臺城内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楊修詩云上界笙歌下界聞綴金羅袖鬱金裙倚欄紅粉如花面不見巫山空暮雲

層城觀 亦名穿針樓

輿地志云齊武帝七月七日使宮人集此是夕穿針以為乞巧之所亦曰穿針樓在臺城内楊修有詩云秋星如彈月如梳宮妓香添乞巧爐萬縷千針同一意眼穿腸斷得知無

桂林苑

寰宇記云桂林苑在縣北落星山之陽左太冲吳都賦云數軍實乎桂林之苑即此地也

樂遊苑

輿地志云在晉為[redacted]園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更造樓觀後改為樂遊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陽林光殿于内[redacted]之亂焚毀略盡陳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陳亡遂廢又按實錄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禊飲于樂遊苑會者賦詩顏延之為序南史梁大通三年武帝幸樂遊苑時新造兩刃矟[redacted]帝因賜羊侃

河南國紫騮馬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樹傾而折因號其矟為折樹矟及陳宣帝即位北齊使常侍李騊駼來聘賜宴樂遊苑尚書令江總作詩以贈之寰宇記云其地在覆舟山南去縣六里

上林苑

南史宋孝武大明三年於真武湖北立上林苑苑廢實錄云在縣北十三里有古池俗呼為飲馬塘楊修詩注云其苑連雞籠山在縣北七里

芳林苑

寰宇記云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府城之東秦淮大路北武帝永明五年嘗幸其苑禊宴王融曲水詩序云載懷平浦乃眷芳林蓋此也又按南史齊時青溪宮改為芳林苑梁天監初賜南平元襄王為第益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命蕭子範為之記蕃邸之盛無過焉

芳樂苑

齊東昏侯方在位時與宮人於閱武堂武會皇帝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又于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多種樹木日與潘妃放恣褻瀆不可言明帝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杖絰衣悉粗布羣小來弔盤旋坐地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樂左右直長閹豎等共營看羞為天子解[redacted]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鬬者就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杖之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江河門第五 蕭泉溪井附

大江

西接江寧界來接句容界北接真州六合縣界沿流一百二十里按三國志吳書魏文帝有渡江之志徐盛從建鄴築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退文帝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又按江南野史周世宗問孫忌江南虛實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師世宗聞而忌之

秦淮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鑿鍾山斷金陵長隴以疏淮 或云斷金陵長隴乃方山也 其淮本名龍藏浦上有二源一源發自華山經句容西南流 華山在句容縣界高九里似蔣山 一源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入江寧界 東廬山在溧水縣東南十五里高六十八丈周回二十里山西一源入秦淮 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文江其分派屈曲不類人功疑非秦皇所開而後人因名秦淮者以鑿方山言之楊修詩曰一氣東南王斗手祖龍潛為子孫憂金陵地脉何曾斷不覺真人已姓劉

直瀆

吳後主孫皓所開隸鍾山鄉去縣三十五里西里霸埂東北接竹篠港流入大江楊修詩注云瀆在幕府山東北長十四里闊五丈深一丈初開之時晝穿夜復自塞經年不就傷足役夫臥其側夜見鬼物來填因嗟嘆曰何不以布囊盛土棄之江中使吾從免羅力于此傷者異之曉白有司如其言乃成瀆道直故名曰直瀆輿地志曰白下城西南蟹浦浦西北有直瀆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甘寧墓在此俗云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為直瀆又按晉書蘇峻舉兵溫嶠帥師救京師遣王愆鄧期兵為前鋒次直瀆即此地也楊修有詩曰晝役人功夜鬼功陽開陰闔幾時終不聞擲土江中語爭得盈流一水遣

橫塘

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楊修有詩云早潮纔過晚潮來一一軒窻照水開鑑面無塵風不動分明倒影見樓臺

青溪

建康實錄吳赤烏四年冬鑿東渠名爲青溪寰宇記云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八尺以洩眞武湖水輿地志云青溪發源鍾山入于淮連綿十餘里溪口有埭埭側有神祠曰青溪姑今縣東有渠北接覆舟山[redacted]近後湖里俗相傳此青溪也其水迤邐西出至今上水閘相近皆名青溪陶季直京都記云京師鼎族多在青溪埭尚書孫瑒尚書令江揔宅當時並列溪北又南史齊永明元年望氣者言新林婁湖有王者氣帝遍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又實錄云郗僧施泛舟溪中每經一曲作詩一首隋煬帝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二人于此柵下楊修有詩云傾城傾國兩妃嬪此地聞名不見人潛想舊時紅粉面落花風裡步香塵

潮溝

輿地志潮溝吳大帝所開以引江潮建康實錄云其北又開一瀆北至後湖以引湖水今俗呼爲運瀆其實自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蔣山寺門前東出至青溪者名潮溝其溝向東已湮塞西則見通運瀆按實錄所載皆唐事距今數百年其溝日益湮塞未詳所在今府城東門外西抵城濠有溝東出曲折當報寧寺之前里俗亦名潮溝此近世所開非古潮溝也

霹靂溝

王荊公詩云霹靂溝西路柴荊四五家憶曾騎欵段隨意入桃花在城東五里

北渠

吳後主引北湖水入宮城巡遶堂殿極機巧費役萬工楊修有詩云金殿分來玉砌流黑龍湖撒鳳池頭後庭花落恩波斷翻與南塘作御溝在城北二里

蟹浦

輿地志云白下城西南有蟹浦源出鍾山北流九里入大江在城西北十六里

覆杯池

晉元帝中興頗以酒廢政丞相王導奏諫帝因覆杯于池中以爲誡楊修有詩云金杯覆處舊池枯此後還曾一醉無東晉中興股肱力元皇亦學管夷吾今城北三里西池是也

落叉池

蔣山寶公塔之東悟眞菴前舊傳迦毗羅神隋梵僧密多至此輿神交戰落叉于此池因以得名

三巖石

臺城內千福禪院本梁同泰寺後吳順義二年置院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又三巖山西有白蓮閣閣下有小石池面方一丈餘言是陳時景陽井今有古石井欄其上本鐫刻文字悉已殘毁惟城哉二字可辨今名法寶院楊修有詩曰蘿蔓縢花歲自添露痕還似雨痕霑莫將廢苑爲閑地猶可巖巖使且瞻

邀笛步

舊名蕭家渡在城東南青溪橋之右今上水閘是也晉書云桓伊善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自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爲我一奏伊是時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故今名爲邀笛步

也

迎擔湖

南徐州記云費縣西北八里有迎擔湖昔晉元嘉中元帝南遷衣冠席卷過江客主相迎湖側遂以此爲名在府西北五里石城後其湖溉田三十里

太子湖

吳宣明太子孫登所創謂之西池晉元帝即位明帝爲太子更加修之多養武士於池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建康實錄云晉太元十年夏四月苻堅爲姚長慕容沖所逼遣使求救詔太保謝安率衆救秦帝自行西池在城北六里周回十里

蘇峻湖

南徐州記云迎擔湖西北有蘇峻湖本名曰石陂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二年蘇峻舉兵于石頭陶侃溫嶠庾亮陣于白石使將軍楊謙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奔白石壘峻逼之纔交鋒峻墜馬侃督護季陽鏑陣斬峻于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爲蘇峻湖在城北十五里周回十里

半陽湖

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尺南徐州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氷熱處魚入冷處即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溉熱水一年再熟今廢楊修有詩云江南龍節水爲鄉水不絶陰又半陽一片湖光共深淺兩般泉脉異溫涼在城東北四十里周回十五里

絳巖湖

圖經云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源出絳巖山周回二十里溉田一百頃舊收歲課錢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敕除放

固城湖

圖經云水路在溧水縣南九十五里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三十里有四派東經五堰經常州宜興縣界入太湖

丹陽湖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八十里與太平州當塗縣分界昔唐李太白常遊此湖酷愛其景乃張帆載酒縱意往來而作詩曰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裡少婦棹輕舟歌聲逐流水

溧陽源

圖經云在本縣西北四十里曹姥山西經溧水縣東流入縣界又南流三十里入長塘湖一名瀨水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吳至瀨渚遇女子因跪乞食女食之投以壺漿誡曰勿言既濟女已投水後子胥伐楚還投金于瀨水以報之須臾有嫗行哭而來曰吾女三十不嫁遇窮人食之投水而死乃取金以歸水次有碑李白文

五馬渡

圖經云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幕府山之前晉元帝與彭城等五王渡江處按晉書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元帝登大位乃其符云五馬之名取此

桃葉渡

圖經云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不用楫者謂横波急也嘗臨此渡歌送之楊修有詩云桃葉桃根柳岸頭獻之才調頗風流相看不語横波急艇子翻成送莫愁

麈扇渡

圖經云在縣東南四里故朱雀航之左晉廣陵相陳

敏反南渡江時假顧榮丹陽內史榮發舟南岸敏率衆萬餘人出不獲濟以白羽扇麾之其軍遂自潰因以爲名也楊修有詩云旌旗爍日刃凝霜甲光如龍人似狼羽扇一麾風偃草策勳多謝顧丹陽

白鷺洲

圖經云在城西南八里周回十五里對江寧之新林浦唐李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長命洲

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在石頭城前帝日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此洲名爲長命洲置戶十家常以粱穀餧飼歲各千石而爲狐狸所食及掌戶竊而烹者各半輿地志魏使李恕來聘帝時於此放生問恕曰北王頗知此事乎對曰魏國不殺亦不放帝無以應之楊修詩曰梁武慈悲不鼎烹蒙恩豢養亦虚名狐狸口腹應潛飽就死多于日放生

葛仙丹井

仙公葛玄煉丹井也按建康實錄吳大帝好道術玄嘗與遊處後玄白日昇天其井尚存外有石欄相傳云南唐所造今去城四十里方山頂上是也

景陽井亦名臙脂井

臺城中景陽宮井也按南史隋克臺城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故杜牧之詩云三人出眢井謂此也其井有石欄上多題字舊傳云欄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臙脂痕或云石脉之色類臙脂故云圖經不載楊修有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唐李白金陵歌曰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横飛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雲

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皓

應潮井

蔣山頭陀寺中塔記云梁大同元年後閣舍人石輿造山頂第一峯佛殿後有一井泉與江潮盈縮增減相應楊修詩云碧甃時時減復增山頭海面密相應古來泉脉誰穿鑿潮落潮生不暫澄

藏氷井

覆舟山上有凌室乃六朝每歲藏氷于此也楊修詩云九暑凌人職未隳開藏出納示箴規戰兢國步艱難者常似臨深履薄時在城東北十里

六朝事迹編類卷上

六朝事迹編類卷下

宋新安張敦頤 編
明新安吴 琯 校

山岡門第六

石硊山（硊牛委切）

輿地志云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江東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之又鑿金陵以斷其勢今方山石硊是其所斷之地也孫盛云東至方山有直瀆自瀆至北山或云是秦時所掘山今方山西九里有大壟枕淮合壟悉是石名石硊京師溝塘累石悉鑿此壟取之在城東南四十五里

天闕山

晉元帝即位起宮殿城闕郭璞云闕不便王導乃指牛頭山爲天闕楊修有詩云牛頭天際碧凝嵐王導無稽亦妄談若指遠山爲上闕長安應合指終南

鳳臺山

宋元嘉中鳳凰集于是山乃築臺于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寧寺是也唐李白詩曰置酒延落景金陵鳳凰臺長波寫萬古心與雲俱開昔時有鳳凰鳳凰爲誰來鳳凰去已久正當今日迴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琴醉金罍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六帝沒幽草深宮冥綠苔置酒勿復道歌鐘但相催又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宋齊丘有詩云嵯峨壓洪泉岝峉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廢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煒爍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巢閣燕數雛石鱓

蛇懸菽蓑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曉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窣窣天陰鬼敲椓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峩峩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眇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龍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矰繳（音勺絲繳也）安得生羽翰雛飛上寥廓（其詩刻今在保寧寺）

覆舟山

寰宇記云在城北五里周回三里高三十一丈東接青溪北臨眞武湖狀如覆舟因以爲名輿地志云宋元嘉中改名眞武山以其臨眞武湖山復有眞武觀故也晉北郊壇宋藥園壘樂遊苑冰井甘露亭皆在此山

幕府山

寰宇記云在城西北周回三十里高七十丈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蟹浦輿地志云臨沂縣荒八里有幕府山寰宇記晉元帝自廣陵渡江建康城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山下因以幕府山爲名圖經云丞相王導建幕府於此山因名之山上有虎跑（蒲切 齙也）泉與西巔有仙人臺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王導溫嶠亦瘞山西又按寰宇記云陳武帝破北齊軍四十六萬於幕府山下至後主禎明中嘗幸此山校獵虞世南獻賦以美之楊修有詩云六代繁華一瞬間平蕪遠樹不勝閑倚樓天暝雲如幕知是琅琊幕府山

雞籠山

寰宇記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澗北臨栖玄塘輿地志云雞籠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按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于雞籠山齊高帝嘗就次宗受禮及左氏春秋又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畧千卷又按宋文帝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眞武湖北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今去縣六里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皆在山南中有佛寺五所

方山

寰宇記云山高一百一十六丈周回二十七里圖經云四面方如城東南有水下注長塘流溉平陸又按輿地志云湖熟西北有方山頂正方上有池水山謙之丹陽記曰山形方如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秦始皇鑿金陵北方是其斷者文選謝靈運東出鄉里相送至方山靈運嘗賦詩其畧云解纜又流潮懷舊不能發又按南史宋何尚之爲尚書令元嘉末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後果然又按齊武帝嘗幸方山顧左右曰朕欲經始山之南復爲離宮期勝新林苑徐孝嗣荅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少留神乃止圖經謂齊武帝于方山築苑不知何所據而云

攝山

寰宇記云周回四十里高一百三十二丈東連畫石山南接落星山陳江總攝山棲霞寺碑云南徐州琅邪郡江乘縣有攝山其狀似織亦名織山尹先生記云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南史齊明僧紹往江乘攝山今棲霞寺即其宅也今去城四十五里

東山

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今土山是也晉書謝
安寓居會稽棲遲東山此安之舊隱也後于土山營
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蔣廟東北
宋劉勔隱居之地南史勔營經始鍾嶺以爲棲息及
造園宅名爲東山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
白李建勳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

白下

圖經云舊屬江乘縣周回八里高八十丈東接竹堂
山南接蔣山北連攝山西有水下注平陸輿地志云
階磯碑石悉出此山南史梁散騎常侍韋載有田十
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天嘉元年遂築室而居屏絕
人事不入籬門者十載今去縣二十里

濁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南十里高一十丈周回五里山
北濁水出焉輿地志云溧水縣有濁山下有濁水即
秦淮之源也

湯山

寰宇記云在縣東北其西接雲穴山山不甚高無大
林木有湯泉出其水大小凡六處湯磵繞其東南四
時常熱禽鳥之類入之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變草
木濯之轉見鮮茂舊有湯泉館今廢去縣五十里

大壯觀山

圖經云在城北一十八東周回五里高二十丈東連
蔣山西有木下注平陸南臨真武湖北臨蠡湖舊經
謂陳宣帝起大壯觀於此山因以爲名南史宣帝大
建十一年八月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
步騎十萬陣于真武湖上登真武門觀宴羣臣因幸
樂遊苑設絲竹之會仍重幸大壯觀振旅而還

臨沂山

圖經云在城東北四十里周回三十里高四十丈東

北接落星山西臨大江西南有舊沂縣城

祈澤山

舊經云初法師嘗結茅于此有龍女來聽講既而神
泉涌于講座下後遂爲祈禱水旱之所山因此得名
高五十丈周回十里東連彭城山北連青龍山今去
縣二十三里

東廬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南一十五里高六十八丈周回
二十里有三源一出山西流入秦淮一自山東北流
入馬沈港一自山東南吳漕流入丹陽湖丹陽記云
溧水縣東有廬山真丹陽分界俗傳云以廬舍爲名
又云嚴子陵嘗結廬于此

盧龍山

圖經云在城西北十六里周回五里高三十六丈東
有木下注平陸西臨大江舊經云晉元帝初渡江到
此見嶺山連綿接石頭城真江上之關塞以此地盧
龍因以爲名

馬鞍山

圖經云以形似得名西臨大江東與石頭城相接南
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將濟宜黃侯慧紀自荊州帥
將士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吕肅將其以
鐵鎖橫江隋將楊素奮兵擊之爭馬鞍山四十餘戰
隋軍死者五千餘人今去城十里

大巫山

圖經云在溧木縣北四十五東周回二百五十步高
八丈長塘湖內接鎮江府金壇縣界

小巫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回四里高五丈
長塘湖內石上有獸跡

平陵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北三十五里高三丈周回三里
晉書云永和三年李閎斬韓晃蘇逸于此

鐵冶山

圖經云在溧水縣西南七十里周回二十里高一百
八十丈輿地志云前代鐵冶山

絳巖山

圖經云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周回二十四里高一
百六十五丈上有龍坑祠壇江南地志云漢丹陽縣
北有赭山其土亦赤因爲郡名木名赤山唐天寶六
年攺名絳巖山

竹里山

圖經云在句容縣方輿地記云行者以其途傾險號
曰翻山峴鮑昭有行翻車峴詩即此山也

大城山

圖經云周回二十二里高八十二丈南接符堅山西
接鴈門山北接竹堂山今去城七十里

望祭山

東晉成帝於北郊以白山鍾山配四十四神之數兼
祭之按通典梁武帝省四望座惟鍾山及松江浙江
五湖白石山並存之

白土岡

圖經云北連蔣山其土色白因名之輿地志云同夏
縣西有白土塹即此地按北史隋賀若弼嘗破陳軍
於蔣山之白土岡今蔣山西北有岡壠土色正白乃
其地圖經云在縣東二十二里非是蓋同夏縣在今
縣東十五里而白土岡在同夏之西不應有二十二
里之連也

白楊路

圖經云縣南十二里石山岡之橫道是也六朝雜事
云宋袁粲常酌于此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

問之答曰吾侶偶游非知音也楊修有詩云殘枝敗葉幾露春莫問栽培迹已陳細雨斜風馬無力蕭蕭滿路更愁人

千佛嶺

在攝山栖霞寺之側按江揔栖霞寺碑明僧紹居士子仲璋爲臨沂令於西峯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大同二年龕頂放光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王雱題名

謝安墩

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李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横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鬭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屏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横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絶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地古雲物在臺荒禾黍繁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王荆公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桃花塢

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存

方山埭

建康實録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發屯田兵于方山南截淮立埭號方山埭又按南史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行旅以爲難齊明帝使沈瑀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其埭今去城四十五里

雞鳴埭

建康實録青溪有橋名募士橋橋西南過溝有埭名雞鳴埭齊武帝早遊鍾山射雉至此雞始鳴圖經云今在青溪西南潮溝之上又按南史齊武帝永明中數遊幸諸苑載宮人從車至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景陽樓上應聞鍾聲並早起粧飾帝數幸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若爾其埭又當近北父老傳曰今清化市眞武廟側是其處也二埭恐皆當時所歷姑兩存之

鑄劍坑

圖經云在溧陽縣南八十里石屋山之西舊經云昔吳王使歐冶子鑄劍于此

射雉場

圖經云在縣東二十里齊東昏侯置射雉場五百所皆以七寶裝翳楊修有詩曰外作禽荒内色荒三千紅粉日嚴粧潘妃縱有嫣然態不步金蓮到射場

絶地

圖經云在縣南三里古大社西有凶地三畝晉周顗司馬秀蘇峻皆宅于此悉以禍敗宋王僧綽曰大丈夫當以正道自居何宅之有凶吉壽爲元凶所害楊修有詩曰四王衣冠今不終高門列戟謾重重由來瘠沃分勞逸莫道人凶非宅凶

宅舍門第七

孔子巷

輿地志云孔子廟在樂遊苑東隔青溪本聖亭侯所奉之廟也舊在溪南丹陽郡之東南本東晉所立中廢宋元嘉十九年詔復孔子廟至齊遷于今處以舊地爲浮圖今名孔子寺亦名孔子巷在城東南五里古長樂橋東

言偃里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言偃字子游吳人今不知其里所在或云在城東二十二里

四學

南史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立儒學館于雞籠山命雷次宗居之因集丹陽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美焉

陸機宅

建康實録云陸機入洛作懷舊居賦云望東城之紆徐邈吾廬之延佇李太白題王處士水亭云齊朝南苑是陸機宅其詩云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北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掃地青玉簟爲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烏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圖經云在縣南五里秦淮之側

江令宅

陳尚書令江總宅也建康實録及楊修詩注云南朝鼎族多夾青溪江令宅尤占勝地後主嘗幸其宅呼爲狎客劉禹錫詩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今城東段大夫約之宅正臨青溪即其地也故王荆公詩云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此可驗也

沈約宅

南史梁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以叙其事東田在鍾山之下也

孫瑒宅

建康實録陳起兵部尚書孫瑒居處奢豪宅在青溪東西即江摠宅瑒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

劉子珪宅

南史齊劉瓛字子珪居于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永平七年竟陵王子良表武帝爲立館帝以揚烈橋故王地給之檀橋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青龍山之前

朱异宅

南史梁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諸葛恪宅

圖經云在縣東二里古元鳳觀前南接青溪里俗傳云在今縣東南百餘步西對青溪其東即江令宅也

宋齊丘宅

舊傳在鎮淮橋之北御街之東今南北較務是也其後又爲南唐國子監

杜姥宅

建康實録晉成帝恭皇后杜氏母裴氏即杜弘治之妻也裴氏名穆孝武帝封爲廣德君初穆渡江宅於南掖門外時裴氏壽考故呼爲杜姥圖經云在舊縣東北三里舊縣在冶城今天慶觀之東是也其宅未詳所在

烏衣巷

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于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于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出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今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說見圖經一云在縣東南四里晉書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

乘黃署

輿地志云在東府之西北五幹及朝車凡駕馬者之所去縣東北六里

紙官署

輿地志云宋永初中立舊日齊帝于此造銀光紙以賜王僧虔在縣東一十五里

扶南樂署

建康實録吳赤烏七年扶南國獻樂人于此置舍以教宮人在縣北二里

銅螭署

臺城刻漏署西本洛陽之舊物宋平姚秦遷于此魏明帝爲太子時玩以玉手扳刺螭口中因入不出後人常見白蝘蜓在其中梁元帝移之江陵此物後遂不復見楊修詩云挈壺傳箭通天聰鑄出蟠螭巧範同何事腹中藏怪物人驚蝘蜓氣如虹

錦署

圖經云在縣東南十里宋遷百工于此也楊修詩云人衣繿縷地衣紅不念家[illegible]織久應歲貢更翻新樣集機工

焚衣街

齊東昏侯自製服爲四種冠五私袍一月中二十餘出辰出三更歸夜出清晨返梁自襄陽出師廢之焚奢淫服六十二種於御街中楊修詩云雉頭金縷又珠胎煙緒香雲晝不開御路傷人皆嘆息返巡紅焰作青灰

識記門第八

秦淮石誌

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字[illegible]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令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石印

天璽元年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云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天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祖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即三郎説瓦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皓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讚靈德以荅休祥此是吳志注

石室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皓乃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天紀大赦以協石文

三斷石

吳後主天册元年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又於吳郡臨平湖邊得一石石中有一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璽遂立石紀吳功德按實録云縣南三十里西接牛頭山丹陽雲巖東路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爲三斷此紀功之碑也今移在府治中可辨者二百餘字漫滅者五十餘字楊修詩曰孫吳紀德舊刊碑埋沒蟠螭與伏龜惆悵石岡三斷在至今猶似鼎分時

寶公銅牌記

按高僧傳公諱寶誌宋元嘉中現形于東陽鎮古木

鷹巢中朱氏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朱爲姓施宅爲寺公自少出家依於鍾山道林有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州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亦皆連弘字以應之而國朝宣祖諱乃正當之

潛鶴鼓

臺城端門上二鼓初得于會稽雷門傳是越王舊物擊之聲聞洛陽後孫恩亂兵擊破中有二鶴冲天而去自是不復鳴後人呼爲潛鶴鼓楊修有詩云端門擊破使人驚潛鶴雙飛上玉清怪得舊時聲太遠冲天合自九皐鳴

天水碧

南唐末時前數年宮人掇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必經宿露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之望也

獨足臺

陳末時有一鳥獨足飛上宮城臺上以觜畫地云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爲獨足指後王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國破隋煬帝館于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開也楊修詩云鳥跡分明在帝臺管絃聲裡輒書來回頭一覺風流夢猶得朱門傍水開

靈異門第九

八功德水

蔣山悟眞菴後按梅摯亭記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錫于此山中之水時有龐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指之無難俄而一沼沸成後有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已失其一似竭彼盈此也其泉一淸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故名八功德水自梁已前甞取給御厨又按楊修詩注云高僧曇

隱遊行于此忽聞金石絲竹之音俄見清泉一泓瑩徹甘滑有積年疾者飲之皆愈

誌公鱠殘魚

高僧傳寶誌嘗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爲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尚有鱠殘魚

牝狙觸網

按湘山野錄云南唐李後主獵靑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雨淚稽顙屈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化狙之事罪止于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感龍産鯉

昔民有女感黑龍子田野歸而有娠後産鯉魚投于水中復能變化隨母所出入後成龍而去母亡每春時必朱墳所鄉人懼之因立廟祠焉謂之烏鯉廟在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

郗氏化蛇

郗氏梁武帝皇后也崩數月帝常追悼之晝則忽忽不樂宵乃耿耿不寐居寢殿聞外騷窣（蘇骨切勃窣穴中出也）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式冉切說文云暫視貌）睛呀（香牙切張口貌）口以向於帝帝大驚駭無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謂蛇曰朕宮殿嚴警非爾蛇類所生之處必其妖孽欲祟朕耶蛇爲人語啓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讁爲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子合切）嚙（五結切）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刀焉蟒非常蛇亦復變化而至不以皇居深重爲阻耳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託醜形骸陳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

聞之嗚呼感激旣而求蟒遂不復見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欵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爲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東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爲明驗也慇懃致謝言訖而去此見梁武懺序

燕雀湖

輿地志云走馬橋見有燕雀湖窮神秘苑曰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旣薨詔置梓宮後更整開墳爲閹人攜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楊修有詩曰平湖岸側見高墳萬土銜朱燕雀羣鑑面無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似儲君在城東四里下入靑溪

新洲

南史宋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明日復至洲裡聞有杵臼聲往覘之童子數人皆新衣于榛中擣藥問其故荅曰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寄奴王者不可殺帝叱之皆散收藥而反今薛家洲葢其地也屬金陵鄉去城北四十里

生人蘐

南史泉阮孝緒字士宗母王氏有疾合藥須得生人蘐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一鹿前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其處果獲此草今山中不復有之

木醴

建康實錄陳後主禎明二年初覆舟山及松栢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餳今廢也

神仙門第十

茅君山

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是時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聞之問故老曰此仙謠也於是有尋仙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于金陵句曲山上昇爲東嶽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眞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爲茅君山（事見華道）圖經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白鶴來居其上故號爲三茅君世傳茅盈茅固茅衷皆濛之後也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華山華陽縣者在句容縣）荆公有詩云一峯高出衆山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分草莽紛紛流俗尚師仙

仙人臺

幕府山之西有石棊盤說者云舊有仙人對奕于此故徐君平幕府山詩云仙去棊枰草自繁即此地也去城北二十五里

尋仙觀

梁時造也與芝山鸞洞相鄰上有石壇舊經云昔茅君行道之所唐垂拱五年道士宋文幹因石琢像董修壇焉在溧水縣東南六十里

太虛觀

舊經云東晉時李盤白遇仙於此修道白日上昇山頂有會仙亭唐開元五年建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來赦改今額在溧陽縣西南四十里盤白山下初名招仙觀

華陽洞

舊經云即第八金壇大洞天也唐改爲太平觀在句容縣東南四十里茅山之側

華陽宮

舊經云張眞人煉丹之所也梁朝陶隱居立爲華陽上館唐天寶七年改今額

鸞洞宮

舊經云梁普通三年晉陵縣女子錢妙眞幼年于此修行誦黃庭經積功三十年道成佩白練飛入洞中有石室醮壇存焉天寶七年奉敕于錢眞人昇仙之所建宮度女道士洞在宮東一百餘步

太平觀

梁書云陶弘景讀書萬餘卷善琴棊爲諸王侍讀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曰此是第八洞宮之名金壇華陽之天乃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唐正觀九年爲昇眞先生改爲太平觀

青元觀

舊經云本吳朝葛仙公宅也梁天監七年建有一丹井在祠宇前去句容縣西南三百餘步

洞元觀

輿地志云赤烏二年吳大帝爲仙公葛玄造玄後白日上昇山上至今猶有壇宇楊修有詩曰葛玄功行滿三千白日驂鸞上碧天留得舊時壇宇在後人方信有神仙觀在方山下去城四十五里

仙台山

舊經云絕頂有杏林及仙人脚跡因以名之又有仙壇石井故一名仙壇君山唐垂拱五年重修壇三所并石井聖曆二年縣令本仲琢石爲像設香燈供祀之下有清泉流入丹陽湖在溧水縣東南四十三里

白都山

昔白仲都常於此學道白日上昇因以爲名楊修詩云駕鶴驂鸞自古聞策名仙籍是眞君天邊舊迹無尋處滿目青山空白雲在城南八里西臨大江

石城洞

石頭城西嶺下南臨大江有洞宛然按眞誥云此小有洞之南門也

道士塢

蔣山明慶寺前乃陳宣帝禮元靖先生臧蹤處今在寶公塔之東

靜壇

舊經云宋侍中周捨立輿道士塢相對帝問曰其壇如何對曰風不鳴條雲無膚寸鹿巾黃拖其數甚多白簡朱衣其來罕至因名曰靜壇今按道士塢在蔣山古明慶寺前與八功德水相近則靜壇當在其處

春硎

鍾山宋興寺東梁處士劉許字彥度隱居之所楊修詩云手拖葛屨坐藜牀竹樹蕭然一水傍枕上白雲船下月卜鄰東硎勝乘岡

玉晨觀

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句曲洞北門之側舊經本晉許長史宅也昔高辛時展上公秦時巴陵侯後漢時杜廣平並於此學道得仙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陶弘景奏請立爲朱陽館唐正觀中爲紫微國師王先生改爲華陽宮天寶七年爲女靖先生改紫陽觀前有郭眞人養龍池醮壇丹井俱在大中祥符中舉敕改今額

寺院門第十一

吳建初寺

輿地志云吳赤烏十年沙門僧會自西竺來傳佛法

吳太帝作寺自此起楊修有詩曰僧會西來始布金常聞鐘磬伴潮音江南古寺知多少此寺獨應年最深舊傳在城南二百餘步

同泰寺

梁武帝改年號大同起同泰寺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為火所焚梁帝捨身施財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後無年不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俄而侯景兵起陷城遂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而崩楊修詩曰佛事莊嚴國力疲煦天金碧倚欄危沈檀爐上煙雲合恰似當年煨燼時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錢二十萬易定林寺前岡獨龍阜以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於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今寺即其地也唐乾符中改為寶公院南唐昇元中徐德裕重修開寶三年後主改為開善道場太平興國五年改賜今額慶曆二年府尹葉龍圖清臣奏請為十方禪院據高僧傳及寶公實錄公諱實誌宋元嘉中現於東陽郡古木鷹巢中朱氏婦聞巢中兒啼遂收育之因以宋為姓乃施宅為寺焉公自少出家依于鍾山道林寺常持一錫杖杖懸刀尺及鏡佛之類由是知名齊梁間死而將葬梁武帝命陸倕製銘墓已賜玫瑰珠以飾塔表南唐保大七年加號妙覺塔名應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近使致謝諡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諡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俊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斸竹足切斫也得名曰宋熙泉以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悟

眞菴之後一云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有定心石下臨峭壁寺西百餘步有白蓮菴菴前有白蓮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塔曰婁約即慧約婁禪師之塔高僧傳曰葬于獨龍山寶公之左是也舊有寶公及婁約塔碑梁王筠撰文今不復存楊大田詩曰今古忙忙利祿間義人能此叩松關猿驚鶴怨不知建虎踞龍盤空見山芳草路隨流水建老僧心共白雲閑淮南舊隱拋離久一誦移文一愧顏荊公詩已見鍾阜下

半山報寧禪寺

王荊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神廟遣國醫珍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額報寧禪寺寺後有謝安墩其西有土山曰培塿乃荊公決渠積土之地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寺中有寶禪師語錄序王斿撰米芾書

清涼廣惠禪寺

僞吳順義中徐溫建為興教寺南唐昇元初改石頭清涼禪寺後主復改清涼大道場本朝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改為今額舊傳嘗為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今法堂前舊基是也後主嘗留宿寺中故其詩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德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乃後主自為文碑刻今見在舊有李氏宮人親寫藏經及本朝所賜御書今皆不存唐溫庭筠清涼寺詩曰詩閣小窗藏雪嶺禪堂秋水接藍溪東坡先生捨彌陀畫像于寺中其詩曰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蓋謂此也得次公題清涼寺翠微亭詩曰君勿愛清涼清涼如火如沸湯君勿惡炎熱炎熱如水如積雪勿愛亦勿惡未是逍遙處君不見海會山前一條路一車來一車去今古轉輪何日住落花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又因舟次秦淮寄清涼老曰雲居一衆舟次秦淮忽値狂風動地白浪滔天致此片帆難以寸進又恐是石頭老子把定要津不肯放通今者食時已及香積未充更不改遣化菩薩去午煩者是靈利人必已會得了也時王荊公在清涼寺見之云清涼應是推辭不得

昇元寺 亦名瓦棺寺

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隅瞰江面後踞崇岡最為古跡累經兵火畧無彷彿李王時昇元閣猶在乃吳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太白詩所謂日月隱檐楹是也此見雜說今西南隅戒壇乃是故基南唐將歸我宋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拋得石記乃詩讖其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昇寶位謂李煜丁酉年生也定犬出金陵謂王師甲戌渡江也子建居南極謂曹彬列柵於南乃子建也安仁秉夜燈謂潘美恐有伏兵命縱火也東陵驕小女騎虎渡河水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阿陵地生靑蓮兩朶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顱生出詢及父老曰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歿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花寺五代兵火焚之李太白登瓦棺閣極眺金陵城云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營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廊振法致四角吟風箏香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漢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閣閣寺樓巖鳳凰名雷作北山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何足貴長此鎮吾京

大愛敬寺

梁武帝普通元年造在蔣山之北高峯上唐乾符間重修廣明元年改為廣明愛敬禪院南唐改廣孝禪

院本朝開寶七年移額入城中今壽寧寺是也李建勳愛敬寺詩其畧云雲散經窓濕山晴石路香

法寶寺 舊名臺城寺

梁同泰寺基之半也建康實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寺處宮後別開一門名大通門對寺之南門取返語以協同泰爲名也帝晨夕講議多遊此門僞吳順義二年置爲臺城千福院本朝改賜今額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爲三品石政和間取歸京師其寺今在城北

法光寺 今名鹿苑寺

即梁之蕭帝寺舊傳天監十三年造元緣寺記云不知從昔之名故後人以帝氏目之南唐保大間重建後主易名曰法光寺有子隱堂郝氏窟今隸祥鸞坊本朝敕改鹿苑寺

棲霞禪寺

攝山齊明僧紹故宅也按棲霞寺江捴碑云齊居士平原明僧紹宋泰始中遊此山乃刋木結茅二十許年有法度禪師與僧紹甚善僧紹遂捨宅成此寺盎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也唐高宗嘗建寺碑并書寺額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本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五年改賜景德棲霞禪寺寺有舍利塔乃隋文帝塟舍利處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鉉書額曰妙因寺左有千佛嶺乃明僧紹子仲璋創造齊文惠太子同僧豫梁臨川靖惠王釆飾寺後有天開巖碧蘚亭白雲菴迎賢石醒石中峯澗石房白雲泉亦名品外泉寺前有明僧紹高越墓菩提王廟菩提王即攝山靳神也廟舊居山前今移置寺右仁廟朝嘗賜金寶方牌熙寧間取寄華藏寺中石佛額有玫瑰珠後隆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爲權要取去米芾嘗作詩紀其事寺今有唐高宗陳尚書令江捴碑沈傳師齊跡及沈傳師徐鉉題名按陳軒

金陵集劉長卿顧況李紳皮日休韓熙載徐鉉徐鍇柳琰權德輿皆有詩德輿詩其畧云縈紆松路深繚繞雲山曲重樓回木杪古像鑿巖腹皆山中景也今去城四十五里

祈澤寺

寺記云宋少帝景平元年建去府城二十里梁朝置龍堂有初法師者來結茅菴於山下日夜誦法華經有一女郎來聽移時方去師詰之因問其住止女曰兒東海龍女遊江淮間聞師誦經來聽之師曰此山乏水汝能神變爲我開一泉可乎女曰此固易事容兒歸白父言訖不見數日後忽作風雷良久有清泉涌于座中南唐保大中以久旱祈雨于舊寺基信宿而雨作自後以爲祈禱之所本朝治平改賜祈澤治平寺許堅嘗有二詩其後王荆公題云高人遺跡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鐵索寺

本東晉尼寺也尚書仲杲女見釋書有比丘尼問講師師曰女子削髮出家爲比丘尼後因鐵索羅國尼至遂就此建寺尼以鐵索羅爲名中國尼自此始

明慶寺

蔣山上明慶寺後別有小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世人呼爲屏風嶺有高僧隱于此忽聞絲竹之音俄而有清泉一泒瑩徹甘滑有積年疾者服之愈梁已前嘗取給御厨水俗呼爲八功德水楊修有詩云翠壁如屏旱不枯一泓甘滑飲醍醐高僧到此聞絲竹還有金鱗對躍無

佛窟寺

城南二十里牛頭山下有深坑言是辟支佛窟寺記本沙門道慶禪房梁天監中司空徐慶造寺因名曰佛窟楊修有詩云曩事何人爲證明白雲深鎖翠微

坑已聞過去辟支佛未見當來彌勒生

普濟寺

梁頭陀寺也建康實錄梁武帝大同元年置頭陀寺記舍人石興造寺在蔣山頂第一峯後移里山下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殿後有應潮井其水與江潮相應及有梁昭明太子讀書臺在其西即普通元年所置大愛敬寺基也

淨妙寺 舊名齊安寺

南唐昇元中建額曰齊安本朝政和五年正月改賜淨妙舊臨官路今移置高龍面秦淮王荆公齊安寺詩刻云日靜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去城四里

寶林寺

舊經云本同行寺梁天監中武帝與寶公同遊此山見林巒殊勝命建精藍因以同行爲額亦名聖遊寺唐會昌中廢僞吳太和中復建後改爲秀峯院南唐保大九年重修本朝嘉祐中改賜今額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詩其畧云影借金田潤香隨壁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建炎間樹爲兵火所焚今寺屬寶林山

寶來院 亦名草堂

齊草堂寺也寺乃齊周顒隱居之所顒後出仕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顒素所欽服乃于鍾山舊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今寺左乃婁約講臺講經文之地寺後即顒舊居也王荆公草堂寺詩云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坡唐會昌中寺廢本朝復建治平間改賜今額隸鍾山鄉去城十一里

聖湯延祥寺

隸湯山下舊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晉

公洸爲淛江觀察使洸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妝奩建精舍于湯山之右且求僧以主寺事時得竹林寺一市蠱毒藥僧遠近賴之多獲全濟故其藥至今以温湯爲名按唐書洸觀察淛江在貞元以前寺之建當在建中興元間而圖經乃云咸通十二年韓公置精刹咸通盖懿宗年號是時晉公已亡也

景德寺

僞吳始名崇孝寺本朝景德中改賜今額建炎元年以其地改克太廟今隸嘉瑞坊

長干寺（今名天禧寺）

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棺寺南張侯橋也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棺寺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塔記在秣陵縣東今天禧寺乃大長干也（晉有并州胡薩訶死經七日更生云見觀音教曰汝下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悉禮拜之）荆公有詩云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大深柳條不似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淡淡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沈羈人樂此忘歸意況向西風學舊吟

能仁寺

南唐古寺基也保大年中昇州特進守司徒致仕鍾山公李建勳嘗捨莊田入寺後廢本朝撥賜地基起興慈禪院咸平初李建勳女潤州本起寺住持臨壇精律大德尼進暉申明乞以故父李相公舊所施莊田入興慈寺至今供常住也咸平後改承天寺崇寧間又改天下承天爲能仁寺眞宗皇帝賜昇州法主圓覺大師賜紫德明七言二韻詩一首詩曰精勤演律達眞風釋子南禪道少同（南中多長老禪僧）奥旨筌蹄悟

佛理慧歷廣布九圜中（眞蹟今藏本寺）

廟宇門第十二

吳大帝廟

隸府城西門外今廟庭卽當時舊宫唐大中初邑人台州永寧簿周知業以家貲重修建炎間兵火廢毁其地在石頭城清涼寺之西今去府七里楊修有詩云古木陰森廟貌然龍蟠虎踞舊山川當時鼎足一場夢空裡旋風飛紙錢

蔣帝廟

帝卽後漢秣陵尉蔣子文金陵圖經云漢末子文爲秣陵尉逐盜鍾山傷額而死嘗自謂骨青死當爲神及吳大帝遷都建鄴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故吏白吳帝爲立廟不爾百姓大疫權猶未信翼日復見于路云當令飛蟲入人耳後如其言帝乃立廟于鍾山封子文爲蔣侯權避祖諱因改鍾山曰蔣山晉蘇峻之難鍾山神同蔣侯爲助且曰蘇峻爲逆當共誅鋤之後果斬峻按杜祐通典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自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修復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明帝初四方兵起求救於神遂封爲蔣王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進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授以帝位又按南史梁武帝天監六年旱甚詔祈蔣神求雨十旬不降帝命載荻焚其廟當神上俄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宫殿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乃靜自此帝益長信是時魏軍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泥濕當時目覩焉齊既封以帝號於是以廟門爲靈光之門中門爲興善之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西閣有佛殿名靈鷲東閣卽子文所居也南唐追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開寶八年焚毁雍熙四年邑人張革于舊基重

建景祐二年知府陳待制執中復增修之朝廷賜廟額曰惠烈政和八年本縣復加修飾有南唐及景祐政和廟記可攷今隸蔣山之北去城二十里

晉元帝廟

舊在卞將軍廟側今移在嘉瑞坊城隍廟之左

武烈帝廟

舊經云隋司徒陳杲仁有戰功唐封忠烈公僞册武烈帝本廟在江夏

楚平王廟

吳越春秋云楚平王都于固城廟今在溧水縣南九十里昔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于蠻荆之地至莊王時賜姓爲芈（音米楚姓）氏至靈王立與敵曰尋干戈邊鄙不寧時吳軍失利乃陷瀨渚至平王用佞臣之言殺太傅伍奢并其子尚子胥奔吳吳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廟卽平王之舊址也唐廣明元年重修

晉謝將軍廟

卽晉謝玄也咸通九年置開寶四年重修在府城西南三里

晉卞忠正廟

晉尚書令贈侍中驃騎將軍卞壼謚忠正蘇峻之亂與其二子力戰死之塋吳冶城今天慶觀乃其地也後七十餘年盜發其墓尸僵如生鬢髮蒼然爪甲穿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毁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南建中正亭于其墓穿地得斷碑公名存焉徐鍇實爲之識本朝慶曆中知府事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天封墓刻石表之改亭名曰忠孝取其母之言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也又五十年左丞葉公夢得來守是邦卽亭爲堂圖公像列之常祀春秋祠焉乃爲之記

晉陰山廟

在縣南向西十二里舊經云建武中丞相王導於岡阜間隱約見數十步騎駐立于壟上導怪之使人致問俄失其所夜見夢于導曰我乃陰山神也昨隨帝渡江寓泊于晨見之所願為我置祠當福晉祚導乃以其事聞上置廟于此仍名其岡為陰山楊修詩曰爐香煙斷暮雲凝陰德山高衆所稱開府琅邪舊蒙福龍飛一馬至中興

梁祈澤夫人廟

梁置今隸祈澤寺之側舊經云有初法師者嘗講法華經于山中有女郎來聽初問之荅曰兒東海龍王女也師告以山中乏水後數日忽聞風雨暴作向曉有泉出于座下後逢為水旱祈禱之所因號祈澤夫人紹興元年旱禱有應本府狀其事于朝且言已有祈澤夫人之號因賜廟額曰嘉惠今去城二十三里

青溪夫人廟

按輿地志青溪岸側有神祠世謂青溪姑南朝甚有靈驗嘗見形于人祠今與上水閘相近說者云隋平陳斬張麗華孔貴妃於青溪柵下今祠像有三婦人乃青溪姑與二妃也

潘真君廟

舊經云昔潘氏兄弟三人於此山中得道化白鶴冲天後人思而立廟在溧陽縣東南六十里三鶴山下

茅君白鶴廟

茅山白鶴廟記云此廟即祠三茅君之所也究旌屢降鶴駕時逢茅君分理于赤城玉洞每年以十二月二日駕白鶴于此會諸真君故名焉在句容縣東南三里

荊將軍廟

舊經荊軻廟也列士傳曰昔左伯桃羊角哀往楚併根于梁山左伯桃死而角哀達乃厚瘞伯桃于梁山下一夕角哀夢伯桃告曰幸感所瘞柰何與荊將軍墓相鄰每地下與吾戰為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冢上叫譟相助角哀覺而悲之如期而往曰今在冢上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乃命開棺自刎而死報併粮之義也廟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

茅司徒廟

按稽神録云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為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二年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荅曰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更欲問即日已出矣不復見二人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處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俗呼茅司徒在溧陽縣東門外一里

菩提王廟

神即楚大夫靳尚也今在攝山按神録楚靳神居臨沂縣舊經云齊永明初有法度禪師講經于攝山嘗患山路磽确僧徒疲於往來神為平治之法度因為受菩薩戒立祠于彼故世號菩提王棲霞寺碑云梁大同元年二月神又見形著菩提巾披袈裟容止甚都來入禪堂講士衆說法廟舊在山前今移置棲霞寺門之右

二判官廟

舊經云本延祚院土地神唐會昌中寺廢景福二年神託夢于里人曰我二判官也久為延祚寺伽藍今已遷于寺外可為我置祠當福於鄉既而夜見火光連天人即潛于光所窺見炬焰熒熒焉因就其地建廟祀之在府西門裡

楚靳尚廟

攝山記云楚靳尚以讒殺屈原為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為之立廟楊修有詩云汨羅魚腹瘞靈均競渡如飛不救人天意明知讒口毒果遭天譴作蛇身

五龍堂

府城西門外古太一觀基也南唐保大八年改為舞雩祠十三年有玄光尊像乘一木自江中流汎及岸而止道衆迎接入堂供事之徐鍇嘗作記述其事

興德王廟

偽吳天祚二年李先主昪夢中見其神因立廟祀今廢其地在鍾山蔣帝廟之北去城十三里

炳靈公廟

偽唐昇元中置按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嶽三郎為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奉勅封炳靈公廟在府城新橋之西

張僕射廟

舊經云唐天祐中有清河張司徒者嘗建金陵百姓懷而祠之今呼張僕射廟廟之北相去四里有南唐張懿公墓道或云僕射即懿公也名君詠字德之嘗為特進太子太傅初不曾任司徒其說未詳今在府城西門外十東

墳陵門第十三

吳大帝陵

吳志神鳳元年大帝崩葬蔣陵按樂史寰宇記在縣東北蔣山八里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為名輿地志曰九日臺當孫陵曲折之傷故名蔣陵亭蘇峻之亂王師敗績于西陵即此地也今蔣廟相對向西有曰孫

陵岡是爲蔣陵
吴步夫人陵
吴志赤烏元年追拜夫人步氏爲皇后後合塟蔣陵
今蔣廟西南有孫陵岡上有步夫人墩墩之側有夫
人冢乃其地也
吴宣明太子墳
吴志孫權皇太子登諡宣明太子初塟句容後三年
移塟鍾山西蔣陵
吴甘寧墓
伏滔記吴將甘寧墓在直瀆之下俗云墓有王氣孫
皓惡之鑿其後爲直瀆温庭筠過吴主陵詩其畧云
虛聞直瀆三十里青蓋何曾到洛陽蓋譏之也
吴葛仙公墓
吴太極左仙翁葛玄墓在句容縣西南一里郡國志
云句曲有葛玄冢
晉元帝陵
建康實錄晉元帝永昌元年春塟建平陵在雞籠山
之陽不起墳
晉明帝陵
建康實錄成帝大寧三年塟武平陵在雞籠山之陽
不起墳
晉成帝陵
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康八年塟興平陵在雞籠山之
陽與元帝同處不起墳
晉康帝陵
建康實錄晉康帝建元二年葬崇平陵隸鍾山之陽
不起墳
晉穆帝陵
建康實錄晉穆帝昇平五年葬永平陵隸幕府山之
陽起墳今幕府山前近西里俗相傳有穆天子墳即

其地也
晉哀帝陵
建康實錄晉哀帝興寧三年葬安平陵隸雞籠山之
陽不起墳
晉簡文帝墳
建康實錄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葬高平陵在鍾山之
陽不起墳
晉孝武帝墳
建康實錄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葬隆平陵在鍾
山之陽不起墳
晉安帝陵
建康實錄晉安帝義熈十四年崩明年葬休平陵在
鍾山之陽不起墳
晉恭帝陵
建康實錄晉恭帝元熈二年葬沖平陵在鍾山之陽
安帝同處不起墳○按東晉十一帝元明成哀四陵
在雞籠山之陽簡文武安恭五陵在鍾山之陽並不
起墳今不復可辨惟穆帝一陵在幕府山起墳
晉山簡墓
建康實錄晉永嘉六年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山簡卒
歸葬建康眞武湖南覆舟山之陽與地志云山簡墓
在樂遊苑內
晉温嶠墓
建康實錄晉温嶠初葬豫章朝廷追思之乃爲造大
墓遷葬元明陵北幕府山之陽按晉書嶠拜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初葬豫章
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
陶侃上表願停移葬詔從之其後嶠妻何氏卒子放
之便載喪還詔葬建平陵北即是嶠妻何氏墓非嶠
墓也

晉郭璞冢
眞武湖中有大墩里俗相傳曰郭璞墓按晉王敦加
荆州牧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怒收璞斬之
當時或歸葬于此
晉竺使君墓
隸金陵鄉張陣湖墓前有二碑以晉書參考之乃寧
朔將軍竺瑶嘗爲桓温部將太和五年破袁瑾于武
丘
宋武帝陵
建康實錄宋高祖永初三年葬初寧陵隸丹陽建康
縣蔣山圖經云在縣東北二十里政和間有人于蔣
廟側得一石柱題云初寧陵西北隅以此考之其墳
當去蔣廟不遠
宋文帝陵
建康實錄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葬長寧陵圖經云隸
縣東北二十五里與武帝陵相近今未詳所在
宋文帝元后陵
南史宋元嘉十七年葬先皇后袁氏于長寧陵長寧
即文帝陵也
宋明宣沈太后陵
南史宋明宣沈太后爲大帝美人生明帝元嘉三十
年葬建康之幕府山今寶林寺西南有墳壠相傳爲
國婆墳疑即沈后所葬之地
宋明帝陵
建康實錄宋明帝泰豫元年葬高寧陵隸臨沂縣幕
府山西與王導墳相近今山前有墳壠晉穆帝陵在
山南或以西爲明帝之墓
大司徒甄邯墓
圖經云在縣北七里後湖之側按南史宋張永嘗開
眞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今未詳所在

宋謝濤墓

按土山淨名寺新得古碑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元嘉十七年葬于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土山[redacted]里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

夫人琅琊王氏大明七年合祔于土山[redacted]謝濤之墓有古碑可考夫人之祖曰獻之父曰靜之

冥漠君墓

宋書云元嘉七年平彭城王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塜爲之改葬使法曹參軍謝惠連爲祭文其畧云東府掘城北塹八丈餘得古塜上無封域不用甎甓銘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宋岡祭之以豚酒旣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齊明欽劉皇后墓

南史齊明欽劉皇后高帝爲明帝納之永明七年葬江乘縣張山今隸淳化鎮之北

齊獻武公墓

在棲霞寺側有碑額云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公之墓

齊明僧紹墓

隸攝山棲霞寺前明隱君僧紹舊居攝山後葬此今去城四十五里

梁吳平忠侯墓

南史梁吳平忠侯蕭景字子照諡曰忠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題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今去城三十五里

梁始興王墓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諡曰忠武墓在清風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云梁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之碑今去城三十七里

梁安成王墓

南史梁安成王蕭秀字彦達諡曰康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南史稱佐吏夏侯亶等東立碑誌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而用之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今所存者二其一已磨滅其一字畫猶可讀乃彭城劉孝綽文也去城三十八里

梁臨川王墓

南史梁臨川王蕭宏字宣遠諡曰靖惠墓在北城鄉石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去城三十里

梁建安侯墓

南史梁建安侯蕭正立諡曰敏墓在淳化鎮西宋野石柱塘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去城三十五里

陳高祖陵

建康實錄陳高祖永定三年葬高安陵隸縣東南古彭城驛側今縣東崇禮鄉地名陵里有曰天子林其地有石麒麟二里俗相傳即陳高祖墓也去城二十五里

陳文帝陵

建康實錄陳文帝天康元年葬永寧陵隸縣東北陵山之南今鴈門山之北

左伯桃墓

烈士傳曰左伯桃羊角哀燕人也二人爲哀同時遊學聞楚王待士乃同入楚至梁山值雨雪粮少伯桃乃併粮與角哀令往事楚自入于空樹中餓死角哀至楚爲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左伯桃于此唐大曆六年彝公顏眞卿經此以詩弔之書於甫塘在溧水縣南四十三里

雙女墓

雙女墳記曰有雞林人崔致遠者唐乾符中補溧水尉嘗憩于招賢館前岡有塚號曰雙女墳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爲詩以弔之是夜感二女至稱謝曰兒本宣城郡開化縣馬陽鄉張氏二女少親筆硯長負才情不意爲父母匹于鹽商小豎以此憤恚而終天寶六年同葬于此宴語至曉而別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南唐張懿公墓

公名君詠字德之有神道碑題云大唐順天翊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大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張懿公神道去府城十里在石頭城後

南唐李順公墓

公名金全字德鏐有神道碑題云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在城西金陵鄉七里鋪

南唐高越墓

攝山棲霞寺舊門外北山之麓有石題云侍郎高府君墓去縣四十五里

碑刻門第十四

吳孫皓封禪碑在常州宜興縣封禪山磨崖而刻今尚存

吳天璽元年紀功三斷石碑皇象書

晉侍中右史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公名含

字弘都今在府學顏眞卿書
晉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碑眞卿書今在府
學
晉建威將軍忠平縣侯竺使君銘在金陵鄉張陣湖
晉建威將軍忠平縣侯竺使君頌在張陣湖碑石損
斷
宋謝濤夫人王氏墓記在土山淨名寺後菜園中今
移在上元縣
齊侍中尚書令巳東獻武公碑在黃城村梁普通三
年造
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碑徐勉造貝義
淵書在清風鄉黃城村
梁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碑劉孝綽撰貝義淵書
在清風鄉甘家巷
梁永陽昭王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居民井側今
在上元縣
梁永陽敬太妃墓誌銘徐勉造在清風鄉路傍
梁臨川靖惠王神道在北城鄉
梁侍中吳平忠侯蕭公神道在清風鄉花林村
梁建安敏侯神道在鳳城鄉淳化鎮西
梁上清眞人許長史舊館壇碑丹陽陶弘景撰并書
梁普通三年五月五日記唐紫陽觀王劉行矩等重
勒在句容玉晨觀
陳江捴棲霞寺碑在攝山
陳官井欄題刻在法寶寺之西邦人云字漫滅惟戒
哉二字可辨今不知其所
平陳碑隋薛道衡撰文虞世南書在石頭城西
大唐高宗明徵君碑在攝山棲霞寺高宗撰高正臣
書
大唐棲霞寺齋會記大和五年立

大唐棲霞寺律大師碑大曆四年立
大唐重建開善寺記在蔣山寺
大唐玉清觀四等碑開元十五年立陶巨莊書碑石
損斷今置崇禮鄉玉清觀基上
大唐沈傳師齋疏徐鉉題名在棲霞寺千佛嶺
大唐王法主碑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弘文館
學士劉禕之文唐文明元年立在茅山崇玄觀
大唐紫陽觀碑太子右諭德徐鉉文尚書虞部郎中
楊元鼎書并篆額在茅山玉晨觀
大唐玄靖先生李含光碑湖州刺史魯郡公顏眞卿
文并書在玉晨觀
大唐遥傷茅山孫尊師詩碑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李德裕述前知鹽鐵轉運使上柱國裴質方書
在玉晨觀
大唐三洞景昭大法師韋君碑檢校國子司業吳縣
開國男陸長源文檢校尚書兵部郎中兼侍御史竇
泉書并篆額唐貞元三年立在玉晨觀
大唐下泊宮記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王師簡文
弘文館校書郎段令緯篆額在玉晨觀
大唐許眞人井銘徐鉉文并書在玉晨觀
大唐祠宇宮白鶴廟記大曆十二年三月立尚書水
部員外郎河東柳識文華陽崖舍退士中山劉鳴素
書在鴻禧院
大唐義女碑李白文在溧陽縣穎陽江北
僞吳興化院銅鐘鑄文徐溫鑄在丹陽鄉香林寺
僞吳釘石鑄文順義元年鑄在靖安鎮
南唐方山寶華宮碑在方山崇眞觀
南唐洞元觀請鐘記在崇眞觀
南唐寶華宮功德什物在崇眞觀
南唐李順公神道碑高越書在石頭城北

南唐張懿公神道碑朱銑書在石頭城後
南唐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撰朱銑書圖經云巳亡今
碑石在蔣廟門外此圖經之誤也
南唐夫人易氏墓誌額在土山淨名寺
南唐李後主祭悟空禪師文并親書德慶堂三字在
清涼寺
南唐開善寺井記在蔣山寺
南唐義井欄刻字在石頭城後七里舖
南唐僧用虛題棲霞寺詩在本寺千佛嶺
景德棲霞寺殿記在本寺高陟撰
景祐重造蔣廟碑陵陽景撰今置蔣廟庭下
惠烈廟記在蔣廟曹熙立
蔣廟篆祭文蔣堂文部必篆今在廟中
道光泉記王安國撰在蔣山寺
八功德水記梅摯撰在蔣山悟眞庵後
蔣山太平興國寺莊田記僧贊元立
蕭帝寺記元絳撰在法光寺今名鹿苑寺
子隱堂記梅摯撰在法光寺
白雲菴記王安國撰在棲霞寺
寶禪師語錄序米芾書在惟政鄉半山寺
宋齊丘鳳臺詩刻在保寧寺
溧水長潘元卓校官碑今在溧水縣漢碑附此

六朝事迹編類卷下 終

乾道臨安志

附札記

周淙撰

錢保塘校記

直齋書錄解題。臨安志十五卷。府帥周淙彥廣撰。首卷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藉曰禁省嚴秘。不敢明著。其視宋次道東京記。何其大不侔。其他沿革。亦多疏略。然淙有才具。其尹京。開湖濬河。皆有成績。今城中河道通利。民戶爲腳船以濟行旅者。蓋自此始。

四庫全書總目。乾道臨安志三卷。宋周淙撰。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乾道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創爲此志。原本凡十五卷。見宋史藝文志。其後淳祐閒施諤。咸淳閒潛說友。歷事編纂。皆有成書。今惟潛志尚存鈔帙。周施二志。世已無傳。此本爲杭州孫仰曾家所藏宋槧本。卷首但題作臨安志。而中間稱高宗爲光堯太上皇帝。稱孝宗爲今上。紀牧守至淙而止。其爲乾道志無疑。惟自第四卷以下。俱已闕佚。所存者僅十之一二。爲可惜耳。第一卷紀宮闕官署。題曰行在所。以別於郡志。體例最善。後潛志實遵用之。二卷分沿革、星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廨舍、學校、科舉、軍營、坊市、界分、橋梁、物產、土貢、稅賦、倉場、館驛等諸子目。而以亭臺樓觀閣軒附其後。敘錄簡括。深有體要。三卷紀自吳至宋乾道中諸牧守。詳略皆極得宜。淙尹京時。浚湖濬渠。頗留心於地利。故所著述亦具有條理。今其書雖殘闕不完。而於南宋地志中。爲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

長興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十五卷。直齋書錄譏其首卷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其他沿革。亦多疏略。此書世所罕傳。萬歷中。吾郡陳布政善修府志時。已不得見。孫君晴崖得宋槧本於京師故家。祇一

卷至三卷。所載國亭坊巷及職官姓氏。爲潛君咸淳志藍本。其他惜無從更覓。然斷珪殘璧。爲此邦文獻計。已不啻寶如圖球。志稱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五年。嘗通判府事。宋史本傳但言宣和閒。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稱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轉右朝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傳但言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無再任臨安事。此可以補史之闕。咸淳志載淙濬湖撰章諸弊政。孝宗手敕獎諭。本傳但言其開河一事。亦似過略。蓋誌杭世駿跋。

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宋臨安府尹吳興周淙彥廣所修也。此宋槧本僅一卷至三卷。無序目可稽。觀其稱孝宗爲今上。紀職官至淙而訖。其爲乾道志無疑。吾郡志乘之有名者。北宋闕矣。久已無攷。至南渡建爲行都。則此志居首。繼之以施諤淳祐志。潛說友咸淳志。皆爲宋人排纘。予所見者。祇有咸淳志百卷。向在花山馬氏。吳君尺鳧鈔藏。尚缺七卷。趙君谷林復購得宋槧本之半。因以珍如球璧。今孫君晴厓從都下獲此志。雖僅十之一二。當時宮闕官署。城中橋梁坊巷具存。職官始末。更爲詳晰。諸家儲藏著錄。未有及此者。淙尹京時。浚湖濬渠。緯有政績。載在宋史。其書更可寶也。亟錄副本而歸之。樊榭厲鶚跋。

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乾道志鈔本止三卷。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先君子以錢氏萃古齋新鈔本校錢氏本。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吳壽暘字虞臣。海寧人。吳騫子。）

周淙彥廣乾道臨安志十五卷。今僅存三卷。四庫所錄。即杭州孫仰曾家藏本也。道光戊戌三月。海昌蔣生先照以舊鈔本見貽。六月初旬。假蔣生所藏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及吳氏拜經樓鈔藏本。讎校一過。拜經藏本與此大略相同。三間草堂本似稍勝。疏其異同。以俟裁定。海寧州學訓導錢泰吉識校上。（此題上桐城姚伯昂總憲。且所著曝書雜記卷中。）

乾道臨安志卷第一

宋　吳興周　淙彥廣撰

行在所

宮闕 門附

大內在鳳凰山之東。以臨安府治子城增築。南曰麗正門。門外建東西闕亭，百官待漏院。北曰和甯門。門外建百官待漏院。東曰東華門。建炎中。車駕南巡。駐蹕於此。紹興七年二月。降詔巡幸建康府。紹興八年三月。移蹕臨安府。下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反。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武。遞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奬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德壽宮在望仙橋之東。宮門外有百官待漏院。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四日。奉聖旨以德壽宮爲名。是月十一日。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降詔。退處是宮。其日。今上皇帝登寶位。

皇子府

鄧王府。

恭王府。

右在德壽宮北。

宗廟 舊宮府。

太廟在瑞石山之左。

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舊酒館道院，在宮之南。

安穆安恭皇后攢宮在錢湖門外三里修吉寺。

莊文太子攢所在錢湖門外二里寶林院。

郊社

圜壇在嘉會門外以南四里。三歲一郊天。

熙成殿奉寶冊。

太社太稷壇在觀橋東北。每歲春秋祀社稷。

九宮壇在東青門外一里。歲祀九宮貴神。

耤田在先農壇嘉會門外以南四里。玉津園之南。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以來歲之春。祗祓青壇。親載耒耜。躬三推之禮。以風示於四方。明年孟春二十有二日。太上躬耕耤田禮成。自後歲祀先農於此。

高禖壇在嘉會門外以南四里龍華寺。歲祀高禖。

三省

尚書省。六部。　中書省。後省。　門下省。　樞密院。承旨司。

以上在和甯門外之北。

臺閣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在和甯門裏。

御史臺在清和坊之西。

祕書省在天井巷之東。

光堯太上皇帝御書右文殿曰。右文之殿。門曰右文殿門。

寶錄院。

日曆所。

右附於祕書省。

事校

太學。紹興十二年四月三十一日奉聖旨。太學養士。權於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其格法。令禮部討論。紹而於前洋街建立。十四年三月己巳。光堯太上皇帝祇謁先聖。止蹕於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注視睟象。翼翼欽恭。復幸太學。御敦化堂。顧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高閌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垂聽講說。首背者再三。復迂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始命駕言還。乾道五年。奉聖旨。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重修殿宇。

光堯太上皇帝御書至聖文宣王廟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殿門。

光堯太上皇帝御書御書閣牌曰首善之閣。藏光堯太上皇帝御書石經。

敦化堂。米友仁。書旨也。

齋舍

服膺。　禔身。　守約。　習是。　養正。　存心。　節性。　持志。　率履。　誠意。

經德。　允照。　循理。　時中。　篤信。　果行。　務本。　貫通。　觀化。　立禮。

武學在前洋街。紹興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奉聖旨。令兵部討論武士弓馬及試選去留格法。申尚書省二十六年奉聖旨令禮兵部檢會祖宗以來武學養士典故施行。乾道五年奉聖旨。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

重修殿宇。

昭烈武成王殿。

敎閱堂。

齋舍

受成。　貴謀。　輔文。　中吉。　經遠。　閱禮。

諸王宮大小學。在睦親宮之右。

貢院在觀橋之西。

別試所在貢院之側。

經筵

講筵所。　資善堂。

講筵閣。

以上並在禁中。

宮觀

太一宮。在新莊橋之南。潛真館道院在宮之南。

萬壽觀。在新莊橋之西。昌華館道院在觀之東。

四聖延祥觀。在孤山。紹興十六年建。二十年賜今額。道院在觀之北。

三茅甯壽觀。在城中七寶山。紹興十六年賜今額。

顯應觀。紹興十九年於龍山西建立。二十四年徙於湧金門外靈芝寺之右。

旌忠觀。紹興元年。宣撫處置使張浚劄子。據吳玠陳請陝西出兵。自來祈禱三聖。屢獲顯應。乞於鳳翔府和尙原立廟。賜旌忠廟額。封忠烈靈應王。忠顯昭應王。忠惠順應王。三年。張浚、楊存中、郭仲荀用已俸於臨安府踏道橋東立廟。紹興十九年。改賜觀額。三十二年徙於發苑寺故基。

廟宇

祚德廟在車橋西。紹興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兩浙轉運司蓋造。

苑囿

玉津園在龍山之北。

聚景園在清波門外。

院

諫院在三省後。

學士院在和甯門裏。

登聞檢院在麗正門外。

登聞鼓院在麗正門外。

官告院在尙書吏部中門。

都進奏院在朝天門外。

諸司糧料院在壽域坊之北。

諸軍糧料院在壽域坊之北。

文思院上下界在北橋之東。

車輅院在嘉會門外。

騏驥院在紫坊嶺下。

六房院在三橋之西。

五房院在紅橋之西。

所

玉牒所。在朝天門之南。
勅令所。舊在天井巷。今徙於朝天門之南。
軍器所。在祥符寺之東。

三衙

殿前司在八盤嶺南。
侍衛馬軍司在天慶坊。
侍衛步軍司在鐵冶嶺。

寺監

太常寺在天井巷。舊試今所。
宗正寺。附於大宗正司。
大理寺在仁和縣西。

司農寺在市南坊之北。
大府寺在通江橋之東。
軍器監在修文坊。
將作監在修文坊。
國子監事具學校。

司

大宗正司在睦親坊。
軍頭引見司在文思院後。
左右金吾衙仗司在吳山。
諸司審計司在淨因坊之北。
諸軍審計司在淨因坊之北。
牛羊司在權貨務後。
排岸司在武學相對。

內諸司

閤門。　客省四方館。
右在和甯門外

入內內侍省。　禁衛所。
皇城司。　御藥院。
御輦院。　御前馬院。
內東門司。　翰林院。天文局。醫官局。書藝院藝局。
修內司。　御廚。
通進司。　儀鸞司。
翰林司。　後苑。
合同憑由司。　內軍器庫。
內藏庫。　御酒庫。
右並在禁中。

倉

省倉上界在天水院橋之北。
中界在仁和縣橋之東。
下界在餘杭門外九里。
豐儲倉在東青門外三里。

場

權貨務都茶場在通江橋之東。
雜買務雜賣場在通江橋之西。
草料場在天水院橋之北。
糯米糴場在德勝橋之北。

庫

左藏庫在清湖橋之西。
御酒麴料庫在後市街。
祗候法物庫在糯米倉巷。
度牒庫在油車巷。
贍軍南酒庫在朝天門外。有和樂樓。

東酒庫在柴垛橋之東。有太和樓。

北酒庫在鹽橋之東。

西酒庫在三橋之西。有豐樂樓。

中酒庫在灞頭市之西。

南外酒庫在候潮門外。

北外酒庫在江漲橋鎮。

局

太醫局在葛公橋之南。

和劑局在臨安府治後。

太平惠民南局在太廟之南。

太平惠民北局在灞頭市。

太平惠民西局在衆安橋。

太平惠民東局在浙江。

太史局在吳山。

編估打套局在太府寺後。

府第

左右僕射府在諸城坊南。

樞密知院府在天慶坊。

執政府在天慶坊。

嗣濮王府在軍將橋之東。

吳王府在後洋街。

益王府在中沙巷。

睦親坊在清湖橋之東。

慕謙宅在太常寺西。

百官宅在石灰橋。

館驛

都亭驛在候潮門裏。國信所附之。

懷遠驛。舊在法慧寺，今廢。

班荊館在赤岸港。

軍營

禁衛諸班直營。一在天慶坊，一在保民坊，一在崇新門裏，一在良山門裏。

皇城司親從親事等指揮營在豐樂橋東。

捧日、天武、龍神衛等指揮寨并殿前司馬步軍三司諸軍寨，並環列於府城內外。東至外沙，西至西溪安樂山，南至龍山，北抵江漲橋鎮。

御營院供御次供御下都發官營在崇新門裏。

儀鸞司營。一在保安門裏，一在麗正門外。

翰林司營在鹽橋南。

御廚營。一在天慶坊，一在報恩寺。

修內司壯役等指揮在萬松嶺下。

軍器所萬全東西作坊等指揮營在大理寺西。

軍頭司等子營在文思院後。

騏驥院教駿營在紫坊嶺下。

乾道臨安志卷第二

歷代沿革

大都督臨安府餘杭郡甯海軍節度。治錢塘、仁和二縣。　禹貢揚州之城。春秋時，屬吳。吳滅，入越。越滅，入楚。秦并天下，置會稽郡。太平寰宇記，夏禹東去，捨舟航，登陸於此，乃名餘杭。吳越春秋，夫差二十三年，止於餘杭山。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西一百二十里，從狹中渡。顧夷曰，始皇過餘杭，因爲縣焉。　漢因之。西漢地理志，有餘杭、錢唐、富春縣。又海鹽縣，武原鄉有鹽官。沈約宋書曰，鹽官，漢舊縣也。　至東漢順帝之後，隸吳郡。東漢郡國志，吳郡有餘杭、富春城，并隸郡有於潛縣。　三國時，屬吳。吳大帝分餘杭置臨水縣。吳志，賀齊表奏分餘杭爲臨水縣。　黃武五年，即富春縣置東安郡。吳志云，分三郡十縣地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守。又分富春置新城縣。既而廢。寶鼎二年，割於潛屬吳興郡。　晉太康元年，改臨水縣爲臨安縣。時鹽官、錢唐、富陽晉武帝避簡文鄭太后諱，改春曰陽。　隸吳郡。臨安、餘杭、於潛隸吳興郡。宋見晉地理志。　咸和中，復置新城縣。宋、齊、梁因之。陳置錢塘郡。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割吳興吳郡之地置杭州，初治餘杭，未幾移治錢塘。省并新城、臨安縣。仁壽二年，割武康縣屬杭州，因置總管府。大業初，改爲餘杭郡，統縣六。附地理志云，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武康。　唐武德六年六月，復爲杭州，隸蘇州總管。是年沒於輔公祏。七年平賊，

復置杭州，因并廢官入錢塘。以武康隸湖州。隆於潛縣爲潛州。八年州廢，以縣來屬。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杭州隸江南東道。四年分錢塘復置鹽官，凡領縣五。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　隸潤州都督府。永淳元年，析富陽復新城縣。垂拱二年，析於潛置紫溪縣。四年，析餘杭復臨安縣。萬歲通天元年，改紫溪爲武隆。聖曆元年又改爲武崇。神龍元年改爲唐山。今昌化縣也。大曆二年省，長慶之後復置。　景雲二年，屬江南道按察使。開元二十一年，分隸江南東道採訪使。天寶元年，改爲餘杭郡，統縣八。唐志云，錢塘、富陽、餘杭、於潛、鹽官、新城、臨安、唐山。　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餘杭郡。乾元元年，復以爲杭州。置浙江西道節度，治昇州，尋徙蘇州。未幾，兼餘杭軍使，治杭州。二年，改置觀察使，治蘇州。上元二年，詔杭州刺史領防禦使。建中二年，置鎮海軍節度於潤州。元和之後，使名廢置不常。龍紀元年，復置杭州防禦使。景福元年，賜號武勝軍防禦。二年，陞爲都團練觀察，尋廢，移鎮海軍節度使治杭州。巳上使名並見唐方鎮表，五代史記云，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按新唐紀，二年，至光化改元相去凡五年，不同。　是年，始拜錢鏐爲節度使，俄而置都督府，又陞爲大都督府。天祐四年，以臨安縣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朱梁開平元年，改新城爲新登。以避太祖父諱改城曰登。　二年，改臨安爲安國。事見五代史記。　四年，改唐山爲金昌。龍德三年，析錢塘鹽官地置錢江縣。今仁和縣也。　與錢塘分治城下。後唐同光初，復金昌爲昌化。石晉改爲橫山，又以爲吳昌。五代之亂，錢氏據有兩浙，幾百年，號吳越國。宋興，錢俶始事貢獻。太平興國三年，納於京師，遂納土焉。其年改錢江爲仁和，復新登爲新城，陞安國衣錦軍爲順化軍，治臨安縣。四年，改吳昌爲昌化。五年，廢順化軍，以其縣復隸杭州。淳化五年，詔以鎮海軍爲寧海軍。詔曰，浙右奧區，餘杭故壤，闤闠俗有延陵遺讓之風，組練雄師，知張武訓齊之令，雅於遺俗，實曰大藩，宜更節制之名，用治旌衛之化，杭州鎮海軍改爲寧海軍。　陞南新場爲昭德縣。六年，改爲南新縣。領縣十。皇祐元年，置勾一路兵馬鈐轄司事。熙寧五年，廢南新爲鎮，隸新城縣。七年，分浙東西爲兩路。杭蘇湖秀常潤睦七州爲西路。　宣和中，領浙西安撫使。建炎三年，翠華巡幸。是年十一月三日，陞杭州爲臨安府，復兼浙西兵馬鈐轄司事。統縣九。錢塘、仁和、餘杭、臨安、富陽、於潛、新城、鹽官、昌化。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臨安府車駕駐蹕之地，宜增重事權，依舊兼浙西安撫使云。

星度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云，星紀，吳越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云，牽牛、婺女，揚州。地理志云，吳地，斗分野也。晉書天文志、隋書地理志皆示，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故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

聚斗牛女之間。讖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又苻堅欲謀爲寇。石越對曰。今歲星鎭斗牛。福德在吳。乘象而差。符融曰。歲鎭在斗牛。吳越之福。五代史云。唐末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乃錢塘分野。

國史地理志。兩浙路當天文南斗須女之分。

風俗

吳地。古揚州之境也。其俗躁勁揚輕。故曰揚州。或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周官職方氏曰。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吳越春秋云。人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檝爲馬。悅兵而敢死。漢志曰。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好用劍。輕死易發。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也。數與楚接。戰互相兼并。故吳越風俗略與楚同。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魚稻富饒。不憂凍餒。信鬼神。好淫祀。又曰。吳郡餘杭。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尙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尙也。

國史地理志。總敍兩浙路。以爲性敏柔而慧。尙浮屠氏之教。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圖利。

州境

通典。太平寰宇記皆云。杭州乃春秋越國之西境。西北至禦兒。一作語。兒。分界在吳郡嘉興縣南。今秀州崇德縣有禦兒鄉是也。又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伐越。破之。盡取其地。至於浙江之北。

東西六百六十七里一百三十六步。

南北九十九里三十三步。

四至八到

東至秀州界一百二十九里。自界首至本州一百二十里。

西至徽州界二百四十三里。自界首至本州九十里。

南至紹興府界三十六里。自界首至本府九十里。

北至湖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本州一百八里。

東南到紹興府界三十六里。自界首至本府一百三十五里。

西南到嚴州界一百五十三里。自界首至本州一百二十一里。

東北到秀州界九十三里。自界首至本州九十七里。

西北到宣州界一百九十八里。自界首至本州二百一十里。

去兩京地里

東京二千二百里。 西京二千五百里。

陸路

西至昱嶺二百四十三里入徽州界。

北至獨松五十四里入湖州界。

東北至七里店九十三里入秀州界。

西北至千秋嶺一百九十八里入宣州界。

南至白峯鋪一百五十三里入嚴州界。

水路

東至浙江沿海郭詘港一百二十九里入秀州界。

南至浙江中流三十六里入紹興府界。

北至下塘大港鎭撥五十四里入湖州界。

東北至上塘運河七里店九十三里入秀州界。

東南至浙江中流三十六里入紹興府界。

西南自浙江入溪至白峯一百五十三里入嚴州界。

縣

望錢塘。 望仁和。 望餘杭。 望臨安。 緊富陽。 緊於潛。 上新城。 上鹽官。

中昌化。

鎭

江漲橋鎭。 臨平鎭。 范浦鎭。

右並端拱元年置。隸仁和縣。

湯村鎭。

右本仁和鎭。端拱元年改隸仁和縣。

南新鎭。

右熙甯五年置。隸新城縣。

在城八廂 置都監大小使臣分治煙火賊盜公事。

宮城。 左一。 左二。 左三。

右一。右二。右三。右四。

城南北兩廂 紹興十一年五月七日，郡守兪俟奏，竊見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於江漲橋、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廂，差親民資序京朝官主管本廂公事，杖六十以下罪聽決，奉聖旨依。

城南左廂 舊治便門外一里浙江跨浦橋北，今徙於白璧營。

城北右廂 治餘杭門外六里江漲橋鎮。

城東西都巡檢使 乾道三年四月二十日，郡守王炎奏，請以城外東西兩廂地分廣闊，巡邏稀疎，乞於見任官內選差有武勇之人二員，充城東西巡檢使，各差軍兵三十人，帶器仗巡邏，措置賊盜，奉聖旨依。

城東都巡檢使司 治城東一里，[illegible]化院之南。

城西都巡檢使司 治城西三里赤山之南。

城社 門附。

九城志，隋楊素築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門十二，東曰便門、保安、崇新、東青、艮山、新門，西曰錢湖、清波、豐豫、錢塘，南曰嘉會，北曰餘杭。有水門五，東曰保安、南水、西水，北曰天宗、餘杭。資治通鑑載唐景福二年，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南門曰龍山，東門曰竹車、南土、北土、保德，北門曰北關，西門曰涵水西關，城中又有門曰朝天門，曰炭橋新門，曰鹽橋門，今廢，土人猶以門稱焉。

社壇舊在利涉門內，今嘉會門。一百步，今徙於城西一里昭慶寺。

戶口

自陳置錢塘郡，隋廢郡爲杭州，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唐貞觀中，戶三萬五百七十一，口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開元中，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太平寰宇記載皇朝初，戶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城志，戶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兩朝國史，戶二十萬五千五百六十九。今戶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

廨舍

府治舊在鳳凰山之右，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舊建，至和元年，郡守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沔重建，樞密直學士蔡襄撰記，并書刻石於門之右。建炎四年，翠華駐蹕，今徙治清波門之北，以奉國尼寺 即淨因寺。故基創建。

兩浙轉運衙，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是年五月丙戌，始置轉運使，以刑部郎中楊克遜充兩浙西南路轉運使，宗正寺丞趙齊副之，祠部郎中劉保勛充兩浙東北路轉運使，右拾遺鄭遜副之。熙甯七年回月癸巳，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言，欲乞分浙東西爲兩浙路轉運使，於杭州置司。杭蘇湖常秀睦潤七州爲浙西路，越明台婺溫衢處七州爲浙

東路。詔從之。舊治在雙門之北，爲東北兩衙，今徙於湧金門南，爲轉運東西兩衙。

提舉市舶衙，舊在城中，淳化三年四月庚午，移杭州市舶司於明州定海縣，以監察御史張肅領之。今存市舶務。

通判南廳在府衙南。

通判北廳在府衙東。

安撫司參議官、主管機宜文字、幹辦公事廨舍在府治之左右。

僉判、察判、節推、察推、司戶、司法、教授廨舍並在府治之左右。

府院在府衙門之西。錄事參軍廨舍附之。

左司理院在府衙之東。司理參軍廨舍附之。

右司理院在府衙之西。司理參軍廨舍附之。

學校

至聖文宣王廟，舊在府治之南子城通越門外，有稽古閣，奉安御書。宣和中，本路廉訪使降御書殿榜曰大成。錢塘仁和縣學附焉。

六經齋十二

經德。進德。炳文。兌習。頤正。貢文。蒙養。時升。益明。履信。

復古。賓賢。

建炎以來，遷徙不常，紹興元年，於淩家橋東以慧安寺故基重建。

六齋

經德。敦厚。彌新。升俊。富文。貢文。

科舉

舊制，三歲應詔解七人，崇甯頒三舍法於學，歲貢七人，宣和五年復科舉，三歲解十四人，紹興二十六年增西北流寓解額三人，今解十七人。

軍營 兵籍附。

禁軍。

東南第三將。自錢氏納土之後。准朝廷處分分屯駐劄。營寨在東青門外。有正副將各一員。押隊官二員。原管步軍九指揮。大觀四年三月奉聖旨。撥威果第二十八、雄節第九指揮往平江府駐劄。宣和二年因討睦州方寇。准殿前司備奉指揮撥到威捷第一指揮馬軍。并全捷第二第三指揮步軍。並屬本將駐劄。共見管八指揮。原額四千八十人。

威捷第一指揮。原額五百。

威捷第四指揮。

威果第五指揮。

威果第六指揮。

雄節第八指揮。

雄節第十六指揮。

全捷第二指揮。

全捷第三指揮。以上額同。

京畿第二將。元係東京畿縣陳留、雍邱、尉氏、鄢陵、陽武屯駐人兵。建炎元年十一月。准樞密院劄子。差隨統領劉俊前來杭州。收捕陳通。續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存留本將人馬在杭州。就糧駐劄。營寨在東青門裏。有正副將各一員。押隊官三員。共管一十六指揮。元額七千六百六十人。

武騎第二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

武騎第六指揮。

廣勇左一四指揮。

廣勇左一五指揮。

廣勇左一六指揮。以上額同。

廣捷第四指揮。元額五百一十人。

廣捷第五指揮。

廣捷第六指揮。

捷節第五指揮。

驍猛第一指揮。

神威第九指揮。

雄勇第二指揮。

雄威第六指揮。

効忠第二十四指揮。

効忠第七十五指揮。

効忠第七十七指揮。以上額同。

兵馬鈐轄司軍兵。內雄節、威果、全捷三指揮。於熙甯三年以後招置。宣和二年。分撥宿州屯駐軍龍騎歸遠二指揮軍兵前來。討捕睦州方寇。續准指揮。留屯於杭州。營寨在東青門外。係本府兵馬鈐轄管轄。共管五指揮。原額二千五十人。

雄節第七十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

威果第六十一指揮。

全捷第十七指揮。

龍騎指揮。

歸遠指揮。以上額同。

諸寨土軍一十三處。原額共管一千三百六十六人。

外沙巡檢司寨。在候潮門外。元額管土軍一百二十人。

海內巡檢司寨。在嘉會門外。同。

管界巡檢司寨。在餘杭門外。同。

茶槽巡檢司寨。在東青門外。同。

南蕩巡檢司寨。在錢塘縣界。元額管土軍九十六人。

東梓巡檢司寨。在富陽縣界。元額管土軍一百二十人。

上管巡檢司寨。在鹽官縣界。元額管土軍一百二十人。

赭山巡檢司寨。在仁和鹽官兩縣界。同。

黃灣巡檢司寨。在鹽官縣界。同。

硤石巡檢司寨。在鹽官縣界。元額管土軍一百人。

奉口巡檢司寨。在錢塘仁和縣界。同。

許村巡檢司寨。在鹽官縣界。同。

下塘巡檢司寨。在仁和縣界。元額管土軍三十人。

廂軍。

崇節第一指揮。額管五百人。

崇節第二指揮。額同。

崇節第三指揮。額同。

崇節第四指揮。額同。

崇節第五指揮。額管四百人。

崇節第六指揮。額同。

撩江第一指揮。額同。

撩江第二指揮。額同。

撩江第三指揮。額同。

撩江第四指揮。額同。

撩江第五指揮。額管四百人。

修江指揮。額管一百二十人。

都作院指揮。額管四百八十人。

小作院指揮。額管一百人。

清湖閘指揮。額管七百人。

開湖司指揮。額管二百人。

北城堰指揮。額管二百人。

西河廣濟指揮。額管三百人。

樓店務指揮。額同上。

長安堰閘指揮。額管一百人。

料斗務指揮。額管四十八人。

北城指揮。額管三百人。

鼓角匠指揮。額管二十五人。

橫江水軍指揮。額管二十四人。

船務指揮。額管二百八十人。

牢城指揮。無額。乾道五年八月分擘，兩指揮見管八百二十四人

坊市

左一廂。

市西坊。坊西巷。

市南坊。市子巷。

太平坊。新街巷

融和坊。南市巷。

清河坊。清河坊巷。

吳山坊。吳山井巷。

回濤坊。吳山井後巷。

通浙坊。天井巷

徑山坊。巉屏山巷。

大隱坊。都酒務巷。

淨因坊。樓店務巷。

豐豫坊。府學巷。

善化坊。竹園山巷。

懷慶坊。寶月山巷。

左二廂。

修義坊。菱椒蕈巷。

樂榮坊。前棚巷。

教睦坊。鹽類後巷。

積善坊。上百戲巷。

秀義坊。下百戲巷。

壽安坊。官巷。

修文坊。修文巷。

里仁坊。陶家巷。

保信坊。剪刀股巷。

定民坊。中棚巷。

睦親坊。官巷。

純禮坊。後洋街巷。

保和坊。顧衙巷。　報恩坊。觀巷。

左三廂。

欽善坊。開羅子巷。　甘泉坊。相國井巷。

濟風坊。活水巷。　興慶坊。前洋街巷。

德化坊。木子巷。

右一廂。

孝仁坊。清平山巷。　貴懇坊。相府巷。

壽域坊。糧料院巷。　保甯坊。太廟巷。

天慶坊。天慶觀巷。　保民坊。吳山廟巷。

長慶坊。竹竿巷。　懷信坊。[illegible]巷。

常慶坊。柴垛橋巷。

右二廂。

清平坊。沙皮巷。　興禮坊。清冷橋巷。

通和坊。金波橋巷。　延齡坊。猫兒巷。

蘭陵坊。水巷。　義和坊。炭橋巷。

武志坊。李博士橋巷。　戒民坊。棚橋巷。

新安坊。小新橋巷。　延定坊。鵝鴨橋巷。

祈祥坊。北橋巷。　懷遠坊。軍頭司巷。

普甯坊。清遠橋巷。　同德坊。燈心巷。

教欽坊。竹竿巷。　嘉新坊。十郎堂巷。

招賢坊。仁和縣巷。　安國坊。仁和倉巷。

右三廂。

東坊。中沙後巷。　西坊。中沙前巷。

善履坊。豐樂橋巷。　興德坊。[illegible]橋巷。

登禾坊。豐禾倉巷。　昌樂坊。[illegible]橋巷

富樂坊。猫橋巷。

右四廂。

寧海坊。[illegible]巷。

界分

錢塘縣。

南城界。　西城界。

溫泉界。　中路南上分界。

中路南下分界。　中路北界。

外河界。　州內界。

西湖門南界。　西湖門北界。

三教門界。　吳山北界。

西一界。　西二界。

東一界。　東二界。

東西一下分界。　淨因寺界。

三橋南界。　三橋北界。

壩北界。　闕道坊界。

中棚界。　井亭橋北界。

橋南界。　橋北界。

後杭界。　木子東界。

木子西界。　西莊界。

仁和縣。

中滲南界。　衆安東界。

小新營界。　東營界。

妙慈界。　沙河東界。

壩東界。　中滲北界。

永新橋界。　中滲西界。

西營界。　仁和界。

橋梁

都亭驛橋。　州橋。　洪橋。

阜民塘。　過軍橋。　通江橋。

望仙橋。　三聖廟橋。　柴垛橋。

鵞橋。道明橋。豐樂橋。
蒲橋。鹽橋。梅家橋。
葛公橋。鋪公橋。清冷橋。
瓦子前橋。瓦子後橋。金波橋。
巧兒橋。享橋。貓兒橋。
舍兒橋。永清橋。水巷橋。
炭橋。李博士橋。棚橋。
新橋。鵝鴨橋。北橋。
軍頭司木橋。清遠橋。仁和倉橋。
天水院橋。回龍橋。一名豐樂橋。貢院橋。
祥符橋。衆安橋。淨因寺橋。
樓店務橋。石橋。本橋。
凌家橋。仁壽橋。轉運衙石橋。
渡子橋。六房院橋。金文橋。
施家橋。侍郎橋。三橋。
將軍橋。施水坊橋。井亭橋。
紅橋。鞔鼓橋。馬家橋。
洗麩橋。清湖橋。石灰橋。
結縛橋。左藏庫橋。丁家橋。
杞家橋。車橋。楊四姑橋。
新莊橋。師姑橋。斜橋。
便橋。

物產

禹貢。揚州。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舊經云。產白編綾、緋綾、藤紙、木瓜、橘、蜜薑、牛膝、地黃。

今產

穀

秔。穤。麥。麻。豆。

衣

綾。絹。布。絲。羅。紬。紗。

貨

茶。鹽。絲。蜜。蠟。紙。

藥

白朮。茱萸。菖蒲。芎藭。桑白皮。五茄皮。地榆。白芷。地黃。荊芥。
罌粟。薄荷。紫蘇子。麥門冬。天南星。白芨。香附子。牛膝。何首烏。百合。
牽牛。地骨皮。牛旁子。地膚子。乾葛。天花粉。馬兜鈴。丹參。苦參。沙參。
石竹。茵陳。白薇。藜蘆。常山。萆薢。劉寄奴。葳靈仙。山藥。五倍子。
黃精。草烏頭。菊花。旋覆花。枸杞。半夏。鬼箭。山豆根。茯苓。瞿麥。
貫衆。牡丹皮。杜仲。車前子。秦皮。石燕子。前胡。寒水石。枳實。續斷。
青蒿子。千年潤。香薷。益母子。千金草。地扁蓄。鉤藤。蛇床子。黃皮。苦楝皮。
烏藥。獨活。升麻。蒲黃。藁本。百部根。躑躅花。榆白皮。澤蘭。鳳眼草。
金星草。覆盆子。木通。白蘚皮。

果

橘。橙。梅。桃。李。杏。柿。栗。棗。瓜。梨。蓮。芡菰。
柑。菱。枇杷。櫻桃。石榴。木瓜。林檎。楊梅。雞頭。銀杏。甘蔗。

花

牡丹。芍藥。酴醾。棣棠。海棠。金林檎。御李。緋桃。滴滴金。碧桃。
紅杏。長春。玉簪。水仙。玉梅。薔薇。佛見笑。聚八仙。粉團。山茶。
海紅。徘徊。百合。梔子。剪紅羅。石竹。萱草。密友。金燈。蜀葵。
千葉蓮。佛頭蓮。紅榴。木犀。丹桂。木芙蓉。黃菊。山丹。白菊。臘梅。
香梅。千葉梅。福梅。瑞香。

水

桑。梓。柘。松。柏。桐。櫧。櫟。槐。杉。楮。桂。槤。椆。
樟。楓。柳。榆。

竹

箬。筀。金。淡。紫。斑。

土貢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唐書地理志。貢白編綾、緋綾、藤紙、木瓜、橘、蜜薑、乾薑、芭、牛膝。太平寰宇記。歲貢乾地黃、牛膝、藤紙、蜜。九域志。貢綾三十疋。藤紙一千張。兩朝國史。貢藏糟瓜薑。祥符圖經。貢山茶、楊梅、筍、絹、綿綿子、蜜甘蔗。

今貢

綾三十疋。

稅賦。茶租免役和預買附。

夏稅每歲。睦州給本府衣絹二千五百疋。紬三千疋。又衣綿三萬五十兩。徽州給本府衣絹七千四十疋。綿二萬七千三百五十兩。

絹九萬五千八百一十三疋二尺四寸三分七釐。

紬四千四百八十六疋三丈四尺八寸一分二釐。

綾五千二百三十四匹一尺。

綿五萬八千五百二十一兩二錢二分八釐。

秋稅

苗米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一合一勺七撮。

茶租錢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九貫一百四十三文。

免役錢一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貫七百八十五文。

和預買。每歲認發江陰軍和買紬七十二疋三丈一尺四寸三分五釐。

折帛錢九千二百七十八貫五百一十八文。

絹四萬三百九十九疋二丈六尺二寸三分五釐。

紬七百九十五疋。

折帛錢六十四萬八千三百八十五貫五百一十八文。

倉場庫務錢監作院附。

鎮城倉在餘杭門裏。

都鹽倉在天宗門裏。

常平義倉在餘杭門裏。

合同茶場在涌金門裏。

糯場在天宗水門裏。

城南炭場在候潮門裏。

城北炭場在餘杭門外。

軍資庫在府衙門之左。

常平庫在府衙門之左。

公使庫在府衙門之東。

甲仗庫在府衙之東。

架閣庫在府衙之北。

公使酒庫在府衙之西。

祗備庫在府衙之西。

什物庫在府衙之西。

犒賞庫在府衙之西。

贍庫一十八處。分在府城內外。

都稅院在壩頭市東。抵當庫、平準務、秤斗局附焉。

龍山稅務在嘉會門外。

浙江稅務在浙江岸跨浦橋南。

北郭稅務在餘杭門外。

江漲橋稅務在江漲橋鎮市。

紅亭稅務在崇新門外。

樓店務在府衙之東。

市舶務在保安門外諸家橋之東。

酒務五處。乾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戶部侍郎曾懷申請併歸戶部贍軍庫。取三年所趁息錢。以一年酌中之數爲額。卻於贍軍庫取趁息錢內撥還臨安府。奉聖旨依奏。

都酒務在清河坊西。

南比較務一名武林園。在壩頭市南。

北比較務一名虎泡泉。在後洋街。

龍山酒務在龍山白塔嶺下。

江漲橋務在江漲橋鎮市。

都作院在湧金門之北。小作院附之。

錢監。大唐寶興鑄錢監在龍山相近。吳郡圖經曰。每歲官取長洲縣白墡土爲錢塘鑄錢監用。今耕田園。乃故基也。旁有長生水池。大中祥符九年五月戊申。江淮兩浙發運使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錢監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今廢。

館驛 亭堂樓。閣軒附。

樟亭驛。晏殊輿地志云。在錢塘縣舊治之南五里。白居易有宿樟亭驛詩。羅隱。乾符五年夏。登是驛看湖有詩。廢。

郵亭驛在朝天門外。中間改名天宗。今爲升陽宮。

仁和館在清湖閘之南。紹興十九年。郡守湯鵬舉重建。

亭

南園巽亭。慶歷三年。郡守蔣堂於舊治之東南建巽亭。以對江山之勝。嘉祐三年。蔣之奇作詩紀其事。胡宿詩云。武林天下奇。巽亭境中絕。

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熙甯中。郡守祖無擇對排衙石作介亭。左江右湖。千里在目。無擇爲介亭銘序云。亭前有石二份。自北而南。二十舉趾。高輸再仞。有若衙道。故謗以排衙稱。因名其亭曰介亭。銘曰。猗歟茲亭。仁智是經。控帶山海。周旋日星。嘉乃成績。取石於易。惟介之義。以敏厥德。東坡居士隨楊次公於此亭。詩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佩空響桃花源。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也。今廢。

清風亭在中和堂之側。直望海門。廢。

曲水亭在舊治。治平中。郡守舍人沈遘建。今廢。

望越亭在舊治後。慶歷中。郡守蔣堂建。政和元年。郡守張閣遷巽亭於此。遂廢。

碧波亭。晏殊輿地志云。在舊治子城北門外。五代史載錢氏大閱兵於碧波亭。亭岑塔臨水。而闊數丈。元豐中。郡守張詵重建。廢。

隆禮亭。祥符舊經云。在郡城錢塘舊治之南。到縣一十三里。廢。

敦禮亭。祥符舊經云。在郡城錢塘舊治之南。到縣一十二里。廢。

崇禮亭。祥符舊經云。在郡城錢塘舊治之南。到縣一十一里。廢。

鳳凰亭。祥符舊經云。在通判舊治。廢。

集賢亭在豐豫門外湖堂前。廢。

涵澄亭。古稱阿閦佛塔。亭傍有滞舖。引湖水以注相國井。而水衝突沸騰。遂名涵澄亭。廢。

通遠亭。祥符舊經云。在錢塘舊治北。到縣四里。廢。

橘園亭在鹽橋之南。乾道五年。郡守周淙重修。

馭舟亭在鹽橋之北。

安濟亭。祥符舊經云。在錢塘舊治南。到縣二十里。

浙江亭。祥符舊經云。在錢塘舊治南。到縣一十五里。

堂

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詩寵行。摯乃取詩之首章。以名有美堂。詩見牧守門。歐陽修記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鄉。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今上御名。好學君子也。視其所以。可以知其人焉。四月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蔡襄書碑。摯又賦五言詩六篇。皆以有美堂新建爲篇首。錢氏初建江湖亭於此。一時名流皆有詩。今廢。

中和堂在舊治。又有清風亭。在堂之偏。望海樓在堂北。建炎三年四月壬戌。光堯太上皇帝來登斯堂。遠

閱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濤江。懷子胥之烈。御製古詩一首。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又御書謂斯堂俯特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改爲偉觀堂。先是錢氏武肅王建閱禮堂。至和三年。郡守孫沔重修。棟宇宏麗。輪奐一新。更名中和堂。趙抃詩云老來重守鳳凰城。千里人心豈易平。樂職古賢形嘯頌。中和終不爲虛名。後人以爲酒名。

虛白堂。舊圖經云。在舊治。晏殊輿地志云。爲刺史在宜清嚴。人無犯者。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有詩。刻石堂上。羅隱虛白堂牡丹詩云。莫背欄干便相笑。與君俱受主人恩。蓋謂白太傅手植此花也。郡守梅摯十詩。皆以堂有虛白閣爲首章。堂前有紫薇兩本。世傳居易所植。蘇軾有虛白堂紫薇花詩。

清暑堂。治平三年。郡守蔡襄建在州治之左。并撰記及書刻石堂上。廢。

秋香堂在漕憲舊治。轉運使劉既濟建。廢。

湖堂在豐豫門外。堂前有集賢亭。廢。

三賢堂在孤山竹閣。有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三賢像。後廢不存。乾道五年。郡守周淙重建於水仙王廟之東廡。

講易堂在府治之東。紹興十六年。郡守張澄建。張偁名爲東臨堂。隆興元年。陳輝改今名。中書舍人張孝祥書。左朝請大夫葛立方撰記。

樓

東樓一名望海樓。在舊治中和堂之北。太平寰宇記云。高十八丈。唐武德七年置。廢。

十三間樓去錢塘門二里許。蘇軾治杭日。多治事於此。廢。

豐豫門湧金樓。政和六年。郡守徐鑄以豐豫門樓隘損。命鈐轄楊靖重建。頗極壯麗。榜曰湧金樓。

發翠樓在豐豫門外。政和七年。郡守徐鑄命鈐轄楊靖於湖堂之右。以衆樂亭舊址臨湖爲發翠樓。今豐樂樓。

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五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門一里。蘇軾有望湖樓詩。

觀

雲濤觀在舊治。政和元年。郡守張閣既徙巽亭。以其舊址更造。廢。

閣

儲賢亭會之閣。故相劉正夫之居在萬松嶺東青平門。青平乃公舊里。號青平里。時人因以此名之。政和三年。勅建御書閣。賜是名。

廢。

一德格天之閣。紹興中。御書賜太師秦檜之居。廢。

望海閣在漕臺舊治。廢。

白公竹閣在孤山。與柏堂相連。有唐刺史白居易祠。蘇軾有竹閣柏堂二詩。

巢居閣。林逋故廬有此閣。或云在寶雲寺。即雲巢也。

紅梅閣在府治。

軒

石林軒在舊治後。至和中。郡守孫沔初建。號燕思閣。又取臨安縣淨土寺立石七株。置之閣前。蒼然奇怪。號七賢石。元祐中。郡守蒲宗孟改名石林軒。廢。

乾道臨安志卷第三

牧守　政績附。

歷代

全琮。

黃武五年。吳孫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全琮領郡太守。治富春。明賞罰。招誘降附。數月中。得萬餘人。

召還。琮字子璜。錢唐人。見吳志。

柳沖。

唐貞觀中。爲杭州刺史。有能名。蒲州虞鄉人。

袁仁敬。

開元十三年。明皇自擇刺史。凡十一人。大理少卿袁仁敬爲杭州刺史。治行。諸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札令自賦。

崔渙。

肅宗時。爲左散騎常侍、餘杭太守、江東採訪使。博陵安平人。

房孺復。
唐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詩孺復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見白居易吳郡詩石記元和姓纂云孺復河南人

李泌。
字長源代宗朝爲杭州刺史引湖水入城爲六井以利民爲政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鄴縣侯

白居易。
字樂天事唐穆宗爲中書舍人長慶二年七月出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濬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

李宗閔。
字損之文宗時爲杭州刺史

實闕刺諱下一字　亮。
爲給事中杭州刺史

裴夷直。
字禮卿武宗時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

李中敏。
字藏之隴西人唐文宗開成末爲杭州刺史

李錡。
唐淄川王五世孫自雅王傅出爲杭州刺史居三歲遷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

于邵。
字相門京兆萬年人以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拜杭州刺史

楊憑。
字虛受治京兆有政績後徙杭州刺史

崔彥曾。
懿宗朝咸通二年爲杭州刺史地理志

右並見唐書

韋貞。
虞部郎中杭州刺史京兆杜陵人

崔恂。
水部郎中杭州刺史鄭州人

裴常棣。
兵部郎中杭州刺史河東聞喜人白居易冷泉亭記曰觀風亭常棣所建

獨孤峴。
侍御史杭州刺史洛陽人

李自挹。
杭州刺史唐宗室

封亮。
司封員外郎杭州刺史渤海人

豐士恪。
右武衛大將軍定相二州總管杭州刺史呂國公天水郡人

薛自勉。
司勳員外郎餘杭太守河東汾陰人

薛登。
杭州刺史河東汾陰人

盧灃。
杭州刺史范陽涿縣人

楊行矩。
蔡州總管杭州刺史上蔡人

柳楚賢。
光祿少卿杭州刺史河東解縣人

欒德義。
杭州刺史河東人

史令卿。
祠部郎中杭州刺史建康人

杜信。
　刑部員外郎。杭州刺史。京兆人。
　　右見元和姓纂。
相里尹造。
韓僕射皐。
給事中盧元輔。
右司郎中河南元蕆。
　右四人及裴常棣。見白居易冷泉亭記。
王顏。
　貞元六年爲杭州刺史。見國一禪師塔銘。
杜陟。
陸則。
李幼。
崔鄯。
路異。
　右五人。並杭州刺史。與白居易、盧元輔、裴常棣、楊憑九人。皆曾造僧甕琳之室論心要。見甕琳碑。
周寶。
　爲杭州刺史。後唐僖宗時羣盜起。寶募諸縣鄉兵討之。號八都兵。見五代史。
國朝。
范旻。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錢俶。朝于乾德殿。是年。俶乃納土。五月丙戌。太宗皇帝始命水部郎中范旻爲考功郎中。知杭州。左贊善大夫孟貽孫通判事。自是名卿鉅公接武而至。舊嘗記姓名於廳事。燦然可觀也。至建炎間。兵戈擾攘。城邑殘廢。牧守姓氏。隨亦湮沒。於是博考載籍。咨詢耆舊。質諸太史氏。自太平興國戊寅歲。訖紹興辛亥。凡一百五十三年。僅得范旻而下一百人。再除者一十三人。三除者一。官稱名字。除授歲月及史官所紀善政美績。編列於左。疑者闕焉。自紹興辛亥以後。則有太學博士何補所撰題名記云。補一作溥。
李璉凝。

　太宗卽位。轉刑部員外郎。充兩浙轉運使。移知杭州。召還闕。改刑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
劉知信。
　端拱二年四月丁卯。以邕州觀察使劉知信知杭州。
王化基。
　淳化四年五月庚戌。以工部侍郎王化基知杭州。遷禮部。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本傳。字永圖。眞定府人。嘗作東南行百韻。好事者傳誦之。
魏羽。
　字垂天。歙州婺源人。拜給事中。知潤州。徙知杭州。眞宗卽位。遷工部侍郎。召還。
張去華。
　至道三年六月丙午。以給事中新知徐州張去華知杭州。咸平二年四月戊寅。徙知蘇州。
張詠。
　成平二年四月戊寅。以御史中丞張詠爲工部侍郎知杭州。本傳。詠以剛方自任。以嚴猛爲治。御下甚峻。性躁急果決。郡事都出於獨斷。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自給。犯者甚衆。逮捕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民。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數千爲寇盜。則其患甚矣。當俟秋成。乃仍舊法。是歲。民獲安濟。又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付子。餘七分與壻。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倘遺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十之七給其子。餘三分給壻。皆服其明斷。拜泣而去。咸平四年九月辛卯。杭州民詣闕。獻士星圖一。銀百兩。乞留知州。詔奬詠。仍還其銀。代還。知永興軍府。拜尙書右丞。字復之。濮州鄄城人。自號乖崖公。
宋太初。
　咸平五年五月癸丑。以右諫議大夫宋太初知杭州。是年十一月甲午。徙知廬州。太初字永初。澤州晉城人。
王仲華。
　咸平五年十一月甲午。以太常少卿知蘇州王仲華爲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六年十月戊午。徙知處州。
薛暎。
　咸平六年六月丁亥。以禮部郎中、知制誥、權判度支薛暎。爲諫議大夫。知杭州。本傳。暎繼初。知杭州。而咸平六年十月前守王仲華方徙

處州。登大年撰方判官廳。字景陽。臨決遣鈞州無留事。是時起居舍人直史館姚鉉爲轉運使。檄屬郡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族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須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人。於長吏前對辯。如無所異。躬遣決之。朝廷施用其言。在杭五年。其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決事。雖寒暑無一日異。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

王濟。
景德四年九月辛巳。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濟爲工部郎中。知杭州。本傳。字巨川。性剛直。無所畏避。出知杭州。眞宗面加慰諭。大中祥符四年遷刑部。郡城西有錢塘湖。可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徙居洪州。

戚綸。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壬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戚綸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五年正月甲戌。綸與轉運使陳堯佐言。浙江壞岸。漸逼州城。望遣使自京師部埽匠壕砦赴州工役。詔從之。令馳驛而往。命轉運使更互檢校。遂以埽岸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三月癸卯。徙知揚州。綸本傳。字仲言。應天府楚邱人。

薛顏。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癸卯。以司封郎中薛顏爲太僕少卿知杭州。八年七月丁卯。以新修册府元龜。分送洪杭二州。

馬亮。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徙工部侍郎知昇州馬亮知杭州。丁卯。詔如聞杭州葺江岸卒。執役水中。苦足疾而死者甚衆。宜令知州馬亮拯療之。十月己卯。加集賢院學士。亮本傳。字叔明。有治劇才。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隄而工未就。詔問亮所以扞江之策。亮至禱於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又出橫沙數里。隄遂以成。又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明年。改工部侍郎知廬州。眞宗朝。數仕。盛蠹。

王欽若。
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尙書左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除太子太保。判杭州。又詔曰。鈞衡翊贊。素彰勤蓋之心。藩翰鎭臨。方佇惠和之績。眷言寄任。用示奬稱。眞宗御製七言十韻詩一首賜之。卑自外朝登近侍。克符呂望振嘉名。一參黃閣推良弼。再陟鴻樞顯至榮。該博古今常納獻。勤勞夙夜每專

精。石渠撰述多文備。日觀封崇大禮成。宰輔調元心匪懈。眞官兼職禮彌淸。祖擬追秩恩尤異。能賦爲藩任不輕。二浙輿區期惠化。三吳佳致悅高情。重山水舟中見。處處壺漿陌上迎。既肅邇遐安外域。更分宵旰撫黎氓。予襄側席方耽倚。佇看甘棠播頌聲。仍命依韻和進。已刻石於天慶觀。天禧四年八月甲申。召知相州。

王隨。
天禧四年九月己酉朔。以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權知開封府王隨爲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元年二月戊辰。授秘書少監。知通州。

李及。
乾興元年三月壬申。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天聖元年九月丁亥。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本傳。字幼幾。資性淸介。所治尙簡嚴。奢慰厲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未嘗事燕遊。一日微雪。遊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處士林逋淸談。至暮而歸。任中不市物。及去。惟買白樂天集一部。天聖六年。本傳節略。

周起。
天聖元年九月丁亥。徙知揚州。秘書監周起知杭州。

馬亮。再除。
天聖四年三月庚辰。徙知亳州工部尙書集賢院學士馬亮知杭州。未行。復知亳州。是年四月戊午。徙周起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

胡則。
天聖四年戊午。徙太常少卿知福州胡則爲諫議大夫知杭州。

李諮。
天聖六年正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知洪州李諮爲給事中知杭州。七年十月丙戌。徙知永興軍。

朱巽。
天聖七年。以左諫議大夫給事中新知河中府朱巽知杭州。八年四月甲申。爲集賢院學士。五月乙丑。徙知揚州。本傳。字順之。揚州天長人。忠愿自守。眞宗稱爲長者。

陳從易。
天聖八年五月癸丑。以左諫議大夫知制誥陳從易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從易本傳。字簡夫。泉州人。九年正月卒於官。

張觀。

天聖九年二月己丑。以右司諫知制誥張觀。爲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杭州。觀本傳。字思正。絳州人。眞宗朝。以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初名正觀。至是御筆去上一字。知杭州。再遷刑部郎中。代還。判國子監。累除同知樞密院事。拜尚書左丞。

胡則。再除。

明道二年四月甲子。徙知陳州尚書刑部侍郎胡則知杭州。景祐元年四月甲辰。除兵部侍郎致仕。則本傳。字子正。婺州永康人。少有清名。尚風義。眞宗、仁宗擢用焉。

鄭向。

景祐元年四月丙午。以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鄭向。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三年四月庚午。杭州言向卒。本傳。字公明。開封陳留人。

俞獻卿。

景祐三年四月辛未。以右諫議大夫俞獻卿。爲集賢院學士。知杭州。四年十二月庚午。爲給事中。本傳。字諫臣。歙州人。眞宗朝。嘗爲杭州仁和令。既知杭州。一日暴風。江潮溢決堤。勢不可禦。獻卿鑿西山石作堤數十里。民用便之。賜詔褒諭。

柳植。

寶元元年六月癸未。徙知蘇州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柳植知杭州。二年八月辛未。以植爲翰林學士。

司馬池。

寶元二年八月丁丑。徙知同州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爲兵部郎中知杭州。康定元年九月辛酉。移知虢州。

張若谷。

康定元年九月辛酉。以知應天府樞密直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張若谷。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慶曆元年五月壬申。徙知鄭州。

鄭戩。

慶曆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鄭戩。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二年六月癸未。除給事中。知并州。戩本傳。字天休。蘇州人。性強毅明俊。意有所欲。必行之。西湖溉民田數百頃。歲久不治。葑泥湮塞。久爲豪族與僧寺規占甚多。戩乃發屬縣丁數萬。盡闢之。民賴其利。後有詔歲常修導。

蔣堂。再除。

慶曆二年六月甲午。以尚書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蔣堂。爲左司郎中。知杭州。三年六月丁巳。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堂本傳。字希魯。宜興人。始知杭州。徙益州。移河中府。再知杭州。

宋郊。

慶曆三年七月丁卯。以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宋郊。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本傳云。未行。改翰林學士知審刑院。

楊偕。

慶曆三年九月壬辰。以知越州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司郎中楊偕知杭州。偕本傳。字次公。性剛樸。敢爲大言。歷三年知審官院。求知越州。道改杭州。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寺。

方偕。

慶曆五年十月戊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方偕知杭州。六年六月甲戌。轉刑部郎中。七年七月庚子。除太常少卿分司西京。本傳。字齊古。莆田人。本以吏事進。而杭郡牒素煩。遇決無留事。以病故分司。

范仲淹。

皇祐元年正月乙卯。以知鄧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禮部侍郎范仲淹知杭州。七月癸卯。加尚書禮部侍郎。二年十月戊辰。加戶部侍郎。十一月辛酉。徙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本傳。字希文。自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以疾請知鄧州。徙杭州。內剛外和。所至有恩。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謚文正。

張方平。

皇祐二年十一月辛酉。以知江寧府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張方平知杭州。本傳。字安道。宋城人。慷慨有節氣。知杭州。言畿內稅賦之重。及請減定刺配刑名。由是畿縣稅損元額十三。刺配法亦稍裁之。遷禮部侍郎。知滑州。累遷參知政事。謚文定。

呂溱。

皇祐三年六月甲午。以起居舍人呂溱知杭州。本傳。字濟叔。揚州人。舉進士第一。累遷知制誥知杭州。爲人簡倨。接賓客不過數言。時人目爲七字舍人。然聞敏善議論。一時名公多推許之。自杭州除糾察在京刑獄勾當三班院。

孫沔。

皇祐五年四月壬子。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知杭州。行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本傳。字元規。會稽人。明敏果敢。有吏材。所在皆著能迹。其知杭州。仁宗解御帶賜之。

李兌。
皇祐五年八月己未。以尚書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李兌。爲戶部郎中。知杭州。本傳。字子西。許州人。知杭州日。仁宗飛白書安民字以賜之。介靜簡嚴。年老而精明。有所舉措。要使民便安之。

孫沔。再除
至和元年二月壬戌。以樞密副使給事中孫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嘉祐元年八月戊午。加資政殿大學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靑州。

何中立。
嘉祐元年八月壬戌。徙知陳州樞密直學士尚書刑部郎中何中立知杭州。二年八月癸酉。杭州言中立卒。本傳。字公南。許州人。頗工文詞。

梅摯。
嘉祐二年九月戊寅。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知杭州。三年六月丙辰。徙知江寧府。本傳云。字公儀。成都府人。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所治知其爲人。雅好詩。時有警句。其知杭州。仁宗賜詩寵行。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寬政化。撫俗去驕偷。〔此句依上下文擬讀〕

歐陽修以詩之首章名堂爲有美。命歐陽修撰記。刻石堂上。

唐詢。再除
嘉祐三年六月丙辰。以知蘇州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唐詢知杭州。五年九月甲辰。除禮部郎中。本傳。字彥猷。杭州錢塘人。餘具人物門。

施昌言。
嘉祐五年九月甲辰。以知鄧州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爲尚書刑部侍郎。知杭州。七年八月甲申。除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本傳。字正臣。通州靜海人。

沈遘。再除
嘉祐七年八月甲申。以起居舍人知制誥沈遘。爲尚書禮部郎中。知杭州。本傳。字文通。杭州人。自越州徙知杭州。遷吏部郎中。召爲勾當三班院。爲人輕儁明敏。通達世務。其治杭。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己子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所部吏尤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閭巷間事。纖悉即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畏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斷訖強刺爲卒。刺者數百人。人屏息不敢犯。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苛暴。鋭於懲惡。至遘。善人亦懼焉。晨起治事。及午。事畢。出與賓客往還。從容談笑。不有餘。士大夫稱其能。

王琪。
治平元年九月甲戌。以樞密直學士同判太常寺王琪知杭州。十一月己亥。轉右諫議大夫。二年徙知揚州。本傳。字君玉。成都人。以詩知名於世。

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本傳。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爲政精明。吏不能欺。三年五月甲寅。徙知應天府。

胡宿。
治平三年四月庚戌。以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胡宿。爲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四年六月甲子。以太子少師致仕。本傳。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淸儉謙默。內剛外和。其蒞官治事。今上御名 重不輕發。發亦不可回。臨民篤恭。不略細故。人尤愛之。神宗即位。遷左丞。以疾卒於杭州。學問文章。人多稱述之。諡曰文恭。

呂溱。再除
治平四年六月甲戌。以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呂溱。爲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九月辛丑。除知開封府。

祖無擇。
治平四年十月丁未。以右司郎中知鄭州祖無擇。爲右諫議大夫。加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鄭獬。
熙寧二年五月癸未。以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鄭獬。爲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杭州。三年四月己卯。徙知靑州。本傳。字毅夫。安州人。舉進士第一。

趙抃。
熙寧三年四月己卯。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抃。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十二月庚申。徙知靑州。本傳。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和易長厚。氣貌淸逸。所至必興學校。勸獎後進。爲政視其俗之厚薄與事多寡。設施爲術不同。杭州故多盜。閱抃性寬。細民姦聚爲盜。抃取其情重者配他州。盜遂散去。境內以淸。

沈立。
熙寧三年十二月庚申。以知越州右諫議大夫沈立知杭州。本傳。字立之。和州人。知越州。移杭州。除審官西院。勤於職事。所得圭租。多以市書。

陳襄。
熙寧五年五月乙未。以知陳州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陳襄知杭州。熙寧七年六月己巳。徙知應天府。

本傳。字述古。福州人。有學行。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爲講解。好薦達人才。喜愠不形於色。爲政多慕古人所爲。

楊繪。

熙寧七年六月己巳。以知應天府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楊繪知杭州。與陳襄兩易其任。本傳。字元素。漢州人。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出知應天府。徙杭州。再入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沈起。

熙寧七年九月丙申。徙知潭州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沈起知杭州。本傳。字興宗。明州人。爲人寬和。臨事明敏。

蘇頌。

熙寧九年正月丙寅。以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知杭州。本傳。字子容。時以吳越薦飢。自勾當三班院選知杭州。召爲提舉中太一宮。修仁宗英宗正史。

章惇。

熙寧十年五月庚申。以知湖州右正言知制誥章惇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

趙抃。再除。

熙寧十年五月癸亥。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趙抃知杭州。十月戊子。抃言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錢塘臨安縣。棟宇頹圮。林木荒穢。欲令兩縣選僧道主管。歲度其徒各一人。從之。朝旨欲修杭州城。抃度出於人者數千萬。獨奏杭人新罹旱災。未可興工。乃能役。抃告老。元豐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自越知杭。卒諡清獻。

鄧潤甫。

元豐二年正月己丑。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鄧潤甫知杭州。四年四月乙酉。除龍圖閣直學士。徙知成都府。本傳。字聖求。建昌人。累遷尚書左丞。諡安惠。

張詵。

元豐二年四月乙酉。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張詵知杭州。本傳。字樞言。浦城人。既除知杭州。未行。詔權知熙州。經略熙河事。既而赴杭州。哲宗即位。遷正議大夫。請解郡事。除提舉杭州洞霄宮。

呂公孺。

元豐八年四月丁丑。以正議大夫呂公孺知杭州。未行。五月丙辰。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本傳。字稚

卿。故相夷簡之子。初知陳州。徙杭州。再知鄆州。

蒲宗孟。

元豐八年七月庚戌。以新知揚州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蒲宗孟知杭州。元祐二年十一月己酉。徙知鄆州。本傳。字傳正。閬州人。樂於爲詩。自宋興以來至元豐間。凡三千餘篇。爲三十卷。行於世。

楊繪。再除。

元祐二年十一月庚申。以知徐州朝散大夫天章閣待制楊繪知杭州。本傳。神宗朝。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英宗即位。再知杭州。元祐三年六月。杭州言繪卒。繪吏事敏給。主於愛利。雖胥吏皁隸有過。多容之。

熊本。

元祐三年六月癸巳。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熊本知杭州。四年五月庚午。徙知江寧府。

蘇軾。

元祐四年三月丁亥。以翰林學士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正月丙戌。除吏部尚書。本傳。字子瞻。眉州人。熙寧四年。通判杭州。後十六年。復爲郡守。歲適水潦。飢疫相仍。軾爲請於朝。得減上供米三之一。故穀不翔踊。復以所賜度牒。益市米濟飢殍。明年減糶常平米。又作糜粥遣人命醫官分治疾病。賴以全活者甚衆。開西湖。疏茆山鹽橋河。修治堰閘。瀦城中六井。與民興利除害。講究甚悉。郡人德之。爲立祠堂。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熊本。再除。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熊本知杭州。本傳。字伯通。鄱陽人。初除越州。道移杭州。徙江寧府。遷中大夫。復除杭州。未行。召還。

林希。

元祐六年二月癸巳。以朝奉大夫天章閣待制知潤州林希知杭州。是年三月癸酉。詔遷一官。七年十月丁丑。除禮部侍郎。累遷同知樞密院事。

王存。

元祐七年八月癸亥。以吏部尚書知大名府王存知杭州。紹聖元年八月丁丑。提舉江寧府崇禧觀。

陳軒。

紹聖元年八月乙酉。以知廬州龍圖閣待制陳軒知杭州。三年八月辛巳。徙知江寧府。本傳。字元輿。建

州建陽人。嘉祐八年。舉進士第二。

韓宗道。

紹聖三年八月辛巳。以知瀛州大中大夫寶文閣待制韓宗道知杭州。元符元年七月丁卯。除工部侍郎。本傳。字持正。與定人。後以疾請。詔以舊職加通議大夫致仕。命未下。四年卒。

李琮。

紹聖四年七月戊辰。以刑部侍郎李琮。爲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元符元年八月丙子。徙知永興軍。

虞策。鄉郡。

元符元年八月丙子。以龍圖閣待制新知永興軍虞策知杭州。未行。九月己酉。除戶部侍郎。

林希。再除。

元符元年九月己酉。以中大夫知亳州林希知杭州。

豐稷。

元符二年□月□□以龍圖閣待制豐稷知杭州。三年四月己酉。除諫議大夫。

呂惠卿。

元符三年四月己酉。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延安府呂惠卿知杭州。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癸亥。爲觀文殿學士、右銀靑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

龔原。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癸亥。以承議郎知壽州龔原。爲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是月戊子。爲集賢院修撰。知揚州。

陳軒。再除。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新知揚州陳軒知杭州。崇寧元年四月癸卯。徙知福州。

鄒浩。

崇寧元年四月癸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鄒浩知杭州。五月己卯。移知越州。

呂惠卿。再除。

崇寧元年閏六月己未。以右銀靑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呂惠卿。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八月移知揚州。

蔣之奇。

崇寧元年十月癸亥。以知樞密院事蔣之奇。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宇文昌齡。

崇寧二年九月乙巳。以寶文閣待制知越州宇文昌齡知杭州。四月以中大夫致仕。

王寧。

崇寧四年六月戊子。以尚書吏部侍郎王寧。爲顯謨閣待制。知杭州。七月丙申。改知海州。

曾孝廣。

崇寧四年七月丁巳。以戶部尚書曾孝廣。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十一月丙午。徙知蔡州。

呂惠卿。三除。

崇寧五年八月癸酉。以觀文殿學士知靑州呂惠卿知杭州。

曾孝蘊。

大觀元年四月辛未。以顯謨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等路發運使曾孝蘊知杭州。旣而改知深州。

朱彥。

大觀元年五月戊申。以顯謨閣待制新知洪州朱彥知杭州。四年正月庚申。徙知潁昌府。

王渙之。

大觀二年三月辛酉。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王渙之知杭州。

席震。

大觀三年二月壬午。以徽猷閣待制知潭州席震知杭州。是年五月丁卯。改知廣州。壬申。復知杭州。

蔡嶷。

大觀三年七月丁未。以奉議郎知和州蔡嶷爲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十月甲戌。除給事中。

張商英。

大觀三年十二月癸酉。以通議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張商英。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乘驛赴闕。四年二月辛未。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劉逵。

大觀四年二月壬辰。以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逵知杭州。本傳。字公達。隨州隨縣人。元豐八年舉進士第三。四年六月庚午。除資政殿學士。癸未。詔乘驛赴闕。

張閣。

大觀四年九月壬申。以翰林學士張閣。爲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本傳。字臺卿。河陽人。杭久闕守。郡事廢弛。閣經理有敍。首去惡少之爲民害者。郡人爲立生祠。召爲兵部侍郎。

龐寅孫。

政和元年九月辛酉。以司農卿龐寅孫。爲顯謨閣待制。知杭州。三年六月丙子。除徽猷閣直學士。

董正封。
政和四年八月甲子。以中大夫集賢殿修撰董正封。爲徽猷閣待制。知杭州。

李偃。
政和五年八月甲辰。以起復集賢院修撰李偃。爲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十二月癸亥。徙爲河南尹。偃昔奏湯村岩門白石等處並邊錢塘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漸致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壘。詔令轉運使劉既濟措置。

趙𡩋。
政和六年閏九月戊辰。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京畿轉運使趙𡩋。爲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宣和元年八月丙戌。移知潭州。

趙霆。
宣和元年八月丙戌。以徽猷閣待制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趙霆知杭州。二年十二月丁亥。徙知青州。

曾孝藴。再除。
宣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以朝請大夫天章閣待制新知睦州曾孝藴知杭州。

蔡嶷。再除。
宣和三年十月丁未。以通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蔡嶷知杭州。四年十一月癸巳。詔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蔡嶷。提舉南京鴻慶宮。

翁彥國。
宣和四年十二月甲午。以朝散大夫徽猷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翁彥國知杭州。七年十一月辛巳。除提舉南京鴻慶宮。

唐恪。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巳。以延康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潭州唐恪知杭州。靖康元年正月己巳。除吏部尚書。

翁彥國。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以朝散大夫徽猷閣直學士翁彥國知杭州。是月乙未。改知鎭江府。

毛友。
靖康元年正月甲辰。以朝散大夫康康殿學士毛友知杭州。是年十月乙巳。除宮祠。

葉夢得。
靖康元年十月乙卯。以朝散大夫葉夢得。復龍圖閣待制。知杭州。

錢伯言。
建炎元年八月丁丑。以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知杭州。

侍其傅。
建炎元年九月丁未。以朝議大夫直秘閣知冀州侍其傅。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二年四月十四日。徙知宣州。

康允之。
建炎二年七月庚戌。以徽猷閣待制康允之知杭州。三年八月罷。通判軍州事自端權州事。是年十一月三日改杭州爲臨安府。

季陵。
建炎四年四月。以□□閣待制季陵知臨安府。

胡舜陟。
建炎四年六月戊寅。以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知臨安府。是年八月丁亥解官。

李光。
建炎四年九月甲寅。以徽猷閣待制李光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三日。徙知洪州。

孫覿。
紹興元年三月三日。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覿。除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

紹興題名記

安撫𫠊文湯公。帥臨安之明年。暇日謂其屬吏何𢗍曰。臨安爲東南一都會。從郡而府。有年於茲矣。異時名公鉅儒。旌棨相望。流風美政。播在人口。至今故老能言之。矧惟皇帝時巡。蹕駐所在。呼吸四方。根柢萬寓。其事勢增重。寔視古京兆。自始幸距今。凡二十年。帥臣代易。僅以十數。至問其姓名。輒不可盡得。間訪而得之。往往不能以次對。豈非題名不立之故哉。予將編列其人。勒之堅石。以植於府治之東偏。庶幾來者有攷焉。子其爲我記之。𢗍既承命。退而考求其故。維臨安舊爲杭州。領浙西兵馬鈐轄。宣和間。改安撫使。至建炎而陞爲府。未幾。鈐轄如舊。自紹興駐蹕以來。事任非疇比。故使名復立。至今凡爲帥十有六人。於是爲記。紹興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府學教授兼權太學博士何𢗍記。

席益。

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奉郎起居舍人席益。除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二年正月十八日。徙知衢州。

宋輝。

紹興二年正月十六日。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發運副使宋輝。除秘閣修撰。知臨安府。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除宮祠。

盧知原。

紹興三年三月初五日。以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盧知原知臨安府。是年六月二十七日。除宮祠。

梁汝嘉。

紹興三年七月初三日。右朝請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除龍圖閣。知臨安府。六年八月初五日。除戶部侍郎。

李謨。

紹興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以左中奉大夫直寶文閣知鎮江府李謨。知臨安府。七年正月初八日。復知鎮江府。

呂頤浩。

紹興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鎮南軍節度使知潭州呂頤浩。除少保。知臨安府。八年正月初八日。召赴行在。

張澄。

紹興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右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張澄。知臨安府。十年六月初一日。除戶部侍郎。

蔣璨。

紹興十年六月初一日。以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知臨安府。是年八月二十二日。復爲兩浙轉運副使。

張匯。

紹興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匯。知臨安府。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復爲兩浙轉運副使。

俞俟。

紹興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揚州俞俟。除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王㬇。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兩浙轉運副使王㬇、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十三年八月初八日。除工部侍郎。

張叔獻。

紹興十三年八月初八日。以右朝奉郎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張叔獻知臨安府。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改知紹興府。

張澄。再除。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以龍圖閣學士右宣奉大夫知紹興府張澄知臨安府。十六年九月十八月。除慶遠軍節度使。改知溫州。

沈該。

紹興十六年十月初五日。以左朝散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沈該。知臨安府。十七年八月十四日。除權禮部侍郎。

趙不弃。

紹興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右中奉大夫權工部侍郎趙不弃。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十八年六月十九日。除工部侍郎。

湯鵬舉。

紹興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左中奉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湯鵬舉。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十九年八月十七日。除司農卿。

宋貺。

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右通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宋貺。兼權知臨安府。二十一年閏四月十二日。轉正奉大夫。罷。

趙士㣧。

紹興二十一年閏四月十三日。以左朝請大夫兩浙轉運判官趙士㣧。兼權知臨安府。是年九月十三日。除直秘閣。十九日。正除知府。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除直敷文閣。改知紹興府。

曹泳。

紹興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知紹興府曹泳。除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十月初

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兼權戶部侍郎。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罷。

韓仲通。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右通奉大夫權刑部尙書兼權詳定一司勅令韓仲通。兼權知臨安府。二十六年三月十七日。除戶部尙書依舊兼府事。

榮薿。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右朝請大夫知常州榮薿。除直秘閣。知臨安府。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以職事修舉。轉右朝議大夫。職以磨勘轉右中奉大夫。七月十一日。除權戶部侍郎。

張偁。

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以右朝議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張偁。知臨安府。是年十二月。除直敷文閣。二十八年九月。轉右中奉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二十九年閏六月初九日。除秘閣修撰。知明州。

趙子瀟。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初九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權發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子瀟。除直敷文閣。權發遣臨安府。三十年二月十五日。除戶部侍郎。

錢端禮。

紹興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右中大夫充秘閣修撰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錢端禮。除右文殿修撰。知臨安府。是年七月十一日。除戶部侍郎。

黃仁榮。

紹興三十年七月十一日。右中奉大夫直秘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黃仁榮。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是年九月初三日。丁母憂。

錢端禮。

紹興三十年九月初四日。以右中奉大夫權尙書戶部侍郎錢端禮。兼權知臨安府。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罷。

趙子瀟。再除。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左朝議大夫權尙書戶部侍郎趙子瀟。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除尙書戶部侍郎。仍兼知府事。隆興元年正月十八日罷。

林安宅。

隆興元年正月十八日。左朝請大夫尙書左司郎中林安宅。除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是年五月二十九

日。除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輝。

隆興元年六月二日。以右朝散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陳輝。兼權知臨安府。是年七月三日。除直敷文閣知府事。二年四月四日。改知建寧府。遂乘驛自陳。改知湖州。

黃仁榮。再除。

隆興二年四月初八日。以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兩浙轉運副使黃仁榮。知臨安府。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罷。

吳芾。

隆興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左朝議大夫試尙書吏部侍郎吳芾。除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是年十二月初五日。復爲吏部侍郎。

薛良朋。

隆興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以左朝奉大夫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薛良朋。知臨安府。乾道元年七月十八日。以警捕盜賊。究心職事。除直龍圖閣。二年五月十一日。除權工部侍郎。

王炎。

乾道二年五月十一日。右朝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王炎。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十二月十三日。以職事修舉。除授秘閣修撰。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除敷文閣待制。知荊南府。

周淙。再除。

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奉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周淙。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二十五年嘗通判府事。至乾道五年二月十五日。以職事修舉。除秘閣修撰。乾道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磨勘轉右朝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

道光間。錢塘汪氏振綺堂校刊宋本潛氏咸淳臨安志。讀黃氏士珣札記。知曾取乾道、淳祐二志參校。惜其不幷刻二志。豈以其殘闕過甚。抑所載者已具咸淳志中耶。夫志乘貴詳。固矣。然考古者徵引事實。必以始出者爲據。二志雖殘。實爲咸淳志所採用。創始之功。不可沒也。會稽章碩卿大令得鈔本乾道志三卷於京師藏書家。爲故學師嘉興家警石先生校本。攜歸蜀中刻之。屬爲校勘。今審其確爲鈔本誤而校本是者。鈔本脫漏而校本完善者。悉從校本補正。有兩通者。錄其校語於札記中。標曰原校。保塘所校者中以按字別之。潛志所載乾道志佚文數條。並爲補入。周志原文。間有誤處。有可審其歧異之由者。並據他書詳加辨證。以備修郡志者決擇焉。原書每葉十八行。行二十字。遇宋帝詔旨等字均提行空格。稱孝宗爲今上。光宗以下諱均不避。蓋卽從書成後初刻本輾轉影鈔者也。光緒四年八月。海寧錢保塘識。

卷一　九宮壇歲祀九宮貴神　輿地紀勝一引作歲祀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等九宮貴神。按輿地紀勝成於嘉定中。所引臨安志諸條。均與周志同。當卽周志之文。惟此條臚載九宮貴神之名。疑紀勝兼取臨安志他卷之文。櫽括成之。故較詳耳。餘所引與周志文同者不記。

晨華館　輿地紀勝一引作晨華館。按潛志亦作晨華館。與此合。今從之。

左右金吾衙仗　原校。衙作衛。

卷二　因爲縣焉　原校。一本作因立爲縣。

龍德三年　潛志作龍德二年。

淳化五年陞南新場爲昭德縣六年改爲南新縣　太平寰宇記。南新縣本臨安縣地。乾德五年。錢氏割臨安縣地置南新場。以便徵科。太平興國六年。改爲南新縣。輿地紀勝。嚴州分水縣。寶應二年析置昭德縣。大歷六年。省昭德入分水。潛志淳化六年置南新縣。本嚴州分水縣東境。唐寶應置爲昭德縣。大歷併入分水縣。梁正明四年。以民戶之請。隸安國縣。乾德間。卽其地置場催科。名曰南新。至是陞爲縣。按此則昭德本唐縣。宋因其名。復立之耳。元豐九域志。淳化五年。以南新場爲昭德縣。六年改昭德爲南新縣。此周志所本也。然淳化止五年。次年正月。改元至道。二志皆言淳化六年改南新縣。恐承九域志之誤。昭原誤作紹。今更正。

唐景福二年　唐原誤作後周。今據通鑑更正。

戶口　按潛志載乾道志云。錢塘縣主客戶四萬六千五百二十一。口六萬八千九百五十一。仁和縣主客戶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口七萬六千八百五十七。餘杭縣主客戶一萬九千八百一十七。口二萬九千九百一十一。臨安縣主客戶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口四萬四千七百四十二。於潛縣主客戶二萬二百九十五。口四萬六千二百九十二。富陽縣主客戶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三。口三萬六千一十七。新城縣主客戶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三。口三萬六百五十一。鹽官縣主客戶五萬八百三十一。口五萬九千三百四十四。昌化縣主客戶一萬一十三。口一（潛志賈氏札記云。一咸化志作五。是也。）萬四千三十三。此本佚之。今補入。惟九縣戶

數合計之。適合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之數。口數合計止四十六萬五千九百五十九。較總數尚少八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卽昌化縣口數依成化志作五萬。亦少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八。以鹽官戶口計之。口僅多六分之一。是一縣有五萬八百餘家單丁也。其爲脫誤斷然。以此推之。諸縣口數。亦尚有誤處。

禁軍　咸捷第一指揮以下八行。原頂格書。依前後體例當移低一格。潛志亦如此。今從之。

清河坊　河原誤和。今據潛志更正。注同。

延福坊　潛志作賢福坊。

壩東巷　壩原誤霸。今據潛志更正。下同。

苦楝皮　潛志。楝作棟。

箬　原校一作篛。按箬、竹名。見玉篇、廣韻。潛志作苦。

仁和館爲鵬舉重建　原校。一本無重字。

遛　原校改作遣。按遛爲高宗嫌名。故缺字不成。今從之。下同

一時名流皆有詩　此下原有後人以爲酒名六字。原校引吳兎牀說云。以爲酒名四字。疑後中和堂下注。誤重。按。其說是也。今從之。並去後人二字。

斯堂偉特之觀　斯堂本作登斯。原校云。一本作斯堂。按潛志亦作斯堂。今從之。

虛白堂晏殊輿地志云爲刺史　爲刺史上。疑脫宋璟二字。見輿地紀勝一。引晏公類要。

卷三　宣祖廟諱下一字　本作上一字。按以大書亮字。按宣祖廟諱下一字爲殷。潛志有殷亮。即其人也。今據更正。

李自韜　潛志作士韜。

相里尹造　潛志作相里君。引白居易冷泉亭記。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或云相里君名造。未有的據。不列於表。按白記語意。蓋不以造字爲名。此尹字當是君之誤。容齋五筆有相里造與魚朝恩辨論事。恐別是一人。

柳沖楊憑　潛志牧守表。列唐刺史。較周志增多二十二人。惟此二人。潛志無之。

周寶爲杭州刺史後唐僖宗時羣盜起寶募諸縣鄉兵討之號八都兵見五代史　按吳越備史、新唐書、通鑑。乾符六年。周寶以涇原節度使爲鎮海節度使。光啟三年。軍亂。爲部將薛朗所逐。奔常州。錢武肅王遣將杜稜拔常州。迎寶歸杭州。十二月。寶卒。未嘗爲杭州刺史也。五代史亦無寶募諸縣鄉兵討賊號八都兵之事。惟新唐書寶傳稱。僖宗時。羣盜所在盤結。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此周志誤列寶爲杭州刺史之由也。唐制。節度使所治之州。即兼其州刺史。是時鎮海軍節度使治潤州。兼領潤州刺史。而杭州爲其巡屬。寶至杭州時。武肅方爲杭州刺史。故屬櫜鞬具部將禮迎之。武肅既克常潤。景福二年。授鎮海軍節度。潤州刺史。乾寧三年。平董昌於越州。兼領鎮東節鉞。次年賜鐵券。文結銜稱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潤越等州刺史。以鎮東治越州故也。然是時常潤二州爲淮南所據。光化元年。因請移鎮海軍於杭州。自是中朝制冊至吳越。遂稱兼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或杭越等州刺史。至五代不改。見吳越備史及增訂本。周志見寶爲鎮海節度。以爲當兼領杭州刺史。故列其名於牧守中。潛志郡守表亦有寶名。蓋沿周志之誤也。當去寶而列董昌。昌於中和元年八月據杭州。寶承制表昌爲杭州刺史。至光啟三年。命武肅平劉漢宏。徙鎮越州。昌即表武肅爲杭州刺史。見吳越備史、五代史、通鑑諸書。潛志牧守表補昌名是也。又按通鑑。中和元年八月。杭州刺史路審中將至官。行至嘉興。董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周志是卷列牧守之名。凡已除而未行者亦列之。則亦當補路審中名。

道州觀察使劉知信　潛志作亳州。

張詠爲工部郎中　原校。一本作侍郎。按潛志作侍郎。

馮亮執役水中　原脫水字。今據潛志補。

孫沔皇祐五年四月壬午　原作壬子。按是月爲庚午朔。不得有壬子。潛志作壬午。是也。今據更正。

唐詢除吏部郎中　原校。一本作禮部。按潛志亦作吏部。

張詵元豐四年　原作二年。潛志作四年。按上稱鄭潤甫元豐二年知杭州。四年四月徙知成都。則二當作四。今據更正。

呂公孺　原校。呂公孺至熊本初除。舊鈔本缺。今據海昌吳氏蔣氏藏本補。

陳軒龍圖閣待制　制。原誤作詔。今據潛志更正。

豐稷元符二年　原脫二字。今據潛志補。

王渙之　潛志作煥之。

趙霙　原校。一本作趙霆。按。潛志亦作霆。

徽猷閣待制李陵　原脫徽猷二字。今據潛志補。

孫覿紹興元年正月三日　原作三月三日。按潛志是年正月三日。李光徙知洪州。繼之以是日孫覿知。則作正。是也。今據更正。

宋輝紹興二年正月十八日　原作十六日。按上文席益以是年正月十八日徙知衢州。則六當作八。潛志亦承上文云是日云云。今據更正。

蔣燦　原校。一本作蔣璨。按、潛志亦作璨。

趙士鬖　原校。一本作鬖。一本作影。按潛志亦作影。

錢端禮再除以右中奉大夫知　潛志作太中大夫。

周淙再除以右朝奉大夫知　潛志。右朝請大夫。按是節敍淙於乾道五年二月除秘閣修撰。繼之以乾道四年十一月轉右朝議大夫。又繼之以五年七月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淙自敍其官。不應錯互其年之先後。非後人有所攙入。即傳鈔有誤也。潛志稱淙於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轉右朝議大夫。五年二月十五日以職事修舉。除秘閣修撰。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敍次先後不誤。

錢龢。字居甫。一作臣仲 以孝義知名。居於錢塘門外九里松之間。嘗建傑閣。藏書甚富。蘇軾榜曰錢氏書藏。仕至直秘閣。知荆南府。墳墓在靈隱天竺兩山之間。　謝景初。字師厚。慶歷六年甲科及第。直講梅堯臣作詩美之。以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作海塘。防水患。民賴以安業。王安石嘗記其事。累遷益州提點刑獄。以屯田郎致仕。性倜儻勁峭。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子壻黃庭堅以詩名家。庭堅自謂從謝公得句法。　俞舉善。錢塘人。累世同居。號義門。明道二年旌表門閭。　按潛志云。輒給公乾道志入姓氏朱异、沈括入人

物。沈銜作沈衔。以晉孫拯係吳。又人物列傳於錢暄、錢彥遠、錢明逸、錢勰、薛溫、元德昭、元奉宗、元絳、盛度、謝濤、楊蟠、強至、周邠、虞奕、吳師禮、崔貢、孝婦盛氏諸傳下。皆云以他書及乾道志修。惟錢穌、謝景初、俞舉善傳祇云以乾道志修。則三傳為此志原文也。因補錄於此。

東京夢華錄

孟元老撰

東京夢華錄序

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生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觀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焉紹興丁卯歲除日幽蘭居士

東京孟元老序

余嘗過汴見士庶家門屏及坊肆團扇一如武林心竊怪之比讀東京夢華錄所載貴家士女小轎不垂簾幰端陽賣葵蒲艾葉七夕食油麪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綵小旗季冬廿四日祀竈及貧人粧鬼神逐祟悉與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風尚所漸也至其謂勾欄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諸品名稱武林今雖不然及檢古杭夢游錄往往多與懸合惟內家游覽民俗炫奓夢游多過夢華處耳嗟乎繁華過眼若閙閧一見元老夢華何知後人更作華游也余兩人刻此則又夢元老之夢矣

繡水沈士龍識

夢華錄多記崇寧以後所見時方以逸豫臨下故若綵山燈火水殿爭標寶津男女諸戲走馬角射及天寧節女隊歸騎年少爭迎雖事隔前載猶令人想見其盛至如都人探春游娛池苑京瓦奏技茶酒坊肆曉販夜市交易瑣細率皆依準方俗無強藻潤自能詳不近雜質不墜俚可謂善記風土者但大內所載殿閣樓觀僅僅十一無論諸宮只知政和新宮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餘殿而艮嶽於時最稱雄麗何可略也且記中嘗及童蔡園第后家戚里當時借權灼爛誇亂導亡之事絕不因事而見此蓋不得楊衒之洛陽伽藍法耳

武原胡震亨識

東京夢華錄目錄

卷第一
東都外城　舊京城
河道　大內
內諸司　外諸司
卷第二
御街　宣和樓前省府宮宇
朱雀門外街巷　州橋夜市
東角樓街巷　潘樓東街巷
酒樓　飲食果子
卷第三
馬行街北諸醫鋪
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大內前州橋東街巷
相國寺內萬姓交易
寺東門街巷　上清宮
馬行街鋪席　般載雜賣
都市錢陌　雇覓人力
防火　天曉諸人入市
諸色雜賣
卷第四
軍頭司　皇太子納妃
公主出降　皇后出乘輿
雜賃　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筵會假賃　會仙酒樓
食店　肉行
餅店　魚行

卷第五
民俗　京瓦伎藝
娶婦　育子
卷第六
正月　元旦朝會
立春　元宵
十四日駕幸五嶽觀
十五日駕詣上清宮
十六日　收燈都人出城探春
卷第七
清明節
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幸瓊林苑　駕幸寶津樓宴殿
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
駕詣射殿射弓　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
駕回儀衛
卷第八
四月八日　端午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
是月巷陌雜賣　七夕
中元節　立秋
秋社　中秋
重陽
卷第九
十月一日　天寧節
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

立冬
卷第十
冬至　大禮預教車象
車駕宿大慶殿　駕行儀衛
駕宿大廟奉神主出室
駕詣青城齋宮　駕詣郊壇行禮
郊畢駕回　下赦
駕還詣諸宮行謝
十二月　除夕

東京夢華錄卷之一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東都外城

東都外城方圓四十餘里城壕曰護龍河闊十餘丈濠之內外皆植楊柳粉墻朱戶禁人往來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門有三正南門曰南薰門城南一邊東南則陳州門傍有蔡河水門西南則戴樓門傍亦有蔡河水門蔡河正名惠民河為通蔡州故也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門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次則曰新宋門次曰新曹門又次曰東北水門乃五丈河之水門也西城一邊其門有四從南曰新鄭門次曰西水門汴河上水門也次曰萬勝門又次曰固子門又次曰西北水門乃金水河水門也北城一邊其門有四從東曰陳橋門（乃大遼人使驛路）次曰封丘門（北郊御路）次曰新酸棗門次曰衛州門（諸門名皆俗呼其正名如西水門曰利澤鄭門本順天門固子門本金耀門）新城每百步設馬面戰棚密置女頭旦暮修整望之聳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舊京城

舊京城方圓約二十里許南壁其門有三正南曰朱雀門左曰保康門右曰新門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北壁其門有三從東曰舊封丘門次曰景龍門（乃大內城角寶籙宮前也）次曰金水門

河道

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遼繞自東南陳州門出河上有橋十一自陳州門裏曰觀橋（在五嶽觀後門）從北次曰宣泰橋次曰雲騎橋次曰橫橋子（在彭婆宅前）次曰高橋次曰西保康門橋次曰龍津橋（正對內前）次曰新橋次曰太平橋（高殿前宅前）次曰糶麥橋次曰第一座橋次曰宜男橋出戴樓門外曰四里橋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東去至泗州入淮運東南之糧凡東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給焉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河上有橋十三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其上下土橋亦如之次曰順成倉橋入水門裏曰便橋次曰下土橋次曰上土橋投西角子門曰相國寺橋次曰州橋（正名天漢橋）正對於大內御街其橋與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其柱皆青石為之石梁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御路也州橋之北岸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橋之西有方淺船二隻頭置巨幹鐵鎗數條岸上有鐵索三條遇夜絞上水面蓋防遺失舟船矣西去曰浚儀橋次曰興國寺橋（亦名馬軍衙橋）次曰太師府橋（蔡相宅前）次曰金梁橋次曰西浮橋（舊以船為之橋今皆用木石造矣）次曰西水門便橋門外曰橫橋東北曰五丈河來自濟鄆般挽京東路糧斛入京城自新曹門北入京河上有橋五東去曰小橫橋次曰廣備橋次曰蔡市橋次曰青暉橋染院橋西北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水築堤從汴河上用木槽架道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墻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浦矣河上有橋三曰白虎橋橫橋五王宮橋之類又曹門小河子橋曰念佛橋蓋內諸司輦官親事官之類軍營皆在曹門侵晨上直有替者在橋上念經求化得其名矣

大內

大內正門宣德樓列五門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悉用朱紅杈子入宣德樓正門乃大慶殿庭設兩樓如寺院鐘樓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測驗刻漏逐時刻執牙牌奏每遇大禮車駕齋宿及正朔朝會於此殿殿外左右橫門曰左右長慶門內城南壁有門三座係大朝會趨朝路宣德樓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左掖門裏乃明堂右掖門裏西去乃天章寶文等閣宮城至北廊約百餘丈入門東去街北廊乃樞密院次中書省次都堂（宰相朝退治事於此）次門下省次

大慶殿外廊横門北去百餘步又一横門毎日宰執趨朝此處下馬餘侍從臺諫於第一横門下馬行至文德殿入第二横門東廊大慶殿東偏門西廊中書門下後省次修國史院次南向小角門正對文德殿常朝殿也殿前東西大街東出東華門西出西華門近裏又兩門相對左右嘉肅門也南去左右銀臺門自東華門裏皇太子宮入嘉肅門街南大慶殿後門東西上閤門街北宣祐門南北大街西廊面東曰凝暉殿乃通會通門入禁中矣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警出入甚嚴近裏皆近侍中貴殿之外皆知省御藥幕次快行親從官輦官車子院黄院子內諸司兵士祗候宣喚及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唯此浩穰諸司人自賣飲食珍奇之物市井之間未有也毎遇早晚進膳自殿中省對凝暉殿禁衛成列約攔不得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喝謂之撥食家次有紫衣裹腳子向後曲折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黄繡龍合衣籠罩左手携一紅羅繡手巾進入於此約十餘合繼托金瓜合二十餘面進入非時取喚謂之泛索宣祐門外西去紫宸殿正朔受朝於此次曰文德殿常朝所御次曰垂拱殿次曰皇儀殿次曰集英殿宴殿殿試於此後殿曰崇政殿保和殿內書閣曰睿思殿後門曰拱辰門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鰕鱉蟹鶉兎脯腊金玉珍玩衣着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

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類新出毎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閤分爭以貴價取之

內諸司

內諸司皆在禁中如學士院皇城司四方館客省東西上閤門通進司內弓劍鎗甲軍器等庫翰林司茶酒也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藏庫奉宸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尚藥尚食尚輦尚醞尚衣尚舍諸閤分內香藥庫後苑作翰林書藝局醫官局天章等閣明堂頒朔布政府

外諸司

外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庫內酒坊牛羊司乳酪院儀鸞司帳設局也車輅院供奉庫雜物庫雜賣務東西作坊萬全造軍器所修內司文思院上下界綾錦院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營致遠務騾務駝坊象院作坊物料庫東西窑務內外物庫油醋庫京城守具所鞍轡庫養馬曰左右騏驥院天駟十監河南北十炭場四熟藥局內外柴炭庫軍頭引見司架子營樓店務榷貨務都茶場大宗正司左藏大觀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局打套所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有五十餘所日有支納下卸即有下卸指軍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毎人肩兩石布袋遇有支遣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毎遇冬月諸鄉納

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銜數千萬量不絶場內堆積如山諸軍打請營在州北即往州南倉不許顧人般擔並要親自負來 祖宗之法也

東京夢華錄卷之一終

東京夢華錄卷之二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御街

坊巷御街自宣德樓一直南去約濶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裏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宣和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相間春夏之間望之如繡

宣和樓前省府宮宇

宣德樓前左南廊對左掖門爲明堂頒朔布政府秘書省右廊南對右掖門近東則兩府八位西則尚書省御街大內前南去左則景靈東宮右則西宮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橋曲轉大街面南曰左藏庫近東鄭太宰宅青魚市內行景靈東宮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金銀鋪溫州漆器什物鋪大相國寺直至十三間樓舊宋門自大內西廊南去即景靈西宮南曲對即報慈寺街都進奏院百種圓藥鋪至浚儀橋大街西宮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驛（大遼人使驛也）相對梁家珠子鋪餘皆賣時行紙畫花果鋪席至浚儀橋之西即開封府御街一直南去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至朱雀門街西過橋即投西大街謂之麴院街街南遇仙正店

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缾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餘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藥鋪居民

朱雀門外街

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稭巷狀元樓餘皆妓館至保康門街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猪巷亦妓館以南東西兩教坊餘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過龍津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杈子如內前東劉廉訪宅以南太學國子監過太學又有橫街乃太學南門街南熟藥惠民南局以南五里許皆民居又東去橫大街乃五嶽觀後門大街約半里許乃看街亭尋常車駕行幸登亭觀馬騎於此東至貢院什物庫禮部貢院車營務草場街南葆真宮直至蔡河雲騎橋御街至南薰門裏街西五嶽觀最爲雄壯自西門東去觀橋宣泰橋柳陰牙道約五里許內有中太一宮佑神觀街南明麗殿奉靈園九成宮內安頓九鼎近東即迎祥池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鴈遊泳其間橋亭臺榭棊布相峙唯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遊觀一日龍津橋南西壁鄧樞密宅以南武學巷內曲子張宅武成王廟以南張家油餅明節皇后宅西去大街曰太巷口又西曰清風樓酒店都人夏月多乘涼於此以西老鴉巷口軍器所直接第一座橋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觀

延接四方道民於此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學院西去盡抵宜男橋小巷南去即南薰門其門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皆不得經由此門而出謂正與大內相對唯民間所宰猪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止十數人驅逐無有亂行者

州橋夜市

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乾脯王樓前貛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箇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𤒹凍魚頭薑豉𠝹子抹臟紅絲批切羊頭辣腳子姜辣蘿蔔夏月麻腐雞皮麻飲細粉素簽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兒生淹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沙糖菉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醎菜杏片梅子薑萵苣筍芥辣瓜兒細料餶飿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鋸刀紫蘇膏金絲黨梅香棖元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猪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鱠煎夾子猪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

東角樓街巷

自宣德東去東角樓乃皇城東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薑行高頭街北去從紗行至東華門街晨暉門寶籙宮直至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餘皆真珠疋帛香藥鋪席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

子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以東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鶉兔鳩鴿野味螃蟹蛤蜊之類訖方有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後飲食上市如酥蜜食棗䭔澄沙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河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東去則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潘樓東街巷

潘樓東去十字街謂之土市子又謂之竹竿市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裹角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以東街北趙十萬宅街南中山正店東榆林巷北鄭皇后宅東曲首向北墻畔單將軍廟乃單雄信墓也上有棗樹世傳乃棗槊發芽生長成樹又謂之東家子巷又接東則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喫茶於彼又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禦藥鋪出舊曹門朱家橋瓦子下橋南斜街北斜街內有泰山廟兩街有妓館橋頭人煙市井不下州南以東牛行街下馬劉家藥鋪看牛樓酒店

亦有妓館一直抵新城自土市子南去鐵屑樓酒店皇建院街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動二十餘爐直南抵太廟街高陽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人煙浩鬧先至十字街曰鵓兒市向東曰東雞兒巷西向曰西雞兒巷皆妓館所居近北街曰楊樓街東曰莊樓今改作和樂樓樓下乃賣馬市也近北曰任店今改作欣樂樓對門馬鐺家羹店

酒樓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閤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貨行通雞兒巷妓館大貨行通牋紙店白礬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州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藥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墻長慶樓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腳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

食則第一白廚州西安州巷張秀以次保康門李慶家東雞兒巷郭廚鄭皇后宅後宋廚曹門塼筒李家寺東骰子李家黃胖家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後來景靈宮東墻下長慶樓尤盛

飲食果子

凡店內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飯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兒子皆通謂之大伯更有街坊婦人腰繫青花布手巾綰危髻為酒客換湯斟酒俗謂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子弟少年輩飲酒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或獻果子香藥之類客散得錢謂之廝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劄客亦謂之打酒坐又有賣藥或果實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暫如此處處有之唯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不放前項人入店亦不賣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賣一色好酒所謂茶飯者乃百味羹新法鵪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蝦蕈雞蕈渾砲等羹旋索粉玉棊子群仙羹假河魨白渫虀貨鱖魚假元魚決明兜子決明湯虀肉醋托胎襯腸沙魚兩熟紫蘇魚假蛤蜊白肉夾面子茸割肉胡餅湯骨頭乳炊羊閙廳羊角腰子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臆子入爐細項蓮花鴨簽酒炙肚胘虛汁垂絲羊頭入爐羊羊頭簽鵝鴨簽雞簽盤兔炒兔葱潑兔假野狐金絲

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鵪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渫蟹洗手蟹之類逐時旋行索喚不許一味有闕或別呼索變造下酒亦即時供應又有外來托賣炙雞燠鴨羊脚子點羊頭脆筋巴子薑蝦酒蟹獐巴鹿脯從食蒸作海鮮時果旋切萵苣生菜西京筍又有小兒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挾白磁缸子賣辣菜又有托小盤賣乾果子乃旋炒銀杏栗子河北鵝梨梨條梨乾梨肉膠棗棗圈梨圈桃圈核桃肉牙棗海紅嘉慶子林檎旋烏李李子旋櫻桃煎西京雨梨尖梨甘棠梨鳳棲梨鎮府濁梨河陰石榴河陽查子查條沙苑榲桲回馬孛萄西川乳糖獅子糖霜蜂兒橄欖溫柑綿棖金橘龍眼荔枝召白藕甘蔗漉梨林檎乾枝頭乾芭蕉乾人面子巴覽子榛子榧子蝦具之類諸般蜜煎香藥果子罐子黨梅柿膏兒香藥小元兒小臈茶鵬沙元之類更外賣軟羊諸色包子猪羊荷包燒肉乾脯玉板鮓把鮓片醬之類其餘小酒店亦賣下酒如煎魚鴨子炒雞兎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類每分不過十五錢諸酒店必有廳院廊廡掩映排列小閤子吊窗花竹各垂簾幙命妓歌笑各得穩便

東京夢華錄卷之三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馬行街北醫鋪

馬行北去乃小貨行時樓大骨傳藥鋪直抵正係舊封丘門兩行金紫醫官藥鋪如杜金鉤家曹家獨勝元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石魚兒班防禦銀孩兒栢郎中家醫小兒大鞋任家産科其餘香藥鋪席官員宅舍不欲遍記夜市北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都人謂之裏頭

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大內西去右掖門祅廟直南浚儀橋街西尚書省東門至省前橫街南即御史臺西即郊社省南門正對開封府後墻省西門謂之西車子曲史家瓠羹萬家饅頭在京第一次曰吳起廟出巷乃大內西角樓大街西去踴路街南太平興國寺後門北對啓聖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對清風樓無比客店張戴花洗面藥國太丞張老兒金龜兒醜婆婆藥鋪唐家酒店直至梁門正名闔閭出梁門西去街北建隆觀觀內東廊于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街南蔡太師宅西去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門大街亞其裏瓦約一里有餘過街北即舊宜城樓近西去金梁橋街西大街荆筐兒藥鋪棗王家金銀鋪近北巷口熟藥惠民西局西去甕市子乃開封府刑人之所也西去蓋防禦藥鋪大佛寺都亭西驛相對京城守具所自甕市子北去大街班樓酒店

以北大三橋子至白虎橋直北即衛州門

大內前州橋東街巷

大內前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有橋平正如州橋與保康門相對橋西賈家瓠羹孫好手饅頭近南即保康門潘家黃耆圓延寧宮禁女道士觀人罕得入街西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近東四聖觀襪袎巷以東城角定力院內有朱梁高祖御容出保康門外新建三尸廟德安公廟南至橫街西去通御街曰麥稍巷口以南太學東門水櫃街余家染店以南街東法雲寺又西去橫街張駙馬宅寺南佑神觀後門

相國寺萬姓交易

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猫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蒲合簟席屏幃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脯腊之類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占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朶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後廊皆日者貨術傳神之類寺三門閣上幷資聖門各有金銅鑄羅漢五百尊佛牙等凡有齋供皆取旨方開三門左右有兩餅琉璃塔寺內有智海惠林寶梵河沙東西塔院乃出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齋會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分莫不咄

嵯而辦大殿兩廊皆國朝名公筆跡左壁畫熾
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戲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
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朵廊皆壁隱樓
殿人物莫非精妙

寺東門街巷

寺東門大街皆是幞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丁
家素分茶南即錄事巷妓館繡巷皆師姑繡作
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內南食店甚盛妓館亦
多向北李慶糟薑鋪直北出景靈宮東門前又
向北向宋稅務街高頭街薑行後巷乃脂皮畫
曲妓館南北講堂巷孫殿丞藥鋪靴店出界身
北巷口宋家生藥鋪本鋪中兩壁皆李成所畫
山水自景靈宮東門大街向東街北舊乾明寺
沿火改作五寺三監以東向南曰第三條甜水
巷以東熙熙樓客店都下着數以東街南高陽
正居向北入馬行向東街北曰車輅院南曰第
二甜水巷以東審計院以東桐樹子韓家直抵
太廟前門南往觀音院乃第一條甜水巷也太
廟北入榆林巷通曹門大街不能遍數也

上清宮

上清宮在新宋門裏街北以西茆山下院醴泉
觀在東水門裏觀音院在舊宋門後太廟南門
景德寺在上清宮背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館開
寶寺在舊封丘門外斜街子內有二十四院惟
仁王院最盛天清寺在州北清暉橋興德院在
金水門外長生宮在鹿家巷顯寧寺在炭場巷
北婆臺寺在陳州門裏兜率寺在紅門道地踴

佛寺在州西草場巷街南十方靜因院在州西
油醋巷浴室院在第三條甜水巷福田院在舊
曹門外報恩寺在卸鹽巷大和宮女道士在州
西洪橋子大街洞元觀女道士在班樓北瑤華
宮在金水門外萬壽觀在舊酸棗門外十王宮
前

馬行街鋪席

馬行北去舊封丘門外祆廟斜街州北瓦子新
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餘諸班直軍營
相對至門約十里餘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
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
市井經紀之家往往只於市店旋置飲食不置
家蔬北食則礬樓前李四家段家爊物石逢巴
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夜
市直至三更盡纔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
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燋酸
豏猪胰胡餅和菜餅獾兒野狐肉果木翹羹灌
腸香糖果子之類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
市𠜾子薑豉抹臓紅絲水晶膾煎肝臓蛤蜊螃
蟹胡桃澤州餳奇豆鵝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
團子鹽豉湯之類至三更方有提瓶賣茶者蓋
都人公私榮幹夜深方歸也

般載雜賣

東京般載車大者曰太平上有箱無蓋箱如构
欄而平板壁前出兩木長二三尺許駕車人在
中間兩手扶捉鞭綏駕之前列騾或驢二十餘
前後作兩行或牛五七頭拽之車兩輪與箱齊

後有兩斜木脚拖夜中間懸一鐵鈴行即有聲
使遠來者車相避仍於車後繫驢騾二頭遇下
峻險橋路以鞭諕之使倒坐綞車令緩行也可
載數十石官中車惟用驢差小耳其次有平頭
車亦如太平車而小兩輪前出長木作轅木梢
橫一木以獨牛在轅內項負橫木人在一邊以
手牽牛鼻繩駕之酒正店多以此載酒梢桶矣
梢桶如長水桶面食靨口每梢三斗許一貫五
百文又有宅眷坐車子與平頭車大抵相似但
棚作蓋及前後有构欄門垂簾又有獨輪車前
後二人把駕兩旁兩人扶拐前有驢拽謂之串
車以不用耳子轉輪也般載竹木瓦石但無前
轅止一人或兩人推之此車往往賣糕及餻糜
之類人用不中載物也平盤兩輪謂之浪子車
唯用人拽又有載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盤而無
輪謂之痴車皆省人力也又有驢騾駄子或
皮或竹為之如方匾竹㡘兩搭背上斛㪷則用
布袋馳之

都市錢陌

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
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妮買虫蟻
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

雇覓人力

凡雇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
供雇覓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防火

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

夜間巡警及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鋸梯子火杈大索鐵猫兒之類每遇有遺火去處則有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衙開封府各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

天曉諸人入市

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亦各分地分日間求化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諸門橋市井已開如瓠羹店門首坐一小兒叫饒骨頭間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點燈燭沽賣每分不過二十文幷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藥者直至天明其殺猪羊作坊每人檐猪羊及車子上市動即百數如果木亦集於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果子行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其麥麪每秤作一布袋謂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更有御街州橋至南內前趂朝賣藥及飲食者吟叫百端

諸色雜賣

若養馬則有兩人日供切草養犬則供餳糟養猫則供猫食幷小魚其錮路釘鉸箍桶修整動使掌鞋刷腰帶修幞頭帽子補洗魫角冠子日供打香印者則管定鋪席人家牌額時節即印施佛像等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以有使漆打釵環荷大斧斫柴換扇子柄供香餅子炭圍夏月則有洗甃淘井者舉意皆在目前或軍營放停樂人動鼓樂於空閑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散糖果子之類謂之賣梅子又謂之把街每日如宅舍宮院前則有就門賣羊肉頭肚腰子白腸鶉兒魚蝦退毛雞鴨蛤蜊螃蟹雜燠香藥果子撲賣冠梳領抹頭面衣着動使銅鐵器衣箱磁器之類亦有撲上件物事者謂之勘宅其後街或閑空處團轉蓋屋向背聚居謂之院子小民居止每日賣蒸梨棗黃糕麋宿蒸餅發牙豆之類每遇春時官差人夫監淘在城渠別開坑盛淘出者泥謂之泥盆候官差人來檢視了方盖覆夜間出入月黑宜照管也

東京夢華錄卷之三

東京夢華錄卷之四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軍頭司

軍頭司每旬休按閱內等子相撲手劒棒手格鬭諸軍營殿前指揮使直在禁中有左右班內殿直散員散都頭散直散指揮御龍左右直係打御從物御龍骨朶子直弓箭直弩直習馭直騎御馬釣容直招箭班金鎗班銀鎗班殿侍諸軍東西五班常入祗候每日教閱野戰每遇諸路解到武藝人對御格鬪天武捧日龍衛神衛各二十指揮謂之上四軍不出戍驍騎雲騎拱聖龍猛龍騎各十指揮殿前司步軍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揮虎翼水軍宣武各十五指揮神勇廣勇各十指揮飛山床子弩雄武廣固等指揮諸司則宣效六軍武肅武和街道司諸司諸軍指揮動以百數諸宮觀宅院各有清衛廂軍禁軍剩員十指揮其餘工匠修內司八作司廣固作坊後花作坊書藝局綾錦院文繡院內酒坊法酒庫牛羊司油醋庫儀鸞司翰林司喝探武嚴輦官車子院皇城官親從官親事官上下宮皇城黃皁院子滌除各有指揮記省不盡

皇太子納妃

皇太子納妃鹵部儀仗宴樂儀衛妃乘厭翟車車上設紫色團蓋四柱維幕四垂大帶四馬駕之

公主出降

公主出降亦設儀仗行幕步障水路凡親王公

士出則有之皆係街道司兵級數十人各執擷具鍍金銀水桶前導灑之名曰水路用拸床數百鋪設房卧並紫衫卷腳幞頭天武官擡舁又有宮嬪數十皆真珠釵插吊朵玲瓏簇羅頭面紅羅銷金袍帔乘馬雙控雙搭青蓋前導謂之短鐙前後用紅羅銷金掌扇遮簇乘金銅檐子覆以剪棕朱紅梁脊上列滲金銅鑄雲鳳花朵檐子約高五尺許深八尺濶四尺許內容六人四維垂繡額珠簾白藤間花匣箱之外兩壁出欄檻皆縷金花裝雕木人物神仙出隊兩竿十二人竿前後皆設綠絲條金魚勾子勾定

皇后出乘輿

皇太后皇后出乘者謂之輿比檐子稍增廣花樣皆龍前後檐皆剪棕儀仗與駕出相似而少仍無駕頭警蹕耳士庶家與貴家婚嫁亦乘檐子只無脊上銅鳳花朵左右兩軍自有假賃所在以至從人衫帽衣服從物俱可賃不須借措餘命婦王宮士庶通乘坐車子如檐子樣製亦可容六人前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

雜賃

若凶事出殯自上而下凶肆各有體例如方相車轝結絡綵帛皆有定價不須勞力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

修整雜貨及齋僧請道

倘欲修整屋宇泥補牆壁生辰忌日欲設齋僧

尼道士即早辰橋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謂之雜貨工匠以至雜作人夫道士僧人羅立會聚候人請喚謂之羅齋竹木作料亦有鋪席磚瓦泥匠隨手即就

筵會假賃

凡民間吉凶筵會椅卓陳設器皿合盤酒檐動使之類自有茶酒司管賃喫食下酒自有廚司以至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謂之白席人總謂之四司人欲就園館亭榭寺院遊賞命客之類舉意便辦亦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雖百十分廳館整肅主人只出錢而已不用費力

會仙酒樓

如州皇仁和店新門裏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尚少闕一件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即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盌遂亦用銀盂之類其果子菜蔬無非精潔若別要下酒即使人外買軟羊龜背大小骨諸色包子玉板鮓生削巴子瓜薑之類

食店

大凡食店大者謂之分茶則有頭羹石髓羹白肉胡餅軟羊大小骨角炙犒腰子石肚羹入爐羊罨生軟羊麪桐皮麪薑潑刀回刀冷淘棊子寄爐麪飯之類喫全茶饒虀頭羹更有川飯店則有插肉麪大燠麪大小抹肉淘煎燠肉雜煎

事件生熟燒飯更有南食店魚兜子桐皮熟膾麪煎魚飯又有瓠羹店門前以枋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上掛成邊猪羊相間三二十邊近裏門面窗戶皆朱綠裝飾謂之驩門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稱呼坐次客坐則一人執箸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臕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行菜行之近局次立從頭唱念報與局內當局者謂之鐺頭又曰着案訖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椀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一有差錯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罵或罰工價甚者逐之吾輩入店則用一等琉璃淺稜椀謂之碧椀亦謂之造羹菜蔬精細謂之造虀每椀十文麪與肉相停謂之合羹又有單羹乃半個也舊只用匙今皆用箸矣更有插肉撥刀炒羊細物料棊子餛飩店及有素分茶如寺院齋食也又有菜麪胡蝶虀肐膣及賣隨飯荷包白飯旋切細料餶飿兒瓜虀蘿蔔之類

肉行

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從便索喚闊切片批細抹頓刀之類至晚即有燠爆熟食上市凡買物不上數錢得者是數

餅店

凡餅店有油餅店有胡餅店若油餅店即賣蒸餅糖餅裝合引盤之類胡餅店即賣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碢髓餅新樣滿麻每案用三五人

捍劑皂花入爐自五更皂宋之聲遠近相聞惟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

魚行

賣生魚則用淺抱桶以柳葉間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賣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月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

東京夢華錄卷之五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民俗

凡百所賣飲食之人裝鮮淨盤合器皿車檐動使奇巧可愛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賣藥賣卦皆具冠帶至於乞丐者亦有規格稍似懈怠衆所不容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着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誼若見外方之人爲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或見軍鋪收領到鬧爭公事橫身勸救有陪酒食擔官方救之者亦無憚也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門其正酒店戶見腳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所謂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

京瓦伎藝

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張廷叟孟子書主張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嘌唱弟子張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團等教坊減罷并溫習張翠蓋張成弟子薛子大

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枝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差晚看不及矣懸絲傀儡張金線李外寧藥發傀儡張臻妙溫奴哥眞箇强沒勃臍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王顏喜蓋中寶劉名廣散樂張眞奴舞旋楊望京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祖六姐影戲丁儀瘦吉等弄喬影戲劉百禽弄蟲蟻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毛詳霍伯醜商謎吳八兒合生張山人說諢話劉喬河北子帛遂吳牛兒達眼五重明喬駱駝李敦等雜班外入孫三神鬼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

娶婦

凡娶媳婦先起草帖子兩家允許然後起細帖子序三代名諱議親人有服親田產官職之類次檐許口酒以絡盛酒瓶裝以大花八朵羅絹生色或銀勝八枚又以花紅繳檐上謂之繳檐紅與女家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魚三五箇筯一雙悉送在元酒瓶內謂之回魚筯或下小定大定或相媳婦與不相若相媳婦即男家親入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釵子插冠中謂之插釵子

或不入意即留一兩端綵段與之壓驚則此親不諧矣其媒人有數等上等戴蓋頭著紫背子說官親宮院恩澤中等戴冠子黃包髻背子或只繫裙手把青凉傘兒皆兩人同行下定了即旦望媒人傳語遇節序即以節物頭面羊酒之類追女家隨家豐儉女家多回巧作之類次下財禮次報成結日子次過大禮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粧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頭之類前一日女家先來掛帳鋪設房臥謂之鋪房女家親人有茶酒利市之類至迎娶日兒家以車子或花檐子發迎客引至女家門女家管待迎客與之綵段作樂催粧上車檐從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謂之起檐子與了然後行迎客先回至兒家門從人及兒家人乞覓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攔門新婦下車子有陰陽人執斗內盛穀豆錢果草節等呪祝望門而撒小兒輩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俗云厭青羊等殺神也新人下車檐踏青布條或氈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鏡倒行引新人跨鞍驀草及秤上過入門於一室內當中懸帳謂之坐虛帳或只徑入房中坐於床上亦謂之坐富貴其送女客急三盞而退謂之走送眾客就筵三盃之後婿具公裳花勝簇面於中堂昇一榻上置椅子謂之高坐先媒氏請次姨氏或妗氏請各斟一盃飲之次丈母請方下坐新人門額用綵一段碎裂其下橫抹掛之婿入房即眾爭撦小片而去謂之利市繳門紅婿於床前請新婦出二家各出綵段綰一同心謂

之牽巾男掛於笏女搭於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廟前參拜畢女復倒行扶入房講拜男女各爭先後對拜畢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婦女以金錢綵菓散擲謂之撒帳男左女右留少頭髮二家出疋段釵子木梳頭鬚之類謂之合髻然後用兩盞以綵結連之互飲一盞謂之交盃酒飲訖擲盞并花冠子於床下盞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則眾喜賀然後掩帳訖宮院中即親隨人抱女婿去已下人家即行出房參謝諸親復就飲酒散後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鏡臺鏡子於其上望堂展拜謂之新婦拜堂次拜尊長親戚各有綵段巧作鞋枕等為獻謂之賞賀尊長則復換一疋回之謂之答賀婿往參婦家謂之拜門有力能趣辦次日即往謂之復面拜門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賞賀亦如女家之禮酒散女家具鼓吹從物迎婿還家三日女家送綵段油蜜蒸餅謂之蜜和油蒸餅其女家來作會謂之煖女七日則取女歸或送綵段頭面與之謂之洗頭一月則大會相慶謂之滿月自此以後禮數簡矣

育子

凡孕婦入月於初一日父母家以銀盆或鏇或綵畫盆盛粟稈一束上以錦繡或生色帕複蓋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羅五男二女花樣用盤合裝送饅頭謂之分痛并作眠羊臥鹿羊生菓實取其眠臥之義并牙兒衣物綳籍等謂之催生就蓐分娩訖人爭送粟米炭醋之類三日落臍炙顖七日謂之一臘至滿月則生色及綳繡錢貴富家金銀犀玉為之并菓子大展洗兒會親賓盛集煎香湯於盆中下菓子綵錢葱蒜等用數丈綵繞之名曰圍盆以釵子攪水謂之攪盆觀者各撒錢於水中謂之添盆盆中棗子直立者婦人爭取食之以為生男之徵浴兒畢落胎髮遍謝坐客抱牙兒入他人房謂之移窠生子百日置會謂之百晬至來歲生日謂之周晬羅列盤琖於地盛菓木飲食官誥筆研筭秤等經卷針線應用之物觀其所先拈者以為徵兆謂之試晬此小兒之盛禮也

東京夢華錄卷之六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正月

正月一日年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坊巷以食物動使菓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綵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着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向晚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不相笑訝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雖貧者亦須新潔衣服把酒相酬爾

元旦朝會

正旦大朝會車駕坐大慶殿有介胄長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謂之鎮殿將軍諸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緣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入獻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着右肩爲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服緋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高麗與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氊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氊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氊並如僧

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大石等國有時來朝貢其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夏國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番國在瞻雲館或懷遠驛唯大遼高麗就館賜宴大遼使人朝見訖翼日詣大相國寺燒香次日詣南御苑射弓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賜宴三節人皆與焉先列招箭班十餘於垜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一裹無脚小幞頭子錦襖子遼人踏開弩子舞旋搭箭過與使人彼窺得端正止令使人發牙例本朝伴射用弓箭中的則賜闊裝銀鞍馬衣着金銀器物有差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路爭獻口號觀者如堵翼日人使朝辭朝退內前燈山已上綵其速如神

立春

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開封祥符兩縣置春牛於府前至日絕早府僚打春如方州儀府前左右百姓賣小春牛往往花裝欄坐上列百戲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獻遺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入賀訖戴歸私第

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開封府絞縛山棚立木正對宣德樓游人已集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擊丸蹴踘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法傀儡小健兒吐

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榾柮兒雜劇溫大頭小曹嵇琴党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楊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蟻其餘賣藥賣卦沙書地謎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辭出門登山上綵金碧相射錦繡交輝面北悉以綵結山沓上皆畫神仙故事或坊市賣藥賣卦之人橫列三門各有綵結金書木牌中曰都門道左右曰左右禁衛之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於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用轆轤絞水上登山尖高處用木櫃貯之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用青幕遮籠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約百餘丈用綵刺圍遶謂之棘盆內設兩長竿高數十丈以繒綵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內設樂棚差衙前樂人作樂雜戲并左右軍百戲在其中駕坐一時呈拽宣德樓上皆垂黃綠簾中一位乃御座用黃羅設一綵棚御龍直執黃蓋掌扇列於簾外兩朵樓各掛燈毬一枚約方圓丈餘內燃椽燭簾內亦作樂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樓下用枋木壘成露臺一所綵結欄檻兩邊皆禁衛排立錦袍幞頭簪賜花執骨朵子面此樂棚教坊鈞容直露臺弟子更互雜劇近門亦有內等

子班直排立萬姓皆在露臺下觀看樂人時引萬姓山呼

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

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迎祥池有對御（謂賜群臣宴也）至晚還內圍子親從官皆頂毬頭大帽簪花紅錦團答戲獅子衫金鍍天王腰帶數重骨朵天武官皆頂雙卷脚幞頭紫上大搭天鵝結帶寬衫殿前班頂兩脚屈曲向後花裝幞頭着緋青紫三色撚金線結帶望仙花袍跨弓劍乘馬一扎鞍轡纓紼前導御龍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頭着紅方勝錦襖子看帶束帶執御從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菓壘掌扇纓紼之類御椅子皆黃羅珠蹙背座則親從官執之諸班直皆幞頭錦襖束帶每常駕出有紅紗帖金燭籠二百對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燈快行家各執紅紗珠絡燈籠駕將至則圍子數重外有一人捧月樣兀子錦覆於馬上天武官十餘人簇擁扶策喝曰看駕頭次有吏部小使臣百餘皆公裳執珠絡毬杖乘馬聽喚近侍餘官皆服紫緋綠公服三衙太尉知閤御帶羅列前導兩邊皆內等子選諸軍膂力者着錦襖頂帽握拳顧望有高聲者捶之流血教坊鈞容直樂部前引駕後諸班直馬隊作樂駕後圍子外左則宰執侍從右則親王宗室南班官駕近則列橫門十餘人擊鞭駕後有曲柄小紅繡傘亦殿侍執之於馬上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喝隨竿媚來御輦團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鵓鴿旋又

謂之踏五花兒則輦官有喝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

十五日駕詣上清宮

十五日詣上清宮亦有對御至晚回內

十六日

十六日車駕不出自進早飯訖登門樂作卷簾御座臨軒宣萬姓先到門下者猶得瞻見天表小帽紅袍獨卓子左右[illegible]簾外傘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萬 賞兩朵樓相對左樓相對鄆王以次綵棚幕次右樓相對蔡太師以次執政戚里幕次時復自有金鳳飛下諸幕次宣賜不輟諸幕次中家妓競奏新聲與山棚露臺上下樂聲鼎沸西朵樓下開封尹彈壓幕次羅列罪人滿前時復決遣以警愚民樓上時傳口敕特令放罪於是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毬緣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矣須臾聞樓外擊鞭之聲則山樓上下燈燭數十萬盞一時滅矣於是貴家車馬自內前鱗切悉南去遊相國寺寺之大殿前設樂棚諸軍作樂兩廊有詩牌燈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照樓臺并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詩其燈以木牌為之雕鏤成字以紗絹冪之於內密燃其燈相次排定亦可愛賞資聖閣前安頓佛牙設以水燈皆係宰執戚里貴近占設看位最要鬧九子母殿及東西塔院惠林智海寶梵競陳燈燭光彩爭華直至達旦其餘宮觀寺院皆放萬姓

燒香如開寶景德大佛寺等處皆有樂棚作樂燃燈惟禁宮觀寺院不設燈燭矣次則葆真宮有玉柱玉簾窗隔燈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就中蓮華王家香鋪燈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鈸弄椎鼓遊人無不駐足諸門皆有官中樂棚萬街千巷盡皆繁盛浩鬧每一坊巷口無樂棚去處多設小影戲棚子以防本坊遊人小兒相失以引聚之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門裏則相對右掖門設一樂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觀看官中有宣賜茶酒粧粉錢之類諸營班院於法不得夜遊各以竹竿出燈毬於半空遠近高低若飛星然阡陌縱橫城闉不禁別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粧競誇華麗春情蕩颺酒興融怡雅會幽歡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寶騎駸駸香輪轆轆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䭔唯焦䭔以竹架子出青傘上裝綴梅紅縷金小燈籠子架子前後亦設燈籠敲鼓應拍團團轉走謂之打旋羅街巷處處有之至十九日收燈五夜城闉不禁嘗有旨展日宣和年間自十二月於酸棗門（二名景龍）門上如宣德門元夜點照門下亦置露臺南至寶籙宮兩邊關撲買賣晨暉門外設看位一所前以荊棘圍繞周回約五七十步都下賣鵪鶉骨飿兒圓子䭔拍白腸水晶鱠科頭細粉旋炒栗子銀杏鹽豉湯雞段金橘橄欖龍眼荔枝諸般市合團圞密擺準

備御前索喚以至尊有孫在看位內門司御藥知省太尉悉在簾前用三五人弟子祗應執盆照耀有同白日仕女觀者中貴邀住勸酒一金盃令退直至上元謂之預賞惟周待詔瓠羹貢餘者一百二十文足一箇其精細果別如市店十文者

收燈都人出城探春

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州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榭玉仙觀轉龍灣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奉聖寺前孟景初園四里橋望牛岡劍客廟自轉龍灣東去陳州門外園館尤多州東宋門外快活林勃臍陂獨樂岡硯臺蜘蛛樓麥家園虹橋王家園曹宋門之間東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駙馬園州西新鄭門大路直過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館以西宴賓樓有亭榭曲折池塘鞦韆畫舫酒客稅小舟帳設遊賞相對祥祺觀直至板橋有集賢樓蓮花樓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餞送置酒於此過板橋有下松園王太宰園杏花岡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師園南洗馬橋西巷內華嚴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兩浙尼寺巴婁寺養種園四時花木繁盛可觀南去藥梁園童太師園南去鐵佛寺鴻福寺東西栢榆村州北模天坡角橋至倉王廟十八壽聖尼寺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臺流盃亭榭數處放人春賞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並無閑地次第春容滿野暖律

暄晴萬花爭出粉墻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紅妝按樂於寶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鞠踈狂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於是相繼清明節矣

東京夢華錄卷之六

東京夢華錄卷之七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清明節

清明節尋常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麪造棗錮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頭寒食第三節即清明日矣凡新墳皆用此日拜掃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發宮人車馬朝陵宗室南班近親亦分遣諸陵墳享祀從人皆紫衫白絹三角子青行纏皆係官給節日亦禁中出車馬詣奉先寺道者院祀諸宮人墳莫非金裝紺幰錦額珠簾繡扇雙遮紗籠前導士庶闐塞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袞疊成樓閣之狀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盃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各攜棗錮炊餅黃胖掉刀名花異果山亭戲具鴨卵雞雛謂之門外土儀轎子即以楊柳雜花裝簇頂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墳但一百五日最盛節日坊市賣稠餳麥糕乳酪乳餅之類緩入都門斜陽御柳醉歸院落明月梨花諸軍禁衛各成隊伍跨馬作樂四出謂之摔腳其旗旄鮮明軍容雄壯人馬精銳又別為一景也

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

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瓊林苑每日教習車駕上池儀範雖禁從士庶許縱賞御史臺有榜不得彈劾池在順天門街北周圍約

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徑七里許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西北臨水殿車駕臨幸觀爭標錫宴於此往日旋以綵幄政和間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欄楯下排鴈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朱漆明金龍牀河間雲水戲龍屏風不禁遊人殿上下迴廊皆關撲錢物飲食伎藝人作場勾肆羅列左右橋上兩邊用瓦盆內擲頭錢關撲錢物衣服動使遊人還往荷蓋相望橋之南立欞星門門裏對立綵樓每爭標作樂列妓女於其上門相對街南有磚石甃砌高臺上有樓觀廣百丈許曰寶津樓前至池門闊百餘丈下瞰仙橋水殿車駕臨幸觀騎射百戲於此池之東岸臨水近牆皆垂楊兩邊皆綵棚幕次臨水假賃觀看爭標街東皆酒食店舍博易場戶藝人勾肆質庫不以幾日解下只至閉池便典沒出賣北去直至池後門乃汴河西水門也其池之西岸亦無屋宇但垂楊蘸水烟草鋪堤遊人稀少多垂釣之士必於池苑所買牌子方許捕魚遊人得魚倍其價買之臨水斫鱠以爲芳樽乃一時佳味也習水教罷繫小龍船於此池岸正北對五殿起大屋盛大龍船謂之奥屋車駕臨幸往往取二十日諸禁衛班直簪花披錦綉撚金線衫袍金帶勒帛之類結束競逞鮮新出內府金鎗寶裝弓劍龍鳳綉旗紅纓錦轡萬騎爭馳鐸聲震

地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宴羣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掉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遼遶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人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着青短衣長頂頭巾齊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金最爲精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鐃鐸之類又有鰍魚船二隻止容一人撐划乃獨木爲之也皆進花石朱緬所進諸小船競詣奥屋牽拽大龍船出詣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迎導於前其虎頭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

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楻板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歇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楻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鐵鑄大銀樣如卓面大者壓重庶不欹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飛騰至水殿艤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棹旋轉共爲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兩爲二各圓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兩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東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盌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兩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并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止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奥屋內矣

駕幸瓊林苑

駕方幸瓊林苑在順天門大街面北與金明池相對大門牙道皆古松怪栢兩傍有石榴園櫻桃園之類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東南隅政和間創築華觜岡高數丈上有橫觀層樓金碧相射下有錦石纏道寶砌池塘柳鎖虹橋花縈鳳舸其花皆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閩廣二浙所進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類諸亭不可悉數

駕幸寶津樓宴殿

寶津樓之南有宴殿駕臨幸嬪御車馬在此尋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監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毬之所西去苑西門水虎翼巷橫道之南有古桐牙道兩傍亦有小園圃臺榭南過畫橋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圍繞謂之蝦蟆亭亦是酒家占尋常駕未幸習旱教於苑大門御馬立於門上門之兩壁皆高設綵棚許士庶觀賞呈引百戲御馬上池則張黃蓋擊鞭如儀每遇大龍船出及御馬上池則遊人增倍矣

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

駕登寶津樓諸軍百戲呈於樓下先列鼓子十數輩一人搖雙鼓子近前進致語多唱青春三月驀山溪也唱訖鼓笛舉一紅巾者弄大旗次獅豹入場坐作進退奮迅舉止畢次一紅巾者手執兩白旗子跳躍旋風而舞謂之撲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類訖樂部舉動琴家弄令有花粧輕健軍士百餘前列旗幟各執雉尾蠻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變開門奪橋等陣然後列成偃月陣樂部復動蠻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如擊刺之狀一人作奮擊之勢一人作僵仆出場凡五七對或以槍對牌劍對牌之類忽作一聲如霹靂謂之爆仗則蠻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髮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狀者上場着青帖金花短後之衣帖金皂袴跣足攜大銅鑼隨身步舞而進退謂之抱鑼遶場數遭或

執地放烟火之類又一聲爆仗樂部動拜新月慢曲有面塗青碌戴面具金睛飾以豹皮錦繡看帶之類謂之硬鬼或執刀斧或執杵棒之類作腳步蘸立為驅捉視聽之狀又爆仗一聲有假面長髯展裹綠袍鞾簡如鍾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謂之舞判繼有二三瘦瘠以粉塗身金睛白面如髑髏狀繫錦繡圍肚看帶手執軟仗各作魁諧趨蹌舉止若排戲謂之啞雜劇又爆仗響有烟火就湧出人面不相覩烟中有七人皆披髮文身着青紗短後之衣錦繡圍肚看帶內一人金花小帽執白旗餘皆頭巾執真刀互相格鬭擊刺作破面剖心之勢謂之七聖刀忽有爆仗響又復烟火出散處以青幕圍繞列數十輩皆假面異服如祠廟中神鬼塑像謂之歇帳又爆仗響卷退次有一擊小銅鑼引百餘人或巾裹或雙髻各着雜色半臂圍肚看帶以黃白粉塗其面謂之抹蹌各執木掉刀一口成行列擊鑼者指呼各拜舞起居畢喝喊變陣子數次成一字陣兩兩出陣格鬭作奪刀擊刺之態百端訖一人棄刀在地就地擲身背着地有聲謂之板落如是數十對訖復有一裝田舍兒者入場念誦言語訖有一裝村婦者入場與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擊觸如相毆態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婦出場畢後部樂作諸軍繳隊雜劇一段繼而露臺弟子雜劇一段是時弟子蕭住兒丁都賽薛子大薛子小楊總惜崔上壽之輩後來者不足數合曲舞旋訖諸班

直常入祇候子弟所呈馬騎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次有馬上抱紅繡之毬擊以紅錦索擲下於地上數騎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謂之拖繡毬又以柳枝插於地數騎以剗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謂之躤柳枝又有以十餘小旗遍裝輪上而背之出馬謂之旋風旗又有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復上謂之騗馬或用手握定鐙袴以身從後鞦來往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腳掛馬鬃左腳在鐙左手把鬃謂之獻鞍又曰棄鬃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袴以肩著鞍橋雙腳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腳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腳著鐙右腳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左手捉鞍右手把鬃存身直一腳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藏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或出一鐙墜身著鞦以手向下綽地謂之綽塵或放令馬夫走以身追及握馬尾而上謂之豹子馬或橫身鞍上或輪弄利刃或重物大刀雙刀百端訖有黃衣老兵謂之黃院子數輩執小繡龍旗前導宮監馬騎百餘謂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齡翹楚結束如男子短頂頭巾各著雜色錦繡撚金絲番段窄袍紅綠吊敦束帶莫非玉羈金勒寶韉花韉艷色耀日香風襲人馳驟至樓前團轉數遭輕簾鼓聲馬上亦有呈驍藝者中貴人許畋押隊招呼成列鼓聲一齊擲身下馬

一手執弓箭攬韁子就地如男子儀拜舞山呼訖復聽鼓聲騙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裝者便隨男子禮起居復馳驟團旋分合陣子訖分兩陣兩兩出陣左右使馬直背射弓使番鎗或草棒交馬野戰呈驍騎訖引退又作樂先設綵結小毬門於殿前有花裝男子百餘人皆裹角子向後拳曲花幞頭半着紅半着靑錦襖子義欄束帶絲鞋各跨雕鞍花韉驢子分為兩隊各有朋頭一名各執綵畫毬杖謂之小打一朋頭用杖擊弄毬子如綴毬子方墜地兩朋爭占供與朋頭左朋擊毬子過門入孟為勝右朋向前爭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籌謝恩而退續有黃院子引出宮監百餘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裝飾玉帶紅靴各跨小馬謂之大打人人乘騎精熟馳驟如神雅態輕盈妖姿綽約人間但見其圖畫矣呈訖

駕幸射殿射弓

駕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餘人皆長脚幞頭紫繡抹額紫寬衫黃義襴鴈翅排立御前去則齊聲招舞合而復開箭中的矣又一人口銜一銀盤兩肩兩手共五隻箭來則能承之射畢駕歸宴殿

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

池苑內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綵幕繳絡鋪設珍玉奇玩疋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有以一物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頭快活三之

類餘亦不數池苑所進奉魚藕果實宣賜有差後苑作進小龍船雕牙縷翠極盡精巧隨駕藝人池上作場者宣政間張藝多渾身眼宋壽香尹士安小樂器李外寧水傀儡其餘莫知其數池上飲食水飯涼水菉豆螺螄肉饒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藥脆梅旋切魚膾靑魚鹽鴨卵雜和辣菜之類池上水教罷貴家以雙纜黑漆平船紫帷帳設列家樂遊池宣政間亦有假賃大小船子許士庶遊賞其價有差

駕回儀衛

駕回則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前後從駕臣寮百司儀衛悉賜花大觀初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小烏其馬至御前拒而不進左右曰此願封官勑賜龍驤將軍然後就轡蓋小烏平日御愛之馬也莫非錦繡盈都花光滿目御香拂路廣樂喧空寶騎交馳綵棚夾路綺羅珠翠戶戶神仙畫閣紅樓家家洞府遊人士庶車馬萬數妓女舊日多乘驢宣政間惟乘馬披涼衫將蓋頭背繫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隨後亦跨馬輕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惡少年控馬謂之花褪馬用短韁促馬頭刺地而行謂之鞅韁呵喝馳驟競逞駿逸遊人往往以竹竿挑掛終日關撲所得之物而歸仍有貴家士女小轎插花不垂簾幕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閉池雖大風雨亦有遊人略無虛日矣

是月季春萬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淸奇

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

諸軍出郊合教陣隊

東京夢華錄卷之八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煎香藥糖水相遺名曰浴佛水迤邐時光晝永氣序清和榴花院落時聞求友之鶯細柳亭軒乍見引雛之燕在京七十二戸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風樓最宜夏飲初嘗青杏乍薦櫻桃時得佳賓觥酎交作是月茄瓠初出上市東華門爭先供進一對可直三五十千者時菓則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類

端午

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菓子糉子白團紫蘇菖蒲木瓜並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於門首與糉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於門上士庶迎相宴賞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獻送無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為繁盛廟在萬勝門外一里許敕賜神保觀二十三日御前獻送後苑作與書藝局等處製造戲玩如毬杖彈弓弋射之具鞍轡銜勒樊籠之類悉皆精巧作樂迎引至廟於殿前露臺上設樂棚教坊鈞容直作樂更互雜劇舞旋太官局供食連夜

二十四盞各有節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爭燒頭爐香有在廟止宿夜半起以爭先者天曉諸司及諸行百姓獻送甚多其社火呈於露臺之上所獻之物動以萬數自早呈拽百戲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鬬雞說諢話雜扮商謎合生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像生倬刀裝鬼砑鼓牌棒道術之類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盡殿前兩幡竿高數十丈左則京城所右則修內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藝解或竿尖立橫木列於其上裝成鬼吐烟火甚危險駭人至夕而罷

是月巷陌雜賣

是月時物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大小米水飯炙肉乾脯萵苣筍芥辣瓜兒義塘甜瓜衛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鵝梨金杏小瑤李子[illegible]沙角兒藥木瓜水木瓜冰雪涼水荔枝膏皆用青布繖當街列牀凳堆垛冰雪惟舊宋門外兩家最盛悉用銀器沙糖菉豆水晶皂兒黃冷團子雞頭穰冰雪細料餶飿兒麻飲雞皮細索涼粉素簽成串熟林檎脂麻團子江豆䊀兒羊肉小饅頭龜兒沙餡之類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苞鮓新荷遠邇笙歌通夕而罷

七夕

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

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欄座或用紅紗碧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為時物追陪又以黃蠟鑄為鳧鴈鴛鴦鸂鶒龜魚之類彩畫金縷謂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種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之穀板又以瓜彫刻成花樣謂之花瓜又以油麪糖蜜造為笑靨兒謂之果食花樣奇巧百端如捺香方勝之類若買一斤數內有一對被介冑者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流不知其從謂之果食將軍又以菉豆小豆小麥於磁器內以水浸之生芽數寸以紅藍綵縷束之謂之種生皆於街心綵幕帳設出絡貨賣七夕前三五日車馬盈市羅綺滿街旋折未開荷花都人善假做雙頭蓮取玩一時提攜而歸路人往往嗟愛又小兒須買新荷葉執之蓋効颦磨喝樂兒童輩特地新妝競誇鮮麗至初六日七日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磨喝樂花瓜酒炙筆硯針線或兒童裁詩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謂之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里巷與妓館往往列之門首爭以侈靡相向（磨喝樂本佛經摩睺羅今通俗而書）之

中元節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先數日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遊出賣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

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般目連經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賣練葉享祀時鋪襯卓面又賣麻穀窠兒亦是繫在卓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賣雞冠花謂之洗手花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即賣穄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意也又賣轉明菜花花油餅餕豏沙豏之類城外有新墳者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設孤魂道場

立秋

立秋日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輩皆剪成花樣戴之是月瓜果梨棗方盛京師棗有數品靈棗牙棗青州棗亳州棗雞頭上市則梁門裏李和家最盛中貴戚里取索供賣內中泛索金合絡繹士庶買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葉包糁以麝香紅小索兒繫之賣者雖多不及李和一色揀銀皮子嫩者貨之

秋社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賚送貴戚宮院以猪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鴨餅瓜薑之屬切作棊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歸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爲遺俗云宜良外甥市學先生預歛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

之人歸時各携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此

中秋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榲勃梨棗栗孛萄弄色棖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重陽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曰金鈴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四里橋愁臺梁王城硯臺毛駝岡獨樂岡等處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麪蒸糕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摻飣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遊人最盛下旬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燒獻故也

東京夢華錄卷之九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著錦襖三日（今則五日）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也

天寧節

初十日天寧節前一月教坊集諸妓閱樂初八日樞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書省宰執宣教郎以上並詣相國寺罷散祝聖齋筵次赴尚書省都廳賜宴

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

十二日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大起居（搢笏舞蹈）樂未作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効百禽鳴內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若鸞鳳翔集百官以下謝坐訖宰執禁從親王宗室觀察使已上并大遼高麗夏國使副坐於殿上諸卿少百官諸國中節使人坐兩廊軍校以下排在山樓之後皆以紅面青墩黑漆矮偏釘每分列環餅油餅棗塔爲看盤次列果子惟大遼加之猪羊雞鵝兔連骨熟肉爲看盤皆以小繩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楪三五人共列漿水一桶立杓數枚教坊色長二人在殿上欄干邊皆諢裹寬紫袍金帶義襴看盞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唱引曰綏御酒聲絕拂雙袖於欄干而止宰臣酒則曰綏酒如前教坊樂部列於山樓下綵棚中皆

裹長脚襆頭隨逐部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黃義襴鍍金凹面腰帶前列柏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畫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兩座箜篌高三尺許形如半邊木梳黑漆鏤花金裝畫下有臺座張二十五絃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三面綵畫花地金龍擊鼓人背結寬袖別套黃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手高舉互擊宛若流星後有羯鼓兩座如尋常番鼓子置之小卓子上兩手皆執杖擊之杖鼓應焉次列鐵石方響明金綵畫架子雙垂流蘇次列簫笙塤篪觱篥龍笛之類兩旁對列杖鼓二百面皆長脚襆頭紫繡抹額背繫紫寬衫黃窄袖結帶黃義襴諸雜劇色皆諢裹各服本色紫緋綠寬衫義襴鍍金帶自殿陛對立直至樂棚每遇舞者入場則排立者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群舞謂之挼曲子挼子仍同反

第一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先笙與蕭笛各一管和又一遍衆樂齊舉獨聞歌者之聲宰臣酒樂部起傾盃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雷中慶其餘樂人舞者諢裹寬衫唯中慶有官故展裹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場至歇拍續一人入場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

第二盞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如前

第三盞左右軍百戲入場一時呈拽所謂左右軍乃京師坊市兩廂也非諸軍之軍百戲乃上

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盌注湯瓶筋斗擎戴之類即不用獅豹大旗神鬼也藝人或男或女皆紅巾綵服殿前自有石鐫柱窠百戲入場旋立其戲竿凡御宴至第三盞方有下酒肉鹹豉爆肉雙下駝峯角子

第四盞如上儀舞畢發諢子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念致語口號諸雜劇色打和再作語勾合大曲舞下酒榼炙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

第五盞御酒獨彈琵琶宰臣酒獨打方響凡獨奏樂並樂人謝恩訖上殿奏之百官酒樂部起三臺舞如前畢參軍色執竹竿子作語勾小兒隊舞小兒各選年十二三者二百餘人列四行每行隊頭一名四人簇擁並小隱士帽著緋綠紫青生色花衫上領四契義襴束帶各執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襆頭紫衫者擎一綵殿子內金貼字牌擂鼓而進謂之隊名牌上有一聯謂如九韶翔綵鳳八佾舞青鸞之句樂部舉樂小兒舞步進前直叩殿陛參軍色作語問小兒班首近前進口號雜劇人皆打和畢樂作羣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畢小兒班首入進致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是時教坊雜劇色鱉膨劉喬侯伯朝孟景初王顏喜而下皆使副也內殿雜戲為有使人預宴不敢深作諧謔惟用羣隊裝其似像市語謂之拽串雜戲畢參軍色作語放小兒隊又羣舞應天長曲子出場下酒羣仙炙天花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蓮花肉餅駕興歇座百官退出殿門幕次須臾追班起居再坐

第六盞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左右軍築毬殿前旋立毬門約高三丈許雜綵結絡留門一尺許左軍毬頭蘇述長脚襆頭紅錦襖餘皆卷脚襆頭亦紅錦襖十餘人右軍毬頭孟宣并十餘人皆青錦衣樂部哨笛杖鼓斷送左軍先以毬團轉衆小築數遭有一對次毬頭小築數下待其端正即供毬與毬頭打大膁過毬門右軍承得毬復團轉衆小築數遭次毬頭亦依前供毬與毬頭以大膁打過或有即便復過者勝勝者賜以銀盌錦綵拜舞謝恩以賜錦共披而拜也不勝者毬頭喫鞭仍加抹搶下酒假黿魚蜜浮酥捺花

第七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臺舞訖參軍色作語勾女童隊入場女童皆選兩軍妙齡容豔過人者四百餘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鴉霞之服或卷曲花脚襆頭四契紅黃生色銷金錦繡之衣結束不常莫不一時新妝曲盡其妙杖子頭四人皆裹曲脚向後指天襆頭簪花紅黃寬袖衫義襴執銀裹頭杖子皆都城角者當時乃陳奴哥俎姐哥李伴奴雙奴餘不足數亦每名四人簇擁多作仙童丫髻仙裳執花舞步進前成列或舞採蓮則殿前皆列蓮花檻曲亦進隊名參軍色作語問隊杖子頭者進口號且舞且唱樂部斷送採蓮訖曲終復羣舞唱中腔畢女童進致語勾雜戲入場亦一場兩段訖參軍色作語放女童隊又羣唱曲子

舞步出場比之小兒節次增多矣下酒排炊羊
胡餅炙金腸
第八盞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
子百官酒三臺舞合曲破舞旋下酒假沙魚獨
下饅頭肚羹
第九盞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
臺舞曲如前左右軍相撲下酒水飯簇飣下飯
駕興
御筵酒盞皆屈卮如菜盌樣而有手把子殿上
純金廊下純銀食器金銀鈸漆盌楪也宴退臣
僚皆簪花歸私第呵引從人皆簪花並破官錢
諸女童隊出右掖門少年豪俊爭以寶具供送
飲食酒果迎接各乘駿騎而歸或花冠或作男
子結束自御街馳驟競逞華麗觀者如堵省宴
亦如此

立冬

是月立冬前五日西御園進冬菜京師地寒冬
月無蔬菜上至宮禁下及民間一時收藏以充
一冬食用於是車載馬馱充塞道路時物薑豉
剿子紅絲末臟鵝梨榅桲蛤蜊螃蟹

東京夢華錄卷之十

宋孟元老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冬至

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
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
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大禮預教車象

遇大禮年預於兩月前教車象自宣德門至南
薰門外往來一遭車五乘以代五輅輕重每車
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駕以四馬挾車衛士皆紫
衫帽子車前數人擊鞭象七頭前列朱旗數十
面銅鑼鼙鼓十數面先擊鑼二下鼓急應三下
執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則一人裹交腳幞頭
紫衫人跨其頸手執短柄銅钁尖其刃象有不
馴擊之象至宣德樓前團轉行步數遭成列使
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諸戚里宗室貴族之家
勾呼就私第觀看贈之銀綵無虛日御街遊人
嬉集觀者如織賣撲土木粉捏小象兒并紙畫
看人攜歸以爲獻遺

車駕宿大慶殿

冬至前三日駕宿大慶殿殿庭廣闊可容數萬
人盡列法駕儀仗於庭不能周徧有兩樓對峙
謂之鐘鼓樓上有太史局生測驗刻漏每時刻
作雞唱鳴鼓一下則一服綠者執牙牌而奏之
每刻曰某時幾棒鼓一時則曰某時正宰執百
官皆服法服其頭冠各有品從宰執親王加貂
蟬籠巾九梁從官七梁餘六梁至二梁有差臺

諫増豸角也所謂梁者謂冠前額梁上排金銅
葉也皆絳袍皂緣方心曲領中單環珮雲頭履
鞋隨官品執笏餘執事人皆介幘緋袍亦有等
差惟閤門御史臺加方心曲領衛人殿庭應人
給黃方號從黃長號緋方長號各有所至去處
儀仗車輅謂信幡龍旗相風烏指南車木輅象
輅革輅金輅玉輅之類自有二禮圖可見更不
縷縷排列殿門內外及御街遠近禁衛全裝鐵
騎數萬圍繞大內是夜內殿儀衛之外又有裹
錦緣小帽錦絡縫寬衫兵士各執銀裹頭黑漆
杖子謂之喝探兵士十餘人作一隊聚首而立
凡十數隊各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曰是又曰
是甚人衆曰殿前都指揮高俅更互喝叫不停
或如雞叫又置警場於宣德門外謂之武嚴兵
士畫鼓二百面角稱之其角皆以綵帛如小旗
腳裝結其上兵士皆小帽黃繡抹額黃繡寬衫
青窄襯衫日晡時三更時各奏嚴也每奏先鳴
角角罷一軍校執一長軟藤條上繫朱拂子擂
鼓者觀拂子隨其高低以鼓聲應其高下也

駕行儀衛

次日五更攝大宗伯執牌奏中嚴外辦鐵騎前
導番衮自三更時相續而行象七頭各以文錦
被其身金蓮花座安其背金轡籠絡其腦錦衣
人跨其頸次第高旗大扇畫戟長矛五色介胄
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黑漆圓頂幞
頭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犀斗而籠巾
者或衣紅黃罨畫錦繡之服者或衣純青純皂

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腳幞頭者或以錦為繩如蛇而繞繫其身者或數十人唱引持大旗而過者或執大斧者胯劍者執銳牌者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綴五色結帶銅鐸其旗扇皆畫以龍或虎或雲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謂之次黃龍駕詣太廟青城並先到立齋宮前又竿合宗旗坐約百餘人或有交腳幞頭胯劍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數不可名狀餘諸司祗應人皆錦襖諸班直親從親事官皆帽子結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答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執御從物御龍直皆真珠結絡短頂頭巾紫上雜色小花繡衫金束帶看帶絲鞋天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子紅上團　背子三衙并帶御器械官皆　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千乘萬騎出宣德門由景靈宮太廟

駕宿太廟奉神主出室

駕乘玉輅冠服如圖畫間星官之服頭冠皆珠裝結頂通天冠又謂之卷雲冠服絳袍執元圭其玉輅頂皆緻鏤大蓮葉攢簇四柱欄檻鏤玉盤花龍鳳駕以四馬後出旗常輅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從官傍立謂之執綏以備顧問挾輅衛士皆裹黑漆團頂無腳幞頭著黃生色寬衫青窄襯衫青袴繫以錦繩輅後四人擎行馬前有朝服二人執笏面輅倒行是夜宿太廟喝探警嚴如宿殿儀至三更車駕行事執事皆宗室宮架樂作主上在殿上東南隅西面立有一

朱漆金字牌曰皇帝位然後奉神主出室亦奏中嚴外辦逐室行禮畢甲馬儀仗車輅番衮出南薰門

駕詣青城齋宮

駕御玉輅詣青城齋宮所謂青城舊來止以青布幕為之畫砌甃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用土木蓋造矣鐵騎圍齋宮外諸軍有紫巾緋衣素隊約千餘羅布郊野每隊軍樂一火行宮巡檢部領甲馬來往巡邏至夜嚴警喝探如前

駕詣郊壇行禮

三更駕詣郊壇行禮有三重壝牆駕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約一里許乃壇也入外壝東門至第二壝裏面南設一大幕次謂之大次更換祭服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龍服中單朱舄純玉佩二中貴扶侍行至壇前壇下又有一小幕殿謂之小次內有御座壇高三層階十二級壇面方圓三丈許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北曰子階壇上設二黃褥位北面南曰昊天上帝東南西曰大祖皇帝惟兩矮案上設禮料有登歌道士十餘人列鍾　二架餘歌色　之類三五執事人而已壇前設宮架樂前列編鍾　架有如常樂方響增其高大編鍾形稍褊上下兩層　架兩角綴以流蘇玉磬狀如曲尺繫其曲尖處亦架之上下兩層掛之次列數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穿貫立於架坐上又有大鍾曰景鍾曰節鼓有琴而長

者如箏而大者截竹如簫管兩頭存節而橫吹者有土燒成如圓彈而開竅者如笙而大者如箎而增其管者有歌者其聲清亮非鄭衛之比宮架前立兩竿樂工皆裹介幘如籠巾緋寬衫勒帛二舞者頂紫色冠上有一橫板皁服朱裙履樂作初則文舞皆手執一紫囊盛一笛管結帶武舞一手執短稍一手執小牌比文舞加數人擊銅鐃響環又擊如銅竈　者又兩人共擕一銅甕就地擊者舞者如擊刺如乘雲如分手皆舞容矣樂作先擊柷以木為之如方壺畫山水之狀每奏樂擊之內外共九下樂止則擊敔如伏虎脊上如鋸齒一曲終以破竹刮之禮直官奏請駕登壇前導官皆躬身側引至壇止惟大禮使登之先正北一位拜跪酒殿中監東向一拜進爵盞再拜興復詣正東一位饒登壇而宮架聲止則壇止樂作降壇則宮架樂復作武舞上復歸小次亞獻終獻上亦如前儀當時燕越王為臣終獻也第二次登壇樂作如初跪酒畢中書舍人讀冊左右兩人舉冊而跪讀降壇復歸小次亞終獻如前再登壇進玉爵盞皇帝飲福矣亞終獻畢降壇駕小次前立則壇上禮料幣帛玉冊由酉階而下南壝門外去壇百餘步有燎爐高丈許諸物上臺一人點唱入爐焚之壇三層回踏道之間有十二龕祭十二宮神內壝外祭百星執事與陪祠官皆面北立班宮架樂罷鼓吹未作外內數十萬衆肅然惟聞輕風環佩之聲一贊者唱曰賀一拜皆拜禮畢

郊畢駕回

駕自小次祭服還大次惟近侍椽燭二百餘條列成圍子至大次更服袞冕登大安輦輦如玉輅而大無輪四垂大帶輦官服色亦如挾路者纔升輦教坊在外壝東門排列鈞容直先奏樂一甲士舞一曲破訖教坊進口號樂作諸軍隊伍鼓吹皆動聲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曉百官常服入賀賜茶酒畢而法駕儀仗鐵騎鼓吹入南薰門御路數十里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鱗砌略無空閑去處

下赦

車駕登宣德樓樓前立大旗數口內一口大者與宣德樓齊謂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動次一口稍小隨駕立謂之次黃龍青城太廟隨逐立之俗亦呼為盖天旗亦設宮架樂作須臾擊柝之聲旋立雞竿約高十數丈竿尖有一大木盤上有金雞口銜紅幡子書皇帝萬歲字盤底有綵索四條垂下有四紅巾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雞紅幡則山呼謝恩訖樓上以紅綿索通門下一綵樓上有金鳳銜赦而下至綵樓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讀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疏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御龍直裝神鬼斫真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駕還擇日詣諸宮行謝

駕還內擇日詣景靈東西宮行恭謝之禮三日第三日畢即游幸別宮觀或大臣私第是月賣鵪鶉兔方盛

十二月

十二月街市盡賣撒佛花韭黃生菜蘭芽勃荷胡桃澤州餳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以銀銅沙羅或好盆器坐一金銅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楊枝洒浴排門教化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臘日寺院送面油與門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燈油錢閭巷家家互相遺送是月但龍門預賞元夕於貴發官一方燈火每盛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帖竈馬於灶上以酒糟塗抹灶門謂之醉司命夜於床底點燈謂之照虛耗此月雖無節序而豪貴之家遇雪即開筵塑雪獅裝雪燈以會親舊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之行帖子賣乾茄瓠馬牙菜膠牙餳之類以備除夜之用自入此月即有貧者三數人為一火裝婦人神鬼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為打夜胡亦驅祟之道也

除夕

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

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是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于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

凡大禮與禁中節次但嘗見習按又不知果為如何不無脫畧或改而正之則幸甚孟元老識

京夢華錄卷之十終

東京夢華錄

祖宗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至宣政間。太平極矣。禮樂刑政。史册具在。不有傳記小說。則一時風俗之華。人物之盛。詎可得而傳焉。宋敏求京城記載坊門公府宮寺第宅爲甚詳。而不及巷陌店肆節物時好。幽蘭居士記錄舊所經歷爲夢華錄。其間帝輦宮禁典禮。儀衛之傳聞者。不無謬誤。若市井遊觀。歲時物貨。民風俗尚。則見聞習熟。皆得其眞。余頃侍先大父與諸耆舊。親承謦欬。校之此錄。多有合者。今甲子一周。故老淪沒。舊聞日遠。後余生者。不得而知。則西北寓客絕談矣。因鋟木以廣之。使觀者追念故都。當共起風景不殊之嘆。淳熙丁未歲十月朔旦。浚儀趙師俠介之書于坦菴。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既因老疾。發臥遊之論。後來凡深居一室。輒神八極者。輒謂其詩作夢遊臥辭以寫志。坊間乃與夢華合刻。不知臥遊蘇徽。特作汴遊耳。若幽蘭居士華胥一夢。直以當麥秀黍離之歎。正未可同玩。況昔人所云木波綿綿士樓朱黨。一時號脫驚人風林。悉從瓦肆中描寫幻相合虎賁從叢。亦在阿堵間矣。庶幾與洛陽伽藍記並傳。元老無遺憾云。湖南毛晉識。

武林舊事

周密 輯

武林舊事序

乾道淳熙閒三朝授受兩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亨豫大至寶祐景定則幾於政宣矣予曩於故家遺老得其梗槩及客脩門閒聞退璫老監談先朝舊事輒耳諦聽如小兒觀優終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貴邸耳目益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意謂人生正復若此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遇也及時移物換憂患飄零追想昔遊殆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歲時檀欒酒酣耳熱時爲小兒女戲道一二未必不反以爲

誇言欺我也每欲萃爲一編如呂滎陽雜記而加詳孟元老夢華而近雅病忘慵惰未能成書世故紛來懽終於不暇紀載因摭大槩雜然書之青燈永夜時一展卷恍然類昨日事而一時朋遊淪落如晨星霜葉而余亦老矣噫盛衰無常年運既往後之覽者能不興懷我寤歎之悲乎四水潛夫書

武林舊事目錄

卷一

慶壽冊寶

四孟駕出

大禮 南郊 明堂

登門肆赦

恭謝

聖節

卷二

御教

御教儀衛次第

燕射

公主下降

唱名

元正

立春

元夕

舞隊

燈品

挑菜

進茶

賞花

卷三

西湖遊幸 都人遊賞

放春

社會

祭掃

浴佛

迎新

端午

禁中納涼

都人避暑

乞巧

中元

中秋

觀潮

重九

開爐

冬至

賞雪

歲除

歲晚節物

卷四

故都宮殿

乾淳教坊樂部

卷五

湖山勝概

卷六

諸市

瓦子勾欄

酒樓

歌館

賃物

作坊

驕民
游手
市食
諸色酒名
小經紀
諸色伎藝人
卷七
乾淳奉親
卷八
車駕幸學
人使到闕
宮中誕育儀例略
冊皇后儀
皇后歸謁家廟
皇子行冠禮儀略
卷九
高宗幸張府節次略
卷十
官本雜劇段數

張約齋賞心樂事
約齋桂隱百課

武林舊事目錄

武林舊事卷第一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慶壽冊寶

壽皇聖孝冠絕古今承顏兩宮以天下養一時盛事莫大於慶壽之典今撫錄大略於此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預於舊歲冬至加上兩宮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各服朝服用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人樂正樂工一百八十八人（宋廷佐刻本云大樂四十八人樂正樂工一百八十八人後校省作宋刻）及列儀仗鼓吹於殿門外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大圭恭行冊寶之禮鼓吹振作禮儀使已下皆導從上乘輦從至德壽宮俟太上升御座宮架樂作皇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詞曰臣某稽首言伏惟（聖號）太上皇帝陛下壽同天永德與日新典冊揚徽華夷賴慶左相宣答曰（聖號）太上皇帝聖旨皇帝逃陽展采鏤牒榮親何幸吾身屢觀盛事次皇太子以下稱賀致詞宜答訖並再拜舞蹈禮畢次詣太上皇后殿行禮如前俟解嚴訖皇帝入宮進奉禮物行家人禮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衞吏卒往來皆簪花從三日百官拜表稱賀於文德殿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極有至泣下者楊誠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任斯菴詩云金爵觚稜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安寶香隨輦護朝寒五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聖歡

四孟駕出

先期禁衞所關門牒臨安府約束居民不許登高及袒裼觀看男子並令衫帶婦人裙背仍先一日封閉樓門取責知委不許容著來歷不明之人殿步三司分撥統制將官軍兵六千二百人攔截諸巷（大禮則倍此數）至日五鼓地分頭項沿門驅逐雜人外儀衛節次如后

地分約攔

諸廂約攔

緝捕使臣

都轄官約攔

軍器庫從物

內藏庫從物

御酒庫從物

御廚從物

祗候庫從物

騏驥院御馬（兩行）

御藥院藥架

引從舍人（兩行）

諸司庫務官（兩行）

提轄行宮司

行宮殿門

控攏親從（二百十五人）

前驅親從（兩行各二十一人）

贊喝舍人（兩行各八人）

天武（兩行各八人居外）

都下親從（兩行各八人居內）

駕頭（閤門祗候乘騎捧駕）

引駕主首 兩行各五人。宋刻引駕主首作引主駕首
閤門提點 兩行
御史臺知班 兩行
尚書省錄事
密院副承旨
珠子御座
御馬院馬 喝告座御。宋刻院馬御馬喝御座。告字似誤
閤門簿書 兩行
宣贊舍人 兩行

茶酒班
環衛官
帶御器械
攔前等
輦官人員
逍遙輦 輦官十六人
御輦院官
閤門承受 兩行
御燎子頭籠
翰林司官
御絲鞵所
御服所
御塗馬 兩行上匹
馬院總管
御輦器庫
睿思殿庫
閤門庫 宋刻閤子庫
閤門覺察官 兩行

長入祗候 兩行各二十六人
茶酒班殿侍 各二十一人。宋刻三十一人。
快行親從 各三十二人
擊鞭 兩行各七人。宋刻擊鞭作槊鞭
殿前指揮使 兩行各二十一人居外。宋刻三十一人
茶酒班殿侍 兩行各六人執從物居內
編排禁衛行子 三十人於內往來編排。宋刻三十一人
等子人員十將 兩行各四人居外
御龍直 共八十二人執從物居內
知閤門事 乘馬行圍子內
步帥 乘馬行圍子內
親從方圍子 兩行各一百四十人
圍子兩邊各四重
第一重 內殿直已下兩邊各一百人
第二重 崇政殿圍子兩邊各一百人
第三重 御龍直兩邊各一百人
第四重 崇政殿圍子兩邊各一百人
水手并覷捕等子 兩邊各五人。宋刻覷誤戲

攔前崇政殿親從 十七人
殿帥 乘馬行圍子內中道
主管禁軍所官內等子 兩邊各二十五人居外。宋刻禁軍作禁衛
中道 第二日并恭謝教坊樂人迎駕念致語口號等并教坊樂部於此排立
快行親從 兩行各三十人。宋刻行作邊
蠡斧拂子
水晶骨朵
香毬 二人。宋刻作香毬二，連文大字，無人字
打燭快行 兩行駕回不用

編排官 二人
執燭籠親從 兩行各七十四人列[illegible]安情去燭駕回先行。宋刻燭籠作燈籠
行門 兩行各十二人
當食官
聽宣官
輦官人員
平輦 輦官十六人
黃羅御繖 二
黃羅御扇 二
挾輦御藥
帶插外御帶
帶插閤下官
閤門覺察舍人
攔後圍子
挾輦指揮使 各二十一人
輦後樂 東西兩壘共三十六人，第一日不作。宋刻云東西兩班各三十六人
天武 兩行各人人居外
都下親從 兩行各八人

扇筤
挾輦內殿直 各二十二人
宰臣
使相
執政
宰執後約攔親從 二十二人。宋刻二十二人上有各字
從駕臣僚分東西兩班 東班係尚書侍郎兩制等官，西班係正任宗室
遙郡。宋刻位作任
閤門覺察宣贊舍人

侍從後約攔從各二十人

車駕所經諸司百官（宋刻去諸百官司）皆結綵門迎駕起居俟駕頭將至卸班行門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駕回不拜 值雨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喝唱（宋刻唱喝）直身立（鞭卷軍兵側呼萬歲）

大禮（南郊 明堂）

三歲一郊預於元日降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或用次年元日行事（明堂止於前年降詔用是歲季秋上辛日）先於五六月內擇日命司濟（宋刻司作神）及修內司修飾郊壇及絞縛青城齋殿等屋凡數百間悉覆以葦席護以青布并差官兵修築泥路自太廟至泰禮門又自嘉會門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明堂止自太廟至麗正門）皆以潮沙填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之往來每隊各有歌頭以綵旗為號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兩街居民各以綵段錢酒為犒又命象院教象前導朱旗以二金三鼓為節各有幞頭紫衣蠻奴乘之手執短钁旋轉跪起悉如人意市井因競市繪塑小象以儀遞四方又以車五乘壓之以鐵多至萬斤與輅輕重適等以觀疾徐傾側之勢至前一月進呈謂之

閱試及駕出前一日縛大綵屋於太廟前置輅其中許都人觀瞻先自前一月以來次第按試習儀殆無虛日郊前十日執事陪祀等官並受誓戒於尚書省（宗室赴太廟受）誓戒前三日百官奏請皇帝致齋於大慶殿是日上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陞高座侍中奏請降座就齋室次日車駕詣景靈宮服袞冕行禮（儀從同四孟）禮畢駕回就赴太廟齋殿宿齋是夕四鼓上服袞冕詣祖宗諸室行朝饗之禮是夜鹵簿儀仗軍兵於御路兩傍分列間以糝盆黃燭自太廟直至郊壇泰禋門輝映如晝宰執親王貴宗巨室列幕櫛比皆不遠千里不憚重費預定於數月之前而至期猶有為有力所奪者珠翠錦繡絢爛於二十里間雖寸地不容間也歌舞游遨工藝百物輻輳爭售通宵駢闐至五鼓則禁衛先驅所至皆滅燈火蓋清道祓除之義黎明上御玉輅從以四輅（金象革木）導以馴象千官百司法駕儀仗錦繡雜遝盍十倍孟饗之數既容文物不可盡述次第出嘉會門至青城宿齋（明堂則便入麗正門宿齋殿）四壁皆三衙諸軍周廬坐甲軍幕旌旗布列前後傳呼唱號列燭互巡往來如織行宮至幕則嚴更警塲（太廟宿齋亦然）。（宋刻以塲字屬下）鼓角轟振又有衛士十餘隊每隊十

餘人互唱云是與不是眾應曰是又喝云是甚人眾應曰殿前都指揮使某人謂之喝攔（宋刻作探）至三鼓執事陪祀官並入就黃壇排立萬燈輝耀燦若列星凡饌燈皆自為誌號謂如捧俎官（宋刻無誌字）則畫一人為捧俎之狀等類蓋燈多不容不以此辨認亦有好奇可笑者用丑時一刻行事至期上服通天冠絳紗袍歲輦至大次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儀使奏請皇帝行事上服袞冕步至小次升自午堦天步所臨皆藉以黃羅謂之黃道中貴一人以大金合貯片腦迎前撒之禮儀使前導殿中監進大圭至版位禮直官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樂作（自此上進止樂作）時堦壇內外凡數萬眾皆肅然無譁天風時送佩環韶護之音真如九天吹下也太祀令升煙燔牲首（宋刻無首字）上先詣昊天位次皇地祇次祖宗位奠玉祭酒讀冊文武二舞次亞終獻禮畢（宋刻禮畢上有行字）上詣飲福位受爵飲福酒（宋刻作歆）禮直官喝賜胙次望燎訖禮儀使奏禮畢上還大次更衣乘輦還齋宮百僚追班賀禮成於端誠殿黎明上乘大安輦從以五輅進發

教坊排立奏念致語口號訖樂作諸軍隊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萬騎如雲奔潮湧四方萬姓如鱗次蟻聚邐遲入麗正門教坊排立再奏禮語口號舞畢降輦小憩以俟排嚴登門肆赦并賜老人有詩云黃道宮羅瑞腦香衮龍升降佩鏘鏘大安輦奏乾安曲萬點明星簇紫皇又曰萬騎雲從簇錦圍內官排辦馬如飛（宋刻辦作立）九重閶闔開清曉太母登樓望翠歸李鶴田詩云嚴更頻報夜何其萬甲聲傳遠近隨梔子燈前紅焮焮大安輦上赴壇時

郊壇天盤至地高三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級分四成上廣七丈共十二階分三十六龕午階闊一丈主上升降由此階其餘各闊五尺

圜壇之上止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二神位及太祖太宗配天

十六龕（龕上云三十六龕此云十六龕或有誤）共祀五帝太乙感生北極北斗及分祀眾星三百六十位

儀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自太廟排列至青城

玉輅下祗應人共三百二十一人

呵喝人員二人

教馬官二人

執擎輪將軍四人

推輪軍子官健八人

駕士班直二百三十二人

千牛衛將軍二員

抱太常龍旗官六員

職掌五人

專知官一名

手分一名
庫子八人
裝拄匠二人
諸作工匠十五人
蓋覆儀鸞司十一人
監官三員
金象革木輅每輅下一百五十六人
玉輅青飾
金輅黃飾

象輅紅飾
革輅淺色飾
木輅黑飾輅下八人冠服並依輅色
玉輅前儀仗騎導
騎導官　左壁文臣　右壁武臣
六軍儀仗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二人
左右諸衛將軍宋刻無衞字十三員中道五員左右八員
金吾街仗司
執擬稍八十人
攔將軍八員
仗下監門二十六員
鼓吹五百八十三人
導駕樂人三百三十八人

登門肆赦

其日駕自文德殿詣麗正門御樓教坊作樂迎導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至御幄降輦門下閤門進中嚴外辦牌訖御藥喝唱捲簾宋刻無唱字上出幄臨軒門下鳴鞭宮架奏曲簾捲扇開樂止撞右五鐘黃鐘出門

下宰臣以下兩拜分班立門上中書令稱有敕立金鷄門下侍郎應喏宣奉敕立金鷄鷄竿一起門上仙鶴童子捧赦書降下閤門接置案上太常寺擊鼓鼓止捧案至樓前中心知閤稱宣付三省參政跪受捧制書出班跪奏請付外施行門上中書令承旨宣曰制可門下參政稱宣付三省遂以制書授宰臣跪受訖閤門提點開拆授宣赦舍人捧詣宣制位起居舍人一員摘句讀舍人稱有制宰臣以下再拜俟讀至咸赦除之獄級奏脫枷訖罪囚應喏三呼萬歲歌呼而出候宣赦訖門上舍人贊樞密及中書令曲賀兩拜門下宣制舍人捧敕制書授宰臣宋刻無敕字宰臣授刑部尚書尚書授刑房錄事訖歸班兩拜致詞三舞蹈三叩頭知閤稱有制宰臣已下再拜知閤宣答云若時大慶與卿等同之又拜舞如前門上中書令奏禮畢扇合宮架樂作簾降樂止撞左五鐘門下禮部郎中奏解嚴上還幄次門下鳴鞭舍人喝奉敕放仗宰臣已下再拜退次宣勞將士訖乘輦歸內至南宮門教坊迎駕念致語口號如前至文德殿降輦舞畢退昇陽翁詩云換羹登門捲御簾侍中承制舍

人宣恩雷乍脫金鷄口一派歡聲下九天

金鷄竿長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戲一人緣索而上謂之搶金鷄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綵羅襖子一領絹十匹銀碗一隻重三兩

諸州進奏院各有遞鋪腰鈴黃旗者數人俟宣赦訖即先發太平州萬州壽春府取太平萬壽之語以次俱發鈴聲滿道都人競觀

樓下排立次第

青龍白虎旗各一

信旗二
方扇二
方圓旱畢二
旗四
劍二
將軍二
儀衆居左
道衆居右
玉輅居中

太常宮架樂
宣赦臺
招撣紅旗
擊鼓宋刻繫鼓
三院罪囚獄級居左
御馬六匹居右
宣制位居中
横門
快行
承旨
三省官已下
恭謝

大禮後擇日行恭謝禮第一日駕出如四孟儀詣景靈宮天興殿聖祖前行恭謝禮次詣中殿祖宗神御前行禮還齋殿進膳訖引宰臣以下賜茶茶畢奏事訖還內第二日上乘輦自後殿門出教坊都管已下於祥曦殿南迎駕起居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樂作駕後樂東西班則於和寧門外排立候從作樂將至太乙宮

道士率衆誦經儀於爲齋觀前入閤于內迎駕起居作
法事前導入太乙宮門降輦從班齋南壁休殿參神次
詣五福十神太乙次詣申佑殿次北辰殿通眞殿佑聖順
福殿次太后本命延壽殿次南火德殿禮畢宣宰臣以下合赴坐
官並簪花對御賜宴上服幞頭紅上蓋玉束帶不簪花
教坊樂作前二盞用觶盞後三盞屈巵御筵畢百官侍
衞吏卒等並賜簪花從駕縷翠滴金各競華麗望之如
錦繡御前樂部管已下二百人自新橋橋西中道排立
迎駕念致語口號如前樂動滿路花至殿門起壽同天
曲破舞畢退宴白石有詩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
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羣臣萬數簪
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故鄉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
雲冉冉來是日皇后及內中車馬先還宮中呼后爲聖人

聖節

其日侍宰執奏事訖追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樞密院并
管軍官上壽東京分爲二日今只併爲一日禮畢再坐紫宸殿上公已
下分立候奏班齊上公詣御茶牀前躬進御酒跪致詞
云文武百僚臣某等稽首言天基令節聖節名逐朝換臣等不
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下殿再拜樞密宣答云得公等
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又再拜教坊樂作接盞訖跪起
舞蹈如儀閤門官喝不該赴坐官先退樞密喝羣臣升
殿閤門分引上公已下合赴坐官升殿第一盞宜視盞
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觱篥起舞三臺後並準此
供進內鹹豉第二盞賜御酒歌板起中腔供進雜爆
第三盞歌板唱踏歌供進肉鮓候內官起茶牀樞密跪
奏禮畢羣臣降階舞蹈拜退此上壽儀大略也若錫宴
節次大率如夢華所載茲不贅書今偶得理宗朝禁中

壽筵樂次因列於此庶可想見承平之盛觀也

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正月五日

樂奏夾鍾宮觱篥起萬壽永無疆引子王恩

上壽第一盞觱篥起聖壽齊天樂慢周潤

第二盞笛起帝壽昌慢潘俊

第三盞笙起昇平樂慢侯璋

第四盞方響起萬方寧慢余勝

第五盞觱篥起永遇樂慢楊茂

第六盞笛起壽南山慢盧寧

第七盞笙起戀春光慢任榮祖

第八盞觱篥起賞仙花慢王榮顯

第九盞方響起碧牡丹慢彭先

第十盞笛起上苑春慢胡寧

第十一盞笙起慶壽樂慢侯璋

第十二盞觱篥起柳初新慢劉昌

第十三盞諸部合萬壽無疆薄媚曲破

初坐樂奏夷則宮觱篥起上林春引子王榮顯

第一盞觱篥起萬歲梁州曲破齊汝賢

舞頭豪俊邁

舞尾范宗茂

第二盞觱篥起聖壽永歌曲子陸恩顯

琵琶起捧瑤巵慢王榮祖

第三盞唱延壽長歌曲子李文慶

嵇琴起花梢月慢李松

第四盞玉軸琵琶獨彈正黃宮福壽永康寧俞

達

拍王良卿

觱篥起慶壽新周潤

進彈子宋刻譯子笛哨潘俊

杖鼓朱堯卿

拍王良卿

進念致語等時和

伏以華樞紀節瑤墀先五日之春玉曆發祥聖世啓千
齡之運歡騰薄海慶溢大廷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如堯儉勤邁禹躬行德化躋民壽域之
中治洽泰和措世春臺之上
皇后殿下道符坤順位儷乾剛寳閫資陰教之修海宇
仰母儀之正有德者必壽八十個甲子環周申命其用
休億萬載皇圖鞏固臣等生逢華旦叨預伶官輒採聲
詩恭陳口號

上聖天生自有眞　千齡寳運紀休辰
貫樞瑞彩昭璇象　滿室紅光裊翠麟
黃閣清夷瑤莢曉　未央閒暇玉巵春
箕疇五福咸敷斂　皇極躬持錫庶民

日遊鸞旆喜聆韶樂之和天近鵷墀宜進齊諧之伎上
承天顏奧師賢已下上進小雜劇

雜劇吳師賢已下做君聖臣賢爨斷送萬歲

聲

第五盞笙獨吹小石角長生寳宴樂侯璋

拍張亨

笛起降聖樂慢盧寧

雜劇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書斷送遶

池遊

第六盞箏獨彈高雙調聚仙歡陳儀

拍謝用
方響起嬉階樂慢劉民和
聖花金寶
第七盞玉方響獨打道調宮聖壽永余勝
拍王良卿
箏起出牆花慢吳宣
雜手藝祝壽進香仙人趙喜
第八盞萬壽祝天基斷隊
第九盞簫起縷金蟬慢傅昌寧

笙起託嬌鶯慢任榮祖
第十盞諸部合齊天樂曲破
再坐第一盞觱篥起慶芳春慢楊茂
笛起延壽曲慢（宋刻無曲字）潘俊
第二盞箏起月中仙慢侯端
嵇琴起壽爐香慢李松
第三盞觱篥起慶簫韶慢王榮祖
笙起月明對花燈慢任榮祖
第四盞琵琶獨彈高雙調會羣仙
方響起玉京春慢余勝
雜劇何晏喜已下做楊飯斷送四時歡
第五盞諸部合老人星降黃龍曲破
第六盞觱篥獨吹商角調筵前保壽樂
雜劇時和已下做四偌少年遊斷送賀
時豐
第七盞鼓笛曲拜舞六幺
弄傀儡踢架兒盧逢春
第八盞簫獨吹雙聲調玉簫聲

第九盞諸部合無射宮碎錦梁州歌頭大曲
雜手藝永團圓趙喜
第十盞笛獨吹高平調慶千秋
第十一盞琵琶獨彈大呂調壽齊天
撮弄壽果放生姚潤
第十二盞諸部合萬壽興隆樂法曲
第十三盞方響獨打高宮惜春
傀儡舞鮑老
第十四盞箏琶方響合纏令神曲
第十五盞諸部合夷則羽六幺
巧百戲趙喜
第十六盞管下獨吹無射商柳初新（宋刻管）
第十七盞鼓板
舞綰壽星姚潤
第十八盞諸部合梅花伊州
第十九盞笙獨吹正平調壽長春
傀儡群仙會盧逢春
第二十盞觱篥起萬花新曲破

祗應人
都管
周朝清　陸恩顯
雜劇色
吳師賢　趙恩　王太一　朱旺（雜頭兒）
時和　金寶　俞慶　何晏喜
沈定　吳國賢　王喜　趙寧
胡寧　鄭喜　陳壽
歌板色

李文慶
拍板色
王良卿　張亨　謝用
簫色
傅昌寧　朱明復　李允信
箏色
陳儀　袁輔文　吳宣　袁俊賢
徐顯祖　張廣
琵琶色

王榮祖　俞達　袁俊民　袁俊邁
段繼祖
嵇琴色
李松　侯端　孫民顯
笙色
侯璋　葉茂青　任榮祖　董茂
張瑾　潘寶　姚拱　范椿
孫昌　莫正　周珍　馬椿
姚舜臣　陳保
觱篥色
齊汝賢　周潤　楊茂　王恩
王榮顯　姜師賢　劉昌　楊彬
王福　杜明　喻祥　周忠恕
夏福　徐珏　周喜　閻遜
沈壽　丁預　鄭亨　周佐
楊瑾　沈康　鄭聰　莫壽
潘顯祖　時潤　胡份　周信
李圭　李潤　史顯　金壽

笛色

楊德茂　潘俊　盧亭　彭俊
賀昌　賀壽　胡師文　壽椿
姚寶　張茂祖　崔興　朱珍
張茂才　金貴　潘顯祖　沈壽
周興　李大用　董大有　金明
趙喜　黃茂　張春　葉茂
胡寧　任顯　張椿　孫寧
彭進　李榮　全寧　金彥芳
董喜　王佑　來亭　王喜
顧和　顧松　金顯　董寧
杜松　李椿　張椿　何福
曾思齊　朱喜　花椿　李拱辰

方響色

余勝　彭先　劉民和　黃桂
姜大亨　張榮

杖鼓色

朱堯卿　馮喜　時忠　施榮
朱拱辰　周忠　李顯　姚寶
葉茂　李榮祖

大鼓色

王喜　鄧珍　王宣　顧榮

舞旋色

范宗茂

內中上教

張明　倪椿　潘恩　石琇
張琳

弄傀儡盧逢春等六人
雜手藝姚潤等九人
女廝撲張椿等十人
築毬軍陸寶等二十四人
百戲沈慶等六十四人
百禽鳴胡福等二人

武林舊事卷第一

武林舊事卷第二

四水潛夫輯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

御教

諸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大閱（乾道二年四年六年淳熙四年十年）或幸白石或幸茅灘或幸龍山一時儀文士馬戈甲旌旗之盛雖各不同今撮其要以著於此

先一日諸軍人馬全裝執色於教場東布列軍兵宿營

至日殿前馬步諸軍先赴教場下方營并親隨軍排列將壇之後質明三衙管軍官並全裝從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太子親王宰執近臣並戎服乘騎以從護聖馬軍八百騎分執槍旗弓矢軍器前後奏隨軍番部大樂等（詳見後御教儀衛次第）駕入教場升幄殿殿帥執撾躬奏諸司人馬排齊（宋刻立者）舉黃旗招諸軍同御殿鼓棚子（宋刻無字）一鼓唱喏一鼓呼萬歲再一鼓又呼萬歲盡鼓呼萬萬歲又一鼓唱喏殿帥奏取聖旨鳴角發嚴上御金裝甲冑登將壇幄殿鳴角戒嚴殿帥奏取聖旨馬步軍整隊成屯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軍起旗槍分東西為應敵之勢舉白旗教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青旗變直陣緋旗變銳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青旗（宋刻白旗）作伏虎陣殿帥奏取聖旨兩陣各遣勇將挑戰變八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軍再疊鼓交旗擊刺混戰三疊金分陣大勢馬軍四面大戰三疊金分陣殿帥奏教陣訖取旨人馬擺列當頭鳴角簇隊以候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煙槍諸色武藝御前傳宣撫諭將士射生官進獻鑾鹿上更戎服賜宰臣以下對御酒五行殿帥奏取旨謝恩如前唱喏訖駕出教場是日太上皇於都亭驛設幄以觀駕至

邀上入幄宣喚管軍官賜大金椀酒於簾外都人贊歎以為盛觀時殿司旗幟以黃馬司以緋步司以白以道路隘促止用從駕軍一萬四千二百人（宋刻一萬二千四百人）分為二百四十八小隊戈甲耀日旌旗蔽天連亘二十餘里粲如錦繡都人縱觀以為前所未有凡支犒金銀錢帛以鉅萬計悉出內庫戶部不與焉

御教儀衛次第

人物儀衛並同四孟駕出今止添入後項

彈壓前隊侍立使臣都轄

執黃團龍旗使臣（宋刻錦團字）

執繡龍旗使臣

帶弓箭汗胯豹尾使臣四員

帶汗胯員琦劍使臣十員（琦宋刻騎後同）

彈壓後隊侍立使臣都轄

黃羅戲珠龍旗

黃繡龍旗二

豹尾使臣四

員琦劍使臣十八

供進馬四匹

帶甲御馬

御前金裝甲馬（宋刻金作金）

管押使臣幕士

內中正供馬

獸醫押槽

黃繡龍傳宣旗二

小龍傳宣旗十

隨逐巡視官

馬院禁衛官

引馬監官二員

供馬監官二員

聖駕供鞭通管二員

授梢提轄二員

日烏獨脚旗

挾駕指揮使四十二人

銷金龍旗二

犀皮御座椅

鈴鑷刀子（左）

匙筯刀子（右）

青氈御笠

褐氈御笠

金鳳鉼

絲鞵篋子

御膳篋子

玉靶手閘刀

金洗漱

皂白御鞾

馬腦手閘刀

水晶手閘刀

通犀手閘刀

角靶手閘刀

酒盞子（大小）

白豹皮杖榼

梳刷馬盂袋

黑漆套盤

圭木套盤

白虎皮杖榼

銷金弓箭葫蘆

虎豹皮弓箭袋葫蘆

飲水角

拍板二

哨笛四

番鼓二十四人

彈壓樂器使臣

管押訓練官

杏黃龍旗二

麾槊二

札子九

大鼓十

龍笛四

從駕官宰臣已下（並如常日）

臨安府彈壓官屬

燕射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皇太子宰執使相侍從正任皆從駕至殿門外少駐教坊進念致語口號作樂出麗正門由嘉會門至玉津園賜宴酒三行上服頭巾窄衣束帶絲鞵臨軒內侍御帶進弓箭看箭人喝看御箭教坊樂作射垛前排立招箭班應喏皇帝第一箭射中皇太子已下各再拜稱賀進御酒并宣勸訖皇太子及臣僚射弓第四箭射中上再射第五箭（宋刻第三箭）又中的傳旨不賀舍人先引皇太子當殿賜窄衣金束帶次引射中臣僚受賜如前再進御酒奏樂用雜

劇次賜宰臣以下十兩銀碗各一隻上賦七言詩丞相曾懷已下屬和以進上乘逍遙輦出玉津園（宋刻有門字）教坊進念口號至祥曦殿降輦招箭班皆服紫衣幞頭叉手立於垛前御箭之來能以幞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伎也

公主下降

南渡以來公主無及嫁者獨理宗朝周漢國公主出降慈明太后姪孫楊鎮禮文頗盛今摭梗概於此　先是擇日遣天使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引見便殿賜玉帶鞾

笏鞍馬及紅羅百匹銀器百兩衣著百匹聘財銀一萬兩對御賜筵五盞用教坊樂候畢謝恩訖乘塗金御仙花鞍轡狨座馬執絲鞭張三簷繖教坊樂部五十人前引還第謂之宣繫　進財物件並照國朝會要太常寺關報有司辦造　先一月宣宰執常服繫鞵詣後殿西廊觀看公主房奩

真珠九翬四鳳冠

褕翟衣一副

真珠玉珮一副

金革帶一條

玉龍冠

綬玉環

北珠冠花篦環

七寶冠花篦環

真珠大衣背子

真珠翠領四時衣服

纍珠嵌寶金器

塗金器

貼金器

出從貼金銀裝檐等

錦繡銷金帳幔陳設茵褥地衣步障等物

其日駙馬常服玉帶乘馬至和寧門易冕服至東華門用鴈幣玉馬等行親迎禮（用熙寧故事）公主戴九翬四鳳冠服褕翟纏袖（宋刻纏作纏）升檐其前

天文官

本位從物從人

燭籠二十

本位使臣

插釵童子八人

方扇四

圓扇四

引障花十

提燈二十

行障坐障

皇后親送乘九龍輦子皇太子乘馬圍子左右兩重其後太師判宗正寺榮王榮王夫人及諸命婦至第賜御

筵九盞筵畢皇后太子先還公主歸位行同牢禮（用開寶禮）然後親行盥饋舅姑之禮（開寶通禮）謁見舅姑用名紙一副衣一襲手帕一盒妝盝藻豆袋銀器三百兩衣著五百匹餘親各有差三朝公主駙馬並入內謝恩宣賜禮物賜宴禁中外庭奉表稱賀賜宰執親王侍從內職管軍副都指揮使已上金銀錢勝色子有差（依熙寧式○勝色宋刻作盛包）駙馬宗親屬各等第推恩

唱名

第一名承事郎

第二名三名並文林郎

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同進士及第

第三甲第四甲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武舉第一名秉義郎

特奏第一名同進士出身

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各賜綠襴袍白簡黃襯衫武舉人賜紫羅袍鍍金帶牙笏賜狀元等三人酒食五

盞餘人各賜泡飯前三名各進謝恩詩一首皆重戴綠袍絲鞭駿馬快行各持敕黃於前黃旛（宋刻旛）雜沓多至數十百面各書詩一句於上（宋刻無一字）呵殿如雲皆平日交遊親舊相迓之人或三學使令齋藏輩若執事之人則係帥漕司差到狀元局祗應亦有術人相士輩自衙預定魁選鼓舞於中自東華門至期集所豪家貴邸競列綵幕縱觀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於此擇婿焉期集所例置局於禮部貢院前三人主之於內選所長以充職事有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監門等後旬日朝謝又數日拜黃甲敘同年其儀三名設褥於堂上東西相向四十已上立於東廊四十已下立於西廊皆再拜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少者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訖賜聞喜宴於局中侍從已上及館職皆與知舉官押宴遂立題名石刻凡費悉出於官及諸閫饋遺云

元正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會儀則百官冠冕朝服備法駕

設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八人(親從東京已減三之一)用太常雅樂宮架登歌太子上公親王宰執並赴紫宸殿立班進酒上千萬歲壽上公致辭樞密宣答及諸國使人及諸州入獻朝賀然後奏樂進酒賜宴此禮不能常行每歲禁中止是以三茅鐘鳴駕興上服幞頭玉帶鞾袍先詣福寧殿龍墀及聖堂炷香(用腦子)次至天章閣祖宗神御殿行酌獻禮次詣東朝奉賀復回福寧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貴妃至郡夫人內官大內已下賀賀畢駕始過大慶殿御史臺閤門分引文武百寮追班稱賀大起居十六拜致辭上壽樞密宣答禮畢放仗是日後苑排辦御筵於清燕殿用插食盤架午後修內司排辦晚筵於慶瑞殿用煙火進市食賞燈並如元夕

立春

前一日臨安府造進大春牛設之福寧殿庭及駕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御藥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藥餘屬直閤婆(號管人都行首)掌管預造小春牛數十飾綵旛雪柳分送殿閤巨璫各隨以金銀錢綵段爲酬是日賜百官春旛勝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裹銀及羅帛爲之

係文思院造進各垂於幞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縷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精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子帝后貴妃夫人諸閤各有定式絳羅金縷華粲可觀臨安府亦鞭春開宴而邸第館遣則多效內庭焉

元夕

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奇年異而歲不同往往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掛及

宣德門梅堂三閒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鼇山燈之品極多(見後)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燿奪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爲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爲湧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遂爲諸燈之冠前後設玉柵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

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色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鼇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柵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爲大露臺百藝羣工競呈奇技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於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煙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耳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

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宋刻月)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千百隊(宋刻作十)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暘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千(宋刻數十)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李篔房詩云斜陽盡處蕩輕煙

輦路東風入管弦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蜜炬籠綃鬭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聲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蠟燭糀盆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羅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姦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淨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閒設雅戲煙火花邊水

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妝笑語望之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或戲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諠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珞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宋刻銜作御）

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

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貂袖（宋刻貂袖）項帕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遊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尚則乳糖圓子鎚飩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及南北珍果幷皁兒糕宜利少澄沙糰子滴酥鮑螺酪麪玉消膏琥珀餳輕餳生熟灌藕諸色龍纏（宋刻龍纏）蜜煎蜜果（宋刻果）糖瓜蔞煎七寶薑豉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鍮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盒簇釘鮮巧謂之市食合兒翠簾銷幕絳燭籠紗徧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

舞隊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宋刻大）　李大口（一字）　賀豐年
長瓠斂（頭長）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兒　粗旦（宋刻姐）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黃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務　一臉膜
貓兒相公　洞公嘴　細旦（宋刻姐）
河東子　黑遂　王鐵兒（宋刻王鐵兒）
交椅　夾棒（宋刻棒）　屏風
男女竹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鮑老
交袞鮑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諸國獻寶　穿心國入貢　孫武子教女兵
六國朝　四國朝　遏雲社
緋綠社　胡安女（宋刻無安字）　鳳阮嵇琴
撲胡蝶　回陽丹　火藥（宋刻大藥）
瓦盆鼓（宋刻無盆字）　焦鎚架兒　喬三教
喬迎酒　喬親事　喬樂神（馬明王）
喬捉蛇　喬學堂　喬宅眷
喬像生　喬師娘　獨自喬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裝態　村田樂　鼓板
踏橇（宋刻踏蹺）　撲旗　抱鑼裝鬼
獅豹蠻牌　十齋郎　耍和尚
劉袞　散錢行　貨郎
打嬌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眞僞及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燈品

燈品至多蘇福爲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所謂無骨燈者其法用絹囊貯粟爲胎因之燒綴及成去粟則混然玻璃毬也景物奇巧前無其比又爲大屏灌水轉機百物活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爲汴京御樓右爲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

外此有魫燈則刻鏤金珀（宋刻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以五色珠爲網下垂流蘇或爲龍船鳳輦樓臺故事羊皮燈則鏃鏤精巧五色妝染如影戲之法羅帛燈之類尤多或爲百花或細眼閒以紅白號萬眼羅者此種最奇外此有五色蠟紙菩提葉若沙戲影燈馬騎人物旋轉如飛又有深閨巧娃翦紙而成尤爲精妙又有以絹燈翦寫詩詞時寓譏笑及畫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諢語戲弄行人有貴邸嘗出新意以細竹絲爲之加以彩飾疎明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璫恥於不自己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翦鏤（宋刻纏）加之點染與竹無異凡兩日百盞已進御矣

挑菜

二月一日謂之中和節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進單羅御服百官服單羅公裳而已二日宮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於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爲賞五黑字爲罰上

賞則成號眞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環珠翠領抹次亦鋌銀酒器冠鋜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官窰定器之類罰則舞唱吟詩念佛飲冷水喫生薑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倣之

進茶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蠟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夸進御止百夸護以黃羅軟盝藉以青箬裹以黃羅夾複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絲織笈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遺好事以爲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邸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茗花爲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慶賀會（宋刻）則用大鍍金甕以五色韻果簇飣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其工者外人罕知因附見於此

賞花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後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綃幕飛梭繡毬以至裀褥設

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璫內司列肆關撲珠翠冠朵篦環繡段畫領花扇官窰定器孩兒戲具鬧竿龍船等物及有買賣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倣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粲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爲極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爲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繡毬數百株儼如鏤玉屛堂內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壺及大食玻璃官窰等瓶各勢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鱗次簇插何翅萬朵堂中設牡丹紅錦地裀自殿中（宋刻中殿）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盒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至春暮則稽古堂會瀛堂賞瓊花靜侶亭紫笑淨香亭采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

否則但謂之進酒

武林舊事卷第二

武林舊事卷第三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西湖遊幸（都人遊賞）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彩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

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水道術（宋刻無水字）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挂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官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眞珠南屛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屛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泠路（宋刻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

裏鞦韆東風(東風宋刻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在宋刻付)明日再携殘酒(再宋刻重)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閒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為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

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為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引相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為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宋刻遊賞)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游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太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櫂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泛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沈沒獨有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之故尙在其舟平底有杹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放春

蔣苑使有小圃不滿二畝而花木匼帀亭榭奇巧春時悉以所有書畫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羅列滿前戲放關

撲有珠翠冠僅大如錢者閙竿花籃之類悉皆鏤絲金玉為之極其精妙且立標竿射垛及鞦韆梭門鬬雞蹴踘諸戲事以娛遊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往往過禁煙乃已蓋效禁苑具體而微者也

社會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毬)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要詞)角觝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社(撮弄)而七寶瀟馬二會為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翦毛為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

三月三日殿司眞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不暇贅陳

祭掃

清明前三日為寒食節都城人家皆插柳滿簷雖小坊幽曲亦青青可愛大家則加棗餬於柳上然多取之湖隄有詩云莫把青青都折盡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臺臣中使宮人車馬朝饗諸陵原廟薦獻用麥糕稠餳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棗餬薑豉南北兩山之間車馬紛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慶九曲等處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酒壺肴罍村店山家分餕遊息至暮則花柳土宜隨車而歸若玉津富景御園包家山之桃關東青門之菜市東西馬塍尼菴道院尋芳討勝極意縱遊隨處各有買賣趕趁等人野果山花別有幽趣蓋輦下驕民無日不在春風鼓舞中而游手末技為尤盛也

浴佛

四月八日為佛誕日諸寺院各有浴佛會僧尼輩競以小盆貯銅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鐃鈸交迎徧在邸第富室以小杓澆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甚盛略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

迎新

戶部點檢所十三酒庫例於四月初開煮九月初開清先至提領所呈樣品嘗然後迎引至諸所隸官府而散每庫各用匹布書庫名高品以長竿懸之謂之布牌以木牀鐵擎為仙佛鬼神之類駕空飛動謂之臺閣雜劇百戲諸藝之外又為漁父習閒竹馬出獵八仙故事及命妓家女使裹頭花巾為酒家保及有花窠(宋刻裹)五熟盤架放生籠養等各庫爭為新好庫妓之琤琤者皆珠

翠盛飾釣金紅背乘繡韉寶勒駿騎各有皂衣黃號私身戲對可汗於前羅扇衣笈浮湛閒客隨逐於後少年狎客往往簇飣持杯爭勸馬首金錢綵段霑及輿臺都人習以爲常不爲怪笑所經之地高樓邃閣繡幕如雲累足駢肩眞所謂萬人海也

端午

先期學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當例用朔日謂之端一或傳舊京亦然插食盤架設天師艾虎意思山子數十座五色蒲絲百草霜以大合三層飾以珠翠葵榴

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謂之毒蟲及作糖霜韻果糖蜜巧粽極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數十遍插葵榴梔子花環遶殿閣及分賜后妃諸閤大璫近侍翠葉五色葵榴金絲翠扇眞珠百索釵符經筒香囊軟香龍涎佩帶及紫練白葛紅蕉之類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朵彩團巧粽之賜而外邸節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結爲樓臺舫輅又以青羅作赤口白舌帖子與艾人並懸門楣以爲禳禬道宮法院多送佩帶符篆而市人門首各設大盆雜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紙錢排飣果粽雖貧者亦然湖中是日遊舫亦盛蓋迤邐炎暑宴遊漸稀故也俗以是日爲馬本命凡御廄邸第上乘悉用五綵爲鬃尾之飾奇鞴寶轡充滿道途亦可觀玩也

禁中納涼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脩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盆貯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

風輪清芬滿殿御笐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眞蠟龍涎等香珠百斛蔗漿金盤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筩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蜜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團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乞巧

立秋日都人戴楸葉飲秋水赤小豆七夕節物多尚果食茜雞及泥孩兒號摩睺羅有極精巧飾以金珠者其直不貲併以蠟印鳧雁水禽之類浮之水上婦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鍼餖飣杯盤飲酒爲樂謂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貯盒內以候結網之疏密爲得巧之多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持荷葉效顰摩睺羅大抵皆中原舊俗也

七夕前修內司例進摩睺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佛手香製造悉用鏤

金珠翠衣帽金錢釵鐲佩環眞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鏤金紗廚制閫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鑄金爲貢者宮姬市娃冠花衣領皆以乞巧時物爲飾焉

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家謂之中元節各有齋醮等會僧寺則於此日作盂蘭盆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醬冥衣時果綵段麪棊而茹素者幾十八九屠門爲之罷市焉

中秋

禁中是夕有賞月延桂排當如倚桂閣秋暉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燦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爛如繁星有足觀者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觀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綫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者是也每歲京尹出浙江亭教閱水軍艨艟數百分列兩岸既而盡奔騰分合五陣之勢并有乘騎弄旗標鎗舞刀於水面者如履平地倏爾黃煙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爆轟震聲如崩山煙消波靜則一舸無跡僅有敵船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綵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

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閒也禁中例觀潮於天開圖畫高臺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遙瞻黃繖雉扇於九霄之上真若簉蓬島也

重九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萬菊燦然眩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緝金亭賞橙橘遇郊祀歲則罷宴

都人是月飲新酒汎萸簪菊且各以菊糕為饋以糖肉秫麪雜糅為之上縷肉絲鴨餅綴以榴顆標以綵旗又作蠻王獅子於上及糜栗為屑合以蜂蜜印花脫餅以為果餌又以蘇子微漬梅滷雜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雨後新涼則已有炒銀杏梧桐子吟叫於市矣

開爐

是日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意也自此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毬楮衣之類

冬至

朝廷大朝會慶賀排當並如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雜遝於九街婦人小兒服飾華炫往來如雲嶽祠城隍諸廟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享先則以餛飩有冬餛飩年餺飥之諺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餛飩

賞雪

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禁中稱梅木樓）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彩縷為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為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翫并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犒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犒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閭里之貧者

歲除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為小節夜三十日為大節夜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大率如夢華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簇飣凡百餘種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餳萁豆以至玉杯寶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小巧又於其上作玉輅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為飾護以貼金龍鳳羅罩以奇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以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閤又各進歲軸兒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仗有為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外畫鍾馗捕鬼之類而內藏藥線一爇連百餘不絕簫鼓迎春雞人警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節物

臘日賜宰執親王三衙從官內侍省官并外閫前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造進（宋刻局下有方字）及御藥院特旨製造銀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賜暑藥亦同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歷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綵縷花春帖幡勝之類為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於餽歲盤合酒檐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竈用花餳米餌及燒替代及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儺以鑼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夕則比屋以五色紙錢（宋刻錢無）酒果以迎送六神於門至夜蕡燭𥽇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聒廳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貼兒財門於楣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餳燒朮賀曆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為近世所稱併書於此云

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煖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阮郎風度（宋刻阮作劉）屠蘇辦了迤邐柳忺梅妬（宋刻忺作析）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武林舊事卷第三

武林舊事卷第四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故都宮殿

門

麗正（南門）　和寧（北門）

東華（東門）　西華（西門）

苑東　苑西

北宮　南宮

南水門　東水門

會通　上閤

宣德　隔門

斜門　隔門

玉華閣　舍和

胎謨（二門係天章閣）

殿

垂拱（常朝四參）　文德（六參宣布）

大慶（明堂朝賀）　紫宸（生辰）

集英（策士）

以上謂之正朝，亦有隨事更名者

後殿

延和（宿齋避殿）　崇政（即祥曦）

福寧（寢殿）　復古（高宗建）

還德（孝宗建，御屏有監司郡守姓名）　緝熙（理宗建）

熙明（即修政，度宗建）　明華

清燕　膺福

處瑞（即順慶，理宗建）　射殿

需雲（大燕）　符寶（天府所藏受命之寶）

嘉明（度宗以繹己堂改）　明堂（即文德，合祭改）

坤寧（皇后）　積華（皇后）

慈明（楊太后，累朝母后皆就更名）　慈元（謝太后）

仁明（全太后）　進食（即勤政）

欽先（神御）　孝思（神御）

清華

堂

翠寒（高宗以日本羅木建，古松數十株）　澄碧（觀堂）

芳春　凌寒

鍾美（牡丹）　燦錦（海棠）

燕喜　靜華

清賞　稽古（御書院）

清遠　清徹

澄碧（水堂）　蘂淵

環秀（山堂）　文囿（御書院）

書林（御書院）　華館

衍秀　披香

德勤　雲錦（荷堂，李陽冰書扁）

清露　萼綠華（梅堂，李陽冰書額，度宗易名瓊英）

碧琳　凝光

澄輝　綉香

早芳　會景（青花石柱香楠，欹額瑪瑙石砌）

正始（后殿，謝后改壽寧殿）　怡然（慈懿位）

信美（御容位）

齋

損齋（高宗建）　燮齋

盡習齋　燕申齋

樓

博雅（書樓）　觀德

萬歲　清暑

清美　明遠

倚香

閣

龍圖（太祖、太宗）　天章（真宗，並祀祖宗神御）

寶文（仁宗）　顯謨（神宗）

徽猷（哲宗）　敷文（徽宗）

煥章（高宗）　華文（孝宗）

寶謨（光宗）　寶章（寧宗）

顯文（理宗）　雲章（祖宗御書。宋刻誤度宗）

清華　凌虛

清漏　倚桂

來鳳　觀音

芙蓉　萬春（太后殿）

臺

欽天（奉天）　賞春

秋芳　天開圖畫

舒嘯　瞻臺

軒

晚清

閣

清華　層思

怡真　容膝

受盤　綠綺

觀

雲濤

亭

清涼宋刻清冰 清趣

清顯 清輝

清迴 清隱

清寒 清激放水

清曠 清興

靜香 靜華

春妍 春華

春陽 春信梅

融春 尋春

映春 餘春

留春 皆春

寒碧 寒香

香瓊 香玉梅

香界 碧岑

瀛碧瓊花 瓊英

瓊秀 明秀

瀾秀 衍秀

深秀假山 錦煙

錦浪桃花 繡錦

萬錦 麗錦

叢錦 照妝海棠

浣綺 綴金柑橘

綴瓊梨花 穠香

晴香 晚節香菊

巖香桂 雲岫山亭

映波 金暉

遠觀 秀野

凌寒梅竹 涵虛

平津 眞賞

芳遠 垂綸近池

魚樂池上 噴雪放水

流芳 芳與山子

玉質 此君竹

聚芳 延芳

蘭亭 激湍

崇峻 惠和

浮醴 泛羽並流盃亭

凌穹山頂 迎薰

會英 正己射亭

丹暉 凝光

雪邇梅 參月

共樂 迎群

瑩妝 植杖村莊

可樂 文杏

壺中天

別是一家春度宗新創或謂此非佳讖也未幾果驗

園

小桃源觀桃 杏塢

梅岡 瑞圃

村莊 桐木園

菴

寂然 怡眞

坡

瑪瑙 洗馬

橋

萬歲 清平

春波 玉虹

泉

穗泉

御舟

蘭橈 荃橈

旱船

教場

南教場 北教場

禁中及德壽宮皆有大龍池萬歲山擬西湖冷泉飛來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華則非外間可擬春時競渡及買賣諸色小舟並如西湖駕幸宣喚錫賚鉅萬大意不欲數蹕勞民故以此爲奉親之娛耳

御園

聚景園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淳熙中屢經臨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

太后臨幸其後並皆荒蕪不修高疏寮詩曰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開

會芳殿

瀛春堂

鏡遠堂宋刻鑑遠

芳華堂

花光亭八角

瑤津

翠光

桂景
瀛碧
涼觀
瓊芳
彩霞
寒碧
柳浪橋
學士橋
玉津園 嘉會門外紹興間北使燕射於此淳熙中孝宗兩幸紹熙中光宗臨幸

富景園 新門外孝宗奉太后臨幸不一俗呼東花園
屏山園 錢湖門外以對南屏山故名理宗朝改名翠芳餘見西湖門
玉壺園 錢唐門外本劉鄜王園有明秀堂餘見西湖門
瓊華園
小隱園
集芳園 葛嶺元係張婉儀園後歸太后殿內有古梅老松甚多理宗賜賈平章舊有清勝堂望江亭雪香亭等餘見西湖門
延祥園 西依孤山為林和靖故居花寒水潔氣象幽古三朝臨幸餘見西湖門
瀛嶼 在孤山之椒舊名涼堂西壁蕭照畫山水理宗易今名今為西太一宮黃庭殿
挹翠堂 舊名黑漆堂理宗御書
香遠 舊秀薌亭
香月 倚裏湖舊名水堂理宗御書
清新 舊六梅堂
白蓮堂
六一泉堂
檜亭
梅亭
上船亭

東西車馬門
西村水閣 宋刻闕
御舟港
林逋墓
陳朝檜 有御書詩
金沙井
瑪瑙坡
六一泉
高陳寮詩云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牌宋刻欄射熊館曉花扶屐下鵲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皇遊
德壽宮 孝宗奉親之所
聚遠樓 高宗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乃於宮內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疊石為山作飛來峰因取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名之周益公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高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孝宗御製冷泉堂詩以進高宗和韻真盛事也
香遠堂 荷

清深堂 竹
松菊三逕 菊芙蓉竹
梅坡
月榭
清妍 荼蘼
清新 桂
芙蓉岡 已上並東地分
射廳
載忻堂 御宴之所

臨賦 荷池
粲錦 金林檎
至樂 池上
清曠 桂
半綻紅 郁李
瀉碧 金魚池○已上並南地分
冷泉堂 古梅
文杏館
靜樂 牡丹

浣溪 海棠○已上並西地分
綷華 羅木堂
旱船
俯翠 茅亭○已上並北地分
重華宮 孝宗內禪所居即德壽宮
慈福宮 慈聖書成二太后所居即重華宮
壽慈宮 即慈福宮改重壽殿
東宮
資善堂
凰山樓
榮觀堂
玉淵堂
清賞齋 宋刻堂
新益堂
繹己堂
射圃
乾淳教坊樂部
雜劇色

德壽宮
劉景長（使臣）　王喜（保義郎頭名都管使臣 又名公謹號玩綠老人）
茄山重（節頭 宋作茅）○蓋門貴
蓋門慶（末）　侯諒（侯大頭 次末）
張順　曹辛
宋興（燕子頭）　李泉現（引後輩 三臺）
衙前
龔士美（使臣 都管）　劉恩深（都管）
陳嘉祥（節級）　吳興祐（德壽宮引 兼舞三臺）
吳斌（宋刻賦）　金彥昇（管伶 散頭）
王青　孫子貴（引）
潘浪賢（引兼末 部頭）　王賜恩（引）
胡慶全（蝦蟆頭）　周泰（次）
郭名顯（引）　宋定（次德壽宮 蚌蛤頭）
劉信（副部頭）　成貴（副）
陳煙息（副大 戶）　王侯喜（副）
孫子昌（副末 節級）　焦金色
楊名高（末）　宋昌榮（副欄 善頭）

前教坊
伊朝新　王道昌
前鈞容直
仵穀豐（五味粥○ 仵宋刻作仵）○李外喜（事宋 劉善）
和顧
劉慶（次劉 袞）　梁師孟
朱和（次貼衙前 魚頭）　甯貴（甯擂）
蔣寧（次貼衙前 利市頭）　司進（絲瓜 兒）
郝成（次衙前 小鍬）　高門興

高門顯（燕兒 頭）　高明（燈搭 兒）
劉貴　段世昌（段子 貴）
司政（仙鶴 兒）　張舜朝
趙民歡　龔安節
嚴父訓　宋朝清
宋昌榮（二名守 衙前）　周旺（丈八 頭）
下瞎　宋吉
伊俊　汪泰
王原全（次貼 衙前）　王景

鄭喬　王來宣
張顯（守闕 鷹黑俏）　焦喜（焦梅 頭）
歌板色
德壽宮
李行高（笛 兼）
衙前
王信（拍 兼）
拍板色（衙前笛色王均觜笛色 鄭彥周賈良兼拍板）
德壽宮
劉益（使臣）　謝春澤
衙前
吳興祖（節級）　趙永（部頭）　花成
時世俊（守闕 節級）
前鈞容直
樂喜
琵琶色（衙前豪師 古兼琵琶）
德壽宮
胡永年（武功 大夫）　謝聖澤

衙前
焦進（部頭）　趙昌祖　段從善（宋刻段 從容）
和顧
吳良輔　蒙士英　曹彥國
簫色
衙前
賀延慶（部頭）　劉珣　周濟（部頭）
和顧
朱世良（兼筝 宋刻世昌）　王謹　劉宗旺
周亨　陳儔
稽琴色
德壽宮
前友聞（承節郎守 闕都管）
衙前
楊春和（人員守 闕都管）　魏國忠（節級 兼舞）　孫良佐
石俊　馮師賢
和顧
劉運成　趙進（杖鼓 兼）　惠和

馮師賢　王處仁
筝色
德壽宮
朱邦直（忠訓 郎）
衙前
張行福（部頭）　蒙士良　高俊
前教坊
聶庭俊
前鈞容直

李吉
笙色
德壽宮
湯士成　孫顯祖
衙前
宋世寧（御前）　秦師古（兼祗應）　傅詔（管幹人。宋刻詔）
鄧孝仁　趙福（兼德壽宮）
前鈞容直
吳勝

前教坊
劉永顯
和顧
張世榮　康彥和　王興祖
觱篥色
德壽宮
田正德（教坊大使）　鞠思忠　孫慶祖
劉舜俞　陳永良
衙前
李祥（守闕節級）　仇彥（節級）　王恩（節級）
李和（部頭）　時世榮（部頭）　王正德
王道和　慢守恭　李遇
金宗信（兼德壽宮）　鄭彥（兼拍板）　張勻
劉道　朱貴（管幹人）　曹彥興
吳良佐　孟誠　陳祐
丘彥（管幹人）　鄧孝元　王永
周賢良（兼拍板）　陳師授（兼德壽宮）　陳永良（兼德壽宮）
前教坊

戚興道　李彥美　郭席珍
前鈞容直
王宣　唐政
和顧
于慶（兼舞）　馮宣　王椿
倪潤　李祥（守闕節級宋刻春級）　陳嗣祖
季倫　張彥明　陳良暐（宋刻瑋）
馮異　商翼　時世顯
王文信　王延慶　謝潤
張榮（第三名守闕衙前）　時顯祖　費仍裕
任再興　李榮正　蔡邦彥
鄭彬　時允恭　金潤
王壽　王思齊（宋刻恩齊）　于成
孫良輔　桂顯　盧茂春
王師忠　宋康寧　張端
顧宣　王仲禮　郭遠宗（宋刻建宗）
劉順（守闕衙前）
笛色

德壽宮
元守正（忠翊郎）　孫福臣（使臣）　孫繼祖
張行謹
衙前都管
孫福（使臣）　朱椿（人員守闕都管）　張守忠（節級）
楊勝（節級）　王喜（節級）　張師孟（部頭）
岳興（部頭）　李晉友　段從禮
朱順　陳俊　曹興祖
王仕寧　時寶（部頭兼德壽宮）　孫進

郭彥　楊遇（兼德壽宮）　金儀
趙俊（守闕節級）　趙順　楊元慶
時定　趙興祖　陸顯祖
丘遇　徐謙　孫顯
王鈞（兼德壽宮拍板）　張榮　郭亨
元舜道
前教坊
金宗訓　俞德　謝祖良
曾延慶　李進

前鈞容直
王喜　俞德　龔恩
和顧
張億　茆慶　張師顏
劉國臣　趙昌　張慶
元舜臣　沈琮（杖鼓）　胡良臣
王師仲　徐亨　張義
林顯　鄭青　陳士恭
巫彥　朱世榮　朱紹祖
楊義　張孝恭　汪定
費興　李昇　馮士恭
陳寶　楊普　尹師授
張介　賀宣　朱樂
朱元（守闕衙前）　軒定（鼓板）　張成（鼓板）
閻興（鼓板）　王和（鼓板）　陳煥
張世亨　許珍　張輔
孫顯宗　慶成（守闕衙前）
方響色

德壽宮
齊寶　田世榮
衙前
葛元德（部頭）　于喜　齊宗亮（管幹人）
前鈞容直
高福
和顧
馬重榮（宋娘仲榮）　尹朝　于通
劉才高

杖鼓色
德壽宮
張名高　孟清
衙前
高宣（節級）　時忠俊（守闕節級部頭兼板）
程盛　齊喜　孟文叔（守闕節級）
時和　鄧友端　徐宗旺
吳興福（兼德壽宮）　郤世榮　張興祿（管幹人）
樂喜

前教坊
翰端
前鈞容直
閻興　邢智
和顧
張士成　張潤　張義
張世昌　張世顯　孫榮
段錦新　蔡斯忠　齊宗景
郭興祖　時康寧　高潤

張皋　傅貞佐　李晉臣
思芸　范琦　段錦

大鼓色
德壽宮
張佑　李吉
衙前
董福（部頭）　李進　周均（小唱）
張佑（兼德壽宮）
和顧

趙慶（鼓兒）　劉成　孫成（鼓兒習學大鼓）
王宮（勾般習學大鼓）　尹師聰（鼓兒）　張守道（唱道情）
張昇（鼓兒）　宋棠（掌儀下書寫文字）　喻祥（小唱）
盤永（守闕衙前）
鑼旋（嵇琴親劉忠琵琶家士漢位兼舞三臺）
德壽宮
劉良佐（武德郎）
衙前
杜士康
和顧
于慶

雜劇三甲
劉景長一甲八人
戲頭李泉現　引戲吳興祐
次淨茆山重侯諒周泰　副末王喜
裝旦孫子貴
蓋門慶進香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吳興祐

次淨侯諒　副末王喜
內中祗應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潘浪賢
次淨劉衮　副末劉信
潘浪賢一甲五人
戲頭孫子貴　引戲郭名顯
次淨周泰　副末成貴

築毬三十二人
左軍一十六人
毬頭張俊　蹺毬王憐　正挾朱選
頭挾施澤　左竿網丁詮　右竿網張林
散立胡椿等
右軍一十六人
毬頭李正　蹺毬朱珍　正挾朱選
副挾張寧　左竿網徐賓　右竿網王用
散立陳俊等

雜班
雙頭侯諒　散耍劉衮劉信

小樂器
嵇琴曹友聞　簫管孫福　篥劉進成
拍侯諒

鼓板
衙前一火
鼓兒尹師聰　拍張順
笛楊勝張師孟
和顧二火
笛張成（老僧）　閻俊（堅伯）　張喜

九十六冊

428

鼓兒張昇　笛王和小四　鼓兒孫成擒僧
拍張榮狗兒
馬後樂
拍板吳興祖
觱篥田正德　孫廣祖　陳師授
笛孫福　時寶　元守正
提鼓孫子貴
札子孟清　時世俊　高宣　吳興福　張興祿
內中上教博士

王喜　劉景長
曹友聞　朱邦直
孫福　胡永年各支月錢一十兩
雜劇
王喜　侯諒
吳興福　吳興祐
劉景長　張順
拍板
田正德　謝春澤
琵琶
胡永年
舞
劉良佐
稽琴
曹友聞　楊春和
箏
朱邦直
方響

齊宣
笙
湯士成
簫
劉運成
觱篥
孫廣祖
笛
孫福　時寶
掌儀範等合千人
掌儀範
朱邦直　曹友聞　元守正
孫福　朱榛守闕
衙前都管
劉思深　孫福　王公謹守闕
管幹教頭
朱貴　張興祿　丘彥
傳詔宋刻闕　齊宗亮

逐色部頭
劉信　趙永　焦進
周濟　楊春和　宋世寧
李和　時世榮　時寶
岳興　萬元德　高宣
董福　時世俊　杜士康
潘浪賢
武林舊事卷第四

武林舊事卷第五

明朱廷佐刻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湖山勝槩

南山路自豐樂樓南至晴門錢湖門外入赤山埠西石屋止南高峯方家峪大小麥嶺並附於此

豐樂樓舊爲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𥳑重建宏麗爲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門植花木構數亭春時遊人繁盛舊爲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爲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和靖北山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吳夢窗嘗大書所賦鶯啼序於壁一時爲人傳誦

湖堂舊在翠樓側又有集賢亭今並不存

呂洞賓祠舊傳洞賓嘗至此

靈芝崇福寺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爲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題名之所宋靜佳詩云黃金市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滿路東一帶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

顯應觀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日其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復存矣

楊郡王府上船亭

聚景園詳見御園門

靈應堂俗呼包道堂

寶蓮院

紫霄宮廨院

寶成院改名釋迦

興福院

永隆院

慧光尼庵張循王府

省馬院船步內有正覺趙化二院

長橋

妙淨院

寶德寺 楊和王重建充三衙建聖節道場

希夷道堂 劉婕妤建於南屏園左今移於此

真珠園 有真珠泉高寒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今歸張循王府

南園 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為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有許閑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夾芳豁望矜春鮮霞忘機照香堆錦遠塵幽翠紅香多稼晚節香等亭秀石為上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弁陽翁詩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空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雷峰顯嚴院 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峯錢王妃建寺築塔名皇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名為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

普寧寺 又名白蓮有鐵塔一石塔二

雲濤觀

淨相院 舊名瑞相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長奇軒兩深可喜今皆不存

上清宮 葛仙煉丹古址道士劉坐微祖築菴鄭丞相清之曾此讀書淳祐中重建賜今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宋刻院

甘園 內侍甘昇園又名湖曲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弁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庭前御愛松

御船坊 迎宗御舟在焉

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孝宗書臨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峯舊名慧日永明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等額宋貞明大鐘銘存焉道潛作五十三參等寺後菴字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皆南北山之最東坡詩云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宏壯自昔已然今益侈大矣

山南照慶院 宋刻南山昭慶院

惠照寺 後為齋宮今歸淨慈

南屏御園 正對南屏山又名翠芳

南屏興教寺 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篇

記籍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公書也

廣法院 錢王功德院有清曠亭

法因院 吳越太子所有古鐵塔錢王井

寶林院 莊文太子攢所舊名總持有可賦軒

赤山積宮 舊瑞龍寺後為安穆成恭慈懿泰淑四后攢所今為崇盛光寺

修吉寺 舊瑞龍寺後於此有西湖奇觀

正濟寺 又名慧門

法雨寺 舊名水心又改雲龍有趙清獻楊無為題名等

安福尼寺

極樂尼寺

高麗寺 舊名惠因寺湖山間惟此寺無敕額元豐間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於此因施金建華嚴閣有易菴碑藏室皇姑成國公主齋所

惠因橋 秦少游龍井紀遊所謂濯足於惠因澗即此是焉

玉岑山

廣果寺

開化尼寺

六通慈德院 舊名惠德塔

法興院 宋刻寺

保福院

長耳相院 舊名法相

定光菴 有定光泉

永慶院

延長真如院

延壽山

淨梵院 舊名瑞峯

崇敎院

石屋洞 大仁院有不老天成石羅漢其洞後又一石洞名蝙蝠洞

水樂洞 院名西關淨化創滿覺院山孝宗賜賈秉慈明殿賜楊郡王後歸賈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嵌空有聲以此得名有聲在堂界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空巖上下四方之字諸亭及金蓮池

滿覺院 舊名興今在水樂洞前傍

石佛接待菴

煙霞洞 清脩院有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等

歸雲菴 高宗時水菴清禪師尹隱石巖中聞南峯鐘鳴遂大悟今改永興菴

關真人道院

小龍井 井側有龍王祠

南高峯塔 榮國寺有白龍王祠及五顯祠陰崖趾於北峯中有壁石相傳云昔有道者鎮魔於此又有潁川泉

方家峪 自方家峪至冷水峪慈雲嶺泥路叢會門外至大慈山龍山

遇真道院

悟真道院

崇真道院

廣教院 號小南屏

顯親崇壽寺 在鳳凰山劉貴妃功德有鳳凰泉瑞應泉松室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檜三門有陳公錫畫龍甚奇弁陽翁詩云鶴羽驚絲事已空峯華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看

門前粉壁龍本華劉妃閣名

西蓮瑞相院 黃貴妃功德

地藏尼寺

慈光尼寺 張府功德

廣慈院 舊名廣福

寶藏院 有烏龍井錢武肅廟碑改額表忠觀立碑擅府學今錢氏五王廟在焉。宋刻無改額至府學等十一字。

寧清廣福院 陳敬純香火院雖小而幽邃可喜。宋刻寧親

福全尼寺

廣嚴院 舊名妙嚴有徐正節墓
廣恩院 宋刻無此
淨教院 蘇貴妃攢所
安福禪院 內侍陳源知香火名小陳寺
水月寺 路口有靈因石。宋刻因作固
崇教院 舊名萬福有珍珠泉
慈雲嶺 宋刻入後楳子嶺下提高一格自爲一路誤
華津洞 趙翼王府因水石甚奇勝有仙人臺基。宋刻仙人基臺
西林法惠院 舊名興慶錢王建有靈壽泉少游記東坡詩

冷水峪
梯子嶺
淨明院 郊壇齋宮有易安齋梅巖高孝兩朝御和詩滿山皆梅相傳有江月菴菴有亭子。宋刻
球身亭
龍華寶乘院 本錢王瑞萼園捨建有傳大士塔井柏板門猶存有溫公祠堂題名
天華寺 錢湯禪師道場舊名千春龍冊有頤軒妙奇樓化生池。宋刻妙奇作妙固
感業寺 舊名天龍有木觀音像
勝相院 舊名龍興千佛有五丈觀音像二併閣釋迦丈六金身像
大通院 舊名顯明
天眞院 舊名瑩雲堂有靈化洞
龍華山 有石如龍與南石龍寺接
下石龍淨勝院
上石龍永壽院 舊名資賢石崖刻仁宗佛牙贊
郊臺 錢王郊臺亦近焉
道林院 舊名普濟
大慈寺
般若院
寶惠院 舊名普濟

錢王墳 文穆忠獻二王葬此
長慶崇福院 皇叔祖太師和王功德
鳥池 一名鳥黃池
聖果寺 在包家山
眞覺院 舊名奉慶有東坡瑞香花詩
包家山桃花關 桃花甚盛舊有蒸霞二字春日遊人甚多
法雲寺 舊名資聖
大慈山 舊有廣福金書院額
虎跑泉 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
乾溪寨
小楊寺
香嚴寺
小麥嶺 飲馬橋前後巷至龍井止九溪十八澗。宋刻無巷字
道人山 有石洞
飲馬橋 地名放馬場
旌德顯慶教寺 咸淳甲戌冬改旌德顯慶慈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軒曰雲屏後山有泉石
甚奇曰林泉有濟盤凝紫靜雲等詩亭
南山禪關 又名龍井路今又改南天竺

仰妃墓 吳越錢王妃
梅坡園 楊駙王劇又名德秀
靈隱觀 孝宗朝張知宮刱御書沖隱菴淳祐中道士范善運重建賜名今額今菴在觀右而觀改
仁壽院矣
太清宮 孝宗時朱監貴守因建楊太后書道德經石幢有歲寒軒養性凝神二室後爲賈貴妃功
德今改觀音院
松菴 楊和王府
崇報顯慶院 舊名楊貴章棄贊夫功德後爲永王祠王齋所。宋刻崇報作崇德
韋司徒墓 名得象相使棄之祖墳墳院碑可考

翁五峯墓 名孟寅字賓暘
徐典樂墓 名申字幹臣號青山翁。宋刻樂作章
強金紫墓 名至字幾聖今石羊虎猶存其子文憲公湖州墓在西溪嶺欽賢鄉諸子亦多葬此
。宋刻云在西溪
陳拾遺墓 唐人歲久莫考名字在積慶山下
冰壑書堂 錢塘郭淵號冰壑嘗作書堂於此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湖山在左湖山在
前凡錢塘城邑江湖之勝皆近在几席間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一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
書積慶山怡頻敕書輿圖以賜又賜功德寺名曰積慶敬忠後不及建而止
贊寧塔 天聖間葬此
靈石山
薛開府墓 名居正諡貞顯
崇因報德院 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甚清高宗嘗臨幸院與積慶山後永清院皆薛開府功
德此院已廢褐靈石塔猶存
淨林廣福院 開府楊殿帥墳菴土人呼爲上楊菴有松關南泉芳桂亭姜白石與銛朴翁等
三人來遊詩云四人松下共盤桓觀花盤石上安今昔與儂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顏後爲演福
寺遂廢
無垢寺 舊名無著乃無著禪師道場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以寺爲生墳遂移寺於此嘉定
十一年郡僧有鸚鵡巖仙人與清音軒偃松下有茯苓因名泉爲茯苓泉後爲演福寺遂廢
崇恩演福教寺 寶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爲寺德祐後復爲教寺賈貴妃攢所周漢國端
孝公主祠焉舊山門有紗拄籠壞及生清淨心亭諸天閣眞如亭凝漢閣靈石室
鷄籠山
金鐘峯
褚家坟 漢末褚盛葬舊有居此者
白蓮院 相傳晉誌出師講經於此
風篁嶺
小水樂 福邸園
二老亭 後改德威舊在風篁嶺頭東坡辨才往來於此皆有詩今移於龍井祠下

龍井 吳赤烏中葛稚川嘗煉丹於此在風篁嶺上舊鑿林樾幽古石竇一泓清澈寒甘美可愛鮮久旱不涸石上流水處其色如丹遊者觀久不厭遊人去即澈其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每禱雨必應或見小蛇班魚斷螭之類井旁有惠濟龍王祠

陳寺丞墓 名淵中舉與中以言事與張狀元九成連坐謫知虔州安遠縣而卒後葬風篁嶺沙宝塢

胡侯墓 名則知杭州廟在墓前

劉菴 孝宗朝劉婉容所舍歸龍井寺

龍井延恩衍慶寺 舊名報國看經院後改壽聖院東坡書額尚存又改廣福元祐以來諸賢題甚多又東坡與石廉宜仲枯木寺前有過溪橋又名歸隱橋又名二老橋寺有方圓菴寂照閣清獻趙公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讀清堂沖泉薩埵石辯才塔清獻東坡三賢祠辯才塔諸天閣山有獅子峯。宋刻報國作報恩

龔苔磯墓 元素字唐卿詩人宋刻元素作元索

五雲山 中有眞際院嶺上有天井大旱不竭

九溪十八澗

大麥嶺

法空寺 舊名資慶

南資聖院 漢王墳

花家山

淨安院 內侍盧宋臣香火

盧園 內侍盧允升園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處也

崇眞宮 昔爲女冠今爲永淨尼寺

茆家步

獨角門

淨嚴廣報院 內侍董永仲功德

隆興菴 楊寺廨院

黃泥嶺

水陸菴 楊寺廨院後名廣安院

妙心寺

水竹塢

西湖三堤路 蘇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小新隄自麯院至馬塍橋

蘇公堤 元祐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爲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後守林希榜之曰蘇公堤章子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第一橋 港通赤山教場南來名映波。宋刻無南來二字

旌德觀 元係定香寺舊址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爲觀有西湖道院虛舟堂歸二亭今復爲定香教寺。宋刻無教字

先賢堂 名例高祠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巴陵之事謂潘閬有從叛王之嫌遂去之及師孝婦孫夫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爲中有振衣古香浦風堂山亭流芳花竹紫翠軒小山曲徑今歸旌德堂宇皆廢

第二橋 通赤山麥嶺路名鎖瀾

湖山堂 旁有水閣尤宏麗

三賢堂 祠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後有三堂曰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後有小亭曰虛舟曰望樓。宋刻雲樓

第三橋 通花家山港名望山

第四橋 通茆家步港名壓堤北新路第三橋

施水菴 名固通有石畫龍堰以賑夜船

雪江書堂 胡賢良侁所居。宋刻侁作侁

新水仙王廟 龍王祠與葛嶺者爲二

崇眞道院 舊亭前建後有閣今改爲僧寺

松窗 楊溪別墅

第五橋 通曲院港名東浦北新路第二橋

第六橋 通耿家步港名跨虹北新路第一橋

小新堤 淳祐中趙京尹與𥲤自北新路第二橋至曲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北綠堤或名趙公堤

顯祐將軍廟 有天津井葛仙翁所植虬松將軍錢塘人姓孫名顯忠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權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因敕封天澤侯

楊園 楊和王府

永寧崇福院 又名小隱寺元係內侍陳源適安園近世所歌菊花新曲破之事正係此處也重華宮爲小隱園孝宗擬賜張貴妃寺前有閣曰雙峯又曰金沙

裴園 裴禧園誠齋詩云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鬧處行

喬園 喬幼聞園

史園 史屏石徵孫。宋刻石徵作右巖

資國院 舊名報國有東坡書隱秀齋趙令峙德麟跋語。宋刻資國園

淳園先生墓 林姓宋號處齋師西湖卷先生

馬蝗橋

孤山路

西陵橋 又名西林橋又名西泠橋又名西村

孤山 舊有柏堂竹閣四照閣巢居閣林處士廬今皆不存

四聖延祥觀 有韋太后沈香四聖像小蓬萊閣藏與堂金沙井六一泉餘見御園類

西太一宮 昔西聖觀理宗朝建今黃庭殿乃昔涼堂也兩壁蕭照畫尚存亭館名並見御園顥升陽翁詩云美宮廣殿號黃庭曳几浮雲最上層五福貴神齋不住水堂空照九枝燈有和靖臺

瑪瑙坡

陳朝柏

四面堂

處士橋 以和靖得名

涵碧橋

高菊磵墓 名九萬葬孤山後議家山

斷橋 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帶白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北山路 自豐樂樓北沿湖至錢塘門外入九曲路至德勝橋南即道堂小廝水橋黃山橋擇香塢鮑家田青芝塢玉泉䡾棲霞嶺東山衖裏山昭慶靈楊水磨頭葛嶺九里松靈隱寺石人嶺西溪路止三天竺附

柳洲

龍王廟 名會靈所謂柳洲五龍王也
惠明院 舊名資福今呼柳洲寺其地舊爲廣元菴
上船亭
養魚莊 楊郡王府
環碧園 楊郡王府堂扁皆御書
迎光樓 張循王府
劉氏園 內侍劉公正所居
一清堂 後改玉蓮競渡爭標於此
菩提院 舊名惠嚴與昭慶寺相連有靈感大悲像閣綠野白蓮堂碧香軒四觀軒南湖迎熏滌心涵

碧玉壺臺榭今廢
玉壺御園
楊和王府水閣
賈府上船亭
錢塘門上船亭
秀邸新園
謝府園 有一碧萬頃堂
隱秀園 劉鄜王府
先得樓 包古望湖樓坡詩有望湖樓下水連天是也
擇勝園 秀邸有御書擇勝亭閣二堂
九曲城下
法濟院 舊名觀音院有有月兩二軒
五聖廟 有蘇漢臣畫壁存焉
妙因院 元係慈光菴
寶嚴院
眞覺尼院 元係慧靜菴
錢氏院 華亭錢府。宋刻院作園
新嶽廟

東湖道院
關王廟 舊滿路種桃號半道紅
古北關
楊府廨宇 楊郡王府今捨爲寺
玉虛觀
崇果院 舊勝嚴菴舊名羅漢
印道堂
趙郭園
羅漢院
史府 今爲慧日寺
水丘園
西陵精舍
豐樂院
鐵佛寺
梅岡御園
張氏園
王氏園
小溜水橋

精進院 蘇堂舊名精脩
延慶院
澄寂院 桃花衢宋刻衕
黃山橋
掃帚塢
萬花小隱 謝府園
常清宮 沂王功德
聚秀園 楊府
鮑家田

秀野園 劉府
南禪資福尼寺
極樂尼寺
思故塔
屠墟聖昭廟 廣惠侯。宋刻墟作虛惠作憲
資壽院 元係大聖菴
明覺院 舊名報先有虛心軒
永菴 閻府
萬安院 舊名淨化永安

羅寺
慈聖院 舊名慈雲濟李二貴妃墳所有聖水池大旱不涸
妙智院 舊名報國觀音院
玉泉淨空院 泉色清激畜大金魚有龍王祠
西觀音山
青芝塢
顯忠資福普向院 楊和王建專充殿前諸軍功德及爲諸軍瘞所
上關寺 內侍關少師功德名崇先顯慶
竹所
杜北山墓 汝能字叔謙太后諸孫居應院能詩有聲
天清宮 女冠
靈峰院 龔氏功德
裴墳 有雙節亭
駝巘嶺
靈耀觀
西峯淨嚴院 感義郡王功德
大明院
圓明崇福禪院 巖阿有井泉極清洌內侍靈政翁功德。宋刻院作寺

棲霞嶺一
神仙宮有僧松如龍名御愛松
乾湖水洞有一寺在側
淨元觀
妙明院
東山衖
永安院元係吳秦王府香火菴有清芬亭
不空院舊名傳經
護國仁王禪院後有龍洞龍王祠在焉。宋刻院作寺
西靖宮女冠
寧國院
廣照院
靈山
長慶院舊名華嚴菴主張王香火
張王廣惠廟
永慶院
光相塔院山水甚奇
涌泉高宗嘗取淪落

清心院舊名涌泉
瑤池園呂氏
金輪梵天院舊名金輪寺後郎巾子峯
寶勝院舊名應天
金牛護法院
洞明菴
天龍菴道者無門所居。宋刻菴作洞道者下有開字
雲洞園楊和王府有萬景天全方壺雲洞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閒濯纓五色雲玉玲瓏金粟洞天
射臺等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臣二名

大昭慶寺與菩提寺相近舊名菩提寺有戒壇
策選鋒教場
古柳林
錢塘縣尉司舊有平湖軒英游閣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奇俊蓮相傳爲王子高舊居故
也
葛嶺路
水磨頭
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
放生亭

德生堂理宗御書
泳飛亭理宗御書
總宜園水頭太尉後歸趙平遠淇今爲西太一宮
大呇園
小呇園
水月園紹興中賜楊和王孝宗撤賜秀王水月園玉林堂皆御書
葛嶺葛仙常往來於此故得名亦名葛塢
兜率院
十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每治事於此有冠勝軒雨亦奇
新
大石佛院舊傳秦始皇纜船石俗名西石頭宣和中僧思淨就石鐫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
海眼
保叔塔崇壽院咸平中僧永保修故得名有應天塔極樂菴落星石石偏峯又名巾子峯
及石屏風在焉碑刻舊有屏風院記封山記瑞峯堂。宋刻無瑞峯堂棄堂字下疑脫記字
寶稷山
敷惠廟
多寶院舊名寶積有綠陰堂
嘉澤廟祠水仙王有薦菊泉及亭

孫花翁墓惟信字季蕃隱居湖山棄官自放能詩詞尤工樂府爲葬之劉後村爲誌杜清獻爲
文以祭之
普安院
挹秀園楊和王
秀野園劉鄜王有四并堂
上智果院有參寥泉東坡題榮廣王墳所
治平寺有鎮塢擁雲閣
江湖偉觀舊觀臺舊址也得江湖之勝
壽星院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玉泉平秀軒明遠堂東坡詞及詩刻
寶雲菴舊名千光王寺吳王墳所有寶雲菴清軒月窟遊心閣南隱堂妙思堂雲巢今不復存又
有寶雲泉井寶菴初陽臺亦廢
瑪瑙寶勝院舊在孤山後改爲四聖觀遂遷於此有中庸子陶器墓乃法惠法師智圓自號
也有高僧閣僧夫泉夜講堂。宋刻高僧閣作高生閣無夜講堂
養樂園賈平章有光漾閣春雨觀瀟然養樂堂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
玉清宮有萬歲井
半春園史衛王府
小隱園史府
集芳御園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由湖濱名曰後樂園有蟠翠雪香翠盧倚秀挹露玉

蕊清勝已上皆高宗舊題并集芳皆御書也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又有
初陽精舍警室蓋然畫舫還風月見天地心琳琅步歸舟等不一。倚秀宋刻倚綸
香月鄰中園後歸賈相
嘉德永壽教寺毛類功德有寫淡堂芝巖堂。宋刻無堂字
喜鵲寺即理宗院以鳥鵲啣得名鏡儀鸞所白業天有紫播花詩
寶嚴院舊名垂雲有垂雲亭僧竹軒無量福海
趙紫芝墓名師秀在寶嚴院後
定業院烏巢禪師道場有君子泉石鳳山環翠堂聽夢軒
虎頭巖介於寶嚴定業之間

施梅川墓 名岳字仲山吳人能詩精於律呂楊守齋爲寺後樹梅作亭以葬薛梯飆爲誌李篔房書周草窗題蓋

仁壽尼菴

招賢寺

上官夏史墓 在招賢寺後夏史字季長號淇園

報恩院 舊名報先節孤山六一泉寺後以其地爲延祥觀遂遷於此德國公主墳所

廣化院 舊名永福自孤山遷於此舊有白公竹閣柏堂水鏡堂涵暉亭凌雲閣金沙井辟支佛骨塔蘇端明白公祠堂寶空山詩云孩自孤山占此山荒涼老屋萬瓴竹樓枝梢鮮空花壽千古清風滿閣峯

快活園 趙氏

水竹院落 賈平章園御書閣曰文明之閣有秋水觀第一春思剝亭道院。宋刻文明作奎文

顯明院 舊名興福保清儀王仲湜墳所有鑑空閣綠淨堂存齋

北新路口

棲霞嶺口

古劍關 棲霞嶺下

岳王墓 岳武穆王飛所葬其子雲亦祔焉葉靖逸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林弓寮詩云天畏只如此羽翼可傷悲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苦雨舊增墳花風崩落香沈一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王儲竹詩云埋骨西湖土一丘殘陽荒草幾經秋中原望斷因公死北客猶能說舊愁。宋刻舊作不葉詩學取作傳不

顯忠演福院 元係智果觀音院後充岳王香火岳雲所用鐵錐猶存

沖虛宮 舊名亭濟菴

耿家步

東山衕口

福壽院 旌德寺子院有寧宗御書桂堂二字

磨莉洲園 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綠蘇虞君子習說等亭。宋刻脫蘇字

小石板巷口

九里松 一字門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松於左右各三行門扁吳說書高宗嘗欲易之自以不及但金飾其字

騷嶼嶺口

石板巷口

麴院巷口

行春橋

小行春橋

忠勇廟 統制張死祠

左軍教場

馬三寶墓 在教場內傳云向曾欲去之有黑蟒數百自墓中出不可向邇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厮名狗兒者因耕採墾土得一鐵券上有字云雁門馬氏葬於橫衝橋云云後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兒破我墓古人知識者耳始知橫春橋本名橫衝橋云

三藏塔院

明眞宮 女冠今改爲三藏寺

資德院 慕容貴妃香火

萬壽院 南山白雲宗建

唐家衕

後澗溪

紫芝道院 道士陳宗眞

瑞峒塢

燕脂嶺 以土色得名

普福教寺 芝靈堂

崇壽院

崇親資福院 張淑妃香火

天申萬壽圓覺教寺 舊爲了義法師塔院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並高宗御書累朝臨幸有御座御榻理宗御書淸涼覺地

石獅子路

香林園

斑衣園 韓府

金沙澗 此水自靈竺之東入於湖

顯慈集慶教寺 閻貴妃香火寺扁牌閣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甚佳金碧爲湖山諸寺之冠

靈隱天竺寺門 俗呼二寺門蓋居中書白樂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正此也

合澗橋 靈竺二山之水會合於此

龍脊橋

武林山 又名靈隱山又曰靈苑山又曰仙居山有五峯曰飛來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華山前有澗即武林泉也

呼猿洞

龍泓洞 有藤之奇篆字前後諸賢題字極多二洞在飛來峯

女兒山 一名玉女峯

靑靈巖

理公巖 乃靈隱開山慧理法師在靈鷲寺後

冷泉 有亭在泉上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書亭字乃東坡續書詩扁尤楷不能悉錄林丹山詩云一泓淸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宋刻流作流向

溫泉離泉 二泉在冷泉之上

葛塢

朱墅

候仙山 宋刻候仙亭

望雷亭

觀風亭 又有盧白見山衰君紫微擊濛石橋月桂等亭及丹霞隱居許邁思眞三堂連巖棲伏龍淸等今皆廢

景德靈隱禪寺 相傳靈隱寺乃葛仙翁書或云宋之問舊景德中增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方丈曰直指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理宗御書覺皇寶殿妙莊嚴域又有巢雲

寺見山堂白雲菴松源菴劇菴等在山後尤幽寂可喜

北高峯塔 在靈隱寺山後絕頂北高峯尤高上有五顯祠遠近趨香四時不絕

法安院 舊名廣嚴唐韜光禪師結菴於院後有請獻東坡題名

保寧院 舊名保安無量壽

資聖院 舊名大明山成禪師開

韜光菴 韜光禪師道場與樂天同時偶倡弱有詩前後諸賢留題甚多有僧嘗於此降仙請至

釋子傳以下十八人凡七十三釋皆唐人能詩者各書一詩語極奇絕曲盡其景今詩尚存壁間

永福寺 隆國黃夫人功德院淳九年建在靈隱西石筍山下

石筍普圓院 天福二年黃氏重修有名黃巖山有石如筍高數十丈故名石筍寺有超然臺

金沙白沙二泉鄭公羽記舊無擇愛此山之勝結菴於此取公所封名之方丈左右金像板扉皆

趙清獻諸賢蘇秦黃陳張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號總得父子吳傅朋等題字甚多歲久磨滅擴總

隆可見寺極清古幽邃為湖山諸刹之冠後隆國黃夫人以超然臺為葬地遂廢此院於山之西而

古意不復存矣

天聖靈鷲院 僧德賢建〇宋刻監詩

鐵舌菴

隆親永福院 溫國成夫人香火女處

時思薦福寺 吳益王墳寺舊以下竺為墳寺後以古刹遂別建於此高宗嘗臨幸吳太皇手

書金剛經有楊太后跋及高宗御書心經並刻石藏下竺靈山塔下益王祠道釋碑刻誤者字甚佳集

前二石馬珠刻如生舊傳夜輒馳蹂其獻梅光堂如玉至今苔蘚不侵寺有宏對亭涵雲亭雙珠亭

萬玉軒雨華堂湖山至此極幽遂矣〇宋刻無涵雲亭雨華堂

黃妃墓 錢王妃

卓筆峯

明惠尼院 舊名定惠錢王孫妃香火

石人嶺

海峯菴

無著禪師塔 舊有無垢院寶平原以為葬地遂院於靈石山側後楊郡王復取為葬地遂啓

其塔乃陶龕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皆遶身舍利無數留三日不壞竟茶毘之僧蘊濮海有詩云

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惆悵答飄颻路旁多少觀碑家過眼無人問紙錢今地為永福所有〇宋刻碍作舊

西溪路

畢宮師墓 畢再遇之父子皆葬於此

三天竺 自靈鷲至上竺郎當嶺止

陳明大王廟 漢靈帝熹平錢塘令陳渾後唐明宗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

靈鷲興聖寺 惠理法師卓錫之地吳越王建有靈山海會閣理宗御書理公巖滴翠軒九品

觀東坡祠 東坡題名

隋觀法師塔 下竺開山祖師眞觀

下天竺靈山教寺 在隋號南天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祥符初號靈山寺天禧復名

天竺寺紹興改賜天竺時思薦福為吳秦王香火慶元復今額有御書閣藏仁宗及中興五朝御書

曲水亭前塔號珠泉枕流亭適安亭清暉亭九品觀堂石面蓮花石蓮華水浃石悟侍者塔紅桐草

堂西嶺臥龍石石門澗神尼舍利塔日觀菴方丈日佛國法堂二字乃雲房鍾離權書甚奇古金光

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普賢殿無量壽閣岡軒亭七葉堂香兒亭大悲泉重榮檜葛仙丹井白少

傅烹茶井石梁翻經臺望海閣香林亭香林洞飯根蘇公鷄籠夜講臺登嘯亭靈山後塔藏雲巖主

桐七寶普賢閣旃檀觀音瑞像有記大抵靈竺之勝周圍數十里巖壑尤美實聚於下天竺寺自飛

來峯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華吐萼如繳縠疊浪穿幽透深不

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傳言茲巖韞玉故腴潤若此石間波紋水跡亦不知何時有

之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紀覽者顧景興懷云〇方丈曰佛國下宋刻有仙字夜講臺作堂

吳越孝獻世子墓 文穆王子

楓木塢 宋刻楓林

永清寺 薛駙府君正香火

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隋開皇千歲寶掌和尚開山建寺吳越時名崇

壽院政和中改賜今名有摩利支天像華嚴閣如意泉

彌陀興福教院 皇子兗王二王墳所

顯親多福院 舊名光嚴

大明寺 元係興國菴

上天竺靈感觀音院 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平初賜今名淳祐中賜廣大靈感

觀音教寺舊額蔡襄書後理宗易以御書外山門乃蔡京書紹興乾道淳熙皆嘗臨幸有十六觀

堂廣嚴閣超諸有理宗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兩廡堂白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

閣秋芳閣伴雲閣前後賜珠冠玉爐珍玩甚多每歲朝廷必醮香外古頭有鼎儀亭梅峯菴崇老

橋金佛橋復菴洗虹澗夢泉植杖亭謝巖亭鉢泉觀音泉雲嵌池孫公亭無竭泉〇宋刻崇老作

琮老

雙檜峯

白雲峯

乳寶峯

楊梅嶺

郎當嶺

武林舊事卷第五

武林舊事卷第六　明宋廷佐刻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諸市

藥市（炭橋）　花市（官巷）
珠子市（融和坊南官巷）　米市（北關外黑橋頭。宋刻北關門外）
肉市（大瓦修義坊）　菜市（新門東青門霸子頭。宋刻新門外）
鮮魚行（候潮門外）　魚行（北關外水冰橋。宋刻北關門外）
南豬行（候潮門外）　北豬行（打豬巷）
布市（便門外橫河頭。宋刻布行）　蟹行（新門外南土門）

花團（官巷口鐘樓門內）　青果團（候潮門內泥路）
柑子團（後市街）　鯗團（便門外渾水閘）
書房（橘園亭）

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

南瓦（清冷橋熙春樓）　中瓦（三元樓）
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　北瓦（眾安橋，亦名下瓦）
蒲橋瓦（亦名東瓦）　便門瓦（便門外）
候潮門瓦（候潮門外）　小堰門瓦（小堰門前。宋刻門外）
新門瓦（亦名四通館瓦）　薦橋門瓦（薦橋門前。宋刻門外）
菜市門瓦（菜市門外）　錢湖門瓦（省馬院前）
赤山瓦（後軍寨前）　行春橋瓦
北郭瓦（又名大通店）　米市橋瓦
舊瓦（石板頭）　嘉會門瓦（嘉會門外）
北關門瓦（又名新瓦）　艮山門瓦（艮山門外）
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
龍山瓦

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遊棚（宋刻邀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

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宋刻要作耍）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酒樓

和樂樓（升暘宮南庫）　和豐樓（武林園南上庫。宋刻無南字）
中和樓（銀甕子中庫）　春風樓（北庫）
太和樓（東庫）　西樓（金文西庫。宋刻金文庫）
太平樓　豐樂樓
南外庫　北外庫
西溪庫

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凡肴核盃盤亦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樓　三元樓　五間樓

賞心樓　嚴廚　花月樓
銀馬杓　康沈店　翁廚
任廚　陳廚　周廚
巧張　日新樓　沈廚
鄭廚（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有之）　虼蝛眼（只賣好酒）
張花

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閤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袪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香滿綺陌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及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暫又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鱐乾者謂之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蟦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鰕子鮆鯗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

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便即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悞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盃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風雨暑雪不少減也

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杯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盃則先與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趕趁祗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

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鑼冰盆火箱妝合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它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故凡佳客之至則供具爲之一新非習於遊者不察也

賃物

花檐 酒檐 首飾 衣服 被臥
轎子 布囊 酒器 幃設 動用
盤合 喪具

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

作坊

熟藥圓散 生藥飲片 麩麵
糰子 饅頭 爊炕鵞鴨
爊炕豬羊 糖蜜棗兒 諸般糖
金橘團 灌肺 饊子
其豆 印馬 蚊煙

都民驕惰凡買賣之物多與[宋刻於]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餬口此亦風俗之美也

驕民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鐶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游手

浩穰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奸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爲姬妾誘引少年爲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爲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僞易眞至以紙爲衣銅鉛爲金銀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闤闠之地則有翦脫衣囊環珮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爲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鉤距長於才術者乃可都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爲職其間雄駔有聲者往往皆出羣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

市食

鵪鶉餶飿兒 肝臟夾子 香藥灌肺
灌腸 豬胰胡餅 羊脂韭餅
窩絲薑豉 劃子 科斗細粉
玲瓏雙條 七色燒餅 雜煠
金鋌裹蒸 市羅角兒[宋刻餃兒] 寬焦薄脆
糕糜 旋炙䝤兒 八糙鵞鴨[宋刻八糙]
炙雞鴨 爊肝 鑵裏爊
爊鰻鱔 爊團魚 煎白腸
水晶膾 煎鴨子 膔駝兒
焦蒸餅 海蟄鮓 薑蝦米

辣齏粉 糖葉子 豆糰
麻糰 螺頭 膘皮
辣菜餅 炒螃蠏 肉葱齏
羊血 鹿肉犯子

果子

皁兒膏 宜利少 瓜蔞煎
鮑螺 裹蜜 糖絲線
澤州餳 蜜麻酥 炒團
澄沙團子 十般糖 甘露餅
玉屑糕[宋刻高] 爊木瓜 糖脆梅
破核兒 查條 橘紅膏
荔枝膏 蜜薑豉 韻果糖
花花糖 二色灌香藕 糖豌豆
芽豆 栗黃 烏李
酪麪 蓼花 蜜彈彈
望口消 桃穰酥 重劑
蜜棗兒 天花餅 烏梅糖
玉柱糖 乳糖獅兒 薄荷蜜
琥珀蜜 餳角兒 諸色糖蜜煎

菜蔬

薑油多 薤花茄兒 辣瓜兒
倭菜 藕鮓 冬瓜鮓
筍鮓 茭白鮓 皮醬
糟瓊枝 蒓菜筍 糟黃芽
糟瓜齏 淡鹽齏 鮓菜
醋薑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諸般糟淹 鹽芥

粥
七寶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豆粥 糖粥 糕粥
饊子粥 菉豆粥 肉盦飯
犯鮓
筭條 界方條 線條
魚肉影戲 胡羊犯 削脯
槌脯 鬆脯 兎犯
麞犯鹿脯 糟豬頭 乾鹹豉

皁角鋌 臘肉 炙骨頭
旋炙荷包 荔枝皮 鵞鮓
荷包旋鮓 三和鮓 切鮓
骨鮓 桃花鮓 雪團鮓
玉板鮓 鱘鰉鮓 春子鮓
黃雀鮓 銀魚鮓 蟶鮓
涼水
甘豆湯 椰子酒 豆兒水
鹿梨漿 滷梅水 薑蜜水
木瓜汁 茶水 沈香水
荔枝膏水 苦水 金橘團
雪泡縮皮飲（宋刻縮脾） 梅花酒 香薷飲
五苓大順散 紫蘇飲
糕
糖糕 蜜糕 栗糕
粟糕 麥糕 豆糕
花糕 糍糕 雪糕
小甑糕 蒸糖糕 生糖糕

蜂糖糕 線糕 閒炊糕
乾糕（宋刻糕乾） 乳糕 社糕
重陽糕
蒸作從食
子母繭 春繭 大包子
荷葉餅 芙蓉餅 壽帶龜
子母龜 歡喜 撚尖
剪花 小蒸作 駱駝蹄
大學饅頭 羊肉饅頭 細餡
糖餡 豆沙餡 蜜辣餡
生餡 飯餡 酸餡
筍肉餡 麩蕈餡 棗栗餡
薄皮 蟹黃 灌漿
臥爐 鵞項 環餡
仙桃 乳餅 菜餅
秤錘蒸餅 睡蒸餅 千層
雞頭籃兒 鵞彈 月餅
餶子 炙焦 肉油酥

燒餅 火棒 小蜜食
金花餅 市羅 蜜劑
餅餤 春餅 胡餅
韭餅 諸色餅子 諸色包子
諸色角兒 諸色果食 諸色從食
諸色酒名
薔薇露 流香（並御庫） 宣賜碧香
思堂春（三省激賞庫） 鳳泉（殿司） 玉練槌（祠祭）
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眞珠泉 皇都春（出貴） 常酒（出貴）
和酒（出貴並京） 皇華堂（浙西倉） 爰咨堂（浙東倉）
瓊花露（揚州） 六客堂（湖州） 齊雲清露
雙瑞（並蘇州） 愛山堂 得江（並東總）
留都春 靜治堂（並江閫） 十洲春
玉醅（並海閫） 海岳春（西總） 籌思堂（江東漕）
清若空（秀州） 蓬萊春（越州） 第一江山
北府兵廚 錦波春 浮玉春（並鎮江）
秦淮春 銀光（並建康） 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並溫州） 蕭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龜峰（並衢州）
錯認水（婺州） 穀溪春（蘭溪） 慶遠堂（秀邸）
清白堂（楊府） 藍橋風月（吳府） 紫金泉（楊郡王府）
慶華堂（楊駙馬府） 元勳堂（張府） 眉壽堂
萬象皆春（並榮邸） 濟美堂 勝茶（並謝府）
點檢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蓋人物浩繁飲之者衆故也
小經紀（他處所無者）
班朝錄 供朝報 選官圖
諸色科名 開先牌 寫牌額
裁板尺 諸色指揮 織經帶
棊子棊盤 捕牌骰子（宋刻蒲牌） 交牀試籃
賣字本 掌記冊兒 諸般簿子
諸色經文 刀冊兒 紙畫兒
扇牌兒 印色盝 顛字
纏令 耍令 琴阮弦
閑笛 龍笙 鞔鼓

武林舊事 卷六

口簧 位牌 諸般盞兒
屋頭挂屏 畫燈花樣 箸前槃
見成皮鞋 提燈龕燈 頭鬚編掠
香櫞絡兒 香櫞坐子 拄杖
粘竿 風箏 釣鉤
釣竿 食罩 弔挂
拂子 蒲坐 椅褥
藥焙 烘籃 風袋
煙帶 糊刷 鞵楦
桶鉢 搭羅兒 毒振子
帽兒 鞋帶 修皮鞋
穿交椅 穿罣罳 鞵結底
穿珠 領抹 釵朵
弓梳 洗翠 修冠子
小梳兒 染梳兒 接補梳兒
香袋兒 面花兒 絹孩兒
符袋兒 畫眉七香丸 膠紙
程步苛 手皺藥 涼藥

香藥 膏藥 鬆珠兒
頭髮髲(宋刻髲) 磨鏡 弩兒
弩弦 彈弓 箭翎
射帖 壺籌 鵓鴿鈴
風箏 藥線 象棊
鞬子 斗葉 香爐灰
銚刷兒 篦子刷 裁截段尺
出洗衣服 幞頭消息 提茶瓶
鼓爐釘鈸 釘看窗 札熨斗

供香餅 使線 打炭墼
補鍋子 泥竈 整漏
箍桶 襻膊兒 竹貓兒
淘息子 老鼠藥 蚊煙
鬭蛾兒 淨筒兒 紐扣子
接綠 發扇子 錢索
麻索 紅索兒 席草
雞籠 修竹作 使法油
油紙 油單 氈坐子

修砧頭 磨刀 磨翦子
棒槌 舂米 劈柴
擂槌(俗諺云杭州人一日喫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日喫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 淘井 貓窩
貓魚 賣貓兒 改貓犬
雞食 魚食 蟲蟻食
諸般蟲蟻 魚兒活 虼蚪兒
促織兒 小螃蟹 金麻
馬鈸兒 蝍蟟 蟲蟻籠
促織盆 麻花子 荷葉
燈草 發燭 肥皂團
坨伯紙 竹釘 淘灰土
茶花子 賣板擬 舊鋪襯
淘河 剔撥叉 賣牛糞灰
挑疥蟲 賣煙火 鏇影戲

若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如相銀杏猜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車輪盤兒每一事率數十人各專藉以爲衣食之地皆他處之所無也

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

姜梅山(特立觀察使) 周葵窗(端臣) 曾松山(覿)
陳藏一(郁) 徐巽 陳愛山
程奎 耿待聘

御前畫院

馬和之 蘇漢臣 李安中
陳善 林椿 吳炳
夏圭 李迪 馬遠
馬璘(案宋刻本止此延佐) 蕭照(宋刻佚)
恭待詔(此後從陳氏寶顏堂秘笈本參校)
鄭日新(童慈) 吳俊臣(安吉吳) 施茂(蘇州)
朱鎮 童先(陳刻章先) 杜黃(象)
徐彬(象) 林茂(象) 確直(象)
尚端(象) 沈姑姑(象女流) 金四官人(象)
上官大夫(象) 王安哥(象) 李燕子(象)

書會

李霜涯(作賺絕倫) 李大官人(譚詞) 葉庚

周竹窗 平江周二郎(猢猻) 賈廿二郎

演史

喬萬卷 許貢士 張解元
周八官人 檀溪子 陳進士
陳一飛 陳三官人 林宣教
徐宣教 李郎中 武書生
劉進士 鞏八官人 徐繼先
穆書生 戴書生 王貢士
陸進士 丘幾山(陳刻機山) 張小娘子

宋小娘子　陳小娘子
說經諢經（陳刻無諢經二字）
長嘯和尚　彭道（名法和）　陸妙慧（女流）
余信菴　周太辯（和尚。陳刻春辯）　陸妙靜（女流）
達理（和尚）　嘯菴　隱秀
混俗　許安然　有緣（和尚）
借菴　保菴　戴悅菴
息菴　戴忻菴
小說

蔡和　李公佐　張小四郎（陳刻小張）
朱脩（德壽宮）　孫奇（德壽宮）　任辯（御前）
施珪（御前）　葉茂（御前）　方瑞（御前。陳刻方端）
劉和（御前）　王辯（鐵衣報兵）　盛顯
王琦　陳良輔　王班直（洪）
翟四郎（升）　粥張二　許濟
張黑剝（陳刻剝陽）　俞住菴　色頭陳彬
秦州張顯（陳刻秦州）　酒李一郎　喬宜（陳刻喬宣）
王四郎（明）　王十郎（林國）　王六郎（古師）
胡十五郎（彬）　故衣毛三　倉張三
棗兒徐榮　徐保義　汪保義
張拍（陳刻伯）　張訓　沈佺
沈偏　湖水周　爊肝朱
掇條張茂　王三教　徐茂（陳刻鼓兒）
王主管　翁彥　嵇元
陳可菴　林茂　夏達
明東　王壽　白思義
史惠英（女流）

影戲
賈震　賈雄　尙保義
三賈（賈偉賈儀賈佑）　三伏（伏大伏二伏三）　沈顯
陳松　馬俊　馬爊
王三郎（升）　朱祐　蔡諮
張七　周端　郭眞
李二娘（隊戲）　王潤卿（女流。陳刻王潤卿）　黑媽媽
唱賺
濮三郎　扇李二郎　郭四郎
孫端　葉端　牛端
華琳　黃文質　盛二郎
顧和（蠟燭）　馬升　熊春
梅四　任六　沈二
王六　許旹三　邵六（偉）
小王三　媳婦徐　沈七
謝一娃
小唱
蕭婆婆（韓太師府）　賀壽　陳尾犯

畫魚周　陸恩顯（都管。陳刻思顯）　笙張
周頤齋（蘆執）　忤都事（陳刻作忤）　丁八
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
施二娘　時春春　時住住（陳刻住住）
何總憐　童二　嚴偏頭
向大鼻（陳刻向作白）　葛四　徐勝勝
耿四　牛安安（陳刻牛作朱）　余元元
錢寶奴　朱伴伴（大虎頭。陳刻朱作陳大作火）
鼓板

段防禦（拍生）　張眼光　張閙
張驢兒（弼之三張）　陳宜娘（笛。陳刻宜作宣）　陳喜生（拍）
周雙頂　潘小雙　莫及（笛）
陳喜（拍）　來七（笛）　謝大有
金四（杖子皮）　朱關生
雜劇
趙太（陳刻秦）　慢星子（女流）　王侯喜
宋邦寧　唐都管（世榮）　三何（吳昔吳清吳然）
鋤頭段　啣伶頭　諸國朝

宋淸朝（陳刻朝淸）　王太（鐵笙）　郝成（小鐵）
宋吉（陳刻宋喜）　宋國珍　趙恩
王太　吳師賢　朱太（豬兒頭）
王見喜　鐵太　馮舜朝
王珍美　吳國賢　鄭太
惠恩澤　時和　顏喜
蕭金蓮　一窟王　時豐稔
時國昌　金寶　趙祥
吳國昌　王吉　王雙蓮（女流）
沈小喬　杜太　蔣俊
雜扮（紐元子。陳刻無此三字）
鐵刷湯　江魚頭　兔兒頭
菖蒲頭　眼裏喬　胡蜀葵
迎春豐　卓郎婦　笑靨兒
科頭粉（陳刻粉粉）　韻梅頭　小菖蒲
金魚兒　銀魚兒　胡小俏
周喬　鄭小俏　魚得水（旦）
王道森　王壽香（旦）　厲太

顧小喬　陳橘皮　小橘皮
菜市喬　自來俏
彈唱因緣
童道　費道　蔣居安
陳端（陳刻遂）　李道　沈道
顧善友　甘道　俞道
徐康孫　張道
唱京詞
蔣郎婦　孟容　吳郎婦
馬容
諸宮調（傳奇）
高郎婦　黃淑卿　王雙蓮
袁太道（陳刻太作本）
唱耍令
大禍胎　小禍胎　李俊
香陳淵（陳刻陳香淵）　大小王　熊二
路淑卿　陳昌　葉道（情道）
王保　王定　陸槐

郭忠　牛昌　郭雙蓮
陳新　徐喜　吳昌
趙防禦（雙目紙御前）
唱撥不斷
張衡子　黃三
說諢話
蠻張四郎
商謎
胡六郎　魏大林（陳刻材）　張振

周月巖（江西人）　鄧明和尚　東吳秀才
陳貴　張月齋　捷機和尚
魏智海　小胡六　馬定齋
王心齋
覆射
女郎中
學鄉談
方齋郎
舞綰百戲

張過喜　劉仁貴　宋十將（陳刻宋作朱）
常十將　錯安頭　歡喜頭
柴小身哥　林賽哥　張名貴
花念一郎　花中寶
神鬼
謝興哥　花春　王鐵一郎
王鐵三郎
撮弄雜藝
林遇仙　趙十一郎　趙家喜
渾身手　張賽哥（陳刻賽歌）　王小仙
姚遇仙　趙念五郎　趙世昌
趙世祥　耍大頭（弄躍）　金寶
施半仙　金逸仙　小關西
陸壽　包顯　女姑姑
施小仙
泥丸
王小仙　施半仙　章小仙
袁丞局（陳刻承局）

頭錢
包顯　包喜　包和
黃林
踢弄
吳金腳　耍大頭　吳鶴子
傀儡（懸絲　杖頭　藥發　肉傀儡　水傀儡）
陳中喜　陳中貴　盧金線
鄭榮喜　張金線　張小僕射（杖頭）
劉小僕射（水傀儡）　張逢喜（肉傀儡）　劉貴
張逢貴（肉傀儡）
頂橦踏索
李賽強　一塊金　李真貴（宋刻真會）
鬧生強
清樂
黃顯貴　沒眼動樂
角觝
王僥大　張關索　撞倒山
劉子路　盧大郎　鐵板沓

賽先生　金重旺　賽板沓
曹鐵凜　賽僥大　賽關索
周黑大　張僥大　劉春哥
曹鐵拳　王急快　嚴關索
韓銅柱　韓鐵僧　王賽哥
一拔條　溫州子　韓歸僧
黑八郎　鄭排　呂化子
小住哥（陳刻佳哥）　周僧兒　廣大頭
金壽哥　嚴鐵條　武當山

蓋來住（陳刻蓋作玉）　董急快　董僥大
周板沓　鄭三住　周重旺
小關索　小黑大　阮拾哥
傅賣鮮　鄭白大

喬相撲
元魚頭　鶴兒頭　鴛鴦頭
一條黑　一條白　斗門喬
白玉貴　何白魚　夜明珠

女颭

韓春春　繡勒帛　錦勒帛
賽貌多　僥六娘　後輩僥
女急快

使棒
朱來兒　喬使棒高三官人

打硬（陳刻此門佚）
孫七郎　酒李一郎（說話）

舉重
天武張（擊石毬）　花馬兒（擲石墩）　郭介
端親　王尹生　陸壽

打彈
俞麻線（二人）　楊寶　姚四
白腸吳四　鑾王　林四九娘（女流）

蹴毬
黃如意　范老兒　小孫
張明　蔡潤

射弩兒
周長（弩造）　康沈（箭造）　香大

林四九娘（女流）　黃一秀

散耍
楊寶　陸行　莊秀才
沈喜　姚菊

裝秀才
花花帽孫秀　陳齋郎

吟叫
姜阿得　鍾勝　吳百四
潘善壽（陳刻潘壽）　蘇阿黑　余慶

合笙
雙秀才

沙書
余道（陳刻余道全）　姚遇仙　李三郎（改畫）

教走獸
馮喜人（陳刻人喜）　李三（教熊）

教飛禽蟲蟻
趙十一郎　趙十七郎　猢猻王

弄水

啞八　謝棒殺（陳刻無殺字）　董牛兒
倬兒

放風箏
周三　呂偏頭

煙火
陳太保　夏島子

說藥
楊郎中　徐郎中　喬七官人

捕蛇
戴官人

七聖法
杜七聖

消息
陸眼子　高道

武林舊事卷第六

武林舊事卷第七

陳氏寶顏堂祕笈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此書叢脞無足言然間有與章一二可觀故好事者或取之然遺闕故不少也近見陳源家所藏德壽宮起居注及吳居父甘昇所編逢辰等錄雖皆瑣醾碎（陳刻）散漫參考旁證自可互相發揮又皆乾淳奉親之事其一時承顏養志之娛燕閒文物之盛使觀之者錫類之心油然而生其於世教民彝豈小補哉因輯爲一卷以爲此書之重然余所得而聞者不過此數事耳若二十八年之久余雖不得盡知而盡紀之然卽其所知其所不知蓋亦可以想見矣因𥁞所未備通爲十卷雖然書之既不能有所次第亦不暇文其言詞貴乎紀實且使世俗易知云爾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遂依旨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綵毬蹴秋千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

得旨令曾覿賦之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弦鬭新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位奉華堂聽擫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恭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宜和殿玉軸沉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緣領道氅銀絹三百匹兩會子三萬貫（陳刻一百萬貫似誤）是日三殿並醉酉牌還內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遂奏知太上命脩內司日下於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疊巧石爲飛來峯開

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之曰聚遠並是今上御名恭書又御製堂記太上賦詩今上恭和刻石堂上是歲翰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眞是瑤臺第一重又曰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也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五千匹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用綠油匣二百箇上貼籤云臣某（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皇太子妃幷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車駕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並詣宮上壽車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云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候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併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小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

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宜賜再入幄次小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二刻恭請赴坐至期車駕並赴德壽殿排當自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兒束帶幷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幷免皇后頭冠皇太子寄執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蠲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外謝恩又入幄次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申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宴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并御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却進御書眞草千字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坐太上宣索翡翠鸚鵡杯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可以屑金就以爲賜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輦皇后太子謝恩宜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

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聖旨還內來早
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
上就令提舉往問與居并免到宮行禮
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
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子太子妃
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上至太上內書
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
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值雨免下階
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香閤長就
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銀金器皿（此天申節減半）并珍
子十號並於後殿鋪放十六日本殿提舉奉本宮官屬
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像意思書齋等物隔簾奏喏免
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
苑官屬作苑使臣等並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
先到宮候駕到至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陳刻無宮字）
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太子妃第三班共上
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
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百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

辦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兒上並皇后三釵頭
冠並賜簪花至五盞並免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
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
柔柔對舞上於閤子庫取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
段各十匹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緣領（陳刻領緣）
一副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
至更後還內
十月二十二日今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
上升殿起居訖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酒次

至太后殿行禮（詳見第一卷）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又
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家換素
帽兒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八人上再拜謝恩并教坊都
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
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爹年紀早早還
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
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裹[illegible]坐本宮御侍六人並升郡夫
人就賜誥謝恩并照例支散目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
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一千兩克絲作金龍裝花軟

套閤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已下各賜金盤盞匹段并
薔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後宣進遙子入便
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
泉堂進泛索訖至石橋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
二種一種宜興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
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少留
一觀上謝曰恭領聖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見史浩命內
侍宣召既至起居訖賜坐并召居廣鄭藻初筵教坊奏
樂呈伎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賀四
酪麵臟三豬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
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史起謝又移實馨樂堂盡
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且用盤架品味百餘種酒行無
算又宣索黃玉紫心葵花大盞太上親自宣勸史捧觴
爲兩宮壽時君臣皆已霑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云少
酌上聞之曰滿酌不妨當爲老先生一醉太上極喜賜
史少保玉帶一條冰片腦子一金合紫泥羅二十匹御
書四軸史相謝恩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聚
景園次日皇后先到宮起居入幕次換頭面候車駕至
供泛索訖從太上太后至聚景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
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入幄次小歇上邀兩殿
至瑤津少坐進泛索太上太后並乘步輦官裏乘馬遍
遊園中再至瑤津西軒入御筵至第三盞都管使臣劉
景長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祐舞各賜銀絹上親
捧玉酒船上壽酒滿玉船船中人物多能舉動如活
太上喜見顏色散兩宮內官酒食并承應人目子錢遂
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
字上張大樣碧油絹幕又別剪好色樣一千朵安頓花
架並是水晶玻瓈天青汝窯金瓶就中間沈香卓兒一
隻安頓白玉碾花商尊約高二尺徑二尺三寸獨插照
殿紅十五枝進酒三杯應隨駕官人內官並賜兩面翠
葉滴金牡丹一枝翠葉牡丹沈香柄金綵（陳刻絲）御書扇
各一把是日知閤張掄進壺中天慢云洞天深處賞嬌
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
洗妖妍（陳刻嬈）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如酒五雲臺

榭樓閣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
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
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賜金盃盤法錦等物（此詞
或謂是康伯可所蓋張掄以爲己作）又進酒兩盞至清輝少歇至翠光登
御舟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珍珠園太上命盡買湖中龜
魚放生并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
有支賜時有賣魚羹人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
駕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銀
錢一百文絹十匹仍令後苑供應泛索時從駕官丞相

趙雄樞密使王淮參政錢良臣竝在顯應觀西齋堂侍班各賜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時御舟指泊花光亭至曾考少歇時太上已醉官家親扶上船竝乘轎兒還內都人傾城盡出觀瞻贊嘆聖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值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蘑菇蜜煎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早車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終日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有十六日詣宮飲福以陰雨泥濘勞頓可免到宮行禮天

氣陰寒請官家善進御膳頻添御服聖旨遣閤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時依舊詣宮行禮若值雨不登門時續當奏聞至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致齋一應儀仗排立竝行放免從駕官竝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更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出去看也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散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大禮使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以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肆赦訖詣宮行飲福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御袍天顔甚喜都民皆贊嘆聖德至巳時太上直閤子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匹段玉鞍轡七寶鞭刀子事件素食果衣等仍諭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今上就遣知省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

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皇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緝華堂進泛索知閤張掄進臨江仙詞云聞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明蘇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鋪開散作八荒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歷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皇帝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人使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人使訖却行到宮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卽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詳見第一卷）并進呈蓋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椤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棊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棊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日就南內排當初二日

進早膳訖遣皇太子到宮恭請兩殿竝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閒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熱看午正二刻就淩虛排當三盞至翠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數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琚進喜雪水龍吟詞云紫皇高宴蕭臺雙成戲擊瓊包碎何人爲把銀河水翦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細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上大喜賜銀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匹復古殿香羔兒酒等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太上上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長六丈餘竝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闌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蓋造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奩器用竝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樂北岸芙蓉岡一帶竝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旣入座樂少止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執玉杯奉兩殿酒并以壘金嵌寶注椀杯盤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曾覿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云素颷颺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

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寶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恭請兩殿往浙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檐兒及內人車馬竝出候潮門先命脩內司於浙江亭兩旁抓縛席屋五十間至是竝用綵纈幕布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竝免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竝行閱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煙炮滿江及煙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隻奉聖旨自管軍官巳下竝行支犒一次自龍山已下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等各呈伎藝竝有支賜太

上喜見顏色曰錢塘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錢塘江潮亦天下所無有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令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進呈太上以吳琚為第一其詞云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一眉如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淩空瓊鼇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眞奇絕好似吳兒飛綵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竝有宣賜至月上還內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輕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脩竹古松不見日色竝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

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聞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著袷襖兒也命小內侍宜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蔡蓮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杯盤碾玉香脫兒一奩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寶水戲并宜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眞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武林舊事卷第七

武林舊事卷第八　陳氏寶顏堂祕笈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車駕幸學

先期三日儀鸞司及內侍省官至國子監相視八廟亦至學中搜檢次日諸齋生員盡行搬出學外安泊各齋門並用黃封學官預擬御課題（從淳丁卯出碑雍揚緝熙賦）用黃羅裝背大冊面僉云太學某齋生臣姓某供以大黃羅袱護之置於各齋之前以備駕至點索崇化堂後即聖駕歇泊之所皆設御屏黃羅幃設供御物等凡敕入宮門號止於國子監外門敕入殿門號止於國子監內門敕入禁衛號止於崇化堂天井謂之隔門除司業祭酒外其餘學官前廊長諭並帶黃號於隔門外席地坐賜酒食三品以俟迎駕駕至純禮坊隨駕樂部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起引子導駕至大成殿欞星門禮部太常寺官國子監三學官及三學前廊長諭率諸生迎駕起居上乘輦入門至大成殿門降輦有旨免鳴鞭以昭至敬閤門太常禮直官前導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酌獻之禮上出御幄升殿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兩拜在位皆兩拜降階歸幄太常卿奏禮畢陪位官並退上乘輦鳴鞭入崇化堂降輦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設御幄）禮官國子監官三學官三學生並於堂下分東西立次引執經官講書官於堂下東壁面西立宰臣執政已下北向立閤門奏班齊上服帽紅上蓋玉束帶絲鞵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聖躬萬福御藥傳旨宣升堂各兩拜贊賜坐分東西階升堂席後立次引執經官講書官奏萬福（官該宣名者御宣名）兩拜次引國子監三學官并三學生奏萬福兩拜分引升兩廊席後立內官進書案聽宣以經授執經官進於案上講筵內承受對展經冊入內官進牙界方舍人贊賜坐宰相已下及兩廊學官生員應喏訖各就坐聽講講書官進讀經義執經官執牙籤執讀入內官收撤經書再以講義授講官講書官指講訖入內官撤書堂上兩廊官並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階講書官當御前躬身致詞北向立兩拜御藥降階宣答云有制諭款將聖肅寧觀學之儀講繹中庸爰命敷經之彥茂明彝訓允當朕心再兩拜御藥傳旨宣坐賜茶訖舍人贊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後立兩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訖宰臣已下并兩廊官贊喫茶訖宰臣已下降階北向立御藥傳旨不拜引兩廊官北向各再拜訖出皇帝起易服幞頭上蓋玉帶絲鞵乘輦鳴鞭出學百官諸生迎駕如前隨駕樂部參軍色迎駕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曲子起壽同天引子導駕還宮在學前廊並該恩出官諸生各有免解恩例餘並推恩有差

人使到闕

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赤岸之班荊館中使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次日至北郭稅亭茶酒上馬入餘杭門至都亭驛中使傳宣賜龍茶銀合如前又賜被褥銀沙鑼等明日臨安府書送酒食閤門官說朝見儀投朝見榜子又明日入見於紫宸殿見畢赴客省茶酒遂賜宴於垂拱殿酒五行從官已上與坐是日賜茶酒名果又賜使副衣各七事幞頭牙笏二十兩金帶一條并金魚袋鞾一緉馬一匹鞍轡一副共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色綾絹一百五十匹餘並賜衣帶銀帛有差明日賜生餼折博生羅十匹綾十匹絹布各二匹朝見之二日與伴使偕往天竺寺燒香賜沈香三十兩并齋筵乳糖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遊賞次日又賜內中酒果風藥花餳赴守歲夜筵用傀儡元正朝賀禮畢遣大臣就驛賜御筵中使傳宣勸酒九行三日客省簽賜酒食禁中賜酒果遂赴浙江亭觀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園燕射命善射者假官伴之賜弓矢酒行樂作伴射與大使射弓館伴與副使射弩酒五行（刻闕）酒九行五日大燕集英殿尚書郎官監察御史已上並與學士院撰致語六日朝辭退賜襲衣金帶三十兩銀沙鑼五十兩紅錦二色綾二匹小綾十色絹三十匹雜色絹一百匹餘各有差臨安府書送贐儀復遣執政就驛賜燕晚赴解換夜筵伴使始與親勸酬且以衣物為侑謂之私覿次日賜龍鳳茶金銀合乘馬出北關登舟又次日遣近臣賜御筵自到闕至朝辭密賜大使銀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都管上節各銀四十兩衣二襲中下節各銀三十兩衣一襲塗金帶副之

宮中誕育儀例略

宮中凡閤分有娠將及七月本位醫官申內東門司及本位提舉官奏聞門司特奏再令醫官指定降誕月分訖門司奏排辦產閣及照先朝舊例三分減一於內藏庫取賜銀絹等物如後

羅二百匹

絹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釘設產閣三朝一臘二臘三臘滿月百晬頭晬）

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裝木篦梳杈針馭鈴鍍盆。索針眼鍊）

（剩作銀計俱似誤）

銀四千四百四十兩

銀鋌三貫足
大銀盆一面
醖酥沈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
裝畫扇子一座
裝畫油盆八面
纈花生色袋身單（陳刻單下有袋字）一副
催生海馬皮二張
檀香匣盛硾銅剃刀二把金鍍銀鎖鑰全
彩畫油栲栳簸箕各一
彩畫油甎八口
彩畫油瓶二
新羅漆馬銜鐵一副
裝畫胎衣瓶
鐵秤錘五箇
鐵鈎五十條
眠羊臥鹿二合各十五事
金銀果子五百箇
影金貼羅散花兒二千五百

錦浴席一
綠席氈蒲合褥子各二（陳刻蒲作補）
碼碯纈絹一匹
大氈四領
乾蓐草一束
雜用盆十五箇
煖水釜五箇
綠油柳木楦十箇
生菜一合

生艾一斤
生母薑二斤
黑豆一斗（栲栳全）
無灰酒二瓶
米醋二瓶
紐地黃汁布二條
濾藥布二條（金漆箱兒全）
香墨十鋌（鈿漆影金匣。陳刻鈿漆作紅羅）
雞子五十箇（金漆箱兒）

小石子五十顆（竹作籠）
竹柴五十把
紅布袋二（盛馬桶末用）
帶泥藕十挺
生芋子一合（彩畫）
銀杏一合五十斤（內裝畫一千箇）
嘉慶子五十斤（內裝畫七百箇）
菱米五十斤（內裝畫七百箇）
荔枝五十斤
胡桃二千箇（裝畫）
圓眼五十斤（裝畫）
蓮肉五十斤
棗兒五十斤
柿心五十斤
栗子五十斤
簇子十合（陳刻果子）
喫食十合（蒸羊一口生羊翦花八箇羊六色子巷大包子棗存圈兒蜜豆棗糟兒炊餅糕糖餅餞餅）

仍令太醫局差產科大小方脈醫官宿直供畫產圖方位飲食禁忌合用藥材催生物件合本位踏逐老娘伴人乳婦抱女洗澤人等申學士院撰進淨胎髮祝壽文排辦產閤了畢犒賜脩內司會通門官本司人吏庫子醫官儀鸞司等人銀絹官會有差候降誕日本位官卽便申內東門司轉奏降誕三日一臘兩臘四節次拆產閤三臘滿月二次百晬頭晬已上十次支賜銀絹仍添本位聽宣內人請給十分已上並係常例此外特恩臨時取旨不在此限外廷儀禮不在此內

冊皇后儀

先一日宣押翰林學士鎖院草冊后制詞賜學士潤筆金二百兩次日百官聽宣布皇后三辭免不允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太史局擇日先期命有司陳設至日早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節次贊引執事官入立班定皇帝自內服幞頭紅袍玉帶輦入幄更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禮儀使俛伏跪稱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發冊（冊餘與德壽宮上冊寶禮儀並同）侍中詣御坐前躬承旨詣降東階立稱有制皆再拜太傅太保躬

身侍中宣制曰冊妃某氏立爲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太傅太保再拜參政帥掌節者脫節衣詣太傅位掌節者以節授參政參政奉節西向以節授太傅太傅受訖以節授掌節者次中書令以冊授太傅太傅受訖置於案次侍中轉寶授太保並如前儀復位並再拜持節者前導冊寶進行太傅押冊太保押寶（正安樂作）由中道出文德殿東偏門（樂止）掌節者加節衣至穆清殿外幄次初冊寶出門禮儀使至御座前跪奏禮儀使臣某言禮畢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協律郎舉麾鼓柷（乾安樂作）皇

帝降坐入東房皇散（樂止）侍中版奏解嚴是日穆清殿設
樂架黃麾仗皇后常服乘金龍肩輿至穆清殿後西閣
內命婦等應陪列者奉從至閤內侍中版奏中嚴外辦
應行事執事官各就門外位立定持節者立於左內命
婦各就位皇后首飾褘衣內侍引司言司言引尚宮尚
宮引皇后出閤協律郎舉麾（樂作坤安）由西房至殿上南向
立定（樂止）禮直官引太傅太保就內給事前西向跪稱冊
使太傅某副使太保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俛伏
興退復位內給事詣皇后前跪奏如前次太傅以冊授

內侍內侍受冊舉冊官奠冊舉冊舉案俱詣內謁者監
位以冊授內謁者監受冊奠訖次太保轉寶授內謁者
監如前儀掌節者脫節衣以節授掌節內侍前導冊寶
進行入殿門內謁者監都大主管後從以次入殿庭（宜安
樂作）至位（樂止）尚宮引皇后自東階至殿下中褥位北向（承安
樂作）至位（樂止）舉冊寶官升案進於皇后之右少前西向跪
奠訖內侍稱有制后再拜讀冊官跪宣冊文后又再拜
次內謁者監奉冊授皇后皇后受訖以授司言次奉寶
授皇后皇后受訖（樂止）皇后再拜退內侍以謝皇太后牋
授皇后皇后僶於案再拜內侍奉表以出投進次謝皇
帝表如前內侍奏禮畢次尚宮引皇后升堂（和安樂作）司賓
奉寶至於坐前（樂止）司賓引內命婦次就位班首初行（惠安
樂作）至位（樂止）命婦皆再拜司贊引班首升階（惠安樂作）（樂止）進當
皇后北向致詞稱賀降自西階（惠安樂作）至位（樂止）內外命婦
皆再拜司言稱令旨命婦皆再拜宣令旨訖又皆再拜
司賓以次引命婦還宮（惠安樂作）出門（樂止）次內侍引外命婦
出（成安樂作）至階上（樂止）北向致詞（成安樂作）降階（樂止）外命婦皆再
拜又宣答如前內侍奏禮畢皇后降坐（成安樂作）皇后歸閤

（泰安樂作）至閤（樂止）受賀畢皇后更常服升坐命外命婦如宮
中儀會畢再拜以次出

皇后歸謁家廟（用咸淳全后例）

太史局預擇日降旨命禮寺參酌禮典所屬排辦至日
皇后出宮至靜顯殿上升龍擔出和寧門至皇后家廟
本府幹辦使臣等並穿秉兵士並衫帽於大門外香案
前排立俟儀衛至各兩拜本府親屬於門內婦人於廳
下側立俟龍擔升廳至堂門降擔入幄次少歇次本府
親屬並立幄前興居退詣家廟以俟階立次本閤官奏
請皇后服團冠背兒乘小車入詣家廟（內侍傳呼樂官樂作）西階
降車（樂止）皇后升堂西向位（樂作）兩拜陪位官各西拜讀祝
文兩拜陪位各兩拜如上儀（樂作止如上）皇后退位再拜陪
位官各兩拜皇后降東側階升車（樂止）又詣後堂炷香如
前儀次赴賜筵皇后坐於堂中南向堂前施簾親屬並
常服詣廳下南向謝恩俟皇后升堂詣簾前兩拜婦人
於簾內兩拜親屬並繫鞍立定以俟就坐供進酒食如
家人禮至第五盞各於席前立俟皇后降坐少歇再坐
並如前儀又至第九盞酒畢並轉笏各兩拜賜筵賜物

次於廳前排立謝恩各西拜俟皇后出幄乘龍擔親屬
北向兩拜退皇后還內詣御前謝恩進納御前及送諸
閤分夫人御侍部部職事內人及諸位次內人本殿內
人並網色匹帛盤盞細果海鮮時新喫食及支給內侍
省大官已下及本殿官吏銀絹有差次日內降指揮皇
后封贈三代親屬並行推恩

早泛索

皇后　下飯七件　菜蔬五件
菜果十合　小楪兒五件

親屬　各早食十味

賜筵

皇后　繡高飣十　時果十楪
脯臘十楪　細京果十楪
細蜜煎十楪　看菜十楪（看果附）

親屬　京果四十疊　脯臘三百楪
時果乾果共五百楪

初坐

皇后　下酒喫食九盞　上細看食十件

果子意思十件

歇坐

下酒喫食十盞　果子十件
時果十件

宣賜折食屬

大官四員　閣長已下十三員
皇后閣內人　押班等二十五人
本殿隨從官　儀鸞司官　御酒庫官
御藥院官　御廚官　翰林司官
祗候庫官　講殿幕士　樂官

賜筵樂次

家廟前獻三盞請部合長生樂引子
賜筵初坐蕙蘭芳引子
第一盞觱篥起玉漏遲慢　笛起側犯　笛起眞
孫[illegible]　觱篥起柳穿鶯　合書慶曲破對舞
第二盞觱篥起聖壽永歌曲子　琵琶起傾盃樂
第三盞琵琶起憶吹簫　觱篥起獻仙音
第四盞琵琶獨彈壽千春　笛起芳草渡　念致

語口號　勾雜劇色時和等做堯舜禹湯斷送
萬歲聲　合蓋思副末念（兩宮聖德金穴貴　鳳光道勝馬侯家）
第五盞觱篥起賣花聲　笛起鎖水同歡
歇坐
第一盞觱篥合小唱鎮外花
第二盞琵琶獨彈壽無疆（[illegible]）
第三盞箏琶方響合雙雙燕神曲
第四盞唱賺
第五盞鼓板　觱篥合小唱舞楊花
再坐
第六盞笙起壽南山　方響起安平樂
第七盞箏彈會群仙　笙起吳晉子　勾雜劇吳國寶等做年年好斷送四時歡　合意思副末念（香生花富貴　綠嫩草精神）
第八盞笛起花犯　觱篥起金盞倒垂蓮
第九盞諸部合喜新春慢曲犯
宮樂官五十八人各帽子紫衫腰帶
都管一人幞頭公服腰帶繫鞵執杖子

樂官犒設
內藏庫支賜銀
皇后殿外庫支賜錢酒
本府支犒錢酒
皇后散付本府親屬宅眷幹辦使臣已下
金合　金瓶　金盤盞
金環　金鋌　金釵
金錢（共五百兩）　銀盤盞（共二千兩）　細色段匹
翠領　翠花　翠冠

翠扇　翠篦環　銀錢
畫扇　龍涎香　刺繡領
畫領　生色扇

皇子行冠禮儀略

太史擇日降旨令太常寺參酌舊禮有司具卿儀物至日質明百僚立班皇帝即御座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就位（掌冠以太常卿贊冠以閤門官）初入門（奏□安樂作）至位（樂止）典儀贊再拜在位皆再拜贊左輔詣御坐前承制降自東階詣掌冠者前稱有制典儀贊再拜在位皆再拜訖左輔宣制曰皇子冠命卿等行禮掌冠贊冠者再拜左輔復位王府官入詣皇子東房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子內侍二人夾侍王府官後從（自殿後出）皇子初行（恭安樂作）即席南向坐（樂止）禮直官等引掌冠贊冠詣罍洗（樂作）播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子席前北向跪冠（修安樂作）掌冠者與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後皇子與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子復坐贊冠者跪取爵內侍以酒注於爵掌冠受爵跪進皇子席前北向立祝曰酒醴和旨籩豆靜嘉受爾元服兄弟具來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播笏跪受爵（輔安樂作）飲訖奠爵執笏太官令奉饌設於皇子席前皇子播笏食訖（樂止）執笏太官令撤饌禮直官等復引掌冠贊冠降詣罍洗（樂作）播笏盥手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巾置於匴興內侍跪受服與置於席執七梁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跪冠（進安樂作）掌冠者與席南北面立贊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

皇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贊冠者揖皇子復坐贊冠者跪取爵內侍以酒注爵掌冠者跪受進爵皇子席前北向立祝曰賓贊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禮儀有序允觀爾誠受天之祐皇子播笏跪受爵（輔安樂作）飲訖奠爵執笏太官令進饌徹饌並如前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七梁冠置於匴與內侍跪受服與置於席執九旒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子席前北向跪冠（廣安樂作）掌冠者與贊冠者進席南北面跪簪結紘興立皇子興內侍進服服訖（樂止）皇子復坐贊冠者再進酒如前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三加爾服眉壽無疆永承天休俾熾而昌皇子跪受爵（咸安樂作）太官令奉饌如前皇子降自東階詣朵殿東房易朝服降立於橫街南王府官階下西向皇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禮直官等引掌冠者詣皇子位少進字之曰歲月云吉威儀孔時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順爾成德永言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詣御坐前承旨降階詣皇子前宣曰有敕皇子再拜左輔宣敕戒曰好禮樂善服儒講藝蕃我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驕惟以守之宜訖皇子再拜餘如皇太子儀次日文武百僚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

武林舊事卷第八

武林舊事卷第九　陳氏寶顏堂秘笈本

四水潛夫

高宗幸張府節次略

紹興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進御筵節次如後

安民靖難功臣太傅靜江寧武靖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臣張俊進奉

繡花高飣一行八果壘

香圓　真柑　石榴　棖子

鵝梨　乳梨　榠樝　花木瓜

樂仙乾果子叉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縮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朮人參

橄欖花兒

雕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花（陳刻兒）　雕花筍

蜜冬瓜魚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兒（陳刻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筍花兒　雕花棖子　木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藥藤花

砌香櫻桃　紫蘇柰香　砌香萱花柳兒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薑絲梅

梅肉餅兒　水紅薑　雜絲梅餅兒

脯臘一行

肉綫條子（陳刻綫肉）　皂角鋌子　雲夢豝兒

蝦臘　肉臘　妳房

旋鮓　金山鹹豉　酒醋肉

肉瓜虀

垂手八盤子

揀蜂兒　番蒲萄　香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椰子象牙板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

切時果一行

春藕　鵝梨餅子　甘蔗

乳梨月兒　紅柿子　切棖子

切綠橘　生藕鋌子（陳刻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葴楊梅　新羅葛

切蜜蕈　切肥棖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藕鋌兒

甘蔗柰香　新柑子　梨五花子（陳刻兒）

雕花蜜煎一行（同前）

砌香鹹酸一行（同前）

瓏纏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瓏纏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條

脯臘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鵪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妳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胘

第四盞　肫掌簽　鵪子羹

第五盞　肚胘膾　鴛鴦炸肚

第六盞　沙魚膾　炒沙魚襯湯

第七盞　鱔魚炒鱟　鵝肫掌湯虀

第八盞　螃蟹釀棖　妳房玉蕊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膾　南炒鱔

第十盞　洗手蟹　鯚魚假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膾　螃蟹清羹

第十二盞　鵪子水晶膾　豬肚假江第

第十三盞　蝦棖膾　蝦魚湯虀

第十四盞　水母膾　二色繭兒羹

第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胘　炙鵪子脯

潤雞　潤兔　炙炊餅

炙炊餅臠骨（炙炊餅三字疑衍　陳刻上有不字）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時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鹹酸蜜煎　裝大金橘小橄欖

獨裝新椰子　四時果四色　對裝揀松番葡萄

對裝春藕陳公梨

勸酒十味
江鰩炸肚　江鰩生　蝤蛑簽
薑醋生螺陳刻香螺　香螺炸肚　薑醋假公權
煨牡蠣　牡蠣炸肚　假公權炸肚
蟑蚷炸肚
準備上細壘四卓
又次細壘二卓內有蜜煎鹹酸時新脯臘等件
對食十盞二十分
蓮花鴨簽　繭兒羹　三珍膾
南炒鱔　水母膾　鵪子羹
鯚魚膾　三脆羹　洗手蟹
炸肚胘
對展每分時果子陳刻五盤兒
知省　御帶　御藥
直殿官　門司
晚食五十分各件
二色繭兒　肚子羹　笑靨兒
小頭羹飯　脯臘雞　膾鴨

直殿官大碟陳刻碟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羹
糟蟹　野鴨　紅生水晶膾
鯚魚膾　七寶膾　洗手蟹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雞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熝　入糙雞
麂魚　麻脯雞臟　炙焦

片羊頭　菜羹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碟
準備
薛方瓠羹
備辦外官食次
第一等赴筵
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　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碗百味羹　餻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血羹　燒羊頭雙下　雜簇從食五十事
肚羹　羊舌託胎羹　雙下大陳刻大膀子
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飣
鮓糕鵪子　蜜煎三十碟　時果一合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秦　熺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蜜煎一合　時果一合切榨
酒十瓶
第二等
參知政事　余若水
簽書樞密　巫伋
少師恭國公殿帥　楊存中
太尉兩府　吳益
普安郡王
恩平郡王
各食十味　蜜煎一合　切榨一合

燒羊一盤　酒六瓶
第三等
侍從七員
左朝散郎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陳誠之
左中大夫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韓仲通
右承議郎權吏部侍郎李如岡
右奉議郎起居舍人湯思退
右朝散大夫太府卿兼戶部侍郎徐宗說
右宣教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兵部侍郎陳　相
右宣教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給事中陳　夔
管軍二員
馬軍太尉成　閔
步軍太尉趙　密
知閤六員
保信軍節度使領閤門使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鄭　藻
昭化軍承宣使領閤門使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錢
成州團練使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趙　愷
貴州團練使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宋

武節大夫吉州刺史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孟
武節大夫忠州刺史領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提點皇城司蘇
御帶四員
降授鄂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潘瑞廝
忠州防禦使帶御器械石　清
武功大夫遙郡防禦使帶御器械龔彥明
武功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李彥實
宗室三員
安慶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　士街

建州觀察使 士尉
瓊州觀察使 居廣
外官六員
建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韋謙
崇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章
慶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吳益
崇信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 劉光烈
永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 宋孝莊
武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 王安道

各食七味 蜜煎一合 時果一合 酒五瓶

第四等

環衛官九員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使 居閑
右監門衛大將軍福州防禦使 士福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 士陘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 士歆
右監門衛大將軍宣州刺使 士銖
右監門衛大將軍宣州刺使 士森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 士璿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 士曠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使 士閒
宣贊舍人十八人
王遵臣 陳清 郭蓋之 王正月 陳刻王會
許彥洪 鄭應之 裴良弼 陳迪
李大有 王邦昌 張彥圭 梁份
鄭立之 李邦傑 蔡舜臣 谷瑞
王德霖 張安世

閤門祗候二十人
李丙 李唐臣 鄭明 范涉
周頵 張令緯 張拱 楊价
賈公正 陳仲通 劉堯咨 張耘
何忱 李儔 王謙 董原
劉伉 劉康祖 何超祖 朱邦遠
看班祗候八人
梁振之 王諟 董珩 司馬純 陳刻紀
潘思直 張麟 馮倚 劉堯卿
提點兼祗應行首五人
李觀 邊思聰 邊鑄 鄭孝禮
常士廉
三省樞密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六人
劉興仁 劉興賢 韓師文 武鑄
邊俊民 嚴超安
隨駕諸局幹辦監官等十八人
成州團練使幹辦皇城司 馮持
右武郎幹辦皇城司 劉允升

保義郎幹辦御庫 潘邦
保義郎幹辦御廚 馮孫
保義郎幹辦翰林司 王喜
脩武郎幹辦儀鸞司 郭公既
保義郎幹辦祗候司 黎安國
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兼翰林幹辦御藥院 邵瑨
忠翊郎幹辦左右騏驥院 班彥通
武忠郎幹辦左右騏驥院 張淳
承信郎閤門祗候兼幹辦左右騏驥院 裴良從
武功大夫幹辦行在左藏庫 石瑜
右朝散大夫幹辦行在左藏應 劉份
武功大夫幹辦行在左藏庫 吳錡
忠翊郎閤門祗候兼幹辦行在左藏庫 趙篩
承節郎閤門祗候兼幹辦行在左藏庫 劉勳
忠翊郎主管軍頭司兼祗應 杜淵
保義郎主管軍頭司兼祗應 徐宗孟
各食五味 時果一盒 酒二瓶

第五等

閤門承受十八人 知班十五人
御史臺十六人
各食三味 酒一瓶
聽叫喚中官等五十分
各食五味 斬羊一斤 饅頭五十箇
角子一箇 鋪薑粉飯 下飯鹹豉
各酒一瓶
進奉盤合
寶器
御義帶一條 玉池面帶一條
玉御樂仙帶一條 玉鶴兔帶三條
玉壁環二 玉素義子一
玉花高足義子一 玉枝梗瓜盃一
玉瓜盃一 玉東西盃一
玉香鼎二全蓋 玉盆兒一
玉橾頭樏兒一 玉古劍璏等十七件
玉圓臨安樣樏兒一 玉靶獨帶刀子二
玉鼓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合替兒一

金器一千兩
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顆
馬價珠金相束帶一條
翠毛二百合　白玻璃圓盤子一
玻璃花瓶七　玻璃椀四
馬瑙椀大小共二十件

古器

龍文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盤一　周敦二
周舉罍一　有蓋獸耳周罍一

汝窰

酒瓶一對　洗一　香爐一
香合一　香毬一　盞四隻
盂子二　出香一對　大匳一
小匳一
合仗螺鈿合伏
螺鈿合一十具襯金鎖子全

犀毘皮陳合一十具襯金鎖子全

書畫

有御寶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煙長景
易元吉寫生花　黃居寶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唐后竹鑑唐后字疑誤
邊鸞萱花山鷓　黃荃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膾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鵪鶉　梅竹思歸躑躅母雞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峯
徐庭牡丹　易元吉寫生枇杷
董源夏山早行二軸　僞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無寶無御書二軸
荊浩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匹帛

撚金錦五十匹　素綠錦一百五十匹
木綿二百匹　生花番羅二百匹

暗花婺羅二百匹　樗蒲綾二百匹

進奉備設

隨駕官知省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匹　雜色綾羅五百匹
馬下目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祗應人等
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箇
熟豬肉三千斤　燒爐三十合
酒二千瓶

本家親屬推恩

弟拱衛大夫張保
男右宣教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紫金魚袋張子顏
男右宣教郎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紫金魚袋張子正
孫承事郎籍田令賜紫金魚袋張宗元
姪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帶御器械張子蓋
姪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賜紫金魚袋張子儀
姪承奉郎張子安
姪忠翊郎張子文

姪孫保義郎張宗旦
姪孫保恭郎張宗亮
姪孫登仕郎張宗說
姪孫成忠郎張宗益
姪孫登仕郎張宗穎
妻秦國夫人魏氏
妾咸寧郡夫人章氏
妾和寧郡夫人楊氏
妾碩人潘氏
妾碩人沈氏
妾碩人曹氏
妾碩人周氏
弟婦太碩人王氏
第一婦恭人任氏
第二女孺人張氏
第三女孺人張氏
第四女孺人張氏
男子顏婦王氏

男子正婦王氏
孫宗元婦王氏
姪子蓋婦碩人趙氏
姪子儀婦宜人郭氏

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　日

和州防禦使幹辦府事兼提點兼拼辦一行事務張貴具

原刻兼提點作差提點拼上無兼字張貴作張青

武林舊事卷第九

武林舊事卷第十　陳氏寶顏堂祕笈本參校

四水潛夫輯

官本雜劇段數

爭曲六么　扯攔六么（[illegible]三）
教聲六么　鞭帽六么
衣籠六么　厨子六么
孤奪旦六么　王子高六么
崔護六么　骰子六么
照道六么　鶯鶯六么

大宴六么　驢精六么
女生外向六么　慕道六么
三借慕道六么　雙攔哮六么
趕厥夾六么　羹湯六么
索拜瀛府　厚熟瀛府
哭骰子瀛府　醉院（陳刻縣）君瀛府
慎（陳刻焕）骨頭瀛府　賭錢望瀛府
四僧梁州　三索梁州
詩曲梁州　頭錢梁州
食店梁州　法事饅頭梁州
四哮梁州（陳刻伊州）　領伊州
鐵指甲伊州　鬧五伯伊州
裴少俊伊州　食店伊州
桶（陳刻擔）擔新水　雙哮新水
燒花新水　簡帖薄媚（陳刻補）
請客薄媚　錯取薄媚
傳神薄媚　九妝薄媚
本事現薄媚　打調薄媚

拜褥薄媚　鄭生遇龍女薄媚
土地大明樂　打毬大明樂
三爺老大明樂　列女降黃龍
雙旦降黃龍　柳玼（陳刻此）上宮降黃龍
趕厥胡渭州　單番將胡渭州
銀器胡渭州　看燈胡渭州（[illegible]三）
入寺降黃龍　揄揉降黃龍
打地鋪逍遙樂　病鄭逍遙樂
崔護逍遙樂　澆酒（陳刻[illegible]）逍遙樂
單打石州　和尚（陳刻石和）那石州
趕厥石州　塑金剛大聖樂
單打大聖樂　柳毅大聖樂
霸王中和樂　馬頭中和樂
大打調中和樂　喝貼萬年歡
託合萬年歡　逗鼓兒熙州
駱駝熙州　二郎熙州
大打調道人歡　會子道人歡
雙（陳刻打）拍道人歡　越娘道人歡

打勘長壽仙　偌賣旦長壽仙
分頭子長壽仙　恭盤法曲
孤和法曲　藏瓶兒法曲
車兒法曲　病爺老（陳刻無老字）劍器
霸王劍器　黃傑進延壽樂
義養娘延壽樂　扯籃（陳刻[illegible]）兒賀皇恩
催妝賀皇恩（[illegible]三）　封陟中和樂
唐輔採蓮　雙哮採蓮
病和採蓮　諸宮調霸王

諸宮調卦冊兒　相如文君
崔智韜艾虎兒　王宗（陳刻[illegible]）道休妻
李勉負心　四鄭舞楊花
四偌皇州　檻偌寶（陳刻保）金枝
浮漚傳永成雙　浮漚暮雲歸
老孤嘉慶樂　兩相宜萬年芳
進筆慶雲樂　裴航相遇樂
能知他泛清波　二釣魚泛清波
五柳菊花新　夢巫山彩雲歸

青陽觀碑彩雲歸　四小將整乾坤
四季夾竹桃花　禾打千秋（陳刻春）樂
牛五郎罷金征　新水爨
三十拍爨　天下太平爨
百花爨　三十六拍爨
門子打三教爨　孝經借衣爨
大孝經孫（陳刻孤）爨　喜朝天爨
說月爨　風花雪月爨
醉青樓爨　宴瑤池爨
錢手帕爨（小字太平歌。帕陳刻拍）　詩書禮樂爨
醉花陰爨　錢爨
鶻鶻爨（陳刻鶻鶻字無考）　借聽爨
大徹底錯爨　黃河賦爨
睡爨　門兒爨
上借門兒爨　抹紫粉爨
夜半樂爨　火發爨
借彩爨　燒餅爨
調燕爨　棹孤舟爨

木蘭花爨　月當聽爨
醉還醒爨　鬧夾棒爨
撲胡蝶爨　鬧八妝爨
二鍾遁爨　鍋博爨
戀雙雙爨　貓子爨
像生爨　金蓮子爨
思鄉早行孤　睡孤
迓鼓孤　論禪孤
諱藥（陳刻樂）孤　大暮故孤
小暮故孤　老姑（陳刻孤）遣妲
孤慘　雙孤慘（骨肉实）
三孤慘　四孤醉留客
四孤夜宴　四孤好
四孤披頭　四孤擂
病孤三鄉題　王魁三鄉題
強偌三鄉題　文武問命
兩同心卦鋪兒　一井金卦鋪兒
滿皇州卦鋪兒　變貓卦鋪兒

白苧卦鋪兒　探春卦鋪兒
慶時豐卦鋪兒　三哮卦鋪兒
三哮揭榜　三哮上小樓
三哮文字兒　三哮好女兒
三哮一檐脚　襤哮合房
襤哮店休妲　襤哮負酸
秀才下酸擂　急慢酸
眼藥酸　食藥酸
風流藥　黃元兒

論淡　醫淡
醫馬　調笑驢兒
雌虎（陳刻雌雷）　解熊
鶻打兔變二郎　二郎神變二郎神
毀廟　入廟霸王兒
單調霸王兒　單調宿
單背影　單頂戴
單唐突　單折洗
單兜　單搭手

雙搭手　雙厥送
雙厥投拜　雙打毬
雙頂戴　雙園子
雙索帽　雙三教
雙虞候　雙養娘
雙快（陳刻訣）　雙捉
雙禁師　雙羅羅啄木兒
賴房錢啄木兒　圍城啄木兒
大雙頭蓮　小雙頭蓮
大雙慘　小雙慘
小雙索　雙排軍
醉排軍　雙賣妲
三入舍（陳刻三入合）　三出舍（陳刻三出合）
三笑月中行　三登樂院公狗兒
三教安公子　三社爭賽
三頂戴　三偌一貫驢
三畜一偌　三教閙著棋
三偌聚貨兒　三獻身

三教化　三京下書
三短鞋　打三教菴宇
普天樂打三教　滿皇州打三教
領三教　三姐醉還醒
三姐黃鶯兒　賣花黃鶯兒
大四小將　四小將
四國朝　四脫空
四教化　泥孤

張約齋賞心樂事　并序

余掃軌林扃（陳刻閒）不知衰老節物遷變花鳥泉石領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爲一閒引客擕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爲具眞率毋致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負無藝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淸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陳刻坊）酒肆偏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生智隔

（陳刻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黐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風流（陳刻流風）淪落幾盡有聞前輩典刑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嘅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嘉泰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

正月孟春

歲節家宴　立春日迎春春盤
人日煎餅會　玉照堂賞梅

天街觀燈　諸館賞燈
叢奎閣賞山茶　湖山尋梅
攬月橋看新柳　安閑堂掃雪
二月仲春
現樂堂賞瑞香　社日社飯
玉照堂西賞緗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東賞紅梅　餐霞軒看櫻桃花
杏花莊賞杏花　群仙繪幅樓前打毬
南湖泛舟　綺互亭賞千葉茶花

馬塍看花
三月季春
生朝家宴　曲水修禊（陳刻流觴）
花院觀月季　花院觀桃柳
寒食祭先掃松　清明踏青郊行（陳刻游）
蒼寒堂西賞緋碧桃　滿霜亭北觀棣棠
碧宇觀筍　歸春堂賞牡丹芍藥
芳草亭觀草　宜雨亭賞千葉海棠
花苑蹴秋千　宜雨亭北觀黃薔薇
花院賞紫牡丹　豔香館觀林檎花
現樂堂觀大花　花院嘗煮酒
瀛巒勝處賞山茶　經寮鬭新茶
群仙繪幅樓下賞芍藥
四月孟夏
初八日亦庵早齋隨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鬭草　芙蓉池賞新荷
蕊珠洞賞荼蘼　滿霜亭觀橘花
玉照堂嘗青梅　豔香館賞長春花

安閒堂觀紫笑　群仙繪幅樓前觀玫瑰
詩禪堂觀盤子山丹　餐霞軒賞櫻桃
南湖觀雜花　鷗渚亭觀五色罌粟花
五月仲夏
清夏堂觀魚　聽鶯亭摘瓜
安閒堂解粽　重午節泛蒲家宴
煙波觀碧蘆　夏至日鵞臠（陳刻）
綺互亭觀大笑花　南湖觀萱草（陳刻花）
鷗渚亭觀五色蜀葵　水北書院採蘋
清夏堂賞楊梅　叢奎閣前賞榴花
豔香館嘗蜜林檎　摘星軒賞枇杷
六月季夏
西湖泛舟　現樂堂嘗花白酒
樓下避暑　蒼寒堂後碧蓮
碧宇竹林避暑　南湖湖心亭納涼
芙蓉池賞荷花　約齋賞夏菊
霞川食桃　清夏堂賞新荔枝
七月孟秋

叢奎閣上乞巧家宴　餐霞軒觀五色鳳兒
立秋日秋葉宴　玉照堂賞玉簪
西湖荷花泛舟　南湖觀稼（陳刻觀魚）
應鉉齋東賞葡萄　霞川觀雲（陳刻川水莊）
珍林剝棗
八月仲秋
湖山尋桂　現樂堂賞秋菊
社日糕會　眾妙峰賞木樨
中秋摘星樓賞月家宴　霞川觀野菊

綺互亭賞千葉木樨　浙江亭觀潮
群仙繪幅樓觀月　桂隱攀桂
杏花莊觀雞冠黃葵
九月季秋
重九家宴　九日登高把萸
把菊亭採菊　蘇堤上翫芙蓉
珍林嘗時果　景全軒嘗金橘
滿霜亭嘗巨螯香橙　杏花莊篘新酒
芙蓉池賞五（陳刻三）色拒霜

十月孟冬
旦日開爐家宴　立冬日家宴（陳刻設）
現樂堂煖爐　滿霜亭賞蚤霜（陳刻蜜橘）
煙波觀買市　賞小春花
杏花莊挑薺　詩禪堂試香
繪幅樓慶煖閣
十一月仲冬
摘星軒觀枇杷花　冬至節家宴
繪幅樓食餛飩　味空亭賞蠟梅
孤山探梅　蒼寒堂賞南天竺
花院賞水仙　繪幅樓前賞雪
繪幅樓削雪煎茶
十二月季冬
綺互亭賞檀香蠟梅　天街閱市
南湖賞雪　家宴試燈（陳刻安閑堂試燈）
湖山探梅　花院觀蘭花
瀛巒勝處賞雪　二十四夜餳果食
玉照堂賞梅　除夜守歲家宴

起建新歲集福功德

約齋桂隱百課

淳熙丁未秋余捨所居爲梵剎爰命桂隱堂館橋池諸名各賦小詩總八十餘首逮慶元庚申歷十有四年之久匠生於心指隨景變移徙更葺規橅始全因刪易增補得詩凡數百綱舉而言之東寺爲報上嚴先之地西宅爲安身攜幼之所南湖則管領風月北園則娛燕賓親亦菴晨居植福以資淨業也約齋晝處觀書以助老學也至於暢懷林泉登賞吟嘯則又有衆妙峯山包羅幽曠介於前六者之間區區安恬（陳刻誤身）嗜靜之志造物亦不相負矣或問余曰造物了負子子亦忍負造物哉（陳刻誤其語）釋名僊之稱因享天眞之樂（陳刻佚）適要當於筋骸（陳刻骨）未衰時今予三仕中朝頗華齒既涉筆稱十二旬（陳刻誤作總無）字　如之何則可余應之曰仕雖多不使勝閒日余之願也余之幸也敢不勉旃壬戌歲中夏張鎡功父書

東寺（敕額廣壽慧雲）

大雄尊閣（千佛藏像）　靜高堂（殿堂）

眞如軒（極竹）

西宅

叢奎閣（安奉被賜四朝宸翰）　德勳堂（祖廟以高宗御書二字名）

儒閒堂（前堂用告詞字取名）　現樂堂（中堂用朱巖壑語）

安閑堂（後堂）　綺互亭（有小四軒）

瀛巒勝處（東北小堂前後山水）　柳塘花院

應鉉齋（盆得鼎封故名）　振藻（取告詞中字名）

寅暉軒　倚交軒

賞眞亭（山水）

亦菴

法寶千塔（鐵鑄千塔藏經千卷）　如願道場（奉師傳壇）

傳衣菴　寫經寮（書華嚴經大乘諸經）

約齋

泰定軒

南湖

聞春堂（牡丹芍藥）　煙波觀

天鏡亭（水心）　御風橋（十間）

鷗渚亭　把菊亭

泛月闕（水門）　星槎（船名）

北園

群仙繪幅樓（前後十一間下臨丹桂五六十株盡見江湖諸山）　清夏堂（面南臨池）

桂隱（諸處總名今揭樓下）

玉照堂（梅花四百株）　蒼寒堂（青松二百株）

艷香館（雜春花二百株）　碧宇（修竹十畝）

水北書院（對山臨溪）　界華精舍（麥中得名）

撫鶴亭（近松）　芳草亭（臨池）

味空亭（蠟梅）　垂雲石（高二丈廣十四尺）

攬月橋　飛雪橋（在梅林中）

叢珠洞（茶蘪二十五株）　芙蓉池（紅蓮十畝四面種芙蓉）

珍林（雜果小圃）　涉趣門（總門入松徑）

安樂泉（竹閣井）　杏花莊（村店酒）

鶴泉（井名）

衆妙峯山

詩禪堂　黃寧洞天

貞白軒（寫香山藍索孔文從）　文光軒（臨池）

綠蓋（陳刻軒水榭蓋軒臨側）　芍藥軒（柳二十株）

俯巢軒（高柳旁）　無所要軒

長不昧軒　摘星軒

餐霞軒（櫻桃三十餘株）　讀易軒

詠老軒（道德經）　凝薰堂

楚佩亭（蘭）　宜雨亭（千葉海棠二十株夾流水）

滿霜亭（橘五十餘株）　聽鶯亭（柳邊竹外）

千歲菴（仁皇飛白字）　恬虛菴

憑暉亭　弄（陳刻美）芝亭

都微別館（誦度人經處經乃嚴宗御書）　水湍橋

綺嵐洞　施無畏洞（觀音銅像）

澄霄臺（面東）　登嘯臺

金竹巖　古雪巖

隱書巖（石函仙書在巖穴中可望不可取）　新巖

聚翠庭（茂林中容十許人坐）　釣磯

菖蒲澗（上有小石橋）　中池（蓄金魚在山澗中）

珠旒瀑　藏丹谷

煎茶磴

右各有詩在集中此不繁錄

武林舊事卷第十

附錄

宋氏武林舊事跋

杭都地卑隘不可以國宋高宗南播樂其湖山之秀物產之美遂建都焉傳五帝享國百二十有餘年雖曰偏安其制度禮文猶足以彷彿東京之盛可恨者當時之君臣忘君父之讎而沉酣於湖山之樂竟使中原不復九廟為墟數百載之下讀此書者不能不為之興歎書凡六卷四水潛夫輯潛夫亦不知為誰其紀武林之事較他書為備因命工刊置郡庠俾博雅者有考焉武林杭郡名正德戊寅孟夏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奉天宋廷佐跋

陳氏祕笈後武林舊事序

余往讀杭板舊事疑似有未盡者久之海虞趙元度示余全帙則自棊待詔已下五卷杭刻所缺也然祖本所有不暇泛考即田氏西湖志餘採拾最博無論第一段西牌還內後十行田志不收更檢淳熙五年二月六年三月九月九年中秋觀潮諸則大都此本所遺志餘前後多彼此不同又如高宗幸張循王家親屬推恩二幅張功甫賞心樂事多桂隱等四幅其若太學已後及雜劇七條志記別錄亦多異同豈田氏未之見耶余更有感於壽皇孝養思陵而光宗戕於凶牝至為不朝不臨此無異故寧宗得非所望故能竭孝與恩光宗謂所同有遂至儲議行怨此總立賢於身出入態俗情最悲隱地也至若張俊公附秦檜贊協和議奪握兵柄不踰年而為江迎勁能思陵幸第將解柄之明年也觀其進奉珍玩之夥此皆竊貢中原勇倡鎮貫耳地主觀之能無面頳汗下乎豹齋標韻孤上賞藏風花為雅流歸與乃

以謀誅侂胄賞薄怨望欲挾虎翼違詔集壺而死去玉照堂成侂胄日五耳惜哉案張鎡以謀去史彌遠謫死此誤姚士麟叔祥敘

讀書敏求記一則

武林舊事流俗本止六卷予從元人鈔仇先生所藏錄得後四卷乾淳奉親之事今昔所無闕之不勝悵嘆後過吳門書肆又購得一本校此殘補數則并錄入四水潛夫前序一篇此書始無遺憾矣

西湖志一則

謹案武林舊事足本凡十卷自明正德間宋廷佐刊置郡庠本又嘉靖間杭郡守陳柯翻刻本止前六卷海鹽姚士麟續刻後五卷目曰後武林舊事五卷者即姚原本後四卷內析出一卷為五卷也郎瑛七修類稿云杭刻其六全者在吳人袁飛卿家是姚續刻五卷猶未全不知原本止有十卷見於正德跋並未嘗有十二卷也又七修類稿云公謹居齊之東作齊東野語居杭癸辛街作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號泗水潛夫居華不注號弁陽老人武林舊事皆叙杭事不應題泗水然舊本又

作四水當別有義按湖錄四水者湖城以苕水餘不水前溪水北流水合而入於霅溪唐人詩四水交流皆寄弁據此則四水乃吳興之名公謹生於湖中年遷杭晚仍還弁號弁陽老人是則公謹原稱四水古本作四水潛夫洵乎不謬也

武林舊事乃弁陽老人草窗周密公謹所集也刊本止第六卷山村仇先生所藏本終十卷後歸西河莫氏家予就假於莫氏因手鈔成全書以識歲月藏於家塾至元後戊寅正月祈　德用和父

此書二冊予假於太子太保延安伯陳公家同年友文部副郎黃君廷用錄之以歸予云弘治乙卯夏四月望祝鎬手跋

己未夏五月十六日校四字

武林舊事齋中所有止六卷趙元度本多四卷今繕

寫增入者是也古書為市人刊削以圖省工牟利往往如此余借趙本增入者數十種不獨此書也萬歷壬子春日濟翁識潛生堂祁氏本跋

棊待詔以下原接前第六卷諸色伎藝人之下自傳鈔既失而祕笈刊本誤別為一卷與前隔斷微汲古舊本幾不見原書矣大抵明季人刊書俱犯妄作之弊而祕笈與說郛稗海則尤繆戾之甚者己亥二月望前一日騐閣書瓶花齋吳氏本跋元在第六卷後

南宋遺老周公謹氏入元後追憶乾淳舊事撰述此書凡朝廷典禮山川風俗與夫市肆節物教坊樂部無不備載而於孝廟奉親之事尤致意焉武林徵掌故者多就取材而流傳絕少善本此冊得之紅豆山房惠氏即讀書敏求記所謂元人傳自仇山村家足本也自序一篇聲情綿邈悽然有故國舊君之思不僅流連今昔而已而舊刻遺之失其旨矣爰就明時宋陳兩刻參校以傳不惟為藝苑增一佳本亦以慰作者於百世之上也乾隆癸丑端陽後一日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夢粱錄

吳自牧撰

四庫全書提要

夢粱錄二十卷。宋吳自牧撰。自牧錢塘人。仕履未詳。是書全仿東京夢華錄之體。所紀南宋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事。委曲瑣屑。無不備載。然詳於敘述而拙於文采。俚詞俗字。展笈紛如。又出夢華錄之下。而觀其自序。實非不解雅語者。毋乃信劉知幾之說。欲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方言世語。由此畢彰乎。(案語見史通言語篇)要其措詞質實。與武林舊事、詳略互見。均可稽考遺聞。亦不必責以詞藻也。自牧自序云。緬懷往事。殆猶夢也。故名夢粱錄。末署甲戌歲中秋日。考甲戌爲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時宋尚未亡。不應先作是語。意甲戌字傳寫誤歟。王士禛漁洋文略。有是書跋云。夢粱錄二十卷。不著名氏。蓋士禛所見鈔本。又脫此序。故不知爲自牧耳。今檢永樂大典所引。條條皆題自牧之名。與此本相合。知非鈔胥影附古書、僞標撰人姓氏矣。

夢粱錄序

昔人臥一炊頃。而平生事業、揚歷皆遍。及覺則依然故吾。始知其爲夢也。因謂之黃粱夢。矧時異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緬懷往事。殆猶夢也。名曰夢粱錄云。脫有遺闕。識者幸改正之。毋哂。甲戌歲中秋日錢塘吳自牧書。

夢粱錄目錄

卷一
正月
元旦大朝會
立春
元宵
車駕詣景靈宮孟饗
二月
八日祠山聖誕
二月望
卷二
三月佑聖眞君誕辰附
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闈
蔭補未仕官人赴銓
清明節
諸庫迎煑
州府節制諸軍春教
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辰
暮春
卷三
四月
皇太后聖節
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內上壽賜宴
皇帝初九日聖節
僧寺結制
五月重午附
士人赴殿試唱名

卷四
六月崔府君誕辰附
七月立秋附
七夕
解制日中元附
八月
中秋
解閑
觀潮
卷五
九月重九附
明禋年預教習車象
明堂差五使執事官
駕出宿齋殿
五輅儀式
差官報祭及清道
駕詣景靈宮儀仗
駕回太廟宿奉神主出室
駕宿明堂齋殿行禮祀禮
明禋禮成登門放赦
郊祀年駕宿青城端誠殿行郊祀禮
卷六
十月
立冬
孟冬行朝饗禮遇明禋歲行恭謝禮
十一月冬至
十二月
除夜
卷七
杭州
佑聖觀
顯應觀
四聖延祥觀
三茅寧壽觀
開元宮
龍翔宮
宗陽宮

大河橋道
小河橋道
西河橋道
小西河橋道
倚郭城南橋道
倚郭城北橋道
禁城九廂坊巷
卷八
大內
德壽宮
太廟
景靈宮
萬壽觀
御前宮觀
西太乙宮
卷九
三省樞使諫官
六部
六部監門
諸寺
秘書省國史敕令附
諸監
大宗正司

省所
六院四轄
三衙
閣職
監當諸局
諸倉
內司官
內諸司 畢安
卷十
諸官舍
府治
運司衙
后戚府
諸王宮
家廟
館驛
本州倉場庫務
點檢所酒庫
安撫司酒庫
廂禁軍
防隅巡警
帥司節制軍馬
卷十一
諸山岳
嶺
諸洞
溪潭澗浦
井泉
池塘
堰閘渡

卷十二
西湖
下湖
浙江
城內外河
湖船
江海船艦
河舟
卷十三
兩赤縣市鎮
都市錢會
團行
鋪席
天曉諸人出市
夜市
諸色雜買
卷十四
祠祭
山川神
忠節祠
仕賢祠
古神祠
土俗祠
東都隨朝祠
外郡行祠
卷十五
學校
貢院
城內外諸宮觀
城內外寺院

僧塔寺塔
古今忠烈孝義賢士墓
歷代古墓
卷十六
茶肆
酒肆
分茶酒店
麵食店
葷素從食店 諸色點心事件附
米鋪
肉鋪
鯗鋪
卷十七
歷代人物
文武狀元表
武舉狀元
后妃列女
歷代方士
歷代方外僧
行孝
卷十八
民俗
戶口
物產
穀之品
絲之品
枲之品
貨之品
菜之品
果之品

竹之品
木之品
花之品
藥之品
禽之品
獸之品
蟲魚之品
免本州歲納及苗稅
免本州商稅
恩霑軍民
恤貧濟老
卷十九
園囿
瓦舍
塌房
社會
閑人
雇覓人力
四司六局筵會假賃
卷二十
嫁娶
育子
妓樂
百戲伎藝
角觝
小說講經史

夢粱錄卷一

錢塘　吳自牧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正月

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爲新年。一歲節序。此爲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士夫皆交相賀。細民男女。亦皆鮮服。往來拜節。街坊以食物動使冠梳領抹段疋花朵玩具等物、沿門歌叫關撲。不論貧富。遊玩琳宮梵宇。竟日不絕。家家飲宴。笑語喧譁。此杭城風俗。疇昔侈靡之習、至今不改也。

元旦大朝會

元日侵晨。禁中景陽鐘罷。主上精虔炷天香。爲蒼生祈百穀于上穹。宰執百僚、待班于宮門之次。對見疎星遠趁章。但禁門未啓、而蝦蟆梆鼓並作。攢點卽放魚鑰。閶闔門下。方啓祖關。執梃人傳呼頭帽號紛然。衛士雜廷紳報到。閶闔百僚聯轡入宮城。簇擁皆從殿廡行過。大朝會。御坐大慶殿。有介胄長大武士四人。立於殿陛之角。謂之鎮殿將軍。殿西廡皆列法駕鹵簿儀仗。龍墀立青涼傘十把。效太宗朝立諸國王班次。如錢武肅、孟蜀王等也。百官皆冠冕朝服。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賀正使隨班入賀。百僚執政。俱于殿廊侍班。而閤門催班吏高喚云那行吏進。序班立畢。內侍當殿厲聲問班齊未。禁衛

人員隨班奏班齊。千官肅列朝儀整。已見龍袞轉御屏。日表龍顏臨玉座。連聲清蹕震班庭。上御正衙。有綠衣吏執仗劍突趍殿前。聲諾甚厲。不可曉。乃大瑞走獬耳。宰執百僚聽名宣頒班贊舞。皆稱壽再拜。舞蹈折檻邊。禁衛人高聲嵩呼。聲甚宏。名爲絳殿出。振審臣候稱嵩畢。登殿至折檻側。百僚俱躬聽御宣制曰。履茲新慶。與卿等同。朝賀畢。就殿賜燕。宰執百僚、外國正副使人。次日就館賜宴。使副及三節人俱與馬。翌日至明慶、靈隱等寺燒香。次至玉津御園射弓。朝家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園賜宴。先立招箭班十餘人于垛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其班上裹無脚小帽子。錦襖子。踏開弩子。舞旋搭箭、過與使人。彼賓得端正。止令使人發牙。例朝廷差來伴射武臣用弓箭中的、則得捷。上賜閑裝銀鞍馬匹衣帛金銀器物有差。迎送還舍。觀者紛然。如朝使入朝辭。賜宴餞行。仍賜馬匹銀帛禮物若盤。三節人依例給賜而去。

立春

臨安府進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旗鼓鑼吹妓樂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館內。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綵杖鞭春。如方州儀。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應陽春之象。街市以花裝欄、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勝、各相獻遺與貴家宅舍。示豐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賜金銀幡勝。懸于幞頭上。入朝稱賀。

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夕節。乃上元天官賜福之辰。昨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沓上皆畫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尖處。以木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有牌曰宣和與民同樂。萬姓觀瞻。皆稱萬歲。今杭城元宵之際。州府設上元醮。諸獄修淨獄道場。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以寬民力。舞隊自去歲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錢酒犒之。元夕之時。自十四爲始。對支所犒錢酒。十五夜。帥臣出街彈壓。遇舞隊照例特犒。街坊買賣之人。並行支錢散給。此歲歲州府科額支行。庶幾體朝廷與民同樂之意。姑以舞隊言之。如清音、遏雲、掉刀、鮑老、胡女、劉袞、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焦鎚架兒、仕女、杵歌、諸國朝、竹馬兒、村田樂、神鬼、十齋郎各社。不下數十。更有喬宅眷、旱龍船、踢燈、鮑老、駝象社。官巷口、蘇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裝鮮麗。細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清音嘹喨。最可人聽。攔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絃。如清河坊蔣檢閱家。奇茶異湯。隨索隨應。點月色大泡燈。光輝滿屋。過者莫不駐足而觀。及新開門裏牛羊司前。有內侍蔣苑使家。雖曰小小宅院。然粧點亭臺。懸掛玉柵。異巧華燈。珠簾低下。笙歌並作。遊人玩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毬。喧天鼓吹。設法大賞。妓女羣坐喧譁。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諸營班院。于法不得與夜遊。各以竹竿出燈毬于半空。遠睹若飛星。又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裝。競誇華麗。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遊賞。人都道玉漏頻催。金雞屢唱。興猶未已。甚至飲酒醺醺。倩人扶着。墮翠遺簪。難以枚舉。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

車駕詣景靈宮孟饗

十六夜收燈畢。十七早五更二點。禁中催班。從駕官僚入殿起居訖。出殿門外。俱立馬于學士院。恭俟駕輿。而殿東折檻下。快行家皆執金蓮燭炬。以俟登輦。駕出和寧門。詣景靈宮。行春孟朝饗禮。前後兩行絳燭燈籠。夾引駕行。向有寶謨學士趙師睪詩。風傳御道蹕聲清。兩道紗籠列火城。雲護帝尊天表曉。乘星環拱極星明。駕近景靈宮前。撤去黃蓋。方入宮門。此見君王虔孝之忱。至宮幄少歇。奉常吏奏行禮。內侍捲簾班導上御黃道。步至殿前。崇禧館道士二十四員。在殿墀下敘立。舉玉音法事。上登殿行禮。自西至東步而入。待內侍下簾。先自前殿中殿。次後殿。虔恭行禮。以追奉先思孝之家法。禮畢。外廊賜從駕官食、而後對宜。引宰臣以下入行殿賜茶。駕還內。其扈從官皆頂毬頭大帽。紅纈錦團搭戲獅子衫。鍍金大玉腰帶。各執骨朵。文武官皆頂雙卷脚幞頭。紅上大搭天鵝結帶寬衫。從官頂雙曲脚幞頭。紅纈團花衫。鍍金束帶。殿前班直頂兩脚屈曲幞頭。若緋結帶。望仙花衫。跨弓劍乘馬。一札鞍轡。執纓紼前導。款數內有東三班。謂之長入祗候。幞頭後各以青紅頭鬚繫之。以表忠節之意。御龍直幞頭一脚指天。一脚曲者。方勝纈衫。花看帶。鍍金束帶。執從物如校椅、金花、唾盂、水罐、火鑪、乘墜、龍鳳窠扇、纓紼之類。及執黃羅珠子、盤百花背座御椅子。拜脚踏。快行家頂短小帽子。塗半青頭巾。帶金巾環。繡體腰。紅纈衫。金束帶。懸花看帶。手執御校椅、金花撒、唾盂、香座、御靴、纓紼、玉柱杖、小黃紗傘、御扇等物。俱搭步行。俱口鳴打打頭起之。背諸司庫藏、各用金刻字紅牌前執。後以黃羅寶籠扛擡前導。有本庫官乘馭穿其職分。如諸司庫藏等司屬、並衫帽隨號。緋士頂帽。紅緋纈衫。金帶。懸黃肩。御馬騏驥等院、亦金字紅牌呵喝。牽轡馬走導引。親事官各頂帽纈衫。鍍金帶。執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左右導行。駕將至。左右首各一員閣門官屬。乘馬執綵鞭。天武官前導引。至官寮起居亭。高聲喝曰。躬身不要拜。唱喏直身立。奏聖躬萬福。齊呼而行。次有一員緊裹官。係閤門祗班。乘馬捧月樣兀子。覆於馬上。天武中官十餘。簇擁扶策而行。衆喝曰駕頭。次以近侍諸司官。俱乘馭前後導從。三衙太尉御帶環衛。知閣、內侍、都知、皆乘馭駕前導引。更有內等子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人員等。各頂帽。鬢簇蓬鬆。着紅纈衫。兩手握拳。顧望導行。或有攔駕人。擁之流血。駕近則到橫門。數十人緊鞭親從。圍子三五重。皆執朶骨。諸親從等都管人員。並執骨朶列行導引。駕前有執金香座、玉斧、玉拂、及水精珠杖迎駕。高低弄把引行。如龍弄珠也。上升平頭輦。御龍直擎黃羅傘蓋。後擡雙黃羅扇。駕近太廟。則蓋撤開。前行數步。上略搯身而過。此見尊祖敬宗之意。駕後圍子亦數重。衛從諸班直馬隊從于駕後。左有宰執侍從官寮。右有親王南班。俱從行。駕後有曲柄紅綉傘。紅綉日扇。命寄班官執馭而從。次日駕再詣。行後殿禮。幸太乙宮。景靈宮。行欽謁禮。其日用教樂所樂部。駕前作樂導引。駕後以鈞容直乘馬作樂而從。駕出赴壽宮。至回龍橋。教樂所人員攔駕奏致語雜劇色打和和來。及奏禮成回鑾曲。快行先奏報禁中。使內侍排班迎駕起居。前人有詩曰。簾捲天街若駕回。錦身捷足走能齊。聯綵快報還宮後。扈從歸來日未西。若次日出。則後宮后妃嬪、侍、皆詣景靈宮。以半帳鑾儀從而行。皇太后皇后乘輿。比檐子稍增廣。花樣皆繡龍。輿頂上皆立金龍。謂之剗樣。妃則用金鳳。嬪妤止用樸撒耳。次日感遇泥濘。委宰執分詣行事矣。

二月

二月朔。謂之中和節。民間向以青囊盛百穀瓜果子種、互相遺送。爲獻生子。禁中宮女以百草鬬戲。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上丁日。國學行釋奠禮。祭文宣王。以祭酒司業爲獻官。州縣學官以牌宰奉行。春後戊日爲社。州縣祭社稷。朝廷亦差官祭于太社太稷壇。州府自收燈後。例于點檢酒所開支關會二十萬貫。委官屬差吏雇喚工作。修飾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館園圃橋道、油飾裝畫一新。栽種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遊玩。

八日祠山聖誕

初八日。錢塘門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聖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慶十一日誕聖之辰。廟在廣德軍。敕賜廟額廣惠。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餘年矣。凡邦國有禱。士民有告。感通即應。其日都城內外、詣廟獻送。繁盛最是府第及內官迎獻馬社。儀仗整肅。裝束華麗。又有七寶行排列數卓珍異寶器珠玉殿亭。悉皆精巧。後苑諸作呈獻盤龍走鳳。精細靴鞋。諸色巾幘。獻貢不俗。各以綵旗鼓吹妓樂舞隊等社。奇花異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諸色鈴石。車駕迎引。歌叫賣聲。效京師故體。風流錦體。它處所無。臺閣巍峩。神鬼威勇。並呈于露臺之上。自早至暮。觀者紛紛。十一日。廟中有衙前樂。教樂所人員、都部領諸色樂部、詣殿作樂呈獻。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盞。各盞呈藝。守臣委佐官代拜。初八日。西湖畫舫。盡開蘇堤。遊人來往如蟻。其日龍舟六隻、戲於湖中。其舟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神鬼。快行錦體。狼子黃胖。雜以鮮色旗傘花籃鬧竿鼓吹之類。其餘皆簪大花。捲脚帽子。紅綠戲衫。執棹行、舟。戲遊波中。帥守出城。往一湖堂彈壓。其龍舟俱呈參州府。令立標竿于湖中。掛其錦綵銀碗官楮。犒龍舟。快捷者賞之。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頂青巾。帶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橫節杖。聲諾取指揮。次以舟回朝。諸龍舟。小綵旗招之。諸舟俱鳴鑼擊鼓。分兩勢划棹旋轉。而遠遠排列成行。再以小綵旗引之。龍舟並進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龍舟遠列成行。而先進者得捷取標賞。聲喏而退。餘者以錢酒支犒也。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大抵杭州勝景。全在西湖。他郡無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孫、五陵年少、賞心樂事之時。詎宜虛度。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兌。雇妻挟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此邦風俗。從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

二月望

仲春十五日。爲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爲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遊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柳林、楊府、雲洞、錢湖門外慶樂小湖等園。嘉會門外包家山、王保生、張太尉等園。玩賞奇花異木。最是包家山桃開渾如錦障。極爲可愛。此日帥守、縣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賜酒食。勸以農桑。告諭勤劬。本行遂恤。天慶觀遞年設老君誕會。燃萬盞華燈。供聖修齋。爲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來無數。崇新門外長明寺、及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勝會。羅列幡幢。種種香花異果供養。掛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莊嚴道場。觀者紛集。竟日不絕。

夢粱錄卷二

三月（佑聖眞君誕辰附）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觴故事。起于晉時。唐朝賜宴曲江。傾都禊飲踏青。亦是此意。右軍王羲之蘭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麗人行云。巳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愛慕。兼之此日正遇北極佑聖眞君聖誕之日。佑聖觀侍奉香火。其觀係瑞御前去處。內侍提舉觀中事務。當日降賜御香。修崇醮籙。午時朝賀。排列威儀。奏天樂于墀下。羽流整肅。謹朝謁于陛前。吟詠洞章。陳禮。士庶燒香。紛集殿庭。諸宮道宇。俱設醮事。上祈國泰。下保民安。諸軍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會。結縛臺閣。迎列于道觀。睹者紛紛。貴家士庶、亦設醮祈恩。貧者酌水獻花。杭城事聖之虔。他郡所無也。

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闈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貢舉、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幷差監大中門官、諸司、彌封、謄錄等官。就觀橋貢院、放諸州府郡得解士人、幷三學舍生得解生員、諸路運司得解士人。有官人及武舉得解者。盡赴院。排日引試。及諸州郡諸路寓試、試得待補士人。並排日引試。國子監牒試中解者、並行引試。如有避親者、就別院引試。朝廷待士之厚。差官之際。並令快行宣押所差官員、入內到殿詔敕。其知貢舉、監試、主文。並帶巷帽。穿執乘馬、同諸考試等官。迎引下貢院。然後鎖院。擇日放試。諸州士人。自二月間前後到都。各尋安泊待試。

遂經部呈驗解牒。陳乞納卷用印。幷收買試卷桌椅之類。試日已定。幅宿于貢院前賃房待試。就看坐圖。其士人各引試三場。正日本經。次日論。第三日策。預試人照合試日、分集于貢院竹門之外。伺候開門放試。士人各入院內。依坐位分廊占坐訖。知貢舉等官、于廳前備香案穿褻而拜。諸士人皆答拜。方下簾幕。出示題目于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于簾中詳答之訖。則各作文。隨手上卷。至晡後。開門放士人出院。納卷于中門外。書知姓氏。試卷入櫃而出。其士人在貢院中。自有巡廊軍卒、賚硯水、點心、泡飯、茶酒、菜肉之屬貨賣。亦有八廂太保巡廊事。所納卷子。徑發下彌封。所封卷頭。不要試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號頭。三場共一號。方發往謄錄所謄錄。卷子依字號謄寫。對讀無差。方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衆意。方呈主文。却于謄錄所吊取眞卷點對。批取定奪。魁選伺候申省。奏號揭榜。候取旨差官下院。拆號放榜。中省魁者。殿試陞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補試中榜者、參太宗武三學爲生員。舉人中省闈者。俟候都堂點請覆試。不過一論旨而已。覆試舉然後到殿也。此科舉試。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萬餘人。騈集都城。鋪席買賣如市。俗語云。趕試官生活。應一時之需耳。

蔭補未仕官人赴銓

每歲三月上旬。應文武官蔭授子弟宗子蔭補者、並赴銓闈就試出官。朝廷差監試、主文、考試等官。就禮部貢院放試。試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試兩場。本經及刑統義。第三日題試法科者聽。武臣試七書義三舉生員入試中榜者、陞內舍。其時亦有試宏詞、法科、館職、賢良、方正。三省室後官及六部吏、並試法科。陞補額名。並是排日放試。合差外諸司等官吏、並循舊試例。如省闈年分。移于八月放試。中榜者、赴吏部伺候廷試過參注。差遣武選中者、就兵部右選廳銓量諸法。注授出官。其文武銓魁特轉一資。恩例銓魁仍置局。造題名集。設同年宴于西湖。帥運諸司、俱有送助。以爲局費。蓋臨安京畿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報喜。皆是百司衙兵。謂之喜蟲兒。其榜報人獻以黃絹旗數面。上題中榜新恩銓魁姓名。插于門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閭里。乞覓犒搬酒食錢會外。又以一二千緡犒之。此其常例也。

清明節

清明交三月節。前兩日謂之寒食。京師人從冬至後數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條插于門。名之曰明眼。凡官民不以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頭。寒食第三日。卽清明節。每歲。禁中命小內侍于閤門、用榆木鑽火。先進者賜金碗、絹三疋。宣賜臣僚巨燭。正所謂鑽燧改火者。卽此時也。禁中前五日。發宮人車馬、往紹興攢宮朝陵。宗室南班、亦分遣諸陵行朝享禮。向者從人官給紫衫、白絹、三角兒青行纏。今亦遵例支給。至日。亦有車馬詣赤山諸攢、幷諸宮妃王子墳堂行享祀禮。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墳。以盡思時之敬。車馬往來繁盛。塡塞都門。宴于郊者。則就名園芳圃、奇花異木之處。宴于湖者。則綵舟畫舫、款款撑駕。隨處行樂。此日又有龍舟可觀。都人不論貧富。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雖東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攜酒貪歡。不覺日晚。紅霞映水。月掛柳梢。歌韻清圓。樂聲嘹喨。此時尚猶未絕。男跨雕鞍。

女乘花轎。次第入城。又使童僕挑着木魚、龍船、花籃、鬧竿等物。歸家以饋親朋鄰里。杭城風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

諸庫迎煮

臨安府點檢所。管城內外諸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前賣新迎年。諸庫呈覆本所。擇日開沽呈樣。各庫預頒告示。官私妓女。新麗粧着。差雇社隊鼓樂。以榮迎引。至期侵晨。各庫排列整肅。前往州府教場。伺候點呈。首以三丈餘高白布。寫某庫選到有名高手酒匠。醞造一色上等醲辣無比高酒。呈中第一。謂之布牌。以大長竹掛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次以大鼓及樂官數輩。後以所呈樣酒數擔。次八仙道人、諸行社隊。如魚兒活擔、糖糕、麵食、諸般市食、車架、異檜奇松、賭錢作場、漁父出獵、台閣等社。又有小女童子執琴瑟。妓家伏役婆嫂。喬裝繡體浪兒。手擎花籃、精巧籠杖。其官私妓女、擇為三等。上馬先以頂冠花衫子襠袴。次擇秀麗有名者。帶珠翠朵玉冠兒。銷金衫兒。裙兒。各執花斗鼓兒。或捧龍阮琴瑟。後十餘輩。着紅大衣。帶皂時髻。名之行首。各雇賃銀鞍鬧裝馬匹。借倩宅院及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喚集閑僕浪子。引馬隨逐。各青絹白扇馬兀供值。預十日前本庫官小呈。五日前點檢所僉廳官大呈。雖貧賤潑妓。亦須借備衣裝首飾。或托人雇賃。以供一時之用。否則責罰而再辦。妓女之後。專知大公。皆新巾紫衫。乘馬隨之。州府賞以綵帛錢會銀碗。令人肩駝于馬前。以為榮耀。其日在州治呈中祗應訖。各庫迎引出大街。直至鵝鴨橋北酒庫。或俞家園都錢庫。納牌放散。最是風流少年。沿途勸酒。或送點心。間有年尊人、不顧羞恥。亦復為之。旁觀哂笑。諸酒肆結綵歡門。遊人隨處品嘗。追歡買笑。倍于常時。

州府節制諸軍春教

帥守衛帶節制軍馬之職。每歲春秋二教。三月正當春閱時候。擇日告報本州所統軍馬、諸縣巡尉兵卒。及節制殿步兩司軍馬。並赴蒲橋下後軍教場教閱軍伍。以備起發防秋。至期。調西路鈐轄并節制諸軍統制等官屬。帶領各部軍馬、詣教場伺候教閱。鳴鑼擊鼓。試礮放煙。諸軍排陣作迎敵之玅。將佐呈比體挑戰之風。試弩射弓。打毬走馬。武藝呈中。賞犒有差。軍卒勞績。給以錢帛。午後放散。迎回府治。伺候帥座回衙。方行遂使回軍。奏其帥首馬前、排列軍仗。八卦辰宿諸色旗隊甚夥。鎗門帳門。界限嚴肅。入不敢視。親從對對衫帽新鮮。士卒威風。凜凜可畏。使臣牽控寶裝鮮新。貞轄前引。幟旗後隨。樂騎擁後。威聲震轟。佐官彈壓。以警無良。觀者如堵。至暮方歸。向有端明尚書謝文節開閫于杭。儀仗異于帥守甚夥。旗幟多用斧鉞之器。御馬苑諸營教閱。倚官抑禁中教場。呈試武藝。飛鎗斫柳。走馬舞刀。百藝俱呈。使臣委樂。盤徹九霄。提點以下、錫賜甚隆。使臣兵卒頒降從例。殿步司所隸將佐軍伍、俱出郊合教于觀木教場之上。賜除將會器給走。加之品食御酒。主兵官卒。俱沾雨露之恩也。

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辰

三月二十八日。乃東岳天齊仁聖帝聖誕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諸郡邑皆有行宮奉香火。杭城有行宮者五。如吳山、臨平、湯鎮、西溪、昇山。奉其香火。唯湯鎮、臨平、殿廡廣闊。司案俱全。吳山廟居轂轂之

下。人烟稠密。難以開拓。亦勝如山梵宮內一小殿耳。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為賽心愫。或專獻信香者。或答重因帶枷者。或諸行鋪戶獻異果名花、精巧麵食呈獻者。或僧道誦經者。或就殿廡舉法音而上壽者。舟車道路。絡繹往來。無日無之。又有丐者于吳山行宮獻綵畫錢幡。張掛殿前。其社尤盛。開之此殺旅居後殿充脂粉局收管。其殿下有佐神。敕封美號曰協英靈順安鎮忠惠王。其神姓劉。父子俱為神。靈顯感應。人皆皈依。五月二十九日誕日。諸社獻送。亦復如是。姑書以記之耳。

暮春

是月春光將暮。百花盡開。如牡丹、芍藥、棣棠、木香、酴醿、薔薇、金紗、玉繡毬、小牡丹、海棠、錦李、徘徊、月季、粉團、杜鵑、寶相、千葉桃、緋桃、香梅、紫笑、長春、紫荊、金雀兒、笑靨、香蘭、水仙、映山紅等花。種種奇絕。賣花者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于市。買者紛然。當此之時。雕梁燕語。綺檻鶯啼。靜院明軒。溶溶泄泄。對景行樂。未易以一言盡也。

夢粱錄卷三

四月

四月謂之初夏。氣序清和。晝長人倦。荷錢新鑄。榴火將燃。飛燕引雛。黃鶯求友。正宜涼亭水閣、園囿投壺吟詩。度曲佳賓勸酹。以賞一時之景。上旬之內。車駕詣景靈宮。行孟夏禮。初過歲。公私饋合、官放三日。第二日為新暑初回。令宰執分詣。

皇太后聖節

初八日壽和聖福皇太后聖節。前一月。尚書省、樞密院、文武百僚。詣所屬寺啓建祝聖道場。州府教集衙前樂樂部及妓女等。州府滿散呈進備儀。向自紹興以後、教坊人員已罷。凡禁庭宣喚、徑令衙前樂充條內司教樂所人員承應。初四日。樞密院率修武郎已上。初六日。尚書省宰執率宣教郎以上。並詣明慶寺滿散祝聖道場。次赴貢院齋筵。帥臣與浙西倉漕及兩浙漕、率州縣屬官、并寄居文武官、就千頃廣化寺滿散祝聖道場。出西湖德生堂放生。然後回府治錫宴簪花。其禮儀盡數、與御宴同也。

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內上壽賜宴

初八日。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內起居。邀迎過皇太后殿上壽起居。舞蹈稱呼畢。回詣紫宸殿宴。樂未作。殿前山棚。綵結飛龍舞鳳之形。教樂所人員等、效學百禽鳴。內外肅然。止聞半空和鳴。鸞鳳翔集。閣門東

班引平章宰執親王已下起居。上殿賜坐。謝恩坐訖。賜平章宰執侍從親王南班武臣觀察使以上、坐于殿上。餘卿監郎務及武臣防禦使以下。坐于殿廡間。軍校排在山樓之後。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漆矮偏櫈坐物。每位列環餅油餅棗塔為看盤。若向者高宗朝。有外國賀生辰使副朝賀赴筵。于殿上坐使副。餘三節人在殿廡坐。看盤如用豬羊雞鵝連骨熟肉。并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漿水飯一桶而已。所有知閤門事官、與御帶環衛等官。及閤門職事官。供坐殿陛之下也。上公稱壽。率以銜青執注碗斟酒進上。其教樂所色長二人、上殿于欄干邊立。皆諢裹紫寬袍。金帶。黃義襴。謂之看盞。如斟御酒。看盞者舉其袖引內綏。御酒進畢。拂雙袖於闌干而立。主上以寶卮先從東後西、宣示宰執親王以下、及外國使副、閤門宣贊、分班躬身齊傳宣飲。盡酒者三。羣臣拜于坐次。後捧卮飲而再拜坐。宰臣酒色長則白綏酒如前。教樂所樂部、例于山樓上綵棚中、皆裹長腳幞頭。隨樂部色服紫、緋、綠、三色寬衫。黃義襴。鍍金凹面腰帶。前列拍板。次畫面琵琶。又列箜篌兩座。箏三尺許。形如半邊木梳。黑漆鏤花金裝畫臺座。張二十五絃。一人跪而交手擘之。次高架造花地金龍大鼓二面。擊鼓人皆結寬袖。別套黃窄袖。垂結帶。金裹鼓棒兩條。高低互擊。宛若流星。後有羯鼓。如尋常番鼓子。置之小桌上。兩手皆執杖擊之。次中間列鐵石方響。用明金彩畫架子。雙垂流蘇。次列簫笙塤篪觱篥龍笛之類。兩旁對列。杖鼓皆長腳幞頭。紫繡抹額。背繫紫寬袍。黃窄袖。結帶。黃義襴。諸雜劇色皆諢裹。各服本色紫緋綠寬衫。義襴。鍍金帶。自殿陛對立、直至樂棚。每遇供舞戲。則排立叉手。舉左右肩動足應拍。一齊群舞。謂之摻曲子。第一盞進御酒。歌板色

一名唱中腔一遍訖。先笙與簫笛各一管和之。又一遍。衆樂齊和。獨聞歌者之聲。宰臣酒。樂部起傾盃。百官酒。三臺舞旋。多是諢裹寬衫。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至歇拍。續一人入。對舞數拍。前舞者退。獨後舞者終其曲。謂之舞末。第二盞進御酒。歌板色唱和如前式。宰臣慢曲子。百官舞三臺。第三盞進御酒。宰執百官酒。如前儀。進御膳。御廚以繡龍袱蓋合上進御前珍羞。內侍進前供上食。雙手奉托。直過頭。凡御宴至第三盞。方進下酒鹹豉。雙下駝峰角子。宰執百官。以殿侍側身跪傳酒饌。即茶酒班使役也。蓋謂殿侍高高捧盞。行天廚分撿。極恩榮。傍筵拜起。皆君賜不請。微躬起節聲。百戲呈伎。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蹋踏撒、筋斗之類。藝人皆紅巾綵服。第四盞進御酒。宰臣百官各送酒。歌舞並同前。教樂所伶人、以龍笛腰鼓發諢子。參軍色執竹竿拂子。奏俳語口號。祝君壽。雜劇色打和畢。且謂奏能今年新口號、樂聲驚裂一天雲。參軍色再作俳語。勾合大曲舞。下酒供筋子、骨頭、索粉、白肉、胡餅。第五盞進御酒。琵琶色長上殿奏嗺。獨彈玉琵琶。前輩有詩詠曰。寶槽琵琶奏上獻。玉鈎珠結瓔珊瑚。羣臣傾聽天朝樂。卻笑烏孫馬上彈。宰臣酒。方響色長上殿奏嗺。獨打玉方響。亦有詩詠之。垂珠寶架玉牌方。催送黃金萬壽觴。疑是飛仙朝帝闕。玲瓏環珮互宮商。凡色長獨奏玉樂器。例有宣賜。其彈玉琵琶者、賜五兩五疋。打玉方響者、賜三兩三疋。樂伶當殿謝恩祇受訖。百官酒。樂部起三臺舞。參軍色執竿奏數語、勾雜劇入場、一場兩段。是時教樂所雜劇色何雁喜、王見喜、金寶、趙道明、王吉等。俱御前人員。謂之無過虫。再下酒羣仙炙、天仙餅、太平畢羅、乾飯、縷肉羹、蓮花肉餅。前筵畢。駕興。少歇。宰臣以下、退出殿門幕次伺候。須臾傳旨追班。再坐

後筵。賜宰臣百官、及衛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易黃袍小帽兒。駕出再坐。亦簪數朵小羅帛花帽上。宰臣以下起居坐。有詩詠曰。玉帶黃袍坐正衙。再頒花宴侈恩華。近臣拜舞瞻龍表。絳蠟高籠壓帽紗。樂伶色長看盞。第六盞再坐。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龍笛起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蹴毬人爭勝負。且謂樂送流星度彩門。東西勝負各分番。勝賜銀碗并綵段。負擊麻鞭又抹鎗。下酒供假元魚、蜜浮酥捺花。第七盞進御酒。笙色長上殿奏嗺。七寶箏獨彈。宣賜謝恩。有詩詠曰。雁行飛入玉琮琤。滿殿齊看七寶箏。彈到急催花片處。春聲依約上林鶯。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參軍色作語、勾雜劇入場三段。下酒供排炊羊、胡餅、炙金腸。御前宣勸殿上宰執、親王、使相、侍從、外國使副、與中使二員。至御座前奏過。分東西殿廡傳宣臺官卿監郎丞簿飲。盡酒者三。拜而飲之。并傳宣外國使副下三節官屬。皆厲聲嗺三聲。拜而飲。有詩詠曰。內臣拱立近天光。奏罷傳宣下御廊。來聽番官三節嗺。不須重譯盡來王。第八盞進御酒。歌板色長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衆樂作合曲破舞旋。下酒供假沙魚、獨下饅頭、肚羹。第九盞進御酒。宰臣酒。並慢曲子。百官酒。舞三臺。左右軍即內等子相撲。下酒供水飯簇飣下飯。宴罷。羣臣下殿謝恩。退前輩有詩云。宴罷隨班下謝恩。依然騎馬出宮門。歸來要侈鄰嬰璣。留得天香袖尚存。

皇帝初九日聖節

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尚書省、樞密院官僚。詣明慶寺如前開建滿散。至日侵晨。平章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大內起居。舞蹈稱賀。隨班從觀過皇太后殿起居畢。回集英殿賜宴。儀式不再述。凡賜宴。殿排辦事節云。儀鸞司預期先于殿前絞縛山棚及陳設幃幕等。前一日。儀鸞司、翰林司、御廚、宴設庫、應奉司屬人員等人並于殿前直宿。至日侵晨。儀鸞司排設御座龍床。出香金獅蠻火爐子桌子衣褥等。及設第一行平章宰執親王座物。係高座錦褥。第二第三第四行。侍從南班武臣觀察使以上、並矮坐紫褥。東西兩朵殿廡。百官係紫沿席。就地坐。翰林司排辦供御茶床上珠花看果。并供細果。及平章宰執親王使相高坐果桌上第看果。殿上第二行第三第四行侍從等平面桌子。三員共一桌。兩朵殿廊卿監以下、並是平面矮桌。亦三員共一桌。果桌于未開門內時、預行排辦。御前頭龍鏤。供進茶酒器皿等、于殿上東北角陳設。候駕御玉座應奉。其御宴酒盞、皆屈卮如菜碗樣。有把手。殿上純金。殿下純銀。食器皆金棱漆碗碟。御廚製造宴殿食味。并御茶床上看食看果匙筯鹽碟醋罇、及宰臣親王看食看果。并殿下兩朵廡看盤環餅油餅棗塔。俱遵國初之禮。在累朝不敢易之。故禮具宴設庫提點監造五局。宴食皆行油撤。百官食味。秤盤斤兩。併合闕少。御酒庫排辦前後御宴酒、及宣勸御封酒。

僧寺結制

四月十五日結制。謂之結夏。蓋天下寺院僧尼庵舍設齋供僧。自此僧人安居禪教律寺院、不敢起單雲遊。自結制後。佛殿起楞嚴會。每日晨夕。各寺僧行持誦經咒。燃點巨燭。焚爇大香。或有寺院。朝廷降賜錢會足日金銀錢、啓建所儀會四十九晝夜。每日六時修懺。祈國安民。其僧人一刻不敢妄出。齋戒嚴肅。不

敢觸犯。神天報應在目前。大剎日供三日或五日換堂。供都寺主辦。皆十方檀信施助耳。蓋孟夏望日。乃法王禁足、釋子護生之日。自此有九十日、可以安單辦道。是月。園圃瓜茄初生。禁中增價市之。進以嘗時新。內侍之家及府第富室亦如此。

五月重午附

仲夏一日。禁中賜宰執以下公服羅衫。五日重午節。又曰浴蘭令節。內司意思局、以紅紗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于中。四圍以五色染菖蒲縣圍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蟲鋪于上。却以葵榴艾葉花朶簇擁。內更以百索彩線、細巧鏤金花朶、及銀樣鼓兒、糖蜜韻果、巧粽、五色珠兒、結成經筒符袋。御書葵榴畫扇、艾虎紗匹段。分賜諸閣分宰執親王。兼之諸宮觀亦以經筒、符袋、靈符、卷軸、巧粽、夏橘等送饋貴宦之家。如市井看經道流、亦以分遺施主家。所謂經筒符袋者、蓋因抱朴子問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靈符掛心前。今以釵符佩帶。即此意也。杭都風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買桃、柳、葵、榴、蒲葉、佛道艾。并市茭粽、五色水糰、時果、五色瘟紙、當門供養。自隔宿及五更。沿門唱賣聲、滿街不絕。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于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或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時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除之句。此日採百草。或修製藥品。以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靈驗。杭城人不問大小家、焚燒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鬪豔。梔艾爭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酧佳景。不特富家巨室為然。雖貧乏之人、亦且對時行樂也。

士人赴殿試唱名

諸路過都舉人。排日赴都堂簾引訖。伺候擇日殿試。前三日宣押知制誥詳定考試等官、赴學士院鎖院。命御策題。然後宣押赴殿。士人詣集英殿起居。就殿廡賜坐。引試依圖分廡坐定。各賜印刊策題。其士人止許帶文房及卷子。餘皆不許挾帶文集。士人入東華門。各行搜檢身內、有無挾帶私文。方行放入。午則賜食與士人。其硯水之類、皆殿直祗直供辦。午後納卷而出。衙制士人卷子。仍彌封卷頭打號。然後納初放官。次下覆考。考定次第。送冂定參詳一同。方定甲名次資。而定擬三魁。伺候上御文德、臨軒唱名。進呈三魁試卷。天顏親覽。三魁排定姓名資次。然後宣喚三魁姓名。其三魁聽快行宣喚數次。方敢應名而出。扣問三代鄉貫年甲。同方請入狀元侍立處。更換所賜綠襴靴簡。第一名狀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狀元官授承事郎職。除上郡簽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務郎職。除中郡或下郡簽判。或無見闕。則節推察推之職。三魁進詩謝恩。上賜御筵。賜詩與狀元以下。第一甲舉人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至第五甲、並賜同進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學內舍生員。並陞甲恩例。其老榜者、謂之特奏名。為魁者附第五甲。補廸功郎。餘皆授諸州文學助教。武舉進士前三名、照文科為狀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賜紫衣金帶靴笏。狀元授秉義郎。榜眼授從義郎。探花授保義郎。俱殿步司正副將之職。餘武舉進士。皆循文科例。賜進士及第出身。如進士欲赴御教場內射弓陞甲。聽從其便。蓋招爵班祗直也。帥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項、行排辦禮部貢院充文科狀元局。或別院。或借寺充武科

狀元局。以伺唱名。帥漕與殿步司、排辦鞍馬儀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馬帶花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兩司給官錢供應。及于諸州府寺官、諸路三司及制閫殿步三司等官。俱有備送、助局錢酒。兩狀元差委同年進士充本局職事官。措置題名登科錄。帥司差撥三局人員。安撫司關借銀器等物、差撥妓樂、就豐樂樓開鹿鳴宴。同年人俱赴團拜于樓下。文武狀元注授畢。各歸鄉里。本州則立狀元坊額牌所居之側。以為榮耀。州縣亦皆迎迓設宴慶賀。如遇龍飛年分、則三魁黃甲、及其餘進士、皆倍加恩例。却與常年不同。則狀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見士子讀書之貴、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故書以記。為士者參之。

夢粱錄卷四

六月崔真君誕辰附

六月季夏。正當三伏炎暑之時。內殿朝參之際。命翰林司供給氷雪。賜禁衛殿直觀從。以解暑氣。六月初六日。敕封護國顯應興福普佑真君誕辰。乃磁州崔府君。係東漢人也。朝廷建觀、在闈門外聚景園前靈芝寺側。賜觀額名曰顯應。其神于靖康時、高廟為親王日。出使到磁州界。神顯靈衛護。因此建觀宇。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內廷差天使降香設醮。貴戚士庶。多有獻香化紙。是月湖中畫舫、俱艤堤邊。納涼避暑。恣眠柳影。飽挹荷香。散髮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圍棊而垂釣。遊情寓意。不一而足。蓋此時鑠石流金。無可為翫。姑借此以行樂耳。

七月立秋附

七月秋孟。例于上旬內、車駕詣景靈宮。行孟享之禮。以秋陽正炎、上命宰執分詣。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內、以梧桐樹植于殿下。俟交秋時。太史官穿秉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都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于鬢邊。以應時序。

七夕

七月七日。謂之七夕節。其日晚晡時、傾城兒童女子、不問貧富、皆著新衣。富貴之家。于高樓危榭、安排筵

會、以賞節序。又于廣庭中設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銀小盒兒盛之。次早觀其網絲圓正。名曰得巧。內庭與貴宅皆塑賣磨喝樂。又名摩睺羅孩兒。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綵裝欄座。用碧紗罩籠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綠銷金桌衣圍護。或以金玉珠翠裝飾尤佳。又于數日前。以紅燭雞果食時新果子。互相餽送。禁中意思蜜煎局。亦以鵲橋仙故事。先以水蜜木瓜進入。市井兒童。手執新荷葉。效摩睺羅之狀。此東都流傳。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記也。

解制日 中元附

七月十五日。一應大小僧尼寺院。設齋解制。謂之法歲周圓之日。自解制後。禪教僧尼。從便給假起單。或行脚。或歸受業。皆所不拘。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諸宮觀設普度醮。與士庶祭拔宗親。貴家有力者、于家設醮飯僧薦悼。或拔孤魂。僧寺于此日建盂蘭盆會。率施主錢米。與之薦亡。家市賣冥衣。亦有賣轉明菜花、油餅、酸餡、沙餡、乳糕、豐糕之類。賣麻穀窠兒者。以此祭祀宗親。寓預報秋成之意。雞冠花供養祖宗者、謂之洗手花。此日都城之人。有就家享祀者。或往墳所拜掃者。禁中車馬出攢宮。以謁朝陵之禮。及往諸王妃嬪等墳。行祭享之誠。后殿賜錢、差內侍往龍山放江燈萬盞。州府委佐官就浙江稅務廳設斛。以享江海神鬼。夏月瓜桃梨棗盛有。雞頭亦有數品。若揀銀皮子嫩者為佳。市中叫賣之聲不絕。中貴戚里、多以金盒絡繹買入禁中。如宅舍市井欲市者、以小新荷葉包裹。糝以麝香。用紅小索繫之。

八月

八月上旬丁日。太宗孝宗庠縣學、俱行秋丁釋奠禮。秋社日。朝廷及州縣差官祭社稷于壇。蓋春祈而秋

報也。秋社日。有士庶家妻女歸外家回、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等為遺。俗藝云謂之宜良外甥兒之兆耳。中秋前。諸酒庫申明檢點所、擇日排辦迎新。帥府率本州軍伍、及九縣場巡尉軍卒、並節制殿步兩司軍馬、往蒲橋教場教閱。都人觀睹、尤盛于春季也。

中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此日三秋恰半。故謂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時。又謂之月夕。此際金風薦爽。玉露生涼。丹桂香飄。銀蟾光滿。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樓。臨軒玩月。或登廣榭。玳筵羅列。琴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懽。至如鋪席之家、亦登小小月臺。安排家宴。團圞子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酒。勉強迎歡。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買賣。直至五鼓。玩月遊人。婆娑于市。至曉不絕。蓋金吾不禁故也。

解闈

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放貢舉應試諸州郡府、及各路運司。並于此日放試。其本州貢院、止放本州諸縣應舉士人。運司放一路寓居士人。及有官文武舉人、幷宗女夫等。本州貢院、在錢塘門外王家橋。運司貢院、在湖州市。三學生員就禮部貢院赴解試。宰執侍從、在朝文武官子姪等。併于國子監牒試。則就州縣。並于十五日為頭排日。試三場。若諸州府及各漕司、亦于十五日放試。其諸處貢院前賃待試房舍。雖一

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親朋餽送赴解士人點心、則曰黃甲頭魁雞。以得物稱之。是為佳讖。杭城饒裕之地。恩例特優。本州元解額七十名。今增作八十九名。諸州各有定額。兩浙運司寓試士人約一百名取一名。有官文武人及登仕郎、皆十人取一人。國子牒試、則五人取一名。太武宗學士人、約四五人取一名。舉州貢院放榜之際。帥臣親往院中開拆。一銀牌親書得解人姓名。付捷音往報。諸路州郡供設鹿鳴宴待貢士。又取程文次者為待補名數。無定額。伺來歲朝廷放補。諸州路得補士人、皆到都就試。中榜者則入太學為生員。免三學得補者。經吏部給授綾牒、然後發學。此朝廷待士之重。功名皆自此發軔也。

觀潮

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每歲八月內。潮怒勝于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為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十八日蓋因帥座出郊。教習節制水軍。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為貴戚內侍等雇賃作看位觀潮。向有白樂天咏潮詩曰。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又蘇東坡咏中秋觀夜潮詩。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日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譟駭吾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兩悠悠。人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林和靖咏秋江詩云。蒼茫

水嘴鷺眠片紙無痕漫碧天。最愛蘆花經雨後。一篷煙火飯漁船。治平郡守蔡端明詩。天捲潮迴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浪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寄思物理真難到。隨月虧圓亦未通。其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綵旗、或小清涼繖、紅綠小傘兒、各繫繡色段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為羣。執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腳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向于治平年間。郡守蔡端明內翰、見其往往有沉沒者。作戒約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謂矜誇。時或沉溺。精魄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盍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家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自後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輩作看弄潮詩云。弄罷江潮晚入城。紅旗颭颭白旗輕。不因會喫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且帥府節制水軍。教閱水陣。統制部押于潮未來時、下水打陣展旗。百端呈洩。又于水中動鼓吹。前面導引。後檯將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幟滿船。上等舞鎗飛箭。分列交戰。試砲放煙。捷追敵舟。火箭群下。燒燬功成。鳴鑼放教。賜犒等差。緣因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庭。下視江中。但見軍儀于江中。整肅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雷震。余扣及內侍。方曉其尊君之禮也。其日帥司備牲禮、草履、沙木板。于潮來之際。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經文投于江內。是時正當金風薦爽。丹桂飄香。尚復身安體健。如之何不對景行樂乎。

夢粱錄卷五

九月重九附

日月梭飛，轉盼重九。蓋九爲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號曰重陽。是日孟嘉登龍山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今世人以菊花、茱萸，爲□浮于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年例，禁中與貴家皆于此日賞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賞。其菊有七八十種，且香而耐久，擇其尤者言之：白黃色蘂若蓮房者，名曰萬齡菊；粉紅色者，名曰桃花菊；白而檀心者，名曰木香菊；純白且大者，名曰喜容菊；黃色而圓者，名曰金鈴菊；白而大心黃者，名曰金盞銀臺菊。數本最爲可愛。衆之此日都人市肆，以糖麪蒸糕，上以猪羊肉鴨子爲絲簇飣，插小綵旗，名曰重陽糕。禁中閤分及貴家，相爲餽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獅蠻，以小綵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爲細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爲餅糕小段，或五色彈兒，皆入韻果糖霜，名之獅蠻栗糕，供襯進酒，以應節序。其日諸寺院設供衆僧，頃東都有開寶仁王寺院，設獅子會，諸佛菩薩皆馭獅子，則諸僧亦皆坐獅子上作佛事。杭都却無此會也。

明禋年預教習車象

明堂大禮，三年一次，春首頒詔天下明禮，以九月十月辛日大饗天地，侑以祖宗，咨爾百官，各揚乃職。此循隋唐制也。及首修築泥路，遂差三衙羽林兵，督築天街，砑礰平黃道中間，明日月備嚴法駕欲安行，預

于兩月前教習車象。其車每日往來，歷試于太廟前至麗正門，回車輅院一次。若值閱車，每車須用鐵千斤壓之。如郊禋之歲，以車五乘教習，正謂輅馬儀車五色輪，雙扶綵索，稔擊雲鑼，知帝勢巍巍霆，精鐵壓須壓尚斤。其明禋年，止一車，以代玉輅儀往。車上置青旗二面，鼓一面，鑼以數馬，挾車衛士，皆紫衫帽子。車前數人擊鞭行，車前列朱旗數十面，銅鑼鞋鼓十數面，執旗鼓人俱服紫衫帽子，後以大象二頭，每一象用一人，裹交脚幞頭，紫衫，跨象驅而馭，手執短柄銀钁，尖其刃，象有不馴者擊之，至太廟前、及麗正門前，用鞭使其圍轉，行步數遭，成列，令其拜，亦令其如鳴喏之勢。御街觀者如堵。市井撲賣土木粉捏粧梾小象兒，并紙畫者，外郡人市去，爲土宜遺送。

明堂差五使執事官

明禋，差大禮使、禮儀使、儀仗使、鹵簿使、橋道頓遞使，及差攝侍中、大宗伯、太常少卿，進接大圭，進爵，進牲，進册，捧册，讀册官，太常丞、協律郎、光祿卿丞、捧幣官、諸百執陪祀官，分獻功臣官、九宮貴神、十二宮神、諸星陪祀，分祀社稷官，執綏官，總務官，及巡警都巡檢使，及諸執事官，俱敕牒差。候禮成日，各推賞錫賜，分銀絹，定有差。仍轉行宮，而其總務官職任甚繁，皆親歷壇壝事務，事無大小，俱親點視也。如掃祭器，滌濯無垢，以奉粢盛。次視滌宮，得其牲牢，豢養肥豐，以嚴禋饗。繼往文思軍器法物等庫，點視儀仗，整備無缺，法物頓增光彩，以表虔恭。前期修奉，卜剛辰，役使太匠方與作，修整壇壝十分新點綵，帥府嚴差官吏，監遣醮五齋，須用黃幔嚴圍護，誠心供饗薦馨香，修祀太常旂裳組繡之具，琴瑟鐘磬之樂，監督實裝鑾輅，欲增明，例耗黃金數百星，躬督工程無弊蠹，不惟省費，又晶熒。□花鴻傳進樂章，和協神人，皆允洽，百執宗臣赴太常教習儀範，各宜恭蹈，天雅奏，隨品節，節止毋令亂舊章。五使以下，集于貢院，笙鏞琴瑟按工師八音，競奏無違節，想像靈旗擁輦鳳儀。五使集百僚及執事官于尚書省，集習景靈、太廟、明堂儀，若郊祀習郊壇儀于郊壇，率秉德如神在，匪事儀刑欲可觀。敕差太社令積薪，掃設神席，升壇束茅，仰止旋宴，嚴祀事。掃清壇壝不留塵，總務官拱立于龍墀，秉輅進呈入正闕，歷試御路止廟宮，都人觀瞻稱萬歲。五使百寮赴都堂受誓戒，秋卿儀立陳氷霜，森列朝班政事堂，祀事旨嚴須誓戒，聳聽誰敢不齋莊。宿齋之日，宣押國戚入禁中守護內諸事務，晡時，平章率百官及陪祀官等入內奏請主上，致齋于大慶殿。衛士鎖衣官結佩，帷宮齋潔于儀刑。

駕出宿齋殿

明禋行禮前三日，平章宰執率百官恭請主上宿大慶殿致齋，寄班舍人殿上親聲蹕，要知不是御常朝。上御駕出，繡錦包兀子，安于殿中御榻上，蓋太祖受位之初，累帝明禋郊祀俱坐之，三年一次，增錦包一層耳。法駕儀仗鹵簿，俱到龍墀之左右，禁廷鐘鼓樓上有太史局生員官，測驗刻漏，每刻作鷄鳴，擊鼓一下，則服綠者一人執牙牌至殿下奏曰某時幾刻，或曰某時正也。宰執百僚皆服法服，環珮法履，頭冠。其頭冠各有品從，宰執親王九梁，加貂蟬籠巾，侍從官七梁，餘官六梁至二梁有差，臺諫官增豸角耳，所謂最者，則冠前額上，排金銅葉是也。俱服緋袍皂緣，方心曲領，中單環珮，雲頭履鞋，隨執簡笏，餘執事人

皆介幘緋袍。亦有等差。惟閤門御史臺諸吏、加方心曲領。後宮官俱依品位服入殿。祗應人服色、依法定
色服。各給黃方號。餘黃長號。緋方長號。令有入殿官指門去處。如無號妄入者、准違制論也。奏請致齋日。
殿門內外及麗正門外。皆禁衛羽林兵。俱全裝鐵騎、數萬圍繞大內。是夜。殿前儀衛之外。左右六軍、儀仗
鹵簿、分列于麗正和寧。更有裹綠小帽、服錦絡縫寬衫兵士、十餘人作一隊。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
喝探兵士。聚首而立。凡十數隊。各隊一名喝曰。是與不是。衆聲答曰是。又曰是甚人。衆聲應曰殿前都指
揮使某人。及喝五使姓名。更互喝叫不停聲。或作雞鳴。是衆人一同喝過。自初更至四更一點方止。此謂
之禁更。前人詩咏之曰。將軍五使欲來時。停着更籌問是誰。審得姓名端的了。齊聲喝道不容遲。又置警
場于麗正門外。名爲武嚴兵士。以畫鼓畫角二百。其角皆以綵帛如小旗腳裝結其上。兵士皆小帽、黃繡
抹額。黃繡寬衫。青窄襯衫。日晡及三更時、各奏嚴也。每奏先鳴角二聲罷。一軍校執一長軟藤條。上繫朱
拂子。擂鼓。時衆鼓手觀其拂子。隨其高低。以拂子應其鼓聲高下。宿太廟。宿郊壇青城行宮。俱用嚴更警
惕也。

五輅儀式

明禋止用玉輅。郊祀用五輅。俱頓于太廟側輅屋下。玉輅。按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玉輅。錫繁（音盤）纓十
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康成注曰。玉輅。以玉飾諸末。今玉輅頂耀葉三層。凡八十一葉。皆鏤金間
眞玉。龍大蓮葉攢簇。四柱欄檻。鏤玉盤花龍鳳。懸掛照山河社稷大旂。及懸纓斿珮。御座後眞錦繡圍之。
後出青綉山河龍鳳旗二面。有詩咏曰。鏤瓊雲朵貼瑤箱。珠網雕欄七寶床。首建太常鳴大珮。玉龍耀葉
發祥光。餘金、象、木、革四輅。俱鍍金耀葉簇之。俱按周禮巾車職箚曰。　金輅。鉤繁纓九就。康成注曰。金輅
以金飾輅。製以五鳳升龍間火珠。黃衣黃弁駕黃車。畫輪金輅旋裝裹。鈴鑾螭頭裊九衢。　象輅。朱繁纓
七就。康成注曰。象輅以象飾輅。製以銅葉金塗粲有光。貼牙鑲軾坐龍床。赤號六駕繁纓七。旒繡紅羅鳥
集翔。　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康成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製以赤白飛銅六駕驄。騶翮龍虎
淺黃旋。（旋當作旂）革鞔漆製條纓五。戎弁寬袍對鳳衣。　木輅。前繁鵠纓。建大麾。康成注云。木輅不
鞔。以革漆之。前箭爲鸖翎之。翦淺黑。製以鳳銜鈴珮聲交加。御座華裀織百花。十六金龍夾轂。皂羅纏
上繡飄蛇。

差官軷祭及淸道

禋祀與郊祀。俱差祠官軷祭。按周禮大馭、掌玉輅以祀及犯軷。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
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淸道之神乃三軍。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行。服武弁緋袍
繡衫。執黑漆杖。按周禮祀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之義也。恐詐之。即半夜而過。迎鑾告報兩街看位。俱令
滅燈燭者是也。

駕詣景靈宮儀仗

主上宿大慶殿致齋。次早五更。攝大宗伯詣殿前。執牙牌奏中嚴外辦。護衛鐵騎。自四更時。接續排裹導

行諸司局分內侍人員司局、前往宮闈排班。百官各法服冠珮。入朝起居畢。各出殿門將馭。在學士院伺
候。快行衛士各執遶炬。在檻下伺駕登逍遙輦。從駕詣景靈宮。行奏告禮。次第朱旗數十面。鉦鼓隊引駕
象二頭。各以宮錦爲衣披之。以金裝蓮花寶座安于背中。金轡籠絡其首體。寶座前一衣錦袍人執銀鐝
跨頸騎行。按宋書輿服志、及漢鹵簿。在前宋朝開寶初、廣南來貢。吳越王以廣南交趾獻于朝。以備大駕。
南渡以後。人買南貨給錦衾覆之。理廟朝安南貢至。令備大駕先驅之儀仗鹵簿。有幡幟者、謂之告止、傳
教、信幡。各以緋帛雜錯采。告止者以爲行之節。傳教者有教令所不及。以幡傳。信幡者題表官號以爲
符信也。蓋謂教信幡。傳告止幡。凌風宋珮錦衣間。一停一舉皆如節。直自圓丘至九關。鹵簿儀仗、有高旂
大扇。畫戟長矛。以五色介冑跨馬之士。或小帽錦繡抹額者。或黑漆圓頂幞頭者。或以皮爲兜鍪者。或
漆皮爲屩。鬪而籠巾者。或衣紅黃罨畫錦繡服者。或衣純青純皂以至鞋襪皆純青皂者。或裹交腳幞頭。
或錦爲繩、如蛇繞繫身者。或數人唱引大旗行過。或執大斧腰劍銳牌持鐙棒者。或持竿上懸豹尾者。持
短竿者。手執上綴五色結帶銅鐸者。又有儀仗內名犦（步角切）豻（小卑切）者。按開元禮志。金吾將軍執犦
豻以察隊伍。去其非違。形如劍而三其刃。以虎豹皮爲弢盛之。其制始于秦漢。爾雅云。犦豻牛抵觸。百獸
不敢當。故制牛首于上。正謂虎劍發對似劍形。刻成牛首獸皆驚。後先鹵簿彰威德。糾察非違孰敢攖。或
持朱藤結方圓網者。名罼（卑密切）罕（呼罕切）。按徐爰釋疑曰。乘輿黃麾內左罼右罕。以朱藤結網二。蟠首
紅絲拂。蓋罼方罕圓。取畢昴二星象。又云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以罼罕前導也。建物旗者。其制有
黃龍負圖、君王萬歲、天文綵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重輪慶雲、五岳四瀆、四方辟物、辟光瑞氣、雙蓮、秀芝、
嘉禾、瑞瓜、金牛、赤豹、鸞鳳、麒麟、白狼、鸚鵡、孔雀、番鶴、鸞、辟邪、君王。執右繡曲蓋、朱團扇者。按張扇
避雨謂之繖。赤質紫裏、正方、四角有銅螭頭。其曲蓋者。武王時大風折柄。太公用之而制曲。繡圍朱扇。按
漢制、乘輿用也。法駕鹵簿儀仗隊引者。如節幢、叉戟、帶辟、烟角、號弓刀列後先。五十隊中分六引。設官領
袖盛華麗。有大旗名蓋天旗。立于麗正門外御路中心。又有旗高三四丈。謂之次黃龍旗。往太廟前立。若
郊祀。移于青城行宮門外立之。亦名蓋天旗也。更有合宮旗座。約百餘人立之。有天武金吾親軍諸班、禁
奉神隊。（神作舞）衛便裹重環寶裝繡衣。飛朵香襲。又有交腳幞頭。腰劍足靴。如四直使者一二百人。不
可名狀。諸殿直親從官。皆帽衣綬帶紅錦。或紅羅上紫團搭戲獅子。短後打甲背子。御龍直裹頂珠結絡
花兒。短巾。衣紫上雜色小綉花衫。鍍金束帶。腰懸花箭帶。綵鞋。天武官皆頂朱漆金裝笠兒。衣紅上團花
背子。其國朝九寶。如大朝會。置于殿陛前。郊明大禮。迎于儀仗中。符寶官二員。左右奉寶以從駕。謂之迎
寶輿也。三衙太尉並御帶環衛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繡戰袍。跨馬前導。內侍亦小帽紫繡袍。從駕導行。千
乘萬騎。駕到景靈宮。入次少歇。本詣聖祖殿行禮。以醴者蔬菜欵齊盤之。樂奏乾安、大安、監安、興安、祖
安、正安、沖安、報安之章。樂舞發祥、流慶、降眞、觀德之曲。奏告畢。駕回太廟宿齋。

駕回太廟宿奉神主出室

上御平頭輦。回宿太廟齋殿。其禁衛鐵騎、遞移至太廟。繞瑞石山前後護衛。天武、金吾、武勛、羽林等兵士

等並列衛。六軍儀仗鹵簿、移屯太廟後。夜移麗正喝探。嚴更警場。並如致齋夕。于黃昏時。鐘鼓院官赴太廟前。報出動更鈴。喝過姓名、如前同也。三更行事。大宗伯奏中嚴外辦。上出齋殿。閤直官等導引詣大廟諸室。殿庭行奏告禮。上詣殿上東南隅。面西立。行三獻。獻牲牢。宮架樂奏乾安、興安、正安、儀安之章。樂舞文德、武功、皇武、大定、昭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天、瑞慶、大德、大倫、大和之曲。禮畢。奉太祖、太宗、高宗、三神主出室。殿下橫街之北。分祀七祀位。如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等神。橫街之南。設配饗功臣趙韓王以下二十五位分祀。差兩班宗室奉行其三神主。命內侍以儀仗迎往明禋殿。大明時。乘輿令進玉輅。奏請登玉輅。珠旒牙軾。翠流蘇。環珮天香燕寶爐。中收乘輿親進御。玉虬拂翟下雲衢。上御冠服。爲圖畫星官之狀。其通天冠。俱用北珠卷結。又名卷雲冠。服絳袍。玉珮。執玉元圭。正坐玉輅上。左右各一內侍名御藥。冠服執笏。侍立左首欄檻邊。一從侍中書官者。曲身冠服。旁立乎欄。以紅絲縧繫定。免致疎失。名爲執綏官。以備玉音□□□□□□顧問。欵承接帝命。儒學已通稽古力。更求民瘼備嘉謨。御輅衛士。裹漆圓頂蓋耳帽子。着黃生色寬衫。青褵衫。青襪頭袴。青履。紫錦繩轡後。四人攀行。如攀枝孩兒。輅前有服法服朝冠二人。執笏導輅行。輅之左右亦二人服法服、乘馬從輅行辦嚴。於輅放行時。參政前遮奏少遲。預飭金吾街仗使。威容稜儀務如儀。蓋奏請少遲。欲令萬騎千官。整齊導引。儀法森嚴。按典刑。道遮平輦小輿輕。金龍闌飾彤霞綵。綏引天街寶輅行。誕馬六疋。按宋孝武詔王侯誕馬、不得過二疋。誕。散也。猶並施鞍轡。綴貼初志。今輅前凡六疋誕馬者。正謂之紅纓誕馬控鞭行。項下朱絲繫紅纓。騎士錦衫勒執御。共誇汗血似雲輕。按馬者衣錦寶相花衫也。又御馬常儀外有甲騎。綴以金鈴。在輅前引行。寶鈴犀甲控青騂。凡馬俄驚一洗空。御輦賜名猶記得。牙牌金刻草頭風。此本朝故事。郊禋皆遵制導引矣。

駕宿明堂齋殿行禋祀禮

上自太廟、御玉輅入麗正門。宿齋殿。遵先朝親祀明禋故事。明堂殿、卽文德殿。中配饗。太常寺奉常官于殿上立。正配四位。皆用黃褥設板位。居北面南昊天上帝位。居東面西太祖、太宗、高宗位。惟矮案上設禮物。及殿廡設天皇岳瀆百神版位。推設祭器。設玉册于殿陛之間。乃玉刻金縢寶册文。鋪張楮幟掩前闌。在天列聖皆欣顧。宜有蕃釐錫聖君。凡大祀差太祝一員。進搢黍及肺、祭奠玉册。得其玉册文章禮極恭。爲民祈福籲蒼穹。邀誰設玉詣祠壇。帝敕清朝小府官。蒼璧黃琮仍瓚爵。監光下燭寶光寒。鑊水者、按周禮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令差從官一員奉禮滿似鑊水潔而消耗。試隨時更沃增。腥熟眡來無失節。饌威猶自氣蒸騰。光祿奉牲有舊章。詣廚更復用丞郎。各供乃職知嚴恪。芳薦豐陳鼎俎香。薦牲官、薦粢犧牲總用騂。近壇眡宰倘聞聲。須臾玉俎供肥腯。主上躬臨奏薦牲。妙選甘泉侍從臣。列祠太乙九宮神。高禋上錫垂嘉貺。同衞宸旒奏帝眞。乃分祀九宮貴神于東青門外祠壇也。分祀農師雷至誠有司設壇勢岩岩。報崇人主親禋日。不比春祈咏載芟。其夜三更。攝大宗伯執牙牌奏中嚴外辦。奏行事。駕出齋殿面南設一大幄次。更換祭服。青袞龍服。中單朱舄。純玉珮。褰平天冠。二十四旒。並大眞珠爲旒。知閤御帶環衞。及大禮使、太常禮直官前導。二內侍御輦扶侍。上自黃道。撤瑞腦香而行。至明堂殿外幄次。請上

升御座少歇。伺禮節嚴整。其登歌道士十餘人。列鐘磬二架。歌色琴瑟等。有五七執事人、在殿上執役。殿前設宮架樂。在列編鍾玉磬。其架如方響者同。但增廣而高大。立于地。編鍾形稍褊。玉磬狀似曲尺。繫其曲尺處。皆上下四層。掛之架兩角。綴以流蘇。次列數架大鼓。或三或五。以木穿貫。立于架座上。又有大鐘。曰景鐘。曰節鼓。有如琴而長者。如箏而大者。截竹如簫管。兩頭存節而橫吹者。有土燒成。如圓彈而開竅者。如笙而大者。如簫而增管者。有歌者。其聲清亮。宮架前立兩竿。樂工皆裹介幘。如籠巾者。緋寬衫。勒帛。其舞者頂紫色冠。冠上有橫板。皂服朱裙履。樂作。初則文舞。一紫囊盛一笛管結帶。武舞。一手執短矟。一手執小牌。片文舞者加數人。執銅鐃響環。又執如銅鐸者。又兩人共移一銅甕就地擊者。舞者形如擊刺、如乘雲、如分手、皆舞容奕。覓旋奕奕接崇光。酌獻惟勤舉禋將。文德武功皆寓舞。自然綴兆合彝章。舞分八佾樂章諧。執羽揚干古意回。莫道舞儀無祖述。兩階曾格有苗來。樂作。先擊柷。以木造。如方壺。畫山水之狀。每奏樂擊之內外共九下。樂止。則擊敔。如伏虎形。脊上皆鋸齒。一曲終。以破竹刮之。而樂止。明堂樂章奏乾安、景安、嘉安、廣安、化安、豐安、光安、禧安、彰安、德安、正安、熙安之曲。凡樂曲共十九章。明禋祀。俱用十二章。景靈宮及一太廟四章。互相更易。以奏皆安字爲名。謝廟靈宮、暨禋禮伶工。總屬奉常官。八音欲格神人悅。樂曲更成十九安。明堂樂舞。文德武功之舞。凡登歌宮架樂。奏撫押樂官掌之。凡大祀用登歌宮架樂。差攝太常丞二員。一則充壇上舉麾。一則充壇下舉麾。又差協律郎二員。一則祝壇上舉麾。一則祝壇下舉麾。則拜宮架登歌局奉常舉麾神樂選丞郎。殿堂互奏鈞天樂。五拜精度合典章。一常直官。於小幄次奏請行禮。導引上至殿階下。惟有禮直及大禮使兩使、扶侍上登殿。其知閤御帶環衞。俱侍立殿陛下伺候。同上登殿。詣正北一位昊天上帝前拜跪。攝殿中監察東向一拜。進爵再拜復次。引詣正東太祖、太宗、高宗位拜跪進爵。並行初獻禮。獻畢。升殿宮架樂止。則殿上登歌樂作。禮降殿則登歌樂止。宮架樂復作。詣袞初升殿陛。附奉天酌祖藏息儀。虎闈夕啓咸來熙。從坐綸綸衞百祇。亞獻差親王代行禮。理廟朝委王太子充亞獻。其祭服準御度。按宋朝會要服袞冕。垂白珠九旒。章大小雙綬。謂之袞冕珠旒爲二旒。九章雙綬表儲皇。由來欽若爲家法。嗣服無虧有道長。亞獻畢。禮直官再奏請。駕升殿。詣昊天上帝位前。左右二員。奉玉册官登册而跪。上拜跪奠酒。執玉圭而跪。中書舍人讀玉册。正謂幣玉高擎授上公。發函讀册頌成功。捧來寶爵親監滌。禮酒浮香琥珀紅。上復降殿小幄內。終獻。差親王行禮。祗事明禋與九筵。禮成三奠樂重宣。欲令廟祏如磐固。宗祀先來肺腑賢。終獻畢。禮直官奏請上登殿。飲酒受胙。進玉爵跪進。上跪受穹皇鴻福萬年觴。三咽仍分飲胙香。斂錫庶民皆協極。受元純福善新宵。飲胙畢。送神坎安樂舞乘雲旋。誠達穹旻徹九邊。羽葆霓旌回盼獨。福流鴻祉萬斯年。上降殿。詣小幄前拱立望燎。則上殿禮料幣帛玉册由右階而下。南去有燎爐。上有一人點喝諸物入爐焚之。殿側與廡廊陪祀天地百神。陪祀官及執事官。皆面北而立班。贊者喝卿拜。衆俱拜而出。上自小次前登小輿。逕大次更服登輦。教樂所伶人、在殿門排列。奏慶禮成山。一甲士舞禮成山破訖。伶人進口號。樂復作。還正門外諸軍鼓吹俱作。聲振天地。旋入垂拱殿。宰執百官常服入賀。大起居。蹈舞九拜。嵩呼稱賀。樞密宣制曰。履玆新慶。與卿

等同。攝禮部郎奏解嚴于殿前。宰臣百官出麗正外幕位。伺候天明。入登門放赦。

明禋禮成登門放赦

宰執百官。立班于麗正樓下。駕興。宮架樂作。上升樓。而□扇蓋初臨樓檻外。捲簾御坐正臨軒。要令儀澤該方國。先宗堯民肆罪恩。丈竿尖立上有盤。立金雞銜紅幡。上書皇帝萬歲。盤底以紅彩索懸于四角。令四紅巾百戲人爭先緣索而上。先得者執金雞。高呼謝恩。前賢有詩曰。立起青雲百尺盤。文身驍勇上雞竿。嵩呼爭得金幡下。萬姓均歡仰面看。御樓上以紅錦索引金鳳銜赦文放下。至宣赦臺前。通事舍人接赦宣讀。大理寺、帥漕兩司等處。以見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鮮潔。伏門下。傳旨釋放。湯網蠲除不任刑。聖心仁恕給民生。傳宣脫去花枷後。萬歲連聲快活聲。樓上簾已垂。乘扇已入。上回內。令人樂大晟。迎駕入內。赦頒郡邑。急遞行。迎拜宣傳廣聖仁。四海一家沾大霈。盡令黎庶慶維新。

郊祀年駕宿青城端誠殿行郊祀禮

向於咸淳年間、度宗親饗南郊祀。用正月初正。係上辛日行事。前三日致齋于大慶殿內。次日。駕詣景靈宮奏告。回太廟致齋。奏請三祖出室。第三日。自太廟升玉輅。其金、象、革、木四輅從行。幸嘉會門外。至郊臺次側青城端誠行殿致齋。通天冠綴寶珠明。五綵雲中聳翠華。萬騎千官齊導從。君王今夜宿端誠。所謂青城、止以青布幕爲之。畫甃砌之文。旋結城闕。以淨明院爲行宮。建端誠行殿。以備一日之幸。衢東都宣和間。用土木蓋造行殿。以青布幕圍之。儀仗鹵簿排列至行宮。鐵騎圍繞衛護。分命三衙主管衛兵。雖稍萬旅護郊垧。特戒都門早放扇。分命三衙親典領。衛護行殿悉安寧。上宿青城行宮。在都城外三里。總務官與殿帥皇城司提點官。通夜互行提舉衛兵。謂之鋪攝金勒出宮城。遶入龍闕綴殿行。珠帽繡衣提舉處。連營諸震四山聲。又有紫金排衣數隊千餘人。羅布郊野守衛。又差行宮都巡檢使。部領甲軍。往來巡邏。至夜嚴更警惕喝探。並如明禋式。行宮前立蓋天旗、于青城御街中。大旗五丈、綵星旗。高揭圍壇八陛前。君德天臨無不蓋。故令備物象綿乾。其夕澄明天氣清朗。星斗增輝。雲彩無□。前人作詩詠曰。淨邏休成與秦禋四方。延蓋集都城。格天聖德將何驗。盡日如春夜朗明。三更時。攝大宗伯奏中嚴外辦。理宜官奏請行事。鳥幘朱衣引近簇。奏知外辦與中嚴。對傳金字牙牌退。帝幄中宣喝捲簾。上出端誠殿。升安輦。南行出尺。西去百步、乃郊壇入外壝東門。至第二壝東面南一大幄次。駕幸大次。更換祭服畢。禮直官、知閣御環衛。大禮使導引。天步舒徐曳袞裳。旋球圭玉儼齋莊。欲將明德唯馨薦。黃道先揚瑞腦香。尉鞬特特邏銀璫。班壓朱衣與奉常。前導袞衣親大祀。金槌鐵甲閃光。上之壇下小幄。謂之小次。設御座在內。奏升御座少歇。禮直官催禮科辦嚴。鳴景陽鐘。其聲甚大且清。鐘如寺觀鐘樓者大。上鑄日月星斗列曜。中鑄五輅儀仗。下鑄六街三市于鐘上。禮嚴登極享高旋。擊果乾牢薦德馨。錢悖分切鼓鼓鐘儀節奏。洪聲考擊徹青冥。然後宮架樂作。奏請上升郊壇行事。其郊壇象天立制。築圓丘。饗帝於郊。法有周。壇陛崇高。挺讓近雲車風馬。接靈游。祇高三層。有七十二級。壇面方圓各三丈。壇有四階。正南曰午階。東曰卯階。西曰酉階。北曰子階。壇上設黃褥四位。大禮奉寫。奉太祖、太宗。配以高宗。昨孝廟時。按周成王祀洛中

陟配于文王。惟漢武令祠汝上。今推嚴于高宗也。壇壝十二壇。從祀諸神位。七百六十有七。板位係朱牌金字。竹重宗祖帝天星辰。濟方維介百靈。金札明標朱板位。傳令勞饗精誠。雅樂迎寵奏豫和。牌文昭假格登歌。羣驅日御均微幽。天靜無風海不波。上登壇。登歌樂作。行初獻禮畢。降壇。奏親王行亞獻禮。上再登壇。酌玉册。跪讀訖。再降壇。親王行三獻禮畢。升壇。飲福受胙。送神畢。上登壇。立小次。前邀請君王望燎光。禮嚴燔燎各隨方。奉常替引令班退。環珮琮琤夜未央。其禮料幣帛玉册。並由酉階而下。出南壝門外、去壇百步。有燎爐。高丈餘。如明禋點喝。入爐焚之。其郊壇三層四階。有十二龕。燈十二宮神。內外壝俱設神位。每位一板位。一燭。一爵。一矮桌。設帳幔。二籩豆。一幣。各差陪祀官及奉常吏。贊禮焚燎訖。宮架樂止。鼓吹未作。壇下肅然。惟聞輕風環珮聲。恍若天仙下臨。清雅之甚。雖時近侍禁衛。快行。以燈燭二三百枝。列成圍子。照如白日。上登安輦。幸大幄更衣。奏請升大安輦。輦如玉輅制度。無輪。雲龍耀葉。盤三層。籐織金花御座新。十四穗毬珠間結。四垂大帶耀耶人。此輦按唐制。令用五番禁官四百五十人。服色如鈌輅衛士同。以教樂所伶工在外壝東門排列。奏樂導引。駕回青城殿。受禮成賀。棒燭光隨萬燭明。大安寶輦入端誠。百僚拜舞丹墀下。盤地仙韶賀禮成。前後鉦鼓奏禮成。導隨法駕返青城。純音直徹雲霄外。疑是鈞天廣樂聲。上幸端誠殿。宰執百官拜舞慶禮成。揖臣宣制班庭。並鞠躬屏息新慶與聊同。臣心歸美將何報。祝君王壽億萬。百官班退。法宮謹衛護重簾。跪執牙牌奏解嚴。班捲駕行遊燦燦。禮容猶自聳觀瞻。天明。儀仗鹵簿甲騎撥班。回麗正門。上登大安輦。左右二御樂侍立。前者教樂所伶工作樂。後有鈞容直、及部伍鼓吹後從。上升輦。輦前侍中一員奏升降承旨。紫宸撤後迎還宮。黃麾前期命侍中。密啟袞衣升降處。輅前承旨示恩隆。五輅從輦後回麗正門。上內門裏降輦。平章宰執百官立班于門下伺候。上登樓臨軒。立金雞竿放赦。如明禋禮同。太皇垂簾設幄內庭旁。慈母親來看嗣皇。忽奉起居仍冊勞。往來耳邊貴貂璫。欽看回鑾親報六宮。內東館懊舞翔龍。大安輦上瞻天表。熙事則成尚正容。

夢粱錄卷六

十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盖因天氣融和。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來春驚蟄。雷始發聲之時。百蟲方出蟄。朔日。朝家賜宰執以下錦。名曰授衣。其賜錦花色、依品從給賜。百官入朝起居。衣錦袍。三日。士庶以十月節出郊掃松。祭祀墳塋。內庭車馬差宗室南班往攢宮行朝陵禮。有司進煖爐炭。太廟享新。以告冬朔。諸大剎寺院、設開爐齋供。貴家新裝煖閣。低垂繡幕。老稚團圞。淺斟低唱。以應開爐之序。

立冬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宮觀士庶。設齋建醮。或解厄。或薦亡。立冬之後。如遇瑞雪應序。朝廷支給煖寒錢關會二十萬。以賜軍民。官放公私僦錢五七十。以示優恤。

孟冬行朝饗禮遇明禋歲行恭謝禮

每歲孟冬。例於上旬行冬孟禮。遇明禋、行恭謝禮。係先一月朝饗。次日方行恭謝。而官與宰相起居。在學士院伺候。駕出太廟宮。待旦催班入帝庭。殿中椽燭徹空明。衛士拱立聽宣紫。排炬金蓮引駕行。駕前教樂所伶工將引。作樂迎遙於後。鈞容直勤鼓吹從後。詣景靈宮行恭謝禮。禮成。就西齋殿。賜平章執政親

王有官宴。差次食品。並如朝會聖節同。凡群臣飲燕。內侍先奏定酒盞淺深。每盞用平尺量分。各有定數。不得僭亂。前筵畢。上降坐轉御屏。百官小歇。傳宣賜群臣以下簪花。從駕衛士起居官把路軍士等人並賜花。檢會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會聖節大宴及恭謝回鑾。主上不簪花。又條具遇聖節朝會宴。賜群臣通草花。遇恭謝親饗。賜羅帛花。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賜之。宰臣樞密使合賜大花十八朵。欒枝花十朵。樞密使同簽書樞密使院事、賜大花十四朵。欒枝花八朵。敷文閣學士、賜大花十二朵。欒枝花六朵。知閤官係正任承宣觀察使、賜大花十朵。欒枝花八朵。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各賜大花八朵。欒枝花四朵。橫行使副、賜大花六朵。欒枝花二朵。待制官、大花六朵。欒枝花二朵。橫行正使、賜大花八朵。欒枝花四朵。武功大夫至武翼、賜大花六朵。正使皆欒枝花二朵。帶遙郡、賜大花八朵。欒枝花二朵。閤門宣贊舍人、大花六朵。簿書官加欒枝花二朵。閤門祇候、大花六朵。欒枝花二朵。樞密院諸房逐房副使承旨、大花六朵。大使臣大花四朵。諸色祇應人等、各賜大花二朵。自訓武郎以下。武翼郎以下。并帶職人、並依官序賜花簪帶。快行官帽花朵細巧。並隨柳條。教樂所伶工雜劇色。係襲上高簇花枝。中間裝百戲。行則動轉。諸司人員如局幹殿幹及百司下親事等官。多有珠翠花朵裝成花帽者。惟獨至尊不簪花。止平等於後。面前羅扇遮花而已。都人瞻仰天表。御街遠望如錦。向有朝臣吟二十八字曰。景鑾行駕到和寧。頭上宮花射紫雲。歸向慈嚴誇盛事。誓殫忠力報吾君。又有恭謝一二詞賦之名。滿庭芳。鳳闕祥煙。龍城佳氣。明禋恭謝時登。齋罷雍熙南風。十里仙仗寶仗。擁紅翠玉輦玲瓏。鑾回也。簫韶綴奏。聲在五雲中。千官迎萬乘。絲綸疊疊。錦繡重重。聯鳴騎。並路宴罷紫宮。瞻仰天顏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願。洪基鞏固。聖壽永無窮。慶清朝 銀漏花殘。紅消燭淚。九重魚鑰。紛聲溯奏。萬乘辭驪門外。蓋聖君恭謝歲休。護訪景明端禮。天意好。祥風瑞月。時正當小春天氣。禁街十里香中。御輦萬紅影裏。千官花底。控繡勒寶鞭搖曳。看萬年永慶吾皇。燃指又數三載。 御街行 時康三載升平世。恭謝三朝禮。羣臣禁衛帶花回。鞍花兒郎精銳。戰袍新佳剛鴨擁。重隆閣子隊。繡衣花帽挨排列。錦仗天街裏。有如仙隊玉京來。妙樂鈞天盈耳。都民觀望時。果是消災滅罪。 瑞鶴仙 歡聲盈萬戶。慶景陵禮畢。鑾輿遊步。西郊煖風布。蒼湖山深鎖。非煙非霧。傳收繡羽。驊騮驍騎鐵樓。望形芳。毬毬金鑾。袞鸞翔舞。雲馭近回天旅。駕宴瑤池。洪恩均施。復天向慕。繁華動。舞翩躚。絳紗籠千點。星飛滿禁。銀燭交輝。禁路。瑞光中渺緲無盡。太平聖主。 車駕還內。后妃殿閣裝頌幡。餅盤高裝數百重。均給隨鑾禁衛士獲旌。皆有喜懽容。

十一月冬至

十一月仲冬。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抵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為師。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送節儀。及舉盃相慶。祭享宗禋。加于常節。士庶所重。如晨雞之際。太史觀雲氣。以卜休祥。一陽後日晷漸長。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杜甫詩曰。愁日愁隨一線長。正謂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賀禮。士夫庶人互相為慶。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于圜丘。官放公私僦金三日。車駕詣攢宮朝享。

十二月

季冬之月，正居大寒小寒時候，若此月雨雪連綿，以細民不易，朝廷賜關會給散軍民，貸錢公私放免不徵。自冬至後戌日數至第三戌，便是臘日，謂之君王臘。臘月內可鹽豬羊等肉，或作臈䏶法魚之類，過夏皆無損壞。惠民局及士庶修製臘藥，俱無虫疰之患。此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大剎等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亦設紅糟，以麩乳諸果筍芋爲之，供僧或餽送檀施宅貴等家。二十四日，不以窮富，皆備蔬食餳豆祀竈。此日市間及街坊叫賣五色米食花果膠牙餳萁豆，聲叫鼎沸。其夜家家以燈照於臥床下，謂之照虛耗。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有猫狗者亦與焉。不知出於何典，考之此月雖無節序，而豪貴之家，如天降瑞雪，則開筵飲宴，塑雪獅，裝雪山，以會親朋，淺斟低唱，倚玉偎香。或乘騎出湖邊，看湖山雪景，瑤林瓊樹，翠峯似玉，畫亦不如，詩人才子遇此景則以臘雪煎茶，吟詩咏曲，更唱迭和。或遇晴明，則邀朋約友，夜遊天街，觀舞隊以預賞元夕。歲旦在邇，席鋪百貨，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鍾馗財馬迴頭馬等，饋與主顧。更以蒼朮小棗辟瘟丹相遺。如宮觀羽流，以交年疏仙朮湯等送檀施家。醫士亦餽屠蘇袋，以五色線結成四金魚，同心結子，或百事吉結子，並以諸品湯劑，送與主顧第宅，受之懸于額上，以辟邪氣。街市撲賣錫打春幡勝百事吉斛兒，以備元旦懸于門首，爲新歲吉兆。其各坊巷，叫賣蒼朮小棗不絕。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類。自此入月，街市有貧丐者，三五人爲一隊，裝神鬼判官鍾馗小妹等形，敲鑼擊鼓，巡門乞錢，俗呼爲打夜胡，亦驅儺之意也。

除夜

十二月盡，俗云月窮歲盡之日，謂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家，俱洒掃門閭，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掛鍾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則備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歲之安。禁中除夜，呈大驅儺儀，並係皇城司諸班直，戴面具，著繡畫雜色衣裝，手執金鎗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五色旗幟，以教樂所伶工裝將軍符使判官鍾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竈君土地門戶神尉等神，自禁中動鼓吹，驅祟出東華門外，轉龍池灣，謂之埋祟而散。是日內司意思局進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內簇諸般細果、時果、蜜煎、糖煎及市食，如十般糖、澄沙團、韻果、蜜薑豉、皂兒糕、蜜酥、小鮑螺酥、市糕、五色萁豆、炒槌栗、銀杏等品，及排小巧玩具，頭兒牌兒貼兒，小酒器上插□□□□□□盒子中做造像生大安盤或玉輅九□□□□□□等。是夜，禁中爆竹嵩呼，聞于街巷。□□□□□□烟火屏風諸般事件爆杖及送在□□□□□爆杖聲震如雷。士貧不以貧富家□□□□□如同白日，圍爐團坐，酌酒唱歌，鼓□□□□□謂之守歲。

夢粱錄卷七

杭州

杭城號武林，又曰錢塘，次稱胥山。隋朝特創立此郡城，僅三十六里九十步。後武肅錢王發民丁，與十三寨軍卒，增築羅城，週圍七十里許，有南城門稱爲龍山，東城門號爲南土，北土，保德，北城門名北關，今在餘杭門外人家門首有靑石甃是也。西城門曰水西關，在雷峯塔前。城中有門者三，曰朝天門，曰炭橋門，曰鹽橋門。宋太平興國年間，錢王納土，□□□安有號爲寧海軍，高廟於紹興歲南渡，駐蹕於此，遂稱爲行在所。其地襟江抱湖，川澤□□□□衍，民物阜蕃，非殊方下郡比也。自歸宋□□□□易名。旱門僅十有三，水門者五。城南門者一，名嘉會，城樓絢彩，爲諸門冠，蓋此門爲御道，通南郊，五輅欲此幸郊臺路。城東門者七，曰北水門，曰南水門，蓋禁中水從此流注出鐵沙河及橫河橋下，其門有鐵窗櫺鎖閉，不時啓閉。曰便門，曰候潮門，曰保安水門，河道跨河橋，與江相隔耳。曰保安門，俗呼小堰門是也。曰新開門。城東門有三，曰崇新門，俗呼薦橋門。曰東青門，俗呼菜市。曰艮山門。城北門者三，曰天宗水門，曰餘杭水門，曰餘杭門，舊名北關是也。蓋北門、浙西蘇湖常秀直至江淮諸道，水陸俱通。城西門者四，曰錢塘門，曰豐豫門，即湧金，曰清波，即俗呼暗門也。曰錢湖門。其諸門內便門、東青、艮山皆無甕城。水門皆平屋，其餘旱門，皆造樓閣。諸城壁各高三丈餘，橫闊丈餘，禁約嚴切，人不敢登，犯者準條治罪。城內元三門俱廢

之。獨朝天門北存兩城壁，杭人猶以門稱之。

大河橋道

自和寧門外登平坊內曰登平橋，次曰六部橋，即都亭驛橋。北曰黑橋。玉牒所對巷曰州橋。執政府大渠南口安永橋，次曰國清橋。投東轉北曰保安延壽橋。榷貨務東曰阜民橋，不通舟楫。介同壩前曰過軍橋。維直場西曰通江橋，沿大河直至曰望仙橋，次曰崇陽宮橋。介與道館前曰三聖橋。榮王府前曰崇聖觀橋。沿河右位前曰榮王府橋。常慶坊東北曰太和樓橋，俗名柴垛。富樂坊東曰鳳橋。北曰豐樂橋。薦橋坊東曰油蠟局橋，俗呼新橋。興福坊東曰鹽橋，上有廣福廟、孚順孚惠孚佑侯蔣相公祠。橋東一直不通水，旱橋名新橋。咸淳倉前曰咸淳倉橋，元名東橋。御酒庫東曰壩坊橋。仙林寺東曰仙林寺橋。平糴倉北曰西橋。豐儲倉後曰葛家橋。東曰通濟橋，俗名梅家橋。御酒庫北曰小梅家橋。通濟橋北曰田家橋，次曰普濟橋。白洋池前曰白洋池橋，次曰方家橋。自大河直通天宗水門至三閘也。

小河橋道

自宗陽宮橋轉西河曰鈕公橋，次曰清冷橋。南瓦子前曰熙春樓橋。南瓦內投西曰灌肺嶺橋。通和坊東曰金波橋。北曰普濟橋，次曰巧兒橋。寶佑坊曰寶佑橋。五間樓巷東曰亭橋。賢福坊東曰平津橋，俗名貓兒橋。橋北曰倉人橋，次曰永清橋。鐵線巷西曰水巷橋，次曰新橋。義和坊曰芳潤橋，元名炭橋。武志坊東曰李博士橋，次曰棚橋。新安坊東曰新安橋。出御街投北曰眾安橋。投東入延定坊曰鵝鴨橋，次曰安國橋，又名北橋。橋北曰軍頭司橋。懷遠坊出御街投北曰觀橋。橋之西曰貢院橋，次曰潘封酒庫橋。雖作院西曰祥符橋。橋西曰小新莊橋。普寧坊東曰清遠橋。仁和縣衙對巷曰仁和倉橋。縣巷北曰萬歲橋。六部架閣庫前曰天水院橋。淳佑倉前曰倉橋，次曰永新橋。出餘杭水門，亦由于三閘水路也。北眾安與觀橋、皆平坦與御街同。蓋四孟車駕經由此兩橋，轉西禮部貢院路，一直過新莊橋、詣景靈宮，行孟饗禮也。

西河橋道

自眾安橋轉西曰眾樂橋，次曰下瓦子橋。沂王府北曰結縛橋。十官宅前曰石灰橋，次曰八字橋，元呼洗麩橋。南曰馬家橋，次曰鞔鼓橋。清河坊東曰洪橋，次曰井亭橋。曰施水坊橋。西橫街有橋名曲阜，其橋不通舟楫。水脈自六房院後石橋下，湖水從此流出也。韓府南曰軍將橋，次曰三橋子。西樓酒庫前曰惠遷橋，元呼金文庫橋。縱讓洞巷對曰侍郎橋。向有侍郎姓廉名郎叔居此，又有賢德及人，里巷賢之，以盛名以橋記之。南與道館前曰施家橋。斷河頭五顯祠後曰普濟橋。再自八字橋轉西曰清湖橋，次曰黑橋。左藏庫前曰左藏庫橋。楊駙馬宮前投西曰安濟橋。潘閬巷路通接洋街路曰安福橋，直抵故太學。次曰丁家橋。崔史君廟前曰長生老人橋。錢塘縣巷曰縣橋。路與珠河曰真珠河橋。此兩橋俱不通舟。國子監前曰紀家橋。監後曰車橋。側曰青龍橋。茶湯巷西曰長壽橋，舊名楊姑橋。壽觀前曰新莊橋。景靈宮前曰車馬橋。鎮城倉西曰師姑橋。餘杭門裏曰中正橋，元呼斜橋。水門前曰釣橋，舊名便橋。水路出餘杭水門通三閘也。

小西河橋道

自西樓酒庫側三橋，南入惠遷橋，西過惠遷井，曰太常寺後小橋，次曰袁官衙後門橋。六房省院對曰如意橋。皮腱庫後巷曰永安橋。御五聖廟橋。西曰渡子橋，次曰湧金橋，界于湧金三池之中。爽湧金門北沿城鋸子井東曰鋸子井橋。張府後兪家園東曰永安橋。六房後門曰石橋。此三橋俱不通舟，湖水來於橋下暗溝，注於曲阜橋下，流出西河。兪家園九官宅曰白蓮花橋。宅北投西巷曰紅蓮花橋。兩橋俱旱橋耳。又自渡子橋轉南，轉運司衙前曰普安橋。油車巷對曰德壽橋。府學前曰凌家橋。謝二節使前曰定安橋。慈幼局前曰戒子橋。樓店務橋，次曰流福橋，元呼闊兒橋。臨安府治前曰州橋，俗名懊來橋，蓋因到訟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此名呼之。

倚郭城南橋道

城南所管地界，自自拱嶺下橋曰進隆兒門裏夏家橋。炭木場後曰楊墅洋泮橋。東曰李家橋。本廟前廟南曰洋泮橋。馬倉巷口名紅橋子。美政坊前曰美政橋。雪醋庫東曰南新橋，俗呼朱橋。嘉會門外曰利涉橋。酒庫巷內曰上梁家橋。顏家樓對巷曰下梁家橋。浙江亭側跨浦橋。便門外投南橫河橋，有行前亦名橫河橫橋。旅閘前曰滂水閘橋。南外庫南曰錢公橋。大郎巷口曰上泥橋。南外酒庫對巷曰清水閘橋。候潮門外南曰衆惠橋。護聖步軍南曰下泥橋。候潮門外直東曰上樵木橋，又名普濟。自旗纛對巷曰下樵木橋。護聖上教場門東曰上洪橋。中教場門東曰中教場橋。下教場門東曰柴市橋。倪家街東曰濟衆橋。妙靜寺北曰諸家橋。橋西曰保安閘橋。保安水門外曰保安橋。新門口門外富景園東名昇仙橋，此是旱橋。一直向東曰南新草橋。城東騎家跳曰騎家橋。西首寨前曰馬軍橋。橋東寨前曰步軍橋。薦應寺北曰四板橋。橋西曰萬壽橋，又名呂家橋。崇隆觀後曰通利橋，次曰米市橋。老兒營後曰五柳園橋。北曰福濟橋，又名廣濟。崇新門外直東曰章家橋。北曰淳祐橋。供聖營東曰螺螄橋。小粉場前曰普安橋，又名橫河橋。東曰廣濟橋。蒲場巷軍巡鋪前曰安濟橋。遊奕教場門曰教場門橋。橋東橫河軍巡鋪前曰報恩橋。螺螄橋北盤行曰蔡湖橋。遊奕軍佑聖殿後曰遊奕寨橋。橋北曰安榮橋。南路曰小蔡湖橋。殿司雙寨門前曰前軍橋。東青門外直東曰柴市橋。通路軍東曰太平橋。北曰端平橋。東青門曰十蒼橋，次曰黃姑橋。良山門東曰順應橋，舊名埧子橋。仁和尉司前曰無星橋。法明寺前曰駱駝橋。寺門外走馬塘曰堰橋。尉司後曰熊家橋。沙河角頭水陸寺北曰章家橋。橋側曰廣度橋。走馬塘東石斗門鋪前曰石斗門橋。尉司側曰木板橋。沙河角頭曰宋家橋。城東鄭家園後曰翁泰橋，次曰馬家橋。章家橋。姚居橋。園後麥莊廟前曰麥莊橋。城東九里松大路曰樟木廟橋。廟前曰江家橋。城東盧家營南曰行人橋。走馬塘范家村門張娜兒橋。姚斗門鋪曰新塘橋。石斗門鋪前曰蔡家大橋。城東蔡家村曰蔡家小橋。高塘鍋橫塘路曰姚馬四橋。城東官園裏曰鴨舍橋。橋大路曰李家橋。官園裏北曰孫家橋。金家村曰豬坊橋。姚斗門鋪前唐家村曰資福橋。曰小資福橋。斗門東南陸家村曰陸家橋。沈家塘口曰歐家橋。斗門南大路曰昇仙橋。看經寺前曰看經橋。城東胡陳販等處，北橋有九，名曰范家、徐家、李家、陳家、杜家、姚家、仲家橋、普寧鑊下廟等

橋。五里塘路口張家橋。橋側曰菩薩橋。外勝寺前曰外勝橋。塘大路曰王家橋。行人庵側曰嚴家橋。塘東曰新橋。橋側曰鮑家橋。塘西曰飛家橋。

倚郭城北橋道

城北所管地界。自錢塘尉司西水磨頭曰石函橋。又呼西石頭橋。西湖孤山路口曰寶佑橋。俗呼斷橋。孤山路中曰涵碧橋。和靖林處士故居曰處士橋。延祥四聖觀西曰西林橋。蘇堤南來第一橋曰映波。第二橋曰鎖瀾。第三橋曰望山。第四橋曰壓堤。第五橋曰東浦。第六橋曰跨虹。先賢堂前橋曰袁公橋。蓋府尹袁大資建堂造橋。以名記之。鑄院新堤路小橋曰小新堤橋。鑄院大路向東曰行春橋。九里松左軍教場大路西有橋亦名曰行春橋。飛來峰路口曰合澗橋。龍井路口曰歸隱橋。蓋東坡欲易于過溪、建此橋也。麥嶺西太清宮前曰孝義橋。嶺曰樂前曰新河橋。麥嶺至龍井。其橋有三。曰善安、永安、永福橋。弗家步至丁家山、有橋者三。曰雙井、丁家山、小丁家山橋。高麗寺側曰惠因橋。淨慈寺北豐樂園前曰長橋。錢湖門外沿城濠子口閘下曰清化橋。清波門外流福水路橋。聚景園前曰聚景橋。顯應觀前曰顯應觀橋。湧金門外城北水口上曰相國西橋。九曲小渡曰成淳。新建橋曰九曲昭慶橋。大昭慶寺前曰昭慶廣濟橋。寺西寨前曰策選寨橋。昭慶教場西曰教場橋。教場橋北曰崇福橋。霍山大路口曰羊坊橋。霍山行宮巷口曰保安橋。羊坊巷北曰溜水橋。精進寺北曰小溜水橋。溜水橋西北曰沈家場橋。橋前一帶曰安民橋。西馬塍觀音庵西曰八字橋。迤西竹木場前曰馬軍橋。羊角埂上有橋者四。曰上泥、下泥、崇壽、閻家橋。馬塍烏盆場曰富春橋。又名烏盆橋。羊角埂西雙寨門曰策選馬軍橋。埂西入婆曰神勇步人橋。本州試院前曰大通橋。王家橋。試院東曰道姑橋。試院西曰清水橋。石塘東曰西堰橋。古塘橋。東曰方公橋。西觀音橋。城西鑄錢局前曰古塘橋。古塘東西曰惠安橋。北郭務前曰餘杭橋。天宗水門外曰上堰橋。餘杭橋側曰下堰橋。北郭稅務北曰糯餅橋。神勇鋪曰過軍橋。上閘南曰上斗門橋。下斗門西曰永興橋。上閘南曰中斗門橋。上閘東陸家場前曰天宗棧庫橋。餘杭門外上閘頭曰上閘橋。上閘北中閘頭曰中閘橋。中閘西曰唐家橋。又名普安橋。中閘北下閘頭曰下閘橋。米市橋南曰滸堂橋。下閘西北曰米市橋。米市東曰黑橋。麻線巷曰採蓮橋。夾城巷口曰袁家橋。德勝橋北曰下斗門橋。舊瓦子後曰鄭家橋。又名廣利橋。石牌頭巷內曰袁公橋。教場後德勝橋。舊名堰橋。因韓太尉掩擊苗傅。故杭人稱之曰長板橋。曰楊樊橋。下界倉後曰高家、梁輿、張家三橋。五里塘大路曰東新橋。莫家場前曰范堰橋。元係小石橋。魚行東曰水冰橋。接待寺南曰學佛橋。橋西曰復明橋。一名倪鄭中橋。橋東曰古道橋。魚行東曰黑橋。接待寺前曰香火橋。北外酒庫南大路曰佐家橋。西倉南曰寶慶橋。又名總版螂橋。豐儲西倉前曰西倉橋。倉北曰洞宵道院橋。城北廂巷口曰富春橋。一名弗家橋。西倉北醋坊橋。官界巡司東曰吳家橋。司西曰黃家橋。江漲稅務東曰江漲橋。橋西南曰歸錦橋。瓜山徑巷口曰洪橋。巷東曰杜公橋。董家巷北曰鵝子橋。驗家橋側葛家、金家二橋。驗家橋西、葉家橋。北新東曰費家橋。北新南曰羊棚橋。橋北曰北新橋。元名中興永安橋。北新關北曰康家橋。橋側曰豐惠橋。正等鋪曰印墓橋。康家橋北。北塘上曰板橋。

禁城九廂坊巷

在城九廂界。各廂一員。小使臣注授。任其煙火盜賊。收解所屬。其職至微。所統者軍巡火下地分。以幹其夜分不測耳。曰宮城、廂、應、坊、巷。東至嘉會門禁城角。西至中軍營小寨門。南至八盤嶺。北至便門巡鋪城角矣。左一南廂所管坊巷曰大隱安榮、懷慶、和豐。並在清河坊內一帶南首。左一北廂所管坊巷。曰吳山坊。即吳山井巷。清河坊。與南瓦子相對。融和坊。即灌肺嶺巷。新街總和之北。太平坊。通和相對。市南坊。即巾子巷。市西坊。俗呼牆頭。又名三橋街。並在御街西首一帶。南新街御史臺相對。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後市街、吳山北坊。西相對。泰和坊。俗呼糯米倉巷。天井坊。即天井巷。舊名通闠坊。稍西砥石頭路。中和坊。元呼樓店務巷。舊名淳因坊。仁美坊。俗呼石版巷。在通判北廳之東。近民坊。府治東。流福坊。府治前西。豐豫坊。凌家橋西。美化坊。府學西。八巷並在清河坊北首一帶。直至州府。沿河至府學前。凌家橋西。左二廂所管坊巷。曰修義坊。俗呼菱椒巷。即肉市。富樂坊。俗呼賣馬巷。衆樂坊。俗呼虎跑泉巷。教睦坊。俗呼狗兒山巷。積善坊。即上百戲巷。秀義坊。即下百戲巷。壽安坊。俗名官巷。修文坊。即舊將作監巷。里仁坊。元名陶家巷。保信坊。呼剪刀股巷。定民坊。即中棚巷。睦親坊。俗呼宗學巷。純禮坊。元名後洋街巷。保和坊。舊名碑街巷。報恩坊。俗名觀巷。已上在御街西首一帶。福德坊。在保和坊巷內。招賢坊。仁和縣前對巷。登省坊。縣衙相對。係郭率買民地。叙開此坊。其左三廂所管坊巷。欽善坊、井亭橋南。開扇子巷。甘泉坊。相國井巷口。興井亭橋對。清風坊。莊文府南。活水巷、清河坊、洪福橋西。陽和王府前。興慶坊。結縛橋對。前洋街。德化坊。舊木子巷。在潘閬巷口。字民平易。俱在錢塘縣前。右二廂所管坊巷。孝仁、登平二坊。和寧門外西東。詳城坊、太廟南糧料院巷。天慶坊。即天慶觀巷。保安坊。元呼廟巷。懷信坊。俗呼猢猻巷。長慶坊。入忠清廟路。已上並在大街東西。新開坊、清平巷轉東上抱劍營路。富慶坊。福稅務南柴垛橋巷。富樂坊。馮橋西。右三廂所管坊巷。清平坊。即舊沙皮巷。通和坊。金波橋路。寶佑坊。即福王府舊位一直路。賢福坊。即猫兒橋巷。南陸坊。水巷橋巷。義和坊。元呼荻橋巷。武志坊。元名李博士橋巷。戒民坊。俗呼棚橋巷。爲市曹行刑之地。新安坊。名爲新橋樓巷。延定坊。舊鹽橋巷。安國坊。即北橋巷。懷遠坊。舊呼軍頭司巷。普寧坊。在觀橋之北。即請鎮橋巷。皆在御街東首一帶。同德坊。舊呼燈心巷。在大街北。嘉新坊。北庫東西。北呼七郎堂巷。教欽坊。呼竹竿巷。北酒庫東、南南。新開南巷、薦橋。富樂坊。對新開北巷曰新橋。東右三廂所管坊巷。東巷坊。即上中沙巷。西巷坊。名下中沙巷。豐禾坊。全皇后府東。壽椿坊。即芳潤橋東。興化坊。鹽橋下西塊。呂樂坊、新橋東。右四廂所管坊巷。名曰興禮。自崇陽宮墻之東、至傳法寺。佑聖觀、郭謝太后宅、福田宮出街。直到寧海坊。供局所統也。蓋杭舊有坊巷。廢之者七。如親洞有坊名美俗。三橋河金路。舊名會昌坊。洪橋楊府巷。元作崇尚坊。癸辛街巷爲從訓坊。馬家橋西曾立孝慈坊。洗馱橋南北二岸。謂之通寶豐財二坊。惜後人不可不知。姑並述之。

夢粱錄卷八

大內

大內正門曰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闕亭。百官侍班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守把鈐束。人無敢輒入仰視。至晡時、各門下青布幕護之。麗正門內正衙、即大慶殿。遇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俱御之。如六參起居、百官聽麻、改殿牌為文德殿。聖節上壽、改名紫宸。進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為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參起居之地。內後門名和寧。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把守衛士嚴謹。如人出入。守門人高唱頭帖號。門外列百僚待班閣子。左右排紅杈子。左設閤門。右立待漏院、客省四方館。入登平坊。沿內城有內門、曰東華。守禁尤嚴。在內城向南皆殿司中軍將卒立衛護。名之中軍聖下寨。寨門外左右俱設硫水池。沿寨向南有使門。謂之東使門。禁庭諸殿更有者十。曰延和。曰崇政。曰福寧。曰復古。曰緝熙。曰勤政、曰嘉明。曰射殿。曰選德。曰奉神。御殿名欽先孝思之殿。更有天章諸閣奉藝祖。至理廟神御書圖籍之籍、寶瑞之閣。建于六部山後。供進御膳。即嘉明殿。在勤政殿之前。勤政即木幃寢殿也。嘉明殿相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祗應內侍人員俱集于此。殿上常列禁衛兩重。時刻提督出入甚嚴。內皆近侍中貴。殿之廊廡皆知省御藥御帶門司內轄等官幕次。聽候宣喚。小閤子

快行親從官、黃院子、內諸司司屬人員等上番者、俱聚于廊廡。祗候服役。如宮禁買賣進貢、皆由此入。惟此處浩穰。每遇進膳。自殿中省對嘉明殿。禁衛成列。約攔不許過往。省門上有一人呼喝。謂之撥食家。次有紫衣裹腳幞頭者、謂之院子家。托一合、川黃綉龍合衣籠罩。左手攜一條紅羅繡手巾進入于此殿約十餘合。繼後又托金瓜合十餘合進入。若非時取喚、名曰泛索。皇太后殿、名曰坤寧。皇后殿、名曰和寧。兩殿各有大官及殿長內侍、及黃院子、幕士殿屬親從、等人祗候。諸宮妃嬪等位、次亦有內侍、提舉、各閣分官屬、掌殿奏院子。小閤子等人祗直。和寧門外紅杈子。早市買賣。市井最盛。蓋禁中諸閣分等位。宮娥早晚令黃院子收買食品下飯于此。凡飲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喚收買。即時供進。如府宅貴家、欲會賓朋數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隨索隨應。指揮辦集。片時俱備。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對可直十餘貫。諸閣分貴官爭進。增價酬之。不較其直。惟得享時新耳。

德壽宮

德壽宮、在望仙橋東。元係秦太師賜第。于紹興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廟倦勤。不治國事。別創宮庭御之。遂命工建宮殿。扁德壽為名。後生金芝于左棟。改殿扁曰康壽。其宮中有森然樓閣。扁曰聚遠。屏風大書蘇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其宮籞四面。遊玩庭館。皆有名扁。東有梅堂。扁曰香遠。栽菊間芙蓉。修竹處有榭。扁曰梅坡。松菊三徑酴醾亭。扁曰新妍。木香堂扁曰清新。芙蓉岡南御宴大堂。扁曰載忻。荷花亭扁曰射廳。臨賦金林檎亭扁曰燦錦。池上扁曰至樂。郁李花亭扁曰半綻。紅木犀堂扁曰清曠。金魚池扁曰瀉碧。西有古梅。扁曰冷香。牡丹館扁曰文杏。又名靜樂。海棠大樓子扁曰浣溪。北有欏木亭。扁曰綠榮。清香亭前栽春桃。扁曰倚翠。又有一亭。扁曰盤松。高廟雅愛湖山之勝。于宮中鑿一池沼。引水注入。疊石為山。以象飛來峯之狀。有堂扁曰冷泉。孝廟觀其景。曾賦長篇詠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苔蹟神所開。忽聞彷像來宮囿。指顧已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人不老。聖心仁智情幽閑。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綠。高廟覽之。欣然曰。老眼為之增明。後孝廟受禪。議德壽宮改扁曰重華。御之。次憲明太皇后欲御。又改為慈福宮。壽成皇太后亦改宮扁曰壽慈。御之。繼後宮室空閑。因此而廢。咸淳年間度廟臨政。以地一半營建道宮。扁曰宗陽。以祀感生帝。其時重建殿廡雄麗。聖真威嚴。宮囿花木。靡不榮茂。裝點景界。又一新其日。一半改為民居闢地。改路自清河坊一直築橋。號為宗陽宮橋。每過孟享。車駕臨幸。行燒香典禮。橋之左右。設帥漕二司起居亭存焉。

太廟

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七楹。十三室二重十架。款謁禮後。又幸建康。改為聖祖殿。後奉神主還杭。仍復奉安于此。禮部太常寺遵典行郊禮禮。前一日朝饗太廟。仍設七祀板位于殿廡橫階之北。又設配

饗文武功臣。自韓王趙普以下二十五位，于橫階之南。後部寺奏請增建廟室，後東西增六楹，通舊十三楹爲一室。東西二楹爲夾室，及增廊廡，作西神門，册寶殿祭器庫，屋建幄殿及致齋閣子四十有四楹，成淳祐增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一十四室，皆正中。又築二成之臺，爲祠宮升下，以奉神主出入之地。四祖廟在諸室之西，奉僖順翼宣四祖神主耳。每遇三年，以孟冬祫饗，即廟行禮，次詣諸室恭行祀典。

景靈宮

景靈宮，在新莊橋投北坐西，乃韓蘄王世忠元賜宅基，其子獻于朝，改爲宮。向中興初，高廟鑾輿幸此，四孟朝獻，俱于禁中行禮。紹興年間，臣僚奏請景靈宮，以奉祖宗衣冠之所，即漢原廟也。今就使殿作朝，設位以饗，未副廣孝之意。遂詔臨安府同修內司相度，以蘄王宅基修蓋宮廟。殿門扁曰思成，前爲聖祖殿，宣祖至徽宗殿居中，東西廊俱圖配饗功臣像于壁。元天聖后與昭憲太后而下諸后，殿居于後。朝家欲再廣殿廡，劉氏餘地，其子孫復獻，遂增建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後殿十七楹。自是齋殿、進膳、更衣、幄殿，次第俱備焉。咸淳年間，再命帥臣重修各殿，及廟額灑扁曰：自聖祖、宣祖、太祖至理廟十六殿，曰天興、天元、宣武、大定、熙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元、瑞慶、昌德、系隆、美明、垂光、章熙之扁。自元天聖后至楊太后十五殿，曰保寧、太始、儀坤、炳德、衍慶、繼仁、徽音、坤元、柔儀、順承、積德、順圖、徽光、順天、體德之扁。宮後有索。自東齋殿西循廡而右，爲大堂，三臨池上，左右爲明樓，旁有蟠桃亭，堂前爲西齋殿，遇郊禋，恭謝設宴賜花于此。西有流盃堂、臨水堂、梅亭，北爲四井堂，又有橘井、修竹、四時花果亭宇，不能備載。宮南建崇禧館，命道

流以奉酒掃晨香夕燈之職，仍設內侍官提舉宮事務，及宮司皇城兵侍衛之。按朝野雜記，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新；其五饗，命宗室諸王奉禮；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行四孟饗，主上親祀之，帝后大忌，宰臣率文武官僚行香，僧道作法事，后妃六宮亦皆繼往。天章閣奉御像，時節朔望，帝后生忌日，皆酌薦，內臣行禮。內庭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主上每日炷香。凡朔望帝后忌辰節序，皆親行酌獻之禮。太廟之祭，以行俎豆禮；景靈宮祭，以奉牙盤禮；天章閣欽先孝思殿，以奉常饌，行家人之禮。

萬壽觀

萬壽觀，在新莊橋西。紹興間建殿觀宇，以太霄殿奉昊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帝，西則純福殿奉元命。後殿十二楹，爲二十二室，奉太祖以下，爲聖宮。章武殿，應天璇運，皆塑像，以存東都遺制。前殿東有圓廟室，扁曰延聖，章惠后室扁曰廣惠，溫成后室扁曰寧華。四孟朝獻畢，上由御圃詣本觀諸殿行燒香禮。攷定改道院齋閣以奉皇太后本命，觀東建神華館，命羽士焚修。

御前宮觀

御前宮觀，在杭城者六，湖邊者三。多是舊邸改建琳宮，以奉元命，或奉感生帝，瞻內侍提舉宮事，設立官司守衛兵士。凡宮中事務，出納金穀，月膳道衆，修崇醮款，凡有修整宮宇，及朝家給賜銀帛，殿閣所齋醮帛，並皆末繼給散，羽士俱清恩甚隆，外觀皆不及也。東太乙宮，在新莊橋南，元東都祠五福太乙神也。址

肆于此，以北關擇地建宮，以奉醮事，討論官設位塑像。按十神者：曰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所臨之地，歲稔無兵疫。紹興間，命浙漕度地建宮，凡一百七十四區。殿門扁曰崇眞，大殿扁曰雲休，挾殿扁曰瑞章寶室，元命殿扁曰介福，三清殿扁曰金闕寥陽，齋殿扁曰齋明，火德殿扁曰明離。兩廡俱繪三皇、五帝、日月、星宿、岳瀆、九宮貴神等，與從祀一百九十有五。遵太平興國依制，每祀用四立日，設籩豆簠簋、牲牢，如上帝禮，兩廡以次降殺。車駕遇四孟朝饗，皆親詣焉。孝廟又建元命殿，扁曰崇禧。淳熙建藏殿，扁曰瓊章寶藏，鐘樓扁曰瓊音之樓。理廟建長生殿，奉南極度宗。建通眞殿，以奉佑聖。中祠殿奉元命，順福殿奉太皇元命，嘉易長生名，改爲延壽，俱宸翰也。又北辰殿奉北斗。崇眞館在宮南，有齋八，曰觀妙、游心、希定、集虛、顯眞、集眞、潤徽、虛白。館有小圃，亭扁武林。在宮後小坡山，乃杭之主山也。

西太乙宮

西太乙宮，在西湖孤山。淳祐間，太史奏太乙臨梁益分，詔用天聖故事，於國城西南別建新宮，以順方向。于是擇八角鎮地建宮奉安。遂析延祥觀地爲宮，以涼堂建正殿，扁曰黃庭之殿。殿門扁曰崇福之門，安奉太乙十神帝像。東有延祥殿，以備臨幸。其外扁曰福祥之門。凡宮之事儀、四立祀典，皆如東太乙例遵行。咸淳間，以德壽堂爲元命殿，明慶堂爲太皇元命殿，迎眞殿在宮之右。有齋者二，曰通眞、養素。宮中舊有陳朝檜，至今七百五十餘年矣。蘇東坡嘗爲僧志詮作詩以記，側有小亭，孝廟宸翰其詩，石刻于亭下。

曰：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表依稀出，乞與佳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

佑聖觀

佑聖觀，在興禮坊西，元孝廟舊邸。紹興間，以普安外第設。主光廟。乾道年間，又闢甲觀之祥。淳熙歲詔改爲道宮，以奉眞武。紹定重建觀門，曰佑聖之觀，殿曰佑聖之殿，藏殿扁曰瓊章寶藏，御製眞武贊，及宸翰黃庭經，皆刻之石，以賜。後殿奉元命，西奉孝廟神御，即明遠樓舊址也。孝廟少年時，題杜甫詩曰：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理廟又書全篇，毀于東宮講屏風上，曰：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掛走深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延眞館在觀之右，命道流俯晨香夕炬之供。館有道紀堂、虛白齋。

顯應觀

顯應觀，在豐城門外聚景園之北，西湖之東。水四面遶觀，觀額宣和所賜。靖康年間，高廟爲康邸，出使至磁州，神馬引而南。建炎初，秀邸妻夢神指一羊謂曰：以此爲識。遂誕孝廟。由是累朝嗣祀彌謹，殿中爲顯應之殿，其神位曰護國顯應興聖普佑眞君。高廟爲書殿扁，且揭以御名，昭其敬也。孝廟宸書瓊章寶藏之扁，理廟書洞古經以賜，刻石。度廟御題觀碑其額，以表功忠。觀之東，有崇佑館。

四聖延祥觀

四聖延祥觀、在孤山。舊名四聖堂。道經云、四聖者、紫微北極大帝之四將。號曰天蓬、天猷、翊聖、眞武。大元帥眞君。元是顯仁韋太后繪像奉事甚謹。朝夕不忘香火。高廟爲康邸。出使將行。見四金甲神人執弓劍以衛。紹興間。慈寧殿出財建觀侍奉。遂于孤山古刹徙之爲觀。次年內庭迎四聖聖像奉安。其觀額詔復東都延祥舊名。殿扁曰北極四聖之殿。殿門扁曰會眞之門。三清殿扁曰金闕寥陽。法堂扁曰通眞。元命閣扁曰淸寧。皆理廟奎墨。藏殿扁曰瓊章寶藏。孝廟親墨。有堂扁曰瀛嶼。元是涼堂。扁曰建西宮□堂爲黃庭殿。別剏新堂。以此扁奉之。觀有瑞眞道館。即延祥觀門也。

三茅寧壽觀

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元三茅堂。因東都三茅寧壽之名賜觀額。寧壽觀殿扁曰太元。奉三茅眞君像。觀中有三神御殿。觀中曾蒙賜三古器玩。皆希世之珍。一曰宋鼎。乃宋孝武帝之牛鼎。以祀太宜之鼎。二曰唐鐘。係大唐常州澄清觀舊物。內庭出內帑金帛、易以賜之。禁中每聽鐘聲、以奉饑與食息之節。三曰褚遂良書小字陰符經。此物宜取復賜賈秋壑。觀之外曰東山。爲殿以奉元命。有亭扁曰賓日。俯見日出。又有庵扁曰仁壽。

開元宮

開元宮、在太和坊內。秘書省後。元東廟潛邸。爲道宮。向東都有開元陽德觀以奉火德。嘉泰年詔以嘉邸改充開元宮。儀制皆視佑聖觀。扁曰明離之殿。祀以立夏。又詔臨安府即殿左別建皇伯宜明王殿。遂徙大宗正司他所。悉以址爲宮。作奉廟神御殿。又有璇璣殿奉北斗。易扁曰北辰。衍慶殿以奉眞武。順福伸佑二殿。奉元命。皆嘉明殿奎畫。宮北建陽德館。以存修眞之道侶。

龍翔宮

龍翔宮、在後市街。元理廟潛邸。舊沂靖惠王府。詔建道宮。賜名龍翔。以奉感生帝。大門扁曰龍翔之宮。中門扁曰昭符之門。殿扁曰正陽之殿。禮官討論祀典。以正月上辛日。差侍從三獻官等、升爲上祀。行禮儀牲牢禮料。用十二籩豆。設祭歌宮架樂舞、受誓戒、望祭齋宿行事。內牲牢依祀天地禮例。用羊豕。所有儀像服色制度。有靈檝殿廡下設像可遵。朝議以龍翔宮奉感生帝。既屬羽流。合用齋醮之法。其正月上辛日望祭。自如其舊。奉旨從之。宮之左曰福慶殿。以待車駕款謁。改爲神御殿。正陽之後殿爲醮殿。宮西奉南眞館。門曰南眞之館。中門曰啓晨之門。三清殿扁曰三境儲祥。後殿扁曰申佑。以奉元命。西曰順福殿。以奉太皇元命。壽元殿奉南斗。景緯殿奉十一曜。鐘樓扁曰和應之樓。經樓扁曰凝眞之章。歲殿扁曰琅函寶藏。小位次以備車駕宴坐。扁曰仙源。羽士之室扁曰澄虛。內侍之舍扁曰泉石。有高士三齋。曰履和、頤正、全眞。

宗陽宮

宗陽宮、在三聖廟橋東。以德壽宮地一半建宮賜名。以奉感生帝。蓋此建前後環建王邸。又建廟鎮聖之所。天瑞地符。益大彰顯。詔爾司相度建宮。大門扁曰宗陽之門。宮中門扁曰開明之門。正殿扁曰無極妙

道之殿。以奉三清。順福殿奉太皇元命。三清殿後爲虛皇之殿。直北有門。扁曰眞應之門。中建毓瑞之殿。以奉感生帝。後爲申佑殿。奉元命。通眞殿奉佑聖。自開明門內左有玉籟之樓。景緯之殿。壽元之殿。右有緣箾之樓。瓊章寶藏北辰之殿。規制祀典並視龍翔宮。行常以原壤同歸行款謁禮。有降鸞殿曰福臨之殿。門曰福臨殿門。進膳殿曰端拱。後有軒扁曰勤指。有圃建堂二。曰志敬。曰淸風。亭扁曰丹邱、元圃。亭之北、鑒石池。堂扁曰垂福。後曰淸境。圃內四時奇花異木、修竹松檜。正殿宮西有介眞館。堂曰大範、觀復、妙齋。曰會眞、澄妙、常淨。俱度廟奎藻。

夢粱錄卷九

三省樞使諫官

三省、即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國初循唐舊制。置院于中省之北。今在都堂東。上爲樞屬列曹之所。蓋樞密使率以宰臣兼領。自知院以下、皆聚於都堂治事。省院在和寧門北。首舊福寧寺也。樞密院後建秘武閣。係藏經武要略之文。中省門下後省。在都堂後。諫院在後省之西。檢正左右司、在諫院之右。向東。承旨檢詳編修、在樞密院。三省樞密院監門、大門之南。三省樞密院架閣、在制敕院後。御史臺、在清河坊內。北向。蓋取嚴肅之義。內有朝堂。即議廳也。自紹興來。未嘗備對。有闕臺臣論閱。則刑察就鞫于大理寺開罪矣。

六部

六部、在三省樞密院之南。部之中堂、名曰論思獻納之堂。　吏部掌天官。依唐制以文武有官人分左右銓選。名之尚左、尚右、侍左、侍右、司封、司勳、考功。凡七司。以掌文武注授到部推賞等事。　戶部名爲地官。又稱民部。掌天下州郡財賦、得財用耗而復衍、倉廩虛而復實之事。　禮部謂之春官。掌禮儀討論典故、講習典禮、大朝聘禮、慶賀朝儀、生辰聖節、元旦冬至朝會、郊祀明堂、合祀天地、配宗典策、秋享祭祀、社稷、封賜、祀典、祠廟、功臣勛烈配享、及賜家廟祭器等事。　兵部謂之夏官。掌兵伍廂軍武舉投試武藝、金吾

衙仗人司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歸戶授官封爵等事、及天下地圖鎧奏烽候、蕃夷歸服內附、皆掌之。又稱駕部、掌輿輦車乘、廐牧馬畜、乘具傳驛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數。再名庫部、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攻城什物及供帳之事、是爲四司主掌也。 刑部謂之秋官、掌邦典之事、糾民罪之疑惑、重刑之出入、官僚之罪譴、皆主之。蓋民不問大小生死事體所係、四方罪刑得其平直、皆于大庭、以稱其職。唐制刑部分爲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是也。 工部謂之冬官、掌工役程式、及天下屯田、文武官職田、京都衢衚苑囿、山澤草木、畋獵魚捕、運漕碾磑之事。唐制名爲四部、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一皆所總也。

六部監門

六部監門、在六部大門之左。凡所掌之事、隸于六部。部門受其出入之時、以聽上稽訪門之司存、蓋至是而愈重矣。奉行列曹之命、以正胥吏之失、投其貳之聽決、以遵長官之丞耳。 六部架閣、其庫在天水院橋。掌六曹之文書、主二十四司之案牘、故官從庫掌其架閣、皆無失誤矣。

諸寺

太常寺、在羅漢洞。掌奉常禮儀、討論典故、祭器、太常、樂器等事。寺內有昭勳崇德閣、閣上繪像文武功勋大臣、自忠獻趙韓王普以下二十五人於其上也。 宗正寺玉牒所、在太廟南、玉牒建局、以宰臣提舉、從官兼修撰。宗正卿少以下丞預修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等書、檢討官亦以他職兼耳。 大理寺、在仁和縣西。設卿少丞簿評事司直之官、及治獄都轄推吏等、家屬皆居于寺內、以嚴出入之禁。掌朝廷刑棘廷尉之職。按法斷刑治獄推勘等事。 司農寺、在保民坊內。國制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列卿少丞簿贊之。如諸州府縣道每年上供、及宰執百官軍糧、宣限米斛、皆委專官吏卒下各路州縣坐徵、以應宣限支用也。 太府寺、在保民坊內、係周官職、總局二十有四、如諸軍諸司糧審四院、左藏二庫、貿務買場、及編壑南司、和劑惠民四局、紙帳鈔引院、皆屬掌矣。

秘書省國史敕令附

秘書省、在天井坊之左、東都建於禁中。紹興間以殿司寨基建省、有殿扁曰右文之殿。祕閣在殿後、供奉御書聖翰、古器等、兩廡列累朝御書石刻。國史實錄院、在殿東。提舉官閣、在殿西。道山堂、在閣後。東西二閣、監少之位。丞簿館職閣、列於兩廡。堂之前著作之庭、在堂後有小軒、設石刻東坡畫竹于中。西有四閣、著作著佐之位。國史日歷所、在著作庭東廡、有汗青軒。編纂會要所、在著作庭西廡。日歷會要庫、經史諸子書籍庫共七庫、俱列於殿外東西兩廡。皆列庫在著作庭之右、後圃有蘊玉堂、以東坡畫竹真跡爲屏。有蓬萊亭、前爲鑑池、度以石橋、池上壘石爲山、又有亭者六。扁曰芸香、席珍、方壺、含章、茹芝、繹志。次有射圃、次含章亭後、有渾儀基、乃太史推占星象之用也。敕令所在侍郎橋南、專爲詳定編修諸司敕令。蓋議法度、成賢才耳。

諸監

國子監、在紀家橋太學之側。設祭酒司業丞簿等官、專掌天子之學校訓導生員之職。總掌國子太學事務、生員出入規矩、考課試選、訓導天子視學、皇太子齒胄、則講說釋奠等禮也。監廳榜爲國學、東西爲丞簿位、後爲書庫官位、中爲堂、繪三禮圖於壁、用筆道故事。有閣、李扁曰芳潤、丞簿閱詩扁以隸古書板庫在中門內。 將作監、在保民坊。設監少丞簿掌計料監造官司、營房舍屋皆隸焉。蓋漢制將作大匠、沿襲秦官、亦少府氏以五雜爲五工正、以利器用、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職也。 軍器監、在保民坊。監有長貳丞簿之官、與屬治、與唐六典建官不殊。掌製造御前軍器、別設提舉提轄等官、董其役。近年專委殿巖而監製本監益以省也。

大宗正司

大宗正司、在天慶坊內、以魏惠憲王府舊址築之。掌糾合宗廟之事。自漢魏隋唐迄於宋、因而不改。以皇族官位高有德望者領之、又以本族貴屬爲判本司、又增同知以爲之輔。宗司有閣、扁曰屬籍之閣、于以見宗屬蕃衍盛大而已。

省所

茶鹽所、會子所、公田所、封椿安邊所、並在三省大門內。職以都司官兼提領。舊有安邊所、創於嘉定初、專充拘推簿錄家產。更有市舶所、牙契所、後因吏胥滋弊、走卒繁擾、遂廢其名、撥入封椿所、以併掌之。今又創市舶所、官府察見吏蠹、亦行省罷矣。

六院四轄

登聞檢院鼓院、始建於和寧、遂移于麗正左右闕庭扇作亭之南。左檢院、右鼓院。按唐舊制、設四匭以通下情、名曰崇仁、司諫申明、招賢進禮、以使四方賢才便其上達。 都進奏院、在朝天門外、掌邦國傳送之事、以鈐轄諸道、傳遞官兵、則周官行人其職也。 官告院、在部門之北。士大夫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王侯、軍卒一資以上、至於節鉞告命、皆隸院給之。如文則吏部、武則兵部、宗戚及命婦、司封屬之、考校勳級、司勳掌之。凡四司皆集本部出請耳。元豐改制、俱悉吏部行文武告命、而番官隸兵隸作吏部、自後皆歸吏部右選。 文思院、在北橋東、京都舊制、監官分兩界、曰上界、造金銀珠玉、曰下界、造銅鐵竹木雜料。然兩界監官廨舍、毋得近本院隣墻並建居所、以防弊欺也。但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繪裝細之飾、若輿輦法物器具等皆隸焉。 諸司諸軍糧料院、在洋沙坑七官宅廢屋。諸司諸軍審計院、在保民坊內、舊馬軍教場基設院。且如糧料院者、乃諸司諸軍仰上之祿均也、尤不可不嚴。設官置吏、欲其專心致意、支撥無差失。 審計院者、自官祿朝廷百僚以下、至于內侍御士、及於諸軍兵卒、凡賦祿者、以式法審其名數、而其將召者、唯郊祀賜賚已、乃審祿有疑予、則留以法。凡四方之計籍、上于大農、則逐其會、凡有司議閱度會賦出則論焉。 権貨務都茶場、通在橋東。蓋國初循唐制、置以九路之州、自遠於淮、去則貨茶回則轉鹽、諸路僅而廣之、官納鈔引、以便商賈、但鈔引之法通行、則設官專職主之、課額事繁、官曹之選、於斯重矣。 雜買務雜賣場、在権貨務內。唐制謂之宮市、宋初爲市買司、太平興國年方更名雜買務、專一中

買賣、而平其直。而洩後。合局于此。凡宮禁月料。朝省紙劄。文思製造。和劑修合。封樁所稽。編估以時其直。打套以籍其數。而就售焉。又置提轄總其務耳。　左藏庫、有東西二庫。在清湖橋。又韓世忠所獻賜第基建庫。東庫則掌幣帛絁紬之屬。西庫則掌金銀泉券絲緜之屬。蓋朝廷用度多靡於贍兵。猶湖之偏。江淮之賦。則陪於四總領、例諸屯軍。則東西兩川、歲入緡計者。率百四十萬。以緡計之。率一千萬。給遺大軍。居十之七。宮禁百司祿賜裁三。有非泛潰聚之費。則請于朝。往往出內帑椿。以補其闕耳。　封樁上庫、在三省大門內。封樁下庫。在藏庫中門安邊。太平庫、在下庫兩。蓋封樁上庫、係於孝廟之時。以備緩急支撥。又分戶部錢物隸本所。則有上下庫之別。上庫窠名者曰折帛。總制增鹽三分。贓罰增額。不排辦人使。下庫窠名者曰煮酒酒息。營田廟場。蘆柴坍江。江沙田額。五熊關子。爲數五縣中因文移緩弊遂多。諸郡綱額。虧數甚矣哉。

三衙

殿前司、在鳳凰山八盤嶺中段衙。有御書閣。凝香堂。堅眼堂。山之上爲月岩。有亭。扁曰延桂。最高處曰介亭。崖石嶙峋。亭之後爲沖天樓。極高。江海湖山。奇偉之觀。　侍衛馬軍司、移屯建康。以行司邊帥兼領。元有帥衙在保民坊內。改爲寺監公宇。　侍衛步軍司、在鐵冶嶺西。衙有御書閣。湖山堂。錦繡樓。相公井。

閣職

閣門、在和寧門外。掌朝參、朝賀、上殿、到班、上官等儀範。有知閣簿書宣贊、及閣門祇候看班等官。　四方客省館、在東華門北。客省者、掌收接聖節、建奉香、及賀表、外國使人往來接伴之禮。　四方館者、掌收接諸州府郡朔望正冬賀表及太禮賀表等事。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在文思院後有內等子營。以正監知閣提點幕官。以大使臣爲幹辦司官。

監當諸局

車輅門外院、在嘉會。省庫。安上輅及平等車。　製造御前軍器所、在禮部貢院之西。改隸殿司。所管工役每季所製器納內庫。萬全三指揮東西作兩營。在所之東北。　編估打套局、在支藏庫門內。　惠民利濟局。在大府寺內之右。製藥以給惠民局。合劑服藥。以備宣賜。　太平惠民局置五局。以藥熟藥。價貨以惠民也。南局在三省前西局衆安橋北。北局市西坊南。南外局浙江亭北。外二局以北郭稅務兼領惠民惠民藥局收贖。　草料場、在天水院橋西。有廒十眼。受畿內所輸稻麥豆。以給騏驥御馬二院。及宰執三衙之馬。　合同場、在過軍橋之下。掌茶鹽鈔引合同。　會子庫、在榷貨務。置隸都茶場悉視川錢法行之。以務門兼職。以都司官提領。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以取於左帑。而印會歸庫矣。ュ造會紙局、在赤山湖濱。先造於徽城。次成都。以獨紙起解後。因路遠而弗給。詔杭州置局于九曲池。遂徙于今安溪亦有局。仍委都司官屬提領。但工役經定額。見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　交引庫、在大府寺門內。專印造茶鹽鈔引。遂請承務兼押。　法物庫、在梅家橋北。掌祭祀法服朝服冠珮帶舄、及大禮明禋旗搖衫袍等。內侍領其職。　度牒庫、在油車巷。掌僧道二流承恩牧牒。　市舶務、在保安門外瓶場河下。凡海商自外至杭。受其

券而考驗之。又有新務。在梅家橋北。　司農排岸司、在廟洋街。掌勾御諸州郡。宣限綱運。檢察搜空。而禁其不登數者。　三省樞密院激賞錢庫、在俞家園。激賞酒庫、在錢塘縣南。　左右騏驥二院、在蒲沙坑南院以馬二十四疋爲額。每月朝參各院以御馬三疋至和寧門立于南向朝龍圖院。　象院在嘉會門外御馬院養餵安南王貢。至象三欵。　左右騎御直、在七官宅山上。　左右教駿營、在麗正門左右。御馬院、使臣營、今在嘉會門外。　牛羊司在榷貨務後。掌御膳及祭之牲。有濟宮、在六和塔之南。

諸倉

省倉上界、在天水院橋北。其廒有八眼。受納浙右米以充上貢。及宰執百官親王宗室內侍。仍支給王城班直省部職員。　省倉中界。在東青門外菜市塘。有廒三十七眼。皆受納浙右苗綱經常和糴公田樁積等米。以供朝家科支。農寺宣限。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券、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　省倉下界、在東倉舖。掘於舊址。極廣袤。朝家更修。乃折三之二。建廒應八十眼。　豐儲倉、在仁和側倉橋東。以公田浩瀚。諸倉不足以受納。以豐儲增掘。成廒百眼。　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其廒五十九眼。　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元儲湖糴。後歸農寺。竝以京局官而領之。咸淳重修。有木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箴語而併箴刻於石。有廒五十六眼。　淳祐倉、在餘杭門內斜橋南。元掘以儲米糴于帥司。其後朝家撥支賑糶百姓。自後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有廒一百眼。　平糴倉、在仙林寺東。掘以儲臨安米。今農米皆入焉。　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後軍寨北。議增建屋。以儲公田歲入之米。貫瓊華廢圃。及以內酒庫柴炭屋掌于帥司。建倉廒一百眼。歲貯公田米六百萬餘石。凡諸倉支納下卸。自有下卸指揮兵士。遇月分支遣。皆至祇役。又袋自有貨者應辦。如過支界日。倉前成市。水陸輳湊。諸軍校給打請糧。不許雇人搬擔。須親於廒中肩出倉外。此祖宗立法如此。

內司官

內侍省、知省、都知、御帶、御藥、苑使、門司、殿長、閣長、內轄、內監丞、受隨都知、下都監、儀令、上名、扶侍直掌、樞苑提舉、提轄、御前諸宮觀提點、皇城司、御登馬、御馬院兼提舉、諸內司、庫藏司所等處。更有聽喚一百員。團練四員兩攢宮宮使隨父指教小直殿一百員。內宮散祗候。不記多數。各有所轄職名。主管事務。

內諸司奉安

皇城司。禁衛所。符寶所。主管大內鑰匙庫。御藥院。內東門司。內通進司。御前軍器庫。容思殿庫。內藏庫。奉宸庫。內軍器庫。南廊庫。安放庫。生料庫。果子庫。香藥庫。進奉庫。殿中省。後苑。御膳所。御廚。六尚局。翰林司。儀鸞司。八作司。修內司。御前內轄司。東西庫。南北庫。甲仗庫。法物庫。蜜煎庫。內司綱房。背器窯。內司備內庫。御前應奉所。萬壽香所。御服所。裹御所。綵帛所。腰帶所。八作司。意思房。樣局所。御馬院。教樂所。天章閣。樂器庫。翰林書藝局。道場庫。祗候庫。御酤庫。主管往來國信所。東庫。御營院。車輅院。皇城禁宮營。騏驥院。教駿營。騎從馬院。象院。大輦院。內轄司。儀鑾司。織染所。奉安所。御酒庫。主管翰林醫官局。太醫局。合同憑由司。良馬院。使臣院。快行營。黃院子營。皂院子營。輕騎庫。外庫。御前諸宮觀。宮太廟營。景靈萬壽宮。老兒

營。慈元殿庫。皇后殿庫。貴妃閤位庫。淑妃、昭容、修儀、美人、才人、諸位庫。以上並是內侍官兼職提點提舉等職。外有皇城司、御馬院、安穩院。係知閤、御帶、環衛官兼領幹辦之職。其餘外庫院幹辦之官。係右選官領其職也。

夢粱錄卷十

諸官舍

左右丞相參政知樞密院使簽書府、俱在南倉前大渠口。侍從宅、在都亭驛東。臺官宅、在油車巷。省府官屬宅、在開元宮對墻。卿監郎官宅、在俞家園。七官宅、在郭婆井。五官宅、在仁美坊。三官宅、在潘閬巷。十官宅、在舊睦親坊。六房院、即後省官所居處。在湧金門東。如意橋北。五房院、即樞密院諸承旨所居處、在楊和王府西也。

府治

臨安府治、在流福坊橋右。州橋左首。亭扁曰拜詔亭。右首亭扁曰迎春。左入近民坊巷。簽推察判二廳。次則左司理院。出街右首則右司理院。府院。及都總轄房。入府治大門。左首軍資庫與監官衙。右首帳前統制司。次則客將客司房。轉南入簽廳都門。係臨安府及安撫司僉廳。有設廳在內。僉廳外兩側。是節度庫。鹽事所。給關局。財賦司。牙契局。戶房。將官房。提舉房。投南教場門側。曰香遠閣。閣後會茶亭。閣之左是見錢庫。分使庫。搭材、親兵、使馬等房。再出僉廳都門外。投西正衙門。俱廊。俱是兩司點檢所。都吏職級。平分點檢等房。正廳例帥臣不曾坐。蓋因皇太子出判于此。臣下不敢正衙坐。正廳後有堂者三。扁曰簡樂。清平。見廉。堂後曰聽雨亭。左首誦讀書院。正衙門外。左首曰東廳。每日早晚帥臣坐衙在此治事。廳後有堂

者四。扁曰恕堂。清暑。有美。三桂。東廳側曰常直司。曰點檢所。曰安撫司。曰竹山閣。曰都錢、激賞、公使三庫。庫後有軒扁曰竹林。軒之後堂扁以愛民、承化、講易、三堂。堂後曰牡丹亭。東廳右首曰客位。左首曰六局房。祗候書表司親事官虞候投事等房而已。府治外流福井對及仁美坊三通判安撫司官屬衙。府治前市井亦盈。鋪席甚多。蓋經訟之人。往來駢集買賣要鬧處也。

運司衙

西浙運司衙、在雙門北。爲南北二廳。今遷豐豫門南渡子橋西晉安橋。爲東西二衙。曰東衙。有寬民堂。福星樓。節愛堂。振襟堂。堂側建別榭。曰西衙。有周咨堂。公生明堂。福春堂。仁惠堂。堂有來修竹而閣之。運司僉廳、提領犒賞酒庫所、俱在運司衙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在俞家園。主管帳司廳、在戒子橋之北。

后戚府

昭慈聖獻孟太后宅、在後市街。顯仁韋太后宅、在薦橋東。憲節邢皇后宅、在薦橋南。憲聖慈烈吳太后宅、在州橋東。成穆郭皇后宅、在佑聖觀後。成恭夏皇后宅、在豐樂橋北。成肅謝皇后宅、在豐禾坊南。慈懿李皇后宅、在後市街。恭淑韓皇后宅、在軍將橋。恭聖仁烈楊太后宅、在漾沙坑。壽和聖福謝太后宅、在飛翔宮側。全皇后宅、在豐禾坊南。其后戚宅、元各賜家廟五室。及祭器儀物。每四孟祭享。官給以御厨兵治祭饌。太常寺差奉常官行贊相禮。仍差主管官影堂使臣及兵級守之。以子孫世領祠事。

諸王宮

吳王府、在後洋街。益王府、在新橋。秀安僖王府、在後洋街。讓王府、在西橋。莊文太子府、在井亭橋。沂靖惠王府、在清湖北。景獻太子府、在鐵冶嶺。榮文恭王府、在佑聖觀橋東。　周漢國瑞孝長公主在左藏庫西。各賜家廟祭器。歲時祭禮。及影堂使臣。主奉官兵級等。循戚宅例制行之矣。

家廟

忠烈張循王府、在清河坊。賜廟祀循王以上五世。祖廟祭器法式。聽其自造。仍差主管一員。影堂使臣二員。兵級二十七名。以子孫帶領祠事。忠武韓蘄王府、在前洋街。賜廟額。廟祭器。惟賜銅爵勺各一。餘竹木髹飾作式。聽其自製。一應事儀。如前制同。忠勇劉鄜王府、在明慶寺南。建廟賜祭器。並如前式。忠烈楊和王府、在洪橋清河坊。賜家廟與祭器。下將作監造以賜。歲時行禮。官給厨兵。太常遣贊相以奉常。餘皆如前例行。太傅平章魏國公賈秋壑。援舊典賜第及家廟。在葛嶺集芳園。改建廟奉五室同宇以饗。四孟月祭器。皆何方所賜。凡點領官吏酒補兵士、與花果、月頒之錢。版曹及臨安府。如在京賜諸勳功廟儀式奏行。

館驛

樟亭驛、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橋南江岸。凡宰執辭免名、出居此驛待報矣。向有白樂天先生、往驛訪楊蟠。曾賦詩曰。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夜半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北郭驛亭、在餘杭門外北郭稅務之右。都亭驛、在候潮門裏泥路西。侍從

宅側。次爲館伴外國使人之地也。

本州倉場庫務

鎮城倉、常平倉、糯米倉、俱在餘杭門外師姑橋。鹽事所、都鹽倉、在艮山門外。天宗鹽倉、在天宗水門內。所轄諸鹽場十有二、曰湯鎮。仁和。許村。鹽官。南路。茶槽。錢塘。新興。蜀山。岩門。上管。下管等場。又新興以下五場。西興、錢清二場皆隸。　交木場、在龍山抽解。竹木場。在浙江亭北。又三場、在江漲橋南餘杭塘上西□三路也。城內外場共二十有一處。以使諸官廳及民庶排日發買。鐵場、炭場、船場、鑄冶場、在東青門外北。瓶場、綵場、在餘杭門外。買酒局、在豐儲倉邊家渡之東。交錢局、在府治後。都錢庫、激賞庫、軍資庫、常平庫、公使錢庫、公使酒庫、甲仗庫、書版庫、公使醋庫、俱在州衙內。回易庫、在斷橋北。外有公使醋子庫。於城內外十有一庫耳。或自沽賣。止日納息錢于點檢所。樓店務、在流福橋北。有官設吏。令宅務合子人戶收撿民戶。年納白地賃錢。税務凡五處。名曰都税務。浙江税務。龍山税務。北郭税務。江漲税務。但州府雖有税務之名。則朝家多有除放。以便商賈。諸貨雖於杭城。其都作院在白魚池之側。運司亦有木税場。在杭城外。共八場也。船場與架閣庫、俱在斷橋門外。提領犒賞酒庫所、在樓店務之側。

點檢所酒庫

點檢所、官酒庫、各庫有兩監官。下有專吏酒匠軍役。但新煮兩界、係本府關給工本。下庫醖造。所解利息。聽充本府贍軍激賞公支。則朝家無一毫取解耳。曰東庫。清煮俱爲一。在崇新門裏。有酒樓。名之曰太和樓。庫之久矣。曰西庫。又名金文正庫。清界庫。在三橋南惠遷橋側。煮界庫。在湧金門外。有酒樓。扁之曰豐樓。南庫元名升陽宮煮界庫、在社壇南。新界庫。在清河坊南。酒樓扁之曰和樂。北庫煮界庫。在祥符橋東。清界庫、在鵝鴨橋東。酒樓扁之曰春風。曰中庫。在眾樂坊北。造清界。有酒樓。扁之曰中和。煮庫。在井亭橋北。曰南上庫。呼爲銀甕子庫。煮酒庫、在東青門外。造清界庫在睦親坊北。酒樓扁之曰和豐。南外庫、造清界。庫在便門外清水閘。造煮界。庫在嘉會門外。名之曰雪醅庫。北外庫、造煮界。庫在江漲橋南。清界庫。在左家橋北。酒樓扁之曰春融。西溪庫、清煮兩界。俱在九里松大路。乃一門分兩庫耳。曰天宗庫、造清界。在天宗水門裏。煮界庫、在餘杭門外上閘東。曰赤山庫。造清界。庫在赤山教場。煎煮庫在左軍教場側。曰崇新庫。清煮兩界、俱在崇新門外。曰徐村庫。在六和塔南徐村市中。其諸庫皆有官名角妓。就庫設法賣酒。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徑往庫內點花牌。惟意所擇。但恐酒家人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妓面及以微利啗之可也。又有九小庫。如安溪、餘杭、奉口、解城、鹽官、長安、許村、臨平、湯鎮。更有碧香諸庫。如錢塘門外上船亭南。名爲錢塘正庫。有樓扁曰先得。錢塘縣前。名錢塘前庫。鵝鴨橋北曰北正庫。正在酪坊巷口也。西橋東曰賽碧香庫。禮部貢院對河橋西曰豐封樓庫。外有豐封正庫。在常州無錫縣。並隸臨安府點檢酒所提領耳。

安撫司酒庫

安撫司所管一道酒庫。如餘杭縣閑林酒庫。石瀨步東西二酒庫。臨安縣青山桃源二酒庫。外有安吉州

德清縣市名爲德清正酒庫。五林□累門德清東西二酒庫。安吉州歸安縣曰璉市東西二酒庫。嘉興府華亭縣曰上海酒庫。

廂禁軍

臨安居輦轂之下。蓋倚以爲重。武備一日不可闕。而守帥所統。則建炎之舊制。至坊隅一軍。又必藉禁衛之士。別爲部伍。三衙之兵。亦聽帥臣節制。以倡率之。始以兵制軍號一一述之。使知衙兵各有兵統耳。曰東南第三將。自太祖朝分隸駐劄。寨在東青門內。元管十指揮。後撥威果二十八指揮。雄節九指揮。於平江外。見存者威節第一、第四、第五、第六、指揮。雄節第八、第十六指揮。全捷第二、第三指揮。共統八指揮軍也。曰京畿第三將。元係東京、畿縣、陳留、雍邱、尉氏、鄢陵、陽武屯駐兵。後劉俊統卒來抽陳留駐劄營在東青門裏。所統武騎兩指揮。勇敵四指揮。威捷三指揮。忠節、水軍、驍猛、神威、雄勇、雄威各管一指揮。効忠三指揮。共統十七指揮軍也。曰兵馬鈐轄司。兵馬勇卽威果奔捷三指揮。宿州龍騎歸遠二指揮因討睦寇留屯、隸鈐轄司所管矣。曰廂軍、崇節、捍江、修江、都作院、小作院、將御闕、開湖司、北城堰、西河、廣濟、樓店務、長安堰閘、秤斗務。北城、鼓角匠、橫江水軍、船務、牢城、各指揮兵士。計兵士一萬五百八十七名之額。曰城東、城西、外沙、海外、管界、茶槽、南蕩、東梓、上管、蕭山、仁和、鹽官、黃灣、硤石、奉口、許村巡檢司。十六寨計兵卒一千三百四十四名之額。

防隅巡警

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簷。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不堪其行。多爲風燭之患。官府坊巷近二百餘步。置一軍巡鋪。以兵卒三五人爲一鋪。遇夜巡警地方盜賊煙火。或有鬧吵不律公事投鋪。卽與經廂發覺解州陳訟。更有火下地分。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盜賊。蓋官府以潛火爲重。于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駐軍兵。及於森立望樓。朝夕輪差兵卒望。如有煙煙處。以其幟指其方向爲號。夜則易以燈。若朝天門內以旗者三。朝天門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則夜間以燈。如旗分三等也。曰東隅。有望樓在柴垛橋都税務南。曰西隅。有望樓在白龜池。曰南隅。有望樓在吳山至德觀後。曰北隅。有望樓在潘閬巷內。曰上隅。有望樓在大瓦子後三真君廟前。曰中隅。有望樓在下中沙巷蠟局橋東巷。曰下隅。有望樓在修文坊內。曰府隅。有望樓在府治側左院牆邊。曰新隅。在長慶坊口。曰新南隅。在候潮門裏東。曰新北隅。在餘杭門裏。曰新上隅。在侍郎橋東皮場廟側。曰西南隅。在崇城坊仁王寺前。曰南上隅。在麗正門側。係殿司相對。曰城西隅。在錢湖門外清化橋。曰城北上隅。在北郭税務橋。曰東北下隅。有望樓在北新橋北。曰錢塘隅。有望樓在水磨頭放生亭後。曰新西隅。在九里松麴院路口。曰海內隅。在浙江亭南油局。曰外沙隅。在候潮門外外沙巡司。曰城東隅。在新門外城東巡司。曰茶槽隅。在東青門外茶槽巡司。如遇煙燒救撲。帥臣出於地分帶行府治內六隊救撲。將佐軍兵及帳前四隊親兵隊、搭材隊。一併聽號令救撲。並力撲滅。支給犒賞。若不竭力。定依軍法治罪。

帥司節制軍馬

浙西安撫司節制殿步兩司軍校。雖係帥司節制。元無統屬。遇有遺漏調遣、及救撲烟爝、須用朝旨調遣。常不及事。遂請于朝省。得旨行下殿步兩司。各差官兵千人。各委統制官二員。帶行正任兵馬鈐轄都監。及添差兵馬鈐轄副都監職任。於城內四壁措置斷。以備調遣。復請朝堂。欲再於殿步二司、差軍兵分佈城外四壁防虞之責。遂行下各司。再選精軍三百人。各以統制官二員。仍帶本州鈐轄路分之職。分任也。並照城內四壁約束。供隸帥司節制。自後兩浙運司申朝得旨。令分官城內外、四壁軍兵、通行節制。以使救撲。且如防虞器具、桶索旗號、斧鋸燈籠、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給支官錢措置。一一俱備。遇有救撲、官司官吏便整隊伍。急行奔馳。赴劄遺漏地方。聽行調遣。不勞百姓餘力。便可撲滅。如率執帥漕、殿步帥臣、間到地面指揮救撲。百司官吏亦各詣所隸官司守局。以備不測。其修內司搭材等兵級。亦同內侍分頭救滅。或火勢侵其官舍民里之家。及延燒損威。有傷百姓屋廬。內庭累令天使取馬傳宣諸司帥臣。速令將佐兵士撲滅。毋致延漫。如有違誤。定行軍法治之。帥漕二司。遇行救撲。官給錢買水澆滅。富室豪戶亦賜錢助役。軍士盡力撲滅。不致疎虞。若救火軍卒有傷者。所在差官相視傷處。支給犒賚。差醫診治。

夢粱錄卷十一

諸山岳

大內坐山、山名鳳凰。即杭客山也。廟巷山名吳山。又曰胥山。上方多福寺、名七寶山。山前迤者、謂之寶蓮山。進奏院後名石佛山。太廟後、名瑞石山。妙果尼寺前、名金地山。淺沙坑小山、名茆山、淺山。寶月寺前名寶月山。八眼井前名峨眉山、草場山、御廚營山、謂之寶山。孝仁坊名清平山。府治名竹園山、秀峯諸山一脈耳。豐樂橋前有狗兒山。此古老相傳稱之。而實無山跡。東太乙宮後圃內有小土山、名虎林山。建亭在其上。扁曰武林。即杭之主山也。城南冷水峪上名曰包山。山有桃花關。多貴官園圃。春間桃花數里豔色。以故杭人遊宴者夥。嘉會門外白洋場南名龍山。又曰天龍山。山西名月輪、大慈二山。堯門名馬鞍五雲等山。鐵井欄謂之定山、秦望山、浮山、范村北鄉、名排山。楊村名塢山。巫山頂名廟山。又謂之椂山。水樂洞前名南高峯山。九里松名靈隱山、靈鷲山、仙居山。靈隱寺後山名北高峯。山寺前名飛來峯、白猿峯、稽留峯、月桂峯、蓮華峯、碪岩、峨岩、靈鷲寺右、青林岩、理公岩。靈隱山南名葛塢、朱墅、女兒山、玉女岩、龍井山、雲棲山。范村諸塢山。西湖堤上名孤山。乃林和靖先生修真隱居處。其山聳立旁無聯附。爲湖山之絕勝也。錢塘界有粟山、縣舊治南名巨石山、石甑山。壽星寺後名子峯山。大佛寺名大佛石山。嶽廟右行官前名霍山。興教寺後曰南屏山。其山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障可觀。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刻之于石。

見存其跡矣。淨慈寺對山名雷峰寺山。後有慧日峰山。龍井山側名雞籠山。高麗慧因寺前名赤山。更有一峰聳出。衆山繚繞。古木列匝。森翠難描。謂之玉岑山也。報德寺有山名鄧雞峰。無垢院有一峰如筆卓然而立。故名卓筆峰。大麥嶺後花家山。又名蛇山。放馬場側靈石山、東山、又名仙姑山。三家橋試院後名西觀音山、秦亭山、石壁山。西溪龍門山、長壽鄉大悲山塢。崇化鄉觀山。黃社、茆灘、楊梅等山。城東北山臨平山、橫杜山、赤岸山、皋亭山、青龍山、梯山、佛石山、若苕山、大婆山、白岩山、方山、亭山、楊山、唐峰山、近山、大遮山、烏尖山、依馬山、安樂山、石壁山、龍塢山、法華山。仁和縣界東北有黃鶴山、永和等鄉超山。亭市龍珠山、大雄山、南北鮑山、玉峰山、洛山、蛾眉山、烏頭山、姥獨山、黏石山、馬嘷山。其餘七縣。山脈綿亘。山峰巍峨。週圍數百里。難以盡述矣。虎頭岩在錢塘門外。介於寶岩崇業寺後山。爲禮錢塘帝都賦云。岩則虎頭。故老傳云。此山舊有巖石突出。如虎頭形。吳越錢王納土後。奏有望氣云。杭州西湖有虎頭形勝。遂命匠鑿去其形。兩赤縣有名岩者。如逃岩、青林岩、理公岩、玉女岩、象鼻岩、佛手岩。

嶺

八蟠嶺、在大內後殿同衙山上。萬松嶺、在和寧門外孝仁坊西。嶺上夾道栽松。今第宅內官民居。高高下下。鱗次櫛比。多居於上。白樂天夜歸賦詩曰。萬株松柏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之句。又東坡蠟梅詩句有萬松嶺下黃千葉。鐵冶嶺在步司衙左。虎翼營東。紫坊嶺在淺沙坑七官宅之側。駱駝嶺在三茆觀之麓。瀧肺嶺在大街猫兒坊北。狗兒嶺在教睦坊內。此二嶺、舊有坡阜。今夷爲坦路。而名存焉。慈雲嶺西在方家峪。東往郊壇路。有後唐石刻。風篁嶺在錢塘門外放馬場西。路通龍井。其嶺最高峻。嶺上有亭。名曰過溪。又曰二老。東坡賦詩紀之。又探梅詩有問信風篁嶺下梅。又有界亭詩丹青明滅風篁嶺之句。分金嶺、在錢塘舊治西。狗頭嶺在舊治北。桃子嶺在方家峪南。錢糧司嶺在城西巡司前。五子嶺在龍山之北。白塔嶺在龍山東。徐村嶺俗呼寶擴子嶺。雷嶺、馬牛頭嶺、俱在錢塘定山北鄉。牌山嶺在定山南鄉。五雲山嶺在徐村及雲棲山。俱可往來。大麥嶺、小麥嶺、今在高麗寺西。與步司右軍相近。路通放馬場嶺。嶺有觀音閣。對山有東坡同王瑜、楊傑、張璹、元祐五年三月三日遊三竺。過麥嶺。題名石刻存焉。南高峯下。烟霞嶺、葛嶺在西湖之西。葛仙翁煉丹於此。有初陽臺。高廟即其地側集芳園。理廟以此園賜賈秋壑。建第宅家廟。蓋賈公元有別墅在焉。棲霞嶺又名劍門嶺。亦名劍門關。在錢塘門外斷剛院之北。俗多栽桃花。開時爛然如霞。故名之。嶺下有鄂王墓。駱駝嶺在九里松東。臙脂嶺在九里松麵院路西。石人嶺又名竭公嶺、在靈隱寺西。□□□□大青嶺在東塢嶺南。郎當嶺在大青嶺南。黃泥嶺在行春橋水竹塢步司前。軍寨南胡家嶺在錢塘長壽鄉。其嶺極峻峭。有石井。旱不竭。歇樵嶺在慈山。大石姥嶺在仁和界。

諸洞

杭城內有洞者三。青衣洞在三茆觀之後。曰羅漢洞。在敕令所北。其洞歷之久矣。今以名呼之。曰金星洞。在鳳凰山介亭下。大廟亦有洞。如其名也。城外有洞者凡一十有七。曰南高峯煙霞洞。下曰水樂洞。其洞前四望。林巒聳秀。岩石崢嶸。洞處窈窕。插如淵泉。味且清甜可掬。洞中有水聲。如金石之音。頗爲楊和都

王別園。家石榮亭。最爲幽雅。歲時都人遊觀集焉。歷年多蕪穢弗治。水樂音聲幾絕。賈秋壑以厚值得之。增葺其故。顧無其水音。秋壑俯睨諦聽。悠然有契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有聲。今水瀦其中十步其外。顧振聲得乎。亟命疏槳導瀦。有聲自洞間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勝概。於今如始也。楊村塢山慈嚴寺之後、名風水洞。郊臺天真院有二洞。扁曰登雲。曰靈化。東坡和靖題名刻于石。右赤山殿司左軍寨尼庵側有洞。名鐵窗櫺洞。天竺山有二洞。名呼猿。龍泓。烟霞石塢路大仁院、有石屋洞。極高大。狀如屋。遇閣鑾劉諸佛菩薩羅漢之像。其寺正爲佛殿。朝香夕燈之供。烏塢山名烟霞洞。石屋寺側曰梯雲洞。下竺寺內有洞名香林。臨平山有洞名龍洞。尼庵後有洞名蝙蝠。細氣洞。錢塘崇化名白龍洞。其洞有龍居焉。朝家曾祈雨暘有感。敕封侯爵。爲顯靈孚濟美號。賜廟額扁曰敏應。榕帚塢護國仁王寺有洞。不載其名。仁和界超山有洞名海雲洞。僕時乾濕。洞建黑龍王祠祀之。古柳林楊和王園內名白雲洞。蓋以坡陀擁十成之。此奪天之奇巧也。

溪潭澗浦

杭郡、係南渡駐蹕。於此地。倚山林。抱江湖。多有溪潭澗浦。繚繞郡境。實難攝其佳處。自武林山之西。名曰西溪。昔者有郭祥正詩題詠曰。西溪在朝外。一派瀉殘陽。遊子託漁船。却愁歸路長。九溪在赤山烟霞嶺西南。通徐村。出大江。北達龍井矣。安溪在錢塘。去北關五十里。溪上有大遮山祠。龍山在上。古人相傳風雨之夕、龍現珠有光。後溪在錢塘長壽奉口溪。在錢塘安溪之北十八里。　潭洲者。寶月山寶月寺之西曰黑龍潭。其潭莫測深淺。亢旱水不竭。一名天井。山下有天井巷。晴則潭水碧色可愛。將欲雨則水黑。郡民以此候晴雨多驗。頃者。白樂天曾祭龍神撰祝文曰。黑龍惟龍。其色元。其位坎。其神壬癸。與水通靈。自者歷禱四方。寂然無應。今故虔誠潔意致命於黑龍。無水何依。神無靈。將恐竭澤能救物。我實有望於龍。物不自神。龍豈無求於我。若三日之內。雨一滂沱。是龍之靈。亦人之幸。禮無不報。神其聽之。仁和臨平鎮東湖曰白龍潭漁浦潭。按今輿地志。在郡西南。龍遊潭、在仁和皋亭山。鉢盂潭、在南高峰及仁和大年鄉石塘東。玉兒潭、在郡西五十里。浣紗潭、在仁和臨平鄉。羊鐵潭、在艮山門外。西湖三潭。古人相傳在湖中。　□浦者、鳳凰山下有柳浦。咸淳志云。隋志錢郡。曾與宮營游軍此地。參之諸文無考。便門側名鐵幢浦。古人相傳吳越王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又有閘錢王築塘時。高下置鐵幢凡三。以爲鎮壓。潮水退則見其幢也。淳祐戊申帥司買民地。置亭其上。王荊公詩云。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客。迴首山川覺有情。靈隱浦。自靈隱山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北浦。今資國院前是也。亦云靈隱。步頭有詩詠曰。有靈何所隱。深浦老乘殘。漁父一舟泊。却疑秋漢查。白石浦、鮮船渡浦、楊村浦、俱仁和臨江鄉。　澗者、如合澗、在靈隱天竺之間。十八澗、在龍井山之西。步司左軍寨後路通六和塔寺。石門澗、參寥[illegible]靈隱寺記。昔有臥龍石橫澗中。有詩詠曰。嵒閣何人見。潺湲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鎖石樓雲。金沙澗、在靈隱寺側。自合澗橋繞寺山一帶。唐家衕石橋、在軍寨門內。至行春橋折入步司前軍寨門由鍾院流入西湖。惠因澗、在赤山高麗惠因寺側。秦少游遊龍井。曾濯足于澗。題名記之云。並湖而行。出雷

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呼猿澗、在靈隱山呼猿洞之左右也。

井泉

杭城內外。民物阜蕃。列朝帥臣、常命工開拔井泉。以濟邦民之汲。庶無枯涸之虞。吳山北大井、曰吳山井。蓋此井繫錢王時。有韶國師始開此井。爲錢塘第一。然山脈融液。泉源所鍾。不類江湖之水。遇大旱不涸。天井巷曰天井。舊志云。寶月山上亦有天井。後廢之久矣。萬松嶺上沈婆井。嶺下有郭公井。鐵冶嶺北有郭婆井。普平山側有郭兒井。紫城坊仁王院前上四眼井。長慶坊竹竿巷曰下四眼井。金地山步司寨前名白鱔井。清沙溝有鰻井。寶月山下上八眼井。秘書省相對下八眼井。後市街大眼井。六部前甜瓜井。四方館北及南倉前、各有大井。太學後及市西坊、各名沈公井。祥符寺中向吳越王於寺內開井九百九十眼。後改創軍器所。湮塞僅存數井耳。鵝橋北有義井。亦呼四眼井。道明橋雙井。豐樂橋西長惠井。棚前亦有雙井。梵天寺靈鰻井。錢王廟前爲龍井。六和塔南沙上曰沙井。上以鐵井欄蓋之。西溪有井名龜兒井。方井。淨慈寺前四眼井。下竺藏院煉丹井。武林山烹茗井。猜湖惠利井。鐵冶嶺相公井。甘泉坊相國井。安國羅漢寺名西井。又名成化井。三省激賞庫名四井坊。俗呼四眼井。裴府前名小方井。俗呼小眼井。惠遷橋西有井、一者三呼。沈公井曰金牛井。曰惠遷井。州治前流福坊名流福井。涌金門錢子井。自惠利而錢子井計八井。於西湖置水口。引水歸城。使民汲之。孤山有金沙井。風篁嶺龍井。有名賢題詠甚多。秦少游題名石刻。并相鄰清之跋。蘇東坡之記存焉。治平寺葛公雙井。楊村路上觀音井。小林通華院蓮華井。仁和泉亭鄧氏井。　泉者、以城外兩赤縣。有冷泉。醴泉。溫泉。並見武林山。玉泉在錢塘九里松北淨空院。昨自齊宋有靈悟大師雲超開山說法。龍君來聽。撫掌出泉。有小方池。深不及丈。水清徹可鑒。異魚泳游其中。池側立祠祀龍君。朝家封公爵。有白樂天詩詠云。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藜杖。頭帶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誰人。真珠泉在大慈崇教院。爲張循王真珠園內也。靈泉在壽星寺前。有亭而廣福院亦有之。金沙泉在仁和永和鄉。東坡詩有細泉幽咽走金沙之句。孟泉詳于壽星寺。臥庫泉見於鄭獬靈隱天竺詩序中。蕭公泉在靈隱寺後。歲寒泉在龍井山崇因院。法華泉在南山滿覺寺。參寥泉元祐年間此僧住上智果寺。寺有泉。東坡以僧之名爲泉名。蓋東坡應夢記云。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一日。夢此僧賦詩。覺而記兩句曰。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此僧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予夢詩。兆於七年前。衆客皆歎。遂書始末并題之。非虛語也。穎川泉在南高峯觀音泉者有三。法通、傳燈、真如、三寺也。明月泉在南山晴竹園廣福院。定光泉在西山長耳僧法相院。西定光庵側。白沙泉在靈隱寺西普賢院方丈之西。其泉自白沙中出。有詩詠曰。不見泉來穴。沙平落細聲。夜高寒月溪。銀漢大分明。周公泉又名北磵泉。在湖州市下閘。甘泉在城北黃家巷。南惠泉在錢塘長壽鄉大遮山惠泉寺。沐谷泉在臨平山寂光庵側。寒泉舊名鄧菊泉。在錢塘門外嘉澤廟。僧錄泉在南山福聖

院。六一泉、僕夫泉在孤山四聖太乙道館園內。大悲泉在上天竺。茯苓泉在靈隱寺西無垢院。虎跑泉在大慈山。持正泉在六和開化寺。湧泉在赤山行宮西清心院前山坡下。高廟日遣人汲水入內瀹茗。寺中以朱欄護之。味極清甘。亢旱不竭。天澤泉、在轉院小隱寺前。有亭覆之。安平泉在仁和安仁西鄉安隱院。有池扁曰安平泉。池邊有亭。東坡題詠曰。策杖徐徐步此山。撥雲尋徑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記年。煮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年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城內有瑞石泉在糧料院北瑞石山下。今太廟南有井亭。青衣泉在太廟後三茅觀園內。武安泉在皇城司營。水清甘。有青石刻武安泉三字。俱按咸淳志所載而述之也。

池塘

湧金池在豐豫門裏。引西湖水為池。與越王元瓘大書湧金池三字。刻石識之。其旁皆樹桑。三年丙午之歲。建午之月。特開此池。有前輩賦詩詠曰。湧金來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衆沼皆涵碧。斯池獨湧金。寶光終夜見。不是月華深。聖母池在吳山中興觀側。以石欄護。上建聖母廟。白龜池在錢塘門裏沿城南。金牛池已廢。仁和倉池在倉南。明清池在大理寺議廳池畔。有潘閬詩刻。白洋池在梅家橋南。鴻雁池在龍山北。龍母池在錢糧司嶺。金魚池在開化寺後山澗水底。有金銀魚。放生亭池在西湖德生堂。瑤池在錢塘門外寶勝寺側。今屬呂氏園。有二飲馬池。一在西溪飲馬山下。一在菜市門外廟子灣。西水池在長橋東錢湖門外。碧沼水池在湖州市左八鄉廟巷。池廣三畝。水清甘。人多汲飲。有扁曰碧沼。磨劍池臨平山下。有片石。俗傳錢王磨劍于此。宮城外護龍水池二十所。自候潮門裏南貼中軍寨壁。宮城之東。直至便門裏南水門北。寧和門外水池。袤一百一十尺。自是近南居民去水絕遠者。皆恃此防災。以為安矣。城內外居民水遠去處。宮從防虞水池者二十有二。以便民之利。塘者、如艮山門外尉司衙側。名五里塘。艮山門外蔡官人塘。月塘。其塘地宜種瓜。有周姓者擅其利。士人呼月塘周家算為瓜是也。上塘在殿司右軍教場側。又在閘園頭石塘北。沈塘在北關門外。又名沈家灣。永和塘在仁和永和鄉。地接古湖。自龍潭俗謂之三里陰。水勢漲溢。一遇卵風震蕩。則數百頃中、瞬息湮沒。鄉民患之。後得邑士倡其義役。捐財以助修築。塘成。旋無水患也。宰范光命名曰永和堤。官河塘在北新橋之北。接廣運河大塘。又有一塘曰西塘。袤一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州驛路。淳祐並加築治。至今無類圯之患矣。

堰閘渡

清河堰在餘杭門外稅務東。裏沙河堰在餘杭門外仁和橋東。澄水閘在西湖長橋南。因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流為三道。一以錢湖門外北城下從蒲子口。流水省馬院後為小渠。引水直至澄水閘入湖。又為三渠出於湖。皆有石橋。後渠為民居湮塞。然橋猶可記也。西閘在赤山教場側。龍山渾水閘、清水閘在龍山。浙江清水渾水二閘、在便門外。保安閘在小堰門外。清湖上中下三閘在餘杭門外。石函橋閘在錢塘門外水磨頭。因湖水泛漲。開此泄水。出于下湖。安溪化灣二斗門閘在錢塘縣北。浙江渡在浙江亭江岸。對西興。龍山渡六和塔開化寺山下。對漁浦。漁山渡在大朱橋及豐儲倉前。兩岸相望不遠。湖勢可畏。浙東

士夫憚于渡漁浦者、多由此渡。船頭渡在通江橋北。周家渡在城內㯃木巷。司馬渡在油蠟局橋。鄭家渡在下中沙巷。邊家渡在仁和倉東。陸家渡在豐儲倉西。時家渡在德勝堰南。

夢粱錄卷十二

西湖

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舊名錢塘湖。週圍三十餘里。自古迄今、號為絕景。唐朝白樂天守杭時。再築堤捍湖。宋慶曆間。盡闢豪民僧寺規占之地。以廣湖面。元祐時。蘇東坡守杭。奏陳于上。謂西湖如人之眉目。豈宜廢之。遂撥賜度牒易錢米。募民開湖。以復唐朝之舊。紹興間。從蹕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郡臣湯鵬舉申明西湖條畫事宜于朝。增置開湖軍兵。差委官吏管領。任責蓋造寨屋舟隻。專一撩湖。無致湮塞。修湖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水閘。量度水勢。得其通流。無垢污之患。乾道年間。周安撫淙奏乞降指揮。禁止官民不得拋棄糞土。栽植荷菱等物。穢污塡塞湖港。舊召募軍兵專一撩湖。近來廢闕。見存者止三十餘名。再乞頒刺補額。仍委府司官、并本府壕寨官帶主管開湖職事。一管轄軍兵開撩。無致人戶包占。或有違戾。許人告捉。以違制論。自後時有禁約。方得開闢。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守趙節齋奉朝命開濬。自六井至錢塘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蘇堤三塔、南新路長橋、柳洲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茭蕩、一切薙去。方得湖水如舊。咸淳間。守臣潛皐墅亦申請于朝。乞行除拆湖中菱荷。毋得存留穢塞。侵占湖岸之間。有御史鮑度劾奏內臣陳敏賢、劉公正、包占水池。蓋造屋宇。濯穢洗馬。無所不施。灌注湖水。一以釀酒。以祀天地。饗祖宗。不得蠲潔而虧歆受之福。次以一城黎元之生。俱飲污膩濁水而起疾疫

之災，奉旨降官能臧介臨安府日下拆毀屋宇，開闢水港，盡于湖中除拆蕩岸，得以無穢污之患，官府其除年納利租官錢，消滅其籍，絕其所爲，本根勿復萌孽矣。且湖山之景，四時無窮，雖有畫工，莫能摸寫，如映波橋側竹水院，澗松茂盛，密蔭清溜，委可人意。西林橋即裏湖內，俱是貴官園圃，涼堂畫閣，高臺危榭，花木奇秀，燦然可觀。有集芳御園，理宗賜與賈秋壑爲第宅家廟，往來遊玩舟楫，不敢仰視，禍福立見矣。西泠橋外孤山路，有琳宮者二，曰四聖延祥觀，曰西太乙宮，御圃在觀側，乃林和靖隱居之地，內有六一泉、金沙井、閑泉、僕夫泉、香月亭，亭側山椒，環植梅花，亭中大書於照屏之上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又有堂扁曰挹翠，蓋挹西北諸山之勝耳。曰清新亭，面山而宅，其旋在挹翠之後，曰香蓮亭，曰射圃，曰瑪瑙坡，曰陳朝檜，皆列圃之左右。有東坡庵、四照閣、西閣、鑑堂、辟支塔，年深廢久，而名不可廢也。曰蘇公堤，元祐年東坡守杭，奏開浚湖水，所積葑草，築爲長堤，故命此名，以表其德云耳。自西迤北，橫截湖面，綿亙數里，夾道雜植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爲遊人玩賞駐足之地。咸淳間，朝家給錢，命守臣增築堤路，沿堤亭榭再一新，補植花木。向東坡嘗賦詩云：六橋橫接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曰南山第一橋，名映波橋，西偏建堂，扁曰先賢，寶慶年大資袁京尹韶請于朝，以杭居吳會，爲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爲闕文，以公帑求售居民園屋，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流，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自陶唐至宋，本郡人物，許箕公以下三十四人，及孝婦孫夫人等五氏，各立碑刻，表世旌哲而祀之。堂之外提邊有橋，名袁公橋，以表而出之。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景象窈深，惟堂竇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木蔽翳，亭館相望，來者由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憩流芳，而後至祠下。又徙玉晨道館於祠之艮隅，以奉酒醑，易扁曰旌德，且爲門，使其往來，直門

爲堂，扁曰仰高。第二橋名鎖瀾橋，西建堂，扁曰湖山，咸淳間，洪帥燾買民地創建，棟宇雄傑，而勢端閎，拱奔赴，水光滉瀁，四淨圖盪四闌，如武士相衛，回眸顧盼，由後而望，則芙蕖菰蒲，蔚然相扶，若有邂逅。其前之意。後二年，帥臣潛皋墅增建水閣六楹，又縱爲堂四楹，以達於閣，環之欄檻，闢之戶牖，蓋遷延遊挹盡納千山萬景，卓然爲西湖堂宇之冠，遊者爭趨焉。第三橋名望仙，橋側有堂，扁曰三賢，以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先生之祠。袁大資請于朝，切惟三賢道德名節，震耀今古，而祠附於水仙廟東廡，則何以崇教化，勵風俗？遂買居民廢址，改造堂宇，以奉三賢，實爲奇麗名勝之所。正當蘇堤之中，前挹湖山，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樹深窈，南北諸峯，嵐翠環合，遂與蘇堤貫聯也。蓋堂宇參錯，亭館臨堤，種植花竹，以顯清概。堂扁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曰北山第二橋，名東浦橋，西建一小矮橋過水，名小新堤，于淳祐年，趙節齋尹京之時，築此堤至曲院，接靈隱三竺梵宮，遊觀往來，兩岸夾植花柳，至半隄，建四面堂，益以三亭於道左，爲遊人憩息之所，水綠山青，最堪觀玩。咸淳再行高築堤路，凡二百五十餘丈，所費俱官給其券工也。曰北山第一橋，名涵碧橋，過橋出街，東有寺名廣化，建竹閣，四面栽竹萬竿，青翠森茂，陰晴朝暮，其狀可愛。閣下奉樂天之祠焉。曰壽星寺，高山有堂，扁曰江湖偉觀，蓋此堂外江內湖，一覽目前，淳祐趙尹京重創廣廈危欄，顯敞虛曠，旁又爲兩亭，巍然立於山峯之巔，遊人縱步往觀，心目爲之豁然，曰

孤由橋，名寶佑，舊呼曰斷橋。橋裏有梵宮，以石刻大佛金裝，名曰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舟石山上，遊人爭覩之。橋外東有森然亭，堂名放生，在石函橋西，昨於眞廟朝天禧年間，平章王欽若出判杭州，請於朝建也。次年守臣王隨記其事。元祐東坡請浚西湖，謂每歲四月八日，邦人數萬集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祝萬歲。紹興以鑾輿駐蹕，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仍以西湖爲放生池，禁勿採捕，遂建堂扁德生，有亭二，一以濱湖爲祝網縱鱗之所，亭扁泳飛，一以枕山，凡名賢舊刻皆峙焉。又有至唐戒宸宰文刻石于堂上。曰玉蓮，又名一清，在錢塘門外菩提寺南，沿城，景定年尹京馬光祖建，次年魏克愚徙郡治竹山閣改建於此，但堂宇爽闓，花木森森，顧盼湖山，豁然堪畫。曰豐豫門外有酒樓，名豐樂，舊名聳翠樓，據西湖之會，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遊橈畫船，棹謳堤唱，往往會於樓下，爲遊覽最。顧以官酤喧雜，樓亦臨水，弗與景稱。淳祐年，帥臣趙節齋再撤新創，瑰麗宏特，高接雲霄，爲湖山壯觀，花木亭榭，映帶參錯，氣象尤奇，縉紳士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更以錢塘門外望湖樓，又名看經樓，大佛頭石山後名十三間樓，乃東坡守杭日多遊此，今爲相嚴院矣。豐豫門外有望湖亭三處，俱廢之久，名賢遺蹟，不可無傳，故書之使後賢不失其名耳。曰湖邊園圃，如錢塘玉壺、豐豫漁莊、清波聚景、長橋慶樂、大佛、雷峯塔下小湖齋宮、甘園、南山、南屏，皆臺榭亭閣，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貴宅宦舍，列亭館于水隄，梵剎琳宮，布殿閣於湖山，週圍勝景，言之難盡。東坡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正謂是也。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麴院荷風、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岸聞鶯、花港觀魚、雷峯落照、兩峯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春則花柳爭妍，夏則荷榴競放，秋則桂子飄香，冬則梅花破玉，瑞雪飛瑤。四時之景不同，而賞心樂事者，亦無窮矣。

下湖

下湖，在錢塘門外，其源出於西湖，一自玉壺水口流出九曲，沿城一帶，至餘杭門外，一自水磨頭石函橋

閘流出策選鋒教場楊府雲洞北郭稅務側，合爲一流，如環帶形，自有二斗門牐泄之。淳祐年，西湖水涸，城內諸井亦竭，尹京趙節齋給官錢米，命工自錢塘尉廨北望湖亭下鑿渠，引天目山水，自餘杭河經張家渡河口，達于溜水橋斗門，凡作數壩，用車運水，經西湖，庶得流通，城中諸市民，賴其利也。林和靖艤舟石函，因過下湖小墅，賦詩曰：平湖望不極，雲氣遠依依，及向扁舟泊，還尋下瀨歸。青山連石埭，春水入柴扉，多謝提壺鳥，留人到落暉。錢塘定山南鄉有名湖，劉道眞錢塘記云：明聖湖在縣南一百步，又仁和東十八里、亦有此湖之名。仁和縣東北十八里、有湖名曰御息，故老相傳秦始皇東遊，暫憩於此，故以名之。縣東長樂鄉曰臨平湖，前輩夜汎湖賦詩曰：素彩皓通津，孤舟入清曠，已愛隔簾看，還宜捲簾望。撥簾當此時，惆悵思君君不知。三月平湖草欲齊，綠楊分映入長堤，田家起處烏龍吠，酒客醒時謝豹啼。山檻正當蓮葉渚，水塍新擘稻秧畦，人間漫說多歧路，咫尺神仙洞却迷。仁和永和鄉有湖者二，曰石橋湖，曰丁山湖。天宗門外曰泛洋湖，仁和長樂鄉像光湖，唐時湖中現五色光，掘地得彌勒佛石像，乃建寺及湖名俱曰像光。仁和桐扣山下名石鼓湖。

浙江

浙江在杭城東南。謂之錢塘江。內有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由下曲折而行。有若反濤水勢者。故昭以錢塘、松江、浦陽爲三。而不知浦陽在何地。今富陽即錢塘江。其江自古曰浙河。見於莊子書中。其爲東南巨浸。昭昭也。按吳越春秋內傳云。吳王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堤岸。又按越王外傳云。越王賜大夫種死。葬於西山之下。一年。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然此說荒誕無稽。不敢信。以忠清廟記言之。非誕也。然諸家所說甚多。或謂天河激湧。亦云地機翕張。又以日激水而潮生。月周天而潮應。或以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率元氣噓吸。天隨氣而張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蓋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于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朒。故潮有大小焉。但月朔夜半子。晝則午。刻潮平于地。次日潮信稍遲一二刻。至望日。則潮亦如月朔。信復會於子午位。若以每月初五。二十日。此四日則下岸。其潮自此日則漸漸小矣。以初十。二十五日。其潮交澤起水。則潮漸漸大矣。初一至初三日。與十五至十八。六日之潮最大。其銀濤沃日。雪浪吞天。聲若雷霆。勢不可禦。進退盈虛。終不失期。且海門在江之東北。有山曰赭山。與龕山對峙。潮水出其間也。嵐肇潮論、所謂夾岸山而遠入、射一帶以中投者、是也。若背狹逆。則東自定海吞餘姚。奉口二江。併之浙江、尤甚逼狹。潮來鬨其聲。北望嘉興、太湖。水闊二百餘里。故商船船隻怖于上灘。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灘。南北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矣。

城內外河

茆山河、東自保安水門向西。過推貨務橋轉北。過通江橋。一直至梅家橋。元德壽宮之東。今宗陽宮有茆山河。因展拓宮基填塞。及民戶包占。雖存去水大渠。流至蒲橋。後被修內司營填塞。所不及故道。今廢之久矣。　鹽橋運河。南自碧波亭州橋、與保安水門裏橫河合。過望仙橋。直北至梅家橋。出天宗水門。一派自仁和倉後葛家橋天水院橋淳祐倉前出餘杭水門水道。　市河。俗呼小河。東自清冷橋西流。至南瓦橫河轉北。由金波橋直北。至仁和倉橋轉東。合天水院橋轉北。過便橋。出餘杭水門。　清湖河。西自府治前淨因寺橋過闕轉北。由樓店務橋、至轉運司橋轉東。由渡子橋、合湧金池水、流至金文庫、與三橋水相合。南至五顯廟後。普濟橋水相合。直北。由軍將橋至清湖橋投北。由石灰橋至衆安橋、又投北。與市河相合、入鵝鴨橋轉西、一派自洗麩橋至紀家橋轉北。由車橋至便橋山餘杭水門。　城外運河。南自浙江跨浦橋。北自渾水閘。蕭公橋、清水閘、衆惠橋、欖木橋、謝家橋轉西。由保安閘至保安水門入城。土人呼城外河曰貼沙河。一名裏沙河。　龍山河。南自龍山渾水閘。由朱橋至南水門。淤塞年深。不通舟楫。　外沙河。南自行車門北去。繞城東過紅亭稅務前舊已堙圯螺螄橋。東至菜湖橋與殿司前軍寨內河相合。轉西過游奕寨前軍寨橋至無星橋壩子橋河相合。入艮山河。沿城入泛洋湖水。轉北至德勝橋、與運河相合。

菜市河。南自新門外、北沿城扶隨觀後。至草家橋菜市塘壩子橋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與運河合流。　下塘自河南天宗水門、接沿橋運河餘杭水門、接城中小河清湖河。兩河合于北郭稅務前。由清湖堰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相合。分爲兩派。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嘉興路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下塘河。　新開運河。在餘杭門外北新橋北。通蘇湖常秀潤等河。凡諸路綱運。及販米客舟。皆由此達於杭都。　下湖河。在溜水橋柴場北。自策選鋒軍寨墻八字橋。沿東西馬塍羊角埂上泥下泥橋。直抵步司中軍寨墻北。一派自打水樓南折入左家橋河。入江漲橋河一派自八字橋西、策選鋒軍寨、神勇寨、步人橋至石塘橋下。折入餘杭塘河。一派自西城橋西溪山一帶至飲馬山、亦折入餘杭塘河。　□子塘河。自北郭稅務驛亭下直抵左家橋。係下湖洩水去處。　餘杭塘河。在餘杭門外江漲橋。投西路至餘杭縣。　奉口河。自北新橋至奉口大溪。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泮。可通湯鎮、赭山、巖門、鹽場。東坡管南中督役開湯村運鹽河。賦詩曰。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切勿厭藜羹。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　官塘河。在餘杭門外板橋西。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外九里松塘姚斗門。通河街店、湯鎮、赭山。　施何村河。在桐扣山水灘堰東。自運河入通裏外沙河。　赤岸河。在赤岸。自運河入。通高塘、板塘諸河。　方興河。在臨平鎮東。自運河入。通像光湖、赭山、湯鎮。

湖船

杭州左江右湖。最爲奇特。湖中大小船隻、不下數百舫。船有一千料者。約長二十餘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約長十餘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亦長數丈。可容三二十人。皆精巧創造。雕欄畫栱。行如平地。各有其名。曰百花。十樣錦。七寶。戗金。金獅子。何船。劣馬兒。羅船。金勝。黃船。董船。劉船。其名甚多。姑言一二耳。更有賈秋壑府車船。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又有御舟。安頓小湖園水次。其船皆是精巧。雕刻創造。俱用香楠木爲之。只是周漢國公主遊玩。曾一用耳。靈芝寺前水次。有趙節齋所造湖舫。名曰烏龍。凡遇撐駕。即風浪大作。坐者不安。多不敢撐出。以爲棄物。湖中南北搬載小船甚夥。如□船。買賣羹湯、時果。撥酒瓶。如青碧香、思堂春、宣賜、小思、龍游、新煮酒、俱有。及供菜蔬、水果、船撲、時花、帶朵、糖獅兒、諸色千千、小段兒、糖小兒、家事兒等船。更有賣雞兒、湖蓮、海蟄、螺頭、及點茶、供茶果、婆嫂船、點花茶、撥糊盆、潑水棍、小船、漁莊岸、小釣魚船。湖中有撒網鳴榔打漁船。湖中有放生龜鱉螺蚌船。並是瓜皮船也。又有小腳船。專載賈客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撲青器、唱耍令、纏曲、及投壺打彈百藝等船。多不呼而自來。須是出著發放支犒。不被哂笑。若四時遊玩。大小船隻。雇價無虛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如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須先指揮船戶。雇定船隻。若此日分舫船、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賃。至日、雖小腳船亦無空閑者。船中動用器具、不必帶往。但指揮船主一一周備。蓋早出登舟。不勞爲力。惟支犒錢耳。

更有豪家富宅、自造船隻遊戲。及貴官內侍、多造採蓮船。用青布幕撐起。容一二客坐。裝飾尤其精緻。

江海船艦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餘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此網魚買賣。亦有名三板船。不論此等船。且論舶商之船。自入海門、便是海洋。茫無畔岸。其勢誠險。蓋神龍怪蜃之所宅。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繫也。愚嘗見大商賈人言此甚詳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邐過七洲洋。舟中測水。約有七十餘丈。若經崑崙沙漠、蛇龍烏豬等洋、神物多。於此中行雨。上略起朵雲。便見龍現全身。目光如電。爪角宛然。獨不見尾耳。頃刻大雨如注。風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則水淺。撞礁必壞船。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魚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崑崙。亦深五十餘丈。又論舟師觀海洋中日出日入、則知陰陽。驗雲氣、則知風色逆順。毫髮無差。遠見浪花、則知風自彼來。見巨濤拍岸、則知次日當起南風。見電光、則云夏風對閃。如此之類。略無少差。相水之清渾、便知山之近遠。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山之水、碧而綠。傍山之水、渾而白矣。有魚所聚、必多礁石。蓋石中多藻苔。則魚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謂之大等日分。此兩日若風雨不當。則知一旬之內、多有風雨。凡測水之時。必視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若商賈止到台溫泉福買賣。未嘗過七洲崑崙等大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口至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其浙江船隻。雖海艦多有往來。則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買賣往來。謂之長船等隻。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乾濕果子等物。多產於此數州耳。明越溫台海鮮魚蟹鯗腊等類。亦上潬通於江浙。但往來嚴婺衢徽州船。下則易。上則難。蓋灘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艦。網艇大小船隻。公私浙江漁浦等渡船。買賣客船。皆泊於江岸。蓋杭城衆大之區。客販最多。兼仕宦往來。皆聚於此耳。

河舟

杭州裏河船隻。皆是落脚頭船。爲載往來士賈諸色等人。及搬載香貨雜色物件等。又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鋪米、及跨浦橋柴炭、下塘甎瓦灰泥等物。及運鹽袋船隻。蓋水路皆便。多用船隻。如無水路。以人力運之。向者汴京用車乘馱物運。蓋杭城皆石版街道。非泥沙比。車輪難行。所以用舟隻及人力耳。若士庶欲往蘇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䑸船、舫船、航船、飛篷等船。或宅舍府第莊舍、亦自創造船隻。從便撐駕往來。則無官府捉拿差借之患。若州縣欲差船隻。多給官錢和雇。以應用度。杭城乃輦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辦於浙右諸郡縣。隸司農寺所轄。本寺所委官吏專率督催米斛。解發朝廷。以應上供支用。搬運自有綱船裝載。綱頭管領。所載之船。不下運千餘石。或載六七百石。官司亦支耗券雇稍船米與之。到岸則有農寺排岸司掌拘卸。檢察搜空。又有下塘等處、及諸郡米客船隻。多是鐵頭舟。亦可載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來興販耳。寺觀庵舍船隻。皆用紅油艦灘。大小船隻。往來河中。搬運齋糧柴薪。更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羣搬運而去。北新橋外趙十四相公府側。有殿前司紅坐船於水次。管船

軍士專造紅舡。在船私沽。官司寬大。並無捉捕之憂。論之杭城輻輳之地。下塘宮塘中塘三處船隻。及航船魚舟釣艇等船之類。每日往返。曾無虛日。緣此是行都。士貴官員往來。商賈買販聚集。公私船隻泊於城北者夥矣。

夢粱錄卷十三

兩赤縣市鎮

杭州有縣者九。獨錢塘、仁和附郭。名曰赤縣。而赤縣所管鎮市者一十有五。且如嘉會門外名浙江市。北關門外名北郭市。江漲東市。湖州市。江漲西市。半道紅市。西溪謂之西溪市。惠因寺北教場南曰赤山市。江兒頭名龍山市。安溪鎮前曰安溪市。艮山門外名范浦鎮市。湯村曰湯村鎮市。臨平鎮名臨平市。城東崇新門外名南土門市。東青門外北土門市。今諸鎮市蓋因南渡以來。杭爲行都二百餘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非他郡比也。

都市錢會

銅錢乃歷代所用之寶。淡唐以來。天下通行。宋朝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間。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景定年鑄文曰景定元寶。朝省因錢法不通。杭城增造鐵牌以便行用。元都市錢所用七十七陌。近來民間減作五十陌。行市通便。官司又印造會子。自十五界至十八界行使。至咸淳年。賈秋壑爲相日。變法增造金銀關子。以十八界三貫準一貫關子。天下通行。自因頒行之後。諸行百市。物貨湧貴。錢陌消折矣。

團行

市肆謂之團行者.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然雖差役.則官司和雇支給錢米、反勝於民間雇倩工錢.而工役之輩、則歡樂而往也.其中亦有不當行者.如酒行.食飯行.而借此名.有名為團者.如城西花團.泥路青果團.後市街柑子團.渾水閘鯗團.又有名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城北魚行.城東蟹行.姜行.州北豬行.候潮門外南豬行.南土北土門菜行.壩子橋鮮魚行.橫河頭布行.雞鵝行.更有名為市者.如炭橋藥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義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橘園亭書房.鹽橋生帛.五間樓泉福糖蜜、及荔枝圓眼湯等物.其他工役之人.或名為作分者.碾玉作.鑽捲作.篦刀作.腰帶作.金銀打鈒作.裹貼作.鋪翠作.裱褙作.裝鑾作.油作.木作.甎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釘鉸作.箍桶作.裁縫作.修香澆燭作.打紙作.冥器等作分.又有異名行者.如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鑽珠子者.名曰散兒行.做靴鞋者.名雙線行.開浴堂者.名香水行.大抵杭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異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錦繡羅帛.銷金衣裙.描畫領抹.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更有兒童戲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每日街市、不知貨數也.

鋪席

杭州大街.自和寧門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門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謂之界北.中瓦子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皿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準榷貨務算清鹽鈔引.并諸作分打鈒鍍鞴.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如遇買賣、動以萬數.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質庫.城內外不下數十處.收解以千萬計.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皂兒水.雜貨場前甘豆湯.戈家蜜棗兒.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壽慈宮前熟肉.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涌金門灌肺.中瓦前職家羊飯.彭家油靴.南瓦子宣家台衣.張家元子.候潮門顧四笛.大瓦子邱家篳篥.自淳祐年有名相傳者.如猫兒橋魏大刀熟肉.潘節幹熟藥鋪.壩頭榜亭安撫司惠民坊熟藥局.市西坊南和劑惠民藥局.局前沈家張家金銀交引鋪.劉家呂家陳家綵帛鋪.舒家紙劄鋪.五間樓前周五郎蜜煎鋪.童家柏燭鋪.張家生藥鋪.獅子巷口徐家紙劄鋪.凌家刷牙鋪.觀復丹室.保佑坊前孔家頭巾鋪.張官人食麵店.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訥庵丹砂熟藥鋪.俞家七寶鋪.張家圓子鋪.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鋪.陳直翁藥鋪.梁道實藥鋪.張家豆兒水.錢家乾果鋪.金子巷口陳花腳麵食店.傅官人刷牙鋪.楊將領藥鋪.市南坊沈家白衣鋪.徐官人幞頭鋪.鈕家腰帶鋪.市西坊北鈕家綵帛鋪.張家鐵器鋪.修義坊北張古老胭脂鋪.水巷口戚百乙郎顏色鋪.徐家絨線鋪.阮家京果鋪.俞家冠子鋪.官巷前仁愛堂熟藥鋪.修義坊三不欺藥鋪.官巷北金藥臼樓太丞藥鋪.胡家粉心鋪.染紅王家胭脂鋪.淮嶺顧錫鋪.清和坊顧家綵帛鋪.將檢閱茶湯鋪.升陽宮前仲家光牌鋪.季家雲梯絲鞋鋪.太平坊南倪沒門劉食店.南瓦子北卓道王賣粥店.腰棚前菜麵店.熙春樓下雙條兒劉子店.太平坊大街東南角蝦鱉眼湯店.該器墻下李官人雙行解毒丸.抱劍營街央家夏家馬家香燭裹頭鋪.李家絲鞋鋪.許家槐簡鋪.沙皮

巷孔八郎頭巾鋪.陳家犒精鋪.朝天門戴家壓肉鋪.外沙皮巷口雙葫蘆眼藥鋪.朝天門裏大石版朱家裱褙鋪.朱家圓子糖蜜糕鋪.大廟前尹家文字鋪.陳媽媽泥面具風藥鋪.大佛寺疳藥鋪.保和大師烏梅藥鋪.三橋街毛家生藥鋪.柴家絨線鋪.姚家海鮮鋪.瀾橋榜亭側朱家饅頭鋪.石榴園倪家犯鋪.張省幹金馬杓小兒藥鋪.三橋河下楊三郎頭巾鋪.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鋪.里仁坊口游家漆鋪.李博士橋鄧家金銀鋪.汪家金紙鋪.炭橋河下青篦扇子鋪.水巷橋河下針鋪.彭家溫州漆器鋪.沿橋下生帛鋪.郭醫產藥鋪.住大樹下橘園亭文籍書房.平津橋沿河布鋪.黃草鋪.溫州漆器.青白磁器.鐵線巷籠子鋪.生絹一紅鋪.萬橋新開巷圓子鋪.官巷內飛家牙梳鋪.齊家歸家花朵鋪.盛家珠子鋪.劉家翠鋪.馬家宋家領抹銷金鋪.沈家枕冠鋪.小市裏舒家體頭面鋪.周家摺疊扇鋪.陳家畫團扇鋪.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每日侵晨.兩街巷門.浮鋪上行.百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蓋杭城乃四方輻輳之地.即與外郡不同.所以客販往來、旁午于道.曾無虛日.至於故楮羽毛、皆有鋪席發客.其它鋪可知矣.其餘坊巷橋道.院落縱橫.城內外數十萬戶口.莫知其數.處處各有茶房、酒肆、麵店、果子、綵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腊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

天曉諸人出市

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各分地方.若晴則曰天色晴明.或報大參.或報四參.或報常朝.或言後殿坐.陰則曰天色陰晦.雨則言雨.蓋報令諸百官聽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諸司上番人知之.趕趁往諸處服役耳.雖風雨霜雪.不敢缺此.每月朔望及遇節序.則沿門求乞齋糧.最是大街一兩處麵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緣金吾不禁.公司營幹.夜食於此故也.御街鋪店.聞鐘而起.賣早市點心.如煎白腸、羊鵝事件.糕粥、血臟羹、羊血粉羹之類.多天曉五味肉粥.七寶素粥.夏月賣義粥.饊子.豆子粥.又有浴堂門賣面湯者.有浮鋪早賣湯藥二陳湯.及調氣降氣、及石刻安腎丸者.有賣燒餅、蒸餅、糍糕、雪糕等點心者.以趕早市.直至飯前方罷.及諸行鋪席.皆往都處.侵晨行販.和寧門紅杈子前.買賣細色異品菜蔬.諸般下飯.及酒醋時新果子、進納海鮮品件等物.闐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可人意.孝仁坊口.水晶紅白燒酒.曾經宣喚.其味香軟.入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尤佳.早市供膳諸色物件甚多.不能盡舉.自內後門至觀橋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論晴雨霜雪皆然也.

夜市

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大街關撲、如糖蜜糕.灌藕.時新果子.像生花果.魚鮮豬羊蹄肉.及細畫絹扇.細色紙扇.漏塵扇柄.異色影花扇.銷金裙.段背心.段小兒.銷金帽兒.逍遙巾.四時玩具.沙戲兒、春冬撲賣玉柵小毬燈.奇巧玉柵屏風.捧燈毬.快行胡女兒沙戲.走馬燈.閙鵝兒.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數珠.糖水魚.龍船兒.[illegible]毬.香鼓兒等物.夏秋多撲青紗黃草帳

45B

子、挑金紗、異巧香袋兒、木犀香數珠、梧桐數珠、藏香、細扇、茉莉盛盆兒、簪朵茉莉花朵、挑紗荷花、滿池嬌、背心兒、細巧籠仗、促織籠兒、金桃、陳公梨、炒栗子、諸般果子、及四時景物、預行撲賣、以為賞心樂事之需耳。衣市有李濟賣酸文、崔官人相字攤、梅竹扇面兒、張人畫山水扇、並在五間樓前大街坐鋪中瓦前、有帶三朵花點茶婆婆、敲響盞、掇頭兒拍板、大街玩遊人看了、無不哂笑。又有蝦鬚賣糖、福公个背張婆賣糖、洪進唱曲兒賣糖、又有擔水斛兒、內魚龜頂傀儡面兒舞賣糖、有白鬚老兒看親箭披閃盤賣糖、有標竿十般賣糖、效學京師古本十般糖、賣新樓前仙姑賣食藥、又有經紀人擔瑜石釘鉸金裝架兒、共十架、在孝仁坊紅杈子賣皂兒膏、澄沙糰子、乳糖澆、壽安坊賣十色沙糰、衆安橋賣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賣蚫螺滴酥、觀橋大街賣豆兒糕、（糕作官輕餳）太平坊賣麝香糖、蜜糕、金鋌裹蒸兒、廟巷口賣楊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內前杈子裏賣五色法豆、使五色紙袋兒盛之、通江橋賣雪泡豆兒、水荔支膏、中瓦子前賣十色糖、更有瑜石車子賣糖糜乳糕澆、俱曾經宣喚、皆效京師叫聲。日市亦買賣、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車子賣香茶異湯、獅子巷口熝耍魚、罐裏熝雞絲粉、七寶科頭、中瓦子武林園前煎白腸、焐腸、灌肺、嶺賣糖陽、五間樓前賣餘柑子、新荔支、木檐市西坊賣焦酸餡、千層兒、又有沿街頭盤叫賣薑豉、膘皮膝子、炙椒、酸犯兒、羊脂韭餅、糟羊蹄、糟蟹、又有擔架子賣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臘肉、細粉科頭、薑蝦、海蜇鮓、清汁田螺羹、羊血湯、胡齏、海蜇、螺頭齏、餶飿兒、齏麪等、各有叫聲。大街更有夜市賣卦、蔣星堂、玉蓮相、花字青、霄三命、玉壺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簡堂石鼓、野庵五星、泰來心鑑、三命、中瓦子浮鋪有西山神女賣卦、灌肺嶺曹德明易課、又有盤街賣卦人、如心鑑及甘羅沙、北算子者、更有叫時運來時、買莊田、娶老婆、賣卦者。有在新街融和坊賣卦、名桃花三月放者、其餘橋道坊巷、亦有夜市撲賣果子糖等物、亦有賣卦人盤街叫賣、如頂盤擔架賣市食、至三更不絕。冬月雖大雨雪、亦有夜市盤賣。至三更後、方有提瓶賣茶、冬間擔架子賣茶、餽子慈茶始過、蓋都人公私營幹、深夜方歸故也。

諸色雜貨

凡宅舍養馬、則每日有人供草料。養犬、則供餳糠。養貓、則供魚鰍。養魚、則供蝦兒。若欲喚銅路釘鉸、修補鍋銚、箍桶、修鞋、修幞頭帽子、補修魫冠、接梳兒、染紅綠牙梳、穿結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鏡、時時有盤街者、便可喚之。且如供香印盤者、各管定鋪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請香錢而已。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顧供之。亦有每日掃街盤垃圾者、每日支錢犒之。其巷陌街市、常有使漆修舊人、荷大斧斫柴。開早修扇子、打蠟器。修竈、提漏。供香餅炭墼。并挑擔賣油、賣油者、掃帚、竹帚、筅帚、雞籠擔、聖堂拂子、竹柴、茄紙、生薑、薑芽、新鹽、瓜、茄、菜蔬等物。賣泥風爐、行竈兒、天窗、砧頭、馬杓、銅鐵器、如銅銚、湯餅、銅罐、熨斗、火鍬、火筋、火夾、鐵物、漏杓、銅沙鑼、銅匙筯、銅瓶、香爐、銅火爐、簾鉤、鐵器、如樹植、果盆、果盒、酒盞、注子、偏提、盤、盂、杓、酒市急需、馬盂、屈巵、滓斗、筋瓶、家生動事、如桌、凳、涼床、交椅、杌子、長條、繩床、竹椅、柎笄、裙廚、衣架、棋盤、面桶、項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馬子、桶架、木杓、研槌、食托、青白瓷器、甌、椀、碟、茶盞、菜盆、油杆、杖、褶轆、鞋楦、棒槌、烘盤、雞籠、蟲蟻籠、竹夾、蒸籠、畚箕、飯箄、紅簾、珽竹簾、酒絡、酒篘、暫箕、瓷甏、炒鋅、砂盆、

水甌、鳥盆、三脚罐、枕頭、豆袋、竹夫人、懶架、涼簟、蓑衣、蒲合、席子、及文具物件、如硯子、筆、墨、書架、書攀、裁刀、書剪、簿子、連紙、又有銚子、木梳、篦子、刷子、刷牙子、減裝、墨洗、漱盂子、冠梳、領抹、針線、與各色麻線、鞋面、領子、脚帶、粉心、合粉、胭脂、膠紙、托葉、厚紙等物、又有挑擔擡盤架、買賣江魚、石首、鱔魚、時魚、鮎魚、鰻魚、鮹魚、鯽魚、白蝦、魚白、鱉、河蟹、河蝦、田雞等物、及生熟猪羊肉、雞鴨鵝、及下飯海腊、猪臟、鴨子、炙鰍、糟藏大魚鮓、乾菜、乾羅匐、菜蔬、葱薤等物、又有早間賣煎二陳湯、飯了提瓶點茶、飯前有賣饊子、小蒸糕、日午賣糖粥、燒餅、炙焦饅頭、炊餅、辣菜餅、春餅、點心之屬。四時有撲帶朵花、亦有賣成窠時花、插瓶把花、柏桂、羅漢葉、春撲帶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撲金燈花、茉莉、葵花、榴花、梔子花、秋則撲茉莉、蘭花、木樨、秋茶花、冬則撲木春花、梅花、瑞香、蘭花、水仙花、臘梅花、更有羅帛脫蠟像生四時小枝花朵、沿街吟叫撲賣。及買賣品物最多、不能盡述。及小兒戲耍家事兒、如戲劇糖果之類、行嬌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蘆、火斗、喬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兒等糕粉、孩兒鳥獸像生花朵、風糖餅、十般糖、花花糖、荔支膏、縮砂糖、五色糖、線天戲耍、孩兒雞頭、擔兒、鑼兒、檠兒、鑼小酒器、鼓兒、板兒、鑼兒、刀兒、槍兒、旗兒、馬兒、鬧竿兒、花籃、龍船、黃胖兒、麻婆子、橋兒、棒槌兒、及影戲線索、傀儡兒、獅子、貓兒。又沿街叫賣小兒諸般食件、麻糖、錘子糖、鼓兒餳、鐵麻糖、芝蔴糖、小麻糖、破麻酥、沙團、箕豆、法豆、山黃、裩青豆、鹽豆兒、豆兒黃糖、楊梅糖、荊芥糖、榧子、蒸梨兒、棗兒、米食羊兒、狗兒、蹄兒、甕兒、栗粽、豆團、糍糕、麻糰、湯糰、水糰、湯丸、餶飿兒、吹餅、槌栗、炒槌、山裏棗、山裏果子、蓮肉、數珠、苦槌、荻蔗、甘蔗、茅洋、鐵山棗、栗茅、蜜屈律等物、並於小街後巷叫賣。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顧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顧船隻搬載鄉落空閒處。人家有泔漿、自有日掠者來討去。杭城戶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去、謂之傾脚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後已。

夢粱錄卷十四

祠祭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古之制也。宋朝自郊丘宗廟社稷。與大中小三祠。及士域山海江湖之神。先賢名哲道德之士。禦災捍患。以死勤事。功烈之臣。皆寵以褒命。列於祀典。奉常有司。歲時薦饗焉。郊丘在嘉會門外三里。淨明院左右。春首上辛、祈穀、四月、夏至、冬至、報皆郊壇行禮。惟九月秋饗不壇而屋。設位於淨明齋宮。春夏冬遇雨。亦望祭於齋宮。差宰執充獻官行事。明堂郊祀歲則不重舉饗帝之禮也。正月上辛。祀感生帝於宗陽宮齋殿。四立日。祀十神太乙。于東西太乙宮。惠照昭慶齋宮、在淨慈寺。對惠照有壇殿及燎壇。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祇。立夏日。祭熒惑。立秋日。祭白帝。昭慶有望祭殿。立夏祭南方岳瀆。立秋祭西方岳瀆。太社太稷壇在觀橋東。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皇地祇。九宮貴神壇、在東青門外。以春秋二仲壇祭感生帝及九宮貴神。北太乙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東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一之版位也。籍田先農壇、在玉津園南。祀神農氏。配以后稷氏。以歲時祀之。高禖壇在郊壇東。壇祭、設青帝神位於壇上。南向。配伏羲帝、高辛帝於西。向北。又設從祀簡狄姜嫄位於壇下卯陛南。西向北。每歲春分日。遣官致祭。畢。收徹二從祀餟弓韣弓矢入禁中。后妃以次行禮。海神壇、在東青門外太平橋東。祭江海神。為太祀。以春秋二仲遣從官行望祭

禮。太學。春秋二仲上丁日。祭先聖文宣王。配先賢兗國公、鄒國公、沂國公、鄆國公及十哲先賢。從祀七十二賢。歷代賢哲忠孝公卿。武學祀昭烈武成王。配留侯。祀歷代忠烈臣子。

山川神

城隍廟。在吳山。賜額永固。歲之豐凶水旱。民之疾病禍福。祈而必應。朝廷累加美號。曰輔正康濟明德廣聖王。昭濟廟、在候潮門外渾水閘西。相傳為吳王夫差廟。加封曰善應安濟字祐順衛侯。忠清廟、在吳山。其神姓伍名員。乃楚大夫奢之子。自唐立祠。至宋亦祀之。每歲海潮太溢。衝激州城。春秋醮祭。詔命學士院撰青詞以祈國泰民安。累錫美號。曰忠武英烈顯聖福安王。有行祠在仁和縣治東南隅。吳越錢武肅王廟、在方家峪寶嚴寺。及龍山武坊堂。為錢文穆王廟。五王俱祀焉。平濟王廟、在浙江廟子灣。累封曰顯烈廣順王。順濟廟、元浙江里人馮氏。自侯加至王爵。曰英烈王。王封助靈佐順侯英顯于通應公廟。即廟子頭。楊村龍王廟是也。小波祠賜額善順廟。錢塘順濟龍王。賜額昭應廟。並在白塔嶺之原。孚應廟、在磨刀坑。廣順廟、在龍山。惠順廟、在江塘。順濟龍王廟、在楊村順濟宮。三侯加王爵美號曰廣澤嘉應。曰順澤昭應。曰敷澤嘉應。自小濟至順濟十廟、供司江瀆神也。嘉澤廟、在錢塘門外二里。錢武肅曾封王爵。今改封曰淵靈普濟侯。水仙王廟、在西湖第三橋。會靈廟、在柳洲。五龍王廟、在湧金門外上船亭。龍井惠濟廟、在風篁嶺。美號王爵曰嘉應廣濟孚惠王。南高峰龍王祠、在榮國寺後鉢盂潭。累封曰孚應昭順侯。玉泉龍王祠、在青芝塢淨空寺內。其神加封美號曰嘉應潤澤公。

忠節祠

旌忠廟、在豐樂橋。元在德壽宮基。因建宮徙于此。俗呼三聖廟。按神姓高。名永能。綏州人。姓景名崇儀。字思誼。晉州人。姓程名閎使。字博古。河南人。元豐年間。因統軍戰歿。廟食于鳳翔府和尚原。後方臘寇睦。顯於神。凱奏而還。始封侯爵。後屢有功。賜廟額。加號王爵。曰忠顯靈應孚澤昭祐王。忠順昭應孚濟廣祐王。忠惠順應孚祐善利王。以旌忠觀酒掙主其朝夕香燈之供。祚德廟、在車橋西青蓮寺南。其神忠義。有祠墓俱在絳州太平縣趙村。以本州淪陷之久。廟廷存廢不可知。降旨就杭建廟。賜額加美號。陞三侯為王爵。以表忠節。程嬰封忠濟王。杵臼封忠祐王。韓厥封忠利王。靈衛廟、在錢塘門側。其神因完顏宗弼犯境。守臣退保赭山。錢塘縣令朱蹕、領衛司十將金勝、祝威、率民兵戰禦。以寡制衆。歿于王事。鄉民感其忠義。葬於近郊。立祠以表死節。鄉民陳于朝省。賜廟額。各封侯爵。曰朱宰、封顯忠侯。金勝、封忠佐侯。祝威、封忠祐侯。以旌其忠烈之士也。忠勇廟、在行春橋案中。其神姓張名玘。係親衛大夫果州團練使。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因解海州圍。戰歿於陣中。得旨贈容州觀察使。建廟賜額。海州仍立廟本處。昭節廟、在保民坊廟巷東。三班贊按二神。一姓翁名元。字伯仁。一姓陸名航。字仲模。皆襄漢人。在周時同為殿侍。初宋太祖受禪。纔自宣祐門入。守關者施弓箭相向弗納。移步趨他門而入。既受朝賀畢。顧近侍曰。適移門守者何人。奏曰散直班。傳旨降充下班。又問宣祐守者何人。答奏曰東三班。傳旨令宣引。侍卒延之。衆知天命所歸。皆引頸自限。太祖大歎。趣駕臨幸慰問。仍命排陣使黨彥進前往救。數十人間得二人不死者。即翁陸二

神。召諸其故。答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上慰勞再四。謂汝等忠孝。其班不廢。且賜名曰長。入祗候。從其請。所奉臨爲前引。仍賜青紅二色帛爲帽。飭滿三年。授保義郎之職。二神既受爵而退。尋復效死。上憫其忠節。厚加賻卹。聽本班廟祀。南渡初。吳山居民、不戒于火。楊殿巖觀赫赫二旗現于空中。隱隱見喬陸二字。其火遂息。皆神之力也。奉廟會觀本班宿房。以黃羅撲門概。遂宣問何所始。左右備奏始末。上嘉歎忠孝節義如此。乙卯歲。賜廟額。庚申歲。封侯爵。甲子歲。加大字號曰。喬封忠義威福英惠侯。陸封忠烈威德英佑侯。顯功廟、在保叔塔下。神姓岳。名仲琛。世居靈山。爲臨安府吏。因兀朮犯境。輸家貲募勇士。推尉司金祝二十將充前將。領兵迎敵。戰死。合境懷其忠義。祠於延祥四聖觀。號爲保稷山王。鄉民申明于朝。賜廟額。顯功封爵曰忠翊侯。以褒其忠節耳。

仕賢祠

靈惠廟、在江漲橋化度寺。按神姓陳。名項。字行嵩。會稽人。仕于東晉。使虜。留三年。仗節不屈。拔劍斫輯。賢復命于朝。歷四州刺史。食邑錢塘海鹽鹽官三縣之祿。死葬于高亭山。梁朝封王爵。號崇義。宋朝賜廟額。以驗雨而應。初封侯。累加美號。進王爵曰慈佑福善昭應王。且神生則忠於國。死則佑於民。正謂之武功忠孝節義昭著。有行祠凡四十餘處矣。嘉澤廟、在湧金門西井城下。其神姓李名泌。字長源。唐朝相國。鄴侯。曾守杭。有風績。郡地苦於海汲。民食鹹水。侯鑿六井。引西湖清水入城中。郡民始得飲清水。郡人德之。立祠、奉有香火。宋朝賜廟額。以褒其德矣。三賢堂、在西湖蘇堤。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先生之祠。顯慶廟、在龍井衍慶寺側。神姓胡。名則。婺之永康人。兩曾尹杭。有惠政。在郡無江潮之患。疾告于朝。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龍井山。其本里方巖山有方寇聚衆。夜夢紫袍金帶神人。現赤幟於空中。隨即勦滅。朝省褒嘉。建廟賜額。封賜爵顯靈侯。仍賜墳額顯應。神之赫靈。鄉民著於方巖矣。昭貺廟、在渾水閘東江塘上。神姓張。名夏。雍邱人。宋授司封郎官。爲浙漕時。因江潮爲患。故堤累行修築。不過三年輒損。重勞民力。遂作石堤。得以無虞。民感其功。立祠於江塘上。朝省褒贈太常少卿。累封公侯之爵。次錫以王爵。加美號曰靈濟顯佑威烈安順王。祠之左右。奉十潮神。又有行祠在馬婆巷。名安濟廟。先賢堂、在西湖蘇堤南山第一橋。奉陶唐、許箕公、漢嚴先生、吳先軍凌公、晉文正范公、中尉褚公、宋龍驤將軍卜莊侯、范先生、齊褚先生、顧先生、杜先生、梁大中大夫范公、范先生、記室褚公、唐太常卿康公、太尉褚公、禮部尚書褚文公、荊州大都督許公、張先生、後梁吳越武肅錢王、給事中羅公、宋秦王忠懿錢公、吏部侍郎鄔公、知制誥謝公、諫院錢公、和靖先生林公、翰林學士沈公、大中大夫錢公、龍圖學士陸錢虞三先生、秘閣吳公、八行崔先生、太師崇國張文忠公、孝節婦定夫人孫氏、夫人虞氏、孝女嚴氏、節婦何氏、孝婦盛氏。祠側以道館扁旌德。專奉灑掃。潘逍遙祠、在潘閬巷。以宅基建祠祀之。

古神祠

夏禹王廟、在錢湖門城側。漢留侯祠、在吳山靈護廟門。漢蕭相國祠、在定民坊。艮山門外。顯忠廟、在長生老人橋。俗呼崔使君廟。加封美號曰忠烈順濟昭應王。周赧王廟、在錢塘崇化觀山。防風氏廟、在廉德朱

奧。中將軍廟、在臨平斗門橋北。周絳侯廟。即絳侯周勃也。祠在臨平鎮。龍德行慶真君廟、在鹽元昇平里吳下。世傳吳呂蒙也。曹王廟、在長樂像光湖南金奧村。相傳曹子建也。

土俗祠

顯應廟、在臨安府治。即淨因尼寺土地。賜廟額。封爵曰正佑安福使。翼靈廟、在府治。相傳爲永福鎮安王。旌忠廟、在天慶坊。其神姓趙。名延翰。姓馬。名仁禹。位殿前指揮使左右班。藝祖開基。翊衛有功。授節鉞。附侍中。莫知廟食於杭、自何而始。金華將軍廟、在湧金門裏水池上。神姓曹、名杲。真定人。後唐爲金華令。仕於錢王。皆於城隅浚三池。建門名湧金。邦人德之。爲立祠。廣福廟、在鹽橋。神姓蔣。世爲杭人。樂於賑施。每歲秋成之際。糴穀如春夏價增時。以穀如元價出糶。不圖利源。如歲歉。則捐穀以予飢者。神死之日。囑其二弟曰。須存仁心。力行好事。二弟謹遵兄訓。恪守不逾。里人立祠表其德。凡朝家祈禱。無不感應。遂賜廟額。封爵。及其二弟並進侯位。曰孚順、孚惠、孚祐之美號也。三將軍廟、在潘閬巷。嘉應公祠、在秀義坊。通應侯廟、在開道坊。護國天王廟、白馬神祠、在營城坊。今遷糧料院巷口故基。玉仙堂、在大隱坊內。石姥祠、在芳林鄉。吳客三真君廟、在石榴園巷。義勇武安王、及清源真君廟、在西溪法華山。一在半道紅街。華嚴菩薩廟、在湖半邊。老人廟、在縣東北。霸王廟、在芳林鄉。會靈護國祠、在端平橋東土塘上。靈休廟、在城南廂江岸。真聖廟、在白塔嶺半山。七娘子廟、在皋亭山。舊傳崇善王妹也。蘇將軍廟、其神東晉驃騎將軍。靈應廟、按神名楊都督。並崇善王位下神也。義橋崔總管廟、尚將軍廟。四廟俱在鹽元鄉。秦王廟、在天雲鄉。古老相傳晉毛寶廟也。濟惠福濟二王廟、在像光湖西。濟惠義祠、在北葛沈村。白龍王廟、在臨平東山之中。亦有龍祠在洞側。通靈廟即黑龍王祠。在超山。趙忠獻爲邑宰時。禱雨有感應。歷申朝省。封加美號曰通靈惠應宣濟昭惠侯。

東都隨朝祠

惠應廟、即東都皮場廟。自南渡時。有直廟人商立者。攜其神像隨朝至杭。遂于吳山至德觀右立祠廟。又于萬松嶺侍郎橋巷元貞橋立行祠者三。按會要云。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政和年間。賜廟額。封王爵。中興隨朝到杭。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靈婉嘉德夫人。靈淑嘉靖夫人。按廟刻云。其神乃古神農。於三皇時。都曲阜。世人食腥羶者。率皆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採藥至今。於世極有神功。兩廡奉二十四仙醫使者是也。自漢唐至今。職寇助順。具有聖跡。不可殫紀。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在官巷。紹興建祠。舊志云。東京有祠。隨朝立之。

外郡行祠

東嶽行宮有五。曰吳山。曰西溪法華山。曰臨平景星觀。曰湯鎮順濟宮。曰楊村蜆山梵剎。俱奉東嶽天齊仁聖帝香火。廣惠行宮有三。曰錢塘門外霍山。曰在城金地山。曰千頃寺。按會要。真君姓張、名渤。血食廣德軍之祠山。始封靈濟王。累加美號曰昭烈大帝。後改封昌福真君。今加美號曰正佑聖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自祖父祖母以下、若聖妃、若諸弟、諸子、諸婦、及女、俱錫宋朝上爵封之。然都人士庶奉祀者。有禱

必應。如趙所答仰山二王廟。在觀橋東馬軍司西營後。寔春志二神俱姓趙。自漢顯靈。世謹祀典。至宋功烈尤著。錫以王爵。王之祖、父、母、若妻、若子、若婦、皆賜爵號。開慶衛漕有疑。臨瑞至太平皆不能崩。神之陰相默助居多。陳于朝。復其功。改賜美號曰順德仁聖忠祐靈濟王。福德聖仁忠衛康濟王。其王祖父母以下、及左右佐神、并為仰二祖師比列祠者。咸加贊焉。順佑廟在仁和百萬新倉西。按神姓陳。名仁杲。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有叛臣沈法興謀叛。忠司徒威焯以食毒之而斃。其神忠憤赫靈。以神矢中法興死之。唐武德嘉其功。廟祀焉。封爵忠烈公。繼加封福順忠烈王。至後周封帝號。宋政和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以王爵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仍本詔書馳驛賜忠祐廟。傳以帛板而別為文告于行祠。因咸淳二年十二月。將郊祀天地。命京尹潛皋墅祈雪祥禱於廟。即降大雪。蕆事之際。明星有爛。三靈顧歆。由是旌盤四方無虞。皋墅識于行祠壁。以昭靈貺。中朝賜爵。遣吏赦詞馳送忠佑廟及別告于順佑行祠。以表大神之顯靈也如此。靈順廟。即徽州婺源靈祠。餘杭立行祠者七。一在南高峰頂榮國寺。有華光樓旁為射亭。有角觝臺。又闢山徑而夷之。以便登陟。一在北高峰為捺德靈隱寺後山塔廟。一在錢塘門外九曲城下。一在錢塘縣調露鄉靈威寺。一在便門外瓶場將。一在候潮門外普濟橋東擺木教場側普濟寺。一在錢塘縣六合塔寺南徐村新石塘。宋朝賜五王美號曰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顯直昭聖孚信福佑王。顯德昭聖孚愛福惠王。每歲都人攢香致敬者。紛紛成趨焉。順濟聖妃廟。在艮山門外。又行祠在城南蕭公橋及候潮門外瓶場河下市舶司側。按廟記姓林。莆田人氏。數著靈異。立祠莆之聖堆。宣和賜廟額。累加夫人美號。後封妃。加號曰靈惠協應嘉應善慶聖妃。其妃之靈著。多於海洋之中。佑護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賴帡幪。廣靈廟。在石塘壩率東岳溫將軍。請于朝。賜廟額。封爵自溫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曰溫封正佑。李封孚佑。錢封靈佑。劉封顯佑。楊封順佑。康封安佑。張封廣佑。岳封協佑。孟封昭佑。韋封威佑。梓潼帝君廟。在吳山承天觀。此蜀中神。專掌注祿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選者悉禱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王之父母、及妃、若子、若孫、若婦、若女、俱錫顯爵美號。建嘉慶樓奉香燈矣。

夢粱錄卷十五

學校

古者天子有學、謂之成均。又謂之上庠。亦謂之璧水。所以養育作成天下之士類。非州縣學比也。高宗自南渡以來。復建太、武、宗、三學于杭都。太學在紀家橋東。以岳鄂王第為之。規模宏闊。舍宇壯麗。學之西偏建大成殿。殿門外立二十四戟。大成殿以奉至聖文宣王。十哲配享。兩廡彩畫七十二賢。前朝賢士公卿諸像。皆從祀。每歲春秋二丁。行釋奠禮。命太常樂工敷羅。用宮架樂歌。宣聖御贊。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置學官。自祭酒、司業、丞、簿、正、錄等。共十四五員。學有崇化堂。首善閣。光堯石經之閣。奉高孝二帝宸翰御製札石刻於閣下。以墨本頒於上堂之後。東西為學官位。主上登極。則臨幸學宮。奠謁宣聖。及賜諸生東帛。學官齋長諭。俱沾恩補。高宗朝幸學之時。併幸養正持志二齋。兩齋長諭。已免解人特與免省。未免解人與免解恩例。其兩齋生。並免將來文解一次。太學有二十齋。扁曰服膺、禔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節性、率履、明善、經德、循理、時中、篤信、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十七齋扁。俱米友仁書。除節性、經德、立禮、齋扁、張孝祥書。各齋有樓。揭題名于東西壁。廳之左右為東西序。對列位。後為炷亭。又有亭字。揭以嘉名者夥。紹興年間。太學生員額三百人。後增置一千員。今為額一千七百一十有六員。以上舍額三

十人。內舍額二百單六人。外舍額一千四百人。國子生員八十人。諸生衫帽出入。規矩森嚴。朝家所給學廳。勸以萬計。日供飲膳。爲禮甚豐。月書季考。由外舍而升內舍。由內舍而陞上舍。或釋褐及第。或過省赴殿。恩例最優。於此見朝廷待士之厚。而平日教養之功。所以爲他日大用之地也。太學內東南隅。設廟廷。奉后土祇神。卽十地神。朝家敕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按贊書相傳爲中興名將。其英靈未泯。而顯響甚著。蓋其故居也。理或然歟。自是黌門指爲岳忠武鄂王。況鄂國已極于隆名。宜廟食增榮於命祀。護蔭侯爵。未正王封。仍改廟額曰忠顯。神之父母妻子。下逮將佐。皆有命秩。華以徽號。宗學在睦親坊。按國朝宗子。分爲六宅。宅各有學。學各有訓導之官。中興後。惟睦親一宅。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專以訓迪南班子弟。嘉定歲。始改宮學爲宗學。凡有籍者。宗子以三載一試。補入爲生員。如太學法。置教授。博士。宗諭。立講課。隸宗正寺掌之。學立大成殿。御書閣。明倫堂。立教堂。汲古堂。齋舍有六。扁曰貴仁。立愛。大雅。明賢。懷德。升俊。武學在太學之側。前洋街建武成殿。祀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以留侯張良。武侯諸葛亮配。祭朝諸名將從祀。學規依太學例試補。月考課。歷名。然教養之法未備。下禮兵部措置。立養士額。置武博。武諭各一員。淳熙嘉泰主上臨幸武學。謁武成王。行肅揖禮。學建立成堂。齋舍有六。扁曰受成。貴謀。輔文。中吉。經遠。閱禮。宗武學俱有學廩膳供舍選釋褐。一如太學例。杭州府學。在凌家橋西。士夫嫌其湫隘。故帥臣累增闢規模。廣其齋舍。總爲十齋。扁曰進德。興能。登俊。賓賢。持正。崇禮。致道。尙志。率性。養心。又有小學齋舍在登俊後。以東西二教掌其教訓之職。次有前廊錄正等生員。各齋有長諭。月書季考。供膳亦厚。學廩不下數千。出納。學正領其勸。仁和。錢塘二縣學。在縣左建廟學。養士。仁和學有齋舍四。扁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錢塘學有齋舍六。扁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諸縣學亦如之。各縣有學官。次有學職。生員日供飲膳。月修課考。悉如州學。州學廩各縣學不下數百。以爲養士之供。醫學在通江橋北。又名太醫局。建殿扁曰神應。奉醫師神應王。以岐伯善濟公配祀。講堂扁曰正紀。朝家以御診長總充判局職。本學以醫官充教授四員。領齋生二百五十人。月季教訓。出入冠帶。如上學禮。學廩飲膳豐厚不苟。大略規學校規式嚴肅。局有齋舍者八。扁曰守一。全沖。精微。立本。慈用。致用。深明。精裝。

貢院

禮部貢院。在觀橋西。中興紀年。諸郡貢生類試於各路轉運所。在州府就試。紹興十年。諸州依條發解。將省殿試展一年。向後科場自十二年省試爲準。至十四年。諸州發解如故。三年一次。降詔自是爲定制。貢院置大中門。大門與掛彌封謄錄所。及諸司官中門內兩廊各千餘間。廊屋爲士子試處。廳之兩廂列進士題名石刻。堂上列省試賜知貢舉御劄。及殿試賜詳定官御札。并聞喜宴賜進士御詩石刻。別試院在大理寺之西。專以待貢士之避親嫌者。本州貢院在錢塘門外王家僑。以待本州九縣士人發解之處。兩浙漕司貢院。在北關門外沈家橋。以待兩浙路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發解之處。

城內外諸宮觀

釋老之教徧天下。而杭郡爲甚。然二教之中。莫盛於釋。故老氏之廬。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

律嚴難犯。報應甚捷。故奉老氏者。倍加恭敬。不敢褻瀆。此釋氏之所不如也。且在城宮觀。則以太乙。萬壽爲首。餘杭洞霄次之。其他外郡。如醴泉。佑神。集禧。崇禧等觀。又次焉。此朝廷以待退老宰臣執政閑居侍從卿監除提舉主事之職。優寵也。今攝宮觀在杭者。除御前十宮觀外。編次于後。天慶觀在天慶坊。以奉聖祖保生天尊大帝香火。郡家官僚。新除到任。供朝謁於此。報恩觀在觀橋南報恩坊。元貞觀貢院西巷。延忠觀。在豐樂橋東北。以奉鳳翔府和尙原三聖廟香火。中興觀。卽伍相公廟後。天明。承天。卽梓潼廟。天慶。靈應。至德。崇應。六宮觀。俱在吳山之左右。鶴林觀。在俞家園。其隆觀。在新門外水府。淨鑑觀。在涌水閘。玉虛觀。奉三官。表忠觀。奉錢王五廟香燈。在龍山左右。眞武觀。在大和寺後。玉淸宮。在葛嶺下。通元觀。在蘇堤先賢堂後。雲蔭。上清兩宮觀。俱在雷峯塔寺之右。沖虛觀。在履泰鄉。太淸觀。在龍井山。景星觀。在臨平岳祠之側。順濟宮。在湯鎭岳宮之左右。外有在城及附郭女冠宮觀者九。曰福田。新興。明眞。神仙。承天。西靖。靈耀。長淸等宮。餘外七縣。首以餘杭大滌洞天。卽洞霄宮也。以下宮觀。近二十有三。如洞霄宮者。按諸志皆云。自漢武帝迄唐五代。至宋一千九百餘年。元名天柱。宋大中祥符年賜觀額洞霄。按眞境錄云。宮有五洞交扃。九峯迴抱。千巖萬谷。秀聚其中。或泉飛形匿之姿。雲鎖碧壇之角。祥光神異。衆木返於春秋。撫掌泉靈。更丹藏於架石。又有亭館者七。扁曰漱玉。超然。稅駕。翠蛟。飛玉。宜新。聚僊。眞挹。是也。自晉宋以來。得道之士。許邁而下。凡二十有四人耳。更有神異曰搗藥禽。蓋山中異鳥最多。僅有其一。每隱夜鳴。莫得而見。其聲音淸亮。徹旦不絕。類如杵藥之聲。曰五色雲氣。出於洞中。高巔脫屣萬樹。頤神物表。逐于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敕大官進蔬膳。御翰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殊尤之迹勝矣。文忠蘇公東坡詩。上帝高居憫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又方干詩。早識吾師頻到此。芝童藥犬亦相迎。師今一去無消息。花洞石泉空月明。餘有名賢賦詠。不盡詳述。且如道堂者。如西湖崇眞道院。靈應希眞道堂以下。城內外約二十餘處。皆捨俗三淸道友。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來雲水高人。時有神仙應緣現迹。詳於志傳矣。

城內外寺院

明慶寺在木子巷。凡朝家祈禱。及宰執文武官僚建啟聖節道場。咸在焉。仙林慈恩普濟教寺。在鹽橋東。寺有萬善大乘戒壇。僧尼受戒法之地。太平興國傳法寺。在佑聖觀東。千頃廣化院。在木子巷北。係宰臣僚佐赴啟聖節道場及祈禱去處。城內寺院。如自七寶山開寶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淨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赤縣大小梵宮。自景德靈隱禪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圓覺。淨慈。光孝報恩禪寺。以次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更七縣寺院。自餘杭縣徑山能仁禪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內外庵舍。自保寧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諸錄官下僧庵。及白衣社會道場奉佛。不可勝紀。或僧行欲建道場殿宇。則持缽遊於四方。能事者幹緣。不日可以成就。唯道堅志願無二心耳。

僧塔寺塔

杭城有古僧塔者。如上竺寺。有隋朝僧眞觀法師東岡塔。竹閣有唐朝鳥窠禪師塔。四聖觀御園瑪瑙坡高僧塔。放馬場棲眞院贊寧塔。寶勝寺後山法慧大師塔。龍井壽聖寺辨才和尙塔。塔前有雙株海棠。其僧寺塔者。如六和慈恩開化寺曰六和塔。榮國寺曰南高峰塔。景德靈隱寺曰北高峰塔。崇壽寺曰保叔塔。顯嚴院寺曰雷峰塔。曰聖果寺塔。定民坊曰佛牙塔。廣化寺曰辟支塔。南山延壽法顯院曰華嚴塔。淨因寺曰雙石塔。大中祥符開元寺。廣九里。自南渡初。爲西北充軍器所。作院及民居。寺元有鐵塔石塔者五。又有法華塔、在端拱年僧文定建。千頃廣化院有慈化大佛塔。即了性塔。景德、靈隱、淨慈、報恩、光孝寺、各有鐵塔。乃吳越錢王所造。街市有塔者。如閘門裏楊府前有甎塔。巷名曰塔兒頭。龍山兒頭嶺名白塔嶺。嶺有石塔存焉。兒門北有軍寨門立雙塔。呼爲雙塔寨。鷹橋門外觀音寺對有磚塔。年深矣。北關門外二郎廟。廟前亦有甎塔。三橋北楊三郎頭巾鋪河岸相對有甎塔。塔在渡子橋南。兩浙運司衙橋南光相寺、有雙塔立於寺前。西湖三潭立三塔鎭之。餘僧庵所建塔院、街市甎塔、近年者不贅詳矣。

古今忠烈孝義賢十墓

夏后氏之墓。見於晚周。女媧墳。攷之自唐明皇朝天寶年至今幾四百有餘年。尙存也。夫陵谷變遷。高深易位。彼何能若是之久哉。蓋聖帝明王。天相神護。以至於斯耳。今蔣錢塘仁和兩縣之古塚。備錄于後。唐杜牧墓。在南山東南。與佛日山夾塢。名杜牧塢是也。吳越文穆忠獻王墓。在龍山之南。吳越孝獻世子墓。在天竺前山。吳越忠懿妻賢德順睦妃孫氏墓。在石人嶺下。吳越王妃仰氏墓。在龍井山放馬場。按表忠觀碑刻。載錢氏墓在錢塘者凡二十有六墓耳。吳越太尉開國薛公墓。在寶石山。吳越給事羅隱墓。在錢塘定山鄉。和靖先生林處士墓。在孤山。杭守胡則侍郎墓。在龍井廣福寺之旋。都尉周仰、待制周邦彥、少師元絳三墓。俱在南蕩山。張文憲、張淵明、吳格、趙密等墓。並在西溪。欽賢鄉少宰劉正夫墓。在眞珠嶺。樞密章粢墓。在寶石山寺。丞陳剛中墓。在龍井嶺上。沙盆塢敬恭儀王趙仲湜墓。在西湖顯明寺。王生時有紫光照室。視之則肉塊。以劍剖開。嬰兒在內。靖康時諸軍欲推而立之。仗劍以曉諭諸軍曰。自有眞王。其軍猶未退。遂自拔劍欲刺。六軍方退。約以踰月眞王出。衆諾。言若眞王不出。則王當立矣。王陽許而陰實緩其期。未幾。高廟即位于應天。自後上屢嘉歎忠義如此。王嘗自贊其像曰。惟忠惟孝。不忝不苟。皓月淸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浙西提刑龍圖周格墓。在獨角門。步司前軍寨前殿撰周杞墓。在徐村之間。忠毅畢再遇墓。在西溪。秘閣朱弁墓。在西湖。丞相李文靖墓。在小隱山。紫芝趙師秀墓。在葛嶺。花翁孫季蕃墓。在水仙廟側。淳圃先生宋斌墓。在資國寺之右。忠武岳鄂王墓。在棲霞嶺下。

歷代古墓

晉杜子恭墓。在錢塘。唐馬三寶墓。在行春橋水竹塢教場內。其墓于紹興宋因增廣教場。惟此塚獨高大。寨卒欲去之。方舉鍤間。墓中有黑蜂數百飛出螫人。不可向而止。是夕步帥感夢。有一衣黃服之人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祈勿毀。辭語甚切。次早有本軍申至。應夢。遂輟其役。丁蘭母塚。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丁橋之右。母死。刻木事之如生。塚在姥山之東。唐孝女墓。在錢塘孝女南鄉。古老相傳。昔有唐魏

娘。年十二三。母病。嘗封腹取肝。和粥以進母。母病愈。而魏娘以瘡破入風而死。里人葬於此。美其孝、故名曰唐孝女墓。記之亞父塚。在皋亭山。木娘墓。在艮山門太平鄉華林里蔡塘東。昔蔡汝揆庶母沈氏卒。汝揆尙幼。父用火葬。汝揆傷母無松楸之地。嘗言之輒泣。自後長成。以木刻母形。以衣衾棺槨擇地葬之。仍置田畝。造庵舍、命僧以奉晨香夕燈。鄉人遂稱爲木娘墓。蘇小小墓。在西湖上。有詩題云湖堤步游客之句。此即題蘇氏之墓也。

夢粱錄卷十六

茶肆

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四時賣奇茶異湯。冬月添賣七寶擂茶、饊子、葱茶。或賣鹽豉湯。暑天添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向紹興年間。賣梅花酒之肆。以鼓樂吹梅花引曲破賣之。用銀盂杓盞子。亦如酒肆論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歌賣。止用瓷盞漆托供賣。則無銀盂物也。夜市、於大街有車擔設浮鋪。點茶湯以便遊觀之人。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肆。本非以點茶湯爲業。但將此爲由、多覓茶金耳。又有茶肆。專是五奴打聚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謂之市頭。大街有三五家開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節幹、俞七郞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髏茶坊。太平坊郭四郞茶坊。太平坊北首張七相幹茶坊。蓋此五處多有炒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嘴蹴毬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點送鄰里茶水。倩其往來傳語耳。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點送門面鋪席、乞覓錢物。謂之齪茶。僧道頭陀道者。欲行題注。先以茶水沿門點送。以爲進身之

陆。

酒肆

中瓦子前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沽。店門首綵畫歡門。設紅綠杈子。緋綠簾幙。貼金紅紗梔子燈。裝飾廳院廊廡。花木森茂。酒座瀟灑。但此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一二十步。分南北兩廊。皆濟楚閣兒。穩便坐席。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粧妓女數十。聚於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如神仙。次有南瓦子熙春樓、王廚開沽。新街巷口花月樓、施廚開沽。融和坊嘉慶樓、聚景樓、俱康沈腳店。金波橋風月樓、嚴廚開沽。靈椒巷口賞新樓、沈廚開沽。壩頭西市坊雙鳳樓、施廚開沽。下瓦子前日新樓、鄭廚開沽。俱有妓女。以待風流才子買笑追歡耳。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梔子燈等。蓋因五代時郭高祖遊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傚倣成俗也。大抵酒肆、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謂之拍戶。兼賣諸般下酒。食次隨意索喚。酒家亦自有食牌。從便點供。更有包子酒店。專賣灌漿饅頭、薄皮春繭包子、蝦肉包子、魚兜雜合粉、灌燋大骨之類。又有肥羊酒店。如豐豫門歸家、省馬院前莫家、後市街口施家、馬婆巷雙羊店等鋪。專賣軟羊、大骨、龜背、爛蒸大片、羊雜熓四軟、羊撺四件。有一等直賣店。不賣食次下酒。謂之角毬店。寄沽散賣。或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者是也。又有挂草葫蘆、銀馬杓、銀大碗。亦有掛銀裹直賣牌。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碗頭。只三二碗便行。更有酒店。兼賣血臟、豆腐羹、熓螺螄、煎豆腐、蛤蜊肉之屬。乃小輩去處。若酒力高美者。牌額賣過山之名。其言一山二山三山之類是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恐飲宴短淺。如買酒不多。只就樓下散坐。謂之門床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酒多寡。然後別換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諳識者。便下筯喫。被酒家人哂笑。然店肆飲酒。在人出著。且如下酒品件。其錢數不多。謂之分茶。小分下酒。或命妓者、彼此羅索喚珍品。下細食次。使其高擡價數。惟經慣者不墮其計。舊者、東京楊樓、白礬、八仙樓等處。酒樓盛於今日。其富貴又可知矣。且杭都如康沈施廚等酒樓店。及薦橋豐禾坊王家酒店。闇門外鄭廚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銀器皿沽賣。更有碗頭店一二處。亦有銀臺碗沽賣。於他郡卻無之。

分茶酒店

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廚子謂之量酒。博士師公。店中小兒謂之大伯。更有百姓入酒肆、見富家子弟等人飲酒。近前唱喏。小心供過。使人買物命妓。謂之閑漢。又有向前換湯斟酒、歌唱獻果、燒香香藥。謂之廝波。有一等下賤妓女。不呼自來筵前祗應。臨時以些少錢會贈之而去。名打酒坐。亦名禮客。有賣食藥香藥果子等物。不問要與不要。散與坐客。名曰撒暫。如此等類。處處有之。杭城食店。多是效學京師人開張。亦效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凡點索茶食。大要及時。如欲速飽。先重後輕。兼之食次名件甚多。姑以述于後。曰百味羹、錦絲頭羹、十色頭羹、間細頭羹、海鮮頭食、酥沒辣、象眼頭食、蓮子頭羹、百味韻羹、雜彩羹、栿葉頭羹、五軟羹、四軟羹、三軟羹、集脆羹、三脆羹、雙脆羹、群鮮羹、落索兒、焙腰子、鹽酒腰子、脂蒸腰子、釀腰子、荔支焙腰子、腰子假炒肺、雞絲簽、雞元魚、雞脆絲、筍雞鵝、柰香新法雞、酒蒸雞、炒雞蕈、五味焙雞、鵝

粉簽、雞簽真、五味杏酪鵝、繡吹鵝、間筍蒸鵝、鵝排吹羊大骨、蒸軟羊、鼎煮羊、羊四軟、酒蒸羊、繡吹羊、五味杏酪羊、千里羊、羊雜熓、羊頭元魚、羊蹄筍、細抹羊生膾、改炙（作汁）羊撺粉、細點羊頭、三色肚絲羹、銀絲肚、肚絲簽、雙絲簽、蓮素簽、大片羊粉、大官粉、三色團圓粉、轉官粉、三鮮粉、二色水龍粉、鮮蝦粉、脯掌粉、梅血細粉、鋪薑粉、雜合粉、珍珠粉、七寶科頭粉、撺香螺、酒燒香螺、香螺膾、江瑤清羹、酒燒江瑤、生絲江瑤、撺望潮青蝦、蝤蛑簽、酒炙青蝦、青蝦辣羹、酒撥蟹、生燒酒蟹、蟹酒決明、五羹決明、三陳羹決明、簽決明、四鮮羹、赤魚分劈、賣燥子赤魚、魚鰾二色膾、海鮮膾、鱸魚膾、鯉魚膾、鯽魚膾、群鮮膾、燥子沙魚絲兒、清供沙魚拂兒、清汁鰻鱳、假團圓燥子、襯腸血筒燥子、麻菇絲筍燥子、潭筍、釀筍、抹肉筍簽、酥骨魚、釀魚、兩熟鯽魚、酒蒸石首、白魚、時魚、酒吹鯚魚、春魚、油煠春魚、魴魚、石首油煠、魫鱟油煠、假河魨、石首玉葉羹、石首桐皮、石首鯉魚、炒鱔、石首鯗生、石首鯉魚兜子、銀魚炒鱔、撺鱔魚清羹、魫鱟假清羹、蝦魚肚兒羹、魫鱟滿盒鰍、江魚假鰍、酒法白蝦、紫蘇蝦、水荷蝦兒、蝦包兒、蝦玉鱒辣羹、蝦蒸假蝌、查蝦魚、水龍蝦魚、蝦圓子、麻飲雞、蝦粉、芥辣蝦、蹄膾、麻飲小雞頭、汁小雞、小雞元魚羹、小雞二色蓮子羹、小雞假花紅清羹、撺小雞、拂兒筍、煠小雞、五味炙小雞、小雞假炙鴨、紅熝小雞、脯小雞、五色假料頭肚尖、假炙江瑤肚尖、煠肚山藥、鵪子、鵪子、筍焙鵪子、假熓鴨、清撺鵪子、紅熝鳩子、八糙鵪子、蜜炙鵪子、鳩子、黃雀、釀黃雀、煎黃雀、辣熓野味、清供野味、野味假炙、野味鴨盤兔糊、熓野味、清撺鹿肉、黃羊熝肉、炙犯兒、赤蟹、假炙鱉、棖醋赤蟹、白蟹、辣羹、蝤蛑簽、蝤蛑辣羹、溪蟹、柰香盒蟹、辣羹蟹、簽糊齏蟹、棖醋洗手蟹、棖醋蟹、五味酒醬蟹、酒撥蟹、生蚶子、煠肚燥子蚶、棖醋蚶、五辣醋蚶子、蚶子明芽肚、蚶子膾、酒燒蚶子、蟶子辣羹、酒焐鮮蛤、蛤蜊淡菜、淡菜膾、改汁辣淡菜、米脯鮮蛤、米脯淡菜、米脯鳳鰻、米脯羊、米脯鳩子、鮮鵪（作鴿）、假熝蛤蜊肉、葷素水龍白魚、水龍江魚、水龍肉、水龍腰子、假淳菜腰子、假炒肺羊熓、下飯假牛凍、假驢事件、凍蛤蝤、凍雞、凍三鮮、凍石首、白魚、凍魫鱟、假蛤蜊、三色水晶絲、五辣醋羊、生膾十色事件、凍三色炙、潤鮮粥、蜜燒鵝肉、炙犯兒、江魚炙、潤熝獐肉炙、潤江魚鹹豉、十色鹹豉、下飯鵝肉、假熓鴨、下飯二色炙、潤骨頭等食品。更有供未盡名件。隨時索喚。應手供造。品味不致闕典。又有托盤檐架至酒肆中歌叫買賣者。如炙雞、八焙雞、紅燒雞、脯雞、熓鴨、八糙鵝鴨、白煠春鵝、炙鵝、糟羊蹄、糟蟹、熝肉蹄子、糟鵝事件、熝肝事件、灌香螺、海腊、糟脆筋、千里羊、諸色醬豉、波絲醬豉、醬蝦、海蜇鮓、膘皮煠子、獐豝、鹿脯、影戲算條、紅羊豝、槌脯線條、界方條兒、三和花桃骨、鮮鵝鮓、大魚鮓、鮮鰉鮓、寸金鮓、筋子鮓、魚頭醬等、鯗魚、蝦茸、撺絲、地青絲、野味腊、白魚乾、金魚乾、梅魚乾、鯖魚乾、鰻魚乾、鰵魚乾、鰻魚脯、紫魚螟脯絲等。腊脂從食。葷素點心包兒、旋炙犯兒、錢熓雞粉羹、科頭撺魚肉、細粉小素羹、糍肺、羊血、粉醬、海蜇、螺頭、辣菜餅、熟肉餅、鮮蝦肉團餅、羊脂韭餅、四時果子、圓柑、乳柑、福柑、甘蔗、土瓜、地栗、麝香甘蔗、沉香藕、花紅、金銀水蜜桃、紫李、水精李、蓮子、梓桃、新胡桃、新銀杏、紫楊梅、銀瓜、福李、台柑、洞庭橘、蜜橘、匾橘、衢橘、金橘、橄欖、紅柿、方頂柿、火珠柿、綠柿、巧柿、櫻桃、豆角、青梅、黃梅、枇杷、金杏。此果未遇時。則有歇賣。更有乾果子。如錫蒸木彈、京棗、棗圈、香蓮、串桃、條梨、旋勝、番糖、糖霜、澄梓桃、松子、巴欖子、人面子、嘉慶子、諸色糖果、十色蜜煎撺蝶、諸般糖煎細酸、四時像生兒時果、春蘭、秋菊、石

燒子兒、梅脫、醍醐乳酪、黨果、蜜薑豉、皂兒膏、輕餳、瑪瑙餳、十色糖、麝香豆沙團子，又有陳州果兒、蜜佈、糖絲、枸山糖、烏李、反旋果、萵苣、生菜、筍蓋、油多、糟瓊芝、四色辣菜、四時細色菜蔬、糟藏，秋天有炒栗子、新銀杏、藥木瓜、根子等類。更有橙床賣熟羊、炙鰍、炙鰻、炙魚、粉鰍等物。諸店肆俱有廳院廊廡，排列小小穩便閣兒，弔窗之外，花竹掩映，垂簾下幕，隨意命妓歌唱，雖飲宴至達旦，亦不妨也。

麵食店

向者汴京開南食麵店，川飯分茶，以備江南往來士夫，謂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來，幾二百餘年，則水土既慣，飲食混淆，無南北之分矣。大凡麵食店，亦謂之分茶店，若曰分茶，則有四軟羹、石髓羹、雜彩羹、軟羊焙腰子、鹽酒腰子、雙脆、石肚羹、豬羊大骨、雜辣羹、諸色魚羹、大小雞羹、攛肉粉羹、三鮮大熬骨頭羹、飯食。更有麵食名件：豬羊盦生麵、絲雞麵、三鮮麵、魚桐皮麵、鹽煎麵、筍潑肉麵、炒雞麵、大熬麵、子料澆蝦燥麵、汁米子、諸色造羹、糊羹、三鮮棊子、蝦燥棊子、蝦魚棊子、絲雞棊子、七寶棊子、抹肉銀絲冷淘、筍燥、齏淘、絲雞淘、耍魚麵。又有下飯，則有焙雞、生熟燒、對燒、燒肉、煎小雞、煎鵝事件、煎襯肝腸、肉煎魚、煠梅魚、鮏鯽、雞熓、豉汁雞、焙雞、大熝撥魚等下飯。更有專賣諸色羹湯、川飯，并諸煎肉魚下飯。且言食店門首及儀式，其門首以枋木及花樣沓結縛如山棚，上掛半邊豬羊，一帶近裏門面窗牖，皆朱綠五彩裝飾，謂之歡門。每店各有廳院東西廊廡，稱呼坐次。客至坐定，則一過賣執筯遍問坐客。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熱、或冷、或溫、或絕冷、精澆、熝燒，呼客隨意索喚。各桌或三樣皆不同名，行菜得之，走迎廚局前，從頭唱念，報與當局者，謂之鐺頭，又曰著案。訖，行菜詣鐺頭托盤前去，從頭散下，盡合諸客呼索，指揮不致錯誤。或有差錯，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罵罰工，甚至逐之。有店舍專賣餛飩店，如大熝餛飩、大燥子、料澆蝦燥、桐皮雞、三鮮等餛飩，并賣餛飩，亦有專賣菜麵、熟齏筍肉淘麵，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處也。又有專賣素食分茶，不誤齋戒，如頭羹、雙峰、三峰、四峰、到底簽、蒸果子、鱉蒸羊、大段果子、魚油燥、魚鹽兒、三鮮、夾貢雞、元魚、元羊蹄、枸魚、兩熟魚、煠油河豚、大片腰子、鼎煮羊、麩乳水龍、麩筍辣羹、雜辣羹、白魚辣羹飯。又下飯如五味熝、炊糟蔫、焙炸、假炙鴨、乾簽雜鵝、假羊事件、假驢事件、假煎白腸、忽焙油燥、骨頭米脯、大片羊、紅熝大件肉、煎假烏魚等下飯。素麵如大片鋪羊麵、三鮮麵、炒鱔麵、捲魚麵、筍潑刀、筍辣麵、乳齏淘、筍齏淘、筍菜淘麵、七寶棊子、百花棊子等麵，皆精細乳麩、筍粉素食。又有專賣家常飯食，如攛肉羹、骨頭羹、蹄子清羹、魚辣羹、雞羹、耍魚辣羹、豬大骨清羹、雜合羹、南北羹，兼賣蝴蝶麵、煎肉、大熝蝦燥等蝴蝶麵，及有煎肉、煎肝、凍魚、凍鯗、凍肉、煎鴨子、煎鮮魚、醋鯗等下飯。更有專賣血臟麵、齏肉菜麵、筍淘麵、素骨頭麩、筍素羹飯。又有賣菜羹飯店，兼賣煎豆腐、煎魚、煎簽、燒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飽，往而市之矣。

葷素從食店（諸色點心事件附）

市食點心，四時皆有，任便索喚，不誤主顧。且如蒸作麵行，賣四色饅頭、細餡大包子，賣米薄皮春繭、生餡饅頭、餕子、笑靨兒、金銀炙焦牡丹餅、雜色煎花饅頭、棗箍荷葉餅、芙蓉餅、菊花餅、月餅、梅花餅、開爐餅、醬

骨餡仙桃、子母春繭、子母仙桃、圓歡喜、駱駝蹄、糖蜜果食、果食將軍、肉果食、重陽糕、肉絲糕、水晶包兒、筍肉包兒、蝦魚包兒、江魚包兒、蟹肉包兒、鵝鴨包兒、鵝眉夾兒、十色小從食、細餡夾兒、筍肉夾兒、油煠夾兒、金鋌夾兒、江魚夾兒、甘露餅、肉油餅、菊花餅、糖肉饅頭、羊肉饅頭、太學饅頭、筍肉饅頭、魚肉饅頭、蟹肉饅頭、肉酸餡、千層兒、炊餅、鵝彈。更有專賣素點心從食店，如豐糖糕、乳糕、栗糕、鏡面糕、重陽糕、棗糕、乳餅、麩筍絲、假肉饅頭、筍絲饅頭、裹蒸饅頭、菠菜果子饅頭、七寶酸餡、薑糖辣餡、糖餡饅頭、活糖沙餡諸色春繭、仙桃龜兒、包子、點子、諸色油煠素夾兒、油酥餅兒、筍絲麩兒、果子、韻果、七寶包兒等點心。更有餛頭店，兼賣江魚兒、雜合細粉、灌漿饅頭、大骨料頭，又有粉食店，專賣山藥丸子、珍珠丸子、金橘水團、澄粉水團、乳糖槌、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金鋌裹蒸、茭粽、糖蜜韻果、巧粽、豆團、麻團、糍團及四時糖食點心，及沿街巷陌盤賣點心：饅頭、炊餅，及糖蜜酥皮燒餅、夾子、薄脆、油煠從食、諸般糖食油煠、蝦魚、劃子、常熟糍糕、餶飿、瓦鈴兒、春餅、菜餅、圓子、湯團、水團、蒸糍、粟粽、裹蒸、米食等點心，及沿門歌叫熟食、燒肉、炙子、鴨、鵝、熟羊、雞鴨等類，及羊血、灌肺、攛粉、科頭，應干市食，就門供賣，可以應倉卒之需。

米鋪

杭州人烟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該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然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湖州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其米有數等，如早米、晚米、新破礱、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紅蓮子、黃芒、上稈、杭米、糯米、箭子米、黃籼米、蒸米、紅米、黃米、陳米。且言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凭行頭於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杭城常廊米船紛紛而來，早夜不絕可也。且又袋自有賃戶肩駝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無爭差，然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

肉鋪

杭城內外肉鋪，不知其幾，皆裝飾肉案，動器新麗。每日各鋪懸掛成邊豬，不下十餘邊。如冬年兩節，各鋪日賣數十邊，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顧從便索喚劇切。且如豬肉名件，或細抹落索兒精、鈍刀丁頭肉、條攛精、攛燥子肉、燒豬煎肝肉、膂肉、盦蒸肉，骨頭亦有數名件，曰雙條骨、三層骨、浮筋骨、脊齦骨、毬杖骨、蘇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腦頭大骨等，肉市上紛紛賣者，聽其分寸，略無錯誤。至飯前，所掛之肉骨已盡矣。蓋人烟稠密，食之者眾故也。更待日午，各鋪又市熝膁熟食、頭蹄、肝肺、四件、雞熝、蹄爪事件、紅白熝肉等。亦有盤街貨賣，更有把鮓鋪，兼貨生熟肉，且如把鮓名件最多，姑言一二，其把鮓者，算條、影戲、鱁鮓、皂角鋌、松、肺、界方條、線條、糟豬頭肉、鳩鴿肉、鵝鮓、旋鮓、寸金鮓、魚頭醬、三和鮓、切鮓、桃花鮓、骨鮓、飯鮓、槌脯、紅羊把、大魚鮓、鱘鯉魚鮓等類，冬間添賣凍[illegible]蹄子、薑豉雞、凍白魚、凍波斯、薑豉等。壩北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皆成邊及頭蹄等肉，俱係城內外諸麵店、分茶店、酒店、犯

44B

鮮店、及盤街賣爛肉等人。自三更開行上市。至曉方能市。其街坊肉鋪。各自作坊。屠宰貨賣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筵華筵數十處。欲收市腰肚。頃刻並皆辦集。不勞力。蓋杭州廣闊可見矣。

鯗鋪

杭州城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蓋杭城人嬌細故也。姑以魚鯗言之。此物產於溫、台、四明等郡。城南渾水閘。有團招客旅。鯗魚聚集於此。城內外鯗鋪。不下一二百餘家。皆就此上行。合擔魚鯗名件。具載于後。郎君鯗、石首鯗、望春、春皮、片鰳、鯽鯗、鰻鯗、鱔鯗、鰻條彎鯗、帶鯗、短鯗、黃魚鯗、鯖魚鯗、鰻鯗、老鴉魚鯗、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江瑤、酒香螺、酒蟶、酒蠏、龜腳、瓦螺頭、酒壠子、酒鱟鯗、蝦蛾、蠣、鎖管蛾、小丁頭魚、紫魚、魚膘、蚶子、鰣子、鯢子、海水鯆、望潮、鹵蝦、蛾、鱘鯗、紅魚、明脯、鰭乾、比目、蛤蜊、醬蟚丁、車螯、江蟻、蟶蟻、鯆腸等類。鋪中亦兼賣大魚鮓、鮮魚鮓、銀魚鮓、飯鮓、蟹鮓、淮魚乾、鮝鰤、鴨子、煎鴨子、煎鰖魚、凍鯗魚、凍魚、凍鯗、炙鰻、炙魚、粉鮲、炙鰻、蒸魚、炒白蝦。又有盤街叫賣。以便小街狹巷主顧。尤爲快便耳。

夢粱錄卷十七

歷代人物

杭城湖光山色之秀、鍾爲人物。所以清奇傑特、爲天下冠。自陶唐至於秦、漢、晉、隋、唐之人物。彬彬挺盛。至宋則人物尤盛於唐矣。今以歷代杭之人物考之。曰陶唐、箕公、許由。隱寓昌化。晚溪有千頃山。故居。漢嚴陵。光武之故人。不屈於朝。隱居富春山。諸葛琮、孫鍾、孫堅、孫策。字伯符。孫瑜。字仲異。孫皎。字叔明。孫賁。字伯陽。吳景。徐琨。張儼。 吳孫奐。字季明。孫韶。字公禮。孫鄰。字公達。孫亘。字叔武。郭誠。字元禮。凌統。字公績。全琮。字子璜。褚奏、諸葛起。字季仲。丁諝。 晉孫拯。字顯世。孫惠。字德施。孫晉。字文度。范平。字子安。 褚陶。字季雅。賀邈。字茂言。 宋卞天興、吳喜、范叔孫。 齊顧歡。字景怡。朱廣之。字處深。褚伯玉。字元璩。杜京產。字景齊。杜栖。字孟山。朱謙之。字處光。呂道惠。 梁范元琰。字伯珪。范述曾。字子元。戚袞。字公文。褚修。盛紹達。 陳顧越。字允南。杜之偉。字子大。錢達。字通甫。杜稜。字雉節。駱文牙。一名牙。字旗門。全毅。字宏立。隋陸知命。字仲通。顧彪。字仲文。孫世達。 唐褚亮。字希明。褚遂良。字登善。衢國處士孫鼎。褚無量。字洪度。許遠。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凌準。字宗一。吳降。字下己。袁不約。字遵朴。杜稜。字勝雲。吳公約。字處仁。羅隱。字昭諫。 五代武肅王錢鏐。字具美。杜建徽。字延光。成及。字洪濟。馬綽。鮑君福。字慶臣。賈圭。曹仲達。水邱昭券。吳敬忠。孫陟。 宋忠懿吳國王錢俶。字文德。錢億。字延世。錢惟演。字希聖。錢昭。字裁陽。錢昆。字裕之。錢

易、字希白。錢彥遠、字子高。錢明逸、字子飛。錢勰、字穆父。錢穌、字昌甫。又字昌仲。錢藻、字醇老。薛溫、字伯順。顧仁、冀、字子遜。元德昭、字明遠。元奉宗、字知禮。元絳、字厚之。潘閬、字逍遙。吳毅、林和靖先生。諱逋、字君復。胡則、字子正。陸游、字元象。孫長者。諱不載名與表。唐拱、楊大雅、字子正。唐詢、字叔元。唐詢、字彥猷。盛度、字公量。郎簡、字叔廉。謝濤、字濟之。謝絳、字希深。謝景初、字師厚。謝景溫、字師直。葉棐卿、字稱之。諱不多載。徐復、字希顏。又表復之。徐舉、善楊蟠、字公濟。沈文通、亦不載名。以字代之。沈遘、字睿達。陸詵、字介夫。關脩、關詠、字聖淵。沈括、字存中。吳天秩、字平甫。強至、字幾聖。王復、字無考。章壤、字子駿。周邠、字開祖。周邦彥、字美成。周邦式、字南伯。虞奕、字繩臣。吳師仁。吳師禮、字安中。八行先生。崔貫、字廷碩。李軌、字彥淵。滕茂實、字穎秀。史徽、字洵美。沈晦、字元用。張九成、字子韶。凌哲夏、字季文。樊光遠、字茂寶。郎曄、郭知運、字次張。施德操、字彥執。楊子平。諱不載名。關注、字子東。姚寬。諱名叔興。楊由義、字宜之。俞烈、字若晦。余古。趙莘、字子固。俞灝、字商卿。洪咨夔、字舜俞。趙汝談、字履常。趙汝騰、字蹈中。李宗勉、字強父。並歷代英傑。文武賢良。進士、隱士之秀。兼之博學精華。忠勇孝義之才。或身廉而直道以事。或職顯而位居三公。或歷諫臣。忠於大朝。或宰軍務而好墳典。或隱而不仕。爲教導之師。或著諸經子義疏詩頌箋表數百篇。行于世。或建立大功。終非中國忠節盛名。青史不朽。詳見於臨安志書。考其始末昭然矣。

文武狀元表

科舉。爲代皆舉求賢之詔。自我宋太祖太宗朝。始詔舉業。端拱二年。臨軒唱名。進士及第。狀元文魁陳堯叟。淳化三年孫何。 眞宗朝咸平元年孫僅。四年陳堯咨。景德元年李迪。大中祥符五年徐奭。八年蔡齊。 仁宗朝天聖八年王拱辰。景祐元年張唐卿。寶元元年呂溱。慶曆二年楊寘。六年賈黯。皇祐元年馮京。五年鄭獬。嘉祐二年章衡。四年劉煇。六年王俊民。八年許將。 英宗朝治平二年彭汝礪。四年許安世。 神宗朝熙寧三年葉祖洽。六年余中。九年徐鐸。元豐二年時彥。五年黃裳。八年焦蹈。 哲宗朝元祐三年李常寧。六年馬涓。紹聖元年畢漸。四年何昌言。元符三年李釜。 徽宗朝崇寧二年霍端友。五年蔡嶷。大觀三年賈安宅。政和二年莫儔。杭人。五年何㮚。八年王昂。宣和三年何渙。六年沈晦。杭人。 欽宗朝則無科舉矣。 高宗朝中興建炎二年戊申李易。紹興二年壬子張九成。杭人。五年乙卯汪應辰。八年戊午黃公度。十二年壬戌陳誠之。十五年乙丑劉章。十八年戊辰王佐。二十一年辛未趙逵。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三十年庚辰梁克家。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乾道二年丙戌蕭國梁。五年己丑鄭僑。八年壬辰黃定。淳熙二年乙未詹騤。五年戊戌姚穎。八年辛丑黃由。十一年甲辰衛涇。十四年丁未王容。 光宗朝紹熙元年庚戌余復。四年癸丑陳亮。 寧宗朝慶元二年丙辰鄒應龍。五年己未曾從龍。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簡。開禧元年乙丑毛自知。嘉定元年戊辰鄭自誠。四年辛未趙建大。七年甲戌袁甫。十年丁丑吳潛。十三年庚辰劉渭。十六年癸未蔣重珍。 理宗朝寶慶二年丙戌王會龍。紹定二年己丑黃朴。五年壬辰徐元杰。端平二年乙未吳叔告。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淳祐元年辛丑徐儼夫。四年甲辰留夢炎。七年丁未張淵微。十年庚戌方逢辰。寶祐元年癸丑姚勉。四年丙辰文天祥。開慶元年己未周震

炎.甚定三年壬戌方山京. 度宗朝咸淳元年乙丑阮登炳.四年戊辰陳文龍.七年辛未張鎮孫.

武舉狀元

高宗朝中興南渡志不忘武舉姓氏.自於孝廟朝以後.俱可考之.淳熙八年江伯虎.十一年林㬙.十四年黃夜然. 光廟朝紹熙元年厲仲祥.四年林管. 寧廟朝慶元二年周虎.五年陳良彪.嘉泰二年朱熠.開禧元年鄭公侃.嘉定元年周師.杭人四年林泌淡.七年劉必方.杭人十年朱嗣宗.十三年陳正大.十六年杜幼節. 理廟朝寶慶二年楊必高.杭人嘉熙二年劉必成.淳祐元年趙國華.四年項桂發.七年張夢飛.十年陳傚子.寶祐元年程鵬飛.四年章宗德.開慶元年朱應舉.甚定三年俞焱. 度廟朝咸淳元年王國.四年俞仲熊.七年

后妃列女

與章懿太后李氏.性莊重寡言.雖仁宗爲己子.而后不肯言.中外罔知.后崩後.方追册皇太后.謚章懿.葬永定陵. 護孫策破廚.母與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徐琨母孫氏.定策破囗英之謀. 孫翊妻徐氏.守節.定謀殺三凶.得報夫之冤. 晉虞譚母定夫人孫氏.年少喪偶.遺孤誓不改節.撫養訓子.成義節以赴戰. 孫暠妻虞氏.桑華尚素.與暠同志.至孝.奉舅姑起居.皆饌.不辭薪水井臼之勞. 孝婦嚴氏.事舅姑不失起居供饌之禮.舅喪未葬.因火沿屋.哭告於天.孝心有感.而火遂滅.無傷其柩. 唐孝女張氏.少孤獨.無兄弟共侍.母子相依.誓不嫁以奉母.母病篤.行孝治之不救.葬母.結草廬墓下.朝夕以供晨香夕燈.侍奉如生.又刺血書經.報劬勞之恩.以宅捨建梵宮.處母.仍不嫁.以死盡孝節.郡臣聞於朝.賜束帛旌之.敕.頒寺額曰報恩.以表其孝也. 節婦何氏.年少喪偶.志不再嫁.奉姑至孝.忽賊掠歸巢穴.欲汚其節.義遂定策.解裙自刎.賊驚.視而已死.義而葬之. 五代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諱漢月.性慈惠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布練而已.每侍王決事.必以忠恕爲言.諸與選投.皆峻阻多加訓勵.無令驕恣. 宋吳越忠懿王妃孫氏.諱太眞.性端謹而聰慧.延接姻宗.以盡恩禮.好學詩書.嚴重而尚儉.守忠以事上國. 孝婦盛氏.事舅姑盡孝.躬紡績烹飪以養姑.姑性太急.婦盡禮.怡聲下氣.每侍立無惰容.姊姒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病篤.貧無資醫救.執爲珥裙襦鬻之.而供其費.又刳腸取肝爲常膳.長姒潘氏亦刲股而進.姑食而病愈.州家長官劉既濟.上于朝.詔旌表其門閭. 凌大淵妻劉氏.乃菲許嫁.請期將至.而凌生告卒.劉氏聞之.告於父母曰.兒聞女子一志爲良.死生不易其節.兒已許凌.今已既喪.則吾夫也.兒當易服奔喪.誓咏柏舟.不更二也.父母以女未嘗踐其庭.何遽若此.女答以身許人而背之乎.有死而已.決無易其志.父母憐其言而從所請.易飾衰.臨棺舉哀.以修婦道.守義節.以兄子養爲己子.與之娶婦.至於抱孫.自首不易其志也.

歷代方士

歷代方士.蔡經.郭文.字文舉.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許邁.字叔元.杜子恭.徐靈府.號默希子.錢道士.介孤納.丁飛.字翰之.潘尊師.馬湘.字自然.管歸眞.賜號元靖崇教法師.正白先生. 沈若濟.字子舟.號洞元大

師. 徐立之.又名炳一.號爲迴峰先生. 陸維之.字永仲.又名凝之.又表子才.號石室先生. 王喪.字天誘.賜號悟靜處士. 徐寅.賜號沖晦先生.俱杭之得道仙士.有超世之志.修眞之術.或上升.或羽化.或葬而解化.或羽化後遊於外郡.乃與仙隱化.使凡夫俗眼之人.茫然不知.諸士之詳.載於淳祐、咸淳兩志及咸廠內仙傳中.考之有著.自論石室小隱集.行於世矣.

歷代方外僧

歷代高僧.宋武帝朝爲始.僧慧靜、慧基、慧集、法質、淨度、瑜本、翼本、僧詮、道琳、妥本、明徹、法開、惠明、彗超、眞宮、字聖鉉、號南天竺岳師. 道欽、國一、證悟禪師. 圓修、道林.號鳥窠禪師. 會通.號招賢禪師. 齊安、號悟空禪師. 道標、號爲西嶺和尚. 慧琳.字抱玉.交游前後刺史學士.如杜陵、裴常棣、陸則、楊懣、盧元輔、白居易、李幼、崔鄯、路易.俱造室講論心要. 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眞覺大師.行修生有異相.耳長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 延壽、號抱一子.幼在俗誦經.感諸羊跪聽.後捨業爲僧.衆請講道.傳播高麗.道使齎弟子禮.奉金線織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爲獻.未開寶入滅.號智覺大師.崇寧歲追謚宗照禪師. 志逢.號普覺大師. 遇安.號普智禪師. 慶祥.九曲禪師. 行明.開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普昇.天禧年.詔註釋御製法音集.賜號日觀大師.又深於琴律. 法照.不妄交遊.與和靖先生同時.僧智圓爲友.宰臣王欽若.王隨.王化基深敬之.崇寧歲賜號法照大師. 道誠.慧悟大師.余嘗題上方寺詩曰.孤峰牢落幾何年.臺殿于今插半天.已是精藍誇絕徼.更將寶塔在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幻境.一生幽興只山川. 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姓李.賜號明教大師.熙寧歲季夏入滅.以釋氏法茶毗.而五根不壞.塔名曰五根不壞之塔. 贊寧.太平興國春.囗阿育王舍利朝太宗.賜號通慧大師.眞宗召對賜坐.以右街陞左階僧錄.賜號通慧圓明大師. 寶達.號剎利法師. 智圓.孤山法師.自號中庸子. 遵式.姓葉.字知白.崇寧歲賜號慈通大師.掌天台教囗觀.紹興間高宗降旨.賜號曰懺慈禪主大法師.塔號瑞光思悟.每誦咒.身出舍利. 元照.姓唐.字湛如.號安忍子.賜號靈芝大智律師. 宗本.字無詰.姓管.號靜慈圓照禪師.神宗召對賜茶.入福寧殿說法.詔賜肩輿入內. 善本.字法通.哲宗遣中使撫問.降旨宣賜高麗磨衲衣.敕賜大通禪師.大觀入滅.追謚圓定.塔號定光之塔. 元淨.字無象.姓徐.賜紫衣.辨才法師號.師生時.左肩有肉起如袈裟條.至八十一日方消.師之入滅.實八十一歲矣. 延壽與教小壽禪師.修廣.字叔徵.自京師至於四方.凡公卿至于學士大夫.知其名.皆樂從之.景祐歲賜紫衣.詔賜寶月大師之號. 文益.於周顯德時.謚封大法眼禪師.塔名無相之號. 道潛.字參寥.嘗與蘇東坡、秦少游.兩先生爲密交.嘗詠臨平絕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守杭時.因道潛入智果精舍.賦詩云.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又作參寥泉銘.記之歲月.東坡愛其詩.嘗稱無一點蔬筍氣.味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比.崇寧末老于江湖.既示寂.有詩行於世.句句清絕可愛.法號曰妙總大師. 懷顯.西湖持淨大師.嘗撰錢塘勝跡記. 慈勤.有歐陽文忠公賦詩送之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

彩登丹漆，四壁金碧熒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胡爲棄不居，棲身房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飯食，菌筍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飯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槁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淸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烟雲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髮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癸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方能來否，送子以短章，同時有道恩、惠恩，皆于於潛西普明寺爲浴堂記，宰臣王安石賦詩贈之曰，綠淨堂前湖水綠，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惟尙、本姓曹，幼歲爲僧，徧參叢林，得法於英普照，嘗住湼聖本寺峯結庵，故地有荊榛蛇虺，人莫敢居，師住八年，叛立殿廡，爲之一新，謝歸故處，後住嚴福，以疾逝廬入滅。 守璋、姓王，天姿介特，凜不可犯，戒行精潔，尤工於詩，號文慧禪師，有杼園集行於世，高廟於紹興二年幸圓覺寺，因覩其集，戲翰親酒晩春一絕賜之，見圓覺寺刻石于亭曰，山深烟鎖竹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德明、姓顧，字澄堂，入徑山講論禪教，四年，因覩竹溜以杵通節有聲，豁然開悟，遂號爲竹筒和尙，紹興年兩召宣入慈寧殿陞坐，講般若經法，高廟奇之，賜號及法衣。 淸潤、字怡然。 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景，而淸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故不至城，士大夫多往見之，就僧粥，日以一二合食，雖蔬茹亦未嘗有，故人尤重之，同時有思聰，亦似之而詩差優。 宗杲、字曇晦，姓奚，主徑山學徒一千七百衆，來者猶未已，敢千僧閣以居之，號臨濟中興，時與張九成爲方外交，後因秦檜謂張九成謗訕朝政，而宗杲和之，比奉口擬口，其僧遂編海外，四方衲子忘軀皆往從之，續蒙恩放，便復僧伽梨，住阿育王山，復居徑山，孝廟爲普安郡王，遣使入山謁之，以偈獻之，後建邸，再遣內侍供五百應眞，請講法席，親書妙喜庵三字，幷製讚寵之，自後退居明月堂而示寂，孝廟聞而嘆息，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號普覺禪師，賜塔額曰寶光，此僧雖林下人，而義篤君親，談及時事，發形於色，而垂涕，其時名公鉅卿，皆稱其才，有正法眼藏等集。淳熙初，詔隨大藏流行，蓋杭之高僧，撤翠蹝儒成道，戒行精潔，學問孤高，博習教典，以訓諸衲，著文翰修懺儀諸經法，注宗鏡論心要，纂法語，說鬼神以禮問，止湖水而聲西興，感羣羊而聽講，墜大星以賜靈鶯，列朝宣講，惹號錫順，至於入滅，瑞光顯然，蓋叢林中素有儒者之風，故與公卿大夫及學士氣味相投，皆樂與之交，詩詞道要，題詞詠詩，靡不起敬，以大藏經高僧傳、錢塘勝蹟記、臨安新舊志，皆備其詳矣，茲不復贅。

行孝

陳藏器本草，謂人肉可療疾，非謂人肉之果能療疾也，蓋以人子一念孝誠，出於天性，能動天地鬼神，故借此以奏功耳，今撫杭之外邑行孝者，若女若子，載於新志者，致其姓名述之，富陽何氏女子。 江陰村婿立旺二子。 富陽葛小閏。 臨安朱應孫。 俞廷用子亞佛，其家祖大成、父廷用、及其子，凡三世行孝矣。 臨安錦北鄉陳茂祖，其父母俱病，皆療而愈。 臨安邑人裴褒兒。 鹽官邑人周阿二、周小三。 昌化邑農家子梅來兒。 已上皆因父母疾篤，百藥罔功，思劬勞之恩，無以報答，或剖心，或割股，以當膳而進

之，莫不愈焉，於此可見孝爲百行之原，天地神明，亦爲之佐助矣。

夢粱錄卷十八

民俗

杭城風俗，凡百貨賣飲食之人，多是裝飾車擔，盤盒器皿，新潔精巧，以耀人耳目，蓋效學汴京氣象，及因高宗南渡後，常宣喚買市，所以不敢苟簡，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巾裝著，皆有等差，香鋪人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帶，街市買賣人，各有服色頭巾，各可辨認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爲羣，鬬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爲人所欺，衆必爲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人爭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爲之賀，謂之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吉凶等事，不特慶弔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之扶持，亦睦鄰之道者不可不知。

戶口

杭城今爲都會之地，人烟稠密，戶口繁浩，與他州外郡不同，姑以自隋唐朝考之，是時 附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 唐正觀中，戶三萬五千七十一，口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九。 唐開元，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 宋朝太平寰宇記，錢塘戶數，主六萬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域志，戶，主一十六萬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三。 中興兩朝國史，該戶二十萬五千三百六十九。 乾道志，

戶二十六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萬二千六百七十。淳祐志、主客戶三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口七十六萬七千七百三十九。咸淳志、九縣共主客戶三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萬七百六十。錢塘仁和兩赤縣、乾道志、主客戶該十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口該一十四萬五千八百八。淳祐志、戶該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口三十二萬四百八十九。咸淳志、兩赤縣城主客戶一十八萬六千三百三十、口四十三萬二千四十六。自今而往、則歲潤月長、殆未易以算數也。

物產

穀之品

杭早、占城、紅蓮、礌泥烏、雪裏盆、赤稻、黃籼米、杜糯、光頭糯、蛸糯。麥、大麥、小麥。麻、赤、白、烏、黃。豆、大黑、大紫、大白、大黃、大青、白扁、黑扁、白小、赤小、茭豆、小紅、樓子豇、青豌、白眼、羊眼、白缸、白豌、刀豆。粟、狗尾、金罌。

絲之品

綾、柿蔕、狗蹄。羅、花素、結羅、熟羅、線住。錦、內司街坊以絨背為佳。剋絲、花素二種。杜纘、又名起線。鹿胎、次名透背、皆花紋特起、色樣織造不一。紵絲、染絲所織諸顏色者、有織金、閃褐、間道等類。紗、素紗、天淨、三法、暗花紗、粟地紗、茸紗。絹、官機、杜村唐絹、幅闊者密、畫家多用之。綿、以臨安於潛白而細密者佳。紬、有綿線織者、土人貴之。

枲之品

桑。柘。麻。苧。

貨之品

茶、寶雲茶、香林茶、白雲茶。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東坡以詩戲云、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蓋南北兩山七邑諸山皆產、徑山採穀雨前者、以小缶貯饋之。

鹽、湯鎮、仁和村、臨官、浮山、新興、下管、上管、蜀山、巖門、南路茶槽等場、常產之地、漢置鹽官、吳王濞煮海為鹽之地。

蜜。蠟。紙。餘杭由拳村出藤紙、富陽有小井紙、赤亭山有赤亭紙。

菜之品

諺云、東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薹心、矮菜、矮黃、大白頭、小白頭、夏菘、黃芽、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葉、以黃白纖瑩者、故名之。芥菜、生菜、菠薐菜、萵苣、苦蕒、葱、薤、韭、大蒜、小蒜、紫茄、水茄、梢瓜、黃瓜、葫蘆、又名蒲盧、冬瓜、瓠子、芋、山藥、牛蒡、茭白、蕨菜、蘿蔔、甘露子、水芹、蘆筍、雞頭菜、藕條菜、薑、薑芽、新薑、老薑。菌、多生山谷、名黃耳蕈。東坡詩云、老楮忽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芽薑。蓋大者淨白、名玉蕈。黃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菇。若食須審煮、審黑勿食。

果之品

橘、富陽玉洲者佳。橙、有脆綿木。梅、有消梅、糖透黃。桃、有金銀水蜜、紅穰、細葉、紅餅子。李、有透紅、蜜明、紫色。杏、金麻。柿、方頂、牛心、紅柿、椑柿、牛嫋、水柿、火珠、步舂、蠟柿。梨、雪梨、玉消、陳公、蓬蓬、梨宣花甘香、穃、砂糊、蠶頭官者最佳。蓮、湖中生者名絲蓮、尤佳。瓜、青、白、黃等色、有名金皮、沙皮、蜜瓮、蒜筒、銀瓜。藕、西湖下湖、仁和護安村、舊名范堰、產扁眼者味佳。菱、初生嫩者名沙角、硬者名餛飩、湖中有如栗子樣、古塘大紅。菱、林檎、鄔氏園名花紅、郭府園未熟時以紙剪花樣貼上、熟如花、木瓜、皆進奉、其味蜜甜。枇杷、無核者名椒子。東坡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木瓜、青色而小、土人剪片爆熟、入香藥貨之、或糖煎、名爊木瓜。櫻桃、有數名、辯之、淡黃者甜。石榴、子顆大而白、名玉榴、紅者次之。楊梅、亦有數種、紫者甜而頗佳。葡萄、黃而瑩白者名珠子、又名水晶、最甜。紫而瑪瑙色者稍晚。雞頭、古名、又名雞雝、[illegible]錢塘梁渚頭、仁和藕湖、臨平湖俱產、西湖生者佳。芻蔗不多、可飾為粉。銀杏。栗子。甘蔗、臨平小林產、以土窖藏至春夏、味猶不變、小如蘆、名荻蔗、亦甜。

竹之品

竹、碧玉間黃、金鑲、紫斑、金竹、方竹、鶴膝、貓頭。竹筍有數名、曰南路、白象牙、哺雞、貓兒頭、黃籬、晚箬、皆即源筍。和靖有烟崖早筍肥之句、又有紫筍、邊筍。

木之品

桑數種、名青桑、白桑、拳桑、大小梅紅、雞爪等類。梓、木中王。柘。柏、孤山陳朝最古。松、惟天目者針短。犀健。栝子三針、華山四針。桐。檜。楠、東坡詩云、中和堂後古楠樹、與君對床聽雨聲。櫧。櫟。槐。杉。桂。椵。樸。楓。榆。柳、今湖堤墟種者名楊、長條可玩。棕、名栟櫚、筍可烝爊、味微苦。太冷。青神。鳳集、日奇者名之。

花之品

牡丹、有數種色樣、又一本冬月開花。詩云、一朵嬌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韓文公詠牡丹詩、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鬬輕盈。陵晨併作新妝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長是非都拋盡、今日欄邊眼暫明。石曼卿詩、獨步世無吳苑艷、渾身天與漢宮香。又李山甫詩、邀勒春風不早開、衆芳飄後上樓臺。數苞仙艷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曉露精神妖欲動、暮煙情態恨成堆。知君已解相思苦、斜倚闌干首重迴。殷黃妖紫鬬輕紅、穀雨初晴早景中。靜女不言還愛日、綵雲無定只隨風。攏煙笑倚沉檀薄、枚而行有粉黛容。此別又須經歲月、酒闌把燭遶芳叢。有一種秋開牡丹、城山詩詠云、白帝工夫鏤綺花、肯將顏色弄韶華。酒粘椒艾秋衣薄、風動姮娥寶髻斜。霜露莫摧今日蘂、輪蹄多看舊時花。陰陽多苦栽培地、不逐春風有幾家。芍藥、有早緋、玉緞、千葉、白者佳。梅花、有數品、綠萼、千葉、香梅。東坡和秦太虛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又詩云、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林和靖詩二首、吟悅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

俗。天與淸香亦有私。坐笑胡蝶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衆芳搖落亦暄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偸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戴石屛咏梅詞曰。漉酒春醅綸壽陽。百花惟有此花強。月中分外精神出。雪裏幾多風味長。折向書窗疑是玉。吟來齒頰亦生香。年年索笑江村畔。句引詩人費品量。王介甫詠曰。頗怪梅花不肯開。豈知有意待春來。燈前玉面披香出。雪後春容取勝回。觸撥淸詩成走筆。淋漓紅袖趣傳盃。望塵俗眼那知此。只買夭桃艷杏栽。潘紫巖咏曰。柴門盡日少蹄輪。坐對橫窗數點春。心向雪中偏暴白。影來月上亦精神。十分洗盡鉛華相。百劫修來貞潔身。笑殺唐人風味短。不應嗔作弄珠人。又詠落梅詩曰。一夜風吹恐不禁。曉來芳落已歧歧。忽聞病鶴相音喙。寄遣亂蜂遶竹尋。稚子踏斷有不埽。老夫索笑坐微吟。窗前最是關情處。拾片殷懃付寀心。楊元素落花詩曰。夜來經雨學啼粧。今日擺紅怨夕陽。已落旋隨春水急。强留還扶晚風狂。應將別恨識叢喈。更把歸期趁蝶忙。誰謂多情消不得。夢魂猶惜滿欄香。更諸賢詠梅詩曰。木落山寒獨占春。十分消瘦轉精神。雪疎雪密花添伴。溪淺溪深樹寫眞。三弄笛聲風過耳。一枝筇影月隨身。吟魂欲斷相逢處。恐是孤山隱逸人。韓偓梅花詩云。北陸候纔變。南枝花已開。無人同悵望。把酒獨徘徊。凍雪爲伴。寒香風是媒。何因逢越使。腸斷謫仙才。東坡又和楊公濟詩。綠蕚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學士任希夷宿直玉堂。賦梅邊小池詩云。眼見梅花照玉堂。只教濃綠殺宮墻。櫻枝假蓋雲千疊。下蔭淸池玉一方。紅梅有福州、潭州、紅柔枝、千葉、邵武紅、紅蔡種。東坡詩云。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周必大在秘書省館中。次韻過紅梅閣詩云。紅羅亭深宮漏遲。宮花四面誰得知。南唐內苑中有紅羅亭四面

專植紅梅見雜志蓬山移植自何世。肉色含酒紛滿枝。初疑太眞欲起舞。霓裳拂拭天然姿。又如東家鄰墻女。施朱映粉尤相宜。不然朝雲頳薄怒。自持假對襄王時。須臾臙脂著雨落。靚粧俯照含風漪。遊蜂戲蝶日採擷。嗟爾何異阮之蕊。提壺炙急就公飮。他日隨馬容聯肩。周必大在秘書省署庭中詠湘梅詩云。翠黃絨就費天機。傳與園林晚出枝。東觀奇章承詔後。南昌故尉欲仙時。芳心向日重重展。淸馥因風細細知。詩老品題猶誤在。紅梅未是獨開遲。臘梅有數本。檀心磬口者佳。東坡詩有蜜蜂採花作黃蠟之句。又詩云。萬松嶺下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周必大詠黃梅在省中次王十朋韻。化工未幻酴醾菊。先放緗梅作舉玉。幽姿著意添鉛黃。正色向心輕蠟綠。裁成自衒風味深。對此寧辭食無肉。方憐落蘂破渠偬。中氣梅屛疏約酴。碧蟬。棠棣。金林檎。郁李。迎春。長春。桃花。有數種。單葉。千葉。餅子、緋桃、白桃。杏花。玉簪。水仙。薔薇。寶相。月季。小牡丹。粉團。徘徊。實官家以花片製作餅兒供進。佛見笑。聚八仙。百合。滴滴金。石竹。和靖詩云。深枝冉冉裝翡翠。碎片茸茸剪綵霞。木香。酴醾。二種。有白。有心紫者。亦有黃色。俱香。馥馥然可愛。省中種黃梅在酴醾側。黃發而歲答王觀復。酴醾詩云。誰將陶令黃金菊。幻作酴醾白玉花。櫻桃花。萱草。梔子。蜜友。金燈。金沙。山丹。眞珠。又名醉水。香條白蕊。燦然可玩。剪紅羅。錦帶。錦窠春。笑靨面。大笑。金鉢盂。菊。品最多。有七十餘種。荷花。紅白色千葉者。西湖荷蕩邊風送荷香馥然。白樂天詩。有遶郭荷花三十里

之句。擢居官楊萬里。在西府直舍詠盆池種荷詩二首曰。飛空天鏡墮莓苔。玉井移從盆內栽。坐石一花隨手長。扶開半葉出頭來。稍添菱荇相縈帶。使有魚鰕數往迴。剩欲遶池三兩匝。數聲排馬苦相催。又曰。西府寒泉浸十尋。深淺淺洒碧森森。高花已照紅粧靚。小苦新抽紫玉簪。細破倚徐新雨恨。纖疎遶作半池陰。西湖瘦得盆來大。更倩詩人恐不禁。瑞香。種類多。大者名錦薰籠。東坡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巢陰。竹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紅辛夷。趙東坡題楊次公詩。趙本蘭之旅。依然臭味同。竹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蘭。東坡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紫薇花。東坡詩曰。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後省有此花。任希夷咏曰。淸晚閑軒俯鳳池。小山經雨有增輝。琉璃葉底珊瑚立。軒出池邊是紫薇。紫楊。紫荊花。雞冠。有三色。鳳仙。杜鵑。蜀葵。有二種。黃葵。映山紅花。金銀蓮子花。罌粟。櫻桃花。唐時棲亭驛種雙樹。樂天詩云。南館飛軒兩樹櫻。春條長定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七里香。橙花。榴花。有數種。單葉。千葉。色有數色。頃唐時孤山有此花。白樂天詩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關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人。木犀。有黃紅白色者。甚香且韻。頃天竺山多。又長橋慶樂園有數十株。士大夫嘗往賞此奇香。向東坡送花贈元素詩云。月闕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高宗在德壽宮時賞桂。嘗命畫工爲巖桂扇面。仍製御詩。分賜羣臣。親王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楊誠齋詠桂花詩云。塵世何曾識桂林。花仙夜入廣寒深。移將天上衆香國。寄在稍頭一粟金。露下風高月當戶。夢回酒醒客聞砧。詩情惱得渾無那。不爲龍涎與水沉。華岳咏曰。西風

吹老碧遊房。萬壑風流坼麝囊。讓與雜花爭曉色。肯教金蕊壓秋芳。月中有女曾分種。地上無花敢鬭香。要識仙根迥然別。一枝開傍御家墻。詠落英詩。淨掃庭堦襯落英。西風吹恨入蓬瀛。人從紫闥霄中過。馬在黃金屑上行。眠醉不須鋪錦褥。妍香還解作珠纓。宮娥未許塡溝壑。收拾流蘇襯玉罌。山茶。磬口茶。玉茶。千葉多心茶。秋茶。東西馬塍色品頗盛。栽接一本有十色者。有早開。有晚發。大率變物之性。盜天之氣。雖時亦可逞。他花往往皆然。頃有接花詩云。花單可使十色黃。果奪天之造化忙。木芙蓉。蘇堤兩岸如錦。湖水影而可愛。秋日如霞錦。內庭亦有芙蓉閣。盛開如錦。潘紫巖詠芙蓉詩云。爲惜艷陽粧。新枝不肯長。綠深秋後雨。紅坼夜來霜。偏向垂楊畔。多臨古岸旁。年年根常在。（以下原缺）

藥之品

雲母。藁本。茵芋。鬼臼。木鼈。以上本草載杭州所有。地黃。牛膝。仁和曾橋白石種。乾薑。上件並歲貢。蛇床子。白石生。躑躅花。根名天門冬。生錢塘富陽。白芷。千金草。曾橋生。威靈仙。茱萸。澤蘭。鬼箭。烏藥。鉤藤。覆盆子。麥門冬。白芨。牽牛。地骨皮。牛蒡。地膚。百合。香附子。乾葛。並出富陽。木通。何首烏。劉寄奴。生富陽。小井。蓖麻。草烏。秦皮。百部根。生天目山。菖蒲。桑白皮。芍藥。荊芥。薄荷。紫蘇。天南星。生於潛昌化。天花粉（卽瓜蔞根）。馬兜鈴。椿白皮。白鮮皮。石竹子麴。山藥。黃精。生於潛餘杭山。枸杞。茯苓。半夏。

貫衆．地扁蓄．苦楝皮．益母草．生龍井山谷．山豆根．牡丹皮．車前子．石斛．錢塘縣西石箐山出．如雪茯白．舊縣治亥地有獄產此．寒水石．南高峰塔山下生．軟者寒水．硬者石膏．蒲黃．槐白皮．鳳眼草．金星草．生南高峰．黃皮．生於鶯及雷峰塔下．石燕．九邑山洞中皆有之．枳實．稿蹄．青蒿子．香薷．千年潤．土人呼爲地噘松草．石香菜．

禽之品

雀．宋書云．鹽官縣有白雀之異．鵝．雞．有數種．山雞、家雞、朝雞．鴨．鵲．鴿．鷂．雉．鵪鶉．鷗．鷺．鳩．鷹．鷄．鶴．鷸．燕．韓偓詠云．對語春風翠滿衣．碧江迢遞往來稀．遠空盡日和煙去．深院無人帶雨歸．珠箔下時猶脈脈．畫堂深處正依依．王孫遊許營巢穩．慣聽笙歌夜不歸．鶯．元稹詠曰．天上金衣侶．遊龍眠草萊．風流皆王謝．言語漢鄒枚．公等久安在．今從何處來．山禽正嘈雜．慰我日徘徊．鸜鵒．鶺鴒．又名雪姑．竹雞．鵁鶄．鵜鶘．紺鷓．鸕鷀．亦名魚鷹．鐵沙．魚虎．章雞．白頭翁．烏頭白頰．蠟嘴．告天子．杜鵑．沈樂山詠云．到得春深便憶鄉．要歸歸去底須忙．催趁耀月情何切．染遍林花恨更長．夢破四山風雨夜．心灰萬里利名場．爲言蜀道今非昔．縱使歸來亦斷腸．布穀．畫眉．百舌．林和靖詩云．百種堪憐巧言語．一般惟欠好毛衣．婆餅焦．提壺．和靖過下湖別墅詩．多謝提壺鳥．留人到落暉．黃雀．鸂鶒．和靖春日即事詩．鷟鷟如綺杜衡肥．鸂鶒夾猶翠蕊微．偷倉．家鴿．八歌兒．披綿．鷺鷥．邵棠詠云．如鵰非鶴自精神．天地江湖快樂生．既不能吟因甚瘦．何胥滿食也能清．隨身釣具去無計．到處畫圖來便成．見說得魚歸較晚．蘆花灘上月偏明．徐靈淵詠鷺詩云．一點白如雪．頂枯絲數莖．沙邊行有迹．空外過無聲．爲柳巢方穩．危灘立不驚．每看閒意思．漁父是前生．鈎輈．和靖詩云．雲木叫鈎輈．野鳧．

獸之品

馬．昔吳越錢王牧馬於錢塘門外．東西馬塍．其馬蕃息至盛．號爲馬海．今餘杭、臨安、於潛三邑．猶有牧馬遺迹．豕．牛．鹿．虎．狐．狸．兕．係牛尾長面．生於昌化．於潛山中有之．兔．獺．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長毛白黃色者．稱曰獅貓．不能捕鼠．以爲美觀．多府第貴官諸司人畜之．特見貴愛．犬．爲警盜．太平廣記載靈隱寺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銜磚石至山巔．吻爲洗血．人憐之．以草繫磚於背．塔成．犬斃．寺僧恤御磚之功．葬于寺門八面松下．又錢塘縣界地名狗葬．橋名良犬．故老相傳云．昔人被火燒縱斃．犬入水以濡其主．得甦者．後犬死．里人葬之．立此名旌其義耳．

蟲魚之品

鯉．鯽．西湖產者．骨軟肉鬆．鱖．獨西湖無此種．鱘．鰻．鱓．鱸．鯿．鯆．鱒．鮎．黃顙．白頰．鯔．鰳．石首．王右軍帖云．此魚首有石．是野鴨之化．鰳．鰷．鮀．白魚．鱭．六和塔江邊生．極鮮腴而肥．江北者味差減．鯕．鰤．鯔．鰍．鰻．鱔．蚌．龜．鼈．又名神守．鰕．湖河生者．殼青．江產者名白鰕．大者名青班鰕．蟳鰣．黃甲．蟹．蟛蜞．蝤蛑．產鹽官．蟶．淮南子云．蚌蟹珠龜．

與月盛衰．皆陰屬也．西湖舊多葑田．魚蝦產之．今湖中官司開坼蕩地．艱得矣．和靖詩有草泥行郭索之句．劉貢父詩云．稻熟水波老．霜蟹已上時．味尤堪遇酒．香美最宜橙．殼薄胭脂染．膏腴琥珀凝．情知蘇大鼎．何似莫橫行．蜆．蟶．蛤．螺．有數種．螺螄、海螺、田螺．海蜇．金魚．有銀白玳瑁色者．東坡曾有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又曰金鯽池邊不見君．則此色魚舊亦有之．今錢塘門外多畜養之．入城貨賣．名魚兒活．豪貴府第宅舍沼池畜之．青芝塢玉泉池中盛有大者．且水洞泉湧．巨魚汎遊堪愛．

免本州歲納及苗稅

杭州乃吳分野．號古揚州．昔武肅錢王統二浙．地狹民稠．賦斂苛暴．人不堪生．太宗朝納土後．命考功范旻知兩浙諸州事．鎮撫除一切苦害之政．蠲損害之賦．民得更生．四野老稚．咸鼓舞於德意之中．紹興年間．六飛南渡．首恩大頒．首除歲貢御綾百疋．景定年．度宗踐祚之初．首遵先朝遺制．蠲免臨安府近例歲貢增添納進錢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貫有奇．更有累政帥臣申錢塘仁和兩赤縣寺觀府第官舍撥賜田地．免徵折帛苗糧．及册逃虧賦等苗稅．咸淳歲．九縣畸零稅絹除赦文蠲免一疋以外．尹京潛臬壁．更與本州代輸一疋以上綢．畸零稅色．計一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一疋有奇．總該界錢十八界會子計三萬四千四百八十貫文．又苗米不及一升者．朝家已行蠲放外．其一升以上至一斗以下秋苗米．本州代輸寬民力．通計八千八百一石有奇．總該價錢十八界二十六萬九千七百五十貫．更代輸咸淳七年本州夏稅畸零錢共該十八界四十六萬七千六百四貫．潛尹京首尾三載．代輸頗多．誠有德於百姓．深足嘉尚矣．

免本州商稅

杭州五稅場．自趙安撫節齋申請減放外．一歲共收十八界會四十二萬貫爲定額．景定改元以來．朝家務欲平物價．紓寬民力．累降旨蠲免商稅．仍令本州具合收稅額申省科．咸淳二年二月．又降指揮再免商稅五日．以便商賈．自後師府遵承朝旨．接續展放蠲免稅額．常以五月爲期．朝省每五月一次．照本府征額．撥一千八界一十七萬五千貫文．以補郡費．至今行之．百姓與商賈等人莫不歌舞感戴上賜．此歷代所罕有也．

恩霈軍民

宋朝行都於杭．若軍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但霈澤常頒．難以枚舉．姑述其一二焉．遇朝省祈晴請雨．禱雪求瑞．或降生、及聖節、日食、淫雨、雪寒．居民不易．或遇慶典大禮明堂．皆頒降黃榜．給賜軍民各關會二十萬貫文．蓋杭都乃駐蹕之所．故有此恩例耳．雖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賃居還僦金．或出地錢．但屋地錢俱分大中小三等錢．如遇前件祈禱恩典．官私出榜除放房地錢．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日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經減者．遇大禮明堂赦文條劃．謂一貫爲減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或年歲荒歉．米價頓穹．官司置立米場．以官米賑濟．或減收價錢．務在實惠及民．更因熒惑爲災．延燒民屋．官司差官吏於火場上具抄被災之家．各家老小．隨口數分大小給散錢米．官置柴場．城內外各設

二十一場，許百司官屬及百姓從便收買，價錢官司量收，與市價大有饒潤。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藥局于戒子橋西，委官監督，依方修製丸散㕮咀，來者診視，詳其病源，給藥醫治，朝家撥錢一十萬貫下局，令帥府多方措置，行以賞罰，課督醫員，月以其數上其州家，備申朝省。或民以病狀投局，則畀之藥，必奏更生之效。局側有局名慈幼，官給錢典雇乳婦，養在局中，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拋棄於街坊，官收歸局養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煖，養育成人，聽其自便生理，官無所拘。若民間之人願收養者，聽，官仍給月錢一貫，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貧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陳請于朝，委仁和錢塘縣官，以病坊改作養濟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給錢米贍之。此見朝家恤貧救老如此。又殿步馬三司養軍，以護行都，及秋防之備，月給錢糧，春冬請衣帛，使之飽煖，遇有差出，日給口劵。成功則賞，如三司招軍補額之時，每刺一卒，官給闕會一二封，衣裝七事件，則出軍先散兩，發闕會及衣裝。則軍妻老幼，月支贍家米糧，隨軍日支劵糧。功成則轉資給犒，如陣亡，官給津送，妻兒仍支贍孀幼之糧。更有兩縣置漏澤園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櫝無主者，或暴露遺骸，俱瘞其中，仍置屋以爲春秋祭奠，其掌屬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月給各支常平錢五貫，米一石，瘞及二百人，官府保明申朝家，給賜紫衣師號賞之。

恤貧濟老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人居，蓋此郡鳳凰山謂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蔭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爲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衆矣。數中有好善積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憐貧，每見此等人買賣不利，坐困不樂，觀其聲色，以錢物周給，助其生理，或死無周身之具者，妻兒罔措，莫能支吾，則給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終其事。或遇大雪，路無行徑，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凍餓於道者，富家沿門親察其孤苦艱難，遇夜以碎金銀或錢會插於門縫，以周其苦，俾侵晨開戶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綿被絮襖與貧丐者，使煖其體。如此賑於饑寒得濟，合家感戴無窮矣。俗諺云：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惡者賜千災，鬼神譴之，天之報善罰惡，甚於影響，世人當以此爲鑒也。

夢粱錄卷十九

園囿

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兩峰，亭館臺榭，藏歌貯舞，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然歷年既多，間有興廢，今詳述之，以爲好事者之鑒。在城萬松嶺內貫王氏富覽園，三茅觀東山梅亭，慶壽庵褚家塘東瓊花園，清湖北慈明殿園，楊府秀芳園，張府北園，楊府風雲慶會閣，望仙橋下牛羊司側，內侍蔣苑使住宅側築一圃，亭臺花木，最爲富盛，每歲春月，放人遊翫，堂宇內頓放買賣關撲，並體內庭規式，如龍船、鬧竿、花籃、花工，用七寶珠翠，奇巧裝結，花朵冠梳，並皆時樣，官窯碗楪，列古玩具，鋪列堂右，儆如關撲，歌叫之聲，清婉可聽，湯茶巧細，車兒排設進呈之器，桃村杏館酒肆，裝成鄉落之景，數畝之地，觀者如市。城東新門外東御園，即富景園，頃孝廟奉憲聖皇太后嘗遊幸，五柳園即西園，張府七位曾園，南山長橋慶樂園，舊名南園，隸賜福邸，園內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俗云魯班造者，射圃、走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麗，野店村庄，裝點時景，觀者不倦，內有關門，名凌風關，下香山巍然立于關前，非古沈、即枯枿木耳，蓋致之志，與閱見錄所載者誤矣。淨慈寺前翠芳園，舊名屏山園，內有八面亭堂，一片湖山，俱在目前。雷峰塔寺前有張府真珠園，內有高寒堂，極其華麗，塔後謝府新園，御舊甘內侍湖曲園，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方家塢劉氏園，北山集芳園，四聖延祥觀御園，此湖山勝狀獨爲冠，頃有侍臣周紫芝從駕幸後山亭，曾賦詩

云。附山結眞祠。朱門照湖水。湖流入中池。秀色歸淨几。風流遐所儀。神衛森劍履。湖芳宿草殿。瑞霧蒙玉辰。彷彿懷神京。想像輪奐美。新年開新宮。晚飾奉天子。良辰後辦會。歲暮得斯喜。洲乃湖樹中。飛樓見千里。雲車儻可乘。春事茲已矣。使當賦遠遊。未可回板輿。園有涼堂。巍然在山巔。後改為西太乙宮黃庭殿。向朝臣高似孫作賦詩曰。水明一色抱神洲。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南山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扆。下鵠池深柳拂舟。白首都人能道說。君王曾奉上皇遊。下竺寺園。錢塘門外九曲墻下擇勝園。錢塘正庫側新園。城北隱秀園。菩提寺後謝府玉壺園。四井亭園。昭慶寺後古柳林楊府雲洞園。西園。楊府具美園。飲綠亭。裴府山濤園。葛嶺水仙廟西秀野園。集芳園。為賈秋壑賜第耳。趙秀王府水月園。張府凝碧園。孤山路張內侍總宜園。西林橋西水竹院落。裏湖內諸內侍園囿。樓臺森然。亭館花木。艷色夸錦。白公竹閣。瀟灑清爽。沿堤先賢堂。三賢堂。湖山堂。園林茂盛。粧點湖山。九里松嬉遊園。涌金門外堤北一清堂園。顯應觀西齋堂觀南聚景園。孝光寧三帝嘗幸。歲久蕪圮。僅存者一堂兩亭耳。堂扁曰鑑遠。亭曰花光。一亭無扁。植紅梅。有兩橋曰柳浪。曰學士。皆粗見大槩。惟夾徑老松益婆娑。每盛夏秋首。芙蕖遶隄如錦。遊人艤舫賞之。頃有侍從陸游升過作詩詠曰。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晝常開。歲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兔來。水鳥避人橫翠靄。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强健。又作清都夢一回。水殿西頭起砌臺。綠楊閒處杏花開。鈞韶本與人同樂。羽衛幾聞歲一來。鷁首波先桐葉荇。金鋪雨後上蒼苔。遙臣侍宴應無日。日望鸞雲到晚回。高似孫遊園詠曰。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張府泳澤環碧園。舊名清暉園。大小漁莊。其餘貴府內官沿堤大小園囿。水閣涼亭。不紀其數。御前宮觀。俱在內苑。以備車駕幸臨憩足之處。內東太乙宮有內苑。後一小山名曰武林山。即杭州城主山也。宰臣樓鑰曾賦長篇詠云。易君求賦武林山。身困塵勞無暇閒。我來掛冠欲歸去。念此詩債須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複用此名。細考其來具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磅礴擁王氣。皇居壯麗環宮墻。湖陰一峰如怒猊。勢臨城北尤瑰奇。與越大作緇黃廬。為穿百井以厭之。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中興南渡為行都。崇列原廟太乙廬。曾因祠事來登眺。闔閭殿中有貝闕叢。風時來洗煩襟。綠樹陰陰際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況君清福住年深。長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歸故林。城南則有玉津園。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紹興年金使來賀高宗天申聖節。遂宴射其中。孝廟嘗臨幸遊玩。曾命皇太子宰執親王侍從五品以上官。及管軍官。講宴射禮。孝廟御製詩。賜皇太子以下官曰。一天秋色破寒烟。別苑連陂壓巨川。欣見歲功成萬寶。因行射禮命群賢。騰驤喜氣隨飛羽。婉娩涼風入控弦。文武從來資並用。酒餘端有侍臣篇。時光廟在東宮侍讌。恭和曰。秋深欲曉斂輕烟。翠木森圍萬里川。閶闔啟開開法駕。玉津按武會英賢。皇皇聖父明如日。挺挺良臣直似弦。蹈舞歡呼稱萬歲。未饒天保報恩篇。宰臣竹懷恭和曰。名園佳氣鬱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並令陪宴射。四鎮端欲序賓賢。恩霑春意魚鱗藻。威入秋聲雁落弦。趁事更容殲典雅。宸章應陋柏梁篇。江山秋月冠輕烟。別院風光勝輞川。位設虎侯恢盛典。技精楊葉拔名賢。禮均淇澳宜飛舉。樂奏鈞天看發弦。聖主經

文經緯武。今勝巡幸射較篇。餘群臣俱有恭和詩。不悉載。史魏王彌遠出判寧國府。理廟命宰執侍從於此園設燕餞行。有朝官何銓賦詩曰。餞行朱邸帝城春。隨例趣忙宴玉津。惟因獨勞千一慮。釣天同聽十三人。金卮宣勸君王重。花露濃薰夢醉真。卻憶故人猶稱在。使思投老乞閒身。按玉津園乃東都舊名。東坡嘗賦詩。有紫壇南峙表連岡之句。蓋亦寄邇園境也。嘉會門外有山名包家山。內侍張侯壯觀園。王保生園。山上有關名桃花關。舊扁蒸霞。兩帶皆植桃花。都人春時遊者無數。為城南之勝境也。城北城西門外趙郭園。又有錢塘門外溜水橋東西馬塍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四時奇花。精巧窠兒。多為龍蟠鳳舞飛禽走獸之狀。每日市於都城。好事者多買之。以備觀賞也。

瓦舍

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出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於何時。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間駐蹕於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伎樂。以為軍卒暇日娛戲之地。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內外不下有十七處。如清冷橋西熙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市西坊內三橋巷。名大瓦子。舊呼上瓦子。衆安橋南羊棚樓前。名下瓦子。舊呼北瓦子。鹽橋下蒲橋東。謂之蒲橋瓦子。又名東瓦子。今廢為民居。東青門外菜市橋側。名菜市瓦子。崇新門外章家橋南。名薦橋門瓦子。新開門外南。名新門瓦子。舊呼四通館。保安門外。名小堰門瓦子。候潮門外北首。名候潮門瓦子。便門外北。謂之便門瓦子。錢湖門外南首省馬院前。名錢湖門瓦子。亦廢為民居。後軍寨前。謂之赤山瓦子。盤隱天竺路行春橋側。曰行春瓦子。北郭稅務是北郭瓦子。又名大通店。米市橋下。米市橋瓦子。石牌頭北麻線巷內。則曰舊瓦子。

塌房

柳永詠錢塘詞曰。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前語也。自高廟車駕自建康幸杭駐蹕。幾近二百餘年。戶口蕃息。近百萬餘家。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見杭城繁盛耳。且城郭內北關水門裏。有水路週迴數里。自梅家橋至白洋湖、方家橋、直到法物庫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利便。蓋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賃者。管巡廊錢會。顧養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疎虞。其他州郡、如荊南、沙市、太平川、黃池。皆客商所聚。雖云浩繁。亦恐無此等稳當房屋矣。

社會

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膾炙人口。流傳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藝精熟。射放嫻習。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踘打毬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為之。蓋一等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所習也。奉道者有靈寶會。每月富室常供持誦

正一經籙。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誕日。杭城行香諸富室。就承天觀閣上建會。北極佑聖真君聖降及誕辰。士庶與羽流建會於宮觀。或于舍庭。誕辰日佑聖觀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紛然。諸寮建立聖殿者。俱有社會。則諸行亦有獻供之社。遇三元日。諸琳宮建普度會。廣度幽冥。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觀建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誕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誕日。二月初八日。霍山張真君聖誕。四月初八日。諸社朝五顯王慶佛會。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日。每遇神聖誕日。諸行市戶。俱有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內官。以馬為社。七寶行獻七寶玩具為社。又有錦體社。臺閣社。窮富賭錢社。遏雲社。女童清音社。蘇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獻時果社。東西馬塍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龜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十閑等社。有內官府第。以精巧雕鏤箭筒花瓷奇異飛禽迎獻者。謂為可觀。遇東嶽誕日。更有錢燔社。重囚枷鎖社也。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會。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鋪席。施以大燭巨香。助以齋襯。供米。貨設勝會。齋僧禮懺三日。作大福田。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內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會。誦圓覺經。俱帶珠翠珍寶首飾赴會。人呼曰鬪寶會。更有城東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湯會。遇諸山寺院建會設齋、及神聖誕日。助緣設茶湯供眾。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會。九月初一日。湖州市巡土神崇善王誕日。亦以童男童女迎獻茶果。遍心懺。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諸寺庵舍集善信人誦經設齋。或建西歸會。保叔塔寺每歲春季。建受生寄庫大齋會。諸寺院清明建供天會。七月十五日。建盂蘭盆會。二月十五日。長明寺及諸教院建涅槃會。四月八日。西湖放生池建放生會。頃者此會所集數萬人耳。太平興國傳法寺。向者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誦經。設齋聽法。年終以所收資金建藥師道場七晝夜。以終其會。今廢之久矣。其餘白蓮、行法、三壇等會。各有所分也。

閑人

閑人本食客人。孟嘗君門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時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訓導蒙童子弟者。謂之館客。又有講古論今。吟詩和曲。圍棋撫琴。投壺打馬。撇竹寫蘭。名曰食客。此之謂閑人也。更有一等不著業藝。食於人家者。此是無成子弟。能文、知書、寫字、善音樂。今則百藝不通。精專陪涉富豪子弟郎君遊宴。執役甘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員財主。到都營幹。又有猥下之徒。與妓館家書寫簡帖取送之類。更專以參隨服役資生。舊有百業皆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教蟲蟻。動音樂。雜手藝。唱詞白話。打令商謎。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過。傳言送語。又有專為棚頭。鬪黃頭。養百蟲蟻。促織兒。又謂之閑漢。凡擎鷹、架鷂、調鵓鴿、鬪鵪鶉、鬪雞、賭撲落生之類。又有一等手作人專攻刀鑷。出入宅院。趨奉郎君子弟。專為幹當雜事。插花掛畫。說合交易。幫涉妄作。謂之涉兒。蓋取過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業藝。專為探聽妓家賓客。趕趁唱喏。買物供過。及遊湖酒樓飲宴所在。以獻香送歡為由。乞覓贍家財。謂之厮波。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已。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必滿其意而後已。但看賞花宴飲君子。出著發放何如耳。

顧覓人力

凡顧倩人力。及幹當人。如解庫掌事。貼當鋪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鐺頭。行菜過賣。外出鬙兒。酒家人師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內諸司都知。太尉直殿御藥御帶。內監寺廳分。顧覓大夫。書表司廳子。虞候押番門子。直頭轎番小廝兒。廚子火頭。直香燈道人。園丁等人。更有六房院府判提點。五房院承旨。太尉諸內司殿管判司幕士。六部朝奉顧倩私身轎番安童等人。或藥鋪要當鋪郎中前後作藥生作。下及門面鋪席要當鋪裏主管後作。上門下番當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腳保識人前去跟尋。如府宅官員豪富人家。欲買寵妾、歌童、舞女、廚娘、針線供過、粗細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揮便行踏逐下來。或官員士夫等人。欲出路、還鄉、上官、赴任、游學。亦有出陸行老。顧倩腳夫腳從。承攬在途服役。無有失節。

四司六局筵會假賃

凡官府春宴。或鄉會。或遇鹿鳴宴。文武官試中設同年宴。及聖節滿散祝壽公筵。如遇宴席。官府各將人吏。差撥四司六局人員督責。各有所掌。無致苟簡。或府第齋舍。亦於官司差借執役。如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合用椅桌、陳設書畫器皿盤合動事之類。則顧喚局分人員。俱可圓備。凡事毋苟。且謂四司六局所掌何職役。開列于後。如帳設司。專掌仰塵、縷壓、桌幃、搭席、簾幕、繳額、罘罳、屏風、書畫、簇子、畫帳等。如茶酒司。官有所用。名賓客司。掌客過茶湯、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等客。供用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銀酒茶器具。及直湯茶、暖盪斟酒。請坐、語席、開話斟酒、食上、喝揖、喝坐席、迎送親姻、吉筵慶壽、邀賓筵會、弔喪、齋筵。修設僧道齋供。傳語取覆。上書請客。送聘禮合。成姻禮儀。先次迎請等事。廚司。事前後掌筵席。生熟看食。排釘合食。前後筵九盞食品、餘紋坐、泛勸品件、放料批切、調和精細美味羹湯、精巧簇花龍鳳勸盤等事。臺盤司。掌把盤打送賚擎勸盤。出食碗楪等。果子局。掌裝簇釘盤看果。時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櫑切。像生花果。勸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釘看盤果套山子。蜜煎像生窠兒。菜蔬局。掌筵上簇釘看盤菜蔬。供筵泛供異品菜蔬。時新品味。糟藏像生件段等。油燭局。掌燈火照耀。上燭修燭。點照壓燈。辦集立臺、手把、豆臺、竹籠、燈臺、裝火、簇炭。香藥局。掌管龍涎、沈腦、清和清福異香、香疊、香爐、香毬、裝香簇、燼細灰、効事聽候換香。酒後索喚異品醒酒湯藥餅兒。排辦局。掌椅桌、交椅、桌幃、書桌。及灑掃打渲拭抹供過之職。蓋四司六局等人。祗直慣熟。不致失節。省主者之勞也。欲就名園異館、寺觀亭臺、或湖舫會賓。但指揮局分。立可辦集。皆能如儀。俗諺云。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若有失節者。是祗役人不精故耳。且如筵會。不拘大小。或眾官筵上喝犒。亦有次第。先茶酒。次廚司。三伎樂。四局分。五本主。人從此雖末事。因筆述之耳。

夢粱錄卷二十

嫁娶

婚娶之法。先憑媒氏。以草帖子通於男家。男家以草帖問卜。或禱籤。得吉無尅。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後過細帖。又謂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職位名諱。議親第幾位男。及官職年甲月日吉時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書主婚何位尊長。或入贅。明開。將帶金銀、田土、財產、宅舍、房廊、山園。俱列帖子內。女家回定帖。亦如前開寫。及議親第幾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時生。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其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綵襯盤。安定帖送過。方為定論。然後男家擇日備酒禮詣女家。或借園圃。或湖舫內。兩親相見。謂之相親。男以酒四盃。女則添備雙盃。此禮取男強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釵插於冠髻中。名曰插釵。若不如意。則送綵段二疋。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既已插釵。則伐柯人通好。議定禮。往女家報定。若豐富之家。以珠翠、首飾、金器、銷金裙褶。及段疋、茶餅。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裝以大花銀方勝。紅綠銷金酒衣簇蓋酒上。或以羅帛貼套花為酒衣。酒擔以紅綵繳之。男家用銷金色紙四幅為三啓。一禮物狀。共兩封。名為雙緘。仍以紅綠銷金書袋盛之。或以羅帛貼套。五男二女綠盞盛禮書為頭合。共輳十合或八合。用綵袱蓋上送往。女家接定禮合。於宅堂中備香燭酒果。告盟三界。然後請女親家夫婦雙全者開合。其女氏即於當日備回

定禮物。以紫羅及顏色段疋、珠翠鬏掠、皂羅巾段、金玉帕鐶、七寶巾環、篦帕鞋襪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餅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一雙。投入清水。盛四金魚。以筯一雙、葱兩株。安於樽內。謂之回魚筯。若以富家官戶。多用金銀打造魚筯各一雙。並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掛於魚水樽外答之。自送定之後。全憑媒氏往來。朔望傳語。遇節序。亦以冠花綵段合物酒果遺送。謂之追節。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寶帕環答之。次下則送聘。預令媒氏以鵝酒。重則羊酒。導日方行送聘之禮。且論聘禮。富貴之家。當備三金送之。則金釧、金鋜、金帔墜者是也。若鋪席宅舍。或無金器。以銀鍍代之。否則貧富不同。亦從其便。此無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銷金大袖、黃羅銷金裙、段紅長裙。或紅素羅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團冠、四時冠花、珠翠排環等首飾。及上細雜色綵段疋帛。加以花茶果物、團圓餅、羊酒等物。又送官會銀鋌。謂之下財禮。亦用雙緘聘啓禮狀。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疋。官會一二封。加以鵝酒茶餅而已。若下財禮。則女氏得以助其虛費耳。又有一等貧窮父母兄嫂所倚者。雖色可取。而奩具茫然。在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樁物送往。謂之兜裹。令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禮物答回。以綠紫羅雙疋、綵色段疋、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鬏掠、女工等。如前禮物。更有媒氏媒箱、段疋、盤盞、官楮、花紅禮合惠之。自聘送之後。節序不送。擇禮成吉日。再行導日。禮報女氏親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妝花髻、銷金蓋頭、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項、畫綵錢果之類。女家答以金銀雙勝御、羅花幞頭、綠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鋪房。掛帳幔。鋪設房奩器具、珠寶首飾動用等物。以至親壓鋪房。備禮前來暖房。又以親信婦人。與從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須待新人。方敢縱步往來。至迎親日。男家刻定時辰。預令行郎各以執色如花瓶、花燭、香毬、沙羅洗漱、粧盒、照臺、裙箱、衣匣、百結、清涼傘、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雇借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吹。引迎花擔子或棕檐花藤轎。前往女家。迎娶新人。其女家以酒禮款待行郎。散花紅、銀碟、利市錢會訖。然後樂官作樂催粧。剋擇官報時辰。催促登車。茶酒司互念詩詞。催請新人出閣登車。既已登車。擎擔從人未肯起步。仍念詩詞。求利市錢酒畢。方行起擔作樂。迎至男家門首。時辰將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剋擇官執花斗。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以壓青陽煞耳。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行。捧鏡。又以數妓女執蓮炬花燭。導前迎引。遂以二親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錦褥。或青氈花席上行。先跨馬鞍。蓦背平秤過。入中門。至一室中少歇。當中懸帳。謂之坐虛帳。或徑迎入房室內。坐于床上。謂之坐床富貴。其家委親戚接待女家親家及親送客。會湯次。換酒四盞款待。若爾浙東。以親送客急三盃或五盞而回。名曰走送。向者迎新郎禮。其婿服綠裳花幞頭。於中堂升一高座。先以媒氏或親戚互斟酒。請下高座歸房。至外姑致請。方下坐回房。坐富貴。今此禮久不用矣。止用妓樂花燭迎引入房。房門前先以綵帛一段。橫掛於楣上。碎裂其下。壻入門。衆手爭扯而去。謂之利市繳門。爭求利市也。壻登床右首坐。新婦坐左首。正坐富貴禮也。其禮官請兩新人出房。詣中堂參堂。男執槐簡。掛紅綠綵。綰雙同心結。倒行。女掛于手。面相看而行。謂之牽巾。並立堂前。遂請男家雙全女親。以秤或用機杼挑蓋頭。方露花容。參拜堂。次諸家神及家廟。行參諸親之禮畢。女復倒

行。執同心結。牽新郎回房。講交拜禮。再坐床。禮官以金銀盤。盛金銀錢。綵錢雜果。撒帳次。命妓女執雙盃。以紅綠同心結。綰盞底。行交巹禮畢。以盞一仰一覆。安於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綠拋紐。次擲花髻於床下。然後請掩帳。新人換粧畢。禮官迎請兩新人詣中堂。行參謝之禮。次親朋講慶賀。及參諸外舅姑已畢。則兩親家行新親之好。然後入禮筵。行前筵五盞禮畢。別室歇坐。數盃勸色。以飲親義。仍行上賀賞花節次。仍復再入公筵。飲後筵四盞。以終其儀。三日女家送冠花綵段鵝蛋。以金銀缸兒盛油蜜。頓於盤中。四圍撒帖套丁膠於上。並以茶餅鵝羊果物等合送去壻家。謂之送三朝禮也。其兩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壻。名曰會郎。亦以上賀禮物與其壻。禮畢。女家備鼓吹迎送壻回宅第。女家或於九朝內。移廚往壻家致酒。謂之煖女會。自後迎女回家。以冠花段疋合食之類。送歸壻家。謂之洗頭。至一月。女家送彌月禮合。壻家開筵。延款親家及親眷。謂之賀滿月會親。自此禮儀可簡。遇節序。兩親互送節儀。若士庶百姓之家。貧富不等。亦宜隨家豐儉。却不拘此禮。若果無所措。則已之。

育子

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婦入月。於月初外。舅姑家以銀盆或綵盆。盛粟稈一束。上以錦或紙蓋之。上簇花朵。通草貼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臥鹿。併以綵畫鴨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菓栗菓。及孩兒綉繃綵衣。送至壻家。名催生禮。足月既坐蓐分娩。親朋爭送細米炭醋。三朝與兒落臍炙顖。七日名一臘。十四日謂之二臘。廿一日名曰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滿月。則外家以綵畫錢或金銀錢、雜果、及送綵段珠翠顖角兒食物等。其家大展洗兒會。親朋俱集。煎香湯於銀盆內。下洗兒果綵錢等。仍用色綵繞盆。謂之圍盆紅。尊長以金銀釵攪水。名曰攪盆釵。親賓亦以金錢銀釵撒於盆中。謂之添盆。盆內有立棗兒。少年婦爭取而食之。以爲生男之徵。浴兒落胎髮畢。以髮入金銀小合。盛以色線結縧絡之。抱兒遍謝諸親坐客。及抱入姆嬸房中。謂之移窠。若富室宦家。則用此禮。貧下之家。則隨其儉。法則不如式也。生子百晬。即一百日。亦開筵作慶。至來歲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羅列錦席於中堂。燒香炳燭。頓果兒飲食。及父祖誥敕。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籍。道釋經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綵段花朵、官楮錢陌、女工針線應用物件。并兒戲物。却設得周小兒於中座。觀其先拈者何物。以爲佳讖。謂之拈週試晬。其日諸親饋送。開筵以待親朋。

妓樂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歌板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色等色。但色色有色長。部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緋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皆諢裹。餘皆幞頭帽子。更有小兒隊。女童採蓮隊。其外別有鈞容班人。四孟乘馬從駕後動樂者是也。御馬院使臣。凡有宣喚。或御教入內。承應奏樂。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樂。並撥臨安

府衙前樂人。爲修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應。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成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南渡以後。教坊有丁漢弼、楊國祥等。景定年間至咸淳歲。衙前樂撥充教樂所都管、部頭、色長等人員。如陸恩顯、時和、王見喜、何雁喜、王吉、趙和、金寶、范宗茂、傅昌祖、張文貴、侯端、朱堯卿、周國保、王榮顯等。且謂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先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遍。此本是鑒戒。又隱於諫諍。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諫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於上顏亦無怒也。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經元子。又謂之拔和。即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今士庶多以從省。筵會或社會。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散樂家。女童裝末。加以弦索賺曲。祇應而已。太凡動細樂。比之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每只以簫笙、篳篥、稽琴、方響。其音韻清且美也。若合動小樂器。只三二人合動尤佳。如雙韻合阮咸。稽琴合簫管。鍫琴合葫蘆琴。或彈撥下四弦。獨打方響。吹賺動鼓渤海樂。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兒。敲水盞、打鑼板、和鼓兒。皆是也。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元夕放燈。三春園館賞玩。及遊湖看潮之時。或于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祇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若論動清音。比馬後樂加方響。笙與龍笛。用小提鼓。其聲音亦清細輕雅。殊可人聽。更有小唱唱叫。執板慢曲曲破。大率輕起重殺。正謂之淺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爲一體。但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菓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廷御宴。是歌板色承應。如府第富戶。多於邪街等處。擇其能謳妓女。雇倩祇應。或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祇直。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脣。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

惜、潘稱心、梅醜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桃師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搭羅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娘。裱褙陳三媽。屐片張三娘、半把傘朱七姐、轎番王四姐、大臂吳三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于上鼓板無二也。蓋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者名爲散呼。若不上鼓面。止獻盞兒。謂之打拍。唱賺在京時。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竇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窗、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楊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凡唱賺。最難。兼慢曲曲

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接諸家腔譜也。若唱嘌耍令者，如路岐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百戲伎藝

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上竿搶金雞。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人、踏蹺上索、打交、輥脫索、索上擔水、索上走裝神鬼、舞判官、斫刀蠻牌、過刀門、過圈子等。理廟時，有路岐人名十將宋喜、常旺兩家。有踢弄人，如謝恩、張旺、宋寶哥、沈家強、自來強、宋達、楊家會、宋賽歌、宋國昌、沈喜、張寶哥、常家喜、小娘兒李順、沈喜、湯家會、湯鐵柱、莊德、劉家會、小來強、鮑老兒、宋定哥、李成、趙寶、潘貴、宋慶哥、湯家俊等。遇朝家大朝會、聖節，宣押殿庭承應。則官府公筵、府第筵會，點喚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戲之人，拖兒帶女，就街坊橋巷，呈百戲使藝，求覓鋪席宅舍錢酒之資。且雜手藝，即使藝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鐘、弄花錢、花鼓、槌踢、筆墨壁上睡、虛空掛香爐、弄花毬兒、毽樂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弄熊、藏人、燒火、藏劍、喫針、射弩端、親背、攢壺瓶等。絨包兒、撮米酒、撮放生等藝。淳祐以後，藝術高者，有包喜、陸壽、施半仙、金寶、姚遇、宋德、徐彥、沈興、趙安、陸勝、包喜、范春、吳順、金勝等。此藝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術，則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鐵騎公案、史書歷代君臣將相故事話本，或講史，或作雜劇，或如崖詞。如懸絲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盧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兼之走線者尤佳。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數果奇。大抵弄此，多虛少實，如巨靈神、姹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賽寶哥、王吉、金時好等，弄得百憐百悼。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跳。變化奪真，功藝如神。更有弄影戲者，元汴京初以素紙雕簇，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熟於擺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刻以醜形，蓋亦寓褒貶於其間耳。

角觝

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且朝廷大朝會、聖節、御宴第九盞，例用左右軍相撲，非市井之徒，名曰內等子，隸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所管，元於殿步諸軍選膂力者充應名額，即虎賁郎將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禮，四孟車駕親饗，駕前有頂帽，鬢髮蓬鬆，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遇聖節御宴大朝會，用左右軍相撲，即此內等子承應。但內等子設額一百二十名，內有管押人員十將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劍棒手五對，餘皆額裏額外准備祇應。三年一次，就本司事揀上名下次入額，其管押以下至額內等子，亦三年一次，當殿呈試相撲，謝恩賞賜銀絹外，出職管押人員，本司牒發諸州道郡軍府充管營軍頭也。前輩朝官，有詩詠曰：虎賁三百總威獰，急颭旗催疊鼓聲，疑是嘯風吟雨處，怒龍彪虎角虧盈。蓋為禦發也。瓦市相撲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侶，以圖摽手之資。先以女颭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護國寺南高峰露臺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盃、綵段、錦襖、官會、馬匹而已。頃於景定年間，賈秋壑秉政時，曾有溫州子韓福者，勝得頭

賞。曾補軍佐之職。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鄭伯大、鐵稍工、韓通住、楊長腳等，及女占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女眾，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為雄偉耳。

小說講經史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發蹤參之事，有譚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徐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說諢經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後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思司語譏謎，又名打謎。走智、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思索橫下。許旁人猜鬥，因商者叫鬥，句頭觸與假作難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謎者，且言之一二，如有歸和尚及馬定齋。記問博洽，名傳久矣。

夢粱錄二十卷，錢塘吳自牧撰。錢塘自宋南渡建都，其山川宮闕，衣冠禮樂，遂甲天下。而其時庠士俗、坊宇遊戲之事，多以細瑣不登史冊。自牧生長於宋，目擊其事，特為之紀述，則南宋雖偏安一隅，而承平氣象，猶可因此想見，亦一快也。先自牧有孟元老者，著夢華錄，備載汴京故事，此錄續元老而作，殆合璧也。吳郡南濠居士都穆跋。

往予讀南濠文，見其跋吳自牧夢粱錄，凡臨安時庠士俗、坊宇遊戲之事，罔不畢載，蓋繼元老夢華而作者。私心竊慕之，而未由觀其書。季從兄下邏，解裝出書二百餘帙，遂予往觀，皆秘本也。因笑口僕頃遊南昌，奚囊抵里，途次作得詩三十餘首，每說於人，此行可為壯遊矣。彼飾竿牘、擱巵置，紛紛若若者，誠不以易我奚囊中物也。子今搜奇覓異，搦載秘書而還，視予幾句窮途酸語，所得不已遼乎。季曰：浪跡兩年，未嘗遇一真好書人歸而求之於予，有餘師矣。嘗悉索以供繕寫，毋煩借書一瓻。但觀世之夢夢粥粥，假牧兒之蓋而乞鄰女之光者，我兩人好尚之異，同為何如耶。予因次第借歸，自春徂秋，十鈔五六，夢粱錄亦其一焉。嗟嗟，近代藏書家推章邱李氏、金陵焦氏，王孫則西亭之萬卷堂，汴亡後，竹居文史，盡隨怒濤去矣。灰劫之餘，未知金陵闘籍猶有存焉否。今季所購，乃中覩秘藏之物，予不敢忘所自，遂系述書之如此。也是翁錢曾。

池家夢粱錄二十卷，有遵王錢氏跋，暨惠紅豆先生印記，藏弆閱四世矣。綠從宋版抄錄，其漫漶處闕有譌脫，思欲詳校完善，卒卒未遑也。癸亥春，照曠從祖刻夢華錄告竣，謂祉曰：是錄也，方言俚語，雜出古澹，不逮夢華，然一傷過去，一悲未來，具有深心，雙璧正合。因疑乾道、咸淳兩志，暨武林舊事諸書，命祉與叁讎校，正其舛訛，缺其疑似，然載討論，踰是旨者，于以知有宋一代都邑繁華，後先同軌，節山

川人物、足爲地志之考證也歟。琴川湖吟嘯風祖。

古杭雜記

李有撰

四庫全書提要

古杭雜記詩集四卷

不著撰人名氏。皆載宋人小詩之有關事實者。各為詳其本末。如本事詩之例。目錄末有題識云。已上係宋朝遺事。一新繡梓。求到續集。陸續出售。與好事君子共之。其書目又別題一依廬陵正本六字。蓋元時江西書賈所刊也。所記凡四十九條。多理宗度宗時嘲笑之詞。不足以資考核。案陶宗儀說郛內亦載有是書。題作元李東有撰。然與此本參較。僅首二條相同。餘皆互異。未喻其故。觀書首標題。殆古杭雜記為總名。而詩集為子目。乃其全書之一集。非完帙也。

古杭雜記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脈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禧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細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為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富珍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獃,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

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藏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燼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爲精致,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幔幙之,傍設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假寐,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點燭,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鑑,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斂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者,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五謫傳,謂以汚穢之物祭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赦,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總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井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爲樂,亦兩浙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閒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恁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他郡,歸謁于宰,始知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領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畢設祭饌,以相高爲靡,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蹶死數人,送葬者値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略,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和,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南宋古蹟考

朱彭 輯

南宋古蹟考卷上

錢唐 朱彭 輯

城郭考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三年升杭州爲臨安府。紹興八年定都。心史云。宋行在十三門。咸淳志紹興二年。築南城垣。二十八年。增築內城及東南之外城。附于舊城。凡十三門。東曰便門。候潮。保安。新門。崇新。東青。艮山。西曰錢湖。清波。豐豫。錢唐。南曰嘉會。北曰餘杭。水門五。曰保安。曰南水。曰北水。曰天宗。曰餘杭。元張翥蛻菴集有臨安故城詩。

城郭考總敘。後當有外城門名目。

便門。在東。紹興二十八年增築。又設西華。東便二門。遊覽志。候潮門在東而近南。宋時有便門。保安門。今廢。夢粱錄云。沿寨向南有便門。謂之東便門。萬歷杭州府志。候潮門外東爲期狩坊。舊便門街。又云。宋兀舍有便門瓦。

候潮門。在東。方輿勝覽云。紹興三十八年。殿前都指使楊存中。乞逾展皇城十三丈。以五丈作御路。六丈作民居。將來聖駕親郊。由候潮門徑從所展御路。直抵郊壇。門外羅木橋。夫差廟諸跡。錢唐遺事。高宗嘗宴大臣。忽見張循王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墜十年前往四明。誤墮于水。屢尋不獲。乃詢張。復遺根問。云于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買得。廚娘因破黃花魚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

保安門。在東。俗名小堰門。考迦江橋本名崇元橋。北爲太醫局。又東爲保安門。

新門。在東。俗呼草橋。都城紀勝云。城東新開門外有富景園。五柳園。癸辛雜志云。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以色媚衣食。吳俗此風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爲首者號師巫行頭。

崇新門。在東。俗稱薦橋門。今名清泰。當時門內有崇新橋。崇新巷。皆以城得名。夢粱錄云。仲春十五日爲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佛涅槃勝會。觀者紛集。竟日不絕。葦杭紀談。紹興中臨安府崇新門鹿苑寺乃殿帥楊存中特建。以處此地流寓僧人。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遊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觀燈。爲寺僧引入。宿于幽室。事覺。毀其寺。西湖志餘。宋時楊德溫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薜荔。月餘枯竹復生。未幾。其妻溺水死。明年。竹園忽發兩岐。扶疎可愛。未幾。其妹死。乃知反常之物。非吉兆也。夷堅志云。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傍。有賣鰕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綳縛數匝。乃得出。常爲市中小兒窘迫。必求觀乃止。

東青門。在東。俗呼菜市門。在菜市橋東。今東青巷。卽城之舊址也。遊覽志。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

指南錄序。皐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按脩門卽今艮山門也。

艮山門。在東。今俗呼壩子門。咸淳臨安志云。走馬塘在艮山。菜市門外。平坦可馳馬故名。舊有花柳。號城東新路。

錢湖門。在西。今塞。萬歷錢塘志云。在清波門南。內傍雲居山。門北有海子口。出城內諸山水。西湖遊覽志。門之內。有牙兵寨。虎翼營。教駿營。騏驥營。白鶴井。夷堅志。步司將狄訓。綠五更至錢湖門。登有物蠋足。取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執送於家。坐假寐。夢一人綠袍軟幘。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

清波門。在西。門外有流福水橋。咸淳四年建。以引湖水入城。亦稱暗門。故葺院劉松年居此。人稱暗門劉。陸游夜泛西湖云。騎馬出闇門。指此。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闇門。上風篁嶺。高翥春日湖上詩。又有清波門外放船時句。泊宅編。建炎己酉。臨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門竹園山也。

竹園山。臨安志云。在府治西南。吳山一脈。獨趨而北。隱隱隆起。陰陽家目爲治所主山。安撫趙與懃建閣其上。平鑑西湖。理宗御書竹山閣。後撫魏克愚徙其閣而山漸夷。爲平地。

陸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 哎我將上都。忽已見暮春。騎馬出暗門。朦朧吹紅塵。西湖爲寶匳。山僧多市人。誰令汚泉名。只合加冠巾。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齁齁酒肉氣。吾鼻何由親。少頃一開散。境寂鷗自馴。舉手邀素月。移舟來青蘋。縱從南屏來。殷殷浮烟津。鵁鶄隱者蛻。長樂取鈞綸。世冷不語夕。恨此老病身。明發復擾擾。吾詩其絕麟。

高翥春日湖上 清波門外放船時。蕩日輕寒懸客衣。花下笑聲人共語。柳邊樯影燕初飛。晚風不定棠

鶯瘦。夜雨相連薺麥肥。最憶故山春更好。夜來先遣夢魂歸。

僧揮寶月山作調寄訴衷情　清波門外擁輕衣。楊花相送飛。西湖又還春晚。水樹亂鶯啼。　閑院宇。小簾幃。晚初歸。鐘聲已過。篆香纔點。月到門時。〔揮字仲殊〕

豐豫門　在西。亦名湧金。北宋名湧金。紹興築城。改爲豐豫。夢粱錄湧金池在豐豫門內。考資治通鑑。建炎二年。韓世忠敗苗翊。劉正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蘇幼安秋堂叢志云。淳佑八年。柴秋堂望以上丙丁龜鑑下獄。趙京尹疏救之。放歸田里。設祖道湧金門外者若鄭震。吳陵。葉元素。朱繼芳等。凡十三人。皆一時名流。俞德鄰亦韻趙提舉時云。湧金門酒甜如蜜。知當日湧金門酒亦甚著名。乾道臨安志政和六年。郡守徐鑄以豐豫門損命鈴轄楊靖重建。門樓壯麗。榜曰湧金樓。

施樞湧金門外　柳絲無困起炊烟。羅綺相催欲上船。貴治亦知春有夜。暖沙還付白鷗眠。

貫性之湧金門外見柳　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

張孝祥鷓鴣天詞　日日青樓醉夢中。不知樓外已春濃。杏花未濕疎疎雨。楊柳初搖短短風。　扶畫鷁。躍花驄。湧金門外小樓東。行行又入笙歌裏。人在珠簾第幾重。

錢塘門　在西。紹興二十八年增築。杭城西四門曰錢湖。清波。豐豫。錢塘。此錢塘名門之始。宋史歐陽守道以言罷。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

王同祖湖上早行　錢塘門外買湖船。霧氣衝雲水接天。只有蘇堤金線柳。半籠斜日半籠煙。

嘉會門　在南。通江路大街。後代猶存嘉會弔橋。游覽志云。馬食巷北即宋嘉會門。按宋紹興增築城外名南門曰嘉會。時南門包絡宮門。最爲長展。西際慈雲嶺。東跨包山。其門偏在包山之下。夢粱錄云。嘉會城樓絢綵。爲諸門冠。蓋此門爲御道。遇南郊。五輅從此幸郊壇。

陸游四鼓出嘉會門赴南郊齋宮　客游梁益半吾生。不死還能見太平。初喜夢魂歸帝所。更驚老眼看都城。九重宮闕晨霜冷。十里樓臺落月明。自笑蒼顏君勿笑。少年慣聽舜韶聲。

餘杭門　在北。成化杭州府志。杭城舊有十三門。惟餘杭門在北。不得出居人之柩。亦名北關。岳珂有北關門詩。宋史苗傅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後與先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入關。

王銍繫舟餘杭門訪西湖金輪寺參上人　北郭望西湖。徵徑幾尋尺。談與入雲長。寒雲正無色。深尋幽爾居。步轉蒼山側。落葉不可記。遮盡山下石。師方無定居。我亦何以適。四海莽無歸。老矣山中客。百年熟機緣。還此共禪寂。語能古今分。座上有陳迹。一笑視此生。何事非戲劇。開門納遙峯。春雨一江白。茲遊非世逢。歸路晚霧惡。樹陰迷曉昏。鐘聲報將夕。

姜夔出北關　吳兒臨水宅。西面見行舟。蕭葉浸駝項。楊枝亂馬頭。年年人去國。夜夜月當樓。傳語城中客。功名半是愁。

羹絹翁出北關一里許　脫衣命僕洗塵埃。籬落入家未見梅。出得城門能幾步。船頭便有白鷗來。

張楫乙未之秋高郵朱史君餞唐北關舟中調寄祝英臺近　客西湖。聽夜雨。更向別離處。小小橋窗。杏靄照樽俎。斷腸一曲秋風。行雲不語。總寫入征鴻無數。　認眉嫵。嗅醲若登風流。片沙有奇趣。溪鷺奏郎。淮海漫千古。要看自作新詞。雙鸞飛舞。趁月底。重修簫譜。

保安水門　在東。夢粱錄云。保安水門河通跨浦橋。與江相隔。游覽志茅山河入保安水門。過保安橋。過軍橋折而北。合流通江橋。

南水門

北水門

天宗水門　成化杭州府志。舊又有天宗門。俗呼爲小北門。余考水門即在此地。萬曆府志。上堰在天宗門外。咸淳志。南自天宗水門。餘杭水門。二河合於北郭稅務前。仁和縣志。天宗棧庫在天宗水門內。

餘杭水門　都城紀勝云。北關水門內有水數十里。曰白洋湖。

考元時。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統。內外城隍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有浙西。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復築焉。以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峙則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縮市河于內。自候潮以西。則縮入二里。南截鳳山門于外。故東西比舊差廣。東無便門。保安二門。北增天宗。北新二門。□仍十有三。而南宋之城址。已不無更易矣。夢粱錄云。諸門內便門。東青。艮山皆甕城。水門俱平屋。其餘旱門。皆造樓閣。諸城壁各高三丈餘。橫闊丈餘。禁約嚴切。人不敢登。二老堂雜志臨安十八城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居民。彌望菜圃。西門則引水注城中。以水舟散給坊市。嚴州。富州。富陽之柴。聚于江干。由南山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內城門

南麗正門　咸淳臨安志云。紹興二年九月南門成。詔名曰行宮之門。三年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輟耕錄云。行在南內門名麗正。蓋取重離麗正之義。夢粱錄云。大內正門曰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待班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武林舊事。冬至或元旦有事南郊。自嘉會門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往來。肆赦日。自文德殿詣麗正門御樓。夢粱錄云。假詣坡壺宮有大旗。名蓋天旗。立於麗正門外。咸淳志云。門外即儀鸞司營。考其遺趾。麗正門以鳳凰山作案山。山盡處即嘉會門。則知此門正對鳳山。其址至今可遙度也。

北和寧門　在鳳凰山左。游覽志。般若寺即和寧門遺址。夢粱錄云。內後門名和寧。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把守衛士嚴禁。如人出入。守闕人高唱頭銜。號門外列百僚待班閣子。左右排紅杈子。左設閣門。右立百官待漏院。古杭夢游錄。自大內和寧門新路。南北寶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品。悉集于此。公主下降日。駙馬至和寧門易絳服。又云院子。小園子等人。祇直和

寧門外紅杈子、早市買賣、市井最盛、夷堅志、臨安內北門外西邊小巷民孫三者居之、每旦攜熟肉出、常戒其妻曰、照管貓兒、一日忽曳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貓乾紅深色、無不夭啖、浸達內侍之耳、從以錢三百千取之、內侍欲調馴安帖乃進、已而色澤漸淡、及半月、全成白貓、走訪孫氏、已徙居矣、

楊萬里初夏淸曉赴東宮講堂、經和寧門外賣花市詩、 剩雨殘風一向顛、花枝酒盞兩無緣、忽逢野老從湖上、擔取名園到內前、芍藥截留春去路、鹿葱交上夏初天、乘紅半盞聊經眼、不枉皇州住二年、

東華門 夢粱錄、入登平坊、沿內城、有內門曰東華、守禁尤嚴、內城向南、皆殿司中軍將卒立寨、名中軍聖下寨、門外俱有護龍水池、又云、士人赴殿試、入東華門、各行搜檢、方行放入、武林舊事、公主下降、先擇日宣召駙馬至東華門、引見便殿、及吉期、又至東華門用贍幣、

考登平坊、在淸平山巷、對淸平山、即今高士坊巷、斜對六部橋、宋六部二十四司即在此地、

西華門 據武林佔事增入、咸淳臨安志所載、惟有南北東三門、

考咸淳臨安志、紹興十八年、名南門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增築皇城、其城周迴九里、玉海云、紹興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門、十八年、築皇城東南之外城、五百四十一丈、更名西南門曰嘉會門、文獻通考、高宗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入皇城、

王同祖夜步內門詩 靜夜高燈入未眠、等閒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曙、碧月朱欄綠柳邊、

宮殿考

宋史地理志、建炎三年閏八月、高宗如臨安、以州治爲行宮、揮麈餘話云、車駕初至臨安、霖雨不止、葉夢得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上曰、亦不覺窄、但卑濕耳、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求安、行在所錄、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措置修內司乞造三百間、詔減二百、余考藝祖宮中止用赤白爲飾、仁宗命欄楯撤去朱綠之采、建炎間、高宗至杭、命內臣楊公弼、徐康國擬行宮、務使簡約、去華飾、遵祖訓也、乾道臨安志云、紹興七年二月、降詔巡幸建康府、紹興八年三月、移蹕臨安、下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于洛、而車駕往返見于前史者非一、用能獮揚英威、遍行天討、上繼隆漢、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申固邊圉、奬率六軍、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故玆詔諭、想宜知悉、按徐一夔行宮考云、今以地度之、南自勝果入路、北則入城環、至德侍天地牌坊、東沿河西至山岡、自平陸至山岡、隨其上下以爲宮殿、[illegible]、政和五年、東都築土山于景龍門之側、以象餘杭之鳳凰山、最高一峯、賜名神運昭功、封磐固侯、亦名鳳凰山、後神降有艮嶽排空霄之語、以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嶽、南山成、易名壽嶽、都人且曰萬歲山、所謂餘杭鳳凰山、即今臨安府麗正門之正面案山、山之盡處、即嘉會門、山勢自西北來、如龍翔鳳舞、擁勝而下、至鳳凰山止、分左右翼、大內在山之左、依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廟、第四包即執政府、包盡處即朝天門、端誠殿在山之右、拔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壇、第三包即易安齋、第四包即馬院、東南即大江、西爲西湖、北爲平湖、地險且壯、皆

一都會、其先兆於東都爲山之時、

外朝正殿考

文德殿 紹興十二年建、行在所錄謂之正衙、六參官起居、百官聽宣布於此、宋史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七日、冊貴妃吳氏爲皇后、前期于文德殿內設東西房、東西閣、夢粱錄、元旦禁中捩陽鐘龍、百官皆冠冕朝服、諸州進奏吏各執方物之貢、諸外國正副賀正使隨班入賀、上御正衙、禁衞入宮、聲喏呼聲甚震、爲饒殿當、百官信俱鞠躬聽宣、制曰、履玆新慶、與卿等同、考行在所錄、凡上壽則曰紫宸殿、朝賀則曰大慶殿、宗祀則曰明堂殿、策士則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隨事揭名、

楊萬里文德殿聽麻仍拜表 蒼龍觀闕啓槐宸、白玉堦除振鷺群、仗外諸峯獻松雪、箔前一縷度宮雲、舍人就日宣麻制、丞相瞻天進表文、夙退自欣逢白笑、苦聲便當策殊勳、

紫宸殿 上壽之所、夢粱錄、宰執親王百官過皇太后殿上壽起居、舞蹈嵩呼、回詣紫宸殿宴、程史端疑節上壽紫宸殿、百官皆賜食、余侍班南廊、老兵持二椽牌至、金書其上曰、輒入御廚流三千里、周必大傳、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又考金國賀正旦使入亦宴於此、

魏了翁紫宸殿詩 珂繖搖心步不成、忽聞吏早放衙聲、吹燈擡火供晨粥、趁到皇城卻六更、 有次鞭稍陞鵉鳴、赫袍當殿萬釦縱、羣臣升劄分行坐、十味肴饌酒五行、 蹴踘每檯列廣廷、按絲吹竹布前榮、卿邸朱殿渾無見、只聽時時萬歲聲、 蛾眉班捲戴花回、遙望君王玉色開、裴樓諸班謝茶酒、尻高首下一聲諾、

劉翰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 榆關玉帛部無塵、密定於今第四春、兩國交馳通好使、八方同作太平人、聚蠻鼓奏娛作客、白獸尊罍賞諫臣、聖曆欲玆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大慶殿 朝賀之所、郊前三日、百官奏請皇帝致齋于大慶殿、南渡典儀云、淳熙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夢粱錄云、麗正門內正衙、即大慶殿、遇明堂大禮、正朔大朝會俱御之、又云、元旦朝會、御坐大慶殿、有介冑長大武士四人、立于殿陛之角、謂之鎭殿將軍、殿西廡皆列法駕鹵簿儀仗、龍旗直靑纛十把、效太宗朝、列諸國王班次、如鍰武、肅逞蜀王等也、宋史乾道元年立皇太子、十月十六日皇帝御大慶殿行冊禮、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前期習儀、

明堂殿 宗祀之所、紹興四年八月壬寅、知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九月辛酉祀明堂、行宮記作端誠殿、

夢粱錄、太廟在瑞石山、紹興間建、正殿十三室、十三室者、太祖、太宗、眞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各一室也、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廟神主通爲十四室、皆正中、蓋終宋之世、未有祧廟也、前人未及有論者、故中無太廟一條、姑附于此、

任希夷請御明堂齋殿 雞報明禋前戒期、請臨齋殿御旒帷、廊頭萬旅皆花帽、殿下千官盡絳衣、玉輅

時歲三歲禮畢。皆逢青五尖飛。小臣頭白供蓬豆。親見虞廷覽德輝。

王廷珪明堂侍祠詩　唱徹嚴更鳳闕開。侍祠濟濟列崇陔。小臣亦忝鄉西獻。惟玉溫恭對越來。王減

珊瑚出禁扉。令遂分炬散芳菲。祠班咫尺臨黃道。恣得天香滿袖歸。

集英殿　策士之所。上御集英殿。拆號唱進士名。武林舊事。上御集英殿。唱進士名。狀元賜酒五盞。餘人各賜泡飯。夢粱錄云。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平章宰執親王南班百官入大內起居稱賀。隨班從駕過皇太后起居畢。回集英殿賜宴。又云。士人殿試前三日。宣押知制誥詳定考試等官。赴學士院鎖院。命御策題。然後宣約赴殿。士人皆集英殿起居。就殿廡賜坐。引試依圖分廡坐定。各賜印刊策題。

洪咨夔集英策士待宣於內軍器庫廊詩　漢廷興日策英豪。挽釣知誰首舉鼇。杲日紅雲綸閣迥。萬年枝拂禁城高。內廊坐水風生席。疊路歸遲月映袍。西抹東塗渾忘卻。一掬短髮不撓搔。

劉嶠瑞慶聖節集英殿宴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非郢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玉皇。樂府賦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璣。

垂拱殿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內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夢粱錄云。垂拱殿常朝四參起居之地。聖節上坐垂拱殿。上壽禮畢。再坐紫宸殿。宋史淳祐五年二月十二日。進孝宗光宗兩朝御集。寧宗實錄及理宗玉牒日曆。其日皇帝御垂拱殿。提舉等官奉迎諸史至和寧門。步導至垂拱殿。各取合進呈冊匣升殿。陳隨應行宮記。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長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十二間。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按殿址在鳳凰山旋。即報國寺。又按考古錄云。南自[illegible]溝。北至柳翠橋。皆報國寺界。則垂拱殿址。可想見矣。

任希夷侍班二首　虎旅分行鐵作圍。殿前拜舞□喧譁。輔臣對罷無公事。日照金鋪扇影斜。　閶闔新開露氣清。聚稷連騎入承明。絲絇同傍瑤墀立。廣殿前階御榻橫。

內朝後殿

崇政殿　即祥曦殿。淳熙六年。與後殿同建。陳隨應記云。自北宮門循廊而左。巨璫夾列如魚貫。轉南爲祥曦殿。朵殿西接修廊爲後殿。武林舊事。皇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至皇后家賜筵。宋史崇政殿說書依左史兼。紹興二年。萬俟卨羅汝楫並兼講讀。綱目。紹興七年閏二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乾道二年十一月。幸教場。從駕官僚自祥曦殿並戎服起居。元史世祖遣伯顏入臨安。宋主㬎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爲藩輔。

魏了翁後殿侍立　須臾陛衞儼成行。禁蹕聲鑾出房。搢笏趨階西府拜。御吏絲履立東廂。

考宋史新編曰。杭城大內。即州治也。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宮室志云。垂拱崇政二殿。雖曰大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止循其舊。宋史地理志云。臨安宮室制度皆從簡省。垂拱大慶文德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也。考臨安志。垂拱祥曦係屬別殿。當以親見爲不誣。

延和殿　宋史宮室志。淳熙八年秋。改後殿擁舍爲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殿。便坐視事則御之。宋史宗子潚傳。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潚練兵。皆爲鵝鸛魚麗陣。上觀于便殿。嘉之。時臣撰後殿上梁文云。聽朝決事。兼祥曦延和崇政之名。論道談經。殆炎漢虎觀金華之比。史言孝宗作敬天之圖。置延和之殿。躬講求之勤。設補遺之官。指此選甲飾。甚至正旦。寒食。大禮。齋戒。避正殿則御焉。考垂拱及後殿之後。皆有此殿。凡大禮齋宿於此。亦稱東齋殿。西齋殿。大禮後。擇日詣景靈宮等處行恭謝禮畢。宣賜百官簪花于西齋殿。七修類稿。小仙林寺即後殿。在山岡。遊覽志亦云。即延和殿也。以佐紀殿址推之。當在報國寺後。

陸游延和殿退朝口號　雨餘未肯放朝暾。穿仗猶承聖恩。蹕傳聲徐御殿。紫衣引拜許升門。御漫結螭陛戀。夢落吳娃招楚澤魂。歸去猶堪誇里巷。桐江新賜兩朱轓。　十年短檻樂滄波。強著朝衫乘釣船。才薄何堪試鶴翔。思深猶許對延和。宮牆煙柳遙迎馬。益路春泥欲濺鞾。最恨此身衰病去。同時朝士久無多。

福寧殿　行在所錄云。御寢也。紹興間。禁中營祥曦。福寧等殿。福寧殿側有清燕樓。乾淳歲時記。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之福寧殿庭。宋史留正傳。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正退上疏。言極激切。按遊覽志。資勝寺即福寧殿。細考資勝寺係芙蓉園址。與元寺當爲福寧殿址。舊志彼此互易。宜從湖山便覽改正。

復古殿　燕閒之所。宋史云。本射殿也。高宗建。理宗重修。武林舊事云。元夕燈火往往於復古。膺福等殿張掛。又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周益公讀三朝寶訓詩註云。臣所得端硯刻復古殿三字。老學菴筆記。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新安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

宋理宗題復古殿　列祖謀詒燕。沖人命紹繩。禁嚴瞻復古。緬想當時。風紀因多廢。[illegible]光欲疑隱。端居眷念此。涼德恐荒之。勉勵炎興業。新還禹舜規。棟驟飛玉瑱。榱斷讖淡炎。咫尺葵心見。延洪典則貽。緬懷光澤傳。儀若煥章垂。聖志惟先定。鴻名寓有爲。風烟沉廟筭。天日俯時咨。屏翰環方召。言談富禹夔。世綱歸總攬。制度永維持。發士翔鸞鷟。蒐兵振虎貔。宜王修政日。光武中興時。文治稽商夏。英威暨遠夷。萬方丕顯緒。三紀太平基。繼述慚非稱。規恢勵慨思。肯堂心翼翼。恭行日孜孜。載釋車攻雅。宜賡考室詩。告成資棟梁。拜手緝蕪辭。

選德殿　夢粱錄。射殿曰選德。玉海曰。孝宗皇帝闢便殿于禁垣之東。名曰選德。寘資治通鑑淳熙四年九月。閱騎毬於選德殿。又考玉海。淳熙四年。命閤門稽太宗朝擊毬典故。仍先習儀。詔擊毬御棚。是月三少使相執政已下各分棚侍立。上擊過毬門。回馬御殿。皇太子以下稱賀。六年十一月五日。選德殿出用人論示宰相俊卿等。七年二月七日。御選德殿。宣示皇太子御札。宰相允文再拜賀。宋史周必大傳。孝宗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命必大極陳當否。後又被旨撰選德殿記。又玉堂雜記云。必大爲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宣入選德殿。御前小案。用牙尺壓御紙一幅。傍有漆匣

小殿硯。詩筆墨於玉格。必大觀射書除日。行在所錄云。御座後有大屏分畫諸道。列監司。郡守爲兩行。各標職位姓名。又圖疆域於碑陰。楊太后宮詞云。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益紀實也。

宋孝宗芙蓉殿擊毬賜宴選德殿 吳琚 垂佑綿纂生。睿德惟知盛守成。不黍三登古叶氣。簫韶九奏播歡聲。未央秋晚林塘靜。太液波閒殿閣明。嘉與臣鄰同燕樂。益修庶政答昇平。

楊太后宮詞 用人論理見宸衷。肯闢刑威合至公。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蹴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牽韁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

周必大入直召對選德殿。賜茶而退。 綠槐夾道集昏鴉。敕使傳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

周必大選德殿記 皇上踐祚以來。宮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摹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略來上。可采者輒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機務。皆于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待罪禁林閒。嘗承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爲之記。臣懼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作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與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古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于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爲諸侯卿大夫。若屢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于其獻酬歌舞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賦休刺美。以爲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爲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爲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弋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爲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可合。一夫荷戈。爲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與。蓋自秦漢下迄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睹矣。以臣所按三代傳聞。放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爲本。天錫陛下。勵精百王之後。追踪太古之上。適爲是殿。以訪羣策。以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乎黷武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于以覽示中外。感勵臣子。繳國外患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沉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撝謙。而可以爲湯武。臣敢以是進。

緝熙殿 紹定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御製敬天地。法祖宗。事親。齊家而下。凡四十八條。御札十二軸。詔講讀苑書官撰箴辭。明年六月甲午。緝熙殿成。御書緝熙二字榜之。親爲記文。以所製箴詞。親灑宸翰列殿上。以備觀覽。理宗闢舊講殿爲之御製記。

熙明殿 即修政殿。度宗繼統。改東宮益堂。以爲講讀之所。御製記雷溪詩選。有題宋度宗熙明殿右題詩。徐一夔南宋行宮考。度宗改東宮益堂爲殿。而講筵延閣並在禁中。

勤政殿 淳熙三年即進食殿改建。

嘉明殿 度宗即東宮舊堂改建。夢粱錄云。供進御膳即嘉明殿。在勤政殿之前。對東廊門樓。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廚。祇應內侍人員。俱集於此。

膺福殿 元夕。鼇山多于復古。膺福。明華等殿張掛。

明華殿

清燕殿 禁中重九于清燕殿賞橙橘。乾淳起居注。淳熙八年。太上太后同至南內損齋進茶訖。清燕殿看書畫玩器。

凝瑞殿 即睿思殿。理宗改凝瑞。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于凝瑞殿。分列黃菊。爛然炫眼。且點菊燈。略如元夕。

翠寒殿 大燕之所。錢唐志鈔古宮室攷。南內有翠寒殿。

澄碧殿 淳熙二年五月辛卯。宴輔臣於澄碧殿。玉堂雜記。淳熙四年。史浩宴澄碧殿。即後苑澄碧水堂。詳園囿考。

倚桂殿 周必大進是選德殿賦于此。即倚桂閣。詳園囿考。

睿思殿 陳隨應記云。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程史。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上時持玩流涕。璫偶下值。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肴核。輒濡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有頃。璫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示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符寶殿 貯射應天命之寶。

慈寧殿 紹興九年。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慈寧即顯仁韋后也。有羣臣請建皇太后宮殿表。椒檻窗小詔。即慈寧宮。明一統志云。紹興九年和議成。太后有歸期。高宗預作此宮於禁中。宋史作慈寧殿。韋后十二年回鑾。十九年正月朔。即宮中行慶壽禮。南渡以來。慶典自此始。十三年。臧保衡獻皇太后還慈寧宮頌。特進一官。

宋翔紹興樂章。時恭太后歸慈寧宮。 天遼回。皇母歸。戢鋒旟。敞宮闈。朝陽赫奕明鞠衣。惟皇之孝。惟母之慈。陳仙仗。虞壽扈。從之冢后與庶妃。奏之九成與咸池。香珍瑞。驕福祺。由陳水齊咸熙。惟天之相。與帝之宜。千萬無窮期。

康與之元宵慈寧殿被旨作詞 漢宮春 雲海沉沉。峭寒收建章。雪殘鳷鵲。華燈照夜萬井。禁城行樂。春隨鬢影。映參差。柳絲梅萼。丹禁杏闈。鼇峰對聳。三山上通寥廓。 春衫繡羅香薄。步金蓮影下。三千綽約。冰輪桂滿皓色。冷侵樓閣。霓裳帝樂奏昇平。天風吹落留鳳輦。通宵賞。莫放漏聲閒卻。

節錄王仲信慈寧殿賦 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載也。海宇澄清。四方底平。受上天之眷命。紹洪基于休明。邇安遠至。措刑寢兵。人熙熙兮春臺。物蕩蕩兮由庚。六服承德。衆心成城。所以復炎德之輝。而返周

邦之衛。先是駟駕從狩鄭國。克享天心。成有一德。式遏來歸。獻勛九域。乃命群工。探具之隆。儲祥隧之勝。圻廷間安之上。宮列辟肅然而赴職。百執跄然而效忠。爰即行闕以成厥功。于是上高擬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縟。屏含元之侈麗。探太極之宸模。就坤靈之寶勢。乃諏龜筮。龜筮協從。乃稽萬物。萬物無異。帝曰欽哉。乃彰鴻名。慈以覆育于天下。寧以鎮服于寰瀛。蓋將昭徽音于大姒。而表思齊于周京者也。有嚴有邃。或降或升。揆之以日。築之登登。經始勿亟。百堵皆興。於是匠氏經營。百藝駢并。礪礱而礱礪。崒而翔。高下曲折。逶迤丹青。四周凌天而宸。峩九門參空而俯俜。幽百常兮層十尋。皆梴挺兮延領。儼儼千楹。閶闔旅楹。蝤綺對砌。銜鎏縱彩。洋洋金碧。煒煒神鵰。展吻而呀呀。文犀賑腩而赫張。寶珠象拱。列星開梁。旋楣繞栾。藻繪黃玫瑰琥珀。翡翠明璫。方疎圓井。珩連斗杠。枅櫨上承。柱石下當。贔屓兮盤礎。劉怒兒兮伏相。其蟠也顏九淵之蚪屈。其翥也若千仞之鳳翔。或倒文漆于衛祉。或蕩狐桐於嶧陽。烏桂横栽。細縵交相。第椅栩與椅櫃。積櫨桷兮橡京。蓋天下之奇韓。盡羽禁而國楨。夫然。未足以比其勝。未足以形其雄。嵯峨巍巍。飛甍翔空。出入乎日月。呼吸兮雨風。開重軒兮紫玉。鱗萬瓦兮游龍。高下疑直。左右翼從。西八東九。金碟琺瑯。平窺三山之泉。坐移蓬玉之峯。宮沉沉兮樂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缺斗杓而睥睨。挹天漢兮眷容。觀其巨鎮在南。長江在東。前擁後顧。盤錯蒨蔭。占皇圖之奕奕。鬱佳氣之葱葱。天海相際。造化溟濛。雕題貫胸。大艑舸艦。舳艫藏斗兮航浮索。彼皆馳騁而致恭。采肅愼之楛矢。職夷蹻之布寶。上則天目於潛之山。鳳凰南北之巔。巉巖巍峨。蜿蜒回旋。狀翬羽之集鑑。若萬馬之奔川。海門之潮。滄溟之淵。澎湃奔放。勢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涇渭。等河洛而隆隨峴。夫以此而駐蹕。實一制而萬全。然而不以爲離宮。不以爲別宇。而傳以奉長樂之安。而爲承顏之所。故能遠邁漢唐。跨盛三五。則雖兼天下之奉。極天下之貴。亦人所樂而天所與也。

穆清殿　見皇后册禮。東京延福宮舊有是殿。

穠華殿　皇后所居。

坤寧殿　武林舊事云。坤寧。穠華二殿。皆皇后所居。

真德秀皇后閣端午帖子　記得當年夢月符。瑤闈飾後御何餘。欲知天錫無疆壽。詔取仙蛑頷下書。

瑤池千丈藕花香。清宮尤便水殿涼。聞說內家多樂事。前皇親自捧霞觴。（本帖用上官昭容詩見浩然齋雅談）

李易安端午帖子　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

陸升之皇后閣春帖子詩　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冰不凍。端爲寫蘭亭。

楊太后宮詞　泛索坤寧只一羊。自從正位性詞章。好學恭儉超千古。風化宮嬪只淡妝。

什觀坤寧殿得旨。次韻賦照水梅花調蟠山溪詞　催花小雨。輕把香塵洒。籬落水亭風。梅影轉。夕陽西下。靚妝凝鑑。鷺從鴛清淺。浮蹤艷。弱芳瓊。消得連城價。　玉樓十二寒怯。珠衣掛。曾是綠華仙。香餘指新詞如畫。花隨人聖須信。世無雙。勝鳳吹。駐鸞輿。堪與瑤池亞。

受益殿　欽聖向后所居。天祿識餘。宋錢忱伯之妻。瀛國唐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

謝欽聖向后于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益殿。同行者皆仰視。讀益爲離。夫人笑于旁曰。受福也。蓋取宮室受益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慈明殿　楊太后所居。三朝政要云。紹定三年。慈明殿出緡錢犒軍。德壽宮紀略。紹定四年正月朔。楊太后年七十。理宗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陳隨應記云。便門通樺巳堂。重檐複屋。昔楊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

慈元殿　謝太后所居。宋史咸淳三年。謝太后以兵興救繁。痛自裁抑。汰慈元殿提舉以下官。

仁明殿　全太后所居。

清華殿

重壽殿　紹興末。以舊慈福爲重壽殿。二太后皆徙居此。

萬春閣太后殿

夫人閣

李易安夫人閣端午帖子　三宮催解糉。妝罷未天明。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詩見浩然齋雅談）

添華堂　劉婉容所居。

宮

德壽宮　在望仙橋東。高宗倦勤。即秦檜舊地築新宮。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子。行內禪禮畢。遂移仗居焉。都人稱爲北大內。鑿大池。續竹筧數里。引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爲山。象飛來峯。有堂名冷泉。樓名聚遠。又分四地爲四時游覽之所。見周益公玉堂雜記。詳載圖園考。資治通鑑云。紹興三十一年。太子即位。太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勿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群臣曰。托付得人。吾無憾矣。清波雜志引文士所作溫陽老人對云。淳熙登號之二年。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臣內。無論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嚴者而授之官。乾淳記淳熙三年天中節。高宗壽七十。孝宗上尊號。先十日。諸公進香。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太子妃及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親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並詣宮上壽。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作樂。衛士山呼。親與入幄。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午刻。恭請親赴德壽殿排當。皇帝以下簪花侍宴。咸淳四年。以其□改作道宮。斲削峻髮集有登宮太初歸刻序。哀來杭宿傳法寺。在德壽宮北。今行路及園。即宮舊址。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國佩丁東。紫宸北使班才退。百辟同趨德壽宮。

曹勛德壽宮春帖子　曉來簾幙捲東風。猶有春寒下綺櫳。德滿人間和氣浹。郭山宮殿瑞雲中。　緘房

懿德巖源同環珮。雍容冠六宮。妝罷朝元無一事。關雎詩詠二南風。

任希夷德壽宮即事　金雀觚棱曉色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御□紅雲扇。天子龍輿萬騎來。　紺曉

君王出問安。寶香傳旨處朝班。五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聖觀。宴歸還駕七香車。一夕天開六出花。瑞色先凝紫宸殿。春光重到玉皇家。　萬年觴舉慶重華。百辟□宴始拜嘉。壽宴開時先宴天花舞能帶宮花。

周必大從駕過德壽宮。馬上得程泰之次庚寅玉堂舊韻。有銀章金帶之戲。走筆爲謝。　推敲也復重鳴戀。鳳沼詩盟故未寒。兩制空煩令人樣。外郎爭比大夫官。翰林今夜仍延直。講殿明朝豈兩般。丼章五金如五味。焚回黃白醆鹹酸。

楊萬里德壽宮慶壽五首　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后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仍有個家風。　天父昆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聲傳震八荒。　甲戌壬春賦集英。小臣曾是老門生。蒼頭華髮班行裏。也聽鈞天九奏聲。　註云。淳熙丙午元日。聖上詣東朝慶壽八秩。稍陰頃晴。飛雪亦日。聖孝昭格。萬姓呼舞。擬出口號。

慈福宮　淳熙十五年。擬進皇太后吳宮名曰慈福。十六年正月十五日丙午。皇太后遷慈福宮。閤亭博議。吳皇后卽慈福太后。親翰墨。尤愛蘭亭作小楷一本流傳內外。

壽康殿　太上皇后曰壽康。皆產金芝十二莖於左楝。燦然榮茂。夢粱錄。壽康卽德壽殿。太上所居。後生金芝。改殿曰壽康。宋史紹興五年改壽安曰壽康。慶元元年。御書壽康之殿四字。乾淳起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裏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幷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中節儀。幷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宮裏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瓌柔柔對舞。上于閣子庫支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緞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綠領一幅。又移庫靈芝殿。有木樨處進酒。觀此知壽康殿亦名靈芝殿。

慈壽宮　卽慈福宮。以奉壽成皇太后。咸淳志云。孝宗受禪。詔則皇太后御改曰慈福。壽成皇太后御改曰慈壽。通鑑寧宗開禧二年春二月。慈壽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程珌戊子正旦賀慈壽宮三首　曙色浮丹栱。春風暖禁街。微瀾迷秀石。纖草蔭新槐。　鳳駕回天仗。鸞班集籍門。須臾趨魏闕。杲日正中暾。

重華宮　卽德壽宮。咸淳志孝宗受禪。移御德壽。改名重華。西湖志餘曰。孝宗退居重華。有淨室。終日宴坐。惟書籍筆硯格隰。近侍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書。陛下當時取觀。孝宗曰。先帝中興功德甚大。故享此。朕豈敢比先帝。鎖閉不開。綱目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始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四年冬十一月朝重華宮。宋史尤袤傳。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二十八年如一日。今日崇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托。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卽過重華宮。

孝宗旣退居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爲重明節。有術者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見萬曆杭州府志。

壽康宮　光宗內禪以舊福寧殿爲壽康。而進福寧殿御書宮殿名七字。五日一朝。宋史宮室志。初丞相趙汝愚議以秘書省爲泰寧宮。已而不果行。以慈懿皇后外第爲之。上皇不欲遷。因以舊福寧殿爲壽康宮。留正傳。嘉王卽位。正復相定壽康宮南向。從之。綱目寧宗慶元五年秋。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東宮　宋史地理志云。在麗正門內。孝宗。莊文。景獻。光宗皆嘗居之。據行在所錄。孝宗初在宮中。稱造書院于宮門。曰內資善堂。追爲太子。越旬日卽受禪。莊文受冊。以無典故可稽。止建廳堂。幷諸官屬從屋。乾道七年。光宗升儲。始于麗正門內之東。建太子宮門。淳熙二年。創射圃爲游藝之所。圃有榮觀。玉淵。清賞等堂及鳳山樓。度宗位青宮。更爲增廣。有凝華殿。瞻齋。新益堂。繹己堂。瞻箓堂。繼統後。改新益爲熙明殿。繹己爲嘉明殿。射圃等。詳園囿考。

楊萬里謝東宮燕榮觀席　春草池塘太液旁。水晶宮殿牡丹香。敢非綺里攀鴻翼。也侍承華宴鳳莊。玉唾銀鈎看落筆。綉袍金椀拜殊箱。迎門兒女牽衣袖。搜得臨侯與夜光。

劉倫東宮　鶴駕通宵入問安。龍樓清曉押朝班。天顏喜見重輪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曾丰賀皇太子生日　還轉黃河舊。波澄少海清。菊羅浮喜色。蘭殿沸歡聲。岐嶷親王義。聰明左右英。委裘玉鑑冊。禮延金莛。入省龍樓曉。歸休鶴禁晡。講筵心會道。義苑意通情。誕日愉諸儒。儲庭瑞彩盈。兩宮筵具遊。六佾舞儀輕。靜念孤蹤遠。曾叨四至榮。街稽陪角綺。遙祝諸筵鏗。

趙彥端壽皇太子　日日龍樓問寢時。雞人未動漏聲遲。前星一點朝天帝。只有清臺太史知。　予皆吹笙未是仙。阿香樣照少金錢。小吟清著梅稍句。一日東風四海傳。　大安宮裏綠閑椿。子幹孫枝葉葉新。今日四株榮下碧。相承一樣八千春。　光堯初御六龍天。上直維參大火躔。天意分明昌宋德。誕辰三世總丁年。　西湖志餘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壽宮。周益公詩云。一丁扶大德。三合繋皇基。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

隆祐宮　建炎元年。詔以元祐太后宮爲隆祐宮。隆祐本欽聖憲肅宮名。

升暘宮　建炎元年。名潛邸爲升暘宮。

瑞聖宮　在石姥峯。峯在皋亭黃鶴之北。有珍珠塢。高宗避金兵入此塢月餘。以劉正夫所建永報寺爲瑞聖宮。受羣臣朝。故其外有午門址。事定。復遺蹟由金家堰入盤山。旋而東至珍珠塢。人指其所經爲發道路。今訛爲神道路。見仁和縣志。

睿聖宮　苗傅傳。傅叛。欲立皇子。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傅等詣益不遜。帝遣入奏禪位。是日帝幸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

南宋古蹟考卷下

北內圖（考○據序文及城郭宮殿考例此行上當有圖圖考總題）

聚遠樓　玉堂雜記云。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望見一樓巍然。朝士曰。太上名之曰聚遠。高宗取東坡詩。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句。故光堯親題額。又書此二句于屏間。

香遠堂　武林舊事云。荷玉堂雜記云梅堂也。乾淳起居注。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宮起居。上皇釣魚爲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月上。樂少止。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執玉杯。奉兩殿酒。侍宴官曾覿進詞。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寶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曾覿詞調寄壺中天　素颷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　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

清深堂　一作清心。玉堂雜記云。竹堂也。乾淳起居注。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十一年六月。車駕過宮納涼。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命棋童下棋。內侍投壺。

尊綠華堂　武林舊事。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上親扶太上至尊綠華堂看梅。末初雪大下。太上大喜。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宮御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數倍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于本官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

松菊三徑　錢塘梁志云菊芙蓉竹。

梅坡　乾淳起居注十月二十二日。孝宗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簪花拜舞。禮畢。從太上後苑梅坡看早梅。

月榭　宋史宮室志作月臺。

清妍亭　植茶蘼處。乾道三年三月十一日。同至清妍亭看茶蘼。

武林舊事。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後園有幾株好花。來日請官家過來閑看。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至清妍亭看茶蘼。就登御舟。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閑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賦之。既登舟。知閣張掄進柳梢青詞。各有宣賜。阮郎歸曾詞云。柳陰庭院古風光。晚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　張詞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各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弦鬭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

清新堂　玉堂雜記云。木香也。夢粱錄云。木香堂扁曰清新。

萬歲橋　在香遠堂東。乾淳起居注。橋長六丈餘。並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木建造。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種千葉白蓮。

芙蓉岡　夢粱錄作芙蓉閣。乾淳起居注。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宴香遠堂。北岸芙蓉岡一帶。並列教坊樂部二百人。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吳據咸錄芙蓉岡在壽宮香遠堂東爲蓋閣之北序。）

以上並在東

栽忻堂　夢粱錄云。御愛大堂扁曰栽忻。德壽宮記略云。淳熙三年十月。孝宗聖節。午初至栽忻堂排當。大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是日大醉還內。

欣欣亭　玉堂雜記云。古柏太湖石也。

臨賦亭　夢粱錄云。荷花亭扁曰臨賦。

射廳　乾淳起居注云。乾道三年三月十一日。車駕與皇太子過宮。次至毬場看拋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高宗壽七十。孝宗詣宮上壽。禮畢。上侍太上過凝殿早膳。太上令宣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同往射廳看百戲。

燦錦堂　植金林檎。德壽宮記略曰。乾道三年。上與皇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至燦錦堂進茶。

至樂堂　池上堂也。夢粱錄云。池上扁曰至樂。乾淳起居注曰。淳熙三年。上詣宮上壽。請太上至至樂堂。

再坐，教坊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絹有差。

清曠堂　玉堂雜記云，木樨也。夢粱錄曰木樨堂，扁曰清曠。

半綻紅亭　夢粱錄云，李花亭扁曰半綻紅。玉堂雜記云，半丈紅，郁李也。半綻作半丈。

瀉碧亭　夢粱錄云，金魚池扁曰瀉碧。

以上並在南

冷泉堂　德壽宮紀畧云，高宗雅愛湖山之勝，于大內鑿石引泉，象西湖冷泉。乾淳起居注，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進泛索。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至冷泉堂進早膳。宗陽宮志吳郡王益、憲聖太后之弟，一日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縱行靈竺，濯足冷泉盤石之上。邏者奏聞，德壽以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茶熟待君來。王應往，光堯笑謂曰，昨日冷泉之遊樂乎。然宮中亦有此，故命觀冷泉堂。

翰林進端午帖子　聚遠樓高面面風，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　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

飛來峯　宗陽宮志云，壘石為山，作飛來峯。峯高丈餘，峙冷泉堂側。孝宗賦詩，有一峯獨立名飛來之句。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水簾。歲久廢沒，康熙乙亥春，羽士和有鴻延斗閣，鋤地深丈許，得之。沉百年之物，一旦復出，范允𨞴有詩紀事。

孝宗題冷泉堂飛來峯詩　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畫，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仿像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萬壑藏雲煙。上有峰巒崢嶸之翠壁，下有潺湲瀲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翠心仁智情優閒，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茫間，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淥。

高宗跋孝宗詩云，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壘石為山，引湖為泉，作小亭于其傍，用為娛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成章，形容盡矣。雖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鍾儲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為之增明矣。

冷香亭　夢粱錄云，西有古梅，扁曰冷香。乾淳起居注云，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宮，留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一種出張公洞，苔蘚甚厚，一種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年同時開花，留此少觀。宗陽宮志云，一樹自宋迄明，枝幹茂密，花時蔭三畝，名德壽梅。崇禎初始枯。

芙蓉石　宗陽宮志云，以其玲瓏蒼潤，宛似芙蓉，故名。與古梅同為德壽舊物。明時孫杕寫梅，藍瑛寫石，好事者刻于碑，題曰梅石雙清。

文香館　夢粱錄云，牡丹館扁曰文香。

靜樂堂　乾淳起居注云，乾道三年三月十一日，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

浣溪亭　植海棠處。乾淳起居注，淳熙三年十月，從太上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

以上並在西

絳華堂　夢粱錄云，北有椤木堂，扁曰絳華。乾淳起居注，淳熙三年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六日至聖壽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閤張掄進臨江仙詞。

張掄臨江仙詞　閶闔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明。　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春氣氤氳。等閒散作八荒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依翠亭　玉堂雜記云，茅亭也。夢粱錄云，冷香亭前栽春桃，扁曰依翠。故都宮殿考作倚翠。

蟠松　宋史宮室志云，北則春桃、蟠松。周必大跋甘三巢所藏盤松贊云，德壽苑囿分四地，盤松在其北。宗陽宮志云，亦名偃松，高宗手植，成化時尚存。浩然齋雅談云，德壽宮于吳中得蟠松，虬枝夭矯，清蔭數畝。思陵嘗御製贊。乾淳起居注，淳熙三年五月，高宗壽七十，移宴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又上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

高宗盤松文　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天矯騰龍，翠色凝露，清濯靡風。醉吟閒適，予情所鍾。壅培封植，人力或窮。鳥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勵絕，勿使能終。精邪禰撮，蓋亦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節，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蔥蔥。牲牢旨酒，酬錫汝功。

高宗盤松贊　天錫嘉木，得自嶔岑。枝盤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腴壤，邈以碧潯。超于萬年，以慰我心。

昇船　見故都宮殿考。

清華堂　淳熙三年移宴清華，看蟠松。

以上並在北

外御園

玉津園　在嘉會門南四里，洋泮橋側。園本東都舊名。紹興十四年，金使始來賀天申節，宴射園中。十七年，建。十九年正月，高宗始臨幸。乾道二年二月，孝宗與皇子及管軍臣僚等較射園中，親御四矢，發皆中的。淳熙元年九月，復於園中行宴射禮，賦詩，賜太子及丞相曾懷以下，皆有賡和，刻石。淳熙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十一年十一月因龍山大閱，幸園。十二年三月，因南郊宿戒，幸園，有御同洪邁韶詩。紹熙五年四月，光宗幸園，皇后及後宮皆從。以上諸事，詳宋史及臨安志、夢粱錄等書。再考武林舊事，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皇太子宰執皆從，賜宴。上服頭巾、窄衣、絲鞋，內侍御帶進弓箭，人喝看御箭，教坊樂作，射垛前排列招箭班，皇帝射中，太子以下，各拜稱賀。又云，招箭班服紫衣，幞頭，叉手立

於壕前。御舘之來。能以賤與取勢。轉道人的。亦絕技也。至史彌遠等。從命樞主管殿司公事夏震編韓侂胄于園。在開禧三年。詳容齋筆記。元時園廢。所存有蒼鋪。翠寒集有玉津園東蒼鋪歌。今能華寺後有淳熙八年閏月甲午。從幸玉津園。王希呂。韓彥直等扈從題名。淳熙十年三月十八日。從幸玉津園。爾鐩。王佐等扈從題名。淳熙丁未季春。從幸玉津園。爾鐩。韓彥直。宇文价。洪邁等題名。俱正書摩崖。蓋此寺近當時園址也。

孝宗玉津園燕射　一天秋色破寒烟。別樂連堤壓巨川。欣見歲功成萬寶。因行射禮命羣賢。勝騰喜氣隨飛羽。嫋嫋清風入控弦。文武從來資並用。酒餘端有侍臣篇。

光宗和燕射　秋深欲曉歛輕烟。翠木森列萬里川。閣圖啟闢傳法獨。玉津披武會英賢。皇皇聖文開如日。挺挺良臣直似弦。若武歡呼稱萬壽。未饒天保報恩篇。

曾懷和御製玉津園燕射　名園佳氣藹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並今陪燕射。四膱鐺欲序賓賢。恩涵春意魚鱗藻。威入秋聲雁落弦。踐事更容宸典雅。宸華應賡柏梁篇。　江山秋色冠輕烟。別苑風光勝輞川。位設虎侯恢盛典。技穿楊葉授名賢。禮均湛露宜飛蓋。樂奏鈞天看發弦。聖主經文兼緯武。全勝巡幸射蛟篇。

孝宗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洪邁有詩。來上。俯同其韻。　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遊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

洪邁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進詩歌詠其實。　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咨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擬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

何鈴史魏公出判寧國府。詔讌玉津園餞行。　餞行朱邸帝城春。隨例頻忙宴玉津。報國猶勞千一慮。鈞天獨聽十三人。金巵宣勸君王重。花露瀟愁醉夢真。卻憶故人猶健在。便思投老乞閑身。

曹勛從駕玉津園　天子行春御六龍。五雲回蹕泛晴風。和煦寶苑梅花路。剩有香傳玉座中。　花稍穆穆動朱欄。背草徒芳色已乾。竹閣風光隨處樂。春臺人物不知寒。

劉微過玉津園　垂楊冉冉籠清蹕。細草菲菲覆路花。長閉園門人不入。禁渠流出兩殘花。

任希夷宴玉津園江樓　風光迥北闕。樓物傍西湖。禁籞滄江上。茲樓天下無。　風靜潮痕減。江空夕照多。星星波上艇。隱隱岸邊莎。　歲齋留御榻。小邏近層崖。再拜觀奎畫。渾疑待玉階。　參天宜柏翠。布地杏花紅。蹬滑如文礪。規模有古風。　翠翠瞻齋殿。深深步苑廊。三人俱漢傑。一老拈同行。

宋无玉津園　御愛花無主。長生樹幾時。青青旋路草。誰與牧羊兒。

聚景園　在清波門外。都城紀勝作西園。咸淳志孝宗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又斥浮屠之廬九。以附益之。清波門外為南門。湧金門外為北門。流福坊水口為水門。亭宇皆孝宗御扁。嘗請兩宮臨幸。後

光宗奉三宮。寧宗奉成肅皇后。亦皆同幸。武林舊事及大逸圖集載有會芳殿。瀛春堂。攬遠堂。（咸淳志）芳華亭。花光亭。瑤津。翠光。桂景。豔碧。涼觀。瓊芳。彩霞。寒碧。花醉。澄瀾等目。及柳浪學士二橋。考乾淳起居注紀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幸此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至瑤津西軒入御筵。都管使劉景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祐舞。各賜絹。遂至錦壁賞大花。牡丹約千餘叢。又至清輝少憩。由翠光登御舟入湖中。到泊花光亭。仍至會芳少歇。還內。據此園中尚有錦壁。清輝二目。後志未載。按史理宗後罕臨幸。漸致荒落。故過者有盡日垂楊覆御舟。及空鎖名園日暮花之句。元時復為浮居。今則徧地皆邱墟矣。樂府紀聞延祐初。永嘉滕穆寓臨安聚景園。有月夜遇宋宮人衞芳華自歌木蘭花慢詞。

曹勛聚景園看荷花　四光收盡一天雲。水色天光冷照人。面面荷花供眼界。頓知身不在凡塵。

任希夷聚景園宴集　晚排閶闔披雲霧。身躡仙蹤遊禁宇。始知天上自清涼。不信人間有炎暑。庭前青松笙竽發。望處紅蕖錦繡雲。月卿領客宜紛綸。冰盤照坐光繽紛。薰突遊卻蒲葵扇。瑤堵細展桃枝簟。加籩新采波上菱。如珠更剝盤中芡。老能濟無翰墨功。吳味喜入芝蘭叢。二妙不借阿鳳至。四老但許商山同。明當入直須隨仗。夕陽未下催歸鞚。重城街鼓已鼕鼕。舉頭桂魄廚簷上。

陸游小舟過御園二首　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側苑晝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兔來。　魚水遭人棲翠岫。宮花經雨委蒼苔。幾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一回。　水殿西頭起砌臺。綠楊陰處杏花開。新陌本與人同樂。羽衛幾曾歲一來。鷁首波生嫩荇。金鋪雨後上莓苔。遠臣侍宴應無日。目斷幾雲到曉回。

楊萬里從幸聚景園。晚歸有旨。次日放泊。　身在長安夢故山。故山未去且長安。落紅滿地莫教掃。新綠隔墻聊借看。竹葉勸人行樂事。榴花為我遣春寒。賜休又得明朝睡。不問三竿與兩竿。

高翥聚景園口號　淺碧池塘連路口。淡黃楊柳護牆牙。舊時歲歲春風裏。長見君王出看花。　竹影參差臨斷岸。花陰寂歷浸清流。游人誰到闌干角。盡日垂楊蓋御舟。

高似孫聚景園　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宮梅卻作野梅開。

釋永頤聚景園　路遶長堤萬柳斜。年年春草待香車。君王不宴芳春酒。空鎖名園日暮花。

張掄從幸聚景園賞牡丹進壺中天　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嬈。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　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嶽。兩世仁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富景園　在新門外。俗名東花園。都城紀勝城東新門外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咸淳志富景園規制略倣湖山。又云。升仙橋在園前。七修類稿係德壽宮後圃。有池名百花。今園前民家尚存大池。按板兒巷舊名百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又考慈雲寺舊名慈濟。宋時皆園中址。四朝聞見錄北宮與東園最近。旬浹間即恭請慈聖臨幸。廚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慈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似看尤佳。慈聖欣然

從之。遊覽志東花園此地多名園。高孝兩朝常幸東園閱市。至今有孔雀園。茉莉園。

五柳園　在新門外。都城紀勝新門外五柳園在金剛寺北。夢粱錄五柳園卽西園。孝廟富三橋河下有五柳巷。地近板兒巷。去金剛寺不遠。或卽其遺址也。

屛山園　在錢湖門外南新路口。武林舊事南屛御園。正對南屛。又名翠芳。夢粱錄內有八面亭。一片湖山俱在目前。咸淳志在南屛。故舊名屛山園。咸淳四年盡徙材植。以相宗陽宮之役。今惟門閎儼然。盖嗣杲西湖百咏引屛山園廢初內司展建東至希夷堂。直抵雷峯山下。西至南新路口。水環五花亭外。舊有海棠一樹。開小紅花。在園門外。今亦枯。白珽云。翠芳有閣棧路。閣棧御舟名。

眞珠園　都城紀勝。在雷峯前。武林舊事有眞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乾淳起居注。淳熙六年三月。御舟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眞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龜魚放生。幷宣喚在湖買賣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園又有梅坡。張鎡南湖集有過眞珠園梅坡詩。

張鎡自安福過眞珠園梅坡　舒憂早踰闕。延睹遍名區。林亭果幽賞。得計良自許。高鳴逃酬唱。陽春誰激楚。坐移遊好園。振策盼芳渚。屛茅盡舊躅。結冰靜譏與。幾年楊巨源。句妙追鍾敔。謫仙繼前躅。凌厲脊皆舉。吾人擂逍遙。請新出機杼。揆予才獨後。乙乙抽繭緒。肆瞻宇宙宏。氣類混出處。盡醉忽輕散。快意榜中留。相看豈時情。襟期耐寒暑。

陸游眞珠園雨中作　清游得小雨。邂閣意欣然。一掃塵兒迹。稍稀游女船。烟波蘸山脚。湿翠到欄邊。坐誦空濛句。予懷玉局仙。

王炎九日陪楊秘監遊眞珠園　珍重蓬萊老。攜壺領客來。湖山羅錦箔。風物獻詩才。素髮難重染。黃花有再開。莫愁身外事。且覆掌中杯。

林光朝九日同胡侍郎出眞珠園　來自淸源葛巳覃。君王剛獵我獨堪。百年耆伯如重見。九日登臨得縱談。才子不知汾水上。仙人長在大江南。明珠照夜應無數。要是滄波更好探。

集芳園　咸淳志在葛嶺。前臨湖水。後據山岡。張婉儀園後歸太后。遊覽志紹興間收爲官家。藻飾益麗。有蟠翠。雪香。翠岩。倚綉。挹露。玉蓮。淸勝諸匾。皆高宗御題。淳祐間。理宗賜賈似道。改名後樂。

延祥園　在孤山四聖延祥觀。都城紀勝西依孤山。爲和靖故居。與瓊華小隱園並。考園有瀛嶼六一泉。香月。香蓮二亭。挹翠。淸新二堂。花明水潔。氣象幽古。三朝俱嘗臨幸。孝香月亭環植梅花。理宗大書疎影橫斜一聯。刻于屛。至元爲楊璉眞伽所壞。園遂廢。

周紫芝延祥觀後山亭　附山結頂祠。朱門照湖水。湖流入中池。秀色歸淨几。風簾遶庭旗。神衛森劍履。淸芬宿華殿。瑞露蒙玉展。彷彿遐神境。想像輪奐美。祈年開新宮。祝釐奉天子。良辰復難會。歲暮得斯遊。況乃淸樾中。飛樓見千里。雲車倘可乘。吾事玆已矣。使當賦遠遊。未可回履齒。

玉壺園　在錢塘門外南漪堂後。從玉壺軒舊名。南宋初。爲劉鄜王。武林舊事後歸御前。有堂曰將秀。咸淳間隸慈元殿。

杜範趙山甫居玉壺。盡得湖山之勝。醉和其韻　占盡春光好。湖山一覽餘。寄身蓬島裏。縱目畫屛如。我計還知錯。君謀定不疎。他年同到此。卜築更躊躇。

馬文甫玉壺卽事　雨過條風著柳芽。淡黃微綠嫩如花。陂湖渫渫初侵路。蜂蝶紛紛各理家。帶郭園林仙苑近。逆春船舫綺筵遮。甚留倦倚湖山翠。暖雨輕陰日脚斜。

張輿玉壺園　林亭絕幽迴。長夏綠生香。明月出山小。白蓮承露凉。樵鼓樓頭急。吳歌風外長。儵然玉壺內。頓與世相忘。

董嗣杲玉壺園　莫問南漪與玉壺。杜鵑還更試花無。坡仙一過吟空老。地主新更景不殊。船出斷橋春激遠。鐘傳淨寺晚樓孤。山明水秀軒窗啟。落日漁歌過裏湖。

下竺御園　都城紀勝。有下竺御園。臨安志。枕流亭在下竺御園內。有無踼泉。遊覽志云。高宗嘗臨觀。賜扁白斑。西湖賦云。雙竺有三連雲接妙觀。自下而中而上。姑玉園而參大士之宮。所謂玉園。卽此園也。

周必大丁酉二月二十日。同部中諸公遊下竺御園。坐枕流亭。觀放閘。桃花數萬點。隨流而下。繼至集芳。亦禁籞也。海棠滿山。郁李繞闌。殆不類人世。遂賦絕句　萬點紅隨雪浪翻。恍疑身到武陵源。歸來上界多官府。人與嫂花兩不言。

慶樂園　武林舊事在長橋。光宗初賜韓侂胄。名南園。後復歸御前。名慶樂。蓉堤詩話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有碑石臥荊棘中。猶存古桂百餘。夢粱錄內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射圃。走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麗。野店村莊。裝點時景。觀者不倦。

張炎慶樂園調高陽臺詞　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圃東窗。酸風埽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卻又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泠。

梅岡園　桐木園　武林舊事云。梅岡。桐木皆北山路御園。

櫻桃園　咸淳志在瑞石山太廟側。蓋宋時採含桃以薦太廟者。考成化杭州府志仍有兩櫻桃園。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作蠟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以歸。用其詩韻識所感　尙記當年薦寢園。百官分賜荷恩寬。帶青絲籠容餘愛。插白瑠人苦不歡。詩老誇稱作崖蜜。野翁誰看瀉銀盤。南山見說紅千樹。烏雀兒童任意閒。

梅亭　在三茅觀外東山。爲宋時禁地。都城紀勝紀在城園苑有東山梅亭。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讜題三茅觀梅亭有云。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識是無有和者。

吳抆蚕錢塘三茅觀古梅。五代時所植。至正辛巳燬於火次韻　三茅琳館倚嶙峋。五季枯梅帶蘚痕。劫燒忽收香影去。孤根猶他頹株存。翠虯步斷春無迹。玉樹歌殘月正昏。不作杜鵑歸蜀苑。爲瑣通老賦

招魂。考武林舊事云。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眞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雖眞珠後歸似道。而屢經臨幸。仍屬御園。南園始於佗冑。後即易名玉壺。猶自歸王。旋收內府。故自玉津。富景。五柳之外。即將諸園載入。至旣賜後。所有題詠。別詳諸臣園中。

諸王貴戚園

秀邸園　在錢塘門九曲城下。紹定三年秀王府刱。有理宗御書。擇勝愛閒二扁。亦名擇勝園。成化杭州志云。錢塘門酒庫側。秀王府新園。即指此。

勝景園　在長橋。即慶樂園。理宗淳祐中。賜嗣榮王。易名勝景。咸淳志勝景二字。理宗御書。

小水樂園　武林舊事福邸園。

趙冀王園　在方家峪。西湖遊覽志云。園中屑疊巧石爲洞曲。引流泉灌之。水石奇勝。花竹繁鮮。旁有仙人非臺在焉。西湖雁談云。舊志載華津洞在趙冀王府園。

謝太后府園　輟耕錄云。元帥夏若水居西湖昭慶灣地。宅有餘閒。乃故宋謝太后獻涼亭。有扁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皆宏麗特甚。又架船亭水中。每元夕。亭館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輝映。士女縱觀達曉。婦童常往往拾得遺簪墜珥。

萬花小隱園　在北山。武林舊事北山有萬花小隱園。亦謝氏故園。

謝府新園　臨安志云。在惠照齋宮西。舊爲中當侍甘氏園。後屬謝氏。內有道院。村莊。四面堂。水閣諸勝。

楊太后府梅坡園　董嗣杲西湖百詠引在小麥嶺傍。宋楊太后宅園。武林舊事云。楊郡王園又名翹村白堤。西湖賦。鎖梅坡之綠陰。通花家之紅霧。謂此。

董嗣杲梅坡園　擁雙扉鎖錦窩。溪聲不斷樹聲多。誰家種麥曾名嶺。今日尋梅且陟坡。萬里棟梁巢燕雀。四山風日養松蘿。園丁自飽栽花利。月給楊家得幾何。

慈明殿園　夢粱錄在清湖北。

水月園　咸淳志在大佛頭西。紹興中。高宗撥賜楊和王存中。御書水月二字。後復獻于御前。孝宗撥賜嗣秀王伯圭。中有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萬柳。燕遊者多集焉。武林舊事記有涵碧堂。玉林堂。皆御書。

范成大雨中集水月園　獻之今年不勝秋。天亦相憐病良苦。明更中秋法合涼。夜半行雲曉行雨。新州竹簟滑如冰。飢蚊倔強猶飛鳴。下牀早喜衣裳健。出門更覺山川明。曳履扶藜尋水月。不惜垂垂巾角折。竹間松下已凄然。御愛芳樽生暖熱。

樓鑰水月園　昔年杯飲憶來休。相將同上望湖樓。樓成忽已居平地。風月何曾識舊遊。更挈酒樽過水月。半塘詩興滿滄洲。春風共約新橋畔。遍拜雙龍萬斛舟。

方岳水月園　送別孤山步遶湖。闌干盡處倚菰蒲。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萬事不如歸自好。百年聊與醉爲徒。藕花初醒蓴絲老。喚住釣船鮨膩腴。

瓊花園　夢粱錄在褚家塘。都城紀勝云。延祥瓊花小隱並三朝臨幸。七修類稿云。瓊花維揚州有之。頹

葉八仙。宦者陳源取條枝接於八仙根上。今褚家塘瓊花園是也。留青日札地即春秋應忠宅也。

寓居考

范石湖寓　相傳在衆木巷。其地有橋名石灰。後因石湖寓此。亦名石湖橋。在今錢塘門駐防營內。

范成大客中呈幼度　手板踰衙意已慵。墨池書枕與無窮。醺泥深巷五更雨。吹酒小樓三面風。草色有無春最好。客心去住水長東。今朝合有家書到。昨夜燈花綴玉蟲。

次樂先生吳中見寄　官居門巷果園西。桃李成陰杏壓枝。知許年芳忙裏過。斬新今日試題詩。

考舊志衆木巷其東爲鳳皇嶺。萬歷杭州府志。衆安橋北塊西爲下瓦。爲泥堂巷。爲衆木巷。今衆安橋腳有鳳翔街。此即鳳翔之舊稱也。遊覽志云。衆木巷西通石湖橋。度其地已入營內。又考此橋。北出營門。即井字樓。

潘閬號逍遙。錢塘人。以詩名。宋咸平間。爲滁州參軍。卒于泗上。初在杭時。與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竟其骨歸葬焉。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最厚。著有逍遙集。今故里稱爲潘閬巷。在駐防營內。

楊誠齋寓　在蒲橋。見誠齋朝天集幼圃詩引。蒲橋在今鹽橋東。

楊萬里幼圃有引　蒲橋寓居庭有劉方石。而實以土者。小孫子藝花窠菜本其中。戲名幼圃。　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爲圃石爲墉。瑞香萱草一兩本。蔥葉蔊苗三四叢。稚子落成小金谷。蝸牛卜築別珠宮。也思日涉隨兒戲。一逕惟看蟻得通。　考夢粱錄鹽橋東一直。不通水旱橋名蒲橋。今橋已塞。改名蒲場巷。

劉國禮寓　楊萬里劉國禮傳云。余故人劉璣。字國禮。武臣也。余在朝列。國禮調臨安府寨官。居閒無以自食。家于湖州新市。久之臨安官期旣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去。不能爲國禮留也。

宋器之寓　在西馬塍。見馬塍稿。其寓西馬塍時詩云。嘉熙丁酉五月寓京邸熱。僑居西馬塍。

宋伯仁寓西馬塍　十畝荒林屋數間。門通小艇水灣環。人行遠路多嫌僻。我得安居卻稱閒。樽酒和忘前後約。一時雖盡兩中山。何時脫下浮名事。只與田翁篩往還。　考器之名伯仁。苕川詩人。著有雪巖集馬塍稿。

呂伯可寓　在西馬塍。伯可馬塍花窠詩註云。寓居臨安馬塍作。

呂午馬塍花窠　老子西塍住。今踰十載期。栽花成茂樹。種柳長高枝。移接從渠巧。傳誇到處知。踏頭挑買去。一一是過時。　考伯可名午。歙縣人。嘉定進士。官至起居史院。著竹坡類稿。

趙振文寓　在城北廂。按咸淳臨安志。城北廂在北關外。近西馬塍。

葉適詩。趙振文在城北廂兩月。無日不遊馬塍。作歌美之。請知振文者同賦。　馬塍東西花十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未識。酴醿縛籬金沙墻。薜荔樓閣山茶房。高花何曾千金値。

遙借不到官深藏。青鞵翩翩爲鶴袖。嚴房引前金將後。隨園摘蔬煎凍酥。小介移牀献春酒。陳通當傳昔弄兵。此地寂寞狐貍行。聖人有道賓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在若水住。肯扫榻囊搖下諾。無際滄波渺自分。有情綠蒲鷗偏聚。追逐風光天設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栽寶回。何如趙子穿花去。

周益公寓　在石灰橋。益公省齋稿。送光祿寺丞李德遠詣春祠詩。有長安城中初結綬。石灰橋畔還卜鄰之句。考石灰橋卽范石湖寓處。今觀益公詩。李德遠與益公先同寓于此。知當日此地必多官寓也。

康布寓　在吳山下。揮麈後錄。康宣仲布建炎初。自山陽避寇南來。攜鉅萬至臨安。寓居吳山下。陳通纂亂。悉爲劫掠。不遺一錢。考圖繪寶鑑。康布當枯木叢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于藍。自號射澤老人。畫松柏亦奇。杭州龍井板壁畫松石古木二眞。得意筆也。

王明清寓　在七寶山。王明清著有揮麈錄。其第三錄自序云。明淸廁跡蹕路。假居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

宋子寓　在靈芝寺。四朝聞見錄慶元二年。韓侂胄逐趙忠定。遂禁僞學。朱文公去國。寓居西湖靈芝寺。平江木川李杞獨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按古跡考。後人榜曰紫陽寓居。

周昭禮寓　在淸波門南。兩浙名賢錄云。煇字昭禮。淮海人。南渡後寓居淸波門南。著淸波雜志十四卷。考煇淸波雜志舊本張序作。煇。邦禮之子。麟昭之族姪也。其淸波別志云。煇侷居在後洋街。第宅擬于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其地也。

鄭起水南半隱　在長橋。起字叔起。原名震。號菊山翁。連江人。所南其子也。宋淳祐間居西湖。搆室于長橋。曰水南半隱。詳見心史。

鄭起卜居　久欲謀歸力不任。滓雲蹤跡漫巢林。功名未入屠龍手。貧賤當懷買鶴心。月下開門微雨過。樓頭聞笛二更深。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風閱古今。

杜北山宅　在趙院。北山名汝能。字叔謙。太后諸孫。居西湖之趙院。有能詩聲。

杜汝能秋日　寂寥籬戶入泉聲。不見山容亦自淸。數日雨晴秋草長。絲瓜沿上瓦牆生。

宋[illegible]漫鈔云。杜北山居錢唐之趙院。博學工詩。有聲。一日賓客成集。共賦湖上鷺鷥。北山得句云。閑立綠楊影。安眠紅藕花。坐客皆爲擱筆。

周弼寄杜北山　一曲小湖宿。幽居不厭貧。坐容幅子息。家就姊生鄰。移竹侵燈亂。雞花落逕頻。幾時吟得句。寄與豫章人。

金淵書堂　在積慶山。武林舊事。楊[illegible]金淵。號冰壑。嘗作書堂。積慶。永清二山右挹。小龍山在左。湖山在前。乃南北二峯之中。最高一山。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顏藏書閣。扁額等事以賜之。

金一之孫壁山房　在積慶山巔。一之名應桂。號孫壁。又號積慶山人。錢塘人。佩楚軒客談云。一之雅標

度。能識書。受知賈似道。晚居西湖。作孫壁山房。考癸辛雜志云。西湖四聖觀。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其色靑紅。金一之所居在積慶山。每夕觀之。無所差。凡若二十餘年矣。

考周密與一之同時。一之又號積慶山人。其居當屬積慶山無疑。舊志云。在風篁嶺。蓋因李彭老孫壁山房詞。有石邊埋雲風篁嘯晚。翠微高處幽居之句。不知風篁與積慶相鄰。彭老亦非專指風篁也。金淵與一之皆居是山。應是一家族姓。淵卒後。一之卽其書堂改築山房。亦未可知。附載俟考。

仇遠贈金孫壁　黃紙紅旗事已休。莫思人爵有鳴騶。天開東壁圖書府。人立西湖煙雨樓。林淺易尋和靖隱。菊荒容憶魏公遊。客來把玩新題扇。半似鍾繇半似歐。

胡月山吟屋　在蘇堤。

陳允平題胡月山吟屋　蘇公堤上路。日日課新吟。流水行花影。斜陽臥柳陰。斷橋春鳥樂。矮屋夜鳴琴。皎皎山門月。如君一片心。

葉紹翁東巷　在錢塘門外九曲城邊。紹翁字嗣宗。號靖逸。建安人。博學工詩。嘗居錢塘。卜隱西湖之濱。與葛無懷相唱和。著有靖逸小集。

葉紹翁自題寓居　雲補靑山缺。琴消白日長。鷗從雨外沒。蛇入樹間藏。客久衣常黑。顚搔髮半黃。墓多鄰舍少。此意自淒涼。無酒難留客。借書方入城。洗衣知水落。貪睡畏窗明。野竹藤纏殺。枯枝單寄生。十年林下隱。差覺世緣輕。

周端臣題葉靖逸東庵　一庵自隱古城邊。不是山林不市廛。落月半窗霜滿屋。臥聽宰相去朝天。詩見宋藝圃集。

黃順之送葉靖逸　山高積雪明。歲序冉以畢。佳人抱書去。西湖失顏色。淸夜獨慷慨。行坐步生棘。我有雙鯉魚。對之不敢食。

紹翁西湖秋晚　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隨鷗鷺過殘年。

紹翁幽居書事　窗開雙佛塔。水繞數漁家。酒擔寄鄰里。時平買釣車。黃開推伴鶴。樹老自成査。枕上聞心事。徒長插落花。

許棐附葉靖逸　借我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舉華覆似當風柱。氣味淸于著露蘭。朝士時將餘俸附。鄰家傳寄近詩刊。回看舊隱西湖上。誰伴沙鷗度歲寒。考九山城去菩提院不遠。此地爲南宋火葬之所。貴家甚多。故自題詩有墓多鄰舍少之句。瑞臣詩亦云。一庵自隱古城邊。至宰相朝天。蓋指賈秋壑而言。緣九山城在昭慶寺近葛嶺故也。據此則東庵當在九曲城邊無疑。

稚公升滄州集。菩提寺詩。一畝方塘幾劫灰。哭聲未了笑聲催。六橋煙柳相逢處。半是書提拭淚來。公自注。寺爲臨安人火葬之地。在錢塘門外。今廢。　雍正癸卯。張東扶偕厲樊榭。石貞石。癸巽居山。憩上方僧舍。見磨崖一石。僅尺許。老僧云。此碑三十年前。還有臥聽宰相去朝天周瑞臣題十一字。未盡剝落。據此。則上方菴卽名東菴矣。而古蹟考以爲在九曲城邊。恐誤。

葛無懷居　在葛嶺。無懷名天民。始為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有姬二人。一名如夢。一名如幻。詳見癸辛雜志。識周文璞詩。其居當近葛翁丹井。

趙師秀題葛翁小閣　樹色對疏檻。橫陳一片清。微風楊柳下。斜日竹稍明。此老無塵事。雙姝亦道情。客來憐素壁。題句不題名。

葉紹翁題葛無懷隱居　種竹成新列。移蘭即舊陰。老鐺猶有耳。古柳已無心。得句添杯滿。貪鑪到夜深。籌燈聊點校。春水沒衣砧。

周文璞過葛天民新居　為憶空山雨。因呼短髮楣。幅巾終日臥。侍女古時妝。鳥相殘林外。丹砂舊井旁。不留顧月盃。只據淨明牀。湖鏡秋容淡。雲莊晚磬香。汲泉須透脈。種梨便成行。便鶴過村店。攜犁上對航。極知秦外史。全似賀知章。對佛稱居士。翻經謝法王。自將詩檢校。猶與竹商量。堅我蒲無賴。非公不作狂。莫移松下石。老子要乘涼。

葛天民自題小隱　水柏荒籬外。山擋落照邊。稚雅乘領去。鳴櫓伴鷗眠。思淡秋雲薄。情高隴月圓。武陵知避世。初不為求仙。

薛師石贈葛天民　逃禪已得計。易姓豈云非。自覺身如幻。常人見亦稀。亭邊看荷葉。樓上掛簑衣。幾夜蘇堤月。隨君曳影歸。

葉紹翁賦葛天民栽草　葉礙漁舟入。叢分水閣寬。低個藏萋渚。彷彿釣魚竿。溜戶和萍送。溪翁當竹看。所憐知許節。不耐雪霜寒。

姜石帚寓　在水磨頭。石帚名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嘗館于水磨方氏。按水磨頭游覽志稱為小溜水橋。在石函。聖堂兩閘之中。亦名中龍閘。（吳文英夢窗丁稿三姝媚過姜白石館水磨方氏）

姜夔寓居詩　湖上風恬月淡時。臥看雲影入玻璃。輕舟忽向窗前過。搖落青蘆一兩枝。　秋雲低結亂山愁。千頃銀塘不礙流。堤畔畫船堤上馬。綠楊風裏兩悠悠。　處士風流不並時。移家相近亦相依。夜凉一舸孤山下。林黑草深螢火飛。　臥榻看山綠漲天。角門長泊釣魚船。而今漸欲拋塵事。未了菟裘一悵然。

又臨安旅邸。答蘇虞叟絕句　垂楊風雨小樓寒。宋玉秋詞不忍看。萬里青山無處隱。可憐投老客長安。

葛天民清明訪白石不值　花薺懸燈柳插簷。老懷那得似傷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

高菊磵寓　在孤山。見宰若集。菊磵名翥。字九萬。姚江人。其喜杜仲高移居詩有我亦買山湖上住之句。知其曾居湖上也。考淳祐元年。菊磵卒湖上。

宋伯仁訪高菊磵　可惜吳中不見君。短篷空載一溪雲。知君已到孤山下。日日梅花酒半醺。

孫花翁隱居　翁名惟信。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居婺。光宗時棄官。隱西湖。詳見後村所作墓誌。據伯仁詩。其居當近蘇堤。

宋伯仁尋孫花翁　東風吹雨濕西湖。未許蘇堤酒醆沽。試向花翁問花信。不知花似去年無。

周弼孫季蕃故居　笑語失依乖。人誰不愴懷。夢殘秋雨寺。魂散夕陽街。缺甕精煎藥。乾爐頻燒柴。風流何必葬。更擬菊花埋。

杜範次花翁冬日韻　翛然僧舍一柴扉。淡泊如君眼底稀。山澤肯為仙骨瘦。塵懷自得遯身肥。有詩盈帙遺空囊。無酒留貧典故衣。一棹楮山風雪裏。便應興盡雪中歸。

趙紫芝寓　紫芝名師秀。永嘉人。以詩與翁卷。徐照。徐璣。號永嘉四靈。游覽志師秀旅寓杭州。有終焉之志。戀戀西湖。以終其生。觀港小只通閒客棹。及柳邊船步水句。應在湖濱。

趙師秀借居湖上　出仕歸來貧似舊。借園偶近聖橋居。縱觀不用春攜酒。清坐何妨夜讀書。港小只通閒客棹。樹低多礙故人車。向時塵裏緣塵土。久欲湖邊住歲餘。

師秀柳下書齋　轉曲認幽棲。齋名壁上題。柳邊船步水。草出瓦溝泥。鶯靜拋書册。鈎閒倚杖藜。誰知烟城外。宛是武林溪。

薛夢桂方厓小隱　在五雲山。浩然齋雅談。夢桂字叔載。號梯飈。永嘉人。南宋時擢高科。通京籍。風度清遠。所居西湖五雲山曰隔凡關。曰林壑甕。通命之曰方厓小隱。諸名士莫不納交焉。儷語古文。詞筆皆飄落。不時詩也。

韓仲止寓　在五雲山南澗。仲止名淲。號澗泉。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即歸信上。工詩。與徐文卿斯遠。趙昌父齊名。著澗泉集。曾寓五雲山之南澗。見宋詩紀事。

翁卷南澗尋韓仲止不遇　樹樹有佳色。山蟬不住吟。掬泉南澗水。清若主人心。屋上雲飛冷。籬根薛積深。留詩在巖壁。明日更相尋。

徐文卿南澗小飲夜過崇德次仲止韻　嫩柳行邊行木匯。落梅香裏立多時。一杯徑醉歸來晚。江上冷傳瘦影隨。

劉松年宅　在清波門。錢唐志補云。松年畫院學士。紹熙年待詔畫院。師張敦禮。工人物山水。後名過于師。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世稱闇門劉。蓋清波門亦名闇門。

孫靖菴映雪齋　在西湖上。有號靖菴者。前明孫學居遠祖。作之杞縣人。隨蹕南渡。居武林。仁宗延祐初。曾舉鄉試。後辟行省為迪功郎。上饒縣錄事。歸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元末浙東亂。避于松江。見眉公孫學居傳。學居高情逸致。畫為人所寶。不知其祖乃杭人也。

衛涇寓　在六和塔。四朝聞見錄。衛涇字清叔。自魚峽淶名。不入國門。翱翔於江上之六合塔。蓋六和塔南宋時。亦稱六合也。（涇著後樂集二十卷。讀其奏疏。直節凜然。不徒以文見長。）

馬翔仲寓　在六和塔。癸辛雜志云。咸淳甲戌之夏。丞相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甚疾危。不可即途。寓于六和塔。予受公知。聞日必出聞之。時公僵臥小榻。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翔仲家有碧梧。又自號玩芳。故其所著集名碧梧玩芳集。）

郭子度居　近禁苑。

許棐書郭子度壁　禁苑精廬是切鄰。衣巾雖舊不沾塵。鐘魚聲裡吟連曉。花柳香中醉過春。和土種泥燒藥灶。買絲親接釣魚綸。繞湖十萬人家住。如此清閑有幾人。

朱少章寓　在錢塘門白龜池。兩浙名賢錄。弁字少章。婺源人。高宗遣使問安兩宮。爲通問使。十二年和議成。始得歸。獻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所述北方事狀。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宋幾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居。

徐度居　在侍郎橋。揮麈錄云。徐丈敦立爲武卿。明清偶訪之。坐間問曰。度今此居侍郎橋。何耶。明清曰應以仁宗朝郎簡。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橋。兩朝國史本傳。簡字簡之。王荊公有寄郎簡之詩。敦立大喜曰。博聞如此。可謂俊人矣。

考敦立名度。作御塘編侍郎橋。夢粱錄云。在羅漢洞巷對。按羅漢洞巷近清河坊。疑今之惠明巷。萬曆杭州府志云。侍郎橋在旗纛廟西。今塞。余按此橋與普濟。施家兩橋相接。當在今內行宮前。

張子韶凌季文居　在清湖河。今俗名運司河。咸淳臨安志云。張九成。錢唐人。徙居鹽官。老學庵筆記。高宗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皆臨安。時以爲氣運所在。考夢粱錄記人物云。張九成字子韶。凌景夏字季文。並舉二人。與玉照志所云相符。玉照新志云。張子韶與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妝楚楚。因縱步覘之。當不及踖。至登過處。忽見回顧二人而笑。真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竟涉水西而東。二人驚駭而退。

杜仲高寓　在清湖河。仲高名旟。蘭谿人。著癖齋小集。與兄伯高。弟叔高。季高。幼高負時名。人稱金華五高。旟遊行省不歸。由城外移居清河。見高菊磵集。

杜旟旅館書懷。呈陳秘監二首。結樓臨交河。嵐樹映疏櫺。朱闌俯長衢。開簾出娉婷。修蛾接青顰。明眸燦流星。急管催飛觴。歌聲入青冥。中宵遞明發。燈燭光熒熒。嗟爾幽窗下。書生抱遺經。我昔別家時。父母向我言。道塗多風波。願兒早言旋。客游不稱意。欲歸心悵然。弱翮乘高風。吹墮青天邊。白雲時往還。念念淚泫泫。安得河畔草。化作堂前萱。

高翥喜杜仲高移居清湖　笑移雞犬入城居。無復游從嘆闊疏。河水通船堪載酒。桐陰近屋可修書。飯香猶憶辛田米。（稱辛田爲仲高湖山叫。仲高田有辛田記）羹美何慚丙穴魚。我亦買山湖上住。劫芹時擬貫園蔬。

武適安寓　在清湖河。適安名衍。字朝宗。汴人。以詩名業。寶慶間有適安藏拙稿。方萬里稱其詩情致亹亹。多有可筆于丹青者。所居有池亭竹木之勝。命曰適安。即以自號。

武衍次韻答菊莊湯伯起　數方疏地一方池。吾愛吾廬只自知。盧橘補交楊柳缺。櫻紅掩上藕花遲。翠陰團合疑無日。涼意蕭疏賸有詩。若欲重來須更待。嫩烟浮動晚晴時。

陳起題適安清湖寓居　薰風軒檻趁晴開。鬱鬱桐陰手自栽。二水合流當戶過。一山分影入樓來。琴邊良友時揮弄。詩欲名家巧翦裁。可羨一廛安所適。紛紛車馬溷黃埃。

程泰之讀書處　在長耳相院。二老堂雜記云。壬午三日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聖壽寺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奕于山亭。小酌而去。泰之名大昌。官龍圖閣直學士。

葉延年寓居　在湖上雪江書堂。紫宸偶筆云。葉延年。吳興人。淳熙中官富陽主簿。寄寓湖上之雪江書堂。有句云。一夜西風驚客枕。滿堤楊柳作秋聲。胡賓良佐與之善。何子梅道之。

岳珂寓　在三橋。亦稱三橋子。珂字肅之。號倦翁。武穆孫。霖之子。著玉楮集。金陀粹編。北宋宮詞百首。倦翁故居玉楮。有初還故居詩。按詩語在宮亭西。

岳珂夢何留三橋旅邸　天上歸來打六更。夢回搔首正瞢騰。玉繩初上三橋月。綵綵猶明九市燈。聲徹銅鉦催勘箭。影斜金鵲在觚棱。帝鄉東望重回首。佳氣何時到五陵。

岳珂初還故居　元是廬山英道姿。宮亭西畔諾衡茅。盟鷗似怯經新浪。歸鶴還知宿故巢。一招種述衣可製。萬竿脫籜杖輕敲。不須海若猶然笑。乞與杯棠樂茶坳。

方虛谷寓　在三橋。虛谷名回。字萬里。徽人也。寓杭之三橋旅樓。有二牌。曰周勝雪。劉玉瑠。方遊金陵。勝雪者爲豪客挾去。方歸。悵惘作詩。有鶺鴒龍開綵索寬。一朝飛去爲誰歡之句。詳見癸辛雜志。

方回大雪出三橋寓樓　凍雀愁鷹黙不譁。漫天浩蕩逐風斜。映樓橫過三千丈。接尾平鋪十萬家。靜夜有窗皆貯月。凍空無樹不開花。詩成欲撚冰須斷。聊舉深杯吝歲華。

何澉寓　在三橋。夷堅志載括蒼何澉。淳熙間赴省試。館三橋旅邸。揭榜之夕。有登橋聽響卜事。考夢粱錄云。韓府南曰第嘛橋。次曰三橋子。是三橋子之名。由來已久。錢塘縣志稱三橋俗名三橋子。特未深考耳。

張斐寓　在宗陽宮。張斐字子昭。嗜書力學。宋亡。不求仕進。隱跡宗陽宮。時從故宮老校。搜訪宋代遺事。凡朝廷。宗廟。宮室。輿服。朝會。宴享之事。咸得其詳。所著有雜濟錄。德壽宮紀略。見宗陽宮志。

周密故居　在曲阜橋。密字公謹。其所著浩然齋雅談云。余家向有小齋在杭之曲阜橋。每夕五鼓。聞阜朝傳呼之聲。雖大風雨雪中亦然。於是嘆虛名之役人也如此。既而壁間得一絕云。霜拂金鞍玉墜腰。鄰雞催喚紫宸朝。爭如林下飽清夢。殘月半窗松影搖。頗得予心之同。按舊志曲阜橋近紅蓮花白蓮花橋。今入駐防營。

周密癸辛街居　在楊和王府側。大滌洞天記。癸辛街楊府雲洞園。有茂林修竹之趣。剡源文鈔周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大受和武恭王之諸孫。其居先世引外湖之泉以爲流觴曲水。大受指其地之西偏以居公謹。故公謹遂爲杭人。其地爲癸辛街。因作癸辛雜志。考楊和王建子第于府側。取癸辛向其門巷曰癸辛街。據遊覽志云。和王府在玉蓮堂北。按玉蓮堂在錢塘門稍南。剡源文鈔又云。引湖水入城。當在湧金門與錢塘門相接處。與今營內洪福橋近。

陳隨隱寓　近宮禁。隨隱名世崇。字伯仁。崇仁人。陳郁之子。隨父入宮禁。乃充東宮講堂說書。後任皐城司檢法。其寓近宮禁。著隨隱漫錄。

劉壺朝贈陳伯仁詩　坎止流行只任天。吟邊新傍紫薇邊。夜窗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橫御柳烟。五字有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名念。卻恐功名逼少年。

　米元暉寓居　蘭亭續考。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蠏甫翁米元暉在行朝天慶觀東。私居之。

陳宗之居　在睦親坊。今弼教坊。方虛谷瀛奎律髓注。陳起字宗之。能詩。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居睦親坊。賣書開肆。自稱陳道人。余向至行在所。猶識其人。今近四十年。肆燬人亡。不可見矣。考宗之係錢唐人。寧宗時鄉貢第一。時稱陳解元。事母至孝。居睦親坊。開肆鬻書以奉母。嘗取江湖間名人小集數十家。選為江湖集。時史彌遠當國。起有詩云。秋雨梧桐王子府。春風楊柳太師橋。寶慶初。李知孝為言官。見之彈章。于是江湖之士。同獲罪者六人。而起坐流配焉。

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詩　四圍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門對官河水。檐依柳樹陰。每留名士飲。屢索老夫吟。最感書燒盡。時容借檢尋。

鄭斯立贈陳宗之　昔人耽隱約。居沽身亦安。矧伊叢古書。枕藉于其間。讀書博詩趣。鬻書奉親歡。君能有此樂。冷淡世所難。我本抱孤尚。為貧試彈冠。欲知南薰琴。秋風斂成寒。恬分無外想。臆有日再閒。閱書于市廛。得君鶴思寬。誦其所為詩。刻苦雕肺肝。陶韋淡不俗。郊島深以艱。君勇欲兼之。且苦夜辛酸。京華聲利窟。車馬如浪翻。淡妝誰為容。古曲誰為彈。桐陰覆月色。靜夜獨往還。人皆掉臂過。我自刮眼看。百年適志耳。豈必身是官。不見林和靖。清名載孤山。

劉克莊贈陳起　陳侯生長紛華地。卻以芸香自沐薰。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將軍。雨檐兀坐忘春去。雪案清談至夜分。何日我閒君閉肆。扁舟同泛北山雲。

葉茵贈陳芸居　氣貌老成聞見熟。江湖指作定南鍼。得書授與世人讀。選句長教野客吟。宮貴天街分耳目。清閒地位當山林。料君閱遍興亡事。坐對爐熏一片心。

張弋夏從陳宗之借書偶成　自從春去後。少有出柴扉。樹暗鶯巢穩。簷築燕跡稀。憶山慵有夢。當暑詠無衣。案上堆書滿。多應借得歸。

考師秀詩有門對官河水句。其書肆當在今弼教坊棚橋河邊。又按南宋六十家小集。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者。錢唐陳思兌集。故人稱起為陳道人。稱思為小陳道人。

　南宋臨安書籍鋪著名者三人。皆隸錢唐。而兩陳又都以售書賈禍。又都以道人稱。一為陳思。號刻兩宋名賢小集者尾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籍鋪是也。一為陳起。自稱陳道人。在睦親坊開書肆。能詩。江湖詩人多與之游。一為小陳道人。亦賣書者。為賈似道編管。

閨秀朱淑貞居　在大瓦巷。淑貞錢唐人。著斷腸集。世居桃村。能詩。嫁為市井民妻。不得志沒。和傳有故居在大瓦巷。按大瓦巷北通寶康巷。又為駐防地。與積善坊。灰團巷近。今又改為民居。

朱師古小樓　在城內。近西湖處。楊誠齋朝天集有正月二十四日朱師古少卿招飲小樓看燈二絕句。

宋詩紀事。師古閩人。孝宗朝著作郎。

楊萬里朱師古小樓看燈　其二　南北高峯醒醉眸。市喧都寂似岩幽。昔言去歲西湖雨。城外荷聲盡入樓。

陳經宅　在萬松嶺。宋濂陳大倫墓碣云。其先宋國子助教旦自宣城徙杭之萬松嶺。旦生經。字公定。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

陳文肅公寓　在貓兒橋。文肅名文龍。字志忠。一字君賚。興化軍人。咸淳四年廷對第一。累登知政事。三柳軒雜志云。陳文龍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之。至杭。病卒於杭之貓兒橋巷。

　貓兒橋本平津橋也。東坡申三省狀已呼貓兒橋。是宋時已有此名。非盡後人之誤也。

考本傳興化軍降元。被執。合沙不屈死。蓋因文肅公有元兵俘至合沙詩。寄仲子七律。故不言生縛至杭也。今西湖葛嶺智果寺旁有陳文肅公墓。其卒于杭可信。當從三柳軒雜志。

　湖山便覽云。公葬之次日。墓上忽生刺竹。人以為忠義所感。

謝翱寓　嘗近沂王園。宋詩紀事。翱乙未八月寓杭。終于婦劉氏舍。方鳳謝皋羽行狀。甲午寓杭。劉氏妻以女。至是賃屋西湖。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由睦之杭。肺病作。八月壬子終。考胡翰謝翱傳云。居睦塘病革。語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後友人方鳳。吳思齊。鄧牧。歸骨葬于釣臺。從初志也。

　明旌德觀志。謝翱傳至元甲午來杭。家湖上。乙未歿。年四十七。方鳳。吳思齊殮葬之于嚴陵臺南。初。翱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鳳遂為築許劍亭于墓右。

謝翱廢居行　海濤翻空秋草短。白蛇入窗吸夜卵。繼年廢尾無居人。孕婦夜向船中產。歸來多雨曰生魚。穴蟲祝子滿戶楓。綿家抬尾供官役。買得沂王園令宅。

俞商卿居　在九里松商卿名灝。世居杭。紹熙四年進士。東淮宣撫邱宓令理宗寶慶二年致仕。築室九里松。自號青松居士。有詩詞集。

俞灝湖堤晚行　暝色似從草色生。管絃羅綺盡歸城。不應閒卻孤山路。我自扶藜月下行。

俞知閣宅　在雲棲寺。雲棲紀事云。建寺時掘地得斷碑。題曰宋臨龍余知閣宅。界旁爛石間。隱隱有詩。

　蓋知閣諱灤。甫渡。因家于此。

鄭渭濱寓　在孤山四聖觀。渭濱與徐集孫。杜北山相唱和。見也孫所吟稿。

徐集孫春日訪四聖觀鄭渭濱　訪渠孤山去。桃花觀裡春。迎香開道室。借酒酌吟人。琴操音還古。盤蔬味御真。斜陽各分散。一水隔紅塵。

又休日招李山房。杜北山。訪渭濱。秋浦于孤山。即席用韻　凜凜仙風迥對四。徘徊懷古事茫然。眼空湖海無塵累。身在蓬萊有宿緣。孤嶼遍尋儲鶴地。偏提自汲煮茶泉。詩家來屬通詩譜。不枉微官住日邊。

鄰林孤山訪鄭渭濱不值　寂寞石牽蘿。香雲撥不開。多知騎鶴去。自欲買舟來。對岸春回草。山亭雨謝

梅。恨人成悵惘。日暮惜空回。

周弼寓 在唐棲寺。弼字伯弼。汶陽人。文璞子。博聞強記。有俊聲。嘉定間登進士。官江夏。著有端平集二十卷。集中有留別唐棲雲泉上人。及留題唐棲寺詩。

周弼留別唐棲雲泉上人 水宿唐棲寺。何緣更汝旬。千山今日路。三杖異鄉人。小殿眠身佛。空廊折臂神。歸時重作禮。又拂一牀塵。

又留題唐棲寺 僧房十日相留戀。爲杖生寒未到家。插岸斷冰妨蕩槳。入簷飛雪助煎茶。香凝穴碎逃秋蟻。苔殿巢翻失暮鴉。惟有溪梅最禁耐。傍籬爭發向陽花。

姚鏞寓 未詳定處。鏞字希聲。一字敬菴。號雪篷。剡溪人。嘉定進士。爲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著雪篷稿。賃宅詩有及春游帝里。賃宅是吾家之句。

姚鏞賃宅詩 及春游帝里。賃宅是吾家。雨溜生春艸。風牀受落花。病多添老懶。虛喜遠紛華。時與幽人過。燒香煮茗芽。

駱秀才故廬 在合澗橋。見橘潭詩稿。

何應龍題駱秀才昔故廬詩 家在西湖合澗橋。短籬園得數椽茆。歸來頗費支撐力。看見春風燕子巢。

葛起耕寓 未詳定處。起耕字君顧。丹陽人。陳起選其詩入江湖集。

葛起耕秋寓都城。次趙若瑞韻 催破橙香蓉菊黃。快斟新酒潤詩腸。雁拖爽色橫秋水。鴉帶寒聲噪夕陽。萬事莫如花下醉。百年渾似夢中狂。登高休負湖山約。約買扁舟載艷妝。

錢謙齋新居 在杭城外。謙齋南宋人。見梅屋集。

許棐錢謙齋新居 住破吳松江上屋。杭州城外結新廬。未尋陸羽烹茶具。先借淵明種菊鋤。山入樓中成好句。月來窗下伴殘書。御街車馬無行處。誰肯抽身覓退居。

黃佑甫寓 在湖山。見靖逸小稿。寄湖上黃教授佑甫。門幽緣近寺。官冷不成家。樓借山爲障。風吹水作花。詩方餘北硯。經又節南華。聞說新雛鳳。賓來解喚茶。

程珌寓 珌字懷古。休寧人。寧宗時除宗正簿。尋直學士院。理宗初。兼侍讀。除禮部尚書。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吳克仁俱焉。有詩紀事。見洺水集。

陳允平旅舍 地未詳。允平字衡仲。又字君衡。號西麓。鄞縣人。試上舍不遇。放情山水。著西麓小稿。[illegible]是其旅舍。

陳允平錢唐旅舍 雲山千萬疊。身事恨悠悠。客鬢秋風急。鄉心夜雨愁。蛩鳴鄰寺壁。雁過隔湖樓。目送千帆遠。長江空自流。

徐集孫寓 在湖上。近北山。集孫字義夫。建安人。理宗時。常仕于浙。西湖題詠尤多。著竹所吟稿二卷。其謝林可山序詩。不枉西湖住兩年。又有孤山在望何時幸。問訊梅花策瘦藤之句。

徐集孫杜北山同石峯僧來訪 梅花同伴瘦。一瘦有誰過。歲事那堪晚。心期未易多。杯深和月吸。硯冷

帶冰磨。山暝歸鴉急。相分獨奈何。

又鄭渭濱過訪兩社。北山諸友繼至。借乎招石峯。月溪二僧不來。 未見南枝與北枝。一詩誰可語襟期。不嫌添客重行酒。所欠催僧共說詩。竹影因風和雀動。水聲帶雨咽鷗疑。黃昏緊閉寒扉坐。自展草編對伏羲。

吳龍翰寓 地未詳。龍翰字式賢。新安人。宋亡。不仕。著古梅吟稿。

吳龍翰京城寓居春日 春城庭院柳風輕。簾影瑲瑲愛晚晴。紅日半窗吟夢覺。咿唔牆外賣花聲。

汪莘寓 在湖上。莘字叔耕。休寧人。卓犖負俊才。嘉定間。應直言詔。書上不報。楊慈湖稱其皆發國愛君之言。晚年結廬柳塘。自號方壺居士。稿中有西湖閒居詩。

汪莘夏日西湖閒居 急管繁絃擁組紃。何人靜眼對湖山。從來水面無留暑。多在殘蒲落照間。 修竹祠堂曲水濱。寒泉菊遲久埃塵。道傍車馬無心到。似我頻來有幾人。 醉把青荷當翁笠。亂披荷葉作簑衣。漁翁家在蓬瀛上。欲覓遙舟一葉歸。 扇帶嚼來殊解渴。花香聞得亦忘飢。幽人不起槐花課。收得西湖幾句詩。

俞桂居 地未詳。桂字晞郄。錢唐人。紹興五年進士。常出守海鹽。仕後。有寓京二絕。曾與吳惟信。陳起以詩文相往復。著有漁溪詩稿。所居名東山。今已不可問矣。

俞桂寓京 一官漫落笑如初。只合空山去讀書。不稼不漁無活計。漫將名字玷公車。 車馬紛紛厭軟紅。湖邊秋意屬西風。木犀初放荷花老。買個船兒學釣翁。桂字晞郄。仁和人。見宋詩紀事。

俞桂東山 東山隨分作生涯。即是清高隱者家。粗有小園供日涉。不愁無地種梅花。

吳惟信寓 惟信字仲孚。霅川人。居華亭白鶴村。詩名籍甚。著菊潭集。在臨安移居郎事詩。有隨分長安辦一廛之句。

吳惟信移居郎事 山移無復昔人賢。隨分長安辦一廛。捕蜜敢言天下事。閉門堪可夢中眠。擔瓶與客同沽酒。挨綆過鄰自汲泉。到此始知閒是福。居山未必似居廛。

半湖樓 在湖上。見朱繼芳靜佳龍尋稿。陳允平四明人。詩中四明仙客。疑是允平寓樓。

朱繼芳和秋房題半湖樓 天目飛來第幾峯。峯前落屋府虛空。濕雲低亞勾欄角。缺月斜窺戶牖中。一水東西添柳岸。兩山南北欠樵風。作家欲作千年計。明刻陰晴便不同。 四明仙客此樓居。坐這西湖壓鑑湖。曾謂家僮欺賀老。不如沙鶴認林逋。淸根釣水知深淺。柳外行人乍有無。此坐天公慨多取。只分一半與吾徒。

陶處士水竹居 處士忘其名。西湖百詠注。陶家廟在留下禁酒牌後。宋理宗朝。有陶處士隱此。建水竹居。

胡仲參寓 地近城。參字希道。清源人。負才遊京師。所與居交。皆一時知名士。著有竹莊小稿。

夜坐與伯氏萃制對床。賦江湖詩偶成。 對床因話弟兄情。話到山林世念輕。几上江湖詩一卷。窗前

燈火夜三更。茶經未展人先爽。香片纔燒味較清。吟能忽聞城角動。石橋霜曉有人行。

夜來聞甘性之邱君就二叟隔樓吟聲不絕以詩柬之。　看月歸來深閉門。衾寒時倚博山溫。隔樓忽過吟聲苦。引得清愁入夢魂。

陳紫芝居　在北高峯東。按靈隱寺志。紫芝名崇眞。閩人。咸淳間。卜居北高峯東。俗名靈化山。新嶠有廳。賜號冲素眞人。後卒閩。瘗劍靈隱雷院後。

黃謩寓　在湖上南北山間。宏簡錄。謩嘗從朱子學。累官大理寺簿。憤時不樂。閒行西湖。慨然曰。吾昔住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品題。今無復情況何耶。

陳淵寓　淵字知默。號默堂。沙縣人。瓘之猶子也。著有默堂集。寄伯思詩。有鳳凰山下薖齋句。當近大內。

錢唐學中寄伯思六言詩　鄙伍亭前歸路。鳳凰山下薖齋。我自無聊不住。君如有意重來。

俞塘隱寓　括蒼俞文豹。字文蔚。號塘隱。淳祐三年。其自序吹劍錄云。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四十年。今倦遊寓居京國。心迹稍寧。掩關守泊。條理故習。以昔所聞與今所得。信筆錄此。

何應龍居　近山。應龍字子翔。號橘潭。錢唐人。嘉泰進士。曾知漢州。著有橘潭詩稿。藥中有居家小園二絕句。

居家到底勝居官。喚鳥聲中晝掩關。待得小園花落盡。更須攜酒對青山。　地占方方十丈寬。已栽花木四時看。客來莫笑生涯淡。窗外新添竹數竿。

李性傳居　在李博士橋。考性傳字成之。嘉定四年舉進士。進對。有崇尙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邇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後官至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太保。爲武學博士時。居此巷。以修武志。故名其橋曰博士橋。巷曰武志坊巷。

李賁文寓　在南湖。見張弋秋江煙草。按文名未考。亦詩人也。

張弋李賁文移居　能詩留幕府。借宅近南湖。吏去少公事。客來多釣徒。幸爲今夜雨。梅發去年柯。謝我同州住。和過路不迂。

黃由寓樓　在天井街。即今小井巷。夷堅志。淳熙辛丑。平江黃枚辭來臨安。赴特恩試。寓于天井街。其子由共處一樓上。由既預貢闈。正奏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轟然起。震動樓居。群語子由曰。雷威氣儀。可畏如此。自揣父子生平無他過惡。遂掩戶而坐。鄰客多徙避他舍。凡五夜乃息。未幾。由廷對爲第一人。

周紫芝寓　在西湖上。紫芝字少隱。宣城人。紹興中。居黟陽山。兩以鄉貢赴禮部。俱下第。力學益苦。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人出身。歷官右司員外郎。出知興國軍。秩滿。奉祠歸居廬山。著有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湖居無事日課小詩　茶了詩窗假後杯。兒曹未熟急須催。鳥于花外喚客出。山自眼前將句來。　老向華胥占一窗。無心更夢小行廊。城居可是湖居好。詩味頗隨茶味長。

又湖居春曉　雨後春湖拍拍流。近門誰繫兩三舟。水邊寒從飛雙燕。柳外斜陽臥一牛。　數日東風緊閉門。小桃知有一枝新。花飛不復到老眼。可是春寒欺得人。

又將別湖居二首　昔來常恨武林遊。來作西湖樹下僧。又作移家新活計。琢磨行腳似枯藤。　西子湖邊一短簷。幾年和雨看湖光。青山換得微官去。魚鳥應須笑殺郎。

程迥居　在前洋街。咸淳志。程迥。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閉戶。一日有如燕自外飛入。倚着堂壁。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自言玉眞娘子。至期年飛去。不知所在。余考宋史儒林傳。迥字可久。應天府人。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唐。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歷揚州泰興尉。前洋之居。殆就學錢唐時曾居于此。

留昭文隱居　在花村。見攻媿集。

樓鑰訪留昭文于花村山間不得見　黃扉處士掩松關。小立松風去住難。可嘆山中眞宰相。未容神武掛衣冠。

倪正甫寓　在新橋衖封椿家寺院。見經鉏堂雜志。宋史正甫名思。湖州歸安縣人。乾道二年進士。博學宏詞科。仕至尙書。立朝屢著直言。顧于韓侂冑。後史彌遠拜右丞相。以僭論麻制罷職。久之。除寶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贈文節。著有經鉏堂雜志。

史達祖寓　在西湖西山下。達祖字邦卿。其先汴人。姜白石稱其詞奇秀淸逸。張功甫云。織綃泉底。去塵眼中。著梅溪詞二卷。集中西湖月下詞。有同住西山下之句。考西山即靈隱山。明永樂間。王洪有遊西山記。載靈隱志。

史達祖西湖月下調賀新郎詞　同住西山下。是天地中間愛酒。能詩之社。船向西陵佳處放。盡世必無知者。暑不到。雪宮風榭。楚竹忽然呼月上。被東西幾葉雲縈惹。雲散去。笑癡能。　清樽莫爲嬋娟瀉。爲狂吟。醉舞披失。借人風雅。踏碎橋邊楊柳影。不聽漁樵閒話。更欲舉。空杯相謝。北斗以南知有幾。想吾曹便是神仙也。問今夜。是何夜。

王繼先居　在豐樂橋。繼先占豐樂橋官地。屋宇雄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按繼先係醫官。顯仁太后御慈寧宮。服其藥隨愈。優游宋朝幾二十年。尅副高宗孝之意。賜於宅傍闢一別館。有臨安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畜金粉之。令妓女時作歌舞。開禧聖升遐。乃令妓女舞而不歌。舉手頓足爲戲。名爲啞樂。又於湖州依館別觀大第。自都下載見錢二十萬貫。前往排垛。謂之鎮宅錢。已而繼先恃寵。舉朝阿附。至有稱門生者。太后上仙。訖謫福州卒。事見白獺髓。三朝北盟會編。

董靜傳書樓　在孤山。張炎山中白雲詞。有自東越遊西湖。依靜傳叢高士書樓詞。叢名嗣杲。寄跡黃冠。著有西湖百詠。

仇遠董靜傳掛冠孤山四聖觀詩　靜棲秋深洗荷衣。閒隨孤山隻鶴隨。得酒可謀千日醉。掛冠猶恨十年遲。雲和家有仙人譜。石鼎今無道士詩。莫對梅花談世事。此花曾見太平時。

胡穉江講堂　武林舊事云。在箭圓橋。淳祐中。婺州布衣胡佚充三賢堂長。從講於此。佚號穉江。著有錦

叢集。

何處龍涔胡雪江 借得官亭小假船。六橋風月友三賢。芙蓉未發荷花老。一點詩情若箇邊。

南宋古蹟考。為郭西朱青湖先生著也。嘉慶丙辰仲冬。郭西不戒於火。先生室廬卒被是災。而古蹟考一書。竟為灰燼。當時先生扼腕長嘆。謂不及錄副為憾。此册僅存城郭。宮殿。園囿。寓居四考。實全書中鱗甲耳。乃先生門弟子徐鍼傳鈔時。所錄之。己卯長夏。余授經闠門俞氏。借閱是書。愛其條分縷析。大有助於吾鄉掌故。惜其中有未滿意於不佞者。如清湖河一條。考中顯指運司河一渠。未免鑿矣。不知周淙淳祐臨安志。載清湖河自流福溝引湖水入城。泓澄東流。至衆安橋而止。嘗謂清湖。又按陳宗之題武衍寓居清湖河詩云。二水合流當戶過。一山分影入樓來。以近日形勢考之。當在今駐防營八字橋左右為是。而清湖河之名。於是乎有左證。今運司河安得有二水合流之蹟乎。豈先生未觀淳祐志耶。抑削而不書耶。惜九京已往。質證無由。不敢以私意阿先生者。實欲傳之無窮。為後代脩志者采擇焉。因不揣譾劣。略有增注。重錄淨本。方之吉光片羽。不啻與徐子共相欣賞也。嘉慶己卯又四月上澣吟竹鈕成跋。

南宋古蹟考跋

乙未冬。薄游武林。於書肆中偶得朱青湖南宋古蹟考二卷。据鈕吟竹跋係煨燼之餘。然摭拾舊聞。頗資訪古。其寓居一門。尤詳核。足補志乘所闕略。眉間有吟竹增訂數條。評朱君之失。輒中窾要。今低三字附之。異日重游西泠。流連弔古。且執此編為左券也。雪樵。

元故宮遺錄

蕭洵編

元故宮遺錄序

故宮遺錄者。廬陵蕭洵之所撰也。革命之初。任工部郎中。奉命隨大臣至北平毀元舊都。因得徧閱經歷。凡門闕樓臺殿宇之美麗深邃。闌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峯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祕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一何盛哉。自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觀此編者。如身入千門萬戶、躡登金馬。歷玉階。高明華麗。雖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尤不足以喻其境也。洵因宰湖之長興。將鋟諸梓而不果。遂傳於是邦。余因館於呂山。友人高叔顒氏出以示余。因假而錄之。以遺好奇之士云。時洪武丙子花朝日。松陵生吳節伯度序。

故宮遺錄

清　廬陵虎溪蕭洵編

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門內。數二（一作十）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皆琢龍鳳祥雲。明瑩如玉。橋下有四白石龍。擎戴水中甚壯。繞橋盡高柳。鬱鬱萬株。遠與內城西宮海子相望。度橋可二百步。爲崇天門。門分爲五。總建闕樓。其上翼爲回廊。低連兩觀。觀（觀一字樓）下旁出爲十字角樓。高下三級。兩傍各去午門百餘步。有掖門。皆崇高閣。內城廣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樓。其左有門。爲東華。右爲西華。由午門內。可數十步。爲大明門。仍旁建掖門。繞爲長廡。中抱丹墀之半。左右有（一作爲）文武樓。樓與廡相連。中爲大明殿。殿基高可十（一作五）尺。前爲殿陛。納爲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下（一作外）每楯（一作柱）壓以鼇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殿楹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飾以起花金龍雲。楹下皆白石龍雲。花頂高可四（一作三）尺。楹上分間。仰爲鹿頂斗栱。攢頂中盤黃金雙龍。四面皆緣金紅瑣窗。間貼金鋪。中設山字（一作字）玲瓏金紅屏臺。臺上置金龍牀。兩旁有二毛皮伏虎。機動如生。（一紙上十二字）殿右連爲主廊。十二楹。四周金紅瑣窗。連建後宮。廣可三十步。深入半之。不顯。（一作列）楹楔四壁立。至爲高曠。通用絹素冒之。畫以龍鳳。中設金屏障。障後卽寢宮。深止十尺。俗呼爲拏頭殿。龍牀品列爲三。亦頗渾樸。殿前宮東西仍相向爲寢宮。中仍金紅小平牀。上仰皆爲實研龍骨。方槅綴以彩雲金龍鳳。通壁皆冒絹素。畫以金碧山水。壁間每有小雙扉。內貯裳衣。前皆金紅推窗。間貼金花。

夾以（一作中貫）玉版明花油紙。外籠黃油絹幕。至冬則代以油皮。內寢屛障。重覆帷幄。而裹以銀鼠。席地皆編細簟。上加紅黃厚氈。重複茸單。至寢處牀座。每用裀褥。必重數疊。然後上蓋納失失。再加金花貼薰異香。始邀臨幸。宮後連抱長廡。以通前門。前繞金紅闌檻。畫列花卉。以處妃嬪。而每院間。必建三東西向為牀。（一作[illegible]）壁開亦用絹素冒之。畫以丹青。廡後橫亘長道中。為（一作以）入延春堂。丹墀皆植青松。即萬年枝也。門廡殿制。大略如前。甃地皆用濬州花版石甃之。磨以核桃。光彩若鏡。中設玉寶牀。（伏一虎有欄兩暨旁如有生毛奇皮）前設金酒海四。列金紅小連。（一作連牀）其上為延春閣。梯級由東隅而升。長短凡三折而後登。雖至幽暗。闌楯皆塗黃金龍雲。冒以丹青絹素。上仰亦皆拱為[illegible]頂。中盤金龍。四周皆繞金珠瑣窗。窗外繞護金紅闌干。憑望至為雄傑。宮後仍為主廊。后宮寢宮。大略如前。廊東有文思小殿。西有紫檀小殿。後東有玉德殿。殿楹拱皆貼白玉龍雲花片。中設白玉金花山字屛臺。上置玉牀。又東為宣文殿。旁有祕密堂。西有鹿頂小殿。前後散為便門。高下分引。而入彩闌翠閣。間植花卉松檜。與別殿飛甍。凡數座。又後為清寧宮。宮制大略亦如前。宮後引抱長廡。遠連延春宮。其中皆以處嬖幸也。外護金紅闌檻。各植花卉異石。又後重繞長廡。前（一作別）虛御道。再護雕闌。又以處嬪嬙也。又後為厚（一作興）門。上建高閣。環以飛橋。舞臺於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於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臺東百步有觀星臺。臺旁有雪柳萬株。甚雅。臺西為內浴室。有小殿在前。由浴室西（一作而）出內城。臨海子。海廣可五六里。駕飛橋於海中。西渡半起瀛洲圓殿。繞為石城。圈門散作洲島拱門。以便龍舟往來。由瀛洲殿後。北引長橋上萬歲山。高可數十丈。皆崇奇石。因形勢為巖岳。前拱石門三座。面直瀛洲。東臨太液池。西北皆俯瞰海子。由三門分道東西而升。下有故殿基。金主圍棋石臺盤。山半有方壺殿。四通左右之路。幽芳翠草。紛紛與松檜茂樹。蔭映上下。隱然仙島。少西為呂公洞。尤為幽邃。洞上數十步為金露殿。由東而上為玉虹殿。殿前有石磴。如屋每設宴。必溫酒其中。更衣玉虹金露。交馳而繞層闌。登廣寒殿。殿皆線金朱瑣窗。綴以金鋪。內外有一十二楹。皆繞刻龍雲。塗以黃金。左右後三面。則用香木鑿金為祥雲數千萬片。擁結於頂。仍盤金龍。殿有間玉金花玲瓏屛臺。牀四。列金紅連椅。前置螺甸酒桌。高架金酒海。窗外出為露臺。繞以白石花闌。旁有鐵竿數丈。上置金葫蘆三。引鐵練以繫之。乃金章宗所立。以鎮其下龍潭。憑闌四望空闊。前瞻瀛洲仙橋。與三

宮臺殿。（一作臺殿）金碧流暉。後顧西山雲氣。與城闕翠華高下。（一作翠華）而海波迤迴。（一作週）天宇低沈。欲不謂之清虛之府不可也。山左數十步。萬柳中有浴室。前有小殿。由殿後左右而入。為室凡九。皆極明透。交為窟穴。至迷所出路。中穴有盤龍。左底卬首而吐吞一丸於上。注以溫泉。九室交涌。香霧從龍口中出。奇巧莫辨。自瀛洲西度飛橋。上回闌。巡紅牆而西。則為明仁宮。（一作殿）沿海子。導金水河。步遶河。南行為西前苑。苑前有新殿。半臨遶河。河流引自瀛洲西邃地。而繞延華閣。閣後達於興聖宮。復邃地西折嶸嶁。（一作樂斷一作禾斷）後老宮而出。抱前苑。復東下於海。約遠三四里。龍舟大者長可十丈。繞設紅綵闌。前起龍頭。機發。五窾皆通。餘船三五。亦自奇巧。引挽遊幸。或隱或出。已覺忘身。況論其他哉。新殿後有水晶二圓殿。起於水中。通用玻璃飾。日光回彩。宛若水宮。中建長橋。遠引修衢。而入嘉禧殿。橋旁對立二石。高可二丈。闊止尺餘。金

彩光芒。利鋒如斷。度橋步萬花。入懿德殿。主廊寢宮亦如前制。乃建都之初基也。由殿後出掖門。皆叢林。中起小山。高五十丈。分東西。延緣而升。皆崇怪石。間植異木。雜以幽芳。自頂繞注飛泉。巖下穴為深洞。有飛龍對兩。其中前有盤龍相向。舉首而吐流泉。泉聲夾道交走。泠然清爽。又一幽迴。彷彿仙島。山上復為層臺。回闌邃閣。高出空中。隱隱遙接廣寒殿。山後仍為寢宮。連長廡。廡後兩繞邃河。東流金水。亘長街。走東北。又繞紅牆可二十步許。為光天門。仍闢左右掖門。而繞長廡。中為光天殿。殿後主廊如前。但廊後高起為隆福宮。四壁冒以絹素。上下畫飛龍舞鳳。極為明麗。左右後三向。皆為寢宮。大略亦如前制。宮東有沈香殿。西有寶殿。長廡四抱。與別殿重闌曲折掩映。尚多莫名。又後為興聖宮。丹墀皆萬年枝。殿制比大明差小。殿東西分（一作外）殿。道為閣門。出繞白石龍鳳闌楯。闌楯上每柱皆飾翡翠。而寘黃金鵬鳥獅座。中建小直殿。引金水繞其下。甃以白石。東西翼為仙橋。四起雕窗。中抱彩樓。皆為鳳翅飛簷。鹿頂層出。極盡巧奇。樓下東西起日月宮。金碧點綴。欲像扶桑滄海之勢。壁間來往多便門。出入有莫能窮。樓後有禮天臺。高跨宮上。碧瓦飛甍。皆非常制。盼望上下。無不流輝。不覺奪目。亦不知蓬瀛仙島。又果何似也。又少東有流杯亭。中有白石牀如玉。臨流小座。散列數多。刻石為水獸潛躍。其旁塗以黃金。又皆親制水鳥浮杯。機動流轉。而行勸罰。必盡歡洽。宛然尚在目中。繞河皆流金門翠屛。回闌小閣。多為鹿頂鳳翅。重簷往往於此臨幸。又不能悉數而窮其名。總引長廡以繞之。又少東出便門。步隱河上。入明仁殿。主廊後宮亦如前制。宮後為延華閣。規制高爽。與延春閣相望。四向皆臨花苑。苑東為端本堂。上通冒青紵絲。又東有棕毛殿。皆用棕毛以代陶瓦。少西出掖門。為慈仁殿。又後苑中有金殿。殿楹窗扉皆裹以黃金。四外盡植牡丹百餘本。高可五尺。又西有翠殿。又有花亭毬（一作[illegible]）閣。環以綠牆獸闥。綠障飾窗。左右分布異卉幽芳。參差映帶。而玉牀寶座。時時如浥流香。如見扇影。如聞歌聲。出外戶而若度雲霄。又何異人間天上也。金殿前有野果名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桃子如丹珠。味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苑後重繞長廡。廡後出內牆。東連海子。以接厚載門。繞長廡中。皆宮娥所處之室。後宮約千餘人。宰以閹寺。給以日餼。又何盛也。庚申以荒程久廢朝政。洪武元年。為諸將叛背。捐棄宗廟社稷。而遁走依西北。蓋立彼以古之國。適年不為所容。思庇翁吉剌氏魯王所封之國。以求生。即應昌府也。府有西江焉。庚申心知不可為已。因泣數行下。未幾以痢疾崩。子愛猷識理達臘立。五月。我師奄至。愛猷識理達臘僅以身免。二后、愛猷識理達臘妻子及三宮妃嬪、扈衛諸軍將帥、從官。悉俘以還。元氏遂滅。至是始驗指望兌生涯死在西江月下云。

故宮遺錄者。錄元之故宮也。洪武元年滅元。命大臣毁元氏宮殿。庭陵工部郎蕭洵實從事焉。因而紀錄成帙。有松陵吳節爲之序。予於萬歷三十六年閒。得於吳門書攤上。字畫故暗不可句。因爲校錄一過。三十八年庚戌。於金陵得張浙門墨本。爲校正數十字。置之篋中。四十四年丙辰十一月。於金陵與劉元岳縱言至於燕京往跡。一無可稽。聞有元耶律楚材燕山志。及國初北平志。但具其名。未見其文也。忽然憶有此書。因檢之笈叢。幸以自隨。兩人相與擊節。金臺蕪滅。基構不存。耶律完顏二氏。經營亦落荒草。鐵木眞氏。幸有茲編。稍不墮地。然庚申荒迷亡國。跡之令人悲悵。請寫一帙。以備脩史采錄云。時萬歷四十四年仲冬廿二日呵凍書。是日大風。二十日四鼓大內又火延燒殿。并記。清常道人趙琦美。

壬寅二月二十七日校寫竟計三千三百八十九字。蕭世彰觀。

金鼇退食筆記

高士奇撰

高學士澹人、供奉禁庭。入閱寒暑。見聞益富。所著作益多。其詩詞古文及扈從日鈔。每脫藁卽以示余。余嘗序而刻之矣。一日以金鰲退食筆記授余校閱。如身在層崖疊海之疊我胸臆也。澹入賜第在禁垣西北隅。密邇秘苑。金鰲蝃蝀。非入直必經之路。輒以餘閒。討論舊聞。筆之於書。退食云者。有取於羔羊之詩。委蛇自公之義。澹人志也。余嘗謂澹人之遭逢。為曠代所不易得。而其學識敏達。才華絢爛。性情沉潛篤實。有出尋常萬萬者。余猶數日一輪直。齋祓待事。凌晨入禁門。侍立螭坳。不數刻。嘗恐懼戰栗。至倖有問。或倉卒不能對。而澹人終日侍便殿。備顧問。天子聰明睿知。淵泉溥博。非咫聞管見之易以仰測。澹人從容應對。每當聖心。應制詩歌。援筆立就。至與容藻天葩。炳耀簡册。其不可及一也。其趨朝皆雞曉漏。至暮乃出。或及夜分。自非有所思苦。終歲不歸休沐。是所謂金鰲者、特戴星出入其閒耳。何嘗有稍暇豫之時。而又能采輯舊聞。徵信載記。以成千秋必傳之業。是真無時無地而非學問也。其不可及又一也。是書體製略近于三輔黃圖、東京夢華諸書。而采緝特為閎博。其地自金元明以來所歷闕。外庭罕知其詳。知之亦不敢明著。或中涓從事。識謝通儒。雖有簡帙。無能考正。故自陶南村輟耕錄以至上林苑考、宮中志。及前朝大臣遊西苑詩及記。皆不如澹人之得之見聞之真。蹤步之近。敍述之詳且核也。其意以為溫室之樹。固有所不得而言。而遊囿之樂。有與民偕之者。筆之於書。見國家之深仁厚澤焉。其自序又言明之宮闕苑囿。較隋唐僅十之三四。至于我朝。而彼時離宮別館。頹廢者益多矣。讀是書者、益徵兩朝克儉之德。足以昭示來許。為萬世子孫取則。豈非其忠君愛國之心。植于至性。每食不忘者歟。則又匪直文詞之炳

煥。記纂之淵博。使人洞心駴目而已也。康熙二十三年秋七月崑山徐乾學序。

金鰲退食筆記卷上

清　高士奇撰

嘗讀往史所載。秦漢隋唐之宮闕。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宮別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或至數百所。何其奢侈宏麗可怖也。明因金元之舊。宮闕苑囿。較秦漢隋唐僅十之三四。然皇城之中。即為大內。禁絕往來。惟親信大臣。得賜游宴。故或記或詩。咸自詡為異數。亦有移身官侍從。未得一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緲恍惚。疑信者半。我國家龍興以來。務崇儉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有靈臺靈沼之遺意焉。余自丁巳賜居太液池之西。朝夕策馬過金鰲玉蝀橋。望苑中景物。七閱寒暑。退食之暇。偶訪羅時舊制。約略得之傳聞。又彷彿尋其故址。離宮別館。廢者多矣。脫復十數年。老監已盡。遺跡漸湮。無以昭我皇上卑宮室約苑囿之儉德。因率筆記之。詳于西而略于東。如小南城稻荷園諸亭榭。雖有存者。總不及書。以余所居在苑西也。紀其興廢而復雜以時事。欲見昭代之盛。存為太平佳話也。若彼內府、衙署、監局之載在會典。與訪問未確、其蹤莫致者。缺而不書。景山、則外人之所罕窺也。亦不及書。今余所記。皆都下臣庶。旦暮經過俯仰。習于見聞。非同溫室之樹。莫可得而言者。乃居者既以守近而不知。過者又以匆遽而莫曉。余生何幸。移家其間。炊煙燈火。鄰于紫極。使不表而出之。如身到海外三山。終無紀述。寧無愧焉。康熙甲子夏六月序。

太液池舊名西海子。在西安裏門。周凡數里。上跨石梁。約廣二尋。修數百步。兩崖甃甓。出水中瑜戰。楯欄皆白石雕鏤如玉。中流駕木。貫鐵纜丹檻。處之可通巨舟。東西峙華表。東曰玉蝀。西曰金鰲。其北別駕一梁。自承光殿達瓊華島。制差小。南北亦峙華表。曰積翠。曰堆雲。瀛臺在其南。五龍亭在其北。蕉園、紫光閣、東西對峙。層甍反宇。飛簷拂雲。夾岸榆柳古槐。多數百年物。池中岸荇蒲藻。交青布綠。野鳥沙鳥。翔泳水光山色間。悠然自適。盛夏、芰荷覆水。望如錦繡。吐馥流香。尤為清絕。若其春冰乍泮。秋月澄輝。煙雨雲霧。雨朝雪夜。則余八年內直。晨夕策馬過橋頭。獨有會心者。禁中人呼瀛臺南為南海。蕉園為中海。五龍亭為北海。嚴冬冰凍。以木作平板。下用二足。裹以鐵條。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飛。名曰拖床。積雪殘雲。景更如畫。又于冰上作蹴鞠之戲。每隊數十人。各有統領。分伍而立。以皮作毬。擲于空中。俟其將墮。羣起而爭之。以得者為勝。或此隊之人將得。則彼隊之人蹴之令遠。喧笑馳逐。以便捷勇敢為能。本朝用以習武。所著之履。皆為鐵齒。行冰上不滑也。康熙癸丑六月九日。賜閣部大臣詞林臺省遊西苑泛舟飲宴。辛酉七月廿一日。又賜閣部滿漢大臣詞林臺省部屬諸臣。宴于西苑。賜內紵遞稱有差。己未二月晦日。賜余與張敦復學士、杜近公編修。西苑遊宴。是歲五日。侍宴西苑。庚申七月十三日。命余泛舟苑中。中使鼓棹。所得蓮芡盡賜之。又嘗奉召自私寓騎馬入紫光閣門。乘小舟至瀛臺內殿。對畢。復乘舟至紫光閣。騎馬出。賜荷花鮮魚攜歸。甲子五日。復于舟中侍宴。皆有詩恭紀。

己未二月晦日蒙恩賜宴西苑恭紀四首

瑤圃丹垣裏。旋臨綠水中。山光開罨畫。橋影控長虹。徑轉金衢入。波迴桂楫通。太平多盛事。浩蕩引春風。

淑景初晴後。佳辰上巳前。藻浮春水碧。花帶曉霞鮮。綺草沾香斝。臨流對綺筵。羽觴須盡醉。天語更頻傳。

亭榭水雲隈。軒楹面面開。地疑仙島近。人自玉墀來。鸞鳳雕甍出。蛟龍磴道回。賦成慚庾信。忝竊侍臣才。

遠勝東堂會。晉太和六年。命羣臣東堂臨流小會。何殊曲水遊。南宋顏延之有三日賜遊曲水賦詩序。早鶯啼太液。芳樹繞瀛洲。厚眷真無極。深恩迥莫酬。此生慚帝澤。端賴濟川舟。

己未五日西苑泛舟侍宴恭紀四首

新蒲細細滿瀛洲。令節欣承聖主遊。日出金支明兩岸。波開畫艦泛中流。嘉魚已慣迎仙蹕。好鳥偏能識翠虬。香溢芳杯傾沆露。恩深流許總難酬。

紅嶼青林閣道通。波浮菱荇散千峯。是日時刻。牙檣錦纜懸翔鳳。余來翔鳳舟。宋孝武鐵六。水殿金鋪隱迴龍。殿前帝在湖龍池。仗外輕陰當檻靜。筵前積翠入杯濃。此身疑是來天上。瑤島風光彷彿逢。

萬頃波廣樂播南薰。寶幄樓船劍佩分。玉澗鶴泉雲際落。瑤簫奏曲水中聞。槐烟密霧依嚴陛。藻影連漪寫浪紋。共喜升平遊帝澤。豈同漢武宴橫汾。

仙艾蕤絲傳五日。閒歸玉貌泛天漿。荷浮小葉圍青蓋。榴吐新花簇絳囊。自有輕綃爭奪錦。不須駿馬獻穿楊。遼俗五日有射柳等賽。微臣擬進江心鏡。唐時五月五日於江心鑄鏡。多恐名慚冠鷺行。

庚申七月十三日賜遊西苑採蓮八首并序

閬苑秋光。得庾肩吾之句。青蘋晚蕩。廣徐彥伯之篇。舒菡萏於方塘。紅蕖度影。綻芙蓉於曲榭。碧葉浮香。若斯撫景留連。攬不辭攀躍。況乎迴翔舜海。在沐日浴月之中。游泳堯淵。極引水穿雲之樂。檻棲花鳥。非同閒館開汀。橋落彩虹。不是烟波小艇。微涓莫補。濫膺難名。慨念臣踪。本投筆心。隨假草。似孤根之偶出。品質遜乎亭亭。擬短幹之方搖。榮已邀於灼灼。時則涼飆既拂。大火初流。樣辟巧夕之雙星。冀紀中旬之三葉。況復池之滸沆。當秋宇之澄鮮。上乃蔭芝蓋以遊廂。豈闕丹而容與。白蘋紫荇。到處縈川。翠羽紅鱗。紛來入鏡。尤喜緗荷之出水。遙看珠蕊之盈房。特命移船。容臣舉袖。總催進櫂。即分鳧雁之陳。許帶歸鞍。寧羨櫻桃之賜。傑盤散馥。瓏齒流甘。緬維勝賢。所談盛事。陪遊灩澦。亦號殊恩。應制昆明。擧羚絕響。何似飛艎載舸。一如漁艇釣竿之輕。篆者仙液華腴。不異菰米莽絲之易。其尉千秋之浩蕩。未酬畢世之涯涯。愛紀八章。敬疏短引。江南勝艷之曲。不敢賡乎[illegible]。潞北帽款之言。未足敷揚夫聖澤云爾。

芙蓉池水漾天淵。翠來風輕破浪圓。碧島丹臺方丈裏。有誰來泛採蓮船。

山擁蓬萊作翠闈。新涼幾點淡斜暉。經翻雨葉移舟入。驚起沙灣白鷺飛。

風颸臨檻接宸居。水氣澄鮮浸太虛。自是君恩深澈浹。特教天上看芙蕖。

鷁首風回撥而香。青荷葉底摘金房。剖來滿齒流瓊液。不羨仙人掌上漿。

垂虹百尺壓鰲頭。錦石疏花帶淺流。遙見西峰開罨畫。暮蟬聲裏幾清秋。

綺岸銀塘倚棹過。鷄頭菱角漾清波。臣今不作西湖憶。煙水菰蘆見已多。

水榭紅闌面面低。玉題金埒隔東西。綠陰交蔭松篁裏。惟有水禽無數啼。

隱隱帆檣送雨濃。迴看柳色映千重。片雲忽斷月初出。歸路時聞花外鐘。

甲子五日侍宴西苑恭紀六首

炎蒸纖清晝。嘉時奉御遊。金蜺陳綵仗。畫鷁動蘭舟。高柳陰初密。圓荷葉始抽。道逢近侍詔。身已到瀛洲。

浴蘭傳令節。廣宴啓華池。幔結千花蕊。羅垂五色絲。薰風散珠箔。湛露捧瑤巵。聖德昭恭儉。撫旁開水嬉。

島嶼三山外。林塘玉鳳西。風藤垂紫蔓。夏木發丹荑。岸轉亭皆出。波平檻盡低。玉鍊坊裏近。樓閣隱虹霓。

九重端展暇。遊豫匪能娛。藉草沿堤碧。榴花照佩鮮。魚潛知藻樂。鷗戲解迎船。雍與物為緣。惟同在鎬傳。

翔鶴曲柵東，風艦往來，近仙管開天上，長筵在鏡中。流鶯啼綠樹，亂蝶舞依叢。亭午宮槐影，稀疏落綺櫳。

別命乘輕舫，隨流似大官。三臙香泛蟻，六膳氣調蘭。轉棹隨天仗，追攀振羽翰。微班陪絳蹕，湛澤等洪瀾。

瀛臺舊爲南臺，一曰趯臺坡。林木深茂，有殿曰昭和。殿前有亭曰澄淵。南有村舍水田，于此閱稼。明李文達賢賜遊西苑記云：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本朝順治年間，別建宮室，爲避暑之處。向南有亭臨水，曰迎薰亭。後樓九間，樓後有殿，制度質樸。康熙庚申，復加修葺，皆易黃屋，複殿重房，安疏對霤。南臺紫閣，浮道相通。又于水邊堆叠奇石，種植花樹。時乘小艇委曲疊迴，鑿渚廬蔚，參差掩映。東有二亭，以樓覆之。隔窗雲霧，捲幔山泉，別具幽致。又作宛轉橋出水面，遙望流杯亭，水聲樹色，不異三山瑤島。御製詩有曲一洲分流旋，下水秋花倒影鏡中山是也。前作瀛臺門，樓五間。上日于侵晨臨門聽政畢，外值講官于此進講。高槐拂檐，塔下立塗金異獸二，製作甚精。左右迴廊各三間。上亦有樓，樓外復接小廊。門內東西樓屋各五間。自池東直房改作之後，凡內廷進講，皆遣中使至南書房召張敦復學士、同余，自西苑門內棹小舟至鬮口，復換小舟至臺西亭子，從內左門入，于東邊樓下。講畢，復從內左門出登舟。中使送至西苑門上馬。有時召余至內殿草制，或月上乃歸，則賜饌及池魚河鮮之賜。瀛臺門下迤北有泊船亭，雕窗峻宇，下連厚檻，舉之亦可行舟。直北南廡，窗櫺臨水，爲內大臣及侍衛直宿之地。再北爲御膳房，自膳房轉東，爲鬮口。各種船停泊堤外，自鬮口過小橋，向東板橋一帶，直抵池岸，循池而北，至西苑門。古樹幽鬱，槐柳茂密，葭葦蒼然，白鷺黃鷗，飛鳴上下。部院諸臣，曉入西苑門奏事，從苑牆下轉西，過小紅門，別設板橋，夾以木欄，懸設罾網，許諸臣于奏對之暇，舉網爲獻。有得魚者，即攜以歸，可謂昇平佳話也。

樂成殿入西苑門，循水南行，有太液池水轉北，別爲小池。中設九亭三島，一亭藻井鬬角，爲十二面，上置金寶珠頂，兩金龍盤柱作升降狀。外檻碧欄，皆修麗。中設御榻，四面皆梁檻，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其二亭，制少樸，梁檻惟東西達涯際。東有樂成殿，左右檻各設龍床，殿後小室亦設御榻，明宣宗遊憩處也。殿右有屋，設石磨石碾二，下激湍水自動，南田穀成，于此舂治，故曰樂成。後改殿爲無逸，亭曰豳風，曰省耕。每歲秋成，有打稻之戲，鐘鼓司扮農夫饁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亦知稼穡艱難之意也。明世宗時，命侍讀李時等曰：西苑工俱告完，今日往觀收穫，以觀農事之終。于是御豳風亭，召見諸臣賜宴。宴畢，復御無逸殿東室，曰：西苑宮室，是朕文祖所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設皇祖之位，告祭之。時等曰：仁壽殿久已廢圮，一旦修飭，行祭告禮，益見聖孝。嚴分宜嵩賜遊金海記云：省耕亭上即隙地墾田，督農耕之。臨閱則坐此。又有元夕侍宴豳風亭觀燈詩，似曾于此張燈矣。本朝亭殿久不修治，己未庚申歲，上避暑瀛臺，余與張敦復學士寓直于無逸殿之東，小室五楹，茂樹迴環，幽陰蓊蔚，池水下注，泉聲潺湲，曉烟初散，荷香出水，時步豳風亭，坐石砌上，雨後蟬鳴，風來花氣，涼滿襟袖，以爲身在蓬

萊閬苑間。曾賦西苑侍直詩十首。次年，改直廬爲皇太子避暑宮。即水磨陳列山石，雜植新篁，爲曲流激湍，茂林修竹，構亭于無逸殿舊址，曰流杯亭。風檻水檻，瓊栭飛動，細渠屈曲，濺玉飛瓊，上題曲澗浮花四字。常宴外藩于此。大學士益都馮公致政將歸，賜遊西苑，中使鼓棹至流杯亭，備肴核內酒，飲宴盡歡，都下賦詩紀事，都下榮之。

西苑侍直恭紀十首

碧網丹甍閟苑中。六龍駐蹕翠微宮。雲隨近處衣裳潤。水檻開時樹可通。路接三山疑泛海。臺高百尺迴凌風。周廬禁衛森嚴列。隱隱仙璈下遠空。

林沼蘢蔥帶曉烟。湖光一片映晴漣。殘霞半映金堤柳。密雨先滋玉井蓮。冉冉紅香迷野徑。絲絲影颭新蒲。當軒止覺涼生袂。早有薰風動管絃。

禁道青莎軟作茵。蒼蒼葭菼遍芳津。蘋洲錯夏偏宜客。桂館招涼不受塵。虹跨長橋排雁齒。閣連飛宇次魚鱗。自慚未是登瀛侶。珥筆叨爲侍從臣。

宸極高居最上層。千重雲樹碧烟凝。竹圍花榭逢初霽。藻栱梧桴散鬱蒸。閣下橫經看進艇。亭西寫直許劇冰。醴泉炎坎真堪避。歷勸新銘擬魏徵。

千羽恢柔到日南。萬方無事樂桑蠶。河堤雁恩波闊。玉澗蒼苔化雨甘。殿際共攀松粒五。苑中齊詠柳眠三。樓船翰藻誇西漢。不羨昆明碧水潭。

蓬壺窈窕隔塵凡。曲港斜開錦石巖。紅蓼晚涼清竹箭。綠荷朝露濕緗衫。游魚得水閒依荇。翡翠迎風自引帆。正喜遭逢承御蹕。光天未敢濟長鑱。

朱垣曉啓古方炎。奏對諸僚禮數嚴。障錦輕籠金勒馬。黃羅高捧紋頭籤。篆浮寶獸香煙起。湖滴銅龍水更添。封事上林思髮倩。詠吟忠愛有誰兼。

燕閣紺宇行雲盡。樂塢沙州碧樹佳。紫隱重簷橫翠瓦。乘從西郭入丹崖。懸藤巧結雙鬟髻。細草爭抽小鳳釵。御苑休看明月上。頓教野性慣江淮。

西來爽氣逼新秋。吹面荷風滿徑幽。瀑布水聲喧戶外。黛螺山色落墻頭。沾恩饌給銀絲膾。宣勅人乘青翰舟。避暑尚留觀稼殿。君王樂歲不忘憂。

勤政樓前晚暇時。古槐夾路影參差。趨朝瑤浦呼船渡。退食天閑賜馬騎。出水蓮房初結子。沉波菱葉細牽絲。何須作記遊西苑。日日螭頭一獻詩。

紫光閣由太液池西南岸，循池而北，舊有臺，高數丈，中作圓頂小殿，用黃瓦，左右各四楹，接棟稍下，瓦皆碧，南北垂，接斜廊，懸級而升，面若城壁，下臨射苑，皆設門牖，有馳道可走馬。明武宗築以閱射者，名曰平臺。後廢臺，改爲紫光閣，向北門外即金鰲坊。明時五月幸西苑，鬭龍舟，于紫光閣前，看御馬監勇士，驍騎往來，走解射柳。明熹帝召對閣臣於此。大學士蔣公德璟敬日草云：召至紫光閣，退出，步至林木間小憩，旁有別館，高瓚坐處。有煩光祿寺送茶，閣甚高敞，樹陰池影，蔥翠萬狀，亦佳景也。我朝仍名紫光閣，向南

隙地。盡植桃杏。仲春之際。芳菲滿目。上嘗于閱箭、殿試武進士騎射。又于每歲八月中秋前二三日。集上三旗大臣侍衞較射。更設帳殿。次第而入。御製詩所謂隊自花間入。鑣從柳外分也。高等者賜蟒緞一疋。內緞三疋。彭緞二疋。羊二隻。次等者蟒緞一疋。內緞二疋。彭緞一疋。羊一隻。再次者內緞一疋。彭緞一疋。癸亥歲。改賜金牌銀牌有差。上刻旌射二字。皇太后避暑。亦曾居此。傍有百鳥房。多畜奇禽異獸。如孔雀、金錢雞、五色鸚鵡、白鶴、文雉、貂鼠、舍狸猻、海豹之類。不可枚舉。本朝不此是尚。但給飲啄而已。

芭蕉園自太液池東行半里許。蒲葦盈水。楡柳被岸。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崇臺廣砌。一殿穹窿。以黃金雙龍作頂。瓔珞懸綴。雕欄綺窗。朱楹玉檻。望而徵漸。舊曰崇智殿。殿後藥闌花圃。有牡丹數十株。轉西有亭八面。內外皆水。曰臨漪亭。一曰釣魚臺。金魚作陣。遊戲其中。又一小石梁出水中。向西一亭在水際。曰水雲榭。按芭蕉園一名椒園。有宮眷法從入等至此下馬。二石碑。皆是世宗設醮時所立。前朝實錄告成。於此焚草。七夕、宮中穿鵲橋補服。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十五日、西苑作法事。放河燈。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明世宗實錄、十五年五月端陽節。幸西苑。預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候于崇智殿。遣中官賚賜艾虎花織百索牙扇等物。御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三臣舟近龍舟行。自蕉園趨還至澄碧亭登岸。復宴於無逸殿。酒獻而罷。嚴分宜鈐山堂集載有賜金海乘涼詩序云。供事西苑。直宿無逸殿。時溽暑蒸燠。上命中官導五臣。俾以巳末申前。於金海遨乘涼。是日出迎和門。乘舟泊水雲榭。觀臨漪亭入蕉園。至崇智殿。瞻棟雕甍。金碧輝煥。蒼松翠柏。盤鬱垂蔭。不復知有暑氣。又有金海放燈詩云。紅燈焰焰水悠悠。此夕眞從天漢遊。鸞簫鳳管鳴仙吹。錦纜龍旗引御舟。其二云。恍然華渚流虹照。宛逐綵山翔鳳來。仙人指點瑤池上。萬朵金蓮頃刻開。又有西苑賜川扇詩云。太液池邊淑氣生。海榴英簇綵霞明。蜀王新貢金花箑。御苑傳呼賜禮卿。本朝順治年間、改爲萬善殿。供三世佛像。選老成內監披剃爲僧。焚修香火。本陳玉林兩老衲。奉召至京師。曾居萬善殿。每歲中元、建盂蘭道場。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燈。使小內監持荷葉燃燭其中。青碧熠熠。羅列兩岸。以數千計。又用琉璃作荷花燈數千盞。隨波上下。中流駕龍舟。奏梵樂。作禪誦。自瀛臺南過金鼇玉蝀橋。繞萬歲山。至五龍亭而回。河漢微涼。秋蟾正潔。苑中勝事也。

玩芳亭在蕉園之西。芳木匝之。今廢。

承光殿在金鼇玉蝀橋之東。圍以圓城。設以睥睨。自兩掖洞門而升。中構金殿。穹窿如蓋。華栱綺窗。旋轉迴環。俗曰團殿。外周以廊。向北。金鼇垂出垣堞間。甚麗。昔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猶爪拏空。突兀天表。金元舊物也。今止存其一。明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窗之前。韓右都御史雍賜遊西苑記云。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粉堞。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聳拔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涼風徐來。花香襲人。俯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殿燬于康熙七八年間。云有蝙蝠大尺餘者。南向二亭尚出雉堞。正門閉塞。久不啓。余朝夕騎馬過其下。

輒愛古栝之夭矯蒼翠。而于雲朝月夜、更徘徊不忍去云。

承光殿古栝行 [illegible]

承光古栝蛟牙樣。蒼皮鐵幹卷雲浪。幾冬面色鬱深翠。入春發葉如將芽。白頭老監說舊事。西苑圓殿嶄嵌誇。花香路氣接大內。徑路窈窕疑仙家。雕闌四圍粉堞壓。綺窗十面珠簾遮。當時嚴肅是禁地。那許樵上馳輕車。金元佗物歷代亦。只枝半折輕杉叉。偃蓋稍甫積歲月。謝數禍遇朝元掛。西偏盤曲勢蟠威。東頭突兀形猱蛇。我行低徊策款段。仰面野絕壁呀呀。洞門久閉長狐兔。安得啓戶爭枝豈。七年千回看未嘗。慣鬪下直椅宮鵶。使其詭根在深谷。但侶澤雉與山麑。村樵背負不知愛。敢涼塲腳時語評。常思解襟復科跣。餅睡嵒蔭遊羲媧。合章之梅鹽和柳。止增妖冶豈此加。闔城似鬱瓊構殿。或者留意除紛奢。趨朝日日槃水本。往蹤安比槐排衙。秋宵月皎寒疑雪。每過更覺流連佳。興酣假物恕欲贈。疎雨已霽河漢斜。

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從承光殿北度石梁至島。皆以文礫乳花石雜甃之。巖洞窈窕。磴道紆折。多疊奇石。賞阮咋嘐。其巔古殿。相傳本遼太后梳粧臺。歷金元明。皆有宮殿。爲遊觀之地。今殘石壞礎。猶刻雲物及廣寒殿字。遼史云。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其西城巔有涼殿。金史宮闕制度云。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壽寧。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瓊林苑有橫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華島。瑤光樓。元郝文忠公經陵川集。載有瓊華島賦。葛邏祿迺賢金臺集有粧臺詩云。廢苑鶯花盡。荒臺燕麥生。留華如逝水。粉黛憶傾城。野菊金鈿小。秋潭玉鏡清。誰憐舊時月。曾向日邊明。其下自註云。粧臺在昭明觀後。金章宗嘗與李妃夜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又有壽安殿詩云。步斷朝元閣。來尋賈酒樓。野花迷輦路。落葉滿宮溝。風雨青城暮。河山紫塞愁。老人頭半白。扶杖話幽州。陶九成輟耕錄、載元時宮闕云。萬壽山在大內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疊玲瓏石爲之。峯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㪷。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抵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玉門皆爲石色。內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牀。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闊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爲靈圃。奇獸珍禽在焉。（今之景山是也。）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緣金紅雲。而蟠龍矯蹇於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甕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于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今在西華門外眞武廟中。道人作菜甕。）又有玉假山一峯。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出石龍首。以噴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在荷葉

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温石浴室後。制度同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殿在方壺前。仁智殿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從琉璃珠。温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頂。中從塗金寶瓶。圓亭又曰臘粉亭。在荷葉殿稍西。蓋后妃添粧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殿東差北。三間。東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殿西北。制度如介福。馬湩室在介福殿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殿前。三間。庖室在馬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太液池在大內西。周迴若干里。植芙蓉。儀天殿在池中圓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闢瑣窗。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廁堂一間。臺西向列甃磚龕。以居宿衛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廿尺。闊廿二尺。通大內之夾垣。西爲木吊橋。長四百七十尺。闊如東橋。中闕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留守官則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前之夾垣。後有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上植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門外有侍女之室二所。皆南向並列。又後直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朵荷葉殿二。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爲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二。門內立石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棕毛殿在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前開一門。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春。奉皇太后遊西苑。宣宗親掖皇太后升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皇太后悅。酌酒賜宣宗。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爲人君者。但能保安百姓。使不至于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久遠矣。宣德七年七月。宣宗復登萬歲山。作廣寒殿。召翰林院儒臣侍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崇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定法。是爲賢君。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因之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跡。周之監也。八年四月。諭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偶有與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于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于館閣中。擇能書者數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數本。分貯其中。以備覽閱。又朕近作廣寒殿記。逕命中官取示卿等。楊文貞賜遊西苑記云。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遊。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隨其性。萬象畢

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屓嶙峋。終封蘚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爲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于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爽塏。與人境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龍。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韓右都御史賜遊西苑記云。萬歲山在池之中。磊石爲之。高數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巔。以石爲門爲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奇峯怪石。萬狀叢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翠巖棋局石床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翠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鏘有聲。逶迤西坡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庵。又上有延和殿、瀛洲亭、金露亭。瀛洲之西。温池之後。有萬丈井。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則廣寒殿也。高廣明亮。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延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嚴分宜賜遊廣寒殿詩序云。泛金海。覲于廣寒山。蕩舟持節者皆中使。水光蕩漾。遠近亭臺隱現。金碧交輝。若身遊瑤池弱水之間。舍舟登岸。陟廣寒之殿。絕頂巍峙。高入雲漢。山巔爲臺。爲殿。山下爲堆雲積翠之坊。余歷觀前人記載。茲山實遼金元遊宴之地。明時殿亭皆因元之舊名。其所疊石。巉巖森聳。金元故物也。或云本宋艮嶽之石。金人載此石。自汴至燕。每石一。准糧若干。俗呼爲折糧石。又瓊島春雲。爲燕京八景之一。李西涯秋懷詩云。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方湖靜不流。又曰。雕闌玉樹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蓋指此也。明時、重九幸此登高。萬曆七年。廣寒殿傾頹。其脊中多至元通寶。神宗命分賜輔臣張江陵居正。明大學士蔣公德璟敬日草。與內監劉若愚酌中志。乃以今之萬山爲萬歲山。人多因之誤矣。本朝順治八年。毁山之亭殿。立塔建寺。樹碑山址。康熙己未地震。白塔頹壞。十年重建。加非巖焉。每歲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燈至塔頂。燈光羅列。恍如星斗。諸喇嘛執經梵唄。吹大法螺。餘者左持有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更餘方休。以祈福也。辛酉冬、運是山之石于瀛臺。白塔之下。僅餘黃壤。宜多植松柏。爲青葱鬱茂之觀。

順治八年白塔寺碑

恭惟皇上仁孝性成。天縱太平之主也。親政以來。孳孳以愛養斯民爲念。是以雨暘時若。歲稱大有。天心眷顧。此其明徵。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陰贊皇猷。請立塔建寺。壽國佑民。奉旨、果有益于國家生民。朕何惜數萬金錢。爲故賜號爲惱木汗。許建塔於西苑之高阜處。庀材鳩工。不日告成。因命臣等而爲之記。內翰林院宏文院掌院事大學士希福譯滿洲蒙古文。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甯完我撰漢文。塔七哈哈番蘇米岱寫滿洲字。搜史哲寫蒙古字。典籍楊振麟書寫漢字。歲次辛卯孟秋吉日立。

臺城路

雕闌幾曲傍亭上。倚是廣寒宮宇。綺檻迎風。珠簾漏月。但見長虹金鏤。碧砌無塵。但錦石生苔。秋花點上。飄粉香脂。環瑣作踐踐雨。堆雲橋外徙倚。澄湖一片。晚霞孤鶩。雁柱調絃。誌髮寫怨。何限當年惜緒。長夜鴉竹。共蟋蟀悲吟。蒼人詞賦。繫馬垂楊。依稀聯竝踪。

金鰲退食筆記卷下

大高元殿在神武門之北。南向臨玉河。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宏佑天民。內有二閣。左曰昊（音暘）明閣。右曰枬（音隆）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爲之。高尺許。則世宗元修玉容也。門前二亭。鈎簷闘栱。極盡人巧。中官呼爲九梁十八柱云。官民過者至此下馬。每歲大學。則建醮祈雨。遣官禮拜。殿之東即北上西門。有橋。甃磚石各半。創防車輪耳。

乾明門遺址。在大高元殿之西。承光殿之東。尚有石基巍然。人無知者。

元都勝境。在宏仁寺之西。建于元。相傳爲劉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淸像。儀容肅穆。道氣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像。上元執簿。側首顧聞。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戰慄。一堂之中。皆若悚聽嚴肅者。神情動止。恍如聞其聲欬。眞稱絕藝。禮旃檀佛者。無不使道者劉鑾塑云。蓋愼元爲闕也。元史工藝傳。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幼敏悟異凡兒。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誦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至元十年。授人匠總管。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靑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勑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

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祕府圖畫。見魏徵像。豁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嘆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祕。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以壽終。輟耕錄亦載其事。

漾舟浦。自瓊華島東麓。過石橋。由陟山門折而北。沿岸數百步。有水殿二。深十六間。一藏龍舟。一藏鳳舸。舟首尾刻龍鳳形。上結樓臺。以金塗之。備極華麗。又一浦。繫五六小舟。岸際有叢竹蔭屋。浦外一亭。今皆荒廢。秋來蒲冷。野鳧殘荷。隱約蘆汀蓼岸。不減趙大年一幅江南小景也。

雪池。在陟山門迤北。凡宮中雪後。掃出殘雪。堆積于此。今多積之成山矣。

五龍亭。舊爲太素殿。創于明天順年。在太液池西南。向後有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曰臨水。曰遠趣。軒前有草亭。曰會景。今改建五亭。中曰龍澤。左曰澄祥。滋香。右曰湧瑞。浮翠。總名之爲五龍亭。珠簾畫棟。照耀漣漪。從玉蝀行者。遙望水次。丹碧輝映。疑是仙山樓閣。後有石坊曰福渚。北曰壽岳。中有錫殿。以錫爲之。不施磚甓。每歲盛夏。太皇太后避暑于此。皇上聽政之後。輒御小舟問安。或侍膳。亭上四面荷香。微涼消暑。癸亥元夜。于亭前施放煙火。聽京師人民觀看。時余已退直矣。命侍衛那爾泰渝至余私寓。召至亭前賜飲饌。坐觀星毬萬道。火樹千重。金輪寶藏。光輝奪目。天家富貴。盛世歡遊。願與萬方同之也。向于稍南。有屋數連。通池水以育鳥。舊名天鵝房。有亭曰映輝。又有飛觴澄碧二亭遺址。今惟粂（音引）祥橋牓獨存。

凝和殿在池之東。西向。二亭臨水。曰湧翠。曰飛香。白頭老監。尚能言之。

迎翠殿在池西。東向。臨水有亭。曰澄波。明嘉靖時更建浮香寶月二亭。東望萬歲山。倒蘸于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今惟知垣而已。

西海神祠。在北閘口。明嘉靖十四年。諭禮部尚書夏言曰。西海子。歲以午日奉兩宮遊宴。止行望祀。宜特建祠宇于湧玉亭。以答神貺。又曾命勳輔大臣禱雨于此。按禁城內西海子。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濼。入都城。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皇城。自北閘口延袤大內。出大通河。轉漕亦賴其利。元史。海子在皇城之北。萬壽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恣民漁採無禁。又元史河渠志。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于舊牐河蹤跡。導淸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爲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又曰。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縣玉泉山。至大四年七月。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園石山前舊池。置牐四。以節水。又曰。海子岸上接龍王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積水。聚西北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匯于此。元仁宗延祐六年。都水監計會役與元修舊石岸相接。凡用石三百有五。各長四尺。闊二尺五寸。厚一尺。石灰三千觔。該三百五工。丁夫五十。石工十。元許有壬詩云。御溝流水曉潺湲。直似長虹曲似環。流入宮牆才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陽臺詩云。燈山宴罷月溶溶。太液池邊湛露濃。不用金蓮送歸院。水晶宮出玉芙蓉。皆西海子作也。葛邏祿迺賢西華潭詩云。秋水清無底。涼風起綠波。錦帆非昨夢。玉樹憶清歌。帝子吹笙絕。漁郎把釣多。磯頭浣紗女。猶恐是宮娥。下自註云。金之太液池也。

乾佑閣建自明萬歷年間。在太液池之北。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倒影入水。波光蕩漾。如水晶宮闕。天啟時毀之。即其處爲嘉樂殿。其門曰延禧門。今亦廢。再西則現寶內教場也。

大西天經廠在五龍亭東北。山門臨太液池。南向。第二層殿曰大慈眞如寶殿。殿壁繪畫龍神海怪。又有三大輪。高丈餘。廣如之。中繪衆聖像二十餘。左右則文殊普賢變相。三首六臂。每首三目。二臂合掌。餘四臂擎蓮花火輪劍杵簡槊。并日月輪火焰之屬。裸身著虎皮裙。蛇纏胸項間。努目直視。威靈猛烈。金塗錯雜。形彩陸離。傳爲商喜筆也。殿中立一小塔。可丈餘。塔上有亭如毘盧頂。亭中黃緞下。則西天說法像也。眞如面南。周環而聽者。列如圍箕。像皆尺許。純銅爲之。冠弁袍笏。儀表肅然。中垂五六線。下繫一物。似機床。又如車軸。若轉輪狀。東西列四從神。各四尺。眉結雲鬟。目稜電睒。猛焰鬣肩。伎蜂掄杵。戴銀兜鍪。衣鳥鎧。佩弓矢。儀容嚴毅如生。蓋傀儡胎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應倫。曰如意尊。下歷像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嶽雞赴巖之境。當恆尸迎將破怨敵。聖者衒勇健臂。出甲胄林。獨揭勝輪。不啻一軑。壁迦葉而垂翅。拔修羅而束手。猶怒折遂柄。狂攫羂絲。由此觀之。雖在空門。亦以忿怒壓僕爲法大防。不獨世間擬巨寇者。祇金浴鐵。強矯雄毅也。三層設大士像。門前古槐數株。婆娑蔭。東有石屏。高八九尺。上刻龍水。鱗甲飛動。在斜陽煙草間。亦銅駝石馬之類歟。

左臨海亭、右臨海亭。在西苑門外。今廢。

聚景亭、在太液池之東。今廢。

宏仁寺、在太液池西南岸。地最爽朗。本朝康熙年間。卽清馥殿基址。改建爲寺。迎旃檀佛居之。黃甍碧甃。齊館敞麗。前樹二坊。東曰廣恩敷化。西曰普度能仁。入寺數武。白石甃方池。上跨三梁。鑿荷出水。朱魚吹藻。其西作龍首。自牆外汲太液水貫注之。池北天王殿。殿東西分峙兩樓。以懸鐘鼓。再進爲慈仁寶殿。左曰闡教。右曰翊化。又進爲大寶殿。左曰懷德。右曰普慧。僧房之前。松柏楸槐。蔭植庭牆。所謂兜率淨宮須彌寶殿。莫尙乎斯也。旃檀佛像高五尺。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水波。背法見其表。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皆合。三十二相中稱玉掌也。勇猛慈悲。精進自在。以意求之。皆備。相傳爲旃檀香木。扣之聲。鏗鏘若金石。入水不濡。輕如楪樣。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抵近于沉碧。萬歷中。慈聖太后始傳以金。元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旣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像。目犍連尊者。慮有闕繆。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旣成。國王臣民奉猶眞佛焉。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

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宮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明璫僧紹乾續記云。自萬安寺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峯寺。迄天啟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塡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明熹宗丁卯。凡一千六百一十餘年。由今計之。自丁卯至康熙甲子又五十七年。佛以靈異著聞京師。寓內王公大人士庶婦女。捐金飾殿。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寺以西域僧主之。食二品俸。更于殿後造白塔一座。設鎏金頂。神光壯麗。工制甚精。每歲正月。車騎如雲。綺羅從風。闔民間士女觀看瞻禮也。然致釋氏威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程鉅夫碑文不同。則此像爲優塡之所刻歟。抑天竺之所摹歟。內有御製碑刻二通。遺錄於左。又一碑刻成都釋紹乾旃檀瑞像來儀記。明萬歷丁酉八月立。蓋自鷲峯寺遷于此者。其辭與程鉅夫記略同。不具載。

御製宏仁寺碑文

朕惟佛教之興。其來已久。使人遷善去惡。陰翊德化。不可忽也。茲旃檀像自佛初成道。刻表以來。爲著靈異。尤當敬崇。今特擇景山西之善地。創建殿宇。於康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自鷲峯寺遂移供奉。配以香燈。從神爲宗社永呵護。生民祈福佑。威儀不遠。賁瞻禮焉。是用勅名宏仁。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康熙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御製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

朕聞佛教遷善去惡。有裨治世化民。故歷代尊崇。流傳滋異。厥蹟甚著。誠以出世入世。似殊分途。而化俗淑民。初無二理。身稽記錄。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生西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入滅。佛成道後。嘗升忉利天。爲母氏說法。數月未還。時優塡王以久闕瞻依。遂刻旃檀像佛聖表。以紓翹想之懷。目犍連慮有缺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旣成。王及國人皆興神對。及佛復降人間。王率臣庶往迎佛。其像升空謁佛。佛爲摩頂記曰。我滅度千年後。爾往震旦國。大興佛化。佛滅千二百八十餘年。始自西域傳至龜茲六十八年。至涼州一十四年。至長安一十七年。至江左百七十三年。至淮南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至汴京百七十七年。金太宗於辛亥歲迎至燕京。住水陸會。安奉於閔忠寺十二年。是年金熙宗於上京建大儲慶寺成。奉迎于稽[illegible]閣中二十年。金國海陵王。復南迎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朝丁丑歲三月。宮內殿火。尙書石抹公迎往聖安寺一十九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乙丑。遣大臣孛羅等備法駕音伎奉迎入萬壽山仁智殿。居十五年。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百四十餘年。自爾迎于慶壽寺。至嘉靖十七年居百二十餘年。因寺回祿。奉迎于鷲峯寺。至康熙四年乙巳。居一

百二十七年。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當穆王十二年辛卯。至我朝康熙五年丙午。凡二千六百五十餘年矣。甚哉。瑞像金姿玉容。光明相好。瞻仰供奉。如與神對。朕覽歷代之往蹟。昭前徽之宏模。迺名衆依仿而所表。自西域傳至中國。上下共二千六百五十餘年之久。勒諸貞珉。以紀盛事。垂之永久。用誌不朽云。康熙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立。

清馥殿、度金鰲玉蝀橋西轉北。明世宗所建。當奉聖母太后來遊。前有翠芳錦芬二亭。荷花盛開。紅衣翠蓋。澄漪倒水。恍如蓬壺。嚴分宜賜遊清馥殿詩。帝苑雲霞麗。仙宮洞壑幽。春生翡翠殿。花滿鳳凰樓。瑤草迎宸蹕。瑤波侍御舟。共傳今聖孝。當日奉慈遊。又云。十里宜春苑。金堤覆綠楊。水涵瑤殿碧。花簇錦亭芳。馳道通長樂。離宮接建章。微臣一何幸。留賞沐恩光。歷觀嚴分宜賜遊諸詩。可謂千載之遇。乃不能潔己輔弼。怙寵專權。遂使君臣之義不終。良可嘆也。改建宏仁寺者即此。

勝瀛殿在旃檀寺之西。覆以黑琉璃瓦。明武宗西幸宣府。悅倡王樂伎劉良女。姿容婉麗。善謳。遂載以歸。居勝瀛殿。飲食起居必與之偕。南征亦隨行在。武宗每縱獵。輒以劉姬諫而止。猶有馳馬失簪一事。實錄備載之。俗呼爲黑老婆殿。傍有古井。曰王媽媽井。今惟遺址。

勝瀛宮廢址

苑頭昔日縱遊盤。階級升聞餘舊基。綠窗朱戶早荒蕪。猶說武皇西幸時。輕裝小隊趨靈囊。士牛蹂仗陳春媚。娟花少妓妙歌舞。銀箏光撥聲悲差。夜闌神女入幽夢。冰簟膩滑涼沁肌。芙蕖出水比顏色。楚王半醉心迷離。酒樓繫馬大道側。教坊縣榜黃金贈。兩槐因輪茂枝葉。（宣府有武宗行宮手植槐樹址社稷酒樓遺址尚在）至今樂府傳新詞。小苑別勅架宮殿。委曲戶牖盤蛟螭。玉釵殷勤有密約。馬馳似失無人知。五轉三何召始發。登車還蹙蛾眉。殿中一人誰復見。殿外御水生漣漪。寶髻羅裙照金屋。落梅纖草鬪春遲。豹房月冷愴寒露。斷礎似爲紅顏悲。廢儲無乃愛聲色。歷尋遺跡將何爲。雨中貯泉滌古研。破簾不卷風颼颼。

西苑門在金鰲玉蝀橋西。迤北有巷口羊房夾道。舊有內安樂堂。凡宮人有病、及年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浣衣局。明憲宗時。萬貴妃專寵。孝穆紀皇后有孕。皆託病誕生孝宗于此。果園廠在欞星門之西。明永樂年製漆器。以金銀錫木爲胎。有剔紅填漆二種。所製盤合文具不一。剔紅合有蔗段、蒸餅、河西、三撞、兩撞等式。蔗段人物爲上。蒸餅花草爲次。盤有圓、方、八角、絲環、四角、牡丹瓣等式。匣有長方、二撞、三撞四式。其法朱漆三十六次。鏤以細錦。底漆黑光。針刻大明永樂年製。比元時張成楊茂劍環香草之式似爲過之。宣宗時廠器終不逮前。工匠被罪。因私購內藏盤合。磨去永樂針書細款。刀刻宣德大字。濃金填掩之。故宣款皆永器也。填漆刻成花鳥。彩填稠漆。磨平如畫。久而愈新。其合製貴小。深者五色漆之。淺者回文戧金邊。古色蒼然。器傳絕少。故價數倍于剔紅。二種皆稱廠製。世甚珍重之。而不可多得。廠之遺址。今爲內務府人役所居。

玉熙宮在西安裏門街北。金鰲玉蝀橋之西。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辛亥。萬壽宮災。暫御玉熙宮。神

宗時。選近侍三百餘名。于玉熙宮學習官戲。歲時陞座。則承應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詞。又有玉娥兒詞。京師人尚能歌之。名鑲製四塊玉娥郎。嚴分宜玉娥兒詞詩云。玉娥不是世間詞。能繪春潮捧御卮。閒巷教坊齊學得。一聲齊出鳳凰池。注云。上命閣臣應制作也。他如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鼓吹送上。所扮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拙婦騃男。及市井商賈刁賴詞訟雜耍諸項。蓋欲深宮九重之中。廣識見。博聽聞。順天時。恤民隱也。水嬉之製。用輕木雕成海外諸國。及先賢文武男女之像。約高二尺。彩畫如生。有臀無足。而底平。下安卯榫。用竹板承之。設方木池。貯水令滿。取魚蝦萍藻實其中。隔以紗障。運機之人。皆在障內。游移轉動。一人鳴金。宣白題目。代爲問答。惟斜天白雲作之。以銷長夏。昔思宗每宴玉熙宮。作過錦水嬉之戲。一日宴次。報至。朴梁失守。親藩被害。遂大慟而罷。自是不復幸玉熙宮矣。吳偉業琵琶行有云。先皇駕幸玉熙宮。鳳紙僉名喚樂工。苑內水嬉金傀儡。殿頭過錦玉玲瓏。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能歌舞。插柳停攜素手箏。坊燈能鼓蓋指此也。迨入我朝。遂廢不治。康熙十三年五月。于此設席殿。停仁孝皇后梓宮。集百官舉哀。今改爲內廐。豢養御馬。門前存一古樹。槎枒臃腫。生意盡矣。

大藏經廠在玉熙宮遺址之西。即司禮監經廠也。貯經書典籍、及釋藏諸經。今仍舊制。

萬壽宮在西安門內迤南。大光明殿之東。明成祖潛邸也。殿東西有永春萬春諸宮。翼而前爲門者三。曰即舊仁壽宮。明世宗晚年愛靜。常居西內。勸輔大臣直宿無逸殿。日有賜賚。如玲瓏雕鏤玉帶、金絲蟒服、金嵌寶石斗牛絲環、綵緞護膝、獨角獸補子、貂鼠煖耳、綵裝松竹梅鸞帶、花絲撒青油雨笠、金鑲伽楠香帶、刻花香香牌子、葫蘆麂銀豆、銀人吉祥珊瑚、定勝銀牌子、刻平安二字銀像生人馬、銀孩兒、金壽仙、方勝銀瓶、刀筆三事、御藥如意湯、瀉林茶、銹尖梅蘇丸、袖香面衣、御製藥酒、五味湯、內酒、竹葉青、真珠紅、長春酒、酒盤、橄欖、橙橘、瓜果之類。嚴分宜記賜畫扇。有御榴器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器一百事。工巧異甚。又有水晶及牙仙人盤子。今朱垣隙地。雜居內府人役。間藝黍稷。及堆官柴草。南曰草廠。北曰[illegible]

闕云。

大光明殿在西安門內。萬壽宮遺址之西。地極敞豁。門曰登豐。前爲圓殿。高數十尺。制如圜丘。題曰大光明殿。中爲太極殿。後有香閣九間。題曰天元閣。高深宏麗。半倍于圓殿。皆覆黃瓦。甃以青琉璃。下列文石花礎。作龍足道。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瑣窗藻井。以金繪之。白石陛三重。中設七寶裝龍神牌位。以祀上帝。相傳明世宗與陶真人講內丹于此。按世宗實錄。四十年十二月。命左都督朱希忠入直西苑。視率官校。環衞大玄都四面及西安門。則此地即大玄都也。今仍設內監道士守之。晨夕鐘鼓無間。但閑遊者皆得登殿陞瞻悉矣。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升遐。命大臣索尼、蘇拜、遏必隆、蘇克薩哈、同心輔政。四臣者。共來焚香盟心于此。各衙門亦於殿設幄。余賜第在其左側。時于秋雨初霽。碧天如洗。披襟露坐。覺巍巍瓊構。與明月流光相照灼。恍若身在廣寒宮闕。故余移居詩。有門前金碧瞻天闕之句。

兔園山在瀛臺之西。由大光明殿南行。疊石爲山。穴山爲洞。東西分徑。紆折至頂。殿曰清虛。俯瞰都城。歷

脈可見。砌下暗設銅甕。灌水注池。池前玉盤內作盤龍。昂首而起。激水從盤底一竅。轉出龍吻。分入小渠。復由殿側九曲注池中。喬松數株。參立。左藤蘿繞。蔓下垂。池邊多立奇石。一名小山子。又曰小蓬萊。其前爲曲流觀。甃石引水。作九曲流觴。皆雕琢奇異。布置神巧。明嘉靖時。復營鑒戒亭。取殷鑒之義。又南爲瑤景翠林二亭。古木延蔓。奇石錯立。架石爲通東西兩池。南北二梁之間。曰旋磨臺。螺盤而上。其巔有觀。皆陶甓雲龍之象。相傳世宗禮斗於此。臺下周以深塹。梁上玉石欄杆。御道盤龍。至今堅完如故。老監云。明時重九。或幸萬歲山。或幸兔兒山清虛殿。登高宮眷內臣。皆著重陽景菊花補服。喫迎霜兔菊花酒。李文達賜遊西苑記云。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流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爲可玩。水聲冷冷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左右危石。折旋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韓右都御史賜遊西苑記云。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婆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附益上益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皆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于其殿之前。鑿石爲曲渠。復作龍頭于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李長史默遊西內記云。北行古松間。隱隱見岡阜鬱然。至則小軒峙其前。甃石爲九曲黃河。軒北石假山也。石多削爲形。脊刺渺不可識。山數疊上。松皆偃蹇如天成。絕頂列銅池者六。皆貯水池。旁多穿孔竇。下注洞口。洞中爲龍。勢若噴吐。前爲圓池。龍盤其間。偶幸則瀉銅池。從孔竇迸落。名曰水晶簾。在以洞龍。激流地中。激而上出池龍口。復入地注于黃河。制特幻巧。今山前亭觀盡廢。池亦就湮。僅餘一亭。及積慶殿。與長松古槐。搖落春風暮雨中。

柏木殿在萬壽宮之南。全以柏木爲之。今圮。

親蠶殿在萬壽宮西南。有齋宮、具服殿、蠶室、繭館。皆如古制。蠶壇方可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陛四出。東西北俱樹以桑柘。採桑臺。高一尺四寸。廣一丈四尺。又有鑾駕庫五間。繞圍方八十餘丈。按明世宗實錄。禮部上言。皇后出郊親蠶不便。是日召大學士張孚敬。命與尚書李時議。移之西苑。嘗幸西苑。召二臣至太液池。使中官撐舟渡之。入見于復仁壽宮。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爲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其可否。二臣趨出視地。繞轉昭和殿。期二臣于此。昭和殿今之瀛臺也。

土穀壇在陽德門外西南數十步。明嘉靖年間。給事中王璣言。西苑地寬可耕。宜令農夫耕藝。春秋二時。臨幸觀省。然後收其所入。輸之神倉。既悉小民艱苦之狀。且得自致潔清于神明。其爲耕籍之實。孰大于是。部擬可之。遂建壇于此。今廢。

惜薪司在西安門街南巷內。凡宮中所用紅羅炭。皆易州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籮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筐而成。故曰紅籮炭。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一。又用炭末、塑造將軍或仙童餅塊各成對。高三尺。金裝綵畫如門神。擬而鼎手。以存炭制。名曰綵粧。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安于宮殿各門兩旁。亦歲暮植將軍炭之遺意。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歸本司。後漸作傀儡。以綢絹綷縫爲粧飾。作爲無益之費。我朝裁除之。惟內廷柴炭于此關支。刷筐亦不刷紅土。

洗白廠、造兜羅絨及各色五毒等繖。兜羅絨織法傳自西域。無敢私造者。

西酒房

西花房

牲口房

蕃虎城皆在欞星門西北。今盡廢。

南花園在西苑門迤南。東向。明時曰灰池。種植瓜蔬于炕洞內。烘養新菜。以備春盤薦生之用。立春日進鮮蔬。名曰咬春。本朝改爲南花園。雜植花樹。凡江寧蘇松杭州織造所進盆景。皆付澆灌培植。又于煖室烘出芍藥牡丹諸花。每歲元夕賜宴之時。安放乾清宮。陳列筵前。以爲勝子前綵。秋時收養蟋蟀。至燈夜則置之鰲山燈內。奏樂既罷。忽聞蛩聲自鰲山中出。每歲正月進梅花、山茶、探春、貼梗海棠、水仙花。二月進瑞香、玉蘭、碧桃、鬱枝。三月進繡毬花、杜鵑、木筆、木瓜、海棠、丁香、梨花、插瓶牡丹。四月進梔子花、石榴花、薔薇、插瓶芍藥。五月進菖蒲、艾葉、茉莉、建蘭及鳳仙花。五色斑爛。置玻璃盤中。八月進巖桂。九月進各種菊花。十月進小盤景松、竹、冬青、虎鬚草、金絲荷葉、及橘樹、金橙。十一月十二月、進早梅、探春、迎春、蠟梅。又有香片梅。古榦槎枒。開紅白二色。安放懋勤殿。余曾有詩紀之。石榴紅

白二種。花單瓣。結實如盤子大。味甘。曰軟子。石榴衆有蠻枝、密雲、瓔珞諸種。甚甘脆。食則漿流于齒。每歲八月初。收衆人錫罐。封口懸井中。冬取出進用。如初從樹摘者。葡萄有馬乳。六月、鮮紫瑪瑙。王瓜有高麗種。狀如香櫞。色正黃。扁豆有白花紫豆。霜後更美。上從清涼山手移金蓮花。亦付南花園栽種。四月末、花開。碧葉黃英。鮮潔可愛。其餘雜花奇樹。不可名言。惟殿內監司灌溉之事。冬月進花。皆用黃布作綿套包裹。不使見風。菊花以綠竹作架。各懸小牌。書某種。如粉西施、水晶盤、太史黃、紫羅繖之類。按時昇送各宮殿安放。花殘。則隨時易以新者。南書房亦如之。

懋勤殿古榦梅花發紅白二色應制

上林春色暗相催。一樹新開殿裏梅。素豔欲凝瓊圃雪。紅芳疑泛紫霞杯。欣逢暖律吹噓早。漸識東風次第來。古幹獨當霜液候。豈同凡卉點蒼苔。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向南。舊設掌庫太監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十庫。自戊字後。不全用十干。以爲己者己也。故改川別名。魏忠賢本從甲字庫出身。待十庫之人獨厚。本朝三十餘年。十庫封鎖不開。塵土堆積。庫後古木叢茂。居人鮮少。衆鳥翔集。作巢以數萬計。上常遊幸至此。命內務府清察。立檔案焉。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粉、黑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闊白三梭布、苧布、紅花、水銀、硼砂、藤黃、茜草、雌黃、密陀僧、硇砂、白芨、梔子、百藥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以備御用者。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聽候備各項奏准領取。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付。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綿花絨。

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花、咸取備于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麻、苘麻、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麂皮、鐵線、魚膠、白圓藤、

生熟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支給。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箭刀及磨鐵。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欽賞外番。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用。

廣盈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青細綿布。

廣惠庫、職掌綵緞、手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

廣積庫、職掌焰硝、熟硫黃。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

贓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

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

孫士成 著

敘

古者建國之始伐木通道以辟榛莽以修阨塞於是視山川之險易道路之紆直爲師行之遲速挽運之難易廟算所資而邊圉以固漢列亭障出玉門唐置安西北庭燕然金微各都護府出邊繳各數千里置鎮戍誠以長駕遠馭不以荒略而棄之也我　朝龍興遼瀋東海赫哲諸部及黑龍江以北索倫諸部輒爲所及皆爲臣僕康熙朝從有漠北雍乾之間西域底定於是金山以北以東葱嶺以西皆我將軍參贊所治沿邊列卡倫郭博師行絕域如過腹地而於吉江兩省東北邊未設臺站非略也蓋爾時與俄羅斯雖有雅克薩城（現俄據阿爾瑚金江）之設而通商孔道以庫倫卡外恰克圖爲總匯東路以外興安嶺爲界爲荒遠不通之域其東三省與俄羅斯交涉者不過額爾古納（黑龍江南）格爾畢齊（黑龍江北）兩河西界一面咸豐之季俄人叩關而南於是黑龍江北烏蘇里江以東與凱湖以南到爲俄境而我混同江及與朝鮮分界之圖們江無下口吉省東南之琿

春及甯古塔東北之三姓遂爲邊要重地而是三城者南北聯絡相去千數百里中間雖間有民屯而荒穢特甚今雖未即列卡置戍而由腹至邊自中及外道路經行所及實亦軍謀所資謹郎士成及學生等行迹所至繪成東省與俄韓交界道路草圖一分並編表一冊以備採擇

表例

一表內第二行每格內各有一二字如第一格書由字二格向字三格行字四格逕過二字五格計里字六格至字七格共計里字八格屬字九格省界字如自右讀之係由某處動身向某方去行某等路逕過某處若干里至某處共計若干里某府屬某省地也

一中國境內道路遠近里數概用中國工部尺三百六十弓計算

一俄國境內道路里數概用俄國里計算（每一里約合中國二里）

一朝鮮境內道路里數概用朝鮮里計算（每十里約合中國八里）

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目錄

由天津至山海關鐵路站道

由山海關至盛京　御路站道

由盛京至吉林站道

由吉林至伯都訥站道

由伯都訥至齊齊哈爾站道

由齊齊哈爾逕璦琿城至俄海蘭泡站道

由俄海蘭泡至依克那申渡江至莫漠河站道（俄行界）

由漠河至奇乾河道路（華界）

由俄海蘭泡至伯利站道（以下五道均行俄界）

由伯利至雙城子站道

由雙城子至海參崴鐵路站道

由海參崴逕阿穆爾灣至華琿春超道

由雙城子至蛤蟆塘分路至華琿春站道 以下入朝鮮界

由琿春入朝鮮至元山站道

由元山至漢城道路

由仁川逕漢城至華九連城貢道

由九連城逕鳳凰城至旅順道路 華界

由齊齊哈爾北位哈站逕呼蘭城至賓州道路 以下由寧古塔琿春道路

由賓州至三姓站道

由三姓至寧古塔站道

由寧古塔至琿春站道

由吉林至琿春黑石道

由寧古塔至龍王廟道路

由寧古塔至三岔口道路

由三岔口至琿春入行道路

由齊齊哈爾至呼倫貝爾站道 此路與下三路係蒙人分行

由登伊勒哲庫站分路至賓州站道

由呼蘭城至三姓道路

由賓州逕呼蘭城鐵山包至觀音山草道

由天津至山海關

由	向	行經	逕過	計里
天津車站	東偏南	平關道	閣　墻	四十六
軍糧城	北偏東	樊山道	運煤河	五十四
塘沽	東偏北	平山道	金鑛河	二十八
北塘	東偏南	山道		四十二
漢沽	東偏北	關山道		二十
蘆臺		山道		二十
唐坊				六十
胥各莊				三十
唐山				三十
開平				二十
古冶				三十
雷莊				二十五
灤州				三十五
石門				一十五
安山				三十
昌黎				二十五
留守營				三十
北戴河				二十五
湯河				三十
				三十

關鐵路站道表

至	共計里程
軍糧城	四十六
塘沽	一百
北塘	一百二十八
漢沽	一百七十
蘆臺	一百九十
唐坊	二百一十
胥各莊	二百七十
唐山	三百
開平	三百三十
古冶	三百五十
雷莊	三百八十
灤州	四百零五
石門	四百四十
安山	四百五十五
昌黎	四百八十五
留守營	五百一十
北戴河	五百四十
湯河	五百六十五
山海關	五百九十五
	六百二十五

屬	省界
天津府	中國直隸省
順天府	
遵化州	
永平府	

由山海關至盛京御路站道表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至	共計里程	屬	省界
山海關	東偏北	山岡路	環七嶺	二十	老君屯	二十	錦州府	中國奉天省
老君屯			涼水河	三十	高嶺站	五十		
高嶺站			大小松嶺溝	一十	王家臺	六十		
王家臺			遠水河狗兒河	三十	葉家墳	九十		
葉家墳			東西嶺	三十	中後所	一百二十		
中後所			六股河報宮嶺	五十	沙後所	一百七十		
沙後所			西女兒河	三十	甯遠州	二百		
甯遠州			長嶺山乾柴嶺	四十	連山	二百四十		
連山	北偏東		周流河	二十八	高橋	二百六十八		
高橋			香山新東女兒河小凌河	五十	錦州	三百一十八		
錦州			百股河紫荊山	四十	大凌河	三百五十八		
大凌河	東偏北		大凌河	三十	十三站	三百八十八		
十三站			老翁山	三十八	閭陽驛	四百二十六		
閭陽驛		石沙路		四十一	廣甯站	四百六十七		
廣甯站		平沙路		五十五	三里店	五百二十二		
三里店		平坦路		五十	金家窩鋪	五百七十二	奉天府	
金家窩鋪				三十五	半拉門	六百零七		
半拉門				五十	潘家崗	六百五十七		
潘家崗			柳河溝	三十	新民屯	六百八十七		
新民屯				二十	巨流河城	七百零七		
巨流河城	東偏南		巨遼河	四十五	老邊	七百五十二		
老邊				三十	大石橋	七百八十二		
大石橋				三十	盛京城	八百一十二		

由盛京至吉林站道表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至	共計里程	屬	省界
盛京	北偏東	坡土道山	范岡	四十	蒲河	四十	奉天府	中國奉天省
蒲河				三十	懿路站	七十		
懿路站				三十	房河站	一百		
房河站				三十	鐵嶺縣	一百三十		
鐵嶺縣				一十	高麗站	一百四十		
高麗站				六十一	開元縣	二百零一		
開元縣				三十五	威遠堡	二百三十六		
威遠堡			威遠堡門	四十	蓮花街	二百七十六	吉林府	吉林省
蓮花街		衢道		五十	葉赫站	三百二十六		
葉赫站			橫道河	二十五	英額卜站	三百五十一		
英額卜站				二十五	火石嶺	三百七十六		
火石嶺			遼河叉	三十	赫爾蘇站	四百零六		
赫爾蘇站	東偏北			二十五	小孤山	四百三十一		
小孤山		平坦道	小岡	三十八	大孤山	四百六十九		
大孤山		山道		三十五	伊通州	五百零六		
伊通州			伊通河	二十五	伊巴丹站	五百二十九		
伊巴丹站			[illegible]	六十	蘇瓦延站	五百八十九		
蘇瓦延站			[illegible]	五十五	伊勒們站	六百四十四		
伊勒們站			岔路河	七十五	蘇通站	七百一十九		
蘇通站			[illegible]	六十	吉林	七百九十七		

由吉林至伯都訥（卽新城）站道表

由	至	向	行	經過	計里	共計里	屬	省界
吉林	[illegible]什哈站	北偏西	山路	松花江	十二	十二	吉林府	中國吉林省
[illegible]什哈站	金珠站			山嶺	四十	五十二		
金珠站	舒蘭河站			[illegible]	六十	一百一十二		
舒蘭河站	法特哈站		平道		五十	一百六十二		
法特哈站	登伊勒哲庫站		山路	巴彥鄂佛羅邊門	五十	二百一十二	長春府	
登伊勒哲庫站	盟溫站			數小嶺	四十八	二百六十		
盟溫站	陶賴昭站	西偏北	平坦道		五十六	三百一十六		
陶賴昭站	遜扎保站				五十	三百六十六		
遜扎保站	浩色站				三十五	四百零一		
浩色站	社哩站				六十	四百六十一		
社哩站	伯都訥				六十	五百二十一		

由伯都訥（卽新城）至齊齊哈爾站道表

由	至	向	行	經過	計里	共計里	屬	省界
伯都訥	伯德訥站		平坦道		二十五	二十五	長春府	中國吉林省
伯德訥站	三岔江	北偏西		松花江	四十五	七十	都伯特貝子府	蒙古黑龍江借地設站
三岔江	茂興站				四十五	一百一十五		
茂興站	新站				四十五	一百六十		
新站	古魯站		沙土道		四十五	二百零五		
古魯站	他爾哈站				七十五	二百八十		
他爾哈站	多耐站		沙樹漢淀道		七十五	三百五十五		
多耐站	溫托河站	正北			七十五	四百三十		
溫托河站	特木德黑站				七十五	五百零五		
特木德黑站	齊齊哈爾				六十	五百六十五	齊齊哈爾	黑龍江省

由齊齊哈爾逕璦琿城（黑龍江省驛站舊道）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齊齊哈爾	北偏東	平坦沙土道		六十五
塔哈爾站			江岔	七十五
甯年站				九十五
拉哈站				六十五
博爾多站				四十二
喀迷你喀站				四十三
喇哈站				七十五
墨爾根站	東偏北	土崗道		八十
科洛兒站		山嶺道		七十五
喀兒塔兒溪站				一十五
興安城			小興安嶺	二十七
小興安嶺上		山街道	石頭廟	三十五
庫木爾站			匡安嶺	三十五
額雨爾站		山嶺道		三十五
匡安嶺上				四十
黑龍江站		土崗道		二十五
璦琿城	正北	江沿道	五道溝 黑龍江	七十
黑河屯				四

至俄阿穆爾省城（驛站舊道）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塔哈爾站	六十五	齊齊哈爾	中國
甯年站	一百四十	墨爾根	黑龍江省
拉哈站	二百三十五		
博爾多站	三百		
喀迷你喀站	三百四十二		
喇哈站	三百八十五		
墨爾根站	四百六十		
科洛兒站	五百四十		
喀兒塔兒溪站	六百一十五		
興安城	六百三十	璦琿	
小興安嶺	六百五十七		
庫木爾站	六百九十二		
額雨爾站	七百二十七		
匡安嶺	七百六十二		
黑龍江站	八百零二		
璦琿城	八百二十七		
黑河屯	八百九十七		
俄阿穆爾省城驛站舊道	九百零一		中俄交界

由海蘭泡（俄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阿穆爾省城）抵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海蘭泡	北偏西	江路		二十四
伊克那及			俄屯 馬耳闊	二十一
葛吉林				三十
比比克夫				二十五
蘇赫金				二十八里半
卜係克			沿江兩岸皆山多樹木少村莊溝河結冰均被雪蓋	十六里半
哈耳喃果夫				二十九
奚們額夫				二十三
孤瑪耳				三十
阿里克三得勒				二十四里半
烏舍果夫				十四
哥哩礎夫				二十八
安諾司				三十
擦河洋				二十二
伊而媽果夫				二十五
孤欣礎夫				二十五
多來次				二十三里半
漆立乜夫				二十七
窩哩根				二十四
瓦崗	西偏北			三十
多耳巴金				二十七
比龍埃特				三十三
比立迷龍				十九
比吞				十九
窩司克欣士克				十九

依克那申渡江至淡河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即	省界
伊克那及	二十四		俄羅斯阿穆爾省
葛吉林	四十五		
比比克夫	七十五		
蘇赫金	一百		
卜係克	一百二十八里半		
哈耳喃果夫	一百四十五		
奚們額夫	一百七十四		
孤瑪耳	一百九十七		
阿里克三得勒	二百二十七		
烏舍果夫	二百五十一里半		
哥哩礎夫	二百六十五里半		
安諾司	二百九十三里半		
擦河洋	三百二十三里半		
伊而媽果夫	三百四十五里半		
孤欣礎夫	三百七十里零半		
多來次	三百九十五里半		
漆立乜夫	四百一十九		
窩哩根	四百四十六		
瓦崗	四百七十		
多耳巴金	五百		
比龍埃特	五百二十七		
比立迷龍	五百六十		
比吞	五百七十九		
窩司克欣士克	五百九十八		
窩耳巴金	六百一十七	雅克薩城	

由海蘭泡（俄名布拉郭威什臣斯克阿穆爾省城）抵

由	向	行	過逕	計里
窩耳巴金	正西	江路	黑龍江	三十一
窩耳羅烏				二十四
業哩泥巾				二十六
分哩別由				三十八
子吉撥牛				二十九
依克那巾	正南			二里

依克那中渡江至漠河站道表

至	共計里		省界
窩耳羅烏	六百四十八		俄羅斯阿穆爾省
業哩泥巾	六百七十二		
分哩別由	六百九十八		
子吉撥牛	七百三十六		
依克那巾	七百六十五		
漠河	七百六十七		中國黑龍江省

由漠河至奇

由	向	行	過逕	計里
漠河口	西偏南	山道	松林	七十
金廠老溝	北偏西			四十
廠卡	正西	江道		六十
洛股河				十一
三岔口		山道		七十八
礦局	西南			七十

乾河道路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金廠老溝	七十	璦琿	中國黑龍江省
廠卡	一百一十		
洛股河	一百七十		
三岔口	一百八十一		
礦局	二百五十九		
奇乾河	三百二十九		

由海蘭泡至伯利(俄名哈巴羅夫克即東海濱省城)站道表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省界
海蘭泡	東偏南	平坦道	華八旗屯	四十	業力根	四十		俄羅斯阿穆爾省
業力根				二十六里七分五	格力秦	六十六里七分五		
格力秦				二十四里二分五	克留池	九十一		
克留池				二十七	依吉木	一百一十八		
依吉木				十六	巴雅爾格	一百三十四		
巴雅爾格				十五里二分五	啓司那果瑪	一百四十九里二分五		
啓司那果瑪				十八	滿布里亞那	一百六十七里二分五		
滿布里亞那				二十三里七分五	米果司克	一百九十一		
米果司克				二十七	司果哩岑	二百一十八		
司果哩岑			智滿河[illegible]	十九里半	伊那殿津	二百三十七里半		
伊那殿津				十八里七分五	米海洛司克	二百五十六里二分五		
米海洛司克				三十三里半	克薩得克	二百八十九里七分五		
克薩得克				二十七	雜吉博	三百一十六里七分五		
雜吉博		江道		十九里半	巴司克	三百三十六里二分五		
巴司克			七女石 入山峽	十五	托拉支威	三百五十一里二分五	對觀音山	
托拉支威	南偏東	山道		二十一	額拉及必	三百七十二里二分五		
額拉及必		江道		二十零半里	伊春	三百九十二里七分五		
伊春				二十二里半	班貝業夫	四百一十五里二分五		
班貝業夫				二十五	新干	四百四十里二分五		
新干				二十六	波里葛幅	四百六十六里二分五		
波里葛幅				十八里二分五	蘇尤則	四百八十四里半		
蘇尤則			出山峽	十八	伊格林米果司克	五百零二里半		
伊格林米果司克		平坦道		二十	沽津那夫	五百二十二里半		
沽津那夫				十三里七分五	布拉哥司那羅諾夜	五百三十六里二分五		
布拉哥司那羅諾夜				二十三	多布洛	五百五十九里二分五		省

由海蘭泡至伯利(俄名)東海濱省城站道表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省界
多布洛	東偏北	平坦道		二十一	窖次臥	五百八十里二分五		俄羅斯阿穆爾省
窖次臥				十八	郭什烏威	五百九十八里二分五		
郭什烏威				十八里二五分	訥威	六百一十六里半		
訥威			松花江口	二十八里二分五	米海洛斜明司克	六百四十四里七分五	[illegible]	
米海洛斜明司克				二十四	傑克先司克	六百六十八里七分五		
傑克先司克				十三里半	西及班	六百八十二里二分五		
西及班				十八	果洛必那	七百里零二分五		
果洛必那				二十六	臥克斜仟	七百二十六里二分五		
臥克斜仟				二十二里半	必得洛司克	七百四十八里七分五		
必得洛司克				二十二	路克爾	七百七十里七分五		
路克爾				十二里七分五	雜必洛夫	七百八十三里半		
雜必洛夫				十七	胃紅司巴哨	八百零半里		
胃紅司巴哨				二十	斯特諾克	八百二十零半里		
斯特諾克				二十五里七分五	森克洛司克	八百四十六里二分五		東海濱省
森克洛司克		江道	混同江	二十里二分五	東海濱省城即伯利	八百六十六里半		

由哈巴羅夫克至　米果留司克(即雙城子)站道表

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即	省界
哈巴羅夫克	南偏西	江道		十九	嘎咱果夫	十九		俄羅斯東海濱省
嘎咱果夫				十九里七分五	咯雞接威	三十八里七分五		
咯雞接威		平坦道	[illegible]	十八里半	嘶咧司克亞	五十七里二分五		
嘶咧司克亞				十四	池哩約夫	七十一里二分五		
池哩約夫		山道		二十二	格林司克	九十三里二分五		
格林司克				十八里二分五	庫克哩	一百一十一里半		
庫克哩				十七里半	威呢果克	一百二十九里		
威呢果克				二十七里半	啊呢郭威	一百五十六里半		
啊呢郭威				十六里七分五	節得勒夫	一百七十三里二分五		
節得勒夫				十二里七分五	涉拉嘶司克	一百八十六里		
涉拉嘶司克				十九里七分五	唯得那	二百零五里七分五		
唯得那				十八	安濟果夫	二百二十三里七分五		
安濟果夫				十五	各得洛克	二百三十八里七分五		
各得洛克		江道		二十二里二分五	瓦西哩	二百六十一里		
瓦西哩				二十五里七分五	嗎路濱	二百八十六里七分五		
嗎路濱		山道		二十一	呢司必果什	三百零七里七分五		
呢司必果什				二十八里七分五	拉巴金克	三百三十六里半		
拉巴金克		樹林道	呢哈拉司	二十七	瓦多別林司克	三百六十三里半		
瓦多別林司克				十七里二分五	格林年司克	三百八十里七分五		
格林年司克		江道	伊瑪口	十五	格拉司克	三百九十五里七分五		
格拉司克		松阿察河		二十六里半	伊淋司克	四百二十二里二分五		
伊淋司克				二十五	約哩紅米果司克	四百四十七里二分五		
約哩紅米果司克				二十二里半	布薩	四百六十九里七分五		
布薩				二十三里半	瑪爾克	四百九十三里二分五		
瑪爾克				二十五	柏司諾米哩	五百·十八里一分五		

由哈巴羅夫克至　米果留司克(即雙城子)站道表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即	省界
柏司諾米哩	西偏南	松阿察河		二十五里七分五	訥米得奇	五百四十四		俄羅斯東海濱省
訥米得奇			[illegible]	三十	奇特米里司	五百七十四		
奇特米里司		湖道	興凱湖	三十九里二分五	瑠大海	六百一十三里二分五		
瑠大海				三十二里七分五	裘幅	六百四十六		
裘幅		坦道		三十一里二分五	嘎呢布羅夫	六百七十七里二分五	紅土崖子	
嘎呢不羅夫	正南	崗道		十七里半	茂站	六百九十四里七分五		
茂站				二十五里二分五	司得咧辛	七百二十		
司得咧辛				十八里半	烏梭司克	七百三十八里半	沙河站	
烏梭司克				二十七	杜濱克	七百六十五里半	王八山鎮	
杜濱克				十四	米果留司克	七百七十九里半	雙城子	

由米果爾司克(卽雙城子)至烏拉的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米果司克	南偏西	開山道		三十
巴那爾司克			阿穆爾海沿	十六
拉司多那		平墊山道		十三
克巴黎色爾				十一
那敵落司丁司克				十二
伯特郭老津		開山道		十二
別喇阿喇司克				四

倭司托克(卽海參崴)鐵路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卽	省界
巴那爾司克	三十	石頭河	俄羅斯東海濱省
拉司多那	四十六	蛤蟆塘	
克巴黎色爾	五十九		
那敵落司丁司克	七十		
伯特郭老津	八十二		
別喇阿喇司克	九十四		
烏拉的倭司托克	九十八	海參崴	

由烏拉的倭司托克(卽海參崴)逕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烏拉的倭司托克	西偏北	水道	阿穆爾海灣	三十五
蒙古街	西偏南	山道		二十里二分五
切落哥司克				二十一里七分五
司落于雲克				十五里七分五
阿利則那			六股河	二十一
哥拉特克				二十三
巖杵河	西偏北	崗道	橫道河卡倫	二十八里半
長嶺子			二道河卡倫	十六里半

阿穆爾海灣至琿春超道表

至	共計里	卽	省界
蒙古街	三十五		俄羅斯東海濱省
切落哥司克	五十五里二分五	西機密	
司落于雲克	七十七	土拉木	
阿利則那	九十二里七分五	坎橡子溝	
哥拉特克	一百一十三里七分五	柳樹晉	
巖杵河	一百三十六里七分五		
長嶺子	一百六十五里二分五	中俄交界銅柱	中國吉林省
琿春	一百八十一里七分五		

505

由米果爾司克[illegible]在拉司多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米果爾司克	西偏南	鐵道		三十
巴那爾司克		漫山道（俄由此於本年起修鐵道至巖杵河）		十六
拉司多那			綏芬河	二十
二道溝				二十三
阿孟別				二十一
蒙古街				二十里二分五
切落哥司克				二十一里七分五
司落于雲克				十五里七分五
阿利則那			六股河	二十一
哥拉特克				二十三
巖杵河				二十八里半
長嶺界牌				十六里半

那[illegible]叉道至琿春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卽	省界
巴那爾司克	三十	石頭河	俄羅斯
拉司多那	四十六	蛤蟆塘	東海濱省
二道溝	六十六		
阿孟別	八十九	[illegible]	
蒙古街	一百一	[illegible]	
切落哥司克	一百三十里二分五	西機密	
司落于雲克	一百五十二		
阿利則那	一百六十七里七分五	吹椽子溝	
哥拉特克	一百八十八里七分五		
巖杵河	二百一十一里七分五		
長嶺界牌	二百四十里二分五		中國吉林省
琿春	二百五十六里七分五		

由琿春入朝鮮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琿春	南偏東	山嶺道	盤嶺	三十五
大肚川			朝陽溝	四十五
黑頂子		陷沙道	[illegible]	二十
慶興府	西偏南	山嶺道		三十
阿吾地				四十
德明驛			江巴嶺	六十
行營			[illegible]	四十五
會甯府	南偏東			六十
豐城鎮			茂山嶺	六十
富甯府				六十三
輸城鎮				四十二
鏡城[illegible]			生氣嶺	四十五
永康站	南偏西		水康嶺柴門嶺	四十五
朱村站			[illegible]	六十
明川府			[illegible]	四十五
古站			溫水坪嶺	三十五
吉州			臨溟嶺	六十
臨溟嶺			臨湖津	二十
雙浦	西偏南		雙浦嶺	一十
城津鎮			摩天嶺	五十
磨谷站				四十五
端川府			[illegible]	五十
谷口站			鴻津嶺	三十
利原縣			門抹嶺	四十五
居山站			居山嶺	五十

至元山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大肚川	三十五	琿春城	中國吉林省
黑頂子	八十		朝鮮
慶興府	一百		
阿吾地	一百三十	慶興府	咸鏡道
德明驛	一百七十	穩城府	
行營	二百三十	鍾城府	
會甯府	二百七十五		
豐城鎮	三百三十五	會甯府	
富甯府	三百九十五		
輸城鎮	四百五十八	富甯府	
鏡城卽咸鏡分道	五百		
永康站	五百四十五	鏡城	
朱村站	五百九十		
明川府	六百五十		
古站	六百九十五	明川府	
吉州	七百三十		
臨溟嶺	七百九十	吉州	
雙浦	八百一十		
城津鎮	八百二十	端川府	
磨谷站	八百七十		
端川府	九百一十五		
谷口站	九百六十五	利原縣	
利原縣	九百九十五		
居山站	一千零三十五	北青府	
北青府	一千零八十五		

由琿春入朝鮮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北青府	西偏南南偏西	山嶺道	道吉嶺	五十五
平浦			大門嶺	四十五
洪原縣				二十
咸原站			咸鏰嶺	四十五
德山站				三十
咸興即咸鏡道				五十五
定平府			五柳嶺古楓嶺	三十五
楚原驛			金漢嶺鼎突嶺	四十
永興府			地境嶺	四十
高原郡			泥嶺	五十
文川郡				三十五
德原府				十五

至元山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平浦	一千一百四十	北青府	朝鮮咸鏡道
洪原縣	一千一百八十五		
咸原站	一千二百零五	洪原縣	
德山站	一千二百五十	咸興府	
咸興即咸鏡道	一千二百八十		
定平府	一千三百三十五		
楚原驛	一千三百七十	定平府	
永興府	一千四百一十		
高原郡	一千四百五十		
文川郡	一千五百		
德原府	一千五百三十五		
元山	一千五百五十	德原府	

由元山至漢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元山	南偏西	山濮道		二十
長壽嶺			太平闊河	五十
南山站				五十
高山站			鐵嶺	五十五
懷陽驛			小河二	二十五
新安站			小河三	五十
昌道站			小河一	四十
眞木站			小河二	四十
金化縣				五十
豐田				七十
驛場巨里站			大河一	二十八
祝石嶺				三十二
議政府鎭			三角山	四十

城道路表

至	共計里	省界
長壽嶺	二十	朝鮮咸鏡道
南山站	七十	
高山站	一百二十	
懷陽驛	一百七十五	江源道
新安站	二百	
昌道站	二百五十	
眞木站	二百九十	
金化縣	三百三十	
豐田	三百八十	京畿道
驛場巨里站	四百五十	
祝石嶺	四百七十八	
議政府鎭	五百一十	
漢城	五百五十	

由仁川經漢城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仁川[illegible]			漢江	八十
龍山	東偏南	山		一十
漢城			山嶺	四十
高陽站	北偏西		惠陰嶺	四十
坡州			臨津關臨津江	四十
長湍府	西			四十
開城府			紗帽峴青石嶺	七十
金川郡				三十
平山府	偏			三十
葱秀站				五十
瑞興府				四十
劍水				三十
鳳山郡		嶺	[illegible]	四十
黃州	北			五十
中和府	北偏東		大同江	五十
平壤	西偏北		叉陽關	五十
順安縣				六十
肅川府	北偏西			三十
云暗屯				三十
安州	西		青津江	三十
古津鎭			[illegible]	二十
嘉山郡	偏			六十
定州			加枝嶺	三十
郭山郡	北	道		五十
宣川府			古兵城	五十

至九連城貢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龍山	八十	仁川府	朝鮮
漢城	九十		
高陽站	一百三十	漢城府	京畿道
坡州	一百七十		
長湍府	二百一十		
開城府	二百五十		
金川郡	三百二十		
平山府	三百五十		黃海道
葱秀站	三百八十	平山府	
瑞興府	四百三十		
劍水	四百七十		
鳳山郡	五百		
黃州	五百四十		
中和府	五百九十		
平壤府	六百四十		平安道
順安縣	六百九十		
肅川府	七百五十		
云暗屯	七百八十	肅川府	
安州	八百一十		
古津鎭	八百四十	博川郡	
嘉山郡	八百六十		
定州	九百二十		
郭山郡	九百五十		
宣川府	一千		
鐵山府	一千零五十		

由仁川經漢城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鐵山府	北偏西	山嶺道	鎭西關古兵城	三十
龍川府				八十
義州府		砂灘道	渡大洞鴨綠江	八
中江臺			靉河	八

至九連城貢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龍川府	一千零八十		朝鮮平安道
義州府	一千一百六十		
中江臺	一千一百六十八	鳳凰廳	中國奉天
九連城	一千一百七十六		

由九連城逕鳳凰城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九連城	北偏西	泥土道	土崗	二十五
通天溝			入大道	十五
五龍背			上崗	二十
唐山城			紅土碣子	二十五
高麗門			長嶺子	三十五
鳳凰城	西		十巴嶺	三十
老爺廟				二十
石柱子				二十
鵰窩		濘泥道	詩雅嶺	二十五
沙力寨			西洋河	二十五
陡溝子			王家崴子	二十五
小甸子	南		小洋河	二十
大孤山	西偏南		大石橋	三十
林坨子			土崗	三十
槐樹下		土平道	灘堆子	二十五
鄧家店				二十五
小孤山			大莊河	三十
大莊河			過土崗	三十
孔家店				二十
牛拉門				四十
宋家坎子			畢流河	四十
夾心子		土大道	大平嶺金廠	二十
皮子窩			大高屯	五十
寡婦橋		土平道	李家店	五十
欒家店			土嶺溝	三十八

至金州旅順道路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通天溝	二十五	鳳凰廳	奉天省
五龍背	四十		
唐山城	六十		
高麗門	八十五		
鳳凰城	一百一十		
老爺廟	一百五十		
石柱子	一百七十		
鵰窩	一百九十		
沙力寨	二百一十五		
陡溝子	二百四十		
小甸子	二百六十五		
大孤山	二百八十五		
林坨子	三百一十五		
槐樹下	三百四十五		
鄧家店	三百七十		
小孤山	三百九十五		
大莊河	四百二十		
孔家店	四百五十		
牛拉門	四百七十		
宋家坎子	四百九十		
夾心子	五百三十	金州	
皮子窩	五百五十		
寡婦橋	六百		
欒家店	六百五十		
金州城	六百八十八		

由九連城逕鳳凰城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金州城	西偏南	山大道	南五嶺	三十
三十里堡			革鎮堡	三十
牧城驛		山高道	營城子	三十
雙臺子溝			三小嶺水師營	三十五

至金州旅順道路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三十里堡	七百一十八	金州	奉天省
牧城驛	七百四十八		
雙臺子溝	七百七十八		
旅順口	八百一十三		

由齊齊哈爾北第三站拉哈站運至呼蘭城至賓州道路表

由	向	行	過運	計里
拉哈站	南	平		三十
古鎗屯				四十
二道溝				三十三
揚樹屯				二十五
哈州屯			蜚州河	五十五
亞州屯				三十五
陳家窩鋪				三十
莫家店				二十二
前莫家店				四十
新店				三十八
宿家店	偏	坦		四十五
張興店				十五
秀水店				三十四
和家店				三十五
三義店				二十五
大林家店				四十八
張殿邦店				四十
魏家店				三十五
雙廟子				三十五
小榆樹	東			三十八
高家渡口			呼蘭河	二十六
呼蘭城			松花江黃山嘴	一百一十八
蜚赫圖	東偏南	道		七十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中國
古鎗屯	三十	呼	黑
二道溝	七十		
楊樹屯	一百零三		
哈州屯	一百二十八		
亞州鋪	一百八十三		
陳家窩鋪	二百一十八		
莫家店	二百四十八		
前莫家店	二百七十		
新店	三百一十		
宿家店	三百四十八		龍
張興店	三百九十三	蘭	
秀水店	四百零八		
和家店	四百四十二		
三義店	四百七十七		
大林家店	五百零二		
張殿邦店	五百五十		
魏家店	五百九十		
雙廟子	六百二十五		
小榆樹	六百六十		
高家渡口	六百九十八	城	江
呼蘭城	七百二十四		
蜚赫圖	八百四十二	吉林府	吉林省
賓州	九百一十二		

由賓州至三姓站道表

由	向	行	過運	計里
蒜子溝站	東	平道	淘氣河	六十
色勒佛特庫站			東沙河子	七十
佛斯亨站			濃濃河	七十
富拉琿站	偏	小崗	小楡子河沙林河	六十
崇古爾庫站			[illegible]	九十
鄂勒國木索站			大小古洞河	六十
妙葛山站	北	江道	松花江牡丹江口	四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色勒佛特庫站	六十	賓州	吉
佛斯亨站	一百三十		
富拉琿站	二百	三	
崇古爾庫站	二百六十		林
鄂勒國木索站	三百五十		
妙葛山站	四百一十		
三姓城	四百一十四	姓	省

由三姓至甯古塔站道表

由	向	行	遶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三姓城	正南	冬季沿流行江道；夏季越嶺行山道		五十	太平莊站	五十	三姓	吉林省
太平莊站				五十	克司克	一百		
克司克				三十	烏斯琿站	一百三十		
烏斯琿站			五道河四道河	四十五	城子站	一百七十五		
城子站			柳樹河	四十	蓮花泡站	二百一十五		
蓮花泡站			望天嶺	五十五	四臺站	二百七十	甯古塔	
四臺站				六十	三臺站	三百三十		
三臺站				三十五	二臺站	三百六十五		
二臺站			頭河子	五十	頭臺站	四百一十五		
頭臺站			長嶺子	四十	樺樹林子	四百五十五		
樺樹林子				四十	七河嶺	四百九十五		
七河嶺				三十五	胡石哈	五百三十		
胡石哈				二十	甯古塔	五百五十五		

由甯古塔至琿春站道表

由	向	行	遶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甯古塔	南偏東	土道		三十	小荒地	三十	甯古塔界	吉林省
小荒地				四十	新官地站	七十		
新官地站				二十五	陳家嶺	九十五		
陳家嶺		山道	陳家嶺	一十五	瑪勒瑚哩站	一百一十		
瑪勒瑚哩站			三道河六道河	六十	老松嶺站	一百七十		
老松嶺站			老松嶺	六十一	薩奇庫站	二百三十一		
薩奇庫站				二十	拉七嶺	二百五十一		
拉七嶺			拉七嶺	三十五	太平嶺	二百八十六		
太平嶺			太平嶺	十五	瑚珠站	三百零一		
瑚珠站				五十	哈順站	三百五十一	琿春界	
哈順站			嘎牙河	四十五	大坎站	三百九十六		
大坎站			長嶺	十	牛泥哈嶺	四百零六		
牛泥哈嶺			牛泥哈嶺	三十	高力嶺	四百三十六		
高力嶺			高力嶺	二十	穆克德站	四百五十六		
穆克德站		土道		六十	密占站	五百一十六		
密占站			盤嶺	六十	琿春	五百七十六		

50A

由吉林至琿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吉林	正	由		十二
渡口前			松花江	四十八
江蜜蜂			雙岔河	十八
阿河木站			老爺嶺	三十
老爺嶺				三十五
拉法站			額勒河	六十八
退摶站				四十
張廣才嶺	東		張廣才嶺	三十
意氣秋站				五十
額木索站	東		珠爾多河	二十
牡丹江三岔口				五十
通溝嶺				四十五
沙河鎮				五十
涼水河				二十
哈爾巴嶺			哈爾巴嶺	三十五
蜂蜜磊子				二十
珠盤嶺	偏			四十五
土門子			青龍山	三十五
松樹川			五道頂子	三十
老頭溝				二十
官道口				二十
甩灣子				二十
南崗				二十
烟集崗嶺				三十
葦子溝	南	道		十八

春黑石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渡口前	十二	吉林府	吉林省
江蜜蜂	六十		
阿河木站	七十八		
老爺嶺	一百零八		
拉法站	一百四十三		
退摶站	二百十一		
張廣才嶺	二百五十		
意氣秋站	二百八十一		
額木索站	三百三十一		
牡丹江三岔口	三百五十一		
通溝嶺	四百零一		
沙河鎮	四百四十六		
涼水河	四百九十六		
哈爾巴嶺	五百一十六		
蜂蜜磊子	五百四十一	琿春	
珠盤嶺	五百六十一		
土門子	六百零六		
松樹川	六百四十一		
老頭溝	六百七十一		
官道口	七百零二		
甩灣子	七百二十一		
南崗	七百四十一		
烟集崗嶺	七百六十一		
葦子溝	七百九十一		
小盤嶺	八百零九		

由吉林至琿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小盤嶺	東	由	嘎牙河	四十二
高力嶺				十五
空山洞				十五
涼水泉子	偏			三十
密占站			黑白低塔	三十
大盤嶺		道	盤嶺	一十
水灣子	南	沙土道		二十

春黑石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高力嶺	八百五十一	琿春	吉林省
空山洞	八百六十六		
涼水泉子	八百八十一		
密占站	九百十一		
大盤嶺	九百四十一		
水灣子	九百五十一		
琿春城	九百七十一		

由甯古塔至烏扎庫卡邏奎屯華拉再往龍王廟道路表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甯古塔	東偏北	土平路	新河[illegible]村[illegible]	二十五	胡石哈	二十五	甯古塔	吉林省
胡石哈				三十五	也河	六十		
也河		山崗	土嶺四	六十五	邊沿子	一百二十五		
邊沿子			石頭廟西嶺	三十五	臺馬溝	一百六十		
臺馬溝				二十	敵面石	一百八十		
敵面石		平路	穆稜河	四十	穆稜河釣魚台卡	二百二十		
穆稜河釣魚台卡				三十五	下城子	二百十五		
下城子			數嶺	七十五	亮子河	三百三十		
亮子河		山嶺樹木路	青溝嶺	一百二十	石頭河	四百五十		
石頭河		土崗路	下亮子	八十	水曲流河	五百一十五		
水曲流河			土崗	三十五	柞木臺子	五百五十		
柞木臺子				四十	三葚拉通	五百九十		
三葚拉通		平路		十八	烏扎庫卡	六百零八		
烏扎庫卡	南偏東		半截河	五十	新屯華拉嶺子牌	六百五十八		
新屯華拉嶺子牌	東偏南	湖沿	白泡子	五十五	梨樹溝	七百一十三		
梨樹溝			小湖	七十	魚亮子即小湖	七百八十三		
魚亮子即小湖				八十	記王廟亦字界牌	八百六十三		

由甯古塔逕穆稜河至三岔口站道表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穆稜河	東偏南	山路	腰嶺子	二十五	孤榆樹	二十五	吉林將軍	吉林省
孤榆樹			胡蘆密嶺	二十	馬橋河	四十五		
馬橋河			空榆樹嶺	二十五	高路井	七十		
高路井		石塊路	細鱗河	二十五	細鱗河	九十五		
細鱗河		崗路	柞木臺子土崗	二十五	小綏芬河	一百二十		
小綏芬河		嶺路	[illegible]子	五十	八道河子	一百七十		
八道河子			雙榆樹	二十五	平房店	一百九十五		
平房店		萬鹿溝	南天門	四十五	大營盤店	二百四十		
大營盤店		平路		三十	三岔口	二百七十		

此表由甯古塔至穆稜河與前表同

由三岔口至琿春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三岔口	南稍偏西	崗路		四十
豈姑娘川			土崗	二十
乾河子				五十
亮子川				七十
青林子		小山林路	松林	五十
大青林子			松林	七十
蘭教塘子				二十
高麗營子				二十
土門子		山溝路	[illegible]	六十
潘家窩棚			[illegible]	五十五
瓦崗寨			[illegible]	三十五
黃溝			[illegible]	三十

春人行山路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豈姑娘川	四十	甯	吉
乾河子	六十		
亮子川	一百一十		
青林子	一百八十	古	
大青林子	二百三十		
蘭教塘子	三百		
高麗營子	三百二十	塔	
土門子	三百四十		
潘家窩棚	四百	屬	
瓦崗寨	四百五十五		
黃溝	四百九十		
琿春城	五百二十	春	林

由齊齊哈爾至呼倫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齊齊哈爾	西偏北	山崗路		五十
七家臺				四十五
乾井子臺				五十五
那奇希臺				四十三
木爾濱楚臺				五十
和呢畢實勒圖臺				三十五
和呢畢拾臺				三十五
西巴爾哈里臺				四十
巴林臺				五十
雅爾什哈達臺				四十
牙勒博濟扎臺				五十
依勒克特臺				四十
呼爾格特依臺				五十
們都克依臺				六十
扎敦畢拉牙克爾台				五十一
克勒霍硯臺				六十二
扎拉木太臺				五十二
哈克臥漢臺				六十

貝爾（呼倫本）臺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七家臺	五十	齊齊哈爾	中國
乾井子臺	九十五		黑
那奇希臺	一百十五		
木爾濱楚臺	一百九十三	布	
和呢畢實勒圖臺	二百四十三		
和呢畢拾臺	二百七十八		
西巴爾哈里臺	三百一十三	特	龍
巴林臺	三百五十三		
雅爾什哈達臺	四百零三		
牙勒博濟扎臺	四百四十三	哈	
依勒克特臺	四百九十三	呼	
呼爾格特依臺	五百三十三		江
們都克依臺	五百八十三	倫	
扎敦畢拉牙克爾台	七百四十三		
克勒霍硯臺	七百九十四	貝	
扎拉木太臺	七百五十六		
哈克臥漢臺	八百零八		
呼倫貝爾	八百六十八	爾	省

由吉林北由巴彥鄂佛羅門山登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巴彥鄂佛羅門	北偏東	崗山道路		五十
登伊勒哲庫站			三道溝	四十八
孤榆樹			老邊	三十六
蒙古客倫			[illegible]	七十
拉林欽站	東偏北			四十
拉林蒼				四十
薩庫哩站				二十
阿什河			阿什河	六十
蜚克圖站				七十

依物哲庫站至賓州廳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登伊勒哲庫站	五十	長春府	中國吉林省
孤榆樹	九十八		
蒙古喀倫	一百三十四		
拉林欽站	二百零四		
拉林蒼	二百四十四		
薩庫哩站	二百八十四		
阿什河	三百零四		
蜚克圖站	三百六十四		
賓州即葦子溝站	四百三十四		

由呼蘭城至三

由	向	行	經過	計里
呼蘭城	東偏北	土道		二十五
雙井子				三十九
公家滿				四十七
西集廠		崗道		四十
巴彥蘇蘇				三十一
劉家燒鍋			小石頭河廟[illegible]	二十八
公興龍				三十
萬興玉				四十
白楊木河			白楊木河	二十

姓草站道表

至	共計里	屬	省界
雙井子	二十五	呼蘭廳	黑龍江省
公家滿	六十四		
西集廠	一百一十一		
巴彥蘇蘇	一百五十一		
劉家燒鍋	一百八十二		
公興龍	二百一十		
萬興玉	二百四十		
白楊木河	二百八十		
佛斯亨站	三百		
自此站至姓城與前十九表同應加入	此表內二百八十四共五百八十四里		

由賓州逕呼蘭城

由	向	行	逕過	計里
賓州	北偏東	班	家金窑	七十
蜚赫圖站			黃山嘴松花江	一百一十八
呼蘭			趙花窩鋪	一百九十
北林子				三十五
金和				七十
榆慶街				四十
安那河				三十五
黃家窩鋪				七十五
鐵山包	東偏北	路		五百

鐵山包至觀音山草道表

至	共計里
蜚赫圖站	七十
呼蘭	一百八十八
北林子	三百七十八
金和	四百一十三
榆慶街	四百八十三
安那河	五百二十三
黃家窩鋪	五百五十八
鐵山包	六百三十三
觀音山	一千一百三十三

屬	省界
吉林府	吉林省
呼蘭城	黑龍江省

此表專為明東三省與俄韓交界各處道路要隘經行難易一覽便凡路之山嶺崎嶇溝渠源委道路泥濘州城府縣相距遠近無不備載自天津起經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繞行俄羅斯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後過朝鮮八道仍由奉天省高麗門沿海而歸其各省內所有往來通行之路皆分晰著明共行兩萬三千餘里繪集成圖惟是圖幅較小道路險易難以顯明因將所行各種道路物集成表與圖對看庶可一目了然其所未經之路難易未悉姑付闕如

有書凡二十五表合肥聶士成功亭奉委履勘東邊時當甲午援遼之役唯功亭戰最力庚子之難亦唯功亭死事最慘慕其人因重其書讀其書如親履其地二萬三千餘里疆界牙錯出入不難圖記一覽而盡得之自日俄戰後廢 陪都改建行省督臣予奪自專四方游士閒撫椽集間以邊隅措置詰乎未有應也間島事起院司相顧錯愕莫能執空辭與爭專閫之設不及一介之使國無人焉可守哉光緒丙午秋胡思敬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九六
作者＝
页数＝７９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www．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